历代名家词集精华录

全22册

大家导读　简注辑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　目　录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李煜词集（附：李璟词集 冯延巳词集）
柳永词集
晏殊词集·晏幾道词集
欧阳修词集
苏轼词集
黄庭坚词集
秦观词集
贺铸词集
周邦彦词集
李清照词集
陆游词集
姜夔词集
辛弃疾词集
词品
纳兰词集
白香词谱
词学通论
白雨斋词话
词史
唐宋词格律
人间词话

温庭筠词集
韦庄词集

[唐]温庭筠 著
[唐]韦 庄 著
聂安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唐］温庭筠　著
［唐］韦　庄　著
聂安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温庭筠词集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更漏子

更漏子

更漏子

更漏子

更漏子

更漏子

归国遥

归国遥

酒泉子
酒泉子
酒泉子
酒泉子
定西番
定西番
定西番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杨柳枝
新声杨柳枝
新声杨柳枝
南歌子
南歌子
南歌子
南歌子
南歌子
南歌子
南歌子
河渎神
河渎神
河渎神

女冠子
女冠子
玉胡蝶
清平乐
清平乐
遐方怨
遐方怨
诉衷情
思帝乡
梦江南
梦江南
河传
河传
河传
番女怨
番女怨
荷叶杯
荷叶杯
荷叶杯
总评
韦庄词集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菩萨蛮

归国遥

归国遥

归国遥

应天长

应天长

荷叶杯

荷叶杯

清平乐

清平乐

清平乐

清平乐

清平乐

清平乐

望远行

谒金门

谒金门

谒金门

江城子

江城子

河传

河传

河传

怨王孙

天仙子
天仙子
天仙子
天仙子
天仙子
喜迁莺
喜迁莺
思帝乡
思帝乡
诉衷情
诉衷情
上行杯
上行杯
女冠子
女冠子
更漏子
酒泉子
木兰花
小重山
定西番
定西番
存疑词
玉楼春
小重山
小重山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导读

聂安福

晚唐温庭筠（约801－866）、韦庄（约836－910）为早期文人词代表作家，词作大都见录于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总集《花间集》，在词史上并称“温韦”。

一

温庭筠，字飞卿，本名岐。（庭筠，又作廷筠、庭云。夏承焘《温飞卿系年》疑其“本名庭筠或庭云；字‘飞卿’，则当作‘云’；被辱后乃改名岐，旋复本名。飞卿弟名庭皓，其一证也”。）祖籍并州祁县（今属山西）。史称庭筠貌丑，号“温钟馗”。

庭筠出身于官宦世家，先祖大雅（字彦弘）、彦博、大有（字彦将）兄弟三人均为唐朝开国功臣，位列卿相。唐太祖曾对大雅兄弟说：“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旧唐书·温大雅传》）庭筠在《书怀百韵》诗“采地荒遗野，爰田失故都”句后特作注明：“予先祖国朝公相，晋阳佐命，食采于并汾也。”大雅官至礼部尚书，封黎国公；彦博官至尚书右仆射，封虞国公，在家乡并州有采邑。但其身后家道渐趋中落，子孙后代不断迁移他乡，家族的并州采邑一片荒野，身为彦博裔孙的温庭筠感慨系之。

庭筠自称“弱龄有志”（《上杜舍人启》），当与其自幼受到的家族影响有关。虽说温大雅、彦博之后，温氏家族名望渐衰，但仍为官宦世

家。温庭筠在《书怀百韵》中不无自豪地自述家史："奕世参周禄，承家学鲁儒。"世代奉儒守官，如温大雅之子温无隐官至工部侍郎、五世孙温造官至礼部尚书，温彦博之子温振官至太子舍人、温挺官至延州刺史，曾孙温曦官驸马都尉。其中尚有数人与皇室联姻，即温挺娶高祖女千金公主，温曦娶睿宗女凉国长公主，温西华娶玄宗女平昌公主。或许可以说，特定的家世背景使温庭筠意识到效命唐王朝是其当然职责，对其仕宦前程充满期待。

然而，温庭筠的现实人生并不如意。成年之前家居江南，今人考证其本人占籍，有无锡、吴中（今苏州附近）两种说法（参见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童年时曾拜谒进士及第初入仕途的李绅。数十年之后，科场失意的庭筠向身为淮南节度使的李绅献诗"感旧陈情"时，开篇即追述说："嵇绍垂髫日，山涛筮仕年。琴尊陈座上，纨绮拜床前。"（《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垂髫日"、"纨绮"，均指少年。史载山涛（字巨源）与嵇康交善。后嵇康被陷害，临刑前对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晋书·山涛传》）嵇绍二十八时因山涛荐举而入仕。庭筠诗中以嵇绍自喻、以山涛喻李绅，又称"感深情惝恍，言发泪潺湲"，难以言表的身世忧伤充溢于字里行间。很有可能当年的相见，庭筠的父亲对李绅有所请托，后不幸早逝，故而庭筠感今追昔，涕泪涟涟。庭筠年少时的一则轶事也透露出其早年的不幸。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引述庭筠外甥沈徽称："温舅曾于江淮为亲表槚楚。"槚楚，即鞭打。《玉泉子》对此事有较详细的记载："温庭筠有词赋盛名。初从乡里举，客游江淮间。扬子留后姚勖厚遗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钱帛多为狭邪所费。勖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狭邪，指歌楼妓院。）庭筠因此名誉大损，科场屡试不第。多年后，其姊见到姚勖仍恨之切齿，拽其衣袖大哭道："我弟年少，宴游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无所成，安得不由汝致之？"应举而需亲

友资助、长姊的深切疼爱，似乎也左证了庭筠的孤贫身世。

温庭筠虽早有经济怀抱，但终身未第，前后十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主要任职地方幕僚，难有作为。其一生大部分时光都在漫游、求仕、应举、闲居中度过。其漫游足迹所历除京城长安及家乡江浙一带之外，尚有蜀中、湖南、湖北以及边塞绥州（今陕西绥德）等地。游历的同时也是在求仕，因而不断有干谒之举，其存世之文多为此类作品，如其《上杜舍人启》所说："必由贤达之门，乃是坦夷之径。"虽然干谒之举收效甚微，但依然信心坚定："自知终有张华识，不向沧洲理钓丝。"（《题西明寺僧院》）

干谒之外，应举也是求得"张华识"的重要途径。在科场上，温庭筠屡败屡试，其中有一次堪称功败垂成，即开成四年（839）秋通过京兆府考试，荐名第二，可谓成功在即。（据《唐摭言》卷二"京兆府解送"条，获京兆府荐名者"谓之等第"，中第概率为十之七八。）温庭筠颇引以为荣，在《书怀百韵》、《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中两度言及并作自注。然而他却成了开成四年京兆府荐名中唯一的罢举者，自称："二年抱疾，不赴乡荐试有司。"（《感旧陈情五十韵献淮南李仆射》自注）学者据诗中情调及当时的政局，指出庭筠放弃礼部考试，实为忧谗畏讥、远祸保身之举（参见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其后，大中年间（847－859），温庭筠又多次应举均告失败，却流传着考场替人作赋的舞弊劣迹。《北梦琐言》卷四谓其"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大中九年（855），终因代人作赋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之事暴露，次年贬隋县（治所在今湖北随州）尉，至襄阳（今湖北襄阳），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延入幕中任巡官。

大中十年（856）至咸通三年（862），庭筠先后在襄阳徐商、荆州

（今湖北江陵）萧邺幕府任职，与僚友段成式（字柯古）等宴游唱和。段氏《嘲飞卿》有云：“曾见当垆一个人，入时装束好腰身。少年花蒂多芳思，只向诗中写取真。”“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愁生半额不开靥，只为多情团扇郎。”“多少风流词句里，愁中空咏早环诗。”又有《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三首。庭筠《答段柯古见嘲》云：“尾生桥下未为痴，莫雨朝云世间少。”又有戏谑之作《光风亭夜宴妓有醉驱者》。这些诗作展示出温庭筠宦游襄阳、荆州的某些生活场景，也显露出其多数词作的创作背景。

离开荆州回到长安，庭筠在鄠郊（今陕西户县附近）家中闲居了两三年，咸通六年（865）任国子监助教，次年主持国子监秋试，并将合格者所纳“声词激切”诗作榜示于众（参见刘学锴校注《温庭筠全集校注》卷十一《榜国子监》）。或许因所榜诗作触犯权要，庭筠为此获罪，贬方城尉而卒。

二

韦庄，字端己，谥文靖。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

和温庭筠相似，韦庄也拥有显贵的家族，先祖中如韦待价为武后时宰相、韦见素为玄宗时宰相、高祖韦应物官苏州刺史等，但曾祖以下数辈均寂无声望，仕历无考。

韦庄的少年时光是在长安、下邽（今属陕西渭南市）度过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其心中曾留下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御沟西面朱门宅，记得当时好兄弟。晓傍柳阴骑竹马，夜隈灯影弄先生。”（《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昔为童稚不知愁，竹马闲乘绕县游。曾为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学暂登楼。”（《下邽感旧》）然而这段

天真漫浪的生活过后，韦庄便开始了应举落第、颠沛流离、坎坷困顿的人生道路。

大概二三十岁时，韦庄或因科举受挫而潜心力学，曾在虢州度过了十年左右的村居生活。咸通二年（861）入京应举再次失败，后辞家泛潇湘、游江南。

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军攻入长安。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韦庄亲历战火，后逃至洛阳，写下长达四千四百多字的著名叙事诗《秦妇吟》，借一位逃出长安的女子即“秦妇”之口，正面描述黄巢军攻占长安、称帝建国及其与唐军拉锯争夺、困守绝粮等情形，以宏伟严整的结构展现历史巨变的重大题材，在唐诗中堪称绝唱。

中和三年（883）春夏之交，韦庄自洛阳赴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入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幕府，开始了为期十年的避乱生涯。光启元年（885）十二月，唐僖宗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所逼出奔兴元（今陕西汉中市）。韦庄奉命前往陈仓（今陕西宝鸡市）迎驾，未入关辅而为兵乱所阻，折道山西返回金陵。光启三年，镇海军乱，周宝被逐。韦庄南下客居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市），深感异乡流落之悲：“天涯方叹异乡身，又向天涯别故人。”（《东阳酒家赠别二绝句》其二）“若见青云旧相识，为言流落在天涯。”（《送人归上国》）“避世移家远，天涯岁已周。”（《避地越中》）

大顺二年（891），韦庄辞越游江西、湖南，次年入京应举未中。乾宁元年（894）再试及第，虽已年近六旬，但对唐王朝的复兴及其自身前程依然充满自信，在《与东吴生相遇》诗中说：“且对一樽开口笑，未衰应见泰阶平。”

及第后五六年间，韦庄历任拾遗、补阙等要职，个人仕途可谓顺达，然而国家面临的却是藩将割据争雄、朝廷形同虚设的残酷现实。乾宁四年（897），西川王建攻打东川，韦庄以判官随谏议大夫李洵奉诏入川和解未成，亲身感受到藩将对唐王朝的轻视，但其本人却得到王建的赏识。三年后，即天复元年（901），韦庄应聘入蜀任王建掌书记。此后直到去世，韦庄仕蜀十年间，为王建扩展势力，建立大蜀政权出谋划策，官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即宰相）。武成三年（910）卒于成都，享年约七十五岁。

三

温、韦均家世显赫，才华过人，追求功名，然而家道败落，又生当晚唐多事之秋，二人在功业方面实无多建树，留给后世的主要是其杰出的诗词作品。

温庭筠文辞敏捷，著称当时，诗文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又合段成式号“三才”。三人皆行十六，时称其文为“三十六体”。然而三人之中，温庭筠独以精通音律、倚声填词闻名，史称其“善鼓琴吹笛，云有弦即弹，有孔即吹”（《唐才子传》卷第八），“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王士禛说：“温李齐名，然温实不如李。李不作词，而温为《花间》鼻祖，岂亦同能不如独胜之意耶？”（《花草蒙拾》）后蜀赵崇祚编成于广政三年（940）的《花间集》为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录温庭筠词作六十六首，陈振孙称之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黄昇又谓温词“宜为《花间集》之冠”（《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王士禛的“温为《花间》鼻祖”之说或源于陈、黄之论，概括了温词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温为第一位大量倚声填词的文人，堪为“填词之祖”；温词在《花间集》中不仅数量最多，其题材内容及风格情调亦堪称花间派之代表。

温庭筠现存词作约七十首，题材以男女之情、离愁别怨为主，词境风格上的基本特点，一是词藻较艳丽，二是词中意象情事较繁密，三是言情多隐约婉曲，词作中极少直抒情怀之笔，而常常以冷静客观的描述展现出词中人所处实境或梦境及其容颜妆饰、情态举止，其情怀心境即隐含其中。《花间集》所录《菩萨蛮》十四首、《更漏子》六首、《南歌子》七首等都体现出这些特色，其中《菩萨蛮》为后世所公认的温氏代表词作，其首阕传诵最广：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词作给读者的直观印象是色泽艳丽，“金明灭”、“香腮雪”、“花面相映”、“金鹧鸪”等用语耀人眼目。透过字面品味词境，一位慵懒晚起的女子梳洗画眉、照镜弄妆、戴花穿衣的全过程，逐次呈现。词作空间背景未出女子闺房，词笔亦未离开女子的容颜妆饰及举止情态，而“懒起”、“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等笔致中则隐含着深深的幽怨自怜之情。末句“双双金鹧鸪”浓墨重彩，点醒全篇，一位盛年独处、惆怅哀怨的女子形象浮现于读者眼前。全词用笔细致，一个个画面（梳洗、画眉、弄妆、照花、穿衣等）连贯成情事脉络，加之起、结处的重彩辉映，令词境显得丽而密。

温词藻饰绮丽与其词笔多黏著于女子容颜服饰及其闺阁装饰有关。其词作中用“金”字约三十处，用“红”字、“翠”字各近二十处，如“画屏金鹧鸪”、“画罗金翡翠”、“翠钗金作股”、“玉钩褰翠幕”、“翠翘金缕双鸂鶒”、“翠钿金靥脸”、“金雀钗，红粉面”、“宿翠残红窈窕”等等，都是对女子妆饰、服饰的描绘。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所称“飞卿严妆也”，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即针对温词字面色泽而言。

就抒情笔法而论，温词多含蓄婉曲，以客观描述为主，仅用一两句显露词情，且多在结末，有摇荡词境之效。如其十馀首《菩萨蛮》中，“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烟草黏飞蝶”、“柳丝袅娜春无力”、“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等场景描绘，“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宿妆隐笑纱窗隔”、“绣衫遮笑靥”、“无言匀睡脸”等妆饰、情态描写，都隐约映衬或透露出词中女子的情怀，而“玉门音信稀”、“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燕归君不归”、“此情谁得知”、“无憀独倚门”、“凭阑魂欲销”等结句则使全词情感暗流溢于言表，令词境摇曳回荡。又如下面两首名作《更漏子》：

>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寒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帷垂，梦长君不知。
>
>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由于词调长短句式的错落有致，二词节奏较《菩萨蛮》跌宕疏快，但其笔触依然以客观描述为主，或从室外写到室内，或从室内写到室外，仅以“惆怅谢家池阁”、“梦长君不知”、“夜长衾枕寒”、“不道离情正苦”数句点出惆怅相思之人，其孤寂愁苦之情则隐含于所处环境氛围之中。

对于温庭筠《菩萨蛮》等词作的解读，有必要提及清代常州词派颇有影响的比兴寄托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谓温词“全祖《离骚》”，并特别称誉“《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此说源于张惠言，其《词选》卷一评温氏《菩萨蛮》（小山

重叠金明灭）中“照花前后镜”四句：“《离骚》‘初服’之意。”《离骚》中“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数句，抒发怀才不遇而独善其身之情。张、陈二人之评即谓温词，尤其是《菩萨蛮》诸阕，寄寓着词人怀才不遇的幽怨之情，也就是张氏所说的“感士不遇也”。赞同此说者尚有著名词学家谭献、吴梅等。王国维则不以为然，谓温氏《菩萨蛮》乃“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斥张氏“深文罗织”（《人间词话》）。今人大都认同王说。叶嘉莹先生指出张氏诸人“牵附立说”的同时，进而对其立说原由从温词特色上作出分析：一则温词物象多精美，极易令人生发托喻之联想，犹如司马迁称屈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二则温词所写闺阁女子情思，暗合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托喻之传统（参见《灵溪词说》）。张惠言的词学创作观念正承袭了这一传统：“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词选序》）叶先生揭示的原由之外，有关温氏《菩萨蛮》的创作背景纪事，恐怕也是张氏“感士不遇”说的一个依据。《北梦琐言》卷四记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绹）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乐府纪闻》载此事云“令狐绹假温庭筠手撰二十阕以进”，《词苑丛谈》卷六转录称“令狐丞相托温飞卿撰近”。据此，《菩萨蛮》诸阕，乃温氏所撰而由令狐绹进献唐宣宗之作。考令狐绹居相期限及温氏经历，其时当在大中后期（850－859），正值温氏屡试不第。一位追求功名、才华杰出而科场失意的文人，在进献皇帝的词作中寄托怀才不遇之怨情，自在情理之中，而词中女子幽怨情思又与男女喻君臣之传统相合。如此说来，张氏的解读确非无故。然而一种情思，其事由可以多端，幽怨之情并非必然缘于怀才不遇，诗词中男女之情也非必然拟比君臣之义，词体初入文人之手，大都为酒筵歌席娱宾遣兴之作，别无寄托，更何况温词既非自抒情怀，而《菩萨蛮》诸阕背景纪事也不一定可信。总此诸端，张氏等人“感士不

遇”之说乃至上攀《离骚》，未免牵强。就温氏此类词作，读者尽可欣赏其物象芳丽之美，体味其情思幽怨之美，品味其词境婉约之美，不必深究其情思背后之事由原委。

《菩萨蛮》、《更漏子》等词作体现出温词婉曲浓丽的基本风格，然而这一风格基调之下也略有变化，如《杨柳枝》八首笔致较疏朗，《南歌子》（手里金鹦鹉）前三句“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客观描述，着色艳丽，未出温词常格，但结末“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二句则直率疏快，无丝毫含蓄婉曲之味。下面两首《梦江南》也常被视为温词中的变格：

>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
>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曰：“温词大抵绮丽浓郁，而此两首则空灵疏荡，别具风神。”无论是前一首词作所呈现的水月辉映、碧云摇荡、风飘花落之境，还是后一首词中的“斜晖脉脉水悠悠”，都堪称“空灵疏荡，别具风神”。就整体格调而言，二词疏快跌宕，可连贯合解。“梳洗罢”一首言早起梳妆齐整后登楼望归舟，可千帆过尽，日暮降临，仍不见所盼之归舟，深深的失望和怅恨郁积心怀。“千万恨”一首即承前词情感脉络而直抒胸怀，在时间脉络上亦承前而接言夜晚月下相思之苦，结末融情于景，情韵荡漾。词中显示的脉络条贯畅达、言情真切直率、用语浅淡自然，是温庭筠极少用的笔调，显得别具风貌，而这倒是其后辈词家韦庄的常见笔法。

四

韦庄存词五十馀首，有四十八首见录于《花间集》，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代表词人。韦庄之前，词坛上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词人就是温庭筠。大略与韦庄同时的范摅在《云溪友议》卷下记载：“裴郎中諴，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歧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可以想见韦庄所处词坛上的温庭筠之风。而韦庄本人对于温庭筠的怀才不遇、终身未第则深表不平，曾奏请唐昭宗追赠进士及第（见《唐摭言》卷十）。因此，韦庄的词作受到温庭筠的一定影响，当是情理之中的事。如二人在创作题材上均以男女间的离愁别怨为主，韦词中也有格调近似温词的作品，如《酒泉子》（月落星沉）、《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但就主体风格而言，温、韦各具特色。不同于温词的艳丽细密、隐约婉曲，韦词则大多笔调疏朗畅达，言情显豁。下列两首词作或许是比较两人不同词风的较好例证：

>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
> ——温庭筠《菩萨蛮》

>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
> ——韦庄《菩萨蛮》

二词所写均为男女离别情事，词调同为《菩萨蛮》，且词中用语及意象亦多相类（如温词有玉楼、明月、金翡翠、香烛、绿窗，韦词有红楼、残月、金翠羽、香灯、绿窗），但格调不同。温词仅以“送君闻马嘶”一句点明情事，而大量笔墨用于场景氛围的描写和渲染，一句一个画面，各画面的组合，正如俞平伯先生《读词偶得》中所说：“每截取

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词作上片描述送别场景，但起笔玉楼明月相望相念的图景，尤其是“长相忆”三字令读者联想到别后的相思情形。下片所写可理解为分别之夜的境况，也可以看作别后的相思情境。词境由画面自然融合而成，其间没有明晰的脉络连贯，离情别怨则隐伏其中，显得含蓄幽约。韦词则不然，起笔点明红楼相别，然后依次描述美人出门和泪相送、弹奏琵琶别曲以及临别相劝早归，情事脉络清晰了然，依依惜别之情流泻于字里行间，犹如一段深情绵婉的别曲在琵琶弦上流动波荡。就笔调而言，韦庄这首《菩萨蛮》算是其较为含蓄的词作，但词中“惆怅”、“美人和泪”、“劝我早归家”等用语，依然较温词中“春无力”、“草萋萋”、“香烛销成泪”、“子规啼”、“残梦迷”等言情直露，构成了全词的情感脉络。

韦词以述情为主，脉络流转畅达，用语自然妥溜。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似之。”韦庄那些以词人（或男女情事中的男方）自述以及词中女子口吻叙事言情的词作，尤其切合“弦上黄莺语”之喻。词人自述情怀经历之作有《菩萨蛮》五首、《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女冠子》（昨夜夜半）等，大都为其早年游冶行乐生涯的写照，下面这首《菩萨蛮》堪称告白之作：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年少时的放怀游乐情形，历历在目。末二句与另一首《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中“游人只合江南老”、“炉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意趣相合，盖谓青春年少时游兴正浓，醉心于江南美景佳人，故“还乡须断肠”。人到年老则狎兴渐疏而思乡愈切，便可告别江南，回归故乡，“白头誓不归”、“未老莫还乡”，即

谓待老才愿还乡。这种欢醉冶游场景，下面两首词作有具体的展现：

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菩萨蛮》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天仙子》

一幅酒筵深情劝醉、深夜酩酊归宿的图景呈现于读者眼前，而末尾貌似旷达实则无奈的人生感叹，则透露出更深层的内心苦衷，前人“似直而纡，似达而郁”（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之评大概就此类词句而发。此种言外感慨情怀，只能参照时局背景以及词人生平经历作些情感体味，很难坐实具体情事进行解读。张惠言《词选》称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一首“述蜀人劝留之辞”，进而谓“‘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则牵强难通，不足为鉴。若要举出韦庄感时伤世有迹可求的词作，《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也许值得一提。其中“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与词人中和三年（883）春避乱暂寓洛阳时所作《中渡晚眺》“魏王堤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及《洛北村居》“无人说得中兴事，独倚斜晖忆仲宣”等诗句，情境相类，应为大略同时之作，寄寓帝京沦陷、家国乱离之恨。

抒写词人一己情怀之外，韦庄词的情感主体更多的是离别相思中的女子，或为女子自述情事，或以女子为描述对象。前者如《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因离别而魂断，因相思而梦随。女子别后一年的深夜梦醒时分，独自对着天边明月，回想起“去年今日”送别情人时的忍泪含羞之状，似在心中向远方的情人倾诉深切的思念，的确犹如“弦上黄莺语”一般绵婉动人。此类女子自述情怀的词作尚有《应天长》（别来半岁音书绝）、《清平乐》（琐窗春暮）、《望远行》（欲别无言倚画屏）、《上行杯》（芳草灞陵春岸）、《小重山》（一闭昭阳春又春）等，而《思帝乡》（春日游）中一踏春女子钟情于风流少年的率真表白，堪称韦庄最为疏隽的词笔。

相对于以自述笔调叙事言情的直接鲜明，韦庄以女子为描述对象的词作则言情较为含蓄蕴藉，有的情境颇似温庭筠相类之作，但多数词作中的人物，情态举止较温词连贯流畅、清晰活现，呼之欲出。如《浣溪沙》：

清晓妆成寒食天，柳球斜袅间花钿。卷帘直出画堂前。　　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犹自凭朱栏。含颦不语恨春残。

词笔几乎亦步亦趋地描述出女子清晨梳妆停当后来到堂前观赏牡丹的过程，结束于静默的情态画面中充溢着伤春哀怨。词情幽约而脉络贯通，词中有人，生动可感。他如“闲倚博山长叹，泪流沾皓腕”（《归国遥》“春欲晚”）、“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谒金门》“春漏促”）等词句，可谓情态如画，情蕴画中。

温庭筠、韦庄作为词坛上两位最早致力于倚声填词并卓有成就的词人，其词作标志着词体从民间进入文人阶层的完成，也标志着文人对词

体的接受和创作上的成熟。施蛰存先生《读飞卿词札记》说：“至飞卿而词始变为文人之文学。”温词脱弃了民间词的俚俗、朴质和真率，呈现出浓厚的文人气息。韦庄则对民间词风有所借鉴和发展，夏承焘先生称其“把当时文人词带回到民间作品的抒情道路上来，又对民间抒情词给以艺术上的加工和提高”（《唐宋词欣赏》），是很精当的。从词史发展角度看，二人词作则共同奠定了文人词的传统面貌，一是词须合乐应歌，二是词作内容以男女情事为主，三是词体格调以婉约柔美为主。温、韦并称的词史意义主要在此。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温庭筠、韦庄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温、韦词的阅读和欣赏。】

温庭筠词集

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小山”可以有三个解释。一谓屏山，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证，“金明灭”指屏上彩画。二谓枕，其另一首“山枕隐秾妆，绿檀金凤凰”可证，“金明灭”指枕上金漆。三谓眉额，飞卿《遐方怨》云“宿妆眉浅粉山横”，又本词另一首“蕊黄无限当山额”，“金明灭”指额上所傅之蕊黄，飞卿《偶游》诗“额黄无限夕阳山”是也。三说皆可通，此是飞卿用语晦涩处。（浦江清《词的讲解》）

◎碧窗弄妆梳洗晚。（唐施肩吾《夜宴曲》）

◆此词又名《重叠金》，因首句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盖指屏山而言。“鬓云欲度香腮雪”，犹言鬓丝撩乱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承上梳妆言之。“新帖绣罗襦”，“帖”疑当作“贴”，花庵选本作“着”。（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

意。（清张惠言《词选》）

◆（评“懒起”句）起步。（清谭献《谭评词辨》）

◆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温丽芊绵，已是宋元人门径。（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讫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温飞卿“小山重叠”，《柏舟》寄意也。（清张德瀛《词徵》）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小山”，当即屏山，犹言屏山之金碧晃灵也。此种雕镂太过之句，已开吴梦窗堆砌晦涩之径。“新贴绣罗襦”二句，用十字止说得襦上绣鹧鸪而已。统观全词意，谀之则为盛年独处，顾影自怜；抑之则侈陈服饰，搔首弄姿。“初服”之意，蒙所不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词表面观之，固一幅深闺美人图耳。张惠言、谭献辈将此词与以下十四章一并串讲，谓系“感士不遇”之作。此说虽曾盛行一时，而今人多持反对之论。窃以为单就此一首而言，张、谭之说尚可从。“懒起画蛾眉”句暗示蛾眉谣诼之意。“弄妆”、“照花”各句，从容自在，颇

有“人不知而不愠”之慨。（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此调本二十首，今存十四首，此则十四首之一。二十首之主题皆以闺人因思别久之人而成梦，因而将梦前、梦后、梦中之情事组合而成。此首则写梦醒时之情思也。首言思妇睡梦初醒，见枕屏而引动离情。“小山重叠”，兴起人远之感；“金明灭”，牵动别久之思。次句言睡馀之态。三、四句，梳妆也；曰“懒”、曰“迟”，以见梳妆时之心情。五、六句，簪花也；花面交映，言其美也。七、八句，着衣也；“双双”句，又从见衣上之鸟成双引起人孤单之感。全首以人物之态度、动作、衣饰、器物作客观之描写，而所写之人之心情乃自然呈现。此种心情，又为因梦见离人而起者，虽词中不曾明言，而离愁别恨已萦绕笔底，分明可见，读之动人。此庭筠表达艺术之高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小山”，屏山也，其另一首“枕上屏山掩”可证。“金明灭”三字状初日生辉与画屏相映。日华与美人连文，古代早有此描写，见《诗·东方之日》、《楚辞·神女赋》，以后不胜枚举。此句从写景起笔，明丽之色现于毫端。第二句写未起之状，古之帷屏与床榻相连。“鬓云”写乱发，呼起全篇弄妆之文。“欲度”二字似难解，却妙。譬如改作“鬓云欲掩”，径直易明，而点金成铁矣。此不但写晴日下之美人，并写晴日小风下之美人，其巧妙固在此难解之二字耳。难解并不是不可解。三、四两句一篇主旨，“懒”、“迟”二字点睛之笔，写艳俱从虚处落墨，最醒豁而雅。欲起而懒，弄妆则迟，情事已见。“弄妆”二字，“弄”字妙，大有千回百转之意，愈婉愈温厚矣。过片以下全从“妆”字连绵而下……此章就结构论，只一直线耳，由景写到人，由未起写到初起，梳洗，簪花照镜，换衣服，中间并未间断，似不经意然，而其实针线甚密。本篇旨在写艳，而只说“妆”，手段高绝。写妆太多似有宾主倒置之弊，故于结句

曰“双双金鹧鸪”，此乃暗点艳情，就表面看总还是妆耳。谓与《还魂记·惊梦》折上半有相似之处。（俞平伯《读词偶得》）

◆“度”字含有飞动意。（“照花”二句）这里写“打反镜”，措词简明。（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度”，过也，是一轻软的字面。非必鬓发鬅松，斜掩至颊，其借力处在“云”、“雪”两字。鬓既称“云”，又比腮于“雪”，于是两者之间若有关涉，而此“云”乃有出岫之动态，故曰“欲度”。……此章写美人晨起梳妆，一意贯穿，脉络分明。论其笔法，则是客观的描写，非主观的抒情，其中只有描写体态语，无抒情语。易言之，此首通体非美人自道心事，而是旁边的人见美人如此如此。（浦江清《词的讲解》）

◆他用浓厚的彩色，刻画一个贵族少妇，从大清早起身，在太阳斜射进来的窗前，慢条斯理地理发、画眉、抹粉、涂脂，不断照着镜子，一面想着心事，最后梳妆好了，着上绣了成双小鸟的新衣，又顾影自怜起来，感到独处深闺的苦闷。他的手法，着实灵巧，而且把若干名词当了形容词用，如“云”字形容发多，“雪”字形容肤白，又用“欲度”二字将两种静态的东西贯串起来，就使读者感到这美人风韵栩栩如生。在这短短的四十四个字中，情景双融，神气毕现。词的艺术造诣是很高的，可惜所描写的对象只是一个艳丽而娇弱的病态美人。（龙榆生《词曲概论》）

◆全篇点睛的是“双双”两字，它是上片“懒”和“迟”的根源。全词描写女性，这里面也可能暗寓这位没落文人自己的身世之感。至若清代常州派词家拿屈原来比他，说“照花前后镜”四句即《离骚》“初服”之意（见张惠言《词选》），那无疑是附会太过了。（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这首词代表了温庭筠的艺术风格：深而又密。深是几个字概括许多层意思，密是一句话可起几句话的作用。这首词短短的篇章，一共只八句，而深密曲折如此，这是唐人重含蓄的绝句诗的进一步的演化。（同上）

◆这首词写一个女子孤独的哀愁。全词用美丽的字句，写她的晓妆：开首写额黄褪色，头发散乱，是未妆之前。三四句是懒妆意绪。五六句是妆成以后对影自怜的心情。最后七八两句表面还是写装扮，她在试衣时忽然看见衣上的“双双金鹧鸪”，于是怅触自己的孤独的生活。全词寓意，于是最后豁出。“双双”二字是全首的词眼，七八两句是全文的高峰。但表面还是平叙晓妆过程，好像不转，实是一个大转折。这手法比明转更高。（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此首写闺怨，章法极密，层次板清。首句，写绣屏掩映，可见环境之富丽；次句，写鬓丝撩乱，可见人未起之容仪。三、四两句叙事，画眉梳洗，皆事也。然“懒”字、“迟”字，又兼写人之情态。“照花”两句承上，言梳洗停当，簪花为饰，愈增艳丽。末句，言更换新绣之罗衣，忽睹衣上有鹧鸪双双，遂兴孤独之哀与膏沐谁容之感。有此收束，振起全篇。上文之所以懒画眉、迟梳洗者，皆因有此一段怨情蕴蓄于中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小山”，或谓指“眉山”，或谓指“屏山”，或谓指画屏上之画景，按各说均误。“小山”，山枕也。枕平放，故能重叠，“屏山”、“画景”竖立，岂能重叠？如何叠法？岂得“金明灭”？下接“鬓云度腮”，可见犹藉枕未起，若已起床离枕，则发不能度腮。次韵又加“懒起”二字，证其未起。若为“屏山”、“画景”，则与下文“鬓云”及“懒起”均不相干矣，只有作“山枕”解，方能全首贯通。山枕之名，《花间集》屡见，如“山枕上，私语口脂香”。“金明灭”者，谓枕上金线之花纹随螓首之转侧时可

见时不可见也。此金线与下文“金鹧鸪”同，参见“若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新帖绣罗襦”。“帖”通“贴”，或以“贴”与下文“金”字遥接，解为“贴金”，亦误。按“贴”，穿紧身衣也，与下文“金”字无涉。罗襦上本有金线绣成之金鹧鸪也。穿紧身衣用“贴”字描摹尽矣。……此词全首写睡时、懒起、梳妆、着衣全部情景，如画幅逐渐展开，如电影冉冉映演，动中见静，静中有动。又有谓金明灭，牵动别久之思，因梦见离人而起，离愁别恨，萦绕笔底云云，真是无中生有，词中人未做梦，解词者却梦呓连篇。复有人谓此词乃写一贵族少妇，从大清早起身，在太阳射进来的窗前梳妆，一面想着心事顾影自怜，感到独处深闺的苦闷云云，如此增字解经，亦不足为训。（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唐李白《玉阶怨》）

◎颇黎，即玻璃，古指状如水晶的宝石。

◎柳色如烟絮如雪。（唐白居易《隋堤柳》）

◎藕丝衫子柳花裙，空着沉香慢火熏。（唐元稹《白衣裳》）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王右丞诗："杨花惹暮春。"李长吉诗："古竹老梢惹碧云。"温庭筠词："暖香惹梦鸳鸯锦。"孙光宪词："六宫眉黛惹春愁。"用"惹"字凡四，皆绝妙。（明杨慎《升庵诗话》）

◆诗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无情之"惹"。惹，絓也，乱也，引着也。隋炀帝"被惹香黛残"，贾至"衣冠身惹御炉香"，古辞"至今衣袖惹天香"，温庭筠"暖香惹梦鸳鸯锦"，孙光宪"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维"杨花惹暮春"，李贺"古竹老梢惹碧云"，皆无情之"惹"也。（明田艺蘅《留青日札》）

◆"藕丝秋色染"，牛峤句也。"染"、"浅"二字皆精。（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梦”字提，“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关络。（清张惠言《词选》）

◆触起。（清谭献《谭评词辨》评“江上柳如烟”句）

◆飞卿《菩萨蛮》云：“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更漏子》云：“银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酒泉子》云：“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觉寡味。（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飞卿佳句也。好在是梦中情况，便觉绵邈无际；若空写两句景物，意味便减，悟此方许为词。不则即金氏所谓“雅而不艳，有句无章”者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杨柳岸晓风残月”，从此脱胎。“红”字韵，押得妙。（清陈廷焯《云韶集》）

◆梦境凄凉。（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何谓浑？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西风残照，汉家宫阙。”皆以浑厚见长者也。词至浑，功候十分矣。（清孙麟趾《词迳》）

◆飞卿词极流丽，为《花间集》之冠。《菩萨蛮》十四首，尤为精湛之作。兹从《花庵词选》录四首以见其概。十四首中言及杨柳者凡七，皆托诸梦境。风诗托兴，屡言杨柳，后之送客者，攀条赠别，辄离思黯然，故词中言之，低回不尽，其托于梦境者，寄其幽渺之思也。张皋文云“此感士不遇也”，词中“青琐金堂，故国吴宫，略露寓意”。其言妆饰之华妍，乃“《离骚》初服之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

释》）

◆“暖香惹梦”四字与“江上”二句均佳，但下阕又雕缋满眼，羌无情趣。即谓梦境有柳烟残月之中，美人盛服之幻，而四句晦涩已甚，韦相便无此种笨笔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以想象中最明净的境界起笔。李义山诗：“水精簟上琥珀枕”，与此略同，不可呆看。“鸳鸯锦”依文法当明言衾褥之类，但诗词中例可不拘。“暖香”乃人梦之因，故“惹”字妙。三四忽宕开，名句也。旧说“‘江上’以下略叙梦境”，本拟依之立说。以友人言，觉直指梦境似尚可商。仔细评量，始悟昔说之殆误。飞卿之词，每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在读者心眼中仁者见仁，知者见知，不必问其脉络神理如何如何，而脉络神理按之则俨然自在。……固未易以迹象求也。即以此言，帘内之清秾如斯，江上之芊眠如彼，千载以下，无论识与不识，解与不解，都知是好言语矣。若昧于此理，取古人名作，以今人之理法习惯，尺寸以求之，其不枘凿也几希。……过片以下，妆成之象。“藕丝”句，其衣裳也。……“人胜”句；其首饰也。……“双鬓”句承上，着一“隔”字，而两鬓簪花如画，香红即花也。末句尤妙，着一“风”字，神情全出，不但两鬓之花气往来不定，钗头幡胜亦颤摇于和风骀荡中。……过片似与上文隔断，按之则脉络具在。“香红”二字与上文“暖香”映射，“风”字与“江上”二句映射，然此犹形迹之末耳。循其神理，又有节序之感，如弦外馀悲增人怀想。张炎《词源》列举美成、梅溪词曰：“如此等妙词颇多，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是知两宋宗风，所从来远矣。……点“人胜”一名自非泛泛笔，正关合“雁飞残月天”句，盖“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固薛道衡《人日》诗也。不特有韶华过隙之感，深闺遥怨亦即于藕断丝连中轻轻逗出。通篇如缛绣繁弦，惑人耳目，悲愁深隐，几似无迹可求，此其

所以为唐五代词。自南唐以降，虽风流大畅而古意渐失，温、韦标格，不复作矣。（俞平伯《读词偶得》）

◆本词咏立春或人日。全篇上下两片大意从隋薛道衡《人日》诗“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脱化。……说本篇者亦多采用张说。说实了梦境似亦太呆，不妨看作远景，详见《读词偶得》。（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水精颇黎，亦词人夸饰之语，想象之词，初非写实。……鸳鸯锦谓锦被上之绣鸳鸯者。“暖香惹梦”四字所以写此鸳鸯锦者，亦以点逗春日晓寒，美人尚贪恋暖衾而未起。此两句写闺楼铺设之富丽精雅，说了枕衾两事，以文法言，只有名词而无述语。……“江上”两句，忽然开宕，言楼外之景，点春晓。张惠言谓是梦境，大误。……下半阕正写人，而以初春之服饰为言。……此章之时令，在“人胜参差剪”一句中，盖初春情事也。……此章亦但写美人之妆饰体态，兼以初春之时令景物为言。（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这个调子，温庭筠各首最早最有名，他的第二首的上片，转意最奇特：“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这是写恋情的词，上片四句平列两种环境：前两句闺房陈饰，是写十分温暖舒适的生活。后两句是写客途光景，极其荒凉寂寞。中间转换处不着一字，而依恋不舍之情自见。柳永的《雨霖铃》：“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许即从此脱化。（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词的转韵》）

◆或以飞卿《菩萨蛮》为立春或人日之景，仅凭“人胜”一语。人日为正月初七，月是上弦，何得称“残月”，“残月”者团圆以后下弦之月也。又首句用“颇黎枕”，即指明夏景。藕丝最细，丝如细极，便同藕

丝。“藕丝秋色浅”此言薄纱之衣。人日岂能衣藕丝薄衣？秋色，即秋香色，乃黄绿相和之色。至于“人胜”，随时可用为妆饰，不必人日或立春日也。且人日或立春日花亦少有。或以为此词大意从薛道衡《人日》诗“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脱化。其实“雁飞”与“落雁”亦无涉，若见一“雁”字便引做证据，则可引千百条、立千百个不同之解说矣。或谓此词自室内之“颇黎枕”、“鸳鸯锦”，突接以室外之“江上”、“雁飞”，除予人以一片精美之意象外，并无明显之层次脉络可寻云。余以为“江上”、“雁飞”，正“暖香”所“惹”之“梦”中所见者，层次分明，非突接也。既在梦中，则行动自由，江上天涯，俱可去得。（吴世昌《词林新话》）

◆这首词一开首就写帘，接着写枕头，写绣被，写江上早晨的景物，写女人的服饰和形状，自始至终，都是人物形象，家常设备和客观景物的描绘，五光十色，层见叠出，使人目迷神夺，很难看出其中贯串的线索，这确实是温词中较难理解的一首。张惠言评这首词说：“梦字提。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关络。”自这评语出，越发使人莫名其妙！……如果能够摆脱张氏那种以比兴理解温词的观点，而直截了当地结合温飞卿的生平行径来理解这首词，那么，这首词只是作者一桩风流事迹的追述，是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的。第一二句是说，他曾歇宿过那个地方的设备非常精美，有水晶帘，有玻璃枕，还有又暖又香能惹起好梦的鸳鸯被。第三四句是说，在一个足以引动离愁的风景凄清的早上，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了。第五六句是说，那女子打扮得很漂亮，穿上淡黄色的衣服，簪上玉钗，还戴上“花胜”来送他。第七八句是说，那女子划着小艇，穿过花港，摇摇荡荡地送他到岸上。“双鬓隔香红”，是那女子的双鬓隔开了又香又红的东西，那只有在花丛中穿过，才有这种现象。……为什么知道那女子是划着小艇呢？“玉钗头上风”已写得很清楚。玉钗簪在头上，本

身是不会生风的，风也吹不动它，只有当着头上不断摇摆的时候，玉钗才会在头上颤动得煞像给风吹着一样。头为什么会不断摇摆？那不是划着小艇用力穿过花港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要不囿于旧说，仔细玩索体会，这首词是十分美妙的，简直是一幅完整而又鲜明的异常动人的画面！由于篇中只罗列了各种各样的现象，人物活动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表露出来，这就使得读这词的人乱猜一顿，猜不透时，就只能说是作者“截取可以调和诸物象而杂置一处，听其自然融合”了。（詹安泰《宋词散论·温词管窥》）

菩萨蛮

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

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

◎蕊黄，即额黄。六朝至唐，女妆常用黄点额，因似花蕊，故名。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唐岑参《醉戏窦子美人》）

◆有以淡语收浓词者，别是一法。……大约此种结法，用之忧怨处居多，如怀人、送客、写忧、寄慨之词，自首至终，皆诉凄怨。其结句独不言情，而反述眼前所见者，皆自状无可奈何之情，谓思之无益，留之不得，不若且顾目前。而目前无人，止有此物，如“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曲中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类是也。此等结法最难，非负雄才、具大力者不能。即前人亦偶一为之，学填词者慎勿轻敌。（清李渔《窥词管见》）

◆提起。以下三章，本人梦之情。（清张惠言《词选》）

◆以一句或二句描写一简单之妆饰，而其下突接别意，使词意不贯，浪费丽字，转成赘疣，为温词之通病。如此词“翠钗”二句是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章换笔法，极生动灵活。其中有描绘语，有叙述语，有托物起兴语，有抒情语，随韵转折，绝不呆滞。“蕊黄”两句是描绘语，“相见”两句是叙述语，“翠钗”两句托物起兴，“心事”两句抒情语也。……

词在戏曲未起以前，亦有代言之用，词中抒情非必作者自己之情，乃代为各色人等语，其中尤以张生、莺莺式之才子佳人语为多，亦即男女钟情的语言。宫闺体之词譬诸小旦的曲子。上两章但描写美人的体态，尚未抒情，笔法近于客观，犹之《诗经·硕人》之章。此章涉及抒情，且崔、张夹写，生、旦并见，于抒情中又略有叙事的成分。何以言之？“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此张生之见莺莺也。“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此崔、张合写也。“翠钗”以下四句，则转入莺莺心事。……宿妆者与新妆对称，谓晨起未理新妆，犹是昨日之梳妆也，故谓之宿。“翠钗”两句是托物起兴。凡诗歌开端，往往随所见之物触起情感，谓之“托物起兴”。此在下片之始，故可用此句法。乃是另一开端。于兴之中，又有比义，钗上双蝶，心事可喻。用以结出离别之感，脉络甚细。知、枝为谐音双关语，《说苑·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主要还在说“心事竟谁知”一句，而以“月明花满枝”为陪衬，在语音本身上的关联更为紧凑。在意境上，则对此明月庭花能不更增幽独之感？是语音与意境双方关联，调融得一切不隔。《越人歌》古朴有味，飞卿的词句更其新鲜出色，乐府中之好言语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翠翘金缕双鸂鶒，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

绣衫遮笑靥，烟草黏飞蝶。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

◎翡翠鸟尾上长毛曰翘，美人首饰如之，因名翠翘。（《山堂肆考》）

◎二月春风澹荡时，旅人虚对海棠梨。（唐韩偓《以庭前海棠梨花一枝寄李十九员外》）

◆此首追叙昔日欢会时之情景也。上半阕《菩萨蛮》描写景物，极其鲜艳，衬出人情之欢欣。下半阕前二句补明欢欣之人情，后二句则以今日孤寂之情，与上六句作对比，以见芳菲之景物依然，而人则音信亦稀，故思之而怨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上二首皆以妆为结束，此则以妆为起笔，可悟文格变化之方。“水纹”以下三句，突转入写景，由假的水鸟，飞渡到春池春水，又说起池上春花的烂漫来。此种结构正与作者之《更漏子》“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同一奇绝。“水纹”句初联上读，顷乃知其误。金翠首饰，不得云“春池碧”，一也。飞卿《菩萨蛮》另一首“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两句相连而绝不相蒙，可以互证，二也。“海棠梨”即海棠也。昔人于外来之品物每加“海”字……。上云“鸂鶒”，下云“春池”，非仅属联想，亦写美人游春之景耳。于过片云“绣衫遮笑靥”乃承上“翠翘”句；“烟草黏飞蝶”乃承上“水纹”三句。“青琐”以下点明春恨缘由，“芳菲”仍从上片“棠梨”生根，言良辰美景之虚设也。其作风犹是盛唐佳句。（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章赋美女游园，而以春日园池之美起笔。首句托物起兴。……俞平伯释此词，以钗饰立说，谓“水纹”句不宜连上读……按俞说殆误。飞卿此处实写鸂鶒，下句实写春池，非由钗饰而联想过渡也。俞先生因连读前数章均言妆饰，心理上遂受影响，又“翠翘”一词藻，诗人用以指钗饰者多，鸟尾的意义反为所掩……飞卿原意所在。实指鸳鸯之类，不必由假借立说矣。……上半阕写景，乃是美人游园所见，譬如画仕女画者，先画园亭池沼，然后着笔写人。“绣衫”两句，正笔写人。写美女游园，情景如画，读此仿佛见《牡丹亭·惊梦》折前半主婢两人游园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曲时之身段。飞卿词大开色相之门，后来《牡丹亭》曲、《红楼梦》小说皆承之而起，推为词曲之鼻祖宜也。作宫闺体词，譬如画仕女图，须用轻细的笔致，描绘柔软的轮廓。“绣衫遮笑靥”之“遮”字，“烟草黏飞蝶”之“黏”字，“鬓云欲度”之“度”字，“暖香惹梦”之“惹”字，皆词人炼字处。……此章言美女游园，而以一人独处思念玉关征戍作结，此为唐人诗歌中陈套的说法，犹之“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之类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

玉钩褰翠幕，妆浅旧眉薄。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

◆“碧纱如烟隔窗语”，得画家三昧，此更觉微远。（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梦境迷离。（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词“杏花”二句，从远处泛写，关合本题于有意无意之间，与前“水精”一首中“江上柳如烟”二句同一笔法。飞卿词每如织锦图案，吾人但赏其调和之美可耳，不必泥于事实也。（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杏花”二句亦似梦境，而吾友仍不谓然，举“含露”为证，其言殊谛。夫人梦固在中夜，而其梦境何妨白日哉，然在前章则曰“雁飞残月天”，此章则曰“含露团香雪”，均取残更清晓之景，又何说耶？故首二句只是从远处泛写，与前谓“江上”二句忽然宕开同，其关合本题，均在有意无意之间。若以为上文或下文有一“梦”字，即谓指此而言，未免黑漆了断纹琴也。以作者其他《菩萨蛮》观之，历历可证。……“灯在”，灯尚在也，“月胧明”，残月也；此是在下半夜偶然醒来，忽又蒙眬睡去的光景。“觉来闻晓莺”，方是真醒了。此二句连读，即误。“玉钩”句晨起之象。“妆浅”句宿妆之象，即另一首所谓“卧时留薄妆”也。对镜妆

梳，关情断梦，“轻”字无理得妙。（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章亦写美人晓起。惟变换章法，先说楼外陌上之景物。“杏花、绿杨”两句虽同为写景，而“团香雪”给人以感觉，“多离别”给人以情绪。“团”字炼。……以层次而言，先是美人闻莺而醒，残灯犹在，晓月胧明，于是搴幕以观，见陌上一片春景。看了半晌，方想到理妆，取镜过来，自觉旧眉之薄，蝉鬓之轻，复帖念于昨宵的残梦，心绪亦不甚佳。散文的层次，应是如此，诗词原可参差错落地说。以诗词作法而论，则先以写景起笔，而杏花、绿杨亦是托物起兴，乐府之正当开始也。先说春天景物，容易唤起听曲者之想象，至“灯在月胧明，觉来闻晓莺”，则若有人焉，呼之欲出。至下半阕则少妇楼头，全露色相，明镜靓妆之际，略窥心事。章法是一致的由外及内。（浦江清《词的讲解》）

◆此首抒怀人之情。起点杏花、绿杨，是芳春景色。此际景色虽美，然人多离别，亦黯然也。“灯在”两句，拍到己之因别而忆，因忆而梦；一梦觉来，帘内之残灯尚在，帘外之残月尚在，而又闻晓莺恼人，其境既迷离惝恍，而其情尤可哀。换头两句，言晓来妆浅眉薄，百无聊赖，亦懒起画眉弄妆也。“春梦”两句倒装，言偶一临镜，忽思及宵来好梦，又不禁自怜憔悴，空负此良辰美景矣。张皋文云：“飞卿之词，深美闳约。”观此词可信。末两句，十字皆阳声字，可见温词声韵之响亮。（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菩萨蛮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三国魏曹植《七哀诗》）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唐李白《送友人》）

◎杨花落尽子规啼。（唐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时。故“江上柳如丝”，梦中情境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清张惠言《词选》）

◆“玉楼明月”句，提。“花落子规啼”句，小歇。（清谭献《谭评词辨》）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音节凄清。字字哀艳，读之销魂。（清陈廷焯《云韶集》）

◆低回欲绝。（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姚令威《忆王孙》云："毵毵杨柳绿初低，淡淡梨花开未齐。楼上情人听马嘶，忆郎归，细雨春风湿酒旗。"与温飞卿"送君闻马嘶"各有其妙，正可参看。（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前数章时有佳句，而通体不称，此较清绮有味。（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章独以抒情语开始，在听者心弦上骤然触拨一下。此句总提，下文接叙惜别情事。……云"长相忆"者，此章言美人晨起送客，晓月胧明，珍重惜别，居者忆行者，行者忆居者，双方的感情均在其内。曹子建诗："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在行者则此景宛然，永在心目，能不相念，在居者则从此楼居寂寞，二三五之夕，益难为怀。故此句单立成一好言语，两面有情。"柳丝"句见春色，又见别意。"春"字见字法，若云"风无力"则质直无味。柳丝的袅娜，东风的柔软，人的懒洋洋地失情失绪，诸般无力的情景，都是春的表现。……下片言送客归来。"画罗金翡翠"言幔帐之属。金翡翠，兴而比也，触起离绪。烛泪满盘，犹忆长夜惜别之景象，而窗外鸟啼花落，一霎痴迷，前情如梦。举绿窗以见窗中之佳人，思忆亦曰梦。往日情事至人去而断，仅有断片的回忆，故曰残梦。"迷"字写痴迷的神情，人既远去，思随之远，梦绕天涯，迷不知踪迹矣。（浦江清《词的讲解》）

◆此首写怀人，亦加倍深刻。首句即说明相忆之切，虚笼全篇。每当玉楼有月之时，总念及远人不归，今见柳丝，更添伤感；以人之思极无力，故觉柳丝摇漾亦无力也。"门外"两句，忆及当时分别之情景，宛然在目。换头，又入今情。绣帏深掩，香烛成泪，较相忆无力，更深更苦。着末，以相忆难成梦作结。窗外残春景象，不堪视听；窗内残梦迷

离，尤难排遣。通体景真情真，浑厚流转。（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菩萨蛮

凤凰相对盘金缕，牡丹一夜经微雨。明镜照新妆，鬓轻双脸长。

画楼相望久，栏外垂丝柳。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

◎牡丹经雨泣残阳。（唐元稹《莺莺诗》）

◆（“牡丹”句）眼前景，非会心人不知。（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飞卿惯用“金鹧鸪”、“金鸂鶒”、“金凤凰”、“金翡翠”诸字以表富丽，其实无非绣金耳。十四首中既累见之，何才俭若此？本欲假以形容艳丽，乃徒彰其俗劣。正如小家碧玉初入绮罗丛中，只能识此数事，便矜羡不已也。此词“双脸长”之“长”字，尤为丑恶，明镜莹然，一双长脸，思之令人发笑。故此字点金成铁，纯为凑韵而已。（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章写别后忆人。“凤凰”句竟不易知其所指。或是香炉之作凤凰形者，李后主词“炉香闲袅凤凰儿”，“金缕”指凤凰毛羽，犹前章之“翠翘金缕双鸂鶒”也，或指香烟之丝缕。……“牡丹”句接得疏远，……歌谣之发句及次句有此等但以韵脚为关联之句法。另说，“牡丹”非真实之牡丹花，亦衣上所绣，“微雨”是啼痕。……燕以春社日来，秋社日去，曰“双燕回”，见人之幽独，比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牡丹花谢莺声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

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掩。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

◎雨夜背窗休。（唐李商隐《灯》）

◆“相忆梦难成”，正是残梦迷情事。（清张惠言《词选》）

◆领略孤眠滋味，逐句逐字，凄凄恻恻，飞卿大是有心人。（清陈廷焯《云韶集》）

◆三章云“相见牡丹时”，五章云“觉来闻晓莺”，此云“牡丹花谢莺声歇”，言良辰已过，故下云“燕飞春又残”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章写春光将尽、寂寞香闺之情事。……言灯烛之背，是唐时俗语。临睡时灯烛未熄，移向屏帐之背，故曰背。或唐时之灯，有特殊装置，睡时不使太明，可以扭转，故曰背，今不可晓。翠钿即花钿，唐代女子点于眉心。“金压脸”疑即金靥子，点于两颊者，孙光宪《浣溪沙》：“腻粉半粘金靥子”是也。“泪阑干”谓泪痕界面横斜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

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钿蝉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唐温庭筠《弹筝人》。金雁：筝柱。）

◆兴语似李贺，结语似李白，中间平调而已。（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凄艳是飞卿本色。从摩诘“春草年年绿”化出。

◆结句即七章“音信不归来”二语意，重言以申明之，音更促，语更婉。（清陈廷焯《云韶集》）

◆“越溪”即若耶溪……传西施浣纱处。本词疑亦借用西施事。或以为越兵入吴经由的越溪，恐未是。杜荀鹤《春宫怨》：“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亦指若耶溪。上片写宫廷光景；下片写若耶溪，女子的故乡。结句即从故人的怀念中写，犹前注所引杜荀鹤诗意。“君”盖指宫女，从对面看来，用字甚新。柳色如旧，而人远天涯，活用经典语。（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或谓温庭筠之《菩萨蛮》为宫词者，此论非也，……此章如咏宫中美人，则不应有“故人万里关山隔”之句，……首句托物起兴。见梨花而忽忆故人者，“梨”字借作离别之“离”，乐府中之谐音双关语也。……“金雁”从“关山”带出，雁而曰金，岂非秋之季候于五行属金，谓金

雁者犹言秋雁乎？曰：梨花非秋令之物，不应作如此解。……另解，金雁者言筝上所设之柱，筝柱成雁行之形，故曰雁柱，亦有称金雁者，温飞卿咏弹筝人诗云“钿蝉金雁今零落，一曲《伊州》泪万行”，与此词意略同。以此解为最胜……此章上下两片，随意捏台，无甚关联。“小园芳草绿”之“小园”，与“满宫明月梨花白”之“满宫”是否为一地，抑两地，不可究诘。由小园芳草之绿，忆及南国越溪之家，意亦疏远。（浦江清《词的讲解》）

◆有见此词开首曰“满宫”，即以为上片写宫廷光景，进而以为“君”指宫女，并赞之为“用字甚新”云。按“宫”盖泛指房屋，若必欲泥为宫殿，则“故人”非帝王不可，与下片“小园”亦不相称。以“君”为宫女，尤妄。宫女岂容久出不归？谓之“用字甚新”，谬矣。（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

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

◎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沉香”、“芳草”句，皆诗中画。（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鸾镜”二句，结，与“心事竟谁知”相应。（清张惠言《词选》）

◆“宝函钿雀”句，追叙。“画楼”句，指点今情。“鸾镜”句，顿。（清谭献《谭评词辨》）

◆只一“又”字，多少眼泪，音节凄缓。凡作香奁词，音节愈缓愈妙。（清陈廷焯《云韶集》）

◆沉香阁，《开天遗事》：“杨国忠用沉香为阁，檀香为阑。”此处借用以喻华贵耳。（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首句“宝函钿雀金鸂鶒”，托物起兴。鸂鶒，兴而比也。下接“沉香阁上吴山碧”，意甚疏远，亦韵的传递作用。以词意言之，则首句言女子所用之奁具及钗饰，次句写女子所居楼及楼外之景。……今温卿词中所云，乃文人之夸饰，不过言楼居之精美，非真有沉香之阁矣。“吴山碧”是楼外所见之景，吴地诸山，概可称为吴山。……“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写景如画。句法开宕，与“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绝

类，皆晚唐诗人之格调也。上片言楼内楼外，下片接说人事。言画楼以见楼中之人，此女子凭楼盼远，但见江南芳草萋萋，兴起王孙不归之感叹，故曰“音信断”。……（鸾镜）句远承第一句，脉络可寻，知此女子晨起理妆，对镜簪花插钗而忆念远人。……枝、知同音双关语，例见《诗经》及《说苑·越人歌》，飞卿于此《菩萨蛮》中两用之，皆甚高妙。……飞卿熟悉民歌中之用语，乐府之意味特见浓厚，《白雨斋词话》特称赏此两句，谓含有深意，初不知深意之究竟何在，盖陈氏但从直觉体味，尚未抉发语言中之秘奥耳。（浦江清《词的讲解》）

◆此首，起句写人妆饰之美，次句写人登临所见春山之美，亦“春日凝妆上翠楼”之起法。“杨柳”两句承上。写春水之美，仿佛画境。晓来登高骋望，触目春山春水，又不能已于兴感。一“又”字，传惊叹之神，且见相别之久，相忆之深。换头，说明人去信断。末两句，自伤苦忆之情，无人得知。以美艳如花之人，而独处凄寂，其幽怨深矣。“此情”句，千回百转，哀思洋溢。（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精巧工丽，字字几经锤炼而后出，骤览之不易得解，细加咀嚼，情味乃觉无穷，非深于此道者不易为亦不易辨，斯真修辞之上驷也。为此等词者，色、味、声、情种种，无一可以忽略，大抵色须鲜妍明艳，味须隽永浓至，声须响亮谐协，情须委婉深曲，诸美毕具，而后能使实质平庸者成为美妙，实质美妙者弥增其动人之力量。（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

菩萨蛮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南唐冯延巳《蝶恋花》）

◎杏花零落雨霏霏。（唐吴融《忆街西新居》）

◆隽逸之致，追步太白。（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清张惠言《词选》）

◆馀韵。（清谭献《谭评词辨》评“雨后却斜阳”句）

◆收束。（同上，评“无聊独倚门”句）

◆温庭筠《菩萨蛮》词，按张惠言《茗柯词选》曰：“温氏《菩萨蛮》皆感士不遇之作。”细味之良然。（刘毓盘《词史》）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到底如何是“清明雨”，读者自能想象，盖当寒食清明之际，春光明媚之时，一阵小雨，密密濛濛，收去十丈软尘，换来一片新鲜的空气，然而柳絮沾泥，落红成阵，使人觉着春光将老，引起伤春的情绪，这“清明雨”三字就可以带来这些个想象。匀，匀拭。“匀睡脸”，谓午后小睡，睡起脂粉模糊，又加匀拭。（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深处麝烟长，卧时留薄妆。

当年还自惜，往事那堪忆。花露月明残，锦衾知晓寒。

◎残月落花烟重。（后唐庄宗《如梦令》）

◆此自卧时至晓，所谓“相忆梦难成”也。（清张惠言《词选》）

◆“知”字凄警，与“愁人知夜长”同妙。（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菩萨蛮》十四首中，全首无生硬字句而复饶绮怨者，当推“南园满地”、“夜来皓月”二阕。馀有佳句而无章，非全璧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章脉络分明，写美人春夜独睡情事，自午夜至天明。……皓月中天是半夜庭除之景。“重帘悄悄”言院落之幽深。重帘深处即是卧室。……流光如水，一年又足春残，静夜独卧，不禁追思往事，自惜当年青春美好，匆匆度过，有不堪回忆者。“花落明月残”，赋而比也。花落月残是庭中之景，此人既独卧重帘之内，何由见此，此句只是虚写，取其比兴之义，以喻往事难回，旧欢已坠，起美人迟暮之伤感。言锦衾见衾中之人，一夜转侧，难以入睡，骤觉晓寒之重。“知”字有力。（浦江清《词的讲解》）

◆此词下片两联，上联言当年自惜，下联言今已色衰，如花落月残，虽有锦衾，亦只独宿，故曰“晓寒”。或以为花落月残，不必记实。

如此则“锦衾”、“晓寒”岂非尽是空话？又“花落”一句，毛本作“花露月明残”，则谓“花露”在“月明”之中滴残，易安“帘卷西风”正用此句法。“锦衾”乃指衾中人。（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云“夜来皓月才当户，重帘悄悄无人语”、“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牡丹花谢莺歌歇，绿杨满院中庭月”，皆写境如画，韵味隽永。（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菩萨蛮

雨晴夜合玲珑月，万枝香袅红丝拂。闲梦忆金堂，满庭萱草长。

绣帘垂簶簌，眉黛远山绿。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销。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此章正写梦。垂帘、凭栏，皆梦中情事，正应“人胜参差”三句。（清张惠言《词选》）

◆“绣帘”四语婉雅。叔原“梦中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聪明语，然近于轻薄矣。（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词人言夜合，言萱草，皆托物起兴，闺怨之辞也。……“闲梦忆金堂”者，即金堂中人有所闲忆，办即美人有所想念之意。此女子见夜合萱草之盛开，不能忘忧蠲忿，反起离索之感。忆者忆念远人，梦者神思飞越，非真烈日炎炎，作南柯一梦也。闲思闲想，无情无绪，亦可称梦，亦可称忆。……“眉黛”句接得疏远，亦递韵之法。“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销”，情词俱美，惟究与上文作如何之关联乎？勉强说来，则“春水”从上句“远山绿”三字中逗出，但远山是比喻，从虚忽度到实，其犹“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之从实忽度到虚之一样奇绝乎？此皆可以联想作用解释之。但上片言盛夏之景，此处忽曰春水溪桥，究嫌抵触。飞卿《菩萨蛮》于七八两句结句有极工妙不可移易者，如“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之类，有敷衍陈套语如“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之类。亦有语句虽工，但类似游离的句子，入此首固可，入另首亦无不可者，

如“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春水渡溪桥，凭栏魂欲销”之类是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菩萨蛮

竹风轻动庭除冷，珠帘月上玲珑影。山枕隐浓妆，绿檀金凤凰。

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远。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

◎愁黛不开山浅浅。（唐吴融《玉女庙》）

◆芟《花间》者，额以温飞卿《菩萨蛮》十四首，而李翰林一首为词家鼻祖，以生不同时，不得例人。今读之，李如藐姑仙子，已脱尽人间烟火气；温如芙蕖浴碧，杨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而妙入。珠璧相耀，正是不妨并美。（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十五调中，如“团”字、“留”字、“知”字、“冷”字，皆一字法。如“惹梦”，如“香雪”，皆二字法。如“当山额”，如“金靥脸”，皆三字法。四五字、六七字皆有法，解人当自知之，不能悉记。（同上）

◆此言梦醒。“春恨正关情”与五章“春梦正关情”相对双锁。“青琐”、“金堂”、“故国吴宫”，略露寓意。（清张惠言《词选》）

◆“春恨”二语是两层，言春恨正自关情，况又独居画楼而闻残点之声乎？（清陈廷焯《云韶集》）

◆缠绵无尽。（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楚骚》变相，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飞卿《菩萨蛮》，古今绝调，难求嗣响。（同上）

◆看人词极难，看作家之词尤难。非有真赏之眼光，不易发见其真意。有原意本浅，而视之过深者。如飞卿《菩萨蛮》，本无甚深意，张皋文以为感士不遇，为后人所讥是也。（蔡嵩云《柯亭词论》）

◆词固言情之作，然但以情言，薄矣。必须融情入景，由景见情。温飞卿之《菩萨蛮》，语语是景，语语即是情，冯正中《蝶恋花》亦然，此其味所以醇厚也。（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

◆今所传《菩萨蛮》诸作，固非一时一境所为，而自抒性灵，旨归忠爱，则无弗同焉。张皋文谓皆感士不遇之作，盖就其寄托深远者言之。即其直写景物，不事雕缋处，亦夐绝不可追及。如“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杨柳又如丝，驿桥烟雨时”、“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等语，皆含思凄婉，不必求工，已臻绝诣，岂独以瑰丽胜人哉？（吴梅《词学通论》）

◆集中十馀首未必皆一时作，故辞意有重复。张皋文比而释之，以为前后映带，自成章节，此则求之过深，转不免于附会穿凿之病已。（汪东《唐宋词选评语》）

◆“竹风”以下说人晚无聊，凭枕闲卧。“隐”当读如“隐几而卧”之隐。“绿檀”承“山枕”言，檀枕也；“金凤凰”承“浓妆”言，金凤钗也；描写明艳。“吴宫”明点是宫词，昔人傅会立说，谬甚。其又一首“满宫明月梨花白”，可互证。欧阳炯之序《花间》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此二语诠词之本质至为分明。温氏《菩萨蛮》诸篇本以呈进唐宣宗者，事见《乐府纪闻》，其述宫怨，更属当然。末二句不但结束本章，且为十四首之总结束，韵味悠然无尽。画楼残点，天将明矣。（俞平伯《读词偶得》）

◆“故国吴宫远”用西施之典故，不必指实，犹上章之“家住越溪曲”也。“春恨正关情”较前章之“春梦正关情”仅换一字，此十数章本非接连叙一人一事，故亦不妨重复。前章言晨起，故曰春梦，此章尚未入睡，故云春恨。春恨者，春闺遥怨也。画楼残点，天将明矣，见其心事翻腾，一夜未睡，故乡既远，彼人又遥，身世萍飘，一无着落，不胜凄凉之感。飞卿特以此章作结，不但画楼残点，结语悠远，而且自首章言晨起理妆，中间多少时日风物之美，欢笑离别之情，直至末章写夜深入睡，是由动而返静也。（浦江清《词的讲解》）

◆此十四章如十四扇美女屏风，各有各的姿态。但细按之，此十四章之排列，确有匠心，其中两两相对，譬如十四扇屏风，展成七叠。不特此也，章与章之间，亦有蝉蜕之痕迹。首章言晨起理妆，次章言春日簪花，皆以楼居及服饰为言，此两章自然成对，意境相同，互相补足。三章言相见牡丹时，四章言春日游园，三章有“钗上双蝶舞”之句，四章言“烟草粘飞蝶”，亦相关之两扇屏风也。而二三两章之间有“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与“翠钗金作股，钗上双蝶舞”作为蝉联之过渡。第五章言“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第六章言“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意境相同，而其下即写离别情事，此两章成为一叠。第七章“牡丹一夜经微雨”，第八章“牡丹花谢莺声歇”，亦互相关联者。而六七之间，以“玉楼明月长相忆”与“画楼相望久”、“柳丝袅娜春无力”与“阑外垂丝柳”作为蝉联之过渡也。九章“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十章“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此两章互相绾合。十一章“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十二章“夜来皓月才当午，重帘悄悄无人语”，亦自然衔接。而十章与十一章之间，一云“驿桥春雨”，一云“一霎清明雨”，亦不无蝉蜕之过渡。第十三章“雨晴夜合玲珑日”，第十四章“珠帘月上玲珑影”，第十三章“眉黛远山绿”，第十四章“两蛾愁黛浅”，此两章自然成对。而第十二与第

十三之间则以“重帘悄悄”与“绣帘垂箓簌”作为蝉蜕。由此言之，则连章之说亦未可厚非，但作者若不经意而出此。其中所叙既非一人一日之事，谓为相连成一整篇即不可。（同上）

◆亦峰云：“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变化楚骚。”飞卿自写少女情态。与楚骚何涉？（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玉纤弹处真珠落，流多暗湿铅华薄。春露浥朝华，秋波浸晚霞。

风流心上物，本为风流出。看取薄情人，罗衣无此痕。

更漏子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寒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帷垂，梦长君不知。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家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

◆飞卿《玉楼春》、《更漏子》，最为擅长之作。（《花间集评注》引尤侗）

◆“惊塞雁”三句，言欢戚不同，兴下“梦长君不知”也。（清张惠言《词选》）

◆“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思君之词，托于弃妇，以自写哀怨，品最工，味最厚。（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明丽。（清陈廷焯《云韶集》）

◆《更漏子》四首，与《菩萨蛮》词同意。“梦长君不知”即《菩萨蛮》之“心事竟谁知”、“此情谁得知”也。前半词意以鸟为喻，即引起后半之意。塞雁、城乌，俱为惊起，而画屏上之鹧鸪，仍漠然无知，犹帘垂烛背，耐尽凄凉，而君不知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全词意境尚佳，惜“画屏金鹧鸪”一句强植其间，文理均因而扞格

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这一首是描写相思的词。上片开头三句是说：在深夜里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漏声，这声音好像柳丝那样长，春雨那样细。由此可知，已经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了。同时也点出人的失眠，因为只有夜深失眠的人，才会听见这又远、又细、又长的声响。下面“惊塞雁”三句是说：这漏声虽细，却能惊起边疆关塞上的雁儿和城墙上的乌鸦，而只有屏风上画的金鹧鸪却不惊不起，无动于衷。事实上细长的漏声是不会惊起“塞雁”与“城乌”的，这是作者极写不眠者的心情不安，感觉特别灵敏。……鹧鸪不惊不起，是何道理？这使我们想起温庭筠《菩萨蛮》词中有“双双金鹧鸪”之句，由此可以悟这首词写金鹧鸪不惊不起，是由于它成双成对，无忧无愁。这样写的目的，正是反衬人的孤独。……下片结句点明“惆怅”的原因，也很隐微曲折。一首四十多字的小令，而写来这样婉约、含蓄，这正是温庭筠小令的特有风格。（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塞雁”、“城乌”是真的鸟，屏上的“金鹧鸪”却是画的，意想极妙。……“谢家池阁”，字面似从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来，词意盖为“谢娘家”，指女子所居。韦庄《浣溪沙》：“小楼高阁谢娘家。”这里不过省去一“娘”字而已。（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飞卿《更漏子》写暮春景色。柳絮已飘尽，无絮可飘，不可咏絮，故曰：“惆怅谢家池阁”，正用咏絮故事，当然要说“谢家”，亦兼叹春色已尽。“谢家池阁”，或注为谢娘家，添入一“娘”字，把道韫之大家闺秀，改成倡家之通称，岂不唐突古人？……此词关键全在下片。由末句说明上片之“塞雁”、“城乌”，皆梦中所见，因而惊醒，则其人仍独宿于金鹧鸪之画屏前。下片写醒后情景，点出帘幕中所卧者乃谢家姑娘（以专名作为共用名）。“红烛背，绣帘垂”二句，正小山“酒醒帘幕低

垂”一语所本。凡此皆文人代怨女作怀人之词也。而张惠言《词选》评上片末三句曰“三句言欢戚不同”，亦峰亦曰：“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两说皆非真小知所云，试问谁欢谁戚，谁苦谁乐？（吴世昌《词林新话》）

◆按塞雁、城乌，对文。此言漏声迢递，非但感人，即征塞之雁，闻之则惊；宿城之乌，闻之则起，其不为感动者，惟画屏上之金鹧鸪耳。以真鸟与假鸟对比，衬出胸中难言之痛，此法惟飞卿能之。（华钟彦《花间集注》）

更漏子

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

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

◎柳风：指春风。

◎往事只应随梦里。（唐杜牧《旅怀作》）

◆“帘外晓莺残月”，妙矣。而“杨柳晓风残月”更过之。宋诗远不及唐，而词多不让，其故殆不可解。（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兰露重”三句，与“塞雁”、“城乌”义同。（清张惠言《词选》）

◆“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乐之意。颠倒言之，纯是风人章法，特改换面目，人自不觉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兰露”三句，即上章意，略将欢戚颠倒为变换。“还是去年惆怅”，欲语复咽，中含无限情事，是为沉郁。“旧欢”五字，结出不堪回首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下阕追忆去年已在惆怅之时，则此日旧欢回首，更迢遥若梦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更漏子

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唐韩偓《生查子》）

更漏子

相见稀，相忆久，眉浅淡烟如柳。垂翠幕，结同心，待郎熏绣衾。

城上月，白如雪，蝉鬓美人愁绝。宫树暗，鹊桥横，玉签初报明。

◎漠漠远山眉黛浅。（唐罗隐《江南曲》）

◎月出鲁城东，明如天上雪。（唐李白《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

◆口头语，平衍不俗，亦是填词当家。（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蝉鬓美人愁绝”，果是妙语。飞卿《更漏子》、《河渎神》，凡两见之。李空同所谓自家物终久还来耶。（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飞卿词中重句重意，屡见《花间集》中，由于意境无多，造句过求妍丽，故有此弊，不仅“蝉鬓美人”一句已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更漏子

背江楼，临海月，城上角声呜咽。堤柳动，岛烟昏，两行征雁分。

京口路，归帆渡，正是芳菲欲度。银烛尽，玉绳低，一声村落鸡。

◎玉绳：星名。

◆（“两行征雁分”）句好。（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全词从头到尾写舟中所见实景，条理井然，景色如画。（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就行役昏晓之景，由城内而堤边，而渡口，而村落，次第写来，不言愁而离愁自见。其“征雁”句寓分手之感。唐人七岁女子诗“所嗟人异雁，不作一行飞”，亦即此意。结句与飞卿《过潼关》诗“十里晓鸡关树暗，一行寒雁陇云愁”，清真词“露寒人远鸡相应”，皆善写晓行光景。（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前阕六句，由天色未明，说到已明，次序甚清。皆已亲见亲闻之景。过片以后，既叙远人情事。“银烛”三句，当是自己所见所闻者。（华钟彦《花间集注》）

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夜雨滴空阶。（南朝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

◆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更漏子》一词尤佳（词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夜雨滴空阶”，五字不为少；此二十三字不为多。（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子野句“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似足该括此首，第观此始见其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前以夜阑为思，后以夜雨为思，善能体出秋夜之思者。（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太白如姑射仙人，温尉是王谢子弟。温尉词当看其清真，不当看其繁缛。胡元任谓庭筠工于造语，极为奇丽。然如《更漏子》云：“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语弥淡，情弥苦，非奇丽为佳者矣。（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更漏子》（玉炉香）已上三首，与后毛文锡作，皆言夜景，略及清晨，想亦缘调所赋耳。（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梧桐雨”以下，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

法。（清谭献《谭评词辨》）

◆飞卿《更漏子》三章，自是绝唱，而后人独赏其末章“梧桐树”数语。胡元任云：“庭筠工于造语，极为奇丽，此词尤佳。”即指“梧桐树”数语也。不知“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词，故以“奇丽”目飞卿，且以此章为飞卿之冠，浅视飞卿者也。后人从而和之，何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飞卿《更漏子》三章，后来无人为继。（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遣词凄绝，是飞卿本色。结三语开北宋先声。（清陈廷焯《云韶集》）

◆后半阕无一字不妙，沉郁不及上二章，而凄警特绝。（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首亦以上半阕引起下文。惟其锦衾角枕，耐尽长宵，故桐叶雨声，彻夜闻之。后人用其词意入诗云：“枕边泪共窗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加一泪字，弥见离情之苦。但语意说尽，不若此词之含浑。（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飞卿此词，自是集中之冠，寻常情景，写来凄婉动人，全由秋思离情为其骨干。宋人“枕前泪共窗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本此而转成淡薄。温词如此凄丽有情致，不为设色所累者，寥寥可数也。温韦并称，赖有此耳。（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梧桐树”以下，谭献评《词辨》：“似直下语，正从‘夜长’逗出，亦书家无垂不缩之法。”谭评末句不大明白。后半首写得很直，而一夜

无眠却终未说破，依然含蓄；谭意或者如此罢。（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此首写离情，浓淡相间，上片浓丽，下片疏淡。通篇自昼至夜，自夜至晓，其境弥幽，其情弥苦。上片，起三句写境，次三句写人。画堂之内，惟有炉香、蜡泪相对，何等凄寂。迨至夜长衾寒之时，更愁损矣。眉薄鬓残，可见展转反侧、思极无眠之况。下片，承夜长来，单写梧桐夜雨，一气直下，语浅情深。宋人句云："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从此脱胎，然无上文之浓丽相配，故不如此词之深厚。（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归国遥

香玉，翠凤宝钗垂䍦䍦。钿筐交胜金粟，越罗春水绿。

画堂照帘残烛，梦馀更漏促。谢娘无限心曲，晓屏山断续。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家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

◆芙蓉脂腻绿云鬟，故觉钗头玉亦香。（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温庭筠喜用“䍦䍦”及“金鹧鸪”、“金凤凰”等类字，是西昆积习。金皆衣上织金花纹，“䍦䍦”，今垂缨也。（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词及下一首，除堆积丽字外，情境俱属下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归国遥

双脸，小凤战篦金飐艳。舞衣无力风敛，藕丝秋色染。

锦帐绣帷斜掩，露珠清晓簟。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

◆按飐，占琰切。《说文》：风吹浪动也。《正字通》：凡风动与物受风摇动者，皆谓之飐。柳宗元诗：“惊风乱飐芙蓉水。”（刘瑞潞《唐五代词钞小笺》）

◆《归国遥》云（略），则全写一美人颜色服饰之态，而情酝酿其中，却无一句写出。（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酒泉子

花映柳条，闲向绿萍池上。凭栏干，窥细浪，两萧萧。

近来音信两疏索，洞房空寂寞。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

◎疏索：稀疏，稀少。

◆《酒泉子》强半用三字句最易。（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银屏翠箔丽矣，奈洞房寂寞度春宵何！（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酒泉子

日映纱窗，金鸭小屏山碧。故乡春，烟霭隔，背兰釭。

宿妆惆怅倚高阁，千里云影薄。草初齐，花又落，燕双双。

◆这首词确有点前后舛错的嫌疑。因为此词的背景，若就“千里云影薄”、“日映纱窗”诸句看，显然是白昼；但就“背兰釭”句论，又似乎是夜间。……这些隐晦艰涩、前后舛错的作品，便是温词失败的处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这首词是不是“前后舛错”呢？我看，并不见得。前阕写日色穿窗，到默对炉香，背着灯光，由外写到内；后阕写倚阁怅望，看看远景，看看近景，紧接上结自内向外，后由远到近，由模糊到明晰，而以景结情终，含有馀不尽之味。通篇思路流贯，层次分明，丝毫也没有“舛错”。写的不是一天的情事，而是两天的情事（也可以说是日复一日的情事），过阕已用“宿妆”两字交代清楚。……词的后阕连用云影、芳草、落花、双燕几种足以触动离情的景物，写来又很鲜明生动。（詹安泰《宋词散论·温词管窥》）

酒泉子

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

玉钗斜篸云鬟重，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唯有月孤明，犹能远送人。（唐陈昭《湘东宴曲》）

◆《酒泉子》云："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作小令不似此着色取致，便觉寡味。（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情词凄怨，三句中有多少层折。（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酒泉子》云"裙上金缕凤"，《菩萨蛮》云"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皆写人之衣裙也。（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酒泉子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

◎豆有圆而红其首乌者，举世呼为相思子，即红豆之异名也。（唐李匡义《资暇集》）

◆纤词丽语，转折自如，能品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离情别恨，触绪纷来。（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温词《酒泉子》四首，独此首此句（“一双娇燕语雕梁”），“梁”字不与下句叶，而与前阕“香”“肠”、后阕“狂”字叶，与前三首均各不同。（华钟彦《花间集注》）

定西番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太平御览》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

◎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月徘徊”是“香稻啄残鹦鹉粒”句法。（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攀柳折梅，皆所以写离别之思。末二句闻笛见月，伤之也。（明董其昌《新镌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馀》）

◆此词前后段起句及后段第三句俱间押仄韵，温庭筠别首“海燕欲飞”词与此同，其平仄如一。（清王奕清等《词谱》）

定西番

海燕欲飞调羽。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

双鬓翠霞金缕，一枝春艳浓。楼上月明三五，琐窗中。

◎海燕飞时独倚楼。（唐戴叔伦《寄司空曙》）

◎一枝浓艳露凝香。（唐李白《清平调》）

◆（结尾二句）不知秋思在谁家。（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定西番

细雨晓莺春晚。人似玉，柳如眉，正相思。

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肠断寒门消息，雁来稀。

◆《定西番》三首有“雁来人不来”、“肠断塞门消息，雁来稀”句，亦藉莺雁以寄离情，其意境与《蕃女怨》词相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杨柳枝

宜春苑外最长条，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人肠绝处，一渠春水赤栏桥。

◎枝袅轻风似舞腰。（唐白居易《杨柳枝》）

◎一渠春水柳千条。（唐白居易《板桥路》）

◎水边垂柳赤阑桥，洞里仙人碧玉箫。（唐顾况《叶道士山房》）

◆风神旖旎，得题之神。（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末二句）言柳条虽新，而舞腰不在。玉人感物自伤，不觉一沟春水，已流过赤栏桥边。而桥边杨柳，更觉依依可怜也！（华钟彦《花间集注》）

杨柳枝

南内墙东御路帝，须知春色柳丝黄。杏花未肯无情思，何事行人最断肠？

◎南内：唐代长安的兴庆宫。

◆言柳乃无情之物，非杏花可比。杏花未肯似柳之无情，何为亦令人断肠耶！（华钟彦《花间集注》）

杨柳枝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黄莺不语东风起，深闭朱门伴舞腰。

◎《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三·〈苏小小歌〉序》）

◎绿岸毵毵杨柳垂。（唐孟浩然《高阳池》）

杨柳枝

金缕毵毵碧瓦沟，六宫眉黛惹春愁。晚来更带龙池雨，半拂栏杆半入楼。

◎龙池：在唐长安隆庆坊玄宗未即位时所居的旧邸旁。

◆新词丽句，令人想见张绪风流。（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杨柳枝

馆娃宫外邺城西，远映征帆近拂堤。系得王孙归意切，不关芳草绿萋萋。

◎馆娃宫：古代吴宫名。春秋吴王夫差为西施所造。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灵岩山上，灵岩寺即其旧址。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

◆宋臣云：“构语闲旷，结趣萧散，豪纵自然。”唐汝询云：“馆娃邺城多柳，映帆拂堤，状其盛也。古人见春草而思王孙，我以为添王孙绿意者，在此不在彼。”周珽云：“推开春草，为杨柳立门户，一种深思，含蓄不尽，奇意奇调，超出此题多矣。”郭睿云：“‘系’字实着柳上妙，落句反结有情。”（明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言王孙归意虽切，而杨柳能系之，非为春草之故，盖讽惑溺之士也。（清黄生《唐诗摘抄》）

◆声情绵邈，“系”字甚佳。与白傅永丰首，可谓异曲同工。（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杨柳枝

两两黄鹂色似金，袅枝啼露动芳音。春来幸自长如线，可惜牵缠荡子心。

◎东风柳线长。（南朝范云《送别》）

杨柳枝

御柳如丝映九重，凤凰窗近绣芙蓉。景阳楼畔千条路，一面新妆待晓风。

◎汉家宫里柳如丝。（《梁州曲》）

◎景阳楼下绾青丝。（唐张祜《杨柳枝》）

◆言清晓柳色清新，如晨妆初罢，以待晓风也。“万木无风待雨来”，可为“待”字笺。此句乃承上景阳楼而来，极有境界。（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杨柳枝

织锦机边莺语频，停梭垂泪忆征人。塞门三月犹萧索，纵有垂杨未觉春。

◆《杨柳枝》，唐自刘禹锡、白乐天而下。凡数十首。然惟咏史咏物，比讽隐含，方能各极其妙。如“飞入宫墙不见人”、“随风好去入谁家”、“万树千条各自垂”等什，皆感物写怀，言不尽意，真托咏之名匠也。此中三、五、卒章，真堪方驾刘、白。（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此咏塞门柳也。感莺语而伤春，却停梭而忆远，悲塞门之萧索，犹春到而不知，少妇闺中，能无垂泪。（清黄叔灿《唐诗笺注》）

◆宋人诗好处，便是唐词。然飞卿《杨柳枝》八首，终为宋诗中振绝之境，苏、黄不能到也。唐人以馀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有宋一代学人，专志于此，骎骎入古，毕竟不能脱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难矣！（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郑文焯评《花间集》）

◆“塞门”二句，亦犹“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意，而翻用之。亦复绮怨撩人。（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塞门”两句，翻用王之焕《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意，更深一层。（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新声杨柳枝

一尺深红蒙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裴郎中諴，晋国公次弟子也，足情调，善谈谐。举子温岐为友，好作歌曲，迄今饮席，多是其词焉。裴君既入台，而为三院所谑曰："能为淫艳之歌，有异清洁之上也。"裴君《南歌子》词云（略）。二人又为《新添声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词云（略）。湖州崔郎中刍言，初为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华。德华者，乃刘采春女也。虽《啰唝》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枝》词，采春难及。崔副车宠爱之异，将至京洛。后豪门女弟子从其学者众矣。温、裴所称歌曲，请德华一陈音韵，以为浮艳之美，德华终不取焉。二君深有愧色。所唱者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唐范摅《云溪友议》）

◆温飞卿小诗云："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山谷演之曰："你有我，我无你，分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拙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新声杨柳枝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博之流为樗蒲。……古惟斫木为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后世转而用石，用玉，用象，用骨。……唐世则镂骨为窍，朱墨杂涂，数以为采。亦有出意为巧者，取相思红子纳置窍中，使其色明现而易见。故温飞卿艳词曰：“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也无？”（宋程大昌《演繁露》）

◆《新添声杨柳枝》，温庭筠作。时饮筵竞歌，独女优周德华以声太浮艳不取。（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南歌子

手里金鹦鹉，胸前绣凤凰。偷眼暗形相。不如从嫁与，作鸳鸯。

◆短调中能尖新而转换，自觉隽永可思。腐句腐字一毫用不着。（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峨嵋山月》四句无地名，此词四句三鸟名。（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尽头语，单调中重笔，五代后绝响。（清谭献《复堂词话》）

◆“偷眼暗形相”五字，开后人多少香奁佳话。（清陈廷焯《云韶集》）

◆五字摹神。“鸳鸯”二字与上“鹦鹉”、“凤凰”映射成趣。（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花间集》词多婉丽，然亦有以直快见长者。如“不如从嫁与，作鸳鸯”、“此时还恨薄情无”等词，盖有乐府遗风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手里”二句）一指小针线，一指大针线。小件拿在手里，所以说“手里金鹦鹉”。大件绷在架子上，俗称“绷子”，古言“绣床”，人坐在前，约齐胸，所以说“胸前绣凤凰”。和下面“作鸳鸯”对照，结出本意。“形相”，犹说打量，相看。……“从”，任从。“从嫁与”，就这样嫁给他，不仔细考虑。（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有注首二句为：一指小针线，一指大针线，小件拿在手里，故

说“手里金鹦鹉”，大件绷在架子上，古称“绣床”，人坐在前，约齐胸，故说“胸前绣凤凰”云云。按：首句谓贵公子手里持金笼鹦鹉，次句写女子妆束，故有三句偷看少年，存心嫁他之意。若如注云，第三句便无着落，首二句亦不通，一女子岂能同时绣二件？绣时“形相”谁？要嫁谁？嫁给鹦鹉、凤凰吗？（吴世昌《词林新话》）

◆金鹦鹉，手里所携者；绣凤凰，衣上之花也。此指贵介公子言。以真鸟与假鸟对举，引起下文抽象之鸟。其意境较前《更漏子》第一首，尤为显明。（华钟彦《花间集注》）

南歌子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

◆温庭筠《南歌子》“团苏握雪花”，言花之白如团苏也，与酥同义。（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源出古乐府。（清谭献《谭评词辨》）

南歌子

鬟鬌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君憔悴尽，百花时。

◎堕马髻，今无复作者。倭堕髻，一云堕马之馀形也。（晋崔豹《古今注·杂注》。鬟鬌：即倭堕。）

◎长眉连娟，微睇绵藐。（《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引郭璞曰：“连娟，眉曲细也。”）

◆“百花时”三字，加倍法，亦重笔也。（清谭献《谭评词辨》）

◆低回欲绝。（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首写相思，纯用拙重之笔。起两句，写貌。“终日”句，写情。“为君”句，承上“相思”，透进一层，低回欲绝。（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南歌子

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攲枕覆鸳衾。隔帘莺百啭，感君心。

◆婉娈缠绵。（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南歌子

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

◎呵花贴鬓粘寒发。（唐韩偓《密意》）

◆“扑蕊”、“呵花”四字，未经人道过。（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此词与上阕同一机抒而更怊怅自怜。（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南歌子

转眄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忆君肠欲断，恨春宵。

◆“恨春宵”三字，有多少宛折。（清陈廷焯《云韶集》）

◆末二句率致无馀味。（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南歌子

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罗帐罢炉熏。近来心更切，为思君。

◆温飞卿作《南乡子》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迄今无深赏音者。（宋陆游《徐大用乐府序》）

◆飞卿《南乡子》八阕，语意工妙，殆可追配刘梦得《竹枝》，信一时杰作也。（宋陆游《跋金奁集》）

◆上三句三层，下接“近来”五字甚紧，真是一往情深。（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上三句三层，下接“近来”二字，妙甚。（清陈廷焯《云韶集》）

◆“懒”、“休”、“罢”三字皆为思君之故，用“近来”二字，更进一层，于此可悟用字之法。（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飞卿《南歌子》七首，有《菩萨蛮》之绮艳，而其堆砌，天机云锦，同其工丽。而人之盛推《菩萨蛮》为集中之冠者，何耶？（同上）

◆此首，起三句三层。“近来”句，又深一层。“为思君”句总束，振起全词，以上所谓“懒”、“休”、“罢”者，皆思君之故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河渎神

河上望丛祠，庙前春雨来时。楚山无限鸟飞迟，兰棹空伤别离。

何处杜鹃啼不歇？艳红开尽如血。蝉鬓美人愁绝，百花芳草佳节。

◎丛祠：建在丛林中的神庙。

◎花上千枝杜鹃血。（唐温庭筠《锦城曲》）

◆《河渎神》三章，寄哀怨于迎神曲中，得《九歌》之遗意。（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河渎神

孤庙对寒潮，西陵风雨萧萧。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

暮天愁听思归乐，早梅香满山郭。回首两情萧索，离魂何处飘泊？

◎西陵：西陵峡。

◎玉箸：眼泪。

◎山中不栖鸟，夜半声嚶嚶。似道思归乐，行人掩泣听。（唐白居易《和思归乐》）

◆二词颇无深致，亦复千古并传。柏梁、金谷兰亭，带挈中乘人不少，上驷之冤，亦下驷之幸。聊搁笔为之一噱。（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起笔苍茫中有神韵，音节凑合。（清陈廷焯《云韶集》）

河渎神

铜鼓赛神来，满庭幡盖徘徊。水村江浦过风雷，楚山如画烟开。

离别橹声空萧索，玉容惆怅妆薄。青麦燕飞落落，卷帘愁对珠阁。

◆上半阕颇有《楚辞·九歌》风味。“楚山”一语最妙。（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调多用以咏鬼神、祠庙。如《临江仙》、《女冠子》则以咏神仙、女冠。唐五代词多以调为题，绝无另标题目者。至宋人始以调为律，而别标题，以明其事。北宋犹多不书题者。至南宋，则几乎无词无题。如唐五代词之本调意者，绝鲜矣。（刘瑞潞《唐五代词钞小笺》）

女冠子

含娇含笑，宿翠残红窈窕。鬓如蝉。寒玉簪秋水，轻纱卷碧烟。

雪胸鸾镜里，琪树凤楼前。寄语青娥伴，早求仙。

◎斜簪映秋水。（南朝沈约《携手曲》）

◆“宿翠残红窈窕”，新妆初试，当更妩媚撩人，情语不当为登徒子见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宿翠残妆尚窈窕”，新妆又当何如？（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寒玉”二句，仙乎？幽闲之情。浪子风流，艳词发之。（同上）

◆绮语撩人，丽而秀，秀而清，故佳。清而能炼。（清陈廷焯《云韶集》）

◆仙骨珊珊，知非凡绝。（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女冠子

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帷。

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早晚乘鸾去，莫相遗。

◎（司马承祯）对曰："国犹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与物自然而无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广成之言也！"锡宝琴、霞纹帔，还之。（《新唐书·隐逸传·司马承祯》。后以"霞帔"称道士服。）

◆如《菩萨蛮》云"蕊黄无限当山额"、"鬓云欲度香腮雪"，《南歌子》云"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女冠子》云"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皆写人之容貌也。（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开头）言女冠服饰之盛也。"画愁"三句，叙女冠在凡时女件，终日含羞倚愁也。"玉楼"二句，言玉楼中之女伴，思念女冠，望其早归，而花洞中之女冠，怀想女伴，恨其迟来也。"早晚"二句，女伴之愿词也。（华钟彦《花间集注》）

玉胡蝶

秋风凄切伤离，行客未归时。塞外草先衰，江南雁到迟。

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摇落使人悲，肠断谁得知？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汉李陵《答苏武书》）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

◆“塞外”十字，抵多少《秋声赋》。（清陈廷焯《云韶集》）

◆飞卿词“此情谁得知”、“梦长君不知”、“断肠谁得知”，三押“知”字，皆妙。（同上）

清平乐

上阳春晚，宫女愁蛾浅。新岁清平思同辇，怎奈长安路远。

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竞把黄金买赋，为妾将上明君。

◎上阳：唐宫名。

◎同辇：指与天子同车。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度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夙慧》）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清平乐》亦创自太白，见吕鹏《遏云集》，凡四首。黄玉林以二首无清逸，气韵促促，删去，殊恼人。此二词不知应作何去取。（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清平乐

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终日行人恣攀折，桥下水流呜咽。

上马争劝离觞，南浦莺声断肠。愁杀平原年少，回首挥泪千行。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楚辞·九歌·河伯》。后常用“南浦”称送别之地。）

◆上半阕最见风骨，下半阕微逊。上三句说杨柳，下忽接“桥下水流呜咽”六字，正以衬出折柳之悲，水亦为此呜咽。如此着墨，有一片神光，自离自合。（清陈廷焯《云韶集》）

◆“桥下”句从离人眼中看得，耳中听得。（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此词悲壮而有风骨，不类儿女惜别之作。其作于被贬之时乎？（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甲篇）

◆通是写离人情事，结句尤佳。临岐忍泪，恐益其悲，更难为别。至别后回头，料无人见，始痛洒千行之泪，洵情至语也。后人有出门诗云：“欲泣恐伤慈母意，出门方洒泪千行。”此意于别母时赋之，弥见天性之笃。（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遐方怨

凭绣槛，解罗帷。未得君书，肠断潇湘春雁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神致宛然。（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中有以情语结者，有以景语结者。景语含蓄，较情语尤有意味。唐五代词中，温飞卿多用景结语，韦端己多用情结语。温词如《遐方怨》结云："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韦词如《女冠子》结云："觉来知是梦，不胜悲。"虽各极其妙，然温更有馀韵。（唐圭璋《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

遐方怨

花半坼，雨初晴。未卷珠帘，梦残惆怅闻晓莺。宿妆眉浅粉山横，约鬟鸾镜里，绣罗轻。

◆“断肠”、“梦残”二语，音节殊妙。（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梦残”句妙，“宿妆”句又太雕矣。“粉山横”意指额上粉，而字句甚生硬。（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遐方怨》二首，有“断肠潇湘春雁飞”、“梦残惆怅闻晓莺”句……亦藉莺雁以寄离情，其意境与《蕃女怨》词相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诉衷情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燕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

◎（曹植）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文选·曹植〈洛神赋〉》李善注）

◆节愈促，词愈婉。结三字凄绝。（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思帝乡

花花，满枝红似霞。罗袖画帘肠断，卓香车。回面共人闲语，战篦金凤斜。惟有阮郎春尽，不归家。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卓”字，又见薛昭蕴词“延秋门外卓金轮”。（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梦江南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风华情致，六朝人之长短句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山月”句）幽凉殆似鬼作。（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山月”二句，惨境何可言。（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低细深婉，情韵无穷。（清陈廷焯《云韶集》）

◆低回宛转。（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摇曳”一句，情景交融。（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首叙飘泊之苦，开口即说出作意。“山月”以下三句，即从“天涯”两字上，写出天涯景色，在在堪恨，在在堪伤。而远韵悠然，令人讽诵不厌。（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梦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

◆“朝朝江上望，错认几人船。”同一结想。（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痴迷，摇荡，惊悸，惑溺，尽此二十馀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犹是盛唐绝句。（清谭献《复堂词话》）

◆绝不着力，而款款深深，低徊不尽，是亦谪仙才也。吾安得不服古人？（清陈廷焯《云韶集》）

◆“千帆”二句窈窕善怀，如江文通之“黯然消魂”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楚辞》：“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幽情远韵，令人至不可聊。飞卿此词：“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意境酷似《楚辞》，而声情绵渺，亦使人徒唤奈何也。柳词：“想佳人倚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从此化出，却露勾勒痕迹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一诗，论者谓删却末二句尤佳。余谓柳诗全首，正复幽绝。然如飞卿此词末句，真为画蛇添足，大可重改也。“过尽”二语，既极怊怅之情，“肠断白蘋洲”一语点

实，便无馀韵。惜哉，惜哉！（同上）

◆这“过尽千帆皆不是”一句，一方面写眼前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有寓意，含有“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的意思，说明她爱情的坚贞专一。清代谭献的“红杏枝头依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词句和这意思也相近。（夏承焘《唐宋词欣赏·不同风格的温韦词》）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首词“斜晖脉脉”是写黄昏景物，夕阳欲落不落，似乎依依不舍。这是点出时间，联系开头的“梳洗罢”，说明她已望了整整一天了。但这不是单纯的写景，主要还是表情。用“斜晖脉脉”比喻女的对男的脉脉含情，依依不舍。“水悠悠”可能指无情的男子像悠悠江水一去不返。（“悠悠”在这里作无情解，如“悠悠行路心”是说像行路的人对我全不关心。）这样两个对比，才逼出末句“肠断白蘋洲”的“肠断”来。这句若仅作景语看，“肠断”二字便无来源。温庭筠词深密，应如此体会。（同上）

◆小令词短小，造句精炼、概括。这首小令做到字字起作用，即闲语也有用意，前文所举各句之外，如开头的“梳洗罢”是说在爱人未到之前，精心梳洗打扮好等他来，也有“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又，古时男女常采蘋花赠人，末句的“白蘋洲”也关合全首相思之情。（同上）

◆这词字字都扣紧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如电影中每一场景、每一道具都起特定的作用。《花间集》里的小令，只有温庭筠这种作品能做到如此。（同上）

◆（“过尽”二句）《西州曲》“楼高望不见，尽日阑干头”意境相同；诗简远，词宛转，风格不同。……唐赵微明《思归》诗中间两联云：“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惟见分手处，白蘋满芳洲。”合于本词

全章之意，当有些渊源。（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有以叙事直起者，如李中主之“手卷真珠上玉钩”，飞卿之“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皆是。（唐圭璋《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

◆此首记倚楼望归舟，极尽惆怅之情。起两句，记午睡起倚楼。“过尽”两句，寓情于景。千帆过尽，不见归舟，可见凝望之久，凝恨之深。眼前但有脉脉斜晖，悠悠绿水，江天极目，情何能已。末句，揭出肠断之意，馀味隽永。温词大抵绮丽浓郁，而此两首则空灵疏荡，别具丰神。（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飞卿《梦江南》：“梳洗罢（下略）。”正是“不知桥下无情水，流到天涯是几时”也。（吴世昌《词林新话》）

◆或谓温词之风格特色乃是精美及客观，极浓丽却无生动的感情及生命可见。并举其《菩萨蛮》及《更漏子》为证。然则其《梦江南》（“梳洗罢”）“无生动的感情及生命”耶？“画屏金鹧鸪”是飞卿语，“斜晖脉脉水悠悠”又是何人语？……论学不应遗弃与我说相反之证据，随心所欲发议论，此于古人为不公正，于读者为不诚实也。（同上）

◆自晓妆罢，至日晡时，数尽千帆，皆非其人，其苦可知矣。所望见者，非所欲见，故新肠也。（华钟彦《花间集注》）

河传

江畔，相唤。晓妆鲜，仙景个女采莲。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船。

红袖摇曳逐风暖，垂玉腕，肠向柳丝断。浦南归？浦北归？莫知，晚来人已稀。

◎柳丝挽断肠牵断。（唐白居易《杨柳枝》）

◆犹有古意。（清陈廷焯《云韶集》）

◆《河传》调，创自飞卿。其后变体甚繁，《花间集》所载数家，圆转宛折，均逊温体。此调句法长短参差相间，温体配合最为适宜。又换叶极难自然，温体平仄互叶，凡四转韵，无一毫牵强之病，非深通音律者，未易臻此。又温体韵密多短句，填时须一韵一境，一句一境。换叶必须换意，转一韵，即增一境。勿令闲字闲句占据篇幅，方合。（蔡嵩云《柯亭词论》）

河传

湖上，闲望。雨萧萧，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蛾愁不消。终朝，梦魂迷晚潮。

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家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

◆或两字断，或三字断，而笔致宽舒，语气联属，斯为妙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梦魂迷晚潮”五字警绝。用蝉连法更妙，直是化境。（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调音节特妙处，在以两字为一句，如“终朝”、“柳堤”，与下句同韵，句断而意仍联贯，飞卿更以风华掩映之笔出之，洵《金荃》能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其真能破诗为词者，始于李白之《忆秦娥》……极于温庭筠之《河传》词。（刘毓盘《词史》）

◆此首二、三、四、五、七字句，错杂用之，故声情曲折宛转，或敛或放，真似“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湖上”点明地方。“闲望”两字，一篇之主。烟雨模糊，是望中景色；眉锁梦迷，是望中愁情。换头，写水上望归，而归棹不见。着末，写堤上望归，而郎马不嘶。写来层次极

明，情致极缠绵。白雨斋谓“直是化境”，非虚誉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河传

同伴，相唤。杏花稀，梦里每愁依违。仙客一去燕已飞。不归，泪痕空满衣。

天际云鸟引晴远，春已晚，烟霭渡南苑。雪梅香，柳带长。小娘，转令人意伤。

◎小娘：少女。

◆三词俱步轻倩，似不宜于十七八女孩儿之红牙拍歌，又无关西大汉执铁板气概。恐无当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凄怨而深厚，最是高境。（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河传》一调，最难合拍，飞卿振其蒙，五代而后，便成绝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番女怨

万枝香雪开已遍，细雨双燕。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

◆字字古艳。（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又飞回”三字，凄婉特绝。（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飞回”三字，更进一层，令人叫绝，开两宋先声。（清陈廷焯《云韶集》）

番女怨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

◆起二语，有力如虎。（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歌体中用拗句入于歌喉，自合音律。万红友谓此体起于温八叉，馀鲜作者。（吴瑞荣《唐诗笺要》后集）

◆唐人每作征人、思妇之诗，此词意亦犹人，其擅胜处在节奏之哀以促，如闻急管幺弦。此词借燕雁以寄怀。（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荷叶杯

一点露珠凝冷，波影。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水风凉。

◆全词实写处多，而以“肠断”二字融景人情。是以俱化空灵。（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破晓时景也，故云“绿茎红艳相乱”，若于月下，则不应辨色矣。（华钟彦《花间集注》）

荷叶杯

镜水夜来秋月，如雪。采莲时。小娘红粉对寒浪，惆怅。正相思。

荷叶杯

楚女欲归南浦，朝雨。湿愁红。小船摇漾入花里，波起。隔西风。

◆唐人多缘题起词，如《荷叶杯》，佳题也。此公按题矣，词短而无深味；韦相尽多佳句，而又与题茫然，令人不无遗恨。（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飞卿“镜水夜来秋月”一作，押韵嫌苦，此作节奏天然，故录此遗彼。（清陈廷焯《云韶集》）

◆节短韵长。（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飞卿所为词，正如《唐书》所谓侧辞艳曲，别无寄托之可言。其淫思古艳在此，词之初体亦如此也。如此词若依皋文之解《菩萨蛮》例，又何尝不可以“波起隔西风”作“玉钗头上风”同意？然此词实极宛转可爱。（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总评

宋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　迄于开元、天宝间，君臣相与为淫乐，而明宗犹溺于夷音，天下薰然成俗。于时才士始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之以辞。句之长短，各随曲度，而愈失古之“声依咏”之理也。温、李之徒，率然抒一时情致，流为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十一，又见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引）

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集》之冠。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花间集》十卷。蜀欧阳炯作序，称卫尉少卿字宏基者所集，未详何人。其词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

宋张炎《词源》　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馀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

之变体也。

又　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则雄壮者，固次之矣。

明胡应麟《诗薮》　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诗有古诗录别，而后有建安、黄初、三唐也。谓之正始则可，谓之变体则不可。

清孙金砺《十五家词序》　最喜唐温庭筠、韦庄、牛峤、欧阳炯，南唐李后主，宋柳永、晏殊、周邦彦、苏轼、秦观、李清照、辛弃疾、刘过、陆游诸家之词，虽风格不同，机杼各妙，谓作者不可不参互其体。今读六家词，惊艳有若温、韦，蒨丽有若牛、欧，隽逸有若二李，风流蕴藉有若周、柳、秦、晏，奔放雄杰有若苏、辛、刘、陆。

清彭孙遹《旷庵词序》　历观古今诸词，其以景语胜者，必芊绵而温丽者也；其以情语胜者，必淫艳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淫，情景离则儇浅而或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秾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黄九、柳七，一涉儇薄，犹未免于淳朴变浇风之讥，他尚何论哉！

清张惠言《词选序》　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其后韦应物、王建、韩翃、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司空图、韩偓并有述造，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

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又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

又　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晏氏父子，仍步温、韦。

又　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温、韦，非点水成冰时，安能脱口即是？

清刘熙载《艺概》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　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

又　飞卿短古，深得屈子之妙；词亦从《楚骚》中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

又　千古得骚之妙者，惟陈子之诗、飞卿之词，为能得其神，而不袭其貌。

又　小山虽工词，而卒不能比肩温、韦，方驾正中者，以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也。故悦人甚易，而复古则不足。

又　飞卿词，大半托词帷房，极其婉雅，而规模自觉宏远。周、秦、苏、辛、姜、史辈，虽姿态百变，亦不能越其范围。本原所在，不

容以形迹胜也。

又　熟读温、韦词，则意境自厚；熟读周、秦词，则韵味自深；熟读苏、辛词，则才气自旺；熟读姜、张词，则格调自高；熟读碧山词，则本原自正，规模自远。

又　温、韦创古者也。晏、欧继温、韦之后，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韦者也。苏、辛、周、秦之于温、韦，貌变而神不变，声色大开，本原则一。南宋诸名家，大旨亦不悖于温、韦，而各立门户，别有千古。

又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秦少游、周美成、黄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陈西麓、王碧山、张玉田、庄中白是也，词中之上乘也。

清陈廷焯《云韶集》　飞卿词以情胜，以韵胜，最悦人目，然视太白、子同、乐天风格，已隔一层。

又　飞卿词绮语撩人，开五代风气。

又　唐代词人，自以飞卿为冠。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自是高调，未臻无上妙谛。

清陈廷焯《词坛丛话》　终唐之世，无出飞卿右者，当为《花间集》之冠。

又　飞卿词，风流秀曼，实为五代、两宋导其先路。后人好为艳词，那有飞卿风格。

王拯《龙壁山房文集·忏庵词序》　唐之中叶，李白沿袭乐府遗

音，为《菩萨蛮》、《忆秦娥》之阕，王建、韩偓、温庭筠诸人复推衍之，而词之体以立。其文窈深幽约，善达贤人君子恺恻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论者以庭筠为独至。（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

王国维《人间词话》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惟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又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又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人间词话》附录　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

陈洵《海绡说词》　飞卿严妆，梦窗亦严妆。惟其国色，所以为美。若不观其倩盼之质，而徒眩其珠翠，则飞卿且讥，何止梦窗。

孙麟趾《词迳》　高淡婉约，艳丽苍莽，各分门户。欲高淡学太白、白石；欲婉约学清真、玉田；欲艳丽学飞卿、梦窗；欲苍莽学蘋洲、花外。

谢章铤《叶辰溪我闻室词叙》　词渊源《三百篇》，萌芽古乐府，成体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复昌于国朝。温、李，正始之音也；晏、秦，当行之技也。稼轩出，始用气；白石出，始立格。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有唐一代，《金荃》最高。张氏之言，是则然矣。

沈祥龙《论词随笔》　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二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于诗近西江；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华胜，于诗近西昆。后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

张德瀛《词徵》　李太白词，渟泓萧瑟；张子同词，逍遥容与；温飞卿词，丰柔精邃。唐人以词鸣者，惟兹三家，壁立千仞，俯视众山，其犹部娄乎。

蔡嵩云《柯亭词论》　自来治小令者，多崇尚《花间》。《花间》以温、韦二派为主，馀各家为从。温派秾艳，韦派清丽。

吴梅《词学通论》　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其词全祖《风》、《骚》，不仅在瑰丽见长。陈亦峰曰："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此数语，惟飞卿足以当之。

又　飞卿之词，极长短错落之致矣。而出辞都雅，尤有怨悱不乱之遗意。论词者必以温为大宗，而为万世不祧之俎豆也。

又　唐词凡七家，要以温庭筠为山斗。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　词宗唐五代，犹诗之宗汉魏也。然唐人为词多以馀事及之，至温篇什始富，而藻丽精工，尤为独绝。（《词学》第二辑）

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少日诵温尉词，爱其丽词绮思，正如王、谢子弟，吐属风流。嗣见张、陈评语，推许过当，直以上

接灵均，千古独绝，殊不谓然也。飞卿为人，具详旧史，综观其诗词，亦不过一失意文人而已，宁有悲天悯人之怀抱？昔朱子谓《离骚》不都是怨君，尝叹为知言。以无行之飞卿，何足以仰企屈子。其词之艳丽处，正是晚唐诗风，故但觉镂金错彩，炫人眼目，而乏深情远韵。然亦有绝佳而不为词藻所累，近于自然之词，如《梦江南》、《更漏子》诸阕，是也。

又　张氏《词选》，欲推尊词体，故奉飞卿为大师，而谓其接迹《风》、《骚》，悬为极轨。以说经家法，深解温词，实则论人论世，全不相符。温词精丽处自足千古，不赖托庇于《风》、《骚》而始尊。况《风》、《骚》源出民间，与词之源于歌乐，本无高下之分，各擅文艺之美，正不必强相附会，支离其词也。自张氏书行，论词者几视温词为屈赋，穿凿比附如恐不及，是亦不可以已乎。

俞平伯《读词偶得》　王静庵《人间词话》，扬后主而抑温、韦，与周介存异趣。两家之说各有见地，只王氏所谓"'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颇不足以使人心折。鹧鸪、黄莺，固足以尽温、韦哉？转不如周氏"严妆、淡妆"之喻，犹为妙譬也。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唐宋词字声之演变》　词之初起，若刘、白之《竹枝》、《望江南》，王建之《三台》、《调笑》，本蜕自唐绝，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盖六朝诗人好用双声叠韵，盛唐犹沿其风；洎后平仄行而双叠废，乃复于平仄之中，出变化为拗体；其肆奇于词句，则始于飞卿。凡其拗处坚守不苟者，当皆有关于管弦音度。飞卿托迹狭邪，雅精此事，或非漫为诘屈。……按飞卿各词，其拗句不尽在结拍，且间有上

半首拗而结拍反不拗者（如《女冠子》、《木兰花》）。殆由彼时文字之配音律，犹未尽密。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不同风格的温韦词》　温庭筠、韦庄是花间派的著名词家。前人读唐五代词，时常把温庭筠、韦庄两家相提并论，认为两人词风是差不多的。实际上他们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词风。就他们两人的诗风论也是如此：温庭筠诗近李商隐，韦庄诗近自居易；他们的词风与诗风正是一致的。作品风格的不同决定于他们两人的不同的生活遭遇。

又　温庭筠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虽然一生潦倒，但是一向依靠贵族过活。他的词主要内容是描写妓女生活和男女间的离愁别恨的。他许多词是为宫廷、豪门娱乐而作，是写给宫廷、豪门里的歌妓唱的。为了适合于这些唱歌者和听歌者的身份，词的风格就倾向于婉转、隐约。他的词中也偶然有反映他个人情感，写自己不得意的哀怨和隐衷的，由于他不敢明白抒写自己的感情，所以要通过这种婉转、隐约的手法来表达。这些作品就很自然地继承六朝宫体的传统。由于继承这个文学传统，由于宫廷、都市的物质环境，形成温庭筠词的特色：一是外表色彩绮靡华丽，二是表情隐约细致。这正是没落贵族落拓文士生活感情的一种表现。

又　韦庄虽然也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但他五十九岁才中进士，在这以前生活很穷苦，漂泊过许多地方，这种漂泊的生活占据了他一生的大部分岁月。他晚年在前蜀任吏部侍郎、平章事（平章事就是宰相），第二年就死了。大半生的漂泊生活，使他能接受民间作品的影响，使他的词在当时词坛上有它独特的风格。

又　正是这种不同的生活遭遇形成了他们两人不同的文学风格，简

单地说：温庭筠“密而隐”，韦庄“疏而显”。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　朱门莺燕唱花间，紫塞歌声不惨颜。昌谷樊川摇首去，让君软语作开山。

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然离诗而有意为词，冠冕后代者，要当首数飞卿也。飞卿诗与李商隐齐名，号“温李”，开西昆之先河。其词因亦受诗之影响，雕绘艳丽，纂组纷纭。……飞卿词溶情于境，遣词造境，着力于外观，而藉以烘托内情，故写人极刻画形容之致，写境极沉郁凄凉迷离惝恍之致。一字一句，皆精锤精炼，艳丽逼人。人沉浸于此境之中，则深深陶醉，如饮醇醴，而莫晓其所以美之故。……《苕溪渔隐丛话》谓飞卿之词，工于造语，极为绮丽。《人间词话》谓飞卿之词“句秀”，皆不虚也。玉田评梦窗词云：“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余则谓飞卿词亦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但碎拆下来，亦皆为零金剩璧，炫人眼目如故耳。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王国维论温词道：“‘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人间词话》）这方是精确的评语。“金”和“画屏”，固然可以使“鹧鸪”富丽，但同时也足以斩丧“鹧鸪”的生意；温词的成功和失败，都包括在这五字中了。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唐末大诗人温庭筠是初期的词坛上的第一位大作家。他的词，和他的诗一样，也是若明若昧，若轻纱的笼罩，若薄暮初明时候的朦胧的。他打开了词的一大支派，一意以绮靡侧艳为主格，以“有馀不尽”，“若可知若不可知”为作风。所谓“花间”派，实以他为宗教主。……他所写的是离情，是别绪，是无可奈何的轻喟，是无名的愁闷。刘禹锡、白居易诸人的拟民歌，全是浑厚朴质之作。到了庭筠，才是词人的词。全易旧观，斥去浅易，而进入深邃难

测之佳境。

詹安泰《宋词散论·读词偶记》　周止庵（济）以李后主（煜）词为乱头粗服，以比飞卿之严妆与端己之淡妆，论奇而确。飞卿多比兴；端己间用赋体；至后主则直抒心灵，不暇外假矣。

吴世昌《词林新话》　温庭筠词皆咏离妇怨女，是代女人立言者，与唐人诗中闺怨无别，特以新体之词出之耳。

又　亦峰曰“飞卿词，全祖《离骚》”云云，真荒谬话，全袭二张。误入左道，遂多胡说，所以害人不浅。

又　近人评温词，或称其过分讲究文字声律，因而产生了许多“流弊”。此正是温词优点，何谓流弊？或称其将词领入歧途，造成了“花间派”的一股“歪风”；又有言其作品内容日益空虚，远不及敦煌民间词广博深厚云。此媚时之胡说也。词自民间转入文人之手，正是丰富了、升华了，而非阉割了其内容。

浣溪沙

清晓妆成寒食天，柳球斜袅间花钿。卷帘直出画堂前。

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犹自凭朱栏。含颦不语恨春残。

◎柳球：随风卷成团的柳絮。

浣溪沙

欲上秋千四体慵，拟交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

此夜有情谁不极，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翠惹微红。

◎心忪：心慌，害怕。

◆（“忪”字）亦凑韵。（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浣溪沙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窗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灯前一觉江南梦，惆怅起来山月斜。（唐韦庄《含山店梦觉作》）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家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

◎肠断东风各回首，一枝春雪冻梅花。（唐韦庄《春陌二首》）

◆以“暗想”句问起，越见下二句形容快绝。（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为花锡宠。……美人洵花真身，花洵美人小影。（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一枝春”句，妙。（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梨花一枝春带雨”，“一枝春雪冻梅花”，皆善于拟人，妙于形容，视“滴粉搓脂”以为美者，何啻仙凡。（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端己写人，不似飞卿就人一一刻画，而只是为约略写出一美人丰姿绰约之状态，如《浣溪沙》云：“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浣溪沙

绿树藏莺莺正啼，柳丝斜拂白铜堤。弄珠江上草萋萋。

日暮饮归何处客？绣鞍骢马一声嘶。满身兰麝醉如泥。

◎啼莺绿树深。（唐王维《闺人赠远》）

◎弄珠江上草，无日不萋萋。（唐无名氏诗）

◆痛饮真吾师。（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浣溪沙

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干。想君思我锦衾寒。

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

◎长安复携手。（唐李白《赠崔侍御》）

◆“想君”、“忆来”二句，皆意中意、言外言也。水中着盐，甘苦自知。（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替他思，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从对面设想，便深厚。（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对面着笔妙甚，好声情。（清陈廷焯《云韶集》）

◆韦端己《浣溪沙》云：“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惟把旧书看。”……一意化两，并皆佳妙。（清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善为淡语，气古使然。（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郑文焯云）

◆“想君思我锦衾寒”句由己推人，代人念己，语弥淡而情弥深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端己相蜀后，爱妾生离，故乡难返，所作词本此两意为多。此词冀其“携手入长安”，则两意兼有。端己哀感诸作，传播蜀宫，姬见之益恸，不食而卒。惜未见端己悼逝之篇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全唐诗话》崔郊有婢鬻于连帅，郊有诗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故此句言伊人所居，虽近而不得见面也。此词疑亦思念旧姬所作。（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

◆“想君思我锦衾寒”，一句叠用两个动词，代对方想到自己，透过一层，曲而能达。句法亦新。“咫尺画堂深似海”，仍是室迩人远、咫尺天涯意。下三句说出本事。人不必远，必阻隔而堂深；其所以阻隔却未说破。“携手入长安”者，盖旧约也，今惟有把书重看耳，几时得实现耶？宋周邦彦《浣溪沙》：“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殆即由此变化，而句意较明白，可作为解释读。（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若庄有姬为王建所夺一事果真，则此首必为忆姬之作，“咫尺画堂深似海”，便是最好说明。且此句在其他任何情形之下，皆用不上。因姬被夺故悔恨欲返长安，其留蜀当为等候机会，犹望能与之团圆也。（吴世昌《词林新话》）

◆此首怀人。上片，从对面着想，甚似老杜“今夜鄜州月”一首作法。下片，言己之忆人，一句一层。“咫尺”句，言人去不返；“忆来”句，言相忆之深；“几时”句，叹相见之难，亦“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之意。（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其馀之作，大抵景真情真，一往清俊。《浣溪沙》云（略）。从己之忆人，推到人之忆己，又从相忆之深，推到相见之难。文字全用赋体白描，不着粉泽，而沉哀人骨，宛转动人。南唐二主之尚赋体，当受韦氏之影响。（唐圭璋《词学论丛·唐宋两代蜀词》）

◆前阕写相思，后阕写造成相思的具体情况和殷切的希望。写相思仍分几层写：第一句通写相思，是常情；第二句特写对月凭栏而感到伤

心，比前更进一步。第三句本来是要写因离别而被冷衾寒，通宵不寐的难堪情状的，却透过一层不从自己说而代对方设想，就越发体贴周到、亲切有味了……又含蓄，又浑融，这种艺术手法是很高的。后阕第一句写客观环境，即“门外天涯”意，正惟其距离很近而无缘聚首，越发感到难受……“忆来惟把旧书看”，完全不透露出看了旧时的书信之后心情上有什么变化，让读者自己去体会，这又是他很高明的运用浑融含蓄的艺术手法的一种见证。结尾一句，把同对方共到帝都享受富贵荣华的快乐生活的意愿和盘托出了，但在表明这种意愿时，仍然避免一些庸俗的写法，用“携手入长安”来切定两人的情爱，使人看到的是一对情人双双携手入长安的影子。（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下编）

菩萨蛮

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词本《菩萨蛮》，而语近《江南弄》、《梦江南》等，亦作者之变风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菩萨蛮》一词，倡自青莲。嗣后温飞卿辈辄多佳句，然高艳涵养有情，觉端己此首大饶奇想。（明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语意自然，无刻画之痕。（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韦端己“红楼别夜”，《匪风》怨也。（清张德瀛《词徵》）

◆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归。（清张惠言《词选》）

◆亦填词中《古诗十九首》，即以读《十九首》心眼读之。（清谭献《谭评词辨》）

◆情词凄绝，柳耆卿之祖。婉约。（清陈廷焯《云韶集》）

◆深情苦调，意婉词直，屈子《九章》之遗。（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张（惠言）曰：“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

速归。”此言离别之始也，“香灯”句境界极妙，周清真曾拟之。说见另一文中（《杂拌》二）。“残月出门时”以普通语法言或费解，词中习见。“美人”句从对面说出，若说我辞美人则径直矣。下片述其初心。“早归”二字一章主脑。“绿窗人似花”，早归固人情也，说得极其自然。“琵琶”二句取以加重色彩，金翠羽者，其饰也；黄莺语者，其声也。琵琶之饰，在捍拨上，王建诗“凤皇飞上四条弦”，牛峤词“捍拨双盘金凤”是也。此词殊妥贴，闲闲说出，正合开篇光景，其平淡处皆妙境也。王静安《人间词话》，扬后主而抑温韦，与周介存异趣。两家之说各有见地，只王氏所谓“‘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似之”；颇不足以使人心折。鹧鸪、黄莺，固足以尽温、韦哉？转不如周氏“严妆”“淡妆”之喻，犹为妙譬也。（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追忆当年离别之词。起言别夜之情景，次言天明之分别。换头承上，写美人琵琶之妙。末两句，记美人别时言语。前事历历，思之惨痛，而欲归之心，亦愈迫切。韦词清秀绝伦，与温词之浓艳者不同，然各极其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残月”，天将晓也。“和泪辞”，犹未别也。不便口说，以音乐劝我早归，所谓“弦上黄莺语”也。上曰“红楼”，与下“绿窗”相对比。或谓“美人和泪辞”可有二解：一乃美人和泪与我相辞，垂泪者乃是美人，一乃我与美人和泪而辞，则垂泪者乃是行人。此解殊不懂文法，“美人和泪辞”，“美人”乃“和泪”之主语，岂可改为“行人”？（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汉辛延年《羽林郎》）

◆晏元献“春水碧于天”，盖全用唐韦庄词中五字。（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春水”二句）江南好，只如此耶。（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或云，江南好处，如斯而已耶？然此景此情，生长雍冀者实未曾梦见也。（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昔汤义仍评韦词“春水碧于天”二句云：“江南好，只如此耶？”此当是谐戏之言，未可为典要。韦词佳处不能识，尚足为义仍耶？（清杨希闵《词轨》）

◆此章述蜀人劝留之辞，即下章云“满楼红袖招”也。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清张惠言《词选》）

◆强颜作欢快语，怕肠断，肠亦断矣。（清谭献《谭评词辨》）

◆一幅春水画图。意中是乡思，笔下却说江南风景好，真是泪溢中肠，无人省得。结言风尘辛苦，不到暮年，不得回乡，预知他日还乡必断肠也，与第二语口气合。（清陈廷焯《云韶集》）

◆讳蜀为江南，是其良心不殁处。（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端己《菩萨蛮》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皆留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不能。端己人品未为高，然其情亦可哀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其《菩萨蛮》诸作，倦倦故国之思，尤耐寻味。盖唐末中原鼎沸，韦以避乱入蜀，欲归未得，言愁始悲，所谓“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也。（顾宪融《词论》）

◆《菩萨蛮》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皆望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未能，言愁始愁。其情大可哀矣。（吴梅《词学通论》）

◆韦氏此词隐寓其生平。《词学季刊》一卷四号有夏承焘《韦端己年谱》，罗列行谊甚详，以为“人人尽说江南好”，“如今却忆江南乐”诸首，中和三年客江南后作，“洛阳城里春光好”一首，客洛阳作，与旧说异。皋文当时似疏于考证韦氏之生平，而夏君之说亦有可商处，如“洛阳城里春光好”下句为“洛阳才子他乡老”，其非在洛阳作甚明，若曰“长安才子洛阳老”，始是客洛时之口吻也。夏君又曰，“时端己已五十馀岁，亦称年少（《黄藤山下闻猿》），盖词章泛语不可为考据”，是则弘通之论也。惟似与前说违异，今亦不得详辨。据夏谱，端己客江南已逾中年，其入蜀已在暮年，而诗词中辄曰“年少”，固不必拘泥，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盖生活者，不过平凡之境，文章者，必须美妙之情也。以如彼美妙之文章，述如此平凡之生活，其间不得不有相当之距离者，势也。遇此等空白，欲以考证填之，事属甚难。此是一般的情形，又不独诗词然耳。如皋文说此词，谓“江南即指蜀”，良亦未必，但固不妨移用。彼虽曾客洛阳，而词中洛阳则明明非洛阳而是长安，端己固京兆杜陵人也，“《秦妇吟》秀才”，固一长安才子也。洛阳既可代长安，则江南缘何不可代蜀耶？——虽不能证实。（俞平伯《读

词偶得》）

◆此作清丽婉畅，真天生好言语，为人人所共见。就章法论，亦另有其胜场也。起首一句已扼题旨，下边的“江南好”都是从他人口中说出，而游人可以终老于此，自己却一言不发。“春水”两句，景之芊丽也；“垆边”两句，人之姝妙也。“垆边”更暗用卓文君事，所谓本地风光，“皓腕”一句，其描写殆本之《西京杂记》及《美人赋》。“绿窗人似花”，“垆边人似月”，何处无佳丽乎，遥遥相对，真好看煞人也。如此说来，原情酌理，游人只合老于江南，千真万确矣。但自己却偏偏说“未老莫还乡”，然则老则仍须还乡欤？忽然把他人所说的一笔抹杀了。思乡之切透过一层，而作者之意犹若不足，更足之曰“还乡须断肠”。原来这个“莫还乡”是有条件的，其意若曰：因为“须断肠”，所以未老则不会还乡；若没有此项情形，则何必待老而始还乡乎。岂非又把上文夸说江南之美尽情涂抹乎？古人用笔，每有透过数层处，此类是也。（同上）

◆此首写江南之佳丽，但有思归之意。起两句，自为呼应。人人既尽说江南之好，劝我久住，我亦可以老于此间也。“只合”二字。无限凄怆，意谓天下丧乱，游人飘泊，虽有乡不得还，虽有家不得归，惟有羁滞江南，以待终老。“春水”两句，极写江南景色之丽。“炉边”两句，极写江南人物之美。皆从一己之经历，证明江南果然是好也。“未老”句陡转，谓江南纵好，我仍思还乡，但今日若还乡，目击离乱，只令人断肠，故惟有暂不还乡，以待时定。情意宛转，哀伤之至。（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词正作于八八三年至江南周宝幕府后，此时关中及中原均有战事，江南平静，故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其时长安（即韦之家乡）尚为黄巢所占，故曰“还乡须断肠”也。《词选

注》："人人"一首，"述蜀人劝留之辞"，又云"江南，即指蜀"，全是臆想。（吴世昌《词林新话》）

◆顾宪融《词论》评端己词一段，了无新意，只抄袭周止庵、张皋文、清陈廷焯诸家之说。全不知张、陈说以为其《菩萨蛮》作于蜀中，根本错误。且韦奉使人蜀，非避乱入蜀，其避乱在江南。既不弄清史实，一味人云亦云，不知有何必要写此一段！（同上）

◆按此章与下章皆端己初会宠姬时之情景也。（华钟彦《花间集注》）

菩萨蛮

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翠屏金屈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高楼红袖客纷纷。（唐王建《夜看扬州》）

◎金屈曲：即金屈戌，门窗、屏风、橱柜等的环纽、搭扣。

◆上云“未老莫还乡”，犹冀老而还乡也。其后朱温篡成，中原愈乱，遂决劝进之志。故曰：“如今却忆江南乐。”又曰：“白头誓不归。”则此词之作，其在相蜀时乎？（清张惠言《词选》）

◆（“如今却忆江南乐”）是半面语，（后半阕）意不尽而语尽。“却忆”、“此度”四字，度人金针。（清谭献《谭评词辨》）

◆风流自赏，决绝语正是凄楚语。（清陈廷焯《云韶集》）

◆端己此二首自是佳词，其妙处如芙蓉出水，自然秀艳。按韦曾二度至江南，此或在中和时作，与入蜀后无关。张氏《词选》好为附会，其言不足据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张氏之言似病拘泥穿凿，惟大旨不误。起句即承上文而来，当年之乐当年不自知，如今同忆，江南正有乐处也。上章“江南好”，好是人家说的；此章“江南乐”，乐是自己说的，故并不犯复。乐处何在？偏重于人的方面，更偏重人家对他的恩情——知遇之感。此章与下章皆从此点发挥，说出自己终老他乡之缘由，而早归之夙愿至此真不可酬矣。下片说出一种决心，有咬牙切齿、勉强挣扎之苦。“屈曲”疑即屈戌，亦作

屈膝，《邺中记》“石虎作金银屈膝屏风”是也。今北京犹有“屈曲”之语。“此度”两句，一章之主意。清谭献曰：“意不尽而语尽。”此评极精。把话说得斩钉截铁，似无馀味，而意却深长，愈坚决则愈缠绵，愈忍心则愈温厚，合下文观，此旨极明晰。若当时只作此一章，结尾殆不会如此，善读者必审之也。（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陈不归之意。语虽决绝，而意实伤痛。起言“江南乐”，承前首“江南好”。以下皆申言江南之乐。春衫纵马，红袖相招，花丛醉宿，翠屏相映，皆江南乐事也。而红袖之盛意殷勤，尤可恋可感。“此度”与“如今”相应。词言江南之乐，则家乡之苦可知。兵干满眼，乱无已时，故不如永住江南，即老亦不归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庄至江南依周宝幕府已四十八岁，已非年少，则“当时年少”当指其年轻时曾游江南，此为第二次去；或庄在江南原有亲故，故黄巢时再去。末二句正说明此词在第二次赴江南途中作。《词选》注“则此词之作，其在相蜀时乎”云云，信口胡说。（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劝君今夜须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三国魏曹操《短歌行》）

◆一起一结，直写旷达之思。与郭璞《仙游》、阮籍《咏怀》，将无同调。（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珍重”二句，以风流蕴藉之笔调，写沉郁潦倒之心情，真绝妙好词也。最后“人生能几何”一语，有将以前“年少”、“白头”等字样一笔勾消之概。（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端己身经离乱，富于感伤，此词意实沉痛。谓近阮公《咏怀》，庶几近之，但非旷达语也。其源盖出于《唐风·蟋蟀》之什。（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上三章由早归而说到不早归，更说到誓不归，可谓一步逼紧一步，有水穷山尽之势。此章忽然宽泛，与上文似不称，故自来选家每删此使上下紧接，完成章法。平心论之，此等见解亦非全无是处，但削趾适履，终嫌颠倒，窃谓不必。况依结构言，此章亦有可存之价值乎。“醉”字即从上章“醉入花丛宿”来。此章醉后口气，故通脱而不凝炼，与前后异趣。端己在蜀功名显达，特眷怀故国，不能自已耳。此章写得恰好，自己之无聊与他人对己之恩遇，俱曲曲传神。“珍重”二句，以风流蕴藉之笔调，写沉郁潦倒之心情，宁非绝妙好词，岂有删却之必要哉。人之待我既如此其厚，即欲不强颜欢笑，亦不可得矣。上章未尽

之意，俱于此章尽之，久留西川之故，至此大明。总之中原离乱，欲归则事势有所不能；西蜀遇我厚，欲归则情理有所不许；所以说到这里，方才真正到山穷水尽地位，转出结尾的本旨来。就章法言，又岂可删哉。“人生能几何”句，有将“年少”、“白头”……种种字样一笔钩却气象。（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似在席上为歌女代作劝酒词。唱者为歌女，“君”指客。歌女为主人劝客酒，故曰：“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是劝客饮，故曰：“莫诉金杯满。”……按词客为歌女作词，小山言之至详，柳永亦为歌女作词。此风实起于晚唐，《花间》、《尊前》，皆其例也。叶嘉莹评此章“遇酒且呵呵”中“呵呵”二字一段，所论极是。（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

桃花春水绿，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唐白居易《魏王堤》）

◎春半如秋意转迷。（唐柳宗元《柳州二月榕树叶落偶题》）

◆可怜可怜，使我心恻。（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此章致思唐之意。（清张惠言《词选》）

◆项庄舞剑，怨而不怒之义。（评“洛阳才子”句）至此揭出。（清谭献《谭评词辨》）

◆端己《菩萨蛮》词：“凝恨对斜辉，忆君君不知。”未尝不妙，然不及“断肠君信否”。（清陈廷焯《云韶集》）

◆中有难言之隐。（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端己《菩萨蛮》四章，倦倦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词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韦端己《菩萨蛮》、冯正中《蝶恋花》是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韦端己《菩萨蛮》四章，辛稼轩《水调歌头》、《鹧鸪天》等

阕，间有朴实处，而伊郁即寓其中；浅率粗鄙者，不得藉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端己奉使入蜀，蜀王羁留之，重其才，举以为相，欲归不得，不胜恋阙之思。此《菩萨蛮》词四章，乃隐寓留蜀之感。首章言奉使之日，僚友赠行，家人泣别，出门惘惘，预订归期。次章“江南好”指蜀中而言。皓腕相招，喻蜀王縻以好爵；还乡断肠，言中原板荡，阻其归路。“未老莫还乡”句犹冀老年归去。而三章言“白头誓不归”者，以朱温篡位，朝市都非，遂决意居蜀，应楼中红袖之招。见花枝而一醉，喻留相蜀王，但身不能归，而怀乡望阙之情，安能恝置？故四章致其乡国之思。洛池风景，为唐初以来都城胜处，魏堤柳色，回首依依。结句言“忆君君不知”者，言君门万重，不知羁臣恋主之忱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端己《菩萨蛮》四章，倦倦故国之思，最耐寻味。（吴梅《词学通论》）

◆此首以词意按之，似是客洛阳时作。与前诸首无可联系处，亦无从推断为入蜀暮年之词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结尾二语，怨而不怒，无限低徊，可谓语重心长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张（惠言）曰：“此章致思唐之意。”谭（献）于“洛阳才子”句旁批曰：“至此揭出。”按，二家之说均是。以上列四章的讲释，读者或者觉得其词固佳，却有小题大做之嫌，岂狮子搏兔必用全力欤。其实端己此词，表面上看是故乡之思，骨子里说是故国之思。思故乡之题小，宜乎小做；怀故国之题大，宜乎大做。此点明，则上述怀疑可以冰释矣。

更进一步说，不仅有故国之思也，且兼有兴亡治乱之感焉。故此词五章，重叠回环，大有“言之不足故长言之”之概。上边四章，一二为一转折，三四为一转折，全由此章而发。此章全用中锋，无一旁敲侧击之笔。夫洛阳城里之春光何尝不好，只是才子老于他乡耳。“柳暗”句承首句而来……想象之景，下接曰“此时心转迷”，“迷”字下得固妙，“转”字衬托得非常得力。综观全作，首章之早归，二章之待老而归，既为事实所不许，三四两章之泥醉寻欢，立誓老死异乡矣，而一念之来，转生迷惘，无奈之情一至于此。情致固厚，笔力又实在能够宛转洞达，称为名作，洵非偶然。下片是眼前光景，“春水”直呼应二章之“春水碧于天”，用鸳鸯点缀，在无意间。江南好，洛阳未始不好，洛阳好而江南也未始不好，迷之谓也，不但心迷，眼亦迷矣。结尾二句，无限低回，谭评“怨而不怒”，已得诗人之旨。此等境界，妙在丰神，妙在口角，一涉言诠便不甚好。谭评周邦彦《兰陵王》：“斜阳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其言固神秘，非无见而发，吾于此亦云然，说了半天，还是要想的；赌了半天咒，还是不中用；无家可归，还是要回家，痴顽得妙。夫痴顽者，温柔敦厚之别名也，此古今诗人之所同具也。（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忆洛阳之词。身在江南，还乡固不能，即洛阳亦不得去，回忆洛阳之乐，不禁心迷矣。起两句，述人在他乡，回忆洛阳春光之好。“柳暗”句，设想此际洛阳魏王堤上之繁盛。“桃花”两句，又说到眼前景色，使人心恻。末句，对景怀人，朴厚沉郁。（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所作《菩萨蛮》五首，谭复堂至谓可当词中之《古诗十九首》。盖深厚之情，无处不流露也。如：“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何等缠绵！“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何等高华！“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

肠。”何等哀伤！“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何等沉郁！（唐圭璋《词学论丛·唐宋两代蜀词》）

◆此在洛阳有所忆而作，故末句云：“忆君君不知。”否则便是代女子作闺怨词，但无论如何，均为在洛阳所作。《浣花集》卷三《洛阳吟》自注：“时大驾在蜀，巢寇未平，洛中寓居，作七言。”可证。……韦庄非洛阳人，则洛阳才子另有所指，非自谓。且自称才子，亦决无此理。末句云“忆君君不知”，所忆即洛阳才子。此词第二句及末句似女子口吻，但三、四句证明为作者自白。（吴世昌《词林新话》）

◆亦峰曰：“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又指其《菩萨蛮》、《归国遥》、《应天长》等阕曰“皆留蜀思君之辞”。此论中清张惠言之毒，全无是处。其所列诸词，皆思妇之辞。（同上）

◆《菩萨蛮》五首，情思婉曲，风神俊逸，把它们和温庭筠的同调作品相对比，最足看出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

◆韦相词五首，皆为宠姬而作，非同时也。（华钟彦《花间集注》）

归国遥

春欲暮，满地落花红带雨。惆怅玉笼鹦鹉，单栖无伴侣。

南望去程何许？问花花不语。早晚得同归去，归无双翠羽。

◎桃花乱落如红雨。（唐李贺《将进酒》）

◆还不是解语花，不问也得。（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归国遥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帷鸳被，旧欢如梦里。

◎罨画：色彩鲜明的绘画。

◆“别后只知相愧”，真有此情。（清陈廷焯《云韶集》）

◆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端己《菩萨蛮》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归国遥》云：“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应天长》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皆留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不能。端己人品未为高，然其情亦可哀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亦《菩萨蛮》之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五代词有语极朴拙而情致极深者，如韦相“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是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若漫记》）

◆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最耐寻味。而此词南飞传意，别后知愧，其意更为明显。（吴梅《词学通论》）

◆此二章皆为赴江南途中作。“玉笼鹦鹉”殆其江南旧欢。曰“南望去程”则在途中作甚明。末云“恨无双翠羽”，即玉谿“身无彩风双飞翼”之意。次章首二句托飞鸟以通词，“金翡翠”即传书邮。三、四句亦

证明端己前已到过江南，并有“几年花下醉”。从“别后只知相愧”一句可知前次曾离江南。此词盖寄与江南“旧欢”，由此可知庄第一次在江南有数年之久，后入京失意，约在八八三年之前数年。（吴世昌《词林新话》）

归国遥

春欲晚，戏蝶游蜂花烂漫。日落谢家池馆，柳丝金缕断。

睡觉绿鬟风乱，画屏云雨散。闲倚博山长叹，泪流沾皓腕。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文选·宋玉〈高唐赋〉序》）

◎博山：博山炉的简称，香炉。

◆（“睡觉”句）好光景。（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柳丝金缕断”，“断”字极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端己《归国遥》（春欲晚）、《应天长》三首皆代作闺怨。（吴世昌《词林新话》）

应天长

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

碧天云，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

◎啼莺绿树深。（唐王维《闺人赠远》）

◆端己《菩萨蛮》：“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未尝不妙，然不及“断肠君信否”。（清陈廷焯《云韶集》）

◆《应天长》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皆留蜀后思君之辞。（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亦“忆君君不知”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首，上片写昼景，下片写夜景。起两句，写帘外之静。次三句，写帘内之寂。深院莺语，绣屏香袅，其境幽绝。换头，述相思之切。着末，言风雨断肠，更觉深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应天长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

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切，泪沾红袖黦。

◆“黦”，黑而有文也，字一作䵷甄，于勿、于月二切。周处《风土记》：“梅雨沾衣服，皆败黦。”此字文人罕用，惟《花间集》韦庄及毛熙震词中见之。韦庄《应天长》词云（略）。毛熙震《后庭花》词曰（略）。此二词皆工。（明杨慎《词品》）

◆以来一字而生一首之色。（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六徐士俊评）

◆《花间》字法，最着意设色，异纹细艳，非后人纂组所及。如“泪沾红袖黦”……山谷所谓蕃锦者，其殆是耶？（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押韵须如此，信笔直书，方无痕迹。（清陈廷焯《云韶集》）

◆端己《归国遥》、《应天长》二三首皆代作闺怨。《应天长》两首殆即代其姬作，想象此姬为王建夺去后之心境。（吴世昌《词林新话》）

荷叶杯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

闲掩翠屏金凤，残梦。罗幕画堂空。碧天无路信难通，惆怅旧房栊。

◆韦庄，字端己，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姿质艳丽，兼擅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辞，强夺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小重山》词，情意凄惋，人相传诵，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历代诗馀》引《古今词话》）

◆“不忍更思惟”五字，凄然欲绝。姬独何心能勿肠断耶？（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韦相词二首，皆怀念宠姬之作。（华钟彦《花间集注》）

荷叶杯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晚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家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

◆情景逼真，自与寻常艳语不同。（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韦相清空善转。殆与温尉异曲同工。所赋《荷叶杯》，真能摅摽擗之忧，发踟蹰之爱。（吴衡照《莲子居词语》）

◆《荷叶杯》二阕，语淡而悲，不堪多读。（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古今词话》称韦庄为蜀王所羁，庄有爱姬，资质艳美，兼工词翰。蜀王闻之，托言教授宫人，强夺之去。庄追念悒怏，作《荷叶杯》诸词，情意凄怨。《荷叶杯》之第一首言含怨入宫，次首回忆初见之时。《小重山》词则明言“一闭昭阳”，经年经岁，“红袂”、“黄昏”等句，设想其深宫之幽恨。《望远行》亦纪送别之时。四词中《荷叶杯》之前首及《小重山》，尤为凄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浣花集》悼念亡姬之作甚多，《荷叶杯》、《小重山》当属同类。杨湜宋人纪宋事且多错忤，其言不足据为典要。即如此词第二首纯

为追念所欢之词，亦不似《章台柳》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足抵柳屯田“杨柳岸，晓风残月”一阕。（同上）

◆此词伤今怀昔，亦是纯用白描，自“记得”以下直至“相别”，皆回忆当年之事。当年之时间，当年之地点，当年之情景，皆叙得历历分明，如在昨日。“从此”三句，陡转相见无因之恨，沉着已极。（唐圭璋《词学论丛·唐宋两代蜀词》）

◆此首伤今怀昔。“记得”以下，直至“相别”，皆回忆当年初识时及相别时之情景。“从此”以下句，言别后之思念，语浅情深。（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两首为一组，皆想念情人之作，但次序颠倒。“记得那年花下”，为第一首，忆旧之作。清真《少年游》即用此章法，惜后人多不知耳。“花下见无期”，为第二首，对比上首。“一双”以下为想象伊人念我之状，即“想君思我锦衾寒”之意。（吴世昌《词林新话》）

◆这两首词，《花间集》和以后的选本都把前后的次序倒转过来，就比较难以看出它们有所联系的迹象，照我们这样的排列（按，即一二首倒换），韦庄在这词里所怀念的是一个什么等样的女人以及前后不同的情况就明显得多了。韦庄这词所指的是一个什么等样的人呢？是一个深夜在花下“携手暗相期”的女人，不用说，这是一种幽会的场合，并不是自己的“宠姬”，到了天色微明一别之后，就“俱是异乡人”了。把这个女人看成是韦庄的“宠姬”，这首先就是错误的。由于“花下见无期”，就愈觉得那人的容华绝代，倾城倾国，就愈感到那人临别时的眷恋深情

（“一双愁黛远山眉”）和别后彼此难通消息的惆怅不堪，魂销肠断，这和“悼念亡姬”（直至现人夏承焘、华连圃、李冰若还是这样说）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因此，说《荷叶杯》是韦庄为被王建夺去的宠姬而作或者是悼念亡姬之作，都是不能成立的。（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下编）

清平乐

春愁南陌，故国音书隔。细雨霏霏梨花白，燕拂画帘金额。

尽日相望王孙，尘满衣上泪痕。谁向桥边吹笛？驻马西望销魂。

◎金额：金饰的匾额。

◆下半阕笔极灵婉。（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首亦在江南作，故云：“故国音书隔”、“驻马西望销魂”。“故国”指长安或成都。“尽日”句犹云“王孙尽日相望”，为韵脚故倒装，下句“尘满”亦指“王孙”之衣，即自己。（吴世昌《词林新话》）

清平乐

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千条垂柳拂金丝。（唐李绅《柳》）

◆坡老咏琴，已脱风幡之案。风触鸣琴，是风是琴，须更转一解。（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前阕说远，后阕说近。又三四与飞卿“门外草萋萋”二语意正相仪。（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起笔冷，清绝孤绝。（清陈廷焯《云韶集》）

◆其首章云“故国音书隔”，又云“驻马西望销魂”，知此章亦思唐之意。其言悔结同心，倚阑深思者，身仕霸朝，欲退不可，徒费深思，迨梦觉而风琴触绪，斜月在窗，写来悲楚欲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昔爱玉谿生“三更三点万家眠，露结为霜月堕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时动倚窗弦”一诗，以为清婉超绝。韦相此词以“惆怅香闺暗老”为骨，亦盛年自惜之意。而以“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为点醒，其声情绵邈，设色隽美，抑又过之。（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忆故姬之作。（吴世昌《词林新话》）

清平乐

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

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末二句写景如画。（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清平乐

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门外马嘶郎欲别，正是落花时节。

妆成不画蛾眉，含愁独倚金扉。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

◆情与时会，倍觉其惨。如此想头，几转《法华》。（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杜少陵“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一逢一别，感慨共深。（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三、四句与飞卿“门外草萋萋”二语，意正相似。（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端己《清平乐》（野花芳草）以下诸首皆蜀中作。“何处游女”咏成都妓女。“莺啼残月”亦为妇女代作闺怨之类，末联“去路香尘莫扫，扫即郎去归迟”是嘱咐使女之语，写当时风俗迷信，痴语愈见真情。（吴世昌《词林新话》）

清平乐

绿杨春雨，金线飘千缕。花折香枝黄鹂语，玉勒雕鞍何处？

碧窗望断燕鸿，翠帘睡眼溟濛。宝瑟谁家弹罢？含悲斜倚屏风。

◎万条金线带春烟，深染青丝不直钱。（唐施肩吾《禁中新柳》）

◎控玉勒而摇星，跨金鞍而动月。（北周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

◎燕鸿：燕地的雁。泛指北雁。

清平乐

琐窗春暮，满地梨花雨。君不归来情又去，红泪散沾金缕。

梦魂飞断烟波，伤心不奈春何。空把金针独坐，鸳鸯愁绣双窠。

望远行

欲别无言倚画屏，含恨暗伤情。谢家庭树锦鸡鸣，残月落边城。

人欲别，马频嘶，绿槐千里长堤。出门芳草路萋萋，云雨别来易东西。不忍别君后，却入旧香闺。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唐李白《送友人》）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

◆《望远行》亦纪送别之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端己《望远行》亦蜀中作。“残月落边城”，成都在当时为“边城”，故云。（吴世昌《词林新话》）

谒金门

春漏促，金烬暗挑残烛。一夜帘前风撼竹，梦魂相断续。

有个娇娆如玉，夜夜绣屏孤宿。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

◎曾是寂寥金烬暗。（唐李商隐《无题》）

◆（评“夜夜”句）惨！（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闲抱琵琶寻旧曲”，直是无聊之思。（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末二句与“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相类，而《花间》、《草堂》，语致自异，心手不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五徐士俊评）

谒金门

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

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伊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

◆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略）。”情意凄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宋杨湜《古今词话》）

◆“天上”句粗恶。“把伊书迹”四字颇秀。“落花寂寂”，淡语之有景者。（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谒金门》云：“新睡觉来无力，不忍把君书迹。”一意化两，并皆佳妙。（清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忆故姬之作。（吴世昌《词林新话》）

◆案《诗集补遗》有《悼亡姬》一首，及《独吟》、《悔恨》、《虚席》、《旧居》四首，注：“俱悼亡姬作。”诗云：“若无少女花应老，为有姮娥月易沉。”“湘江水阔苍梧远，何处相思弄舜琴。”与前词“天上嫦娥”及《忆帝乡》“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荷叶杯》“碧天无路信难通”诸句，语意相类。疑词亦悼亡姬作。杨湜所云，近于附会。以调名《忆帝乡》，词有“天上姮娥”句，云王建夺去；以“不忍把伊书迹”，云“兼善词翰”。湜宋人，其词话记东坡词事，尚有误者，此尤无征难信。《新五代史》六三《前蜀世家》称：“（王）建虽起盗

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似不致有此。又《悔恨》一首悼亡姬云：“才闻及第心先喜，试说求婚泪便流。”是悼亡在初及第时，亦非入蜀后事也。（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其《悔恨》云：“六七年来春又秋，也同欢乐也同愁。才闻及第心先喜，试说求婚泪便流。几为妒来频敛黛，每思闲事不梳头。如今悔恨将何益，肠断千休与万休。”此诗首联明言与姬共同生活已有六七年。颔联乃追述及第求婚事。颈联写婚后之情爱。尾联述悔恨之痛苦。夏承焘先生《韦端己年谱》记云：“大顺二年，五十六岁……端己五十以后，六七年间，求仕求食，来往万里，至此仍失意归。”“景福二年，五十八岁。入京应试，落第。昭宗乾宁元年，五十九岁第进士，为校书郎。”以此观之，韦庄求婚之事，不可能在为“求仕求食，来往万里”，漂泊失意之时，诗亦明言在“才闻及第心先喜”之后。韦庄六十二岁时奉使入蜀，六十六岁为西蜀掌书记，自此终身仕蜀。诗中所云共同生活已有六七年，正值此时也。诗为悼亡姬作，而题作《悔恨》，所悔恨者何？似有难言之隐。惟尾联“肠断千休与万休”句，说明悔恨之深，痛苦之极，已非一般。细读之，所悔恨者，似当在颔联中求之，求婚之事适才闻及第之后，而今每试说之则悔恨泪流矣！盖姬因婚而随庄入蜀，遂有王建强夺、不食而卒之事。故题虽为《悔恨》，然诗中又不能明言之矣。韦蔼编庄集在蜀，故讳而不录其悼亡姬诸诗。后始收入《集外补遗》中，此亦王建夺姬事之一证。（曾昭岷《温韦冯词新校》）

谒金门

春雨足，染就一溪新绿。柳外飞来双羽玉，弄晴相对浴。

楼外翠帘高轴，倚边栏干几曲。云淡水平烟树簇，寸心千里目。

◎弄晴：指禽鸟在初晴时鸣啭、戏耍。

◆“染就”句，丽。说得双羽有情。《鱼游春水》词“云山万重，寸心千里”亦自妙。此以上文布景，找一“目”字，意思完全，韵脚警策。（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倚遍阑干，无由消千里之恨。（明董其昌《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馀》）

◆“染就”句，最艳丽。（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卷帘倚阑，睹溪鸟双双对浴，因起闺人之想，心目之间，何能自堪。写情委婉。（明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端已以才名入蜀后，王建割据，遂被羁留，为蜀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曰“弄晴对浴”，其自喻仕蜀乎？同“寸心千里”，又可以悲其志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录其首章也。观其次首，有“天上嫦娥人不识”及“不忍把君书迹”句，则此首亦怀人之作。写春晴景物，倚阑凝望，而相忆之情自见。（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江城子

恩重娇多情易伤，漏更长，解鸳鸯。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缓揭绣衾抽皓腕，移凤枕，枕潘郎。

◆全篇摹画乐境而不觉其流连狼藉，言简而旨远矣。（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江城子

髻鬟狼藉黛眉长，出兰房，别檀郎。角声呜咽，星斗渐微茫。露冷月残人未起，留不住，泪千行。

◆韦相《江城子》二首，描写顽艳，情事如绘，其殆作于江南客游时乎？（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二首亦为一连续记事之词。“檀郎”为二词关键，殆初在江南时恋爱之事。首句末三字应作“易情伤”。后首起句末三字作仄平平，可证。……后首首句出自杜甫《北征》诗：“狼藉画眉阔。”“人未起”，当作“人未去”，“未去”，故欲留他，若“未起”，则不想去矣，已被留住，何得“出兰房，别檀郎”？（吴世昌《词林新话》）

河传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柳色葱茏。画桡金缕，翠旗高飐香风，水光融。

春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隋堤：隋炀帝时沿通济渠、邗沟河岸修筑的御道，道旁植杨柳，后人谓之隋堤。

◎至汴，（隋炀）帝御龙舟，萧妃乘凤舸，锦帆彩缆，穷极侈靡。舟前为舞台，台上垂蔽日帘，帘即蒲泽国所进，以负山蛟睫幼莲根丝贯小珠间睫编成，虽晓日激射，而光不能透。每舟择妙丽长白女子千人，执雕板镂金楫，号为殿脚女。（唐颜师古《大业拾遗记》）

◎迷楼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帝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迷楼》）

◆"清淮月映"句，感慨一时，涕泪千古。（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苍凉。《浣花集》中，此词最有骨。（清陈廷焯《云韶集》）

◆全词以"何处"领起，中段词藻极其富丽，而以"古今愁"三字结之，化实为空，以盛映衰，笔极宕动空灵。（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河传

春晚，风暖。锦城花满，狂杀游人。玉鞭金勒，寻胜驰骤轻尘，惜良辰。

翠娥争劝临邛酒，纤纤手，拂面垂丝柳。归时烟里，钟鼓正是黄昏，暗销魂。

◎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汉书·司马相如传上》）

◆“归时烟里”三句，尤极融景入情之妙。（李冰若《花间集评注》引清况周颐云）

河传

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花深柳暗，时节正是清明，雨初晴。

玉鞭魂断烟霞路，莺莺语，一望巫山雨。香尘隐映，遥见翠槛红楼，黛眉愁。

◎春女：怀春的女子。

◆端己《河传》三首，“何处”为扬州吊古之作。“春晚”及“锦浦”二首皆在蜀中作。此调前二首均有四韵，而“锦浦”一首只三韵，乃偶然如此，原应作四韵也。又“何处”上片之“堤”、“旗”，“春晚”之“城”、“胜”，似均为句中韵。（吴世昌《词林新话》）

怨王孙

锦里，蚕市。满街珠翠，千万红妆。玉蝉金雀，宝髻花簇鸣珰，绣衣长。

日斜归去人难见，青楼远，队队行云散。不知今夜，何处深锁兰房，隔仙乡。

天仙子

怅望前回梦里期，看花不语苦寻思。露桃宫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唯有多情宋玉知。

◆有此和法，便不觉其酒气，虽烂醉如泥，受用矣。（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此词写醉公子憨态如掬。与“门外猧儿吠”一词可合看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天仙子

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醺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天仙子

蟾彩霜华夜不分，天外鸿声枕上闻。绣衾香冷懒重熏。人寂寂，叶纷纷。才睡依前梦见君。

◆端己词时露故君之思，读者当会意于言外。（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月冷霜严，雁啼月落，写长夜见闻之凄寂。注重在结句醒而复睡，依旧梦之，可知其“长毋相忘”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依前”别作“依稀”，但不若作“依前”胜。盖着一“前”字，可知梦见非一次矣。（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

◆清婉。（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天仙子

梦觉云屏依旧空，杜鹃声咽隔帘栊。玉郎薄幸去无踪。一日日，恨重重，泪界莲腮两线红。

◆词用“界”字始韦端己，《天仙子》词云：“泪界莲腮两线红。”宋于京《蝶恋花》词效之云：“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遂成名句。（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韦词运密入疏，寓浓于淡，如《天仙子》“蟾彩霜华”、“梦觉云屏”二首及《浣溪沙》、《谒金门》、《清平乐》诸词，非徒以丽句擅长也。（清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天仙子

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鬓如云。霞裙月帔一群群。来洞口，望烟分，刘阮不归春日曛。

◆无此结句，确乎当删。（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以上四章俱佳绝，卒章何率意乃尔。岂强弩之末，江郎才尽耶？（同上）

◆太白词有“云想衣裳花想容”，已成绝唱，韦庄效之，“金似衣裳玉似身”，尚堪入目。（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词盖借用刘阮事咏美人窝耳。“曛”字极佳，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不能过也。（丁寿田等《唐五代四大名家词》乙篇）

◆此首正合题目，唐五代词词意即用本题者多有之，似非强弩之末也。（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天仙子》“金似衣裳玉似身，眼如秋水鬓如云”，皆提空写人，潇洒出尘之态，与飞卿所写矜贵雍容之态，各不相同。（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端己《天仙子》（金似衣裳玉似身）咏女冠。（吴世昌《词林新话》）

喜迁莺

人汹汹，鼓鼕鼕，襟袖五更风。大罗天上月朦胧，骑马上虚空。

香满衣，云满路，鸾凤绕身飞舞。霓旌绛节一群群，引见玉华君。

◎大罗天：道教所称三十六天中最高一重天。

◆按端己词二首，皆咏登科事。以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也。亦属就题发挥之作。（华钟彦《花间集注》）

◆《喜迁莺》（人汹汹）咏道醮。（吴世昌《词林新话》）

喜迁莺

街鼓动，禁城开，天上探人回。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

莺已迁，龙已化，一夜满城车马。家家楼上簇神仙，争看鹤冲天。

◎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唐刘肃《大唐新语·厘革》）

◎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鹤冲天：飞鹤直上云天，比喻科举登第。

◆读《张道陵传》，每恨白日鬼话，便头痛欲睡，二词亦复类此。（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艺林伐山》云：“世传大罗天，放榜于蕊珠宫。”韦相此词所咏，虽涉神仙，究指及第而言，未得以鬼话目之。（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喜迁莺》“街鼓动”殆中进士后作喜词。（吴世昌《词林新话》）

◆昭宗乾宁元年甲寅（894），五十九岁。第进士，为校书郎。《直斋书录解题》十九《浣花集》：“韦庄，唐乾宁元年进士也。”《唐才子传》：“乾宁元年，苏俭榜进士，释褐校书郎。”案《集》八《南省伴直》注：“甲寅年，自江南到京后作。”《集》九《与东吴生相遇》云：“十年身事各如萍，白首相逢泪满缨。”注：“及第后出关作。”《词

集》《喜迁莺》二首咏及第，或本年作。（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韦端己年谱》）

思帝乡

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枕函欹。翡翠屏深月落，漏依依。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

◆调倚《思帝乡》，当是思唐之作，而托为绮词。身既相蜀，焉能求谅于故君，结句言此心终不忘唐，犹李陵降胡，未能忘汉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词中起法，不一而足。……写人则往往从容貌写起，唐五代人，多用此法。如飞卿云“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端己云“云髻坠，凤钗垂。髻坠钗垂无力”，李后主云“云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儿薄薄罗。轻颦双黛螺”皆是。（唐圭璋《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

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死心塌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三徐士俊评）

◆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亦其次。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词有写景入神者。……亦有言情得妙者，韦庄云：“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牛峤云：“朝暮几般心，为他情谩真。”抑亦其次。（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爽隽如读北朝乐府“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诸作。（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休”，罢。这一辈子也就此算了。“无情”作名词用，仿佛说“薄情”，指薄情的男子。（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写闺情，如《思帝乡》：“春日游（略）。”此写少女心思，缠绵妩媚。（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这是文人词中描写爱情极为突出的一首，十分像民歌。韦庄这首与我们前面讲过的敦煌曲子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首，内容

虽然不尽相同，但感情的热烈、真挚却没有两样。这样真率抒情，像元人散曲，很明显是受民间作品的影响。温庭筠写爱情的词，最明朗的像“偷眼暗相形，不如从嫁与，作鸳鸯”，他至多只能说到这样，与韦庄的作品比较起来，仍是婉约含蓄的。（夏承焘《唐宋词欣赏·不同风格的温韦词》）

诉衷情

烛烬香残帘半卷，梦初惊。花欲谢，深夜，月胧明。何处按歌声？轻轻。舞衣尘暗生，负春情。

◆音节极谐婉。（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诉衷情

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垂玉珮，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

◆韦庄《诉衷情》词云（略）。按此词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翘之饰，名曰“翘花儿”云。（明杨慎《词品》）

◆此词在成都作，蜀之伎女至今有花翘之饰，名曰“翘花儿”云。（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鸳梦隔星桥”五字，有仙气，亦有鬼气。（清陈廷焯《云韶集》）

◆《诉衷情》可考证当时妆饰，又岂徒资考证为胜哉。（姜方锬《蜀词人评传》）

上行杯

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

今日送君千万，红缕玉盘金镂盏。须劝。珍重意，莫辞满。

◆殷勤悃款，令人情醉。（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同此凄艳。（清陈廷焯《云韶集》）

◆玩其词意，今日送君而忆及当日灞陵饯别，殆在蜀中送友归国，回思奉使之日，灞桥折柳，何等伤怀，君今无恙还乡，勿辞饮满，愈见己之穷年羁泊为可悲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代歌女作别词劝酒。（吴世昌《词林新话》）

上行杯

白马玉鞭金辔，少年郎、离别容易。迢递去程千万里。

惆怅异乡云水，满酌一杯劝和泪。须愧。珍重意，莫辞醉。

女冠子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

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直书情绪，怨而不怒，《骚》、《雅》之遗也。但嫌与题义稍远，类今日之博士家言。（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冲口而出，不假妆砌。（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徐士俊评）

◆月知不知都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起得洒落。“忍泪”十字，真写得出。（清陈廷焯《云韶集》）

◆一往情深，不着力而自胜。（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不知得妙，梦随乃知耳。若先知那得有梦？惟有月知，则常语矣。（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以句法看，（“别君时”）当连上“四月十七”为一句；以韵脚论，仄韵换平韵，“时”与“眉”叶；就意思论，“时”字承上，“别君”启下离别光景；如这等地方，句读只可活看。单看上片，好像是一般的回忆，且确说某月某日，哪知却是梦景。径用“不知”点醒上文，句法挺秀。韦另有《女冠子》，情事相同，当是一题两作，那首结句说：“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就太明白了。结句以“天边月”和上“四月十七”时光相应，以“没人知”的重叠来加强上文的“不知”，思路亦细。（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第一首的上片写情人相别，下片写别后相思。第二首的上片是因相思而入梦，下片结句写梦醒。两首写一件事，这和敦煌曲子词的两首《凤归云》相似，都是“联章体”。（夏承焘《唐宋词欣赏·不同风格的温韦词》评《女冠子》二首）

◆第一首的开头明记日月毫无修饰，这是民间文学的朴素的风格，在文人词中是很少见的。整首词略有作意的只是末两句：“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含意也是明白易懂的。（同上）

◆此首上片，记去年别时之苦况。一起直叙，点明时间。“忍泪”十字，写别时状态极真切。下片，写思极入梦，无人知情，亦凄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纯用白描，明晰如话，而自情深一往。此类抒情之词，求之于飞卿词中，不得而见也。（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端己词，直达而已。如“去年今日”，全是直抒胸臆，如出水芙蓉，了无雕饰。曰“纡”曰“郁”，都是厚诬作者，硬欺读者。（吴世昌《词林新话》）

女冠子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隋文宫中梳九真髻红妆，谓之桃花面。（唐宇文士及《妆台记》）

◆韦相《女冠子》“四月十七”一首，描摹情景，使人怊怅。而“昨夜夜半”一首稍为不及，以结句意尽故也。若士谓与题意稍远，实为胶柱之见。唐词不尽本题意，何足为病。（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此二首乃追念其宠姬之词。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明言“四月十七”者，姬人被夺之日，不能忘也。“忍泪”、“含羞”，皆迫于强权，抑制情感之状。魂断、梦随，则情感萦系无已之语。次首乃从梦后忆梦中。“分明”二字，言记忆甚真也。“羞”与“喜”并在一句，“欲去”与“又依依”亦并在一句，遂使心中复杂矛盾之情均能表达，既喜又羞，既不敢留又不忍去，写来甚工细而出语却自然。此种手法，与温飞卿异曲同工。（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第一首的上片写情人相别，下片写别后相思；第二首的上片写由相思而入梦，下片结句写梦醒后的悲苦。两首合起来只写一件事。前人论文有“密不容针”、“疏可走马”的说法，这正可用来分别评论温庭筠、韦庄两位词家的某些小令的不同风格。（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论韦庄词》）

◆《女冠子》两首，写梦中之情景，亦真切生动。词云（略）。前首记去年离别之情，后首记梦中相遇之情，皆刻画细微，如见其面，如闻其声。两结句重笔翻腾，畅发尽致，尤觉哀思洋溢，警动无比。蜀自李白以还，若韦氏者，可谓第一二大词人矣。（唐圭璋《词学论丛·唐宋两代蜀词》）

◆此首通篇记梦境，一气赶下。梦中言语、情态皆真切生动。着末一句翻腾，将梦境点明，凝重而沉痛。韦词结句多畅发尽致，与温词之多含蓄者不同。（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女冠子》（二首）亦皆为忆故姬之作。（吴世昌《词林新话》）

◆妙语生成，丝毫不见雕琢的痕迹，而款款深情，自然流露出来……这二首应该是同时写的，前首由作别时的情态写到别后的难堪，“空有梦相随”；后者紧接着由“梦相随”的情态写到梦觉后的难堪，“不胜悲”！线索分明，结构严谨。前首的“忍泪”两句和后首的“半羞”两句，从形象的精细刻画中来展现出无比深切的爱情，尤其具有十分动人的感染力。（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下编）

◆按端己《女冠子》二首，皆为怀念宠姬而作。（华钟彦《花间集注》）

更漏子

钟鼓寒，楼阁暝，月照古铜金井。深院闭，小庭空，落花香露红。

烟柳重，春雾薄。灯背小窗高阁。闲倚户，暗沾衣，待郎郎不归。

◆“落花”五字，凄绝秀绝。结笔楚楚可怜。（清陈廷焯《云韶集》）

◆按唐五代词，《更漏子》调后阕起句均与二三句叶韵，惟此词则否，是为变格。（华钟彦《花间集注》）

酒泉子

月落星沉，楼上美人春睡。绿云倾，金枕腻，画屏深。

子规啼破相思梦，曙色东方才动。柳烟轻，花露重，思难任。

◆不做美的子规，故当夜半啼血。（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木兰花

独上小楼春欲暮，愁望玉关芳草路。消息断，不逢人，却敛细眉归绣户。

坐看落花空叹息，罗袂湿斑红泪滴。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

◆与“梦中不识路”、“打起黄莺儿”可并不朽。（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此词意欲归唐，与《菩萨蛮》第四首同。结句言水复山重，梦魂难觅，与沈休文诗“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皆情至之语。（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千山”、“魂梦”二语，荡气回肠，声哀情苦。（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小重山

一闭昭阳春又春。夜寒宫漏永、梦君恩。卧思陈事暗消魂。罗衣湿，红袂有啼痕。

歌吹隔重阍。绕庭芳草绿、倚长门。万般惆怅向谁论？凝情立，宫殿欲黄昏。

◎昭阳：汉昭阳殿。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词。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托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略）。情意凄怨，人相传播，盛行于时。姬后传闻之，遂不食而卒。（宋杨湜《古今词话》）

◆韦庄《小重山》前段，今本“罗衣湿”下，遗“新揾旧啼痕”五字。（明杨慎《词品》）

◆“长门一步地，不肯暂回车。”此词可谓善于翻案。（明杨慎《评点草堂诗馀》）

◆（“红袂”句）向作“新揾旧啼痕”，语更超远。“宫殿欲黄昏”，何等凄绝！宫词中妙句也。（明汤显祖评《花间集》）

◆雨露难沾，自是恩不胜怨。（明茅暎《词的》）

◆“红袂有啼痕”与“罗衣湿”句复。秦词“新啼痕间旧啼痕”亦始诸此。（同上）

◆“夜寒宫漏永”，“卧思陈事暗销魂”之句，已见夜深矣。末云“宫殿欲黄昏”又见未晚，与前相反。（李廷机《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

◆宫词有云：“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所谓怨而不怒，最为得体者。（董其昌《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馀》）

◆《小重山》词则明言“一闭昭阳”，经年经岁。“红袂”、“黄昏”等句，设想其深宫之幽恨。……尤为凄恻。（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代姬人抒离情也。“春又春”，不止一年也。“梦君恩”，梦昔日韦之恩情也。下即因梦而更细思前事，不禁痛苦湿衣袂也。“歌吹”句，言别殿正在作乐，而己则独倚长门，满腹忧愁，无人可语，但凝情而对黄昏耳。细观此词，表面乃写汉陈皇后退居长门故事，实则代其姬人抒情，因恐犯王建之忌，故托言之也。其姬人能通文词，深知此意，故为之不食而死。（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犹是唐人宫怨绝句，而杨湜乃附会穿凿，谓因建夺其宠姬而作矣。（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应天长》两首殆即代其姬作，想象此姬为王建夺去后之心境。……《小重山》各首亦皆为忆故姬之作。（吴世昌《词林新话》）

◆这词是写宫人不得承君恩的哀怨情思，从吸取题材到具体表现都

明显可以看出，和宠姬被夺或悼念亡姬毫无共通之点。“闭昭阳”、“倚长门”和“梦君恩”都是指宫人的情事，不可能宫殿属王建，而梦的对象却是韦庄，支离破碎地来加以曲解。（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下编）

定西番

挑尽金灯红烬，人灼灼，漏迟迟，未眠时。

斜倚银屏无语，闲愁上翠眉。闷煞梧桐残雨，滴相思。

◆韦端己《定西番》云：“挑尽金灯红烬，人灼灼，漏迟迟，未眠时。”韦有《伤灼灼涛序》云：“灼灼，蜀之丽人也。近闻贫且老，殂落于成都酒市中，因以四韵吊之：‘尝闻灼灼丽于花，石髻盘时未破瓜。桃脸漫长横绿水，玉肌香腻透红纱。多情不住神仙界，薄命曾嫌富贵家。流落锦江无处问，断魂飞作碧天霞。’”《定西蕃》所云“灼灼”，疑指其人盛时。其又一阕云：“塞远久无音问，愁消镜里红。”是时玉容消息，即已不堪回首矣。（清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佳处亦在结句，情景兼到，与飞卿《更漏子》词“空阶滴到明”句相似。（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定西番

芳草丛生缕结，花艳艳，雨濛濛，晓庭中。

塞远久无音问，愁销镜里红。紫燕黄鹂犹生，恨何穷！

存疑词

玉楼春

日照玉楼花似锦，楼上醉和春色寝。绿杨风送小莺声，残梦不成离玉枕。

堪爱晚来韶景甚，宝柱秦筝方再品。青娥红脸笑来迎，又向海棠花下饮。

◆此词一作欧阳炯作。

◆把人惊觉，直而有致；残梦不成，婉而多风。（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小重山

春到长门春草青，玉阶花露滴，月胧明。东风吹断紫箫声。宫漏促，帘外啼晓莺。

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挼带绕阶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

◆此词一作薛绍蕴作。

◆比古曲“老女不嫁，蹋地唤天”隐些，然亦急矣。三月无君则吊，士何异此。（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怨女弃才，千古同恨。（明茅暎《词的》）

◆不为诡奇，却是古雅。（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尚有古意。（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词无新意，笔却流折自如。（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

小重山

秋到长门秋草黄，画梁双燕去，出宫墙。玉箫无复理霓裳。金蝉坠，鸾镜掩休汝。

忆昔在昭阳，舞衣红绶带，绣鸳鸯。至今犹惹御炉香。魂梦断，愁听漏更长。

◆此词一作薛绍蕴作。

◆两调之首句，非特相应，且音节入古。“裙带”句旧恨新愁，一时并赴，皆在绕花徐步之时。“尘生”句即“君王不到，草与阶平”之意。次首之下阕，忆昔年之荣宠，见今日之悲凉。“炉香”句恋罗袂之馀薰，惜檀槽之馀暖，怨而不怒，诗之教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总评

宋张炎《词源》　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馀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

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惋动人。然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去韦庄、欧阳炯诸家，尚隔一尘。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词有高下之别，有轻重之别。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

又　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韦相清空善转，殆与温尉异曲同工。

清谭莹《论词绝句》　醉妆词作又何年，韦相才名两蜀先。征到《小重山》故事，遭逢霄壤《鹧鸪天》。

清刘熙载《艺概》　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

又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词中之上乘也。有质过于文者，韦端己、冯正中、张子野、苏东坡、贺方回、辛弃疾、张皋文是也。亦词中之上乘也。

又　宋词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飞卿、端己者，彼已臻其极也。

清陈廷焯《云韶集》　李后主情词凄婉，独步一时。和成绩、韦端己、毛平珪三家，语极工丽，风骨稍逊。

又　端己词凄艳入骨髓，飞卿之流亚也。

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词至端己，语渐疏，情意却深厚，虽不及飞卿之沉郁，亦古今绝构也。

清顾宪融《词论》　韦词清艳绝伦，如初日芙蓉，晓风杨柳。……陈亦峰谓其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洵然。世以温韦并称，然温浓而韦淡，各极其妙，固未可轩轾焉。

清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　韦文靖词，与温方城齐名，熏香掬艳，眩目醉心。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花间》群贤，殆鲜其匹。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五代词人丁运会，迁流至极，燕酣成风，藻丽相尚。其所为词，即能沉至，只在词中。艳而有骨，只是艳骨。……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己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万一？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唯一朝之隽，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阳春》之录，因寄所托，归于忠爱，抑其亚也。

夏敬观《吷庵词评》　其词品稍降于温，却非他辈所及。由诗入词，渐开后来诸派，此时代使然也。

又　端己善作质直语，飞卿如此者则罕。飞卿琢句如其诗，端己则

渐成词家琢句之法。

王国维《人间词话》　“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又　韦端已词，骨秀也。

又　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

陈洵《海绡说词》　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缵绪，韦庄为首。温韦既立，正声于是乎在矣。

吴梅《词学通论》　五季时词以西蜀、南唐为最盛。而词之工拙，以韦庄为第一，冯延巳次之，最下为毛文锡。

又　夫五代之际，政令文物，殊无足观，惟兹长短之言，实为古今之冠，大抵意婉词直，首让韦庄。

又　陈亦峰论其词谓：“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洵然。虽一变飞卿面目，而绮罗香泽之中，别具疏爽之致。世以温韦并论，当亦难于轩轾也。

胡适《词选》　他的词长于写情，技术朴素，多用白话，一扫温庭筠一派纤丽浮文的习气。在词史上他要算一个开山大师。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　韦庄家世贵公子，衔命入蜀，遂被羁留。又宠姬为王建所夺。虽身历显要，心所难堪。今按其词，如《归国谣》、《菩萨蛮》，眷怀故国，情溢于辞。其馀若《诉衷情》、《女冠子》、《谒金门》、《应天长》则并是伤离之作，所谓“情意凄怨”，固不独《古今词话》所指之《荷叶杯》、《小重山》二词而已。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蜀中词当始于韦庄。……他的词也充分的表现出他的清倩温馥、隽逸可喜的作风。……《花间》的一派，可以说是，虽由温庭筠始创，而实由韦庄而门庭始大的。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韦词的一般风格，不外清俊二字。所谓“初日芙蓉春月柳”（周济对韦词的评语），“弦上黄莺语”（韦词的名句，王国维曾用以评韦词），也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能造成这种清俊的风格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无论写人写物都崇尚浑成……这些句子都是“羌无故实”、“讵出经史”，脱口而出便自真切的胜语。这便是所谓浑成。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论韦庄词》　温庭筠和韦庄词并称“温韦”。他们在《花间集》里是两位突出的词家。《花间集》选录晚唐五代十八家词五百首，其内容大都描写上层阶级的冶游享乐生活和离情别绪，其语言多秾艳软媚。温、韦是花间派的代表作家，他俩的词可以说是大同小异：温词较密，韦词较疏；温词较隐，韦词较显。

又　就词这种文学在文人手中初期发展的形式和它后来的影响论，我们对韦庄的看法是：他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空虚堕落途径的时候，重新领它回到民间抒情词的道路上来；他使词逐渐脱离了音乐，而有独立的生命。这个倾向影响后来的李煜、苏轼、辛弃疾诸大家。当然，李煜、苏轼、辛弃疾在抒情词方面的成就，又各自不同：李煜是亡国之君，其词多家国之痛，乃用血泪写成者。苏、辛两家在词坛上开创了一个词派——豪放派，他们用词这个文学体裁来抒写自己的性情、学问、胸襟、抱负，他们对词坛的贡献和影响远非韦庄可比拟。但是，我们若认为李煜、苏、辛一派抒情词是唐宋词的主流，那么，在这个主流的源头上，韦庄是应该得到重视的一位作家。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韦庄以情词闻名，但他所描写的背景，与那些专写歌姬妓女，专写肉感性欲者不同，在他的生活过程中，确有一种情爱的葛藤，因此出现于他作品的情感较之旁人所表现者，要较为高贵。同时在修辞与表现的技巧上，脱离温庭筠派的富贵秾艳，和张泌、牛希济式的轻薄。他用着清疏淡雅的字句、白描的笔法，再加以缠绵婉转的深情，使他在《花间集》中，卓然成为与温庭筠对立的一派。

唐圭璋《词学论丛·温韦词之比较》　及至五代之季，韦端己白描情感，秀逸绝伦，与飞卿一浓一淡，异趣同工。故世以温、韦并称。……端己词抒情为主，境系于情而写，故不着力于运词堆饰，而惟自将一丝一缕之深在内心，曲曲写出，其秀气空行处，自然沁人心脾，与飞卿词之令人沉醉者异矣。其写人、写境，又自与飞卿不同。……飞卿写人多刻画，端己则临空。飞卿写境多沉郁凄凉，端己则有兴会闲畅之作。飞卿写情，多不显露，言下有讽；端己则深入浅出，心曲毕吐。至二人用辞之区异，亦处处可见。飞卿显用力痕迹，如《杨柳枝》云“六宫眉黛惹香愁”、“袅枝啼露动芳音”，《女冠子》云“宿翠残红窈窕”，皆字字锤炼；端己则信手拈来，毫不着力，如《菩萨蛮》云“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其间无一字雕琢。周止庵《介存斋论词》曰：“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观此愈可信矣。

唐圭璋《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　止庵论温、韦云：“飞卿下语镇纸，端己揭响入云，可谓极两者之能事。”盖以温词为重，而以韦词为高也。重则潜渊，高则腾天，予之所谓亮，即高朗揭响之意也。亮者，哑之反，字句拖沓，音揭不起，斯为下乘。清音直揭，若鹤唳太空，斯为佳制。玉田谓作词要“字字敲打得响”，即词须亮也。而范石湖谓白石

词“有敲金戛玉之声”，亦称白石词能亮也。词中所谓豪放、清空之说，俱不外一亮字。韦词之佳，在一亮字，白石词之佳，亦在一亮字。其他名家，亦无不具亮字之美。

龙榆生《词曲概论》上编　过去一般都把温、韦并称。但是韦庄经过乱离，饱尝了兵戈流转的苦痛，把粉泽都洗掉了。他的作品尽管局限在男女相思的小圈子内，却采用比较朴素的描写和接近口语化的语言。

吴世昌《词林新话》　近人有谓韦庄使词回到民间抒情道路，遂渐脱离音乐者，此说未必，民歌皆合乐。

姜方锬《蜀词人评传》　端己词深入浅出，蕴藉风流，当不愧《花间》之冠冕人物。谈词者多以温、韦并称，然亦有扬韦抑温，或扬温抑韦者，实则并驾齐驱，不相轩轾也。端己词，章章锦绣，字字珠玑，几无一阕不宜朝吟夕诵。

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下篇　后人评他（韦庄）的诗“体近雅正，惜出之太易，义乏闳深”（见《唐音癸签》卷八），正因为它近于“雅正”，所以比较真实，不涉浮滥之辞；正因为它主张平易，不求“闳深”，所以比较浅显，无艰涩隐晦之病。他把这种作风带到词里来，加上当时为适合词的需要的美学上的因素来写词，就形成了他的清俊的艺术风格。在表现技巧上，他较少用秾丽的修饰辞，较多用灵活的联系字，有时竟运用明白如话的语言，使读者容易接受，不难理解，玩索既久，真味愈出，自然受到深深的感染。这是他写词的一个很成功之处。

李煜词集

附 李璟词集
冯延巳词集

[南唐] 李煜 著
王兆鹏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煜詞集

附：李璟词集　冯延巳词集

［南唐］李　煜　著
王兆鹏　导读

注：“□”同原版纸书

导读

王兆鹏

他是才子，是词人，是帝王。作为词人，他是成功的；作为帝王，却是失败的。然而，正是失败的帝王成全了词人的成就。如果他没有经历从帝王到臣虏的人生巨变，他的词作就不可能有那种深沉的生命体验，他可能只是个普通的才子词人，而难以成为“词中之帝”。

他，有着究竟怎样不同寻常的人生？创造了怎样别具一格的词作？让我们走近他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

一、李煜其人：由喜剧而悲剧的人生

李煜（937-978）一生，富有戏剧性，一出以喜剧开头、悲剧结束的跌宕起伏的悲喜剧。

先说他的喜剧人生。

喜剧之一：公子变皇孙。公元937年七月七日李煜出生之前，他的父祖只是显宦。他出生三个月后，他的祖父李昪就改朝换代，从吴国杨氏手中夺取帝位，建立南唐国。于是，一夜之间，李煜由贵族小公子变成了帝王家的小皇孙，受尽百般的宠爱、千般的呵护。

喜剧之二：老六成老大。李煜，原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封建时代的长子继承制，做太子，当皇帝，本来没有他的份儿。他自己也没那个愿景，只管成天地读书习字，不问政事。他的长兄弘冀，

在李璟登基后就被立为太子。但弘冀为人残暴专断，弄得李璟很是不满，李璟曾警告弘冀，如果不改改专横暴虐的太子爷作风，就把他废了，另立他的叔父景遂为王位继承人。弘冀不仅不收敛，反而派人把他叔父给毒死了，以绝后患。不知是报应，还是什么缘故，弘冀谋杀叔父后不久，自己也突然暴死。李煜其他几位兄长都早夭，这下子他变成了老大。二十五岁时按顺位坐上了太子的交椅，同年就穿上了皇帝的新衣龙袍。

喜剧之三：酣睡卧榻旁。公元961年七月，李璟去世后，李煜继位为南唐国主。在李煜继位的头一年，宋太祖赵匡胤已在北方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志在统一天下，南唐自然也在他的统一规划之内。如果宋太祖开国就统一了南方，也就没有李煜做国主的份儿了。只是宋太祖先要平定其他的小国，一时无力来收拾南唐，于是李煜得以做了十五年的“唐主”。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李煜居然在赵匡胤的卧榻之旁，酣睡了十几年，也挺有戏剧性的。毕竟李煜睡在赵宋的卧榻之下，难得安宁，生怕哪一天被灭掉，于是做了几年的“唐主”之后，自个儿降为“江南国主”，表示南唐只是一个“自治”的地方政权，不敢与赵匡胤统治的中央政府对抗。但不管什么名份，作为一国之主，李煜是享尽了奢华富贵。

李煜生于七月，死于七月，登基做国主也是在七月。戏剧性的人生，似乎是命中注定。

喜剧之四：双娇配才子。李煜是天生的才子，人又长得英俊潇洒，史书上说他“神骨秀异，目有重瞳”，生性聪悟，喜好读书。他工书法，善绘画，能诗擅词，精通音乐。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创造出了“聚针钉”、“金错刀”、“撮襟”等体式。他画的“林木飞鸟，远过常流，高出意外”（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他创作的乐曲，也很“奇绝”。亡

国之前创作的《念家山》、《念家山破》等乐曲，“宫中民间日夜奏之，未及两月，传满江南”（邵思《雁门野说》）。

身为国主，找几位天姿国色的后妃，本属平常，不算稀罕。可李煜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两位王后，是亲姊妹，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多才多艺，与李煜是情投意合，堪称绝配。

大周后，小字娥皇，比李煜大一岁。十九岁嫁给李煜。二十九岁时，因爱子夭折，哀痛过度而死。临死前，她心满意足地对后主说：“婢子多幸，托质君门。冒宠乘华，凡十载矣。女子之荣，莫过于此。”大周后病重时，后主朝夕陪伴，“药非亲尝不进，衣不解带者累夕”。娥皇死后，后主伤心得骨瘦如柴，要凭拐杖才能站起来。足见他对娥皇的深情。小周后，像她姐姐一样，也是“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风情万种。她与李煜，是先恋爱，后结婚。大周后病重期间，小周后来宫中探望，李煜就爱上她了，两人频频约会。后来李煜娶她，只是“成礼”而已。这对姊妹花，让李煜体验了女人的真爱，饱尝了爱情的甜蜜。

再说他的悲剧人生。

悲剧之一：被俘虏的国主。李煜在强大的赵宋王朝压迫之下，小心翼翼地做了十五年的江南国主，熬到开宝七年（974），噩运终于降临。宋太祖在平定其他小国之后，决心收拾南唐，先是让李煜入朝觐见，想和平解决，李煜明知入朝没有好果子吃，就托病推辞。赵匡胤见李煜软的不吃，就来硬的，派重兵前去攻打。开宝八年（975）十一月，宋兵拿下金陵，李煜被迫投降，南唐国亡。李煜的爷爷李昪压根不会想到，曾给他带来好运、见证他顺利夺得帝位的小孙子，三十九年之后，就亲手把南唐江山拱手让给了别人。想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

地山河”（《破阵子》）葬送在自己手里，李煜也不禁痛心疾首。

开宝九年（976）正月，李煜被俘至汴京。当年的江南国主，被宋朝的天子封为违命侯，软禁居住。过去无忧无虑的生活，如今变得拮据紧张。李煜曾向宋太宗诉说生活贫困，日子太苦，希望增加薪水，提高待遇，改善生活。一贯颐指气使的他，如今日夜被人监视，行动不得自由，门口有吏卒把守，自家人和来访客进出，都得看老吏的脸色。可想而知，他从国主变囚徒，无异于从天堂跌落到人间地狱。“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正唱出了他内心的极度悲哀。失落的极度痛苦，心灵的巨大落差，不是常人可以体会得到的。正因为他品尝过极度的欢乐，也体验了极度的悲哀，他才能在词中真切地表现出人生的极乐与极悲，创造出独特的情感世界。

悲剧之二：被污辱的丈夫。当俘虏，被软禁，没有了尊严，丧失了自由，已经让他够伤心的了。更使他屈辱的是，他心爱的小周后公然被宋太宗叫进宫里受尽污辱。李煜刚到汴京的时候，是宋太祖赵匡胤坐天下，太祖对他还比较友善。没想到，当年十月，太祖驾崩，太宗赵光义继位。太宗好色，常常将李煜的小周后叫进宫去，一入宫几天才能出来。小周后回来后，又哭又骂。可怜的李煜，只能“宛转避之”（王铚《默记》卷下）。妻子被宋朝天子玷污，作为丈夫，李煜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承受着人格的屈辱与灵魂的痛苦！

悲剧之三：被毒死的降王。北宋王朝，对于李煜这类降王，心存猜忌，稍不顺眼，就凶残地置之死地。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正是李煜的四十二岁生日。李煜长期抑郁苦闷，想开个生日派对来散散心，于是让跟随来宋的南唐乐伎演奏音乐，不料声闻于外。早就对李煜心存不满的宋太宗听说后，顿起杀心，立即派人以御赐美食的名义，用牵机药毒死了李煜。牵机药是剧毒，人服后就会头足相触、剧烈抽搐而

死。就这样，词史上的一代天王，在他降临“人间”的同月同日魂归“天上”。以一种最痛苦的方式，永恒地解脱了他灵魂的痛苦。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这位悲喜剧的主角李煜，原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又号钟峰白莲居士。继位后才改名煜。世称李后主，因为南唐先后经历了三朝国主，故后世称第一代国主李昇为先主，第二代李璟为中主，末代李煜为后主。

二、李煜其词：喜剧与悲剧合成的世界

正如李煜的人生是喜剧与悲剧交替上演一样，他的词也是喜剧与悲剧合成的世界。

李煜亡国前的词世界，洋溢着喜剧性的轻松与快乐。宫廷里有绚丽多姿的歌舞、光彩照人的宫娥：

>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照烛花红，待放马蹄清夜月。（《玉楼春》）
>
>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

这些欢乐场景、喜庆气氛，透现出李煜春风得意时狂欢极乐的心境。

更富有刺激性、戏剧性的，是他与小周后约会的情景：

>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菩萨蛮》）

这首词仿佛是李煜跟小周后约会场景的现场直播。女主角的动作细节和声态口吻，被李煜描绘得活灵活现。“偎人颤”三字，十分传神地表现出女主角与情郎见面时既紧张又惊喜的神态。《一斛珠》里那千娇百媚的佳人，又好像是小周后的酒后写真：

> 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结尾二拍写佳人酒后娇滴滴地斜靠绣床，含情脉脉地凝望着情郎，口中嚼着绒线，过一会儿又笑着把绒线向情郎吐去。“嚼”、“唾”两个口部动作，把个娇痴美人活脱脱地描画了出来。

在李煜前期词的欢乐世界里，除了狂欢极乐的宫娥舞女、娇痴多情的佳人，还有快乐逍遥的渔父：

> 阆苑有情千里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渔父》）

李煜前期词作，虽然也有苦涩的离情、苦闷的相思，但情调轻盈，色泽鲜亮，不像亡国之后的词那样沉重、沉痛。

李煜亡国后的词世界，充满着悲剧性的绝望与哀鸣。被俘入宋后，他再也没有了欢乐，有的只是心理的巨大落差、对未来的深深绝望。泪水浸泡着他的灵魂，也渗透在他的词作里：

>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望江南》）

五句词，三处“泪”，可以想象“泪”有“多少”！“心事”本难说，也无人可说，更不能诉说。孤独、寂寞、压抑、痛苦，只有独自吞咽，独自承受。

一年四季，无论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还是皓月当空的秋夜，他都无法排遣心头的创痛。寂寞痛苦之人，本来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就更敏感，所以，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会引起他灵魂的震颤。春花凋谢，他会感叹时间的无情流逝、生命的短暂与人生痛苦的悠长：

>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习习秋风，淡淡秋月，都会加重他的孤独与寂寞：

>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令》）
>
>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莫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乌夜啼》）

长年封闭在空庭静院里，白天“无言”沉默，夜里“无奈”“不寐”。这样的生活，性格坚强者也容易精神崩溃，何况像李煜这样个性软弱、情思敏感之人！生命无法承受之寂寞，人生无法忍受之压抑，在李煜词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

现实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亮色，没有了欢娱，春天失却了它原有的芬芳，秋天黯淡了它本色的清丽。李煜只有在梦里，一遍遍地忆念往日江南的热闹，一次次地咀嚼南国秋日的清欢，一回回地品味当年游乐的开心得意：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滚轻尘。忙杀看花人。（《望江南》）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望江南》）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

只有在“梦里”，他才能放下囚徒的身份，不顾一切地享受片刻的放松与欢娱：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令》）

然而，梦是短暂的，虚幻的。梦境可以慰藉心灵的痛楚，却代替不了真实的生活，抚平不了心灵的创痛。只有梦境才能获得欢乐，这昭示了现实人生的无奈与沉重，更增添了词作的悲剧感。

无论是亡国前的“欢乐颂”，还是亡国后的人生悲歌，都是李煜在其生命历程中的真实体验、切身感受。在词中表达词人自我的真实情怀、真切感受，这改变了词史发展的轨迹，开启了词史运行的新方向。

晚唐五代以来，词坛主流的创作倾向，是温庭筠确立的抒情范式，即抒写男女间的相思恨别等普泛化、类型化的人类情感。词中表达的情怀，不是词人自我独特的感受，而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这在传统的抒情诗之外建立起新型的抒情传统。传统的抒情诗，抒发的主要是诗人自我个性化、独特性的感受和体验，而温庭筠的词，则尽可能消解自我化和个性化，着力传达一种共通的人类情感，使词体的抒情取向与诗歌的抒

情取向分道扬镳，从而拉开词体与诗体的距离，使词体形成不同于诗体的抒情范式。西蜀的花间词人和南唐的李璟、冯延巳等词人，基本上都是遵循温词的创作路数。

到了李煜手中，词体又朝着诗体的抒情方向回归靠近。李煜在保持词体特有的音乐性和可歌性的前提下，改变了词体的抒情方式和抒情功能，让词作尽可能贴近词人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表达词人自我的独特感受。温庭筠的词，是书写别人的情感，讲述他人的感受。而李煜的词，是自述自己的经历，自诉自我的哀乐。《破阵子》就是他亡国前的繁华安闲、亡国时的仓皇失措、做臣虏后的屈辱痛苦的真实写照：

>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在晚唐五代词人中，唯有李煜，是用词来歌唱自己的欢乐，咏叹自我的悲哀。唯有李煜的词，能够看出作者的身份特点，能够把握作者的命运变化、情感律动。再看其名作《子夜歌》和《虞美人》：

>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
>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对“故国”的怀念和“往事”的不堪回首，是他亡国后解不开的心结，也是他作为亡国之君的身份标志。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亡国后他的不幸、悲哀和绝望。

词到李煜手中，才有了真实的生命，真实的性情。这给后来的苏轼、辛弃疾们以莫大的启示：词原来不仅可以歌唱大众化的情感，也照样可以吟唱自我的心声！李煜词，不仅精致完美，有着强烈的可读性，更有艺术上的开创性和典范性。

另外，本书还收入了南唐另两位词人李璟和冯延巳的词集。

李璟（916-961），南唐中主。原名景通，字伯玉。公元943年，先主李昪病死，他继位，改名“璟”。在位十九年。跟其子李煜差不多，李璟做皇帝不行，做才子则绰绰有馀。史书说他“音容闲雅，眉目若画”，“神采精粹，词旨清畅”。他能诗，更擅长词。李煜写词，就得益于他的遗传。他的词作，流传下来的仅有四首，但每首都是精品。两首《山花子》中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和“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都是千古名句。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中主李璟的宰相。冯延巳早年就跟随李璟，深得其信任。他当宰相后，因为结党营私，被政治对手拉下马，不几年，又被李璟重扶上相位。冯延巳曾经声称自己的才智谋略足以治理天下，皇上亲理朝政，宰相只是个摆设，无法治理好天下，要李璟把一切行政大权都交给他。李璟乐得自在，真的不再过问国事。谁知冯延巳只是嘴巴功夫过硬，实际能力不行，独揽大权后，把国事弄得一团糟。李璟不得不收回权力，亲理朝政。冯延巳为人，在当时很受非议，政敌指责他是“谄媚险诈”。他曾经说：“先主丧师数千人，就吃不下饭，叹息十天半月，一个地道的田舍翁。当今主上（李璟），数万军队在外打仗，也不放在心上，照样不停地宴乐击鞠，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据马令《南唐书·冯延巳传》）这种观点，足见冯延巳不是个好政客。

冯延巳多才多艺，能诗擅词，他流传下来的词作有一百一十多首，是五代传存词作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在沿袭花间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开拓，将离情别恨提升为一种更广泛的人生忧患意识。他善于表现人生忧愁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词的境界迷离惝恍，空灵蕴藉。现代著名词学家龙榆生在《唐宋名家词选》中说："延巳在五代为一大作家，与温、韦分鼎三足，影响北宋诸家者尤巨。"特别是晏殊、欧阳修等的词，受冯延巳的影响最深，词的风格也比较近似，以至于三人的词作常常相混，后人无法分辨，如《鹊踏枝》（庭院深深深几许）本是冯词，而后人每每误作欧阳修词。

本书除了词作原文之外，我们还将历代评论及与词作有关的本事、史实择要列于每首词之后，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欣赏。

李煜词集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徐铉归朝，为左散骑常侍，迁给事中。太宗一日问："曾见李煜否？"铉对以"臣安敢私见之"，上曰："卿第往，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铉遂径往其居，望门下马，但一老卒守门。徐言："愿见太尉。"卒言："有旨不得与人接，岂可见也？"铉云："我乃奉旨来见。"老卒往报。徐入，立庭下。久之，老卒遂入，取旧椅子相对。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纱帽道服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牵机药者，服之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又后主在赐第，因七夕命故妓作乐，声闻于外，太宗闻之大怒。又传"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并坐之，遂被祸云。（宋王铚《默记》）

◆《后山诗话》载王平甫子斿谓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后

主“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仆谓李后主之意，又有所自。白乐天诗曰：“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刘禹锡诗曰：“蜀江春水拍天流”，“水流无限似侬愁”。得非祖此乎？则知好处前人皆已道过，后人但翻而用之耳。（宋王楙《野客丛书》）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之愁之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太白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后主曰：“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彩。至寇莱公则谓“愁情不断如春水”，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宋陈郁《藏一话腴》）

◆徐士俊云：只一“又”字，宋元以来抄者无数，终不厌烦。（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山谷羡后主此词。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尤为高妙。（明董其昌《评注便读草堂诗馀》）

◆每念李后主“小楼昨夜又东风”，辄欲以眼泪洗面；及咏周美成“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则泪痕犹在，笑靥自开矣。词之能感人如此！（明尤侗《苍梧词序》）

◆终当以神品目之。（清谭献《词辨》）

◆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清陈廷焯《云韶集》）

◆常语耳，以初见故佳，再学便滥矣。“朱颜”本是山河，因归宋不敢言耳。若直说“山河改”，反又浅也。结亦恰到好处。（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亡国之音，何哀思之深耶？传诵禁廷，不加悯而被祸，失国者不殉宗社，而任人宰割，良足伤矣。《后山诗话》谓秦少游词“飞红万点愁如海”出于后主“一江春水”句，《野客丛书》又谓白乐天之“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刘禹锡之“水流无限似侬愁”，为后主词所祖，但以水喻愁，词家意所易到，屡见载籍，未必互相沿用。就词而论，李、刘、秦诸家之以水喻愁，不若后主之“春江”九字，真伤心人语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奇语劈空而下，以传诵久，视若恒言矣。日日以泪洗面，遂不觉而厌春秋之长。岁岁花开，年年月满，前视茫茫，能无回首，固人情耳。“小楼昨夜又东风”，下一“又”字，与“何时了”密衔。而“故国”一句便是必然的转折。就章法言之，三与一，四与二，隔句相承也；一二与三四，情境互发也。但一气读下，竟不见有章法。后主又乌知所谓章法哉？而自然有了章法，情生文也。过片两句，示今昔之感，只是直说。其下两句，千古传名，实亦羌无故实，刘继增《笺注》所引《野客丛书》，以为本于白居易、刘禹锡，直梦呓耳。胡不曰本于《论语》“子在川上”一章，岂不更现成么？此所谓“直抒胸臆，非傍书史”者也。后人见一故实，便以为“因在是矣”，何其陋耶。……“恰似一江春水流”，后主语也，其词品似之。盖诗词之作，曲折似难而不难，唯直为难。直者何？奔放之谓也。直不难，奔放亦不难，难在于无尽。“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无尽之奔放，可谓难矣。倾一杯水，杯倾水涸，有尽也，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无尽也。意竭于言则有尽，情深于词则无尽。“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老是那么“不足”，岂有尽欤？情深故也。人曰李后主是大天才，此无征不信，似是而非之说也。情一往而深，其春愁秋怨如之，其词笔复宛转哀伤，随其孤往，则谓为千古之名句可，谓为绝代之才人亦可。凡后主一切词皆当作如是观，不但此阕也，特于此发其凡耳。（俞平伯《读词偶得》）

乌夜啼

昨夜风兼雨，
帘帏飒飒秋声。
烛残漏断频欹枕，
起坐不能平。

世事漫随流水，
算来梦里浮生。
醉乡路稳宜频到，
此外不堪行。

◆此调亦唐教坊曲句也。人当清夜自省，宜嗔痴渐泯，作者转起坐不平，虽知浮生若梦，而无彻底觉悟，惟有借陶然一醉，聊以忘忧。此词若出于清谈之名流，善怀之秋士，便是妙词。乃以国主任兆民之重，而自甘颓弃，何耶？但论其词句，固能写牢愁之极致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由景入情，写出人生之烦闷。夜来风雨无端，秋声飒飒，此境已令人愁绝，加之烛又残，漏又断，伤感愈甚矣。“起坐不能平”句，写尽抑郁塞胸，展转无眠之苦。换头，承上抒情，言旧事如梦，不堪回首。末两句，写人世茫茫，众生苦恼，尤为沉痛。后主词气象开朗，堂庑广大，悲天悯人之怀，随处流露，王静安谓：“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言良然。（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一斛珠

晓妆初过，
沉檀轻注些儿个。
向人微露丁香颗，
一曲清歌，
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涴。
绣床斜凭娇无那，
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

◆描画精细，绝是一篇上好小题文字。（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李后主《一斛珠》之结句云：“绣床斜倚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此词亦为人所竞赏。予曰：此娼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嚼红绒以唾郎，与倚市门而大嚼，唾枣核瓜子以调路人者，其间不能以寸。优人演剧，每作此状，以发笑端，是深知其丑，而故意为之者也。不料填词之家，竟以此事谤美人，而后之读词者，又止重情趣，不问妍媸，复相传为韵事，谬乎不谬乎！无论情节难堪，即就字句之浅者论之，烂嚼打人诸腔口，几于俗杀，岂雅人词内所宜？（清李渔《窥词管见》）

◆词家多翻诗意入词，虽名流不免。吾常爱李后主《一斛珠》末句

云："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杨孟载《春绣》绝句云："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红绒唾碧窗。"此却翻词入诗，弥子瑕竟效颦于南子。（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李后主词"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李易安词"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汪肇麟词"待他重与画眉时，细数郎轻薄"，皆酷肖小儿女情态。（清李佳《左庵词话》）

◆画所不到，风流秀曼，失人君之度矣。（清陈廷焯《云韶集》）

◆虽绮靡之音，而上阕"破"字韵颇新颖。下阕"绣床"三句自是俊语。杨孟载袭用之，有《春绣》绝句云："闲情正在停针处，笑嚼红绒唾碧窗。"翻用前人词语入诗，虽能手不免。（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咏佳人口。起两句，写佳人口注沉檀。"向人"三句，写佳人口引清歌。换头，写佳人口饮香醪。末三句，写佳人口唾红茸。通首自佳人之颜色服饰，以及声音笑貌，无不描画精细，如见如闻。（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后主在位十五年，保境安民，颇有小康之象。因得寄情声乐，荡侈不羁。《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石壁曰：'浅斟低唱，偎红倚翠，太师鸳鸯寺主，传风流教法。'"此时宁复知世间有苦恼事？故在前期作品，类极风流蕴藉，堂皇富艳之观。其描写美人娇憨情态者，如《一斛珠》（略）。温馨艳丽，荡人心魄；又好用代词，如"丁香"、"樱桃"之类，颇受温庭筠影响。（龙榆生《南唐二主词叙论》）

子夜歌

人生愁恨何能免，
销魂独我情何限。
故国梦重归，
觉来双泪垂。

高楼谁与上？
长记秋晴望。
往事已成空，
还如一梦中。

◆后主乐府词云：“故国梦初归，觉来双泪垂。”又云：“小园昨夜又西风，故国不堪翘首月明中。”皆思故国者也。（宋马令《南唐书》）

◆回首可怜歌舞地。（清陈廷焯《云韶集》）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同上）

◆起句用翻笔，明知难免，而我自消魂，愈觉埋愁之无地。马令《南唐书》本注谓“故国”二句与《虞美人》词“小楼昨夜”二句“皆思故国者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思故国，不假采饰，纯用白描。但句句重大，一往情深。起句两问，已将古往今来之人生及己之一生说明。“故国”句开，“觉来”句合，言梦归故国，及醒来之悲伤。换头，言近况之孤苦。高楼独上，秋晴空望，故国杳杳，销魂何限。“往事”句开，“还如”句合。上下

两“梦”字亦幻，上言梦似真，下言真似梦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马令《南唐书·后主书第五》注：“后主乐府词云：‘故国梦初归，觉来双泪垂！’又云：‘小园昨夜又西风，故国不堪翘首月明中！’皆思故国者也。”这是李煜入宋后抒写亡国哀思的作品。前段是说人生都不免有愁恨，而我的情怀更觉难堪，这是泛指一般的情况。梦回故国，一觉醒来便流泪，这是专指特殊的情况。后段紧接特殊情况推进一层说，本来故国是不堪回首的，可是老是记着以前秋高气爽的时候跟人在楼上眺望的情事，现在叫谁跟我一起呢？看来旧事全是空幻的，只是像一场大梦罢了。从悲痛之极，无可奈何，归结到人生如梦，便觉真挚动人。（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更漏子

金雀钗，红粉面，
花里暂时相见。
知我意，感君怜，
此情须问天。

香作穗，蜡成泪，
还似两人心意。
珊枕腻，锦衾寒，
觉来更漏残。

◆此词一作唐温庭筠作。

临江仙

樱桃落尽春归去，
蝶翻金粉双飞。
子规啼月小楼西，
画帘珠箔，惆怅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
望残烟草低迷。
炉香闲袅凤凰儿，
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西清诗话》云：“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怅惆卷金泥。　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余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书耳。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苕溪渔隐曰：余观《太祖实录》及《三朝正史》云：“开宝七年十月，诏曹彬、潘美等率师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升州。”今后主词乃咏春景，决非十一月城破时作。《西清诗话》云“后主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师围金陵凡一年，后主于围城中春间作此诗，则不可知。是时其心岂不危窘？于此言之，乃可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以献蔡絛约之。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遒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又有看经发愿文，

自称“莲峰居士李煜”。又有长短句《临江仙》（词略），而无尾句，刘延仲为补之曰：“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帘飞絮，依约梦回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蔡絛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及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下略）。”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音也。”（宋陈鹄《耆旧续闻》）

◆自古文人，虽在艰危困踣之中，亦不忘于制述。盖性之所嗜，虽鼎镬在前不恤也，况下于此者乎？李后主在围城中，可谓危矣，犹作长短句，所谓“樱桃落尽春归去（略）”，文未就而城破。蔡约之尝亲见其遗稿。（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汉高祖《大风》之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诗曰：“欲出未出红剌剌，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捅出大金盆，赶退残星逐退月。”陈后主之诗曰：“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后主之词曰：“樱桃落尽春归去（略）。”合四君之所作而论之，则开基英雄之主与亡国衰弱之君，气象不同，居然可见。（元刘壎《隐居通议》）

◆李后主在围城中犹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略）。”其词是《临江仙》，凄婉有致。（明顾起元《客座赘语》）

◆南唐后主于围城中尚作长短句，未终阕而城破。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略）。"艺祖曰："李煜若以作词手去治国事，岂为吾虏？"又，徽宗亦工长短句，方北去，在舟中作小词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或曰："徽宗即李煜后身。"其然乎，其然乎。（清孙兆溎《片玉山房词话》）

◆低回留恋，宛转可怜。伤心语，不忍卒读。（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真可谓亡国之音，然又极含蓄蕴藉之致。（梁启勋《词学》）

望江南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此首忆旧词，一片神行，如骏马驰坂，无处可停。所谓“恨”，恨在昨夜一梦也。昨夜所梦者何？“还似”二字领起，直贯以下十七字，实写梦中旧时游盛况。正面不着一笔，但以旧乐反衬，则今之愁极恨深，自不待言。此类小词，纯任性灵，无迹可寻，后人亦不能规摹其万一。（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是李煜入宋后的作品。恨煞梦里的繁华景象，怕提旧事，怕听细乐，都深刻地表达出当时悲苦的心境。（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望江南

多少泪，
断脸复横颐。
心事莫将和泪说，
凤笙休向泪时吹。
肠断更无疑。

◆唐词：“眼重眉褪不胜春。”李后主词：“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元乐府：“眼馀眉剩。”皆祖唐词之语。（明杨慎《词品》）

◆后主词一片忧思，当领会于声调之外。君人而为此词，欲不亡国得乎？（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词在唐时为单调，至宋时始为双调。后主词本单调为两首，故前后段各自用韵。“车水马龙”句为时传诵，当年之繁盛，今日之孤凄，欣戚之怀，相形而益见，两首意本一贯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二首为李煜降宋后作。前首因梦昔时春游苑囿车马之盛况，醒而含恨。后首乃念旧宫嫔妃之悲苦，因而作劝慰之语，故曰“莫将”、“休向”。更揣其时必已肠断，故曰“更无疑”。后主已成亡国之“臣虏”，乃不暇自悲而慰人之悲，亦太痴矣。昔人谓后主亡国后之词，乃以血写成者，言其语语真切，出自肺腑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此首直揭哀音，凄厉已极。诚有类夫春夜空山，杜鹃啼血也。断脸横颐，想见泪流之多。后主在汴，尝谓“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

正可与此词印证。心事不必再说，撇去一层；凤笙不必再吹，又撇去一层。总以心中有无穷难言之隐，故有此沉愤决绝之语。“肠断”一句，承上说明心中悲哀，更见人间欢乐，于己无分，而苟延残喘，亦无多日，真伤心垂绝之音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清平乐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徐士俊云：末二句从杜诗“江草唤愁生”句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与此同妙。（清谭献《词辨》）

◆欧阳公“离愁渐远渐无穷”二语，从此脱胎。（清陈廷焯《云韶集》）

◆上段言愁之欲去仍来，犹雪花之拂了又满；下段言人之愈离愈远，犹草之更远还生，皆加倍写出离愁。且借花草取喻以渲染词句，更见婉妙。六一词之“行人更在青山外”，东坡诗之“但见乌帽出复没”，皆言极目征人，直至天尽处，与此词春草句，俱善状离情之深挚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落梅雪乱，殆玉蝶之类也，春分固犹有残英。“砌下”二句，戏谓

之摄影法。上下片均以折腰句结，“拂了一身还满”，二折也；“更行更远还生”，三折也。但如以逗号示之，便索然无味，虽不是黑漆断纹琴，亦就断纹以小洋刀深凿之耳。此二句善状花前痴立，怅怅何之，低回几许之神，似画而实画不到，诗情而兼有画意者。梅英如霰，不着一语惜之何？亦似不暇惜落花矣。谭献以欧阳修《采桑子》拟之，夫彼语有做作气，曰“与此同妙”，似失。“雁来”句轻轻地说，“路遥”句虚虚地说，似梦之不成，乃路远为之，何其微婉欤。读此觉赵德麟《锦堂春》“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便有伧夫气息，彼语岂不工巧，然而后主远矣。于愁则喻春水，于恨则喻春草，颇似重复，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长句一气直下，“更行更远还生”，以短语一波三折。句法之变换，直与春水春草之姿态韵味融成一片，外体物情，内抒心象，岂独妙肖，谓之入神可也。虽同一无尽，而千里长江，滔滔一往，绵绵芳草，寸接天涯，其所以无尽则不尽同也。词情调情之吻合，词之至者也。后主之词，此二者每为不可分之完整，其本愿悉出于自然，不假勉强。夫勉强而求合，岂有所谓不可分之完整耶？是以知其必出于自然也。无以言之，乃析言之，非制作之本也。（俞平伯《读词偶得》）

◆这是一首写离情的词。“砌下落梅”两句是写景，实际是“触目”的一个镜头。通过这两句，一方面点明“春半”的景色，一方面写出“愁肠断”。这首词不着力写愁，只说落梅“拂了一身还满”，可是他独立在花下很久很久，透露了伤春伤别的情绪。下片“雁来”两句，一方面说，不但家乡音信全无，而且连梦魂也难得归去。原来离别不能相见，音信是个慰藉，音信全无，那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梦中；现在连归梦都不能成，这就引出下面“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二句来。春草遍地都是，用它形容愁恨之多。行人到了哪里，哪里有春草。好像离愁也跟到哪里，是说无法排遣愁恨，触目春光，都是愁绪。（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南唐词》）

◆此首即景生情，妙在无一字一句之雕琢，纯是自然流露，丰神秀绝。起点时间，次写景物。“砌下”两句，即承“触目”二字写实，落花纷纷，人立其中；境乃灵境，人似仙人。拂了还满，既见落花之多，又见描摹之生动。愁肠之所以断者，亦以此故。中主是写风里落花，后主是写花里愁人，各极其妙。下片，承“别来”二字深入，别来无信一层，别来无梦一层。着末，又融合情景，说出无限离恨。眼前景，心中恨，打并一起，意味深长。少游词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周止庵以为神来之笔，实则亦袭此词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采桑子

亭前春逐红英尽，
舞态徘徊。
细雨霏微，
不放双眉时暂开。

绿窗冷静芳音断，
香印成灰。
可奈情怀，
欲睡朦胧入梦来。

◆幽怨。（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这是春天怀人的词。前段说落花飞舞，细雨迷濛，触动了愁怀。后段说静待消息，无可奈何，形于梦寐。（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喜迁莺

晓月坠，宿云微，
无语枕频欹。
梦回芳草思依依，
天远雁声稀。

啼莺散，馀花乱，
寂寞画堂深院。
片红休扫尽从伊，
留待舞人归。

◆此二词（指此首及《采桑子》“亭前春逐”）殆亦失国后所作。春晚花飞，宫人零落，芳讯则但祈入梦，落红则留待归人，皆极写无聊之思。《采桑子》词之眉头不放暂开，殆受归朝后禁令之严，微有怨词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是抒写怀念一个欢爱的女子的小词。前半是说通宵梦想，消息沉沉，很觉难过。后半更从冷静堂院同时又是满地艳红的极不调和的氛围中描绘出矛盾冲突的心境。这样，尽管有触目伤心的落花（过去的人是把花象征美人，落花象征美人的遭遇的）也就索性不扫了。为什么不扫落花呢？第一，要留给欢爱的人看看，好花到了这个地步是多么可惜，来引起她的警惕；第二，要让欢爱的人明白，惜花的人对此又是多么难堪，来引起她的怜惜。总之，希望从这里来感动她，以后不再远离。说来虽很简单，意义却很深长的。陆淞《瑞鹤仙》词有这么一段：“阳台路迥（一作“远”），云雨梦，便无准。待归来，先指花梢教看，欲把心期（心愿）细问，问因循（随随便便，不稍改变）过了青

春，怎生意稳（安）？”说得很透辟，虽怀念的对象有所不同，表达男女间的心情，正可互相印证。（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蝶恋花

遥夜亭皋闲信步。
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
数点雨声风约住，
朦胧淡月云来去。

桃李依依春暗度。
谁在秋千，笑里低低语？
一片芳心千万绪，
人间没个安排处。

◆陈继儒云：何不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引）

◆片时佳景，两语留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评“数点雨声”二句）

◆“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清沈谦《填词杂说》）

◆上半首工于写景，风收残雨，以“约住”二字状之，殊妙。雨后残云，惟映以淡月，始见其长空来往，写风景宛然。结句言寸心之愁，而宇宙虽宽，竟无容处，其愁宁有际耶！唐人诗“此心方寸地，容得许多愁”，愁之为物，可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惟能手得写出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前半阕濡染大笔。（清谭献《词辨》）

◆后主词，凄婉出飞卿之右，而骚意不及。（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后主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词借伤春为喻，恨风雨之摧花，犹逆臣之误国，迨魁柄一失，如水之东流，安能挽沧海尾闾，复鼓回澜之力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五段若一气读下，便如直头布袋，煮鹤焚琴矣。必须每韵作一小顿挫，则调情得而词情即见。词之致佳者，二者辄融会不分，此固余之前说也，得此而愈明。此词全用杜诗“林花着雨燕支湿”，却分作两片，可悟点化成句之法。上片只三韵耳，而一韵一折，犹书家所谓“无垂不缩”，特后主气度雄肆，虽骨子里笔笔在转换，而行之以浑然元气。谭献曰“濡染大笔”，殆谓此也。首叙，次断，三句溯其经过因由，花开花谢，朝朝暮暮，风风雨雨，片片丝丝，包孕甚广，试以散文译之，非恰好三小段而何？下片三短句一气读。忽入人事，似与上片断了脉络。细按之，不然。盖“春红”二字已远为“胭脂”作根，而匆匆风雨，

又处处关合“泪”字。春红着雨，非胭脂泪欤？心理学者所谓联想也。结句转为重大之笔，与“一江春水”意同，而此特沉着。后主之词，兼有阳刚阴柔之美。（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伤别，从惜花写起。“太匆匆”三字，极传惊叹之神。“无奈”句，又转怨恨之情，说出林花所以速谢之故。朝是雨打，晚是风吹，花何以堪，人何以堪，说花即以说人，语固双关也。“无奈”二字，且见无力护花，无计回天之意，一片珍惜怜爱之情，跃然纸上。下片，明点人事，以花落之易，触及人别离之易，花不得重上故枝，人亦不易重逢也。“几时重”三字轻顿。“自是”句重落。以水之必然长东，喻人之必然长恨，语最深刻。“自是”二字，尤能揭出人生苦闷之义蕴。此与“此外不堪行”，“肠断更无疑”诸语，皆以重笔收束，沉哀入骨。（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首词怕也是李煜入宋后所作。前段写景物，虽是写客观的景物，但用“太匆匆”，用“无奈”，句意便转向主观的感受，而不是徒作客观的描写。融景入情，景为情使，是抒情而不是体物，景物只是作者所选用的素材，虽是特殊而带有普通的意义。读者在这里所感染到的是美好的东西横遭摧毁，并不限于“林花”，“林花”的命运如此，其他和“林花”同样命运的都如此。后段转到人事，把“林花”值得留恋比像女人留醉，也是举出一种最凄艳动人的事件来说的，个别而带有一般的性质，不局限于这一事件。从这些方面去理解，就有足够的力量来表现“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样的一个意义极为深广的主题思想了。（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长相思

云一緺，玉一梭，
淡淡衫儿薄薄罗。
轻颦双黛螺。

秋风多，雨相和，
帘外芭蕉三两窠。
夜长人奈何！

◆徐士俊云："云一緺，玉一梭"，缘饰尤佳。（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字字绮丽。结五字婉曲。（清陈廷焯《云韶集》）

◆情词凄婉。（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上叠写出美人的颜色服饰，轻盈袅娜，正是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美人。而后叠拿风雨的愁境，衬出人的心情，浓淡相间，深刻无匹。（唐圭璋《词学论丛·李后主评传》）

◆上半也写一个女子的装束和情态。但给予读者的印象，不仅是一个女子的这种装束和情态而已，同时还可以看出她的苗条的身材，富于感情的内心以及她的整个标格和丰韵，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爱慕的女子。这原因，就和作者运用精炼准确的字句有关。如里面用了两个"一"字，一个"儿"字，一个"轻"字，两组重叠字"淡淡"和"薄薄"，都能够使得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有"亭亭玉立"的风致，整个标格和丰韵都从中透露出来。（詹安泰《李璟李煜词·前言》）

捣练子令

深院静，小庭空，
断续寒砧断续风。
无奈夜长人不寐，
数声和月到帘栊。

◆李后主《捣练子》云（略）。词名《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明杨慎《词品》）

◆曲名《捣练子》，即以咏之，乃唐词本体。首二句言闻捣练之时，院静庭空，已写出幽悄之境。三句赋捣练。四、五句由闻砧者说到砧声之远递。通首赋捣练，而独夜怀人情味，摇漾于寒砧断续之中，可谓极此题能事。杨升庵谓旧本以此曲为《鹧鸪天》之后半首，尚有上半首云："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还在别离中。谁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案《鹧鸪天》调，唐人罕填之。况"塘水"四句，全于捣练无涉，升庵之说未确。但露珠月弓，传诵词苑，自是佳句。（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闻砧而作。起两句，叙夜间庭院之寂静。"断续"句叙风送砧声，庭愈空，砧愈响，长夜迢迢，人自难眠。其中心之悲哀，亦可揣知。"无奈"二字，曲笔径转，贯下十二字，四层含意。夜既长，人又不寐。而砧声、月影，复并赴目前，此境凄迷，此情难堪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词是写离怀别感的，自始至终没有一句不从这样的感情出发，拆开来看，句句都是可以独立抒发这种感情的境界。然而通首总共只有

二十七个字，接触到人物本身的只有“无奈夜长人不寐”七个字，作者把其他许多足以引动离怀别感的情景——院静、庭空、寒风阵阵、砧声断续、月照帘栊都集中起来，向这不寐人侵袭，使这不寐人的离怀别感的深度和强度都突现在读者的眼前。这样地运用深刻的艺术构思，这样地运用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应该说是李煜在小词的创作上一种异常杰出的成就。古典作家在极短小的篇幅中能够表达出很深厚的感情，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基础上经过匠心独运千锤百炼的成果，是不能轻易看过的。（詹安泰《李璟李煜词·前言》）

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
金炉次第添香兽。
红锦地衣随步皱。

佳人舞点金钗溜，
酒恶时拈花蕊嗅。
别殿遥闻箫鼓奏。

◆金陵人谓中酒曰酒恶，则知后主诗云：“酒恶时拈花蕊嗅。”用乡人语也。（宋赵令畤《侯鲭录》）

◆欧阳文忠曰：诗源乎心者也。富贵愁怨，见乎所处。江南李氏巨富，有诗曰：“帘日已高三丈透（略）。”与“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异矣。（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摭遗》）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国初，江南遣徐铉来朝。铉欲以辨胜，至诵后主月诗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语耳，吾不为也。吾微时，夜自华阴道中逢月出，有句云：‘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中天万国明。’”铉闻，不觉骇然惊服。太祖虽无意为文，然出语雄健如此！予观李氏据江南，全盛时宫中诗曰：“帘日已高三丈透（略）。”议者谓与“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者异矣。然此尽是寻常说富贵语，非万乘天子体。予盖闻太祖一日与朝臣议论不合，叹曰：“安得桑维翰者与之谋事乎！”左右曰：“纵维翰在，陛下亦不能用之。盖维翰爱钱。”太祖曰：“措大家眼孔小，赐与十万贯，则塞破屋子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谓“金炉”、“红锦地衣”当费得几万贯？此语得无是措大家

眼孔乎？（宋陈善《扪虱新话》）

◆写景之工者，如尹鹗“尽日醉寻春，归来月满身”，李重光“酒恶时拈花蕊嗅”……皆入神之句。（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扪虱新话》云：“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贵气象。”此语诚然。但时至日高三丈，而金炉始添兽炭，宫人趋走，始踏皱地衣，其倦勤晏起可知。恣舞而至金钗溜地，中酒而至嗅花为解，其酣嬉如是而犹未满足，箫鼓尚闻于别殿。作者自写其得意，如穆天子之为乐未央，适示人以荒宴无度，宁止杨升庵讥其忒富贵耶？但论其词，固极豪华妍丽之致。（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南唐未亡前李煜所写宫中行乐之词。此时江南，生产力已发达，统治者享受极其侈靡，锦作地衣，即其证。（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此首写江南盛时宫中歌舞情况。起言红日已高，点外景。次言金炉添香，地衣舞皱，皆宫中事。换头承上，极写宴乐。金钗舞溜，其舞之盛可知；花蕊频嗅，其醉之甚可知。末句，映带别殿箫鼓，写足处处繁华景象。（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菩萨蛮

花明月暗笼轻雾，
今宵好向郎边去。
划袜步香阶，
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
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
教君恣意怜。

◆后主继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静。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内，而昭惠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帐前，昭惠惊曰："妹在此耶？"后幼，未识嫌疑。即以实告曰："既数日矣！"昭惠恶之，返卧不复顾。昭惠殂，后未胜礼服，待年宫中。明年，钟太后殂，后主服丧，故中宫位号久而未正。至开宝元年，始议立后为国后。……后自昭惠殂，常在禁中。后主乐府词有"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之类，多传于外。至纳后，乃成礼而已。翌日，大宴群臣，韩熙载以下皆为诗以讽焉，而后主不之谴。（宋马令《南唐书·继室周后传》）

◆徐士俊云："花明月暗"一语，珠声玉价。（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结语极俚极真。（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竟不是作词，恍如对话矣。如此等，《词的》中亦不多得。（明茅暎《词的》）

◆“刬袜”二语，细丽。“一晌”妙，香奁词有此，真乃工绝。后人着力描写，细按之总不逮古人。（清陈廷焯《云韶集》）

◆昭惠后之妹，因侍后疾而承恩，词为进御之夕作。“刬袜”二句想见花阴月暗，悄行多露之时。宫中事秘，后主乃张之以词，事传于外。继立为后之日，韩熙载为诗讽之，而后主不恤人言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非泛写闺情之词，乃后主记与小周后幽会之事。马令《南唐书》载后主继室周后，即昭惠后之妹也，昭惠感疾，后尝在禁中，先与后主私，后主作《菩萨蛮》云云。按此词，后主自记，情景甚真。“偎人颤”者，又惊又喜之态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此首写小周后事，起点夜景，次述小周后匆遽出宫之状态。下片，写相见相怜之情事，景真情真，宛转生动。“奴为”两句，与牛给事之“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同为狎昵已极之词。他如“潜来珠锁动，惊觉银屏梦”、“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诸词，亦皆实写当日情事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是描写一个女子偷偷地去和一个男人幽会的情况。开首先来这样的一个境界：娇艳的花，正开在朦胧淡月迷濛轻雾之中。似近似远，若隐若现，和主题的表现作了极其美妙的配合。接着用自己决定的口吻来点清主题。“刬袜”以下，极其生动细致地塑造了一个双袜着地，一手提鞋，带着慌张的神情而又轻轻地跑着的形象，真是一张挺好的画面。后段先描绘她会见男人时片刻间的羞怯的状态，然后表白了自己的火热的爱情。由于机会的难得，不能不纵情淫乐。描写虽涉猥亵，但很大胆，很率真。（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望江南

闲梦远，
南国正芳春。
船上管弦江面绿，
满城飞絮滚轻尘。
忙杀看花人。

◆此首写江南春景。“船上”句，写江南春水之美，及船上管弦之盛。“满城”句，写城中花絮之繁，九陌红尘与漫天之飞絮相混，想见宝马香车之喧与都城人士之狂欢情景。末句，揭出倾城看花，亦可见江南盛时上下酣嬉之状。（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是李煜入宋后眷恋南唐的心情的一种表现。写的虽然只是美妙的境界，由于他对这美妙的境界的梦想和爱慕，就渗透着现实生活孤寂难堪的情味；写的虽然只是芳春和清秋中的个别的景物情事，由于他抓住了最具有代表性的最动人的东西作精细的刻划，就体现出整个美丽的南国的全貌。（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望江南

闲梦远，
南国正清秋。
千里江山寒色远，
芦花深处泊孤舟。
笛在月明楼。

◆寥寥数语，括多少景物在内。（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首写江南秋景，如一幅绝妙图画。“千里”句，写秋来江山之寥廓，与四野之萧条。“芦花”句，写远岸芦花之盛，与孤舟相映，情景兼到。末句，写月下笛声，尤觉秋思洋溢，凄动于中。孤舟，见行客之悲秋；笛声，见居人之悲秋。张若虚诗云“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亦兼写行客与居人两面。后主词，正与之同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把整个南国最美妙动人值得留恋的具体情景，从芳春、清秋两个季节中的一些最突出的景物情事中勾画出来，使了解南国生活的读者感到这些情景确实足以代表南国最美好的风光，未到过南国的读者也不能不受到这些情景的感动而向往于南国的美好生活。这类的写法，有人仅仅理解为选择题材的问题。其实从艺术构思说，实是作者经过深刻的体验，仔细的思考之后，加以概括集中的成果。（詹安泰《李璟李煜词·前言》）

菩萨蛮

蓬莱院闭天台女，
画堂昼寝人无语。
抛枕翠云光，
绣衣闻异香。

潜来珠锁动，
惊觉银屏梦。
脸慢笑盈盈，
相看无限情。

◆这是描写在深院里和一个美貌的女子调情的情况。前段描写在一个深静的环境中是如何缠绵，如何沉醉。后段写“潜来”，写“惊觉”，写“笑”，写“相看”，精细刻画，生动活泼。通首都是真切生活的体现。（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菩萨蛮

铜簧韵脆锵寒竹，
新声慢奏移纤玉。
眼色暗相钩，
秋波横欲流。

雨云深绣户，
未便谐衷素。
宴罢又成空，
梦迷春雨中。

◆徐士俊云：后主词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一字，出他人口便村。（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精切。（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后叠弱，可移赠妓。（同上）

◆《古今词话》云：“词为继立周后作也。”幽情丽句，固为侧艳之词，赖次首末句以迷梦结之，尚未违贞则。（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是在筵席上钟情和依恋一个奏乐的女子的自白。先写声乐和演奏的情况，次写情感相通，再次写谐合的未便，最后写魂牵梦萦。有人从“未便”的本子并据《古今词话》的说法，认为这是李煜曾经幽会过的女子（指小周后），“雨云”两句是宕开，是联想两人谐合的情况，以下才拍合写现场的生活。也通。（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阮郎归呈郑王十二弟

东风吹水日衔山，
春来长是闲。
落花狼藉酒阑珊，
笙歌醉梦间。

佩声悄，晚妆残，
凭谁整翠鬟？
留连光景惜朱颜，
黄昏独倚阑。

◆从善字子师，元宗第七子。……开宝四年遣朝京师，太祖已有意召后主归阙，即拜从善泰宁军节度使，留京师，赐甲第汴阳坊。……后主闻命，手疏求从善归国。太祖不许，上疏示从善，加恩慰抚，幕府将吏皆授常参官以宠之。而后主愈悲思，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视。由是岁时游燕，多罢不讲。尝制《却登高文》曰："玉斝澄醪，金盘绣糕，茱房气烈，菊蕊香豪。左右进而言曰：'惟芳时之令月，可藉野以登高，矧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告之曰：'昔予之壮也，意如马，心如猱，情槃乐恣，欢赏忘劳。悁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轻五陵之得侣，陋三秦之选曹。量珠聘妓，纫彩维艘。被墙宇以耗帛，论丘山而委糟。年年不负登临节，岁岁何曾舍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长裁罗被翠为袍。岂知萑苇乎性，忘长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于滔滔。今予之齿老矣！心凄焉而忉忉：怆家艰之如毁，萦离绪之郁陶。陟彼冈兮跻予足，望复关兮睇予目。原有鸰兮相从飞，嗟予季兮不来归。空苍苍兮风凄凄，心踯躅兮泪涟洏。无一欢之可作，有万绪以缠悲。于戏噫嘻！尔之告我，曾非所宜。'"从善妃屡诣后主号

泣。后主闻其至，辄避去。妃忧愤而卒。国人哀怜之。国亡改授右神武大将军。太平兴国初改右千牛卫上将军。雍熙四年卒，年四十八。（宋陆游《南唐书》）

◆意绪亦似归宋后作。（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徐士俊云：后主归宋后，词常用“闲”字，总之闲不过耳，可怜。（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李于鳞：上写其如醉如梦，下有黄昏独坐之寂寞。又云：似天台仙女，伫望归期，神思为阮郎飘荡。（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引）

◆词为十二弟郑王作。开宝四年，令郑王从善入朝，太祖拘留之。后主疏请放归，不允。每凭高北望，泣下沾襟。此词春暮怀人，倚阑极目，黯然有鸰原之思。煜虽孱主，亦性情中人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是独居无欢的生活和心情的表白。前段写一任芳春虚度，无心欣赏，取乐。后段写幽独无偶，对景自怜。（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浪淘沙

往事只堪哀，
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
一行珠帘闲不卷，
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
壮气蒿莱。
晚凉天净月华开。
想得玉楼瑶殿影，
空照秦淮。

◆此在汴京念秣陵事作，读不忍竟。（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起五字凄婉，却来得突兀，故妙。凄恻之词而笔力精健，古今词人谁不低首。（清陈廷焯《云韶集》）

◆藓阶帘静，凄寂等于长门，“金锁”二句有铁锁沉江、王气黯然之慨。回首秦淮，宜其凄咽。唐人《浪淘沙》，本七言断句，至后主始制二段，每段尚存七言诗二句，盖因旧曲名而别创新声也。原注谓此词昔已散佚，乃自池州夏氏家藏传播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念秣陵。上片，白昼凄清状况，哀思弥切。起两句，总括全篇。“秋风”一句，补实上句难排之景。秋风袅袅，苔藓满阶，想见荒凉无人之情，与当年“春殿嫔娥鱼贯列”之盛较之，真有天渊之别。“一

行”两句，极致孤独之哀。后主入汴以后之生活，于此可见。换头，自叹当年之意气都已销尽。“晚凉”一句，点月出。“想得”两句，因月生感，怅望无极。月影空照秦淮，画出失国后惨淡景象。（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是李煜抒写入宋后怀念南唐的一种哀痛的心情。前后段都先以无比怨愤的声调冲激而出，然后通过具体的生活现象和内心活动来表达当时十分难堪的情况。前段写风景撩人，而珠帘不卷，无谁告语，是日间生活的难堪。后段写天清月白，想起秦淮河畔的楼殿，只有影儿投入河里，一切繁华旧事，都成空花，是夜间生活的难堪。日夜并举，用突出的形象，作高度的概括。（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采桑子

辘轳金井梧桐晚，
几树惊秋。
昼雨新愁，
百尺虾须在玉钩。

琼窗春断双蛾皱，
回首边头。
欲寄鳞游，
九曲寒波不溯流。

◆何关鱼雁山水，而词人一往寄情，煞甚相关，秦、李诸人，多用此诀。（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李于鳞云：上“愁绝不绝浑如雨”，下“情思欲诉寄与鳞”。观其愁情欲寄处，自是一字一泪。（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引）

◆上阕宫树惊秋，卷帘凝望，寓怀远之思。故下阕云回首边头，音书不到，当是忆弟郑王北去而作，与《阮郎归》调同意。此词墨迹在王季宫判院家。《墨庄漫录》称后主书法，“遒劲可爱”，可称书词双美。此调《词谱》作《丑奴儿令》。（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词是抒写秋愁无限，离情难寄。前段用一些具体景物勾画出秋愁，并实写客居独处，愁心紧闭，无从排遣的环境。后段承上意更进一步说断送了美好生活，已觉难挨，想把这心情写上书信，寄给远人，路途曲折遥远，更无从达到。（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虞美人

风回小院庭芜绿，
柳眼春相续。
凭阑半日独无言，
依旧竹声新月似当年。

笙歌未散尊前在，
池面冰初解。
烛明香暗画堂深，
满鬓清霜残雪思难任。

◆此亦在汴京忆旧乎？华疏采会，哀音断绝。（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二词（指两首《虞美人》）终当以神品目之。（清谭献《词辨》）

◆五代词句多高浑，而次句“柳眼春相续”及上首《采桑子》之“九曲寒波不溯流”琢句工炼，略似南宋慢体。此词上、下段结句，情文悱恻，凄韵欲流。如方干诗之佳句，乘风欲去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后主之作多不耐描写外物，此却以景为主，写景中情，故取说之。虽曰写景，仍不肯多用气力，其归结终在于情怀，环诵数过殆可明了。实写景物全篇只首二句。李义山诗“花须柳眼各无赖”，“柳眼”佳，“春相续”更佳，似春光在眼，无尽连绵。于是凭阑凝睇，惘惘低头，片念俄生，即所谓“竹声新月似当年”也。以下立即堕入忆想之

中，玩“柳眼春相续”一语，似当前春景，艳浓浓矣，而忆念所及偏在春先，姿态从平凡自然之间，逗露出狡狯变幻来，截搭却令人不觉。其脉络在“竹声新月”上，盖竹声新月，固无间于春光之浅深者也，拈出一不变之景，轻轻搭过，有藕断丝牵之妙。眼前春物昌昌，只风回小院而已，青芜绿柳而已，其他不得着片语。若当年，虽坚冰始泮，春意未融，然而已尊罍也，笙歌也，香烛也，画堂也，何其浓至耶。春浅如此，何待春深，春深其可忆耶。虚实之景，眼下心前互相映照，情在其中矣。结句萧飒憔悴之极，毫无姿态，如银瓶落井，直下不回。古人填词，结语每拙，况蕙风标举“重拙大”三字，鄙意唯拙难耳。（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忆旧词，起点春景，次入人事。风回柳绿，又是一年景色，自后主视之，能毋增慨。凭阑脉脉之中，寄恨深矣。“依旧”一句，猛忆当年今日。景物依稀。而人事则不堪回首。下片承上，申述当年笙歌饮宴之乐。“满鬓”句，勒转今情，振起全篇。自摹白发穷愁之态，尤令人悲痛。（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词是抒写春天的愁思。从春天的景物写起。说“春相续”，便有无穷境界从蝉联中透露出来。说“独无言”，便包蕴着无谁共语和不堪言说的痛苦心情。说“似当年”，便见得当年在同样的景况中是如何值得依恋，也显示出“独无言”的痛苦心情是在苦乐悬殊的对比中产生出来的。像这样的写法，是多么概括！多么精炼！“笙歌”以下把境界扩大了，是从“竹声新月似当年”引出来的。自上段的“半日”、“新月”到下段的“烛明香暗”，把整个活动的过程都紧密地贯穿着，所以尽管从各个方面表现了错综复杂的情事和景物，结构却很严密、完整。篇末总说愁思的难堪和愁思得衰老的样子。古人往往用鬓发白来表明愁思的结果的，李白《秋浦歌》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是很明显的例证。（詹安泰

《李璟李煜词》）

玉楼春

晚妆初了明肌雪，
春殿嫔娥鱼贯列。
笙箫吹断水云间，
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
醉拍阑干情味切。
归时休照烛花红，
待放马蹄清夜月。

◆“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何等富丽侈纵。观此，那得不失江山。（明杨慎《评点草堂诗馀》）

◆李后主宫中未尝点烛，每至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尝赋《玉楼春》宫词曰（略）。（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此驾幸之词，不同于宫人自叙。“莫教踏碎琼瑶”，“待踏清夜月”，总是爱月，可谓生瑜生亮。（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侈纵已极，那得不失江山？《浪淘沙》词即极凄楚，何足赎也。（同上）

◆《玉楼春》“重按《霓裳》歌遍彻”，《霓裳曲》十二遍而终，见香山诗自注。“临风谁更飘香屑”，“飘香屑”，疑指落花言之。（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豪宕。（清谭献《谭评词辨》）

◆风雅疏狂，失人君之度矣。（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在南唐全盛时所作，按《霓羽》之清歌，爇沉香之甲煎，归时复踏月清游，洵风雅自喜者。唐元宗后，李主亦无愁天子也。此词极富贵，而《浪淘沙令》“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又极凄惋，则富贵亦一场春梦耳。《霓裳曲》天宝后散失，南唐昭惠后善歌舞，得其残谱，审定缺坠，以琵琶奏之，遗曲复传。故上段结句云：“重按《霓裳》。”洪刍《香谱》谓后主自制“帐中香”，“以丁香、沉香及檀麝等各一两，甲香三两，皆细研成屑，取鹅梨汁蒸干焚之”。故下段首句云风飘香屑，殆即“帐中香”也。“清夜月”结句极清超之致。（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亦写江南盛时景象。起叙嫔娥之美与嫔娥之众，次叙春殿歌舞之盛。下片，更叙殿中香气氤氲与人之陶醉。“归时”两句，转出踏月之意，想见后主风流豪迈之襟抱，与“花间”之局促房栊者，固自有别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这是李煜前期的作品，描述在宫殿中纵情游乐的情形。前段写出场有许多美人奏乐歌唱的盛况。后段刻画洋洋得意的神态，直至收场踏月归去。（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昭惠国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岁归皇宫。通书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尝为寿元宗前，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

之，盖元宗宝惜之器也。后于采戏、弈棋，靡不妙绝。……创为高髻纤裳及首翘鬓朵之妆，人皆效之。尝雪夜酣燕，举杯请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矣。”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俄顷谱成，所谓《邀醉舞破》也。又有《恨来迟破》，亦后所制。故唐盛时，《霓裳羽衣》最为大曲，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遗音复传于世。内史舍人徐铉闻之于国工曹生，铉亦知音，问曰：“法曲终则缓，此声乃反急，何也？”曹生曰：“旧谱实缓，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征也。”后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废政事。监察御史张宪切谏，赐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为辍也。（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子夜歌

寻春须是先春早，
看花莫待花枝老。
缥色玉柔擎，
醅浮盏面清。

何妨频笑粲，
禁苑春归晚。
同醉与闲平，
诗随羯鼓成。

◆这是写春天里在禁苑中过着饮酒赋诗的闲适生活。开首由人生应该及时行乐说起，次说女人劝酒，次说欣赏禁苑的春色，最后说赋诗。通篇都写得比较自然平淡，和主题相适应。（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谢新恩

秦楼不见吹箫女，
空馀上苑风光。
粉英金蕊自低昂。
东风恼我，
才发一衿香。

琼窗梦留残日，
当年得恨何长！
碧阑干外映垂杨。
暂时相见，
如梦懒思量。

◆这是思念一个女人的小词。一开首就很明白地指出：风光依旧，所欢不见。前段写眼前景物，而用“自低昂”、“恼我”等，就渗透着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在里面。后段写怀旧心情，而联系着“碧阑干外映垂杨”这一境界，仍和眼前景物相一致。煞尾说到“如梦懒思量”，就见出相思结果还只是相思，这味道已怕再尝下去了，真有说不尽的苦处！（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谢新恩

樱花落尽阶前月，
象床愁倚熏笼。
远似去年今日恨还同。

双鬟不整云憔悴，
泪沾红抹胸。
何处相思苦，
纱窗醉梦中。

◆这是描写一个女人思念男人的情况。首先描绘了一幅最能引动怀念远人的画面：樱花满地，春光转眼就过去了，明月当空，又照着空房独守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起自己的年华易逝，想起两人的愉快生活，就会触景伤情，不能不缩到房子里去“愁倚熏笼”了。“去年今日恨还同”，更说明了像这样的情况已不止一年，进一步加深加长了恨的表现。“女为悦己者容”，所爱的人既然不见，怎么不首如飞蓬，泪沾抹胸呢？这形象很生动也很真实。末两句以相思的苦况作结。（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谢新恩

庭空客散人归后，
画堂半掩珠帘。
林风淅淅夜厌厌。
小楼新月，
回首自纤纤。
（以下缺）

谢新恩

春光镇在人空老，
新愁往恨何穷？
金窗力困起还慵。
（以下缺）
一声羌笛，
惊起醉怡容。

谢新恩

樱桃落尽春将困，
秋千架下归时。
漏暗斜月迟迟，
花在枝。
（以下缺十二字）
彻晓纱窗下，
待来君不知。

谢新恩

冉冉秋光留不住，
满阶红叶暮。
又是过重阳，
台榭登临处，茱萸香坠。

紫菊气，飘庭户，
晚烟笼细雨。
嗈嗈新雁咽寒声，
愁恨年年长相似。

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
沈腰潘鬓消磨。
最是仓皇辞庙日，
教坊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宫娥。

◆苏轼《书李主词》：“三十馀年家国（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宋苏轼《东坡志林》）

◆东坡书李后主去国之词云：“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予观梁武帝启侯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至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窦婴救灌夫，其夫人谏止之。婴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梁武帝用此言而非也。（宋洪迈《容斋随笔》）

◆苏东坡记李后主去国词云：“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以为后主失国，当恸哭于庙门之外，谢其民而后

行。乃对宫娥听乐，形于词句。余谓此词决非后主词也，特后人附会为之耳。观曹彬下江南时，后主豫令宫中积薪，誓言若社稷失守，当携血肉以赴火。其厉志如此。后虽不免归朝，然当是时，更有甚教坊，何暇对宫娥也。（宋袁文《瓮牖闲评》。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按：袁文谓“是时更有甚教坊，何暇对宫娥”，当近事实。惟此词未必即为去国时作。后主被俘，初无生意，当时必不暇吟咏。此词或为后来追赋，曾有墨迹流传，故东坡有题跋。教坊、宫娥，乃诗人夸张手法，不定为事实。袁文之说虽是，不免胶柱鼓瑟。）

◆项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泣数行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又《东坡志林》载李后主去国之词云：“四十馀年家国（略）。”东坡谓后主当恸哭于九庙之下，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对宫娥。其词凄怆，同出一揆。然羽为差胜。其悲歌慷慨，犹有喑呜叱咤之气，后主浑是养成儿女之态耳。如梁武帝稔侯景之祸，毒流江左。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此说虽与二者不同，如穷儿呼卢，骤胜骤负，无所爱惜。特付之一拚耳。呜呼！安得此亡国之言哉。（宋萧参《希通录》“论亡国之主”）

◆东坡谓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何乃挥泪对宫娥听教坊离曲？然不独后主然也。安禄山之乱，明皇将迁幸，当是时，渔阳鼙鼓惊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犹恋恋于梨园一曲，何异挥泪对宫娥乎？后主尝寄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而旧宫人入掖庭者手写佛经为李郎资冥福。此种情况，自是可怜。乃太宗以“小楼昨夜又东风”置之死地，不犹炀帝以“空梁落燕泥”杀薛道衡乎？（清尤侗《西堂杂俎》）

◆案此词或是追赋。倘煜是时犹作词，则全无心肝矣。至若挥泪听

歌，特词人偶然语，且据煜词，则挥泪本为哭庙，而离歌乃伶人见煜辞庙而自奏耳。（明毛先舒《南唐拾遗记》）

◆讥之者曰仓皇辞庙，不挥泪于宗社而挥泪于宫娥，其失业也宜矣。不知以为君之道责后主，则当责之于垂泪之日，不当责之于亡国之时。若以填词之法绳后主，则此泪对宫娥挥为有情，对宗社挥为乏味也。此与宋蓉塘讥白香山诗谓忆妓多于忆民，同一腐论。（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

◆此首后主北上后追赋之词。上片，极写当年江南之豪华，气魄沉雄，实开宋人豪放一派。换头，骤转被虏后之凄凉与被虏后之憔悴。今昔对照，警动异常。“最是”三句，忽忆当年临别时最惨痛之事。当年江南陷落之际，后主哭庙，宫娥哭主，哀乐声、悲歌声、哭声合成一片，直干云霄。宁复知人间何世耶！后主于此事，印象最深，故归汴以后，一念及之，辄为肠断。论者谓此词凄怆，与项羽拔山之歌，同出一揆。后主聪明仁恕，不独笃于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即臣民宫娥，亦无不一体爱护。故江南人闻后主死，皆巷哭失声，设斋祭奠。而宫娥之入掖庭者，又手写佛经，为后主资冥福。亦可见后主感人之深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江南李后主，尝一日幸后湖。开宴赏花，忽作古诗云："蓼梢蘸水火不灭，水鸟惊鱼银梭投。满目荷花千万顷，红碧相杂敷清流。孙武已斩吴宫女，琉璃池上佳人头。"当时识者咸谓"吴宫"中而有"佳人头"，非吉兆也。是年王师吊伐，城将破，或梦丱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簁簁物，散落如豆，着地皆人头。问其故，曰："此当死难者。"最后一人冠服堕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寐，徐锴已死围城中。当围城时，作长短句云："樱桃落尽春归去（略）。"章未就，而城破。及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略）。"含思凄婉，殆不胜情。又尝乘醉大书诸牖曰："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醒而见之大悔。未几果下世。又"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又"鬓从近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又"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皆意气不满，非久享富贵者。其兆先谶于言辞，《乐记》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斯之谓欤？（宋佚名

《分门古今类事》）

◆《颜氏家训》曰：“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歧路言离，欢笑分首。”李后主长短句盖用此耳。故云：“别时容易见时难。”又云：“别易会难无可奈。”然颜说又本《文选》陆士衡《答贾谧》诗云：“分索则易，携手实难。”（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梁简文帝为侯景幽于永福省，将崩，诗云：“宝剑藏龙匣，神龙逐陆居；有意聊思句，无情堪著书。”湘东王被害时诗：“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北齐高欢后主为周灭时，为诗曰：“龙楼绝行迹，凤阙求无因；独知明月夜，遥想邺城人。”李后主归宋后，念嫔妃散落，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略）。”数日后下世。杨溥为徐知诰逼迁于江南时，诗云：“烟凝楚岫愁千点，雨洒吴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独坐细思量。”宋徽宗在北时诗：“国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赋《车攻》。”“投老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泪悠悠。尝胆思贤佐，颙情忆旧游。故宫禾黍遍，行役闵宗周。”又：“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隔越已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辛苦穷荒敢怨天。”右六主所咏，虽有高下，皆非闻蟆声而问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于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贵德而不贵才云。（明郎瑛《七修类稿》）

◆“梦觉”语妙，那知半生富贵，醒亦是梦耶？末句，可言不可言，伤哉。（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结句“春去也”，悲悼万状。（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绵邈飘忽之音，最为感人深至。李后主之“梦里不知身是客，一

晌贪欢”，所以独绝也。（清郭麐《灵芬馆词话》）

◆《浪淘沙》全首语意惨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雄奇幽怨，乃兼二难。后起稼轩，稍伧父矣。（清谭献《词辨》）

◆结得怨惋，尤妙在神不外散，而有流动之致。（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李后主词“梦里不知是身是客，一晌贪欢”，张蜕岩词“客里不知身是梦，只在吴山”，行役之情，见于言外，足以知畦径之所自。（清张德瀛《词徵》）

◆古诗“行行重行行”，寻常白话耳。赵宋人诗亦说白话，能有此气骨否？李后主词“帘外雨潺潺”，寻常白话耳。金元人词亦说白话，能有此缠绵否？（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此词略摹失路焚巢之象，令人欲碎唾壶。此间甚乐，较蜀主似为有情。（清吴瑞荣《唐诗笺要》）

◆高妙超脱，一往情深。（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言梦中之欢，益见醒后之悲。昔日歌舞《霓裳》，不堪回首。结句“天上人间”，三句怆然欲绝。此归朝后所作。尚有《破阵子》词，则白马迎降时作。其词之末句云：“最是仓皇辞庙日……挥泪对宫娥。”人讥其临别之泪，不挥宗社而对于宫娥。讥之诚当，但词则纪当时实事，想见其去国惨状。《浪淘沙令》尤极凄黯之音，如峡猿之三声肠断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渔父

阆苑有情千里雪，
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身，
快活如侬有几人？

◆卫贤，京兆人，仕南唐为内供奉。初师尹继昭，后刻苦不倦，执学吴生。长于楼观殿宇、盘车水磨，于时见称。予尝于富商高氏家观贤画《盘车水磨图》，及故大丞相文懿张公第有《春江钓叟图》，上有南唐李后主金索书《渔父》词二首（略）。（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

渔父

一棹春风一叶舟，
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
万顷波中得自由。

◆杜诗“丹霞一缕轻”，李后主《渔父》词“茧缕一钩轻”，胡少汲诗“隋堤烟雨一帆轻”；至若骚人于渔父则曰“一蓑烟雨”，于农夫则曰“一犁春雨”，于舟子则曰“一篙春水”，皆曲尽形容之妙也。（宋俞成《萤雪丛说》）

乌夜啼

无言独上西楼，
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此词最凄惋，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句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绝无皇帝气。可人，可人。（明茅暎《词的》）

◆南唐后主重光名煜，作《乌夜啼》一词，最为凄惋。词曰：“无言独上西楼（略）。”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清徐釚《词苑丛谈》引《词苑》）

◆凄凉况味，欲言难言，滴滴是泪。（清陈廷焯《云韶集》）

◆哀感顽艳。妙，只说不出。（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词之妙处，亦别是一般滋味。（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后阕仅十八字，而肠回心倒，一片凄异之音，伤心人固别有怀

抱。《花庵词选》云：“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亦李煜降宋后作。前首上半阕表面似惜花，实乃自悲如林花已谢，且谢得“太匆匆”，而朝雨、晚风尚摧残之不已，故曰“无奈”。下半阕因念，今日虽欲求如临别之时泪眼留醉亦不可得矣，何况重返故国，故曰“人生长恨”如“水长东”。后首上半阕言所处之寂寞。下半阕满腹离怨，无语可以形容，故朴直说出。“别是”句，尤为沉痛。盖亡国君之滋味，实尽人世悲苦之滋味无可与比者，故曰“别是一般”。此二首表面似春、秋闺怨之词，因不敢明抒己情，而托之闺人离思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捣练子

云鬟乱，晚妆残，
带恨眉儿远岫攒。
斜托香腮春笋嫩，
为谁和泪倚阑干？

◆杨用修席芬名阀，涉笔瑰丽。自负见闻赅博，不恤杜撰肆欺。迹其忍俊不禁，信有奇思妙语，非寻常才俊所及。尝云：李后主《捣练子》“深院静”、“云鬟乱”二阕，曩见一旧本，并是《鹧鸪天》：“塘水初澄似玉容。所思犹在别离中。谁知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声随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拢。”“节候虽佳景渐阑。吴绫已暖越罗寒。朱扉日暮无风掩，一树藤花独自看。　云鬟乱，晚妆残。带恨眉儿远岫攒。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以“塘水初澄”比方玉容，其为妙肖，匪夷所思。“云鬟乱”阕前段，尤能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间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一树藤花”，确是人家庭院景物。曰“独自看”，其殆《白华》之诗，无营无欲之旨乎。“扉无风而自掩”，境至清寂，无一点尘。如此云云，可知“远岫眉攒”、“倚阑和泪”，皆是至真至正之情，有合风人之旨。即词境词格亦与之俱高。虽重光复起，宜无间然。或犹讥其响壁虚造，宁非固欤。（况周颐《蕙风词话》）

◆这首所写的美人，不是严妆，也不是淡妆，是一个乱头粗服的美人，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矜贵，而加上了愁恨的态度。（唐圭璋《词学论丛·李后主评传》）

柳枝

风情渐老见春羞，
到处芳魂感旧游。
多见长条似相识，
强垂烟穗拂人头。

总评

王灼《碧鸡漫志》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在士大夫犹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岂非作者。诸国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钱俶，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而庄宗同父兴代北，生长戎马间，百战之馀，亦造语有思致。国初平一宇内，法度礼乐，浸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昔日，此尤可怪。

朱晞颜《跋周氏埙篪乐府引》　旧传唐人《麟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富艳流丽，动荡心目，其源盖出于王建《宫词》，而其流则韩偓《香奁》、李义山《西昆》之馀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后主、西川孟蜀王，号称雅制，观其忧幽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哀思极矣。洎宋欧、苏出，而一扫衰世之陋，有不以文章而直得造化之妙者。抑岂轻薄儿、纨绔子，游词浪语，而为诲淫之具哉！其后稼轩、清真，各立门户，或以清旷为高，或以纤巧为美，正如桑叶食蚕，不知中边之味为如何耳。最晚姜白石尧章以音律之学，为宋称首。其遗词缀谱，迥出尘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之气。

郑瑗《蜩笑偶言》　刘禅既为安乐公，而侍宴喜笑，无蜀技之感，司马昭哂其无情。李煜既为违命侯，而词章凄惋，有故国之思，马令讥其大愚。噫！国破身辱之人，瞻望故都，思与不思，无往而不招诮，古人所以贵死社稷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末极相类。陈、隋二主，固鲁卫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后主于词曲皆致工，蜀则韦庄在昶前，唐则冯、韩诸人唱酬，煜世并宋元滥觞也。

胡应麟《诗薮》　南唐中主、后主皆有文。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秦士奇《草堂诗馀叙》　李、晏、柳七、秦七、“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闺彦若易安居士，词之正也。至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骚而壮，幼安辨而奇，又词之变体也。至竹屋、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诸人，格调迥出清新。故词流于唐而盛于宋。

卓人月《古今词统》　徐士俊云：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遇。

沈谦《填词杂说》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又　“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纳兰成德《渌水亭杂识》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余怀《玉琴斋词序》　李重光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致有入宋牵机之恨。其所作之词，一字一珠，非他家所能及也。

夏秉衡《历代词选序》　唐末五代，李后主、和成绩、韦端已辈出，语极工丽而体制未备。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真、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诸集，雅正超忽，可谓词家上乘矣。

王又华《古今词论》　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

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

王时翔《莫荆琰词序》　词自晚唐温、韦主于柔婉，五季之末，李后主以哀艳之辞倡于上，而下皆靡然从之。入宋号为极盛，然欧阳、秦、黄诸君子且不免相沿袭，周、柳之徒无论已。独苏长公能盘硬语与时异，趋而复失之粗。南渡后得辛稼轩寄情于豪宕中，其所制往往凄凉悲壮，在古乐府与魏武埒。斯可语于诗之变雅矣。

汪筠《读词综书后二十首》　南唐凄婉太痴生，吞吐春月不自明。一拍一杯还一梦，直地亡国为新声。

李其永《读历朝词杂兴》　无限思量去故宫，岂知双燕意难通。居然小令南唐好，一饷贪欢是梦中。

郑方坤《论词绝句》　梧桐深院诉情悰，夜雨罗衾梦尚浓。一种哀音兆亡国，燕山又寄恨重重。

沈道宽《论词绝句》　南朝令主擅风流，吹彻寒笙坐小楼。自是词章称克肖，一江春水泻春愁。

周之琦《词评》　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

谭莹《论词绝句》　伤心秋月与春花，独自凭栏度年华。便作词人秦柳上，如何偏属帝王家。

又　念家山破了南唐，亡国音哀事可伤。叔宝后身身世似，端如诗里说陈王。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

张德瀛《词徵》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此沈去矜说也。宋时严仁、严羽、严参，称邵武三严。嘉兴李武曾与其兄绳远、弟符亦称三李。可云前后辉映。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容若尝曰：“《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谢章铤《叶辰溪我闻室词序》　词渊源三百篇，萌芽古乐府，成体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复昌于国朝。温、李，正始之音也；晏、秦，当行之技也；稼轩出，始用气；白石出，始立格。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十国时风雅才调，无过于南唐后主，次则蜀两后主，又次则吴越忠懿王。

谭献《复堂词话》　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冯煦《蒿庵论词》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冯煦《论词绝句》　梦编罗衾夜未央，秦淮一碧照兴亡。落花流水春归去，一种消魂是李郎。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序》　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微一朝之隽，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阳春》之录，因寄所托，归于忠爱，抑其亚也。

又　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演绎和畅而有则，以周美成为极；清劲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尧章为最。至于长短皆宜，高下应节，亦终无过于美成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后主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之厚，自胜牛松卿辈。

又　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

又　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陈廷焯《词坛丛话》　词至五代，譬之于诗，两宋犹三唐，五代犹六朝也。后主小令，冠绝一时。韦端己亦不在其下。终五代之际，当以冯正中为巨擘。

陈廷焯《云韶集》　五代词，犹初唐之诗也。李后主情词凄婉，独步一时。和成绩、韦端己、毛平珪三家，语极工丽，风骨稍逊。孙孟文崛起，笔力之高，庶几唐人。自冯正中出，始极词人之工，上接飞卿，下开欧、晏，五代词人，断推巨擘。

又　后主词，凄艳出飞卿之右，晏、欧之祖也。

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后主词凄绝出飞卿之右，而骚意不及。

王鹏运《半塘老人遗稿》　莲峰居士词，超逸绝伦，虚灵在骨。芝兰空谷，未足比其芳华；笙鹤瑶天，讵能方兹清怨？后起之秀，格调气韵之间，或月日至，得十一于千百，若小晏，若徽庙，其殆庶几。断

代南渡，嗣音阒然，盖间气所钟，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矣。

况周颐《蕙风词话》　唐五代词并不易学，五代词尤不必学，何也？五代词人丁运会，迁流至极，燕酣成风，藻丽相尚。其所为词，即能沉至，只在词中。艳而有骨，只是艳骨。学之能造其域，未为斯道增重。矧徒得其似乎？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己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万一？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　后主词无上上乘，一字一珠，勿庸选择。

王僧保《论词绝句》　落花流水寄唏嘘，如此才情绝世稀。谁遣斯人作天子，江山满目泪沾衣。（《餐樱庑词话》引）

蔡嵩云《柯亭词论》　词尚自然固矣，但亦不可一概论。无论何种文艺，其在初期，莫不出乎自然，本无所谓法。渐进则法立，更进则法密。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词之进展，亦不外此轨辙。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

李璟词集

应天长

一钩初月临妆镜，
蝉鬓凤钗慵不整。
重帘静，层楼迥，
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
梦断辘轳金井。
昨夜更阑酒醒，
春愁过却病。

◆流便。（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风不定”三字中有多少愁怨，不禁触目伤心也。结笔凄婉，元人小曲有此凄凉，无此温婉。古人所以为高。（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写春夜之愁怀。“初月”、“蝉鬓”二句先言黄昏人倦，“重帘”三句更言楼静听风。下阕闻柳堤汲井，晓梦惊回，皆昨夜之情事。至结句乃点明更阑酒醒，愁病交加。通首由黄昏至晓起回忆，次第写来，柔情宛转，与周清真之《蝶恋花》词由破晓而睡起、而送别，亦次第写来，同一格局。其结句点睛处，周词云“露寒人远鸡相应”，从行者着想；此言春愁兼病，从居者着想，词句异而言情写怨同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词是描写一个女人伤春伤别的心情。开首写她心情很不愉快，懒得对镜梳妆，接着写她所处的环境：楼高人静，风吹花落，越发引动青春易逝之感。这都是从现场生活作精细的刻画。以下更加强了描写的

广度和深度：说在那柳荫下芳草中共同游乐的人，现在梦想也不可到，这就把境界扩大了；说昨夜曾灯前对酒，意图消除愁闷，可是夜深酒醒，春愁更增，比病还要难受，这就把情味加深了。通过这样的各个方面的描写，这伤春伤别的女人的生活现象和内心活动便很突出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是很简炼、深刻的写法。这词结构的完整性也是值得注意的：开首说早起，结尾说昨夜，首尾很密切地贯通着，正由于昨夜的酒醒愁多，今早才无心梳洗（这种写法，传统上叫“逆写”，因先说现在，再说过去，在次序上是逆溯）；上段结尾写风花不定，下段接着说柳堤芳草，也联系得很紧。既然感到风飘花落的难堪，进一步就自然会依恋着过去的趁时游乐的生活了。这样的写法，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公式，但“首尾相救，过片不断”，就词的结构的完整性来说，还是值得注意的。（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望远行

碧砌花光锦绣明，
朱扉长日镇长扃。
馀寒不去梦难成，
炉香烟冷自亭亭。

辽阳月，秣陵砧，
不传消息但传情。
黄金窗下忽然惊，
征人归日二毛生。

◆髀里肉，鬓边毛，千秋同慨。（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上阕写所处一面之情景。惟寒梦难成，醒眼无聊，但见炉烟之亭亭自袅，善写孤寂之境。其下辽阳、秣陵，始两面兼写。“传情”二字见闻砧对月，两地同怀。结句言忽见北客南来，雪窖远归，鬓丝都白，则行役之劳，与怀思之久，从可知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这是一首抒写怀念远人的小词。日间花光明媚，正堪游乐，而这人闭门不出，既然可以看出这人的心已蒙上了重重的暗影，无法开朗了；加以夜间睡不着，老是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更可以看出这人的心已煎熬到极其焦迫的境地；何况又传来月下的砧声，声声捣碎离人心，而消息依然是沉沉！过着这样度日如年的生活的人，发出“回得家时头发该是斑白了”的惊叹，就成为合情合理的事了。篇中可能是表现一种意图不易实现，到实现时又怕过了时限不能发生作用的一种矛盾曲折的心情。由于作者运用了映衬、联想、渲染种种的艺术手法（开首是映

衬，“炉香”句是联想，“残月”两句是渲染），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就使得作品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使人感到的是反映生活的真实而不是抽象的概括。（詹安泰《李璟李煜词》）

山花子

菡萏香销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
还与容光共憔悴，
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
小楼吹彻玉笙寒。
多少泪珠何限恨，
倚阑干。

◆元宗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南唐书·冯延巳传》）

◆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雪浪斋日记》）

◆苕溪渔隐曰：《古今诗话》云：“江南成文幼为大理卿，词曲妙绝。尝作《谒金门》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主闻之，因案狱稽滞，召诘之。且谓曰：‘卿职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顿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对

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记，但云赵公，初无其名，所传必误。惟《南唐书》与《古今诗话》二说不同，未详孰是。（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塞远”、“笙寒”二句，字字秋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少游“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翻入春词，不相上下。（同上）

◆南唐主语冯延巳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与卿事？”冯曰：“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可使闻于邻国。”然细看词意，含蓄尚多。至少游“无端银烛殒秋风，灵犀得暗通。相看有似梦初回，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则竟为蔓草之偕臧，顿丘之执别，一一自供矣。词虽小技，亦见世风之升降。沿流则易，溯洄实难，一入其中，势不自禁。即余生平，亦悔习此技。（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细雨”二句合看，乃愈见其妙。（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南唐书》载元宗手写《摊破浣溪沙》二词赐乐部王感化（词略）。情致如许，当是叔宝后身。（清徐釚《词苑丛谈》）

◆南唐中主《山花子》云：“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凄然欲绝，只在无可说处。（清陈廷焯《云韶集》）

◆选声配色，恰是词语。（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冯延巳对中主语，极推重“小楼”七字，谓胜于己作。今就词境论，“小楼”句固极绮思清愁，而冯之“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托思空灵，胜于中主。冯语殆媚兹一人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宗诸作，自以《山花子》二首为最，盖赐乐部王感化者也。此词之佳，在于沉郁，夫菡萏销翠，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与春光同此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是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至“细雨”“小楼”二语，为“西风愁起”之点染语，炼词虽工，非一篇中之至胜处，而世人竞赏此二语，亦可谓不善读者矣。（吴梅《词学通论》）

◆此首秋思词。首两句，从景物凋残写起，中间已含有无穷悲秋之感。“还与”两句，触景伤情，拍合人物。“不堪看”三字，笔力千钧，沉郁之至，较之李易安“人比黄花瘦”句，诚觉有仙凡之别。换头，别开一境，似断实连，一句远，一句近，作法与前首同。梦回细雨，凝想人在塞外，怅惘已极，而独处小楼，惟有吹笙以寄恨，但风雨楼高，吹笙既久，致笙寒凝水，每不应律，两句对举，名隽高华，古今共传。陆龟蒙诗云：“妾思正如簧，时时望君暖。”中主词意正用此。而少游“指冷玉笙寒”句，则又从中主翻出。或谓玉笙吹彻，小楼寒侵，则非是也。末两句承上，申述悲恨。“倚阑干”三字结束，含蓄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山花子

手卷真珠上玉钩，
依前春恨锁重楼。
风里落花谁是主？
思悠悠。

青鸟不传云外信，
丁香空结雨中愁。
回首绿波三楚暮，
接天流。

◆王感化，建州人。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初隶光山乐籍，后入金陵，系乐部为“歌板色”。保大中绝有宠。元宗暑月曲宴相臣严续等于北苑，有老牛息大树之阴，命乐工咏之，感化遽进曰：“困卧斜阳噍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续等有惭色。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书赐感化，“菡萏香销翠叶残”与“手卷珠帘上玉钩”是也。后主即位，感化以词札上，后主感动，优赏之。（清吴任臣《十国春秋》）

◆李煜作诗，大率都悲感愁戚，如“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鬓从今日添新白，菊是去年依旧黄”之类。然思清句雅可爱。（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引《翰府名谈》）

◆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曲亦然，李景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宋胡仔《苕溪渔隐

从话》前集引《漫叟诗话》）

◆落花一事而用意各别，亦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非律诗俊语乎？然是天成一段词也，著诗不得。（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那不魂销，绮丽竿绵。置之元明以后，便成绝妙好词，缘彼时尚以古为贵故。（清陈廷焯《云韶集》）

◆按“手卷珠帘”，似可旷日舒怀矣，谁知依然“恨锁重楼”。所以恨者何也？见落花无主，不觉心共悠悠耳，且远信不来，幽愁空结。第见三峡波接天流，此恨何能自已乎！清和婉转，词旨秀颖。然以帝王为之，则非治世之音矣。（清黄苏《蓼园词评》）

◆此调为唐教坊曲，有数名。《词谱》名《山花子》，《梅苑》名《添字浣溪沙》，《乐府雅词》名《摊破浣溪沙》，《高丽乐史》名《感恩多》，因中主有此词，又名《南唐浣溪沙》。即每句七字《浣溪沙》之别体。其结句加“思悠悠”、“接天流”三字句，申足上句之意，以荡漾出之，较七字结句，别有神味。《翰苑名谈》云：“清雅可诵。”《弇州山人词评》称“青鸟”二句为“非律诗俊语乎？然是天成一段词也，著诗不得。”（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

◆或疑古代生活即使豪奢，未必用真珠作帘，堆金积玉，毋乃滥乎？此泥于写实之俗说，失却前人饰词遣藻之旨矣。其用意在唤起一高华之景，与本篇一引温“水精帘里颇黎枕”事例相同，说为“没有”，固与词意枘凿；说为“必有”，亦属刻舟求剑也。关于词藻之用法，孰可孰否，事涉微细，此不得详也。此总写幽居之子。珠帘手卷，郑重出之，

庶睹夷旷，涤兹伊郁，然重楼深锁，春恨依前也。“锁”字半虚半实，锤炼精当，可以体玩。下文说到春风时作，飘转残红，“无主”二字，略略点出本意。结句三字，有愈想愈远，轻轻放下之妙。掩卷冥想，欲易此三字，其可得乎？下片较平实，遂少佳胜。“青鸟”出《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原系怪异，后故事转变，即为美人之代语，故笺注引汉武帝故事以实之。“丁香”用李义山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即上文“青鸟”，亦疑用玉溪“青雀西飞竟未回”也。“三楚”，谓东、西、南楚也，《花庵》、《草堂》均作“三峡”。（俞平伯《读词偶得》）

◆此首直抒胸臆，清俊宛转。其中情景融成一片，已不能显分痕迹。首句“手卷真珠”，平平叙起，但所以卷帘者，则图稍释愁恨也。故此句看似平淡，实已含无限幽怨。次句承上，凄苦尤甚，盖欲图销恨，而恨依然未销也，两句自为开合。下文更从“依前春恨”句宕开，原恨所以依然未销者，则以帘外落花，风飘无主耳；花落无主，人去亦无主，故见落花，又不禁引起悠悠遐思矣。换头，承“思悠悠”来，一句远，一句近，两句亦自为开合。所思者何？云外之人也；云外之人既不至，云外之信亦不至，其哀伤为何如。“丁香”句，又添出雨中景色，花愈离披，春愈阑珊，愁愈深切矣。“回首”两句，别转江天茫茫之景作结，大笔振迅，气象雄伟，而悠悠此恨，更何能已。通首一气蝉联，刀挥不断，而清空舒卷，跌宕昭彰，洵可称词中神品。（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总评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杨慎《词品》　五代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景、李煜，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如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宫殿”，元人用之为传奇曲子。孟昶之《洞仙歌》，东坡极称之。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为宋艺祖所赏，惜不见其全篇。

黄河清《草堂诗馀续集序》　词固乐府铙歌之滥，李供奉、王右丞开其美，南唐李氏父子实弘其业。

彭孙遹《旷庵词序》　历观古今诸词，其以景语胜者，必芊绵而温丽者也；其以情语胜者，必淫艳而佻巧者也。情景合则婉约而不失之淫，情景离则儇浅而或流于荡。如温、韦、二李、少游、美成诸家，率皆以秾至之景写哀怨之情，称美一时，流声千载。

沈初《论词绝句十八首》　南朝乐府最清妍，建业伤心万户烟。谁料简文宫体后，李王风致更翩翩。

江顺诒《词学集成》　比词于诗，原可以初、盛、中、晚论，而不可以时代后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琐屑，周、张之纤

靡，已近于晚。

同上　顾梁汾云：“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陈其年云：“《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杨希闵《词轨》　二主词读之使人悄怆失志，亡国之响也。然真意流露，音节凄婉，善学者，宜得意于形迹之外。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馀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屯田近俗，稼轩近霸，而两家佳处，均契渊微。

冯煦《蒿庵论词》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刘攽《中山诗话》谓“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信然。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序》　五季之世，二李为王。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惟一朝之隽，抑亦百世之宗。

陈廷焯《云韶集》　（李璟词）凄然欲绝，后主虽工于怨词，总逊此哀婉沉至。

张祥龄《词论》　文章风气，如四序迁移，莫知为而为，故谓之运。左春右秋，冰虫之见，生今反古，是冬箑夏炉，乌乎能。安序顺天，愚者一得。昌黎起八代之衰，亦运使然。南唐二主、冯延巳之属，

固为词家宗主，然是勾萌，枝叶未备。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梦窗、碧山已秋矣。至《白云》，万宝告成，不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此天运之终也。

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总评》　自来论南唐二主词者，无不赏其艺术高奇，秀逸绝伦，既超过西蜀《花间》，又为宋人一代开山。

龙榆生《南唐二主词叙论》　中主实有无限感伤，非仅流连光景之作。王国维独赏其“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二语，谓“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人间词话》），似犹未能了解中主心情。论世知人，读南唐二主词，应作如是观，惜中主传作过少耳。

詹安泰《李璟李煜词·前言》　（李璟词）四首都具有很充实的生活内容，《浣溪沙》两首更渗透悲愤的情调，应该是他后期的作品。这两首小词已明显地标志着作者特有的艺术风格：第一，词句间很少修饰，已摆脱了“镂玉雕琼”的习气；第二，层次转折多，又能灵活跳荡，没有晦涩或呆滞的毛病；第三，意境阔大，概括力强，拆开来看，各个句子都有独立的意境；合起来看，却从各种各样的意境中来表现同一的主题；第四，感慨很深，接触到自己的感受时，都倾泻出无可抑遏的热情。这一切，在和他同时的词的结集——《花间集》里是找不到的。《花间集》里，像韦庄的作品，也少修饰，但意境不很阔大；像温庭筠的作品，也有层次转折较多的，但词句雕炼修饰，陷于晦涩呆滞，很不好懂；像鹿虔扆的《临江仙》，感慨也深，但色彩很浓，也多修饰，而且他的四首作品中只有这一首有较深的感慨，此外都是旖旎风流之作。李璟词这种特有的风格，可以说是他的艺术的独创性的表现。因此他流传的词虽很少，而历来对它的评价却相当高。例如王安石对“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评价，甚至认为高于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雪浪斋日记》）。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主观的看法，但总

可以看出后人对李璟词抬到怎样高的地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我认为李煜词这种特征，有部分是受他父亲的影响，继承他父亲的传统而加以发扬光大的。

冯延巳词集

鹊踏枝

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昨夜笙歌容易散，酒醒添得愁无限。

楼上春寒山四面。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一晌凭阑人不见，红绡掩泪思量遍。

◆词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韦端己《菩萨蛮》，冯正中《蝶恋花》（即《鹊踏枝》）是也。若厉樊榭诸词，造语虽极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讽，所以去古人终远。（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冯正中《鹊踏枝》十四阕，郁伊惝恍，义兼比兴。（清王鹏运《半塘丁稿·鹜翁集》）

◆正中身仕偏朝，知时不可为，所为《蝶恋花》诸阕，幽咽惝恍，如醉如迷，此皆贤人君子不得志发愤之所作也。（张尔田《曼陀罗寱词序》）

◆愁苦哀伤之致动于中。蒿庵所谓“危苦烦乱，郁不自达，发于诗馀”者。（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正中《蝶恋花》）此章云：“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始终不渝其志，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冯正中《蝶恋花》云：“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可谓沉着痛快之极，然却是从沉郁顿挫来，浅人何足知之。（同上）

◆起得风流跌宕。“为问”二句映起笔。“独立”二语，仙境、凡境？断非凡笔。（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家每先言景，后言情，此词先情后景。结末二句寓情于景，弥觉风致夷犹。（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为问新愁”，对前文“惆怅还依旧”说，以见新绿而触起新愁，与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所谓“春风吹又生”略同。（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此首写闺情，如行云流水，不染纤尘。起两句，自设问答，已见凄惋。“日日”两句，从“惆怅”来，日日病酒，不辞消瘦，意更深厚。换

头，因见芳草、杨柳，又起新愁。问何以年年有愁，亦是恨极之语。末两句，只写一美境，而愁自寓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惟以问语起，更表出内心之沉痛，如云：“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李后主《虞美人》）“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冯延巳《蝶恋花》）……此种起法，是从千回百折之中，喷薄而出，故包含悔恨、愤激、哀伤种种情感，读之倍觉警动。（唐圭璋《词学论丛·论词之作法》）

又

秋入蛮蕉风半裂。狼藉池塘，雨打疏荷折。绕砌蛩声芳草歇，愁肠学尽丁香结。

回首西南看晚月。孤雁来时，塞管声呜咽。历历前欢无处说，关山何日休离别。

◆玩味其意，多凭吊凄怆之慨。（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花外寒鸡天欲曙。香印成灰，起坐浑无绪。檐际高桐凝宿雾，卷帘双鹊惊飞去。

屏上罗衣闲绣缕。一晌关情，忆遍江南路。夜夜梦魂休谩语，已知前事无寻处。

◆芬芳悱恻之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卷帘”句）写天明光景，笔意跳脱。鹊本歇在梧桐树上，因帘卷而惊飞。（“忆遍”句）或从画屏风景联想，如后来晏幾道《蝶恋花》“小屏风上西江路”。（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又

叵耐为人情太薄。几度思量，真拟浑抛却。新结同心香未落，怎生负得当初约。

休向尊前情索寞。手举金罍，凭仗深深酌。莫作等闲相斗作，与君保取长欢乐。

◆词前半首责人薄情，后半首乃转作强颜欢笑。“手举金罍，凭仗深深酌。”一种沉郁潦倒之神态可想见也。韦庄《菩萨蛮》“尊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情绪与此相似。最后“与君保取长安乐”一语，悲在言外，尤为沉着。（丁寿田、丁亦飞《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又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

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写景句含宛转之情，言情句带凄清之景，可谓情景两得。（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烦恼韶光能几许？肠断魂销，看却春还去。只喜墙头灵鹊语，不知青鸟全相误。

心若垂杨千万缕。水阔花飞，梦断巫山路。开眼新愁无问处，珠帘锦帐相思否？

又

霜落小园瑶草短。瘦叶和风，惆怅芳时换。旧恨年年秋不管，朦胧如梦空肠断。

独立荒池斜日岸。墙外遥山，隐隐连天汉。忽忆当年歌舞伴，晚来双脸啼痕满。

◆诸阕含思凄婉，似别有怀抱者。（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芳草满园花满目。帘外微微，细雨笼庭竹。杨柳千条珠[illegible]，碧池波皱鸳鸯浴。

窈窕人家颜似玉。弦管泠泠，齐奏云和曲。公子欢筵犹未足，斜阳不用相催促。

◆天羽居士云：兴会才情凑洽。（《续草堂诗馀》）

◆“碧波池皱鸳鸯浴。”冯延巳《蝶恋花》语也。唐元宗极爱此一句，可当“细雨梦回”两句。（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又

几度凤楼同饮宴。此夕相逢，却胜当时见。低语前欢频转面，双眉敛恨春山远。

蜡烛泪流羌笛怨。偷整罗衣，欲唱情犹懒。醉里不辞金盏满，《阳关》一曲肠千断。

◆宛转绸缪，与温庭筠《菩萨蛮》、《更漏子》同一情致。（陈秋帆《阳春集笺》）

◆“醉里不辞金盏满”及其前“偷整”二句，试想象其神态如何，不可等闲读过也。（丁寿田、丁亦飞《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此首所表之情，极其复杂。首句，念昔日之旧欢也。二、三句，则今日之新欢。四、五句，又由今日相会之欢追想昔日别离之苦。后半阕则专就今日临别言。“醉里”句，因不胜今别之苦，希图从“醉里”作别，或可减少苦情也。冯延巳曾两度作宰相，此词表面以欢会与惜别为言，其中实有得失之心，但一托之闺情，便觉缠绵宛转。故张惠言评此首与后“几日行云”一首曰：“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此论甚是。（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几日行云何处去。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

◆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弗疑也。（清张惠言《词选》）

◆行云、百草、千花、香车、双燕，必有所托。（清谭献《复堂词话》）

◆（评“悠悠”句）呼应。（清谭献《词辨》）

◆遣辞运笔如许松爽。情词并茂，我思其人。（清陈廷焯《云韶集》）

◆低回曲折，蔼乎其言，可以群，可以怨，情词悱恻。“双燕”二语，映首章。（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元好问《清平乐》云：“飞去飞来双乳燕，消息知郎近远。”用冯延巳“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句意。彼未定其逢否，此则直以为知，唯消息近远未定耳，妙在能变化。（况周颐《蕙风词话》引《织馀琐述》）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

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王国维《人间词话》）

◆起笔托想空灵，欲问伊人踪迹，如行云之在天际。春光已暮，而留滞忘归，况当寒食佳辰，柳天花草，香车所驻，从何处追寻！前半首专写离人，后半首乃言己之情思，孤客凭阑，无由通讯，陌上归来燕子，或曾见芳踪。永叔《洛阳春》词“看花拭泪向归鸿，问来处逢郎否”，与此词皆无聊之托思。结句言赢得愁绪满怀，乱如柳絮，而入梦依依，茫无寻处，是絮是身，是愁是梦，一片迷离，词家妙境。（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牢愁郁抵之气，溢于言外，当作于周师南侵，江北失地，民怨丛生，避贤罢相之日。不然，何忧思之深也。后主之“一寸相思千万缕，人间没个安排处”与之同慨。身世之悲，先后一辙。永叔之“双燕归来细雨中”、“梦断知何处”、“江天雪意云撩乱”，元献之“凭阑总是销魂处”、“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等句，均由此脱化。北宋词人得《阳春》神髓，如此之类，不胜覼举。（陈秋帆《阳春集笺》）

◆此词因心中所思之人久出不归，遂疑其别有所欢，故曰“香车系在谁家树”。后半阕前三句，言消息不知，后二句，言愁思甚苦也。其中既有猜忌，又有留恋与希冀之意。其情感极其曲折，此张惠言所谓“忠爱缠绵”，能使其君信而弗疑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朱彝尊云：“庭院深深”一阕，载冯延巳《阳春录》，刻作欧九，误也。（清徐釚《词苑丛谈》引。故以下评语中多联系欧阳修而言之。）

◆按此阕入《六一集》，诸选本遂俱指为欧词，张氏《词选》尤言之凿凿……余谓此误始于易安。盖易安仅见欧集，未见《阳春录》。不知欧公小词，多与《阳春》、《花间》混，鄙亵之语，仇人羼厕，昔人论之已详，集本殊不足据。且欧公平生浸馈冯词，或录杰作为研摩，后人遂误传欧作。朱竹垞曾辨正之，谓“见《阳春录》刻作欧九者误”。惠言殆未深考欤！（陈秋帆《阳春集笺》）

◆末句参之“点点飞红雨”句，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俱荡漾无边。（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凄如送别。（明茅暎《词的》）

◆首句叠用三个“深”字最新奇，后段形容春暮光景殆尽。（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语

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似，偶拈永叔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何也？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节已具，非寸寸为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画，愈深愈堕恶境矣。此等一经拈出后，便当扫去。（清王又华《古今词论》）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此词亦见冯延巳集中。李易安《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易安去欧公未远，其言必非无据。（清张惠言《词选》）

◆首阕因杨柳烟多，若帘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以此，即下句章台不见，亦以此。总以见柳絮之迷人，加之雨横风狂，即拟闭门，而春已去矣。不见乱红之尽飞乎？语意如此，通首诋斥，看来必有所指。第词旨浓丽，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词。（清黄苏《蓼园词选》）

◆宋刻玉玩，双层浮起，笔墨至此，能事几尽。（清谭献《词辨》）

◆冯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蝶恋花》四章，古今绝构。《词选》本李易安《词序》，指“庭院深深”一章为欧阳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词，惟《词综》独云冯延巳作，竹垞博极群书，必有所据。且细味此阕，与上三章笔墨，的是

一色，欧公无此手笔。（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正中《蝶恋花》四阕，情词悱恻，可群可怨。《词选》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数语确当。（同上）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词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盖三章犹望其离而复合，四章则绝望矣。作词解如此用笔，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同上）

◆冯正中《蝶恋花》四章，忠爱缠绵，已臻绝顶，然其人亦殊无足取，尚何疑于史梅溪耶？诗词不尽能定人品，信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连用三“深”字，妙甚。偏是楼高不见，试想千古有情人读至结处，无不泪下。绝世至文。（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如李太白“汉家陵阙”，《兔爰》伤时也。张子同“西塞山前”，《考槃》乐志也。王仲初“昭阳路断”，《小星》安命也。温飞卿“小山重叠”，《柏舟》寄意也。李后主“花明月暗”，《行露》思也。韦端己“红楼别夜”，《匪风》怨也。张子澄“浣花溪上”，《绸缪》之缔好也。冯正中“庭院深深”，《苌楚》之悯乱也。（清张德瀛《词徵》）

◆此词帘深楼迥及“乱红飞过”等句，殆有寄托，不仅送春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

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首写闺情，层深而浑成。首三句，但写一华丽之深院，而人之矜贵可知。“玉勒”两句，写行人游冶不归，一则深院凝愁，一则章台驰骋，两句射照，哀乐毕见。换头，因风雨交加，更起伤春怀人之情。“泪眼”两句，毛稚黄释之曰：“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观毛氏此言，可悟其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粉映墙头寒欲尽。宫漏长时，酒醒人犹困。一点春心无限恨，罗衣印满啼妆粉。

柳岸花飞寒食近。陌上行人，杳不传芳信。楼上重檐山隐隐，东风尽日吹蝉鬓。

◆结句“风吹蝉鬓”，含蕴不尽，词家妙诀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阕多从温词中“青琐对芳菲，玉关音信稀”、“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音信不归来，社前双燕回”等句夺胎。（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谁把钿筝移玉柱，穿帘海燕惊飞去。

满眼游丝兼落絮。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浓睡觉来慵不语，惊残好梦无寻处。

◆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也。（清谭献《复堂词话》）

◆《蝶恋花》一调，最为古雅，“六曲阑干”唱后，几成绝响。（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雅秀工丽，是欧公之祖。字字和雅，字字秀丽，词中正格也。（清陈廷焯《云韶集》）

◆《蝶恋花》诸作，情词悱恻，可群可怨。张皋文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余最爱诵之。如“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思深意苦，又复忠厚恻怛，词到此则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矣。（吴梅《词学通论》）

◆正中《鹊踏枝》十四章，郁伊惝恍，究莫测其意旨。刘融斋谓其词流连光景，惆怅自怜。冯梦华则以为有家国之感寓乎其中，然欤，否欤？（蔡嵩云《柯亭词论》）

◆此首，情绪亦寓景中。“六曲”三句，阑外景；“谁把”两句，帘内

景。阑外杨柳如丝，帘内海燕双栖，是一极富丽极幽静之金屋。而钿筝一声，骤惊双燕，又是静中极微妙之兴象。下片，“满眼”三句，因雨而引起惜花情绪，“浓睡”两句，因梦而引起恼莺情绪。镇日凄清，原无欢意，方期睡浓梦好，一晌贪欢，偏是莺语又惊残梦，其惆怅为何如耶。谭复堂评此词如“金碧山水，一片空濛”，可谓善会消息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采桑子

中庭雨过春将尽，片片花飞。独折残枝，无语凭阑只自知。

玉堂香暖珠帘卷，双燕来归。后约难期，肯信韶华得几时。

◆上阕花枝已残而独折取，其云自知者，当别有思存；下阕知韶华之易逝，则君宜早归，警告之切，正相忆之深。（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马嘶人语春风岸，芳草绵绵。杨柳桥边，落日高楼酒旆悬。

旧愁新恨知多少，目断遥天。独立花前，更听笙歌满画船。

◆“酒旂催日下城头”，人称佳句。此词“落日高楼”句尤为浑成，下阕“笙歌”句在新愁旧恨中闻之，只增忉怛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西风半夜帘栊冷，远梦初归。梦过金扉，花谢窗前夜合枝。

昭阳殿里新翻曲，未有人知。偷取笙吹，惊觉寒蛩到晓啼。

又

酒阑睡觉天香暖，绣户慵开。香印成灰，独背寒屏理旧眉。

朦胧却向灯前卧，窗月徘徊。晓梦初回，一夜东风绽早梅。

◆上阕“旧眉”句寒屏独掩，尚理残妆，与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皆蔼然忠厚之言。下阕在孤灯映月，低回不尽之时，而以东风梅绽，空灵之笔作结，非特含蓄，且风度嫣然，自是词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小堂深静无人到，满院春风。惆怅墙东，一树樱桃带雨红。

愁心似醉兼如病，欲语还慵。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

又

画堂灯暖帘栊卷，禁漏丁丁。雨罢寒生，一夜西窗梦不成。

玉娥重起添香印，回倚孤屏。不语含情，《水调》何人吹笛声？

又

笙歌放散人归去，独宿江楼。月上云收，一半珠帘挂玉钩。

起来点检经游地，处处新愁。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

◆正中《菩萨蛮》、《罗敷艳歌》诸篇，温厚不逮飞卿。然如“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州”，又“残月尚弯环，玉筝和泪弹”，又“玉露不成圆，宝筝悲断弦”，又“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又“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亦极凄婉之致。（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字正音雅，情味不求深而自深。（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昭阳记得神仙侣，独自承恩。水殿灯昏，罗幕轻寒夜正春。

如今别馆添萧索，满面啼痕。旧约犹存，忍把金环别与人。

◆此托宫怨之词也。前半阕言昔日之恩情，后半阕言今日幽怨，末句猜疑嫉妒之语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微风帘幕清明近，花落春残。尊酒留欢，添尽罗衣怯夜寒。

愁颜恰似烧残烛，珠泪阑干。也欲高拌，争奈相逢情万般。

又

画堂昨夜愁无睡，风雨凄凄。林鹊争栖，落尽灯花鸡未啼。

年光往事如流水，休说情迷。玉箸双垂，只是金笼鹦鹉知。

◆此殆《诗·郑风·风雨》之思乎？“愁无寐”者，忧思难眠也；“风雨凄凄”者，浊乱之世也；“林鹊争栖”者，小人当道也；“落尽灯花”者，国垂亡也；“鸡未啼”者，不见君子也；“年光往事如流水”者，前功尽弃也；“情迷”者，忠君之诚也；“玉箸双垂”者，志未遂而悲伤也；“只是金笼鹦鹉知”者，国人莫我知也。可谓自信而不疑也。（孙人和《阳春集校证》）

◆温庭筠喜用“金”、“玉”等字，如“手里金鹦鹉”、“双双金鹧鸪”、“画屏金鹧鸪”、“绿檀金凤凰”、“玉钗头上风”、“玉钩褰翠幕”、“玉炉香”、“玉连环”之类，西昆习尚。《阳春》亦善用之。此阕“玉箸双垂”、“金笼鹦鹉”，即金玉并用。此例集中见。（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寒蝉欲报三秋候，寂静幽斋。叶落闲阶，月透帘栊远梦回。

昭阳旧恨依前在，休说当时。玉笛才吹，满袖猩猩血又垂。

又

洞房深夜笙歌散，帘幕重重。斜月朦胧，雨过残花落地红。

昔年无限伤心事，依旧东风。独倚梧桐，闲想闲思到晓钟。

◆人当暮年感旧，每独自低回。上首“金笼鹦鹉”句慨同调之凋残。次首“闲想闲思”句，明知相思无益，而到晓难忘，盖情有不能自已者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

林间戏蝶帘间燕，各自双双。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

◆缠绵沉着。（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小堂”一首，羡双燕之归来。“画堂”一首，怅谁家之吹笛，通首仅寓孤闷之怀，至末首乃见本意。江左自周师南侵，朝政日非，延巳匡救无从，怅疆宇之日蹙，第六首“夕阳”句寄慨良深，不得以绮语目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按诸阕情采足媲《花间》，然玩其词旨，流丽中有沉着气象，实轶过之。王静安所谓“冯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在《花间》范围外”，不其然与？又按所作，多得力于温，能随意隐括其意以入词。取“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句，演为“无语凭阑只自知”；取“停梭垂泪忆征人”句，演为“独背寒屏理旧眉”；取“翠钿金压脸。寂寞香闺掩”句，演为“回倚孤屏。不语含情”；取“泪流玉箸千条”句，演为“玉箸双垂”；取“离别橹声空萧索”句，演为“如今孤馆添萧索”，浑无痕迹，是善于模仿者。（陈秋帆《阳春集笺》）

◆此首触景感怀，文字疏隽。上片，径写独游之悲，笙歌原来可乐，但以无人偕游，反增凄凉。下片，因见双蝶、双燕，又兴起己之孤独。“绿树”句，以景结，正应“满目悲凉”句。（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酒泉子

庭下花飞。月照妆楼春事晚，珠帘风，兰烛烬，怨空闺。

苕苕何处寄相思。玉箸零零肠断，屏帏深，更漏永，梦魂迷。

又

云散更深。堂上孤灯阶下月，早梅香，残雪白，夜沉沉。

阑边偷唱系瑶簪。前事总堪惆怅，寒风生，罗衣薄，万般心。

又

庭树霜凋。一夜愁人窗下睡，绣帏风，兰烛焰，梦遥遥。

金笼鹦鹉怨长宵。笼畔玉筝弦断，陇头云，桃源路，两魂销。

◆“玉筝弦断”，本温诗“钿筝弦断雁行稀”句。（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芳草长川。柳映危桥桥下路，归鸿飞，行人去，碧山边。

风微烟澹雨萧然。隔岸马嘶何处，九回肠，双脸泪，夕阳天。

又

春色融融。飞燕乍来莺未语，小桃寒，垂杨晚，玉楼空。

天长烟远恨重重。消息燕鸿归去，枕前灯，窗外月，闭朱栊。

又

深院空帏。廊下风帘惊宿燕，香印灰，兰烛小，觉来时。

月明人自捣寒衣。刚爱无端惆怅，阶前行，阑畔立，欲鸡啼。

临江仙

秣陵江上多离别，雨晴芳草烟深。路遥人去马嘶沉。青帘斜挂，新柳万枝金。

隔江何处吹横笛，沙头惊起双禽。徘徊一晌几般心。天长烟远，凝恨独沾襟。

◆寻常离索之思，而能手作之，自有高浑之度。（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画楼帘幕卷轻寒。酒馀人散后，独自凭阑干。

夕阳千里连芳草，萋萋愁煞王孙。徘徊飞尽碧天云。凤笙何处，明月照黄昏。

又

南园池馆花如雪，小塘春水涟漪。夕阳楼上绣帘垂。酒醒无寐，独自倚阑时。

绿杨风静凝闲恨，千言万语黄鹂。旧欢前事杳难追。高唐暮雨，空只觉相思。

清平乐

深冬寒月，庭户凝霜雪。风雁过时魂断绝，塞管数声呜咽。

披衣独立披香，流苏乱结愁肠。往事总堪惆怅，前欢休更思量。

又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

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

◆纯写春晚之景。“花落春寒”句，论词则秀韵珊珊，窥词意或有忧谗自警之思乎？（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纯写景物，然景中见人，娇贵可思。初写雨后池满，是阁外远景；次写柳院燕归，是阁前近景。人在阁中闲眺，颇具萧散自在之致。下片写倚阑看月，微露怅意。着末，写风振罗衣，芳心自警。通篇俱以景物烘托人情，写法极高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西园春早，夹径抽新草。冰散漪澜生碧沼，寒在梅花先老。

与君同饮金杯，饮馀相取徘徊。次第小桃将发，轩车莫厌频来。

◆此词语澹而情意恳切，大有古诗风味。（丁寿田、丁亦飞《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醉花间

独立阶前星又月，帘栊偏皎洁。霜树尽空枝，肠断丁香结。

夜深寒不彻，凝恨何曾歇。凭阑干欲折。两条玉箸为君垂，此宵情，谁共说。

◆《阳春集》与《浣花词》合者多，此阕结句“此宵情，谁共说”，即与《浣花集》《应天长》“暗相思，无处说”同意。而与牛给事词亦有暗合者。如“肠断丁香结”，“两条玉箸为君垂”，与牛词《感恩多》“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两条红粉泪，多少香闺意”情致绝相似。万红友云：“冯此词与他作起结俱异。”（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月落霜繁深院闭，洞房人正睡。桐树倚雕檐，金井临瑶砌。

晓风寒不啻，独立成憔悴。闲愁浑未已。人心情绪自无端，莫思量，休退悔。

又

晴雪小园春未到，池边梅自早。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自古金陵道。少年看却老。相逢莫厌醉金杯，别离多，欢会少。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又

林雀归栖撩乱语，阶前还日暮。屏掩画堂深，帘卷萧萧雨。

玉人何处去，鹊喜浑无据。双眉愁几许。漏声看却夜将阑，点寒灯，扃绣户。

应天长

石城山下桃花绽，宿雨初收云未散。南去棹，北归雁，水阔天遥肠欲断。

倚楼情绪懒，惆怅春心无限。忍泪蒹葭风晚，欲归愁满面。

又

朱颜日日惊憔悴，多少离愁谁得会？人事改，空追悔，枕上夜长只如岁。

红绡三尺泪，双结解时心醉。魂梦万重云水，觉来还不睡。

又

石城花落江楼雨，云隔长洲兰芷暮。花草岸，和烟雾，谁在绿杨深处住。

旧游时事故，岁晚离人何处？杳杳兰舟西去，魂归巫峡路。

又

当时心事偷相许，宴罢兰堂肠断处。挑银灯，扃珠户，绣被微寒值秋雨。

枕前和泪语，惊觉玉笼鹦鹉。一夜万般情绪，朦胧天欲曙。

又

兰房一宿还归去，底死谩生留不住。枕前语，记得否？说尽从来两心素。

同心牢结取，切莫等闲相许。后会不知何处，双栖人莫妒。

谒金门

圣明世，独折一枝丹桂。学着荷衣还可喜，春狂不啻□（原文即为□）。

年少都来有几？自古闲愁无际。满盏劝君休惜醉，愿君千万岁。

又

杨柳陌，宝马嘶空无迹。新着荷衣人未识，年年江海客。

梦觉巫山春色，醉眼花飞狼藉。起舞不辞无气力，爱君吹玉笛。

◆“起舞不辞无气力”两句，极写她对他的爱慕，造句十分雅健。这两句可能是寄托“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是士大夫阶层的思想感情。词到南唐一班文人手中，就多多少少表现一些士大夫的思想感情，这就超出于花间词的艳科绮语。冯延巳这首词正是一个例子。他的《阳春集》里，这类句子还不少，如《鹊踏枝》“公子欢筵犹未足，斜阳不用相催促”，《菩萨蛮》“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等等。这些词外表虽然都还是写男女情爱，却另有寓意。冯煦谓冯延巳“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阳春集序》），就是说延巳词颇多“旨隐词微”之作。（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冯延巳和欧阳修》）

又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李后主于清微歌“楼上春寒水四面”，学士刁衎起奏：“陛下未睹其大者远者尔！”人疑其有规讽，讯之，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又作红罗亭子，四面栽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和云：“不须夸烂熳，已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李清照《词论》）

◆元宗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宋马令《南唐书》）

◆冯延巳《谒金门》长短句，脍炙人口。其曰“斗鸭阑干独倚”，人多疑鸭不能斗。余按《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斗鸭，群臣奏宜勿与。权曰：‘彼在谅暗之中，所求若此，岂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之。”《陆逊传》：“建昌侯虑作斗鸭栏。逊曰：‘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南史·王僧达传》：“僧达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往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劾。”《新唐书·齐王祐传》：“祐喜养斗鸭。方未反，狸龉鸭四十馀，绝其头去。及败，牵连诛死者凡四

十馀人。”则古盖有之。（宋赵与时《宾退录》）

◆冯延巳《谒金门》长短句：“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人多疑鸭不能斗，考《西京杂记》，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赵飞燕外传》：阳华李姑蓄斗鸭水池上。《江表传》：魏文帝遣使求斗鸭。《陆逊传》：建昌侯作斗鸭阑，颇施小巧。今临湘县有斗鸭矶。《王僧达传》：僧达往阳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劾。陆龟蒙居震泽，养斗鸭一阑。《旧唐书》：齐王祐好养斗鸭，未反前忽有野狸入笼，咬四十馀鸭。及败，同恶而诛者四十四人。隋朝官本陆探微有《斗鸭圈》，顾宝光有高丽《斗鸭图》。张说《巴陵早春》诗：“江上春光早可观，巧将春物妒馀寒。水苔共绕留莺石，花鸟争开斗鸭阑。”则鸭固能斗矣。近时许石城有“买得曲池堪斗鸭，种成芳树好藏莺”之句，为时所脍炙。（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斗鸭栏》）

◆秋晚曲寄《谒金门》，刘伯温作也。首云：“风袅袅，吹绿一庭秋草。”为语亦佳。然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格耳。以二言细较，刘公当退避一舍。（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风乍起，吹皱一池萍水’。关卿何事？”与“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此语不可闻邻国，然是词林本色佳话。“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意似祖述之，而句小不逮，然亦佳。（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起语与前词同一况味。闻鹊报喜，须知喜中还有疑在。无非望泽希宠之心。而语自清隽。（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此词亦平耳，不知何以得名。（明茅暎《词的》）

◆“无凭谙鹊语，犹觉暂心宽。”韩偓语也。冯延巳去偓不多时，用

其语曰："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虽窃其意，而语加蕴藉。（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南唐主语冯延巳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与卿事？"冯曰："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可使闻于邻国。"然细看词意，含蓄尚多。至少游"无端银烛殒秋风，灵犀得暗通。相看有似梦初回，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则竟为蔓草之偕臧，顿丘之执别，一一自供矣。词虽小技，亦见世风之升降，沿流则易，溯洄实难，一入其中，势不自禁。即余生平，亦悔习此技。（同上）

◆结二语若离若合，密意痴情，宛转如见。（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风乍起"二句破空而来，在有意无意间，如絮浮水，似沾非着，宜后主盛加称赏。此在南唐全盛时作。"喜闻鹊报"及"为君起舞"句，殆有束带弹冠之庆及效忠尽瘁之思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言情之始，故其来无端。（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此闺情词也。上半阕写一闺人行于池旁芳径中，且行且以红杏花蕊抛入水中，引鸳鸯为戏。下半阕写其行至斗鸭栏边，忽闻鹊噪，举头而听，不觉搔头坠地。盖鹊能报喜，因思行人或将归来也。全首如观电影之活动镜头，闺中少妇之行动、情思、态度，历历呈现，极其生动。相传中主李璟见冯此词问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冯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中主乃悦。此事昔人以为南唐君臣以词相戏，不知实乃中主疑冯词首句讥讽其政务措施，纷纭不安，故责问与之何干。冯词首句，无端以风吹池皱引起，本有讽意，因中主已觉，故引中主所作闺情词中佳句，而自称不如，以为掩饰。意谓我亦作

闺情词，但不及陛下所作之佳耳。二人之言，针锋相对，非戏谑也。试以史称冯作相时，不满于“人主躬亲庶务，宰相备位”之语证之，二人言外所指之意，自然分明。此虽词家故事，而吾人读词之法亦可于此得之。盖讽刺之作，往往意在言外，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也”。但必须先明了作者之地位、行为与其时代背景之后，方能证明其言外之意，否则必同于猜谜矣。此其一。又词中言外之意，止于一二句，不可以全首句句比附来说，否则必然牵强附会失作者原意，此其二。（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虞美人

画堂新霁情萧索，深夜垂珠箔。洞房人睡月婵娟，梧桐双影上朱轩，立阶前。

高楼何处连宵宴，塞管吹幽怨。一声已断别离心，旧欢抛弃杳难寻，恨沉沉。

◆“旧欢抛弃杳难寻”，与《临江仙》“前事杳难追”同一感喟。（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碧波帘幕垂朱户，帘下莺莺语。薄罗衣旧泣青春，野花芳草逐年新，事难论。

凤笙何处高楼月，幽怨凭谁说。须臾残照上梧桐，一时弹泪与东风，恨重重。

◆此阕似别有悲凉滋味，《阳春》类此者多。蒿庵所谓“《黍离》、《麦秀》，周遗所伤。美人香草，楚累所托”者，非与？（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玉钩弯柱调鹦鹉，宛转留春语。云屏冷落画堂空，薄晚春寒无奈落花风。

搴帘燕子低飞去，拂镜尘鸾舞。不知今夜月眉弯，谁佩同心双结倚阑干。

◆风神蕴藉，自是正中本色。（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亦妒词也，而托之闺情。上半阕言所居之凄寂，下半阕以帘燕、镜鸾，形其孤单。末二句则猜疑之词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春山澹澹横秋水，掩映遥相对，只知长坐碧窗期，谁信东风吹散彩云飞。

银屏梦与飞鸾远，只有珠帘卷。杨花零落月溶溶，尘掩玉筝弦柱画堂空。

◆二词皆掩抑之音，次章尤胜。方长坐相期，而彩云已散，明知梦远银屏，而尚卷帘凝望，何以自堪，结句凄韵欲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春光好

雾濛濛，风淅淅，杨柳带疏烟。飘飘轻絮满南园，墙下草芊绵。

燕初飞，莺已老，拂面春风长好。相逢携酒且高歌，人生得几何？

舞春风

严妆才罢怨春风，粉墙画壁宋家东。蕙兰有恨枝犹绿，桃李无言花自红。

燕燕巢时帘幕卷，莺莺啼处凤楼空。少年薄幸知何处？每夜归来春梦中。

归国遥

何处笛？终夜梦魂情脉脉，竹风檐雨寒窗隔。

离人数岁无消息。今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

又

春艳艳，江上晚山三四点，柳丝如剪花如染。

香闺寂寂门半掩。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

◆“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与韦庄“恨重重，泪界莲腮两线红”同一风韵。较后主“多少泪，断脸复横颐”为隽。（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来朝便是关山隔。

◆结得苍凉。（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挥毫直书，不用回折之笔，而情意自见。格高气盛，嗣响唐贤。（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南乡子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泪几行。

◆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雪浪斋日记》云）

◆余谓后辈作词，无非前人已道底句，特善能转换耳。……赵德庄词云：“波底夕阳红湿。”“红湿”二字以为新奇，不知盖用李后主“细雨湿流光”与《花间集》“一帘疏雨湿春愁”之“湿”。（宋陈鹄《耆旧续闻》）

◆埜斋周晋仙文璞曾语余曰：“《花间集》只有五字绝佳，‘细雨湿流光’，景意俱微妙。”（宋张端义《贵耳集》）

◆起二句情景并美。下阕梦与杨花迷离一片，结句何幽怨乃尔！（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王国维《人间词话》）

◆按“细雨湿流光”昔人多激赏之。周方泉、王荆公均极赞其妙。余谓冯此语，实本温庭筠《荷叶杯》“细雨湿愁红”、皇甫松《怨回纥》“江路湿红蕉”而来。又陈鹄《耆旧续闻》称赵彦端《谒金门》“波底夕阳红湿”盖用“细雨湿流光”与“一帘疏雨温春愁”之“湿”云云。“一帘疏雨”，孙光宪《浣溪沙》词。词人善用“湿”字，《阳春》则承先启后耳。周、陈引冯词一误为《花间》，一误为后主。张宗橚《词林纪事》均驳正之。（陈秋帆《阳春集笺》）

◆此亦托为闺情以自抒己怨望之情。观“烟锁”句，所谓“无限事”，所谓“茫茫”，言外必有具体事在，特未明言耳。“鸾镜”指朝朝，“鸳衾”指夜夜，此言朝朝夜夜思之断肠也。后半阕即就闺思描写怨望之情事，“杨花满绣床”，是一片迷离景象，与“悠扬”之“魂梦”正相合，亦即前半“茫茫”二字之意，总之皆写心事之纷纭复杂也。末句则无可奈何之词，写得幽怨动人，与和凝、欧阳炯辈之纯作艳情词不同，不可并论。（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词有句中韵，或名之曰短韵，在全句为不可分，而节拍实成一韵。例如温庭筠《荷叶杯》“波影满池塘”，“影”字与上句“冷”字叶。“肠断水风冷”，“断”字与上句“乱”字叶。冯延巳《南乡子》之“茫茫”、“斜阳”，与下句“肠”字、“行”字叶。《霜天晓角》换头第二字，《定风波》换侧后仄协之二字亦然。《花间集》中，其例多有。（陈匪石《声执》）

又

细雨泣秋风，金凤花残满地红。闲蹙黛眉慵不语，情绪，寂寞相思知几许。

又

玉枕拥孤衾，挹恨还同岁月深。帘卷曲房谁共醉？憔悴，惆怅秦楼弹粉泪。

薄命女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南唐宰相冯延巳有乐府一章，名《长命缕》云（词略）。其后有以其词意改为《雨中花》云：“我有五重深深愿。第一愿且图久远，二愿恰如雕梁双燕，岁岁得长相见。三愿薄情相顾恋。第四愿永不分散，五愿奴哥收因结果，做个大宅院。”味冯公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古乐府，可以无愧。一遭俗子窜易，不惟句意重复，而鄙恶甚矣。（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留为章法，词则俚鄙。（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喜迁莺

宿莺啼，乡梦断，春树晓朦胧。残灯和烬闭朱栊，人语隔屏风。

香已寒，灯已绝，忽忆去年离别。石城花雨倚江楼，波上木兰舟。

◆此首写晓来梦觉之所思。上片点景。起三句，言啼莺惊梦，帘外树色朦胧未辨。“残灯”两句，写帘内之残灯、残香犹在，人语分明。下片，言灯绝香寒之际，忽忆去年故乡送别之情景，宛然在目，故不禁凄动于中。（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萧条风物正堪愁。人去后，多少恨，在心头。

燕鸿远，羌笛怨。渺渺澄江一片。山如黛，月如钩。笙歌散，魂梦断，倚高楼。

◆悲促之音像《花间》、《三字令》。（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语短韵长，音节绵邈。（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多少恨，在心头”与李煜“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同一凄惋。（陈秋帆《阳春集笺》）

更漏子

金剪刀，青丝发，香墨蛮笺亲札。和粉泪，一时封，此情千万重。

垂蓬鬓，尘青镜，已分今生薄命。将远恨，上高楼，寒江天外流。

又

秋水平，黄叶晚，落日渡头云散。卷珠箔，挂金钩，暮潮人倚楼。

欢娱地，思前事，歌罢不胜沉醉。消息远，梦魂狂，酒醒空断肠。

又

风带寒，秋正好，兰蕙无端先老。云杳杳，树依依，离人殊未归。

褰罗幕，凭朱阁，不独堪悲寥落。月东出，雁南飞，谁家夜捣衣。

又

雁孤飞，人独坐，看却一秋空过。瑶草短，菊花残，萧条渐向寒。

帘幕里，青苔地，谁信闲愁如醉。星移后，月圆时，风摇夜合枝。

又

夜初长，人近别，梦断一窗残月。鹦鹉睡，蟪蛄鸣，西风寒未成。

红蜡烛，半棋局，床上画屏山绿。搴绣幌，倚瑶琴，前欢泪满襟。

◆诸阕多凄楚之音，亦似别有寄托者。（陈秋帆《阳春集笺》）

抛球乐

酒罢歌馀兴未阑，小桥秋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入罗衣贴体寒。且莫思归去，须尽笙歌此夕欢。

◆《抛球乐》，唐教坊曲。《唐音癸签》云：“《抛球乐》，酒筵中抛球为令所唱词。”《词谱》：“刘禹锡《抛球乐》词三十字，皇甫松多一和声。其三十三字者，始冯延巳。因有‘莫思归’句，或名《莫思归》，惟皆五七言小律诗体。宋柳永始有两段。”云云。按《阳春》此词，均六句，第五句五字，馀皆七字，与刘词五言六句者异。字均四十，无三十三字者如《词谱》所云。冯或别有此一体，未经载此集欤？（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逐胜归来雨未晴，楼前风重草烟轻。谷莺语软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款举金觥劝，谁是当年最有情？

又

梅落新春入后庭，眼前风物可无情。曲池波晚冰还合，芳草迎船绿未成。且上高楼望，相共凭阑看月生。

◆“入”字妙。“芳草”七字，秀炼有馀味，对句稍逊。（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年少王孙有俊才，登高欢醉夜忘回。歌阑赏尽珊瑚树，情厚重斟琥珀杯。但愿千千岁，金菊年年秋解开。

又

霜积秋山万树红，倚岩楼上挂朱栊。白云天远重重恨，黄草烟深淅淅风。仿佛《梁州曲》，吹在谁家玉笛中？

◆起句恣肆。“白云”十四字颇近中唐名句。（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吹在谁家玉笛中”，似本皇甫松《杨柳枝》“如今柳向空城绿，玉笛何人更把吹”脱化而成。（陈秋帆《阳春集笺》）

又

莫厌登高白玉杯，茱萸微绽菊花开。池塘水冷鸳鸯起，帘幕烟寒翡翠来。重待烧红烛，留取笙歌莫放回。

又

尽日登高兴未残，红楼人散独盘桓。一钩冷雾悬珠箔，满面西风凭玉阑。归去须沉醉，小院新池月乍寒。

◆极凄婉之致。（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又

坐对高楼千万山，雁飞秋色满阑干。烧残红烛暮云合，飘尽碧梧金井寒。咫尺人千里，犹忆笙歌昨夜欢。

◆“烧残红烛暮云合，飘尽碧梧金井寒。”冯正中《抛球乐》词也。拗一字，更觉宫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于调。（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调）前三首听歌对月，纪欢娱之情。后三首人散酒阑，写离索之感，能于劲气直达中含情寄慨，故不嫌其坦直。此五代气格之高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鹤冲天

晓月坠，宿云披，银烛锦屏帏。建章钟动玉绳低，宫漏出花迟。

春态浅，来双燕，红日初长一线。严妆欲罢啭黄鹂，飞上万年枝。

◆韩子苍《题御画鹊扇》诗云："君王妙画出神机。弱羽争巢并语时。天上飞来两鵁鹊，一双飞上万年枝。"盖用冯延巳乐府也。"晓月坠（略）"乃《鹤冲天》也。（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句新。（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周介存以毛嫱、西施评温韦词，飞卿严妆，端己淡妆。余谓《阳春》淡妆也，然类此诸阕，又是严妆。延巳洵淡妆浓抹，无施不宜矣。（陈秋帆《阳春集笺》）

醉桃源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梁双燕栖。

◆景物闲远。（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帘垂则燕栖，栖则在梁，妥甚。（同上）

◆是人是物，无非化日舒长之景，望而知治世之音，词家胜象。（清黄苏《蓼园词选》）

又

角声吹断陇梅枝，孤窗月影低。塞鸿无限欲惊飞，城乌休夜啼。

寻断梦，掩香闺，行人去路迷。门前杨柳绿阴齐，何时闻马嘶。

又

东风吹水日衔山，春来长是闲。林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

春睡觉，晚妆残，凭谁整翠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阑。

菩萨蛮

金波远逐行云去，疏星时作银河渡。花影卧秋千，更长人不眠。

玉筝弹未彻，凤髻鸾钗脱。忆梦翠娥低，微风凉绣衣。

◆上阕仅言清夜无眠，下阕仅言手倦妆慵，到结句始言回忆梦中情景，至风吹绣衣而不觉，可见低眉愁思之深且久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画堂昨夜西风过，绣帘时拂朱门锁。惊梦不成云，双蛾枕上颦。

金炉烟袅袅，烛暗纱窗晓。残月尚弯环，玉筝和泪弹。

◆正中《菩萨蛮》、《罗敷艳歌》诸篇，温厚不逮飞卿。然如“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洲”，又“残月尚弯环，玉筝和泪弹”，又“玉露不成圆，宝筝悲断弦”，又“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又“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亦极凄婉之致。（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梨云入梦，诗词恒用之。此词不言梦醒，而言“梦不成云”，造句颇新。词中言颦眉，类皆花前月下，镜里窗前，此言枕上颦眉者，因追想梦情，故愁生枕上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梅花》吹入谁家笛，行云半夜凝空碧。欹枕不成眠，关山人未还。

声随幽怨绝，云断澄霜月。月影下重檐，轻风花满帘。

◆通首言闻笛怀人，寻常蹊径也。末二句以轻笔写幽情，便觉情思悠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回廊远砌生秋草，梦魂千里青门道。鹦鹉怨长更，碧笼金锁横。

罗帏中夜起，霜月清如水。玉露不成圆，宝筝悲断弦。

又

娇鬟堆枕钗横凤，溶溶春水杨花梦。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

锦壶催画箭，玉佩天涯远。和泪试严妆，落梅飞晓霜。

◆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王国维《人间词话》）

又

西风袅袅凌歌扇，秋期正与行人远。花叶脱霜红，流萤残月中。

兰闺人在否，千里重楼暮。翠被已消香，梦随寒漏长。

◆上首“杨花梦”七字情韵特佳。“严妆”句悦己无人，而犹施膏沐，有带宽不悔之心。次首“花叶”二句饶有韵致，用“夺”字颇新颖。（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沉沉朱户横金锁，纱窗月影随花过。烛泪欲阑干，落梅生晚寒。

宝钗横翠凤，千里香屏梦。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

◆以江南繁华之地，作者青紫登朝，而言云雨荒凉，江南草长，满纸萧索之音，殆近降旛去国时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欹鬟堕髻摇双桨，采莲晚出清江上。顾影约流萍，楚歌娇未成。

相逢颦翠黛，笑把珠珰解。家住柳阴中，画桥东复东。

◆《菩萨蛮》诸阕语长心重，温、韦之亚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似子夜一流人物，结二句若关合若不关合，妙甚。较“家住绿杨边，往来多少年”高出数倍。（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他如《归国遥》、《抛球乐》、《采桑子》、《菩萨蛮》等，亦含思凄惋，蔼然动人，俨然温、韦之意也。（吴梅《词学通论》）

浣溪沙

春到青门柳色黄，一梢红杏出低墙。莺窗人起未梳妆。

绣帐已阑离别梦，玉炉空袅寂寥香。闺中红日奈何长。

又

转烛飘蓬一梦归，欲寻陈迹怅人非。天教心愿与身违。

待月池台空逝水，荫花楼阁谩斜晖。登临不惜更沾衣。

相见欢

晓窗梦到昭华，阿琼家。欹枕残妆一朵，卧枝花。

情极处，却无语，玉钗斜。翠阁银屏回首，已天涯。

三台令

春色，春色，依旧青门紫陌。日斜柳暗花嫣，醉卧谁家少年？年少，年少，行乐直须及早。

◆此词伤春迟暮之情，均在言外。“依旧”两字，含无限感慨。末句劝人及早行乐，正自伤迟暮也。（丁寿田、丁亦飞《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又

明月，明月，照得离人愁绝。更深影入空床，不道帏屏夜长。长夜，长夜，梦到庭花阴下。

◆“不道”一语，中含无限曲折。（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南浦，南浦，翠鬟离人何处。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

◆此有“当时”一语，则首章“依旧”二字，不过平衍耳。（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调第五句倒用叠字，承上启下，如溪曲行舟，一折而景色顿异。结句见本意。乃此词主体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情至文生，缠绵流露，延巳词实多类是。（陈秋帆《阳春集笺》）

◆此首怀人词。南浦别离之处，今空见其处，而人则不知何往矣。“当时”句逆入，回忆当年之乐。“依旧”句平出，慨叹今日之物是人非。末句，即流水而抒真情，语极沉着。其后小晏云：“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李清照云：“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稼轩云：“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皆与此意相合。（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点绛唇

荫绿围红，飞琼家在桃源住。画桥当路，临水双朱户。

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

上行杯

落梅着雨消残粉，云重烟轻寒食近。罗幕遮香，柳外秋千出画墙。

春山颠倒钗横凤，飞絮入帘春睡重。梦里佳期，只许庭花与月知。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贺圣朝

金丝帐暖牙床稳，怀香方寸。轻颦轻笑，汗珠微透，柳沾花润。

云鬟斜坠，春应未已，不胜娇困。半欹犀枕，乱缠珠被，转羞人问。

忆仙姿

尘拂玉台鸾镜，凤髻不堪重整。绡帐泣流苏，愁掩玉屏人静。多病，多病，自是行云无定。

忆秦娥

风淅淅，夜雨连云黑。滴滴，窗外芭蕉灯下客。

除非魂梦到乡国，免被关山隔。忆忆，一句枕前争忘得。

◆此《忆秦娥》别调也。意极芊婉，语极沉至。（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毛泽民《忆秦娥》词，效五代冯延巳体也。冯词用入韵，故毛词可易为平，犹孙夫人之变李太白词为平韵也。孙词无换韵，毛词兼之。盖古词用入者，宋人多改为平，固不第此调然矣。（清张德瀛《词徵》）

忆江南

去岁迎春楼上月，正是西窗，夜凉时节。玉人贪睡坠钗云，粉消妆薄见天真。

人非风月长依旧，破镜尘筝，一梦经年瘦。今宵帘幕飏花阴，空馀枕泪独伤心。

又

今日相逢花未发，正是去年，别离时节。东风吹第有花开，恁时须约却重来。

重来不怕花堪折，只怕明年，花发人离别。别离若向百花时，东风弹泪有谁知。

◆二词连缀相应，次首尤一气写出，在《阳春集》别具风调。（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思越人

酒醒情怀恶，金缕褪、玉肌如削。寒食过却，海棠零落。

乍倚遍、阑干烟澹薄，翠幕帘栊笼画阁。春睡着，觉来失、秋千期约。

长相思

红满枝，绿满枝，宿雨厌厌睡起迟。闲庭花影移。

忆归期，数归期，梦见虽多相见稀，相逢知几时。

◆梦多见稀，正是闺中之语。“相逢知几时”，又发相思之意。（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值此春光满目，而怀人会晤难期，不能不戚戚也。（同上）

◆哀而不伤。（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莫思归

花满名园酒满觞，且开笑口对秾芳。秋千风暖鸾钗亸，绮陌春深翠袖香。莫惜黄金贵，日日须教贳酒尝。

金错刀

日融融，草芊芊，黄莺求友啼林前。柳条袅袅拖金线，花蕊茸茸簇锦氈。

鸠逐妇，燕穿帘，狂蜂浪蝶相翩翩。春光堪赏还堪玩，恼煞东风误少年。

又

双玉斗，百琼壶，佳人欢饮笑喧呼。麒麟欲画时难偶，鸥鹭何猜兴不孤。

歌宛转，醉模糊，高烧银烛卧流苏。只销几觉懵腾睡，身外功名任有无。

◆正中本功名之上，而故为此放任旷荡之言。本多猜忌，而曰“鸥鹭何猜”；本于国政无所措施，而曰“麒麟欲画时难偶”；本贪禄位，而曰“身外功名任有无”。如只读其词，必为所欺。故孟子论诵诗读书者当知人论世也。知人，则考其人之生平行事；论世，则证以所处之时世背景。如此，则纵有诡诈巧言，而无从逃过读者之目矣。（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玉楼春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纵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琐《红梅》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峤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独早芳。”张方注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南唐冯延巳词云：“北枝梅蕊犯霜开。”则南北枝事，其来远矣。（宋朱翌《猗觉寮杂记》）

◆词借春光以托讽，“足”字韵戒贪求之无厌。“尊前”二句既盼春来，又伤春去，患得患失之心，宁有尽时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蹙”，永叔一生似专学此种。（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词初读似觉平淡，但愈吟诵愈觉其意味隽永。（丁寿田、丁亦飞《唐五代四大名家词》）

寿山曲

铜壶滴漏初尽，高阁鸡鸣半空。催启五门金锁，犹垂三殿帘栊。阶前御柳摇绿，仗下宫花散红。鸳瓦数行晓日，鸾旗百尺春风。侍臣舞蹈重拜，圣寿南山永同。

◆余往在中都，见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后主书一词，下有“冯延巳”三字。诗中复云“圣寿南山永同”，恐延巳作也。（宋赵令畤《侯鲭录》）

◆冯延巳《寿山曲》词，按《蓉城集》曰：“‘鸳瓦’二句殊有元和气象，堪与李氏齐驱。”即指此也。（刘毓盘《词史》）

总评

刘攽《中山诗话》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

张炎《词源》　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句一字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馀不尽之意始佳。当以唐《花间集》中韦庄、温飞卿为则。又如冯延巳、贺方回、吴梦窗亦有妙处。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引《乐府纪闻》　冯延巳字正中，广陵人。唐元宗以优待藩邸旧僚，自记室至中书侍郎入相。词最富，有《阳春集》。

又引《蓉城集》　“宫瓦数行晓日，龙旂百尺春风”，殊有元和气象。阳春词尚饶蕴藉，堪与李氏齐驱。

沈雄《柳塘词话》　陈世修云：冯公乐府思深语丽，韵逸调新，有杂入《六一集》中者。余谓其多至百首，黄山谷、陈后山犹以庸滥目之。然诸家骈金俪玉，而阳春词为言情之作。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皋文曰：“延巳为人专蔽固嫉，而其言忠爱缠绵，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刘熙载《艺概》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己、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

又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程恩泽《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词〉》　高才延巳追端己，小令中唐溢晚唐。更用骚心为乐府，漫天哀艳李重光。

冯煦《蒿庵论词》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刘攽《中山诗话》谓“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信然。

冯煦《唐五代词选序》　吾家正中翁，鼓吹南唐，上翼二主，下启晏、欧，实正变之枢纽，短长之流别也。

缪荃孙《宋元词四十家序》　阳春领袖于南唐，庆湖负声于北宋，碧山之绵渺，梅溪之轶丽，中圭双秀，不殊怨悱之音。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五季之世，二李为工。后主思深理约，致兼风雅，匪惟一朝之隽，抑亦百世之宗。降而端己《浣花》之篇，正中《阳春》之录，因寄所托，归于忠爱，抑其亚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冯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

又　晏、欧词雅近正中，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盖正中意馀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尚安足重。

又　晏元献、欧阳文忠皆工词，而皆出小山下。专精之诣，固应让渠独步。然小山虽工词，而卒不能比肩温、韦，方驾正中者，以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也。故悦人甚易，而复古则不足。

又　声名之显晦，身分之高低，家数之大小，只问其精与不精，不系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渊明之诗，所传不满百首。然较之苏、黄、白、陆之数千百首者，相越何止万里。词中如飞卿、端己、正中、子野、东坡、少游、白石、梅溪诸家，脍炙人口之词，多不过二三十阕，少则十馀阕或数阕，自足雄峙千古，无与为敌。

陈廷焯《词坛丛话》　词至五代，譬之于诗，两宋犹三唐，五代犹六朝也。后主小令，冠绝一时，韦端己亦不在其下。终五代之际，当以冯正中为巨擘。

陈廷焯《云韶集》　正中词为五代之冠。正中词高处入飞卿之室，却不相沿袭；雅丽处，时或过之。

又　正中词如摩诘之诗，字字和雅，晏、欧之祖也。

张祥龄《词论》　文章风气，如四序迁移，莫知为而为，故谓之运。左春右秋，冰虫之见，生今反古，是冬箑夏炉，乌乎能。安序顺天，愚者一得。昌黎起八代之衰，亦运使然。南唐二主，冯延巳之属，固为词家宗主，然是勾萌，枝叶未备。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梦窗、碧山，已秋矣。至白云，万宝告成，无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此天运之终也。

陈锐《袌碧斋词话》　词有天籁，小令是已。本朝词人，盛称纳兰成德，余读之，但觉千篇一律，无所取裁。鹿虔扆、冯正中之流，不如是也。

沈曾植《菌阁琐谈》　刘公㦷谓“词须上脱香奁，下不落元曲，乃称作手”。亦为一时名语。然不落元曲易耳，浙派固绝无此病。而明季诸公宗《花间》者，乃往往不免。若所谓上脱香奁者，则韦庄、光宪既

与致光同时，延巳、熙震亦与成绩并世，波澜不二，风习相通，方当于此津逮唐馀，求欲脱之，是欲升而去其阶已（国初诸公，不能画《花间》、《草堂》界限，宜有此论）。

况周颐《蕙风词话》　（唐五代词中）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己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觚之士能方其万一。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　《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所宗，愈瑰丽，愈醇朴。南渡名家，沾丐膏馥，辄臻上乘。冯词如古蕃锦，如周、秦宝鼎彝，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词之境诣至此，不易学，并不易知，未容漫加选择，与后主词实异曲同工也。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延巳与江南李后主为布衣交，遂登台辅。其时江介晏安，朋僚宴集，辄为乐府新词，倚丝竹而歌之，精丽飘逸，传诵一时。迨周师压境，国步日艰，所作若《三台令》、《归国谣》、《蝶恋花》诸调，旨隐而词微，其忧危之念，藉词以发之。殁后，南唐失国，遗稿散失，后贤采辑，存者无多矣。兹录取五十首。《阳春集》为五代词中之圣，犹《清真集》之在北宋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谓“飞卿精妙绝人”，差近之耳。

又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又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与中、后二主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又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又　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

蔡嵩云《柯亭词论》　词尚自然固矣，但亦不可一概论。无论何种文艺，其在初期，莫不出乎自然，本无所谓法。渐进则法立，更进则法密。文学技术日进，人工遂多于自然矣。词之进展，亦不外此轨辙。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南宋以降，慢词作法，穷极工巧。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宋词自此，殆纯乎人工矣。总之尚自然，为初期之词。讲人工，为进步之词。词坛上各占地位，学者不妨各就性之所近而习之。必是丹非素，非通论也。

又　正中词，缠绵悱恻，在五代，别具一种风格。秾艳如飞卿，清丽如端己，超脱如后主，均与之不同家数。其词最难学，出之太易，则近率滑，过于锻炼，又伤自然，总难恰到好处。

又　正中词难学，在其轻描淡写不用力处。一着浓缛字面，即失却《阳春》本色。近代王静庵《人间词》，接武欧、晏，其实欧、晏仍自《阳春》出。《人间词》中，《蝶恋花》调最多，亦最佳，即《鹊踏

枝》也。

陈匪石《声执》　《花间集》，为最古之总集，皆唐五代之词。辑者后蜀赵崇祚。甄选之旨，盖择其词之尤雅者，不仅为歌唱之资，名之曰诗客曲子词，盖有由也。所录诸家，与前后蜀不相关者，唐惟温庭筠、皇甫松。五代惟和凝、张泌、孙光宪。其外十有三人，则非仕于蜀，即生于蜀。当时海内俶扰，蜀以山谷四塞，苟安之馀，弦歌不辍，于此可知。若冯延巳与张泌时相同，地相近，竟未获与，乃限于闻见所及耳。考《花间》结集，依欧阳炯序，为后蜀广政三年，即南唐昇元四年。冯方为李璟齐王府书记，其名未著。陈世修所编《阳春集》，有与《花间》互见者，如温庭筠之《更漏子》（玉炉烟）、《酒泉子》（楚女不归）、《归国遥》（雕香玉），韦庄之《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清平乐》（春愁南陌）、《应天长》（绿槐阴里），以及薛昭蕴、张泌、牛希济、顾夐、孙光宪各一首，疑宋人羼入冯集。王国维谓冯及二主堂庑特大，故《花间》不登其只字，则逞臆之谈，未考其年代也。

吴梅《词学通论》　正中词，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

汪东《唐宋词选》　唐五代词胜处，温醇蕴藉，后世所不能至。若夫穷其末流或稍涉轻艳。宋人恢张其体，始极顿挫浏亮之观，而承先开后，则南唐后主与正中是也。《阳春》于含蓄之中寓沉着之思。近人冯煦谓其“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词，若显若晦，揆诸六义，比兴为多”，“类劳人思妇羁臣逐子郁伊怆怳之所为”，“世亶以靡曼目之，诬已”。此虽褒称先世，亦庶几天之公言乎。

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　冯延巳的词，第一能表现浓厚的情感，第二能有扩大的境界，第三善造清新的语言。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其（冯延巳）词却极佳，词中表达之情极其复杂，有猜疑者，有希冀者，有留恋者，有怨恨者，有放荡者，而皆能随意写出，艺术甚高。宋初词人，皆受其影响。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　延巳在五代为一大作家，与温、韦分鼎三足，影响北宋诸家者尤巨。南唐歌词种子，向江西发展，辙迹可录，冯氏实其中心人物，治词史者所不容忽也。

目　录

导读
李煜词集
虞美人
乌夜啼
一斛珠
子夜歌
更漏子
临江仙
望江南
望江南
清平乐
采桑子
喜迁莺
蝶恋花
乌夜啼
长相思
捣练子令
浣溪沙
菩萨蛮
望江南
望江南
菩萨蛮
菩萨蛮
阮郎归呈郑王十二弟
浪淘沙

采桑子
虞美人
玉楼春
子夜歌
谢新恩
谢新恩
谢新恩
谢新恩
谢新恩
谢新恩
破阵子
浪淘沙令
渔父
渔父
乌夜啼
捣练子
柳枝
总评
李璟词集
应天长
望远行
山花子
山花子
总评
冯延巳词集
鹊踏枝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采桑子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酒泉子
又

又
又
又
又
临江仙
又
又
清平乐
又
又
醉花间
又
又
又
应天长
又
又
又
又
谒金门
又
又
虞美人
又
又
又
春光好

舞春风
归国遥
又
又
南乡子
又
又
薄命女
喜迁莺
芳草渡
更漏子
又
又
又
又
抛球乐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鹤冲天
醉桃源
又
又

菩萨蛮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浣溪沙
又
相见欢
三台令
又
又
点绛唇
上行杯
贺圣朝
忆仙姿
忆秦娥
忆江南
又
思越人
长相思
莫思归
金错刀
又
玉楼春

寿山曲
总评
返回总目录

柳永词集

[宋] 柳 永 著
谢桃坊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柳永词集

［宋］柳永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谢桃坊

在宋代词人中柳永是最受民众喜爱的词人。他创作的歌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流俗人尤喜道之”，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永创作的时代正是北宋真宗至仁宗朝的三十馀年间，这是北宋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和文化高涨的全盛之日。他的词集《乐章集》在宋代是很流行的，其词今存二百一十二首。在宋元文学史上，柳永是第一位从事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文人，为后来“书会才人”的先行者。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县五夫里人。因排行第七，人称“柳七”。《宋史》未为他立传，其生平事迹很费考索，而关于他风流故事的传说却很多。他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自唐代中期以后，柳永的先辈因宦游遂自河东（山西）定居建州（福建建瓯），五代战乱时，其祖父柳崇隐居于福建崇安县五夫里金鹅峰下。柳崇共有六子：前妻丁氏生柳宜和柳宣，继室虞氏生柳寘、柳宏、柳寀和柳察。柳永的父亲柳宜在南唐时为监察御史，入宋后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他的叔父们也都是官宦。柳永是柳宜的小儿子，他的长兄柳三复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登进士第。柳永出生于有深厚儒学传统并以科举进取的仕宦之家，这决定了他也如父辈和长兄一样走向以科举入仕的道路。

在家乡，柳永度过了少年时代；他像当时许多士大夫家的子弟一样，自幼即致力于举业的学习。家乡附近松溪县的中峰寺和崇安境内的武夷山，柳永都曾去游玩，作有《题建宁中峰寺》诗和《巫山一段云》组词。他在少年时代读书时，偶然得到一首民间传唱的歌词《眉峰碧》：

　　蹙破眉峰碧。纤手还重执。镇日相看未足时，忍便使鸳鸯只。　薄暮投村驿。风雨愁通夕。窗外芭蕉窗里人，分明叶上心头滴。

这首词情感真挚，语言质朴通俗，章法结构精巧，体现了民间词的高度艺术水平。柳永将它写在墙壁上，反复琢磨，终于悟得作词的方法。

习成举业之后，经过乡试，柳永前往京都（河南开封）参加礼部考试，离开了家乡。从后来他表现思乡的作品里的“想佳人妆楼顒望”（《八声甘州》），“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梦还京》），“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定风波》）等来看，他在离乡赴京时已有妻子了。柳永以东汉贤士梁鸿之妻孟光借指自己的妻，可见她是很贤淑的。离开家乡后，虽然他一再想念，却未再归去。

柳永大约是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前到京都应试的，虽然连续三届考试取士数额皆大大增加，可惜他都未考中。情绪愤激之下，柳永写下盛传一时的《鹤冲天》，词有云：“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表示了对功名利禄的鄙视和对封建传统思想的背叛。功名的猎取与青春的欢乐，在他看来都是重要的，既然前者不能如愿，便只有在“烟花巷陌”寻求青春的欢乐了。他于歌楼舞榭里施展艺术才华，创作通俗歌词，获得民间小唱艺人的友谊与爱情，深受市民群众的欣赏。后来他又参加一次考试，顺利通过了，但临到放榜时，仁宗皇帝问道：“得非填词柳三变否？”大臣回答“正是”，仁宗说：“且去填词。”柳永因而被黜落。柳永从此放荡不羁，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这在柳永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巨大打击，使其“高志”在现实之前忽然幻灭。但这并没有让词人悲伤消沉，而是促使他背离统治阶级，走向民间文艺创作的道路。

柳永精通音乐，善于作词，多才多艺。宋仁宗时常令教坊使为新曲谱词以备演唱，教坊乐工每得到民间流行的新曲，便求柳永为他们填词。他除了写些典雅的歌颂皇恩、粉饰太平的词外，也为教坊写了许多通俗歌词，因宫廷里也欣赏它们；这样可得到教坊的资助。柳永主要是为民间歌妓写作大量的通俗歌词，以供她们在歌楼酒肆或民间游艺坊所演唱。这些通俗易懂、优美动人的歌词的广泛传播，为柳永赢得了声誉。他不仅写歌词，而且还是歌妓们色艺的权威性品评者，经他品题之后可以增高她们的身价。宋代的民间歌妓是以小唱为特殊职业的女艺人。她们在歌筵舞席、茶坊酒肆和瓦市演唱，以卖艺为主，与后世的妓女是有所区别的。她们的社会地位卑贱，是身在“倡籍”的“贱民”。歌妓们自幼学习歌舞，聪明美丽，有的还会吟诗作词，拈弄翰墨。由于职业的关系，她们与词人的交往密切。柳永受了新兴市民思潮的影响，不将她们作贱民看待，尊重她们，同情她们，为她们创作新词以供演唱，所以能赢得她们的友谊与爱情。从柳永的词集里可以看到与其相好的歌妓有秀香、英英、瑶卿、心娘、佳娘、酥娘等，而最亲密的是虫虫。

民间通俗文艺创作的道路是极艰苦的，既没有像晏殊、欧阳修等达官贵人那样优裕的写作条件，也没有那样的闲情逸致，而是为教坊乐工和民间歌妓的演出而创作。这样必须考虑艺术演出的实际效果和经济收益，而且还得经常辗转于各地，像“断梗飘萍”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柳永曾有一段时期漫游江南，在江苏、浙江、湖北等处的重要都市留下了他漫游的足迹。

这种漫游生涯使词人感到身心疲惫，而且青春年华已经逝去，虽然“风流事平生畅”，实际上却一事无成。在艰难困苦、走投无路的情形下，柳永回到久已思念的京都。这次回京约在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为的是准备参加考试。此时词人已经45岁了，因多年的生活

重压与声名狼藉，为着在临轩放榜时不再被黜落，他只得改变过去的生活作风去适应统治阶级的要求，到举场中试试自己的命运。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取录进士四百九十九人，诸科四百八十一人。柳三变参加了考试，终于登第，年已四十七岁，可谓“及第已老”。其次兄柳三接也于同年登第，兄弟同榜。宋代士人考中进士即意味着踏上仕途，将按考试成绩的等第授官。柳永被授予睦州团练推官而入仕了。睦州在浙西，府治建德（浙江建德）。推官是佐理府务的幕职官，掌管簿书等事。柳永到职后勤于职守，显露出办事的才干，甚得知府吕蔚的赏识，因而到官月馀，吕蔚破格向朝廷举荐柳永。

然而柳永的仕途特别坎坷，被荐后立即遭到御史知杂事郭劝的反对，遂失去这一次升迁的机会，此后多年沉沦下僚。离睦州任后，柳永又作过昌国县（浙江定海）晓峰盐场盐监，在此写出了反映盐民贫苦生活的长诗《煮盐歌》；其宦游足迹还达到关中之地。

宋代官制，文臣分为京朝官与选人两类。选人是指任地方职务的初等职官。柳永入仕以来任推官、盐监、县令等职都属初等职官。选人官阶分七阶，升迁官阶称为“循资”，各级政绩考满且有足够的举荐人，才能“磨勘”改换为京朝官。这种进入京朝官序列的改官是非常困难的。柳永长期任地方官职算是“久困选调”，为改官之事他进行了一些活动。时值老人星（寿星）出现，教坊向朝廷进新乐《醉蓬莱》，柳永作了一首应制词（渐亭皋叶下），通过入内都知史某进呈仁宗皇帝。仁宗见到“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云波澄？’乃掷之于地。”（《渑水燕谈录》卷八）柳永本期望得到仁宗的赏识，谁知竟触其忌讳，改官之事也就无望了。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柳永入仕已十馀年，他改名柳永，通过吏部改为京朝官，最后仕至屯田员外郎，故人

称柳屯田。这在京朝官中是最低的官阶，属于从六品。大约在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六十馀岁的柳永悄然逝世于润州（江苏镇江）僧寺，许多年后才葬于丹徒（江苏丹徒）北固山下。

宋代书会先生罗烨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里从民间视角描述柳永的形象说："其为人有仙风道骨，倜傥不羁，傲睨王侯，意尚豪放。花前月下，随意遣词，移宫换羽，词名由是盛传天下不朽。"《清平山堂话本》所收的《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云："东京有一才子，天下闻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岁，生得风姿洒落，人才出众。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丝调竹，无所不通。专爱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欢迎他。"这代表了宋元以来广大民众对柳永形象的认识和人格评价。柳永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更符合宋元以来民间关于风流才子的观念。人们亲近而喜爱他，以至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的美丽传说。

宋人李之仪说，读柳词令人感到"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十）。柳永生活在北宋升平盛明之世，他以写实的方法较为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都市繁华富庶的生活。在许多作品里作者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去歌颂升平，也不是以个人的虚荣生活来炫耀富贵气象，而是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北宋都市生活的风情画。《木兰花慢》是很有代表意义的：作者在京都郊野的背景上再现了市民们清明游乐的情形，他们在春天的郊野欢乐而浪漫，"斗草踏青"，"遗簪坠珥"，饮尽美酒。在柳永的笔下我们还可见到京都元宵佳节的盛况："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令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京都的声色之娱，歌台舞榭成为升平富庶的都市象征，人们追欢寻乐，留连忘返："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是处楼台，朱门

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骄马车如水。”（《长寿乐》）

柳永对江南都市也给予了热情赞美。金陵“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红楼”（《木兰花慢》）。苏州“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舫，红粉朱楼”（《瑞鹧鸪》）。扬州“酒台花径仍在，凤箫依旧月中闻”（《临江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望海潮》）。柳永一生在仕途上很不如意，也有不满现实之时，但对其时代生活仍由衷地热爱，从民俗方面去描述了社会现实生活。这些熙熙攘攘的平凡都市生活正体现了升平时期人民生活安定富庶，他们过着较为愉快的日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柳永仅仅反映了北宋社会繁荣的表象，缺乏对生活更深入的理解。

如果科举考试和仕宦顺利，柳永完全可能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由于他受到新兴市民阶层意识的影响，在屡次被黜之后成了都市的浪子。烟花巷陌的浪子，从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来是偏离传统的不成器的子弟，而柳永却以此为荣，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传统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否定。他以为：“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看花回》）；“名缰利锁，虚费光阴”（《夏云峰》）；“瞬息光阴，锱铢名宦”（《凤归云》）。其《传花枝》（平生自负）可以说是一曲浪子之歌，词以俚俗而泼辣的语言，抒写了民间通俗文艺作者老大落魄的情怀。他多才多艺，风流自负，以乐观放达的态度看待人生，表现出不伏老的精神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这首词对后来的元曲家影响很大，关汉卿的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便发挥了柳词的精神。这种反传统的浪子思想是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出现的，它表现了封建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哀及其对现实的愤激情绪。

柳词中最富于反封建传统思想的是那些后人所谓的“淫冶讴歌之

曲”，它们体现了新兴市民阶层争取恋爱自由和个性自由的要求。宋初词人们同五代花间词人一样有许多描写男欢女爱的作品，未曾受到统治者的指责。柳永的这类作品一再受到指责的原因，便在于表现了反传统的倾向。柳词中所描绘的不少市民妇女形象都是不受封建道德规范限制和妇德约束的。《锦堂春》（坠髻慵梳）是代言体作品，描述一位妇女曲折复杂的心理。她不拘封建礼法，不甘示弱，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个形象不同于传统诗词中温柔贤惠、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妇女，它本身即具有反封建意义，故能深深感动市民群众。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描写了一位市民妇女的精神生活，词以少妇的语气，叙述其丈夫离家后的苦闷情绪，表现对爱情幸福的向往和大胆的追求。闲拈针线，伴着丈夫读书，形影不离，在她看来是幸福愉快的事，如此青春也不算虚度了。这是古代许多妇女最朴素的要求，然而在封建统治者看来，这位妇女是有违妇道和礼教的：男子竟由妇女“拘束教吟课”，还要“针线闲拈伴伊坐”。柳永因写了此词，后来受到宰相晏殊的责备，说明这两位词人的社会审美理想的差异。

传统文学也有许多关于女性的香艳题材，却很少有作家真实地表达下层被压迫妇女的呼声。柳永长期生活在都市的下层，对这些不幸妇女的情况特别熟悉，因而很注意发掘这些题材的意义。都市中青年妇女受到市民思潮的影响，往往在思想与行为方面突破封建礼教，具体表现为对性爱的要求和对贞操的轻视。由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她们为得到一点自由和幸福需付出重大的代价和牺牲，但结果是很难得到真正的爱情与幸福，却往往遭到玩弄和遗弃。柳永同情这些妇女，在作品里多次重复着这个主题。这类歌词在民间演唱，往往哀艳感人。《慢卷紬》（闲窗烛暗）表现一位年轻妇女陷入难以排解的情感矛盾之中，她与情人的分离显然出于社会性的原因。分离后她憔悴追悔，谙尽凄苦，设想对方也很烦恼。她苦苦追忆逝去的欢乐，又后悔当初自己过于热情与轻率，

以致造成今生难分难舍的情形。假如当初她和从前一样“淡淡相看”，控制或压抑情感，或者不会落得这样的不幸。《满江红》表现恋爱中女子的痛苦情绪，她陷入苦恋，非常不幸，期待着情人的回心转意，尤其不甚明白自己可悲的处境和他真实的态度。她的幼稚痴迷更显得情感真挚，她的被抛弃就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作者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深刻而细致地揭示了市民女性的情感生活，表现出通俗歌词的艺术力量。

由于柳永与民间歌妓的亲密关系，他在作品里表现了与她们的友谊与爱情，也反映了她们痛苦的精神生活，写出了她们的悲剧命运。他发现她们之中有不少拥有高尚的品格和纯洁的灵魂，而且本不应沦落风尘的，如《少年游》（世间尤物意中人）中所写的歌妓：“心性温柔，品流闲雅，不称在风尘。”风尘中的歌妓总希望脱离倡籍，像正常良家妇女一样享有合法的婚配和家庭幸福，争取一位妇女应有的生活权利。柳永在《迷仙引》（才过笄年）里表达了她们合理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她希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并非轻浮的女人，她恳求、发誓，既流着热泪，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向社会发出求救的呼声。柳永赠其相爱的歌妓虫虫，曾表示愿与她结成正常的婚配：“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集贤宾》）这个愿望在后来未曾实现，但他敢于大胆表示已是非常可贵的了。

民间歌妓在少女时代身心已遭到粗暴的蹂躏，恶劣的风尘里，她们大多在青春年华就悲惨地死去了。柳词中有两首为民间歌妓作的悼亡词，如《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写的：“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这样真诚地对贱民歌妓的悼念，是同情其不幸的一生，并向社会发出血泪的控诉：她们是被无情的封建制度所扼杀的。柳永从市民

群众的观点较客观地对北宋升平社会的赞颂，以封建统治阶级叛逆者的放浪态度对传统思想与封建礼教的嘲讽与批判，以人道的同情表达社会下层妇女——特别是贱民歌妓的痛苦的呼声：这就是柳词的主要思想内容。它体现了作者所受新兴市民阶层进步思潮的影响。我们对柳词的思想是应基本上肯定的，虽然它也存在某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词，亦称曲子词，是配合隋唐以来流行的新音乐——燕乐的歌词。自隋代以来由于外来音乐——西域音乐的影响，使我国古乐发生了一次重大改革：以西域龟兹乐为主的音乐经过华化，与我国旧有的民间音乐相结合而产生了新的燕乐。燕，即宴。燕乐乃用于宴飨之音乐。新的燕乐在音阶、调式、旋律、乐器、演奏形式等方面皆与中国传统音乐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在性质上相区别，属于流行的通俗音乐。自新燕乐诞生以来，单调沉闷的古乐渐渐被淘汰，伴随新乐的长短句的律化的歌词应运而生。词体自公元8世纪兴起之后，经过中晚唐和五代的发展，已有一些文人尝试倚声制作许多短小的作品。在词体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唐五代是词的初期。这时作者尚未充分掌握词体艺术的特点，艺术效果不够集中，处于尝试与探索阶段，而且体式亦不完备，仅为宋词的光辉发展做了必要的准备。新的曲子词虽曾在晚唐五代呈现颇为兴盛之势，但在宋王朝建立（960）以来的五十年间词的创作却转入低潮，表现为词坛沉寂，青黄不接，既无名篇，亦无名家。词体文学的继续发展是随着北宋太平盛世的慢慢来临而具备了外部条件。然而词的内部发展正等待着一位富于文学创造力的大词人来完成。这光荣的历史任务造就了一代词人——柳永。新燕乐自隋代流行，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有曲无词的，直到盛唐时真正的新体音乐文学——长短句的律词才产生。当燕乐发展到北宋时，它已进一步发展，艺人们创作出许多新的乐曲。柳永的时代正值北宋新声盛行之时。《宋史·乐志》记载：真宗时“民间新声甚众，而教坊不用也”。柳永敏感地采用了民间的新音乐为之填词。在词学上凡

某一乐曲被选用为词调，最初倚其乐曲节拍旋律而制之词被称为创调之作。这在柳永的词集里是很多的，如《看花回》、《两同心》、《金蕉叶》、《西平乐》、《秋蕊香引》、《玉蝴蝶》、《竹马子》、《透碧霄》、《一寸金》、《黄莺儿》、《柳腰轻》、《隔帘听》、《慢卷紬》、《满江红》、《西施》等是倚新声的创调之作；《八声甘州》、《安公子》、《婆罗门》、《凉州》、《六幺》、《雨霖铃》、《倾杯》等则是唐代教坊曲经改制并扩大篇幅的创调之作。柳永使用的词调计百馀个，这是唐五代迄两宋词人都无法相比的。因为作者是精通音律的词人，其作品展示了丰富的音乐性。曲子词是倚声制作的，这必须要求歌词与音乐的和谐而考虑词的用韵、句式、分段、字声平仄、起调、结尾等因素。柳永因服从每支乐曲的特殊要求，所以出现宫调不同而同一词调的字数参差的现象，宫调与词调完全相同的作品亦有句式与字数的差异。然而我们却又在柳永的词集里见到某些长调之若干首在格律方面极为严整，令人为其惨淡经营与匠心独运而惊叹。柳永因采用北宋新声，故其词与唐五代词的风格颇不相同。如果他创作歌词沿袭唐五代的故辙，而不采用新声，亦不在倚声填词方面有所突破与创造，则很难想像宋词会有自己的特点和社会影响。

唐五代文人词基本上是小令。明末清初的词学家将词体量化分为三类：六十字以下者为小令，六十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现在我们看来，词调的这样分类是较为合理的。唐五代词中相传为后唐庄宗李存勖的《歌头》，双调，一百三十六字，仅此一首可算长调；此外在近世发现的敦煌曲子词里亦有一些长调作品，但皆属尝试性质，尚未表现出对长调艺术形式的征服。词体长调艺术形式的开发与法度的建立的任务留给了宋代。从词体的发展而言，宋词主要是长调的发展过程。柳永词集的长调作品计有七十馀调，词约百馀首，调与词都占柳词的半数以上。柳词这种优势在词史上是空前的，它的出现标志宋词

发展的一个飞跃：长调以一种强盛的新的艺术形式奠立了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于柳词的成就才体现出长调的优点，才引起社会和词坛的重视；因此仅就文学发展的意义而言，长调乃是起源于北宋的，而柳永是开创者。

长调的体制比小令和中调宏大，因每调独具音乐与体制的特点，创作起来较为困难。南宋词学家张炎在《词源》卷下谈到慢词——长调的作法时说：

> 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词既成，试思前后之意不相应，或有重叠句意，又恐字面粗疏，即为修改。

这讲的是长调一般的写作程序，尚未言及掌握文学创作的艺术奥秘。柳永在征服长调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如《玉女摇仙佩》、《倾杯乐》、《曲玉管》、《传花枝》、《雨霖铃》、《定风波》、《慢卷紬》、《归朝欢》、《浪淘沙慢》、《破阵乐》、《双声子》、《二郎神》、《抛球乐》、《接贤宾》、《戚氏》、《轮台子》、《洞仙歌》、《离别难》、《击梧桐》、《夜半乐》、《玉蝴蝶》、《满江红》、《引驾行》、《望海潮》、《凤归云》、《女冠子》、《安公子》等皆是长调的典范作品。关于句法，柳永充分发挥了长短句的优势，无论使用市井俗语或是白话文学语言，不仅突破句的限制，往往还突破韵的限制，而构成一个符合我们现代语法规范的、结构完整的长句。其作品中的人称关系或指代关系极为分明，可以婉曲地自由地如真实生活语境一样表达思想情绪，使词体的特点真正显露出来。在虚字使用上，柳永善于用向、想、念、问、唯有、渐、奈等字作领字，在全词中起到黏合作用，从而使意群之间和句子之间形

成一种联系，或者形成词意的过渡与转折。这样可使全词的各个部分克服散乱和堆砌的弊病，而组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有机体，空灵而有秩序，亦使词意脉络清晰。

相对于小令，长调多用铺叙，即无论写景、抒情和叙事，将某一意群具体地表现，逐层展开，使形象饱满鲜明。柳词多不用比兴、夸张、象征、雕饰等手段，只用平叙，尽力铺展，有似画家细致的白描、写实的手法。这是小令与长调在艺术表现上的重要区别。因为有了铺叙方法，长调艺术才便于掌握，而其优长才得到发挥。

而在词的结构上，柳词素以谨严而受到称誉。其章法结构表现出一种合理性，即词的叙事与抒情都符合一定的客观逻辑，由此显示出严密的组织和法度。柳词在处理情景的关系时，一般是即景生情，情与景谐，常常达到情景交融；在处理时间与空间关系时，从现实而追溯往昔，或从忆旧而转入当前、善于作今昔对比以深化情绪，增强感染作用；时间的变化是立足于特定的空间内展开的，因而所描述的生活往往被浓缩为一个片断，似凝聚于一个焦点。作者又习惯于采用线型的表述，于是使人感到有头有尾，完满自足，词意清楚。这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韵文表述方式。清人宋翔凤《乐府余论》云：

> 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长调）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开封）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从上述可见，柳永适应了词体文学发展的新形势，出色地完成了词史赋予的艰巨任务。宋词的艺术特色是柳永开创的，宋词范式建立的过

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词史上居于开创的重要地位。

北宋中期实行新法，试图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社会矛盾突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剧烈。这时人们非常缅怀已成历史的太平盛世，因而读到《乐章集》无不感慨万千。范镇晚年听到亲友唱柳词后深深感叹说："当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四十二）范镇客观地从社会意义上评价柳词，它的时代特色是很显著的。这是柳永写实方法取得的成功，所以宋人将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北宋黄裳说："予观柳氏《乐章》……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书乐章集后》，《演山集》卷三十五）南宋项安世说："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叩其所以，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贵耳集》卷上引）柳词固无杜诗题材的广阔与思想的深刻，但可表现一个时代的都市繁华，留下盛世的迹象，而且是以写实方法表述的，仅此意义与杜诗相似，具有史的价值。这是从柳词的内容而论的，若从艺术表现来看，宋人对柳词的评价则有毁有誉。女词人李清照说："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这肯定了其音律和谐而指摘其词语俚俗。徐度追溯宋词的发展说："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却扫编》卷五）柳词的命运确实如此。北宋末年，它在歌楼舞榭仍受到民间的欢迎，如"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夷坚乙志》卷十九）。南宋初年的词学家王灼说："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

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碧鸡漫志》卷二）南宋以来词坛的复雅倾向成为主流，词学家们从雅词的观念来批评柳词，訾议居多，已不能认识到柳词的真正价值了。柳词虽然受到文人的指摘，但他们又偷偷地继存它的风格、创作经验和表现技巧。王灼即以为北宋时“沈公述（唐）、李景元（甲）、孔方平（夷）、（孔）处度叔侄、晁次膺（端礼）、万俟雅言（咏）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尤绝出。然六人者源从柳氏来”（《碧鸡漫志》卷二）。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学柳词的群体。在两宋著名词人如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等的作品中，我们都可寻觅到柳词的影响。所以清代学者刘熙载论及南宋词的发展说：“南宋词近柳耆卿者多。”（《艺概》卷四）近世词学家况周颐甚至认为：“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蕙风词话》卷三）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以新文化的观点评价柳词，因而它成为宋词研究的一个热点。柳词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它在现代尚有意义。柳永是我国人民喜爱的古代通俗歌词的作者和风流才子。

2009年6月于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者按：本书除了词作原文之外，我们还将历代评论及与词作有关的本事、史实择要列于每首词之后，标以◆，以方便读者阅读和欣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　谢桃坊
柳永词卷上
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
玉女摇仙佩（飞琼伴侣）
雪梅香（景萧索）
尾犯（夜雨滴空阶）
早梅芳（海霞红）
斗百花（飒飒霜飘鸳瓦）
又（煦色韶光明媚）
又（满搦宫腰纤细）
甘草子（秋暮）
又（秋尽）
送征衣（过韶阳）
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
又（秀香家住桃花径）
柳腰轻（英英妙舞腰肢软）
西江月（凤额绣帘高卷）
倾杯乐（禁漏花深）
笛家弄（花发西园）
倾杯乐（皓月初圆）
迎新春（嶰管变青律）
曲玉管（陇首云飞）
满朝欢（花隔铜壶）
梦还京（夜来匆匆饮散）

凤衔杯（有美瑶卿能染翰）
又（追悔当初孤深愿）
鹤冲天（闲窗漏永）
受恩深（雅致装庭宇）
看花回（屈指劳生百岁期）
又（玉墄金阶舞舜干）
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
两同心（嫩脸修蛾）
又（伫立东风）
女冠子（断云残雨）
玉楼春（昭华夜醮连清曙）
又（凤楼郁郁成嘉瑞）
又（皇都今夕知何夕）
又（星闱上笏金章贵）
又（阆风歧路连银阙）
金蕉叶（厌厌夜饮平阳第）
惜春郎（玉肌琼艳新妆饰）
传花枝（平生自负）
柳永词卷中
雨霖铃（寒蝉凄切）
定风波（伫立长堤）
尉迟杯（宠佳丽）
慢卷紬（闲窗烛暗）
征部乐（雅欢幽会）
佳人醉（暮景萧萧雨霁）
迷仙引（才过笄年）
御街行（燔柴烟断星河曙）

又（前时小饮春庭院）
归朝欢（别岸扁舟三两双）
采莲令（月华收）
秋夜月（当初聚散）
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
又（琪树罗三殿）
又（清旦朝金母）
又（阆苑年华永）
又（萧氏贤夫妇）
婆罗门令（昨宵里）
法曲献仙音（追想秦楼心事）
西平乐（尽日凭高目）
凤栖梧（帘内清歌帘外宴）
又（独倚危楼风细细）
又（蜀锦地衣丝步障）
法曲第二（青翼传情）
秋蕊香引（留不得）
一寸金（井络天开）
永遇乐（薰风解愠）
又（天阁英游）
卜算子（江枫渐老）
鹊桥仙（届征途）
浪淘沙（梦觉）
夏云峰（宴堂深）
浪淘沙令（有个人人）
荔枝香（甚处寻芳赏翠）
古倾杯（冻水消痕）

倾杯（离宴殷勤）
破阵乐（露花倒影）
双声子（晚天萧索）
阳台路（楚天晚）
内家娇（煦景朝升）
二郎神（炎光谢）
醉蓬莱（渐亭皋叶下）
宣清（残月朦胧）
锦堂春（坠髻慵梳）
定风波（自春来）
诉衷情近（雨晴气爽）
又（幽闺昼永）
留客住（偶登眺）
迎春乐（近来憔悴人惊怪）
隔帘听（咫尺凤衾鸳帐）
凤归云（恋帝里）
抛球乐（晓来天气浓淡）
集贤宾（小楼深巷狂游遍）
殢人娇（当日相逢）
思归乐（天幕清和堪宴聚）
应天长（残蝉渐绝）
合欢带（身材儿）
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
又（参差烟树灞陵桥）
又（层波潋滟远山横）
又（世间尤物意中人）
又（淡黄衫子郁金裙）

又（铃斋无讼宴游频）
又（帘垂深院冷萧萧）
又（一生赢得是凄凉）
又（日高花谢懒梳头）
又（佳人巧笑值千金）
长相思（画鼓喧街）
尾犯（晴烟幂幂）
木兰花（心娘自小能歌舞）
又（佳娘捧板花钿簇）
又（虫娘举措皆温润）
又（酥娘一搦腰肢袅）
驻马听（凤枕鸾帷）
诉衷情（一声画角日西曛）
戚氏（晚秋天）
轮台子（一枕清宵好梦）
引驾行（虹收残雨）
望远行（绣帏睡起）
彩云归（蘅皋向晚舣轻航）
洞仙歌（佳景留心惯）
离别难（花谢水流倏忽）
击梧桐（香靥深深）
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
祭天神（叹笑筵歌席轻抛亸）
过涧歇近（淮楚）
柳永词卷下
安公子（长川波潋滟）
菊花新（欲掩香帏论缱绻）

过涧歇近（酒醒）
轮台子（雾敛澄江）
望汉月（明月明月明月）
归去来（初过元宵三五）
燕归梁（织锦裁篇写意深）
八六子（如花貌）
长寿乐（尤红殢翠）
望海潮（东南形胜）
如鱼水（轻霭浮空）
又（帝里疏散）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
又（渐觉芳郊明媚）
又（是处小街斜巷）
又（误入平康小巷）
又（淡荡素商行暮）
满江红（暮雨初收）
又（访雨寻云）
又（万恨千愁）
又（匹马驱驱）
洞仙歌（乘兴）
引驾行（红尘紫陌）
望远行（长空降瑞）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临江仙（梦觉小庭院）
竹马子（登孤垒荒凉）
小镇西（意中有个人）
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火）

迷神引（一叶扁舟轻帆卷）
促拍满路花（香靨融春雪）
六么令（淡烟残照）
剔银灯（何事春工用意）
红窗听（如削肌肤红玉莹）
临江仙（鸣珂碎撼都门晓）
凤归云（向深秋）
女冠子（淡烟飘薄）
玉山枕（骤雨新霁）
减字木兰花（花心柳眼）
木兰花令（有个人人真堪羡）
甘州令（冻云深）
西施（苎萝妖艳世难偕）
又（柳街灯市好花多）
又（自从回步百花桥）
河传（翠深红浅）
又（淮岸向晚）
郭郎儿近（帝里）
透碧霄（月华边）
木兰花慢（倚危楼伫立）
又（拆桐花烂漫）
又（古繁华茂苑）
临江仙引（渡口向晚）
又（上国）
又（画舸荡桨）
瑞鹧鸪（宝髻瑶簪）
又（吴会风流）

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
塞孤（一声鸡）
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
又（全吴嘉会古风流）
洞仙歌（嘉景）
安公子（远岸收残雨）
又（梦觉清宵半）
长寿乐（繁红嫩翠）
倾杯（水乡天气）
倾杯（金风淡荡）
倾杯（鹜落霜洲）
鹤冲天（黄金榜上）
木兰花杏花（剪裁用尽春工意）
又海棠（东风催露千娇面）
又柳枝（黄金万缕风牵细）
倾杯乐（楼锁轻烟）
祭天神（忆绣衾相向轻轻语）
瑞鹧鸪（吹破残烟入夜风）
归去来（一夜狂风雨）
梁州令（梦觉纱窗晓）
燕归梁（轻蹑罗鞋掩绛绡）
夜半乐（艳阳天气）
清平乐（繁华锦烂）
迷神引（红板桥头秋光暮）
柳永词辑佚
爪茉莉秋夜（每到秋来）
女冠子（火云初布）

十二时秋夜（晚晴初）
红窗迥（小园东）
凤凰阁（匆匆相见）
西江月（师师生得艳冶）
西江月（调笑师师最惯）
如梦令（郊外绿阴千里）
千秋岁（泰阶平了）
西江月（腹内胎生异锦）
绛都春（融和又报）
总评
返回总目录

柳永词卷上

黄莺儿

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幽谷暄和，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隐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

无据。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秾时，别馆花深处。此际海燕偏饶，都把韶光与。

◆翩翩公子，席宠承恩，岂海岛孤寒能与伊争韶华哉？语意隐有所指，而词旨颖发，秀气独饶，自然清隽。（黄苏《蓼园词评》）



《黄莺儿》（园林晴昼春谁主）词意图

玉女摇仙佩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几多姝丽。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且恁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云想衣裳花想容”，此是太白佳境。柳屯田“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大畏唐突，尤见温存，又可悟翻旧为新之法。（沈谦《填词杂说》）

◆粗鄙之流为调笑，调笑之变为谀媚，是也。……谀媚之极，变为秽亵，秦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柳耆卿“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心意”。所以“销魂当此际”，来苏长公之诮也。（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

◆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雪梅香

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憀恨、相思意，尽分付征鸿。

◆本阕结句似在“意”字逗。（周济《宋四家词选》）

◆柳耆卿以词名景祐、皇祐间。《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猥媟，取誉筝琶。如当时人所讥，有教坊丁大使意。惟……《雪梅香》之“渔市孤烟袅寒碧”，差近风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尾犯

夜雨滴空阶，孤馆梦回，情绪萧索。一片闲愁，想丹青难貌。秋渐老、蛩声正苦，夜将阑、灯花旋落。最无端处，总把良宵，只恁孤眠却。

佳人应怪我，别后寡信轻诺。记得当初，剪香云为约。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共酌。再同欢笑。肯把金玉珍珠博。

◆阴铿有“夜雨滴空阶”，柳耆卿用其语，人但知为柳词耳。（龚颐正《芥隐笔记》）

◆古曲亦有拗音，盖被句法中字面所拘牵，今歌者亦以为碍。如《尾犯》之用“金玉珠珍博”，“金”字当用去声字。（沈义父《乐府指迷》）

◆此首别又作吴文英《梦窗词集》。

早梅芳

海霞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谯门画戟，下临万井，金碧楼台相倚。芰荷浦溆，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

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峻陟枢庭贵。筹帷厌久，盛年昼锦，归来吾乡我里。铃斋少讼，宴馆多欢，未周星，便恐皇家，图任勋贤，又作登庸计。

◆《花草粹编》卷十一此词题为“上孙资政”。按孙资政指孙沔，至和元年（1054）二月，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柳永即于杭州作此词赠孙沔。

斗百花

飒飒霜飘鸳瓦，翠幕轻寒微透，长门深锁悄悄，满庭秋色将晚。眼看菊蕊，重阳泪落如珠，长是淹残粉面。鸾辂音尘远。

无限幽恨，寄情空殢纨扇。应是帝王，当初怪妾辞辇。陡顿今来，宫中第一妖娆，却道昭阳飞燕。

◆匀稳工整，在柳词已是上乘。（先著、程洪《词洁》）

又

煦色韶光明媚。轻霭低笼芳树。池塘浅蘸烟芜，帘幕闲垂风絮。春困厌厌，抛掷斗草工夫，冷落踏青心绪。终日扃朱户。

远恨绵绵，淑景迟迟难度。年少傅粉，依前醉眠何处。深院无人，黄昏乍拆秋千，空锁满庭花雨。

◆前后段皆状春闺娇慵之态，惟转头处略见怀人。屯田摹写情景，颇似清真，而开合顿挫，视清真终隔一尘。（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与合垂杨双髻。初学严妆，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举措多娇媚。

争奈心性，未会先怜佳婿。长是夜深，不肯便入鸳被。与解罗裳，盈盈背立银釭，却道你但先睡。

甘草子

秋暮。乱洒衰荷，颗颗真珠雨。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

池上凭阑愁无侣。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

◆柳耆卿“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彭孙遹《金粟词话》）

又

秋尽。叶剪红绡，砌菊遗金粉。雁字一行来，还有边庭信。

飘散落华清风紧。动翠幕、晓寒犹嫩。中酒残妆慵整顿。聚两眉离恨。

送征衣

过韶阳。璇枢电绕，华渚虹流，运应千载会昌。罄寰宇、荐殊祥。吾皇。诞弥月，瑶图缵庆，玉叶腾芳。并景贶、三灵眷佑，挺英哲、掩前王。遇年年、嘉节清和，颁率土称觞。

无间要荒华夏，尽万里、走梯航。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鹓行。望上国，山呼鳌抃，遥爇炉香。竟就日、瞻云献寿，指南山、等无疆。愿巍巍、宝历鸿基，齐天地遥长。

◆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即位后定是日为乾元节。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唐）明皇始置千秋节，自是列帝或置或不置。自五季始立为定制，臣下化之，多为歌词以颂赞之。”柳永此词应制，为仁宗祝寿而作。

昼夜乐

洞房记得初相遇。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变作离情别绪。况值阑珊春色暮。对满目、乱花狂絮。直恐风光好，尽随伊归去。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时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又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

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境。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此词丽以淫，不当入选，以东坡尝引用其语，故录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凝”音佞。柳耆卿词：“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协也。（杨慎《词品》）

柳腰轻

英英妙舞腰肢软。章台柳、昭阳燕。锦衣冠盖，绮堂筵会，是处千金争选。顾香砌、丝管初调，倚轻风、佩环微颤。

乍入霓裳促遍。逞盈盈、渐催檀板。慢垂霞袖，急趋莲步，进退奇容千变。算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断肠。

◆南省郎官名藉藉，东邻妓女字英英。（徐铉《正初答钟郎中见招》）

西江月

凤额绣帘高卷，兽鐶朱户频摇。两竿红日上花梢。春睡厌厌难觉。

好梦狂随飞絮，闲愁秾胜香醪。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过了。

倾杯乐

禁漏花深，绣工日永，蕙风布暖。变韶景、都门十二，元宵三五，银蟾光满。连云复道凌飞观。耸皇居丽，嘉气瑞烟葱蒨。翠华宵幸，是处层城阆苑。

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雉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盈万井、山呼鳌抃。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词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叶梦得《避暑录话》）

笛家弄

花发西园，草薰南陌，韶光明媚，乍晴轻暖清明后。水嬉舟动，禊饮筵开，银塘似染，金堤如绣。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遣离人、对嘉景，触目伤怀，尽成感旧。

别久。帝城当日，兰堂夜烛，百万呼庐，画阁春风，十千沽酒。未省、宴处能忘管弦，醉里不寻花柳。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恨，望仙乡，一晌消凝，泪沾襟袖。

倾杯乐

皓月初圆，暮云飘散，分明夜色如晴昼。渐消尽、醺醺残酒。危阁迥、凉生襟袖。追旧事、一晌凭阑久。如何媚容艳态，抵死孤欢偶。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

算到头、谁与伸剖。向道我别来，为伊牵系，度岁经年，偷眼觑、也不忍觑花柳。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双眉暂开口。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

迎新春

嶰管变青律，帝里阳和新布。晴景回轻煦。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

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时、朝野多欢民康阜。随分良聚。堪对此景，争忍独醒归去。

曲玉管

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立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

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难偶。断雁无凭，冉冉飞下汀洲。思悠悠。

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却下层楼。

◆是解夹叶，律以侧声字，如“久”、“偶”并是。（郑文焯《乐章集校》）

满朝欢

花隔铜壶，露晞金掌，都门十二清晓。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烟轻昼永，引莺啭上林，鱼游灵沼。巷陌乍晴，香尘染惹，垂杨芳草。

因念秦楼彩凤，楚观朝云，往昔曾迷歌笑。别来岁久，偶忆欢盟重到。人面桃花，未知何处，但掩朱扉悄悄。尽日伫立无言，赢得凄凉怀抱。

梦还京

夜来匆匆饮散，欹枕背灯睡。酒力全轻，醉魂易醒，风揭帘栊，梦断披衣重起。悄无寐。

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日许时、犹阻归计。甚况味。旅馆虚度残岁。想娇媚。那里独守鸳帏静。永漏迢迢，也应暗同此意。

凤衔杯

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苔笺，旋挥翠管红窗畔。渐玉箸、银钩满。

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玑，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

◆“置之怀袖时时看”，此从古乐府出。（陈锐《袌碧斋词话》）

又

追悔当初孤深愿。经年价、两成幽怨。任越水吴山，似屏如障堪游玩。奈独自、慵抬眼。

赏烟花，听弦管。图欢笑、转加肠断。更时展丹青，强拈书信频频看。又争似、亲相见。

鹤冲天

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

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

受恩深

雅致装庭宇。黄花开淡泞。细香明艳尽天与。助秀色堪餐，向晓自有真珠露。刚被金钱妒。拟买断秋天，容易独步。

粉蝶无情蜂已去。要上金尊，惟有诗人曾许。待宴赏重阳，恁时尽把芳心吐。陶令轻回顾。免憔悴东篱，冷烟寒雨。

看花回

屈指劳生百岁期。荣瘁相随。利牵名惹逡巡过，奈两轮、玉走金飞。红颜成白发，极品何为。

尘事常多雅会稀。忍不开眉。画堂歌管深深处，难忘酒盏花枝。醉乡风景好，携手同归。

又

玉城金阶舞舜干。朝野多欢。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凤楼临绮陌，嘉气非烟。

雅俗熙熙物态妍。忍负芳年。笑筵歌席连昏昼，任旗亭、斗酒十千。赏心何处好，惟有尊前。

柳初新

东郊向晓星杓亚。报帝里、春来也。柳抬烟眼，花匀露脸，渐觉绿娇红姹。妆点层台芳榭，运神功，丹青无价。

别有尧阶试罢。新郎君、成行如画。杏园风细，桃花浪暖，竞喜羽迁鳞化。遍九陌、相将游冶。聚香尘、宝鞍骄马。

◆柳永为景祐元年（1034）进士，然此词咏春闱放榜后新进士京城游宴，为教坊歌妓贺人之作，并非自贺。

◆此首别误入陈耆卿《篔窗集》卷十。

两同心

嫩脸修蛾，淡匀轻扫。最爱学、宫体梳妆，偏能做、文人谈笑。绮筵前、舞燕歌云，别有轻妙。

饮散玉炉烟袅。洞房悄悄。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烛下、细看俱好。那人人，昨夜分明，许伊偕老。

又

伫立东风，断魂南国。花光媚、春醉琼楼，蟾彩迥、夜游香陌。忆当时、酒恋花迷，役损词客。

别有眼长腰搦。痛怜深惜。鸳会阻、夕雨凄飞，锦书断、暮云凝碧。想别来，好景良时，也应相忆。

女冠子

断云残雨。洒微凉、生轩户。动清籁、萧萧庭树。银河浓淡，华星明灭，轻云时度。莎阶寂静无睹。幽蛩切切秋吟苦。疏篁一径，流萤几点，飞来又去。

对月临风，空恁无眠耿耿，暗想旧日牵情处。绮罗丛里，有人人、那回饮散，略曾偕鸳侣。因循忍便睽阻。相思不得长相聚。好天良夜，无端惹起，千愁万绪。

玉楼春

昭华夜醮连清曙。金殿霓旌笼瑞雾。九枝擎烛灿繁星，百和焚香抽翠缕。

香罗荐地延真驭。万乘凝旒听秘语。卜年无用考灵龟，从此乾坤齐历数。

又

凤楼郁郁呈嘉瑞。降圣覃恩延四裔。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

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几行鹓鹭望尧云，齐共南山呼万岁。

◆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亲临金殿设坛，通宵夜醮，迎候仙驾。此二首《玉楼春》即咏此事。

又

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晓夜色。

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

又

星闱上笏金章贵。重委外台疏近侍。百常天阁旧通班，九岁国储新上计。

太仓日富中邦最。宣室夜思前席对。归心怡悦酒肠宽，不泛千钟应不醉。

又

阆风歧路连银阙。曾许金桃容易窃。乌龙未睡定惊猜，鹦鹉多言防漏泄。

匆匆纵得邻香雪。窗隔残烟帘映月。别来也拟不思量，争奈馀香犹未歇。

金蕉叶

厌厌夜饮平阳第。添银烛、旋呼佳丽。巧笑难禁，艳歌无间声相继。准拟幕天席地。

金蕉叶泛金波齐，未更阑、已尽狂醉。就中有个风流，暗向灯光底。恼遍两行珠翠。

惜春郎

玉肌琼艳新妆饰。好壮观歌席。潘妃宝钏，阿娇金屋，应也消得。

属和新词多俊格。敢共我勍敌。恨少年、枉费疏狂，不早与伊相识。

传花枝

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解刷扮，能嗽，表里都峭。每遇着、饮席歌筵，人人尽道。可惜许老了。

阎罗大伯曾教来，道人生，但不须烦恼。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淹通着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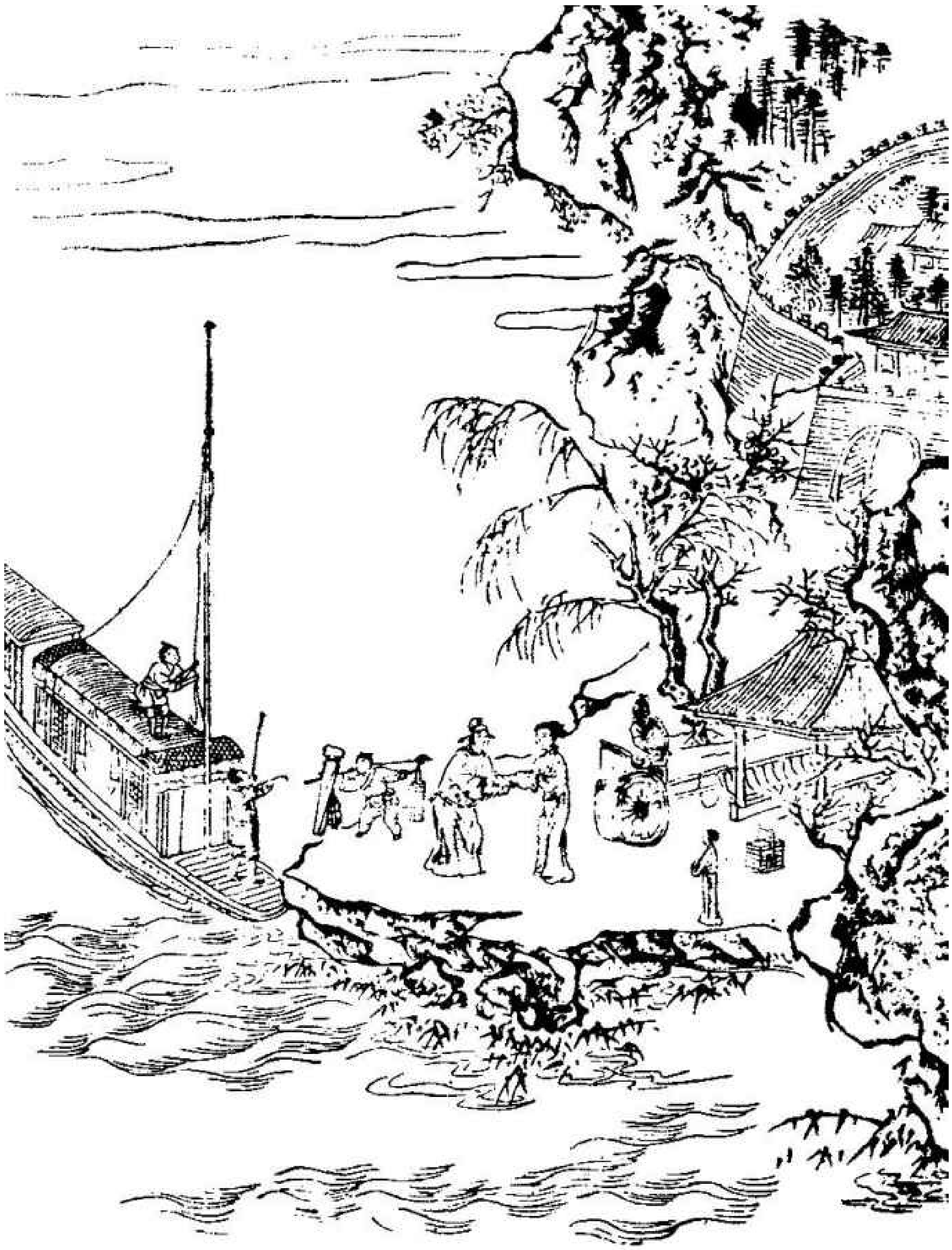
柳永词卷中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按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录》）



《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意图

◆东坡《醉白堂记》，荆公谓是韩白优劣论；而荆公《虔州州学记》，东坡谓之学校策；范文正《岳阳楼记》，或者又曰：此传奇体也。文人相讥，盖自古而然。退之《画记》，或谓与甲乙帐无异；乐天

《长恨歌》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当是《目莲救母辞》尔。近柳屯田云："杨柳岸、晓风残月"，最是得意句，而议者鄙之曰："此梢子野溷时节也。"尤为可笑。（陈善《扪虱新话》）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外、晓风残月。"与秦少游"酒醒处，残阳乱鸦"，同一景事，而柳尤胜。（王世贞《艺苑卮言》）

◆不知万顷波涛，来自万里，吞天浴日，古豪杰英爽都在，使屯田此际操觚，果可以"杨柳岸、晓风残月"命句否。且柳词亦只此佳句，馀皆未称。而亦有本，祖魏承班《渔歌子》"窗外晓莺残月"，第改二字增一字耳。（俞彦《爰园词话》）

◆柴虎臣云："语境则'咸阳古道'、'汴水长流'，语事则'赤壁周郎'、'江州司马'，语景则'岸草平沙'、'晓风残月'，语情则'红雨飞愁'、'黄花比瘦'，可谓雅畅。"（王又华《古今词话》引）

◆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倘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沈谦《填词杂说》）

◆柳屯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自是古今俊句。或讥为艄公登溷诗，此轻薄儿语，不足听也。（贺裳《皱水轩词筌》）

◆今人论词，动称辛、柳……耆卿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此不可不辨。（田同之《西圃词说》）

◆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

是不可及。后人摭其《乐章》，訾为俗笔，真瞽说也。（周济《宋四家词选》）

◆送别词，清和朗畅，语不求奇，而意致绵密，自尔稳惬。（黄苏《蓼园词选》）

◆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淋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染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刘熙载《艺概·词概》）

◆《词概》云（同上，略）。诒案：点与染分开说，而引词以证之，阅者无不点首。得画家三昧，亦得词家三昧。（江顺诒《词学集成》）

◆首三句虚写送别时之秋景，后乃言留君不住，别泪沾巾，目送兰舟向楚水湘云而去，举别时情事，次第写之。后半起句用提空之笔，言南浦、阳关，为自古伤心之事，况凉秋远役，遥想酒醒梦回，扁舟摇漾，当在垂杨岸侧、晓风残月之中。客情之凄凉，风景之清幽，怀人之绵邈，皆在“杨柳岸”七字之中，宜二八女郎红牙按拍，都唱屯田也。此七字已探得骊珠。后四句乃叙别后之情，以完篇幅。后阕以“自古伤离”、“更与何人说”二语作起结，提得起，勒得住，能手无弱笔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草堂》题曰《秋别》，《乐章集》无之。味词意，当是话别之作。“寒蝉”句点明秋令。“长亭”是启行之地。“骤雨”未歇，舟不能发，“初歇”则为下文“催发”张本也。此三句虽未言行事，已微含别意。“都门帐饮”，借用二疏事，点出别筵，即词所由作。“无

绪”近影“凝咽”，远影“伤离别”。“留恋”是不忍别，“催发”是不得不别，半句一转。清真之“掩重关、遍城钟鼓”，实青出于蓝。“执手”两句，“留恋”情状。“相看”“无语”，形容极妙。“念去去”二句，于无语之时想到别后之望而不见。“烟波”之上，又有“暮霭”，“沉沉”字、“阔”字，皆“凝咽”之心理。话别正面，至此说尽矣。过变推开，先作泛论，见离别之情不自我始。“更那堪”，用时令拍合，上应首句，于此处则为进一层。“今宵”以下，亦推想将来。其与前结不同者，“千里烟波”，不过四顾苍茫之象，此则由“帐饮”想入。“杨柳岸”七字，千古名句，从魏承班之“帘外晓莺残月”化出；而少游之“酒醒后，残阳乱鸦”，则又由柳词出。细细咀嚼，当知其味。盖不独与写景工致，而一宵之易过，乍醒之情怀，说来极浑脱且极深厚也。“此去经年”四句，尽情倾吐，老笔纷披，北宋人拙朴本色，不得以率笔目之。至由“今宵”以推到“经年”，亦见层次。（陈匪石《宋词举》）

◆此首写别情，尽情展衍，备足无余，浑厚绵密，兼而有之。宋于庭谓柳词多“精金碎玉”，殆谓此类。起三句，点明时地景物，盖写未别之情景，已凄然欲绝。长亭已晚，雨歇欲去，此际不听蝉鸣，已觉心碎，况蝉鸣凄切乎。“都门”两句，写饯别时之心情极委婉，欲饮无绪，欲留不能。“执手”两句，写临别之情事，更是传神之笔。“念去去”两句，推想别后所历之境。以上文字，皆郁结蟠屈，至此乃凌空飞舞。冯梦华所谓“曲处能直，密处能疏”也。换头，重笔另开，叹从来离别之可哀。“更那堪”句，推进一层。言己之当秋而悲，更甚于常情。“今宵”两句，逆入，推想酒醒后所历之境。惝恍迷离，“此去”两句，更推想别后经年之寥落。“便纵有”两句，仍从此深入，叹相期之愿难谐，纵有风情，亦无人可说，馀恨无穷，馀味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乃别京都恋人之词，当是出为屯田员外郎时所作。上半阕叙临别时之情景；下半阕乃设想别后相思之苦。从今宵以至经年均一时想到。“今宵”二句，传诵一时，盖所写之景与别情相切合。今宵别酒醒时恰是明早舟行已远之处，而“杨柳岸、晓风残月”又恰是最凄凉之景，读之自然使人感到一种难堪之情，故一时传诵以为名句。（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定风波

伫立长堤，淡荡晚风起。骤雨歇、极目萧疏，塞柳万株，掩映箭波千里。走舟车向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争觉乡关转迢递。

何意。绣阁轻抛，锦字难逢，等闲度岁。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滋味。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

◆结拍“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当为思乡忆内之词，柳永词大多为歌妓而作，言及“孟光”仅此一首。

尉迟杯

宠佳丽。算九衢红粉皆难比。天然嫩脸修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恣雅态、欲语先娇媚。每相逢、月夕花朝，自有怜才深意。

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困极欢馀，芙蓉帐暖，别是恼人情味。风流事、难逢双美。况已断、香云为盟誓。且相将、共乐平生，未肯轻分连理。

慢卷紬

闲窗烛暗，孤帏夜永，欹枕难成寐。细屈指寻思，旧事前欢，都来未尽，平生深意。到得如今，万般追悔。空只添憔悴。对好景良辰，皱着眉儿，成甚滋味。红茵翠被。当时事、一一堪垂泪。怎生得依前，似恁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算得伊家，也应随分，烦恼心儿里。又争似从前，淡淡相看，免恁牵系。

◆此乃别后追念旧欢之情。上半阕从独处无寐引起回忆，觉从前共处之时，总算起来，还是未尽相爱之情，今日追悔，但使人消瘦，即遇良好时光，也皱眉不乐。下半阕先言旧时欢事，今日思之皆生悲感，怎得如从前之共同欢乐，因而想对方之人，亦必多所苦恼。像这样，倒不如从前淡淡相看，免得如此牵挂。前言旧日，不够尽情，后又言不如淡淡相看者，凡情到极深时，必然会有此矛盾心理也。五代闺情词皆写女性相思之苦，柳词换写男性，却也能委婉曲折如此，可称抒情能手。还有当注意者，封建社会重男轻女，男子玩弄女性，况妓女之社会地位甚低，根本是供男子寻乐之用者，而柳词中之男性对女性却无此种痕迹。即如此词表情极为真挚而深厚，绝无轻薄之语，故不可以浮艳目之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征部乐

雅欢幽会，良辰可惜虚抛掷。每追念、狂踪旧迹。长只恁、愁闷朝夕。凭谁去、花衢觅。细说此中端的。道向我、转觉厌厌，役梦劳魂苦相忆。

须知最有，风前月下，心事始终难得。但愿我，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以初相识。况渐逢春色。便是有，举场消息。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离拆。

佳人醉

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正月华如水。金波银汉，潋滟无际。冷浸书帷梦断，却披衣重起。临轩砌。

素光遥指。因念翠蛾，杳隔音尘何处，相望同千里。尽凝睇。厌厌无寐。渐晓雕阑独倚。

迷仙引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蕣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屯田《迷仙引》，红友《词律》疑其脱误，今细绎之，殆无讹也。后片云："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去。句去。句便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上去字叶，下去字叠，顿折成文，犹北曲《醉春风》体也。且辞意完足，虽无他词可证，即亦不证可耳。朱竹垞题《水蓼花谱》此解，上去字不叶，下去字不叠，并七字一句，终未为得也。（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御街行

燔柴烟断星河曙。宝辇回天步。端门羽卫簇雕阑，六乐舜韶先举。鹤书飞下，鸡竿高耸，恩霈均寰宇。

赤霜袍烂飘香雾。喜色成春煦。九仪三事仰天颜，八彩旋生眉宇。椿龄无尽，萝图有庆，常作乾坤主。

◆此词亦为真宗“天书”事件作。《词系》卷五题作“圣寿”。

又

前时小饮春庭院。悔放笙歌散。归来中夜酒醺醺，惹起旧愁无限。虽看坠楼换马，争奈不是鸳鸯伴。

朦胧暗想如花面。欲梦还惊断。和衣拥被不成眠，一枕万回千转。惟有画梁，新来双燕，彻曙闻长叹。

归朝欢

别岸扁舟三两只。葭苇萧萧风淅淅。沙汀宿雁破烟飞，溪桥残月和霜白。渐渐分曙色。路遥山远多行役。往来人，只轮双桨，尽是名利客。

一望乡关烟水隔。转觉归心生羽翼。愁云恨雨两牵萦，新春残腊相催逼。岁华都瞬息。浪萍风梗诚何益。归去来，玉楼深处，有个人相忆。

采莲令

月华收，云淡霜天曙。四征客、此时情苦。翠娥执手送临歧，轧轧开朱户。千娇面、盈盈伫立，无言有泪，断肠争忍回顾。

一叶兰舟，便恁急桨凌波去。贪行色、岂知离绪。万般方寸，但饮恨，脉脉同谁语。更回首、重城不见，寒江天外，隐隐两三烟树。

◆此首，初点月收天曙之景色，次言客心临别之凄楚。“翠娥”以下，皆送行人之情态。执手劳劳，开户轧轧，无言有泪，记事既生动，写情亦逼真。“断肠”一句，写尽两面依依之情。换头，写别后舟行之速。“万般”两句，写别后心中之恨。“更回首”三句，以远景作收，笔力千钧。上片之末言回顾，谓人。此则谓舟行已远，不独人不见，即城亦不见，但见烟树隐隐而已。一顾再顾，总见步步留恋之深。屈子云：“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收处仿佛似之。（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秋夜月

当初聚散。便唤作、无由再逢伊面。近日来、不期而会重欢宴。向尊前、闲暇里，敛着眉儿长叹。惹起旧愁无限。

盈盈泪眼。漫向我耳边，作万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有事难见。待信真个，恁别无萦绊。不免收心，共伊长远。

◆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偶检唐、宋人词，如（略）柳永《秋夜月》用散（旱）、面（霰）、叹（干）、限（潸）、怨（愿）、远（阮）……按唐人应试用官韵，其非应试，如韩昌黎赠张籍诗，以城堂江庭童穷一韵，则庚青江阳东通协，不拘拘如律诗也。至于词，更宽可知矣。（焦循《雕菰楼词话》）

巫山一段云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

又

琪树罗三殿，金龙抱九关。上清真籍总群仙。朝拜五云间。

昨夜紫微诏下。急唤天书使者。令赍瑶检降彤霞。重到汉皇家。

又

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相将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

又

阆苑年华永，嬉游别是情。人间三度见河清。一番碧桃成。

金母忍将轻摘。留宴鳌峰真客。红猊闲卧吠斜阳。方朔敢偷尝。

又

萧氏贤夫妇，茅家好弟兄。羽轮飙驾赴层城。高会尽仙卿。

一曲云谣为寿。倒尽金壶碧酒。醺酣争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

◆诗有游仙，词亦有游仙，人皆谓柳三变《乐章集》工于闱帐淫媟之语、羁旅悲怨之辞。然集中《巫山一段云》词，工于游仙，又飘飘有凌云之意，人所未知。（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五阕，盖咏当时宫词之类也。托之游仙，唐诗人常有此格，特词家罕见之。（郑文焯《乐章集校》）

◆第二首谓再降“天书”，乃天禧三年（1019）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夏四月“辛卯，备仪仗至琼林苑迎导天书入内。”“壬寅，召群臣诣真游殿朝拜天书。”“丁酉，知宁府丁谓言，中使雷允恭诣茅山，投进金龙玉简。设醮次，七鹤翔于坛上，上作诗赐谓。”五词即本年作。

婆罗门令

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小饮归来，初更过，醺醺醉。中夜后、何事还惊起。霜天冷，风细细。触疏窗，闪闪灯摇曳。

空床展转重追想，云雨梦，任攲枕难继。寸心万绪，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

法曲献仙音

追想秦楼心事，当年便约，于飞比翼。每恨临歧处，正携手，翻成云雨离拆。念倚玉偎香，前事顿轻掷。

惯怜惜。饶心性，镇厌厌多病，柳腰花态娇无力。早是乍清减，别后忍教愁寂。记取盟言，少孜煎、剩好将息。遇佳景、临风对月，事须时恁相忆。

西平乐

尽日凭高目，脉脉春情绪。嘉景清明渐近，时节轻寒乍暖，天气才晴又雨。烟光淡荡，妆点平芜远树。黯凝伫。台榭好、莺燕语。

正是和风丽日，几许繁红嫩绿，雅称嬉游去。奈阻隔、寻芳伴侣。秦楼凤吹，楚馆云约，空怅望、在何处。寂寞韶华暗度。可堪向晚，村落声声杜宇。

凤栖梧

帘内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

桐树花声孤凤怨。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坐上少年听不惯。玉山未倒肠先断。

又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小词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语而妙者，如韦庄“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之类是也。牛峤“须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抑其次矣。柳耆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亦即韦意而气加婉。（王又华《古今词论》）

◆长守尾生抱柱之信，拚减沈郎腰带之围，真情至语。此词或作六一词，汲古阁本则列入《乐章集》。（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上片写境，下片抒情。“独倚”三句，写远望愁生。“草色”两句，实写所见冷落景象与伤高念远之意。换头深婉。“拟把”句，与“对酒”两句呼应。“强乐无味”，语极沉痛。“衣带”两句，更柔厚。与“不辞镜里朱颜瘦”语，同合风人之旨。（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案以上二首别又见欧阳修《近体乐府》卷二。

又

蜀锦地衣丝步障。屈曲回廊，静夜闲寻访。玉砌雕阑新月上。朱扉半掩人相望。

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

法曲第二

青翼传情，香径偷期，自觉当初草草。未省同衾枕，便轻许相将，平生欢笑。怎生向、人间好事到头少。漫悔懊。

细追思，恨从前容易，致得恩爱成烦恼。心下事千种，尽凭音耗。以此萦牵，等伊来、自家向道。洎相见，喜欢存问，又还忘了。

秋蕊香引

留不得。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

风月夜，几处前踪旧迹。忍思忆。这回望断，永作天涯隔。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

◆此首为悼亡词。《乐章集》伤离词多，悼亡词仅《离别难》（花谢水流）与此耳。

一寸金

井络天开，剑岭云横控西夏。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当春昼，摸石江边，浣花溪畔景如画。

梦应三刀，桥名万里，中和政多暇。仗汉节、揽辔澄清，高掩武侯勋业，文翁风化。台鼎须贤久，方镇静、又思命驾。空遗爱，两蜀三川，异日成嘉话。

◆此词送人知成都府作。真宗大中祥符后，知益州者有任中正、李士衡、凌荣、往曙、赵稹、寇瑊。仁宗时知益州者有薛田、薛奎、程琳、韩亿、王鬷、张逸、任中师、杨日严、蒋堂、文彦博、程戡、田况、杨察等。此词所赠何人，俟考。

永遇乐

薰风解愠，画景清和，新霁时候。火德流光，萝图荐祉，累庆金枝秀。璇枢绕电，华渚流虹，是日挺生元后。缵唐虞垂拱，千载应期，万灵敷佑。

殊方异域，争贡琛赆，架巘航波奔凑。三殿称觞，九仪就列，韶頀锵金奏。藩侯瞻望彤庭，亲携僚吏，竞歌元首。祝尧龄、北极齐尊，南山共久。

◆此词亦颂“圣寿”，即颂仁宗生日。

又

天阁英游，内朝密侍，当世殊荣。汉守分麾，尧庭请瑞，方面凭心膂。风驰千骑，云拥双旌，向晓洞开严署。拥朱幡、喜色欢声，处处竞歌来暮。

吴王旧国，今古江山秀异，人烟繁富。甘雨车行，仁风扇动，雅称安黎庶。棠郊成政，槐府登贤，非久定须归去。且乘闲、孙阁长开，融尊盛举。

卜算子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楚客登临，正是暮秋天气。引疏砧、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

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后阕一气转注，联翩而下，清真最得此妙。（周密《宋四家词选》）

◆柳词胜处，在气骨，不在字面。其写景处，远胜其抒情处。而章法大开大阖。为后起清真、梦窗诸家所取法，信为创调名家。如《卜算子慢》……写羁旅行役中秋景，均穷极工巧。（蔡嵩云《柯亭词论》）

鹊桥仙

届征途，携书剑，迢迢匹马东去。惨怀，嗟少年易分难聚。佳人方恁缱绻，便忍分鸳侣。当媚景，算密意幽欢，尽成轻负。

此际寸肠万绪。惨愁颜、断魂无语。和泪眼、片时几番回顾。伤心脉脉谁诉。但黯然凝伫。暮烟寒雨。望秦楼何处。

浪淘沙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

愁极。再三追思，洞房深处，几处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

恰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

夏云峰

宴堂深。轩楹雨，轻压暑气低沉。花洞彩舟泛斝，坐绕清浔。楚台风快，湘簟冷、永日披襟。坐久觉、疏弦脆管，时换新音。

越娥兰态蕙心。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筵上笑歌间发，舄履交侵。醉乡深处，须尽兴、满酌高吟。向此免、名缰利锁，虚费光阴。

◆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柳耆卿词“泥欢邀宠最难禁”。字又作“詉”，《花间集》顾夐词“黄莺娇转詉芳妍”，又“记得詉人微敛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词“十三妮子绿窗中”，今山东目婢曰小妮子，其语亦古矣。（冯金伯《词苑粹编》）

浪淘沙令

有个人人，飞燕精神。急锵环佩上华裀。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

簌簌轻裙，妙尽尖新。由终独立敛香尘。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

荔枝香

甚处寻芳赏翠，归去晚。缓步罗袜生尘，来绕琼筵看。金缕霞衣轻褪，似觉春游倦。遥认，众里盈盈好身段。

拟回首，又伫立、帘帏畔。素脸红眉，时揭盖头微见。笑整金翘，一点芳心在娇眼。王孙空恁肠断。

古倾杯

冻水消痕，晓风生暖，春满东郊道。迟迟淑景，烟和露润，偏染长堤芳草。断鸿隐隐归飞，江天杳杳。遥山变色，妆眉淡扫。目极千里，闲倚危楼迥眺。

动几许、伤春怀抱。念何处、韶阳偏早。想帝里看看，名园芳榭，烂漫莺花好。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别后暗负，光阴多少。

◆隔句协，始于《诗》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萧、悠为韵。而古风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老、道继之。词则柳耆卿《倾杯乐》云：“动几许、伤春怀抱。念何处、韶阳偏早。”许、处为韵也。（陈锐《袌碧斋词话》）

倾杯

离宴殷勤，兰舟凝滞，看看送行南浦。情知道世上，难使皓月长圆，彩云镇聚。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最苦正欢娱，便分鸳侣。泪流琼脸，梨花一枝春带雨。

惨黛蛾、盈盈无绪。共黯然消魂，重携素手，话别临行，犹自再三、问道君须去。频耳畔低语。知多少、他日深盟，平生丹素。从今尽把凭鳞羽。

◆柳词云："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此从古乐府出。美成词云："大都世间最苦惟聚散。"乃得此意。（陈锐《袌碧斋词话》）

破阵乐

露花倒影，烟芜蘸碧，灵沼波暖。金柳摇风树树，系彩舫龙舟遥岸。千步虹桥，参差雁齿，直趋水殿。绕金堤、曼衍鱼龙戏，簇娇春罗绮，喧天丝管。霁色荣光，望中似睹，蓬莱清浅。

时见。凤辇宸游，鸾觞禊饮，临翠水、开镐宴。两两轻舠飞画楫，竞夺锦标霞烂。罄欢娱，歌《鱼藻》，徘徊宛转。别有盈盈游女，各委明珠，争收翠羽，相将归远。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

◆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新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词也。（叶梦得《避暑录话》）

◆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陆游《老学庵笔记》）

◆此词咏汴京金明池。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苑。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馀步，有西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余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座各设御幄，朱漆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

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馀丈，下阚仙桥水殿，车驾临幸奇观百戏于此。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条）

双声子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验前经旧史”五句）只数语，便抵得无数怀古伤高之致。（郑文焯《乐章集校》）

阳台路

楚天晚。坠冷枫败叶，疏红零乱。冒征尘、匹马驱驱，愁见水遥山远。追念少年时，正恁凤帏，倚香偎暖。嬉游惯。又岂知、前欢云雨分散。

此际空劳回首，望帝里、难收泪眼。暮烟衰草，算暗锁、路歧无限。今宵又、依前寄宿，甚处苇村山馆。寒灯畔。夜厌厌、凭何消遣。

内家娇

煦景朝升，烟光昼敛，疏雨夜来新霁。垂杨艳杏，丝软霞轻，绣出芳郊明媚。处处踏青斗草，人人眷红偎翠。奈少年、自有新愁旧恨，消遣无计。

帝里。风光当自际。正好恁携佳丽。阻归程迢递。奈好景难留，旧欢顿弃。早是伤春情绪，那堪困人天气。但赢得、独立高原，断魂一饷凝睇。

二郎神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乱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徽宗尝问近臣："七夕何以无假？"时王黼为相，对云："古今无假。"徽宗喜甚，还语近侍，以黼奏对有格制。盖柳永七夕词云："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而俗谓事之得体者，为有格致也。（庄绰《鸡肋篇》）



《二郎神》（炎光谢）词意图

醉蓬莱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清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少有俊才，尤精乐章。后以疾，更名永，字耆卿。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现，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员外郎。（陈师道《后山诗话》）

◆柳耆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醉蓬莱》一曲云：（词略）。此词一传，天下皆称妙绝。盖中间误使“凤辇宸游”挽章句。耆卿作此词，惟务钩摘好语，却不参考出处。仁宗皇帝览而恶之，及御注差注至耆

卿，抹其名曰：“此人不可仕宦，尽从池花下浅斟低唱。”由是沦落贫窘，终老无子，掩骸僧舍。京西妓者鸠钱葬于枣阳县花山。既出郊原，有浪子数人戏曰：“这大伯做鬼也爱打哄。”其后，遇清明日，游人多狎饮故墓之侧，谓之“吊柳七”。（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七《吊柳七》条引《古今词话》）

◆皇祐中，老人星现，永应制撰词，意望厚恩。无何，始用“渐”字，终篇有“太液波翻”之语，其间“宸游凤辇何处”，与仁庙挽词暗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谓柳作此词，借使不忤旨，亦无佳处。如“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方之李谪仙、夏英公等应制辞，殆不啻天冠地履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引《艺苑雌黄》）

◆仁庙嘉祐中，开赏花钓鱼燕，介甫以知制诰预末座。帝出诗示群臣，次第属和。末至介甫，日将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对。时郑毅父獬接席，顾介甫曰：“宜对太液池。”故其诗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介甫颇衔之。（蔡絛《西清诗话》）

◆耆卿词毋论触讳，中间不能形容老人星，自是不佳。（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西清诗话》记荆公《赏花钓鱼》诗：“披香殿上留珠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意以公用柳耆卿词“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之语。予读唐上官仪《初春》诗：“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乃知上官仪已尝对之，岂始耆卿耶？（吴幵《优古堂诗话》）

◆柳三变词：“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全用柳恽诗也。柳恽诗

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曾季狸《艇斋诗话》）

◆柳屯田《醉蓬莱》词，以篇首“渐”字与“太液波翻”“翻”字见斥。有善词者问，余曰：“词所以被管弦，首用‘渐’字起调，与下‘亭皋落叶，陇首云飞’，字字响亮。尝欲以他字易之，不可得也。至‘太液波翻’，仁宗谓不云‘波澄’，无论‘澄’字，前已用过。而‘太’为徵音，‘液’为宫音，‘波’为羽音，若用‘澄’字商音，则不能协，故仍用羽音之‘翻’字。两羽相属，盖宫下于徵，羽承于商，而徵下于羽。‘太液’二字，由出而入，‘波’字由入而出，再用‘澄’字而入，则一出一入，又一出一入，无复节奏矣。且由‘波’字接‘澄’字，不能相生。此定用‘翻’字。‘波翻’二字，同是羽音，而一轩一轾，以为俯仰，此柳氏深于音调也。”（焦循《雕菰楼词话》）

宣清

残月朦胧，小宴阑珊，归来轻寒凛凛。背银釭、孤馆乍眠，拥重衾、醉魄犹噤。永漏频传，前欢已去，离愁一枕。暗寻思、旧追游，神京风物如锦。

念掷果朋侪，绝缨宴会，当时曾痛饮。命舞燕翩翻，歌珠贯串，向玳筵前，尽是神仙流品，至更阑、疏狂转甚。更相将、凤帏鸳寝。玉钗乱横，任散尽高阳，这欢娱、甚时重恁？

锦堂春

坠髻慵梳，愁蛾懒画，心绪是事阑珊。觉新来憔悴，金缕衣宽。认得这疏狂意下，向人诮譬如闲。把芳容整顿，恁地轻孤，争忍心安？

依前过了旧约，甚当初赚我，偷剪云鬟。几时得归来，春阁深关。待伊要、尤云殢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更无端？

◆“诮譬”，北语，犹言谐谑也。红友以为“认得”以下难解，恐必有误。案：此云“向人诮譬”即用北语。诮譬者，言善谑浪，作罕辟讥笑之语，如闲中信口诙谐也。（郑文焯《乐章集校》）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张舜民《画墁录》）

◆此代妓女抒写离情之词。词意极明，当是为妓女歌唱而作者。（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诉衷情近

雨晴气爽，伫立江楼望处。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翠。遥认断桥幽径，隐隐渔村，向晚孤烟起。

残阳里。脉脉朱阑静倚。黯然情绪，未饮先如醉。愁无际。暮云过了，秋光老尽，故人千里。竟日空凝睇。

◆词中有画。此情此景，黯然销魂。（陈廷焯《别调集》）

又

幽闺昼永，渐入清和气序。榆钱飘满闲阶，莲叶嫩生翠沼。遥望水边幽径，山崦孤村，是处园林好。

闲情悄。绮陌游人渐少。少年风韵，自觉随春老。追前好。帝城信阻，天涯目断，暮云芳草。伫立空残照。

◆上、下阕分写情景。“少年风韵”二句，寄慨良深，有“春来懒上楼”之感。结句余韵不尽。（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留客住

偶登眺。凭小阑、艳阳时节，乍晴天气，是处闲花芳草。遥山万叠云散，涨海千里，潮平波浩渺。烟村院落，是谁家绿树，数声啼鸟。

旅情悄。远信沉沉，离魂杳杳。对景伤怀，度日无言谁表？惆怅旧欢何处？后约难凭，看看春又老。盈盈泪眼，望仙乡，隐隐断霞残照。

◆晓峰场，在县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本朝仁庙时为屯田郎官，尝监晓峰盐场，有长短句，名《留客住》，刻于石，在庙舍中。后厄兵火，毁弃不存。今词集中备载之。（张泮等纂《乾道四明图经》）

迎春乐

近来憔悴人惊怪。为别后、相思煞。我前生、负你愁烦债。便苦恁难开解。

良夜永、牵情无计奈。锦被里、馀香犹在。怎得依前灯下，恣意怜娇态。

隔帘听

咫尺凤衾鸳帐，欲去无因到。虾须窣地重门悄。认绣履频移，洞房杳杳。强语笑。逞如簧、再三轻巧。

梳妆早。琵琶闲抱。爱品相思调。声声似把芳心告。隔帘听，赢得断肠多少。恁烦恼。除非共伊知道。

◆此词咏调名本意。柳永《凤栖梧》云：“帘下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黄庭坚有《粹老家隔帘听琵琶》诗，可见当时奏乐场面。

凤归云

恋帝里，金谷园林，平康巷陌，触处繁华，连日疏狂，未尝轻负，寸心双眼。况佳人、尽天外行云，掌上飞燕。向玳筵、一一皆妙选。长是因酒沉迷，被花萦绊。

更可惜、淑景亭台，暑天枕簟。霜月夜凉，雪霰朝飞，一岁春光，尽堪随分，俊游清宴。算浮生事，瞬息光阴，锱铢名宦。正欢笑，试恁暂时分散。却是恨雨愁云，地遥天远。

抛球乐

晓来天气浓淡，微雨轻洒。近清明，风絮巷陌，烟草池塘，尽堪图画。艳杏暖、妆脸匀开，弱柳困、宫腰低亚。是处丽质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戏彩球罗绶，金鸡芥羽，少年驰骋，芳郊绿野。占断五陵游，奏脆管、繁弦声和雅。

向名园深处，争柅画轮，竞羁宝马。取次罗列杯盘，就芳树、绿阴红影下。舞婆娑，歌宛转，仿佛莺娇燕姹。寸珠片玉，争似此、浓欢无价。任他美酒，十千一斗，饮竭仍解金貂贳。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须信艳阳天，看未足、已觉莺花谢。对绿蚁翠蛾，怎忍轻舍？

◆结拍与《破阵乐》“渐觉云海沉沉，洞天日晚”，语意俱有掉入苍茫之概，骨气雄逸，与徒写景物情事，意境不同。（郑文焯《乐章集校》）

集贤宾

小楼深巷狂游遍，罗绮成丛。就中堪人属意，最是虫虫。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几回饮散良宵永，鸳衾暖、凤枕香浓。算得人间天上，惟有两心同。

近来云雨忽西东。烦恼损情悰。纵然偷期暗会，长是匆匆。争似和鸣偕老，免教敛翠啼红。眼前时、暂疏欢宴，盟言在、更莫忡忡。待作真个宅院，方信有初终。

殢人娇

当日相逢，便有怜才深意。歌筵罢、偶同鸳被。别来光景，看看经岁。昨夜里、方把旧欢重继。

晓月将沉，征骖已鞴。愁肠乱、又还分袂。良辰美景，恨浮名牵系。无分得、与你恣情浓睡。

思归乐

天幕清和堪宴聚。想得尽、高阳俦侣。皓齿善歌长袖舞。渐引入、醉乡深处。

晚岁光阴能几许。这巧宦、不须多取。共君事把酒听杜宇。解再三、劝人归去。

应天长

残蝉渐绝。傍碧砌修梧，败叶微脱。风露凄清，正是登高时节。东篱霜乍结。绽金蕊、嫩香堪折。聚宴处，落帽风流，未饶前哲。

把酒与君说。恁好景佳辰，怎忍虚设。休效牛山，空对江天凝咽。尘劳无暂歇。遇良会、剩偷欢悦。歌声阕。杯兴方浓，莫便中辍。

合欢带

身材儿、早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

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寻仙径非遥。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况当年，便好相携，凤楼深处吹箫。

少年游

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栖。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

归云一去无踪迹，何处是前期？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

◆挑灯读宋人词，至柳耆卿云："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语不工，甚可慨也。（谭献《复堂词话》）

又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上阕苍凉怀古，下阕伤离怨别，与前首略同。“阳关”三句，有曲终人远之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酒容红嫩，歌喉清丽，百媚坐中生。

墙头马上初相见，不准拟、恁多情。昨夜杯阑，洞房深处，特地快逢迎。

又

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酽，红脸杏花春。

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心性温柔，品流闲雅，不称在风尘。

又

淡黄衫子郁金裙。长忆个人人。文谈闲雅，歌喉清丽，举措好精神。

当初为倚深深宠，无个事、爱娇嗔。想得别来，旧家模样，只是翠蛾颦。

又

铃斋无讼宴游频。罗绮簇簪绅。施朱傅粉，丰肌清骨，容态尽天真。

舞裀歌扇花光里，翻回雪、驻行云。绮席阑珊，凤灯明灭，谁是意中人？

又

帘垂深院冷萧萧。花外漏声遥。青灯未灭，红窗闲卧，魂梦去迢迢。

薄情漫有归消息，鸳鸯被、半香消。试问伊家，阿谁心绪，禁得恁无憀。

又

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好天良夜，深屏香被，争忍便相忘。

王孙动是经年去，贪迷恋、有何长。万种千般，把伊情分，颠倒尽猜量。

又

日高花谢懒梳头。无语倚妆楼。修眉敛黛，遥山横翠，相对结春愁。

王孙走马长楸陌，贪迷恋、少年游。似恁疏狂，费人拘管，争似不风流。

◆“不风流”，恐又耐他不过耳。（卓人月《古今词统》）

◆罗烨《醉翁谈录》庚集卷三谓柳永曾宰华阴。柳永《瑞鹧鸪》词云：“金吴嘉会古风流，渭南往岁忆来游。”《少年游》即其宰华阴，游渭南之证。

又

佳人巧笑值千金。当日偶情深。几回饮散，灯残香暖，好事尽鸳衾。

如今万水千山阻，魂杳杳、信沉沉。孤棹烟波，小楼风月，两处一般心。

长相思

画鼓喧街，兰灯满市，皎月初照严城。清都绛阙夜景，风传银箭，露叆金茎。巷陌纵横。过平康款辔，缓听歌声。凤烛荧荧。那人家、未掩香屏。

向罗绮丛中，认得依稀旧日，雅态轻盈。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墙头马上，漫迟留、难写深诚。又岂知、名宦拘检，年来减尽风情。

尾犯

晴烟幂幂。渐东郊芳草，染成轻碧。野塘风暖，游鱼动触，冰澌微坼。几行断雁，旋次第、归霜碛。咏新诗，手捻江梅，故人赠我春色。

似此光阴催逼。念浮生、不满百。虽照人轩冕，润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种劳心力。图利禄、殆非长策。除是恁、点检笙歌，访寻罗绮消得。

木兰花

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

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裀云衬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又

佳娘捧板花钿簇。唱出新声群艳伏。金鹅扇掩调累累，文杏梁高尘簌簌。

鸾吟凤啸清相续。管裂弦焦争可逐。何当夜召入连昌，飞上九天歌一曲。

又

虫娘举措皆温润。每到婆娑偏恃俊。香檀敲缓玉纤迟，画鼓声催莲步紧。

贪得顾盼夸风韵。往往曲终情未尽。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

又

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

星眸顾拍精神峭。罗袖迎风身段小。而今长大懒婆娑，只要千金酬一笑。

驻马听

凤枕鸾帷。二三载，如鱼似水相知。良天好景，深怜多爱，无非尽意依随。奈何伊。恣性灵、忒煞些儿。无事孜煎，万回千度，怎忍分离。

而今渐行渐远，渐觉虽悔难追。漫恁寄消息，终久奚为。也拟重论缱绻，争奈翻覆思维。纵再会，只恐恩情，难似当时。

诉衷情

一声画角日西曛。催促掩朱门。不堪更倚危阑，肠断已消魂。

年渐晚，雁空频。问无因。思心欲碎，愁泪难收，又是黄昏。

戚氏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乡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听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王灼《碧鸡漫志》）

◆《戚氏》为屯田创调，"晚秋天"一首，写客馆秋怀，本无甚出奇，然用笔极有层次。初学慢词，细玩此章，可悟谋篇布局之法。第一遍，就庭轩所见，写到征夫前路。第二遍，就流连夜景，写到追怀昔游。第三遍，接写昔游经历，仍落到天涯孤客，竟夜无眠情况，章法一丝不乱。惟第二遍自"夜永对景"至"往往经岁迁延"，第三遍自"别来迅景如梭"至"追往事空惨愁颜"，均是数句一气贯注。屯田词，最长于行气，此等处甚难学。后人遇此等处，多用死句填实，纵令琢句工稳，其如恹恹无生气何。（蔡嵩云《柯亭词论》）

轮台子

一枕清宵好梦，可惜被、邻鸡唤觉。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前驱风触鸣珂，过霜林、渐觉惊栖鸟。冒征尘远况，自古凄凉长安道。行行又历孤村，楚天阔、望中未晓。

念劳生，惜芳年壮岁，离多欢少。叹断梗难停，暮云渐杳。但黯黯魂消，寸肠凭谁表？恁驰驱、何时是了？又争似、却返瑶京，重买千金笑。

◆《艺苑雌黄》云：世传永尝作《轮台子》蚤行词，颇自以为得意。其后张子野见之，云：“既言‘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则已辨色矣，而后又言‘楚天阔，望中未晓’，何也柳词语意颠倒如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引驾行

虹收残雨。蝉嘶败柳长堤暮。背都门、动消黯，西风片帆轻举。愁睹。泛画鹢翩翩，灵鼍隐隐下前浦。忍回首、佳人渐远，想高城、隔烟树。

几许？秦楼永昼，谢阁连宵奇遇。算赠笑千金，酬歌百琲，尽成轻负。南顾。念吴邦越国，风烟萧索在何处？独自个、千山万水，指天涯去。

◆句中八字对者两处。（夏敬观《吷庵词评》）

望远行

绣帏睡起。残妆浅、无绪匀红铺翠。藻井凝尘，金阶铺藓，寂寞凤楼十二。风絮纷纷，烟芜苒苒，永日画阑，沉吟独倚。望远行，南陌春残悄归骑。

凝睇。消遣离愁无计。但暗掷、金钗买醉。对好景、空饮香醪，争奈转添珠泪。待伊游冶归来，故故解放翠羽，轻裙重系。见纤腰围小，信人憔悴。

彩云归

蘅皋向晚舣轻航。卸云帆、水驿鱼乡。当暮天、霁色如晴昼，江练静、皎月飞光。那堪听、远村羌管，引离人断肠。此际浪萍风梗，度岁茫茫。

堪伤。朝欢暮散，被多情、赋与凄凉。别来最苦，襟袖依约，尚有馀香。算得伊、鸳衾凤枕，夜永争不思量？牵情处，惟有临歧，一句难忘。

洞仙歌

佳景留心惯。况少年彼此，风情非浅。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倾城巧笑如花面。恣雅态、明眸回美盼。同心绾。算国艳仙材，翻恨相逢晚。

缱绻。洞房悄悄，绣被重重，夜永欢馀，共有海约山盟，记得翠云偷剪。和鸣彩凤于飞燕。闲柳径花阴携手遍。情眷恋。向其间、密约轻怜事何限。忍聚散？况已结深深愿。愿人间天上，暮云朝雨长相见。

离别难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

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

◆此哀逝之作。（郑文焯《乐章集校》）

击梧桐

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自识伊来，便好看承，会得妖娆心素。临歧再约同欢，定是都把、平生相许。又恐恩情，易破难成，未免千般思虑。

近日书来，寒暄而已，苦没忉忉言语。便认得、听人教当，拟把前言轻负。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柳耆卿尝在江淮眷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词略）。妓得此词，遂负愧竭产，泛舟来辇下，遂终身从耆卿焉。（《绿窗新话》卷上引杨湜《古今词话》）

夜半乐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鷁、翩翩过南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第一叠言道途所经，第二叠言目中所见，第三叠乃言去国离乡之感。“到此因念，绣阁轻抛”二句，接上一片。（许昂霄《词综偶评》）

◆此篇层次最妙，始而渡江直下，继乃江尽溪行，“渐”字妙，是行人语。盖风涛虽息，耳中风涛犹未息也。“樵风”句，点缀荒野尚未依村落也。继见“酒旗”，继见“渔人”，继见“游女”，则已傍村落矣。因游女而触离情，不禁叹归期无据。别时邀约，不过一时强慰语耳。“绣阁轻抛，浪萍难驻”，飘零岁暮，悲从中来。继而“断鸿声远”，白日西颓，旅人当此，何以为情？层次之妙，令人寻味不尽。陈直斋谓耆卿最工于行役羁旅，信然。（陈廷焯《别调集》）

◆柳词《夜半乐》云：“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鷁、翩翩过南浦。”此种长调，不能不有此大开大阖之笔。（陈锐《袌碧斋词话》）

◆柳词胜处，在骨气，不在字面。其写景处，远胜其抒情处。而章法大开大阖，为后起清真、梦窗诸家所取法，信为创调名家。如《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略）诸阕，写羁旅行役中秋景，均穷极工巧。（蔡嵩云《柯亭词论》）

◆清空流宕，天马行空，一气挥洒。为柳屯田绝唱。屡欲和之，不敢下笔。（郑文焯《乐章集校》）

◆此词三段。第一段只说扁舟远渡所过之地，于“黯淡天气”中，渡千岩万壑。怒涛息，樵风起，“南浦”之“过”，既饶别离滋味；“商旅相呼”，亦为“绣阁”“后约”反映。第二段写途中所见，“酒旆”、“烟村”、“霜树”、“渔榔”、“败荷”、“衰杨”，皆一片萧飒之景。而两三浣女，羞避行客，荒凉中之点缀，似空谷足音，触起离怀之惨。缓缓叙来，只是说景，别离之意，言外得之。而其写景则极平淡，极幽艳，周济谓“柳词总以平叙见长，中以一二语钩勒提掇”，冯煦谓“状难状之景”，即此是也。第三段“到此因念”一语拍转。“此”字结束上两段之景，“念”字引起本段离怀，而遥顾“乘兴”，近开“泪眼”，运掉空虚，且见草蛇灰线之妙。“绣阁轻抛”，由游女想人；“浪萍难驻”，由“败荷”“衰杨”想入。“叹后约”以下四句，一句一韵，一句一意，渐引渐深，字字飞动，促节繁音，急泪哀迸。由“后约”“无据”而恨阻“归期”，而凝望“神京”，而以“断鸿”之“远”、“长天”之“暮”状“岁晚”“离怀”之“惨”，仍归“天气”作收。前三句与《竹马子》过变同一机栝，后四句与《卜算子慢》后五句同一气势。若合全篇观之，前两段纡徐为妍，为末段蓄势；末段卓荦为杰，一句松不得，一字闲不得，为前两段归结。一词之中，兼两种作法。郑文焯论词，曰骨气，曰高健，端在于此。至其以清劲之气、沉雄之魄，运用长句，尤耆卿特长。美成

《西平乐》、梦窗《莺啼序》，全得力于柳词。盖耆卿之不可及者，在骨气不在字面，彼嗤为纤艳俚俗者，未深得三昧也。（陈匪石《宋词举》）

◆此首三片，上片记泛舟所经；中片记舟行所见；下片抒远游之感。大气磅礴，铺叙尽致。起首，点天气黯淡，乘兴泛舟。“度万壑”两句，记舟行之远。“怒涛”三句，记行舟所遇。“片帆”三句，记舟行之速。中片写景如画，皆从“望中”二字生发。霜树烟村，酒斾闪闪，是远景；渔人鸣榔，游女浣纱，是近景。下片，触景生情，语语深厚。初念抛家飘泊，继叹后约无凭，终恨岁晚难归，沉思千般，故不觉泪下。“到此”以下，皆曲处密处。至“凝泪眼”三句，乃用直笔展开，极疏荡浑灏之致。（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祭天神

叹笑筵歌席轻抛亸。背孤城、几舍烟村停画舸。更深钓叟归来，数点残灯火。被连绵宿酒醺醺，愁无那。寂寞拥、重衾卧。

又闻得、行客扁舟过。篷窗近，兰棹急，好梦还惊破。念平生、单栖踪迹，多感情怀，到此厌厌，向晓披衣坐。

过涧歇近

淮楚。旷望极，千里火云烧空，尽日西郊无雨。厌行旅。数幅轻帆旋落，舣棹蒹葭浦。避畏景，两两舟人夜深语。

此际争可，便恁奔名竞利去。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回首江乡，月观风亭，水边石上，幸有散发披襟处。

◆趋炎附热、势利熏灼、狗苟蝇营之辈，可以“九衢尘里，衣冠冒炎暑”二语尽之。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时人语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是耆卿虽才士，想亦不喜奔竞者，故所言若此。此词实令触热者读之，如冷水浇背矣。意不过为“衣冠冒炎暑”五字下针砭，而凌空结撰，成一篇奇文。先从舟行苦热，深夜舟人之语，布一奇景。忽用“此际”二字，直接点人“衣冠炎暑”，令人不测。以后又用“江乡”倒缴，只一“幸”字缩住。语意含蓄，笔势奇矫绝伦。（黄苏《蓼园词选》）



《过涧歇近》（淮楚）词意图

柳永词卷下

安公子

长川波潋滟。楚乡淮岸迢递，一霎烟汀雨过，芳草青如染。驱驱携书剑。当此好天好景，自觉多愁多病，行役心情厌。

望处旷野沉沉，暮云黯黯。行侵夜色，又是急桨投村店。认去程将近，舟子相呼，遥指渔灯一点。

菊花新

欲掩香帏论缱绻。先敛双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先去睡、鸳衾图暖。

须臾放了残针线。脱罗裳、恣情无限。留取帐前灯，时时待、看伊娇面。

◆柳永淫词莫逾于《菊花新》一阕，见升庵《词林万选》。词云："欲掩香帏论缱绻（略）。"（李调元《雨村词话》）

过涧歇近

酒醒。梦才觉，小阁香炭成煤，洞户银蟾移影。人寂静。夜永清寒，翠瓦霜凝。疏帘风动，漏声隐隐，飘来转愁听。

怎向心绪，近日厌厌长似病。凤楼咫尺，佳期杳无定。展转无眠，粲枕冰冷。香虬烟断，是谁与把重衾整？

轮台子

雾敛澄江，烟消蓝光碧。彤霞衬遥天，掩映断续，半空残月。孤村望处人寂寞，闻钓叟、甚处一声羌笛。九疑山畔才雨过，斑竹作、血痕添色。感行客。翻思故国，恨因循阻隔。路久沉消息。

正老松枯柏情如织。闻野猿啼，愁听得。见钓舟初出，芙蓉渡头，鸳鸯滩侧。干名利禄终无益。念岁岁间阻，迢迢紫陌。翠蛾娇艳，从别后经今，花开柳拆伤魂魄。利名牵役。又争忍、把光景抛掷？

望汉月

明月明月明月。争奈乍圆还缺。恰如年少洞房人，暂欢会、依前离别。

小楼凭槛处，正是去年时节。千里清光又依旧，奈夜永、厌厌人绝。

归去来

初过元宵三五。慵困春情绪。灯月阑珊嬉游处。游人尽、厌欢聚。

凭仗如花女。持杯谢、酒朋诗侣。馀酲更不禁香醑。歌筵罢、且归去。

燕归梁

织锦裁篇写意深。字值千金。一回披玩一愁吟。肠成结、泪盈襟。

幽欢已散前期远，无憀赖、是而今。密凭归雁寄芳音。恐冷落、旧时心。

八六子

如花貌。当来便约，永结同心偕老。为妙年、俊格聪明，凌厉多方怜爱，何期养成心性近，元来都不相表。渐作分飞计料。

稍觉因情难供，恁殛恼。争克罢同欢笑。已是断弦尤续，覆水难收，常向人前诵谈，空遣时传音耗。谩悔懊。此事何时坏了？

长寿乐

尤红殢翠。近日来、陡把狂心牵系。罗绮丛中，笙歌宴上，有个人人可意。解严妆巧笑，取次言谈成娇媚。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仍携手，眷恋香衾绣被。

情渐美。算好把、夕雨朝云相继。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隔句协，始于《诗》之“萧萧马鸣，悠悠斾旌”，萧、悠为韵。而古风之“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老、道继之。词则柳耆卿《倾杯乐》云“（略）”。又：“知几度、密约秦楼尽醉。仍携手，眷恋香衾绣被。”“度”、“手”亦隔协。方音“否”读如“釜”，宋词往往以“否”协“处”，此即其例。（陈锐《袌碧斋词话》）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耆卿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公之前。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预坐。（陈元靓《岁时广记》引杨湜《古今词话》）

◆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云（词略）。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时谢处厚诗曰："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大夫流连于歌舞嬉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因和其诗云："杀胡快剑是清讴，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辇，竟忘烟柳汴宫愁。"（罗大经《鹤林玉露》）

◆此则宜于红氍上扮演，非文人声口。此时凤池可望江潮。（王闿运《湘绮楼评词》）

如鱼水

轻霭浮空，乱峰倒影，潋滟十里银塘。绕岸垂杨。红楼朱阁相望。芰荷香。双双戏、鸂鶒鸳鸯。乍雨过、兰芷汀洲，望中依约似潇湘。

风淡淡，水茫茫。动一片晴光。画舫相将。盈盈红粉清商。紫薇郎。修禊饮、且乐仙乡。更归去、遍历銮坡凤沼，此景也难忘。

◆是调声拍繁促，夹叶处自然成韵。视梦窗之《夜合花》，梅溪之《玉簟》，更觉凄异。（郑文焯《乐章集校》）

又

帝里疏散，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良景对珍筵恼，佳人自有风流。劝琼瓯。绛唇启、歌发清幽。被举措、艺足才高，在处别得艳姬留。

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

玉蝴蝶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辜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梦窗词有是调，即次韵耆卿。（郑文焯《乐章集校》）

◆“水风”二句善状萧疏晚景，且引起下文离思。“情伤”以下至结句黯然魂消，可抵江淹《别赋》，令人增《蒹葭》怀友之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耆卿善使直笔、劲笔，一起即见此种作法，且全篇一气贯注，梅溪“晚雨未催宫树”一首及梦窗和作，虽色泽较浓，实皆学柳，乔曾劬谓“足见南宋步柳之迹”是也。开口“望处”二字，直贯“立尽斜阳”、“雨收云断”，是“目”之所以能“送”。“凭阑悄悄”，“目送”时神味，亦即“立尽”之根。“秋光”叫起下四句。“晚景”二句，以宋玉悲秋自比，仍是虚写。“水风”两对句，实写“秋光”，略施色泽，而蘋老梧飘，俯仰所得，皆因“萧疏”“晚景”“遣”我“情伤”者。因此念及“故人”，“烟水茫茫”，则秋水伊人之思，一笔拍到作意也。过变“难忘”二字陡接。“文期酒会”是“难忘”之事，“难忘”之人。“几孤风月”，是胜会不常，“屡变星霜”，是年华易逝：一意化两。“海阔天遥”，则“故人”远隔。“潇湘”“未知

何处”，则“目送”时心境，亦“烟水茫茫”之真诠。于是望音信而觉其“难凭”，指“归航”而悟其“空识”，“故人何在”之感，写得无微不至。冯熙所谓“达难达之情”，此也。“黯相望”综束上文。“断鸿声里”二句，收转到“凭阑悄悄”。“尽”字极辣，极厚，极朴，较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尤觉力透纸背。盖彼在前结，故蕴蓄；此在后结，故沉雄也。（陈匪石《宋词举》）

◆此首“望处”二字，统撮全篇。起言凭阑远望，“悄悄”二字，已含悲意。“晚景”二句，虚写晚景足悲。“水风”两对句，实写蘋老、梧黄之景。“遣情伤”三句，乃折到怀人之感。下片，极写心中之抑郁。“难忘”两句，回忆当年之乐。“几孤”句，言文酒之疏。“屡变”句，言经历之久。“海阔”两句，言隔离之远。“念双燕”两句，言思念之切。末句，与篇首相应。“立尽斜阳”，伫立之久可知，羁愁之深可知。（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渐觉芳郊明媚，夜来膏雨，一洒尘埃。满目浅桃深杏，露染风裁。银塘静、鱼鳞簟展，烟岫翠、龟甲屏开。殷晴雷。云中鼓吹，游遍蓬莱。

徘徊。隼旟前后，三千珠履，十二金钗。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妓女，堪笑傲、北海尊罍。且追陪。凤池归去，那更重来。

◆坡（苏轼）、谷（黄庭坚）同游凤池寺，坡公举对云："张丞相之佳篇，昔曾三到。"山谷答云："柳屯田之妙句，那更重来。"时称名对。张丞相诗云："八十老翁无品秩，昔曾三到凤池来。"坡公盖取此也。按：张丞相，即张大逊。（曾敏行《独醒杂志》）

又

是处小街斜巷，烂游花馆，连醉瑶卮。选得芳容端丽，冠绝吴姬。绛唇轻、笑歌尽雅，莲步稳、举措皆奇。出屏帏。倚风情态，约素腰肢。

当时。绮罗丛里，知名虽久，识面何迟。见了千花万柳，比并不如伊。未同欢、寸心暗许，欲话别、纤手重携。结前期。美人才子，合是相知。

又

误入平康小巷，画檐深处，珠箔微褰。罗绮丛中，偶认旧识婵娟。翠眉开、娇横远岫，绿鬓亸、浓染春烟。忆情牵。粉墙曾恁，窥宋三年。

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

又

淡荡素商行暮，远空雨歇，平野烟收。满目江山，堪助楚客冥搜。素光动、云涛涨晚，紫翠冷、霜巘横秋。景清幽。渚兰香榭，汀树红愁。

良俦。西风吹帽，东篱携酒，共结欢游。浅酌低吟，坐中俱是饮家流。对残晖、登临休叹，赏令节、酩酊方酬。且相留。眼前尤物，盏里忘忧。

满江红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漂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

又

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恶发姿颜欢喜面，细追想处皆堪惜。自别后、幽怨与闲愁，成堆积。

鳞鸿阻，无信息。梦魂断，难寻觅。尽思量，休又怎生休得？谁恁多情凭向道，纵来相见且相忆。便不成、常遣似如今，轻抛掷。

又

万恨千愁，将年少、衷肠牵系。残梦断、酒醒孤馆，夜长无味。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

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抵死难拚弃。待到头、终久问伊着，如何是。

又

匹马驱驱，摇征辔、溪边谷畔。望斜日西照，渐沉山半。两两栖禽归去急，对人相并声相唤。似笑我、独自向长途，离魂乱。

中心事，多伤感。人是宿，前村馆。想鸳衾今夜，共他谁暖？惟有枕前相思泪，背灯弹了依前满。怎忘得、香阁共伊时，嫌更短。

洞仙歌

乘兴，闲泛兰舟，渺渺烟波东去。淑气散幽香，满蕙兰汀渚。绿芜平畹，和风轻暖，曲岸垂杨，隐隐隔、桃花圃。芳树外，闪闪酒旗遥举。

羁旅。渐入三吴风景，水村渔市。闲思更远神京，抛掷幽会小欢何处。不堪独倚危樯，凝情西望日边，繁华地、归程阻。空自叹当时，言约无据。伤心最苦。伫立对、碧云将暮。关河远，怎奈向、此时情绪？

引驾行

红尘紫陌，斜阳暮草长安道，是离人、断肠处，迢迢匹马西征。新晴。韶光明媚，轻烟淡薄和风暖，望花村、路隐映，摇鞭时过长亭。愁生。伤凤城仙子，别来千里重行行。又记得临歧，泪眼湿、莲脸盈盈。

消凝。花朝月夕，最苦冷落银屏。想媚容、耿耿无眠，屈指已算回程。相萦。空万般思忆，争如归去睹倾城。向绣帏、深处并枕，说如此牵情。

望远行

长空降瑞，寒风剪，淅淅瑶花初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满长安，高却旗亭酒价。

幽雅。乘兴最宜访戴，泛小棹、越溪潇洒。皓鹤夺鲜，白鹇失素，千里广铺寒野。须信幽兰歌断，彤云收尽，别有瑶台琼榭。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

◆此词掩袭太多，“皓鹤”二语出惠连《雪赋》。（许昂霄《词综偶评》）

◆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又“长安酒价高”。越溪，剡溪也，戴安道所居。写雪，通首清雅不俗。第以用前人意思多，总觉少独得之妙句耳。（黄苏《蓼园词选》）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赵德麟《侯鲭录》）

◆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按其全篇云（略）。盖《八声甘州》也。《草堂诗馀》不选此，而选其如"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杨慎《词品》）

◆彼此情形，不言可喻。（卓人月《古今词统》）

◆词有与古诗同妙者，如……"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即《敕勒之歌》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耆卿词以"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与"杨柳岸、晓风残月"为佳，非是则淫以亵矣。此不可不辨。（田同之《西圃词说》）

◆《八声甘州》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乃不减

唐人语。……昔东坡读孟郊诗作诗云："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吾于屯田词亦云。（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词韶丽处，不在涂脂抹粉也。……诵耆卿"渐风霜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句，自觉神魂欲断。盖皆在神不在迹也。（沈祥龙《论词随笔》）

◆情景兼到，骨韵俱高，无起伏之情，有生动之趣，古今杰构，耆卿集中仅见之作。"佳人妆楼"四字连用，俗极。择言贵雅，何不检点如是，致令白璧微瑕。（陈廷焯《大雅集》）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飞卿词"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此词境颇似之。（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起二句有俊爽之致。"霜风"、"残照"三句，音节悲抗，如江天闻笛，古戍吹笳。东坡极称之，谓唐人佳处，不过如此。以其有提笔四顾之概，类太白之"牛渚望月"，少陵之"夔府清秋"也。其下二句，顺笔写之，至结句江水东流，复能振起。后半首分三叠写法，先言己之欲归不得，何事淹留，次言闺人念远，误认归舟，与温飞卿之"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皆善写闺人心事。结句言知君忆我，我亦忆君。前半首之"霜风"、"残照"，皆在凝眸怅望中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句首或句中或句尾限用去上者。……句中之例，如屯田《八声甘州》之"暮雨"。（陈匪石《声执》）

◆此首亦柳词名著。一起写雨后之江天，澄澈如洗。"渐霜风"三句，更写风紧日斜之境，凄寂可伤。以东坡之鄙柳词，亦谓此三句"唐

人佳处，不过如此”。“是处”四句，复叹眼前景物凋残。惟有江水东流，自起首至此，皆写景。换头，即景生情。“不忍”句与“望故乡”两句，自为呼应。“叹年来”两句，自问自叹，与“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句，同为恨极之语。“想”字贯至收处，皆是从对面着想，与少陵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作法相同。小谢诗云“天际识归舟”，屯田用其语，而加“误几回”三字，更觉灵动。收处归到“倚阑”，与篇首应。梁任公谓此首词境颇似“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说亦至当。（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为羁旅离别之词。盖旅人每遇节候迁移，景物变换，即动归思，而秋气萧索，尤易生人悲感。故《楚辞·九辩》独于秋生悲。此词上半阕因秋雨引起离愁。“霜风”三句，乃秋雨望中远景，得壮阔，故东坡称之。“红衰翠减”，即“物华休”，乃秋雨望中近景。“长江”句，见景物皆变，不变者惟有“长江”耳。下半阕即写引起之归思。“年来”二句，言客中情味索然，以见归之不可缓。“想佳人”以下，又从对面着想，写家人念游人，不知游人此时亦正思家人也。观“倚栏干处”句，知首句“对潇潇暮雨”以下所见远近景物，皆倚栏干时眼中之物象也。全首布置井井，正其巧于铺叙之处。（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临江仙

梦觉小庭院，冷风淅淅，疏雨潇潇。绮窗外，秋声败叶狂飘。心摇。奈寒漏永，孤帏悄，泪烛空烧。无端处，是绣衾鸳枕，闲过清宵。

萧条。牵情系恨，争向年少偏饶。觉新来、憔悴旧日风标。魂消。念欢娱事，烟波阻、后约方遥。还经岁，问怎生禁得，如许无聊？

竹马子

登孤垒荒凉，危亭旷望，静临烟渚。对雌霓挂雨，雄风拂槛，微收烦暑。渐觉一叶惊秋，残蝉噪晚，素商时序。览景想前欢，指神京，非雾非烟深处。

向此成追感，新愁易积，故人难聚。凭高尽日凝伫。赢得消魂无语。极目霁霭霏微，暝鸦零乱，萧索江城暮。南楼画角，又送残阳去。

小镇西

意中有个人，芳颜二八。天然俏、自来奸黠。最奇绝。是笑时、媚靥深深，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

久离缺。夜来魂梦里，尤花殢雪。分明似旧家时节。正欢悦。被邻鸡唤起，一场寂寥，无眠向晓，空有半窗残月。

小镇西犯

水乡初禁火，青春未老。芳菲满、柳汀烟岛。波际红帏缥缈。尽杯盘小。歌祓禊，声声谐楚调。

路缭绕。野桥新市里，花秾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酩酊谁家年少？任玉山倒。家何处？落日眠芳草。

迷神引

一叶扁舟轻帆卷。暂泊楚江南岸。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水茫茫，平沙雁、旋惊散。烟敛寒林簇，画屏展。天际遥山小，黛眉浅。

旧赏轻抛，到此成游宦。觉客程劳，年光晚。异乡风物，忍萧索、当愁眼？帝城赊，秦楼阻，旅魂乱。芳草连空阔，残照满。佳人无消息，断云远。

促拍满路花

香靥融春雪，翠鬓亸秋烟。楚腰纤细正笄年。凤帏夜短，偏爱日高眠。起来贪颠耍，只恁残却黛眉，不整花钿。

有时携手闲坐，偎倚绿窗前。温柔情态尽人怜。画堂春过，悄悄落花天。最是娇痴处，尤殢檀郎，未教拆了秋千。

六么令

淡烟残照，摇曳溪光碧。溪边浅桃深杏，迤逦染春色。昨夜扁舟泊处，枕席当滩碛。波声渔笛。惊回好梦，梦里欲归归不得。

展转翻成无寐，因此伤行役。思念多媚多娇，咫尺千山隔。都为深情密爱，不忍轻离拆。好天良夕。鸳帷寂寞，算得也应暗相忆。

剔银灯

何事春工用意？绣画出、万红千翠。艳杏夭桃，垂杨芳草，各斗雨膏烟腻。如斯佳致。早晚是、读书天气。

渐渐园林明媚。便好安排欢计。论篮买花，盈车载酒，百琲千金邀妓。何妨沉醉。有人伴、日高春睡。

红窗听

如削肌肤红玉莹。举措有、许多端正。二年三岁同鸳寝，表温柔心性。

别后无非良夜永。如何向、名牵利役，归期未定。算伊心里，却冤成薄倖。

临江仙

呜珂碎撼都门晓，旌幢拥下天人。马摇金辔破香尘。壶浆迎路，欢动帝城春。

扬州曾是追游地，酒台花径犹存。凤箫依旧月中闻。荆王魂梦，应认岭头云。

凤归云

向深秋，雨馀爽气肃西郊。陌上夜阑，襟袖起凉飙。天末残星，流电未灭，闪闪隔林梢。又是晓鸡声断，阳乌光动，渐分山路迢迢。

驱驱行役，苒苒光阴，蝇头利禄，蜗角功名，毕竟成何事，漫相高。抛掷云泉，狎玩尘土，壮节等闲消。幸有五湖烟浪，一船风月，会须归去老渔樵。

◆残星之光，亦隔林闪闪不止，流电写景逼真。（夏敬观《吷庵词评》）

女冠子

淡烟飘薄。莺花谢、清和院落。树阴翠、密叶成幄。麦秋霁景，夏云忽变奇峰、倚寥廓。波暖银塘，涨新萍绿鱼跃。想端忧多暇，陈王是日，嫩苔生阁。

正铄石天高，流金昼永，楚榭光风转蕙，披襟处、波翻翠幕。以文会友，沉李浮瓜忍轻诺？别馆清闲，避炎蒸、岂须河朔。但尊前随分，雅歌艳舞，尽成欢乐。

玉山枕

骤雨新霁。荡原野、清如洗。断霞散彩，残阳倒影，天外云峰，数朵相倚。露荷烟芰满池塘，见次第、几番红翠。当是时、河朔飞觞，避炎蒸，想风流堪继。

晚来高树清风起。动帘幕、生秋气。画楼昼寂，兰台夜静，舞艳歌姝，渐任罗绮。讼闲时泰足风情，便争奈、雅欢都废。省教成、几阕清歌，尽新声，好尊前重理。

减字木兰花

花心柳眼。郎似游丝常惹绊。独为谁怜？绣线金针不喜穿。

深房密宴。争向好天多聚散。绿锁窗前。几日春愁废管弦。

木兰花令

有个人人真堪羡。问着佯羞回却面。你若无意向他人，为甚梦中频相见？

不如闻早还却愿。免使牵人虚魂乱。风流肠肚不坚牢，只恐被伊牵惹断。

甘州令

冻云深，淑气浅，寒欺绿野。轻雪伴、早梅飘谢。艳阳天，正明媚，却成潇洒。玉人歌，画楼酒，对此景、骤增高价。

卖花巷陌，放灯台榭。好时节、怎生轻舍？赖和风，荡霁霭，廓清良夜。玉尘铺，桂华满，素光里、更堪游冶。

西施

苎罗妖艳世难偕。善媚悦君怀。后庭恃宠，尽使绝嫌猜。正恁朝欢暮宴，情未足，早江上兵来。

捧心调态军前死，罗绮旋变尘埃。至今想，怨魂无主尚徘徊。夜夜姑苏城外，当时月，但空照荒台。

◆此词咏调名本意，即演西施故事。下阕言越兵攻吴，西施死于“军前”，至今“怨魂无主”，似出于西施故事之又一传说。

又

柳街灯市好花多。尽让美琼娥。万娇千媚，的的在层波。取次梳妆，自有天然态，爱浅画双蛾。

断肠最是金闺客，空怜爱、奈伊何？洞房咫尺，无计枉朝珂。有意怜才，每遇行云处，幸时恁相过。

又

自从回步百花桥。便独处清宵。凤衾鸳枕，何事等闲抛？纵有馀香，也似郎恩爱，向日夜潜消。

恐伊不信芳容改，将憔悴、写霜绡。更凭锦字，字字说情憀。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

河传

翠深红浅。愁蛾黛蹙，娇波刀剪。奇容妙妓，争逞舞裀歌扇。妆光生粉面。

坐中醉客风流惯。尊前见。特地惊狂眼。不似少年时节，千金争选。相逢何太晚。

又

淮岸。向晚。圆荷向背，芙蓉深浅。仙娥画舸，露渍红芳交乱。难分花与面。

采多渐觉轻船满。呼归伴。急桨烟村远。隐隐棹歌，渐被蒹葭遮断。曲终人不见。

郭郎儿近

帝里。闲居小曲深坊，庭院沉沉朱户闭。新霁。畏景天气。薰风帘幕无人，永昼厌厌如度岁。

愁悴。枕簟微凉，睡久辗转慵起。砚席尘生，新诗小阕，等闲都尽废。这些儿、寂寞情怀，何事新来常恁地。

◆唐王言史诗“曲池并畏景”可证，非误字。万氏疏漏之甚。万氏以“畏景”决是误字，不知此用“夏日可畏”。云“畏景”即“畏日”，梦窗词有之。又本集《过涧歇》亦有“避畏景，两两舟人夜语”，可知柳词恒见，原于《文选》。耆卿取字，不仅在温、李诗中，盖熟于六朝文，故语多艳冶，无一字无来处。（郑文焯《乐章集校》）

透碧霄

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阆苑神仙。

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傍柳阴，寻花径，空恁亸辔垂鞭。乐游雅戏，平康艳质，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

木兰花慢

倚危楼伫立，乍萧索、晚晴初。渐素景衰残，风砧韵冷，霜树红疏。云衢。见新雁过，奈佳人自别阻音书。空遣悲秋念远，寸肠万恨萦纡。

皇都。暗想欢游，成往事、动欷歔。念对酒当歌，低帏并枕，翻恁轻孤。归途。纵凝望处，但斜阳暮霭满平芜。赢得无言悄悄，凭阑尽日踟蹰。

又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朱新仲少仕江宁，在王彦昭幕中，有代彦昭春日留客致语云：“寒食只数日间，才晴又雨，牡丹盖十数种，欲坼又芳。”皆《鲁公帖》与《牡丹谱》中全语也。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曰：“正好欢娱，歌叶树数声啼鸟，不妨沉醉，拚画堂一枕春醒。”又皆柳词中语（王明清《挥麈后录》）

◆近时词人，多不详看古曲下句命意处，但随俗念过便了。如柳词《木兰花慢》云：“拆桐花烂漫。”此正是第一句，不用空头字在上，故用拆字，言开了桐花烂漫也。有人不晓此意，乃云：此花名为拆桐，于词中云开到拆桐花，开了又拆，此何意也？（沈义父《乐府指迷》）

◆《木兰花慢》，柳耆卿清明词，得音调之正。盖“倾城”、“盈盈”、“欢情”，于第二字中有韵。近见吴彦高中秋词，亦不失此体，馀人皆不能。然元遗山集中凡九首，内五首两处用韵，亦未为全知者。（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此词反映汴京清明节日，男女游乐之事也。首二韵写春初景物鲜丽。次写郊游车马、音乐之盛况。下半阕写妇女嬉游之事。“遗簪堕

饵”，见其服饰之侈靡；“金罍”、“玉山”，写其酒食之酣畅。“拚却”两句，言不管明日酒困倦卧，且图今日尽情狂乐也。《东京梦华录》记：“清明节……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证此词皆为实写。又可知北宋之初，上下晏安景象，固由生产发达、商业繁盛所致，而富家豪室如此奢侈淫靡，亦足以召乱致亡。后来辽、金入侵，未必不与此有关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释》）

又

古繁华茂苑，是当日、帝王州。咏人物鲜明，土风细腻，曾美诗流。寻幽。近香径处，聚莲娃钓叟簇汀洲。晴景吴波练静，万家绿水朱楼。

凝旒。乃眷东南，思共理、命贤侯。继梦得文章，乐天惠爱，布政优优。鳌头。况虚位久，遇名都胜景阻淹留。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

临江仙引

渡口、向晚，乘瘦马、陟平冈。西郊又送秋光。对暮山横翠，衬残叶飘黄。凭高念远，素景楚天，无处不凄凉。

香闺别来无信息，云愁雨恨难忘。指帝城归路，但烟水茫茫。凝情望断泪眼，尽日独立斜阳。

又

上国。去客。停飞盖、促离宴。长安古道绵绵。见岸花啼露，对堤柳愁烟。物情人意，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

醉拥征骖犹伫立，盈盈泪眼相看。况绣帏人静，更山馆春寒。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

又

画舸、荡桨，随浪箭、隔岸虹。□荷占断秋容。疑水仙游泳，向别浦相逢。鲛丝吐雾渐收，细腰无力转娇慵。

罗袜凌波成旧恨，有谁更赋惊鸿？想媚魂香信，算密锁瑶宫。游人漫劳倦□，奈何不逐东风。

瑞鹧鸪

宝髻瑶簪。严妆巧，天然绿媚红深。绮罗丛里，独逞讴吟。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倾听处，王孙帝子，鹤盖成阴。

凝态掩霞襟。动象板声声，怨思难任。嘹亮处，迥压弦管低沉。时恁回眸敛黛，空役五陵心。须信道，缘情寄意，别有知音。

又

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

方面委元侯。致讼简时丰，继日欢游。襦温裤暖，已扇民讴。旦暮锋车命驾，重整济川舟。当恁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

忆帝京

薄衾小枕凉天气。乍觉别离滋味。展转数寒更，起了还重睡。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

也拟待、却回征辔。又争奈、已成行计。万种思量，多方开解，只恁寂寞厌厌地。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

◆孟郊《悼幼子》：“负我十年恩，欠尔千行泪。”又柳永《忆帝京》：“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词章中言涕泪有逋债，如《红楼梦》第一回、第五回等所谓“还泪”、“欠泪的”，似始见此。（钱锺书《管锥编》）

塞孤

一声鸡，又报残更歇。秣马巾车催发。草草主人灯下别。山路险，新霜滑。瑶珂响、起栖乌，金镫冷、敲残月。渐西风紧，襟袖凄裂。

遥指白玉京，望断黄金阙。远道何时行彻？算得佳人凝恨切。应念念，归时节。相见了、执柔荑，幽会处、偎香雪。免鸳衾、两恁虚设。

瑞鹧鸪

天将奇艳与寒梅。乍惊繁杏腊前开。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鲜染燕脂细剪裁。

寿阳妆罢无端饮，凌晨酒入香腮。恨听烟坞深中，谁恁吹羌管逐风来？绛雪纷纷落翠苔。

又

全吴嘉会古风流。渭南往岁忆来游。西子方来、越相功成去，千里沧江一叶舟。

至今无限盈盈者，尽来拾翠芳洲。最是簇簇寒竹，遥认南朝画、晚烟收。三两人家古渡头。

洞仙歌

嘉景，况少年彼此，争不雨沾云惹？奈傅粉英俊，梦兰品雅。金丝帐暖银屏亚。并粲枕、轻偎轻倚，绿娇红姹。算一笑，百琲明珠非价。

闲暇。每只向、洞房深处，痛怜极宠，似觉些子轻孤，早恁背人沾洒。从来娇纵多猜讶。更对剪香云，须要深心同写。爱揾了双眉，索人重画。忍孤艳冶。断不等闲轻舍。鸳衾下。愿常恁、好天良夜。

安公子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拾翠汀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停画桡、两两舟人语。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刚断肠、惹得离情苦。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安公子》“远岸收残雨”，后阕音节态度，绝类《拜新月慢》，清真“夜色催更”一阕，全从此脱化出来，特较更跌宕耳。（周济《宋四家词选》）

又

梦觉清宵半。悄然屈指听银箭。惟有床前残泪烛，啼红相伴。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从卧来、展转千馀遍。任数重鸳被，怎向孤眠不暖。

堪恨还堪叹。当初不合轻分散。及至厌厌独自个，却眼穿肠断。似恁地、深情密意如何拚？虽后约、的有于飞愿。奈片时难过，怎得如今便见？

长寿乐

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恣游人、无限驰骤，骄马车如水。竟寻芳选胜，归来向晚，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

太平世。少年时，忍把韶光轻弃？况有红妆，楚腰越艳，一笑千金何啻？向尊前、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止。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

倾杯

水乡天气，洒蒹葭、露结寒生早。客馆更堪秋杪。空阶下、木叶飘零，飒飒声干，狂风乱扫。黯无绪、人静酒初醒，天外征鸿，知送谁家归信，穿云悲叫。

蛩响幽窗，鼠窥寒砚，一点银釭闲照。梦枕频惊，愁衾半拥，万里归心悄悄。往事追思多少。赢得空使方寸挠。断不成眠，此夜厌厌，就中难晓。

倾杯

金风淡荡，渐秋光老、清宵永。小院新晴天气，轻烟乍敛，皓月当轩练净。对千里寒光，念幽期阻、当残景。早是多愁多病。那堪细把，旧约前欢重省？

最苦碧云信断，仙乡路杳，归雁难倩。每高歌、强遣离怀，奈惨咽、翻成心耿耿。漏残露冷。空赢得、悄悄无言，愁绪终难整。又是立尽，梧桐碎影。

◆柳耆卿作《倾杯》秋景一阕，忽梦一妇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诗（指回仙景德寺题壁诗：“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数百年无人称道，公能用之。”梦觉说其事，世传乃鬼谣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古今词话》）

倾杯

鹜落霜洲，雁横烟渚，分明画出秋色。暮雨乍歇。小楫夜泊，宿苇村山驿。何人月下临风处，起一声羌笛。离愁万绪，闻岸草、切切蛩吟如织。

为忆。芳容别后，水遥山远，何计凭鳞翼？想绣阁深沉，争知憔悴损、天涯行客。楚峡云归，高阳人散，寂寞狂踪迹。望京国。空目断、远峰凝碧。

◆耆卿正锋，以当杜诗。“何人”两句，扶质立干。“想绣阁深沉”二句，忠厚悱恻，不愧大家。“楚峡云归”三句，宽处坦夷，正见家数。（谭献《复堂词话》）

◆“暮雨”三句音节极清峭。毛晋谓屯田词“音调谐婉，尤工于羁旅悲怨之辞”，此作克副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屯田善于羁旅行役，故此类之词多同一机栝，然用笔则因调而殊。此词起落翻腾，又与前选两首用直笔者有异。起两句对偶，即所谓“画出秋色”，已隐寓别离之意、沦落之苦。“暮雨”三句，于秋色之中，写泊舟之时、泊舟之处。“何人”句提起，无意中忽闻笛声，惹起离愁。谭献用《文赋》语“扶质立干”评之。梅溪之“碧袖一声歌”，即学此笔法者，最擅神韵悠扬之妙，令人荡气回肠，清真以后，多得此法门也。“羌笛”原不足当“万绪”，故再说“草”、“蛩”，用“似织”二字以满其量。过变由景入情，“芳容别后”之忆，即上文之“离愁”。“水遥山远”，是“苇村山驿”中感想。“鳞翼”亦“无计”“凭”之，则两地相思，此情难诉矣。于是就对面设想，“绣阁深

沉”，未必知征人之苦，从杜诗“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化出。律以屯田《八声甘州》“想佳人妆楼颙望”以下五句，同一意境，而此特浑涵，特温厚，宜谭献谓其“忠厚悱恻，不愧大家”也。“楚峡”“高阳”，宴游之地。今我已去，则疏狂踪迹遂入“寂寞”之中，又转到自身，写“小楫夜泊”时境遇。曰“云归”，曰“人散”，“京国”前尘，已不可复问，惟有于“凝碧”“远峰”，空劳“目断”。虚笼作收，与《玉蝴蝶》近似。此在柳词为委婉曲折者，所以屯田为慢词之开山人也。（陈匪石《宋词举》）

◆此首，上片写景，下片抒情，脉络甚明，哀感甚深。起三句，点秋景。“暮雨”三句，记泊舟之时与地。“何人”两句，记闻笛生愁。“离愁”两句，添出草蛩似织，更不堪闻。换头，“为忆”三句，述己之远别及信之难达。“想绣阁”三句，就对方设想，念人在外边之苦，语极凄恻。“楚峡”三句，念旧游如梦，欲寻无迹。末两句，以景结束，惆怅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需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此词即仁宗据以落柳永之第者。封建时代，如有失意于科第之人，便生不重视科第之念，乃人主所深恶。此词乃永初试不及第所作，语皆狂放。相传永初名三变，至景祐中及第，改名永，始得磨勘转官。是柳永于科第曾几经挫折而后始得者，其“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之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语，乃失意后自傲之言，未必真能轻视科第、不屑求名者。然如柳之市民阶级狂放性格与统治者仁宗伪崇理道之心理，究竟矛盾，此于其应制作“老人星见”之词可以知之。仁宗时太史奏老人星见。仁宗甚喜，命左右词臣作乐章夸耀其事。内侍以属柳永。永谱《醉蓬莱》调奏上。仁宗见其首句有“渐”字，已不悦，读至“宸游凤辇”句，乃与仁宗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不觉惨然，及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遂怒投之于地，自此后不复擢用。今就此事观之，仁宗之怒，即柳之不善阿谀。柳之不善阿蛩，即柳狂放之才不善作制官样之文也。然则，即使擢用，亦未必终合统治者之要求。此其所以毕生落拓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木兰花

杏花

剪裁用尽春工意。浅蘸朝霞千万蕊。天然淡泞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

风亭月榭闲相倚。紫玉枝梢红蜡蒂。假饶花落未消愁，煮酒杯盘催结子。

又

海棠

东风催露千娇面。欲绽红深开处浅。日高梳洗甚时忺？点滴燕脂匀未遍。

霏微雨罢残阳院。洗出都城新锦段。美人纤手摘芳枝，插在钗头和凤颤。

又

柳枝

黄金万缕风牵细。寒食初头春有味。殢烟尤雨索春饶，一日三眠夸得意。

章街隋岸欢游地。高拂楼台低映水。楚王空待学风流，饿损宫腰终不似。

◆将腰比柳，将柳比腰，纷纷旧句，莫此为新。山谷诗："蒌蒿穿雪动，杨柳索春饶。"佚名唐人咏柳云："楚王宫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拈来恰好。（卓人月《古今词统》）

倾杯乐

楼锁轻烟，水横斜照，遥山半隐愁碧。片帆岸远，行客路杳，簇一天寒色。楚梅映雪数枝艳，报青春消息。年华梦促，音信断、声远飞鸿南北。

算伊别来无绪，翠消红减，双带长抛掷。但泪眼沉迷，看朱成碧。惹闲愁堆积。雨意云情，酒心花态，孤负高阳客。梦难极。和梦也、多时间隔。

祭天神

忆绣衾相向轻轻语。屏山掩、红蜡长明，金兽盛熏兰炷。何期到此，酒态花情顿孤负。柔肠断、还是黄昏，那更满庭风雨。

听空阶和漏，碎声斗滴愁眉聚。算伊还共谁人，争知此冤苦？念千里烟波，迢迢前约，旧欢慵省，一向心无绪。

瑞鹧鸪

吹破残烟入夜风。一轩明月上帘栊。因惊路远人还远，纵得心同寝未同。

情脉脉，意忡忡。碧云归去认无踪。只应曾向前生里，爱把鸳鸯两处笼。

归去来

一夜狂风雨。花英坠、碎红无数。垂杨漫结黄金缕。尽春残、萦不住。

蝶飞蜂散知何处？殢尊酒、转添愁绪。多情不惯相思苦。休惆怅、好归去。

梁州令

梦觉窗纱晓。残灯暗然空照。因思人事苦萦牵，离愁别恨，无限何时了？

怜深定是心肠小。往往成烦恼。一生惆怅情多少？月不长圆，春色易为老。

燕归梁

轻蹑罗鞋掩绛绡。传音耗、苦相招。语声犹颤不成娇。乍得见、两魂消。

匆匆草草难留恋、还归去、又无聊。若谐雨夕与云朝。得似个、有嚣嚣。

夜半乐

艳阳天气，烟细风暖，芳郊澄朗闲凝伫。渐妆点亭台，参差佳树。舞腰困力，垂杨绿映，浅桃浓李夭夭，嫩红无数。度绮燕、流莺斗双语。

翠娥南陌簇簇，蹑影红阴，缓移娇步。抬粉面、韶容花光相妒。绛绡袖举。云鬟风颤，半遮檀口含羞，背人偷顾。竞斗草、金钗笑争赌。

对此嘉景，顿觉消凝，惹成愁绪。念解佩、轻盈在何处？忍良时、孤负少年等闲度。空望极、回首斜阳暮。叹浪萍风梗知何去？

清平乐

繁华锦烂。已恨归期晚。翠减红稀莺似懒。特地柔肠欲断。

不堪尊酒频倾。恼人转转愁生。小笺怎堪书怨。多情争似无情。

迷神引

红板桥头秋光暮。淡月映烟方煦。寒溪蘸碧，绕垂杨路。重分飞，携纤手、泪如雨。波急隋堤远，片帆举。倏忽年华改，向期阻。

时觉春残，渐渐飘花絮。好夕良天长辜负。洞房闲掩，小屏空、无心觑。指归云，仙乡杳、在何处？遥夜香衾暖，算谁与？知他深深约，记得否？

柳永词辑佚

爪茉莉

秋夜

每到秋来，转添甚况味。金风动、冷清清地。残蝉噪晚，甚聒得、人心欲碎，更休道、宋玉多悲，石人、也须下泪。

衾寒枕冷，夜迢迢、更无寐。深院静、月明风细。巴巴望晓，怎生捱、更迢递。料我儿、只在枕头根底，等人来、睡梦里。

◆（“料我儿”四句）世间有如此意枕，亦复何恨！（卓人月《古今词统》）

女冠子

火云初布。迟迟永日炎暑。浓阴高树。黄鹂叶底，羽毛学整，方调娇语。薰风时渐动，峻阁池塘，芰荷争吐。画梁紫燕，对对衔泥，飞来又去。

想佳期、容易成辜负。共人人、同上画楼斟香醑。恨花无主。卧象床犀枕，成何情绪？有时魂梦断，半窗残月，透帘穿户。去年今夜，扇儿扇我，情人何处？

十二时

秋夜

晚晴初，淡烟笼月，风透蟾光如洗。觉翠帐、凉生秋思。渐入微寒天气。败叶敲窗，西风满院，睡不成还起。更漏咽、滴破忧心，万感并生，都在离人愁耳。

天怎知、当时一句，做得十分萦系。夜永有时，分明枕上，觑着孜孜地。烛暗时酒醒，元来又是梦里。

睡觉来、披衣独坐，万种无憀情意。怎得伊来，重谐云雨，再整馀香被。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

◆柳屯田情语多俚浅。如“祝告发天愿，从今永无抛弃。”开元曲一派，词流之下乘者也。（毛先舒《诗辩坻》）

红窗迥

小园东，花共柳。红紫又一齐开了。引将蜂蝶燕和莺，成阵价、忙忙走。

花心偏向蜂儿有。莺共燕、吃他拖逗。蜂儿却入、花里藏身，胡蝶儿、你且退后！

凤凰阁

匆匆相见，懊恼恩情太薄。霎时云雨人抛却。教我行思坐想，肌肤如削。恨只恨、相违旧约。

相思成病，那更潇潇雨落。断肠人在阑干角。山远水远人远，音信难托。这滋味、黄昏又恶。

西江月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与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着我。

西江月

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

“管”字下边无分，“闭”字加点如何？权将“好”字自停那，“姦”字中间着我。

如梦令

郊外绿阴千里，掩映红裙十队。惜别语方长，车马催人速去。偷泪，偷泪，那得分身应你？

千秋岁

泰阶平了，又见三台耀。烽火静，欃枪扫。朝堂耆硕辅，樽俎英雄表。福无艾，山河带砺人难老。

渭水当年钓，晚应飞熊兆。同一吕，今偏早。乌纱头未白，笑把金樽倒。人争羡，二十四遍中书考。

西江月

腹内始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绛都春

融和又报。乍瑞霭霁色，皇州春早。翠幰竞飞，玉勒争驰都门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绡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

缥缈。风传帝乐，庆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闻嬉笑。须臾一点星球小。渐隐隐、鸣鞘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先君尝云，柳词“鳌山彩构蓬莱岛”，当云“彩缔”。坡词“低绮户”，当云“窥绮户”，二字既改，其词益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全宋词》作丁仙现词，误。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41年3月14日），为曹元忠辑《乐章集佚词》作一跋，订定《绛都春》是柳词。唐圭璋以属丁仙现，非是。

总评

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范蜀公（镇）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章，叹曰："缪其用心。"谢事之后，亲旧间盛唱柳词，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形容尽之。"

陈师道《后山诗话》　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　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层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

李清照《词论》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辞语尘下。

王灼《碧鸡漫志》　柳耆卿《乐章集》，世多爱赏该洽，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惟是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语险易，则无定法。今必以"斜阳芳草"、"淡烟细雨"绳墨后来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书者，尤好耆卿。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　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儇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胡寅《向子諲酒边词序》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谓不可复加。

吴曾《能改斋漫录》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徐度《却扫篇》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善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又　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者。有老宦者闻之，默然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者，盍自为一篇示我乎？”刘默然无以应。而后知稠人广众中，慎不可有所臧否也。

周煇《清波杂志》　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

脍炙人口。

张端义《贵耳集》　项平斋自号江陵病叟，余侍先君往荆南，所训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扣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直说。”盖词本管弦冶荡之音，而永所作旖旎近情，故使人易入。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

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长于纤艳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今取其尤佳者。

张炎《词源》　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附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不然。

同上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秦、柳词亦自批风抹月中来，“风月”二字，在我发挥，二公则为风月所使耳。

沈义父《乐府指迷》　康伯可、柳耆卿音律甚协，句法亦多有好处。然未免有鄙俗语。

王世贞《艺苑卮言》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

沈谦《填词杂说》　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僻调之多，以柳屯田为最。此外则周清真、史梅溪、姜白石、蒋竹山、吴梦窗、冯艾子集中，率多自制新调，馀家亦复不乏。

又　毛驰黄云：柳七不足师，此言可为献替。盖《乐章集》多在旗亭北里间，比《片玉词》更宕而尽。

王士禛《花草蒙拾》　柳七葬真州西仙人掌，仆尝有诗云：“残风晓月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

彭孙遹《金粟词话》　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今人但从浅俚处求之，遂使《金荃》、《兰畹》之音，流人《桂枝》、《黄莺》之调，此学柳之过也。

田同之《西圃词说》　陈眉公曰：“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

又　华亭宋尚木徵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

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宛，言近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乐府多，故恶滥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笔，则北宋高手也。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耆卿熔情入景，故淡远。……

周、柳、黄、晁，皆喜为曲中俚语，山谷尤甚。……词笔不外顺逆反正，尤妙在复在脱。复处无垂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三山妙发。温、韦、晏、周、欧、柳，推演尽致，南渡诸公，罕复从事矣。

周济《宋四家词选》　耆卿于写景中见情，故淡远。方回于言情中布景，故浓至。

宋翔凤《乐府馀论》　按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如竹垞所录，皆精金粹玉。以屯田一生精力在是，不似东坡辈以馀事为之也。耆卿蹉跎于仁宗朝，及第已老，其年辈实在东坡之前。先于耆卿，如韩稚圭、范希文，作小令，惟欧阳永叔间有长调。罗长源谓多杂入柳词，则未必欧作。余谓慢词，当始耆卿矣。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柳耆卿以词名景祐、皇祐间。《乐章集》中，冶游之作居其半，率皆轻浮猥媟，取誉筝琶。如当时人所讥，有教坊丁大使意。惟《雨霖铃》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雪梅香》之“渔市孤烟袅寒碧”，差近风雅。《八声甘州》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乃不减唐人语。“远岸收残雨”一阕，亦通体清旷，涤尽铅华。昔东坡读孟郊诗，作诗云：“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吾于屯田词亦云。

钱裴仲《雨华庵词话》　柳词与曲，相去不能以寸，且有一个意或二三见，或四五见者，最为可厌。其为词无非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毫清气。

又　柳七词中，美景良辰、风流怜惜等字，十调九见。即如《雨霖铃》一阕，只“今宵酒醒”二句脍炙人口，实亦无甚好处。张、柳齐名，秦、黄并誉，冤哉！

李佳《左庵词话》　词家昉于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为解音律，其词犹未尽工。姜白石、吴梦窗诸人，尚为未解音律，而颇多佳作。以是知词固非乐工所能。

江顺诒《词学集成》　陶篁村自序云：“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尝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夸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诒案：词之坏，坏于秦、黄、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识，孰敢议宋人耶？

又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序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

又　蔡小石宗茂《拜石词序》云：“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盛，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诒案：此以苏、辛、秦、柳与姜、张并论，究之格胜者，气与情不能逮。

包世臣《月底修箫谱序》　意内而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而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说者，言外而已，言成则有声，声成则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声，故词名倚声。声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之矣。六家于言外之旨得矣，以言意内，非白石、玉田耳。淮海时时近之，清真、屯田、

梦窗皆去之弥远，而俱不害为可传者，则以其声之幺眇铿磐，恻恻动人，无色而艳，无味而甘故也。

诒案：就词字之意以论词，本《说文》以解经，而意内言外两层，说得确切不移，实发前人所未发。至声字独取清脆涩三声，而证以各名家之词，学者循之，亦不入歧途矣。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吾闽词家，宋元极盛，要以柳屯田、刘后村为眉目。

又　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

又　宣城张其锦，次仲之高弟也。述其师之言曰：……慢词北宋如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北宋欧、苏以上如齐、梁，周、柳以下如陈、隋。

冯煦《蒿庵论词》　耆卿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避暑录话》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三变之为世诟病，亦未尝不由于此，盖与其千夫竞声，毋宁《白雪》之寡和也。

沈曾植《菌阁琐谈》　北方于韵，平仄既通，于字少声多之难过去者，往往加字以济之。字少之词，乃遂变为字多之曲。哩啰在词为虚声，而在曲为实字，最显证也。此端自柳耆卿已萌芽，《乐章集》同一调而不同字数者剧多。彼盖深语歌者甘苦，又其时去五代未远，了知诗变为词，即缘字少声多之故。既演小令为慢词，遂不惜增减字句，以除磊块，使无大晟之整齐，美成之严谨，词化为曲，不必待却特殊时代

矣。

又《手批词话三种》　《词筌》："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先生批云："以宋世风尚言之，秦、柳为当行，周、康为协律；四家并提，宋人无此语也。"……彭孙遹《金粟词话》："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先生批云："当时并未齐名。明世诸公，无聊比附耳。"

刘熙载《艺概·词概》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

又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

又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又　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又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温、韦忠厚之意。词人变古，耆卿首作俑也。

又　东坡、少游皆是情馀于词。耆卿乃辞馀于情。解人自辨之。

又　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

陈廷焯《词坛丛话》　昔人谓东坡词胜于情，耆卿情胜于词，秦少游兼而有之。

又　秦、柳自是作家，然却有可议处。东坡诗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微以气格为病也。

又　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沈祥龙《论词随笔》　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二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于诗近西江。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华盛，于诗近西昆。后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

张德瀛《词徵》　诗衰而词兴，词衰而曲盛，必至之势也。柳耆卿词隐约曲意。

又　耆卿词多本色语，所谓有井水处，能歌柳词。时人为之语曰“晓风残月柳三变”，又曰“露花倒影柳屯田”，非虚誉也。特其词婉而不文，语纤而气雌下，盖骫骳从俗者。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之旨绳之，则望景先逝矣。胡致堂谓为掩众制而曲尽其妙，盖耳食之言耳。

陈锐《褒碧斋词话》　言清空者喜白石，好秾艳者学梦窗，谐婉工致，则师公谨、叔夏。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其只字已。

又　词源于诗，而流为曲。如柳三变，纯乎其为词矣乎？

又　屯田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清真词如《会真记》。

又　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

又　近年词家推郑文焯氏……比重阳前夕，损书惠余，节录于下：……柳三变乃以专诣名家，而当时转述其俳体，大共非訾，至今学者，竞相与咋舌瞠目，不敢复道其一字。独梦华推为北宋巨手，扬波于前，又得君推澜于后，遂使大声发海上，亦足表微千古。凡有井水处，庶其思源泉混混，有盈科后进之一日乎。……盖能见耆卿之骨，始可通清真之神。不独声律之空积忽微，以岁世绵邈而求之至难。即文字之托于音，切于情，发而中节，亦非深于文章，贯串百家，不能识其流别。近之作者，思如玉田所云妥溜者，尚不易得，况语以高健耶？其故在学人手眼太高，不屑规规于一艺。不学者又专于此中求生活，以为豪健可以气使，哀艳可以情喻，深究可以言工。不知比兴，将焉用文？元、明迄今，迷不知其门户。噫！亦难矣。

又　上三下五八字句，惟屯田独擅。继之者，美成而已。

王国维《人间词话》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又《人间词话删稿》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

又　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

又《人间词话·附录一》　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指清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附录《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　玉田崇四家词，黜柳以进史，盖以梅溪声韵铿訇，幽约可讽，独于律未精细。屯田则宋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长调尤能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犹唐之诗家，有盛、晚之别。

又　尝以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曲形容所得感人深也。

又　周、柳词高健处，惟在写景，而景中人自有无限凄异之致，令人歌笑出地。正如黄祖叹祢生，悉如吾胸中所欲言，诚非深于比兴，不能到此境也。

又　盖两宋大家，如柳、周、姜、史词，往往句中夹协，似韵非韵。于句投尤多见之。屯田是句似亦偶合，不须深究谱例。但取其音拍铿訇，讽入吟口，无复凝滞。即依永和声，已得空积匆微之旨。

郑文焯《批校乐章集》　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托寄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诚如化人城郭，唯见非烟非雾光景。殆一片神行，虚灵四荡，不可以迹象求之也。曩尝笑樊榭笺《绝妙好词》独取其中偶句或研炼字，目为“词眼”，实则注意字面之雕润耳。余玩索是集，每于作者着意机栝转关处，慎审揣得，以

墨围注之，真词中之眼，如画龙点睛，神观超越，使观者目送其破壁飞去已，乌得不惊叹叫绝？

学者能见柳之骨，始能通周之神，不徒高健可以气取，淡苦可以言工，深华可以意胜，哀艳可以情切也。必先能为学人之词，而后可语专诣知此，盖填词虽小道，吁亦难已。

《乐章集》中，多存旧谱，故音拍繁促，乃词家本色。南渡后，乐部放失，故曲坠逸，大半虚谱无辞，赖是以传，亦审音所宜究心者也。

戊申春晚，发明柳三变词义为北宋正宗。

屯田词自李端叔、刘潜夫、黄叔旸诸家评泊，多以其俳体为诟病久已。惟张端义《贵耳集》引项平斋言“诗当学杜，词当学柳，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云云。士得一知音，不惜歌苦矣。

况周颐《蕙风词话》　柳屯田《乐章集》为词家正体之一，又为金元以还乐语所自出。

周曾锦《卧庐词话》　柳耆卿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词格之卑，正不徒杂以鄙俚已也。

夏敬观《吷庵词评》　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詖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其鄙陋过甚者，不无乐工歌儿所窜改，可断言也。唯人品放荡，几于篇篇，学者尤当慎择也。

又　耆卿写景无不工，造句不事雕琢，清真效之，故学清真词者，

不可不读柳词。

又　耆卿多平铺直叙，清真特变其法，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故慢词始成于耆卿，大成于清真。

蔡嵩云《柯亭词论》　宋初慢词，犹接近自然时代，往往有佳句而乏佳章。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词风为之丕变。如东坡之纯任自然者，殆不多见矣。

又　屯田为北宋创调名家，所为词，得失参半。其倡楼信笔之作，每以俳体为世诟病，万不可学。至其佳词，则章法精严，极离合顺逆、贯串映带之妙，下开清真、梦窗词法。而描写景物，亦极工丽。《雨霖铃》调，在《乐章集》中尚非绝诣，特以“杨柳岸、晓风残月”句得名耳。

又　柳词胜处，在气骨，不在字面。其写景处，远胜其抒情处。而章法大开大阖，为后起清真、梦窗诸家所取法，信为创调名家。如《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安公子》“远岸收残雨”、《倾杯乐》“木落霜州”、《卜算子慢》“江枫渐老”、《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诸阕，写羁旅行役中秋景，均穷极工巧。

又　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特清真有时意较含蓄，辞较精工耳。细绎《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自成家数者，十居七八。字面虽殊格调未变者，十居二三。陈袌碧有言：能见耆卿之骨，始能通清真之神。目光如炬，突过王晦叔、张玉田诸贤远甚。

陈匪石《声执》　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

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

晏殊词集

晏幾道词集

[宋]晏 殊 著
[宋]晏幾道 著
张草纫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晏殊词集

晏幾道词集

[宋] 晏 殊 著

[宋] 晏幾道 著

张草纫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张草纫

二晏，是指宋代的两位大词人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幾道。晏殊的词集名《珠玉词》，晏幾道的词集名《小山词》，合称“二晏词”。他们两人的词不仅在宋代名震一时，就是在整个词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晏殊甚至被后世评论者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而晏幾道的成就更在其父之上。论者以为他精力尤胜，措词之妙，一时独步。

晏殊（991—1055），字同叔，谥元献，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人。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父亲晏固是抚州府的狱吏。晏殊幼时聪颖过人，七岁就能写文章，乡里号为神童。十四岁时，原丞相张知白到抚州来巡视，把他荐举给朝廷。经过廷试，赐予他同进士出身，并任命他当秘书省正字的官职。当时晏殊还只有十五岁，就进入了仕途。后来又升为集贤校理、太常寺奉礼郎，入史馆。

晏殊在史馆任职时，天下太平无事，朝廷准许臣僚到市楼酒肆去寻欢作乐或设帐宴游。晏殊由于家境比较贫寒，没有财力作高消费的游乐，常留在家中与弟弟讲习诗文。这时真宗帝正要为东宫太子选配官员，就选中了他，并向他说明选中的原因。晏殊回答说：我不是不喜欢游乐，只是由于贫穷，才没有去。如果我有钱，我也会去游玩的。真宗帝对于他能够说实话也很满意，因此任命他为太子舍人，知制诰。太子舍人是太子宫中与太子十分亲近的属官，这为他日后的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晏殊年二十八岁。晏殊对真宗说他也会去游玩，倒确实是实话。因为在《珠玉词》中还保存着描写他当年参与宴游的词，如《迎

春乐》：“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诉衷情》：“东城南陌下，逢着意中人。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

公元1022年晏殊三十二岁时，真宗驾崩。太子继位为仁宗帝，才十二岁。真宗遗诏，由刘太后权听军国事，也就是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由于晏殊是东宫旧人，他的职位不断迁升，由翰林学士、礼部侍郎，至枢密副使（掌管军事的副丞相）。

仁宗天圣三年（1025），在晏殊三十五岁时，由于上疏论张耆不宜为枢密使，触犯了刘太后。因为刘太后微寒时曾住在张耆家中，由张耆介绍给当时还是太子的真宗，后来真宗即位，刘氏就成了皇后。所以张耆是有恩于刘太后的，是刘太后所宠信的人。刘太后对晏殊的参奏很恼怒，但当时没有立即降罪于他。可能刘太后也考虑到晏殊是小皇帝手下的人，而且上疏论述张耆的缺点也算不上罪状。但隔了一年，晏殊犯了一个小错误。他在随从仁宗去玉清昭应宫时，从仆持手板来迟了。他在大怒之下，用手板击打从仆，击落了从仆的一颗牙齿，被御史参奏。刘太后就罢去晏殊枢密副使的官职，谪降为宋州（今河南商丘）知州。后人认为，根源还是在于晏殊去年弹劾张耆得罪了刘太后。

这次谪降，在晏殊的仕途上虽然只是一个小挫折，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他感到宦海浮沉，官场凶险，还不如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况且人生有限，应及时行乐。这种思想，不仅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即使在以后的创作中，也时常会流露出来。他在宋州，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还与幕客王琪、张亢泛舟湖上，以官妓相随。他的《浣溪沙》词：“红蓼花香夹岸稠。绿波春水向东流。小船轻舫好追游。　　渔父酒醒童拨棹，鸳鸯飞去却回头。一杯消尽两眉愁。”最足以反映他当时的心态。另一首著名的《浣溪沙》词（一曲新词酒一杯），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不过，这仅是晏殊思想的一个方面。不能因此而认为他是一个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官僚。他看到五代以来历经战乱，学校都废，就大兴学校，延聘范仲淹掌教生徒。

晏殊在商丘待了两年多时间，天圣六年（1028）他三十八岁时奉召回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翰林侍读学士，知礼部贡举，三司使（最高财政长官），改参知政事（掌管行政的副丞相）。知礼部贡举时，他选拔欧阳修为第一名。前次宋庠、宋祁考中进士时，礼部上报合格进士姓名，晏殊亦曾奉诏参与排列等第。所以宋庠、宋祁与欧阳修都拜晏殊为座师。宋氏弟兄虽甚显贵，但写了文章常手抄寄晏殊，请他修改润饰。这几年中，宋祁有不少与晏殊唱和的诗，可惜晏殊的诗已佚，词作也未能确定时间。

仁宗明道二年（1033），在晏殊四十三岁时遭到了第二次降谪，原因是他撰写的李宸妃墓志失实。李宸妃原先是真宗帝刘后的侍儿，由于刘后自己不能生育，命李氏去侍候真宗。结果李氏为真宗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仁宗帝。刘后把这个孩子据以为自己的亲生子，宫中无人敢言。故仁宗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后来李宸妃去世，晏殊奉命撰写墓志。由于当时刘太后掌权，晏殊不敢明言李宸妃是仁宗生母。刘太后命令以宫人礼葬宸妃。宰相吕夷简对刘太后说，宸妃是仁宗帝的亲生母亲，这件事不可能永远隐瞒。将来仁宗帝长大后，一旦知道自己的生母遭到薄待，自然会怒不可遏，恐怕会对刘氏家族不利。刘太后省悟，于是改令以一品礼治丧，用太后的服饰成殓，棺中置水银，殡于洪福寺。一年后，刘太后亦逝世。皇族中在刘太后当政时未获重用的人乘机告诉仁宗，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还说李宸妃是被谋害死的。仁宗帝十分悲伤，亲自去洪福寺祭奠，而且要为宸妃另换棺柩。开棺后，仁宗见宸妃面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才不信宸妃被害死之说。仁宗对满朝

大臣都不向他说实话非常生气，尤其对晏殊撰写的墓志极为不满，结果吕夷简、晏殊等七位大臣均被罢职降谪。后世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就是以此事为底本写成的，但其中许多人物和情节均属虚构。

晏殊被降谪以礼部尚书知亳州（今安徽省亳县），两年后迁知陈州（今河南省淮阳），一共经历了五年时间。这样无端被降谪，晏殊心里感到十分委屈。《能改斋漫录》记载，晏殊在从亳州调赴陈州的饯行宴会上，听到一个官妓在歌词中有“千里送行客”之语，十分恼火。对那个官妓说：我平生调任，未尝远离京都五百里，哪里有一千里呢？“千里”原不过是泛泛而言，晏殊如果对自己的迁谪并不介意，心中坦然，又何必迁怒于一个官妓，去斤斤计较“千里”与“五百里”呢？

在亳州和陈州时，晏殊常与欧阳修、宋庠等人互寄诗作唱和，可惜诗作已佚。欧阳修在《和晏尚书夏日偶至郊亭诗》中说：“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应许共追寻。”宋庠在《和中丞晏尚书忆谯涡二首》中说：“不知鱼鸟思人否，曾费东山拥鼻吟。”可见晏殊当时对仕途深感失望，甚至已萌退隐之意。

仁宗宝元元年（1038）晏殊四十八岁时，又被召回汴京任御史中丞、三司使，历经枢密使直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行政的丞相）、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元昊寇延州。晏殊荐范仲淹与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并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军队中以内臣监兵的体制，使将帅能主动根据敌情来决定攻守策略。又请从宫中拿出部分财物资助边防。其他部门冒领财物的，要追还国库统一调度。这些措施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终于不战而使元昊降服称臣。这一时期晏殊的仕途达到了顶峰，他的心情自然也较为开朗。欧阳修在《和晏尚书对雪招饮》诗中说：“自把金船浮白蚁，应须红粉唱梅花。”（晏殊原诗已佚）。宋祁在《和晏太尉西园晚春》诗中

说："谢公今系苍生望，无复东山携妓时。"（晏殊原诗已佚）。晏殊自己在这时期所作的《木兰花》词中说："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玉堂春》词说："小槛朱阑回倚，千花浓露香。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约林间坐夕阳。"充分表现出他清闲快意、消遥自得的心情。

仁宗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五十四岁时，谏官孙甫、蔡襄参奏晏殊役使官兵修建自己的私第，因而被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这是他第三次降谪。然而时论以为辅臣役使手下的兵丁在当时也是容许的，不能以此论罪。晏殊被贬谪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反对者的排挤，据《宋史·晏殊传》记载："及为相，益务进贤才，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这次贬谪，自知颍州，历经陈州、许州、永兴军（今西安）、河南，达十年之久。

在封建时代，大臣降谪，往往被派迁到边远地区担任一个挂名的官职，实际上就是被监管。而晏殊多次外调，都是在富饶的大州当知州。虽然官阶降低了一级，仍不失为掌握一州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所以他还能保持达观的态度，随遇而安，及时行乐。他在颍州西湖建清涟阁，又手植双柳于阁前，常与梅尧臣在湖上饮酒赋诗。梅尧臣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有诗曰："客奏桓伊笛，人歌柳恽蘋。何尝烦几案，自得去埃尘。"（《依韵朱学士廉叔忆颍川西湖春色寄献尚书晏公且将有宛丘之命》）《珠玉集》中有《渔家傲》词十四首，其中多数是咏颍州西湖的，如"美酒一杯留客宴。拈花摘叶情无限，争奈世人多聚散。频祝愿。如花似叶长相见。""倚遍朱阑凝望之。鸳鸯浴处波纹皱。谁唤谢娘斟美酒。萦舞袖。当筵劝我千长寿。"

虽然被贬谪，但由于受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晏殊对汴京和仁宗帝

始终是感恩和怀念的。在颍州或陈州时，过去与他一起在东宫侍读的一个朋友奉召回京，晏殊在送别宴上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他内心还是希望仁宗能顾念旧日侍读情谊，宣召他回京。在知永兴军时，他已六十多岁，听到一个歌女叙述她"数年来往咸京道"的悲苦生涯，也产生了天涯沦落之感，因此写了一首《山亭柳》词，对该女的凄苦深表同情。这首词与晏殊词一贯超然平淡的风格迥然不同，论者以为他是在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

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晏殊六十四岁时，才因病获准返回汴京。仁宗念他是东宫旧臣，封他为迩英阁侍讲，许他五日一朝前殿，仪从如宰相。次年（1055）正月逝世，晏殊年六十五岁。仁宗亲临祭奠，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其碑首曰"旧学之碑"，命欧阳修撰神道碑铭。食邑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葬于许州阳翟县麦秀乡的北原。

就词而论，中晚唐和五代兴起的词，在五代后期和宋初的百余年间，由于战乱不断，人民生活不安定，因而已经到了十分冷落的地步。在晏殊以前留存下来的，只有十几个作者的二十几首词。"虽时时有妙语，而何足名家。"直到宋朝的第三、四代皇帝真宗和仁宗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涵养生息，文化逐渐振兴，词坛也开始活跃起来。当时最著名的有三大词人：晏殊、柳永和张先。柳永擅长于反映下层平民的生活，因此在民间十分流行，人称"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然而词语粗俗，甚至流于淫亵。知识水平较高的文人皆耻于学习，所以虽风行一时，却无人为继。张先是一个小官吏，位卑职小，交游不广，因此影响也有限。而晏殊历任高官，门下有众多文人学士相互唱和，如众星捧月，使他成为当时词坛的盟主。如有一次在元日宴会上，他写了一首《木兰花》词，起句曰"东风昨夜回梁苑"，坐客皆和作，而且起句都用"东风昨夜"四字。由此也可见一时之感。

晏殊喜欢南唐冯延已的词，他自己创作的词也与冯词不相上下。他的门生欧阳修的词与他的风格相近，而且有出蓝之誉，后人把他们两人的词合称为“晏欧词”，为词坛婉约派的一大宗，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后人对晏殊的词，或赏其温婉秀丽，或推其清疏俊逸，或爱其珠圆玉润，或重其雍容典雅。《珠玉词》的优点确实如此，其词缺点是反映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词中所描写的内容，大多是上层士大夫优裕的享乐生活，不外于看花饮酒、听歌观舞、流连光景的消闲，以及对时光飞逝、人生易老、离多会少、怀远忆旧而产生的淡淡的哀愁。有时在歌酒消遣之余，还发出一些消极颓唐的无病呻吟。不过，虽然有这些缺点，但瑕不掩瑜，《珠玉词》仍被公认为是宋词中的重要作品。

晏幾道（1038—1110），字叔原，号小山。他是晏殊的第八子。晏殊共生九子。由于第三子全节从小就过继给叔叔晏颖为子，所以也可以把幾道算作第七子。如欧阳修所撰的《晏公神道碑》中就不列全节的名字，写“子八人”，把幾道排在了第七位。

叔原生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四月二十三日，此时晏殊刚从第二次降谪的陈州召回汴京。关于叔原的生平事迹，现存的史料寥寥无几。不过《小山词》中却有许多作品叙述他与一些歌女的恋爱情节和他本人的行迹。根据这些词作，结合所存的少量史料，加以分析排列，还可以大致勾画出他的生平经历和一些作品的创作年代。

提到叔原的儿童时代，首先要提的是他写的一首《鹧鸪天》词：

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外转红阳。升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床。　　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共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

静，十样宫眉捧寿觞。

宋黄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选录了这首词，并且在词调下面加了一则小序："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集，宣叔原作此，大称上意。"不过，这段序文中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是有疑问的。一、庆历元年（1041）叔原才四岁。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第三次降谪离京去颍州，叔原七岁，多半随着父亲也到颍州去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未必能写出这样的词。况且后人查考有关史籍，庆历八年之中根本没有"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的记载。二、晁端礼有十首《鹧鸪天》词，在所附小序中说："晏叔原近作《鹧鸪天》曲，歌咏太平，辄拟之为十首。野人久去辇毂，不得目睹盛事，姑诵所闻万一而已。"词中之"朔方诸部奏河清""圜扉木索频年静"与叔原此词中"升平歌管随天仗""皇州又奏圜扉静"意思相符，可知即因叔原此词而作。而端礼词中已提到"须知大观崇宁事，不愧生民下武篇"，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都是宋徽宗的年号，可见晁端礼的十首词最早也应作于大观年间，而叔原这首《鹧鸪天》词作于此前不久，故称"近作"。三、《宋会要》辑稿《刑法·狱空》载："徽宗崇宁四年（1105）闰二月六日诏：开封府狱空，王宁特转两官。两经狱空，推官晏幾道、何述、李注，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并转一官，仍赐章服。"又"五年（1106）十月三日开封尹时彦奏：'开封府一岁内四次狱空，乞宣付史馆。'从之。"第四次狱空是在十月，其余三次中可能有一次是在六七月，与叔原词中的"碧藕花开水殿凉"的时令相符，由此推测，叔原此词可能作于崇宁五年六七月。

《小山词》中有三首词叙述他童年发生的事情。

南乡子

小蕊受春风。日日宫花花树中。恰向柳绵撩乱处，相逢。笑靥旁边心字浓。　　归路草茸茸。家在秦楼更近东。醒去醉来无限事，谁同。说着西池满面红。

减字木兰花

长杨辇路。绿满当年携手处。试逐春风。重到宫花花树中。　　芳菲绕遍。今日不如前日健。酒罢凄凉。新恨犹添旧恨长。

采桑子

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　　小来竹马同游客，惯听清歌。今日蹉跎。恼乱工夫晕翠蛾。

“宫花”、“西池”、“长杨辇路”说明地点是在汴京，“重到”表示中间经过了一段离别。据此推测，叔原六、七岁时在汴京西池遇见一个属于歌女家庭的女孩，青梅竹马，在一起玩耍。不久叔原随父亲离京去了颍州。直到仁宗至和元年（1054）晏殊因病返京，叔原才跟着回到汴京。相隔了十年之久，叔原已十七岁，重新去寻找那个女孩，已找不到她的行踪。前两首词都是在回汴京后写的。第三首《采桑子》词叙述多年后，他重遇这个已经落魄歌女时的情景。

据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记载，晏殊去世时，叔原和弟弟传正都已有太常寺太祝（正九品）的官职。很可能是晏殊返京任迩英阁侍讲时，仁宗得知他的两个小儿子还没有官职，就一下子赏赐他们两个同样的职位。

晏殊于仁宗至和二年（1055）去世，作为儿子的叔原照例要在汴京守制三年，从嘉祐三年（1058）守制期毕，叔原二十一岁到神宗熙宁七年（1074）叔原三十七岁发生郑侠上书事件，其间约二十六年，有关叔原的事迹并无史籍记载，只能从他的词作中去探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小山词》的序言中说他“仕宦连蹇”，“家人寒饥”，这只是指他的下半生而言。叔原虽然一辈子“陆沉于下位”，然而在他的青年时代，家境十分富裕。他的俸禄虽然微薄，可是他有父亲遗下的在汴京的赐第，还有“食邑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的田租收入。所以他经常出入歌楼酒肆，过着“侧帽风前花满路，冶叶倡条情绪”（《清平乐》[春云绿处]）的生活。

守制结束后不久，叔原结识了西楼的一个歌女，写下不少缠绵悱恻的词。如：

采桑子

西楼月下当时见，泪粉偷匀。歌罢还颦。恨隔炉烟看未真。　　别来楼外垂杨缕，几换青春。倦客红尘，长见楼中粉泪人。

满庭芳

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园欢事重重。凭阑秋思，闲记旧相逢。几处歌云梦雨，可怜便流水西东。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　　年光还少味，开残槛菊，落尽溪桐。漫留得、尊前淡月西风。此恨谁堪共说，清愁付、绿酒杯中。佳期在、归时待把，香袖看啼红。

他们两人度过了一段“歌云梦雨”的欢乐时光，不久就分别了。分别

的原因是叔原要到长安去了，可能是守制结束后重新被委派去当一个小官吏。这可以从下面的两首词中得到线索：

少年游

西楼别后，风高露冷，无奈月分明。飞鸿影里，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　　王孙此际，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金闺梦里枉丁宁，寻尽短长亭。

秋蕊香

歌彻郎君秋草。别恨远山眉小。无情莫把多情恼。第一归来须早。　　红尘自古长安道。故人少。相思不比相逢好。此别朱颜应老。

词中自称“王孙”、“郎君”，还保持着一种宰相公子意气扬扬的姿态。所以推测这件事是发生在离晏殊逝世较近的时期，大约在嘉祐三年至六年（1058—1061）叔原二十一至二十四岁前后的几年中。

叔原在长安还写了不少思念西楼歌女的词，如：《少年游》（雕梁燕去）、《采桑子》（前欢几处笙歌地）、《采桑子》（别来长记西楼事）、《鹧鸪天》（一醉醒来春又残）、《清平乐》（红英落尽）、《鹧鸪天》（题破香笺小砑红）等。叔原殷切地盼望能回到汴京去与西楼歌女重叙旧情，可是等到他任满返京时，已找不到这个歌女了：

浣溪沙

楼上灯深欲闭门。梦云归去不留痕。几年芳草忆王孙。　　向日阑干依旧绿，试将前事倚黄昏。记曾来处易消魂。

西江月

南苑垂鞭路冷，西楼把袂人稀。庭花犹有鬓边枝，且插残红自醉。　　画幕凉催燕去，香屏晓放云归。依前青枕梦回时，试问闲愁有几。

木兰花

念奴初唱离亭宴。会作离声勾别怨。当时垂泪忆西楼，湿尽罗衣歌未遍。　　难逢最是身强健，无定莫如人聚散。已拼归袖醉相扶，更恼香檀珍重劝。

从《木兰花》词看，这里的“念奴”是借代另外一个歌女。叔原听其所唱离别之曲而勾起对西楼歌女的忆念，所以歌声未毕，他的泪水已湿尽罗衣。词中他的的“难逢最是身强健”恐非泛泛而言，也许他那时已得知西楼歌女因体弱多病而去世，所以悲不自胜而离席。

后来叔原又认识了他家西园府第附近西溪南楼的两个歌女。一个名杏，一个名柳。

少年游

西溪丹杏，波前媚脸，珠露与深匀。南楼翠柳，烟中愁黛，丝雨恼娇颦。　　当年此处，闻歌殢酒，曾对可怜人。今夜相思，山长水远，闲卧对残春。

但一年左右就分别了。分别时写了两首词：

点绛唇

明日征鞭，又将南陌垂杨折。自怜轻别，拚得音尘绝。　　杏子枝边，倚处阑干月。依前缺，去年时节，旧事无人说。

梁州令

莫唱阳关曲，泪湿当年金缕。离歌自古最消魂，闻歌更在消魂处。　　南楼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

别后还写了不少怀念的词。如《虞美人》："南楼风月长依旧。别恨无端有。"《庆春时》："南楼暮雪，无人共赏，闲却玉阑干。"《采桑子》："南楼把手凭看处，风月应知。别后除非，梦里时时得见伊。"

叔原去了哪里，无从查考。不过从他的词作看，大约在这些年中，他曾去过赣州：

鹧鸪天

绿桥枝头几点春，似留香蕊送行人。明朝紫凤朝天路，十二重城五碧云。　　歌渐咽，酒初醺。尽将红泪湿湘裙。赣江西畔从今日，明月清风忆使君。

这首词的内容是送别赣州太守任满回京，叔原在饯筵上即席作词，由官妓歌以送别。此外，他还去过扬州：

虞美人

玉箫吹遍烟花路。小谢经年去。更教谁画远山眉。又是陌头风细、恼人时。　　时光不解年年好。叶上秋声早。可怜蝴蝶易分飞。只有杏梁双燕、每来归。

浣溪沙

铜虎分符领外台。五云深处彩旌来。春随红旆过长淮。　　千里袴襦添旧暖，万家桃李间新栽。使星回首是三台。

采桑子

高吟烂醉淮西月，诗酒相留。明日归舟。碧藕花中醉过秋。　　文姬赠别双团扇，自写银钩。散尽离愁。携得清风出画楼。

“烟花路”用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诗句。“淮西”即淮南西路，为宋太宗至道年间分设的十五路之一，治所在扬州。

在神宗熙宁七年（1074）郑侠上书事件发生以前，大约是熙宁三年至五年（1070—1072）叔原三十三至三十五岁时，与河南商丘一个叫文君（也可能是借代）的歌女有一段感情纠葛。他与文君经常在商丘的南湖荡舟采莲：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鹧鸪天》）

采莲时候慵歌舞。永日闲从花里度。暗随蘋末晓风来，直待柳梢斜月去。（《玉楼春》）

后来那个歌女感情起了变化，对叔原疏远了。

虞美人

疏梅月下歌金缕。忆共文君语。更谁情浅似春风。一夜满枝新

绿、替残红。　　蘋香已有莲开信。两桨佳期近。采莲时节定来无？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

叔原在听另外一个歌女疏梅唱歌时曾责备文君薄情，并问她在即将到来的采莲时节是否能赴约。结果文君还是没有来：

长爱碧阑干影，芙蓉秋水开时……烟雨依前时候，霜丛如旧芳菲。与谁同醉采香归？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临江仙》）

说明他们断绝了往来。叔原却仍旧念念不忘旧情：

白莲池上当时月，今夜重圆。……黄花绿酒分携后，泪湿吟笺。旧事年年，时节南湖又采莲。（《采桑子》）

莫愁家住溪边。采莲心事年年。谁管水流花谢，月明昨夜兰船。（《清平乐》）

采莲舟上，夜来徒觉，十分秋意。懊恼寒花暂时香，与情浅、人相似。……水湿红裙酒初醒，又记得、南溪事。（《留春令》）

接着就发生了郑侠上书事件。

郑侠（1041—1119），字介夫，福州福清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年轻时曾受知于王安石。神宗熙宁六年（1073），郑侠自光州司法参军秩满进京，监安上门，与叔原开始交往。叔原曾赠给他一首七言绝句："小白长红又满枝，筑毬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张主繁华得几时。"

熙宁七年（1074）四月，时天久旱不雨。河北、陕西饥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饥民更多。郑侠画了一幅饥民图，上书历言大旱及当时实

行的新法青苗法、免役法等的弊端。神宗以图和上书问王安石，是否认识郑侠。安石回答说：他从前跟我学习过，因而请求避位。第二天，新法被废除了十分之八。王安石被罢相，贬职知江宁。郑侠又画了一幅《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指斥吕惠卿，吕惠卿奏称郑侠讪谤，郑侠被下台狱。此案株连了很多人，凡与郑侠有过交往的均被捕入狱受讯。在郑侠家中搜得叔原赠郑侠的诗，因此叔原亦被捕入狱。至十一月结案，郑侠被判编管英州，有很多人被迁谪或降职。叔原还算幸运。神宗看了叔原赠郑侠的诗，认为写得还不错，就下令把他释放。

这次入狱使叔原在精神上受到打击，自不消说，对他早已开始走下坡路的家庭经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犯人多受到狱吏和差役的敲诈勒索。所以不难想象，叔原不仅家道中落，而且日趋贫困了。

出狱后不久，大约在熙宁八年（1075）春天，他又遇见疏梅，就是以前在南湖认识的歌女（《虞美人》[疏梅月下歌金缕]）。下面一首词有比较详细的记录：

洞仙歌

春残雨过，绿暗东池道。玉艳藏羞媚赪笑。记当时、已恨飞镜欢疏，那至此，仍苦题花信少。　　连环情未已，物是人非，月下疏梅似伊好。淡秀色，黯寒香，粲若春容，何心顾、闲花凡草。但莫使、情随岁华迁，便杳隔秦源，也须能到。

词中藏疏梅的名字。“飞镜欢疏”，“题花信少”，表明他当年与疏梅仅是一般的相识，并不怎样密切，别后也没有通信。因为他那时追求的是另外一个名为文君的歌女。不料今番却与疏梅在汴京意外相逢（可能

是疏梅迁到了汴京），尤其是在自己经历了沧桑之变以后。“连环情未已”谓情缘未断，“物是人非”指自己被捕，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而疏梅却依旧像从前一样年轻美丽。结句表示他希望能与疏梅相好。

这首词的重要之处是提供了一个信息，就是南湖采莲发生在郑侠事件之前，而且相距的时间并不太长。郑侠事件的年份是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据此就可以大致推断出南湖采莲的年份。

叔原与疏梅相好了一段时间。

清平乐

波纹碧皱。曲水清明后。折得疏梅香满袖。暗喜春红依旧。　　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销愁。柳影深深细路，花梢小小层楼。

大约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前后，叔原四十一岁时，与疏梅分别去了江南。去江南有两种可能。一是叔原出狱时神宗的圣谕仅是释放他出狱，既不问罪，也不提另行安排职务。因此他在汴京游荡了一两年，最后在江南找到了一个工作。另一种可能是，据史料载，他的五兄知止于元丰元年出任吴郡太守，叔原是到江南去投靠他哥哥的。他在江南时常想念在汴京的疏梅：

菩萨蛮

江南未雪梅花白。忆梅人是江南客。犹记旧相逢。淡烟微月中。　　玉容长有信。一笑归来近。怀远上楼时。晚云和雁低。

六幺令

雪残风信，悠飏春消息。天涯倚楼相望，杨柳几丝碧。还是南云雁少，锦字无端的。宝钗瑶席，彩弦声里，拚作尊前未归客。　　遥想疏梅此际，月底香英白。别后谁绕前溪，手拣繁枝摘。莫道伤高恨远，付与临风笛，尽教愁寂。花时往事，更有多情个人忆。

这又可证明，叔原的江南之行是在郑侠事件之后。

叔原于元丰二年（1079）晚春就返回了汴京，因为黄庭坚诗集中有三首与叔原唱和的诗，其中一首《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下注元丰三年（据郑骞考证，应为二年）。而叔原《浪淘沙》词曰：“行子惜流年。鶗鴂枝边。吴堤春水舣兰船，南去北来今渐老，难负尊前。”则返回汴京是在晚春时节。此时叔原四十二岁，已有垂老之感。

叔原回到汴京后，还写了几首回忆江南的词：

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留春令》）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蝶恋花》）《小山词》最早的原序中提到“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的事实。而这本《小山词》是“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编辑成编”的。高平公指范仲淹之子范纯仁，七月己巳据郑骞考证为哲宗元祐元年到三年（1086—1088）。这就说明叔原在沈、陈二家听歌是在元祐元年到三年之前。据此推断，叔原从江南返京后不久，大约在元丰三年（1080）就开始在沈、陈二家饮酒听歌。

元丰五年（1082）春，叔原又被委派为颍昌（今河南许昌）许田镇镇监。在饯行的筵席上，叔原写了一首告别小莲的词：

鹧鸪天

梅蕊新妆桂叶眉。小莲风韵出瑶池。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　　伤别易，恨欢迟。惜无红锦为裁诗。行人莫便消魂去，汉渚星桥尚有期。

这时叔原已十分贫困，故云“惜无红锦裁诗”以酬谢小莲。在旅途中他又写了一首：

浣溪沙

午醉西桥夕未醒。雨花凄断不堪听。归时应减鬓边青。　　衣化客尘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长亭。凤楼争见路旁情。

在许田镇时，叔原写了几首思念小云、小莲的词：

浣溪沙

床上银屏几点山。鸭炉香过琐窗寒。小云双枕恨春闲。　　惜别漫成良夜醉，解愁时有翠笺还。那回分袂月初残。

破阵子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凭谁寄小莲。绛蜡等闲陪泪，吴蚕到了缠绵。绿鬓能供多少恨，未肯无情比断弦。今年老去年。

还有一首常被人称道的词：

阮郎归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称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这首词表明，叔原在颍昌的生活是很逍遥自在的。当地的官员对叔原还相当尊重。尽管他只是一个小小的镇监，但每逢节庆，常被邀请参加宴会。叔原在半生蹭蹬之余，产生了"人情似故乡"之感，不过他仍保持着旧时的狂态。他有两首《生查子》词：

落梅庭榭香，芳草池塘绿。春恨最关情，日过阑干曲。　　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

可见他旧习未除，仍有冶游，即所谓"殷勤理旧狂"也。转眼之间，三年任期已满，而他仍未接到回京的调令。为此，他焦急地写下两首《鹧鸪天》词：

陌上濛濛残絮飞。杜鹃枝上杜鹃啼。年年底事不归去，怨月愁烟长为谁。　　梅雨细，晓风微。倚楼人听欲沾衣。故园三度群花谢，曼倩天涯犹未归。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　　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调令是在秋天到达的。他在归途中写下了《临江仙》词。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

道，秋梦短长亭。　　渌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

叔原在许田镇时还发生过一件事，那时正值韩维出知许州（即颍昌）。韩维昔年曾在晏殊属下办过事，与他家比较亲近。叔原就手录自己所作的长短句呈给韩维。叔原呈词，可能是希望韩维能念及旧交，稍稍改善自己窘迫的处境。不料韩维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看不惯叔原醉心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放浪生活，反而教训他说："得新词盈卷，盖才有馀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馀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叔原失望之下，益感到世态炎凉，后来对富贵的人一概抱痛绝的态度，"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黄庭坚《小山词·序》）。

从许田镇回到汴京后，叔原又开始在沈、陈二家持酒听歌，消遣时日。不过时间不长，"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原序》）。这也反映在叔原的词作中，如：

愁倚阑令

凭江阁，看烟鸿。恨春浓。还有当年闻笛泪，洒东风。　　时候草绿花红。斜阳外，远水溶溶。浑似阿莲双枕畔，画屏中。

这首词的内容是哀悼已下世的沈廉叔，并思念流转于人间的小莲。

丑奴儿

昭华凤管知名久，长闭帘栊。日日春慵，闲倚庭花晕脸红。　　应说金谷无人后，此会相逢。三弄临风，送得当筵玉琖空。

廉叔下世后，金谷留妓，已成他家侍儿。今日重逢，听其临风三

弄，情何以堪！

据王灼《碧鸡漫志》载：“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赐第，不践诸贵之门。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长短句，欣然两为作《鹧鸪天》‘九日悲秋不到心（下略）’‘晓日迎长岁岁同（下略）’，‘竟无一语及蔡者。’”又据夏承焘《二晏年谱》，蔡京乞词，大概在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叔原六十五岁时。可见这以前有很长一段时期叔原在汴京闲居。这段时期中，他的词作有悼念亡友的《临江仙》词“东野亡来无酌句”；写重见昔年歌女的《鹧鸪天》词“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在梦中”，《临江仙》词“如今不是梦，真个到伊行”；忆念小蘋的《临江仙》词“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表示晚年怀旧的《武陵春》词“年年岁岁登高节，欢事旋成空。几处佳人此会同。今在泪痕中”。

在稍后的几年中，叔原可能迫于生计，不得不重新出来工作。他的一首《失题》诗曰：“公余终日坐闲亭，看得梅开梅叶青。可是近来疏酒盏，酒瓶今已作花瓶。”可见他穷得连买酒的钱也没有了。黄庭坚《小山词·序》中说他“家人饥寒”，恐非虚语。他还多次搬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载：“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漆碗。”

崇宁四年（1105）叔原六十七岁时，由乾宁军（今河北青县）通判转开封府推官，后又转管勾使，前面提到的《鹧鸪天》词（碧藕花开水殿凉）即作于这一时期：崇宁五年六、七月。这是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叔原的最后资料。叔原卒于大观四年（1110），享年七十三岁。

综观叔原一生，由于生长富贵之家，养成孤傲的性格，加以耽于逸游，不谙世务，终贫困潦倒。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不谀佞权贵，亦不鄙视卑微之人。对歌女舞姬，亦真诚相待，赏识其聪明美丽，

才艺出众，而又同情其处于卑下的地位，怜惜其受人欺凌的境遇。如《采桑子》词“倦客红尘，长记楼中粉泪人”，《何满子》词“五陵年少浑薄幸，轻如曲水飘香。夜夜魂消梦峡，年年泪尽啼湘”，《更漏子》词“北来人，南去客，朝暮等闲攀折。怜晚秀，惜残阳，情知枉断肠”。

叔原词深受其父亲的影响，如《蝶恋花》词：“新酒又添残酒困，今春不减前春恨。”《玉楼春》词：“此时金琖直须深，看尽落花能几醉。”有些词句甚至直接取自《珠玉词》，如《虞美人》词“去年双燕欲归时”，《清平乐》词“双燕欲归时节”，《浪淘沙》词的“多少雨条烟叶恨”，《浣溪沙》词“雨条烟叶系人情”。不过晏殊的词比较疏朗旷达，即使偶有伤感，也只是淡淡的离愁，微微的惆怅。而叔原笔下的离愁别恨，则悲凉凄苦，刻骨铭心，完全从肺腑中流出，所以感人至深。后人评价，其造诣过于其父。《小山词》的缺点是内容过于狭窄，局限于记述与歌女舞姬的悲欢离合之情。

《珠玉词》的原刻本已佚。后来通行的有明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及清晏端书的家刻本。后又经人不断校改重刻，收入唐圭璋的《全宋词》中。《小山词》在叔原生前已辑成，但没有留传下来。现存版本有《宋六十名家词》本、晏端书家刻本、经近人朱祖谋校勘增补的《彊村丛书》本和《全宋词》本。此外，还有陈永正选注的《晏殊晏幾道词选》，陈寂的《二晏词选》，叶嘉莹主编的《历代名家词新释辑评丛书》中的《晏殊词新释辑评》、《晏幾道词新释辑评》等。七年前我开始编写《二晏词笺注》，对各种版本和二晏的生平事迹作过一番校改和整理，并略加注释，于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注释与见解与其他版本各有异同，诗无达诂，有不同的理解是正常的，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以另有会心，此次出版，择要将注释和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

关的本事史实及创作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二晏词的阅读和欣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张草纫）
晏殊词集
谒金门（秋露坠）
破阵子（海上蟠桃易熟）
又（燕子欲归时节）
又（忆得去年今日）
又（湖上西风斜日）
浣溪沙（阆苑瑶台风露秋）
又（三月和风满上林）
又（青杏园林煮酒香）
又（一曲新词酒一杯）
又（红蓼花香夹岸稠）
又（淡淡梳妆薄薄衣）
又（小阁重帘有燕过）
又（宿酒才醒厌玉卮）
又（绿叶红花媚晓烟）
又（湖上西风急暮蝉）
又（杨柳阴中驻彩旌）
又（一向年光有限身）
又（玉椀冰寒滴露华）
更漏子（蕣华浓）
又（塞鸿高）
又（雪藏梅）
又（菊花残）

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
又（紫府群仙名籍秘）
点绛唇（露下风高）
凤衔杯（青蘋昨夜秋风起）
又（留花不住怨花飞）
又（柳条花纇恼青春）
清平乐（春花秋草）
又（秋光向晚）
又（春来秋去）
又（金风细细）
又（红笺小字）
红窗听（淡薄梳妆轻结束）
又（记得香闺临别语）
采桑子（春风不负东君信）
又（红英一树春来早）
又（阳和二月芳菲遍）
又（樱桃谢了梨花发）
又（古罗衣上金针样）
又（时光只解催人老）
又（林间摘遍双双叶）
喜迁莺（风转蕙）
又（歌敛黛）
又（花不尽）
又（烛飘花）
又（曙河低）
撼庭秋（别来音信千里）
少年游（重阳过后）

又（霜华满树）
又（芙蓉花发去年枝）
又（谢家庭槛晓无尘）
酒泉子（三月暖风）
又（春色初来）
木兰花（东风昨夜回梁苑）
又（帘旌浪卷金泥凤）
又（燕鸿过后莺归去）
又（池塘水绿风微暖）
又（玉楼朱阁横金锁）
又（朱帘半下香销印）
又（杏梁归燕双回首）
又（紫薇朱槿繁开后）
又（春葱指甲轻拢捻）
又（红绦约束琼肌稳）
迎春乐（长安紫陌春归早）
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
又（东风杨柳欲青青）
又（芙蓉金菊斗馨香）
又（数枝金菊对芙蓉）
又（露莲双脸远山眉）
又（秋风吹绽北池莲）
又（世间荣贵月中人）
又（海棠珠缀一重重）
胡捣练（小桃花与早梅花）
殢人娇（二月春风）
又（玉树微凉）

又（一叶秋高）
踏莎行（细草愁烟）
又（祖席离歌）
又（碧海无波）
又（绿树归莺）
又（小径红稀）
渔家傲（画鼓声中昏又晓）
又（荷叶荷花相间斗）
又（荷叶初开犹半卷）
又（杨柳风前香百步）
又（粉笔丹青描未得）
又（叶下鸂鶒眠未稳）
又（罨画溪边停彩舫）
又（宿蕊斗攒金粉闹）
又（脸傅朝霞衣剪翠）
又（越女采莲江北岸）
又（粉面啼红腰束素）
又（幽鹭慢来窥品格）
又（楚国细腰元自瘦）
又（嫩绿堪裁红欲绽）
雨中花（剪翠妆红欲就）
瑞鹧鸪（越娥红泪泣朝云）
又（江南残腊欲归时）
望仙门（紫薇枝上露华浓）
又（玉壶清漏起微凉）
又（玉池波浪碧如鳞）
长生乐（玉露金风月正圆）

又（阆苑神仙平地见）
蝶恋花（一霎秋风惊画扇）
又（紫菊初生朱槿坠）
又（帘幕风轻双语燕）
又（玉椀冰寒消暑气）
又（梨叶疏红蝉韵歇）
又（南雁依稀回侧阵）
拂霓裳（庆生辰）
又（喜秋成）
又（乐秋天）
菩萨蛮（芳莲九蕊开新艳）
又（秋花最是黄葵好）
又（人人尽道黄葵淡）
又（高梧叶下秋光晚）
秋蕊香（梅蕊雪残香瘦）
又（向晓雪花呈瑞）
相思儿令（昨日探春消息）
又（春色渐芳菲也）
滴滴金（梅花漏泄春消息）
山亭柳（家住西秦）
睿恩新（芙蓉一朵霜秋色）
又（红丝一曲傍阶砌）
玉堂春（帝城春暖）
又（后园春早）
又（斗城池馆）
临江仙（资善堂中三十载）
燕归梁（双燕归飞绕画堂）

又（金鸭香炉起瑞烟）
望汉月（千缕万条堪结）
连理枝（玉宇秋风至）
又（绿树莺声老）
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
诉衷情（幕天席地斗豪奢）
又（喧天丝竹韵融融）
总评
晏幾道词集
临江仙（斗草阶前初见）
又（身外闲愁空满）
又（淡水三年欢意）
又（浅浅馀寒春半）
又（长爱碧阑干影）
又（旖旎仙花解语）
又（梦后楼台高锁）
又（东野亡来无丽句）
蝶恋花（卷絮风头寒欲尽）
又（初捻霜纨生怅望）
又（庭院碧苔红叶遍）
又（喜鹊桥成催凤驾）
又（碧草池塘春又晚）
又（碾玉钗头双凤小）
又（醉别西楼醒不记）
又（欲减罗衣寒未去）
又（千叶早梅夸百媚）

又（金翦刀头芳意动）
又（笑艳秋莲生绿浦）
又（碧落秋风吹玉树）
又（碧玉高楼临水住）
又（梦入江南烟水路）
又（黄菊开时伤聚散）
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
又（一醉醒来春又残）
又（梅蕊新妆桂叶眉）
又（守得莲开结伴游）
又（斗鸭池南夜不归）
又（当日佳期鹊误传）
又（题破香笺小砑红）
又（清颍尊前酒满衣）
又（醉拍春衫惜旧香）
又（小令尊前见玉箫）
又（楚女腰肢越女腮）
又（十里楼台倚翠微）
又（陌上濛濛残絮飞）
又（晓日迎长岁岁同）
又（小玉楼中月上时）
又（手捻香笺忆小莲）
又（九日悲秋不到心）
又（碧藕花开水殿凉）
又（绿橘梢头几点春）
生查子（金鞭美少年）
又（轻匀两脸花）

又（关山魂梦长）
又（坠雨已辞云）
又（一分残酒霞）
又（轻轻制舞衣）
又（红尘陌上游）
又（长恨涉江遥）
又（远山眉黛长）
又（落梅庭榭香）
又（狂花顷刻香）
又（官身几日闲）
又（春从何处归）
南乡子（渌水带青潮）
又（小蕊受春风）
又（花落未须悲）
又（何处别时难）
又（画鸭懒熏香）
又（眼约也应虚）
又（新月又如眉）
清平乐（留人不住）
又（千花百草）
又（烟轻雨小）
又（可怜娇小）
又（红英落尽）
又（春云绿处）
又（波纹碧皱）
又（西池烟草）
又（蕙心堪怨）

又（幺弦写意）
又（笙歌宛转）
又（暂来还去）
又（双纹彩袖）
又（寒催酒醒）
又（莲开欲遍）
又（沉思暗记）
又（莺来燕去）
又（心期休问）
木兰花（秋千院落重帘暮）
又（小颦若解愁春暮）
又（小莲未解论心素）
又（风帘向晓寒成阵）
又（念奴初唱离亭宴）
又（玉真能唱朱帘静）
又（阿茸十五腰肢好）
又（初心已恨花期晚）
减字木兰花（长亭晚送）
又（留春不住）
又（长杨辇路）
泛清波摘遍（催花雨小）
洞仙歌（春残雨过）
菩萨蛮（来时杨柳东桥路）
又（个人轻似低飞燕）
又（莺啼似作留春语）
又（春风未放花心吐）
又（娇香淡染胭脂雪）

又（香莲烛下匀丹雪）
又（哀筝一弄湘江曲）
又（江南未雪梅花白）
又（相逢欲话相思苦）
玉楼春（雕鞍好为莺花住）
又（一尊相遇春风里）
又（琼酥酒面风吹醒）
又（清歌学得秦娥似）
又（旗亭西畔朝云住）
又（离鸾照罢尘生镜）
又（东风又作无情计）
又（斑骓路与阳台近）
又（红绡学舞腰肢软）
又（当年信道情无价）
又（采莲时候慵歌舞）
又（芳年正是香英嫩）
又（轻风拂柳冰初绽）
阮郎归（粉痕闲印玉尖纤）
又（来时红日弄窗纱）
又（旧香残粉似当初）
又（天边金掌露成霜）
又（晓妆长趁景阳钟）
归田乐（试把花期数）
浣溪沙（二月春花厌落梅）
又（卧鸭池头小苑开）
又（二月和风到碧城）
又（白纻春衫杨柳鞭）

又（床上银屏几点山）
又（绿柳藏乌静掩关）
又（家近旗亭酒易酤）
又（日日双眉斗画长）
又（飞鹊台前晕翠蛾）
又（午醉西桥夕未醒）
又（一样宫妆簇彩舟）
又（已拆秋千不奈闲）
又（闲弄筝弦懒系裙）
又（团扇初随碧簟收）
又（翠阁朱阑倚处危）
又（唱得红梅字字香）
又（小杏春声学浪仙）
又（铜虎分符领外台）
又（浦口莲香夜不收）
又（莫问逢春能几回）
又（楼上灯深欲闭门）
六幺令（绿阴春尽）
又（雪残风信）
又（日高春睡）
更漏子（槛花稀）
又（柳间眠）
又（柳丝长）
又（露华高）
又（出墙花）
又（欲论心）
河满子（对镜偷匀玉箸）

又（绿绮琴中心事）
于飞乐（晓日当帘）
愁倚阑令（凭江阁）
又（花阴月）
又（春罗薄）
御街行（年光正似花梢露）
又（街南绿树春饶絮）
浪淘沙（高阁对横塘）
又（小绿间长红）
又（丽曲《醉思仙》）
又（翠幕绮筵张）
丑奴儿（昭华凤管知名久）
又（日高庭院杨花转）
诉衷情（种花人自蕊宫来）
又（净揩妆脸浅匀眉）
又（渚莲霜晓坠残红）
又（凭觞静忆去年秋）
又（小梅风韵最妖娆）
又（长因蕙草记罗裙）
又（御纱新制石榴裙）
又（都人离恨满歌筵）
破阵子（柳下笙歌庭院）
好女儿（绿遍西池）
又（酌酒殷勤）
点绛唇（花信来时）
又（明日征鞭）
又（碧水东流）

又（妆席相逢）
又（湖上西风）
两同心（楚乡春晚）
少年游（绿勾阑畔）
又（西溪丹杏）
又（离多最是）
又（西楼别后）
又（雕梁燕去）
虞美人（闲敲玉镫隋堤路）
又（飞花自有牵情处）
又（曲阑干外天如水）
又（疏梅月下歌《金缕》）
又（玉箫吹遍烟花路）
又（秋风不似春风好）
又（小梅枝上东君信）
又（湿红笺纸回文字）
又（一弦弹尽《仙韶》乐）
采桑子（秋千散后朦胧月）
又（花前独占春风早）
又（芦鞭坠遍杨花陌）
又（日高庭院杨花转）
又（征人去日殷勤嘱）
又（花时恼得琼枝瘦）
又（春风不负年年信）
又（秋来更觉消魂苦）
又（谁将一点凄凉意）
又（宜春苑外楼堪倚）

又（白莲池上当时月）
又（高吟烂醉淮西月）
又（前欢几处笙歌地）
又（无端恼破桃源梦）
又（年年此夕东城见）
又（双螺未学同心绾）
又（西楼月下当时见）
又（非花非雾前时见）
又（当时月下分飞处）
又（湘妃浦口莲开尽）
又（别来长记西楼事）
又（红窗碧玉新名旧）
又（昭华凤管知名久）
又（金风玉露初凉夜）
又（心期昨夜寻思遍）
踏莎行（柳上烟归）
又（宿雨收尘）
又（绿径穿花）
又（雪尽寒轻）
满庭芳（南苑吹花）
留春令（画屏天畔）
又（采莲舟上）
又（海棠风横）
风入松（柳阴庭院杏梢墙）
又（心心念念忆相逢）
清商怨（庭花香信尚浅）
秋蕊香（池苑清阴欲就）

又（歌彻郎君秋草）
思远人（红叶黄花秋意晚）
碧牡丹（翠袖疏纨扇）
长相思（长相思）
醉落魄（满街斜月）
又（鸾孤月缺）
又（天教命薄）
又（休休莫莫）
望仙楼（小春花信日边来）
凤孤飞（一曲画楼钟动）
西江月（愁黛颦成月浅）
又（南苑垂鞭路冷）
武陵春（绿蕙红兰芳信歇）
又（九日黄花如有意）
又（烟柳长堤知几曲）
解佩令（玉阶秋感）
行香子（晚绿寒红）
庆春时（倚天楼殿）
又（梅梢已有）
喜团圆（危楼静锁）
忆闷令（取次临鸾匀画浅）
梁州令（莫唱《阳关曲》）
燕归梁（莲叶雨）
胡捣练（小亭初报一枝梅）
扑蝴蝶（风梢雨叶）
丑奴儿（夜来酒醒清无梦）
谒金门（溪声急）

总评
返回总目录

晏殊词集

谒金门

秋露坠。滴尽楚兰红泪。往事旧欢何限意。思量如梦寐。

人貌老于前岁。风月宛然无异。座有嘉宾尊有桂。莫辞终夕醉。

◎楚兰：楚地盛产兰花，故称楚兰。此借喻所爱女子。

◎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即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矣。（晋王嘉《拾遗记》。后以红泪表示女子伤心的泪。）

◎桂：桂酒的省称。泛指美酒。

破阵子

海上蟠桃易熟，人间好月长圆。惟有擘钗分钿侣，离别常多会面难。此情须问天。

蜡烛到明垂泪，熏炉尽日生烟。一点凄凉愁绝意，谩道秦筝有剩弦。何曾为细传。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唐白居易《长恨歌》。擘钗分钿，指夫妻或情侣在分离时把首饰一分为二，各执其半，以表示诚信。）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唐杜牧《赠别》诗之二）

又

燕子欲归时节，高楼昨夜西风。求得人间成小会，试把金尊傍菊丛。歌长粉面红。

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

◎唐中国纸未备，多取于外夷，故唐人诗多用蛮笺字，亦有谓也。高丽岁贡蛮纸。（《说郛》卷一八载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蛮笺，唐时指高丽纸，亦指蜀地所产的彩色笺纸。）

又

忆得去年今日，黄花已满东篱。曾与玉人临小槛，共折香英泛酒卮。长条插鬓垂。

人貌不应迁换，珍丛又睹芳菲。重把一尊寻旧径，所惜光阴去似飞。风飘露冷时。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潜《饮酒》二十首之五。黄花，专指菊花。）

◎泛酒卮：指把菊花浸在酒中。

又

湖上西风斜日，荷花落尽红英。金菊满丛珠颗细，海燕辞巢翅羽轻。年年岁岁情。

美酒一杯新熟，高歌数阕堪听。不向尊前同一醉，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浣溪沙

阆苑瑶台风露秋。整鬟凝思捧觥筹。欲归临别强迟留。

月好谩成孤枕梦，酒阑空得两眉愁。此时情绪悔风流。

◎觥筹：酒具和行酒令用的签筹。

◆瑶台阆苑，言地之高华。凝思整鬟，言人之庄重，虽捧觥筹，可望而不可即。明知徒费迟留，迨酒阑人散，独自成愁，始追悔当时，固何益耶？既已悔之，而复孤梦愁眉，低回不置，姑寄其无聊之思耳。元献生平不作妮子语，此词或有所指，非述绮怀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上片写参加贵官家宴会，见一美丽端庄的侍女，产生爱慕之心。下片写归家后的思念。（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三月和风满上林。牡丹妖艳直千金。恼人天气又春阴。

为我转回红脸面，向谁分付紫檀心。有情须殢酒杯深。

◎上林：上林苑，汉代皇家宫苑。后泛指帝王园林。

◎殢酒：沉湎于酒。

又

青杏园林煮酒香。佳人初试薄罗裳。柳丝无力燕飞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日偏长。为谁消瘦减容光。

◎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唐元稹《崔莺莺》）

◆前半虽未见精湛，后三句则纯以轻笔写幽怀，若风拂柳丝，曼绿柔姿，留人顾盼，差近五代风格。（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无可奈何”二语工丽，天然奇偶。（明杨慎《词品》）

◆（“无可”二句）实处易工，虚处难工。对法之妙无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细雨梦回鸡塞远”，“青鸟不传云外信”，“无可奈何花落去”六句，律诗俊语也。然自是天成一段词，着诗不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或问诗词、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词中句与字，有似触着者，所谓极炼如不炼也。晏元献“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触着之句也。（清刘熙载《艺概》）

◆有一刻千金之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元献尚有《示张寺丞王校勘》七律一首：“元巳清明假未开，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宿醉难禁滟滟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莫惜青钱万选才。”中三句与此词同，只易一字。细玩“无可奈何”一联，情致缠绵，音调谐婉，的是倚声家语。若作七律，未免软弱矣。并录于此，以谂知言之君子。（清张宗

樵《词林纪事》）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晏元献公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明寺，使侍史诵壁间诗板，戒勿言爵里姓名，终篇者无几。又使别诵一诗云云，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又同步游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又荐馆职。遂跻侍从矣。"按夏承焘《二晏年谱》据《宋史·王琪传》，指出王琪仁宗时除馆职，由于上书，非由晏殊推荐。又指出："同叔仁宗初至天圣五年皆在京师，亦无杭、扬行迹。……《漫录》载续对事，或臆谈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红蓼花香夹岸稠。绿波春水向东流。小船轻舫好追游。

渔父酒醒重拨棹，鸳鸯飞去却回头。一杯销尽两眉愁。

◆据《明一统志》卷二十七《归德府》载，南湖在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城南五里，宋晏元献放驯鹭于湖中。据这首词的词意推测，可能作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晏殊迁谪于商丘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旧欢前事入颦眉。

闲役梦魂孤烛暗，恨无消息画帘垂。且留双泪说相思。

◎颦眉：皱眉。多指女子含愁的状态。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唐刘禹锡《杨柳枝》）

◆如《浣溪沙》之“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诉衷情》之“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又“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诸语，庸劣可鄙，已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吴梅《词学通论》）

又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

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

◆晏素用闲雅从容之笔，写从容骀荡之情，即以眼前所见，信手入词，绝不施以雕琢，而自见天趣。此所以开一代之风气，树词林之典范也。（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又

宿酒才醒厌玉卮。水沉香冷懒熏衣。早梅先绽日边枝。

寒雪寂寥初散后，春风悠扬欲来时。小屏闲放画帘垂。

◎玉卮：玉杯，酒杯的美称。

◎日边枝：向阳的树枝。

又

绿叶红花媚晓烟。黄蜂金蕊欲披莲。水风深处懒回船。

可惜异香珠箔外，不辞清唱玉尊前。使星归觐九重天。

◎披：使裂开。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使者二人当到益州，投郃候舍。时夏夕露坐……郃指星示云：“有二使者向益州分野。”（《后汉书·李郃传》。后因称使者为使星。）

◎九重天：指帝王或朝廷。

◆晏殊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建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六年（1028）奉诏回京，拜御使中丞。商丘离汴京很近，他在商丘的时间又很短，仅一年多，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迁谪的逐臣，而是奉使而来的，故在词中自称为“使星”。宋庠在《和中丞晏尚书忆谯涡》诗中曰：“縠浪如烟曲里深，使旗斋舫此幽寻。”用“使旗”，亦含此意。（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湖上西风急暮蝉。夜来清露湿红莲。少留归骑促歌筵。

为别莫辞金盏酒，入朝须近玉炉烟。不知重会是何年。

◎促：靠近。

◆这首词亦作于天圣六年（1028）秋晏殊将离开商丘时。湖，指南湖，在商丘城南。由景入事，由事引发感慨。（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杨柳阴中驻彩旌。芰荷香里劝金觥。小词流入管弦声。

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

◆这首词与前二首作于同一时期，在回京之日的离筵上，金觥频劝，作者即席作词，令营妓奏乐歌唱。（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一向：即一晌，表示时间的短暂。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

◎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唐元稹《莺莺传》）

◆惟“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语，较“无可奈何”胜过十倍，而人未之知，何也？（吴梅《词学通论》）

◆此词前半首笔意回曲，如石梁瀑布，作三折而下。言年光易尽，而此身有限，自嗟过客光阴，每值分离，即寻常判袂，亦不免魂消黯然。三句言消魂无益，不若歌筵频醉，借酒浇愁，半首中无一平笔。后半转头处言浩莽山河，飘摇风雨，气象恢宏。而“念远”句承上“离别”而言，“伤春”句承上“年光”而言，欲开仍合，虽小令而具长调章法。结句言伤春念远，只恼人怀，而眼前之人，岂能常聚，与其落月停云，他日徒劳相忆，不若怜取眼前，乐其晨夕，勿追悔蹉跎，串足第三句“歌席莫辞”之意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感慨特深，堂庑更大，忽尔拓之使远，又复收之使近，诚有拗铁为枝之幻。亦惟如此，始益见其沉郁。（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又

玉椀冰寒滴露华。粉融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

鬓亸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

◎亸：下垂貌。

更漏子

蕣华浓，山翠浅。一寸秋波如剪。红日永，绮筵开。暗随仙驭来。

遏云声，回雪袖。占断晓莺春柳。才送目，又颦眉。此情谁得知。

◎有女同车，颜如蕣华。（《诗经·郑风·有女同车》。蕣华，木槿之花。）

◎山翠：喻女子黛眉。

◎仙驭：仙人或帝王的车驾。亦泛指贵人的车骑。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勿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列子·汤问》）

◎裾似飞燕，袖如回雪。（《艺文类聚》卷四三引汉张衡《舞赋》）

◎占断：占尽，全部占有。

又

塞鸿高，仙露满。秋入银河清浅。逢好客，且开眉。盛年能几时。

宝筝调，罗袖软。拍碎画堂檀板。须尽醉，莫推辞。人生多别离。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古诗十九首》之十）

◎画堂檀板秋拍碎，一引有时联十觥。（唐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

又

雪藏梅，烟着柳。依约上春时候。初送雁，欲闻莺。绿池波浪生。

探花开，留客醉。忆得去年情味。金盏酒，玉炉香。任他红日长。

◎已遭江映柳，更被雪藏梅。（唐李商隐《江亭散席循柳路吟归官舍》）

◎上春：孟春。指农历正月。

◆此词主旨在当前景色之撩人怀旧，其着眼处在上春时候，而无聊之至，但有任其红日自长而已。即此琐琐之节物，缀为小词，使以妙绪，便觉春意盎然。……晏以情深之人，当显达之位，乃有此闲思，有此妙笔，其轩冕北宋宜矣。（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又

菊花残，梨叶堕。可惜良辰虚过。新酒熟，绮筵开。不辞红玉杯。

蜀弦高，羌管脆。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乡人。熙熙长似春。

◎蜀弦：蜀地蚕丝制做的琴弦，即指蜀琴。又，古曲有名《蜀国弦》者。

◎熙熙：和乐的样子。

鹊踏枝

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

◎凉风荡芳气，碧树先秋落。（南朝江淹《杂体三十首·陈思王赠友》）

◎霜凋碧树待锦树，万壑东逝无停留。（唐杜甫《锦树行》）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玉台新咏·饮马长城窟行》）

◆缠绵悱恻，雅近正中。（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又“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又：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又

紫府群仙名籍秘。五色斑龙，暂降人间世。海变桑田都不记。蟠桃一熟三千岁。

露滴彩旌云绕袂。谁信壶中，别有笙歌地。门外落花随水逝。相看莫惜尊前醉。

◎及至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晋葛洪《抱朴子·祛惑》。紫府，道教称神仙所居之处。）

◎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之斑龙。（汉班固《汉武帝内传》）

◎麻姑自说云：“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间蓬莱水乃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陆陵乎？”（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后汉书·方术下·费长房》）

◆这是一首赠给皇族中某一高官的词。宋朝尊奉道教，故称他原为道教神仙，名列秘籍。曾经经历过不知多少次沧海桑田之变，看到过蟠桃每隔三千年开花结果，如今只是暂时降谪在人间而已。过片彩旌云袂表明他身为王公的仪仗服饰。但这仅是外表，其实他乃是得道高人，像卖药老翁那样，他在壶中别有洞天。然而，他虽贵为王公，毕竟是降谪

在人间。也许这位皇族官员在刘太后当政时并不得意。如《宋史·列传》第四《宗室》二《周王元俨》载：仁宗冲年即位，章献皇后（按即刘后）临朝，自以属尊望重，恐为太后所忌，深自沉晦。因阖门却绝人事。作者劝这位皇族高官且及时行乐。（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点绛唇

露下风高，井梧宫簟生秋意。画堂筵启。一曲呈珠缀。

天外行云，欲去凝香袂。炉烟起。断肠声里。敛尽双蛾翠。

◎珠缀：连接成串的珍珠。此处形容歌声圆润清亮。

◎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诗经·卫风·硕人》）

◆此首随意挥写，自见情致。（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凤衔杯

青蘋昨夜秋风起。无限个、露莲相倚。独凭朱阑、愁望晴天际。空目断、遥山翠。

彩笺长，锦书细。谁信道、两情难寄。可惜良辰好景、欢娱地。只恁空憔悴。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战国宋玉《风赋》）

◎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唐李商隐《潭州》诗）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遣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晋书·列女传》）

◎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唐杜甫《可惜》）

又

留花不住怨花飞。向南园、情绪依依。可惜倒红斜白、一枝枝。经宿雨、又离披。

凭朱槛，把金卮。对芳丛、惆怅多时。何况旧欢新恨、阻心期。空满眼、是相思。

◎离披：分散下垂，纷纷下落。

◎心期：心中的期望，心愿。

又

柳条花纇恼青春。更那堪、飞絮纷纷。一曲细丝清脆、倚朱唇。斟绿酒、掩红巾。

追往事，惜芳辰。暂时间、留住行云。端的自家心下、眼中人。到处里、觉尖新。

◎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

◎去年寄书报阳台，今年寄书重相催。东风兮东风，为我吹行云，使西来。（唐李白《久别离》）

清平乐

春花秋草。只是催人老。总把千山眉黛扫。未抵别愁多少。

劝君绿酒金杯。莫嫌丝管声催。兔走乌飞不住，人生几度《三台》。

◎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唐韩琮《春愁》。兔走乌飞，古代神话传说言太阳中有三足乌，故以乌代指日；月宫中有白兔，故以兔代指月。）

◎刘禹锡《嘉话录》曰：“三台送酒，盖因北齐高洋毁铜雀台，筑三个台，宫人拍手呼上台送酒。因名其曲为《三台》。”（《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十五·三台词序》）

◎树头花落花开，道上人去人来。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几度《三台》。（唐王建《江南三台》之三）

◆此首直抒胸臆，放胆写来，已由感慨而入于沉痛之途，故商音激楚，已非向者可比，此于晏词应视之为“别裁”。（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又

秋光向晚。小阁初开宴。林叶殷红犹未遍。雨后青苔满院。

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

◎秋光向晚：指将近暮秋。向晚，近晚。

◎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唐杨巨源《崔娘诗》。萧娘，泛指年轻女子。）

又

春来秋去。往事知何处。燕子归飞兰泣露。光景千留不住。

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记得去年今日，依前黄叶西风。

◆《破阵子》词曰“忆得去年今日”，此词曰“记得去年今日”。《破阵子》词中有“黄花已满东篱”，“风飘露冷时”之句，而此词则曰“依前黄叶西风”，同属秋令。可能所怀念的是同一个人。可互相对照。（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

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阑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

◎金风：古代五行学说谓西方、秋天为金，故金风即秋风，西风。

◆情景相副，宛转关生。不求工而自合。宋初所以不可及也。（清先著、程洪《词洁》）

◆纯写秋来景色，惟结句略含清寂之思，情味于言外求之，宋初之高格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以景纬情，妙在不着意为之，而自然温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小叠红笺书恨字，与奴方便寄卿卿。（唐韩偓《偶寄》）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唐李商隐《春雨》）

◆低回婉曲。（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言情深密处，全在“红笺小字”。既鱼沉雁杳，欲寄无由，剩有流水斜阳，供人愁望耳。以景中之情作结束，词格甚高。（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说离情之深，莫与伦比，用笔之妙，更匪夷所思。（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红窗听

淡薄梳妆轻结束。天意与、脸红眉绿。断环书素传情久，许双飞同宿。

一饷无端分比目。谁知道、风前月底，相看未足。此心终拟，觅鸾弦重续。

◎结束：装束，打扮。

◎比目：比目鱼的省称。常比喻恩爱的夫妻或情侣。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安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五代陶谷《风光好》）

◆起句描写女子服色和容貌之美，三、四句谓分别后仍互通书信传情，愿结为伴侣。下片说明当时分别，实属无奈。而别后相思，常挂心怀。结句表示但愿能重续前缘。（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记得香闺临别语。彼此有、万重心诉。淡云轻霭知多少，隔桃源无处。

梦觉相思天欲曙。依前是、银屏画烛，宵长岁暮。此时何计，托鸳鸯飞去。

◎桃源：南朝宋刘义庆《幽冥录》载，东汉时，刘晨、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遇见二仙女，邀入桃源洞。半年后回家，子孙已过七代。后再往寻找，已不知路径。

采桑子

春风不负东君信，遍拆群芳。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

须知一盏花前酒，占得韶光。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

◎东君：司春之神。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古诗十九首》其十二）

又

红英一树春来早，独占芳时。我有心期。把酒攀条惜绛蕤。

无端一夜狂风雨，暗落繁枝。蝶怨莺悲。满眼春愁说向谁。

又

阳和二月芳菲遍，暖景溶溶。戏蝶游蜂。深入千花粉艳中。

何人解系天边日，占取春风。免使繁红。一片西飞一片东。

◎系日：传说太阳在天上驾车巡行，故而想揽系缰绳，让太阳慢行，以延驻春光。

又

樱桃谢了梨花发，红白相催。燕子归来。几处风帘绣户开。

人生乐事知多少，且酌金杯。管咽弦哀。慢引萧娘舞袖回。

◎慢引：缓缓地引导。由于哀怨的曲调节奏比较缓慢，所以舞蹈动作的节律也相应地缓慢。

又石竹

古罗衣上金针样，绣出芳妍。玉砌朱阑。紫艳红英照日鲜。

佳人画阁新妆了，对立丛边。试摘婵娟。贴向眉心学翠钿。

◎曾看南朝画国娃，古罗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钱斗，买却春风是此花。（唐陆龟蒙《石竹花咏》）

◎婵娟：本为形容花木秀美。此处指石竹花。

◎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唐温庭筠《南歌子》）

又

时光只解催人老，不信多情。长恨离亭。泪滴春衫酒易醒。

梧桐昨夜西风急，淡月胧明。好梦频惊。何处高楼雁一声。

◎人定月胧明，香销枕簟清。（唐白居易《人定》）

又

林间摘遍双双叶，寄与相思。朱槿开时。尚有山榴一两枝。

荷花欲绽金莲子，半落红衣。晚雨微微。待得空梁宿燕归。

◎双双叶：古代年轻女子常采摘两片叶子插于发髻上，作为装饰。故寄双叶表示思念或相思之意。后人诗词中亦常用“双叶插鬓”及“双叶寄情”之句。

◎紫艳半开篱菊静，红衣落尽渚莲愁。（唐赵嘏《长安晚秋》）

喜迁莺

风转蕙，露催莲。莺语尚绵蛮。尧蓂随月欲团圆。真驭降荷兰。

褰油幕。调清乐。四海一家同乐。千官心在玉炉香。圣寿祝天长。

◎绵蛮黄鸟，止于丘陌。（《诗经·小雅·绵蛮》。绵蛮：鸟声。）

◎唐尧观蓂荚以知日月。（晋葛洪《抱朴子·对俗》。蓂，古代传说尧帝阶前所生的瑞草。）

◎真驭：仙驭，仙驾。此处借指皇帝圣驾。

◎褰：张开。

◆这是一首祝寿的词。观词句中有“尧蓂”、“圣寿”等词语，可知是在向皇帝祝寿。晏殊经历真宗、仁宗两朝。据《宋史》记载，真宗的生日是农历十二月二日，仁宗的生日是四月十四日。此词中描写的“莺语”“绵蛮”、“月欲团圆”，与四月十四日完全切合。因此可以确定，这是向仁宗帝祝寿的词。“降荷兰”，“褰油幕”，说明寿筵陈设在御花园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歌敛黛，舞萦风。迟日象筵中。分行珠翠簇繁红。云髻袅珑璁。

金炉暖。龙香远。共祝尧龄万万。曲终休解画罗衣。留伴彩云飞。

◎酒面浮花应是喜，歌眉敛黛不关愁。（唐白居易《赠晦叔忆梦得》）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诗经·豳风·七月》。后以迟日指春日。）

◎尧龄：相传唐尧在位九十八年，寿逾百岁。后因以“尧龄”为祝帝王长寿之语。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唐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一）

◆词中的“迟日”、“尧龄”说明，这首词与上一首同样，是向宋仁宗祝寿的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花不尽，柳无穷。应与我情同。觥船一棹百分空。何处不相逢。

朱弦悄。知音少。天若有情应老。劝君看取利名场。今古梦茫茫。

◎觥船：大容量的饮酒器。

◎百分空：百事空，这里指醉后凡事皆空。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又

烛飘花，香掩烬，中夜酒初醒。画楼残点两三声。窗外月胧明。

晓帘垂，惊鹊去。好梦不知何处。南园春色已归来。庭树有寒梅。

◎残点：残剩的更点，犹残更，指第五更。

又

曙河低，斜月淡，帘外早凉天。玉楼清唱倚朱弦。馀韵入疏烟。

脸霞轻，眉翠重。欲舞钗钿摇动。人人如意祝炉香。为寿百千长。

◎曙河：黎明时的银河。

◎倚朱弦：指和着乐声唱歌。

撼庭秋

别来音信千里。怅此情难寄。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几回无寐。

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唐白居易《长恨歌》）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唐温庭筠《更漏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唐杜牧《赠别》之二）

◆凡作小令，不可以文简而失其理脉。晏最工此，允为百世不祧之祖。（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少年游

重阳过后，西风渐紧，庭树叶纷纷。朱阑向晓，芙蓉妖艳，特地斗芳新。

霜前月下，斜红淡蕊，明媚欲回春。莫将琼萼等闲分。留赠意中人。

◎等闲分：随意区分。

又

霜华满树，兰凋蕙惨，秋艳入芙蓉。胭脂嫩脸，金黄轻蕊，犹自怨西风。

前欢往事，当歌对酒，无限到心中。更凭朱槛忆芳容。肠断一枝红。

◎“秋艳”句：意谓已轮到芙蓉来显示秋天的艳丽。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汉曹操《短歌行》）

◎佳人自折一枝红，把唱新词曲未终。（唐司空图《南北史·感遇十首》之八）

◆“前欢往事”指当年看花之时，有所爱的女子作伴，饮酒听歌。而现在该女已去，因此凭槛看花而思人面，为之心伤肠断。按“一枝红”亦喻指美丽的女子。唐沈亚之于长安客舍梦与秦穆公之女弄玉结为夫妻。一年后弄玉死，亚之作挽歌悼之：“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见《沉下贤集》卷二《春梦记》。（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芙蓉花发去年枝，双燕欲归飞。兰堂风软，金炉香暖，新曲动帘帷。

家人拜上千春寿，深意满琼卮。绿鬓朱颜，道家装束，长似少年时。

◎汉兴以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太平御览》引刘向《别录》）

◆这一首是寿词。从词中“家人拜上千春寿”及“绿鬓朱颜”看，寿主应是家中的女主人。晏殊先后娶过三位夫人，李氏、孟氏和王氏。据夏承焘《二晏年谱》：“娶王当在大中祥符间，同叔二十左右，李、孟殆皆不永年也。”所以词中说“长似少年时”，亦非虚语。王夫人为国初勋臣王超之女，枢密使德用之妹。（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谢家庭槛晓无尘，芳宴祝良辰。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依约驻行云。

榴花一盏浓香满，为寿百千春。岁岁年年，共欢同乐，嘉庆与时新。

◎谢家：晋太傅谢安家。泛指高门世家。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孟棨《本事诗·事感》）

◆此词有“年年岁岁，共欢同乐”之语，可知亦是为夫人而作的寿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酒泉子

三月暖风，开却好花无限了，当年丛下落纷纷。最愁人。

长安多少利名身。若有一杯香桂酒，莫辞花下醉芳茵。且留春。

◎利名身：犹名利客，追逐名利的人。

又

春色初来，遍拆红芳千万树，流莺粉蝶斗翻飞。恋香枝。

劝君莫惜缕金衣。把酒看花须强饮，明朝后日渐离披。惜芳时。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杜秋娘《金缕衣》）

木兰花

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拆海棠红粉面。

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

◎梁苑：西汉梁孝王所建的东苑，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皆为座上客。

◎“日脚”句：意谓时令已过冬至，白昼渐长。日脚，指太阳的光线。

◎《岁时记》谓，魏晋间宫人以红线量日影。冬至后日影添长一线。（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此词作于宋仁宗庆历四年甲申（1044），时在汴京。宋杨湜《古今词话》：“庆历癸未十二月十九日立春，甲申元日，丞相元献公会两禁（按：指中书省和枢密院）于私第。丞相席上自作《木兰花》以侑觞，曰：‘东风昨夜回梁苑。’于时坐客皆和，亦不敢改首句‘东风昨夜’四字。今得三阕，皆失姓名。其一曰：‘东风昨夜吹春昼。陡觉去年梅蕊旧。谁人能解把长绳，系得乌飞并兔走。　　清香潋滟杯中酒。新眼苗条江上柳。尊前莫惜玉颜酡，且喜一年年入手。’其二曰：‘东风昨夜传归耗。便觉银屏寒料峭。年华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　　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初开梅萼小。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其三曰：‘东风昨夜归来后。景物便为春意候。金丝齐奏喜新春，愿介香醪千岁寿。　　寻花插破桃枝臭。造化工夫先到柳。镕酥剪彩恨

无香，且放真香先入酒。’”（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帘旌浪卷金泥凤，宿醉醒来长瞢松。海棠开后晓寒轻，柳絮飞时春睡重。

美酒一杯谁与共，往事旧欢时节动。不如怜取眼前人，免更劳魂兼役梦。

◎劳魂兼役梦：烦劳、役使魂梦，犹魂牵梦萦之意。

又

燕鸿过后莺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唐白居易《花非花》）

◎闻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至临邛，与临邛令同至富人卓王孙家饮酒。卓王孙有女，字文君，新寡，好音乐，窃从户窥相如。相如以琴心相挑。文君夜亡奔相如。

◎解佩：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载：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遂解佩赠与交甫。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战国楚屈原《渔父》）

◆此词或为离去之侍妾而作。“燕鸿过后”以燕子秋去春来、鸿雁秋来春去，表示时间的消逝。莺不是候鸟，是不会归去的，而词云“莺归去”，故此处可能借指善歌之侍妾。诗词中常以莺燕喻歌姬舞伎。则燕鸿亦可能借喻女子。人生变化多端，因而不胜感慨。“长于”二句指此姬之来，为时不久，恍如一场春梦。而今离去，则如秋云之散，无法再见。“闻琴”二句谓自己与该女情好甚笃，临别依依，而终不能把她留住（或为王夫人不容）。结句自作宽解，谓人生有限，能在花间饮醉的日子为数不多，不必沉溺于痛苦之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池塘水绿风微暖，记得玉真初见面。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

玉钩阑下香阶畔，醉后不知斜日晚。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

◎重头：词的上下片节拍完全相同的称重头；散曲中以一曲调重复填写多遍的亦称重头。

◎入破：唐宋大曲中专用语。吴熊和《唐宋词通论·词调》："中多慢拍，入破以后则节奏加快，转为快拍。"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乐府《木兰花》皆七言诗，有云："重头歌韵响琤琮，入破舞腰红乱旋。""重头"、"入破"，皆管弦家语也。（宋刘攽《中山诗话》）

◆檽按：东坡诗"尊前检点几人非"，与此词结句同意。往事关心，人生如梦。每读一过，不禁怅然。（清张宗檽《词林纪事》）

◆极美满之风光，事后回思，都成陈迹。元献生当盛世，雍容台阁，而重醉花前，尚有旧人零落之感。若生逢叔季，衣冠第宅转眼都非，宁止何戡感旧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玉楼朱阁横金锁，寒食清明春欲破。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

朝云聚散真无那，百岁相看能几个。别来将为不牵情，万转千回思想过。

◎沉沉朱户横金锁，纱窗月影随花过。（南唐冯延巳《菩萨蛮》）

又

朱帘半下香销印。二月东风催柳信。琵琶旁畔且寻思，鹦鹉前头休借问。

惊鸿去后生离恨。红日长时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谁边，满眼泪珠言不尽。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唐朱庆馀《宫词》）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观词中“惊鸿去后生离恨”句，可知此词为离去的歌姬而作。“琵琶”句暗示歌姬之身份。惊鸿去后，睹物思人。“鹦鹉”句谓恐为夫人所知，有所不便也。心在谁边，岂真个未知耶？亦托言耳。所以满眼泪珠而不能尽言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杏梁归燕双回首，黄蜀葵花开应候。画堂元是降生辰，玉盏更斟长命酒。

炉中百和添香兽，帘外青蛾回舞袖。此时红粉感恩人，拜向月宫千岁寿。

◎降生辰：降生之日，即生日，生辰。

◎百和：百和香。由多种香料和合而成的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南唐李煜《浣溪沙》）

◆这首词是晏殊向王夫人祝寿的寿词，可与《少年游》（芙蓉花发去年枝）参阅。“黄蜀葵花开应候”与“芙蓉花发”同样表明王夫人的生日是在秋天。（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紫薇朱槿繁开后，枕簟微凉生玉漏。玳筵初启日穿帘，檀板欲开香满袖。

红衫侍女频倾酒，龟鹤仙人来献寿。欢声喜气逐时新，青鬓玉颜长似旧。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玳筵：玳瑁筵，指豪华的宴席。

◎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唐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一）

又

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条垂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

当头一曲情无限，入破铮琮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抬粉面。

◎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唐白居易《筝》）

◎烦君玉指轻拢捻，慢拨鸳鸯送一杯。（唐李群玉《索曲送酒》）

◎雪香：女子肌肤的香气。

◎金凤：指琵琶、琴、筝等乐器。

又

红绦约束琼肌稳。拍碎香檀催急衮。垅头呜咽水声繁，叶下间关莺语近。

美人才子传芳信。明月清风伤别恨。未知何处有知音，长为此情言不尽。

◎急衮：乐曲急促的节奏。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古乐府《陇头歌》。垅头，即陇头。）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唐白居易《琵琶行》。间关，形容禽鸟鸣声宛转。）

迎春乐

长安紫陌春归早。亸垂杨、染芳草。被啼莺语燕催清晓。正好梦、频惊觉。

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自摸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唐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指京都郊外的道路。）

◎百琲：形容珍珠之多。琲，珠串子。珠十贯为一琲。

◆这首词写年轻时冶游之事。晏殊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知永兴军在长安时，年已六十，与词中“占取长年少”不合，故此处的长安应是借指宋都汴京。晏殊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四岁时，由故相张知白以神童荐与朝廷，始到汴京，擢秘书省正字、迁太常寺奉礼郎，再迁左正言，擢史馆。后多次迁升，都在汴京。仁宗天圣五年（1027）三十七岁时，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知宋州，才离开汴京。宋沈括《梦溪笔谈》九《晏元献》条载：“及为馆职（按指真宗天禧二年晏殊二十八岁在史馆时），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馆士大夫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皆供帐为游息之地。公是时贫甚，不能出。独家居与昆弟讲习。一日选东宫官，忽自中批除晏殊。执政莫谕所因。次日进覆，上谕之曰：‘近闻馆阁臣寮，无不嬉游燕赏，弥日继夕。唯殊杜门与兄弟读书。如此谨厚，正可为东宫官。’公既受命得对。上面谕除授之意。公语言质野，则曰：‘臣非不乐游者。直以贫，无可为之。臣若有钱，亦须往。但无钱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诚实。”据此，则偶尔

出游，亦属可能。此词所叙述，或即当年（1018）之事。（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诉衷情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

回绣袂，展香茵。叙情亲。此情拚作，千尺游丝，惹住朝云。

◎香茵：坐褥、坐垫的美称。

◎游丝：春天蜘蛛等吐出的在空气中飘荡的细丝。

◆如《浣溪沙》之“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诉衷情》之“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庸劣可鄙，已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吴梅《词学通论》）

又

东风杨柳欲青青。烟淡雨初晴。恼他香阁浓睡，撩乱有啼莺。

眉叶细，舞腰轻。宿妆成。一春芳意，三月和风，牵系人情。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春怨》诗）

又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

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

◆据夏承焘《二晏年谱》："仁宗宝元元年戊寅（1038），四十八岁，自陈州召还为御史中丞三司使。"又："《宋元宪集》有《和中丞晏尚书木芙蓉金菊追忆谯郡旧花》、《和杨学士和答中丞晏尚书西园玩菊》诸诗。《宋景文集》有《和三司晏尚书忆谯涡》诸诗……当皆此时作。《珠玉词》有《诉衷情》'芙蓉金菊斗馨香'，'数枝金菊对芙蓉'二首，据二宋诗题，知二词皆此年作。"按谯涡在今安徽省亳州市。晏殊于仁宗明道二年（1033）四十三岁时罢参知政事知亳州。可知此词中"无限思量"之人，乃指当年在亳州的歌妓（参阅下一首《诉衷情》词中的"谢娘愁卧，潘令闲眠，心事无穷"）。（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数枝金菊对芙蓉。摇落意重重。不知多少幽怨，和露泣西风。

人散后，月明中。夜寒浓。谢娘愁卧，潘令闲眠，心事无穷。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楚宋玉《九辩》）

◎谢娘：唐宰相李德裕歌妓谢秋娘甚有名，后因以“谢娘”借指歌妓。此处指作者所思念的亳州歌妓。

◎潘令：晋潘岳曾为河阳令，故称潘令。此作者自指。

◆此首与上一首作于同时。据宋庠《宋元宪集》和宋祁《宋景文集》所载和诗，知晏殊还作《木芙蓉金菊追忆谯郡旧花》、《忆谯涡二首》、《咏芙蓉金菊》等诗，已佚。（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露莲双脸远山眉。偏与淡妆宜。小庭帘幕春晚，闲共柳丝垂。

人别后，月圆时。信迟迟。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

◆“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诸语，庸劣可鄙，已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吴梅《词学通论》）

又

秋风吹绽北池莲。曙云楼阁鲜。画堂今日嘉会，齐拜玉炉烟。

斟美酒，祝芳筵。奉觥船。宜春耐夏，多福庄严，富贵长年。

◎觥船：容量大的酒器。

又

世间荣贵月中人。嘉庆在今辰。兰堂帘幕高卷，清唱遏行云。

持玉盏，敛红巾。祝千春。榴花寿酒，金鸭炉香，岁岁长新。

又

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边浓。

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

◎珠缀：犹珠串，连缀的珍珠。借指露珠。

◎“胭脂”二句：意谓海棠花与人面相比，人面比花更为红润。

胡捣练

小桃花与早梅花，尽是芳妍品格。未上东风先拆。分付春消息。佳人钗上玉尊前，朵朵秾香堪惜。谁把彩毫描得。免恁轻抛掷。

◎“未上”句：意谓东风尚未吹来就先开花了。

◎分付：付与，交给。引伸为带来。

殢人娇

二月春风，正是杨花满路。那堪更、别离情绪。罗巾掩泪，任粉痕沾污。争奈向、千留万留不住。

玉酒频倾，宿眉愁聚。空肠断、宝筝弦柱。人间后会，又不知何处。魂梦里、也须时时飞去。

◎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北周庾信《春赋》）

又

玉树微凉，渐觉银河影转。林叶静、疏红欲遍。朱帘细雨，尚迟留归燕。嘉庆日、多少世人良愿。

楚竹惊鸾，秦筝起雁。萦舞袖、急翻罗荐。《云回》一曲，更轻拢檀板。香炷远、同祝寿期无限。

◎“惊鸾”、“起雁”喻吹奏之妙。

◎长鬟如云衣似雾，锦茵罗荐承轻步。（唐刘禹锡《泰娘歌》。罗荐，丝织的坐垫、坐褥或地毯。）

◎急翻：指舞姬在地毯上快速翻舞。

又

一叶秋高，向夕红兰露坠。风月好、乍凉天气。长生此日，见人中嘉瑞。斟寿酒、重唱妙声珠缀。

凤筦移宫，钿衫回袂。帘影动、鹊炉香细。南真宝箓，赐玉京千岁。良会永、莫惜流霞同醉。

◎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淮南子·说山训》）

◎山僧不知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引唐人诗）

◎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罹霜。（南朝江淹《别赋》）

◎长生：指生日。

◎凤筦：指笙箫之类的乐器。筦，同“管”。

◎移宫：指演奏乐曲改换音调。宫，古代乐曲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

◎南真：即南极老寿星，古时认为他是司理人的寿命的神仙。

◎宝箓：指南极老寿星手中的名册，上面有每人寿数。

◎玉京：道家称天帝所居之处。借喻帝都。句谓愿南极老寿星赐与寿主千岁之寿，在京都陪侍帝王。

◎（项曼都）曰：“有仙人数人，将我上天……日饥饮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汉王充《论衡·道虚》。流霞，传说中的神仙饮料。）

踏莎行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阑总是销魂处。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

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之一）

◆娇怨。（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晏殊《珠玉词》极流丽，能以翻用成语见长。如“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又“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尽其致。（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词由眼前之秋景，追忆残秋之欢悰，感慨甚深，句意至韵，而用笔质朴。（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又

祖席离歌，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映林嘶，行人去棹依波转。

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

◎祖席洛桥边，亲交共黯然。（唐韩愈《祖席前字》。祖席，古代出行时祭祀路神曰祖，故称饯别的筵席为祖席。）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北周庾信《哀江南赋》）

◎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棹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南朝江淹《别赋》）

◎倚棹忽寻思，去年池上伴。（唐白居易《南池早春有怀》）

◆“斜阳只送平波远”，又“春来依旧生芳草”，淡语之有致者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此首为送行之作，足抵一篇《别赋》……通体自送别至别后，以次描摹，历历如画。（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碧海无波，瑶台有路。思量便合双飞去。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

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附。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

◎碧海、瑶台：神话中神仙居处。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宋晏殊《清平乐》）

◆起三句妙，是凭空结撰。（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又

绿树归莺，雕梁别燕。春光一去如流电。当歌对酒莫沉吟，人生有限情无限。

弱袂萦春，修蛾写怨。秦筝宝柱频移雁。尊中绿醑意中人，花朝月夜长相见。

◎盖人生天地之间也，若流电之过户牖，轻尘之栖弱草。（《艺文类聚》卷六引三国魏李康《游山序》）

◎绿醑：绿色美酒。

又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

◎隔帘微雨双飞燕。砌花零落红深浅。（五代李珣《菩萨蛮》）

◎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宋晏殊《浣溪沙》）

◆景物不殊，运掉能离奇夭娇。“深深”妙，换不得实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按：此唐方棫《失题》诗）不若晏同叔“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更自神到。（清沈谦《填词杂说》）

◆晏殊《珠玉词》极流丽，能以翻用成语见长。如“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又“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等句是也。翻覆用之，各尽其致。（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为伤春之作，而结句尤深妙，有禅境。（张伯驹《丛碧词话》）

◆这首词描写暮春景象。或谓词中有刺，并比附君子小人，恐失之穿凿。（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渔家傲

画鼓声中昏又晓，时光只解催人老。求得浅欢风日好。齐揭调，神仙一曲《渔家傲》。

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莫惜醉来开口笑。须信道，人间万事何时了。

◎揭调：高调。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唐杜牧《九日齐安登高》）

又

荷叶荷花相间斗，红娇绿嫩新妆就。昨日小池疏雨后。铺锦绣，行人过去频回首。

倚遍朱阑凝望久，鸳鸯浴处波文皱。谁唤谢娘斟美酒。萦舞袖，当筵劝我千长寿。

又

荷叶初开犹半卷，荷花欲拆犹微绽。此叶此花真可羡。秋水畔，青凉伞映红妆面。

美酒一杯留客宴，拈花摘叶情无限。争奈世人多聚散。频祝愿，如花似叶长相见。

又

杨柳风前香百步，盘心碎点真珠露。疑是水仙开洞府。妆景趣，红幢绿盖朝天路。

小鸭飞来稠闹处，三三两两能言语。饮散短亭人欲去。留不住，黄昏更下萧萧雨。

◎相传龟蒙多智数，狡狯。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驱群鸭出，内养弹其一绿头雄鸭，折颈。龟蒙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言，适将献状本州，贡天子。今持此死鸭以诣官自言耳。”内养少长宫禁，不知外事，信然，甚惊骇。厚以金帛遗之，龟蒙乃止。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类此。（唐陆龟蒙《甫里文集》附录《杨文公谈苑》）

又

粉笔丹青描未得，金针彩线功难敌。谁傍暗香轻采摘。风淅淅，船头触散双鸂鶒。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脂色。欲落又开人共惜。秋气逼，盘中已见新莲菂。

◎天水碧：浅青色。相传南唐后主李煜宫女染衣作浅碧色，经露水湿染，颜色更好，故名。

◎象齿熏炉未觉秋，碧池已有新莲子。（唐温庭筠《织锦词》。菂，莲子。）

又

叶下鸂鶒眠未稳，风翻露飐香成阵。仙女出游知远近。羞借问。饶将绿扇遮红粉。

一掬蕊黄沾雨润。天人乞与金英嫩。试折乱条醒酒困。应有恨。芳心拗尽丝无尽。

◎浪起鸂鶒眠不得，寒沙细细入江流。（唐皇甫松《浪淘沙》）

◎饶：尽管，任凭。

又

罨画溪边停彩舫，仙娥绣被呈新样。飒飒风声来一饷。愁四望，残红片片随波浪。

琼脸丽人青步障，风牵一袖低相向。应有锦鳞闲倚傍。秋水上，时时绿柄轻摇扬。

◎“仙娥”句：形容溪中的荷花荷叶像仙女的绣被。

又

宿蕊斗攒金粉闹，青房暗结蜂儿小。敛面似啼开似笑。天与貌，人间不是铅华少。

叶软香清无限好，风头日脚干催老。待得玉京仙子到。凭向道，红颜只合长年少。

◎斗攒：争先伸长。

◎青房：莲房。

◎蜂儿：借指莲子，莲菂。

◎干：没来由。

又

脸傅朝霞衣剪翠，重重占断秋江水。一曲《采莲》风细细。人未醉，鸳鸯不合惊飞起。

欲摘嫩条嫌绿刺，闲敲画扇偷金蕊。半夜月明珠露坠。多少意，红腮点点相思泪。

◎“脸傅”句：以朝霞傅脸，剪翠羽为衣。此用拟人法形容荷花荷叶之美。

◆这首词写游湖之趣。《明一统志》卷二十七《归德府》载：“南湖在归德府城南五里。宋晏元献放驯鹭于湖中。”归德为今河南商丘县。据夏承焘《二晏年谱》，晏殊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三十七岁时罢枢密副使，以刑部侍郎知宋州（今商丘），与王琪、张亢等幕客泛舟湖中。以诸妓随。晏殊在商丘待了将近二年。《渔家傲》咏荷诸词，可能大多作于此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越女采莲江北岸，轻桡短棹随风便。人貌与花相斗艳。流水慢，时时照影看妆面。莲叶层层张绿伞，莲房个个垂金盏。一把藕丝牵不断。红日晚，回头欲去心撩乱。

◆有顾影自怜意。（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缠绵尽致。（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又

粉面啼红腰束素，当年拾翠曾相遇。密意深情谁与诉。空怨慕，西池夜夜风兼露。

池上夕阳笼碧树，池中短棹惊微雨。水泛落英何处去。人不语，东流到了无停住。

◎腰如束素，齿如含贝。（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拾翠：拾取翠鸟羽毛以为饰物。后多指妇女游春，在郊外采集花草。

◆此词为怀念旧日情人而作。西池为当年初遇之处。（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幽鹭慢来窥品格，双鱼岂解传消息。绿柄嫩香频采摘。心似织，条条不断谁牵役。

粉泪暗和清露滴，罗衣染尽秋江色。对面不言情脉脉。烟水隔，无人说似长相忆。

◎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唐杜牧《晚晴赋》）

◎荷花相逐去何处，幽鹭独来无限时。（唐郑谷《水》）

◎嗟我怀人，忧心如织。（唐皎然《浮云三章》之二）

◎几多心事，暗地思惟。被娇娥牵役，魂梦如痴。（五代顾敻《献衷心》）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十）

◎别后相思烟水隔，菖蒲花发五云高。（唐元稹《寄赠薛涛》）

又

楚国细腰元自瘦，文君腻脸谁描就。日夜声声催箭漏。昏复昼，红颜岂得长如旧。

醉折嫩房和蕊嗅，天丝不断清香透。却傍小阑凝坐久。风满袖，西池月上人归后。

◎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

◎西风稍急喧窗竹。停又续，腻脸悬双玉。（五代阎选《河传》）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唐李白《乌栖曲》）

◎嫩房：指柔嫩的莲房。

◎独立小楼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南唐冯延巳《鹊踏枝》）

◆欧阳公咏莲花《渔家傲》云：“叶重如将青玉亚。花轻疑是红绡挂。颜色清新香脱洒。堪长价。牡丹怎得称王者。雨笔露笺吟彩画。日炉风炭熏兰麝。天与多情丝一把。谁斯惹。千条万缕萦心下。”又云：“楚国纤腰元自瘦（下略。按此首为晏殊词，误作欧词）。”前首工致，后首情思两极。古今莲词第一也。（明杨慎《词品》）

◆言下神领意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又

嫩绿堪裁红欲绽，蜻蜓点水鱼游畔。一霎雨声香四散。风飐乱，高低掩映千千万。

总是凋零终有限，能无眼下生留恋。何似折来妆粉面。勤看玩，胜如落尽秋江岸。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唐杜甫《曲江二首》其二）

◆或谓以上十四首《渔家傲》为一组鼓子词，皆咏荷花，作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九月至七年（1047）晏殊谪居颍州在西湖游赏时。然而《渔家傲》词牌，历来认为因晏词有“神仙一曲《渔家傲》”之句而得名。此句在这十四首《渔家傲》的第一首词中。而在此之前，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使时，已作了著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词，可证晏殊的第一首《渔家傲》必作于范词之前。有可能作于天圣五年（1027）在商丘南湖与王琪、张亢一起泛舟时。第十一首及第十三首均提到在汴京西池与女友相遇和别后思念之事，也应作于谪居颍州之前。由此可见，这十四首《渔家傲》词并不作于一时一地。其中一部分作于颍州西湖，一部分作于商丘南湖及汴京西池。（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雨中花

剪翠妆红欲就，折得清香满袖。一对鸳鸯眠未足，叶下长相守。

莫傍细条寻嫩藕，怕绿刺、罥衣伤手。可惜许、月明风露好，恰在人归后。

◎罥衣：挂、粘在衣服上。

◎试牵绿茎下寻藕，断处丝多刺伤手。（唐张籍《采莲曲》）

◆予家空青（曾纡）喜晏元宪词“可惜许、月明风露好，恰在人归后”，每作郡处燕客，多令歌者以此为汤词。亦取其说得客散后风景佳故也。（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瑞鹧鸪咏红梅

越娥红泪泣朝云。越梅从此学妖嚬。腊月初头、庾岭繁开后，特染妍华赠世人。

前溪昨夜深深雪。朱颜不掩天真。何时驿使西归，寄与相思客，一枝新。报道江南别样春。

◎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唐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之三）

◎红泪：见《谒金门》（秋露坠）词注。

◎嚬：同“颦”，指皱眉。相传西施病心痛而捧心颦眉，益见其美。邻舍之丑女见而学之，倍增其丑。见《庄子·天运》。

◎庾岭梅先觉，隋堤柳暗惊。（唐郑谷《咸通十四年府试木向荣》诗）

◎取白雪，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妍华。（北齐卢士深妻崔氏《靧面辞》）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齐己《早梅》）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太平御览》引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

又

江南残腊欲归时。有梅红亚雪中枝。一夜前村、间破瑶英拆，端的千花冷未知。

丹青改样匀朱粉，雕梁欲画犹疑。何妨与向冬深，密种秦人路，夹仙溪。不待夭桃客自迷。

◎江南近腊时，已亚雪中枝。（五代熊皎《早梅》诗。亚，低垂。）

◎瑶英：白玉，借喻雪。句谓红梅破雪开放。

◎“何妨”四句：晋陶潜《桃花源记》载，武陵渔人进一小溪，夹岸皆种桃树，林木尽处有一山洞。渔人穿过山洞，见一村庄，村中人为避秦乱至此的人们的后裔。此处与世隔绝，仿佛人间仙境。后遂称此为世外桃源。渔人归家后，再次往寻，已迷不得路。秦人路，即去桃源的路。此为最初避秦之人进入桃源之路，故称秦人路。仙溪，后人把桃花源当作仙境，称为仙源。此谓既然不能把红梅画在梁柱上，还不如把红梅种在桃花溪上。这样，桃花未开放之时，有人来寻访，也会迷路。意即赞美红梅绽放之盛犹若桃花。

望仙门

紫薇枝上露华浓，起秋风。管弦声细出帘栊，象筵中。

仙酒斟云液，仙歌转绕梁虹。此时佳会庆相逢。庆相逢，欢醉且从容。

◎象筵：豪华的筵席。

◎云液：古代扬州名酒，亦泛指名酒。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列子·汤问》）

又

玉壶清漏起微凉，好秋光。金杯重叠满琼浆，会仙乡。

新曲调丝管，新声更飐霓裳。博山炉暖泛浓香。泛浓香，为寿百千长。

又

玉池波浪碧如鳞，露莲新。清歌一曲翠眉嚬，舞华茵。

满酌兰英酒，须知献寿千春。太平无事荷君恩。荷君恩，齐唱《望仙门》。

长生乐

玉露金风月正圆，台榭早凉天。画堂嘉会，组绣列芳筵。洞府星辰龟鹤，来添福寿。欢声喜色，同入金炉泛浓烟。

清歌妙舞，急管繁弦。榴花满酌觥船。人尽祝、富贵又长年。莫教红日西晚，留着醉神仙。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唐李商隐《辛未七夕》。玉露，露水的美称。金风，秋风。）

◎组绣：指穿刺绣衣服的侍女、歌女。

◎洞府：道教指神仙所居之处。

◎星辰：犹星宿。星相家认为天上的星与尘世的贵人是相应的。故借指贵人。

◎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唐白居易《忆旧游》）

又

阆苑神仙平地见，碧海架蓬瀛。洞门相向，倚金铺微明。处处天花撩乱，飘散歌声。装真筵寿，赐与流霞满瑶觥。

红鸾翠节，紫凤银笙，玉女双来近彩云。随步朝夕拜三清，为传王母金箓，祝千岁长生。

◎蓬瀛：蓬莱和瀛洲，相传为神仙所居的海上神山。

◎华阙双邈，重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辉。（晋左思《蜀都赋》。金铺，门上用以挂锁的铜环纽。）

◎装真：此处谓悬挂南极老寿星图作为寿筵上的装饰。真，仙真，南真，指南极老寿星。

◎三清：道教指玉清境洞真教主元始天尊、上清境洞玄教主灵宝天尊、太清境洞神教主道德天尊。

◎王母金箓：此处借指太后的懿旨。箓，古代称上天赐予帝王的符命文书。

◆这一首也是寿词。从词语的隆重和场面的宏伟看，寿主是皇族中一位地位极高的王公。从史实推测，此人很可能是仁宗帝的叔父荆王元俨。他是宋太宗第八子，人称八王，即民间故事中的八贤王。（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蝶恋花

一霎秋风惊画扇，艳粉娇红，尚拆荷花面。草际露垂虫响遍，珠帘不下留归燕。

扫掠亭台开小院，四坐清欢，莫放金杯浅。龟鹤命长松寿远，《阳春》一曲情千万。

◎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班婕妤《怨诗》）

◎疏通竹径将迎月，扫掠莎台欲待春。（唐白居易《题新居寄宣州崔相公》）

又

紫菊初生朱槿坠，月好风清，渐有中秋意。更漏乍长天似水，银屏展尽遥山翠。

绣幕卷波香引穗，急管繁弦，共庆人间瑞。满酌玉杯萦舞袂，南春祝寿千千岁。

◎八月更漏长，愁人起常早。（唐戎昱《长安秋夕》）

◎卷波：即卷白波，古代酒令名。

◎人间瑞：即人瑞，指长寿的人。

又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醉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馀花落尽青苔院。

百尺朱楼闲倚遍，薄雨浓云，抵死遮人面。消息未知归早晚，斜阳只送平波远。

◆“斜阳只送平波远”，又“春来依旧生芳草”，淡语之有致者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末句与“斜阳却照深深院”、“斜阳只与黄昏近”，各有佳境。（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得“未见心事”句、“馀花落”句，并不寻常。（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未见”、“未知”，比偶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斜阳送波远望之，淡然其中，甚切。不许速领，必数过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又

玉椀冰寒消暑气，碧簟纱厨，向午朦胧睡。莺舌惺松如会意，无端画扇惊飞起。

雨后初凉生水际，人面荷花，的的遥相似。眼看红芳犹抱蕊，丛中已结新莲子。

◎惺松：形容声音轻快。

◎的的：鲜明亮丽貌。

又

梨叶疏红蝉韵歇，银汉风高，玉管声凄切。枕簟乍凉铜漏咽，谁教社燕轻离别。

草际蛩吟珠露结，宿酒醒来，不记归时节。多少衷肠犹未说，朱帘一夜朦胧月。

◎社燕：燕子为候鸟，春社时来，秋社时去，故称社燕。此处当是以燕喻人。

◎蛩：蟋蟀的别名。

又

南雁依稀回侧阵，雪霁墙阴，偏觉兰芽嫩。中夜梦馀消酒困，炉香卷穗灯生晕。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

◎雪霁：雪后放晴。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唐韩愈《宿龙宫滩》）

拂霓裳

庆生辰，庆生辰是百千春。开雅宴，画堂高会有诸亲。钿函封大国，玉色受丝纶。感皇恩。望九重、天上拜尧云。

今朝祝寿，祝寿数，比松椿。斟美酒，至心如对月中人。一声檀板动，一炷蕙香焚。祷仙真。愿年年今日、喜长新。

◎“玉色”句：句谓麻布诏书上写着君王的祝辞。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史记·五帝本纪》）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

◆这首寿词从内容看，寿主是晏殊的妻子王夫人。欧阳修《观文殿大学士行兵部尚书西京留守赠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铭》：“（妻）王氏，太师尚书令超之女，封荣国夫人。”这首词的特点，是除了祝寿之外，还庆贺她得到国夫人的皇封诰命，并表示对君王的感恩。国夫人是外命妇的最高品级，只有王公和宰相的母亲、妻子才能够得此封号。据《二晏年谱》载，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三月，晏殊为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继吕夷简为宰相。以此推测，在庆历三年三月晏殊拜相后，隔了四、五个月，到王夫人生日，才赐予她国夫人的封号。王夫人的生日在秋天，参阅另外一首写给王夫人的寿词《少年游》（芙蓉花发去年枝）。（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喜秋成，见千门万户乐升平。金风细，玉池波浪縠文生。宿露沾罗幕，微凉入画屏。张绮宴，傍熏炉蕙炷、和新声。

神仙雅会，会此日，象蓬瀛。管弦清，旋翻红袖学飞琼。光阴无暂住，欢醉有闲情。祝辰星。愿百千为寿、献瑶觥。

◎万家相庆喜秋成，处处楼台歌板声。（唐杜牧《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

◎江上春来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唐刘禹锡《竹枝》。縠文，像縠纱似的水波，指细小的水波。）

◎蓬瀛：见《长生乐》（阆苑神仙平地见）词注。

◎（王母）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箫，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汉武帝内传》）

又

乐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

人生百岁，离别易，会逢难。无事日，剩呼宾友启芳筵。星霜催绿鬓，风露损朱颜。惜清欢。又何妨、沉醉玉尊前。

◎剩呼：多呼。

◎朝来暮去星霜换，阴惨阳舒气序牵。（唐白居易《岁晚旅望》）

菩萨蛮

芳莲九蕊开新艳，轻红淡白匀双脸。一朵近华堂，学人宫样妆。

看时斟美酒，共祝千年寿。销得曲中夸，世间无此花。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唐杜甫《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唐刘禹锡《赠李司空妓》）

◎销得：值得。

又

秋花最是黄葵好，天然嫩态迎秋早。染得道家衣，淡妆梳洗时。

晓来清露滴，一一金杯侧。插向绿云鬓，便随王母仙。

◎道家衣：道家之服尚黄，故借以喻黄葵之花。

◎黄葵二月下种，或宿子在土自生，至夏始长。……六月开花，大如碗。鹅黄色，紫心六瓣而侧。旦开午收暮落。人亦呼为侧金盏花。（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六《草·黄蜀葵集解》）

又

人人尽道黄葵淡，侬家解说黄葵艳。可喜万般宜，不劳朱粉施。

摘承金盏酒，劝我千长寿。擎作女真冠，试伊娇面看。

◎女真：女道士。

又

高梧叶下秋光晚，珍丛化出黄金盏。还似去年时，傍阑三两枝。

人情须耐久，花面长依旧。莫学蜜蜂儿，等闲悠扬飞。

◎黄金盏：喻指黄葵花。

◎等闲：轻易，随便。

◆此为寻常感怅，出于信口，不待刻意经心而自成佳作者。自唐以来，歌筵酒座，无不唱词以侑觞，所唱多属小令。《菩萨蛮》、《浣溪沙》等，更为尽人皆知之乐调。（赵尊岳《珠玉词选评》）

秋蕊香

梅蕊雪残香瘦，罗幕轻寒微透。多情只似春杨柳，占断可怜时候。

萧娘劝我杯中酒，翻红袖。金乌玉兔长飞走，争得朱颜依旧。

◎金乌玉兔：指太阳、月亮。

又

向晓雪花呈瑞，飞遍玉城瑶砌。何人剪碎天边桂，散作瑶田琼蕊。

萧娘敛尽双蛾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遮莫更长无睡。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唐罗隐《自遣》）

◎遮莫：尽教。

◎更长：夜长。

相思儿令

昨日探春消息，湖上绿波平。无奈绕堤芳草，还向旧痕生。

有酒且醉瑶觥，更何妨、檀板新声。谁教杨柳千丝，就中牵系人情。

◎都城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春物牵情不奈何，就中杨柳态难过。（唐孙鲂《柳十一首》之四）

◆“春来依旧生芳草”，何其逼肖。（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春色渐芳菲也，迟日满烟波。正好艳阳时节，争奈落花何。

醉来拟恣狂歌，断肠中、赢得愁多。不如归傍纱窗，有人重画双蛾。

◎迟日：春日。

滴滴金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丝长，草芽碧。不觉星霜鬓边白，念时光堪惜。

兰堂把酒留嘉客，对离筵，驻行色。千里音尘便疏隔，合有人相忆。

◎侵陵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唐杜甫《腊日》）

◎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晋左思《白发赋》）

◎家国身犹负，星霜鬓已侵。（唐耿𬀩《雨中宿义兴寺诗》）

◎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明朝便是关山隔。（南唐冯延巳《归国谣》）

山亭柳赠歌者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

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花柳：指寻欢作乐的游艺。

◎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唐元稹《连昌宫》词。自注："念奴，天宝宫中名倡，善歌。"）

◎旧俗，赏歌舞人，以锦采缠之头上，谓之缠头。（《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唐书》）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唐白居易《琵琶行》）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词的标题为"赠歌者"，说明是在听歌女演唱后写的。这首词在整个《珠玉词》中是很特殊的。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与其馀的词不同。在其馀的词里，晏殊写饮酒听歌，只是为了消遣，享受，及时行乐，或者是排解他对时光易逝、生命短促而感受的淡淡的哀愁，风格表现为温婉、舒坦、旷达、清朗，而这首词却充满了悲凉激越的情调。

词中指出歌女卖艺是在咸京道上。晏殊于宋仁宗皇祐三年（1050）秋六十岁时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在长安约三年之久。这首词可能

就是在那段时间中作的。他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九月五十四岁时罢相知颍州，后又迁陈州、许州，再迁知永兴军时，谪居已六年有馀，而且年岁已老，所以对歌女的“数年来往咸京道”，同样产生了天涯沦落之感，才发出这种变征之声。近人郑骞指出，这首词是“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颇有见地。（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睿恩新

芙蓉一朵霜秋色，迎晓露、依依先拆。似佳人、独立倾城，傍朱槛、暗传消息。

静对西风脉脉，金蕊绽、粉红如滴。向兰堂、莫厌重深，免清夜、微寒渐逼。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李延年《歌》）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其十）

又

红丝一曲傍阶砌。珠露下、独呈纤丽。剪鲛绡、碎作香英，分彩线、簇成娇蕊。

向晚群花欲悴。放朵朵、似延秋意。待佳人、插向钗头，更袅袅、低临凤髻。

◎“红丝”句：谓沿石阶曲折之处，群花盛开，如一条红色的丝带。

◎掌中无力舞衣轻，剪断鲛绡破春碧。（唐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曲》）

玉堂春

帝城春暖，御柳暗遮空苑。海燕双双，拂飏帘栊。女伴相携、共绕林间路，折得樱桃插髻红。

昨夜临明微雨，新英遍旧丛。宝马香车、欲傍西池看，触处杨花满袖风。

◎春城何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唐韩翃《寒食》）

◎昨夜雨霏霏，临明寒一阵。（五代毛文锡《醉花间》）

◎病共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闲听莺语移时立，思逐杨花触处飞。（唐白居易《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

◆词末云："宝马香车，欲傍西池看，触处杨花满袖风。"作者在《渔家傲》（粉面啼红腰束素）词中提到曾在西池结识一女子（"当年拾翠曾相遇"），又在《相思儿令》（昨日探春消息）词中说："谁教杨柳千丝，就中牵系人情。"三词连看，意元献亦有白傅樊子之思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后园春早，残雪尚濛烟草。数树寒梅，欲绽香英。小妹无端、折尽钗头朵，满把金尊细细倾。

忆得往年同伴，沉吟无限情。恼乱东风、莫便吹零落，惜取芳菲眼下明。

◎城闲烟草遍，浦迥雪林分。（唐李端《送雍郢州》）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东汉曹操《短歌行》。沉吟，深深的思念。）

◎别时十七今头白，恼乱君心三十年。（唐白居易《和微之十七与君别及胧月花枝之咏》）

又

斗城池馆，二月风和烟暖。绣户珠帘，日影初长。玉辔金鞍、缭绕沙堤路，几处行人映绿杨。小槛朱阑回倚，千花浓露香。脆管清弦、欲奏新翻曲，依约林间坐夕阳。

◎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三辅黄图·汉长安故城》。后因以斗城借指京城。此处指汴京。）

◆这首词描写汴京春天的情景。据《年谱》，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九月晏殊五十岁时加检校太尉枢密使（宰相），以此推测，这首词可能作于次年的二月。这时的晏殊，在仕途上达到了顶点，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所以同样在园中的夕阳下，在这首词中已没有他惯常的如“夕阳西下几时回”、“小园香径独徘徊”之类的伤感情调。（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临江仙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

此别要知须强饮，雪残风细长亭。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资善堂：宋代皇太子就学之所。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识蕊珠人。（唐李商隐《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诗。帝宸，帝王所居之处，借喻帝王。）

◎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唐杜甫《能画》诗。皇明，对皇帝的谀辞，亦即圣明的皇帝。）

◆这首词的内容是送当年在资善堂一起侍读的友人返京。“三十载”指离开资善堂约有三十年。此时晏殊已罢相知颍州或陈州，所以词中多伤感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燕归梁

双燕归飞绕画堂，似留恋虹梁。清风明月好时光，更何况、绮筵张。

云衫侍女，频倾寿酒，加意动笙簧。人人心在玉炉香。庆佳会、祝延长。

◎双燕有雄雌。照日两差池。衔花落北户，逐蝶上南枝。桂栋本曾宿，虹梁早自窥。愿得长如此，无令双燕离。（南朝梁简文帝《双燕离》）

又

金鸭香炉起瑞烟，呈妙舞开筵。《阳春》一曲动朱弦，斟美酒、泛觥船。

中秋五日，风清露爽，犹是早凉天。蟠桃花发一千年。祝长寿、比神仙。

望汉月

千缕万条堪结，占断好风良月。谢娘春晚先多愁，更撩乱、絮飞如雪。

短亭相送处，长忆得、醉中攀折。年年岁岁好时节。怎奈尚、有人离别。

◎御陌青门拂地垂。千条金缕万条丝。如今绾作同心结，将赠行人知不知。（唐刘禹锡《杨柳枝》十二首之七）

◎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桥》）

◎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唐柳氏《杨柳枝》）

连理枝

玉宇秋风至，帘幕生凉气。朱槿犹开，红莲尚拆，芙蓉含蕊。送旧巢归燕拂高檐，见梧桐叶坠。

嘉宴凌晨启，金鸭飘香细。凤竹鸾丝，清歌妙舞，尽呈游艺。愿百千遐寿比神仙，有年年岁岁。

◎隋珠与赵璧相鲜，凤竹共鸾丝迭奏。（《文苑英华》卷七一七载刘咏《堂阳亭子诗序》。凤竹鸾丝，指笙箫等管乐器和琴瑟等弦乐器。）

又

绿树莺声老，金井生秋早。不寒不暖，裁衣按曲，天时正好。况兰堂逢着寿筵开，见炉香缥缈。

组绣呈纤巧，歌舞夸妍妙。玉酒频倾，朱弦翠管，移宫易调。献金杯重叠祝长生，永逍遥奉道。

◎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唐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之一）

◎组绣：见《长生乐》（玉露金风月正圆）词注。

破阵子春景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

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

◎风光新社燕，时节旧春农。（唐薛能《桃花》）

◎千里逢迎，高朋满座。（唐王勃《滕王阁序》）

◎斗草：一种古代游戏。竞采各种花草，以多寡优劣决胜负。亦称斗百草。

◆小倩香奁中笔。（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疑怪昨宵春梦好”三句，如闻香口，如见冶容。（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古人词……晏元献之“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均不失为风流酸楚。（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风神婉约。（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乃纯用旁观者之言，描写春日游女戏乐之情景。因见游女斗草得胜之笑，而代写其心情。言今朝斗草得胜，乃昨宵好梦之验，可谓能深入人物之心者。此种词虽无寄托，而描绘人情物态，极其新鲜生动，使读者如亲见其人其事，而与作者同感其乐。单就艺术性说来，亦有可

采之处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玉楼春春恨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唐李商隐《无题》）

◎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五代韦庄《应天长》）

◆《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解得乐天诗两句：‘欲留所欢待富贵，富贵不来所欢去。’”传正笑而悟。余按全篇云云，盖真谓所欢者，与乐天“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之句不同。叔原之言失之。（宋赵与时《宾退录》）

◆爽快决绝，他人含糊不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昔人言近旨远，岂好作妇人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言近旨远者，善言也。“年少抛人”，凡罗雀之门，枯鱼之泣，皆可作如是观。“楼头”二语，意致凄然，挈起多情苦来。末二句总见多情之苦耳。妙在意思忠厚，无怨怼口角。（清黄苏《蓼园词评》）

◆古人词……晏元献之“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似

此则婉转缠绵，情深一往。丽而有则，耐人玩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凄艳。低回反复，言有尽而意无穷。（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诉衷情寿

幕天席地斗豪奢，歌妓捧红牙。从他醉醒醒醉，斜插满头花。

车载酒，解貂贳。尽繁华。儿孙贤俊，家道荣昌，祝寿无涯。

◎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晋刘伶《酒德颂》）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匹。恺以视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汰奢》）

◎红牙：即红牙拍板，又名檀板。是用于调节乐曲节拍的乐器。

◎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晋书·阮孚传》）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西京杂记》）

又

喧天丝竹韵融融，歌唱画堂中。玲女世间希有，烛影夜摇红。

一同笑，饮千钟。兴何穷。功成名遂，富足年康，祝寿如松。

◎洛阳陌上人回首，丝竹飘飖入青天。（唐韦应物《金谷园歌》）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唐白居易《醉歌》）

总评

吴曾《能改斋漫录》　晁无咎评本朝乐章……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

刘攽《中山诗话》　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

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　晏元宪、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馀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嚼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生可得仿佛哉！

李清照《词论》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尹觉、赵师侠《坦庵词原序》　词，古诗流也。吟咏情性，莫工于词。临淄、六一，当代文伯。其乐府犹有怜景泥情之偏。岂情之所钟，不能自已于言耶？

王灼《碧鸡漫志》　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辩而奇，又其

次也，词之变体也。

夏树芳《刻宋名家词序》　元献、文忠、稼轩、泽民诸君子立朝建议，大义炳如。公馀眺赏之暇，讽咏悲歌，时为小令，时作长吟。熟知其所以合，熟知其所以离。固风雅之别流，而词诗坛之逸致也。

严沆《古今词选序》　同叔、永叔、方回、子野咸本《花间》，而渐近流畅。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花间》绮琢处，于诗为靡，而于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

王士禛《花草蒙拾》　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谓温、韦为词之变体，非也。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诗有古诗录别，而后有建安、黄初、三唐也。谓之正始则可，谓之变体则不可。

《清名家词》汪懋麟《棠村词序》　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其馀子，非无单词只句，可喜可诵。苟求其继，难矣哉。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

杨希闵《词轨·总论》　温、韦、二晏、秦、贺皆能诗，苏、黄尤卓卓，姜、辛诗亦工。安身立命不在词，故溢为词夐绝也。屯田、清真、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诸子，藉词藩身，他文翰一无可见。有委无

源，故绣绘字句，排比长调以自饰。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然石帚、梦窗，尚需加一层渲染；淮海、清真，则更添几层意思。正欲其厚也。若入李氏、晏氏父子手中，则不期厚而自厚。此种当于神味别之。

刘熙载《艺概·词概》　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元祐、庆历，代不乏人。晏元献之辞致婉约，苏长公之风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于词坛，子野、美成联镳于艺苑。

又　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

冯煦《蒿庵词话》　词至南唐，二主作于上，正中和于下，诣微造极，得未曾有。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譬之欧、虞、褚、薛之书，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征，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刘攽《中山诗话》谓："元献喜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信然。

又　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

陈廷焯《云韶集》　元献词风神婉约，骨格自高。不流俗秽。与延

已相伯仲也。

又　北宋晏、欧、王、范诸家，规模前辈，益以才思。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

又　晏、欧词雅近正中，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盖正中意馀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尚安足重。

又　文忠思路甚隽，而元献较婉雅。后人为艳词，好作纤巧语者，是又晏、欧之罪人也。

张德瀛《词徵》　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惟五子可称大家。若柳耆卿、张子野，则又当时所翕然叹服者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　晏同叔赋性刚峻，而词语特婉丽。

又　《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异。《珠玉》比花中之牡丹，《小山》其文杏乎？

又　词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尝有寄托，何尝不卓绝千古。

夏敬观《小山词跋》　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尤有过人之情。

夏敬观《二晏词评》　（晏殊）赋性刚峻，居处清俭，不类其词之

婉丽也。

又　观殊所为词，托于男女情悦思慕之言，实未之废。盖词之始，所以润色里巷之歌谣，被诸弦管，其至者正在得之人情物态。

又　殊父子词，语浅意深，有回肠荡气之妙。幾道殆过其父。

吴梅《词学通论》　论词至赵宋，可云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难继者矣。然合两宋计之，其源流递嬗，可得而言焉。大抵开国之初，沿五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未工。晏、欧为一大宗。二主一冯，实资取法。顾未能脱其范围也。

又　宋初如王禹偁、钱惟演辈亦有小词。王之《点绛唇》，钱之《玉楼春》，虽有佳处，实非专家。故宋词应以元献为首。

蔡桢云《柯亭论词》　唐、五代小令，为词之初期。故《花间》、后主、正中之词，均自然多于人工。宋初小令，如欧、秦、二晏之流，所作以精到胜，与唐、五代稍异，盖人工甚于自然矣。

郑骞《成府谈词》　《珠玉词》清刚淡雅，深情内敛，非浅识所能了解。近人遂有讥为“身处富贵，无病呻吟”者。不知同叔一生，亦曾屡遭拂逆，且与物有情，而地位崇高，性格严峻，更易蕴成寂寞心境。故发为词章，充实真挚。安得谓之无病呻吟。文人哀乐，与生俱来，断无作几日宦即变成“心溷溷面团团”之理。为此语讥同叔者，吾知其始终未出三家村也。

又　《珠玉词》缘情体物，细妙入微处，为《六一》所不及。《六一》情调之奔放，气势之沉雄，又为《珠玉》所无。

赵尊岳《填词丛话》　不必言情而自足于情，一字一句，落落大方，能得天籁，斯为词中之圣境，《珠玉》是矣。由珠玉而少加砻治，使智慧偶然流露，以益见生色者，《小山》是矣。《珠玉》如浑金璞玉，《小山》加以潢治而仍不伤于琢，此晏氏父子可贵之处也。

晏幾道词集

临江仙

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罗裙香露玉钗风。靓妆眉沁绿，羞脸粉生红。

流水便随春远，行云终与谁同。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穿针楼上闭秋烟，织女佳期又隔年。（唐李群玉《秋登涔阳城二首》之二。穿针。旧时风俗，农历七月七日夜妇女穿七孔针向织女星乞巧。）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唐温庭筠《菩萨蛮》）

◎靓妆坐帷里，当户弄清弦。（南朝鲍照《代朗月行》）

◎眉沁绿：指眉发透出乌黑发亮的色彩。

◆这首词中的女子，可能是叔原姐妹的闺友，逢到过节时来叔原家玩耍，叔原偶尔遇见，产生了爱慕之情。后该女出嫁远离，叔原心中犹念念不忘。落花飞雨，梦里相寻，意境甚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身外闲愁空满，眼中欢事常稀。明年应赋送君诗。细从今夜数，相会几多时。

浅酒欲邀谁劝，深情惟有君知。东溪春近好同归。柳垂江上影，梅谢雪中枝。

◎昨日欢娱竟何在，一枝梅谢楚江头。（唐温庭筠《西江贻钓叟骞生》）

◆“明年应赋送君诗。细从今夜数，相会几多时。”浅处皆深。（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又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渌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庄子·山木》）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南朝谢灵运《晚出西射堂》诗）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唐王昌龄《少年行二首》之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后编入乐府，为送别之曲。反复诵唱，谓之《阳关三叠》。）

◎少陵：指唐杜甫，自号少陵野老。此为叔原自喻。

◆“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又“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亦复情词兼胜。（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这首词作于叔原从颍昌许田镇回汴京时，时间大约在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秋。起二句谓在许田镇三年，友情甚好（《阮郎归》词“人情似故乡”），有惜别之意。离京前曾与云、鸿相约，三年任满后再见，如今可以回京践约了。（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浅浅馀寒春半，雪消蕙草初长。烟迷柳岸旧池塘。风吹梅蕊闹，雨细杏花香。

月堕枝头欢意，从前虚梦高唐，觉来何处放思量。如今不是梦，真个到伊行。

◎日照蒲心暖，风吹梅蕊香。（南朝梁简文帝《从顿暂还城》）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宋祁《玉楼春》）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

◆"放"字生而炼熟。（夏敬观批语）

◆此词叙述与一心爱女子交好。可与《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词参阅。《鹧鸪天》词云："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而此词所述，则不仅是相逢，而是高唐之梦已成了事实。（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长爱碧阑干影，芙蓉秋水开时。脸红凝露学娇啼。霞觞熏冷艳，云髻嫋纤枝。

烟雨依前时候，霜丛如旧芳菲。与谁同醉采香归？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云髻峩峩，修眉连娟。（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此词上片用拟人法形容荷花之美，而实际上却是借花喻人，指叔原所爱的曾在南湖一起采莲的歌女。后来该女对叔原的感情逐渐疏远。叔原在《虞美人》（疏梅月下歌《金缕》）词中曾问她“采莲时节定来无”，结果该女爽约不来。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以“蝶分飞”喻两人已分手。（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旖旎仙花解语，轻盈春柳能眠。玉楼深处绮窗前。梦回芳草夜，歌罢落梅天。

沉水浓熏绣被，流霞浅酌金船。绿娇红小正堪怜。莫如云易散，须似月频圆。

◎窃悲夫蕙草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楚辞·九辩》）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汉武帝苑中有柳状如人形，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三辅旧事》）

◎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南史·谢惠连传》）

◎玉节调笙管，金船代酒卮。（北周庾信《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三国魏王粲《赠蔡子笃》）

◆仙花和春柳，指叔原结识的两个歌女，一个名杏，一个名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又是春残也，如何出翠帏？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寓目魂将断，经年梦亦非。那堪向愁夕，萧飒暮蝉辉。（五代翁宏《春残》诗）

◎心字罗衣：指衣领屈曲像“心”字。或谓绣有“心”字图案的罗衣。或谓指用心字香熏过的罗衣。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唐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之一）

◆近世词人闲情之靡，如伯有所赋，赵武所不得闻者，有过之无不及焉。是得为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可谓好色而不淫矣。（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晚唐丽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评“落花”二句）名句千古，不能有二。（清谭献《复堂词话》）

◆所谓柔厚在此。（清谭献《复堂词话》）

◆《小山词》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又“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既闲婉，又沉着，当时更无敌手。（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落花”十字，工丽芊绵。结笔依依不尽。（清陈廷焯《词则·云韶集》）

◆“落花”十字，自是天生好言语。回首可怜。（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康南海谓起二句纯是《华严》境界。（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吐属华美，脱口而出。（夏敬观批语）

◆此词为思念小蘋而作。“梦后”、“酒醒”互文。“去年春恨”或即指君龙疾废、廉叔下世后小蘋离去之事。近人沈祖棻《宋词赏析》释此词的“归”字曰：“小蘋本是家妓，但不知属陈家还是属沈家。她可能属甲家，而到乙家‘侑酒’，宴毕仍回甲家，这一‘归’字，当作如此解释。这是回想她宴罢踏着月色归去的情景。当时明月，曾经照着她回去，如今明月仍在，而人呢，却已‘流转于人间’，不知所终了。”十分确当。（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东野亡来无丽句，于君去后少交亲。追思往事好沾巾。白头王建在，犹见咏诗人。

学道深山空自老，留名千载不干身。酒筵歌席莫辞频。争如南陌上，占取一年春。

◎于君去后交游少，东野亡来篋笥贫。赖有白头王建在，眼前犹见咏诗人。（唐张籍《赠王建》诗。东野，唐诗人孟郊，字东野。于君，指唐诗人于鹄。此处叔原以孟郊、于鹄喻友人沈廉叔、陈君龙。王建，唐诗人。他常用“白头”二字形容自己。此处叔原以王建自喻。）

◎学道深山许老人，留名万代不关身。劝君多买长安酒，南陌东城占取春。（唐刘禹锡《戏赠崔千牛》）

◎“酒筵”句：引用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词成句。

◆此词作于叔原二位友人沈廉叔、陈君龙去世以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蝶恋花

卷絮风头寒欲尽。坠粉飘红，日日香成阵。新酒又添残酒困，今春不减前春恨。

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恼乱层波横一寸，斜阳只与黄昏近。

◎飘红堕白堪惆怅，少别秾华又隔年。（唐韦庄《叹落花》诗）

◎蝶去莺飞：喻昔时认识的歌姬已经流散，即《小山词原序》所言："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转于人间。"

◎娭光眇视，目层波些。（《楚辞·招魂》。层波，喻眼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登乐游原》诗）

◆"一寸"句似宋丰之"眼波流不断，满眶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宛转幽怨。（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今春不减前春恨"，亦犹《临江仙》词"去年春恨却来时"也。"蝶去莺飞无处问"，喻沈、陈两家流散的侍儿，盼望她们能写信给他，以慰思念之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初捻霜纨生怅望。隔叶莺声，似学秦娥唱。午睡醒来慵一饷。双纹翠簟铺寒浪。

雨罢蘋风吹碧涨。脉脉荷花，泪脸红相向。斜贴绿云新月上，弯环正是愁眉样。

◎霜纨雪委，雾縠冰鲜。（南朝梁沈约《谢赐轸调绢等启》。霜纨，洁白精致的细绢。此处指纨扇。）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唐杜甫《蜀相》诗）

◎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文选》陆机《拟今日良宴会诗》。李周翰注：“齐僮、秦娥，皆古善歌者。”）

◎金风刺衣着体寒，长眉对月斗弯环。（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十月》）

又

庭院碧苔红叶遍。金菊开时，已近重阳宴。日日露荷凋绿扇。粉塘烟水澄如练。

试倚凉风醒酒面。雁字来时，恰向层楼见。几点护霜云影转，谁家芦管吹秋怨？

◎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南朝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宋欧阳修《采桑子》）

◎吴中以八月露下而雨谓之淋露，九月霜降而云谓之护霜。（宋费衮《梁溪漫志》）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七句深至，末说到秋怨。（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出语必雅。北宋艳词，自以小山为冠，耆卿、少游皆不及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按前面平平叙来，至末二句引入深处，几有“北风其凉”之思矣。云而曰护霜，写得凛栗，此芦管之所以愁怨也。（清黄苏《蓼园词评》）

又

喜鹊桥成催凤驾。天为欢迟，乞与初凉夜。乞巧双蛾加意画，玉钩斜傍西南挂。

分钿擘钗凉叶下。香袖凭肩，谁记当时话。路隔银河犹可借，世间离恨何年罢。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旧时风俗，农历七月七日夜，妇女在庭院向织女星乞求智巧。）

◎倏忽城西廓，青天悬玉钩。（唐李白《挂席江上待月有怀》）

◆思深意苦。（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借”字生而炼熟。（夏敬观批语）

又

碧草池塘春又晚。小叶风娇，尚学娥妆浅。双燕来时还念远，珠帘绣户杨花满。

绿柱频移弦易断。细看秦筝，正似人情短。一曲啼乌心绪乱，红颜暗与流年换。

◎渠水红繁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唐李贺《三月过行宫》）

◎绿柱：指筝柱。移动筝柱可以调节音调。

◎一曲啼乌：唐教坊曲名有《乌夜啼》。后世所见《乌夜啼》，内容多为男女恋情。

又

碾玉钗头双凤小。倒晕工夫，画得宫眉巧。嫩麹罗裙胜碧草，鸳鸯绣字春衫好。

三月露桃芳意早。细看花枝，人面争多少。《水调》声长歌未了，掌中杯尽东池晓。

◎倒晕：唐宋妇女的一种眉妆式样。

◎君王不可见，芳草旧宫春。犹带罗裙色，青青向楚人。（唐刘长卿《春草宫怀古》）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唐杜牧《题桃花夫人庙》。古乐府歌辞《鸡鸣》有“桃生露井上”之句，后遂以“露桃”称桃树或桃花。）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唐杜牧《扬州诗》之一）

◎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唐杜甫《小至》）

又

醉别西楼醒不记。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

◎长于春梦几多时，散似秋云无觅处。（宋晏殊《木兰花》）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风情尤惜别。（宋欧阳修《玉楼春》）

◎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唐白居易《故衫》）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唐杜牧《赠别二首》之二）

◆如小山父子及德麟辈，用笔亦未尝不轻，但有厚薄浓淡之分。后人一再过，不复留馀味。而古人隽永不已。（清先著、程洪《词洁》）

◆一字一泪，一字一珠。（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熟意炼生。（夏敬观批语）

◆此词为别后思念西楼歌女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欲减罗衣寒未去。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残杏枝头花几许，啼红正恨清明雨。

尽日沉香烟一缕。宿酒醒迟，恼破春情绪。远信还因归燕误，小屏风上西江路。

◎啼红：指沾雨的花片。

◎红杏开时，一霎清明雨。（宋晏殊《蝶恋花》词）

◎“远信”二句：谓闺中人尚未收到夫君之音信，因而面对屏风上所绘西江道路而思绪万千。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传书燕》载：唐任宗妻郭绍兰，因宗经商湘中，久不归，见堂上双燕翻飞，曰：“尔海东来，必经湘中……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因以所吟诗系于燕足。燕飞至荆州任宗处。宗得妻所吟诗，感而泣下，次年归。

◎忽逢江上春归燕，衔得云中尺素书。（唐李白《捣衣篇》）

◆“小屏”句殆欲走入杨国忠家屏上。（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恨”字、“迟”字妙极。熟字炼之使生，尤不易。（夏敬观批语）

又

千叶早梅夸百媚。笑面凌寒，内样妆先试。月脸冰肌香细腻，风流新称东君意。

一捻年光春有味。江北江南，更有谁相比。横玉声中吹满地，好枝长恨无人寄。

◎爱君双柽一树奇，千叶齐生万叶垂。（唐李颀《魏仓曹东堂柽树》）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唐白居易《长恨歌》）

◎内样妆：指宫中流行的妆饰。暗指梅花妆。

◎东君：司春之神。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唐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横玉，指玉笛。笛曲有《梅花落》。）

◆“笑面凌寒”，意生。“内样”，字生。不觉碍眼者，炼熟之功也。（夏敬观批语）

◆这是一首咏物词，咏的是早梅，故词中除了使用一般梅花的典故外，还凸出一个“早”字，如“凌寒”、“先试”、“新称”、“谁相比”。或亦与疏梅有关，参阅《洞仙歌》（春残雨过）词、《菩萨蛮》（江南未雪梅花白）词。“江北江南”说明叔原此时已由汴京往江南依靠其兄。此词当作于元丰元年（1078）、二年（1079）在江南依附其五兄知止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金剪刀头芳意动。彩蕊开时，不怕朝寒重。晴雪半消花鬔鬆，晓妆呵尽香酥冻。

十二楼中双翠凤。缥缈歌声，记得《江南弄》。醉舞春风谁可共，秦云已有鸳屏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唐贺知章《咏柳》诗。金剪刀，借喻春风。）

◎鬔鬆：犹朦胧，模糊不清。

◎金鞍玉勒锦连干，骑入桃花杨柳烟。十二楼中奏管弦，楼中美人夺神仙。（唐顾况《露青竹鞭歌》。十二楼，神仙所居。泛指高层楼阁。）

◎孤高堪弄桓伊笛，缥缈宜闻子晋笙。（唐杜牧《寄题甘露寺北轩》）

◆“金剪刀头”用“二月春风似剪刀”，接以“芳意动”，意新。（夏敬观批语）

◆从词中的“双翠凤”，“歌声”，“醉舞”，“秦云”看，所指的是长安的两个歌舞女子。叔原在长安结识了这两个女子，离开后写了这首怀念她们的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笑艳秋莲生绿浦。红脸青腰，旧识凌波女。照影弄妆娇欲语，西风岂是繁华主。

可恨良辰天不与。才过斜阳，又是黄昏雨。朝落暮开空自许，竟无人解知心苦。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凌波女，以洛神借指莲花。）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唐李白《渌水曲》）

又

碧落秋风吹玉树。翠节红旌，晚过银河路。休笑星机停弄杼，凤帏已在云深处。

楼上金针穿绣缕。谁管天边，隔岁分飞苦。试等夜阑寻别绪，泪痕千点罗衣露。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唐白居易《长恨歌》）

◎翠节红旌：形容仪仗之华丽。

◎星机抛密绪，月杵散灵氛。（唐李商隐《寓怀》。星机，指织女的织机。）

◆七夕词意新语新。（夏敬观批语）

又

碧玉高楼临水住。红杏开时，花底曾相遇。一曲《阳春》春已暮，晓莺声断朝云去。

远水来从楼下路。过尽流波，未得鱼中素。月细风尖垂柳渡，梦魂长在分襟处。

◎定知刘碧玉，偷嫁汝南王。（北周庾信《结客少年场行》。碧玉，南朝宋汝南王妾。）

◎朝云：巫山神女名。

◎鱼中素：指书信。

◎他乡握手，自伤关塞之春；异县分襟，竟切凄怆之路。（唐王勃《春夜桑泉别王少府序》）

◆鬼语分明爱赏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间不少分襟处，月细风尖唤奈何。（清厉鹗《论词绝句》）

◆凄婉欲绝，仙耶？鬼耶？（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写与一歌女的恋情，但为时甚短。仲春红杏开时相遇，到暮春时该女就离去。去后从不来信，叔原对她思念不已。（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

欲尽此情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

◎鱼沉雁杳天涯路，始信人间别离苦。（唐戴叔伦《相思曲》）

◎兴长不忍回孤棹，歌懒才能逐缓弦。（宋韩维《和谢主簿游西湖》诗。缓弦：宽松的弦。弦松则声音低沉。）

◆末句滋味。（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人必说梦中相会，何等陈腐。（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叔原五兄知止为吴郡太守。叔原曾往江南依随其兄，当时或亦有听歌之娱（《玉楼春》词“吴姬十五语如弦，能唱当时楼下水”）。此词写回京后思念当年江南的歌女，欲通书信问候却杳无音讯，因此只能凭借秦筝来倾诉痛苦的离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黄菊开时伤聚散。曾记花前，共说深深愿。重见金英人未见，相思一夜天涯远。

罗带同心闲结遍。带易成双，人恨成双晚。欲写彩笺书别怨，泪痕早已先书满。

◎未到重阳归阙去，金英寂寞为谁开。（宋王禹偁《池边菊》）

◎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宋林逋《长相思》。同心，指同心结，用锦带编成的连环回文样式的结子，象征坚贞的爱情。）

◆熟意炼新。（夏敬观批语）

◆叔原小令最工，直逼《花间》。集中《蝶恋花》词凡十五首，此三首（“醉别西楼醒不记”、“欲减罗衣寒未去”、“黄菊开时伤聚散”）尤胜。叔原喜沉浮酒中，与客酣饮，每得一解，即以草授歌姬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持杯听之，以为笑乐。歌阑人散，辄惆怅成吟。词中所云“衣上酒痕”、“宿酒醒迟”等句，皆纪实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鹧鸪天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舞低”二句：楼头之月已西沉，歌扇之风亦将尽，表示歌舞时间之久。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

◆晁无咎言：晏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宋赵令畤《侯鲭录》）

◆《雪浪斋日记》谓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不愧六朝宫掖体。（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词情婉丽。（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晏元献（按应作晏幾道）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引晁无咎评）

◆晏叔原“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盖出于老杜“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戴叔伦“还作江南梦，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之意。（宋王楙《野客丛书》）

◆美秀，不愧六朝宫掖体。（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惊喜俨然。（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叔原则云“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此诗与词之分疆也。（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不让伊独步。视永叔之“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倚阑无绪更兜�”等句，雅俗判然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仙乎丽矣。后半阕一片深情，低回往复，真不厌百回读也。言情之作，至斯已极。（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此词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此等语不愧六朝宫掖体。……“舞低”二句，比白香山“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更觉浓至。惟愈浓情愈深。今昔之感，更觉凄然。（清黄苏《蓼园词评》）

◆上片叙述当年聚会时的欢乐，下片写别后的思念及今日重逢的惊喜。如果把此词理解为以女子的口吻诉说，似更妥帖。因为“拚却”这个词的力量很重，意谓“豁出去”，“不顾一切地去做某件事”，叔原经常饮酒听歌，醉倒亦是常事，区区“醉颜红”何用“拚却”。故应理解为歌女因叔原赏识她的才艺，心中感激，因此不仅捧杯殷勤劝饮，自己也陪着喝，顾不得多喝后会脸红失态。而且“舞低”、“歌尽”亦有“拚却”之意。语气比较连贯。另外，下片的“君”字，虽男女都可以称君，在此处歌女称叔原较恰当。叔原称歌女为君，较勉强。在《小山词》中，对歌女一般都是直呼其名的。（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一醉醒来春又残，野棠梨雨泪阑干。玉笙声里鸾空怨，罗幕香中燕未还。

终易散，且长闲，莫教离恨损朱颜。谁堪共展鸳鸯锦，同过西楼此夜寒。

◎人远泪阑干，燕飞春又残。（唐温庭筠《菩萨蛮》。阑干，纵横散乱貌。）

◎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唐温庭筠《菩萨蛮》）

◆此词为思念西楼歌女而作，可能作于“西楼别后”到长安的第二年春天。（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梅蕊新妆桂叶眉，小莲风韵出瑶池。云随《绿水》歌声转，雪绕红绡舞袖垂。

伤别易，恨欢迟，惜无红锦为裁诗。行人莫便消魂去，汉渚星桥尚有期。

◎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太平御览》卷九七〇引《宋书》）

◎桂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唐江采蘋《谢赐珍珠》诗）

◎瑶池：古代传说昆仑山上的仙池，为西王母所居之处。西王母有侍女许飞琼、董双成，俱以美丽著称。

◎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紫绡随意歌。（唐白居易《小庭亦有月》）

◎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唐李商隐《七夕》。汉渚，银汉（银河）之滨。星桥，指神话中的鹊桥。）

◆此词大约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叔原将赴颍昌许田镇之时，小莲在筵席上唱歌送别，叔原为作此词。此时叔原已十分贫困，故曰“惜无红锦为裁诗”，以作缠头之酬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守得莲开结伴游，约开萍叶上兰舟。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

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明朝万一西风动，争向朱颜不耐秋。

◎来时浦口花迎入，采罢江头月送归。（唐王昌龄《采莲曲》）

又

斗鸭池南夜不归，酒阑纨扇有新诗。云随碧玉歌声转，雪绕红琼舞袖回。

今感旧，欲沾衣，可怜人似水东西。回头满眼凄凉事，秋月春风岂得知。

◎池畔花深斗鸭栏，桥边雨洗藏鸦柳。（唐韩翃《送客还江东》诗。斗鸭，使鸭子相斗的博戏。）

◎筵上佳人牵翠袂。纤纤玉手挼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腻。邀客醉。红琼共作熏熏媚。（宋欧阳修《渔家傲》词）

◆此首为怀旧之词，上片写当年饮酒听歌之乐，下片写别后的思念。词句和词意与前一首同调词（梅蕊新妆桂叶眉）有很多相同，可能前一首是原作，此首是后来改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当日佳期鹊误传，至今犹作断肠仙。桥成汉渚星波外，人在鸾歌凤舞前。

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情知此会无长计，咫尺凉蟾亦未圆。

◎从军人更远，报喜鹊空传。（唐赵嘏《恒敛千金笑》诗）

◎断肠仙：指牛郎、织女。因银河之隔，不能时时相见。此以自指。

◎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山海经·大荒南经》。后以喻歌舞之妙。）

◎紫房彩女弄明珰，鸾歌凤舞断君肠。（南朝宋鲍照《代淮南王》）

◎月浪冲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李商隐《燕台·秋》。凉蟾，指秋月。）

又

题破香笺小砑红，诗篇多寄旧相逢。西楼酒面垂垂雪，南苑春衫细细风。

花不尽，柳无穷，别来欢事少人同。凭谁问取归云信，今在巫山第几峰。

◆唐张子容作《巫山》诗云：“巫岭岧峣天际重，佳期夙昔愿相从。朝云暮雨连天暗，神女知来第几峰。”近时晏叔原作乐府云：“凭君问取归云信，今在巫山第几峰。”最为人所称，恐出于子容。（《诗话总龟》前集引《王直芳诗话》）

◆此词为叔原在长安思念西楼歌女（即词中“旧相逢”）而作。“西楼”二句回忆旧日欢情，犹“南苑吹花，西楼题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清颍尊前酒满衣，十年风月旧相知。凭谁细话当时事，肠断山长水远诗。

金凤阙，玉龙墀，看君来换锦袍时。姮娥已有殷勤约，留着蟾宫第一枝。

◎风月：指吟风弄月的文人雅事。亦可指涉足歌台舞榭等风月场所。

◎金凤阙、玉龙墀：指帝京的宫殿。

◎旧时以“蟾宫折桂”表示科举应试及第。“蟾宫第一枝”，指状元。

◆叔原在元丰五年至八年（1082—1085）监颍昌许田镇期间结识了一位朋友。多年以后，叔原得知这位朋友要到汴京来参加会试，就写了这首词寄给朋友。据词中“十年风月旧相知”推测，此词约作于元祐六年（1091）前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醉拍春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唐白居易《代书诗寄微之》）

◆“费”字本于学书纸费，学医人费。（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拍”字生而熟炼；“恼”字新。（夏敬观批语）

又

小令尊前见玉箫，银灯一曲太妖娆。歌中醉倒谁能恨，唱罢归来酒未消。

春悄悄，夜迢迢，碧云天共楚宫遥。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

◎谢桥：唐宰相李德裕侍妾谢秋娘为名歌妓，后因以“谢娘”泛指歌妓。谢桥谓谢娘家近处之桥。

◆程叔微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宋邵博《闻见后录》）

◆鬼语分明爱赏多，小山小令擅清歌。世间不少分襟处，月细风尖唤奈何。（清厉鹗《论词绝句》）

◆“又踏杨花过谢桥”，即伊川亦为叹赏。近于我见犹怜矣。（清沈谦《填词杂说》）

◆小晏神仙中人，重以父名之贻，贤师友相与沆瀣，其独造处岂凡夫肉眼所能见及。“梦魂惯得无拘检，又逐杨花过谢桥。”以是为至，乌足与论《小山词》耶？（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伤心梦呓，昔人以为鬼语，余不谓然。（夏敬观批语）

◆此二首（“醉拍春衫惜旧香”、“小令尊前见玉箫”）之结句，情韵均胜。次首“谢桥”二句尤见新颖。（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叔原在友人家中听一歌姬唱歌，一见倾心，却难以相接。长夜迢迢，因思念而不能入寐。惟有梦魂不受约束，一次次飞到她的身边。末二句从唐张泌《寄人》诗“别梦依依到谢家”得，而更摇曳生姿。（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楚女腰肢越女腮，粉圆双蕊髻中开。朱弦曲怨愁春尽，渌酒杯寒记夜来。

新掷果，旧分钗，冶游音信隔章台。花间锦字空频寄，月底金鞍竟未回。

◎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晋书·潘岳传》）

◎夏侯氏父母曰："妇人见去，当分钗断带。"（晋袁宏《后汉记·灵帝纪》上。分钗，喻夫妻或情人离异。）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宋欧阳修《蝶恋花》词。冶游，指涉足声色场所。章台，汉长安街名，街上多妓院。泛指歌台舞榭。）

◆"朱弦"、"渌酒"说明她歌妓的身份。过片谓冶游之人不断更换，来了又去，一去不来。揭示了妓女生涯的悲苦，但写得比较隐晦和委曲，不像《敦煌词·望江南》"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那样直截了当。这也表明了文人词与民间词的差异。（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

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唐杜甫《秋兴八首》之三。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腰幽深处。）

◎香球趁拍回环匼，花盏抛巡取次飞。（唐白居易《醉后赠人》。取次，随便，任意。）

◎柳外飞来双羽玉，弄晴相对浴。（五代韦庄《谒金门》）

◎蜀望帝淫其臣鳖灵之妻，乃禅位而逃。时此鸟适鸣，故蜀人以杜鹃鸣为悲望帝，其鸣为“不如归去”云。（《蜀王本纪》）

◎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宋范仲淹《越上闻子规》）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此词写因听到杜鹃的鸣声而引起思归之念。可能作于元丰八年（1085）春叔原监颍昌许田镇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陌上濛濛残絮飞，杜鹃花里杜鹃啼。年年底事不归去，怨月愁烟长为谁。

梅雨细，晓风微，倚楼人听欲沾衣。故园三度群花谢，曼倩天涯犹未归。

◎（东方朔）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曼倩，汉东方朔，字曼倩。叔原以曼倩自喻。）

◎曼倩不归花落尽，满丛烟露月当楼。（唐温庭筠《题河中紫极宫》）

◆笔意亦俊爽，亦婉约。（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这首词与上一首《鹧鸪天》（十里楼台倚翠微）词意思相同，当作于同一时期，也可能一首先写，另一首是改定本。（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晓日迎长岁岁同，太平箫鼓间歌钟。云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开昨夜风。

罗幕翠，锦筵红，钗头罗胜写宜冬。从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尊对月空。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齐己《早梅》）

◎锦筵红，罗幕翠，侍燕美人姝丽。（宋张先《更漏子》）

◎罗胜：胜，古代妇女节日的一种饰物，用罗绢做的叫罗胜。旧时立春日在上面写“宜春”二字，戴在头上。此词描写冬至情景，所以罗胜上写“宜冬”二字。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尊空对月。（唐李白《将进酒》）

又

小玉楼中月上时，夜来惟许月华知。重帘有意藏私语，双烛无端恼暗期。

伤别易，恨欢迟，归来何处验相思。沈郎春雪愁消臂，谢女香膏懒画眉。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唐白居易《长恨歌》。小玉，古诗词中常用作仙女或侍女的名字。）

◎沈郎：沈约，南朝梁诗人。

◎常恐胸前春雪释，惟愁座上庆云生。（唐方干《赠美人四首》之三。春雪，喻洁白的肌肤。）

◎窗间谢女青娥敛，门外萧郎白马嘶。（唐温庭筠《赠知音》）诗。谢女，晋谢安侄女谢道蕴富有才情。亦以泛指女子或才女。

◆“验”字新。（夏敬观批语）

又

手捻香笺忆小莲，欲将遗恨倩谁传。归来独卧逍遥夜，梦里相逢酩酊天。

花易落，月难圆，只应花月似欢缘。秦筝算有心情在，试写离声入旧弦。

◆此词写对小莲的思念。归来，指从沈宅或陈宅听歌后回到自己家中。独卧无聊，情思弥切，惟有靠酩酊大醉，能与小莲在梦里相逢。然而欢缘似花月之易落难圆。此时可能已有监许田镇之任命，故曰秦筝亦发出离别之声。（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九日悲秋不到心，凤城歌管有新音。风凋碧柳愁眉淡，露染黄花笑靥深。

初见雁，已闻砧，绮罗丛里胜登临。须教月户纤纤玉，细捧霞觞滟滟金。

◎砧：捣衣石。秋天缝制棉衣时，捣衣者尤多，故常以砧声表示已到秋天。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唐李白《子夜吴歌》之三）

◎登临：登山临水。此处指重九登高。

◎最宜轻动纤纤玉，醉送当观滟滟金。（唐罗邺《题笙》诗。月户，指华丽的楼台，如云窗月户。纤纤玉，指女子柔细的手。滟滟金，形容美酒的色泽。）

◆重九词新意。（夏敬观批语）

◆此词亦为应蔡京而作。参阅《鹧鸪天》（晓日迎长岁岁同）词。意谓重阳日与其登高，还不如在家里饮酒听歌。泛泛而谈，对蔡京无阿谀奉承之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碧藕花开水殿凉，万年枝外转红阳。升平歌管随天仗，祥瑞封章满御床。

金掌露，玉炉香，岁华方共圣恩长。皇州又奏圜扉静，十样宫眉捧寿觞。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唐李白《口号吴王美人半醉》）

◎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南朝齐谢朓《直中书省》。万年枝，即冬青树。）

◎上（汉武帝）于未央宫以铜作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取云表之露，拟和玉屑，服以求仙。（《汉武故事》）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唐温庭筠《更漏子》词）

◎圜扉静：指狱中无犯人，意谓国内太平安定。

◆《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于此词调下注云：“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集，宣叔原作此，大称上意。”此词内容，只是歌颂升平，并无深意。（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绿橘梢头几点春，似留香蕊送行人。明朝紫凤朝天路，十二重城五碧云。

歌渐咽，酒初醺，尽将红泪湿湘裙。赣江西畔从今日，明月清风忆使君。

◎北倚苍龙阙，西临紫凤垣。（唐阎朝隐《早朝》。紫凤，紫凤垣，泛指宫墙。）

◎十二重城：古分天下为九州，虞舜时扩分为十二州。指十二州之城。

◎五碧云：喻帝京。

◎刘尹（刘惔）曰："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许洵）。"（《世说新语·言语》）

◆从词意看，此词是叔原在离筵席上所作，令营妓歌以送赣州太守任满回京。以绿橘开花表明时间是在春末夏初，行人即后文的"使君"。（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生查子

金鞭美少年，去跃青骢马。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

消息未归来，寒食梨花谢。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

◎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寒食：节气名，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唐李商隐《无题》）

◆晏叔原小词“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吕东莱极喜诵此词，以为有思致。然此语本李义山诗云：“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味在言外。（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律诗如“春城月出人皆醉”及“罗绮晴娇绿水洲”之句，诗馀如“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一词，生平竭力摹拟，竟不能到。（明宋征璧《抱真堂诗话》引陈子龙曰）

◆“去跃”二字从妇人目中看出，深情挚语。末联“无处”二字，意致凄然，妙在含蓄。（清黄苏《蓼园词评》）

◆俊爽已极。（夏敬观批语）

又

轻匀两脸花，淡扫双眉柳。会写锦笺时，学弄朱弦后。

今春玉钏宽，昨夜罗裙皱。无计奈情何，且醉金杯酒。

又

关山魂梦长，鱼雁音尘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归梦碧纱窗，说与人人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

◎翠被双盘金缕凤。忆得前春，有个人人共。（宋欧阳修《蝶恋花》。人人，称亲昵的人。）

◆此词可能在长安为思念西楼歌女而作。“关山”句犹《少年游》词“王孙此去，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鱼雁”句犹《满庭芳》词“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此时叔原还只二十多岁，故曰“两鬓可怜青”。“归梦”与“人人”则是指在汴京的西楼歌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

忍泪不能歌，试托哀弦语。弦语愿相逢，知有相逢否。

◎“坠雨”二句：喻女子为人所抛弃。

◎断梦归云经日去，无计使、哀弦寄语。（宋张先《惜双双》）

◆齐梁新体诗之佳者，不能过之。（夏敬观批语）

又

一分残酒霞，两点愁蛾晕。罗幕夜犹寒，玉枕春先困。

心情剪彩慵，时节烧灯近。见少别离多，还有人堪恨。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剪彩，剪裁花纸或彩绸制成花草虫鱼之类的装饰品。）

◎烧灯：节日举行灯会。指元宵节。

又

轻轻制舞衣，小小裁歌扇。三月柳浓时，又向津亭见。

垂泪送行人，湿破红妆面。玉指袖中弹，一曲《清商怨》。

又

红尘陌上游，碧柳堤边住。才趁彩云来，又逐飞花去。

深深美酒家，曲曲幽香路。风月有情时，总是相思处。

◎一生风月供惆怅，到处烟花恨别离。（五代韦庄《多情》）

又

长恨涉江遥，移近溪头住。闲荡木兰舟，误入双鸳浦。

无端轻薄云，暗作廉纤雨。翠袖不胜寒，欲向荷花语。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古诗十九首》之六）

◎雨过月华生，冷彻鸳鸯浦。（宋柳永《甘草子》）

◎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桥通。（宋张先《一丛花》）

◎廉纤雨：细雨。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诗）

◆晏幾道《小山词》似古乐府，余绝爱其《生查子》云（词略）。公自序云：“《补亡》一篇，补乐府之亡也。”可以当之。（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是六朝人《采莲赋》作法。（夏敬观批语）

◆起句用“涉江采芙蓉”诗，以呼应“荷花”结句，盖咏采莲女之作。上段写绮怀之幽香，下段写丽情之宛转，殊有《竹枝词》意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凤城时，说与青楼道。遍看颍川花，不似师师好。

◎总把春山扫眉黛，不知供得几多愁。（唐李商隐《代赠二首》之二）

◎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南朝梁王僧孺《咏宠姬》）

◆此词作于叔原监颍昌许田镇时，写给当地一个名师师的妓女。上片描写她容貌之美。下片谓他将来回到汴京，还将对京城的妓女夸说，颍川的女子当推师师为最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落梅庭榭香，芳草池塘绿。春恨最关情，日过阑干曲。

几时花里闲，看得花枝足。醉后莫思家，借取师师宿。

◆此词与上一首作于同一时期。庭榭、池塘，乃师师居处。（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狂花倾刻香，晚蝶缠绵意。天与短因缘，聚散常容易。

传唱入离声，恼乱双蛾翠。游子不堪闻，正是衷肠事。

◎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北周庾信《小园赋》）

◎鲍生者，有妾二人。遇外弟韦生有良马。鲍出妾为酒劝韦。韦请以马换妾，鲍许以抱胡琴者。仍命歌以送韦酒。既而妾又歌以送鲍酒。歌曰：“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太平广记》）

◎芳草灞陵春岸。柳烟深，满楼弦管。一曲离声肠寸断。（五代韦庄《上行杯》）

又

官身几日闲，世事何时足。君貌不长红，我鬓无重绿。

榴花满琖香，《金缕》多情曲。且尽眼中欢，莫叹时光促。

又

春从何处归，试向溪边问。岸柳弄娇黄，陇麦回青润。

多情美少年，屈指芳菲近。谁寄岭头梅，来报江南信。

◎庾岭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开，寒暖之候异也。（《白孔六帖》）

南乡子

渌水带青潮，水上朱阑小渡桥。桥上女儿双笑靥，妖娆，倚着阑干弄柳条。

月夜落花朝，减字偷声按玉箫。柳外行人回首处，迢迢，若比银河路更遥。

◎岸帻静言明月夜，匡床闲卧落花朝。（唐白居易《喜杨六侍御同宿》。落花朝，落花时节。）

◆今日西湖有花朝而无月夕，有红粉而无佳人，愧前盛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小蕊受春风，日日宫花花树中。恰向柳绵撩乱处，相逢，笑靥旁边心字浓。

归路草茸茸，家在秦楼更近东。醒去醉来无限事，谁同？说着西池满面红。

◎小蕊：女子名。

◎心字：心字香。

◎秦楼：指妓院或歌舞场所。

◆此词有“日日宫花花树中”之句，而《减字木兰花》（长杨辇路）词有“重到宫花花树中”之句，显然所咏为同一件事，“西池”与“长杨辇路”说明同样是在汴京。从“日日宫花花树中”及“说着西池满面红”的描写看，此女年岁尚小，而“家在秦楼更近东”表明她出身于倡家。可与《减字木兰花》词互相参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花落未须悲，红蕊明年又满枝。惟有花间人别后，无期，水阔山长雁字迟。

今日最相思，记得攀条话别离。共说春来春去事，多时，一点愁心入翠眉。

◎雁字迟：鸿雁来迟，表示久盼的书信未到。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霸桥，折柳赠别。）

又

何处别时难？玉指偷将粉泪弹。记得来时楼上烛，初残，待得清霜满画阑。

不惯独眠寒，自解罗衣衬枕檀。百媚也应愁不睡，更阑，恼乱心情半被闲。

◎晨鸡两遍报更阑，刁斗无声晓露干。（唐方干《元日》。更阑，五更将尽，即将黎明。）

◆“阑”字重韵异解。宋人词前后阕不避重。（夏敬观批语）

又

画鸭懒熏香，绣茵犹展旧鸳鸯。不似同衾愁易晓，空床，细剔银灯怨漏长。

几夜月波凉，梦魂随月到兰房。残睡觉来人又远，难忘，便是无情也断肠。

◎舞鸾镜匣收残黛，睡鸭香炉换夕熏。（唐李商隐《促漏》）

◎金鱼锁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唐李商隐《燕台秋》）

又

眼约也应虚，昨夜归来凤枕孤。且据如今情分里，相于，只恐多时不似初。

深意托双鱼，小剪蛮笺细字书。更把此情重问得，何如？共结因缘久远无。

◎眼约：用目光相约，犹目成。

◎相于：相厚，相亲近。

◆反复诘问，惟恐历久寒盟，写情入深细处。人谓小山之词，“字字娉娉袅袅，如揽嫱、施之袂”，此等句足以当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新月又如眉，长笛谁教月下吹。楼倚暮云初见雁，南飞，漫道行人雁后归。

意欲梦佳期，梦里关山路不知。却待短书来破恨，应迟，还是凉生玉枕时。

◎黄昏一岸阴风起，新月如眉生阔水。（唐齐己《湘妃庙》）

◎何人教我吹长笛，与倚春风弄月明。（唐杜牧《题元处士高亭》）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唐赵嘏《长安晚秋》）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隋薛道衡《人日思归》）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南朝梁沈约《别范安成》）

◆小词之妙，如汉、魏五言诗。其风骨兴象，迥乎不同。苟徒求之色泽字句间，斯末已。（清先著、程洪《词洁》）

◆“新月又如眉”，“又”字说明盼望丈夫归家已非一月。丈夫曾言雁后归来，从初见北雁南飞，至今丈夫仍未归，故曰“漫道”。倚楼远望之时，闻凄清之笛声，更令人难以为怀。无可奈何，欲寄托于梦里相逢，而“梦中不识路”，亦成空想。还是等丈夫来信，以解岑寂罢，那又太迟了，因为仍须等到凉秋时分。一层层转折，层次分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清平乐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

◎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唐张籍《忆远》）

◆结句殊怨，然不忍别。（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

◆怨语，然自是凄绝。（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千花百草，送得春归了。拾蕊人稀红渐少，叶底杏青梅小。

小琼闲抱琵琶，雪香微透轻纱。正好一枝娇艳，当筵独占韶华。

◎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宋晏殊《木兰花》。雪香，女子肌肤的香气。）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唐李白《清平调三首》其二）

又

烟轻雨小，紫陌香尘少。谢客池塘生绿草，一夜红梅先老。

旋题罗带新诗，重寻杨柳佳期。强半春寒去后，几番花信来时。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唐刘禹锡《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谢客：南朝宋诗人谢灵运小名客儿，故称谢客。谢诗中名句曰“池塘生春草”，故后人称池塘为谢客池塘。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生查子》）

◎花信：即花信风，谓应花期而来的风。

◆此词写仲春时节与一歌女重修旧好。“旋”与“重”皆为“重新”之义，似指曾与该女失和，现在重新题诗并约会。“春寒”隐喻关系冷淡，“花信”隐喻感情升温。（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可怜娇小，掌上承恩早。把镜不知人易老，欲占朱颜长好。

画堂秋月佳期，藏钩赌酒归迟。红烛泪前低语，绿笺花里新词。

◎掌上：相传汉成帝后赵飞燕体态轻盈，能为掌上舞。

◎容颜老难赪，把镜悲鬓发。（唐岑参《下外江舟怀终南旧居》。赪，红。）

◎藏钩：古代一种游戏。

又

红英落尽，未有相逢信。可恨流年凋绿鬓，睡得春酲欲醒。

钿筝曾醉西楼，朱弦玉指《梁州》。曲罢翠帘高卷，几回新月如钩。

◎庭前春逐红英尽，舞态徘徊。（南唐李煜《采桑子》）

◎春酲：春天醉后的困倦。句意谓别后百无聊赖，直睡到酒困欲醒时。

◆此词在长安时思念西楼歌女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春云绿处，又见归鸿去。侧帽风前花满路，冶叶倡条情绪。

红楼桂酒新开，曾携翠袖同来。醉弄影娥池水，短箫吹落残梅。

◎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周书·独孤信传》。后以指洒脱不羁的风度。）

◎密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唐李商隐《燕台·春》。冶叶倡条，指妓女。）

又

波纹碧皱，曲水清明后。折得疏梅香满袖，暗喜春红依旧。

归来紫陌东头，金钗换酒消愁。柳影深深细路，花梢小小层楼。

◎又有清流激湍，引以为流觞曲水。（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唐元稹《遣悲怀》）

◎消遣离愁无计，但暗掷、金钗买醉。（宋柳永《望远行》）

◆上阕“梅香”二句，喻暗喜彼姝之仍在。下阕“细路”、“层楼”二句，将其居处分明写出，其中人若唤之欲应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中的“疏梅”为双关语，暗指歌女疏梅。疏梅原为南湖歌女。叔原经郑侠事件出狱后，在汴京重遇疏梅，虽已隔数年，疏梅依旧美丽姣好，两人重新来往。参阅《洞仙歌》（春残雨过）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西池烟草，恨不寻芳早。满路落花红不扫，春色渐随人老。

远山眉黛娇长，清歌细逐霞觞。正在十洲残梦，水心宫殿斜阳。

◎太和末，（杜）牧自御史出佐宣州幕，虽所至辄游，终无属意。因游湖州，得鸦头女十馀岁，惊为国色。因语其母，将接至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不十年，必守此郡。不来，乃从尔所适。"母许诺，为盟而别。故牧归，颇以湖州为念。寻拜黄州、池州、睦州，皆非意也。牧与周墀善，会墀为相，及拜以三笺，求守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乃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唐于邺《扬州梦记》）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唐白居易《长恨歌》）

◎霞觞：美酒。

◎十洲：道教称大海中有十处神仙居住的名山胜景。泛指仙景。

又

蕙心堪怨，也逐春风转。丹杏墙东当日见，幽会绿窗题遍。

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都把旧时薄幸，只消今日无情。

◎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南朝宋鲍照《芜城赋》。蕙心，本喻女子心地纯洁，性情高雅。此指所怨女子之心。）

◆此词记录叔原与一女子之间的一段感情纠葛。当日幽会题诗，满心喜欢，而如今好梦难凭，心生怨恨。然而“旧时薄幸”，说明叔原以前曾有负于她，所以自责无奈，只得强作排遣。（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幺弦写意，意密弦声碎。书得凤笺无限事，犹恨春心难寄。

卧听疏雨梧桐，雨馀淡月朦胧。一夜梦魂何处，那回杨叶楼中。

◎莫把幺弦拨，怨极弦能说。（宋张先《千秋岁》。幺弦，琵琶的第四弦，借指琵琶。）

◎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南朝梁元帝《春别应令诗》之一）

◎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唐李昂《从军行》。杨叶楼，借指女子居处。）

◆“幺弦”二句，听女子的琵琶声，似含有情意，引起了自己的情思，犹《临江仙》词“琵琶弦上说相思”也。然而“春心难寄”，因为这女子可能是朋友家中的侍女。末二句，相思入梦，还到女子身边，犹《鹧鸪天》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笙歌宛转，台上吴王宴。宫女如花倚春殿，舞绽缕金衣线。

酒阑画烛低迷，彩鸳惊起双栖。月底三千绣户，云间十二琼梯。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唐李白《越中览古》）

◎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唐杜牧《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

◎江上高楼十二梯，梯梯登遍与云齐。（唐刘禹锡《楼上》）

又

暂来还去，轻似风头絮。纵得相逢留不住，何况相逢无处。

去时约略黄昏，月华却到朱门。别后几番明月，素娥应是消魂。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唐李商隐《霜月》。素娥，嫦娥的别称。）

◆先言无处相逢，似已说尽矣。后段话明月以见意，纵不相逢，而仍相思无既。真善写情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双纹彩袖，笑捧金船酒。娇妙如花轻似柳，劝客千春长寿。

艳歌更倚疏弦，有情须醉尊前。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初圆。

◎江东苏小，夭斜窈窕，都不胜、彩鸾娇妙。（宋张先《梦仙乡》。娇妙，俏丽。）

◎可怜：可喜。

◎玉娇：指明月。

又

寒催酒醒，晓陌飞霜定。背照画帘残烛影，斜月光中人静。

锦衣才子西征，万重云水初程。翠黛倚门相送，鸾肠断处离声。

◎鸾肠：指鸾肠（鹍鸡等的肠的美称）所制的琴弦。句谓奏到哀感的离声，琴弦亦为之而断。

◆此词“锦衣才子西征，万重烟水初程”，与《少年游》（西楼别后）词“王孙此际，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相符，可知所叙为离别西楼歌女去长安事。描写清晨出发，西楼歌女相送情景。（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莲开欲遍，一夜秋声转。残绿断红香片片，长是西风堪怨。

莫愁家住溪边，采莲心事年年。谁管水流花谢，月明昨夜兰船。

◎莫愁：古乐府传说中女子。泛指女子。

◆抵过六朝人一篇《采莲赋》。（夏敬观批语）

◆下阕言流水落花，最是无情有恨，而夜月兰船，嬉游自若，徒使采莲人年年惆怅，莫愁之愁，殆与春潮俱满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叔原大约在熙宁四年（1070）到六年（1073）之间，曾在河南商丘与一歌女相恋，并一起在南湖采莲。后来感情破裂，该歌女爽约不再来往，使叔原十分痛苦。参阅《鹧鸪天》（守得莲开结伴游）词及《玉楼春》（采莲时节慵歌舞）词。此词谓莲开尚未遍，而一夜西风，把花片吹落殆尽。暗示他与该女之间，已有裂痕。“采莲心事年年”指叔原还把与该女一起采莲之情萦记于心。词当作于与该女子断绝往来之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沉思暗记，几许无凭事。菊靥开残秋少味，闲却画阑风意。

梦云归处难寻，微凉暗入香襟。犹恨那回庭院，依前月浅灯深。

◎城高铁瓮横强弩，柳暗朱楼多梦云。（唐杜牧《润州》诗之二。梦云，借指女子。）

◆“无凭事”指叔原与一女子相好之事。“梦云”句道出真情，该女子已离他而去。如今庭院中之景色依然，而人已行踪难寻，此所以为恨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莺来燕去，宋玉墙东路。草草幽欢能几度，便有系人心处。

碧天秋月无端，别来长照关山。一点恹恹谁会，依前凭暖阑干。

◎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处处落花春寂寂，时时中酒病恹恹。（唐刘兼《春昼醉眠》。恹恹，精神委靡貌。）

又

心期休问，只有尊前分。勾引行人添别恨，因是语低香近。

劝人满酌金钟，清歌唱彻还重。莫道后期无定，梦魂犹有相逢。

◎分：缘分。

木兰花

秋千院落重帘暮，彩笔闲来题绣户。墙头丹杏雨馀花，门外绿杨风后絮。

朝云信断知何处，应作襄王春梦去。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

◎彩笔：《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载：南朝梁江淹少时，曾梦人授以五色笔，从此文诗大进。后梦中将五色笔交还郭璞，从此为诗绝无美句，人谓才尽。后人因以“彩笔”指文笔富于词藻。

◎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更低垂。（唐杜甫《秋兴八首》之八）

◆“雨馀花，风后絮”，“入江云，粘地絮”，如出一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着一实语，败矣。康伯可“正是销魂时候也，撩乱花飞”、晏叔原“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秦少游“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深得此法。（清沈谦《填词杂说》）

◆“馀”、“后”二字有意味。（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前阕首二句，别后想其院宇深沉，门阑紧闭。接言墙内之人，如雨馀之花，门外行踪，如风后之絮。次阕起二句，言此后杳无音信。末二句言重经其地，马尚有情，况于人乎？似为游冶思其旧好而言。然叔

原尝言其先公不作妇人语，则叔原又岂肯为狭邪之事。或亦有所寄托言之也。（清黄苏《蓼园词评》）

◆此词叙述对旧识歌女之回忆。故地重来，伊人已杳。马犹记路，人何以堪。南宋俞国宝《风入松》词“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化用此词末二句，但无此凄婉。（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小鬟若解愁春暮，一笑留春春也住。晚红初减谢池花，新翠已遮琼苑路。

湔裙曲水曾相遇，挽断罗巾容易去。啼珠弹尽又成行，毕竟心情无会处。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宋欧阳修《蝶恋花》）

◎谢池：谢灵运《登池上楼》诗“池塘生春草”为千古名句，后人因把“谢家池”、“谢池”作为池塘的美称。

◎湔裙：旧俗于农历正月元日至晦日，士女酹酒洗衣于水边，以辟灾度厄。

◎唐李商隐《柳枝·序》：柳枝为商隐堂兄让山的邻女，因见让山诵商隐《燕台》诗，生爱慕之心。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次日见商隐，约商隐曰：“后三日邻当去湔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过。”商隐因事爽约。后柳枝为东诸侯取去。

又

小莲未解论心素，狂似钿筝弦底柱。脸边霞散酒初醒，眉上月残人欲去。

旧时家近章台住，尽日东风吹柳絮。生憎繁杏绿阴时，正碍粉墙偷眼觑。

◎空留锦字表心素，至今缄愁不忍窥。（唐李白《寄远》诗之八。心素，心意，心情。）

◎东风吹柳絮：形容柳絮在风中飘荡，亦暗喻她的狂放好动。

又

风帘向晓寒成阵，来报东风消息近。试从梅蒂紫边寻，更绕柳枝柔处问。

来迟不是春无信，开晚却疑花有恨。又应添得几分愁，二十五弦弹未尽。

◎向晓：凌晨。

◎梅蒂紫边：指梅花的紫色花蒂。

◎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唐钱起《归雁》）

又

念奴初唱《离亭宴》，会作离声勾别怨。当时垂泪忆西楼，湿尽罗衣歌未遍。

难逢最是身强健，无定莫如人聚散。已拚归袖醉相扶，更恼香檀珍重劝。

◆此词为西楼歌女而作。叔原与该女分别后（《少年游》“西楼别后”），去长安任职，大约三年后任满回汴京，而该女已死。故听歌而忆念旧情，歌未毕已罗衣尽湿。“难逢最是身强健”恐非泛泛而言，暗示西楼歌女乃因病而亡。（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玉真能唱朱帘静，忆在双莲池上听。百分蕉叶醉如泥，却向断肠声里醒。

夜凉水月铺明镜，更看娇花闲弄影。曲终人意似流波，休问心期何处定。

◎百分：犹满杯。

◎蕉叶：浅底酒杯。

◎云破月来花弄影。（宋张先《天仙子》）

◆此词写在池上饮酒听歌，见月下荷花娇艳而回忆前情，不胜伤感，因而歌曲虽终，而思绪不绝。似为同在南湖采莲的女子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阿茸十五腰肢好，天与怀春风味早。画眉匀脸不知愁，殢酒熏香偏称小。

东城杨柳西城草，月会花期如意少。思量心事薄轻云，绿镜台前还自笑。

◎殢酒：沉湎于酒。

◎“思量”句：谓由于年纪尚小，虽已开始有怀春之情，但其心事毕竟还无足轻重。

又

初心已恨花期晚，别后相思长在眼。兰衾犹有旧时香，每到梦回珠泪满。

多应不信人肠断，几夜夜寒谁共暖。欲将恩爱结来生，只恐来生缘又短。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南唐李璟《摊破浣溪沙》。梦回，梦醒后。）

减字木兰花

长亭晚送，都似绿窗前日梦。小字还家，恰应红灯昨夜花。

良时易过，半镜流年春欲破。往事难忘，一枕高楼到夕阳。

◎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五代韦庄《菩萨蛮》）

◎小字：指书信。

◎半镜：据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载：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为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时陈政方乱，德言破一镜，各执其半，相约国亡后于正月望日持半镜相访。陈亡，乐昌为越公杨素所得。德言于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持半镜卖，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出半镜以合之。乐昌以情告杨素，素即召德言，还其妻。后遂以半镜或破镜喻夫妻离别。半镜流年，谓夫妻分别的岁月。

◆轻而不浮，浅而不露，美而不艳，动而不流。字外盘旋，句中含吐。小词能事备矣。（清先著、程洪《词洁》）

◆由相别而相逢，而又相别，窗前灯影，楼上斜阳，写悲欢离合，情景兼到。（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留春不住，恰似年光无味处。满眼飞英，弹指东风太浅情。

筝弦未稳，学得新声难破恨。转枕花前，且占香红一夜眠。

又

长杨辇路，绿满当年携手处。试逐春风，重到宫花花树中。

芳菲绕遍，今日不如前日健。酒罢凄凉，新恨犹添旧恨长。

◎振师五柞，习马长杨。（汉扬雄《长杨赋》。长杨，长杨宫的省称。）

◎辇路经营，修除飞阁。（汉班固《西都赋》。辇路，天子车驾所经的道路。）

◆此词有“重到宫花花树中”之句，可知为《南乡子》词“小蕊受春风。日日宫花花树中”之续篇。词意谓离别数年之后，重到当年与小蕊携手同游之处，已寻访不到小蕊的行踪，因而心绪凄凉，愁恨交集。“旧恨”指昔年离别，“新恨”谓今日寻访不遇。（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泛清波摘遍

催花雨小，着柳风柔，都似去年时候好。露红烟绿，尽有狂情斗春早。长安道。秋千影里，丝管声中，谁放艳阳轻过了。倦客登临，暗惜光阴恨多少。

楚天渺。归思正如乱云，短梦未成芳草。空把吴霜鬓华，自悲清晓。帝城杳。双凤旧约渐虚，孤鸿后期难到。且趁朝花夜月，翠尊频倒。

◎楚天：此处指汴京，作者家在汴京。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吴霜鬓华，喻白发。）

◎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唐王维《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双凤，双凤阙，借指帝都。）

◆词中有“都似去年时候好”及“长安道”之语，可知作于离汴京到长安后的次年春天。（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洞仙歌

春残雨过，绿暗东池道。玉艳藏羞媚赪笑。记当时、已恨飞镜欢疏，那至此，仍苦题花信少。

连环情未已，物是人非，月下疏梅似伊好。澹秀色，黯寒香，粲若春容，何心顾、闲花凡草。但莫使、情随岁华迁，便杳隔秦源，也须能到。

◎有村皆绿暗，无径不红芳。（唐吴融《途次淮口》。绿暗，指绿阴渐浓。）

◎更深欲诉蛾眉敛，衣薄临醒玉艳寒。（唐李商隐《天平公主座中呈令狐令公》。玉艳，像玉一样华美艳丽，形容艳丽的脸容。）

◎飞镜欢疏：谓月下的欢情太少。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唐李商隐《牡丹》。题花，在花片上题诗。）

◎秦源：即桃源，桃花源。据南朝宋刘义庆《幽冥录》：东汉时刘晨、阮肇到天台山采药迷路，误入桃源洞，遇见二仙女，被邀至其家。半年后归家，子孙已过七代。再到桃源，已找不到原处。常用以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情不能重新恢复。

◆此词写重见疏梅。疏梅是叔原在归德府南湖认识的歌女。（参阅《虞美人》词："疏梅月下歌《金缕》。忆共文君语。"）但他当时所恋的是一同采莲的文君（借代），对疏梅仅是一般的相识。故曰"飞镜欢

疏……题花信少”。此时疏梅从归德迁到汴京。叔原因郑侠上书事被拘，出狱后又见到她，故曰“连环情未已”。“物是人非”，指自己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结句表示他希望能与疏梅重叙旧欢。（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菩萨蛮

来时杨柳东桥路，曲中暗有相期处。明月好因缘，欲圆还未圆。

却寻芳草去，画扇遮微雨。飞絮莫无情，闲花应笑人。

◎曲中：妓坊的通称。

◆月未十分圆满，情味最长。取喻因缘，小山独能见到。（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个人轻似低飞燕，春来绮陌时相见。堪恨两横波，恼人情绪多。

长留青鬓住，莫放红颜去。占取艳阳天，且教伊少年。

◎汉成帝孝成皇后赵飞燕，本为宫人，初学歌舞，以体轻号飞燕。

◎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文选》傅毅《舞赋》。横波，指女子流动的眼波。）

又

莺啼似作留春语，花飞斗学《回风舞》。红日又平西，画帘遮燕泥。

烟光还自老，绿镜人空好。香在去年衣，鱼笺音信稀。

◎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唐李贺《残丝曲》）

◎京路人归天直北，江楼客散日平西。（唐白居易《北楼送客归上都》）

◎闽中二月，烟光秀绝。（唐黄滔《祭崔补阙》）

◎写得鱼笺何恨，其如花锁春辉。（五代和凝《何满子》。鱼笺，古代的一种笺纸，借指书信。）

又

春风未放花心吐。尊前不拟分明语。酒色上来迟。绿须红杏枝。

今朝眉黛浅。暗恨归时远。前夜月当楼。相逢南陌头。

◎绿须：指乌黑的头发。

◎红杏枝：指红润的脸颊。

又

娇香淡染胭脂雪，愁春细画弯弯月。花月镜边情，浅妆匀未成。

佳期应有在，试倚秋千待。满地落英红，万条杨柳风。

◎娇香：原指花，喻美女。

又

香莲烛下匀丹雪，妆成笑弄金阶月。娇面胜芙蓉，脸边天与红。

玳筵双揭鼓，唤上华茵舞。春浅未禁寒，暗嫌罗袖宽。

◎丹雪：指胭脂和铅粉。

◎大妇初调筝，中妇饮歌声。小妇春妆罢，弄月当宵楹。（南唐李煜《三妇艳》诗之六）

又

哀筝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

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

◎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归。（唐王涯《秋夜曲》）

◎二八月轮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唐李商隐《昨日》）

◎双眸翦秋水，十指剥春葱。（唐白居易《筝》）

◆温庭筠“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陈无己（应为晏幾道）“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皆弹琴筝俊语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断肠”二句俊极，与“一一春莺语”（欧阳修《生查子》词）比美。（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写筝耶？寄托耶？意致却极凄惋。末句意浓而韵远，妙在能蕴藉。（清黄苏《蓼园词评》误作张子野词）

又

江南未雪梅花白。忆梅人是江南客。犹记旧相逢。淡烟微月中。

玉容长有信。一笑归来近。怀远上楼时。晚云和雁低。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淡烟微月”句高雅绝尘，人与花合写也。“晚云”句在空际写怀人，旨趣弥永。（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叔原五兄知止任吴郡太守，叔原去江南依其兄。此词为在江南时思念汴京的疏梅而作，故曰“忆梅人是江南客”。“玉容”句指疏梅常写信给他。“一笑”句谓他不久即将回汴京。（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相逢欲话相思苦，浅情肯信相思否。还恐漫相思，浅情人不知。

忆曾携手处，月满窗前路。长到月来时，不眠犹待伊。

玉楼春

雕鞍好为莺花住，占取东城南陌路。尽教春思乱如云，莫管世情轻似絮。

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虚名身莫负。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宋欧阳修《蝶恋花》）

◆清真袭取“人如风后过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较此尤妙。（夏敬观批语）

又

一尊相遇春风里，诗好似君人有几。吴姬十五语如弦，能唱当时楼下水。

良辰易去如弹指，金琖十分须尽意。明朝三丈日高时，共拚醉头扶不起。

◎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醉头扶不起，三丈日还高。（唐杜牧《醉题》诗）

又

琼酥酒面风吹醒，一缕斜红临晚镜。小颦微笑尽妖娆，浅注轻匀长淡净。

手挼梅蕊寻香径，正是佳期期未定。春来还为个般愁，瘦损宫腰罗带剩。

◎琼酥：亦作琼苏，美酒名。

◎分妆间浅靥，绕脸傅斜红。（南朝梁简文帝《艳歌篇》。唐张泌《妆楼记》：“斜红绕脸，盖古妆也。”）

◎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宋张先《天仙子》）

◎手寒匀面粉，鬟动倚帘风。（唐元稹《生春》诗）

◎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南唐冯延巳《谒金门》）

◎楚王空待学风流，饿损宫腰终不似。（宋柳永《木兰花·柳枝》）

又

清歌学得秦娥似，金屋瑶台知姓字。可怜春恨一生心，长带粉痕双袖泪。

从来懒话低眉事，今日新声谁会意。坐中应有赏音人，试问回肠曾断未。

◎“金屋”句：谓闻名于富人贵族之家。

◎是以肠一曲而九回。（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以肠的反复翻转喻忧思郁结，后以愁肠为回肠。）

◎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馀里不去。遂跳上船，至即便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世说新语·黜免》。后以断肠或肠断形容极度思念或悲痛。）

又

旗亭西畔朝云住，沉水香烟长满路。柳阴分到画眉边，花片飞来垂手处。

妆成尽任秋娘妒，嫋嫋盈盈当绣户。临风一曲醉朦腾，陌上行人凝恨去。

◎旗亭：酒楼。悬旗为酒招，故称。

◎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妬。（唐白居易《琵琶行》。秋娘，杜秋娘。唐节度使李锜妾，善唱《金缕曲》。泛指歌女或侍妾。）

◆极似“红豆啄残，碧梧栖老”一联，于此可参活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离鸾照罢尘生镜。几点吴霜侵绿鬓。琵琶弦上语无凭，荳蔻梢头春有信。

相思拚损朱颜尽。天若多情终欲问。雪窗休记夜来寒，桂酒已消人去恨。

◎娉娉袅袅十三馀，荳蔻梢头二月初。（唐杜牧《赠别》）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去冬雪夜，叔原曾听一女子弹奏琵琶，触动心旌。至今分别已数月，眼见荳蔻梢头已露春意，而仍未重逢，故作此词以抒相思之苦。（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东风又作无情计。艳粉娇红吹满地。碧楼帘影不遮愁，还似去年今日意。

谁知错管春残事。到处登临曾费泪。此时金琖直须深，看尽落花能几醉。

又

斑骓路与阳台近。前度无题初借问。暖风鞭袖尽闲垂，微月帘栊曾暗认。

梅花未足凭芳信。弦语岂堪传素恨。翠眉饶似远山长，寄与此愁颦不尽。

◎斑骓：毛色青白相杂的骏马。旧诗词中常用以指所爱男子所骑的马。

◎阳台：见《临江仙》（浅浅馀寒春半）词注。借指风月场所。

◆此词描写一风尘女子的心态。该女见一男子初度来访，便对他产生钟情之意，但该男子仅略问几句而已。后又见该男子骑马在门前徘徊，并在月光下窥望她家帘幕。女子以梅花相赠，并以弦语表达深情，而该男子始终无所表示。所以暗自伤神，双眉不展。（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红绡学舞腰肢软，旋织舞衣宫样染。织成云外雁行斜，染作江南春水浅。

露桃宫里随歌管，一曲《霓裳》红日晚。归来双袖酒成痕，小字香笺无意展。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唐白居易《缭绫》诗）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唐杜牧《题桃花夫人庙》诗）

◎怅望前回梦里期。看花不语苦相思。露桃宫里小腰肢。（五代韦庄《天仙子》）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晏殊《清平乐》）

又

当年信道情无价，桃叶尊前论别夜。脸红心绪学梅妆，眉翠工夫如月画。

来时醉倒旗亭下，知是阿谁扶上马。忆曾挑尽五更灯，不记临分多少话。

◎桃叶：晋王献之侍妾名。借指侍女或歌妓。

◆咏酒醉之诗，唐人有“不知谁送出深松”，宋人有“阿谁扶我上雕鞍”，皆善于描写。叔原《玉楼春》词云：（词略）。真能委曲言情。（清郭麐《灵芬馆词话》）

◆清真袭取入《瑞鹤仙》词。（夏敬观批语）

◆此词回忆当年与一歌女叙别之时，该女刻意梳妆打扮，可见她的情深意密。当时离情萦怀，饮至沉醉，不知是谁扶我上马回家，也不记得临别时她对我说了多少话。醒后苦苦回忆，直到黎明，还是茫无头绪。（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采莲时候慵歌舞，永日闲从花里度。暗随蘋末晓风来，直待柳梢斜月去。

停桡共说江头路，临水楼台苏小住。细思巫峡梦回时，不减秦源肠断处。

◎一夜清风蘋末起，露珠翻尽满池波。（唐王涯《秋思二首》诗之二）

◎苏小：苏小小。南朝齐钱塘名妓。借指女子。

◎巫峡梦回：见《临江仙》（浅浅馀寒春半）词注。

◎秦源：即桃源，桃花源。常用以表示男女之间的爱情不能重新恢复。

◆绵丽有致。（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叙述叔原在商丘结识一歌女，二人常相约在南湖采莲。白天在湖中游耍，晚上在该女家中歇宿。“巫峡梦回”表明后来二人关系发生变化，该歌女不再与他相好，因此他回思往事，犹如刘、阮重到桃源，已找不到仙女踪迹，思之令人肠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芳年正是香英嫩，天与娇波长入鬓。蕊珠宫里旧承恩，夜拂银屏朝把镜。

云情去住终难信，花意有无休更问。醉中同尽一杯欢，归后各成孤枕恨。

◎长途酒醒腊春寒，嫩蕊香英扑马鞍。（唐罗隐《人日新安道中见梅花》。句谓女子年纪很轻。）

◎愁蛾黛蹙，娇波刀剪。（宋柳永《河传》。娇波，妩媚的目光。）

◎蕊珠宫：道教经典中所说的仙宫。

◎夜拂玉床朝把镜，黄金殿外不教行。（唐王建《宫词一百首》之六十八）

又

轻风拂柳冰初绽，细雨消尘云未散。红窗青镜待妆梅，绿陌高楼催送雁。

华罗歌扇金蕉琖，记得寻芳心绪惯。凤城寒尽又飞花，岁岁春光常有限。

◎“红窗”二句：意谓歌女晓妆未竟，而绿陌高楼已有人来催去侑酒。

阮郎归

粉痕闲印玉尖纤，啼红傍晚奁。旧寒新暖尚相兼，梅疏待雪添。

春冉冉，恨恹恹，章台对卷帘。个人鞭影弄凉蟾，楼前侧帽檐。

◎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唐李白《王昭君二首》之二。啼红，指女子流泪。）

◆词中有章台卷帘之句，知所写的是一个妓女。前六句从妓女入笔，晚妆、时令、心境逐一描述。最后三句从另一面写。谓此时卷帘面向章台街，只见月光下一个游客在楼前侧帽扬鞭，装出十分潇洒的样子。此词对妓女和游客分头各自描写，不作评判，而褒贬之意自见。（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来时红日弄窗纱，春红入睡霞。去时庭树欲栖鸦，香屏掩月斜。

收翠羽，整妆华，青骊信又差。玉笙犹恋碧桃花，今宵未忆家。

◎十五入汉宫，花颜笑春红。（唐李白《怨歌行》）

◎王孙归去晚，宫树欲栖鸦。（五代韦庄《延兴门外作》）

◎青骊：毛色青黑的马。此处借指骑马的人。

◎碧桃花：喻欢场中的女子。

◆词写闺怨。夫婿一夜未归，回家时已红日当窗，而到黄昏月斜时又出门去了。因此妻子收拾起首饰和化妆品，不再晚妆。“青骊信又差”，谓夫婿又一次失信。末二句点明怨恨的根由：今夜他仍留恋与别的女子寻欢作乐，不想回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小山《阮郎归》词：（词略）。情意凄婉，不在五代人之下。后结句，先与道君（宋徽宗）《燕山亭》，不期而同。惟道君《燕山亭》全阕尤悱哀可怜，因其境惨故也。（张伯驹《丛碧词话》）

◆《采桑子》词云："秋来更觉消魂苦，小字还稀。"此词曰："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采桑子》词云："别后除非。梦里时时得见伊。"此词曰："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二词所咏情事相同。《采桑子》词有"南楼把手凭肩处"之句，可知为"南楼翠柳"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天边金掌露成霜，云随雁字长。绿杯红袖称重阳，人情似故乡。

兰佩紫，菊簪黄，殷勤理旧狂。欲将沉醉换悲凉，清歌莫断肠。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蒹葭》）

◎理旧狂：指重温旧时之狂态。

◆小山词《阮郎归》云：（词略）。“绿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旧狂”五字三层意。“狂”者，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发现于外者也。狂已旧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将沈醉换悲凉”，是上句注脚。“清歌莫断肠”，仍含不尽之意。此词沉着厚重，得此结句，便觉竟体空灵。小晏神仙中人，重以名父之贻，师友相与沆瀣，其独造处，岂凡夫肉眼所能见及。“梦魂惯得无拘检，又逐杨花过谢桥”，以是为止，乌足与论小山词耶？（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这首词可能作于神宗元丰六、七年（1083、1084）重阳节叔原监颍昌许田镇时。颍昌即许州。仁宗皇祐元年（1049）秋，晏殊曾到许州担任过一年知州。虽已过去三十馀年，可能在许州还留有一些旧吏。叔原虽然仕途淹蹇，陆沈下位，他们对他还很尊重，请他参加州府的重阳节宴会，所以他有“人情似故乡”之感。此词写他在重阳节参加宴会的情景和感受。谓虽居客中，而人情温暖，既有美酒可饮，又有美人相陪，则不必为闻清歌而断肠矣。（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晓妆长趁景阳钟，双蛾着意浓。舞腰浮动绿云秾，樱桃半点红。

怜美景，惜芳容，沉思暗记中。春寒帘幕几重重，杨花尽日风。

◎今朝画眉早，不待景阳钟。（唐李贺《追赋画江潭苑四首》之四。景阳钟，南朝齐武帝以宫深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钟声，早起装饰。后人称之为景阳钟。）

◎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唐李商隐《赠歌妓》。樱桃，喻女子小而红润的嘴。）

◆此词末二句以景语作结，但景中含情。“春寒”句带有关怀之意，“杨花”句怜其飘泊无依。（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归田乐

试把花期数，便早有、感春情绪。看即梅花吐。愿花更不谢，春且长住。只恐花飞又春去。

花开还不语，问此意、年年春还会否。绛唇青鬓，渐少花前侣。对花又记得、旧曾游处。门外垂杨未飘絮。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宋欧阳修《蝶恋花》词）

浣溪沙

二月春花厌落梅，仙源归路碧桃催。渭城丝雨劝离杯。

欢意似云真薄幸，客鞭摇柳正多才。凤楼人待锦书来。

◆此词写一欢场女子于春日送别情人。一面指其薄幸，一面犹望他别后能寄书信，以慰离别之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卧鸭池头小苑开，暄风吹尽北枝梅。柳长莎软路萦回。

静避绿阴莺有意，漫随游骑絮多才。去年今日忆同来。

◎暄风：暖风，春风。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唐韩愈《晚春》。此反用其意。）

又

二月和风到碧城，万条千缕绿相迎。舞烟眠雨过清明。

妆镜巧眉偷叶样，歌楼妍曲借枝名。晚秋霜霰莫无情。

◎元始（元始天尊）居紫云之阙，碧霞为城。（《太平御览》卷六七四引《上清经》。后以碧城为仙人居处。此处泛指华美的住所。）

◎“妆镜”句：谓对镜梳妆，按柳叶图形画眉。

◎借枝名：谓歌楼所唱之曲以“杨柳枝”为名。

◆此词咏柳，上片即景形容，下片用典赞美，有爱怜之意。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云：“此词通首咏柳，细味之皆含讽意。上半阕言其盛时。下半阕一、二句，言趋附者之多也。末句似讽似怜，又似以盛衰无常警戒之。盖柳盛于二月时而衰于晚秋，似得势者有盛必有衰也。作者意中必有所指之人，必系权势煊赫于一时者。考宋仁宗朝，吕夷简权势最盛，子公绰、公弼、公著、公孺皆荣显。《宋史·吕夷简传》论曰：‘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之未有也。’神宗朝王安石得君虽专，然不如吕氏之三世执政。此词所讽，当指吕氏。”可备一说。（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白纻春衫杨柳鞭，碧蹄骄马杏花鞯。落英飞絮冶游天。

南陌暖风吹舞榭，东城凉月照歌筵。赏心多是酒中仙。

◎白扑柳飞絮，红浮桃落英。（唐白居易《春池闲泛》）

◎冶游：野游。亦指涉足歌台舞榭。下片“南陌”“东城”即冶游之地。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又

床上银屏几点山，鸭炉香过琐窗寒。小云双枕恨春闲。

惜别漫成良夜醉，解愁时有翠笺还。那回分袂月初残。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唐温庭筠《菩萨蛮》）

◎春别犹春恋，夏还情更久。罗帐为谁褰，双枕何时有？（《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

◆此词为思念小云而作，当作于监许田镇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绿柳藏乌静掩关，鸭炉香细琐窗闲。那回分袂月初残。

惜别漫成良夜醉，解愁时有翠笺还。欲寻双叶寄情难。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古乐府《杨叛儿》）

◆幽怨。（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篇当是原作，上一阕为改作。编者两存之。（夏敬观批语）

又

家近旗亭酒易酤，花时长得醉工夫。伴人歌笑懒妆梳。

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相逢还解有情无。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唐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行人碧溪渡，系马绿杨枝。（唐杜牧《句溪夏日送卢霈秀才归王屋山将欲赴举》）

◎呼卢：古时一种赌博游戏。

◆晏叔原长短句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盖用乐府《水调歌》云：“户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然叔原之辞甚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唐韩翃诗云：“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近世晏叔原乐府词云：“门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气格乃过本句，不谓之剽可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恨无花，不恨无醉，恨无工夫耳。叔原可夸。（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此词上片写旗亭歌女之生涯，下片写冶游郎的豪兴，分头各自描写。“伴”字、“懒”字、“春”字、“夜”字都用得很恰当而含有深意。（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日日双眉斗画长，行云飞絮共轻狂。不将心嫁冶游郎。

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一春弹泪说凄凉。

◎见我佯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唐李商隐《蝶三首》之三。冶游郎，喜涉足歌楼舞榭的人。）

◆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晏幾道“溅酒滴残歌扇字，弄花熏得舞衣香”，直觉俨然如在目前，疑于化工之笔。（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作者将此一舞女之生活和内心写得如此酣畅，其自身几化为此女。盖由作者自身亦具有此种矛盾之痛苦，亦同有此舞女之个性，故能体认真切，此舞女直可认为作者己身之写照。此种写法，又较托闺情以抒己情者更亲切，因之更加动人。论者称其词顿挫，即从此等处看出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飞鹊台前晕翠蛾，千金新换绛仙螺。最难加意为颦多。

几处泪痕留醉袖，一春愁思近横波。远山低尽不成歌。

◎飞鹊台：指镜台，梳妆台。

◎“千金”二句：谓由于心中愁苦，常常皱眉，纵有千金买来的螺子黛，亦不能把眉毛画好。

又

午醉西桥夕未醒，雨花凄断不堪听。归时应减鬓边青。

衣化客尘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长亭。凤楼争见路旁情。

◎风流响和韵，哀怨声凄断。（北周庾信《夜听捣衣》）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一）

◆茬苒。（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此词可能作于离汴京去颍昌许田镇的途中。去时是在春天，故曰：“衣化客尘今古道，柳含春意短长亭。”三年后回京是在秋天，故《临江仙》词曰：“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一样宫妆簇彩舟，碧罗团扇自障羞。水仙人在镜中游。

腰自细来多态度，脸因红处转风流。年年相遇绿江头。

◎云衣不取暖，月扇未障羞。（唐李商隐《拟意》）

◎水仙：传说中的水中神仙。借指采莲女。

◎吴趋自有乐，还似镜中游。（唐虞世南《赋得吴都》）

◆此词描写一群服饰优美的采莲女子，仿佛仙女一般。叔原在商丘的几年中年年与一歌女在南湖采莲并游耍（《清平乐》词“莫愁家住溪边，采莲心事年年”，《采桑子》词“旧事年年，时节南湖又采莲”），故年年与这群采莲女子相遇。（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已拆秋千不奈闲，却随胡蝶到花间。旋寻双叶插云鬟。

几折湘裙烟缕细，一钩罗袜素蟾弯。绿窗红豆忆前欢。

◎画堂春过，悄悄落花天。最是娇痴处，尤殢檀郎，未教拆了秋千。（宋柳永《促拍满路花》）

◎素蟾：月亮。

又

闲弄筝弦懒系裙，铅华消尽见天真。眼波低处事还新。

怅恨不逢如意酒，寻思难值有情人。可怜虚度琐窗春。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唐鱼玄机《赠邻女》）

又

团扇初随碧簟收，画檐归燕尚迟留。靥朱眉翠喜清秋。

风意未应迷狭路，灯痕犹自记高楼。露花烟叶与人愁。

又

翠阁朱阑倚处危，夜凉闲捻彩箫吹。曲中双凤已分飞。

绿酒细倾消别恨，红笺小写问归期。月华风意似当时。

◎危：高。

◎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唐杜牧《杜秋娘》）

◆小山诸词，无不闲雅。后人描写闺情，大半失之淫冶。此唐、五代、北宋所以犹为近古。（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又

唱得红梅字字香，柳枝桃叶尽深藏。遏云声里送雕觞。

才听便拚衣袖湿，欲歌先倚黛眉长。曲终敲损燕钗梁。

◎红梅：歌女名。此句赞红梅歌声之妙。

◎柳枝：白居易侍妾。

◎桃叶：王献之侍妾。

◎遏云：见《更漏子》（蕣华浓）词注。

◎敲折玉钗歌转咽，一声声作两眉愁。（唐韩偓《闺情》）

◆秦少游诗：“十年逋欠僧房睡，准拟如今处处还。”又晏叔原词：“唱得红梅字字香。”如“处处还”、“字字香”，下得巧。（宋吴可《藏海诗话》）

又

小杏春声学浪仙，疏梅清唱替哀弦。似花如雪绕琼筵。

腮粉月痕妆罢后，脸红莲艳酒醒前。今年《水调》得人怜。

◎浪仙：唐诗人贾岛，字浪仙。著有《长江集》。

◆据此词“似花如雪绕琼筵”句推断，此词应作于叔原落魄潦倒以前，还在春风得意之年。叔原初识疏梅，是在南湖采莲之时（《虞美人》词“疏梅月下歌《金缕》”），可见小杏亦为南湖之歌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铜虎分符领外台，五云深处彩旌来。春随红旆过长淮。

千里袴襦添旧暖，万家桃李间新栽。使星回首是三台。

◎铜虎分符：古代帝王授予臣下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为虎形，故称虎符。最初用玉制，后改用铜，背有铭文，剖为两半。右半留中央，左半给地方长官或统兵的将帅。调兵时朝廷使臣须持中央的半面虎符与地方长官或统帅的半面虎符验对，符合始能发兵。

◎外台：官名。

◎五云深处：指皇帝所在之地，帝京。

◎使星：使者。

◎三台：汉因秦制，以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

◆这首词叙述一位京城高官外调为淮地长官，并预期其有良好政绩，回京后升任尚书。（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浦口莲香夜不收，水边风里欲生秋。棹歌声细不惊鸥。

凉月送归思往事，落英飘去起新愁。可堪题叶寄东楼。

◎江楼今日送归燕，正是去年题叶时。（唐杜牧《题桐叶》）

◆托兴采莲，无不绝佳。（夏敬观批语）

◆此词写与所爱歌女一起在南湖采莲并游耍。“凉月”句谓晚上送她回家，可参阅《鹧鸪天》词：“来时浦口云随棹，采罢江边月满楼。”《清平乐》词：“谁管水流花谢，月明昨夜兰船。”末二句述别后对她的思念。（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莫问逢春能几回，能歌能笑是多才。露花犹有好枝开。

绿鬓旧人皆老大，红梁新燕又归来。尽须珍重掌中杯。

◎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四）

又

楼上灯深欲闭门，梦云归去不留痕。几年芳草忆王孙。

向日阑干依旧绿，试将前事倚黄昏。记曾来处易消魂。

◎王孙去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楚辞》淮南小山《招隐士》）

◆此词谓叔原从长安返回汴京，重新到西楼去寻访所爱的歌女。但见楼上灯光昏暗，不像从前那样灯烛辉煌。西楼不再是歌舞场所。昔年的歌女，亦已星散。因此想到自己所爱的歌女在此苦苦地等待他，年复一年，见芳草而盼王孙归来（《少年游》词“王孙此际，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而自己终于来晚了。楼上的阑干犹在。以前曾与该女在黄昏时倚阑眺望，互诉衷情。而今风物如旧，而人事已非，所以令人肠断欲绝。（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六么令

绿阴春尽，飞絮绕香阁。晚来翠眉宫样，巧把远山学。一寸狂心未说，已向横波觉。画帘遮帀。新翻曲妙，暗许闲人带偷掐。

前度书多隐语，意浅愁难答。昨夜诗有回文，韵险还慵押。都待笙歌散了，记取留时霎。不消红蜡。闲云归后，月在庭花旧阑角。

◎遮帀：遮蔽严密。

◎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唐白居易《杨柳枝》）

◎偷掐：用拇指点着别指进行暗记或推算。此指记谱。

◎回文：诗词的一种体制，字句回环往复读之，均能成诵。

◆十韵都可矜许。隐跃。（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款密竭情。（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此倒押韵之法，甚峭拔。（夏敬观批语）

◆此词为一歌女而作。除称赞该女眉式之美、歌声之妙以外，主要描写两人的心意。谓彼女之激情，已从其眼波察觉。而她寄来的信，由于多用隐语，意思不甚明显，故难以答复。昨夜她写的回文诗，又由于韵太冷僻，不好奉和。乃约她在酒阑席散之后留下来，在庭院中相会。（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雪残风信，悠飏春消息。天涯倚楼新恨，杨柳几丝碧。还是南云雁少，锦字无端的。宝钗瑶席。彩弦声里，拚作尊前未归客。

遥想疏梅此际，月底香英白。别后谁绕前溪，手拣繁枝摘。莫道伤高恨远，付与临风笛。尽堪愁寂。花时往事，更有多情个人忆。

◎风信：随时令变化的风称信风，能预告时令信息。

◆此词为在江南思念疏梅而作。谓冬去春来，仍未得疏梅书信，愁情难解，又担心疏梅另有新好。（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日高春睡，唤起懒装束。年年落花时候，惯得娇眠足。学唱宫梅便好，更暖银笙逐。黛蛾低绿。堪教人恨，却似江南旧时曲。

常记东楼夜雪，翠幕遮红烛。还是芳酒杯中，一醉光阴促。曾笑阳台梦短，无计怜香玉。此欢难续。乞求歌罢，借取归云画堂宿。

◎暖：把笙簧加热，使音质清亮。

◎阳台梦短：见《临江仙》（浅浅馀寒春半）词注。

◎归云：用巫山神女典，借喻妓女或歌女。

更漏子

槛花稀，池草遍，冷落吹笙庭院。人去日，燕西飞，燕归人未归。

数书期，寻梦意，弹指一年春事。新怅望，旧悲凉，不堪红日长。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一）

◎书期：书信中所约之期。

又

柳间眠，花里醉，不惜绣裙铺地。钗燕重，鬓蝉轻，一双梅子青。

粉笺书，罗袖泪，还有可怜新意。遮闷绿，掩羞红，晚来团扇风。

◎中庭自摘青梅子，先向钗头戴一双。（唐韩偓《中庭》诗。一双梅子青，指插在发髻上作为装饰的两颗青梅。）

◎闷绿：因愁闷而脸色发青。

◆“闷绿”字生。（夏敬观批语）

又

柳丝长，桃叶小，深院断无人到。红日淡，绿烟晴，流莺三两声。

雪香浓，檀晕少，枕上卧枝花好。春思重，晓妆迟，寻思残梦时。

◎雪香：指女子洁白肌肤散发的香气。

◎檀晕：妇女眉边的浅赭色光影。

◎晓窗梦到昭华。阿琼家。欹枕残妆，一朵卧枝花。（南唐冯延巳《相见欢》词。卧枝花，此处以枕上刺绣的折枝花喻横躺在床上的女子。）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唐温庭筠《菩萨蛮》）

◆情馀言外，不必用香泽字面。（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前写景，后言情，景丽而情深，《金荃集》中绝妙词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露华高，风信远，宿醉画帘低卷。梳洗倦，冶游慵，绿窗春睡浓。

彩条轻，金缕重，昨日小桥相送。芳草恨，落花愁，去年同倚楼。

◎露华方照夜，云影复经春。（南朝齐王俭《春夕》。露华，指清冷的月光。）

◆曰“昨日”，曰“去年”，宛雅哀怨。（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又

出墙花，当路柳，借问芳心谁有。红解笑，绿能颦，千般恼乱春。

北来人，南去客，朝暮等闲攀折。怜晚秀，惜残阳，情知枉断肠。

◎出墙花、当路柳：犹路柳墙花，喻妓女。

◎红解笑、绿能颦：犹能笑能颦。形容女子的媚态。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敦煌词·望江南》）

◎春兰早芳，实忌鸣鴂；秋菊晚秀，无惮繁霜。（南朝谢惠连《连珠》。晚秀：指迟开的花。）

又

欲论心，先掩泪，零落去年风味。闲卧处，不言时，愁多只自知。

到情深，俱是怨，惟有梦中相见。犹似旧，奈人禁，偎人说寸心。

◎奈人禁：使人如何能禁受。

河满子

对镜偷匀玉筯，背人学写银钩。系谁红豆罗带角，心情正着春游。那日杨花陌上，多时杏子墙头。

眼底关山无奈，梦中云雨空休。问看几许怜才意，两蛾藏尽离愁。难拚此回肠断，终须锁定红楼。

◎谁怜双玉筯，流面复流襟。（南朝梁刘孝威《独不见》。玉筯，喻眼泪。）

◎银钩：形容书法遒劲有力。

◆此词写少女春游时在杨花陌上见到一书生，后来在墙头又多次见到他，产生了爱慕之心。“系红豆”暗示相思之意。但这仅是单恋，未被对方所知。“偷匀玉筯”指暗自流泪，“背人”句谓偷偷地写情书，但并未寄去，所以无法把自己的情意传达给对方，有如关山之隔。而梦中相会，亦属虚空。故空有怜才之意，而只能独自含愁。末二句谓虽为此肠断而难以舍却，仍须闭居于红楼之中，不能有越轨的行为。（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绿绮琴中心事，齐纨扇上时光。五陵年少浑薄幸，轻如曲水飘香。夜夜魂消梦峡，年年泪尽啼湘。

归雁行边远字，惊鸾舞处离肠。蕙楼多少铅华在，从来错倚红妆。可羡邻姬十五，金钗早嫁王昌。

◎绿绮：古琴名。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班婕妤《怨诗》）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唐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年少，泛指京都富豪子弟。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均在渭水北岸，今陕西咸阳市附近，合称五陵。汉元帝以前，每立陵墓，辄迁徙四方富豪及外戚于此居住，令供奉园陵。因此五陵成为富豪聚居之处。）

◎曲水飘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曲水飘香，在水面飘流的落花。）

◎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晋张华《博物志》）

◎惊鸾：形容舞姿轻盈美妙。

◎蕙楼独卧频度春，彩阁辞君几徂暑。（唐高适《秋胡行》）

◎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唐崔颢《王家少妇》。王昌，唐人艳体诗中常以王昌作为男性典型人物，其人事迹已无可稽考。）

◆此词写妓女生涯。谓其心事只能靠琴弦传达，年光在歌扇中消逝。夜夜供那些贵族子弟玩乐，又一次次被抛别，只能在眼泪中度日。她们也知道用妆粉来吸引人不是长久之计，希望能嫁给一个可靠的人，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于飞乐

晓日当帘，睡痕犹占香腮。轻盈笑倚鸾台。晕残红，匀宿翠，满镜花开。娇蝉鬓畔，插一枝、淡蕊疏梅。

每到春深，多愁饶恨，妆成懒下香堦。意中人，从别后，萦系情怀。良辰好景，相思字、唤不归来。

◎鸾台：鸾镜台，妆台。

◆“插一枝、淡蕊疏梅”可能有双关之意，暗示该女即为叔原所钟情的歌女疏梅。“从别后，萦系情怀”，表明此时叔原是在江南依其五兄知止。用疏梅的口吻表示对他的思念，并对他不能回汴京共度良辰感到遗憾。（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愁倚阑令

凭江阁，看烟鸿。恨春浓。还有当年闻笛泪，洒东风。

时候草绿花红。斜阳外、远水溶溶。浑似阿莲双枕畔，画屏中。

◎烟鸿：在烟霭中飞翔的大雁。

◎旧时闻笛泪，今夜重沾衣。（唐司空曙《冬夜耿拾遗王秀才就宿因伤故人》诗。魏晋之间，向秀与嵇康、吕安友善。嵇、吕为司马昭所杀。向秀经过嵇康山阳旧居，闻邻人笛声，感怀亡友，作《思旧赋》。）

◆上片用向秀闻笛落泪典故，下片忆及小莲房中画屏景色，知此词为悼念已下世的沈廉叔并思念小莲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花阴月，柳梢莺。近清明。长恨去年今夜雨，洒离亭。

枕上怀远诗成。红笺纸、小砑吴绫。寄与征人教念远，莫无情。

又

春罗薄，酒醒寒。梦初残。攲枕片时云雨事，已关山。

楼上斜日阑干。楼前路、曾试雕鞍。拚却一襟怀远泪，倚阑看。

◎梦初残：谓梦似醒未醒时。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三国魏曹植《善哉行》。阑干，横斜貌。）

御街行

年光正似花梢露，弹指春还暮。翠眉仙子望归来，倚遍玉城珠树。岂知别后，好风良月，往事无寻处。

狂情错向红尘住，忘了瑶台路。碧桃花蕊已应开，欲伴彩云飞去。回思十载，朱颜青鬓，枉被浮名误。

◆此词假托天上的仙女盼望自己回去，岂知自己离开仙界后迷失方向，迷恋于红尘之中。自己十年的青春岁月为浮名所误。（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街南绿树春饶絮，雪满游春路。树头花艳杂娇云，树底人家朱户。北楼闲上，疏帘高卷，直见街南树。

阑干倚尽犹慵去，几度黄昏雨。晚春盘马踏青苔，曾傍绿阴深驻。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处。

◎雪：喻柳絮。

◎娇云：亦喻柳絮。

浪淘沙

高阁对横塘，新燕年光。柳花残梦隔潇湘。绿浦归帆看不见，还是斜阳。

一笑解愁肠，人会娥妆。藕丝衫袖郁金香。曳雪牵云留客醉，且伴春狂。

◎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胜香醪。（宋柳永《西江月》）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宋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近日每思归少室，故人遥忆隔潇湘。（唐刘沧《秋日夜怀》。潇湘，潇水和湘江。古诗中常以指远地江河之阻。）

◎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唐李贺《大堤曲》）

◎娥妆：女子妆饰。借喻女子。

◎藕丝衫子柳花裙，空着沉香慢火熏。（唐元稹《白衣裳二首》之二）

◎玉喉窱窱排空光，牵云曳雪留陆郎。（唐李贺《洛姝真珠》诗。王琦注：“牵云曳雪，谓揽其衣裳而留之也。”）

◆高阁为妻子所居之处。隔潇湘，指丈夫在远地。柳花残梦可从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理解其意。然而丈夫未归，方留恋于秦楼楚馆，饮酒作乐。（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小绿间长红，露蕊烟丛。花开花落昔年同。惟恨花前携手处，往事成空。

山远水重重，一笑难逢。已拚长在别离中。霜鬓知他从此去，几度春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缠绵悱恻。（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丽曲《醉思仙》，十二哀弦。秾蛾叠柳脸红莲。多少雨条烟叶恨，红泪离筵。

行子惜流年，鶗鴂枝边。吴堤春水舣兰船。南去北来今渐老，难负尊前。

◎花袍白马不归来，浓蛾迭柳香唇醉。（唐李贺《洛姝真珠》）

◎只有醉吟宽别恨，不须朝暮促归程。雨条烟叶系人情。（宋晏殊《浣溪沙》）

◆词中有“离筵”、“行子”、“吴堤春水舣兰船”等词句，当作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叔原离开江南回汴京时所作。写歌女在离筵上含泪弹奏送别叔原情景。（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翠幕绮筵张，淑景难忘。《阳关》声巧绕雕梁。美酒十分谁与共，玉指持觞。

晓枕梦高唐，略话衷肠。小山池院竹风凉。明夜月圆帘四卷，今夜思量。

◎淑景：指美好的时光。

◎楼上四垂帘不卷，天寒山色偏宜远。（宋欧阳修《渔家傲》词）

丑奴儿

昭华凤管知名久，长闭帘栊。日日春慵。闲倚庭花晕脸红。

应说金谷无人后，此会相逢。三弄临风。送得当筵玉琖空。

◎昭华凤管：指玉箫或玉笛。

◎（桓伊）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客主不交一言。（《晋书·桓伊传》。后人据桓伊所作的笛曲改编成《梅花三弄》。）

◆此“说”字是唱作平声，一见便知。（夏敬观批语）

◆从“金谷无人后，此会相逢”推测，此女可能是沈廉叔家的侍女。廉叔下世后，此女流转于人间。今番叔原幸得重会此女，听其吹奏，有无限感慨。（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日高庭院杨花转，闲淡春风。莺语惺忪。似笑金屏昨夜空。

娇慵未洗匀妆手，闲印斜红。新恨重重。都与年时旧意同。

◎燕巢才点缀，莺舌最惺憁。（唐元稹《春六十韵》。惺忪，也作惺惚，惺憁。象声词，形容声音轻快。）

◎年时：当年；去年。

诉衷情

种花人自蕊宫来，牵衣问小梅。今年芳意何似，应向旧枝开。

凭寄语，谢瑶台，客无才。粉香传信，玉琖开筵，莫待春回。

◆手牵种花人之衣，询问今年蕊珠宫中梅花是否还向旧枝开，实际上是问所思女子是否仍有旧时的情意。可能叔原与她已经分别了一段时间。下片中的瑶台即谓蕊宫仙女。“客”自指，“客无才”是自谦语，表示自己庸庸碌碌，本来不配与仙女作伴。但仍期盼与其欢饮同乐，不要辜负春光。（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净揩妆脸浅匀眉，衫子素梅儿。苦无心绪梳洗，闲淡也相宜。

云态度，柳腰肢，入相思。夜来月底，今日尊前，未当佳期。

◎谪仙醉后云为态，野客吟时月作魂。（唐吴融《题兖州泗河中石床》。云态度，指态度自然。）

又

渚莲霜晓坠残红，依约旧秋同。玉人团扇恩浅，一意恨西风。

云去住，月朦胧，夜寒浓。此时还是，泪墨书成，未有归鸿。

◎紫艳半开篱菊净，红衣落尽渚莲愁。（唐赵嘏《长安晚秋》诗）

◎团扇恩浅：汉成帝班婕妤失宠，求供养太后长信宫。作《怨诗》。见《河满子》（绿绮琴中心事）词注。

◎泪墨洒为书，将寄万里亲。（唐孟郊《归信吟》）

又

凭觞静忆去年秋，桐落故溪头。诗成自写红叶，和恨寄东流。

人脉脉，水悠悠，几多愁。雁书不到，蝶梦无凭，漫倚高楼。

◎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十载，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临御沟，得一红叶，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处到人间。"归藏于箱。后宫中放出宫女择配，卢所娶者乃是题诗之人。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因以"蝶梦"喻迷离惝恍的梦境。

又

小梅风韵最妖娆，开处雪初消。南枝欲附春信，长恨陇人遥。

闲记忆，旧江皋，路迢迢。暗香浮动，疏影横斜，几处溪桥。

◎江皋：江岸，江边。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二首》之一）

◆即用当代人诗句入词。（夏敬观批语）

又

长因蕙草记罗裙。绿腰沉水熏。阑干曲处人静，曾共倚黄昏。

风有韵，月无痕，暗消魂。拟将幽恨，试写残花，寄与朝云。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五代牛希济《生查子》）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唐李商隐《牡丹》。朝云，巫山神女名。此指所忆女子。）

◆乐府《六幺》讹作《绿腰》，此则直指裙腰耳。（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御纱新制石榴裙，沉香慢火熏。越罗双带宫样，飞鹭碧波纹。

随锦字，叠香痕，寄文君。系来花下，解向尊前，谁伴朝云。

又

都人离恨满歌筵，清唱倚危弦。星屏别后千里，更见是何年。

骢骑稳，绣衣鲜，欲朝天。北人欢笑，南国悲凉，迎送金鞭。

◎都人：即都人子，谓美丽的女子。

◆此词写一南方郡守任满返京。官妓在离筵上倚琴瑟唱曲送别。南方子民含悲相送，而北方（指汴京）人仕将欢笑相迎。可能与《鹧鸪天》（绿橘梢头几点春）词作于同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破阵子

柳下笙歌庭院，花间姊妹秋千。记得春楼当日事，写向红窗夜月前。凭谁寄小莲？

绛蜡等闲陪泪，吴蚕到了缠绵。绿鬓能供多少恨，未肯无情比断弦。今年老去年。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唐杜牧《赠别》）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唐李商隐《无题》）

◆对法活泼，措词亦婉媚。（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凄咽芊绵。（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叔原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开始监颍昌许田镇，写此词寄小莲，时年已四十六岁左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好女儿

绿遍西池，梅子青时。尽无端、尽日东风恶，更霏微细雨，恼人离恨，满路春泥。应是行云归路，有闲泪、洒相思。想旗亭、望断黄昏月，又依前误了，红笺香信，翠袖欢期。

◎就中一夜东风恶，收红舍紫无遗落。（唐王建《春去曲》。恶，强烈。）

◎细雨霏微，不放双眉时暂开。（南唐李煜《采桑子》词）

◆春雨绵绵，满路泥泞，使有情人不能赴约相会，所以可恨也。男子望着歌女当时归去的路，徒洒相思之泪。并且想象该歌女在旗亭望月，心恨情人来书相约的欢期又被这雨耽误了。（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酌酒殷勤，尽更留春。忍无情、便赋馀花落，待花前细把，一春心事，问个人人。

莫似花开还谢，愿芳意、且长新。倚娇红、待得欢期定，向水沉烟底，金莲影下，睡过佳辰。

◎（绹）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花炬送还。（《新唐书·令狐绹传》。金莲，泛指华美的灯烛。）

点绛唇

花信来时，恨无人似花依旧。又成春瘦，折断门前柳。

天与多情，不与长相守。分飞后，泪痕和酒，占了双罗袖。

◎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唐李商隐《赠歌妓二首》之二）

◎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唐李贺《致酒行》）

◎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乐府诗集·东飞伯劳歌》。后因称离别为分飞或劳燕分飞。）

◆句能铸新。（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淋漓沉致。（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又

明日征鞭，又将南陌垂杨折。自怜轻别，拚得音尘绝。

杏子枝边，倚处阑干月。依前缺，去年时节，旧事无人说。

◆“自怜”、“拚得”四字，慅悴而□伊。（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流连往复，情味自永。（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垂杨”即“柳”，词中暗藏西溪南楼的“柳”与“杏”两个歌女的名字。参阅《少年游》“西溪丹杏……南楼翠柳”。“明日征鞭”表明次日叔原即将离去，因此在离别前夜，向二人告别。临别依依，黯然消魂，再也没有心情提起去年相聚时的旧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碧水东流，漫题凉叶津头寄。谢娘春意。临水颦双翠。

日日骊歌，空费行人泪。成何计，未如浓醉，闲掩红楼睡。

◎谢娘：见《诉衷情》（数枝金菊对芙蓉）词注。

◎相逢只恨相知晚，一曲骊歌又几年。（唐李毅《浙东罢府西归酬别张广文皮先辈陆秀才》。《诗经》佚篇《骊驹》为告别时所唱的歌，后因称告别之歌为骊歌。）

又

妆席相逢，旋匀红泪歌《金缕》。意中曾许，欲共吹花去。

长爱荷香，柳色殷桥路。留人住，淡烟微雨，好个双栖处。

◎柳枝，洛中里娘也。……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撅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唐李商隐《柳枝·序》）。后人诗词中，为了使平仄声协调，常把“吹叶嚼蕊”改成“吹花嚼蕊”。

◎休洗红，洗多红色浅。卿卿骋少年，昨日殷桥见。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唐李贺《休洗红》）

◆情景兼写，景生于情。（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旋匀红泪”，即老《采桑子》词之“泪粉偷匀”；“欲共吹花去”，即《满庭芳》词之“南苑吹花”；“柳色殷桥路”，即《虞美人》词之“闲敲玉磴隋堤路”。可知此词为西楼歌女而作。（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湖上西风，露花啼处秋香老。谢家春草，唱得清商好。

笑倚兰舟，转尽新声了。烟波渺，暮云稀少，一点凉蟾小。

◎幽兰露，如啼眼。（唐李贺《苏小小墓》）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唐杜甫《秋笛》。清商，商声，古代五音之一，其声凄清悲凉，故称。）

◆此词描写晚秋时节月夜在湖中泛舟，有歌女相伴唱曲。可能指与歌女南湖采莲之事，可参阅《采桑子》（白莲池上当时月）、《清平乐》（莲开欲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两同心

楚乡春晚，似入仙源。拾翠处、闲随流水，踏青路、暗惹香尘。心心在，柳外青帘，花下朱门。

对景且醉芳尊，莫话消魂。好意思、曾同明月，恶滋味、最是黄昏。相思处，一纸红笺，无限啼痕。

◎拾翠：见《渔家傲》（粉面啼红腰束素）词注。

◎已驾七香车，心心待晓霞。（唐李商隐《壬申七夕》）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唐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

◎云峰峨峨自冰雪，坐对芳尊不知热。（唐李颀《夏夜张兵曹东堂》）

◆自家意味不同。（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不是明月较可，还是自家儿意味不同。（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藻拔。（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清词丽句，为元曲滥觞。（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少年游

绿勾阑畔，黄昏淡月，携手对残红。纱窗影里，朦腾春睡，繁杏小屏风。

须愁别后，天高海阔，何处更相逢。幸有花前，一杯芳酒，欢计莫忽忽。

又

西溪丹杏，波前媚脸，珠露与深匀。南楼翠柳，烟中愁黛，丝雨恼娇颦。

当年此处，闻歌殢酒，曾对可怜人。今夜相思，水长山远，闲卧送残春。

◎殢酒：沉湎于酒；醉酒。

◆前三句与次三句对，作法变幻。（夏敬观批语）

◆咏杏与柳，实指名“杏”和名“柳”的两个女子。二人均为西溪南楼上的歌女。“当年”句说明与二人相识是过去的事。“今夜”句表示离别后对她们的思念。（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离多最是，东西流水，终解两相逢。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佳会更难重。细想从来，断肠多处，不与者番同。

◎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汉卓文君《白头吟》）

◆前段两比，后段赋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云水意相对，上分述而又总之，作法变幻。（夏敬观批语）

又

西楼别后，风高露冷，无奈月分明。飞鸿影里，捣衣砧外，总是玉关情。

王孙此际，山重水远，何处赋《西征》。金闺魂梦枉丁宁。寻尽短长亭。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唐李白《子夜吴歌四首》之三）

◎王孙：古时对男子的尊称。晏殊封临淄公，故叔原自称王孙。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唐王昌龄《从军行》）

◆此词写叔原与西楼歌女分别，前往长安。参阅《采桑子》（西楼月下当时见）、《满庭芳》（南苑吹花，西楼题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雕梁燕去，裁诗寄远，庭院旧风流。黄花醉了，碧梧题罢，闲卧对高秋。

繁云破后，分明素月，凉影挂金钩。有人凝澹倚西楼，新样两眉愁。

◎黄花：黄花酒的简称。即菊花酒。

◎去年桐落故溪上，把叶因题归燕诗。（唐杜牧《题桐叶》诗）

◎金钩：喻月。

◆此首为上首“西楼别后”第二年秋天忆念西楼歌女而作。谓飞燕传书为旧时之风流韵事，自己饮醉后亦在梧叶上题诗。云破月来，见月影而想象西楼歌女此时亦双蛾颦蹙，倚楼遥盼。（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虞美人

闲敲玉镫隋堤路，一笑开朱户。素云凝澹月婵娟，门外鸭头春水、木兰船。

吹花拾蕊嬉游惯，天与相逢晚。一声长笛倚楼时。应恨不题红叶、寄相思。

◎醉把金船掷，闲敲玉镫游。（唐张祜《少年乐》。玉镫，马镫的美称。）

◎婵娟湘江月，千载空蛾眉。（唐刘长卿《琴曲歌辞·湘妃》）。婵娟，形容月色明媚。

◎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唐赵嘏《长安晚秋》）

◆此词中之“素云凝澹”，犹《少年游》之“有人凝澹倚西楼”；“吹花拾蕊嬉游惯”，犹《满庭芳》之“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园欢事重重”；“应恨不题红叶、寄相思”，犹《满庭芳》之“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可见此词亦为思念西楼歌女而作，回忆当时骑马去歌女家。两人情投意合，相见恨晚。而此时叔原在长安倚楼远望，闻笛声而思念西楼歌女，恨歌女不来信以慰相思之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飞花自有牵情处，不向枝边坠。随风飘荡已堪愁，更伴东流流水、过秦楼。

楼中翠黛含春怨，闲倚阑干见。远弹双泪惜香红，暗恨玉颜光景、与花同。

◎春物牵情不奈何，就中杨柳态难过。（唐孙鲂《柳》）

◆此词写酒楼歌女见落花随流水飘泊而引起身世之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曲阑干外天如水，昨夜还曾倚。初将明月比佳期，长向月圆时候、望人归。

罗衣着破前香在，旧意谁教改。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

又

疏梅月下歌《金缕》，忆共文君语。更谁情浅似春风，一夜满枝新绿、替残红。

蘋香已有莲开信，两桨佳期近。采莲时节定来无？醉后满身花影、倩人扶。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古乐府《莫愁乐》）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唐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

◆“替”字妙。（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因听疏梅歌《金缕曲》而回忆起曾一起在南湖采莲的歌女（词中以“文君”指代）。《金缕曲》中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之语，意谓应抓紧时间及时行乐。今莲花将开，相会之佳期已近，盼其采莲时节，能前来一聚。按：“情浅似春风”、“新绿替残红”或暗指该歌女薄情，已另有新欢。歇拍言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不能举步时，犹望其相扶。（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玉箫吹遍烟花路，小谢经年去。更教谁画远山眉，又是陌头风细、恼人时。

时光不解年年好，叶上秋声早。可怜蝴蝶易分飞，只有杏梁双燕、每来归。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小谢：指谢灵运之从弟谢惠连。此为叔原自喻。

◎敞无威仪……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汉书·张敞传》）

◎燕子双双，依旧衔泥入杏梁。（宋晏殊《采桑子》词）

又

秋风不似春风好，一夜金英老。更谁来凭曲阑干？惟有雁边斜月、照关山。

双星旧约年年在，笑尽人情改。有期无定是无期，说与小云新恨、也低眉。

◎双星旧约：指牛郎、织女七夕相会。

◆此词作于监许田镇时。离汴京时曾与小云相约，待任满回京再见（《临江仙》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而如今归期未定，故云“有期无定是无期”，小云将不免为此而恼恨。（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小梅枝上东君信，雪后花期近。南枝开尽北枝开，长被陇头游子、寄春来。

年年衣袖年年泪，总为今朝意。问谁同是忆花人，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

◎东君：司春之神。东君信，春天的消息。

◎“长被”句：见《瑞鹧鸪》（越娥红泪泛朝云）词注。

◆小鸿是叔原友人沈廉叔或陈君龙家的侍儿，叔原与之分离，是在监许田镇时。词为别后思念小鸿而作。“年年衣袖年年泪”，指分别非指一年。“同是忆花人”，叔原指自己与小鸿。二人都爱花，如今花将开而不能同赏，故泪下沾襟，想小鸿亦为之双眉颦蹙矣。（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湿红笺纸回文字，多少柔肠事？去年双燕欲归时，还是碧云千里、锦书迟。

南楼风月长依旧，别恨无端有。倩谁横笛倚危阑，今夜《落梅》声里、怨关山。

◎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宋晏殊《清平乐》）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梁江淹《杂体三十首·休上人怨别》）

◎碧云又阻来信，廊上月侵门。（宋王益《诉衷情》）

◎羌笛横吹《阿亸回》，向月楼中吹《落梅》。（唐李白《司马将军歌》。落梅，即《梅花落》，古笛曲名。）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唐王昌龄《从军行》）

◆此词有“南楼风月常依旧”之句，可知为“南楼翠柳”而作，谓去年春天接到该歌女迟迟才来的书信，信中有许多倾诉柔肠之语。（《阮郎归》词云：“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更疏。”）别后思念，常闻《落梅》之曲而恨关山之远隔。（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一弦弹尽《仙韶》乐，曾破千金学。玉楼银烛夜深深，愁见曲中双泪、落香襟。

从来不奈离声怨，几度朱弦断。未知谁解赏新音，长是好风明月、暗知心。

◎行一綦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淮南子》。一弦而能弹尽《仙韶》之乐曲，足见其弹奏之妙。此反用其意。）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唐杜牧《秋夕》）

◎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唐张祜《何满子》）

采桑子

秋千散后朦胧月，满院人闲。几处雕阑，一夜风吹杏粉残。

昭阳殿里春衣就，金缕初干。莫信朝寒，明日花前试舞看。

◆此词描写宫女寂寞无聊的生活。上片写宫女除偶作秋千戏之外，无所事事，而春光易逝，红颜易老。下片谓春衣刚就，不管春寒犹峭，急着穿衣试舞，犹冀以此博得君王的喜爱。（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花前独占春风早，长爱江梅。秀艳清杯，芳意先愁凤管催。

寻香已落闲人后，此恨难裁。更晚须来，却恐初开胜未开。

◎清杯：清酒。指在花前饮酒。

◎“芳意”句：句谓怕闻笛声，担心梅花被其催落。凤管，指笛。笛曲有《梅花落》。

又

芦鞭坠遍杨花陌，晚见珍珍。疑是朝云，来作高唐梦里人。

应怜醉落楼中帽，长带歌尘。试拂香茵，留解金鞍睡过春。

◎（生）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唐白行简《李娃传》）

◎（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晋书·孟嘉传》。落帽，后用以形容文人作风潇洒，有才气。）

◎长带歌尘：表示经常听歌。

◆此词写骑马游春时遇见一歌女而生爱慕之意。由于歌女怜才，故常去听歌，并留宿于歌女之处。（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日高庭院杨花转，闲淡春风。昨夜匆匆，颦入遥山翠黛中。

金盆水冷菱花净，满面残红。欲洗犹慵，弦上啼乌此夜同。

◎弦上啼乌：古琴曲有《乌夜啼》。句谓欲抚琴解闷，而所奏《乌夜啼》之琴音，犹如夜间啼泣之声。

又

征人去日殷勤嘱，莫负心期。寒雁来时，第一传书慰别离。

轻春织就机中素，泪墨题诗。欲寄相思，日日高楼看雁飞。

◎秋风明月独离居，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寄书。（《全唐诗》卷二十七载无名氏《伊州歌》第一）

又

花时恼得琼枝瘦，半被残香。睡损梅妆，红泪今春第一行。

风流笑伴相逢处，白马游缰。共折垂杨，手捻芳条说夜长。

◎琼枝：喻女子肌体。

◎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晋杂歌谣辞《太和中百姓歌》）

◆上片写丈夫别后，妻子孤衾独卧，对着半边的空床，因思念泪痕满面，肌肤消瘦。下片谓丈夫冶游，遇见中意的美人，共执柳枝而长夜谈笑。（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春风不负年年信，长趁花期。小锦堂西，红杏初开第一枝。

碧箫度曲留人醉，昨夜归迟。短恨凭谁，莺语殷勤月落时。

◎度曲：按曲谱演奏或歌唱。

◆小锦堂为听歌之地。箫声悦耳，故殢酒迟归。归家已在月落之时，忽闻呖呖莺声，而感到孤单寂寞。片时之愁思，不知如何排遣。（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秋来更觉消魂苦，小字还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

南楼把手凭肩处，风月应知。别后除非，梦里时时得见伊。

◎教我行思坐想，肌肤如削。（宋柳永《凤凰阁》）

◎更莫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宋张先《偷声木兰花》）

◎隔帘灯影闭门时，此情风月知。（宋张先《醉桃源》）

◆此词为思念“南楼翠柳”而作。“小字还稀”，犹《阮郎归》词“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也。“南楼把手凭肩处，风月应知”，犹《虞美人》词“南楼风月长依旧，别恨无端有”也。参阅《少年游》（西溪丹杏）词。（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谁将一点凄凉意，送入低眉。画箔闲垂，多是今宵得睡迟。

夜痕记尽窗间月，曾误心期。准拟相思，还是窗间记月时。

◎夜痕：夜间月光照在窗上的影痕。随着月亮的移动，窗上的影痕也移动，表示时间的消逝。句谓彻底不眠，望着窗前月影的推移。

又

宜春苑外楼堪倚，雪意方浓。雁影冥濛。正共银屏小景同。

可无人解相思处，昨夜东风。梅蕊应红，知在谁家锦字中。

◎冥濛：幽暗不明，模糊不清。

又

白莲池上当时月，今夜重圆。曲水兰船，忆伴飞琼看月眠。

黄花绿酒分携后，泪湿吟笺。旧事年年，时节南湖又采莲。

◆此词为思念与叔原同在南湖采莲的歌女而作。今夜重见圆月当空，不禁回忆起当年在南湖与歌女泛舟采莲的往事，不胜伤感。参阅《清平乐》（莲开欲遍）、《留春令》（采莲舟上）。（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高吟烂醉淮西月，诗酒相留。明日归舟，碧藕花中醉过秋。

文姬赠别双团扇，自写银钩。散尽离愁，携得清风出画楼。

◎淮西：指淮南西路，为宋太宗至道年间分设的十五路之一。治所在扬州。

◎文姬：蔡文姬，此处借指官妓。

又

前欢几处笙歌地，长负登临。月幌风襟，犹忆西楼着意深。

莺花见尽当时事，应笑如今。一寸愁心，日日寒蝉夜夜砧。

◎月幌风襟：月光照着的帷幕，风吹动衣襟。

◆此词谓旧时常在歌楼酒肆饮酒听歌，今已久不涉足。而西楼情事，尚深深地萦记在胸怀之中。当年情事，莺花可证。而如今只有蝉鸣和砧声与我相伴，益增愁闷。（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无端恼破桃源梦，明日青楼。玉腻花柔，不学行云易去留。

应嫌衫袖前香冷，重傍金虬。歌扇风流，遮尽归时翠黛愁。

◎玉腻花柔：形容女子肌肤光滑柔软。

◎金虬：龙形铜香炉。

◆“明日”似应从另本作“明月”。此句以下叙述梦中情景：在月光下，青楼中，与一歌女相会，情好甚笃，不像巫山神女，片刻即逝。我离去的时候，她还用歌扇遮盖着含愁的眉黛。中间插入“应嫌”二句，描写相处时的细节，使内涵更为饱满，而语句亦更为舒坦。（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年年此夕东城见，欢意匆匆。明日还重，却在楼台缥缈中。

垂螺拂黛清歌女，曾唱相逢。秋月春风，醉枕香衾一岁同。

◎垂螺：一对螺髻垂于额畔，为古代少女发式。

◆上片“年年此夕”，按通篇词意，应依另本作“年时此夕”，谓去年此夕与一女子相见，而欢聚之期不长。今年此夕，该女已为富豪之家所有。下片说明该女为歌女，与叔原相好仅有一年时间。（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双螺未学同心绾，已占歌名。月白风清，长倚昭华笛里声。

知音敲尽朱颜改，寂寞时情。一曲《离亭》，借与青楼忍泪听。

◎未学同心绾：表示情窦未开，未到谈情说爱的年纪。同心，同心结，旧时用锦带编成连环回文样式的结子，用以象征坚贞的爱情。

◆此词写一善歌之妓女，年轻时早已闻名，而年华老大后已无人赏音，只能让位给年轻的歌女。（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西楼月下当时见，泪粉偷匀。歌罢还颦，恨隔炉烟看未真。

别来楼外垂杨缕，几换青春。倦客红尘，长记楼中粉泪人。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青春。（宋欧阳修《朝中措》）

◆此词回忆初见西楼歌女时情景。后来叔原去长安，与该女分别数年，时常思念。参阅《少年游》（西楼别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非花非雾前时见，满眼娇春。浅笑微颦，恨隔垂帘看未真。

殷勤借问家何处，不在红尘。若是朝云，宜作今宵梦里人。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唐白居易《花非花》）

◎娇春：娇媚的春情。

又

当时月下分飞处，依旧凄凉。也会思量，不道孤眠夜更长。

泪痕揾遍鸳鸯枕，重绕回廊。月上东窗，长到如今欲断肠。

◎懒拂鸳鸯枕，休缝翡翠裙。（唐温庭筠《南歌子》）

◆此词用女子口吻叙述。与情人月下分离后，孤单凄寂，自然会引起思念。孤衾独宿，长夜难眠，鸳鸯枕上，满是泪痕。不得已起身，步入回廊，见月上东窗，更觉夜长难遣，简直令人肠断。（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湘妃浦口莲开尽，昨夜红稀。懒过前溪，闲舣扁舟看雁飞。

去年谢女池边醉，晚雨霏微。记得归时，旋折新荷盖舞衣。

◎湘妃：舜二妃娥皇、女英。相传二妃没于湘水，遂为湘水之神。湘妃浦口，泛指水边。

◎舣：使船靠岸。

◆意新。（夏敬观批语）

◆此词谓采莲时节已过，而过去同游之歌女未来赴约，故懒去前溪，独自停舟看鸿雁飞翔。下片回忆去年与该女同游时情景。（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别来长记西楼事，结遍兰襟。遗恨重寻，弦断相如绿绮琴。

何时一枕逍遥夜，细话初心。若问如今，也似当时着意深。

◎结遍兰襟：谓长萦结于心胸。

◎相如：汉司马相如。

◆此词亦为西楼歌女而作。谓分别后西楼情事长记于胸怀。今重思旧情，不能自已，有如琴弦之断裂。下片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重续旧欢，在枕上细诉心曲。自己至今还与以前一样满怀深情。参阅《采桑子》词：“月幌风襟，犹忆西楼着意深。”（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

小来竹马同游客，惯听清歌。今日蹉跎，恼乱工夫晕翠蛾。

◎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圆珠三斛买之。（《太平广记》）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唐李白《长干行》）

◆此词写一歌女年幼时容貌美丽，为人所爱赏。如今已年华老大，但由于有一从小就喜欢听她唱歌的人来访问，所以特地梳妆打扮一番。此女或指小蕊，参阅《南乡子》词（小蕊受春风）。（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昭华凤管知名久，长闭帘栊。闻道春慵，方倚庭花晕脸红。

可怜金谷无人后，此会相逢。三弄临风，送得当筵玉盏空。

又

金风玉露初凉夜，秋草窗前。浅醉闲眠，一枕江风梦不圆。

长情短恨难凭寄，枉费红笺。试拂么弦，却恐琴心可暗传。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唐李商隐《辛未七夕》。金风玉露，秋风和白露。借指秋天。）

◆语意俱新。（夏敬观批语）

又

心期昨夜寻思遍，犹负殷勤。齐斗堆金，难买丹诚一寸真。

须知枕上尊前意，占得长春。寄语东邻，似此相看有几人。

◎占得长春：谓永远美好。

◆“须知”二句，谓两人在枕上尊前应长保相好。“寄语”二句，谓可以向宋玉东邻之女说，像这样多情的女子，世间不可多得。（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踏莎行

柳上烟归，池南雪尽，东风渐有繁华信，花开花谢蝶应知，春来春去莺能问。

梦意犹疑，心期欲近，云笺字字萦方寸，宿妆曾比杏腮红，忆人细把香英认。

◎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复疑。（唐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之四）

◎朱唇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唐岑参《醉戏窦子美人》）

◆春去春来，莺蝶能知，反衬远别的女友是否能如期回来，却无从询问，不能肯定。女友曾有信来，言相见之期已近，但感到仍不定心。回想起当时女友的残妆，像杏花一样娇红，现在只能仔细审看杏花以慰思念之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宿雨收尘，朝霞破暝，风光暗许花期定，玉人呵手试妆时，粉香帘幕阴阴静。

斜雁朱弦，孤鸾绿镜，伤春误了寻芳兴，去年今日杏墙西，啼莺唤得闲愁醒。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宋欧阳修《诉衷情》）

◎二八月轮蟾影破，十三弦柱雁行斜。（唐李商隐《昨日》）

又

绿径穿花，红楼压水，寻芳误到蓬莱地。玉颜人是蕊珠仙，相逢展尽双蛾翠。

梦草闲眠，流觞浅醉，一春总见瀛洲事。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

◎流觞：泛指在水边饮酒。

◆词以蓬莱仙境比作女子居所，以蕊珠仙女比作所寻访之女子。“闲眠”、“浅醉”，在仙山度过了整个春天。然别后未收到该女的信。按词意推测，该女可能即西楼歌女。叔原初见该女（《采桑子》词“西楼月下当时见”）后，不久就去她家中寻访（《虞美人》词“闲敲玉镫隋堤路。一笑开朱户。素云凝澹月婵娟。门外鸭头春水、木兰船”）。时间都是在春天，“相逢展尽双眉翠”，亦犹“一笑开朱户”。“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则与此时该女在汴京而叔原已西去长安之事实，及《满庭芳》词“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之词意亦相符。（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雪尽寒轻，月斜烟重，清欢犹记前时共。迎风朱户背灯开，拂檐花影侵帘动。

绣枕双鸳，香苞翠凤，从来往事都如梦。伤心最是醉归时，眼前少个人人送。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西厢记》崔莺莺答张生诗）

满庭芳

南苑吹花，西楼题叶，故园欢事重重。凭阑秋思，闲记旧相逢。几处歌云梦雨，可怜便、流水西东。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

年光还少味，开残槛菊，落尽溪桐。漫留得，尊前淡月西风。此恨谁堪共说，清愁付、绿酒杯中。佳期在，归时待把，香袖看啼红。

◆柔情蜜意。（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亦为西楼歌女而作。叔原在《采桑子》（西楼月下当时见）词中叙述了与该女相识的情景，又在《少年游》（西楼别后）词中说明了他们分别的情由。“吹花”“题叶”指他们在一起相聚之乐，犹《踏莎行》词之“梦草闲眠，流觞浅醉”。“别来久，浅情未有、锦字系征鸿”，则犹“别来双燕又西飞，无端不寄相思字”也。下片写别后的思念，以及盼望能早日回京与她重见。（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留春令

画屏天畔，梦回依约，十洲云水。手捻红笺寄人书，写无限、伤春事。

别浦高楼曾漫倚。对江南千里。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

◎梦回：梦醒时。

◆晁元忠诗："安得龙湖潮，驾回安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人生高唐观，有情何能已。"晏小山《留春令》全用其语。（明杨慎《词品》）

◆于人如此认取，何必红绡里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晏小山《留春令》"楼下分流水声中，有当日、凭高泪"二语，亦袭冯延巳《三台令》"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宋人所承如是，但乏质茂气耳。（郑文焯《评小山词》）

◆叔原曾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往江南依附其五兄知止，此词为回京后思念江南女友而作。上片写梦醒后思念，寄书以表情意。下片谓自己曾登楼遥望江南，想象楼下水流中有当日两人凭阑叙别时流下的眼泪。（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采莲舟上，夜来陡觉，十分秋意。懊恼寒花暂时香，与情浅、人相似。

玉蕊歌清招晚醉。恋小桥风细。水湿红裙酒初消，又记得、南溪事。

◆此词叙述南湖采莲之事。“情浅人”指以前曾与叔原相好，并一起采莲游赏的歌女，这一次她爽约不来，（《虞美人》词“更谁情浅似春风”，《临江仙》词“去年花下客，今似蝶分飞”。）故叔原十分伤感。下片指莲舟上另一歌女（玉蕊）招饮，红裙为水溅湿，又使他想起当年与歌女所恋同游之事。盖旧情难忘，触景生悲。（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海棠风横，醉中吹落，香红强半。小粉多情怨花飞，仔细把、残香看。

一抹浓檀秋水畔。缕金衣新换。鹦鹉杯深艳歌迟，更莫放、人肠断。

◎檀：檀晕，妇女化妆时在眉旁涂抹成浅赭色的光影。

◎艳歌迟：谓艳歌之声舒缓曼长。

风入松

柳阴庭院杏梢墙，依旧巫阳。凤箫已远青楼在，水沉谁、复暖前香。临镜舞鸾离照，倚筝飞雁辞行。

坠鞭人意自凄凉，泪眼回肠。断云残雨当年事，到如今、几处难忘。两袖晓风花陌，一帘夜月兰堂。

◎巫阳：巫山之阳。见《临江仙》（浅浅馀寒春半）注。

◎朝千悲而掩泣，夜万绪而回肠。（南朝陈徐陵《在北齐与杨仆射书》）

◎断云残雨：指欢情结束。

◆“柳阴”四句谓曾与一女子相会，如楚襄王在巫山之阳梦见神女，而如今该女已离去。下片回忆往事，旧情难忘。晓风花陌，夜月兰堂，谓朝思暮想也。（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心心念念忆相逢，别恨谁浓。就中懊恼难拚处，是擘钗、分钿匆匆。却似桃源路失，落花空记前踪。

彩笺书尽浣溪红，深意难通。强欢殢酒图消遣，到醒来、愁闷还重。若是初心未改，多应此意须同。

◎浣溪：即浣花溪，在四川成都市西郊，为锦江支流。唐薛涛命匠人取浣花溪水造纸，为深红彩笺，名浣花笺，又名薛涛笺。

清商怨

庭花香信尚浅，最玉楼先暖。梦觉春衾，江南依旧远。

回文锦字暗剪，漫寄与、也应归晚。要问相思，天涯犹自短。

◎香信：开花的期信，犹花期。

◎最：犹正，恰。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南唐李璟《摊破浣溪沙》）

◆梦生于情，“依旧”二字中，一波三折。艳词至小山，全以情胜。后人好作淫亵语，又小山之罪人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写女子（或指疏梅）思念江南的情人（叔原自己）。谓庭中之花尚未开，而楼上之人已有春意。梦中与身处江南的情人相会，而一梦醒来，江南仍远隔千里。徒然寄书催归，而归期仍遥。故相思之情，比天涯之路更长。即《碧牡丹》词“静忆天涯，路比此情犹短”之意。（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秋蕊香

池苑清阴欲就，还傍送春时候。眼中人去难欢偶，谁共一杯芳酒。

朱阑碧砌皆如旧，记携手。有情不管别离久，情在相逢终有。

又

歌彻郎君秋草，别恨远山眉小。无情莫把多情恼，第一归来须早。

红尘自古长安道，故人少。相思不比相逢好，此别朱颜应老。

◆此词用西楼歌女的口吻叙述送别叔原去长安。“郎君”指叔原。上片谓唱罢叔原所作的告别之词，即含愁送行，并希望叔原不要忘情，早日归来。下片作安慰之语。长安无多故人，想必叔原在那里会感到孤寂。而且别后相思，会使人衰老。（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思远人

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

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

◎晚收红叶题诗遍，秋待黄花酿酒浓。（唐许浑《长庆寺遇常州阮秀才》）

◎红叶黄花秋又老，疏雨更西风。（宋张先《少年游》）

◆笺则一时无色，字则三岁不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就“泪”、“墨”二字渲染成词，何等姿态。（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凡倒押韵处，皆峭绝。（夏敬观批语）

◆末二句不说己之悲哀，而言红笺都为之无色，亦慧人妙语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碧牡丹

翠袖疏纨扇，凉叶催归燕。一夜西风，几处伤高怀远。细菊枝头，开嫩香还遍。月痕依旧庭院。

事何限，怅望秋意晚。离人鬓华将换。静忆天涯，路比此情犹短。试约鸾笺，传素期良愿。南云应有新雁。

◎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宋张先《一丛花令》）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宋欧阳修《采桑子》）

◎清赏非素期，偶游方自得。（唐韦应物《与幼遐君贶兄弟同游白家竹潭》。素期，心期。）

长相思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

◎对面不言情脉脉。烟水隔。无人说似长相忆。（宋欧阳修《渔家傲》词）

◆晏小山《长相思》云（词略），此亦小山集中别调，与其年赠别杨枝之作，笔墨相近。（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为小山集中别调，而缠绵往复，姿态有馀。（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醉落魄

满街斜月，垂鞭自唱《阳关》彻。断尽柔肠思归切。都为人人，不许多时别。

南桥昨夜风吹雪，短长亭下征尘歇。归时定有梅堪折。欲把离愁，细捻花枝说。

◎景阳宫里钟初动，不语垂鞭上柳堤。（唐温庭筠《赠知音》诗）

◆词写离别女友后的愁绪。“梅堪折”，或暗指疏梅。《清平乐》词：“折得疏梅香满袖，暗喜春红依旧。”《菩萨蛮》词：“江南未雪梅花白，忆梅人是江南客。”可相互参照。（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鸾孤月缺，两春惆怅音尘绝。如今若负当时节。信道欢缘，枉向衣襟结。

若问相思何处歇，相逢便是相思彻。尽饶别后留心别。也待相逢，细把相思说。

◎孤鸾，喻没有配偶或夫妻离散的人。鸾已孤，月已缺，表示有情人已经分离。

◎彻：了结。

◎尽饶：犹任凭，尽管。

◎留心别：谓别有着意的人，别有所恋。

◆“鸾孤”二句指与情人分别已经两年，还没有接到音信。“如今”二句谓如果你现在辜负当年的情意，那末当时枉把深情萦系于胸怀。“若问”二句表示，至于我对你的相思之情，只有到相逢时才能了结。“尽饶”二句谓尽管你已别有所恋，我也要在相逢时对你倾诉相思之情。叔原之情痴，于此可见。（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天教命薄，青楼占得声名恶。对酒当歌寻思着，月户星窗，多少旧期约。

相逢细语初心错，两行红泪尊前落。霞觞且共深深酌。恼乱春宵，翠被都闲却。

◆以为恶者，怨辞也。（夏敬观批语）

◆此词写歌妓的生涯和心境。谓由于天生薄命，身为妓女，得到了坏名声。在唱歌侑酒之时，细细思索，曾与不少富家子弟约会订盟，结果都落空。她向叔原诉说自己当初错误的意愿，不禁凄然泪下。由于回思往事，心情烦恼，无法入睡。唐罗隐《赠钟陵妓》诗云：“钟陵一别十馀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知俱是不如人。”叔原亦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欤。（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休休莫莫，离多还是因缘恶。有情无奈思量着。月夜佳期，近写青笺约。

心心口口长恨昨，分飞容易当时错。后期休似前欢薄。买断青楼，莫放春闲却。

◎休休莫莫：罢了，罢了。

◎买断青楼：意指为青楼女子赎身。

◆此词以妓女的口吻叙述。将离多归咎于“因缘恶”，实是怨恨之词。尽管冶游之人都只贪朝夕之欢，并无缔结良缘之意，但她还是对一人产生了感情，故写信约他共度月夜佳期。结果还是分离了，她悔恨以前错爱了人。因此希望以后遇到的人不要像前人那样薄情，能替她赎身，永远相好。（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望仙楼

小春花信日边来，未上江楼先坼。今岁东君消息，还自南枝得。

素衣染尽天香，玉酒添成国色。一自故溪疏隔，肠断长相忆。

◎十月小春梅蕊绽。（宋欧阳修《渔家傲》）

◎坼：指植物花芽绽开。

◎东君：司春之神。借指春天。

◎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唐文宗）颇好诗，因问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修己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闻之，嗟赏移时。（唐李浚《松窗杂录》）

◆"南枝得"表明所咏为梅花。"天香"、"国色"，系借牡丹之色凸出一个"红"字，指所咏不是一般的梅花，而是红梅。最后写因梅花而引起思乡之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凤孤飞

一曲画楼钟动，宛转歌声缓。绮席飞尘满，更少待、金蕉暖。

细雨轻寒今夜短，依前是、粉墙别馆。端的欢期应未晚，奈归云难管。

◎歌声缓：谓歌声舒缓。此处指由于歌唱时间久，歌者感到疲乏。

◎飞尘：见《少年游》（芙蓉花发去年枝）词注。

◎金蕉：即金蕉叶，酒杯名。

◎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宋柳永《黄莺儿》）

◆“别馆”谓在别人家中，可能指沈廉叔或陈君龙之家。彻夜饮酒听歌，已近黎明，歌女们已感疲乏，而叔原兴犹未尽，嫌良宵太短，欢期未晚，欲待温酒再饮，但毕竟是别人家的侍儿，她们要回去，叔原不能做主。参阅《临江仙》词：“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西江月

愁黛颦成月浅，啼妆印得花残。只消鸳枕夜来闲，晓镜心情便懒。

醉帽檐头风细，征衫袖口香寒。绿江春水寄书难，携手佳期又晚。

◎啼妆晓不干，素面凝如雪。（五代韦庄《闺怨》）

◎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唐杜牧《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

◆此词上下片分头对写。上片描写思妇含愁悲啼，懒于梳妆。下片写丈夫离家日久，衣上旧香已消，又因寄书不易，且不能早日归家，只能借酒消愁。（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南苑垂鞭路冷，西楼把袂人稀。庭花犹有鬓边枝。且插残红自醉。

画幕凉催燕去，香屏晓放云归。依前青枕梦回时。试问闲愁有几。

◎把袂相看衣共缁，穷愁只是惜良时。（唐刘长卿《送贾三北游》。把袂，拉住衣袖。表示亲昵。）

◆此词亦为西楼歌女而作。叔原从长安回到汴京，已找不到该女。见庭中有如该女当年所插之花，因折下插在自己头上，聊以自慰。“燕去”、“云归”，伊人已杳，独宿孤眠，当青枕梦回之时，愁思无限。（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武陵春

绿蕙红兰芳信歇，金蕊正风流。应为诗人多怨秋，花意与消愁。

梁王苑路香英密，长记旧嬉游。曾看飞琼戴满头，浮动舞《梁州》。

◎金蕊：指菊花。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战国楚宋玉《九辩》）

◎露下晚蝉愁，诗人旧怨秋。（唐李端《送客赴江陵寄郢州郎士元》）

又

九日黄花如有意，依旧满珍丛。谁似龙山秋兴浓，吹帽落西风。

年年岁岁登高节，欢事旋成空。几处佳人此会同，今在泪痕中。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

又

烟柳长堤知几曲，一曲一魂消。秋水无情天共遥，愁送木兰桡。

熏香绣被心情懒，期信转迢迢。记得来时倚画桥，红泪满鲛绡。

◎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唐李商隐《碧城三首》之二）

◎期信：相约之期。

解佩令

玉阶秋感，年华暗去。掩深宫、团扇无绪。记得当时，自剪下、机中轻素。点丹青、画成秦女。

凉襟犹在，朱弦未改，忍霜纨、飘零何处。自古悲凉，是情事、轻如云雨。倚幺弦、恨长难诉。

◎秦女：指弄玉，相传为秦穆公女，嫁善吹箫者箫史，后夫妻两人乘凤凰飞去成仙。

◎纨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王女，乘鸾向烟雾。（南朝梁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班婕妤咏扇》）

行香子

晚绿寒红，芳意匆匆。惜年华、今与谁同。碧云零落，数字征鸿。看渚莲凋，宫扇旧，怨秋风。

流波坠叶，佳期何在，想天教、离恨无穷。试将前事，闲倚梧桐。有消魂处，明月夜，粉屏空。

◎碧云零落：隐含友人离散之意。

◎数字征鸿：指雁行排成的字。隐含见雁行而思念离人之意。

◎昔年无限伤心事，依旧东风。独倚梧桐。闲想闲思到晓钟。（南唐冯延巳《采桑子》）

◆亦不为极工，然不可废此，即词之规模。（清先著、程洪《词洁》）

庆春时

倚天楼殿，升平风月，彩仗春移。鸾丝凤竹，《长生调》里，迎得翠舆归。

雕鞍游罢，何处还有心期。浓熏翠被，深停画烛，人约月西时。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欧阳修《生查子》词）

◆此词描写皇帝春游毕，在彩仗和丝竹声中回宫，并指出他另有约会。有人熏好绣被，安放画烛，等待他夜间前去幽会。据词意，可能指当时流传的宋徽宗与李师师之间的情事。（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又

梅梢已有，春来音信，风意犹寒。南楼暮雪，无人共赏，闲却玉阑干。

殷勤今夜，凉月还似眉弯。尊前为把，桃根丽曲，重倚四弦看。

◎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唐戴叔伦《兰溪棹歌》）

◎歌翻南国桃根曲，马过章台杏叶鞯。（宋钱惟演《公子》诗。桃根，晋王献之侍妾。泛指年轻女子。）

◆此词为思念南楼歌女而作。自己已离别南楼，再不能与她一起倚阑共赏南楼雪景。夜间凉月，如伊人之眉黛。思而不见，故重试将伊人过去所唱之曲，倚弦弹唱。（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喜团圆

危楼静锁，窗中远岫，门外垂杨。珠帘不禁春风度，解偷送馀香。

眠思梦想，不如双燕，得到兰房。别来只是，凭高泪眼，感旧离肠。

◎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南朝谢朓《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远岫，远山。）

忆闷令

取次临鸾匀画浅，酒醒迟来晚。多情爱惹闲愁，长黛眉低敛。

月底相逢花下见，有深深良愿。愿期信、似月如花，须更教长远。

◎取次：随意，草草。

◎翠黛眉低敛，红珠泪暗销。（唐白居易《恨词》诗）

◎似月如花：谓期信应像月之升沉圆缺、花之适时开放一样有准信。

梁州令

莫唱《阳关曲》，泪湿当年金缕。离歌自古最消魂，闻歌更在魂消处。

南楼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人情却似飞絮。悠扬便逐春风去。

◎离歌凄妙曲，别操绕繁弦。（唐骆宾王《送王明府参选赋得鹤》）

◎早是人情飞絮薄，可堪时令太行寒。（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十首》之六）

◆此词有“南楼杨柳多情绪，不系行人住”之句，可知是为“南楼翠柳”而作。“人情”二句指自己将离去。（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燕归梁

莲叶雨，蓼花风，秋恨几枝红。远烟收尽水溶溶，飞雁碧云中。

衷肠事。鱼笺字，情绪年年相似。凭高双袖晚寒浓，人在月桥东。

◎江徼多佳景，秋吟兴未穷。送来松槛雨，半是蓼花风。（唐李咸用《登楼值雨二首》之二。蓼花风，指秋风。）

◎溶溶：水流盛大貌。

◎江空无畔，凌波何处，月桥边、青柳朱门。（宋张先《行香子》）

◆此词可能为思念同在南湖采莲之歌女而作，此时该女已与叔原分手，而叔原犹未能忘情。（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胡捣练

小亭初报一枝梅，惹起江南归兴。遥想玉溪风景，水漾横斜影。

异香直到醉乡中，醉后还因香醒。好是玉容相并，人与花争莹。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二首》之一）

◆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叔原往江南依附其五兄知止。初春见梅花开放，引起思乡之情。见梅忆人，想象梅花与汴京的歌女疏梅相比，花与人面同样光洁。（《菩萨蛮》词：“江南未雪梅花白，忆梅人是江南客。”）（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扑蝴蝶

风梢雨叶，绿遍江南岸。思归倦客，寻芳来最晚。酒边红日初长，陌上飞花正满。凄凉数声弦管。怨春短。

玉人应在，明月楼中画眉懒。鱼笺锦字，多时音信断。恨如去水空长，事与行云渐远。罗衾旧香馀暖。

◆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此词可能作于上一首词之后不久。思归倦客，叔原自指。寻芳来晚，意谓自己滞留江南，未能及早与疏梅相会。下片之玉人指疏梅，想象此时她在楼中梳妆，并怨她多时不来信。罗衾犹带旧香，而相隔之日越来越远，故引以为恨。（张草纫《二晏词笺注》）

丑奴儿

夜来酒醒清无梦，愁倚阑干。露滴轻寒。雨打芙蓉泪不干。

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拚。明月无端。已过红楼十二间。

谒金门

溪声急，无数落花漂出。燕子分泥蜂酿蜜，迟迟艳风日。

须信芳菲随失，况复佳期难必。拟把此情书万一，愁多翻阁笔。

◎分泥：指燕子衔泥垒窝。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诗经·豳风·七月》。迟迟，形容阳光温暖。）

总评

王铚《默记》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所得为人情物态。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

李清照《词论》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王灼《碧鸡漫志》　叔原词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殆不可学。

憔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小山集》一卷，晏幾道叔原撰。其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

王又华《古今词论》　王元美曰：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辩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郭麐《灵芬馆词话》　叔原自许续南部馀绪，故所作足闯《花间》之室。以视《珠玉集》无愧也。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

刘熙载《词概》　叔原贵异，方回赡远，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杜文澜《憩园词话》　（周稚珪）所选《心日斋十六家词》，专取唐宋，而以元之张蜕岩殿焉。其论曰：词之有令，唐五代尚矣。宋惟晏叔原最擅胜场，贺方回差堪接武。其馀间有一二名作流传，然皆非专门之学。自兹以降，专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其作令曲，仍与慢词声响无异。

陈廷焯《词坛丛话》　晏小山词风流绮丽，独冠一时。又：北宋之晏叔原，南宋之刘改之，一以韵胜，一以气胜。别于清真、白石外，自成大家。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诗》三百篇，大旨归于无邪。北宋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又卷七：晏元献、欧阳文忠皆工词，而皆出小山下。专精之诣，固应让渠独步。然小山虽工词，而卒不能比肩温韦，方驾正中者，以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也。故悦人易而复古则不足。又：李后主、晏叔原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冯煦《蒿庵词话》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子晋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诚为知音。

王国维《人间词话》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馀，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吴梅《词学通论》第七章《概论》　余谓艳词自以小山为最，以曲折娇婉，浅处皆深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　晏叔原词自序曰："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清讴娱客。"廉叔、君龙，殆亦风雅之士，竟无篇阕流传，并其名亦不可考。宋兴百年已还，凡著名之词人，十九《宋史》有传，或附见父若兄传。大都黄阁鉅公，乌衣华胄。即名位稍逊者，亦不获二三焉。当时词称极盛，乃至青楼之妙姬，秋坟之灵鬼，亦有名章俊语，载之曩籍，流为美谈。万不至章甫缝掖之士，尺板斗食者流，独无含咀宫商，规抚秦、柳者。矧天子右文，群公操雅提倡，甚非无人，而卒无补于湮没不彰，何耶？国初顾梁汾有言，燠凉之态浸淫而入于风雅，良可浩叹。即北宋词人以观，盖此风由来旧矣。即如叔原，其才庶几跨灶，其名殆犹恃父以传。夫传不传亦何足重轻之有。唯是自古迄今，不知埋没几许好词，而其传者或反不如不传者之可传，是则重可惜耳。又云：《小山词》从《珠玉》出，而成就不同，体貌各具。《珠玉》比花中之牡丹，《小山》其文杏乎。

夏敬观《吷庵词评》　晏氏父子嗣响南唐二主，才力相敌。盖不特辞胜，尤有过人之情。叔原以贵人暮子，落拓一生。华屋山邱，身亲经历，哀丝豪竹，寓其微痛纤悲，宜其造诣又过于父。山谷谓为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未足以尽之也。

憔匪石《声执》　至于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幾道莫属。

又　珠玉、小山、子野、屯田、东山、淮海、清真，其词皆神于炼，不似南宋名家针线之迹未灭尽也。

欧阳修词集

［宋］欧阳修 著
张 璟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欧阳修词集

（北宋）欧阳修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张璟

一

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而“大重儒者”，北宋开始文教大昌。

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宋代之金石学》）而欧阳修就是北宋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是主导古文运动的北宋文坛盟主，在散文、诗、词、文学理论、文艺批评，乃至经史、书法、金石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考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元年（1034）入朝为馆阁校勘。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而被贬，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欧阳修参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今属江苏）、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皇祐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嘉祐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

大影响。后相继任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枢密副使、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知青州（今属山东）、蔡州（今河南汝南）。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欧阳修历仕三朝，备位两府，直到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相位将近十年，不可谓不达；屯邅困踬，窜斥流离，仕宦四十年，屡蹈政治风波，亦可谓坎坷。面对“夷狄叛矣”、“盗贼起矣”、“水旱作矣”、“民力困矣”、“财用乏矣”（《准诏言事上书》）的各种渐渐暴露并趋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弊病，北宋正直的士大夫们都意图有所革新。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是欧阳修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

欧阳修诗、词、文各体兼备，俱极其工，在不同创作领域里体现出不同的艺术革新实绩。然而对于他在词这一领域的开拓之功，历代评家重视不够，其词对后世影响并不十分明显。欧阳修的词据《全宋词》统计现存242首，数量颇丰，其词上承花间，下启两宋，在词史发展进程中是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二

欧阳修，既是道德文章的一代宗师，又是一饮千钟的颓然醉翁；既是不避众怒慷慨陈辞的忠直之臣，又是吟风弄月放浪形骸的六一居士。他曾自称：“壮年犹勇为，刺口论时政”（《述怀》）、“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斑斑林间鸠寄内》），表现出直道而行、果敢刚正、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儒者风范，时人奉为楷模。他也在早年即以素行不检自称“达老”，时时有“颠狂无所阂，落魄去羁牵”（《书怀感事寄梅圣俞》）的行为与“念昔丘壑趣，岂知朝市情”（《感兴》）的感怀，体现出功成身退、逍遥林泉的思想。从洛阳自许“达老”，夷陵自称“迁客”，到滁州的自号“醉翁”，再至晚年的“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双重文化性格

与思想历程发展演变的过程在其词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欧阳修早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诗酒放达，词作如《玉楼春》“春山敛黛低歌扇”、“尊前拟把归期说”、“洛阳正值芳菲节”，《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等都是这段生活的写照。其早年词作不脱花间习气，以婉丽为主。有豪放之风的代表作《朝中措》等都是在庆历五年（1045）贬谪滁州以后所作。欧阳修积极参与的庆历新政失败后，上书辩诬。谏官钱明逸罗织所谓“张甥案”加以弹劾。庆历五年欧阳修于是经历了第二次贬谪，来到了滁洲。仕途坎坷、友朋零落、理想破灭、年老体衰诸因素消磨了欧阳修的早年意气，忧谗畏讥、顺应自然的思想也日益明显，年仅四十便自号为翁的做法正反映了他的这种心态。这时，欧阳修的词作中出现了“十年歧路”，“薄宦老天涯”（《临江仙》），“旧游如梦”（《夜行船》），“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浣溪沙》）等仕途感慨。比如他的《临江仙》：

>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作者贬知滁州时，遇到了当年同中进士的朋友去外地赴任，回忆过去曾为洛阳花下客的风流，今则被贬外任，倍感沧桑。

再如《圣无忧》：

>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作者在景祐三年（1036）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峡州夷陵令；庆历五年

（1045），因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又被贬知滁州，前后正好十年。与朋友重逢之际，也是满怀感慨。

欧阳修皇祐元年（1049）知颍时，十顷碧琉璃的西湖风光就已促使他的思想在进退出处的天平上向致仕退隐一方剧烈倾斜。回京后，新政人物早已零散殆尽，重振革新的希望已破灭，欧阳修仍摆脱不了危机四伏、暗箭频射的朝廷斗争。在这种处境下产生的作品中，欧阳修几乎篇篇不厌其烦地提到归颍之愿。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遭御史蒋之奇等以所谓“长媳案”诬蔑，这场政治风波犹如催化剂，使其逃离是非纷争、保全终身名节的心意益决。在转走亳、青、蔡等州的过程中，欧阳修累章告老，作品中归隐主题不断被重复强化，几乎到了一饭不忘颍的地步。他晚年在颍州所作十三首《采桑子》，前有《西湖念语》，即表现了他此时的生活和思想：“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其中一首《采桑子》云：

>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这真是无一点尘俗气的境界。

欧阳修晚年虽受佛道顺应大化圆融通达的影响较重，却最终没有归心于消除时空、生死、物我等一切界限的空幻世界。他虽然用“白发戴花君莫笑”（《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樽前语笑同”（《采桑子》“十年一别流光速”）、“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玉楼春》“两翁相遇逢佳节”）来进行自我宽慰，但大量的还是伤春叹老词及洛阳忆旧词，一如其著名的《秋声赋》

所反映的，他对时空流变和事物差别性、不完美性的认识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和强烈。其归隐意识中同时也掺入了年光已逝而儒家之志未酬的忧患与愤懑。

三

欧阳修以文章馀事作为小词，已自觉不自觉间将士大夫的情趣与感慨寄寓其间，将词的功能重点由“娱宾合乐”逐渐转化到“遣兴抒怀”。空间境界和情感境界的变化使其词呈现出别种美学面貌。欧阳修词在三百多年宋词发展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其“承上”主要指出自南唐词风，未脱花间影响，体现其“启下”美学革新精神的，则在于其纪游词的豪放疏隽和风俗词的通俗明畅。

欧阳修词常在不觉间有豪放处，如著名的《朝中措》：

>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在这里，一个身居官位指点江山的文臣与洋洋洒洒一醉方休的名士作为创作主体，一改偎红倚翠、私情缠绵的传统词人形象。欧阳修将忧患凋零的仕途之感一泻无馀地慨叹而出，写景抒情，毫无假借。但欧阳修词中这样的豪爽雄直之气只是偶尔发之，其美学情调更多是像《采桑子》组词所表现的偏于疏朗、清隽、放旷的一面。这组词从不同角度取景，多层次多方位全面展示西湖之美。将春深雨过、群芳过后、清明上巳、荷花开后、月白风清、残霞夕照的各种西湖风光仪态一一绘来。词人或轻舟短棹、画船载酒，或闲凭栏杆、结朋并游，尽情抒发洒脱适意的情怀。试举二例，如“画船载酒西湖好”，景物清新明晰，情致深澈爽朗，

无所掩饰。又如“群芳过后西湖好”一词，取细雨双燕、落花飞絮、笙歌散尽的静境，刘永济评曰：“此词虽意在暮春景物，而作者胸怀恬适之趣，同时表达出之。”欧阳修也用其他词牌写过纪游写景词，如《渔家傲》（一派潺湲流碧涨）、《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画船）、《蝶恋花》（尝爱西湖春色早）、《玉楼春》（风迟日媚烟光好）、《玉楼春》（西湖南北烟波阔）、《浪淘沙》（今日北池游）等。这些词中豪气虽少，但却用清新峻洁的语言抒发疏朗放旷的情怀，不铺排辞藻，不用典使事，词的意境遂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朴素鲜明。

欧阳修词之所以形成这一种审美格调，一是与其个性中的豪放因素相关。他每每自称“豪横当年气如虹”、“余生本是少年气，磋磨牙角争雄豪”，即使到了晚年，也不失“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玉楼春》“两翁相遇逢佳节”）的豪情。这种个性特征在其写景词中常借醉酒的意象来表达：“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扶，红袖莫来扶”（《圣无忧》“世路风波险”）、“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实难期，尊前莫惜醉如泥”（《浣溪纱》“十载相逢酒一卮”）。当酒文化精神和山水审美意识结合后产生的作品，无论是陶渊明的把酒东篱式、王羲之的曲水流觞式还是李白的对酒青天式，都自然形成清隽疏放的创作基调。二是与其采用慨叹身世、抒发抱负的手法有关。如《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开始一句即破空而来，对春天直呼出声，末亦直抒“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的感慨。这种直写胸怀以明意达理的手法正是欧写景词的创新处，已开苏轼诗人之词的先路。清沈雄《柳塘词话》就曾以敏锐的艺术眼光指出了苏轼《虞美人》“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与六一词“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句同一意致。

词在从民间文学转向文人案头文学的过程中，又逐渐走进唐末五代

香艳婉约的格套。欧阳修学习民间文学而创造的一批俗节令词，再现了词通俗明畅的情调。这种和柳永一样以俗入词的大胆尝试，无疑是其诗文革新精神在词作上的反映。

欧阳修有两组咏十二月节物的《渔家傲》。此词牌原属讲唱文学的鼓子词，常作为定格联章轮番连唱，语言质朴流畅，在北宋民间为人们喜闻乐见。欧阳修用此民间曲牌写每月的应时节物景色和民间习俗，如写五月"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寥寥几笔，境界顿出。这组词极为当时人推重，王安石曾数问人求之，对后人也颇有影响。联章咏叹西湖的《采桑子》，"因翻旧阕之声，翻以新声之调"，也是宋代鼓子词流传下来的一种。欧阳修还用《渔家傲》写了六首、用《蝶恋花》写了两首采莲词，将六朝乐府、唐人绝句中常见的采莲题材用词体来发挥，勾勒出一幅幅水乡村娃采莲场面，富有浓郁的水乡风味和生活气息。如"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荷叶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阴底，昨夜萧萧疏雨坠"等，保留着民歌清新可喜的本色风格。

欧阳修还大量采用民间口语，如"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春》）、"有时三点两点雨霁"（《越溪春》）、"春艳艳，江上晚山三四点，柳丝如翦花如染"（《归自谣》）、"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阔山高人不见"（《浪淘沙》）。王国维《人间词话》曾评："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如在目前，便是不隔。"这种不隔，即指语言的朴素浅白，即物直指，如随口脱出。与那些雕红刻翠、缀玉铺金之词风迥异，倒是颇近于南朝乐府。总之，欧阳修以风俗节令和口语入词，使之具有民间艺术的通俗明畅情调，给词坛引来了新鲜的气息。

四

近代冯煦在《蒿庵论词》中说：“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说明了欧阳修词的创作与他的诗文革新主张有相通之处，也说明了在后人对欧阳修词的审美接受中，主要有“疏隽”、“深婉”两方面的美学影响。

如果词史上确实存在以苏轼为开山的豪放词派，那么欧阳修在豪放词风形成过程中的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北宋末期徐度《却扫编》云：“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人。”欧阳修是苏轼由衷钦仰的文学前辈，苏轼参加贡举时，特蒙欧公知赏，擢拔高第。苏轼“受教于门下十有六年”，对欧阳修词应有很深的印象，此在苏词中也屡屡提及。如苏轼过平山堂作《西江月》，有“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句；知颍州时次欧公西湖韵作《木兰花令》，有“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句，其中既有对欧公人格的追慕又有对其词风的认同与赞美。欧、苏二人都有在遭受仕途挫折后善处穷通之际的修养，同样的达观心态表现在词中便是同样的疏隽格调。但二人性格又有着明显的异质因素，在欧阳修而言，更多的是一分遣玩之意兴；在苏轼而言，其所表现者，更多的乃为一种超旷之襟怀。如欧《朝中措》云“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苏《西江月》则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欧《木兰花令》云“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苏次韵作则云“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苏轼以透辟的观照、理性的解脱出入于词的创作，遂能将欧阳修词中豪放的美学萌芽大加发扬，自觉地另开一派令人耳目一新的豪放词风。

至于深婉，冯煦云：“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认为欧阳修词上承冯延巳词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称赞欧《玉楼春》词，说“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诚为的论。表面上是要大胆自称情痴而不假借于风月外物，要把每一朵洛阳牡丹都尽情看过才肯放走春天，故作豪放姿态，但内中却始终盘郁一段悲欢离合、盛衰无常的人世悲感不能释怀，故而沉着，且长歌狂态远胜于裂眦之悲。这是一种强烈要挣脱开去却不由自主更加深陷其中的相反相成的精神状态。刘熙载《艺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亦是看到了欧阳修词的这个特点。欧《蝶恋花》词云：“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三个“深”字的叠用烘托出浓郁的暮春相思寂寥之情。结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词又见于冯延巳《阳春集》中《鹊踏枝》），人有情而花无情，无限幽怨尽在其中，王国维引之为“有我之境”的典型例句。李清照读后也说：“予酷爱之！”并以“庭院深深”为开端，一连作词数阙。这首词之所以能被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在《词选》中解释成为庆历革新失败后欧阳修为韩琦、范仲淹的斥逐而作，句句有比兴寄托之意，也是基于词本身所具有的“深婉”特点。否则，意明而言畅，一览无馀，何从附会？前面已经说过，欧阳修是将比兴怨刺作为诗的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对于这些深婉之作的欣赏，应如黄苏在《蓼园词评》中评欧《浣溪纱》（雨过残红湿未飞）所说的那样：“思妇怀人，孤臣恋主，同此情怀，不必泥也。熟玩自饶神韵。”

细察《采桑子》组词，在表面上似乎洋溢着“兰桡画舸悠悠去，疑是神仙”的欢乐调子，但在十顷西湖的明月清风下笼罩着的其实是浓郁的英雄迟暮的悲凉情怀。如其十：“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其十一：“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其十二：“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

相逢，莫话衰翁，但斗樽前语笑同”。最后一首带总结性质的词犹能见其心态：

>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流年、流光、鬓华、白首、樽前、聚散，这些意象的组合传达的是忧患的无法排解却又强要排解在“语笑”、“欢娱”、“月白风清”、“金觥”、“旧曲”中的努力。联想到欧阳修的政治遭遇，特别是庆历五年的“张甥案”和治平四年的“长媳案”强加其身的罪名给他造成的心灵痛苦是难以名状的，正如《亳州乞致仕第一札子》中的表白：“既不能报国，又不善谋身。怨嫉谤谗，喧腾众口，风波陷阱，仅脱馀生，忧患既多，形神俱瘁。”在这种心境中每每作于歌舞酒宴的词，我们不难发现在豪放的背后由深微的隐曲、往复的悲慨所造成的“深婉”词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多次将欧、秦相比并而谈。在托名而作的《人间词甲稿序》中云：“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之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其实是极高地评价了欧阳修词的成就。清周济也曾指出“永叔词，只如无意，而沉着在和平中见”（《介存斋论词杂著》），这是对欧阳修词风格特征的恰当把握。

五

欧阳修词整体上还是基本保持着五代词风，只不过带上特有的时代气息和个人的气质秉性，体现出雅俗并存的特点。其词的雅与俗，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话题，在词史上是一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

先看其词中雅的一面。就时代气息而言，五代干戈后的天下一统、

文化和城市生活的高度繁荣以及士大夫文人的优厚待遇，在北宋中期士人的心理上反映的是一种治世气象，所以欧阳修词和与其并称的晏殊的宰相之词一样，在词的创作仍然未脱歌筵舞宴的环境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贵升平”的时代气息。北宋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说晏、欧等人“以其馀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就个人的气质秉性而言，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说：“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温纯雅正，蔼然为仁人之言，粹然为治世之音；然亦以事事合体故也。……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欧阳修作为“一代文章冠冕者”，其“温纯雅正”的气质秉性也将反映到词的创作上来。时代因素与个人因素共同促成了六一词的美学面貌中“雅”的一面。如代表作《踏莎行》（候馆梅残）等词表现出的和婉温雅，与他诗文的主体风格是一致的。

但欧词的俚俗侧艳之作数量之多、特色之鲜明，是评家不能回避的现象。这些词作中有的流于鄙亵，然人物生动或俗中有雅者居多。如《南乡子》（好个人人），写男女幽会中少女娇痴情状，用笔大胆直率，却并无色情成分。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以新婚少妇之问语入词，前段写态，后段描情，宛然如见。这些词用人物情态语言的白描手法取代了发肤装饰的刻板摹写，显得发中有止，露中有含，香而不腻，艳而不淫。王国维称“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谓永叔词“虽作艳语，终有品格”（《人间词话》）。欧阳修作艳词，除了与五代馀习的影响和词主要交付歌女来佐欢劝酒的功用有关，从时代气息和个人秉性来看也都有根可源。宋代最高统治集团缺乏进取精神，热衷歌儿舞女，加之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意识的勃兴，是造成俗词美学趣味的时代原因。就个人因素而言，欧阳修也有其情感丰富甚至纵情声色的一面。其情感的深挚、缠绵，从他给朋友、妻子、父母写的祭文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他的这种用情特点甚至成为其记、史等正统文体中具有阴

柔美的“六一风神”的构成因素，更何况在以抒情见长的词中了。欧阳修的风流秉性在当时已多有传言。其艳词是其本人婉娈情思的半公开的宣泄方式，也是符合当时词坛风气的现象。

南宋雅士纷纷为欧阳修艳词辩诬，称其为一代儒宗，一代文章冠冕，词章幼眇，温纯雅正，温柔宽厚，温润秀洁，风流闲雅，风流自命，风流蕴藉，这些评语均可看出词体雅化并渗透诗教观念的痕迹。南宋曾慥《乐府雅词》将欧词艳曲判定为小人所作“谬为公词”，所以“悉删除”。他极为推重欧阳修，宋刻欧阳修词集《欧阳文忠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两种共二百三十馀首，曾氏选录了八十三首，是欧词全部的三分之一。到了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对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

>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经。“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

此词被解释成为庆历革新失败后欧阳修为韩琦、范仲淹的斥逐而作。欧阳修《蝶恋花》词应该是符合张惠言对词作“道贤人君子幽约怨诽不能自言之情”的要求。其对词体既有意义深隐而含蓄不露的审美标准，这种审美标准又是浸润着主文谲谏、讽喻美刺、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

欧阳修词作同时留有的花间遗风、雅俗并存的现象，以及涵蕴的疏隽、深婉等多层次的审美要素，为后人的接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欧阳修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择要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及对欧阳修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欧阳修词的阅读和欣赏。】

目　录

导读（张璟）
欧阳修词集
西湖念语
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
又（春深雨过西湖好）
又（画船载酒西湖好）
又（群芳过后西湖好）
又（何人解赏西湖好）
又（清明上巳西湖好）
又（荷花开后西湖好）
又（天容水色西湖好）
又（残霞夕照西湖好）
又（平生为爱西湖好）
又（画楼钟动君休唱）
又（十年一别流光速）
又（十年前是尊前客）
朝中措（平山阑槛倚晴空）
长相思（蘋满溪）
又（花似伊）
又（深花枝）
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
踏莎行（候馆梅残）
又（雨霁风光）
望江南（江南蝶）

减字木兰花（留春不住）
又（伤怀离抱）
又（楼台向晓）
又（画堂雅宴）
又（歌檀敛袂）
生查子（去年元夜时）
又（含羞整翠鬟）
清商怨（关河愁思望处满）
阮郎归（刘郎何日是来时）
又（落花浮水树临池）
蝶恋花（帘幕东风寒料峭）
又（南雁依稀回侧阵）
又（腊雪初销梅蕊绽）
又（海燕双来归画栋）
又（面旋落花风荡漾）
又（帘幕风轻双语燕）
又（庭院深深深几许）
又（永日环堤乘彩舫）
又（越女采莲秋水畔）
又（水浸秋天风皱浪）
又（梨叶初红蝉韵歇）
又（独倚危楼风细细）
又（帘内清歌帘外宴）
又（翠苑红芳晴满目）
又（小院深深门掩亚）
又（欲过清明烟雨细）
又（画阁归来春又晚）

又（尝爱西湖春色早）
渔家傲（一派潺湲流碧涨）
又（四纪才名天下重）
又（暖日迟迟花袅袅）
又（红粉墙头花几树）
又（妾本钱塘苏小妹）
又（花底忽闻敲两桨）
又（叶有清风花有露）
又（荷叶田田青照水）
又（叶重如将青玉亚）
又（粉蕊丹青描不得）
又（幽鹭谩来窥品格）
又（楚国细腰元自瘦）
又（喜鹊填河仙浪浅）
又（乞巧楼头云幔卷）
又（别恨长长欢计短）
又（九日欢游何处好）
又（青女霜前催得绽）
又（露裛娇黄风摆翠）
又（对酒当歌劳客劝）
玉楼春（风迟日媚烟光好）
又（西亭饮散清歌阕）
又（春山敛黛低歌扇）
又（尊前拟把归期说）
又（洛阳正值芳菲节）
又（残春一夜狂风雨）
又（常忆洛阳风景媚）

又（两翁相遇逢佳节）
又（西湖南北烟波阔）
又（燕鸿过后春归去）
又（蝶飞芳草花飞路）
又（别后不知君远近）
又（红绦约束琼肌稳）
又（檀槽碎响金丝拨）
又（春葱指甲轻拢捻）
又（金花盏面红烟透）
又（雪云乍变春云簇）
又（黄金弄色轻于粉）
又（珠帘半下香销印）
又（沉沉庭院莺吟弄）
又（去时梅萼初凝粉）
又（酒美春浓花世界）
又（湖边柳外楼高处）
又（南园粉蝶能无数）
又（江南三月春光老）
又（东风本是开花信）
又（阴阴树色笼晴昼）
又（芙蓉斗晕燕支浅）
渔家傲（正月斗杓初转势）
又（二月春耕昌杏密）
又（三月清明天婉娩）
又（四月园林春去后）
又（五月榴花妖艳烘）
又（六月炎天时霎雨）

又（七月新秋风露早）
又（八月秋高风历乱）
又（九月霜秋秋已尽）
又（十月小春梅蕊绽）
又（十一月新阳排寿宴）
又（十二月严凝天地闭）
又（正月新阳生翠琯）
又（二月春期看已半）
又（三月芳菲看欲暮）
又（四月芳林何悄悄）
又（五月薰风才一信）
又（六月炎蒸何太盛）
又（七月芙蓉生翠水）
又（八月微凉生枕簟）
又（九月重阳还又到）
又（十月轻寒生晚暮）
又（律应黄钟寒气苦）
又（腊月年光如激浪）
南歌子（凤髻金泥带）
御街行（夭非华艳轻非雾）
桃源忆故人（梅梢弄粉香犹嫩）
又（莺愁燕苦春归去）
临江仙（柳外轻雷池上雨）
又（记得金銮同唱第）
圣无忧（世路风波险）
浪淘沙（把酒祝东风）
又（花外倒金翘）

又（五岭麦秋残）
又（万恨苦绵绵）
又（今日北池游）
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他）
又（把酒花前欲问伊）
又（把酒花前欲问公）
又（把酒花前欲问君）
又（过尽韶华不可添）
又（对酒追欢莫负春）
蓦山溪（新正初破）
浣溪沙（云曳香绵彩柱高）
又（堤上游人逐画船）
又（湖上朱桥响画轮）
又（叶底青青杏子垂）
又（青杏园林煮酒香）
又（红粉佳人白玉杯）
又（翠袖娇鬟舞《石州》）
又（灯烬垂花月似霜）
又（十载相逢酒一卮）
御带花（青春何处风光好）
虞美人（炉香昼永龙烟白）
鹤冲天（梅谢粉）
夜行船（忆昔西都欢纵）
又（满眼东风飞絮）
洛阳春（红纱未晓黄鹂语）
雨中花（千古都门行路）
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

贺圣朝影（白雪梨花红粉桃）
洞天春（莺啼绿树声早）
忆汉月（红艳几枝轻袅）
清平乐（小庭春老）
凉州令（翠树芳条飐）
南乡子（翠密红繁）
又（雨后斜阳）
鹊桥仙（月波清霁）
圣无忧（珠帘卷）
摸鱼儿（卷绣帘梧桐秋院落）
少年游（去年秋晚此园中）
又（肉红圆样浅心黄）
又（玉壶冰莹兽炉灰）
鹧鸪天（学画宫眉细细长）
千秋岁（罗衫满袖）
又（画堂人静）
醉蓬莱（见羞容敛翠）
于飞乐（宝奁开）
鼓笛慢（缕金裙窣轻纱）
看花回（晓色初透东窗）
蝶恋花（几度兰房听禁漏）
又（宝琢珊瑚山样瘦）
又（一掬天和金粉腻）
又（百种相思千种恨）
武陵春（宝幄华灯相见夜）
梁州令（红杏墙头树）
渔家傲（为爱莲房都一柄）

又（昨日采花花欲尽）
又（一夜越溪秋水满）
又（近日门前溪水涨）
又（妾解清歌并巧笑）
一斛珠（今朝祖宴）
惜芳时（因倚兰台翠云亸）
洞仙歌令（楼前乱草）
又（情知须病）
鹊踏枝（一曲尊前开画扇）
品令（渐素景）
燕归梁（风摆红藤卷绣帘）
又（屏里金炉帐外灯）
圣无忧（相别重相遇）
锦香囊（一寸相思无着处）
系裙腰（水轩檐幕透薰风）
阮郎归（浓香搓粉细腰肢）
又（去年今日落花时）
又（玉肌花脸柳腰肢）
怨春郎（为伊家）
滴滴金（尊前一把横波溜）
卜算子（极得醉中眠）
感庭秋（红笺封了还重拆）
满路花（铜荷融烛泪）
好女儿令（眼细眉长）
南乡子（浅浅画双眉）
又（好个人人）
踏莎行（碧藓回廊）

又（云母屏低）
诉衷情（歌时眉黛舞时腰）
又（离怀酒病两忡忡）
恨春迟（欲借江梅荐饮）
盐角儿（增之太长）
又（人生最苦）
忆秦娥（十五六）
少年游（绿云双亸插金翘）
踏莎行慢（独自上孤舟）
蕙香囊（身作琵琶）
玉楼春（艳冶风情天与措）
又（半辐霜绡亲手剪）
又（红楼昨夜相将饮）
又（金雀双鬟年纪小）
又（夜来枕上争闲事）
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伊）
减字木兰花（去年残腊）
又（年来方寸）
迎春乐（薄纱衫子初腰匝）
一落索（小桃风撼香红碎）
夜行船（闲把鸳衾横枕）
又（轻捧香腮低枕）
望江南（江南柳）
又（江南柳）
宴瑶池（恋眼哝心终未改）
解仙佩（有个人人牵系）
少年游（栏杆十二独凭春）

桃源忆故人（碧纱影弄东风晓）
阮郎归（雪霜林际见依稀）
渔家傲（断句）
总评
返回总目录

西湖念语

昔者王子猷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舆，遇酒便留于道上。况西湖之胜概，擅东颍之佳名。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旁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

◎西湖：指颍州西湖（今安徽阜阳西北）。

◎念语：北宋流行的一种颂歌形式。

◎（王）徽之字子猷。……时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观之，便出坐舆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出，主人乃闭门，徽之便以此赏之，尽叹而去。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晋书·王徽之传》）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蓝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弘后欲见，辄于林泽间候之。至于酒米乏绝，亦时相赠。（《晋

书·陶渊明传》）

◎帝文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晋书·惠帝纪》）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桓温入关，（王）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晋书·王猛传》）

◆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其有连续歌此一曲者，为欧阳公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赵德麟《商调蝶恋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胜，一述会真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异于普通之词者，不过重叠此曲，以咏一事而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宋之乐曲》）

采桑子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碧琉璃水净无风。（唐白居易《泛太湖书事》）

◆闲雅处自不可及。（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下阕四句，极肖湖上行舟，波平如镜之状，“不觉船移”四字，下语尤妙。（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春深雨过西湖好，百卉争妍。蝶乱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然。

兰桡画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间。水阔风高飏管弦。

◎山青花欲然。（唐杜甫《绝句》）

又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急管繁弦催一醉，颓阳不驻引征镳。（唐钱起《送孙十尉温县》）

◎空水共澄鲜。（南朝谢灵运《登江中孤屿》）

◆湖水澄澈时，如在镜中，云影天光，上下一色，“行云”数语，能道出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双燕归来始下帘。（唐陆龟蒙《病中秋怀寄袭美》）

◎双燕归栖画阁中。（南唐冯延巳《采桑子》）

◆“始觉春空”，语拙，宋人每以“春”字，替人与事，用极不妥。（清先著、程洪《词洁》）

◆（“群芳过后”二句）埽处即生。（“笙歌散尽”二句）悟语是恋语。（清潭献《谭评词辨》）

◆（“始觉春空”）四字猛省。（清陈廷焯《别调集》）

◆西湖在宋时，极游观之盛。此词独写静境，别有意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上片言游冶之盛，下片言人去之静。通篇于景中见情，文字极疏隽。风光之好，太守之适，并可想象而知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词虽意在写暮春景物，而作者胸怀恬适之趣，同时表达出之。作者此词，皆从世俗繁华生活之中，渗透一层着眼。盖世俗之

人，多在群芳正盛之时游观西湖；作者却于飞花、飞絮之外，得出寂静之境。世俗之游人皆随笙歌散去；作者却于人散、春空之后，领略自然之趣。其后苏轼作词，皆直写胸怀，因而将词体提升与诗同等。此种风气，欧阳修已开其端。特至东坡方大加发展，遂令词风为之一变。盖风气之成，必有其渐，非可突然而至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诗人写景赋物，虽每如钟嵘《诗品》所谓本诸“即目”，然复往往踪文而非践实，阳若目击今事而阴若乃心摹前构。匹似欧阳修《采桑子》“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名句传诵。其为真景直寻耶？抑以谢朓《和王主簿怨情》有“风帘入双燕”，陆龟蒙《病中秋怀寄袭美》有“双燕归来始下帘”，冯延巳《采桑子》有“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而遂华词补假，以与古为新也？修之词中洵有燕归，修之目中殆不保实见燕归乎？史传载笔，尚有准古饰今，因模拟而成捏造，况词章哉？不特此也。（钱锺书《管锥编》）

又

何人解赏西湖好，佳景无时。飞盖相追。贪向花间醉玉卮。

谁知闲凭阑干处，芳草斜晖。水远烟微。一点沧洲白鹭飞。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三国魏曹植《公宴诗》）

◎既欢怀禄情，复协沧洲趣。（南朝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又

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朱轮走钿车。

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路转堤斜。直到城头总是花。

◎上巳：古代农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

◎银秋騕袅嘶宛马，绣鞅璁珑走钿车。（唐杜牧《街西长句》）

又

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前后红幢绿盖随。

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卮。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

◎方筵罗玉俎，激水泛金卮。（北朝邢绍《三日华林园公宴》）

又

天容水色西湖好，云物俱鲜。鸥鹭闲眠。应惯寻常听管弦。

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

◎云物凄凄拂曙流。（唐赵暇《长安秋望》）

◎驾鹤上汉，骖鸾腾天。（南朝江淹《别赋》）

◎郭太字林宗……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后汉书·郭太传》）

又

残霞夕照西湖好，花坞蘋汀，十顷波平，野岸无人舟自横。

西南月上浮云散，轩槛凉生。莲芰香清。水面风来酒面醒。

◎花坞夕阳迟。（唐严维《酬刘员外》）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唐韦应物《滁州西涧》）

又

平生为爱西湖好，来拥朱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

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

◎朱轮：古代王侯显贵所乘的车子。因用朱红漆轮，故称。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搜神后记》）

◆作者自皇祐二年（**1050**）秋离颍州知州改知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到熙宁四年（**1071**）退休归颍，恰好二十个春天。（黄畲《欧阳修词笺注》）

◆欧阳文忠公，庐陵人，仁宗擢为参知政事，事英宗、神宗，坚求退，除观文殿学士，出典亳、青二州，擢宣徽使，判太原，遣内侍赐告，谕赴阙，欲留共政，力辞，乞守蔡。在亳六请致仕，至蔡复请，乃许。公年未及谢，天下高之，旧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昔守颍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郡有西湖，公尤爱之，作《念语》及十词歌之。（宋施元之《注东坡先生诗》卷三《陪欧阳公燕西湖》注）

◆碧潭浮影蘸红旗，日初迟，漾晴漪。我欲寻芳，先遣报春知。

尽放百花连夜发，休更待，晓风吹。　　满携尊酒弄繁枝，与佳期，伴群嬉。犹有邦人，争唱醉翁词。应笑今年狂太守，能痛饮，似当时。（宋叶梦得《江城子》）

又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聚散匆匆。今日欢娱几客同。

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明月清风。把酒何人忆谢公？

◎感时为欢欢，白发绿鬓生。（古乐府《冬歌》）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唐李白《秋登宣城谢眺北楼》）

又

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话衰翁。但斗尊前语笑同。

劝君满酌君须醉，尽日从容。画鹢牵风。即去朝天沃舜聪。

◎朝天：朝见天子。

◎平戎一弄沃舜聪，貂瑠璧立亦动容。（宋苏舜钦《演化琴德素高昔尝供奉先帝闻予所藏宝琴求而挥弄不忍去因为作歌以写其意云》。沃舜聪：向君主进言。）

又

十年前是尊前客，月白风清，忧患凋零。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旧曲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

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平山：即平山堂，在今江苏扬州，为欧阳修所建。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

◎扬州蜀冈上大明寺平山堂前，欧阳文忠公手植柳一株，谓之“欧公柳”。公词所谓“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者。薛嗣昌作守，相对亦种一株，自榜曰“薛公柳”，人莫不嗤之。嗣昌既去，为人伐之。不度德有如此者！（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上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馀朵，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以饮酒，往往侵夜，戴月而归。余绍圣初始登第，尝以六七月之间馆于此堂。是岁大暑，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后有竹千馀竿，大如椽，不复见日色。寺有一僧，年八十馀，及见公，犹能道公时事甚详。（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芜城此地远人寰，尽借江南万叠山。水气横泻飞鸟外，岚光平堕酒杯间。主人寄赏来何暮，游子销忧醉不还。无限秋风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宋刘敞《游平山堂寄欧阳永叔内翰》）

◆督府繁华久已阑，至今形胜可跻攀。山横天地苍茫外，花发池台草莽间。万井笙歌遗俗在，一樽风月属君闲。遥知为我留真赏，恨不相随暂解颜。（宋欧阳修《和刘原甫平山堂见寄》）

◆龙门不见鬓垂丝，莫唱平山杨柳辞。纵使前声君忍听，后声恼杀木肠儿。（宋晁说之《席上有唱欧公送刘原父辞者次日又有唱东坡三过平山堂词者今联续唱之感怀作绝句》）

◆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为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

◆"水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诗也。权德舆《晚渡扬子江》诗云："远岫有无中，片帆烟水上。"已是用维语。欧阳公长短句云："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诗人至是，盖三用矣。然公但以此句施于平山堂为宜，初不自谓工也。东坡先生乃云："记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则似谓欧阳公创为此句，何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然永叔起句是"平山栏槛倚晴空"，安得烟雨？恐苏终不能为欧解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只"山色"一句，此堂已足千古。（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山色有无中"，写景绝。（《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引李廷机）

◆按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无事不须在少年努力者，现身说法，神采奕奕动人。（清黄苏《蓼园词选》）

◆戊申（**1668**）重九，偶滞广陵，策杖过红桥，登法海寺，遥望平山堂，可二里许。欲造而观焉，而小雨微茫，路湿秋草，辄兴尽而返，因窃叹曰：欧、苏二公，千古之伟人也，其文章事业，炳耀天壤，而此地独以两公之词传，至今读《朝中措》、《西江月》诸什，如见两公之须眉生动，偕游于千载之上也。世乃目词为雕虫小技者，抑独何欤？以词学为小技，谓欧、苏非伟人乎？（清曹尔堪《汪懋麟锦瑟词序》）

◆词有尚风，有尚骨，欧公《朝中措》云：“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东坡《雨中花慢》云：“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孰风孰骨可辨。（清刘熙载《艺概》）

◆用成语，贵浑成，脱化如出诸己。……欧阳永叔“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用王摩诘句，均妙。（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平山堂，一坯土耳，亦无片石可语，然以欧、苏词，遂令地重。（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长相思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

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此词一作张先词。

又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

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又

深花枝，浅花枝，深浅花枝相并时。花枝难似伊。

玉如肌，柳如眉，爱着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

◎芙蓉如面柳如眉。（唐白居易《长恨歌》）

◆连用四“花枝”，二“深浅”字，姿态甚足。后半殊逊。（清陈廷焯《闲情集》）

◆“深花枝，浅花枝。（略）”欧阳公《长相思》词也。可谓鄙俚极矣。而圣叹以前半连用四“花枝”两“深浅”字，叹为绝技。真乡里小儿之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诉衷情眉意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太平御览》引《宋书》）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纵画长眉，能解离恨否？笔妙，能于无理中传出痴女子心肠。（清陈廷焯《闲情集》）

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候馆：旅馆。

◎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唐杜甫《西郊》）

◎柔情不断春如水。（宋寇準《夜度娘》）

◎一曲离肠寸寸断。（唐韦庄《上行杯》）

◎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平芜。（唐高适《田家春望》）

◆杜子美流离兵革中，其咏内子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欧阳文忠、范文正，矫饰风节，而欧公词云：“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又：“薄幸辜人终不愤，何时枕上分明问。”范文正词：“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又：“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林和靖《梅》诗及“春水静于僧眼碧，晚山浓似佛头青”之句，可想见其清雅。而《长相思》词云：“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情之所钟，虽贤者不能免，岂少年所作耶？惟荆公诗词未尝作脂粉语。（宋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句意最工。（明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明杨慎《词品》）

◆欧阳公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石曼卿诗："水尽天不尽，人在天尽头。"欧与石同时，且为文字友，其偶同乎？抑相取乎？（同上）

◆别调有云："便做一江春水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情。"意同。（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

◆"芳草更在斜阳外"、"行人更在春山外"两句，不厌百回读。（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春水春山走对妙。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一望无际矣。尽处是春山，更在春山外，转望转远矣。当取以合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春水写愁，春山骋望，极切极婉。（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此淡语之有情者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欧公有句云："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陈大声体之，作《蝶恋花》，落句云："千里青山劳望眼，行人更比青山远。"虽面稍更，而意句仍昔。然则偷句之钝，何可避也。（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此词特为赠别作耳。首阕言时物喧妍，征辔之去，自是得意。其如我之离愁不断何？次阕言不敢远望，愈望愈远也。语语倩丽，韶光情文斐亹。（清黄苏《蓼园词选》）

◆“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升庵以拟石曼卿“水尽天不尽，人在天尽头”，未免河汉。盖意近而工拙悬殊，不啻霄壤。且此等入词为本色，入诗即失古雅，可与知者道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结语韵致更远。（清茅暎《词的》）

◆“春山”疑当作“青山”，否则，既用“春水”，又用两“春山”字，未免稍复矣。（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离愁二句）后主“离恨恰如芳草”二语，更绵远有致。（清陈廷焯《大雅集》）

◆余按公词以此为最婉转，以《少年游》咏草为最工切超脱。当亦百世之公论也。（吴梅《词学通论》）

◆唐宋人诗词中，送别怀人者，或从居者着想，或从行者着想，能言情婉挚，便称佳构。此词则两面兼写。前半首言征人驻马回头，愈行愈远，如春水迢迢，却望长亭，已隔万重云树。后半首为送行者设想，倚栏凝睇，心倒肠回，望青山无际，遥想斜日鞭丝，当已出青山之外，如鸳鸯之烟岛分飞，互相回首也。以章法论，“候馆”、“溪桥”言行人所经历；“柔肠”、“粉泪”言思妇之伤怀，情同而境判，前后阕之章法井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上片写行人忆家，下片写闺人忆外。起三句，写郊景如

画，于梅残柳细、草薰风暖之时，信马徐行，一何自在。“离愁”两句，因见春水之不断，遂忆及离愁之无穷。下片，言闺人之怅望。“楼高”一句唤起，“平芜”两句拍合。平芜已远，春山则更远矣，而行人又在春山之外，则人去之远，不能目睹，惟存想象而已。写来极柔极厚。（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亦托为闺人别情，实乃自抒己情也，与晏殊《踏莎行》二词同。上半阕行者自道离情；下半阕则居者怀念行者。此词之行者，当即作者本人。欧阳修因作书责高若讷不谏吕夷简排斥孔道辅、范仲淹诸人，被高将其书呈之政府，因而被贬为夷陵令。（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又

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

薜荔依墙，莓苔满地，青楼几处歌声丽。蓦然旧事上心来，无言敛皱眉山翠。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望江南

江南蝶，斜日一双双。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天赋与轻狂。

微雨后，薄翅腻烟光。才伴游蜂来小院，又随飞絮过东墙。长是为花忙。

◎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

减字木兰花

留春不住，燕老莺慵无觅处。说似残春，一老应无却少人。

风和月好，办得黄金须买笑。爱惜芳时，莫待无花空折枝。

◎汉武与丽娟看花，蔷薇始开，态若含笑。帝曰：“此花绝胜佳人笑也。”丽娟戏曰：“笑可买乎？”帝曰：“可。”丽娟奉金百斤，为买笑钱。（《贾氏说林》）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杜秋娘《金缕衣》）

又

伤怀离抱，天若有情天亦老。此意如何，细似轻丝渺似波。

扁舟岸侧，枫叶荻花秋索索。细想前欢，须着人间比梦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唐白居易《琵琶行》）

又

楼台向晓，淡月低云天气好。翠幕风微，宛转《梁州》入破时。

香生舞袂，楚女腰肢天与细。汗粉重匀，酒后轻寒不着人。

◎朦胧闲梦初成后，宛转柔声入破时。（唐白居易《卧听法曲霓裳》。入破：唐宋大曲的专用语。大曲每套都有十馀遍，归入散序、中序、破三大段。入破即为破这一段的第一遍。）

◎楚灵王好细腰。（《韩非子·二柄》）

又

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捻轻拢，玉指纤纤嫩剥葱。

拨头憁利，怨月愁花无限意。红粉轻盈，倚暖香檀曲未成。

◎红妆齐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条。（后周王仁裕《荆南席上咏胡琴妓二首》）

◎遍：唐宋大曲系按一定顺序连结若干小曲而成，又称大遍。其中各小曲亦有称“遍”的。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唐白居易《琵琶行》）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古诗十九首》）

◎指剥春葱腕似雪。（唐方干《采莲》）

◎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也。（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乐二十》）

◎天香留凤尾，馀暖在檀槽。（南唐李煜《书琵琶背》）

又

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

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往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列子·汤问》）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列子·汤问》）

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

◆三四句佳句也（指“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如李易安“月上柳梢头”，则词意邪僻矣。纪昀曰：“月上柳梢头”一阕，乃欧公小词。后人窜入朱淑真，已为冤抑。此更移之李易安，尤非。此词邪僻，在下句“人约黄昏后”五字。若“月上柳梢头”，乃是常景，有何邪僻？此论未是。（元方回《瀛奎律髓》卷十六白居易《正月十五夜月》评）

◆元曲之称绝者，不过得此法。（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今世所传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生查子》词，见《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讹为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词，疑淑真失妇德，记载不可不慎也。（清王士禛《池北偶谈》）

◆杨慎升庵《词品》载其《生查子》一阕，有“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语，（毛）晋跋遂称为“白璧微瑕”。然此词今载欧阳修《庐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不知何以窜入淑真集内，诬以桑濮之行。慎收入《词品》，既为不考，而晋刻《宋名家词》六十一种，《六一词》即在其内，乃于《六一词》漏注，互见《断肠词》，已自乱其例，此集更不一置辨，且证实为“白璧微瑕”，益卤莽之甚。（《四库

总目提要·断肠词》）

◆“去年元夜”一词，本欧阳公作，后人误编入《断肠集》，遂疑朱淑真为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一词，当是永叔少年笔墨。渔洋辨之于前，云伯辨之于后，俱有挽扶风教之心。余谓古人托兴言情，无端寄慨，非必实有其事。此词即为朱淑真作，亦不见是泆女，辨不辨皆可也。（清陈廷焯《词坛丛话》引陈文述）

◆辛稼轩“去年燕子来”词，仿欧阳永叔“去年元夜时”词格。（清张德瀛《词徵》）

◆淑真《生查子》词，《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辨之甚详，宋曾慥《乐府雅词》、明陈耀文《花草粹编》并作永叔。慥录欧词特慎，《雅词》序云：“当时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此阕适在选中，其为欧词明甚。毛刻《断肠词》校雠不精，跋尾又袭升庵臆说，青蝇玷璧，不足以传贤媛。（清况周颐《断肠词跋》）

又

含羞整翠鬟，得意频相顾。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

娇云容易飞，梦断知何处。深院锁黄昏，阵阵芭蕉雨。

◎十三弦柱雁行斜。（唐李商隐《昨日》。雁柱：乐器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唐韦庄《菩萨蛮》）

◆“雁柱”二语，摹弹筝之神。（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一一”字从“频”字生来，“春莺语”从“得意”字生来。前一阕写得意时情怀，无限旖旎；次一阕写别后情怀，无限凄苦；胥于筝寓之。凡遇合无常，思妇中年，英雄末路，读之皆堪下泪。（清黄苏《蓼园词选》）

清商怨

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

双鸾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远。梦未成归，《梅花》闻塞管。

◆绍兴庚午岁，余为临安秋赋考试官，同舍有举欧阳公长短句词曰：“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因问曰：“南云其义安在？”余答曰：“尝见江总诗云：‘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故园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恐出于此耳。”（宋陈岩肖《庚溪诗话》）

◆音节之间，如有所咽而不得舒。陆云赋：“眷南云以兴悲，蒙东雨而涕零。”江总诗：“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阮郎归

刘郎何日是来时，无心云胜伊。行云犹解傍山飞，郎行去不归。

强匀画，又芳菲，春深轻薄衣。桃花无语伴相思，阴阴月上时。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云无定踪，犹胜伊人，不得比之陌上尘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落花浮水树临池，年前心眼期。见来无事去还思，而今花又飞。

浅螺黛，淡燕脂，闲妆取次宜。隔帘风雨闭门时，此情风月知。

◆波折婉约。（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蝶恋花

帘幕东风寒料峭，雪里香梅，先报春来早。红蜡枝头双燕小，金刀剪彩呈纤巧。

旋暖金炉薰蕙藻，酒入横波，困不禁烦恼。绣被五更春睡好，罗帏不觉纱窗晓。

又

南雁依稀回侧阵，雪霁墙阴，遍觉兰芽嫩。中夜梦馀消酒困，炉香卷穗灯生晕。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腊后花期知渐近，东风已作寒梅信。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唐韩愈《宿龙宫滩》）

◆境、趣、情皆在内，而皆指不出，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腊雪初销梅蕊绽，梅雪相和，喜鹊穿花转。睡起夕阳迷醉眼，新愁长向东风乱。

瘦觉玉肌罗带缓，红杏梢头，二月春犹浅。望极不来芳信断，音书纵有争如见。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

又

海燕双来归画栋，帘影无风，花影频移动。半醉腾腾春睡重，绿鬟堆枕香云拥。

翠被双盘金缕凤，忆得前春，有个人人共。花里黄莺时一弄，日斜惊起相思梦。

◎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唐沈佺期《独不见》）

◎忆眠时，春梦困腾腾。（唐韩偓《三忆》）

◆前以惊梦起，以伤春转。后以伤春起，惊梦转，大概一机局，而笔性远过之。（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此亦有感而言，辞气流利，足爽人口。（《新刻注释草堂诗馀评林》引李廷机）

又

面旋落花风荡漾，柳重烟深，雪絮飞来往。雨后轻寒犹未放，春愁酒病成惆怅。

枕畔屏山围碧浪，翠被华灯，夜夜空相向。寂寞起来褰绣幌，月明正在梨花上。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唐温庭筠《菩萨蛮》）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沉响，殊不可及。（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又

帘幕风轻双语燕，午后醒来，柳絮飞撩乱。心事一春犹未见，红英落尽青苔院。

百尺朱楼闲倚遍，薄雨浓云，抵死遮人面。羌管不须吹别怨，无肠更为新声断。

又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词一作南唐冯延巳词。

◆朱彝尊云：“庭院深深”一阕，载冯延巳《阳春录》，刻作欧九，误也。（徐釚《词苑丛谈》引）

◆按此阕入《六一集》，诸选本遂俱指为欧词，张氏《词选》尤言之凿凿……余谓此误始于易安。盖易安仅见欧集，未见《阳春录》。不知欧公小词，多与《阳春》、《花间》混，鄙亵之语，仇人羼厕，昔人论之已详，集本殊不足据。且欧公平生浸馈冯词，或录杰作为研摩，后人遂误传欧作。朱竹垞曾辨正之，谓“见《阳春录》刻作欧九者误”。惠言殆未深考欤！（陈秋帆《阳春集笺》）

◆末句参之“点点飞红雨”句，一若关情，一若不关情，而情思俱荡漾无边。（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凄如送别。（清茅暎《词的》）

◆首句叠用三个“深”字最新奇，后段形容春暮光景殆尽。（《草堂诗馀评林》引李廷机）

◆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作词者大抵意层深者，语便刻画；

语浑成者，意便肤浅，两难兼也。或欲举其似，偶拈永叔词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何也？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然作者初非措意，直如化工生物，笋未出而苞节已具，非寸寸为之也。若先措意便刻画，愈深愈堕恶境矣。此等一经拈出，便当扫去。（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引毛先舒）

◆“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悟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又此词亦见冯延巳集中。李易安《词序》云：“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易安去欧公未远，其言必非无据。（清张惠言《词选》）

◆首阕因杨柳烟多，若幕之重重者，庭院之深以此，即下句章台不见，亦以此。总以见柳絮之迷人，加之雨横风狂，即拟闭门，而春已去矣。不见乱红之尽飞乎？语意如此，通首诋斥，看来必有所指。第词旨浓丽，即不明所指，自是一首好词。（清黄苏《蓼园词选》）

◆宋刻玉玩，双层浮起，笔墨至此，能事几尽。（清谭献《谭评词辨》）

◆冯正中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蝶恋花》四章，古今绝构。《词选》本李易安《词序》，指“庭院深深”一章为欧阳公作，他本亦多作永叔词，惟《词综》独云冯延巳作，竹垞博极群书，必有所据。且细昧此阕，与上三章笔墨，

的是一色，欧公无此手笔。（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正中《蝶恋花》四阕，情词悱恻，可群可怨。《词选》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数言确当。（同上）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词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盖三章犹望其离而复合，四章则绝望矣。作词解如此用笔，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同上）

◆冯正中《蝶恋花》四章，忠爱缠绵，已臻绝顶，然其人亦殊无足取，尚何疑于史梅溪耶？诗词不尽能定人品，信矣。（同上）

◆连用三"深"字，妙甚。偏是楼高不见，试想千古有情人读至结处，无不泪下。绝世至文。（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有与风诗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巨制，多寓微旨。如李太白"汉家陵阙"，《兔爰》伤时也。张子同"西塞山前"，《考槃》乐志也。王仲初"昭阳路断"，《小星》安命也。温飞卿"小山重叠"，《柏舟》寄意也。李后主"花明月暗"，《行露》思也。韦端己"红楼别夜"，《匪风》怨也。张子澄"浣花溪上"，《绸缪》之缔好也。冯正中"庭院深深"，《苌楚》之悯乱也。（清张德瀛《词徵》）

◆此词帘深楼迥、及"乱红飞过"等句，殆有寄托，不仅送春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物观。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首写闺情，层深而浑成。首三句，但写一华丽之深院，而人之矜贵可知。“玉勒”两句，写行人游冶不归，一则庭院凝愁，一则章台驰骋，两句射照，哀乐毕见。换头，因风雨交加，更起伤春怀人之情。“泪眼”两句，毛稚黄释之曰：“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观毛氏此言，可悟其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永日环堤乘彩舫，烟草萧疏，恰似晴江上。水浸碧天风皱浪，菱花荇蔓随双桨。

红粉佳人翻丽唱，惊起鸳鸯，两两飞相向。且把金尊倾美酿，休思往事成惆怅。

又

越女采莲秋水畔，窄袖轻罗，暗露双金钏。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

鸂鶒滩头风浪晚，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隐隐歌声归棹远，离愁引着江南岸。

◆（“窄袖”句）言小人常态。（“雾重”句）言君子道消。（清谭献《谭评词辨》）

◆与元献作。同一缠绵，语更婉雅。（清陈廷焯《闲情集》）

又

水浸秋天风皱浪，缥缈仙舟，只似秋江上。和露采莲愁一晌，看花却是啼妆样。

折得莲茎丝未放，莲断丝牵，特地成惆怅。归棹莫随花荡漾，江头有个人想望。

◎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始自大将军梁冀家所为，京都歙然，诸夏皆放效。（《后汉书·五行志一》）

又

梨叶初红蝉韵歇，银汉风高，玉管声凄切。枕簟乍凉铜漏彻，谁教社燕轻离别。

草际虫吟秋露结，宿酒醒来，不记归时节。多少衷肠犹未说，珠帘夜夜朦胧月。

又

独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

◆此词一作柳永词，词牌作《凤栖梧》。

◆长守尾生抱柱之信，拼减沈郎腰带之围，真情至语。此词或作六一词，汲古阁本则列入《乐章集》。（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上片写境，下片抒情。“独倚”三句，写远望愁生。“草色”两句，实写所见冷落景象与伤高念远之意。换头深婉。“拟把”句，与“对酒”两句呼应。“强乐无味”，语极沉痛。“衣带”两句，更柔厚。与“不辞镜里朱颜瘦”语，同合风人之旨。（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帘内清歌帘外宴，虽爱新声，不见如花面。牙板数敲珠一串，梁尘暗落琉璃盏。

桐树花声孤凤怨，渐遏遥天，不放行云散。坐上少年听不惯，玉山未倒肠先断。

◎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唐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

◎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此词一作柳永词，词牌作《凤栖梧》。

又

翠苑红芳晴满目，绮席流莺，上下长相逐。紫陌闲随金轣辘，马蹄踏遍春郊绿。

一觉年华春梦促，往事悠悠，百种寻思足。烟雨满楼山断续，人闲倚遍阑干曲。

◎紫陌：指京师郊野的道路。

又

小院深深门掩亚，寂寞珠帘，画阁重重下。欲近禁烟微雨罢，绿杨深处秋千挂。

傅粉狂游犹未舍，不念芳时，眉黛无人画。薄倖未归春去也，杏花零落香红谢。

◆欧公旧有春日词云："绿杨楼外出秋千。"前辈叹赏，谓止一"出"字，是人着力道不到处。他日咏秋千，作《浣溪沙》云："云曳香绵彩柱高。绛旗风飐出花梢。"予谓虽同用"出"字，然视前句，其风致大段不侔。（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李世英《蝶恋花》句云："朦胧淡月云来去。"欧公《蝶恋花》句云："珠帘夜夜朦胧月。"二语一律，不知者疑欧出李下。予细较之，状夜景则李为高妙，道幽怨则欧为蕴藉。盖各适其趣，各擅其极，殆未易优劣也。（同上）

◆清雅芊丽，正中之匹也。（清陈廷焯《大雅集》）

又

欲过清明烟雨细，小槛临窗，点点残花坠。梁燕语多惊晓睡，银屏一半堆香被。

新岁风光如旧岁。所恨征轮，渐渐程迢递。纵有远情难写寄。何妨解有相思泪。

◎挥涕逐前侣，含凄动征轮。（唐王维《观别者》）

又

画阁归来春又晚。燕子双飞，柳软桃花浅。细雨满天风满院，愁眉敛尽无人见。

独倚阑干心绪乱，芳草芊绵，尚忆江南岸。风月无情人暗换，旧游如梦空肠断。

◎暖风芳草竟芊绵。（宋张泌《春日旅泊桂州》）

又

尝爱西湖春色早，腊雪方销，已见桃开小。顷刻光阴都过了，如今绿暗红英少。

且趁馀花谋一笑，况有笙歌，艳态相萦绕。老去风情应不到，凭君剩把芳尊倒。

渔家傲

一派潺湲流碧涨，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岭头明月上。迷俯仰，月轮正在泉中漾。

更待高秋天气爽，菊花香里开新酿。酒美宾嘉真胜赏。红粉唱，山深分外歌声响。

◎良辰美景，宾僚并集，泛长江而置酒，亦一时之胜赏也。（《陈书·孙瑒传》）

又与赵康靖公

四纪才名天下重，三朝构厦为梁栋。定册功成身退勇。辞荣宠，归来白首笙歌拥。

顾我薄才无可用，君恩近许归田垅。今日一觞难得共。聊对捧，官奴为我高歌送。

◆熙宁壬子，赵康靖公自南京访公于颍，时吕正献公为守。（宋欧阳修《会老堂致语》。熙宁壬子即熙宁五年，公元**1072**。词即本年作。）

◆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概，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颍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著方牧颍，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亲作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天下传之。（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

◆某到东阳累月，不闻中朝士大夫新作，颇有孤陋之叹。忽得颍上故人书，录公会老堂唱和诗词为示。远方见之，不胜企耸，辄遍和以寄献。未几，闻公讣音，且思昨寓书时，乃公梦谢之月。因怆前事，作哀辞二篇，以述感旧怀德之思焉。（宋苏颂《欧阳文忠公挽辞二首序》）

◆少师赵公概，字叔平，天圣初王尧臣下第三人及第。为人宽厚长者，留滞内相十馀年，晚始大用，参贰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阳，素与欧阳文忠公友善，时文忠退居东颍，公即自睢阳乘兴拏舟访之，文忠喜公之来，特为展宴，而颍守翰林吕公亦预会。文忠乃自为口号

一联云："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两闲人，谓公与文忠也。（宋吴处厚《青箱杂记》）

◆文忠与赵康靖公同在政府，相得欢甚，康靖先告老归睢阳，文忠相继谢事归汝阴。康靖一日单车特往过之，时年几八十矣。留剧饮逾月日，于汝阴纵游而后返。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文忠尝赋诗云"古来交道愧难终，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相皆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醉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因榜其游从之地为"会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阳招之，未果行而薨。两公名节固师表天下，而风流襟义又如此，诚可以激薄俗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蔡宽夫诗话》）

又

暖日迟迟花袅袅，人将红粉争花好。花不能言惟解笑。金壶倒，花开未老人年少。

车马九门来扰扰，行人莫羡长安道。丹禁漏声衢鼓报。催昏晓，长安城里人先老。

◎春日迟迟。（《诗经·豳风·七月》）

又

红粉墙头花几树，落花片片和惊絮。墙外有楼花有主。寻花去，隔墙遥见秋千侣。

绿索红旗双彩柱，行人只得偷回顾。肠断楼南金锁户。天欲暮，流莺飞到秋千处。

又

妾本钱塘苏小妹，芙蓉花共门相对。昨日为逢青伞盖。慵不采，今朝斗觉凋零𪑇。

愁倚画楼无计奈，乱红飘过秋塘外。料得明年秋色在。香可爱，其如镜里花颜改。

◎《乐府广题》曰：“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三·〈苏小小歌〉序》）

又

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

花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

又

叶有清风花有露，叶笼花罩鸳鸯侣。白锦顶丝红锦羽。莲女妒，惊飞不许长相聚。

日脚沉红天色暮，青凉伞上微微雨。早是水寒无宿处。须回步，枉教雨里分飞去。

又

荷叶田田青照水，孤舟挽在花阴底。昨夜萧萧疏雨坠。愁不寐，朝来又觉西风起。

雨摆风摇金蕊碎，合欢枝上香房翠。莲子与人长厮类。无好意，年年苦在中心里。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古乐府）

又

叶重如将青玉亚，花轻疑是红绡挂。颜色清新香脱洒。堪长价，牡丹怎得称王者？

雨笔露笺匀彩画，日炉风炭薰兰麝。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

◎落锦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唐皮日休《牡丹》）

◆此首工致，次首情思两极，古今莲词第一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奇丽谛详，莲词久推永叔。（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又

粉蕊丹青描不得，金针线线功难敌。谁傍暗香轻采摘？风淅淅，船头触散双鸂鶒。

夜雨染成天水碧，朝阳借出胭脂色。欲落又开人共惜。秋气逼，盘中已见新荷的。

◎天水碧，因（李）煜之内人染碧，夕露于中庭，为露所染，其色特好，遂名之。（五代无名氏《五国故事》。天水碧：浅青色。）

◎荷，其实莲，其中的。（《尔雅·释草》）

又

幽鹭谩来窥品格，双鱼岂解传消息。绿柄嫩香频采摘。心似织，条条不断谁牵役。

珠泪暗和清露滴，罗衣染尽秋江色。对面不言情脉脉。烟水隔，无人说似长相忆。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藕丝秋色浅。（唐温庭筠《菩萨蛮》）

又

楚国细腰元自瘦，文君腻脸谁描就？日夜鼓声催箭漏。昏复昼，红颜岂得长如旧？

醉折嫩房和蕊嗅，天丝不断清香透。却傍小阑凝望久。风满袖，西池月上人归后。

◎小苑有门红扇开，天丝舞蝶俱徘回。（唐温庭筠《吴苑行》）

◆自“妾本钱塘”至“楚腰细解”八首，皆咏荷，实为一套《渔家傲》鼓子词。欧阳修集中，已有二套《渔家傲》十二月鼓子词，得此而三。卷首复有《采桑子》一套十首，北宋大曲于此可睹其盛。晏殊前有《渔家傲》十二首，为荷花曲鼓子词，内“幽鹭窥来”、“楚围细腰”、“粉笔丹青”三首，与欧阳修此套互见。盖因皆咏荷花，宋时乐家演奏时易于组合而致互混也。（《唐宋词汇评》）

又七夕

喜鹊填河仙浪浅，云軿早在星桥畔。街鼓黄昏霞尾暗。炎光敛，金钩侧倒天西面。

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风俗通》）

◎王母欲过刘彻家，飞琼夜入云軿车。（唐顾况《梁广画花歌》）

◎星桥：神话中的鹊桥。

又

乞巧楼头云幔卷，浮花催洗严妆面。花上蛛丝寻得遍。颦笑浅，双眸望月牵红线。

奕奕天河光不断，有人正在长生殿。暗付金钗清夜半。千秋愿，年年此会长相见。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帝（唐玄宗）与（杨）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时宫女辈陈瓜花酒馔，列于庭中，求恩于牵牛、织女星也。又各捉蜘蛛于小合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唐白居易《长恨歌》）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唐白居易《长恨歌》）

又

别恨长长欢计短，疏钟促漏真堪怨。此会此情都未半。星初转，鸾琴凤乐匆匆卷。

河鼓无言西北盼，香蛾有恨东南远。脉脉横波珠泪满。归心乱，离肠便逐星桥断。

◎河鼓谓之牵牛。（《太平御览》引《尔雅》）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

又

九日欢游何处好，黄花万蕊雕阑绕。通体清香无俗调。天气好，烟滋露结功多少。

日脚清寒高下照，宝钉密缀圆斜小。落叶西园风袅袅。催秋老，丛边莫厌金尊倒。

◎圆花钉菊丛。（唐李世民《翠微宫》）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战国屈原《九歌·湘夫人》）

又

青女霜前催得绽，金钿乱散枝头遍。落帽台高开雅宴。芳尊满，挼花吹在流霞面。

桃李三春虽可羡，莺来蝶去芳心乱。争似仙潭秋水岸。香不断，年年自作茱萸伴。

◎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淮南子·天文训》。高诱注：“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

◎（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晋书·孟嘉传》）

◎流霞面：醉颜。

◎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南朝吴均《续齐谐记》）

又

露裛娇黄风摆翠，人间晚秀非无意。仙格淡妆天与丽。谁可比？女真装束真相似。

筵上佳人牵翠袂，纤纤玉手挼新蕊。美酒一杯花影腻。邀客醉，红琼共作熏熏媚。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晋陶渊明《饮酒》之七）

◎秋菊晚秀，无悼繁霜。（南朝谢惠连《连珠》）

◎女真：女道士。

◎手挼红杏蕊。（南唐冯延巳《谒金门》）

又

对酒当歌劳客劝，惜花只惜年华晚。寒艳冷香秋不管。情眷眷，凭栏尽日愁无限。

思抱芳期随寒雁，悔无深意传双燕。怅望一枝难寄远。人不见，楼头望断相思眼。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汉曹操《短歌行》）

◎晚艳出荒篱，冷香着秋水。（唐王建《野菊》）

◎长安豪民郭行先，有女子绍兰。适巨商任宗，为贾于湘中，数年不归，复音书不达。绍兰目睹堂中有双燕戏于梁间，兰长吁而语于燕曰：“我闻燕子自海东来，往复必径由于湘中。我婿离家不归数岁，蔑有音耗，生死存亡弗可知也。欲凭尔附书，投于我婿。”言讫泪下。燕子飞鸣上下，似有所诺。兰复问曰：“尔若相允，常当我怀中。”燕遂飞于膝上。兰遂吟诗一首云：“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与薄情夫。”兰遂小书其字，系于足上，燕遂飞鸣而去。任宗时在荆州，忽见一燕飞鸣于头上。宗讶视之，燕遂泊于肩上，见有一小封书，系在足上。宗解而视之，乃妻所寄之诗。宗感而泣下，燕复飞鸣而去。宗次年归首，出诗示兰。（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南北朝陆凯《赠范晔》）

玉楼春题上林后亭

风迟日媚烟光好，绿树依依芳意早。年华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

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未开梅萼小。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

◆西汉有上林苑，本为秦旧苑，在今陕西西安。东汉亦有上林苑，在今河南洛阳。欧阳修天圣八年及第后，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九年（**1031**）三月，抵西京洛阳任。景祐元年（**1034**）三月，秩满归襄城。见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词为欧阳修在洛阳题上林亭作。（《唐宋词汇评》）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唐李商隐《无题》）

◎何处生春早？春生柳眼中。（唐元稹《生春》之九）

又

西亭饮散清歌阕，花外迟迟宫漏发。涂金烛引紫骝嘶，柳曲西头归路别。

佳辰只恐幽期阔，密赠殷勤衣上结。翠屏魂梦莫相寻，禁断六街清夜月。

◆“衣上结”，尽密赠之况。（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春山敛黛低歌扇，暂解吴钩登祖宴。画楼钟动已魂销，何况马嘶芳草岸。

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霰。

◎春山：春日山色黛青，因喻指妇人姣好的眉毛。

◎芳草生未积，春花落如霰。（南朝柳恽《独不见》）

◆**“**画楼钟动**”**为谢绛《夜行船》词句，此词当为明道二年（**1033**）春送谢绛离洛阳之作。**“**河城春色待君来**”**，君盖指谢绛。欧阳修另有《送谢学士归阙》诗：**“**供帐拂朝烟，征鞍去莫攀。人醒风外酒，马度雪中关。旧府谁同在？新年独未还。遥应行路者，偏识彩衣斑。**”**（《唐宋词汇评》）

◆昨夜佳期初共，鬓云低、翠翘金凤。尊前和笑不成歌，意偷转、眼波微送。　　草草不容成楚梦，渐寒深、翠帘霜重。相看送到断肠时，月西斜、画楼钟动。（宋谢绛《夜行船》）

◆**“**随人远**”**，妙景。本自屈曲，而但见庄浑。（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一寸离肠千万结。（唐韦庄《应天长》）

◆景祐元年（**1034**）三月，欧阳修西京留守推官秩满，离别洛阳时作《玉楼春》词多首，此首当作于离筵上。（《唐宋词汇评》）

◆**“**风月**”**，特寄情，而非即情，语超然。（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王国维《人间词话》）

又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游丝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

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寂寥孤馆月。

◎万丈游丝是妄心，惹蝶萦花乱相续。（唐皎然《效古诗》）

◆欧公词云“杏花红处青山缺”，本乐天“花枝缺处青楼开”。（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又

残春一夜狂风雨，断送红飞花落树。人心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

高楼把酒愁独语，借问春归何处所。暮云空阔不知音，惟有绿杨芳草路。

又

常忆洛阳风景媚，烟暖风和添酒味。莺啼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

别来已隔千山翠，望断危楼斜日坠。关心只为牡丹红，一片春愁来梦里。

又

两翁相遇逢佳节，正值柳绵飞似雪。便须豪饮敌青春，莫对新花羞白发。

人生聚散如弦筈，老去风情尤惜别。大家金盏倒垂莲，一任西楼低晓月。

◎离合非有常，譬彼弦与筈。（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之二）

◆熙宁五年（**1072**）春在汝阴作。**“**逢佳节**”**，正值清明也。两翁指赵概与欧阳修。时赵概七十五岁，欧阳修六十五岁。（《唐宋词汇评》）

又

西湖南北烟波阔，风里丝簧声韵咽。舞馀裙带绿双垂，酒入香腮红一抹。

杯深不觉琉璃滑，贪看六幺花十八。明朝车马各西东，惆怅画桥风与月。

◎丝，琴瑟也；簧，笙也。（《文选·马融〈长笛赋〉》“漂凌丝簧，覆冒鼓钟”吕向注）

◎六幺：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又名《六幺》、《绿腰》。幺是小的意思，因此调羽弦最小，节奏繁急，故名。

◎欧阳永叔云：“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内一叠名《花十八》，前后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乐家者流所谓花拍，盖非其正也。曲节抑扬可喜，舞亦随之，而舞《筑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宋王灼《碧鸡漫志·六么》）

◆“双垂”，舞馀之态。“一抹”，酒入之神，秀令复工。（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燕鸿过后春归去，细算浮生千万绪。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闻琴解佩神仙侣，挽断罗衣留不住。劝君莫作独醒人，烂醉花间应有数。

◎燕鸿：燕地的雁。泛指北雁。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

又

蝶飞芳草花飞路，把酒已嗟春色暮。当时枝上落残花，今日水流何处去。

楼前独绕鸣蝉树，忆把芳条吹暖絮。红莲绿芰亦芳菲，不奈金风兼玉露。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唐李商隐《辛未七夕》）

又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故欹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此首写别恨，两句一意，次第显然。分别是一恨，无书是一恨；夜间风竹，又搅起一番离恨；而梦中难寻，恨更深矣。层层深入，句句沉着。（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红绦约束琼肌稳，拍碎香檀催急衮。陇头鸣咽水声繁，叶下间关莺语近。

美人才子传芳信，明月清风伤别恨。未知何处有知音？常为此情留此恨。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唐白居易《琵琶行》）

又

檀槽碎响金丝拨，露湿浔阳江上月。不知商妇为谁愁，一曲行人留夜发。

画堂花月新声别，红蕊调长弹未彻。暗将深意祝胶弦，唯愿弦弦无断绝。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唐白居易《琵琶行》）

又

春葱指甲轻拢捻，五彩垂條双袖卷。雪香浓透紫檀槽，胡语急随红玉腕。

当头一曲情何限，入破铮鏦金凤战。百分芳酒祝长春，再拜敛容抬粉面。

◎蜀弦铮摐指如玉，皇帝弟子韦家曲。（唐刘禹锡《伤秦姝行》）

又

金花盏面红烟透，舞急香茵随步皱。青春才子有新词，红粉佳人重劝酒。

也知自为伤春瘦，归骑休交银烛候。拟将沉醉为清欢，无奈醒来还感旧。

◎红锦地衣随步皱。（南唐李煜《浣溪沙》）

又

雪云乍变春云簇，渐觉年华堪送目。北枝梅蕊犯寒开，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第还相续，不奈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歌黛蹙。

◎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唐白居易《白孔六帖》）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又

黄金弄色轻于粉，濯濯春条如水嫩。为缘力薄未禁风，不奈多娇长似困。

腰柔乍怯人相近，眉小未知春有恨。劝君着意惜芳菲，莫待行人攀折尽。

◎柳条金嫩不胜鸦。（唐无名氏《乐府歌》）

◎可怜濯濯春杨柳，攀折将来就纤手。（唐乔知之《折杨柳》）

◎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敦煌曲子词》）

又

珠帘半下香销印，二月东风催柳信。琵琶傍畔且寻思，鹦鹉前头休借问。

惊鸿过后生离恨，红日长时添酒困。未知心在阿谁边，满眼泪珠言不尽。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唐贺知章《咏柳》）

◎鹦鹉前头不敢言。（唐朱庆馀《宫词》）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独掩画屏愁不语，斜欹瑶枕髻鬟偏。此时心在阿谁边？（五代欧阳炯《浣溪沙》）

又

沉沉庭院莺吟弄，日暖烟和春气重。绿杨娇眼为谁回？芳草深心空自动。

倚阑无语伤离凤，一片风情无处用。寻思还有旧家心，蝴蝶时时来役梦。

◎离鸾别凤梧桐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唐李贺《湘妃》）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齐物论》）

又

去时梅萼初凝粉，不觉小桃风力损。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

阑干倚遍重来凭，泪粉偷将红袖印。蜘蛛喜鹊误人多，似此无凭安足信。

◎干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西京杂记》）

又

酒美春浓花世界，得意人人千万态。莫教辜负艳阳天，过了堆金何处买？

已去少年无计奈，且愿芳心长恁在。闲愁一点上心来，算得东风吹不解。

又

湖边柳外楼高处，望断云山多少路。阑干倚遍使人愁，又是天涯初日暮。

轻无管系狂无数，水畔花飞风里絮。算伊浑似薄情郎，去便不来来便去。

◆问人何似游冶郎，疑信总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南园粉蝶能无数，度翠穿红来复去。倡条冶叶恣留连，飘荡轻于花上絮。

朱阑夜夜风兼露，宿粉栖香无定所。多情翻却似无情，赢得百花无限妒。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唐李商隐《燕台春》。冶叶倡条：形容杨柳枝叶婀娜多姿，亦借指妓女。）

◆词最隽，可作咏蝶。（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蝶于花为无情，曰“多情却似”，则世上滥好人有出脱矣，一笑。（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子规

江南三月春光老，月落禽啼天未晓。露和啼血染花红，恨过千家烟树杪。

云垂玉枕屏山小，梦欲成时惊觉了。人心应不似伊心，若解思归归合早。

◎杜鹃啼血猿哀鸣。（唐白居易《琵琶行》）

◆末语比拟精当，且矫健。（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又

东风本是开花信，信至花时风更紧。吹开吹谢苦匆匆，春意到头无处问。

把酒临风千万恨，欲扫残红犹未忍。夜来风雨转离披，满眼凄凉愁不尽。

◎二十四番花信风……小寒三信：梅花、山茶、水仙。大寒三信：瑞香、兰花、山矾。立春三信：迎春、樱桃、望春。雨水三信：菜花、杏花、李花。惊蛰三信：桃花、棣棠、蔷薇。春分三信：海棠、梨花、木兰。清明三信：桐花、麦花、柳花。谷雨三信：牡丹、酴醾、楝花。（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楚辞·九辩》。朱熹集注：“离披，分散貌。”）

又

阴阴树色笼晴昼，清淡园林春过后。杏腮轻粉日催红，池面绿罗风卷皱。

佳人向晚新妆就，圆腻歌喉珠欲溜。当筵莫放酒杯迟，乐事良辰难入手。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南唐冯延巳《谒金门》）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又

芙蓉斗晕燕支浅，留着晚花开小宴。画船红日晚风清，柳色溪光晴照暖。

美人争劝梨花盏，舞困玉腰裙缕慢。莫交银烛促归期，已祝斜阳休更晚。

渔家傲

正月斗杓初转势，金刀剪彩功夫异。称庆高堂欢幼稚。看柳意，偏从东面春风至。

十四新蟾圆尚未，楼前乍看红灯试。冰散绿池泉细细。鱼欲戏，园林已是花天气。

◎斗杓：即斗柄。指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即衡、开泰、摇光。北斗，第一至第四星象斗，第五至第七星象柄。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太平御览》引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又

二月春耕昌杏密，百花次第争先出。惟有海棠梨第一。深浅拂，天生红粉真无匹。

画栋归来巢未失，双双款语怜飞乙。留客醉花迎晓日。金盏溢，却忧风雨飘零疾。

◎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于是始耕。（《吕氏春秋·士容论》）

◎飞乙：飞燕。

又

三月清明天婉娩，晴川祓禊归来晚。况是踏青来处远。犹不倦，秋千别闭深庭院。

更值牡丹开欲遍，酴醾压架清香散。花底一尊谁解劝？增眷恋，东风回晚无情绊。

◎年光正婉娩，春树转丰茸。（南朝庾肩吾《奉使北徐州参丞御》）

又

四月园林春去后，深深密幄阴初茂。折得花枝犹在手。香满袖，叶间梅子青如豆。

风雨时时添气候，成行新笋霜筠厚。题就送春诗几首。聊对酒，樱桃色照银盘溜。

◎空看翠幄成阴日。（唐温庭筠《自有扈至京师已后朱樱之期》）

◎香随翠笼擎初到，色映银盘写未停。（唐韩愈《和水部张员外宣政衙赐百官樱桃》）

又

五月榴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

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

又

六月炎天时霎雨，行云涌出奇峰露。沼上嫩莲腰束素。风兼露，梁王宫阙无烦暑。

畏日亭亭残蕙炷，傍帘乳燕双飞去。碧碗敲冰倾玉处。朝与暮，故人风快凉轻度。

◎夏云多奇峰。（晋陶渊明《四时》）

◎蕙炷：指香。

又

七月新秋风露早，渚莲尚拆庭梧老。是处瓜华时节好。金尊倒，人间彩缕争祈巧。

万叶敲声凉乍到，百虫啼晚烟如扫。箭漏初长天杳杳。人语悄，那堪夜雨催清晓。

◎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唐陈鸿《长恨歌传》）

◎戚夫人七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西京杂记》）

又

八月秋高风历乱，衰兰败芷红莲岸。皓月十分光正满。清光畔，年年常愿琼筵看。

社近愁看归去燕，江天空阔云容漫。宋玉当时情不浅。成幽怨，乡关千里危肠断。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又

九月霜秋秋已尽，烘林败叶红相映。惟有东篱黄菊盛。遗金粉，人家帘幕重阳近。

晓日阴阴晴未定，授衣时节轻寒嫩。新雁一声风又劲。云欲凝，雁来应有吾乡信。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其五）

◎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

又

十月小春梅蕊绽，红炉画阁新装遍。鸳帐美人贪睡暖。梳洗懒，玉壶一夜轻澌满。

楼上四垂帘不卷，天寒山色偏宜远。风急雁行吹字断。红日晚，江天雪意云撩乱。

◎（十月）天气和暖似春，故曰小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某邑宰因预借违旨，遭按而归，某郡郡将乃宰公之故旧，因留连。有妓慧黠，得宰罢郡之由，时方仲秋，忽讴《渔家傲》“十月小春梅蕊破”。宰云：“何太早邪？”答云：“乃预借也。”宰公大惭。（《说郛》卷二十引杨和甫《行都纪事》）

◆山不近而远，而风致犹可掬，作诗词者那能舍却山水。（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后阕状江山寒色，足为“清远”二字。（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十一月新阳排寿宴，黄钟应管添宫线。猎猎寒威云不卷。风头转，时看雪霰吹人面。

南至迎长知漏箭，书云纪候冰生研。腊近探春春尚远。闲庭院，梅花落尽千千片。

◎仲冬之月……律中黄钟。（《礼记·月令》）

◎今人以冬至日为书云，至用之于表启中。虽前辈或不细考，然皆非也……汉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毕，登灵台观云物，尤为可证。（宋洪迈《容斋四笔·用书云之误》）

又

十二月严凝天地闭，莫嫌台榭无花卉。惟有酒能欺雪意。增豪气，直教耳热笙歌沸。

陇上雕鞍惟数骑，猎围半合新霜里。霜重鼓声寒不起。千人指，马前一雁寒空坠。

◎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礼记·月令》）

◎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

◎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唐李贺《雁门太守行》）

◆荆公（王安石）尝对客咏永叔小阕云：“五彩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今才记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数问人求之，不可得。呜呼！荆公之没二纪，余自永平幕召还，过武陵，始得于州将李君谊，追恨荆公之不获见也。谊，太尉犹子也。（《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佚名跋）

◆政和丙申冬，余还自京师，过歙州太守濠梁许君颂之席上，见许君举荆公所记三句，且云此词才情有馀，他人不能道也。后十二年建炎戊申，偶得此本于长乐同官方君。后四年辛亥绍兴二月朔，自尤溪避盗，宿龙爬以待二弟，适无事，漫录于此。吏部员外郎朱松乔年。（《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朱松跋）

◆余读欧公李太尉席上作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王荆公亟称赏之。心服其盛丽，生平思仿佛，一言不可得。近年窃官于朝，久客辇下，每欲仿此作十二阕，以道京师两城人物之富，四时节令之华，他日归农，或可资闲暇也。至顺壬申二月，玄修大典既毕，经营南归，属春雪连日，无事出门，晚寒附火，私念及此，夜漏数刻，腹稿具成，枕上不寐，稍谐叶之。明日，笔之于简，虽乏工致，然数岁之中，耳目之所闻见，性情之所感发者，无不隐括概见于斯。至于国家之典故，乘舆之兴居，与夫盛代之服食器用，神京之风俗方言，以及四方宾客宦游之况味，山林之士未尝至京师者，欲有所考焉，此亦可见其大略矣。（元欧阳玄《渔家傲》词序）

◆读《六一词》十二月鼓子词，嫌其过于富丽，吾辈为之，不妨作酸馅语耳。闲中试笔，即以故乡风物语之。（清曹贞吉《蝶恋花》词序）

◆王荆公尝对客诵永叔小阕云：“五彩新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凤。”曰三十年前见其全篇，今才记三句，乃永叔在李太尉端愿席上所作十二月鼓子词，数向人求之不可得。按公此词名《渔家傲》，按十二月作，如其数，皆工腻熨帖，不独“五彩丝”佳也。（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朱晦翁示黄铢以欧阳永叔鼓子词，盖所以讽之也。（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

又

正月新阳生翠琯，花苞柳线春犹浅。帘幕千重方半卷。池冰泮，东风吹水琉璃软。

渐好凭阑醒醉眼，陇梅暗落芳英断。初日已知长一线。清宵短，梦魂怎奈珠宫远。

又

二月春期看已半，江边春色青犹短。天气养花红日暖。深深院，真珠帘额初飞燕。

渐觉衔杯心绪懒，酒侵花脸娇波慢。一捻闲愁无处遣。牵不断，游丝百尺随风远。

◎越中牡丹开时，赏者不问疏亲，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阴微雨，谓之养花天。（《花木谱》）

又

三月芳菲看欲暮，胭脂泪洒梨花雨。宝马绣轩南陌路。笙歌举，踏青斗草人无数。

强欲留春春不住，东皇肯信韶容故。安得此身如柳絮。随风去，穿帘透幕寻朱户。

◎东皇去后韶华在，老圃寒香别有秋。（唐戴叔伦《暮春感怀》。东皇：指司春之神。）

又

四月芳林何悄悄，绿阴满地青梅小。南陌采桑何窈窕。争语笑，乱丝满腹吴蚕老。

宿酒半醒新睡觉，雏莺相语匆匆晓。惹得此情萦寸抱。休临眺，楼头一望皆芳草。

◎春曰青阳……木曰华木、华树、芳林、芳树。（《初学记》引南朝梁元帝《纂要》）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唐李白《寄东鲁二稚子》）

又

五月薰风才一信，初荷出水清香嫩。乳燕学飞帘额峻。谁借问？东邻期约尝佳酝。

漏短日长人乍困，裙腰减尽柔肌损。一撮眉尖千叠恨。慵整顿，黄梅雨细多闲闷。

◎东南曰薰风。（《吕氏春秋·有始》。薰风：指初夏时的东南风。）

又

六月炎蒸何太盛，海榴灼灼红相映。天外奇峰千掌迥。风影定，汉宫圆扇初成咏。

珠箔初褰深院静，绛绡衣窄冰肤莹。睡起日高堆酒兴。厌厌病，宿酲和梦何时醒？

◎岸绿开河柳，池红照海榴。（隋江总《山庭春日》）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汉班婕妤《怨歌行》）

又

七月芙蓉生翠水，明霞拂脸新妆媚。疑是楚宫歌舞妓。争宠丽，临风起舞夸腰细。

乌鹊桥边新雨霁，长河清水冰无地。此夕有人千里外。经年岁，犹嗟不及牵牛会。

又

八月微凉生枕簟，金盘露洗秋光淡。池上月华开宝鉴。波潋滟，故人千里应凭槛。

蝉树无情风苒苒，燕归碧海珠帘掩。沈臂冒霜潘鬓减。愁黯黯，年年此夕多悲感。

◎（沈）约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以此推算，岂能支久？……”（《梁书·沈约传》）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晋潘岳《秋兴赋》序）

又

九月重阳还又到，东篱菊放金钱小。月下风前愁不少。谁语笑，吴娘捣练腰肢袅。

槁叶半轩慵更扫，凭阑岂是闲临眺？欲向南云新雁道。休草草，来时觅取伊消耗。

又

十月轻寒生晚暮，霜华暗卷楼南树。十二阑干堪倚处。聊一顾，乱山衰草还家路。

悔别情怀多感慕，胡笳不管离心苦。犹喜清宵长数鼓。双绣户，梦魂尽远还须去。

又

律应黄钟寒气苦，冰生玉水云如絮。千里乡关空倚慕。无尺素，双鱼不食南鸿渡。

把酒遣愁愁已去，风摧酒力愁还聚。却忆兽炉追旧处。头懒举，炉灰剔尽痕无数。

◎仲冬之月……律中黄钟。（《礼记·月令》）

◎晴云似絮惹低空，紫陌微微弄袖风。（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苏）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汉书·苏武传》）

又

腊月年光如激浪，冻云欲折寒根向。谢女雪诗真绝唱。无比况，长堤柳絮飞来往。

便好开尊夸酒量，酒阑莫遣笙歌放。此去青春都一饷。休怅望，瑶林即日堪寻访。

◎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

◆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也。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有十二月词，寄渔家傲调中，本集亦未尝载，今列之于此。前已有十二篇鼓子词，此未知果公作否。（京本《时贤本事曲子后集》）

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唐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

◆“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句，“娥眉不肯让人”即在“入时”句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首写态，后描情，各尽其妙。（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词家须使读者如身履其地，亲见其人，方为蓬山顶上。如和鲁公“几度试香纤手暖，一回尝酒绛唇光”，欧阳公“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真觉俨然如在目前，疑于化工之笔。（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公老成名德，而小词当行乃尔。（清先著、程洪《词洁》）

◆真觉娉娉袅袅。（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情语则热血所钟，缠绵恻悱，而即近知远，即微知著，其人一生大节，可于此得其端倪。“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出自欧阳文忠。“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出自范文正。是皆一代名德，慎勿谓曲子相公皆轻薄者。（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御街行

天非华艳轻非雾。来夜半、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何处。乳鸡酒燕，落星沉月，紞紞城头鼓。

参差渐辨西池树。朱阁斜欹户。绿苔深径少人行，苔上屐痕无数。遗香馀粉，剩衾闲枕，天把多情赋。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此二语欧阳永叔用之，张子野《御街行》、毛平仲《玉楼春》亦用之。（清张德瀛《词徵》）

桃源忆故人

梅梢弄粉香犹嫩。欲寄江南春信。别后寸肠萦损。说与伊争稳。

小炉独守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眉上万重新恨。竟日无人问。

又

莺愁燕苦春归去。寂寂花飘红雨。碧草绿杨岐路。况是长亭暮。

少年行客情难诉。泣对东风无语。目断两三烟树。翠隔江淹浦。

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芙蓉塘外有轻雷。（唐李商隐《无题》）

◎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唐李商隐《偶题》）

◆欧阳文忠公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词略）。坐客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觞欧，而令公库偿钗。咸谓欧当少戢，不惟不恤，翻以为怨。后修《五代史·十国世家》，痛毁吴越。又于《归田录》中说先文僖数事，皆非美谈。（宋钱世昭《钱氏私志》）

◆钱文僖即钱惟演。曾任西京留守，明道二年因阿附刘太后罢留守任，景祐元年七月卒。欧阳修于天圣九年（**1031**）任西京留守推官，景祐元年（**1034**）三月任满。是此词应作于天圣九年抵任洛阳后，至明道二年（**1033**）钱惟演罢西京留守前。故系于明道二年。（《唐宋词汇评》）

◆欧公词：“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云云，末曰：“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此词甚脍炙人口。旧说谓欧公为郡幕日，因郡宴会，与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妓求欧词以免过，公遂赋此词。仆观此词，正祖李商隐《偶题》诗云：“小亭闲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交。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又“柳外轻雷”亦用商隐“芙蓉塘外有轻雷”之语，“好风微动帘旌”，用唐《花间集》中语。欧词又曰：“栏干敲遍不应人，分明窗下闻裁剪。”此语见韩偓《香奁集》。（宋王楙《野客丛书》）

◆雨忽虹，虹忽月，夏景尔尔，拈笔不同。玩末句风韵直当凌厉秦黄，一金钗曷足以偿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煞拍三句）不借雕饰，自成绝唱。（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于叙完本事后说：举座击节叹赏。（清叶申芗《本事词》）

◆遣词大雅，宜为文僖所赏。（清陈廷焯《闲情集》）

◆原钞作“窥画栋”，垂帘矣，何得始窥？且此写闺人睡景，非狎语也，岂有自嘲自状之人？因垂帘不能归栋，故窥也。（王闿运《湘绮楼评词》）

◆后三句善写丽情，未乖贞则，自是雅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

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难尽，红树远连霞。

◎阆山：即阆中山，在今四川省阆中市南。

◎阆苑，唐时鲁王灵夔、滕王元婴以衙宇卑陋，遂修饰宏大之，拟于宫苑，由是谓之隆苑。其后以明星讳隆基改谓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利东路阆州》。阆苑：故址在今四川省阆中市城西。）

◆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略）。**”**其飘逸清远，皆（李）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为憸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为之力辨。（宋释文莹《湘山野录》）

◆欧阳修于庆历五年（**1045**）十月知滁州，八年（**1048**）闰正月，转起居舍人知扬州。据《湘山野录》，此词乃作于滁州任上。然《湘山野录》称**“**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自庆历六年（**1046**）至皇祐六年（**1054**）犹不足十年，皇祐或为嘉祐之误。天圣八年（**1030**）榜，欧阳修为省元，王拱辰为状元，是科进士二百四十九人，诸科五百七十三人。此词所赠为天圣八年榜同年，时知阆州者，然究为何人，已不可详考矣。（《唐宋词汇评》）

圣无忧

世路风波险，十年一别须臾。人生聚散长如此，相见且欢娱。

好酒能消光景，春风不染髭须。为公一醉花前倒，红袖莫来扶。

◆作者自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贬谪滁州，至仁宗至和元年（**1055**）返回汴京充任史馆修撰止，整是十年期间。（黄畬《欧阳修词笺注》）

浪淘沙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唐司空图《酒泉子》）

◆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谢绛等游，娶胥氏偃女为妻。明道元年（**1032**），尹洙、梅尧臣等相继离去；二年妻胥氏病逝。此词悼亡惜别，当作于明道二年之后。（《唐宋词汇评》）

◆意自“明年此会知谁健”中来。（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末三句，虽少含蕴，不失为情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柳塘词话》曰：欧阳公云：“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与东坡《虞美人》云：“持杯邀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同一意致。（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

◆按末二句，忧盛危明之意，持盈保泰之心，在天道则亏盈益谦之理，俱可悟得。大有理趣，却不庸腐。粹然儒者之言，令人玩味不尽。（清黄苏《蓼园词选》）

◆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

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花外倒金翘，饮散无聊。柔桑蔽日柳迷条。此地年时曾一醉，还是春朝。

今日举轻桡，帆影飘飘。长亭回首短亭遥。过尽长亭人更远，特地魂销。

◎金翘：金制的一种妇女首饰，形如鸟尾上的长羽。

又

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晶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

◎大庾领一也，桂阳骑田领二也，九贞都庞领三也，临贺萌渚领四也，始安越城领五也。（《汉书·张耳传》颜师古注引邓德明《南康记》。领，同“岭”。）

◎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则败，后人皆不知之。（唐李肇《唐国史补》）

◎玄宗幸蜀，至马嵬驿，命高力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同上）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杜牧《华清宫》）

◆《荔枝香》，《唐史·礼乐志》云：“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说》云：“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天宝四年夏，荔枝滋甚，比开笼时，香满一室，供奉李龟年撰此曲进之，宣赐甚厚。”《杨妃外传》云：“明皇在骊山，命小部音声于长生殿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说虽小异，要是明皇时曲。然《史》及《杨妃外传》皆谓帝在骊山，故杜

牧之《华清》绝句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遯斋闲览》非之，曰：“明皇每岁十月幸骊山，至春乃还，未尝用六月，词意虽美，而失事实。”予观小杜《华清》长篇，又有“尘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语，其后欧阳永叔词亦云：“一从魂散马嵬间。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词亦尔也。今歇指、大石两调，皆有近拍，不知何者为本曲。（宋王灼《碧鸡漫志》）

◆诗馀荔子之咏，作者既少，遂无擅长。独欧阳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凉耳。（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

又

万恨苦绵绵，旧约前欢。桃花溪畔柳阴间。几度日高春睡重，绣户深关。

楼外夕阳闲，独自凭阑。一重水隔一重山。水阔山高人不见，有泪无言。

又

今日北池游，漾漾轻舟。波光潋滟柳条柔。如此春来春又去，白了人头。

好妓好歌喉，不醉难休。劝君满满酌金瓯。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

◎树色参差绿，湖光潋滟明。（唐卢纶《上巳日陪齐相公花楼宴》）

◆别病不可，病酒何妨？快甚。（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定风波

把酒花前欲问他，对花何吝醉颜酡。春到几人能烂赏？何况。无情风雨等闲多。

艳树香丛都几许？朝暮，惜红愁粉奈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深送一声歌。

◎美人既醉，朱颜酡些。（战国宋玉《招魂》）

◎烂赏：随意欣赏，纵情玩赏。

◎金船，酒器中大者。（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又

把酒花前欲问伊，忍嫌金盏负春时。红艳不能旬日看，宜算，须知开谢只相随。

蝶去蝶来犹解恋，难见，回头还是度年期。莫候饮阑花已尽，方信，无人堪与补残枝。

又

把酒花前欲问公，对花何事诉金钟？为问去年春甚处，虚度，莺声撩乱一场空。

今岁春来须爱惜，难得，须知花面不长红。待得酒醒君不见，千片，不随流水即随风。

又

把酒花前欲问君，世间何计可留春？纵使青春留得住，虚语，无情花对有情人。

任是好花须落去，自古，红颜能得几时新？暗想浮生何时好？唯有，清歌一曲倒金尊。

◆四词首句皆以“把酒花前”开篇，为一组联章。《渔家傲》“喜鹊填河”、“乞巧楼头”、“别恨长长”三首咏七夕，“九日欢游”、“青女霜前”二首咏重九，皆同此体。（《唐宋词汇评》）

又

过尽韶华不可添，小楼红日下层檐。春睡觉来情绪恶，寂寞，杨花缭乱拂珠帘。

早是闲愁依旧在，无奈，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怅甚，长恁，年年三月病厌厌。

又

对酒追欢莫负春，春光归去可饶人。昨日红芳今绿树，已暮，残花飞絮两纷纷。

粉面丽姝歌窈窕，清妙，尊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贪燕乐，自觉，年来白发满头新。

蓦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银蟾满。纤手染香罗，剪红莲、满城开遍。楼台上下，歌管咽春风，驾香轮，停宝马，只待金乌晚。

帝城今夜，罗绮谁为伴？应卜紫姑神，问归期、相思望断。天涯情绪，对酒且开颜，春宵短。春寒浅，莫待金杯暖。

◎金乌：太阳。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投，便自跃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南朝刘敬叔《异苑》）

浣溪沙

云曳香绵彩柱高，绛旗风飐出花梢。一梭红带往来抛。

束素美人羞不打，却嫌裙慢褪纤腰。日斜深院影空摇。

◆实粘秋千，迂回换眩。（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又

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盏频传。人生何处似尊前？

◆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此篇语甚妙绝，只一“出”字，是后人着意道不到处。（宋赵德麟《侯鲭录》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

◆（引晁无咎评，同上。）余按，唐王摩诘《寒食城东即事》诗云：“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欧阳公用“出”字，盖本此。（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不惟调句宛藻，而造理甚微，足唤醒人。（明杨慎评《草堂诗馀》）

◆“出”字亦后人着意道不到处，未苟达人之言。（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楼上晴天碧四垂”本韩侍郎“泪眼倚楼天四垂”，不妨并佳。欧文忠“拍堤春水四垂天”，柳员外“目断四天垂”，皆本韩句，而意致少减。（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按第一阕，写世上儿女多少欢娱。第二阕“白发”句，写老成意趣，自在众人喧嚣之外。末句写得无限凄怆沉郁，妙在含蓄不尽。（清黄苏《蓼园词选》）

◆风流自赏。（清陈廷焯《别调集》）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首记泛舟之乐。起记堤上游人之乐；次记堤下春水之盛；“绿杨”句，记临水人家之富丽。下片，触景生感，寓有及时行乐之意。（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

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永叔、长公，极不能作丽语，而亦有之。永叔如“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长公如“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胜人百倍。（明王世贞《弇州词评》）

◆“奈何春”三字，新而远。（明杨慎评《草堂诗馀》）

◆汤若士“良辰美景奈何天”本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触景赋诗，古人胸次何等活泼泼地。（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

◆“隔花”句丽，“奈何”字，春色无边。（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奈何”二字，春色撩人。（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沈际飞曰：人谓永叔不能作丽语，如“隔花”句，“海棠经”两句，非丽语耶。按“奈何春”三字，从“萦”字“唤”字生来。“萦”字“唤”字，下得有情，而“奈何”字，自然脱口而出，不拘是比是赋，读之娓娓情长。（清黄苏《蓼园词选》）

◆上阕写水畔春光明媚，风景宛然。下阕嬉春之“醉客”“行人”，营营扰扰，而“游丝”“啼鸟”，复作意撩人，在冷眼观之，徒唤奈何，唯有“日斜归去”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写湖上景色。起记桥上车马之繁。“溶溶”两句，写足湖水之美，一碧无尘，春云浸影，此景诚足令人忘返。下片，言游丝萦客，啼鸟唤人，更有无限情味。末句，点明日斜不得不归，又颇有惆怅之意。（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叶底青青杏子垂，枝头薄薄柳绵飞。日高深院晚莺啼。

堪恨风流成薄幸，断无消息道归期。托腮无语翠眉低。

◆魏宫人好画长眉，今多作翠眉警鹤髻。（晋崔豹《古今注·杂注》）

又

青杏园林煮酒香，佳人初着薄罗裳。柳丝摇曳燕飞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昼偏长。为谁消瘦损容光。

又

红粉佳人白玉杯，木兰船稳棹歌催。绿荷风里笑声来。

细雨轻烟笼草树，斜桥曲水绕楼台。夕阳高处画屏开。

又

翠袖娇鬟舞《石州》，两行红粉一时羞。新声难逐管弦愁。

白发主人年未老，清时贤相望偏优。一尊风月为公留。

◎《石州》，商调曲也，又有舞《石州》。（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近代曲辞·石州》题解）

◆熙宁五年（**1072**）赵概自睢阳来访颍州时作。“白发主人”为欧阳修自指，“清时贤相”指赵概，时二人皆已致仕。（《唐宋词汇评》）

又

灯烬垂花月似霜，薄帘映月两交光。酒醺红粉自生香。

双手舞馀拖翠袖，一声歌已釂金觞。休回娇眼断人肠。

又

十载相逢酒一卮，故人才见便开眉。老来游旧更同谁？

浮世歌欢真易失，宦途离合信难期。尊前莫惜醉如泥。

御带花

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缯彩，构一屏峰岭，半空金碧。宝檠银釭，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

雍容熙熙作昼，会乐府神姬，海洞仙客。拽香摇翠，称执手行歌，锦街天陌。月淡寒轻，渐向晓、漏声寂寂。当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归得。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东街，名曰沙堤。（唐李肇《唐国史补》）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大足元年，从幸西京，赐宅于兴庆坊，亦号“五王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

虞美人

炉香昼永龙烟白，风动金鸾额。画屏寒掩小山川，睡容初起枕痕圆，坠花钿。

楼高不及烟霄半，望尽相思眼。艳阳刚爱挫愁人，故生芳草碧连云，怨王孙。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汉刘安《招隐士》）

鹤冲天

梅谢粉，柳拖金，香满旧园林。养花天气半晴阴，花好却愁深。

花无数，愁无数，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祝东风，千万莫匆匆。

◎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唐司空图《酒泉子》）

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自别后、有谁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

今日相逢情愈重，愁闻唱、画楼钟动。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尊、殢谁相送？

又

满眼东风飞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连云，看看是、断肠南浦。

檀板未终人去去，扁舟在、绿杨深处。手把金尊难为别，更那听、乱莺疏雨。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洛阳春

红纱未晓黄鹂语，蕙炉销兰炷。锦屏罗幕护春寒，昨夜三更雨。

绣帘闲倚吹轻絮，敛眉山无绪。看花拭泪向归鸿，问来处、逢郎否？

雨中花

千古都门行路，能使离歌声苦。送尽行人，花残春晚，又到君东去。

醉藉落花吹暖絮，多少曲堤芳树。且携手留连，良辰美景，留作相思处。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阆苑繁华地，傍禁垣、珠翠烟霞。红粉墙头，秋千影里，临水人家。

归来晚驻香车，银箭透窗纱。有时三点两点雨霁，朱门柳细风斜。沉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

贺圣朝影

白雪梨花红粉桃，露华高。垂杨慢舞绿丝條，草如袍。

风过小池轻浪起，似江皋。千金莫惜买香醪，且陶陶。

◎春风拂槛露华浓。（唐李白《清平调》）

◎缓歌慢舞凝丝竹。（唐白居易《长恨歌》）

◎秋霜似鬓年空长，春草如袍位尚卑。（唐白居易《和谈校书秋夜感怀呈朝中亲友》）

◎好驾觥船去，陶陶入醉乡。（唐李咸用《晓望》）

◆绿條青袍，一副春色。（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洞天春

莺啼绿树声早，槛外残红未扫。露点真珠遍芳草，正帘帏清晓。

秋千宅院悄悄，又是清明过了。燕蝶轻狂，柳丝撩乱，春心多少？

忆汉月

红艳几枝轻袅，新被东风开了。倚烟啼露为谁娇？故惹蝶怜蜂恼。

多情游赏处，留恋向、绿丛千绕。酒阑欢罢不成归，肠断月斜春老。

清平乐

小庭春老，碧砌红萱草。长忆小阑闲共绕，携手绿丛含笑。

别来音信全乖，旧期前事堪猜。门掩日斜人静，落花愁点青苔。

凉州令东堂石榴

翠树芳条飐，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携手弄芳菲，绿阴红影，共展双纹簟。插花照影窥鸾鉴。只恐芳容减。不堪零落春晚，青苔雨后深红点。

一去门闲掩。重来却寻朱槛。离离秋实弄轻霜，娇红脉脉，似见胭脂脸。人非事往眉空敛，谁把佳期赚？芳心只愿长依旧，春风更放明年艳。

◎风卷蒲桃带，日照石榴裙。（南朝何思澄《南苑逢美人》）

◎颠倒苍苔落绛英。（唐韩愈《咏榴花》）

◎泪痕裛损燕支脸，剪刀裁破红绡巾。（唐白居易《山石榴》）

◆始终详婉，不以为纤。（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南乡子

翠密红繁，水国凉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轻翻，冷泼鸳鸯锦翅斑。

尽日凭阑，弄蕊拈花仔细看。偷得裹蹄新铸样，无端，藏在红房艳粉间。

◎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马蹄之形以易旧法耳。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汉书·武帝纪》“今更黄金为麟趾裹蹄以协瑞焉”颜师古注。后因借指裹蹄为金银。）

又

雨后斜阳，细细风来细细香。风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轻盈半面妆。

路隔秋江，莲子深深隐翠房。意在莲心无问处，难忘，泪裛红腮不记行。

◎（徐）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南史·后妃传下》）

◆诗中有双关二意，其法乃比之变。比本用事，一变而用意，再变而用声。或有比事比意更比声者。此比事比意若何？曰藕几时莲，更比声。（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鹊桥仙

月波清霁，烟容明淡，灵汉旧期还至。鹊迎桥路接天津，映夹岸、星榆点缀。

云屏未卷，仙鸡催晓，肠断去年情味。多应天意不教长，恁恐把、欢娱容易。

◎天津：银河。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玉台新咏·古乐府·陇西行》。星榆：繁星。）

圣无忧

珠帘卷，暮云愁，垂杨暗锁青楼。烟雨濛濛如画，轻风吹旋收。

香断锦屏新别，人闲玉簟初秋。多少旧欢新恨，书杳杳、梦悠悠。

摸鱼儿

卷绣帘、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绿。对小池闲立残妆浅，向晚水纹如縠。

凝远目。恨人去寂寂，凤枕孤难宿。倚阑不足。看燕拂风檐，蝶翻露草，两两长相逐。

双眉促。可惜年华婉娩，西风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情未已难拘束。那堪更趁凉景，追寻甚处垂杨曲。佳期过尽，但不说归来，多应忘了，云屏去时祝。

◎水纹如縠燕参差。（唐杜牧《江上偶见绝句》）

少年游

去年秋晚此园中，携手玩芳丛。拈花嗅蕊，恼烟撩雾，拚醉倚西风。

今年重对芳丛处，追往事、又成空。敲遍阑干，向人无语，惆怅满枝红。

又

肉红圆样浅心黄，枝上巧如装。雨轻烟重，无聊天气，啼破晓来妆。

寒轻贴体风头冷，忍抛弃、向秋光。不会深心，为谁惆怅，回面恨斜阳。

◎风入罗衣贴体寒。（南唐冯延巳《抛球乐》）

又

玉壶冰莹兽炉灰，人起绣帘开。春丛一夜，六花开尽，不待剪刀催。

洛阳城阙中天起，高下遍楼台。絮乱风轻，拂鞍沾袖，归路似章街。

◎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唐杜甫《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

◎六花：雪花。

◎柳絮章台街里飞。（唐李商隐《对雪》）

鹧鸪天

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书·外戚传》）

◎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汉苏武《古诗》）

千秋岁

罗衫满袖，尽是忆伊泪。残妆粉，馀香被。手把金尊酒，未饮先如醉。但向道，厌厌成病皆因你。

离思迢迢远，一似长江水。去不断，来无际。红笺着意写，不尽相思意。为个甚，相思只在心儿里。

◎红笺写寄表情深。（五代顾敻《荷叶杯》）

又

画堂人静，翡翠帘前月。鸾帷凤枕虚铺设，风流难管束，一去音书歇。到而今，高梧冷落西风切。

未语先垂泪，滴尽相思血。魂欲断，情难绝。都来些子事，更与何人说？为个甚，心头见底多离别。

醉蓬莱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红药阑边，恼不教伊过。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佯行佯坐。

更问假如，事还成后，乱了云鬟，被娘猜破。我且归家，你而今休呵。更为娘行，有些针线，诮未曾收啰。却待更阑，庭花影下，重来则个。

◆仁宗景祐中，欧阳修为馆阁校理。两宫之隙，奏事帘前，复主濮议，举朝倚重。后知贡举，为下第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引《名臣录》）

于飞乐

宝奁开，美鉴静，一掬清蟾。新妆脸，旋学花添。蜀红衫，双绣蝶、裙缕鹣鹣。寻思前事，小屏风、仍画江南。

怎空教、草解宜男，柔桑密、又过春蚕。正阴晴天气，更瞑色相兼。佳期消息，曲房西、碎月筛帘。

◎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尔雅·释地》）

◎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莲。怀妊人带佩，必生男。（《齐民要术·鹿葱》引晋周处《风土记》）

鼓笛慢

缕金裙窣轻纱，透红莹玉真堪爱。多情更把，眼儿斜盼，眉儿敛黛。舞态歌阑，困偎香脸，酒红微带。便直饶、更有丹青妙手，应难写、天然态。

长恐有时不见，每饶伊、百般娇騃。眼穿肠断，如今千种，思量无奈。花谢春归，梦回云散，欲寻难再。暗消魂，但觉鸳衾凤枕，有馀香在。

看花回

晓色初透东窗，醉魂方觉。恋恋绣衾半拥，动万感脉脉，春思无托。追想少年，何处青楼贪欢乐？当媚景，恨月愁花，算伊全妄凤帏约。

空泪滴、真珠暗落。又被谁、连宵留着。不晓高天甚意，既付与风流，却恁情薄。细把身心自解，只与猛拚却。又及生、见来了，怎生教人恶。

◎醉魂：醉梦。

蝶恋花

几度兰房听禁漏，臂上残妆，印得香盈袖。酒力融融香汗透，春娇入眼横波溜。

不见些时眉已皱，水阔山遥，乍向分飞后。大抵有情须感旧，肌肤拚为伊销瘦。

◎委兰房兮繁华，袭穷泉兮朽壤。（《文选·潘岳〈哀永逝文〉》。吕延济注：“兰房，妻尝所居室也。”）

◎臂留檀印齿痕香。（五代阎选《虞美人》）

又咏枕儿

宝琢珊瑚山样瘦，缓髻轻拢，一朵云生袖。昨夜佳人初命偶，论情旋旋移相就。

几叠鸳衾红浪皱，暗觉金钗，磔磔声相扣。一自楚台人梦后，凄凉暮雨沾裀绣。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文选·宋玉〈高唐赋〉序》）

又

一掬天和金粉腻，莲子心中，自有深深意。意密莲深秋正媚，将花寄恨无人会。

桥上少年桥下水，小棹归时，不语牵红袂。浪浅荷心圆又碎，无端欲伴相思泪。

又

百种相思千种恨，早是伤春，那更春醪困。薄倖辜人终不忿，何时枕畔分明问。

懊恼风流心一寸，强醉偷眠，也即依前闷。此意为君君不信，泪珠滴尽愁难尽。

◎不忿：不服气。

武陵春

宝幄华灯相见夜，妆脸小桃红。斗帐香檀翡翠笼，携手恨匆匆。

金泥双结同心带，留与记情浓。却望行云十二峰，肠断月斜钟。

梁州令

红杏墙头树，紫萼香心初吐。新年花发旧时枝，徘徊千绕，独共东风语。阳台一梦如云雨，为问今何处？离情别恨多少，条条结向垂杨缕。

此事难分付。初心本谁先许。窃香解佩两沉沉，知他而今，记得当初否？谁教薄倖轻相误。不信道、相思苦。如今却恁空追悔，元来也会忆人去。

◎阳台：见前《蝶恋花》（宝琢珊瑚山样瘦）注。

◎窃香：见前《望江南》（心如韩寿爱偷香）注。

◎解佩：见前《玉楼春》（燕鸿过后春归去）注。

渔家傲

为爱莲房都一柄，双苞双蕊双红影。雨势断来风色定。秋水静，仙郎彩女临鸾镜。

妾有容华君不省，花无恩爱犹相并。花却有情人薄倖。心耿耿，因花又染相思病。

又

昨日采花花欲尽，隔花闻道潮来近。风猎紫荷声又紧。低难奔，莲茎刺惹香腮损。

一缕艳痕红隐隐，新霞点破秋蟾晕。罗袖挹残心不稳。羞人问，归来剩把胭脂衬。

又

一夜越溪秋水满，荷花开过溪南岸。贪采嫩香星眼慢。疏回眄，郎船不觉来自畔。

罢采金英收玉腕，回身急打船头转。荷叶又浓波又浅。无方便，教人只得抬娇面。

又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船小难开红斗帐。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重愿郎为花底浪。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

又

妾解清歌并巧笑，郎多才俊兼年少。何事抛儿行远道。无音耗，江头又绿王孙草。

昔日采花呈窈窕，玉容长笑花枝老。今日采花添懊恼。伤怀抱，玉容不及花枝好。

◆《渔家傲》五首，皆咏荷。与前录《渔家傲》八首咏荷同一体调，亦为用于歌舞之鼓子词。（《唐宋词汇评》）

一斛珠

今朝祖宴，可怜明夜孤灯馆。酒醒明月空床满，翠被重重，不似香肌暖。

愁肠恰似沉香篆，千回万转萦还断。梦中若得相寻见，却愿春宵，一夜如年远。

惜芳时

因倚兰台翠云亸，睡未足、双眉尚锁。潜身走向伊行坐，孜孜地、告他梳裹。

发妆酒冷重温过，道要饮、除非伴我。丁香嚼碎偎人睡，犹记恨、夜来些个。

洞仙歌令

楼前乱草，是离人方寸。倚遍阑干意无尽。罗巾掩，宿粉残眉、香未减，人与天涯共远。

香闺知人否，长是厌厌，拟写相思寄归信。未写了，泪成行、早满香笺。相思字、一时滴损。便直饶、伊家总无情，也拚了一生，为伊成病。

又

情知须病，奈自家先肯。天甚教伊恁端正。忆年时、兰棹独倚春风，相怜处、月影花光相映。

别来凭谁诉？空寄香笺，拟问前欢甚时更。后约与新期，易失难寻，空肠断、损风流心性。除只把、芳尊强开颜，奈酒到愁肠，醉了还醒。

鹊踏枝

一曲尊前开画扇，暂近还遥，不语仍低面。直至情多缘少见，千金不直双回眄。

苦恨行云容易散，过尽佳期，争向年芳晚。百种寻思千万遍，愁肠不似情难断。

品令

渐素景，金风劲，早是凄凉孤冷。那堪闻、蛩吟穿金井，唤愁绪难整。

懊恼人人薄倖，负云期雨信。终日望伊来，无凭准，闷损我、也不定。

燕归梁

风摆红藤卷绣帘，宝鉴慵拈。日高梳洗几时忺？金盆水，弄纤纤。

髻云谩亸残花淡，和娇媚、瘦岩岩。离情更被宿醒兼，空惹得、病厌厌。

◎岩岩：形容瘦削柔弱。

又

屏里金炉帐外灯，掩春睡腾腾。绿云堆枕乱鬅鬙，犹依约、那回曾。

人生少有，相怜到老，宁不被天憎？而今前事总无凭，空赢得、瘦棱棱。

◎鬅鬙：头发散乱貌。

圣无忧

相别重相遇，恬如一梦须臾。尊前今日欢娱事，放盏旋成虚。

莫惜斗量珠玉，随他雪白髭须。人间长久身难得，斗在不如吾。

◎世上争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唐白居易《代梦得吟诗》）

锦香囊

一寸相思无着处，甚夜长难度。灯花前、几转寒更，桐叶上、数声秋雨。

真个此心终难负。况少年情绪。已交共、春茧缠绵，终不学、钿筝移柱。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唐李商隐《无题》）

◎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思。（唐皮日休《和鲁望风人》）

系裙腰

水轩檐幕透薰风，银塘外、柳烟浓。方床遍展鱼鳞簟，碧纱笼。小墀面，对芙蓉。

玉人共处双鸳枕，和娇困、睡朦胧。起来意懒含羞态，汗香融。素裙腰，映酥胸。

阮郎归

浓香搓粉细腰肢，青螺深画眉。玉钗撩乱挽人衣，娇多常睡迟。

绣帘角，月痕低，仙郎东路归。泪红满面湿胭脂，兰芳怨别离。

又

去年今日落花时，依前又见伊。淡匀双脸浅匀眉，青衫透玉肌。

才会面，便相思，相思无尽期。这回相见好相知，相知已是迟。

又

玉肌花脸柳腰肢。红妆浅黛眉。翠鬟斜亸语声低。娇羞云雨时。

伊怜我，我怜伊。心儿与眼儿。绣屏深处说深期。幽情谁得知。

怨春郎

为伊家，终日闷，受尽凄惶谁问？不知不觉上心头，悄一霎身心顿也没处顿。

恼愁肠，成寸寸，已恁莫把人萦损。奈每每人前道着伊，空把相思泪眼和衣揾。

滴滴金

尊前一把横波溜，彼此心儿有。曲屏深幌解香罗，花灯微透。

偎人欲语眉先皱，红玉困春酒。为问鸳衾这回后，几时重又？

◎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西京杂记》）

卜算子

极得醉中眠，迤逦翻成病。莫是前生负你来，今世里、教孤冷。

言约全无定，是谁先薄倖？不惯孤眠惯成双，奈奴子、心肠硬。

感庭秋

红笺封了还重拆，这添追忆。且教伊见我，别来翠减，香销端的。

渌波平远，暮山重叠，算难凭鳞翼。倚危楼极目，无情细草长天色。

满路花

铜荷融烛泪，金兽啮扉环。兰堂春夜疑，惜更残。落花风雨，向晓作轻寒。金龟朝早，香衾馀暖，殢娇由自慵眠。

小鬟无事须来唤，呵破点唇檀。回身还、却背屏山。春禽飞下，帘外日三竿。起来云鬓乱，不妆红粉，下阶且上秋千。

◎铜荷承烛泪，铁铗染浮烟。（北朝庾信《对烛赋》）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唐李商隐《为有》）

好女儿令

眼细眉长，宫样梳妆。靸鞋儿走向花下立着。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

早是肌肤轻渺，抱着了、暖仍香。姿姿媚媚端正好，怎教人别后，从头仔细，断得思量。

◎靸鞋：拖鞋。

南乡子

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须知，更有何人得似伊？

宝帐烛残时，好个温柔模样儿。月里仙郎清似玉，相期，些子精神更与谁？

又

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

刬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

◎刬袜步香苔，手提金缕鞋。（南唐李煜《菩萨蛮》。刬袜：只穿着袜子着地。）

踏莎行

碧藓回廊，绿杨深院，偷期夜入帘犹卷。照人无奈月华明，潜身欲恨花深浅。

密约如沉，前欢未便，看看掷尽金壶箭。阑干敲遍不应人，分明帘下闻裁剪。

◎分明窗下闻裁剪，敲遍栏杆唤不应。（唐韩偓《倚醉》）

◆欧词又曰：“栏干敲遍不应人，分明窗下闻裁剪。”此语见韩偓《香奁集》。（宋王楙《野客丛书》）

又

云母屏低，流苏帐小，矮床薄被秋将晓。乍凉天气未寒时，平明窗外闻啼鸟。

困殢榴花，香添蕙草，佳期须及朱颜好。莫言多病为多情，此身甘向情中老。

诉衷情

歌时眉黛舞时腰，无处不妖饶。初剪菊、欲登高，天气怯鲛绡。

紫丝障，绿杨桥，路迢迢。酒阑歌罢，一度归时，一度魂消。

又

离怀酒病两忡忡，欹枕梦无踪。可怜有人今夜，胆小怯房空。

杨柳绿，杏梢红，负春风。迢迢别恨，脉脉归心，付与征鸿。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

恨春迟

欲借江梅荐饮，望陇驿、音息沉沉。住在柳州东，彼此相思，梦回云去难寻。

归燕来时花期浸，淡月坠、将晓还阴。争奈多情易感，风信无凭，如何消遣初心。

盐角儿

增之太长，减之太短，出群风格。施朱太赤，施粉太白，倾城颜色。

慧多多，娇的的。天付与、教谁怜惜。除非我、偎着抱着，更有何人消得？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又

人生最苦，少年不得，鸳帏相守。西风时节，那堪话别，双蛾频皱。

暗消魂，重回首。奈心儿里、彼此皆有。后时我、两个相见，管取一双清瘦。

◆《盐角儿》，《嘉祐杂志》云：梅圣俞说：“始教坊家人市盐，于纸角中得一曲谱，翻之，遂以名。”今双调《盐角儿令》是也。欧阳永叔尝制词。（宋王灼《碧鸡漫志》）

忆秦娥

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

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

少年游

绿云双亸插金翘，年纪正妖饶。汉妃束素，小蛮垂柳，都占洛城腰。

锦屏春过衣初减，香雪暖凝消。试问当筵眼波恨，滴滴为谁娇？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白居易）

踏莎行慢

独自上孤舟，倚危樯目断。难成暮雨，更朝云散。凉劲残叶乱，新月照、澄波浅。今夜里，厌厌离绪难销遣。

强来就枕，灯残漏水，合相思眼。分明梦见如花面，依前是、旧庭院。新月照，罗幕挂，珠帘卷。渐向晓，脉然睡觉如天远。

蕙香囊

身作琵琶，调全宫羽，佳人自然用意。宝檀槽在雪胸前，倚香脐、横枕琼臂。

组带金钩，背垂红绶，纤指转弦韵细。愿伊只恁拨《梁州》，且多时、得在怀里。

玉楼春

艳冶风情天与措，清瘦肌肤冰雪妒。百年心事一宵同，愁听鸡声窗外度。

信阻青禽云雨暮，海月空惊人两处。强将离恨倚江楼，江水不能流恨去。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庄子·逍遥游》）

◆按：司马槱有《赠妓》一词，名《蝶恋花》也，云：“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受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望断行云无去处，梦回明月在南浦。”又，毛泽民有赠钱塘妓《惜分飞》词云：“泪湿栏杆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云残雨无章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朝回去。”大为东坡赞赏。泽民由此得名。此二词话语皆祖六一翁词意。（《草堂诗馀》后集）

◆此词未见新警，而为时人传诵。司马槱“妾本钱唐江上住”词、毛泽民“泪湿阑干花着露”词，《草堂诗馀》云：“此二词皆祖六一翁《玉楼春》词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印眉

半辐霜绡亲手剪，香染青蛾和泪卷。画时横接媚霞长，印处双沾愁黛浅。

当时付我情何限？欲使妆痕长在眼。一回忆着一拈看，便似花前重见面。

◎小雁斜侵眉柳去，媚霞横接眼波来。（唐韩偓《席上有赠》）

又

红楼昨夜相将饮，月近珠帘花近枕。银缸照客酒方酣，玉漏催人街已禁。

晚潮去棹浮清浸，古岸平芜萧索甚。大都薄宦足离愁，不放双鸳长恁恁。

又

金雀双鬟年纪小，学画蛾眉红淡扫。尽人言语尽人怜，不解此情惟解笑。

稳着舞衣行动俏，走向绮筵呈曲妙。刘郎大有惜花心，只恨寻花来较早。

又

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尽人求守不应人，走向碧纱窗下睡。

直到起来由自殢，向道夜来真个醉。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

◆“恶发”，嗔怒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北方民族吉凶”条：“‘恶发’，犹云‘怒’也。”唐宋诗词即不乏其例。欧阳修《玉楼春》：“大家恶发大家休，毕竟到头谁不是。”（钱锺书《管锥编》）

定风波

把酒花前欲问伊，问伊还记那回时。黯淡梨花笼月影，人静，画堂东畔药阑西。

及至如今都不认，难问，有情谁道不相思。何事碧窗春睡觉，偷照，粉痕匀却湿胭脂。

减字木兰花

去年残腊，曾折梅花相对插。人面而今，空有花开无处寻。

天天不远，把酒拈花重发愿。愿得和伊，偎雪眠香似旧时。

又

年来方寸，十日幽欢千日恨。未会此情，白尽人头可得平。

区区堪比，水趁浮萍风趁水。试望瑶京，芳草随人上古城。

迎春乐

薄纱衫子初腰匝，步轻轻、小罗靸。人前爱把眼儿札，香汗透、胭脂蜡。

良夜永、幽期欢则洽，约重会、玉纤频插。执手临归，犹且更待留时霎。

一落索

小桃风撼香红碎，满帘笼花气。看花何事却成愁，悄不会、春风意。

窗在梧桐叶底，更黄昏雨细。枕前前事上心来，独自个、怎生睡？

夜行船

闲把鸳衾横枕，损眉尖、泪痕红沁。花时良夜不归来，忍频听、漏移清禁。

一饷无言都未寝，忆当初、是谁先恁？及至如今，教人成病，风流万般徒甚。

又

轻捧香腮低枕，眼波媚、向人相浸。佯娇佯醉索如今，这风情、怎教人禁？

却与和衣推未寝，低声地、告人休恁。月夕花朝，不成虚过，芳年嫁君徒甚。

望江南

江南柳，花柳两个柔。花片落时黏酒盏，柳条低处拂人头。各自是风流。

江南月，如镜复如钩。似镜不侵红粉面，似钩不挂画帘头。长是照离愁。

◎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南唐李煜《柳枝》）

又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留着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阶上簸钱阶下走，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

◎簸钱：古代一种以掷钱赌输赢的游戏。

◆欧后为人言其盗甥，表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孤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内翰伯见而笑云："年方七岁，正是学簸钱时也。"欧词云："江南柳（词略）。"（宋钱世昭《钱氏私记》）

◆安知非谗夫捏为此词，如《周秦行纪》之出于赞皇客耶？（清卓人月《古今词统》）

◆按此词极佳，当别有寄托，盖以尝为人口实，故编集去之。然缘情绮靡之作，必欲附会秽事，则凡在词人，皆无全行，正不必为欧公辩也。（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王銍《默记》载欧阳公为《望江南》双调云"江南柳（词略）"。初，欧公有盗甥之疑，上表自白云："丧厥夫而无托，携幼女以来归。张氏此时，年方七岁。"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正是学簸钱时也。"欧知贡举，下第人复作《醉蓬莱》词讥之。愚按，欧公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诋之。此词不信也。（清徐釚《词苑丛谈》）

◆案，《欧阳文忠公全集》九十三，载乞根究蒋之奇弹疏札子十

馀篇，有“闺门内事”“禽兽不为之丑行”等语，虽不及此词与钱穆父所诮语，想即为此事作。时在治平四年（**1067**），修年六十一矣。词人绮语，攻击之者乃资为口实；《醉翁琴趣》中艳体若《江南柳》者尚多，吾人读欧词，固不致信以为真也。（夏承焘《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

宴瑶池

恋眼哝心终未改，向意间长在。都缘为、颜色殊常，见馀花、尽无心爱。

都为是风流嗷，至他人，强来断坏。从今后、若得相逢，绣帏里、痛惜娇态。

◎哝：嗔怪。

◎嗷：同“煞”。

解仙佩

有个人人牵系，泪成痕、滴尽罗衣。问海约山盟何时，镇教人、目断魂飞。

梦里似偎人睡，肌肤依旧骨香腻。觉来但堆鸳被，想忡忡、那里争知？

少年游

栏杆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

◎（谢灵运）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功，非吾语也"。（《南史·谢灵运传》）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此首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梅圣俞在欧阳公坐，有以林逋草词"金谷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为美者，梅圣俞别为《苏幕遮》一阕云："露堤平（略）。"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阑干十二独凭春（略）。"盖《少年游令》也。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一矣。今集不载此一篇，惜哉！（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拙处已是工处，与"金谷年年"一调又别。"千里万里，二月三月"，此数字甚不易下。（清先著、程洪《词洁》）

◆清劲。（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

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摄春草之魂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同上）

◆余按公词以此（候馆梅残）为最婉转。以《少年游》咏草为最工切超脱。当亦百世之公论也。（吴梅《词学通论》）

◆此首咏草词，吴虎臣谓“君复、圣俞二词，皆不及也”。首从凭栏写起。“碧晴”一句，实写草色无际。“千里”句，就空间说；“二月”句，就时间说；“行色”句，点出愁人之意。换头，用谢灵运、江淹咏草故实。“那堪”两句，深入一层，添出黄昏疏雨，更令人苦忆王孙游冶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咏春草之词也。上半阕前四句，言草生之地与时，结句联系行人。后半阕，三用春草故事，吟魄指谢诗，离魂指江赋，以见谢池、江浦之草虽亦感人，不如疏雨黄昏中之草，使人更特别思念王孙，隐喻时衰则思贤更切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桃源忆故人

碧纱影弄东风晓，一夜海棠开了。枝上数声啼鸟，妆点愁多少？

妒风恨雨腰支袅，眉黛不忺重扫。薄倖不来春老，羞带宜男草。

◎宜男草：见前《于飞乐》（宝奁开）注。

◆沈际飞曰："海棠开了"下，转出"啼鸟"、"妆点"，趣溢不穷，奇笔。按第一阕言春色明艳，动闺中春思耳。次阕言抑郁无聊，青春已老，羞望恩泽耳。托兴自娟秀。（清黄苏《蓼园词选》）

阮郎归

雪霜林际见依稀，清香已暗期。前村已遍倚南枝，群芳犹未知。

情似旧，赏休迟，看看陇上吹。便从今日赏芳菲，韶花取次归。

◎南枝：见前《玉楼春》（雪云乍变春云簇）注。

渔家傲（断句）

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王曰：“真元帅之事。”（宋魏泰《东轩笔录》）

总评

《宋史·欧阳修传》　苏轼叙其文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识者以为知言。

王灼《碧鸡漫志》　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间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暧昧之谤。

罗大经《鹤林玉露》　欧阳公虽游戏作小词，亦无愧唐人《花间集》。

张侃《拣词》　《香奁集》，唐韩偓用此名所编诗，南唐冯延巳亦用此名创制词，又名《阳春》。偓之诗，淫靡类词家语。前辈或取其句，或剪其字，杂于词中，欧阳文忠尝转其语意用之，意尤新。

王世贞《艺苑卮言》　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然文等耳，余俱非子瞻敌也。鲁直书胜词，词胜诗，诗胜文。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

俞彦《爰园词话》　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轩自度粱肉不胜前哲，特出奇险为珍错供，与刘后村辈俱曹洞旁出。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杨慎《词品》　欧阳公词"草薰风暖摇征辔"，乃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之语也。苏公词"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暖暖微霄"，乃用陶渊明"山涤馀霭，宇暖微宵"之语也。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李易安词"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

全用《世说》语。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

杨慎《词品补》　宋欧阳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词”，即今之《渔家傲》也。元欧阳圭斋亦拟为之，专咏元世燕风物。

沈谦《填词杂说》　徐师川“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欧阳永叔“强将离恨倚江楼，江水不能流恨去”，古人语不相袭，又能各见所长。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花间》绮琢处，于诗为靡。而于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

王士禛《花草蒙拾》　平山堂一坯土耳，亦无片石可语，然以欧、苏词，遂令地重。因念此地稚圭、永叔、原父、子瞻诸公，皆曾作守，令人惶汗。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　《州词评》曰：永叔、长公，极不能作丽语，而亦有之。永叔如“当路游丝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长公如“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胜人百倍。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上卷》　《倚声集》曰：小令不学《花间》，当效欧、晏、秦、黄。夫《花间》之绮琢处，于诗为靡。于词如古锦，黯然异色。若欧、晏，则饶蕴藉，秦、黄，则最生动，更有一唱三叹之致。

江顺诒《词学集成》　华亭宋尚木徵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

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他若黄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王介甫之劖削，而或伤于拗。晁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陆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协律，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舒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夫各因其资之所近，苟去前人之病，而务用其长，必赖后人之力也夫。”诒案：举宋人词不下数十家，可谓崇论宏议矣。而不及碧山、竹屋、玉田、草窗，何也。其评语亦不甚允当。观“词至南宋而敝”一语，非笃论矣。

冯煦《蒿庵论词·论欧阳修词》　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晏元献、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文忠并有声艺林，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本传云，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

沈曾植《菌阁琐谈·醉翁琴趣中伪作》　醉翁《琴趣》，颇多通俗俚语，故往往与乐章相混。山谷俚语，欧公先之矣。《琴趣》中若《醉蓬莱》、《看花回》、《蝶恋花》、《咏枕儿》、《惜芳时》、《阮郎归》、《愁春郎》、《滴滴金》、《卜算子》第一首、《好女儿令》、《南乡子》、《盐角儿》、《忆秦娥》、《玉楼春》、《夜行船》，皆

摹写刻挚，不避亵猥。与山谷词之《望远行》、《千秋岁》、《江城子》、《两同心》诸作不异。所用俗字，如《渔家傲》之"今朝斗觉凋零䆟"、"花气洒音相厮酿"、《宴桃源》之"都为风流䆟"、《减字木兰花》之"拨头惚利"、《玉楼春》之"艳冶风情天与措"、《迎春乐》之"人前爱把眼儿劄"、《宴瑶池》之"恋眼哝心"、《渔家傲》之"低难奔"，亦与山谷之用𩨨𡰖俗字不殊。殆所谓小人谬作，托为公词，所谓浅近之词，刘辉伪作者，厕其间欤。《名臣录》谓刘煇作《醉蓬莱》、《望江南》以诬修，今故在《琴趣》中，集中尽去此等词，是也。《琴趣》中于山谷诨词皆汰不录，而醉翁伪作一无所汰，为不可解耳。

陈廷焯《词坛丛话·欧词未脱五代风气》　欧阳公词，飞卿之流亚也。其香艳之作，大率皆年少时笔墨，亦非尽后人伪作也。但家数近小，未尽脱五代风气。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晏、欧词雅近中正，然貌合神离，所失甚远。盖正中意馀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尚安足重。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六一词》　欧阳永叔《六一词》，工绝。今集中多浅近之词，则公知贡举时，不取怪异之文，下第举子刘煇等忌之，作《醉蓬莱》、《望江南》词，杂刊集中以谤之。然而浅俗语、污衅佻薄之词，固可一望而知也。他日刊公集者，吾愿为之湔洗，以还旧观。

苏轼词集

[宋]苏 轼 著
刘 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苏轼词集

（宋）苏轼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刘石

一

11世纪中期的北宋，经过建国后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内忧外患虽未曾稍歇，社会经济、文化却得到普遍发展。一代文化巨擘苏轼，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眉山（今属四川）人。21岁时进士及第，并为主考官欧阳修所激赏。后又应直言极谏策问，入第三等，名噪京城。先后在凤翔（今属陕西）、杭州、徐州、湖州（今属浙江）、登州（今山东蓬莱）、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属河北）等地任职，又数膺京官。因党争之故，先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儋州（今属海南），卒于常州。

苏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辛苦备尝，有《自题金山画像》自嘲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不论出处穷达，始终有四不变：辅君治国、经世致用的抱负不变，怜恤生灵、为民造福的思想不变，襟怀坦荡、独立不阿的品节不变，乐观豁达、幽默风趣的心性不变。正是这四“不变”，使他的人格熠熠生辉。王国维《文学小言》六云：“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足以表达后世学人对东坡人格的景仰之情。

苏东坡从生前直到今天，一直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一位文人，除了人格的因素，也与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巨大成就密不可分。他是一个不世出的文艺通才，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领域都博学多能，允称巨擘。

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流大家，其诗歌今存二千七百多首，风格多样，而以纵放透辟、曲折澜翻为基本特色，也就是清人赵翼所称许的："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瓯北诗话》卷五）他也是中国散文史上的第一流大家，向与韩、柳、欧三家并称，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列。其散文有四千二百馀篇之多，用他《自评文》中的话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妙境界，非文章圣手不能到。

苏东坡又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卓然一大家，其诗画创作的成就不在诗文之下。他的绘画有真迹《枯木怪石图》留传于世，以笔墨写意趣，滋味浓郁，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文人画不始于东坡，但他的画才是正式的文人画。因为从他开始，才着意倡导绘画的主观抒情性，摹写客观物象退到了次要地位。他明确提出"诗画一律"的概念，大大地促进了诗、书、画的结合。在他之后，文人画才蓬勃地发展起来。他的书法如绵裹铁，温润而遒劲，人称"苏体"，其名亦列于"宋四家"之首。其作品传世颇多，以行楷《前赤壁赋》、行书《黄州寒食帖》等为代表，于晋人的萧散简远之外，偏重抒发个人意趣，具有浓郁的书卷气。人们常谓宋书尚意，苏书正是尚意的宋人书法的代表。

东坡词作今存三百五十首，数量远逊于他的诗文，在词作家中却属高产。尤其是就各类文体各自的发展历史看，苏词较之苏诗、苏文具有更强的突破性、更明显的创新色彩，是古代词苑中珍贵的艺术遗产。不

过，与其诗文书画的众口交誉形成对照的是，苏词是词史上聚讼纷纭的一个对象，这恐怕也正与其所具有的突破性和创新色彩有关。

二

林语堂在他那部精彩纷呈的《苏东坡传》中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这句话多少有些绝对。在苏轼逝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苏轼长达六十五年丰富辉煌的一出大戏落幕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姑且不论这出大戏的全部，仅就其中一幕的词作来说，戏主人表演的“好坏”是否已经“判断”清楚了呢？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九百多年来，东坡词领受的各式各样的评价，或钻皮出羽，揄扬升天；或洗垢索瘢，贬抑入地。就其丰富多样性来说，恐怕没有第二家可以比得了。我有时想，东坡泉下有知，会不会因某些不虞之誉而赧颜，又因某些求全之毁而抱屈呢？

谓予不信，请看仅晚东坡四五十年的两位词学家和词人的评价：

> 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 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

前段见于宋人王灼的词学名著《碧鸡漫志》卷二，后段出自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论词》。一个说他“出神入天”，迥出同辈之上；一个说

他“不协音律”，不是词，只算诗。

再看东坡盖棺八百多年后的现代，两位同样著名的词学家的评价：

> 苏轼是宋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他以卓越的天才、广博的学识、开朗的胸襟，写出了大量辉煌的诗、文、词，表达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情感……他所作的《东坡乐府》，内容广阔，气魄雄伟，语言朴素，一反过去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是宋词空前的划时代的革新，也是宋词进一步的发展。

> 东坡是大作家，不能限以“词人”，更不能限以“豪放派词人”。他的词像郭老的诗，做得很不经意，很随便，时有妙语警句、深刻至情的话，而全篇精美者少。

前段见于唐圭璋先生的一篇文章《从〈东坡乐府〉里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载《词学论丛》），后段见于吴世昌先生的《词林新话》。一个是“进一步”，“划时代”；一个是“不经意”，“很随便”，“精美者少”。

不仅论其总体悬殊如此，对具体作品的轩轾也会有天壤之别。比如这首有名的《定风波》：

>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有人对它顶礼膜拜：

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依声能事尽矣。

有人却将它批得体无完肤：

“一蓑”七字尚无不可，然亦只是申明上二语之意。若“也无风雨也无晴”，虽是一篇大旨，然一口道出，大嚼乃无馀味矣。然苦水所最不取者，厥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二韵。如以意论，尚无不合，唯“马”、“怕”两个韵字，于此词中，正如丝竹悠扬之中，突然铜钲大鸣；又如低语诉情，正自绵密，而忽然呵呵大笑。“料峭春风”三韵十六字，迹近敷衍，语亦稚弱，而破坏全体底美之罪尚浅于“马”、“怕”二韵九字也。

它们分别见于两位前辈学者郑文焯的《大鹤山人词话》和顾随（号苦水）的《东坡词说》（载《顾随文集》）。这叫读者如何适从？叫我们古典文学的爱好者怎样去接受作为词家的苏轼、去欣赏苏轼的词作呢？

三

这种现象其实不奇怪。越是不平凡的人，越能做出不平凡的事，让人们去品头论足，何况对于文学欣赏，本来就是口有殊味，诗无达诂。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学观念的变迁、评论者个性和文学趣味的差异，历代对东坡词的评价的确言人人殊，但在今天，至少有几点已基本成为共识：

一是扩大词的题材。

清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所谓应歌，是说词人在绣幌绮筵上创作歌词交给倚红偎翠的歌儿舞女演唱，其目的既是"聊佐清欢"，其内容不是应景便是应酬，不仅空虚而且单调，不外写男女之情，抒离别之恨，格局逼仄，气魄狭小，不仅很难表现作者自我的感情和志趣，甚至难于传达作者自我的声音——往往是以歌伎舞女的身份、用歌伎舞女的口吻而作，所谓"代言"是也。

苏词就不一样了，它突破词体久已形成的这种狭小格局，将写景、记游、说理、咏史、言志、抒怀、悼亡、送别、乡恋、友情、田园、国事、咏物、谐谑等等内容纳入词中。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称其"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虽然有些夸张，却正反映出苏词内容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充实。在这些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中，词人完成了多方面自我情志的抒发、自我形象的塑造，完成了词史上由模拟歌伎舞女声口的"代言"向直抒胸臆的"立言"的转变，完成了由情感内涵的"共性化"向"个性化"的转变。这其中虽然也存在"应歌"乃至"应社"（同上周济语，指在文人聚会时作词以记一时雅兴）的成分，但总体上确实是出以个人的真情实感，亦归于个人的真情实感。金代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元好问这样说："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六）清人陈廷焯也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白雨斋词话》卷一）都是一语中的的评价。

二是突破词的音律。

词在五代和两宋是一种合乐文学，就是说，是一种可供演唱的歌词。诵读苏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顿挫错落的节奏感和往复回旋的情感美，但从音乐的角度来看，为了更方便地拓展题材，更自由地表达思想，苏词普遍存在不太顾及配乐而歌、不受词乐束缚的特点。有足够的

史料表明，苏轼不是不懂音律，他的词作间或也有合乐可歌者，但更多的是不合乐律的作品。关于这一点，他的门人晁补之称：

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一六载）

后来的李清照（见前引）及陆游（见《老学庵笔记》卷五）对此都有所述及。词乐在南宋后逐渐失传，以至于词到后来完全成了脱离音乐的案头文学，因而这些当时人的论述就成了最可信的证明。我们在苏词中也偶能看到乐句与文句不相符合之处，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咏杨花词》末三句“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按律当作五、四、四；《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按律当作四、五。这些或许正可看成他主文不主声遗留下来的痕迹。

三是创新词的体制。

体制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发生变化，体制亦必随之。

苏轼对词的语言加以改革。为内容的革新与开拓所决定，苏词的语言也一改“花间”词人径小质轻、镂金错采的面目，以前人诗句入词，以口语、佛语、成典、四部语等入词，大大扩大了词体语言使用的范围，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他的许多词在章法上不合上景下情的成规，句法上笔力雄劲，戛戛独造，“寓以诗人句法”（借用宋人汤衡《张紫微雅词序》评“元祐诸公”语，《于湖先生长短句》卷首，《武进陶氏涉园续刊影宋金元明本词》本）。在他之前，词题词序偶或见之，从他开始大量使用词题词序，这是因为他的词题材多样，反映面广，远非唐末五代缘调而赋或宋初人的单一内容可比，必须加上短题长序，与正文相互补充发明。他还将集句这种诗歌中的形式用于词中，又发明隐括词，将前人或诗或文略加改动而为词作，如《水调歌头》“昵昵儿女

语”隐括韩愈《听颖师弹琴》，《哨遍》“为米折腰”隐括渊明《归去来兮辞》。凡此种种，都是将词当作诗文之一体来自由发挥的表现。

四是改变前此婉约一体笼罩词坛的局面，风格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

词在隋唐之际的草创时期，风格不只是婉约，甚至不以婉约为主。但自晚唐、五代开始，在文人词家的手中，出现了以“花间”、“南唐”为代表的高峰，形成了“侧艳”的内容和“婉约”的词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词坛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因而被看作“正宗”。

婉约是能够充分体现词体“要妙宜修”特质的一种风格，但如果画地为牢，限于婉约的藩篱裹足不前，就不利于词这种文体的发展。在婉约词风盛行的时代，一直有不少作家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创新，到了苏轼，这种创新便达到了新的阶段，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这主要指他创立了与婉约相对立的豪放词风。

风格不是一个实体，是题材、情感、语言、声律、体制综合形成的整体效果。正因苏轼在上述诸方面的开拓创新，其风格必然迥异乎传统本色当行词的婉约一路。这种风格，前人多以“横放”、“豪放”称之（见宋赵德麟《侯鲭录》卷八引黄庭坚、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沈义父《乐府指迷》等），其中最著名的是明人张綖的一段话：

> 按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游元泾校刊《增正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

说“词体大约有二”，说明词之体（风格）不止于婉约和豪放，这是

完全正确的；说“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却有些问题。豪放是相对于婉约而言的，并无一定的尺度，但拿一般标准来衡量，东坡词称得上豪放的，在他全部词作中实在只是少数。那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被称为豪放派的开创者和代表者呢？这是因为他的豪放词数量虽然不多，却最具度越恒流的鲜明个性和高度成熟的艺术风格，在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另外，他的词作中还有与豪放不尽相同，与婉约又迥乎相异的一派，就是王鹏运所说的“清雄”（《半塘手稿》：“苏文忠公之清雄，敻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从步趋。”）或王国维所说的“超旷”（《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宋人王灼称东坡词：

> 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

胡寅称：

> 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向芗林〈酒边集〉后序》，《斐然集》卷一九）

清《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称：

>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

以意逆志，他们所指就是上面所说豪放、清雄、超旷这几类词作，像《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水调

歌头》（落日绣帘卷）、《念奴娇》（凭高眺远）、《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同时，东坡也有许多其他风格的词作，或幽峭，或俊逸，或高古，或韶秀，堪与传统婉约大家相颉颃的声情并茂之作亦复不少。清人王士禛因《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而感慨：

> 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大江东去”耶？（《花草蒙拾》）

贺裳评《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二句：

> 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皱水轩词筌》）

不过东坡的这种缠绵芳菲之作与传统的婉约词相较，未尝没有自己的特点，概乎言之，就是内容上尘俗的成分减少，情感的成分增加；艺术上浓艳的成分减少，温雅的成分增加了。

以上四点是苏词的特色，也是苏词对于词史的创革与贡献。这些创革与贡献，是在作者“以诗为词”（语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后山诗话》）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是他有意打破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的正统观念，将词当作“长短句诗”（《与蔡景繁书》）来创作的产物。胡适曾将词分作“歌者之词”、“诗人之词”、“匠人之词”（《词选·前言》），苏东坡词由于这些创革和贡献，获得了“诗人之词”的称号。

苏词在词史的地位非常突出，这不仅因为他词体创作的总体成就，

也因为他革新词体给词坛带来的震荡，在词学界引起的争议。他“以诗为词”，有意追求诗词合流，目的在于“尊体”，即将词在当时普遍为人轻视的“小道”、“诗馀”的地位，提高到与诗相等的地位，确实也在相当程度上解放了词体，为词坛带来了新气象。但他的这种做法，难免损害已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词体特有的素质，或多或少减弱词体独具的韵味。加上他天分充盈，心性洒落，“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介存斋论词杂著》），词作中明显存在率意之处和游戏之作，这便与他“尊体”的目的恰成对立。从东坡同时起，历代有人从注重文体特性的角度提倡文体独立，反对“诗词合流”，上节所引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有些就是因此而产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

从内容、艺术、风格、词史贡献诸种角度看，东坡词值得表而出之的名篇佳什甚多，这里略举几首。

沁园春

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词作写旅途晨景，叙少年往事，发慷慨议论，抒郁闷心情，数者结合，妥帖浑然。抱负难以实现，故不平之气充塞；胸襟不得开展，而凛然之志不减。以理入词，但以情统理。内容上完全突破了应歌的藩篱，在当时堪称黄钟大羽之响。艺术上受柳永羁旅行役词的影响，以铺叙的方式表而出之，滔滔汩汩、气势完足。又多使用经史、诗文中的故实，甚至直用其语，而又善加熔冶，同样独标新帜，体现了“以诗为词”乃至“以文为词”的优长之处。

江城子

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可算作东坡词中一首典型的豪放词。表现愿为国家效力边陲的迫切愿望和急切心情，是这首词所以豪放的思想基础。叙事激荡人心，写景阔大壮观，抒情慷慨昂扬，言志勇武刚强，四者构成了英武豪迈、气概凌云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形象的塑造在诗中司空见惯，在词中却不多见，像这种为国靖边的自我形象更是前未曾有。这是东坡扩大歌词表现领域的重要表现，也是他有意开创不同于传统词风的积极尝试。这类词数量虽不多，却正是它们摆脱了“词为艳科”的束缚，在后代词坛激起了长久不息的波澜。

水调歌头

丙辰（1076）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一篇情绪复杂而艺术高超的作品。出世与入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自然与人生、短暂与永恒的思考，悒郁怆怏的情感，善自排遣的胸怀，高远浩荡的格调，清泠澄明的意境，奇逸瑰丽的兴象，云鹏天马般的笔触，裁云缝雾般的想象，所有这些缔造了这篇作品的不朽。南宋人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馀词尽废。"（《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信然！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是一首由写景、怀古与自伤三重内容构成的名篇，题是怀古，实

是自伤，写景则是二者的中介。其基本的情感内容是怀念古代英雄豪杰，感叹现实功业难成，油然而生世事苍茫的悲壮情怀。入世与超世、忧郁与旷达、进取与无为、施展怀抱的雄心与放情山水的意趣交织在一起，体现出的精神意态比其他词作都要复杂，而贯穿全篇的，则是一种激荡人心的崇高美和悲壮美。有人说它“横槊气概，英雄本色”（清徐釚《词苑丛谈》卷三），有人说它“淋漓悲壮，击碎唾壶”（清李佳《左庵词话》卷上），自无不可。但又有人说它“极豪放之致”（唐圭璋《唐宋词选释》），这就未必惬切了。

水调歌头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宋玉将风分雌雄，说不同地位的人享受不同的风，意在讽刺，洵为杰构。东坡此处用其典而翻其案，意在表达一种人生哲学，即快乐与否取决于内心，不取决于外在，只要秉持浩然正气，坦荡襟怀，就能无往不适，无时不快。身为谪臣的作者发此议论，不是真的翻宋玉之案，而是意在自勉，当然，亦在勉励快哉亭主人，同样是戴罪谪黄的张偓佺。词作最大的特色是以议论入词。南宋严羽说宋人“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由此可以看到，东坡这个宋人不止于此，他还“以议论为词”，开了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先河。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古人诗词常用比兴，清代的常州词派爱以比兴论词，惜常失之于牵强坐实，为人诟病。比兴的运用宜在似有若无之间，词的比兴更宜如此。东坡此词，既写石榴，更写佳人；既写佳人，复写自己。我们看词中美人的孤芳自赏、自甘幽独，看上片环境的幽僻，下片心境的蕴结，作者高洁澄澈的品格便隐然包含在其中，作者不偶于时的遭际也隐然包含在其中了。杜甫《佳人》首二句云："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末二句云："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谭献称此词"颇欲与少陵《佳人》一篇互证"（《复堂词话》），作者之心虽不可知，读者之心实未必不然也。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晚年作于贬所惠州的词作，以一组对立的意象结构全篇。花褪

残红的衰败与青杏的生长是一种对立，枝上柳绵的渐少与绵绵不绝的芳草是一种对立，墙里佳人的无情与墙外行人的多情是一种对立。这一系列对立的组合，莫非正是作者内心矛盾无意识的体现？果真如此，这首词就更让人称奇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即使只当它是一首伤春复伤情的词作，它的缠绵悱恻不已很令人一唱三叹、情不能已了吗？通常都说东坡词豪放，这首词哪儿去找一点豪放的影子？佚伦绝群的大家往往就是这样，一身而兼具多副笔墨，常令人兴变幻莫测之叹。

以上所举，不过尝鼎一脔。喜爱东坡词的朋友们，还是自己去品尝这道精神的盛宴吧。

2009年6月1月，清华园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苏轼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及对苏轼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苏轼词的阅读和欣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刘石）
卷一
浪淘沙（昨日出东城）
南歌子（海上乘槎侣）
行香子（一叶舟轻）
祝英台近（挂轻帆）
瑞鹧鸪（城头月落尚啼乌）
又（碧山影里小红旗）
临江仙（四大从来都遍满）
南乡子（晚景落琼杯）
行香子（携手江村）
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
醉落魄（轻云微月）
蝶恋花（雨后春容清更丽）
少年游（去年相送）
卜算子（蜀客到江南）
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
又（凤凰山下雨初晴）
虞美人（湖山信是东南美）
诉衷情（钱塘风景古今奇）
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
又（娟娟缺月西南落）
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
菩萨蛮（秋风湖上萧萧雨）

清平乐（清淮浊汴）
南乡子（回首乱山横）
南歌子（苒苒中秋过）
泛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
南乡子（东武望馀杭）
又（凉簟碧纱厨）
又（寒雀满疏篱）
浣溪沙（缥缈危楼紫翠间）
又（白雪清词出坐间）
南乡子（裙带石榴红）
又（旌旆满江湖）
定风波（今古风流阮步兵）
减字木兰花（惟熊佳梦）
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
菩萨蛮（天怜豪俊腰金晚）
鹊桥仙（缑山仙子）
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
醉落魄（苍颜华发）
菩萨蛮（玉笙不受珠唇暖）
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
南歌子（欲执河梁手）
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
更漏子（水涵空）
醉落魄（分携如昨）
浣溪沙（长记鸣琴子贱堂）
沁园春（孤馆灯青）
永遇乐（长忆别时）

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蝶恋花（灯火钱塘三五夜）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
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
蝶恋花（帘外东风交雨霰）
满江红（天岂无情）
殢人娇（别驾来时）
望江南（春未老）
又（春已老）
满江红（东武南城）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画堂春（柳花飞处麦摇波）
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
又（相从不觉又初寒）
南乡子（不到谢公台）
阳关曲（济南春好雪初晴）
蝶恋花（簌簌无风花自堕）
殢人娇（满院桃花）
洞仙歌（江南腊尽）
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
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浣溪沙（一别姑苏已四年）
临江仙（自古相从休务日）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又（旋抹红妆看使君）
又（麻叶层层苘叶光）
又（簌簌衣巾落枣花）
又（软草平莎过雨新）
又（惭愧今年二麦丰）
又（缥缈红妆照浅溪）
永遇乐（明月如霜）
千秋岁（浅霜侵绿）
阳关曲（受降城下紫髯郎）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减字木兰花（玉觞无味）
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
南歌子（山雨萧萧过）
又（日出西山雨）
又（雨暗初疑夜）
又（带酒冲山雨）
双荷叶（双溪月）
渔家傲（皎皎牵牛河汉女）
临江仙（细马远驮双侍女）
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
定风波（两两轻红半晕腮）
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
又（银塘朱槛曲尘波）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又（醉梦昏昏晓未苏）
又（雪里餐毡例姓苏）
又（半夜银山上积苏）

又（万顷风涛不记苏）
江城子（黄昏犹是雨纤纤）
满江红（江汉西来）
卷二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
满江红（忧喜相寻）
哨遍（为米折腰）
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
定风波（雨洗娟娟嫩叶光）
洞仙歌（冰肌玉骨）
念奴娇（大江东去）
又（凭高眺远）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减字木兰花（娇多媚杀）
又（双鬟绿坠）
又（天真雅丽）
又（柔和性气）
又（天然宅院）
西江月（龙焙今年绝品）
菩萨蛮（碧纱微露纤掺玉）
醉翁操（琅然）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满庭芳（三十三年）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蝶恋花（别酒劝君君一醉）
醉蓬莱（笑劳生一梦）
好事近（红粉莫悲啼）
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十拍子（白酒新开九酝）
南歌子（卫霍元勋后）
瑶池燕（飞花成阵）
满庭芳（归去来兮）
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
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
浣溪沙（学画鸦儿正妙年）
又（一梦江湖费五年）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行香子（北望平川）
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
又（自净方能净彼）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满庭芳（三十三年）
水龙吟（古来云海茫茫）
满庭芳（归去来兮）
南乡子（千骑试春游）
又（绣鞅玉鐶游）
又（未倦长卿游）

渔父（渔父饮）
又（渔父醉）
又（渔父醒）
又（渔父笑）
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
蝶恋花（云水萦回溪上路）
又（自古涟漪佳绝地）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满庭芳（香叆雕盘）
西江月（莫叹平齐落落）
定风波（月满苕溪照夜堂）
点绛唇（我辈情钟）
临江仙（多病休文都瘦损）
南歌子（山与歌眉敛）
又（古岸开青葑）
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
鹊桥仙（乘槎归去）
点绛唇（不用悲秋）
又（莫唱阳关）
好事近（湖上雨晴时）
渔家傲（送客归来灯火尽）
浣溪沙（雪颔霜髯不自惊）
又（料峭东风翠幕惊）
又（阳羡姑苏已买田）
西江月（公子眼花乱发）
又（小院朱阑几曲）

又（怪此花枝怨泣）
木兰花令（知君仙骨无寒暑）
虞美人（归心正似三春草）
临江仙（一别都门三改火）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西江月（昨夜扁舟京口）
临江仙（我劝髯张归去好）
木兰花令（霜馀已失长淮阔）
减字木兰花（春庭月午）
满江红（清颍东流）
浣溪沙（芍药樱桃两斗新）
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
生查子（三度别君来）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戚氏（玉龟山）
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
木兰花令（梧桐叶上三更雨）
浣溪沙（罗袜空飞洛浦尘）
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
殢人娇（白发苍颜）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
减字木兰花（春牛春杖）
鹧鸪天（笑捻红梅亸翠翘）
卷三
水龙吟（小沟东接长江）
又（露寒烟冷蒹葭老）
满庭芳（蜗角虚名）

永遇乐（天末山横）
雨中花慢（邃院重帘何处）
又（嫩脸羞蛾因甚）
一丛花（今年春浅腊侵年）
三部乐（美人如月）
无愁可解（光景百年）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哨遍（睡起画堂）
木兰花令（元宵似是欢游好）
又（经旬未识东君信）
又（高平四面开雄垒）
西江月（闻道双衔凤带）
华清引（平时十月幸莲汤）
苏幕遮（暑笼晴）
乌夜啼（莫怪归心速）
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
又（忘却成都来十载）
又（尊酒何人怀李白）
又（冬夜夜寒冰合井）
又（谁道东阳都瘦损）
又（昨夜渡江何处宿）
渔家傲（一曲阳关情几许）
又（临水纵横回晚鞚）
定风波（与客携壶上翠微）
又（莫怪鸳鸯绣带长）
又（好睡慵开莫厌迟）
南乡子（冰雪透香肌）

又（天与化工知）
又（寒玉细凝肤）
又（怅望送春杯）
又（何处倚阑干）
菩萨蛮（画檐初挂弯弯月）
又（风回仙驭云开扇）
又（城隅静女何人见）
又（绣帘高卷倾城出）
又（落花闲院春衫薄）
又（火云凝汗挥珠颗）
又（峤南江浅红梅小）
又（翠鬟斜幔云垂耳）
又（柳庭风静人眠昼）
又（井桐双照新妆冷）
又（雪花飞暖融香颊）
又（娟娟侵鬓妆痕浅）
又（涂香莫惜莲承步）
又（玉镮坠耳黄金饰）
浣溪沙（珠桧丝杉冷欲霜）
又（霜鬓真堪插拒霜）
又（傅粉郎君又粉奴）
又（菊暗荷枯一夜霜）
又（道字娇讹语未成）
又（桃李溪边驻画轮）
又（四面垂杨十里荷）
又（怪见眉间一点黄）
又（门外东风雪洒裾）

又（轻汗微微透碧纨）
又（徐邈能中酒圣贤）
又（倾盖相逢胜白头）
又（炙手无人傍屋头）
又（画隼横江喜再游）
又（入袂轻风不破尘）
又（风卷珠帘自上钩）
又（西塞山边白鹭飞）
又（花满银塘水漫流）
又（几共查梨到雪霜）
又（山色横侵蘸晕霞）
又（晚菊花前敛翠蛾）
又（风压轻云贴水飞）
南歌子（日薄花房绽）
又（师唱谁家曲）
又（紫陌寻春去）
又（笑怕蔷薇罥）
又（寸恨谁云短）
又（组绾双蟠髻）
又（琥珀装腰佩）
又（云鬓裁新绿）
又（见说东园好）
江城子（银涛无际卷蓬瀛）
又（墨云拖雨过西楼）
又（腻红匀脸衬檀唇）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又（一颗樱桃樊素口）

又（春事阑珊芳草歇）
又（泛泛东风初破五）
又（记得画屏初会遇）
又（昨夜秋风来万里）
又（玉枕冰寒消暑气）
又（雨霰疏疏经泼火）
又（蝶懒莺慵春过半）
减字木兰花（云鬟倾倒）
又（闽溪珍献）
又（春光亭下）
又（晓来风细）
又（天台旧路）
又（琵琶绝艺）
又（云容皓白）
又（玉房金蕊）
又（海南奇宝）
又（神闲意定）
又（银筝旋品）
又（莺初解语）
又（江南游女）
行香子（绮席才终）
又（三入承明）
又（清夜无尘）
又（昨夜霜风）
点绛唇（闲倚胡床）
又（红杏飘香）
又（醉漾轻舟）

又（月转乌啼）
皂罗特髻（采菱拾翠）
虞美人（定场贺老今何在）
又（落花已作风前舞）
又（冰肌自是生来瘦）
又（深深庭院清明过）
又（持杯遥劝天边月）
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
又（手种堂前桃李）
又（城上层楼叠巘）
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
又（暗香浮动月黄昏）
诉衷情（海棠珠缀一重重）
又（小莲初上琵琶弦）
谒金门（秋帷里）
又（秋池阁）
又（今夜雨）
好事近（烟外倚危楼）
天仙子（走马探花花发未）
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
桃源忆故人（华胥梦断人何处）
调笑令（渔父）
又（归雁）
荷花媚（霞苞电荷碧）
占春芳（红杏了）
一斛珠（洛城春晚）
意难忘（花拥鸳房）

总评
返回总目录

苏轼词集卷一

浪淘沙

昨日出东城，试探春情。墙头红杏暗如倾。槛内群芳芽未吐，早已回春。

绮陌敛香尘，雪霁前村。东君用意不辞辛。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

◆熙宁五年（**1072**）壬子正月，城外探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

海上乘槎侣，仙人萼绿华。飞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

雷辊夫差国，云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写取馀声归向《水仙》夸。

◎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见海槎来不违时，赍一年粮，乘之到天河。见妇人织，丈夫饮牛，问之不答。遣归，问严君平。某年某月日，客星犯牛斗，即此人也。（晋张华《博物志》）

◎萼绿华者，自云是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许，颜色绝整。以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权家，自此往来。后赠权诗、火浣布、金条脱。访问，曰：“是九疑山得道女罗郁也。”（《真诰·运象第一》）

◎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为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一曰代舆，二曰圆峤，三曰方壶，四曰瀛州，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潮上下往来。（《列子·汤问》）

◎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不成。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子。”刺船而去，旬日不返。伯牙延望无人，但闻海涛汹涌，山林窅冥，怆然叹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作《水仙操》。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因而鼓琴妙绝天下。今《水仙操》乃伯牙之所作。（《乐府解题》）

◆壬子（**1072**）八月十八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行香子过七里濑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时人未会严陵志，不钓鲈鱼只钓名。（唐韩偓《招隐》）

祝英台近

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攲枕听鸣橹。断肠簇簇云山，重重烟树，回首望、孤城何处？

间离阻，谁念萦损襄王，何曾梦云雨。旧恨前欢，心事两无据。要知欲见无由，痴心犹自，倩人道、一声传语。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战国宋玉《高唐赋》）

瑞鹧鸪

寒食未明至湖上，太守未来，两县令先在。

城头月落尚啼乌，朱舰红船早满湖。鼓吹未容迎五马，水云先已漾双凫。

映山黄帽螭头舫，夹岸青烟鹊尾炉。老病逢春只思睡，独求僧榻寄须臾。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于是候凫至，举罗张之，但得一只舄焉。（《后汉书·方术传》）

◎邓通以濯船为黄头郎。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上天。觉而之渐台，以梦阴求推者郎，见邓通，梦中所见也。（《汉书·佞幸传》）

又观潮

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蹋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

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攲。侬欲送潮歌底曲，尊前还唱使君诗。

◎侬是清浪儿，每蹋清浪游。笑伊乡贡郎，蹋土称风流。（唐孟郊《送澹公》）

◎（山）涛子简，字季伦。性温雅，有父风。永嘉三年，出镇襄阳。优游卒岁，唯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篱。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晋书·山涛传》）

◎铜斗饮江酒，手拍铜斗歌。侬是蹋浪儿，饮则拜浪婆。脚蹋小船头，独速舞转莎。笑伊《渔阳掺》，空持文章多。闲倚青竹竿，白日奈我何。（唐孟郊《送澹公》）

◎西兴渡在浙江萧山县西十二里。本名西陵，为吴越通津。（《清一统志》）

◆熙宁癸丑（**1073**）八月十五日观潮作。是日与陈襄同游，故落句及之。（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临江仙风水洞作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

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馀落日，草露已沾衣。

◎风水洞在杨村慈岩院，洞极大，流水不竭。顶上又一洞，立夏清风自生，立秋则止。（《咸淳临安志》）

◎四大：佛教以地、水、火、风为四大。

◎河水清且沦漪。（《诗经·魏风·伐檀》）

◎惟觉两腋习习生清风。（唐卢仝《茶》。卢仝号玉川子。）

◎层巅馀落日，草蔓已多露。（唐杜甫《西枝村寻置草堂夜宿赞公土室二首》）

◆癸丑（**1073**）八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南乡子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杨）贵妃进见，初处即授以合欢条脱紫琼杯。（《杨妃外传》）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唐李白《襄阳歌》）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唐郑谷《雪》）

◆甲寅（**1074**），润州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行香子丹阳寄述古

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消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

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唐白居易《钱唐湖春行》）

◎杭州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门十，正西曰涌金，西南曰清波，西北曰钱唐，皆近湖。（《一统志》）

◎寇莱公（凖）典陕日，与处士魏野同游僧寺，观览旧游，有留题处，公诗皆用碧纱笼之，至野诗则尘蒙其上。时从行官妓之慧黠者，辄以红袖拂之。野顾公曰：“若得常将红袖拂，也应胜着碧纱笼。”莱公大笑。（宋吴处厚《青箱杂记》）

◆“甲寅（**1074**），自京口还，寄述古作。”案词云“梅雪”，应是正月赴润州过丹阳时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新月与愁烟，满江天。

欲去又还不去，明日落花飞絮。飞絮送行舟，水东流。

◎（桓）伊字叔夏，善音乐，尽一字之妙，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晋书·桓伊传》）

◆甲寅（**1074**）二月，再送柳瑾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醉落魄离京口作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

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甲寅（**107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蝶恋花京口得乡书

雨后春容清更丽。只有离人，幽恨终难洗。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琼梳拥青螺髻。

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拚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

◎（北固山）山斗入江，三面临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甲寅（**107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少年游

润州作，代人寄远。

去年相送，馀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下独酌》）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奔月宫。（《淮南子·览冥训》）

◎月初出，照屋梁。（战国宋玉《神女赋》）

◆甲寅（**1074**）四月，有感雪中行役作。公以去年十一月发临平，及是春尽犹行役未归，故托为此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卜算子

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述古太守。

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

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惜尊前子细看，应是容颜老。

◎吴山在府城内西南隅，旧名胥山，上有子胥祠。（《一统志·杭州府》）

◎藉萋萋之纤草。（晋孙绰《游天台山赋》）

◆甲寅（**1074**），自京口还寄述古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江城子

陈直方妾嵇，钱塘人也，求新词，为作此。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余尝作数绝以纪其事。

玉人家在凤凰山。水云间，掩门闲。门外行人，立马看弓弯。十里春风谁指似，斜日映，绣帘斑。

多情好事与君还。闵新鳏，拭馀潸。明月空江，香雾着云鬟。陌上花开春尽也，闻旧曲，破朱颜。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宋苏轼《陌上花三首》序）

◎凤凰山在仁和县南十里，与钱塘县接界。自唐以来州治在山右，宋建行宫，山遂环入禁苑。其顶砥平，可容万马，有宋时御教场。（《一统志》）

◎弓弯：谓美人足也。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唐杜甫《月夜》）

◆陈直方之妾嵇，本钱塘妓人也，乞新词于苏子瞻。子瞻因直方新丧正室，而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乃引其事以戏之，其词则《江神子》也。（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

又

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

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复引舟于深湾，忽八九之红芰。姹然如妇，敛然如女。堕蕊黦颜，似见放弃。白鹭潜来兮，邈风标之公子。窥此美人兮，如慕悦其容媚。（唐杜牧《晚晴赋》）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

◎湘灵：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帝尧之二女也。从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间，后世谓之湘灵。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唐钱起《湘灵鼓瑟》）

◆张先郎中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苏子瞻作倅时，先年已八十馀，视听尚精强，犹有声妓。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先和云：“愁似鳏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极为子瞻所赏。俚俗多喜传咏先乐府，遂掩其诗声，识者皆以为恨云。（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东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阁前临湖亭上。时二客皆有服，预焉。久之，湖心有彩舟渐近亭前，靓妆数人，中有一人尤

丽，方鼓筝，年且三十馀，风韵娴雅，绰有态度。二客竞目送之。曲未终，翩然而逝。公戏作长短句云。（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钱塘县南五里，有沙河塘。咸通二年，刺史崔彦曾开。昔潮水冲击钱塘江岸，至于奔逸入城，势莫能御，故开沙河以决之。河有三，曰外沙、中沙、里沙。（《新唐书·地理志》）

◎波涛万顷堆琉璃。（唐杜甫《渼陂行》）

◆甲寅（**1074**）七月，陈襄将罢任，宴僚佐于有美堂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嘉祐初，梅公仪守杭，上特制诗宠赐，其首章曰：**“**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既到杭，遂筑堂山上，名曰有美。（宋陈岩肖《庚溪诗话》）

◆陈述古守杭，已及瓜代，未交前数日，宴寮佐于有美堂。侵夜月色如练，前望浙江，后顾西湖，沙河塘正出其下。陈公慨然，请贰车苏子瞻赋之，即席而就。（《本事集》）

诉衷情

送述古，迓元素。

钱塘风景古今奇，太守例能诗。先驱负弩何在，心已浙江西。

花尽后，叶飞时，雨凄凄。若为情绪，更问新官，向旧官啼。

◎（司马相如）持节使巴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汉书·司马相如传》）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君之才貌，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照。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照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照以合之，仍题诗曰：“照与人俱去，照归人不归。无复姮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得诗，悲泣不已。素诘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三人共宴，命公主作诗以自解。诗曰：“此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都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唐孟棨《本事诗》）

◆甲寅（**1074**）七月，杨绘（字元素）自应天来代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菩萨蛮

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

玉童西迓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萧瑟。不用许飞琼，瑶台空月明。

清香凝夜宴，借与韦郎看。莫便向姑苏，扁舟下五湖。

◎王诲字规父，熙宁六年以朝散大夫、司勋郎中知苏州。（《吴郡志》）

◎浮丘伯本嵩山道士，后得仙去。（《列仙传》）

◎西王母乘紫云之辇，履玄琼之舃。下辇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许飞琼鼓云和之簧。（《汉武帝内传》）

◎兵备森画戟，宴寝凝清香。（唐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

◆甲寅（**107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李东川有送人携妓赴任诗，此词又记杭妓往苏迓新守，是知唐宋时赴任迎任，皆有官妓为导之例。此风盖自元明已来，微论废绝，国朝且悬为厉禁，著之律条，并饮酒挟妓亦有罪已。古今风气之硕异如是。（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又

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

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断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

华堂堆烛泪，长笛吹新水。醉客各西东，应思陈孟公。

◎琵琶拨断相思调。（五代陶谷《春光好》）

◎陈遵字孟公，好客，每大宴，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后汉书·游侠传》）

◆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犹得以鳞鸿往返，觍不为异。苏子瞻“送杭妓往苏州迎新守”《菩萨蛮》词云云，《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云云。此亦足觇一时之风气矣。（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

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听《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

画堂新创近孤山。曲阑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年。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

◎乌窠禅师见秦望山有长松，枝叶繁茂，盘屈如盖，遂栖止其上。白居易出守兹郡，因入山礼谒。乃起竹阁于湖上，迎师居之。（《传灯录》）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夙惠》）

◎水天相与永。（唐杜甫《渼陂西南台》）

◆甲寅（**1074**）七月，与陈襄放舟湖上，宴于孤山竹阁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菩萨蛮西湖送述古

秋风湖上萧萧雨，使君欲去还留住。今日漫留君，明朝愁杀人。

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不用敛双蛾，路人啼更多。

◎令狐挺《题相思河》云：**“**只应自古征人泪，洒向空川作浪波。**”**（宋张师正《倦游录》）

◆甲寅（**1074**），送述古赴南都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清平乐送述古赴南都

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

秋原何处携壶，停骖访古踟蹰。双庙遗风尚在，漆园傲吏应无。

◎大中时，图（张）巡、（许）远、霁云像于凌烟阁。睢阳至今祠享，号双庙云。（《新唐书·忠义传》）

◎庄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甲寅（**1074**），送述古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南乡子送述古

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

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

◆甲寅（**1074**）七月，追送陈襄移守南都，别于临平舟中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歌子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方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聱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

◎化佛以三千大千世界，其众犹微尘，其数犹恒河沙。（《内典》）

◎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史记·封禅书》）

◎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讯今何如。”（唐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

◆甲寅（**1074**）八月十八日，江上观潮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泛金船流杯亭和杨元素

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相识。杯行到手休辞却，似轩冕相逼。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

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此去翱翔，遍上玉堂金阙。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

◎杯行到君莫停手。（唐韩愈《赠郑兵曹》）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序》）

◆甲寅（**1074**）九月，公以太常博士权知密州军州事，罢杭州通守任。杨绘饯别于中和堂，和韵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乡子

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

东武望馀杭，云海天涯两渺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

◎（羊）祜为荆州都督，卒，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晋书·羊祜传》）

◆甲寅（**1074**）九月，杨绘再饯别于湖上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和杨元素

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个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气，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论语·公冶长》）

又

梅花词，和杨元素。

寒雀满疏篱，争抱寒柯看玉蕤。忽见客来花下坐，惊飞，蹋散芳英落酒卮。

痛饮又能诗，坐客无毡醉不知。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

◎繁蕊风惊散，轻红鸟蹋翻。（唐王质《金谷园花发怀古》）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唐杜甫《赠郑虔》）

浣溪沙

自杭移密守，席上别杨元素，时重阳前一日。

缥缈危楼紫翠间，良辰乐事古难全。感时怀旧独凄然。

璧月琼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来岁与谁看。

◆甲寅（**1074**），答元素。（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又

《白雪》清词出坐间，爱君才器两俱全。异乡风景却依然。

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茱萸子细更重看。

◎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战国宋玉《对楚王问》）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唐杜甫《九日》）

南乡子

沈强辅雯上出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

裙带石榴红，却水殷勤解赠侬。应许逐鸡鸡莫怕，相逢，一点灵心必暗通。

何处遇良工，琢刻天真半欲空。愿作龙香双凤拨，轻拢，长在环儿白雪胸。

◎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线者，以盛米，置鸡群中，鸡欲往啄米，至则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为鱼，衔以入水，水常开，方三尺，可得气息水中耳。（《抱朴子·内篇·登涉》）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妃子（杨贵妃）琵琶，乃寺人白季贞使蜀还所进，用逻逤檀为之。木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弦乃末弥诃罗国所贡绿冰丝蚕也，光莹如贯瑟。（《杨妃外传》）

◎轻拢漫捻抹复挑。（唐白居易《琵琶行》）

◆此词题当分为二，以胡琴送元素还朝为第二题。集中《采桑子慢》题序：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云云。是胡琴为妓女可证。次阕过片所谓“粉泪怨离居”，即胡琴送元素之意。《定风波》送元素作，亦有“红粉尊前添懊恼”之句，可知胡琴为元素所眷已。朱云一赋胡琴，一送元素，误甚。至“犀丽玉”亦妓名，词中用典切，正可证托喻其人。本集中咏姬人名字并如

是例。此“作”字即结束前题，断无咏作胡琴之理。况以玉作胡琴，更与送元素无关。词中“良工”、“琢刻”云云，皆喻言丽玉之天真，故下有“愿作龙香双凤拨”之语，益足征命题之义。且集中谓某出妓或侍姬某，亦词人恒例，岂可泥于“琢刻”等字，即谓其切“作”字，不亦死于句下乎？集中《双荷叶》，本耘老侍儿小名，公即以为曲名，且词中以荷叶贴切，尤尽清妙之致。此犀丽玉并姓字亦曲曲写出，独何疑乎？（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又

旌旆满江湖，诏发楼船万舳舻。投笔将军因笑我，迂儒，帕首腰刀是丈夫。

粉泪怨离居，喜子垂窗报捷书。试问伏波三万语，何如，一斛明珠换绿珠。

◎舳，船后持柂处也。舻，船前头刺棹处也。言其船多，前后相衔，千里不绝也。（《汉书·武帝纪》“舳舻千里”注）

◎（班超）为人有志，不修细节。与母随兄固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汉书·班超传》）

◎岭南节度为大府，其馀四府亦各置帅，然大府帅或过其府，府帅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袴靴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帅入据馆，帅守若将趋拜，大府与之为让，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宾主见焉。（唐韩愈《送郑尚书序》）

◎蜘蛛集而百事喜，故俗以蜘蛛为喜子。（《西京杂记》）

◎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侧及女弟徵贰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馀城。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斩徵侧、徵贰，传首洛阳，峤南悉平。援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远界去庭千馀里，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后汉书·马援传》）

◎绿珠井在白水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传云，汲饮此井者，生女必多美丽。闾里有识者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填之。尔后虽时有产或端严，则七窍四肢多不完具。异哉！（唐刘恂《岭表异录》）

定风波送元素

今古风流阮步兵，平生游宦爱东平。千里远来还不住，归去，空留风韵照人清。

红粉尊前添懊恼，休道，如何留得许多情。记取明年花絮乱，看泛，西湖总是断肠声。

◎（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籍闻步兵营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阮籍传》）

减字木兰花

秘阁古《笑林》云：晋元帝生子，宴百官，赐束帛。殷羡谢曰："臣等无功受赏。"帝曰："此事岂容卿有功乎？"同舍每以为笑。余过吴兴，而李公择适生子三日会客，求歌辞。乃为作此戏之，举坐皆绝倒。

惟熊佳梦，释氏老君亲抱送。壮气横秋，未满三朝已食牛。

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坐。多谢无功，此事如何着得侬。

◎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诗经·小雅·斯干》）

◎虎豹之驹，虽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气。（《尸子》）

◎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尽是天上麒麟儿。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唐杜甫《徐卿二子歌》）

◎犀钱：即洗儿钱，以犀角为之者也。

◎腊月二十四日，市井迎傩，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乾淳岁时记》）

◆甲寅（**1074**）九月，访李常于湖州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河满子湖州寄南守冯当世

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

莫负花溪纵赏，何妨药市微行。试问当垆人在否，空教是处闻名。唱着子渊新曲，应须分外含情。

◎（司马）相如与临邛令王吉饮富人卓王孙家，相如酒酣弄琴，卓氏女文君新寡，窃从户窥，心悦而好之，乃夜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久之，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置一酒舍酤酒。令文君当垆，相如身着犊鼻裈，与佣保杂作，涤器于市。王孙耻之，诸公更谓王孙曰："司马长卿故倦游，虽贫而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孙不得已，分与僮仆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而为富人矣。（《汉书·司马相如传》）

◎汉王褒字子渊，蜀人。王襄为益州刺史，闻有俊才，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下传而上闻，宣帝召见，悦之，擢褒为谏大夫，使侍太子。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宋傅干《注坡词》）

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

天怜豪俊腰金晚，故教月向松江满。清景为淹留，从君都占秋。

身闲惟有酒，试问遨游首。帝梦已遥思，匆匆归去时。

◎有客言志，一愿为扬州刺史，一愿多赀财，一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殷芸小说》）

◎成都风俗，以遨游相尚。绮罗珠翠，杂沓衢巷，所集之地，行肆毕备，须得太守一往后方盛，土人因目太守为“遨头”云。

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

缑山仙子，高情云渺，不学痴牛騃女。凤箫声断月明中，举手谢时人欲去。

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

◎陈舜俞字令举，乌程人。博学强记，登进士，又举制科第一。熙宁中，知山阴县。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谪监南康军酒税，卒。苏轼为文哭之，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一统志·湖州府·人物》）

◎王子晋，周灵王太子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山，三十馀年。后来于山上告桓良曰：“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至日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而去。（《列仙传》）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痴牛与騃女，不肯勤农桑。徒劳含淫思，夕旦遥相望。（唐卢仝《月蚀》）

◎客槎：注见本卷《南歌子》“海上乘槎侣”。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三国魏王粲《赠蔡子笃》）

阮郎归

一年三过苏，最后赴密州，时有问这回来不来，其色凄然。太守王规父嘉之，令作此词。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尊长是开。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可见五百里。（《越绝书》）

◎咍，蚩笑也。（《说文解字》）

◎刘尚书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有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大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唐孟棨《本事诗》）

◆甲寅（**1074**）十月，至金阊，饮于王诲席上作。（清王文诰

《苏诗总案》）

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

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裛，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

◎阖闾城西，阊、胥二门。（《一统志·苏州府》）

◎翟公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汉书·郑当时传》）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唐杜甫《狂夫》）

菩萨蛮润州和元素

玉笙不受珠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遗恨几千秋，心留人不留。

他年京国酒，堕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

◎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晋书·桓温传》）

◎鲍生者，有妾二人，遇外弟韦生有良马，鲍出妾为酒劝韦。韦请以马换妾，鲍许以抱胡琴者，仍命歌以送韦酒。既而妾又歌以送鲍酒，歌曰：“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因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太平广记》卷三四九《韦鲍生妓》）

◎长安远：注见本卷《江城子》“翠蛾羞黛怯人看”。

◆甲寅（**1074**），和元素。（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减字木兰花

赠润守许仲涂，且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

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郑当时字庄，为汉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明旦，常恐不遍。（宋傅干《注坡词》）

◎（庾）峻子敳，字子嵩，为陈留相。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有重名，为搢绅所推，而聚敛积实，谈者讥之。时刘舆见任于越，人士多为所构，惟敳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于众坐中问于敳，而敳乃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曰："下官家有二千万，随公所取矣。"舆于是乃服。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晋书·庾峻传》）

◎高名动京师，天下皆籍籍。（唐李白《赠韦秘书子春》）

◎雪里高山头白早。（唐刘禹锡《苏州白舍人寄新诗有叹早白无儿之句因以赠之》）

◆甲寅（**107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作郡守，有宴会，座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牒东坡，坡索笔题《减字

木兰花》于牒后云云，暗用“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于句端也。一作润守许仲远。（宋孙宗鉴《东皋杂录》）

南歌子别润守许仲涂

欲执河梁手，还升月旦堂。酒阑人散月侵廊，北客明朝归去雁南翔。

窈窕高明玉，风流郑季庄。一时分散水云乡，惟有落花芳草断人肠。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汉李陵《与苏武三首》）

◎（许）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

◎高明玉，莹也。郑季庄，容也。高莹、郑容，皆南徐之名妓。（宋傅干《注坡词》）

采桑子

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也。甲寅仲冬，余同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饮阑，巨源请于余曰：“残霞晚照，非奇才不尽。”余作此词。

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事回头一笑空。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多景楼在今江苏北固山甘露寺内，北面大江，颇据形势。始建于宋郡守陈天麟，即唐临江亭故址。（《清一统志》）

◎尊酒相逢十载前，君为壮夫我少年。（唐韩愈《赠郑兵曹》）

◆甲寅（**1074**），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润州甘露寺多景楼，天下之殊景。甲寅仲冬，苏子瞻、孙巨源、王正仲参会于此，有胡琴者姿色尤好。三公皆一时英秀，景之秀，妓之妙，真为希遇。饮阑，巨源请于子瞻曰：**“**残霞晚照，非奇才不尽。**”**子瞻作此词。（《本事集》）

更漏子送孙巨源

水涵空，山照市，西汉二疏乡里。新白发，旧黄金，故人恩义深。

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

◎疏广、疏受，东海人。广为太子太傅，受为少傅。并乞骸骨归乡里，宣帝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广既归乡里，日与故旧宾客相与饮乐。问其家金馀有几所，趣卖以共具，曰：**“**此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于是乡党族人悦服焉。（《汉书·疏广传》）

◎客槎：注见本卷《南歌子》**“**海上乘槎侣**”**。

◆甲寅（**1074**）十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唐白居易《琵琶行》）

◎丁令威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华表柱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搜神后记》）

◆甲寅（**1074**），离京口，呈元素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浣溪沙

赠陈海州。陈尝为眉令，有声。

长记鸣琴子贱堂，朱颜绿发映垂杨。如今秋鬓数茎霜。

聚散交游如梦寐，升沉闲事莫思量。仲卿终不忘桐乡。

◎子贱宰单父，鸣琴而治。巫马期亦宰单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说苑·政理》）

◎朱邑字仲卿，庐江舒人。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后官至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然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至今不绝。（《汉书·循吏传》）

沁园春

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唐温庭筠《商山早行》）

◎秋河曙耿耿。（南朝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府同僚》）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漙”通“团”。）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抗子。少有异才，文章冠世。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年十六，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晋书·陆机传》）

◎伊尹曰：“吾安能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孟子·万章上》）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且斗尊前见在身。（唐牛僧孺《席上赠刘梦得》）

◆甲寅（**1074**）十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公时由海州赴密，不复绕道至齐一视子由，故其词如此耳。（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绛人孙安常注坡词，参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无虑数十百处，坡词遂为完本，不可谓无功。然尚有可论者，如“古岸开青葑”《南柯子》以末后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犹为未尽，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而小说家又以神宗之言实之，云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复收之集中。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又前人诗文有一句或一二字异同，盖传写之久，不无讹谬，或是落笔之后，随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别本为是，是亦好奇尚异之蔽也。就孙集录取七十五首，遇语句两出者，择而从之。自馀“玉龟山”一篇，予谓非东坡不能作，孙以为古词，删去之，当自别有所据。姑存卷末，以候更考。（元元好问《遗山文集·东坡乐府集选引》）

永遇乐

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

长忆别时，景疏楼上，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

今朝有客，来从濉上，能道使君深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鲍照《月》）

◎西垣：中书省。

◆甲寅（**1074**），海州寄巨源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减字木兰花

空床响琢，花上春禽冰上雹。醉梦尊前，惊起湖风入坐寒。

《转关》《镬索》，春水流弦霜入拨。月堕更阑，更请宫高奏独弹。

◎正之云，《转关六么》、《濩索梁州》、《历弦薄媚》、《醉吟商胡渭州》，此四曲承平时专入琵琶，今不复有能传者。（宋范成大《复作韵记昨日坐中剧谈及赵家琵琶之妙呈王正之提刑二绝》自注）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流泉水下滩。（唐白居易《琵琶行》）

蝶恋花密州上元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正月十五日为上元。（《白氏六帖》）

◎暗尘随马去。（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乙卯（**1075**）正月十五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江城子

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注谓公悼亡之作，考通义君卒于治平二年（**1065**）乙巳，至是熙宁八月乙卯（**1075**），正十年也。本集《亡妻王氏墓志铭》：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赵郡苏轼之妻卒于京师。其明年六月壬子，葬于眉之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雨中花慢

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开，遂不获一赏。至九月，忽开千叶一朵，雨中特为置酒，遂作。

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轻飏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留连。

清明过了，残红无处，对此泪洒尊前。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馀妍。不如留取，十分春态，付与明年。

◎明皇内殿赏牡丹，问侍臣牡丹诗谁为首。奏云，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李浚《松窗杂录》）

◆乙卯（**1075**）九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冯）唐事文帝，帝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唐对曰：“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壹杀牛，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尝一入，尚帅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繇此言之，陛下虽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汉书·冯唐传》）

◎举长矢兮射天狼。（《楚辞·九歌·东君》）

◆乙卯（**1075**）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水龙吟赠赵晦之吹笛侍儿

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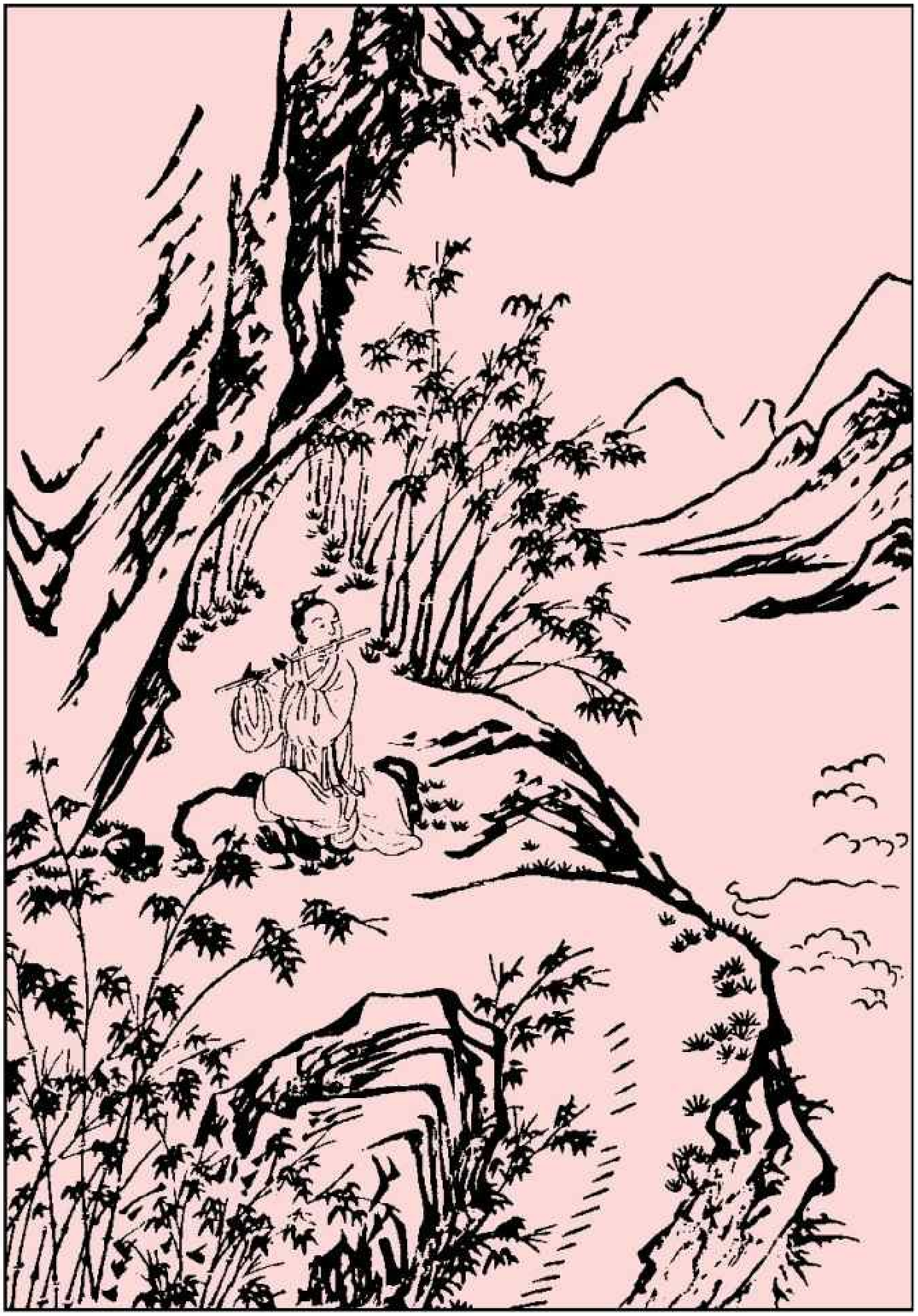
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绮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为使君洗尽，蛮风瘴雨，作《霜天晓》。

◎（蔡）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后汉书》注引张骘《文士传》）

◎桓伊：注见本卷《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

◎绿珠：石崇家妓名也。素善吹笛。另参见本卷《南乡子》“旌旆满江湖”注。

◎《梁州》，乃开元间西凉州所献之曲也。其词则贵妃为之。天宝初，罗公远侍明皇中秋宴，公远奏曰：“陛下能从臣月宫游乎？”命取桂枝杖，向空掷之为大桥，色如白金。上同行数十里，至大城阙，公远曰：“此月宫也。”仙女数百，素衣飘然，舞于广庭中。上问：“此为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上密记其声节，及回，即喻伶人象其音调，制为《霓裳羽衣》之曲。初遍者，今乐府诸大曲，凡数十解，于攧前则有排遍，攧后则有延遍。此谓之初遍，岂非排遍之首谓乎？（《杨妃外传》）



《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词意图

◆乙卯（**1075**）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东坡《水龙吟》咏笛词，传有八字谥：“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此笛之质也；“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玉肌匀绕”，此笛之状也；“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此笛之时也；“自中郎不见，将军去后，知孤负，秋多少”，此笛之事也；“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此笛之人也；“绮窗学弄，《凉州》初试，《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此笛之音也；“为使君洗尽，蛮烟瘴雨，作《霜天晓》”，此笛之功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五音已用其四，唯少一“角”字。末句作“《霜天晓》”，歇后一“角”字。（宋张端义《贵耳录》）

◆东坡词如《水龙吟》咏杨花、咏闻笛，又如《过秦楼》、《洞仙歌》、《卜算子》等作，皆清丽舒徐，高出人表。（宋张炎《词源》）

◆岭南太守闾丘公显致仕，居姑苏，东坡每过必留连。坡尝言，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其重之如此。一日，出其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龙吟》赠之，“楚山修竹如云”是也。词见《草堂诗馀》，而不知其事，故著之。（明杨慎《词品》卷三）

◆二百馀字，堪与马融《长笛赋》抗衡。（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非无字面芜累处，然丰骨毕竟超凡。玉田云“清丽舒徐”，未敢轻议也。（清先著、程洪《词洁》）

◆愚溪云：“笛制，取良竿，首存一节，节间留纤枝，剪而束之，节以下当膺处则微张，全体皆须白净。”此词上阕“龙须”三句形容尽

致，“木落”三句咏笛而兼状景物，中郎桓伊，更悠然怀友，可谓句意并到。结句一奏霜天之曲，瘴雨蛮风，一时尽扫，见笛韵之高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减字木兰花

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

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搢绅。

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

◎苏秦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

◆乙卯（**1075**）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蝶恋花

微雪，客有善吹笛击鼓者，方醉中，有人送《苦寒诗》求和，遂以此答之。

帘外东风交雨霰。帘里佳人，笑语如莺燕。深惜今年正月暖，灯光酒色摇金盏。

掺鼓《渔阳》挝未遍。舞褪琼钗，汗湿香罗软。今夜何人吟古怨，清诗未了冰生砚。

◎曹操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史过者，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衡方为渔阳掺挝，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后汉书·祢衡传》）

◆丙辰（**1076**）春夜，文勋席上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满江红

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

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君遇时来纡组绶，我应老去寻泉石。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

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

◎袖中有短诗，愿寄双飞燕。（南朝江淹《杂体诗》）

殢人娇戏邦直

别驾来时，灯火荧煌无数。向青琐、隙中偷觑，元来便是，共彩鸾仙侣。方见了、管须低声说与。

百子流苏，千枝宝炬，人间有、洞房烟雾。春来何事，故抛人别处。坐望断、楼中远山归路。

◎大和末，有书生文箫游锺陵，因中秋许仙君上升日，吴、蜀、楚、越士女骈集，生亦往焉。忽遇一姝，风韵出尘，吟诗曰：“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彩鸾。自有绣襦并甲帐，琼台不怕雪霜寒。”生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俦侣也。”夜四鼓，姝与三四辈独秉烛登山，生潜蹑其后。姝觉，回首曰：“岂非文箫耶？”至绝顶，乃知其为女仙矣。彩鸾与生有夙契，遂同归锺陵，仅十载。后至会昌间，遂入越王山，各乘一虎，登仙而去。（《传奇集》）

望江南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新火：《周官》以季春出火，则寒食后乃其时尔，故曰“新火”。

又

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纻罗轻，酣咏乐升平。

微雨过，何处不催耕。百舌无言桃李尽，柘林深处鹁鸪鸣，春色属芜菁。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晋武帝问尚书挚虞曰：“三月曲水，其义何？”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招携至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帝曰：“若所谈非好事。”尚书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说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南朝吴均《续齐谐记》）

◎蕉叶：杯名。

满江红

东武会流杯亭，上巳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其下有堤，壅邦淇水入城。

东武南城，新堤就、邦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三月三日，都人并出水渚，为流杯曲水之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另参见本卷《望江南》**“**春已老**”**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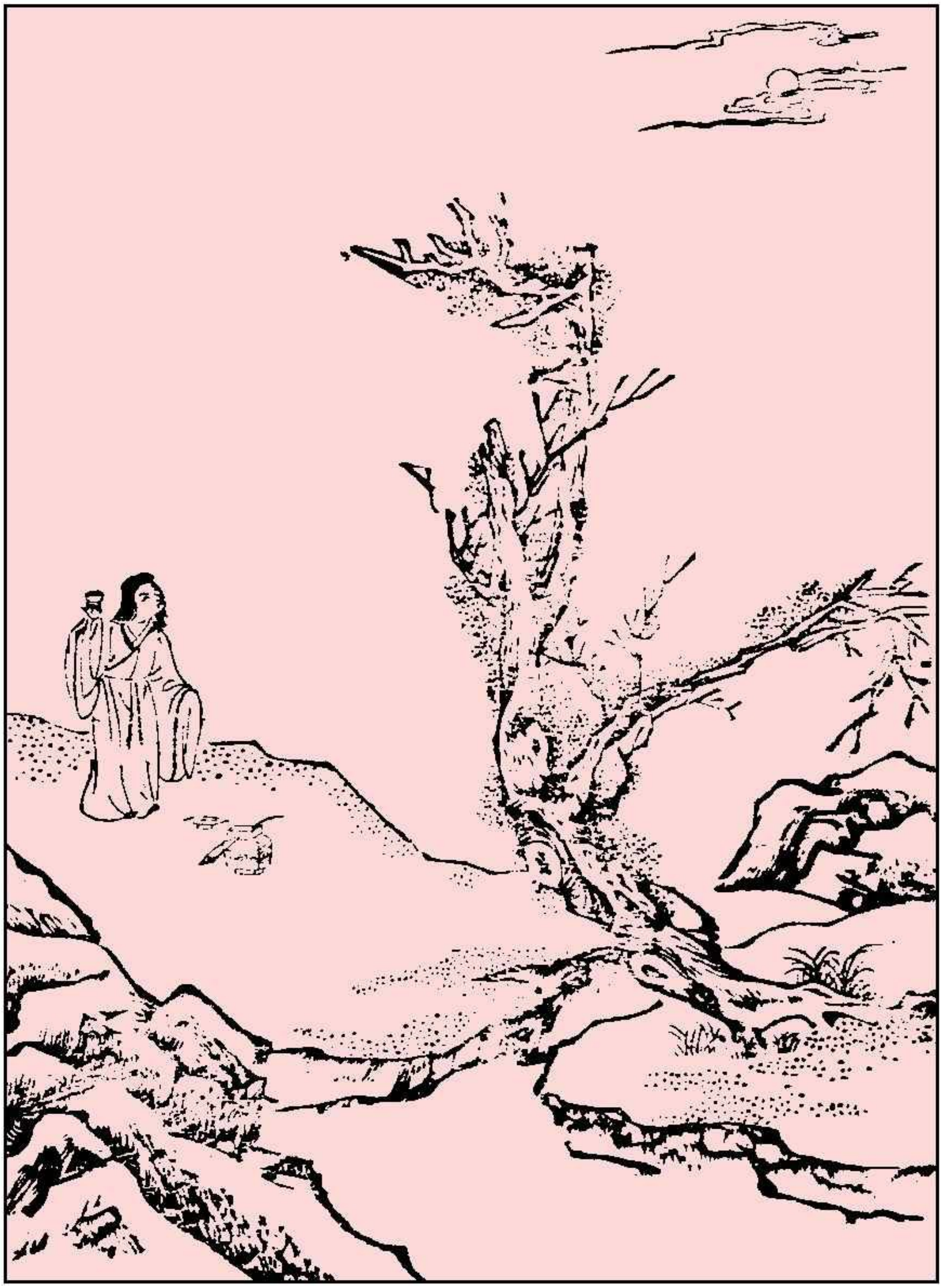
◆丙辰（**1076**）上巳日，流觞于南禅小亭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意图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唐李白《把酒问月》）

◎八月十五夜，叶静能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静能出丹二粒进，上服之，乃止。（唐

郑处诲《明皇杂录》）

◆此词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宋张炎《词源》）

◆“人有”三句，大开大阖之笔，他人所不能。（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发端从太白仙心脱化，顿成奇逸之笔。湘绮诵此词，以为此全字韵，可当三语掾，自来未经人道。（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苏轼于中秋夜宿金山寺，作《水调歌头》寄子由云云。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即量移汝州。（《坡仙集外纪》）

◆歌者袁绹，乃天宝之李龟年也，宣和间供奉九重。尝为吾言：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澒涌，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山顶之妙高台，命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宋蔡絛《铁围山丛谈》）

画堂春寄子由

柳花飞处麦摇波，晚湖净，鉴新磨。小舟飞棹去如梭，齐唱采菱歌。

平野水云溶漾，小楼风日晴和。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

江城子

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

◎马耳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北朝郦道元《水经注》）

◎子瞻守高密，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以告辙曰：“将何以名之？”辙曰：“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试以‘超然’名之，可乎？”乃为之赋云云。（宋苏辙《超然台赋叙》）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剌鸣。（唐杜甫《漫成一绝》）

◆丙辰（**1076**）十月，晚登超然台望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东武雪中送客

相从不觉又初寒。对尊前，惜流年。风紧离亭，冰结泪珠圆。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去，少清欢。

转头山上转头看。路漫漫，玉花翻。云海光宽，何处是超然。知道故人想念否，携翠袖，倚朱阑。

◎转头山在诸城县南四十里。（《一统志·青州府》）

◆丙辰（**1076**）十二月，东武雪中送章传道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南乡子席上劝李公择酒

不到谢公台，明月清风好在哉。旧日髯孙何处去，重来，短李风流更上才。

秋色渐摧颓，满院黄英映酒杯。看取桃花春二月，争开，尽是刘郎去后栽。

◎张辽问吴降人：“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是谁？”答曰：“是孙会稽仲谋也。”（《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

◎短李：唐李绅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

◎刘郎：注见本卷《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

◆丁巳（**1077**），过齐，时公择守齐，席上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阳关曲答李公择

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霅溪在府治南，即诸水所汇也。（《一统志·湖州府》）

◎断肠声里唱《阳关》。（唐李商隐《赠歌妓二首》）

◆是阕第三句第五字，以入声为协律，盖昉于“劝君更尽一杯酒”也。（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蝶恋花暮春别李公择

簌簌无风花自堕。寂寞园林，柳老樱桃过。落日有情还照坐，山青一点横云破。

路尽河回人转柁。系缆渔村，月暗孤灯火。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

◆丁巳（**1077**）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殢人娇小王都尉席上赠侍人

满院桃花，尽是刘郎未见。于中更、一枝纤软。仙家日月，笑人间春晚。浓睡起、惊飞乱红千片。

密意难传，羞容易变。平白地、为伊肠断。问君终日，怎安排心眼？须信道、司空自来见惯。

◎刘郎：见本卷《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注。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𩬊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

◆丁巳（**1077**）二月，告下，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徙知徐州军州事。三月二日寒食，与王诜饮于四照亭上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洞仙歌

江南腊尽，早梅花开后。分付新春与垂柳。细腰肢、自有入格风流，仍更是，骨体清英雅秀。

永丰坊那畔，尽日无人，谁见金丝弄晴昼。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

◎隔户垂杨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白尚书曾赋诗，传入乐府，流遍京都。近有诏旨，取两枝植于禁苑，乃知一顾增十倍之价，非虚语也。（唐白居易《河南卢贞和乐天诗序》）

阳关曲中秋作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不字律，妙句天成。（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水调歌头

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百馀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谢）安字安石，少有重名，栖迟东土，放情丘壑。安妻，刘惔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万黜废，安始有仕进志，时年已四十馀矣。（《晋书·谢安传》）

◎谢安尝谓（王）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晋书·王羲之传》）

◎（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宜旋旆。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怅然谓所亲曰："吾病殆不起乎！"（《晋书·谢安传》）

◎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物之傥来寄也。

（《庄子·缮性》）

◎（顾荣）谓张翰曰：“惟酒可以忘忧，但无如作病何耳。”（《晋书·顾荣传》）

◎陈登字元龙。许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未除。”刘备（字玄德）谓汜曰：“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主客之意，久不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天下大乱，望君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如小人，欲卧百尺楼，而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三国志·魏书·陈登传》）

◆丁巳（**1077**），子由过中秋而别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浣溪沙

赠闾丘朝议，时还徐州。

一别姑苏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画帘重见水中仙。

霜鬓不须催我老，杏丹依旧驻君颜。夜阑相对梦魂间。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郑生晨出，渡洛桥，遇艳丽，载而与俱，号曰泛人。居岁满，无以久留，生持泣留之不能，竟去。后十馀年，生之兄为岳州刺史，上巳日与家徒登岳阳楼，望岳渚，张乐宴酣。生愁思，吟诗曰：**“**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舻浮漾而来，中有彩楼，高百尺，其上施帷帐栏笼，画饰帏褰。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霞，裾袖皆广尺。中有一人起舞，含颦怨望，形类泛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未舒，非同归兮焉如。**”**舞毕，敛袖翔然，凝望楼中。纵观方临槛，须臾风涛崩怒，遂迷所往。（《湘中怨》）

◎董奉居庐山，为人治病，重者种杏五株，轻者种一株，号董仙杏林。（《神仙传》）

◆丁巳（**1077**）八月，闾丘公显过彭城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临江仙送李公恕

自古相从休务日，何妨低唱微吟。天垂云重作春阴。坐中人半醉，帘外雪将深。

闻道分司狂御史，紫云无路追寻。凄风寒雨更骎骎。问囚长损气，见鹤忽惊心。

◎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馀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殊闲逸，傍若无人。（唐孟棨《本事诗·高逸》）

◎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北朝庾信《小园赋》）

浣溪沙

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潭在城东二十里，常与泗水增减，清浊相应。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

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来说与采桑姑。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古乐府）

◎盱者，睢盱。睢盱者，喜悦之貌。（《易·豫》：“六三，盱豫，悔。迟，有悔。”孔颖达疏）

又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

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又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肌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檾高四五尺，或六七尺，叶似苎而薄，实如大麻子。今人绩为布。（《尔雅翼》）

◎莎鸡以六月振羽作声，连夜札札不止，其声如纺丝之声，故一名梭鸡，一名络纬。今俗人谓之络丝娘。（《尔雅翼》）

◎杖藜从白首。（唐杜甫《屏迹三首》）

◎“小麦青青大麦枯”。则青者已足捋，而枯者可为麨矣。（《汉书》）

又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又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

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使君元是此中人。

◆戊午（**1078**）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又徐州藏春阁园中

惭愧今年二麦丰，千歧细浪舞晴空。化工馀力染夭红。

归去山公应倒载，阑街拍手笑儿童。甚时名作锦熏笼。

◎瑞香一名锦熏笼，一名锦被堆。（清高士奇《天禄识馀》）

◆戊午（**1078**），藏春阁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又

缥缈红妆照浅溪，薄云疏雨不成泥。送君何处古台西。

废沼夜来秋水满，茂林深处晚莺啼。行人肠断草凄迷。

◆戊午（**1078**），送颜、梁，作《浣溪沙》。（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永遇乐

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燕子楼：张建封镇武宁，盼盼乃徐府奇色，公纳之于燕子楼，三日乐不息。后别为新燕子楼，独安盼盼，以宠嬖焉。暨公薨，盼盼感激深恩，誓不他适。后往往不食，遂卒。

◎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淮、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佐欢。予因赠诗，落句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唐白居易《和燕子楼诗序》）

◎紞：击鼓声。

◎天畔登楼眼，随春入故园。（唐杜甫《春日梓州登楼二首》）

◎黄楼在铜山县城东门，宋郡守苏轼建。（《一统志》）

◆戊午（**1078**）十月，梦登燕子楼，翼日往寻其地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公以“燕子楼空”三句语秦淮海，殆以示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也。余尝深味是言，若发奥悟。昨赋吴小城观梅《水龙吟》，有句云：“对此茫茫，何曾西子，能倾一顾。又水漂花出，无人见也，回阑绕，空怀古。”自信得清空之致，即从此词悟得法门。以视旧咏吴小城词，竟有仙凡之别。（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东坡守徐州，作燕子楼乐章，方具稿，人未知之。一日，忽哄传于城中，东坡讶焉。诘其所从来，乃谓发端于逻卒。东坡召而问之，对曰：“某稍知音律，尝夜宿张建封庙，闻有歌声，细听乃此词也，记而传之，初不知何谓。”东坡笑而遣之。（宋曾敏行《独醒杂志》）

千秋岁徐州重阳作

浅霜侵绿，发少仍新沐。冠直缝，巾横幅。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金菊。秋露重，真珠满袖沾馀馥。

坐上人如玉，花映花奴肉。蜂蝶乱，飞相逐。明年人纵健，此会应难复。须细看，晚来明月和银烛。

◎汉末王公名士好服幅巾，盖裂取幅缣而横着之也。（《晋书·舆服志》）

◎花奴，汝阳王琎小字也。善羯鼓，明皇极钟爱焉，尝曰：“花奴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堕也。”（《羯鼓录》）

◎红颜白面花映肉。（唐杜甫《暮秋忆枉裴道州手札》）

◎明年人纵健：注见本卷《浣溪沙》“白雪清词出坐间”。

◆戊午（**1078**）九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阳关曲赠张继愿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

◎神龙三年，张仁愿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南寇之路。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馀里。北拓地三百馀里，置烽堆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旧唐书·张仁愿传》）

◎紫髯郎：注见本卷《南乡子》**“**不到谢公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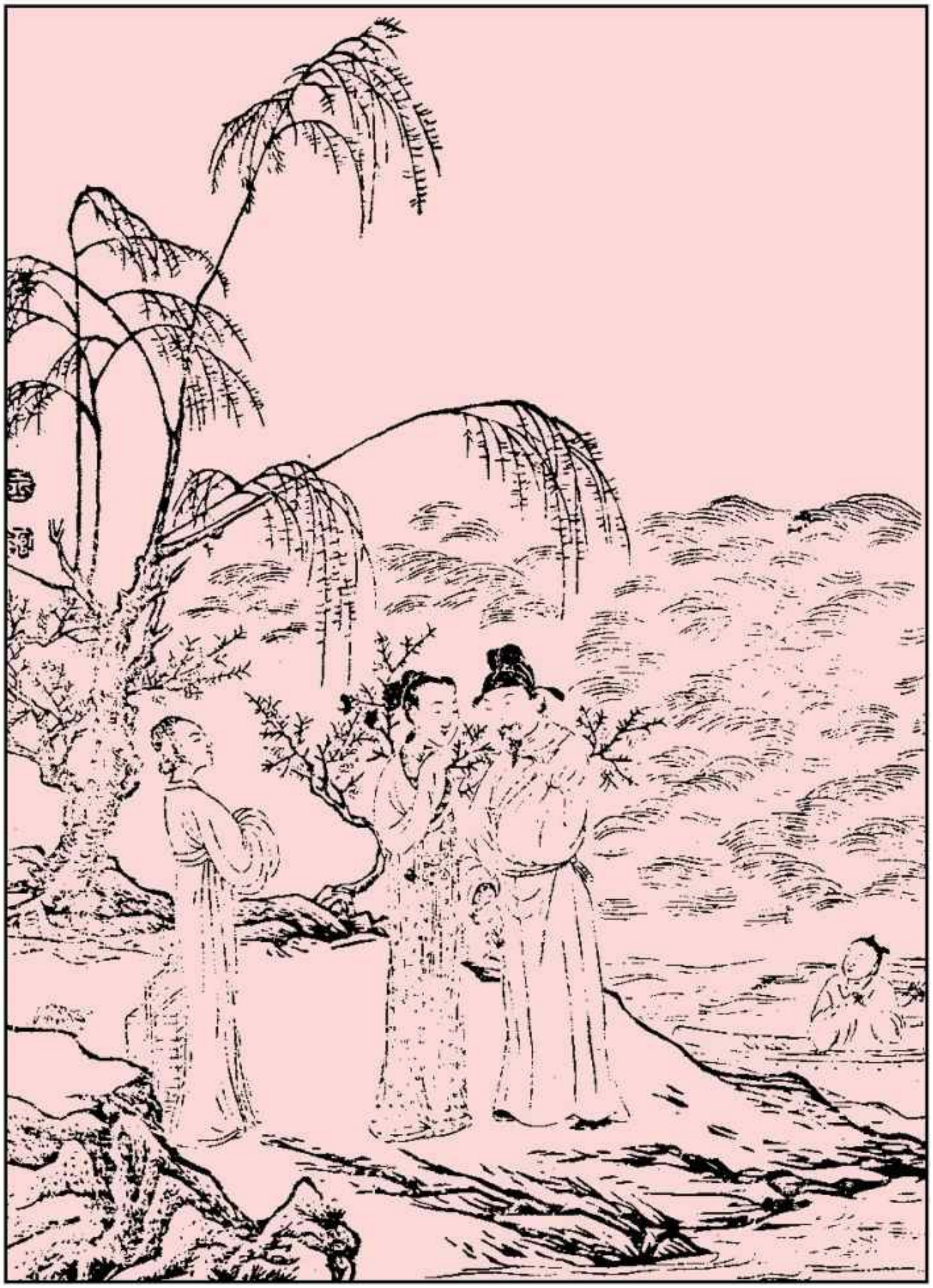
◎戏马台在彭城县南三里。（《太平寰宇记》）

◆戊午（**1078**）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馀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



《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词意图

◆己未（**1079**）三月，告下，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留别田叔通、寇元弼、石坦夫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减字木兰花彭门留别

玉觞无味，中有佳人千点泪。学道忘忧，一念还成不自由。

如今未见，归去东园花似霰。一语相开，匹似当初本不来。

◎君子游道，乐以忘忧。（《汉书·杨恽传》）

西江月平山堂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平山堂：欧阳文忠公守扬州，于僧舍建平山堂，颇得观览之胜。《舆地纪胜》：在大明寺侧。负堂而望，江南诸山拱列檐下，故名，为士女游观之所。

◎二十瞬为一弹指。（《吕氏春秋》）

◎老仙翁：谓欧阳修。

◎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唐白居易《自咏》）

◆己未（**1079**）四月，同张大亨游平山堂。公倅杭、赴密、守湖，三过扬。熙宁辛亥，见欧阳公（修）于汝阴，至是元丰己未（**1079**），凡九年。词云“十年”，举成数也。（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歌子湖州作

山雨萧萧过，溪风浏浏清。小园幽榭枕蘋汀，门外月华如水彩舟横。

苕岸霜花尽，江湖雪阵平。两山遥指海门青，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

◎苕溪在安吉县西南七十五里，北流径长兴县东四十五里，乌程县南五十步。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曰苕溪。（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己未（**1079**）五月十三日，钱氏园送刘撝赴馀姚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送行甫赴馀姚

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乱山深处过清明，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

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唐刘禹锡《竹枝》）

◎彩绳花板：秋千戏也。

◎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唐杜牧《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雪溪馆因题长句四韵》）

又

雨暗初疑夜，风回便报晴。淡云斜照着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

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

◎明日早花应更好，心期同醉卯时杯。（唐白居易《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

◎唐长庆中，有裴航秀才下第游襄汉，与樊夫人同舟。樊赠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岖上玉京。”后经蓝桥驿，道渴，求浆，见女子云英，愿纳厚礼娶之。访得玉杵臼，更为捣药百日。仙姬迎航往一大第就礼，遂遣航将妻入玉峰洞中，饵绛雪琼英之丹，神化自在，超为上仙。（唐裴硎《传奇》）

又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鼓报天明，梦里栩然胡蝶一身轻。

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

◎睡美不闻钟鼓传。（唐杜甫《偪侧行赠毕曜》）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老去才虽尽，愁来兴甚长。（唐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向蜀还秦计未成。（唐郑谷《兴州江馆》）

◎求田问舍：注见本卷《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双荷叶

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

双溪月，清光偏照双荷叶。双荷叶。红心未偶，绿衣偷结。

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烟鬟未上，玉杯微缺。

◎双溪：谓苕、雪二溪。

◎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吴猛将弟子登山，见一老公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与猛，猛遍与弟子饮之。（《述异记》）

◆己未（**1079**）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渔家傲七夕

皎皎牵牛河汉女，盈盈临水无由语。望断碧云空日暮。无寻处，梦回芳草生春浦。

鸟散馀花纷似雨，汀洲蘋老香风度。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休上人怨别》）

◎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南朝谢朓《游东田》）

◎照之有馀辉，揽之不盈手。（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临江仙

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其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曰静安居士，作此词赠之。

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

◎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唐李白《对酒》）

◎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唐僧可士《送僧》）

◎繁英飞面旋，艳舞起翩跹。（宋曾巩《亳州雪》）

◎七月七日夜，帝于寻真台见王母乘紫云辇来。（《汉武外传》）

◆己未（**1079**）八月，送御史台根勘。十二月，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庚申（**1080**）正月，赠故人陈慥季常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词句亦飘飘欲仙。（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东坡云：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庵居士，作

《临江仙》赠之云云。龙丘子即陈季常也。《西清诗话》云：季常自以为饱禅学，妻柳，颇悍忌，季常畏之，故东坡因诗戏之，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观此，则知季常载二侍女以远游，及暮年甘于枯寂，盖有所制而然，亦可悯笑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西江月黄州中秋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庚申（**1080**）八月十五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古今词话》：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云云。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苕溪渔隐曰：《聚兰集》载此词，注曰**“**寄子由**”**，故后句云：**“**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凉北望。**”**则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疑是在钱唐作，时子由为睢阳幕客。若《词话》所云，则非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定风波

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有双拒霜独向君猷而开，坐客喜笑，以为非使君莫可当此花，故作是篇。

两两轻红半晕腮，依依独为使君回。若道使君无此意，何为，双花不向别人开？

但看低昂烟雨里，不已，劝君休诉十分杯。更问尊前狂副使，来岁，花开时节与谁来？

◎芙蓉一名拒霜，艳如荷花。八九月始开，故名拒霜。（《本草》）

◆庚申（**1080**），孟亨之置酒西风亭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少年游

黄之侨人郭氏，每岁正月迎紫姑神，以箕为腹，箸为口，画灰盘中为诗，敏捷立成。余往观之，神请余作《少年游》，乃以此戏之。

玉肌铅粉傲秋霜，准拟凤呼凰。伶伦不见，清香未吐，且糠粃吹扬。

到处成双君独只，空无数、烂文章。一点香檀，谁能借箸，无复似张良。

◎世有紫姑神，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迎之。（南朝刘敬叔《异苑》）

◎郦食其劝汉王（刘邦）立六国后，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挠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于子房，曰："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史记·留侯世家》）

又端午赠黄守徐君猷

银塘朱槛曲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

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五月五，蓄兰沐浴。（《大戴礼记·夏小正》）

◎端午，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辟瘟气。（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辛酉（**1081**）五月五日，过徐大受饮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浣溪沙

十二月二日雨后微雪，太守徐君猷携酒见过，坐上作《浣溪沙》三首。明日酒醒，雪大作，又作二首。

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临皋烟景世间无。

雨脚半收檐断线，雪床初下瓦跳珠。归来冰颗乱黏须。

◎入风衣暂敛，随车盖转轻。作叶还依树，为楼欲近城。（陈蔡凝《春云》）

又

醉梦昏昏晓未苏，门前轣辘使君车。扶头一盏怎生无？

废圃寒蔬挑翠羽，小槽春酒滴真珠。清香细细嚼梅须。

◎一榼扶头酒，泓澄泻玉壶。十分蘸甲酌，潋滟满银盂。（唐白居易《早饮湖州酒寄崔使君》）

◎琉璃钟，琥珀秾，小槽酒滴真珠浓。（唐李贺《将进酒》）

又

雪里餐毡例姓苏，使君载酒为回车。天寒酒色转头无。

荐士已闻飞鹗表，报恩应不用蛇珠。醉中还许揽桓须。

◎（苏）武使匈奴，胁使降，武不可。匈奴乃幽武，置大窖中，绝其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汉书·苏武传》）

◎鸷鸟累百，不如一鹗。（汉孔融《荐祢衡表》）

◎隋侯见大蛇伤断，以药傅而涂之。后蛇于夜中衔大珠以报之，因曰隋侯之珠。（《淮南子》高诱注）

◎谢安女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蓄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迕，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于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晋书·桓伊传》）

◆辛酉（**1081**），微雪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又

半夜银山上积苏，朝来九陌带随车。涛江烟渚一时无。

空腹有诗衣有结，湿薪如桂米如珠。冻吟谁伴捻髭须。

◎穆王游化人之宫，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王俯而视之，其宫榭若累瑰积苏焉。（《列子·周穆王》）

◎随车翻缟带，逐马散银杯。（唐韩愈《咏雪赠张籍》）

◎董京能诗，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丐于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晋书·隐逸传》）

◎苏秦谓楚王曰：“楚国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战国策·楚策》）

又

万顷风涛不记苏，雪晴江上麦千车。但令人饱我愁无。

翠袖倚风萦柳絮，绛唇得酒烂樱珠。尊前呵手镊霜须。

◎翠袖低徊真蹀躞，朱唇得酒假樱桃。（唐方干《赠美人四首》）

◆辛酉（**1081**）大雪，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江城子

大雪，有怀朱康叔使君，亦知使君之念我也，作此以寄之。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

使君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白鸟窥鱼网，青帘认酒家。（唐郑谷《旅寓洛南村舍》）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诗经·小雅·湛露》）

◎帝语至中夜，赐浩缥醪酒十斛，水晶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味也。**”**（《北史·崔浩传》）

◆辛酉（**1081**）十二月，雪中有怀朱寿昌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江带岷峨雪，川横山峡流。（唐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江表传》：《江表传》载江左吴时事，多见汉末群雄角逐之义，《三国志》每引以为证也。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辩，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喜，敕门者有客便通，待之极晏。衡乃着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棰地大骂。吏白：“外有狂生，坐于营门，言语悖逆，请收案罪。”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鼠雀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宾礼之。后复侮慢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与之。祖亦善待焉。衡为作书记，轻重疏密，各得体宜。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后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百将出，欲加棰，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后汉书·文苑传》）

◎鹦鹉洲：祢衡死，埋于沙洲之上，后人因号其洲曰鹦鹉洲，以

衡尝为《鹦鹉赋》故也。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崔灏《黄鹤楼》）

◎鹦鹉洲在江夏县西南二里。（《一统志》）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唐孟棨《本事诗·高逸》）

苏轼词集卷二

水龙吟

闾丘大夫孝终公显尝守黄州，作栖霞楼，为郡中绝胜。元丰五年，余谪居黄，正月十七日，梦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楼中歌乐杂作，舟中人言公显方会客也。觉而异之，乃作此曲，盖越调《鼓笛慢》。公显时已致仕，在苏州。

小舟横截春江，卧看翠壁红楼起。云间笑语，使君高会，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艳歌馀响，绕云萦水。念故人老大，风流未减，空回首，烟波里。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料多情梦里，端来见我，也参差是。

◎《水龙吟》，姜夔词注无射商，俗名越调。吕渭老词名《鼓笛慢》。（《钦定词谱》）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列子·汤问》）

◎五湖三句：注见卷一《菩萨蛮》“玉童西迓浮丘伯”。

◆壬戌（**1082**）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突兀而起，仙乎，仙乎！“翠壁”句，奇崭不露雕琢痕。上阕全

写梦境，空灵中杂以凄丽。过片始言情，有沧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云梦”二句，妙能写闲中情景。煞拍不说梦，偏说梦来见我，正是词笔高浑不犹人处。读东坡先生词，于气韵格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匪可以词家目之，亦不得不目为词家。世每谓其以诗入词，岂知言哉？董文敏论画曰：同能不如独诣。吾于坡仙词亦云。（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江城子

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

◎吾其寄馀龄。（唐韩愈《过南阳》）

◆壬戌（**1082**）二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登山临水，啸咏自若。（《晋书·阮籍传》）

◆壬戌（**1082**），相田至沙湖，道中遇雨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浣溪沙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淮南蕲春郡，领县四。其一蕲水，在州西北，本汉蕲春县地，唐武德四年，改曰兰溪，天宝中，改蕲水。（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古诗》）

◎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唐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

◆壬戌（**1082**）三月，与庞医游清泉寺，饮王羲之洗笔泉，徜徉兰溪之上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西江月

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语桥柱上。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攲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王济善解马性，常乘一马，着连干障泥，前有一水，终不肯渡。济曰：“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当时谓济有马癖。（《晋书·王济传》）

◆壬戌（**1082**）三月作。（《苏轼年谱》）

满江红

董毅夫名钺，自梓漕得罪，罢官东川。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怪其丰暇自得，余问之，曰：“吾再娶柳氏，三日而去官。吾固不戚戚，而忧柳氏不能忘怀于进退也。已而欣然，同忧患若处富贵，吾是以益安焉。”命其侍儿歌其所作《满江红》。嗟叹之不足，乃次其韵。

忧喜相寻，风雨过、一江春绿。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何似伯鸾携德耀，箪瓢未足清欢足。渐粲然、光彩照阶庭，生兰玉。

幽梦里，传心曲。肠断处，凭他续。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君不见《周南》歌《汉广》，天教夫子休乔木。便相将、左手抱琴书，云间宿。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邻里势家慕其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及嫁，始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矣。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尔。今又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肃宗闻而非之，求鸿不得。乃易姓

名，遂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后汉书·逸民传》）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谢）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家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大悦。（《晋书·谢安传》）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经·周南·汉广》）

◎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斯言。（唐白居易《庐山草堂记》）

◆壬戌（**1082**）三月，和董钺。（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奇语也。文君婿犹虞姬婿云。今刻本者不知有自，改"文君细知否"，可笑耳。（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哨遍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余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乘流则逝兮，遇坎则止。（汉贾谊《鵩鸟赋》）

◆壬戌（**1082**）春，以渊明《归去来辞》檃括为《哨遍》。（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渔家傲赠曹光州

些小白须何用染，几人得见星星点。作郡浮光虽似箭。君莫厌，也应胜我三年贬。

我欲自嗟还不敢，向来三郡宁非忝。婚嫁事稀年冉冉。知有渐，千钧重担从头减。

◎近来时世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唐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

◆壬戌（**1082**）六月，曹焕来谒。为《渔家傲》，使焕寄其父九章。（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定风波

元丰五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大醉。集古句作墨竹词。

雨洗娟娟嫩叶光，风吹细细绿筠香。秀色乱侵书帙晚，帘卷，清阴微过酒尊凉。

人画竹身肥拥肿，何用？先生落笔胜萧郎。记得小轩岑寂夜，廊下，月和疏影上东墙。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尊凉。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唐杜甫《严郑公咏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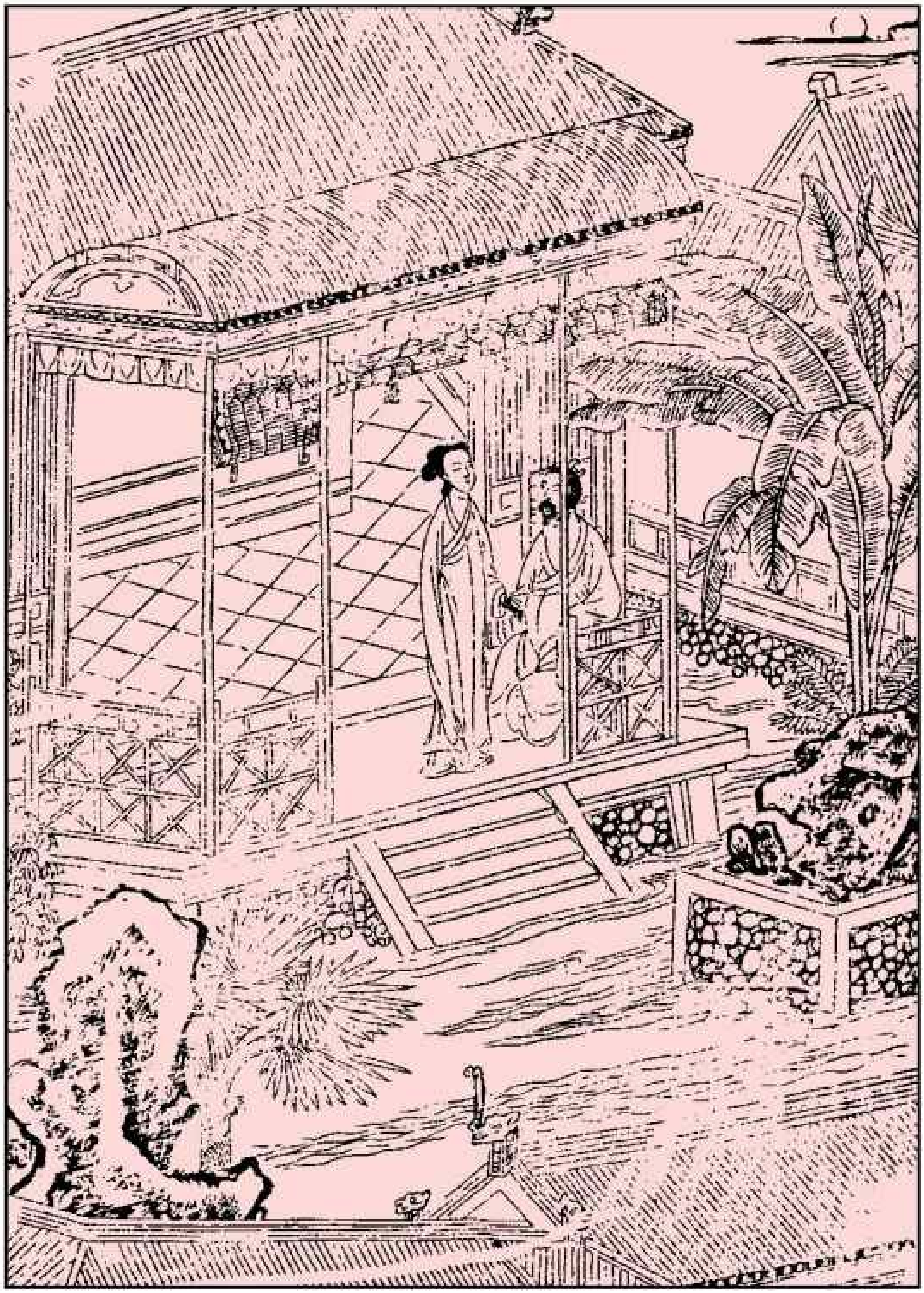
◎萧郎：唐协律郎萧悦善画竹，举世无伦。白乐天尝为《画竹歌》曰：“萧郎下笔独逼真，丹青已来惟一人。人画竹身肥拥肿，萧画茎瘦节节竦。”

◆壬戌（**1082**）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洞仙歌

余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攲枕钗横鬓乱。



《洞仙歌》（冰肌玉骨）词意图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徐匡璋纳女于孟昶，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翾轻也。又升号慧妃，如其性也。王师下蜀，太祖闻其名，命别护送。陈无己云姓费，误矣。（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玉衡北两星为玉绳。（《春秋元命苞》）

◆东坡作长短句《洞仙歌》，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者，公自叙云：予幼时见一老人，年九十馀，能言孟蜀主时事，云“蜀主尝与花蕊夫人夜起，纳凉于摩诃池上，作《洞仙歌令》”。老人能歌之。予今但记其首两句，乃为足之。近见李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敧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檃括稍协律以赠之也。’予以谓此说乃近之。”据此，乃诗耳，而东坡自序乃云《洞仙歌令》，盖公以此叙自晦耳。《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未之有也。（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漫叟诗话》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云云。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余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开明月独窥人，敧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又东坡《洞仙歌》序云云。苕溪渔隐曰：《漫叟诗话》所载《本事曲》云钱塘一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与东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当以序为正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夏夜词（略）凡此十馀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蜀主孟昶令罗城上尽种芙蓉，盛开四十里。语左右曰：“古以蜀为锦城，今观之，真锦城也。”尝夜同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词云：“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攲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温叟诗话》）

◆孟蜀主水殿诗，东坡续为长短句。一云昶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所咏《玉楼春》词也。一云东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櫽括稍协律以赠之也。然考东坡《洞仙歌》序云云，惟朱尼作宋尼，与诸本异。（宋姚宽《西溪丛话》）

◆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如：……夏夜《洞仙歌》云：（略）。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宋张炎《词源》）

◆杜诗“关山同一点”，“点”字绝妙。东坡亦极爱之，作《洞仙歌》云：“一点明月窥人。”用其语也。（明杨慎《词品》）

◆东坡墨迹行书《洞仙歌》词一首，字如当三钱大，丰茂多姿，全法徐季海。此词首语“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旧传蜀花蕊夫人句，后皆坡翁续成之，豪华婉逸，如出一手，亦公自所得意者。染翰洒洒，想见其轩渠满志也。（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

◆坡老改添此词数字，诚觉气象万千，其声亦如空山鸣泉，琴筑竞奏。（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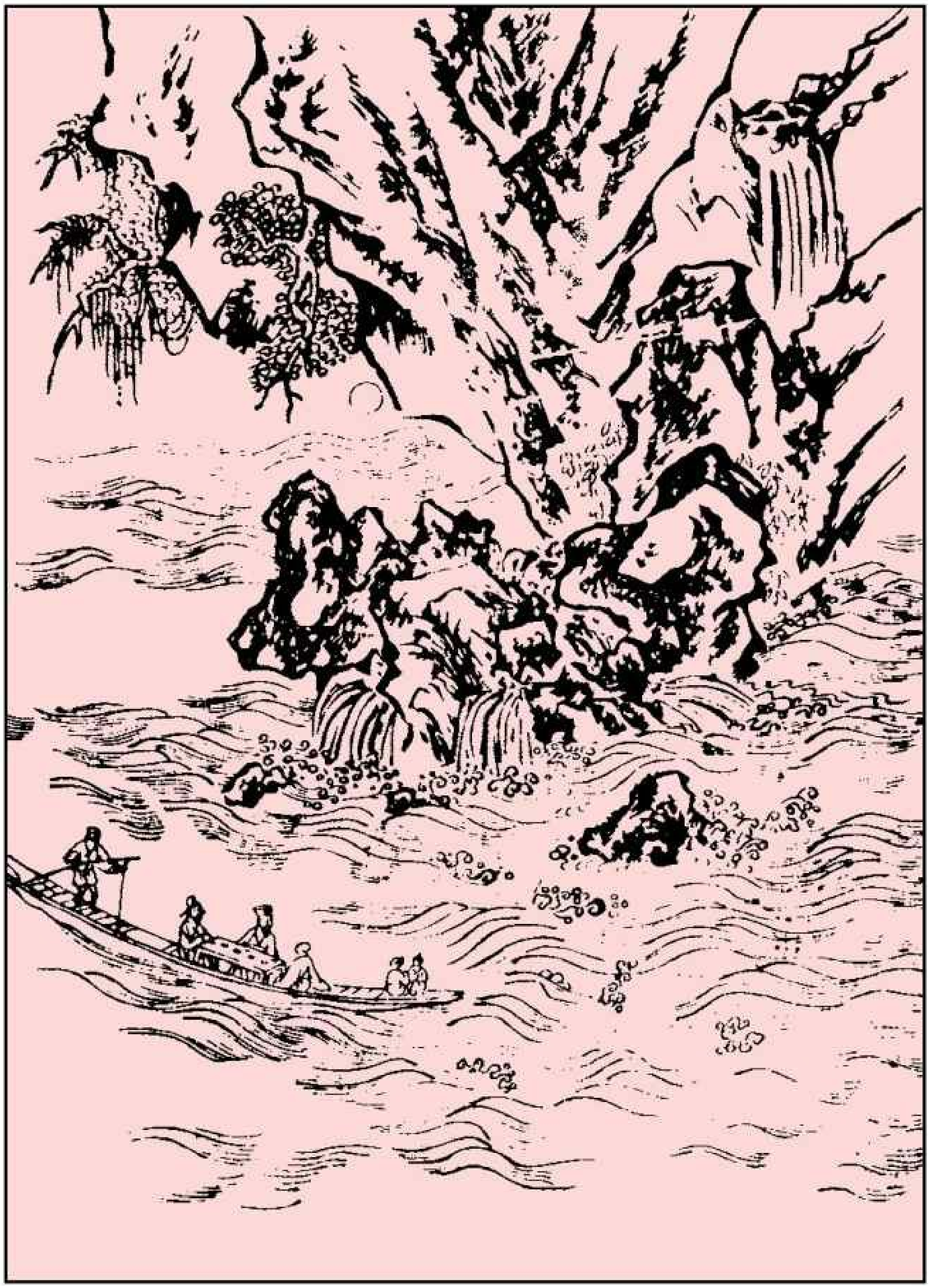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壬戌（**1082**）七月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宋俞文豹《吹剑录》）



《念奴娇》（大江东去）词意图

◆昔人谓铜将军，铁绰板，唱苏学士“大江东去”，十八九岁好女子，唱柳屯田“杨柳岸晓风残月”，为词家三昧。然学士此词，亦自雄壮，感慨千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至咏杨花

《水龙吟慢》，又进柳妙处一层矣。（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又中秋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开元中，明皇与申天师游月中，见素娥十馀人，皓衣，乘白鸾，笑舞于广庭大桂树下，乐音嘈杂清丽。明皇归，制《霓裳羽衣曲》。（《异闻录》）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下独酌》）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壬戌（**1082**）八月十五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壬戌（**1082**）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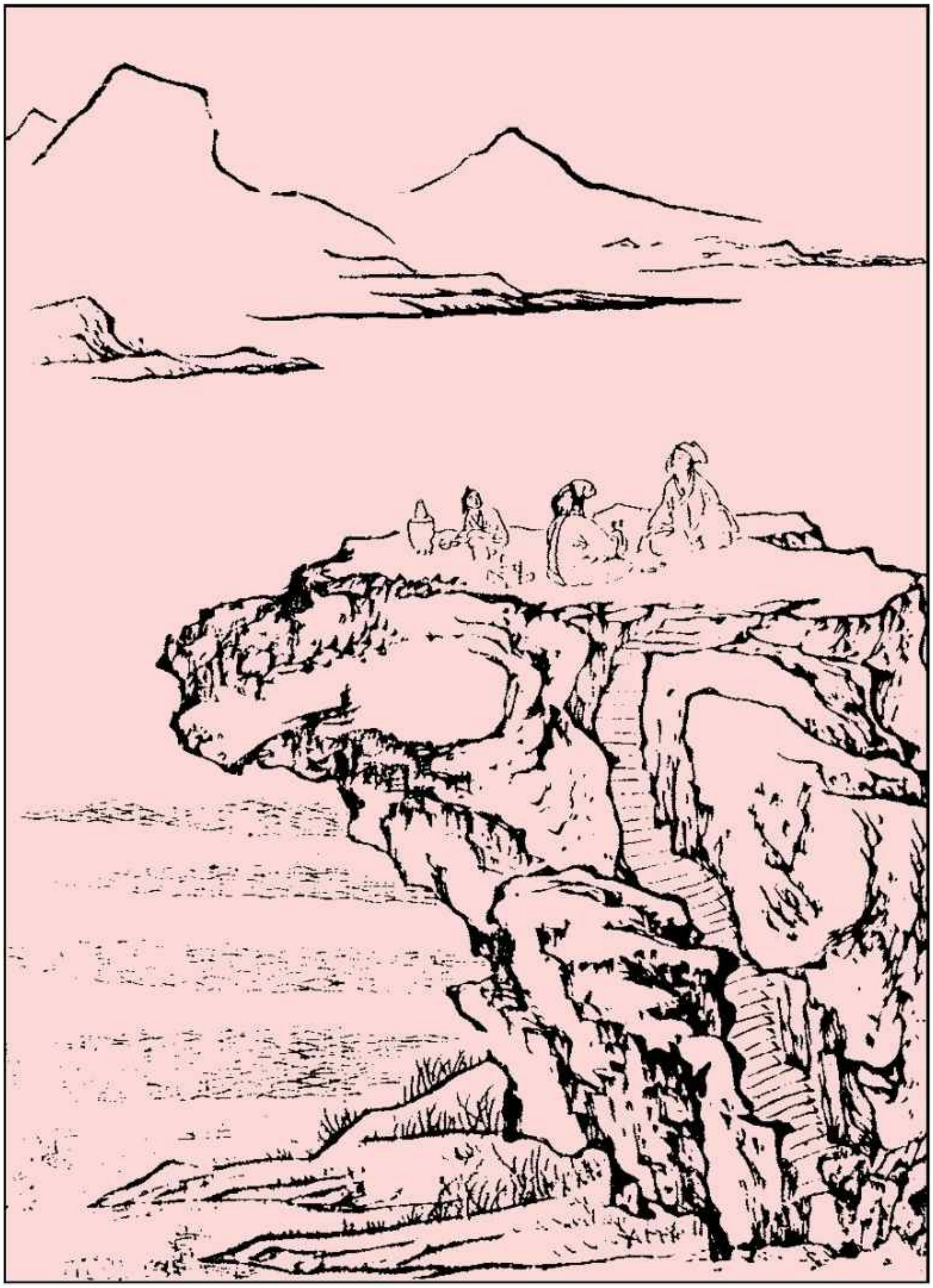
◆从来九日用落帽事，东坡独云**“**破帽多情却恋头**”**，语为奇特，不知东坡用杜子美诗：**“**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整冠。**”**（宋胡舜陟《三山老人语录》）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女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庄子·知北游》）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词意图

◎无使汝思虑营营。（《庄子·庚桑楚》）

◎寸心仍有适，江海一扁舟。（唐高适《奉酬睢阳李太守》）

◆壬戌（**1082**）九月，雪堂夜饮，醉归临皋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子瞻在黄州，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词，所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翼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裕陵亦闻而疑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减字木兰花

赠徐君猷三侍人，一妩卿。

娇多媚杀，体柳轻盈千万态。殢主尤宾，敛黛含颦喜又瞋。

徐君乐饮，笑谑从伊情意恁。脸嫩肤红，花倚朱阑裹住风。

又胜之

双鬟绿坠，娇眼横波眉黛翠。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

曲穷力困，笑倚人旁香喘喷。老大逢欢，昏眼犹能子细看。

◎飞燕体轻，能为掌上舞。（《赵飞燕外传》）

又庆姬

天真雅丽，容态温柔心性慧。响亮歌喉，遏住行云翠不收。

妙词佳曲，啭出新声能断续。重客多情，满劝金卮玉手擎。

◎遏云：注见本卷《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壬戌（**1082**）十二月，张商英过黄州，会于徐大受席上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赠君猷家姬

柔和性气，雅称佳名呼懿懿。解舞能讴，绝妙年中有品流。

眉长眼细，淡淡梳妆新绾髻。懊恼风情，春着花枝百态生。

又赠胜之

天然宅院，赛了千千并万万。说与贤知，表德元来是胜之。

今来十四，海里猴儿奴子是。要赌休痴，六只骰儿六点儿。

◎闲草甚多，丛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风猎日，如立如笑兮，千千万万之容兮，不可得而状也。（唐杜牧《晚晴赋》）

◎海猴儿：言好孩儿也。

西江月

送建溪双井茶、谷帘泉与胜之。徐君猷家后房，甚慧丽，自陈叙本贵种也。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雪芽双井散神仙，苗裔来从北苑。

汤发云腴酽白，盏浮花乳轻圆。人间谁敢更争妍，斗取红窗粉面。

◎建宁府建安县，有北苑茶龙焙监库，及石舍、永兴、丁地三银场。（《宋史·地理志》）

◎陆羽第水高下，有二十品，庐山谷帘水居第一。（唐陆羽《茶经》）

◎北苑茶正所产为曾坑，谓之正焙，非曾坑为沙溪，谓之外焙。二地相去不远，而茶种悬绝。沙溪色白过于曾坑，但味短而微涩，识茶者一啜，如别泾渭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枉压云腴为酪奴。（唐陆龟蒙《茶》）

菩萨蛮赠徐君猷笙妓

碧纱微露纤掺玉，朱唇渐暖参差竹。越调变新声，龙吟彻骨清。

夜阑残酒醒，惟觉霜袍冷。不见敛眉人，胭脂觅旧痕。

◎筠管参差排凤翅，月堂凄戚胜龙吟。最宜稍动纤纤玉，醉送当歌滟滟春。（唐罗邺《笙》）

醉翁操

琅琊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馀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馀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三两弦。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余作醉翁亭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三叠。去年秋，余奉使契丹，沈君会余恩、冀之间。夜阑酒半，援琴而作之，有其声而无其辞，乃为之辞以赠之。其辞曰云云。（宋欧阳修《醉翁吟》）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

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山无草木曰童，若童子未冠然。（《释名》）

◆壬戌（**1082**），为崔闲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为不然。彼其老于文章，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宋黄庭坚《跋子瞻醉翁操》）

◆庆历中，欧阳文忠公谪守滁州。有琅琊幽谷，山川奇丽，鸣泉飞瀑，声若环佩，公临听忘归。僧智仙作亭其上，公刻石为记，以遗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闻而往游。爱其山水秀绝，以琴写其声，为《醉翁吟》，盖宫声三叠。后会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歌以遗遵，并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调不主声，为知琴者所惜。后三十馀年，公薨，遵亦殁。其后庐山道人崔闲，遵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无词，乃谱其声，请于东坡居士子瞻，以补其阙。然后声词皆备，遂为琴中绝妙，好事者争传。词不具录，“惟翁醉中”作“惟有醉翁”，“此贤”作“此弦”，下注“第二叠泛声同此”七字，“童巅”作“同巅”，“回川”作“回渊”。方其补词，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遵之子为比丘，号本觉真禅师，居士书以与之云：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应。沈君信手弹琴而与泉合，居士纵笔作词而与琴会，此必有真同者矣。（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

◆读此词，髯苏之深于律可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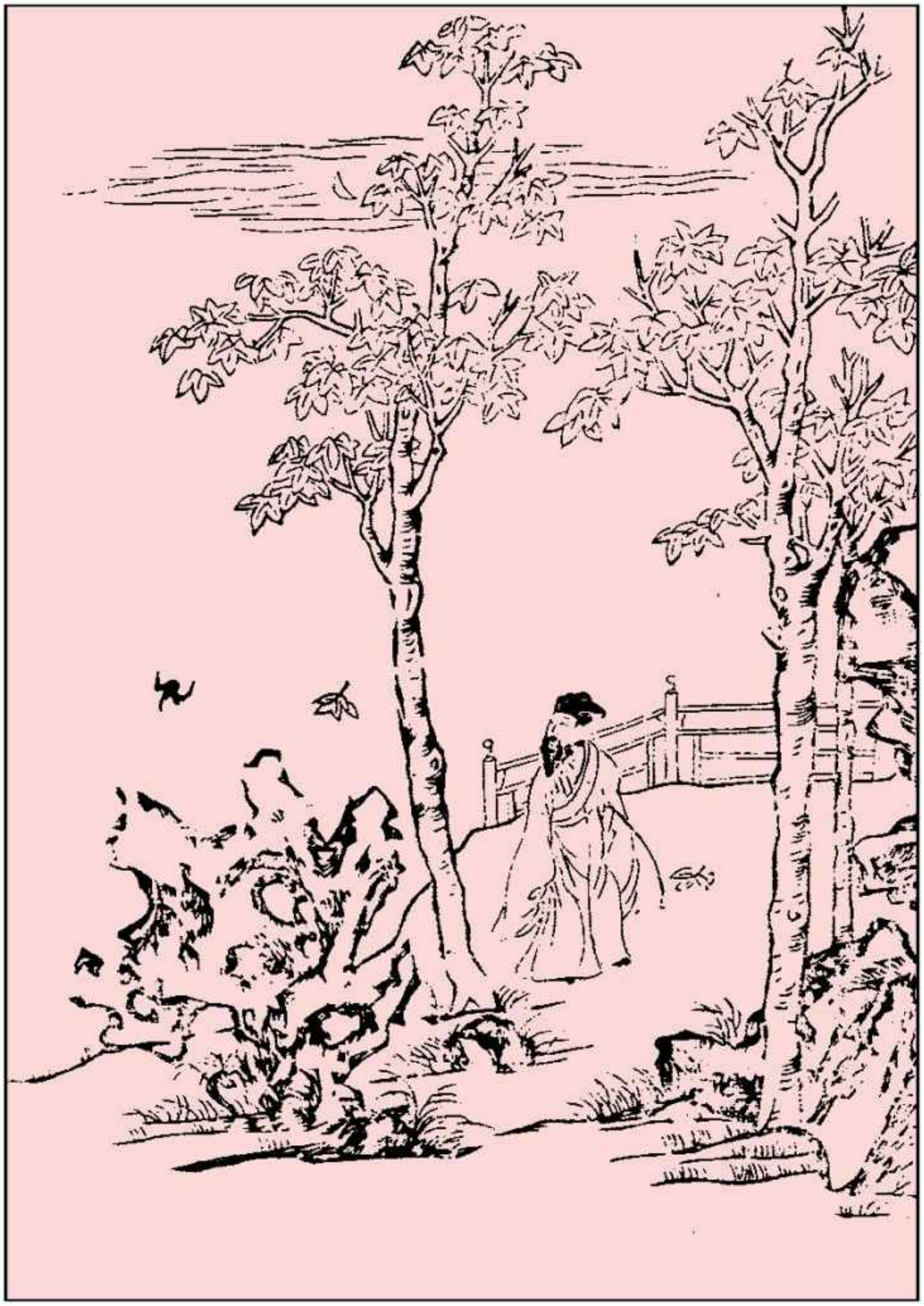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壬戌（**1082**）十二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者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元王若虚《滹南遗老集诗话》）



《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意图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宋黄庭坚《跋东坡乐府》）

◆此东坡在黄州时作。鲖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清张惠言《词选》）

◆以《考槃》为比，其言非河汉也。此亦鄙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2**谭献《复堂词话》）

◆此亦有所感触，不必附会温都监女故事，自成馨逸。（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东坡先生谪居黄州，作《卜算子》云云，“漏断”作“梦断”，其属意盖为王氏女子也，读者不能解。张右史文潜继贬黄州，访潘邠老，尝得其详，题诗以志之：“空江月明鱼龙眠，月中孤鸿影翩翩。有人清吟立江边，葛巾藜杖眼窥天。夜冷月堕幽虫泣，鸿影翘沙衣露湿。仙人采诗作步虚，玉皇饮之碧琳腴。”（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女红馀志》云，惠州温氏女超超，年及笄，不肯字人。闻东坡至，喜曰：“我婿也。”日徘徊窗外，听公吟咏，觉则亟去。东坡知之，乃曰：“吾将呼王郎与子为姻。”及东坡渡海归，超超已卒，葬于沙际。公因作《卜算子》词，有“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按词为咏雁，当别有寄托，何得以俗情傅会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东坡《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缥缈孤鸿影”以下皆说鸿，别一格也。（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满庭芳

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摐，撞也。（《博雅》）

◆癸亥（**1083**）五月，陈慥报荆南庄田，同王长官来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健句入词更奇峰，此境匪稼轩所能梦到。不事雕凿，字字苍寒，如空岩霜干，天风吹堕颇黎地上，铿然作碎玉声。（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水调歌头

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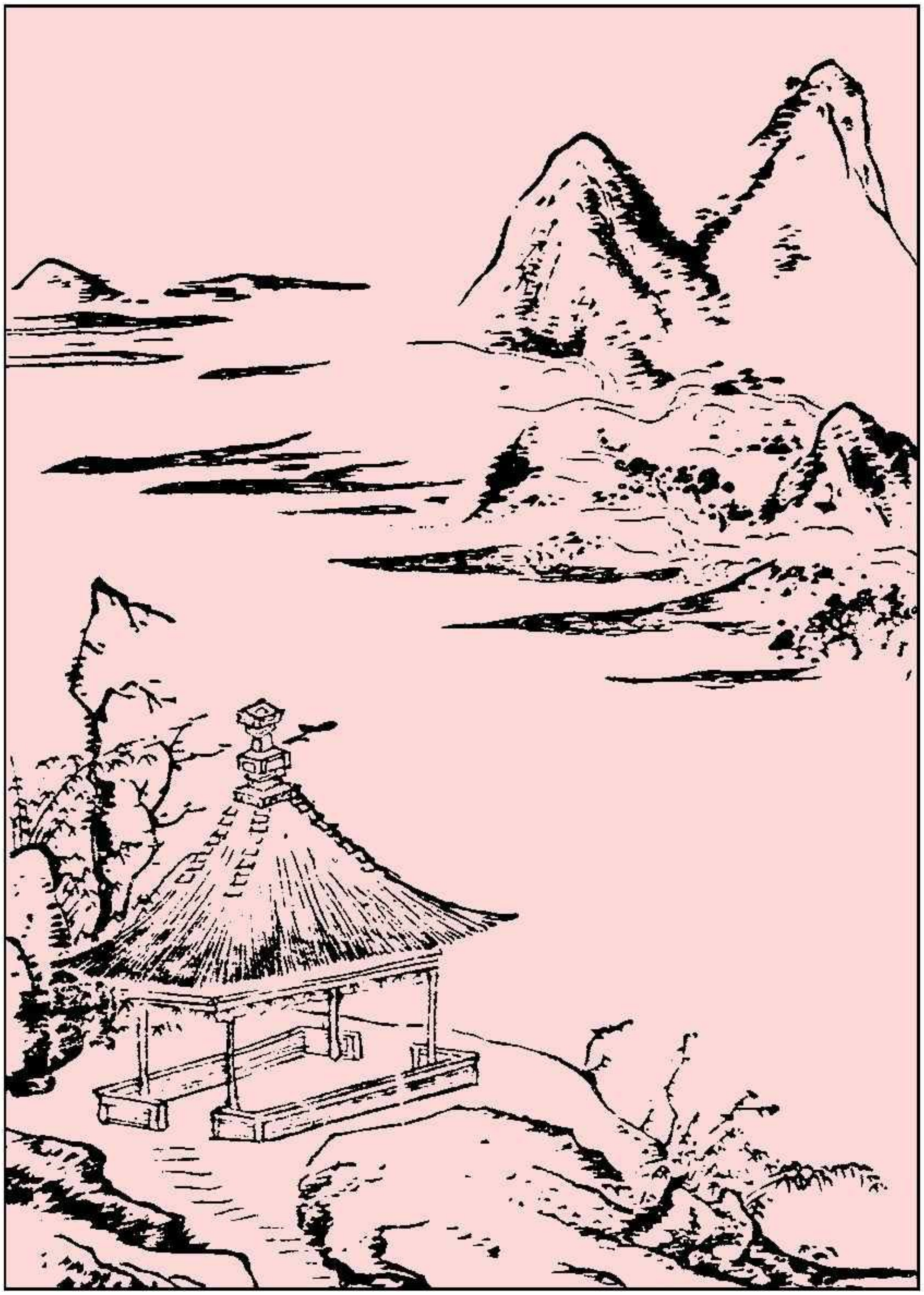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宋欧阳修《醉偎香》）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又："清凉雄风，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庶人之风，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战国宋玉《风赋》）

◎颜成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南郭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

◎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

◆此等句法，使作者稍稍矜才使气，便流入粗豪一派。妙能写景中人，用生出无限情思。（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词意图

蝶恋花送潘大临

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

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

◎（潘）岳字安仁，举秀才为郎。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徐陵《洛阳道》乐府：“潘郎车欲满，争奈掷花何。”（《晋书·潘岳传》）

◎何平叔晏美姿仪，面纯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日以汤饼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转皎然。（明何良俊《何氏语林》）

◆《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今集不载。（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醉蓬莱

余谪居黄州，三见重九，每岁与太守徐君猷会于栖霞楼。今年公将去，乞郡湖南。念此惘然，故作是词。

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华发萧萧，对荒园搔首。赖有多情，好饮无事，似古人贤守。岁岁登高，年年落帽，物华依旧。

此会应须烂醉，仍把紫菊红萸，细看重嗅。摇落霜风，有手栽双柳。来岁今朝，为我西顾，酹羽觞江口。会与州人，饮公遗爱，一江醇酎。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唐李白《春日醉起言志》）

◎陈轸为楚使秦，过梁，欲见犀首，谢弗见。已乃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也。”（《史记·陈轸传》）

◎孟嘉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事，温甚礼之。及九月九日，温宴龙门山，参寮毕至。有风吹嘉帽落，温令左右勿言，以观其举止也。（《世说新语·识鉴》）

◎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西京杂记》）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癸亥（**1083**）君猷将去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结处掉入苍茫，便有无限离景。（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好事近黄州送君猷

红粉莫悲啼，俯仰半年离别。看取雪堂坡下，老农夫凄切。

明年春水漾桃花，柳岸隘舟楫。从此满城歌吹，看黄州阗咽。

◆癸亥（**1083**），君猷将去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西江月重阳栖霞楼作

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

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

◎宋武帝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故事。（《南史》）

定风波

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词云。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唐杜甫《听杨氏歌》）

◎安处是吾乡。（唐白居易《四十五》）

◆王定国自岭表归，出歌者柔奴，劝东坡饮。坡问：“广南风土应不好？”柔奴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喜其语，作《定风波》词以记之。（宋孙宗鉴《东皋杂录》）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杖藜徐步立芳洲。（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渊明诗：“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此词从陶诗中得来，逾觉清异。较“浮生半日闲”句，自是诗词异调。论者每谓坡公以诗笔入词，岂审音知言者？（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十拍子

白酒新开九酝，黄花已过重阳。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

玉粉旋烹茶乳，金虀新捣橙香。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陶潜盈把，既浮九酝之欢；毕卓持螯，须尽一生之兴。（唐中宗《九日登高诗序》）

◎物之傥来，寄也。（《庄子·缮性》）

◎庄子曰：**“**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庄子·逍遥游》）

◎无事日月长。（唐白居易《偶作二首》）

◎泛之白花如粉乳，乍见紫面生光华。（宋欧阳修《茶歌》）

◎染髭：注见本卷《渔家傲》**“**些小白须何用染**”**。

◎欲填沟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唐杜甫《狂夫》）

◆癸亥（**1083**）九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歌子

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

卫霍元勋后，韦平外族贤。吹笙只合在缑山，同驾彩鸾归去趁新年。

烘暖烧香阁，轻寒浴佛天。他时一醉画堂前，莫忘故人憔悴老江边。

◎卫霍：卫青、霍去病。

◎韦平：韦贤、平当。

◆癸亥（**1083**），饮张梦得小阁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瑶池燕

闺怨，寄陈季常。

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少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揾，残妆粉。

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来解幽愠。低云鬟，眉峰敛晕，娇和恨。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史记·五帝纪》）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去。此曲奇妙，勿妄与人云。（宋赵令畤《侯鲭录》）

满庭芳

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去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杨朱曰：“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列子·杨朱》）

◎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唐韩愈《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秋风吹洛水，落叶满长安。（唐吕洞宾《促拍满路花》）

◆甲子三月，告下，特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使君抱负不凡。（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西江月

姑熟再见胜之，次前韵。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裛香泉。相如依旧是臞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蛾眉新作十分妍，走马归来便面。

◎（司马）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汉书·司马相如传》）

◎瑶台、阆苑：昆仑之别名。

◎珠唱铺圆袅袅长。（唐杜牧《羊栏浦夜陪宴会》）

◎（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上爱其能，弗备责也。（《汉书·张敞传》。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

◆徐君猷后房甚盛，东坡尝闻堂上丝竹，词中所谓“表德原来字胜之”者，所最宠也。东坡北归过南都，其人已归张乐全之子厚之恕矣。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东坡每以语人，为蓄婢之戒。（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渔家傲

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王守金陵，视事一日，移南郡。

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

公驾风车凌彩雾，红鸾骖乘青鸾驭。却讶此洲名白鹭。非吾侣，翩然欲下还飞去。

◎赏心亭在江宁县西下水门城上。（《一统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父》）

◎奇肱氏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括地图》）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甲子（**1084**）八月，与王益柔游蒋山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自黄移汝，过金陵，见舒王，适陈和叔作守，多同饮会。一日游蒋山，和叔被召将行，舒王顾江山曰：“子瞻可作歌。”坡醉中书云云。（宋赵令畤《侯鲭录》）

浣溪沙席上赠楚守田待问小鬟

学画鸦儿正妙年，阳城下蔡困嫣然。凭君莫唱短因缘。

雾帐吹笙香袅袅，霜庭按舞月娟娟。曲终红袖落双缠。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又

一梦江湖费五年，归来风物故依然。相逢一醉是前缘。

迁客不应常旄瞜，使君为出小婵娟。翠鬟聊着小诗缠。

◎进士不捷而饮，谓之打旄瞜。（唐李肇《唐国史补》）

虞美人

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甲子（**1084**）十一月，与秦观淮上饮别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长短句云：**“**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张文潜用其意以为诗云：**“**亭亭画舸系东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王平甫尝爱而诵之，彼不知其出于东坡也。（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行香子

与泗守过南山晚归作。

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

飞鸿落照，相将归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放散畔岸，骧以孱颜。（汉司马相如《大人赋》。注：孱颜，不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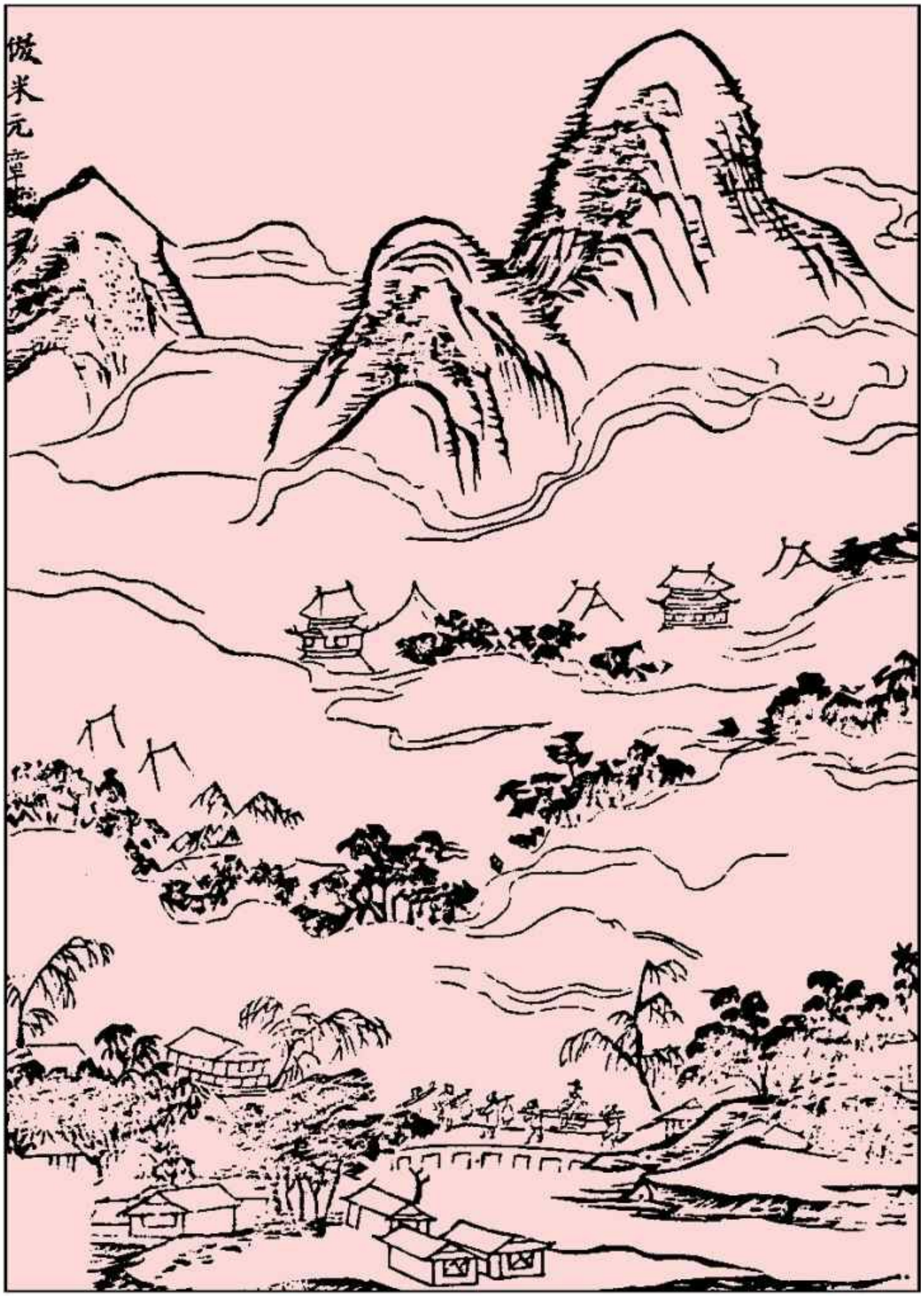
◆甲子（**1084**），与刘士彦山行晚归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自黄州移汝州，舟次泗上，偶作词云：“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闹，使君还。”太守刘士彦，本出法家，山东木强人也。闻之，亟谒东坡，曰：“知有新词。学士名满天下，京师便传。在法，泗州夜过长桥者徒二年，况知州耶？”切告收起，勿以示人。（宋王明清《挥麈后录》）

◆人外之游，澹然仙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如梦令

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令》两阕。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因取以为名云。



《行香子》（北望平川）词意图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兴国中塑僧伽事甚详。塔本喻都料造，极工巧，俗谓塔顶为天门。（宋刘攽《中山诗话》）

又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甲子（**108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浣溪沙

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

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甲子（**1084**）同刘倩叔游都梁山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满庭芳

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满庭芳》云。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

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攕攕。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

◎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唐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甲子（**1084**）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水龙吟

昔谢自然欲过海求师蓬莱，至海中，或谓自然："蓬莱隔弱水三十万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绛阙，可往从之。"自然乃还，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子微著《坐忘论》七篇，《枢》一篇。年百馀，将终，谓弟子曰："吾居玉霄峰，东望蓬莱，尝有真灵降焉。今为东海青童君所召。"乃蝉脱而去。其后李太白作《大鹏赋》云："尝见子微于江陵，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元丰七年冬，余过临淮，而湛然先生梁公在焉，童颜清彻，如二三十许人，然人亦有自少见之者。善吹铁笛，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乃作《水龙吟》一首，记子微、太白之事，倚其声而歌之。

古来云海茫茫，道山绛阙知何处？人间自有，赤城居士，龙蟠凤翥。清净无为，《坐忘》遗照，八篇奇语。向玉霄东望，蓬莱晻霭，有云驾，骖风驭。

行尽九州四海，笑纷纷、落花飞絮。临江一见，谪仙风采，无言心许。八表神游，浩然相对，酒酣箕踞。待垂天赋就，骑鲸路稳，约相将去。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童騃无所识，但闻有神仙。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白日变幽晦，萧萧风景寒。檐楹暂明灭，五色光属联。观者徒倾骇，踯躅讵敢前。须臾自轻举，飘若风中烟。茫茫八弦大，影响无由缘。（唐韩愈《谢自然》）

◎赤城山，天台之南门也。（《天台山图》）

◎司马承祯字子微，隐于天台山，自号白云子，有服饵之术。则天、中宗朝，频征不起。睿宗雅尚道教，稍加尊异，承祯方赴召。无何，苦辞归，乃赐宝琴花帔以遣之。（《大唐新语》）

◎玉霄峰在天台山，司马子微隐处。有蜀女谢自然，将诣蓬莱求师，遇一叟，指言司马承祯者，名在赤台，身居赤城，真良师也。遂从承祯得道，白日冲举。（《一统志》）

◎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唐李白《大鹏赋序》）

◎晻霭，旌旗蔽日貌。（《文选·离骚》五臣注）

◆甲子（**1084**）冬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满庭芳

余谪居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羡，复作一篇。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

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

◎初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屩而见之，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又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史记·孟尝君列传》）

◎王良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史记·天官书》）

◎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戚凋落，无复向时比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乙丑（**1085**）二月，告下，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常州居住，再作《满庭芳》词。（清王文诰《苏

诗总案》）

◆《桃溪客语》载：阳羡邵氏因东坡此词，遂名所居曰天远堂。余曾于吴市见一古砂壶，底有篆文，即此堂名，乃知为宋制邵家故物。惜未购致为憾耳。（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南乡子宿州上元

千骑试春游，小雨如酥落便收。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白酒无声滑泻油。

飞火乱星球，浅黛横波翠欲流。不似白云乡外冷，温柔，此去淮南第一州。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后进（赵）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飞燕外传》）

又

用前韵，赠田叔通舞鬟。

绣鞅玉镮游，灯晃帘疏笑却收。久立香车催欲上，还留，更且檀唇点杏油。

花遍《六幺》球，面旋回风带雪流。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须柳柳州。

◎乐工进曲，录出要者名《录要》，误为《绿腰》、《六幺》。（《琵琶录》）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唐柳宗元《种柳戏题》）

◆乙丑（**1085**）四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用韵和道辅

未倦长卿游，漫舞夭歌烂不收。不是使君能□世，谁留，教有琼梳脱麝油。

香粉缕金球，花艳红笺笔欲流。从此丹唇并皓齿，清柔，唱遍山东一百州。

◎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晋成公绥《啸赋》）

渔父

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南史·陶潜传》）

又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横斜，醒后不知何处。

又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又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唐杜甫《滟滪》）

菩萨蛮

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不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从造物游。

有书仍懒著，且漫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泛若不系之虚舟，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

◆乙丑（**1085**）五月，归宜兴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蝶恋花

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

◎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后汉书·孔融传》）

◆乙丑（**1085**）五月，起知登州，将行，有怀荆溪作。六月，告下，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

过涟水军赠赵晦之。

自古涟漪佳绝地。绕郭荷花，欲把吴兴比。倦客尘埃何处洗，真君堂下寒泉水。

左海门前鱼酒市。夜半潮来，月下孤舟起。倾盖相逢拚一醉，双凫飞去人千里。

◎河水清且涟漪。（《诗经·魏风·伐檀》。毛传：涟，风行水成文也。）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乙丑（**1085**）十月作。以吴兴比涟水，故有“绕郭荷花”之句，非十月见荷花也。（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水调歌头

欧阳文忠公尝问余："琴诗何者最善？"答以退之《听颖师琴》诗。公曰："此诗固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诗也。"余深然之。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余久不作，特取退之词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之云。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嗟予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琴，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唐韩愈《听颖师琴》）

◎填然鼓之，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孟子·梁惠王上》）

◎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庄子·说剑》）

水龙吟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春怨》）

◆章楶质夫作《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宋朱弁《曲洧旧闻》）

◆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人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词意图

◆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韵险，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机锋相摩，起句便合让东

坡出一头地。后片愈出愈奇，真是压倒今古。（宋张炎《词源》）

◆如虢国夫人不施粉黛，而一段天姿，自是倾城。（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人谓“大江东去”之粗豪，不如“晓风残月”之细腻。如此词，又进柳妙处一尘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随风万里寻郎，悉杨花神魂。（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读他文字，精灵尚在文字里面。此老只见精灵，不见文字。（同上）

◆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东坡《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杨花》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亦同此意。又东坡《水龙吟》起调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清刘熙载《艺概》）

◆东坡此词虽和质夫作，而结句确不同章词读法。此十三字一气，大抵用一五两四句法者居多，而作一七两三者，亦非绝无之事也。苏词句法本是如此，语意何等明快。若依红友一定铁板，则既云“细看来不是”矣，下文当直云“点点是离人泪”耳，何复赘“杨花”二字也。且秃然于“是”字断句，语气亦拦拉不住。（清厉鹗手批《词律》）

◆煞拍画龙点睛，此亦词中一格。（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王国维《人间词话》）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王国维《人间词话》）

满庭芳

香叆雕盘，寒生冰筯，画堂别是风光。主人情重，开宴出红妆。腻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歌声罢，虚檐转月，馀韵尚悠扬。

人间何处有，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坐中有狂客，恼乱愁肠。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亲曾见，全胜宋玉，想象赋高唐。

◆丁卯（**1087**）五月，集于王诜西园。（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程子山敦厚跋坡词《满庭芳》云：予闻苏仲虎云，有传此词以为先生作，东坡笑曰：**“**吾文章肯以藻绘一香篆檠乎？**”**其间如**“**画堂别是风光**”**及**“**十指露**”**之语，诚非先生肯云。子山之说，固人所共晓。（宋费衮《梁溪漫志》）

西江月送钱待制穆父

莫叹平齐落落，且应去鲁迟迟。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

白发千茎相送，深杯百罚休辞。拍浮何用酒为池，我已为君德醉。

◎（耿）弇讨张步，步平散去。车驾至临淄劳军，群臣大会，帝谓弇曰：“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后汉书·耿弇传》）

◎孔子去鲁，迟迟吾行。（《孟子·万章下》）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三国魏曹丕《善哉行》）

◎（毕）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

定风波

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旁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者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

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配月独凄凉。

绿发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苕溪：注见卷一《南歌子》**“**山雨萧萧过**”**。

◎东方未明大星没，独有太白配残月。（唐韩愈《东方半明》。长庚，即太白星。）

◎曹刘、两苏张：即后六客。

◆己巳（**1089**）过吴兴作。（《苏轼年谱》）

点绛唇

己巳重九和苏坚。

我辈情钟，古来谁似龙山宴。而今楚甸，戏马馀飞观。

顾谓佳人，不觉秋强半。筝声远，鬓云撩乱，愁入参差雁。

◎（王）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如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闻其言，更为之恸。（《晋书·王衍传》）

◎（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宴龙山，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觉。温命孙盛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晋书·孟嘉传》）

◆己巳（**1089**）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苏伯固名坚，博学能诗，东坡与讲宗盟。自黄徙汝，同游庐山，有《归朝欢》词，以刘梦得比之。坡自翰林守杭，道吴兴，伯固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自杭来会，作后六客词，伯固与焉。方经理开西湖，伯固建议，谓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湖成，其力为多。后一岁，又相从于广陵，有《和伯固韵送李学博》诗。坡归自海南，伯固在南华相待，有诗。黄鲁直谪死宜州，至大观间，伯固在岭外，护其丧归葬双井，其风义如此。（《苏轼诗集》施元之注）

临江仙

疾愈登望湖楼，赠项长官。

多病休文都瘦损，不堪金带垂腰。望湖楼上暗香飘。和风春弄袖，明月夜闻箫。

酒醒梦回清漏永，隐床无限更潮。佳人不见董娇娆。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

◎沈约字休文。武帝立，累迁光禄大夫。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遂以书陈情于徐勉，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欲谢事求归老之秩。（《宋书·沈约传》）

◆庚午（**1090**）正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南歌子杭州端午

山与歌眉敛，波同醉眼流。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

菰黍连昌歜，琼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声绕碧山飞去晚云留。

◎低翠蛾而敛色，睇横波而流光。（南朝谢偃《听歌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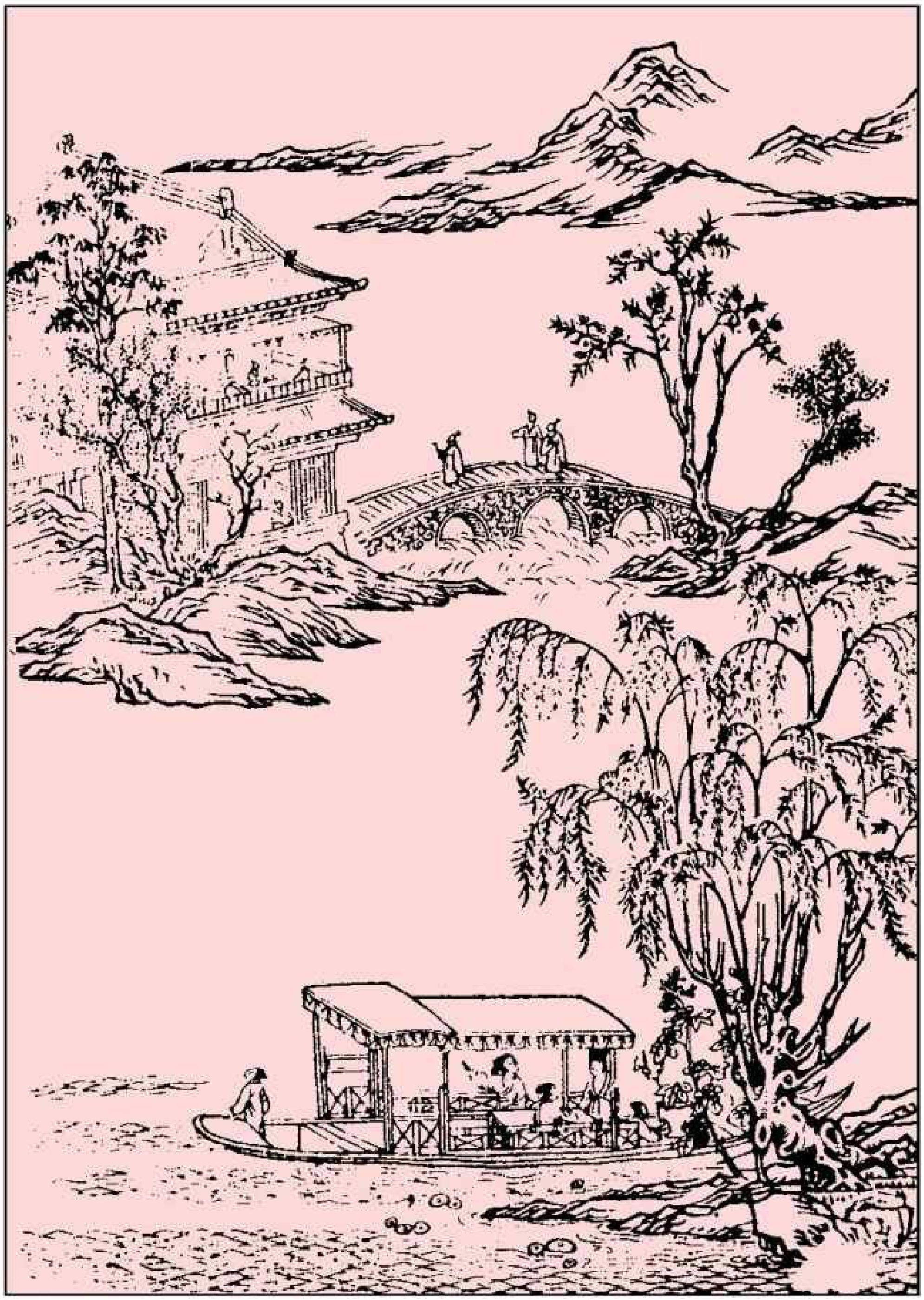
◎斜阳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又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病入西州。

佳节连梅雨，馀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

◎（谢）安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游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晋书·谢安传》）



《南歌子》（山与歌眉敛）词意图

减字木兰花

钱塘西湖有诗僧清顺，所居藏春坞，门前有二古松，各有凌霄花络其上，顺常昼卧其下。时余为郡，一日屏骑从过之，松风骚然。顺指落花求韵，余为赋此。

双龙对起，白甲苍髯烟雨里。疏影微香，下有幽人昼梦长。

湖风清软，双鹊飞来争噪晚。翠飐红轻，时上凌霄百尺英。

◆庚午（**1090**）五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西湖僧清顺字怡然，清苦多佳句，东坡亦与游，多唱和。（宋惠洪《冷斋夜话》）

鹊桥仙七夕和苏坚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

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彩舫。

◎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

◎七夕，妇人结彩楼，穿七孔针，陈瓜果于中庭以乞巧。有蟢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今世七夕作小彩舫以乞巧。（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庚午（**1090**）七月七日和苏坚。（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点绛唇庚午重九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

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

◎空花：佛教以圆明达观，视世界如空中花。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

◎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唐李峤《汾阴行》）

◆庚午（**1090**）九月九日，和去岁重九。（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再和送钱公永

莫唱《阳关》，风流公子方终宴。秦山禹甸，缥缈真奇观。

北望平原，落日山衔半。孤帆远，我歌君乱，一送西飞雁。

◎弈弈梁山，维禹甸之。（《诗经·大雅·韩奕》）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唐李白《乌栖曲》）

好事近西湖夜归

湖上雨晴时，秋水半篙初没。朱槛俯窥寒鉴，照衰颜华发。

醉中吹堕白纶巾，溪风漾流月。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摇兀。

◆庚午（**1090**）九月泛湖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渔家傲送吉守江郎中

送客归来灯火尽，西楼淡月凉生晕。明日潮来无定准。潮来稳，舟横渡口重城近。

江水似知孤客恨，南风为解佳人愠。莫学时流轻久困。频寄问，钱塘江上须忠信。

浣溪沙

雪颔霜髯不自惊，更将剪彩发春荣。羞颜未醉已先赪。

莫唱黄鸡并白发，且呼张丈唤殷兄。有人归去欲卿卿。

◎犹有夸张少年处，笑呼张丈唤殷兄。（唐白居易《元日内宴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

又

料峭东风翠幕惊，云何不饮对公荣。水晶盘莹玉鳞赪。

花影莫孤三夜月，朱颜未称五年兄。翰林子墨主人卿。

◎（王）戎尝与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他日问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胜公荣，不可不与饮；若减公荣，则不敢不共饮；惟公荣可不与饮。**”**（《晋书·王戎传》）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唐杜甫《丽人行》）

◎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礼记·曲礼》）

◎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汉扬雄《长杨赋序》）

◆辛未（**1091**）游伽蓝院，寄袁毂。（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送叶淳老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唐赵嘏《江楼感旧》）

西江月宝云真觉院赏瑞香

公子眼花乱发，老夫鼻观先通。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

后土祠中玉蕊，蓬莱殿后鞓红。此花清绝更纤秾，把酒何人心动。

◎一比丘昼寝盘石上，梦中闻花香酷烈，及觉，求得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谓为花中祥瑞，遂名瑞香。（《庐山记》）

◎乾元元年，贺怀智又上言曰：“昔上夏日与亲王棋，令臣独弹琵琶，贵妃立于局前观之。上数枰子将输，贵妃放康国猧子上局乱之，上大悦。时风吹贵妃领巾于臣巾上，良久回身，方落。及反归，觉满身香气，乃卸头帻贮于锦囊中。今辄进所贮幞头。”上皇发囊，且曰：“此瑞龙脑香，吾曾施于暖池玉莲朵，再幸尚有香气宛然，况乎丝缕润腻之物哉！”遂凄怆不已。（《杨太真外传》）

◎盛游西洛方年少，晚落南谯号醉翁。白首归来玉堂上，君王殿后见鞓红。（宋欧阳修《禁中见鞓红牡丹》）

◆辛未（**1091**）二月，诏下，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罢杭州任。三月，和曹辅《龙山真觉院瑞香花》诗，再作《西江月》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

坐客见和，复次韵。

小院朱阑几曲，重城画鼓三通。更看微月转光风，归去香云入梦。

翠袖争浮大白，皂罗半插斜红。灯花零落酒花秾，妙语一时飞动。

◎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以皂罗为之。（《宋史·舆服志》）

◆辛未（**1091**）三月，又次韵。（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又

再用前韵，戏曹子方。坐客云瑞香为紫丁香，遂以此曲辨证之。

怪此花枝怨泣，托君诗句名通。凭将草木记吴风，继取相如云梦。

点笔袖沾醉墨，谤花面有惭红。知君却是为情秾，怕见此花撩动。

◆辛未（**1091**）三月，又用前韵。（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

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故将别语恼佳人，欲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逐回风去，花本无心莺自诉。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辛未（**1091**）三月，马瑊赋木兰花令送别，再和瑊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虞美人送马中玉

归心正似三春草，试着莱衣小。橘怀几日向翁开，怀祖已瞋文度不归来。

禅心已断人间爱，只有平交在。笑论瓜葛一枰同，看取《灵光》新赋有家风。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游子吟》）

◎老莱子孝奉二亲，行年七十，常身着五色斑斓之衣，为小儿戏啼，欲亲之喜也。（《高士传》）

◎（陆）绩字公纪，吴人也。父康，汉末为庐江太守。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三国志·吴志·陆绩传》）

◎（王）湛孙述，字怀祖。子坦之，为桓温长史，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辞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坦之字文度。（《晋书·王湛传》）

◎（王）导子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导尝共悦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耶？"（《晋书·王导传》）

◎看取句：后汉王逸工词赋，尝欲作《鲁灵光殿赋》，命其子延寿往录其状。延寿因韵之，以简其父。父曰：“吾无以加。”遂不复作。

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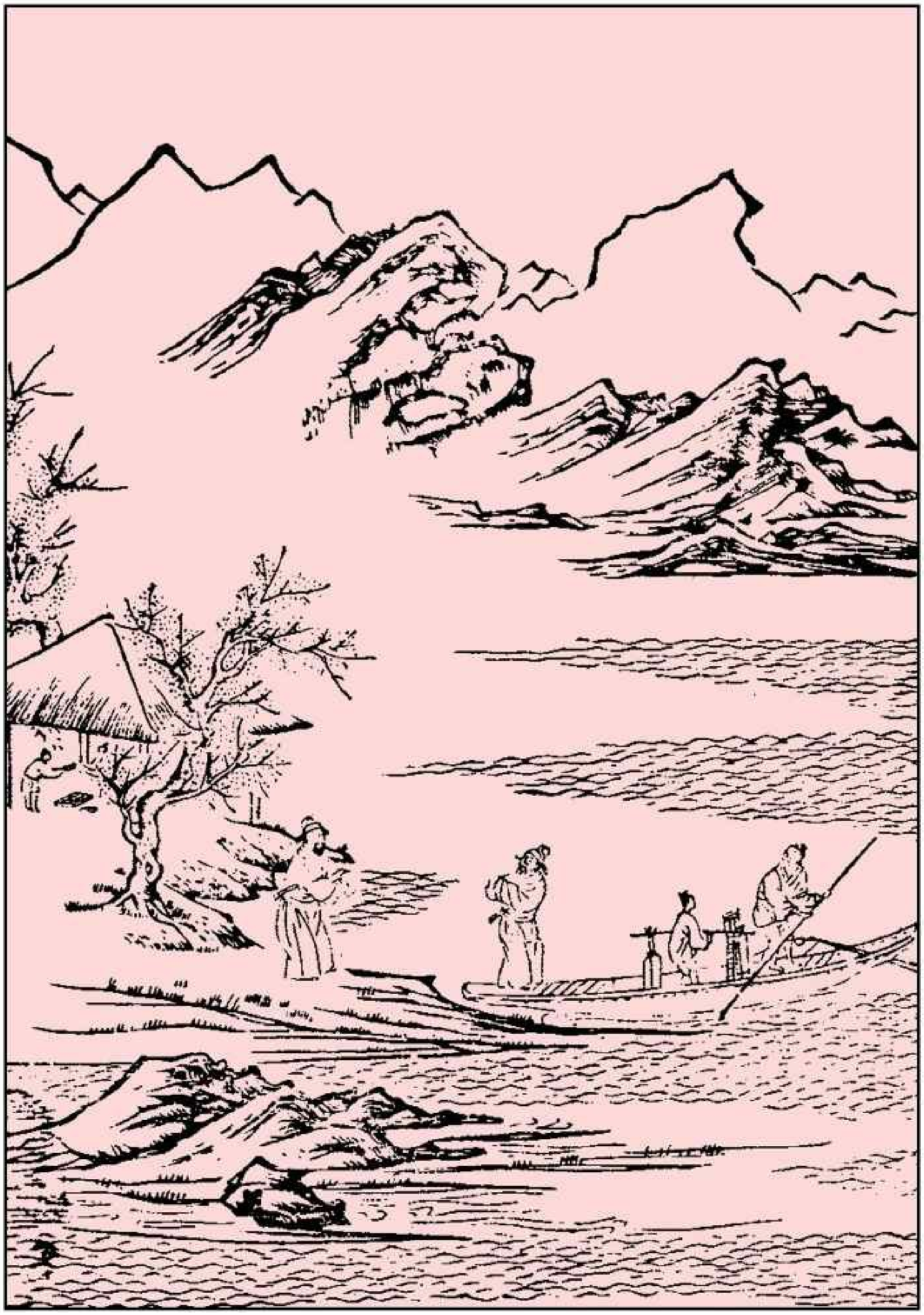
◎无波古井水，有节青竹竿。（唐白居易《赠元稹》）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僧道潜字参寥，於潜人。能文章，尤喜为诗，尝有句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过东坡于彭坡，甚爱之，以书告文与可，谓其诗句清绝，与林逋上下，而通了道义，见之令人萧然。苏黄门每称其体制绝类储光羲，非近时诗僧所能及。坡守吴兴，会于松江。坡既谪居，不远二千里，相从于齐安。留期年，遇移汝海，同游庐山，有《次韵留别》诗。坡守钱塘，卜智果精舍居之，入院分韵赋诗，又作《参寥泉铭》。坡南迁，遂欲转海访之，以书力戒勿萌此意，自揣馀生必须相见。当路亦捃其诗语，谓有刺讥，得罪，反初服。建中靖国初，曾子开在翰苑，言其非罪，诏复獲发。《咸淳临安志》：参寥本姓何。幼不茹荤，以童子诵《法华经》为比丘，于内外典无所不窥。崇宁末示寂，赐号妙总大师。（《苏轼诗集》施元之注）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词意图

◎谢公雅志：注见卷一《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突兀雪山，卷地而来，真似泉塘江上看潮时，添得此老胸中数

万甲兵，是何气象雄且桀。妙在无一字豪宕，无一语险怪，又出之以闲逸感喟之情，所谓骨重神寒，不食人间烟火气者。词境至此观止矣。（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云锦成章，天衣无缝，是作从至情流出，不假熨贴之工。（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西江月

苏州交代，林子中席上作。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对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

临江仙

辛未离杭至润，别张弼秉道。

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

俎豆庚桑真过矣，凭君说与南荣。愿闻吴越报丰登。君王如有问，结袜赖王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其臣之画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远之。拥肿之与居，鞅掌之为使。居三年，畏垒大壤，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子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馀，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相与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闻之，南面而不释然。弟子异之，庚桑子曰：“弟子何异于予？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垒之细民，而窃窃焉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释于老聃之言。”南荣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长矣，将恶乎托业，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若此三年，则可以及此言也。”（《庄子·庚桑楚》）

◎（张）释之为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释之劾不下公门，不敬。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疾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

谓释之："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让王生："独奈何廷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亡益于张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释之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相，犹尚以前过也。年老，病卒。（《汉书·张释之传》）

◆辛未（**1091**）四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汝阴西湖胜绝名天下，盖自欧阳永叔（修）始。往岁子瞻自禁林出守，赏咏尤多，而去欧阳公时已久，故其继和《木兰花》有“四十三年如电抹”之句。二词俱奇峭雅丽，如出一人，此所以中间歌咏寂寥无闻也。（《本事曲集》）

◎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

◆辛未（**1091**）五月到阙，八月告下，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军州事。到颍州，游西湖，闻唱《木兰花令》词，欧阳修所遗也，和韵。（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减字木兰花

二月十五日夜与赵德麟小酌聚星堂。

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

轻烟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是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元祐七年（**1092**）正月，东坡先生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惨，春月色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相召，与二欧饮，用是语作《减字木兰花》。（宋赵令畤《侯鲭录》）

满江红怀子由作

清颍东流，愁来送、征鸿去翮。情乱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孤负当年林下语，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雕华发。

一尊酒，黄河侧。无限事，从头说。相看恍如昨，许多年月。衣上旧痕馀苦泪，眉间喜气占黄色。便与君、池上觅残春，花如雪。

◎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唐白居易《雨中招张司业宿》）

◆壬申（**1092**）二月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浣溪沙

芍药樱桃两斗新，名园高会送芳辰。洛阳初夏广陵春。

红玉半开菩萨面，丹砂秾点柳枝唇。尊前还有个中人。

◎广陵芍药真奇美，名与洛花相上下。（宋韩琦《和袁陟节推龙兴寺芍药》）

◆壬申（**1092**）二月，告下，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四月，赏芍药樱桃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减字木兰花

五月二十四日，会于无咎之随斋。主人汲泉置大盆中，渍白芙蓉，坐客翛然，无复有病暑意。

回风落景，散乱东墙疏竹影。满座清微，入袖寒泉不湿衣。

梦回酒醒，百尺飞澜鸣碧井。雪洒冰麾，散落佳人白玉肌。

◎江东人呼荷华为芙蓉。（《尔雅疏》）

生查子送苏伯固

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白尽老髭须，明日淮南去。

酒罢月随人，泪湿花如雾。后月送君时，梦绕湖边路。

青玉案

和贺方回韵，送伯固还吴中。

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鸳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

《辋川图》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陆）机有犬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否？”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书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晋书·陆机传》）

◎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唐杜甫《解闷十二首》）

◆壬申（**1092**）八月，诏以兵部尚书召还。（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词《青玉案·用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歇拍云：“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上三句未为甚艳，“曾湿西湖雨”是清语，非艳语，与上三句相连属，遂成奇艳绝艳，令人爱不忍释。坡公天仙化人，此等词犹为非其至者，后学已未易模昉其万一。（况周颐《餐樱庑词话》）

戚氏

玉龟山，东皇灵姥统群仙。绛阙岩峣，翠房深迥倚霏烟。幽闲，志萧然，金城千里锁婵娟。当时穆满巡狩，翠华曾到海西边。风露明霁，鲸波极目，势浮舆盖方圆。正迢迢丽日，玄圃清寂，琼草芊绵。

争解绣勒香鞯，鸾辂驻跸，八马戏芝田。瑶池近、画楼隐隐，翠鸟翩翩。肆华筵，间作脆管鸣弦，宛若帝所钧天。稚颜皓齿，绿发方瞳圆极，恬淡高妍。

尽倒琼壶酒，献金鼎药，固大椿年。缥缈飞琼妙舞，命双成、奏曲醉留连，云璈韵响泻寒泉。浩歌畅饮，斜月低河汉。渐绮霞、天际红深浅。动归思、回首尘寰，烂漫游、玉辇东还。杏花风、数里响鸣鞭。望长安路，依稀柳色，翠点春妍。

◎灵姥：谓西王姥也。

◎昆仑去地一万一千里，上有层城九重。或上倍之，是为阆风。或上倍之，是谓玄圃。以次相及。（《淮南子·墬形训》）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䌯。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天子传》）

◎七月七日，忽有青鸟飞集殿前。东方朔曰：“此西王母欲来。”有顷，王母至，三青鸟夹侍王母旁。（《汉武故事》）

◎赵简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穆天子传》郭璞注引《史记》）

◎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握青筠杖，共谈天地五方五行之精。（《拾遗记》）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

◎王母乃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汉武内传》）

◎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汉武内传》）

◎上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汉武内传》）

◎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南朝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癸酉（**1093**）八月，告下，公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甲戌（**1094**）正月，闻歌者歌《戚氏》，方论穆天子事，因依其声成《戚氏》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乐府词，最得意。幕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馀字，叙述甚备，欲刻石传后，为定武盛事，会谪去不果。今乃不载集中，至有立论排诋，以为非公作者。识真之难如此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东坡元祐末自礼部尚书帅定州日，官妓因宴，索公为《戚氏》。公方坐与客论穆天子事，颇讶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间他词，亦不容别进一语。且曰：“足为中山一时盛事。”（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归朝欢和苏坚伯固

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

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傜新唱，谁谓古今隔。

◎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是也。（《尔雅》郭璞注）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宋寇準《和倩桃》）

◎明晨挂帆席，离恨满沧波。（唐李白《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唐杜甫《哀江头》）

◎灵均：屈原字。

◎《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乐府诗集》）

◎长沙郡有夷蜑，名莫傜，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为名。（《隋书·地理志》）

◆甲戌（**1094**）闰四月，告下，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军州事。又告下，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又告下合叙，复曰不得与叙，仍知英州。六月告下，落左承议郎，责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七月，达九江，与苏坚别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木兰花令

宿造口，闻夜雨，寄子由、才叔。

梧桐叶上三更雨，惊破梦魂无觅处。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

梦中历历来时路，犹在江亭醉歌舞。尊前必有问君人，为道别来心与绪。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唐温庭筠《更漏子》）

浣溪沙

绍圣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同游大云寺，野饮松下，仍设松黄汤，作此阕。余近酿酒，名之曰“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

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

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临江仙惠州改前韵

九十日春都过了，贪忙何处追游。三分春色一分愁。雨翻榆荚阵，风转柳花球。

我与使君皆白首，休夸年少风流。佳人斜倚合江楼。水光都眼净，山色总眉愁。

◎三分春色，一分愁闷，一分风雨。（宋叶道卿《贺圣朝》）

殢人娇赠朝云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毗耶离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虽为白衣，持奉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三界，亦有妻子，常修梵行。（《维摩诘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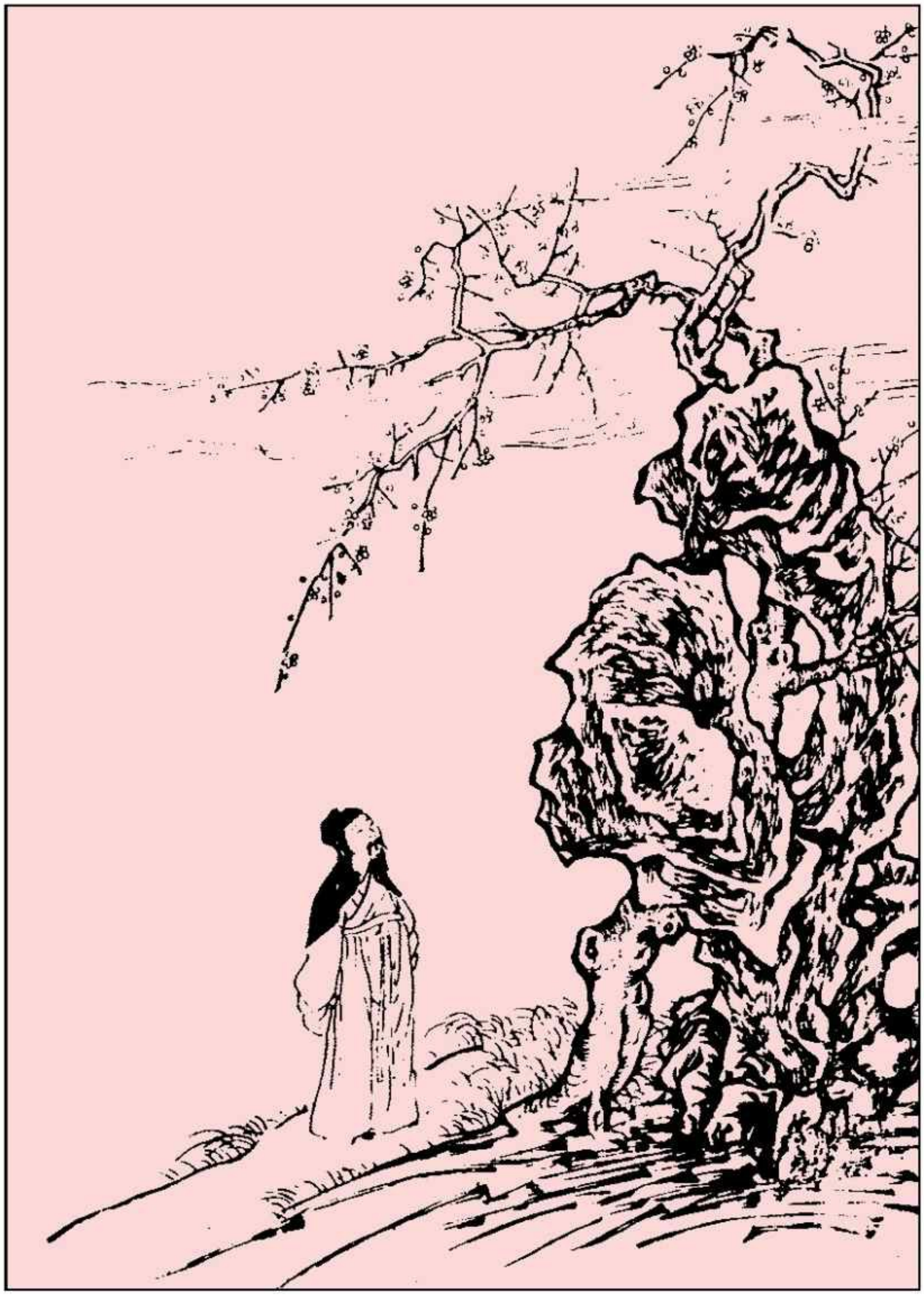
◎天女以天花散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天女曰：“结习未尽，故花着身。结习尽者，花不着身。”（《维摩诘经》）

◎纫秋兰以为佩。（战国屈原《离骚》）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词意图

◎么凤，惠州梅花上珍禽，名倒挂子，似绿毛凤而小，其矢亦香，俗人蓄之帐中。东坡《西江月》云“倒挂绿毛么凤”是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丙子（**1096**）十月，梅开作。（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东坡《蝶恋花》词云：**“**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犹不释口。东坡作《西江月》悼之。（宋惠洪《冷斋夜话》）

◆东坡贬惠州归，晁以道见公**“**海山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便道：**“**此老须得过海，只为古今人不能道及，应教罚去。**”**（《古今词话》引《太平乐府》）

减字木兰花己卯儋耳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旛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立春之日，立青旛于门外。（《续汉礼仪志》）

◎人日造华胜相遗，象瑞图金胜之形，又象西王母戴胜。（晋贾充《典戒》）

◆己卯（**1099**）立春日作。（宋傅藻《东坡纪年录》）

鹧鸪天

陈公密出侍儿素娘，歌《紫玉箫》曲劝老人酒，老人饮尽，为赋此词。

笑捻红梅亸翠翘，扬州十里最妖娆。夜来绮席亲曾见，撮得精神滴滴娇。

娇后眼，舞时腰，刘郎几度欲魂消。明朝酒醒知何处，肠断云间《紫玉箫》。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元符三年（**1100**）庚辰五月，告下，仍以琼州别驾廉州安置。七月，迁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十一月，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十二月，抵韶州，陈公密出素娘佐酒，为赋《鹧鸪天》词。（清王文诰《苏诗总案》）

苏轼词集卷三

水龙吟

小沟东接长江，柳堤苇岸连云际。烟村潇洒，人间一哄，渔樵早市。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但丝莼玉藕，珠杭锦鲤，相留恋，又经岁。

因念浮丘旧侣，惯瑶池、羽觞沉醉。青鸾歌舞，铢衣摇曳，壶中天地。飘堕人间，步虚声断，露寒风细。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此怀难寄。

◎杭，粈稻也。（《玉篇》）

◎昆仑阆风苑有玉楼十二，玄台九层，左瑶池，右翠水，有弱水九重，盖不可到。（《神仙传》）

◎贞观中，岑文本于山顶避暑，有叩门云上清童子。岑问曰："衣服皆轻细，何土所出？"答云："此上清五铢服。"又问曰："比闻六铢者天人衣，何五铢之异？"答云："尤细者则五铢也。"出门忽不见，惟见古钱一枚。（《博异志》）

◎（费）长房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后汉书·费长房传》）

◆有声画，无声诗，胥在其中。（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

又

露寒烟冷蒹葭老，天外征鸿寥唳。银河秋晚，长门灯悄，一声初至。应念潇湘，岸遥人静，水多菰米。□望极平田，徘徊欲下，依前被，风惊起。

须信衡阳万里，有谁家、锦书遥寄。万重云外，斜行横阵，才疏又缀。仙掌月明，石头城下，影摇寒水。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有盈盈泪。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诗经·秦风·蒹葭》）

满庭芳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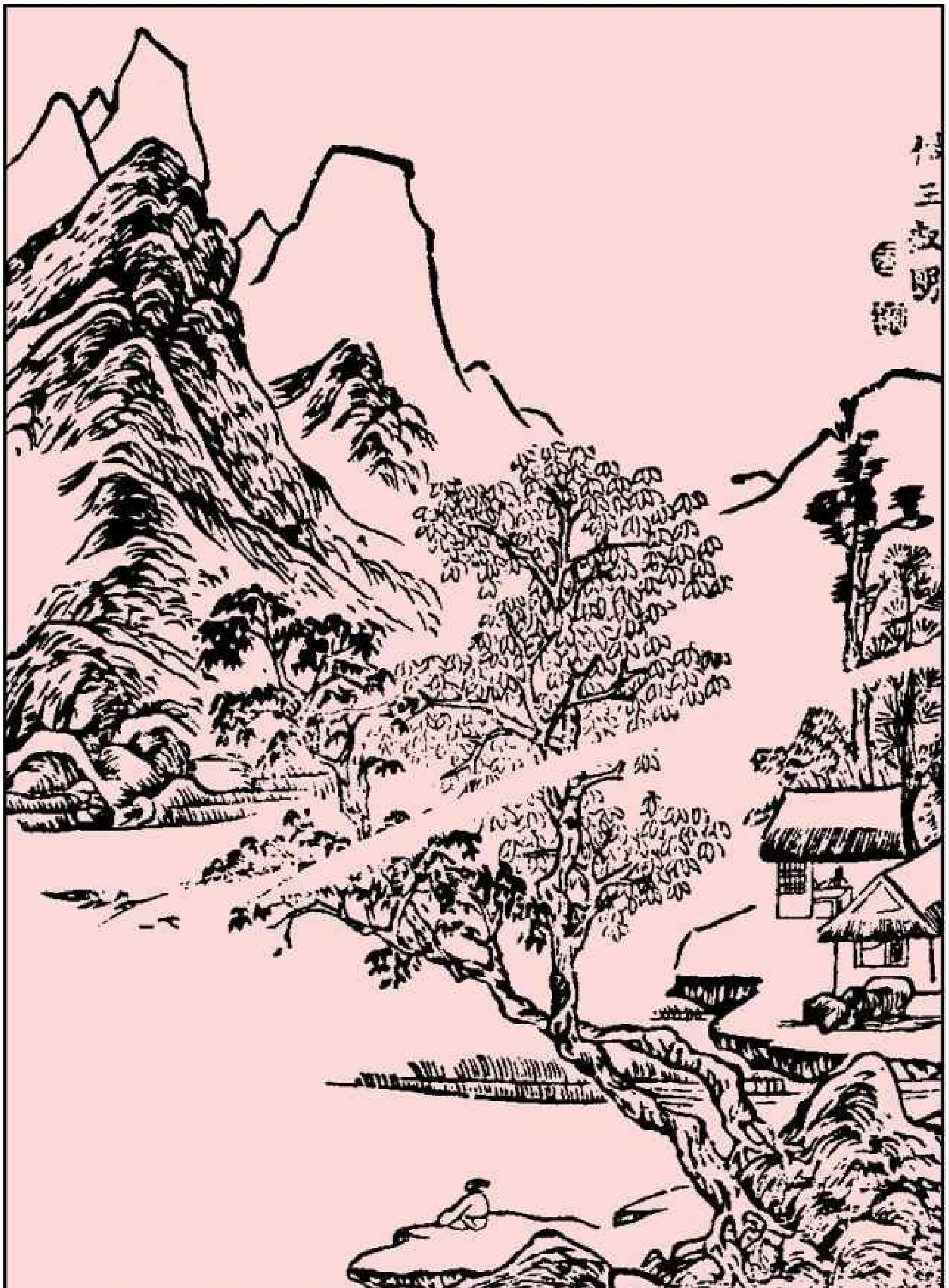
◎干忙：犹言空忙也。

◎昔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孔丛子·儒服》）

永遇乐

天末山横，半空箫鼓，楼观高起。指点裁成，东风满院，总是新桃李。纶巾羽扇，一尊饮罢，目送断鸿千里。揽清歌、馀音不断，缥缈尚萦流水。

年来自笑无情，何事犹有，多情遗思。绿鬓朱颜，匆匆拚了，却记花前醉。明年春到，重寻幽梦，应在乱莺声里。拍阑干、斜阳转处，有谁共倚。



《满庭芳》（蜗角虚名）词意图

◎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山，锺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

河。”（《韩诗外传》）

雨中花慢

邃院重帘何处，惹得多情，愁对风光。睡起酒阑花谢，蝶乱蜂忙。今夜何人，吹笙北岭，待月西厢。空怅望处，一株红杏，斜倚低墙。

羞颜易变，傍人先觉，到处被着猜防。谁信道、些儿恩爱，无限凄凉。好事若无间阻，幽欢却是寻常。一般滋味，就中香美，除是偷尝。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又

嫩脸羞蛾因甚，化作行云，却返巫阳。但有寒灯孤枕，皓月空床。长记当初，乍谐云雨，便学鸾凰。又岂料正好，三春桃李，一夜风霜。

丹青□画，无言无笑，看了漫结愁肠。襟袖上、犹存残黛，渐减馀香。一自醉中忘了，奈何酒后思量。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

一丛花初春病起

今年春浅腊侵年，冰雪破春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寒夜纵长，孤衾易暖，钟鼓渐清圆。

朝来初日半衔山，楼阁淡疏烟。游人便作寻芳计，小桃杏、应已争先。衰病少悰，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

三部乐

美人如月，乍见掩暮云，更增妍绝。算应无恨，安用阴晴圆缺。娇甚空只成愁，待下床又懒，未语先咽。数日不来，落尽一庭红叶。

今朝置酒强起，问为谁减动，一分香雪。何事散花却病，维摩无疾，却低眉、惨然不答。唱《金缕》、一声怨切。堪折便折，且惜取、年少花发。

◎不应有恨事，娇甚却成愁。（唐刘禹锡《三阁诗》）

◎自从别后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唐元稹《莺莺传》）

◎维摩诘尝以方便现身有疾，以其疾故，无数千人，皆往问疾。（《维摩诘经》）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君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杜秋娘《金缕衣》）

无愁可解

国工花日新作越调《解愁》，洛阳刘几伯寿闻而悦之，戏作俚语之词，天下传咏，以为几于达者。龙丘子犹笑之：“此虽免乎愁，犹有所解也。若夫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得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且恶乎解哉？”乃反其词，作《无愁可解》云。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着心里。你唤做、展却眉头，便是达者，也则恐未。

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欢游胜如名利。道即浑是错，不道如何即是。这里元无我与你，甚唤做、物情之外？若须待醉了，方开解时，问无酒、怎生醉。

◎刘伯寿，洛阳九老之一也。筑室嵩山玉华峰下，号玉华庵主。（宋朱弁《风月堂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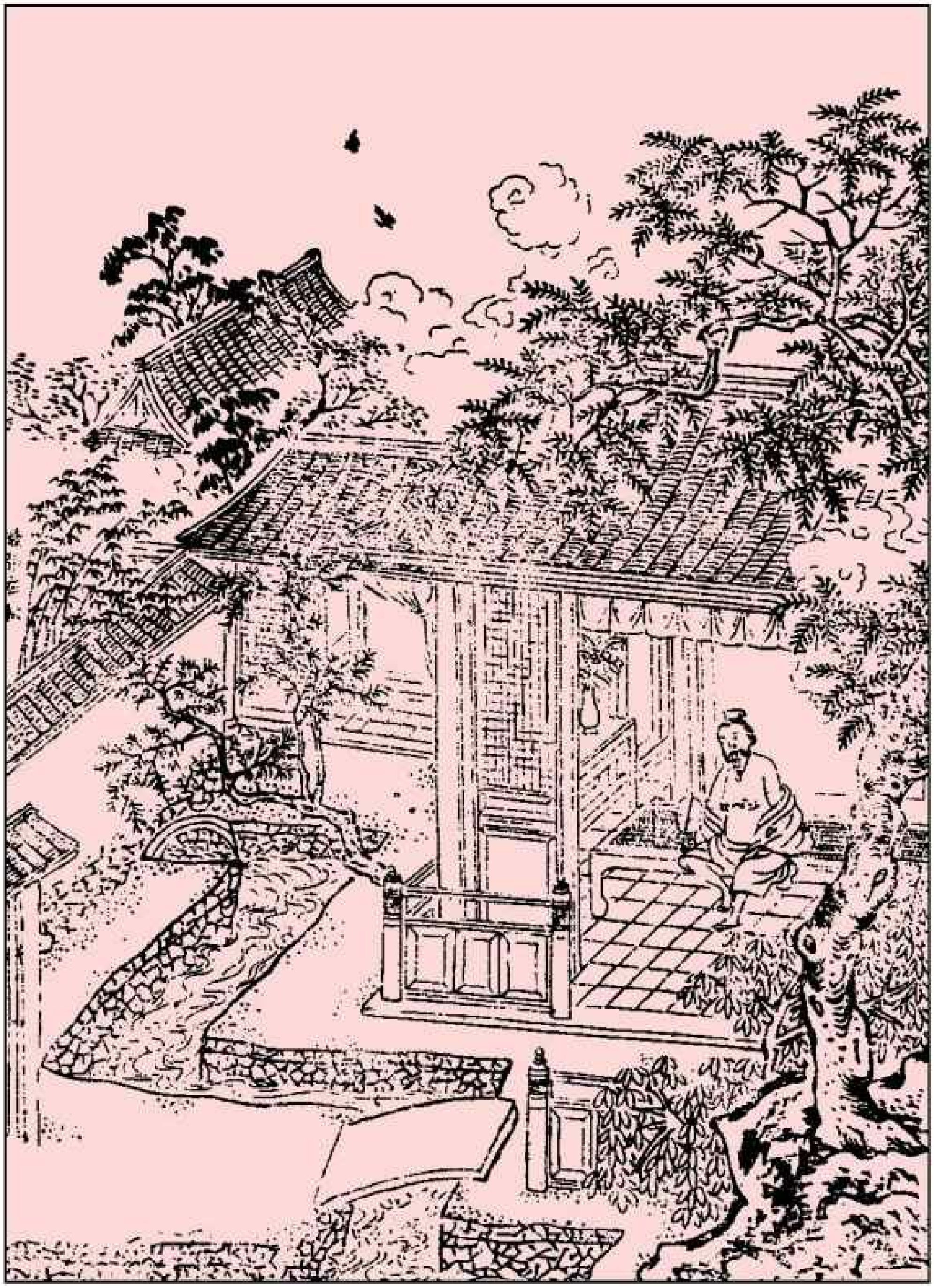
◎刘几在神宗时，与范蜀公重定大乐。洛阳花品曰状元红，为一时之冠。乐工花日新能为新声，汴妓部懿以色著，秘监致仕刘伯寿精音律。熙宁中，几携花日新就部懿家赏花欢咏，乃撰此曲。（明陈耀文《花草粹编》）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乐府《团扇郎歌》："白团扇，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晋书·乐志》）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词意图

◎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唐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唐白居易《题孤山寺石

榴花示众僧》）

◎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唐韩愈《杏花》）

◆《古今词话》云：苏子瞻守钱唐，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怒之。坐中倅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未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词云云。子瞻之作，皆目前事，盖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也。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盖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谓风流太守也，岂可与俗吏同日语哉？苕溪渔隐曰：野哉，杨湜之言，真可入《笑林》矣。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娼而发耶？"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用古诗"卷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盖初夏之时，千花事退，榴花独芳，因以申写幽闺之情。今乃云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词腔调寄《贺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此可笑者三也。《词话》中可笑者甚众，姑举其尤者。第东坡此词深为不幸，横遭点污，吾不可无一言雪其耻。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谓之詅痴符。今杨湜之言俚甚，而锓板行世，殆类是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东坡《贺新郎》，在杭州万顷寺作。寺有榴花树，故词中云石

榴。又是日有歌者昼寝，故词中云“渐困倚、孤眠清熟”。其真本云“乳燕栖华屋”，今本作“飞”字，非是。（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东坡《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蹙”以下皆咏榴，别一格也。（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哨遍

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罗天，正溶溶养花天气。一霎暖风回芳草，荣光浮动，卷皱银塘水。方杏靥匀酥，花须吐绣，园林排比红翠。见乳燕捎蝶过繁枝，忽一线炉香逐游丝。昼永人闲，独立斜阳，晚来情味。

便乘兴携将佳丽，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漫捻总伶俐。看紧约罗裙，急趣檀板，《霓裳》入破惊鸿起。颦月临眉，醉霞横脸，歌声悠扬云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鳷鹊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幻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

◎幔绳金麦穗，帘钩银蒜条。（北朝庾信《梦入堂内》）

◎炉烟细细驻游丝。（唐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纡修袂而将举，似惊鸿之欲翔。（唐谢偃《舞赋》）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唐李贺《将进酒》）

◎三万六千：注见卷一《南乡子》“东武望馀杭”。

木兰花令

元宵似是欢游好，何况公庭民讼少。万家游赏上春台，十里神仙迷海岛。

平原不似高阳傲，促席雍容陪语笑。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拚醉倒。

◎众人熙熙，如登春台。（《老子》）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史记·平原君列传》）

◎沛公（刘邦）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入通，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郦生瞋目按剑叱曰："走！复入言而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传》）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唐李白《襄阳歌》）

又

经旬未识东君信，一夕熏风来解愠。红绡衣薄麦秋寒，绿绮韵低梅雨润。

瓜头绿染山光嫩，弄色金桃新傅粉。日高慵卷水晶帘，犹带春醪红玉困。

◎楚王有琴曰绕梁，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晋傅玄《弈琴赋序》）

又

高平四面开雄垒，三月风光初觉媚。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

歌翻《杨柳》金尊沸，饮散凭阑无限意。云深不见玉关遥，草细山重残照里。

◎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唐白居易《杨柳枝》）

西江月

闻道双衔凤带，不妨单着鲛绡。夜香知与阿谁烧，怅望水沉烟袅。

云鬟风前绿卷，玉颜醉里红潮。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

◎新人桥上着春衫，旧主江边侧帽檐。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唐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

◎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亦谓之泉客。织轻绡于泉室，出以卖之，价千金。（《搜神记》）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毛传：僚，好貌。）

华清引

平时十月幸莲汤，玉甃琼梁。五家车马如水，珠玑满路旁。

翠华一去掩方床，独留烟树苍苍。至今清夜月，依前过缭墙。

◎华清宫有莲华汤，即贵妃沐浴之室也。以玉石为之。（《杨妃外传》）

◎每十月，帝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团成锦绣。国忠导以剑南旌节，遗钿堕舄，琴瑟玑琲，狼籍于道，香闻数十里。（《杨妃外传》）

◎马太后曰：“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门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顾视御者，不及远矣。虽不加谴怒，但绝岁用，冀以默愧其心耳。”（《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

◎绣岭明珠殿，层峦下缭墙。（唐杜牧《华清宫》）

苏幕遮咏选仙图

暑笼晴，风解愠，雨后馀清，暗袭衣裾润。一局选仙逃暑困，笑指尊前，谁向青霄近。

整金盆，轮玉笋。凤驾鸾车，谁敢争先进。重五休言升最紧。纵有碧油，到了输堂印。

◎今俗集古仙人作图为赌钱之戏，用骰子比色，先为散仙，次升上洞，以渐而至蓬莱、大罗等，列则众仙庆贺……此戏宋时已有。（清西厓《谈徵·事部·选仙图》）

◎重五、碧油、堂印：皆选仙彩名。

乌夜啼

莫怪归心速，西湖自有蛾眉。若见故人须细说，白发倍当时。

小郑非常强记，二南依旧能诗。更有鲈鱼堪切脍，儿辈莫教知。

◎郑述祖仕齐，与父皆为兖州刺史。歌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北史·郑述祖传》）

◎二南：湖妓有周、召者，号二南。

◎齐王辟（张翰）为大司马东曹掾，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何为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归。（《晋书·张翰传》）

临江仙

诗句端来磨我钝，钝锥不解生铓。欢颜为我解冰霜。酒阑清梦觉，春草满池塘。

应念雪堂坡下老，昔年共采芸香。功成名遂早还乡。回车来过我，乔木拥千章。

◎梅陶及钟雅好谈辩，纳辄困之，因谓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捶。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晋书·祖纳传》）

又送王缄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祖价遇鬼，鬼作思家诗云：“佳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太平广记》）

◎平恩侯许伯入第，盖宽饶贺之。酒酣，（盖）宽饶仰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惟谨慎为能得久。君侯可不戒哉？”（《汉书·盖宽饶传》）

又

夜到扬州，席上作。

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花谢，离恨几千重。

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依旧梦魂中。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唐杜甫《春日忆李白》）

◎珠帘：注见卷一《江城子》“玉人家在凤凰山”。

又

冬夜夜寒冰合井，画堂明月侵帏。青釭明灭照悲啼。青釭挑欲尽，粉泪裛还垂。

未尽一尊先掩泪，歌声半带清悲。情声两尽莫相违。欲知肠断处，梁上暗尘飞。

◎唐武宗疾笃，迁便殿，孟才人以笙歌获宠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当不讳，尔何为哉？”指笙囊泣曰：“请以此就缢。”上恻然。复曰：“妾尝艺歌，愿对上歌一曲，以泄其愤。”上以其恳，许之。乃歌一声《河满子》，气亟立殒。上令医候之，曰：“脉尚温而肠已断。”（唐张祜《孟才子叹》）

◎冬夜夜寒觉夜长，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月入闺，青釭明灭照悲啼。青釭灭，啼转多，掩妾泪，听君歌。歌有声，妾有情，情声相合两无违。一语不入意，从君万曲梁尘飞。（唐李白《夜坐吟》）

又赠王友道

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瑶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

省可清言挥玉麈，真须保器全真。风流何似道家纯。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

◎东阳：即沈约，曾为东阳太守。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唐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

◎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人也。”（《晋书·杜乂传》）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

◎（王恭）尝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晋书·王恭传》）

又

昨夜渡江何处宿，望中疑是秦淮。月明谁起笛中哀。多情王谢女，相逐过江来。

云雨未成还又散，思量好事难谐。凭陵急桨两相催。想伊归去后，应似我情怀。

渔家傲送张元康省亲秦州

一曲《阳关》情几许，知君欲向秦川去。白马皂貂留不住。回首处，孤城不见天霏雾。

到日长安花似雨，故关杨柳初飞絮。渐见靴刀迎夹路。谁得似，风流膝上王文度。

◎孤城隐雾深。（唐杜甫《野望》）

又

临水纵横回晚鞚，归来转觉情怀动。梅笛烟中闻几弄。秋阴重，西山雪淡云凝冻。

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定风波重阳括杜牧之诗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

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山未半曰翠微。（《尔雅》）

◎齐景公游于牛山，北临其国城而流涕，曰：“美哉国乎！郁郁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国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将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据从之泣，晏子独笑于旁。公雪涕而顾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与据皆从而泣，子之独笑何也？”晏子对曰：“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吾君方将被蓑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此臣之所以独窃笑也。”景公惭焉。（《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泪沾衣。（唐杜牧《九日齐安登高》）

又

莫怪鸳鸯绣带长，腰轻不胜舞衣裳。薄幸只贪游冶去，何处，垂杨系马恣轻狂。

花谢絮飞春又尽，堪恨，断弦尘管伴啼妆。不信归来但自看，怕见，为郎憔悴却羞郎。

◎新丰美酒斗十千，洛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柳树边。（唐王维《年少行》）

◎桓帝元嘉中，妇女作愁眉啼妆。啼妆者，薄拭目下若啼处。（《后汉书·五行志》）

又咏红梅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

南乡子

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着寻常淡薄衣。

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

◎画罗金缕难相见，故着寻常淡薄衣。（唐张籍《倡女词》）

◎西王母尝见帝于承华殿，东方朔（字曼倩）从青琐窃窥之，王母笑指朔曰：“仙桃三熟，此儿已三偷之矣。”（《汉武帝故事》。西真，西王母。）

又双荔支

天与化工知，赐得衣裳总是绯。每向华堂深处见，怜伊，两个心肠一片儿。

自小便相随，绮席歌筵不暂离。苦恨人人分拆破，东西，怎得成双似旧时。

又集句

寒玉细凝肤吴融，清歌一曲倒金壶郑谷。冶叶倡条遍相识李商隐，争如，豆蔻花梢二月初杜牧。

年少即须臾白居易，芳时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罗帐细垂银烛背韩偓，欢娱，豁得平生俊气无杜牧。

又

怅望送春杯杜牧，渐老逢春能几回杜甫。花满楚城愁远别许浑，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刘禹锡。

吟断望乡台李商隐，万里归心独上来许浑。景物登临闲始见杜牧，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

又

何处倚阑干杜牧，弦管高楼月正圆杜牧。胡蝶梦中家万里崔涂，依然，老去愁来强自宽杜甫。

明镜借红颜李商隐，须着人间比梦间韩愈。蜡烛半笼金翡翠李商隐，更阑，绣被焚香独自眠李商隐。

菩萨蛮

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二首。

画檐初挂弯弯月，孤光未满先忧缺。遥认玉帘钩，天孙梳洗楼。

佳人言语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应知，愿人无别离。

◎织女者，天孙女也。（《史记·天官书》）

又

风回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堕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来疏雨零。

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

又

城隅静女何人见，先生日夜歌彤管。谁识蔡姬贤，江南顾彦先。

先生那久困，汤沐须名郡。惟有谢夫人，从来是拟伦。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悦怿女美。（《诗经·邶风·静女》）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汉书·列女传》）

◎（顾）荣字彦先，吴国吴人也，为南土著姓。机神朗悟，弱冠仕吴为黄门侍郎。吴平，与陆机兄弟同入洛，时人号为“三俊”。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晋书·顾荣传》）

◎王凝之妻谢氏字道蕴，安西将军奕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初，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玄每称之，以敌道蕴。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晋书·列女传》）

又

绣帘高卷倾城出，灯前潋滟横波溢。皓齿发清歌，春愁入翠蛾。

凄音休怨乱，我已无肠断。遗响下清虚，累累一串珠。

◎响下清虚里。（唐杜甫《听杨氏歌》）

◎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礼记·乐记》）

又回文

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

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

又

火云凝汗挥珠颗，颗珠挥汗凝云火。琼暖碧纱轻，轻纱碧暖琼。

晕腮嫌枕印，印枕嫌腮晕。闲照晚妆残，残妆晚照闲。

又

峤南江浅红梅小，小梅红浅江南峤。窥我向疏篱，篱疏向我窥。

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离别惜残枝，枝残惜别离。

又回文四时闺怨

翠鬟斜幔云垂耳，耳垂云幔斜鬟翠。春晚睡昏昏，昏昏睡晚春。

细花梨雪坠，坠雪梨花细。颦浅念谁人，人谁念浅颦。

又

柳庭风静人眠昼，昼眠人静风庭柳。香汗薄衫凉，凉衫薄汗香。

手红冰碗藕，藕碗冰红手。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又

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

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

又

雪花飞暖融香颊，颊香融暖飞花雪。欺雪任单衣，衣单任雪欺。

别时梅子结，结子梅时别。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

又

娟娟侵鬓妆痕浅，双鬟相媚弯如剪。一瞬百般宜，无论笑与啼。

酒阑思翠被，特故腾腾地。生怕促归轮，微波先泥人。

又咏足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

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东昏侯凿金为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南史·齐本纪下》）

又

玉镮坠耳黄金饰，轻衫罩体香罗碧。缓步困春醪，春融脸上桃。

花钿从委地，谁与郎为意。长爱月华清，此时憎月明。

浣溪沙重九

珠桧丝杉冷欲霜，山城歌舞助凄凉。且餐山色饮湖光。

共挽朱轓留半日，强揉青蕊作重阳。不知明日为谁黄。

◎檐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明日萧条尽醉醒，残花烂熳开何益。（唐杜甫《叹庭前甘菊花》）

又

霜鬓真堪插拒霜，哀弦危柱作《伊》《凉》。暂时流转为风光。

未遣清尊空北海，莫因长笛赋山阳。金钗玉腕泻鹅黄。

◎《伊》《凉》：唐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乐于堂上。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是也。

◎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赋云：“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晋向秀《思旧赋序》）

◎鹅黄：酒色。

又

傅粉郎君又粉奴，莫教施粉与施朱。自然冰玉照香酥。

有客能为《神女赋》，凭君送与雪儿书。梦魂东去觅桑榆。

◎韩定辞，不知何许人。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裕女，舍于宾馆，命幕客马郁延接。一日燕会，韩即席有诗赠郁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管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坐中诸宾靡不钦讶，称为妙句。他日郁从容问韩以雪儿之事，韩曰：“雪儿，孝密之爱姬（或云孝齐），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中意者，即付雪儿协音律以歌之。”（宋阮阅《诗话总龟》）

又咏橘

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绿叶照林光。竹篱茅舍出青黄。

香雾噀人惊半破，清泉流齿怯初尝。吴姬三日手犹香。

◎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南朝沈约《橘》）

◎知君独卧思新橘，始摘犹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唐韦应物《答郑骑曹求青橘》）

又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

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

◎道字不正娇唱歌。（唐李白《对酒》）

◎趁燕：戏秋千也。妇女体轻，高低往来如飞燕。

◆苏子瞻有“铜琶铁板”之讥，然其《浣溪沙》“春闺”曰：“彩索身轻常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又

桃李溪边驻画轮，鹧鸪声里倒清尊。夕阳虽好近黄昏。

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时归去不销魂。

◎花月楼台近九衢，笙歌一曲倒金壶。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唐郑谷《席上贻歌者》）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

◎张生与崔氏谐遇，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为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红娘促起，崔氏娇啼宛转，红娘拥之而去。张生辨色而兴，自疑于心曰：“岂其梦耶？”所可明者，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唐元稹《莺莺传》）

又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画楼南畔夕阳过。

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磨。且来花里听笙歌。

又彭门送梁左藏

怪见眉间一点黄，诏书催发羽书忙。从教娇泪洗红妆。

上殿云霄生羽翼，论兵齿颊带风霜。归来衫袖有天香。

又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门外东风雪洒裾，山头回首望三吴。不应弹铗为无鱼。

上党从来天下脊，先生元是古之儒。时平不用鲁连书。

◎弹铗：注见卷二《满庭芳》“归去来兮”。

◎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馀，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史记·鲁仲连传》）

又端午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浴兰：注见卷一《少年游》“玉肌铅粉傲秋霜”。

◎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之曰长命缕也。（汉应邵《风俗通》）

◎或问辟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抱朴子·内篇·杂应》）

又

徐邈能中酒圣贤，刘伶席地幕青天。潘郎白璧为谁连？

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文帝践阼，历官至中郎将，所在著称。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子反毙于谷阳，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迁抚军大将军军师。（《三国志·魏志·徐邈传》）

◎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三国魏刘伶《酒德颂》）

◎（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构新词，而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都谓之连璧。（《晋书·夏侯湛传》）

◎支公（遁）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世说新语·排调》）

又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

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同社宴春秋。

◎（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汉书·龚遂传》）

◎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唐韩愈《南溪始泛三首》）

又

炙手无人傍屋头，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

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松柏肯惊秋。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觔尽。（《战国策·秦策》）

◎（王）衍字夷甫，幼而俊悟。武帝闻其名，问王戎曰：“夷甫当世谁比？”戎曰：“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耳。”（《晋书·王衍传》）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又

画隼横江喜再游，老鱼跳槛识清讴。流年未肯付东流。

黄菊篱边无怅望，白云乡里有温柔。挽回霜鬓莫教休。

◎昔伯牙鼓琴，而渊鱼出听。（《韩诗外传》）

◎陶潜九日无酒，乃于宅篱边菊丛中，摘菊盈把而坐。怅望久之，见白衣人至，乃太守王弘送酒使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续晋阳秋》）

又

入袂轻风不破尘，玉簪犀璧醉佳辰。一番红粉为谁新？

团扇不堪题往事，柳丝那解系行人。酒阑滋味似残春。

又

风卷珠帘自上钩，萧萧乱叶报新秋。独携纤手上高楼。

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当户照绸缪。香生雾縠见纤柔。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诗经·陈风·月出》。毛传：窕纠，舒之姿也。）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诗经·唐风·绸缪》）

又

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故加数语，令以《浣溪沙》歌之。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志和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叟。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新唐书·张志和传》）

◎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父》）

又方响

花满银塘水漫流，犀槌玉板奏《凉州》。顺风环佩过秦楼。

远汉碧云轻漠漠，今宵人在鹊桥头。一声敲彻绛河秋。

◎木有拍板方响，以体金应石，而备八音。（《新唐书·礼乐志》）

◎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调声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问其所从来，曰："妾本吴元济妓女。"俄遂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与也，光明皎洁，可照十数步。言其犀槌即响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应其中焉。（唐苏鹗《杜阳杂编》）

◎绛河：即银河。

又

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木奴何处避雌黄。

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含滋嚼句齿牙香。

◎李衡作宅于武陵龙阳汜洲上，种橘千株，勅其子曰：“吾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可以不贫矣。”（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柑一名木奴。（《本草》）

◎王衍能言，于意有不安者辄更易之，时号“口中雌黄”。（《晋阳秋》）

◎南金：南方出产的铜。后亦借指贵重之物。

又

山色横侵蘸晕霞，湘川风静吐寒花。远林屋散尚啼鸦。

梦到故园多少路，酒醒南望隔天涯。月明千里照平沙。

又

晚菊花前敛翠蛾，挼花传酒缓声歌。柳枝团扇别离多。

拥髻凄凉论旧事，曾随织女度银梭。当年今夕奈愁何。

◎伶玄买妾樊通德，谈道赵飞燕姊妹事，以手拥髻，凄然泣下。（《拾遗记》）

◎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南朝鲍照《代堂上歌行》）

又

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多病不胜衣。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有鹧鸪啼。此情惟有落花知。

南歌子

日薄花房绽，风和麦浪轻。夜来微雨洗郊坰，正是一年春好近清明。

已改煎茶火，犹调入粥饧。使君高会有馀清，此乐无声无味最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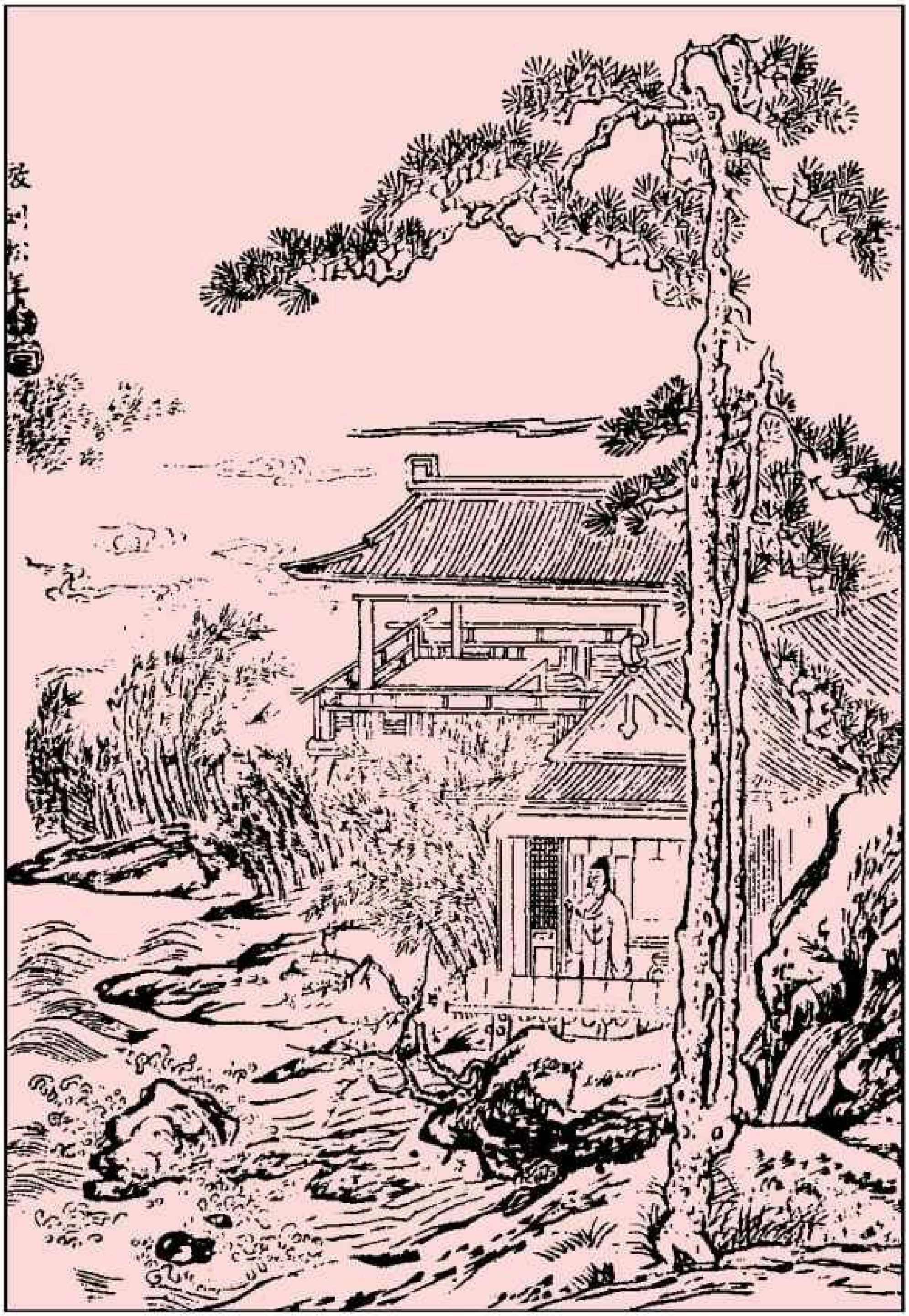
又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老婆三五少年时。

◎关南道吾和尚，因见巫师乐神，打鼓作舞，云："还识神也。"师于此大悟。后往德山，申其悟旨。德山乃印可。师往后每至升座时，着绯衣，执木简作礼。僧问："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师云："打动关南鼓，唱起德山歌。"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禅床作女人。"拜云："谢子远来，无可相待。"（《传灯录》）

能讲唱。”帝乃召大士入内，问曰：“用何高座？”大士对曰：“不用高



《浣溪沙》（风压轻云贴水飞）词意图

◎梁武帝请志公和尚讲经，志公对曰：“自有大士，见在渔行，善能讲唱。”帝乃召大士入内，问曰：“用何高座？”大士对曰：“不用高

座，只用拍板一具。”大士得板，遂乃唱经，并四十九颂，唱毕而去。大士乃傅大士也。（南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

◎武帝尝一夕焚章而召诸法师斋，人莫有知之者。大士诘朝即手持一铁槌，径往以叩梁之端门，而先赴召。时若娄约法师者犹或后至，若云先法师等，终不知所召矣。（南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序》）

◎唐薛逢尝策羸以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摭言集》）

又

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

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

又

笑怕蔷薇罥，行忧宝瑟僵。美人依约在西厢，只恐暗中迷路认馀香。

午夜风翻幔，三更月到床。簟纹如水玉肌凉，何物与侬归去有残妆。

◎江南地本无棘，或固墙隙，但植蔷薇枝而已。白乐天《蔷薇》诗：“留妓罥罗裳。”蔷薇罥乃隋炀帝宫中事，备见《南部烟花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莽何罗谋为逆，褎白刃从东箱上，见（金）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汉书·金日磾传》）

又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回，留取曲中一拍待君来。

又楚守周豫出舞鬟

绀绾双蟠髻，云敧小偃巾。轻盈红脸小腰身，叠鼓忽催花拍斗精神。

空阔轻红歇，风和约柳春。蓬山才调更清新，胜似缠头千锦共藏珍。

又

琥珀装腰佩，龙香入领巾。只应飞燕是前身，共看剥葱纤手舞凝神。

柳絮风前转，梅花雪里春。鸳鸯翡翠两争新，但得周郎一顾胜珠珍。

◎双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葱。（唐白居易《筝》）

◎（周）瑜字公瑾，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人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又

云鬓裁新绿，霞衣曳晓红。待歌凝立翠筵中，一朵彩云何事下巫峰。

趁拍鸾飞镜，回身燕漾空。莫翻红袖过帘栊，怕被杨花勾引嫁东风。

又

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虽非吾土且登楼，行尽江南南岸此淹留。

短日明枫缬，清霜暗菊球。流年回首付东流，凭仗挽回潘鬓莫教秋。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晋潘岳《秋兴赋序》）

江城子

银涛无际卷蓬瀛。落霞明，暮云平。曾见青鸾，紫凤下层城。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惜离情。

苍梧烟水断归程。卷霓旌，为谁迎？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舞罢鱼龙云海晚，千古恨，入江声。

◎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汉书·郊祀志》）

◎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纪》）

又

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

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又

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连理带头双□□，留待与，个中人。

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沉沉。谁道□□□系得人心。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

蝶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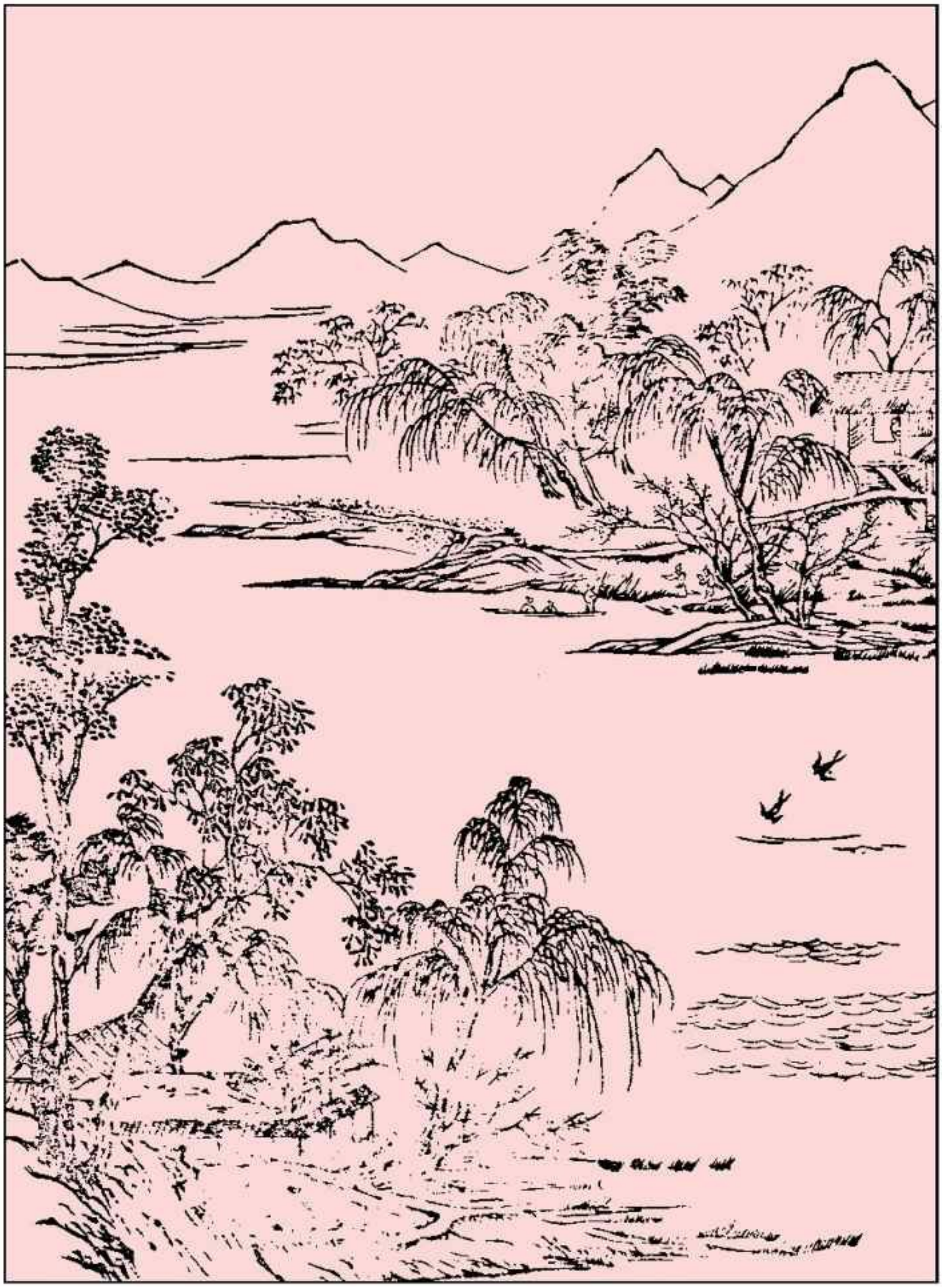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髯直是轶伦绝群。（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东坡《蝶恋花》词云云。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病极，犹不释口。东坡作《西江月》悼之。（宋惠洪《冷斋夜话》）

◆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啭，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林下词谈》）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意图

又代人赠别

一颗樱桃樊素口。不要黄金，只要人长久。学画鸦儿犹未就，眉间已作伤春皱。

扑蝶西园随伴走。花落花开，渐解相思瘦。破镜重来人在否，章台折尽青青柳。

◎韩翃有宠姬柳氏，从辟淄青置之都下。数岁，寄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答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全唐诗话》）

又

春事阑珊芳草歇。客里风光，又过清明节。小院黄昏人忆别，落红处处闻啼鴂。

咫尺江山分楚越。目断魂销，应是音尘绝。梦破五更心欲折，角声吹落梅花月。

◆东坡词“春事阑珊芳草歇”，升庵《词品》引唐刘瑶诗“瑶草歇芳心耿耿”，《传奇》女郎玉贞诗“燕折莺离芳草歇”，谓是坡词出处。不知谢灵运有“芳草亦未歇”句也。（况周颐《香海棠馆词话》）

◆“春事阑珊芳草歇”一首，凡六十字，字字惊心动魄。“只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恐无此魂消也。（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词意图

又

同安君生日放鱼，取《金光明经》救鱼事。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尔时流水长者子至大王所，作如是言：“我为大王国土人民，治种种病。渐渐游行，至彼空泽，见有一池，其水枯涸，有十千鱼为日所曝，今日困厄，将死不久。惟愿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负水，济彼鱼命，如我与诸病人寿命。”（《金光明经》）

◎望气者至南阳，曰：“气佳哉，郁郁葱葱。”（《后汉书·光武帝纪》）

◎（陆印）少善属文，甚为河间邢邵所赏。邵又与印父子彰交游，尝谓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北齐书·陆印传》）

◎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孟子·万章上》）

又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

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

又

昨夜秋风来万里。月上屏帏，冷透人衣袂。有客抱衾愁不寐，那堪玉漏长如岁。

羁舍留连归计未。梦断魂消，一枕相思泪。衣带渐宽无别意，新书报我添憔悴。

又

玉枕冰寒消暑气。碧簟纱厨，向午朦胧睡。莺舌惺忪如会意，无端画扇惊飞起。

雨后初凉生水际。人面桃花，的的遥相似。眼看红芳犹抱蕊，丛中已结新莲子。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又

雨霰疏疏经泼火。巷陌秋千，犹未清明过。杏子梢头香蕾破，淡红褪白胭脂涴。苦被多情相折挫。病绪厌厌，浑似年时个。绕遍回廊还独坐，月笼云暗重门锁。

又

蝶懒莺慵春过半。花落狂风，小院残红满。午醉未醒红日晚，黄昏帘幕无人卷。

云鬟鬅松眉黛浅。总是愁媒，欲诉谁消遣。未信此情难系绊，杨花犹有东风管。

◎鬅松，发乱貌。（《广韵》）

减字木兰花

云鬟倾倒，醉倚阑干风月好。凭仗相扶，误入仙家碧玉壶。

连天衰草，下走湖南西去道。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

又西湖食荔支

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坐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

轻红酽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

◎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漙。（唐杜甫《解闷》）

◎轻红擘荔枝。（唐杜甫《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时人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娘，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冢在城东报国院，冢旁今犹有此树云。（《荔枝谱》）

又送赵令晦之

春光亭下，流水如今何在也。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

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万变。官况阑珊，惭愧青松守岁寒。

◎当时楼下水，今日知何处？（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又

晓来风细，不会鹊声来报喜。却羡寒梅，先觉春风一夜来。

香笺一纸，写尽回纹机上意。欲卷重开，读遍千回与万回。

◎浪传乌鹊喜。（唐杜甫《得舍弟消息》）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晋书·列女传》）

又

天台旧路，应恨刘郎来又去。别酒频倾，忍听《阳关》第四声。

刘郎未老，怀恋仙乡重得到。只恐因循，不见而今劝酒人。

又

琵琶绝艺，年纪都来十一二。拨弄幺弦，未解将心指下传。

主人瞋小，欲向春风先醉倒。已属君家，且更从容等待他。

又雪

云容皓白，破晓玉英纷似织。风力无端，欲学杨花更耐寒。

相如未老，梁苑犹能陪俊少。莫惹闲愁，且折江梅上小楼。

◎雪花白英，谓之玉英。（《韩诗外传》）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氏，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南朝谢惠连《雪赋》）

又

玉房金蕊，宜在玉人纤手里。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袖风。

温香熟美，醉慢云鬟垂两耳。多谢春工，不是花红是玉红。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唐白居易《牡丹芳》）

又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

海南奇宝，铸出团团如栲栳。曾到昆仑，乞得山头玉女盆。

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

◎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伯仁曰：“此碗腹殊空，为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彻，所以可贵耳。”（《世说新语·排调》）

◎玉女庙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集仙录》）

又琴

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

悲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馀音在耳边。

◎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唐常建《破山寺后禅院》）

又

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妙思如泉，一洗闲愁十五年。

为公少止，起舞属公《公莫》起。风里银山，摆撼鱼龙我自闲。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传云项庄剑舞，项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汉高祖，且语项庄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汉王也。（《晋书·乐志》）

又

莺初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微雨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休辞醉倒，花不看开人易老。莫待春回，颠倒红英间绿苔。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花柳满皇都。（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又

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雨细风微，两足如霜挽纻衣。

江亭夜语，喜见京华新样舞。莲步轻飞，迁客今朝始是归。

行香子茶词

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夸君赐，初拆臣封。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贡茶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龙茶以贡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馀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宋杨大年《谈苑》）

◎建安人斗茶，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宋蔡襄《茶录》）

◆东坡有二韵事，见于《行香子》。秦、黄、张、晁为苏门四学士，每来必命取密云龙供茶，家人以此记之。廖明略晚登东坡之门，公大奇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则廖明略也。坡为赋《行香子》一阕。又尝约刘器之参玉版和尚，至帘泉寺，烧笋而食。刘问之，东坡指笋曰：“此玉版僧最善说法，使人得禅悦味。”遂有“曲生禅，玉版局，一时参”之句，亦《行香子》也。（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又

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儒生、何辱何荣？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

成都卜肆，寂寞君平。郑子真、严谷躬耕。寒灰炙手，人重人轻。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

◎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三国魏应璩《百一诗》）

◎（汲）黯姊子司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汉书·汲黯传》）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晋左思《咏史八首》）

◎谷口有郑子真，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子真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遂以其业终。及扬雄著书，称此二人，其论曰：谷口郑子真，不诎其志，耕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蜀严湛冥，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汉书·王贡传序》）

◎炙手可热势绝伦。（唐杜甫《丽人行》）

◎唐崔铉，宣宗时为宰相，所善者郑鲁、杨绍复、段瓌、薛蒙，

颇参议论，时语曰：“郑杨段薛，炙手可热。欲得命通，鲁绍瓌蒙。”帝闻之，题于扆。（宋傅干《注坡词》）

◎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史记·韩长孺列传》）

◎竺乾：古印度的别称。

◎无念无名：佛教以灭五欲，故无念；以存四谛，故无名。

又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人生天地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石火无烟光，还如世中人。（唐李白《拟古十二首》）

◎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晋刘伶《酒德颂》）

又病起小集

昨夜霜风，先入梧桐。浑无处、回避衰容。问公何事，不语书空。但一回醉，一回病，一回慵。

朝来庭下，飞英如霰。似无言、有意催侬。都将万事，付与千钟。任酒花白，眼花乱，烛花红。

◎霜风侵梧桐，众叶着树干。（唐韩愈《秋怀》）

◎（殷）浩被黜放，口无怨言，但终日书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晋书·殷浩传》）

◎破除万事无过酒。（唐韩愈《赠郑兵曹》）

点绛唇

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

◎（庾）亮在武昌，诸佐吏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亮至，便据胡床，谈咏竟日。（《晋书·庾亮传》）

又

红杏飘香，柳含烟翠拖金缕。水边朱户，门掩黄昏雨。

烛影摇风，一枕伤春绪。归不去，凤楼何处，芳草迷归路。

又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醉漾轻丝信慢流。（宋郑獬《渔父》）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又

月转乌啼，画堂宫徵生离恨。美人愁闷，不管罗衣褪。

清泪斑斑，挥断柔肠寸。瞋人问，背灯偷揾，拭尽残妆粉。

皂罗特髻

采菱拾翠，算似此佳名，阿谁消得。采菱拾翠，称使君知客。千金买、采菱拾翠，更罗裙、满把珍珠结。采菱拾翠，正髻鬟初合。

真个采菱拾翠，但深怜轻拍。一双子、采菱拾翠，绣衾下、抱着俱香滑。采菱拾翠，待到京寻觅。

虞美人

定场贺老今何在，几度新声改。怨声坐使旧声阑，俗耳只知繁手不须弹。

断弦试问谁能晓，七岁文姬小。试教弹作辊雷声，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

◎贺老即贺怀智，开元时乐工也。（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飞燕祖马大力，工理乐器。事江都王，为协律舍人。父万金，不肯传家业，偏习乐声。亡章曲，任为繁手哀声，自号凡靡之乐，闻者莫不心动焉。（《赵飞燕外传》）

◎（蔡）琰（字文姬）六岁，父邕夜鼓琴，弦绝，琰闻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问之，曰："第四弦。"（《蔡琰别传》）

◎开元中，有贺怀智善琵琶，用鹍鸡筋为弦，铁为捍拨。辊雷，其声如之也。（《杨妃外传》）

又

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晓来庭院半残红，惟有游丝千丈袅晴空。

殷勤花下重携手，更尽杯中酒。美人不用敛歌眉，我亦多情无奈酒阑时。

又

冰肌自是生来瘦，那更分飞后。日长帘幕望黄昏，及至黄昏时候转消魂。

君还知道相思苦，怎忍抛奴去？不辞迢递过关山，只恐别郎容易见郎难。

又

深深庭院清明过，桃李初红破。柳丝搭在玉阑干，帘外潇潇微雨做轻寒。

晚晴台榭增明媚，已拚花前醉。更阑人静月侵廊，独自行来行去好思量。

又

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更复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披。

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

如梦令

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

又

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阴青子。帘外百舌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

又题淮山楼

城上层楼叠巘，城下清淮古汴。举手揖吴云，人与暮天俱远。魂断，魂断，后夜松江月满。

阮郎归

绿槐高柳咽新蝉，熏风初入弦。碧纱窗下水沉烟，棋声惊昼眠。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然。玉盆纤手弄清泉，琼珠碎却圆。

◎寒蝉鸣高柳。（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

◎棹拂荷珠碎却圆。（唐杜甫《宇文晁尚书之甥崔彧司业之孙尚书之子重泛郑监审前湖》）

又梅花

暗香浮动月黄昏，堂前一树春。东风何事入西邻，儿家常闭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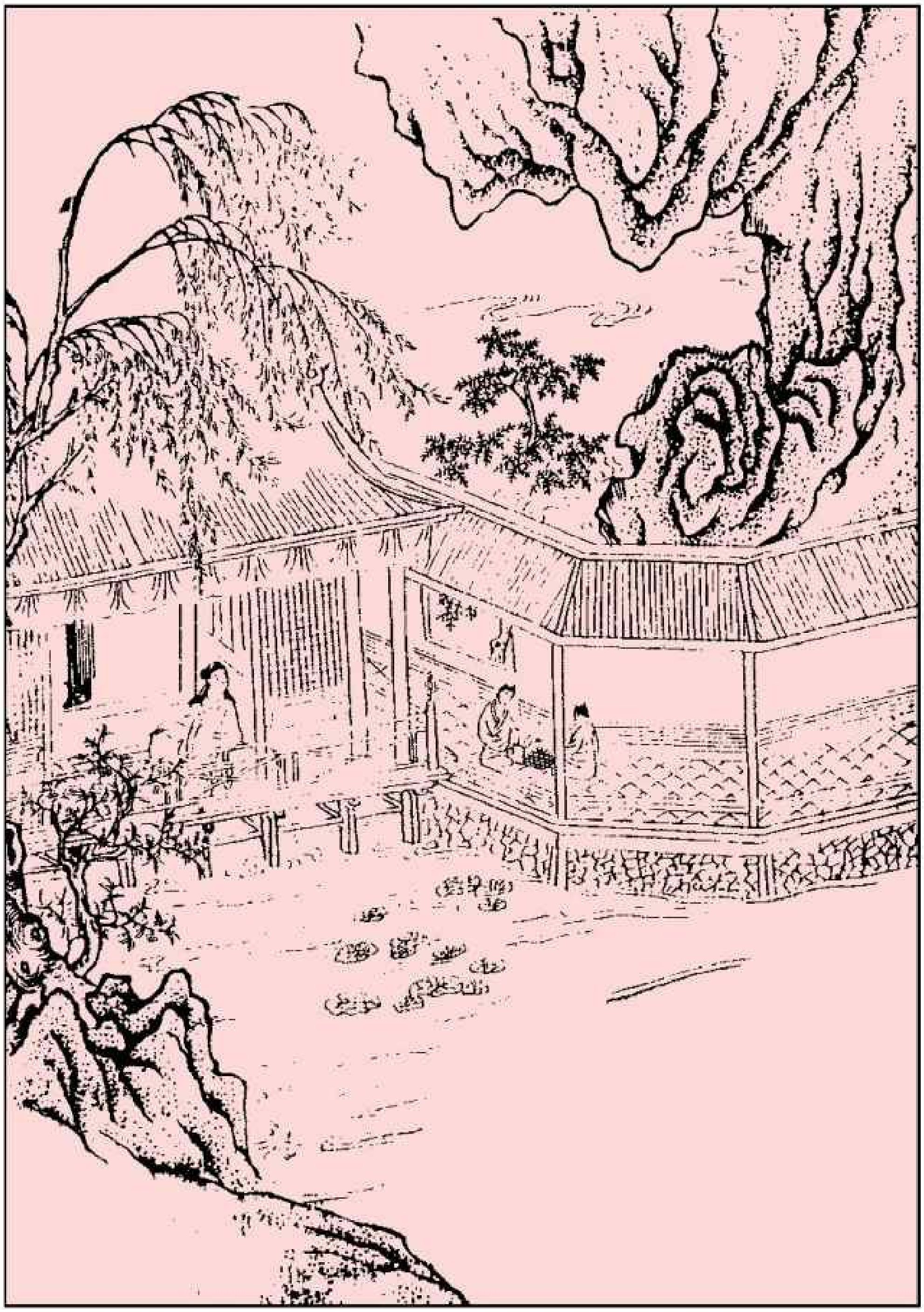
雪肌冷，玉容真，香腮粉未匀。折花欲寄岭头人，江南日暮春。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得入来？（唐薛维翰《春女苑》）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赠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开州记》）

◎汀洲采白蘋，日暮江南春。（南朝柳恽《江南曲》）



《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词意图

诉衷情

海棠珠缀一重重，清晓近帘栊。胭脂谁与匀淡，偏向脸边浓。

看叶嫩，惜花红，意无穷。如花似叶，岁岁年年，共占春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唐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又

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分明绣阁幽恨，都向曲中传。

肤莹玉，鬓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唐杜甫《咏怀古迹》）

◎魏文帝宫人慕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故号为蝉鬓。（《古今注》）

谒金门

秋帷里，长漏伴人无寐。低玉枕凉轻绣被，一番秋气味。

晓色又侵窗纸，窗外鸡声初起。声断几声还到耳，已明声未已。

◎纸窗明觉晓。（唐白居易《晓寝》）

又

秋池阁，风傍晓庭帘幕。霜叶未衰吹未落，半惊鸦喜鹊。

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一片懒心双懒脚，好教闲处着。

◎霜落江始寒，枫叶绿未脱。（唐李白《江上寄元六林宗》）

又

今夜雨，断送一年残暑。坐听潮声来别浦，月明何处去？

孤负金尊绿醑，来岁今宵圆否？酒醒梦回愁几许，夜阑还独语。

好事近

烟外倚危楼，初见远灯明灭。却跨玉虹归去，看洞天星月。

当时张范风流在，况一尊浮雪。莫问世间何事，与剑头微吷。

◎（范）式与汝南张劭为友，式曰：“后二年，当过拜尊亲，视孺子焉。”至期，劭白母，请杀鸡为黍待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约言，尔何相信之审耶？”至日，果至。（《后汉书·范式传》）

◎吹剑者，吷而已矣。（《庄子·则阳篇》）

天仙子

走马探花花发未，人与化工俱不易。千回来绕百回看，蜂作婢，莺为使，谷雨清明空屈指。

白发卢郎情未已，一夜剪刀收玉蕊。尊前还对断肠红，人有泪，花无意，明日酒醒应满地。

◎不恨卢郎年纪大，不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太晚，不见卢郎年少时。（唐崔氏《述怀》）

翻香令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馀熏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

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沉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

桃源忆故人

华胥梦断人何处，听得莺啼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寂莫闲庭户。

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楼上望春归去，芳草迷归路。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既寤，怡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列子·黄帝》）

调笑令效韦应物体

渔父，渔父，江上微风细雨。青蓑黄蒻裳衣，红酒白鱼暮归。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

又

归雁，归雁，饮啄江南南岸。将飞却下盘桓，塞外春来苦寒。寒苦，寒苦，藻荇欲生且住。

◎韦应物《调笑令》：“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荷花媚

霞苞电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重重青盖下。千娇照水，好红红白白。

每怅望、明月清风夜，甚低迷不语，夭邪无力。终须放、船儿去，清香深处住，看伊颜色。

占春芳

红杏了，夭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

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除是宁王。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

◎明皇好羯鼓，而宁王善吹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新唐书·礼乐志》）

一斛珠

洛城春晚，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

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

意难忘

花拥鸳房，记驼肩髻小，约鬓眉长。轻身翻燕舞，低语啭莺簧。相见处，便难忘，肯亲度瑶觞？向夜阑、歌翻郢曲，带换韩香。

别来音信难将，似云收楚峡，雨散巫阳。相逢情有在，不语意难量。些个事，断人肠，怎禁得恓惶？待与伊、移根换叶，试又何妨。

◎蝶欲试飞犹护粉，莺初学啭尚羞簧。（唐皮日休《闻鲁望游颜家林园病中有寄》）

◎韩寿美姿貌，充女见而悦焉，潜通音好。时西域贡奇香，一着人则经月不歇，帝惟赐充，充女密盗以遗寿。（《晋书·贾充传》）

总评

赵令畤《侯鲭录》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陈师道《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又引《世语》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王直方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又引《遯斋闲览》苏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又引《后山诗话》云晁无咎言："眉山公之言短于情，盖不更此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知也。

又后集引《复斋漫录》引晁无咎《评本朝乐章》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又引李清照《论词》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

又　《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为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连空"，快哉亭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初夏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夜登燕子楼词；"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咏笛词；"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咏梅词；"东武城南新堤就，涟漪初溢"，宴流杯亭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夏夜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别参寥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秋夜词；"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九日词；凡此十馀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雷大使之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胡寅《题酒边词》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朱弁《风月堂诗话》韩退之云："馀事作诗人。"未可以为笃论也。东坡以词曲为诗之苗裔，其言良是。然今之长短句，比之古乐府歌词，虽云同出于诗，而祖风已扫地矣。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昔东坡见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诗，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曰："学士又入小石调矣。"世人不察，便谓其诗

似词，不知坡之此言，盖有深意，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

王灼《碧鸡漫志》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律诗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

又　东坡先生以文章馀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若从柳氏家法，正自不分异耳。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黄晚年闲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后来学东坡者，叶少蕴、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黄差劣。苏在庭、石耆翁入东坡之门矣，短气跼步，不能进也。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

陆游《老学庵笔记》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孙奕《示儿编》子美以诗为文，退之以文为诗，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

汪莘《方壶诗馀自叙》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亦顾寓意何如尔。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

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真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嗟乎，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而愁髻龋齿作折腰步者阉然笑之。

沈义父《乐府指迷》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

王若虚《滹南诗话》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耳。"陈后山曰："宋玉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后知。"是直以公为不及于情也。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当如是，其溢为小词，而间及于脂粉之间，所谓滑稽玩戏，聊复尔尔者也。若乃纤艳淫媟，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辈，岂公之雅趣也哉？

又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自世之末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

元好问《新轩乐府引》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与？

王世贞《艺苑卮言》读子瞻文，见才矣，然似不读书者。读子瞻诗，见学矣，然似绝无才者。懒倦欲睡时，诵子瞻小文及小词，亦觉神王。

又　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又云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然文等耳，馀俱非子瞻敌也。

又　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

又　子瞻“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快语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壮语也。“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又“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爽语也。其

词浓与淡之间也。

张綖《诗馀图谱》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

俞彦《爰园词话》子瞻词无一语着人间烟火，此自大罗天上一种，不必与少游、易安辈较量体裁也。其豪放亦止“大江东去”一词。何物袁绹妄加品骘，后代奉为美谈，似欲以概子瞻生平。不知万顷波涛，来自万里，吞天浴日，古豪杰英爽都在，使屯田此际操觚，果可以“杨柳外晓风残月”命句否。且柳词亦只此佳句，馀皆未称。

又　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

徐喈凤《荫绿轩词证》词虽小道，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固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离乎性情以为言，岂是平论。

毛奇龄《中州吴孙庵词集序》若夫宋人以词传，若张先，若秦观，若周，若柳，若晏同叔，皆不善他体。欧阳永叔、苏子瞻即善他体矣。欧词不减张，而小逊于秦、苏，则遂有起而诮之者。

王又华《古今词论》张世文曰：“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弘之谓耳。然亦在乎其人，如少游多婉约，东坡多豪放，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大抵以婉约为正也。所以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贺贻孙《诗筏》李易安云："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而欧阳永叔、苏子瞻词，乃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尝记宋人有云："昌黎以文为诗，东坡以诗为词。"甚矣词家之难也。余谓易安所讥介甫、子固、永叔三人甚当；但东坡词气豪迈，自是别调，差不如秦七、黄九之到家耳。东坡自言平日不喜唱曲，故不中音律，是亦一短。以诗为词，难为东坡解嘲。若以为"句读不葺之诗"，抑又甚矣。

尤侗《王西樵炊闻卮语序》眉山二苏，风流竞爽，独至填词则丈六琵琶，偏让老髯，而颍滨不得一语，以此定为兄弟耳。

又《三十二芙蓉词序》世人论词，辄举苏、柳两家。然大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神宗叹为爱君；而柳七"晓风残月"有登溷之讥；至"太液波翻"忤旨抵地而罢；何遭遇之悬殊耶？予谓二子立身各有本末，即词亦雅俗自别。东坡"柳绵"之句，可入女郎红牙，使屯田赋《赤壁》，必不能制将军铁板之声也。

沈谦《读词杂说》词不在大小浅深，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

又　东坡"似花还似非花"一篇，幽怨缠绵，直是言情，非复赋物。

又　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有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作二句者，字数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纵横所协。此自确论。但子瞻填长调多用此法，他人即不尔。

又　词有櫽括体，有回文体。回文之就句回者，自东坡、晦庵始也。

王士禛《花草蒙拾》名家当行，固有二派。苏公自云："吾醉后作草书，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读坡词当作如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无乃为髯公所笑。

王士禛《倚声集序》诗馀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诗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

王士禛《分甘馀话》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词如少游、易安，固是本色当行，而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陈子宏曰："近日词，惟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然词曲以委曲为体，独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苏辛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

又《古今词话·词品》张炎曰："词须要出新意，能如东坡清丽舒徐，出人意表，不求新而自新，为周、秦诸人所不能到。"

又　苏长公为游戏之圣，邢俊臣亦滑稽之雄。

徐釚《词苑丛谈》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又　苏东坡“大江东去”，有铜将军铁绰板之讥：柳七“晓风残月”谓可令十七八女郎按红牙檀板歌之。此袁绹语也，后人遂奉为美谈。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柳纤艳处，亦丽以淫耳。

王弈清《历代词话》居士词岂无去国怀乡之感，殊觉哀而不伤。又引皇甫牧《玉匣记》云：子瞻常自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盖以不能唱曲故耳。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

李调元《雨村词话》今称东坡为坡翁，在宋时已然。沈端节克斋《朝中措》词末句云：“解道浅妆浓抹，从来惟有坡翁。”

田同之《西圃词说》陈眉公曰：“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斯为词论之至公。

又　华亭宋尚木徵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

王晓堂《匡山丛话》《后山诗话》云：“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言太过。东坡词最多，其间佳者如“大江东去”赤壁词、中秋词、快哉亭、咏笛、咏梅，直造古人不到处，“以诗为词”，是大不然。谓东坡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信之矣。

郭麐《灵芬馆词话》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

又　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

又　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旨趣》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苏、辛并称，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与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学而至。

方东树《昭昧詹言》疆坞先生曰：“东坡诗词天得，常语快句，乘云驭风，如不经虑而出之。凄淡豪丽，并臻妙诣。至于神来气来，如导师说无上妙谛，如飞仙天人，下视尘界。”

宋翔凤《乐府馀论》人谓苏词多不谐音律，则以声调高逸，骤难上口，非无曲度也。如今日俗工，不能度北《西厢》之类。

又　按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东坡才情极大，不为时曲束缚。然《漫录》亦载东坡送潘邠老词：（略）按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使大雅，则歌者不易习，亦风会使然也。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东坡以龙骧不羁之才，树松桧特立之操，故其词清刚隽上，囊括群英。院吏所云"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琶铁板，高唱大江东去"，语虽近谑，实为知音。然如《卜算子》（词略），则明漪绝底，芗泽不闻，宜涪翁称之为不食人间烟火。而造言者谓此词为惠州温都监女作，又或谓为黄州王氏女作。夫东坡何如人，而作墙东宋玉哉？至如《蝶恋花》之"枝上柳绵飞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坡命朝云歌之，辄泫然流涕，不能成声。《永遇乐》之"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新欢旧怨"，和章质夫杨花《水龙吟》之"晓来雨过，遗踪何在，半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洞仙歌》之"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澹，玉绳低转"，皆能簸之揉之，高华沉痛，遂为石帚导师，譬之慧能肇启南宗，实传黄梅衣钵矣。

谢章鋌《赌棋山庄词话》弇州谓苏、黄、稼轩，为词之变体，是也。

又　晏、秦之妙丽，源于李太白、温飞卿。姜、史之清真，源于张志和、白香山。惟苏、辛在词中，则藩篱独辟矣。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然辛以毕生精力注之，比苏尤为横

出。吴子律曰："辛之于苏，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殆不可以学而至。"此论或不尽然。苏风格自高，而性情颇歉，辛却缠绵恻悱。且辛之造语俊于苏。若仅以大论也，则室之大补如堂，而以堂为室，可乎？"

又　慢词北宋为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片玉则如拾遗，骎骎有盛唐之风矣……北宋欧、苏以上如齐、梁，周、柳以下如陈、隋。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陈履常谓东坡以诗为词，赵闲闲、王从之辈，均以为不然。称其词起衰振靡，当为古今第一。愚谓王、赵之徒推举太过也。何则？以诗为词，犹之以文为诗也。韩昌黎、苏眉山皆以文为诗，故诗笔健崛骏爽，而终非本色。以诗为词者，以诗为文，六朝俪偶之文是也。以词为诗，晚唐元人之诗是也。知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之失，则知矫之者之为健笔矣。而所失究在于不如其分也。夫太白以古为律，律不工而超出等伦；温、李以律为古，古即工而半无真气。持此为例，则东坡之诗词未能独占古今，而亦扫除凡近者欤？

冯煦《蒿庵论词》晁无咎为苏门四士之一，所为诗馀，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叶少蕴主持王学，所著《石林诗话》，阴抑苏、黄，而其词顾挹苏氏之馀波。岂此道与所问学，固多歧出邪？

沈曾植《菌阁琐谈》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絛《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则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刘熙载《艺概·词概》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又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又　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

又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又　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然悬崖撒手处，无咎莫能追蹑矣。

又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又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

又　苏、辛词似魏玄成之妩媚，刘静修词似邵康节之风流，倘泛泛然以横放瘦淡名之，过矣。

又　王敬美论诗云："河下舆隶，须驱遣另换正身。"胡明仲称"眉山苏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表。"此殆所谓"正身"者耶。

刘师培《论文杂记》东坡之词，慨当以慷，间邻豪放。原注："如《满庭芳》、《大江东去》、《江城子》诸词是。"

陈廷焯《词坛丛话》昔人谓东坡词胜于情，耆卿情胜于词，秦少游兼而有之。然较之方回、美成，恐亦瞠乎其后。

又　东坡词独树一帜，妙绝古今，虽非正声，然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不独耆卿、少游不及，即求之美成、白石，亦难以绳尺律之也。后人以绳尺律之，吾不知海上三山，彼亦能以丈尺计之否耶。

又　东坡词，一片去国流离之思，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寄慨无端，别有天地。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

又　词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水调歌头》、《卜算子·雁》、《贺新凉》、《水龙吟》诸篇，尤为绝构。

又　太白之诗，东坡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

又　东坡、少游，皆是情馀于词。耆卿乃辞馀于情。解人自辨之。

又　张綖云：“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矣。

又　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

又　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

不能学，亦不必学。

又　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

又　和婉中见忠厚易，超旷中见忠厚难，此坡仙所以独绝千古也。

又　宋词有不能学者，苏、辛是也……然苏、辛自是正声，人苦学不到耳。

又　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

又　东坡词全是王道。稼轩则兼有霸气，然犹不悖于王也。

又　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梦窗逸品也。

又　东坡一派，无人能继。

又　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又　东坡、稼轩，同而不同者也。

沈祥龙《论词随笔》唐人词，风气初开，已分二派。太白一派，传为东坡，诸家以气格胜，于诗近西江。飞卿一派，传为屯田，诸家以才

华胜，于诗近西昆。后虽迭变，总不越此二者。

张德瀛《词徵》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惟五子可称大家。

又　苏、辛二家，昔人名之曰词诗词论。愚以古词衡之曰，不用之时全体在，用即拈来，万象周沙界。

又　宋牧仲谓宋诗多沉僿，近少陵；元诗多轻扬，近太白。然词之沉僿，无过子瞻。长乐陈翼论其词云：“歌《赤壁》之词，使人抵掌激昂，而有击楫中流之心。歌《哨遍》之词，使人甘心澹泊，而有种菊东篱之兴”，可谓知言。

张祥龄《词论》辛、刘之雄放，意在变风气，亦其才只如此。东坡不耐此苦，随意为之，其所自立者多，故不拘拘于词中求生活。

王国维《人间词话》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又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又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又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又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

又　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况周颐《蕙风词话》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学看之，但得其粗率而已。其实二公不经意处，是真率，非粗率也。余至今未敢学苏、辛也。

又　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唯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

蒋兆兰《词说》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

陈洵《海绡说词》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

蔡嵩云《柯亭词论》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

陈匪石《声执》然而婉约之与豪放，温厚之与苍凉，貌乃相反，从而别之曰阳刚，曰阴柔。周济且准诸风雅，分为正变，则就表著于外者言之，而仍只舒敛之别尔。苏、辛集中，固有被称为摧刚为柔者。即观

龙川，何尝无和婉之作。

又　叫嚣儇薄之气皆不能中于吾身，气味自归于醇厚，境地自入于深静。此种境界，白石、梦窗词中往往可见，而东坡为尤多。

又　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

吴梅《词学通论》东坡词在宋时已议论不一，如晁无咎云：“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陈无己云：“东坡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陆务观云：“世言东坡不能词，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下，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又云：“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胡致堂云：“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张叔夏云：“东坡词清丽舒徐处，高出人表，周、秦诸人所不能到。”此在当时，毁誉已不定矣。至《四库提要》云：“词至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此为持平之论。余谓公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第就豪放处论，遂有铁板铜琶之诮，不知公婉约处何让温、韦，如《浣溪沙》云：“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祝英台》云：“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攲枕听鸣橹。”《永遇乐》云：“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人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西江月》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此等处与“大江东去”、“把酒问青天”诸作，如出两手，不独“乳燕飞华屋”、“缺月挂疏桐”诸词，为别有寄托也。要之，公天性豁达，襟抱开朗，虽境遇迍邅，而处之坦

然，即去国离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惟胸怀坦荡，词亦超凡人圣。后之学者，无公之胸襟，强为摹仿，多见其不知量耳。

黄庭坚词集

[宋]黄庭坚 著

马兴荣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庭坚词集

（宋）黄庭坚　著

马兴荣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马兴荣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父亲黄庶，曾代理康州知州，是专学杜甫、韩愈的诗人，著有《伐檀集》。叔父黄廉，仁宗嘉祐六年（1061）进士，因赞成新法，深得神宗赏识。他的舅父李常是著名藏书家，诗人。他的第一个岳父孙觉，第二个岳父谢师厚，也都是诗人。这对黄庭坚的成长，影响很大。

英宗治平四年（1067），黄庭坚二十三岁，考中进士。次年任叶县（今属河南）尉。神宗熙宁五年（1072）考中学官，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元年（1078），他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两首诗给徐州太守苏轼，表示仰慕之意。苏轼当即覆信称赞他“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答黄鲁直五首》）。从此两人缔交，终身不渝。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在舒州（今安徽安庆）游览了三祖山上的山谷寺，因爱其风光，便以“山谷道人”为号。元祐元年（1086）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馆阁，参与校定《资治通鉴》。以后又任神宗实录检讨官，加集贤校理，升起居舍人、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这一时期，他追随苏轼，常相唱和，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蔡卞等新党得势，他被贬为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先后被安置在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因又自号涪翁。徽宗即位后，他先后被任命为舒州知州、吏部员外郎，均未到任。崇宁元年（1102）六月知太平州（辖今安徽当涂、芜湖、繁昌），九日而罢，流寓荆州、鄂州一带。崇宁二年（1103）以“幸灾谤国”罪名被除名，流放宜州（今广西宜山）编管。崇宁四年（1105）九月三十日死于贬所，终

年61岁。

黄庭坚一生历尽坎坷，但在文艺上的成就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的书法与蔡襄、苏轼、米芾并称为宋代四大家。他的诗与苏轼齐名，后来形成了庞大的江西诗派。他的词也同样著名，但在当时和后世却有不同的看法。陈师道说：

>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后山诗话》）

而晁补之则说：

> 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

他们的意见是截然相反的。在陈师道看来，“今代词手”只有秦观和黄庭坚，他们是超越唐人的。而晁补之认为，黄庭坚词“不是当行家语”，而是诗。这就是说，黄庭坚是和苏轼一样“以诗为词”的。传为李清照所写的《词论》在对北宋词人所作的评论中说：

> 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

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三）

李清照认为：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词“别是一家”，这一点只有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庭坚“始能知之”。黄庭坚的词是符合“别是一家”要求的，只不过“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而已。这就是说，黄庭坚词与苏轼词是不相同的。而王灼《碧鸡漫志》仍然认为：“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卷二）其后，历代评黄庭坚词，大抵不出以上两种意见。清光绪年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出，对黄庭坚词持彻底否定的态度，他说：

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

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苏，亦去耆卿远甚。（卷一）

这对于近百年来对黄庭坚词评价的影响甚大，以至被誉为“宋词专家及其代表作品俱已入录，即次要作家如时彦、周紫芝、韩元吉、袁去华、黄孝迈等所制浑成之作，亦广泛采及，不弃遗珠”（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的朱孝臧《宋词三百首》，对黄庭坚词一首也不选。

黄庭坚词究竟是符合“本色”、符合“别是一家”，还是和苏轼一样“以诗为词”？黄庭坚于词是“门外汉”，还是可与秦观并称？要回答这些问题，只有从黄庭坚的词学观和他的创作实践来寻找答案。

黄庭坚的词学观最集中地表现在他为晏幾道《小山词》作的序文

中。他在序中说：

晏叔原，临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称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平生潜心六艺，玩思百家，持论甚高，未尝以沽世。余尝怪而问焉，曰："我槃跚勃窣，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独嬉弄于乐府之馀，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耳，罕能味其言也。……至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

在这一大段序言中，除了对晏幾道及其词的评价之外，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词原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歌词，是音乐的附属物。在民间时期，它的内容多样，但以写男女恋情为主，风格质朴。发展到文人手里以后，词主要成为侑酒助乐、娱宾遣兴的工具，风格趋于雅丽香软。正如后蜀广政三年（940）欧阳炯所说："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花间集序》）到北宋，苏轼认为词是从诗发展而来的，是诗的苗裔（《祭张子野文》："微词宛转，盖诗之裔。"），主张以诗为词，把诗的题材内容、手法、风格等引入词的领域，开拓了词的新天地，使词脱离了音乐的束缚。黄庭坚在这篇序言中说晏幾道出身高贵，学富才高，而不容于世，因此一腔悲愤，只能学诗人寓托比兴之句法，以乐府歌辞出之，成为"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这就是说，晏幾道把身世之感注入了艳情之作。类似的意见在黄庭坚的一些题跋中还可以看到，例如《跋秦少游踏莎行》："右少游发郴州回横州，多顾有

所属而作，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由此可见，黄庭坚认为：词与诗是同格的，可以用写诗的方法来写词。这和苏轼的意见是相同的。

第二，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法云秀对黄庭坚艳歌小词的批评和黄庭坚对这一批评所持的态度。原文是：

> 法云秀，关西人，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师曰：“若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为罪恶之由，吾恐非止堕恶道而已。”鲁直颔之，自是不作词曲。（据《学津讨原》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引《冷斋夜话》此段记载，文字虽有较大不同，但黄庭坚被法云秀说服则是相同的。而黄庭坚自己在上述《小山词》序中说的和《冷斋夜话》、《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所载却大不相同。他不但没有被法云秀说服，而且还责问法云秀：“特未见叔原之作耶？”黄庭坚对晏叔原《小山词》中的艳歌小词是怎样看的呢？除了上述有寄托的以外，他说：“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这就是说，对这类作品，他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至于他自己少时写的艳歌小词，他在《小山词》序中明确地说是“使酒玩世”的。换句话说，就是任性酗酒，轻蔑世事。其中有的也可能是像《小山词》的艳歌小词一样是有所寄托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年少丧父，生活在母家，十五六岁时跟随舅父李常游学淮南，言行深受李常影响。他在《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中说：“少也长母家，学海颇寻沿。诸公许似舅，贱子岂能贤。”（见宋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一五。）李常在熙宁初因反对新法被贬官，元祐初任户部尚书，又反对尽废新法，与司马光意见相左。这些对黄庭坚无疑也是有影响

的。但是，另外一方面，黄庭坚少年时也有放浪的生活，他自己晚年写的《蓦山溪》（朝来风日）下片就曾明明白白地说：“追思年少，走马寻芳伴。一醉几缠头，过扬州、珠帘尽卷。而今老矣，花似雾中看，欢喜浅。天涯远，信马归来晚。”他的好友张耒也有“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之句（《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诗》），就是明证。因此，在他的艳歌小词中有些是他少年时的生活写照也是自然的。据此可知，上述《冷斋夜话》及《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所载是不可信的，应该以黄庭坚自己在《小山词》序所说为准。

黄庭坚的身世遭遇、学养襟抱和他的词学观，形成了他的词所独具的风貌特点。这些特点，大略而言，有以下数端：

一、雅俗并存

一谈到黄庭坚词，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他那些运用口语、俗语写的词，特别是那些完全用口语、俗语写的通俗词，如《归田乐引》（暮雨濛阶砌）（对景还销瘦）、《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两同心》（一笑千金）、《少年心》（心里人人）、《丑奴儿》（济楚好得些）、《好女儿》（粉泪一行行）、《归田乐令》（引调得）、《卜算子》（要见不得见）等等。这些通俗词中有的写得情真意切，十分感人，如《少年心》：

> 对景惹起愁闷，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谁先有意，阿谁薄倖，斗顿恁、少喜多嗔。合下休传音问，你有我、我无你分。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

以口语写出一个对景伤情、相思成病的女子，斥责负心汉对爱情的不专一，表现了女子又恼又恨的心理和决裂的态度。写得清新质朴，酷似民间词，这在文人词中是不多见的。又如《望江东》：

>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以通俗的语言把一个相思者复杂的心理和真挚的感情写得曲折尽致。连自称"不喜山谷词"（清陈廷焯《词坛丛话》）的陈廷焯，也称赞这首词是佳作，他说这首词："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白雨斋词话》卷六）

相对通俗词而言的雅词，是词从民间传到文人手上后出现的。被誉

为“百代词曲之祖”（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的唐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就是明证。到了黄庭坚生活的那个时代，词进一步雅化了，正如徐度《却扫编》卷下所说：

> 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出，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

作为苏轼的门人，和苏轼一样主张“以诗为词”的黄庭坚自然写了不少雅词，如“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的《念奴娇》（断虹霁雨），被认为“词意益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的《满庭芳》（北苑春风），被明代沈际飞誉为“雕绘富有”（《草堂诗馀四集》续集）的《满庭芳》（修水浓青），被清代黄苏赞为“一往深秀，吐属隽雅绝伦”（《蓼园词评》）的《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被近代俞陛云评为“清婉有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的《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婉而有韵，丽而能雅”（同上）的《南歌子》（槐绿低窗暗）等等，都是人们所熟知的，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了。

二、内容丰富

黄庭坚的词题材多样，记游、写景、怀古、赠答、送别、说理、谈禅、咏物、男女恋情等等都有，确实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其中两部分很值得注意，一是写男女恋情的。男女相亲、相恋、相思是词的传统主题，黄庭坚在同时代词人中，这类词是写得比较多的。他受到“鄙俚不堪入诵”（清彭孙遹《金粟词话》）之类责备的也正是这类词。其实，男女恋情是人类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自然也应该是文学作品大量描写的，大量反映的。词，特别是民间词也不例外。而黄庭坚正是继承了民间词的这个传统，把许多爱情词写得活生生的，例如《归田乐引》：

> 对景还销瘦。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儿有。忆我又唤我，见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看承幸厮勾，又是尊前眉峰皱。是人惊怪，冤我忒撋就。拚了又舍了，一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

把热恋中的男女之间又恋又怨、又恨又爱的那种微妙的感情，写得淋漓尽致。这和那些主张写男女恋情时要有所“顾籍”（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要写得“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白雨斋词话》卷一）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自然会受到一些人的责难。

其次是表达对现实不满的。黄庭坚生活的时代，党争激烈，政局动荡，内忧外患频仍。这在他的诗里多所反映，在他的词里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如《水调歌头》：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只恐花深里，红雾湿人衣。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绛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黄庭坚在《跋东坡乐府》中称赞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而他自己这首《水调歌头》，正体现了这种超轶绝尘的审美理想。整首词以幻想的手法描写神游桃花源的情景。上片写桃花源的美妙和自己的向往，下片写自己只能孤芳自赏，明显地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之情。

又如元符三年（1100）黄庭坚得赦复官后在戎州或青神所写的《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词中所写的狂饮、雨中吹笛、簪花倒着冠，都是对世俗的一种戏弄侮慢；而加餐、观舞、听歌，则是对现实迫害的反抗。末两句以白发插黄花的放浪姿态，让旁人冷眼去看，更显示了词人反抗的强烈。崇宁二年（1103）黄庭坚以“幸灾谤国”的罪名被除名，羁管宜州。次年到达宜州后，冬天见梅花开放，有感而作，写了《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词中通过梅花把天涯与江南、平生与去国、垂老与少年作了对比，表现了他对整整十年所受迫害的不满。不过这种不满不像上述《鹧鸪天》所表达的那样强烈，而是相当含蓄。这当然和他的处境有关。

由于黄庭坚“以诗为词”，使词具有咏物的性质，故咏物词在他的词中比较多地出现了。其中以咏茶词最著名，如《品令》：

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

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通篇没有出现一个“茶”字，但是把茶的名贵以及破茶、碾茶、煮茶的过程，品茶的趣味、快活，都巧妙地表达出来了。说它是咏茶词或咏物词的佳作，并不过誉。

黄庭坚一生所恪守的是传统的儒家学说，但他又是祖心禅师的入室弟子，和惟清禅师、悟心禅师、倚遇禅师交谊都很深。南宋普济的《五灯会元》也将他排在南岳下十三世，称为居士，可见他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本来佛教就有唱道词，北宋天禧间僧道诚云：

> 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乐人名腊婆，取菩萨八相，缉为歌曲，令敬信者闻生欢喜心。今京师（汴）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归依》、《柳含烟》等，号“唐赞”。又南方禅人作《渔父》、《拨棹子》，唱道之词，皆此遗风也。（《释氏要览》卷下《杂记》）

作为佛教信徒的黄庭坚用词来说佛谈禅，是很自然的事。如《渔家傲》（三十年来无孔窍），写南岳临济宗福州灵云志勤禅师见桃花而悟道的故事，以及人们应以灵云为鉴及早悟道的感想。这类词，大抵内容与艺术两皆平平，除了表现禅理或禅趣外，并无特出之处。但是，黄庭坚却写了不少，不过他不是像僧人那样借此传道，只是戏作而已。这只要看他的《渔家傲》（万水千山来此土）小序，就可明了。

黄庭坚词中还有一首咏“打揭”的《鼓笛令》。“打揭”是宋代民间的一种博戏，李清照《打马图序》说这是一种“鄙俚不经见”的博戏，而黄庭坚把它写入词，成为宋词中仅有之作。由此可见黄庭坚词确是“无意

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

三、自具面目

人们常以“豪放”、“婉约”论词的艺术风格，而且习以苏轼词为豪放之首，以秦观词为婉约之魁。而黄庭坚词中既有《念奴娇》（断虹霁雨）这样洋溢着豪迈气概，乐观情绪，黄庭坚自己也称“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一）的豪放之作，同时也有像《清平乐》（春归何处）这样清新俏丽的婉约之篇。但是，话要说回来，黄庭坚从来是不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他要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在论书法时就曾说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豫章集》卷二八《题乐毅论后》）在《赠高子勉》四首中又说：“我不为牛后人。”对于词也不例外，他对词的传统风格采取兼收并蓄而又有所开拓创新的态度，所以他的词和苏轼、秦观词在艺术风格上均有所不同。拿上述《念奴娇》来说，在豪放中就寓有峭拔之气。下片中的“年少随我追凉，晚寻幽径，绕张园森木”、“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以散文句法入词，信笔挥洒，更别有风味。再拿上述《清平乐》来说，并不只是一味柔情脉脉，而是寓有清刚之风，所以有人把它归入豪放词。可以说，豪放、婉约是词的艺术共性，峭拔清刚才是黄庭坚词的风格特征。

黄庭坚最著名的诗论是：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宋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尔。古之能为文者，真能陶冶万物，虽

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黄庭坚《答洪驹父书》）

前者所谓“换骨”、“夺胎”，本是道家语。道家认为经过修炼，可以脱去凡骨换仙骨，脱去凡胎换圣胎。黄庭坚用以论诗歌创作，“换骨”是指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前人的诗意；“夺胎”则是指采用前人诗句而加以发展，形成新的意境。后者所谓“点铁成金”，本是佛家语（见宋道原《景德传灯录》一八《灵照禅师》）。黄庭坚用以论诗歌创作，则是说取古人之“陈言”要经过“陶冶”，重新熔铸。这些诗歌创作方法，黄庭坚既用之于诗，也用之于词。在黄庭坚词中，这种例子真是不胜枚举。最突出的，如他将唐代顾况的《渔父引》：“新妇矶头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露宿鱼惊。”和张志和的《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熔铸成一首《浣溪沙》：

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

苏轼称赞此词说：“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宋曾慥《乐府雅词》卷中）而清代的黄苏则认为：“‘无限事’、‘一时休’，写渔父情怀，未免语含愤激。涪翁一生坎壈，托兴于渔父，欲为恬适，终带牢骚。结句与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句，亦自神理迥别。张句是无心任运，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蓼园词评》）由此可见，金代王若虚所说的“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喻，世以为名言，以予观之，特剽窃之黠者耳”（《滹南诗话》卷三），是皮相之言而已。当然，黄庭坚的词和他的诗一样，不管是“夺胎”、“换骨”，还是“点铁成金”，偶尔也有弄巧成

拙的，这也无须讳言。

黄庭坚词还继承了民间词的传统，像柳永一样以市井语入词，但在这方面他比柳永走得还远。他往往是随心所欲地用俗语方言入词，如：

> 这訑尿黏腻得处煞是律。据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无心除告佛。（《望远行》）

> 意思里、莫是赚人咿，噷奴真个嘚，共人嘚。（《归田乐令》）

这无疑增加了后世读者了解他的词的难度。

总之，黄庭坚对于词，有与苏轼相同的认识，也把诗的创作方法用之于词；同时他又继承了词的传统，对当时流行于民间的歌词（包括佛教的唱道词）也有所吸收，这就形成了他的词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自具面目的特点。可以说，在柳、苏两种词风相对立又互相渗透的当时词坛，黄庭坚词既受他们的影响，又能自我独立，而且影响了后代的辛稼轩等人（见金元好问《遗山文集》卷三六《新轩乐府引》），这是不易的。本文开头所说的陈师道、晁补之、李清照、王灼等人对黄庭坚词的评价，都只是从他的某些词或词的某些方面着眼，虽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无偏颇之处。至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对黄庭坚词的评价，则纯粹是从“温柔敦厚”的观点出发的。

综观黄庭坚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词作，不难看出黄庭坚词表达了他的爱好、兴趣、欢乐、苦痛，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这在宋词中是独树一帜的。读黄庭坚词，不当只观其与人相同处，还当观其别裁蹊径、不落窠臼处；不当只观其谨守绳墨处，还当观其豪纵恣肆、妙趣天出处；不当只观其当时的地位高下，还当观其对后世的影响。

【编者按：此次出版，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黄庭坚词中的疑难字词和涉及的典故作了简要的注释，并择要将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此外，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黄庭坚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马兴荣）
黄庭坚词集
沁园春（把我身心）
惜馀欢（四时美景）
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
看花回（夜永兰堂醺饮）
念奴娇（断虹霁雨）
昼夜乐（夜深记得临歧语）
逍遥乐（春意渐归芳草）
雨中花慢（政乐中和）
醉蓬莱（对朝云叆叇）
又（对朝云叆叇）
满庭芳（北苑龙团）
又（风力驱寒）
又（明眼空青）
又（初绾云鬟）
又（修水浓青）
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
又（落日塞垣路）
促拍满路花（秋风吹渭水）
洞仙歌（月中丹桂）
蓦山溪（山围江暮）
又（鸳鸯翡翠）
又（稠花乱蕊）

又（山明水秀）
望远行（自见来）
忆帝京（银烛生花如红豆）
又（薄妆小靥闲情素）
又（鸣鸠乳燕春闲暇）
撼庭竹（呜咽南楼吹落梅）
下水船（总领神仙侣）
归田乐引（暮雨濛阶砌）
又（对景还销瘦）
离亭燕（十载尊前谈笑）
千秋岁（苑边花外）
又（世间好事）
江城子（画堂高会酒阑珊）
又（新来曾被眼奚搐）
两同心（巧笑眉颦）
又（一笑千金）
又（秋水遥岑）
少年心（对景惹起愁闷）
又（心里人人）
青玉案（烟中一线来时路）
又（行人欲上来时路）
喝火令（见晚情如旧）
品令（败叶霜天晓）
又（凤舞团团饼）
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老）
又（万水千山来此土）
又（三十年来无孔窍）

又（忆昔药山生一虎）
又（百丈峰头开古镜）
丑奴儿（得意许多时）
又（济楚好得些）
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
又（把酒花前欲问溪）
又（小院难图云雨期）
又（自断此生休问天）
又（晚岁监州闻荔枝）
又（准拟阶前摘荔枝）
又（上客休辞酒浅深）
又（歌舞阑珊退晚妆）
河传（心情老懒）
拨棹子（归去来）
蝶恋花（海角芳菲留不住）
步蟾宫（虫儿真个恶灵利）
踏莎行（画鼓催春）
又（临水夭桃）
醉落魄（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
又（陶陶兀兀，人生无累何由得）
又（陶陶兀兀，人生梦里槐安国）
又（陶陶兀兀，醉乡路远归不得）
玉楼春（凌歊台上青青麦）
又（翰林本是神仙谪）
又（青壶乃似壶中谪）
又（庾郎三九常安乐）
又（少年得意从军乐）

又（风开冰面鱼纹皱）
又（东君未试雷霆手）
又（新年何许春光漏）
又（黄金捍拨春风手）
又（黔中士女游晴昼）
又（可怜翡翠随鸡走）
虞美人（平生本爱江湖住）
又（天涯也有江南信）
南乡子（落帽晚风回）
又（招唤欲千回）
又（未报贾船回）
又（黄菊满东篱）
又（卧稻雨馀收）
又（诸将说封侯）
鹊桥仙（八年不见）
又（朱楼彩舫）
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鸟飞）
又（塞雁初来秋影寒）
又（黄菊枝头生晓寒）
又（万事令人心骨寒）
又（紫菊黄花风露寒）
又（节去蜂愁蝶不知）
又（闻说君家有翠蛾）
又（汤泛冰瓷一坐春）
鼓笛令（酒阑命友闲为戏）
又（宝犀未解心先透）
又（见来两两宁宁地）

又（见来便觉情于我）
浪淘沙（忆昔谪巴蛮）
留春令（江南一雁横秋水）
南歌子（槐绿低窗暗）
又（诗有渊明语）
又（郭大曾名我）
又（万里沧江月）
望江东（江水西头隔烟树）
一落索（谁道秋来烟景素）
西江月（断送一生唯有）
又（龙焙头纲春早）
又（月侧金盆堕水）
又（别梦已随流水）
又（宋玉短墙东畔）
桃源忆故人（碧天露洗春容净）
画堂春（摩围小隐枕蛮江）
贺圣朝（脱霜披茜初登第）
阮郎归（盈盈娇女似罗敷）
又（烹茶留客驻雕鞍）
又（歌停檀板舞停鸾）
又（摘山初制小龙团）
又（黔中桃李可寻芳）
又（退红衫子乱蜂儿）
又（贫家春到也骚骚）
更漏子（庵摩勒）
又（体妖娆）
清平乐（黄花当户）

又（休推小户）
又（舞鬟娟好）
又（乍晴秋好）
又（春归何处）
又（冰堂酒好）
好事近（歌罢酒阑时）
又（一弄醒心弦）
又（不见片时霎）
谒金门（山又水）
好女儿（小院一枝梅）
又（春去几时还）
又（粉泪一行行）
减字木兰花（襄王梦里）
又（使君那里）
又（巫山古县）
又（诗翁才刃）
又（苍崖万仞）
又（馀寒争令）
又（终宵忘寐）
又（中秋多雨）
又（中秋无雨）
又（浓阴骤雨）
又（举头无语）
又（月中笑语）
又（常年夜雨）
诉衷情（小桃灼灼柳鬖鬖）
又（一波才动万波随）

又（旋揎玉指着红靴）
采桑子（荔枝滩上留千骑）
又（虚堂密候参同火）
又（投荒万里无归路）
又（马湖来舞钗初赐）
又（宗盟有妓能歌舞）
又（夜来酒醒清无梦）
又（樱桃着子如红豆）
又（城南城北看桃李）
归田乐令（引调得）
卜算子（要见不得见）
菩萨鬘（半烟半雨溪桥畔）
又（细腰宫外清明雨）
雪花飞（携手青云路稳）
浣溪沙（飞鹊台前晕翠蛾）
又（一叶扁舟卷画帘）
又（新妇矶头眉黛愁）
点绛唇（浊酒黄花）
又（几日无书）
又（罗带双垂）
调笑令（无语）
宴桃源（天气把人僝僽）
补遗
满庭芳（北苑春风）
画堂春（东风吹柳日初长）
又（画堂西畔有池塘）
菩萨蛮（轻风袅断沉烟炷）

诉衷情（珠帘绣幕卷轻霜）
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鸟飞）
醉落魄（苍颜华发）
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
青玉案（弃我之官穷海上）
总评
返回总目录

沁园春

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见，百方做计，未能偎倚，早觅东西。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添憔悴，镇花销翠灭，玉瘦香肌。

奴儿又有行期，你去即、无妨我共谁。向眼前常见，心犹未足，怎生禁得，真个分离。地角天涯，我随君去，掘井为盟无改移。君须是，做些儿相度，莫待临时。

◎做计：使计，筹画。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争拈得。（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

◎镇：常，久。

◎怎生禁得：怎样耐得。

◎有为者，辟若掘井。（《孟子·尽心上》。掘井为盟，谓情志坚定不移。）

◎相度：了解，考虑。

◆宋陈善《扪虱新话》卷三：“黄鲁直初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于我法中，当堕泥犁之狱。”故集中艳词多为其年轻时

作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惜馀欢茶词

四时美景，正年少赏心，频启东阁。芳酒载盈车，喜朋侣簪合。杯觞交飞劝酬献，正酣饮、醉主公陈榻。坐来争奈，玉山未颓，兴寻巫峡。

歌阑旋烧绛蜡。况漏转铜壶，烟断香鸭。犹整醉中花，借纤手重插。相将扶上，金鞍騕褭，碾春焙、愿少延欢洽。未须归去，重寻艳歌，更留时霎。

◎东阁：招贤之所。

◎簪合：连缀、会合。

◎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官曹。稚不就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后汉书·徐稚传》）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玉山，喻人品德仪容优美。）

◎漏转铜壶：指铜壶滴漏以计时。

◎香鸭：指鸭形香炉。

◎騕褭，神马，日行万里。（《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

◆此首当作于年轻未第时。张耒《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诗云：“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词中道“醉主公陈榻”，盖以

东汉豫章高士徐稚自比。（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水龙吟黔守曹伯达供备生日

早秋明月新圆，汉家戚里生飞将。青骢宝勒，绿沉金锁，曾随天仗。种德江南，宣威西夏，合宫陪享。况当年定计，昭陵与子，勋劳在、诸公上。

千骑风流年少，暂淹留、莫孤清赏。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遍舞摩围，递歌彭水，拂云惊浪。看朱颜绿鬓，封侯万里，写凌烟像。

◎戚里：帝王外戚聚居处。

◎（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史记·李将军列传》）

◎青骢：马之青白色杂毛者。

◎绿沉金锁：以浓绿色漆柄之枪及金锁甲。

◎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唐杜甫《重过何氏五首》）

◎种德：施恩德于人。

◎合宫：相传为黄帝之明堂。

◎昭陵：宋仁宗葬永昭陵，故宋人以昭陵作仁宗的代称。

◎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仰见飞鸟。更羸谓魏王曰：“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间，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战国策·楚策四》）

◎摩围：摩围山，在黔州。黄庭坚贬黔时居摩围阁。

◎绿鬓朱颜，道家装束，长似少年时。（宋晏殊《少年游》）

◎（班）超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班超在西域三十馀年，封定远侯。（《后汉书·班超传》）

◎凌烟像：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画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等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曹伯达，名谱。供备，即供备库使，宋属西班诸司使。通常无职掌，仅为武臣迁转之阶。见《宋史·职官志》。任渊《山谷年谱》：“山谷初到黔南，曹谱伯达，张诜茂宗为守贰，待之颇厚。”山谷《与大主簿三十三书》：“太守曹供备谱，济阳之侄，通判张诜张景俭，孙公休之妻弟，皆贤雅，相顾如骨肉。”（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看花回茶词

夜永兰堂醺饮，半倚颓玉。烂熳坠钿堕履，是醉时风景，花暗残烛。欢意未阑，舞燕歌珠成断续。催茗饮、旋煮寒泉，露井瓶窦响飞瀑。

纤指缓、连环动触，渐泛起、满瓯银粟。香引春风在手，似粤岭闽溪，初采盈掬。暗想当时，探春连云寻篁竹。怎归得，鬓将老，付与杯中绿。

◎烂熳：散乱。

◎银粟：茗花。喻浮在茶水面上的白沫。

◎连云：喻其高。

◎杯中绿：原指酒，此指茶。

◆此首作于中年在外宦游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念奴娇

八月十八日同诸生步自永安城楼，过张宽夫园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众客。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嫦娥何处，驾此一轮玉。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渌。

年少随我追凉，晚寻幽径，绕张园森木。醉倒金荷，家万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

◎金荷：金制莲叶形杯皿，此为酒杯之美称。

◎日暮数峰青似染。（五代王建《江陵使至汝州》）

◎桂影：神话中月中桂树之影。

◎醽渌：美酒名。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

◎一杯相属君当歌。（唐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

◎老子：作者自谓，犹言老夫。

◎孙郎：指善吹笛者孙彦立。

◎坐来，犹云适才或正当其时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篁竹坚而促节，体圆而质坚，皮白如霜粉。大者宜刺船，细者为笛。（南朝戴凯之《竹谱》。霜竹，此指笛。）

◆此首作于元符元年戊寅（**1098**），时山谷在戎州贬所。永安城楼，乃州治之南城。黄罃《山谷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卷二七：“先生有题名云：‘元符始元重九日，同僧在纯，道人唐履，举子蔡相、张溥、子相、侄桓步自无等院，登永安门游息……责授涪州别驾戎州安置黄庭坚鲁直书。’”（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山谷云：……（按与小序略同）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鲁直在洛时，歙人祝颀，字有道，因知命以识鲁直，及谪黔中，有道访之，鲁直为书帖云：“凡士大夫胸中，不时时以古今浇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又赠以词，所谓“长杨风桃青骢尾”者也。鲁直八月十七日夜张宽夫园待月有词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蜀人记“笛”音如“牍”，故用之。尝书一本赠颀，今俗本改“笛”为“曲”，非也。颀藏鲁直文稿三枚，率以速纸百幅为之，改窜甚多。（罗愿《新安志》）

◆（“今夕”句）贴十七夜月。（“共倒”句）风流如昨。（明沈际

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咏月词惟此词与韩子苍词可伯仲，馀皆效颦而已。（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昼夜乐

夜深记得临歧语，说花时、归来去。教人每日思量，到处与谁分付？其奈冤家无定据，约云朝、又还雨暮。将泪入鸳衾，总不成行步。

元来也解知思虑，一封书、深相许。情知玉帐堪欢，为向金门进取。直待腰金拖紫后，有夫人、县君相与。争奈会分疏，没嫌伊门路。

◎临歧：来到岔路口。

◎归来去：归来。去，助词。

◎冤家：对情人的昵称。

◎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行步：走动。此指举止。

◎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史记·滑稽列传》。后世多用金门代指朝廷，并以此作为士子入仕之典。）

◎腰金拖紫：谓位居高官。金，金印。紫，紫绶。秦汉时为丞相的服制，魏晋以后，光禄大夫亦授金印、紫绶。

◎夫人、县君：妇女封号。

◎伊：我。

逍遥乐

春意渐归芳草，故国佳人，千里信沉音杳。雨润烟光，晚景澄明，极目危阑斜照。梦当年少。对尊前、上客邹枚，小鬟燕赵。共舞雪歌尘，醉里谈笑。

花色枝枝争好，鬓丝年年渐老。如今遇风景，空瘦损、向谁道？东君幸赐与，天幕翠遮红绕。休休，醉乡歧路，华胥蓬岛。

◎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唐杜甫《后游》）

◎邹枚：邹阳与枚乘。二人均为西汉梁孝王的座上客。据《史记·邹阳列传》，邹阳与枚乘交游，后邹阳“以谗见禽”，乃从狱中“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

◎小鬟燕赵：燕赵美丽的少女。

◎细雨裛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宋苏轼《红梅》）

◎东君：司春之神。

◎醉乡：醉中境界。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列子·黄帝》。华胥，比喻理想之国。）

◆此首作于中年宦游他乡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词因春日怀人而作，但于感旧之馀，具超尘之想，可见襟怀旷达。（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雨中花慢送彭文思使君

政乐中和，夷夏宴喜，官梅乍传消息。待新年欢计，断送春色。桃李成阴，甘棠少讼，又移旌戟。念画楼朱阁，风流高会，顿冷谈席。

西州纵有，舞裙歌板，谁共茗邀棋敌。归来未，先沾离袖，管弦催滴。乐事赏心易散，良辰美景难得。会须醉倒，玉山扶起，更倾春碧。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

◎官梅：官府所植之梅。

◎桃李成阴：以桃李实多喻门生或荐士之众。

◎甘棠少讼：《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郑笺："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小棠（树）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后人多以"甘棠"称颂循吏之美政。此借喻彭使君善教化，使民少讼。

◎移旌戟：指调任。

◎西州：古城名，在今南京市。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春碧：酒名。

◆此首或作于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间。其中**“**政乐中和，夷夏宴喜**”**云云，当是作者对**“**元祐更化**”**后时局的赞颂。时山谷在秘省兼史局。彭文思，宋费衮《梁谿漫志》卷四：**“**鲁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调护其逆旅之事，无不可人意。**”**则彭文思或即彭知微。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醉蓬莱

对朝云叆叇，暮雨霏微，翠峰相倚。巫峡高唐，锁楚宫佳丽。画戟移春，靓妆迎马，向一川都会。万里投荒，一身吊影，成何欢意。

尽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州，万重烟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颊红深，麝脐香满，醉舞裀歌袂。杜宇催人，声声到晓，不如归是。

◎朝云叆叇，行露未晞。（晋潘尼《逸民》。叆叇：云彩覆日。）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画戟：彩饰之戟，古兵器，后常作仪设之用。

◎投荒：贬谪、流放至荒远之地。

◎吊影：对影自怜。

◎黔南，即黔州。

◎去天尺五：原指与朝廷相近。此极言地势高峻。

◎神州：此指京都。

◎麝脐：麝香别称。

◎舞裀：供舞蹈用的地毯。

◎杜宇：古蜀帝名杜宇，传说死后化为杜鹃，后人因称杜鹃为杜宇。

◆此首作于绍圣二年乙亥（**1095**），时山谷在赴黔州贬所途中。（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窜易前词

对朝云叆叇，暮雨霏微，翠峰相倚。巫峡高唐，锁楚宫佳丽。蘸水朱门，半空霜戟，自一川都会。虏酒千杯，夷歌百转，迫人垂泪。

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极神京，万种烟水。悬榻相迎，有风流千骑。荔脸红深，麝脐香满，醉舞裀歌袂。杜宇催人，声声到晓，不如归是。

◎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官曹。稚不就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后汉书·徐稚传》）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满庭芳咏茶

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轻罗细，琼蕊暖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凡。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波怒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龙焙，每岁造贡茶之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苑，古产茶地，在今福建省建瓯县东。）

◎龙团：宋代贡茶名。饼状，上贴有龙纹，故称。

◎鹰爪：嫩茶。因状如鹰爪，故称。

◎碾、罗：均为制茶器具。

◎纤纤：此指柔美之手。

◎金缕：谓茶饼包装之华贵。

◎鹧鸪斑：谓沏茶后碗面呈现之斑点。

◎相如：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患有消渴疾，古人以为此乃因酒所致。

◎蟹眼：形容水初沸时所泛起的小气泡。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唐卢仝《走笔寄孟谏议寄新茶》。风生两腋，对茶效的赞美。）

◎文君：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卓文君。文君寡居，后与司马相如结婚。见《史记》、《汉书·司马相如传》。

又雪中献呈友人

风力驱寒，云容呈瑞，晓来到处花飞。遍装琼树，春意到南枝。便是渔蓑旧画，纶竿重、横玉低垂。今宵里，香闺邃馆，幽赏事偏宜。

风流金马客，歌鬟醉拥，乌帽斜欹。问人间何处，鹏运天池。且共周郎按曲，音微误、首已先回。同心事，丹山路稳，长伴彩鸾归。

◎横玉：玉笛。此泛指笛。

◎邃馆：深邃之房宇。

◎幽赏：谓对幽美景象欣赏不已。

◎金马客：指在朝为官者。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庄子·逍遥游》）

◎（周）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丹山：神山。

◎彩鸾归：据唐裴鉶《传奇》，唐大和年间，有书生名文箫者，游钟陵西山，遇一美女，该女有词曰："若能相伴陟仙坛，应得文箫驾

彩鸾。自有绣孺并甲帐，琼台不怕霜雪寒。”文箫后知该女乃仙女吴彩鸾，遂结为夫妇，同归钟陵。此故事后多用作爱情婚姻典故。

又

明眼空青，忘忧萱草，翠玉闲淡梳妆。小来歌舞，长是倚风光。我已逍遥物外，人冤道、别有思量。难忘处，良辰美景，襟袖有馀香。

鸳鸯。头白早，多情易感，红蓼池塘。又须得尊前，席上成双。些子风流罪过，都说与、明月空床。难拘管，朝云暮雨，分付楚襄王。

◎空青：矿石一种，翠绿色，可作绘画颜料，亦可入药明目。此指女子服色。

◎萱草：古人以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古时女子多以此为吉祥服饰。

◎物外：世外，超脱世事之外。

◎些子：少许，一点点。

◎朝云暮雨：比喻男女欢会。典出战国楚宋玉《高唐赋序》：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有云气变化无穷。玉谓此气为朝云，并对王说，过去先王曾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称是巫山之女，愿侍王枕席，王因幸之。巫山之女临去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又

初绾云鬟，才胜罗绮，便嫌柳巷花街。占春才子，容易托行媒。其奈风流债负，烟花部、不免差排。刘郎恨，桃花片片，流水惹尘埃。

风流贤太守，能笼翠羽，宜醉金钗。且留取垂杨，掩映厅阶。直待朱幡去后，从伊便、窄袜弓鞋。知恩否，朝云暮雨，还向梦中来。

◎柳巷花街：指妓院聚集之处。

◎容易，犹云轻易也，草草也，疏忽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行媒：往来作媒妁的人。

◎其奈：奈何。

◎烟花：妓女。

◎差排：调遣。

◎“刘郎”三句：据《太平御览》引南朝刘义庆《幽明录》，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桃果腹，偶遇仙女，为其所留，半年后归乡。后多用作巧结良缘，旋即分离的典故。

◎翠羽：翠鸟之羽，此喻女子之眉。

◎朱幡：车乘两边红色障泥板。

◎弓鞋：缠足女子之鞋。

又

修水浓青，新条淡绿，翠光交映虚亭。锦鸳霜鹭，荷径拾幽蘋。香浓栏干屈曲，红妆映、薄绮疏棂。风清夜，横塘月满，水净见移星。

堪听。微雨过，媻姗藻荇，琐碎浮萍。便移转胡床，湘簟方屏。练霭鳞云旋满，声不断、檐响风铃。重开宴，瑶池雪沁，山露佛头青。

◎修水在分宁西六十里。其源自郡城东北流六百三十八里至海昏，又东流百二十里入彭蠡湖。以其远，故曰“修水”。（宋祝穆《方舆胜览·隆兴府》）

◎疏棂：栏杆上稀疏的花纹木格。

◎媻姗：盘旋。

◎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由胡地传入，故名。

◎佛头青：和尚削发后发青的头皮。此喻指山顶呈露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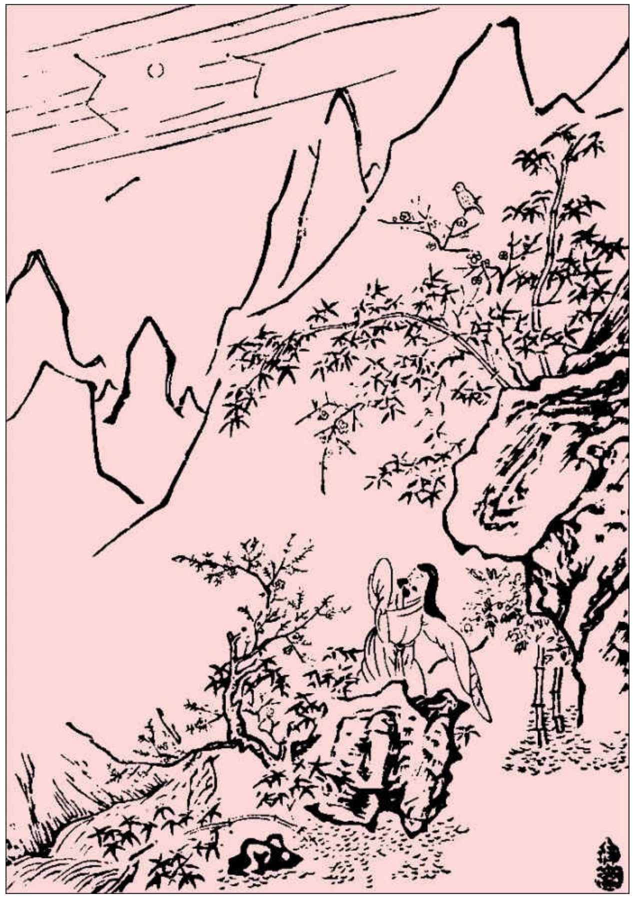
◆雕绘富有。（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方之少游，灵动不足，严整有馀。（夏敬观《评山谷词》）

水调歌头

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蜺。只恐花深里，红雾湿人衣。

坐玉石，倚玉枕，拂金徽。谪仙何处，无人伴我白螺杯。我为灵芝仙草，不为绛唇丹脸，长啸亦何为。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词意图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唐王维《山中》）

◎金徽：金饰之琴徽，以定琴声高低。

◎谪仙：指李白。

◎绛唇丹脸：此喻桃花。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唐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山谷熙宁三年（**1070**）**26**岁时，在叶县尉任上作《漫尉》诗云：**“**豫章黄鲁直，既拙又狂痴。往在江湖南，渔樵乃其师。腰斧入白云，挥车棹清溪**……”**此首当是其年轻时所作。（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起句古，**“**红露**”**句媚，**“**明月**”**句闲。其馀当耐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首二句直是古诗。（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一往深秀，吐属隽雅绝伦。（清黄苏《蓼园词评》）

又

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翩翩数骑闲猎，深入黑山头。极目平沙千里，唯见雕弓白羽，铁面骏骅骝。隐隐望青冢，特地起闲愁。

汉天子，方鼎盛，四百州。玉颜皓齿，深锁三十六宫秋。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不减翠蛾羞。戎虏和乐也，圣主永无忧。

◎戛：刮，敲击。

◎青冢：指汉王昭君墓。相传当地多白草而其墓上草独青。

◎汉天子：此代指北宋皇帝。

◎四百州：北宋天下有州三百馀，此取成数。

◎戎虏：古代对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山谷平生未历西北边塞，此首当是元祐间在朝中应时或送行之作。考山谷于元祐元年作《送范德孺知庆州》诗，其中云：“乃翁知国如知兵，塞垣草木识威名。”又本词中云“堂有经纶贤相，边有纵横谋将”，或是山谷在京师秘书省及史局时语。时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文彦博以太师平章军国事。元祐五年庚午（**1090**），西夏人来议分划疆界。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至卷四五二。（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促拍满路花

往时有人书此词于州东酒肆壁间，爱其词，不能歌也。一十年前，有醉道士歌于广陵市中。群小儿随歌得之，乃知其为《促拍满路花》也。俗子口传，加酿鄙语，政败其好处。山谷老人为录旧文，以告深于义味者。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黄尘车马道，独清闲。自然炉鼎，虎绕与龙盘。九转丹砂就，《琴心》三叠，蕊宫看舞胎仙。

任万钉宝带貂蝉，富贵欲熏天。黄粱炊未熟，梦惊残。是非海里，直道作人难。袖手江南去，白蘋红蓼，又寻湓浦庐山。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贾岛《江上忆吴处士》）

◎九转丹砂：道家谓炼金丹有一至九转之别，而以九转为最胜。

◎蕊宫，即蕊珠宫，道家所谓神仙宫阙。

◎《琴心》三叠舞胎仙。（宋张君房《云笈七籤·上清黄庭内景经》）

◎万钉宝带：皇帝用以赏赐功臣之物。

◎貂蝉：貂尾与蝉羽为饰之冠。

◎“黄粱”句：唐沈既济《枕中记》写卢生于邯郸客店中遇道者吕翁，生叹其穷困，翁乃授之枕，使入梦，生于梦中历尽荣华富贵。及

醒，主人所炊黄粱尚未熟。

◆山谷自崇宁三年（**1104**）贬至宜州后，始在文中自称“山谷老人”，此词小序中山谷亦以“老人”自谓，则此首或作于其最后两年间。（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洞仙歌泸守王补之生日

月中丹桂，自风霜难老。阅尽人间盛衰草。望中秋、才有几日十分圆，霾风雨，云表常如永昼。

不得文章力，白首防秋，谁念云中上功守。正注意得人雄，静扫河西，应难指、五湖归棹。问持节冯唐几时来，看再策勋名，印窠如斗。

◎君初筮仕，以文自挽，翱翔台阁，自以为迟晚，投笔执戈，图万里侯，不得当虏，白首防秋，抚师泸南。（宋黄庭坚《祭王补之安抚文》）

◎防秋：我国历朝每至入秋，边关经常发生战事，朝廷令边防军队特加警戒，称为“防秋”。

◎云中：《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对汉文帝云：“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悦）。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注意：关注、倚重。

◎河西：也称河右，泛指黄河以西地区。

◎五湖归棹：《国语·越语下》载，越大夫范蠡，佐越王勾践灭吴后，功成身退，泛轻舟于五湖。五湖，古指吴越间湖泊，其说不一。

◎持节冯唐：见前注。

◎策勋名：谓纪功名于策。

◎印窠：印盒，印囊。

◆此首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王补之，名献可，字补之，山西泽州人。当时以英州刺史知泸州。元符元年迁左骐骥使权发遣梓夔路钤辖管勾泸南沿边安抚使公事。元符二年坐元祐党籍罢职。其生平事迹见《宋史》卷三五七、《宋史翼》卷七、《元祐党人传》卷九。山谷谪黔南时，多蒙王补之眷顾。山谷有《与王泸州书》十七通，其殁后山谷又撰《祭王补之安抚文》，具见《山谷集》。（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蓦山溪

山围江暮，天镜开晴絮。斜影过梨花，照文星、老人星聚。清尊一笑，欢甚却成愁，别时襟，馀点点，疑是高唐雨。

无人知处，梦里云归路。回雁晓岸清，雁不来、啼鸦无数。心情老懒，尤物解宜人，春尽也，有南风，好便回帆去。

◎天镜：此指明月。

◎文星即文昌星，也称文曲星。传说为主文运功名的星宿。

◎高唐雨：见前《满庭芳》（明眼空青）注。

◎回雁：即回雁峰，衡阳之南，雁至此不过，遇春而回，故名。

◆此首约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是岁山谷赴宜州贬所，于春天经湖南。词中有“照文星、老人星聚”、“回雁晓岸清”、“心情老懒，尤物解宜人”诸语，当是羁泊湖南宴集时作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赠衡阳妓陈湘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僝僝袅袅，恰近十三馀，春未透，花枝瘦，政是愁时候。

寻芳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晚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随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鸳鸯翡翠：皆相偶厮守之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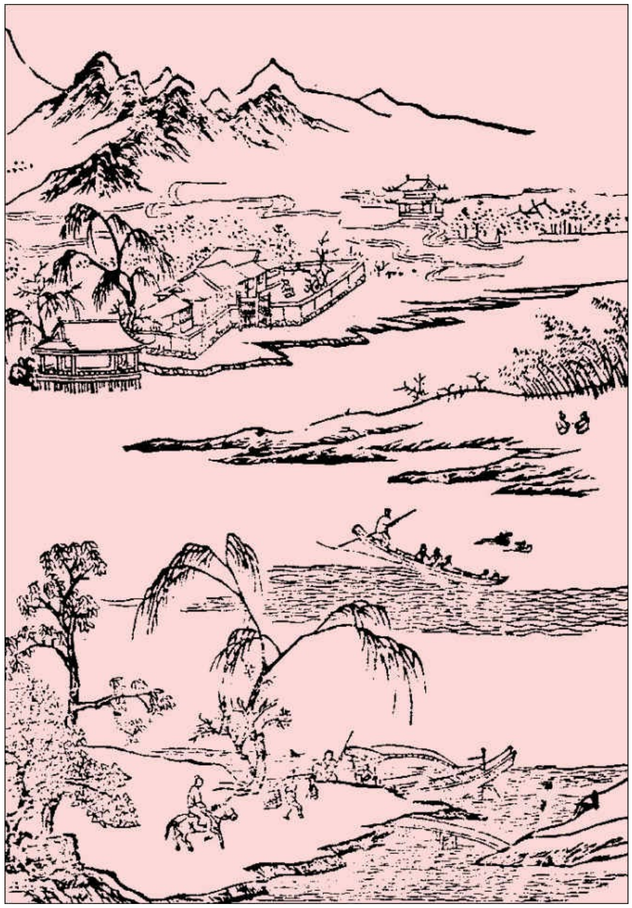
◎思：语助辞。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唐杜牧《赠别》）

◎“寻芳”四句：唐杜牧《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一五引《丽情集》云：大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宣城幕，雅闻湖州为浙西名郡，风物妍好，且多丽色，往游之。因张水戏，使州人毕观。至暮，见有女年十馀岁，面容姣好，遂相约十年后来郡迎娶。后牧于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已十四年，所约之姝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乃作诗怅别。此事又见《唐阙史》、《太平广记》、《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书。此用其事，因以戏之。

◎心期：犹心意、心愿。

◎得：亲悦，融洽。



《蓦山溪》（鸳鸯翡翠）词意图

◆此首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时山谷在赴宜州贬所途中。衡阳，今属湖南。《舆地纪胜》卷五五《衡州》：“《图经》云：衡阳自隋始为州，以其居衡山之阳，故名。”陈湘，衡阳妓。山谷与其邂逅，颇属意焉。陈湘亦向山谷学书求字，非徒以色事人者。除此首外，山谷另有二词《蓦山溪》（稠花乱蕊）、《阮郎归》（盈盈娇女似罗敷）致陈湘。（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山谷小词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秦湛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宋魏庆之《魏庆之词话》）

◆山谷赠小鬟《蓦山溪》词，世多称赏。以予观之：“眉黛压秋波，尽湖南、水明山秀。”“尽”字似工而实不惬。又云：“婷婷袅袅，恰近十三馀。”夫“近”则未及，“馀”则已过，无乃相窒乎？“春未透，花枝瘦。”正谓其尚嫩，如“豆蔻梢头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时候”，不知“愁”字属谁？以为彼愁耶？则未应识愁；以为己愁耶？则何为而愁？又云：“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诗，但泛言花已结子而已，今乃指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说美人，随说芳景；说芳景，随说美人。得比体之妙。形容眉目尽矣。有思有愁，未透方瘦，能曲畅少女心情。（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惋动人。然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去韦庄、欧阳炯诸家，尚隔一尘。黄九时出俚语，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谓伧父之甚。然如“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

眼，汗浃瞢腾醉”，前三语犹可入画，第四语恐顾、陆不能着笔耳。黄又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山谷谓好词惟取陡健圆转。……黄山谷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山谷于词，非其本色，且多作俚语，不止如柳七之猥亵。“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十一字精妙可思，使尽如此，吾无间然。（清先著《词洁》）

◆鸳鸯、翡翠皆同命之鸟，起笔以之为喻。此词乃山谷闲情之赋也。“春未透”三句极为学者称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至宜州作寄赠陈湘

稠花乱蕊，到处撩人醉。林下有孤芳，不匆匆、成蹊桃李。今年风雨，莫送断肠红，斜枝倚，风尘里，不带尘风气。

微嗔又喜，约略知春味。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如今对酒，不似那回时，书谩写，梦来空，只有相思是。

◎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史记·李将军列传》）

◎歌梁舞地：唐王勃《铜雀妓》：“舞席纷何就，歌梁俨未倾。”歌梁谓歌馆之屋梁，此借指。

◆此首作年同前首。宜州，唐置，原为粤州，见《舆地纪胜》卷一二二《广南西路宜州》，治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山明水秀，尽属诗人道。应是五陵儿，见衰翁、孤吟绝倒。一觞一咏，潇洒寄高闲，松月下，竹风间，试想为襟抱。

玉关遥指，万里天衢杳。笔阵扫秋风，泻珠玑、琅琅皎皎。卧龙智略，三诏佐升平，烟塞事，玉堂心，频把菱花照。

◎五陵儿：长安北有汉代五个皇帝陵墓，附近为汉代豪侠少年聚集之地。

◎绝倒：极为佩服。

◎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玉关：即玉门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古代为通西域要道。

◎天衢：指京都。

◎笔阵：谓诗文雄健有力如军布阵。

◎卧龙：诸葛亮号卧龙。

◎三诏：指刘备三访诸葛亮。

◎玉堂：翰林院所在地，后作为翰林院的代称。

◎菱花：镜子。

◆此首词中山谷自称“衰翁”，又云“玉关遥指，万里天衢杳”，当是晚年遭贬后与官吏酬唱时的作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望远行

勾尉有所眄，为太守所猜。兼此生有所爱，住马湖。马湖出丁香核荔枝，常以遗生，故戏及之。

自见来，虚过却、好时好日。这訑尿黏腻得处煞是律。据眼前言定，也有十分七八。冤我无心除告佛。

管人闲底，且放我快活㝵。便索些别茶只待，又怎不遇偎花映月。且与一班半点，只怕你没丁香核。

◎勾尉：僰道尉勾中凫。

◎猜：怀疑。

◎訑：放肆。

◎㝵：又作得，嘚。语助词。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乐府用谚语，诗馀亦多俳体，然未有如此可笑者。訑尿、㝵、䀹等字，即云是当时坊曲优伶之言，而至此俗亵，如何可入风雅乎？且经传讹已久，字画亦差，字数亦未确，愈为无理。涪翁诗固故为聱牙，当时宗尚江西，目为鼻祖，实非大雅正传，此词尤为恶道。（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忆帝京

银烛生花如红豆，占好事、如今有。人醉曲屏深，借宝瑟、轻招手。一阵白蘋风，故灭烛、教相就。

花带雨、冰肌相透。恨啼鸟、辘轳声晓，柳岸微凉吹残酒。断肠人、依旧镜中销瘦。恐那人知后，镇把你来僝僽。

◎“银烛”句：古人以烛灯生花为吉兆。

◎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战国宋玉《风赋》）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庄子·逍遥游》）

◎镇：常也。

又赠弹琵琶妓

薄妆小靥闲情素，抱着琵琶凝伫。慢捻复轻拢，切切如私语。转拨割朱弦，一段惊沙去。

万里嫁、乌孙公主。对易水、明妃不渡。粉泪行行，红颜片片，指下花落狂风雨。借问本师谁，敛拨当胸住。

◎凝伫：谓专注凝神。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绿腰》。（唐白居易《琵琶行》）

◎小弦切切如私语。（唐白居易《琵琶行》）

◎乌孙公主：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刘解忧嫁乌孙昆弥（王），称乌孙公主。《宋书·乐志》：“傅玄《琵琶赋》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从方俗语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本师：此指传授琵琶弹奏技能的人。

◎曲终收拨当心画。（唐白居易《琵琶行》）

◆绍圣四年（**1097**），山谷在黔州写过两首有关琵琶的《木兰花令》（东君未试雷霆手）、（黄金捍拨春风手），此首或为同时所作。（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黔州张倅生日

鸣鸠乳燕春闲暇，化作绿阴槐夏。寿斝舞红裳，睡鸭飘香麝。醉此洛阳人，佐郡深儒雅。

况坐上、玉麟金马。更莫问、莺老花谢。万里相依，千金为寿，未厌玉烛传清夜。不醉欲言归，笑杀高阳社。

◎睡鸭：铜制香炉，状如睡鸭，故名。

◎“醉此”二句：前句指张诜之籍贯，后句云张诜之官职。

◎（顾）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清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人也。”（《晋书·顾和传》）

◎金马，本汉宫门名，为学士待诏之处，此借指翰林或翰林学士。

◎郦生瞋目案敛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1096**）至四年间。时山谷在黔州贬所。张倅，黔州通判张诜，字茂宗。倅是州郡长官副职的称呼。任渊《山谷年谱》：“山谷初到黔南，曹谱伯达、张诜茂宗为守贰，待之颇厚。山谷《与张叔和书》云：‘某至黔州将一月矣，曹守、张倅相待如骨肉。’又《与杨明叔书》云：‘守、倅皆京洛人。好事尚文，不易得也。’”按，山谷绍圣二年夏至黔，而张诜生日在春天，故写此词当在

绍圣三、四年间。（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撼庭竹宰太和日吉州城外作

呜咽南楼吹《落梅》，闻鸦树惊飞。梦中相见不多时，隔城今夜也应知。坐久水空碧，山月影沉西。

买个宅儿住着伊，刚不肯相随。如今却被天嗔你，永落鸡群受鸡欺。空恁恶怜伊，风日损花枝。

◎《落梅》：《落梅花》，又名《梅花落》，羌族乐曲名。

◎野田田而虚翠，水湛湛而空碧。（南朝江淹《水上神女赋》）

◎刚，犹偏也；硬也，亦犹云只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空恁：白白如此。

◎映野烟波浮动日，损花风雨寂寥春。（唐薛能《题平湖》）

◆此首作于元丰四年（**1081**）至六年（**1083**）间。此时山谷罢北京教官后，改官知吉州太和县。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一《江南西路》载吉州为“隋置”，宋代“隶江南西道，今领县八，治庐陵”。太和“在（吉州）州南八十里，本汉庐陵县治，后汉改曰西昌，隋并永新、广兴入焉。开皇十一年改曰太和”。（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下水船

总领神仙侣，齐到青云岐路。丹禁风微，咫尺谛闻天语。尽荣遇。看即如龙变化，一掷灵梭风雨。

真游处。上苑寻春去，芳草芊芊迎步。几曲笙歌，樱桃艳里欢聚，瑶觞举。回祝尧龄万万，端的君恩难负。

◎神仙：原指得道长生不死者，此谓风采不凡之人。

◎青云：喻高官显位。

◎丹禁：帝王所居的禁城。

◎天语：指帝王诏谕。

◎（陶）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挂于壁。有顷雷雨，身化为龙而去。（《晋书·陶侃传》）

◎上苑：即上林苑，汉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为天子射猎之所。后泛指帝王游赏之园林。

◎芊芊：草木茂盛貌。

◎樱桃艳：指科举时代庆贺进士及第而举行的樱桃宴，始于唐僖宗时。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

酪者，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

◎尧龄：传说尧寿逾百岁，故后世多以“尧龄”祝颂帝王长寿。

◎端的：真的。

◆此首或作于治平四年丁未（**1067**）。是岁山谷登张唐卿榜第三甲进士第。词中云“樱桃艳里欢聚”云云，当是及第后景况。（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归田乐引

暮雨濛阶砌，漏渐移、转添寂寞，点点心如碎。怨你又恋你，恨你，惜你，毕竟教人怎生是。

前欢算未已，奈向如今愁无计。为伊聪俊，销得人憔悴。这里诮睡里，诮睡里梦里心里，一向无言但垂泪。

◎怎生：如何，怎样。

◎奈向：奈何。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诮：完全，简直。

又

对景还销瘦。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儿有。忆我又唤我，见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尊前眉峰皱。是人惊怪，冤我忒捌就。拚了又舍了，一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

◎个人：犹言那人。

◎甚：犹正，真。

◎看承：护持，看待。

◎厮勾：相近、相亲。

◎忒：太过于。

◎撋就：温存。

离亭燕次韵答黎功略见寄

十载尊前谈笑，天禄故人年少。可是陆沉英俊地，看即锁窗批诏。此处忽相逢，潦倒秃翁同调。

西顾郎官湖渺，事看庾楼人小。短艇绝江空怅望，寄得诗来高妙。梦去倚君傍，胡蝶归来清晓。

◎天禄：天禄阁，汉殿阁名。《三辅黄图》下：“天禄阁，藏典籍之所。汉宫殿疏云：‘天禄骐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按，山谷在神宗元丰八年（**1085**）四月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哲宗元祐元年（**1086**）十月除神宗实录检讨官，集贤校理。次年除著作佐郎，至元祐六年（**1091**）六月丁家艰离任。

◎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庄子·则阳》）

◎武安侯（田蚡）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安国）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郎官湖：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庾楼：即庾公楼，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传为晋代庾亮镇江州时所建。按，晋庾亮尝为江、荆、豫州刺史，治武昌，曾与僚吏殷浩、王胡之等登南楼赏月，谈咏竟夕。事见《世说新语·容止》及《晋书》本传。后江州州治移浔阳，好事者遂于此建楼，名为庾公楼。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庄子·齐物论》）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时山谷遇赦放还，在荆南待命。词中忆及十年前在秘书省与黎功略相聚，十年后在湖北汉阳郎官湖畔重逢，旋又别离，故有此作。黎功略，待考。（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千秋岁

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

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

◎少游得谪：清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绍圣元年）春三月……先生坐党籍，改馆阁校勘，出为杭州通判。"又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一〇："四月乙酉……秦观落馆阁校勘，添差监处州茶盐酒税。"绍圣三年，又自处州削秩徙郴州（据《宋史》本传）。四年二月，又诏"郴州编管秦观，移横州编管。"（《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卷一四）。

◎梦中作词：绍圣二年（1095），秦观在处州作《好事近·梦中作》："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死于藤州：清秦瀛重编《淮海先生年谱》：元符三年庚辰（1100），"先生遂以七月启行而归，逾月至藤州，尚无恙，因醉卧光化亭，忽索水饮，家人以一盂注水进，先生笑视之而卒。实八月十二

日也”。藤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藤县。（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庭坚窜宜州：据任渊《山谷年谱》，崇宁二年癸未（1103），“初，山谷在荆州，作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承执政赵挺之风旨，摘其间数语，以为幸灾谤国，遂除名，编隶宜州。”崇宁三年甲申（1104），“是岁二月，过洞庭，经潭、衡、永、桂等州，五、六月间至宜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千秋岁》词：秦观于绍圣二年（1095）作《千秋岁》词云：“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苑：指琼林苑。宋乾德二年（964）置，在汴京新郑门外，与金明池相对，为皇帝赐宴新科进士之处。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县城西。（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同朝退：一同上朝退朝。哲宗元祐年间，山谷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时秦观为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鸣珂：贵者之马以玉为饰，行则作响，谓之鸣珂。

◎齐歌：齐国人善歌，因以齐歌指动听之歌。

◎赵舞：赵国女子善舞，因以赵舞指美妙的舞蹈。

◎严鼓：急促的鼓声。宋代汴京有宵禁，以击鼓为号。此即指宵

禁之鼓声。

◎兔园：汉梁孝王所筑，又称梁苑、梁园，为游赏与延宾之所。此借指汴京游赏盛地金明池。

◎虎观：指白虎观，汉代宫观。后泛指宫廷讲学处。

◎珠沉海：此指秦观逝世。

◆此首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是岁二月，山谷过洞庭，经潭、衡、永、桂等州，于五、六月间至宜州贬所。词即作于是年二月过衡阳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先叙同官之乐，后言长别之悲，结句极沉痛。（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世间好事，恰恁厮当对。乍夜永，凉天气。雨稀帘外滴，香篆盘中字。长入梦，如今见也分明是。

欢极娇无力，玉软花欹坠。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瞢，汗浃瞢腾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厮，犹相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乍：恰，正也。

◎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然一昼夜已。（宋洪刍《香谱》）

◎瞢腾：同懵腾，谓醉态矇眬迷糊。

◎奴奴：奴婢自称。

◆乐府女人自称只言奴，惟山谷词始有“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句。后始用双字，亦犹称人为人人之意。（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江城子忆别

画堂高会酒阑珊。倚阑干，霎时间。千里关山，常恨见伊难。及至而今相见了，依旧似，隔关山。

倩人传语问平安。省愁烦，泪休弹。哭损眼儿，不似旧时单。寻得石榴双叶子，凭寄与，插云鬟。

◆倚阑干，在此味深。不但不似当时，俊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山谷于诗词多失之生硬，而词尤伤雅。其在当时，固以柳七、黄九并称。此词“单”字韵句犹较可，若再一纵笔，便恐去恶道不远。（清先著《词洁》）

又

新来曾被眼奚搐。不甘伏，怎拘束。似梦还真，烦乱损心曲。见面暂时还不见，看不足，惜不足。

不成欢笑不成哭。戏人目，远山蹙。有分看伊，无分共伊宿。一贯一文跷十贯，千不足，万不足。

◎奚搐：戏弄。

◎心曲：内心深处。

◎惜：爱惜，怜悯。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

◎（唐）宪宗朝，吴元济、王承宗拒命，经费尽竭。皇甫鏄建议，内外用钱，每缗垫二十，民间垫陌至七十。穆宗即位来，米盐每陌钱垫七八，所在用钱垫不一，诏从风俗所宜。则跷垫之起，自唐皇甫鏄也。今俗谓明除者为跷，暗除者为垫。（宋高承《事物纪原》一〇《布帛杂事·跷垫》）

两同心

巧笑眉颦，行步精神。隐隐似、朝云行雨，弓弓样、罗袜生尘。尊前见，玉槛雕笼，堪爱难亲。

自言家住天津，生小从人。恐舞罢、随风飞去，顾阿母、教窣珠裙。从今去，惟愿银缸，莫照离尊。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行步：走动。

◎朝云行雨：见前《满庭芳》（明眼空青）注。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玉槛雕笼：喻处所华贵。

◎天津：指天津桥，古桥名。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隋大业元年（六〇五）建，以洛水贯都，有天汉津梁气象，故名。

◎阿母：鸨母。

又

一笑千金，越样情深。曾共结、合欢罗带，终愿效、比翼纹禽。许多时，灵利惺惺，蓦地昏沉。

自从官不容针，直至而今。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记携手，小院回廊，月影花阴。

◎合欢罗带：以绣带结成双结叫合欢结或合欢带，示男女情好。

◎惺惺：机灵。

◎官不容针：隐语。意谓私通。

◎女边着子：即“好”字。

◎门里挑心：即“闷”字。

◆山谷“女边着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如齐梁乐府“雾露隐芙蓉，明灯照空局”，何等蕴藉，乃沿为如此矣乎。（清彭孙遹《金粟词话》）

◆山谷有《两同心》词云：“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字谜入词始此，乃“好闷”二字也。（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又

秋水遥岑，妆淡情深。尽道教、心坚穿石，更说甚、官不容针。霎时间，雨散云归，无处追寻。

小楼朱阁沉沉，一笑千金。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最难忘，小院回廊，月影花阴。

◎秋水：喻指眼波。

◎遥岑：远山。此指女子之眉。见前《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注。

◎沉沉：深邃貌。

少年心

对景惹起愁闷，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谁先有意，阿谁薄倖，斗顿恁、少喜多嗔。

合下休传音问，你有我、我无你分。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

◎方寸：指心。

◎阿谁：犹言何人。

◎薄倖：犹言薄情，负心。

◎斗顿：顿时，突然。

◎合下：即时，当下。

◎人人：对亲昵者之称。

◆温飞卿小诗云：“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山谷演之曰：“你有我、我无你分。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拙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他无作者，自是创制。（清秦巘《词系》）

又添字

心里人人，暂不见、霎时难过。天生你要憔悴我。把心头从前鬼，着手摩挲，抖擞了百病销磨。

见说那厮脾鳖热，大不成我便与拆破。待来时鬲上与厮噷则个，温存着且教推磨。

◎见说：犹言听说。

◎噷：亲吻。

◎则个：句末语气助词，同着、者。

◎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晋书·天文志上》。推磨：此借指消磨时光。）

◆山谷《少年心》后段词云：“便与拆破。待来时鬲上与厮噷则个，温存着且教推磨。”字字令人粲齿。按，字书无“噷”字。（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

烟中一线来时路，极目送、归鸿去。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是人愁处。

忧能损性休朝暮，忆我当年醉时句。渡水穿云心已许。暮年光景，小轩南浦，同卷西山雨。

◎归鸿：此借喻北归的黄大临。

◎第四《阳关》：指《阳关曲》（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句。宋苏轼《仇池笔记》卷上“阳关三叠”云：“旧传《阳关三叠》，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叠，皆非是。每句三唱，似应三叠，以应三叠，则丛然无复节奏。有文勋者，得古本《阳关》，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叠，乃知唐本三叠如此。乐天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则一句不叠审矣。”

◎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列子·汤问》）

◎山胡：鸟名。

◎子规：即杜鹃鸟。

◎“忆我”句句下原注：“旧诗云：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按“旧诗”即作者《夜发分宁寄杜涧叟》，原诗前两句是：“《阳关》一曲水东流，灯火旌阳一钓舟。”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唐王勃《滕王阁》诗）

◆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七兄，黄大临，字元明，号寅庵，山谷长兄。按，崇宁三年（**1104**）十二月二十七日，黄大临自永州来宜州看望山谷。次年二月六日，山谷与诸人饮饯大临于十八里津。（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其事。及谪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略）。山谷和云（即此词，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西山南浦相期暮年，而卒死南服，竟不如志。呜呼，**“**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岂非终身谶耶？（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又寅庵解萍实宰作。今附此。

行人欲上来时路，破晓雾、轻寒去。隔叶子规声暗度。十分酒满，舞裀歌袖，沾夜无寻处。

故人近送旌旗暮，但听《阳关》第三句。欲断离肠馀几许。满天星月，看人憔悴，独泪垂如雨。

◎《阳关》第三句：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第三句“劝君更尽一杯酒”。

◆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是年二月，黄大临看望其弟后，由宜州回湖南，或为大临解萍实宰之时。山谷作此首以寄其情。萍实，萍乡之别名。《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九：“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今县北有萍实里、楚王台，因以名县。”（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喝火令

见晚情如旧，交疏分已深。舞时歌处动人心。烟水数年魂梦，无处可追寻。

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便愁云雨又难寻。晓也星稀，晓也月西沉。晓也雁行低度，不会寄芳音。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谢曰：“非敢然也。臣闻始时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阳之滨耳，若是者，交疏也。”（《战国策·秦策三》。交疏：交情疏浅；交往不深。）

◎《汉上襟》：唐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有《汉上题襟集》十卷。见《新唐书·艺文志四》，为三人唱和诗集。此借用为题诗。

◎云雨：朝云暮雨。见前《昼夜乐》（夜深记得临歧路）注。

◆此首中云“晚情”、“烟水数年”，当是晚岁羁留他乡时作。（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品令送黔守曹伯达供备

败叶霜天晓。渐鼓吹、催行棹。栽成桃李未开，便解银章归报。去取麒麟图画，要及年少。

劝君醉倒。别语怎、醒时道。楚山千里暮云，镇锁离人怀抱。记取江州司马，座中最老。

◎鼓吹：本北方民族乐名，为军中之乐。汉有《朱鹭》等十八曲。多用于典礼、出游、行军等场合。魏晋以后，官宦舟行，亦用鼓吹催行相送。

◎银章：银质印章。

◎麒麟图画：《汉书·苏武传》云：汉宣帝甘露三年，画功臣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十一人图像于麒麟阁。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唐白居易《琵琶行》）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曹伯达，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茶词

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凤舞团团饼：指印有凤纹的茶饼。宋徽宗《大观茶论》：“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参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孤令：孤单，孤独。

◎“金渠”二句：金渠，或指碾茶之槽。只轮，指碾茶之轮。

◎酒嫩倾金液，茶新碾玉尘。（唐白居易《游宝称寺》）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宋苏轼《试院煎茶》）

◎醉乡：见前《逍遥乐》（春意渐浓归芳草）注。

◎自省：自然明白。

◆此首作于元祐年间山谷在史局时。龙凤团茶乃贡品，当在京师才有；又此词末数句显然从苏轼诗（见注）变化而来，而苏轼此诗作于熙宁六年（**1073**）在杭州通判任上，此时苏、黄尚未相见，故本词作年必在此以后的元祐年间苏、黄游从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鲁直诸茶词，余谓《品令》一词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结尾三四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近读宋人咏茶词云（即山谷此首，略），真亦可谓妙于声韵者也。（明朱存爵《存馀堂诗话》）

◆东坡见鲁直《赠晁无咎小龙团》诗曰："黄九恁地，怎得不穷。"我见此词则曰："彼固乐此，不为疲也。"（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黄九时出俚语，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谓伧父之甚。（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首阕"凤舞"至"玉尘"，言茶之形象也。"汤响"二句，言茶之功用也。二阕味浓。三句言茶之味也。"恰如"以下至末，言茶之性情也。凡着物题，止言其形象则满，止言其味则粗。必言其功用及性情，方有清新刻入处。苕溪称结末三四句，良是。以茶比故人，奇而确。细味过，大有清气往来。（清黄苏《蓼园词评》）

◆贺裳《皱水轩词筌》："黄九时出俚语，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谓伧父之至。"先生批云："黄是当行，加之刻画。"（清沈曾植《兰阁琐谈手批词话三种》）

渔家傲

予尝戏作诗云："大葫芦挈小葫芦，恼乱檀那得便沽。每到夜深人静后，小葫芦入大葫芦。"又云："大葫芦干枯，小葫芦行沽。一往金仙宅，一往黄公垆。有此通大道，无此令人老。不问恶与好，两葫芦俱倒。"或请以此意倚声律作词，使人歌之。为作《渔家傲》。

踏破草鞋参到老，等闲拾得衣中宝。遇酒逢花须一笑。重年少，俗人不用嗔贫道。

是处青旗夸酒好，醉乡路上多芳草。提着葫芦行未到。风落帽，葫芦却缠葫芦倒。

◎"大葫芦"以下五句：此数句出自山谷《葫芦颂》。

◎金仙：即如来。

◎王濬冲（戎）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康）、阮嗣宗（籍）共酣饮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伤逝》）

◎（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晋书·孟嘉传）》

又

江宁江口阻风，戏效宝宁勇禅师作古《渔家傲》。王环中云，卢山中人，颇欲得之。试思索，始记四篇。

万水千山来此土，本提心印传梁武。对朕者谁浑不顾。成死语，江头暗折长芦渡。

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付。只履提归葱岭去。君知否，分明忘却来时路。

◎宝宁勇禅师：即金陵保宁仁勇禅师，临济宗南岳下十二世杨歧方会禅师法嗣。俗姓竺，四明人。曾作述古德《渔家傲》，分咏禅门大德八人。《五灯会元》卷一九有其小传。

◎古《渔家傲》：佛家唱道之辞。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八相太常引》：“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赞’；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盖本《毗奈耶》云：‘王舍城南方，有乐人名臈婆，取菩萨八相，缉为歌曲，令敬信者，闻生欢喜。’”

◎王环中：山谷友人，生平不详。山谷有《赠王环中》诗，见宋史容《山谷外集诗注》。

◎初祖菩提达磨大师者，南天竺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罗，后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至本国受王供养，知师密迹，因试令与二兄辨所施法宝，发明心要。既而尊者谓曰：“汝于诸法，已得

通量。夫达磨者，通大之义也。宜名达磨。”因改号菩提达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当往何国而作佛事？愿垂开示。”尊者曰：“汝既得法，未可远游，且止南天。待吾灭后六七十载，当往震旦，设大法药，直接上根。”……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主礼迎接，表闻武帝。帝览奏，遣使赍诏迎请，当大通元年丁未岁也。十月一日至金陵。帝问曰：“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祖曰：“净无功德。”帝曰：“何以无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祖曰：“廓然无圣。”帝曰：“对朕者谁？”祖曰：“不识。”帝不领悟。祖知机不契，是月十九日，潜回江北。（《景德传灯录》卷三《东土祖师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十一月二十三日，届于洛阳。当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越九年。（《景德传灯录》卷三《东土祖师初祖菩提达磨祖师》）

◎二祖：即亲传达磨衣钵的慧可，世称东土禅宗二祖。宋释普济《五灯会元》载其本“武牢人也。姓姬氏……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后改名神光，于嵩山见面壁达磨后，自断左臂，以示坚诚。达磨遂易其名曰慧可，以正法眼藏付之。

◎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景德传灯录》卷三《东土祖师初祖菩提达磨祖师》。此谓禅宗以初祖达磨为一花，后分别出曹洞、临济、云门、沩仰、法眼五派为五叶。）

◎“只履”句：据《景德传灯录》卷三、《五灯会元》卷一，西魏

文帝大统二年（**536**）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达磨于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后三岁，宋云使西域回，遇师于葱岭，见手携只履，翩翩独逝。云问：“师何往？”师曰：“西天去。”云返，奏其事，帝令启圹，内仅存革履一只。葱岭，汉书西域传：“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葱岭，其地为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西部诸山。

◆此首及以下三首均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是年山谷改官知吉州太和县。秋，山谷自汴京归江南，经江宁（今南京市），旅次尚有《阻风长芦寺》、《金陵》、《阻风铜陵》等诗。（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鲁直少时，使酒玩世，喜造纤淫之句。法秀道人诫云：“笔墨劝淫，应堕犁舌地狱。”鲁直答曰：“空中语耳！”晚年来亦间作小词，往往借题棒喝，拈示后人，如效宝宁勇禅师《渔家傲》几阕，岂其与《桃叶》、《团扇》斗妖艳耶？（明毛晋《汲古阁刊宋六十家词山谷词跋》）

◆会得此意，直是临去秋波那一转，应许老僧共参也。（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又

三十年来无孔窍，几回得眼还迷照。一见桃花参学了。呈法要，无弦琴上《单于》调。

摘叶寻枝虚半老，拈花特地重年少。今后水云人欲晓。非玄妙，灵云合破桃花笑。

◎福州灵云志勤禅师，本州长谿人也。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叶落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景德传灯录》卷一一《福州灵云志勤禅师》）

◎得眼：盲而重见光明。比喻由迷昧而醒悟。

◎法要：佛法之要谛。

◎（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南朝萧统《陶靖节传》）

◎《单于》：曲调名。

◎摘叶寻枝即不问，如何是直截根源？师曰：“蚊子上铁牛。”（《五灯会元》卷一九《金陵保宁仁勇禅师》。此喻渐悟之法。）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五灯会元》卷一《释迦牟尼佛》）

◎水云：原指行脚僧，因其踪迹如行云流水而得名。此指禅僧。

又

忆昔药山生一虎，华亭船上寻人渡。散却夹山拈坐具。呈见处，系驴橛上合头语。

千尺垂丝君看取，离钩三寸无生路。蓦口一桡亲子父。犹回顾，瞎驴丧我儿孙去。

◎药山：山名，在今湖南省常德市北。唐高僧惟俨道场。

◎生一虎：指药山惟俨传法于德诚船子和尚。虎喻其精进勇猛。

◎“华亭”句：《五灯会元》卷五《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载，德诚禅师为高僧药山俨禅师法嗣，在药山尽道三十年以后，至华亭洙泾（今属上海市），驾一小舟，接送四方往来者，随缘度日，时人莫知其高蹈，因号船子和尚。

◎夹山：夹山善会，俗姓廖，广州岘亭人，住江苏镇江鹤林寺。创院于澧州夹山。嗣船子德诚禅师法。

◎坐具：僧人用来护衣、护身、护床席卧具的布巾。此指住寺修行。

◎师曰：“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五灯会元》卷五《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

◎师又问：“垂丝千尺，意在深潭；离钩三寸，子何不道。”（《五灯会元》卷五《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

◎师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岩问：“甚么物作声？”师抽刀蓦口作斫势。（《五灯会元》卷五《澧州药山惟俨禅师》。蓦口，蓦然，陡然。）

◎（夹）山拟开口，被师一桡打落水中。（《五灯会元》卷五《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桡，船桨。）

◎（夹）山辞行，频频回顾。（《五灯会元》卷五《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

◎瞎驴：佛教喻最蠢之人。

又

百丈峰头开古镜，马驹踏杀重苏醒。接得古灵心眼净。光炯炯，归来藏在袈裟影。

好个佛堂佛不圣，祖师沉醉犹看镜。却与斩新提祖令。方猛省，无声三昧天皇饼。

◎百丈峰：即百丈山，在今江西南昌市。原名大雄山。唐僧怀海住百丈山，因称百丈怀海禅师。怀海所著《禅门规式》亦称《百丈清规》。

◎马驹踏：《景德传灯录》：“六祖谓南岳曰：‘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厥后江西传法佈于天下，时号‘马祖’。”马驹即指马祖道一，唐高僧，百丈怀海乃其弟子。

◎古灵：指古灵神赞禅师，百丈怀海禅师法嗣。

◎袈裟：梵语，即僧衣。

◎其本师问曰：“汝离吾在外，得何事业？”曰：“并无事业。”遂执役一日，因澡身，命师去垢，师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圣。”（《五灯会元》卷四《古灵神赞禅师》）

◎斩新：即崭新。

◎师告众曰：“汝等诸人，还识无声三昧否？”众曰：“不识。”师曰：“汝等静听，莫别思惟。”众皆侧聆。师俨然顺寂。塔存本山。（《五灯会元》卷四《古灵神赞禅师》）

丑奴儿

得意许多时，长醉赏、月下花枝。暴风急雨年年有，金笼锁定，莺雏燕友，不被鸡欺。

红旆转逶迤，悔无计、千里追随。再来重绾泸南印，而今目下，悽惶怎向，日永春迟。

◎绾：掌握。

◎悽惶：烦恼不安貌。

◎间字静无娱，端坐愁日永。（晋郭璞《夏》）

◆词中有“再来重绾泸南印”句，可知是元符元年（**1098**）六月至元符三年（**1100**）谪戎州时期所作。（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济楚好得些，憔悴损、都是因它。那回得句闲言语，傍人尽道，你管又还，鬼那人唦。

得过口儿嘛，直勾得、风了自家。是即好意也毒害，你还甜杀人了，怎生申报孩儿。

◎济楚：整齐，整洁。

◎憔悴损，此犹云憔悴煞。（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鬼：狡黠。

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近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白发上华颠。戏马台前追两谢，驰射，风情犹拍古人肩。

◎黔中：郡名。治今四川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漏天：喻天雨不止。

◎鬼门关：又名石门关，在今四川奉节县东，两山夹峙如门，故名。

◎气岸：气概高傲。

◎华颠：白头。

◎戏马台在（彭城）县东南二里。项羽所造，戏马于此。宋公九日登戏马台，即此。（《元和郡县志·徐州》）

◎两谢：指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谢瞻。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四一六），刘裕北征，至彭城，九月九日会将佐群僚于戏马台赋诗宴乐，谢灵运、谢瞻均有赋诗。

◎拍古人肩：表示追随古人，欲与古人同游。

◆此首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时山谷在黔南。高左藏，名羽。于本年来黔代曹谱（伯达）为黔州守。左藏，官名，即左藏库

使。山谷《与王泸州书》：“前守曹供备已解官去，新守高羽左藏，丹之弟也，老练廉勤，往亦久在场屋，不易得也。虽闲居与郡中不相关，亦托庇焉。”（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把酒花前欲问溪，问溪何事晚声悲。名利往来人尽老，谁道，溪声今古有休时。

且共玉人斟玉醑，休诉，笙歌一曲黛眉低。情似长溪长不断，君看，水声东去月轮西。

◎休诉：此指莫推辞饮酒。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小院难图云雨期，幽欢浑待赏花时。到得春来君却去，相误，不须言语泪双垂。

密约尊前难嘱付，偷顾，手搓金橘敛双眉。庭榭清风明月媚，须记，归时莫待杏花飞。

又次左藏韵

自断此生休问天，白头波上泛胶船。老去文章无气味，憔悴，不堪驱使菊花前。

闻道使君携将吏，高会，参军吹帽晚风颠。千骑插花秋色暮，归去，翠娥扶入醉时肩。

◎左藏：即高左藏。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周）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楚人恶之，乃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胶船，用胶黏合的船。后喻指无济于事。）

◎气味：喻意趣或情调。

◎使君：见前《雨中花慢》（政乐中和）注。

◎参军吹帽：见前《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老）注。

◆此首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时山谷在黔州。（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晚岁监州闻荔枝，赤英垂坠压阑枝。万里来逢芳意歇，愁绝，满盘空忆去年时。

涧草山花光照座，春过，等闲枯李又累累。辜负寒泉浸红皱，销瘦，有人花病损香肌。

◎闻荔枝：据任渊《山谷年谱》：“山谷有戎州锁水磨崖留题云：元符三年五月戊寅，太守刘广之率宾僚来赏锁江荔支。”山谷同年并作有《廖致平送绿荔支王公权送荔支绿酒》诗。

◎赤英：此指荔枝果实。

◎红皱：此指荔枝。

◎香肌：本指女子肌肤。此喻去壳后的荔枝。

◆此首及后首均作于元符三年庚辰（**1100**）。据任渊《山谷年谱》，是岁五月，山谷复宣德郎，监鄂州在城盐税。词中首句“晚岁监州”，当指此。（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准拟阶前摘荔枝，今年歇尽去年枝。莫是春光厮料理，无比，譬如痎疟有休时。

碧甃朱阑情不浅，向晚，来年枝上报累累。雨后园林坐清影，苏醒，红裳剥尽看香肌。

◎准拟：定可，打算。

◎厮料理，犹云相帮助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又

上客休辞酒浅深，素儿歌里细听沉。粉面不须歌扇掩，闲静，一声一字总关心。

花外黄鹂能密语，休诉，有花能得几时斟。画作远山临碧水，明媚，梦为胡蝶去登临。

◎上客：尊贵的客人。

◎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史记·封禅书》。素儿即素女。）

◎休诉：见前《定风波》（把酒花前欲问溪）注。

◎梦为胡蝶：见前《离亭燕》（十载尊前谈笑）注。

又

客有两新鬟善歌者，请作送汤曲，因戏前二物。

歌舞阑珊退晚妆，主人情重更留汤。冠帽斜欹辞醉去，邀定，玉人纤手自磨香。

又得尊前聊笑语，如许，短歌宜舞小红裳。宝马促归朱户闭，人睡，夜来应恨月侵床。

◎新鬟：新的侍女。

◎物：人。

◎如许，犹云这样或如此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河传

有士大夫家，歌秦少游“瘦杀人，天不管”之曲。以“好”字易“瘦”字，戏为之作。

心情老懒，对歌对舞，犹是当时眼。巧笑靓妆，近我衰容华鬓。似扶着，卖卜算。

思量好个当年见。催酒催更，只怕归期短。饮散灯稀，背锁落花深院。好杀人，天不管。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秦观，字少游。所引曲为所作《河传》：“恨眉醉眼，甚轻轻觑着，神魂迷乱。常记那回，小曲阑干西畔。鬓云鬆，罗袜刬。丁香笑吐娇无限，语软声低，道我何曾惯。云雨未谐，早被东风吹散。瘦杀人，天不管。”按，此词末第二句惟清道光丁酉（**1837**）王敬之高邮刻《淮海集》中之《淮海词》作“瘦杀人”，其馀各本淮海词均作“闷损人”。（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万氏《词律》《河传》词末句云：“闷损人，天不管。”山谷和秦尾句云：“好杀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词，戏以‘好’字易‘瘦’字。”是秦词应作“瘦杀人”，盖未见山谷词也。然巧拙亦于此一字见之。黄九不敌秦七，亦是一证。（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拨棹子

归去来，归去来，携手旧山归去来。有人共、对月尊罍。横一琴、甚处逍遥不自在。

闲世界，无利害，何必向、世间甘幻爱。与君钓、晚烟寒濑，蒸白鱼稻饭，溪童供笋菜。

◎旧山：故乡，旧居。

◎白鱼：鲦鱼，小而好群游。

蝶恋花

海角芳菲留不住。笔下风生，吹入青云去。仙籍有名天赐与，致君事业安排取。

要识世间平坦路。当使人人，各有安身处。黑发便逢尧舜主，笑人白首耕南亩。

◎仙籍：古代把科举考试及第喻为登仙。因而把及第者的姓名籍贯称为仙籍。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南亩：泛指农田。

步蟾宫

虫儿真个恶灵利，恼乱得、道人眼起。醉归来、恰似出桃源，但目断、落花流水。

不如随我归云际，共作个、住山活计。照清溪，匀粉面，插山花，算终胜、风尘滋味。

◎虫儿：对歌伎舞女的昵称。

◎落花流水：形容残春景象。

◎活计：生计。

踏莎行茶词

画鼓催春，蛮歌走饷，火前一焙争春长。低株摘尽到高株，高株别是闽溪样。

碾破春风，香凝午帐，银瓶雪衮翻匙浪。今宵无睡酒醒时，摩围影在秋江上。

◎蛮歌：西南少数民族古称蛮夷，当地所唱民歌称为蛮歌。

◎走饷：往田间送饭。

◎茶之佳品，摘造在社前，其次则火前，谓寒食前也。（宋王观国《学林》）

◎闽溪：即建溪，水名。在今福建闽江北源，周围以产茶闻名。

◎碾破：将茶碾碎。

◎春风：指茶。

◎摩围：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1096**）或四年（**1097**），时山谷在黔州贬所，寓摩围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临水夭桃，倚墙繁李，长杨风掉青骢尾。尊中有酒且酬春，更寻何处无愁地。

明日重来，落花如绮，芭蕉渐展山公启。欲将心事寄天公，教人长寿花前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唐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此反其意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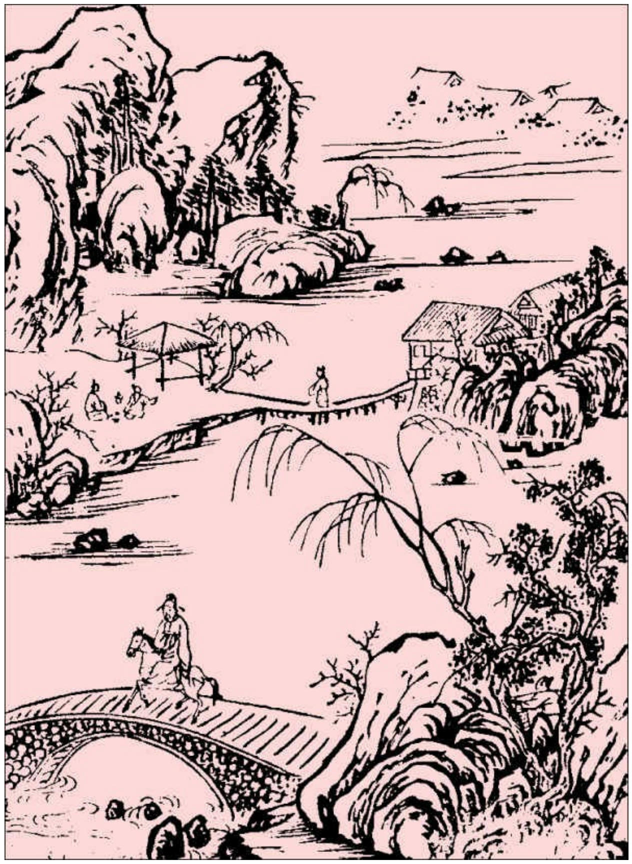
◎（山）涛再居选职十有馀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涛所奏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晋书·山涛传》）

◆此首作于元符三年庚辰（**1100**），时山谷在戎州。（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尊酒酬春”二句，山谷有悟。余亦慨慷。谓“腐语”者，矮人见也。（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山谷词每多名理之言，令人惺悟。（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辞旨浓郁。结二句虽近纤新，而辞旨亦自沉郁有致。（清黄苏《蓼园词评》）



《踏莎行》（临水夭桃）词意图

醉落魄

旧有一曲云："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一入愁肠，便有阳春意。须将幕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它兀兀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此曲亦有佳句，而多斧凿痕，又语高下不甚入律，或传是东坡语，非也。与蜗角虚名、解下痴條之曲相似，疑是王仲父作。因戏作二篇，呈吴元祥、黄中行，似能厌道二公意中事。

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争名争利休休莫。雪月风花，不醉怎归得。

邯郸一枕谁忧乐，新诗新事困闲适。东山小妓携丝竹。家里乐天，村里谢安石。石曼卿自嘲云："村里黄繙绰，家中白侍郎。"

◎陶陶兀兀大醉于青冥白昼间，任他上是天下是地。（唐罗隐《芳树》）

◎王仲父：字明之，号逐客。官翰林。有《冠卿集》，不传。

◎吴元祥：眉山人。得意于酒，不问世事，山谷称其为"陶兀居士"，又作《陶兀居士赞》记其行事。

◎黄中行，蜀中奇士，山谷在戎州与之相识。

◎华胥国：寓言中的理想国。见前《逍遥乐》（春意渐归芳草）注。

◎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两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

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虽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唐司空图《题休休亭》）

◎邯郸一枕：见前《促拍满路花》（秋风吹渭水）注。

◎东山：山名。在浙江上虞县西南，晋谢安早年隐居于此。

◎乐天：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

◎谢安石：谢安，字安石，晋阳夏人。少有重名，隐居东山，屡召不起。每游赏，必携妓以从。受桓温请为司马，后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拜太保，卒赠太傅。

◎石曼卿：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人，官至太子中允。与欧阳修为至交。

◎黄繙绰：一作“黄旛绰”、“黄幡绰”。唐人，擅长参军戏，供奉朝廷，曾讽谏玄宗疼爱其子，勿在马上打球，得玄宗赏识。

◎白侍郎：即白居易，曾官刑部侍郎，故称。

◆此首及以下同调三首，皆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陶陶兀兀，人生无累何由得。杯中三万六千日。闷损旁观，我但醉落托。

扶头不起还颓玉，日高春睡平生足。谁门可款新篘熟。安乐春泉，玉醴荔枝绿。亲贤宅四酒名。

◎陶陶兀兀：见前首注。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唐李白《襄阳歌》）

◎落托：穷困失意，景况零落。

◎扶头：早晨饮少量淡酒以清醒头脑叫扶头。

◎新篘：篘为漉酒竹器，此代指酒。

◎安乐、春泉、玉醴、荔枝：据句下注，为四种酒名。

又

老夫止酒十五年矣，到戎州，恐为瘴疠所侵，故晨举一杯。不相察者乃强见酌，遂能作病，因复止酒。用前韵作二篇，呈吴元祥。

陶陶兀兀，人生梦里槐安国。教公休醉公但莫。盏倒垂莲，一笑是赢得。

街头酒贱民声乐，寻常行处逢欢适。醉看檐雨森银竹。我欲忧民，渠有二千石。

◎陶陶兀兀：见前首注。

◎止酒十五年：作者四十岁时（**1084**）过泗州僧伽塔，作《发愿文》，戒酒肉女色。至元符二年己卯（**1099**），正好十五年。

◎戎州：州名，州治在僰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

◎槐安国：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记东平淳于棼梦至大槐安国，国王招为驸马，命为南柯太守。荣耀显赫，极一时之盛。梦觉，寻梦中出入之处，乃宅南槐树下蚁穴。喻人生如梦，富贵无常。

◎画幕灯前细雨，垂莲盏里清歌。（宋周紫芝《西江月》）

◎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唐李白《宿鰕湖诗》）

◎二千石：州郡长官代称。

又

陶陶兀兀，醉乡路远归不得。心情那似当年日。割爱金荷，一碗淡不托。

异乡薪桂炊香玉，摩挲经笥须知足。明年小麦能秋熟。不管经霜，点尽鬓边绿。

◎陶陶兀兀：见前首注。

◎醉乡：见前《逍遥乐》（春意渐浓归芳草）注。

◎金荷：见前《念奴娇》（断虹霁雨）注。

◎不托：同不托，即汤面。

◎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战国策·楚策三》）

◎经笥：装经书的箱子。

◎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鬓。（唐李白《怨歌行》）

玉楼春

当涂解印后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

凌歊台上青青麦，姑熟堂前馀翰墨。暂分一印管江山，稍为诸公分皂白。

江山依旧云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

◎当涂解印：崇宁元年（**1102**）六月初九日，山谷领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事，九日而罢。

◎郭功甫：郭祥正，字功甫，当涂人。少有诗名，梅尧臣称之为太白后身。举进士，支持王安石变法。后以殿中丞致仕，隐居当涂青山。有《青山集》。

◎凌歊台：在城北黄山之颠，宋孝武（刘裕）大明七年，南游登台，建离宫。（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故址在今安徽当涂。）

◎姑熟堂在当涂之清和门外，下临姑溪。（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在今安徽当涂。）

◎惺惺：见前《两同心》（一笑千金）注。

◎新妇石在当涂县。昔人往楚，累岁不还，其妻登此山望夫，乃化为石。（宋王象之《舆地纪胜》）

◆此首作于崇宁元年壬午（**1102**）。（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

校注》）

又寀易前词

翰林本是神仙谪，落帽风流倾座席。坐中还有赏音人，能岸乌纱倾大白。

江山依旧云横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

◎“翰林”句：见前《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注。

◎“落帽”句：见前《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老）注。

◎岸：推起冠帽，露出额头。

◎大白：大酒杯。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次前韵再呈功甫

青壶乃似壶中谪，万象光辉森宴席。红尘闹处便休休，不是个中无皂白。

歌烦舞倦朱成碧，春草池塘凌谢客。共君商略老生涯，归种玉田秧白石。

◎休休：安闲貌。

◎个中：此中。

◎康乐（谢灵运）每对（谢）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南朝锺嵘《诗品》引《谢氏家录》。谢客，谢灵运小字客儿，时称谢客。）

◎商略：商量、探讨。

◎杨公伯雍，洛阳县人也，本以侩卖为业。性笃孝，父母亡，葬于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见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晋干宝《搜神记》）

◆此首作年同前首。功甫，即郭功甫，见前《玉楼春》“当涂解印后一日”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庚元镇四十兄，庭坚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坚假守当涂，元镇穷，不出入州县。席上作乐府长句劝酒。

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着。徐熙小鸭水边花，明月清风都占却。

朱颜老尽心如昨，万事休休休莫莫。尊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欧、梅，当时二妓也。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官）尚书驾部郎。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南齐书·庾杲之传》）

◎徐熙：五代南唐钟陵人。善写生，常游园圃间，遇景辄留，故传写物态，富有生意。长于画花果虫鸟。

◎朱颜：指青春美好的容貌。

◎咄，诺，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虽买堪骑鹤。若曰尔何能，答言耐辱莫。（唐司空图《题休休亭》）

◎见在：犹现在。

◎欧靓腰支柳一涡，大梅催拍小梅歌。舞馀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黄庭坚《太平州二首》其一）

◆事固有幸不幸者，其来已久，卓然自起，足以见称而有托，特无有力者以发明之，则沦落湮没，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苏小、真娘、念奴、阿买辈，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时笔次，夤缘以至不朽，则所谓幸者，讵不谅哉！如欧、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宋李之仪《跋山谷二词》）

◆此首作于崇宁元年壬午（**1101**），时山谷在太平州。庾元镇，山谷故友，生平不详。山谷有《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诗云：**“**传语濠州贤刺史，隔年诗债几时还。因循樽俎疏相见，弃掷光阴只等闲。心在青云故人处，身行红雨乱花间。遥知别后多狂醉，恼杀江南庾子山。**”**（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用前韵赠郭功甫

少年得意从军乐，晚岁天教闲处着。功名富贵久寒灰，翰墨文章新讳却。

是非不用分今昨，云月孤高公也莫。喜欢为地醉为乡，饮客不来但自酌。

◎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唐李白《金陵歌送别范宣》）

◎喜欢为地：佛教大乘菩萨十地，第一地即为欢喜地。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风开冰面鱼纹皱，暖入芳心犀点透。乍看晴日弄柔条，忆得章台人姓柳。

心情老大痴成就，不复淋浪沾翠袖。早梅献笑尚窥龄，小蜜窃香如遗寿。

◎犀点透：旧说以犀为神兽，犀角有白纹，感应灵敏。因以喻心意相通。

◎章台人姓柳：唐韩翃有姬柳氏，安史乱，两人奔散，柳出家为尼。韩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书记，使人寄柳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后柳为番将沙吒利所劫，翃以虞侯许俊以计夺还，重得团圆。事见唐许尧佐《柳氏传》等。

◎献笑：露出笑容。此喻花开。

◎窃香如遗寿：晋贾充女钟情韩寿，武帝以西域所进奇香赐充，充女盗以赠寿，充觉，即以女嫁寿。见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

◆此首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时山谷在黔南。（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寿”字绝。（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东君未试雷霆手，洒雪开春春锁透。帝台应点万年枝，穷巷偏欺三径柳。

峰排群玉森相就，中有摩围为领袖。凝香窗下与谁看，一曲琵琶千万寿。

◎东君：司春之神。

◎万年枝，指年代久远的大树。

◎群玉：谓群山覆雪，莹白如玉。

◎摩围：见前《踏莎行》（画鼓催春）注。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新年何许春光漏，小院闲门风日透。酥花入座颇欺梅，雪絮因风全是柳。

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得开眉处且开眉，人世可能金石寿。

◎酥花：此指用有色绢或纸制成的花。

◎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使君：当指黔州新守高羽，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黄金捍拨春风手，帘幕重重音韵透。梅花破萼便春回，似有黄鹂鸣翠柳。

晓妆未惬梅添就，玉笋捧杯离细袖。会拚千日笑尊前，他日相思空损寿。

◎金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所以捍护其拨也。（宋叶廷珪《海录碎事·音乐部·琵琶》）

◎两个黄鹂鸣翠柳。（唐杜甫《绝句》）

◎玉笋：此喻美女之手。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黔中士女游晴昼，花信轻寒罗绮透。争寻穿石道宜男，更买江鱼双贯柳。

《竹枝》歌好移船就，依倚风光垂翠袖。满倾芦酒指摩围，相守与郎如许寿。

◎花信：开花的信息。

◎宜男：祝颂多子之词。

◎摩围：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

◎如许：这样，如此。

◆此首作年同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可怜翡翠随鸡走，学绾双鬟年纪小。见来行待恶怜伊，心性娇痴空解笑。

红蕖照映霜林来，杨柳舞腰风嫋嫋。衾馀枕剩尽相容，只是老人难再少。

◎翡翠：鸟名。

◎娇痴：谓娇小天真，不谙世故。

◎红蕖：荷花。

◎嫋嫋：轻盈柔美貌。

◆此首末句云“只是老人难再少”，当是晚年所作。考山谷崇宁元年（**1102**）有《好事近》记小妓杨姝弹琴送酒，崇宁三年有赠衡阳妓陈湘词，姑系于此两年中。（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虞美人至当涂呈郭功甫

平生本爱江湖住，鸥鹭无人处。江南江北水云连，莫笑醯鸡歌舞、瓮中天。

当涂舣棹蒹葭外，赖有宾朋在。此身无路入修门，惭愧诗翁清些、与招魂。

◎醯鸡：小虫名。《庄子·田子方》：“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注：“醯鸡者，瓮中之蠛蠓。”

◎蒹葭：芦苇。

◎修门：此指都城门。

◎些：语气词，楚人在招魂时用于句末。宋沈括《梦溪笔谈》：“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僚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此乃楚人旧俗。”

◆此首作于崇宁元年壬午（**1102**），时山谷在太平州。郭功甫，见前《玉楼春》（凌歊台上青青麦）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宜州见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天涯：此指词人所在的宜州贬地。

◎夜阑：夜残，夜将尽时。

◎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太平御览》引《宋书》）

◎个里：这里，其中。

◎去国十年：指离开汴京十年。按，山谷责授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被除名，编隶宜州，次年五六月间至宜州贬所，恰已十年，故云。

◆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时山谷在宜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山谷受谴之日，投床酣卧，人服其德性坚定。此词殊方逐客，重见梅花，仅感叹少年，而绝无怨尤之语。诵其词，可知其人矣。上阕“夜阑风细”二句，殊清婉有致。（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南乡子重九日涪陵作示知命弟

落帽晚风回，又报黄花一番开。扶杖老人心未老，哈哉，谩有才情付与谁。

芳意正徘徊，传语西风且慢吹。明日馀尊还共倒，重来，未必秋香一夜衰。

◎落帽：见前《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老）注。

◎黄花：菊花。

◎哈：嗤笑。

◎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唐郑谷《十月菊》）

◆此首作于元符元年戊寅（**1098**），时山谷避外兄张向嫌移戎州。据任渊《山谷年谱》，绍圣四年丁丑（**1097**），**“**其春，知命往见嗣直（山谷从兄黄叔向）于涪州**”**。涪陵，即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市。知命，名叔达，山谷弟。（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今年重九，知命已向成都。感之，复次前韵。

招唤欲千回，暂得尊前笑口开。万水千山还么去，悠哉，酒向黄花欲醉谁。

顾影且徘徊，立到斜风细雨吹。见我未衰容易去，还来，不道年年即渐衰。

◎么即这么、那么、甚么之么，亦可解为这么、那么、甚么之省文。为指点兼形容之辞，与疑问口气之么字异义。……“万水千山还么去，悠哉。”言万水千山还那么远的去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容易，犹云轻易也；草草也；疏忽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未报贾船回，三径荒锄菊卧开。想得邻舟野笛罢，沾衣，不为涪翁更为谁。

风力嫋萸枝，酒面红鳞惬细吹。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

◎山谷谪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宋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引《复斋漫录》）

◎萸枝：茱萸。

◎摧颓：蹉跎，失意。

◆此首作于山谷谪黔期间（**1095-1097**），时山谷自号涪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黄菊满东篱，与客携壶上翠微。已是有花兼有酒，良期，不用登临恨落晖。

满酌不须辞，莫待无花空折枝。寂寞酒醒人散后，堪悲，节去蜂愁蝶不知。

◎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唐司空图《五十》）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有花有酒有笙歌，其奈难逢亲故何。（唐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三绝句》之一）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杜秋娘《金缕衣》）

◎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环绕折残枝。（唐郑谷《十月菊》）

又

重阳日寄怀永康彭道微使君，用东坡韵。

卧稻雨馀收，处处游人簇远洲。白发又挨红袖醉，戎州，乱摘黄花插满头。

青眼想风流，画出西楼一幢秋。却忆去年欢意舞，《梁州》，塞雁西来特地愁。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苏轼《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今夜还先醉，应烦红袖扶。（唐白居易《对酒吟》）

◎（阮）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嵇）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晋书·阮籍传》）

◎幢：同“帧”。

◎《梁州》：乐曲名。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永康，永康军，宋置。见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五一《成都府路》。治今四川都江堰市。彭道微，戎州守。山谷《与侄朴书》：“初到戎，彭道微作守，甚有亲亲之意。道微既去，刘滋崇仪作守。”（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唐赵嘏《长安秋望》）

◎戏马台：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笑上老人头。（宋苏轼《吉祥寺赏牡丹》）

◎簪花：即簪花。

◆此首作于崇宁四年乙酉（**1105**），乃山谷词之绝笔。宜州，见前《蓦山溪》（稠花乱蕊）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此与东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笑上老人头”，康节云“花见白头人莫笑，白头人见好花多”，自叹自乐，善于处老。（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别集》）

鹊桥仙次东坡《七夕》韵

八年不见，清都绛阙，望银汉、溶溶漾漾，年年牛女恨风波，算此事、人间天上。

野麋丰草，江鸥远水，老夫唯便疏放。百钱端往问君平，早晚具、归田小舫。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戏，看乞巧、朱楼彩舫。（宋苏轼《鹊桥仙·七夕和苏坚》）

◎八年不见：山谷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相遇苏轼于彭蠡江上，至此连首尾正好八年。

◎清都：天帝所居。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群舞而不下也。（《列子·黄帝》）

◎疏放：任意，无拘束。

◎（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端，犹准也；真也；究也。又犹应也；须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问：馈赠。

◎凭将百钱卜，漂泊问君平。（唐杜甫《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肃入蜀》）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时山谷在荆南待命。（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席上赋七夕词

朱楼彩舫，浮瓜沉李，报答春风有几。一年尊酒暂时同，别泪作、人间晓雨。

鸳鸯机综，能令侬巧，也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头翁，共一访、痴牛騃女。

◎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三国魏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来去，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晋张华《博物志》）

◎海上白头翁：此指苏轼，时苏轼**66**岁，已于上年赦复朝奉郎由儋州渡海南还。山谷期待与苏轼相会。

◎痴牛与騃女，不肯勤农桑。徒劳含淫思，旦夕遥相望。（唐卢仝《月蚀》）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手扳桥柱豆，泪滴天河满。"未若"晓雨"句蕴藉。（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鹧鸪天

玄真子咏渔父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东坡尝以《浣溪沙》歌之矣。表弟李如篪云："以《鹧鸪天》歌之，更叶音律，但少数句耳。"因以玄真子遗事足之。宪宗时，画玄真子像，访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诗上之。玄真之兄松龄惧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渔父》云："乐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桂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此余续成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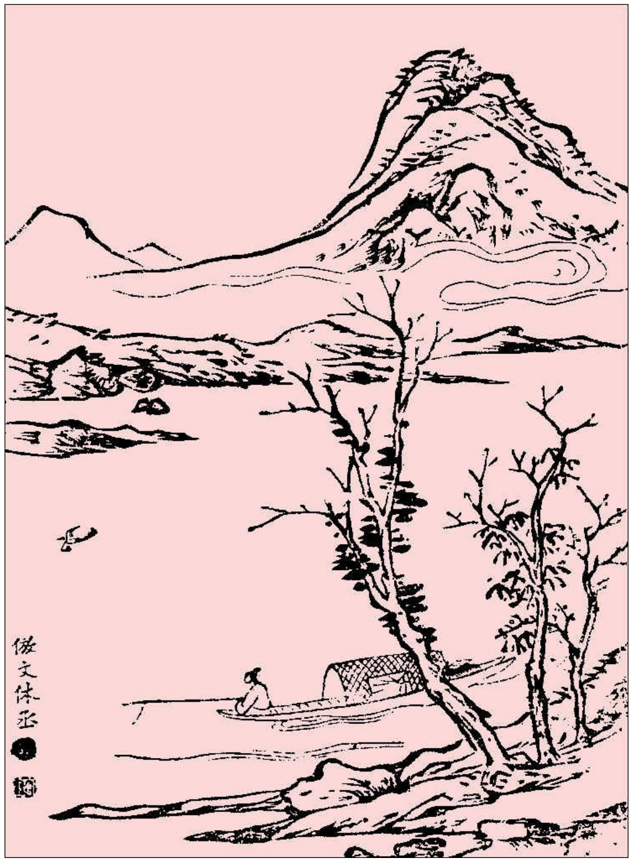
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朝廷尚觅玄真子，何处如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事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

◎张志和字子同，婺州金华人。始名龟龄。……著《玄真子》，亦以自号。（《新唐书·张志和传》）

◎李如篪：字季牖。崇德（今浙江嘉兴）人。少游上庠，晚以特科官桐乡丞。

◎（李）德裕顷在内庭，伏睹宪宗皇帝写真求访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唐李德裕《玄真子渔歌记》）



《鹧鸪天》（西塞山边白鸟飞）词意图

◎底事：何事。

◆山谷晚年，亦悔前作［按，指《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之未工。……因以宪宗画像求玄真子文章，及玄真之兄松龄劝归之意，足前数句云（即此词，略）。东坡笑曰：“鲁直乃欲平地起风波耶？”（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徐师川云）

◆世上风波不易江上风波，作意可怜。《东坡集》有此词自序云：玄真子尝以《浣溪沙》歌之矣，季如篪言以《鹧鸪天》歌之甚叶音律，但词少声多，因以宪宗访求玄真子文章，及其兄劝归之意足前后数句。未知谁是捉刀人。（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即张志和词妆点几句，便是出蓝。末句见破世情语。（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按山谷生遇坎坷，文字之祸兢于心。将志和原词，每阕添两句，神理迥然大异，便少优游自得之致矣。然亦其遇然也。（清黄苏《蓼园词评》）

◆鲁直檃括子同《渔父词》为《鹧鸪天》，以记西塞山前之胜，见《山谷词》。是真简而文矣。（清沈雄《古今词话》）

又重九日集句

塞雁初来秋影寒，霜林风过叶声干。龙山落帽千年事，我对西风犹整冠。

兰委佩，菊堪餐，人情时事半悲欢。但将酩酊酬佳节，更把茱萸仔细看。

◎龙山落帽：见前《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老）注。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香兰以为佩。（战国屈原《离骚》）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战国屈原《离骚》）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叹落晖。（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明年此会知何处，醉把茱萸仔细看。（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集句，谓辑前人诗句以成篇。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一》：“荆公始为集句诗，多者至百韵，皆集合前人之句。”按，此首所集之句，因年代久远，今多不传，谨存待查。（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坐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傍人冷眼看。

◎山季伦（简）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茗艼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篱。”（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古诗十九首》）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史应之，名铸，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客游于泸、戎间。宋哲宗元符元年六月至三年六月间，山谷在戎州与史应之时相唱和。并作有《史应之赞》，称其“爱酒而滑稽”。（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词意图

◆横笛簪花，仙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此词全担老杜诗翻出自钞。（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东坡“破帽多情却恋头”翻龙山事，特新。山谷“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尤用得幻。（清沈谦《东江集钞》）

◆山谷此词颇似稼轩率意之作。（清陈廷焯《放歌集》）

◆菊称其耐寒则有之，曰“破寒”，更写得精神出。曰“斜风吹”、“倒着冠”，则有傲兀不平气在。末二句，尤有牢骚。然自清迥出，骨力不凡。（清黄苏《蓼园词评》）

◆词为重九登高而作，凡二首，皆同韵。前首“冠”字韵云“我对西风犹整冠”，“看”字韵云“更把茱萸仔细看”，不及此押“冠”、“看”二字，风趣殊胜。（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明日独酌自嘲呈史应之

万事令人心骨寒，故人坟上土新干。淫坊酒肆闲居士，李下何妨也整冠。

金作鼎，玉为餐，老来亦失少时欢。茱萸菊蕊年年事，十日还将九日看。

◎史应之：见前《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注。

◎淫坊酒肆：妓院酒店。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乐府歌辞《君子行》）

◎玉为餐：古代相传椎玉为屑，日日服食可以延寿。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紫菊黄花风露寒，平沙戏马雨声干。且看欲尽花经眼，休说弹冠与整冠。

甘酒病，废朝餐，何人得似醉中欢。十年一觉扬州梦，为报时人洗眼看。

◎戏马：驰马取乐。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唐杜甫《曲江二首》）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唐杜牧《遣怀》）

◎洗眼：洗清眼目，指仔细观看。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环绕折残枝。自然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无闲事，即芳期，菊花须插满头归。宜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送落晖。

◎“节去”二句：见前《南乡子》（黄菊满东篱）注。

◎“宜将”二句：见前《南乡子》（黄菊满东篱）注。

又

闻说君家有翠蛾，施朱施粉总嫌多。背人语处藏珠履，戏得羞时整玉梭。

拖远岫，压横波，何时传酒更传歌。为君写就《黄庭》了，不要山阴道士鹅。

◎翠蛾：此指美女。

◎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战国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玉梭：玉簪之类的发饰。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旧题汉刘歆《西京杂记》。远岫，即远山。）

◎眉连娟以增绕兮，目流睇而横波。（东汉傅毅《舞赋》）

◎（王）羲之爱鹅，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因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其任率如此。（《晋书·王羲之传》）

◆唐李白送《贺宾客归越》诗：“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按，《晋书·王羲之传》谓写《道德经》换白鹅，而李白诗谓写《黄庭经》换白鹅，可能当时传闻不同而已。山谷此词亦据李白诗云写《黄庭》。《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经书名。包括《太上黄庭内景经》和《太上黄庭外景经》两种。今传王羲之所书《黄庭

经》，为《太上黄庭外景经》。（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吉祥长老设长松汤，为作。有僧病痂癞，尝死金刚窟。有人见者，教服长松汤，遂复为完人。

汤泛冰瓷一坐春，长松林下得灵根。吉祥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

灯焰焰，酒醺醺，壑源曾未破醒魂。与君更把长生碗，略为清歌驻白云。

◎“有僧病痂癞”以下五句：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释普明，晚游五台，得风疾，眉发俱堕，百骸腐溃，哀号苦楚，人不忍闻。忽有异人教服长松，告云：“长松，长古松下，取根饵之，皮色如荠苨，长三五寸，味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无毒，服之益人，兼解诸虫毒。”明采服，不旬日，发复生，颜貌如故。

◎金刚窟：在山西五台山东台楼观谷之左崖，深不可测。三世诸佛供养之具多藏于此。传佛陀波利曾在此被文殊接化。

◎冰瓷：洁白如冰的瓷碗。瓷，瓷的别体。古人茶碗，以如玉似冰者为贵。

◎壑源：指壑源茶。

◎（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列子·汤问》）

鼓笛令戏咏打揭

酒阑命友闲为戏，打揭儿、非常惬意。各自输赢只赌是。赏罚采、分明须记。

小五出来无事，却跋翻和九底。若要十一花下死，那管十三、不如十二。

◎打揭：古代以双陆为戏具的一种博戏。

◎赌是，黄庭坚《鼓笛令》词：“各自输赢只赌是，赏罚采、分明须记。”意犹云各人自己明白或各自注意。（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下片”数句：皆云输赢之道，因年久失传，不详待考。

又

宝犀未解心先透，恼杀人、远山微皱。意淡言疏情最厚，枉教作、着作官柳。

小雨勒花时候，抱琵琶、为谁清瘦。翡翠金笼思珍偶，忽拚与、山鸡僝僽。

◎宝犀：犀角。

◎恼杀人：言撩拨煞人。

◎远山：见前《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注。

◎官柳：官府种植在大道旁的柳树。

◎勒花：阻止开花。宋欧阳修《初春》：“雰色初含柳，馀寒尚勒花。”

◎翡翠：见前《玉楼春》（可怜翡翠随鸡走）注。

◎山鸡：即锦鸡。传说其甚爱自己的羽毛，常照水而舞。

◎僝僽：折磨，烦恼。

又

见来两两宁宁地，眼厮打、过如拳踢。恰得尝些香甜底，苦杀人、遭谁调戏。

腊月望州坡上地，冻着你、影⿰身差村鬼。你但那些一处睡，烧沙糖、管好滋味。

◎见来：料想，想像。

◎宁宁：宁静，安定。

◎⿰身差：音义未详，待考。

又

见来便觉情于我，厮守着、新来好过。人道他家有婆婆，与一口、管教㞎磨。

副靖传语木大，鼓儿里、且打一和。更有些儿得处啰，烧沙糖、香药添和。

◎一口：一人。

◎㞎磨：坐立不安貌。

◎副靖：亦作“副净”，传统戏剧中角色名。唐参军戏中叫“参军”，宋杂剧、金院本中称“副净”。

◎木大，呆头呆脑人物。亦为戏剧中角色名。金院本有《呆木大》。

◎一和：一会，一番。

浪淘沙荔枝

忆昔谪巴蛮，荔子亲攀。冰肌照映柘枝冠。日擘轻红三百颗，一味甘寒。

重入鬼门关，也似人间。一双和叶插云鬟。赖得清湘燕玉面，同倚阑干。

◎巴蛮：山谷贬地黔、戎等州，古属巴国。

◎冰肌：喻指去壳荔枝。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宋苏轼《食荔枝》）

◎鬼门关：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古诗十九首》）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是年山谷遇赦北归，三月至峡州，四月至荆南。（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留春令

江南一雁横秋水，叹咫尺、断行千里。回纹机上字纵横，欲寄远，凭谁是。

谢客池塘春都未，微微动、短墙桃李。半阴才暖却清寒，是瘦损人天气。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晋书·列女传》）

◎谢客池塘：见前《玉楼春》（青壶乃似壶中谪）注。

◎细雨裛残千颗泪，轻寒瘦损一分肌。（宋苏轼《红梅》之二）

南歌子

槐绿低窗暗，榴红照眼明。玉人邀我少留行，无奈一帆烟雨画船轻。

柳叶随歌皱，梨花与泪倾。别时不似见时情，今夜月明江上酒初醒。

◎湿槐仍足绿，沾桃更上红。（北齐刘逖《对雨》）

◎五月榴花照眼明。（唐韩愈《题张十一旅舍三咏》）

◎柳叶：指女子双眉。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婉而有韵，丽而能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诗有渊明语，歌无《子夜》声。论文思见老弥明，坐想罗浮山下羽衣轻。

何处黔中郡，遥知隔晚晴。雨馀风急断虹横，应梦池塘春草若为情。

◎“诗有”句：苏轼于绍圣二年抵惠州贬所后，作了不少和陶（渊明）诗，计有《和陶归田园居》六首、《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和陶贫士》七首等。

◎《子夜歌》者，晋曲也。晋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声过哀苦。（《旧唐书·音乐志》）

◎“论文”句：唐韩愈《石鼎联句诗序》：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轩辕弥明与进士刘师服、校书郎侯喜相与赋诗，刘、侯二人见其老，不知其能文也，俱思竭不能续。弥明曰：“此宁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学于师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闻也。”

◎罗浮山：在今广东增城、博罗、河源等县境间。

◎羽衣轻：《汉书·郊祀志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颜师古注：“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后常以道士或神仙所着衣为羽衣。苏轼《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故此句为山谷遽指苏轼在罗浮山下修炼学仙。

◎黔中郡：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应梦”句：见前《玉楼春》（青壶乃似壶中谪）注。

◎若为情，犹云何以为情或难以为情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时山谷在黔南贬所。绍圣二年四月，苏轼在惠州贬所，作《桄榔杖寄张文潜一首时初闻黄鲁直迁黔南范淳父九疑也》诗，十二月，又撰《与鲁直书》。考此词中有“诗有渊明语”及“坐想罗浮山下羽衣轻”等句，当为山谷收信后寄怀苏轼之作。（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东坡过楚州，见净慈法师，作《南歌子》。用其韵，赠郭诗翁二首。

郭大曾名我，刘翁复是谁？入廛能作和锣槌，特地干戈相待使人疑。

秋浦横波眼，春窗远岫眉。普陀岩畔夕阳迟，何似金沙滩上放憨时。

◎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市。

◎净慈法师：指杭州净慈寺善本禅师。

◎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七引《冷斋夜话》。按，此词本事与此首小序所云地点不合，姑存备考。）

◎郭诗翁：指山谷友人郭祥正。

◎郭大：即郭太（泰），字林宗，东汉太原界休人。博通经典，居家教授，弟子至千人。尝举有道，不就。生平好品题人物，而不为危言覈论。故党锢祸起，太独得免。及卒，蔡邕为撰碑铭。蔡自谓其所撰碑铭，惟于郭太无愧色。

◎刘翁：不详所指，待考。

◎入廛：入民居。

◎圆熟乃是无是无非，无可无否乡愿之徒。此等阿媚取悦，窃富贵，盗名声，无益于国家之盛衰存亡，今所谓“和锣槌”者是也。（宋阳枋《辨惑》）

◎干戈：古武舞。按，以上二句当为禅宗机锋。

◎远岫眉：见前《鹧鸪天》（闻说君家有翠蛾）注。此指远山如眉。

◎释氏书：昔有贤女马郎妇于金沙滩上施一切人淫，凡与交者，永绝其淫。死葬后，一梵僧来云：“求我侣。”掘开乃锁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之而去。（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上堂，拈柱杖曰：“临济小厮儿，未曾当头道着，今日全身放憨也。”（宋释普济《五灯会元》）

◆此首当作于元祐元年丙寅（**1086**）之后，因该年山谷与东坡始相见并有酬唱。（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万里沧江月，清波说向谁。顶门须更下金椎，只恐风惊草动又生疑。

金雁斜妆颊，青螺浅画眉。庖丁有底下刀迟，直要人牛无际是休时。

◎顶门：头顶的前部，因其中央有囟门，故称。

◎金雁：女子发饰。

◎青螺：古代妇女用以画眉的颜料。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养生主》）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望江东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阑：阻隔。

◎直饶：即使。

◆较梦不怕险，飞过大江，宛些，活些，幽些。欲不为词，不可得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别集》）

◆笔力奇横是山谷独绝处。人只见其用笔之奇倔，不知其一片深情往复不置，缠绵之至也。（清陈廷焯《放歌集》）

◆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傲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词略）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一落索

谁道秋来烟景素，任游人不顾。一番时态一番新，到得意、皆欢慕。

紫萸黄菊繁华处，对风庭月露。愁来即便去寻芳，更作甚、悲秋赋。

◎万里风烟接素秋。（唐杜甫《秋兴》之六）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楚宋玉《九辩》）

西江月

老夫既戒酒不饮，遇宴集，独醒其傍。坐客欲得小词，援笔为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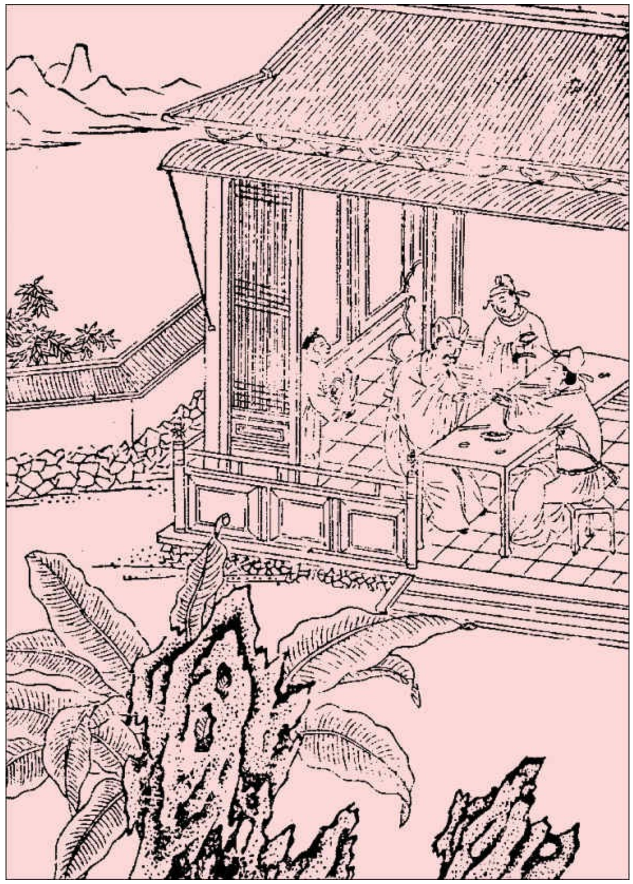
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远山微影蘸横波，不饮傍人笑我。

花病等闲瘦恶，春来没个遮阑。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

◎断送一生惟有酒，寻思百计不如闲。（唐韩愈《遣兴》）

◎杯行到君莫停手，破除万事无过酒。（唐韩愈《赠郑兵曹》）

◎不道：犹云不奈或不堪。



《西江月》（断送一生唯有）词意图

◆此首当与前数首《醉落魄》词为同时期作品。（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黄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盖韩诗有云：“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才去一字，遂为切对，而语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残，不道月明人散。”谓思相离之忧，则不得不尽。而俗士改为“留连”，遂使两句相失。正如论诗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满”也。（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黄太史《西江月》词云：“断送一生唯有，破除万事无过。”此皆韩退之诗也。太史集之，乃天生一联。陈无己以为切对，而语益峻，盖其服膺如此。（宋袁文《瓮牖闲评》）

◆用昌黎诗两句，每句去下“酒”字，便成绝对。“莫留残”，谓忧其相离，则不得不尽饮。改为“留连”，上下文义俱失。此老戒酒，乃复深于酒。（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山谷《西江月》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似歇后句。“远山横黛蘸秋波”，不甚联属。“不饮傍人笑我”，亦谓全该。南宋人谓其突兀之句，翻成语病。（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断送一生，破除万事”，涪翁忽作歇后郑五，何哉？（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起二句咏酒，而用成句作歇后语，为词中创格。（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茶词

龙焙头纲春早，谷帘第一泉香。已醺浮蚁嫩鹅黄，想见翻匙雪浪。

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无因更发次公狂，甘露来从仙掌。

◎龙焙头纲：谓首批运往京都的龙焙茶。

◎龙焙今年绝品，谷帘自古珍泉。（宋苏轼《西江月》。谷帘，泉名，在江西庐山康王谷中。）

◎浮蚁：谓浮于茶面的细沫。

◎鹅黄：谓淡黄茶色。

◎“兔褐”句：指黄黑无光的茶盏。

◎松风：见前《品令》（凤舞团团饼）注。

◎蟹眼：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宽饶字次公，性刚猛。尝在宣帝许后父平恩侯许广汉座上，拒绝广汉敬酒，说：“无多酌我，我乃酒狂。”（《汉书·盖宽饶传》）

◎（汉武帝时）祭太乙，升通天台以俟神灵。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三辅黄图·台榭》引《汉武故事》）

又

崇宁甲申，遇惠洪上人于湘中，洪作长短句见赠云：“大厦吞风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雾窗春色翠如葱，睡起云涛正拥。往事回头笑处，此生弹指声中。玉笺佳句敏惊鸿，闻道衡阳价重。”次韵酬之。时余方谪宜阳，而洪归分宁龙安。

月侧金盆堕水，雁回醉墨书空。君诗秀色雨园葱，想见衲衣寒拥。

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莫将社燕等秋鸿，处处春山翠重。

◎惠洪上人：惠洪（**1071-1128**），又名德洪，自称洪觉范，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俗姓喻（一作彭）。著有《石门文字禅》、《冷斋夜话》等。

◎宜阳：即宜州。见前《蓦山溪》（稠花乱蕊）注。

◎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

◎夜阑接软语，落月如金盆。（唐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

◎书空：大雁在空中列队飞行，形如“一”和“人”字，故称书空。

◎“蚁穴”句：见前《醉落魄》（陶陶兀兀，人生梦里槐安国）注。

◎社燕：燕子春社来，秋社去，故谓社燕。

◆此首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山谷南迁，与余会于长沙，留碧湘门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为憎疾者腹诽，因携十六口买小舟。余以迫窄为言，山谷笑曰：“烟波万顷，水宿小舟，与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异，道人缪矣。”即解牵去。闻留衡阳作诗写字，因作长短句寄之曰（词即小序所引惠洪词，略）。时余方还江南。山谷和其词云云（词如上录，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冷斋夜话》）

又

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裛香泉。相如依旧是癯仙，人在瑶台阆苑。

花雾萦风缥缈，歌珠滴水清圆。娥眉新作十分妍，去马归来便面。

◎癯仙：骨姿清瘦的仙人。

◎瑶台：传说中仙人所居处。

◎阆苑：阆风之苑，传说中仙人所居之地。

◎歌珠：言歌声圆润如珠玉。

◎便面：《汉书·张敞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走马过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又

宋玉短墙东畔，桃源落日西斜。浓妆下着绣帘遮，鼓笛相催清夜。

转眄惊翻长袖，低徊细踏红靴。舞馀犹颤满头花，娇学男儿拜谢。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低徊：徘徊。

◆子野亦云：“舞彻《梁州》，头上宫花颤未休。”末句妖。（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别集》）

桃源忆故人

碧天露洗春容净，淡月晓收残晕。花上密烟飘尽，花底莺声嫩。

云归楚峡厌厌困，两点遥山新恨。和泪暗弹红粉，生怕人来问。

◎风吹数蝶乱，露洗百花鲜。（唐郑愔《春怨》）

◎间关莺语花底滑。（唐白居易《琵琶行》）

◎厌厌：同“恹恹”，精神不振貌。

◎遥山：即远山，喻女子眉形。见前《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注。

◆柔曼。古来才人即方正难犯，作艳词偏深于一切荡子。（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别集》）

画堂春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

相伴蝶穿花径，独飞鸥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

◎摩围：见前《踏莎行》（画鼓催春）注。

◎小隐：隐居山林。

◎蛮江：此指流经黔州的乌江。

◎不到，犹云不道，不道有不觉义。“不到晚来凉”，犹言不觉晚来凉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绳床：即交椅，也叫胡床。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或下一年春。（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贺圣朝

脱霜披茜初登第，名高得意。樱桃荣宴玉墀游，领群仙行缀。

佳人何事轻相戏，道得之何济。君家声誉古无双，且均平居二。

◎脱霜披茜：谓脱去布衣，换着官服。

◎樱桃荣宴：见前《下水船》（总领神仙侣）注。

◎行缀：队列。

◎“君家”二句：此为佳人相戏之语，谓山谷虽中进士，与黄香相比，仅居其次。《后汉书·文苑传》：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陆人。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博学经典，究精道术，能文章，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此首或作于治平四年丁未（**1067**），时山谷登张唐卿榜第三甲进士第。（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阮郎归

曾㝢文既眄陈湘，歌舞便出其类，学书亦进。来求小楷，作《阮郎归》词付之。

盈盈娇女似罗敷，湘江明月珠。起来绾髻又重梳，弄妆仍学书。

歌调态，舞工夫，湖南都不如。它年未厌白髭须，同舟归五湖。

◎曾㝢文：不详，待考。

◎陈湘：衡阳妓。见前《蓦山溪》（鸳鸯翡翠）注。

◎盈盈：美好貌。指人的风姿仪态。

◎罗敷：古代美女。晋崔豹《古今注·音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后为越（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

◆此首作于崇宁三年甲申（**1104**）。（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效福唐独木桥体作茶词

烹茶留客驻雕鞍，有人愁远山。别郎容易见郎难，月斜窗外山。

归去后，忆前欢，画屏金博山。一杯春露莫留残，与郎扶玉山。

◎福唐独木桥体：清万树《词律》卷四：“黄山谷此词全用‘山’字为韵，辛弃疾作《柳梢青》词全用‘难’字为韵，注云：‘福唐体即独木桥体也。’”并谓：“其源出于《楚辞》，今南北曲亦演之。”

◎别时容易见时难。（南唐李煜《浪淘沙》）

◎金博山：金属香炉。

◎春露：春酒。

◆《寒食对月》：“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此杜子美诗也。其法颔联虽不拘对偶，疑非声律，然破题引韵已的对矣；谓之偷春格，言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也。山谷尝用此法作茶词曰（即此首，略），盖下押四“山”字，上“鞍”、“难”、“欢”、“残”皆有韵，如是乃知其工也。（宋释惠洪《天厨禁脔》）

◆一字自相为韵，出于汤铭盘。而韵上日字亦韵。四韵皆山，前句四韵亦叶盘铭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翻“别时容易见时难”之句，山谷有茶诗云：“曲几蒲团听煎汤，

煎成车声绕羊肠。”东坡见之云：“黄九凭地怎得不穷。”（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茶词

歌停檀板舞停鸾，高阳饮兴阑。兽烟喷尽玉壶干，香分小凤团。

雪浪浅，露花圆，捧瓯春笋寒。绛纱笼下跃金鞍，归时人倚阑。

◎高阳饮兴：见前《忆帝京》（鸣鸠乳燕春闲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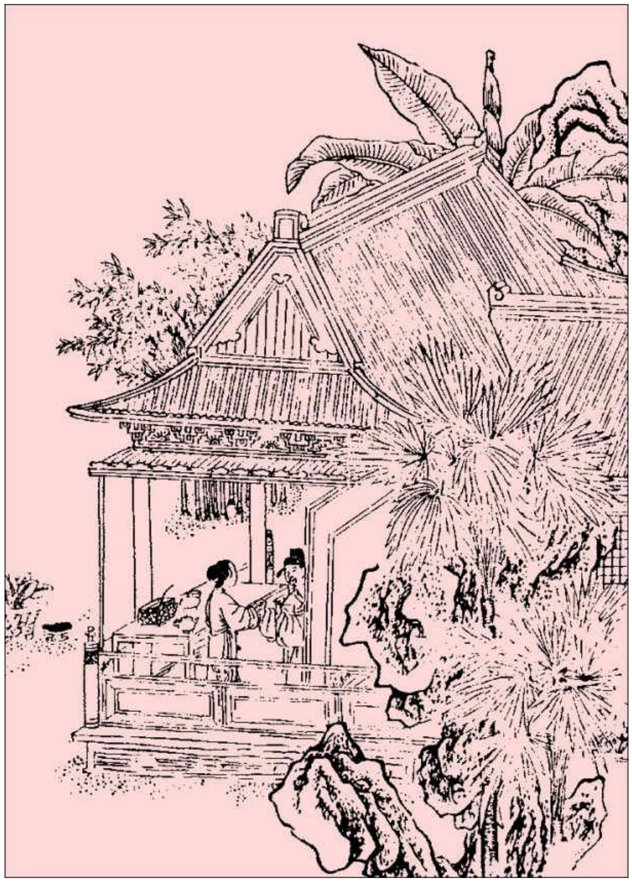
◎兽烟：兽形熏炉喷出的香烟。

◎小凤团：宋建安贡茶。小片印有凤纹的团茶。

◎春笋：此喻指女子之手。

◆观者叹服此词。八句状八景，音律一同，殊不散乱，人争宝之，刻之琬琰，挂于堂室之间也。（明洪武本《草堂诗馀》引《古今词话》）

◆山谷多茶词，如"馀清搅夜眠"、"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悉臻妙境，不独此调及《品令》为佳。（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阮郎归》（歌停檀板舞停鸾）词意图

又茶词

摘山初制小龙团，色和香味全。碾声初断夜将阑，烹时鹤避烟。

消滞思，解尘烦，金瓯雪浪翻。只愁啜罢水流天，馀清搅夜眠。

◎摘山：指采茶。

◎小龙团：见上首注及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唐韦应物《喜园中茶生》）

又茶词

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胯斗圆方，研膏入焙香。

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酒阑传碗舞红裳，都濡春味长。

◎月团：白色团茶。

◎犀胯：銙（通胯）茶，以形同犀角所制带銙（銙为古人附于腰带上的扣版）而得名。

◎焙香：谓焙茶香。

◎茶宜箬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湿冷。故收藏之家，以箬叶封裹入焙中。（宋蔡襄《茶录·茶论·藏茶》）

◎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宋欧阳修《归田录》）

◎外江：旧称长江以南为外江，也称江外。此指黔中郡以外之地。

◎都濡：黔州地名。

◎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唐郑谷《峡中尝茶》）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或下一年春。黔中，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退红衫子乱蜂儿，衣宽只为伊。为伊去得忒多时，教人直是疑。

长睡晚，理妆迟，愁多懒画眉。夜来算得有归期，灯花则甚知。

◎退红：粉红色。衫子，妇女短上衣，又名半衣。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唐温庭筠《菩萨蛮》）

◎灯花：旧时以灯花为喜事预兆。

◎则甚，犹云做甚或为甚。怎字即则甚之切音也。向子諲《浣溪沙》词：“人意天公则甚知？故教小雨作深悲。”（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又

贫家春到也骚骚，琼浆注小槽。老夫不出长蓬蒿，邻墙开碧桃。

木芍药，品题高，一枝烦剪刀。传杯犹似少年豪，醉红侵雪毛。

◎骚骚：急迫貌。

◎木芍药：牡丹别名。

◎雪毛：此指白发。

◆此首约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贬所。山谷五十四岁时始破戒饮酒（见前《醉落魄》），此首云“醉红侵雪毛”，当是开戒后情形。（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更漏子咏馀甘汤

庵摩勒，西土果，霜后明珠颗颗。凭玉兔，捣香尘，称为席上珍。

号馀甘，无奈苦，临上马时分付。管回味，却思量，忠言君但尝。

◎馀甘：果实名。青如山李。

◎庵摩勒：梵语**āmalaka**的音译，义释为无垢果。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记》：“黄葩翠叶，圆实而泽，咀久还甘，或号菴勒。右馀甘子，生戎、泸等州山，树大，叶细似槐，实若李而小，咀之，前苦后歆歆有味，故号为馀甘。核有棱，或六或七，解硫黄毒，即《本草》所谓菴摩勒者。”

◎西土果：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阿摩洛迦（庵摩勒之同音异译），印度药果之名也。”

◆此首作于元符三年庚辰（**1100**），时山谷在戎州，已起复。宋岳珂《桯史》卷一二《味谏轩》：“戎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尝过之。延以饮，有小轩极华洁，槛外植馀甘子数株，因乞名焉，题之曰‘味谏’。后王子予以橄榄遗山谷，有诗曰：‘方怀味谏轩中果，忽见金盘橄榄来。想共馀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时盖徽祖始登极，国论稍还，是以有此句云。”此词当与上引诗作于同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体妖娆，鬟婀娜，玉甲银筝照座。危柱促，曲声残，王孙带笑看。

休休休，莫莫莫，愁拨个丝中索。了了了，玄玄玄，山僧无碗禅。

◎玉甲：此指美人的指甲。

◎危柱：琴弦柱。

◎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唐司空图《耐辱居士歌》）

◎了了了时无可了，玄玄玄处亦须呵。（《五灯会元》卷二十《南岳下十五世龙门远禅师法嗣》）

◎无碗禅：其义不明。

清平乐

黄花当户，已觉秋容暮。云梦南州逢笑语，心在歌边舞处。

使君一笑眉开，新晴照酒尊来。且乐尊前见在，休思走马章台。

◎使君：见前《雨中花慢》（政乐中和）注。

◎走马章台：见前《西江月》（别梦已随流水）注。

◆据词中“云梦南州”云云，此首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山谷遇赦放还途经荆州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休推小户，看即风光暮。萸糁菊英浮碗醑，报答风光有处。

几回笑口能开，少年不肯重来。借问牛山系马，今为谁姓池台？

◎犹嫌小户长先醒，不得多时住醉乡。（唐白居易《醉后》）

◎萸糁：以茱萸煮成之饭。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又

舞鬟娟好，白发黄花帽。醉任旁观嘲潦倒，扶老偏宜年小。

舞回脸玉胸酥，缠头一斛明珠。日日《梁州》《薄媚》，年年金菊茱萸。

◎缠头：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毕，客以罗锦为赠，称缠头。后来又作为赠送妓女财物的通称。此借用，言赏赉之厚。

◎《梁州》：见前《南乡子》（卧稻雨馀收）注。

◎《薄媚》：唐教坊曲调名。

又示知命

乍晴秋好，黄菊欹乌帽。不见清谈人绝倒，更忆添丁小小。

蜀娘谩点花酥，酒槽空滴真珠。兄弟四人别住，他年同插茱萸。

◎绝倒：佩服之至。《晋书·卫玠传》：“瑯邪王澄有高名，每闻玠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玠谈道，平子绝倒。’”

◎添丁：此指知命之子小牛。

◎天公点酥作梅花，此有腊梅禅老家。（宋苏轼《腊梅》）

◆据任渊《山谷年谱》，绍圣四年丁丑（**1097**），山谷在黔南。其春，知命往见嗣直于涪州，生一子，名为小牛。词中云“添丁小小”指此。则此首当作于该年或稍后。知命，即其弟黄叔达。（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春归何处，寂莫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

◎百啭：形容鸟声悦耳多变。宋王安石《独卧三首》之二：“百啭黄鹂看不见，海棠无数出墙头。”

◆山谷词云：“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体山谷语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何等壮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赶上”“和春住”，“唤取归来同住”，千古一对情痴，可思而不可解。（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别集》）

◆山谷云：“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通叟云：“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碧山云：“怕此际、春归也过吴中路。君行到处，便快折，河边千条翠柳，为我系春住。”三词同一意，山谷失之笨，通叟失之俗，碧山差胜。（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黄山谷《清平乐》（春归何处）词，亦寓言也。（清李佳《左庵词话》）

◆全篇宛转一意，但何以特提出黄鹂呢？冯贽《云仙杂记》卷二引《高隐外书》：“戴颙携黄柑斗酒，人问何之，曰：‘往听黄鹂声。此俗耳针砭，诗肠鼓吹，汝知之乎？’”这里借寓自己身份怀抱，恐亦非泛泛之笔。（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又

冰堂酒好，只恨银杯小。新作金荷工献巧，图要连台拗倒。

《采莲》一曲清歌，急檀催卷金荷。醉里香飘睡鸭，更惊罗袜凌波。

◎承平时，滑州冰堂酒为天下第一。（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金荷：见前《念奴娇》（断虹霁雨）注。

◎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云：“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倒，盏也。（唐张鷟《朝野佥载》）

◎香飘睡鸭：见前《忆帝京》（鸣鸠乳燕春闲暇）注。

◎罗袜凌波：见前《两同心》（巧笑眉颦）注。

好事近汤词

歌罢酒阑时，潇洒座中风色。主礼到君须尽，奈宾朋南北。

暂时分散总寻常，难堪久离拆。不似建溪春草，解留连佳客。

◎风色：风神颜色。

◎建溪春草：指建溪春茶。建溪，闽江北源，在福建省北部，其流域以产茶著名。

又太平州小妓杨姝弹琴送酒

一弄醒心弦，情在两山斜叠。弹到古人愁处，有真珠承睫。

使君来去本无心，休泪界红颊。自恨老来憎酒，负十分金叶。

◎真珠：即珍珠。

◎金叶：酒杯名。金蕉叶的省称。

◆此首作于崇宁元年壬午（**1102**）夏，时山谷在太平州。太平州，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置，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杨姝，当涂妓。《山谷外集》卷一七《太平州二首》其二：**“**千古人心指下传，杨姝烟月过年年。不知心向谁边切，弹尽松风欲断弦。**”**又山谷《豫章先生遗文》卷一〇《题太平州后园石室壁》：**“**郭功父、黄鲁直、高太忠、冯彦择同酌桂浆于此，杨姝弹《风入松》、《醉翁吟》，有林下之意。琴罢，宝熏郁郁，似非人间。崇宁之元季夏之丁未。**”**（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不见片时霎，魂梦镇相随着。因甚近新无据，误窃香深约。

思量模样忔憎儿，恶又怎生恶。终待共伊相见，与佯佯奚落。

◎片时霎：谓极短时间。

◎镇：见前《沁园春》（把我身心）注。

◎窃香：见前《玉楼春》（风开冰面鱼纹皱）注。

◎忔憎儿：犹云可爱。

◎佯佯：假装。

谒金门示知命弟

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

君似成蹊桃李，入我草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馀生吾已矣。

◎吴头楚尾：江西的代称。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唐杜甫《羌村三首》之一）

◎成蹊桃李：见前《蓦山溪》（稠花乱蕊）注。

◎偶吹草堂，滥巾北岳。诱我松桂，欺我云壑。（《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文〉》）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贬所。知命，山谷弟黄叔达。（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好女儿张宽夫园赏梅

小院一枝梅，冲破晓寒开。偶到张园游戏，沾袖带香回。

玉酒覆银杯，尽醉去、犹待重来。东龄何事，惊吹怨曲，雪片成堆。

◎雪片：喻指飘落的梅花。此指东龄吹奏《梅花落》曲，使梅花飘落如雪。

◆此首作于元符元年戊寅（**1098**）。张宽夫，见前《念奴娇》（断虹霁雨）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春去几时还，问桃李无言。燕子归栖风劲，梨雪乱西园。

唯有月婵娟，似人人、难近如天。愿教清影常相见，更乞取团圆。

◎清影：月影。

又

粉泪一行行，啼破晓来妆。懒系酥胸罗带，羞见绣鸳鸯。

拟待不思量，怎奈向、目下恓惶。假饶来后，教人见了，却去何妨。

◎怎奈向：怎奈，无奈。

◎假饶：假使。

减字木兰花登巫山县楼作

襄王梦里，草绿烟深何处是。宋玉台头，暮雨朝云几许愁。

飞花漫漫，不管羁人肠欲断。春水茫茫，要渡南陵更断肠。

◎南陵：县名。南朝梁置，在今安徽省东南部，芜湖市南。山谷至峡州后，诏命改知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其时山谷弟知命刚客死荆州，故有“要渡南陵更断肠”云云。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时山谷于出川途中至峡州。巫山县，在四川省东部，隋置，《旧唐书·地理志》：“汉巫县，属南郡。隋加‘山’字，以巫山峡为名。”（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四六体。（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又

距施州二十里，张仲谋遣骑相迎，因送所和乐府来，且约近郊相见。复用前韵先往。

使君那里，千骑尘中依约是。拂我眉头，无处重寻庾信愁。

山云弥漫，夹道旌旗联复断。万事茫茫，分付澄波与烂肠。

◎张仲谋：名询。山谷友人。元祐中知越州。元符初，由陕西转运使知熙州。

◎庾信愁：庾信（**513-581**），北周南阳新野人。字子山。初仕南朝梁，奉使西魏，被留未放还。有《哀江南赋》。

◎王方平语蔡经家人曰：“吾欲赐汝辈美酒，此酒方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俗人所宜饮，饮之或能烂肠，今当以水和之。”（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时山谷在放还途中。施州，地名。宋欧阳忞《舆地广记》卷三三《施州清江县》：“（隋）义宁二年（**618**）立施州，为州治焉。有施王屯馀址，故以为名。”故治今湖北恩施。（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巫山县追怀老杜

巫山古县，老杜淹留情始见。《拨闷》题诗，千古神交世不知。

云阳台下，更值清明风雨夜。知道愁辛，果是当时作赋人。

◎老杜淹留：唐杜甫于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五月挈家下戎、渝、忠州，又于大历元年（766）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始出峡往荆南。其间杜甫作诗甚多，多抒发羁泊伤乱之情。

◎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难事，下峡销愁定几巡。长年三老遥怜汝，捩舵开头捷有神。已办清钱防雇直，当令美味入吾唇。（唐杜甫《拨闷》）

◎千古神交：指杜甫对宋玉的思慕与景仰。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云阳台：《文选·司马相如〈子虚赋〉》：“于是楚王乃登云阳之台。”李善注引孟康曰：“云梦中高唐之台，宋玉所赋者。言其高出云之阳。”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时山谷遇赦放还途经巫峡。（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次韵赵文仪

诗翁才刃，曾陷文场貔虎阵。谁敢当哉，况是焚舟决胜来。

三巴春杪，客馆梦回风雨晓。胸次峥嵘，欲共涛头赤甲平。

◎诗翁：此指赵文仪。

◎文场：科举考试之考场。

◎焚舟：与破釜沉舟同义。

◎三巴：古地名。巴郡、巴东、巴西的合称。相当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地区。

◎春杪：春末。

◎胸次：胸中。

◎赤甲：一作赤岬，在四川奉节县东北。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赵文仪，不详。（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何等壮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苍崖万仞，下有奔雷千百阵。自古危哉，谁遣西园溜么来。

猿啼云杪，破梦一声巫峡晓。苦唤愁生，不是西园作么平。

◎奔雷：喻指泉瀑奔泻声如雷鸣。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唐李白《蜀道难》）

◎溜：影子。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

◎作么，即作甚么之省文，犹怎么也。……平者，平愁怀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此首作于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馀寒争令，雪共腊梅相照映。昨夜东风，已出耕牛劝岁功。

阴阴幂幂，近觉去天无几尺。休恨春迟，桃李梢头次第知。

◎争令：怎令。

◎岁功：一年农事的收获。

◎幂幂：深浓貌。

◎连峰去天不盈尺。（唐李白《蜀道难》）

◎次第知：犹云转眼即知。

又

终宵忘寐，好事如何犹尚未。仔细沉吟，珠泪盈盈湿袖襟。

与君别也，愿在郎心莫暂舍。记取盟言，闻早回程却再圆。

◎相思杳如梦，珠泪湿罗衣。（唐李白《学古思边》）

◎闻早：趁早，赶早。

又

丙子仲秋，奉陪黔阳曹使君伯达玩月，作《减字木兰花》，兼简施州张使君仲谋。

中秋多雨，常是尊罍狼藉去。今夜云开，须道姮娥得得来。

不知云外，还有清光同此会。笛在层楼，声彻摩围顶上头。

◎曹使君伯达：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

◎张使君仲谋：见前《减字木兰花》（使君那里）注。

◎得得：即特特，特地。

◎清光：此指月光。

◎摩围：见前《踏莎行》（画鼓催春）注。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时山谷在黔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中秋无雨，醉送月衔西岭去。笑口须开，几度中秋见月来。

前年江外，儿女传杯兄弟会。此夜登楼，小谢清吟慰白头。

◎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渡吴王岘。（宋苏轼《武昌山上闻黄州鼓角》）

◎“前年”二句：据黄䔥《山谷年谱》，绍圣元年甲戌（**1094**），山谷寓家太平州芜湖。又山谷《池州斋山焦笔岩题名》：“江西黄大临，弟庭坚、叔献、叔达、子朴、相、梲，孙杰，绍圣元年九月辛丑泛舟同来。”

◎小谢：指南齐诗人谢朓。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时山谷在黔州贬所。（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愁苦之情出以风流放诞之笔，绝世文情。（清陈廷焯《放歌集》）

又

浓阴骤雨，巫峡有情来又去。今夜天开，不与姮娥作伴来。

清光无外，白发老人心自会。何处歌楼，贪看冰轮不转头。

◎“浓阴”二句：用宋玉《高唐赋》叙楚襄王与巫山神女云雨事。

◎冰轮：明月。

又

丙子仲秋，黔守席上，客有举杜工部《中秋》诗曰："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因戏作。

举头无语，家在月明生处住。拟上摩围，最上峰头试望之。

偏怜络秀，苦淡同甘谁更有。想见牵衣，月到愁边总未知。

◎黔守：此指黔州太守曹谱。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

◎杜工部《中秋》诗：即唐杜甫《月夜》，原诗为："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摩围：见前《踏莎行》（画鼓催春）注。

◎络秀：《晋书·列女传》：周顗母李氏，字络秀。顗父浚出猎遇雨，止络秀家。络秀为具数十馔，甚精，浚因求为妾。络秀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连姻贵族，庶有大益。"因许之。后生顗、嵩及谟，由是李氏遂得方雅之族。山谷在词中乃指子相之生母，其妾李庆（见任渊《山谷年谱》）。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古乐府《东门行》）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时山谷在黔南。（马兴荣、

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何等凄淡。（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戏答

月中笑语，万里同依光景住。天水相围，相见无因梦见之。

诸儿娟秀，儒学传家渠自有。自作秋衣，渐老先寒人未知。

◎儒学传家：山谷之家从曾祖黄中理开始，便倡儒学筑书馆以教子孙。宋袁燮《絜斋集》卷一四称黄氏“一门兄弟共学于修水上芝台书院，道义相磨，才华竞爽，时人谓之十龙。后登第者强半”。山谷祖黄湜、父黄庶皆登进士第。

◎渠：他。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用前韵示知命弟

常年夜雨，头白相依无去住。儿女成围，欢笑尊前月照之。

阿连高秀，千万里来忠孝有。岂谓无衣，岁晚先寒要弟知。

◎阿连：南朝宋谢灵运族弟惠连有才悟，灵运甚爱之，称为阿连。后因称弟为“阿连”。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诗经·秦风·无衣》）

◆此首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知命弟，见前《南乡子》（落帽晚风回）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诉衷情

小桃灼灼柳鬖鬖，春色满江南。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

山泼黛，水挼蓝，翠相搀。歌楼酒旆，故故招人，权典青衫。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周南·桃夭》）

◎晴烟漠漠柳鬖鬖。（唐韦庄《古离别》。鬖鬖，纷披下垂貌。）

◎醺酣：指春日天气宜人，令人陶醉。

◎群峰郁初霁，泼黛若鬟沐。（唐顾况《华山西冈游赠隐玄叟》）

◎直似挼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唐白居易《池上》。挼，搓揉。）

◎故故：屡屡。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唐杜甫《曲江二首》之二。青衫：唐制，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又

在戎州，登临胜景，未尝不歌渔父家风，以谢江山。门生请问先生家风如何，为拟金华道人，作此章。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政在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净，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渔父家风：自唐张志和作《渔父》词五首，其格调被称为渔父家风。

◎金华道人：即唐张志和，号玄真子，东阳金华人。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五灯会元》卷五载秀州华亭船子德诚禅师《拨棹歌》六首之二）

◎金鳞：指鱼。

◆此首约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贬所。山谷至戎后有《与宋子茂书》：“此方米面皆胜黔中，食饱饭，摩腹婆娑，以卒岁月。闲居亦强作文字，有乐府长短句数篇，后信写寄。”戎州，见前《醉落魄》（陶陶兀兀，人生梦里槐安国）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华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

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丛林盛传，想见其为人。山谷倚曲音歌成长短句曰（词即此首，略）。（宋彭乘《墨客挥犀》）

◆山谷又取船子和尚诗为《诉衷情》，而《冷斋》亦载之。予谓此皆为蛇画足耳，不作可也。（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又

旋揎玉指着红靴，宛宛斗弯讹。天然自有殊态，愁黛不须多。

分远岫，压横波，妙难过。自欹枕处，独倚阑时，不奈颦何。

◎弯讹：疑为“弯蛾”之误。弯蛾，美女眉。

◎黛：古时女子以青黛画眉，故常以黛代称眉。

◎“分远岫”二句：见前《鹧鸪天》（闻说君家有翠蛾）注。

采桑子送彭道微使君移知永康军

荔枝滩上留千骑，桃李阴繁。宴寝香残，画戟森森镇八蛮。

永康又得风流守，管领江山。少讼多闲，烟霭楼台舞翠鬟。

◎荔枝滩：地名。黄罃《山谷年谱》：元符元年三月，离黔州，过涪陵。五月戊午，上荔枝滩。六月，抵戎州，寓居南寺。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唐白居易《春和令功绿野堂种花》）

◎宴寝：周制，王有六寝，一为正寝，馀五寝通称燕寝。此泛指内室。

◎八蛮：古谓南方八蛮国。后泛指西南少数民族。

◎从今却笑风流守，画戟空凝宴寝香。（宋苏轼《苏州闾丘江君家雨中饮酒二首》）

◎翠鬟：妇女发式的美称。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虚堂密候参同火，梨枣枝繁。深锁三关，不要樊姬与小蛮。

遥知风雨更阑夜，犹梦巫山。浓丽清闲，晓镜新梳十二鬟。

◎参同火：意以《周易》、《黄老》、炉火三家相参同。此引为炼内丹或外丹之火，故言“不要樊姬与小蛮”。

◎贫居烟火湿，岁熟梨枣繁。（唐韦应物《答僩奴重阳二甥》）

◎《三关章》：口为天关，手为人关，脚为地关。（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白尚书（白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唐孟棨《本事诗·事感》）

◎梦巫山：见前《满庭芳》（明眼空青）注。

◎十二鬟：喻指巫山十二峰。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投荒万里无归路，雪点鬓繁。度鬼门关，已拚儿童作楚蛮。

黄云苦竹啼归去，绕荔枝山。蓬户身闲，歌板谁家教小鬟。

◎投荒：贬谪、流放至荒远之地。

◎鬼门关：见前《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注。

◎拚：割舍之辞，亦甘愿之辞。

◎苦竹：竹的一种，竿矮小，四月中生笋，味苦不能食。

◎啼归去：指杜鹃啼鸣，声如“不如归去”。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马湖来舞钗初赐，笳鼓声繁。贤将开关，威竦西山八诏蛮。

南溪地逐名贤重，深锁群山。燕喜公闲，一斛明珠两小鬟。

◎马湖：见前《望远行》（自见来）注。

◎八诏者，隋时永昌、姚州闻有蒙舍诏、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施浪诏、邆赕诏，又有（时）傍、矣川罗识二族，通号八诏。其后二族为阁罗凤所灭，独有六诏。南方之夷，惟南诏最大。夷语谓王为诏；或曰，当六诏皆在，岁有事，天子各赐一诏，故曰八诏。（宋周煇《清波别志》）

◎南溪：县名。在四川南部、长江北岸。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诗经·小雅·六月》。燕喜，宴饮喜乐。）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戏赠黄中行

宗盟有妓能歌舞，宜醉尊罍。待约新醅，车上危坡尽要推。

西邻三弄争秋月，邀勒春回。个里声催，铁树枝头花也开。

◎宗盟：同宗、同姓。此指黄中行。

◎新醅：新酿酒。

◎“车上”句：盖喻己年衰不胜酒量。

◎邀勒：强迫、逼勒。

◎个里：这里。

◆此首作于元符二年己卯（**1099**），时山谷在戎州贬所。黄中行，见前《醉落魄》（陶陶兀兀，尊前是我华胥国）注。（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夜来酒醒清无梦，愁倚阑干。露滴轻寒，两行芙蓉泪不干。

佳人别后音尘悄，销瘦难拚。明月无端，已过红楼十二间。

◎文君姣好，……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拚：舍弃，不顾一切。

◎红楼：泛指华丽的楼房，多富家妇女所居。

◆“瘦尽”、“难拚”，情切。忽有此境，不是语言文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又

樱桃着子如红豆，不管春归。闻道开时，蜂惹香须蝶惹衣。

楼台灯火明珠翠，酒恋歌迷。醉玉东西，少个人人暖被携。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诗云：“舞急锦腰迎十八，酒酣玉盏照东西。”乐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东西杯，其对甚新也。（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人人：见前《少年心》（对景惹起愁闷）注。

又

城南城北看桃李，依倚年华。杨柳藏鸦，又是无言贴落花。

春风一面长含笑，偷顾羞遮。分付谁家，把酒花前试问他。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南朝乐府民歌《读曲歌》）

归田乐令

引调得，甚近日心肠不恋家，宁宁地、思量他，思量他。

两情各自肯，甚忙咱。意思里、莫是赚人哕。噷奴真个㖿，共人㖿。

◎甚，犹是也，正也，真也。词中每用以领句，与甚么之甚作怎字、何字义者异。（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赚人：骗人。哕：语助词。

◎噷：吻。见前《少年心》（心里人人）注。

◎㖿：音得。方言，在此词中义不明。

卜算子

要见不得见，要近不得近。试问得君多少怜，管不解、多于恨。

禁止不得泪，忍管不得闷。天上人间有底愁，向个里、都谙尽。

菩萨鬘

王荆公新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垒石作桥。为集句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戏效荆公作。

半烟半雨溪桥畔，渔翁醉着无人唤。疏懒意何长，春风花草香。

江山如有待，此意陶潜解。问我去何之，君行到自知。

◎八功德水：佛教谓须弥山下大海中有八功德水。

◎半烟半雨溪桥畔，映红映桃山路中。（唐郑谷《柳》）

◎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唐韩偓《醉著》）

◎无人觉来往，疏懒意何长。（唐杜甫《西郊》）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唐杜甫《绝句二首》）

◎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唐杜甫《后游》）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唐杜甫《可惜》）

◎君问去何之，贱身难自保。（唐孟郊《怨别》）

◎"君行"句：出处未详。

◆元丰二年己未（**1079**），王安石退居钟山，营建半山园。其《示元度》诗：“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圃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更待春日长，黄鹂弄清昼。”自注：“营居半山园作。”其《菩萨蛮》词亦作于此时。又元丰三年庚申（**1080**），王安石封荆国公，则此首当作于本年或稍后。半山，宋周必大《二老堂杂记·金陵登览》：“出白门五里，至报宁寺，本王介甫旧宅。元丰中，奏舍为寺，赐今额。兵火后败屋数间，土人但呼半山寺，言自城去蒋山十里，此适半途也。”（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王荆公筑草堂于半山，引八功德水作小港，其上叠石作桥。为集句填《菩萨蛮》云（词同前，略），其后豫章效其体云（即前词，其中“君行到自知”作“君行即自知”，略）。（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又

淹泊平山堂，寒食节，固陵录事参军表弟周元固惠酒，为作此词。

细腰宫外清明雨，云阳台上烟如缕。云雨暗巫山，流人殊未还。

阿谁知此意，解遣双壶至。不是白头新，周郎旧可人。

◎固陵：古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淮阳西北之柳林。

◎录事参军：官名。晋置。亦称录事参军事。为王、公、大将军之属员，掌总录众曹文簿，举弹善恶。宋京府置司录参军，各州置录事参军。

◎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韩非子·二柄》）

◎云阳台：见前《减字木兰花》（巫山古县）注。

◎阿谁：犹何人。

◎白头新：《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司马贞《索隐》引服虔云：“人不相知，自初交至白头，犹如新也。”

◎周郎：此指惠酒的固陵录事参军周元固。

◆此据小序首当作于元丰七年甲子（**1084**）。据黄甇《年谱》，

先生是年春过扬州，见俞清老。平山堂，在扬州，欧阳修所建，见《避暑录话》卷上。然此词中“细腰宫”、“云阳台”、“巫山”等，皆蜀中古迹景物，又有“流人殊未还”句非先生在扬州时所能道，故予存疑。（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雪花飞

携手青云路稳，天声迤逦传呼。袍笏恩章乍赐，春满皇都。

何处难忘酒，琼花照玉壶。归嫋丝梢竞醉，雪舞郊衢。

◎青云：此指及第。

◎天声：原指朝廷声威。后引申为皇帝的德音。

◎迤逦：连绵至远处。

◎恩章：即章服。

◎雪舞：喻柳絮飞扬。

◆词中云“携手青云”、“袍笏恩章乍赐”，当是初及第时语，姑系于治平四年丁未（**1067**）。雪花飞，《词律》卷三、《词谱》卷四均收此调。《词谱》注：“此调仅见山谷一词，无别首可校。”秦巘《词系》卷一四亦云：“此以词意为名，他无作者。”（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浣溪沙

飞鹊台前晕翠蛾，千金新买帝青螺，最难如意为情多。

几处泪痕留醉袖，一春愁思近横波，远山低尽不成歌。

◎昔有夫妇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其镜化鹊，飞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引《神异经》。飞鹊台，即镜台。）

◎翠蛾：美人之眉修长如蛾，以黛画之，故称。

◎帝青螺：女子描眉用的天青色螺黛。帝青，原指青天。螺，即螺子黛。唐颜师古《隋遗录》：“螺子黛出波斯国，每颗直十金。”

◎横波、远山：见前《鹧鸪天》（闻说君家有翠蛾）注。

又

一叶扁舟卷画帘，老妻学饮伴清谈，人传诗句满江南。

林下猿垂窥涤砚，岩前鹿卧看收帆，杜鹃声乱水如环。

◎清谈：清雅的言谈、议论。

又

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笠前无限事，绿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



《浣溪沙》（新妇矶头眉黛愁）词意图

◎新妇矶边月明，女儿浦口潮平。沙头鹭宿鱼惊。（唐顾况《渔父》。新妇矶，即望夫山，在今江西德安县长江边。）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歌子》）

◆宋人诸家笔记如吴坰《五总志》、吴曾《能改斋漫录》均载此词为与东坡唱和之作，且东坡有讥评云云。按山谷与东坡交游酬唱，集中在元祐三、四年同供职史局期间，词当作于此时。（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东坡跋云："鲁直此词，清新婉丽。问其最得意处，以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乎？"（宋曾慥《乐府雅词》）

◆山谷《渔父》词："新妇矶头新月明，女儿浦口暮潮平，沙头露宿戏鱼惊。"此三句本顾况《夜泊江浦》六言，山谷每句添一字而已。"新月"、"暮潮"、"戏鱼"，乃山谷所添也。（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乐天云："眉月晚生神女浦，脸波春傍窕娘堤。"涪翁用此意作《渔父》词云："新妇矶边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然"新妇矶"、"女儿浦"，顾况六言已作对矣。（宋吴聿《观林诗话》）

◆鲁直两《渔父》词俱见道。东坡云："闻鲁直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为得意，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毋乃太澜浪耶？"余谓"新妇"二句，自双起语，不可合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正集》）

◆鲁直两《渔父》词俱见道语，可以警世，新妇矶、女儿浦，天然绝对。（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按前一阕，写得山水有声有色，有情有态，笔笔清奇。第二阕“无限事”、“一时休”，写渔父情怀，未免语含愤激。涪翁一生坎壈，托兴于《渔父》，欲为恬适，终带牢骚。结句与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句，亦自神理迥别。张句是无心任远，涪翁句是有心避患也。细味当自得之。（清黄苏《蓼园词评》）

点绛唇

重九日寄怀嗣直弟。时再游涪陵，用东坡馀杭九日《点绛唇》旧韵二首。

浊酒黄花，画帘十日无秋燕。梦中相见，似作枯禅观。

镜里朱颜，又减心情半。江山远，登高人健，寄语东飞雁。

◎东坡馀杭九日《点绛唇》旧韵：即苏轼《点绛唇》（我辈情钟）及（不用悲秋）二首。

◎枯禅：佛教谓静坐参禅为枯禅，又称枯木禅。

◆此首及后一首均作于绍圣四年丁丑（**1097**）。任渊《山谷年谱》云：**“**是岁山谷在黔南。其春知命往见嗣直于涪州。**”**嗣直弟，山谷从弟，名叔向，字嗣直。叔父黄廉子。（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几日无书，举头欲问西来燕。世情梦幻，复作如斯观。

自叹人生，分合常相半。戎虽远，念中相见，不托鱼和雁。

◎戎：晋宋间人谓从弟为“阿戎”，至唐犹然。此指从弟嗣直。

◎鱼和雁：古代传说鱼、雁都能传递书信，后即用以指代书信。

◆此首作年同前首。（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又

罗带双垂，妙香长恁携纤手。半妆红豆，各自相思瘦。

闻道伊家，终日眉儿皱。不能勾、泪珠轻溜，裛损揉蓝袖。

◎长恁：长久这样。

◎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待，帝见，则大怒而出。（《南史·梁元帝徐妃传》）

◎伊家：同伊。家，语尾助词。

◎裛：沾湿。

调笑令并诗

海上神仙字太真，昭阳殿里称心人。犹思一曲《霓裳》舞，散作中原胡马尘。方士归来说风度，梨花一枝春带雨。分钗半钿愁杀人，上皇倚阑独无语。

无语，恨如许。方士归时肠断处，梨花一枝春带雨，半钿分钗亲付。天长地久相思苦，渺渺鲸波无路。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唐白居易《长恨歌》。太真即杨贵妃。）

◎昭阳殿里恩爱绝。（唐白居易《长恨歌》）

◎风吹仙袂飘飖举，犹似《霓裳羽衣舞》。（唐白居易《长恨歌》）

◎胡马尘：指唐天宝末安史之乱。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唐白居易《长恨歌》）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唐白居易《长恨歌》）

◎上皇：指唐玄宗。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白居易《长恨歌》）

◎鲸波：喻江海巨浪。

宴桃源书赵伯充家小姬领巾

天气把人僝僽，落絮游丝时候。茶饭可曾炊，镜中赢得消瘦。生受，生受，更被养娘催绣。

◎僝僽：见前《鼓笛令》（宝犀未解心先透）注。

◎落絮：飘落的杨花。南朝梁萧子显《春日贻刘孝绰》诗："新禽争弄响，落絮乱从风。"游丝，昆虫所吐之丝被风吹扬于空中。南朝梁沈约《会圃临春风》诗："游丝暧如烟，落花雰如雾。"

◆此首作于元祐二年丁卯（**1087**）。据黄㽦《山谷年谱》，山谷是年在秘书省兼史局，作《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同子瞻韵和赵伯充团练》等诗。赵伯充，名叔盎，宋宗室。（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词略）右山谷先生《催绣词帖》真迹一卷。先生平生语庄，此帖故游戏耳。观其序晏小山词，有曰："余少时间作乐府，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其悔雕篆至矣。此岂自放豪楮间，三生结习，犹有未忘者耶？旧出众帖中，亦别而系之者。赞曰：词以寓意，何适非理，游戏翰墨，亦或张弛。此篇所传，观蜡之比，众而不淫，庶几在此。（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五《黄鲁直催绣词帖》）

◆不但情怀倦绣，纵含情刺锦，岂由催促，如养娘之不解事何。（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补遗

满庭芳茶

北苑春风，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为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

◎北苑：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春风：指茶。

◎方圭圆璧：茶压模后之形状，亦喻其珍贵。

◎碎身粉骨：喻碾茶先将茶块捶碎。

◎凌烟：凌烟阁。参见前《水龙吟》（早秋明月新圆）注。

◎尊俎：古代盛酒肉之器，此借指盛茶之器。

◎饮真茶，令人少眠睡。（晋张华《博物志》）

◎纤纤：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五引《画墁录》）

◎溅乳：谓点茶时茶汤洁白如乳翻腾。

◎“金缕”句：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唐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横扫千人军。（唐杜甫《醉歌行》。三峡词源，喻文思汹湧如三峡急流。）

◎文君：见前《满庭芳》（北苑龙团）注。

◆豫章先生少时尝为茶词，寄《满庭芳》云：“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深罗细，琼蕊冷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烦。纤纤捧，冰瓷弄影，金缕鹧鸪斑。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惊鹭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其后增损其辞，止咏建茶云：“北苑研膏，方圭圆璧，万里名动天关。碎身粉骨，功合在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梦、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相如虽病渴，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词意益工也。后山陈无已同韵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宝韫，帝所分落人间。绮窗纤手，一缕破双团。云里游龙舞凤，香雾霭，飞入雕盘。华堂静，松风云竹，金鼎沸潺湲。门阑车马动，浮黄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轮囷，肺腑生寒。唤起谪仙醉倒，翻湖海、倾写涛

澜。笙歌散，风帘月幕，禅榻鬓丝斑。”（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画堂春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销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隋薛道衡《昔昔盐》）

◎宝篆：形容香炉之烟屈折上升，状如篆字。

又

画堂西畔有池塘，使君棐几明窗。日西人吏散东廊，蒲苇送轻凉。

翠管细通岩溜，小峰重叠山光。近池催置琵琶床，衣带水风香。

◎棐几：用榧木做的案几。

◎岩溜：山岩上的小股流水。

菩萨蛮闺情

轻风袅断沉烟炷，霏微尽日寒塘雨。残绣没心情，鸟啼花外声。

离愁难自制，年少乖盟誓。寂寞掩朱门，罗衣空泪痕。

◎霏微：濛濛细雨。

◆宛然。（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续集》）

诉衷情

珠帘绣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

思往事，惜流水，恨难忘。未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珠帘：用珍珠缀饰的帘子。

◎绣幕：彩绣帷幕。

◎梅妆：见前《虞美人》（天涯也有江南信）注。

◎远山：见前《江城子》（新来曾被眼奚搐）注。

浣溪沙

张志和《渔父》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语妙绝，恨今人莫能歌者，故增数语，令以《浣溪沙》歌之。

西塞山边白鸟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西塞山：此西塞山与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不同。此山在今湖北大冶东。

◎散花洲：又名散花滩，在西塞山侧，滨临长江。

醉落魄

苍颜华发，故乡归路无因得。旧交新贵音书绝。唯有家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潇潇细雨凉生颊。泪珠不用罗巾裛。弹在罗衣，图得见时说。

虞美人

波声拍枕长淮晓，缺月窥人小。无情江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阴花坞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若教金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金鉴：宝镜。

青玉案（残句）

弃我之官穷海上，鲸吞舟辑，蜃嘘楼观，落笔添清壮。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二二《广南西路宜州人物》：“区革仕至从事郎，与山谷先生交游。后赴琼州秋掾，鲁直以《青玉案》送之，有‘弃我之官穷海上，鲸吞舟辑，蜃嘘楼观，落笔添清壮’之句。”（马兴荣、祝振玉《山谷词校注》）

总评

陈师道《后山诗话》　今代词手，惟秦七（观）、黄九（庭坚）尔，唐诸人不逮也。

吴曾《能改斋漫录》　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

李清照《词论》　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王灼《碧鸡漫志》　晁无咎、黄鲁直皆学东坡，韵制得七八。黄晚年闲放于狭邪，故有少疏荡处。

朱熹《朱子语类》　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严重。书简皆及婢妮，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前集《冷斋夜话》云：“法云秀老，关西人，面目严冷，能以礼折人。……黄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邪。’秀曰：‘公艳语荡天下淫心，不止于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鲁直颔应之，故一时公卿伏帅之善巧也。”苕溪渔隐曰：余读鲁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界，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邪。”观鲁直此语，似有憾于法秀，不若旧时之能伏善也。

又后集卷　苕溪渔隐曰：无己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无咎称：“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自今视之，鲁直词亦有佳者，第无多首耳。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过誉也。

沈谦《填词杂说》　山谷喜为艳曲，秀法师以泥犁吓之，月痕花影亦坐深文，吾不知以何罪待谗谄之辈。

俞彦《爰园词话》　佛有十戒，口业居四，绮语、诳语与焉。诗词皆绮语，词较甚。山谷喜作小词，后为泥犁狱所慑，罢作，可笑也。绮语小过，此下尚有无数等级罪恶，不知泥犁下那得无数等级地狱，髡何据作此诳语，不自思当堕何等地狱耶！文人多不达，见忌真宰，理或有之。不达已足蔽辜，何至深文重比，令千古文士短气。

王士禛《花草蒙拾》　“断送一生，破除万事。”涪翁忽作歇后郑五，何哉？

贺裳《皱水轩词筌》　黄九时出俚语，如“口不能言，心下快活”，可谓伧父之甚。然如“钗罥袖、云堆臂。灯斜明媚眼，汗浃瞢腾醉”，前三语犹可入画，第四语恐顾、陆不能着笔耳。

又　黄又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

又　温飞卿小诗云：“合欢桃核真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山谷演之曰：“你有我，我无你，分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拙矣。

彭孙遹《金粟词话》　山谷“女边着子，门里安心”，鄙俚不堪入诵。如齐梁乐府“雾露隐芙蓉，明灯照空局”，何蕴藉乃沿为如此语乎！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

又　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苏，亦去耆卿远甚。

又　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傲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云："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来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

刘熙载《艺概》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　后山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为得之。盖其得也，则柳词明媚，黄词疏宕，而亵诨之作，所失亦均。

沈曾植《菌阁琐谈》　山谷《步蟾宫》词"虫儿真个恶灵利，恼乱得道人眼起俊"，俗语也。《乐章集》征部乐"但愿虫虫心下，把人看待，长似初相识"，直以虫虫作人人卿卿用，更奇。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　山谷词一卷。晁补之、陈后山皆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然山谷非淮海之比，高妙处只是着腔好诗，而硬用"䠥"字、"㞞"字，不典。《念奴娇》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用方音以"笛"叶"北"，亦不入韵。

夏敬观《手批山谷词》　后山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少游

清丽，山谷重拙，自是一时敌手。至用谚语作俳体，时移世易，语言变迁，后之阅者渐不能明，此亦自然之势。试验扬子云《绝代语》，有一一释其义者乎？以市井语入词，始于柳耆卿；少游、山谷各有数篇，山谷特甚之又甚，至不可句读，若此类者，学者可不必步趋耳。曩疑山谷词太生硬，今细读，悟其不然。“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东坡誉山谷之语也。吾于其词亦云。

胡云翼《宋名家词选》　黄庭坚、刘过失之粗野，刘克庄失之油滑，史达祖失之纤丽，吴文英失之雕琢，高观国、王沂孙才短力弱。

秦观词集

［宋］秦　观　著
徐培均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秦观词集

［宋］秦观　著
徐培均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秦观词集卷上

望海潮

又

又

又

沁园春

水龙吟

八六子

风流子

梦扬州

雨中花

一丛花

鼓笛慢

促拍满路花

长相思

满庭芳

又

又

江城子

又

又

满园花

秦观词集卷中

迎春乐

鹊桥仙
菩萨蛮
减字木兰花
木兰花
画堂春
千秋岁
踏莎行
蝶恋花
一落索
丑奴儿
南乡子
醉桃源
河传
又
浣溪沙
又
又
又
又
如梦令
又
又
又
又
阮郎归
又
又

又
满庭芳
又
又 茶词
桃源忆故人
秦观词集卷下
调笑令 王昭君
又 乐昌公主
又 崔徽
又 无双
又 灼灼
又 盼盼
又 莺莺
又 采莲
又 烟中怨
又 《离魂记》
虞美人
又
又
点绛唇
又
品令
又
南歌子
又
又
临江仙

又
好事近 梦中作
秦观词集补遗
如梦令
木兰花慢
醉蓬莱
御街行
阮郎归
满江红 姝丽
画堂春
海棠春
忆秦娥
菩萨蛮
金明池 春游
夜游宫
一斛珠 秋闺
青门饮 赠妓
鹧鸪天
醉乡春
南歌子 赠东坡侍妾朝云
又
又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导读

徐培均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自先秦以迄两宋，中华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曾自豪地说：“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苏轼《服胡麻赋》注引《楚辞后语》）近人王国维也说：“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代之金石学》）陈寅恪更加以精确的概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确实如此，赵宋一朝的文化，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就文学而言，散文中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而别具一格的宋诗，又与唐诗分庭抗礼，各领风骚。特别是宋词，更是一代文学之标志，与唐诗元曲，分别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三座里程碑。说到宋词，人们自然会想到豪放与婉约两大流派。明人张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诗馀图谱·凡例》）由此可见，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宗匠，秦观是婉约词派的杰出代表。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他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的家庭里。青少年时期，慷慨豪隽，强志盛气，慕郭子仪、杜牧之为人，决心“回幽夏之故墟，吊唐晋之遗人”（宋陈师道《淮海居士字序》）。杀敌疆埸、

收复故土的愿望一时不能实现，便过了一个时期的漫游生活。三十岁前后，曾到历阳（今安徽和县）、徐州（今属江苏）、会稽（今浙江绍兴）省亲访贤，探古揽胜。家居期间，时而“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秦观《与李乐天简》）；有时也寄迹青楼，以他的词作，“酬妙舞清歌”（秦观《梦扬州》词）。神宗元丰八年（1085），秦观37岁，考中进士，除定海主簿，未赴任，寻授蔡州教授。当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翌年改元元祐，主张变法的新党代表人物王安石不久也病故。哲宗年幼，朝中大政，一切听之于高太后。于是司马光、吕公著等旧派人物当权。元祐二年（1087），苏轼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不幸为忌者所中，只得引疾回到蔡州。直到元祐五年五月，才以范纯仁之荐，再次被召到京师，除太学博士，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元祐六年，又由博士迁正字，但在洛、蜀两党的斗争中，依附蜀党的秦观遭到洛党贾易的攻击，以行为“不检”罢去正字。过了二年，方始迁为国史院编修，授宣德郎。在京三年，是秦观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他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人称“苏门四学士”，而苏轼“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对他的文章（包括词）“未尝不极口称善”（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高太后去世，政局有变。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旧党遭到打击。苏轼被贬到惠州，再贬琼州。秦观也因“影附苏轼”，出为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告他增损《神宗实录》，道贬处州，任监酒税的微职。绍圣三年，又以写佛书被罪，贬至郴州（今属湖南）。在郴州住了一年，奉诏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次年又自横州徙雷州（今广东海康）。在“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秦观《宁浦书事六首》第三首）的境遇中，他预感到生命不会久长，为自己作了挽词。可是在元符三年（1100）五月，新接位的徽宗下了一道赦令，苏轼自海南量移廉州，途经海康，和他见了一面。随即他自己也被放还。

当年八月十二日，醉卧藤州（今广西藤县）光华亭上，溘然长逝。终年52岁。

秦观一生的道路坎坷曲折。他曾针对当时的内政、边防，写过不少策论，但政治上的抱负始终未能实现。后世称他的策论“灼见一代之利害，建事揆策，与贾谊、陆贽争长”（明张綖《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然而他的成就主要却在诗词方面。现存《淮海集》中，有古近体诗四百多首。前期的诗风绮丽纤巧，被人目为“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引敖陶孙《臞翁诗评》）。甚至被人戏称之为“小石调”（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王直方诗话》：“元祐中，诸公以上巳日会西池，王仲至有二诗，文潜和之最工，云：‘翠浪有声黄帽动，春风无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帘幕千家锦绣垂。’仲至读之，笑曰：‘此语又待入《小石调》也。’”又宋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昔东坡见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诗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曰：‘学士又入《小石调》矣。’”）、“女郎诗”（金元好问《论诗绝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后期的诗，因仕途上迭经挫折，风格为之一变，吕本中说：“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宋吕本中《童蒙诗训》）然而总的说来，“少游诗似小词”（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他的诗名也为词名所掩。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说：“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清纪昀等修《四库全书》时也说：“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四《集部·别集类七》）超过黄庭坚，这是事实；同苏轼相比，只能说各有所长。从这些评价上，可看出秦观词地位之高。

秦观词以爱情为题材的作品，约占今传《淮海词》的半数。有的词为应歌而作，多写与少女或歌妓相悦相恋的感情，如《望海潮》（其四）、《沁园春》、《一丛花》、《南歌子》（赠陶心儿）、《木兰花》（秋容老尽芙蓉院）；有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如《满庭芳》（山抹微云）、《水龙吟》、《长相思》、《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行行信马横塘畔）、《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锦帐重重卷暮霞）。他的一部分词作所写的虽大多是歌妓，但从这些受到当时社会歧视和遗弃的女子身上，也寄寓着词人自己怀才不遇、政治上屡遭打击的一腔忧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爱情词除了几首格调不高以外，大部分思想比较健康，感情比较深挚。如《鹊桥仙》：

>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这首词通过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逢的故事，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揭示了一个正确的恋爱观：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情俗趣可贵得多。明代沈际飞评曰：“（世人咏）七夕，往往以双星会少离多为恨，而此词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朽腐为神奇！”（《草堂诗馀正集》卷二）确实，这种进步的恋爱观，在古代作品中是少见的；即使在拜金主义之风盛行的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秦观写贬谪生涯的词作，成就突出，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这类作品，大体上可以理出一个顺序：始则对京城怀有眷恋惜别之情；继则回归无望，渐趋伤感、沉郁。他的《江城子》（其一）和《风流子》，可能作于离京之时。前者云：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西城，指汴京西郑门外金明池一带，那是一个著名的皇家林园，每逢三月上巳，都人常去游览。秦观供职秘书省时也曾与友人在那里宴集。如今身坐党籍，在临别的时刻怎能不感到留恋。后者云：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当系写乘船离京前往贬所的心情：此时词人北望都城，乌云笼罩；东逐汴水，前路漫长。一怀愁绪，不觉油然而生。

再如在处州时所作的《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感情更加深沉，不仅感到昔日的西池宴集已成幻影，而且觉得重回“日边”的清梦，也缥缈难寻。最后不得不失望地悲吟：“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一石激起千重浪，此词一出，前后得到七位词人的赓和，形成贬谪词创作的高潮。

后来词人一贬再贬，到达郴州前后，他的心仿佛破碎了一般：“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阮郎归》其三）“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阮郎归》其四）他在郴州旅舍所作的《踏莎行》一词，更饶沉郁之旨：

>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此词哀怨无端，意蕴深沉，可称千古绝唱。据说，“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这种凄切蕴藉、不便明言的深意，唯有与他“同昇而并黜”的苏轼能够理解，并在思想上产生“高山流水之悲”（清王士禛《花草蒙拾》）。一些人认为“词别是一家”，只能写身边琐事，不能反映政治情怀，婉约派词尤其如此。看了秦观表现贬谪生活的词作，这一观点不是很值得商榷吗？

除了爱情和贬谪方面的词以外，秦观的怀古、纪游之作，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他的纪梦、抒情之作，表现了浪漫主义的遐想和超脱世俗的情致。传诵众口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描绘了

暮冬时节的江南景色，含有浓郁的诗情画意。在《望海潮》（其一）中，词人怀着赞美的感情勾勒了扬州辽阔的疆域和美丽的景色，并对隋炀帝荒淫奢侈的行为表示一定的批判。在《望海潮》（其二）中，词人对苍翠的秦望山、潇洒的若耶溪、“千岩万壑争流”的越州山水，发出由衷的赞颂，对范蠡、西施、兰亭、梅市以及贺知章等古人遗迹，表示无限的神往。又如《望海潮》（其三）：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词人将个人在党争漩流中的升沉之感糅合在京洛名园的景物上，愈发促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读了这些作品，不禁使人联想到柳永描写杭州盛况的《望海潮》（东南形胜）词，它们从各自的侧面，反映了北宋时期都市繁荣的面貌，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而且具有一定史料意义。

词人的纪梦、抒情之作，几乎贯串他的一生。早期的《雨中花》，充满奇妙瑰丽的想象，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浪漫色彩。以后随着仕途的失意，他渐渐消极起来，在《满庭芳》（红蓼花繁）中已开始表现一种超尘出世的思想，特别是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他更感到人生无望，内心充溢着忧郁和悲愁。他希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于是就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自己的情怀，表面上似乎很旷达，骨子里却更加痛苦。如谪横州时，他醉卧海棠丛间祝姓家，醒后作《醉乡春》词云：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　　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

大人间小。

说明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受到压抑，唯有醉后忘却世事才感到舒畅自由。《好事近》（梦中作）下阕“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更是在貌似虚无恬淡的辞句下隐藏着内心的无限痛苦，因此有人把它当作死于藤州的预兆（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秦观……尝于梦中作《好事近》一词（略），其后以事谪藤州，竟死于藤，此词其谶乎？”）。他的同门好友黄庭坚更为理解他内心的奥秘，特地写诗寄贺铸以申悼念之情：

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肠断句，只今唯有贺方回。

秦观早期的词“盛行于淮楚”，流播于青帘红袖之间。到了汴京以后，他进一步受到歌唱艺术特别是瓦子艺人的影响，常常撰写一些唱词。《调笑令》十首，便属这类作品。还有一些俚词，如《促拍满路花》、《满园花》、《河传》（其二）、《浣溪沙》（其四）、《桃源忆故人》以及《品令》二首，语言俚俗，风格粗犷，显然是有意向民间文学学习的结果。

秦观词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善于发挥词的抒情特性，除了几首怀古之作外，他的词基本上不用故实，不发政论，只是“专主情致”（宋李清照《词论》）。其抒情之深挚，为词史上所少见。前人把他与晏幾道并提，说是“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

深”（清冯煦《蒿庵论词》）。由于他的词饱含深沉浓挚的感情，因此往往产生一种沁人心脾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他的词蕴藉含蓄，寄情悠远。乍看起来，秦观词多咏美人芳草，离愁别恨；然而其中却蕴含着无限深情远意。清代陈廷焯说：“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白雨斋词话》卷一）周济说：“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说明他的词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馀味。他的词的结句最富有这种特色，如“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画堂春》），“回首，回首，绕岸夕阳疏柳”（《如梦令》其三），宛转低回，意境悠远，颇有游丝荡空、春水萦溪的艺术效果。

第三、他的词音调和谐，韵味醇厚。宋代叶梦得曾经称许说：“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的确，他的词平仄协调，音韵和谐，节奏鲜明，旋律优美，显示出一种悦耳动听的音乐美。试诵《满庭芳》、《浣溪沙》、《阮郎归》诸阕，未尝不觉字字妥溜，抑扬有致，恍如一股感情的溪流在流动，在激荡。由于他娴于音律，因此也能自度新腔。康熙《钦定词谱》于《梦扬州》调下注云：“宋秦观自制词，取词中结句为名。”（卷二十六）他如《醉乡春》、《海棠春》和《金明池》，也应是他的创调。

第四、秦观词的语言清新自然，明白晓畅，与所要表达的感情融合无间，达到形式和内容的和谐统一。对此前人评价极高。宋人蔡伯世说：“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清朱彝尊《词综》卷六引）他在语言上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成就，一方面是由于工于炼字，如“青笺嫩约”（《望海潮》其四），以“嫩”字形容少

男少女之间的约会，十分生动贴切。又如“山抹微云，天连衰草”（《满庭芳》），其中“连”这个动词，自然流丽，比世俗所推崇的雕琢痕迹很重的“黏”字，更能把大自然的美质形象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是由于善于融化古人诗句，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晁补之赞曰：“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后两句本之于隋炀帝诗，清贺贻孙说：“‘寒鸦’‘流水’，炀帝以五言划为两景，少游用长短句错落，与‘斜阳外’三景合为一景，遂如一幅佳图。此乃点化之神。”（《诗筏》）说明秦观在语言的继承上非常富于创造性。秦观前期作品继承《尊前》、《花间》遗韵，时作艳语；然而“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王国维《人间词话》），比之前人，感情较为健康。

秦观词远绍南唐，近承晏、柳，下开美成，前人从词“当以婉约为主”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它是“词家正音”（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虽然同是婉约，但秦观却与其它诸家有异。清人刘熙载说：“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艺概·词曲概》）宋代张炎对秦观词婉约的特点概括得尤为准确，他说：“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词源》卷下）我们如果将秦观词仔细玩索，是不难得出这个印象的。且举《浣溪沙》一词为例：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澹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这首词写的是春愁，然而着墨不浓，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将所处的氛围加以渲染，就把一腔淡淡的哀愁变为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形成一种清幽深远的意境，让人读了感到凄清婉美，有如细嚼橄榄，回味无穷。

秦观词在思想内容上真实地显现了他的个性和身世，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斗争，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在艺术上也有很多独创的地方，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也应看到，他的一些描写爱情的词作，尤其是俚词，还有一些涉于狎媟的成分；在一些怀古、纪梦和表现贬谪心情的词作中，也往往黯然伤神，消极颓丧，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就艺术而言，也存在纤细柔弱的毛病，胡仔说："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苏轼亦以其词的"气格为病"，曾经讥评说："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另外他的词也还不够深刻有力，清代贺裳说："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婉动人，然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皱水轩词筌》）这些批评基本上是中肯的。

本书收入了秦观的全部词作，故名之《秦观词集》。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秦观词中涉及的典故作了简要的注释，并择要将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此外，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秦观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

秦观词集卷上

望海潮

星分牛斗，疆连淮海，扬州万井提封。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东风。豪俊气如虹。曳照春金紫，飞盖相从。巷入垂杨，画桥南北翠烟中。

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横空。纹锦制帆，明珠溅雨，宁论爵马鱼龙！往事逐孤鸿。但乱云流水，萦带离宫。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拼千钟。

◆神宗元丰三年庚申（1080），少游《与李乐天简》云：“自还家来，比会稽时人事差少。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欧阳文忠所种柳，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然以叹。遂登摘星寺。寺，迷楼故址也。……仆每登此，窃心悲而乐之。”可证此词作于是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牛斗，指二十八宿中之牛宿与斗宿。

◎《广雅》曰：“提封，都凡也。”都凡者，犹今人言大凡、诸凡也。……都凡与提封一声之转，皆是大数之名。提封万井，犹言通共万井耳。（《汉书·刑法志》王先谦补注引王念孙。此谓扬州地区人口繁庶。）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淮海维扬一俊人，金章紫绶照青春。（唐杜甫《奉寄章十侍御》）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三国魏曹植《公宴》）

◎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户，上下金碧。……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隋炀）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唐韩偓《迷楼记》）

◎（隋炀）帝幸月观，烟景清朗，中夜独与萧妃起临前轩。（《大业拾遗记》）

◎炀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龙舟，萧妃乘凤舸。锦帆彩缆，穷极侈靡。（《大业拾遗记》）

◎炀帝命宫女洒明珠于龙舟上，以拟雨雹之声。（《隋遗录》）

◎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南朝鲍照《芜城赋》）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寄湖州张郎中》）

◎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馀所。（《资治通鉴·隋纪四》）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宋欧阳修《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

◆首言州郡之雄壮，提挈全篇。次言途中之富丽，人物之豪俊。次

乃及游赏归来。垂杨门巷，画桥碧阴，言居处之妍华。层层写出，如身到绿杨城郭。下阕言追怀炀帝时，其繁雄尤过于今日，迷楼朱障，极侈泰之娱。而物换星移，剩有乱云流水，与唐人过隋宫诗“晚来风起花如雪，飞入宫墙不见人”，及“闪闪残萤犹得意，夜深来往豆花丛”句，其感叹相似。（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扬州自昔繁华，如少游望海潮所称“花发路香，莺啼人起，珠帘十里春风”，安得不使人沉醉？叶梦得称少游词“盛行于淮楚”，则扬州殆为淮海词流播管弦之发祥地。（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又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

◆据秦瀛淮海先生年谱（以下简称秦谱），元丰二年己未（1079），少游“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定于会稽。……乃东游鉴湖，谒禹庙，憩蓬莱阁。是时，给事广平程公辟领越州。先生相得欢甚，多登临唱酬之什，作会稽唱和诗序、录宝林禅院事实，又作会稽怀古诸词。”词系作于是年夏秋之间。会稽，今浙江绍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秦望山在会稽东南四十里。（《舆地纪胜》卷十。秦峰即秦望山）

◎耶溪，即若耶溪，在今绍兴市东南若耶山下，注入鉴湖。一名浣纱溪，相传为西施浣纱处。

◎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蓬莱阁在设厅之后卧龙山下，吴越（钱）鏐所建，淳熙元年其八

世孙端礼重修。……后汪纲复修。纲自记岁月于柱云："蓬莱阁，登临之胜，甲于天下。"（《会稽续志》）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华之台，台甚高，三休乃至。（汉贾谊《新书·退让》）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南朝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五湖，指太湖。）

◎台，指姑苏台，故址在今江苏苏州西南。

◎（越）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穀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时成帝任用王凤。凤专权擅朝，上书不纳。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汉书·梅福传》。梅市，即梅福）

◎梅市人何在，兰亭水尚流。（唐张籍《送李评事游越》）

◎兰亭古墨，指王羲之所书之《兰亭集序》。

◎（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旧唐书·文苑·贺知章传》）

◎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唐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二。湖，即镜湖，在浙江绍兴。）

◎夷犹：原意为迟疑不进，此有逍遥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唐孟棨《本事诗·高逸》。金龟：唐代官员佩饰之一种。）

◎沧洲：犹言水滨，指隐者所居之地。

◆入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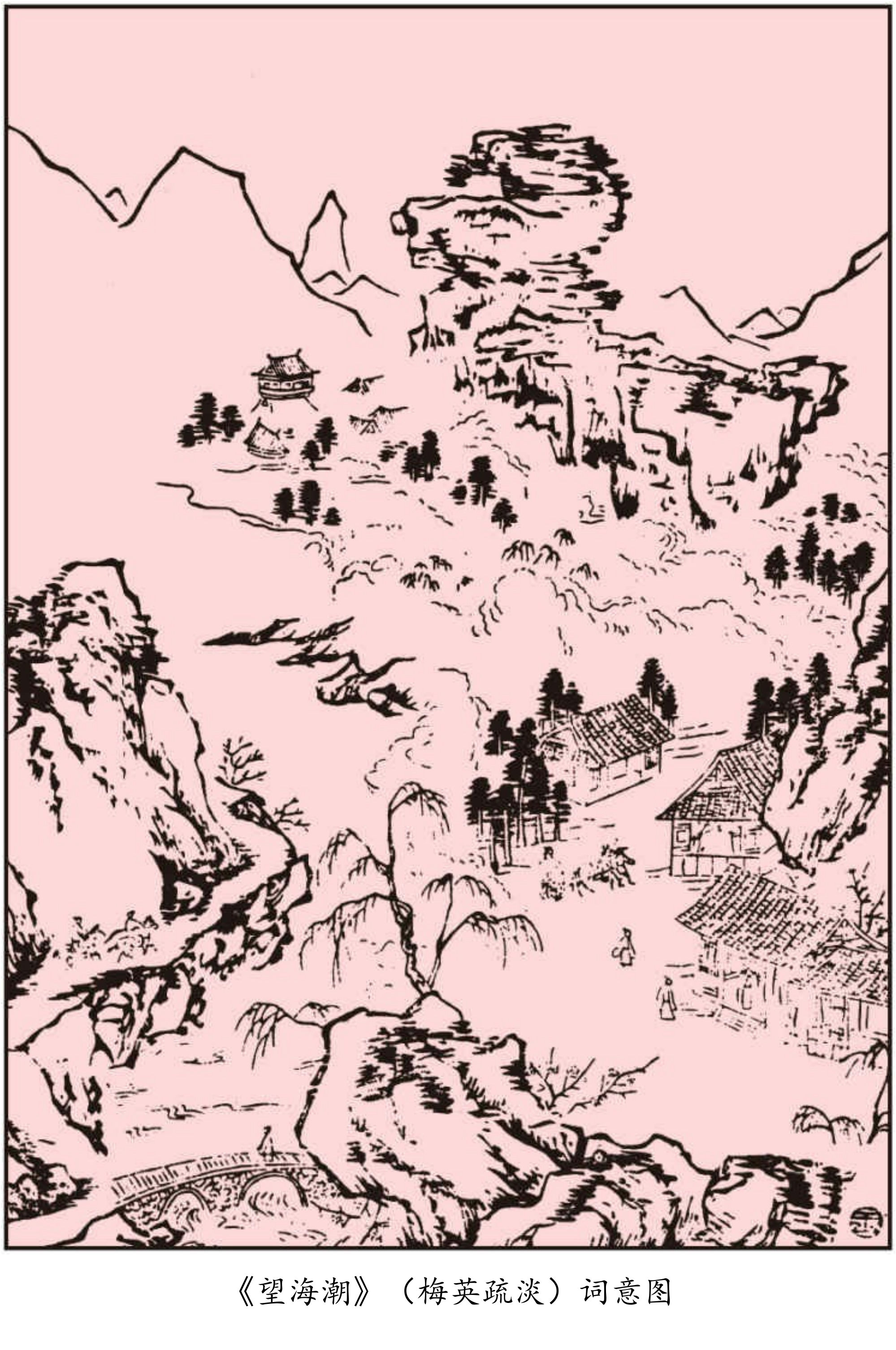
◆据虞集《西园雅集图跋》，西园为王诜延苏轼诸名士燕游之所（详后注）。王诜，字晋卿，尚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为驸马都尉，“故第池籞，极其华缛”（《宋史》卷二百四十八）。刘克庄《西园雅集图跋》云：“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晋卿二驸马，好文喜士。世传孙巨源‘三通鼓’、眉山公‘金钗坠’之词，想见一时风流蕴藉。未几乌台鞫诗案，宾主俱谪。”至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崩，哲宗亲政，苏轼等再次被谪。词云“重来是事堪嗟”，盖指是时西园之冷落而言。少游于翌年三月被遣离京，结句“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正是当时心情写照。词即作于此年（即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花虽多品，梅最先春，始因暖律之潜催，正值冰澌之初泮。（《花草粹编》卷二载李子正《梅苑·减兰十梅序》）

◎金谷：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西晋石崇筑园于此，宾客游宴其中，世称金谷园。

◎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

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陆机《洛阳记》）



《望海潮》（梅英疏淡）词意图

◎金谷园中花乱飞，铜驼陌上好风吹。（唐刘禹锡《杨柳枝》）

◎只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唐韩愈《嘲少年》）

◎西园者，宋驸马都尉王诜晋卿延东坡诸名士燕游之所也。……燕集岁月无所考，西园亦莫究所在。即图而观，云林泉石翛然胜处也。传衣冠十有四人，僧、道士各一人。（元虞集跋宋李伯时《西园雅集图》）

◎是事，犹云事事或凡事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借桃花缀梅花，风光百媚。停杯骋望，有无限归思隐约言先。（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自梅英吐、年华（换）说到春色乱分处，兼以华灯、飞盖、酒旗，一寓目尽是旅客增怨，安得不归思如流耶？（同上）

◆春光满楮，与梅无涉。（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梅英疏淡”调下批语：壮丽，非此不称。此调怀古，“广陵”、“越州”及“别意”一首，皆当录。（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卷六）

◆“金谷”以下与后“兰苑”以下同。“俊”字“未”字用去声，是定格，歌至此要振得起，用不得平声。观自来宋金元名词，无不用去。惟有石孝友一首用“摇”、“生”二字，乃是败笔。其别作一首，即用“命”、“荐”二字矣。（清万树《词律》卷十九）

◆两两相形，以整见劲。以两“到”字作眼，点出“换”字精神。（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可人风味在此，语意殊绝。（清秦元庆本《淮海后集长短句》卷上“柳下”二句眉批）

◆（长记误随车）顿宕。（“柳下”二句）旋断仍连。（下阕）陈隋小赋缩本，填词家不以唐人为止境也。（清谭献《谭评词辨》）

◆少游词最深厚，最沉着，如“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绝，其妙令人不能思议。较“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之语，尤为入妙。世人动訾秦七，真所谓井蛙谤海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前段纪昔日游观之事。转头处“西园”三句，极写灯火车骑之盛。惟其先用重笔，故重来感旧，倍觉凄清。后段真气流转，不下于“广陵怀古”之作。（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他作如《望海潮》云：“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此等句皆思路沉着，极刻画之工，非如苏词之纵笔直书也。（吴梅《词学通论》第七章）

◆此首述游踪。情韵极胜。……（西园三句）炼字琢句，精美绝伦。信乎谭复堂称其似陈隋小赋也。“兰苑”以下，转笔伤今，化密为疏，又觉空灵荡漾，馀韵不尽。……盖少游纯以温婉和平之音，荡人心魄，与屯田、东坡之使气者不同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又

奴如飞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随。微月户庭，残灯帘幕，匆匆共惜佳期。才话暂分携。早抱人娇咽，双泪红垂。画舸难停，翠帏轻别两依依。

别来怎表相思？有分香帕子，合数松儿。红粉脆痕，青笺嫩约，丁宁莫遣人知。成病也因谁？更自言秋杪，亲去无疑。但恐生时注着，合有分于飞。

◎（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旧题王嘉《拾遗记》卷七）

◎合数松儿，指成双作对的松籽。

◎分香帕子、合数松儿：二物皆别后寄赠，以表相思。

◎嫩约：指约会之稚嫩。

◎于飞：比翼而飞，喻夫妇好合。

◆（下阕眉批）寻常浅语，自是生情。（明徐渭评点段斐君刊本《淮海集长短句》卷上）

◆今集中专为应歌之作，杂以俚语，一似柳永之所为者，如《望海潮》“奴如飞絮……”，《鼓笛慢》“乱花丛里曾携手……”。前二阕写离怀，语意较少游其它作品为朴拙，如“成病也因谁”、“问呵，我如今怎向”，皆情深语浅，曲曲传出儿女柔情。（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

观》）

沁园春

宿霭迷空，腻云笼日，昼景渐长。正兰皋泥润，谁家燕喜；蜜脾香少，触处蜂忙。尽日无人帘幕挂，更风递游丝时过墙。微雨后，有桃愁杏怨，红泪淋浪。

风流寸心易感，但依依伫立，回尽柔肠。念小奁瑶鉴，重匀绛蜡；玉笼金斗，时熨沉香。柳下相将游冶处，便回首、青楼成异乡。相忆事，纵蛮笺万叠，难写微茫。

◆此首上阕写春景，下阕写春思。所谓“青楼成乡”，可能指在扬州时的冶游生活，似作于熙宁、元丰间家居之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安得发商飚，廓然吹宿霭。（唐韩愈《秋雨联句》。宿霭：隔夜犹存的雾气。）

◎山秀白云腻，溪光红粉鲜。（唐杜牧《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

◎谁家，估量辞，含有怎样、怎能、为甚么、甚么各意义。古人语简，笼统使用。家即价也。……陈师道《木兰花》词：“谁家言语似黄鹂，深闭玉笼千万怨。”言怎样的相似或何其相似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唐李商隐《闺情》）

◎触处，犹云到处或随处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绛蜡：本谓红烛，此处疑指花粉一类化妆品。

◎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唐李商隐《效徐陵体赠更衣》）

◎相将，犹云相与或相共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蛮笺：即蜀笺。

◆予又尝读李义山《效徐陵体赠更衣》云："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词"玉笼金斗，时熨沉香"，与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其语亦有来历处。（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

◆委委佗佗，条条秩秩，未免有情难读，读难厌。（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尽日"句，"柳下"句，俱七字。"更风递"句，"便回首"句，俱八字。后段起句用仄，不叶韵。"但依依"句，五字；"回尽"句，四字，但与前词（指陆游《沁园春》（野鹤孤飞）一首）同。（清万树《词律》卷十九）

水龙吟

小楼连远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珮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〇引《高斋诗话》云："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琬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案少游于元丰八年乙丑（1085）举进士，元祐元年（1086）丙寅调蔡州教授，至元祐五年庚午（1090），始入京供职秘书省，词当作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幕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鸳甃谓用对称之砖瓦砌成的井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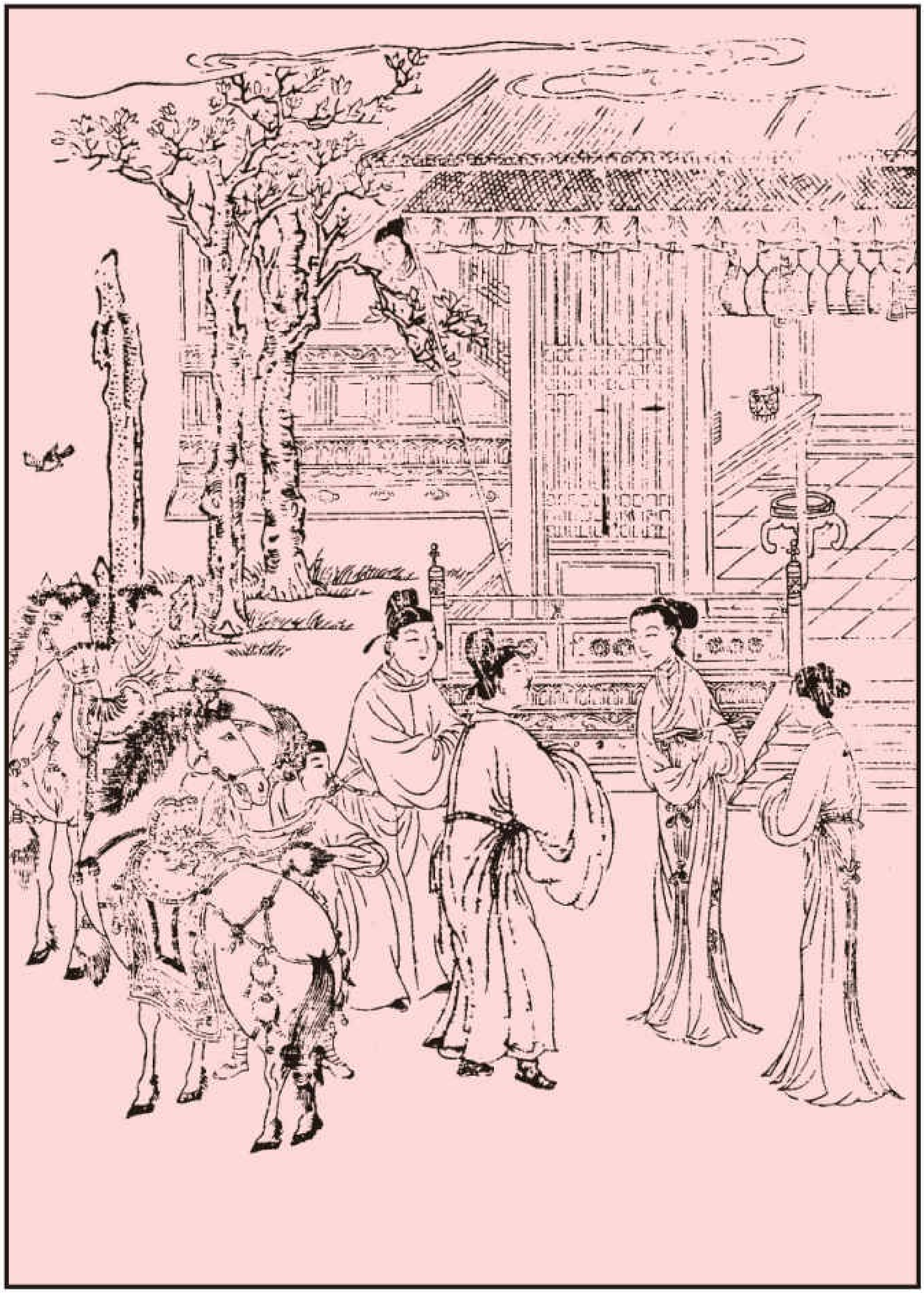
◎参差：即"差池"，意犹蹉跎，谓与事乖违，错过机会。

◎和，犹连也。秦观……《水龙吟》词："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言连天亦不免当此苦况而消瘦，何况于人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琬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宋曾慥《高斋词话》）

◆东坡问少游别后有何作，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文豹亦谓公次沈立之韵："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情。"十四字只是少游"愁如海"三字耳。作文亦如此。（宋俞文豹《吹剑三录》）

◆少游词"小楼连苑横空"，为都下一妓姓楼名琬字东玉，词中欲藏"楼琬"二字。然少游亦自有出处，张籍诗云："妾家高楼连苑起。"（宋曾季狸《艇斋诗话》）



《望海潮》（梅英疏淡）词意图

◆又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语，伊川先生闻之，以为媟渎上天。是则然矣。不知此语盖祖李贺“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尔。（宋王楙《野客丛书》）

◆伊川尝见秦少游词“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之句，乃曰：“高高在上，岂可以此渎上帝？”又见晏叔原词“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乃曰：“此鬼语也！”盖少游乃本李长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过于媟渎。少游竟死于贬所，叔原寿亦不永，虽曰有数，亦口舌劝淫之过。（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

◆客有自秦少游许来见东坡，坡问少游近有何诗句，客举秦《水龙吟》词云：“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笑云：“又连苑，又横空，又绣毂，又雕鞍，又骤，也劳攘。”坡亦有此词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宋杨万里《诚斋诗话》）

◆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者也，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脱换李贺语尔，而伊川有“亵渎上穹”之诮。岂惟伊川者？秀上人罪鲁直劝淫，冯当世愿小晏损才补德，故雅人修士相约不为。（宋刘克庄《跋黄孝迈长短句》）

◆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坡又问别作何词，少游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曰：“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少游问公近作，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曰：“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古今词话》）

◆大词之料，可以敛为小词；小词之料，不可展为大词。若为大词，必是一句之意，引而为两三句；或引他意入来，捏合成章，必无一唱三叹。如少游《水龙吟》云：“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犹且不免为东坡见诮。（宋张炎《词源》）

◆填词平仄及断句皆定数，而词人语意所到，时有参差。如秦少游《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红成阵，飞鸳甃。”换头落句云：“念多

情，但有当时皎月，照人依旧。”以词意言，“当时皎月”作一句，“照人依旧”作一句。以词调拍眼，“但有当时”作一拍，“皎月照”作一拍，“人依旧”作一拍，是也。（明杨慎《词品》）

◆首句与换头一句，俱隐妓名“楼东玉”三字，甚巧！（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天还知道，和天也瘦”二句，情极之语，纤软特甚。（同上）

◆词内“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又“天还知道，和天也瘦”，“莫道不销魂，人比黄花瘦”，三“瘦”字俱妙。（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轻风微雨，写出暮春景色，有见月而不见人之憾，问天天不知。（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眉批）

◆按景缀情，最有馀味。谓笔能开花，信然。（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评）

◆天也瘦起来，安得生致？少游自抉其心。（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小楼连苑横空”调下批语：通体匀细轻倩，学者须从此门入，亦最不易到此境也。（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卷六）

◆（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着，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清徐釚《词苑丛谈》）

◆秦少游《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隐娄东玉字；《南柯子》“一钩残月带三星”，隐陶心儿字。何文缜《虞美人》“分香帕子柔蓝腻，欲去殷勤惠”，隐惠柔字。兴会所至，自不能已；大雅之作，政不必然。若黄山谷《两同心》云“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担心”，隐“好闷”两字。总因“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作俑，而下流于“秋在人心上，心在门儿里”，便开俚浅蹊径。（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余阅章质夫“燕忙莺懒芳残”，与少游“小楼连苑横空”不异；但质夫下句“正堤上柳飞花坠”、东坡下句“也无人惜从教坠”，及“下窥绣毂雕鞍骤”，则又语意参差。又前段歇拍，三字句作两句，如放翁之“争先占，新亭馆”，不异少游；而质夫之“依前被，风扶起”，则又语意参差。……按（杨慎）《词品》谓断句皆有定数（见前，略）……余窃怪之。如东坡《杨花》词，旧本于“细看来不是杨花”为句，“点点是离人”为句，颇觉其顺。后阅诸作，如章质夫、陆放翁等词，应作三句。乃知“细看来不是”为句，“杨花点点”为句，“是离人泪”为句。今取以证之，大似上句不了，接在下句者，下句或分别作二句者。而《词品》所定少游词“皎月照”作一拍，“人依旧”作一拍，又大讹甚。余驳正之，当以“多情但有”为句，“当时皎月”四字为句，“照人依旧”为句，是则合调耳。（同上）

◆程正叔见秦少游问：“‘天知否，天还知道，和天也瘦’，是学士作耶？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此等议论，煞是可笑。与其为此等论，不并如此词不入目，即入目亦置若未见。（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小楼连苑横空”，无名字之梦也。有头无尾，虽游戏笔墨，亦自有天然妙合之趣。（清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当意馀于辞，不可辞馀于意。东坡谓少游“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二句，只说得车马楼下过耳，以其辞馀于意也。若意馀于辞，如东坡“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白石“犹记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皆为玉田所称，盖辞简而馀意悠然不尽也。（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前后阕起处，醒。“楼东玉”三字，稍病纤巧。（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词中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词上阕“破暖轻风”七句，虽纯以轻婉之笔写春景，而观其下阕，则花香帘影中，有伤春人在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八六子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

◆此词作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徐案：元丰二年岁暮，少游自会稽还家，不久有《与李乐天简》云："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词乃自广陵还里经邵伯斗野亭时回忆扬州恋人而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五代李煜《清平乐》）

◎怎奈向，义犹云奈何也。

◎危弦断复续，妾心伤此时。（南朝刘孝绰《铜雀妓乐府》）

◎销凝，亦作消凝，为"销魂凝魂"之约辞。销魂与凝魂，同为出神之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者，二词皆见《淮海集》；乃以《八六子》为贺方回作，以《浣溪沙》为涪翁作。……皆非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秦少游《八六子》词云："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语句清峭，为名流推激。予家旧有建本《兰畹曲集》，载杜牧之一词，但记其末句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公盖效之，似差不及也。（宋洪迈《容斋四笔》）

◆秦淮海词，古今绝唱，如《八六子》前数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尽还生。"读之愈有味。又李汉老《洞仙歌》云："一团娇软，是将春揉做，撩乱随风到何处。"皆有腔调散语，非工于词者不能到。毛友达可诗"草色如愁滚滚来"，用秦语。（宋张侃《拙轩词话》）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矧情至于离，则哀怨必至。苟能调感怆于融会中，斯为得矣。……秦少游《八六子》云（词略），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有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乃为绝唱。（宋张炎《词源》）

◆少游《八六子》尾阕云："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唐杜牧之一词，其末云："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秦词全用杜格。然秦首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二语妙甚，故非杜可及也。（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恨如刬草还生，愁如春絮相接；言愁，愁不可断；言恨，恨不可已。（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长短句偏入四六，《何满子》之外复见此。（同上）

◆周美成词"愁如春后絮，来相接"，与"恨如芳草，刬尽还生"，可谓极善形容。（明仟花龛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别后分时，忆来情多。花弄晚，雨笼晴，又是一番景色一番愁。

（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眉批）

◆全篇句句写怨意，句句未曾露怨字，正是“诗可以怨”。（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评）

◆秦少游《八六子》云（词略），与李滨词云：“乍鸥边，一番腴绿，流红又怨苹花。看晚吹约晴归路，夕阳分落渔家，轻云半遮。萦情芳草无涯。还报舞香一曲，玉瓢几许春华。正细柳轻烟，旧时坊陌，小桃朱户，去年人面，谁知此日重来系马，东风淡墨攲鸦。黯窗纱，人归绿阴自斜。”字句平仄如一，惟李词首句不起韵，第五句用，与秦稍异。词律谓秦词恐有讹处，未必然也。至秦词“奈回首”作“怎奈向”，李词“玉瓢”作“玉飘”，均系传抄之误。（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起句）“倚危亭”：神来之笔！（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寄托耶？怀人耶？词旨缠绵，音调凄惋如此。（清黄苏《蓼园词选》）

◆若淮海《八六子》词之“断”、“晚”与“减”，本不同部，必非韵协。（清陈锐《褏碧斋词话》）

◆寄慨无端。（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结句清婉，乃少游本色。起笔三句，独用重笔，便能振起全篇。（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起处突兀，中间叙情委婉，末以景结，倍见含蓄。（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如此阕徐案：指《满庭芳》“山抹微云”之“斜阳”三句，与《八六子》（词略），其尤著者也。此类最为少游出色当行之作。（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秦观》）

◆到北宋中期，秦观也作了一首《八六子》词，虽然也多少承受了杜牧词的影响，但是在艺术风格方面，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他写离情并不直说，而是融情于景，以景衬情，也就是说，把景物融于感情之中，把感情附托在景物之上，使感情更为含蓄深邃。

从章法来说，忽而写现实，忽而写过去，交插错综，颇似近来电影中所用的艺术手法；从用笔来说，极为轻灵，空际盘旋，不着重笔；从声律来说，《八六子》这个词调，音节舒缓，回旋宕折，适宜于表达凄楚幽咽之情，读起来觉得如听溪水从山岩中曲折流出的琤琮之音。（缪钺《灵谿词说·论杜牧与秦观八六子词》）

风流子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此词作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由汴京贬往杭州之际。少游《留别平阇黎》诗末自注云：“绍圣元年，观自国史编修官蒙恩除馆阁校勘，通判杭州，道贬处州。”词中“寸心乱”三句，写词人北望京国，只觉云雾迷茫；东瞩征程，又感道路修远。逐客情怀，寄寓颇深。而“梅吐旧英，柳摇新绿”二句，又都写春天景色，与词人被贬之时相符，故可推定作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唐白居易《长恨歌》）



《风流子》（东风吹碧草）词意图

◆人倚阑干，夜不能寐。时有尽，恨无休，自尔展转百出。（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评）

◆触景伤怀，言言新巧，不涉人间蹊径。（同上）

◆甚乱，东西南北，悉为愁场。（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结句）怕伊愁，是以欲说还休。曰“拟得情人”，不婉。（同上）

◆“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谱出如许伤心处。（明陆云龙《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词菁》）

◆此必少游被谪后念京中旧友而作，托于怀所欢之辞也。情致浓深，声调清越，回环雒诵，真能奕奕动人者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寸心乱”三句，极写离愁之无限。以下“斜日”、“暝烟”四叠句，遂一气奔赴，更觉力量深厚。下阕“天长地久”四句，虽点化乐天《长恨歌》，而以“倩人说与”句融纳之，便运古入化，弥见情深。（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梦扬州

晚云收。正柳塘、烟雨初休。燕子未归，恻恻轻寒如秋。小栏外、东风软，透绣帏、花蜜香稠。江南远，人何处？鹧鸪啼破春愁。

长记曾陪燕游。酬妙舞清歌，丽锦缠头。殢酒为花，十载因谁淹留？醉鞭拂面归来晚，望翠楼、帘卷金钩。佳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

◆据《词谱》云：“宋秦观自制词，取词中结句为名。”此词上阕写绣帏中人对征人之思念，下阕抒征人之离情。案《秦谱》：元丰二年己未（1079）正月十五日，少游将如越，“会苏公自徐徙知湖州，遂与偕行，过无锡，游惠山……又会于松江，至吴兴，泊西观音院。”在《泊吴兴西观音院》诗中，少游云：“志士耻沟渎，征夫念桑梓。揽衣轩楹间，啸歌何穷已！”可见怀念桑梓之情，曾见之于吟啸。则此词之作，当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恻恻轻寒剪剪风，杏花飘雪小桃红。（唐韩偓《寒食夜》）

◎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风唱鹧鸪。（唐郑谷《席上贻歌者》）

◎十年一觉扬州梦。（唐杜牧《遣怀》）

◆淮海词定有一番姿态。（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无名氏《鞓红》云：“悄不管，桃红杏浅。”“管”与“浅”叶。少游《梦扬州》云：“望翠楼，帘卷金钩。”“楼”与“钩”叶。此句法亦本《毛诗·秦风》“吁嗟乎，不承权舆”，“乎”与“舆”叶也。……一句而两韵，名

曰短柱，极不易作。（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如此丰度，岂非大家杰作！乃为伧父读错注错，可叹哉！“燕子”至“香稠”，与后“殢酒”至“金钩”同。“燕子”、“殢酒”，俱用去上，妙绝。“未”字“困”字用去声，是定格。盖上面用去上，下面用平，此字非去声不足以振起。况有此去（声）字，则落下“轻寒如秋”与“因谁淹留”四个平声字，方为抑扬有调。不解此义，于“燕”、“殢”、“未”、“困”四字俱注“可平”，“寒”、“谁”二字俱注“可仄”，有此《梦扬州》乎？从“长记”起至“金钩”，皆追想当时游宴之乐，为酒所殢，为花所困也。沈氏及图谱以“困”作“为”，全失意味。而沈氏又注云：“为，一作困。”不惟平声失调，而下即有“因谁”之“因”字，岂不一顾耶？（清万树《词律》）

◆按《词谱》：“正柳塘烟雨初休”句，“柳塘”下有“花坞”二字；又“人何处”句，“人”字下有“今”字。《词纬》、叶《谱》均同，应遵补。（清杜文澜《词律》补注）

雨中花

指点虚无征路，醉乘班虬，远访西极。正天风吹落，满空寒白。玉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尘域？正火轮飞上，雾卷烟开，洞观金碧。

重重观阁，横枕鳌峰，水面倒衔苍石。随处有奇香幽火，杳然难测。好是蟠桃熟后，阿环偷报消息。任青天碧海，一枝难遇，占取春色。

◆宋惠洪《冷斋夜话》云：“少游元丰初梦中作长短句曰：‘指点虚无征路……’既觉，使侍儿歌之，盖《雨中花》也。”案此词虽写梦境，然现实中亦有凭藉，似与金山有关。元丰三年庚申（1080），鲜于侁为扬州守，邵彦瞻为扬州从事。是岁苏辙将赴高安，过高邮，与少游相从数日。苏辙有《陪彦瞻游金山》诗，诗云：“僧居厌山小，面面贴苍石。”鲜于侁和诗有曰：“蓬莱三神山，横绝倚鳌背。倾海水动，一峰失所在。飞来大江心，盘礴几千载。化为金仙居，龙象错朱贝。”少游亦作诗相和，云：“忽蒙珠璧投，了与云峦遇。幽光炯肝肺，爽气森庭户。区中多滞念，方外饶奇趣。”诸诗与此词之意境、艺术构思相仿，可定为同时之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唐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列子·周穆王》）

◎《列子·汤问》：“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着，常随波上下往还。……帝恐流于西极……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五山始峙。”魏曹植《远游》诗：“灵鳌戴方丈，

神物俨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此词似受其影响。（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以仙桃四颗与帝，帝食辄留其核。王母问帝，帝曰：“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实，中夏地薄，种之不生。”帝乃止。（《汉武帝内传》）

◎阿环：传说中的上元夫人，此处以阿环比作西王母的信使。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唐李商隐《嫦娥》）

◆旧刻“见天风”八字句，余细玩之，“寒”字下应有一叶韵字而落去耳。此二句正同前辛词（指辛弃疾“旧雨常来”一首）“幸山中”九字也。后段旧刻“在天碧海”，无理，余谓亦有一“青”字，此句五字，与前“正火轮”句同也。（清万树《词律》）

一丛花

年时今夜见师师，双颊酒红滋。疏帘半卷微灯外，露华上、烟袅凉飔。簪髻乱抛，偎人不起，弹泪唱新词。

佳期谁料久参差？愁绪暗萦丝。想应妙舞清歌罢，又还对秋色嗟咨。惟有画楼，当时明月，两处照相思。

◆清徐釚《词苑丛谈》卷七引《词品拾遗》云“秦少游赠汴城李师师《生查子》”，其词姑存疑，然可证《一丛花》作于汴京。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三：“元祐六年八月戊子朔……以赵君锡《论秦观疏》付三省，刘挚私志其事云：‘初，除观为正字，用君锡之荐。既而，贾易诋观不检之罪。同日君锡亦有章云：臣前荐观，以其有文学；今始知薄于行，愿寝前荐。’”所谓行为“不检”，“薄于行”，当指与歌妓来往。词云“年时今夜”，又云“对秋色嗟咨”，当指事发之前，盖为元祐五年庚午（1090）八月中秋前后所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年时：宋时方言，犹当年或那时。

◎师师，泛指当时名妓。

◎参差：错过。见前《水龙吟》注。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唐杜甫《月夜》）

◆是其末路仳离，与唐时泰娘绝相类，较明之王嫩、卞玉京，所遇

尤不如。惟子野系宋仁宗时人，少游于哲宗初贬死藤州，均去徽宗时甚远，岂宋有两师师耶？（清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鼓笛慢

乱花丛里曾携手，穷艳景，迷欢赏。到如今谁把，雕鞍锁定，阻游人来往？好梦随春远，从前事、不堪思想。念香闺正杳，佳欢未偶，难留恋，空惆怅。

永夜婵娟未满，叹玉楼、几时重上？那堪万里，却寻归路，指《阳关》孤唱。苦恨东流水，桃源路、欲回双桨。仗何人细与，丁宁问呵，我如今怎向？

◆《白雨斋词话》卷一："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以此数语解此词，似更确切。"那堪万里"，指远谪郴州。"桃源路欲回双桨"，犹之《踏莎行》词所云"桃源望断无寻处"。此词之作，当在绍圣四年丁丑（1097）之后。（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宋柳永《定风波》）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

◎怎向：怎奈、奈何。

◆"如今谁把"至"未偶"，与后"那堪万里"至"问呵"相同，但前多一"到"字耳。旧谱注"锁"字断句，误。观"阻游人"以下，与后"指阳关"以下，无一字平上去入不合。"阻"字"指"字，乃一字领句也。奈何

乱注乎！“呵”字上声，正与前“偶”字同，而谱乃认作平声，可叹。独不见朱希真《满路花》以“呵”字煞尾，叶“火”“里”等耶？（清万树《词律》）

◆前二阕（指本篇及《望海潮》其四）写离怀，语意较少游其它作品为朴拙，如“成病也因谁”、“问呵，我如今怎向”，皆情深语浅，曲曲传出儿女柔情。（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

促拍满路花

露颗添花色，月彩投窗隙。春思如中酒，恨无力。洞房咫尺，曾寄青鸾翼。云散无踪迹。罗帐熏残，梦回无处寻觅。

轻红腻白，步步熏兰泽。约腕金环重，宜装饰。未知安否？一向无消息。不似寻常忆。忆后教人，片时存济不得。

◎露颗：露珠。

◎月彩：月光。

◎中酒：醉酒。

◎青鸾翼：喻书信。

◎兰泽，以兰浸油泽以涂头。（《文选》宋玉《神女赋》“沐兰泽，含若芳”李善注）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三国魏曹植《美女篇》。金环：手镯。）

◎一向，指示时间之辞；有指多时者，有指暂时者。秦观《促拍满路花》词：“未知安否，一向无消息。”此犹云“许久”。

◎存济，安顿或措置之义。秦观《促拍满路花》：“未知安否，一向无消息。不似寻常忆。忆后教人，片时存济不得。”此意云身心安顿不得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长相思

铁瓮城高，蒜山渡阔，干云十二层楼。开尊待月，掩箔披风，依然灯火扬州。绮陌南头，记歌名《宛转》，乡号温柔。曲槛俯清流，想花阴、谁系兰舟？

念凄绝秦弦，感深荆赋，相望几许凝愁。勤勤裁尺素，奈双鱼、难渡瓜洲。晓鉴堪羞，潘鬓点、吴霜渐稠。幸于飞、鸳鸯未老，不应同是悲秋。

◆此词上阕描述往昔欢娱，记忆犹新；下阕"感深荆赋"，讽《九辩》。而《九辩》中有"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之句，似与词人之坎坷遭遇相合。徐案：少游于熙宁九年访湖州李公择，经镇江（见拙著《秦少游年谱长编》），元丰二年夏四月乘苏轼官船如越省大父承议公，途经润州，大风留金山两日；元丰七年八月十九日与滕元发等会苏轼于金山，十月复来，作宿金山、金山晚眺二诗，可见对镇江形胜至为熟悉。此词至迟作于元丰七年（1083）之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镇江）子城，吴大帝所筑，内外甃以甓，号铁瓮城。《图经》言：古号铁城者，以其坚固如金城也。（《镇江府志》）

◎蒜山在镇江府治西三里西津渡口，北临大江，无峰岭，山多泽蒜，故名。或谓周瑜、孔明会此，计破曹操，人谓其多算，因亦名蒜山。（《一统志》）

◎绮陌：指纵横交错的道路。

◎是夜，后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樊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更求白云乡也。"（旧题汉伶玄《飞燕外传》）

◎汝不闻秦筝声最苦，五色缠弦十三柱。（唐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正归京》）

◎荆赋：指《楚辞》中宋玉的《九辩》。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潘鬓：指头斑白。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首句）出调高爽，不尚纤丽，词家正声。（明徐渭评点段斐君刊本《淮海集长短句》）

◆杨无咎同调词末附注：逃禅自注此词，乃用贺方回。而淮海"铁瓮城高"一首，与此韵脚相同。想扬州怀古，秦、贺同作也。秦尾句汲古阁刻作"鸳鸯未老"，不误也。词汇刻"鸳鸯未老绸缪"为是。但此词第二句是"蒜山渡阔"，"蒜"、"渡"二字作去声，甚妙，正与杨词"淡"、"障"二字合，词汇乃作"金山"，"金"字平声，一字之讹，相去河汉矣。（清万树《词律》）

满庭芳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罇。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倖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艺苑雌黄》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少游于元丰二年己未（1079）五月如越，省大父承议公及叔父秦定，与郡守程公（师孟）相得甚欢。其《谢程公辟启》云：“从游八月，大为北客之美谈；酬唱百篇，永作东吴之盛事。”《别程公辟给事诗》又云：“裘敝黑貂霜正急，书传黄犬岁将穷。”可见他离越时已届岁暮，与词中“衰草”、“寒鸦”等景象恰相符合。该诗复云“月下清歌盛小丛”，“回首蓬莱梦寐中”，则可证词中所谓“蓬莱旧事”者，乃与一歌妓之恋情也。盛小丛系唐时越地歌妓，少游借指“席上有所悦”之人。故知此词作于元丰二年岁暮。（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引隋炀帝诗）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

◎待翡翠屏开，芙蓉帐掩，与把香囊解。（宋贺铸《薄幸》）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唐杜牧《遣怀》）

◆秦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词，而首言“山抹微云，天黏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尝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露华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宋黄昇《花庵词选》卷二苏子瞻《永遇乐·夜登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附注）

◆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中间有“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之句，人皆以为少游自造此语，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临安，见平江梅知录云：“隋炀帝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少游用此语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

◆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引晁无咎评）

◆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坐党锢事久之。其幼子温，字元实，与吾善。……温尝预贵人家会。贵人有侍儿，善歌秦少游长短句，坐间略不顾温；温亦谨，不敢吐一语。及酒酣欢洽，侍儿者始问：“此郎何人耶？”温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

也。”闻者多绝倒。（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杭之西湖，有一倅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云：“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云：“‘画角声断谯门’，非‘斜阳’也。”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即改作“阳”字韵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棹，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霭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低墙。　　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青楼，薄幸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馀香。伤心处，高城望断，灯火已昏黄。”东坡闻而称赏之。（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隋炀诗也；“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少游词也。语虽蹈袭，然入词尤是当家。（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范元实，范祖禹之子，秦少游婿也，学诗于山谷，作《诗眼》一书。为人凝重，尝在歌舞之席，终日不言。妓有问之曰：“公亦解词曲否？”笑答曰：“吾乃山抹微云女婿也。”可见当时盛唱此词。（明杨慎《词品》）

◆只用平澹意写法，却酸酸楚楚。“寒鸦”二句，虽用隋炀帝句，恰当自然，真色见矣。（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

◆回首处斜阳远眺，情何殷也！伤情处黄昏独坐，情难遣矣！（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少游叙旧事有寒鸦流水之语，已令人赏目赏心。至下襟袖啼痕，只为秦楼薄倖，情思迫切。坡公最爱此词。（同上）

◆“寒鸦”二句，朱希真又化作小词云：“看到水如云，送尽鸦成点。”（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一句之工，形诸口号。当日风尚所存，甄藻自尔不爽。（清朱彝尊《词综发凡》）

◆（评“斜阳外”三句）余谓此语在隋炀帝诗中，只属平常，入少游词特为妙绝。盖少游之妙，在“斜阳外”三字，见闻空幻。又“寒鸦”、“流水”，炀帝以五言划为两景，少游用长短句错落，与“斜阳外”三景合为一景，遂如一幅佳图。此乃点化之神。必如此，乃可用古语耳。（清贺贻孙《诗筏》）

◆诗重发端，惟词亦然，长调尤重。有单起之调，贵突兀笼罩，如东坡“大江东去”；有对起之调，贵从容整炼，如少游“山抹微云，天黏衰草”是。（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自起至换头数语，俱是追叙，玩结处自明。（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下阕不假雕琢，水到渠成，非平钝者所能借口。（清谭献《谭评词辨》）

◆词有袭前人语而得名者，虽大家不免，如方回“梅子黄时雨”，耆卿“杨柳岸、晓风残月”，少游“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幼安“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等句。惟善于调度，正不以有

蓝本为嫌。（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秦淮海为苏门四客之一，《满庭芳》一曲，唱遍歌楼。（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沈（际飞）曰："人之情，至少游而极。结句'已'字，情波几叠。"（清黄苏《蓼园词选》）

◆少游词"山抹微云，天黏衰草"，其用意在"抹"字、"黏"字。况庾阐赋："浪势黏天。"张祜诗："草色黏天鶗鴂恨。"俱有来历。俗以"黏"作"连"，益信其谬。（清张宗橚《词林纪事》卷六引钮玉樵）

◆少游《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宋人如"红杏尚书"、"贺梅子"、"张三影"、"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晓风残月柳三变"、"滴粉搓酥左与言"之类，皆以一语之工，倾倒一世。宋与柳、左无论矣，独惜张、秦、贺三家，不乏杰作，而传诵者转以次乘，岂《白雪》、《阳春》，竟无和者与？为之三叹。（同上）

◆诗情画景，情词双绝。此词之作，其在坐贬后乎？（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起三句写凉秋风物，一片萧飒之音，已隐含离思。四、五两句叙明停鞭饯别，此后若接写别离，便落恒径。作者用拓宕之笔追怀往事，局势振起，且不涉儿女语，而托之蓬岛烟云，尤见超逸。"斜阳外"三句，传神绵渺，向推隽咏（永）。下阕纯叙离情。结笔返棹归来，登城

遥望征帆，已隔数重烟浦，阑珊灯火，只益人悲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不知淮海“山抹微云”原词，虽题作“晚景”，实是别妓。盖不仅从语意得知，即秦词“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之结语，用唐欧阳詹别太原妓申氏姊妹之典，更为可证也。（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论陈子龙《满庭芳·和少游送别》）

◆而《满庭芳》“山抹微云”篇，即作客于会稽时……其伤离念远之作，类此者甚多；而其技术之精进，则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又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少游《龙井题名记》曰：“元丰二年中秋后一日，余自吴兴过杭，东还会稽，龙井辩才法师以书邀余入山。比出郭，已日夕，航湖至普宁，遇道人参寥。问龙井所遣篮舆，则曰以不时至矣。是夕，天宇开霁，林间月明，可数毛发。”所云季节、时间，天光月色，颇与词境相似。而超尘出俗之思想感情，想亦受辩才、参寥诸僧影响。据此，词似作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酒尽欲终问后期，泛萍浮梗不胜悲。（唐徐夤《别诗》）

◎尘劳事：谓扰乱身心的俗事。

◆一丝牵动一潭星，惊人语也。眠风醉月渔家乐，洵不可谖。（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值秋宵之景，驾一叶扁舟于凫渚鸥汀之中，潇洒脱尘，有嚣嚣然自得之意。（同上）

◆（“金钩细”三句）惊绝。（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又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凭栏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

◆此词云“几处处、砧杵声催”，又云“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抒写思归情怀；又所谓“新欢易失”，疑指长沙义妓。《蓼园词选》谓“应是在谪时作”，当在绍圣四年（1097）谪居郴州时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唐杜牧《早秋客舍》）

◎洞房：指深邃的内室。

◎佳人理寒服，万结砧杵劳。（《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秋歌》）

◎微风惊暮至，临牖思悠哉。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唐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唐杜甫《咏怀古迹》之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潜《饮酒》第五）

◎酒未到，愁肠还醒。（宋沈邈《剔银灯》）

◎金波：状月光浮动，亦以指月。

◆待月迎风，情怀如诉。酒堪破愁，真愁非酒能破。（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托意高远，措词洒脱，而一种秋思，都为故人。展转诵者，当领之言先。（同上）

◆（上阕）经少游手随分铺写，定尔闲雅高适。（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谩道”三句）此意道过矣，萦人不休。（同上）

◆“晚色云开”调下批语：少游此调《满庭芳》“碧水惊秋”有云：“漫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佳句也。（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

◆亦应是在谪时作。“风摇”二句，写得蕴藉，非故人也，风也，能弗黯然？“酒未醒、愁先回”，意亦曲而能达。结句清远。（清黄苏《蓼园词选》）

江城子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词云“西城杨柳”，当指汴京顺天门外。宋晁端礼《水龙吟》词（倦游京洛风尘）：“记南楼醉里，西城歌阕，都不管，人春困。”又称西池。宋晁叔用《临江仙》：“忆昔西池池上饮，年年多少欢娱。”少游《千秋岁》：“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因其地有金明池，故称。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谓金明池“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八谓“金明池在城西郑门外西北”。少游于绍圣元年甲戌（1094）春三月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词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又云“动离忧，泪难收”，时与事皆相合。词盖作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宋王雱《眼儿媚》）

◎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五代张泌《江城子》）

◎做，犹使也，以应用于假设口气时为多。……秦观《江城子》词：“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朱淑真《蝶恋花》词：“满目山川闻杜宇，便做无情，莫也愁人意。”……凡云便做，皆犹云便使或就使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此结语又从坡公结语（指苏轼《江城子·别徐州》词：“欲寄相思

千点，流不到，楚江东。”）转出，更进一步。（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只为人不见，转一番思。种种景，种种情，如怨如诉。（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碧野朱桥，正是离别之处。飞絮落花言其景，春江二句言其情也。（同上）

◆前结似谢，后结似苏，易其名，几不能辨。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少游翻之，文人之心，浚于不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飞絮”九字凄咽。以下尽情发，却终未道破。（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结尾二句，与李后主之“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徐师川之“门外重重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皆言愁之极致。（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其小令得《花间》、《尊前》遗韵者，如《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并有深婉不迫之趣。（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又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

◆揆诸词意，盖哲宗元符三年庚辰（1100）在雷州时所作。是岁正月，哲宗崩，徽宗即位，五月下赦令，迁臣多内徙。东坡量移廉州，六月二十五日过雷州、与少游相会。少游出自作《挽词》，东坡抚其背曰："某尝忧逝，未尽此理，今复何言？某亦尝自为志墓文，封付从者，不使过子知也。"此词云"重见两衰翁"，盖指二人之重逢，时东坡年六十四，少游亦五十二，屡窜南荒，容颜易老，故以为喻。（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南来燕，作者自喻。北归鸿，喻东坡自琼州北还。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唐李贺《将进酒》）

◎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宋柳永《雪梅香》）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唐杜甫《春日忆李白》）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宋柳永《雨霖铃》）

◆亦疏落，亦沉郁。（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枣花金钏约柔荑，昔曾携，事难期。咫尺玉颜和泪锁春闺。恰似小园桃与李，虽同处，不同枝。

玉笙初度颤鸾篦，落花飞，为谁吹？月冷风高此恨只天知。任是行人无定处，重相见，是何时？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诗经·卫风·硕人》）

◎回面共人闲语，战篦金凤斜。（唐温庭筠《思帝乡》）

满园花

一向沉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𢭏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着脉子，倒把人来僝僽。

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

◆此词以俚语写情人之间呕气，似受汴京勾栏艺人影响。盖作于元祐五年至八年（1090-1093）供职秘书省期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一向，犹云一味或一意也。……秦观《满园花》词：“一向沉吟久，泪珠盈襟袖。”“一向沉吟”，犹云一意沉吟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𢭏就，犹云迁就或温存也。……秦观《满园花》词：“我当初不合苦𢭏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苦就”，犹云太迁就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惯纵：纵容、放任，即过于宠爱之意。

◎软顽：犹撒娇。

◎底，犹何也；甚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捻着脉子：医生用手给病人切脉。这里借指握着手臂。

◎僝僽，犹云呕气或骂詈也。黄庭坚《忆帝京》词：“恐那人知

后，镇把你来僝僽。”犹云把你来骂詈也。秦观《满园花》词：“行待痴心守，甚捻着脉子，倒把人来僝僽。”义同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孛罗，圆形竹篮，一称孛篮、蒲篮。斗，量器，容十升。

◎不能得勾：不能够。

◆语不经，却津津然。（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方言硬用之，即累正气。（同上）

◆（“我不合”数句）浑似元人杂剧口吻。（明徐渭评点段斐君刊本《淮海集长短句》）

◆鄙野不经之谈，偏饶雅韵。（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此调既与前调徐案：指方千里《满路花》“莺飞翠柳摇”一首牌名相似，而句法亦多相合。前段竟同，只多一“惯”字与“甚”字耳。后段稍，然“佛也”句、“罢了”句及结处二句，俱与前调仿佛。故以附于《满路花》之后，而《一枝花》尤为吻合，故类列焉。（清万树《词律》）

◆柳七最尖锐，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秦少游“一向沉吟久”，大类山谷归田乐引，铲尽浮词，直抒本色，而浅人常以雕绘傲之。此等词极难作，然亦不可多作。（清沈谦《填词杂说》）

◆悔不当初，恨极乃结以诅咒。（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秦观词集卷中

迎春乐

菖蒲叶叶知多少，惟有个、蜂儿妙。雨晴红粉齐开了，露一点、娇黄小。

早是被、晓风力暴，更春共、斜阳俱老。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

◎终风且暴。（《诗经·邶风·终风》。传：“暴，疾也。”）

◎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唐韩偓《残春旅舍》）

◆巧妙微透，不厌百回读。（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柳耆卿“却傍金笼教鹦鹉，念粉郎言语”，花间之丽句也。辛稼轩“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秦周之佳境也。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亦近似柳七语矣。（清彭孙遹《金粟词话》）

◆读古人词，贵取其精华，遗其糟粕。且如少游之词，几夺温、韦之席，而亦未尝无纤丽之语。读《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赏其“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等句（此语彭羡门亦赏之，以为近似柳七语。尊柳抑秦，匪独不知秦，并不知柳，可发大噱），则与山谷之“女边着子，门里安心”，其鄙俚纤俗，相去亦不远矣。少游真面目何由见乎？（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谀媚之极，变为秽亵。秦少游“怎得香香深处，作蜂儿抱”，柳耆卿“愿得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所以“销魂当此际”，来苏长公之诮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飞星：流星。

◎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向已被召，不得暂停，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兄当何还？"答曰："织女暂诣牵牛，一去后三千年当还。"明旦果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犹云："七月七日织女嫁牵牛。"（南朝吴均《续齐谐记》）

◎今日云軿度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唐权德舆《七夕》）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唐李商隐《辛未七夕》）

◎莫云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宋欧阳修《七夕》）

◎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宋晁端礼《绿头鸭》）

◎柔情不断如春水。（宋寇準《夜度娘》）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故也。（唐韩鄂《岁华纪丽》引《风俗通》）

◎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

◆相逢胜人间，会心之语。两情不在朝暮，破格之谈。七夕歌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少游此词谓“两情若是久长”二句，最能醒人心目。（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末句）数见不鲜，说得极是。（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七夕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独谓情长不在朝暮，化臭腐为神奇。（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按七夕歌以双星会少别多为恨，少游此词谓两情若是久长，不在朝朝暮暮，所谓化臭腐为神奇。凡咏古题，须独出新裁，此固一定之论。少游以坐党（籍）被谪，思君臣际会之难，因托双星以写意；而慕君之念，婉恻缠绵，令人意远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夏闰庵云：“七夕词最难作，宋人赋此者，佳作极少，惟少游一首可观。晏小山《蝶恋花》赋七夕尤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鹊桥仙》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秋岁》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浣溪沙》云：“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此等句，皆思路沉着，极刻画之工，非如苏词之纵笔直书也。北宋词家以缜密之思，得遒劲之致者，惟方回与少游耳。（吴梅《词学通论》）

菩萨蛮

虫声泣露惊秋枕，罗帏泪湿鸳鸯锦。独卧玉肌凉，残更与恨长。

阴风翻翠幔，雨涩灯花暗。毕竟不成眠，鸦啼金井寒。

◎毕竟不成眠，一夜长如岁。（宋柳永《忆帝京》）

◎鸡人罢唱晓珑璁，鸦啼金井下疏桐。（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九月》）

◆语少情多。（明徐渭评点段斐君刊本《淮海集长短句》）

◆惟其恨长，是以眠为不成。（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点缀处最是针门一线，洵是天孙妙手！（同上）

◆“毕竟”二字，写尽一夜之辗转。（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苦境。（明陆云龙《词菁》）

◆予读有宋诸公作，虽雅号名家，篇盈什百，若秦观秋闺，“幔”、“暗”累押；仲淹怀旧，“外”、“泪”莫辨。……故知当时便已纵逸，徒以世无通韵之人，故传讹迄今，莫能弹射。（清徐釚《词苑丛谈》引毛先舒云）

◆清丽为邻，且馀韵不尽，颇近五代词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减字木兰花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东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此首写离恨至深，首句云“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下阕云“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恐是被放至湖南所作。其时似在绍圣三年丙子（1096）。（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准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燃一昼夜而已。（宋洪刍《香谱》）

◆“回肠”二句及“黛蛾”二句，寻常之意，以曲折之笔写出，便生新致。结句含蕴有情。（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木兰花

秋容老尽芙蓉院，草上霜花匀似剪。西楼促坐酒杯深，风压绣帘香不卷。

玉纤慵整银筝雁，红袖时笼金鸭暖。岁华一任委西风，独有春红留醉脸。

◆此首似绍圣三年丙子（1096）作于长沙。宋洪迈《夷坚志·己集》云：“长沙义妓者，不知其姓氏，善讴，尤喜秦少游乐府，得一篇，辄手笔口哦不置。久之，少游坐钩党南迁，道经长沙，访潭土风俗、妓籍中可与言者。或举妓，遂往访。……媪出设位，坐少游于堂。妓冠帔立堂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乃张筵饮，虚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觞酒一行，率歌少游词一阕以侑之。饮卒甚欢，比夜乃罢。”后洪迈于《容斋四笔》中虽否认此事，然纯属推理，未可成立。且据《容斋四笔》云，当时常州教授锺将之系得其说于李结，并为作传，故知绝非虚构。此词所写，在时间、景物、情境诸方面，颇与长沙义妓事相合，当作于是时。又《永乐大典》卷二〇五三“席”字韵载此词，调下题作“席上书怀事”，似与此事有关。（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唐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芙蓉：指木芙蓉，秋季开花，湖南一带多栽培。）

◎霜花草上大如钱，挥刀不入迷濛天。（唐李贺《北中寒》）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史记·淳于髡传》。促坐：迫近而坐。）

◎十三弦柱雁行斜。（唐李商隐《昨日》）

◎金鸭：谓鸭形铜香炉。

◎春红：指酒后红晕。

◆有诗云“醉脸虽红不是春”，两存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张迂公“短发愁催白，衰颜酒借红”，本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顽艳中有及时行乐之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画堂春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少游于元丰五年壬戌（1082）应礼部试，罢归，过南都新亭，有诗寄王子发，中云："娟娟残月照波翻，习习暖风吹鸟哢。……柳枝芳草恨连天，暮雨朝云同昨梦。"与此词节序、感情相合。观"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句，知为应试不中而寄寓怨愤之作。姑系此词于是年暮春。（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杏园：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大雁塔南。唐时为新进士游宴之地。



《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词意图

◎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唐杜牧《杏园》）

◎手捻花枝：古人以为表示愁苦无聊之动作，唐宋词中常用之。

◆（末句）不知心恨谁？（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隽卷四眉批：春归无奈，深情可掬。谁知此恨，何等幽思！（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写出闺怨，真情俱在，末语迫真。（同上）

◆（末句）此恨亦知不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隽，着一实语，败矣。康伯可："正是销魂时候也，撩乱花飞。"晏叔原："紫骝认得旧游踪，嘶过画桥东畔路。"秦少游："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深得此法。（清沈谦《填词杂说》）

◆按一篇主意只是时已过而世少知己耳，说来自娟秀无匹。末二句尤为切挚。花之香，比君子德之芳也，所以捻者以此，所以无语而对斜晖者以此。既无人知，惟自爱自解而已。语意含蓄，清气远出。（清黄苏《蓼园词选》）

千秋岁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此词创作时间向有二说。一云作于谪处州日，如毛本及《绝妙词选》。宋范成大《石湖集·莺花亭诗序》："秦少游'水边沙外'之词，盖在括苍监征时所作。"（处州近括苍山，亦名括州）明杨慎《词品》卷三言之尤详，谓"秦少游谪处州日，作《千秋岁》词，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后人慕之，建莺花亭。陆放翁有诗云：'沙上春风柳十围，绿阴依旧语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如作于处州，则为绍圣三年丙子（1096）春天。据秦《谱》，是时少游"尝游府治南园，作《千秋岁》词"。另一说以为作于衡阳。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少游谪古藤，意忽忽不乐，过衡阳，孔毅甫为守，与之厚，延留，待遇有加。一日饮于郡斋，少游作《千秋岁》词。毅甫览至'镜里朱颜改'之句，遽惊曰：'少游盛年，何为言语悲怆如此？'遂赓其韵以解之。居数日别去。毅甫送之于郊，复相语终日；归谓所亲曰：'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未几，果卒。"《能改斋漫录》卷十七列举孔毅甫、苏东坡、黄山谷次秦少游韵词以证，言之凿凿，似属可信。然词中所写，乃系春景，据秦《谱》，少游乃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岁暮抵郴州，其经过衡阳，至少在秋天，于词境殊不合。此词似应绍圣三年春作于处州，至衡阳遇孔毅甫饮于郡斋，始录示耳。此词既出，和者甚众，计有苏轼、黄庭坚、孔平仲（毅甫）、李之仪、僧惠洪（以上为北宋，皆少游师友）、王之道、丘密（以上为南宋），而丘

宻则和了三首。他们对少游或表示慰诲，或致以悼念，形成了迁谪词的高潮。唱和人数之多，与同时代贺铸的《青玉案》（横塘路）不相上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千秋岁》（水边沙外）词意图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唐杜荀鹤《春宫怨》）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古诗十九首》之一）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

◎鹓鹭，谓朝官之行列，因其整齐有序如鹓与鹭也。

◎几梦中朝事，依依鹓鹭行。（唐僧齐己《寄郑谷郎中》）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夙惠》。日边指帝都）

◆王斿，平甫之子，尝云："今语例袭陈言，但能转移耳。世称秦词'愁如海'为新奇，不知李国主已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以'江'为'海'耳。"（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秦少游"水边沙外"之词，盖在括苍监征时所作。予至郡，徐子礼提举按部来过，劝予作小亭，记少游旧事，又取词中语，名之曰莺花，赋诗六绝而去。明年亭成，次韵寄之。诗曰："滩长石出水平堤，城郭西头旧小溪。游子断魂招不得，秋来春草更萋萋。""愁边逢酒却成憎，衣带宽来不自胜。烟水苍茫沙外路，东风何处挂枯藤？""垆下三年世路穷，蚁封盘马竟难工。千山虽隔日边梦，犹到平阳池馆中。""文章光焰照金闺，岂是遭逢乏圣时？纵有百身那可赎，琳琅空见万篇垂。""山碧重重四打围，烦将旧恨访黄鹂。缬林霜后黄鹂少，须是愁红万点时。""古藤阴下醉中休，谁与低眉唱此愁？团扇他年书好句，平生知己

识儋州。”（宋范成大《次韵徐子礼提举莺花亭诗序》）

◆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予尝见诸公唱和亲笔，乃知在衡阳时作也。少游云：“至衡阳，呈孔毅甫使君。”其词云云，今更不载。毅甫本云：“次韵少游见赠。”其词云：“春风湖外，红杏花初退。孤馆静，愁肠碎。泪馀痕在枕，别久香销带。新睡起，小园戏蝶飞成对。　惆怅谁人会？随处聊倾盖。情暂遣，心何在？锦书消息断，玉漏花阴改。迟日暮，仙山杳杳空云海。”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且云：“便见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词云：“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豫章题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晁无咎集中尝载此词而非是也。少游词云：“忆昔西池会，鸳鹭同飞盖。”亦为在京师与毅甫同在于朝，叙其为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处州皆指西池在彼，盖未知其本源而云也。（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少游小词奇丽，想见其神情在绛阙、道山之间。词曰……（略）余兄思禹使余赋崔徽头子词，因次韵曰：“半身屏外，睡觉唇红退。春思乱，芳心碎。空馀簪髻玉，不见流苏带。试与问：今人秀韵谁宜对？　湘浦曾同会，手弭青罗盖。疑是梦，巾犹在。十分春易尽，一

点情难改。多少事，都随恨远连云海。”（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冷斋夜话》）

◆王斿平甫之子，尝云：今语例袭陈言，但能转移耳。世称秦词“愁如海”为新奇，不知李国主已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以“江”为“海”耳。（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后山诗话》）

◆山谷守当涂日，郭功甫寓焉，日过山谷论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岁》词，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难押。功甫连举数“海”字，若“孔北海”之类。山谷颇厌，未有以却之。次日，功甫又过山谷，问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寻得一‘海’字韵。”功甫问其所以。山谷云：“羞杀人也爷娘海。”自是功甫不论文于山谷矣。盖山谷用俚语以却之。（同上引《复斋漫录》）

◆苕溪渔隐曰：《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者，山谷尝叹其句意之善，欲知之而以“海”字难押。陈无已言此词用李后主“问君那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以“江”为“海”耳。洪觉范尝和此词，《题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随恨远连云海。”晁无咎亦和此词吊少游云：“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观诸公所云，则此词少游作明甚，乃以为任世德所作。……皆非也。（同上引《复斋漫录》）

◆秦少游词云：“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今人多能歌此词。方少游作此词时，传至余家丞相。丞相曰：“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已而少游果下世。少游第七，故云秦七。（宋曾季狸

《艇斋诗话》）

◆少游“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词，为张芸叟作。有简与芸叟云：“古者以代劳歌，此真所谓劳歌。”（同上）

◆太白云：“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江南李后主云：“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略加融点，已觉精采。至寇莱公则谓“愁情不断如春水”，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矣。（宋陈郁《藏一话腴·甲集》）

◆李颀诗：“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词：“问君还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则三字尽之，曰：“落红万点愁如海。”而语益工。刘改之《多景楼》诗：“江流千古英雄泪，山掩诸公富贵羞。”一空前作矣。（宋俞文豹《吹剑录》）

◆秦少游尝谪处州，后人摘“柳边沙外”词中语为莺花亭，题咏甚多。惟芮处士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

◆诗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忧端如山来，澒洞不可掇。”赵嘏云：“夕阳楼上山重叠，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颀云：“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李后主云：“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少游云：“落红万点愁如海。”是也。贺方回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盖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为新奇，兼兴中有比，意味更长。（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

◆《后山诗话》载：王平甫子斿谓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于江南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意。仆谓李后主之意

又有所自，乐天诗曰：“欲识愁多少，高于滟滪堆。”刘禹锡诗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无限似侬愁。”得非祖此乎？则知好处前人皆已道过，后人但翻而用之耳。（宋王楙《野客丛书》）

◆秦少游谪处州日，作《千秋岁》词，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后人慕之，建莺花亭。陆放翁有诗云：“沙上春风柳十围，绿阴依旧语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明杨慎《词品》）

◆“飘零疏酒盏”两句，是汉魏人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直用“一江春水向东流”意而以“海”易“江”，裁长作短，人自莫觉。王平甫之子云：“今语例袭陈言，但能转移”，太难为作者。（同上）

◆秦少游《千秋岁》后结“春去也”三字，要占胜前面，许多攒簇，在此收煞。“落红万点愁如海”，此七字衔接得力，异样出精采。（清先著、程洪《词洁》）

◆按此乃少游谪虔州思京中友人而作也。起从虔州写起，自写情怀落寞也。“人不见”，即指京中友，故下阕直接“忆昔”四句。“日边”，比京师也。“梦断”、“颜改”、“愁如海”，俱自叹也。（清黄苏《蓼园词选》）

◆宋秦太虚《千秋岁》用“队”韵，辛稼轩《沁园春》用“灰”韵，皆浑用唐韵。由是观之，唐词亦可用宋韵，宋词亦可用唐韵，自不必过判区畛耳。（清冯金伯《词苑粹编》引毛氏《唐宋词韵互通说》）

◆词虽浓丽而乏趣味者，以其但知作情景两分语，不知作景中有

情，情中有景语耳。“雨打梨花深闭门”、“落红万点愁如海”，皆情景双绘，故称好句，而趣味无穷。（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词品》曰：少游谪虔州日，作《千秋岁》云：“柳边花外，城郭轻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后人慕其“花影乱，莺声碎”句，建莺花亭。觉范诵之，谓少游奇丽，歌咏之，想见其神情在绛阙、蓬壶之间。（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夏闰庵云：“此词以‘愁如海’一语生色，全体皆振，乃所谓警句也。如玉田所举诸句，能似此者甚罕。”少游殁于藤州，山谷过其地，追和此调以吊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即在宋诸贤中，如秦观之《千秋岁》（词略），其声情之悲抑，读者稍加领会，即可得其“弦外之音”。其黄庭坚、李之仪、孔平仲诸家和词（见《历代诗馀》），亦皆哀怨。则《千秋岁》曲之为悲调，可以推知。……细案此调之声情悲抑在于叶韵甚密，而所叶之韵又为“厉而举”之上声，与“清而远”之去声。其声韵既促，又于不叶韵之句，亦不用一平声字于句尾以调剂之，既失其雍和之声，乃宜于悲抑之作。（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声调之学》）

踏莎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踏莎行》（雾失楼台）词意图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卷十四，绍圣四年丁丑（1097）：“二月，郴州编管秦观，移横州编管。”诏书到达之日，当在三月以后，此时少游作《踏莎行》，写贬谪后心情。（徐培均《淮海居

士长短句笺注》）

◎可，犹岂也；那也……李商隐《春日寄怀》诗：“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可堪，那堪也。贺铸《清平乐》词：“楚城满目春华，可堪游子思家。”义同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吴陆凯与范晔善，自江南寄梅花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

◎鱼传尺素：见卷上《长相思》（铁瓮城高）注。

◎无重数：无数重，因押韵而倒装。

◎幸，犹本也；正也。……幸自，本自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右少游发郴州回横州，顾有所属而作，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诗也。（宋黄庭坚《山谷题跋》）

◆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词略）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冷斋夜话》）

◆或问余：“东坡有言：‘诗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毕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后世安知无过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飞减却春’，若咏落花，则语意皆尽。所以古人既未到，决知后人更无好语。如《画马》诗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则曹将军能事与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它吟咏人情，模写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谢严武》诗云：“雨映行宫辱赠诗。”山谷云：“只此‘雨映’两字，写出一时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后晓句中当无虚字。后诵

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作"帘栊"，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余曰："此词本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然余因此晓句法不当重叠。（同上引范元实《诗眼》）

◆诗话谓"斜阳暮"语近重叠，或改"帘栊暮"；既是"孤馆闭春寒"，安得见所谓"帘栊"？二说皆非。尝见少游真本乃"斜阳树"，后避庙讳，故改定耳。（宋张端义《贵耳集》）

◆秦少游发郴州，反顾有所属，其词曰："雾失楼台……（略）"山谷云："语意极似刘梦得楚蜀间语。""泪湿阑干花着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毛泽民元祐间罢杭州法曹，至富阳所作赠别词也，因是受知东坡。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何酷似少游也！（宋周煇《清波杂志》）

◆前辈论王羲之之作《修禊叙》，徐案：即《兰亭序》，不合用"丝竹管弦"。黄太史谓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鹃声里斜阳暮"，不合用"斜阳"又用"暮"。此固点检曲尽。孟氏亦有"鸡豚狗彘"之语，又云"豚"，又云"彘"，未免一物两用。（宋张侃《拙轩词话》）

◆黄山谷以此词"斜阳暮"为重出，欲改"斜阳"为"帘栊"。余以"斜阳"属日，"暮"属时，未为重复。坡公"回首斜阳暮"、周美成云"雁背斜阳红欲暮"可证。（宋何士信《草堂诗馀》）

◆《诗眼》载前辈有病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谓"斜阳暮"似觉意重。仆谓不然，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

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观当时米元章所书此词，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庙讳而改为“暮”乎？（宋王楙《野客丛书》）

◆宝佑间，外舅王君仲芳随宦至郴阳，亲见其石刻，乃“杜鹃声里斜阳树”。一时传录者以“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故易以“暮”耳。（元黄溍《日损斋笔记》）

◆秦少游《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极为东坡所赏，而后人病其“斜阳暮”为重复，非也。见斜阳而知日暮，非复也；犹韦应物诗：“须臾风暖朝日暾。”既曰“朝日”，又曰“暾”，当亦为宋人所讥矣。此非知诗者。古诗“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复乎？李商隐诗“日向花间留返照”，皆然。又唐诗：“青山万里一孤舟。”又：“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宋人亦言“一孤舟”为复，而唐人累用之，不以为复也。（明杨慎《词品》）

◆古人有谓“斜阳暮”三字重出，然因“斜阳”而知日暮，岂得为重出乎？末二句与“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同意。（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此淡语之有情者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坡翁绝爱此词尾二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释天隐注《三体唐诗》，谓此二句实自“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变化。然《邶》之“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已有此意，秦公盖出诸此。又《王直方诗话》载黄山谷惜此词“斜阳暮”意重，欲易之未

得其字；今《郴志》遂作“斜阳度”。愚谓此亦何害而病其重也，刘禹锡“乌衣巷口夕阳斜”、杜工部“山木苍苍落日曛”，皆此意。别如韩文公“安置妥帖平不颇”之类尤多，岂可亦谓之重耶？山谷当无此言。即诚出山谷，亦一时之言，未足为定论也。（明张綖鄂州刻《淮海居士长短句》）

◆周长卿（元）曰：古人好词，即一字未易弹，亦未易改。子瞻“绿水人家绕”，别本“绕”作“晓”，为《古今词话》所赏。愚谓“绕”字虽平，然是实境，“晓”字无归着，试通咏全章便见。少游“斜阳暮”，后人妄肆讥评，托名山谷，《淮海集》辨之详矣。又有人亲在郴州见石刻是“斜阳树”，“树”字甚佳，犹未若“暮”字。（明俞仲茅《爰园词话》）

◆少游坐党籍，安置郴州，谓郴江与山相守，而不能不流，自喻最凄切。（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千古绝唱。秦殁后，坡公常书此于扇，云：“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高山流水之悲，千载而下，令人腹痛！（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词品》曰：“少游《踏莎行》，为郴州旅舍作也。”黄山谷曰：“此词高绝，但斜阳暮为重出。”欲改“斜阳”为“帘栊”。范元实曰：“只看‘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山谷曰：“亭传虽未必有，有亦无碍。”范曰：“词本摹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阳度”，余以“斜”属日，“暮”属时，不为累，何必改也。东坡“回首斜阳暮”，美成“雁背斜阳红欲暮”，可法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

◆《古今词话》云：“雾失楼台……”（略）少游《踏莎行》也。东

坡独爱其尾两句。及闻其死，东坡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黄山谷曰："绝似刘宾客楚蜀间语。"（《古今词话·词辨》）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此东坡词也。《野客丛书》记坡至惠州，居白鹤观，其邻温都监者，有女年十六，闻东坡至，欲嫁焉。坡夜吟咏，则其女徘徊窗外。坡后见之，正呼主说为媒，适有海南之行，遂止。其女旋卒。坡回，闻之，乃作此词以记当日情事也。又秦少游南迁，有妓生平酷爱秦学士词，至是知其为少游，请于母，愿托以终身。少游赠词，所谓"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向潇湘去"者也。念时事严切，不敢偕往贬所。及少游卒于藤，丧还，将上长沙，妓前一夕得诸梦，即逆于途，祭毕，归而自缢。按二公之南，皆逐客，且暮年矣，而诸女甘为之死，可见二公才名震烁一时；且当时风尚，女子皆知爱才也。（清赵翼《陔馀丛考》）

◆秦少游姬人边朝华极慧丽，恐碍学道，赋诗遣之，白傅所谓"春随樊素一时归"也。未几南迁过长沙，有妓生平酷慕少游词，至是托终身焉。少游有"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云云，缱绻甚至。岂情之所属，遽忘其前后之矛盾哉？藉令朝华闻之，又何以为情？及少游卒于藤，丧还，妓自缢以殉。此女固出娄琬、陶心儿上矣。（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以"斜阳暮"）分属日、时，则尚欠明晰。《说文》："䁤，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今作暮者俗。是"斜阳"为日斜时，"暮"为日入时；言自日昃至暮，杜鹃之声，亦云苦矣。山谷未解"暮"字，遂生轇轕。（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秦少游《踏莎行》云……（词略）东坡绝爱尾二句，余谓不

如“杜鹃声里斜阳暮”，尤堪肠断。（清徐釚《词苑丛谈》）

◆绍圣元年，绍述议起，东坡贬黄州，寻谪惠州，子由、鲁直相继罢去，少游亦坐此南迁，作《踏莎行》云……（词略）东坡读之叹曰：“吾负斯人！”盖古人师友之际，久要不忘如此。（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按少游坐党籍，安置郴州，前一阕是写在郴望想玉堂天上，如桃源不可寻，而自己意绪无聊也。次阕言书难达意，自己同郴水自绕郴山，不能下潇湘以向北流也。语意凄切，亦自蕴藉，玩味不尽。“雾失”、“月迷”，总是被谗写照。（清黄苏《蓼园词选》）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人间词话》）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同上）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同上）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同上）

◆盖自写羁愁，造境既佳，造语尤隽永有味，实从晏氏父子出者。释天隐云：末二句从“沅湘日夜东流去，不为愁人住少时”变化而出。（陈匪石《宋词举》）

◆此首写羁旅，哀怨欲绝。起写旅途景色，已有归路茫茫之感。“可堪”两句，景中见情，精深高妙。所处者“孤馆”，所感者“春寒”，所闻者“鹃声”，所见者“斜阳”，有一于此，已令人生愁，况并集一时乎！不言愁而愁自难堪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作者千回百折之词心，始充分表现于行间字里，不辨是血是泪，……盖少游至此，已扫尽绮罗芗泽之结习，一变而为怆恻悲苦之音矣。（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秦观》）

蝶恋花

晓日窥轩双燕语，似与佳人，共惜春将暮。屈指艳阳都几许，可无时霎闲风雨。

流水落花无问处，只有飞云，冉冉来还去。持酒劝云云且住，凭君碍断春归路。

◎都：算来。

◎时霎：霎时，依词律倒装。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五代李煜《浪淘沙》）

◎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常在莫离披。（宋苏轼《虞美人》）

◆（起句）刻削。（结句）凿空奇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闲风闲雨，固不如浮云之碍高楼也。（明钱允治《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末二句）凿空奇语。周美成“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似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一落索

杨花终日空飞舞，奈久长难驻。海潮虽是暂时来，却有个堪凭处。

紫府碧云为路，好相将归去。肯如薄幸五更风，不解与花为主。

◎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相恨不如潮有信，相思始觉海非深。（唐白居易《浪淘沙》）

◎紫府：仙宫。

◎相将，犹云相与或相共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肯如，岂如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此处意犹无奈。）

丑奴儿

夜来酒醒清无梦，愁倚阑干。露滴轻寒，雨打芙蓉泪不干。

佳人别后音尘悄，瘦尽难拚。明月无端，已过红楼十二间。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唐白居易《长恨歌》）

◎音尘：消息。

◎拚：舍弃。宋时俗语。

◆“瘦尽难拚”，切情。忽有此境，不是语言文字。（明长湖外史辑沈际飞参阅《续编草堂诗馀》）

◆芙蓉经雨，清泪如滴，离恨可知。（《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南乡子

妙手写徽真，水剪双眸点绛唇。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露墙头一半身。

往事已酸辛，谁记当年翠黛颦？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

◆此首系题崔徽半身像。据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十六，苏轼元丰元年（1078）知徐州时，作有《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云："玉钗半脱云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宋施元之注："元微之《崔徽传》云：蒲女也，裴敬中使蒲，徽一见动情，不能忍。敬中使回，徽以不得从为恨。久之，成疾，写真以寄裴，且曰：'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矣！'元微之作《崔徽歌》，世有《伊州曲》，盖采其歌成之也。"真，画像也。所谓《崔徽传》，实为元稹《崔徽歌》之序。此序元氏《长庆集》不载，见《全唐诗》卷四二三，施注稍有出入，本书卷下《调笑令》十首《崔徽》全文征引，可以参看。又苏轼在徐州作有《百步洪》，其二起句云"佳人未肯回秋波"，施注亦引元微之《崔徽歌》云："眼明正似琉璃瓶，心荡秋水横波清。"（此二句《全唐诗》已佚）皆可证此时苏轼确实收到章质夫所寄崔徽之画像。此像非徽自写，乃托丘夏所作，见元稹序。考是岁夏四月，少游谒东坡于徐州，盘桓甚久，当于此时得睹崔徽之像，因而赋此词。参见拙著《秦少游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又与少游同时而稍后之觉范（僧惠洪）有《和少游千秋岁以题崔徽真字》，上阕云："半身屏外，睡觉唇红退。春思乱，芳心碎。试与问，今人秀韵谁与对？"亦描绘像上崔徽之形象，可参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一双瞳人翦秋水。（唐李贺《唐儿歌》）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尽道：尽管是。

◎若教解语能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唐罗隐《牡丹》）

醉桃源

碧天如水月如眉，城头银漏迟。绿波风动画船移，娇羞初见时。

银烛暗，翠帘垂，芳心两自知。楚台魂断晓云飞，幽欢难再期。

◎冰簟银床梦不成，碧天如水夜云轻。（唐温庭筠《瑶瑟怨》）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生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过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河传

乱花飞絮，又望空斗合，离人愁苦。那更夜来，一霎薄情风雨。暗掩将，春色去。

篱枯壁尽因谁做？若说相思，佛也眉儿聚。莫怪为伊，底死萦肠惹肚。为没教，人恨处。

◆《淮海集》卷十一有《留别平阇黎》诗一首，云：“缘尽山城且不归，此生相见了无期。保持异日莲花上，重说如今结社时。”篇末自注云：“绍圣元年，观自国史编修官蒙恩除馆阁校勘，通判杭州，道贬处州，管库三年，以不职罢。将自青田以归，因往山寺中，修忏日书绝句于住僧房壁。”在少游修忏于处州法海寺期间，朝廷遣使承望风指，候刺过失，卒无所得。遂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再次削秩徙郴州。词云“佛也眉儿聚”，可能与山寺有关。又云“那更夜来，一霎薄情风雨。暗掩将，春色去”，盖喻情势突变，境遇更为险恶之意。据此，此词似作于绍圣三年丙子（1096）暮春。（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斗，犹凑也；拼也；合（入声）也。合如合药、合金之合。李贺《梁台古意》诗：“台前斗玉作蛟龙，绿粉扫天愁露湿。”王琦注：“木石镶榫合缝之处谓之斗。”……史介翁《菩萨蛮》词：“柳丝轻扬黄金缕，织成一片纱窗雨。斗合做春愁，困慵熏玉篝。”（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桓玄素轻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连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与殷仲文书以为嗤笑曰：“德之休明，肃慎贡其楛矢；如其不尔，篱壁间物亦不可得也。”（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后世遂以“篱壁

间物”谓家园中花木及所产之物。）

◎抵死，……亦犹云终究或老是也。……亦作底死。柳永《满江红》词：“不会得都来些子事，甚恁底死难拚弃。”此终究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又

恨眉醉眼，甚轻轻觑着，神魂迷乱。常记那回，小曲阑干西畔。鬓云松，罗袜刬。

丁香笑吐娇无限，语软声低，道我何曾惯。云雨未谐，早被东风吹散。闷损人，天不管。

◎甚，犹是也；正也；真也。词中每用以领句，与甚么之甚作怎字、何字义者异。……杨樵云《满庭芳》词《咏影》：“甚徘徊窥镜，交翼鸾文。”甚徘徊云云，犹云是徘徊云云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刬，犹只也。……李后主《菩萨蛮》词：“刬袜下香阶，手提金缕鞋。”惟其提鞋于手中，则着袜而行，故曰刬袜也，言只有袜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有士大夫家歌秦少游“瘦杀人，天不管”之曲，以“好”字易“瘦”字，戏为之作。词云：“心情老懒。对歌对舞，犹是当时眼。巧笑靓妆，近我衰容华鬓。似扶着，卖卜算。思量好个当年见。催酒催更，只怕归期短。饮散灯稀，背锁落花深院。好杀人，天不管。”（宋黄庭坚《河传》序）

◆按山谷亦有此调，尾句“好杀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词，戏以‘好’字易‘瘦’字。”是此秦词尾句，该是“瘦杀人”矣。“那”字“未”字，去声起调，黄用“灯”字，不及也。又前“甚轻轻”下九字，黄作“对歌对舞、犹是当时眼”，与秦异。（清万树《词律》）

◆万氏《词律·河传》词末句云："闷损人，天不管。"山谷和秦尾句云："好杀人，天不管。"自注云："因少游词，戏以'好'字易'瘦'字。"是秦词应作"瘦杀人"。今刊本皆作"闷损人"，盖未见山谷词也。然巧拙亦于此一字见之，黄九不敌秦七，亦是一证。（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浣溪沙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澹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

◎无赖：犹无奈。穷秋：晚秋。

◆“穷秋”句，鄙。钱功父曰“佳”，可见功父于此道茫然。后迭精研，夺南唐席。（明沈际飞《续编草堂诗馀》）

◆“自在”二句，何减“无可奈何花落去”二句。似花间。（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

◆宛转幽怨，温韦嫡派。（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清婉而有馀韵，是其擅长处。此调凡五首，此首最胜。（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浣溪沙》云：“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此等句皆思路沉着，非如苏词之振笔直书也。北宋词家以缜密之思，得遒炼之致者，惟方回与少游耳。（吴梅《词学通论》）

◆此首，景中见情，轻灵异常。上片起言登楼，次怨晓阴，末述幽境。下片两对句，写花轻雨细，境更微妙。“宝帘”句，唤醒全篇。盖有

此一句，则帘外之愁境与帘内之愁人，皆分明矣。（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而后阕尤饶弦外之音，读之令人黯然难以为怀，所谓“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北宋诸贤，除晏小山、贺方回，未易仿佛其境界。（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过片一联，正面形容春愁。它将细微的景物与幽渺的感情极为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难以捕捉的抽象的梦与愁成为可以接触的具体形象。……他不说梦似飞花，愁如丝雨，而说飞花似梦，丝雨如愁，也同样很新奇。（沈祖棻《宋词赏析》）

又

香靥凝羞一笑开，柳腰如醉暖相挨，日长春困下楼台。

照水有情聊整鬓，倚栏无绪更兜鞋，眼边牵系懒归来。

◎兜鞋：鞋后跟脱落，以手拔起。

◆上句妙在“照水”，下句妙在“兜鞋”，即令闺人自模，恐未到。（明沈际飞《续编草堂诗馀》）

◆诗语可入填词，如诗中“枫落吴江冷”、“思发在花前”、“天若有情天亦老”等句，填词屡用之，愈觉其新。独填词语无一字可入诗料，虽用意稍同，而造语迥异。如梁邵陵王纶《见姬人》诗“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与秦少游词“照水有情聊整鬓，倚栏无语更兜鞋”，同一意致。然邵陵语可入填词，少游语绝不可以入诗，赏鉴家自知之。（清贺贻孙《诗筏》）

又

霜缟同心翠黛连，红绡四角缀金钱，恼人香爇是龙涎。

枕上忽收疑是梦，灯前重看不成眠，又还一段恶因缘。

◎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孔雀东南飞》）

◎香爇：燃香。龙涎：名贵香料。

又

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粉一樱多，见人无语但回波。

料得有心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何，今生有分共伊么？

◎一樱多：谓唇略大于樱桃。

◎回波：回眸。

◎宋玉战国楚辞赋家，或说是屈原弟子，曾事楚顷襄王为大夫。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战国宋玉《神女赋》）

◎料得也应怜宋玉，只应无奈楚襄王。（唐李商隐《席上赠人》）

◆涪翁过泸南，泸帅留府会，有官妓盼盼，性颇聪慧，帅尝宠之。涪翁赠《浣溪沙》曰："脚上鞋儿四寸罗，唇边朱麝一樱多。……（略）"盼盼拜谢，涪翁令唱词侑觞。盼盼唱《惜花容》曰："少年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管弦逐。而今老更惜花深，终日看花看不足。座中美女颜如玉。为我一歌《金缕曲》。归时压得帽檐攲，头上春风红簌簌。"涪翁大喜。（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引杨偍《古今词话》）

◆《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者，二词皆见《淮海集》。乃以《八六子》为贺方回作，以《浣溪沙》为涪翁作……皆非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又

锦帐重重卷暮霞，屏风曲曲斗红牙，恨人何事苦离家。

枕上梦魂飞不去，觉来红日又西斜，满庭芳草衬残花。

◎斗，犹凑也；拼也；……秦观《浣溪沙》词：“锦帐重重卷暮霞，屏风曲曲斗红牙。”亦拼凑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红牙，乐器名，即拍板，亦名牙板、檀板，因其色红，故名。

◎几树好花闲白昼，满庭芳草易黄昏。（唐吴融《废宅》）

◆好在景中有情。（明徐渭评点段斐君刊本《淮海集长短句》）

◆沈际飞曰：“前人诗‘梦魂不知处，飞过大江西’，此云‘飞不去’，绝好翻用法。”按：“重重”“曲曲”，写得柔情旖旎，方唤得下句“何事”字起；即第二阕“飞不去”，亦从此生出。写闺情至此，意致浓深，大雅不俗。（清黄苏《蓼园词选》）

如梦令

门外鸦啼杨柳，春色着人如酒。睡起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消瘦，消瘦，还是褪花时候。

◎着，犹中也；袭也；惹或迷也。……贺铸《浣溪沙》词：“连夜断无行雨梦，隔年犹有着人香。”此所云着人，犹云惹人或迷人也。秦观《如梦令》词云：“门外鸦啼杨柳，春色着人如酒。”李之仪《谢池春》词：“着人滋味，真个浓如酒。”……义均同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花褪残红青杏小。（宋苏轼《蝶恋花》）

◆予又尝读李义山《效徐陵体赠更衣》云：“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词“玉笼金斗，时熨沉香”，与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其语亦有来历处，乃知名人必无杜撰语。（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憨怯甚。（明沈际飞《续编草堂诗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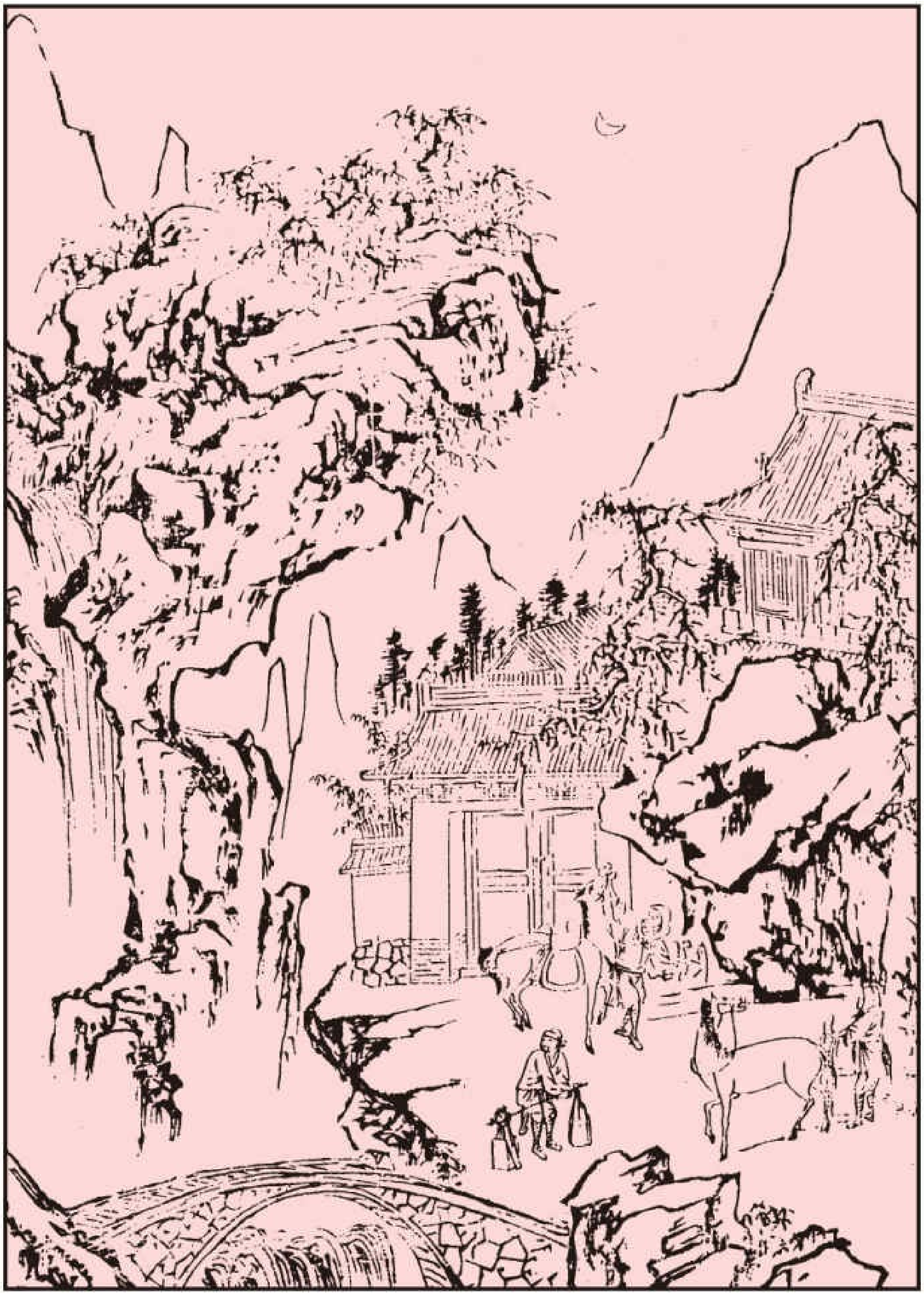
◆末句止而得行，泄而得蓄。（同上）

◆起伏照应，六章如一章（《词则》另附“莺嘴啄花红溜”一章，故云“六章”），仿佛飞卿《菩萨蛮》遗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又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绍圣三年丙子（1096），少游自处州再贬，冬季至郴阳道中，曾题一古寺壁，诗中有“饥鼠相追坏壁中”之句，与词境颇相似；尔后词人于郴州旅舍，又作《踏莎行》词。此首亦写驿亭苦况，当作于是年冬。（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如梦令》（门外鸦啼杨柳）词意图

◎驿亭：古代设于官道旁供官员和差役住宿、换马的馆舍。

◎鼠窥灯：饥鼠欲偷吃灯盏中豆油。

◆“无寐”叠上二字（可仄）。赵长卿作第四句，“目断行云凝伫”下，即用“凝伫，凝伫”。虽亦有此格，然不多，不宜从也。（清万树《词律》）

◆按宋苏轼词注：此曲本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为《如梦令》。盖因此词中有“如梦，如梦”叠句。万氏未收庄宗原作，失校。（清杜文澜《词律补注》）

◆此章离别。（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又

幽梦匆匆破后，妆粉乱痕沾袖。遥想酒醒来，无奈玉销花瘦。回首，回首，绕岸夕阳疏柳。

◎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唐白居易《琵琶行》）

◆“匆匆破”三字真，“玉销花瘦”四字警。末句不可倒作首句，思之思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玉销花瘦”句，语新奇。（《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奇丽。（明陆云龙《词菁》）

◆（此章）别后。（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结句）映起句（指第一首）。（同上）

又

楼外残阳红满，春入柳条将半。桃李不禁风，回首落英无限。肠断，肠断，人共楚天俱远。

◆观“人共楚天俱远”句，似为绍圣四年丁丑（1097）春贬郴州时所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宋柳永《雨霖铃》）

◆对景伤春，于此词尽见矣。（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因阳春景色而思故人心情，人远而思更远矣。（同上）

又

池上春归何处？满目落花飞絮。孤馆悄无人，梦断月堤归路。无绪，无绪，帘外五更风雨。

◆观词中“孤馆”二句，疑作于郴州。绍圣四年丁丑（1097）春暮，少游在郴州旅舍作《踏莎行》词，有句云“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同是“孤馆”，同为“春归”时刻，同写思归情怀，此词盖作于同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如梦令》（楼外残阳红满）词意图

◎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宋欧阳修《浪淘沙》）

◆孤馆听雨，较洞房雨声，自是不胜情之词，一喜一悲。（明忏花

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难为人语，自有可语之人在。（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深情厚意，言有尽而味自无穷。（同上）

◆上章春半，此章春暮。（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五首细审之，当是一事，皆纪游之作。第一首总述春暮怀人，次首追叙欲别之时，马嘶人起，言送别也。三首绕岸夕阳，言别后也。四首楚天人远，言远去也。与集中《南歌子》词由晓别而远去次第写出，大致相似，但此分为数首耳。五首句最工。结处“绿杨俱瘦”，与首章春暮怀人前后相应（“绿杨俱瘦”，为另一首，起句为“莺嘴啄花红溜”，见《补遗》）。（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阮郎归

褪花新绿渐团枝，扑人风絮飞。秋千未拆水平堤，落红成地衣。

游蝶困，乳莺啼，怨春春怎知。日长早被酒禁持，那堪更别离！

◎地衣：地毯。

◎禁持：摆布。

◆出语新媚，亦复幽奇。（明陆云龙《词菁》）

又

宫腰袅袅翠鬟松，夜堂深处逢。无端银烛殒秋风，灵犀得暗通。

身有恨，恨无穷，星河沉晓空。陇头流水各西东，佳期如梦中。

◎宫腰：细腰。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古乐府《陇头歌辞》）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明沈际飞《续编草堂诗馀》）

◆恐未必“无端”。（《草堂诗馀续集》）

◆“殒”字好。（同上）

◆南唐主语冯延巳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与卿事？”冯曰：“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不可使闻于邻国。”然细看词意，含蓄尚多。至少游“无端银烛殒秋风，灵犀得暗通”、“相看有似梦初回，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则竟为《蔓草》之偕臧、顿丘之执别，一一自供矣。词虽小技，亦见世风之升降，沿流则易，溯洄则难，一入其中，势不自禁。（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词筌》云：词至少游“无端银烛殒秋风”之类，而《蔓草》、顿丘，不惟极意形容，兼亦直认无讳，数语可谓乐而不淫。（清邹祇谟

《远志斋词衷》）

又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红妆饮罢少踟蹰，有人偷向隅。

挥玉筯，洒真珠，梨花春雨馀。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

◆绍圣三年丙子（1096），少游自处州贬徙郴州，途经湖南长沙，词盖作于是时。疑写与长沙义妓分别时情怀。（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潇湘门：指古代长沙之城门。

◎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汉刘向《说苑·贵德》）

◎谁怜双玉筯，流面复流襟。（南朝刘孝威《独不见》）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人人，对于所昵者之称，多指彼美而言。欧阳修《蝶恋花》词："翠被双盘金缕凤，意得前春，有个人人共。"黄庭坚《少年心》词："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玩上各证，知以情语、腻语为多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玉筯"、"真珠"，觉叠；得"梨花雨馀"句，叠正妙。及云"肠已无"，如新笋发林，高出林上。（明沈际飞《续编草堂诗馀》）

◆此等情绪，煞甚伤心。秦七太深刻矣！（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又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少游贬居郴州，亲朋音讯久疏，故词中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据“峥嵘岁又除”句，词盖作于此年除夕。（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丽谯：谯楼，即城门上的更鼓楼。

◎按唐大角曲有《大单于》、《小单于》等曲，今其声犹有存者。（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楼雪初销，丽谯吹罢《单于》晚。（宋吴亿《烛影摇红·上晁共道》）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唐杜甫《倦夜》）

◎鸿雁南翔，不过衡山。盖南地极燠，雁望衡山而止，恶热故也。（宋陆佃《埤雅·释鸟》）

◎昭帝即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汉书·苏武传》）

◎和，犹连也。秦观《阮郎归》词：“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言连传书之雁亦无有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衡郴皆楚湘地，故曰湘。伤心！（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此首述旅况，亦极凄惋。上片，起言风雨生愁，次言孤馆空虚。“丽谯”两句，言角声吹彻，人亦不能寐。下片，“乡梦”三句，抒怀乡怀人之情。“岁又除”，叹旅外之久，不得便归也。“衡阳”两句，更伤无雁传书，愁愈难释。小山云：“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与此各极其妙。（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四十九岁在郴州，作《阮郎归》“湘天风雨破寒初”及《踏莎行》“雾失楼台”，作者千回百折之词心，始充分表现于行间字里，不辨是血是泪。（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满庭芳

北苑研膏，方圭圆璧，万里名动京关。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尊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纤纤捧，香泉溅乳，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一觞一咏，宾有群贤。便扶起灯前，醉玉颓山。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

◆此首咏茶，似元祐间作于汴京。北苑茶系贡品，而“金缕鹧鸪斑”云云，亦为皇帝致祭南郊后分赐之物。少游供职秘书省期间，尝有《进南郊庆成诗并表》，虽不一定获享分赐之茶，然亦不妨发之于吟咏。又少游《有茶》诗：“上客集堂葵，圆月探奁盝。玉鼎注漫流，金碾响文竹。侵寻发美鬯，猗狔生乳粟。”与词之上阕相近，盖为同时之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龙焙，每岁造贡茶之处。……其实北苑茶山，乃凤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贞元中，常衮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之，谓之研膏茶。（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画墁录》）

◎方圭圆璧：宋时茶饼多制为方形或圆形，故诗人多以圭、璧喻之。

◎碎身粉骨：指茶叶被研成碎末。宋时沏茶，先行研碎，故云。

◎碎身粉骨方馀味，莫厌声喧万壑雷。（宋黄庭坚《奉同六舅尚书

咏茶碾煎烹三首》其一）

◎凌烟：指古代绘有功臣画像的凌烟阁。

◎尊俎：指酒或筵席，此处谓茶能解酒。

◎饮真茶，令人少眠睡。（《博物志》）

◎开拓愁边：茶能消愁。

◎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唐皮日休《煮茶》）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直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宋欧阳修《归田录》）

◎鹧鸪斑：谓沏茶后碗面呈现之斑点。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王孙果以为病，乃厚给文君。……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西京杂记》）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嵇叔夜（康）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豫章先生少时，尝为茶词，寄《满庭芳》云：“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深罗细，琼蕊冷生烟。一种风流气味，如甘露，不染尘烦。纤纤捧，冰甆弄影，金缕鹧鸪斑。　　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惊鹭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袖，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窗前。”其后增损其词止咏建茶云（词略），词意益工也。后山陈无己同韵和之云：“北苑先春，琅函宝韫，帝所分落人间。绮窗纤手，一缕破双团。云里游龙舞凤，香雾霭、飞入琱盘。华堂静，松风云竹，金鼎沸潺湲。　　门阑车马动，浮黄嫩白，小袖高鬟。便胸臆轮囷，肺腑生寒。唤起谪仙醉倒，翻湖海、倾写涛澜。笙歌散，风帘月幕，禅榻鬓丝斑。”（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少游夫妇不减赵明诚，固应深谙茶味与赌茗之乐。（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满庭芳》尽推少游之作。少游夫人《咏茶》一首，传者多讹，今为正之云：“北苑龙团，江南鹰爪，万里名动京关。碾轻罗细，琼蕊暖生烟。一种风流臭味，如甘露，不染尘凡。纤纤捧，冰瓷莹玉，金缕鹧鸪斑。”旧词“北苑春风，方圭圆璧”，虽用故实，而多庸腐；即苦心作“碎身粉骨，功合上凌烟”，亦是小家气象。惟“樽俎风流战胜，降春睡、开拓愁边”二语差当。而“熬波溅乳”，实不及“冰瓷莹玉”更为落句地也。况后段又用“搜搅胸中万卷，还倾动三峡词源”乎？更为纪之云：“相如方病酒，银瓶蟹眼，波怒涛翻。为扶起尊前，醉玉颓山。饮罢风生两腋，醒魂到明月轮边。归来晚，文君未寝，相对小妆残。”（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案此黄庭坚词，见彊村本《山谷琴趣外编》。《能改斋漫录》云山谷少时尝作茶词，调寄《满庭芳》。其后增损前词，止咏建茶，即此词也。并有陈后山同韵和词。据此则为黄词明甚。《淮海词》收之，毛本《山谷词》删之，并误。（唐圭璋《宋词四考》）

◆此词关涉秦、黄、陈三位作者，吴曾所记，乍看似有理。然从版本角度考虑，当以秦作为是。秦词见宋干道癸巳（1173）高邮军学刻《淮海居士长短句》，而《能改斋漫录》刻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间，不久即遭焚毁，至绍熙元年（1190），京镗重刊，已为删存之本，而今见之本，又非其旧，故不足信，似以未经焚毁，现存日本之干道本为准。吴曾与唐老之说，录以备考。（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又

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

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凭栏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

◆元丰二年己未（1079）岁暮，少游自会稽还乡后，“杜门却扫，日以文史自娱，时复扁舟，循邗沟而南，以适黄陵。”（见与李乐天简）本篇“豆蔻梢头”二句，借喻扬州冶游生活；而上阕所写景物，亦与扬州有关，词盖作于次年春季。（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唐杜甫《城西陂泛舟》）

◎秦筝：类似瑟的弦乐器，相传为秦时蒙恬所造，故名。

◎蓬瀛：蓬莱、瀛洲，传说中的海上仙山。此处借指冶游之地。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唐杜牧《赠别》）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芜城：指扬州。

◎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宋王琪《题九曲池》）

◆秋千外，东风里，字字奇巧。疏烟淡日，此时之情还堪远眺否？（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就暗中描出春色，林峦欲滴。就远处描出春情，城郭隐然如无。（同上）

◆秦少游《满庭芳》“晚色云开”，今本误作“晚兔云开”，不通。维扬张綖刻《诗馀图谱》，以意改“兔”作“见”，亦非。按《花庵词选》作“晚色云开”，当从之。（明杨慎《词品》）

◆景胜于情。（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秋千外、绿水桥平”，又“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淡语之有情者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敖陶孙评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其在于词，正相宜耳。（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兔”字不通，张世文改为“见”，今从《词选》“色”字为优。据诸本，首云“晚色”，末云“淡月”。《词选》首云“晓色”，末云“淡日”。细味词中“玉辔红缨”等，岂晚来事？悉从词选。（上片）悠澹语，不觉其妙而自妙。“微映百层城”，景亦不少；“寂寞”句，感慨过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满庭芳》填词易俗，乃深秀如许。（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

◆此必少游被谪后作。雨过还晴，承恩未久也。燕蹴红英，喻小人之谗构也。榆钱，自喻也。绿水桥平，喻随所适也。朱门、秦筝，彼得意者自得意也。前一阕叙事也，后一阕则事后追忆之词。“行乐”三句，追从前也。“酒空”二句，言被谪也。“豆蔻”三句，言为日已久也。“凭栏”二句结。通首黯然自伤也，章法极绵密。（清黄苏《蓼园词选》）

◆（上片）君子因小人而斥。“秋千”二句，一笔挽转。“结处”应首句，不忘君子也。（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晚色云开”三句，天气。○“高台芳榭”四句，景物。○“东风里”三句，渐说到人事。“珠钿翠盖”二句，会合。○“渐酒空金榼”四句，离别。○“疏烟淡日”二句，与起处反照作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前写景，后写情。流利轻圆，是其制胜处。（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茶词

雅燕飞觞，清谈挥麈，使君高会群贤。密云双凤，初破缕金团。窗外炉烟似动，开瓶试、一品香泉。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

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阑。点上纱笼画烛，花骢弄、月影当轩。频相顾，馀欢未尽，欲去且留连。

◆元丰二年己未（1079），少游在会稽，常与郡守程公辟燕集，其《会蓬莱阁》诗云：“冠裳盖坐洒清风，轩外时闻韵箨龙。人面春生红玉液，银盘烟覆紫驼峰。”《再赋流觞亭》诗云：“月下佩环声更好，应容挥麈伴公听。”词咏“雅燕飞觞，清谈挥麈，使君高会群贤”，当作于此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名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群鹿随之，皆看麈所往，随麈尾所转为准。”今讲僧执麈尾拂子，盖象彼有所指挥故耳。”（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释藏音义指归》）

◎王夷甫（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使君：此处当指会稽郡守程公辟师孟。

◎丁晋公（谓）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岁贡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为小团，其饼迥加于大团。熙宁末，神宗有旨下建州制密云龙，其饼又加于小团。”（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引《画墁录》）

◎缕金团：即用金丝或金花包装之茶饼。参见《满庭芳》（北苑研

膏）注。

◎玉尘：形容研碎的茶末。宋人饮茶，均先行碾碎。

◎紫瓯：紫砂茶盂。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花也。”（《南史·齐东昏侯纪》）

◎云破月来花弄影。（宋张先《天仙子·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桃源忆故人

玉楼深锁薄情种，清夜悠悠谁共。羞见枕衾鸳凤，闷即和衣拥。

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窗外月华霜重，听彻《梅花弄》。

◎严城：指险峻的城垣。严，通岩。

◎听彻，听毕。曲终谓之彻。

◆自是凄冷。（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不解衣而睡，梦又不成，声声恼杀人。（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形容冬夜景色恼人，梦寐不成。其忆故人之情，亦辗转反侧矣。（同上）

◆词人用语助入词者甚多，入艳词者绝少。惟秦少游“闷则和衣拥”，新奇之甚。用“则”字亦仅见此词。（清彭孙遹《金粟词话》）

◆彭骏孙《金粟词话》云“词人用语助（略）……”按此乃少游恶劣语，何新奇之有？至用“则”字入词，宋人中屡见，“拚则而今拚了，忘则怎生便忘得”；又“忆则如何不忆”之类，亦岂谓之仅见！董文友词云：“暗笑那人知未，薄幸从前既。”押“既”字稳而有味，似此方可谓用语助入艳词者。（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观词集卷下

调笑令　王昭君

回顾，汉宫路，捍拨檀槽鸾对舞。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偷弹玉筯。未央宫殿知何处？目送征鸿南去。

◆《调笑令》十首并诗，皆受北宋汴京民间乐曲影响。《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徐案：早在元祐年间，京师即有一种演唱形式，谓之《调笑转踏》，自宫廷传至民间。宋曾慥《乐府雅词》卷上首录此调，有《引》云：“九重传出，以冠于篇首，诸公《转踏》次之。”近人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四章据吴自牧《梦粱录》云：“北宋之《转踏》，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此十首以一诗一词相间，亦每首咏一事，共咏十事，其体式即当时流行于汴京之《调笑转踏》，故王国维又云：“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谓之《转踏》，亦谓之《缠达》……其曲调唯《调笑》一调用之最多。”此十首似为适应艺人演唱要求而作。时间当在元祐五年（1090）至七年（1092）少游供职于秘书省期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词前诗曰：“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玉容寂寞花无主，顾影低徊泣路隅。行行渐入阴山路，目送征鸿入云去。独抱琵琶恨更深，汉宫不见空回顾。”

◎（王）昭君，字嫱，南郡（今湖北秭归）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传》）

◎金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所以捍护其拨也。（唐李贺《春怀引》“蟾蜍碾玉挂明弓，捍拨装金打仙凤。”王琦注引《海录碎事》）

◎檀槽，谓以紫檀木所为之琵琶槽。

◎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唐张籍《宫词》）

◎未央宫殿西汉宫殿。故址在今陕西西安西北。

◎愿假飞鸿翼，乘之以遐征。飞鸿不我顾，伫立以屏营。（晋石崇《王明君辞》）

◆前数行，疑是元人宾白所自始。被之管弦，竟是董解元（指《西厢记诸宫调》数段）。（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毛西河词话谓：“赵德麟令畤作《商调》鼓子词（指《蝶恋花》），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雅府乐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调笑转踏》，前有致语，末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王国维《戏曲考原》）

又　乐昌公主

辇路，江枫古，楼上吹箫人在否？菱花半壁香尘污，往日繁华何处？旧欢新爱谁是主，啼笑两难分付。

◆词前诗曰：“金陵往昔帝王州，乐昌主第最风流。一朝隋兵到江上，共抱恓恓去国愁。越公万骑鸣箫鼓，剑拥玉人天上去。空携破镜望红尘，千古江枫笼辇路。”

◎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傥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唐孟棨《本事诗·情感》）

◎辇路：辇道，此指乐昌公主被掳北去车辆经行之路。

◎箫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

凰飞去。”（《列仙传》。此以吹箫人指代徐德言。）

◎旧说镜谓之菱华，以其面平，光影所成如此。（宋陆佃《埤雅·释草》）

◎旧欢，指前夫徐德言；新爱，指杨素。参见前注。

又　崔徽

翡翠，好容止，谁使庸奴轻点缀。裴郎一见心如醉，笑里偷传深意。罗衣中夜与门吏，暗结城西幽会。

◆词前诗曰：“蒲中有女号崔徽，轻似南山翡翠儿。使君当日最宠爱，坐中对客常拥持。一见裴郎心似醉，夜解罗衣与门吏。西门寺里乐未央，乐府至今歌翡翠。”

◎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蒲州，与徽相从累月。敬中使还，崔以不得从为恨，因而成疾。有丘夏善写人形，徽托写真寄敬中曰：“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且为郎死。”发狂卒。

崔徽本不是倡家，教歌按舞娼家长。使君知有不自由，坐在头时立在掌。有客有客名丘夏，善写仪容得艳姿。为徽持此谢敬中，以死报郎为终始。（《全唐元稹《崔徽歌并序》）

◎翡翠，形小不盈握，一种二色：翡，赤羽；翠，青羽。（《格物论》。翡翠，即翡翠鸟。）

◎门吏：指蒲州门吏。

又　无双

相慕，无双女，当日尚书先曾许。王郎明俊神仙侣，肠断别离情苦。数年睽恨今复遇，笑指襄江归去。

◆词前诗曰：“尚书有女名无双，蛾眉如画学新妆。姊家仙客最明俊，舅母唯只呼王郎。尚书往日先曾许，数载睽违今复遇。闻说襄江二十年，当时未必轻相慕。”

◎无双：唐人小说中人名。据薛调《无双传》：建中时中朝臣刘震之女名无双。震有姊寡居，携甥王仙客住于舅家。震之妻常戏呼仙客为王郎子。仙客之母临终时乞以无双归仙客，震许之。母死，仙客扶榇归葬于襄邓。未几，逢朱泚之乱，震以受伪命处极刑，无双没入掖庭，押赴陵园，赐药令自尽。仙客闻讯，求计于古押衙，得其帮助，无双复活，相携逃归襄江，夫妇偕老。（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尚书：指刘震，时任尚书租庸使。

又　灼灼

肠断，绣帘卷，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莫遣恩迁情变。红绡粉泪知何限？万古空传遗怨。

◆词前诗曰：“锦城春暖花欲飞，灼灼当庭舞《柘枝》。相君上客河东秀，自言那复傍人知。妾愿身为梁上燕，朝朝暮暮长相见。云收月堕海沉沉，泪满红绡寄肠断。”

◎灼灼，锦城官妓也，善舞《柘枝》，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每遣人以软红绡聚红泪为寄。（宋张君房《丽情集》）

◎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五代冯延巳《长命女》）

又　盼盼

恋恋，楼中燕，燕子楼空春日晚。将军一去音容远，空锁楼中深怨。春风重到人不见，十二阑干倚遍。

◆词前诗曰：“百尺楼高燕子飞，楼上美人颦翠眉。将军一去音容远，只有年年旧燕归。春风昨夜来深院，春色依然人不见。只馀明月照孤眠，唯望旧恩空恋恋。”

◎徐州故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缋之访予，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缋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

◎将军：指尚书张愔。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唐白居易《燕子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宋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阑杆头。阑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乐府诗集·西洲曲》）

又　莺莺

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亸钗横金凤。

◆词前诗曰：“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树动。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莺莺：崔莺莺与张生故事，出自唐元稹《会真记》：贞元中，故崔相国之女莺莺，随母归长安，路出蒲州，止于普救寺之西厢。有张生者游于蒲，亦止于该寺。时军人扰攘，崔氏不安，张生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兵去，崔母设宴致谢，令莺莺出拜。张生自是惑之，缀春词二首，托崔氏婢红娘转达。莺莺报以诗笺，约其相会；及至，却又严词拒绝。张生自失者久之。忽一日，红娘陪莺莺来，与之幽会。如是者几一月。崔母觉之，拷红得实，令张赴试，怏怏而别。元稹尚有《续会真诗》三十韵、另唐人杨巨源有《崔娘诗》、李绅有《莺莺歌》、宋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十二首、金董解元有《西厢记诸宫调》、元王实甫有《西厢记》杂剧，蔚为乐府盛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河桥：《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桥”正义：“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故址在今山西永济西蒲州与陕西大荔东大庆关之间黄河上。

◎兵乱：《会真记》云：“是岁，浑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于军，军人因丧而扰，大掠蒲人。”萧寺，宋程大昌《演繁露》卷

六：“《国史补》曰：‘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帛大书“萧”字，至今一字犹在。……’案：此则萧寺者乃因‘萧’字而名也。《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如智法师》曰：‘前日过萧寺，看师上法筵。’则是概以僧寺为萧寺。”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会真记》）

◎困弹：疲惫，萎靡。

又　采莲

柳岸，水清浅，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妆面，《水调》空传幽怨。扁舟日暮笑声远，对此令人肠断。

◆词前诗曰：“若耶溪边天气秋，采莲女儿溪岸头。笑隔荷花共人语，烟波渺渺荡轻舟。数声《水调》红娇晚，棹转舟回笑人远。肠断谁家游冶郎，尽日踟蹰临柳岸。”

◎采莲：曲名，原为乐府旧题，始自梁武帝《江南弄》七首中之《采莲曲》，后世依题作辞者甚多，多写若耶溪越女采莲生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四六《乐考》谓《采莲》宋时隶教坊舞队，舞女“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戴云鬟髻，乘彩船，执莲花”。此篇本于李白《采莲曲》：“若耶溪旁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袖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又　烟中怨

眷恋，西湖岸，湖面楼台侵云汉。阿溪本是飞琼伴。风月朱扉斜掩。谢郎巧思诗裁剪，能动芳怀幽怨。

◆词前诗曰："鉴湖楼阁与云齐，楼上女儿名阿溪。十五能为绮丽句，平生未解出幽闺。谢郎巧思诗裁剪，能使佳人动幽怨。琼枝璧月结芳期，斗帐双双成眷恋。"

◎烟中怨：唐人传奇名。沈亚之《湘中怨》有序云："《湘中怨》者，事本怪媚，为学者未尝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寤。"并自撰《解》云："因悉补其词，题之曰《湘中怨》，盖欲使南昭嗣《烟中志》为偶倡也。"《烟中怨》即指昭嗣此作。昭嗣，名卓，著有《羯鼓录》，其《烟中怨》本事，见《嘉泰会稽志》卷十九："越渔者杨父，一女，绝色，为诗不过两句。或问：'胡不终篇？'曰：'无奈情思缠绕，至两句即思迷不继。'有谢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谢曰：'谚云：少女少郎，相乐不忘；少女老翁，苦乐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词多两句，子能续之，称其意，则妻矣。'示其篇曰：'珠帘半床月，青竹满林风。'谢续曰：'何事今宵景，无人解与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后七年，春日，杨忽题曰：'春尽花宜尽，其如自是花！'谢曰：'何故为不祥句？'杨曰：'吾不久于人间矣。'谢续曰：'从来说花意，不过此容华。'杨即瞑目而逝，后一年，江上烟花溶曳，见杨立于江中，曰：'吾本水仙，谪居人间；后傥思之，即复谪下，不得为仙矣。'"明钞本《绿窗新话》亦载此事，然极简略。少游此词略加变化，将越溪渔者杨氏女取名为阿溪。（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西湖：指鉴湖西部。

◎飞琼：仙女名。

◆此事（指《烟中怨》本事）甚僻。（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离魂记》

心素，与谁语？始信别离情最苦。兰舟欲解春江暮，精爽随君归去。异时携手重来处，梦觉春风庭户。

◆词前诗曰："深闺女儿娇复痴，春愁春恨那复知？舅兄唯有相拘意，暗想花心临别时。离舟欲解春江暮，冉冉香魂逐君去。重来两身复一身，梦觉春风话心素。"

◎《离魂记》：唐人传奇名，陈玄佑撰。其故事略谓：天授三年，张镒官于衡州，有女名倩娘，甥名王宙。宙幼聪慧，美容范，镒尝许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窃慕于心。然镒却以倩娘另许他人，女闻而抑郁。宙亦恚恨，托言赴京，买舟遽行。夜半，忽闻岸上有一行声甚疾，须臾至船，乃倩娘之魂。相与远遁，居蜀五年，生二子。倩娘思亲，俱归衡州。宙先至舅家，首谢其事。镒大惊。初，以其女固在闺中，病数年，未尝离也。遂遣人至舟中探视，果见一倩娘。室中女闻之，喜而起，魂与体遂合而为一。（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左传》昭公七年。孔颖达疏："精亦神也，爽亦明也；精是神之未着，爽是明之未昭。"此处指倩娘魂魄。）

◆高耻庵所列丽句，原系天壤间有限之语，然古今人必以此为矜新显异者，自一字至四字为"字"，自五字至十五字为"句"。凑合不同，工力各别，特拈之不嫌其复也。至十六字，则成小令矣。"丝雨湿流光"：周晋仙谓《花间集》只有"丝雨湿流光"五字。……"心素，与谁语"，秦

观《古调笑》句。“朝雨，湿愁红”，温庭筠《荷叶杯》句。（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虞美人

高城望断尘如雾，不见联骖处。夕阳村外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琼枝玉树频相见，只恨离人远。欲将幽恨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

◆少游于元丰三年庚申（1080）暮春南游扬州。词中所谓“高城”，当指扬州；所谓“归舟”，当指词人返回高邮之船；而频频回首，所眷念者，盖昔日曾与“联骖”之旧游也。词中所写景色，亦与所游之时相合。（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联骖：犹并辔而行。

◎扬州北十五里，有湾头镇。（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扬州府》）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并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

又

碧桃天上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一枝如画为谁开？

轻寒细雨情何限！不道春难管。为君沉醉又何妨，只怕酒醒时候断人肠。

◆宋杨偍《古今词话》云：“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妓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拚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词曰（略）。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唐圭璋《词话丛编》本案：“《绿窗新话》引上节不注所本，以他节例之，知即从《古今词话》出也。”据此可证此词作于元祐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唐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

◎不道，犹云不知也；不觉也；不期也。李白《幽州胡马客歌》：“虽居燕支山，不道朔雪寒。”言不知朔雪寒也。……欧阳修《玉楼春》词：“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易老。”言不知人已渐老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上阕）崔护《桃花》诗旨。（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抑扬百感。（同上）

又

行行信马横塘畔，烟水秋平岸。绿荷多少夕阳中，知为阿谁凝恨背西风？

红妆艇子来何处？荡桨偷相顾。鸳鸯惊起不无愁，柳外一双飞去却回头。

◆元丰二年已未（1079），少游南游会稽，有《游龙门山次程公韵》诗，云："路转横塘入乱峰，遍寻潇洒兴无穷。"《游鉴湖》诗云："画舫珠帘上缭墙，天风吹到芰荷乡。"所写景物，与词境相似，盖为同时之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堤岸高厚，则水不能为害而可使趋于江也。（《吴郡图记续记》"治水"）

◎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唐杜牧《齐安郡中偶题二首》）

◎阿谁：何人。

◎凝恨，恨之不已，犹云积恨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柳外飞来双羽玉，弄晴相对浴。（《唐韦庄《谒金门》）

点绛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

烟水茫茫，千里斜阳暮。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

◆此首兼咏刘晨、阮肇误入桃源及陶渊明《桃花源记》故事，参见《鼓笛慢》词注，疑绍圣二年乙亥（1095）贬居处州时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如画。（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又

月转乌啼，画堂宫徵生离恨。美人愁闷，不管罗衣褪。

清泪班班，挥断柔肠寸。嗔人问，背灯偷揾，拭尽残妆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销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品令

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恰而今、较些不？

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肐织！衡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

◆《词律》卷五杜文澜补注：“按此调多作俳词，故为彼时歌伶语气，多用入声。”徐案：此调《全宋词》中以欧阳修“渐素景”一首为最早，此二首风格似之，然皆以高邮方言写艳情，疑神宗熙宁年间乡居之时为应歌而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幸自得：犹本来是。

◎索强，犹云赛强或争强也，亦可作恃强解。秦观《品令》词：“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毛滂《浣溪沙》“咏梅”词：“月样婵娟雪样清，索强先占百花春。”……皆其例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难吃：难受。

◎恶：气恼、烦闷。

◎较些不：犹今语好些不。

◎啜持：哄骗。

◎肐织，意犹多曲折，不顺遂。

◎衝，犹尽也；纯也。其作尽义者，秦观《品令》词："衝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言尽赖着脸儿得人爱也。放软顽，犹云撒娇。（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第二、三句，似石（孝友）词，"恶了"比前多二字，较全（清万树《词律》）。

◆秦少游《品令》后段云："须管啜持教笑，又也何须肐织。衝倚赖、脸儿得人惜。放软顽，道不得。"肐织、衝、倚赖，皆俳语。（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又

掉又𡣕，天然个品格，于中压一。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

每每秦楼相见，见了无门怜惜。人前强、不欲相沾识，把不定、脸儿赤。

◎掉又𡣕：宋时方言。此言女子姿态妖娆。

◎压一，压倒一切之意，犹云第一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秦楼：借指妓院。

◎沾识：犹言沾惹、接近。

◎把不定：未被聘定。

◆秦少游《品令》“棹又𡣕，天然个品格”，此正秦邮土音，用“个”字作语助，今秦邮人皆然也。《三百篇》如“其虚其邪，狂童之狂也且”，古人自操土音，北宋如秦柳，尚有此种。南宋姜白石、张玉田一派，此调不复有矣。（清焦循《雕菰楼词话》）

◆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偶检唐宋人词，如杜安世《贺圣朝》用计（霁）、媚（寘）、待（贿）、爱（队）……秦观《品令》用得、织（职）、吃（锡）、日（质）、不（物）、惜（陌）……秦观《品令》云：“棹又𡣕，天然个品格，于中压一。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凡此皆用当时乡谈里语，又何韵之有？（同上）

◆《品令》出以调笑口吻，表现一副娇憨情形，而又多用俚语方言，与山谷艳词相类。其必为少年应歌之作。（龙榆生《苏门四学士·秦观》）

南歌子

玉漏迢迢尽，银潢淡淡横。梦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邻鸡催起怕天明。

臂上妆犹在，襟间泪尚盈。水边灯火渐人行，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高斋诗话》云：“少游在蔡州……又《赠陶心儿》词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谓‘心’字也。”案少游于元祐元年丙寅（1086）任蔡州教授，至五年入京，词盖作于是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银潢：银河。

◆又《赠陶心儿》“一钩残月带三星”，亦隐“心”字。山谷赠妓词：“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添心？”亦隐“好闷”二字云。（明杨慎《词品》）

◆“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对此则丑。（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秦淮海“天外一钩残月照三星”，只作晓景，佳！若指为心儿谜语，不与“女边着子，门里挑心”同堕恶道乎？（清沈谦《填词杂说》）

◆少游赠歌妓陶心儿《南歌子》词云（略）。末句暗藏“心”字，子瞻诮其恐为他姬厮赖也。（清徐釚《词苑丛谈》）

◆词中如“玉佩丁东”，如“一钩残月带三星”，子瞻所谓恐他姬厮

赖，以取娱一时可也。乃子瞻《赠崔廿四》，全首如离合诗，才人戏剧，兴复不浅。（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以人名字隐寓词中，始于少游之“一钩斜月带三星”，“小楼连苑横空”。无名氏之“梦也有头无尾”，虽游戏笔墨，亦自有天然妙合之趣。（清郭麐《灵芬馆词话》）

◆（结句）双关巧合，再过则伤雅矣。（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秦少游赠陶心儿《南歌子》“天外一钩残月挂三星”，黄山谷《两同心》词“你共人女边着子，争知我门里挑心”，又《少年心》词“似合欢桃核，真堪人恨，心儿里有两个人人”，皆谜语也。《云溪友议》载晋公弟子裴諴与温岐为友，裴有《南歌子》云……二人又为《新添杨柳枝》词，饮筵竞唱其词而打令也……知秦黄之词，盖有所本。（冒广生《冒鹤亭词曲论文集·疚斋词论》）

◆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如忠国师云：“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镰。”（《五灯会元》卷三）大同禅师云：“依稀似半月，仿佛若三星”（《五灯会元》卷十六），皆模状心字也。秦少游赠妓陶心儿词则云：“一钩斜月带三星”。《稗海》本《泊宅编》卷上极称东坡赠陶心儿词“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当户照绸缪”，以为善状物，盖不知有所本也。（钱锺书《谈艺录》）

又

愁鬓香云坠，娇眸水玉裁。月屏风幌为谁开？天外不知音耗百般猜。

玉露沾庭砌，金风动琯灰。相看有似梦初回，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

◆少游元祐四年（1089）在蔡州有《赠女冠畅师》诗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里寒玉。飘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桐江诗话》载其事："畅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为黄冠者十之八九。时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诗云……（略）"此词所咏与之有相似处，盖作于同时。（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月幈风幌：屏风窗帘。

◎琯灰，亦称葭灰，古代用以预测节气。据《后汉书·律历志》，烧葭成灰，置于律管内，至相应节气，葭灰即从律管内自行飞出，从而知节令。

◆相看又恐去，未去先问来，宛女子小声轻哰。（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又

香墨弯弯画，燕脂淡淡匀。揉蓝衫子杏黄裙，独倚玉阑无语点檀唇。

人去空流水，花飞半掩门。乱山何处觅行云？又是一钩新月照黄昏。

◎揉蓝：蓝色。

临江仙

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

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云：“庐山郏亭湖庙甚灵，能分风送往来之舟。秦少游南迁宿其下，登岸纵望久之，归卧舟中，闻风声，侧枕视微波，月影纵横，追绎昔尝宿垂云老惜竹轩，见西湖月色如此，遂梦美人自言维摩诘散花天女也，以维摩诘像来求赞。少游爱其画，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诗戏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风浦，何似秋眠惜竹轩？闻道诗词妙天下，庐山对面可无言？’少游梦中题其像曰……”此词云“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又云“遥闻妃瑟泠泠”，意境相似。据秦《谱》，绍圣三年丙子（1096），少游自处州南徙郴州，词似作于舟经潇湘途中。（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挼蓝：形容江水的清澈。

◎月映长江秋水，分明冷浸星河。（五代欧阳炯《西江月》）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楚辞·远游》）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唐钱起《湘灵鼓瑟》诗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秦少

游尝用以填词云（词略）。滕子京亦尝在巴陵，以前两句填词云："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芷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潭守宴客合江亭，时张才叔在座，令官妓悉歌《临江仙》。有一妓独唱两句云："微波浑不动，冷浸一天星。"才叔称叹，索其全篇。妓以实语告之："贱妾夜居商人船中，邻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樯而歌，声极凄怨。但以苦乏性灵，不能尽记。但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记之。"太守许焉。至夕，乃与同列饮酒以待。果一男子，三叹而歌。有赵琼者，倾耳堕泪曰："此秦七声度也！"赵善讴，少游南迁，经从一见而悦之。商人乃遣人问讯，即少游灵舟也。其词曰：（略）崇宁乙酉，张才叔过荆州，以语先子，乃相与叹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沉滞恋此坏身，似有物为之。然词语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宋吴炯《五总志》）

◆诗之幽瘦者，宋人均以入词，如"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一联，秦少游直录其语。若是者不少，是在填词家善于引用，亦须融会其意，不宜全录其文。总之，词以纤秀为佳，凡使气、使才，矜奇、矜僻，皆不可一犯笔端。（清杜文澜《憩园词话》）

◆沈作喆《寓简》卷十云：汴京时，有戚里子邢俊臣，"善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调时人之一笑"。如其以"高"字为韵，末句云："巍峩万丈与天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又以"陈"字为韵，词末云："远来犹自忆梁陈。江南无好物，聊赠一枝春。"又押"诗"字韵，词末云："用心勤苦是新诗。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髭。"其实，略早于少游的晏幾道，所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上结即用五代翁宏《春残》诗句："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

飞。”于是渐成惯例。少游与滕宗谅作此调，亦用唐诗为结句，虽不谑，然亦当时风气使然耳。（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又

髻子偎人娇不整，眼儿失睡微重。寻思模样早心忪。断肠携手，何事太匆匆。

不忍残红犹在臂，翻疑梦里相逢。遥怜南埭上孤篷。夕阳流水，红满泪痕中。

◆此词似为忆内而作。词中“南埭”，系指召伯埭（今江苏江都邵伯），因在词人故里高邮之南，故称南埭。少游有《次韵子由召伯埭见别诗》三首，第一首有句云：“召伯埭南春欲尽，为公重赋《畔牢愁》。”绍圣元年甲戌（1094），少游出为杭州通判，途经邗沟，是时盖与家人告别，事后忆及此情此景，感而赋此。（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忪，心动不定，惊也，遑遽也。（《玉篇》）

◎还作江南梦，翻疑梦里逢。（唐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

◆（起句）两句佳人之神。（结句）自饶花色。（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好事近　梦中作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徐案：《苏诗总案》卷四十五载：“本集书秦少游词后云：‘少游昔在虔州尝梦中作词云……’”虔州乃处州之误。少游于绍圣元年贬监处州酒税，至绍圣三年岁暮徙郴州，词盖绍圣三年丙子（1096）春天作于处州。（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夭矫：屈伸自如，多形容纵恣舞动的姿态。

◆秦少游、贺方回相继以歌词知名。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其后迁谪，卒于藤州光华亭上。方回亦有词云：“当年曾到王陵铺，鼓角秋风，千岁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后卒于北门，门外有王陵铺云。（宋赵令畤《侯鲭录》）

◆贺方回初作《青玉案》词，遂知名，其间有云“彩笔新题断肠句”。后山谷有诗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作诗歌送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盖载《青玉案》事。（宋阮阅《诗话总龟》）

◆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非独两人而已，如少游临死作谶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必不至于西方净土。

（宋王铚《默记》）

◆贺方回妙于小词，……山谷尝手写所作《青玉案》者，置之几研间，时自玩味，曰：“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飞鸿去。锦瑟华年谁与度？小桥幽径，绮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空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山谷云此词少游能道之，作小诗曰：“少游醉卧古藤下，无复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而今惟有贺方回。”（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

◆张祜有句云：“故国三千里，深宫十二年。”故杜牧云：“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宫词满六宫。”郑谷亦云：“张生有国三千里，知者唯应杜紫微。”秦少游有词云：“醉卧古藤阴下。”故山谷云：“少游醉卧古藤下……”。正与杜、郑意同。（宋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

◆（过片）偶书所见。（结尾二句）白眼看世之态。酷似鬼词，宜其卒于藤州。（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秦观，字少游，号太虚，淮之高邮人，与苏、黄齐名，尝于梦中作《好事近》一词（略），其后以事谪藤州，竟死于藤，此词其谶乎？少游同时有贺铸，尝作《青玉案》悼之（词略）。山谷有诗云：“少游醉卧古藤下……”（略）秦词世人少知，余尝亲见其墨迹，后有近代刘菊庄题云：“名并苏黄学更优，一词遗墨至今留。无人唤醒藤州梦，淮水淮山总是愁。”亦不胜其感慨，因忆贺、黄二作，并书之。（明郎瑛《七修类稿》）

◆曹唐偶咏“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遂卒于僧舍。少游此词如鬼如仙，固宜不久。（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奇峭。（明陆云龙《词菁》）

◆少游得谪后，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卒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清冯金伯《词苑粹编》）

◆概括一生，结语遂作藤州之谶。造语奇警，不似少游寻常手笔。（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笔势飞舞。（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例如前节所举之《千秋岁》，与下列之梦中作《好事近》（词略），其出笔之险峭，声情之凄厉，较之集中其它诸作，判若两人。此环境之转移，有关于词格之变化者也。（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二《批评之学》）

秦观词集补遗

如梦令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指冷玉笙寒，吹彻《小梅》春透。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此词一作黄庭坚作。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五代冯延巳《谒金门》）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五代李璟《浣溪沙》）

◆意想妙甚，然春柳恐未必瘦。“指冷玉笙寒”二句，翻李后主（按，当是中主）“小楼吹彻玉笙寒”句。（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用字妍巧，寓意咏叹。（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词意图

◆闻笛怀人，似梦中得句来。（同上）

◆琢句奇峭。春柳未必瘦，然易此字不得。（明沈际飞《草堂诗

馀》）

◆美成“晕酥砌玉”，鲁直“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俱为险丽。（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王世贞曰：谢勉仲“染云为幌”，周美成“晕酥砌玉”，秦少游“莺嘴啄花红溜”，蒋竹山“灯摇缥晕茸窗冷”，的是险丽矣，觉斧痕犹在；未若王通叟踏青游诸什，真犹石尉香尘、汉皇掌上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秦少游《如梦令》句，《吹剑录》曰：“咏物形似，而少生动，与‘红杏枝头’费如许气力。”（同上）

◆点景造微入妙。（清秦元庆本《诗馀》）

◆（结句）映起章（指前《如梦令》“门外鸦啼杨柳”）首句，亦申明五、六章之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木兰花慢

过秦淮旷望，迥萧洒，绝纤尘。爱清景风蛩，吟鞭醉帽，时度疏林。秋来政情味淡，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

渔村。望断衡门。芦荻浦，雁先闻。对触目凄凉，红凋岸蓼，翠减汀苹。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

◆据秦《谱》，熙宁九年（1076），少游曾同孙莘老、参寥子访漳南老人于历阳，浴汤泉，游龙洞，谒项羽庙，归时当经秦淮。此词似为归时之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政：通“正”，正是。

◎衡门：横木为门，喻屋之简陋。后指隐者所居。

醉蓬莱

见扬州独有，天下无双，号为琼树。占断天风，岁花开两次。九朵一苞，攒成环玉，心似珠玑缀。瓣瓣玲珑，枝枝洁净，世上无花类。

冷露朝凝，香风远送，信是琼瑶贵。料得天宫有，此地久难留住。翰苑才人，贵家公子，都要看花去。莫吝金钱，好寻诗伴，日日花前醉。

◆此词写扬州琼花。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六谓：“琼花惟扬州后土祠有之，其它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鲜于子骏尝有诗云：‘百蘤天下多，琼花天上希。结根托灵祠，地着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攒万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录》乃云：‘琼花一名玉蕊。’……东坡瑞香词有‘后土祠中玉蕊’之句者，非谓玉蕊花，止谓琼花如玉蕊之白耳。”徐案：元丰三年鲜于子骏为扬州守，待少游以礼，少游为作《扬州集序》，并相与和苏辙《游金山》一诗。此外，《淮海集》中有《次韵蔡子骏琼花》诗，云：“无双亭上传觞处，最惜人归月上时。相见异乡心欲绝，可怜花与月应知。”可证少游曾在扬州无双亭与鲜于子骏宴前赏花，当亦有填词咏琼花之可能；而填词时间，亦可能与鲜于子骏作诗之日相同。故系之于元丰三年（1080）庚申。（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扬州后土祠琼花，天下无二本，绝类聚八仙，色微黄而有香。仁宗庆历中，尝分植禁苑，明年辄枯；遂复载还祠中，敷荣如故。淳熙中，寿皇亦尝移植南内，逾年，憔悴无花，仍送还之。其后，宦者陈源命园丁取孙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则大减矣。（宋周密《齐东野语》）

御街行

银烛生花如红豆。这好事、而今有。夜阑人静曲屏深，借宝瑟、轻轻招手。可怜一阵白蘋风，故灭烛，教相就。

花带雨、冰肌香透。恨啼鸟、辘轳声，晓岸柳，微风吹残酒。断肠时、至今依旧。镜中消瘦。那人知后，怕你来僝僽。

◆此词一作黄庭坚作（《忆帝京》）。

◆赵万里辑本引宋杨偍《古今词话》云："秦少游在扬州刘太尉家，出姬侑觞。中有一姝，善擘箜篌。此乐既古，近时罕有其传，以为绝艺。姝又倾慕少游之才名，偏属意。少游借箜篌观之。既而主人入宅更衣，适值狂风灭烛，姝来且亲，有仓卒之欢，且云：'今日为学士瘦了一半。'少游因作《御街行》以道一时之景。"徐案：少游熙宁年间（1068-1077）常往来于扬州。秦《谱》谓"会苏公自杭倅徙知密州，道经维扬，先生预作公笔语，题于一寺中。公见之大惊，及晤孙莘老，出先生诗词数百篇，读之，叹曰：'向书壁者，必此郎也。'遂结神交"。是时已有才名，且年轻，故可能有此韵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柳永《雨霖铃》）

阮郎归

春风吹雨绕残枝，落花无可飞。小池寒绿欲生漪，雨晴还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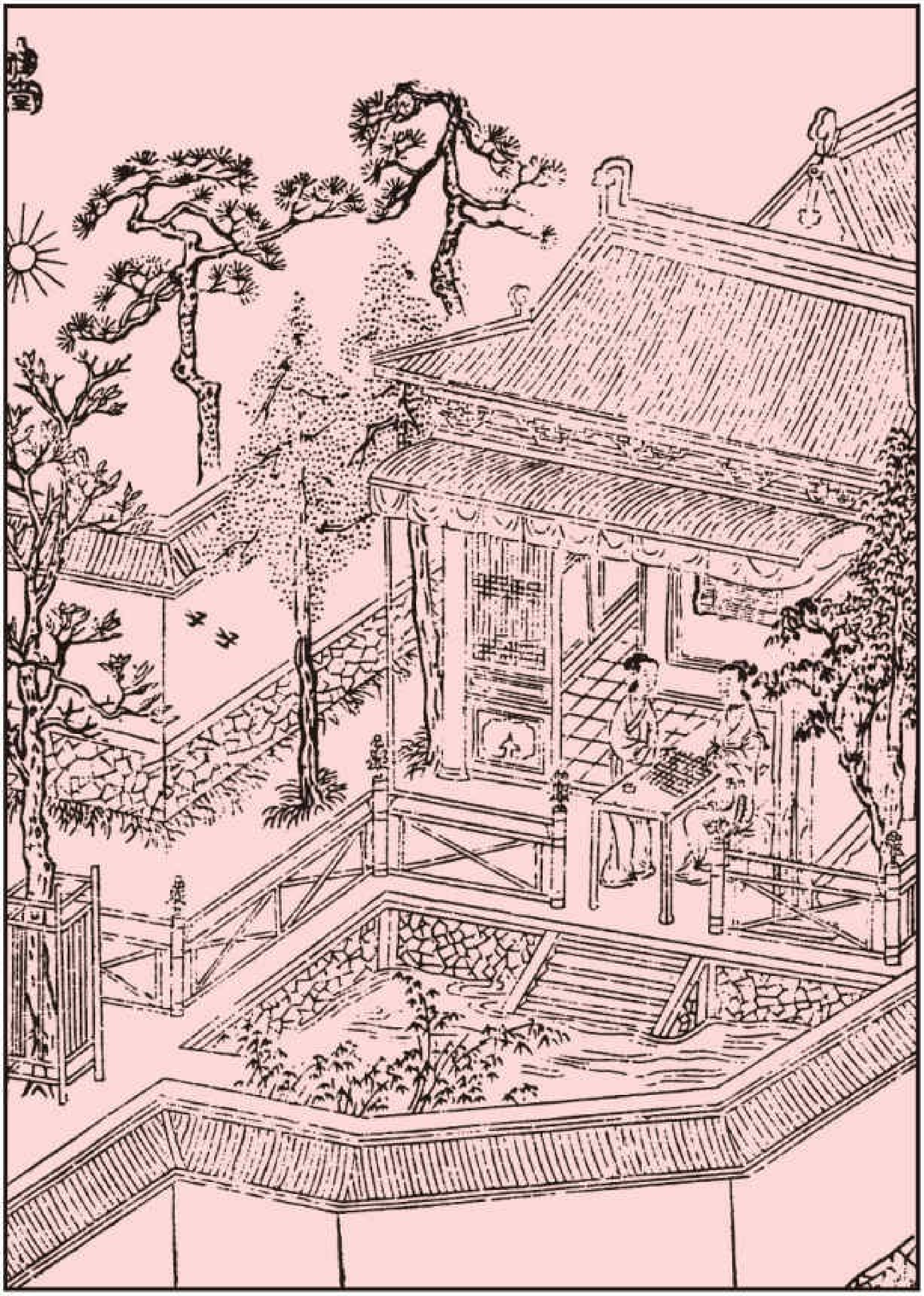
帘半卷，燕双归，讳愁无奈眉。翻身整顿着残棋，沉吟应劫迟。

◎讳愁：谓欲隐瞒内心的痛苦。

◆既已整顿，终不禁应劫之迟，真写生手。应劫，犹言应敌。（《类编草堂诗馀》）

◆眉不掩愁，棋不消愁，愁来何处着？（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讳愁无奈眉”，写想深慧。“翻身”二句，愁人之致，极宛极真。此等情景，匪夷所思。（同上）



《阮郎归》（春风吹雨绕残枝）词意图

◆以春花点春景，以春燕触春情，情景逼真。（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落花归燕，俱是抚景伤情之语。（同上）

◆“讳愁”五字，不知费多少安顿。（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此词疑少游坐党被谪后作，言己被谪而众谤尚交构也。“绕”字有纠缠不已之意。风雨相逼，至无花可飞，则惨悴甚矣。池欲生漪，亦“吹皱一池”之意也。“日西”，言日已暮而时已晚也。整顿残棋而应劫迟，言欲求伸而无心于应敌也。辞旨清婉凄楚。结束“沉吟”二字，妙在尚有含蓄。（清黄苏《蓼园词选》）

◆“东风无气力”，五字妖甚；如“落花无可飞”，便不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满江红　姝丽

越艳风流，占天上、人间第一。须信道、绝尘标致，倾城颜色。翠绾垂螺双髻小，柳柔花媚娇无力。笑从来、到处只闻名，今相识。

脸儿美，鞵儿窄。玉纤嫩，酥胸白。自觉愁肠搅乱，坐中狂客。《金缕》和杯曾有分，宝钗落枕知何日？谩从今、一点在心头，空成忆。

◆《全宋词》列入秦观词，然疑非秦观作。……疑托秦观名义仿作，待考之。（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须信道，犹云须知道也。晏殊《渔家傲》词：“莫惜醉来开口笑。须信道，人间万事何时了。”……凡言须信道，义均同上。（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垂螺：古代女子结发为髻，形似螺壳而下垂。

◎一点：谓一点相思。

◆（下阕）太露，太急！（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画堂春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消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此首别见明刻本《豫章黄先生词》。（《全宋词》）

◎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唐温庭筠《菩萨蛮》）

◆少游《画堂春》“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之句，善于状景物。至于“香篆暗消鸾凤、画屏萦绕潇湘”二句，便含蓄“无限思量”意思。此其有感而作也。（《类编草堂诗馀》引宋杨偍《古今词话》）

◆情景兼至。（明仟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句句写景入画。言少而意甚多。（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以奇才运奇调，堪称奇章。（同上）

◆“杏花零落香”、“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曾觌《阮郎归》词），秦以一句出蓝。“萦绕潇湘”，画中之画。“宝篆烟消鸾凤，画屏云锁潇湘”，亦妙！（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宋人议论拘执，秦观“杏花零落燕泥香”，盖词人数数用之，必欲执无者以概有者，不几乎摇手不得，毋乃太沾滞乎！（清贺裳《载酒园诗话》）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王国

维《人间词话》附陈乃干录自观堂旧藏《词辨》眉批）

◆高丽！直可使耆卿、美成为舆台矣。（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古今词话》云：少游“芳草”、“杏花”二句，善于赋景物；“香篆”、“画屏”二句，便含蓄无限思量之意。此其有感而作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海棠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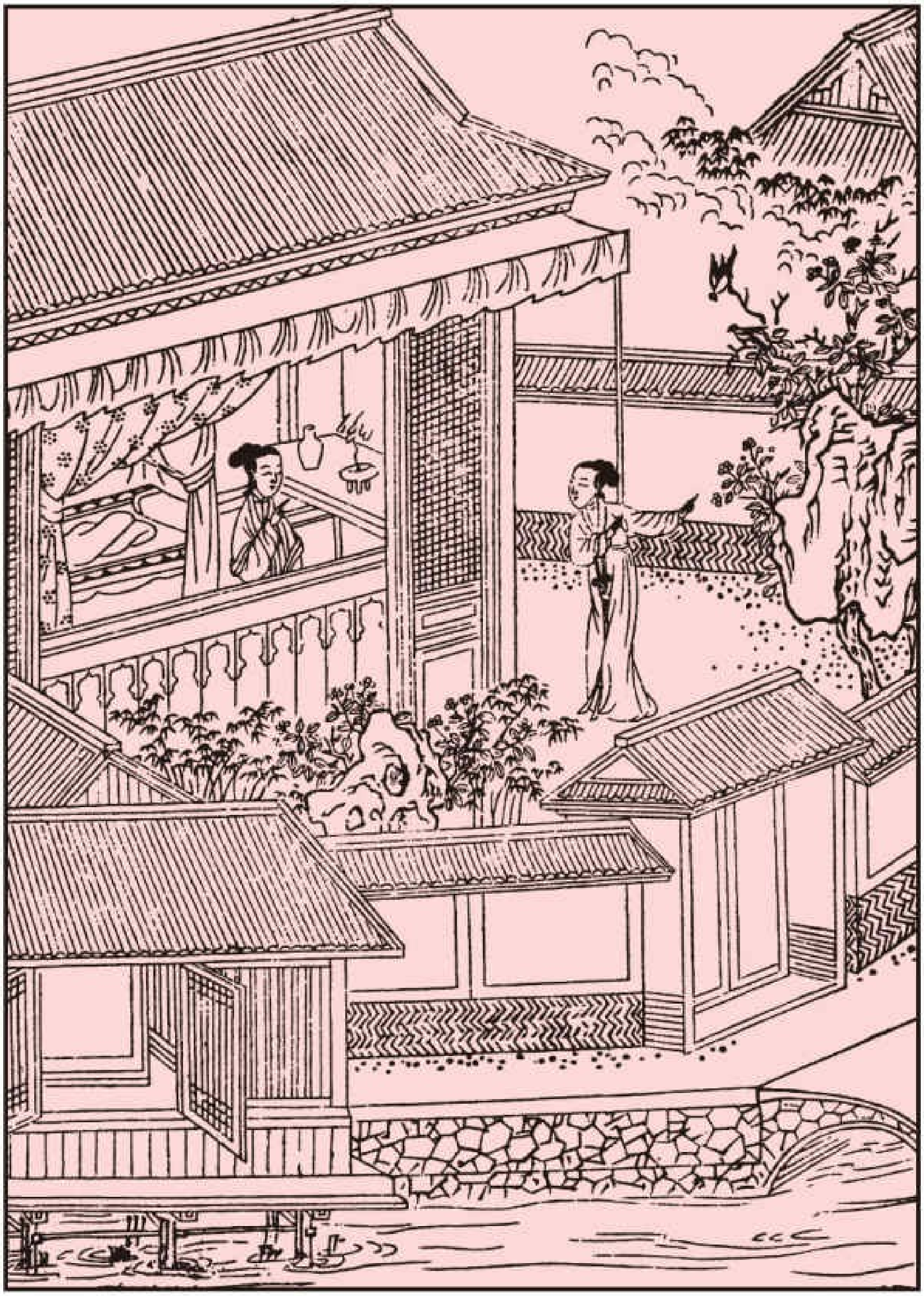
晓莺窗外啼声巧，睡未足、把人惊觉。翠被晓寒轻，宝篆沉烟袅。

宿酲未解，双娥报道，别院笙歌宴早。试问海棠花，昨夜开多少？

◎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唐韩偓《懒起》）

◆“宿酲”承“睡未足”来，何等脉络！（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流莺唤睡，海棠独醒，情景恍在一盼中。（同上）



《海棠春》（晓莺窗外啼声巧）词意图

◆“睡未足”句，终嫌俚浅。（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忆秦娥

暮云碧，佳人不见愁如织。愁如织，两行征雁，数声羌笛。

锦书难寄西飞翼，无言只是空相忆。空相忆，纱窗月淡，影双人只。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

◎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其后又有羌笛。马融《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篴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风俗通义·笛部》）

◎前秦窦滔镇襄阳，与宠姬赵阳台之任，绝其妻苏氏音问。苏悔恨自伤，因织锦回文题诗二百馀首寄滔。滔览锦字，感其妙绝，因具车从迎苏氏。（《说郛》本《侍儿小名录》）

◆结语简隽。（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菩萨蛮

金风蔌蔌惊黄叶，高楼影转银蟾匝。梦断绣帘垂，月明乌鹊飞。

新愁知几许？欲似柳千缕。雁已不堪闻，砧声何处村。

◆……《类编草堂诗馀》卷一亦题作“秋闺”，次于秦少游“蛩声泣露惊秋枕”一首之后，不著撰人。《全宋词》作无名氏词。徐案：旧时刻本往往一人两首以上诗或词，仅前一首署名，后几首不着撰人。笔者笺注《李清照集》时，曾查阅多种刻本，类皆如此，如《永乐大典》所载李易安词三阕，皆连排，除首阕外，馀二首皆不著撰人。他如李端叔（之仪）、黄庭坚之作品，亦如此。前人多不明此惯例，误将数首连排而后之未署名者，概以无名氏视之，惜哉！故此首应为秦少游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三国魏曹操《短歌行》）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唐李颀《送魏万之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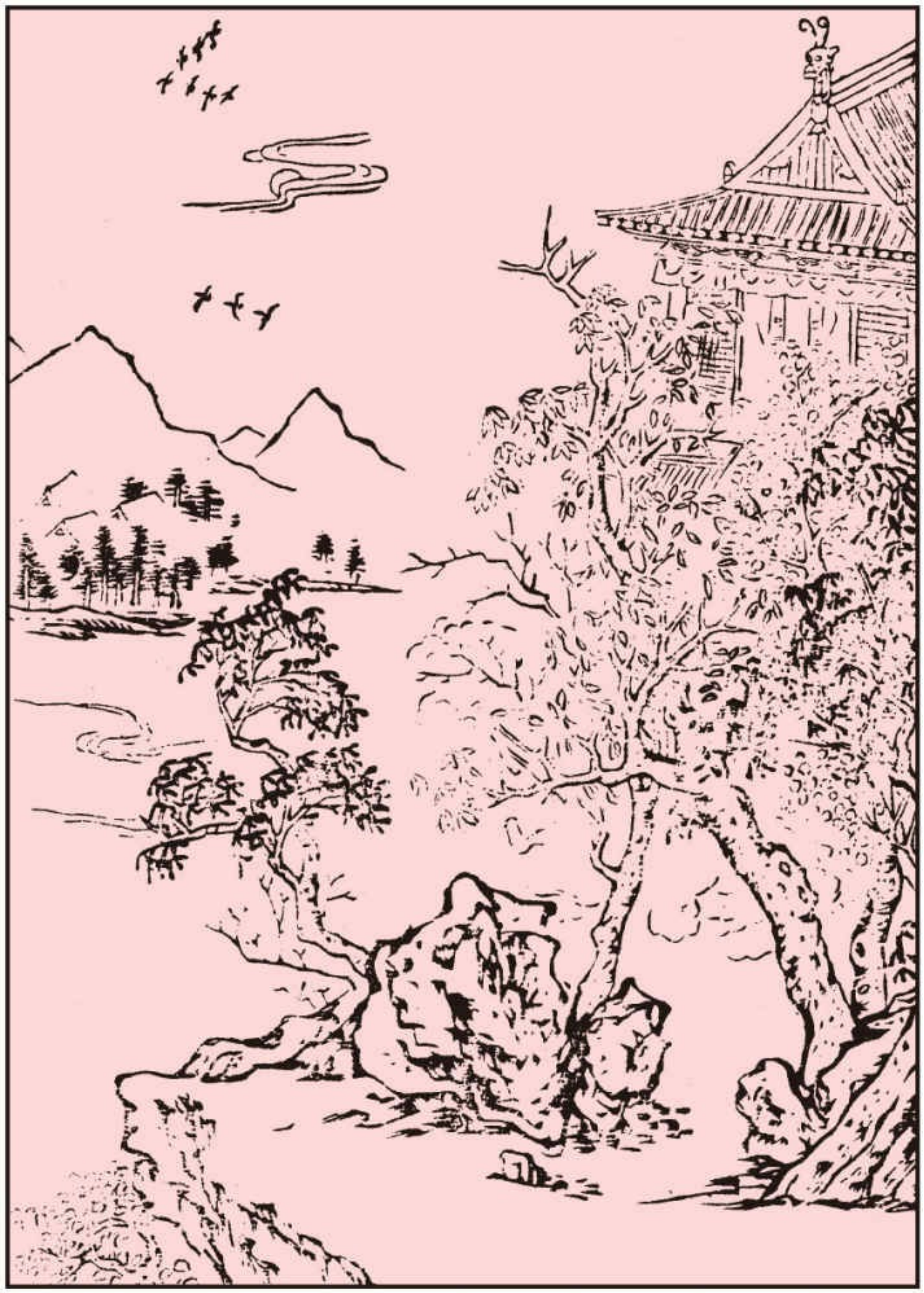
◆色色入愁，声声致憾。（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如风声、雁声、砧声，俱足动秋闺之思。（同上）

◆“秋枕”、“黄叶”，无情物耳；用两“惊”字，无情生情。（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种种可怜。（明陆云龙《词菁》）

◆按“匝”字从“转”生来，匹月由东而西、转于高楼之上者，已匝也。通首亦清微澹远。（清黄苏《蓼园词选》）



《菩萨蛮》（金风蔌蔌惊黄叶）词意图

金明池　春游

琼苑金池，青门紫陌，似雪杨花满路。云日淡、天低昼永，过三点两点细雨。好花枝、半出墙头，似怅望、芳草王孙何处。更水绕人家，桥当门巷，燕燕莺莺飞舞。

怎得东君长为主？把绿鬓朱颜，一时留住。佳人唱、《金衣》莫惜，才子倒、玉山休诉。况春来、倍觉伤心，念故国情多，新年愁苦。纵宝马嘶风，红尘拂面，也则寻芳归去。

◆《历代诗馀》调下注：“金明池，宋汴京游幸地也。南宋德寿出游，修旧京金明池故事。调名取此，双调，一百二十字。有以《夏云峰》别为一调者。按与此略无分别，盖即此调别名也。”《康熙钦定词谱》卷三十六云：“调见《淮海词》，赋东京金明池，即以调为题也。”又云：“此调始于秦观，有李弥逊词可校。”更云：“馀参僧挥词。”后载之，名“又一体”，末注：“此与秦词同，惟前段第七句作五字一句、四字一句。”僧挥即仲殊，与少游同时。徐案《淮海集》卷九有《西城宴集》诗二首，谓于元祐七年三月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诗云：“楼台四望烟云合，帘幕千家锦绣垂。风过忽闻花外笑，日长时奏水中嬉。”又云：“宜秋门外喜参寻，豪竹哀丝发妙音。”“犹恨真人足官府，不如鱼鸟自飞沉。”词人当据游园所感，自创《金明池》一调，以写一时之景。诗词对照，可为一证。而同时人僧挥继而作之，又一证也。《乐府雅词·拾遗》卷上有王晋卿《踏青游》词，亦写金明池之游。晋卿名诜，与少游同时，尝同游西园，见卷上《望海潮》（梅英疏淡）注。此又一证也。有此二证，可见谓无名氏作者，实不知少游作此词之背景也。（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金明池》（琼苑金池）词意图

◎（金明）池在顺天门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馀步，有西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青门：指帝京的城门。

◎紫陌：指京都的道路。

◎三点五点映山雨，一枝两枝临水花。（唐吴融《闲望》）

◎王孙游兮不归，芳草生兮萋萋。（《楚辞·招隐士》）

◎东君：指春神。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杜秋娘《金缕衣》）

◎玉山倒：见《满庭芳》（北苑研膏）词注。

◎休诉：莫辞。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唐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怅望何处，只在燕飞莺舞中。（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点缀春光，如雨花错落。至佳人才子，共庆同春，犹令人神游十二峰，为之玩不释手。（同上）

◆（“好花枝”二句）花神现身时分。人生有几韶光美，倒尽金尊拚醉眠。朱淑真云：“愿教青帝长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秦作曼声，琳琅振耳。（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前阕写韶光婉媚，弈弈动人。次阕起处愿朱颜留住，意已感慨；至结句尤峻切，语意含蓄得妙。（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词最明快，得结语神味便远。（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夜游宫

何事东君又去？满空院、落花飞絮。巧燕呢喃向人语。何曾解，说伊家，些子苦？

况是伤心绪。念个人、久成睽阻。一觉相思梦回处。连宵雨，更那堪，闻杜宇！

◎东君：春神。

◎些子：一点儿。

◎个，指点辞，犹这也；那也。周邦彦《水龙吟》词：“暗凝伫，因记个人痴小，乍窥门户。”赵闻礼鱼游春水词：“愁肠断也，个人知未？”个人，那人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睽阻：犹睽隔、睽离。

一斛珠　秋闺

碧云寥廓，倚阑怅望情离索。悲秋自觉罗衣薄。晓镜空悬，懒把青丝掠。

江山满眼今非昨，纷纷木叶风中落。别巢燕子辞帘幕。有意东君，故把红丝缚。

◆《全宋词》列为秦观词，然又疑非秦观作。（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离索：离群索居。

◎晓镜但愁云鬓改。（唐李商隐《无题》）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

青门饮　赠妓

风起云间，雁横天末，严城画角，《梅花》三奏。塞草西风，冻云笼月，窗外晓寒轻透。人去香犹在，孤衾长闲馀绣。恨与宵长，一夜熏炉，添尽香兽。

前事空劳回首。虽梦断春归，相思依旧。湘瑟声沉，庾梅信断，谁念画眉人瘦？一句难忘处，怎忍辜、耳边轻咒。任人攀折，可怜又学，章台杨柳。

◆此词盖为怀念长沙义妓而作。《青泥莲花记》卷一下引《古今词话》云：“秦少游尝惓一姝，临别，誓阖户相待。后有毁之者，少游作词谢曰：‘风起云间……’姝见‘任攀折’之句，遂削发为尼。”宋洪迈《夷坚志补》卷第二载少游在长沙遇一义倡，“为留数日，倡不敢以燕惰见，愈加敬礼。将别，嘱曰：‘妾不肖之身，幸得侍左右。今学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从行，恐重以为累，唯誓洁身以报。他日北归，幸一过妾，妾愿毕矣。’少游许之。”秦《谱》：“绍圣三年……先生在处州……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先生将赴湖南，作《祭洞庭湖神文》。……岁暮抵郴州。”其经长沙，正值初冬。词云：“雁横天末”、“塞草西风”，时令相符；而所云“湘瑟声沉，庾梅信断”，则又与二人所在之地吻合。词盖作于元符元年（1098）后贬谪岭南之际。（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梅花》三奏：即《梅花三弄》，因叶韵而用“奏”字。琴曲名，又名《梅花引》、《梅花曲》、《玉妃引》。最早见于《神奇秘谱》，称此曲系根据晋桓伊所作笛曲改编而成，内容描写傲雪凌霜的梅花。全曲主调出现三次，故称“三弄”。

◎香兽：指抟成兽形的炭。《晋书·羊琇传》：“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

◎庾梅：庾岭之梅。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载柳氏作。章台，汉代长安街道名，旧时多借指妓院。）

鹧鸪天

枝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鸟无消息，千里关山劳梦魂。

无一语，对芳尊。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四印斋本《漱玉词补遗》云：“案毛钞本尚有《鹧鸪天》‘枝上流莺’一阕、《青玉案》‘一年春事’一阕，注云：‘《草堂》作少游、永叔，而秦、欧集无。’今案此二阕，别本无作李（清照）词者，当是秦、欧之作。且脍炙人口，故未附录。”其说是。唐圭璋《词学论丛》二《考证》谓此首“见至正本《草堂诗馀》，但皆不著撰人，陈本《草堂诗馀》误作秦观词。”似可议。观以下“汇评”诸家意见，当以秦观作为是。作者若无悲惨遭遇，恐难写出此词。（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此词云“千里关山劳梦魂”，疑被放郴州后所作，盖在绍圣间。（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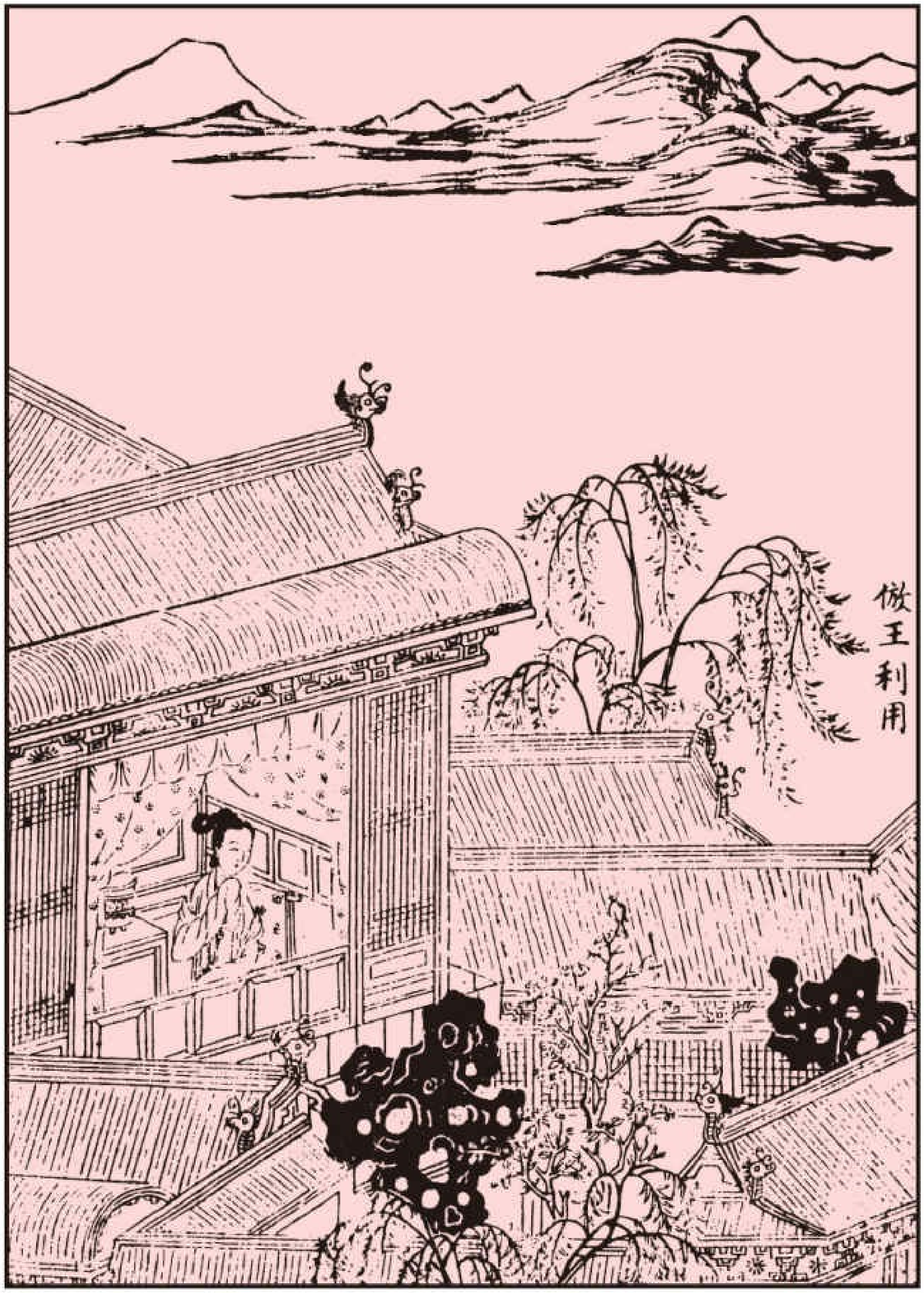
◎鱼鸟：犹鱼雁，指书信。

◎甫能，犹云方才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唐刘方平《春怨》）

◆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后叠“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颇有言外之意。（宋杨偍《古今词话》）

◆秦少游"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后（"得"之误）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则十二时无间矣。此非深于闺恨者不能也。（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鹧鸪天》（枝上流莺和泪闻）词意图

◆“安排肠断”三句，十二时中无间矣，深于闺怨者！末用李词（宋李重元《忆王孙·春景》词），古人爱句，不嫌相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后段三句似佳，结语尤曲折婉约有味。若嫌曲细，词与诗体不同，正欲其精工。故谓秦淮海以词为诗，尝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孙莘老见之云：“又落《小石调》矣。”（明张綖《草堂诗馀别录》）

◆无限含愁说不得。（明忏花盦丛书本《草堂诗馀》杨慎批语）

◆“梨花”句与《忆王孙》同，才如少游，岂亦自袭邪，抑爱而不觉其重邪？（明茅暎《词的》）

◆新痕间旧痕，一字一血！（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结两句有言外无限深意。形容闺中愁怨，如少妇自吐肝胆语。（同上）

◆锦心绣口，出语皆菁！“安排”二字，楚绝！（明陆云龙《词菁》）

◆：词虽浓丽而乏趣味者，以其但作情景两分语，不知作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语耳。“雨打梨花深闭门”、“落红万点愁如海”，皆情景双绘，故称好句而趣味无穷。（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后叠“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颇有言外之意。孤臣思妇，同难为情。“雨打梨花”句，含蓄得妙，超诣也！（清黄苏《蓼园词选》引《古今词话》）

醉乡春

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

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引《冷斋夜话》云：“少游在黄州，饮于海（棠）桥，桥南北多海棠。有老书生家于海棠丛间，少游醉宿于此，明日题其柱云（词略）。东坡爱其句，恨不得其腔，当有知者。”徐案：“黄州”当为“横州”之误。又王本《补遗》案曰：“国朝闵叙粤述海棠桥在横州西，宋时建。故老传曰：此桥南北，旧皆海棠；书生祝姓者家此。宋秦少游谪横，尝醉宿其家。明日题词而去。”秦《谱》：元符元年（1098），“先生自郴州赴横州。……既至横州，荒落愈甚，寓浮槎馆，居焉。城西有海棠桥……明日题其柱云……此词刻于州志，海棠桥至今有遗迹云”。此说是。（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瘴雨：旧时谓湖广一带山林间湿热蒸郁易使人发病的雨水。

◎社瓮：指社日所用的酒。

◎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朔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清。（唐王绩《醉乡记》）

◎不如驱入醉乡中，只恐醉乡田地窄。（唐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示》）

◆海棠桥在南宁府横州。桥南北皆植海棠，有书生祝姓者家此。宋秦观尝醉宿其家，明日题一词，云（词略）。（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宫集》）

◆秦少游谪藤州，一日，醉卧野人家，有词云……（略）。此词本集不载，见于地志。而修《一统志》者，不识“舀”字，妄改可笑。聊着之。（明杨慎《词品》）

◆（结句）学得嗣宗（阮籍）双白眼。（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横州海棠桥，长百馀尺，皆以铁力为材，宋时所建者。其地建亭，亦名海棠亭。数年前，建业黄琮守州，改为淮海书院。余尝至访遗迹，有坏碑数通，漫灭不可读；后一小碑，仆于地，拂拭观之，乃刻晁无咎像也。云晁尝不远万里来访淮海，故存其刻云。（清秦瀛《淮海先生年谱》引王济著《日询手镜》）

南歌子　赠东坡侍妾朝云

霭霭凝春态，溶溶媚晓光。何期容易下巫阳，只恐使君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驻，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瓮牖闲评》卷五谓：“此秦少游为朝云作《南歌子》词也。‘玉骨那愁瘴雾……’，此苏东坡为朝云作《西江月》词也。余谓此二词皆朝云死后作，其间言语亦可见。而《艺苑雌黄》乃云：‘《南歌子》词者，东坡令朝云就少游乞之；《西江月》者，东坡作之以赠焉。’恐非也。”宋张邦基《侍儿小名录》“朝云”条：“东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生子遯，未朞而夭。”案《冷斋夜话》云：“东坡渡海，惟朝云王氏随行，日诵‘枝上柳绵’二句，为之流泪。”《林下词谈》复谓“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此指朝云歌《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之事。又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云：“朝云，姓王氏，钱塘名妓也，子瞻守杭，纳为侍妾。朝云敏而慧，初不识字，既事子瞻，遂学书，粗有楷法；又学佛，略通大义。子瞻南迁，家姬多散去，独朝云愿侍行。子瞻愈怜之。未几，病且死，诵《金刚经》四句偈而绝，葬惠州栖禅寺松下。”可知朝云随东坡南迁，殁于惠州。东坡元祐间有《南歌子》（云鬓裁新绿）词，内容与本篇相近，似为赠答之作。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东坡元祐六年闰八月出知颍州；而少游是时供职秘书省。故本篇以“使君”称东坡，以“兰台公子”自喻，词盖作于是时。《瓮牖》之说不确。（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漫叟诗话》云："高唐事乃楚怀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无心便无事，也应愁杀楚襄王。'秦少游词云：'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误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馆，俗以为楚之高唐也。御史阎钦爱题诗云：'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有李和风者，亦题诗云：'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前人既误指其人，后人又误指其地，可笑。"苕溪渔隐曰："《文选·高唐赋》云：'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怀王游于高唐，梦与神遇。'则《漫叟诗话》之言是也。然《神女赋》复云：'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后王寝，梦与神女遇，其状甚丽。'以此考之，则楚襄王亦梦与神女遇。但楚怀王是游高唐，楚襄王是游云梦，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兰台公子：指宋玉。

◆《艺苑雌黄》云："朝云者，东坡侍妾也，尝令就秦少游乞词，少游作《南歌子》赠之云（词略）。何其婉媚也！《复斋漫录》云：'《洛阳伽蓝记》言：河间王有婢名曰朝云，善吹篪。诸羌叛，王令朝云假为老妪吹篪，羌人无不流涕，后降。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然则名婢曰朝云，不始于东坡也。"（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

又

夕露沾芳草，斜阳带远村。几声残角起谯门，撩乱栖鸦飞舞闹黄昏。

天共高城远，香馀绣被温。客程常是可销魂，乍向心头横着个人人。

◆此首及下一首录自《乐府雅词·拾遗》卷下。唐圭璋《词学论丛》二《考证》案云：“二首见《乐府雅词·拾遗》，亦不着撰人，后人误作秦观词。”然检《丛书集成本》初编《乐府雅词·拾遗》卷下，前一首不著撰人，后一首署秦观作；王本《补遗》亦注云：“见宋曾慥《乐府雅词》。”此首亦见《花草粹编》卷五，作秦观词。（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笺注》）

◎谯门：见卷上《望海潮》四首其二注。

◎人人，对于所昵者之称，多指彼美而言。欧阳修《蝶恋花》词：“翠被双盘金缕凤。忆得前春，有个人人共。”（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又

楼迥迷云日，溪深涨晚沙。年来憔悴费铅华，楼上一天春思浩无涯。

罗带宽腰素，真珠溜脸霞。海棠开过柳飞花，薄幸只知游荡不思家。

总评

宋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之一 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饱未？西风吹泪古藤州。

宋张耒《寄参寥诗五首》其三 秦子我所爱，词若秋风清。萧萧吹毛发，肃肃爽我情。精工造奥妙，宝铁镂瑶琼。我虽见之晚，披豁见平生。又闻从苏公，复与子同行。更酬而迭唱，钟磬日撞鸣。东吴富山川，草木馀春荣。悲余独契阔，不得陪酬赓。

宋陈师道《后山诗话》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词，而首言“山抹微云，天黏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李清照《词论》 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而价自减半矣。

又《后集》　苕溪渔隐曰："无己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唐诸人不追也。'无咎称：'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自今观之，鲁直词亦有佳者，第无多首耳。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过誉也。"

又《前集》引《王直方诗话》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又《前集》引《王直方诗话》　元祐中，诸公以上巳日会西池，王仲至有二诗，文潜和之最工，云："翠浪有声黄帽动，春风无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帘幕千家锦绣垂。"仲至读之，笑曰："此语又待入《小石调》也。"然少游有"已烦逸少书陈迹，更属相如赋《上林》"之句，诸人亦以为难及。

又《后集》引《艺苑雌黄》　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　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其神情在绛阙道山之间。

宋惠洪《冷斋夜话》　东坡初未识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寺中。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十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定此郎也。"后与少游维扬别，作《虞美人》曰："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　竹阴花圃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

宋王灼《碧鸡漫志》 张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屡困京洛，故疏荡之风不除。

宋孙竞《竹坡词序》 昔蔡伯世评近世之词，谓苏东坡辞胜乎情，柳耆卿情胜乎辞，辞情兼称者，唯秦少游而已。

宋杨万里《过高邮》诗 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

宋周必大《益公题跋跋米元章书秦少游词》 借眼前之景，而含万里不尽之情；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此词此字所以传世。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

宋陈善《扪虱新话》 欧阳公不得不收东坡，所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其实掩抑渠不得也。东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黄鲁直辈。少游歌词当在东坡上。少游不遇东坡，当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奖成就，坡力为多。

宋刘将孙《养吾斋集·新城饶克明集词序》 今曲而参差不齐，不复可以充口而发，随声而协矣，然犹未至于大曲也。及柳耆卿辈以音律造新声，少游、美成以才情畅制作，而歌非朱唇皓齿，如负之矣。

宋王偁《题书舟词》 昔晏叔原以大臣子处富贵之极，为靡丽之词。其政事堂中旧客，尚欲其捐有馀之才，觊未至之德者。盖叔原独以词名尔，他文则未传也。至少游、鲁直则已兼之。故陈无己之作，自云“不减秦七、黄九”，是亦推尊其词矣。余谓正伯为秦、黄则可，为叔原则不可。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已，对客挥毫秦少游。”世传无已每有诗兴，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则

杯觞流行，篇咏错出，略不经意。然少游特流连光景之词，而无己意高词古，直欲追踵雅正，正自不可同年语也。

宋韩淲《涧泉日记》 少游在黄、陈之上。黄鲁直意趣极高。

宋汤衡《于湖词序》 昔东坡见少游上巳游金明池诗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句，曰：“学士又入《小石调》矣。”世人不察，便谓其诗似词，不知坡之此言，盖有深意。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东坡虑其不幸而溺乎彼，故援而止之惟恐不及。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

宋楼钥《黄太史书少游海康诗题跋》 祭酒芮公赋《莺花亭》诗，其中一绝云：“人言多技亦多穷，随意文章要底工？淮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尝诵而悲之。醉卧古藤，诚可深惜。宜人者宜于人，竟亦不免，哀哉！

宋张炎《词源》 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又《词源序》 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

明杨慎《词品》序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轩，词极工矣，而诗殊不强人意。疑若独蓺然者，岂非异曲分派之说乎？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 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

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然文等耳，馀俱非子瞻敌也。鲁直书胜词，词胜诗，诗胜文。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蝉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辩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

明张綖《诗馀图谱·凡例》 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明张綖《秦少游先生淮海集序》 盖其逸情豪兴，围红袖而写论，驱风雨于挥毫，落珠玑于满纸，婉约绮丽之句，绰乎如步春时女，华乎如贵游子弟。

明王象晋《秦张两先生诗馀合璧序》 诗馀盛于赵宋，诸凡能文之士，靡不舐墨吮毫，争吐其胸中之奇，竞相雄长。及淮海一鸣，即苏黄且为逊席。盖诗有别才，从古志之。诗之一派，流为诗馀，其情郅，其词婉，使人诵之，浸淫渐渍，而不自觉。总之不离温厚和平之旨者近是，故曰：诗之馀也。此少游先生所独擅也。

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序》　诗与词几不可强同，而杨用修亦曰：诗圣如子美，不作填词，宋人如秦、辛，词极工矣，而诗不强人意。

又　甚而远女子，读《淮海词》，亦解脍炙，继之以死，非针石芥珀之投，曷由至是？

明何良俊《草堂诗馀序》　然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馀以宛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馀》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晏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也，第恐曹、刘不肯为之耳。

明俞彦《爰园词话》　欧苏黄秦，足当高岑王李。

明徐渭《南词叙录》　晚唐、五代，填词最高，宋人不及。何也？词须浅近，晚唐诗文最浅，邻于词调，故臻上品。宋人开口便学杜诗，格高气粗，出语便自生硬。其间若淮海、耆卿、叔原辈，一二语入唐者有之，通篇则无有。

清王士禛《分甘馀话》　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以不辨。

清王士禛《倚声集序》　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

清王士禛《高邮雨泊》　寒雨秦邮夜泊船，南湖新涨水连天。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

清王士禛《秦邮杂诗》之二　高台几废文章古，果是江河万古流。

清张宗橚《词林纪事》引楼敬思云　《淮海词》风骨自高，如红梅作花，能以韵胜，觉清真亦无此气味也。

清世经堂康熙十七年残本《词综》卷六秦观名上眉批　《淮海词》秀润和雅，能言人意中事，而不趋尖刻一路，北宋自以此君为第一。

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余尝与（董）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花间》绮琢处，于诗为靡，而于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暗然异色。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

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少游能曼声以合律，写景极凄婉动人；然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之言，去韦庄、欧阳炯诸家，尚隔一尘。

又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繐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攲花亸之致，沁人肌骨处，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

清彭孙遹《金粟词话》　词家每以秦七、黄九并称，其实黄不及秦远甚，犹高之视史，刘之视辛，虽齐名一时，而优劣自不可掩。

清冯班《钝吟文稿》　鲁公作相，有“曲子相公”之言，一时以为耻。坡公谓秦太虚乃学柳七作曲子，秦愕然以为不至是。是艳词非宋人所尚也。

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淮海词提要》　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

清张惠言《词选叙》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

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

清董士锡《餐华吟馆词序》 昔柳耆卿、康伯可未尝学问，乃以其鄙嫚之辞缘饰音律，以投时好，而词品以坏。姜白石、张玉田出，力矫其弊为清雅之制，而词品以尊。虽然，不合五代、全宋以观之，不能极词之变也。不读秦少游、周美成、苏东坡、辛幼安之别集，不能撷词之盛也。元明至今，姜张盛行，而秦周苏辛之传几绝，则以浙西六家独尊姜张之故。盖尝论之：秦之长，清以和；周之长，清以折，而同趋以丽。苏辛之长，清以雄；姜张之长，清以逸。而苏辛不自调律，但以文辞相高，以成一格。此其异也。六子者，两宋诸家，皆不能过焉。然学秦病贫，学周病涩，学苏病疏，学辛病纵，学姜张病肤。盖取其丽与雄与逸，而遗其清，则五病杂见，而三长亦渐以失。

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后山谓今词家惟秦七、黄九，此语大不可解。山谷惟工诗耳，词非所长。

又 人谓东坡长短句不工媚词，少谐音律，非也，特才大不肯受束缚而然，间作媚词，却洗尽铅华，非少游女娘语所及。

又 当时黄秦并称，大有老子韩非同传之叹。

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 陈后山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馀人不逮也。”然秦能曼声以合律，形容处殊无刻肌入骨语。黄时出俚浅，可谓伧父。然黄有“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亦非秦所能及。

清王博文《天籁集序》 乐府始于汉，着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

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

清汪懋麟《棠村词序》 余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

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按词自南唐以来，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总以不尽为佳。

又 元祐、庆历，代不乏人：晏元献之辞致婉约，苏长公之风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于词坛；子野、美成，联镳于艺苑。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固已同祖风骚，力求正始。……若夫学士微云，郎中三影，尚书红杏之篇，处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晓风残月”，文洁而体清；李易安“落日”“暮云”，虑周而藻密：综述性灵，敷写器象，盖骎骎乎大雅之林矣！

又 余尝谓稽之宋词，秦柳，其南曲昆山腔乎；苏辛，其北曲秦腔乎？此即教坊大使对东坡之说也。

又 竹垞（朱彝尊）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此为当时孟浪言词者。发其实，北宋如晏、柳、苏、秦，可谓之不工乎？且竹垞之与李十九论词也，亦曰“慢词宜师南宋，而小令宜师北宋”矣。

又 晏秦之妙丽，源于李太白、温飞卿。姜、史之清真，源于张志

和、白香山。惟苏、辛在词中，则藩篱独辟矣。

又 坡公谓秦太虚乃学柳七作曲子，秦愕然以为不至是，是艳词非北宋人所尚也。

又 仆又谓，词体如美人含娇，秋波微转，正视之一态，旁观之一态，近窥之一态，远窥之又一态。数语颇俊，然此亦谓温李晏秦耳，若苏辛刘蒋，则如素娥之视宓妃，尚嫌临波作态。

又 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若苏、辛自立一宗，不当侪于诸家派别之中。

又《续编》 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词固必期合律，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于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焉。

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引尤侗悔庵《词苑丛谈·序》 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

又 陶篁村自序云："倚声之作，莫盛于宋，亦莫衰于宋。尝惜秦、黄、周、柳之才，徒以绮语柔情，竞夸艳冶，从而效之者加厉焉。遂使郑卫之音，泛滥于六七百年，而雅奏几乎绝矣。"诒案：词之坏，坏于秦、黄、周、柳之淫靡，非有巨识，孰敢议宋人耶！

又　蔡小石宗茂《拜石词序》云："词盛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语巧则纤，跌宕纵横，语粗则浅。异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极。"诒案：此以苏、辛、秦、柳与姜、张并论，究之格胜者，气与情不能逮。

又　宗小梧司马云："《香奁》格非词之正宗，可使大千世界迷人，同登觉路，吾欲比于洙泗正乐之功。"诒案：词章之学，汉宋诸儒所不屑道。淫词艳语，有害于人心风俗不少，未始非秦七、黄九阶之厉。此姜、张所以独有千古也。

清江顺诒《与黄子鲁论词书》　故赵宋一代作者，苏辛之派不及姜史，姜史之派不及晏秦，此故正变之推未穷，而亦以填词为小道，若其量之只宜如此者。

又　包慎伯大令世臣《月底修箫谱序》云：意内而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说者言外而已。言成则有声，声成则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声，故词名倚声。倚声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之矣。六家于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内，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时时近之，清真、屯田、梦窗皆去之弥远。而俱不害为可传者，则以其声之幺眇铿磬，恻恻动人，无色而艳，无味而甘故也。

清胡薇元《岁寒居词话》　《淮海词》一卷，宋秦观少游作，词家正音也。故北宋惟少游乐府语工而入律，词中作家，允在苏、黄之上。

清田同之《西圃词说》　北宋秦少游妙矣，而尚少刻肌入骨之语，

去韦庄、欧阳修诸家尚隔一尘。黄山谷时出俚语，未免伧父，然“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新俏亦非秦所能作。

又　华亭宋尚木征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若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介甫之劖削，而或伤于拗。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

清先著《词洁》　词家正宗，则秦少游、周美成。然秦之去周，不止三舍。宋末诸家，皆从美成出。

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清真浑厚，正于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真愈钩勒愈浑厚。……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然清真沉痛之极，仍能含蓄。……西麓宗少游，径平思钝，乡愿之乱德也。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良卿曰：“少游词，如花含苞，故不甚见其力量。其实后来作手，无不胚胎于此。”

又　晋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终不能到。”

又　西麓不善学少游。少游中行，西麓乡愿。

又《词辨序》　自温庭筠、韦庄、欧阳修、秦观、周邦彦、周密、吴文英、王沂孙、张炎之流，莫不蕴藉深厚，而才艳思力，各骋一途，以极其致。譬如匡庐衡岳，殊体而并胜，南威西施，别态而同妍矣。

清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

清郭麐《无声诗馆词序》 词家者流，其源出于《国风》，其本沿于齐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儿女之情不道也。宋立乐府，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遗意，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离去别见，其道无由。

清谭献《复堂词话》 淮海在北宋，如唐之刘文房。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

又 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沈郁。宋词不尽沈郁，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诸家，未有不沈郁者。

又 东坡、少游，皆是情馀于词；耆卿乃辞馀于情，解人自辨之。

又 黄九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苏，亦去耆卿远甚。

又 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沈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

又　少游名作甚多，而俚词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

又　张綖云："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沈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疏，婉约又病其纤弱矣。

又　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

又　词法莫密于清真，词理莫深于少游，词笔莫超于白石，词品莫高于碧山，皆圣于词者。

又　《宋七家词选》甚精，若更以淮海易草窗，则毫发无遗憾矣。

又　《莲子居词话》云："苏之大，张之秀，柳之艳，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此论殊属浅陋。谓北宋不让南宋则可，而以秀艳等字尊北宋则不可。如徒曰秀艳圆融而已，则北宋岂但不及南宋，并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与苏张周秦并称，而不数方回，亦为无识。又以秀字目子野，韵字目少游，圆融目美成，皆属不切。即以大字目东坡，艳字目耆卿，亦不甚确。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沈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

又　熟读温韦词，则意境自厚。熟读周秦词，则韵味自深。熟读苏辛词，则才气自旺。熟读姜张词，则格调自高。熟读碧山词，则本原自正，规模自远。本是以求风雅，何必遽让古人。

又　古人词胜于诗则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诗而第工词者。

又　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

绝世之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

又　乔笙巢云：“少游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俊，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之言颇相合，淮海何幸，有此知己。

又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馀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涂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又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秦少游、周美成、黄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吴梦窗、陈西麓、王碧山、张玉田、庄中白是也，词中之上乘也。

清陈廷焯《词坛丛话》 秦、柳自是作家，然却有可议处。东坡诗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华倒影柳屯田”，微以气格为病也。

又 秦写山川之景，柳写羁旅之情，俱臻绝顶，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词有婉约，有豪放，二者不可偏废，在施之各当耳。房中之奏，出以豪放，则情致绝少缠绵；塞下之曲，行以婉约，则气象何能恢拓？苏、辛与秦、柳，贵集其长也。

又 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柳、秦之妍婉，苏、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

又 词之蕴藉，宜学少游、美成，然不可入于淫靡；绵婉宜学耆卿、易安，然不可失于纤巧。雄爽宜学东坡、稼轩，然不可近于粗厉。流畅宜学白石、玉田，然不可流于浅易。此当就气韵气味求之。

清张德瀛《词征》 释皎然《诗式》谓诗有“六至”，……以词衡之，至险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轩也；至丽而自然者，少游也；至苦而无迹者，碧山也；至近而意远者，玉田也；至放而不迂者，子瞻也。

又 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惟五子可称大家。

又 汪蛟门谓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之徒极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

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读《姑溪词》而后知清真之大，读《友古

词》而后叹淮海之清：四君者，极相合者也。由其相合以求其分，庶见庐山真面。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八《文学》四　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馀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屯田近俗，稼轩近霸，而两家佳处，均处渊微。

清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载王鹏运论词　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俊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敻乎轶尘绝迹，令人无以步趋。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正编》　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黄山谷、秦少游、晁无咎皆长公之客也。山谷、无咎皆工倚声，体格于长公为近。唯少游自辟蹊径，卓然名家。盖其天分高，故能抽秘骋妍于寻常濡染之外，而其所以契合长公者独深。张文潜《赠李德载》诗有云："秦文倩丽舒桃李。"彼所谓文，固指一切文字而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王晦叔《碧鸡漫志》云：黄、晁二家词，皆学坡公，得其七八。而于少游独称其俊逸精妙，与张子野并论，不言其学坡公。可谓知少游者矣！

又　唐贤为词，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刘梦得《忆江南》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流丽之笔，下开子野少游一派。

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引王士禛《倚声集序》 诗馀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诗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

清蒋兆兰《词说》 词家正轨，自以婉约为宗。欧晏张贺，时多小令，慢词寥寥，传作较少。逮乎秦柳，始极慢词之能事。其后清真崛起，功力既深，……冠绝古今，可谓极词中之圣。

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山谷倾倒于少游《千秋岁》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它词之妙，似此者岂少哉？

又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

又 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

清谢朝征《白香词谱笺》 苏籀云：秦校理词，落尽畦畛，天心月胁，逸格超绝，妙中之妙。议者谓前无伦而后无继。

清沈曾植《菌阁琐谈》二《手批词话三种》 《词筌》：“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沈）先生批云：“以宋世风尚言之，秦柳为当行，

周康为协律，四家并提，宋人无此语也。”

清冯煦《蒿庵论词》 少游以绝尘之才，早与胜流，不可一世；而一谪南荒，遽丧灵宝。故所为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昔张天如论相如之赋云：“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予于少游之词亦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之明隽，耆卿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邪。

又 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又 淮海、小山，真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求之两宋词人，实罕其匹。

清樊增祥《樊山集·东溪草堂词选自序》 少游俊朗，世罕其俦，婉约多讽，啴缓入律，慢令双美，靡得而闻。

王国维《人间词话》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馀，但可方驾子野、方回，未足抗衡淮海也。

又 梅圣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谓少游一生专学此种。

又 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秦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又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

《人间词话》删稿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

又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又　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

樊志厚《人间词序》　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

徐珂《清代词学概论》　止庵（周济）又以少游多庸格，为浅钝者所易托。

郑文焯《大鹤山人论词手简》　比尝见并世词人……亦往往为律所缚，顿思破析旧格，以为腔可自度，黠者或趋于简便，借口古人先我为之，此“畏难苟安”之锢习使然，甚无谓也。然则今之妄托苏、辛，鄙夷秦、柳者，皆巨怪大谬，岂值一哂耶！

夏敬观映庵《手批山谷词》　后山称“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少游清丽，山谷重拙，自是一时敌手。至用谚语作俳体，时移世易，语言变迁，后之阅者渐不能明，此亦自然之势。试检扬子云绝代语，有能一一释其义者乎？以市井语入词，始于柳耆卿，少游、山谷各有数篇，

山谷特甚之又甚，至不可句读。若此类者，学者可不必步趋耳。

夏敬观《手批淮海词》 少游词清丽婉约，辞情相称，诵之回肠荡气，自是词中上品。比之山谷，诗不及远甚，词则过之。盖山谷是东坡一派，少游则纯乎词人之词也。东坡尝讥少游："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少游学柳，岂用讳言，稍加以坡，便成为少游之词。学者细玩，当不易吾言也。

蔡嵩云《柯亭论词》 少游词虽间有《花间》遗韵，其小令深婉处，实出自六一，仍是《阳春》一派。慢词清新淡雅，风骨高骞，更非《花间》所能范围矣。

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

吴梅《词学通论》第七章《概论》二《两宋》 诸家论断，大抵（以秦观）与子瞻并论。余谓二家不能相合也。子瞻胸襟大，故随笔所之，如怒澜飞空，不可狎视。少游格律细，故运思所及，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其《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点《淮海词》一卷，婀娜中含刚健，此其擅长。

龙榆生《苏门四学士词·秦观》 "婉约"一路，即宜抒男女思慕，或流连光景之情。故论《淮海词》之风格，要为"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艺概》）。而其内容，却不免牵于俗尚，未能别开疆土。衍《乐章》之馀绪，而以和婉醇正出之；此其所以能于耆卿、东坡二派之外，别树一帜也。

又　《淮海词》中，大率调外多不标题，约与《乐章》为近，惟其以协律入歌为主，故于修辞必求婉丽，运意多为含蓄。然即以此，未能风骨高骞。

贺铸词集

[宋]贺 铸 著
钟振振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贺铸词集

［宋］贺　铸　著
钟振振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贺铸词集卷一
天宁乐（斗储祥）
□□□（□波飞□□□向）
鸳鸯语（京江抵海边吴楚）
璧月堂（梦草池南璧月堂）
群玉轩（群玉轩中迹已陈）
□□□（隔水桃花□□□）
辨弦声（琼琮绝艺真无价）
攀鞍态（逢迎一笑金难买）
辟寒金（六华应腊妆吴苑）
尔汝歌（劳生羁宦未易处）
□□□（扬州商女□□□）
半死桐（重过阊门万事非）
翦朝霞（云弄轻阴谷雨干）
避少年（谁爱松陵水似天）
□□□（留落吴门□□□）
千叶莲（闻你侬嗟我更嗟）
第一花（豆蔻梢头莫漫夸）
花想容（南国佳人推阿秀）
□□□（楼上鼓）
夜捣衣（收锦字）
杵声齐（砧面莹）
夜如年（斜月下）
翦征袍（抛练杵）

望书归（边堠远）
醉厌厌（紫陌青丝鞚）
□□□（疏雨池塘见）
窗下绣（初见碧纱窗下绣）
艳声歌（蜀锦尘香生袜罗）
唤春愁（天与多情不自由）
花幕暗（绿绮新声隔坐闻）
晚云高（秋尽江南叶未凋）
钓船归（绿净春深好染衣）
爱孤云（闲爱孤云静爱僧）
替人愁（风紧云轻欲变秋）
梦江南（九曲池头三月三）
愁风月（风清月正圆）
绿罗裙（东风柳陌长）
陌上郎（西津海鹘舟）
卷春空（墙上夭桃簌簌红）
桃源行（流水长烟何缥缈）
西笑吟（桃叶园林风日好）
望长安（排办张灯春事早）
呈纤手（秦弦络络呈纤手）
归风便（津亭薄晚张离燕）
续渔歌（中年多办收身具）
惜馀春（急雨收春）
题醉袖（浅黛宜颦）
阳羡歌（山秀芙容）
芳心苦（杨柳回塘）
平阳兴（凉叶辞风）

晕眉山（镜晕眉山）
思生女（楼角参横）
负心期（节物侵寻迫暮迟）
醉中真（不信芳春厌老人）
频载酒（金斗城南载酒频）
掩萧斋（落日逢迎朱雀街）
杨柳陌（兴庆宫池整月开）
换追风（掌上香罗六寸弓）
最多宜（半解香绡扑粉肌）
锦缠头（旧说山阴禊事修）
将进酒（城下路）
行路难（缚虎手）
东邻妙（张灯结绮笼驰道）
问歌颦（清滑京江人物秀）
画楼空（吴门春水雪初融）
偶相逢（彩山涌起翠楼空）
步花间（凭陵残醉步花间）
醉梦迷（深坊别馆兰闺小）
忍泪吟（十年一觉扬州梦）
凌歊引（控沧江）
秋风叹（琼钩褰幔）
断湘弦（淑质柔情）
子夜歌（三更月）
独倚楼（上东门）
翻翠袖（绣罗垂）
付金钗（付金钗）
伴登临（中吴茂苑繁华地）

苗而秀（吴都佳丽苗而秀）
东吴乐（胜游地）
台城游（南国本潇洒）
潇湘雨（一阕离歌）
念离群（宫烛分烟）
宛溪柳（梦云萧散）
伤春曲（火禁初开）
横塘路（凌波不过横塘路）
人南渡（兰芷满芳洲）
薄幸（艳真多态）
伴云来（烟络横林）
念良游（山缭平湖）
寒松叹（鹊惊桥断）
凤求凰（园林幂翠）
国门东（车马匆匆）
九回肠（削玉销香）
月先圆（才色相怜）
绮筵张（绮绣张筵）
舞迎春（云鲜日嫩东风软）
城里钟（厌厌别酒商歌送）
望西飞（十分持酒每□□）
东阳叹（流连狂乐恨景短）
要销凝（雕梁寻巢旧燕侣）
想车音（盘马楼前风日好）
荆溪咏（南岳去天才尺五）
吹柳絮（月痕依约到西厢）
江如练（睡鸭炉寒熏麝煎）

宴齐云（境跨三千里）
醉琼枝（槛外雨波新涨）
□□□（酒三行）
弄珠英（楚乡新岁）
梦相亲（清琴再鼓求凰弄）
贺铸词集卷二
罗敷歌（高楼帘卷秋风里）
罗敷歌（河阳官罢文园病）
罗敷歌（东南自古繁华地）
罗敷歌（自怜楚客悲秋思）
罗敷歌（东亭南馆逢迎地）
小重山（玉指金徽一再弹）
小重山（帘影新妆一破颜）
小重山（枕上闾门五报更）
小重山（月月相逢只旧圆）
河传（华堂张燕）
河传（华堂重燕）
侍香金童（楚梦方回）
凤栖梧（独立江东人婉娈）
更漏子（芳草斜曛）
玉京秋（陇首霜晴）
蕙清风（何许最悲秋）
虞美人（粉娥齐敛千金笑）
下水船（芳草青门路）
点绛唇（见面无多）
渔家傲（莫厌香醪斟绣履）
感皇恩（歌笑见馀妍）

菩萨蛮（彩舟载得离愁动）
菩萨蛮（章台游冶金龟婿）
菩萨蛮（曲门南与鸣珂接）
菩萨蛮（绿窗残梦闻鶗鴂）
菩萨蛮（绿杨眠后拖烟穗）
菩萨蛮（粉香映叶花羞日）
菩萨蛮（子规啼梦罗窗晓）
菩萨蛮（虚堂向壁青灯灭）
菩萨蛮（芭蕉衬雨秋声动）
菩萨蛮（朱甍碧树莺声晓）
菩萨蛮（炉烟微度流苏帐）
于飞乐（日薄云融）
浣溪沙（双鹤横桥阿那边）
品令（怀彼美）
海月谣（楼平叠巘）
风流子（何处最难忘）
鹧鸪天（轰醉王孙玳瑁筵）
忆仙姿（白纻春衫新制）
忆仙姿（日日春风楼上）
忆仙姿（相见时难别易）
忆仙姿（罗绮丛中初见）
忆仙姿（雨后一分春减）
忆仙姿（柳下玉骢双鞚）
忆仙姿（何处偷谐心赏）
忆仙姿（江上潮回风细）
忆仙姿（梦想山阴游冶）
凤栖梧（挑菜踏青都过却）

琴调相思引（终日怀归翻送客）
芳草渡（留征辔）
雨中花（回首扬州）
花心动（西郭园林）
浪淘沙（把酒欲歌骊）
浪淘沙（一十二都门）
浪淘沙（潮涨湛芳桥）
浪淘沙（雨过碧云秋）
夜游宫（江面波纹皱縠）
忆仙姿（莲叶初生南浦）
忆仙姿（彩舫解维官柳）
菱花怨（叠鼓嘲喧）
望扬州（铁瓮城高）
定情曲（沉水浓熏）
拥鼻吟（别酒初销）
思越人（京口瓜洲记梦间）
清平乐（吴波不动）
清平乐（宋邻东畔）
清平乐（厌厌别酒）
贺铸词集卷三
木兰花（嫣然何啻千金价）
木兰花（朝来着眼沙头认）
减字木兰花（春容秀润）
减字木兰花（闲情减旧）
减字木兰花（南园清夜）
减字木兰花（多情多病）
摊破木兰花（南浦东风落暮潮）

摊破木兰花（芳草裙腰一尺围）
南乡子（秋半雨凉天）
南乡子（柳岸舣兰舟）
临江仙（暂假临淮东道主）
罗敷歌（东山未办终焉计）
点绛唇（一幅霜绡）
南歌子（绣幕深朱户）
南歌子（心蹙黄金缕）
小重山（一叶西风生嫩凉）
清平乐（林臯叶脱）
清平乐（沈侯销瘦）
木兰花（罗襟粉汗和香浥）
玉连环（别酒更添红粉泪）
惜奴娇（玉立佳人）
蓦山溪（画桥流水）
西江月（携手看花深径）
摊破木兰花（桂叶眉丛恨自成）
点绛唇（十二层楼）
诉衷情（不堪回首卧云乡）
诉衷情（半销檀粉睡痕新）
怨三三（玉津春水如蓝）
醉春风（楼外屏山秀）
忆秦娥（晓朦胧）
忆秦娥（风惊幕）
忆秦娥（着春衫）
河满子（每恨相逢薄处）
御街行（松门石路秋风扫）

连理枝（绣幌闲眠晓）
金凤钩（江南又叹流寓）
芳洲泊（露叶栖萤）
水调歌头（彼美吴姝唱）
摊破浣溪沙（曲蹬斜阑出翠微）
江南曲（蝉韵清弦）
江南曲（鸦轧齐榜）
江南曲（小苑浴兰）
楼下柳（满马京□）
吴门柳（窈窕盘门西转路）
吴门柳（啸度万松千步岭）
雁后归（巧翦合欢罗胜子）
雁后归（鸦背夕阳山映断）
雁后归（翡翠楼高帘幕薄）
鸳鸯梦（午醉厌厌醒自晚）
念彩云（流水苍山带郭）
烛影摇红（波影翻帘）
小重山（花院深疑无路通）
绿头鸭（玉人家）
减字浣溪沙（秋水斜阳演漾金）
减字浣溪沙（三扇屏山匝象床）
减字浣溪沙（鼓动城头啼暮鸦）
减字浣溪沙（烟柳春梢蘸晕黄）
减字浣溪沙（梦想西池辇路边）
减字浣溪沙（莲烛啼痕怨漏长）
减字浣溪沙（闲把琵琶旧谱寻）
减字浣溪沙（鹦鹉无言理翠襟）

减字浣溪沙（鹦鹉惊人促下帘）
减字浣溪沙（宫锦袍熏水麝香）
减字浣溪沙（青翰舟中祓禊筵）
减字浣溪沙（浮动花钗影鬓烟）
减字浣溪沙（两点春山一寸波）
减字浣溪沙（清浅陂塘藕叶干）
减字浣溪沙（楼角初销一缕霞）
琴调相思引（团扇单衣杨柳陌）
贺铸词集卷四
天门谣（牛渚天门险）
献金杯（风软香迟）
清平乐（阴晴未定）
清平乐（小桃初谢）
摊破浣溪沙（湖上秋深藕叶黄）
摊破浣溪沙（双凤箫声隔彩霞）
惜双双（皎镜平湖三十里）
思越人（紫府东风放夜时）
思越人（怊怅离亭断彩襟）
鹤冲天（冬冬鼓动）
小重山（飘径梅英雪未融）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浣溪沙（翠縠参差拂水风）
浣溪沙（云母窗前歇绣针）
浣溪沙（叠鼓新歌百样娇）
江城子（麝熏微度绣芙蓉）
浪淘沙（一叶忽惊秋）
木兰花（佩环声认腰肢软）

木兰花（银箦雁柱香檀拨）
蝶恋花（小院朱扉开一扇）
石州引（薄雨初寒）
失调名（罗帷映月）
减字木兰花（簪花照镜）
凤栖梧（为问宛溪桥畔柳）
南柯子（斗酒才供泪）
望湘人（厌莺声到枕）
谒金门（杨花落）
蝶恋花（几许伤春春复暮）
小梅花（思前别）
乌啼月（牛女相望处）
簇水近（一笛清风弄袖）
画眉郎（雪絮雕章）
试周郎（乔家深闭郁金堂）
新念别（湖上兰舟暮发）
谒金门（溪声急）
减字木兰花（冷香浮动）
摊破浣溪沙（锦鞯朱弦瑟瑟徽）
失调名（风头梦雨吹成雪）
失调名（长廊碧瓦）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同原版纸书

导读

钟振振

一

北宋著名词人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市）人。

贺家五世担任武职，方回本人的形相和性情亦颇威武豪放。他“仪观甚伟，如羽人剑客”（宋程俱《贺方回诗集序》），“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为人“豪爽精悍”（宋程俱《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少时侠气盖一座，驰马走狗，饮酒如长鲸”（《贺方回诗集序》）。其仕宦生涯，也从武弁开始。然而，他并不纯粹是一介赳赳武夫，“始七龄”即学诗（《庆湖遗老诗集自序》），然后更“书无所不读”（《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暇时“俯首北窗下，作牛毛小楷，雌黄不去手，反如寒苦一书生”（《贺方回诗集序》），终至“老于文学，泛观古今，词章议论，迥出流辈”（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引李清臣语），因而得到李清臣、苏轼等的推荐，改入文阶。

他既才兼文武，又有着较出色的宦绩，“在筦库，常手自会计，其于窒罅漏逆奸欺无遗察；治戎器，坚利为诸路第一；为巡检，日夜行所部，岁裁一再过家，盗不得发；摄临城令，三日决滞狱数百，邑人骇叹；监两郡，狡吏不得措其私”。但由于秉性刚直，“遇贵势不肯为从谀”（《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

口诋无遗词”（宋叶梦得《贺铸传》），故尔一生屈居下僚，止做到泗州、太平州通判，“用不极其才以老”（《宋故朝奉郎贺公墓志铭》）。晚年退居吴下，闭门读书校勘，卒于常州，享年七十四岁。

二

贺铸的诗固然当世即播在人口，“虽坡、谷亦深嘉屡叹”（宋刘克庄《跋徐总管诗卷》），但唐音恢宏，后难为继，有宋一代的戛戛独造实在于词，他主要是以词而彪炳文坛的。其辞世之日，留下词作凡五百馀篇，经过八百多年的星移物换，今尚存二百八十六阕（含残篇断句），数量之夥，仅次于苏轼而居北宋之亚。

贺铸词题材广泛。其压卷之作，非《六州歌头》莫属。词中追忆少时的豪侠，一吐当前西夏入侵，民族多难，身为甲士，却因朝廷妥协而无路请缨的满腔忠愤，声情激越，曲调悲凉，千载之下犹生气凛凛。靖康之前能与南宋抗手的爱国词作，实仅此与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两篇而已。

《行路难》、《将进酒》是习用的乐府古题，汉魏以还作者甚众，李白四首最为传诵。而贺铸竟能转用词体出新，抒写自己怀才不遇、藉酒浇愁的精神痛苦，表示自己愤世嫉俗、誓与官场龌龊分袂的决心，这在词林中也算得上别开生面。

《捣练子》组词继承了唐诗及敦煌民间词的优良传统，借捣衣寄远倾诉思妇征夫的哀怨，颇得风人之旨，也是宋词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台城游》一篇拈出陈后主故事，寄寓国亡于奢的历史教训，结拍更引小杜《泊秦淮》诗针砭时局，用心与王介甫《桂枝香》词正同。艺术上亦与王作工力悉敌，在宋代金陵怀古词中，可共周邦彦《西河》词

鼎足而三。

《芳心苦》是一首咏物词，通篇咏荷，却于花的形态不着点墨，而专力渲染她不与春芳争妍以取媚东君的高洁品质，及其无人赏识、自开自落的不幸遭遇。《骚》情《雅》意，寄兴无端，俨然有作者之精神与人格在，是学屈子《橘颂》而得其神髓者。

还有哀感顽艳的《半死桐》，与东坡《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堪称宋代悼亡词中的双璧。苏词迷离恍惚，荡气回肠，艺术境界差胜；而贺词末云“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见出夫妻感情之诚挚沉厚，与苏词相比可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贺词佳作尚有许多，未能遍举。

三

贺铸既以贵族血统而颠踬潦倒，武弁出身而博学好文，又面目丑陋而心地善良，性格豪放而情思绵邈，这坎坷的身世，复杂的个性，决定了他词作题材的不拘一隅，也决定了他词作艺术风格的多彩斑斓。张耒誉为“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贺方回乐府序》），可谓知言。

贺词在具体的艺术表现手法上也颇多独到之处。

他精通音律，擅长以密集回环的韵位、抑扬错综的韵声来突出作品的节奏感和音乐美。如《感皇恩》、《下水船》、《金凤钩》、《尉迟杯》、《六幺令》诸调之添叶多韵，《六州》、《水调》二《歌头》、《更漏子令》、《减兰》诸调之平仄通叶，皆是其例。尤其是《六州歌头》，三十九句押三十四韵，声该阴阳平上去，句短韵密，急管繁弦，

真如天风雷雨飘然而至，海瀑江涛倏忽以起。龙榆生先生谓贺氏“在东坡、美成间特能自开户牖，有两派之长而无其短”（《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这如果是指贺词能兼顾豪放与协律两端，虽作壮词亦不隳音乐声韵之道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善于融化前人成句如自己出，是贺词又一大特色。《将进酒》、《行路难》可为代表。两篇四十四句中，用前人语竟达二十二句之多，分别取材于《诗经》、《楚辞》、两《汉书》、《文选》、陶集、唐诗；时代由春秋战国、汉魏六朝而盛中晚唐；文体兼诗赋、尺牍、传记、谣谚；书类括经、史、集；方法或正用，或反用，或整用，或嵌用，或化用，或添字，或减字，或换字，信手拈来，融会贯通，真有鬼斧神工之妙。虽多用别人之言语而处处传达自己之心声，杂糅历代诸家各类典籍不同文体而浑然不可镌，无真实性情，广博学识，奇杰才华，安能办此？赵闻礼评曰：“是亦集句之义，然其间语意联属，飘飘然有豪纵高举之气。酒酣耳热，浩歌数过，亦一快也！”（《阳春白雪》外集）拳拳服膺，溢于言表，算得上贺氏知音。

张炎于贺铸独许其“善炼字面”（《词源·字面》），殊不知他更善炼意，王灼谓“语意精新，用心甚苦”（《碧鸡漫志》）是也。仅举其写“愁”一例，看他翻出多少花样！在他笔下，愁有长度，可以引伸——“江上暮潮，隐隐山横南岸。奈离愁、分不断”（《河传》）；愁有面积，会得蔓延——“愁随芳草，绿遍江南”（《怨三三》）；有体积，堪入斗量——“万斛闲愁量有剩”（《减字木兰花》）；有重量，好付船载——“彩舟载得离愁动”（《菩萨蛮》）；有颜色，能够抹在纸上——“小华笺，付与西飞去，印一双愁黛，再三归字，□九回肠”（《九回肠》）。一种抽象的情感，竟被词人写得触目可见、垂手可扪，怎不令人击节？至如《横塘路》连设三喻，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

黄时雨”比愁之多且久，愈发妙不可阶，无怪一时叹服，人称“贺梅子”，连黄庭坚也说“解道江南断肠句，祇今惟有贺方回”（《寄方回》）了。

四

在宋词发展史上，贺铸是个值得重视的人物。

自晚唐以迄北宋，词坛向来是婉约派一统天下，虽有苏轼举起豪放大旗，奈何积重难返，就连他的得意门生秦观也不得赢粮景从。在这种情况下，贺铸以其创作实践为东坡羽翼，就非常难能可贵。尽管其豪放词数量还嫌单薄，但质量之高，对南宋豪放派的启迪则不容低估。苏轼之“放”，多属旷放，其爱国词壮而不悲，真正具备辛派悲壮气质的爱国词，实肇源于贺铸《六州歌头》。由方回此词，经岳飞《满江红》、张元幹《贺新郎》、张孝祥《六州歌头》而到达辛弃疾，两宋爱国词的嬗递之迹，大略可见。至若李纲之曾次韵其《六幺令·金陵怀古》，辛词《一枝花·醉中戏作》“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句之从其“缚虎手，悬河口”句出，岳珂《祝英台近·北固亭》“历历数、西州更点”句之用其《天门谣》成句，则更明白地透露出南宋豪放派学习贺铸的消息。夏敬观曰：“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知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手批〈东山词〉》）这话是很有见地的。

再就婉约系统而言。婉约派自温韦始，辞采就有秾密、疏淡之分。西蜀多宗庭筠，南唐稍近端己。北宋衍波南唐，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秦观诸家皆倾向于清丽疏朗，晏幾道、周邦彦则界乎温韦之间，惟贺铸婉约之作笔端驱使温、李（商隐），浓墨重彩，独步飞卿后尘。至南宋格律派两大家，姜夔清峭，吴文英丽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仍是温韦并辔格局的延伸。“他日四明工琢句，瓣香应自庆湖来”（清周

之琦《十六家词录》），在秾密一派由温飞卿向吴梦窗的演进过程中，贺铸显然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对于词调的繁衍，贺氏也有不少贡献。集中《薄幸》、《海月谣》、《怨三三》、《醉春风》、《石州引》、《小梅花》、平韵《天香》及《忆秦娥》、仄韵《吴音子》等十数调，皆前人所无；《献金杯》、《望湘人》、《兀令》诸调，《词谱》注明宋人只此一首；《蕙清风》、《定情曲》、《摊破木兰花》等甚为《词谱》失收。其中多数当是他的自度曲或新翻谱。

贺铸凭藉自己的创作成绩，在词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当世即与晏幾道、秦观、周邦彦齐名。宋释惠洪赞其“吐语皆蝉蜕尘埃之表”（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王灼言“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时时得之”（《碧鸡漫志》）。清陈廷焯则曰：“方回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离骚》耶？《七发》耶？乐府耶？杜诗耶？吾乌乎测其所至。”（《云韶集》卷首《词坛丛话》）况周颐亦谓《东山词》“极厚”，“信能得其神似，进而窥苏辛堂奥何难矣！”（《历代词人考略》）近人吴梅先生仍称其“得力于《风》《雅》而出之以变化，故能具绮罗之丽而复得山泽之清”（《词学通论·概论·两宋》）。虽不无褒奖过当之处，而贺词之脍炙人口，于此犹可略见一斑。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贺铸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贺铸词的阅读和欣赏。】

贺铸词集卷一

天宁乐铜人捧露盘引

斗储祥，虹流祉，兆黄虞。未□□、□圣真符。千龄叶应，九河清、神物出龟图。□□□□，□盛时、朝野欢娱。

靡不覆，旋穹□，□□□，□坤舆。致万国、一变华胥。霞觞□□，□□□、□□□宸趋。五云长在，望子□、□□□□。

◎尧时，与群臣贤智到翠嫣之川，大龟负图来投尧，尧敕臣下写取，告瑞应。写毕，龟还水中。（《艺文类聚·祥瑞·龟》）

◎炎帝……时有流云洒液，是谓霞浆，服之得道，后天而老。（《拾遗记·炎帝神农》）

□□□七娘子

□波飞□□□向。□□□、□□□□在会稽。样。拥鼻微吟，捋须遐想。□□□□□□上。

会须加数□□酿。□□□、□□□□涨。美满孤帆，轻便双桨。中分□□□□往。□□□□寄月波□□□“拥鼻微吟，捋须遐想”，吾自得□□见招，因采其语赋此词。

◎宋明帝《文章志》曰：“（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世说新语·雅量》刘孝标注）

鸳鸯语七娘子

京江抵海边吴楚。铁瓮城、形胜无今古。北固陵高，西津横渡。几人携手分襟处。

凄凉渌水桥南路。奈玉壶、难叩鸳鸯语。行雨行云，非花非雾。为谁来为谁还去？

◎城高铁瓮横强弩。（唐杜牧《润州》，自注：“润州城，孙权筑，号为铁瓮。”）

◎元和初，有元彻、柳实者，……（南溟）夫人，赠以玉壶一枚，高尺馀。夫人命笔题玉壶诗赠曰：“来从一叶舟中来，去向百花桥上去。若到人间扣玉壶，鸳鸯自解分明语。”（《太平广记》）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唐白居易《花非花》）

璧月堂小重山

梦草池南壁月堂。绿阴深蔽日、啭鹂黄。淡蛾轻鬓似宜妆。歌扇小，烟雨画潇湘。

薄晚具兰汤。雪肌英粉腻、更生香。簟纹如水竟檀床。雕枕并，得意两鸳鸯。

◆是唐人小令，却非温飞卿一家。（夏敬观批语）

群玉轩小重山

群玉轩中迹已陈。江南重喜见、广陵春。纤秾合度好腰身。歌《水调》，清啭□□□。

团扇掩樱唇。七双胡蝶子、表□□。□□□复旧东邻。风月夜，怜取眼前人。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唐李白《清平调》）

◎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唐杜牧《隋苑》。广陵春：喻美人颜色。）

◎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束素。（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唐元稹《莺莺传》）

□□□小重山

隔水桃花□□□。□□□□□、□□□。□妆飞鹊镜台前。□□□，□□□□□。

□首已依然。断云疏雨后、更闻蝉。□□□叶付漪涟。驰寄与，人住玉溪边。

◎昔有夫妇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镜化鹊，飞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后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太平御览》）

辨弦声迎春乐

琼琼绝艺真无价。指尖纤，态闲暇。几多方寸关情话。都付与、弦声写。

三月十三寒食夜。映花月，絮风台榭。明月待欢来，久背面、秋千下。

◎更辨弦声觉指纤。（唐李商隐《水天闲话旧事》）

◎薛琼琼，开元宫中第一筝手。清明日上令宫妓踏青，狂生崔怀宝窃窥琼琼，悦之。因乐供奉杨羔，潜班中得之。羔令崔小词，方得见薛。崔作词云："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羔饮怀以熏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岁藟草，可令发白变黑，致长生之道。"及崔为荆南司录，琼琼理筝，为吏所收赴阙。明皇因以赐之。（《类说》）

◎江南谓情人为"欢"。（唐杜佑《通典》）

◎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唐李商隐《无题二首》）

攀鞍态迎春乐

逢迎一笑金难买。小樱唇，浅蛾黛。玉环风调依然在。想花下、攀鞍态。

伫倚碧云如有待。望新月，为谁双拜。细语人不闻，微风动、罗裙带。

◎再顾连城易，一笑千金买。（南朝王僧孺《咏宠姬》）

◎杨贵妃，小字玉环。（《杨太真外传》）

◎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唐李端《拜新月》）

辟寒金迎春乐

六华应腊妆吴苑。小山堂，晚张燕。赏心不厌杯行缓。待月度、银河半。

缥缈郢人歌已断。归路指，玉溪南馆。谁似辟寒金，□□与、空床暖。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战国宋玉《对楚王问》）

◎嗽金鸟，出昆明国，形如雀，色黄，常翱翔于海上。魏明帝时，其国来献此鸟，饴以真珠及龟脑，常吐金屑如粟，铸之，乃为器服。宫人争以鸟所吐金为钗珥，谓之辟寒金，以鸟不畏寒也。宫人相嘲弄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钿，那得帝王怜。"（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尔汝歌清商怨

劳生羁宦未易处。赖醉□□□。白眼青天，忘形相尔汝。

□□□□□□。□□□、送君南浦。雪暗沧江，□□□□□。

◎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唐杜甫《醉时歌》）

◎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清商怨

扬州商女□□□。□□□□□。□寄扁舟，江南湖北道。

津头龙祠屡□。□信指、半春前到。笑倚危樯，朝来风色好。

◎今朝风色好。（唐卢照邻《至陈仓晓晴望京邑》）

半死桐思越人，亦名鹧鸪天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晞。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乐府古辞《薤露》）

◆此词最有骨，最耐人寻味。（清陈廷焯《云韶集》）

◆悲惋于直截处见之，当时悼亡作。（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在悼亡词中，情文相生，等于孙楚。“鸳鸯”句与潘安仁诗“如彼翰林鸟，双飞一朝只”正同。下阕从“新垅”、“旧栖”见意。“原上草”二句悲新垅也，“空床”二句悲旧栖也。郭频伽词“挑灯影里，还认那人无睡”，宜其抚寒衣而陨涕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翦朝霞思越人　牡丹

云弄轻阴谷雨干。半垂油幕护残寒。化工着意呈新巧，翦刻朝霞饤露盘。

辉锦绣，掩芝兰。开元天宝盛长安。沉香亭子钩阑畔，偏得三郎带笑看。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宋苏轼《和述古冬日牡丹》）

◎翦刻彤云片，开张赤霞里。（唐元稹《红芍药》）

◎别有玉盘承露冷。（唐裴潾《长安牡丹》）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唐李白《清平调》）

◎三郎：指唐玄宗。

避少年思越人

谁爱松陵水似天。画船听雨奈无眠。清风明月休论价，卖与愁人直几钱。

挥醉笔，扫吟笺。一时朋辈饮中仙。白头□□江湖上，袖手低回避少年。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唐韦庄《菩萨蛮》）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唐李白《襄阳歌》）

◎中年涉事熟，欲学唾面娄。逡巡避少年，赴秽不敢酬。（唐唐彦谦《和陶渊明贫士》）

◆清风明月，本借消愁，乃买不费钱，而愁人不取，其愁宁可解耶！下阕言人见其于少年场中敛手绝迹，安知当日狂倾阮籍之杯，高咏谪仙之句，亦翩翩浊世之人。盖袖手避之者，即其《踏莎行》词所谓“元龙非复少时豪”，图耳根清净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意新。前四句岂非一首晚唐人之绝句？“袖手”句是宋人诗中佳句。（夏敬观批语）

□□□思越人

留落吴门□□□。□□□□□□□。扁舟更入毗陵道，却□□□□□□□。

□□念，付清觞。樵青与我和《沧浪》。浮云□是无根物，南北东西不碍狂。

◎肃宗赐高士玄真子张志和奴、婢各一人，玄真子配为夫妻，名曰渔僮、樵青。人问其故，答曰：“渔僮使卷钓收纶，芦中鼓枻。樵青使苏兰薪桂，竹里煎茶。”（宋钱易《南部新书》）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战国屈原《渔父》）

千叶莲思越人

闻你侬嗟我更嗟。春霜一夜扫秾华。永无清啭欺头管，赖有浓香着臂纱。

侵海角，抵天涯。行云谁为不知家。秋风想见西湖上，化出白莲千叶花。

◎乡人自称曰“吾侬”、“我侬”，称他人曰“渠侬”、“你侬”，问人曰“谁侬”。（元高德基《平江记事》）

◎觱篥，即今头管。（唐段成式《觱篥格》）

◆“你侬”，犹今北京语云“你能”也。末句平仄异。（夏敬观批语）

第一花思越人

豆蔻梢头莫漫夸。春风十里旧繁华。金楼玉蕊皆殊艳，别有倾城第一花。

青雀舫，紫云车。暗期归路指烟霞。无端却似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唐杜牧《赠别》）

◎金楼、玉蕊：喻美人。

◎青雀白鹄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玉胜，青气郁郁如云。（晋张华《博物志》）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

花想容武陵春

南国佳人推阿秀，歌醉几相逢。云想衣裳花想容。春未抵情浓。

津亭回首青楼远，帘箔更重重。今夜扁舟泪不供。犹听隔江钟。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三国魏曹植《杂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唐李白《清平调》）

◆“泪不供”颇新，却不甚安。（夏敬观批语）

□□□捣练子

楼上鼓，转□□。□□□□□□□。思妇想无肠可断，□□□□□□□。

◎莫唱《杨柳枝》，无肠与君断。（唐白居易《山游示小妓》）

夜捣衣捣练子

收锦字，下鸳机。净拂床砧夜捣衣。马上少年今健否，过瓜时见雁南归。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婉，凡八百四十字。（《晋书·列女传》）

◎瓜时，七月。（《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骃《集解》）

杵声齐捣练子

砧面莹，杵声齐。捣就征衣泪墨题。寄到玉关应万里，戍人犹在玉关西。

◆与“却望并州是故乡”诗句，“行人更在青山外”词句皆有“更行更远”之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夜如年捣练子

斜月下，北风前。万杵千砧捣欲穿。不为捣衣勤不睡，破除今夜夜如年。

翦征袍捣练子

抛练杵，傍窗纱。巧翦征袍斗出花。想见陇头长戍客，授衣时节也思家。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

望书归捣练子

边堠远，置邮稀。附与征衣衬铁衣。连夜不妨频梦见，过年惟望得书归。

◎过年：犹逾年。

◆观以上凡七言二句，皆唐人绝句作法。（夏敬观批语）

醉厌厌南歌子

紫陌青丝鞚，红尘白纻衫。谁怜绣户闭香奁。分付一春心事、两眉尖。

怯冷重熏被，羞明半卷帘。欢归斜□□□□。□□□□□□、醉厌厌。

◆“分付一春心事、两眉尖”句，写闺情极融浑。（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南歌子

疏雨池塘见，微风襟袖知。阴阴夏木啭黄鹂。何处飞来白鹭、立移时。

易醉扶头酒，难逢敌手棋。日长偏与睡相宜。睡起芭蕉叶上、自题诗。

◎微雨池塘见，好风襟袖知。（唐杜牧《秋思》）

◎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唐王维《积雨辋川庄作》）

◎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宋苏轼《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日长惟有睡相宜。（宋苏轼《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

◎尽日高斋无一事，芭蕉叶上坐题诗。（唐韦应物《闲居寄诸弟》）

◆“白鹭”句写景，“芭蕉”句写情，皆有闲适之致，淡而弥永。（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窗下绣—落索

初见碧纱窗下绣。寸波频溜。错将黄晕压檀花，翠袖掩、纤纤手。

金缕一双红豆。情通色授。不应学舞爱垂杨，甚长为、春风瘦。

◎寸波：眼波。

◎才子风流咏晓霞，倚楼吟住日初斜。惊杀东邻绣床女，错将黄晕压檀花。（唐杜牧《偶作》）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唐温庭筠《酒泉子》）

◎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汉司马相如《上林赋》）

◆妍情丽藻，颇似南唐。结句有含毫不尽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艳声歌太平时

蜀锦尘香生袜罗。小婆娑。个侬无赖动人多。是横波。

楼角云开风卷幕，月侵河。纤纤持酒艳声歌。奈情何。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个，指点辞，犹这也，那也……个侬，亦犹云那人也。（《诗词曲语辞汇释》）

◎目流睇而横波。（《文选》汉傅毅《舞赋》，李善注："横波，言目邪视如水之横波。"）

唤春愁太平时

天与多情不自由。占风流。云闲草远絮悠悠。唤春愁。

试作小妆窥晚镜，淡蛾羞。夕阳独倚水边楼。认归舟。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唐温庭筠《望江南》）

花幕暗太平时

绿绮新声隔坐闻。认殷勤。尊前为舞郁金裙。酒微醺。

月转参横花幕暗，夜初分。阳台拚作不归云。任郎瞋。

◎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司马）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按：司马相如有名琴曰“绿绮”。）

◎郁金，芳草也，染妇人衣最鲜明……染成则微有郁金之气。（《妆楼记》）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

晚云高太平时

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

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苏东坡之“与客携壶上翠微”（《定风波》）、贺东山之“秋尽江南叶未凋”（《太平时》），皆文人偶然游戏，非向《樊川集》中作贼。（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贺方回衍“秋尽江南叶未凋”，陈子高衍“李夫人病已经秋”，全用旧诗而为添声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钓船归太平时

绿净春深好染衣。际柴扉。溶溶漾漾白鸥飞。两忘机。

南去北来徒自老，故人稀。夕阳长送钓船归。鳜鱼肥。

◎溶溶漾漾白鸥飞，绿净春深好染衣。南去北来人自老，夕阳长送钓船归。（唐杜牧《汉江》）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列子·皇帝》）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唐张志和《渔歌子》）

爱孤云太平时

闲爱孤云静爱僧。得良朋。清时有味是无能。矫聋丞。

况复早年豪纵过，病婴仍。如今痴钝似寒蝇。醉懵腾。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唐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

◎自是少年豪横过，而今痴钝若寒蝇。（宋欧阳修《病告中怀子华原父》）

替人愁太平时

风紧云轻欲变秋。雨初收。江城水路漫悠悠。带汀洲。

正是客心孤迥处，转归舟。谁家红袖倚津楼。替人愁。

◎南陵水面漫悠悠，风紧云轻欲变秋。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唐杜牧《南陵道中》）

梦江南太平时

九曲池头三月三。柳毵毵。香尘扑马歕金衔。涴春衫。

苦笋鲥鱼乡味美，梦江南。阊门烟水晚风恬。落归帆。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临清流，为流杯曲水之饮。（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鲥鱼苦笋香味新。（唐韩偓《江楼》）

◆昔人谓南方笋鲫之美，不让莼鲈，诵此词下阕，知吴阊风味之佳，宋人已称羡之。恽南田诗“江南鲜笋趁鲥鱼”与此同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多以唐人成句入词，有天衣无缝之妙。（夏敬观总批《太平时》八首）

愁风月生查子

风清月正圆，信是佳时节。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

心将熏麝焦，吟伴寒虫切。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则鸣。（《古今注·鸟兽》。寒虫：谓蟋蟀。）

◎独照碧窗久，欲随寒烬灭。幽人将遽眠，解带翻成结。（唐韦应物《对残灯》）

绿罗裙生查子

东风柳陌长，闭月花房小。应念画眉人，拂镜啼新晓。

伤心南浦波，回首青门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春山烟欲收，天澹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五代牛希济《生查子》）

◎（张敞）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书·张敞传》）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陌上郎生查子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雨。双舻本无情，鸦轧如人语。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

◎洁妇者，鲁秋胡子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官于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妇人采桑，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若曝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飡。"下齎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吾不愿金，所愿卿无有外意，妾亦无淫佚之志。收子之齎与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唤妇至，乃向采桑者也。（汉刘向《列女传》）

卷春空定风波

墙上夭桃簌簌红。巧随轻絮入帘栊。自是芳心贪结子。翻使。惜花人恨五更风。

露萼鲜浓妆脸靓。相映。隔年情事此门中。粉面不知何处在。无奈。武陵流水卷春空。

◎又有墙头千叶桃，风动落花红蔌蔌。（唐元稹《连昌宫词》）

◎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唐王建《宫词》）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全用唐诗檃栝入律。（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桃贪结子，使人恨花易凋残。陈云伯《题眉楼图》云：“东风不结相思子，种得桃花当写愁。”因顾横波无子，于眉楼外种桃花，则又爱其能结子也。桃本无情，重至湖州之小杜，见其满枝结子，只自伤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行凤栖梧

流水长烟何缥缈。诘□□□，□逗渔舟小。夹岸桃花烂□□。□□□□□□□。

萧闲村落田畴好。避地移家，□□□□□。□□殷勤送归棹。闲边勿为他人道。

西笑吟凤栖梧

桃叶园林风日好。曲径珍丛，处处闻啼鸟。翠珥金丸委芳草。袜罗尘动香裙扫。

片帆乘兴东流早。每话长安，引领犹西笑。离索年多故人少。江南有雁无书到。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唐孟浩然《春晓》）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汉桓谭《新论·琴道》）

望长安凤栖梧

排办张灯春事早。十二都门，物色宜新晓。金犊车轻玉骢小。拂头杨柳穿驰道。

莼羹鲈脍非吾好。去国讴吟，半落江南调。满眼青山恨西照。长安不见令人老。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

◎长安不见使人愁。（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呈纤手木兰花

秦弦络络呈纤手。宝雁斜飞三十九。《徵韶》新谱日边来，倾耳吴娃惊未有。

文园老令难堪酒。蜜炬垂花知夜久。更须妩媚做腰肢，细学永丰坊畔柳。

◎筝柱斜列，参差如雁，故贯休诗云：“刻成筝柱雁相挨。”（宋傅幹《注坡词》）

◎（齐景公）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孟子·梁惠王下》）

◎莫惊此地逢春早，只为长安近日边。（唐方干《长安春日》。日边：谓京师，皇帝身边。）

◎文园令：指司马相如。

◎蜜炬：即蜡炬。

◎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唐孟棨《本事诗·事感》）

◆“垂”字新，“知”字乃得神。（夏敬观批语）

归风便木兰花

津亭薄晚张离燕。红粉□歌持酒劝。歌声煎泪欲沾襟，酒色□□□□□。

□□会有归风便。休道相忘秋后□。□□□抵故人心，惆怅故人心不见。

◆“煎”字新。（夏敬观批语）

续渔歌木兰花

中年多办收身具。投老归来无着处。四肢安稳一渔舟，只许樵青相伴去。

沧州大胜黄尘路。万顷月波难滓污。阿侬原是个中人，非谓鲈鱼留不住。

◎收身：谓退隐。

◎黄尘路：喻仕途。

◎司马太傅斋中夜坐，于时天月明净，都无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太傅因戏谢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世说新语·言语》）

◎吴人……自呼"阿侬"。（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惜馀春踏莎行

急雨收春，斜风约水。浮红涨绿鱼文起。年年游子惜馀春，春归不解招游子。

留恨城隅，关情纸尾。阑干长对西曛倚。鸳鸯俱是白头时，江南渭北三千里。

◎约，犹掠也。（《诗词曲语辞汇释》）

◎城隅：用《诗经·静女》“俟我于城隅”典，此指分手的地方。

◎关情纸尾：指分别之后互通书信，书末多深情叮咛之语。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唐杜甫《春日怀李白》）

◆起八字炼。（清陈廷焯《云韶集》）

◆低回尽致。贺公词只就众人所有之语运用入妙。（同上）

◆结得凄艳。（同上）

◆低徊曲折。方回词只就众人所有之语运用入妙，其长处正不可及。（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收”、“约”均炼熟。（夏敬观批语）

题醉袖踏莎行

浅黛宜颦，明波欲溜。逢迎宛似平生旧。低鬟促坐认弦声，霞觞滟滟持为寿。

浓染吟毫，偷题醉袖。寸心百意分携后。不胜风月两厌厌，年来一样伤春瘦。

◎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极妍丽，既病心痛，颦眉苦之。而端正之人体多宜便，因其颦蹙，更益其美。（唐成玄英《庄子》疏）

◎凡言“为寿”，谓进爵于尊者而献无疆之寿。（唐颜师古《汉书》注）

阳羡歌踏莎行

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想斩蛟灵，长桥□□□□□。

解组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元龙非复少时豪，耳根清净功名话。

◎义兴郡溪渚长桥下有苍蛟，吞啖人。周处执剑桥侧伺，久之遇出，于是悬自桥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数创。流血满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初学记》引晋祖台之《志怪》）

◎解组投簪：解组，犹解绶；投簪，丢下固冠用的簪子。比喻弃官。

◎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三国志·魏志·陈登传》。求田问舍：谓专营家产而无远大志向。）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东坡求田阳羡，人皆知之。方回与同调，见于此词。（夏敬观批语）

芳心苦踏莎行

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红衣落尽暗香残。（唐羊士谔《玩荷花》）

◎莲花不肯嫁春风。（唐韩偓《寄恨》）

◆（“断无”二句）身分。（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当年”二句）有“美人迟暮”之慨。（同上）

◆此词必有所指，特借荷寓言耳。通首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有多少惋惜，有多少慨叹！淋漓顿挫，一唱三叹，真能压倒今古。（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词应有所指。《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方回《踏莎行》（荷花）云“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下云“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西风误”，此词《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屏除簪绂，长揖归田，已如莲花之褪尽红衣，乃洗净铅华，而仍

含莲子中心之苦，将怨谁耶？故下阕言当初不嫁春风，本冀秋江自老，岂料秋风不恤，仍横被摧残，盖申足上阕之意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平阳兴踏莎行

凉叶辞风，流云卷雨。寥寥夜色沉钟鼓。谁调清管度新声，有人高卧平阳坞。

草暖沧洲，潮平别浦。双凫乘雁方容与。深藏华屋锁雕笼，此生乍可输鹦鹉。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平阳邬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暂闻，甚悲而乐之。（《文选》汉马融《长笛赋序》）

◎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汉扬雄《解嘲》）

晕眉山踏莎行

镜晕眉山，囊熏水麝。凝然风度长闲暇。归来定解鹔鹴裘，换时应倍骅骝价。

殢酒伤春，添香惜夜。依稀待月西厢下。梨花庭院雪玲珑，微吟独倚秋千架。

◎五代宫中画眉，一曰“开元御爱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又曰“却月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一名“横烟眉”；十曰“倒晕眉”。（《妆台记》）

◎天宝初，虞人获水麝。诏养之。脐中唯水，沥滴于斗水中，用洒衣，至败香不歇。每取，以针刺之，捉以真雄黄，香气倍于肉麝。（唐李石《续博物志》）

◎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着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西京杂记》）

◎后魏曹彰性倜傥，偶逢骏马，爱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予有美妾，可换，惟君所选。”马主因指一妓，彰遂换之。（唐李冗《独异志》）

◎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穆天子传》。郭璞注“华骝”：“色如华而赤。”）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唐元稹《莺莺传》）

◎隔墙梨雪又玲珑。（唐韦庄《浣溪沙》）

思牛女踏莎行

楼角参横，庭心月午。侵阶夜色凉经雨。轻罗小扇扑流萤，微云度汉思牛女。

拥髻柔情，扶肩昵语。可怜分破□□□。□□□□有佳期，人间底事长如许。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唐李善《文选》注引曹植《九咏》注）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唐杜牧《秋夕》）

◎伶玄，字子于……子于老休，买妾樊通德，……颇能言赵飞燕姊弟故事。子于闲居，命言，厌厌不倦。子于语通德曰："斯人俱灰灭矣。当时疲精力驰，骛嗜欲蛊惑之事，宁知终归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子于亦然。（《伶玄自叙》）

◎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唐陈鸿《长恨歌传》）

负心期浣溪沙

节物侵寻迫暮迟。可胜摇落长年悲。回首五湖乘兴地，负心期。

惊雁失行风翦翦，冷云成阵雪垂垂。不拚尊前泥样醉，个能痴。

◎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兮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侧侧轻寒翦翦风。（唐韩偓《寒食夜》）

醉中真减字浣溪沙

不信芳春厌老人。老人几度送馀春。惜春行乐莫辞频。

巧笑艳歌皆我意，恼花颠酒拚君瞋。物情惟有醉中真。

◎巧笑倩兮。（《诗经·卫风·硕人》）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唐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长安进士郑愚、刘参、郭保衡、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妓三五人，乘小犊车，指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谓之“颠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惟有醉时真。（宋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

◆意新。《词律》以多三字者为《摊破浣溪沙》；此则多三字者为《浣溪沙》，少三字者谓之“减字”。（夏敬观批语）

频载酒减字浣溪沙

金斗城南载酒频。东西飞观跨通津。漾舟聊送雨馀春。

桃李趣行无算酌，桑榆收得自由身。酣歌一曲太平人。

◎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唐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

◆“趣行”字新。（夏敬观批语）

掩萧斋减字浣溪沙

落日逢迎朱雀街。共乘青舫度秦淮。笑拈飞絮罥金钗。

洞户华灯归别馆，碧梧红药掩萧斋。愿随明月入君怀。

◎朱城九门门九闺，愿逐明月入君怀。（南朝鲍照《代淮南王》）

杨柳陌减字浣溪沙

兴庆宫池整月开。□□□□缕金鞋。后庭芳草绿缘阶。

祓禊归□杨柳陌，□□□落凤凰钗。细风抛絮入人怀。

◎长短春草绿，缘阶如有情……睹物知妾怨，希君种后庭。（唐李白《寄远》）

◆“抛”字新。（夏敬观批语）

换追风减字浣溪沙

掌上香罗六寸弓。雍容胡旋一盘中。目成心许两匆匆。

别夜可怜长共月，当时曾约换追风。草生金埒画堂空。

◎赵飞燕体轻，能掌上舞。（《太平御览·乐部·舞》）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楚辞·九歌·少司命》）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谢庄《月赋》）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竞埒。时人号曰“金埒”。（《世说新语·汰侈》）

最多宜减字浣溪沙

半解香绡扑粉肌。避风长下绛纱帷。碧琉璃水浸琼枝。

不学寿阳窥晓镜，何烦京兆画新眉。可人风调最多宜。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太平御览·时序部·人日》）

◎（张敞）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有司以奏敞，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书·张敞传》）

锦缠头减字浣溪沙

旧说山阴禊事修。漫书茧纸叙清游。吴门千载更风流。

绕郭烟花连茂苑，满船丝竹载《凉州》。一标争胜锦缠头。

◎《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游山阴，与太原孙统……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引唐何延之《兰亭记》）

◎绕郭烟波浮泗水，一船丝竹载《凉州》。（唐薛能《清河泛舟》）

◎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将进酒小梅花

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黄埃赤日长安道。倦客无浆马无草。开函关。掩函关。千古如何，不见一人闲。

六国扰。三秦扫。初谓商山遗四老。驰单车。致缄书。裂荷焚芰，接武曳长裾。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乡安稳处。生忘形。死忘名。谁论二豪，初不数刘伶。

◎城边路，今人犁田古人墓。（唐顾况《短歌行》）

◎岸上沙，昔时江水今人家。（唐顾况《短歌行》）

◎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唐顾况《长安道》）

◎如何百年内，不见一人闲。（唐戴叔伦《淮南逢董校书》）

◎商山遗四老：秦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避秦乱，隐商山，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时称“商山四皓”。高祖召，不应。后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留侯计，迎四皓，辅太子，遂使高祖辍废太子之议。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楚辞·离骚》）

◎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

◎接武：步履相接，犹接踵。

◎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汉书·邹阳传》。曳裾：拖着衣襟，“曳裾王门”之省称，比喻在王侯权贵门下作食客。）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唐杜甫《醉时歌》）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文选·酒德颂》。李善注：“二豪，公子、处士也。”）

◆右三阕（指本篇、下篇及后“思前别”三首《小梅花》）檃括唐人诗歌为之，是亦集句之义。然其间语意联属，飘飘然有豪纵高举之气。酒酣耳热，浩歌数过，亦一快也。（宋赵闻礼《阳春白雪·外集》）

◆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类乐府，词中别调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小梅花》系东山创调，一名《梅花引》，体近古乐府，宜径用古乐府作法，软句弱韵，均所最忌。贺作笔力徒健，《词律》收向子諲作，不逮贺作远甚，而反谓胜之，真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矣。（蔡嵩云《柯亭词论》）

◆是汉魏乐府。（夏敬观批语）

行路难小梅花

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

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记《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

◎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世说新语·赏誉》）

◎（朱）震字伯厚，初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谴超，超诣狱谢。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后汉书·陈蕃传》）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后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义归，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后汉书·雷义传》）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三国魏曹植《名都篇》）

◎酌以大斗，以祈黄耇。（《诗经·大雅·行苇》。朱熹《诗集传》：“此颂祷之辞。欲其饮此酒而得老寿。”）

◎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唐韩琮《春愁》）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汉辛延年《羽林郎》）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乐府诗集》引《汉武帝故事》曰：“帝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与群臣饮宴。帝欢甚，乃自作《秋风辞》。”）

◎愁来一日即为长。（唐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

◆“车如鸡栖马如狗”，用古谚语，绝似稼轩手笔。（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掇拾古语，运用入化。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赵闻礼所谓“酒酣耳热，浩歌数过，亦一快也”。（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节短而韵长，调高而音凄，其雄恢才笔，可与放翁、稼轩争驱夺槊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稼轩豪迈之处，从此脱胎。豪而不放，稼轩所不能学也。（夏敬观批语）

东邻妙木兰花

张灯结绮笼驰道。六六洞天连夜到。昭华吹断《紫云回》，怊怅人间新梦觉。

倾城犹记东邻妙。尊酒相逢留一笑。卢郎任老也多才，不数五陵狂侠少。

◎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府，金玉珍宝不可称言。……玉管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辚相次，吹息亦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琯”。（《西京杂记》）

◎上尝坐朝，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退朝，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上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予以上清之乐，寥亮清越，殆非人间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诸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回，以玉笛寻之，尽得之矣，坐朝之际，虑忽遗忘，故怀玉笛，时以手指上下寻，非不安。”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其声寥寥然，不可名言也。力士又再拜，且请其名。上笑言曰：“此曲名《紫云回》。”遂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唐郑綮《开天传信记》）

◎卢家有子弟，年已暮，而犹为校书郎。晚娶崔氏子，崔有词翰，结褵之后，微有慊色。卢因请诗以述怀为戏，崔立成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南部新书·丁》）

问歌颦雨中花

清滑京江人物秀。富美发、丰肌素手。宝子馀妍，阿娇馀韵，独步秋娘后。

奈倦客襟怀先怯酒。问何意、歌颦易皱。弱柳飞绵，繁花结子，做弄伤春瘦。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唐杜牧《杜秋娘诗》）

◎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騃冶多态，（炀）帝宠爱之特厚。（唐颜师古《隋遗录》）

◎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馀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汉武故事》）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唐杜牧《杜秋娘诗》序）

◆上阕实赋其人，下阕飞绵结子之感。诵“容易生儿似阿侯”句，东山却被做弄，倦客伤春，徒怜瘦损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画楼空诉衷情

吴门春水雪初融。触处小桡通。满城弄黄杨柳，着意恼春风。

弦管闹，绮罗丛。月明中。不堪回首，双板桥东，罨画楼空。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五代李煜《虞美人》）

偶相逢诉衷情

彩山涌起翠楼空。箫鼓沸春风。桂娥唤回清昼，夹路宝芙蓉。

长步障，小纱笼。偶相逢。艳妆宜笑，隐语传情，半醉醒中。

◆“唤回”，新颖。（夏敬观批语）

步花间诉衷情

凭陵残醉步花间。风绰佩珊珊。蹋青解红人散，不耐日长闲。

纤手指，小金环。拥云鬟。一声《水调》，两点春愁，先占眉山。

◎时闻杂佩声珊珊。（唐杜甫《郑驸马宅宴洞中》）

◎蹋青：即踏青。

◎队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儿队凡七十二人……九曰儿童解红队，衣紫绯绣襦，系银带，冠花砌凤冠，绶带。（《宋史·乐志》）

◆“绰”字炼熟。（夏敬观批语）

醉梦迷丑奴儿

深坊别馆兰闺小，障掩金泥。灯映玻璃。一枕浓香醉梦迷。

醒来拟作清晨散，草草分携。柳巷鸦啼。又是明朝日向西。

◎柳巷向陂斜，回阳噪乱鸦。（唐耿湋《题杨著别业》）

忍泪吟丑奴儿

十年一觉扬州梦，雨散云沉。隔水登临。扬子湾西夕照深。

当时玉管朱弦句，忍泪重吟。辨取沾襟。饾饤西风□□□。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玉管朱弦莫急催，容听歌送十分杯。长爱《夫怜》第二句，倩君重唱“夕阳开”。（唐白居易《听歌六绝句·想夫怜》）

◎又有饾饤一语，为零碎凑合之义。（《诗词曲语辞汇释》）

◆“深”字妙。（夏敬观批语）

凌歊引铜人捧露盘引

控沧江。排青嶂，燕台凉。驻彩仗、乐未渠央。岩花磴蔓，妒千门、珠翠倚新妆。舞闲歌悄，恨风流、不管馀香。

繁华梦，惊俄顷，佳丽地，指苍茫。寄一笑、何与兴亡。量船载酒，赖使君、相对两胡床。缓调清管，更为侬、三弄斜阳。

◎黄山在县西北五里，上有宋凌歊台，周回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石碑见存。（《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太平州当涂县》）

◎千门：指宫廷。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唐李白《清平调》）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谢朓《入朝曲》）

◎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船，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覆没饮之，惫即往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随即益之，不亦快乎！"（《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

◎唯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残阳。（唐李郢《江上逢羽林王将

军》）

◆“江”字叶。“寄一笑”句为全词之眼。（夏敬观批语）

秋风叹燕瑶池

琼钩褰幔。秋风观。漫漫。白云联度河汉。长宵半。参旗烂烂。何时旦。

命闺人、金徽重按。商歌弹。依稀《广陵》清散。低眉叹。危弦未断。肠先断。

◎齐桓公夜出迎客，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裴骃《集解》）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世说新语·雅量》）

◎挥危弦则涕流。（《文选·七命》。李善注：“郑玄《论语注》曰：‘危，高也。’”）

◆结句极沉痛，如孟才人之歌《河满》，寸寸回肠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弹”字作去声用似欠，或与前“漫”字同为挟叶平韵，未可以东坡词例之。（夏敬观批语）

断湘弦万年欢

淑质柔情，靓妆艳笑，未容桃李争妍。红粉墙东，曾记窥宋三年。不间云朝雨暮，向西楼、南馆留连。何尝信，美景良辰，赏心乐事难全。

青门解袂，画桥回首，初沉汉佩，永断湘弦。漫写浓愁幽恨，封寄鱼笺。拟话当时旧好，问同谁、与醉尊前。除非是，明月清风，向人今夜依然。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

◎感交甫之丧佩。（《文选·江赋》。李善注：“《韩诗内传》曰：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鱼笺：鱼子笺的简称，古代的一种布目纸，产于蜀地。又同“鲤书”，代指书信。

◎刘尹曰：“清风朗月，辄思玄度。”（《世说新语·言语》）

◆回环宛转，清真作法如此。（夏敬观批语）

子夜歌忆秦娥

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

王孙何许音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

◎百鸟有啼时，子规声不歇。春寒四邻静，独叫三更月。（唐雍陶《闻子规》）

◎王孙游兮不归。（《楚辞·招隐士》）

独倚楼更漏子

上东门，门外柳。赠别每烦纤手。一叶落，几番秋。江南独倚楼。

曲阑干，凝伫久。薄暮更堪搔首。无际恨，见闲愁。侵寻天尽头。

◎上东门，洛阳东面门也。（《太平寰宇记·河南道·西京·河南府·洛阳县》）

◎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

◎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淮南子·说山》）

◎伫为有所企待之义，与凝字合成一辞，仍为发怔或出神之义。……有为凝望义者，凡凭高危阑有所企望者属之。（《诗词曲语辞汇释》）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宋柳永《凤栖梧》）

翻翠袖更漏子

绣罗垂，花蜡换。问夜何其将半。侵舄履，促杯盘。留欢不作难。

令随阄，歌应弹。舞按《霓裳》前段。翻翠袖，怯春寒。玉阑风牡丹。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宋欧阳修《归田录》）

◎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小雅·庭燎》）

◎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史记·滑稽列传》）

◎《霓裳羽衣曲》，起于开元，盛于天宝也。（唐白居易《新乐府·法曲歌》自注）

◎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唐白居易《和燕子楼》）

◆此“弹”字亦仄用。观此北宋时《霓裳曲》亦只存前段，至南宋白石谱《中序第一》，亦前段也。（夏敬观批语）

付金钗更漏子

付金钗，平斗酒。未许解携纤手。吟警句，写清愁。浮骖为少留。

旧游赊，新梦后。月映隔窗疏柳。闲砚席，剩衾裯。今秋似去秋。

◎泥他沽酒拔金钗。（唐元稹《遣悲怀》）

◎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南朝庾信《拟咏怀》）

伴登临中吕宫丑奴儿

中吴茂苑繁华地，冠盖如林。桃李成阴。若个芳心、真个会琴心。

高秋霁色清于水，月榭风襟。且伴登临。留与他年、尊酒话而今。

◎冠盖如云，七相五公。（汉班固《西都赋》）

苗而秀中吕宫丑奴儿

吴都佳丽苗而秀，燕样腰身。按舞华茵。促遍《凉州》、罗袜未生尘。

□□□□□□透，歌怨眉颦。张燕宜频。□□□□、□□□□□。

◎厥粲伊何，既苗而秀。（晋枣嵩《赠杜方叔》）

◎宜主幼聪悟，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长而纤便轻细，举止翩然，人谓之“飞燕”。（《赵飞燕外传》）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东吴乐尉迟杯

胜游地。信东吴绝景饶佳丽。平湖底。见层岚，凉月下，闻清吹。人如秾李。泛襟袂。香润蘋风起。喜凌波、素袜逢迎，领略当歌深意。

鄂君被。双鸳绮。垂杨荫，夷犹画舲相舣。宝瑟弦调，明珠佩委。回首碧云千里。归鸿后、芳音谁寄。念怀县、青鬓今无几。枉分将、镜里华年，付与楼前流水。

◎江南佳丽地。（南朝谢朓《入朝曲》）

◎清吹：清越的管乐，如笙笛之类。

◎何彼秾矣，华如桃李。（《诗经·召南·何彼秾矣》）

◎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战国宋玉《风赋》）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汉曹操《短歌行》）

◎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说苑·善说》）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馀里，故人心尚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离别此。（《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

◎碧云千里暮愁合。（唐许浑《和友人送僧归桂州灵岩寺》）

台城游水调歌头

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台城游冶，襞笺能赋属宫娃。云观登临清夏。璧月留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

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篷窗罅，犹唱《后庭花》。

◎南国，谓江南也。（《楚辞·九章·橘颂》王逸章句）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唐刘禹锡《台城》。六代：三国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建康，吴名“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市，史称“六代”或“六朝”。）

◎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妇人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馀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南史·陈后主本纪》）

◎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南史·张贵妃传》）

◎干芦一炬火，回首是平芜。（唐杜牧《台城曲》）

◎谁怜容足地，却羡井中蛙。（唐杜牧《台城曲》）

◎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书仆射袁宪、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侍侧。宪劝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后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及当，吾自有计。”乃逃于井。二人苦谏不从，以身蔽井。后主与争久之方得入。……既而军人窥井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南史·陈后主本纪》）

◎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曰乌衣，去朱雀桥不远。（《景定建康志》）

◎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也。初与陇西计吏俱至洛阳，被发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金帛佳绵则不肯受。（《晋书·董京传》）

◎相逢狭路间，路隘不容车。（古乐府《相逢狭路间行》）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杜牧《泊秦淮》）

◎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辞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也。（《隋书·五行志》）

潇湘雨满庭芳

一阕离歌，满尊红泪，解携十里长亭。木兰归棹，犹倚彩蘋汀。鸦噪黄陵庙掩，因想像、鼓瑟湘灵。渔村远，烟昏雨淡，灯火两三星。

愁听。檣影外，繁声骤点，□□□□。□□□□□，浓睡香屏。入梦难留□□，□□□、□□□□。□窗晓，云容四敛，江上数峰青。

◎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年至十五，容貌绝世。……谷习出守常山郡……以千金宝赂聘得之，既得，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即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晋王嘉《拾遗记》）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南朝庾信《哀江南赋》）

◎木兰洲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也。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舟至今在洲中。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南朝任昉《述异记》）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南朝柳恽《江南曲》）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唐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何减秦郎！（夏敬观批语）

念离群沁园春

宫烛分烟，禁池开钥，凤城暮春。向落花香里，澄波影外，笙歌迟日，罗绮芳尘。载酒追游，联镳归晚，灯火平康寻梦云。逢迎处，最多才自负，巧笑相亲。

离群。客宦漳滨。但惊见、来鸿归燕频。念日边消耗，天涯怅望，楼台清晓，帘幕黄昏。无限悲凉，不胜憔悴，断尽危肠销尽魂。方年少，恨浮名误我，乐事输人。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时惟清明取榆柳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惟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韩翃《寒食》）

◎赵次公曰：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清仇兆鳌杜甫《夜》注）

◎日边：谓京师。

◎镳，马衔也。（《说文解字》）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巧笑倩兮。（《诗经·卫风·硕人》）

宛溪柳六幺令

梦云萧散，帘卷画堂晓。残薰尽烛隐映，绮席金壶倒。尘送行鞭袅袅。醉指长安道。波平天渺。兰舟欲上，回首离愁满芳草。

已恨归期不早。枉负狂年少。无奈风月多情，此去应相笑。心记新声缥缈。翻是相思调。明年春杪。宛溪杨柳，依旧青春为谁好。

◎笙歌一曲倒金壶。（唐郑谷《席上赠歌者》）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五代李煜《清平乐》）

◆后遍笔如辘轳。（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朱孝臧批语）

伤春曲满江红

火禁初开，深深院、尽重帘箔。人自起、翠衾寒梦，夜来风恶。肠断残红和泪落，半随经雨飘池角。记采兰、携手曲江游，年时约。

芳物大，都如昨。自怨别，疏行乐。被无情双燕，短封难托。谁念东阳销瘦骨，更堪白纻衣衫薄。向小窗、题满杏花笺，伤春作。

◎（寒食）禁火三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五代冯延巳《蝶恋花》）

◎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兰水上以祓除不祥。……于是士女相与戏谑。（宋朱熹《诗集传》）

◎曲江池：此以唐长安曲江池代指宋东京金明池。

◎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南朝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

◎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梁书·沈约传》。东阳：指沈约，他曾为东阳太守。）

◎新裁白纻做春衣。（唐雍陶《公子行》）

◆咏风雨摧花，而词心宛转随之，情与景皆臻妙境。下阕骨瘦更堪衣薄，乃加倍写愁法。结句亦简洁。（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人自起”句挺接，妙极。此篇所用虚字，前后贯串。此类处所又清真所同。（夏敬观批语）

横塘路青玉案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唐李商隐《锦瑟》）

◎一川，估量情形之辞，犹云满地或一片也。（《诗词曲语辞汇释》）

◎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间，梅欲黄落则水润土溽，础壁皆汗，蒸郁成雨，其霏如雾，谓之“梅雨”。（宋陆佃《埤雅》）

◆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黄时雨”为绝唱，盖用寇莱公语也。寇诗云：“杜鹃啼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潘惇《潘子真诗话》）

◆贺方回初在钱塘（按当作“横塘”），作《青玉案》，鲁直喜之，赋绝句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集中如《青玉案》者甚众。大抵二公（按指贺铸、周邦彦）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予故谓“语意精新，用心甚苦”。（宋王灼《碧鸡漫志》）

◆情景欲绝。（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叠写三句闲愁，真绝唱！（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贺方回《青玉案》："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不特善于喻愁，正以琐碎为妙。（清沈谦《填词杂说》）

◆方回《青玉案》词，工妙之至，无迹可寻，语句思路亦在目前，而千人万人不能凑泊。（清先著、程洪《词洁》）

◆各调中惟此为中正之则，人因此词呼为"贺梅子"。词情词律高压千秋，无怪一时推服。涪翁有云："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信非虚言。（清万树《词律》）

◆词有袭前人语而得名者，虽大家不免，如方回"梅子黄时雨"、耆卿"杨柳岸、晓风残月"、少游"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幼安"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等句，惟善于调度，正不以有蓝本为嫌。（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按方回有小筑在姑苏盘门内（按当作"外"），地名横塘，时往来其间，有此作。方回以孝惠皇后族孙，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吴下，是此词作于退休之后也，自有一番不得意、难以显言处。言斯所居横塘断无宓妃到，然波光清幽，亦常目送芳尘，第孤寂自守，无与为欢，惟有春风相慰藉而已。次阕言幽居肠断，不尽穷愁，惟见烟草风絮、梅雨如雾，共此旦晚耳。无非写其景之郁勃岑寂也。（清黄苏《蓼园词选》）

◆一篇之工，脍炙人口，如"山抹微云"、"梅子黄时雨"、《暗香》、《疏影》、"春水"等篇，名实相副，则亦当之无愧色。（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一川”三句）一句一月，非一时也。不着一字，故妙。（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锦瑟”四句，花榭绮窗，只有春风吹到，其寂寥之况与离索之怀，皆寓其中。下阕“闲愁”以下四句用三叠笔写愁，如三叠《阳关》，令人凄绝。题标《横塘路》，当有伊人宛在，非泛写闲愁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稼轩秾丽之处，从此脱胎。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言苏、辛为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夏敬观批语）

人南渡感皇恩

兰芷满芳洲，游丝横路。罗袜尘生步。迎顾。整鬟颦黛，脉脉两情难语。细风吹柳絮。人南渡。

回首旧游，山无重数。花底深朱户。何处。半黄梅子，向晚一帘疏雨。断魂分付与。春将去。

◎采芳洲兮杜若。（《楚辞·九歌·湘君》）

◎一丛芳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南朝庾信《春赋》）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细风”二句）笔致宕往。（清陈廷焯《云韶集》）

◆（“半黄梅子”四句）骨韵俱高，情深一往。（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调与前首皆录别之作。前首云“目送芳尘去”，乃指人而言；此云“南渡”、“回首”，则就己而言。“细风”二句有远韵。下阕在万重山外寄思，由“花底”而“朱户”，而梅雨帘栊，离心层递而远，心凭谁寄，只可托付春风，惟名手能曲曲写出。（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薄幸

艳真多态。更的的、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相许，与写宜男双带。记画堂、斜月朦胧，轻颦微笑娇无奈。便翡翠屏开，芙蓉帐掩，与把香罗偷解。

自过了收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燕，丁宁深意，往来翻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暖，人闲昼永无聊赖。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的的：光亮、鲜明貌。“的”的本字当作“旳”。

◎眄睐：顾盼。

◎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莲。怀妊人带配，必生男。（《风土记》。宜男带当是以图案为宜男草的锦所制成的衣带。）

◆凡闺情之词，淡而不厌，哀而不伤，此作当之。（明吴从先辑《草堂诗馀隽》引明李攀龙）

◆耆卿于写景中见情，故淡远；方回于言情中布景，故秾至。（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意味极缠绵，而笔势极飞舞，宜其独步千古也。（清陈廷焯《云韶集》）

◆方回善用虚字，其味甚永。（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上阕追叙前欢，下阕言紫燕西来，已寄书多阻，姑借酒以消磨永

昼。乃酒消睡醒，仍日未西沉，清昼悠悠，遣愁无计，极写其无聊之思。原题曰“忆故人”，知其眷恋之深，调用《薄幸》，殆其自谓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两“便”字、两“与”字非复也，是文章变换处，出于有意。（夏敬观批语）

伴云来天香

烟络横林，山沉远照，逦迤黄昏钟鼓。烛映帘栊，蛩催机杼，共苦清秋风露。不眠思妇。齐应和、几声砧杵。惊动天涯倦宦，骎骎岁华行暮。

当年酒狂自负。谓东君、以春相付。流浪征骖北道，客樯南浦。幽恨无人晤语。赖明月曾知旧游处。好伴云来，还将梦去。

◎寒蛩乍响催机杼。（唐温庭筠《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

◎骎骎：以马急速奔驰比喻时光流逝之速。

◎东君：谓司春之神。

◎彼美淑姬，可与晤语。（《诗经·陈风·东门之池》）

◆稼轩所师。（夏敬观批语）

念良游满江红

山缭平湖，寒飙飏、六英纷泊。清镜晓、倚岩琪树，挠云珠阁。窈窕缯窗褰翠幕，尊前皓齿歌《梅落》。信醉乡、绝境待名流，供行乐。

时易失，今犹昨。欢莫再，情何薄。扁舟幸不系，会寻佳约。想见徘徊华表下，个身似是辽东鹤。访旧游、人与物俱非，空城郭。

◎六英：指雪花。

◎纷泊：纷纷落下，飞扬。

◎《梅花落》，本笛中曲也。（《乐府诗集·横吹曲辞》）

◎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杂篇·列御寇》）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飞冲天。（《搜神后记》）

寒松叹胜胜慢

鹊惊桥断，凤怨箫闲，彩云薄晚苍凉。难致祖洲灵草，方士神香。寒松半欹涧底，恨女萝、先委冰霜。宝琴尘网，□□□□，□□□□。

依□屐綦行处，酸心□，□□□□□□。□□帘垂窣地，簟竟空床。伤春燕归洞户，更悲秋、月皎回廊。同谁消遣，一年年、夜夜长。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风俗通》）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列仙传》）

◎祖洲近在东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万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长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当时活也，服之令人长生。（《十洲记》）

◎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唐白居易《李夫人》）

◎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愁霖腹疾俱难遣，万里西风夜正长。（唐李商隐《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予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

◆此悼亡词也。（夏敬观批语）

凤求凰胜胜慢

园林幂翠，燕寝凝香，华池缭绕飞廊。坐按吴娃清丽，楚调圆长。歌阑横流美眄，乍疑生、绮席辉光。文园属意，玉觞交劝，宝瑟高张。

南薰难销幽恨，金徽上，殷勤彩凤求凰。便许卷收行雨，不恋高唐。东山胜游在眼，待纫兰、撷菊相将。双栖安稳，五云溪、是故乡。

◎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南薰：古琴名。）

◎纫秋兰以为佩。（《楚辞·离骚》）

国门东好女儿

车马匆匆。会国门东。信人间、自古销魂处，指红尘北道，碧波南浦，黄叶西风。

堠馆娟娟新月，从今夜、与谁同。想深闺、独守空床思，但频占镜鹊，悔分钗燕，长望书鸿。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销魂处：指离别处。）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堠馆：犹馆驿。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唐杜甫《月夜》）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

◎镜听咒曰："并光类俪，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灶神，勿令人见，双手捧镜，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走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元伊世珍《琅嬛记》。占镜鹊：即占鹊镜。）

◎自怜断带日，偏恨分钗时。（南朝陆罩《闺怨》。分钗燕：即分燕钗。）

◆芊绵婉丽，款款深深。（清陈廷焯《云韶集》）

九回肠好女儿

削玉销香。不喜浓妆。倚高楼、望断章台路，但垂杨永巷，落花微雨，芳草斜阳。

赖有雕梁新燕，试寻访、五陵狂。小华笺、付与西飞去，印一双愁黛，再三归字，□九回肠。

◎削玉销香：谓美人消瘦。

◎楼高不见章台路。（五代冯延巳《鹊踏枝》）

◎永巷：永，长也。宫中之长巷，幽闭宫女之有罪者。（《三辅黄图·杂录》。此喻女子居所的孤独清冷。）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唐翁宏《春残》）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宋范仲淹《苏幕遮》）

月先圆好女儿

才色相怜。难偶当年。屡逢迎、几许缠绵意，记秋千架底，樗蒱局上，祓禊池边。

收贮一春幽恨，细书遍、砑绫笺。算蓬山、未抵屏山远，奈碧云易合，彩霞深闭，明月先圆。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

◎明月先圆：意指人未团圆。

绮筵张好女儿

绮绣张筵。粉黛争妍。记六朝、旧数闺房秀，有长圆璧月，永新琼树，随步金莲。

不减丽华标韵，更能唱、《想夫怜》。认情通、色受缠绵处，似灵犀一点，吴蚕八茧，汉柳三眠。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世说新语·贤媛》）

◎（东昏侯）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

◎《古解题》曰："《相府莲》者，王俭为南齐相，一时所辟皆才名之士。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谓如红莲映绿水。今号'莲幕'者，自俭始。其后语讹为'想夫怜'。"……《乐苑》曰："《想夫怜》，羽调曲也。"（《乐府诗集·相府莲》）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乡贡八茧之绵。（晋左思《吴都赋》）

◎玉溪生《江之嫣赋》云："岂如河畔牛星，隔岁止闻一过，不比苑中人柳，终朝剩得三眠。"注云："汉苑中有柳，状如人形，号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

舞迎春迎春乐

云鲜日嫩东风软。雪初融、水清浅。粉□舞按《迎春》遍。似飞动、钗头燕。

深折梅花曾寄远。问谁为、倚楼凄怨。身伴未归鸿，犹顾恋、江南暖。

◎疏影横斜水清浅。（宋林逋《山园小梅》）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

城里钟菩萨蛮

厌厌别酒商歌送。萧萧凉叶秋声动。小泊画桥东。孤舟月满篷。

高城遮短梦。衾藉馀香拥。多谢五更风。犹闻城里钟。

◆别后乌篷小泊，夜色清幽，正在拥衾不寐，着想无从，忽闻城内钟声，其来处当与伊人相近，一缕相思，逐钟声俱往，或随风吹到君边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望西飞清商怨

十分持酒每□□。□□□□□。□计留春，春随人去远。

东流□□□□。□□□、好凭双燕。望断西风，高楼帘幕卷。

东阳叹清商怨

流连狂乐恨景短。奈夕阳送晚。醉未成欢，醒来愁满眼。

东阳销瘦带展。望日下、旧游天远。泪洒春风，春风谁复管。

◎醉不成欢惨将别。（唐白居易《琵琶行》）

要销凝清商怨

雕梁寻巢旧燕侣。似向人欲语。试问来时，逢郎郎健否。

春风深闭绣户。尽便旋、一帘花絮。要自销凝，吟郎长短句。

想车音兀令

盘马楼前风日好。雪销尘扫。楼上宫妆早。认帘箔微开，一面嫣妍笑。携手别院重廊，窈窕花房小。任碧罗窗晓。

间阔时多书问少。镜鸾空老。身寄吴云杳。想轣辘车音，几度青门道。占得春色年年，随处随人到。恨不如芳草。

◎庾小征西尝出未还。妇母阮，是刘万安妻，与女上安陵城楼上。俄顷，翼归，策良马，盛舆卫。阮语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意色自若。（《世说新语·雅量》）

荆溪咏渔家傲

南岳去天才尺五。荆溪笠泽相吞吐。十日一风仍再雨。宜禾黍。秋成处处宜禾黍。

坊市万家连岛屿。长杨□□□□□。□□□□□□□。能歌舞。刘郎不□□□□。

吹柳絮鹧鸪词

月痕依约到西厢。曾羡花枝拂短墙。初未识愁那得泪，每浑凝梦奈馀香。

歌逢裊处眉先妩，酒半酣时眼更狂。闲倚绣帘吹柳絮，问何人似冶游郎。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莹，幽辉半床。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终夕无一言。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然，犹莹于茵席而已。（唐元稹《莺莺传》）

◎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汉书·张敞传》）

◎自后相逢眼更狂。（唐韩偓《五更》）

◎闲倚绣帘吹柳絮，日高深院断无人。（唐李商隐《访人不遇留别馆》）

◎道逢游冶郎，恨不早相识。（南朝乐府《孟珠》）

◆闲情之作，虽属词中下乘，然亦不易工。……盖摹色绘声，碍难着笔；第言姚冶，易近纤佻；兼写幽贞，又病迂腐。然则何为而可？曰：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韦，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古人词如……贺方回之"初未试愁那是泪，每浑疑梦奈馀香。"……似此则婉转缠绵，情深一往，丽而有则，耐人玩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下半"歌袅"、"酒酣"二句描写欢场情景，但冶游郎方沉酣春色，而倚帘人娇眼暗窥，方笑其轻浮如柳絮，颇寓警世之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江如练蝶恋花

睡鸭炉寒熏麝煎。寂寂歌梁，无计留归燕。十二曲阑闲倚遍。一杯长待何人劝。

不识当年桃叶面。吟咏佳词，想像犹曾见。两桨往来风与便。潮平月上江如练。

◎寂寂画堂梁上燕。（五代魏承班《玉楼春》）

◎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馀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列子·汤问》）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西洲曲》）

◎《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

◎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桃叶复桃叶，桃叶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玉台新咏·情人桃叶歌二首》）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南朝乐府《莫愁乐》）

◎澄江静如练。（南朝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宴齐云南歌子

境跨三千里，楼近尺五天。碧鸳鸯瓦昼生烟。未信西山台观、压当年。

野色分禾黍，秋声入管弦。闲挥谈麈襞吟笺。三十万家风月、共流连。

◎蓝田日暖玉生烟。（唐李商隐《锦瑟》）

醉琼枝定风波

槛外雨波新涨，门前烟柳浑青。寂寞文园淹卧久，推枕援琴涕自零。无人着意听。

绪绪风披芸幌，骎骎月到萱庭。长记合欢东馆夜，与解香罗掩绣屏。琼枝半醉醒。

◎文园：指司马相如。

◎欸秋冬之绪风。（《楚辞·九章·涉江》。王逸《楚辞章句》："绪，馀也。"）

◎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宋沈括《梦溪笔谈》。芸幌：指书斋的窗帷。）

□□□更漏子

酒三行，琴再弄。宛是和鸣双凤。罗斗帐，绣屏风。浓香夜夜同。

去年欢，今夕梦。怊怅晓钟初动。休道梦，觉来空。当时亦梦中。

◆意新。（夏敬观批语）

弄珠英蓦山溪

楚乡新岁。不放残寒退。月晓桂娥闲，弄珠英、因风委坠。清淮铺练，十二玉峰前，上帘栊，招佳丽。置酒成高会。

江南芳信，目断何人寄。应占镜边春，想晨妆、膏浓压翠。此时乘兴，半道忽回桡，五云溪，门深闭。壁月长相对。

梦相亲木兰花

清琴再鼓《求凰》弄。紫陌屡盘骄马鞚。远山眉样认心期，流水车音牵目送。

归来翠被和衣拥。醉解寒生钟鼓动。此欢只许梦相亲，每向梦中还说梦。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

◎相逢洛阳道，系声流水车。（南朝沈约《相逢狭路间》）

◆“牵”字新。意新。（夏敬观批语）

贺铸词集卷二

罗敷歌采桑子

高楼帘卷秋风里，目送斜阳。衾枕遗香。今夜还如昨夜长。

玉人望月销凝处，应在西厢。半掩兰堂。惟有纱灯伴绣床。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罗敷歌采桑子

河阳官罢文园病，触绪萧然。犀麈流连。喜见清蟾似旧圆。

人生聚散浮云似，回首明年。何处尊前。怅望星河共一天。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着柩中，因恸绝。（《世说新语·伤逝》）

◎人生聚散浮云似，往事冥微梦一般。（唐张继《重经巴丘》）

◎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唐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

罗敷歌采桑子

东南自古繁华地，歌吹扬州。十二青楼。最数秦娘第一流。

季鹰久负鲈鱼兴，不住今秋。已办归舟。伴我江湖作胜游。

◎斜阳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

罗敷歌采桑子

自怜楚客悲秋思，难写丝桐。目断书鸿。平淡江山落照中。

谁家《水调》声声怨，黄叶西风。罨画桥东。十二玉楼空更空。

◎惆怅兮而私自怜。……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楚辞·九辩》。楚客：此为自比宋玉。）

◎桓谭《新论》曰：神农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文选·月赋》李善注。）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唐杜牧《扬州》）

◎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唐李商隐《代应》）

◆此首“平淡江山”句宛有画意。“黄叶”三句空中传恨，正如转头句所谓“《水调》声声怨”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用“平淡”二字乃有味。（夏敬观批语）

罗敷歌采桑子

东亭南馆逢迎地，几醉红裙。凄怨临分。四叠《阳关》忍泪闻。

谁怜今夜篷窗雨，何处渔村。酒冷灯昏。不许愁人不断魂。

◎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唐韩愈《醉赠张秘书》）

◎旧传《阳关》三叠，今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又是四叠。（宋苏轼《仇池笔记》）

小重山

玉指金徽一再弹。新声传访戴，雪溪寒。两行墨妙破冰纨。牵情处，幽恨寄毫端。

昵语强羞难。相逢真许似，镜中鸾。小梅疏影近杯盘。东风里，谁共倚栏干。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小重山》之"小梅"二句及次首之"歌断酒阑"六句写景中之人，词笔清丽。（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小重山

帘影新妆一破颜。玳筵回雪舞，小云鬟。琼枝擢秀望难攀。凝情处，千里望蓬山。

歌断酒阑珊。画船箫鼓转，绿杨湾。坠钿残燎水堂关。斜阳里，双燕伴人闲。

◆“斜阳”二句颇高浑，有五代遗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小重山

枕上阊门五报更。蜡灯香灺冷，恨天明。青蘋风转彩帆轻。樯头燕，多谢伴人行。

临镜想倾城。两尖愁黛浅，泪波横。艳歌重记遣离情。缠绵处，翻是断肠声。

◎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战国宋玉《风赋》）

◎两蛾愁黛浅，故国吴宫遥。（唐温庭筠《菩萨蛮》）

◆秾丽。（夏敬观批语）

小重山

月月相逢只旧圆。迢迢三十夜，夜如年。伤心不照绮罗筵。孤舟里，单枕若为眠。

茂苑想依然。花楼连苑起，压漪涟。玉人千里共婵娟。清琴怨，肠断亦如弦。

◎不照绮罗筵。（唐聂夷中《咏田家》）

◎妾家高楼连苑起。（唐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谢庄《月赋》）

◆意新。（夏敬观批语）

河传

华堂张燕。向尊前妙选。舞裙歌扇。彼美个人，的的风流心眼。恨寻芳、来自晚。

曲街灯火香尘散。犹约晨妆，一觇春风面。惆怅善和坊里，平桥南畔。小青楼、帘不卷。

◎太和末，（杜）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馀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殊未敢发。……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唐于邺《扬州梦记》）

◎画图省识春风面。（唐杜甫《咏怀古迹》）

河传

华堂重燕。向尊前更听，碧云新怨。玉指钿徽，总是挑人心眼。恨随红蜡短。

彩旗影动船头转。双桨凌波，惟念人留恋。江上暮潮，隐隐山横南岸。奈离愁、分不断。

侍香金童

楚梦方回，翠被寒如水。尚想见、扬州桃李。姿秀韵闲何物比。玉管秋风，漫声流美。

燕堂开，双按秦弦呈素指。宝雁参差飞不起。三五彩蟾明夜是。屈曲阑干，断肠千里。

◎楚梦觉来愁翠被。（唐张祜《长安感怀》）

凤栖梧

独立江东人婉娈。粉本花真，千里依稀见。闲弄彩毫濡玉砚。缠绵春思□歌扇。

爱我《竹窗》新句炼。小研绫笺、偷寄西飞燕。乍可问名赊识面。十年多病风情浅。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每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谐。……母谓曰："汝尝爱念'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即此十郎诗也。尔终日念想，何如一见。"（唐蒋防《霍小玉传》。"开帘"二句见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赊"字新。（夏敬观批语）

更漏子

芳草斜曛。映画桥□□，翠阁临津。数阕清歌，两行红粉，厌厌别酒初醺。芳意赠我殷勤。罗巾双黛痕。便兰舟独上，洞府人间，素手轻分。

十里绮陌香尘。望紫云车远，已掩青门。迤逦黄昏，景阳钟动，临风隐隐犹闻。明朝水馆渔村。凭谁招断魂。恨不如今夜，明月多情，应待归云。

◎上数游幸诸苑囿，载宫人从后车。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于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庄饰。（《南史·武穆裴皇后传》）

◎景阳钟动曙星稀。（宋钱惟演《南朝》）

玉京秋

陇首霜晴，泗滨云晚，乍摇落。废榭苍苔，破台荒草，西楚霸图冥漠。记登临事，九日胜游，千载如昨。更想像，晋客□归，谢生能赋继高作。

飘泊。尘埃倦客，风月羁心，潘鬓晓来清镜觉。蜡屐纶巾，羽觞象管，且追随、隼旟行乐。东山□，应笑个侬风味薄。念故园黄花，自有年年约。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

◎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史记·项羽本纪》）

◎戏马台，在县南三里，项羽筑戏马台于此，宋武北征至彭城，遣长史王虞等立第舍于项羽戏马台，作阁桥渡池。重九日，公引宾佐登此台，会将佐百僚赋诗以观志，作者百馀人，独谢灵运诗最工。（《太平寰宇记·徐州·彭城县》）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世说新语·雅量》）

◆"陇首"二句及下"更想"二句，均句中对。（夏敬观批语）

蕙清风

何许最悲秋，凄风残照。临水复登山，莞然西笑。车马几番尘，自古长安道。问谁是、后来年少。

飞集两悠悠，江滨海岛。乘雁与双凫，强分多少。传语酒家胡，岁晚从吾好。待做个、醉乡遗老。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唐李白《忆秦娥》）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辞·九辩》）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汉桓谭《新论·琴道》）

◎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岛，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汉扬雄《解嘲》）

◎倚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汉辛延年《羽林郎》）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虞美人

粉娥齐敛千金笑。愁结眉峰小。《渭城》才唱浥轻尘。无奈两行红泪、湿香巾。

伤心风月南城道。几纵朱幡到。明年载酒洛阳春。还念淮山楼上、倚阑人。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下水船

芳草青门路。还拂京尘东去。回想当年离绪。送君南浦。愁几许。尊酒流连薄暮。帘卷津楼风雨。

凭阑语。草草蘅皋赋。分首惊鸿不驻。灯火虹桥，难寻弄波微步。漫凝伫。莫怨无情流水，明月扁舟何处。

◎青门：代指汴京东门。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

◎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珠帘暮卷西山雨。（唐王勃《滕王阁》）

◎蘅皋赋：指贺铸自己所写的《横塘路》即《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其形也，翩若惊鸿。（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帘卷”六字警快。（清陈廷焯《云韶集》）

◆（末二句）去路悠然神远。（清陈廷焯《云韶集》）

点绛唇

见面无多，坐来百媚生馀态。后庭春在。折取残红戴。

小小兰舟，荡桨东风快。和愁载。缠绵难解。不似罗裙带。

◎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隋遗录》）

◎祯明初，后主作新歌，辞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隋书·五行志》）

渔家傲

莫厌香醪斟绣履。吐茵也是风流事。今夜夜寒愁不睡。披衣起。挑灯开卷花生纸。

倩问尊前桃与李。重来若个犹相记。前度刘郎应老矣。行乐地。兔葵燕麦春风里。临淮席上，有客自请履饮之。已辄呕。有所欢，促召之。既见，如昧平生者。是夜以病目，命幕僚主席，因赋此以调二客。

◎双凫杯，一名金莲杯，即鞋也。王深辅道有《双凫杯》诗，则知昔日狂客亦以鞋杯为戏也。（宋郑獬《觥记注》）

◎（丙）吉驭吏耆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欧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汉书·丙吉传》）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

感皇恩

歌笑见馀妍，情生眄睐。拥髻扬蛾黛。多态。小花深院，漏促离襟将解。恼人红蜡泪。啼相对。

芳草唤愁，愁来难奈。兰叶犹堪向谁采。小楼妆晚，应念斑骓何在。碧云长有待。斜阳外。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唐温庭筠《更漏子》）

◎陈孔骄赭白，陆郎乘班骓。徘徊射堂头，望门不欲归。（《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神弦歌·明下童曲》）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宋范仲淹《苏幕遮》）

菩萨蛮

彩舟载得离愁动。无端更借樵风送。波渺夕阳迟。销魂不自持。

良宵谁与共。赖有窗间梦。可奈梦回时。一番新别离。

菩萨蛮

章台游冶金龟婿。归来犹带醺醺醉。花漏怯春宵。云屏无限娇。

绛纱灯影背。玉枕钗声碎。不待宿酲销。马嘶催早朝。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唐李商隐《为有》）

◎罗帐四垂红烛背，玉钗敲着枕函声。（唐韩偓《闻雨》）

◆贺方回用义山“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不待宿酲消，马嘶催早朝”，亦稍有翻换。（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菩萨蛮

曲门南与鸣珂接。小园绿径飞胡蝶。下马访婵娟。笑迎妆阁前。

《鹧鸪》声几叠。滟滟金蕉叶。未许被香鞯。月生楼外天。

菩萨蛮

绿窗残梦闻鶗鴂。曲屏映枕春山叠。梳□发如蝉。镜生波上莲。

绛裙金缕摺。学舞腰肢怯。帘下小凭肩。与人双翠钿。

◎绿窗残梦晓闻莺。（唐李益《奉和武相公春晓闻莺》）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唐温庭筠《菩萨蛮》）

◎强整娇姿临宝镜，小池一朵芙蓉。（五代李珣《临江仙》）

◆语新。（夏敬观批语）

菩萨蛮

绿杨眠后拖烟穗。日长扫尽青苔地。香断入帘风。炉心檀烬红。

兰溪修祓禊。上巳明朝是。不许放春慵。景阳临晓钟。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菩萨蛮

粉香映叶花羞日。窗间宛转蜂寻蜜。欢罢卷帘时。玉纤匀面脂。

舞裙金斗熨。绛褋鸳鸯密。翠带一双垂。索人题艳诗。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唐白居易《缭绫》）

◆“宛转”字佳。（夏敬观批语）

菩萨蛮

子规啼梦罗窗晓。开奁拂镜严妆早。彩碧画丁香。背垂裙带长。

钿筝寻旧曲。愁结眉心绿。犹恨夜来时。酒狂归太迟。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唐温庭筠《菩萨蛮》）

◎闲抱琵琶寻旧曲。（唐韦庄《谒金门》）

菩萨蛮

虚堂向壁青灯灭。觉来惊见横窗月。起看月平西。城头乌夜啼。

兰衾羞更入。攲枕偷声泣。肠断数残更。望明天未明。

菩萨蛮

芭蕉衬雨秋声动。罗窗恼破鸳鸯梦。愁倚□帘栊。灯花落地红。

枕横衾浪拥。好夜无人共。莫道粉墙东。蓬山千万重。

◎更烦将喜事，来报主人公。（唐韩愈《灯花》。时俗以灯花兆喜，此言“落地”红，似有好事成空之义。）

菩萨蛮

朱甍碧树莺声晓。残醺残梦犹相恼。薄雨隔轻帘。寒侵白纻衫。

锦屏人起早。惟见馀妆好。眉样学新蟾。春愁入翠尖。

◎翠尖：眉尖。

菩萨蛮

炉烟微度流苏帐。孤衾冷叠芙蓉浪。蟋蟀不离床。伴人愁夜长。

玉人飞阁上。见月还相望。相望莫相忘。应无未断肠。

◆较“断肠”意更深一层。（夏敬观批语）

于飞乐

日薄云融。满城罗绮芳丛。一枝粉淡香浓。几销魂，偏健羡、紫蝶黄蜂。繁华梦断，酒醒来、扫地春空。

武陵原、回头何处，情随流水无穷。寄两行清泪，想几许残红。惜花人老，年年奈、依旧东风。

◎健羡：犹深羡。

浣溪沙

双鹤横桥阿那边。静坊深院闭婵娟。五度花开三处见，两依然。

水眄难禁频领□，歌云犹许小流连。破得尊前何限恨，不论钱。

◎五度花开五处看。（唐李频《春日旅舍》）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列子·汤问》）

◎破得东风恨，今朝值几钱？（唐李贺《冯小怜》）

◆“流连”字佳。（夏敬观批语）

品令

怀彼美。愁与泪。分占眉丛眼尾。求好梦，闲拥鸳鸯绮。恨啼乌，唤人起。

目断清淮楼上，心寄长洲坊里。迢迢地。七百三十里。几重山，几重水。

◎眼尾：眼角。

海月谣

楼平叠巘。瞰瀛海、波三面。碧云扫尽，桂轮滉玉，鲸波张练。化出无边宝界，是名壮观。

追游汗漫。愿少借、长风便。麻姑相顾，□然笑指，寒潮清浅。顿觉蓬莱方丈，去人不远。

◎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淮南子·俶真》。高诱注：“汗漫，无生形，形生元，气之本神也。”）

◎（麻姑）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馀发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绮，光彩耀目，不可名状，入拜方平，……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神仙传·麻姑》）

风流子

何处最难忘。方豪健，放乐五云乡。彩笔赋诗，禁池芳草，香鞯调马，辇路垂杨。绮筵上，扇偎歌黛浅，汗浥舞罗香。兰烛伴归，绣轮同载，闭花别馆，隔水深坊。

零落少年场。琴心漫流怨，带眼偷长。无奈占床燕月，侵鬓吴霜。念北里音尘，鱼封永断，便桥烟雨，鹤表相望。好在后庭桃李，应记刘郎。

◎五云乡：犹帝乡，指京都。

◎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三国魏曹植《结客篇》）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饮马长城窟行》）

◆“琴心”对“带眼”。（夏敬观批语）

鹧鸪天

轰醉王孙玳瑁筵。渴虹垂地吸长川。侧商调里清歌送，破尽穷愁直几钱。

孤棹舣，小江边。爱而不见酒中仙。伤心两岸官杨柳，已带斜阳又带蝉。

◎古乐有三调声，谓清调、平调、侧调也。王建诗云“侧商调里唱《伊州》”是也。（《梦溪笔谈·乐律》）

◎破得东风恨，今朝值几钱？（唐李贺《冯小怜》）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时恐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上大喜，诏民间有柳一株赏一缣，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隋炀）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种。……栽毕，帝御笔写赐垂杨柳姓“杨”，曰“杨柳”也。（《开河记》）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唐李商隐《柳》）

◆俊爽之至，末句犹妙。（夏敬观批语）

忆仙姿

白纻春衫新制。准拟采兰修禊。遮日走京尘，何啻分阴如岁。留滞。留滞。不似行云难系。

◎惆怅江湖钓竿手，却遮西日向长安。（唐杜牧《涂中一绝》）

◎（陶侃）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初学记》引王隐《晋书》）

◆意新。（夏敬观批语）

忆仙姿

日日春风楼上。不见石城双桨。鸳枕梦回时，烛泪屏山相向。流荡。流荡。门外白蘋溪涨。

忆仙姿

相见时难别易。何限玉琴心意。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憔悴。憔悴。蜡烛销成红泪。

◎别易会难。（三国魏曹植《当来日大难》）

忆仙姿

罗绮丛中初见。理鬓横波流转。半醉不胜情，帘影犹招歌扇。留恋。留恋。秋夜辞巢双燕。

忆仙姿

雨后一分春减。深院落红如糁。柳外出秋千，度日彩旗风飐。销黯。销黯。门共宝奁长掩。

◎柳外秋千出画墙。（五代冯延巳《上行杯》）

◎度日：犹终日、尽日。

◎五王宫中，各于庭中竖长竿，挂五色旌于竿头。旌之四垂缀以小金铃，有声即使侍从者视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之风候也。（《开元天宝遗事·相风旌》）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江淹《别赋》）

忆仙姿

柳下玉骢双鞚。蝉鬓宝钿浮动。半醉倚迷楼，聊送斜阳三弄。豪纵。豪纵。一觉扬州春梦。

◎金缕翠钿浮动。（五代李珣《西溪子》）

◎（隋）炀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顾诏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内无事，此吾得以遂其乐也。今宫殿虽壮丽显敞，苦无曲房小室，幽轩短槛，若得此，则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项昇，浙人也，自言能构宫室。”翌日诏而问之，昇曰：“臣乞先进图本。”后数日进图。帝览大悦，即日诏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曲屋自通。千门万牖，上下金碧。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璧砌生光，琐窗射日，工巧之极，自古无有也。费用金玉，帑库为之一虚。人误入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楼’。”（《迷楼记》）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忆仙姿

何处偷谐心赏。促坐绮罗筵上。不记下楼时，醉□月侵书幌。怀想。怀想。清丽歌声妆样。

忆仙姿

江上潮回风细。红袖倚楼凝睇。天际认归舟，但见平林如荠。迢递。迢递。人更远于天际。

◎谁家红袖倚江楼。（唐杜牧《南陵道中》）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南朝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天边树若荠。（唐孟浩然《秋登万山》）

忆仙姿

梦想山阴游冶。深径碧桃花谢。曲水稳流觞，暖絮芳兰堪藉。萧洒。萧洒。月棹烟蓑东下。

◎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凤栖梧

挑菜踏青都过却。杨柳风轻，摆动秋千索。啼鸟自惊花自落。有人同在真珠箔。

淡净衣裳妆□薄。闲凭银筝，睡鬟慵梳掠。试问为谁添瘦弱。娇羞只把眉颦著。

◎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五代冯延巳《鹊踏枝》）

琴调相思引送范殿监赴黄冈

终日怀归翻送客。春风祖席南城陌。便莫惜。离觞频卷白。动管色。催行色。动管色。催行色。

何处投鞍风雨夕。临水驿。空山驿。临水驿。空山驿。纵明月相思千里隔。梦咫尺。勤书尺。梦咫尺。勤书尺。

◎公将往，梦襄公祖。（《左传·昭公七年》。晋杜预注：“祖，祭道神。”祖席：即别宴。）

◎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谢庄《月赋》）

芳草渡

留征辔，送离杯。羞泪下，捻青梅。低声问道几时回。秦筝雁促，此夜为谁排。

君去也，远蓬莱。千里地，信音乖。相思成病底情怀。和烦恼，寻个便，送将来。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唐李商隐《无题》）

雨中花

回首扬州，猖狂十载，依然一梦归来。但觉安仁愁鬓，几点尘埃。醉墨碧纱犹锁，春衫白纻新裁。认鸣珂曲里，旧日朱扉，闲闭青苔。

人非物是，半晌鸾肠易断，宝勒空回。徒怅望、碧云销散，明月徘徊。忍过阳台折柳，难凭陇驿传梅。一番桃李，迎风无语，谁是怜才。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公子风流嫌锦绣，新裁白纻作春衣。（唐雍陶《公子行》）

◎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唐白行简《李娃传》）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三国魏曹植《七哀诗》）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唐许尧佐《柳氏传》）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

记》）

花心动

西郭园林，远尘烦，门临绿杨堤路。画□篁长，水馆帘空，竟日素襟销暑。小湾红芰清香里，深隐映、风标鸳鹭。指□中，相将故故，背人飞去。

翻念多情自苦。当置酒徵歌，梦云难驻。醉眼渐迷，花拂墙低，误认宋邻偷顾。彩阑倚遍平桥晚，空相望、凌波仙步。断魂处，黄昏翠荷□雨。

◎故故：犹偏偏。

◎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若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战国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浪淘沙

把酒欲歌《骊》。浓醉何辞。玉京烟柳欲黄时。明日景阳门外路，相背春归。

敛泪复牵衣。私语迟迟。可怜谁会两心期。惟有画帘斜月见，应共人知。

◎歌《骊驹》。（《汉书·儒林·王式传》。颜师古注：“服虔曰：逸《诗》篇名也，见《大戴礼》，客欲去歌之。文颖曰：其辞云‘骊驹在门，仆夫具存；骊驹在路，仆夫整驾’也。”）

◎玉京：谓帝都。

◆“背”字新。（夏敬观批语）

浪淘沙

一十二都门。梦想能频。无言桃李几经春。艳粉鲜香开自落，还为何人。

白纻别时新。苒苒征尘。镜中销瘦老于真。赖有天涯风月在，依旧相亲。

浪淘沙

潮涨湛芳桥。难度兰桡。卷帘红袖莫相招。十二阑干今夜月，谁伴吹箫。

烟草接亭皋。归思迢迢。兰成老去转无憀。偏恨秋风添鬓雪，不共魂销。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唐韦庄《菩萨蛮》）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南朝庾信《哀江南赋》。兰成：庾信小字。）

浪淘沙

雨过碧云秋。烟草汀洲。远山相对一眉愁。可惜芳年桥畔柳，不系兰舟。

为问木兰舟。何处淹留。相思今夜忍登楼。楼下谁家歌《水调》，明月扬州。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唐杜牧《扬州》）

夜游宫

江面波纹皱縠。江南岸、草和烟绿。初过寒食一百六。采蘋游，□香裙，鸣佩玉。

心事偷相属。赋春恨、彩笺双幅。今夜小楼吹凤竹。谢东风，寄情人，肠断曲。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唐元稹《连昌宫词》）

◎小楼吹彻玉笙寒。（五代李璟《摊破浣溪沙》）

忆仙姿

莲叶初生南浦。两岸绿杨飞絮。向晚鲤鱼风，断送彩帆何处。凝伫。凝伫。楼外一江烟雨。

◆景中带情，一结自足。（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表情处在叠用“凝伫”二字，传神处在“烟雨”句，离心无际，远在空濛江雨之中，小令固以融浑为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断送”字佳。（夏敬观批语）

忆仙姿

彩舫解维官柳。楼上谁家红袖。团扇弄微风，如为行人招手。回首。回首。云断武陵溪口。

◎正是客心孤迥处，谁家红袖凭江楼。（唐杜牧《南陵道中》）

菱花怨

叠鼓嘲喧，彩旗挥霍，蘋汀薄晚，兰舟催解。别浦潮平，小山云断，十幅饱帆风快。回想牵衣，愁掩啼妆，一襟香在。纨扇惊秋，菱花怨晚，谁共蛾黛。

何处玉尊空对，松陵正美，鲈鱼菰菜。露洗凉蟾，潦吞平野，三万顷非尘界。览胜情无奈。恨难招、越人同载。会凭紫燕西飞，更约黄鹂相待。

◎菱花：指镜。

望扬州

铁瓮城高，蒜山渡阔，干云十二层楼。开尊待月，卷箔披风，依然灯火扬州。绣陌南头。记歌名《宛转》，乡号温柔。曲槛俯清流。想花阴、谁系兰舟。

念凄绝秦弦，感深荆赋，相望几许凝愁。殷勤裁尺素，奈双鱼、难渡瓜洲。晓镜堪羞。潘鬓点、吴霜渐稠。幸于飞、鸳鸯未老，不应同是悲秋。

◎晋有王敬伯者，会稽馀姚人。少好学，善鼓琴。年十八，仕于东宫，为卫佐。休假还乡，过吴，维舟中渚。登亭望月，怅然有怀，乃倚琴歌《泫露》之诗。俄闻户外有嗟赏声，见一女子，雅有容色，谓敬伯曰："女郎悦君之琴，愿共抚之。"敬伯许焉。既而女郎至，姿质婉丽，绰有馀态，从以二少女，一则向先至者。女郎乃抚琴挥弦，调韵哀雅，类今之登歌，曰："古所谓《楚明君》也，唯嵇叔夜能为此声，自兹已来，传习数人而已。"复鼓琴，歌《迟风》之词，因叹息久之。乃命大婢酌酒，小婢弹箜篌，作《宛转歌》。女郎脱头上金钗，扣琴弦而和之，意韵繁谐，歌凡八曲。敬伯唯忆二曲。将去，留锦卧具、绣香囊并佩一双，以遗敬伯，敬伯报以牙火笼、玉琴轸。女郎怅然不忍别，且曰："深闺独处，十有六年矣。邂逅旅馆，尽平生之志，盖冥契，非人事也。"言竟便去。敬伯船至虎牢戍，吴令刘惠明者，有爱女早世，舟中亡卧具，于敬伯船获焉。敬伯具以告，果于帐中得火笼、琴轸。女郎名妙容，字雅华，大婢名春条，年二十许，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弹箜篌及《宛转歌》，相继俱卒。歌曰："月既明，西轩琴复清。寸心斗酒争芳夜，千秋万岁同一情。歌宛转，宛转凄以哀。愿为星与汉，光

影共徘徊。”“悲且伤，参差泪成行。低红掩翠方无色，金徽玉轸为谁锵。歌宛转，宛转情复悲。愿为烟与雾，氛氲对容姿。”（《续齐谐记》）

◎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赵飞燕外传》）

◎荆赋：即《楚辞》。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饮马长城窟行》）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鬓髟以承弁兮，素发飒以垂领。（晋潘岳《秋兴赋》）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诗经·小雅·鸳鸯》）

定情曲春愁

沉水浓熏，梅粉淡妆，露华鲜映春晓。浅颦轻笑。真物外，一种闲花风调。可待合欢翠被，不见忘忧芳草。拥膝浑忘羞，回身就郎抱。两点灵犀心颠倒。

念乐事稀逢，归期须早。五云闻道。星桥畔，油壁车，迎苏小。引领西陵自远，携手东山偕老。殷勤制、《双凤》新声，定情永为好。

◎沉水香出日南，欲取，当先斫坏树，着地积久，外皮朽烂，其心至坚者，置水则沉，名沉香。（《太平御览·沉香》）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唐李白《清平调》）

◎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晋孙绰《情人碧玉歌》）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唐李商隐《无题》）

◎宣太后陵前后数有光，又有五彩云在松下，如车盖。（汉京房《易飞候》）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玉台新咏·钱塘苏小歌》）

◆此调与下《拥鼻吟》当是自制曲。（夏敬观批语）

拥鼻吟吴音子

别酒初销，怃然弭棹蒹葭浦。回首不见高城，青楼更何许。大艑轲峨，越商巴贾。万恨龙钟，篷下对语。

指征路。山缺处，孤烟起，历历闻津鼓。江豚吹浪，晚来风转夜深雨。拥鼻微吟，断肠新句。粉碧罗笺，封泪寄与。

思越人

京口瓜洲记梦间。朱扉犹想映花关。东风大是无情思，不许扁舟兴尽还。

春水漫，夕阳闲。乌樯几转绿杨湾。红尘十里扬州过，更上迷楼一借山。

◎京口瓜洲一水间。（宋王安石《泊船瓜洲》）

◎乌樯：船桅上风向标，作乌形。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扬州无山，所见皆隔江山色。（夏敬观批语）

清平乐

吴波不动。四际晴山拥。载酒一尊谁与共。回首江湖旧梦。

长艚珠箔青篷。艣声鸦轧征鸿。泪□镂檀香枕，醉眠摇□春风。

◎吴波不动楚山晚。（唐温庭筠《湖阴词》）

清平乐

宋邻东畔。明月关深院。玉指金徽调旧怨。楚客归心欲断。

城隅芳草初春。佳期重约临分。丽句漫题双带，也愁系住行云。

清平乐

厌厌别酒。更执纤纤手。指似归期庭下柳。一叶西风前后。

无端不系孤舟。载将多少离愁。又是十分明月，照人两处登楼。

◎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宋郑文宝《柳枝词》）

贺铸词集卷三

木兰花

嫣然何啻千金价。意远态闲难入画。更无方便只尊前，说尽牵情多少话。

别来乐事经春罢。枉度佳春抛好夜。如今触绪易销魂，最是不堪风月下。

◎态浓意远淑且真。（唐杜甫《丽人行》）

◎卧晚不曾抛好夜。（唐薛能《晚春》）

◆意新。（夏敬观批语）

木兰花

朝来着眼沙头认。五两竿摇风色顺。佳期学取弄潮儿，人纵无情潮有信。

纷纷花雨红成阵。冷酒青梅寒食近。漫将江水比闲愁，水尽江头愁不尽。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唐李益《江南曲》）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五代李煜《虞美人》）

减字木兰花

春容秀润。二十四番花有信。鸾镜佳人。得得浓妆样样新。

情无远近。水阔山长分不尽。一断音尘。泪眼花前只见春。

◎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宋晏殊《蝶恋花》）

减字木兰花

闲情减旧。无奈伤春能作瘦。桂楫兰舟。几送人归我滞留。

西门官柳。满把青青临别手。谁共登楼。分取烟波一段愁。

◎（陶侃）尝课营种柳，都尉夏施盗拔武昌郡西门所种。侃后自出，驻车施门，问："此是武昌西门柳，何以盗之？"施惶怖首伏。（《世说新语·政事》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减字木兰花

南园清夜。临水朱阑垂柳下。从坐莲花。潋滟觥船泛露华。

酒阑歌罢。双□前愁东去也。回想人家。芳草平桥一径斜。

◎觥船：指大的酒盏。

减字木兰花

多情多病。万斛闲愁量有剩。一顾倾城。惟觉尊前笑不成。

探香幽径。好住东风谁主领。多谢流莺。欲别频啼四五声。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唐杜牧《赠别》）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笞之，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唐孟棨《本事诗》）

◆"剩"字妙。（夏敬观批语）

摊破木兰花

南浦东风落暮潮。祓禊人归，相并兰桡。回身昵语不胜娇。犹碍华灯，扇影频摇。

重泛青翰顿寂寥。魂断高城手漫招。佳期应待鹊成桥。为问行云，谁伴朝朝。

◎鄂君子晳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晳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说苑·善说》）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岨，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

摊破木兰花

芳草裙腰一尺围。粉郎香润，轻洒蔷薇。为嫌风日下楼稀。杨柳青阴，深闭朱扉。

枉是尊前调玉徽。彩鸾何事逐鸡飞。楚台赋客莫相违。留住行云，好待郎归。

◎周显德五年，昆明国献蔷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衣敝而香不灭。（《妆楼记》）

◎轻鬓丛梳阔扫眉，为嫌风日下楼稀。（唐张籍《倡女词》）

◎还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唐韩愈《镇州初归》）

南乡子

秋半雨凉天。望后清蟾未破圆。二十四桥游冶处，留连。携手娇娆步步莲。

眉宇有馀妍。初破瓜时正妙年。玉局弹棋无限意，缠绵。肠断吴蚕两处眠。

◎娇娆：汉宋子侯有《董娇娆》诗，见《玉台新咏》卷一。后用为美人之代称。

◎宋谢幼槃词：“破瓜年纪小腰身。”按：俗以女子破身为“破瓜”，非也。“瓜”字破之为二“八”字，言其二八十六岁耳。（清翟灏《通俗编·妇女》）

◎弹棋，今人罕为之。有谱一卷，尽唐人所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今大名开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时物也。（宋沈括《梦溪笔谈》）

南乡子

柳岸舣兰舟。更结东山谢氏游。红泪清歌催落景，回头。□出尊前一段愁。

东水漫西流。谁道行云肯驻留。无限鲜飙吹芷若，汀洲。生羡鸳鸯得自由。

◎生羡：尤最羡。

临江仙

暂假临淮东道主，每逃歌舞华筵。经年未办买山钱。筋骸难强，久坐沐猴禅。

行拥一舟称浪士，五湖春水如天。越人相顾足嫣然。何须绣被，来伴拥蓑眠。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世说新语·排调》）

罗敷歌丑奴儿

东山未办终焉计，聊尔西来。花苑平台。倦客登临第几回。

连延复道通驰道，十二门开。车马尘埃。怅望江南雪后梅。

点绛唇

一幅霜绡，麝煤熏腻纹丝缕。掩妆无语。的是销凝处。

薄暮兰桡，漾下蘋花渚。风留住。绿杨归路。燕子西飞去。

◎霜绡：素绢。

◎麝煤：指熏炉里所燃烧的香料。

◎紫燕西飞欲寄书。（唐顾况《短歌行》）

南歌子

绣幕深朱户，熏炉小象床。扶肩醉被冒明珰。绣履可怜分破、两鸳鸯。

梦枕初回雨，啼钿半□妆。一钩新月渡横塘。谁认凌波微步、袜尘香。

◎取相思枕留与十娘，以为纪念。……十娘报以双履，报诗曰："双凫乍失伴，两燕还相属。聊以当儿心，竟日承君足。"（唐张鷟《游仙窟》。按：古代情侣离别有赠履之俗。）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南歌子

心蹙黄金缕，梢垂白玉团。孤芳不怕雪霜寒。先向百花头上、探春□。

傍水添情韵，横墙露粉颜。夜来和月起凭阑。认得暗香微度、有无间。

小重山

一叶西风生嫩凉。彩舟旗影动，背斜阳。溪流几曲似回肠。高城远，今夜为谁长。

正节号清狂。苎萝标韵美，倚新妆。月华歌调转清商。尊酒畔，好住伴刘郎。

◎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縠，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吴越春秋》）

◎可怜飞燕倚新妆。（唐李白《清平调》）

◎魏高阳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卧弹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清平乐

林皋叶脱。楼下清江阔。船里琵琶金捍拨。弹断幺弦再抹。

夜潮洲渚生寒。城头星斗阑干。忍话旧游新梦，三千里外长安。

◎金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以捍护其拨也。（宋叶廷珪《海录碎事》）

清平乐

沈侯销瘦。《八咏》新题就。惆怅酒醒兼梦后。带眼如何复旧。

几时一叶兰舟。画桡鸦轧东流。新市小桥西畔，有人长倚妆楼。

◎沈侯：指沈约。

木兰花

罗襟粉汗和香浥。纤指留痕红一捻。离亭再卜合欢期，寻见石榴双翠叶。

危楼欲上危肠怯。纵得鸾胶难寸接。西风燕子会来时，好付小笺封泪帖。

◎当时有献牡丹者，谓之“杨家红”，乃卫尉卿杨勉家花也。其花微红，上甚爱之，命高力士将花上贵妃。贵妃方对妆，妃用手拈花，时匀面手脂在上，遂印于花上。帝见之，问其故，妃以状对。诏其花栽于先春馆。来岁花开，花上复有指红迹。帝赏花惊叹，神异其事，开宴召贵妃，乃名其花为“一捻红”。（宋刘斧《青琐高议》）

◎石榴双翠叶：时人以石榴双叶为合欢之吉兆。

◎鸾胶处处难寻觅，断尽相思寸寸肠。（唐刘兼《秋夜书怀呈戎州郎中》）

◎紫燕西飞欲寄书。（唐顾况《短歌行》）

玉连环一落索

别酒更添红粉泪。促成愁醉。相逢浅笑合微吟，撩惹到、缠绵地。

花下解携重附耳。佳期深记。青翰舟稳绣衾香，谁禁断、东流水。

惜奴娇

玉立佳人，韵不减、吴苏小。赋深情、华年韶妙。叠鼓新歌，最能作、江南调。缥缈。似阳台、娇云弄晓。

有客临风，梦后拟、池塘草。竟装怀、□愁多少。绿绮芳尊，映花月、东山道。正要。个卿卿、嫣然一笑。

蓦山溪

画桥流水，宛是南州路。转柁绿杨湾，恍然间、青楼旧处。回肠断尽，犹剩尔多愁，记新声，怀昵语。依约对眉宇。

袜罗香在，只欠莲随步。无物比朝云，恨难续、《高唐》后赋。迢遥此夜，泪枕不成眠，月侵窗，灯映户。应见可怜许。

西江月

携手看花深径，扶肩待月斜廊。临分少伫已依依。此段不堪回想。

欲寄书如天远，难销夜似年长。小窗风雨碎人肠。更在孤舟枕上。

◆“小窗”二句论句法固属凄婉，析言之，曰“风雨”，曰“孤舟”，曰“枕上”，三折写来，更见客愁之重叠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摊破木兰花

桂叶眉丛恨自成。锦瑟弦调，双凤和鸣。钗梁玉胜挂兰缨。帘影沉沉，月堕参横。

屏护文茵翠织成。摘佩牵裾，燕样腰轻。清溪百曲可怜生。大抵新欢，此夜□情。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古乐府《善哉行》）

◎文茵：指华美之垫褥。

◎翠织成：织成为古代名贵织品，翠谓其色。

点绛唇

十二层楼，梦回缥缈非烟里。此情何寄。赖尔荆江水。

莫谓东君，触处逢桃李。留深意。温柔乡里。自有终焉计。

诉衷情

不堪回首卧云乡。羁宦负清狂。年来镜湖风月，鱼鸟两相忘。

秦塞险，楚山苍。更斜阳。画桥流水，曾见扁舟，几度刘郎。

◎卧云乡：谓隐居地。

诉衷情

半销檀粉睡痕新。背镜照樱唇。临风再歌《团扇》，深意属何人。

轻调笑，浅凝颦。认情亲。最难堪酒，似不胜情，依样伤春。

◎檀粉：浅赭色脂粉。

◎情亲：情人、亲人。

◆以上二首，其经意处皆在下阕。前首“秦塞”、“楚山”，旧游前梦，都付斜阳，即眼前之流水扁舟，已换却刘郎几度，人事悠悠，共尺波电谢矣。次首“最难堪酒”三句写愁罗恨绮之怀，若柔丝之漾于空际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怨三三

玉津春水如蓝。宫柳毵毵。桥上东风侧帽檐。记佳节、约是重三。

飞楼十二珠帘。恨不贮、当年彩蟾。对梦雨廉纤。愁随芳草，绿遍江南。

◎雨之至细、若有若无者谓之“梦”，田夫野妇皆道之。（金王若虚《滹南诗话》）

◎廉纤：细小，细微。多用以形容微雨。

醉春风

楼外屏山秀。凭阑新梦后。归云何许误心期，候。候。候。到陇梅花，渡江桃叶，断魂招手。

楚制汗衫旧。啼妆曾枕袖。东阳吟罢不胜情，瘦。瘦。瘦。隋岸伤离，渭城怀远，一枝烟柳。

◎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曰：“……而开年以来病增虑切。……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梁书·沈约传》。东阳：指沈约，他曾为东阳太守。）

◆上首《怨春风》调“梦雨”三句不落言诠，词学至此，若参禅者已悟到空虚之境。次首《醉春风》调梅花赠远，桃叶迎春，本是情之所寄，而久候无踪，剩有“断魂招手”，情辞凄绝。下阕叠用三“瘦”字，而托诸灞岸渭城之柳，词境诚高，词心良苦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忆秦娥

晓朦胧。前溪百鸟啼匆匆。啼匆匆。凌波人去，拜月楼空。

去年今日东门东。鲜妆辉映桃花红。桃花红。吹开吹落，一任东风。

◎前溪在县前一百步。前溪者，古永安县前之溪也。今德清县有后溪也。邑人晋沈充家于此溪。乐府有《前溪曲》，则充之所制。其词曰："当曙与未曙，百鸟啼匆匆。"（《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湖州·武康县》）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无深意，独是像唐调，不像宋调。（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忆秦娥》两章另有别调，骨气高古，他手未易到此。（清陈廷焯《云韶集》）

◆何等怨怨，却以浅淡语出之。躁心人不许读也。（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上阕以远韵胜，下阕有"崔护桃花已隔年"之感。开落听诸东风，妙在不说尽，味在酸咸外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忆秦娥

风惊幕。灯前细雨檐花落。檐花落。玉台清镜，泪淹妆薄。

良时不再须行乐。王孙莫负东城约。东城约。一分春色，为君留着。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唐杜甫《醉时歌》）

◎注谓檐下之花，恐非。盖谓檐前雨映灯花如花也。（明杨慎《词品·檐花》）

◎温公丧妇，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属公觅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云："丧败之馀，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馀年，何敢希汝比？"却后少日，公报姑云："已觅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名宦，尽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镜台，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世说新语·假谲》）

忆秦娥

着春衫。玉鞭鞭马南城南。南城南。柔条芳草，留驻金衔。

粉娥采叶供新蚕。蚕饥略许携纤纤。携纤纤。湔裙淇上，更待初三。

◎衣裳着时寒食下，还把玉鞭鞭白马。（唐张籍《白纻歌》）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诗经·鄘风·桑中》）

◆看似信笔写去，其中自有波折。幽索如屈宋，岂凡艳所能仿佛。（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河满子

每恨相逢薄处，可怜欲去迟回。犹记新声《团扇》□，殷勤再引馀杯。为问依依杨柳，秋风好住章台。

疏雨忽随云断，斜阳却送潮回。桃叶青山长在眼，几时双楫迎来。如待碧阑红药，一年两度花开。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经·小雅·采薇》）

御街行别东山

松门石路秋风扫。似不许、飞尘到。双携纤手别烟萝，红粉清泉相照。几声歌管，正须陶写，翻作伤心调。

岩阴暝色归云悄。恨易失、千金笑。更逢何物可忘忧，为谢江南芳草。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

◎烟萝：谓山林隐居之地。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世说新语·言语》）

连理枝

绣幌闲眠晓。处处闻啼鸟。枕上无情，斜风横雨，落花多少。想灞桥春色老于人，恁江南梦杳。

往事今何道。聊咏池塘草。怀县年来，萧萧壮发，可堪频照。赖醉乡佳境许徜徉，惜归欤不早。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唐孟浩然《春晓》）

◎灞陵春色老于人。（宋郑文宝《长安送别》）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论语·公冶长》）

金凤钩

江南又叹流寓。指芳物、伴人迟暮。搅晴风絮。弄寒烟雨。春去更无寻处。

石城楼观青霞举。想艇子、寄谁容与。断云荆渚。限潮溢浦。不见莫愁归路。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顾长康时为客在坐，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世说新语·言语》）

◎《莫愁乐》者，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石城乐》和中复有"莫愁"声，故歌云："莫愁在何许？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旧唐书·乐志》）

芳洲泊踏莎行

露叶栖萤，风枝袅鹊。水堂离燕褰珠箔。一声横玉吹流云，厌厌凉月西南落。

江际吴边，山侵楚角。兰桡明夜芳洲泊。殷勤留语采香人，清尊不负黄花约。

◎横玉叫云天似水，满空霜逐一声飞。（唐崔鲁《华清宫》。横玉：指笛。）

◎清尊不负花前约。（唐牟融《楼城叙别》）

◆夜凉月落，横笛吹云，极写幽悄之境。下阕言吴头楚角，兰楫采香，与其《望湘人》词之湘天风月，青翰移舟，寄怀相似，皆有湘灵楚艳之思。此调因下阕之第三句，亦名《芳洲泊》。（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水调歌头

彼美吴姝唱，繁会阛阓邦。千坊万井，斜桥曲水小轩窗。缥缈关山台观。罗绮云烟相半。金石压振撞。痴信东归虏，黑自死心降。

范夫子，高标韵，秀眉庞。功成长往，有人同载世无双。物外聊从吾好。赖尔工颦妍笑。伴醉玉连缸。尽任扁舟路，风雨卷秋江。

◎范夫子：指范蠡。

◎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陆广微《吴地记》引《越绝书》）

◎玉缸：玉制的大杯。

摊破浣溪沙

曲蹬斜阑出翠微。西州回首思依依。风物宛然长在眼，只人非。

绿树隔巢黄鸟并，沧洲带雨白鸥飞。多谢子规啼劝我，不如归。

◎隔巢黄鸟并，翻藻白鱼跳。（唐杜甫《绝句六首》）

◎不如归：古人以子规啼声若“不如归去”。

江南曲踏莎行

蝉韵清弦，溪横翠縠。翩翩彩鹢帆开幅。黄帘绛幕掩香风，当筵粲粲人如玉。

浅黛凝愁，明波转瞩。兰情似怨临行促。不辞寸断九回肠，殷勤更唱《江南曲》。

◎粲粲：鲜盛貌。

江南曲潇潇雨

鸦轧齐桡，□冬叠鼓。浮骖晚下金牛渚。莫愁应自有愁时，篷窗今夜潇潇雨。

杜若芳洲，芙蓉别浦。依依艳笑逢迎处。随潮风自石城来，潮回好寄人传语。

◎若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有愁时。（唐李商隐《莫愁》）

◎采芳洲兮杜若。（《楚辞·九歌·湘君》）

◆此调共三首，次首纪倚棹听歌，结有“兰情似怨临行促”、“殷勤更唱《江南曲》”句，故此首有“莫愁”、“石城”语，用《江南曲》本意也。笑语芳洲，依依宛在，而传语者只仗一回潮，篷窗听雨，能不黯然。诵“莫愁”句正如王阮亭诗“年来愁与春潮满，不信湖名尚莫愁”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江南曲度新声

小苑浴兰，微波寄叶。石城回首山重沓。绮窗烟雨梦佳期，飞霞艇子雕檀楫。

楼迥披襟，廊长响屧。供愁麝月眉心帖。紫箫闲捻度新声，有人偷倚阑干掐。

◎明皇尝于上阳宫夜后按新翻一曲，属明夕正月十五日，潜游灯下，忽闻酒楼上有笛奏前夕新曲，大骇之。明日，密遣捕捉笛者。诘验之，自云："其夕窃于天津桥玩月，闻宫中度曲，遂于桥柱上插谱记之。臣即长安少年善笛者李谟也。"（唐元稹《连昌宫词》自注）

楼下柳天香

满马京□，装怀春思，翩然笑度江南。白鹭芳洲，青蟾雕舰，胜游三月初三。舞裙溅水，浴兰佩、绿染纤纤。归路要同步障，迎风会卷珠帘。

离觞未容半酣。恨乌樯、已张轻帆。秋鬓重来淮上，几换新蟾。楼下会看细柳，正摇落、清霜拂画檐。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乌樯：船桅上风向标，作乌形。

◎草木摇落露为霜。（三国魏曹丕《燕歌行》）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吴门柳渔家傲

窈窕盘门西转路。残阳映带青山暮。最是长杨攀折苦。堪怜许。清霜翦断和烟缕。

春水归期端不负。依依照影临南浦。留取木兰舟少住。无风雨。黄昏月上潮平去。

◎杨柳东门树，青青夹岸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唐王之涣《送别》）

吴门柳游仙咏

啸度万松千步岭。钱湖门外非尘境。见底碧漪如眼净。岚光映。镜屏百曲新磨莹。

好月为人重破暝。云头艳艳开金饼。传语桂娥应耐静。堪乘兴。尊前听我《游仙》咏。

◎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宋苏舜钦《中秋松江新桥对月和柳令之作》）

◎江山到处堪乘兴。（唐高适《送田少府贬苍梧》）

雁后归临江仙　人日席上作

巧翦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艳歌浅拜笑嫣然。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

未是文园多病客，幽襟凄断堪怜。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娇媚逼来，读者神醉。（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用成语贵浑成脱化如出诸己。贺方回“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用薛道衡句；欧阳永叔“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用王摩诘句：均妙。（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首阕，言劝酒者辞意周至，见主人款待之厚。第二阕，言自己心绪之多牵。“未至”句，言未至如相如为文园令以病免之时，而心系京华，如薛道衡之思故国也。情至婉而笃。（清黄苏《蓼园词选》）

雁后归想娉婷

鸦背夕阳山映断，绿杨风扫津亭。月生河影带疏星。青松巢白鸟，深竹逗流萤。

隔水彩舟然绛蜡，碧窗想见娉婷。浴兰熏麝助芳馨。湘弦弹未半，凄怨不堪听。

◎鸦背夕阳多。（唐温庭筠《春日野行》）

◎流萤逗深竹，白鸟巢青松。（宋贺铸《宿宝泉山慧日寺》）

◎白鸟也者，谓蚊蚋也。（《大戴礼记·夏小正》）

雁后归采莲回

翡翠楼高帘幕薄，温家小玉妆台。画眉难称怯人催。羞从面色起，娇逐语声来。

门外木兰花艇子，垂杨风扫纤埃。平湖一镜绿萍开。缓歌轻调笑，薄暮采莲回。

◎翠羽流苏帐，春眠曙不开。羞从面色起，娇逐语声来。早向昭阳殿，君王中使催。（唐王维《扶南曲歌词五首》）

鸳鸯梦临江仙

午醉厌厌醒自晚，鸳鸯春梦初惊。闲花深院听啼莺。斜阳如有意，偏旁小窗明。

莫倚雕阑怀往事，吴山楚水纵横。多情人奈物无情。闲愁朝复暮，相应两潮生。

◎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长傍小窗明。（唐方棫失题诗）

念彩云夜游宫

流水苍山带郭。寻尘迹、宛然如昨。犹记黄花携手约。误重来，小庭花，空自落。

不怨兰情薄。可怜许、彩云飘泊。紫燕西飞书漫托。碧城中，几青楼，垂画幕。

烛影摇红

波影翻帘，泪痕凝蜡，青山馆。故人千里念佳期，襟佩如相款。

惆怅更长梦短。但衾枕、馀芬剩暖。半窗斜月，照人肠断，啼乌不管。

◎谁怜独欹枕，斜月透窗明。（唐元稹《晚秋》）

小重山

花院深疑无路通。碧纱窗影下，玉芙蓉。当时偏恨五更钟。分携处，斜月小帘栊。

楚梦冷沉踪。一双金缕枕，半床空。画桥临水凤城东。楼前柳，憔悴几秋风。

◆此词由“窗下”而“分携”，而“沉踪”，层递写来，渐推渐远。结处秋柳城东，寄怀更远，觉情韵弥长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绿头鸭

玉人家，画楼珠箔临津。托微风、彩箫流怨，断肠马上曾闻。燕堂开，艳妆丛里，调琴思，认歌颦。麝蜡烟浓，玉莲漏短，更衣不待酒初醺。绣屏掩，枕鸳相就，香气渐暾暾。回廊影，疏钟淡月，几许销魂。

翠钗分，银笺封泪，舞鞋从此生尘。住兰舟，载将离恨，转南浦，背西曛。记取明年，蔷薇谢后，佳期应未误行云。凤城远，楚梅香嫩，先寄一枝春。青门外，只凭芳草，寻访郎君。

◎玉莲漏：滴漏，古代计时器，或称玉漏。

◎亭亭画舸系春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宋郑文宝《柳枝词》）

◎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唐杜牧《留赠》）

减字浣溪沙

秋水斜阳演漾金。远山隐隐隔平林。几家村落几声砧。

记得西楼凝醉眼，昔年风物似如今。只无人与共登临。

◆（“几家”句）只七字，胜人数百句。（清陈廷焯《云韶集》）

◆（下阕）只用数虚字盘旋唱叹，而情事毕现，神乎技矣！世第赏其“梅子黄时雨”一章，犹是耳食之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减字浣溪沙

三扇屏山匝象床。背灯偷解素罗裳。粉肌和汗自生香。

易失旧欢劳蝶梦，难禁新恨费莺肠。今宵风月两相忘。

减字浣溪沙

鼓动城头啼暮鸦。过云时送雨些些。嫩凉如水透窗纱。

弄影西厢侵户月，分香东畔拂墙花。此时相望抵天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昔年相望抵天涯。（唐李商隐《无题》）

减字浣溪沙

烟柳春梢蘸晕黄。井阑风绰小桃香。觉时帘幕又斜阳。

望处定无千里眼，断来能有几回肠。少年禁取恁凄凉。

◎桃生露井上。（汉乐府古辞《鸡鸣》）

◎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着花，状如垂丝海棠。（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下阕）对法活泼，一片神行。结句尤妙。（清陈廷焯《云韶集》）

◆“绰”字炼。（夏敬观批语）

减字浣溪沙

梦想西池辇路边。玉鞍骄马小辎軿。春风十里斗婵娟。

临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个般情味已三年。

◎春风十里扬州路。（唐杜牧《赠别》）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辞·九辩》）

◎中酒落花前。（唐杜牧《睦州四韵》）

◆（末句）一句结醒，峭甚。（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烜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如《浣溪沙》云：“梦想西池辇路边。玉鞍骄马小辎軿。春风十里斗婵娟。临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个般情味已三年。”又前调云：“闲把琵琶旧谱寻。四弦声怨却沉吟。燕飞人静画堂深。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一从灯夜到如今。”妙处全在结句，开后人无数章法。（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减字浣溪沙

莲烛啼痕怨漏长。吟蛩随月到回廊。一屏烟景画潇湘。

连夜断无行雨梦，隔年犹有着人香。此情须信是难忘。

减字浣溪沙

闲把琵琶旧谱寻。四弦声怨却沉吟。燕飞人静画堂深。

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一从灯夜到如今。

◎闲抱琵琶寻旧曲。（唐韦庄《谒金门》）

减字浣溪沙

鹦鹉无言理翠襟。杏花零落昼阴阴。画桥流水半篙深。

芳径与谁寻斗草，绣床终日罢拈针。小笺香管写春心。

◎绿衣翠襟。（汉祢衡《鹦鹉赋》）

◎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张籍《吴楚歌词》云：“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则知社日妇人不用针线，自唐已然矣。（宋程大昌《演繁露》）

◆方回词一语抵人千百，初望之亦平常，细按之情味愈嚼愈出。（清陈廷焯《云韶集》）

减字浣溪沙

鹦鹉惊人促下帘。碧纱如雾隔香奁。雪儿窥镜晚蛾纤。

乌鹊桥边河络角，鸳鸯楼外月西南。门前嘶马弄金衔。

◎庭间有四樱桃树，西北悬一鹦鹉笼，见生入来，即语曰：“有人入来，急下帘者！”（唐蒋防《霍小玉传》）

◎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太平广记》）

◆俗化雅，更简远。（《草堂诗馀续集》）

减字浣溪沙

宫锦袍熏水麝香。越纱裙染郁金黄。薄罗依约见明妆。

绣陌不逢携手伴，绿窗谁是画眉郎。春风十里断人肠。

减字浣溪沙

青翰舟中祓禊筵。粉娥窥影两神仙。酒阑飞去作非烟。

重访旧游人不见，雨荷风蓼夕阳天。折花临水思茫然。

◆下阕“雨荷”二句写景绝妙，且风韵悠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减字浣溪沙

浮动花钗影鬓烟。浅妆浓笑有馀妍。酒醺檀点语凭肩。

留不住时分钿镜，旧曾行处失金莲。碧云芳草恨年年。

◎昔有夫妇将别，破镜人执其半以为信。（《太平御览》）

减字浣溪沙

两点春山一寸波。当筵娇甚不成歌。动人情态可须多。

金井露寒风下叶，画桥云断月侵河。厌厌此夜奈愁何。

减字浣溪沙

清浅陂塘藕叶干。细风疏雨鹭鸶寒。半垂帘幕倚阑干。

惆怅窃香人不见，几回憔悴后庭兰。行云可是渡江难。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世说新语·惑溺》）

◆结七字幽艳。（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减字浣溪沙

楼角初销一缕霞。淡黄杨柳暗栖鸦。玉人和月摘梅花。

笑捻粉香归洞户，更垂帘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

◎槐香欲覆井，杨柳正藏鸦。（南朝简文帝《金乐歌》）

琴调相思引

团扇单衣杨柳陌。花似春风□无迹。赖白玉香奁供粉泽。借秀色。添春色。借秀色。添春色。

云幕华灯张绮席。半醉客。留醒客。半醉客。留醒客。渐促膝倾鬟琴差拍。问此夕。知何夕。问此夕。知何夕。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诗经·唐风·绸缪》）

贺铸词集卷四

天门谣

牛渚天门险。限南北、七雄豪占。清雾敛。与闲人登览。

待月上潮平波滟滟。塞管轻吹新《阿滥》。风满槛。历历数、西州更点。

◎塞管：笛也。

◎《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张祐诗云：“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宋王灼《碧鸡漫志》）

献金杯

风软香迟，花深漏短。可怜宵、画堂春半。碧纱窗影，卷帐蜡灯红，鸳枕畔。密写乌丝一段。

采蘋溪晚。拾翠沙空。尽愁倚、梦云飞观。木兰艇子，几日渡江来，心目断。桃叶青山隔岸。

◎汀洲采白蘋，日晚江南春。（南朝柳恽《江南曲》）

◎尔乃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三国魏曹植《洛神赋》。采蘋、拾翠皆古代妇女游春所事。）

◆此调与《蓦山溪》音节略相似，或由彼调减字而成。（夏敬观批语）

清平乐

阴晴未定。薄日烘云影。临水朱门花一径。尽日鸟啼人静。

厌厌几许春情。可怜老去兰成。看取镊残双鬓，不随芳草重生。

◎衰鬓镊残欹雪领。（宋苏轼《次韵柳子玉》）

◆“薄日”五字妙，却是“阴晴未定”天气。（清陈廷焯《云韶集》）

◆意馀于言，是方回独至处。（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临水”二句写景明丽而幽静。下阕凡咏芳草者，或言送别，或言怀人，原上池塘，仅多佳咏，此言衰鬓不如芳草，语新而意悲。（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清平乐

小桃初谢。双燕还来也。记得年时寒食下。紫陌青门游冶。

楚城满目春华。可堪游子思家。惟有夜来归梦，不知身在天涯。

◎紫陌青门：谓京师。

◆起笔清丽。（清陈廷焯《云韶集》）

◆（“惟有”二句）呜咽极矣，而句却洒脱。（同上）

摊破浣溪沙

湖上秋深藕叶黄。清霜销瘦损垂杨。洲嘴嫩沙斜照暖，睡鸳鸯。

红粉莲娃何处在，西风不为管馀香。今夜月明闻《水调》，断人肠。

◎沙暖睡鸳鸯。（唐杜甫《绝句二首》）

◆上阕写景妍秀，下阕采莲人远，风散馀香，转羡同梦鸳鸯，斜阳借暖，况《水调》凄清入听耶！上下阕结句，情韵尤胜。（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摊破浣溪沙

双凤箫声隔彩霞。朱门深闭七香车。何处探春寻旧约，谢娘家。

旖旎细风飘水麝，玲珑残雪浸山茶。饮罢西厢帘影外，玉蟾斜。

◎凤吹声如隔彩霞。（唐郎士元《听邻家吹笙》）

◎谢娘家：谓妓家。

惜双双

皎镜平湖三十里。碧玉山围四际。莲荡香风里。彩鸳鸯觉双飞起。

明月多情随柁尾。偏照空床翠被。回首笙歌地。醉更衣处长相记。

◆（“醉更衣”句）语极风致，却是横空硬盘出来。（清陈廷焯《云韶集》）

◆宋人朱行中《渔家傲》云：“拚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贺方回《惜双双》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处长相记。”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贺较深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思越人

紫府东风放夜时。步莲秾李伴人归。五更钟动笙歌散，十里月明灯火稀。

香苒苒，梦依依。天涯寒尽减春衣。凤凰城阙知何处，寥落星河一雁飞。

◎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唐李商隐《春雨》）

◆前半言昔日之荣华，“月明”句殊清峭。后半言此时之“寥落”，结句有恋阙怀人之意。吴梅村诗“月斜宫阙雁还飞”，所感略同。（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思越人

怊怅离亭断彩襟。碧云明月两关心。几行书尾情何限，一尺裙腰瘦不禁。

遥夜半，曲房深。有时昵语话如今。侵窗冷雨灯生晕，泪湿罗笺楚调吟。

鹤冲天

冬冬鼓动，花外沉残漏。华月万枝灯，还清昼。广陌衣香度，飞盖影、相先后。个处频回首。锦坊西去，期约武陵溪口。

当时早恨欢难偶。可堪流浪远，分携久。小畹兰英在，轻付与、何人手。不似长亭柳。舞风眠雨，伴我一春销瘦。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三国魏曹植《公宴》）

◆此纪元夕灯火之盛。“华月”、“清昼”句有“不知有月空中行”之意。“衣香”、“飞盖”句有“暗尘随马”之意。下阕言兰英歌舞，今属谁边，转不如垂柳舞腰，尚肯伴沈郎瘦损，知灯火阑珊处，有愁人在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小重山

飘径梅英雪未融。芳菲消息到，杏梢红。隔年欢事水西东。凝思久，不语坐书空。

回想夹城中。彩山箫鼓沸，绮罗丛。钿轮珠网玉花骢。香陌上，谁与斗春风。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世说新语·黜免》）

六州歌头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立谈：比喻须臾间、俄顷。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联飞鞚：谓联镳驰马。

◎平明相驰逐，结客洛门东。（唐李白《结客少年场行》）

◎周制盖以冬酿，经春始成，因名春酒。（清马瑞辰《通释》。春色：即指此春酒。）

◎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汉书·袁术传》）

◎白羽插雕弓。（唐贾至《咏冯昭仪当熊》）

◎狡兔有三窟。（《战国策·齐策》）

◎漾孤篷：犹泛孤舟。

◎为王使，与冗从争。（《汉书·枚乘传》。颜师古注：“冗从，散职之从王者也。”）

◎误落尘网中。（晋陶渊明《归田园居》）

◎簿书丛里过春风。（宋苏轼《夜饮次韵毕推官》。簿书：官署之簿籍文书。）

◎鹖弁：以鹖羽为饰之冠。武官之冠。

◎目送征鸿，手挥五弦。（晋嵇康《赠兄秀才入军》）

◆此与《小梅花》调皆雄健激昂，为集中希有之作。上阕“酒垆”以下七句、下阕“长缨”以下六句，尤为警拔。（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与《小梅花》三曲同样功力，雄姿壮采，不可一世。（夏敬观批语）

浣溪沙

翠縠参差拂水风。暖云如絮扑低空。丽人波脸觉春融。

缨挂宝钗初促席，檀膏微注玉杯红。芳醪何似此情浓。

浣溪沙

云母窗前歇绣针。低鬟凝思坐调琴。玉纤纤按十三金。

归卧文园犹带酒，柳花飞度画堂阴。只凭双燕话春心。

◆“柳花”句融景入情，丰神独绝。近来纤佻一派误认轻灵，此等处何曾梦见！（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浣溪沙

叠鼓新歌百样娇。铜丸玉腕促《云谣》。揭帘飞瓦雹声焦。

九曲池边杨柳陌，香轮轧轧马萧萧。细风妆面酒痕销。

◎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汉书·史丹传》）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天子传》）

江城子

麝熏微度绣芙蓉。翠衾重。画堂空。前夜偷期，相见却匆忽。心事两知何处问，依约是，梦中逢。

坐疑行听竹窗风。出帘栊。杳无踪。已过黄昏，才动寺楼钟。暮雨不来春又去，花满地，月朦胧。

浪淘沙

一叶忽惊秋。分付东流。殷勤为过白蘋洲。洲上小楼帘半卷，应认归舟。

回首恋朋游。迹去心留。歌尘萧散梦云收。惟有尊前曾见月，相伴人愁。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唐温庭筠《望江南》）

木兰花

佩环声认腰肢软。风里麝熏知近远。此身常羡玉妆台，得见晓来梳画面。

回廊几步通深院，一桁绣衣帘不卷。酒阑歌罢欲黄昏，肠断归巢双燕燕。

◎已闻佩声知腰细。（唐李商隐《水天闲话旧事》）

◎衣香知步近，钏动觉行迟。（南朝梁元帝《登颜园故阁》）

◎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五代李煜《浪淘沙》）

木兰花

银簧雁柱香檀拨。镂板三声催细抹。舞腰轻怯绛裙长，羞按筑球花十八。

东城柳岸匆匆发。画舫一篙烟水阔。可怜单枕欲眠时，还见尊前前夜月。

◎银簧：谓笙。

◎镂板：雕花拍板。

蝶恋花

小院朱扉开一扇。内样新妆，镜里分明见。眉晕半深唇注浅。朵云冠子偏宜面。

被掩芙蓉熏麝煎。帘影沉沉，只有双飞燕。心事向人犹勔觍。强来窗下寻针线。

◎内样新妆：指宫廷新妆样式。

石州引

薄雨初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阔。长亭柳色才黄，远客一枝先折。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鸦，东风销尽龙沙雪。还记出关来，恰而今时节。

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顿成轻别。已是经年，杳杳音尘多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枉望断天涯，两厌厌风月。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唐李商隐《代赠》）

◆（“薄雨”五句）句句明秀。（清陈廷焯《云韶集》）

◆（“烟横”三句）有情，有景，亦有笔。（同上）

◆“还记”二语妙，可知别已久矣。（同上）

◆（“欲知”五句）淋漓顿挫，情生文，文生情。（同上）

◆至赠妓之词，原不嫌艳冶，然择言以雅为贵，亦须慎之。……而余所爱者，则……贺方回之“芭蕉不展丁香结，枉望断天涯，两厌厌风月”。（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方回眷一丽姝，别后姝寄诗云：“独倚回阑泪满襟。小园春色懒追寻。深恩纵似丁香结，难展芭蕉一寸心。”方回用所寄诗意成此调，亦云《柳色黄》云。“长亭”以下七句顿挫有致，观其“龙沙”、“出关”等句，当是北地胭脂。吴汉槎诗所谓“红粉空娇塞上春”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失调名

罗帷映月，玉研生冰。

减字木兰花

簪花照镜。客鬓萧萧都不整。拟倩东口。化作尊前入梦云。

风香月影。信是瑶台清夜永。深闭重门。牵绊刘郎别后魂。

凤栖梧

为问宛溪桥畔柳。拂水倡条，几赠行人手。一样叶眉偏解皱。白绵飞尽因谁瘦。

今日离亭还对酒。唱断青青，好去休回首。美荫向人疏似旧。何须更待秋风后。

◎唱断青青：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有“客舍青青柳色新”句。此诗被入声乐，名《阳关曲》、《渭城曲》。

南柯子别恨

斗酒才供泪，扁舟只载愁。画桥青柳小朱楼。犹记出城车马、为迟留。

有恨花空委，无情水自流。河阳新鬓尽禁秋。萧散楚云巫雨、此生休。

◆起十字凄警。（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望湘人春思

厌莺声到枕，花气动帘，醉魂愁梦相半。被惜馀薰，带惊剩眼。几许伤春春晚。泪竹痕鲜，佩兰香老，湘天浓暖。记小江、风月佳时，屡约非烟游伴。

须信鸾弦易断。奈云和再鼓，曲终人远。认罗袜无踪，旧处弄波清浅。青翰棹舣，白蘋洲畔。尽目临皋飞观。不解寄、一字相思，幸有归来双燕。

◎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晋张华《博物志》）

◆词虽婉丽，意实展转不尽，诵之隐隐如奏清庙朱弦，一唱三叹。（明吴从先辑《草堂诗馀隽》引李攀龙语）

◆方回长调便有美成意，殊胜晏、张。（清先著、程洪《词洁》）

◆意致浓腴，得《骚》、《辨》之遗韵。（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词但标题《春思》，而鸾弦易断，自来多咏悼亡，观其《思越人》词"头白鸳鸯失伴飞"等句，此词当有望庐思人之感，非泛写春思也。题意重在起笔之"厌"字，"莺声"、"花气"，正娱赏之时，而转厌其搅人愁梦，乃极写伤春之情绪。"泪竹"三句笔势展布，且凄艳动人。上阕既云兰竹湘天，后又云罗袜凌波，则所思者，当在水一方，想象于湘云楚雨间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谒金门

李黄门梦得一曲，前遍二十言，后遍二十二言，而无其声。余采其前遍，润一“横”字已，续二十五字写之云。

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常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着。

绿野带江山络角。桃叶参差前约。历历短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

◆调上半为李作，下半为贺作。“春醪”二句与“短樯”二句工力悉敌。《花草粹编》录李之后遍曰：“去年今日王陵舍，鼓角秋风。千载辽东。回首人间万事空。”句调与贺词异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蝶恋花改徐冠卿词

几许伤春春复暮。杨柳清阴，偏碍游丝度。天际小山桃叶步。白蘋花满湔裙处。

竟日微吟长短句。帘影灯昏，心寄胡琴语。数点雨声风约住。朦胧淡月云来去。

小梅花

思前别。记时节。美人颜色如花发。美人归。天一涯。娟娟姮娥，三五满还亏。翠眉蝉鬓生离诀。遥望青楼心欲绝。梦中寻。卧巫云。觉来珠泪，滴向湘水深。

愁无已。奏绿绮。历历高山与流水。妙通神。绝知音。不知暮雨，朝云何山岑。相思无计堪相比。珠箔雕阑几千里。漏将分。月窗明。一夜梅花，忽开疑是君。

◎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珠箔天之涯。天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圆又缺。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不见心断绝。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唐卢仝《有所思》）

◎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古诗十九首》）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淮南子·览冥》）

乌啼月

牛女相望处，星桥不碍东西。重墙未抵蓬山远，却恨画楼低。

细字频传幽怨，凝缸长照单栖。城乌可是知人意，偏向月明啼。

◎冬釭凝兮夜何长。（南朝江淹《别赋》）

◎别夜对凝釭。（唐李商隐《因书》）

◎还应知妾恨，故向绿窗啼。（唐聂夷中《乌夜啼》）

簇水近

一笛清风弄袖，新月梳云缕。澄凉夜色，才过几点黄昏雨。佚少朋游，正喜九陌消尘土。鞭穗袅、紫骝花步。

过朱户。认得宫妆，为谁重扫新眉妩。徘徊片向难问，桃李都无语。十二青楼，下指灯火章台路。不念人、肠断归去。

◎落日楼台一笛风。（唐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

画眉郎好女儿

雪絮雕章。梅粉华妆。小芒台、榧机罗缃素，古铜蟾砚滴，金雕琴荐，玉燕钗梁。

五马徘徊长路，漫非意、凤求凰。认兰情、自有怜才处，似题桥贵客，栽花潘令，真画眉郎。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世说新语·言语》）

◎雕章：谓文辞华美。

◎榧机：榧木几案。

◎古铜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满中，置蜍研仄，不假人力而蜍口出泡，泡殒则滴水入研，已而复吐，腹空而止。（宋何薳《春渚纪闻》）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陌上桑》）

◎城北十里有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晋常璩《华阳国志》）

◎潘岳为河阳令，种桃李花，人号曰"河阳一县花"。（《白氏六帖》）

试周郎诉衷情

乔家深闭郁金堂。朝镜事梅妆。云鬓翠钿浮动，微步拥钗梁。

情尚秘，色犹庄。递瞻相。弄丝调管，时误新声，翻试周郎。

◎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卢家少妇郁金堂。（唐沈佺期《独不见》）

◎金缕翠钿浮动。（五代李珣《西溪子》）

◎鸣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唐李端《听筝》）

新念别

湖上兰舟暮发。扬州梦断灯明灭。想见琼花开似雪。帽檐香，玉纤纤，曾为折。

渔管吹还咽。问何意、煎人愁绝。江北江南新念别。掩芳尊，与谁同，今夜月。

谒金门

溪声急。无数落花漂出。燕子分泥蜂酿蜜。迟迟艳风日。

须信芳菲随失。况复佳期难必。拟把此情书万一。愁多翻阁笔。

◎春日迟迟。（《诗经·豳风·七月》）

减字木兰花

冷香浮动。望处欲生胡蝶梦。晓日曈昽。愁见凝酥暖渐融。

鼓催歌送。芳酒一尊谁与共。寂寞墙东。门掩黄昏满院风。

◎曈昽：日初出渐明貌。

◎凝酥：犹凝脂。

◎王昌且在墙东住。（唐李商隐《水天闲话旧事》）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五代冯延巳《蝶恋花》）

摊破浣溪沙

锦鞯朱弦瑟瑟徽。玉纤新拟凤双飞。缥缈烛烟花暮暗，就更衣。

约略整鬟钗影动，迟回顾步佩声微。宛是春风胡蝶舞，带香归。

◎玉轸朱弦瑟瑟徽。（唐白居易《听弹湘妃怨》）

失调名

风头梦雨吹成雪。

失调名

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

总评

释惠洪《冷斋夜话》　贺方回妙于小词，吐语皆蝉蜕尘埃之表。晏叔原、王逐客俱当溟涬然第之。

李清照《词论》　贺苦少典重。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字云：平淡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镌，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秦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二句，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

王铚《默记》　贺方回遍读唐人遗集，取其意以为诗词，然所得在善取唐人遗意也，不如晏叔原尽见升平气象，所得者人情物态。叔原妙在得于妇人，方回妙在得词人遗意。

王灼《碧鸡漫志》　贺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贺、周语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泽民、黄载万次之。

周煇《清波杂志》　贺方回、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

周密《浩然斋雅谈》　周美成长短句纯用唐人诗句，如“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贺方回尝言：“吾笔端驱使李商隐、温庭筠，常奔命不暇。”则亦可谓能事矣。

张炎《词源》　句法中有字面，盖词中一个生硬字用不得，须是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如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字面亦词中之起眼处，不可不留意也。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词有警句则全首俱动，若贺方回非不楚楚，总拾人牙后慧，何足比数！

吴绮《通志堂词序》　嗟乎！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诗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独言情，多读书必先读曲。江南肠断之句，解唱者唯贺方回；堂东弹泪之诗，能言者必李商隐耳。

田同之《西圃词说》　昔人云填词小道，然鲁直谓晏叔原乐府为"《高唐》、《洛神》之流"，张文潜谓贺方回"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夫屈、宋，《三百》之苗裔，苏、李，五言之鼻祖，而谓晏、贺之词似之，世亦无疑二公之言为过情者，然则填词非小道可知也。

先著《词洁》　方回长调便有美成意，殊胜晏、张。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耆卿镕情入景，故淡远；方回镕景入情，故秾丽。

刘熙载《艺概》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而尚婉则同耳。

谭莹《论词绝句》　词笔真能屈宋偕，鬼头善盗各安排。也知本寇巴东语，梅子黄时雨特佳。

陈廷焯《词坛丛话》　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离骚》

耶？《七发》耶？乐府耶？杜诗耶？吾乌乎测其所至。

又　昔人谓方回词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富艳如入金、张之堂，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此犹论其貌耳，若论其神，则如云烟缥渺，不可方物。

又　贺方回之韵致，周美成之法度，姜白石之清虚，朱竹垞之气骨，陈其年之博大，皆词坛中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者。

陈廷焯《云韶集》　词至方回，悲壮风流，抑扬顿挫，兼晏、欧、秦、柳之长，备苏、黄、辛、陆之体，一时尽掩古人。两宋词人除清真、白石两家外，莫敢与先生抗手。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方回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

又　方回词极沉郁而笔势却又飞舞，变化无端，不可方物，吾乌乎测其所至。

夏敬观《手批东山词》　小令喜用前人成句，其造句恒类晚唐人诗。慢词命辞遣意多自唐贤诗篇得来，不施破碎藻采，可谓无假脂粉，自然秾丽。张叔夏谓与吴梦窗皆善于炼字面者，多于李长吉、温庭筠诗中来，大谬不然。方回词取材于长吉、飞卿者不多，所以整而不碎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

汪东《唐宋词选评语》　方回词采秾丽，时不免俗。情浅于少游，才薄于耆卿。盖与子野为俦，而非秦、柳之匹。然“凌波”一曲，遂成绝唱。子瞻继声，去之弥远。故知才不相及，虽有定分，而天机偶至，又

非人力所能加也。

龙榆生《唐五代宋词选》　（贺铸）词语意清新，用心甚苦，又能出以奇崛之笔，实兼“豪放”、“婉约”二派之长。

周邦彦词集

[宋]周邦彦 著
李保民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邦彦词集

［宋］周邦彦　著
李保民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周邦彦词集
少年游（并刀如水）
一落索（眉共春山争秀）
凤来朝（逗晓看娇面）
望江南（歌席上）
望江南（游妓散）
丹凤吟（迤逦春光无赖）
秋蕊香（乳鸭池塘水暖）
渔家傲（灰暖香融消永昼）
南乡子（晨色动妆楼）
浣溪沙（争挽桐花两鬟垂）
浣溪沙（雨过残红湿未飞）
浣溪沙（日射敧红蜡蒂香）
浣溪沙（翠葆参差竹径成）
浣溪沙（薄薄纱厨望似空）
浣溪沙（宝扇轻圆浅画缯）
塞翁吟（暗叶啼风雨）
诉衷情（出林杏子落金盘）
醉桃源（冬衣初染远山青）
醉桃源（菖蒲叶老水平沙）
虞美人（金闺平帖春云暖）
如梦令（尘满一缾文绣）
如梦令（门外迢迢行路）
月中行（蜀丝趁日染干红）

迎春乐（人人花艳明春柳）
满路花（金花落烬灯）
满路花（帘烘泪雨干）
归去难（佳人约未知）
意难忘（衣染莺黄）
荔枝香（照水残红零乱）
荔枝香（夜来寒侵酒席）
渔家傲（几日轻阴寒恻恻）
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
一落索（杜宇思归声苦）
苏幕遮（燎沈香）
满江红（昼日移阴）
忆旧游（记愁横浅黛）
宴清都（地僻无钟鼓）
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
还京乐（禁烟近）
倒犯（霁景对霜蟾乍升）
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
点绛唇（台上披襟）
扫花游（晓阴翳日）
风流子（枫林凋晚叶）
虞美人（廉纤小雨池塘遍）
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
红罗袄（画烛寻欢去）
满庭芳（风老莺雏）
隔浦莲（新篁摇动翠葆）
鹤冲天（梅雨霁）

鹤冲天（白角簟）

风流子（新绿小池塘）

过秦楼（水浴清蟾）

侧犯（暮霞霁雨）

红林檎近（高柳春才软）

红林檎近（风雪惊初霁）

丑奴儿（肌肤绰约真仙子）

玉烛新（溪源新腊后）

菩萨蛮（银河宛转三千曲）

三部乐（浮玉霏琼）

花犯（粉墙低）

品令（夜阑人静）

西河（佳丽地）

迎春乐（清池小圃开云屋）

迎春乐（桃蹊柳曲闲踪迹）

浣溪沙（日薄云飞官路平）

浣溪沙（不为萧娘旧约寒）

瑞龙吟（章台路）

应天长（条风布暖）

垂丝钓（缕金翠羽）

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

少年游（檐牙缥缈小倡楼）

玉楼春（当时携手城东道）

玉楼春（玉奁收起新妆了）

玲珑四犯（秾李夭桃）

一寸金（州夹苍崖）

点绛唇（辽鹤归来）

解语花（风消焰蜡）
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
琐窗寒（暗柳啼鸦）
烛影摇红（芳脸匀红）
黄鹂绕碧树（双阙笼嘉气）
蝶恋花（爱日轻明新雪后）
蝶恋花（桃萼新香梅落后）
蝶恋花（蠢蠢黄金初脱后）
蝶恋花（小阁阴阴人寂后）
蝶恋花（晚步芳塘新霁后）
兰陵王（柳阴直）
瑞鹤仙（悄郊原带郭）
西平乐（稚柳苏晴）
四园竹（浮云护月）
伤情怨（枝头风势渐小）
关河令（秋阴时晴渐向暝）
点绛唇（征骑初停）
玉楼春（玉琴虚下伤心泪）
蓦山溪（湖平春水）
渡江云（晴岚低楚甸）
绮寮怨（上马人扶残醉）
六幺令（快风收雨）
夜游宫（叶下斜阳照水）
夜游宫（客去车尘未敛）
木兰花（郊原雨过金英秀）
点绛唇（孤馆迢迢）
诉衷情（堤前亭午未融霜）

浣溪沙（贪向津亭拥去车）
定风波（莫倚能歌敛黛眉）
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
早梅芳（花竹深）
早梅芳（缭墙深）
芳草渡（昨夜里）
感皇恩（露柳好风标）
虞美人（灯前欲去仍留恋）
虞美人（疏篱曲径田家小）
虞美人（玉觞才掩朱弦悄）
大酺（对宿烟收）
六丑（正单衣试酒）
水龙吟（素肌应怯余寒）
解连环（怨怀无托）
浪淘沙（昼阴重）
法曲献仙音（蝉咽凉柯）
华胥引（川原澄映）
霜叶飞（露迷衰草）
蕙兰芳引（寒莹晚空）
塞垣春（暮色分平野）
丁香结（苍藓沿阶）
氐州第一（波落寒汀）
解蹀躞（候馆丹枫吹尽）
庆春宫（云接平冈）
拜星月（夜色催更）
尉迟杯（隋堤路）
绕佛阁（暗尘四敛）

夜飞鹊（河桥送人处）
附录词
玉团儿（铅华淡伫新妆束）
玉团儿（妍姿艳态腰如束）
丑奴儿（南枝度腊开全少）
丑奴儿（香梅开后风传信）
蝶恋花（鱼尾霞生明远树）
蝶恋花（美盼低迷情宛转）
蝶恋花（叶底寻花春欲暮）
蝶恋花（酒熟微红生眼尾）
减字木兰花（花风鬟雾鬓）
木兰花令（歌时宛转饶风措）
蓦山溪（楼前疏柳）
蓦山溪（江天雪意）
一剪梅（一剪梅花万样娇）
南柯子（宝合分时菓）
南柯子（腻颈凝酥白）
鹊桥仙令（浮花浪蕊）
花心动（帘卷青楼）
双头莲（一抹残霞）
长相思（举离觞）
长相思（马如飞）
长相思（好风浮）
长相思（沙棠舟）
大有（仙骨清羸）
万里春（千红万翠）
锁阳台（山崦笼春）

锁阳台（花扑鞭鞘）
锁阳台（白玉楼高）
西河（长安道）
瑞鹤仙（暖烟笼细柳）
浪淘沙慢（万叶战）
南乡子（秋气遶城闉）
南乡子（寒夜梦初醒）
南乡子（户外井桐飘）
南乡子（轻软舞时腰）
浣溪沙慢（水竹旧院落）
夜游宫（一阵斜风横雨）
诉衷情（当时选舞万人长）
虞美人（淡云笼月松溪路）
粉蝶儿慢（宿雾藏春）
红窗迥（几日来）
念奴娇（醉魂乍醒）
燕归梁（帘底新霜一夜浓）
南浦（浅带一帆风）
醉落魄（葺金细弱）
留客住（嗟乌兔）
长相思慢（夜色澄明）
看花回（秀色芳容明眸）
看花回（蕙风初散轻暖）
月下笛（小雨收尘）
无闷（云作重阴）
琴调相思引（生碧香罗粉兰香）
青房并蒂莲（醉凝眸）

[感皇恩（小阁倚晴空）]
[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
[断句（露叶烟梢寒色重）]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同原版纸书

导读

李保民

宋代的文学创作体裁丰富，门类繁多，成就之大，以词为翘楚，一向被公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宋代词坛名家辈出，各种不同的创作流派和不同的词人群体，形成千岩竞秀、百花争艳的精彩局面。词人们纷纷以词这种文学样式模山范水、传情达意，将词便于言情体物、摹景写态的特点发挥到极致，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周邦彦是生活在北宋时期集大成的词人之一，谈词论道者，无不赞誉邦彦妙解音律，擅长审定古音古调，能自度曲。称赞其词最合于乐，并且雅致精工，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性，尊奉他为词家正宗、词坛圣手。

作为备受后人推崇的北宋最著名的词人周邦彦，有关他的生平，以往的史书记载却颇为稀少，仅有《宋史·文苑传》、《东都事略·文艺传》、《咸淳临安志·人物传》数种而已，并且叙事都很简要，其中不少抵牾脱漏之处。直到晚清王国维先生的《清真先生遗事》一文发表，我们才得以对邦彦的一生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周邦彦，字美成，别号清真居士，公元1056年，亦即宋仁宗嘉祐元年，出生于钱塘。那时的钱塘也就是今天的浙江杭州，在当时堪称南方最为富庶繁华的大都市。那里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映衬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景，有奔腾的钱塘江掀起“怒涛卷霜雪”的动人景观，更有“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豪奢气象，这一切无不深深地影响着词人思想行为和精神气质的形成。在如此山清水秀、旖旎繁华的环境里，词人不自觉地渐渐地养成了一种浪漫多情、放浪形骸、喜爱游乐的生活性

情。《宋史·文苑传》说他“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可见乡里人对少年时的词人评价不高。在众人的眼中，邦彦实在是并不怎样讨人喜欢。

然而这些并没有妨碍到他对知识的追求。他还能够“博涉百家之书”，还有勤奋读书的一面，这恐怕与他“吾家旧有簪缨”的家世有关。而这样的家庭背景，要求其子弟知书达理，求取功名，应在情理之中。

大约在元丰二年（1079），邦彦离开了故乡钱塘，游历皇城汴京，恰逢朝廷诏增太学生额，遂于这一年晚秋进入太学读书。汴京的繁华较之钱塘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他无疑接触到了此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目睹了许多名卿钜公、纨绔子弟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的犬马生涯，反观自己作为一个穷太学生则一文不名，免不了心中不平衡。于是他在默默地等待，寻找能够直接进入官场的契机。元丰七年（1084）三月，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刻。这个月的某一天，神宗驾临太学，数百太学生竞相献赋颂，期待上达天览，有所斩获。邦彦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恭敬地献上万馀言的《汴都赋》。此赋不仅句句皆有典实，而且文采斐然，“多古文奇字”。宋神宗命右丞李清臣读于迩英殿上，因为有好些字不识，清臣只能以偏旁来读。神宗见此情形大为惊异，邦彦因此得到天子的青睐宠眷，被召去政事堂议政，并擢升为太学正。然而神宗的赏识和宠眷，日后并没有给邦彦仕途上带来多大的进展，他在太学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年多，直到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才被调往庐州做教授，但职位身份依然很低。也就是从赴庐州这一年起，开始了他漫长的京官外放生涯。以后他又去荆州呆过几年，可能干的依旧是教授工作，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知溧水县事，做了四年地方官。

在京城太学正任上，邦彦常常处于闲散的状态，仕途上的蹭蹬失望，不免要使他想到寻求情感的慰藉。况且他生性多情，好交游，好玩

乐，混迹在青楼楚馆、舞榭歌台便是常有的事。在与风尘女子交往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她们的屈辱无奈和温柔善良，因而能动之以真情，平等相待，与她们中的不少人都建立起了较真诚的友情。对自身而言，也仿佛只有歌伎舞女们的温情可以暂时抚慰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受冷落的心。相聚时的歌舞欢乐和别后旅邸的缠绵相思，于是成了邦彦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旋律。以至于他离开汴京后还不时地想起她们，甚至好多年后重回京城，还去故地寻访当时的相好。

从庐州教授到溧水知县，邦彦在地方上漂泊几乎十年，虽无大的成就，但也不乏善处可言。特别是在溧水任上，他的口碑甚佳，晚于他八十年后的溧水县令强焕就称赞他说："待制周公，元祐癸酉春中为邑长于斯，其政敬简，民到于今称之者，固有馀爱。而其尤可称者，于拨烦治剧之中，不妨舒啸。一觞一咏，句中有眼。脍炙人口者，又有馀声，声洋洋乎在耳侧，其政有不亡者存。"（《清真集序》）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邦彦主政地方颇得人心，在繁琐的公务馀暇，弦歌游艺，与民同乐，因而深受百姓的爱戴。同时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到邦彦对词乐的爱好，是怎样地沉吟其中，视作他生命中的最爱之一。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邦彦还京为国子主簿。次年六月召对崇政殿，哲宗命他重进《汴都赋》，于是他将原作的赋和新写成的《重进汴都赋表》一起献上。哲宗被他的文采感染，更被他在赋表中流露出的对朝廷的忠诚所打动，便任命他做秘书省正字。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他升迁为校书郎。此后，他时来运转，仕途一帆风顺，到了五十二岁那年，已官至卫尉宗正少卿，并兼仪礼局检讨，负责编修礼书。再后十馀年间，他先后直龙图阁、知隆德军府、知明州府。特别是回京拜授秘书监、进徽酋阁待制，提举大晟府，使他有条件从一个业馀的词家，一变而为职业的以词和乐、自度新腔的乐官，为他在词的音律

创造和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重和元年（1118），邦彦知真定府。第二年改知顺昌府，再后一年知处州，不久去官。朝廷为了酬谢他多年来的劳绩，委以提举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一职，这是政府为年老有功的官员特设的养老禄位。宣和三年（1121）正月，邦彦赴鸿庆宫，稍后病故。

周邦彦的生世宦迹大致如此，一生几乎是在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没有赶上他死后的徽、钦二帝被掳，北宋亡国那样撕心裂肺的惨痛。就个人的出处而言，可以说波澜不惊，既没有遭遇过重大的挫折，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大事件可圈可点。虽然他生活的时代，外患日趋严重，新旧党争异常激烈，国家的安危，民生的问题，这些似乎都离他很遥远，并没有能引起他足够的关注，这就注定他的词作缺少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声音，内容上显得较为贫乏，题材也不够多样化。

我们知道宋词是从晚唐、五代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花间集》而言，收入其中的温庭筠词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堪称其时的词风代表。温词的内容不外乎以华丽香艳的语言，富于刺激的色彩，描摹女性衣饰体态，离愁别恨，偏于闺情，形成香软绮靡的特点。而其后的“花间派”词人，内容上与温庭筠词一脉相承，并有所发展，大都不能超越伤离惜别的恋爱题材。这种情形不能不影响到北宋词人的创作，在当时几乎很少有词人的作品能摆脱风月相思这一主题。其次，在晚唐、五代词中较为少见的羁旅行役之词，进入宋代，也成了许多词人乐于表现的主题之一。之所以如此，大抵是因为词是最适宜于遣情的工具，它可以充分胜任男女恋情、羁旅行役，充满个人复杂生活情感的倾诉。同时社会的稳定，城市的繁荣，承平时期的闲情逸致，促成了多情的文人喜欢

用恋情词和羁旅行役的作品来注入个人的身世之感。

从题材内容上来看，周邦彦的词基本上还是难以跳出晚唐、五代词的藩篱，

一般而言，周邦彦的恋情词多写陶醉于相聚时共坠爱河的欢快和别后追忆或旅邸相思的孤寂情状，当然也少不了旧地重游，抚今追昔，两情缱绻而今不再的无限惆怅。由于词人生长在社会承平时期，长期驻足游乐之乡，对青楼女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这就使得他的涉及两性交往的词作，情感真挚，有时描绘得相当地动人。诸如"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风流子》）、"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落泪"（《解连环》）、"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风流子》）、"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拜星月》）、"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风流子》）、"恨入金徽，见说文君更苦"（《扫花游》）、"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还京乐》），出语质朴直白，却情感真切，仿佛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况周颐《蕙风词话》）。

值得注意的是周邦彦虽写有很多恋情的词作，但却很少表现出轻佻儇薄的低俗情趣。他在处理这类作品时，虽然偶有一点色情的渲染，但更多的是他与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压迫的女性之间深深的友情与爱情的倾诉。尽管题材相同，情节相近，词中却能以千姿百态的面目出现，以不同的意境感染人。同样是写作客异乡，怀念分别后的远方情人，在《还京乐》中出现的是"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清泪"、"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词人寄情与物，诉说着滔滔远去的流水，带去他无数的相思；想象着他能身添双翅，立刻飞到心上人的身旁。词中流露出对情人深远迫切的思念之情。而在《琐窗寒》中却另有一番景象："想东园、桃李自春，小唇秀靨今在否？到归时、定有残英，待客携尊

俎。”显然词人对未来与情人能否相见，心中无准，充满着期待。同样是写故地重来，忆念旧时的情人，《解连环》中说的是“水驿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落泪”。多么痴情的词人啊！离去的情人，只要春来折一枝江南的梅花寄他，他会为了她，一辈子借酒浇愁，见花落泪，也无怨无悔。可是到了《点绛唇》中，重返故乡，当初心爱的人早已出嫁，他只能通过她的妹妹传递自己无尽的哀伤：“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两者都是在写旧地寻访，得知情人因故离去而引起的伤感，词中营造的氛围，前者是何等的沉痛，而后者是何等的惆怅。

读周邦彦的恋情词，两地相思，魂牵梦萦，触处可见。恋情词所传递的情愫，有时清浅直诉，有时委婉曲直，既蕴含对往事旧欢伤感的回忆，也渗透对情人之间柔情蜜意的恋恋不舍。而不时地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事，几乎成了他恋情词中常有的一道风景线。这只要看看他是多么地喜欢在词中用梦绕、犹记、想、长记、漫记得、追念、还忆等字眼，便可知晓。在邦彦寂寞而又孤独的人生旅途中，他需要友情的慰藉，需要异性的知心旅伴，可是社会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到哪儿去寻觅呢？而以往的经验告诉他，真正的知心朋友、真正的友情，往往来自最底层的青楼楚馆。他与她们在一起时能倾心相交，互诉衷肠，一旦分手后，彼此只能在刻骨的相思和欢愉的记忆中去寻觅片时的安慰，释放难以割舍的情感上的负重。这也就是邦彦为什么总要在恋情词中忆旧的原因所在。

在邦彦的全部词作中，恋情词中写别情的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总能给人情感热烈而又深厚的感受。热恋中的情人到了不得不别离的时候，一景一物，时序变化，皆能触动离情别恨一发而不可收拾。邦彦不愧为擅写别情的能手，别时的伤感和别后的惆怅，在他的词中表现的尤

为真切。如“见扫门前车上霜，相持泣路旁”（《长相思》），写含泪拥抱，不忍分手的情景，使人感同身受；“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醉桃源》）、“金炉应见旧残煤，莫使恩情容易似寒灰”（《虞美人》），从女性角度表露离别时对爱情的执着忠贞，要求对方莫做薄情郎，大胆直白；“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红满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夜飞鹊·别情》），将送走情人，归来后一腔落寞茫然的心境，描绘得婉转动人。

入宋以来，迁客骚人好作羁旅行役之词，刻意地渲染愁苦的情感，留给人的常常是悲哀不已的景象，周邦彦的这部分词作也难以例外。种种旅况，诸如长夜难眠，形单影只，对花落泪，闭门愁寂，醉卧江头，临水悲戚，一一堪伤，都在他的词中得到耐人寻味的细致的表现。在这类题材中，有一些作品很好地折射出邦彦精神风貌日常感受的另一面，如广为后人传诵赞誉的《满庭芳》：

>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将游宦生活期间的苦闷、慵倦、失意之感，描述得鲜明生动，哀而不伤，诚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评论道：“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绕蕴藉。”

而另一类写行旅中的怀古、旅愁词，则体现出他对人生和社会深沉的思考及感悟，如《西河》所云：“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苍翠。对此景，无限愁思。”《黄鹂绕碧树》写道：“这浮世，甚驰驱利禄，奔

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怎如盛饮流霞，醉偎琼树。”隐约地反映北宋行将灭亡前夕士大夫文人，对国家衰败，改朝换代，社会将要发生巨变的种种不祥的隐忧，道出对功名利禄无望的愤懑和厌倦，转而诉说年华易逝、沉湎酒色的复杂心态。

周邦彦还写过不少咏物词，大抵很能体现作者精心刻画，细致描绘的特点。词中的咏梅、咏柳、咏荷、咏雪、咏月、咏季节、咏梳子等，题材平庸，甚至有些无聊，也谈不上有什么重要的思想内容，却能做到对所咏对象的观察体验细致入微，在工巧精艳的描摹中寄托情感，从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化境。像《六丑》咏蔷薇花谢后的情景，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形象极为鲜活饱满：

> 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攲侧。

透过对枝条多情，残英自伤的入神描摹，如重彩工笔画，花中有我，我中有花，渗透了飘零羁愁之感。

《花犯》是另一首著名的咏物词：

>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
> 今年对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所咏梅花，不仅从视觉和嗅觉的角度，凸显出花光、花香、花容的风神韵味，而且寓情于物，在为梅花写照的同时，也含蓄地融入了个人坎坷

遭遇的身影。

此外，邦彦还有一些泛写自然风景的作品，清新可诵，完全摆脱了浓艳的脂粉气，像描写夏日荷塘而引发归乡之梦的《苏幕遮》：

>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写雨后荷花的神态，本是词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作者却能用独特的感受，写得清隽而有神致，没有丝毫的雕琢藻饰之嫌。寥寥几笔，便极为传神地刻画出水面上圆润的荷叶清新如洗，而荷花在风中颤动摇曳的生动景象，呼之欲出，俨然就在眼前。难怪近人王国维要在《人间词话》中盛赞它为“真能得荷之神理者”。

就邦彦写景词而言，不乏比较成功的佳作，读后常常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玉楼春》）、“风约帘衣归燕急，水摇扇影戏鱼惊，柳梢残日弄微晴”（《浣溪沙》）、“乱叶翻鸦，惊风破雁，天角孤云缥缈”（《氐州第一》），体物写生，细腻入微；摹景状物，刻意求工。语言也清新直白，讲究字句的锤炼，以新奇严整制胜，进而营造出不同寻常的意境去打动人。

在宋代词人中，周邦彦词的创作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邦彦的文学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他善于从前贤的诗歌作品中广泛地吸取养料，拿来为我所用。在他的全部词作中，字面出处用《诗经》、《楚辞》以及唐人诗歌的地方比比皆是，堪称一大亮点。这其中既有袭用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贺、刘禹锡、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韩偓等前人的诗歌，也有变化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同时代名家的作品。

如他的“渭水西风，长安落叶，空忆诗情宛转”（《齐天乐》），出自唐人贾岛《忆江上吴处士》诗：“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虽云袭用，但诚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道：“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出很多，由此可见他是怎样地从过去的大作家的作品中博学精修，增长学识，丰富提高自身的创作水准。但是，这种过度檃栝化用前人的诗句，也并非全都是好事，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限制了词人语从己出、意境独特的创新精神。所以王国维要用“创意之才少”来批评他。

邦彦负一代词名，除了善于融化诗句外，从前的批评家对他的词作特点有多方面揭示，强焕说：“抚写物态，曲尽其妙。”（《清真词序》）陈振孙说：“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张炎说：“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词源》卷下）沈义父说：“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屈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词多要两人名对使，亦不可学也。”（《乐府指迷·用事使人姓名》）周济说：“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介存斋论词杂著·周邦彦词》）陈廷焯说：“美成小令以警动胜，视飞卿色泽较淡，意态却浓。”（《白雨斋词话》卷一）又说：“美成意馀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白雨斋词话》卷八）王国维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人间词话》）佘雪曼说：“邦彦词富艳精工，思力卓绝，摹写物态，栩栩如生。其长在意居笔先，神馀言外，半吞半吐，令人捉摸不定。直至曲终，满湖烟水，一片苍茫，虽化工传神之笔，不足过也。”（《词学演讲录》）尽管这些评语皆属片言只语，但都非常精辟，确能指出邦彦词的某一方面特点。它们或着眼于结构形式，或从风格修辞入手，对于我们理解邦彦词的精髓所在，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词史上，邦彦词的主要成就和贡献，还在于艺术风格的形成和音律的定格化。他的词有时浑厚典丽，有超迈的意境，将自然景物和生命情感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不失厚重典雅的气息，像《苏幕遮》（燎沉香）、《庆宫春》（云接平冈）等，随处可见；有时委婉沉郁，多缠绵悱恻、悲凉凄怆之致，如《瑞龙吟》（章台路）、《西河》（佳丽地）等，为数不少。前人有以"词中老杜"称之，并不确切。倘就诗歌的体制及炼字而言，他的词有集大成的特点，或可以追踪老杜，可是在襟抱胸次上，杜诗大都抒发忧国忧民、心系苍生的情怀，而邦彦词几近半数写柔情万种的儿女情愫，其境界之高下，则立分轩轾。

邦彦妙解音律，晚年提举大晟府，对词的律调创制审定贡献极大。现存的邦彦词，仅自创调即有数十首，且每首题下均自注宫调，依稀可见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在句法节奏、音节韵脚诸多方面，都特别注重与声情变化和谐，并且善用偶句叠字，讲究声律之美。对此，王国维曾经精辟地指出："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清真先生遗事》）邦彦不仅能自度曲，创制了许多慢曲、引、近、犯等新调，而且还整理审定了一些在当时尚未定型的古调，确立了词调形式的规范，为后世词家所遵循沿用。

在传统的词学观念中，人们习惯上将词的流派冠以"豪放派"、"婉约派"、"格律派"等名目，而邦彦向来被视作"格律派"的宗师。他的词作严于音律，将词的文学美和音乐美巧妙地融为一体，因而引起后世许多词人的共鸣。从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张炎到晚清的朱祖谋、陈洵等词坛名家，都先后延续周邦彦的词风并有所发展。其不足之处在于过分讲究雕琢字句，死守音律，讲求对偶，偏重艺术形式上用力。尽管他们的创作中共同存在着较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但还是为

后人留下了不少情感率真、含蓄典雅的佳作，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吟诵不衰的珍贵遗产。尤其是周邦彦在创作词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重视艺术技巧运用的特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2010年1月16月于淞南寓庐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周邦彦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周邦彦词的阅读和欣赏。】

周邦彦词集

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唐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歌》）

◎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如雪。（唐李白《梁园吟》）

◎行，方语，犹言边。

◆毛稚黄（先舒）曰：周清真《少年游》题云“冬景”，却似饮妓馆之作。起句“并刀如水”四字，若掩却下文，不知何为陡着此语。“吴盐”、“新橙”，写境清别。“锦幄”数语，似为上下文太淡宕，故着浓耳。后阕绝不作了语，只以“低声问”三字贯彻到底，蕴藉袅娜，无限情景都自纤手破橙人口中说出，更不必别着一语。意思幽微，篇章奇妙，真神品也。（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

◆周美成词家神品。如《少年游》：“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何等境味！若柳七郎，此处如何煞得住。（同上）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言马、言他人，而缠绵偎倚之情自见。若稍涉牵裾，鄙矣。（清沈谦《填词杂说》）

◆周清真避道君，匿李师师榻下，作《少年游》以咏其事。吾极喜其“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情事如见。至“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等语，几于魂摇目荡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情景如绘，宜遭道君之怒也。（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入山谷恶道矣。（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恐其平直，以曲折出之，谓之婉。如清真“低声问”数句，深得婉字之妙。（清孙麟趾《词径》）

◆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语，吐弃殆尽。（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曰向谁行宿，曰城上三更，曰不如休去，曰少人行，颠倒重复，层折入妙。（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一）

◆秀艳。情急而语甚婉约，妙绝古今。（清陈廷焯《云韶集》）

◆丽极而清，清极而婉。然不可忽过“马滑霜浓”四字。（清谭献评《词辨》）

◆以此词附会于李师师、宋徽宗及清真儿女恩怨，成小说家言者，其在南宋初词话笔记之书，若《碧鸡漫志》、《玉照新志》、《挥麈录

话》、《夷坚支志》、《鸡肋编》等，犹未有之。迨后，《耆旧续闻》（按见沈雄《古今词话》引，查今本《续闻》并无此条，未知所出，或不足据。后来叶申芗《本事词》即合此及《贵耳集》为说）始谓：

> 周美成至汴京，主角妓李师师家，为作《洛阳春》，师师欲委身而未能也。与同起止，美成复作《风来朝》云（引词从略）。一夕，徽宗幸师师家，美成仓卒不能出，匿复壁间，遂制《少年游》以纪其事，徽宗知而谴发之。师师饯送，美成作《兰陵王》，云“应折柔条过千尺”，至“斜阳冉冉春无极”，人尽以为咏柳，淡宕有情，不知为别师师而作，便觉离愁在目。徽宗又至，师师迟归，更诵《兰陵王》别曲，含泪以告，乃留为大晟府待制。

此节谬误非一端：清真至汴京为太学生，居太学斋舍，安得主李师师家？其谬一也；赋《少年游》与赋《兰陵王》，其间相去四十年，乃并为一谈，其谬二也；大晟府无待制之官，其谬三也。详下文王国维说。《贵耳集》亦云：

>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坐朝，谕蔡京云：“闻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闻课额不登，如何京尹不案发来？”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问，续得覆奏。”京尹至，蔡以御前圣旨谕之，京尹云：“惟周邦彦课额增羡。”蔡云：“上意如此，只得迁就将上。”得旨：“周邦

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初更，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府乐正。后官至大晟乐府待制。

《贵耳集》下紧接此条之上，有云：

　　道君北狩，在五国城，或在韩州。凡有小小凶吉丧祭节序，北虏必有赐赉，一赐必要谢表。北虏集成一帙，刊在搉扬中博易。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见一本，有李师师小传，同行于时。则此条未知是否出李师师小传也。

绘影绘声，穿凿附会，无异话本小说，后世不究虚诞，侈为艳谈者，大抵先出于此。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亦载其事，则与《贵耳集》所云因词获罪者适相反，云：

　　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一夕，值佑陵（徽宗葬佑陵）临幸，仓猝引去。既而赋小词所谓“并刀如水，吴盐胜雪”者，盖纪此夕之事也。未几，李被宣唤，遂歌于上前，问谁所为，则以邦彦对，于是遂与解褐，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祹问，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之义，莫能对。急召邦

> 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上喜，意将留行，且以近者祥瑞沓至，将使播之乐府。命蔡元长微叩之，邦彦云：“某老矣，颇悔少作。”会起居郎张果与之不咸，廉知邦彦尝于亲王席上作小词赠舞鬟云（《望江南》“歌席上”阕，从略）。为蔡道其事，上知之，由是得罪。

《贵耳》、《雅谈》所载，年月乖戾，职衔无稽，事本不经，然八百年来，《少年游》故事深入人心，几于牢不可破矣。至郑文焯、王国维出，始辨其非是。王氏《清真先生遗事》非《贵耳》云：

> 案此条所言尤失实。《宋史·徽宗纪》：宣和元年十二月，帝数微行，正字曹辅上书极论之，编管郴州。又《曹辅传》：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始，民间犹未知，及蔡京谢表，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自是邸报闻四方。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所云开封府监税，亦非卿监侍从所为；至大晟乐正与大晟乐府待制，宋时亦无此官也。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丙申政和六年，是岁，微行始出”，则非元年矣。清真已六十一矣。

又卷十八：“己亥宣和元年十二月，是月，正字曹辅上书谏微行，编管郴州。”

又非《雅谈》云：

案此条失实与《贵耳集》同。云宣和中先生尚为太学生，则事已距四十余年，且苟以《少年游》致通显，不应复以《忆江南》词得罪，其所自记，亦相抵牾也。

郑氏《清真词校后录要》亦曰：

草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云：“宣和中……遂与解褐。”（引文已见，从略）按强焕叙，言元佑癸酉春公为溧水邑长，是其作宰已在哲宗朝。癸酉属元佑八年，距宣和前廿余年；且《宋史》称其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学正，安所谓宣和中始为太学生？……《词苑丛谈》又载邦彦在师师家，闻道君至，匿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是江南初进，遂与谐谑。邦彦悉闻之，檃括成《少年游》，因师师歌以直对，道君大怒，因加迁谪，押出国门。越日复幸，闻歌其《兰陵王》留别词，乃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乐正。凡此皆小说家附会，或出好事忌名，故作讪笑，等诸无稽。倘史传所谓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者，此欤？苕溪渔隐谓小词纪事，率多舛误，岂复可信。洵知言也。

陈思《清真居士年谱》，既采郑氏《录要》，又以清真仕历考之，谓一切附会，皆因以李邦彦为周邦彦之故。别是一解，文长不录。

案此词故事，《雅谈》谓在清真为太学生时；《续闻》所谓“美成至汴京”，意谓初至汴京，亦即为太学生时也。

南宋人郭彖《睽车志》卷一有林灵素对道君李师师乃狐狸事。案此志怪之书，《四库提要》谓是洪迈《夷坚志》之先导。

《雅谈》又称“宣和中”，虽与为太学生时相去甚久，想因传闻不

同，强为牵合耳。《贵耳》不言时，然俱谓此词为徽宗、师师作，则亦不外为太学生时或宣和中。今以清真行谊考之，均绝不能与赵、李相遇于汴京也。据《遗事》，清真以元丰二年至六年为太学生，而徽宗生于元丰五年，若清真为太学生时与师师游，则徽宗尚未出生，或犹在襁褓，安能幸李师师家？至于宣和，则清真以重和元年知真定府，宣和元年徙知顺昌府，宣和二年徙知处州，旋罢官奉祠，客居睦州，值方腊事起，还杭州，又居扬州；宣和三年春，赴提举南京鸿庆宫，旋卒。是则宣和之世，清真不惟年已六十余，必无冶游艳事，又未曾一日在师京，安能与道君俱过李家耶？晚宋小说家言，去周世代已远，用资谈柄，本无足怪，而遗误滋甚矣，遂致清许昂霄《词综偶评》之类，所言不异痴人说梦，则又《贵耳》诸书之过也。毛先舒谓是“似饮妓馆之作”，斯为得实。

又案北宋人词中具师师之名者，有张先《师师令》及《熙州慢》“送陈述古”词，晏幾道《生查子》二首，秦观《一丛花》，而清真无之。子野词作于熙宁七年（据夏承焘先生《张子野年谱》），其时师师方在童年而以歌着矣，故有“学妆皆道称时宜”，“蜀彩衣长胜未起”之句。子野有《醉垂鞭》词，题云：“赠琵琶娘，年十二”，其《师师令》亦此类，皆是童妓也。小山、少游赠词当作于元丰中，其时师师甫过二十。清真倘与交游，亦当在元丰数年之间。大抵其人自熙宁末年即以声歌著名汴都，历元佑、绍圣、崇宁、大观、政和、宣和而不衰，考之《墨庄漫录》、《宋诗钞·具茨集钞》注所言晁冲之与师师交游事，《东京梦华录》所载崇宁、大观以来京师瓦肆人物，《三朝北盟会编》所载师师被抄家事，盖可见矣。比及宣和，师师已老，故南渡之初，刘子翚《汴京纪事》有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靖康之难上距宣和不过数年，而师师已“垂老”，盖自熙宁末成名，至是年逾六十矣。道君果赏师师，当是征

歌而非选色也。论者以其荒淫，意师师必方盛年，而后狎之；若是元丰时李师师，至宣和已伤老丑矣，宁复相狎？因疑李师师有二，其实非也。盖数百年来，无稽之谈人皆信以为真，非有元丰李师师及宣和李师师，则无以为《贵耳》圆谎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一落索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唐李商隐《天涯》）

◆情词双绝，奴婢秦、柳。（清陈廷焯《云韶集》）

凤来朝

逗晓看娇面，小窗深、弄明未遍。爱残朱宿粉云鬟乱，最好是帐中见。

说梦双蛾微敛，锦衾温、酒香未断。待起难舍拚，任日炙画栏暖。

◎逗，方言辞，临也。

◎拚：方言辞，亦作判、拌，割舍之意。

◆柳永《慢卷紬》云：“似恁般偎香倚暖，抱着日高犹睡。”此词媟黩似之，故《续闻》又附会于李师师云：“与同起止，美成复作《凤来朝》。”《扪虱新语》云：“黄鲁直好作艳歌小词，道人法秀谓其以笔墨诲淫，于我法中当堕泥犂之狱。”毛晋跋《山谷词》谓鲁直答曰：“空中语耳。”案宋人艳词亦多属空中语，非夫子自道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望江南

歌席上，无赖是横波。宝髻玲珑攲玉燕，绣巾柔腻染香罗。人好自宜多。

无个事，因甚敛双蛾。浅淡梳妆疑见画，惺松言语胜闻歌。何况会婆娑。

◎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颅簪小蛾。幸好留侬伴成梦，不留侬住意如何？”（隋炀帝《嘲罗罗》）

◎元鼎元年，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以迎神女。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諃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洞冥记》）

◎醉后金蝉重，欢余玉燕攲。（唐韩偓《春闷偶成十二韵》）

◎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宋晏殊《浣溪沙》）

◎婆娑，舞也。（《诗经·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传）

◆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语，吐弃殆尽。（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美成以少年游一词通显，以此词得罪，荣枯皆系于一词，异矣。艳词至美成，一空前人，独辟机杼，如此词下半阕，不用香泽字面，而

姿态更饶，浓艳益至，此美成独绝处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最芊绵而有则，他手自不及。（清陈廷焯《云韶集》）

◆清真《望江南》云“惺忪言语胜闻歌”，谢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泪不成歌”，皆熨帖入微之笔。（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小令极近五季，不为当行。（《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望江南

游妓散，独自绕回堤。芳草怀烟迷水曲，密云衔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

桃李下，春晚未成蹊。墙外见花寻路转，柳阴行马过莺啼。无处不凄凄。

◎怀烟：犹言含烟。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周易·小畜》）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汉书·李广传赞》）

丹凤吟

迤逦春光无赖，翠藻翻池，黄蜂游阁。朝来风暴，飞絮乱投帘幕。生憎暮景，倚墙临岸，杏靥夭邪，榆钱轻薄。昼永惟思傍枕，睡起无憀，残照犹在庭角。

况是别离气味，坐来但觉心绪恶。痛引浇愁酒，奈愁浓如酒，无计消铄。那堪昏暝，簌簌半檐花落。弄粉调朱柔素手，问甚时重握。此时此意，长怕人道着。

◎生憎："生"，方言辞，犹偏、最。

◎夭邪：亦作"夭斜"，多姿貌。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唐杜甫《醉时歌》）

◎弄粉知伤重，调红或有馀。（唐李商隐《木兰》）

◆奈酒至愁还，又酒与愁尚分二候，愁浓于酒，知酒之为愁，愁之为酒乎！"重握"句可住。转云"怕人道着"，直出数丈。（《草堂诗馀正集》）

◆本是"睡起无聊"，却说"春光无赖"；已"残照"矣，始念"朝来"；已"暮景"矣，因思"昼永"；笔笔断，笔笔逆，为"迤逦"二字曲曲传神，以垫起换头"况是"二字。不为"别离"，已是"无聊"，缩入上阕，小歇然后转出下句。二句不可连读。"心绪恶"则比"无聊"难遣，故曰"无计"。到此一步，已是尽头，复作何语？却以"那堪"二句钩转，"弄粉"二句放开；至"怕人道着"，则"无聊"、"无计"，一齐收起，惟有"无赖"之"春

光”耳。三“无”字极幻化。（陈洵《海绡说词》）

◆按此亦犹前此之意。“翠藻翻池”，喻自己之颠覆；“黄蜂游阁”，喻别人之得意；“杏靥”、“榆钱”，俱刺谗之意耳。次阙是别京中好友而作。“素手”“重握”，指素心之友也。细玩自得其用意处。（清黄苏（清黄苏《蓼园词选》））

◆勾勒可思。（评下阕第二韵，《乔大壮手批〈片玉词〉》）

秋蕊香

乳鸭池塘水暖，风紧柳花迎面。午妆粉指印窗眼，曲里长眉翠浅。

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

◎风逆花迎面，山深云湿衣。（北周庾信《和宇文内史春日游山》）

◎自从小靥来东道，曲里长眉少见人。（唐李贺《许公子郑姬歌》）

◎庭前春鸟啄林声，红夹罗襦缝未成。今朝社日停针线，起向朱樱树下行。（唐张籍《吴楚歌词》）

◆周词："午妆粉指印窗眼，曲里长眉翠浅。问知社日停针线，探新燕。宝钗落枕梦春远，帘影参差满院。"非工于词，讵至是！或谓眉间为窗眼，谓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说非无据，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远。盖妇人妆罢，以馀粉指印于窗牖之眼，自有闲雅之态。仆尝至一巷舍，见窗壁间粉指无限，诘其所以，乃其主人尝携诸妓抵此。因思周词，意恐或然。（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

◆从来佳处不传，不但隐鳞之士，名人犹抱此憾。周美成人所共称，然如："乳鸭池塘水暖，……（引词从略）。"《草堂》所收周词，不及此者多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春闺无事，妆罢惟有睡耳。作想象之词最佳；不必有本事也。"梦春远"，妙；此时风景皆消归梦中，正不止一帘内外。（陈洵

《海绡说词》）

渔家傲

灰暖香融消永昼，葡萄架上春藤秀，曲角栏干群雀斗。清明后，风梳万缕亭前柳。

日照钗梁光欲溜，循阶竹粉沾衣袖，拂拂面红如着酒。沉吟久，昨宵正是来时候。

◎灰暖残香炷，发冷青虫簪。（唐李贺《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谢贺复继四首》）

◎葡萄架上朝光满，杨柳园中暝鸟飞。（唐储光羲《蔷薇》）

◎风摇裙佩，日照钗梁。（唐李百药《笙赋》）

◎笋添南阶竹，日日成清閟……风枝未飘吹，露粉先涵泪。（唐韩愈《新竹》）

南乡子

晨色动妆楼，短烛荧荧悄未收。自在开帘风不定，飕飕，池面冰澌趁水流。

早起怯梳头，欲挽云鬟又却休。不会沈吟思底事，凝眸。两点春山满镜愁。

◎春山：喻眉，蹙则眉头坟起，故云。

◆晓景确。（《草堂诗馀正集》）

◆词客当行之笔。（《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浣溪沙

争挽桐花两鬓垂，小妆弄影照清池，出帘踏袜趁蜂儿。

跳脱添金双腕重，琵琶拨尽四弦悲，夜寒谁肯剪春衣。

◎跳脱：腕钏。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唐白居易《琵琶行》）

浣溪沙

雨过残红湿未飞，珠帘一行透斜晖，游蜂酿蜜窃香归。

金屋无人风竹乱，衣篝尽日水沉微。一春须有忆人时。

◎湿花飞未远，阴云敛向低。（北周庾信《同颜大夫初晴》）

◎蝶繁经粉住，蜂重抱香归。（唐温庭筠《牡丹》）

◎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唐李白《长门怨二首》）

◎露荷香自在，风竹冷相敲。（唐郑谷《池上》）

◎衣篝：熏衣竹笼，宋人通称衣篝。

◎沉香，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故名沉水，亦曰水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

浣溪沙

日射敧红蜡蒂香，风干微汗粉襟凉，碧纱对掩簟纹光。

自剪柳枝明画阁，戏抛莲药种横塘。长亭无事好思量。

◎紫蜡融花蒂，红绵拭镜尘。（唐韩偓《无题》）

◎轻花鬓边堕，微汗粉中光。（南朝梁简文帝《晚景出行》）

◎影随帘押转，光信簟文流。（唐李商隐《灯》）

◎莲药：莲子。

◆“粉襟”句画出佳人。（《草堂诗馀正集》）

◆夏词颇见新意。（《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浣溪沙

翠葆参差竹径成，新荷跳雨泪珠倾，曲栏斜转小池亭。

风约帘衣归燕急，水摇扇影戏鱼惊，柳梢残日弄微明。

◎天晓密云开，亭亭翠葆来。（唐吴融《奉和御制》。翠葆：此处喻指竹叶。）

◎濯锦翻红蕊，跳珠乱碧荷。（唐钱起《苏端林亭对酒喜雨》）

◎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南史·夏侯亶传》）

◎鱼吹细浪摇歌扇，燕蹴飞花落舞筵。（唐杜甫《城西陂泛舟》）

◆景物一一不谬。（《草堂诗馀正集》）

浣溪沙

薄薄纱厨望似空，簟纹如水浸芙蓉，起来娇眼未惺忪。

强整罗衣抬皓腕，更将纨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红。

◎水纹簟映青纱帐，雾罩秋波上。一枝娇卧醉芙蓉，良宵不得与君同，恨忡忡。（五代阎选《虞美人》）

◎《团扇歌》者，中书令王珉与嫂婢有情，爱好甚笃，嫂捶挞婢过苦，婢素善歌，而岷好捉白团扇，故制此歌。”歌云：“团扇复团扇，持许自遮面，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晋书·音乐志》）

浣溪沙

宝扇轻圆浅画缯，象床平稳细穿藤，飞蝇不到避壶冰。

翠枕面凉频忆睡，玉箫手汗错成声，日长无力要人凭。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食苗实硕鼠，玷白信苍蝇。（南朝鲍照《代白头吟》）

塞翁吟

暗叶啼风雨，窗外晓色珑璁。散水麝，小池东。乱一岸芙蓉。蕲州簟展双纹浪，轻帐翠缕如空。梦远别，泪痕重。淡铅脸斜红。

忡忡。嗟憔悴、新宽带结，羞艳冶、都消镜中。有蜀纸、堪凭寄恨，等今夜、洒血书辞，剪烛亲封。菖蒲渐老，早晚成花，教见熏风。

◎秋姿生白发，木叶啼风雨。（唐李贺《伤心行》）

◎鸡人唱罢晓珑璁，鸦啼金井下梧桐。（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

◎端溪琢出缺月样，蕲州织成双水纹。（宋欧阳修《有赠余以端溪绿石枕蕲州竹簟……》）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诗经·召南·草虫》）

◎官街柳带不堪折，早晚菖蒲胜绾结。（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

◆后段累累谆谆，真字字更长漏永，声声衣宽带松。（《草堂诗馀正集》）

诉衷情

出林杏子落金盘，齿软怕尝酸。可惜半残青紫，犹印小唇丹。

南陌上，落花闲，雨斑斑。不言不语，一段伤春，都在眉间。

◆闺咏亦新，不似柳公尘下。（《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醉桃源

冬衣初染远山青，双丝云雁绫。夜寒袖湿欲成冰，都缘珠泪零。

情黯黯，闷腾腾，身如秋后蝇。若教随马逐郎行，不辞多少程。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唐白居易《缭绫》）

◎腾腾：慵懒貌。

◎常愁夜来皆是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秋蝇附物每久久不去，词借以喻难舍之意。）

◆“身如”三句，蝇附骥尾，极陈之语，用得极新。（清卓人月《古今词统》徐士俊评）

醉桃源

菖蒲叶老水平沙，临流苏小家。画栏曲径宛秋蛇，金英垂露华。

烧蜜炬，引莲娃，酒香熏脸霞。再来重约日西斜，倚门听暮鸦。

◎桃李新开映古查，菖蒲犹短出平沙。（唐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沙石》）

◎苏小小，钱塘名倡也，盖南齐时人。（《乐府诗集》卷八十五《苏小小歌》注引《乐府广题》）

◎（萧）子云近出，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晋书·王羲之传》）

◎霜间开紫蒂，露下发金英。（南朝陈叔达《咏菊》）

虞美人

金闺平帖春云暖，昼漏花前短。玉颜酒解艳红消，一面捧心啼困不成娇。

别来新翠迷行径，窗锁玲珑影。砑绫小字夜来封，斜倚曲栏凝睇数归鸿。

◎丁当玉佩三更雨，平帖金闺一觉云。”（唐高蟾《偶作二首》。春云，喻帖笼罩下垂。）

◎昼漏：日间漏壶，指白日，与夜漏相对。

◎玉颜艳红彩，云发非素丝。”（唐李白《古风》第四十四首）

◎一面捧心：《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

◎窗锁句：韩愈《题百叶桃花》：“百叶双桃晚更红，窥窗映竹见玲珑。”

◎砑绫句：韩偓《余作探使以缭绫手帛子寄贺因而有诗》：“解寄缭绫锦字封，探花筵上映春丛。黛眉印在微微绿，檀口消来薄薄红。缠处直应心共紧，砑时兼恐汗先融。帝台春尽还东去，却系裙腰伴雪胸。”砑绫，以石碾磨使平滑之绫，盖便于书也。

如梦令

尘满一缾文绣，泪湿领巾红皱。初暖绮罗轻，腰胜武昌官柳。长昼，长昼，困卧午窗中酒。

◎尘满句：缾，无文绮也（见《一切经音义》引《字林》）。刘禹锡《历阳书事七十韵》：“柳长千丝宛，西縢一线缾。”“文绣”谓刺绣，非所谓文绣之衣。言无心女红，任绮上文绣尘封也。

◎领巾：《方言》：“帍裱谓之被巾。”郭璞注：“妇人领巾也。”庾信《春赋》：“镂薄窄衫袖，穿珠帖领巾。”

◎庾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唐刘禹锡《有所嗟二首》）

◎中酒：酒酣。

如梦令

门外迢迢行路，谁送郎边尺素。巷陌雨馀风，当面湿花飞去。无绪，无绪，闲处偷垂玉筯。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汉蔡邕《饮马长城窟行》）

◎魏甄后面白，泪双垂如玉筯。（《白氏六帖》）

月中行

蜀丝趁日染干红，微暖面脂融。博山细篆霭房栊，静看打窗虫。

愁多胆怯疑虚幕，声不断、暮景疏钟。团团四壁小屏风，啼尽梦魂中。

◎博山香炉者，象海中博山，下盘贮汤，润气蒸香，象海之四环，故名之。（宋吕大临《考古图》）

◎卷帘飞燕还拂水，开户暗虫犹打窗。（唐李商隐《水斋》）

迎春乐

人人花艳明春柳，忆席上，偷携手。趁歌停舞罢来相就，醒醒个，无些酒。

比目香囊新刺绣，连隔坐、一时熏透。为甚月中归，长是他，随车后。

◎个：句末语助辞，有估量之意。

◎时寻汉阳令，取醉月中归。（唐李白《醉题王汉阳厅》）

◆见词家新意。（《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满路花

金花落烬灯，银砾鸣窗雪。夜深微漏断，行人绝。风扉不定，竹圃琅玕折。玉人新间阔，着甚情悰，更当恁地时节。

无言欹枕，帐底流清血。愁如春后絮，来相接。知他那里，争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说。不成也还、似伊无个分别。

◎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唐李商隐《无题》）

◎晓霰飞银砾，浮云暗未开。（南朝梁简文帝《同刘谘议咏春雪》）

◎风扉掩不定，水鸟过仍回。（唐杜甫《雨》）

◎琅玕：喻竹。

◎间阔：犹久别。

◎着甚情悰：犹言有甚欢情。

◆起句炼。“争信”几句，一信了有何意味？“说”、“行”、“成”，一发没味了。“知他”几语如食橄榄，多回味。（《草堂诗馀正集》）

◆词家用意极浅，然愈翻愈妙。如周清真《满路花》后半云：“愁如春后絮，来相接。知他那里，争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说。不成也还，似伊无个分别。”酷尽无聊赖之致。至陆放翁《一丛花》则云：“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其情加切矣。至孙夫人《风中柳》则更云：“别离情绪，待归来都告，怕伤郎又还休道。”则又进一层。然总此

一意也，正如剥蕉者转入转深耳。（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玉人新间阔”，脱，“更当恁地时节”，复上六句，后阕全写“着这情怀”。前用虚提，后用实证。（陈洵《海绡说词》）

满路花

帘烘泪雨干，酒压愁城破。冰壶防饮渴，培残火。朱消粉退，绝胜新梳裹。不是寒宵短，日上三竿，殢人犹要同卧。

如今多病，寂寞章台左。黄昏风弄雪，门深锁。兰房密爱，万种思量过。也须知有我。着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

◎兰房竞妆饰，绮帐待双情。（乐府《子夜秋歌》）

归去难

佳人约未知，背地伊先变。恶会称停事，看深浅。如今信我，委的论长远。好采无可怨，洎合教伊，因些事后分散。

密意都休，待说先肠断。此恨除非是，天相念。坚心更守，未死终相见。多少闲磨难，到得其时、知他做甚头眼。

◎恶：甚也。

◎信我：犹言知我。

◎好采：幸运。

◆缠令可厌，语体之敝如此。“坚心”九字自好。（《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意难忘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檐露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

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长颦知有恨，贪耍不成妆。些个事，恼人肠，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消问息，瘦减容光。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唐元稹《续张生会真诗三十韵》）

◎山枕上，私语口脂香。（顾敻《甘州子》）

◎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周美成长短句，纯用唐人诗句，如“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此乃元、白全句。（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解连环》）；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风流子》）；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同上）；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意难忘》）；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庆春宫》）；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宋张炎《词源》）

◆中吴车氏号秀卿，乐部中之翘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余每听，辄爱叹不能已，因赋此以赠。余谓有善歌而无善听，虽抑扬高下，

声字相宣，倾耳者指不多屈，曾不若春蚓秋蛩，争声响于月篱烟砌间。绝无仅有，余深感于斯，为之赏音，岂亦善听者耶。（宋张炎《山中白云词》卷四《意难忘》词序）

◆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宋张炎《山中白云》卷一《国香》词序）

◆每念李后主“小楼昨夜又东风”，辄欲以泪眼洗面。及咏周美成“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则泪痕犹在，笑靥自开矣。词之能感人如此。（清尤侗《苍梧词序》）

◆清真“衣染莺黄”词，忽而欢笑，忽而悲泣，如同枕席，又在天畔，真所谓不可解、不必解者。此等最难作，作亦最难得佳。（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稚黄曰）

◆小令中有排荡之势者，吴彦高之“南朝千古伤心事”，范希文之“塞下秋来风景异”是也。长调中极狎昵之情者，周美成之“衣染莺黄”，柳耆卿之“晚晴初”是也。于此足以悟偷声变律之妙。（清沈谦《填词杂说》）

◆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语，吐弃殆尽。（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洒落有致，吐弃一切香奁泛话。（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词香艳极矣。但香艳不难，难在吐弃一切泛语。谁不能作香奁词，谁能如此摆脱有致？（清陈廷焯《云韶集》：）

◆檐露滴，竹风凉”六字，如繁休伯《与魏文帝笺》“是时日在西隅，凉风拂衽”也。（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停歌”八字作对，甚密。“低鬟”十字作对跳掷。“檐露”六字作对写景。又自命周郎。“长颦”十字甚新。（《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荔枝香

照水残红零乱，风唤去。尽日恻恻轻寒，帘底吹香雾。黄昏客枕无憀，细响当窗雨。看两两相依燕新乳。

楼下水，渐绿遍行舟浦。暮往朝来，心逐片帆轻举。何日迎门，小槛朱笼报鹦鹉。共剪西窗蜜炬。

◎横空一鸟度，照水百花然。（唐虞世南《侍宴应诏赋得前字》）

◎恻恻轻寒剪剪风，小梅飘雪杏花红。（唐韩偓《夜深》）

◎楼头曲宴仙人语，帐底吹笙香雾浓。（唐李贺《秦宫诗》）

◎岁穷归未得，心逐片帆还。（唐郑谷《登杭州城》）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荔枝香

夜来寒侵酒席，露微泫。舄履初会，香泽方熏，无端暗雨催人，但怪灯遍帘卷。回顾始觉惊鸿去云远。

大都世间最苦惟聚散，到得春残，看即是、开离宴。细思别后，柳眼花须更谁剪，此怀何处消遣。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唐李商隐《二月二日》）

◆柳词云：“算人生、悲莫悲于轻别。”又云：“置之怀袖时时看。”此从古乐府出。美成词云：“大都世间最苦惟聚散。”乃得此意。（清陈锐《褒碧斋词话》）

渔家傲

几日轻阴寒恻恻，东风急处花成积。醉踏阳春怀故国，归未得，黄鹂久住如相识。

赖有蛾眉能暖客，长歌屡劝金杯侧。歌罢月痕来照席，贪欢适，帘前重露成涓滴。

◎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四）

◎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唐戎昱《移家别湖上亭》）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唐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唐杜甫《倦夜》）

◆美成“春恨”《渔家傲》，以“黄鹂久住如相识”、“重露成涓滴”作结，有离钩三寸之妙。（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醉”字倒提，“金杯侧”逆挽。（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起处急拍哀弦。（《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浣溪沙

楼上晴天碧四垂，楼前芳草接天涯，劝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听林表杜鹃啼。

◎交亲书断竟不到，忍听黄昏杜宇啼。（五代南唐李中《锺陵禁烟寄从弟》）

一落索

杜宇思归声苦，和春催去。倚栏一霎酒旗风，任扑面桃花雨。

目断陇云江树，难逢尺素。落霞隐隐日平西，料想是分携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唐杜牧《江南春绝句》）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唐李贺《将进酒》）

◎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南朝柳恽《捣衣诗》）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南朝谢朓《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

◎尺素：见《如梦令》“门外迢迢行路”。

苏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檝轻舟，梦入芙蓉浦。

◎临池清溽暑，开幌望高秋。（南朝沈约《休沐寄怀》）

◎窥檐燕争入，穿林鸟乱飞。（隋炀帝《晚春》）

◎风荷：司空图《王官二首》："风荷似醉和花舞，沙鸟无情伴客闲。"

◆上阕，若有意，若无意，使人神眩。（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不必以词胜，而词自胜。风致绝佳，亦见先生胸襟恬淡。（清陈廷焯《云韶集》）

◆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花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人间词话》）

满江红

昼日移阴，揽衣起、春帷睡足。临宝鉴、绿云撩乱，未忺妆束。蝶粉蜂黄都褪了，枕痕一线红生肉。背画栏、脉脉悄无言，寻棋局。

重会面，犹未卜。无限事，萦心曲。想秦筝依旧，尚鸣金屋。芳草连天迷远望，宝香熏被成孤宿。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人扑。

◎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唐杜牧《阿房宫赋》）

◎未忺：犹言未喜、未欲。

◎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唐李商隐《无题》）

◎心曲，心之委曲也。（《诗经·秦风·小戎》“在其板屋，乱我心曲”郑笺）

◆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而说者以为宫妆，且以退为褪，误矣。（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

◆苕溪云：“蝶粉蜂黄都过”，“过”字乃“褪”字。蝶粉蜂黄，宫中时妆。宋子京《蝶恋花》词“泪落胭脂，界破蜂黄浅”，则知方睡起时，宫妆褪尽，所见唯一线枕痕。如以蜂蝶时节都过，与下句不属，兼卒章蝶飞相发，此说可据矣。罗鹤林《道藏经》：“粉退”、“黄退”，谓美成词乃“退”字，非“褪”字，其说更确。无言寻棋局，无心扑蝴蝶，思路绝灵。（《草堂诗馀正集》）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

劣于柳。然至“枕痕一线红生肉”；“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动人。（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美成词“蝶粉蜂黄都褪了”，宋祁词“泪落胭肢，界破蜂黄浅”，则知宫中时妆有时褪尽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忆旧游

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坠叶惊离思，听寒螀夜泣，乱雨潇潇。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光摇。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晚，两地魂消。

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目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

◎倚瑟红铅湿，分香翠黛嚬。（唐温庭筠《江南曲》）

◎后岁馀，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适经所居，乃因其夫言于崔，求以外兄见。夫语之，而崔终不为出。张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崔知之，潜赋一章，词曰："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见。（唐元稹《会真记》）

◎藤垂戟户，柳拂河桥。（唐韩偓《春昼》）

◎京尘：陆机《为顾彦先赠妇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一起下个"记"字，后来下个"听"字。"新燕""东风"是题旨。有以"门掩秋宵"明说是秋。寒蛩疏萤，秋宵物类，疑是错简，则虚字何往。"因郎"二句，散活尖酸过崔氏语。（《草堂诗馀正集》）

◆"旧巢"下，如琴曲泛音，尽而不尽。美成词是此等笔意处最难到，玉田亦似十分模拟者。（刘麟生《词絜》）

◆无限凄凉，炼字炼句，精劲绝伦。（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词似有弦外之音，疑作于元丰末、元佑初，将出都教授庐州之前。盖其时哲宗以冲龄继位，高太后主政，逐新党，起旧党，司马光、吕公着相继为相，以次召复昔之被摈者，是“旧巢更有新燕”也。十载之后，哲宗亲政，又逐旧党而起新党，清真自溧水召还，赋《瑞龙吟》则云“定巢燕子，归来旧处”，两相印证，托意自见。方旧党得政之初，亦稍招揽新党之操两可而非居高位者，若蔡肇本出王安石门下，至是复交结苏轼诸人是也。大抵清真不为所动，词云：“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或即指此。观其后来《重进汴都赋表》自称“旋遭时变，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而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亦谓“未几神宗上宾，公亦低徊不自表襮”。则所谓“羞见郎招”者，非无故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云：“先生于熙宁、元佑两党均无依附，其于东坡为故人子弟。哲宗初，东坡起谪籍，掌两制，时先生尚留京师，不闻有往复之迹。”按清真实右熙宁变法，属新党，观《汴都赋》及《田子茂墓志铭》可证，非无依附，惟事功不着，故知之者鲜耳。东坡祇长清真二十岁，清真叔父邠与东坡交好，是所谓故人子弟也。元佑初东坡复起时，清真尚在太学正任，不容不相知，然而无交往之迹者，其“羞见郎招”欤？抑道不同不相为谋欤？文献无征，不可知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宴清都

地僻无钟鼓，残灯灭，夜长人倦难度。寒吹断梗，风翻暗雪，洒窗填户。宾鸿谩说传书，算过尽、千俦万侣。始信得、庾信愁多，江淹恨极须赋。

凄凉病损文园，徽弦乍拂，音韵先苦。淮山夜月，金城暮草，梦魂飞去。秋霜半入清镜，叹带眼、都移旧处。更久长、不见文君，归时认否。

◎庾信愁多：北朝庾信有《愁赋》，见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九下《愁乐门》引。

◎江淹恨极：江淹有《恨赋》，见《文选》卷十六。

◎文园：司马相如汉武帝时拜孝文园令，故称文园。

◎徽弦：琴徽也。琴上表识抚抑之处或琴轸系弦之绳，皆谓之徽，泛言之则琴弦也。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唐李白《秋浦歌》）

◎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南朝沈约《与徐勉书》）《西昆酬唱集》

◆美成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久之，则舌本生津。（刘麟生《词絜》）

◆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词多要两人

名对使，亦不可学也。如《宴清都》云“庾信愁多，江淹恨极”；《大酺》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过秦楼》云“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曰文园，曰文君，似为旅宦思家之作。或别有所托，亦未可知。而词旨自尔凄然欲绝。（清黄苏《蓼园词选》）

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

◆风云入江散难聚，雨絮沾地牢不解，即“秋藕”句意，而味之有无迥别。（《草堂诗馀正集》）

◆按东坡有《点绛唇》词咏天台云：“醉漾轻舟……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盖全用刘阮天台事也，今并附于此。按美成由秘书监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是其被出后，借题寄托也。东坡亦由翰林学士被谪，其《点绛唇》一词，亦其寓意耳。是皆工于写意者。（清黄苏《蓼园词选》）

◆只赋天台事，态浓意远。（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渔隐丛话》曰：“少游《踏莎行》为郴州旅舍作也。山谷曰：此词高绝，但斜阳暮为重出。欲改斜阳为帘栊。范元实曰：只看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山谷曰：亭传虽未有帘栊，有亦无碍。范曰：词本摹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今《郴州志》竟改作斜阳度。余谓斜阳属日，暮属时，不为累，何必改。东坡“回首斜阳暮”，美成“雁背夕阳红欲暮”，可法也。”按引东坡、美成语是也。分属时日，尚欠明析，《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茻中。”今作暮者俗也。是斜阳为日斜时，暮为日入时，言自日昃至暮，杜鹃之声亦云苦矣。山谷未解暮字，遂生轇轕。（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美成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上句人不能留，下句情不能已。平常意写得姿态如许。（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评结拍）

◆只纵笔直写，情味愈出。（清陈廷焯《云韶集》）

◆上阕大意已足，下阕加以渲染，愈见精采。（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词当是元佑四年任满去庐州，祖帐留别时付声歌之作，味“今日独寻黄叶路”一语，其行当在秋冬间。《远游》诗云：“淮西渡两桨，江左随一鸥。苦嗟波涛窄，所至胶吾舟。借问舟中人，流转何时休……”首言渡淮，别庐而去也，以下皆伤行役之言，似与此词同时之作；“流转何时休”，则又“人如风后入江云”耳，诗显词隐，可以互参。（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还京乐

禁烟近，触处浮香秀色相料理。正泥花时候，奈何客里，光阴虚费。望箭波无际，迎风漾日黄云委。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清泪。

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羁旅况味。堪嗟误约乖期，向天涯、自看桃李。想而今、应恨墨盈笺，愁妆照水。怎得青鸾翼，飞归教见憔悴。

◎触处：犹言到处。

◎料理：犹言逗引。

◎河洲多沙尘，风悲黄云委。（南朝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

◎当时楼下水，今日到何处。（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陈匪石说：此篇乃用古文笔法。（《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词情哀怨，与《宴清都》同调。过遍："到长淮底，过当时楼下，殷勤为说、春来羁旅况味。"似是别庐州、初至荆州之作。《玉楼春》庐州惜别词有"今日独寻黄叶路"之语，则时在秋冬间；此云"春来"，则次年春抵荆也。清康熙敕编《骈字类编》卷一三五"黄云"条引《物类相感志》云："襄阳石梁山出云应验符合，白云起定雨，黄云起则风。"盖风土早有此说。词中"迎风漾日黄云委"之句，未知是否暗用襄阳黄云事，若然，则作于荆南无疑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倒犯

雾景对霜蟾乍升，素烟如扫。千林夜缟，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蹁跹，西窗悄。冒霜冷貂裘，玉斝邀云表。共寒光，饮清醥。

淮左旧游，记送行人，归来山路窎。驻马望素魄，印遥碧，金枢小。爱秀色初娟好，念漂浮、绵绵思远道。料异日宵征，必定还相照。奈何人自衰老。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唐李白《月下独酌》）

◎淮左旧游：谓教授庐州旧事。

◎窎：深远貌。

◎金枢：西方月没之处。（《文选》木华《海赋》“大明辔于金枢之穴”吕延济注）

◎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乐府古辞《饮马长城窟行》）

◆此词亦多抑郁之情，味其“淮左旧游”等语，似亦客荆州时有怀合肥之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少年游荆州作

南都石黛扫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东风，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

而今丽日明如洗，南陌暖雕鞍。旧赏园林，喜无风雨，春鸟报平安。

◎南都石黛，最发双蛾；北地燕支，偏开两靥。（南朝徐陵《玉台新咏序》）

◎耐：与奈通用。

◎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唐韩偓《懒起》）

◎殷勤陌上日，为客暖征鞍。（宋王安石《送丁廓秀才三首》）

◆教授庐州，旋复流转荆州，侘傺无聊，稍捐绮思，词境亦渐由软媚而入于凄惋。例如《少年游》“荆州作”（词略），看似清丽，而弦外多凄抑之音。（龙沐勋《清真词叙论》）

点绛唇

台上披襟，快风一瞬收残雨。柳丝轻举，蛛网黏飞絮。

极目平芜，应是春归处。愁凝伫，楚歌声苦，村落黄昏鼓。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文选》宋玉《风赋》）

◎落絮游丝亦有情，随风照日宜轻举。（唐杜甫《白丝行》）

◆此词凄抑甚于《少年游》“荆州作”，漂泊幽寂之思，溢于言表，当是同时之作。案“楚歌”一语，可泛用，亦可专指，此则专指楚人之歌也。刘禹锡《竹枝词序》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锺之羽，卒章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梦得以永贞革新之故，被贬荆楚十年，清真以新党被逐，流落荆南，殆有同感，故闻楚歌而觉其声苦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扫花游

晓阴翳日，正雾霭烟横，远迷平楚。暗黄万缕，听鸣禽按曲，小腰欲舞。细绕回堤，驻马河桥避雨。信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在何处。

春事能几许，任占地持杯，扫花寻路。泪珠溅俎，叹将愁度日，病伤幽素。恨入金徽，见说文君更苦。黯凝伫，掩重关、遍城钟鼓。

◎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南朝谢朓《宣城郡内登望》）

◎唐小说记红叶事凡四。一《本事诗》：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流亦题云："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馀日，客来苑中，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代，以杨妃、虢国宠盛，宫娥皆衰悴，不愿备掖庭，尝书落叶随御沟水流出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闻而和之，既达圣听，遣出禁内人不少，或有五使之号。况所和即前四句也。其二，《云溪友议》：卢渥舍人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红叶上有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其三，《北梦琐言》：进士李茵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曰……（与卢渥诗同）。其四，《玉溪编事》：侯继图秋日于大慈恩寺倚阑楼上，忽木叶飘坠，上有诗曰："拭翠敛愁蛾，为郁心中事。搦笔下庭除，书作相思字。此字不书名，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余意前三则本只一事，而传记者各异耳。刘斧《青琐》中有《流红记》，最为鄙妄，盖窃取前说，而易其名为于佑云。本

朝词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乐府两用之，《扫花游》云：“随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到何处？”《六丑》咏落花云：“飘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上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脱胎换骨之妙极矣。（庞元英《谈薮》）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唐李贺《伤心行》）

◆结句须要放开，含有馀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清真之“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又“掩重关遍城钟鼓”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词秾意稳。（《草堂诗馀正集》）

◆宛雅幽怨，梅溪全祖此种。（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词中四声句最为着眼，如《扫花游》之起句，《渡江云》之第二句，《解连环》、《暗香》之收句是也。又如《琐窗寒》之“小唇秀靥”、“冷熏沁骨”，《月下调》之“品高调侧”，美成、君特无不用上平去入，乃词中之金科玉律。今人随手乱填又何也？（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微雨春阴，绕堤驻马，闲闲写景。“信流去”陡接，“怨题”逆出。“任占地持杯，扫花寻路”，言任是如此，春亦无多耳；缩入上句。“看将愁度日”，再推进一层，如此则日日好春，亦只是愁，而春事之多少，更不足问矣。“文君更苦”，复从对面反逼“遍城钟鼓”，游思缥缈，弥见沉郁。（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词中有“平楚”、“回堤”，明是客荆州时作。“叹将愁度日，病伤幽素，恨入金徽，见说文君更苦”，与《宴清都》之“凄凉病损文园，徽弦乍拂，音韵先苦”，“更久长不见文君，归时认否”，怀抱正同。而两

词之文君，所指亦同也。《宴清都》云“地僻无钟鼓”，此云“遍城钟鼓”，动静虽殊境，而凄苦亦同。（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风流子

枫林凋晚叶，关河迥、楚客惨将归。望一川暝霭，雁声哀怨，半规凉月，人影参差。酒醒后、泪花消凤蜡，风幕卷金泥。砧杵韵高，唤回残梦，绮罗香减，牵起馀悲。

亭皋分襟地，难拚处、偏是掩面牵衣。何况怨怀长结，重见无期。想寄恨书中，银钩空满，断肠声里，玉筋还垂。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

◎画帘朱箔，惆怅卷金泥。（五代李煜《临江仙》）

◎魏甄后面白，泪双垂如玉筯。（《白氏六帖》）

◆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如咏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筯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花销凤蜡”、“幕卷金泥”，自是以待制出知顺昌时作。而恋主之情，婉曲周至。至“惟有天知”字，其心亦苦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词四句对偶凡三处，句调皆变换不同。又云：通篇一气衔贯。（《唐宋名家词选》引夏敬观《评清真集》）

◆《遗事》云：“先生少年曾客荆州……《风流子》词云：‘楚客惨将归。’均此时作也。其时当在教授庐州之后，知溧水之前。”审如是，

当为元佑七年秋间知溧水命下，将离荆州时作。《虞美人》“廉纤小雨”阕，似亦同时之制；而《红罗袄》有“楚客忆江蓠”语，则新别有所思而作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虞美人

廉纤小雨池塘遍，细点看萍面。一双燕子守朱门，比似寻常时候易黄昏。

宜城酒泛浮香絮，细作更阑语。相将羁思乱如云，又是一窗灯影两愁人。

◎廉纤晚雨不能晴，池岸草间蚯蚓鸣。（唐韩愈《晚雨》）

◎气凉先动竹，点细未开萍。（唐李商隐《细雨》）

◎襄阳郡宜城县：宜城故城汉县，在今县南，其地出美酒。（宋乐史《太平寰宇记》）

◎感时兼惜别，羁思自纷纷。（唐刘商《赋得月下闻蛩送别》）

玉楼春

大堤花艳惊郎目，秀色秾华看不足。休将宝瑟写幽怀，坐上有人能顾曲。

平波落照涵赪玉，画舸亭亭浮澹渌。临分何以祝深情，只有别愁三万斛。

◎大堤在襄阳府城外。（《一统志》）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清商曲·襄阳乐》）

◎顾曲：见《意难忘》“未怕周郎”注。

◎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唐李白《幽州胡马客歌》）

◆结笔大处，非周不能。（《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此别荆州时作，大堤祖帐，平波落日，绿水维舟，词意分明。（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红罗袄

画烛寻欢去，羸马载愁归。念取酒东垆，尊罍虽近，采花南浦，蜂蝶须知。

自分袂、天阔鸿稀，空怀梦约心期。楚客忆江蓠，算宋玉、未必为秋悲。

◎心期不会面，怀之成首疾。（南朝何逊《刘博士江丞朱从事同顾不值作诗云尔》）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唐李商隐《九日》）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宋玉《九辩》）

◆《风流子》云："枫林凋晚叶，关河迥、楚客惨将归。"是将去荆南之作。此云："楚客忆江蓠。"是别后有忆而作，词情凄怨与客江陵诸篇同调，似是知溧水前、甫离荆时作，故与溧水及以后之作，格调殊异。（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溧水：今南京市东南之溧水县，宋代与上元、江宁、句容、溧阳同属江宁府。

◎韩熙载读书堂在溧水无想寺中。熙载集有赠寺僧诗：“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盖寺以山为名也。（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

◎露蔓虫丝多，风蒲燕雏老。（唐杜牧《赴京初入汴口晓景即事先寄兵部李郎中》）

◎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唐白居易《琵琶行》）

◎九江船：用唐白居易《琵琶行》事。

◎社燕：立春后第五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戊日为秋社。燕以春社前后来，秋社前后去，故称社燕。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如《木兰花慢》云："倾城尽寻胜去"，"城"字是韵；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韵，不可不察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费"：周美成"衣润费炉烟"，谢勉仲"心情费消遣"，晏小山"莫向花笺费泪行"，本于"学书费纸"之"费"。（清沈雄《古今词话》）

◆"衣润费炉烟"，景语也，景在"费"字。（《草堂诗馀正集》引沈际飞语）

◆通首疏快，实开南宋诸公之先声。"人静乌鸢乐"，杜句也；"黄芦苦竹"，出香山《琵琶行》。（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人静"等二句）体物入微，夹入上下文中，似褒似贬，神味最远。（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黄芦苦竹"，此非词家所常设字面，至张玉田《意难忘》词尤特见之，可见当时推许大家者自有在，决非后人以土泥脂粉为词耳。（清初先、程洪《词洁》）

◆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上半阕云："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绿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正拟纵乐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是乌鸢虽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

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馀，有何趣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乌鸢自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起笔绝秀，以意胜，不以词胜。笔墨真高，亦凄恻，亦疏狂。（清陈廷焯《云韶集》）

◆“地卑”二句，觉《离骚》廿五，去人不远；“且莫”二句，杜诗韩笔。（清谭献《谭评词辨》）

◆周美成云：“流潦妨车毂”；又云：“衣润费炉烟”；辛幼安云：“不知筋骨衰多少，祇觉新来懒上楼”。填词者试于此消息之。（清谭献《复堂词》自序）

◆此必其出知顺昌后作。前三句见春光已去。“地卑”至“九江船”，言其地之僻也。“年年”三句，见宦情如逆旅。“且莫思”句至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语言。（清黄苏《蓼园词选》）

◆最颓唐，语最含蓄。（梁令娴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云）

◆方喜“嘉树”，旋苦“地卑”；正羡“乌鸢”，又怀芦竹。人生苦乐万变，年年为客，何时了乎！“且莫思身外”，则一齐放下。“急管繁弦”，徒增烦恼，固不如醉眠之自在耳。词境静穆，想见襟度，柳七所不能为也。又云：层层脱卸，笔笔钩勒，面面圆成。（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在溧水作。上片写江南初夏景色，极细密；下片抒飘流之哀，极宛转。“风老”二句，实写景物之美。莺老梅肥，绿阴如幄，其境可想。“地卑”二句，承上，言所处之幽静。江南四月，雨多树密，加之地卑山近，故湿重衣润而费炉烟，是静中体会之所得。“人静”句，用杜诗，增一“自”字，殊有韵味。“小桥”句，亦静境。“凭阑久”，承上。“黄芦”句，用白香山诗，言所居卑湿，恐如香山当年之住湓江也。换头，自叹身世，文笔曲折。叹年年如秋燕之飘流。“且莫思”句，以撇作转，劝人行乐，意自杜诗“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出。“憔悴”两句，又作一转，言虽强抑悲怀，不思身外，但当筵之管弦，又令人难以为情。“歌筵畔”一句，再转作收。言愁思无已，惟有借醉眠以了之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隔浦莲中山县圃姑射亭避暑作

新篁摇动翠葆，曲径通深窈。夏果收新脆，金丸落、惊飞鸟。浓翠迷岸草，蛙声闹，骤雨鸣池沼。

水亭小，浮萍破处，帘花檐影颠倒。纶巾羽扇，困卧北窗清晓。屏里吴山梦自到，惊觉，依然身在江表。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金丸落飞鸟，夜入琼楼卧。”（唐李白《少年子》。词以金丸喻黄梅）

◎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宋张先《西溪》）

◎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晋书·陶潜传》）

◆果如丸，巧喻。“浮萍”句，小而致。（《草堂诗馀正集》）

◆自起句至换头第三句，皆“惊觉”后所见。“纶巾”、“困卧”，却用逆叙。“身在江表”，“梦到吴山”；船且到，风辄引去。仙乎仙乎，周词固善取逆势，此则尤幻者。（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句（“帘花檐影”）论者颇多，《渔隐丛话》云：“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按少陵诗‘灯前细雨檐花落’，美成用此，檐花二字，全与出处意不合。”王楙《野客丛书》卷十周侍郎词意条非之曰：“苕溪渔隐谓周侍郎词‘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檐花’二字用杜少陵‘灯前细雨檐花落’，与出处意不相合。又赵次公注杜少陵

诗，引刘邈‘檐花初照日’之语。仆谓二说皆考究未至。少陵檐花落三字，原有所自，丘迟诗曰：‘共取落檐花。’何逊诗曰：‘燕子戏还飞，檐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语。赵次公但见刘邈有此二字，引以证杜诗；渔隐但见杜诗有此二字，引以证周词。不知刘邈之先，已有檐花落三字矣。李白诗‘檐花落酒中’，李暇亦有‘檐花照月莺对栖’之语，不但老杜也。详味周用‘檐花’二字，于理无碍，渔隐谓与出处不合，殆胶于所见乎？大抵词人用事圆转，不在深泥出处，其纽合之工，出于一时自然之趣。”杨慎《词品》云：“杜诗‘灯前细雨檐花落’，注谓檐下之花，恐非，盖谓檐前雨映灯光如花尔。后人不知，改作‘檐前细雨灯花落’，则直致无味矣。宋人小词多用檐花字，周美成云：‘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又云‘檐花细雨照芳塘’，多不悉记。”毛本云：“‘帘花檐影’，一作‘檐花帘影’。……（此处抄杨慎语，从略）《花庵词选》作‘帘花檐影’，今从之。”沈雄《古今词话》云：“美成词‘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谢无逸词‘檐花细雨照芳塘’，以檐间画花为是，非雨花也。”陈洵《抄本海绡说词》云：“‘檐花帘影’，从萍破处见。盖晚灯未灭，所以有檐花；风动帘开，所以有帘影。若作‘帘花檐影’，兴趣索然矣。胡仔固是胶柱鼓瑟，王楙又愈引愈远，可惜于此佳趣都未领会。”（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鹤冲天溧水长寿乡作

梅雨霁，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新荷。

薄纱厨，轻羽扇，枕冷簟凉深院。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南朝谢朓《游东田》）

◎有句闲富贵，无事小神仙。（宋魏野《述怀》）

◆此词并无深致，远逊溧水他作，故陈本不收，毛氏所见《清真集》亦不载。然《乐府雅词·补遗》下录之，《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七复采之以实溧水乐府，当非伪托，词题亦出自注也。盖即事之篇，不免稍率耳，下一首亦然。（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鹤冲天

白角簟，碧纱厨，梅雨乍晴初。谢家池畔正晴虚，香散嫩芙蕖。

日流金，风解愠，一弄素琴歌舞。慢摇纨扇诉花笺，吟待晚凉天。

◎白角簟：竹席之色白者。罗邺《白角簟》：“叠玉骈珪巧思长，露华烟魄让清光。”曹松亦有《白角簟》诗云：“角簟工夫已到头，夏来全占满床秋。”松又有《碧角簟》诗，则谓青竹席也，见《浣溪沙》“薄薄纱厨”阕笺引。

◎谢家：谢娘家，犹言倡家也。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楚辞·招魂》）

◎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

风流子

新绿小池塘，风帘动、碎影舞斜阳。羡金屋去来，旧时巢燕，土花缭绕，前度莓墙。绣阁凤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欲说又休，虑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觞。

遥知新妆了，开朱户、应自待月西厢。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问甚时说与，佳音密耗，寄将秦镜，偷换韩香。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

◎新绿：据强焕《题周美成词》“又睹新绿之池”，知池在县治后圃，其名为清真所号。

◎土花：苔也。

◎未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宋欧阳修《诉衷情》）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会真记》）

◎如今不是梦，真个到伊行。”（宋晏幾道《临江仙》）

◎不如早睡，今宵梦魂，先到伊行。（宋蔡伸《极相思》）

◎汉秦嘉字士会，陇西人。嘉为上郡椽，其妻徐淑寝疾，还不获而别，赠诗三章，有“宝钗好耀首，明镜可鉴形”之句，妻亦答诗。见《玉台新咏》。《晋书》曰：“韩寿与贾充女私。时西域贡奇香，一着人经月不脱，武帝以赐充，充女盗以予寿。充僚属闻其芬馥，称于充。充知

与寿私也，秘之，以女妻寿。”（庾信《燕歌行》：“盘龙明镜饷秦嘉，辟恶生香寄韩寿。”倪璠注引）

◆周美成为江宁府溧水令，主簿之室有色而慧，美成常款洽于尊席之间，世所传《风流子》词，盖所寓意焉。新绿、待月，皆簿厅亭轩之名也。（宋王明清《挥麈馀话》）

◆词中句法要平妥精粹，一曲之中安能句句高妙？只要拍搭衬副得去，于好发挥笔力处极要用工，不可轻易放过，读之使人击节可也。如东坡杨花词云：“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又云：“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如美成《风流子》云：“凤阁绣帏深几许，听得理丝簧。”……此皆平易中有句法。（宋张炎《词源》）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同上）

◆结句须要放开，含有馀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清真之“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又“俺重关遍城钟鼓”之类是也。或以情结尾亦好。往往轻而露，如清真之“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又云：“梦魂凝想鸳侣”之类，便无意思。亦是词家病，却不可学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此词虽极情致缠绵，然律以名教，恐亦有伤风雅也。（清叶申芗《本事词》）

◆元人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许甚至。惟以“天便教

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词者。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南宋词人如姜白石云：“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庶几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诚如清真等句，惟有学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学也，讵必颦眉搔首，作态几许然后出之，乃为可学耶？明以来词纤艳少骨，致斯道为之不尊，未始非伯时之言阶之厉矣。窃尝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萦纡拗折为工，而两汉方正平直之风荡然无复存者，救敝起衰，欲求一丁敬身、黄大易而未易遽得。乃至倚声小道，即亦将成绝学，良可慨夫！（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花前月下，见了不教归去”。卞急迂妄，各极其妙，美成真深于情者。（清沈谦《填词杂说》）

◆因见旧燕度莓墙而巢于金屋，乃思自身已在凤帏之外，而听别人理丝簧，未免悲咽耳。次阙亦托词以恋主之意，读者不可以辞害意也。（清黄苏《蓼园词选》）

◆“池塘”在“莓墙”外，“莓墙”在“绣阁”外，“绣阁”又在“凤帏”外，层层布景，总为“深几许”三字出力。既非“巢燕”可以任意去来，则相见亦良难矣。“听得”、“遥知”，只是不见，梦亦不到。“见”字绝望，“甚时”转出“见”字。后路千回百折，逼出结句，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矣。（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写怀人，层次极清。“新绿”三句，先写外景，图画难足。帘影映水，风来摇动，故成碎影，而斜日反照，更成奇丽之景，一“舞”字尤能传神。“羡金屋”四句，写人立池外之所见。燕入金屋，花过莓墙，

而人独不得去，一“羡”字贯下四句，且见人不得去之恨，徒羡燕与花耳。“绣阁里”三句，写人立池外之所闻。“欲说”四句，则写丝簧之深情。换头三句，写人立池外之所想，故曰“遥知”。“最苦”两句，更深一层，言不独人不得去，即梦魂亦不得去。“问甚时”四句，则因人不得去，故问可有得去之时。通篇皆是欲见不得见之词。至末句乃点破“见”字。叹天何妨教人厮见霎时，亦是思极恨极，故不禁呼天而问之。（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过秦楼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惹破画罗轻扇。人静夜久凭栏，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沈书远。

空见说、鬓怯琼梳，容消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憀为伊，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但明河影下，还看稀星数点。

◎桃绶含情依露井，柳绵相忆隔章台。（唐李商隐《临发崇让宅紫薇》）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唐杜牧《秋夕》）

◎花渐凋疏不耐风，画帘垂地晚堂空，堕阶萦藓舞愁红。（五代孙光宪《浣溪沙》）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南史·江淹传》）

◎荀奉倩（粲）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世说新语·惑

溺》。刘孝标注引《粲别传》云：粲常以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骠骑将军曹洪女有色，粲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燕婉。历年后，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伤。嘏问曰：“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聘也，遗才存色，非难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岁馀亦亡，时年二十九。”）

◆词中用事、使人姓名，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词多要两人名对使，亦不可学也。……《过秦楼》云：“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出口成词，平平铺叙，自有一种闲情，不当以凡品目之。（《草堂诗馀隽》引李攀龙语）

◆“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入此三句，意味淡厚。（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婉约芊绵。凄艳绝世，满纸是泪，而笔墨极尽飞舞之致。（清陈廷焯《云韶集》）

◆换头三句，承“人今千里”，虚。“梅风”三句，承“年华一瞬”，然后以“无聊为伊”三句结情，以“明河影下”两句结景。篇法之妙，不可思议。（陈洵《海绡说词》）

◆通篇只做前结三句。自起句至“更箭”，是去秋情事。“梅风”三句，又历春夏，所谓“年华一瞬”。“见说”三句，“人今千里”。“谁信”三句，“梦沈书远”也。“明河”、“疏星”，又到秋景。前起逆入，后结仍用逆挽，构局精奇，金针度尽。（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梅风虹雨，江南初夏；露井流萤，庭院清宵；绮情未衰，离思自苦；此殆亦溧水之作也。陈洵《抄本海绡说词》，时序纷纭，岂其然？（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侧犯

暮霞霁雨，小莲出水红妆靓。风定，看步袜江妃照明镜。飞萤度暗草，秉烛游花径。人静，携艳质、追凉就槐影。

金环皓腕，雪藕清泉莹。谁念省、满身香，犹是旧荀令。见说胡姬，酒垆寂静，烟锁漠漠，藻池苔井。

◎雾夕莲出水，霞朝日照梁。（南朝何逊《看伏郎新婚》）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江妃，郑交甫常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装，佩两明月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既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列仙传》）

◎艳质：陈后主《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三国魏曹植《美女篇》）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唐杜甫《丈八沟纳凉二首》。雪，洗涤。）

◎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唐李商隐《韩翃舍人即事》）

◎东汉荀彧性喜香，常将衣服薰香，若去他人家坐一下，坐处三日有香气。（晋习凿齿《襄阳记》）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炉。（《玉台新咏》辛延年《羽林郎》）

◆出水芙蓉，步袜江妃，所写当是隔浦之莲。槐影追凉，花径秉烛，亦《满庭芳》“莫思身外，且近尊前”之意。自起句至过遍第二句，皆夏夜县圃行乐情景。熏香荀令，当垆胡姬，则缅怀汴京少年游也。时在绍圣，旧党既去，新党登坛，未见召命，故有所思耳。当于言外求之。而《贵耳集》卷上云：“《舜典》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自宣（和）、政（和）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有曰《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八音杂律，宫吕夺伦，是不克谐矣。天宝后，曲遍繁声，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义，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义，二帝北狩。曲中之谶，深可畏哉！”曲谶之谈，固属妄诞，以柳永为徽宗时人，抑何无知至此。其言清真《少年游》词事，可想而知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红林檎近

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

冷落词赋客，萧索水云乡。援毫授简，风流犹忆东梁。望虚檐徐转，回廊未扫，夜长莫惜空酒觞。

◎若逐微风起，谁言非玉尘。（南朝何逊《和司马博士咏雪》）

◎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授简于司马大夫曰："抽子秘思，骋子妍辞，侔色揣称，为寡人赋之。"（南朝谢惠连《雪赋》）

◎回散萦积之势，飞聚凝曜之奇，固展转而无穷。（南朝谢惠连《雪赋》）

◆清真咏梅诸作，就其历官之地推之，当以溧水最切合。盖地处江南水乡，盛产梅，若隆德、真定，则纯属山国，顺昌亦非水国也。明州虽在江南，惟在任甚短，且年在桑榆，情怀当不如此。陈思《清真居士年谱》云：

> 《太平寰宇记》："溧水县庐山，在县东二十里，有水源三派，流入秦淮合大江。""蠡船山一名感泉山，在县南十二里，山有青丝洞，泉脉泓澄，四时不绝。""丹阳湖在县西南。""石臼湖在县东南三十里，西连丹阳湖，岸广一百六十馀里，军山、塔子、马头、雀垒四山，并在湖中。"《江宁府志》："秦淮水有二源，其西源出溧水东庐

> 山，西北流，过溧水城东北乌刹桥，与胭脂河合。胭脂河首引引高淳、石臼湖水，西入溧水界。又东至洪蓝埠入山，又东北流过天生桥出山，受溧水城西南山溪。又北流过沙河桥，东出通城壕，西北入秦淮水。”“澳洞山在溧水西南二十五里。”按丹阳、石臼二湖皆在县，秦淮西源及胭脂河水环经县城。故《咏雪》云：“萧索水云乡”；《雪晴》云：“水乡增暮寒”，“对南山横素”。南山即䕃船山。

案陈说是也。此首之“玉尘散林塘”，下一首之“清池涨微澜”，或即县圃中之新绿池，而“虚檐”、“回廊”，或即姑射等亭轩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红林檎近

风雪惊初霁，水乡增暮寒。树杪堕飞羽，檐牙挂琅玕。才喜门堆巷积，可惜迤逦消残。渐看低竹翩翻，清池涨微澜。

步屐晴正好，宴席晚方欢。梅花耐冷，亭亭来入冰盘。对前山横素，愁云变色，放杯同觅高处看。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唐祖咏《终南望馀雪》）

◎堕飞羽：钱起《禁闱玩雪寄薛左丞》："细遶回风转，轻随落羽浮。"

◎山明迷旧径，溪满涨新澜。（唐许浑《看雪》）

◎步屐：杜甫《答郑十七郎一绝》："雨后过畦润，花残步屐迟。"

◆均是雪耳，《宴清都》则以"洒窗填户"为可悲，《红林檎近》则以"度幕穿窗"、"门堆巷积"为可喜。境自心生，因年事而变，亦因政事而变，此中消息，不难体会。（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丑奴儿

肌肤绰约真仙子，来伴冰霜，洗尽铅黄，素面初无一点妆。

寻花不用持银烛，暗里闻香，零落池塘，分付馀妍与寿阳。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庄子·逍遥游》）

◎封大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八姨为秦国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给钱十万，为脂粉之资。然虢国不施妆粉，自衒美艳，常素面朝天。（宋乐史《杨太真外传》）

◎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太平御览》引《宋书》）

◆“来伴”、“暗里”，先后承上。“洗尽”、“零落”先后启下，此北宋词法。（《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玉烛新

溪源新腊后，见数朵江梅，剪裁初就。晕酥砌玉，芳英嫩、故把春心轻漏。前村昨夜，想弄月黄昏时候。孤岸峭、疏影横斜，浓香暗沾襟袖。

尊前赋与多材，问岭外风光，故人知否。寿阳谩斗，终不似、照水一枝清瘦。风娇雨秀，好乱插繁花盈首。须信道、羌管无情，看看又奏。

◎溪源即出庐山三派入秦淮之水。（陈思《清真居士年谱》）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僧齐己《早梅》）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白氏六帖》）

◎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后人多效之。（《太平御览》引《宋书》）

◎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唐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笛者，羌乐也，古有《落梅花》曲。（《乐府杂录》）

◆晓景确。（《草堂诗馀正集》）

◆词客当行之笔。（《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菩萨蛮

银河宛转三千曲，浴凫飞鹭澄波绿。何处是归舟，夕阳江上楼。

天憎梅浪发，故下封枝雪。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

◎银河句：指环绕溧水县城之秦淮西源及胭脂河，二水穿插河梁城壕间，受城西南山溪水。以溪河宛转曲折，故云。

◎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唐杜甫《涪城县香积寺官阁》）

◎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南朝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桥》）

◆（“天憎”二句）造语奇险。（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菩萨蛮》上半阕云：“何处望归舟，夕阳江上楼。”思慕之极，故哀怨之深。下半阕云：“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爱之至。似此不必学温、韦，已与温、韦一鼻孔出气。（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美成小令，于温、韦、晏、欧外别开境界，遂为南宋诸名家所祖。（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三部乐

浮玉霏琼，向邃馆静轩，倍增清绝。夜窗垂练，何用交光明月。近闻道、官阁多梅，趁暗香未远，冻蕊初发。倩谁摘取，寄赠情人桃叶。

回文近传锦字，道为君瘦损，是人都说。袄知染红着手，胶梳黏发。转思量、镇长堕睫，都只为、情深意切。欲报消息无一句，堪愈愁结。

◎散葩似浮玉，飞英若束素。（南朝任昉《同谢朏花雪》）

◎照室红炉促曙光，萦窗素月垂文练。（唐杜甫《湖城东遇孟云卿因为醉歌》）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唐李商隐《无题》）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唐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见寄》）

◎《古今乐录》曰："《桃叶歌》者，晋王子敬之所作也。桃叶，子敬妾名，缘于笃爱，所以歌之。"《隋书·五行志》曰："陈时，江南盛歌王献之《桃叶词》云：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檝，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按末句一作"我自来迎接"，歌凡三章。（《乐府诗集·吴声曲辞·桃叶歌》解题）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晋书·列女传》）

◎袄知，犹云情知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镇长：镇亦长义。

◆上阕虽言雪言梅，而词非咏物，寥寥数语，发兴而已。“倩谁”二句，暗用陆凯《赠范蔚宗》“折花逢驿使”诗意，已与梅雪无涉，下阕愈说愈开，令人莫测。此中定有寄托，可与《玉烛新》“问岭外风光，故人知否”同参。（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花犯

粉墙低，梅花照眼，依然旧风味。露痕轻缀，疑净洗铅华，无限佳丽。去年胜赏曾孤倚，冰盘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树，香篝熏素被。

今年对花最悤悤，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飞坠。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但梦想、一枝潇洒，黄昏斜照水。

◎剥梅浸雪酿之，露一宿，取去，蜜渍之，可荐酒。（宋林洪《山家清供》。脆丸，谓梅子。）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此只咏梅花，而纡馀反复，道尽三年间事，昔人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余于此词亦云。（宋黄昇《花庵词选》）

◆机轴圆转，组织无痕，一片锦心绣口，端不减天孙妙手，宜占花魁矣。（《草堂诗馀隽》李攀龙语）

◆清真词其清婉者至此，故知建章千门，非一匠所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此词非专咏梅花，以寄身世之感耳。黄叔旸谓“此词只咏梅花，而纡徐反复，道尽三年间事，圆美流转如弹丸”，可谓知言。（清陈廷焯《云韶集》）

◆“依然”句，逆入。“去年”句，平出。“今年”句，放笔为直干。“凝望久”以下，筋摇脉动。“相将见”二句，如颜鲁公书，力透纸背。（清

谭献清谭献《谭评词辨》）

◆总是见宦迹无常，情怀落漠耳。忽借梅花以写，意超而思永。言梅犹是旧风情，而人则离合无常；去年与梅共安冷淡，今年梅正开而人欲远别，梅似含愁悴之意而飞坠；梅子将圆，而人在空江中，时梦见梅影而已。（清黄苏《蓼园词选》）

◆愚谓此为梅词第一。（同上）

◆只“梅花”一句点题，以下却在题前盘旋。换头一笔钩转。“相将”以下，却在题后盘旋，收处复一笔钩转。往来顺逆，盘控自如，圆美不难，难在拙厚。（陈洵《海绡说词》）

◆“正在”应“相逢”，“梦想”应“照眼”，结构天然，浑然无迹。又云：此词体备刚柔，手段开阔。后来稼轩有此手段，无此气韵；若白石，则并不能开阔矣。（同上）

◆起七字极沉着，已将三年情事一齐摄起。“旧风味”，从“去年”虚提。“露痕”三句，复为“照眼”作周旋。然后“去年”逆入，“今年”平出，“相将”倒提，“梦想”逆挽。圆美不难，难在浑劲。（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是古今绝唱，读之可悟词境。“旧风味”、“去年”、“曾”、“今年”、“相将见”、“梦想”，皆时也。“粉墙”、“雪中”、“苔上”、“空江”、“照水”，皆地也，合时与地遂成境界。（《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按清真以元佑八年（一〇九三）二月知溧水，至绍圣三年（一〇九六）三月何愈继任，旋入京任国子主簿。此词为在溧水最后一次赏梅

之作，盖其时已奉召命矣，故有“相将见脆丸荐酒，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之叹。疑此篇作于绍圣二年冬或三年春初梅开之候。花庵所谓“三年间事”，海绡翁所谓“三年情事”，并得其实。黄蓼园谓“宦迹无常，情怀落寞”，亦知言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品令

夜阑人静，月痕寄、梅梢疏影。帘外曲角栏干近，旧携手处，花雾寒成阵。

应是不禁愁与恨，纵相逢难问，黛眉曾把春衫印。后期无定，肠断香消尽。

◎云山离晻暧，花雾共依霏。（南朝吴均《同柳吴兴乌亭集送柳舍人》）

◆如此美景，只于帘内依稀。“曲角栏干”却不敢凭，以其为“旧携手处”也。如此则“应是不禁愁与恨”矣，以换头结上阕。“纵相逢难问”，加一倍写。“黛痕”七字，即恨即愁。“后期无定”，未有相逢。“肠断香消”，收足起句。（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词似与《花犯》为同时同地之作：近帘外曲角阑干之梅，《花犯》粉墙之梅，皆县圃中梅也；“黛眉曾把春衫印”，即“去年胜赏曾孤倚”也；“后期难定”者，盖“人正在空江烟浪里”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西河金陵怀古

佳丽地，南朝胜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遗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金陵：其名始于战国楚之金陵邑，即今江苏南京市。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谢朓《入朝曲》）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唐刘禹锡《石头城》）

◎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乐府诗《莫愁乐》）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唐刘禹锡《石头城》）

◎城上垣曰睥睨，亦曰女墙。言其卑小，比于城，若女子之于丈夫也。（《释名·释宫室》）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

◆周美成词《金陵怀古》，用莫愁字；金陵石头城非莫愁所在，前辈指其误。予尝守郢，郡治西偏临汉江上，石崖峭壁可长数十丈，两端

以绳续之，流传此为石头城。莫愁名见古乐府，意者是神，汉江之西岸，至今有莫愁村，故谓艇子往来是也。莫愁像有石本，衣冠甚古，不知何时流传郢中。郢中倡女尝择一人名以莫愁，示存古意，亦僭渎矣。（曾三异《同话录》）

◆瞿宗吉《西湖十景》云：“铃音自语，也似说成败。”许伯扬《咏隋河柳》云：“如将亡国恨，说与路人知。”都与此词末句一例。（《词统》）

◆介甫《桂枝香》独步不得。（《草堂诗馀正集》）

◆檃括唐句，浑然天成。“山围故国绕清江”四句，形胜；“莫愁艇子曾系”三句，古迹；“酒旗戏鼓甚处是”至末，目前景物。（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此词以“山围故国”“朱雀桥边”二诗作蓝本，融化入律，气韵沈雄，音节悲壮。（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一）

◆此词纯用唐人成句融化入律，气韵沈雄，苍凉悲壮，直是压遍古今。金陵怀古词，古今不可胜数，要当以美成此词为绝唱。（清陈廷焯《云韶集》）

◆张玉田谓清真最长处，在融化古人诗句，如自己出。读此词，可见词中三昧。（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此首金陵怀古，檃括刘禹锡诗意，但从景上虚说，不似王半山之“门外楼头”、陈西麓之“后庭玉树”，搬弄六朝史实也。起言“南朝盛事谁记”，即撇去史实不说。“山围”四句，写山川形胜，气象巍峨。第二片，仍写莫愁与淮水之景象，一片空旷，令人生哀。第三片，藉斜

阳、燕子，写出古今兴亡之感。全篇疏荡而悲壮，足以方驾东坡。（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溧水为江宁府属邑，西北接江宁，东北接句容，游踪所及，佚诗尚多。溧水以外，若《芝术歌》、《宿灵仙观》、《投子山》，句容茅山之作也；《凤凰台》、《越台曲》，则江宁金陵之作也，金陵怀古词当与此同时。故《景定建康志》与姑射亭、长寿乡两首，都为一录。（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刘过《清平乐》“赠妓”云：“忔憎憎地，一捻儿年纪，待道瘦来肥不是，宜着淡黄衫子。唇边一点樱多，见人频敛双蛾。我自金陵怀古，唱时休唱《西河》。”正谓此词。盖南宋偏安之局与南朝等，而燕安鸩毒，种种淫奢粉饰之为，亦六朝金粉之覆辙也，故结有感而云。清真词传唱之盛，于此亦可见一斑。（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迎春乐

清池小圃开云屋，结春伴、往来熟。忆年时、纵酒杯行速，看月上，归禽宿。

墙里修篁森似束，记名字、曾刊新绿。见说别来长，沿翠藓、封寒玉。

◎云屋，言其黮黮，状若云也。（《汉书·外戚传》班倢伃赋：“仰视兮云屋。”师古注）

◎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唐元稹《连昌宫词》）

◎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唐雍陶《韦处士郊居》。寒玉：喻竹。）

迎春乐

桃蹊柳曲闲踪迹，俱曾是、大堤客。解春衣、贳酒城南陌，频醉卧、胡姬侧。

鬓点吴霜嗟早白，更谁念、玉溪消息。他日水云身，相望处、无南北。

◎大堤客：大堤已见《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注。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唐杜甫《曲江二首》）

◎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晋书·阮籍传》）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

◆结语高横。（《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此首以大堤言，旧游之地视前词更明。“玉溪消息”一语用义山事，似有所托。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李商隐员外依彭阳令狐公楚，以笺奏受知。……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按谓拜相），似疏陇西（按谓李），未尝展分。重阳日，义山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合无因许再窥。’相国覩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绍圣间新党已再执政，清真犹在溧水任，未见知遇，故以令狐绹、李义山事为喻。溯自元佑二年出都，至绍圣三年，为时十载，正所谓“十年泉下无消息”也。时年逾四十矣，故有“鬓点吴霜”之叹。偃蹇薄宦，故有归隐

水云之思耳。（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浣溪沙

日薄云飞官路平，眼前喜见汴河倾，地遥人倦莫兼程。

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牓村名，早收灯火梦倾城。

◎汴河，自隋大业初，疏通济渠，引黄河通淮，至唐，改名广济。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数。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宋史·河渠志》）

◆此词似是绍圣三年赴京途中作。十载飘零，今始得归朝，故见汴河而欢喜；若是后来频频出入汴都，冉冉征途间，则感伤之不暇，何喜之有？寻题壁之字，记牓村之名，亦见重来之可喜。与《绮寮怨》之“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澹墨苔晕青。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又自不同。结拍未捐绮思，亦非晚年怀抱。（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浣溪沙

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预愁衣上粉痕干。

幽阁深沈灯焰喜，小垆邻近酒杯宽，为君门外脱归鞍。

◎武帝诏（萧）宏都督诸军侵魏。……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南史·临川王宏传》）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唐杜甫《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此首似与前词同为赴京途中作。"不为"二句，追思十年前去国之故，《陈谱》云："如《浣溪沙》之'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夜游宫》之'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其中所指，断非所欢，惜文集久佚，无术探索。"按所言近是。"预愁"以下，皆设想之辞，结句尤深婉。老杜《喜观即到》云："泊船悲喜后，款款话归秦。"情景虽异，深挚则同。（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瑞龙吟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

黯凝伫，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章台路：妓女聚居之地。

◎植之三年馀，今年初试花。（唐张籍《新桃行》）

◎坊陌：即章台路。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唐杜甫《堂成》）

◎乍窥门户：宋人称妓院为门户人家，此即倚门卖笑之意。

◎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南朝梁简文帝《美女篇》。黄者黄色脂粉，用以涂额作装饰，故称额黄；宫中所用者最上，故称宫黄。约者，言涂抹时有约束使状月也。）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

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为李锜妾。后锜叛灭，籍之入宫，有宠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为皇子傅姆。皇子壮，封漳王。郑注用事，诬丞相欲去异己者，指王为根，王被罪废削，秋因赐归故乡。予过金陵，感其穷且老，为之赋诗。（唐杜牧《杜秋娘诗》序）

◎柳枝，洛中里娘也……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擫管，作天风海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障一袖，指曰："若叔是？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炉待，与郎俱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装以先，不果留。……（唐李商隐《柳枝五首》序）

◎牧大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沉着作述师以双鬟纳之。后二岁，于洛阳东城重覩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唐杜牧《张好好诗》序）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结句须要放开，含有馀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清真之“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又“掩重关遍城钟鼓”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此词负才抱志，不得于君，流落无聊，故托以自况。（《草堂诗馀隽》引李攀龙语）

◆“事与孤鸿去”，只一句，化去町畦。（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看其由无情入，结归无情，层层脱换，笔笔往复处。（同上）

◆笔笔回顾，情味隽永。（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二评第三叠）

◆余谓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为万世不祧之宗祖。究其实，亦不外沉郁顿挫四字而已。（按以上乃杂取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语）即如《瑞龙吟》一首，其宗旨所在，在“伤离意绪”一语耳。而入手先指明地点曰章台路，却不从目前景物写出，而云“还见”，此即沉郁处也。须知梅梢桃树，原来旧物，惟用“还见”云云，则令人感慨无端，低徊欲绝矣。首迭末句云：“定巢燕子，归来旧处。”言燕子可归旧处，所谓前度刘郎者，即欲归旧处而不得，徒彳亍于愔愔坊陌、章台故路而已，是又沉郁处也。第二迭“黯凝伫”一语为正文，而下文又曲折，不言其人不在，反追想当日相见时状态。用“因记”二字，则通体空灵矣，此顿挫处也。第三迭“前度刘郎”至“声价如故”，言个人不见，但见同里秋娘，未改声价，是用侧笔以衬正文，又顿挫处也。燕台句，用义山柳枝故事，情景恰合。名园露饮，东城闲步，当日己亦为之，今则不知伴着谁人，赓续雅举？此“知谁伴”三字，又沉郁之至矣。“事与孤鸿去”三语，方说正文；以下

说到归院，层次井然，而字字凄切。末以飞雨风絮作结，寓情于景，倍觉黯然。通体仅“黯凝伫”、“前度刘郎重到”、“伤离意绪”三语，为作词主意；此外则顿挫而复缠绵，空灵而又沉郁。骤视之，几莫测其用笔之意，此所谓神化也。（吴梅《词学通论》）

◆词中对偶，最忌堆砌板重。如此词“褪粉”二句，“名园”二句，皆极流动，所以妙也。又云：“愔愔”、“侵晨”挺接。又云：末段挺接处尤妙，用潜气内转之笔行之。（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夏敬观评《清真集》）

◆第一段地，“还见”逆入，“旧处”平出。第二段人，“因记”逆入，“重到”平出；作第三段换头。以下抚今追昔：“访邻寻里”，今；“同时歌舞”，昔；“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今犹昔。而秋娘已去，却不说出，乃吾所谓留字诀者。于是“吟笺赋笔”、“露饮”、“闲步”，与窥户、约黄、障袖、笑语，皆如在目前矣。又吾所谓能留，则离合顺逆皆可随意指挥也。“事与孤鸿去”，咽住；“探春尽是，伤离意绪”，转出官柳以下，风景依稀，与“梅梢”、“桃树”映照，词境浑融，大而化矣。（陈洵《海绡说词》）

◆此首为归院后追述游踪之作，与《瑞鹤仙》、《夜飞鹊》追述送客之作作法相同。第一片记地，“章台路”三字，笼照全篇。“还见”二字，贯下五句，写梅桃景物依稀，燕子归来，而人则不知何往，但徘徊于章台故路、愔愔坊陌，其怅惘之情为何如耶！第二片记人，“黯凝伫”三字，承上起下。“因念”二字，贯下五句，写当年人之服饰情态，细切生动。第三片写今昔之感，层层深入，极沉郁顿挫缠绵宛转之致。“前度”四句，不明言人不在，但以侧笔衬托。“吟笺”二句，仍不明言人不在，但以“犹记”二字，深致想念之意。“知谁伴”二句，乃叹人去。“事与孤鸿去”一句，顿然咽住，盖前路尽力盘旋，至此乃归结，既

以束上三层，且起下意。所谓事者，即歌舞、赋诗、露饮、闲步之事也。“探春”二句，揭出作意，唤醒全篇。前言所至之处，所见之景，所念之人，所记之事，无非伤离意绪，“尽是”二字，收拾无遗。“官柳”二句，写归途之景，回应篇首“章台路”。“断肠”二句，仍寓情于景，以风絮之悠扬，触起人情思之悠扬，亦觉空灵，耐人寻味。（《唐宋词简释》）

◆此词《陈谱》及龙沐勋《清真词叙论》，并以为还京任国子主簿时作是也。时在绍圣四年，清真四十二岁。看似章台感旧，而弦外之音，实寓身世之感，则又系乎政事沧桑者也。惟词情惝恍迷离，言近意远，若不迹其生平及仕宦得失而寻绎之，诚如周止庵所谓“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

盖自元佑二年教授庐州，至是十载，十载之中，新旧党争未已。元佑时旧党为政，罢新法，逐新人；绍圣时新党复起，则又复新法，逐旧人，起新人，清真以是召还。词云“还见”，又云“重到”，指十载之后再来京师，殆无疑义。“定巢燕子，归来旧处”二句，乍看似只写春景，其实亦有寓意。方元佑初政，新党既逐，旧党居政府，《忆旧游》则以“旧巢更有新燕”为言；方其知溧水时，自伤飘零不偶，则有“年年如社燕”之叹；今旧党既逐，新党复居政地，是“归来旧处”也。三词所言燕子，比而观之，其旨自见。“前度刘郎重到”，取譬更显白，永贞变法败绩，刘梦得坐贬朗州司马十年；己亦因新党之故，去朝十载，事与时皆相似。比及反永贞变法者或老或死，失其政柄，于是梦得始获召回为主客郎中，其间得失之故，又相类也。梦得前后两绝句，盖寓人政沧桑之感，本无涉于冶游，而此词与“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并称，扑索迷离，毋怪论者但以桃花人面视之也。“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二语，乍看似只谓昔日所欢，犹能歌其词；实则暗指《汴都赋》。《楼

序》谓其“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所以不忘于当道者以此，故次年复重进此赋而擢官也。然则旧家秋娘，犹记《燕台》，其此之谓乎？王灼称清真词中有《离骚》者，大抵如是；所谓秋娘，当是有力者，惜无从考知其为谁耳。（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应天长寒食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强载酒、细寻前迹。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

◎东风曰条风。（《淮南子·墬形训》）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乐府古辞《苏小小歌》）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唐韩翃《寒食》）

◆前半泛写，后半专叙，盖宋人多此法。如子瞻《贺新凉》后段只说榴花，《卜算子》后段只说鸣雁；周清真寒食词后段只说邂逅，乃更觉意长。（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语）

◆上半叙景色寥寂，下半与世人睽绝。又曰：不用介子推典实，但意俱是不求名，不徼功，似有埋光铲采之卓识。（《草堂诗馀隽》引李攀龙语）

◆美成《应天长》，空淡深远，较之石帚作，宁复有异。石帚专得

此种笔意。遂于词家另开宗派，如“条风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尽矣。然渊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祢也。（清先著、程洪《词洁》）

◆“池台”二句生辣，“青青草”以下反剔所不见。（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布暖”、“弄晴”，已将后阕游兴之神提起。“夜堂无月”，从“闭门”中见。梁燕笑人，乱花过院，一有情，一无情，全为“愁寂”二字出力。后阕全是闭门中设想，“强载酒细寻前迹”，言意欲如此也；人家相识，反应“邂逅相逢”。又《抄本》曰：前阕如许风景，皆从“闭门”中过；后阕如许情事，偏从“闭门”中记。“青青草”以下，真似一梦；是日间事，逆出。（陈洵《海绡说词》）

◆此亦重返汴京，缅忆昔游之作。汉宫侯宅，所在京师。《东京梦华录》云（节录）：“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词言“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即当时少年胜赏也。十载之后，细寻前迹，人已中年，心事都非，勉趁佳节而已，故云“强载酒”也。旧游如梦，惟“柳下人家，犹自相识”耳。宋人称倡家为门户人家，若姜白石《长亭怨慢》所谓“是处人家，绿深门户”之类是，“柳下人家”亦然也。所谓“犹自相识”者，盖旧家秋娘之类。宋时寒食节共三日，兼包清明，上引《梦华录》已言之矣。《岁时广记》引吕原明《岁时杂记》云：“清明节在寒食第三日，故节物乐事，皆为寒食所包。”又云：“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间以一百四日始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此词所写，起调三句为昨日事；“正是夜堂无月”至“满地狼藉”，乃昨夜事；“又见”至末为今日事，皆在寒食中。海绡不知当时风俗，以为古之寒食亦犹后世，只有一日，于是“又见”以下

明是实写，却谓“全是闭门中设想”，强作通解，实则削趾就履耳。

洪刍《香谱》引鱼豢《典略》云：“芸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芸阁、芸窗、芸编、芸签、芸卷诸名，义亦本此。国子主簿掌文簿之官，若词作于此时，则芸香一语亦双关者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垂丝钓

缕金翠羽，妆成才见眉妩。倦倚绣帘，看舞风絮。愁几许，寄凤丝雁柱。

春将暮，向层城苑路。钿车似水，时时花径相遇。旧游伴侣，还到曾来处，门掩风和雨。梁燕语，问那人在否。

◎桂栋坐清晓，瑶琴商凤丝。（唐温庭筠《和沈参军招友生观芙蓉池》）

◆重寻旧迹，却写得如许凄凉，唐人“桃花依旧笑东风”，不及此也。（清陈廷焯《云韶集》）

◆据“层城苑路”语，此词当作于京师。按汴京旧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有十门，新城周回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有十一门，见《宋史·地理志》。杨侃《皇畿赋》云“高城千雉”，《东京梦华录》云“城门皆瓮城三层”，是所谓“层城”也。《皇畿赋》又云：“其东则有汴水之阳，宜春之苑。”李长民《广汴都赋》云：“苑囿非一，聚众芳而骈罗。”清真《汴都赋》云：“上方欲与百姓同乐，大开苑囿，凡黄屋之所息，鸾辂之所驻，皆得穷观而极赏。”以其不禁游人，故“苑路”之上，“钿车似水”也。

此词自起句至“时时花径相遇”，皆追忆汴京初旅时事。“旧游伴侣”，作者自谓，重来访旧则楼空人去矣，故末数语云云。辛稼轩《念奴娇》（书东流村壁）云：“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似从此出，特化去町畦耳。（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少年游

朝云漠漠散轻丝，楼阁淡春姿。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门外燕飞迟。

而今丽日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当时，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

◎九街：即九陌、九衢，京师街巷之通称。

◎惭愧黄鹂与蝴蝶，只知春色在桃溪。（宋林逋《梅花三首》）

◆起轻倩，亦一法。结意翻新。（《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上阕旧游，下阕重来，抚今追昔，与《垂丝钓》同。据“九街”句，当是汴京再旅之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少年游

檐牙缥缈小倡楼，凉月挂银钩。聒席笙歌，透帘灯火，风景似扬州。

当时面色欺春雪，曾伴美人游。今日重来，更无人问，独自倚栏愁。

◆杜牧有《扬州三首》，又《题扬州禅智寺》云："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又《赠别》云："娉娉袅袅十三馀，荳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词谓缅怀昔游，似杜牧之在扬州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此亦旧地重游，抚今追昔之作，"今日重来"一语，意甚明白。（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玉楼春

当时携手城东道，月堕檐牙人睡了。酒边难使客愁惊，帐底不教春梦到。

别来人事如秋草，应有吴霜侵翠葆。夕阳深锁绿苔门，一任卢郎愁里老。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

◎（卢）伯源（玄之孙）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饯送者五十馀人，别于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逵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得声名甚盛，望踰公辅。后二十馀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北史·卢玄传》）

◆上阕"当时"，汴京初旅。"携手城东"，与《瑞龙吟》之"东城闲步"同意；"酒边难使客愁惊"，与《渔家傲》之"赖有蛾眉能暖客，长歌屡劝金杯侧"同意。下阕别后重来，则鬓点吴霜，愁老卢郎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玉楼春

玉奁收起新妆了，鬓畔斜枝红袅袅。浅颦轻笑百般宜，试着春衫犹更好。

裁金簇翠天机巧，不称野人簪破帽。满头聊插片时狂，顿减十年尘土貌。

◎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此儿邪！”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妪悦其貌，遗以新帽。时人以为达。（《晋书·王蒙传》）

◆此盖重返汴京，歌席赋赠之作。野人破帽，十年尘土者，自元佑二年出都，漂零不偶，至是十载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玲珑四犯

秾李夭桃，是旧日潘郎，亲试春艳。自别河阳，长负露房烟脸。憔悴鬓点吴霜，细念想、梦魂飞乱。叹画栏玉砌都换，才始有缘重见。

夜深偷展香罗荐，暗窗前、醉眠葱蒨。浮花浪蕊都相识，谁更曾抬眼。休问旧色旧香，但认取、芳心一点。又片时一阵风雨恶，吹分散。

◎岳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晋书·潘岳传》）

◎潘岳为河阳令，树桃李花，人号曰河阳一县花。（《白氏六帖》）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

◆下片后几句，有层节，凄痛自笃。（《草堂诗馀正集》）

◆此首似为重返汴京赠旧欢之作，以花譬人，不即不离。“秾李”三句，往日情悰。“自别河阳”，喻当时出都远行。比及重来，“有缘重见”，己则“鬓点吴霜”，地则栏砌都换，人则色香俱褪矣，故曰“休问”。绮艳盈纸，亦不外沧桑之感耳。（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一寸金新定作

州夹苍崖，下枕江山是城郭。望海霞接日，红翻水面，晴风吹草，青摇山脚。波暖凫鹥作，沙痕退、夜潮正落。疏林外、一点炊烟，渡口参差正寥廓。

自叹劳生，经年何事，京华信漂泊。念渚蒲汀柳，空归闲梦，风轮雨楫，终辜前约。情景牵心眼，流连处、利名易薄。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渔钓乐。

◎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唐杜甫《晴二首》）

◎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唐李商隐《燕台诗》）

◆清真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曾客新定，有记二篇可证。《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见宋董棻《严陵集》卷八，略云（有节录）："有二大士，显于有唐，在新定城，住阿兰若，咸举宗教，转大法轮。其故道场，皆有遗像，而奉事弗虔，称号无闻，为日久矣。元符二年，马公玗来守是邦，始知崇敬，乞加褒显。元符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命下，明年三月十七日，具花幡威仪，表揭新号。"末署"年月日钱塘周邦彦记"，虽省去某年某月字，然元符三年之明年则建中靖国元年也。又《睦州建德县清理堂记》见《永乐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一，末署"建中靖国元年七月十日钱塘周某记"。两文所记，皆亲见者，是则自春至秋皆在新定也。此词题"新定作"，当是同年之作。

按州治建德县本水乡山郭。《清理堂记》云："浙西之壤与江而接者，穷于新定，大江渺绵，陆地险阻，其势若与下流诸郡斗绝。重山复岭，环抱万室，朝霏夕岚，与人俯仰。"据宋陈公亮《严州图经》，仁

安山在城北一里，高六百丈，周一百六十里，平壁山在城西四十里，千仞壁立，是词所谓“州夹苍崖”也。《严州续志》云：“郡城岸江枕山……濒江一带，雉堞如削。”是所谓“下枕江山是城郭”也。《图经》又言新安江在城东，东阳江在城东南二里，东津渡在县东南，水南渡在县西南，小里渡在县东十五里云云。词有“望海霞接日”至“渡口参差正寥廓”八句，所写正是此等山水景象。清真自绍圣四年至政和元年，十五年间皆官于朝，未闻外任，其客新定及还吴（见后），当是乞假南归。

建中靖国元年，清真四十六岁，自太学正至是，偃蹇薄宦，已十九年，故下阕归欤之叹，情见乎辞。“冶叶倡条”一语，极堪寻味，盖其时新党之人，偷乐贪婪，竞奔名利，不知操守为何物，如章台杨柳之因风动止也。《尉迟杯》之“冶叶倡条俱相识”，亦同此意。今不欲同流合污，故曰“回头谢”也。

近世说清真词者或不知“新定”何谓，妄作解人，徒资笑柄。陈思《清真居士年谱》云：“新定作者，新制定之谱也。姜白石《扬州慢》序所谓因自度此曲，即其例也。《宋史》：‘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制乐府长短句，词韵清蔚。’宋张炎《词源》云：‘美成诸人，又复增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今考集中如《隔浦莲近拍》、《玲珑四犯》、《拜星月慢》、《蕙兰芳引》、《红林檎近》、《浪淘沙慢》、《浣溪沙慢》、《花犯》、《粉蝶儿慢》、《长相思慢》诸调，皆为新定之作无疑。”姑不论“新定”为地名，即《一寸金》、《浪淘沙慢》等词，亦非清真始谱也。

郑文焯《清真词校后录要》知其为地名矣，而于地志之书所见极少，其言曰：“案新定为宋县名，属宁州建宁郡。按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新定，晋县，宁州建宁郡；南宋县，宁州建宁郡；南

齐县，宁州建平郡。今阙。按当在云南境，唐县，羁縻剑南道淯州，今四川叙州府长宁县南。’按居士游踪宦迹，不但未曾到此，即‘海霞接日’、‘夜潮正落’等句景象，亦非滇、蜀所有。”仅据李氏之书，问道于盲之类也。

《遗事》云：“先生晚年自杭徙居睦州，故《严陵集》有先生《敕赐唐二高僧师号记》，《景定严州续志》载州校书板有《清真集》、《清真诗馀》，以此。集中《一寸金》词，恐亦在睦州时改定也。”按王静安淹博，虽未见《清理堂记》，而既睹《师号记》矣，当知清真客睦州不惟晚年一次；亦当知新定即睦州，不宜为字面所惑，谓是改定。杨易霖《周调订律》云：“按宋之新定，即今浙江建德、淳安、遂安等县。”是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点绛唇

辽鹤归来，故乡多少伤心地。寸书不寄，鱼浪空千里。

凭仗桃根，说与凄凉意。愁无际，旧时衣袂，犹有东门泪。

◎辽东城门有华表柱，忽有一白鹤集柱头，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搜神后记》）

◎桃叶复桃叶，桃树连桃根。相怜两乐事，独使我殷勤。”（《桃叶歌》。参看《三部乐》注）

◎出东门，不顾归。（《东门行》）

◆淡淡写来，深情无限，宜楚云为之感泣也。（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美成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语，吐弃殆尽。（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缠绵凄咽，措语亦极大雅，艳体正则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一）

◆此词本事，《碧鸡漫志》云：“周美成初在姑苏，与营妓岳七楚云者游甚久，后归自京师，首访之，则已从人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中见其妹，作《点绛唇》曲寄之。（引词从略）”《夷坚三志》壬集七亦云：“周美成顷在姑苏，其营妓岳七楚云者追游甚久，后

从京师归，过苏访之，则已从人数年矣。明日，饮于太守蔡峦子高，坐中因见其妹，作《点绛唇》词寄之云（引词从略）。楚云览之，累日感泣。”

《遗事》云：“案《吴郡志》，自元丰至宣和，苏州太守并无蔡峦其人，仅崇宁间有蔡渭耳。渭、故相蔡确之子，后改名懋，与峦字不类，义亦与子高之字不相应。以他书所记先生事观之，则此说疑亦出附会也。”按明人王鏊《姑苏志》（景印《四库全书》本）卷三古今令守表中宋知州：“蔡峦，《实录》：大观二年十一月，除显谟阁待制，知苏州。三年七月，落职提举嵩山崇福观。”按峦为崇之别体，与子高之字正相应；然其字罕见，又与峦之俗体峦形近，故易误，《年谱》所引《苏州府志》，即作蔡峦。又引《吴门补乘》云：“峦，亦作峦，字子高。周美成在姑苏，曾饮于衙斋，见王灼《碧鸡漫志》。”《遗事》但据《吴郡志》，谓并无其人，非是。盖方志常有疏漏，《吴郡志》于此阙如耳，当以明修《姑苏志》为是。

王灼生长北宋，其《颐堂词》中有题政和作用，盖与清真先后同时，所闻或多得实，且蔡峦其人无赖，亦不足附会也。倘所记可据，则大观二三年之间，清真曾乞假南归而过姑苏也。惟与楚云从游甚久之说，似未必是。

按《宋人传记资粹索引》页三七九三，据《宋史翼》卷四十云：“蔡峦，仙游人，京族子。性矫妄，喜谈鬼神事，京党荐于朝，以道士服入谒，累官给事中兼侍读。京去位，言者并攻之，夺职。及京复相，徽宗戒毋得用峦，但复集英殿修撰，旋还待制，提举洞霄宫。”考蔡京去位，在大观四年，次年即复相，则夺职当在四年，而据《姑苏志》，则三年七月已落职矣，其时京犹在位也。又《志》言提举嵩福观，而此谓洞霄宫，亦不合，当以《志》为是。

《挥麈录》卷三：“本朝以来，以遗逸起达者，惟种明逸、常夷甫二人而已。徽宗朝，王易简、蔡嵤、吕注自布衣拜崇政殿说书，然荐绅间多不与之也。”又案柳永祖父名崇，字子高，见王禹偁《小畜集》卷三十《建溪处士赠大理评事柳府君墓碣铭》，亦崇与子高名字相应之一例。又案宋人有杨嵤，字景山，曾与山谷交游，大观中为仙居令。见《宋诗纪事补遗》，其名崇，亦作嵤。《曲洧旧闻》卷八：“陈莹中，大观末，以其子讼蔡嵤语言事，就逮开封狱。时黄经臣监勘，有旨令莹中疏蔡京过失，莹中因辞曰：‘瓘在垣尝论京，今为狱囚而论三公，不可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解语花元宵

风消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惟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

◎桂华吐辉，兔影腾精。（唐韩愈《明水赋》）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唐李商隐《霜月》）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支亦可怜。（唐杜甫《清明二首》）

◎腕动飘香麝，衣轻任好风。（南朝刘遵《繁华应令诗》）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三国魏曹植《公宴》）

◆昔人咏节序，不为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语花》赋元夕云……（引词从略）。如此等妙词，不独措辞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胜，人家宴乐之同。（宋张炎《词源》）

◆上是佳人游玩，下是灯下相逢，一气呵成。（《草堂诗馀隽》引

李攀龙语）

◆词起结最难，而结尤难于起，盖不欲转入别调也。“呼翠袖，为君舞”；“倩盈盈翠袖，揾英雄泪”；正是一法。然又须结得有“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之妙，乃得。美成《元宵》云：“任舞休歌罢。”则何以称焉？（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此美成在荆南作，当与《齐天乐》同时。到处歌舞太平，京师尤为绝盛。（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解语花》后半阕云：（引词从略）。纵笔挥洒，有水逝云卷之妙。（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后半阕念及禁城放夜时，纵笔挥洒，有水逝云卷，风驰电掣之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因元宵而念禁城放夜时，屈指年光，已成往事。此种着笔，何等姿态，何等情味。若泛写元宵衣香灯影如何艳冶，便写得工丽百二十分，终觉看来不俊。（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杜少陵《清明二首》，作于潭州，故有“楚女腰支”之语，周止庵清周济《宋四家词选》遂据以为此词作于荆南，其实非也。盖诗词中楚女字多泛用，若李贺《屏风曲》之“城上乌啼楚女眠”，《钓鱼诗》之“楚女泪沾裾”，李商隐《细雨》之“楚女当时意”，温庭筠《酒泉子》

之“楚女不归”，此类甚多，不必实指。且词中有“年光是也”、“旧情衰谢”之叹，则年在桑榆矣，若客荆南时在元佑，方壮岁，当无此等语。

陈谱云：“《武林旧事》：‘元夕至五夜，则京尹乘小提轿，诸舞出队，次第簇拥，前后连亘十馀里，锦绣填委，箫鼓振作，耳目不暇及。’词曰：‘箫鼓喧、人影参差。’又曰：‘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足证《旧事》所记五夜京尹乘小提轿，舞队簇拥，仍沿浙东西之旧俗也。”因以词为政和五年知明州（治今浙江鄞县）作，其说近是。按清真于政和二年以卫尉卿直龙图阁出知隆德府（治今山西长治市），五年徙知明州，见《干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延佑四明志》太守题名，次年入为秘书监，而以毛友代之。此词果为明州元宵作，则是时六十岁矣，故曰“年光是也”。徐陵《答李颙之书》云：“年光遒尽，触目崩心。”殆有同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齐天乐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尚有綀囊，露萤清夜照书卷。

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

◎《建康实录》："晋成帝咸和七年，新宫成，名建康宫。"注："即今之所谓台城也，在县东北五里，周回八里。"又按《舆地志》云："同泰寺，南与台城隔路，今法宝寺及圆寂寺，即古同泰寺基，故法宝亦名台城院。"以此考之，法宝、圆寂寺之南，盖古台城地也，今之基址尚在。"（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玉液新篘：刘孝仪《谢晋安王赐宜城酒启》："瓶泻椒芳，壶开玉液。"篘，竹制漉酒器，段成式《怯酒赠周繇》："大白东西飞正狂，新篘石冻杂梅香。"又《唐诗纪事》载杜荀鹤断句："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

◎（山简）镇襄阳。……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儿童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䍦。"（《晋书·山简传》）

◆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按《齐天乐》因此词起句又名《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张炎《山中白云》卷一《国香》词序）

◆此清真荆南作也，胸中犹有块垒。南宋诸公多模仿之。又云：身在荆南，所思关中，故有"渭水"、"长安"之句，碧山（按谓王沂孙《水龙吟》落叶词"渭水风生"句）用作故实。（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伤岁暮也。结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几于爱惜寸阴。日暮之悲，更觉馀于言外。此种结构，不必多费笔墨，固已意无不达。（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苍凉沉郁，开白石、碧山一派。（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只起二句，便觉黯然销魂。下字用意，无不精炼。沉郁苍凉，太白"西风残照"后，有嗣音矣。（清陈廷焯《云韶集》）

◆起句亦是以扫为生法。"荆江"应"殊乡"。"渭水"二句，点化成句，开后来多少章法。结束出奇，正是哀乐无端。（清谭献《谭评词辨》）

◆"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按白朴《梧桐雨》杂剧第二折《普天乐》："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美成晚年重游荆南之作。观起句，当是由金陵入荆南，又先有次句然后有起句，因殊乡秋晚，始念“绿芜凋尽”也。“留滞最久”，盖合前游言之。“渭水”、“长安”指汴京，此行又将由荆南入开封矣。《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疑继此而作。王国维谓作于金陵，微论后阕，即第二句已不可通矣。周济谓渭水、长安指关中，亦非。（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词时地，前说纷纭，周止庵、王静安外，《陈谱》编入元丰二年为太学生之前、十九岁时游荆南作，其说悠谬不足论。止庵不言岁月，惟于地名借代处殊不通达，以渭水、长安为实指，亦犹《解语花》有楚女字而误认为荆州作也。静安又忽略结拍迟暮之悲，亦误。

按海绡翁之说是也。“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二句，陈亦峰谓“日暮之悲，更觉馀于言外”，是善读词者。宋祁《玉楼春》之“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情景正相同，皆所谓年在桑榆，自然如此者也。海绡断为“晚年重游荆南之作”，又谓“此行将由荆南入开封”，确不可移。抑有进者，当是政和五年明州解组，入都为秘书监，取道金陵，至荆南逢九日作，故用把酒持螯事。旧地重游，回首当年，故有“荆江留滞最久”之语。用山简事，极切合所在地。秘书监掌图书，故有“露萤清夜照书卷”之喻。政和五年，六十岁矣，故结拍有日暮之悲。次年抵京后有《琐窗寒》寒食词，明言年已“迟暮”，更足前后印证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琐窗寒寒食

暗柳啼鸦，单衣伫立，小帘朱户。桐花半亩，静锁一庭愁雨。洒空阶、夜阑未休，故人剪烛西窗语。似楚江暝宿，风灯零乱，少年羁旅。

迟暮，嬉游处，正店舍无烟，禁城百五。旗亭唤酒，付与高阳俦侣。想东园、桃李自春，小唇秀靥今在否。到归时、定有残英，待客携尊俎。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唐元稹《连昌宫词》）

◎百五，冬至后一百五日，即寒食节。

◎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共诣旗亭贳酒。忽有伶官十数人会宴，三人因私约曰："我辈各擅诗名，今观诸伶讴，若诗入歌辞多者为优。"俄一伶唱"寒雨连江夜入吴"，昌龄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又一伶唱"开箧泪沾臆"，适引手画壁曰："一绝句。"寻又一伶讴"奉帚平明金殿开"，昌龄又画壁曰："二绝句。"之涣因指诸妓中最佳者曰："此子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争衡矣。"须臾，双鬟发声，则"黄河远上白云间"。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因大谐笑，饮醉竟日。（唐薛用弱《集异记》）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事。"……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

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传》）

◆上描旅思最无聊，下描酒兴最无聊。又云：寒窗独坐，对此禁烟时光，呼卢浮白，宁多逊高阳生哉？（《草堂诗馀隽》引李攀龙语）

◆（“似楚江暝宿”三句）奇横。（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起三语精工，若他人写来，秀丽或过之，骨韵终逊。“少年羁旅”四字凄惨。一味直来直往，自非他手所能到。（清陈廷焯《云韶集》）

◆前阕写宦况凄清，次阕起处点清寒食，以下引到思家情怀，风情旖旎可想。（清黄苏《蓼园词选》）

◆由户而庭，由昏而夜，一步一境，总趋归“故人剪烛”一句。“楚江暝宿，少年羁旅”，又换一境，一“似”字极幻。“迟暮”钩转，浑化无迹。以下设景设情，层层脱换，皆收入“西窗语”三字中。美成藏此金针，不轻与人。（陈洵《海绡说词》）

◆此篇机杼，当认定“故人剪烛西窗语”一句。自起句至“愁雨”，是从“夜阑”追溯。由户而庭，乃有此“西窗”；由昏而夜，乃为此“剪烛”，用层层赶下。“嬉游”五句，又从“暗柳”、“单衣”前追溯。旗亭无分，乃来此户庭；俦侣俱谢，乃见此故人。用层层缴足，作意已极圆满。“东园”以下，复从后一步绕出，笔力直破馀地。“少年”、“迟暮”，大开大阖，是上下片紧凑处。（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寒食感怀词。起句点染，次句入事，第三句记地。“桐花”两句写雨。“洒空阶”两句承上，言夜深话雨。“似楚江”三句，因今思昔，

文笔荡开。“暝宿”与夜“雨”应，“风灯”与“剪烛”应。“迟暮”自“少年”转下，更写羁客之凄寂。旗亭唤酒，已属他人之事，故曰“付与”，用撇笔以衬己之无心作乐。“想”字直到底，言思家之切。家中桃李无人同赏，故曰“自春”。“定有”与“在否”应。“携尊俎”与“唤酒”应。“待客”之“客”字，从“笑问客从何处来”之“客”字悟出，颇有意味。（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清真于政和六年还京为秘书监，进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在京共两载，至重和元年出知真定府，自是不复回京矣，此词当作于此二载中。“禁城百五”，京师寒食之谓，已明示作地。“迟暮”一语，自伤晚景，盖其时已六十一二岁矣。

《应天长》词，亦京师寒食之作，时当绍圣末、元符初，作者犹在壮年，故回首旧游，尚存绮思，细寻前迹，差堪载酒。此则二十年后京师寒食之作，老怀落寞，迟暮嬉游，徒伤羁旅，旗亭唤酒，已属他人，但有归思而已。景随情迁，两相对比，不中不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烛影摇红

芳脸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眄。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宋司马光《西江月》）

◎《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刘禹锡与歌者诗云：“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白居易《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第四声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渭城》、《阳关》之名，盖因辞云。（《乐府诗集·渭城曲》题解）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乐府》：“王都尉（诜）有《忆故人》词云：‘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沈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府别撰腔。周美成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引词从略）”据此，则词为政和六、七年间提举大晟府时奉敕作也。《遗事》谓清真提举大晟府，“不闻有所建议，集中又无一颂圣贡谀之作”，信然。此非颂圣贡谀之作，不似府中旧员晁端礼、万俟咏诸人之所制也。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嘉定更化，收召故老。一名公拜参政，虽好士而力不能援，谓客曰：‘贽而来见者，吾皆倒屣，未尝敢失一

士。外议如何？’客素滑稽，曰：‘自公大用，外间盛唱《烛影摇红》词。’参政问何故，客举卒章曰：‘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宾主相视一笑。”按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下：“嘉定间，宇文绍节为枢密，楼钥为参政。”按《宋史·宰辅表四》：“（嘉定）二年己巳（一二九），正月丁巳，楼钥自同知枢密院事除参知政事。”“宇文绍节自通议大夫试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太子宾客。”按《宋史》三九五本传，以忤韩侂胄告老，侂胄既诛，遂复起，时年已逾七十，嘉定六年卒，寿七十七，为参政时，已七十三岁矣。又钥始编《清真先生文集》，则于其词，当甚稔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黄鹂绕碧树

双阙笼嘉气，寒威日晚，岁华将暮。小院闲庭，对寒梅照雪，澹烟凝素。忍当迅景，动无限、伤春情绪。犹赖是、上苑风光渐好，芳容将煦。

草荚兰芽渐吐，且寻芳、更休思虑。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争如盛饮流霞，醉偎琼树。

◎迅景：犹言急景、短景。

◎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晋干宝《晋纪总论》）

◎（齐威王）与魏王（即梁惠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项）曼都曰："有仙人数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口饥欲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论衡·道虚》。后因以流霞为美酒名）

◎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指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陈书·张贵妃传》。琼树，喻美人。）

◆此首盖刺徽宗及蔡京党人之作，非佳篇，而用意颇明白，度其时

当在政和末提举大晟府时。词调始晁端礼，端礼于政和三年以承事郎为大晟府协律，此曲疑是大晟府所制新声。

徽宗耽于淫乐，蔡京复逢迎怂恿之，自崇宁以来，营宫观苑囿无虚日，而极于政和七年作万岁山。《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花石纲之役》言政和七年，“大率灵壁、太湖、慈溪、武康诸石，二浙奇竹、异花、海错，福建荔枝、橄榄、龙眼，南海椰实，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江，毁桥梁，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方其时也，外则金人日逼，内则民不聊生，犹逸乐之是务。词云：“双阙笼嘉气”；又云：“犹赖是上苑风光渐好，芳容将煦。”盖感时刺君也。自崇宁、大观以还，蔡京久擅政柄，树党营私，权倾中外，党羽遍天下，其党又皆小人，趋炎附势，竞逐名利，不顾廉耻。词云：“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即指此辈。《陈谱》谓此数语，言“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信然。（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蝶恋花柳

爱日轻明新雪后，柳眼星星，渐欲穿窗牖。不待长亭倾别酒，一枝已入骚人手。

浅浅挼蓝轻蜡透，过尽冰霜，便与春争秀。强对青铜簪白首，老来风味难依旧。

◎冬日可爱，夏日可畏。（《左传·文公七年》杜预注）

◎直似挼蓝新汁色，与君南宅染罗裙。（唐白居易《池上》）

蝶恋花

桃萼新香梅落后，暗叶藏鸦，苒苒垂亭牖。舞困低迷如着酒，乱丝偏近游人手。

雨过朦胧斜日透，客舍青青，特地添明秀。莫话扬鞭回别首，渭城荒远无交旧。

◎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南朝沈约《春咏诗》）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蝶恋花

蠡蠡黄金初脱后，暖日飞绵，取次黏窗牖。不见长条低拂酒，赠行应已输先手。

莺掷金梭飞不透，小榭危楼，处处添奇秀。何日隋堤萦马首。路长人远空思旧。

◎芝茎抽绀趾，清唳掷金梭。（唐杜牧《鵁鶄》。莺掷金梭，言黄莺如金梭投柳中也。）

蝶恋花

小阁阴阴人寂后，翠幕褰风，烛影摇疏牖。夜半霜寒初索酒，金刀正在柔荑手。

彩薄粉轻光欲透，小叶尖新，未放双眉秀。记得长条垂鹢首，别离情味还依旧。

◎手如柔荑。（《诗·卫风·硕人》）

◎鹢，大鸟（一作水鸟）也，画其象着船头，故曰鹢首。（《淮南子·本经训》“龙舟鹢首，浮吹以娱”高诱注）

蝶恋花

晚步芳塘新霁后，春意潜来，迤逦通窗牖。午睡渐多浓似酒，韶华已入东君手。

嫩绿轻黄成染透，烛下工夫，泄漏章台秀。拟插芳条须满首，管交风味还胜旧。

◎东君：司春之神。

◎管交：春秋齐管仲与鲍叔牙至交，见《史记·管仲传》。

◆此五首与《黄鹂绕碧树》皆非佳作，而有所指拟则同。除每首卒章悲年老远别外，其馀皆反复再三，以柳为譬，不惮辞费，亦乏韵致，不类他作。按集中所谓“冶叶倡条”，意指蔡京一党，亦以柳取譬，此五首则刺蔡京也。窃谓词中“窗牖”、“亭牖”、“疏牖”喻政地；“先手”、“骚人手”、“游人手”、“柔荑手”、“东君手”，则蔡京“怀奸植党，威福在手”也。（《宋史纪事本末》四十九）京本阴险小人，方元佑初罢免役法复差役法，京知开封府，奉行最力，深受司马光赞赏；及旧党既败，又反旧党以阿附章惇。绍圣间官户部尚书时，羽翼已成，故常安民论劾之曰：“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否。内结中官，外连朝士，一不附己，则诬以元佑党，非先帝法，必挤之而后已。今在朝之臣，京党过半。”（《宋史·常安民传》）迨徽宗朝，前后为相几二十年，权倾天下，“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帅臣监司，无非其门人亲戚”（《纲鉴易知录》四七引方轸上书）。词借杨柳之自微之显，穿牖垂亭，落落盘据，无处不有，卒至“与春争秀”，喻京之俟机蠢动，权威日盛，金刀在手，生杀予夺，无所不至，

而人皆为鱼肉矣。孰令致之，则君主荒淫愚昧，“舞困低迷如着酒”，“午睡渐多浓似酒”，遂使权柄入“游人手”、“骚人手”、“柔荑手”、“东君手”矣，而与之争权夺利者皆“输先手”矣。

《挥麈录话》云：“蔡元长用事，美成献生日诗，略云：‘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元长大喜，即以秘书监召。又复荐之，上殿契合，诏再取其本（按指《汴都赋》）来。”《遗事》辩之曰：“其重进《汴都赋》，参考诸书，当在哲宗元符之初，而不在蔡元长用事之后。”又云：“先生于熙宁、元佑两党均无所附。其于东坡为故人子弟，哲宗初，东坡起谪籍，掌两制，时先生尚留京师，不闻有往复之迹。其赋《汴都》也，颇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绝无交际，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然终与强渊明、刘昺诸人，由蔡氏以跻要路者不同。”按清真实主熙宁，但不齿附党人以求进耳，《楼序》称其“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盖不欲同流合污也。其交际蔡氏，亦冀所谓明哲保身而已。在朝既置之闲散，中间复累徙州郡，未始非不附蔡氏之故。国事日非，蔡氏实为祸首，此《蝶恋花》五首之微旨也。

味“老来风味难依旧”、“渭城荒远无交旧”等语，疑是政和七年，真定之命既下，将出都前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兰陵王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灞桥在长安城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三辅黄图》）

◎寂寞游人寒食后，夜来风雨送梨花。（唐温庭筠《鄠杜郊居》）

◎春取榆柳之火。（《周礼·夏官·司爟》“四时变国火”郑玄注）

◎行子肠断，百感凄恻。（南朝江淹《别赋》）

◎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徐坚《初学记》）

◆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迭》。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其谱传自赵忠简（鼎）家，忠简于建炎丁未九日南渡，泊舟仪真江口，遇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叩获九重故谱，因令家伎习之，遂流传于外。（宋毛幵《樵隐笔录》）

◆《兰陵王》：《北齐史》及《隋唐嘉话》称齐文襄之子长恭，封

兰陵王，与周师战，尝着假面对敌，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武士共歌谣之，曰《兰陵王入阵曲》。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遗声也。此曲声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调《兰陵王慢》、殊非旧曲，周、齐之际，未有前后十六拍慢曲子耳。（宋王灼《碧鸡漫志》）

◆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语险易则无定法。今必以“斜阳芳草”、“淡烟细雨”绳墨后来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书者，尤好耆卿。（同上）

◆周清真避道君，匿李师师榻下，作《少年游》以咏其事，吾极喜其“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情事如见。至“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等语，几于魂摇目荡矣。及被谪后，师师持酒饯别，复作《兰陵王》赠之，中云：“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酷尽别离之惨，而题作咏柳，不书其事，则意趣索然，不见其妙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闲寻旧迹以下，不沾题而宣写别怀，无抑塞。（《草堂诗馀正集》引沈际飞语）

◆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然周美成《兰陵王》、东坡《贺新凉》，当筵命笔，冠绝一时。碧山之《齐天乐》咏蝉，玉潜《水龙吟》之咏白莲，又岂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郁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产蕙兰。（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客中送客，一“愁”字代行者设想；以下不辨是情是景，但觉烟霭苍茫。“望”字、“念”字尤幻。（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如《兰陵王》：“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文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书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迭，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一则曰登临望故国，再则曰闲寻旧踪迹，至收笔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遥遥挽合，有许多说不出处，欲语复咽，是为沉郁。（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意与人同，而笔力之高，压遍今古。又沉郁，又劲直，有独往独来之概。（清陈廷焯《云韶集》）

◆已是磨杵成针手段，用笔欲落不落。“愁一箭风快”等句之喷醒，非玉田所知。“斜阳冉冉春无极”七字，微吟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清谭献《谭评词辨》）

◆：“斜阳”七字，绮丽中带悲壮，全首精神振起。（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托柳起兴，非咏柳也。“弄碧”一留，却出“隋堤”；“行色”一留，却出“故国”；“长亭路”应“隋堤上”，“年去岁来”应“拂水飘绵”；全为“京

华倦客”四字出力。第二段“旧踪”，往事，一留；“离席”今情，一留；于是以“梨花榆火催寒食”一句脱开。“愁一箭”至“数驿”三句逆提，然后以“望人在天北”合上“离席”作歇拍。第三段“渐别浦”至“岑寂”，乃证上“愁一箭”至“波暖”二句；盖有此“渐”，乃有此“愁”也。“愁”是逆提，“渐”是顺应；“春无极”正应上“催寒食”。“催寒食”是脱，“春无极”是复。“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是“离席”前事；“似梦里，泪暗滴”，仍用逆挽。周止庵谓复处无脱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仙山。词境至此，谓之不神不可也。（陈洵《海绡说词》）

◆托柳起兴，非咏柳也。“弄碧”一留，却出“隋堤”；“行色”一留，却出“故国”；“长亭路”复“隋堤上”，“年去岁来”复“曾见几番”，“柔条千尺”复“拂水飘绵”；全为“京华倦客”四字出力。第二段“旧踪”，往事，一留；“离席”今情，又一留。于是以“梨花榆火”一句脱开，“愁一箭”至“数驿”三句逆提，然后以“望人在天北”一句，复上“离席”作歇拍。第三段“渐别浦”至“岑寂”，证上“愁一箭”至“波暖”二句。盖有此“渐”，乃有此“愁”也。“愁”是倒提，“渐”是逆挽。“春无极”遥接“催寒食”，“催寒食”是脱，“春无极”是复。结则所谓“闲寻旧踪迹”也。“踪迹”虚提，“月榭”、“露桥”实证。（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第一片，紧就柳上说出别恨。起句，写足题面。“隋堤上”三句，写垂柳送行之态。“登临”一句陡接，唤醒上文，再接“谁识”一句，落到自身。“长亭路”三句，与前路回应，弥见年来漂泊之苦。第二片写送别时情景。“闲寻”承上“登临”。“又酒趁”三句，记目前之别筵。“愁一箭”四句，是别去之设想。“愁”字贯四句，所谓愁者即风快、舟快、途远、人远耳。第三片实写人。愈行愈远，愈远愈愁。别浦、津堠、斜阳冉冉，另开拓一绮丽悲壮之境界，振起全篇。“念月榭”两句，忽又折入前事，极吞吐之妙。“沉思”较“念”字尤深，伤心之极，遂迸出热泪。文

字如百川归海，一片苍茫。（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词当是重和元年春，自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出知真定府时，留别汴京故旧之作。隋堤、京华，明指汴京。据《樵隐笔录》，谱是宣和大晟乐府协律郎某所传，其为清真提举时所撰新腔无疑，而此协律郎某者，或亦清真昔日属僚也。真定今河北正定，在开封（汴京）北，故词云“望人在天北”。“人”谓作者自己，犹《花犯》“人正在空江烟浪里”之“人”，“望”乃设想送别者望行人也。周止庵谓此为客中送客之词，盖为此一语所惑耳。陈亦峰谓无处非淹留之苦，亦非；盖作者一生仕宦，此时最为清贵，惟恐不克淹留耳。考清真生平，元佑二年自太学正出教授庐州，是一别京华；政和二年自卫尉卿直龙图阁出知隆德府。是再别京华；至是复自待制出知真定府，是三别京华矣。故云：“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又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皆人送己，非己送人，论者昧于作者行实，故生眩惑耳。至如《皱水轩论筌》云云，盖据《贵耳集》无稽之谈，不足深论。

《东都事略》、《咸淳临安志》并言清真“知真定，改顺昌府”。按所谓“改”者，史书通例指命下旋改，未履任，然清真实已赴任。其《续秋兴赋》序云：“某既游河朔，三月而见秋。”真定府属河北西路，见《宋史•地理志》二，故云“游河朔”也。考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亦载清真以宋徽宗重和元年至宣和元年知真定，在任二年，继任者为盛章。或谓黄河以北之地古泛称河朔，清真曾知隆德府，亦所谓“游河朔”也。是不然，盖隆德、太原、平阳三府，于宋时属河东路，非河朔可知。据《兰陵王》“梨花榆火催寒食”句，则北行赴真定当在暮春，故抵任后“三月而见秋”，岁月亦相合。（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瑞鹤仙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馀红犹恋，孤城栏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扶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洞天自乐。

◎带郭：毗邻外城之处。

◎孤城返照红将敛，近市浮烟翠且重。（唐杜甫《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四迪》）

◎来时醉倒旗亭下，不省阿谁扶上马。（宋晏幾道《玉楼春》）

◆“流莺相劝”，目空海内人物，真醉人情事。末句周郎才尽。（《草堂诗馀正集》）

◆自斟自酌，独往独来，其庄漆园乎？其邵尧叟乎？其葛天、无怀氏乎？（《草堂诗馀隽》李攀龙语）

◆按此词美成或在出守顺昌后作乎？似有郁郁不得意而托于游、托于酒，以自排遣。醉中犹自绕阑而怨东风，所云洞天自乐，亦无聊之意也，细玩应自得其用意所在。（清黄苏《蓼园词选》）

◆只闲闲说起。又云：不“扶残醉”，不见“红药”之系情，“东风”之作恶。因而追溯昨日送客后，薄暮入城，因所携之妓倦游，访伴小憩，

复成酣饮。又云：换头三句，反透出一个“醒”字，“惊飙”句倒插“东风”，然后以“扶残醉”三字点睛。结构精奇，金针度尽。（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任流光过却”，紧接上文；“犹喜洞天自乐”，收拾中间。（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入手字峭拔。“任”字一转，他人不能。（《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此首追述昨日送客之作。起句，点送客之地。“客去”句言“客去”之状。“斜阳”三句，是送客后返城之所见。“凌波”三句，写过短亭时又有所遇，因解鞍重酌。换头，从酒醒说起，略去昨日薄暮醉时之事。“惊飙”三句，因风起而念落花，故扶醉往视。“叹西园”三句，极写东风之恶与花落之多。末两句，聊以自娱之意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玉照新志》云：“明清《挥麈馀话》记周美成《瑞鹤仙》事（按见《馀话》卷二）。近于故箧中得先人（按指其父王铚）所叙，特为详备，今具载之。美成以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自杭徙居睦州，梦中作长短句《瑞鹤仙》一阕，既觉犹能全记，了不详其所谓也。未几，青溪贼方腊起，逮其鸱张，方还杭州旧居，而道路兵戈已满，仅得脱死。始得入钱塘门，但见杭人仓皇奔避，如蜂屯蚁沸，视落日半在鼓角楼檐间；即词中所云‘斜阳映山落，敛馀红犹恋，孤城栏角’者，应矣。当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吴、越享安闲之乐，而狂寇啸聚，径自睦州直捣苏、杭，声言遂踞二浙，浙人传闻，内外响应，求死不暇。美成旧居既不可住，是日无处得食，饥甚。忽于稠人中有呼待制何往者，视之，乡人之侍儿，素所识者也，且曰：‘日昃未必食，能舍车过酒家乎？’美成

从之，惊遽间连引数杯，散去，腹枵顿解；乃词中所谓‘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之句验矣。饮罢觉微醉，便耳目惶惑，不敢少留，径出城北江涨桥诸寺，士女已盈，不能驻足。独一小寺经阁偶无人，遂宿其上；即词中所谓‘上马谁扶，醒眠朱阁’又应矣。既见两浙处处奔避，遂绝江居扬州，未及息肩，而传闻方贼已尽据二浙，将涉江之淮、泗。因自计方领南京鸿庆宫，有斋厅可居，乃挈家往焉；则词中所谓‘念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又恶’之语应矣。至鸿庆，未几，以疾卒；则‘任流光过了，归来洞天自乐’，又应于身后矣。美成生平好作乐府，将死之际，梦中得句，而字字俱应，卒章又应于身后，岂偶然哉。美成之守颍上，与仆相知，其至南京，又以此词见寄，尚不知此词之言，待其死，乃竟验如此。”

《西湖游览志馀》卷十二引此说略异：美成晚归钱塘，梦中得《瑞鹤仙》词一阕云云，未几，方腊乱，自桐庐入杭，时美成方宴客，仓皇出奔，趋于西湖坟庵。适际残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来，乃与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少焉分背抵庵，尚有馀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遭蹂践矣。后得请，提举洞霄宫而终老焉。

按王明清父铚字性之，两宋间汝阴人，所著《雪溪集》、《四六话》、《默记》、《续清夜录》、《补侍儿小名录》今尚存。清真于重和元年自真定徙知顺昌府（治今安徽阜阳），地在颍河旁，故称颍上。是时清真已六十三岁，王铚盖以晚辈相知也。陆游《老学庵笔记》云：“王性之记问该洽，尤长于国朝故事，莫不能记，对客指画诵说，动数百千言，退而质之，无一语谬。予自少至老，惟见一人。”其所推崇者如此。铚所记谓《瑞鹤仙》词作于睦州，复自南京以此词见寄，必当不误。则作词在宣和二年，寄词在次年卒前不久也。所谓梦中作及附

会于词谶之谈，古人多有之，固属无稽，然不得因此而并疑其它也。

此词当是暮年避地睦州时纪事之作，一如《唐宋词简释》所说。按方腊以宣和二年十一月起事于睦州青溪，词作于是岁春间，祸乱未生，故有“犹喜洞天之乐”之语。然其时花石纲扰民愈甚，已启祸乱，其后方腊终以是而聚众起义。词云：“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弦外之音，或刺民穷财尽而犹横征暴敛也。

又作者似极喜睦州，前《一寸金》“新定作”云：“回头谢冶叶倡条，便入渔钓乐。”此云：“任流光过却，犹嘉洞天之乐。”前词之作在建中靖国元年、四十六岁时，方在仕宦中，故思谢绝冶叶倡条而退隐；此词之作，时已六十五岁，已致仕奉祠，故有流光过却之叹，不必谢冶叶倡条，但洞天自乐可耳。余前以《一寸金》词亦属晚年客睦州作，非是。（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西平乐

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过天长道中。后四十馀年，辛丑正月二十六日，避贼复游故地，感叹岁月，偶成此词。

稚柳苏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觉春赊。駞褐寒侵，正怜初日，轻阴抵死须遮。叹事逐孤鸿尽去，身与塘蒲共晚，争知向此，征途迢递，伫立尘沙。追念朱颜翠发，曾到处、故地使人嗟。

道连三楚，天低四野，乔木依前，临路敧斜。重慕想、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左右琴书自乐，松菊相依，何况风流鬓未华。多谢故人，亲驰郑驿，时倒融尊，劝此淹留，共过芳时，翻令倦客思家。

◎入林看碚磊，春至定无赊。（梁简文帝《有所伤三首》。春赊：春日迟迟。）

◎駞褐：驼毛衣袄。

◎恨如春草多，事与孤鸿去。（唐杜牧《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吴霜点归鬓，身与塘蒲晚。（唐李贺《还自会稽歌》）

◎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为名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陶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宋书·陶潜传》）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同上）

◎郑当时者，字庄。……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史记·郑当时传》）

◎（孔融）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

◆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词多要两人名对使，亦不可学也。如《宴清都》云"庾信多愁，江淹恨极"，西平乐》云"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大酺》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过秦楼》云"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穉柳苏晴，故溪歇雨。（元陆韶《词旨·属对》）

◆细玩此阕，一种萧飒凄凉景象，想见作者内心之悲哀，结构亦不及前此诸作之谨严，所谓"深劲"之风格，骎不复有。年龄环境与作风之消长，从可知矣。（龙沐勋《清真词叙论》）

◆此词小序甚明白。辛丑乃宋徽宗宣和三年，清真六十六岁，上溯四十馀年"元丰初，予以布衣西上"，即元丰二年自杭州入都为太学生也，盖相去四十二载矣。据小序及词，知是卒之年正月二十六日重过天长为居停主人作，盖自扬州赴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途中也。旋卒于宫之斋厅，见《玉照新志》，则此词在集中为绝笔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四园竹

浮云护月，未放满朱扉。鼠摇暗壁，萤度破窗，偷入书帏。秋意浓，闲伫立、庭柯影里，好风襟袖先知。

夜何其，江南路绕重山，心知谩与前期。奈向灯前堕泪，肠断萧娘，旧日书辞犹在纸。雁信绝，清宵梦又稀。

◎透窗穿竹住还移，万类俱闲始见伊……后代儒生懒收拾，夜深飞过读书帷。（唐僧齐己《萤》）

◎微雨池塘见，好风襟袖知。（唐杜牧《秋思》）

◎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小雅·庭燎》）

◆景妙。清趣。跌入底里。（《草堂诗馀正集》）

◆“鼠摇”、“萤度”，于静夜怀人中见，有《东山》诗人之意。“犹在纸”一语惊人，是明明有“前期”矣，读结语则仍是“漫与”。此等处皆千回百折出之，尤佳在拙朴。（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四园竹》云：“江南路绕重山，心知谩与前期。”当是将返江南之作。《伤情怨》云：“江南人去路渺。”《点绛唇》云：“柳汀烟浦，看尽江南路。”又云：“苦恨斜阳，冉冉催人去。”《玉楼春》云：“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怅王孙行未已，天涯回首一销魂，二十四桥歌舞地。”则去江南之作也。而仕宦四十年间，往来非一，时则不可考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伤情怨

枝头风势渐小，看暮鸦飞了。又是黄昏，闭门收返照。

江南人去路渺，信未通、愁已先到。怕见孤灯，霜寒催睡早。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来早闭门。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唐杜甫《返照》）

◆警绝。（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二）

◆“又”字妙，“收”字妙。（清陈廷焯《云韶集》）

关河令

秋阴时晴渐向暝，变一庭凄冷。伫听寒声，云深无雁影。

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淡永。（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下阕）进一层说，愈劲直，愈缠绵。（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二）

◆“云深无雁影”，五字千古。不必说借酒销愁，偏说“酒已都醒”，笔力劲直，情味愈见。（清陈廷焯《云韶集》）

◆由“更深”而追想过去之暝色，预计未尽之长夜，但神味拙厚，总是笔有馀力。（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写旅况凄清。上片是日间凄清，下片是夜间凄清。日间由阴而暝而冷，夜间由入夜而更深而夜永。写景抒情，层层深刻，句句精绝。小词能拙重如此，诚不多见。上片末两句，先写寒声入耳，后写仰视雁影。因闻声，故欲视影，但云深无雁影，是雁在云外也。天气之阴沈、寒云之浓重，并可知已。下片，“人去”补述，但有孤灯相映，其境可知。末两句，一收一放，哀不可抑。搏兔用全力，观此愈信。（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伪托于清真者多出庸手所为，一望而知。此词研炼瘦劲，淡永拙厚，虽不载陈本，定非伪作。宋人有通首押韵之法，即无须押处亦用韵，若贺方回之《水调歌头》“南国本潇洒”、《六州歌头》之“少年侠

气”是也，清真此词亦然。“声”、“醒”亦韵，与上去通协，“晴”字似是句中韵。此法已开北曲之先声。（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点绛唇

征骑初停，酒行莫放离歌举。柳汀烟浦，看尽江南路。

苦恨斜阳，冉冉催人去。空回顾，淡烟横素，不见扬鞭处。

◆情景兼胜，笔力高绝，较柳耆卿“今宵酒醒何处”，更高一着。（清陈廷焯《云韶集》）

◆送别似不经意，然小词能臻重大之境。结意厚。（《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玉楼春

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帘烘楼迥月宜人，酒暖香融春有味。

萋萋芳草迷千里，惆怅王孙行未已。天涯回首一消魂，二十四桥歌舞地。

◎司马相如客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于壁间见之，相如以琴心挑之，为《琴歌》二章。（《乐府诗集》卷六十引《琴集》）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汉刘安《招隐士》）

蓦山溪

湖平春水，菱荇萦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轻根、游鱼惊避。晚来潮上，迤逦没沙痕，山四倚，云渐起，鸟度屏风里。

周郎逸兴，黄帽侵云水。落日媚沧洲，泛一棹、夷犹未已。玉箫金管，不共美人游，因个甚，烟雾底，独爱莼羹美。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唐王维《阙题二首》）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唐李白《清溪行》）

◎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着黄帽，因号黄头郎。（《汉书·邓通传》“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颜师古注）

◎万里风波一叶舟，忆归初罢更夷犹。（唐李商隐《无题》。夷犹，犹豫。）

◎木兰之枻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唐李白《江上吟》）

◎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

◆此泛湖之作，沧洲、莼羹，寓薄宦思归之意。按佚诗有《次韵周朝宗六月十日泛湖五首》、《二月十四日至越州置酒泛湖欲往诸刹风作不能前》一首，未知是否同时之作。《泛湖五首》之二，有“眷言江海期，百年行欲半”之语，亦寓思归隐之意；百年将半，则当崇宁二三年间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渡江云

晴岚低楚甸，暖回雁翼，阵势起平沙。骤惊春在眼，借问何时，委曲到山家。涂香晕色，盛粉饰、争作妍华。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

堪嗟，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

◎槐香欲覆井，杨柳正藏鸦。（南朝梁简文帝《金乐歌》）

◎晋明帝年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夙慧》）

◎视路要隙置官马，水驿有舟。（《新唐书·百官志·兵部》）

◎满园芳草年年恨，剔尽灯花夜夜心。（唐唐彦谦《无题》）

◆周清真《渡江云》首云：“晴岚低楚甸，暖回雁翼，阵势起平沙。”继云：“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今以景物而观，暖初回雁，柳渐藏鸦，则仲春候也。后乃云：“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则又似夏秋之际，容语病乎？谓若少更句中云：“今宵正对江心月，忆年时水宿蒹葭。”庶几映带过无碍也。（明陈霆《渚山堂词

话》）

◆想是由待制出守时，水程舣舟时作也。“雁起平沙”，是舟中所见。“借问”句，是因目中而想到家中之春耳。“涂香”句至“藏鸦”，是心中摹想春到家园光景如此。次阕起处，写身在舟中，心怀魏阙之意。“宴阑”句，是写被黜之故。“今朝”二句，点明其时其地。收处含蓄不露。（清黄苏《蓼园词选》）

◆写秋去春来，意亦犹人，而笔法自别。雅韵欲流，视《花间》、秦、柳如皂隶矣。笔力劲绝，是美成独步处，所谓“清真”。结句情真语切。（清陈廷焯《云韶集》）

◆词中四声句最为着眼，如《扫花游》之起句，《渡江云》之第二句，《解连环》、《暗香》之收句是也。（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暖回”二句，“人归落雁后”也，“骤惊春在眼”，“偏惊物候新”也，皆从前人诗句化出，又皆宦途之感，于是不禁有羡于“山家”矣。“何时”妙，“委曲”又妙。下四句极写春色，乃极写“山家”。换头“堪嗟”二字突出，甚奇，东西又奇，“指长安”又奇。如此则还山无日矣。春到而人不到，谓之何哉！此行当是由荆南入都，“风翻”、“潮溅”，视“山家”安稳如何？“水驿”、“蒹葭”，视“山家”偃息如何？“处”字如“此心安处”之“处”，是全篇结穴。（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遗事》云：“先生少年曾客荆州。……《渡江云》词云‘晴岚低楚甸’，……此时作也。其时当在教授庐州之后，知溧水之前。”

《陈谱》云：“《渡江云》‘晴岚低楚甸’，为政和六年自明州还京之作。《一统志》：‘鄞江在鄞县东北二里，即甬江也。奉化江自南来，慈溪江自西来，俱至县东三港口，合流而入镇海界为大浃江，东入

海。’此词为召为秘监明州解组时作，故曰‘清江东注，画舸西流’。家住杭州，为归途所经，故曰‘问何时委曲到山家’。据‘暖回雁翼’及‘今宵正对初弦月’，则去明州为二月上旬。”

按两说为时相去甚远，一为少年作，一为暮年作，皆非也。《陈谱》以江流附会成说，于“楚甸”已不可通；《遗事》谓客荆州时作，于词中伤行役之旨，亦难自圆也。考集中如《齐天乐》、《绮寮怨》、《六幺令》及此，皆南北往来过荆南所作，海绡翁谓“此行当是由荆南入都”是也，岁月则不可考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绮寮怨

上马人扶残醉，晓风吹未醒。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见津亭。当时曾题败壁，蛛丝罩、澹墨苔晕青。念去来、岁月如流，徘徊久、叹息愁思盈。

去去倦寻路程，江陵旧事，何曾再问杨琼。旧曲凄清，敛愁黛、与谁听。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关情。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

◎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别盈。（南朝江淹《别赋》）

◎江陵旧事：指约宋哲宗元佑五年至七年客荆州事。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我在江陵少年日，知有杨琼初唤出，腰身瘦小歌圆紧，依约年应十六七。去年十月过苏州，琼来拜问郎不识。青衫玉貌何处去，安得红旗遮头白！我语杨琼琼莫语，汝虽笑我我笑汝，汝今无复小腰身，不似江陵时好女。杨琼为我歌送酒，尔忆江陵县中否？江陵王令骨为灰，车来嫁作尚书妇，卢戡及第严涧在，其馀死者十八九。我今贺尔亦自多，尔得老成余白首。（唐元稹《和乐天示杨琼》。自注："杨琼本名播，少为江陵酒妓，去年姑苏过琼叙旧，及今见乐天此篇，因走笔追书此曲。）

◆周清真《绮寮怨》第三、四句："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杨里、乍见津亭。"元人王竹涧则云："疏帘下茶鼎孤烟，断桥外梅豆千林。"纯用对偶语，不成《绮寮怨》矣。此不明句调之失。鄙人尝论词有单行、

有俪体，学者不可不考。至陈西麓和作，失去“清”字一韵，尤为疏忽。（清陈锐《褒碧斋词话》）

◆此重过荆南途中作。杨琼，江陵歌者，见白香山诗。徘徊、叹息，盖有在矣。念我、关情，已是黯然销魂，正不见此故人，故闻歌落泪也。所谓何曾再问，正急于欲问也。旧曲、谁听、念我、关情，问之不已，特不知故人在否耳。拙重之至，弥见沈浑。（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夏承焘先生《唐宋词字声之演变》：作“平去平”者，如《绮寮怨》一首中六句如此：“晓风吹未醒”、“澹墨苔晕青”、“叹息愁思盈”、“去去倦寻路程”、“何须渭城”、“歌声未尽处先泪零”（按指句末三字）。去声最为拗怒，取介乎两平之间，有击撞戛捺之妙；今虽词乐失传，但依字声读之，犹含异响。（《唐宋词论丛》）

六幺令重九

快风收雨，亭馆清残燠。池光静横秋影，岸柳如新沐。闻道宜城酒美，昨日新醅熟。轻镳相逐，冲泥策马，来折东篱半开菊。

华堂花艳对列，一一惊郎目。歌韵巧共泉声，间杂琮琤玉。惆怅周郎已老，莫唱当时曲。幽欢难卜，明年谁健，更把茱萸再三嘱。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

◎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南朝梁《清商曲·襄阳乐》）

◎竹影金琐碎，泉声玉琮琤。（唐韩愈、孟郊《城南联句》）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周郎自用家典。两“郎”字，不伤复，可资玩索。（《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此词当是晚年重过荆南之作。池光横影，岸柳如沐，似指白龙池、大堤柳，其地已见《玉楼春》“大堤花艳惊郎目”阕笺。宜城与襄阳近在咫尺，故昨日酒熟，今日得饮也。《玉楼春》留别荆南云：“休将宝瑟写幽怀，坐上有人能顾曲。”其时方在壮年。至赋《绮寮怨》，曰“江陵旧事”，曰“旧曲凄清”，则哀乐中年矣。今则“惆怅周郎已老”，无复曩日情怀，宜其“莫唱当时曲”，惟付嘱茱萸，聊祝遐龄云尔。（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夜游宫

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古屋寒窗底，听几片、井桐飞坠。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

◆此亦是层迭加倍写法，本只“不恋单衾”一句耳，加上前阕，方觉精力弥满。（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陈谱》云：“集中令慢，固儿女情多，然楚雨含情，意别有托，亦复不少。如《浣溪沙》之‘不为萧娘旧约寒，何因容易别长安’；《夜游宫》之‘为萧娘，书一纸’；其中所指，断非所欢，惜文集久佚，无术探索。”（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夜游宫

客去车尘未敛，古帘暗、雨苔千点。月皎风清在处见，奈今宵，照初弦，吹一箭。

池曲河声转，念归计、眼迷魂乱。明日前村更荒远，且开尊，任红鳞，生酒面。

◎南宫古帘暗，湿景传签筹。（唐李贺《崇义里滞雨》）

◆“月照”“风吹”可见两承之妙。（《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木兰花

郊原雨过金英秀，风拂霜威寒入袖。感君一曲断肠歌，劝我十分和泪酒。

古道尘清榆柳瘦，系马邮亭人散后。今宵灯尽酒醒时，可惜朱颜成皓首。

◎菊花偏可憙，碧叶媚金英。（南朝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

◎请君断肠歌，送我和泪酒。（唐白居易《晓别》）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柳永《雨霖铃》）

点绛唇

孤馆迢迢，暮天草露沾衣润。夜来秋近，月晕通风信。

今日原头，黄叶飞成阵。知人闷，故来相趁，共结临歧恨。

◎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三国魏王粲《从军诗五首》）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皆知之。（宋苏洵《辨奸论》）

◎不作临歧恨，唯听举最先。（唐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诉衷情

堤前亭午未融霜，风紧雁无行。重寻旧日歧路，茸帽北游装。

期信杳，别离长，远情伤。风翻酒幔，寒凝茶烟，又是何乡。

◎亭午：中午。

◎云晴鸥更舞，风逆雁无行。（唐杜甫《冬晚送长孙渐舍人归州》）

浣溪沙

贪向津亭拥去车，不辞泥雨溅罗襦，泪多脂粉了无馀。

酒酽未须令客醉，路长终是少人扶，早教幽梦到华胥。

◎黄帝昼寐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既寤，悟然自得，天下大治。（《列子·黄帝篇》）

◆此词上片所叙，当是解职州郡，行时官妓送别情景，下片设想于登程以后。按宋时官妓送迎官长故事，多见于北宋人词，惟此类应歌代言之作，每不标题，后人不知，见其哀艳缠绵，遂以为真个作者自道也。东坡于此等词常加标题，千载以后，庶堪解惑。如《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述古”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拨尽琵琶索。枕泪梦魂中，觉来眉晕重。”又《菩萨蛮》“西湖送述古”云：“佳人千点泪，洒向长河水。”又《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云：“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又《南乡子》“送述古”云：“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后三首但云送，其实亦代送，非髯苏之效颦者也。陈襄字述古，当时以攻王安石，出知杭州。四词苟无标题，读者将以为作者与所欢肠断分袂之言矣。只此一端，可概其馀。大抵当时官妓须有一副急泪，送行时例作掩抑啼妆之状，故东坡《木兰花令》“次马中玉韵”又云：“故将别语恼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可谓一语道破矣，此又读宋词者不可不知。

味此词下片，似是晚年之作。身已衰老，故叹道路无人扶持，一也。前自溧水还京，赋《浣溪沙》（日薄云飞官路平）结拍云：“早收

灯火梦倾城。”盖时年犹壮盛，未捐绮思。此则曰：“早教幽梦到华胥。”老年不堪烦剧，但愿任所如华胥之国，冀能无为而治耳，二也。按清真数绾州麾，并在晚年：政和四年自隆德府徙知明州，时五十九岁；明州解组时六十岁；重和元年知真定府，时六十三岁；其后又改知顺昌府，徙处州。惟未知此词作于何时。（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定风波

莫倚能歌敛黛眉，此歌能有几人知。他日相逢花月底，重理，好声须记得来时。

苦恨城头传漏水，催起，无情岂解惜分飞。休诉金尊推玉臂，从醉，明朝有酒遣谁持。

◎无情岂解关魂梦，莫信庄周说是非。（唐徐夤《蝴蝶二首》）

◎休诉：不要推辞不饮。

◎且恋残阳留绮席，莫推红袖诉金卮。腾腾战鼓正多事，须信明朝难重持。（五代韦庄《对梨花赠皇甫秀才》）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南朝沈约《别范安成》）

蝶恋花

月皎惊乌栖不定，更漏将残，轣辘牵金井。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

执手霜风吹鬓影，去意徊徨，别语愁难听。楼上栏干横斗柄，露寒人远鸡相应。

◎轣辘：即辘轳。

◎一声两声人渐起，金井辘轳闻汲水。（欧阳修《鹎鵊词》）

◎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唐李贺《咏怀二首》）

◎斗柄：北斗七星，四星象斗，三星象柄，故曰斗柄，又称斗杓。

◎咿喔晨鸡鸣，阑干斗柄垂。（唐刘禹锡《和河南裴尹宿斋太平寺》）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然至“枕痕一线红生玉”，又“唤起两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绵冷”，其形容睡起之妙，真能动人。（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唤起”句，形容睡起之妙。（《草堂诗馀正集》沈际飞云）

◆夜色晨光将断将续之际，写得黯然欲绝。（清卓人月《古今词统》引徐士俊评）

◆“泪花落枕红绵冷”，……苦语也。（《词学集成》引张祖望评）

◆按首一阕言未行前闻乌惊漏残，辘轳响而惊醒落泪。次阕言别时情况凄楚，玉人远而鸡相应，更觉凄婉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首写送别，景真情真。“月皎”句点明夜深。“更漏”两句，点明将晓。天将晓即须赶路，故不得不唤人起，但被唤之人，猛惊将别，故先眸清，而继之以泪落，落泪而至于湿透红绵，则悲伤更甚矣。以次写睡起之情，最为传神。“执手”句，为门外送别时之情景，“风吹鬓影”，写实极生动。“去意”二句，写难分之情亦缠绵。“楼上”两句，则为人去后之景象。斗斜露寒，鸡声四起，而人则去远矣。此作将别前、方别及别后都写得沈着之至。（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秀语。（《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早梅芳

花竹深，房栊好，夜阒无人到。隔窗寒雨，向壁孤灯弄馀照。泪多罗袖重，意密莺声小。正魂惊梦怯，门外已知晓。

去难留，话未了，早促登长道。风披宿雾，露洗初阳射林表。乱愁迷远览，苦语萦怀抱。谩回头，更堪归路杳。

◎窥其户，阒其无人。（《周易·丰卦》）

◎空帐临窗掩，孤灯向壁燃。（南朝江总《和张记室源伤往诗》）

◆晓得“袖”因“泪”重，“声”因“意”小，老于个中人。“乱愁”二句，离愁纷来，方寸为乱。（《草堂诗馀正集》）

◆前阕由“晓”字写入，渐引到别字，是未别以前也。次阕从别时写起，说到别以后，是去路也。词意绵密细腻，无一剩字。（清黄苏《蓼园词选》）

◆制作甚密，起伏也大。（《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早梅芳

缭墙深，丛竹绕，宴席临清沼。微呈纤履，故隐烘帘自嬉笑。粉香妆晕薄，带紧腰围小。看鸿惊凤翥，满坐叹轻妙。

酒醒时，会散了，回首城南道。河阴高转，露脚斜飞夜将晓。异乡淹岁月，醉眼迷登眺。路迢迢，恨满千里草。

◎鸾翔凤翥，鸿惊鹤奋。（晋陆机《浮云赋》）

◎河阴：谓银河之阴影。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唐李贺《李凭箜篌引》）

芳草渡

昨夜里，又再宿桃源，醉邀仙侣。听碧窗风快，珠帘半卷疏雨，多少离恨苦。方留连啼诉，凤帐晓，又是匆匆，独自归去。

愁覩，满怀泪粉，瘦马冲泥寻去路。谩回首、烟迷望眼，依稀见朱户。似痴似醉，暗恼我、凭栏情绪。澹暮色，看尽栖鸦乱舞。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后唐庄宗《忆仙姿》）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唐勃《滕王阁》）

◎回塘澹暮色，日没众星嘒。（唐杜甫《宿凿石浦》）

感皇恩

露柳好风标，娇莺能语，独占春光最多处。浅颦轻笑，未肯等闲分付。为谁心子里，长长苦。

洞房见说，云深无路，凭仗青鸾道情素。酒空歌断，又被涛江催去。怎奈向、言不尽，愁无数。

◎风标：犹言风采。

◎黄蘖向春生，苦心日日长。（晋《子夜四时歌·春歌》）

◎七月七日，忽有青鸟飞集殿前，东方朔曰："此西王母欲来。"有顷，王母至。（《汉武故事》。青鸾：即青鸟，能传消息。）

虞美人

灯前欲去仍留恋，肠断朱扉远。未须红雨洗香颢，待得蔷薇花谢便归来。

舞腰歌板闲时按，一任旁人看。金炉应见旧残煤，莫使恩情容易似寒灰。

◎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唐杜牧《留赠》）

◎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唐李贺《酬答二首》）

◎玉阶行路生细草，金炉香灭变成灰。（南朝吴均《行路难》）

虞美人

疏篱曲径田家小，云树开清晓。天寒山色有无中，野外一声钟起送孤篷。

添衣策马寻亭堠，愁抱惟宜酒。菰蒲睡鸭占陂塘，纵被行人惊散又成双。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唐王维《汉江临泛》）

虞美人

玉觞才掩朱弦悄，弹指壶天晓。回头犹认倚墙花，只向小桥南畔便天涯。

银蟾依旧当窗满，顾影魂先断。凄风犹飐半残灯，拟倩今宵归梦到云屏。

◎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唯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后汉书·费长房传》）

大酺

对宿烟收，春禽静，飞雨时鸣高屋。墙头青玉旆，洗铅霜都尽，嫩梢相触。润逼琴丝，寒侵枕障，虫网吹黏帘竹。邮亭无人处，听檐声不断，困眠初熟。柰愁极顿惊，梦轻难记，自怜幽独。

行人归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车毂。怎奈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等闲时、易伤心目。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况萧索、青芜国。红糁铺地，门外荆桃如菽，夜游共谁秉烛。

◎尘息长道白，林清宿烟收。（唐刘禹锡《登陕州城北楼却寄京都亲友》）

◎天且雨，蝼蚁徙，丘蚓出，琴瑟缓，固疾发，此物为天所动之验也。（汉王充《论衡·变动篇》）

◎（怎奈向）宋人语，向作一向二字解，今语向来也。（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兰成：庾信小字。

◎卫玠从豫章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

◎融既博览典雅，精核数术，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平阳坞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踰年，暂闻甚悲。（马融《长笛赋》序。平阳客指马融。）

◎《玉树》歌阑海云黑，花庭忽作青芜国。（唐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

◎始见洛阳春，桃枝缀红糁。（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

◆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贺《六州歌头》、《望湘人》、《吴音子》诸曲，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汉以后皆有，造语险易，则无定法。今必以“斜阳芳草”、“淡烟细雨”，绳墨后来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书者，尤好耆卿。（宋王灼《碧鸡漫志》）

◆词中用事，使人姓名，须委曲，得不用出最好。清真词多要两人名对使，亦不可学也。如《宴清都》云“庾信愁多，江淹恨极”，《西平乐》云“东陵晦迹，彭泽归来”，《大酺》云“兰成憔悴，卫玠清羸”，《过秦楼》云“才减江淹，情伤荀倩”之类是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自怜幽独”，又“共谁秉烛”，如常山蛇势，首尾自相击应。（《草堂诗馀隽》李攀龙评）

◆通首俱写雨中情景。（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马融好音律，而为督邮，无留事，独卧郿县平阳坞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为气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师逾年，闻声甚悲。观“平阳客”句，用马融去京事，知为由待制出知顺昌后作。写得凄清落寞，令人恻恻。（清黄苏《蓼园词选》）

◆“墙头”三句，辟灌皆有赋心，前周后吴，所以为大家也。“行人”二句，亦新亭之泪。“况萧索”下，一句一折，一步一态，然周昉美人，非时世妆也。（清谭献《谭评词辨》）

◆周美成云：“流潦妨车毂”；又云：“衣润费炉烟”。辛幼安云：“不知筋骨衰多少，衹觉新来懒上楼。”填词者试于此消息之。（清谭献《复堂词》自序）

◆“流潦妨车毂”句，托想奇拙，清真最善用之。（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清真词《大酺》云：“墙头青玉旆。”玉字以入代平。下文云：“邮亭无人处。”句法皆四平一仄。梦窗此句第四字亦用入声，守律之严如此。（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自“宿烟收”至“相触”六句，屋外景。“润逼”至“帘竹”三句，屋内景。“困眠初熟”四字逆出，“听檐声不断”是未眠熟时情景，“邮亭”上九句是惊觉后情事。困眠则听，惊觉则愁，“邮亭”一句作中间停顿，“愁极”二句作两边照应。曰“烟收”，曰“禽静”，则不特“无人”。虫网吹黏，铅霜洗尽，静中始见，总趋归“幽独”二字。“行人归意速”陡接，“最先念流潦妨车毂”倒提；复以“怎奈向”三字钩转，将上阕所有情事总纳入“伤心目”三字中。“未怪平阳客”垫起，“况萧索青芜国”跌落“共谁秉烛”与“自怜幽独”。顾盼含情，精光离合，乍阴乍阳，美成信天人也。（陈洵《海绡说词》）

◆玩一对，已是惊觉后神理。“困眠初熟”，却又拗转，而以“邮亭”五字作中间停顿，前后周旋。换头五字陡接，“流潦”八字复绕后一步出力。然后以“怎奈向”三字钩转，将前阕所有情景，尽收入“伤心

目”中。“平阳客”二句脱开作垫，跌落下六字。“红糁”二句，复加一层渲染，托出结句与“自怜幽独”。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美成信天人也。（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因春雨而有感。起三句，点春雨。“墙头”三句，写屋外景；“润逼”三句，写屋内景，皆于静中会得。“邮亭”三句，写听雨入梦；“奈愁极”三句，写雨惊梦醒，皆足见雨声之繁，与独处之愁。换头，抒思归之情。“怎奈向”三句一转，言归去不得，触景伤感。“伤心目”三字，是全篇主脑，与《瑞龙吟》之“伤离意绪”相同。“未怪”二句，言伤极而泪落。“况萧索”三句，重述雨景。“夜游”句与“自怜幽独”相应，馀情凄绝。（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王灼谓清真词中有《离骚》，并举此词及《兰陵王》为例，极堪玩味。马季长自负博学知音，而出京踰年，自伤仕途坎坷，故闻笛兴悲。清真亦自负如季长，而暮年数绾州麾，屡别京华，所遇复与季长之作督邮略同，故对雨伤怀也。此词当是离京赴任，途中遇雨作。考其仕历，或在政和二年，以直龙图阁出知隆德府时；或在政和七年，自徽猷阁待制出知真定府时，未可知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六丑蔷薇谢后作

正单衣试酒，恨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为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蒙笼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向人攲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试酒：品尝新酒。

◎若是有情争不哭，夜来风雨葬西施。（唐韩偓《哭花》）

◎遗钿堕舄，瑟瑟玑琲，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新唐书·杨贵妃传》。词用其事以喻落花。）

◎横枝斜绾袖，嫩叶下牵裾。（南朝梁元帝《看摘蔷薇》。盖蔷薇多刺，易钩牵衣裾。）

◆唐小说记红叶事凡四……本朝词人罕用此事，惟周清真乐府两用之。《扫花游》云：“随流去，想一叶怨题，今到何处？”《六丑》咏落花云：“飘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上有相思字，何由见得。”脱胎换骨之妙极矣。（宋庞元英《谈薮》）

◆真爱花者，一花将萼，移枕携幞卧其下，以观花之由微至盛至落，至于萎地而后已，善哉。又云：“漂流”一段，节起新枝，枝发奇萼，长调不可得矣。（《草堂诗馀正集》引沈际飞语）

◆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以下乃鹏羽自逝。又云：不说人惜花，却说花恋人；不从无花惜春，却从有花惜春；不惜已簪之残英，偏惜欲去之断红。（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窥其旨。……《六丑》蔷薇谢后作云：“为问家何在。”上文有“怅客里光阴虚掷”之句，此处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是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大抵美成词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寻得其旨，不难迎刃而解，否则病其繁碎重复，何足以知清真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沈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结笔愈高。又云：美成词大半皆以纡徐曲折制胜，妙于纡徐曲折中，有笔力，有品骨，故能独步千古。（清陈廷焯《云韶集》）

◆“愿春”二句，逆入平出，亦平入逆出。“为问”三句，搏兔用全力。“静绕”三句，处处断，处处连。“残英”句，即“愿春暂留”也。“飘流”句，即“春归如过翼”也。末二句逆挽，片玉所独。（清谭献《谭评词辨》）

◆自叹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借花起兴。以下是花、是自己，比兴无端，指与物化，奇情四溢，不可方物，人巧极而天工生矣。结处意致尤缠绵无已，耐人寻绎。（清黄苏《蓼园词选》）

◆清真《六丑》一词，精深华妙，后来作者，罕能继踪。（清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一气贯注，转折处如天马行空。所用虚字，无一不与文情相合。（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引夏敬观云）

◆蔷薇谢后，言春去也，故直从惜春起。“留”字、“去”字，将大意揭出。“为问家何在”，犹言春归何处也。“夜来”以下，从蔷薇谢后点出。结则言蜂蝶但解惜花，未解惜春也；惜花小，惜春大。“东园”二句，谢后又换一境。“成叹息”三字用重笔，盖不止惜花矣。“长条”三句，花亦“愿春暂留”。“残英”七字，“留”字结束。“终不似”至“欹侧”，“去”字结束。“漂流”七字，“愿”字转身；“断红”逆挽“留”字；“何由见得”逆挽“去”字。言外有无限意思，读之但觉回肠荡气，复何处寻其源耶？（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蔷薇谢后作”，精深华妙，后难为继。起句，点天时人事。次句，言久客之感。“愿春”三句，言花落春去，留之不住。上言光阴虚掷，已是怅惘；此言留春不住，怅惘更甚。又“春归如过翼”，已见春之速，再足“一去无迹”一句，更见花尽春尽矣。周止庵谓此十三字“千回百折，千锤百炼”，信不诬也。“为问”五字，一“问”字振起全篇，意亦双关。“夜来”两句，承上作答，风雨葬倾国，是无家也。“钗钿”三句，言落花狼藉之状。“多情”一句问，又作顿挫，蜂蝶叩窗槅寻香，即追惜者。换头，承上落花。花已落尽，无人赏，故曰“岑寂”。“朦胧”句，以绿叶为衬。“静绕”句，可见徘徊之久，与惜花之深。“成叹息”，束上起下，亦顿挫处。此下三事，皆可叹息之事也。“长条”三句，言长条恋人。“残英”三句，言残英无神。末三句，言断红难见。“何由见得”一问，尤见情致缠绵，依依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宋周密《浩然斋雅谈》谓宣和中清真因赋《少年游》词而得官，自此通显。“既而朝廷赐酺，师师又歌《大酺》、《六丑》二解。上顾教坊使袁祹问，祹曰：‘此起居舍人新知潞州周邦彦作也。’问《六丑》

之义，莫能对。急召邦彦问之，对曰：‘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事诚无稽，盖宣和中清真已卒矣，遑论其它。故郑文焯《清真词校后录要》非之曰：“按《宋史·文苑传》，言邦彦仕至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府，徙处州，卒，未尝称其知潞州。玉田宋张炎《词源》云：‘崇宁立大晟府，命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八十四调之声稍传。美成复增慢曲引近，或为三犯四犯之曲，依月律进之，其曲遂繁。’是其《六丑》犯六调之曲，当在提举大晟府时所制。”

按草窗固非，郑氏亦不必然。唐之潞州，宋升为隆德府，金、元复称潞州；清真以政和二年出知隆德府，故云知潞州耳，此其一。又犯曲颇多，作者不一，其以犯名者，若柳耆卿之《尾犯》、《小镇西犯》，姜白石之《凄凉犯》，固与大晟无涉；即清真之《花犯》、《侧犯》、《倒犯》、《玲珑四犯》，亦不待提举大晟然后制也，此其二。《碧鸡漫志》云：“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亦犹柳永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避暑录话》）耳。

黄蓼园谓此词盖“自叹年老远宦，意境落寞”，庶几近是。然词中未见老年怀抱，飘零之感则满纸尽是，当与《满庭芳》之“年年如社燕”同看可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水龙吟梨花

素肌应怯余寒，艳阳占立青芜地。樊川照日，灵关遮路，残红敛避。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亚帘栊半湿，一枝在手，偏勾引，黄昏泪。

别有风前月底，布繁英、满园歌吹。朱铅退尽，潘妃却酒，昭君乍起。雪浪翻空，粉裳缟夜，不成春意。恨玉容不见，琼英谩好，与何人比。

◎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承之，名含消梨。（《艺文类聚》八十六引《三秦记》）

◎味出灵关之阴，旨珍玉津之茎，岂徒真定归美，大谷惭兹。（南朝谢朓《谢隋王赐紫梨启》）

◎寂寞游人寒食后，夜来风雨送梨花。（唐温庭筠《鄠杜郊居》）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文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何事长门闭，珠帘只自垂。月移深殿早，春向后宫迟。蕙草生闲地，梨花发旧枝。芳菲自恩幸，看却被风吹。（唐刘长卿《长门怨》）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从白居易《长恨歌》）

◎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

宜春北院。（《新唐书·礼乐志》）

◎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又于苑中立市肆……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南史·齐废帝东昏侯纪》）

◆如咏物须时时提调，觉不分晓，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如清真咏梨花《水龙吟》第三第四句，用樊川、灵关事，又深闭门及一枝带雨事。觉后段太宽，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说花之白，则凡是白花皆可用，如何见得是梨花？又云：咏物最忌说出题字，如清真梨花及柳，何曾说出一个梨、柳字？梅川不免犯此戒，如《月上海棠》咏月，出两个“月”字，便觉浅露。周草窗诸人多有此病，宜戒之。（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周美成咏梨花云：“传火楼台，妒花风雨，长门深闭。亚帘栊半湿，一枝在手，偏勾引，黄昏泪。”用“深闭门”及“一枝春带雨”意，圆转工切。（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但写梨花冷淡性情，曰“占尽青芜”，曰“长门深闭”，曰“引黄昏泪”，曰“不成春意”，为梨花写神矣，却移不到桃李梅杏上。（清黄苏《蓼园词选》）

◆咏物之词，多有寄托。起句至“残红敛避”，《离骚》初服之意；“传火楼台”至“黄昏泪”，则蛾眉见妒也；“别有”至“不成春意”，则孤芳自赏也；结三句，伤珷玞之乱玉也。《楼序》谓其“学道退然”，“坐视捷径，不一趋焉”；黄蓼园谓此词“但写梨花冷淡性情”，即安于冷淡，寓己退然不求捷径之意。

清真集中咏物词，每因当地草木而发，故咏梅则在溧水，咏柳多以汴堤。真定以梨着，《艺文类聚》八十六引魏文帝诏曰：“真定郡梨，甘若蜜，脆若凌，可以解烦饴。”又引何晏《九州岛论》云：“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内好稻，真定好梨。”而谢朓谢启，亦有“岂徒真定归美”之语。则此词之作，或在知真定时乎？（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解连环

怨怀无托，嗟情人断绝，信音辽邈。信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想移根换叶，尽是旧时，手种红药。

汀洲渐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漫记得、当日音书，把闲语闲言，待总烧却。水驿春回，望寄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

◎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以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锥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战国策·齐策》）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予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欢，予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枝。"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一纪矣。……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因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唐白居易《燕子楼三首·并序》）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北朝陆凯《赠范晔诗》）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

（宋张炎《词源》）

◆形容闺妇哀情，有无限怀古伤今处，至末尤见词语壮丽，体度艳冶。（《草堂诗馀隽》李攀龙评）

◆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许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词者也。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南宋人词如姜白石云：“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庶几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诚如清真等句，唯有学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学也，讵必颦眉搔首，作态几许，然后出之，乃为可学耶？（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承示柳词“舍”字非协。至云起三句句句用均，易致转折怪异之音。按清真《解连环》起调，碻直连三句为均，梦窗赋此解，犹墨守惟谨。盖两宋大家，如柳、周、姜、史词，往往句中夹协，似均非均，于句投尤多见之。屯田是句似亦偶合，不须深究谱例。（（郑文焯《与朱彊村书》）

◆全是空际盘旋，“无托”冒起，“泪落”钩勒。中间“红药”一情，“杜若”一情，“梅萼”一情，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梦窗“思和云结”，从此脱胎。又云：味“纵妙手能解连环”句，当有事实在，疑亦谓李师师也。今既“信音辽邈”，昔之“闲语闲言”，又不足凭，篇中设景设情，纯是空中结想。此固语之极幻者。（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托为闺怨之词，起句“怨怀无托”，已摄全篇。“嗟情人”两句，承上，言人去信杳。“纵妙手”两句，言人不在，无与为欢。“纵”字

与“似”字呼应。“燕子”两句，言独处之凄凉。“想移根”两句，因见红药换叶，又忆及人去之久。换头推开，从远处说起。“人在天角”与“情人断绝”相应。“漫记得”句一开，“把闲语”句一合。烧却音书，盖怨之深也。“水驿”两句，仍望寄梅以慰相思。末句，更述其思极落泪，并合忠厚之旨。（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浪淘沙

昼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惟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

罗带光消纹衾，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

◎上疏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汉书·疏广传》）

◎郑交甫尝游汉江，见二女皆丽服华饰，佩两明珠，大如鸡卵。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二女手解佩以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既趋而去，行数十步，视怀空无珠，二女忽不见。（《列仙传》）

◎连环解：见《解连环》注。

◎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晋书·王敦传》）

◆精绽悠扬，真千秋绝调。其用去声字尤不可及，观竹山和词，通篇四声一字不殊，岂非词调有定格耶？（清万树《词律》）

◆空际出力，梦窗最得其诀。（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翠尊未竭”三句，一气赶下，是清真长技。（同上）

◆钩勒劲健峭举。（同上）

◆美成词操纵处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一阕，上二迭写别离之苦，如“掩红泪玉手亲折”等句，故作琐碎之笔。至末段云：“罗带光消纹衾迭，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蓄势在后，骤雨飘风，不可遏抑，歌至曲终，觉万汇哀鸣，天地变色。老杜所谓“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第三段飘风骤雨，急管繁弦，歌至曲终。觉万汇哀鸣，天地变色。“恨春去”七字，甚深。（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美成善于摹写秋景，每读晏、欧词后，再读美成词，正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觉万汇哀鸣，天地变色。第三段急管繁弦，飘风骤雨，如聆乐章之乱。（清陈廷焯《云韶集》）

◆“正拂面”二句，以见“难忘”在此。“翠尊”三句，所谓以无厚入有间也。“断”字、“残”字，皆不轻下。末三句，本是人去不与春期，翻说是无聊之思。（清谭献《谭评词辨》）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按并集外词之“万叶”阕而言），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自“晓阴重”至“玉手亲折”，全述往事。“东门”，京师，“汉浦”则美成今所在也。“经时信音绝”，逆挽。“念”字，益幻。“不与人期”者，

不与人以佳期也。“梨花”无情，固不如“拂面垂杨”。（陈洵《海绡说词》）

◆“经时信音绝”，是全篇点睛。自起句至“亲折”，皆是追叙别时。下二段全写忆别，上下神理结成一片，是何等力量！（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罗带”句以色彩作提笔。此下内转，俨然急管繁弦。（《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此首怀人。自起处至“亲折”，皆追述往事。“晓阴重”三句，述晓发时景色。“南陌”两句，述饯行。“正拂面”二句，述折柳送别。“念汉浦”二句，始拍到现在。以下两片皆承上，念怅望之深。“嗟万事”二句，叹轻别之难忘。“翠尊”两句，即承述难忘之实。第三片，写别后之怨情，一气贯注。所谓光消、衾迭、香歇、壶缺，皆层层深入，如骤雨飘风，飒然而至。“恨春去”二句，总束春去无情，不与人以佳期，但铺满一地梨花，使人愁绝。“弄夜色”三字，于前路奔驰之下，忽作停顿，姿态横生。末句，又畅说，极尽摇曳之致。万红友谓此词“精绽悠扬，真千秋绝调”，确是的评。（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法曲献仙音

蝉咽凉柯，燕飞尘幕，漏阁签声时度。倦脱纶巾，困便湘竹，桐阴半侵朱户。向抱影凝情处，时听打窗雨。

耿无语，叹文园、近来多病情绪懒，尊酒易成间阻。缥缈玉京人，想依然京兆眉妩。翠幕深中，对徽容、空在纨素。待花前月下，见了不教归去。

◎文园多病后，中散旧交疏。（唐杜甫《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

◎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魏书·释老志》。玉京人，谓玉京仙子，喻所欢。）

◎徽容：犹美容。

◆炼字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筯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结是本色俊语。（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着眼两“时”字，曰倦、曰困，皆由此生。又着眼“向”字、“处”字，窗外窗内，一齐收拾。以换头三字结足上阕，“文园”以下，全写“抱影凝情”。虚提实证，是清真度人处。（陈洵《抄本

海绡说词》）

华胥引

川原澄映，烟月冥蒙，去舟如叶，岸足沙平，蒲根水冷留雁唼。别有孤角吟秋，对晓风鸣轧。红日三竿，醉头扶起还怯。

离思相萦，渐看看、鬓丝堪镊。舞衫歌扇，何人轻怜细阅。点检从前恩爱，但凤笺盈箧。愁剪灯花，夜来和泪双迭。

◎川原共澄映，云日还浮飘。（唐韩愈《和李相公摄事南郊》）

◎战蒲知雁唼，皱月觉鱼来。（唐李商隐《子初全溪作》）

◎蒲根水暖雁初浴，梅径香寒蜂未知。（唐杜牧《初春雨中舟次和州》）

◎呜轧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唐杜牧《题齐安城楼》。呜轧：角声）

◎醉头扶不起，三丈日还高。（唐杜牧《醉题五绝》）

◆词家刻意、俊语、浓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须有浅深处，平处忽着一二乃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头扶起还怯”，便动人工妙。（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语）

◆美成由徽猷阁待制出知顺昌府，徙处州，此词或在顺昌作乎？后结三句恋恋主恩，情词悱恻，不失敦厚之致。（清黄苏《蓼园词选》）

◆日高醉起，始念夜来离思，即景叙情，顺逆伸缩，自然深妙。（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唼”韵新艳，为梦窗所祖。“舞衫歌扇”、“从前恩爱”，乃与歌者别离之作耳。（《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霜叶飞

露迷衰草，疏星挂，凉蟾低下林表。素娥青女斗婵娟，正倍添凄悄。渐飒飒丹枫撼晓，横天云浪鱼鳞小。似故人相看，又透入、清晖半饷，特地留照。

迢递望极关山，波穿千里，度日如岁难到。凤楼今夜听秋风，奈五更愁抱。想玉匣哀弦闭了，无心重理相思调。见皓月、牵离恨，屏掩孤颦，泪流多少。

◎青女素娥俱耐冷，云中霜里斗婵娟。（唐李商隐《霜月》。素娥，指羿妻嫦娥。青女，主霜雨之神。）

◎风生似羊角，云上若鱼鳞。（南朝王筠《春日》）

◎自君辽海去，玉匣闭春弦。（唐崔珪《孤寝怨》）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五代陶谷《春光好》）

◆下片后半，曼声冶容。（《草堂诗馀正集》）

◆写秋夜景色，字字凄断。“撼”字下得精神。晓何可撼？“撼晓”何可解？惟其不可撼，所以为奇妙；惟其不可解，所以为神化也。（清陈廷焯《云韶集》）

◆只是“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二句耳。以换头三句结上阕，“凤楼”以下则为其人设想。一边写景，即景见情；一边写情，即情见景。双烟一气，善学者自能于意境中求之。（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蕙兰芳引

寒莹晚空，点清镜、断霞孤鹜。对客馆深扃，霜草未衰更绿。倦游厌旅，但梦绕、阿娇金屋。想故人别后，尽日空疑风竹。

塞北氍毹，江南图障，是处温燠。更花管云笺，犹写寄情旧曲。音尘迢递，但劳远目。今夜长、争奈枕单人独。

◎落霞与孤鹜齐飞。（唐王勃《滕王阁序》）

◎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南朝谢朓《酬王晋安》）

◎数岁，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主指左右长御百馀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汉武故事》）

◎开门复动竹，疑是故人来。（唐李益《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

◎织毛褥谓之氍毹。（《风俗通义》）

◆“想故人”句，一部《西厢》只此句。“今夜长”句，直吐真情，亦老。（《草堂诗馀正集》）

塞垣春

暮色分平野，傍苇岸、征帆卸。烟村极浦，树藏孤馆，秋景如画。渐别离气味难禁也，更物象、供潇洒。念多材、浑衰减，一怀幽恨难写。

追念绮窗人，天然自、风韵娴雅。竟夕起相思，漫嗟怨遥夜。又还将、两袖珠泪，沈吟向、寂寥寒灯下。玉骨为多感，瘦来无一把。

◎万籁真笙竽，秋色正萧洒。（唐杜甫《玉华宫》）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唐张九龄《望月怀远》）

◎天官相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唐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

◆将“珠泪”“沉吟”，伤矣，“沉吟向”、“寒灯”，伤如之何。比耶兴耶，情文相生，音节俱极清隽。（清黄苏《蓼园词选》引沈际飞）

◆“渐别离气味难禁也”，脱。“更物象供萧洒”，复“暮色分平野”五句，然后以“念多才浑衰减，一怀幽恨难写”，归到“别离滋味”上。后阕却全从对面写，总归纳“追念”二字中，正是“难禁”、“难写”处。前用虚提，后用实证。比“金花落烬灯”一首，又加变化，学者悟此，固当飞升。（陈洵《海绡说词》）

丁香结

苍藓沿阶，冷萤黏屋，庭树望秋先陨。渐雨凄风迅，澹暮色、倍觉园林清润。汉姬纨扇在，重吟玩、弃掷未忍。登山临水，此恨自古，消磨不尽。

牵引，记试酒归时，映月同看雁阵。宝幄香缨，熏炉象尺，夜寒灯晕。谁念留滞故国，旧事劳方寸。惟丹青相伴，那更尘昏蠹损。

◎顾悦之字君叔，少有义行。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帝问其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常质，望秋先零。"（《晋书·顾悦之传》）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文选》班婕妤《怨歌行》。汉姬，指班婕妤。）

◎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战国宋玉《九辩》）

◎象尺熏炉未觉秋，碧池已有新莲子。（唐温庭筠《织锦词》）

◆"汉姬"十二字，已是"旧"意；"登山临水"，即又提开。从空处展步，然后跌落换头五句。复以"谁念"二句钩转。"惟丹青相伴"，已是歇步，再跌进一步作收。读之但觉空蒙淡远，何处寻其源耶？（陈洵《海绡说词》）

◆起五句全写秋气，极力逼出"汉姬"五字，愈觉下句笔力千钧。"登山临水"，却又推开，从宽处展步，然后跌落换头"牵引"二字。

一步一转，一步一留，极顿挫之能事。（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雅饬绝伦。（《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氐州第一

波落寒汀，村渡向晚，遥看数点帆小。乱叶翻鸦，惊风破雁，天角孤云缥缈。官柳萧疏，甚尚挂、微微残照。景物关情，川途换目，顿来催老。

渐解狂朋欢意少，奈犹被思牵情绕。坐上琴心，机中锦字，觉最萦怀抱。也知人、悬望久，蔷薇谢、归来一笑。欲梦高唐，未成眠、霜空又晓。

◎（司马）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史记·司马相如传》）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晋书·列女传》）

◎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唐杜牧《留赠》）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并序）

◆竭力追逼得换头一句出，钩转"思牵情绕"，力挽千钧。此与《瑞鹤（仙）》一阕，皆绝新机杼，而结体各别；此轻利，彼沉郁。（清周

济《宋四家词选》）

◆词旨凄清，情怀闇淡，其境地可于笔墨外思之。（清黄苏《蓼园词选》）

◆（“翻”字“破”字炼得妙。写秋景凄凉，如闻商音羽奏。语极悲婉，一波三折，曲尽其妙。美成词大半皆以纡徐曲折制胜，妙于纡徐曲折中有笔力有品骨，故能独步千古。清陈廷焯《云韶集》）

◆“乱叶”二句作对，写难状之景。“关情”以后入情。“坐上”二句作对，当是思家之作。“蔷薇”三字，是未来之景。（《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解蹀躞

候馆丹枫吹尽，面旋随风舞。夜寒霜月，飞来伴孤旅。还是独拥秋衾，梦馀酒困都醒，满怀离苦。

甚情绪，深念凌波微步。幽房暗相遇，泪珠都作、秋宵枕前雨。此恨音驿难通，待凭征雁归时，带将愁去。

◎候馆，楼可以观望者也。（《周礼·地官·遗人》“市有候馆”郑玄注。后以称接待行旅之馆舍。）

◎花遍六幺球，面旋回风带雪流。（宋苏轼《南乡子·用前韵赠田叔通舞鬟》。面旋：舞姿名。）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庆春宫

云接平冈，山围寒野，路回渐转孤城。衰柳啼鸦，惊风驱雁，动人一片秋声。倦途休驾，淡烟里、微茫见星。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思牵萦。

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弦管当头，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眼波传意，恨密约、匆匆未成。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

◎赵元父祖母齐安郡夫人徐氏，幼随其母入吴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尝谈两家侈盛之事。……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馀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终，日给焙笙炭五十斤，用锦熏笼藉笙于上，复以四和香熏之。盖笙簧必用高丽铜为之，艳以绿蜡，簧暖则字正而声清越，故必须焙而后可。陆天随诗云：'妾思冷如簧，时时望君暖。'美成乐府，亦有'簧暖笙清'之语，举此一事，馀可想见也。（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七）

◆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如"为伊泪落"；如"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如"天便教人，霎时得见何妨"；如"又恐伊寻消问息，瘦损容光"；如"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宋张炎《词源》）

◆词家多以景写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顾夐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按此乃柳永词）；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此等词，求之古今人词中，曾不多见。

（王国维《人间词话》）

◆前阕离思，满纸秋气；后阕留情，一片春声。而以“许多烦恼”一句，作两边呼应，法极简要。（陈洵《海绡说词》）

◆结意甚窘。（《乔大壮手批〈片玉集〉》）

拜星月

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相倚，暖日明霞光烂。水眄兰情，总平生稀见。

画图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温，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秋虫叹。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雨师泛洒，风伯清尘。（《文选》班固《东都赋》）

◎小曲幽坊：妓女聚居之地。

◎秋娘：见《瑞龙吟》“旧家秋娘”注。

◎绸缪凤枕鸳被，深深处、琼枝玉树相倚。（宋柳永《尉迟杯》）

◎吴鱼岭雁无消息，水盼兰情别来久。（唐韩琮《春愁》）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唐李商隐《无题》）

◆虫曰叹，奇。实甫草桥店许多铺写，当为此一字屈首。（明卓人月《词统》）

◆上相遇间，如琼玉生光；下相思处，浑如溪山隔断。（《草堂诗馀隽》李攀龙评）

◆前“一晌留情”，此“一缕相思”，无限伤感。（《古今诗馀醉》潘游龙评）

◆全是追思，却纯用实写。但读前半阕，几疑是赋也。换头再为加倍跌宕之，他人万万无此力量。（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按美成以内廷供奉，出守顺昌，道中寂寞，旅况凄清，自所不免，而依依恋主之情，“隔溪山不断”，饶有敦厚之致，“惊风吹散”句，怨自有所归也，可以怨矣。（清黄苏《蓼园词选》）

◆迤逦写来，入微尽致。当年画中曾见，今日重逢，其情愈深。旅馆凄凉相思情况，一一如见。（清陈廷焯《云韶集》）

◆（下阕）曲折恣肆，笔情酣畅。（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二）

◆此首追思昔游，无限伤感。昔日之乐与今日之哀，俱能加倍写足。起三句写坊曲之夜色。“竹槛”两句，写入门见人。“笑相遇”以下数句，极称人情态缠绵。“似觉”两句贯下，“总平生”一句总承上文。“画图中”一句开，“谁知道”一句合。“瑶台畔”与“竹槛灯窗”相应。“眷恋”句承上，“苦惊风”句起下。“念荒寒”三句，皆写现今苦况，与上片对照，最为出色。末句，说出相思之情，亦悠然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尉迟杯

隋堤路，渐日晚、密霭生深树。阴阴淡月笼沙，还宿河桥深处。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

因念旧客京华，长偎傍疏林，小槛欢聚。冶叶倡条俱相识，仍惯见珠歌翠舞。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有何人、念我无憀，梦魂凝想鸳侣。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唐杜牧《泊秦淮》）

◎亭亭画舸系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唐郑仲贤《柳枝词》）

◆结句须要放开，含有馀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如清真之“断肠院落，一帘风絮”；又“掩重关偏城钟鼓”之类是也。或以情结尾亦好。往往轻而露，如清真之“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又云“梦魂凝想鸳侣”之类，便无意思，亦是词家病，却不可学也。（宋沈义父《乐府指迷》）

◆苏词“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秦词“载取暮愁归去”，又是一触发。（《草堂诗馀正集》沈际飞评）

◆南宋诸公所断不能到者，出之平实，故胜。又云：一结拙甚。（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按此词应是美成由待制出知顺昌，初出汴京时作，自汴水买船东下，因念京中旧友，故曰“想鸳侣”也，情辞自尔凄切。（清黄苏《蓼园

词选》）

◆“无情”二句，沉着。“因思”（据毛本）句，见笔法。“渔村水驿”是挽，收处率意。（清谭献《谭评词辨》）

◆元人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许甚至。惟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词者也。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南宋人词如姜白石云：“酒醒波远，正凝想明珰素袜。”庶几近似，然已微嫌刷色。诚如清真等句，惟有学之不能到耳。如曰不可学也，讵必颦眉搔首，作态几许，然后出之，乃为可学耶？（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隋堤一境，京华一境，渔村水驿一境，总入“焚香独自语”一句中，鸳侣则不独自矣。只用实说，朴拙浑厚，尤清真之不可及处。“长偎傍”九字，红友谓于“傍”字豆，正可不必。“偎傍疏林”与“小槛欢聚”是搓挪对。“冶叶倡条”、“珠歌翠舞”，“俱相识”、“仍惯见”，皆如此法。（陈洵《海绡说词》）

◆淡月河桥，始念隋堤日晚。画舸烟波，重衾离恨，节节逆遡，还他隋堤。“旧客京华”，仍用逆遡，“渔村水驿”，收合河桥。梦魂是重衾里事，无聊自语，则酒梦都醒也。“小槛”对“疏林”，“欢聚”对“偎傍”，“珠歌翠舞”对“冶叶倡条”，“仍惯见”对“俱相识”，是搓挪对法。红友谓于“傍”字读，非。（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夜宿舟中之作。“隋堤路”两句，写舟行所见两岸之晚景。“阴阴”两句，写舟泊河桥之夜景。“无情”四句，逆入近事，用唐人

郑仲贤诗意，恨舟行之速，载人到此荒凉之景。换头逆入远事。“因思”二字，直贯五句。“旧客”三句，是当日欢聚之地。“冶叶”两句，是当日欢聚之人。“如今向”，勒转现境，“渔村水驿”正应“河桥深处”。陈述叔云：“隋堤一境，京华一境，渔村水驿一境，总收入‘焚香独自语’一句中。”盖所语者，即当日之乐与今日之苦也。清真之因今及昔，因景及情，皆从柳出，特较之更深婉，更多变化耳。末句，言此际无人念我，我则念人不置，用意极朴拙浑厚。（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绕佛阁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倦客最萧索，醉倚斜桥穿柳线。还似汴堤，虹梁横水面。看浪飐春灯，舟下如箭。此行重见，叹故友难逢，羁思空乱。两眉愁、向谁舒展。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五代韦庄《菩萨蛮》）

◎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东京梦华录》一《河道》）

◎敲折玉钗歌转咽，一声声入两眉愁。（唐韩偓《闺情》）

◆一刻吴文英，玩其笔意，亦颇似梦窗，然望中迤逦，浪扬春灯，则多属美成本色语。（刘麟生《词絜》）

夜飞鹊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斜月远堕馀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红满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欲与人齐。但徘徊班草，唏嘘酹酒，极望天西。

◎夜如何其？夜向晨，庭燎有辉。（《诗经·小雅·庭燎》）

◎铜盘烧蜡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唐杜甫《从事行赠严二别驾》）

◎参旗：即今所谓猎户星座。

◎朝露洒时如濯锦，晚风飘处似遗钿。（唐徐夤《蔷薇》）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戏赠看花诸君子》）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云：“惟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读《北史·邢邵传》，载邵一书云：“国子虽有学官之名，而无教授之实，何异兔丝燕麦、南箕北斗哉？”然则此语由来久矣。

（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

◎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惟尊酒兮叙悲。（南朝江淹《别赋》。班草：班，布也。布草坐地，亦班荆之意。）

◆今之人，务为欲别不别之状，以博人欢，避人议，而真情什无二三矣。能使华骢会意，非真情所潜格乎？（《草堂诗馀正集》沈际飞评）

◆班草是散会处，酹酒是送人处。二处皆前地也，双起故须双结。（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美成《夜飞鹊》云："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哀怨而浑雅，白石《扬州慢》一阕，从此脱胎，超处或过之，而厚意微逊。（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哀怨而浑雅，白石《扬州慢》一阕，从此脱胎。（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二）

◆一首送别词耳，自将行至远送，又自去后写怀望之情，层次井井而意绵密，词采秾深，时出雄厚之句，耐人咀嚼。（清黄苏《蓼园词选》）

◆"兔葵燕麦"二语，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镕情入景也。（梁令娴《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

◆"河桥送人处"，逆入；"何意重经前地"，平出。换头三句，将上阕尽化烟云，然后转出下句，事过情留，低徊无尽。（陈洵《海绡说词》）

◆“河桥”逆入，“前地”平出。换头三句，钩勒浑厚，转出下句，始觉沈深。（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此首，上片追述昨夜送行情况，下片则述送客归来，更写一夜到晓之景。“相将”句，束上起下。“风前”两句，写前程景色，曙光已可见，故曰“探”。“花骢”两句，写离会散后，再送一程，不言人不愿行，而言花骢会意，语极巧妙，“纵”字与“亦”字呼应。“迢递”三句，言归路，去时难分，故不觉远，归来无侣，故觉迢递。“何意”一转，贯下数句。“前地”应篇首，地则犹是，而情景大异矣。寻昨日之遗迹既无，而路又遥远，但见斜阳影里葵麦之高与人齐耳。“但徘徊”三句，抚今追昔，怅望无极！（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附录词

玉团儿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

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赖得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玉团儿

妍姿艳态腰如束，笑无限、桃粗李俗。玉体横陈，云鬟斜坠，春睡还熟。

夕阳斗转阑干曲，乍醉起、馀霞衬肉。搦粉搓酥，剪云裁雾，比并不足。

丑奴儿

南枝度腊开全少，疏影当轩，一种宜寒，自共清蟾别有缘。

江南风味依然在，玉貌韶颜，今夜凭阑，不似钗头子细看。

丑奴儿

香梅开后风传信，绣户先知，雾湿罗衣，冷艳须攀最远枝。

高歌羌管吹遥夜，看即分披，已恨来迟，不见娉婷带雪时。

◆《集外词》调名作《采桑子》，盖同调异名耳。按“高歌羌管”，殆不成语，似非研炼如清真者所宜有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蝶恋花席上赋

鱼尾霞生明远树，翠壁黏天，玉叶迎风举。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

剪水双眸云鬓吐，醉倒天瓢，笑语生青雾。此会未阑须记取，桃花几度吹红雨。

◆美成《蝶恋花》云云。语带仙气，似赠女冠之作，否则故为隐语，已为梦窗“北斗秋横”、“春温红玉”两篇开其先路。（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语带仙气，赠女冠之作。（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此首《永乐大典》卷二三五三“席”字韵引周美成《清真集》，题为“席上赋”。毛本卷上此调共十首，于此首之词牌下注云：“下五阕《清真集》不载。”因知《大典》与毛本所见《清真集》不同也。又五阕中之“晚步芳塘”一首，前已移入系年词中，故此处但有四首。原来五首《集外词》亦收之，《抄补》无。

《阳春白雪》有此词，题何大圭作。……《互见考》云：“案此首周邦彦词，见《片玉词》。《阳春白雪》误作何大圭词。”（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蝶恋花

美盼低迷情宛转，爱雨怜云，渐觉宽金钏。桃李香苞秋不展，深心黯黯谁能见。

宋玉墙高才一觇，絮乱丝繁，苦隔春风面。歌板未终风色便，梦为蝴蝶留芳甸。

蝶恋花

叶底寻花春欲暮，折遍柔枝，满手真珠露。不见旧人空旧处，对花惹起愁无数。

却倚阑干吹柳絮，粉蝶多情，飞上钗头住。若遣郎身如蝶羽，芳时争肯抛人去。

蝶恋花

酒熟微红生眼尾，半额龙香，冉冉飘衣袂。云压宝钗撩不起，黄金心字双垂耳。

愁入眉痕添秀美，无限柔情，分付西流水。忽被惊风吹别泪，只应天也知人意。

减字木兰花

风鬟雾鬓，便觉蓬莱三岛近。水秀山明，缥缈仙姿画不成。

广寒丹桂，岂是夭桃尘俗世。只恐乘风，飞上琼楼玉宇中。

木兰花令

歌时宛转饶风措，莺语清圆啼玉树。断肠归去月三更，薄酒醒来愁万绪。

孤灯翳翳昏如雾，枕上依稀闻笑语。恶嫌春梦不分明，忘了与伊相见处。

◆“薄酒”七字是全阕点睛，“歌时”三句从醒后逆溯，下阕句句是愁。（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见毛本卷上，注云：“《清真集》不载。原本二首，考‘残春一阵狂风雨’是六一词，删去。”按此首《集外词》有录，《抄补》无。（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蓦山溪

楼前疏柳，柳外无穷路。翠色四天垂，数峰青、高城阔处。江湖病眼，偏向此山明，愁无语，空凝伫，两两昏鸦去。

平康巷陌，往事如花雨。十载归来，倦追寻、酒旗戏鼓。今宵幸有，人似月婵娟，霞袖举，杯深注，一曲黄金缕。

◆“无穷路”从“归来”后追忆，此柳真是黯然销魂。“偏向此山明”，有多少往事在！“倦追寻酒旗戏鼓”，所以见此山而无语凝伫也。前虚后实，钩勒无迹。“今宵”以下，聊复尔尔，正见往事都非。“幸有”云者，聊胜于无耳。（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蓦山溪

江天雪意，夜色寒成阵。翠袖捧金蕉，酒红潮、香凝沁粉。帘波不动，新月淡笼明，香破豆，烛频花，减字歌声稳。

恨眉羞敛，往事休重问。人去小庭空，有梅梢、一枝春信。檀心未展，谁为探芳丛，消瘦尽，洗妆匀，应更添风韵。

◆“恨眉羞敛”，结上阕所谓往事也。“人去”五字，转出今情；却从梅写，气味醲厚。（陈洵《抄本海绡说词》）

一剪梅

一剪梅花万样娇，斜插疏枝，略点眉梢。轻盈微笑舞低回，拍手相招。

夜渐寒深酒渐消，袖里时闻，玉钏轻敲。城头谁恁促残更，银漏何如，且慢明朝。

南柯子

宝合分时菓，金盘弄赐冰。晓来阶下按新声，恰有一方明月可中庭。

露下天如水，风来夜更清。娇羞不肯傍人行，扬下扇儿拍手引流萤。

南柯子

腻颈凝酥白，轻衫淡粉红。碧油凉气透帘栊，指点庭花低映、云母屏风。

恨逐瑶琴写，书劳玉指封。等闲赢得瘦仪容，何事不教云雨、略下巫峰。

鹊桥仙令

浮花浪蕊，人间无数，开遍朱朱白白。瑶池一朵玉芙蓉，秋露洗、丹砂真色。

晚凉拜月，六铢衣动，应被姮娥认得。翩然欲上广寒宫，横玉度、一声天碧。

花心动

帘卷青楼，东风满、杨花乱飘晴昼。兰袂褪香，罗帐褰红，绣枕旋移相就。海棠花谢春融暖，偎人恁、娇波频溜。象床稳、鸳衾谩展，浪翻红绉。

一夜情浓似酒，香汗渍鲛绡，几番微透。鸾困凤慵，娅姹双眼，画也画应难就。问伊可煞于人厚，梅萼露、胭脂檀口，从此后，纤腰为郎管瘦。

双头莲

一抹残霞，几行新雁，天染断红，云迷阵影，隐约望中，点破晚空澄碧。助秋色，门掩西风，桥横斜照，青翼未来，浓尘自起，咫尺凤帏，合有人相识。

叹乖隔，知甚时恣与，同携欢适。度曲传觞，并鞯飞辔，绮陌画堂连夕。楼头千里，帐底三更，尽堪泪滴。怎生向、总无聊，但只听消息。

长相思晓行

举离觞，掩洞房。箭水泠泠刻漏长，愁中看晓光。

整罗裳，脂粉香。见扫门前车上霜，相持泣路傍。

长相思 闺怨

马如飞，归未归。谁在河桥见别离，修杨委地垂。

掩面啼，人怎知。桃李成阴莺哺儿，闲行春尽时。

长相思舟中作

好风浮，晚雨收。林叶阴阴映鹢舟，斜阳明倚楼。

黯凝眸，忆旧游。艇子扁舟来莫愁，石城风浪秋。

长相思

沙棠舟，小棹游。池水澄澄人影浮，锦鳞迟上钩。

烟云愁，箫鼓休。再得来时已变秋，欲归须少留。

大有

仙骨清羸，沈腰顦顇，见傍人、惊怪消瘦。柳无言、双眉尽日齐斗，都缘薄幸赋情浅，许多时、不成欢偶。幸自也总由他，何须负这心口。

令人恨，行坐呪，断了更思量，没心永守。前日相逢，又早见伊仍旧，却更被温存后。都忘了、当时僝僽，便掬撮、九百身心，依前待有。

万里春

千红万翠，簇定清明天气。为怜他、种种清香，好难为不醉。

我爱深如你，我心在、个人心里。便相看、老却春风，莫无些欢意。

锁阳台 怀钱塘

山崦笼春，江城吹雨，暮天烟淡云昏。酒旗鱼市，冷落杏花村。苏小当年秀骨，萦蔓草、空想罗裙。潮声起，高楼喷笛，五两了无闻。

凄凉怀故国，朝钟暮鼓，十载红尘。但梦魂迢递，长到吴门。闻道花开陌上，歌旧曲、愁杀王孙。何时见，名娃唤酒，同倒瓮头春。

锁阳台

花扑鞭鞘，风吹衫袖，马蹄初趁轻装。都城渐远，芳树隐斜阳。未惯羁游况味，征鞍上、满目凄凉。今宵里，三更皓月，愁断九回肠。

佳人何处去，别时无计，同引离觞。但唯有相思，两处难忘。去即十分去也，如何向、千种思量。凝眸处，黄昏画角，天远路歧长。

锁阳台

白玉楼高，广寒宫阙，暮云如嶂展开。银河一派，流出碧天来。无数星躔玉李，冰轮动、光满楼台。登临处，全胜瀛海，弱水浸蓬莱。

云鬟香雾湿，月娥韵压，云冻江梅。况餐花饮露，莫惜裴徊。坐看人间如掌，山河影、倒入琼杯。归来晚，笛声吹彻，九万里尘埃。

◆案以上三首，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清真集》不录，盖以为非周邦彦作。（《全宋词》）

西河

长安道，潇洒西风时起。尘埃车马晚游行，霸陵烟水。乱鸦栖鸟夕阳中，参差霜树相倚。

到此际，愁如苇，冷落关河千里。追思唐汉昔繁华，断碑残记。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

对此景、无限愁思，遶天涯、秋蟾如水，转使客情如醉。想当时、万古雄名，尽作往来人，凄凉事。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抄补》弗录。《遗事》云：“先生游踪或至关中，故有《西河》“长安道”一阕，惟此词真伪尚不可定。”窃以为若与“金陵怀古”阕比而观之，则真伪不难见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瑞鹤仙

暖烟笼细柳，弄万缕千丝，年年春色。晴风荡无际，浓于酒、偏醉情人词客。阑干倚处，度花香、微散酒力。对重门半掩，黄昏淡月，院宇深寂。

愁极，因思前事，洞房佳宴，正值寒食。寻芳遍赏，金谷里，铜驼陌。到而今、鱼雁沉沉无消息，天涯常是泪滴。早归来、云馆深处。那人正忆。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抄补》弗录。“词客”，毛本作“调客”，误，兹从《集外词》。“铜驼”，毛本及《集外词》作“铜陀”，《词律》改作“驼”。按此首若与“悄郊原带郭”相比，妍媸立判，真伪可知。（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浪淘沙慢

万叶战、秋声露结，雁度砂碛。细草和烟尚绿，遥山向晚更碧。见隐隐云边新月白，映落照、帘幕千家。听数声何处倚楼笛，装点尽秋色。

脉脉，旅情暗自消释。念珠玉临水犹悲感，何况天涯客。忆少年歌酒，当时踪迹。岁华易老，衣带宽、懊恼心肠终窄。飞散后、风流人阻，蓝桥约、怅恨路隔，马蹄过、犹嘶旧巷陌。叹往事、一一堪伤，旷望极，凝思又把阑干拍。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抄补》无。按此首字面滑熟，铺叙处语多意少，钩勒无方，与清真“昼阴重”阕之力透纸背，骤雨飘风，不可遏抑者，相去何止一尘。绝类柳屯田口吻，置《乐章集》中犹不失中等而已。（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南乡子

秋气遶城闉，暮角寒鸦未掩门。记得佳人冲雨别，吟分，别绪多于雨后云。

小棹碧溪津，恰似江南第一春。应是采莲闲伴侣，相寻，收取莲心与旧人。

◆一样四首，见毛本卷下，注云："下四阕《清真集》不载。"《集外词》俱录，《抄补》则否。按《少年游》云："不似当时，小桥冲雨，幽恨两人知。"此云"记得佳人冲雨别"，似出一口。然以"寻"叶"春"、"云"，失黏，知音如清真者定不至此，《片玉集》中亦无其例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南乡子

寒夜梦初醒，行尽江南万里程。早是愁来无会处，时听，败叶相传细雨声。

书信也无凭，万事由他别后情。谁信归来须及早，长亭，短帽轻衫走马迎。

南乡子咏秋夜

户外井桐飘，淡月疏星共寂寥。恐怕霜寒初索被，中宵，已觉秋声引雁高。

罗带束纤腰，自剪灯花试彩毫。收起一封江北信，明朝，为问江头早晚潮。

南乡子拨燕巢

轻软舞时腰，初学吹笙苦未调。谁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举罗巾远见招。

痴騃一团娇，自折长条拨燕巢。不道有人潜看着，从教，掉下鬟心与凤翘。

◆周邦彦《片玉词·南乡子》云云。词景俱新丽动人，此春闺词也，刻本题下注“拨燕巢”三字，蛇足。（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浣溪沙慢

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嫩英翠幄，红杏交榴火。心事暗卜，叶底寻双朵。深夜归青锁，灯尽酒醒时，晓窗明、钗横鬓亸。

怎生那，被间阻时多，奈愁肠数迭，幽恨万端，好梦还惊破。可怪近来，传语也无个。真个若嗔人，却因何、逢人问我。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抄补》无。《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起调二句，云是古词，不着撰人，云：“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古词‘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莺引新雏过’。不然，‘樱笋新蔬果’，则与上句有何干涉？”按渔隐去清真甚近，且此条上文乃论及清真《隔浦莲》之“檐花帘影”语者，此首若果为清真作，似不当泛谓之“古词”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夜游宫

一阵斜风横雨，薄衣润、新添金缕。不谢铅华更清素，倚�窗，弄么弦，娇欲语。

小阁横香雾，正年少、小娥愁绪。莫是栽花被花妒，甚春来，病恹恹，无会处。

诉衷情

当时选舞万人长，玉带小排方。喧传京国声价，年少最无量。

花阁迥，酒筵香，想难忘。而今何事，佯向人前，不认周郎。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抄补》无。毛注又云：“‘喧传京国声价’，时刻‘让与都城声价’。”按王国维《片玉词题跋》谓据玉带排方语，“颇疑此词或为师师作”云。（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虞美人

淡云笼月松溪路，长记分携处。梦魂连夜遶松溪，此夜相逢恰似梦中时。

海山陡觉风光好，莫惜金尊倒。柳花吹雪燕飞忙，生怕扁舟归去断人肠。

粉蝶儿慢

宿雾藏春，馀寒带雨，占得群芳开晚。艳□初弄秀，倚东风娇懒。隔叶黄鹂传好音，唤入深丛中探。数枝新，比昨朝、又早红稀香浅。

眷恋，重来倚槛，当韶华。未可轻辜双眼。赏心随分乐，有清樽檀板。每岁嬉游能几日，莫使一声歌欠。忍因循，片花飞、又成春减。

红窗迥

几日来，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乱红已深半指，花影被、风摇碎。

拥春酲乍起，有个人人，生得济楚，来向耳畔，问道今朝醒未。情性儿、慢腾腾地，恼得人又醉。

念奴娇

醉魂乍醒，听一声啼鸟，幽斋岑寂。淡日朦胧初破晓，满眼娇情天色。最惜香梅，凌寒偷绽，漏泄春消息。池塘芳草，又还淑景催逼。

因念旧日芳菲，桃花永巷，恰似初相识。荏苒时光因惯却，觅雨寻云踪迹。奈有离拆，瑶台月下，回首频相忆。重愁迭恨，万般都在胸臆。

燕归梁咏晓

帘底新霜一夜浓，短烛散飞虫。曾经洛浦见惊鸿，关山隔，梦魂通。

明星晃晃，津回路转，榆影步花骢。欲攀云驾倩西风，吹清血，寄玲珑。

南浦

浅带一帆风，向晚来、扁舟稳下南浦。迢递阻潇湘，衡皋迥、斜舣蕙兰汀渚。危樯影里，断云点点遥天暮。菡萏里，风偷送清香，时时微度。

吾家旧有簪缨，甚顿作天涯，经岁羁旅。羌管怎知情，烟波上、黄昏万斛愁绪。无言对月，皓彩千里人何处。恨无凤翼身，只待而今，飞将归去。

醉落魄

茸金细弱，秋风嫩桂花初着。蕊珠宫里人难学，花染娇荑，羞映翠云幄。

清香不与兰荪约，一枝云鬓巧梳掠。夜凉轻撼蔷薇萼，香满衣襟，月在凤皇阁。

留客住

嗟乌兔，正茫茫、相催无定，只恁东生西没，半均寒暑。昨见花红柳绿，处处林茂，又睹霜前篱畔，菊散馀香，看看又还秋暮。

忍思虑，念古往贤愚，终归何处。争似高堂，日夜笙歌齐举。选甚连宵彻昼，再三留住。待拟沈醉扶上马，怎生向、主人未肯交去。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抄补》并收。按此词数用清真字面，且师其《黄鹂绕碧树》下阕之意，原作已非佳构，此又画虎不成者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长相思慢

夜色澄明，天街如水，风力微冷帘旌。幽期再偶，坐久相看，才喜欲叹还惊。醉眼重醒，映雕栏修竹，共数流萤。细语轻轻，尽银台挂蜡潜听。

自初识伊来，便惜妖娆艳质，美眄柔情。桃溪换世，鸾驭凌空，有愿须成。游丝荡絮，任轻狂、相逐牵萦。但连环不解，难负深盟。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抄补》并收。《抄补》注“高调”。按此词模拟之迹甚明。清真《过秦楼》云“闲依露井，笑扑流萤”；此云“雕栏修竹，共数流萤”。《侧犯》云“携艳质”，《拜星月》云“水眄兰情”；此云“妖娆艳质，美眄柔情”。《玉楼春》云“桃溪不作从容住”；此云“桃溪换世”。《解连环》云“信妙手能解连环，似风散雨收，雾轻云薄”，《浪淘沙》云“罗带光消纹衾迭，连环解旧香顿歇”；此云“但连环不解，难负深盟”。似此种种，毛本《片玉词》中注《清真集》不载者，十九皆此类也，慢词更难藏拙，明眼人一望即知，不待赘举。（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看花回咏眼

秀色芳容明眸，就中奇绝。细看艳波欲溜，最可惜微重，红绡轻帖。匀朱傅粉，几为严妆时涴睫。因个甚，抵死嗔人，半饷斜盼费贴燮。

斗帐里、浓欢意惬，带困时、似开微合。曾倚高楼望远，自笑指频瞤，知他谁说。那日分飞，泪雨纵横光映颊。揾香罗，恐揉损，与他衫袖裛。

看花回

蕙风初散轻暖，霁景澄洁。秀蕊乍开乍敛，带雨态烟痕，春思纡结。危弦弄响，来去惊人莺语滑。无赖处，丽日楼台，乱丝歧路总奇绝。

何计解、黏花系月，叹冷落、顿辜佳节。犹有当时气味，挂一缕相思，不断如发。云飞帝国，人在云边心暗折。语东风，共流转，谩作匆匆别。

◆毛注：“或在黏花系月下分段，非。”按《抄补》即以“何计解黏花系月”句属上阕。又《词统》亦有此首，“总奇绝”作“两奇绝”。清真《拜星月》云：“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此云：“挂一缕相思，不断如发。”不惟模仿之迹显然可见，工拙亦自悬殊也。全篇更不待论矣。（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月下笛

小雨收尘，凉蟾莹彻，水光浮璧。谁知怨抑，静倚官桥吹笛。映宫墙、风叶乱飞，品高调侧人未识。想开元旧谱，柯亭遗韵，尽传胸臆。

阑干四绕，听折柳徘徊，数声终拍。寒灯陋馆，最感平阳孤客。夜沉沉、雁啼正哀，片云尽卷清漏滴。黯凝魂，但觉龙吟万壑天籁息。

◆见毛本卷下，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抄补》并收。《抄补》注“越调”。按戈载《宋七家词选》调名作《琐窗寒》，杨易霖《周词订律》云：“按此调九十八字，与美成《琐窗寒》句法平仄颇多相合，但不同者亦不少。”言“与美成”云云，盖亦疑此词非清真作也。按清真《大酺》云：“未怪平阳客，双泪落笛中哀曲。”此首即由此两语铺叙成篇，而“最感平阳孤客”句，亦用清真语也。（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无闷冬

云作重阴，风逗细寒，小溪冻冰初结。更听得悲鸣，雁度空阔。暮雀喧喧聚竹，听竹上清响风敲雪。洞房悄、时见香消翠楼，兽煤红爇。

凄切，念旧欢、聚旧约，至此方惜轻别。又还是离亭，楚梅堪折。暗想莺时似梦里，又却是、似莺时节。要无闷、除是拥炉对酒，共谭风月。

◆《抄补》共收二十七首，其中二十三首均毛本所有，惟此及《玉团儿》（见前）、《琴调相思引》（见下）、《青房并蒂莲》（见下）四首，为他本所无，亦未知所据也。然皆与清真格调不侔，工力悬殊，一望而知出他人之手。（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琴调相思引

生碧香罗粉兰香，冷绡缄泪倩谁将。故人何在，烟水隔潇湘。

花落燕□春欲老，絮吹思浪日偏长。一些儿事，何处不思量。

青房并蒂莲维扬怀古

醉凝眸，正楚天秋晚，远岸云收。草绿莲红，□映小汀洲。芰荷香里鸳鸯浦，恨菱歌、惊起眠鸥。望去帆，一派湖光，棹声咿哑橹声柔。

愁窥汴堤细柳，曾舞送莺时，锦缆龙舟。拥倾国纤腰皓齿，笑倚建楼。空令五湖夜月，也羞照三十六宫秋。正浪吟、不觉回桡，水花风叶两悠悠。

◆此首又见《白雪》卷四，题王圣与（沂孙）作，注云："明本误附美成集后。"《全宋词》云："所谓明本，殆指明州所刊《清真集》二十四卷。此书刊于嘉泰中，王沂孙时代较晚。此词是否周邦彦作，尚未可知，但亦非王沂孙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感皇恩

小阁倚晴空，数声钟定，斗柄垂寒暮天静。朝来残酒，又被春风吹醒。眼前犹认得，当时景。

往事旧欢，不堪重省，自叹多愁更多病。绮窗依旧，敲遍阑干谁应。断肠明月下，梅摇影。

◆见毛本卷上，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收，《百家词》无。《宋词互见考》云：“案此首晁冲之词，见《乐府雅词》。毛本《片玉词》亦收之，陈注本不收。王鹏运据毛本补《清真集外词》一卷，是阕亦在其中，盖亦未辨为晁词也。”按前人治词，大都疏于考订，惟毛本是从，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即收入清真名下，评曰：“白描高手。”（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青玉案

良夜灯光簇如豆，占好事、今宵有。酒罢歌阑人散后，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

玉体偎人情何厚，轻惜轻怜转唧噌。雨散云收眉儿皱，只愁彰露，那人知后，把我来僝僽。

◆见毛本卷上，注“《清真集》不载”。《集外词》、《抄补》皆收。《遗事》云：“伪词最多，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词》上《青玉案》‘良夜灯光簇红豆’一阕，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先生作。”（罗忼烈《清真集笺注》）

断句

露叶烟梢寒色重，攒星低映小珠帘。

总评

陈无己　美成笺奏杂着俱善，惜为词掩。

王灼《碧鸡漫志》　贺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贺、周语意精新，用心甚苦。前辈云：“《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间有《离骚》，惟贺方回、周美成时时得之。

又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贺方回初在钱塘，作《青玉案》，鲁直喜之，赋绝句云：“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贺集中如《青玉案》者甚众。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笔，故予谓：“语意精新，用心甚苦。”

又　崇宁间建大晟乐府，周美成作提举官，而制撰官又有七。万俟雅言元佑诗赋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复进取，放意歌酒，自称大梁词隐，每出一章，信宿喧传都下，政和初召试补官，置大晟乐府制撰之职。新广八十四调，患谱弗传，雅言请以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制词实谱。有旨：“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自此新谱稍传。时田不伐亦供职大乐，众谓乐府得人云。

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　乐府传播，风流自命，又性好音律，如古之妙解，顾曲名堂，不能自已。（《攻媿集·清真先生文集序》）

强焕《毛刻片玉词序》　一觞一咏，句中有眼，脍炙人口者，又有

馀声洋洋乎在耳。公之词，其槬写物态，曲尽其妙。

刘肃《朱刻片玉集序》　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

张端义《贵耳集》　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惜以词掩其它文也。

陈郁《藏一话腴》　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词为可爱。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清真词多用唐人诗句檃栝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

张炎《词源》　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是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作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此惟美成为然，不能学也。

又　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句法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

沈义父《乐府指迷》　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

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学者看词，当以《周词集解》为冠。

又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吾辈当以古雅为主，如有嘌唱之腔，不必作；且必以清真及诸家目前好腔为先可也。

程鉅夫　予于近世诸家乐府，惟清真犂然当于心。

陆行直《词旨》　古人诗有翻案法，词亦然。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此翁（张炎）之要诀，学者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不可与俗人言，可与知者道。

王世贞《艺苑卮言·弇州山人词评》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隃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者何也？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啴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又　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

毛晋《毛刻片玉词跋》　美成于徽宗时提举大晟乐府，故其词盛传于世……若乃诸名家之甲乙，久着人间，无待余备述也。

仲雪亭　作词用意须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头，创语新，炼字响，翻案不雕刻以伤气，自然远庸。熟而求生，再以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秀雅，史梅溪之句法，吴君特之字面，用其所长，弃其所短，规模研揣，岂不能与诸公争雄长哉？

沈际飞　作词当以《清真集》为主，盖美成最为知音，故下字用韵，皆有法度。（冯金伯《词苑粹编》引）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年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晚唐。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又　周美成不止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

沈谦《填词杂说》　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为合。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花间》绮琢处，于诗为靡，而于词则如古锦，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清真、乐章以短调行长调，故滔滔莽莽处如初唐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

先著《词洁》　美成词，乍近之觉疏朴苦涩，不甚悦口，含咀久之，则舌本生津。词家正宗则秦少游、周美成，然秦之去周，不止三舍，宋末诸家皆从美成出。

又　韵小乘也，艳下驷也，词之工绝处乃不主此，今人多以是二者言词，未免失之浅矣。盖韵则近于佻薄，艳则流于亵媟，往而不返，其去《吴骚》市曲无几。必先洗粉泽，后除琱缋，灵气勃发，古色黯然，而以情兴经纬其间，虽豪宕震激而不失于粗，缠绵轻婉而不入于靡，即宋名家不一种，亦不能操一律以求。美成之集，自标清真，白石之词，无一凡近，况尘土垢秽乎！

贺裳《皱水轩词筌》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花弹之致，沁人肌骨处，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谓其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信然；谓其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生平胜景处为多耳。

彭孙遹《金粟词话》　宋人张玉田论词，极推少游、竹屋、白石、梅溪、梦窗诸家，而稍诎美成……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正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

陈子宏　近日词惟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然词曲以委曲为体，徒狃于风情婉恋，则亦易厌，回视苏、辛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沈雄《古今词话》引）

汪懋麟《棠村词序》　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矣。其馀子无非单词只字，可喜可诵，苟求其继，难矣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片玉词》　邦彦妙解声律，为词家之冠，所制诸调，非独音之平仄宜遵，即仄声字中上去入三声，亦不容相混，所谓分刌节度，深契微芒，故方千里和词，字字奉为标准。

夏秉衡《历代名人词选自序》　唐末、五代、李后主、和成绩、韦端己辈出，语极工丽，而体制未备。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真、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诸集，雅正超忽，可谓词家上乘矣。

张惠言《词选自序》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取重于当世。

包世臣《月底修箫谱序》　意内而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说者，言外而已。言成则有声，声成则有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若夫成人之速者莫如声，故词名倚声。声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不以清伤气，淮海、玉田不以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三矣。以言意内，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时时近之，清真、屯田、梦窗皆去之弥远。而俱不害为可传者，则以其声之幺眇铿盘，恻恻动人，无色而艳，无味而甘故也。

田同之《西圃词说》　王渔洋司寇云：“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馀而乐府之变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清真以短调行长调，滔滔莽莽，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矣。（按此条全袭《远志斋词衷》者）

又　弇州谓美成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愚谓词中情景，不可太分，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

又　华亭宋尚木征璧曰：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若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介甫之劖削而或伤于拗，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协律，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迭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

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华流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晁、贺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窗，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馀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美成思力独绝千古，如颜平原书，虽未臻两晋，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备，后有作者，莫能出其范围矣。

又　读得清真词多，觉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经意。钩勒之妙，无如清真，他人一钩勒便薄，清真愈钩勒愈浑厚。

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一代领袖，馀子荦荦，以方附庸。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

又　清真浑厚，正于钩勒处见，他人一钩勒便刻削，清真愈钩勒愈浑厚。

又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逊清真者辣耳。

又　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然清真沈痛至极，仍能含蓄。

又　周、柳、黄、晁皆喜为曲中俚语，山谷尤甚，此当时之软平勾领，原非雅音。若托体近俳而择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语，又不可抹煞矣。

又　词笔不外顺逆正反，尤妙在复在脱，复处无垂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三山妙发。温、韦、晏、周、欧、柳推演尽致，南渡诸公，罕复从事矣。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刱此论，为明季

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夫北宋也。苏之大，张之秀，柳之艳，秦之韵，周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

陆蓥《问花楼词话》　词家言苏、辛、周、柳，犹诗歌称李、杜、骈体举徐、庾，以为标题云尔。无论三唐、五季佳词林立，即论两宋，庐陵翠树，元献清商，秦少游“山抹微云”，张子野“楼头画角”，竹屋之幽蒨，花影之生新，其见于《草堂》、《花间》不下数百家，虽藻采孤骞，而源流攸别。安得有综博之士，权舆三李，断代南渡，为《唐宋词派图》，爰黜淫哇，以崇雅词，词学其日昌矣乎？

孙麟趾《词径》　高澹、婉约、艳丽、苍莽，各分门户。欲高澹学太白、白石，欲婉约学清真、玉田，欲艳丽学飞卿、梦窗，欲苍莽学苹洲、花外。至于融情入景，因此起兴，千变万化，则由于神悟，非言语所能传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元佑、庆历，代不乏人，晏元献之辞致婉约，苏长公之风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于词坛，子野、美成联镳于艺苑，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固已同祖风骚，力求正始。……清真滥觞于其前，梦窗推波于其后，学者宗尚，要非溢美。

汪稚松　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至苏、辛仅为小家，朱、厉又其次者。（《词学集成》引）

刘熙载《艺概·词概》　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一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

又　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戈载《宋七家词选》　词学至宋，盛矣备矣，然纯驳不一，优劣迥殊，欲求正轨以合雅音，惟周清真、史梅溪、姜白石、吴梦窗、周草窗、王碧山、张玉田七人，允无遗憾。

又　清真之词，其意澹远，其气浑厚，其音节又复清妍和雅，最为词家之正宗。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宋词不尽沉郁，然如子野、少游、美成、白石、碧山、梅溪诸家，未有不沉郁者；即东坡、方回、稼轩、梦窗、玉田等，似不必尽以沉郁胜，然其佳处亦未有不沉郁者。词中所贵，尚未可知耶？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

又　今之谈词者，亦知尊美成。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沉郁顿挫之妙，彼所谓佳者，不过人云亦云耳。

又　美成小令以警动胜，视飞卿色泽较淡，意态却浓，温、韦之外别有独至处。

又　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梦窗、玉田诸人，未易接武。

又　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　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则如白云在

空，随风变灭，所谓各有独至处。

又　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

又　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

又　词法莫密于清真，词理莫深于少游，词笔莫超于白石，词品莫高于碧山。而少游时有俚语，清真、白石，间亦不免，至碧山乃一归雅正。

又　史梅溪全祖清真，高者几于具体而微，论其骨韵，犹出梦窗之右。

又　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焉，然高者亦未尝不化。

又　西麓亦是取法清真，集中和美成者十有二三，想见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别，此所谓脱胎法。

又　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淮海、大晟来，而铸语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

又　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

又　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别于周、秦、姜、史、苏、辛外，独树一帜，而亦无害其为佳，可谓难矣。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终是托根浅也。

又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尤难见。美成意馀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鼹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

又　学周、秦、姜、史不成，尚无害为雅正，学苏、辛不成，则入于魔道矣。发轫之始，不可不慎。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窗、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涂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又　温、韦创古者也，晏欧继温、韦之后，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韦者也。苏、辛、周、秦之于温、韦，貌变而神不变，声色大开，本原则一。南宋诸名家大旨不悖于温、韦，而各立门户，别有千古。

陈廷焯《词坛丛话》　美成镕化成句，工炼无比，然不借此见长，此老自有真面目，不以掇拾为能也。

又　美成乐府开合动荡，独绝千古。南宋白石、梅溪皆祖清真而能出入变化者。

又　美成词浑灏流转中而下字用意皆有法度，故其词名《清真集》。盖清真二字最难，美成真千古词坛领袖。（《词坛丛话》）

陈廷焯《云韶集》　美成词极顿挫之致，穷高妙之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又　词至美成，开合动荡，包扫一切。读之如登太华之山，如掬西江之水，使人品概自高，尘垢尽涤。两宋作者除白石、方回，莫与争锋矣。

又　美成长调，高据峯巅，下视羣山，尽属附庸。

严沆《古今词选序》　诗降而为词，自《花间集》出而倚声始盛，其人虽有南唐、楚蜀之殊，叩其音节，靡有异也。迨至宋，同叔、永叔、方回、叔原、子野，咸本《花间》，而渐近流畅。耆卿专主温丽，或失之俚；子瞻专主雄浑，或失之肆。当其时，少游、鲁直、补之尽出其门，而正伯苏氏中表，独于词未尝师苏氏，宁阑入耆卿之调，工者无论，俚者殆有甚焉。故论词于北宋，当以美成为最醇。南渡以后，幼安以负青兕之力，一意奔放，用事不休，改之、潜夫、经国尤而效之，无复词人之旨。由是尧章、邦卿、别裁风格，极其爽逸芊艳，宗瑞、宾王、几叔、胜欲、碧山、叔夏继之，要其源，皆自美成出。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陈氏子龙曰：“以沈挚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儇利之词，而制之必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词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明珠翠羽，犹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惊露取妍，实贵含蓄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馀，则命篇难也。”张氏纲

孙曰："结构天成，而中有艳语、隽语、奇语、豪语、苦语、痴语、没要紧语，如巧匠运斤，毫无痕迹。"毛氏先舒曰："北宋词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艳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气取，艳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则关于神理骨性，难可强也。"又曰："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诸家所论，未尝专属一人，而求之两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备之。周之胜史，则又在"浑"之一字，词至于浑，而无可复进矣。

又　方千里和清真，亦趋亦步，可谓谨严，然貌合神离，且有袭迹，非清真也。其胜处则近屯田，盖屯田胜处，本近清真，而清真胜处，要非屯田所能到。

沈祥龙《论词随笔》　词能幽涩则无浅滑之病，能皱瘦则免痴肥之诮，观周美成、张子野两家词自见。

张德瀛《词征》　释皎然《诗式》谓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以词衡之，至险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轩也，至丽而自然者少游也，至苦而无迹者碧山也，至近而意远者玉田也，至放而不迂者子瞻也。

又　同叔之词温润，东坡之词轩骁，美成之词精邃，少游之词幽艳，无咎之词雄邈，北宋惟此五子可称大家。

谭献《谭评词辨》　南渡词境高处，往往出于清真。

况周颐《蕙风词话》　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

陈锐《褒碧斋词话》　词如诗，可模拟得也。南宋诸家，回肠荡气，绝类建安；柳屯田不着笔墨，似古乐府；辛稼轩俊逸，似鲍明远；

周美成浑厚，拟陆士衡；白石得渊明之性情，梦窗有康乐之标轨。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学者但以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屯田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清真词如《会真记》；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

又　读姑溪词而后知清真之大，读古友词而后叹淮海之清。四君极相合者也，由其合以求其分，庶见庐山真面。

朱孝臧　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清真介在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宋词三百首笺注》引）

郑文焯《论词手简》　沈伯时论词，云读得唐诗多，故语多雅淡。宋人有檃栝唐诗之例。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莫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长爪郎奇隽语，尤多别裁，尝究心于此，觉玉田言不我欺。

又　美成提举大晟，演为曼声，三犯四犯，变调綦繁，美且备矣。

又　屯田宋词专家，其高浑处不减清真。

张祥龄《词论》　周清真诗家之李东川也，姜尧章杜少陵也，吴梦窗李玉溪也，张玉田白香山也。

又　词，诗家之贼，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作词则词意词字，不容出入。《片玉》，人称善融唐诗，稼轩或用《楚辞》，此亦偶然，长处固不在是。

又　南唐二主、冯延巳之属，固为词家宗主，然是勾萌，枝叶未备。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梦窗、碧山已秋矣。至白

云，万宝告成，无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此天运之终也。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跋》　词者诗之馀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诗譬之，慢词如七言，小令如五言。慢词北宋为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片玉则如拾遗，骎骎有盛唐之风矣。

蒋兆兰《词说》　词家正轨自以婉约为宗，欧、晏、张、贺，时多小令，慢词寥寥，传作较少，逮乎秦、柳，始极慢词之能事。其后清真崛起，功力既深，才调尤高，加以精通律吕，奄有众长，虽率然命笔，而浑厚和雅，冠绝古今，可谓极词中之圣。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永、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颇不当人意。

又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又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惟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又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此后之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此后南宋诸公不与焉。

又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檃栝入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融化唐诗。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又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

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者尤广。

又　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陈洵《海绡说词》　词兴于唐，李白肇基，温岐受命，五代缵绪，韦庄为首，温、韦既立，正声于是乎在矣。天水将兴，江南国蹙，心危音苦，变调斯作，文章世运，其势则然。宋词既昌，唐音斯畅，二晏济美，六一专家。爰逮崇宁，大晟立府，制作之事，用集美成，此犹治道之隆于成、康、礼乐之备于公旦，监殷监夏，无间然矣。东坡独崇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南渡而后，稼轩崛起，斜阳烟柳与故国明月，相望于二百年中，词之流变，至此止矣。湖山歌舞，遂忘中原，名士新亭，不无涕泪，性情所寄，慷慨为多，然达事变，怀旧俗，大晟馀韵未尽也。天祚斯文，锺美君特，水楼赋笔，年少承平，使北宋之绪，微而复振。尹焕谓前有清真，后有梦窗，信乎其知言矣。

又　周止庵立周、辛、吴、王四家，善矣。惟师说虽具，统系未明，疑于传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则以周、吴为师，馀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然后馀子可取益。于师有未达，则博求之友，于友有未安，则还质之师，如此则统系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从可识矣。

又　清真格调天成，离合顺逆，自然中度；梦窗神力独运，飞沈起伏，实处皆空。梦窗可谓大，清真则几于化矣，由大而化，故当由吴以希周。

陈匪石《宋词举》　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虚，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功，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

邵瑞彭《周词订律序》　尝谓词家有美成，犹诗家有少陵。诗律莫细乎杜，词律莫细乎周。观夫千里次韵以长谣，君特依声而操缦，一字之微，弗爽累黍，一篇之内，弗紊宫商；良由宋世大晟乐府，创自庙堂，而词律未造专书，即以《清真》一集，为之仪埻，后之学者所宜遵循勿失者也。

李清照词集

［宋］李清照 著
吴惠娟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清照词集

［宋］李清照　著
吴惠娟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李清照词集
如梦令
如梦令
点绛唇
点绛唇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浣溪沙
菩萨蛮
菩萨蛮
诉衷情 枕畔闻梅香
减字木兰花
好事近
清平乐
忆秦娥
忆少年
山花子
山花子
春光好
添字丑奴儿 芭蕉
武陵春
醉花阴

南歌子
忆王孙
怨王孙
怨王孙
鹧鸪天
鹧鸪天 桂
木兰花令
玉楼春 红梅
玉楼春
河传 梅影
小重山
七娘子
一剪梅
临江仙
临江仙
浪淘沙
蝶恋花
蝶恋花 昌乐馆寄姊妹
蝶恋花 上巳召亲族
渔家傲
渔家傲
青玉案 用黄山谷韵
青玉案
殢人娇 后庭梅花开有感
行香子
孤雁儿
满庭芳 残梅

转调满庭芳

凤凰台上忆吹箫

声声慢

庆清朝

念奴娇

永遇乐 元宵

多丽 咏白菊

新荷叶

长寿乐 南昌生日

存疑词作

生查子

浣溪沙

丑奴儿 夏意

浪淘沙

鹧鸪天

瑞鹧鸪 双银杏

品令

附录

总评

词论

返回总目录

导读

吴惠娟

李清照（1084-1156），自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今山东济南）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的诗词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她“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清人李调元亦云：“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雨村词话》）这些评论给予我们喜爱的女作家极高的文学地位，吸引着我们走近李清照。

一

李清照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字文叔，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李格非的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生平著作甚丰，传世仅《洛阳名园记》一卷。清照的生母为宰相王珪的长女，早逝。吏部尚书王拱辰的孙女是清照的继母，亦能文。清照在一个学识渊博、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以往，人们都认为独特的家庭环境对李清照的影响很大，这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当时的士大夫家庭都很注意对女儿的教育，这是社会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时代风气。

北宋是一个文化相当成熟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上层士大夫阶层，“为了得到政治权力、社会影响力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还必须熟练地掌握文化传统，并能参与和分享时代思潮及其格调”。而“宋代理想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不仅简单地献身于丈夫的家庭，她还要有管理方面的能

力及文学天才和人际关系中高超的技巧，使她可以保持家庭的繁荣昌盛”（［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士大夫家庭的女性，作为主内的家庭成员，也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和文学才识，方能担当得起相夫教子的重任。顺应时代的潮流，当时士大夫家庭的女性不仅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不少女性还能赋诗填词。李清照熟读经史子集，从她所写的诗、词、文中可映照出来。她的作品与民间的女性诗词发出的天籁之声不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咏史还是用事，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李清照不仅诗、词、文皆擅长，还会绘画，明陈继儒的《太平清话》就载有莫廷韩购得易安所绘的墨竹一幅。她与当时的士大夫一样，具有很高的文艺才能。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是北宋的士大夫文化孕育出了李清照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文学家。

二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充满着快乐，除了读书之外，还常去郊外野游。她成年之后，还常常回忆起这段快乐时光：

>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行鸥鹭。
>
> ——《如梦令》

词中寥寥数笔，活脱脱勾划出主人公的形象：娇憨又调皮、任性又天真，还多了一分迥别于一般少女的逸兴与雅趣。

李清照爱大自然，她曾写道：“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颇为开放的生活陶冶了清照开朗的性格，也涵育了清照的创作灵性。

清照十五岁后，待字闺中的她常写一些闺情词，抒发其淡淡的忧伤。这些词中既有李清照惜花伤春的多愁善感，也有青春期少女莫名的惆怅。在轻轻的叹息中，有着对自家青春的珍惜、对自我命运的关切。

这一首《浣溪沙》则是她少女心境最真切的写照：

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钟已应晚来风。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红。

词的上片写长日难遣。醇酒醉人，聊以解忧，醉酒不成，百无聊赖。日暮时钟声与风声相互应和，声声入耳，更觉深闺沉闷与寂寥。下片写长夜难熬。暖香催梦，聊以消愁，然愁思盘纡而梦寐不成，更觉闲愁难遏。中宵不寐之人与闪烁的烛花无言相对，一个“空”字牵出词中人多少的幽怨和孤寂。全词以“琥珀浓”、“瑞脑香”、“辟寒金”、“烛花红”点缀闺房，色泽秾丽，气象华贵，但反衬的是闺房的空寂和冷清，于是陡增了女主人心中情感无所依归的悲凉。小词把无形迹可求而又难以言说的幽闺之情表现得极为含蓄、深沉。

李清照十八岁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时为吏部侍郎，后为崇宁年间宰相。明诚爱好金石之学，婚后的李清照是明诚的知音和合作者，可谓志同道合，伉俪相得。沐浴在爱河中的李清照写下了新婚燕尔、闺房昵意的情词《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鲜花娇美，令人爱不释手，若是郎君见了，是悦花呢还是爱人？揣度郎君的心思婉曲写来，痴情之心宛然可见。新嫁娘“云鬓斜簪”，教郎品评，是带露的花儿好看还是新嫁娘的容颜风姿更美？娇憨之态可感。读

其词，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沉浸在幸福的爱情生活中李清照细腻的心理活动。

李清照晚年在其著名的《金石录后序》中也曾回忆到这段志趣相投的甜蜜而又充实的幸福生活：

>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赵李族寒，素贫贱。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三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清照将度过幸福的一生。但也许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婚后一年，清照之父因受党争的牵连，名列“元祐奸党”，被罢官离京，直至去世未再返京任职。此时，作为女儿的李清照怎能坐视不管，她写诗上呈公公赵挺之救其父，诗中呼喊：“何况人间父子情！”清照救父无果，眼看着父亲在政治风波中沉没，而公公则连升三级，势焰正盛，心中无比郁闷伤心，发出了“炙手可热心可寒”的慨叹。李清照作为已出嫁的女儿，在生活上不一定受到党争直接的冲击，但在心灵上却不可避免地陪同着父亲一起遭难。

在北宋党争激烈的时代里，政治风波起伏不定，政要更迭频繁不已。生在搢绅之家，并没有安全感，灾难打击随时可至。不久，赵挺之受蔡京的排挤，不得不请求罢相归青州私第。可是不到十天，风向逆转，蔡京去相，赵挺之留任。而赵挺之第二次居相位约一年，又被罢官，罢后五日即卒。蔡京命开封府逮捕其在京亲属，网罗罪责。赵挺之的三个儿子也受牵连，不得不“屏居乡里”。清照和明诚从“贵家子弟”一

下子跌落为乡间的平民百姓，品尝了人生移位的辛酸。但夫妇俩“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明诚把精力转向金石研究，寻访各种碑刻，静心于学术撰著，清照则全力助成之。

明诚、清照夫妇情深意合，风雅互赏。他们常在一起“同共校勘，整集签题”，赌茶猜书，生活充满了情趣，这在封建社会里固已超出寻常万万。但令人羡慕的家庭也有遗憾——他们没有子女，这使封建社会中以家庭为中心的女性少了一份感情寄托，李清照因此把感情集中在丈夫身上。李清照在家庭生活中对丈夫情感回应的期待很高。然而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一员，赵明诚的人生目标往往是与仕途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在仕途中为君为民服务，从而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这是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要占去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赵明诚受父亲的牵连，被迫屏居青州，但这并不能消解他在这一方面的期待。另外，赵明诚爱好金石，既然仕途受挫，对金石研究的精力就相对集中。在青州后期，赵明诚所撰《金石录》已初具规模，该书共三十卷，对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正，共跋尾502篇，这大约花去明诚二十年的功夫（见赵明诚《金石录》序：“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故赵明诚婚后二十馀年间常常需外出寻访和考订碑刻，仅青州期间就有多次寻访。如为探寻胜迹和稀世碑刻，曾五游仰天山，三过灵岩寺。（灵岩寺的泰山西北麓的方山，寺内有唐人李邑所撰的《灵岩寺颂碑》。）赵明诚多次外出寻访，广集碑刻，常留下善感的李清照独守空房。青州十年屏居生涯结束，明诚任莱州守，清照未能同行，一年后才赴莱与明诚团聚。这一年里她又天天品尝着孤独和寂寞的人生况味。

李清照婚后独居的日子里，为了排遣孤寂和思念，写下了多首吐露心声的闺怨词。较著名的作品有《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元伊世珍《琅嬛记》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徐培均先生据易安《金石录后序》推论，此“负笈远游”当指明诚外出寻访碑刻。婚后不久的小别，对于深于情专于情的易安来说，可谓黯然销魂。不论是白昼泛舟出游，还是夜晚的望月盼书，为的是排遣铭心的思念，寄托别离的伤情。面对红荷香残的秋色，弥漫词人心境的是无言的惆怅与寂寞。流水落花带走了年华，却留下了别离人无尽的相思，深邈缠绵，无计可除。

还有名篇《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词大约作于赵明诚出任莱州守时，这一年清照没有和明诚同行。明诚独自赴任，清照与明诚离别之后写下了这首词。词的上片连续铺叙四件日常琐事，写出了人物生活的慵态，婉转曲折地表现了抒情主人翁别前复杂的心绪。下片主要抒发别后的相思。《阳关》情深，留不住远去的亲人，只留下独守空闺的寂寞人，冷清孤寂，满腹的相思企盼惟有向楼前的流水倾诉。结拍由“新愁”回应上片的“新瘦”，深化了离愁，馀韵更

为隽永。

李清照婚后独居日子里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都化成了一首首优美的词篇，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萧条庭院）等。这些词都表达了清照别离的痛苦、独居的无聊以及对丈夫强烈的思念之情。

因为这些词写得很含蓄，很容易引发读者种种联想。前些年围绕着赵李的夫妻感情生活，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赵明诚纳妾，对李清照有所疏远，而李清照又无嗣，故李清照时有婕妤之叹，婚后的闺怨词是其内心隐秘的曲折流露。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不仅对其在青州期间的闺怨词作了新的诠释，而且还涉及到在青州之前，清照新婚一年之后的作品以及青州之后的一些作品。认为赵明诚纳妾的学者多依据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言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是个典故，语出《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做履组卖也。”其大意是多馀的名贵香料可以分给众妾，妾中无谋生特长的，可以学做鞋子卖钱为生。此典后来专指人临终时舍不得丢下妻妾。认为赵明诚纳妾的多依据这一材料。笔者认为，赵明诚是否纳妾此外无材料可考。退一步讲，即使赵明诚纳妾，是否影响到赵李的夫妻感情，使夫妻感情产生了危机，现在也没有直接的资料作依据。赵李的夫妻感情既有超出封建社会中寻常夫妻万万的一面，也有寻常夫妻感情生活中免不了的分歧、摩擦和矛盾的一面。因为李清照是一位有丰富文化底蕴以及颇有个性的“士大夫”式的女性，并不是封建社会家庭生活中对丈夫百依百顺的无主见的寻常家庭主妇，但这并不影响和谐的主流。“琴瑟相和”，这在赵明诚《金石录》和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字里行间中都有所流露。

清照屏居青州之初，曾写了一首咏白菊的《多丽》，她感叹白菊的命运："明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度芳姿。"意谓白菊承受过明月清风的爱抚，也遭受了浓烟暗雨的摧残，清照的命运与白菊的命运何其相似。词人怜惜白菊玉貌丰姿逐渐憔悴的清词丽句，竟成了词人以后不幸命运的写照，词语竟成谶语！

清照在莱州生活了三年后，又随夫辗转于淄州、江宁等地。其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清照目睹社稷的重大变故，与热血男儿一般，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写下了"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诗句。明诚罢知江宁府后，夫妇将择居赣水上。行至池阳，途经项羽庙，清照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悲愤之作《乌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表现了一位被社会政治排斥在外的女性忧国的思考，这种可贵的思考超越了性别的局限，蕴含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李清照南渡以后的词虽然没有像陆游、辛弃疾那样慷慨激昂地呼号收复失地，也没有像她的诗那样沉郁悲凉直陈爱国情怀。但她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浸透了乡愁，乡愁中同样有着浓郁的故国之思，毫无疑问，也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她深沉的忧国之情。如《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

风和日丽的初春，人们以轻便的夹衫换取了厚重的冬装，冬春的交替顿

使人感到轻快和愉悦。此时李清照因“靖康之变”寓居江南，身在异乡倍感南方早春的温暖，无形中唤起她对北方春寒料峭的回忆，由此联想到未能回归的北方家园。上片虽未写有关故乡的只字片语，但已暗逗乡思。乍暖还寒，鬓上梅残，好心情已渐渐转换成一种轻轻的难以言传的惆怅。微微的相思、轻轻的惆怅汇合成一股情感的波浪，拍打出浓浓的乡愁。由此引起下片。故乡邈远，虽遥望不及但终难忘怀，惟有醉酒才能排遣。临睡前点燃的沉香伴随词人进入梦乡，梦醒香消而宿酒尚存，可见饮酒之多，醉意之浓。借酒消愁以忘思乡之情，然后乡情比酒味浓烈，比香味持久。词人不言“乡愁”二字，而乡愁始终萦绕于字里行间。再如《鹧鸪天》：

> 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
>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

此词当作于建炎二年秋。词的上片着意渲染秋日清寂的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抑郁不欢。锁窗是美好的装饰，醇酒、团茶、瑞脑尽是美好的物品，但却没有带来任何的热闹和欢乐，相反寒日映照锁窗，所见一片萧索。独酌闷酒，苦茶醒酒，是因为满腔愁浓。词人笔笔叙来，移情于物，寂寞无聊、悲秋伤时之情隐约可见。下片以王粲登楼忧时怀远之典暗喻自己的思乡之情，既照应了上片隐约流露的悲秋伤时之情，又深化了此情的内涵，把乡思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此段时期，类似的作品还有《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等。

四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五月，赵明诚在池阳接到皇帝的诏令，任湖州知州。六月中旬，赵明诚在赶往行在建康城应诏的途中身染重疾。清照获知后即从池阳直奔建康照料，但赵明诚已病入膏肓，八月十八日病故，时清照四十六岁。从此，李清照开始了凄凉感伤的寡居生活。请看《孤雁儿》：

藤床纸张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烟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细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此词以咏梅来悼念赵明诚。上片由寡居之苦写起，以心境之黯淡、环境之凄冷，抒发词人的悲凉情怀。接着用逆笔，写《梅花三弄》的笛声，催开了梅的蓓蕾，送来了春天的气息，也宛转流露了闻笛怀人，追忆夫妻恩爱往事的绵绵深情。下片从室外的风雨落笔，风雨催泪，深一层表达了人物的痛苦。词人从笛声联想到箫声，由“吹箫人去”的故事联想到夫亡，从而点明了悼念丈夫的主旨，最后化用折梅寄梅之典，以“没个人堪寄”收束全篇，写出了未亡人的孤苦凄凉。

还有《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啼鴂。

此词以历经风霜的嫠妇的凄凉心境，写风定花落后，拥红堆雪的一片沉寂。这是春花生命的终结。红白相映，虽然醒目，但落英满院，甚为凄美。这使词人又追忆起少女时代歌咏海棠花谢的小词《如梦令》，“绿肥红瘦”，花事将了。但那时残红犹缀枝头，尽管伤感，仍然轻快，虽

然叹息，总还轻盈。词人面对自然界的变化，经受的是人生有限、青春短暂的觉醒式的淡淡哀伤。而如今国破家亡，同为伤春，况味有别。酒阑人散，热闹之后，留下的只是空寂。青灯孤影，魂梦幽怨，一片凄凉。匆匆而来的春天又将匆匆归去，她带走了自然界的芳菲，却永远无法带走一个孤寡老人无情无尽的愁苦忧伤。

李清照在夫亡之后，往依其弟李迒。时又传赵氏有“颁金”之语。此传言是说赵明诚在世时，曾以玉壶投献金人，贿赂通敌。李清照明知此为妄言，但也非常惊恐。为洗刷“玉壶颁金”之诬，携家中所收藏的铜器追随高宗行踪以投进。然而，一次次扑空，铜器最后也没有进献成。李清照把器物与写本存在剡地（今浙江嵊县），后来官军平定叛乱的兵卒时，取走了全部的器物和写本。据说器物、写本最后“尽入故李将军家”（参见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许是李清照追随高宗辗转浙江之举，使谣传不攻自破，“颁金”的风波总算平息。身为嫠妇的李清照独自流寓两浙，品尝了孤身奋战的艰辛，也承受了形影相吊的孤独。

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在一场大病之后，受骗改嫁张汝舟，三个月后离异。李清照告发张汝舟谎报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骗取官职，张受到编管柳州的惩处。按当时宋代的刑律，妻告夫虽得实，也需服刑二年。因赵明诚姑表兄弟綦崇礼施以援手，清照入狱九天而获释。宋代妇女再嫁并不违当时习俗，但改嫁不一定能得到亲朋好友的支持与理解。再说所嫁匪人，更引起各种非议。再嫁风波时间虽短，但李清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风波深深地伤害了李清照，使其心神疲惫。其《山花子》词首二句“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正写出了作者经历坎坷后的衰老和孤寂。

但经受过心灵创伤的李清照并没有被生活中的波折冲垮。她那深入骨髓的士大夫忧国意识，促使她忘掉个人的不幸，去关注时代和大局。

绍兴三年（1133），南宋枢密院副长官韩肖胄奉宋高宗之命出使金朝，给事中胡松年以试工部尚书身份任使金副使，他们去探视被俘在金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李清照写下《上枢密韩公》二诗送行，诗中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表达了作者满腔的爱国热忱。诗歌写得壮怀激烈，不见五十老妪丝毫衰惫之气。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评云：“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也。古今妇女，文姬外无第二人。然文姬所遇，悲愤哀痛，千古无两，私情公谊，又自不同矣。”

两年后李清照在金华，又有诗题名胜八咏楼：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八咏楼》

此诗气势恢宏，风格豪迈，完全可与那些题咏在楼壁的历代名诗相媲美，而就其诗歌的含蕴之深和襟怀之大来说，似乎还要略胜一筹。因那些名诗仅仅局限在个人身世的感怀和友朋之念的唱叹上，无人与感慨江山联系在一起。

约一年之后，李清照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定居于临安。晚年的李清照生活虽然安定了，但仍没有摆脱孤独无依的命运。家国的重大变故，给李清照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她在孤独和寂寞中“常怀京洛事”（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此间，李清照写下了著名的元宵词《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

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词中词人以节日美好的气氛和自己寥落的心绪对比，以往昔京华度节的热闹快乐与今日的悲怆凄凉对比，又以他人的人伦之欢与自己的嫠妇之悲对比，在寻常题材、寻常语言中，融入了深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宋末爱国词人刘辰翁读此词“为之涕下”。

此外，李清照还写了一首被称为绝唱的秋词《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梁启超对此词的情感内涵给予极高的评价：“那种茕独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梁启勋更谓之“动人魂魄”。

李清照的生命之树就这样在寂寞和孤独中逐渐枯萎。

据大多数学者推测，李清照大约在七十三岁那年悄然离世。卒年不见载籍。李清照的晚境是凄怆的。她究竟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无人知晓。只有她留下的文学作品为其铸成了丰碑，永远让后人敬仰膜拜。

五

前面曾谈到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教育很重视，当时士大夫家庭善写诗词的女性也不少，但作品能流传千古的却屈指可数。李清照不仅是宋代女性诗人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位。李清照曾咏叹过百花中迹远品高的桂花，赞它“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如果把古代优秀的女性诗词比成是盛开的百花，那么李清照的诗词无愧是“花中第一流”。而其词对后世的影响则大于诗。她被后人与李后主、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一起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派代表，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则给予李清照最高的地位，称“婉约以易安为宗”。我们从李清照词的艺术成就来看，此言并非过誉。

不过，以婉约来概括李清照词的风格似乎还粗略一些，李清照词除了婉约的主导风格之外，细品之下还含有其他多元的风格特点。即使是婉约风格的词里，也融合了其个性的特质。近人沈曾植别具只眼,他从人们一味推崇李词的婉约中,看到了其词不能仅用婉约来概括的风格特点，他在《茵阁琐谈》中说：“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又：“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芳馨，飞想者赏其神骏。”确实，李清照词仅用婉约概括是不够的。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那是何等的气概！无怪乎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卷要说“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而《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忆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的俊逸和倜傥也给人们传递了不同于婉约的美感。再如《浣溪纱》（淡荡春光寒食天）、《山花子》（病起萧萧两鬓华），台湾学者郑骞在《成府谈词》中说“亦皆于芳馨之中，寓神骏之气”。而这些特色又各有其对应的

欣赏者，故李清照词的流行面特别广泛，李清照亦因其词的流行获得了同时代和后代人们的崇仰，出现了“百代才人拜后尘”（王僧保《论词绝句》）的现象。

读李清照的词，我们便会发现其词无论是咏叹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欢乐和感伤，还是抒发社会动乱时期的家国之感慨，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中涌动着作家的一腔真情。李清照没有男性词人集子中大量的应酬之作，她把词的创作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把创作与生活融合在一起，用创作来记录她的生活轨迹和情感经历，用创作来诉说自己生活中的感受。阅读她的作品，仿佛能听到她低低的絮语，轻轻的叹息，深深的感慨。

李清照词的早期创作，有一个习作阶段，颇有意味的是，即使是习作，其中也充满了真情实感，也真实地记载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少女时代的李清照喜欢韩偓的诗，所以刚写词的她，喜欢从韩偓的诗意入笔，但往往入笔后总能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推陈出新。如《点绛唇》：

> 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沾衣透。
> 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

此词化用了韩偓《偶见》的诗意，韩诗云：“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并多了细节描写，如上片的“慵整纤纤手”和下片的“袜刬金钗溜”、“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而这几个细节充满了生活气息，体现了女性感受生活的敏感和细腻，我们既见抒情主人公的外表形态，亦见其内心世界。韩诗中的形象虽也生动，但不如李词的儿女情态更为稚拙可爱。这是因为李清照在作词时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感受。还有《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韩偓有《懒起》诗，末四句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词人化用了韩偓的诗意，感海棠花事以咏闺情。小词以咏落花而惜春，其中也含有青春易逝的感叹。词人的多情善感有着对自我命运的关切。这些小词都有出蓝之妙，其妙处即在词中都更富有内在的生命力。

我们读李清照的词，仿佛能听到她来自于内心的各种诉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这是她向远方的明诚低回宛转地诉说着自己深深的思念；“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蝶恋花》）这既是她对依依惜别的姐妹的劝慰，也是一种自慰；“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渔家傲》）这是她向天帝倾诉自己上下求索、已临暮年而终少收获的苦闷；“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南歌子》）这是寡居的她触景伤怀的万端感慨；而“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则是她带着血泪的悲叹，她将一怀思乡愁绪诉诸杯中物。千百年来，这些充满着真情的声音，始终能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循着这真情告白，去寻觅词人笔下的种种人生踪迹，与李清照同品生活和时代赋予她的欢乐和悲哀。

必须一提的是，李清照作为一个女作家，第一个在文学作品中真实地抒发了夫妇感情生活中的种种感受。如：“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减字木兰花》）写出了新婚燕尔，伉俪相娱的深情；“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写出了独守空房的闺中人无以排遣的相思之情；“休休。这回

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凤凰台上忆吹箫》）写出了丈夫远行前夕，闺中人难以为别的痛苦之情；而“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则写出明诚去世后，未亡人悲凉的悼亡之情……

六

李清照的词不仅笔情浓至，富有感染力，还特别善于锤炼语言，并能以平常自然的面貌出现，表达细微深入的情意，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艺概·词概》）的最佳效果。如“宠柳娇花”，写出了初春时节，人们看到新柳和鲜花后的一种喜爱程度，也写出了柳刚抽芽、花刚盛开时的娇嫩。又如“绿肥红瘦”，以绿代叶、以红代花，以“肥”字状绿叶，以“瘦”字状海棠，写出了春雨之后，绿叶受到雨水的滋润变得更饱满，而花儿则受到雨的打击，由繁丽而零落的景象，显得凄婉。此四字虽明白如话，但造语新颖，别出一格，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故清王士禛《花草蒙拾》赞曰：“如‘绿肥红瘦’、‘宠柳娇花’，人工天巧，可称绝唱。”再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柳眼梅腮”、“云阶月地”等等，既平易又极有表现力。

而她在作品中的一些比喻，更是巧夺天工，令人击节叹赏。如《醉花阴》：

薄雾浓雰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宝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关于这首词，曾流传一个美丽的故事：“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

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三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佳。’明诚诘之，答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故事出自《琅嬛记》，但未必可靠。不过“莫道”三句绝妙，非他人所能及，确是实情。徐培均据于中航《李清照年谱》考，大观二年（1108）重阳节，赵明诚与妹婿李擢游仰天山，流连忘返，留下易安独居青州。良辰佳节，无人相伴，把酒赏菊，寂寞难遣，词人遂写词抒怀。词人为别离而黯然神伤，篱间菊花散发的阵阵幽香没能给词人带来任何快慰，反而增添了心中的凄清之感，当西风卷动珠帘时，词人不免惜花自怜，即景设喻，写出了“人比黄花瘦”的千古名句。此喻新奇而传神，菊花花瓣细长，色泽以黄为基调，与“瘦”易于联系。再则，菊花优雅高洁，与词人精神有相通之处。时值重阳，黄昏黄花，更形憔悴。以此句来比喻相思之情，含蓄蕴藉，雅畅脱俗。此外令人赞叹的还有“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际，玉人浴出新妆洗”（《渔家傲》）、“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等。前者，词人用丰富的想象，把腊梅比喻成含情脉脉、娇柔多姿的美人，表现出腊梅花蕾初绽、柔美清新的绰约风姿。后者词人则用巧妙的比喻，将这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思具象化。于是化虚为实，将词人国破家亡无法排遣的双重悲感表现得曲折深婉，真切生动。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赞曰：“易安《武陵春》后半阕云：‘闻说双溪春尚好……载不动、许多愁。’又凄婉，又劲直。”

李清照还特别善于熔铸前人的书面语，用典如同己出。前面曾谈到李清照受北宋士大夫文化的影响，饱读经史子集。故她写的词，不少语言融化了前人的诗、词乃至散文的句子，但融化不露痕迹，显得自然妥帖。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念奴娇》），用的是《世说新语》的成句，写清新的春意逗发游兴，与前后词意天衣无缝，丝毫不生硬牵

强。如“仲宣怀远更凄凉”（《鹧鸪天》），词人借着“仲宣怀远”这一典故，以王粲自喻，含蓄地写出了自己悼念离世的丈夫，怀想远在千里的故园的沉痛悲感。借古寄情，写得浑成自然。又如“有暗香盈袖”（《醉花阴》），取意于《古诗十九首》之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而“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则化用了范仲淹《御街行》词句：“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但化得自然，如同己出，且高出一筹。李清照将“眉头”与“心头”相对比，“才下”与“却上”成起伏，故王士禛于《花草蒙拾》中赞其“特工”。为了更方便读者对李清照词的阅读和欣赏，我们择要将其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

李清照词的语言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以寻常语、口语入律。如《永遇乐》“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评此句曰：“皆以寻常语言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确实，“平淡入妙”不是一般词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而李清照似乎是信手拈来即成。如《忆王孙》“说不尽，无穷好”，词人仿佛自语，细品却是对仗工整、平仄协律的妙句。再如《如梦令》“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如梦令》的格式，这里必须是二字句的重叠，李清照以其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用口语协律，且与前面的语气、词意连贯，把女主人不耐烦的口气、莫名烦恼的心情全都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李清照词的语言所显示的高超的艺术造诣，一方面来源于李清照对语言极为精细的辨析力，对词的语言本身的韵律和节奏的高度敏感，对当时流行的词体音乐的深切理解和熟稔；另一方面也来源于李清照对生活的直接体悟所产生的创作灵感。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李清照具有丰厚的文学艺术的学养。这多方面的因素使李清照词的语言具有永恒的艺

术魅力。

李清照是一位深受人们喜爱的女性文学家，她的词流传千古，历代评论家都留下了各具见解的点评或综论。二十世纪以来，李清照的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本书有选择地吸取了不少前人时彦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王学初校注的《李清照集校注》、齐鲁书社1981年版黄墨谷的《重辑李清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陈祖美撰《李清照诗词文选评》、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陈祖美《李清照新传》，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徐培均的《李清照集笺注》。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李清照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但现存关于李清照生平事迹的资料不多，其作品的系年至今尚存争议。本篇导读旨在为大家阅读李清照的作品提供一个线索，并非作品系年的研究，倘有不妥之处，望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2009年夏于槐西斋

李清照词集

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行鸥鹭。

◆矫拔空灵，极见襟度之开拓。（龙榆生《漱玉词叙论》）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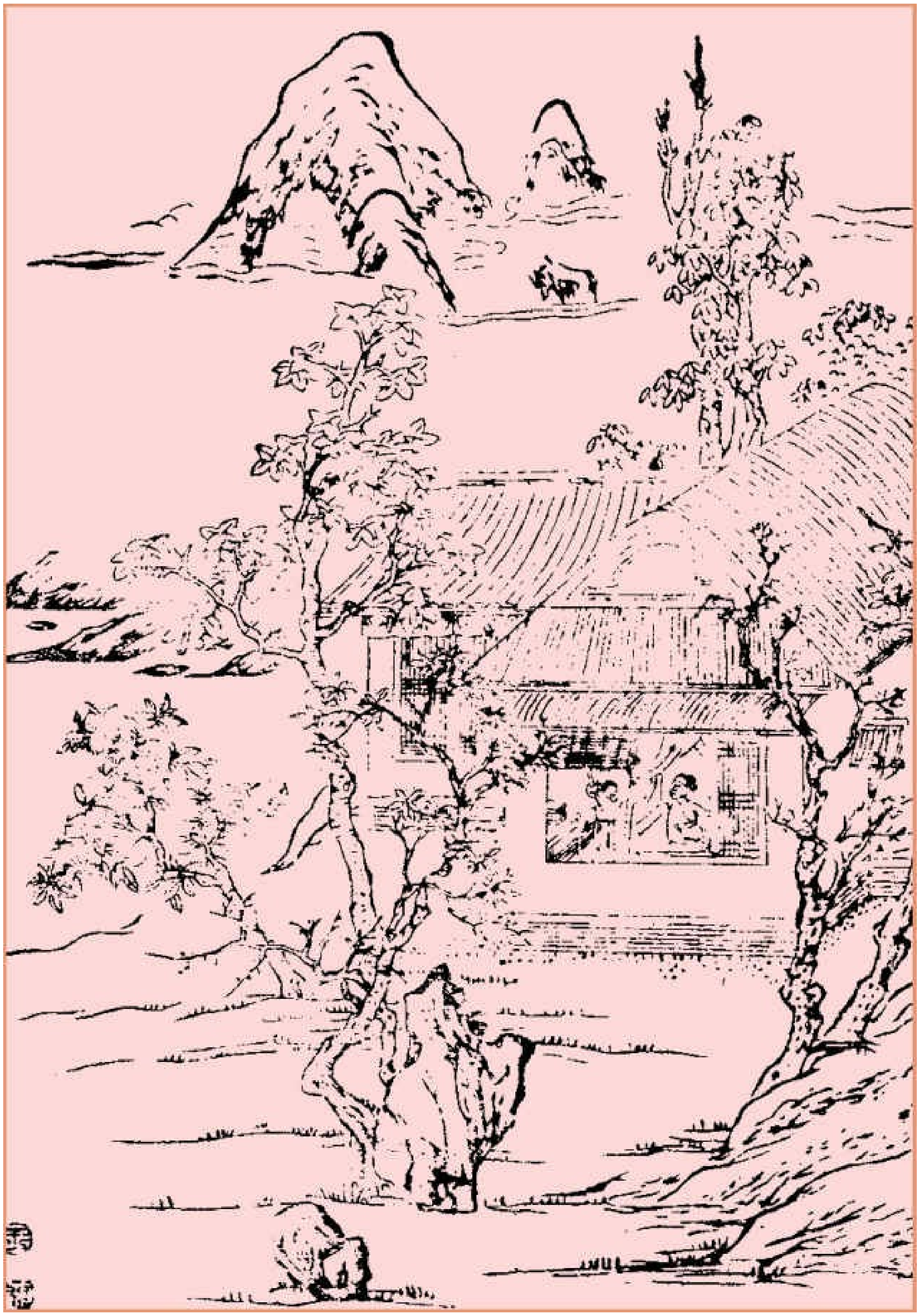
◆此词作于南渡前，写惜春之情，其中化用韩偓《懒起》（一作“闺意”）诗意。韩诗下半云：“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情景差相似。姑系于崇宁初。（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暮景，配兹驵侩之下才”，传者莫不笑之。（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如梦令》云：“应是绿肥红瘦”，语甚新。（明瞿佑《香台集》卷下《易安乐府》）

◆此句较周词更婉媚。（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卷一）

◆韩偓诗云：“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此词盖用其语点缀，结句尤为委曲精工，含蓄无穷之意焉，可谓女流之藻思者矣。（明张綖《草堂诗馀别录》）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词意图

◆语新意隽，更有丰情。（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知否”二字，叠得可味。“绿肥红瘦”创获自妇人，大奇。（明沈

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花间集》云：此词安顿二叠语最难。“知否，知否”，口气宛然。若他“人静，人静”“无寐，无寐”，便不浑成。（明卓人月《古今词统》卷四）

◆按：一问极有情，答以“依旧”，答得极澹，跌出“知否”二句来；而“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圣于词者。（清黄苏《蓼园词选》）

◆只数语中层次曲折有味。世徒称其“绿肥红瘦”一语，犹是皮相。（清陈廷焯《云韶集》）

◆全篇淡描，结句着色，更觉浓艳显豁。（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绿肥红瘦”与孟浩然诗同妙……此词与诗所写，一样浓睡初醒，一样回忆夜来风雨，一样关心小园花朵。二人时代虽不同，诗与词体格虽不同，朴素与凝练之表现手法虽不同，但二人爱花心灵之美则完全一致。宜乎并垂不朽云。（唐圭璋《词学论丛·读李清照词札记》）

◆这大概都是少时所作，虽无深意，而婉美灵秀之致，非用力者所能及。（缪钺《灵谿词说·论李清照词》）

点绛唇

寂寞深闺，

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春去，

几点催花雨。

倚遍阑干，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芳树，

望断归来路。

◎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韩持国亦有“轻云薄雾，散作催花雨”之句。（宋庄绰《鸡肋编》）

◎独上小楼春欲暮，望断玉关芳草路。（唐韦庄《木兰花》）

◆草满长途，情人不归，空搅寸肠耳。（明钱允治《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简当。（明长湖外史《草堂诗馀续集》）

◆泪尽个中。（明陆云龙《词菁》）

◆情词并胜，神韵悠然。（清陈廷焯《云韶集》）

点绛唇

蹴罢秋千，

起来慵整纤纤手。

露浓花瘦，

薄汗沾衣透。

见客入来，

袜刬金钗溜。

和羞走。

倚门回首，

却把青梅嗅。

◎词为少年时作，语本唐韩偓《偶见》诗：“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入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曲尽情悰。（明钱允治《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片时意态，淫夷万变。美人则然，纸上何遽能尔。（明长湖外史《草堂诗馀续集》）

◆入若士《紫钗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和羞走”下）如画。（明潘游龙等《古今诗馀醉》）

◆咏歌女，非易安自咏。“见客人来”，是何等人家？（吴世昌《词林新话》）

浣溪沙

莫许杯深琥珀浓，

未成沉醉意先融。

疏钟已应晚来风。

瑞脑香消魂梦断，

辟寒金小髻鬟松。

醒时空对烛花红。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唐李白《客中作》）

◎龙脑，香树，出婆利国，婆利呼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国。树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围，叶圆而背白，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婆律膏香。一曰瘦者出龙脑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瑞脑即龙脑，今称冰片。）

◎昆明国贡嗽金鸟，形如雀而色黄，羽毛柔密，常吐金屑如粟，铸之可以为器。此鸟畏霜雪，乃起小屋处之，名曰辟寒台。宫人争以鸟吐之金用饰钗佩，谓之辟寒金。（旧题晋王嘉《拾遗记》）

◎归时休放烛花红。（南唐李煜《玉楼春》）

浣溪沙

小院闲窗春色深，

重帘未卷影沉沉。

倚楼无语理瑶琴。

远岫出云催薄暮，

细风吹雨弄轻阴。

梨花欲谢恐难禁。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纱窗日落渐黄昏，金屋无人见泪痕。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唐刘方平《春怨》）

◆（“远岫出云”句）景语！丽语！（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写出闺妇心情，在此数语。（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

◆雅练！“欲谢”、“难禁”，淡语中致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分明是闺中愁，宫中怨情景。（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浣溪沙

淡荡春光寒食天，

玉炉沉水袅残烟。

梦回山枕隐花钿。

海燕未来人斗草，

江梅已过柳生绵。

黄昏疏雨湿秋千。

◎春风正淡荡，白露已清泠。（唐陈子昂《修竹篇》）

◎林邑国，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其国有）沉水香者，土人斫断，积有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名曰沉香。（《南史·夷貊上·海南诸国》）

◎海燕何微眇，乘春亦蹔来。（唐张九龄《咏燕》）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宋代则在二月。）

◆此词写少妇闲情。黄本卷一以为“大观元年以前之作”，疑非是。观过片“海燕”、“江梅”，纯为江南景物，当系建炎三年（1129）春在江宁时作。（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黄昏疏雨湿秋千”，可与“丝雨湿流光”、“波底夕阳红湿”“湿”字争胜。（清黄苏《蓼园词选》）

浣溪沙

髻子伤春慵更梳，

晚风庭院落梅初。

淡云来往月疏疏。

玉鸭熏炉闲瑞脑，

朱樱斗帐掩流苏。

通犀还解辟寒无？

◎睡鸭香炉换夕照。（唐李商隐《促漏》）

◎开元二年冬至，交趾国进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请以金盘置于殿中，温温然有暖气袭人。上问其故，使者对曰："此辟寒犀也。顷自隋文帝时，本国曾进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悦，厚赐之。（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话头好。（明沈际飞《草堂诗馀续集》）

◆闺秀词惟清照最优，究苦无骨，存一篇尤清出者。（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淡云"句）清丽之句。（末句）宛约。（清陈廷焯《云韶集》）

◆易安居士独此篇有唐调，选家炉冶，遂标此奇。（清谭献《复堂词话》）

浣溪沙

绣面芙蓉一笑开，

斜飞宝鸭衬香腮。

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

半笺娇恨寄幽怀。

月移花影约重来。

◎金猊宝鼎鸭金凫，皆焚香器也。（明陈仁锡《潜确类书》）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唐元稹《莺莺传》）

◆此词盖建中靖国元年（1101）新婚后作，与《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风格相似，可参看。（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摹写娇态，曲尽如画。（明赵世杰《古今女史》）

◆“眼波才动被人猜”……传神阿堵，已无剩美。（清沈谦《填词杂说》）

◆词虽以险丽为工，实不及本色语之妙。如李易安“眼波才动被人

猜”……（清徐釚《词苑丛谈》卷一引贺裳《皱水轩词筌》）

◆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矜持得妙；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均善于言情。（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浣溪沙》“绣面芙蓉一笑开”一阕，虽又引见《古今词统》、《草堂诗馀续集》诸书，顾词意儇薄，不似女子作，与易安他词尤不类，疑所云非实。（赵万里辑本《漱玉词序》）

◆词中本色语，如李易安“眼波才动被人猜”、萧淑兰“去也不教知，怕人留恋伊”、孙光宪“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严次山“一春不忍上高楼，为怕见、分携处”，观此种句，即可悟词中之真色生香……盖词中雅俗字原可互相胜负，非文理不背，即可通用。此仅可为解人道也。（清田同之《西圃词说》）

◆他如《浣溪沙》之“眼波才动被人猜”，吴衡照赞为“矜持得妙，善于言情”（《莲子居词话》），而王鹏运谓是他人伪托，以污易安（四印斋本《漱玉词》）。要之明诚在日，易安固一风流酝藉之人物，言语文字之间，亦复何所避忌？（龙榆生《漱玉词叙论》）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夹衫乍着心情好。

睡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

忘了除非醉。

沉水卧时烧，

香消酒未消。

◆此为怀乡之词，应作于流寓杭州期间，意虽沉痛而笔致轻灵，盖赵明诚辞世已数年。于中航《李清照年谱》（以下简称于《谱》）称绍兴二年（1132）春，清照赴杭，词盖作于此后数年。（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俞仲茅云：赵忠简《满江红》“欲待忘忧除是酒”，与易安“忘了除非醉”意同；下句“奈酒行有尽愁无极”，微嫌说尽，岂如“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亦宕开，亦束住，何等蕴藉。易安自是专家，忠简不以词重云尔。（况周颐《漱玉词笺》）

◆上片措语轻淡，意思和平。下片说故乡之愁，一时半刻也丢不开，除非醉了。又说，就寝时焚香，到香消了酒还未醒。醉深即愁重也。意极沉痛，笔致却不觉其重，与前片轻灵的风格相一致。（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菩萨蛮

归鸿声断残云碧，

背窗雪落炉烟直。

烛底凤钗明，

钗头人胜轻。

角声催晓漏，

曙色回牛斗。

春意看花难，

西风留旧寒。

◎相忆梦难成，背窗灯半明。（唐温庭筠《菩萨蛮》）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此词应作于建炎三年（1129）正月初七（人日）。去岁清照自青州南来江宁。至本年二月，明诚罢知江宁。歇拍二句，即“南来尚怯吴江冷”之意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诉衷情
枕畔闻梅香

夜来沉醉卸妆迟，

梅蕊插残枝。

酒醒熏破春睡，

梦断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

翠帘垂。

更挼残蕊，更捻馀香，

更得些时。

◎夜来，犹云昨日也，昨夜亦同。（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闲折海棠看又捻，玉纤无力惹馀香。（五代张泌《浣溪沙》）

◆玉梅词隐云：《漱玉词》屡用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最为奇创。又“庭院深深深几许”，又“更挼残蕊，更捻馀香，更得些时”……叠法各异，每叠必佳，皆是天籁，肆口而成，非作意为之也。（况周颐《漱玉词笺》）

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

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鬓斜簪，

徒要教郎比并看。

◎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朝陆凯《赠范晔》）

◎莫把潘安，才貌相比并。（敦煌词《苏幕遮》）

◆词乃新婚后作。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建中辛巳即徽宗建中靖国元

年（1101）。时清照年十八，故“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尽情表现青春气息与新婚之乐。（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

帘外拥红堆雪。

长记海棠开后，

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

青缸暗明灭。

魂梦不堪幽怨，

更一声啼鴂。

◎酒阑歌罢两沉沉。（五代毛文锡《恋情深》）

◎镇日叮咛千百遍，只将一句频频说。道“不如归去不如归”，伤情切。（宋康与之《满江红·杜鹃》）

◆此词似作于赵明诚逝世后某年之暮春。歇拍“魂梦”二句，实为创深痛巨之语，非因悼念亡夫不能至此。姑系于绍兴三年（1133）定居杭州前后。（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清平乐

年年雪里，

常插梅花醉。

挼尽梅花无好意，

赢得满衣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

萧萧两鬓生华。

看取晚来风势，

故应难看梅花。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宋朱敦儒《鹧鸪天》）

◎今远宦及远服贾者，皆曰天涯海角，盖俗谈也。（宋张世南《游宦纪闻》）

忆秦娥

临高阁，

乱山平野烟光薄。

烟光薄。

栖鸦归后，暮天闻角。

断香残酒情怀恶。

西风催衬梧桐落。

梧桐落。

又还秋色，又还寂寞。

◎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南朝萧纲《和湘东王折杨柳》）

◎催衬：即催赶。

◆此词黄本列为“建炎元年南渡以后之作”，并校云：“下片词笔较弱，姑存之。”陈祖美则以为作于建炎三年（1129）深秋赵明诚病卒后，并称之为悼亡词。皆非是。细玩词境，乃乡村景色。据明诚《青州仰天山罗汉洞题名》：“余以大观戊子之重阳，与李擢德升同登兹山。”此为大观二年（1108）重阳，时值晚秋，北方早寒，正梧桐叶落之际，而南望青州附近，亦有“乱山平野”，故知此时明诚方出游，而清

照登高怀远赋此词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忆少年

疏疏整整，斜斜淡淡，

盈盈脉脉。

徒怜暗香句，

笑梨花颜色。

羁马萧萧行又急。

空回首、水寒沙白。

天涯倦牢落，

忍一声羌笛。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十）

◎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晋陆机《文赋》）

山花子

揉破黄金万点明，

剪成碧玉叶层层。

风度精神如彦辅，

太鲜明。

梅蕊重重何俗甚，

丁香千结苦粗生。

熏透愁人千里梦，

却无情。

◎彦辅：晋乐广，字彦辅。《晋书》本传云：“广时八岁，（夏侯）玄常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乐方，广父）曰：‘向见广神姿朗彻，当为名士。’……性冲约，有远识，寡嗜欲，与物无竞……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称首焉。”此以名士喻桂花风度之高洁清朗。然《世说新语·品藻》云：“刘令言始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解明，乐彦辅我所敬……’”解明，《晋书·刘隗传》作“鲜明”。此处将评王夷甫（衍）语移用于乐彦辅，盖误记。（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山花子

病起萧萧两鬓华，

卧看残月上窗纱。

豆蔻连梢煮熟水，

莫分茶。

枕上诗词闲处好，

门前风景雨来佳。

终日向人多蕴藉，

木樨花。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宋苏轼《南歌子》）

◆《金石录后序》谓赵明诚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八日因病痁（痁疾）而卒于建康，“葬毕，余无所之。……余又大病，仅存喘息”。此词歇拍云“木樨花”，时令相合，因知当作于是岁八月。（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春光好

看看腊尽春回，

消息到、江南早梅。

昨夜前村深雪里，

一朵先开。

盈盈玉蕊如裁。

更风清、细香暗来。

空使行人肠欲断，

驻马徘徊。

◎早梅花胜直脚梅，吴中春晚，二月始烂漫，独此品于冬至前已开，故得“早”名……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时耳。（宋范成大《范石湖梅谱》）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唐齐己《早梅》）

添字丑奴儿
芭蕉

窗前谁种芭蕉树？

阴满中庭。

阴满中庭。

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

点滴凄清。

点滴凄清。

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南唐李煜《长相思》）

◆此为李清照初到江南不久之作，观歇拍可知。因其初到，故对雨打芭蕉之声尚感陌生。若已住久，则无此感矣。案：清照于建炎二年（1128）年春南渡至江宁，不久为江南梅雨季节，乍听殊不惯，因作此词。（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

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

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

载不动、许多愁。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词意写的是暮春三月景象，当作于绍兴五年（1135）三月。”又《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绍兴五年（1135）乙卯，清照五十二岁。春，清照在金华，作《武陵春》词。”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卷一：“此首乃绍兴五年李清照在金华所作。”（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秦处度《谒金门》词云“载取暮愁归去”、“愁来无着处”，从此翻出。（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易安名清照，尚书〔郎〕李格非之女，适宰相赵挺之子明诚，尝

集《金石录》千卷，比诸六一所集，更倍之矣。所著有《漱玉集》，朱晦庵亦亟称之。后改适人，颇不得意。此词“物是人非事事休”，正咏其事。水东叶文庄谓：“李公不幸而有此女，赵公不幸而有此妇。”词固不足录也。结句稍可诵。朱淑真“可怜禁载许多愁”祖之，岂女辈相传心法耶？（明张綖《草堂诗馀别录》）

◆与“载取暮愁归去”相反，与“遮不断、愁来路”、“流不到、楚江东”相似，分帜词坛，孰辨雄雌？（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物是人非，睹物宁不伤感？（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

◆未语先泪，此怨莫能载矣。（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景物尚如旧，人情不似初，言之于邑，不觉泪下。（同上）

◆“载不动、许多愁”与“载取暮愁归去”、“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正可互观。“八桨别离船，驾起一天烦恼”，不免径露矣。（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易安《武陵春》其作于祭湖州以后欤？悲深婉笃，犹令人感伉俪之重。叶文庄乃谓“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矣”，不察之论也。南康谢苏潭方伯启昆《咏史诗》云：“风鬟尚觉胥江冷，雨泣应含杞妇悲。回首静治堂旧事，翻茶校帖最相思。”措语得诗人忠厚之致。（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二）

◆又凄婉，又劲直。观此益信易安无再适张汝舟事，即风人“岂不尔思”、“畏人之多言”意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醉花阴

薄雾浓雰愁永昼.

瑞脑销金兽。

时节又重阳，

宝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薄薄纱厨望似空，簟纹如水浸芙蓉。（宋周邦彦《浣溪沙》）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诗之五）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梁江淹《别赋》）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唐司空图《诗品》）

◆清照《感怀诗序》云："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可证是岁重阳节前已随夫居莱州任所，不在青州。据于《谱》："大观二年（1108，戊子），二十五岁……九月重阳，明诚与妹婿李擢游仰天山。明诚《青州仰天山罗汉洞题名》：'余以大观戊子之重阳，与李擢德升同登兹山。'"仰天山，旧属临朐县，在县南七十里，在今山东青州市西南境。山麓有罗汉洞，上有窍可通天窥月，故士人有"仰天秋月"之说，见明修《临朐县志》。赵明诚至仰天山罗汉洞观月，当流连忘返，而清照独居青州归来堂，重阳赏菊，无人相伴，故作此词，以抒寂寞无聊之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易安以重阳《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明诚叹赏，自愧弗逮，务欲胜之。一切谢客，忘食忘寝者三日夜，得五十阕，杂易安作，以示友人陆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绝佳。"明诚诘之。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政易安作也。（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

◆（末两句）凄语，怨而不怒。（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但知传诵结语，不知妙处全在"莫道不销魂"。（明茅暎《词的》）

◆词内"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又"天还知道，和天也瘦"，又"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瘦"字俱妙。（明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

◆语境则"咸阳古道"、"汴水长流"，语事则"赤壁周郎"、"江州司马"，语景则"岸草平沙"、"晓风残月"，语情则"红雨飞愁"、"黄花比瘦"，可谓雅畅。（清毛先舒《诗辨坻》）

◆结句亦从“人与绿杨俱瘦”脱出，但语意较工妙耳。（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康伯可“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与李清照“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同妙。（《历代诗馀》）

◆写景贵淡远有神，勿堕而奇情；言情贵蕴藉，勿浸而淫亵。“晓风残月”、“衰草微云”，写景之善者也；“红雨飞愁”、“黄花比瘦”，言情之善者也。（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词之用字，务在精择。腐者、哑者、笨者、弱者、粗俗者、生硬者、词中所未经见者，皆不可用，而叶字尤宜留意。古人名句，末字必清隽响亮，如“人比黄花瘦”之“瘦”字、“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皆是，然有同此字而用之善不善，则存乎其人之意与笔。（同上）

◆幽细凄清，声情双绝。（清许宝善《自怡轩词选》）

◆无一字不秀雅。深情苦调，元人词曲往往宗之。（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语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比”字各本皆作“似”，类书引反不误。（清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前编）

◆此首情深词苦，古今共赏。起言永昼无聊之情景，次言重阳佳节之感人。换头，言向晚把酒。着末，因花瘦而触及己瘦，伤感之至。尤妙在“莫道”二字唤起，与方回之“试问闲愁知几许”句，正同妙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转，

人间帘幕垂。

凉生枕簟泪痕滋，

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

翠贴莲蓬小，

金销藕叶稀。

旧时天气旧时衣，

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

◎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小雅·庭燎》）

◆词盖屏居青州不久作。案：大观元年（1107），清照二十四岁。据《宋史·赵挺之传》及《宋宰辅编年录》，是岁正月，蔡京复为左仆射；三月丁酉，赵挺之罢右仆射；癸丑，卒于京师；七月，追夺所赠司徒，落观文殿大学士。于是全家徙居青州。于《谱》卷三大观元年："秋，明诚、清照屏居青州乡里。""按中国封建时代官吏，父母丧，例须离职回乡守制，故明诚、清照相偕回青州，当不迟于是年秋。"词云"天上星河转"，写七月天气，兼喻时局变化，家道中落。（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忆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

秋已暮、红稀香少。

水光山色与人亲，

说不尽、无穷好。

莲子已成荷叶老，

清露洗、蘋花汀草。

眠沙鸥鹭不回头，

似也恨、人归早。

◎《世说新语·言语》：“简文（萧纲）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此处化用其意，歇拍则反其意而以诙谐出之。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云：“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辛弃疾《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皆以拟人化移情手法，写自然景物与人和谐相处之情趣，而清照则较为明白晓畅，并露出少女天真之意态。（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怨王孙

帝里春晚，重门深院。

草绿阶前，暮天雁断。

楼上远信谁传？

恨绵绵。

多情自是多沾惹，

难拚舍，又是寒食也。

秋千巷陌人静，

皎月初斜，浸梨花。

◎帘外一眉新月，浸梨花。（宋谢逸《南歌子》）

◆帝里：京城。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三十韵》："无钱居帝里，尽室在边疆。"此指汴京。词乃写离情。《金石录后序》："（婚）后二年，（明诚）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練，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后二年"，即指本年——崇宁二年（1103）。此时清照独居帝里，时时忆念明诚，故云："楼上远信谁传？恨绵绵。"（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多情自是多沾惹"句）至情。（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以“多情”接“恨绵绵”，何组织之工！（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此词可以王孙不归兮、春草萋萋兮参看。（同上）

◆元词多以“也”字叶成妙句，殆祖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贺词“多情多感”，犹少此“难拚舍”三字。（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皎月”“梨花”本是平平，得一“浸”字，妙绝千古。与“月明如水浸宫殿”同工。（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易安以词擅长，挥洒俊逸，亦能琢炼。最爱其“草绿阶前，暮天雁断”，极似唐人。（清陆昶《历朝名媛诗词》）

怨王孙

梦断漏悄，愁浓酒恼。

宝枕生寒，翠屏向晓。

门外谁扫残红，夜来风。

玉箫声断人何处？

春又去，忍把归期负。

此情此恨，

此际拟托行云，问东君。

◎夜来，犹云昨日也，昨夜亦同。（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作为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旧题《列仙传》）

◎东君：春神。

◆此词云："玉箫声断人何处？春又去。"与《永遇乐》"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相似，皆含悼亡之意。盖作于

赵明诚卒后某年暮春。（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此词形容春暮，语意俱到。（明董其昌《便读草堂诗馀》）

◆形容春暮，情词俱到。以风扫残红，妙在此句。（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风扫残红，何等空寂。（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一结无限情恨，犹有意味。（同上）

◆写情写意，俱形容春暮时光，词意俱到。（同上）

◆通篇四换韵，有兔起鹘落之致。（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春又去”，接递妙。（同上）

鹧鸪天

寒日萧萧上锁窗，

梧桐应恨夜来霜。

酒阑更喜团茶苦，

梦断偏宜瑞脑香。

秋已尽，日犹长，

仲宣怀远更凄凉。

不如随分尊前醉，

莫负东篱菊蕊黄。

◎仲宣（王粲）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文选·登楼赋》刘良注）

◎随分，犹言随便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黄本卷三云："此词当作于建炎二年在建康（江宁）时。"陈祖美云："此首当作于建炎二年（1128）秋，是时赵明诚尚在建康（江宁）知府任，但李清照此作的基调却很低沉，词中既有家国之念，亦隐含身世之叹。"此说可从。观结句，当作于本年重阳。（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鹧鸪天

桂

暗淡轻黄体性柔，

情疏迹远只香留。

何须浅碧轻红色，

自是花中第一流。

梅定妒，菊应羞，

画阑开处冠中秋。

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

◆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漱玉词》（以下简称黄本）卷二列为“大观二年屏居乡里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陈祖美《中国诗苑英华》本《李清照卷》则云：“此首当系词人结婚前后不久所作……此词之旨，一则以桂花的色淡香浓，来比喻人的内在之美更为可贵……二则词中尚暗含不易读出的这样一种深层寓意，即词人自知李氏门第并不烜赫，比起朝廷中的诸多名公大臣，她一直认为其父祖的地位是低下的，就像自然界的岩桂，虽然其名位不能与御园中的‘浅碧轻红色’的牡丹、芍药相比，但它的清高脱俗、宜人香气，以及它作为中秋佳节应时之花

又足以使它成为中秋之冠。”二说不妨并存。然细审词意，终觉肤浅，当为少年时所作。（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木兰花令

沉水香消人悄悄，

楼上朝来寒料峭。

春生南浦水微波，

雪满东山风未扫。

金樽莫诉连壶倒，

卷起重帘留晚照。

为君欲去更凭栏，

人意不如山色好。

◎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梁江淹《别赋》）

◎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唐韦庄《菩萨蛮》）

◆此词盖作于屏居青州期间。于《谱》载政和六年丙申（1116）三月四日，明诚复过长清县灵岩寺，有题名一则。当于半月前自青州出发，气候尚冷，故清照词云“楼上朝来寒料峭”、“为君欲去更凭栏”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玉楼春
红梅

红酥肯放琼瑶碎，

探着南枝开遍未？

不知蕴藉几多时，

但见包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

闲损阑干愁不倚。

要来小看便来休，

未必明朝风不起。

◎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琐》《红梅》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峤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独早芳。”张方注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南唐冯延巳词云：“北枝梅蕊犯寒开。”则南北枝事，其来远矣。（宋朱翌《猗觉寮杂记》）

◆此词黄本卷二“大观二年屏居乡里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收之，似未深考。陈祖美云：“此首概（盖）作于崇宁三年（1104），其旨当是：借对梅未来命运的关注，寄寓了作者本人因受党争株连，朝不保夕的身世之叹。”案：据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

二，崇宁三年夏六月甲辰，重定党籍，将元祐、元符党人及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戊午，刻石文德殿门之东壁，秦观名列“馀官”之首，清照父格非名在“馀官”第二十六人。赵挺之属新党，是岁九月乙亥，自右光禄大夫、中书侍郎除门下侍郎。（见《宋史·徽宗纪》）此时乃翁荣升而父遭贬谪，清照不免有所耽心，故祖美之说可信。歇拍二句似有所寓，谓荣华不会长久，盖讽喻赵挺之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咏物诗最难工，而梅尤不易。林君复“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此为绝唱矣。他如“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仅易江为二字，以“竹”、“桂”为“疏”、“暗”，是妙于点染者。馀如苏子瞻“竹外一枝斜更好”、高季迪“薄暝山家松树下”，亦见映带之工。高续古绝句云：“舍南舍北雪犹存，山外斜阳不到门。一夜冷香清入梦，野梅千树月明村。”可谓传神好手。朱希真词“横枝清瘦只如无，但空里疏花几点”，李易安词“要来小酌便来休，不必明朝风不起”，皆得此花之神。（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玉楼春

腊前先报东君信，

清似龙涎香得润。

黄轻不肯整齐开，

比着江梅仍更韵。

纤枝瘦绿天生嫩，

可惜轻寒摧挫损。

刘郎只解误桃花，

惆怅今年春又尽。

◎刘禹锡字梦得，中山人。……时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辞多讽托，远意感权臣，而憾不释，久之召还，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语讥忿，当路不喜，又谪守播州。……后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咏诗，且言："始谪十年还辇下，道士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来，无复一存，唯兔葵燕麦，动摇春风耳。"（元辛文房《唐才子传》）

河传
梅影

香苞素质，

天赋予、倾城标格。

应是晓来，

暗传东君消息。

把孤芳，回暖律。

寿阳粉面增妆饰。

说与高楼，

休更吹羌笛。

花下醉赏，

留取时倚阑干，

斗清香、添酒力。

◎（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是也。（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人日》）

小重山

春到长门春草青，

红梅些子破，未开匀。

碧云笼碾玉成尘，

留晚梦，惊破一瓯云。

花影压重门。

疏帘铺淡月，好黄昏。

二年三度负东君，

归来也，着意过今春。

◎春到长门春草青，玉阶华露滴，月胧明。（五代薛昭蕴《小重山》）

◎些子：一点儿，宋时方言。

◆此词写闺怨，当作于建炎二年（1128，戊申），时清照初到江宁。（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荆公（王安石）《桂枝香》作名世，张东泽用易安“疏帘淡月”语填一阕，即改《桂枝香》为《疏帘淡月》。（清汪玢《漱玉词汇钞》引

《问蘧庐随笔》）

七娘子

清香浮动到黄昏，

向水边、疏影梅开尽。

溪畔清蕊，有如浅杏，

一枝喜得东君信。

风吹只怕霜侵损，

更欲折来、插向多情鬓。

寿阳妆面，雪肌玉莹，

岭头别后微添粉。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似桃非桃杏非杏，独与红梅相早晚。（宋王十朋《红梅》）

◎东君：春神。

◎（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是也。（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人日》）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漠漠秋云淡，红藕香侵槛。（五代顾敻《醉公子》。红藕，荷花。）

◎船上盖亦有枕簟的铺设。若释为一般的室内光景，则下文“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即颇觉突兀。（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唐韦应物《答李儋》）

◎水流花谢两无情。（唐崔涂《春夕》）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宋范仲淹《御街行·秋日

怀旧》）

◆赵明诚幼时，其父将为择妇。明诚昼寝，梦诵一书，觉来惟忆三句云："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以告其父。其父为解曰："汝待得能文词妇也。'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非谓汝为'词女之夫'乎？"后李翁以女女之，即易安也，果有文章。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词曰："红藕香残……"（题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

◆考易安《金石录后序》云："后二年，（赵明诚）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后二年"，即崇宁二年（1103），《琅嬛记》云"负笈远游"，当指明诚外出寻访碑刻。易安时年二十岁。（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离情欲泪。读此始知高则诚、关汉卿诸人又是效颦。（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香弱脆溜，自是正宗。（明茅暎《词的》）

◆此词颇尽离别之情。语意飘逸，令人省目。（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多情不随雁字去，空教一种上眉头。（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卷五）

◆惟"锦书"、"雁字"不得将情传去，所以"一种相思"，眉上心头，在在难消。（同上）

◆俞仲茅小词云："轮到相思没处辞，眉间露一丝。"视易安"才下

眉头，却上心头”，可谓此子善盗。然易安亦从范希文“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脱胎，李特工耳。（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易安《一剪梅》词起句“红藕香残玉簟秋”七字，便有吞梅嚼雪，不食人间烟火气象，其实寻常不经意语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

◆起七字秀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清陈廷焯《云韶集》）

◆梁绍壬谓：只起七字已是他人不能到，结更凄绝。（同上）

◆周永年云：《一剪梅》唯易安作为善。刘后村换头亦用平字，于调未叶。若“云中谁寄锦书来”与“此情无计可消除”，“来”字、“除”字不必用韵，似俱出韵。但“雁字来时月满楼”，“楼”上失一“西”字。（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临江仙

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予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盖即旧《临江仙》也。

庭院深深深几许？

云窗雾阁常扃。

柳梢梅萼渐分明，

春归秣陵树，

人客建安城。

感月吟风多少事，

如今老去无成。

谁怜憔悴更凋零，

灯花空结蕊，

离别共伤情。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宋欧阳修《蝶恋花》）

◎云窗雾阁事慌惚，重重翠幔深金屏。（唐韩愈《华山女》）

◆此词似作于建炎三年（1129）二月。（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梅苑》卷九引作曾子宣妻词。《乐府雅词》下魏夫人词不收，以《草堂诗馀》所载前阕自序证之，自是李作无疑。（《全宋词》引赵万里云）

◆“庭院深深深几许（略）”，欧阳修《蝶恋花》春暮词也，李易安酷爱其语，遂用作“庭院深深”调数阕。杨升庵云：一句中连三字者，如“夜夜夜深闻子规”，又“日日日斜空醉归”，又“更更更漏月明中”，又“树树树梢啼晓莺”，皆善用叠字也。（清徐釚《词苑丛谈》）

◆李清照每爱欧阳公《蝶恋花》词“庭院深深深几许”，作“庭院深深”句，即《临江仙》也。（清沈雄《古今词话》引《乐府纪闻》）

◆第一阕（指此阕），朱竹垞云：“‘庭院深深’一阕，载冯延巳《阳春录》，刻作欧九，误也。”玉梅词隐云：“据《漱玉词》，则是《阳春录》误载也。易安，宋人，性复强记，尝与明诚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卷某叶某行，以是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何至于当代名作向所酷爱者，记述有误？竹垞云云，未免负此佳证。”（况周颐《漱玉词笺》）

◆欧阳文忠《蝶恋花》“庭院深深”阕，柔情回肠，寄艳醉魄。非文忠不能作，非易安不许爱。（同上）

临江仙

庭院深深深几许？

云窗雾阁春迟。

为谁憔悴损芳姿？

夜来清梦好，

应是发南枝。

玉瘦檀轻无限恨，

南楼羌管休吹。

浓香吹尽有谁知？

暖风迟日也，

别到杏花时。

◎春日迟迟。（《诗经·豳风·七月》）

◆此词亦作于建炎三年（1129）。（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浪淘沙

帘外五更风，

吹梦无踪。

画楼重上与谁同？

记得玉钗斜拨火，

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

雨润烟浓。

一江春浪醉醒中。

留得罗襟前日泪，

弹与征鸿。

◎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宋秦观《减字木兰花》）

◆此首似作于赵明诚卒于建康之后，因词中含悼亡之意。（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此词极与后主相似。（明钱允治《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吹梦”奇。幻想异妄。（明长湖外史《草堂诗馀续集》卷上）

◆雁传书事，化得新奇。（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凄艳不忍卒读。（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情词凄绝，多少血泪。（清陈廷焯《云韶集》）

◆玉梅词隐云：前《孤雁儿》云：“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此阕云：“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皆悼亡词也。其清才也如彼，其深情也如此。玉壶晚节之诬，忍令斯人任受耶？（况周颐《漱玉词笺》）

蝶恋花

暖雨和风初破冻，

柳眼梅腮，

已觉春心动。

酒意诗情谁与共？

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

山枕斜欹，

枕损钗头凤。

独抱浓愁无好梦，

夜阑犹剪灯花弄。

◎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唐李商隐《无题》）

◆此媛手不愁无香韵。（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近言远，小言至。（同上）

◆写景之工者，如尹鹗“尽日醉寻春，归来月满身”、李重光“酒恶

时拈花蕊嗅”、李易安“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刘潜夫“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皆入神之句。（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蝶恋花
昌乐馆寄姊妹

泪揾征衣脂粉暖。

四叠《阳关》，

唱到千千遍。

人道山长水又断，

潇潇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

忘了临行，

酒盏深和浅。

若有音书凭过雁，

东莱不似蓬莱远。

◎《阳关》，见后《凤凰台上忆吹箫》注。

◎（诸葛）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请从此别。"（《三国志·蜀·诸葛亮传》）

◆王仲闻云：“此首殆为宣和三年辛丑八月间清照由青州至莱州途中，宿昌乐寄姊妹所作。按地理图，由青至莱，须经昌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九载建炎三年，赵晟由青赴莱，刘洪道令权知昌乐县张成伏兵中途邀击，可以证明。《翰墨大全》所题《暂止昌乐馆寄姊妹》，恐为原题。《诗女史》等误以‘昌乐馆’为‘乐昌馆’，《闽诗钞》至误作‘东昌馆’，鲁鱼亥豕，不可究诘矣。词中有‘萧萧微雨闻孤馆’句，必清照在旅途中作也。近人多以为此词乃清照自诸城或青州寄至赵明诚者，非是。”均案：清照有《感怀》诗，序称“宣和辛丑八月十日到莱”，可证止昌乐馆乃八月上旬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蝶恋花
上巳召亲族

永夜恹恹欢意少，

空梦当时，

认取长安道。

为报今年春色好，

花光月影宜相照。

随意杯盘虽草草，

酒美梅酸，

恰称人怀抱。

醉莫插花花莫笑，

可怜春似人将老。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宋王安石《示长安君》）

◆据《花草粹编》调下原题，此词建炎二年（1128）三月上巳作于江宁。考清照于建炎元年冬南下，次年春抵江宁，三月十日，明诚跋清照携来之《赵氏神妙帖》。至三年春二月，赵明诚罢守江宁。在此期

间，唯建炎二年上巳可能召亲族。（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

星河欲渡千帆舞。

仿佛梦魂归帝所，

闻天语，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

学诗漫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鹏正举。

风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

◆此词作于建炎四年庚戌（1130）春。（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有出世之想，笔意矫变。此亦无改适事一证也。（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似不甚经意之作，却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自是北宋风格。（清黄苏《蓼园词选》）

◆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梁令娴《艺蘅馆词选》）

◆这首风格豪放的词，意境阔大，想象丰富，确实是一首浪漫主义的好作品。出之于一位婉约派作家之手，那就更其突出了，其所以有此成就，无疑是决定于作者的实际生活遭遇和她那种渴求冲决这种生活的思想感情，这决不是没有真实生活感情而故作豪语的人所能写得出的。（夏承焘《唐宋词欣赏》）

◆至其气象潇洒，尤近苏辛一派者，则有《渔家傲》“记梦”。（龙榆生《漱玉词叙论》）

◆这首词能将屈原《远游》中的情思意境融纳于数十字的小词之中，体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有姑射神人吸风饮露之致，这种境界在宋词中是罕见的。（缪钺《灵溪词说·论李清照词》）

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

寒梅点缀琼枝腻。

香脸半开娇旖旎，

当庭际，

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

故教明月玲珑地。

共赏金樽沉绿蚁。

莫辞醉，

此花不与群花比。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唐白居易《长恨歌》。此以杨贵妃喻梅花。）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唐白居易《问刘十九》）

◆此词黄本卷二以为“大观二年屏居乡里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似未深考。又陈祖美云：“此首亦当作于词人出嫁前夕。其时她正

豆蔻年华……其自矜自得之意，溢于言表，以梅自况之意甚明。”案，词系咏腊梅，宋时京、洛间多植庭院。黄庭坚《山谷内集》卷五《戏咏腊梅二首》，宋任渊注云：“山谷书此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周紫芝《竹坡诗话》：“东南之有腊梅，盖自近时始。余为儿童时，犹未之见。元祐间，鲁直诸公方有诗。”益可证此词作于汴京。又此词风格尚欠老成，当为少年时作，时清照居汴京。祖美之说可从。（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青玉案
用黄山谷韵

征鞍不见邯郸路，

莫便匆匆归去。

秋正萧条何以度？

明窗小酌，暗灯清话，

最好留连处。

相逢各自伤迟暮。

犹把新词诵奇句。

盐絮家风人所许。

如今憔悴，但馀双泪，

一似黄梅雨。

◎谢太傅（安）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世说新语·言语》）

◎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宋贺铸《横塘路》）

◆黄本卷三以此词为“建炎元年南渡以后之作”，宜从之。（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青玉案

一年春事都来几，

早过了，三之二。

绿暗红嫣浑可事。

绿杨庭院，暖风帘幕，

有个人憔悴。

买花载酒长安市，

争似家山见桃李？

不枉东风吹客泪。

相思难表，梦魂无据，

唯有归来是。

◎春事到清明，过了三之二。（宋郭应祥《卜算子》）

◆大观元年（1107）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屏居青州乡里。歇拍云："相思难表，梦魂无据，唯有归来是。"当已回至青州。词云"买花载酒长安市，争似家山见桃李"，谓在京做官，不如在青州屏居可赏春光。据此，词当作于大观二年二三月初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

注》）

◆离思黯然。（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殢人娇
后庭梅花开有感

玉瘦香浓，檀深雪散。

今年恨、探梅又晚。

江楼楚馆。云间水远。

清昼永、凭栏翠帘低卷。

坐上客来，尊中酒满。

歌声共、水流云断。

南枝可插，更须频剪。

莫直待、西楼数声羌管。

◎疏影横玉瘦。（宋陈亮《梅花》）

◎（蜡梅）凡三种……最先开，色深黄，如紫檀，花密香浓，名檀香梅。此品最佳。（宋范成大《范村梅谱》）

◆黄本卷二将此词系为“大观二年屏居乡里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可备一说。然词云“江楼楚馆”，为江南建筑物之美称。此词当为建炎二年（1128）春日，清照抵江宁未久时作。至三年二月，明诚罢守江宁，清照不可能有此心情矣。“后庭”，当指江宁郡斋后院。（徐培均

《李清照集笺注》）

行香子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

正人间天上愁浓。

云阶月色，关锁千重。

纵浮槎来，浮槎去，

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

想离情别恨难穷。

牵牛织女，莫是离中？

甚霎儿晴，霎儿雨，

霎儿风。

◎云阶月地一相遇，未抵经年别恨多。（唐杜牧《七夕》）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馀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馀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

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此人到天河时也。（晋张华《博物志》）

◎史记曰：“牵牛为牺牲，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文选》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李善注）

◆黄本卷三系此词为“建炎元年南渡以后之作”，恐非是。陈祖美云：“此首或作于崇宁三、四年间（1104-1105）。当时廷争之情景，活像被人荡来荡去的秋千，又酷似儿童玩儿的翘翘板。此词当是有感于这种政治上的翘翘板运动而作。”可备一说。案：据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崇宁三年（1104）夏六月重定党籍，元祐党人被刻石朝堂，蔡京奉诏书元祐奸党姓名进呈；九月，赵挺之自光禄大夫、中书侍郎除门下侍郎。崇宁四年春三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仆射（右相），夏六月罢相。崇宁五年春正月乙巳，毁《元祐党人碑》；丁未，赦天下；庚戌，叙复元祐党人。可见二三年间政界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盖本年七夕作此词，讥切时政。（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孤雁儿

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

藤床纸帐朝眠起，

说不尽，无佳思。

沉香烟断玉炉寒，

伴我情怀如水。

笛声三弄，梅心惊破，

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

又催下，千行泪。

吹箫人去玉楼空，

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

没个人堪寄。

◎王子猷（徽之）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桓伊）善吹笛，

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唐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吹箫人去”谓赵明诚已逝，用萧史、弄玉事。详见前《怨王孙》（梦断漏悄）注。

◎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南北朝陆凯《与范晔诗》。此处反用其意。）

◆黄本卷三以此词为“建炎元年南渡以后之作”。案：此为悼亡词。据《金石录后序》，赵明诚于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八日卒于建康。本年冬，《梅苑》编成，将此词收入。词云“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系指笛曲《梅花三弄》而言，并非确指春日。词当作于明诚卒后不久也。（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陆氏《诗稿》（按指陆游《剑南诗稿》）卷三七《偶读陈无已芍药诗盖晚年所作也为之绝倒》：“少年妄想已痴绝，镜里何堪白发生。纵有倾城何预汝，可怜元未解人情。”……陈师道《谢赵生惠芍药》第二首原句云：“一枝剩欲簪双髻，未有人间第一人。”未必真道老尚风怀。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尝称为“眼空一世，无人之见者存”，得之。陆氏“绝倒”，似参死句。窃谓李清照《御街行·咏梅》：“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即陈诗之意也。（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六》）

满庭芳
残梅

小阁藏春，闲窗锁昼，

画堂无限深幽。

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

手种江梅渐好，

又何必、临水登楼。

无人到，

寂寥恰似，何逊在扬州。

从来知韵胜，

难禁雨藉，不耐风揉。

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

莫恨香消雪减，

须信道、扫迹情留。

难言处，良宵淡月，

疏影尚风流。

◎《梅花纪要》云：“梁何逊在扬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枝，逊吟咏其下。后居洛思梅花，再请其任，从之。抵扬州，花方盛，逊对花彷徨。（《全芳备祖》卷一《花部》）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唐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宋范成大《梅谱后序》）

◎须信道，犹云须知道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转调满庭芳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

晚晴寒透窗纱。

玉钩金锁，管是客来吵。

寂寞尊前席上，

惟愁海角天涯。

能留否？酴醿落尽，

犹赖有梨花。

当年、曾胜赏，生香薰袖，

活火分茶。

极目犹龙骄马，流水轻车。

不怕风狂雨骤，

恰才称、煮酒残花。

如今也，不成怀抱，

得似旧时那？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

◎管，犹准也，定也。……曾觌《醉落魄》词："百般做处百厮愜。管是前生，曾负你冤业。"管是，准是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李约）天性惟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焰者也。（唐赵璘《因话录》）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南唐李煜《望江南》）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

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

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欲说还休。

新来瘦，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休休！

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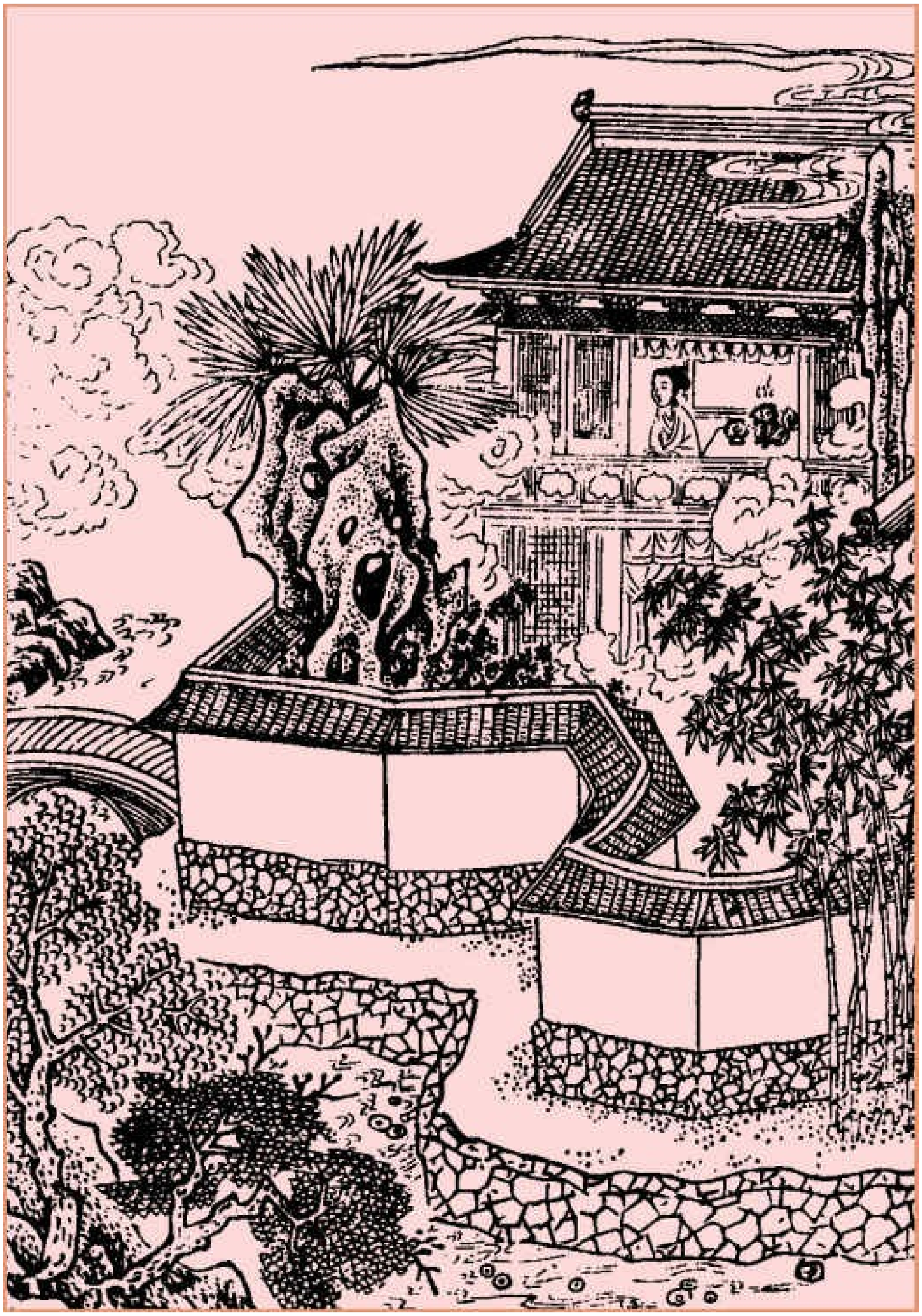
应念我、终日凝眸。

凝眸处，从今又添，

一段新愁。

◎金猊，其形似狮，性好火烟，故立于香炉盖上。（明陆容《菽园杂记》）

◎鸳鸯绣被翻红浪。（宋柳永《凤栖梧》）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词意图

◎销黯，销黯。门共宝奁长掩。（宋贺铸《忆仙姿》）

◎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南唐冯延巳《鹊踏枝》）

◎《阳关》，古送别曲。以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为歌辞，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反覆歌之，谓之《阳关三叠》。（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秦楼，即凤台、凤凰台。此处化用《列仙传》弄玉与萧史仙凡相爱之典故，既写对明诚之思念、孤栖之寂寞，亦暗合调名，照应题旨。（同上）

◎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三国徐幹《室思》）

◆“欲说还休”与“怕伤郎，又还休道”同意。（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出语自然，无一字不佳。（明茅暎《词的》）

◆懒说出，妙。瘦为甚的，尤妙。“千万遍”，痛甚！转转折折，忤合万状。清风朗月，陡化为楚雨巫云；阿阁洞房，并变成离亭别墅。至文也！（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宛转见离情别意，思致巧成。（明李廷机《草堂诗馀评林》）

◆非病酒，不悲秋，都为苦别瘦。（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水无情于人，人却有情于水。（同上）

◆写出一种临别心神，而新瘦新愁，真如秦女楼头，声声有和鸣之奏。（同上）

◆雨洗梨花，泪痕犹在；风吹柳絮，愁思成团。易安此词颇似之。

（明竹溪主人《风韵情词》）

◆此种笔墨，不减耆卿、叔原，而清俊疏朗过之。（清陈廷焯《云韶集》）

◆“新来瘦”三语，婉转曲折，煞是妙绝。（同上）

◆笔致绝佳，馀韵尤胜。（同上）

◆此首述别情，哀伤殊甚。起三句，言朝起之懒。“任宝奁”句，言朝起之迟。“生怕”二句，点明离别之苦，疏通上文；“欲说还休”，含凄无限。“新来瘦”三句，申言别苦，较病酒悲秋为尤苦。换头，叹人去难留。“念武陵”四句，叹人去楼空，言水念人，情意极厚。末句，补足上文，馀韵更隽永。（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今年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最为警拔。……李词不言“瘦”之缘由，而言“病酒”、“悲秋”皆非“瘦”之缘由，如禅宗所谓无“表言”而只“遮言”，名学推理所谓“排除法”，以二非逼出一是来，却又不明道是何，说而不说，不说而说。《宗镜录》卷三四：“今时人皆谓遮言为深、表言为浅”，此理可推之于绮语也。陈德武“望远行”：“谁道，为甚新来消瘦，底事恹恹烦恼。不是悲花，非干病酒，有个离肠难扫。”取李语敷衍，费词而作表言，徒成钝置。姚燮《卖花声》：“春痕憔悴到眉姿，只道寒深耽病久，讳说相思。”与李语相较，亦复说破乏味。（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焦氏易林》六《师》）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

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著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将息，保重身体之义。有用之于普通问候者。（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次第，况状之辞，犹云状态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了得，济南章丘方言，意为了结。（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宋张端义《贵耳集》）

◆诗有一句叠三字者，如吴融《秋树》诗云："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有一句连三字者，如刘驾云："树树树梢啼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有两句连三字者，如白乐天云"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是也。有三联叠字者，如古诗云"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是也。有七联叠字者，昌黎《南山》诗云："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訚訚树墙垣，巘巘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敷敷花披萼，闟闟屋摧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超超出犹奔，蠢蠢骇不懋"是也。近时李易安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起头连叠十四字，以一妇人，乃能创意出奇如此。（宋罗

大经《鹤林玉露》乙编）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其词云……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明杨慎《词品》）

◆才一斛，愁千斛，虽六斛明珠，何以易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连用十四叠字，后又四叠字，情景婉绝，真是绝唱。后人效颦，便觉不妥。（明茅暎《词的》卷四）

◆予少时和唐宋词三百阕，独不敢次“寻寻觅觅”一篇，恐为妇人所笑。（清沈谦《东江集钞》）

◆李清照《声声慢·秋闺》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也。（清徐釚《词苑丛谈》）

◆梦符（即元乔吉）又有《天净沙》词云：“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停停当当人人。”此等句亦从李易安“寻寻觅觅”得来。（同上）

◆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深稳妙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其《声声慢》一阕，张正夫称为公孙大娘舞剑器手，以其连下十

四叠字也。此却不是难处，因调名《声声慢》，而刻意播弄之耳。其佳处，后又下“点点滴滴”四字，与前照映有法，不是单单落句。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清陆昶《历朝名媛诗词》）

◆双声叠韵字要着意布置。有宜双不宜叠，宜叠不宜双处。重字则既双且叠，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凄凄惨惨戚戚”，三叠韵，六双声，是锻炼出来，非偶然拈得也。（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

◆“黑”字警，后幅一片神行，愈唱愈妙。（清陈廷焯《云韶集》）

◆李易安《声声慢》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昔人称其造句新警。其源盖出于《尔雅·释训篇》，篇中自“明明”至“秩秩”，叠句凡一百四十四，“殷殷茕茕”一段连叠十字，此千古创格，亦绝世奇文也。（清陆以湉《冷庐杂识》）

◆须戒重叠字面前后相犯，虽绝妙好词，毕竟不妥，万不得已用之。如李易安《声声慢》叠用三“怎”字，虽曰读者全然不觉，究竟敲打出来，终成白璧微瑕，况未能尽如李易安之善运用，慎之是也。（孙致弥《词鹄》凡例）

◆“黑”韵却新。再添何字？（清王闿运《湘绮楼词选》前编）

◆此词最得咽字诀，清真不及也。（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卷引梁启超语）

◆此词见《漱玉集》，无题。然望文知是写一天之实感。一种茕独恓惶之景况，动人魂魄。（梁启勋《词学》）

◆此词乃北宋女词人中特异之作。运用白话，而未反词之体性，斯

为难得。（任中敏《词曲通义》）

◆此词上片既言“晚来”，下片如何可言“到黄昏”雨滴梧桐，前后言语重复，殊不可解。若作“晓来”，自朝至暮，整日凝愁，文从字顺，豁然贯通。（唐圭璋《读李清照词札记》）

◆此首纯用赋体，写竟日愁情，满纸呜咽。起下十四叠字，总言心情之悲伤。中心无定，如有所失，故曰“寻寻觅觅”。房栊寂静，空床无人，故曰“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六字，更深一层，写孤独之苦况，愈难为怀。以下分三层申言可伤之情景。“乍暖”两句，言气候寒暖不定之可伤。“三杯”两句，言晓风逼人之可伤。“雁过”两句，言雁声入耳之可伤。换头三句，仍是三层可伤之事。“满地”两句，言懒摘黄花之可伤。“守着”两句，言日长难黑之可伤。“梧桐”两句，言雨滴梧桐之可伤。末句，总束以上六层可伤之事。（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一个愁字不能了，故有十四叠字，十四个叠字不能了，故有全首。总由生活痛苦，不得不吐而出之，绝非无此生活而凭空想写作可比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其《声声慢》连用十四叠字，人咸服其奇隽。然一首中三用“怎”字，不免重遝。故《词鹄》讥为终成白璧微瑕。（饶宗颐《词集考》）

庆清朝

禁幄低张，雕栏巧护，

就中独占残春。

客华淡伫，绰约俱见天真。

待得群花过后，

一番风露晓妆新。

妖娆态，妒风笑月，

长殢东君。

东城边，南陌上，

正日烘池馆，竞走香轮。

绮筵散日，

谁人可继芳尘？

更好明光宫里，

几枝先向日边匀。

金尊倒，拚了画烛，

不管黄昏。

◎天然淡伫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宋柳永《木兰花》）

◎明光宫，（汉）武帝太初四年秋起，在长乐宫后，南与长乐宫相连属。（《三辅黄图》。此处借指汴京宋宫）

◆此词上阕咏芍药，下阕写郊游盛况，一片承平气象。考清照生平，建中靖国元年（1101）适赵明诚。词盖崇宁间作于汴京。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之七《清明节》："都城人出郊……节日亦禁中出车马……莫非金装绀幰，锦额珠帘，绣扇双遮，纱笼前导，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下半阕词境亦如之。（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念奴娇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

重门须闭。

宠柳娇花寒食近，

种种恼人天气。

险韵诗成，扶头酒醒，

别是闲滋味。

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

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

被冷香消新梦觉，

不许愁人不起。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

多少游春意。

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春色恼人遮不得，别愁如疟避还来。（唐罗隐《春日叶秀才曲江》）

◎古人于卯时饮酒称卯酒，亦名“扶头酒”。……扶头原义当为醉头扶起。“扶头酒”是一复合的名词。宿酲未解，更饮早酒以投之，所用只是较淡的酒，以此种饮法能发生和解作用，故亦以“扶头”称之。……易安此句当亦然。又如下录《声声慢》云云，只是三两杯淡酒而已。（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王恭始与王建武（王忱）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王忱）故自濯濯。”（《世说新语·赏誉》）

◆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宋黄昇《花庵词选》）

◆情景兼至，名媛中自是第一。（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

◆欧阳公词“草薰风暖摇征辔”，乃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之语也。苏公词：“照野瀰瀰浅浪，横空暧暧微霄。”乃用陶渊明“山涤馀霭，宇暖微霄”之语也。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李易安词“清露晨流，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说》语。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周之流也。（明杨慎《词品》）

◆真声也。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应情而发，能通于人。（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宠柳娇花”，又是易安奇句。后人窃其影，似犹惊目。（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卷四）

◆（“不许愁人不起”句）苦境，亦实境。（陆云龙《词菁》）

◆心事有万千，岂征鸿可寄？新梦，不知梦何事？（明吴从先《草堂诗馀隽》）

◆心事托之新梦，言有寄而情无方，玩之自有意味。（同上）

◆“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用《世说》全句，浑妙。尝论词贵开宕，不欲沾滞。忽悲忽喜，乍近乍远，斯为妙耳。如游乐词，须微着愁思，方不痴肥。李《春情》词本闺怨，结云“多少游春意”、“更看今日晴未”，忽尔开拓，不但不为题束，并不为本意所苦。直如行云舒卷自如，人不觉耳。（清毛先舒《诗辨坻》）

◆李易安“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词意并工，闺情绝调。（清彭孙遹《金粟词话》）

◆李易安“被冷香消清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又“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杨用修以其寻常言语度入音律，殊为自然。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又“梧桐又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正词家所谓以易为险，以故为新者，易安先得之矣。（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只写心绪落寞，遇寒食更难遣耳。陡然而起，便尔深遂。至前段云“重门须闭”，后段云“不许不起”，一开一合，情各戛戛生新。起处雨，结句晴，局法浑成。（清黄苏《蓼园词选》）

◆世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黄叔旸谓：“宠柳娇花”，语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结亦合拍。（清陈廷焯《云韶集》）

◆李易安《百字令》词用《世说》，亭然以奇，别出机杼。（清张德瀛《词徵》）

◆此首写心绪之落寞，语浅情深。“萧条”两句言风雨闭门，“宠柳”两句言天气恼人，四句以景起；“险韵”两句言诗酒消遣，“征鸿”两句言心事难寄，四句以情承。换头，写楼高寒重，玉阑懒倚。“被冷”两句言懒起而不得不起，“不许”一句颇婉妙。“清露”两句用《世说》，点明外界春色，抒欲图自遣之意。末两句宕开，语似兴会，意仍伤极。盖春意虽盛，无如人心悲伤，欲游终懒，天不晴自不能游，实则即晴亦未必果游。李氏《武陵春》云“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亦与此同意。其下续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亦是打算一游，而终懒游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永遇乐
元宵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

人在何处？

染柳烟浓，吹梅笛怨，

春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

次第岂无风雨？

来相召、香车宝马，

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

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捻金雪柳，

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霜鬓，

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落日水熔金，天淡暮烟凝碧。（宋廖世美《好事近》）

◎次第，进展之辞，犹云接着也，转眼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太平广记》四一九载李朝威《柳毅传》）

◆此词当作于南渡以后。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谓“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甚是。（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易安居士李氏，赵明诚之妻。《金石录》亦笔削其间。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且秋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用《文选》诸赋格。后叠又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更有一奇字云：“守定窗儿，独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文笔，殆间气也。有《易安文集》。（宋张端义《贵耳集》）

◆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祜之声耳。所谓清明“拆桐花烂漫”、端午“梅霖初歇”、七夕“炎光谢”，

若律以词家调度，则皆未然。岂如美成《解语花》赋元夕云：“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惟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史邦卿《东风第一枝》赋立春云：“草脚愁苏，花心梦醒，鞭香拂散牛土。旧歌空忆珠帘，彩笔倦题绣户。粘鸡贴燕，想占断、东风来处。暗惹起、一掬相思，乱若翠盘红缕。今夜觅、梦池秀句。明日动、探花芳绪。寄声酣酒人家，预约俊游伴侣。怜他梅柳，怎忍润、天街酥雨。待过了、一月灯期，日日醉扶归去。”《黄钟喜迁莺》赋元夕云：“月波疑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翠缬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踪迹。谩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如此等妙词颇多。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则绝无歌者。至于李易安《永遇乐》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此词亦自不恶。而以俚语歌于坐花醉月之际，似乎击缶韶外，良可叹也。（宋张炎《词源》卷下《节序》）

◆辛稼轩词“泛菊杯深，吹梅角暖”，盖用李易安“染柳烟轻，吹梅笛怨”也。然稼轩改数字更工，不妨袭用，不然，岂盗狐白裘耶？（明杨慎《词品》。按所引辛词乃刘过作，杨慎误引。）

◆辛、李皆南渡前后人，相去不远，又二人皆词手，安得谓辛剽李语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一《艺林学山》三）

◆论曰：……若夫学士微云，郎中三影。尚书红杏之篇，处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晓风残月，文洁而体清；李易安落日暮云，虑周而藻密。

综述性灵，敷写气象，盖骎骎乎大雅之林矣。（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三《张鉴拟姜白石传》）

◆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沉着。即如《永遇乐》元宵词，人咸谓绝佳。此词感怀京洛，须有沉痛语方佳：词中如“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向花间重去”，固是佳语，而上下文皆不称。上云：“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下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太质率，明者自能辨之。（吴梅《词学通论·概论二》）

◆此建炎三年春清照南下时与赵明诚同居建康作。元宵节同居建康，惟此一年。清照因明诚病于建康，再来，乃七月间。八月，明诚病亡。柳、梅皆初春之物，见景物依然好也。“香车宝马”，即“酒朋诗侣”、“来相召”出游也。下半阕因今日之元宵，追忆汴京之元宵，两两比较，自有今昔盛衰之感。而“听人笑语”，又有人己苦乐不同之意。（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此词多处不协律，如“暮云合璧”之“合”，应作平，“怕见夜间出去”之“出”，也应作平，连同“春意知几许”之“几”、“记得偏重三五”之“重”、“簇带争济楚”之“济”，共五字不协律，与其《词论》自相矛盾。（吴世昌《词林新话》）

多丽
咏白菊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

恨潇潇、无情风雨，

夜来揉损琼肌。

也不似、贵妃醉脸，

也不似、孙寿愁眉。

韩令偷香，徐娘傅粉，

莫将比拟未新奇。

细看取、屈平陶令，

风韵正相宜。

微风起，清芬蕴藉，

不减酴醾。

渐秋阑、雪清玉瘦，

向人无限依依。

似愁凝、汉皋解佩，

似泪洒、纨扇题诗。

明月清风，浓烟暗雨，

天教憔悴度芳姿。

纵爱惜、不知从此，

留得几多时。

人情好，何须更忆，

泽畔东篱。

◎（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后汉书·梁冀传》）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蹻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惟赐己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馀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世说新语·惑溺》）

◎（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季江每叹曰："柏直狗虽老，犹能猎，萧溧阳马虽老，犹骏；徐娘

虽老，犹尚多情。（《南史梁·元帝徐妃传》）

◎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此将何晏傅粉事移植于徐娘。）

◎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佩两珠。交甫目而挑之，两女解佩赠之。（《韩诗外传》）

◎汉班昭，成帝时入宫，后被立为婕妤。后赵飞燕得宠，颇娇妒，昭退居东宫，尝作《怨歌行》云："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谢譓）有时独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唯当明月。"（《南史·谢譓传》）

◆黄本卷二谓此词"大观二年屏居乡里至建炎元年南渡以前之作"。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公元1127年（建炎元年丁未）"，"冬十二月壬戌，青州兵变"。下云："赵明诚为诸城人，故近来考证清照事迹，俱以明诚屏居十年之乡里为诸城。考之事实，恐有未然。赵挺之已由密州诸城移居青州（见《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虽在京为相，其旧居必在青州。崇宁五年，赵挺之且数乞归青州私第（见《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引《赵挺之行状》）。明诚屏居时，似不至再由青移居诸城……所云乡里，如为青州，颇能与事实相合。"案：于《谱》谓大观元年（1107）秋，李清照偕赵明诚屏居青州乡里。词中所咏白菊，似有寄托。风雨揉损琼肌，盖喻政治风波对赵家之打击；不似贵妃、孙寿、韩令、徐娘云云，盖喻不屑取媚蔡京等权贵。而屈平遭谗

去国、陶潜挂冠隐退，正借喻明诚与自己屏居青州也。故可推知，词乃作于本年九月。（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李易安《多丽·咏白菊》，前段用贵妃、孙寿、韩掾、徐娘、屈平、陶令若干人物；后段雪清玉瘦、汉皋纨扇、朗月清风、浓烟暗雨许多字面，却不嫌堆垛，赖有清气流行耳。“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三句最佳，所谓传神阿堵，一笔凌空，通篇俱活。歇拍不妨更用“泽畔东篱”字。昔人评《花间》镂金错绣而无痕迹，余于此阕亦云。（况周颐《珠花簃词话》）

新荷叶

薄露初零，

长宵共、永昼分停。

绕水楼台，高耸万丈蓬瀛。

芝兰为寿，

相辉映、簪笏盈庭。

花柔玉净，捧觞别有娉婷。

鹤瘦松青，

精神与、秋月争明。

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

东山高蹈，

虽卿相、不足为荣。

安石须起，要苏天下苍生。

◎谢太傅（安）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世说新语·言语》。芝兰，喻佳子弟。）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晋顾恺之《神情诗》）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世说新语·排调》）

◆此词盖为祝晁补之寿诞而作。……陈祖美云：“大观二年（1108）恰是晁补之闲居金乡的第六个年头。是年晁氏重修了他在金乡隐居的松菊堂。青州、金乡同属今山东，二地相隔不远。晁补之与李格非素有通家之谊，更是清照文学上的忘年交和‘说项’者，在晁氏五十六岁生日时，清照或前往祝寿，从而写了这首词。”（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长寿乐
南昌生日

微寒应候，

望日边、六叶阶蓂初秀。

爱景欲挂扶桑，

漏残银箭，杓回摇斗。

庆高闳此际，

掌上一颗明珠剖。

有令容淑质，归逢佳偶。

到如今，昼锦满堂贵胄。

荣耀，文步紫禁，

一一金章绿绶。

更值棠棣连阴，

虎符熊轼，夹河分守。

况青云咫尺，

朝暮重入承明后。

看彩衣争献，兰羞玉酎。

祝千龄，借指松椿比寿。

◎佳偶，指南昌夫人之夫韩治。治，字循之，忠彦子，琦孙。（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韩）琦守相，作昼锦堂，治（肖胄父）作荣归堂，肖胄又作荣贵堂。三世守乡郡，人以为荣。（《宋史·韩肖胄传》）

◎棠棣，燕兄弟也。（《诗经·小雅·常棣》序）

◎公、列侯安车，朱班轮，倚鹿较，伏熊轼。（《后汉书·舆服志上》）

◎（杜周）及久任事，历三公，而两子夹河为郡守。（《汉书·杜周传》）

◎老莱子孝养二亲，行年七十，婴儿自娱，著五色彩衣，尝取浆上堂，跌仆，因卧地为小儿啼，或弄乌鸟于亲侧。（《艺文类聚》卷二十引《列女传》。此言肖胄“事母以孝闻”。）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庄子·逍遥游》）

◆此词盖为韩肖胄母文氏而作。文氏，名相彦博孙女。南昌，乃夫人诰命。绍兴三年（1133），韩肖胄奉命使金，《宋史》本传载：“母文语之曰：‘汝家世受国恩，当受命即行，勿以我老为念。’帝称为贤

母，封荣国夫人。”清照此时有《上枢密韩公》诗，序称“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有此渊源，故当其母生日，上此寿词。因附此词于绍兴二年（1132），待考。（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存疑词作

生查子

年年玉镜台，

梅蕊宫妆困。

今岁不归来，

怕见江南信。

酒从别后疏，

泪向愁中尽。

遥想楚云深，

人远天涯近。

◎（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后有梅花妆是也。（唐韩鄂《岁华纪丽》卷一《人日》）

◎吴陆凯与范晔善，自江南寄梅花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此以"江南信"指代梅花。）

◆此词一作朱淑真作。

◆（“泪向”、“遥想”二句）曲尽无聊之况。是至情，是至语。（明赵世杰《古今女史》）

浣溪沙

楼上晴天碧四垂，

楼前芳草接天涯。

劝君莫上最高梯。

新笋春成堂下竹，

落花都上燕巢泥。

忍听林表杜鹃啼。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宋范仲淹《苏幕遮》）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宋王安石《登飞来峰》）

◎忍听黄昏杜鹃啼。（南唐李中《锺陵寄从弟》）

◆此词一作周邦彦作。

◆凄凉怨慕，言为心声。（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词前段与稼轩“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约略同意。李极轻清，辛便秾挚。南北宋之判，消息可参。（况周颐《珠花簃词话》）

◆上阕有李白《菩萨蛮》词“有人楼上愁”、“玉阶空伫立”之意。下阕“新笋”二句写景即言情，有手挥目送之妙。芳草已过，而归期犹滞，忍更听鹃声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词一气呵成，空灵完整，对句极自然，《浣溪沙》之正格也……下片偶句，新生与蕉萃合参，极醒豁又极蕴藉。结句轻轻即收，不堕入议论恶道；与上片之结，并其微婉。正类二王妙楷，中锋直下，如痴冻蝇也。（俞平伯《清真词释》）

◆本篇与《花间集》卷七孙光宪《浣溪沙》一词用语颇相似，而意各别，可参看。本篇又见李清照《漱玉词》。（俞平伯《唐宋词选释》）

丑奴儿
夏意

晚来一阵风兼雨，

洗尽炎光。

理罢笙簧，

却对菱花淡淡妆。

绛绡缕薄冰肌莹，

雪腻酥香。

笑语檀郎，

今夜纱厨枕簟凉。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宋柳永《二郎神》）

◆此词一作康与之作。

浪淘沙

素约小腰身，

不奈伤春。

疏梅影下晚妆新。

袅袅婷婷何样似？

一缕轻云。

歌巧动朱唇，

字字娇嗔。

桃花深径一通津。

怅望瑶台清夜月，

还照归轮。

◎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汉永平中，剡县人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望山头有桃，取食。下山得涧水饮之，见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饭屑。二人相谓曰：“此去人家不远矣。”因过水，行二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见二女绝色，唤刘、阮姓名，曰：“郎来何晚也？”因过其家，行夫妇之礼。住半年，

求归甚切，遂从洞口出。自入山至归，已历七代子孙矣。（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

◆此词一作赵子发作。

◆“约”字清妙，远胜“束”字。（陈耀文《花草粹编》卷五引《古今词话》）

◆“不奈”、“娇嗔”，的确。描就一个娇娃。（明沈际飞《草堂诗馀》）

鹧鸪天

枝上流莺和泪闻，

新啼痕间旧啼痕。

一春鱼鸟无消息，

千里关山劳梦魂。

无一语，对芳樽，

安排肠断到黄昏。

甫能炙得灯儿了，

雨打梨花深闭门。

◎甫能，犹云方才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

◆此词一作秦观作。

◆此词形容愁怨之意最工。如后叠“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颇有言外之意。（《草堂诗馀前集》卷上引《古今词话》）

◆无限含愁，说不得。（明杨慎批点本《草堂诗馀》卷二）

◆后段三句似佳，结语尤曲折婉约有味，若嫌曲细。词与诗体不同，正欲其精工。故谓秦淮海“以词为诗”。尝有“帘幕千家锦绣垂”之

句，孙莘老见之云："又落小石调矣。"（明张綖《草堂诗馀别录》）

◆"梨花"句与《忆王孙》同，才如少游，岂亦自袭耶？抑爱而不觉其重耶？（明茅暎《词的》）

◆新痕间旧痕，一字一血。（明李攀龙《草堂诗馀隽》）

◆结两句有言外无限深意。（同上）

◆形容闺中愁怨，如少妇自吐肝胆语。（同上）

◆"安排肠断"二句，十二时中无间矣。深于闺怨者。（明沈际飞《草堂诗馀》）

◆末用李（重元）词，古人爱句，不嫌相袭。（同上）

◆词虽浓丽而乏趣味者，以其但知作情景两分语，不知作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语耳。"雨打梨花深闭门"、"落红万点愁如海"，皆情景双绘，故称好句而趣味无穷。（清沈祥龙《论词随笔》）

◆孤臣思妇，同难为情。"雨打梨花"句含蓄得妙，超诣也。（清黄苏《蓼园词选》）

瑞鹧鸪
双银杏

风韵雍容未甚都，

尊前甘橘可为奴。

谁怜流落江湖上，

玉骨冰肌未肯枯。

谁教并蒂连枝摘，

醉后明皇倚太真。

居士擘开真有意，

要吟风味两家新。

◎郭璞曰：“都，犹姣也。《诗》：‘洵美且都。’”（《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

◎（李）衡每欲治家，妻辄不听。后密遣十人，于武陵龙阳汜洲上作宅，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衡亡后二十馀日，儿以白母。母曰：“此当是种甘橘也……”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三国志·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明皇与贵妃幸华清宫，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上亲折一枝，与妃子递嗅其艳。（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此喻银杏双双相倚。）

◎“居士”句写宋时习俗。《岁时广记》卷五引《琐碎录》：“京师人岁旦用盘盛柏一枝，柿、橘各一枚，就中擘破，众分食之，以为一岁‘百事吉’之兆。”此处盖以银杏（俗称白果）代柿配橘，在尊前（筵前）擘开，亦取“百事吉”之意。（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

品令

零落残红，恰浑似、胭脂色。

一年春事，柳飞轻絮，

笋添新竹。

寂寞幽闺，坐对小园嫩绿。

登临未足，

怅游子、归期促。

他年魂梦，千里犹到，

城阴溪曲。

应有凌波，时为故人凝目。

◎林花着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唐杜甫《曲江对雨》）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宋贺铸《青玉案》）

◆此词一作曾纡作。

附录

总评

庄绰《鸡肋编》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虏，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虏，而议和既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议《春秋》。"其后，金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时赵明诚妻李氏清照亦作诗以诋士大夫云："南渡衣冠欠王导，北来消息少刘琨。"又云："南游尚觉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后世皆当为口实矣。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李氏，格非之女，先嫁赵诚之，有才藻名。其舅正夫相徽宗朝，李氏尝献诗曰："炙手可热心可寒。"然无检操，晚节流落江湖间以卒。

朱彧《萍洲可谈》　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诗之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见其比。所著有文集十二卷、《漱玉集》一卷。然不终晚节，流落以死。天独厚其才而啬其遇，惜哉。（按：今本《萍洲可谈》无此条，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辑自影明钞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苕溪渔隐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语甚奇。又九

日词云："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又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笑之。

又后集　　　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又　《诗说隽永》云：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建炎初，从秘阁守建康，作诗云："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王灼《碧鸡漫志》　易安居士，京东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赵明诚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词采第一。赵死，再嫁某氏，讼而离之。晚节流荡无归。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陈后主游宴，使女学士、狎客赋诗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被以新声，不过"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等语。李戡尝痛元白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破坏。流于民间，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尚存，可考也。元与白书，自谓："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今集中不载。元《会真》诗、白《梦游春》诗，所谓纤艳不逞，淫言媟语，止此耳。温飞卿号多作侧词艳曲，其甚者"合欢桃叶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学曹组诸人鄙秽歌词，则为艳丽如陈之女学士、狎客，为纤艳不逞、淫言媟语如元白，为侧词艳曲如

温飞卿，皆不敢也。其风至闺房妇女，夸张笔墨，无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见也。

朱熹《晦庵说诗》　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诗，大略云："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

陆游《夫人孙氏墓志铭》　夫人幼有淑质，故建康明诚之配李氏，以文辞名家，欲以其学传夫人。时夫人始十馀岁，谢不可，曰："才藻非女子事也。"

陆游《老学庵笔记》　张子韶对策，有"桂子飘香"之语。赵明诚妻嘲之曰："露华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

赵彦卫《云麓漫抄》　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

魏仲恭《断肠诗集序》　尝闻摛藻丽句，固非女子之事。间有天姿秀发，性灵钟慧，出言吐句，有奇男子之所不如。虽欲掩其名，不可得耳。如蜀之花蕊夫人、近时之李易安，尤显显著名者。各有宫词、乐府行于世。然所谓脍炙者，可一二数，岂能皆佳也。

朱弁《风月堂诗话》　赵明诚妻，李格非女也。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如"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之句，颇脍炙人口。格非，山东人，元祐间作馆职。

元淮《读李易安文》　绿肥红瘦有新词，画扇文窗遣兴时。象管鼠

须书草帖，就中几字胜羲之。

杨维桢《曹氏雪斋弦歌集序》　女子诵书属文者，史称东汉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真之流，宣徽词翰，一诗一简，类有动于人。然出于小听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比大家氏之才之行，足以师表六宫，一时文学而光父兄者，不得并议矣。

瞿佑《易安乐府》　清献名家厄运乖，羞将晚景对非才。西风帘卷黄花瘦，谁与赓歌共一杯。

徐伯龄《女人咏史》　宋朱淑真，钱塘民家女也。偶非其类，而悒悒不得志，往往形诸语言文字间。……当时赵明诚妻李氏，号易安居士，诗词尤独步，缙绅咸推之。其“绿肥红瘦”之句暨“人与黄花俱瘦”之语传播古今；又“宠柳娇花”之言，为词话所赏识。晦庵朱子云：“今时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咏史》诗曰：‘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汤武得国，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以是方之，淑真似不及也。然易安晚年失节汝舟，而为其反目，至与綦处厚手札言：“猥以桑榆之晚景，配此驵侩之下才。”而淑真怨形流荡，至云：“欲作一篭伤心泪，寄与南楼薄倖人。”虽有才致，令德寡矣。

王世贞《艺苑卮言》　《花间》以小语致巧，《世说》靡也；《草堂》以丽字取妍，六朝媮也。即词号称诗馀，然而诗人不为也。何者，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诗嘽缓而就之，而不知其下也。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也，词之正宗也。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险，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

郎瑛《七修类稿》　赵明诚，字德甫，清献公中子也。著《金石录》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词》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之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但不知胡为有再醮张汝舟一事。呜呼！去蔡琰几何哉！此色移人，虽中郎不免。

张丑《清河书画舫》申集引《才妇录》　易安居士能书、能画，又能词，而尤长于文藻。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序》，顿令精神开爽。何物老媪生此宁馨，大奇，大奇！

陈宏绪《寒夜录》　李易安诗馀脍炙千秋，当在《金荃》、《兰畹》之上。古文如《金石录后序》自是大家举止，绝不作闺阁娓娓语。《打马图序》亦复磊落不凡。独其诗歌无传，仅见《和张文潜浯溪中兴碑》二篇。……二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为驼峰麟脯矣。古文、诗歌、小词并擅胜场，虽秦、黄辈犹难之，称古今才妇第一，不虚也。

宋祖法等《崇祯历城县志》　历下山川奇秀，激为清音。李家一女郎，犹能驾秦轶黄，凌苏轹柳，而况稼轩老子哉！蒐渔废簏，附于诗文之后，亦以见历人负有奇情，即乐府小道，亦足擅绝宇内云。

王象春《题漱玉集》　宋朝名迹此中稀，剩水黥山感异时。唯有女郎风雅在，又随兵舫泣江篱。

张娴婧《读李易安漱玉集》　从来才女果谁俦，错玉编珠万斛舟。自言人比黄花瘦，可似黄花奈晚秋。

宋征璧《倚声前集初编》　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日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日方回，其词鲜清；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

王士禛《花草蒙拾》　张南湖云：“词派有二，一日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王士禛《分甘馀话》　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辈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改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不辨。

陆昶《历朝名媛诗词》　清照诗不甚佳，而善于词，隽雅可诵。即如《春残》绝句“蔷薇风细一帘香”，甚工致，却是词语也。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杨用修云：诗圣如子美，而集内填词无闻。少游、易安词极工矣，而诗殊不强人意。揆之通论，夫岂尽然。

沈谦《填词杂说》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沈彩《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首》　易安彩笔擅词章，诗格寥寥仅数行。依旧浣溪沙里句，蔷薇风细一帘香。

李调元《雨村词话》　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工。其炼处可夺梦窗之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江昱《论易安词》　漱玉便娟态有馀，赵家芝草梦非虚。最怜九日销魂句，吟瘦郎君总不如。

江顺诒《词学集成》　比词于诗，原可以初盛中晚论，而不可以时代后先分。如南唐二主似唐之初，秦、柳之琐屑，周、张之纤靡，已近于晚。北宋惟李易安差强人意。至南宋白石、玉田始称极盛，而为词家之正轨。

沈祥龙《论词随笔》　绵婉宜学耆卿、易安，然不可失于纤巧。

陈廷焯《云韶集·词坛丛话》　李易安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

又　朱淑真词风致之佳，情词之妙，真可亚于易安。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

陈廷焯《云韶集》　易安格律绝高，不独为妇人之冠，几欲与竹屋、梅溪分庭抗礼。

又　易安词骚情诗意，高者入方回之室，次亦不减叔原、耆卿。两宋妇人能词者不少，无出其右矣。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从淮海、大晟来。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

又　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蘋。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徐之亚。

又　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别于周、秦、姜、史、苏、辛外独树一帜，而亦无害其为佳，可谓难矣。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终是托根浅也。

又　葛长庚词脱尽方外气，李易安词却未脱尽闺阁气。然以两家较之，仍是易安为胜。

又　宋闺秀词自以易安为冠。朱子以魏夫人与之并称，魏夫人只堪

出朱淑真之右，去易安尚远。

谭莹《论词绝句》　绿肥红瘦语嫣然，人比黄花更可怜。若并诗中论位置，易安居士李青莲。

冯煦《论易安词》　金石遗文迥出尘，一编《漱玉》亦清新。玉箫声断人何处？合与南唐作替人。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馀耳，然于此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

沈曾植《菌阁琐谈》　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

又　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才锋大露，被谤殆亦因此。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为知己。渔洋称易安、幼安为济南二安，难乎为继。易安为婉约主，幼安为豪放主。此论非明代诸公所及。

况周颐《蕙风词话》　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

王僧保《论词绝句》　易安才调美无伦，百代才人拜后尘。比似禅宗参实意，文殊女子定中身。

王易《词曲史》　集中名句皆深刻精透，不拾前人牙慧，宜其睥睨

一切矣。

郑骞《成府谈词》　沈曾植《菌阁琐谈》：“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易安有灵，后者当许其知己。”自来论易安词，未有如此深透者。拈出“神骏”二字，尤为特识，故云易安当许后者为知己也。易安词如《南歌子》“天上星河转”、《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诸首，皆所谓刻挚神骏之作。他如《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醉花阴》“薄雾浓云消永昼”诸首，亦皆于芳馨之中，寓神骏之气。若夫《声声慢》、《如梦令》诸传诵作品，实非易安极诣。周介存论易安云：“闺秀词惟清照最优，究苦无骨。”盖先存一闺秀作品无骨之成见，又仅就《声声慢》一类词立论耳。尝疑周氏所见易安词，恐只《声声慢》、《如梦令》、《武陵春》、《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数首。

词论

李清照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李衮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李璟、李煜、冯延巳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山花子》（菡萏香销翠叶残）、"吹皱一池春水"冯延巳《谒金门》（风乍起）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馀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兄弟宋郊、宋祁，沈唐、元绛、晁次膺晁端礼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韵，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文章似西汉，若作一

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晏幾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陆游词集

[宋]陆　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陆游词集

［宋］陆游　著
夏承焘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陆游词集卷一
钗头凤（红酥手）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西风挟雨声翻浪）
水调歌头多景楼（江左占形胜）
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禁门钟晓）
浣沙溪和无咎韵（懒向沙头醉玉瓶）
满江红（危堞朱栏）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绿树暗长亭）
定风波进贤道上见梅赠王伯寿（敧帽垂鞭送客回）
恋绣衾（雨断西山晚照明）
鹧鸪天（家住苍烟落照间）
鹧鸪天（插脚红尘已是颠）
鹧鸪天（懒向青门学种瓜）
采桑子（三山山下闲居士）
大圣乐（电转雷惊）
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疏蕊幽香）
感皇恩伯礼立春日生日（春色到人间）
蓦山溪送伯礼（元戎十乘）
木兰花立春日作（三年流落巴山道）
临江仙离果州作（鸠雨催成新绿）
鹧鸪天葭萌驿作（看尽巴山看蜀山）
蝶恋花离小益作（陌上箫声寒食近）
望梅（寿非金石）
浣沙溪南郑席上（浴罢华清第二汤）

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秋到边城角声哀）
清商怨葭萌驿作（江头日暮痛饮）
齐天乐左绵道中（角残钟晚关山路）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羽箭雕弓）
夜游宫宫词（独夜寒侵翠被）
鹧鸪天送叶梦锡（家住东吴近帝乡）
乌夜啼题汉嘉东堂（檐角楠阴转日）
蝶恋花（水漾萍根风卷絮）
苏武慢唐安西湖（澹霭空濛）
木兰花慢夜登青城山玉华楼（阅邯郸梦境）
蓦山溪游三荣龙洞（穷山孤垒）
好事近寄张真甫（羁雁未成归）
齐天乐三荣人日游龙洞作（客中随处闲消闷）
沁园春三荣横溪阁小宴（粉破梅梢）
水龙吟荣南作（樽前花底寻春处）
桃源忆故人并序（斜阳寂历柴门闭）
桃源忆故人应灵道中（栏干几曲高斋路）
渔家傲寄仲高（东望山阴何处是）
南歌子送周机宜之益昌（异县相逢晚）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华鬓星星）
乌夜啼（我校丹台玉字）
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雪晓清笳乱起）
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客路苦思归）
朝中措代谭德称作（怕歌愁舞懒逢迎）
汉宫春（浪迹人间）
柳梢青（锦里繁华）
月上海棠（斜阳废苑朱门闭）

桃源忆故人（城南载酒行歌路）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摩诃池上追游路）
鹧鸪天薛公肃家席上作（南浦舟中两玉人）
感皇恩（小阁倚秋空）
鹊桥仙夜闻杜鹃（茅檐人静）
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倦客平生行处）
好事近（湓口放船归）
南乡子（归梦寄吴樯）
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
陆游词集卷二
好事近（岁晚喜东归）
好事近（华表又千年）
沁园春（孤鹤归飞）
绣停针（叹半纪）
风入松（十年裘马锦江滨）
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挥袖上西峰）
好事近（小倦带馀醒）
乌夜啼（世事从来惯见）
乌夜啼（素意幽栖物外）
乌夜啼（园馆青林翠樾）
乌夜啼（从宦元知漫浪）
乌夜啼（纨扇婵娟素月）
洞庭春色（壮岁文章）
桃源忆故人（一弹指顷浮生过）
豆叶黄（春风楼上柳腰肢）
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
菩萨蛮（江天淡碧云如扫）

菩萨蛮（小院蚕眠春欲老）
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
诉衷情（青衫初入九重城）
生查子（还山荷主恩）
生查子（梁空燕委巢）
破阵子（仕至千钟良易）
破阵子（看破空花尘世）
点绛唇（采药归来）
一落索（满路游丝飞絮）
一落索（识破浮生虚妄）
杏花天（老来驹隙骎骎度）
太平时（竹里房栊一径深）
恋绣衾（不惜貂裘换钓篷）
恋绣衾（无方能驻脸上红）
蝶恋花（禹庙兰亭今古路）
好事近（风露九霄寒）
好事近（挥袖别人间）
好事近（觅个有缘人）
好事近（秋晓上莲峰）
好事近（平旦出秦关）
好事近（混迹寄人间）
柳梢青乙巳二月西兴赠别（十载江湖）
渔父（石帆山下雨空濛）
渔父（晴山滴翠水挼蓝）
渔父（镜湖俯仰两青天）
渔父（湘湖烟雨长莼丝）
渔父（长安拜免几公卿）

鹊桥仙（华灯纵博）
鹊桥仙（一竿风月）
长相思（云千重）
长相思（桥如虹）
长相思（面苍然）
长相思（暮山青）
长相思（悟浮生）
鹧鸪天（杖屦寻春苦未迟）
南乡子（早岁入皇州）
谢池春（壮岁从戎）
谢池春（贺监湖边）
谢池春（七十衰翁）
断句（飞上锦裀红绉）
陆游词集卷三
鹧鸪天（梳发金盘剩一窝）
朝中措梅（幽姿不入少年场）
朝中措（冬冬傩鼓饯流年）
秋波媚（曾散天花蕊珠宫）
采桑子（宝钗楼上妆梳晚）
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
沁园春（一别秦楼）
忆秦娥（玉花骢）
月上海棠（兰房绣户厌厌病）
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
真珠帘（山村水馆参差路）
安公子（风雨初经社）
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中原当日三川震）

极相思（江头疏雨轻烟）
一丛花（樽前凝伫漫魂迷）
一丛花（仙姝天上自无双）
隔浦莲近拍（飞花如趁燕子）
隔浦莲近拍（骑鲸云路倒景）
昭君怨（昼永蝉声庭院）
醉落魄（江湖醉客）
上西楼一名相见欢（江头绿暗红稀）
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
风流子一名内家娇（佳人多命薄）
双头莲（风卷征尘）
月照梨花闺思（霁景风软）
月照梨花闺思（闷已萦损）
夜游宫宴席（宴罢珠帘半卷）
如梦令闺思（独倚博山峰小）
解连环（泪淹妆薄）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同原版纸书

导读

夏承焘

陆游词的成就不能和他的诗并称，这和辛弃疾的诗不能和他的词的成就并称一样。前人评论陆游词的，明代杨慎说它“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毛晋添一句说：“超爽处似稼轩。”（毛刊《放翁词》跋）都还只是泛泛比较。清代刘熙载说它“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艺概》二），似乎过贬。冯煦说：“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又近于过誉。《四库提要》说陆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其极”，则是较中肯之论。本文拟就陆游词各方面试作探讨，谈谈它的独到处。先从“诗馀”一辞谈起。

词名“诗馀”，起于南宋。后来有些词家不满意这个名称，说：“古诗之于乐府，近体之于词，分镳并骋，非有先后。谓诗降为词，以词为诗之馀，殆非通论矣。”（清汪森《词综·序》）这话就文学发展史来说，原有其相当正确的理由，但是就某些词家对词这种文学的态度来说，这个名称也反映了他们创作的实际情况。南宋初年胡寅题向子諲的《酒边词》说：

> 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名之曰“曲”，以其曲尽人情耳。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其去《曲礼》则益远矣。然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

以“谑浪游戏”而“自扫其迹”，确是当时一般词人否定这种文学创作的自歉心理。由于词起于民间小调，由于它所配的音乐是“花间”、“酒边”的“宴乐”，加之柳永、曹组诸人之作，多用娼妓口吻写狎媟情事，在某些文人看来，这是有损于正统文学的尊严的，所以当时文人写这种文学的大都带些歉疚情绪。就今所知，南宋人词集以“诗馀”自名的，有林淳的《定斋诗馀》、廖行之的《省斋诗馀》等等（见《直斋书录解题》）。这里面有的是自谦，有的是自歉。

但是，以“馀”为名，不一定都是贬辞。韩愈说：“馀事作诗人。”以“馀事”为诗，必其人有他的事业学问在诗之外，这只有大作家像屈原、杜甫辈足以当之。陆游《示子遹》诗云：“子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一生，匡复志事，到老不衰，可谓不愧其言。说陆游之诗是他一生匡复志事之馀事，那么，他的词又该是他的诗的馀事。以“诗馀”称他的词，岂不是名符其实？这对作者来说，原是褒辞而并不是贬辞。

但是就陆游平生议论来看，他原是瞧不起词这种文学的。他的文集里有几篇关于词的文字，一篇是自题《长短句序》：

> 雅正之乐微，乃有郑、卫之音。郑、卫虽变，然琴瑟笙磬犹在也。及变而为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箜篌，则又郑、卫之变矣。风、雅、颂之后为骚、为赋、为曲、为引、为行、为谣、为歌，千馀年后乃有倚声制辞起于唐之季世，则其变愈薄，可胜叹哉！予少时汨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今绝笔已数年，念旧作终不可掩，因书其首，以识吾过。淳熙己酉炊熟日，放翁自序。（《渭南文集》十四）

这里他明显地说出他菲薄这种文学的看法。认为它在传统诗歌里是“其变愈薄”的东西。“晚而悔之”、“犹不能止”二语也说出自己创作的矛盾心理。另两篇都是跋《花间集》的：

>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笠泽翁书。（《渭南文集》三十）

说“士大夫乃流宕如此”、“或者亦出于无聊”，可以看出他对唐末五代词的态度。第二篇说：

> 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出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使诸人以其所长格力施于所短，则后世孰得而议？笔墨驰骋则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开禧元年十二月乙卯，务观东篱书。（同上）

这里一方面惋惜五代词人枉抛心力，一方面又叹佩他们的才力有不可及处。这是有贬有褒之辞。另有《跋后山居士长短句》一篇说：

> 唐末诗益卑，而乐府词高古工妙，庶几汉魏。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辞（应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绍熙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雪中试朱元亨笔，因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开头三句，拿汉魏乐府比唐末词，却是全面肯定语了。还有一篇《跋东

坡七夕词后》说：

> 昔人作七夕诗，率不免有珠栊绮疏惜别之意；惟东坡此篇，居然是星汉上语，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学诗者当以是求之。庆元元年元日，笠泽陆某书。（《渭南文集》二十八）

说“歌之曲终”必是指词而非诗。案苏轼《东坡乐府》《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下片：“客槎曾犯，银河波浪，尚带天风海雨。相逢一醉是前缘，风雨散、飘然何处！”所谓“居然是星汉上语”，知此跋“天风海雨”云云，确是评此词。说“学诗者当以是求之”，那么，他似乎把词抬高到在诗之上了。总观这五篇题跋，他对词忽褒忽贬，似乎并无定见。五篇里有四篇是明记作年的，《长短句序》淳熙己酉（1189）最早，《跋后山长短句》绍熙二年（1191）次之，《跋东坡七夕词》庆元元年（1195）又次之，《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开禧元年（1205）最后。可见他对词的看法是逐渐由否定而趋向肯定。《跋〈花间集〉》的第二篇，大抵可以作为他最后定论。但是在这一篇文字里，他一面说五代“倚声者辄简古可爱”，一面又怪他们不能“以其所长格力（词）施于所短（诗）”，他意识里似乎仍是重诗轻词的，由他看来，词究竟不可能有和诗并列的地位。

以这种见解来创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许多“轻心掉之”的率作。《放翁词》里就有好些这类作品：有的内容空虚，有的言辞拙僿，有的声情不相称。如《破阵子》，看调名该是激扬蹈厉的，而他作“仕至千钟良易”、“看破空花尘世”两首，却全是消沉颓废语。

但是，这些在他的全集里究竟是“瑕不掩瑜”的东西。他以一位大诗家而作这种在他看来是“馀事”的小品，在这些率作之外，也有决非一般

作家所能及的好作品。苏轼论学所谓“厚积而薄发”，“流于既溢之馀，而发于持满之末”（《稼说·送张琥》），这可以拿来评赞大作家的小品，陆游的词也正如此。

庄子说过几个故事，《达生》篇里的佝偻者承蜩：“吾处身也，若橛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养生主》里的庖丁解牛：“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馀地矣！”这原是专精独诣的境界。还有《徐无鬼》篇写郢人斫鼻：“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以巨匠良工而作业外馀技，又何尝不有其至美至乐之境！读陆游的许多好词，可作此体会。

陆游的诗，由江西派入而不由江西派出，精能圆熟，不为佶屈槎枒之态，他的词也同此风格。如《鹊桥仙·夜闻杜鹃》：

>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如《蝶恋花》：

>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如《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如《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这些作品，有的深远饶层次，有的轻倩流利，宛转相生，而都字字句句“到口即消”，毫无艰难拮据之感。

以这种笔调写这些抒情小品，声情相称，是陆游词特色之一。陆游词中也还有好些表达其爱国思想，抒写一生不忘匡复志事的名篇。这类词出于他手，也仍然是举重若轻，神完气定。如《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

如《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陈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

际，望秦关何处？欢流年又成虚度！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前调：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这几首都是寄寓乾道八年（1172）在汉中王炎幕府图谋恢复不成的慨叹。汉中军幕的一段生活，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创作。直到晚年，他还是不能去怀。他用多种手法在词里表达这种怀念心情。前举四首是正面写，也有以梦境写的，如《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他诗集里也有不少“纪梦”的篇章，这些“纪梦”其实就是“述怀”。也有寄托为闺情官怨之辞，如《清商怨》：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这首词题“葭萌驿作”。葭萌驿在四川昭化县之南，是他离开南郑（汉中）回成都之作。他这次从南郑回成都是带家眷同行的，可知这首词下片所谓“鸳机断锦”云云，实是假托闺情写他自己的政治心情的，因为那时王炎南郑幕府解散，朝廷已经全盘打消恢复大计了。另一首《夜游宫·宫词》可证。《夜游宫》以女性口吻自诉哀怨：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馀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结句九字，是暗指宋孝宗抗战主张动摇不定。当乾道五年三月，王炎除四川宣抚使，出发入川时，孝宗面谕布置北伐工作，似乎热情很高；但是到了乾道八年九月，整个国策起了变化，王炎被调京为枢密使，次年正月，又罢枢密使提举临安府洞霄宫。陆游这首词自悼壮志不酬，也是慨叹王炎的君臣遇合不终。乾道九年（1173），他在嘉州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倚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剑南诗稿》四），都和这首词同其寓意。

陆游这些词，比之两宋诸大家：姿态横生，层见间出，不及苏轼；磊块幽折，沉郁凄怆，不及贺铸；纵横驰骤，大声镗鞳，也不及辛弃疾。但是他写这种寤寐不忘中原的大感慨，不必号呼叫嚣为剑拔弩张之态，称心而言，自然深至动人，在诸家之外，却自有其特色。

固然，他的词有朴僿质直、声情不称的，有游宴赠妓、写闲适和艳情的，也有萧飒衰颓、道人隐士气息很浓重的。这些都是他的缺点。对于他的游宴赠妓一类词，无足深论。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他那一种表达消极出世思想的作品：如《好事近》的“风露九霄寒”、“华表又千年”、“挥手别人间”诸首，以及《隔浦莲近拍》的“骑鲸云路倒景”等等，都是离群绝俗的出世思想，是陆游词的糟粕。宋代统治者从真宗以来，利用释道麻痹人民，大量度民为僧尼。到了徽宗，并且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当陆游出生之前百多年来，这种宗教思想已形成为一种传统力量，给士大夫以巨大的影响。加之陆游一家世代笃好道教：他的高祖轸，自说受古仙人施肩吾炼丹辟谷法，著《修心鉴》一书。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家藏书，道书一类就有二千卷。他的老师曾几曾经作一首《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鼓励他钻研道书。陆游就在这种社会家庭交游影响之下，滋长他对神仙的迷信。

但是，这只是陆游词的一面。除了上述这部分消极出世的作品之外，他也拿它来写十分沉痛的大感慨的。如《鹧鸪天》：

>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
>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这首词上面七句都是消沉语，末了两句才点醒全篇作意，原是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慨的，上文各句都是反面映衬，我们原不应轻率地抹杀它。但是，若拿他的诗来作比，如《忆征西幕府旧事》绝句：“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收身死向农桑社，何止明明两世人。”《太息》一首：“书生忠义向谁论，骨朽犹应此念存。砥柱河流仙掌日，死前恨不见中原。”《南山行》：“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

本根。”《金错刀行》：“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这类句子从来不会出现于他的词集里。他在词里表达这种爱国思想的，只有“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和“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一类的喟叹。《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一首，算是他写南郑军中生活心情的仅见词篇：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也并无激昂发奋的气概。大抵他认为词更适宜于写低摧幽怨的感情，发扬蹈厉的只能入诗而不宜于入词。这可见他对词和诗这两种文学的看法，即使在同写这类国家民族大感慨时，也仍有其轻重轩轾之分。这种看法无疑会局限他的词的思想内容。

但是这种缺点，两宋词家也多不免，最明显的例证是李清照，我们不必以此苛求陆游。我对陆游词总的看法是：他是以作诗的馀事来作词的，论创作态度，他原不及他的朋友辛弃疾那样倾以全副精力。但是他以这种“馀事”的文学写闲情幽怨之外，有时也拿它来写十分正经、十分沉重的心情。在他几首不朽的忧国词篇里，他并没有矜气作色，而只是用寻常謦欬的声息，道出他“一饭不忘、没齿不二”的匡复心事，益见其真情挚意，沉痛动人，这可以说是陆游词突出的风格。

他所以有这样成就，大抵有两种因素：一由于词体本身的发展。从五代、北宋以来，经过百馀年的演进，词坛上出现过范仲淹、苏轼以及张元幹诸作家，在这种文学里，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各时代的社会现

实、民族矛盾，到了辛弃疾，更达到这类作品的高峰，这许多作家的精神和作品自然会影响陆游的词。另一因素是陆游诗的思想内容和工力。关于他作诗的工力，赵翼《瓯北诗话》卷六有论陆诗重锻炼一段说："或者以其平易近人，疑其少炼。抑知所谓炼者，不在乎奇险诘曲，惊人耳目；而在乎言简意深，一语胜人千百，此真炼也。放翁工夫精到，出语自然老洁，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在一二语了之；此其炼在句前，不在句下，观者并不见其炼之迹，乃真炼之至矣。……"词体短小，不得着长言冗语，陆诗这种锻炼工力对他的词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就炼辞一面说。古代文论家尤重炼气，方东树却就此对陆诗提出指摘："放翁独得坡公豪隽之一体耳，其作意处，尤多客气，如《醉后草书歌》、《梦招降诸城》、《大雪歌》等，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不可不辨。"（评姚范《援鹑堂笔记》四十）说他"多客气"，虽是过辞，但是"开后来俗士虚浮一派"，也确是陆诗的流弊。虽然这是学者之过，不能归咎于陆游。刘克庄推陆游诗"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后村诗话》）。姚范也说："放翁兴会飙举，词气踔厉，使人读之，发扬矜奋，起痿兴痹矣。然苍黯蕴蓄之风盖微，所谓无意为文而意已独至者，尚有待欤？"（《援鹑堂笔记》四十）这可说是公允之论。但是当陆游以他作诗的工力来作"诗馀"时，便自在游行，有"运斤成风"之势。这犹之大书家倾其一生精力临摹金石篆隶，偶然画几笔写意花草，却更见精力充沛。艺术的境界，有时原不能专以力取，却于"馀事"中偶得之。陆游的词，可说确能到此境地。

刘熙载《艺概》卷二说："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这几句苏、陆优劣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谈。陆游"有意做诗人"，何可非议？黄景仁吊杜甫墓云："埋才当乱世，并力作诗人。"下句正写出杜甫的伟大。但是，若以"夷然不屑，所以尤高"八个字评陆游的词，我以为

却很恰当。“夷然不屑”不是就内容说，而是说他不欲以词人自限，所以能高出于一般词人。陆游《文章》诗里有两句传诵的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十个字可以评赞一切大作家的小品。必先有工力深湛、规矩从心的“妙”手，才会有不假思索的“偶”得。这来自学力、才气的交相融会。两宋以来一切大作家如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诗馀”“语业”，大都如此，《放翁词》的许多名作，也复如此。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对陆游词中涉及的典故和疑难字词作了简要的注释，并择要将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此外，我们将历代评论及对陆游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

陆游词集卷一

钗头凤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黄縢酒，即黄封酒，宋代官酿之酒，因用黄罗帕或黄纸封口，故名。

◎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礼记·檀弓上》。郑玄注："群，谓同门朋友也；索，犹散也。"）

◎南海出鲛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馀金。以为服，入水不濡。（南朝任昉《述异记》。借指薄绢、轻纱。）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晋书·列女传·窦滔妻苏氏》）

◆务观二十馀岁时，在山阴游沈氏园，遇其故妻唐氏，作此词。其年约在辛未与乙亥间（绍兴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151-1155）。（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笔势飘逸，书于沈氏园。辛未（1151）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后适南班士名某，家有园馆之胜。务观一日至园中，夫妇闻之，遣遗黄封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宋陈鹄《耆旧续闻》）

◆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实绍兴乙亥（1155）岁也。翁居鉴湖之三山，晚岁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胜情，尝赋二绝云：“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又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盖庆元己未（1199）岁也。未久，唐氏死。至绍熙壬子（1192）岁，复有诗，序云：“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小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诗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按，此段应在“翁居镜湖”一段前，当系传刻之误。）又至开禧乙丑（1205）岁暮，夜梦游沈氏园，又两绝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沈园后属许氏，又为汪之道宅云。（宋周密《齐东野语》）

◆放翁少时，二亲教督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甚高，晚有二绝云“肠断城头画角哀……”、“梦断香销四十年……”，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宋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

◆能死于后，而不能守于前，惜哉唐娘。（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宋陆务观春游，遇故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妇与酒肴，陆怅然赋一词曰：“红酥手……”每见后人喜用此调，率无佳者。难于三叠字，不牵凑耳。独吾友卓珂月错认一阙为工。“浓于雾，坚于树，春愁不比郎相负。风何恶，云何薄，今朝相弃，昔年相约。诺诺诺。人无绪，书无据，蓦然一旦帘前遇。欣还愕，疑还度，容颜虽似，丰神难学。错错错。”后半尖警，殆过于原词，不惟无愧而已。（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乐府纪闻》曰：陆放翁初娶唐氏，伉俪相得，弗获于姑。陆出之，未忍绝，为别馆住焉。姑知而掩之，遂绝。后改适赵士程，春游相遇于禹迹寺之沈园。唐语其夫为致酒，放翁怅怅，赋此《钗头凤》云（词略）。《古今词谱》曰：比《摘红英》只多三叠字句。（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吾乡许蒿庐先生（昂霄）尝疑放翁室唐氏改适赵某事为出于傅会，说见《带经堂诗话》校勘类附识。《拜经楼诗话》亦以《齐东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参错不足信，与蒿庐说合。则当时仲卿新妇之厄，翁子故妻之情，殆好事者从而为之辞与。唐氏答词，语极俚浅，然因知

《钗头凤》有换平韵者，红友《词律》又疏已。（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孝义兼挚。（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放翁伤其妻之作也。“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放翁妾别放翁词也。前则迫于其母而出其妻。后又迫于后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两词皆不免于怨，而情自可哀。（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放翁出妻为作《钗头凤》者，姓唐名琬。和放翁《钗头凤》词，见《御选历代诗馀词话》及《林下词选》，“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前后段俱转平韵，与放翁词不同。（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陆放翁娶妇，琴瑟甚和，而不当母夫人意，遂至解褵。然犹馈遗殷勤，曾贮酒赠陆，陆谢以词，有“东风恶，欢情薄”之句，盖寄声《钗头凤》也。妇亦答词云：“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倚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未几，以愁怨死。（清《御选历代诗馀》引夸娥斋主人云）

◆陆放翁前室改适赵某事，载《后村诗话》及《齐东野语》，殆好事者因其诗词而傅会之。《野语》所叙岁月，先后尤多参错。且玩诗词中语意，陆或别有所属，未必曾为伉俪者。正如“玉阶蟋蟀闹清夜”四句本七律，明载《剑南集》；而《随隐漫录》剪去前四句，以为驿卒女题

壁，放翁见之，遂纳为妾云云。皆不足信。（清吴骞《拜经楼诗话》）

◆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挚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肴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云……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云："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唐寻亦以恨卒。（清叶申芗《本事词》）

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

故人小驻平戎帐，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朱景参：即朱孝闻。

◎北岭在福州。予少时与友人朱景参会岭下僧舍。时秋晚，荔子独晚红在。（宋陆游《剑南诗稿》卷六十五《道院杂兴》其三“北岭空思擘晚红”句自注）

◎芒茅枯时，瘴疫大作，交、广皆尔也，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黄芒瘴。（晋嵇含《南方草木状》）

◎五湖：春秋末越国大夫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亡吴国，功成身退，乘轻舟以隐于五湖。见《国语·越语下》。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图画太原倡义及秦府功臣赵公长孙无忌、河间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郑公魏徵、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卢公程知节、永兴公虞世南、渝公刘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太宗亲为之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画。（唐刘肃《大唐新语·褒赐》）

◎猛将腰间大羽箭。（唐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唐李贺《将进酒》）

◎蛮江：即闽江。

◆绍兴二十八年（1158），务观始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簿，与县尉朱景参情好甚笃。明年，调官为福州决曹。秋晚，会朱景参于福州北岭下僧舍，赋此以赠。（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替”字妙。（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辛陆并称豪放，然陆之视辛，奚啻瓦缶之竞黄钟也。择其遒劲者数章尚可观，其抱负去稼轩则万里矣。爽朗。（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张安国词云：“昏昏西北度严关，天外一簪，初见岭南山。”陆放翁词云：“小槽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张初至粤地而作，陆追忆粤游而作，其志趣迥尔不侔。（清张德瀛《词徵》）

水调歌头多景楼

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着危楼。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

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镇江府甘露寺在北固山上。江山之胜，烟云显晦，萃于目前。旧有多景楼，尤为胜览之最。盖取李赞皇《题临江亭》诗有“多景悬窗牖”之句，以是命名。楼即临江故基也。……自经兵火，楼今废。近虽稍复营缮，而楼基半已侵削，殊可惜也。（宋张邦基《墨庄漫录》）

◎古徐州，即镇江。

◎独立缥缈之飞楼。（唐杜甫《白帝城最高楼》）

◎孙刘：孙权、刘备。

◎（轩辕）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贞索隐：“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多连用以比喻勇猛的战士。）

◎使君：指方滋（详见下编年）。

◎羊祜，字叔子。……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太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襄阳百姓于岘山祜平生游

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晋书·羊祜传》）

◆宋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卷二十八《题陆务观多景楼长句》："甘露多景楼，天下胜处，废以为优婆塞之居，不知几年。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按《文集》卷二十四《镇江谒诸庙文》："某以隆兴改元夏五月癸巳，自西府掾出佐京口；明年春二月己巳至郡。"是年八月，方滋再知镇江府事（据卢宪《嘉定镇江志》卷十五）。乾道元年（1165）三月，方滋除两浙转运副使，离任。词云："露沾草，风落木，岁方秋。"当是隆兴二年（1164）秋，方滋到任后月馀，邀客游多景楼时，务观所赋。赋成寄毛幵，幵有和作，见《樵隐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襟带大江左，平望见三州。凿空遗迹千古，奇胜米公楼。太守中朝耆旧，别乘当今豪逸，人物眇应刘。此地一尊酒，歌吹拥貔貅。楚山晓，淮月夜，海门秋。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恨我相望千里，空想一时高唱，零落几人收。妙赏频回首，谁复继风流。（毛幵《水调歌头》"次韵陆务观陪太守方务德登多景楼"）

赤壁词招韩无咎游金山

禁门钟晓，忆君来朝路，初翔鸾鹄。西府中台推独步，行对金莲宫烛。蹙绣华鞯，仙葩宝带，看即飞腾速。人生难料，一尊此地相属。

回首紫陌青门，西湖闲院，锁千梢修竹。素壁栖鸦应好在，残梦不堪重续。岁月惊心，功名看镜，短鬓无多绿。一欢休惜，与君同醉浮玉。

◎韩无咎：即韩元吉。

◎金山：位于镇江市西北长江中。

◎西府：宋熙宁间，于京师建东西两府，西府为枢密使所居，因以代称枢密使。

◎龙朔二年二月甲子，改尚书省为中台。（《旧唐书·职官一》）

◎（令狐绹）夜对禁中，烛尽，帝以乘舆、金莲华炬送还，院吏望见，以为天子来。（《新唐书·令狐绹传》。形容天子对臣子的特殊礼遇。）

◎紫陌青门：即京城。

◎浮玉：南朝谓金山为浮玉。

◆《（渭南）文集》卷十四《京口唱和序》：“隆兴二年（1164）闰十一月壬申，许昌韩无咎以新番阳守来省太夫人于润。方是时，予为通判郡事，与无咎别盖逾年矣。相与道旧故，问朋游，览观江山，举酒

相属，甚乐。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无咎以考功郎徵。念别有日，乃益相与游。游之日，未尝不更相和答，道群居之乐，致离阔之恩，念人事之无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宁相戒以穷达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词多宛转深切，读之动人。”《（剑南）诗稿》卷五十二《梦韩无咎如在京口时既觉枕上作短歌》：“隆兴之初客江皋，连榱结驷皆贤豪。坐中无咎我所畏，日夜酬倡兼《诗》《骚》。有时赠我玉具剑，间亦报之金错刀。”（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七有《念奴娇》“次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词一首，即和务观此作。观此词有“禁门钟晓……”诸语，当是乾道元年（1165）正月元吉以考功郎徵后所作。《南涧甲乙稿》卷七尚有《江神子》“金山会饮”词一首，应作于与务观同游金山时。（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前八句皆言无咎趋朝时驰驱皇路，转眼腾霄，接以“人生难料”二句，一折到题，笔力健劲。转头处追忆旧游，别开一境，功名易老，惟有及时行乐，一醉方休耳。下阕之感叹，本上文“人生难料”句，“一尊”、“同醉”，前后之结句相呼应，章法周密。无咎殆康衢误蹶，放翁特招其漫游。观“岁月”、“功名”三句，言春梦易醒，而慰藉之意自见。（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湖山泥影，弄晴丝、目送天涯鸿鹄。春水移船花似雾，醉里题诗刻烛。离别经年，相逢犹健，底恨光阴速。壮怀浑在，浩然起舞相属。长记入洛声名，风流觞咏，有兰亭修竹。绝唱人间知不知，零落金貂谁续？北固烟钟，西州雪岸，且共杯中绿。紫台青琐，看君归上群玉。（宋韩元吉《念奴娇》“次韵陆务观见贻《念奴娇》韵”）

浣沙溪和无咎韵

懒向沙头醉玉瓶，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

忙日苦多闲日少，新愁常续旧愁生，客中无伴怕君行。

◎酒尽沙头双玉瓶。（唐杜甫《醉歌行》）

◎老去闻悲角，人扶报夕阳。（唐杜甫《上白帝城》）

◆元夕，知府方滋邀韩元吉宴饮赏梅，务观与元吉有唱和诗。元吉旋以考功郎徵，为之置酒饯别，元吉赋《醉落魄》，又招游金山寺，均有词。（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六五　乾道元年　乙酉　四十一岁”条）

◆词有“客中无伴怕君行”句，当是乾道元年（1165）正月，元吉以考功郎徵，将别镇江时相和之作。元吉原词今佚。（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首二句秀婉有致。“夕阳”句于闲处写情，意境并到。“忙日”、“新愁”二句真率有唐人诗格。结句乃客中送客，人人意中所难堪者，作者独能道出之，殆无咎将有远行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满江红

危堞朱栏，登览处、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鸿社燕，几番轻别。缱绻难忘当日语，凄凉又作他乡客。问鬓边、都有几多丝？真堪织。

杨柳院，秋千陌。无限事，成虚掷。如今何处也？梦魂难觅。金鸭微温香缥缈，锦茵初展情萧瑟。料也应、红泪伴秋霖，灯前滴。

◎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还相送。（宋苏轼《送陈睦知潭州》）

◎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唐贾岛《客喜》）

◎金鸭：一种镀金的鸭形铜香炉。

◎（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则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晋王嘉《拾遗记》。后以“红泪”称美人泪。）

◆《南涧甲乙稿》卷七《满江红》词序：“再至丹阳，每怀务观。有歌其所制者，因用其韵，示王季夷、章冠之。”据韵脚，所和即此“危堞朱栏”一阕。元吉再至丹阳乃乾道二年（1166）秋赴建康途中。务观此词当作于乾道元年（1165）任镇江通判时。是年七月，改任通判隆兴军事，自京口移官豫章。观词中有“登览处、一江秋色。人正似、征鸿社燕，几番轻别”等语，似为临行赠别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江绕层城，重楼迥、依然山色。□□有、佳人犹记，旧家离别。把酒只如当日醉，挥毫剩欠樽前客。算平林、有恨寄伤心，烟如织。湖平树，花连陌。风景是，光阴易（按陆游词原韵作“掷”）。叹新声浑在，断云难觅。暮雨不成巫峡梦，数峰还认湘波瑟。但与君、同看小槽红，真珠滴。（韩元吉《满江红》“再至丹阳每怀务观有歌其所制者因用其韵示王季夷章冠之”）

浪淘沙丹阳浮玉亭席上作

绿树暗长亭，几把离尊。《阳关》常恨不堪闻。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

清泪浥罗巾，各自消魂。一江离恨恰平分。安得千寻横铁锁，截断烟津。

◎浮玉亭，《舆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浮玉亭，需亭北。”“需亭，在（镇江）府治西五里。”

◎《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王）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长）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

◆词有“何况今朝秋色里，身是行人”等语，当是乾道元年（1165）离镇江时饯别于浮玉亭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安得”二句）想头愈奇愈新。（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长亭把酒，自古伤离，身是行人，谁能堪此！下阕言居者、行者，同是江水量愁。铁锁横江，本以断东下之师，今以断愁来之路，句新与情挚兼之，与永叔之陌上寻人，倩他燕子；玉田之相思一点，寄与孤鸿，皆词人幽邃之思。（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定风波进贤道上见梅赠王伯寿

敧帽垂鞭送客回，小桥流水一枝梅。衰病逢春都不记，谁谓，幽香却解逐人来。

安得身闲频置酒，携手，与君看到十分开。少壮相从今雪鬓，因甚？流年羁恨两相催。

◎进贤，县名，在今江西省。《舆地纪胜》卷二十六引《宋会要》："崇宁二年（1103），分南昌县四乡、新建二乡改镇为进贤县。"

◎王伯寿，作者友人，生平不详。

◆《宋会要稿》（九十五册）《职官》："（乾道元年，1165）三月八日，诏权通判镇江府陆游与通判隆兴府毛钦望两易其任。……中书门下省奏陆游以兄沆提举本路市舶，钦望与安抚陈之茂职事不协，并乞回避，故有是命。"宋王质《雪山集》卷十二《寄题陆务观渔隐序》："乙酉，务观贰豫章。"词为"进贤道上见梅"作，当是年冬作于南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恋绣衾

雨断西山晚照明。悄无人、幽梦自惊。说道去多时也，到如今真个是行。

远山已是无心画，小楼空、斜掩绣屏。你嚎早收心呵，趁刘郎双鬓未星。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

◎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经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各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饭糁，相谓曰："此知去人径不远。"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帐角悬铃，金银交错。床头各有十侍婢，敕云："刘、阮二郎，经涉山岨，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食胡麻饭、山羊脯、牛肉甚甘美。食毕行酒，有一群女来，各持五三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十日后，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福所牵，何复欲还邪？"遂停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啼鸣，更怀悲思，求归甚苦。女曰："罪牵君，当可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问讯得七世孙，传闻上世

入山，迷不得归。至晋太元八年，忽复去，不知何所。（南朝刘义庆《幽明录》）

◆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公（谓务观）官南昌日，代还，有赠别词云：……”案乾道二年（1166），务观在隆兴通判任。“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本传）此词当本年夏离南昌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鹧鸪天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

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隋炀帝造玉瀣酒，十年不败。（明冯时化《酒史》）

◎《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的经典著作。

鹧鸪天

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

沽酒市，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

◎买断，犹云买尽。（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三）山在（绍兴）府城西九里鉴湖中，与徐瓶鼎峙，陆游所居。（《於越新编》）

鹧鸪天

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双双新燕飞春岸，片片轻鸥落晚沙。

歌缥缈，橹呕哑，酒如清露鲊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儿此是家。

◎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或曰青门，门外旧出佳瓜。广陵人邵平为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故时人谓之“东陵瓜”。（《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

◎片片轻鸥落闲幔。（唐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右三词篇幅相连，当是同时作。按《（剑南）诗稿》卷三十二《幽栖》（第二）诗自注：“乾道丙戌，始卜居镜湖之三山。”词云“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当是乾道二年（1166）初归里时作。又云“见事迟来四十年”，是年务观四十二岁，言“四十”者，举成数耳。（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家住苍烟落照间”一首）天地不仁，如是如是。（“懒向青门学种瓜”一首）绝妙渔歌，亦灵均之寓言于沧浪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此作虽笔少回旋，而襟怀闲适，纵笔写来，有清空之气。“新燕”、“轻鸥”二句，言心无挂碍，如鸥、燕之去住无心，即景以见意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采桑子

三山山下闲居士，巾履萧然，小醉闲眠，风引飞花落钓船。

◆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十谓务观“闲居三山日，方务德帅绍兴，携妓访之，公有词云……”。案方滋帅绍兴，实为乾道八年（1172）二月，九年五月移知平江府（据《嘉泰会稽志》卷二《太守题名》及《南涧甲乙稿》卷二十一《方公墓志铭》），为务观入蜀之第三年。陈鹄所记年代，显有讹误。疑是乾道二年（1166）始居镜湖三山时作，时方滋为两浙转运副使，容或有过访之事。（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体格仿佛花间，但味较薄耳。南宋小令佳者，大抵皆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大圣乐

电转雷惊，自叹浮生，四十二年。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欢万状，合散如烟。苦海无边，爱河无底，流浪看成百漏船。何人解，问无常火里，跌打身坚。

须臾便是华颠，好收拾形骸归自然。又何须着意，求田问舍，生须宦达，死要名传。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

◎苦海：佛教指尘世间的烦恼和苦难。

◎爱河：情欲。佛教谓其害如河之可以溺人，故称。

◎百漏船：处处渗漏的船。喻极多烦恼的人生。佛教称烦恼为漏。

◎无常：佛教语。谓世间一切事物不能久住，都处于生灭变异之中。

◎华颠：白头。

◎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刘）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登）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

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三国志·魏志·陈登传》。谓专营家产而无远大志向。）

◆词有“自叹浮生，四十二年”之句，当是乾道二年（1166）居镜湖三山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南宋陆放翁词稿，行草烂漫，如黄如米，细玩之，则颜鲁公、杨少师精髓皆在。词乃《大圣乐》，亦辛稼轩之流也。词云（略）。南宋放翁词稿真迹，凡一百一十七字。至正改元，获于山阴王英孙家。细穷详玩，备见句法清真，笔势圆熟，信一代之名迹也。按放翁为陆游务观别号，工词翰，累官华文阁待制，封渭南县伯，有集百卷行世，斯其人风流文雅可知矣。此词虽系草稿，妙在不经意中，天真烂发，姿态横生，种种可为师法，杂之杨凝式、大小米间，又曷愧耶？是岁十月之望，吴郡陈深敬题。（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卷一《大圣乐词稿跋》）

满江红夔州催王伯礼侍御寻梅之集

疏蕊幽香，禁不过、晚寒愁绝。那更是、巴东江上，楚山千叠。敧帽闲寻西瀼路，亸鞭笑向南枝说。恐使君、归去上銮坡，孤风月。

清镜里，悲华发。山驿外，溪桥侧。凄然回首处，凤凰城阙。憔悴如今谁领略？飘零已是无颜色。问行厨、何日唤宾僚？犹堪折。

◎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陆游《入蜀记》：“州在山麓沙上，所谓鱼复永安宫也。宫今为州仓，而州治在宫西北、甘夫人墓西南。景德中，转运使丁谓、薛颜所徙。比白帝颇平旷，然失关险，无复形势。”

◎（王）伯庠，字伯礼，鄞人。参政次翁之子。绍兴二年（1132）进士，官至夔州路安抚。（清厉鹗《宋诗纪事》）

◎庾岭上花，南枝已落，北枝方开，寒暖之候异也。（唐白居易《白氏六帖》）

◎銮坡：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殿旁的金銮坡上，后遂以銮坡为翰林院的别称。

◎秦穆公女吹箫，凤降其城，因号丹凤城。其后言京城曰凤城。（唐杜甫《夜》诗：“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清仇兆鳌注引赵次公曰）

◎行厨：谓出游时携带酒食。

◆据《入蜀记》，务观于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六日，得报差通判夔州。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八日，离山阴赴任。十月二十七

日，至夔州。时济南王伯庠知州事。词为催伯礼寻梅之集，当作于是年冬。（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感皇恩伯礼立春日生日

春色到人间，彩旛初戴。正好春盘细生菜。一般日月，只有仙家偏耐。雪霜从点鬓，朱颜在。

温诏鼎来，延英催对。凤阁鸾台看除拜。对衣裁稳，恰称球纹新带。个时方旋了，功名债。

◎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

◎春日春盘细生菜。（唐杜甫《立春》）

◎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唐四时宝镜》）

◎温诏：词情恳切的诏书。

◎鼎：刚。

◎（唐）肃宗时，宰相苗晋卿年老，行动不便，天子特地在延英殿召对，以示优礼。后沿为故事。（唐李绰《尚书故实》）

◎凤阁鸾台：唐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为凤阁，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曰鸾台。

◎除拜：授官。除旧职，拜新官。

◎对衣：宋时召见大臣，常赐以对衣鞍马。

◎国朝之制，自学士已上赐金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惟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初，太宗尝曰：“玉不离石，犀不离角，可贵者惟金也。”乃创为金銙之制以赐群臣，方团球路以赐两府，御仙花以赐学士以上。今俗谓球路为“笏头”，御仙花为“荔枝”，皆失其本号也。（宋欧阳修《归田录》）

◎个，指点辞，犹这也，那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旋了，渐了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乾道六年（1170）冬立春日，在夔州寿王伯庠作。明年（1171）八月，王伯庠即离夔州，移牧永嘉。（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蓦山溪送伯礼

元戎十乘，出次高唐馆。归去旧鹓行，更何人、齐飞霄汉。瞿唐水落，惟是泪波深，催叠鼓，起牙樯，难锁长江断。

春深鳌禁，红日宫砖暖，何处望音尘？黯消魂、层城飞观。人情见惯，不敢恨相忘，梅驿外，蓼滩边，只待除书看。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诗经·小雅·六月》）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鹓行：指朝官的行列。

◎霄汉：喻指帝王左右。

◎凝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辀。（《文选·谢朓〈鼓吹曲〉》。李善注："小击鼓谓之叠。"）

◎牙樯：桅杆的美称。

◎（王）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长）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晋书·王濬传》）

◎鳌禁：翰林院的别称。

◎阳榭外望，高楼飞观。（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飞观：高耸的宫阙。）

◆《（渭南）文集》卷十四《云安集序》："公（谓王伯庠）以乾道七年（1171）八月移牧永嘉。"此词即伯庠离夔时送行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木兰花立春日作

三年流落巴山道，破尽青衫尘满帽。身如西瀼渡头云，愁抵瞿唐关上草。

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旙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

◎立春日，食芦菔、春饼、生菜，号春盘。（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八引《唐四时宝镜》）

◎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

◎判：甘愿。

◆乾道六年（1170），务观至夔州，始见巴山。词云“三年流落巴山道”，当是乾道七年（1171）冬末立春日作，以过立春即入第三年也。乾道八年（1172）正月，务观即离夔州赴南郑。（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老倔强如此。（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临江仙离果州作

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

只道真情易写，那知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

◎果州，治今四川省南充市。

◎鸠雨：下雨时节。俗谓鸠鸣为雨候，因称。

◎眷眷：依恋反顾貌。

◆乾道八年（1172），务观在夔州任满，应四川宣抚使王炎辟为幕宾，以左承议郎权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四川宣抚使故治益昌（今四川省广元市）。枢密使清源公（谓王炎）之为使也，始徙汉中，即以郡治为府”（《（渭南）文集》卷十七《静镇堂记》）。正月，自夔州启行，取道万州，过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果州。在果州有《果州驿》、《留樊亭三日王觉民检详日携酒来饮海棠下比去花亦衰矣》、《柳林酒家小楼》诸诗（见《（剑南）诗稿》卷三）。《柳林酒家小楼》诗云：“记取晴明果州路，半天高柳小青楼。”与此词同是离果州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如《夜游宫》云：“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如《临江仙》云：“鸠雨催成新

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只道真情易写，奈何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处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章台样。寻思一晌，感事添惆怅。胸酥臀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明黄昇《中兴词话》）

◆昌黎云：“欢娱之词难工，愁楚之音易好。”岂深于愁者哉！（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半廊”二句殊饰。（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以末二语不能割弃。（清先著《词洁辑评》）

鹧鸪天 葭萌驿作

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惯眠古驿常安枕，熟听《阳关》不惨颜。

慵服气，懒烧丹，不妨青鬓戏人间。秘传一字神仙诀，说与君知只是顽。

◎葭萌驿：在葭萌县（故治在今四川省广元市西南）内。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四引《本志》云：“（葭萌）县北百八十里施店驿，即古葭萌驿，驿即古县址也。”

◎《渭城》一曰《阳关》，王维之所作也。本送人使安西诗，后遂被于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晋书·隐逸传·张忠》。服气：吐纳。道家养生延年之术。）

◆乾道八年（1172），务观往返梁、益间，经葭萌驿凡三次。词云：“看尽巴山看蜀山，子规江上过春残。”当是三月间自夔州初入汉中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宁为顽仙，胜作才鬼。（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蝶恋花离小益作

陌上箫声寒食近。雨过园林，花气浮芳润。千里斜阳钟欲暝，凭高望断南楼信。

海角天涯行略尽。三十年间，无处无遗恨。天若有情终欲问，忍教霜点相思鬓。

◎（益昌）时人又呼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四引《图经》）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箫声催暖卖饧天。（宋宋祁《寒食假中作》）

◆务观自夔州赴南郑，取道利州（即益昌）。词云“陌上箫声寒食近”，《（剑南）诗稿》卷三有《金牛道中遇寒食》诗，金牛道乃蜀之南栈，为由益昌至汉中之要道，是此词乃乾道八年（1172）寒食前离益昌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前半首写景，略见怀远之意。清丽而兼倜傥，颇类《六一词》。后半首写怀，浪迹天涯，历三十年之久，而皆留遗恨，其平生潦倒可知。而天公仍不见怜，任其秋霜满鬓。集中《鹧鸪天》词所谓“原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秋肃春温，天意本视同平等，则此老呵壁问天，果何益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望梅

寿非金石。恨天教老向，水程山驿。似梦里、来到南柯，这些子光阴，更堪轻掷！戍火边尘，又过了、一年春色。叹名姬骏马，尽付杜陵，苑路豪客。

长绳漫劳系日。看人间俯仰，俱是陈迹。纵自倚、英气凌云，奈回尽鹏程，铩残鸾翮。终日凭高，悄不见、江东消息。算沙边、也有断鸿，倩谁问得？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古诗十九首》）

◎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叙述淳于棼梦至槐安国，娶公主，封南柯太守，荣华富贵，显赫一时。后率师出征战败，公主亦死，遭国王疑忌，被遣归。醒后，在庭前槐树下掘得蚁穴，即梦中之槐安国。南柯郡为槐树南枝下另一蚁穴。后因以指梦境。

◎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

◎安得长绳系白日？（晋傅玄《九曲歌》）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晋王羲之《兰亭序》）

◎鸾翮有时铩。（《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嵇中散〉》。李善注：“许慎曰：铩，残羽也。”）

◆词云：“戍火边尘，又过了、一年春色。”当是乾道八年（1172）

春夏间在南郑幕府作。南郑地近边疆，故有“戍火边尘”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浣沙溪南郑席上

浴罢华清第二汤，红绵扑粉玉肌凉。娉婷初试藕丝裳。

凤尺裁成猩血色，螭奁熏透麝脐香。水亭幽处捧霞觞。

◎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宋时为四川宣抚司治所。

◎螭奁：螭形为饰的熏香铜匣。

◎霞觞：犹霞杯。

◆正月启行，取道万州、梁山军、邻水、岳池、广安、利州。途经广安，以诗吊张庭坚。至筹笔驿，有感于武侯《出师表》及谯周作降笺故事，赋诗叹之，借以讽喻当世。三月，抵南郑。十月十三日自阆中还兴元。宣抚使王炎召还，幕僚皆散去。务观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十一月二日，自兴元启程赴成都。（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七二 乾道八年　壬辰四十八岁”条）

◆词有“浴罢”、“藕丝裳”句，当是乾道八年（1172）夏在南郑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通首由出浴后次第写妆饰之丽，其人之妍妙自见。末句仅以捧觞作结，含情在无言处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高兴亭在南郑子城西北，正对南山（即终南山）。（宋陆游《重九无菊有感》自注）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史记·刺客列传》）

◎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桥》。霸桥，后作灞桥。）

◎曲江池，本秦世隑州，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唐康骈《剧谈录》）

◆乾道八年（1172）七月十六日在南郑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清商怨葭萌驿作

江头日暮痛饮，乍雪晴犹凛。山驿凄凉，灯昏人独寝。

鸳机新寄断锦，叹往事、不堪重省。梦破南楼，绿云堆一枕。

◎绿云扰扰，梳晓鬟也。（唐杜牧《阿房宫赋》。绿云：喻女子乌黑光亮的秀发。）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务观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自汉中适成都。词有“乍雪晴犹凛”句，当即此行途中宿葭萌驿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齐天乐左绵道中

角残钟晚关山路，行人乍依孤店。塞月征尘，鞭丝帽影，常把流年虚占。藏鸦柳暗。叹轻负莺花，谩劳书剑。事往关情，悄然频动壮游念。

孤怀谁与强遣？市垆沽酒，酒薄怎当愁酽。倚瑟妍词，调铅妙笔，那写柔情芳艳。征途自厌。况烟敛芜痕，雨稀萍点。最是眠时，枕寒门半掩。

◎左绵：今四川省绵阳市。因在涪江之左，故称左绵。

◎鞭丝：马鞭。借指出游。

◎点细未开萍。（唐李商隐《细雨》）

◆务观自兴元启程赴成都，途经绵州。《（剑南）诗稿》卷三有《绵州魏成县驿有罗江东诗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戏用其韵》、《行绵州道中》、《绵州录参军厅观姜楚公画鹰少陵为作诗者》诸诗，与此词皆一时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酒薄”句）刘改之云：“人道愁来须殢酒，无奈愁深酒浅。”（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攲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唐李白《草书歌行》）

◎蛮笺：高丽纸的别称。亦指蜀地所产名贵的彩色笺纸。

◎成都九月九日为药市。诘旦，尽一川所出药草异物与道人毕集，帅守置酒行市以乐之，别设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尽入市中，相传以为吸药气愈疾，令人康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四川记》）

◎成都府灯山或过于阙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数人，历诸亭榭，各数杯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处，缉木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绕观览。（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自开岁宴游，至是而止，故最盛于他时。予客蜀数年，屡赴此集，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乾道九年（1173）初自南郑至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

词编年笺注》）

◆写出脑后风生、鼻端火出之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人当少年气满，视青紫如拾芥，几经挫折，便颓废自甘。放翁独老犹作健，当其上马打围，下马草檄，何等豪气！迨漫游蜀郡，人乐而我悲，怆然怀旧，而封侯夙志，尚欲以人定胜天，可谓壮矣。此词奋笔挥洒，其才气与东坡、稼轩相似。汲古阁刻其词集，谓“超爽处更似稼轩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夜游宫 宫词

独夜寒侵翠被，奈幽梦、不成还起。欲写新愁泪溅纸。忆承恩，叹馀生，今至此。

蔌蔌灯花坠，问此际、报人何事？咫尺长门过万里。恨君心，似危栏，难久倚。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汉司马相如《长门赋》序）

◆此词寄慨君臣遇合，盖有慨于王炎被废而作。王炎，山西清源人，《宋史》无传。乾道二年（1166）五月，王炎自两浙路计度转运副使除直敷文阁、知临安府；十一月，除秘阁修撰（《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百〇四）；三年（1167）五月，除敷文阁待制、知荆南府（《中兴圣政》卷四十六）；四年（1168）二月，自右朝奉大夫试兵部侍郎，赐同进士出身，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五年（1169）二月，兼权参知政事兼同知国用事、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百十三《宰辅表》）；三月，除四川宣抚使，仍参知政事（《宋史》卷三十四《孝宗本纪》）。盖以其才略奋发，故不数岁而取公辅。出镇汉中，实用以经略中原，图谋进取。乾道八年（1172）三月，务观抵南郑，即为炎陈进取之策（参见前《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注）。七月，为炎作《静镇堂记》，并寄以恢复厚望。然此时孝宗已无意用兵。《宋史·孝宗本纪赞》谓其“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金国平治，无衅可乘。……天厌南北

之兵，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意弗遂而终焉。”故是年九月，即诏王炎赴都堂治事（《宋史·孝宗本纪》）；九年（1173）正月，王炎罢枢密使，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宋史》卷二百十三《宰辅表》），自后不再起用。此词慨叹王炎之君臣遇合，亦即自悼壮志不酬。乾道九年（1173），务观在嘉州，作《长门怨》诗云：“早知获谴速，悔不承恩迟。”又作《长信宫词》云：“忆年十七兮初入未央，获侍步辇兮恭承宠光。地寒祚薄兮自贻不祥，谗言乘之兮罪衅日彰。”（见《（剑南）诗稿》卷四）皆与此词同其寓意，词当亦乾道九年（1173）间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戒心之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鹧鸪天送叶梦锡

家住东吴近帝乡，平生豪举少年场。十千沽酒青楼上，百万呼卢锦瑟傍。

身易老，恨难忘，尊前赢得是凄凉。君归为报京华旧，一事无成两鬓霜。

◎叶衡，字梦锡，婺州金华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第。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户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年六十二薨。（《宋史》卷三八四《叶衡传》）

◎帝乡：指临安（今浙江杭州）。

◎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三国魏曹植《名都篇》）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唐李白《少年行》之三。呼卢：谓赌博。）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唐杜甫《曲江对雨》）

◎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唐韩偓《五更》）

◆叶衡知建康府，据《景定建康志》卷一《行宫留守题名》：“叶衡，淳熙元年（1174）正月以敷文阁学士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司公事。”又卷十四《建炎以来年表》：“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敷文阁学士左朝散大夫叶衡知府事，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使。二月召赴行在。”则其离成都任应于乾道九年（1173）。词云“家住东吴近帝乡”，又云“君归为报京华旧”，当是在成都送叶衡还京之作。（夏承焘、吴熊

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未尝不轩爽，而气魄苦不大，益叹稼轩天人不可及也。（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乌夜啼题汉嘉东堂

檐角楠阴转日，楼前荔子吹花。鹧鸪声里霜天晚，叠鼓已催衙。

乡梦时来枕上，京书不到天涯。邦人讼少文移省，闲院自煎茶。

◎汉嘉：即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市。

◎楼前荔子：嘉州有荔枝楼。

蝶恋花

水漾萍根风卷絮。倩笑娇颦，忍记逢迎处。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

梦若由人何处去？短帽轻衫，夜夜眉州路。不怕银缸深绣户，只愁风断青衣渡。

◎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

◎银缸：银白色的灯盏、烛台。

◎青衣渡：青衣江，流经眉州。

◆《（剑南）诗稿》卷四《玻璃江》诗："玻璃江水千尺深，不如江上离人心。君行未过青衣县，妾心先到峨嵋阴。金樽共釂不知晓，月落烟渚天横参。车轮无角那得住，马蹄不方何处寻？空凭尺素寄幽恨，纵有绿绮谁知音？愁来只欲掩屏睡，无奈梦断闻疏砧。"自注："眉州共饮亭，盖取东坡'共饮玻璃江'之句。追怀旧游，戏作以补西州乐府。"按此词亦追怀眉州旧游之作，似与《玻璃江》诗同作于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冬，务观摄知荣州事，再过眉州。《诗稿》卷六《眉州郡燕大醉中间道驰出城宿石佛院》诗："单车万里信有数，二年三过宁忘情？"后淳熙四年（1177），范成大还朝，务观送行，复至眉州。《诗稿》卷八《眉州作》诗自注："予不至眉山三年矣。"（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廉叔度歌以"做"、"暮"同叶，则此二词用韵亦未为杂。（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苏武慢唐安西湖

澹霭空濛，轻阴清润，绮陌细尘初静。平桥系马，画阁移舟，湖水倒空如镜。掠岸飞花，傍檐新燕，都似学人无定。叹连年戎帐，经春边垒，暗凋颜鬓。

空记忆、杜曲池台，新丰歌管，怎得故人音信？羁怀易感，老伴无多，谈麈久闲犀柄。惟有翛然，笔床茶灶，自适笋舆烟艇。待绿荷遮岸，红蕖浮水，更乘幽兴。

◎唐安，治今四川省崇庆县。

◎蜀州郡圃内西湖极广袤，荷花正盛，觅湖船泛之，系缆修竹古木间，景物甚野，游宴繁盛，为西州胜处。（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七引范成大《吴船录》）

◎杜曲：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唐大姓杜氏世居于此，故名。

◎新丰：县名。汉高祖七年置，唐废。治所在今陕西省临潼县西北。汉高祖定都关中，其父太上皇居长安宫中，思乡心切，郁郁不乐。高祖乃依故乡丰邑街里房舍格局改筑骊邑，并迁来丰民，改称新丰。据说士女老幼各知其室，从迁的犬羊鸡鸭亦竞识其家。太上皇居新丰，日与故人饮酒高会，心情愉快。后乃用作新兴贵族游宴作乐及富贵后与故人聚饮叙旧之典。

◎谈麈：古人清谈时所执的麈尾。亦指清谈。

◎笔床：卧置毛笔的器具。

◎笋舆：竹舆。

◎陆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异哉！屋之非舟，犹舟之非屋也，以为似欤？舟固有高明奥丽逾于宫室者矣，遂谓之屋。可不可邪？”陆子曰：“……予少而多病，自计不能效尺寸之用于斯世，盖尝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饥寒妻子之累劫而留之，则寄其趣于烟波洲岛苍茫杳霭之间，未尝一日忘也。使加数年，男胜鉏犁，女任纺绩，衣食粗足，然后得一叶之舟，伐荻钓鱼，而卖芰芡，入松陵，上严濑，历石门沃洲而还，泊于玉笥之下。醉则散发扣舷为吴歌，顾不乐哉！（宋陆游《烟艇记》）

◆淳熙元年（1174）春，务观离嘉州，权通判蜀州（即唐安）。词乃春日于蜀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首六句写临水风物，清丽如绘。“飞花”、“新燕”三句寓情于景，咏物而人在其中，顿有情致。“戎帐”句盖时正参成都戎幕也。此下因伤老而及怀友，人生知己，能有几人？当中年以后，世事变迁，故交零落，欲依依话旧，而素心人远，放翁深有此感。“柄”字韵语尤隽婉。以后六句惟有自适其乐，以遣有涯之生耳。其中“杜曲”、“新丰”句怀人而兼恋阙，寄慨尤深。（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木兰花慢夜登青城山玉华楼

阅邯郸梦境，叹绿鬓、早霜侵。奈华岳烧丹，青溪看鹤，尚负初心。年来向浊世里，悟真诠秘诀绝幽深。养就金芝九畹，种成琪树千林。

星坛夜学步虚吟，露冷透瑶簪。对翠凤披云，青鸾遡月，宫阙萧森。琅函一封奏罢，自钧天帝所有知音。却过蓬壶啸傲，世间岁月骎骎。

◎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都。山形似城，其上有崖舍赤壁，张天师所治处。南连峨眉。亦有洞天，诸灵书所藏，不知当是第几洞天也。（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六引《名山记》）

◎玉华楼在青城山丈人观。［《剑南诗稿》卷十八《纵笔》（其一）自注］

◎卢生在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用其所授瓷枕，睡梦中历数十年富贵荣华。及醒，店主炊黄粱未熟。（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后因以“邯郸梦”喻虚幻之事。）

◎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南朝刘敬叔《异苑》）

◎琅函：指道书。

◎天有九野……中央曰钧天。（《吕氏春秋·有始》）

◎三壶则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壶，则方丈也；二曰蓬壶，则蓬莱

也；三曰瀛壶，则瀛洲也。形如壶器。（晋王嘉《拾遗记·高辛》）

◎骎骎：疾速。

◆《逸稿》卷上《红栀子华赋》：“予读五岳之书，始知蜀之青城。岁癸巳之仲冬，天畀予此行。”按《（剑南）诗稿》卷三、卷四癸巳（乾道九年，1173）年间诗无青城之作。淳熙元年（1174）冬，务观摄知荣州事，自成都之荣州，取道青城。《诗稿》卷六有《将之荣州取道青城》、《丈人观》、《题丈人观道院壁》、《宿上清宫》、《自上清延庆归过丈人观少留》诸诗。《将之荣州取道青城》诗曰：“倚天山作海涛倾，看遍人间两赤城。”自注：“青城山一名赤城，而天台之赤城乃予旧游。”可知此行青城乃务观初到。《红栀子华赋》所云“癸巳”，盖“甲午”之误。词乃淳熙元年（1174）冬初登青城山时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蓦山溪游三荣龙洞

穷山孤垒，腊尽春初破。寂寞掩空斋，好一个、无聊底我。啸台龙岫，随分有云山，临浅濑，荫长松，闲据胡床坐。

三杯径醉，不觉纱巾堕。画角唤人归，落梅村、篮舆夜过。城门渐近，几点妓衣红，官驿外，酒垆前，也有闲灯火。

◎三荣，即荣州。《蜀中名胜记》卷十一：“曰荣黎、曰荣隐、曰荣德，所谓三荣也。荣黎山，在州东十五里；荣隐山，在州西三十里；荣德山，在州东北四十二里，州以此得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龙洞在（荣）州东南四里真如院，岩穴峭深；洞左石壁奇耸，巨柏老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一引《胜览》）

◎（龙洞）洞右有石角立，旧经以为孙登啸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胜览》）

◎（孟嘉）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寮佐毕集。时佐吏并着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着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晋书·孟嘉传》）

◎今之交床，本自虏来，始名胡床，桓伊下马据胡床取笛三弄是也。（宋程大昌《演繁露·交床》）

◆淳熙元年（1174）冬，陆游摄知荣州事。词云“腊尽春初破”，当是年岁暮游龙洞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寄张真甫

羁雁未成归，肠断宝筝零落。那更冻醪无力，似故人情薄。

瘴云蛮雨暗孤城，身在楚山角。烦问剑南消息，怕还成疏索。

◎张真甫舍人，广汉人，为成都帅，盖本朝得蜀以来所未有也。真甫名震。（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陆游于淳熙元年（1174）冬摄知荣州事。

◆词有“瘴云蛮雨暗孤城”句，案务观荣南作《水龙吟》词，亦云“瘴云蛮雨”，疑此词亦荣南所作。时张震在成都，故又云“烦问剑南消息”。兹暂列于此，以俟再考。（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齐天乐三荣人日游龙洞作

客中随处闲消闷，来寻啸台龙岫。路敛春泥，山开翠雾，行乐年年依旧。天工妙手，放轻绿萱芽，淡黄杨柳。笑问东君，为人能染鬓丝否？

西州催去近也，帽檐风软，且看市楼沽酒。宛转巴歌，凄凉塞管，携客何妨频奏。征尘暗袖，漫禁得梅花，伴人疏瘦。几日东归，画船平放溜。

◎东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八日占谷。（宋高承《事物纪原·天地生植·人日》）

◎（龙洞）洞右有石角立，旧经以为孙登啸台。（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胜览》）

◎东君：司春之神。

◆淳熙二年（1175）正月七日，在荣州游龙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笑问”二句）惆怅激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沁园春 三荣横溪阁小宴

粉破梅梢，绿动萱丛，春意已深。渐珠帘低卷，筇枝微步，冰开跃鲤，林暖鸣禽。荔子扶疏，《竹枝》哀怨，浊酒一尊和泪斟。凭栏久，叹山川冉冉，岁月骎骎。

当时岂料如今，漫一事无成霜鬓侵。看故人强半，沙堤黄阁，鱼悬带玉，貂映蝉金。许国虽坚，朝天无路，万里凄凉谁寄音？东风里，有灞桥烟柳，知我归心。

◎横溪阁，《蜀中名胜记》卷十一：“（荣县）城北，有横溪阁。务观阁上小宴《沁园春》词引云：‘横溪阁者，跨于双溪之上也。一自西来，其水浊；一自东来，其水清。二水合流于城下，为阁以頫之。’”按各本皆无此引。（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聆其（《竹枝》）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唐刘禹锡《竹枝词引》）

◎凡拜相，礼绝班行，府县载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城东街，名曰沙堤。（唐李肇《唐国史补》）

◎（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后因以黄阁指宰相官署。）

◎鱼袋，其制自唐始，盖以为符契也。……宋因之，其制以金银饰为鱼形，公服则系于带而垂于后，以明贵贱，非复如唐之符契也。（《宋史·舆服志五》）

◎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宋史·舆服志四》）

◎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三辅黄图·桥》。霸桥，后作灞桥。）

◆淳熙二年（1175）在荣州小宴横溪阁时赋。（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水龙吟荣南作

樽前花底寻春处，堪叹心情全减。一身萍寄，酒徒云散，佳人天远。那更今年，瘴烟蛮雨，夜郎江畔。漫倚楼横笛，临窗看镜，时挥涕，惊流转。

花落月明庭院，悄无言、魂消肠断。凭肩携手，当时曾效，画梁栖燕。见说新来，网萦尘暗，舞衫歌扇。料也羞憔悴，慵行芳径，怕啼莺见。

◆淳熙二年（1175）春在荣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上阕“酒徒云散”三句以三层意叠用之，便觉气厚而情深。亦有于三句用侧笔，以见纡回之致者，皆词家之句法也。若絮飞春尽，天远书沉，日长人倦，则三句写六层意，更为精粹。放翁诗集中有“酒徒云散无消息，水榭凭阑泪数行”句，即此上阕之意。其后“凭肩携手”三句承上之“佳人天远”而言。芳尘凝榭，深锁画楼，观“栖燕”、“啼莺”句，殆恐旧日啼莺，曾见其梁燕双栖，今芳径重来，燕双而人独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并序

三荣郡治之西，因子城作楼观，曰“高斋”。下临山村，萧然如世外。予留七十日，被命参成都戎幕而去，临行徙倚竟日，作《桃源忆故人》一首。

斜阳寂历柴门闭，一点炊烟时起。鸡犬往来林外，俱有萧然意。

衰翁老去疏荣利，绝爱山城无事。临去画楼频倚，何日重来此？

◎子城：内城。

◆淳熙元年（1174）除夕，务观得制司檄，催赴成都幕府。淳熙二年（1175）正月十日，别荣州。临行作此词。（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桃源忆故人应灵道中

栏干几曲高斋路，正在重云深处。丹碧未干人去，高栋空留句。

离离芳草长亭暮，无奈征车不住。惟有断鸿烟渚，知我频回顾。

◎应灵，荣州属县，故治在今四川荣县西南一百五十里。

◎丹碧：泛指涂饰在建筑物或器物上的色彩。

◎离离原上草。（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此词乃别荣州后（淳熙元年，1174），经应灵道时所作，故有“栏干几曲高斋路，正在重云深处”之句。（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渔家傲寄仲高

东望山阴何处是？往来一万三千里。写得家书空满纸。流清泪，书回已是明年事。

寄语红桥桥下水，扁舟何日寻兄弟？行遍天涯真老矣。愁无寐，鬓丝几缕茶烟里。

◎仲高于某为从祖兄，某盖少仲高十有二岁。方某为童子时，仲高文章议论已称成材，冠峨带博，车骑雍容，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之交。诸老先生不敢少之，皆谓仲高仕进且一日千里。自从宦御史，识者惟恐不得如仲高者为之。及其丞大宗正，出使一道，在他人亦足称美仕，在仲高则谓之蹉跌不偶可也。顾曾不暖席，遂遭口语，南迁万里，凡七阅寒暑，不得内徙。与仲高亲厚者，每相与燕游，辄南望叹息出涕，因罢酒去，如是数矣。然客自海上来，言仲高初不以迁谪瘴疠动其心，方与学佛者游，落其浮华，以反本根，非复昔日仲高矣。闻者皆怅然，自以为不足测斯人之浅深也。隆兴元年夏，某自都还里中，始与兄遇视其貌，渊乎似道听其言，简而尽，所谓落浮华反本根者，乃亲见之。尝对榻语至丙夜，谓某曰："吾名吾燕居之室曰复斋，子为我记。"某自念少贫贱，仕而加甚。凡世所谓利欲声色足以败志汩心者，一不践其境，兀然枯槁似可学道者。然从事于此数年，卒无毛发之得。若仲高驰骋于得丧之场，出入于忧乐之域，而自得者乃如此，非深于性命之理，其孰能之，某盖将就学焉，敢极道本末，以为《复斋记》。（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七《复斋记》）

◎山阴：即今浙江绍兴市。

◎红桥：在绍兴市近郊。

◆《（剑南）诗稿》卷三有《仙鱼铺得仲高兄书》诗：“病酒今朝载卧舆，秋云漠漠雨疏疏。阆州城北仙鱼铺，忽得山阴万里书。”时为乾道八年（1172）。卷六有《闻仲高从兄讣》诗，为淳熙二年（1175）。据此可知此词必于淳熙二年前在蜀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轩豁是放翁本色。（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南歌子送周机宜之益昌

异县相逢晚，中年作别难。暮秋风雨客衣寒，又向朝天门外话悲欢。

瘦马行霜栈，轻舟下雪滩。乌奴山下一林丹，为说三年常寄梦魂间。

◎益昌：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

◎谢太傅（安）语王右军（王羲之）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朝天门：成都城北门。

◎乌奴山，一名乌龙山，在广元西二里嘉陵江岸。峭壁如削，在洞不可上，昔李乌奴于此修寺，因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

◆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二日，务观自兴元适成都。此词云：“乌奴山下一林丹，为说三年常记梦魂间。”可知是乾道八年后三年，即淳熙二年（1175）秋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当年豪气。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门俊游谁记？

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

◎范至能，即范成大，字至能。

◎长安城东，出南头第一门曰霸城门。民见门色青，名曰青城门，或曰青门。（《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

◎锦里：即成都。

◎吴樯楚柁牵百丈，暖向成都寒未还。（唐杜甫《秋风二首》其一）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淳熙二年（1175）六月，范成大知成都府。四年（1177）六月，成大还朝。务观送行，自成都历永康、唐安至眉州而别。此词似是淳熙三年（1176）秋作。《（剑南）诗稿》卷七有《和范待制月夜有感》、《和范待制秋兴》、《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诸诗，皆是年作，与此

词情辞亦同，可资互证。（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呈范至能待制《双头莲》末句云：“空帐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於邑。（明冯金伯辑《词苑萃编》卷五引《词统》）

乌夜啼

我校丹台玉字，君书蕊殿云篇。锦官城里重相遇，心事两依然。

携酒何妨处处，寻梅共约年年。细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行仙。

◎丹台：道教指神仙的居处。

◎玉字：刻于玉上的文字，指仙道之书。

◎蕊殿：即蕊珠宫，亦省称“蕊宫”。道教经典中所说的仙宫。

◎锦官城：即成都。

◆《（剑南）诗稿》卷七淳熙三年（1176）有《与青城道人饮酒作》、《待青城道人不至》二诗。此词乃赠道冠作，似即赠此青城道人。词云“锦官城里重相遇”，盖务观于淳熙元年（1174）访青城山丈人观时相识者也。（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白石先生年二千岁，不肯修升天之道，但取不死而已。人问之，答曰：“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间。”时人呼为“隐遁仙人”。（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夜游宫 记梦寄师伯浑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师伯浑，《老学庵笔记》卷三：“师浑甫，本名某，字浑甫。既拔解，志高退，不赴省试；其弟乃冒其名以行，不以告浑甫也。俄遂登第。浑甫因以字为名而字伯浑。”《（渭南）文集》卷十四《师伯浑文集序》：“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适犍为，识隐士师伯浑于眉山。一见，知其天下伟人。予既行，伯浑饯予于青衣江上。后四年，伯浑得疾不起。伯浑自少时名震秦蜀，东被吴楚，一时高流皆尊慕之，愿与交。方宣抚使临边，图复中原，制置使并护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闻伯浑名，将闻于朝，而卒为忌者所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乾道九年（1173）夏，务观摄知嘉州事，路经眉州，始识师浑甫。淳熙元年（1174）春，务观离嘉州，浑甫饯之青衣江上。后四年，

浑甫卒。词当淳熙元年二人别后四年间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次宇文卷臣韵

客路苦思归，愁似茧丝千绪。梦里镜湖烟雨，看山无重数。

尊前消尽少年狂，慵着送春语。花落燕飞庭户，叹年光如许。

◎宇文绍奕，字卷臣，一作衮臣，广都人。以承议郎通判剑州。民间乏食，亲行山谷，随时措置。守临邛、广汉，皆有能名。以谤被黜（参《宋会要辑稿》一〇一册《职官》淳熙六年七月部分）。清叶调生《吹网录》卷六载有胡心耘所辑《宇文绍奕事实》。（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淳熙四年（1177）八月，务观游邛州，作十日之留，时知州为宇文绍奕。五年（1178）春，叶声叔来守临邛，代绍奕（《（剑南）诗稿》卷九诗题《予年十六始识叶晦叔于西湖上后二十七年晦叔之弟声叔来为临邛守相遇于成都……》）。此词或绍奕去任后至成都，春暮两人相会时作。是时务观将东归，故词有"客路苦思归"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朝中措代谭德称作

怕歌愁舞懒逢迎，妆晚托春酲。总是向人深处，当时枉道无情。

关心近日，啼红密诉，剪绿深盟。杏馆花阴恨浅，画堂银烛嫌明。

◎谭德称：名季壬，西蜀名士。《（渭南）文集》卷三十《青阳夫人墓志铭》："季壬解褐，为崇庆府府学教授，凡四年，徙成都府。"《（剑南）诗稿》卷十一《怀谭德称》诗："谭子文章旧有声，几年同客锦官城。江楼列炬千钟饮，花市联鞍一字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向，犹爱也。向人，爱人也，意则云爱我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在成都作。案以下数词皆成都作，作年莫考。（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未许沙吒利，党太尉领略。（卓人月《古今词统》）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总是"句弥拙弥秀。（清黄苏《蓼园词选》）

◆一片凄怨之意，写景在迷离之际，含思在幽渺之中，复以妍辞出之。杨升庵谓其"纤丽处似淮海"，殆谓《采桑子》及此调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汉宫春

张园赏海棠作，园故蜀燕王宫也。

浪迹人间，喜闻猿楚峡，学剑秦川。虚舟泛然不系，万里江天。朱颜绿鬓，作红尘、无事神仙。何妨在、莺花海里，行歌闲送流年。

休笑放慵狂眼，看闲坊深院，多少婵娟。燕宫海棠夜宴，花覆金船。如椽画烛，酒阑时、百炬吹烟。凭寄语、京华旧侣，幅巾莫换貂蝉。

◎张园，《（剑南）诗稿》卷十三《忽忽》："列炬燕宫夜。"自注："成都故蜀时燕王宫，今属张氏，海棠为一城之冠。"又卷十四《琵琶》："绣筵银烛燕宫夜，一饮千钟未是豪。"自注："故蜀燕王宫，今为张氏海棠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庄子·列御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

◎金船，酒器中大者。（《海录碎事》）

◎幅巾：古代男子以全幅细绢裹头的头巾。后裁出脚即称幞头。

◎今宋朝所谓头巾，乃古之幅巾，贱者之服。（宋李上交《近事会

元·幞头巾子》）

◎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宋史·舆服志四》）

◆淳熙二年至五年（1175-1178）间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柳梢青

故蜀燕王宫海棠之盛，为成都第一，今属张氏。

锦里繁华，环宫故邸，叠萼奇花。俊客妖姬，争飞金勒，齐驻香车。

何须幕障帏遮，宝杯浸、红云瑞霞。银烛光中，清歌声里，休恨天涯。

◎锦里：即成都。

◆淳熙二年至五年（1175-1178）间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月上海棠

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尤多梅，皆二百馀年古木。

斜阳废苑朱门闭，吊兴亡遗恨泪痕里。淡淡宫梅，也依然点酥剪水。凝愁处，似忆宣华旧事。

行人别有凄凉意，折幽香谁与寄千里。伫立江皋，杳难逢陇头归骑。音尘远，楚天危楼独倚。

◎《（剑南）诗稿》卷九有《故蜀别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予初至蜀尝为作诗自此岁常访之今复赋一首丁酉十一月也》、《芳华楼赏梅》、《蜀苑赏梅》、《大醉梅花下走笔赋此》（自注：梅龙，盖蜀苑中故物也。）诸诗，又卷十《梅花绝句》其五："蜀王小苑旧池台，江北江南万树梅。"自注："成都合江园，盖故蜀别苑，梅最盛。自初开，监官日报府。报至五分开，则府主来宴，游人亦竞集。"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李布梦祥言：成都合江园，乃孟蜀故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外，芳华楼前后植梅极多。故事，腊月赏燕其中，管界巡检营其侧，花时日以报府，至开及五分，府坐领监司来燕，游人亦竞集。有两大树夭矫若龙，相传谓之梅龙。"（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天公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宋苏轼《蜡梅一首赠赵景贶》）

◎宣华，故蜀苑名。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

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太平御览》引南朝盛弘之《荆州记》）

◆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为成都蜀王旧苑而作。中有古梅二百馀本。不言过客之凭吊兴亡，而凝愁忆旧，托诸宫梅，词境便觉灵秀。下阕因梅花而忆远人，与本题怀古，全不相属。故转头处用"别有凄凉意"之句以申明之，以下即畅发己意矣。蜀王故苑，放翁入蜀时，老木颓垣，尚存残状。余于光绪间入蜀，过成都城外昭觉寺，即词中宣华苑故址，摩诃之池，迎仙之观，及古梅百本，遗迹全消，所馀者惟柱础轮囷，散卧于茂林芳草间。词中所谓凭吊朱门斜日，又隔悠悠千载矣。蜀中燕王故宫，海棠极盛，为成都第一。放翁犹及见之，赋《柳梢青》一首，不及此词之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

城南载酒行歌路，冶叶倡条无数。一朵鞓红凝露，最是关心处。

莺声无赖催春去，那更兼旬风雨。试问岁华何许？芳草连天暮。

◎鞓红者，单叶深红，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红……其色类腰带鞓，故谓之鞓红。（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

◆成都城南有蜀王旧苑，多梅。务观至成都后，岁常访之。词有“城南载酒行歌路”之句，当在成都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放翁《桃源忆故人》词“一朵鞓红凝露”，东坡《西江月》词“蓬莱殿后鞓红”，鞓红乃牡丹名。鞓音汀，带革也。无名氏有《鞓红词》。西厢“角带傲黄鞓”。宋待制服红鞓犀带，盖以花色如带鞓之红耳。今所系亦曰鞓带，而字书音为丁，误。（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

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销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摩诃池，《（剑南）诗稿》卷三《摩诃池》诗自注：“蜀宫中旧泛舟入此池，曲折十馀里。今府门虽已为平陆，然犹号水门。”《蜀中名胜记》卷四：“《方舆胜览》云：‘隋蜀王秀取土筑广子城，因为池，有胡僧见之曰：“摩诃宫毗罗。”盖梵语呼摩诃为大，宫毗罗为龙，谓此池广大有龙耳。’又云：‘摩诃池一名污池，陈人萧摩诃所开也。’《蜀梼杌》：‘王建武成元年，改摩诃池为龙跃池。’《王氏开国记》：‘建将薨前两月，摩诃池有鵜鶘来集。衍即位后，即龙跃池为宣华池。’……按今此池填为蜀藩正殿，西南尚有一曲，水光涟漪，隔岸林木蓊翳，游者寄古思焉。”

◎旧俗，农历二月初二日，仕女出郊拾菜，士民游观其间，谓之挑菜节。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唐杜甫《赠花卿》）

◎筝，十三弦，所谓秦声。（《隋书·音乐下》）

◎斜雁：雁柱，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王奕清《历代词话》卷七：“范致能帅蜀，陆务观在幕府，主宾酬倡，人争传诵之。陆尝春日游摩诃池上，作《水龙吟》云（词略）。”致能，范成大字。据孔凡礼《范成大年谱》，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六月七日到成都任，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离任。该词当作于淳熙三年至四年间。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词略）。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宋魏庆之《魏庆之词话》附《中兴词话》）

◆“镜奁”三句，凄锦哀玉，“杨花”句则雕烟划霞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维扬张世文云：陆放翁《水龙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诃池上追游路”则七字，下云“红绿参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后篇《瑞鹤仙》，“冰轮桂花满溢”为句，以“满”字叶，而以“溢”字带在下句。别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明杨慎《词品》）

◆按张世文《水龙吟》，起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放翁“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上七字，下六字，世文以此疑之。余阅章质夫“燕忙莺懒芳残”，与少游“小楼连苑横空”不异。但质夫下句“正堤上柳花飞坠”，东坡下句“也无人惜从教坠”及“下窥绣毂雕鞍骤”，则又语意参差。又前段歇拍，三字句作两句，如放翁之“争先占，新亭馆”，不异少游。（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放翁一生忧国之心，触处流出，无非一腔忠爱。此词辞虽含蓄，而意极沉痛。盖南渡国步日蹙，而上下安于逸乐，所谓“一城丝管”争占亭馆也。次阕，自叹年华已晚，身安废弃，流落天涯，不能为力也。结句“恨向东风满”，饶有沉雄郁勃之致，跃跃纸上。（清黄苏《蓼园词评》）

◆寒食禁火，相传因介之推事，犹端午竞渡，因屈原也。洪武本《草堂诗馀》，陆放翁春游摩诃池《水龙吟》“禁烟将近”句注云：“周礼：司烜氏，仲春以木铎狥火，禁于国中。”此别一说。（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鹧鸪天 薛公肃家席上作

南浦舟中两玉人，谁知重见楚江滨。凭教后苑红牙版，引上西川绿锦茵。

才浅笑，却轻颦，淡黄杨柳又催春。情知言语难传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楚辞·九歌·河伯》）

◎红牙版：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用以调节乐曲的节拍。

◎情知：明知道。

◆词有“谁知重见楚江滨”、“引上西川绿锦茵”之句，当在蜀中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在薛公肃席上逢旧时歌妓而作。质言之，不过云英重见，未免有情耳。结句乃藉琵琶传意，以纡回之笔写之，盖一落言诠，便无馀味，不若空中传恨，见声音之感人。故白香山之悲商妇琵琶，不在整衣自言之际，而在急弦转拨之时，为之青衫泪湿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感皇恩

小阁倚秋空，下临江渚，漠漠孤云未成雨。数声新雁，回首杜陵何处。壮心空万里，人谁许？

黄阁紫枢，筑坛开府，莫怕功名欠人做。如今熟计，只有故乡归路。石帆山脚下，菱三亩。

◎杜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古为杜伯国。秦置杜县，汉宣帝筑陵于东原上，因名杜陵。

◎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唐杜牧《秋浦途中》）

◎谁许，犹云何许。（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汉卫宏《汉官旧仪》卷上。后因以黄阁指宰相官署。）

◎紫枢：朝廷中枢部门。

◎王（刘邦）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萧）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韩）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信也，一军皆惊。（《史记·淮阴侯列传》）

◎开府：古代指高级官员（如三公、大将军、将军等）成立府署，

选置僚属。

◎石帆山在（会稽）县东一十五里。（《嘉泰会稽志》）

◆似在蜀（1172-1187）怀归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其人胸中有故，出语自不同。当与“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合看。（清先著《词洁辑评》）

鹊桥仙夜闻杜鹃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杜宇又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好稼穑，治郫城。后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见《成都记》）

◆词有“半世飘然羁旅”语，务观出蜀时已五十四岁，此当在蜀闻杜鹃而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故山犹自不堪听”，衬垫一句，不唯句法曲折，而意亦更深。（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放翁……夜闻杜鹃《鹊桥仙》末句云：“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去国怀乡之感，触绪纷来，读之令人於邑。（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五引《词统》）

◆放翁词惟《鹊桥仙》“夜闻杜鹃”一章，借物寓言，较他作为合乎古。然以东坡《卜算子·雁》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计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麦丈云：当有所刺。（清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处，坠鞭京洛，解佩潇湘。此夕何年，来赋宋玉高唐。绣帘开、香尘乍起；莲步稳、银烛分行。暗端相，燕羞莺妒，蝶扰蜂忙。

难忘。芳樽频劝，峭寒新退，玉漏犹长。几许幽情，只愁歌罢月侵廊。欲归时、司空笑问；微近处、丞相嗔狂。断人肠，假饶相送，上马何妨？

◎王忠州，未详。按宋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卷下：“王从周镐，吉之永丰人，仕至忠州守。”书中多称陆游、杨万里、楼钥诸人诗，疑王忠州即此人。（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郑生）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从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唐白行简《李娃传》）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遂手解佩与交甫。（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王曰：“试为寡人赋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纪下·废帝东昏侯》）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鬖髻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唐杜甫《丽人行》）

◆淳熙五年（1178），孝宗以务观在外既久，趣召东归。乃别成都，自涪州、忠州、万州，放船出峡。《（剑南）诗稿》卷十《忠州醉归舟中作》诗："耿耿船窗灯火明，东楼饮罢恰三更。不堪酒渴兼消渴，起听江声杂雨声。"似即赴王守之宴。词乃席上赠妓之作。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忠州在陕路，与万州最号穷陋，岂复有为郡之乐。白乐天诗乃云：'唯有绿樽红烛下，暂时不似在忠州。'又云：'今夜酒醺罗绮煥，被君融尽玉壶冰。'以今观之，忠州那得此光景耶？当是不堪司马闲冷，骤易刺史，故每见其乐尔，可怜哉！"案务观此词，直亦乐天"今夜酒醺罗绮煥"之光景，忠州未必无此也。（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欲归"四句）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才是尤物。（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陆务观《王忠州席上作》曰："欲归时司空笑问，微近处丞相嗔狂。"笑啼不敢之致，描勒殆尽。较东坡"司空见惯，应谓寻常。座中有狂客、恼乱柔肠"，岂惟出蓝，几于点铁矣。升庵以为不减少游，此几于以乐令方伯仁也。（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放翁在王忠州席上，赋《玉蝴蝶》云（词从略）。其描写处，曲尽情态，令人诵之如见其声容焉。（清叶申芗《本事词》）

好事近

湓口放船归，薄暮散花洲宿。两岸白蘋红蓼，映一蓑新绿。

有沽酒处便为家，菱芡四时足。明日又乘风去，任江南江北。

◎湓口：古城名。以地当湓水入长江口而得名。汉初灌婴始筑此城。故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后改名湓城，唐初又改浔阳。为沿江镇守要地。

◎白蘋红蓼，又寻湓浦庐山。（宋黄庭坚《促拍满路花》）

南乡子

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

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芳洲，谓鹦鹉洲，在武昌东北长江中。（陆游）《入蜀记》：“（乾道六年八月）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故太白诗云：‘至今芳洲上，兰蕙不敢生。’”

◎乱后谁归得，他乡胜故乡。（唐杜甫《得舍弟消息》）

◆淳熙五年（1178）东归江行途中作。《（剑南）诗稿》卷十《头陀寺观王简栖碑有感》诗自注：“庚寅过武昌。”（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在武昌，登南楼，以孤忠报国自许；转念秦吴相距万里，恢复无期，在苍茫斜照中，只有倚杖黯然而已，于见其心之复杂与沉重。（于北山《陆游年谱》“一一七八　淳熙五年戊戌　五十四岁”条）

◆可见放翁重朋友为性命。（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读此，可见放翁交友情谊。（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入手处仅写舟行，已含有客中愁思。“斜阳”二句秀逸入画。继言满拟以还乡之乐，偿恋阙之怀，而门巷依然，故交零落，转不若寂寞他乡，尚无睹物怀人之感，乃透进一层写法。（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蝶恋花

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忽记横戈盘马处。散关清渭应如故。

江海轻舟今已具。一卷兵书，叹息无人付。早信此生终不遇，常年悔草《长杨赋》。

◎散关：即大散关。在陕西省宝鸡市西南大散岭上。当秦岭咽喉，扼川陕间交通，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

◎清渭：即渭水，源出甘肃省渭源县，流经陕西省，东入黄河。

◎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秋，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罔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获，上亲临观焉。是时，农民不得收敛。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汉书·扬雄传下》）

◆淳熙五年（1178），务观出蜀东归，秋到行在。词有“桐叶晨飘蛩夜语。旅思秋光，黯黯长安路”等语，当即此时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蝶恋花》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陆游词集卷二

好事近

岁晚喜东归，扫尽市朝陈迹。拣得乱山环处，钓一潭澄碧。

卖鱼沽酒醉还醒，心事付横笛。家在万重云外，有沙鸥相识。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列子·黄帝》。指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以“鸥鹭忘机”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

好事近

华表又千年，谁记驾云孤鹤？回首旧曾游处，但山川城郭。

纷纷车马满人间，尘土污芒屩。且访葛仙丹井，看岩花开落。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

◎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尤好神仙导养之法。从祖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以其炼丹秘术授弟子郑隐。洪就隐学，悉得其法焉。（《晋书·葛洪传》）

◆淳熙五年（1178），务观东归，秋到行在，召对，除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暂归山阴故居。右二词（此首与前首“岁晚喜东归”）即归山阴后作，故有“岁晚喜东归”、“华表又千年”之句。（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此词用丁令威事，直以身化鹤，如庄子之以身化蝶，在空际着想，下视山川城郭，皆在尘土中，所谓不见长安，只见尘雾也。高想入云，有昌黎“举瓢酌天浆”之意。（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沁园春

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

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如今馀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孤鹤”三句：见前首注。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唐杜甫《谒文公上方》）

◆淳熙五年（1178）东归后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绣停针

叹半纪，跨万里秦吴，顿觉衰谢。回首鹓行，英俊并游，咫尺玉堂金马。气凌嵩华。负壮略、纵横王霸。梦经洛浦梁园，觉来泪流如泻。

山林定去也。却自恐说着、少年时话。静院焚香，闲倚素屏，今古总成虚假。趁时婚嫁。幸自有、湖边茅舍。燕归应笑，客中又还过社。

◎（枚）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汉书·枚乘传》）

◎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与群贤同行，历金门上玉堂有日矣。（《汉书·扬雄传下》）

◎嵩华：即华山。

◎昔王子晋好吹凤笙，招延道士，与浮丘同游伊洛之浦，含始又受玉鸡之瑞于此水，亦洛神宓妃之所在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洛水》）

◎梁园：即梁苑，也称兔园，西汉梁孝王所建的东苑。故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园林规模宏大，方三百馀里，宫室相连属，供游赏驰猎。梁孝王在其中广纳宾客，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均为座上客。

◎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馀。……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

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终。（《后汉书·逸民·向长传》）

◆淳熙五年（1178）东归后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词禁诸条，亦须活看，如一声不许四用一条，查程垓《江城梅花引》词“睡也睡也睡不稳”……连用七仄字，乃此调定格，断不可易。至若陆游《绣针停》词“却恐自说着”……用五仄字。……至无关格调者，仍宜细心点勘，去其太甚，勿令读者碍眼，歌者碍口可也。（清谢元淮《填词浅说》）

风入松

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万金选胜莺花海，倚疏狂、驱使青春。吹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

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凤楼常记当年语，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寄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人。

◎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叟受教，乃去。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太平广记》引《传奇·江叟》）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怀旧游，多见之赋咏。有云：'金鞭珠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颜鬓今如此，席上宾朋好在不？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又云：'裘马清狂锦水滨，最繁华地作闲人。金壶投箭消长日，翠袖传杯领好春。幽鸟语随歌处拍，落花铺作舞时茵。悠然自适君知否；身与浮名孰是亲（《（剑南）诗稿》卷八'孰是亲'作'若个亲'）？'又以此诗檃栝作《风入松》云。"案"裘马清狂锦水滨"一诗，《诗稿》卷八题作《醉题》，乃淳熙四年（1177）作，时务观尚在成都。词语亦非檃栝此诗而成。"金鞭珠弹忆春游"一诗，《（剑南）诗稿》卷二十六题作《无题》，绍熙三年（1192）作，然与此诗非必作于同时。揆之词意，似初离蜀后所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十年裘马锦江滨……”亦可谓善言情矣。（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好事近登梅仙山绝顶望海

挥袖上西峰，孤绝去天无尺。拄杖下临鲸海，数烟帆历历。

贪看云气舞青鸾，归路已将夕。多谢半山松吹，解殷勤留客。

◎梅仙山，即梅山。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二《梅子真泉铭》：“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

◎鲸海：大海。

◎松吹：谓松风。

◆淳熙五年（1178），务观东归，除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赴建安任。六年（1179）暮秋，改除朝请郎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到江西任。七年（1180）冬被命召诣行在所，至严州得旨许免入奏，遂泛江东归，留居山阴五年。至十三年（1186）春，除朝请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始离家乡。十六年（1189），作《长短句序》，谓晚悔作词，有“今绝笔已数年”之语。后虽有作，为数甚少。以下诸词皆在山阴作，当皆淳熙八年（1181）至十二年（1185）五年间之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好事近

小倦带馀酲，澹澹数棂斜日。驱退睡魔十万，有双龙苍璧。

少年莫笑老人衰，风味似平昔。扶杖冻云深处，探溪梅消息。

◎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唐封演《封氏闻见记》）

◎双龙苍璧：宋代的两种茶名。

乌夜啼

世事从来惯见，吾生更欲何之。镜湖西畔秋千顷，鸥鹭共忘机。

一枕蘋风午醉，二升菰米晨炊。故人莫讶音书绝，钓侣是新知。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列子·黄帝》。指人无巧诈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以"鸥鹭忘机"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

◆（"故人"二句）语殊蕴藉，觉叔夜《绝交》不免出恶声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乌夜啼

素意幽栖物外，尘缘浪走天涯。归来犹幸身强健，随分作山家。

已趁馀寒泥酒，还乘小雨移花。柴门尽日无人到，一径傍溪斜。

◎随分，此含有随遇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乌夜啼

园馆青林翠樾，衣巾细葛轻纨。好风吹散霏微雨，沙路喜新干。

小燕双飞水际，流莺百啭林端。投壶声断弹棋罢，闲展道书看。

◎投壶：古代宴会礼制，亦为娱乐活动。宾主依次用矢投向盛酒的壶口，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饮酒。参阅《礼记·投壶》。

◎弹棋：古代博戏之一。

乌夜啼

从官元知漫浪，还家更觉清真。兰亭道上多修竹，随处岸纶巾。

泉冽偏宜雪茗，粳香雅称丝莼。翛然一饱西窗下，天地有闲人。

◎宋时头巾本盖住额头，露出额头叫岸纶巾。

乌夜啼

纨扇婵娟素月，纱巾缥缈轻烟。高槐叶长阴初合，清润雨馀天。

弄笔斜行小草，钩帘浅醉闲眠。更无一点尘埃到，枕上听新蝉。

洞庭春色

壮岁文章，暮年勋业，自昔误人。算英雄成败，轩裳得失，难如人意，空丧天真。请看邯郸当日梦，待炊罢黄粱徐欠伸。方知道，许多时富贵，何处关身。

人间定无可意，怎换得玉鲙丝莼。且钓竿渔艇，笔床茶灶，闲听荷雨，一洗衣尘。洛水秦关千古后，尚棘暗铜驼空怆神。何须更，慕封侯定远，图像麒麟。

◎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庄子·缮性》）

◎卢生在邯郸客店中遇道士吕翁，用其所授瓷枕，睡梦中历数十年富贵荣华。及醒，店主炊黄粱未熟。（见唐沈既济《枕中记》。后因以“邯郸梦”喻虚幻之事。）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索）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晋书·索靖传》）

◎（班）超遂逾葱领，迄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后汉书·班超传》）

◎麒麟：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

◆放翁早年为秦桧所忌，后受知于孝宗，扬历中外，以宝章阁待制致仕。故起笔有“壮岁”、“暮年”二语。久涉仕途，深尝甘苦，至卢生梦醒，始欠伸而起，自悔而兼自悟，“欠伸”句洵传神之笔。下阕盱衡今古，铜驼荆棘，帝室且然，又何论封侯事业！深知富贵之不如闲放，宜其以放翁自号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桃源忆故人

一弹指顷浮生过，堕甑元知当破。去去醉吟高卧，独唱何须和。

残年还我从来我，万里江湖烟舸。脱尽利名缰锁，世界元来大。

◎《僧祇》云，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名一弹指。（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时分》）

◎（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林宗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后汉书·郭太传》）

◎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当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楞严经》）

◆（"残年"句）本《世说》"我宁作我"及"我用我法"之句。（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豆叶黄

春风楼上柳腰肢，初试花前金缕衣。嫋嫋娉娉不自持。晓妆迟，画得蛾眉胜旧时。

豆叶黄

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谁惜泥沙万点红。恨难穷，恰似衰翁一世中。

菩萨蛮

江天淡碧云如扫，蘋花零落莼丝老。细细晚波平，月从波面生。

渔家真个好，悔不归来早。经岁洛阳城，鬓丝添几茎。

菩萨蛮

小院蚕眠春欲老，新巢燕乳花如扫。幽梦锦城西，海棠如旧时。

当年真草草，一棹还吴早。题罢惜春诗，镜中添鬓丝。

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梁州：此指南郑。

◎（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战国策·秦策一》）

◎天山：即祁连山。

◎沧洲：滨水的地方。古时常用以称隐士的居处。

诉衷情

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蜡封夜半传檄，驰骑谕幽并。

时易失，志难成，鬓丝生。平章风月，弹压江山，别是功名！

◎九重城：宫禁。古制，天子之居有门九重，故称。

◎幽并：原指幽州、并州。此泛指中原地区。

◎平章：品评。

◎弹压：谓把事物穷形极相地描绘出来。

◆集中感怀身世之作凡数见。此调仅四十馀字，而豪气霜横，逸情云上。“风月”、“江山”三语，尤峭劲有味。杨升庵评其词，谓“雄慨处似东坡”，此作颇近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生查子

还山荷主恩，聊试扶犁手。新结小茅茨，恰占清江口。

风尘不化衣，邻曲常持酒。那似宦游时，折尽长亭柳。

◎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晋陆机《为顾彦先赠妇》）

生查子

梁空燕委巢，院静鸠催雨。香润上朝衣，客少闲谈尘。

鬓边千缕丝，不是吴蚕吐。孤梦泛潇湘，月落闻柔橹。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隋薛道衡《昔昔盐》）

◎鸠催雨：俗谓鸠鸣为雨候，因称。

破阵子

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眼底荣华元是梦，身后声名不自知。营营端为谁？

幸有旗亭沽酒，何妨茧纸题诗。幽谷云萝朝采药，静院轩窗夕对棋。不归真个痴。

◎千钟：指优厚的俸禄。

◎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

◎（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旷达。（《晋书·张翰传》）

◎旗亭：市楼。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故称。

◎茧纸：用蚕茧制作的纸。

◆放翁词似诗，然较诗浓缛，所欠一醒字，而《破阵子》词却甚工。词云："仕至千钟良易，年过七十常稀。……"此不但句醒，且唤醒世间多少人。（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破阵子

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蜡屐登山真率饮，筇杖穿林自在行。身闲心太平。

料峭馀寒犹力，廉纤细雨初晴。苔纸闲题溪上句，菱唱遥闻烟外声。与君同醉醒。

◎亦如翳人，见空中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忽有愚人，于彼空华所灭空地，待华更生；汝观是人，为愚为慧？（《楞严经》。空花，即空华。指隐现于病眼者视觉中的繁花状虚影。比喻纷繁的妄想和假相。）

◎或有诣阮（孚），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后因以"蜡屐"指悠闲、无所作为的生活。）

◎（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南史·谢灵运传》）

◎有羊固拜临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晋书·羊曼传》）

◎廉纤晚雨不能晴。（唐韩愈《晚雨》）

◎（晋武帝）即于御前赐青铁砚……侧理纸万番，此南越所献。后人言"陟里"，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邪侧，因以为名。（晋王嘉《拾遗记·晋时事》）

点绛唇

采药归来，独寻茅店沽新酿。暮烟千嶂，处处闻渔唱。

醉弄扁舟，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遮回疏放，作个闲人样。

◎遮回，这回也。（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一落索

满路游丝飞絮，韶光将暮。此时谁与说新愁，有百啭、流莺语。

俯仰人间今古，神仙何处。花前须判醉扶归，酒不到、刘伶墓。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

一落索

识破浮生虚妄，从人讥谤。此身恰似弄潮儿，曾过了，千重浪。

且喜归来无恙，一壶春酿。雨蓑烟笠傍渔矶，应不是，封侯相。

◎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每岁八月内，潮怒胜于常时，都人自十一日起，便有观者，至十六、十八日倾城而出，车马纷纷，十八日最为繁盛，二十日则稍稀矣。……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宋吴自牧《梦粱录》）

◎（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后汉书·班超传》）

◆不是封侯相，何以封渭南伯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杏花天

老来驹隙骎骎度，算只合、狂歌醉舞。金杯到手君休诉，看着春光又暮。

谁为倩、柳条系住，且莫遣、城笳催去。残红转眼无寻处，尽属蜂房燕户。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诉，辞酒之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太平时

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乱红飞尽绿成阴，有鸣禽。

临罢《兰亭》无一事，自修琴。铜炉袅袅海南沉，洗尘襟。

◎《兰亭》：指晋王羲之所书《兰亭序》。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恋绣衾

不惜貂裘换钓篷，嗟时人、谁识放翁。归棹借、樵风稳，数声闻、林外暮钟。

幽栖莫笑蜗庐小，有云山、烟水万重。半世向、丹青看，喜如今、身在画中。

◎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后汉书·郑弘传》李贤注引南朝宋孔灵符《会稽记》。后因以"樵风"指顺风、好风。）

◎先等作圜舍，形如蜗牛蔽，故谓之蜗牛庐。（《三国志·魏志·管宁传》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后泛指简陋的房屋，常用以谦称自己的居处。）

◆安得顾长康写照，置放翁于丘壑里。（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恋绣衾

无方能驻脸上红，笑浮生、扰扰梦中。平地是、冲霄路，又何劳、千日用功。

飘然再过莲峰下，乱云深、吹下暮钟。访旧隐、依然在，但鹤巢、时有堕松。

◎莲峰：指华山。

蝶恋花

禹庙兰亭今古路。一夜清霜，染尽湖边树。鹦鹉杯深君莫诉，他时相遇知何处。

冉冉年华留不住。镜里朱颜，毕竟消磨去。一句丁宁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

◎禹庙、兰亭：皆在今绍兴。

好事近

风露九霄寒，侍宴玉华宫阙。亲向紫皇香案，见金芝千叶。

碧壶仙露酝初成，香味两奇绝。醉后却骑丹凤，看蓬莱春色。

◎九霄：道家谓仙人居处。

◎玉华宫阙：指仙境。

◎太清九宫，皆有僚属，其最高者，称太皇、紫皇、玉皇。（《太平御览》卷六五九引《秘要经》）

◎金芝：金色芝草。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仙药。

好事近

挥袖别人间，飞蹑峭崖苍壁。寻见古仙丹灶，有白云成积。

心如潭水静无风，一坐数千息。夜半忽惊奇事，看鲸波暾日。

◆英雄感慨无聊，必借神仙荒急之语以自释，此《远游》篇之意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好事近

觅个有缘人，分付玉壶灵药。谁向市尘深处，识辽天孤鹤。

月中吹笛下巴陵，条华赴前约。今古废兴何限，叹山川如昨。

◎分付，有发落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来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今辽东诸丁云其先世有升仙者，但不知名字耳。（旧题晋陶潜《搜神后记》）

◎巴陵：今湖南岳阳。

好事近

秋晓上莲峰，高蹑倚天青壁。谁与放翁为伴，有天坛轻策。

铿然忽变赤龙飞，雷雨四山黑。谈笑做成丰岁，笑禅龛榔栗。

◎莲峰：指华山。

◎天坛：王屋山顶峰。相传为黄帝礼天处。

◎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长房辞归，翁与一竹杖，曰："骑此任所之，则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长房乘杖，须臾来归，自谓去家适经旬日，而已十馀年矣。即以杖投陂，顾视则龙也。（《后汉书·方术传下·费长房》）

◎榔栗：禅杖的代称

好事近

平旦出秦关，雪色驾车双鹿。借问此行安往，赏清伊修竹。

汉家宫殿劫灰中，春草几回绿。君看变迁如许，况纷纷荣辱。

◎秦关：即函谷关。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南朝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

◆关中为古帝王州，凡策马秦原者，黄叶汉宫，绿芜秦苑，每有怀古苍凉之慨。放翁感遗殿之消沉，思帝王之烜赫，尚结局如斯，区区一身荣辱，安足论耶？此调游览之词凡五首，惟此首发思古之幽情，笔亦有俊爽气。（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好事近

混迹寄人间，夜夜画楼银烛。谁见五云丹灶，养黄芽初熟。

春风归从紫皇游，东海宴旸谷。进罢碧桃花赋，赐玉尘千斛。

◎黄芽：道教称从铅里炼出的精华。

柳梢青乙巳二月西兴赠别

十载江湖，行歌沽酒，不到京华。底事翩然，长亭烟草，衰鬓风沙。

凭高目断天涯，细雨外、楼台万家。只恐明朝，一时不见，人共梅花。

◎西兴，在浙江萧山西北。

◆淳熙十二年（1185）作。务观词惟此明书甲子。（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渔父

灯下读玄真子《渔歌》，因怀山阴故隐，追拟。

石帆山下雨空濛，三扇香新翠箬篷。蘋叶绿，蓼花红，回首功名一梦中。

◎玄真子：即唐代张志和，有《渔歌》五首。

◎石帆山在（会稽）县东一十五里。（《嘉泰会稽志》）

渔父

晴山滴翠水挼蓝，聚散渔舟两复三。横埭北，断桥南，侧起船篷便作帆。

◎挼：摩挲。

渔父

镜湖俯仰两青天，万顷玻璃一叶船。拈棹舞，拥蓑眠，不作天仙作水仙。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陶岘）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吴越之士，号为水仙。（唐袁郊《甘泽谣·陶岘》。后以“水仙”称遍游江湖乐而忘返之人。）

渔父

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

◎湘湖在萧山县，莼菜绝奇。（宋陆游《雨中排闷》诗自注）

渔父

长安拜免几公卿，渔父横眠醉未醒。烟艇小，钓车腥，遥指梅山一点青。

◎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宋陆游《梅子真泉铭》）

◎烟艇：见前《苏武慢·唐安西湖》注。

◆淳熙十四年（1187）冬作，时务观在严州。（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放翁词有豪放与闲适两面。此特其闲适一面，颇有令人翛然出世之想。（唐圭璋《读词札记》）

鹊桥仙

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

◎初，沛公（刘邦）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镜湖：又名鉴湖，在绍兴南。

◎天宝初，（贺知章）病，梦游帝居。数日寤，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又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新唐书·隐逸·贺知章传》）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华灯纵博……"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明杨慎《词品》）

◆"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感愤语妙，以蕴藉出之。结句翻用贺知章事，而感慨意即寓其中。（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词之初起，事不出于闺帏、时序。其后有赠送、有写怀、有咏物，其途遂宽。即宋人亦各竞所长，不主一辙。而今之治词者，惟以鄙秽亵媟为极，抑何谬与。（清先著《词洁辑评》）

◆怨壮语亦是安分语。（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鹊桥仙

一竿风月，一蓑烟雨，家在钓台西住。卖鱼生怕近城门，况肯到红尘深处。

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馀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后汉书·逸民列传·严光传》）

◆右二词作于同时。第二首有"家在钓台西住"之句，或者严州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游于淳熙十三年（1186）七月到严州知州任，次年七月离严州任。严州今浙江建德，与桐庐毗邻。词云"家在钓台西住"，似作于严州任上。（《唐五代两宋词汇评》）

◆寓意。（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细味卒章，真是高隐之笔。（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当有所指。（清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首三句如题之量。"怕近城门"二句未必实有其事，而可见托想之高，愤世疾俗者，每有此想。"潮生"三句描写江海浮家之情事，句法累

如贯珠。“无名渔父”四字尤妙，觉烟波钓徒之号，犹着色相也。《渔父》词以张志和数首为最著，此作可夺席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长相思

云千重，水千重，身在千重云水中。月明收钓筒。

头未童，耳未聋，得酒犹能双脸红。一尊谁与同？

长相思

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

侧船篷，使江风，蟹舍参差渔市东。到时闻暮钟。

◎蟹舍：渔家。

长相思

面苍然，鬓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官闲常昼眠。

画凌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知心惟杜鹃。

◎画凌烟：见前《青玉案·与朱景参会北岭》注。

◎孝成帝时，客有荐（扬）雄文似（司马）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汉书·扬雄传》）

长相思

暮山青，暮霞明，梦笔桥头艇子横。蘋风吹酒醒。

看潮生，看潮平，小住西陵莫较程。莼丝初可烹。

◎西陵：西兴，在浙江萧山西北。

长相思

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

爱松声，爱泉声，写向孤桐谁解听。空江秋月明。

◎千钟：指优厚的俸禄。

◎孤桐：琴。

◆明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九十二，有务观自书此《长相思》词五阕，末署“淳熙戊申八月下浣笠泽陆游书”。淳熙戊申即淳熙十五年（1188），时务观严州任满，已于七月十日返抵山阴。（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务观，农师之孙，有诗名。寿皇尝谓周益公曰：“今世诗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荐务观，由是擢用，赐出身为南宫舍人。尝从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诗号《剑南集》，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其《题侠客图》云：“赵魏胡尘十丈黄，遗民膏血饱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无奈和戎白面郎。”寿皇读之，为之太息。台评劾其恃酒颓放，因自号“放翁”。作词云：“桥如虹，水如空，一叶飘然烟雨中，天教称放翁。”晚年为韩平原作《南园记》，除从官。杨诚斋寄诗云：“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盖切磋之也。然《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晚年诗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时气象，朱文公喜称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

鹧鸪天

杖屦寻春苦未迟，洛城樱笋正当时。三千界外归初到，五百年前事总知。

吹玉笛，渡清伊，相逢休问姓名谁。小车处士深衣叟，曾是天津共赋诗。

◎樱笋：樱桃与春笋。

◎三千界：佛教名词，全称“三千大千世界”，又简称“大千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七山八海交绕之，更以铁围山为外郭，是谓一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为小千世界，合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大千世界，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蓟子训，不知所从来。东汉时，到洛阳，见公卿数十处，皆持斗酒片脯候之，曰：“远来无所有，示致微意。”坐上数百人，饮啖终日不尽。去后，皆见白云起，从旦至暮。时有百岁公说：小儿时见训卖药会稽市，颜色如此。训不乐住洛，遂遁去。正始中，有人于长安东霸城，见与一老公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已近五百岁矣。”见者呼之曰：“蓟先生小住。”并行应之。视若迟徐，而走马不及。（晋干宝《搜神记》）

◎小车处士：指宋代劭雍。深衣叟：指宋代司马光。

◎（劭雍）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宋史·劭雍传》）

◎（司马光）遂居洛，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伯温先君子康节（劭雍）游。……公（司马光）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云。既见，温公也。……公一日登崇德阁，约康节久未至，有诗曰："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康节和云："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

南乡子

早岁入皇州，尊酒相逢尽胜流。三十年来真一梦，堪愁，客路萧萧两鬓秋。

蓬峤偶重游，不待人嘲我自羞。看镜倚楼俱已矣，扁舟，月笛烟蓑万事休。

◎蓬峤：谓学士院。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唐杜甫《江上》）

◆淳熙十六年（1189）七月，务观以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词云“蓬峤偶重游”，当作于此时。上距绍兴三十二年（1162）务观为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已三十五年（当是二十八年。——编者按），故又有“三十年来真一梦”之语。（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谢池春

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阵云高、狼烟夜举。朱颜青鬓，拥雕戈西戍。笑儒冠自来多误。

功名梦断，却泛扁舟吴楚。漫悲歌、伤怀吊古。烟波无际，望秦关何处？叹流年又成虚度。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谢池春

贺监湖边，初系放翁归棹。小园林、时时醉倒。春眠惊起，听啼莺催晓。叹功名误人堪笑。

朱桥翠径，不许京尘飞到。挂朝衣、东归欠早。连宵风雨，卷残红如扫。恨樽前送春人老。

◎贺监湖：即镜湖。

◎挂朝衣：辞官。

谢池春

七十衰翁，不减少年豪气。似天山、凄凉病骥。铜驼荆棘，洒临风清泪。甚情怀伴人儿戏。

如今何幸，作个故溪归计。鹤飞来、晴岚暖翠。玉壶春酒，约群仙同醉。洞天寒露桃开未？

◎铜驼荆棘：见前《洞庭春色》（壮岁文章）注。

◆三词当作于同时。末首有“七十衰翁”之语，当七十前后之作。绍熙五年（1194），务观七十岁。（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七十衰翁”一首）前半“眇矣愁予”，后半“嗒焉丧我”。（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断句

飞上锦裀红绉

◆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务观）官已阶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复出。韩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对，公勉为之出。韩喜陆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琴起舞，索公为词，有"飞上锦裀红绉"之语。又命公酌青衣泉。旁有唐开成道士题名。韩求陆记，记极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尽一瓢，惟游尽勺。且谓挂冠复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开成道士云。"案务观《阅古泉记》（见《逸稿》卷上）文末署"嘉泰三年四月乙巳山阴陆游记"。词当亦是年春作。（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

陆游词集卷三

鹧鸪天

梳发金盘剩一窝，画眉鸾镜晕双蛾。人间何处无春到，只有伊家独占多。

微步处，奈娇何，春衫初换麴尘罗。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麴尘：淡黄色。

◎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晋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豫章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宋书·乐志一》）

◆《鹧鸪天》最多佳辞，《草堂》所载，无一善者，如陆放翁“东邻斗草归来晚，忘却新传《子夜歌》”，赵德麟“须知月色撩人眼，数夜春寒不下阶”，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骎骎有诗人之致，选不之及，何也。向伯恭咏秋千曰：“霞衣轻举疑奔月，宝髻倾攲若坠楼。”追琢工致，绝似杨、刘诗体。宋词多佳，

而诗不逮者，亦其力有所分也。（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朝中措梅

幽姿不入少年场，无语只凄凉。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

江头月底，新诗旧梦，孤恨清香。任是春风不管，也曾先识东皇。

◎春为东皇，又为青帝。（《尚书纬》）

◆全是借梅写照，前叠妙无可赞。（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咏物至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风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亦费解。放翁“一个飘零身世，十分冷淡心肠”，全首比兴，乃更遒逸。（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首二句咏花而见本意，馀皆借梅自喻，飘零孤恨，其冷淡绝似寒梅。但梅花虽未逮秾春，而东皇先识，胜于百花，尽有江上芙蓉，一生未见春风者。放翁受知于孝宗，褒其多闻力学，授枢密院编修。虽出知外州，书生遭际，胜于槁项牖下多矣，故其结句自伤亦以自慰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朝中措

冬冬傩鼓饯流年，烛焰动金船。彩燕难寻前梦，酥花空点春妍。

文园谢病，兰成久旅，回首凄然。明月梅山笛夜，和风禹庙莺天。

◎大傩，逐尽阴气为阳导也。今人岁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吕氏春秋·季冬纪》“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高诱注）

◎金船，酒器中大者。（《海录碎事》）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酥花：指梅花。

◎文园谢病：汉司马相如曾任孝文园令，“常有消渴疾”，因此称病闲居。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兰成久旅：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庾信字兰成，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因此被西魏留仕不返，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

◎距会稽东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宋陆游《梅子真泉铭》）

◎禹庙：在绍兴。

秋波媚

曾散天花蕊珠宫，一念堕尘中。铅华洗尽，珠玑不御，道骨仙风。

东游我醉骑鲸去，君驾素鸾从。垂虹看月，天台采药，更与谁同？

◎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维摩经·观众生品》）

◎蕊珠宫：道教经典中所说的仙宫。

◎垂虹：即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本名利往桥，因上有垂虹亭，故名。桥有七十二洞，宋庆历八年建。俗名长桥。

采桑子

宝钗楼上妆梳晚，懒上秋千。闲拨沉烟，金缕衣宽睡髻偏。

鳞鸿不寄辽东信，又是经年。弹泪花前，愁入春风十四弦。

◎沉烟：沉香。

◎鳞鸿：鱼雁。指书信。

◎十四弦：古乐器名，因有十四根弦而得名。

◆体格仿佛花间，但味较薄耳。南宋小令佳者，大抵皆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放翁词疾在一泻无馀，似此婉雅闲丽而不可多得也。（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放翁词多放笔为直干。此词独顿挫含蓄，从彼美一面着想，不涉欢愁迹象，而含凄无限，结句尤馀韵悠然，集中所希有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末句想见劲节。（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末二句大为梅誉。（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言梅虽零落，而香不替如初，岂群芳所能妒乎？（《类编笺释续选草堂诗馀》）

◆此首咏梅，取神不取貌，梅之高格劲节，皆能显出。起言梅开之处，驿外断桥，不在乎玉堂金屋；寂寞自开，不同乎浮花浪蕊。次言梅开之时，又是黄昏，又是风雨交加，梅之遭遇如此，故惟有独自生愁耳。下片，说明不与群芳争春之意，“零落”两句，更揭出梅之真性，深刻无匹。咏梅即以自喻，与东坡咏鸿同意。东坡、放翁，固皆忠忱郁勃，念念不忘君国之人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亦作者身世之感，但借梅抒出之。上半阕写所遇之世，如此堪愁。下半阕写其生平，不慕荣华而品质坚贞，如梅之耐寒，虽“零落成泥”而香不灭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沁园春

一别秦楼，转眼新春，又近放灯。忆盈盈倩笑，纤纤柔握；玉香花语，雪暖酥凝。念远愁肠，伤春病思，自怪平生殊未曾。君知否？渐香消蜀锦，泪渍吴绫。

难求系日长绳，况倦客飘零少旧朋。但江郊雁起，渔村笛怨；寒釭委烬，孤砚生冰。水绕山围，烟昏云惨，纵有高台常怯登。消魂处，是鱼笺不到，兰梦无凭。

◎巧笑倩兮。（《诗经·卫风·硕人》）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生穆公，名之曰兰。（《左传·宣公三年》）

◆雪曰"香"，玉曰"暖"，啜腴搴芳。押"曾"字妙。（卓人月《古今词统》）

忆秦娥

玉花骢，晚街金辔声璁珑。声璁珑，闲敲乌帽，又过城东。

富春巷陌花重重，千金沽酒酬春风。酬春风，笙歌围里，锦绣丛中。

◎玉花骢：骏马名。

◎璁珑：玉石碰击声。

◎乌帽：黑帽，隋唐后常为百姓、隐者所戴。

月上海棠

兰房绣户厌厌病。叹春酲、和闷甚时醒？燕子空归，几曾传、玉关边信。伤心处，独展团窠瑞锦。

熏笼消歇沉烟冷，泪痕深、展转看花影。漫拥馀香，怎禁他、峭寒孤枕！西窗晓，几声银瓶玉井。

◎玉关：玉门关，此泛指边地。

◎团窠瑞锦：锦名。

◎沉烟：沉香。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唐白居易《井底引银瓶》）

乌夜啼

金鸭馀香尚暖，绿窗斜日偏明。兰膏香染云鬟腻，钗坠滑无声。

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绣屏惊断潇湘梦，花外一声莺。

◎金鸭：一种镀金的鸭形铜香炉。

◎兰膏：一种润发香油。

◎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唐李贺《美人梳头歌》）

◎打马世有二种：一种一将十马者，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流传既久，各有图经凡例可考。（宋李清照《〈打马图经〉序》。打马，古代一种博戏。）

◆陆放翁《乌夜啼》词：“阑珊打马心情。”打马世有二种，一种一将十马，谓之关西马。一种无将二十马者，谓之依经马。宣和间人取二种马参杂加减，又谓之宣和马。李易安《打马赋》及所著图经，言其情状甚悉，图中所列盖依经马。南宋时此风尤盛。至明中叶，遂有走马之戏，其制略与宋异，今俱废矣。（清张德瀛《词徵》）

真珠帘

山村水馆参差路，感羁游、正似残春风絮。掠地穿帘，知是竟归何处？镜里新霜空自悯，问几时鸾台鳌署？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

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蘋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休顾，早收身江上，一蓑烟雨。

◎鸾台：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曰鸾台。

◎鳌署：翰林院的别称。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怀乡恋阙有杜陵之忠爱，惜少稼轩之魄力耳。数语于放浪中见沉郁，自是高境。（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通首大意不过言羁旅无聊，亟思归去耳。以放翁之才气，不难奋

笔疾书，乃上阕以身世托诸风絮，下阕“蘋州”三句以隐居之绝好风景，设想在抗尘走俗之前，复归到一蓑烟雨，知词境之顿挫胜于率直也。放翁生平，初无谪逐之事，而词中深感羁游，殆在任夔、严二州时所作。唐、宋人之官京朝者，出知外郡，便嗟沦谪，香山、东坡皆同此感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安公子

风雨初经社，子规声里春光谢。最是无情，零落尽、蔷薇一架。况我今年，憔悴幽窗下。人尽怪、诗酒消声价。向药炉经卷，忘却莺窗柳榭。

万事收心也，粉痕犹在香罗帕。恨月愁花，争信道、如今都罢。空忆前身，便面章台马。因自来、禁得心肠怕。纵遇歌逢酒，但说京都旧话。

◎立春后五戊为春社。（《月令广义》）

◎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汉书·张敞传》。颜师古注：“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

◎禁得，此亦牵缠义。意言从前为钟情之事牵缠得可怕，如今万事收心，在歌酒场中，不敢新生钟情之事，但说钟情旧话以支吾一下耳。（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桃源忆故人题华山图

中原当日三川震，关辅回头煨烬。泪尽两河征镇，日望中兴运。

秋风霜满青青鬓，老却新丰英俊。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

◎征镇：魏晋以来将军、大将军的称号，有征东、镇东、征西、镇西之类，监临军事，守卫地方，总称征镇。

◎（马周）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众异之。至长安，舍中郎将常何家。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馀事，皆当世所切。太宗怪问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间未至，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帝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新唐书·马周传》）

◆此放翁感慨关辅人民日望恢复，而朝廷竟弃置不问也。（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极相思

江头疏雨轻烟，寒食落花天。翻红坠素，残霞暗锦，一段凄然。

惆怅东君堪恨处，也不念、冷落樽前。那堪更看，漫空相趁，柳絮榆钱。

◎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东君：春神。

一丛花

樽前凝伫漫魂迷，犹恨负幽期。从来不惯伤春泪，为伊后、滴满罗衣。那堪更是，吹箫池馆，青子绿阴时。

回廊帘影昼参差，偏共睡相宜。朝云梦断知何处？倩双燕、说与相思。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

◎凝伫：凝望伫立。

◎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唐杜牧《叹花》）

◎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个人：那人。

◆词家用意极浅，然愈翻则愈妙。如周清真《满路花》后半云："愁如春后絮，来相接。知他那里，争信人心切。除共天公说。不成也，还似伊无个分别。"酷尽无聊赖之致。至陆放翁《一丛花》则云："从今拚了，十分憔悴，图要个人知。"其情加切矣。（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贺裳曰：词家用意极浅淡，然愈翻则愈妙。……至陆放翁《一丛花》云："从今判了，十分憔悴，图遣个人知。"情滋戚矣。（清沈雄

《古今词话·词品》）

一丛花

仙姝天上自无双，玉面翠蛾长。《黄庭》读罢心如水，闭朱户、愁近丝簧，窗明几净，闲临唐帖，深炷宝奁香。

人间无药驻流光，风雨又催凉。相逢共话清都旧，叹尘劫、生死茫茫。何如伴我，绿蓑青箬，秋晚钓潇湘。

◎《黄庭》：即《黄庭经》，道教的经典著作。

◎清都：帝王居住的都城。

◎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南朝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歌子》）

隔浦莲近拍

飞花如趁燕子，直度帘栊里。帐掩香云暖，金笼鹦鹉惊起。凝恨慵梳洗。妆台畔，蘸粉纤纤指，宝钗坠。

才醒又困，恹恹中酒滋味。墙头柳暗，过尽一年春事。罨画高楼怕独倚，千里孤舟，何处烟水？

◎趁：追赶。

◎中酒：醉酒。

◎恹恹：精神不振貌。

◎罨画：色彩鲜明的绘画。

隔浦莲近拍

骑鲸云路倒景，醉面风吹醒。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复尘境。震泽秋万顷。烟霏散，水面飞金镜，露华冷。

湘妃睡起，鬟倾钗坠慵整。临江舞处，零乱塞鸿清影。河汉横斜夜漏永，人静，吹箫同过缑岭。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馀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高首焉。（汉刘向《列仙传》）

◎震泽：即太湖。

◆似陆天池《良宵杳》一曲。（清卓人月《古今词统》）

◆《乐府解题》曰：“大石调曲，一作有‘近拍’二字，方千里、陆放翁俱有和词，结用二字藏韵。”如放翁云“人静，吹箫同过缑岭”意。（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昭君怨

昼永蝉声庭院，人倦懒摇团扇。小景写潇湘，自生凉。

帘外蹴花双燕，帘下有人同见。宝篆拆宫黄，炷熏香。

◎宝篆：熏香的美称。焚时烟如篆状，故称。

醉落魄

江湖醉客，投杯起舞遗乌帻。三更冷翠沾衣湿。袅袅菱歌，催落半川月。

空花昨梦休寻觅，云台麟阁俱陈迹。元来只有闲难得。青史功名，天却无心惜。

◎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汉书·马武传论》）

◎麟阁：即麒麟阁，汉代阁名，在未央宫中。汉宣帝时曾图霍光等十一功臣像于阁上，以表扬其功绩。

◆（“元来”三句）呜呼！其无聊至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上西楼一名相见欢

江头绿暗红稀，燕交飞。忽到当年行处，恨依依。

洒清泪，叹人事，与心违。满酌玉壶花露，送春归。

◎花露：酒名。

真珠帘

灯前月下嬉游处，向笙歌、锦绣丛中相遇。彼此知名，才见便论心素。浅黛娇蝉风调别，最动人、时时偷顾。归去，想闲窗深院，调弦促柱。

乐府初翻新谱，漫裁红点翠，闲题《金缕》。燕子入帘时，又一番春暮。侧帽燕脂坡下过，料也记、前年崔护。休诉，待从今须与，好花为主。

◎心素：心意，心愿。

◎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馀妍。崔以言挑之，不对，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眷盼而归，嗣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墙如故，而已锁扃之。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护惊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以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须臾开

目，半日复活矣。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唐孟棨《本事诗·情感》）

风流子一名内家娇

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鸿。记绿窗睡起，静吟闲咏，句翻离合，格变玲珑。更乘兴、素纨留戏墨，纤玉抚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冻；凤笺春丽，花研轻红。

人生谁能料，堪悲处、身落柳陌花丛。空羡画堂鹦鹉，深闭金笼。向宝镜鸾钗，临妆常晚；绣茵牙版，催舞还慵。肠断市桥月笛，灯院霜钟。

◎势家慕其（梁鸿）高节，多欲女之，鸿并绝不娶。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娉之。……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后汉书·逸民·梁鸿传》）

◎离合：指离合诗。

◎纤玉：女子手指。孤桐：琴。

◎花研：碾得非常平滑的笺纸。

◎牙版：乐器名。檀木制的拍板，用以调节乐曲的节拍。

◆陆务观《风流子》云：（词从略）。盖放翁伤其妻作也。词不必高，而情极哀怨。选本皆不登此篇，惟《阳春白雪集》载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按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曰："……"以此词为务观伤唐氏之作，揆之词意，殊不合，是赠妓之作无疑。（夏承焘、吴熊和《放翁

词编年笺注》）

双头莲

风卷征尘，堪叹处、青骢正摇金辔。客襟贮泪，漫万点如血，凭谁持寄。伫想艳态幽情，压江南佳丽。春正媚，怎忍长亭，匆匆顿分连理。

目断淡日平芜，烟浓树远，微茫如荠。悲欢梦里，奈倦客、又是关河千里。最苦唱彻骊歌，重迟留无计。何限事，待与丁宁，行时已醉。

◎天边树若荠。（唐孟浩然《秋登兰山》）

◎骊歌：告别的歌。

月照梨花闺思

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

修蛾忘了章台样。细思一饷，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

◎樗蒲：古代一种博戏。

◎然（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吏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汉书·张敞传》）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词略）。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明黄昇《中兴词话》）

月照梨花闺思

闷已萦损，那堪多病。几曲屏山，伴人昼静。梁燕催起犹慵，换熏笼。

新愁旧恨何时尽？渐凋绿鬓，小雨知花信。芳笺寄与何处？绣阁珠栊，柳阴中。

夜游宫宴席

宴罢珠帘半卷，画檐外、蜡香人散。翠雾霏霏漏声断。倚香肩，看中庭，花影乱。

宛是高唐馆，宝奁灶、麝烟初暖。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衾，恨今年，寒尚浅。

◎高唐馆：见前《蓦山溪》（元戎十乘）注。

◆词虽宜于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吾极喜康与之《满庭芳》寒夜一阕，真所谓乐而不淫。且虽填辞小技，亦兼词令、议论、叙事三者之妙。首云：“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写其节序景物也。继云……观此形容节次，必非狭斜曲里中人，又非望宋窥韩者之事，正希真所云真个怜惜也。但受其怜惜者，亦难消受耳。放翁有句云：“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此生差堪相匹。（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如梦令闺思

独倚博山峰小，翠雾满身飞绕。只恐学行云，去作阳台春晓。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博山：香炉名，即博山炉。

◎“只恐”二句：见前《玉蝴蝶》（倦客平生行处）注。

解连环

泪淹妆薄，背东风伫立，柳绵池阁。漫细字、书满芳笺，恨钗燕筝鸿，总难凭托。风雨无情，又颠倒、绿苔红萼。仗香醪破闷，怎禁夜阑，酒醒萧索。

刘郎已忘故约，奈重门静院，光景如昨。尽做它、别有留心，便不念当时，雨意初着。京兆眉残，怎忍为、新人梳掠。尽今生、拚了为伊，任人道错。

◎神女留玉钗以赠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黄諃欲之。明日示之，既发匣，有白燕飞升天。后宫人学作此钗，因名玉燕钗，言吉祥也。（《洞冥记》）

◎筝鸿：雁柱，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刘郎”三句：见前《真珠帘》（灯前月下嬉游处）注。

◎京兆眉残：见前《月照梨花》（霁景风软）注。

总评

陆游《徐大用乐府序》　古乐府有《东武吟》，鲍明远辈所作，皆名千载。盖其山川气俗，有以感发人意，故骚人墨客，得以驰骋上下，与荆州、邯郸、巴东、三峡之类，森然并传，至于今不泯也。吾友徐大用家本东武，呼吸食饮于郏淇之津，盖有以相其轶思者，故自少时，文辞雄于东州。比南归，以政事议论，显闻荐绅，顾不肯轻出其文以沽世取富贵，三十年犹屈治中别驾，澹然莫测涯涘。独于悲欢离合、郊亭水驿、鞍马舟楫间，时出乐府辞，赡蔚顿挫，识者贵矣。或取其数百篇，将传于世，大用复不可，曰："必放翁以为可传，则几矣。不然，姑止。"予闻而叹曰：温飞卿作《南乡》九阕，高胜不减梦得《竹枝》，迄今无深赏音者，予其敢自谓知君哉。独感或武山川既堕胡尘中，而大用之才久伏不耀，故为之一言。绍熙五年三月庚寅，笠泽陆某务观序。

刘克庄《后村诗话》　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　放翁长短句，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而歌之者绝少。

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　至于酒酣耳热，忧时愤世之作，又入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唯辛、陆二公有此气魄。

黄昇《花庵词选》　范致能为蜀帅，务观在幕府，主宾唱酬短章大篇，人争传诵之。

黄昇《中兴词话》　杨诚斋尝称陆放翁之诗敷腴，尤梁溪复称其诗俊逸，余观放翁之词，尤其敷腴俊逸者也。如《水龙吟》云：“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如《夜游宫》云：“璧月何妨夜夜满。拥芳柔，恨今年、寒尚浅。”如《临江仙》云：“鸠雨催成新绿，燕泥收尽残红。春光还与美人同。论心空眷眷，分袂却匆匆。只道真情易写，奈何怨句难工。水流云散各西东。半廊花院月，一帽柳桥风。”皆思致精妙，超出近世乐府。至于《月照梨花》一词云：“霁景风软，烟江春涨。小阁无人，绣帘半上。花外姊妹相呼，约樗蒲。修蛾忘了当时样。寻思一晌，感事添惆怅。胸酥臂玉消减，拟觅双鱼，倩传书。”此篇杂之唐人《花间集》中，虽具眼未知乌之雌雄也。

杨慎《词品》　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慨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坠鞭京洛，解佩潇湘。欲归时，司空笑问，渐近处，丞相嗔狂”，真不减少游。

吴雯《论词绝句》　风筝天半玉嵌奇，本是仙人凤管吹。一夜愁心化冰雪，韦家诗句渭南词。

尤侗《词苑丛谈序》　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

邹祇谟《倚声初集序》　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呑鳌掷，逸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诗家有王、孟、储、韦一派，词流惟务观、仙伦、次山、少鲁诸家近似，与辛、刘徒作壮语者有别。

王士禛《倚声初集序》　有诗人之词，有文人之词，有词人之词，有英雄之词，苏、辛、陆、刘之属是也。

贺裳《皱水轩词筌》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攲花亸之致，沁人肌骨处，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弇州谓其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诚确。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生平景胜处为多耳。要此数家，正是王石厨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

沈雄《古今词话·词话》　刘潜夫曰：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词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固是一病。

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宋谦父“办竹几、蒲团茗碗。更薄酒、三杯两盏”，前此第三字俱平，而后此第三字俱仄也。杜伯高“早绿遍、江南千树，有佳人、天高日暮”。只一调之前仄而后平也。黄山谷、程书舟、陆放翁、易彦祥皆然，当不必拘此。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山谷谓好词，惟取陡健圆转。屯田意过久许，笔犹未休。待制滔滔漭漭，不能尽变。如赵德麟云：“新酒又添残酒病，今春不减前春恨。”陆放翁云：“只有梦魂能再遇，堪嗟梦不由人做。”又黄山谷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梁贡父云：“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此则陡健圆转之榜样也。

沈雄《古今词话·词评》　山阴陆务观，母梦少游而生，故名其字而字其名。初官临安，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传入禁中，称赏知名。韩平原招致之，作《南园》、《阅古》二记。时虽称颂而寓劝勉意，得不及于祸，便倚酒自放，号放翁词。花庵词客曰：放翁

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鹊桥仙》感旧一词，英爽可掬，流浪亦可惜矣。

王奕清《历代词话》　随如百咏，丽不至亵，新能化陈，周、柳、辛、陆之能事，庶乎兼之。

田同之《西圃词说》　魏塘曹学士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词）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词）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选词者兼收并采，斯为大观。若专尚柔媚，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又　渔洋王司寇云：“自七调五十五曲之外，如王之涣《凉州》，白居易《柳枝》，王维《渭城》，流传尤盛。此外虽以李白、杜甫、李绅、张籍之流，因事创调，篇什繁多，要其音节皆不可歌。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能无所寄，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馀，而乐府之变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词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花间》、《草堂》尚已。《花庵》博而杂，《尊前》约以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胜，然详于隆万，略于启祯，故又有倚声续《花间》、《草堂》之后。”

又　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多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遂启词端。《金荃》、《兰畹》

之词，概崇芳艳。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刘渐脱《香奁》，仍存诗意。元则曲胜而诗词俱掩，明则诗胜于词，今则诗词俱胜矣。

又引宋徵璧语　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秀逸，子瞻放诞，少游清华，子野娟洁，方回鲜清，小山聪俊，易安妍婉。若鲁直之苍老，而或伤于颓。介甫之劖峭，而或伤于拗。无咎之规检，而或伤于朴。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务观之萧散，而或伤于疏。此皆所谓我辈之词也。苟举当家之词，如柳屯田哀感顽艳，而少寄托。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康伯可排叙整齐，而乏深邃。其外则谢无逸之能写景，僧仲殊之能言情，程正伯之能壮采，张安国之能用意，万俟雅言之能协律，刘改之之能使气，曾纯甫之能书怀，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

李其永《读历朝词杂兴》　不惜貂裘还钓篷，一身来往绿波中。渔竿长在桃花树，春色山阴陆放翁。

焦循《雕菰楼词话》　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偶检唐、宋人词，如杜安世《贺圣朝》用计（霁）媚（寘）待（贿）爱（队）。姜夔《鬲溪令》用人邻（真）阴寻（侵）云（文）盈（庚）。陆游《双头莲》用寄骥（寘）气（未）水里（纸）逝（霁）。

许昂霄《词综偶评》　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

冯金伯《词苑萃编》　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然康惟《满庭芳》冬景一词，可称禁脔，馀多应酬铺叙，非芳旨也。周清真虽未高出，大致匀净，有柳欹花亸之致，沁人肌骨，视淮海不徒娣姒而已。王

弇州谓其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诚确。谓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则不尽然。但平生景胜处为多耳。要此数家，正是王右厨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　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有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方东树《昭昧詹言》　补之词失之繁，气稍缓。放翁多门面客气。乃知大家之不易得。

谭莹《论词绝句》　莲花博士曲翻新，合是诗人总断魂。飞上锦茵红绉语，千秋遗恨记南园。

刘熙载《艺概》　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放翁词格，殊清快迫稼轩。

谭献《老学后庵自订词序》　南宋词人之耆寿者，前称子野，后则放翁。放翁乐府曲而至，婉而深，跌宕而昭彰。

谭献《复堂词话》　放翁秾纤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学少游者惟陆。

冯煦《蒿庵论词》　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逋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提要以为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是也。至谓游欲驿骑东坡、淮海之间，故奄有其胜，而皆不能造

其极，则或非放翁之本意欤。

又　后村词，与放翁、稼轩，犹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国，似放翁。志在有为，不欲以词人自域，似稼轩。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四朝闻见录》，放翁致仕后，韩侂胄固欲其出，公勉应之。侂胄喜附己，至出所爱四夫人擘阮起舞，索公为词，“飞上锦裀红绉”之语。今放翁集无此词。四夫人，侂胄新进之妾，亦见《四朝闻见录》。《词林纪事》引《续资治通鉴》张、谭、王、陈四知郡夫人者，误也。

又　词不全而并亡调名者，唐杜牧“正销魂梧桐又移翠阴”，吴越王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南唐潘佑“楼上春寒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东风一半”。宋陆游“飞上锦裀红绉”，王安石妻吴国夫人“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宋时词学盛行，然夫妇均有词传，仅曾布、方乔、陆游、易祓、戴复古五家。方、戴、易，姓氏且无考，戴、陆更系怨耦。易妻词亦甚怨抑，惟子宣与魏夫人克称良匹。

江顺诒《词学集成》　尤悔庵（侗）《词苑丛谈》序云：“词之系宋，犹诗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画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　陆放翁词，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陈廷焯《云韶集》　放翁、稼翁，扫尽绮靡，别树词坛一帜。然二公正自不同：稼翁词悲而壮，如惊雷怒涛，雄视千古；放翁词悲而郁，如秋风夜雨，万籁呼号，其才力真可亚于稼轩。

又　人谓放翁颓放，诗词一如其人。不知放翁之境，外患既深，内乱已作，不得不缄口结舌托颓放，其忠君爱国之心，实于子美、子瞻无异也。读先生词，不当观其奔放横逸之处，当观其一片流离颠沛之思，哀而不伤，深得风人之旨，后之处乱世者，其有以法矣。

又　（放翁词）寓意高远，笔力高绝，此种地步不惟秦、柳不能道，即求之唐宋诸名家亦不能到。

又　放翁词胜于诗，以诗近于粗，词则粗精恰当。

陈廷焯《词坛丛话》　稼轩词，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陆游《渭南集》可与抗手，但运典太多，真气稍逊。

又　稼轩词非不运典，然运典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所及。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放翁词亦为当时所推重，几欲与稼轩颉颃。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轩甚远。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

又　东坡一派，无人能继。稼轩同时，则有张、陆、刘、蒋辈，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馀辈。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

淮海为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沈曾植《菌阁琐谈》附录　叔耕（汪莘）词颇质木，其人盖学道有得者。其所称举，则南渡初以至光、宁，士大夫涉笔诗馀者。标尚如此，略如诗有江西派。然石湖、放翁，润以文采，要为乐而不淫，以自别为诗人旨格。

又　《词筌》：“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内豚味，吾谓必当求之陆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玙诸家。”先生批云：“黄公推挹放翁，是其独嗜。然陆与史，固判然两途。”

沈曾植《海日碎金·刘融斋词概评语》（《同声月刊》第三卷第十一号）　放翁、遗山，工力并到，但赋体多而比兴少耳。

陈锐《袌碧斋词话》　宋以后无词，犹之唐以后无诗，词故诗之馀也。晏、范、欧、苏、后山、山谷、放翁，皆极一时之盛。

王国维《人间词话》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惟一幼安耳。

又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王文简《倚声集序》："唐诗号称极备。乐府所载，自七朝五十五曲外，不概见。而梨园所歌，率当时诗人之作，如王之涣之《凉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维《渭城》一曲流传尤盛。此外虽以李白、杜甫、李绅、张藉之流，因事创调，篇什繁富，要其音节皆不可歌。诗之为功既穷，而声音之秘，势不能无所寄，于是温、韦生而花间作，李、晏出而草堂兴，此诗之馀而乐府之变也。诗馀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

蒋兆兰《词说》　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

胡适《词选》　（陆游词）有激昂慷慨和闲适飘逸的两种境界。

龙沐勋选注《宋名家词选》　（陆）游为人颇浪漫不拘礼法……词亦如其为人，境界飘逸。

刘师培《论文杂记》　剑南之词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郁，而出之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

姜夔词集

[宋] 姜 夔 著
李 强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夔词集

［宋］姜夔　著
李强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卷一
扬州慢
一萼红
霓裳中序第一
湘月
清波引
八归湘中送胡德华
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
眉妩戏张仲远
浣溪沙
探春慢
翠楼吟
卷二
踏莎行
杏花天影
惜红衣
石湖仙寿石湖居士
点绛唇
夜行船
浣溪沙
琵琶仙
鹧鸪天
念奴娇
卷三

浣溪沙
满江红
淡黄柳
长亭怨慢
醉吟商小品
摸鱼儿
凄凉犯
秋宵吟
点绛唇
解连环
玉梅令
暗香
疏影
卷四
水龙吟
玲珑四犯
莺声绕红楼
角招
鹧鸪天
阮郎归
又
齐天乐
庆宫春
江梅引
鬲溪梅令
浣溪沙
又

又
卷五
鹧鸪天丁巳元日
又正月十一日观灯
又元夕不出
又元夕有所梦
又十六夜出
月下笛
喜迁莺慢功父新第落成
徵招
蓦山溪题钱氏溪月
汉宫春次韵稼轩
又次韵稼轩蓬莱阁
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
念奴娇毁舍后作
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
虞美人
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
卜算子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卷六

好事近赋茉莉
虞美人赋牡丹
又
忆王孙鄱阳彭氏小楼作
少年游戏平甫
诉衷情端午宿合路
念念奴娇谢人惠竹榻
法曲献仙音
侧犯咏芍药
小重山令
蓦山溪咏柳
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
总评
返回总目录

导读

李强

南宋著名词人姜夔（1155—1209），字尧章，别号白石道人，鄱阳（今属江西）人。有《白石道人歌曲》，存词八十馀首，另有《白石道人诗集》一卷。清人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而清末冯煦《蒿庵论词》更是称"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定论，无俟扬搉"，其词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不过近几十年来，南宋词中李清照的凄婉悱恻和辛弃疾的气势恢宏，更受读者喜爱，而姜夔代表的一脉"雅词"词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似乎并没有受到现代读者的特别关注。清刘熙载《艺概》云："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姜夔词风迥异于易安之婉约、稼轩之豪放，赏读姜夔之词，应对其江湖词人的独特身份和情感历程有所了解，对其"清空"、"骚雅"的审美追求，应该有更深刻的体悟。

一、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姜夔的江湖

姜夔一生清贫，从没有做过任何官，大部分时间都要靠别人资助生活。最后，当他病卒于临安的旅店中时，家人甚至连举葬的能力都没有。不过，虽然自己家无立锥之地，但他古道热肠，"一饭未尝无食客"，并且天生一副傲骨，从不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这使他的词作

在同时代江湖文人群体中秀然杰出，表现出一种清劲脱俗的格调，即使并不特别看重姜夔词的王国维，也认为“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人间词话》）。

姜夔的父亲姜噩在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考中进士，曾经在湖北汉阳担任知县。姜夔自幼随父宦游，父亲病逝后，他就寄居于嫁在汉川的姐姐家。他的《探春慢》小序写道：“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女须因嫁焉。中去复来几二十年，岂惟姊弟之爱，沔之父老儿女子亦莫不予爱也。”对姜夔而言，湖北几乎成为他情感上的故乡。大概出于生计上的原因，姜夔自二十多岁就开始浪迹天涯，“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除夜自石湖归苕溪》）。虽然这些在羁旅行役中度过的青春韶华，为姜夔赢得了在江湖文坛上的盛名，也为他赢得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凄凉”二字却是姜夔对青年漂泊生涯最无奈的总结。淳熙十三年（1186），姜夔结识了著名诗人萧德藻。萧德藻十分欣赏姜夔的文学才能，说自己“四十年做诗，始得此友”，不仅把姜夔带到身边，而且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使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姜夔虽然很少有反映家庭生活的词，但个别词句中还是影影绰绰透露出家的温馨，如他在庆元三年（1197）正月初一的一首《鹧鸪天》，词中有云：“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百无聊赖当中，正在学字、涂鸦的小儿女给他寂寞的心灵带来些许安慰；同年正月十一，他已经按捺不住游赏观灯的心情：“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据今人叶嘉莹考证，“乘肩小女”有两解，一个是指站在人家肩膀上进行杂技表演的小女孩，这种表演在当时的杭州很流行；另一个说法是指自己年龄约七八岁的小女儿。（据黄庭坚《陈留市隐》记载的故事，一位快乐的工匠身无长物，唯有一七岁小女，他每天做工挣到钱就和女儿大吃大喝一顿，然后把女儿扛在肩上，吹着笛子高高兴兴回

家。）叶氏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可用于姜夔的词中，但笔者还是感觉把自己的小女儿扛在肩上，一起去欣赏花灯，或许更符合当时的情境。

在随萧德藻定居于湖州期间，姜夔曾到苏州谒见大诗人范成大。范成大之前曾读过姜夔的作品，见到姜夔本人更是惺惺相惜，认为姜夔“翰墨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二人结为忘年之交。姜夔词作中著名的《暗香》、《疏影》，即应范成大之邀而作。但是与范成大的交往，并没有改变姜夔的布衣身份，他依然是一个靠文字获得友朋资助的江湖词人。后来萧德藻因病离开了湖州，姜夔也不得不再次漂泊，迁居到杭州。他在杭州结识了张镃、张鉴（字平甫），二张为南宋著名大将张俊的后人，家世显贵、喜好文学，与姜夔结成情深意厚的兄弟之交。姜夔中年之后，有十年是依张鉴而生活。张鉴为了彻底解决姜夔的生计问题，甚至提出替姜夔纳捐，为他谋一个出身，“又欲割锡山之膏腴，以养其山林无用之身”，但是这些都被姜夔拒绝了。姜夔虽然依人生活，但他看重的是文字知音、心灵契合，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他宁可保持一分清高、一分矜持，求田问舍并非姜夔所愿为。张鉴去世后，姜夔“惘惘然若有所失”，他在自叙中写到：“人生百年有几？宾主如某与平甫者复有几？抚事感慨，不能为怀。平甫既殁，稚子甚幼，入其门则必为之凄然。终日独坐，逡巡而归，思欲舍去，则念平甫垂绝之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则既无主人矣，其能久乎？”（宋周密《齐东野语》）去留两不得，体现出姜夔痛失知心好友后内心深沉的悲痛，也体现出宾主之间超越物质利益，甚至超越文字之交的情感。

作为江湖文人，姜夔多识当世名士，这些名人俊士“或爱其人，或爱其诗，或爱其文，或爱其字，或折节交之”，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无法改变姜夔江湖漂泊的生活状态，所以姜夔感叹：“嗟乎，四海之内，知己者不为少矣，而未有能振之于窭困无聊之地者。”一生想将自己的

才能，奉献给眼前这个似乎正处于“中兴”时期的偏安政权，但最终却依然不过是一个江湖词客，这大概是姜夔生命中的一份无奈吧。庆元三年（1197），姜夔向朝廷上《大乐议》、《琴瑟考古图》，当时朝中有人妒嫉他的才能，使他这次献书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他又献了《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朝廷下令给他“免解”（即不通过地方政府推荐就可直接参加进士考试）的待遇，但不幸的是姜夔在进士考试中失败了，丧失了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机会，他只得继续过自己漂泊江湖的生活。

虽然在得到萧德藻赏识后曾过了几年安稳日子，但姜夔那颗驿动的心却没有因此停留。姜夔现存可编年词所作之地，包括扬州、湘中、沔鄂、金陵、吴兴、吴松、吴兴、合肥、金陵、合肥、苏州、越中、杭州、吴松、梁溪、吴松、杭州、越中、华亭、杭州、括苍、永嘉、杭州等二十三处。可见，词人的心灵从未得到真正的安顿，他必须去面对生命中的山程水驿，让风月林泉来承载自己一腔的情思，来承载那满纸辛酸而悲凉的文字，这里面既有生计所迫之故，冥冥中也有一种无言的使命。如这首作于1186年的《探春慢》，是姜夔离开自己的第二故乡汉阳时所作：

> 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谁念漂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

词人此次应萧德藻之约东行，虽然得到当代大诗人的赏识，但“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宋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词人不能把握此次的东行是人生新一轮漂泊的起点，还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契机，他所面临的未来依然十分渺茫。“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

一个“又”字道出姜夔多少辛酸往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在羁旅行役中盼归思归，是姜夔词时常触及的主题。在姜夔八十四首存词中，用“归”字达46次，没有用“归”字而表达出归乡之愿的就更多了，“‘归去来兮’主题曲的反复弹奏，抒发了纠缠姜夔一生的飘零之苦，是和江湖文化中思定却动的无奈紧密相连的”（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大概也正因如此，漂泊江湖的悲凉与忧郁，无处归依的遗憾与焦虑，才是姜夔词中重要的情感底色。“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姜夔《玲珑四犯》中的这几句词，既是他漂泊生涯最真实的写照，也反映了他心灵的孤独与无奈。

二、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姜夔的忧国情怀

姜夔八十多首存词依内容可分为“感慨时事、抒写身世之感”、“山水纪游、节序咏怀”、“交游酬赠”、“怀念合肥妓女”和“咏物之作”几类（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其中“感慨时事”之作有十四五首，特别值得我们关注。清人宋翔凤认为：“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乐府馀论》）清人张祥龄《词论》也说“姜尧章，杜少陵也”。评论家把姜夔词和杜甫诗相提并论，可见对其感慨时事之词的重视，特别是那首著名的《扬州慢》，更是脍炙人口，乃至成为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必选篇目。

《扬州慢》是姜夔词中明著写作时间中最早的，创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是姜夔初入江湖的作品。姜夔没有机会像辛弃疾、陆游一样，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可以直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一腔热血，在诗

词中进行爱国形象的自我塑造。作为一名江湖游士，他抒发家国之慨有自己独特的抒情视角，擅长在冷静的叙述中表达深沉的悲痛。我们看这首著名的《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创作这首词的时候，姜夔刚刚二十岁出头，前此一年客居汉阳，此时正沿江东下经过扬州。词的小序中说："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千岩老人"即萧德藻。姜夔结识萧德藻是在此词创作之后十年，词的小序是后来加上去的。扬州是我国东南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自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初筑邗城，一直到南朝刘宋时，扬州已成为东南一繁华都市。在刘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的内战中，扬州被夷为废墟，文学家鲍照为此曾写了一篇传颂千古的名作《芜城赋》。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非常看重姜夔的这首《扬州慢》，他认为"参军（即鲍照）芜城之赋，似不得专美于前矣"。隋唐时期，因为运河的开凿，扬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再次发展成东南经济文化重镇，当时民谚甚至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即天下最富庶繁盛之地，扬州为第一，四川为第二。词中"过春风十里"一句，就出自唐朝著名诗人杜牧的《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虽然五代战乱对扬州有一定的破坏，但是经过北宋一百多年的发展，扬州又再度成为富甲东南的大都市。不过，这一切随着北宋灭亡、金人南侵而成为历史，在金人1129年和1161年两次南侵过程中，扬

州城遭到严重破坏。姜夔这首词的创作时间距扬州最近一次遭难只过了十几年，这正是词中所云“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的背景。

萧德藻认为这首词有《黍离》之悲，姜夔也颇自诩于此。词人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体现出浓郁的家国悲慨，颇得骚雅之致，将满腔悲愤，化作凄美而精致的词句，娓娓道来。和大部分两宋之交饱尝亡国之痛的词人不同，姜夔并没有那种直接的情感爆发，他是通过自己别具匠心的意象安排，通过语码间的独特组合，使“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关于《扬州慢》的欣赏、解读，八百年来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有几处时常被人们误解的地方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对“废池乔木，犹厌言兵”解释历来不同，钟振振特别强调“犹厌言兵”者应为“废池乔木”，而不是指扬州那些身历战争的百姓。钱锺书先生在讲解宋人王禹偁诗句“数峰无语立斜阳”（《村行》）时说，“反”包含先有“正”，否定命题总预先假设着肯定命题，“山峰”本来就是不能语的，说它无语，并不违反事实，“但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宋诗选注》）这一鉴赏方法也适用于这首《扬州慢》，姜夔在这里赋予了那些曾经见证了扬州的辉煌繁华，也见证了扬州的兵燹浩劫的“废池乔木”以感发之力，连这些无生命的事物都不愿谈及兵事，而那些幸存者更何以堪呢？其二，扬州在历代诗人的描绘下，不仅是一个车水马龙、肩摩毂击的商业城市，更是一个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爱情之都。特别是姜夔引用了杜牧的诗句，更加强了这方面的意象联想，这也符合姜夔江湖游士的抒情视角。“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就算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赠别》）的杜牧，面对兵燹后的残垣断壁，到哪里再去找到“楚腰纤细掌中轻”（杜牧《遣怀》）的钟情女子，如何能再次书写出那些美妙的爱情诗词呢？即使是悲怆于国破家亡这样的大主题，姜夔也善于从细微处获得感发，一个昔日的爱情之都，如今连安排风月词笔的

去处都没有，对于一个江湖诗人来说，这难道不会引起更深沉的悲哀吗？第三个问题，是词最后一句的标点或者读法。虽然目前通行的版本大都标为“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但是钟振振和叶嘉莹都主张读成“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如果这样的话，这一句的节奏由原来的“五—六”两个停顿，变成“三—四—四”三个停顿，音节更加摇曳，词意平添一份悠然。更重要的是，“红药”与“年年”并读，强调了红药的主体性，类似于前面“废池乔木”的写法，抒情之“我”悄然隐退，“红药”被赋予感性的生命，使整篇更加馀味无穷。

由于生活境遇的不同，姜夔在词中所表现出来的家国之慨与辛弃疾完全不同，他在唯美情调中体现出一种清空、骚雅的词美追求。何谓“清空”？宋张炎《词源》里说姜夔的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从“清空”的内涵而言，“野云孤飞”当指“清”，孤飞的野云，是脱离了陈俗之气的孤高不群的象征；“去留无迹”当指“空”，云卷云舒，随所变灭，空灵一气。（《姜夔与南宋文化》）何谓“骚雅”？叶嘉莹认为，“词里边要表达的是你内心中最幽深最含蓄的一种哀怨的感情，你‘幽约怨悱’却没有办法说出来，这就叫做‘骚’”；而“跌宕往复、充满活力”，“本来有很丰富的内涵，却只表现出一点点来，而读者从这一点可以窥见很多东西”，这是所谓的“雅”。“清空”、“骚雅”的审美特点在这首《扬州慢》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使姜夔的“忧国情怀”体现出独特的风格。不过，姜夔抒发家国之慨的词中有时也偶露峥嵘，比如他有一首《永遇乐》，是对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和词，“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云云，与辛弃疾原词风格十分相似，也能看出江湖书生铁血丹心、气吞山河的一面。《满江红》对“湖神仙姥”武功进行夸张描述，然后“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讽刺了南宋当局文恬武嬉、上下偷安的现状。特别是词最后一句“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就词境而言，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别有开拓，同时也起到极强的反讽效果，这也是我们了解姜夔抒发“忧国情怀”之词时所应该把握的。

三、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姜夔的爱情往事

爱情是姜夔词一大主题。词最初就产生在灯红酒绿中，男女情事本来就是词的重要表现内容。且不说晚唐五代花间词人的风花雪月，就是北宋一代名臣晏殊、宋祁、欧阳修等人的词，也往往以此号为名家，特别是欧阳修一阕“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生查子》）更是成了中国爱情诗词中的经典之作。但是和大部分唐宋词人不同的是，姜夔爱情词的表达对象非常专一，直接指向其在合肥与一红颜知己发生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夏承焘先生曾对姜夔这段凄婉悱恻恋情做了详细的考证（见《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之《行实考·合肥词事》），他说自己“往年读白石词，有再三绎诵而不得其解者两首”，后来“翻覆白石全集”，才终于悟透这两首词都是有着具体情感指向的，而且发现白石集中所有此类情词，往往被人忽略或误解，实际上大都与姜夔的合肥恋情有关。这两首引起夏老疑惑的词，一首是《浣溪沙》，一首是《长亭怨慢》，我们来读这首《浣溪沙》：

浣溪沙

予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云。丙午之秋，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罝兔，或观鱼簺下；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阕。

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销魂都在夕阳中。恨入四

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

词的小序交待得很清楚，此词是姜夔在汉阳姐姐家游观所作。甥舅相得，徜徉于山水之间，“自适其适”，这是一个多么和谐、优雅的游乐图画呵。但是再细读词句，发现前两句“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与小序交待的事由还算贴切，可第三句“销魂都在夕阳中”一下子让词境迥异，使人如坠五里云雾。不知道词人为何在这样一个原本充满欢乐的场景中，突然之间悲从中来，发出如此沉重的生命感慨。特别是下阕看起来明明有所指，但又不知所指何事。不了解词人的情感经历，即使像夏承焘这样词学大家也“不得其解”，普通读者更是很难读懂这首词。但是如果和姜夔一段合肥恋情联系起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夏承焘先生认为，姜夔年轻时的江湖行迹都历历可考，只有淳熙三年到十三年之间（1176—1186）不甚清晰，这正是姜夔二三十岁之间的青春韶华岁月，他的合肥恋情大概就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姜夔受到大诗人萧德藻的赏识，并与萧德藻的侄女结婚。在此后的十年内，姜夔还有两次到合肥的经历，特别是绍熙二年（1191），他曾经几次到过合肥，这年春夏他还与合肥恋人在一起。六月姜夔离开合肥，等到当年秋天再回来时，伊人已他适。怅恨之中，姜夔写下数阕怀人之词，如《摸鱼儿》中“自织锦人归，乘槎客去，此意有谁领”，《秋宵吟》中“卫娘何在，宋玉归来，两地暗萦绕”等句，就反映了词人此期“上穷碧落下黄泉”、怅然若失的心境。姜夔是一个音乐行家，他不仅可以创作大量的“自度曲”，而且可以“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律”。他所爱恋的那位合肥女子善弹琵琶，不仅是他的红颜知己，更是他音乐上的知音。大概出于这个原因，姜夔词中凡提到“琵琶”、“四弦”等意象，大都与对合肥恋情的追怀有关。从这个角度来读那首《浣溪纱》，姜夔的情感世界就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即使再快乐的情境，也无法使词人从把自己从对合肥恋情的追怀中拯救出来，但是这段感情对已与萧德藻之侄女结婚的姜夔来

说，又不便明言。当年李后主当了北宋的俘虏后，一腔愁绪不能说、不可说，只好“无言独上西楼”（《相见欢》），而姜夔现在也面临几乎同样的境地，可谓是李后主的旷世知音。《浣溪纱》词序和词境的看似没有来由的矛盾，更可见词人那片孤往之怀。

到了绍熙二年（1191）冬，姜夔应范成大之邀作《暗香》、《疏影》。范成大非常喜欢这两首词，“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而且据说范氏还为此送给姜夔一名家妓，即姜夔诗中所云“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过垂虹》）中的小红，以此来弥补姜夔的失恋之苦。夏承焘先生也判断这两首自度曲《暗香》、《疏影》并非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为感慨靖康之乱、二帝蒙尘而作，“靖康之乱距白石为此词时已六七十年，谓专为此作，殆不可信”，他认为此词可能也与合肥恋情有关。叶嘉莹部分同意夏承焘的说法，认为《暗香》为合肥恋情而作的可能性较大，而《疏影》一词，则未必然。姜夔的词呈现明显的赋化特点，而所谓的“赋”，叶嘉莹认为“即物即心、即心即物”。姜夔词中怀念合肥女子的感情和怀念故国的感情，经常交织在一起，像《疏影》一词，就很好地体现了姜夔词的这一特点，读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领略词中传递出来的情感信息。这首词正体现了作者“赋化”的过程，它不是直接从某一意象一览无馀地感发出大段的情感，而是随着抒情视角的转换，词人的思绪不断演绎、升华。这首词从传说中的梅花典故到眼下的梅依修竹，联想到杜甫诗中的佳人形象，佳人的想象与昭君重合，然后由昭君的悲惨命运——梅花的飘零——塞外梅花、佳人的悲惨命运，一直到眼前的如画景物。这首词虽然也抒发了家国之思，但是情感呈现屈曲迂回，姜夔用他精美的语言，既抒发了自己对红颜知己的追怀与向往，表达了自己的家国之思，也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文学记忆。

相比那首曲折幽隐的《疏影》，姜夔有一组写于庆元三年（1197）的《鹧鸪天》所表现的情感历程更加清晰。在了解了他“合肥恋情”的情感背景后，我们再来欣赏这组词，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鹧鸪天》第一首写于这年大年初一，词人情绪不错，虽然习惯性地感叹“诗鬓无端又一春”，但是通过结尾两句“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满足于天伦之乐的慈父形象。第二首写于十天后，此时刚刚开始放灯，词人带着孩子——“承肩小女”到街上看灯了。大概是灯市那些“人约黄昏后”的情景让词人触目生情，感叹起“少年情事老来悲”，一丝寒意已经打词人心底升起，他的情绪沉重了，步伐也沉了下来——“看了游人缓缓归”。而真正到了正月十五，“而今正是欢游夕，却怕春寒自掩扉”，实际上“却怕春寒”只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词人为何这中国传统的“情人节”拒绝外出呢？是谁在轻轻敲打他的心灵？一直到“芙蓉影暗三更后”，失眠的词人才睡去。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什么呢？这就是这组《鹧鸪天》的第四首“元夕有所梦”，这首词把词人这半个月来思想波动的谜底揭开：

>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原来词人感叹的是合肥情事，梦到的是自己当年的恋人。这是怎样的一种悲痛呢？“人间别久不成悲”，痛到深处人无语。红莲夜，指元夕之夜，还有什么比在有情人本当相厮守的夜晚，却“两处沉吟各自知”更加悲痛呢？更何况这种悲痛又是一种无人倾诉、无法言说的痛。“各自知”，推己及人，一切尽在“沉吟”中。到了十六夜，词人又出去了，但是最后也无非是“鼓声渐远游人散，惆怅归来有月知”，现实中无处安排这段“不合种相思”的情愫，只好把一腔愁绪寄与明月。这组词之震撼力

量，正在于表明了词人即使在新年这样如此其乐融融的氛围中，依然会不由自主地、痛苦地回忆起当年的合肥情事，由此更可见其心灵从未真正得到片刻安宁。“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疏影》），多年以后当词人再去寻找当年这段情感时，它已经化作词人凄美记忆中一幅精美的图画，可望而不可即。词人一段不幸的爱情往事，在八百年后，依然能撩动读者的心弦，白石泉下有知，大概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

除了上面笔者重点讨论的三个方面外，姜夔的咏物词也很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对物的审美非常个性化；姜夔词的小序也颇受读者关注，有的小序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与词旨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极大提高了词的审美价值。王水照、熊海英认为在南宋中期词坛上，辛弃疾与姜夔双峰并峙，“稼轩和辛派词人‘以文为词’，抒爱国激情、恢复壮志，激昂呼啸，其词如钟鼓镗鞳之声；姜夔则极为重视音调格律，写高情雅意如箫笛之音，韵远声清，此事自关性分”（《南宋文学史》）。姜夔在宋词豪放、婉约之间，别开宋词清雅一派，在中国词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其人才情高逸，其词“清空”、“骚雅”，对后世的词学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足以与柳永、苏轼、周邦彦、辛弃疾等宋词大家分庭抗礼。

二〇一〇年四月于沪上听雨小筑

【编者按：此次出版，分卷及系年依照本社出版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我们另择要将姜夔词中注释及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择要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姜夔词的阅读和欣赏。】

卷一

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1176）

扬州慢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至日：冬至日。

◎维扬：扬州的别称。

◎千岩老人：南宋诗人萧德藻，字东夫。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毛诗序：“《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后遂用“黍离”表达亡国之慨。）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胡马窥江：金兵侵略长江一带。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无奈苕溪月，又唤我扁舟东下。”是“唤”字着力。“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是“荡”字着力。所谓一字得力，通首光彩，非炼字不能然，炼亦未易到。（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词家有作，往往未能竟体无疵。每首中，要亦不乏警句，摘而出之，遂觉片羽可珍。……姜白石云：“波心荡、冷月无声。”又云：“冷香飞上诗句。”（清李佳《左庵词话》）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评《扬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词有与诗风意义相近者，自唐迄宋，前人钜制，多寓微旨。……姜白石“淮左名都”，击鼓怨暴也。……其他触物牵绪，抽思入冥，汉、魏、齐、梁，托体而成。揆诸乐章，喁于协声，信凄心而咽魄，固难得而遍名矣。（清张德瀛《词徵》）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数语，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万言，亦无此韵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南寇，江淮军败，中外震骇；亮对为其臣下杀于瓜州。此词作于淳熙三年，寇平已十有六年，而景物萧条，依然有废池乔木之感，此与《凄凉犯》当同属江淮乱后之作。（清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词曲》）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王

国维《人间词话》）

◆此词极写兵后名都荒寒之状。“春风”二句其自序所谓“四顾萧条”也。“胡马”句言坏垣曾经，追思犹恸，况空城入暮，戍角吹寒，如李陵所谓“胡笳互动……只令人悲切怛耳”。下阕过扬州者，以杜牧文词为最著，因以自况，言百感填膺，非笔墨所能罄。“冷月”二句诵之若商声激楚，令人心倒肠回。篇终“红药”句言春光依旧，人事全非。哀郢怀湘，同其沉郁矣。凡乱后感怀之作，词人所恒有，白石之精到处，凄异之音，沁入纸背，复能以浩气行之，由于天分高而蕴酿深也。近人蒋鹿潭乱后过江诸作，哀音秀句，略能似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写维扬乱后景色，凄怆已极。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信不虚也。至文笔之清刚，情韵之绵邈，亦令人讽诵不厌。起首八字，以拙重之笔，点明维扬昔时之繁盛。“解鞍”句，记过维扬。“过春风”两句，忽地折入现时荒凉景象，警动异常。且十字包括一切，十里荠麦，则乱后之人与屋宇，荡然无存可知矣。正与杜甫“城春草木深”同意。“自胡马”三句，更言乱事之惨，即“废池乔木”，犹厌言之，则人之伤心自不待言。“渐黄昏”两句，再点出空城寒角，尤觉凄寂万分。换头，用杜牧之诗意，伤今怀昔，不尽欷嘘。“重到须惊”一层，“难赋深情”又进一层，“二十四桥”两句，以现景寓情，字炼句烹，振动全篇。末句收束，亦含衣无限。正亦杜甫“细柳新蒲为谁绿”之意。玉田谓白石《琵琶仙》，与少游《八六子》同工。若此首亦与少游《满庭芳》同为情韵兼胜之作。惟少游笔柔，白石笔健。少游所写为身世之感，白石则感怀家国，哀时伤乱，境极凄焉可伤，语更沉痛无比。参军芜城之赋，似不得专美于前矣。周止庵既屈白石于稼轩下，又自谓白石情浅，皆非公论。（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

一萼红

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负古垣，有卢橘幽篁，一径深曲；穿径而南，官梅数十株，如椒如菽，或红破白露，枝影扶疏。著屐苍苔细石间，野兴横生，亟命驾登定王台。乱湘流入麓山，湘云低昂，湘波容与。兴尽悲来，醉吟成调。

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池面冰胶，墙腰雪老，云意还又沉沉。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

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杨、还袅万丝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

◎别驾：宋代通判之别称。这里指萧德藻。

◎乱湘流：横渡湘江。

◎容与：随水波起伏动荡貌。

◎人日贴画鸡于户，悬苇索其上，插符于旁，百鬼畏之。（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人日，农历正月初七。）

◆侵寻，白石词“空叹时序侵寻”。竹屋词“故园归计，休更侵寻”。粘，山谷“远水粘天吞钓舟”，次山“粘云江影伤千古”，太虚“天粘衰草”，白石“朱户粘鸡”，俱本《避暑录》。（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复处（《一萼红》：“翠藤共闲穿径竹”，“曾共西楼雅集”），不可不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石帚词换头处，多不放过，最宜深味。（清周尔墉《周评绝妙好词》）

◆白石词清虚骚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只三语胜人吊古千百言。（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换头处六字句有挺接者，如“南去北来何事”之类；有添字承接者，如“因甚”“回想”之类，亦各有所宜。若美成之《塞翁吟》，换头“忡忡”二字，赋此者亦只能叠韵以和琴声，学者试熟思之，即得矣。（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此客长沙游岳麓山词。此年秋有“客山阳”之《浣溪沙》，明年春有“金陵江上感梦”之《踏莎行》，皆为合肥情遇作。集中怀念合肥各词，多托兴梅柳，此词以梅起柳结，序云“兴尽悲来”，词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疑亦为合肥人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霓裳中序第一

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因得其祠神之曲，曰《黄帝盐》、《苏合香》。又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按沈氏《乐律》“霓裳道调”，此乃商调。乐天诗云“散序六阕”，此特两阕，未知孰是。然音书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予方羁游，感此古音，不自知其辞之怨抑也。

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多病却无气力，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幽寂，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

◎祝融：衡山七十二峰之最高者。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班婕妤《怨诗》）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唐杜甫《梦李白》）

◎蛩：蟋蟀的别名。

◎“动庾信”句：庾信为南朝梁文学家，出使西魏被扣，羁留北方，念念不忘故乡。其《哀江南赋》为思恋故土之名篇，另有《伤心赋》等。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唐杜甫《洗兵马》）

◎阮公（籍）邻家妇有美色，当垆沽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形容放荡不羁的行为。）

◆骨韵俱古。（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于楚中祝融峰得祀神之曲，曰《黄帝监》。又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调，皆存虚谱而无辞。乃作《霓裳中序》一曲，以传古意。但谱虽仿古，而词则写怀。前五句言秋风人倦，“流光”二句叹息急景之不居，“人何在”三句望伊人之宛在。月到旧时明处，与谁同倚阑干，白石殆同此感受也。下阕回首当年，关河浪迹，坊陌春游，旧梦重重，逐暗水流花而去，赢得飘零词客，一醉埋愁。李后主所谓“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湘月

长溪杨声伯典长沙楫棹，居濒湘江，窗间所见，如燕公、郭熙画图，卧起幽适。丙午七月既望，声伯约予与赵景鲁、景望、萧和父、裕父、时父、恭父，大舟浮湘，放乎中流。山水空寒，烟月交映，凄然其为秋也。坐客皆小冠綀服，或弹琴，或浩歌，或自酌，或援笔搜句。予度此曲，即《念奴娇》之鬲指声也，于双调中吹之。鬲指亦谓之“过腔”，见晁无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过腔也。

五湖旧约，问经年底事，长负清景。暝入西山，渐唤我、一叶夷犹乘兴。倦网都收，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

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鬓，理哀弦鸿阵。玉麈谈玄，叹坐客、多少风流名胜。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信。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

◎夷犹、容与：从容自得。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战国屈原《楚辞·远游》。湘灵，古代传说中的湘水之神，善鼓琴。）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唐王勃《滕王阁序》）

◎王夷甫（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容止》。玉麈谈玄，此形容有名士风度。）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识鉴》）

◆《古今乐录》曰：姜尧章词，《花庵》备载无遗。若《湘月》、《翠楼吟》、《惜红衣》诸腔，不得其调，难入管弦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按换头亦有语意参差者……姜白石云："谁解唤起湘灵，烟鬟雾袖，理哀弦鸿阵。"此以五字句作空头句，亦一法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辨》）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支处（评《湘月》"旧家乐事谁省"）……不可不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词调合小令慢词计之，不下六百有奇，无不可填。然亦有断不可填者，如太白《忆秦娥》云："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已成千古绝调，虽有健者，未许摩垒。《湘月》一调，白石自注云："《念奴娇》之鬲指声。"白石精于宫谱，故于《念奴娇》外，别为此词。若不会鬲指之理，贸然为之，即仍与《念奴娇》无异。（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四声二十八调，各有其伦。……姜白石《湘月》词，注云："此念奴娇之鬲指声也。"则曲同字数同，而《湘月》、《念奴娇》，调实不同，合之为一非矣。词因有一曲而各异其名者。是集悉本竹垞《词综》之例，不敢更易。审音者度无勿知，似不必比而同之也。（清陈廷焯《词坛丛话》）

◆白石《湘月》云："暗柳萧萧，飞星冉冉，夜久知秋冷。"写夜景高绝。点缀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可能到。（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与萧氏兄弟泛湘江作，白石此时盖依萧德藻居。（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清波引

予久客古沔，沧浪之烟雨，鹦鹉之草树，头陀、黄鹤之伟观，郎官、大别之幽处，无一日不在心目间。胜友二三，极意吟尝。朅来湘浦，岁晚凄然，步绕园梅，摛笔以赋。

冷云迷浦，倩谁唤玉妃起舞？岁华如许，野梅弄眉妩。屐齿印苍藓，渐为寻花来去。自随秋雁南来，望江国，渺何处？

新诗漫与，好风景长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难语。何时共渔艇，莫负沧浪烟雨。况有清夜啼猿，怨人良苦。

◎古沔：湖北汉阳。姜夔姊嫁汉阳，幼依姊居。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崔颢《黄鹤楼》）

◎朅来：离开。

◎玉妃：指梅花。

◎（张）敞无威仪……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汉书·张敞传》。眉妩，眉目妩媚。怃，通“妩”。）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唐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漫与，随意吟诵。）

◆白石诸词乡心最切，身世之感当于言外领会。（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首与《八归》、《小重山令》皆客湘时作，而无甲子。案白石次年秋返山阳，见《浣溪沙》序；冬随萧德藻往湖州，见《探春慢》序；三词当皆此前之作。兹附系于此。（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八归湘中送胡德华

芳莲坠粉，疏桐吹绿，庭院暗雨乍歇。无端抱影销魂处，还见篆墙萤暗，藓阶蛩切。送客重寻西去路，问水面琵琶谁拨？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

长恨相从未款，而今何事，又对西风离别。渚寒烟淡，棹移人远，缥缈行舟如叶。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步罗袜。归来后、翠尊双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唐白居易《长恨歌》）

◎款：投合，融洽，交好。

◎文君：汉卓文君，后多指代美女。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貌美，有才学。司马相如饮于卓氏，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曲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唐李白《玉阶怨》）

◆历叙离别之情，而终以室家之乐，即《豳风·东山》诗意也。谁谓长短句不源于《三百篇》乎？“翠尊双饮，下了珠帘，玲珑闲看月。”括尽康伯可《满庭芳》。翻用太白《玉阶怨》妙。（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气骨雄苍，词意哀婉。（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声情激越，笔力精健，而意味仍是和婉，哀而不伤，真词圣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麦丈云：全首一气到底，刀挥不断。（梁启超《饮冰室评

词》）

◆此首送别词。起写雨后静院之莲、桐，是昼景；次写雨后静院之萤、蛩，是晚景。以上皆言送别之处境，文字细密。“送客”以下，顿开疏荡，声情激越。初闻水面琵琶而欢，次见一片江山而惜。“长恨”三句，恨分别之速；“渚寒”三句，叹人去之远。“想文君”以下，运太白诗，想家人望归之切，与归后之乐。全篇一气舒卷，极沉着而和婉。（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

人绕湘皋月坠时。斜横花树小、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谁知？东风冷，香远茜裙归。

鸥去昔游非。遥怜花可可、梦依依。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枝。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可可：模糊，隐约。

◎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山海经·海内经》。九疑，山名。在湖南宁远县南。）

◎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晋张华《博物志》。二妃，娥皇、女英。）

◎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无声堕残露。（金元好问《湘夫人咏》）

◆梅之以色胜者，有潭州红焉。张南轩《长沙梅园》二诗，美其嘉实，乐其敷腴，而不言其色。楼鑰谓当称之为红江梅，以别于他种，其诗有云“梦入山房三十树，何时醉倒看红云”，托兴远矣。词则无逾姜白石《小重山》一阕，白石词仙，固当有此温伟之笔。（清张德瀛《词徵》）

◆梅苑人归，蘅皋月冷，感怀吊古，愁并毫端。其凄丽之致，颇类东山、淮海。（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咏潭州种之红梅，词中“相思”字，用湘妃九疑事以切湘中，然与本年怀人各词互参，似亦念别之作；兹系于此。（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眉妩戏张仲远

看垂杨连苑，杜若侵沙，愁损未归眼。信马青楼去，重帘下，娉婷人妙飞燕。翠尊共款，听艳歌、郎意先感。便携手、月地云阶里，爱良夜微暖。

无限风流疏散。有暗藏弓履，偷寄香翰。明日闻津鼓，湘江上、催人还解春缆。乱红万点，怅断魂、烟水遥远。又争似相携，乘一舸，镇长见。

◎杜若，香草名。

◎飞燕：指汉成帝赵皇后。飞燕体轻，善舞。此代指美丽女子。

◎香翰：情信。

◎镇：长久。

◆笔笔另开径路，不肯驾轻就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言情微至。（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浣溪沙

予女须家沔之山阳，左白湖，右云梦；春水方生，浸数千里，冬寒沙露，衰草入云。丙午之秋，予与安甥或荡舟采菱，或举火罝兔，或观鱼簺下；山行野吟，自适其适；凭虚怅望，因赋是阕。

著酒行行满袂风，草枯霜鹘落晴空。销魂都在夕阳中。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当时何似莫匆匆。

◎女须：屈原之姐，后以为姊的代称。姜夔父在汉阳为官，姊因嫁焉。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唐白居易《长恨歌》。四弦，指琵琶。）

◆此客汉阳游观之词，而实为怀合肥人作；其人善琵琶，故有“恨人四弦”句。序与词似不相应，低徊往复之情不欲明言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探春慢

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女须因嫁焉。中去复来几二十年，岂惟姊弟之爱，沔之父老儿女子亦莫不予爱也。丙午冬，千岩老人约予过苕、霅，岁晚乘涛载雪而下。顾念依依，殆不能去。作此曲别郑次皋、辛克清、姚刚中诸君。

衰草愁烟，乱鸦送日，风沙回旋平野。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谁念漂零久，漫赢得幽怀难写。故人清沔相逢，小窗闲共情话。

长恨离多会少，重访问竹西，珠泪盈把。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无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东下。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

◎女须：屈原之姐，后为姊的代称。

◎（张）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汉书·张敞传》。章台，汉长安街名，多妓馆。后因以“走马章台”指涉足娼妓间，追欢买笑。）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求之字句，则字句未雕。求之音响，而音响已远。感人之深，不能指言其处，只一“唤”字，下上俱动。诸葛鼠须笔，除却右军，人不能用。（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白石老仙后，只有玉田与之并立，《探春慢》二词，工力悉敌，试掩姓氏观之，不辨孰为尧章，孰为叔夏。（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一幅岁暮旅行画图。词意超妙，正如野鹤闲云去来无迹。

（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词如“无奈苕溪月，又唤我扁舟东下”，又“冷香飞上诗句”，又“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等语，是开玉田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隽句，尚非夐高之境。白石《石湖仙》一阕，自是有感而作，词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缕》”八字，鄙俚纤俗，与通篇不类，正如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愈觉俗不可耐。（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白石久寓于沔上，行将东下，赋此志别。毛晋所刻本标题云：“过苕霅，别郑次皋诸君。”“过”字语未明了。盖由沔将作吴兴之游，非经过苕霅，观词中“清沔相逢”及“唤舟东下”句可证之。通首序事录别，笔气高爽，自是白石本色。（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白石随宦汉阳，在孝宗隆兴初，下数至此年淳熙丙午（1186），共二十馀年；此云“几二十年”者，以实居其地年月计。此年随萧德藻东行，集中遂无复汉阳行迹。（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翠楼吟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龙沙：泛指塞外。

◎虎落：代指边境。

◎汉酺：皇上赏赐给臣下的干肉，事始于汉，故称。是年正月庚辰，高宗八十寿，犒赐内外诸君。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唐崔颢《黄鹤楼》）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唐崔颢《黄鹤楼》）

◎祓：扫除，解除。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唐王勃《滕王阁》）

◆庾公雅兴，王粲深情，依然可念。（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月冷龙沙”五句，题前一层，即为题中铺叙，手法最高。“玉梯凝望久”五句，凄婉悲壮，何减王粲《登楼》一赋。（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姜夔《翠楼吟·月冷龙沙》此地宜得人才，而人才不可得。（案此评下片）（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起便警策。一纵一横笔如游龙。（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翠楼吟》（武昌安远楼成）后半阕云：“此地，宜有神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一纵一操，笔如游龙，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词应有所刺，特不敢穿凿求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词为武昌安远楼初成而赋。观前五句“龙沙”、“毡幕”、“赐酺”等辞，当是奉敕宴北使于斯楼。“槛曲”五句言高楼之壮丽、歌妓之娟妍，皆平叙之笔。转头处因地在武昌，故用黄鹤仙人故事。“素云”二句有奇气青霞之想。其下接以望远生愁，楼俯鹦鹉洲，故言“芳草”“千里”，藻不妄抒。“清愁”、“英气”二句隐有少陵“看镜”、“倚楼”之感，句法倜傥而深郁，自是名句。（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记武昌安远楼词。起言安远之意，次言安远之盛。“层

楼”句，始写楼之正面。“看槛曲”两句，写楼之壮丽。“人姝丽”三句，写楼中之盛。此上片皆就楼之内外实写。下片，提空抒感，一气流转，笔如游龙。“此地”四句，用崔颢诗，言“宜有词仙”，而竟无词仙，怅望何极。“宜有”二字与“叹”字呼应。“宜有”句吞缩，“叹芳草”句吐放，韵味深厚。“天涯”三句，又一笔勒转，“仗”字亦承“叹”字来，因无词仙，愁不能释，故惟有仗花酒以消愁，言外慨叹中原无人之意甚明。着末以景结，画出晚晴气象，期望甚至，与烟柳断肠之境，又不相同。（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离汉阳赴湖州，道经武昌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卷二

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

踏莎行

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宋苏轼《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令作诗》。莺莺燕燕，喻指众多的姬妾或妓女。）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列子·黄帝》，后用“华胥”指理想的安乐和平之境，或代指梦境。）

◎冥冥：黑夜，晚上。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首元夕感梦之作。起言梦中见人，次言春夜思深。换头言别后之难忘，情亦深厚。书辞针线，皆伊人之情也。天涯飘荡，睹物如观见人，故曰“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两句，以景结，境既凄黯，语亦挺拔。昔晁叔用谓东坡词“如王嫱、西施，净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白石亦犹是也。刘融齐谓白石“在乐则琴，在花则梅，在仙则藐姑冰雪”，更可知白石之淡雅在东坡之上。（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词明云“淮南”，为怀合肥人作无疑。《琵琶仙》云“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解连环》云“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此亦云“莺莺娇软”，其人或是勾阑中姐妹。（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杏花天影

丙午之冬，发沔口，丁未正月二日，道金陵。北望淮楚，风日清淑，小舟挂席，容与波上。

绿丝低拂鸳鸯浦，想桃叶当时唤渡。又将愁眼与春风，待去，倚兰桡更少驻。

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汀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

◎容与：从容闲适。

◎桃叶渡：相传因晋王献之在此送其爱妾桃叶而得名。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唐孟浩然《宿建德江》）

◆据序“正月二日，道金陵”，似“绿丝”、“芳草”决慧眼前之景。然江南春早，青青柳眼实已可见。首句困青眼想到“绿丝”，悬揣桃叶渡江时曾系如此。“鸳鸯浦”本监利地名，然如史达祖“倩诗情、飞过鸳鸯浦”之类，已不作固定之地名用。若以从沔口来，谓指来处说，则下句不衔接矣。盖全首除“金陵路”三字外，多游刃于虚，即“桃叶”亦金陵故实也。“又将”句折回所见之柳眼，愁人见之，遂为“愁眼”。“与春风”云者，愁与春遇，不啻付与之，兼点时令也。“待去”，一顿。“倚兰桡”，是欲去不去、徘徊未定之状。“更少驻”一转，则竟拟不去矣。过变先说金陵盛况，是“少驻”之心情。由莺燕之乐，益形人之苦。莺燕不知，唯潮水知之一，则“倚兰桡”时之又一转念。“满汀”句推想将来，芳草自绿，王孙不归，我亦犹是，上承“最苦”，下开“日暮”。末三句说足“苦”字，日云暮矣，欲不去而不能，又不知于何更驻，前路茫茫

之感，一转便收。布局与慢曲略同，而节促音繁，意赅言简，南宋小令，大率如是。（陈匪石《宋词举》）

◆此金陵道中怀合肥之作，故序云“北望淮楚”，与前首《踏莎行》同意。（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惜红衣

吴兴号水晶宫，荷花盛丽。陈简斋云："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见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岩，数往来红香中。自度此曲，以无射宫歌之。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杨濮守湖州，赋诗云："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其后遂称湖州为水晶宫。（宋吴曾《能改斋漫录》）

◎陈简斋：北宋词人陈与义，其句出自《虞美人》（扁舟三日秋塘路）。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宋周邦彦《少年游》。并刀，产自并州，以锋利著称。）

◎隔屋唤西家，借问有酒不。墙头过浊醪，展席俯长流。（唐杜甫《夏日李公见访》。此反用诗意。）

◎红衣：荷花瓣。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宋王安石《题西太乙宫壁》）

◎三十六陂烟雨，旧凄凉向谁堪诉？（宋王沂孙《水龙吟》）

◆白石自云："七十二峰生肺肝"，余直疑此君肺肝罗列鸳鸯七十二者。以色易声，以红妃白，一时佳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前人词多喜用三十六字，欧阳炯《更漏子》“三十六宫秋水永”、孙孟文《谒金门》“却羡彩鸳三十六”、谭明之《浣溪沙》“藕花三十六湖香”、张于湖《蝶恋花》“过尽碧湾三十六”、史邦卿《西江月》“三十六宫月冷”、曾纯甫《金人捧露盘》“锦江三十六鳞寒”、王圣与《青房并蒂莲》“也羞照三十六宫秋”、吴梦窗《惜红衣》“三十六矶重到”、周公谨《木兰花慢》“三十六鳞过却”、李秋崖《木兰花》“三十六梯树杪”、姜尧章《惜红衣》“三十六陂秋色”，用算博士语皆有致。（清张德瀛《词徵》）

◆此首与《念奴娇》词原题皆云吴兴荷花，但《念奴娇》词通首咏荷，惟“凌波”二句略见怀人。此调倚《惜红衣》，应赋本体，而词则前半阕但言逭暑追凉，寂寥谁语！下阕始有“红衣狼藉”一句点题，馀皆言望远怀人，与《念奴娇》同一咏荷，而情随事迁，此调则言情多于写景，下阕尤佳。其俊爽绵远处，正如词中之并刀破碧，方斯意境。（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石湖仙寿石湖居士

松江烟浦，是千古三高，游衍佳处。须信石湖仙，似鸱夷翩然引去。浮云安在，我自爱、绿香红舞。容与，看世间几度今古。

卢沟旧曾驻马，为黄花闲吟秀句。见说胡儿，也学纶巾攲雨。玉友金蕉，玉人《金缕》，缓移筝柱。闻好语，明年定在槐府。

◎石湖居士：南宋诗人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

◎松江：即吴淞江，到吴淞口入长江。

◎三高：越范蠡、晋张翰、唐陆龟蒙三位高士，皆吴人。宋时吴江设有三高祠以祠之。范成大有《三高祠记》。

◎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史记·货殖传》）

◎玉友金蕉：金蕉杯装着玉友酒。

◎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閤子，当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宋沈括《梦溪笔谈》）

◆言外有多少惋惜。“金”、“玉”字对举未免纤俗。（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石湖仙》一阕，自是有感而作，词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缕》”八字，鄙俚纤俗，与通篇不类。正为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愈觉俗不可耐。（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姜白石《石湖仙》一阕，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缕》”八字纤俗，固不能为白石讳。……此类皆失之不检，致使敲金戛玉之词，忽与瓦缶竞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词无甲子，白石淳熙十四年（1187）初识成大，绍熙四年（1193）成大卒，词当作于此五六年间。……成大生于六月初四，其《吴船录》卷上自记：“六月己巳朔，壬申泊青城山，始生之辰也。”此词“绿香红舞”写荷花，与时令合。又成大罢官后尝以淳熙十五年（1188）起知福州，词云：“闻好语，明年定在槐府。”或其时已传启用消息，据此，词当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之夏。（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点绛唇

丁未冬，过吴松作。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第四桥：指苏州吴江城外的甘泉桥，因泉品居第四而得名。

◎天随：晚唐诗人陆龟蒙自号天随子，苏州人，曾隐居松江。

◆“商略”二字诞妙。（明卓人月《词统》）

◆“数峰清苦”二句，遒紧。（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字字清虚无一笔犯实，只摹叹眼前景物而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其绝调也。“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下只以“残柳”五字咏叹之，神韵无尽。（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点绛唇·丁未过吴淞作》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阑怀古”以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欲雨而待“商略”，“商略”而在“清苦”之“数峰”，乃词人幽渺之思。白石泛舟吴江，见太湖西畔诸峰，阴沉欲雨，以此二句状之。“凭阑”二句其言往事烟消，仅馀残柳耶？抑谓古今多少感慨，而垂柳无情，犹是临风学舞耶？清虚秀逸，悠然骚雅遗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过吴松作，通首写景，极淡远之致，而胸襟之洒落亦可

概见。起写燕雁随云，南北无定，实以自况，一种潇洒自在之情，写来飘然若仙。“数峰”两句，体会深山幽静之境，亦极微妙。“清苦”二字，写山容欲活，盖山中沉阴不开，万籁俱寂，故觉群峰都似呈清苦之色也。“商略”二字，亦生动，盖当山雨欲来之际，谛视峰与峰之状态，似商略如何降雨也。换头，申怀古之意。“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两句落应，哀感殊深。但捉住残柳一点言之，已见古今沧桑之异。用笔轻灵，而令人吊古伤今，不能自止。（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年（1178）春，白石尝以杨万里介往苏州见范成大，此词或冬间自湖州再往，道经吴松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淳熙十六年己酉（1189）

夜行船

己酉岁，寓吴兴，同田幾道寻梅北山沈氏圃，载雪而归。

略彴横溪人不度，听流澌、佩环无数。屋角垂枝，船头生影，算唯有春知处。

回首江南天欲暮。折寒香、倩谁传语？玉笛无声，诗人有句，花休道轻分付。

◎略彴：小木桥。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南朝宋陆凯《赠范晔》诗。古有折梅赠人之习俗。）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唐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浣溪沙

己酉岁，客吴兴，收灯夜阖户无聊，俞商卿呼之共出，因记所见。

春点疏梅雨后枝，剪灯心事峭寒时，市桥携手步迟迟。

蜜炬来时人更好，玉笙吹彻夜何其，东风落靥不成归。

◎收灯：农历正月十五为灯节，即元宵节，正月十六日谓收灯。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南唐李璟《山花子》）

◎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小雅·庭燎》。其：语尾助词。）

琵琶仙

《吴都赋》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唯吴兴为然，春游之盛，西湖未能过也。己酉岁，予与萧时父载酒南郭，感遇成歌。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几声啼鴂。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

又还是、宫烛分烟，奈愁里匆匆换时节。都把一襟芳思，与空阶榆荚。千万缕、藏鸦细柳，为玉尊、起舞回雪。想见西出阳关，故人初别。

◎桃叶者，王献之爱妾名也；其妹曰桃根。（宋张敦颐《六朝事迹·桃叶渡》）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唐杜牧《赠别》）

◎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宋黄庭坚《广陵早春》）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唐韩翃《寒食》）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唐韩愈《晚春》）

◎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宋周邦彦《渡江云》）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矧情至于离，则哀怨必至。苟能调感怆于融会中，斯为得矣。白石《琵琶仙》云（词略），秦少游《八六子》（倚危亭）云（词略），离情当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有如"劝君更尽一杯酒，西

出阳关无故人”，乃为绝唱。（宋张炎《词源》）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四语约是此篇。（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更添了几声啼鴂。”《离骚》：“恐鹈鴂之先鸣兮，使百草为之不芳。”“三生杜牧”，涪翁诗：“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词中用三生杜牧，本此。“都把一襟芳思”至末，句句说景，句句说情，真能融情景于一家者也。曲折顿宕，又不待言。（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开头四句顺逆相足。（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白石《琵琶仙》词题，引《吴都赋》有“户藏烟浦，家具画船”二语，今《吴都赋》无其辞。案李庾《西都赋》云：“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户闭烟浦，家藏画舟。”或疑“吴”字乃“西”字之讹，然唐之西都，非吴地也，殆白石误引耳。（清张德瀛《词徵》）

◆此又以作态为妍。（清王闿运《湘绮楼选绝妙好词》）

◆似周秦笔墨而气格后上。“前事休说”四字咽住藏得许多情事在内。（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此在客吴兴时感遇而作。首四句叙往事，“春渐远”三句叙别后光阴，写愁中闻见，以疏秀之笔出之。下阕感节序而伤离，榆钱柳絮，皆借物怀人，便无滞相，其佳处在空灵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感怀旧游，情景交胜，而文笔清刚顿宕，尤人所难能。起写画船远来，中载有人，因远处隐约不清，仿佛旧游之人，故曰“似”。次写画船渐近，确似当年蛾眉，故曰“正”。扇约飞花，写景写人并妙。“春渐远”两句，一气径转，秀逸绝伦；不写人虽似实非之限，但写出眼前见闻，以见旧游不堪回首之情。“十里扬州”三句，言前事之哀，因说来伤感，故不如不说之为愈，语亦沉痛。换

头，因景物似昔，颇感时光迁流之速。“都把”两句，因前事怕说，愁恨难消，故只有将无聊情思，付与榆荚。“千万缕”两句，言细柳起舞，更增人悲感。末句，回想当年初别时之情景，正现今同，亦有无限感伤。（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鹧鸪天

己酉之秋，苕溪记所见。

京洛风流绝代人，因何风絮落溪津。笼鞋浅出鸦头袜，知是凌波缥缈身。

红乍笑，绿长嚬，与谁同度可怜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

◎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凌波，形容女子步履轻盈。）

◎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有云气变化无穷。玉谓此气为朝云，并对王说，过去先王曾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自称是巫山之女，愿侍王枕席，王因幸之。巫山之女临去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念奴娇

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古城野水，乔木参天，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秋水且涸，荷叶出地寻丈，因列坐其下，上不见日，清风徐来，绿云自动，间于疏处窥见游人画船，亦一乐也。朅来吴兴，数得相羊荷花中。又夜泛西湖，光景奇绝。故以此句写之。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薄：靠近。

◎相羊：徘徊，盘桓。

◎风为裳，水为佩。（唐李贺《苏小小墓》）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凌波，形容女子步履轻盈。）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楚辞·九歌·河伯》）

◆“冷秀”六字，鬼工也。（“高柳”二句）写出鱼柳深情，使人不能自绝。（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仇山村所谓言顺律舛，律协言谬，俱非本色者也。（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白石《念奴娇》鬲指声双调，按双调乃夹钟商，戈氏顺卿谓中吕商，非也。（同上）

◆好句欲仙。炼意炼句归于纯雅。（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麦丈云：俊语。（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调工于发端。“闹红”四字，花与人皆在其中。以下三句咏荷及赏荷之人，皆从空际着想。“翠叶”三句略点正面。接以“嫣然”二句，诗意与花香俱摇漾于水烟渺霭之中。下阕怀人而兼惜花，低回不去，而留客赏荷者，托诸“柳阴”、“鱼浪”，仍在空处落笔。通首如仙人行空，足不履地，宜叔夏读之，“神观飞越”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写泛舟荷花中境界，俊语纷披，意趣深远。首言与鸳鸯为侣，即富逸趣。“三十六”两句，写湖远无人，荷叶无数，亦清绝幽绝。“翠叶”三句，兼写荷叶及雨、酒、菰蒲。“嫣然”两句，写荷花姿态生动，不说人闻香，而说冷香飞来，缀句峭俊。换头，言日暮不忍便去。“只恐”两句，言西风愁人，不得不去。“高柳三句”，言虽然拟去，但柳、鱼犹留我暂住。“田田”两句，言终于归去，仍扣住田田荷叶作收。上片写景，下片笔笔转换，一往情深。（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卷三

光宗绍熙二年辛亥（1191）

浣溪沙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

钗燕笼云晚不忺，拟将裙带系郎船，别离滋味又今年。

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些儿闲事莫萦牵。

◎忺：欢快，高兴。

◆此合肥惜别之作。白石情词明著时地与事缘者，此首最早（此前丙午客山阳作《浣溪沙》，犹隐约其词），时白石年将四十。初遇当在淳熙丙申、丙午间（1176—1186），至此盖十馀载矣。（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满江红

《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书以绿笺，沉于白浪，辛亥正月晦也。是岁六月，复过祠下，因刻之柱间。有客来自居巢云：“士人祠姥，辄能歌此词。”按曹操至濡须口，孙权遗操书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濡须口与东关相近，江湖水之所出入。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归其功于姥云。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最苦是蝴蝶满园飞，无心扑。（宋周邦彦《满江红》）

◎湖神姥：巢湖的女神。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战国屈原《离骚》）

◎“想从”句：姜夔自注：“庙中列坐如夫人者十三人。”

◎仙宫敕六丁，雷电下取将。（唐韩愈《调张籍》。六丁，传说中掌管雷电的天神。）

◎曹瞒：曹操，小字阿瞒。

◆旧调《满江红》多用仄韵，白石谓于律不协。尝舟过巢湖，

赋平韵《满江红》，为迎神、送神之曲，刻于神姥祠柱间。上阕“玉冠诸娣”句谓神姥旁列十三女神。下阕之意谓其地即濡须口，当江湖之冲，孙权与曹操书所谓“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即此地也。此调用平韵，为白石所创，格调高亮，后来词家每效之。而汲古阁所刻《白石词》及皋文《词选》、《续词选》均未选录，杨诚斋评白石诗，谓有“敲金戛玉之奇声”，此词音节，颇类其评语。（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淡黄柳

客居合肥南城赤阑桥之西，巷陌凄凉，与江左异。唯柳色夹道，依依可怜。因度此阕，以纾客怀。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江左：指江南，亦称江东。古人以东为左，西为右。

◎恻恻轻寒翦翦风，杏花飘雪小桃红。（唐韩偓《寒食夜》诗。恻恻，凄冷的样子。）

◎寒食：节日名。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相传春秋时晋文公负其功臣介之推。介愤而隐于绵山。文公悔悟，烧山逼令出仕，之推抱树焚死。人们同情介的遭遇，相约于其忌日禁火冷食，以为悼念。以后相沿成俗，谓之寒食。

◎曲水漂香去不归，梨花落尽成秋苑。（唐李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三月》）

◆白石、稼轩，同音笙磬，但清脆与鞺鞳异响，此事自关性分。（清谭献《谭评词辨》，评“空城晓角”句）

◆长吉有“梨花落尽成秋苑”之句，白石正用以入词，而改一“色”字协韵。当时清真、方回多取贺诗秀句为字面。（清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此首写客居合肥情况。“空城”两句，写凄凉景色。“马上”一句，倒卷之笔，盖晓起骏马过垂杨巷陌，既感角声凄咽，又感衣单

寒重也。“看尽”两句，写柳色如旧识最有味。换头，又转悲凉。“强携酒”三句，勉自解宽。“梨花落尽成秋苑”，长吉诗，白石只易一“色”字叶韵。“燕燕”两句是提唱，“惟有”一句，以景拍合，但言池塘自碧，则花落春尽，不言自明。（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长亭怨慢

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桓大司马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予深爱之。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曾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桓大司马：即桓温。“昔年种柳”四句属北周庾信《枯树赋》，此误。）

◎十里五里，长亭短亭。（北周庾信《哀江南赋》）

◎“韦郎”四句：传说唐韦皋未仕时，寓江夏姜使君门馆，与侍婢玉箫有情，约为夫妇。韦皋归省，约七年会期，留玉指环为信物。韦逾期不至，玉箫绝食而卒。后玉箫转世，终为韦侍妾，其中指隐约隆起如玉环。事见唐范摅《云溪友议》。

◎并刀：并州剪刀，以锋利着称。

◆（“树若”二句）人言情，我言无情，立意壁绝。（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是处人家”四句。先言别时之景。“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

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借树以言别时之情。阅人既多，安得尚有情耶。一笑。此字借叶。“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别后。何记室诗：“网夕望高城，缈缈青云外。”“韦郎去也”四句。望其早归。韦皋与玉箫别，留玉指环，约七年再会，以其地在江夏，故用之，后遂沿为通用语。“算空有并刀”二句。总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时”字凑，“不会得”三字呆，“韦郎”二句，口气不雅；“只”字疑误，“只”字唤不起“难”字。白石人工熔炼特至，此一二笔容是率处。（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路已尽而复开出之，谓之转。如：“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清孙麟趾《词径》）

◆哀怨无端，无中生有，海枯石烂之情。缠绵沉着。（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长亭怨慢》云：“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白石诸词，惟此数语最沉痛迫烈。此外如“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又“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皆无此沉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姜白石《长亭怨慢》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王碧山云：“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尤远。”似觉轻俏可喜，细读之毫无理由。所以词贵清空，尤贵质实。（清陈锐《裦碧斋词话》）

◆此词颇有桓司马江潭之感。虽似怨别之辞，而实则乱愁无次，触绪纷来。凡怀人恋阙，抚今追昔，悉寓其中。首言春望景物，即紧接以“暮帆零乱”句发挥本意。望接天帆影，其中思妇离人，不知凡几，何忍入愁人之眼。惟亭树则冷漠无情，虽长年送目行人，而青青依旧，与李白之“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皆伤心人语。下阕言举目河山，高城阻绝，望远而兼有“浮云蔽日”之感。以

下叙离情，临歧片语，历久难忘，凝望早归而托言红萼，以雅逸之笔，致缠绵之思，犹《楚辞》之山间采秀，怅公子之忘归，深人无浅语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麦丈云：浑灏流转，夺胎稼轩。（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此首写旅况，情意亦厚。首句从别时别处写起。“远浦”两句，记水驿经历。“阅人”两句，因见长亭树而生感，用《枯树赋》语。“树若”两句，翻“天若有情天亦老”意，措语亦俊。换头，记山程经历，文字如奇峰突起，拔地千丈。乱山深处，最难忘玉环分付，“第一”两句正是分付之语，言情极真挚。末以离愁难消作收。下片一气直贯到底，仿佛苏、辛。（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此亦合肥惜别之词，序引《枯树赋》云云，故乱以他辞也。（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醉吟商小品

石湖老人谓予云："琵琶有四曲，今不传矣，曰濩索（一曰濩弦）梁州、转关绿腰、醉吟商湖渭州、历弦薄媚也。"予每念之。辛亥之夏，予谒杨廷秀丈于金陵邸中，遇琵琶工解作醉吟商湖渭州，因求得品弦法，译成此谱，实双声耳。

又正是春归，细柳暗黄千缕，暮鸦啼处。梦逐金鞍去。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

◎石湖老人：南宋诗人范成大，自号石湖山人。

◆此词作于别合肥之年，用琵琶曲调，又全首以柳起兴，疑亦怀人之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摸鱼儿

辛亥秋期，予寓合肥，小雨初霁，偃卧窗下，心事悠然。起于赵君猷露坐月饮，戏吟此曲，盖欲一洗钿合金钗之尘。他日野处见之，甚为予击节也。

向秋来、渐疏班扇，雨声时过金井。堂虚已放新凉入，湘竹最宜欹枕。闲记省，又还是、斜河旧约今再整。天风夜冷。自织锦人归，乘槎客去，此意有谁领。

空赢得，今古三星炯炯，银波相望千顷。柳州老矣犹儿戏，瓜果为伊三请。云路迥，漫说道、年年野鹊曾并影。无人与问。但浊酒相呼，疏帘自卷，微月照清饮。

◎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唐陈鸿《长恨歌传》。钿合金钗，传说中唐玄宗与杨贵妃定情的信物。）

◎野处：南宋洪迈，号野处，著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班婕妤《怨诗》）

◎舜死，二妃泪下，染竹即斑。妃死为湘水神，故曰湘妃竹。（晋张华《博物志》）

◎斜河旧约：牛郎织女七夕之约。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诗经·唐风·绸缪》）

◎柳州老矣：柳宗元曾作《乞巧》文，以记七夕之事。柳曾贬官柳州，世称柳柳州。

凄凉犯

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予客居阖户，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乃著此解。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予归行都，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使以哑觱栗角吹之，其韵极美。亦曰“瑞鹤仙影”。

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

追念西湖上，小舫携歌，晚花行乐。旧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红落。漫写羊裙，等新雁来时系著。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

◎行都：在首都之外另设的一个都城，以备必要时政府暂驻。此指杭州。

◎（羊）欣长隶书。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欣尝夏月着新绢裙昼寝，献之见之，书裙数幅而去。（《南史·羊欣传》）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敷行处（《凄凉犯》“追念西湖上”半阕）……不可不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绍兴庚辰，金人败盟犯庐州，王权败归。太师陈秉伯请下诏亲征，以叶义问督江淮军，寻败敌于采石。词中所谓：“似当时、

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盖隐寓其时战事也。（清郑文焯《校白石道人歌曲》）

◆词在合肥秋夕作。上阕汴洛回看，慨收京之无望；下阕临安南望，叹俊赏之难追。合肥本属江淮腹地，以其时南北分疆，其地遂为防秋边徼，故“边城”、“戍角”等句，宛如塞上也。度漠雄师，徒劳追念，则南朝之不振可知。下阕忆当日小舫清歌之乐，换客中西风画角之悲，情怀更劣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秋宵吟

古帘空，坠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渐漏水丁丁，箭壶催晓。引凉飔，动翠葆，露脚斜飞云表。因嗟念、似去国情怀，暮帆烟草。

带眼销磨，为近日愁多顿老。卫娘何在，宋玉归来，两地暗萦绕。摇落江枫早，嫩约无凭，幽梦又杳。但盈盈、泪洒单衣，今夕何夕恨未了！

◎漏、箭：古时计时器具。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唐李贺《李凭箜篌引》。露脚：露滴。）

◎卫娘：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后代指美貌女子。

◎宋玉：战国时楚人，辞赋家。其《九辩》首句为"悲哉秋之为气也"，故后人常以宋玉为悲秋悯志的代表人物。又传说其人才高貌美，遂亦为美男子的代称。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此词"卫娘"、"宋玉"句与前首《摸鱼儿》"织锦人归，乘槎客去"之语合。白石以绍熙二年（1191）夏间往金陵，秋间返合肥，时令亦合。据"卫娘"、"织锦"句，其时所眷者殆已离肥他去，故白石此年之后遂无合肥踪迹。此二词当同时作，兹连系于此。（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点绛唇

金谷人归，绿杨低扫吹笙道。数声啼鸟，也学相思调。

月落潮生，掇送刘郎老。淮南好，甚时重到？陌上生春草。

◎金谷：指晋石崇所筑的金谷园。泛指富贵人家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的豪华园林。

◎掇送：催逼，推送。

◎刘郎：相传永平年间，刘晨、阮肇至天台山采药迷路，遇二仙女，被邀至家中，半年始归。时已入晋，子孙已过七代。后复入天台山寻访，旧踪渺然。见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后用为游仙或男女幽会的典故。

◆绮语自白石出之，亦自闲雅具有仙笔。（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随郎滋味”四字，似不经心，而别有姿态。盖全以神味胜，不在字句之间寻痕迹也。（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陈思年谱定此首及《解连环》，为本年秋期后再自合肥东归时惜别之作。兹从之。（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解连环

玉鞭重倚，却沉吟未上，又索离思。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柳怯云松，更何必、十分梳洗。道“郎携羽扇，那日隔帘，半面曾记”。

西窗夜凉雨霁，叹幽欢未足，何事轻弃！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溪山，甚时重至？水驿灯昏，又见在、曲屏近底。念唯有、夜来皓月，照伊自睡。

◎拨春风：弹琵琶。

◎移筝、雁啼：弹古筝。

◎不用镜前空有泪，蔷薇花谢即归来。（唐杜牧《留赠》）

◆“玉鞍重倚”三句，冒起。“为大乔能拨春风”，以下倒叙。“柳怯云松”二句，固知浓抹不如淡妆。“叹幽欢未足”二句，与起处遥接。从合至离，他人必用铺排，当看其省笔处。“问后约、空指蔷薇”三句，深情无限，觉少游“此去何时见也”，浅率寡味矣。“又见在曲屏近底”，“近”字，花庵选本注曰平声，不知出处，义亦未详。（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意转而句自转，虚字皆揉入字内。一词之中，如具问答，抑之沉，扬之浮，玉轸渐调，朱弦应指，不能形容其妙。（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言情之词，必藉景色映托，乃具深宛流美之致。白石“问后约、空指蔷薇，叹如此溪山，甚时重至？”又“想文君望久，倚竹愁生罗袜。归来后、翠尊双饮，下了帘珠，玲珑闲看月。”似此造境，觉秦七、黄九尚有未到，何论馀子。（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写离别情事妙在起四字，已将题说完，却以“沉吟”二字起下，以为字为一篇总领，申明所以沉吟之故，用笔矫变莫测。“柳怯云松”四字精绝，左与言“滴粉搓酥”不足道也。（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词人好作精艳语。如左与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云松”，李易安之“绿肥红瘦”、“宠柳娇花”等类，造句虽工，然非大雅。（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此别合肥词，兹依陈谱编年。“大乔”、“小乔”句与《踏莎行》之“莺莺”、“燕燕”，《琵琶行》之“桃根”、“桃叶”合证，知是姊妹二人。（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玉梅令

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鬲河有圃曰范村，梅开雪落，竹院深静，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戏及之。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

公来领略，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剪雪作新诗，拚一日、绕花千转。

◎石湖：南宋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山人。

◆姜白石《玉梅令》下阕（词略），词中寓祝寿意，写来却见语妙意新，与俗手固自不同。（清李佳《左庵词话》）

暗香

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想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东阁宫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唐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邓林。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南朝何逊《咏早梅》）

◆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宋张炎《词源》）

◆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如东坡中秋《水调歌头》云（词从略），王荆公金陵怀古《桂枝香》云（词从略），姜白石《暗香》赋梅云（词从略）、《疏影》云（词从略）。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同上）

◆诗之赋梅，惟和靖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

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诚哉是言也。（同上）

◆庄氏“女弹梅花调，忽忽有暗香”，此中香气尽不少。（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沈伯时《乐府指迷》论填词咏物不宜说出题字，余谓此说虽是，然作哑迷亦可憎，须令在神情离即间乃佳。如姜夔《暗香》咏梅云：“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岂害其佳？（清王又华《古今词论》）

◆大率古人由词而制调，故命名多属本意。后人因调而填词，故赋寄率离原辞。曰填，曰寄，通用可知。宋人如《黄莺儿》之咏莺，《迎新春》之咏春（柳耆卿），《月下笛》之咏笛（周美成），《暗香》、《疏影》之咏梅（姜夔），《粉蝶儿》之咏蝶（毛滂），如此之类，其传者不胜屈指，然工拙之故，原不在是。（清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落笔得“旧时月色”四字，便欲使千古作者皆出其下。咏梅嫌纯是素色，故用“红萼”字，此谓之破色笔。又恐突然，故先出“翠尊”字配之。说来甚浅，然大家亦不外此。用意之妙，总使人不觉，则烹锻之工也。美成《花犯》云：“人正在、空江烟浪里。”尧章云：“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尧章思路，却是从美成出，而能与之埒，由于用字高，炼句密，泯其来踪去迹矣。（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二词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又如琪树玲珑，金芝布护。“旧时月色”二句，倒装起法。“何逊而今渐老”二句，陡转。“但怪得竹外疏花”二句，陡落。“叹寄与路遥”三句，一层。“红萼无言耿相忆”，又一层。“长记曾携手处”二句，转。“又片片吹尽也”二句，收。（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题白石湖咏梅，此为石湖作也；时石湖盖有隐遁之志，故作此二词以沮之。白石《石湖仙》云：“须信石湖仙，似鸱夷飘然引去。”末云：“闻好语，明年定在槐府。”此与同意。又曰：首章言己尝有用世之志，今老无能，但望之石湖也。（清张惠言《词选》）

◆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余俱据事直书，不过手意近辣耳。（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前半阕言盛时如此，衰时如此。后半阕想其盛时，感其衰时。（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朱希真之“引魂枝，消瘦一如无，但空里疏花数点”，姜石帚之“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一状梅之少，一状梅之多；皆神情超越，不可思议，写生独步也。（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白石笔致骚雅，非他人所及，最多佳作。石湖咏梅二词，尤为空前绝后，独有千古。……清虚婉约，用典亦复不涉呆相。风雅如此，老倩小红低唱，吹箫和之，洵无愧色。（清李佳《左庵诗话》）

◆石湖咏梅，是尧章独到处（评姜夔《疏影》、《暗香》咏

梅，首阕起句“旧时月色”）。一气旋折，作壮词须识此法。白石嘤求稼轩，脱胎耆卿，此中消息，愿与知音人参之。（清谭献《谭评词辨》）

◆《暗香》、《疏影》，石帚以坚洁自矜；《绿意》、《红情》，春水以清空流誉。洵足药粗豪之病，涤佚荡之疵，于是有《双白词》之刻。（清缪荃孙《宋元词四十家序》（《艺风堂文集》卷五））

◆词起于唐而盛于宋，宋作尤盛于宣、靖间，美成、伯可各自堂奥，俱号称作者。近世姜白石一洗而更之，《暗香》、《疏影》等作，当别家数也。大抵词以隽永委婉为上，组织涂泽次之，呼嗥叫啸抑末也。唯白石登高眺远，慨然感今悼往之趣，悠然托物寄兴之思，殆与古《西河》、《桂枝香》同风致，视青楼歌红扇曲万万矣。故余不敢望靖康家数，白石衣钵，或仿佛焉。（清柴望《凉州鼓吹自序》（《彊村丛书》））

◆二章脱尽恒蹊，永为千年绝调。（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若王子文之《西河》，曹西士之和作，陈经国之《沁园春》，方巨山之《满江红》、《水调歌头》，李秋田之《贺新凉》等类，慷慨发越，终病浅显。南宋词人，感时伤事，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或问比与兴之别。余曰：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祝英台近》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

之旨。如王碧山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若兴则难言之矣。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覆缠绵，都归忠厚。求之两宋，如东坡《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白石《暗香》、《疏影》……亦庶乎近之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词之诀曰情景交练……姜尧章“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景寄于情也。（清张德瀛《词徵》）

◆白石词，初看如花中没骨，无勾勒可寻，而蛛丝马迹，呼吸灵通，又时于深造得之。如《暗香》一阕云：“旧时月色……”上半以“旧时”、“而今”作开合耳，而夭折变化，能令读者揽挹不尽，是为笔妙，亦由此老胸次萧旷，故能作此导语。（清沈泽棠《忏庵词话》）

◆词人用红箫事，以姜白石侍儿小红善吹箫也。刘宾客《知窦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箫》诗云：“鸾声窈眇管参差，清韵初调众乐随。幽院妆成花下弄，高楼月好夜吹时。忽惊暮槿飘零尽，唯有朝云梦想期。闻道今年寒食日，东山旧路独行迟。”则是红箫之前，又有红笙矣。（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王国维《人间词话》）

◆此二词最有名，然语高品下，以其贪用典故也。（王闿运《湘绮楼词选》）

◆此二词（本词及《疏影》“苔枝缀玉”）最有名，然语高品下，以其贪用典故也。如此起法，即不是咏梅矣。（王闿运《湘绮楼选绝妙好词》）

◆案此二曲为千古词人咏梅绝调。以托喻遥深，自成馨逸；其《暗香》一解，凡三字句逗皆为夹协。梦窗墨守甚严，但近世知者盖寡，用特著之。（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咏物词，贵有寓意，方合比兴之义。寄托最宜含蓄，运典尤忌呆诠，须具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方合。……白石咏梅，《暗香》感旧，《疏影》吊北狩扈从诸妃嫔。大都双管齐下，手写此而目注彼，信为当行名作。此虽意别有在，然莫不抱定题目立言。用慢词咏物，起句便须擒题。过变更不可脱离题意，方不空泛，方能警切。（蔡嵩云《柯亭词论》）

◆此首咏梅，无句非梅，无意不深，而托喻君国，感怀今昔，尤极宛转回环之妙。起四句，写旧时豪情，一气流走，峭警无匹。月下吹笛，皆为烘托梅花而设。试想月下赏梅，梅边吹笛，何等境界，何等情致。“唤起”两句承上，因笛声而又唤起玉人来摘梅，其境更美。“何逊”两句，陡转入如今衰时景象，人老才尽，既无吹笛之兴，亦无咏梅之才，壮志消磨，感喟无穷。“但怪得”两句，再转，实写梅花之疏影暗香，意谓虽不欲咏梅，但花香入席，引人诗思，又不能自已。换头推开，言折梅寄远，用陆凯诗，但路遥雪深，欲寄无从，徒有惆怅之情。“翠尊”两句，承上申说相思之苦，因不得寄，故对翠尊红萼而伤心。白石此等郁勃情深之处，不减稼轩。谭复堂谓此两句，得《骚》、《辩》之意。宋于庭亦谓白石词，似杜陵之诗，洵属知言。“长记”两句，回忆当年梅之盛、人之乐，与篇首相应，造境既美，缀语亦精，此是缩笔。末句，又展开，言梅已尽，旧欢难寻，情极委婉。问“几时见得”，想见“白头吟望苦低垂”之情。章法自清真《六丑》得来。（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营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

◎天山路边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前后征人谁系马。（唐王建《塞上咏梅》）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唐杜甫《咏怀古迹》）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处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太平御览》引《杂五行书》）

◎（汉武帝）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汉武故事》）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唐李白《与史郎中饮听黄鹤楼上吹笛》）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如东坡《永遇乐》云：“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用张建封事。白石《疏

影》云："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又云："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用少陵事。皆用事不为事所使。（宋张炎《词源》）

◆诗之赋梅，惟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而已。世非无诗，不能与之齐驱耳。词之赋梅，惟姜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诚哉是言也。（同上）

◆启母化石，虞姬化草。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化而为梅，不亦宜乎？（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别有炉鞲熔铸之妙，不仅以隐括旧人诗句为能。"昭君不惯胡沙远"四句，能转法华，不为法华所转。宋人咏梅，例以弄玉、太真为比，不若以明妃拟之尤有情致也。胡澹庵诗，亦有"春风自识明妃面"之句。"还教一片随波去"二句，用笔如龙。（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此章更以二帝之愤发之，故有"昭君"之句。（清张惠言《词选》）

◆此词以"相逢"、"化作"、"莫似"六字作骨，"莫似"五句，言其不能挽留，听其自为盛衰。（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疏影》、《暗香》，姜白石为梅著语，因易之为红情、绿意，以荷花、荷叶咏之。（清冯金伯《词苑萃编》）

◆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余于近来诸

君子咏物之作，纵极绘声绘影之妙，多所不取，善乎保绪先生之言曰：“凡词后段，须拓开说去。”此可为咏物指南。（清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前阕之“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下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后阕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乃为北庭后宫言之，则《卫风·燕燕》之旨也。读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清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还教”二句，跌宕昭彰。（清谭献《谭评词辨》）

◆长调最难工，芜累与痴重同忌。衬字不可少，又忌浅熟。咏物至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时忆江南江北”亦费解。此词音节固佳，至其文则多有欠解处，白石极纯正娴雅，然此阕及《暗香》阕则尚有可议，盖白石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上阕已极精妙，此更运用故事设色渲染，而一往情深了无痕迹，既清虚又腴练，且是压偏千古。（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南宋词人，感时伤事，发为诗歌，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词当意馀于辞，不可辞馀于意。……白石“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用寿阳事，皆为玉田所称。盖辞简而馀意悠然不尽也。（沈祥龙《论词随笔》）

◆白石词仅数十首，而流传勿替，可见词贵精不贵多也。其《暗香》、《疏影》二首，尤脍炙人口。但用其调和韵者多，而宣

发其本意者少。张叔夏云："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疏影》曲前段用少陵诗，后段用寿阳公主事，此皆"用事不为事所使"。今寻绎《暗香》词意，乃发怀旧之思，而托诸美人香草。起笔"旧时月色"句已标明本旨，"何逊渐老"二句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之慨，通篇一往情深。"翠尊"、"红萼"四句在西湖千树幽香中与玉人携手，如见绿萼仙人，一笑嫣然，在残雪轻冰之外，词意清迥，不得以妮子语视之。况"寄与路遥"句与《疏影》曲"胡沙忆远"同意，则咏花而兼有人在也。《疏影》曲叔夏言其"用事不为事所使"，诚然。但其意不仅用明妃、寿阳事，殆以两宫北狩，有故主蒙尘之感，故云花片随波，胡沙忆远，寓霜寒玉鞭之慨。转头处即言深宫旧事，与《暗香》曲"旧时月色"相应。否则落花随水及"玉龙哀曲"句与寿阳何涉耶？白石之《小重山令》咏红梅云："九疑云杳断魂啼。相思血，都沁绿筠枝。"殆亦此意。二曲藉花写怨，一片神行，宜推绝唱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盖伤心二帝蒙尘，诸后妃相从北辕，沦落胡地，故以昭君托喻，发言哀断。考唐王建《塞上咏梅》诗曰："天山路边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昭君已没汉使回，前后征人谁絷马？"白石词意当本此。近世读者多以意疏解，或有嫌其举曲，似不于论者；殆不自知其浅矣。词中数语，从少陵咏明妃诗意隐括，出以清健之笔，如闻空中笙鹤，飘飘欲仙；觉草窗、碧山所作吊雪香亭梅诸词，皆人间语，视此如隔一层，宜当时转播吟口，为千古绝唱也。至下阕藉宋书寿阳公主故事，引申前意，寄情遥远，所谓怨深文绮，得风人温厚之旨已。（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何逊、昭君，皆属故事，但运气空灵，变化虚实，不同獭祭钝机耳。（周尔墉《周评〈绝妙好词〉》）

◆不能挽留，听其自为盛衰。（梁令娴《艺蘅馆词选》）

◆（姜夔）词长于音调的谐婉，但往往因音节而牺牲内容。有些词读起来很可听，而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如他的《暗香》、《疏影》二曲。……这两首词只是用了几个梅花的古典，毫无新意可取，《疏影》一首更劣下。（胡适《词选》）

◆此首咏梅，寄托亦深。起写梅花之貌，次写梅花之神；梅之美，梅之孤高，并于六句中写足。“昭君”两句，用王建咏梅诗意，抒寄怀二帝之情。“想佩环”两句，用杜诗意，拍到梅花，更见想望二帝之切，此玉田所谓“用事不为事所使”也。换头，用寿阳公主事，以喻昔时太平沉酣之状。“莫似”三句，申护花之情，即以申爱君之情。“还教”两句，言空劳爱护，终于随波飘流，但闻笛里梅花，吹出千里关山之怨来，又令人抱恨无限。“等恁时”两句，用崔橹诗，言幽香难觅，惟馀幻影在横幅之上，语更沉痛。篇中虽隶事，然运气空灵，笔墨飞舞。下篇虚字，如“犹记”、“莫似”、“早与”、“还教”、“又却怨”、“等恁时”、“已入”之类，皆能曲折传神。（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卷四

绍熙四年癸丑（1193）

水龙吟

黄庆长夜泛鉴湖，有怀归之曲，课予和之。

夜深客子移舟处，两两沙禽惊起。红衣入桨，青灯摇浪，微凉意思。把酒临风，不思归去，有如此水。况茂陵游倦，长干望久，芳心事，箫声里。

屈指归期尚未，鹊南飞、有人应喜。画阑桂子，留香小待，提携影底。我已情多，十年幽梦，略曾如此。甚谢郎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

◎红衣：指荷花。

◎茂陵：汉武帝刘彻的陵墓。为富豪聚集之地。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归，川路长兮不可越。（南朝谢庄《月赋》）

◆此乃和友人镜湖怀归之作。借杯酒自浇块垒，言愁欲愁，曲折写来，绝无平衍之笔。“鹊南飞”四句从对面着想，便饶有情致。（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玲珑四犯

越中岁暮，闻箫鼓感怀。

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江淹又吟《恨赋》。记当时、送君南浦。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

扬州柳垂官路，有轻盈换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教说与，春来要、寻花伴侣。

◎江淹：南朝梁文学家，有《恨赋》、《别赋》。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梁江淹《别赋》）

◎换马：指爱妾换马。据《异文实录》载，鲍生好骏马，一日相遇对饮，乃以女妓换骏马。后以之代指妓女。

◎因念个人痴小，乍窥门户。（宋周邦彦《瑞龙吟》词。窥户，指情遇之事。）

◆音调苍凉，白石诸阕惟此篇词最激，意亦最显，盖亦身世之感，有情不容已者。（清陈延焯《词则·大雅集》）

◆与清真之“斜阳冉冉春无极”，同一风格。（梁启超《饮冰室评词》）

绍熙五年甲寅（1194）

莺声绕红楼

甲寅春，平甫与予自越来吴，携家妓观梅于孤山之西村，命国工吹笛，妓皆以柳黄为衣。

十亩梅花作雪飞，冷香下、携手多时。两年不到断桥西，长笛为予吹。

人妒垂杨绿，春风为染作仙衣。垂杨却又妒腰肢。近前舞丝丝。

◎断桥，又名段家桥，万柳如云，望如裙带。（宋周密《武林旧事》。断桥在在杭州白堤上，为西湖名胜，因雪后桥似断而得名。）

角招

甲寅春，予与俞商卿燕游西湖，观梅于孤山之西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已而商卿归吴兴，予独来，则山横春烟，新柳被水，游人容与飞花中，怅然有怀，作此寄之。商卿善歌声，稍以儒雅缘饰。予每自度曲，吟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缥缈之思。今予离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

为春瘦，何堪更、绕西湖尽是垂柳。自看烟外岫。记得与君，湖上携手。君归未久。早乱落、香红千亩。一叶凌波缥缈，过三十六离宫，遣游人回首。

犹有，画船障袖。青楼倚扇，相映人争秀。翠翘光欲溜。爱著宫黄，而今时候。伤春似旧。荡一点、春心如酒。写入吴丝自奏。问谁识、曲中心，花前友。

◎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唐骆宾王《帝京篇》）

◎障风映袖，盈盈笑语。（宋周邦彦《瑞龙吟》）

◆庚戌之秋，沈子培提学以仿刻姜白石词见遗，其后题嘉泰壬辰。辰当为戌，以嘉泰无壬辰也。至词中误字，亦往往而有，如《角招》起句云：“为春瘦，何堪更，绕湖尽是垂柳。”按此调第三句本只六字，不知何时“湖”上多一“西”字，遂使旁注少一宫谱，此皆沿旧本之误。（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此调为重过西湖，梅花已落，怀人而作。独客伤春之际，花落人遥，旧欢回首，谁能遣此！前半首随笔写来，含思凄婉。转头六句皆追写伊人情态。至“春心如酒”句为题珠所在，旧欢则甘如独

蜀荔，新愁则酸若江梅，两味相荡，浑如中酒。后主所谓“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也。以“花前后”三字结束全篇，悲愉之境，前后迥殊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宁宗庆元二年丙辰（1196）

鹧鸪天

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西山玉隆宫，止宿而返，盖乙卯三月十四日也。是日即平甫初度，因买酒茅舍，并坐古枫下。古枫，旌阳在时物也。旌阳尝以草屦悬其上，土人谓屦为屩，因名曰挂屩枫。苍山四围，平野尽绿，鬲涧野花红白，照影可喜，使人采撷，以藤纠缠着枫上。少焉，月出，大于黄金盆，逸兴横生，遂成痛饮，午夜乃寝。明年，平甫初度，欲治舟往封禺松竹间。念此游之不可再也，歌以寿之。

曾共君侯历聘来，去年今日踏莓苔。旌阳宅里疏疏磬，挂屩枫前草草杯。

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移家径入蓝田县，急急船关打鼓催。

◎初度：生日。

◎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宋晏殊《诉衷情》）

◆宋人亦何尝不尚艳词，功业如范文正，文章如欧阳文忠，检其庥，艳词不少。盖曼衍绮靡，词之正宗，安能尽以铁板铜琶相律。惟其艳而淫而浇而俗而秽，则力绝之。……西山寿平父，交契最深，则有姜白石之《鹧鸪天》。（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阮郎归

为张平甫寿，是日同宿湖西定香寺。

红云低压碧玻璃。惺忪花上啼。静看楼角拂长枝，朝寒吹翠眉。

休涉笔，且裁诗，年年风絮时。绣衣夜半草符移，月中双桨归。

◎惺忪：鸟鸣声。

又

旌阳宫殿昔徘徊，一坛云叶垂。与君闲看壁间题，夜凉笙鹤期。

茅店酒，寿君时，老枫临路歧。年年强健得追随，名山游遍归。

◎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馀年后……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可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汉刘向《列仙传》）

齐天乐

丙辰岁，与张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亦得此。蟋蟀中都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三、二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庾郎：北周诗人庾信，作有《哀江南赋》、《伤心赋》、《愁赋》。

◎铜铺：门上铜质的衔环兽面。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唐温庭筠《更漏子》）

◎姜夔自注：“宣政间，有士大夫制《蟋蟀吟》。”

◆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量头如何起，尾如何结，方始选韵，而后述曲。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片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宋

张炎《词源》）

◆赋物如此，何忍删去，至如柳耆卿咏莺，康伯可闻雁，则不敢虚奉也。（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渡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周美成不能及者。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音律云。其咏蟋蟀《齐天乐》一词最胜，其词曰（词略）。其过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还记章台走马。雁碛沙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人日词云：“池面冰胶，墙头雪老，云意还又沉沉。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湘月》词云：“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从柳子厚“绿净不可唾”之语翻出。戏张平甫纳妾云：“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翠楼吟》云：“槛曲萦红，檐牙飞翠”，“酒祓清愁，花销英气”。《法曲献仙音》云：“过秋风未成归计，谁见冷枫红舞。”《玲珑四犯》云：“轻盈换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其腔皆自度者，传至今不得其调，难入管弦，只爱其句之奇丽耳。（明杨慎《词品》）

◆有收有纵，事必联情。（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词欲婉转而忌复，不独“不恨古人吾不见”与“我见青山多妩媚”，为岳亦斋所诮。即白石之工，如“露湿铜铺”与“候馆吟秋”，总是一法。（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张玉田谓咏物最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而以史梅溪之咏春雪、咏燕，姜白石之咏促织为绝唱。（清王士禛《花草蒙拾》）

◆稗史称韩干画马，人入其斋，见干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几于形神俱似矣；次则姜白石咏蟋蟀：“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又云：“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

续，相和砧杵。”数语刻划亦工。蟋蟀无可言，而言听蟋蟀者，正姚铉所谓“赋水不当仅言水，而言水之前后左右”也。然尚不如张功甫“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宝钗楼外秋深。……凉夜听孤吟。”……常观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姜白石，诗家名流，词尤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者。善吹箫，多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既成，乃按以律吕，无不协者。有咏蟋蟀《齐天乐》一阕最胜。（清王弈清《历代词话》）

◆咏物一派，高不能及。石帚此种亦最可法。分明都是泪。石帚促织云：“西窗又吹暗雨。”玉田春水云：“和云流出空山。”皆是过处争奇，用笔之妙，如出一手。（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真化工之笔也。“候馆吟秋”三句，音响一何悲。“笑篱落呼灯”二句，高绝。（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补凑处（《齐天乐》：“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不可不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咏物虽小题，然极难作，贵有不粘不脱之妙，此体南宋诸老尤擅长。姜白石云：“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数语刻画精巧，所谓空前绝后矣。（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张子野《庆春泽》“飞阁危桥相倚。人独立，东风满衣轻絮。”以絮字叶倚，用方音也。后姜尧章《齐天乐》，以此字叶絮字，亦此例。（清宋翔凤《乐府馀论》）

◆咏物词虽不作可也，别有寄托如东坡之咏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咏蟋蟀，斯最善矣。（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即谨严雅饬如白石，亦时有出入。若《齐天乐》（咏蟋蟀）阕末句可见，细校之不止一二数也。盖词人笔兴所至，不能不变化。（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时有举史梅溪《双双燕》咏燕、姜白石《齐天乐》赋蟋蟀，令作评语者，亦曰：“似花还似非花。”（清刘熙载《艺概·词概》）

◆此词精绝。一直说去，其中自有顿挫起伏，正如大江无风波涛自涌，前无古后无今。“篱落”二句平常意，一经点缀便觉神味渊永，其妙食人不可思议。（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齐天乐》一阕，全篇皆写怨情，独后一半云：“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用笔亦别有神味，难以言传。（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词有内抱外抱二法，内抱如姜尧章《齐天乐》“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是也。外抱如史梅溪《东风第一枝》“恐凤靴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是也。元代以后，鲜有通此理者。（清张德瀛《词徵》）

◆古人文字，难可吹求；尝谓杜诗“国初以来画马”句，何能着一“鞍”字，此等处绝不通也。词句尤甚，姜尧章《齐天乐》咏蟋蟀最为有名，然开口便说“庾郎愁赋”，捏造故典，“豳诗”四字太觉呆诠，至“铜铺”、“石井”、“候馆”、“离宫”，亦嫌重复。其《扬州慢》“纵豆蔻词工”三句，语意亦不贯。若张玉田之《南浦》咏春水一首，了不知其佳处，令人和者牛毛，何也。（清陈锐《袌碧斋词话》）

◆《负喧杂录》“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长安富人，镂象牙为笼以蓄之，以万金之资，付之一喙。”此叙好事者云云。可知其习尚至宋宣政间，殆有甚于唐之天宝时矣。功父《满庭芳》词咏促

织儿，清俊秀美，实擅词家能事，有观止之叹；白石别构一格，下阕托寄遥深。亦足千古已。（清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起笔振裘挈领，未闻蟋蟀，先已赋愁，则以下所咏，处处皆含愁意，一线贯注。若由蟋蟀起笔，便无意味，学词者可悟起句之一种笔也。咏正面仅“露湿”、“苔侵”三句，此后砧韵机声，皆人与物夹写。“候馆”三句局势开拓，寄情绵邈，与咏蝉之汉苑秦宫，同一意境。结笔灯影琴丝，仍由侧面着想，首尾无一滞笔。时人称其全章精粹，不留滞于物，洵然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全章皆精粹，所咏了然在目，且不留滞于物。（梁令娴《艺蘅馆词选》）

◆此首咏蟋蟀，寄托遥深。起言愁人不能更闻蟋蟀。观“先自”与“更闻”，正相呼应。而庾郎不过言愁人，并非谓庾郎曾有蟋蟀之吟也，其《霓裳中序第一》有云：“动庾信清愁似织”可证。陈伯弢讥庾郎《愁赋》无出典，未免深文罗织。言蟋蟀声如丝语，体会甚细。“露湿”三句，记闻声之处。“哀音似诉”比“私语”更深一层，起下思妇闻声之感。“曲曲”两句，承上言思妇之悲伤，而出之以且叹且问语气，文笔极疏俊委婉。换头，用“又”字承上，词意不断。夜凉闻声，已是感伤，何况又添暗雨伤更甚矣。仍用问语叙述，亦令人叹惋不置，此类虚处传神，白石最擅长。“候馆”三句，言闻声者之感伤，不独思妇，皆愁极不堪者，一闻蟋蟀皆愁，故更有无数伤心也。伯弢又谓“候馆”“离宫”与“铜铺”“石井”重复，不如“铜铺”“石井”乃自言听蟋蟀发声之处，“候馆”“离宫”乃他人听蟋蟀之所在。一是听蟋蟀在何处，一是何处听蟋蟀，用意各别，毫不重复。“豳诗”两句陡转，以无知儿女之欢笑，反衬出有心人之悲哀，意亦深厚。末言蟋蟀声谱人琴丝更苦，余意不尽。（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庆宫春

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后五年冬，复与俞商卿、张平甫、铦朴翁自封禺同载诣梁溪，道经吴松，山寒天迥，云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错杂渔火，朔吹凛凛，卮酒不能支。朴翁以衾自缠，犹相与行吟，因赋此阕，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予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于诗，所出奇诡，予亦强追逐之。此行既归，各得五十馀解。

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

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遏。酒醒波远，政凝想、明珰素袜。如今安在，唯有阑干，伴人一霎。

◎小阁帘栊频梦蝶，平湖烟水已盟鸥。（宋陆游《雨夜怀唐安》诗。盟鸥：谓与鸥鸟订盟同住水乡。喻退隐。）

◎采香径，在香山之傍小溪也。吴王种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采香。今自灵岩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泾。（宋范成大《吴郡志·古迹一》。采香径：在今江苏省苏州市西南灵岩山前。）

◆近世以笔墨为事者，无如姜尧章、赵子固二公，往余见姜尧章《庆宫春》词，爱其词翰丰茸，故备载之。（清陆友仁《砚北杂

志》）

◆元人沈伯时作《乐府指迷》，于清真词推许甚至。唯以“天便教人，霎时厮见何妨”、“梦魂凝想鸳侣”等句为不可学，则非真能知词者也。清真又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唯有天知。”“最苦梦魂、今宵不到伊行。”“拚今生、对花对酒，为伊泪落。”此等语愈朴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灵肺腑中流出，不妨说尽而愈无尽。南宋人词如姜白石云：“酒醒波远，正凝想、明珰素袜。”庶几近似。然已微嫌刷色。（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白石于冬夜偕友过吴江，卮酒御寒，相与赓和，乃赋此调。起笔即秀逸而工，承以“盟鸥”三句，着笔轻灵。此下回首前游，凄然凝望，山压眉低，此中当有人在。故下阕言旧地重过，已明珰人去，酒醒波远，倚阑之惆怅可知。白石曾在吴江垂虹亭谱一曲新词，付小红低唱，传为韵事。观“如今安在”句，当是小红去后之作，虽无词序言明，以重过垂虹相证，或非虚造之谈也。白石赋此词，几经涂稿而成。知吟安一字之难，以横溢之天才，而审慎如是，学词者未可以轻心掉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此首夜泛垂虹作，写境极空阔，写情亦放旷。初点明天空阔、日暮天寒之境，次写盟鸥呼我之情，翩翩欲下。又过木末，写鸥飞最生动，而呼我之情尤觉亲切有味。“那回”两句，回忆昔年雪夜泛湖情景，宛然在目。“伤心”两句，折入现景，点明山况。换头，因荡舟山川之间，又起怀古之思。“采香”三句，极写乐极万里歌。“垂虹”三句，写孤舟远引，胸次浩然，逸兴遄飞，有悠然物外，浑忘尘世之高致，诚玉田所谓“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也。“酒醒”两句，复写乐极而饮，并酒醒后怀古之情。“如今安在”四字提唱，与《点绛唇》之“今何许”三字作法相同。“惟有”两句应上句，倍觉前尘如梦，只馀一片苍茫，令人叹息。王静安论词，辄标举境界之首。而诋白石，然若此首境界幽绝，又曷可轻诋。且白石所

作，类皆情景交融，独臻神秀，又非一二写境之语，足以尽其词之美也。（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江梅引

丙辰之冬，予留梁溪，将诣淮而不得，因梦思以述志。

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

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

◎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宋张先《生查子》。无雁飞，无人弹奏，雁柱不动。雁柱，筝上整齐排列的弦柱。）

◎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宋晏幾道《思远人》）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汉淮南小山《招隐士》）

◆此忆合肥人作，白石绍熙二年辛亥（1191）别合肥，至此五年矣。《诗集》（下）送范仲讷往合肥第三首云："小帘灯火屡题诗，回首青山失后期。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可与此互参。（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鬲溪梅令

丙辰冬，自无锡归，作此寓意。

好花不与殢香人，浪粼粼。又恐春风归去绿成阴，玉钿何处寻？

木兰双桨梦中云，水横陈。漫向孤山山下觅盈盈，翠禽啼一春。

◎殢香人：沉湎于花香的人。

◎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唐杜牧《叹花》）

◆毛大可称词本无韵，是也。偶检唐、宋人词，如杜安世《贺圣朝》用计霁媚寘待贿爱队。姜夔《鬲溪梅令》用人邻真阴寻侵云文盈庚。……凡此皆用当时乡谈里语，又何韵之有。（清焦循《雕菰楼词话》）

◆节短音长，酝酿可喜。（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此词原有题云：“自无锡归，作此寓意。”实则忆西湖看梅往事，观词中“双桨”、“孤山”等句可见，与《角招》词之忆孤山梅花，同一感怀。此言玉钿难觅，即《角招》词翠翘罗袖之感。结句不着边际，含情无限，如赵师雄之罗浮梦醒，但闻翠羽飞鸣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浣溪沙

丙辰腊，与俞商卿、銛朴翁同寓新安溪庄舍，得腊花韵甚，赋二首。

花里春风未觉时，美人呵蕊缀横枝。隔帘飞过蜜蜂儿。

书寄岭头封不到，影浮杯面误人吹。寂寥惟有夜寒知。

◎陆凯与范晔友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何所有，聊赠一枝春。"（《太平御览》引盛弘之《荆州记》。岭头，大庾岭，多梅树，又称梅岭。）

又

翦翦寒花小更垂，阿琼愁里弄妆迟。东风烧烛夜深归。

落蕊半黏钗上燕，露黄斜映鬓边犀。老夫无味已多时。

◎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唐温庭筠《菩萨蛮》）

又

丙辰岁不尽五日，吴松作。

雁怯重云不肯啼，画船愁过石塘西，打头风浪恶禁持。

春浦渐生迎棹绿，小梅应长亚门枝，一年灯火要人归。

◎岁不尽五日：除夕前五日。
◎禁持：摆布。

卷五

庆元三年丁巳（1197）

鹧鸪天丁巳元日

柏绿椒红事事新，鬲篱灯影贺年人。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郁垒神荼：二神名。传说善治恶鬼，故旧时民间奉为门神。

◆“三茅钟”，《咸淳临安志·行在所录》：“宁寿观在七宝山，本三茅堂。绍兴中赐古器玩三种……其二唐钟……禁中每听钟声以为寝兴食息之节。”“柏绿椒红”皆元日故事。《玉烛宝典》：“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庭前爆竹，进椒柏酒。”“诗鬓无端”句，“无端”言其容易又一年春到也。以上皆叙元日事。换头乃写元日人情。曰“慵”，曰“缓”，曰“闲”，写出老人逢令节情态如此。歇拍二句换写儿童过元日之事，皆老人眼中所见者，闲闲说来，自有风味。“郁垒神荼”，二神名，相传能缚鬼，见《风俗通》。后人元日书二神名于门，以御凶物。“郁垒”二字笔画甚繁，故儿童写不真也。（刘永济《微睇堂说词》）

又正月十一日观灯

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

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

◎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五陵少年，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宋吴自牧《梦粱录》）

◎呵殿：前呼后拥。

◆“笼纱未出马先嘶”，七字写出华贵气象，却淡隽不涉俗。（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白石词：“少年情事老来悲”，宋朱服句“而今乐事他年泪”，二语合参，可悟一意化两之法。宋周端臣《木兰花慢》云：“料今朝别后，他时有梦，应梦今朝”，与“而今”句同意。（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冯士美《江城子》换头云：“清歌皓齿艳明眸。锦缠头。若为酬。门外三更，灯影立骅骝。”“门外”句与姜石帚“笼纱未出马先嘶”意境略同。（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又元夕不出

忆昨天街预赏时，柳悭梅小未教知。而今正是欢游夕，却怕春寒自掩扉。

帘寂寂，月低低，旧情惟有绛都词。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

◎元夕：元宵节，在农历正月十五。

◎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唐王建《宫词》。天街，京城的街道。）

◎芙蕖红绿亦参差，睡起烧香强赋诗。（宋陆游《灯夕有感》）

◆《鹧鸪天》最多佳辞，《草堂》所载，无一不善者。……姜白石《元夕不出》“芙蓉影暗三更后，卧听邻娃笑语归”，駸駸有诗人之致，选不之及，何也。（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预赏”，陈思《白石词疏》引《武林旧事》：“元夕禁中自去岁九月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绛都词”，夏承焘《笺校》引《草堂诗馀》丁仙现《绛都春》词“融合又报”一首咏汴都灯夕为证。按白石此语，或系记昔日曾作此调，写元夕观灯事，未必定指丁作。“芙蓉”，花灯也。以上三词，反复吟咏，如见此老当日情态，盖由其情真景实，不假雕琢，自能动人。（刘永济《微睇堂说词》）

又元夕有所梦

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

春未绿，鬓先丝，人间别久不成悲。谁教岁岁红莲夜，两处沉吟各自知。

◎元夕：元宵节，在农历正月十五。

◎相思树：相传为战国宋康王的舍人韩凭和他的妻子何氏所化生。据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载，宋康王舍人韩凭妻何氏貌美，康王夺之，并囚凭。凭自杀，何投台而死，遗书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两坟相望。不久，二冢之端各生大梓木，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常栖树上，交颈悲鸣。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后因以象征忠贞不渝的爱情。

◎纤手染香罗，剪红莲满城开遍。（宋欧阳修《蓦山溪》。红莲：莲花灯。）

◆案所梦即《淡黄柳》之“小桥宅”中人也。（陈思《白石道人年谱》）

◆红莲谓灯，此可与丁未元日金陵江上感梦之作参看。（郑文焯《郑校白石道人歌曲》）

◆此首元夕感梦之作。起句沉痛，谓水无期，犹恨无尽期。“当初”一句，因恨而悔，悔当初错种相思，致今日有此恨也。“梦中”两句，写缠绵颠倒之情，既经相思，遂不能忘，以致入梦，而梦中隐约模糊，又不如丹青所见之真。“暗里”一句，谓即此隐约模糊之梦，亦不能久做，偏被山鸟惊醒。换头，伤羁旅之

久。“别久不成悲”一语，尤道出人在天涯况味。“谁教”两句，点明元夕，兼写两面，以峭劲之笔，写缱绻之深情，一种无可奈何之苦，令读者难以为情。（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白石怀人各词，此首记时地最显。时白石四十馀岁，距合肥初遇，已二十馀年矣。（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又十六夜出

辇路珠帘两行垂，千枝银烛舞僛僛。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欢正好，夜何其，明朝春过小桃枝。鼓声渐远游人散，惆怅归来有月知。

◎辇路：天子车驾所经的道路。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僛僛：醉舞欹斜的样子，后用以形容轻盈摇曳状。）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宋黄庭坚《广陵早春》）

◎夜如何其？夜未央。（《诗经·小雅·庭燎》）

月下笛

与客携壶，梅花过了，夜来风雨。幽禽自语。啄香心，度墙去。春衣都是柔荑剪，尚沾惹、残茸半缕。怅玉钿似扫，朱门深闭，再见无路。

凝伫。曾游处。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扬州梦觉，彩云飞过何许？多情须倩梁间燕，问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误了人、年少自恁虚度。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诗经·卫风·硕人》。柔荑，柔软而白的茅草嫩芽，喻指女子柔嫩的手。）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唐王维《少年行》）

◎频学唤人缘性慧，偏能识主为情通。（唐刘禹锡《咏鹦鹉》）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李白《宫中行乐词》。彩云，喻美人。）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卧厅中。及醒，见古屏上妇人等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其中双鬟者问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见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势如规焉。士人惊惧，因叱之。忽然上屏，亦无其他。（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此亦追念合肥人词。陈谱定为此年作，谓“上年秋，范仲讷往合肥，会烦寄声，是年冬留梁溪，将诣淮而不得，因梦述志，作《江梅引》，本年元夕又有所梦，作《鹧鸪天》；玩此词‘尚惹残

红’、‘再见无路’、‘扬州梦觉’、‘问吟袖弓腰在否’诸句，一往情深，前后辉映。”兹依其说，附系于此。（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喜迁莺慢功父新第落成

玉珂朱组，又占了道人，林下真趣。窗户新成，青红犹润，双燕为君胥宇。秦淮贵人宅第，问谁记六朝歌舞。总付与，在柳桥花馆，玲珑深处。

居士，闲记取。高卧未成，且种松千树。觅句堂深，写经窗静，他日任听风雨。列仙更教谁做，一院双成俦侣。世间住，且休将鸡犬，云中飞去。

◎玉珂：马络头上的装饰物，多为玉制。

◎朱组：红色丝带。古代达官贵人用以系冠、佩玉、佩印之用，亦借指高官。

◎胥宇：看守房屋。

◎双成：董双成，神话中西王母侍女名。

◎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晋书·陶潜传》）

◎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汉王充《论衡·道虚》）

宁宗嘉泰元年辛酉（1201）

徵招

越中山水幽远，予数上下西兴、钱清间，襟抱清旷。越人善为舟，卷篷方底，舟师行歌，徐徐曳之，如偃卧榻上，无动摇突兀势，以故得尽情骋望。予欲家焉而未得，作《徵招》以寄兴。《徵招》、《角招》者，政和间大晟府尝制数十曲，音节驳矣。予尝考唐田畸《声律要诀》云“徵与二变之调，成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调曲也。徵为去母调，如黄钟之徵，以黄钟为母，不用黄钟乃谐，故随唐旧谱不用母声。琴家无媒调、商调之类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其说详于予所作《琴书》。然黄钟以林钟为徵，住声于林钟，若不用黄钟声，便自成林钟宫矣。故大晟府徵调兼母声，一句似黄钟均，一句似林钟均，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讥。予尝使人吹而听之，寄君声于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浊者下而遗，万宝常所谓“宫离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寻唐谱并琴弦法而得其意：黄钟徵虽不用母声，亦不可多用变徵蕤宾、变宫应钟声；若不用黄钟而用蕤宾、应钟，即是林钟宫矣；馀十一均徵调仿此，其法可谓善矣。然无清声，只可施之琴瑟，难入燕乐；故燕乐阙徵调，不必补可也。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徵调，故足成之；虽兼用母声，较大晟曲为无病矣。此曲依晋史，名曰黄钟下徵调，《角招》曰黄钟清角调。

潮回却过西陵浦，扁舟仅容居士。去得几何时，黍离离如此。客途今倦矣，漫赢得一襟诗思。记忆江南，落帆沙际，此行还是。

迤逦、剡中山，重相见、依依故人情味。似怨不来游，拥愁鬟十二。一丘聊复尔，也孤负幼舆高志。水葓晚，漠漠摇烟，奈未成归计。

◎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礼记·乐记》。君声：五音中的宫声。）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经·王风·黍离》。黍离：此指破败荒凉之景。）

◎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宋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十二鬟：形容山形起伏婀娜，如女子发髻。）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品藻》。一丘一壑：比喻退隐在野，放情山水。）

◆（凌）次仲《湘月词序》：宜兴万氏专以四声论词，泸州先著以为宋词宫调失传，决非四声所可尽。按白石集《满江红》云：“末句‘无心扑’，歌者以‘心’字融人去声方谐。”《徵招》云：‘正宫《齐天乐》前两拍是徵调。’今考《徵招》起二句与《齐天乐》平仄相符合。然则，宋词原未尝不以四声定宫调，而万氏之说，初不与古戾也。”先著《词洁》，意在诋剥万氏，通融取便。其论在《湘月》之后，故次仲赋《湘月》词及之。（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曲中自古少徵调。大晟府尝制《徵招》，而音节近驳。白石乃自制此曲，虽兼用母声，较大晟府无病。因忆越中水乡风景，赋此寄兴，音谐而辞婉。“依依故人”三句尤摇曳生姿。（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嘉泰二年壬戌（1202）

蓦山溪题钱氏溪月

与鸥为客，绿野留吟屐。两行柳垂阴，是当日、仙翁手植。一亭寂寞，烟外带愁横。荷苒苒，展凉云，横卧虹千尺。

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万绿正迷人，更愁入山阳夜笛。百年心事，惟有玉阑知。吟未了，放船回，月下空相忆。

◎吟屐：吟诗者的脚步声。

◎才因老尽：南朝梁江淹，少有文名，世称江郎。晚年诗文无佳句，时人谓之才尽。后来常用“江郎才尽”比喻才思衰退。

◎山阳夜笛：晋向秀经山阳旧居，听到邻人吹笛，不禁追念亡友嵇康、吕安，因作《思旧赋》。后因以“山阳笛”为怀念故友之典。

◆高朗（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嘉泰三年癸亥（1203）

汉宫春次韵稼轩

云曰归欤，纵垂天曳曳，终反衡庐。扬州十年一梦，俯仰差殊。秦碑越殿，悔旧游、作计全疏。分付与、高怀老尹，管弦丝竹宁无。

知公爱山入剡，若南寻李白，问讯何如。年年雁飞波上，愁亦关予。临皋领客，向月边、携酒携鲈。今但借、秋风一榻，公歌我亦能书。

◎稼轩：北宋词人辛弃疾，号稼轩。下“老尹”亦指辛弃疾。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宋苏轼《后赤壁赋》）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清刘熙载《艺概·词概》）

◆此和辛弃疾《会稽秋风亭观雨》韵。弃疾以此年六月十一日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十二月召赴行在。……此及下首《蓬莱阁》词当皆本年作，丘崇和此词题“癸亥中秋前二日”，可证。（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又次韵稼轩蓬莱阁

一顾倾吴，苎萝人不见，烟杳重湖。当时事如对弈，此亦天乎。大夫仙去，笑人间、千古须臾。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

秦山对楼自绿，怕越王故垒，时下樵苏。只今倚阑一笑，然则非欤。小丛解唱，倩松风、为我吹竽。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李延年）

◎据汉赵晔《吴越春秋》载，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献苎萝美女西施于吴王夫差，吴王耽于美色享乐。吴国终被越国所灭，范蠡功成身退，携西施泛舟五湖。

◎大夫：指越过大夫文种，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文种不听范蠡劝告，终被勾践所杀。

◎崔元范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讷尚书饯于鉴湖，命盛小丛歌，坐客各赋诗送之。有云：“为公唱作西河调，日暮偏伤去住人。”（宋王灼《碧鸡漫志》）

◎眇眇：辽远，高远。

◆白石学清真，心摹手追，犹觉挽强命中而未能穿札。和辛稼轩二首，则工力相等。宜杜少陵评诗谓材力未能跨越，有“鲸鱼”、“翡翠”之喻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

花中惯识，压架玲珑雪。乍见缃蕤间琅叶。恨春风将了，染额人归，留得个、袅袅垂香带月。

鹅儿真似酒，我爱幽芳，还比酴醾又娇绝。自种古松根，待看黄龙，乱飞上、苍髯五鬣。更老仙添与笔端春，敢唤起桃花，问谁优劣。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唐杜甫《舟前小鹅儿》诗。鹅黄，酒名，此指黄木香。）

◆词无甲子。辛弃疾此年正月入京。陈疏引《群芳谱》，黄木香开于四月，词当是此年夏间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嘉泰四年甲子（1204）

念奴娇毁舍后作

昔游未远，记湘皋闻瑟，沣浦捐褋。因觅孤山林处士，来踏梅根残雪。獠女供花，伧儿行酒，卧看青门辙。一丘吾老，可怜情事空切。

曾见海作桑田，仙人云表，笑汝真痴绝。说与依依王谢燕，应有凉风时节。越只青山，吴惟芳草，万古皆沉灭。绕枝三匝，白头歌尽明月。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战国屈原《远游》）

◎林处士：北宋诗人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梅妻鹤子”。

◎獠女：貌丑的婢女。

◎伧儿：粗鄙的童仆。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官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

◎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东汉曹操《短歌行》）

宁宗开禧元年乙丑（1205）

永遇乐次稼轩北固楼词韵

云鬲迷楼，苔封很石，人向何处。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使君心在，苍厓绿嶂，苦被北门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饮，大旗尽绣熊虎。

前身诸葛，来游此地，数语便酬三顾。楼外冥冥，江皋隐隐，认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问当时、依依种柳，至今在否？

◎稼轩：北宋词人辛弃疾，号稼轩。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

◎很石：在江苏省镇江市北固山甘露寺前。状如伏羊。相传刘备（一说诸葛亮）曾坐其上，与孙权共论曹操。

◎京口酒可饮，兵可用。（《晋书·郄超传》载桓温语）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表》。后以“三顾草芦”比喻对贤才的诚心邀请。）

◎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此和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弃疾前一年正月自绍兴入见，建议伐金，旋即差知镇江府，预为恢复之图。故此词比为诸葛、桓温。（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开禧二年丙寅（1206）

虞美人

括苍烟雨楼，石湖居士所造也。风景似越之蓬莱阁，而山势环绕、峰岭高秀过之。观居士题颜，且歌其所作《虞美人》，夔亦作一解。

阑干表立苍龙背，三面巉天翠。东游才上小蓬莱，不见此楼烟雨未应回。

而今指点来时路，却是冥濛处。老仙鹤驭几时归，未必山川城郭是耶非。

◎石湖居士：北宋诗人范成大，号石湖居士，任职括苍（在今浙江丽水东南）时修建烟雨楼。后“老仙”即指范成大。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遂高上冲天。（《搜神后记》）

水调歌头富览亭永嘉作

日落爱山紫，沙涨省潮回。平生梦犹不到，一叶眇西来。欲讯桑田成海，人世了无知者，鱼鸟两相推。天外玉笙杳，子晋只空台。

倚阑干，二三子，总仙才。尔歌《远游》章句，云气入吾杯。不问王郎五马，颇忆谢生双屐，处处长青苔。东望赤城近，吾兴亦悠哉。

◎一叶：一叶小舟。

◎眇：辽远。

◎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晋葛洪《神仙传·王远》）

◎子晋：王子乔的字。神话人物。相传为周灵王太子，喜吹笙作凤凰鸣，被浮丘公引往嵩山修炼，后升仙。据传，永嘉有吹笙台。

◎王郎五马：东晋王羲之的五马坊，误传王羲之曾守永嘉，筑五马坊。

◎谢生双屐：南朝宋诗人谢灵运，曾任永嘉太守，好游山水，常着木屐登山。

◆词无甲子，当在游处州之后。词云"一叶眇西来"，盖自处州泛瓯江至永嘉。（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开禧三年丁卯（1207）

卜算子

吏部梅花八咏，夔次韵。

江左咏梅人，梦绕青青路。因向凌风台下看，心事还将与。

忆别庾郎时，又过林逋处。万古西湖寂寞春，惆怅谁能赋。

◎庾郎：南朝梁文学家庾信，梁亡后，羁留北方，念念不忘故乡。作有《哀江南赋》、《伤心赋》、《愁赋》。

◎林逋：北宋诗人，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梅妻鹤子”。有《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又

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

又见水沉亭，举目悲风景。花下铺毡把一杯，缓饮春风影。

◎姜夔自注："西泠桥在孤山之西，水沉亭在孤山之北，亭废。"

又

藓干石斜妨，玉蕊松低覆。日暮冥冥一见来，略比年时瘦。

凉观酒初醒，竹阁吟才就。犹恨幽香作许悭，小迟春心透。

◎姜夔自注：“凉观在孤山之麓，南北梅最奇。竹阁在凉观西，今废。”

◎藓干：指梅。

◎许悭：如此吝啬。

又

家在马城西，今赋梅屏雪。梅雪相兼不见花，月影玲珑彻。

前度带愁看，一饷和愁折。若使逋仙及见之，定自成愁绝。

◎姜夔自注：“马城在都城西北，梅屏甚见珍爱。”

◎逋仙：北宋诗人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梅妻鹤子”。

又

摘蕊暝禽飞，倚树悬冰落。下竺桥边浅立时，香已漂流却。

空径晚烟平，古寺春寒恶。老子寻花第一番，常恐吴儿觉。

◎姜夔自注：“下竺寺前磵石上风景最妙。”

又

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惆怅西村一坞春，开遍无人赏。

细草藉金舆，岁岁长吟想。枝上幺禽一两声，犹似宫娥唱。

◎姜夔自注：“绿萼、横枝，皆梅别种，凡二十许名。西村在孤山后，梅皆阜陵时所种。”

又

象笔带香题，龙笛吟春咽。杨柳娇痴未觉愁，花管人离别。

路出古昌源，石瘦冰霜洁。折得青须碧藓花，持向人间说。

◎姜夔自注：“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

又

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风细。云绿峨峨玉万枝，别有仙风味。

长信昨来看，忆共东皇醉。此树婆娑一惘然，苔藓生春意。

◎姜夔自注："聚景官梅，皆植之高松之下，芘荫岁久，萼尽绿。夔昨岁观梅于彼，所闻于园官者如此，未章及之。"

◎长信：汉代宫名。这里指代御苑，即聚景园。

◎东皇：司春之神。

卷六

好事近赋茉莉

凉夜摘花钿，苒苒动摇云绿。金络一团香露，正纱厨人独。

朝来碧缕放长穿，钗头罥层玉。记得如今时候，正荔枝初熟。

◎花钿：用金翠珠宝制成的花形首饰。
◎金络：金饰的马笼头。
◎罥：悬挂。
◎层玉：指层层叠叠的茉莉花。

虞美人赋牡丹

西园曾为梅花醉，叶剪春云细。玉笙凉夜隔帘吹。卧看花梢摇动一枝枝。

娉娉袅袅教谁惜，空压纱巾侧。沉香亭北又青苔。唯有当时蝴蝶自飞来。

◆此忆南岳旧游之作。《诗集》（上）《昔游》诗“昔游衡山上”亦云：“下窥半厓花，杯盂琢红玉。”（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又

摩挲紫盖峰头石，下瞰苍厓立。玉盘摇动半厓花。花树扶疏一半白云遮。

盈盈相望无由摘，惆怅归来屐。而今仙迹杳难寻，那日青楼曾见似花人。

◎扶疏：枝叶繁茂分披的样子。

忆王孙鄱阳彭氏小楼作

冷红叶叶下塘秋，长与行云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两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

◎冷红：指枫叶。

◎绸缪：情意殷切，也形容缠绵不解的男女恋情。

少年游戏平甫

双螺未合，双蛾先敛，家在碧云西。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

扁舟载了，匆匆归去，今夜泊前溪。杨柳津头，梨花墙外，心事两人知。

◎双螺：女子发髻。

◎双蛾：女子双眉。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梁江淹《休上人怨别诗》）

◎桃叶：晋王献之爱妾名。相传王献之曾在金陵秦淮河渡口送别桃叶。

◆此戏张鉴纳妾，鉴有别墅在武康。（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诉衷情端午宿合路

石榴一树浸溪红，零落小桥东。五日凄凉心事，山雨打船篷。

谙世味，楚人弓，莫忡忡。白头行客，不采蘋花，孤负熏风。

◎香芦结黍趁天中，五日凄凉，今古与谁同？（宋万俟咏《南歌子》）

◎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之，人得之。’何必楚也。”（汉刘向《说苑·至公》）

◎熏风：和暖的风，指初夏时的东南风。

◎孤负：辜负。

念奴娇谢人惠竹榻

楚山修竹，自娟娟不受人间袢暑。我醉欲眠伊伴我，一枕凉生如许。象齿为材，花藤作面，终是无真趣。梅风吹溽，此君直恁清苦。

须信下榻殷勤，翛然成梦，梦与秋相遇。翠袖佳人来共看，漠漠风烟千亩。蕉叶窗纱，荷花池馆，别有留人处。此时归去，为君听尽秋雨。

◎袢暑：溽暑，炎暑。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唐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

法曲献仙音

张彦功宫舍在铁冶岭上，即昔之教坊使宅。高斋下瞰湖山，光景奇绝。予数过之，为赋此。

虚阁笼寒，小帘通月，暮色偏怜高处。树鬲离宫，水平驰道，湖山尽入尊俎。奈楚客，淹留久，砧声带愁去。

屡回顾，过秋风未成归计。谁念我、重见冷枫红舞。唤起淡妆人，问逋仙今在何许。象笔鸾笺，甚而今、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边烟雨。

◎尊俎：古代盛酒肉的器皿，常用为宴席的代称。

◎关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唐李颀《送魏万之京》）

◎淡妆人：指梅花。

◎逋仙：北宋诗人林逋，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无妻无子，种梅养鹤以自娱，人称“梅妻鹤子”。

◆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寒酸处（评《法曲献仙音》“象笔鸾笺，甚而今、不道秀句”）……不可不知。（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词中属对，亦有求工者。如田不伐“小雨分山，断云笼月”……白石“虚阁笼寒，小帘通月”……皆经锻炼而出，然亦不可十分吃力。（清李佳《左庵词话》）

◆白石词有以一二虚字唱叹，韵味俱出者，虽慧，最上乘亦是灵境。谝中如“奈”字、“淹”字及“谁念我”、“甚而今”、“怕平生”等字俱极有意思，他可类推。（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侧犯咏芍药

恨春易去，甚春却向扬州住。微雨，正茧栗梢头弄诗句。红桥二十四，总是行云处。无语，渐半脱宫衣笑相顾。

金壶细叶，千朵围歌舞。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俎。后日西园，绿阴无数。寂寞刘郎，自修花谱。

◎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鬓成丝。（宋黄庭坚《广陵早春》）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小重山令

赵郎中谒告迎侍太夫人，将来都下。予喜为作此曲。

寒食飞红满帝城，慈乌相对立，柳青青。玉阶端笏细陈情，天恩许，春尽可还京。

鹊报倚门人，安舆扶上了，更亲擎。看花携乐缓行程。争迎处，堂下拜公卿。

◎寒食：节日名，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禁火冷食，以悼念春秋时晋国介之推。

◎慈乌：乌鸦的一种。相传此鸟能反哺其母，故称。

◎笏：古代臣朝见君时所执的手板，用于记事备忘。

◎安舆：安车。多用于迎养亲老。

蓦山溪咏柳

青青官柳，飞过双双燕。楼上对春寒，卷珠帘瞥然一见。如今春去，香絮乱因风，沾径草，惹墙花，一一教谁管。

阳关去也，方表人肠断。几度拂行轩，念衣冠尊前易散。翠眉织锦，红叶浪题诗，烟渡口，水亭边，长是心先乱。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行轩：古时指高贵者所乘的车。亦借称贵客。

◎红叶题诗：据唐范摅《云溪友议》载，宣宗时，舍人卢渥偶临御沟，得一红叶，上题绝句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归藏于箱。后来宫中放出宫女择配，不意归卢者竟是题叶之人。唐代多红叶题诗、结成良缘的故事。

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

我与先生，夙期已久，人间无此。不学杨郎，南山种豆，十一征微利。云霄直上，诸公衮衮，乃作道边苦李。五千言、老来受用，肯教造物儿戏。

东冈记得，同来胥宇，岁月几何难计。柳老悲桓，松高对阮。未办为邻地。长干白下，青楼朱阁，往往梦中槐蚁。却不如、窪尊放满，老夫未醉。

◎夙期：旧谊。

◎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唐杜甫《醉时歌》。诸公衮衮：形容官员众多。）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

◎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胥宇：察看可筑房屋的地基和方向。犹相宅。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

◎瞻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三国魏阮籍《咏怀诗》）

◎梦中槐蚁：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载，淳于棼饮酒古槐树下，醉后入梦，见一城楼题大槐安国。槐安国王招其为驸马，任南柯太守三十年，享尽富贵荣华。醒后见槐下有一大蚁穴，南枝又有一小穴，即梦中的槐安国和南柯郡。后因用"槐蚁"比喻人生如梦，

富贵得失无常，亦作“槐安梦”、“槐梦”。

◎窪尊：亦作窪樽。唐开元中李適之登岘山，见山上有石窦如酒尊，可注斗酒，因建亭其上，名曰“窪樽”。后因称形状凹陷、可以盛酒的山石为“窪樽”。亦借指深杯。

总评

张鉴《姜夔传论》（阮元《诂经精舍文集》卷五）　自制氏去而古义亡，四始衰而雅音溺。乐胜则流，诗降为曲。虽燥湿所惑，生民大情；而政府相推，品物恒性。文辞繁诡，则靡而非典；才情异区，斯丽而有则。有唐中叶，创始倚声。俎豆青莲，宗祧《啰嗊》。温飞卿助教之年，杜紫微制诰之日。易梵呗为艳曲，亲《纥那》于铙吹。双声单调，纲领之要可指；侧犯换头，情变之数易滥。迨至五代，风流弥劭。孟蜀《花间》，南唐《兰畹》，或沿波于初造，或寻条于后时，小楼吹彻，水殿风来，君臣间作，莫不流播旗亭，传歌酒肆。然而绮缛为多，柔靡不少。丰藻克赡，而风骨不飞；振采失鲜，则负声无力，斯言谅矣。洎乎天水徵祥，斯学不坠。元祐、庆历，代不乏人。晏元献之辞致婉约，苏长公之风情爽朗。豫章、淮海，掉鞅于词坛。子野、美成，联镳于艺苑。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固已同祖风骚，力求正始。君子正其文，瞽师调其器。厥功所存，良可嘉叹。然而畛域犹存，涯度未远。争价一句之奇，丽采百字之偶。大成之集，遗以来喆。若夫学士“微云”，郎中“三影”，尚书“红杏”之篇，处士“春草”之什。柳屯田“晓风残月”，文洁而体清。李易安“落日暮云”，虑周而藻密。综达性灵，敷写器象，盖駸駸乎大雅之林矣。南宋以还，元风益著，虽周、柳之纤丽，辛、刘之雄放，风气所竞，不可相强。而求红牙之哲匠，问绮袖之专门。几于家习偷声，户精协律。有房中之妙奏，非风雅之罪人。贺方回肠断于东山，康伯可风柔于应制，花庵既光价于东南，东浦亦腾辉于河朔，词流之变，于斯极焉。既而白石归吴，移情丝竹。经正者纬成，理足者词畅。清真滥觞于其前，梦窗推波于其后。学者宗尚，要非溢美。其后竹屋、玉田、梅溪、碧山之俦，递相祖习，转益多师。洗《草

堂》之纤秾，演黄初之渺论。后有作者，可以止矣。夫“搓酥滴粉”，丽密居多。“澄碧闹红”，佻巧不少。自三唐创雕琼镂玉之文，而五季沿月露风云之旧。求其辞致萧闲，情采标举，则竹坡挢舌，审斋掣肘。何况志感丝篁，韵谐笙板，探王化之本原，昭歌永之符契也哉。良田学慎始习，功在初化，顿八紘之遐观，搜千载之馀韵。游盛丽者，用登金、张之堂；视妖冶者，必揽施嫱之袪。爰依沈约《宋书》诗人《谢灵运传赞》之例，综厥泾渭，略具条贯，俾言选声者得以考焉。至于菊庄门下，犹靳清溪；楚女闺中，誓徇淮海，则删诗者未尝泥其体，而闻声者自足通乎情。必谓妙过此旨，妄加绳墨。又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知音之俟，亦无取尔。

邓牧《山中白云词序》　古所谓歌者，诗三百止尔。唐宋间始为长短句，法非古意，然数百年以来，工者几人，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音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

黄昇《绝妙词选》　白石词极妙，不减清真；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音律。

陈郁《藏一话腴》　白石道人姜尧章，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壳。图书翰墨之藏，充栋汗牛。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意到语工，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

陈模《怀古录》　近时作词，只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稼轩词为豪迈，非词家本色。……或曰：美成、尧章，以其晓音律，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

张炎《词源》　六十家词可歌可诵者指不多屈，中间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此数家格调不侔，句法挺异，俱能特

立清新之意，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各名于世。

又　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梦窗《声声慢》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浮云不蘸芳洲。”前八字恐亦太涩。如《唐多令》云：“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飕飕。”

又　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所以出奇之语以白石骚雅之句润色之，真天机云锦也。

沈义父《乐府指迷》　姜白石清劲知音，亦未免有生硬处。

虞集《中原音韵序》　宋代作者，如子瞻变化不测之才，犹不免制词如诗之诮；若周邦彦、姜尧章辈，自制谱曲，稍称通律，而词气又不无卑弱之憾。

陆辅之《词旨》　古人诗有翻案法，词亦然。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长，去四家之所短，此翁（翁指张炎，号乐笑翁）之要诀也，不可与俗人言，可与知者道。

杨慎《词品》　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周美成不能及者。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音律云。……其腔皆自度者，传至今，不得其调，难入管弦，只爱其句之奇丽耳。

王又华《古今词话》　朱承爵《存馀堂诗话》云：“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与诗略有不同。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

而气自流贯乃得。”此语可谓作长调者法，盖词至长调，变已极矣。南宋渚家，凡偏师取胜者，莫不以此见长。而梅溪、白石、竹山、梦窗诸家，丽情密藻，尽态极妍。要其瑰琢处，无不有蛇灰蚓线之妙，则所谓一气流贯也。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未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柳、康，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处全未梦见。

宋征璧（《词苑丛谈》卷四引）　苟举当家之词，如……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

尤侗《词苑丛谈序》　词之系宋，犹诗之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

顾成三《湖海楼词序》　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澹休洁得词之中正。

朱彝尊《词综·发凡》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馀曲也。……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法秀道人语涪翁曰：“作艳词当堕犁舌地狱”，正指涪翁一等体制而

言耳。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

朱彝尊《醉太平·题姜开先赠歌者李郎秦楼月词》　支郎眼黄，何郎粉香。尊前一曲回肠，爱秦楼月凉。公羊谷梁，鄱易苍括。词人试数诸姜，算尧章擅场。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黑蝶斋诗馀序》　词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夔之一体；基之后，得其门者寡矣。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鱼计庄词序》　在昔鄱阳姜尧章、张东泽、弁阳周草窗、西秦张玉田，咸非浙产，然言浙词者必称焉，是则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犹无豫章诗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调焉尔矣。

朱彝尊《群雅集序》　仁宗于禁中度曲，时则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若周邦彦、曹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

汪森《词综序》　西蜀南唐而后，作者日盛，宣和君臣，转相矜尚，曲调愈多，流派因之亦别。短长互见，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余常与文友论词，谓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花间》绮琢处，于诗为靡。而于词则如古锦

纹理，自有黯然异色。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清真、乐章，以短调行长调，故滔滔莽莽处，如唐初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今惟合肥兼擅其胜，正不如用修好入六朝丽字，近似而实远之。

又　僻调之多，以柳屯田为最。此外则周清真、史梅溪、姜白石、蒋竹山、吴梦窗、冯艾子集中，率多自制新调，馀家亦复不乏。

又　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宋词至白石、梅溪，始得个中妙谛。

又　长调惟南宋诸家，才情蹀躞，尽态极妍。阮亭尝云：词至姜、吴、蒋、史，有秦、李所未到者。正如晚唐绝句，以刘宾客、杜紫微为神诣，时出供奉、龙标一头地。

又　盖词至长调而变已极，南宋诸家凡以偏师取胜者，无不以此见长，而梅溪、白石、竹山、梦窗诸家，丽情密藻，尽态极妍，要其瑰琢处无不有灰蛇蚓线之妙，则所云一气流贯也。

邹祗谟《倚声初集序》　南宋诸家，蒋、史、姜、吴，警迈瑰奇，穷姿构彩；而辛、刘、陈、陆诸家，乘间代禅，鲸吞鳌掷，遗怀壮气，超乎有高望远举之思。

彭孙遹《金粟词话》　咏物词，极不易工，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即间一使事，亦必脱化无迹乃妙。近在广陵，见程村、阮亭诸作，便为叹绝，始几几乎与白石、梅溪颉颃今古矣。

王士禛《花草蒙拾》　南宋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

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

李良年《锦瑟词花》　香脆欲绝，惟白石有此，柳、秦两七远不敌也。

汪懋麟《棠村词序》　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柳、周、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之矣。其馀子，非无单词只句，可喜可诵，苟求其继，难矣哉！

鲁超《今词初集序》　余惟诗以苏、李为宗，自曹、刘迄鲍、谢，盛极而衰，至隋时风格一变，此有唐之正始所自开也。词以温、韦为则，自欧、秦迄姜、史，亦盛极而衰，至明末才情复畅，此昭代之大雅所由振也。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南宋长调，如姜、史、蒋、吴，有秦、柳所不能及者。

先著、程洪《词洁·发凡》　白石之词，无一凡近，况尘土垢秽乎。

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空淡深远，较之石帚作，宁复有异。石帚专得此种笔意，遂于词家另开宗派。如“条风布暖”句，至石帚皆淘洗尽矣。然渊源相沿，固是一祖一祢也。（评周邦彦《应天长慢》“条风布暖”）

又　意欲灵动，不欲晦涩。语欲稳秀，不欲纤佻。人工胜则天趣减，梅溪、梦窗，自不能不让白石出一头地。

李调元《雨村词话》　鄱阳姜尧章郁为词宗，一归醇正。

又　白石自制词在南宋另为一派，盛行于时，学之而佳者有二人。王沂孙字圣与，号中仙，有《碧山乐府》二卷，一名《花外集》，盖取比《花间集》而名也。其词以韵胜，如《琐窗寒》起句云：“趁酒梨花，催诗柳絮，一窗春怨。”末句云：“夜月荼蘼院。”皆倩丽宜人。同时张叔夏炎亦作《琐窗》词，自注云：“王碧山其诗清峭，其词闲雅，有姜白石意趣，今绝响矣。”余悼之句云：“自中仙去后，词笺赋笔，便无清致。”又“料应也孤吟山鬼。那知人弹折素琴，黄金铸出相思泪。”可想见平生服膺矣。“黄金”句无理而奇。最妙。炎自号乐笑翁，有《玉田词》三卷，郑思肖为作序，亦白石一派也。

田同之《西圃词说》　姜夔尧章崛起南宋，最为高洁，所谓“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者。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已无传，惟《中兴绝妙词》仅存二十馀阕耳。

又　白石而后，有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又　《乐府指迷》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此八字是填词家金科玉律。清空则灵，质实则滞，玉田所以扬白石而抑梦窗也。

又　华亭宋尚木徵璧日：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吴梦窗之能叠字，姜白石之能琢句，蒋竹山之能作态，史邦卿之能刷色，黄花庵之能选格，亦其选也。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作者纷如，难以概述矣。

又　诗馀者，院本之先声也。如耆卿分调，守斋择腔，尧章著鬲指之声，君特辨煞尾之字，或随宫造格，或遵调填音，其疾徐长短，平仄

阴阳，莫不守一定而不移矣。

又　自沈吴兴分四声以来，凡用韵乐府，无不调平仄者。……以及白石、梦窗辈，各有所创，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今虽音理失传，而词格具在，学者但依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其中矩矱耳。

又　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多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遂启词端。金荃、兰畹之词，概崇芳艳。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刘渐脱香奁，仍存诗意。

又　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而《草堂诗馀》不登其只字，可谓无目者也。

又　小调不学花间，则当学欧、晏、秦、黄，欧、晏蕴藉，秦、黄生动，一唱三叹，总以不尽为佳。清真以短调行长调，滔滔莽莽，嫌其不能尽变。至姜、史、高、吴，而融篇炼句琢字之法，无一不备矣。

焦循《雕菰楼词话》　秦少游《品令》："掉又㦬，天然个晶格。"此正秦邮土音，用个字作语助，今秦邮人皆然也。《三百篇》如"其虚其邪，狂童之狂也且"，古人自操土音，北宋如秦、柳，尚有此种。南宋姜白石、张玉田一派，此调不复有矣。

又　周密《绝妙好词》所选，皆同于己者，一味轻柔润腻而已。黄玉林《花庵绝妙词选》，不名一家，其中如刘克庄诸作，磊落抑塞，真气百倍，非白石、玉田辈所能到。

杜诏《山中白云词序》　词盛于北宋，至南宋乃极其工。姜尧章最为杰出，宗之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吴文英、蒋捷、周密、陈允平诸名家，皆具姜之一体，而张叔夏庶几全体具矣。仇仁近谓：叔夏词

意度超元，律吕协洽，多与白石老仙相鼓吹。顾白石风骨清劲，词如沈伯时所云，未免有生硬处，叔夏则和雅而精粹，读其《乐府指迷》一书，为古今填词准则，夫岂斤斤墨守尧章者。两家（指姜夔、张炎）足以概南宋，从此溯源北宋，研味乎淮海、清真，一归诸和雅，则词之能事毕矣。其有功于词学岂浅哉！

汪筠《读〈词综〉书后》　南渡江山未可凭，诸君哀怨尽能情。一从白石箫声断，谁倚琼楼最上层。

王时翔《莫荆琰词序》　词自晚唐，温、韦主于柔婉，五季之末，李后主以哀艳之辞倡于上，而下皆靡然从之。入宋号为极盛，然欧阳、秦、黄诸君子且不免相沿袭，周、柳之徒无论已。独苏长公能盘硬语与时异，趋而复失之粗。南渡后得辛稼轩，寄情豪宕之中，其所制，往往苞凉悲壮，在古乐府当与魏武埒。斯可语于诗之变矣。迨姜白石出而后蕴籍深远，前人之作几可废。

陈撰《自跋白石词刊本》　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盛。若岳肃之、卢申之、张功甫、张叔夏、史邦卿、吴君特、孙季蕃、高宾王、王圣与、尹惟晓、周公谨、仇仁近及家西麓先生，先后辈出。而审音之精，要以白石为谐极。……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无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献湮替，乃能雅尚如此，洵称豪杰之士矣。

陈撰《玉几山房听雨录》　南宋词人，浙东、西特甚，而审音之精，要以白石为极诣，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神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当乾、淳间，俗学充斥，文卖湮替，乃能雅尚如此，洵稳定豪杰之士矣。

陈撰《山中白云词疏证序》　词莫尚于南宋景淳、德裕间，要以白石为宗。其嗣白石起者，无逾于玉田《白云》一集。

郑方坤《论词绝句》　红牙铁板画封疆，墨守输攻各挽强。莫向此间分左袒，黄金留待铸姜郎。（原注：东坡问幕士云：我词比柳如何？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姜尧章所著《石帚词》，戛玉敲金，得未曾有。）

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

厉鹗《红兰阁词序》　近日言词者，推浙西六家；独柘水沈岸登善学白石老仙，为朱检讨所称。

厉鹗《论诗绝句》　旧时月色最清妍，香影都从授简传。赠与小红应不惜，赏音只有石湖仙。

许昂霄《词综偶评》　词中之有白石，犹文中之有昌黎。世固也以昌黎为穿凿生割者，则以白石为生硬也亦宜。

夏秉衡《历代词选序》　至南北宋而作者日盛，如清真、石帚、竹山、梅溪、玉田诸集，雅正超忽，可谓词家上乘矣。

江昱《论诗绝句》　石帚高情自度工，孤云无迹任西东。乐书不赏张兄死，只有龠箫伴小红。

王昶《姚茝汀词雅序》　词，三百篇之遗也，然风雅正变，王者之迹，作者多名卿士大夫，壮人正士。而柳永、周邦彦辈不免杂于俳优。后惟姜、张诸人以高贤志士放迹江湖，其旨远，其词文，托物比兴，因

时伤事，即酒食游戏，无不有《黍离》周道之感，与诗异曲而同工。

王昶《江宾谷梅鹤词序》　姜氏夔、周氏密诸人，始以博雅擅名，往来江湖，不为富贵所熏灼，是以其词冠于南宋，非北宋之所能及。暨于张氏炎、王氏沂孙，故园遗民，哀时感事，缘情赋物，以写《闵周》、《哀郢》之思，而词之能事毕矣。世人不察，猥以姜、史同日而语，且举以律君。夫梅溪乃平原省吏，平原之败，梅溪因此受黥，是岂可与白石比量工拙哉！譬犹名倡妙伎姿首或有可观，以视瑶台之仙姑射之处子，臭味区别，不可倍蓰算矣。

王昶《琴画楼词钞自序》　唐之末造，诗人以其馀音绮语变为填词，北宋之季，演为长调，变俞甚，遂不能复合于诗，故词至白石、碧山、玉田，与诗分茅设蕝，各极其工。

吴锡麒《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　词之派有二：一则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戛虚响于弦外，标隽旨于味先，姜、史其渊源也，本朝竹垞继之，至吾杭樊榭而其道盛；一则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抗秋风以奏怀，代古人而奋愤，苏、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铜而其格尊。……岂得谓姜、史之清新为是，苏、辛之横逸为非？

沈初《论词绝句》　梅溪竹屋门清新，体物幽思妙人神。那及鄱阳姜白石，天然标格胜于人。

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

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馀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又　本朝词人，以竹垞为至。一废草堂之陋，首阐白石之风。《词综》一书，鉴别精审，殆无遗憾。其所自为，则才力既富，采择又精，佐以积学，运以灵思，直欲平视花间，奴隶周、柳；姜、张诸子，神韵相同，至下字之典雅，出语之浑成，非其比也。

又　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

又　《东维子集》云："元松陵陆子敬，居分湖之北，垒石为山，树梅成林，取姜白石词语名其轩曰'旧时月色'。"此吾乡故事也。余移家魏塘，每有故土之怀。他日买一椽于湖滨，当作小轩，复旧名，以志前辈风流胜赏。

郭麐《无声诗馆词序》　词家者流，其源出于国风，其本沿于齐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女儿之情不道也。宋立乐府，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逸，尽洗铅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欲离去，其道无由。

陈鸿寿《灵芬馆词序》　耆卿骞翮于津门，邦彦历响于照碧，词至北宋而一变。石帚、玉田理定而擒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辞，词至南宋而又一变。

洪正治《自序白石词刊本》　白石在渡江诸贤中，品目显著，然

且若此，则夫单家孤帙，其为名湮绝响者知复何限。

吴淳还《序武唐俞氏白石词钞》　南宋词至姜氏尧章，始一变《花间》、《草堂》纤秾靡丽之习。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前人称之审矣。

陈叔峰《苍悟词序》　宋之能词者六十馀家，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数子，始可称以新意合古谱者。杨诚斋论词六要：一曰按谱，二曰出新意是也。苟不按谱，则歌韵不协，则凌犯他宫，非曲非调；不出新意，则必蹈袭前人，即或炼字换句，而趣旨雷同，其神味亦索然易尽。

江炳炎《西江月》　笔染沧江虹月，思穿冷岫孤云。淡然南宋古遗民，抹煞词坛衮衮。就令秦郎色减，何嫌柳七声吞。将金铸像日三薰，舌底供商细问。

姜虬绿《跋姜忠肃祠堂白石词钞本》　公晚年用意之精，审律之细，于此道真有深入。

曹炳曾《书姜白石集后》　南宋词家推白石、玉田为领袖，而玉田实祖白石。所南郑氏叙张词，谓其仰扳尧章。山村仇氏亦云，与白石老仙相鼓吹。而玉田尝称白石为“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不惟清空，兼又骚雅。”两人之词，实属一家。

沈道宽《论词绝句》　白石清声自一家，尽刊雕饰洗铅华。流传衣钵归初祖，提唱宗风到竹垞。

包世臣《月底修箫谱序》　意内言外，词之为教也；然意内不可强致，言外非学不成。是词说者言外而已，言成则有声，声成则有色，

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则足以尽言外之才矣。若夫感人之速者莫如声，故词倚声。声之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涩。不脆则声不成，脆矣而不清则腻，清矣而不涩则浮。屯田、梦窗以不清伤气，淮海、玉田以不涩伤格，清真、白石则能兼三矣。六家于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内，惟白石、玉田耳，淮海时时近之，清真、屯田、梦窗皆去之弥远，而俱不害为可传者，则以其声之么眇铿磐，恻恻动人，无色而艳，无味而甘故也。

邓廷桢《双砚斋随笔》　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

孙麟趾《词迳》　识见低则出句不超，超者出乎寻常意计之外，白石多清超之句，宜学之。

宋翔凤《论词绝句》二首　垂虹亭畔老词人，缝月裁云意总真。赖得词原三卷在，异时法曲识传薪。（原注：扬州陆氏重刻宋本《白石词集》，旁注谱，近人罕解，后秦编修张叔夏《词原》足本，其说皆在，可以通白石之谱矣。）

诗从杜曲波愈阔，词到鄱阳音大希。纵有玉田相鼓吹，还当无缝逊天衣。

宋翔凤《乐府馀论》　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于是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古有遗音，今成绝响。……兹白石尚传遗集，玉田更有成书。点画方迷，指归难见。

周济《词辨自序》　白石疏放，酝酿不深。

董士锡《餐华吟馆词序》　昔柳耆卿、康伯可未尚学问，乃以其鄙嫚之辞缘饰音律以投时好，而词品以坏。姜白石、张玉田出，力矫其弊为清雅之制，而词品以尊。虽然，不合五代、全宋以观之，不能极词之变也，不读秦少游、周美成、苏子瞻、辛幼安之别集，不能撷词之盛也。元明至今，姜、张盛行而秦、周、苏、辛之几绝，则以浙西六家独尊姜、张之故，盖尝论之，秦之长，清以和；周之长，清以折，而同趣于丽。苏、辛之长，清以雄；姜、张之长，清以逸；而苏、辛不自调律，但以文辞相高，以成一格，此其异也。六子者，两宋诸家皆不能过焉。然学秦并平，学周病涩，学苏病疏，学辛病纵，学姜、张病肤，盖学雄与逸而遗其清，则五病杂见而三长亦渐一失。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南宋百馀年中所号词中大家者，惟辛幼安为历城人，姜尧章为鄱阳人，馀皆浙人耳。予尝论词固莫富于南宋，律亦日密，然词芜意浅，俚鄙百出，此事遂成恶道。……就中作者，惟稼轩最为清娇，不锢所溺；而石帚名最盛，业最下，实群魔之首出者。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续编　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辛宽姜窄，宽故容秽，窄故斗硬。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序》　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演经和畅而有则，以周美成为极；清劲有骨，淡雅君宗，以姜尧章为最。至于长短皆宜，高下应节，亦无过于美成者。高、孝以来，词溢夥，翳惟白石，实长其盟，于是史邦卿、吴君特羽翼于前，王圣与、张叔夏标映于后。此五君者，喻渥洼美泗，荆野明瑶，词学一日不湮，斯人一日不没。邦卿昵于韩氏，清仪所羞，要其篡组丽密，宫羽輶斐，不以人废斯之谓欤？君特以醲粹之姿，发瑶瓌之想，万花公采，五鲭合

脔，七宝楼台之喻殆乐笑翁之过言乎？碧山感物之咏，上薄骚经，玉田托兴之辞，义均宋赋，拟诸石帚，具体而微。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词至南宋而极工，然如白石、梦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语多婉笃，去北宋疏越之音远矣。

又　南宋词家推姜白石为巨擘，故鄱阳产而居吴兴。吾友陈叔安明府宇亦家鄱阳，流寓金陵。后溯江入粤，重游鄱之东湖，湖有浮舟寺。感赋垂杨云："鹅黄细缕。看绕堤已报，早春烟树。醉上湖亭，廿年重到愁如许。依然飞燕寻门户。杖藜有、过桥渔父。诉归来、乡语生疏，问旧巢何处。闲对云堂佛古。听茶版清晨，饭钟当午。故国词仙，胜情偏爱吴兴住。轻抛里巷经风雨。暗惆怅、远游意绪。甚明朝、又挂征帆随雁去。"其浮家浪迹，殆与白石有同慨。

又　丁酉秋，余以先君子疾请急归。适松溪谢默卿观察元淮令吾邑，承以碎金词谱相赠，每字谱以今之四上工尺，云自姜石帚词旁注谱中寻究而出，实得古来不传之秘。

又　顾丈蒹塘尝言苏、辛二家词，如天仙化人，不可仿佛，最不易学，亦不宜学。非若姜、史诸家，各有轨辙可循。

杜文澜《憩园词话》　近见江苏书局重刻周止庵先生《词辨》，原书十卷，不戒于火，今刻止二卷矣。所选唐、宋名词各家，均有论断，备载刊本。今摘录《介存斋论词杂著》数则，以公同好。如云……"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

又　今见所作《乐府馀论》一卷，沿《渔隐丛话》、《能改斋漫

录》之旧，泛论宋词，语皆精核。……又云：“北宋所作，多付筝琵，故啴缓繁促而易流。南渡以后，半归琴笛，故涤荡沉渺而不杂。白雪之歌，自存雅音。薤露之唱，别增俗乐，则元人之曲，遂立一门。弦索荡志，手口慆心，于是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古有遗音，今成绝响。在昔钱塘妙伎，改画阁斜阳。饶州布衣，谱桥边红药。文章通丝竹之微，歌曲会比兴之旨。使茫昧于宫商，何言节奏。苟灭裂于文理，徒类啁啾。爰自分驰，所滋流弊。兹白石尚传遗集，玉田更有成书。点画方迷，指归难见。惟先求于凡耳，籍通四上之原，还内度于寸心，庶有万一之得。”

钱裴仲《雨华庵词话》　乐笑翁词，清空一气，转折随手，不为调缚。丽不杂，淡不泛，斯为圣乎。余谈古人词，惟心折于张、姜两家而已。

李佳《左庵词话》　词家昉于宋代，然只柳屯田、周美成为解音律，其词尤未尽工。姜白石、吴梦窗诸人，尚为未解音律，而颇多佳作。以是知词固非乐工所能。

又　词以意趣为主，意趣不高不雅，虽字句工颖，无足尚也。意能迥不犹人最佳。东坡词最有新意，白石词最有雅意。

江顺诒《词学集成》　洎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家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尤精。

又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

又　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峤、和凝、张泌、欧阳炯、韩

偓、鹿虔扆辈，不离唐绝句，如唐之初不脱隋调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则极盛，周、张、康、柳，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则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盖非不欲胜前人，而中实枵然，取给而已，于神味全未梦见。

又 赵艮甫《函碎金词叙》云："宋词以清真、白石、草窗、玉田四家为正宗。清真典掌大晟，白石自订词曲，草窗词名笛谱，玉田《词源》一书，所论律吕最精。凡此四家之词，无不可歌。"

又 万氏《词律·发凡》云："自沈吴兴分四声以来，凡用韵乐府，无不调平仄者。……以迨白石、梦窗辈，各有所创，未有不悉音理而可造格律者。虽今音理失传，而词具在，学者但宜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其矩矱。"

又 竹西词客《词源跋》云："玉田生与白石齐名，词之有姜、张，犹诗之有李、杜也。二君皆能案谱制曲，是以《词源》论五音均拍，最为详赡。"

又 陈曼生鸿寿《衡梦词序》云："夫流品别则文体衰，摘句图而学诗蔽。《花庵》淫缛，争价一字之奇。《草堂》噍杀，矜惜片言之巧。缪道乖典，鲜能圆通。是以耆卿骞翮于津门，邦彦厉响于照碧。至北宋而一变。石帚、玉田，理定而摛藻。梅溪、竹山，情密而引词。词至南宋又一变矣。"诒案：论书者谓初写《黄庭》，恰到好处。词自太白创始，至南唐而极盛，温润绮丽，后鲜其伦。南北二宋，其文中之八家乎。

又 蔡小石宗茂《拜石词序》云："词胜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语巧则纤，

跌宕纵横，语粗则浅，异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极。”诒案：此以苏、辛、秦、柳与姜、张并论，究之格胜者，气与情不能逮。

又　汪稚松云：“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至苏、辛仅为小家，朱、厉又其次者。其词贵能有气，以气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要有转无竭，全用缩笔包举时事，诚是难臻之诣。”诒案：常州派近为词家正宗，然专尊美成。今取美成词读之，未能造斯境也。

又　《莲子居词话》云：“词忌堆积，堆积近缛，缛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诒案：南宋以后诸家，率多此弊。此白石、玉田所以独有千古也。

又　贺黄公曰：“词之最丑者，为酸腐，为怪诞，为粗莽。以险丽为贵矣，又须泯其镂刻痕乃佳。”诒案：酸腐者，道学语也。怪诞者，荒唐语也。至粗莽，则苏、辛之流弊，犯之甚易。若险丽而无镂刻痕，则仍梦窗一派，而未臻姜、张之绝诣也。

冯煦《论词绝句》　垂虹亭子笛绵绵，吸露餐风解蜕蝉。洗尽人间烟火气，更无人是石湖仙。

冯煦《和珠玉词序》　宋之为慢词者，美成首出，姜、张而极。片玉所甄率在大观、政和间，北宋之季也。白石、玉田连蹇不偶，《黍离》之歌，《桔颂》之章，比比有之，南宋之季也。慢为衰世之作，殆有征耶？

贺裳《皱水轩词筌》　小词须风流蕴藉，作者当知三忌，一不可入渔鼓中语言，二不可涉演义家腔调，三不可像优伶开场时叙述。偶类一端，即成俗劣。顾时贤犯此极多，其作俑者，白石山樵也。

李调元《雨村词话》　姜白石《鹧鸪天》词三首，如“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不但韵高，亦由笔妙，何必石湖所赞自制曲之敲金戛玉声、裁云缝月手也。

张宗橚《词林纪事》　白石、梅溪，昔人往往并称，骤阅之，史似胜姜，其实史少减尧章。昔钝翁尝渔洋曰：“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渔洋答曰：“孟诗味之未能免俗耳。”吾于姜、史亦云。倚声者试取两家词熟玩之，当不以予为蜉蚍之撼。

张惠言《词选序》　叙曰：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曲折深浅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

又　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词序序作词缘起，以此意词中未备也。今人论院本，尚知曲白相生，不许复沓，而独津津于白石词序，一何可笑。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附录《词辨自序》　白石疏放，酝酿不深。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盖二公皆极热中，故气味吻合。辛宽姜窄，宽故容秽，窄故斗硬。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白石小序甚可观，苦与词复。若序其缘起，不犯词境，斯为两美已。……稼轩豪迈是真，竹山便伪。碧山恬退是真，姜、张皆伪。味在酸咸之外，未易为浅尝人道也。

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　赋物能将人景情思一齐融入，最是碧山长处。由其心细笔灵，取径曲，布势远故也。不减白石风流。（此评王沂孙《花犯·古婵娟》下片）

又　何尝不峭拔，然略粗壮，其所以为碧山之清刚也。白石好处，无半点粗气矣。（此评王沂孙《无闷·阴积龙荒》）

冯金伯《词苑萃编》　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之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美成诸人，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令为之，其曲遂繁。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难矣。作词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如秦少游、高竹屋、姜白石、史邦卿、吴梦窗，格调不凡，句法挺异，俱能特立清新之意，删削靡曼之词，自成一家。（《词源》）

又　韵小乘也，艳下驷也，词之工绝处乃不主此。今人多以是二者言词，未免失之浅矣。盖韵则近于佻薄，艳则流于亵媟，往而不返，其

去吴骚市曲无几。必先洗粉泽，后除琱缋，灵气勃发，古色黯然，而以情兴经纬其间。虽豪宕震激而不失于粗，缠绵轻婉而不入于靡，即宋名家不一种，亦不能操一律以求。美成之集，自标清真，白石之词，无一凡近，况尘土垢秽乎。（《词洁》）

又　词以少游、易安为宗，固也。然竹屋、梅溪、白石诸公，极妍尽致处，反有秦、李所未到者。譬如绝句，至刘宾客、杜京兆，时出青莲、龙标一头地。（渔洋山人）

又　白石，词家之申、韩也。（赵子固）

又　张三影《醉落魄》词有“生香真色人难学”之句，予谓“生香真色”四字，可以移评石帚之词。（《词洁》）

又　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与白石并有中原者，后起之玉田也。（《词洁》）

又　词莫善于姜夔。梅溪、玉田、碧山诸家，皆具夔之一体。自后得其门者寡矣。（朱竹垞）

又　词与诗同源而殊体，风骚五七字之外，另有此境。而精微诣极，惟南渡德祐、景炎间，斯为特绝。吾杭若姜白石、张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诸君所作，皆是也。……白石诸君，如透水月华，波摇不散。（陈玉几）

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余姚邵二云晋涵拟作《南宋朝事略》，以续《东都事略》，本黄梨洲宗羲重修《宋史志》也。书未成而卒。窃意南宋朝如姜尧章，尤不可不立传。仪征阮云台中丞元所录《诂经精舍文集》中多拟作，可补旧史氏之缺，不特为东仙、白石小传搜遗而已，尧

章葬杭之四马塍，在钱塘门外，今莫识其处。清明挈榼，欲仿花山吊柳会，不可得也。

又　白石自制曲，其旁注半字谱，共十七调，谱与《朱子全集》字样微不同，由涉笔时就各便也。半字之谱，昉自唐以来，陈氏《乐书》可证。黄泰泉佐因《楚辞·大招》“四上竞气”之语，谓即大吕四字，仲昌上字。寻摭穿凿，不若王叔师旧注为长。

又　歌家十六字外，别有疾徐重轻、赴节合拍之字，见《梦溪笔谈》，亦半字也。白石此谱，有折有掣，折高半格，掣低半格，于毕曲处尤兢兢不苟，足见当时词律之细。

又　《姜白石集》，近刻凡四，以江都陆氏本为最善。《道人歌曲》六卷，著录于贵与马氏者，久为《广陵散》矣。此本楼敬思购得陶南村手钞本传寄刊布，与知不足斋丛书《张子野词》四卷，均为朱竹垞纂《词综》时所未及见。

又　彭孙贻，字仲谋，海盐人。拔贡生。有《茗斋诗馀》。按先生事详朱笠亭明人诗钞小传。词力主两宋，秾致学黄鲁直，高峭近姜石帚。

又　苏、辛并称，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与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学而至。

宋翔凤《乐府馀论》　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在昔钱塘妙伎，改画阁斜阳，饶州布衣，谱桥边红药。文章通丝竹之微，歌曲会比兴之旨。使茫昧于宫调，何言节奏；苟灭裂于文理，徒类啁啾。爰自分驰，所滋流弊。兹白石尚传遗集，玉田更有成书。点画方迷，指归难见。惟先求于凡耳，藉通四上之原，还

内度于寸心，庶有万一之得。

又　《草堂诗馀》，宋无名氏所选，其人当与姜尧章同时，尧章自度腔无一登入者，其时姜名未盛。以后如吴梦窗、张叔夏俱奉姜为圭臬，则《草堂》之选在梦窗之前矣。

又　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

谢元淮《填词浅说》　自度新曲，必如姜尧章、周美成、张叔夏、柳耆卿辈，精于音律，吐辞即叶宫商者，方许制作。若偶习工尽尺，遽尔自度新腔，甘于自欺丽欺人。真不足，当大雅之一噱。古人格调已备，尽可随意取填。自好之士，幸勿自献其丑也。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词家之有白石，犹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盖缘识趣既高，兴象自别。其时临安半壁，相率恬熙。白石来往江淮，缘情触绪，百端交集，托意哀丝。故舞席歌场，时有击碎唾壶之意。如《扬州慢》之“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齐天乐》之“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凄凉犯》之“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情怀正恶。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惜红衣》之“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则周京离黍之感也。《疏影》前阕之“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后阕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长亭怨慢》之“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

为主”，乃为北庭后宫言之，则《卫风·燕燕》之旨也。读者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至其运笔之曲，如“阅人多矣。争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琢句之工，如“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则如堂下斫轮，鼻端施垩。若夫新声自度，筝柱旋移，则如郢中之歌，引商刻羽，杂以流徵矣。以此辉映湖山，指㧑坛坫，百家腾跃，尽入环中。评者称其有缝云剪月之奇，戛玉敲金之妙，非过情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辛稼轩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刘改之所作《沁园春》，虽颇似其豪，面未免于粗。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

又　岂词独可以配黄俪白，摹风捉月了之乎。然则崇奉姜、史，卑视苏、辛者，非矣。第今之学苏、辛者，亦不讲其肝胆之轮囷，寄托之遥深，徒以浪烟涨墨为豪，是不独学姜、史不之许，即学苏、辛，亦宜挥之门外也。

又　夫咏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然傥无白石高致，梅溪绮思，第取乐府补题而尽和之，是《方物略》耳，是《群芳谱》耳，便谓超凡入圣，雄长词坛，其不然欤。

又　江郑堂藩曰：“……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词源跋》）余谓郑堂之言过矣。宋人歌词，犹今人之歌曲，走腔落调，知者颇多。若论词于今人，则犹宋人论绝句，歌法虽极考究，终鲜周郎，而谓老伶俊倡能窃笑哉。声音既变，文字随之，正不得轩轾太甚。至今日词学所误，在局于姜、史。斤斤字句气体之间，不敢拈大题目，出大意义，一若词之

分量不得不如是者，其立意盖已卑矣，而奚暇论及声调哉。

又　竹垞曰："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此为当时孟浪言词者，发其实，北宋如晏、柳、苏、秦，可谓之不工乎．且竹垞之与李十九论词也，亦曰："慢词宜师南宋，而小令宜师北宋矣。"盖明自刘诚意、高季迪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故焦弱侯《经籍志》备采百家，下及二氏，而倚声一道缺焉。盖以鄙事视词久矣，升庵、弇州力挽之，于是始知有李唐、五代、宋初诸作者。其后耳食之徒，又专奉《花间》为准的，一若非《金荃集》、《阳春录》，举不得谓之词，并不知尚有辛、刘、姜、史诸法门。于是竹垞大声疾呼，力阐宗旨，而强作解事之讥，遂不禁集矢于杨、王矣。然二君复古之功，正不可没。至今日袭浙西之遗制，鼓秀水之馀波，既鲜深情，又乏高格，盖自樊榭而外，率多自桧无讥，而竹垞又不免供人指摘矣。盖嗣法不精，能累初祖者率如此。

又　且今之为此者，动曰吾瓣香姜、史也。然《暗香》、《疏影》之篇，软语商量之句，岂二公（小长卢、樊榭山房）搜索枯肠，独无一二冷典，乃赋空而不为征实哉。盖词贵清空，宋贤名训也。

又　姜、史之清真，源于张志和、白香山。

又　雍正乾隆间，词学奉樊榭为赤帜，家白石而户梅溪矣。

又　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若苏、辛自立一宗，不当侪于诸家派别之中。

又　词家讲琢句而不讲养气，养气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轩豪

雅。然稼轩易见，而白石难知。史之于姜，有其和而无其永。刘之于辛，有其豪而无其雅。至后来之不善学姜、辛者，非懈则粗。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　长调最难工，芜累与痴重同忌。衬字不可少，又忌浅熟。咏物至词更难于诗，即“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时忆江南江北”亦费解。此词音节固佳，至其文则多有欠解处，白石极纯正娴雅，然此阕及暗香阕则尚有可议，盖白石字雕句炼，雕炼太过，故气时不免滞，意时不免晦。

又　白石道人为词中大宗，论定久矣；读其说诗诸则，有与长短句相通者，节录一二于左，略以鄙意注之，而传诸同志焉，无怪予之附会也。

又　（白石）词嫌重滞，故浑厚宏大诸说俱用不著；然使其飘逸而轻也，则又无绕梁之致，而不足系人思。雕刻伤气，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过；拙而无委曲，是不敷衍之过。

又　白石字雕句刻，而必准之以雅；雅则气和而不促，辞稳而不浇，何患其不精巧委曲乎。

又　竹垞赠钮玉樵曰：“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亦以其径直不委曲也。

又　宋钱塘邓牧心牧《伯牙琴》云：“唐宋间始为长短句，法非古意古，然数百年来工者几人？美成、白石逮今脍炙人口，知者谓丽莫若周，赋情或近俚；骚莫若姜，放意或近率。”

冯煦《蒿庵论词》　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搉。《乐府指迷》独称其《暗香》、《疏影》、《扬州慢》、《一萼红》、《琵

琶仙》、《探春慢》、《淡黄柳》等曲；《词品》则以咏蟋蟀《齐天乐》一阕为最胜。其实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非如乐笑、二窗辈，可以奇对警句，相与标目，又何事于诸调中强分轩轾也。“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彼读姜词者必欲求下手处，则先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始。

又　不知宋人每好自神其说，白石道人尚欲以巢湖风驶，归功于平调《满江红》，于海野何讥焉。

沈曾植《菌阁琐谈》　邹程村极称沈天羽意致相诡，言语妙天下之语，谓为诗馀别开生面。此两语固可与贺黄公险丽二字相发。然在宋人词中，山谷开其端，稼轩极其趣，白石亦染指焉。

又　此宗超逸，晋卿为无上上乘矣。玉田所谓清空骚雅者，亦至晋卿而后尽其能事。其与白石不同者，白石有名句可标，晋卿无名句可标。

沈曾植《海日楼丛钞》　白石老人，此派极则，诗与词几合同而化矣。

又　考白石《大乐议》，言“绍圣大乐，多用大晟，知以七律为一调，而不知度曲之义，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则一声叶一字，固大晟乐法，周美成、田不伐诸人所定者也。而白石自度诸曲，旁注管色，亦仍一声叶一字。

又　而白石歌曲越九歌后，有古今谱法，亦列折字法，折字管色为^。白石歌曲旁缀音谱，^号首首有之，《九歌》亦首首有折字也。

又　白石歌曲傍注，盖仿唐人按文索谱旧式。

又　他若谓调有子母，有姑舅兄弟，有字多声少，有字少声多，既与词源“字少声多难过去”相证，又与白石徵为子母调之说相证。

又　白石《乐议》：“七音之协四声，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人配重浊，上去配轻清，奏之多不谐协。”据此知宋世乐曲分配四声之法。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　浙派词，竹垞开其端，樊榭振其绪，频伽畅其风，皆奉石帚、玉田为圭臬，不肯进入北宋一人一步，况唐人乎。

又　余所云：“有厚人无间者，南宋自稼轩、梦窗外，石帚间能之，碧山时有此境，其他即无能为役矣。”

刘熙载《艺概·词概》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又　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水雪，盖为近之。”

又　高竹屋词，争驱白石，然嫌多绮语。

又　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

又　评玉田词者，谓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

又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

又　张仲举词，大抵导源白石，时或以稼轩济之。

又　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馀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陈廷焯《云韶集》　自张叔夏出，斟酌古今，词品愈纯，大致不外白石词体。词至南宋，正如诗至盛唐，鸣呼至矣。北宋词极其高，南宋词极其变。两宋作者断以清真、白石为宗。

又　两宋作者，前推方回、清真，后推白石、梅溪。然方回、清真各极其盛，梅溪或稍逊焉。若白石神清意远，不独方回、清真不得专美于前，直欲合唐、宋、元、明诸家尽归笼罩矣。

又　词至白石，而知词人之有总萃焉。清劲似美成，风骨似方回。骚情逸志，视晏、欧如舆台矣；高举远引，视秦、柳如傀儡矣。清虚中见魄力，直令苏、辛避席；刚健中含婀娜，是又竹屋、梅溪、梦窗、草窗、竹山、玉田以及元、明诸家之先声也。鸣呼，至矣！

又　词有白石，犹史有马迁，诗有杜陵，书有羲之，画有陆探微也。

又　碧山学白石得其清者，他如西麓得白石之雅，竹山得白石俊快，梦窗、草窗得白石之神，竹屋、梅溪得白石之貌，玉田得其骨，仲举得其格。盖诸家皆有专司，白石其总萃也。

又　南宋白石出，诗冠一时，词冠千古，诸家皆以师事之。

憔廷焯《词则·大雅集》　白石词清虚骚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

又　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焉。然高者亦未尝不化。

陈廷焯《词坛丛话》　古今词人众矣，余以为圣于词者有五家。北宋之贺方回、周美成，南宋之姜白石，国朝之朱竹垞、陈其年也。

又　词中之有姜白石，犹诗中之有渊明也。琢句炼字，归于纯雅，不独冠绝南宋，直欲度越千占。《清真集》后，首推白石。

又　白石，词中之仙也，惜其《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余阕。自国初已然，今更无论矣。当于各书肆中，，以及穷乡僻壤，遍访之。

又　东坡词独树一帜，妙绝古今，虽非正声，然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不独耆卿、少游不及，即求之美成、白石，亦难以绳尺律之也。后人以绳尺律之，吾不知海上三山，彼亦能以尺丈计之否耶。

又　白石词，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独有千古。同时史达祖、高观国两家，直欲与白石并驱，然终让一步。他如张辑、吴文英、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诸家，各极其盛，然未有出白石之范围者。惟玉田词，风流疏快，视白石稍逊，当与梅溪、竹屋并峙千古。

又　仲举词，亦是取法白石，屏去浮艳。不独炼字炼句，且能炼气炼骨。以云入室则未也，然亦升白石之堂矣。

又　余每读仲举词，一喜一哀。喜其深得白石之妙，哀者，哀此硕果不食。自仲举后，三百馀年，渺无嗣响。使非国初诸老出，词至此，不亦亡乎。然则仲举之词，虽在竹屋、梅溪、白石诸老下，而读仲举词者，竟作竹屋、梅溪、白石、玉田观可也。

又　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其

源亦出自白石，而绝不相似。盖白石之妙，正如大江无风，波涛自涌。竹垞之妙，其咏物诸作，则杯水可以作波涛，一篑可以成泰山。其感怀诸作，意之所到，笔即随之。笔之所到，信手拈来，都成异彩。是又泰山不辞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也。与白石并峙千古，岂有愧哉。

又　贺方回之韵致、周美成之法度、姜白石之清虚、朱竹垞之气骨、陈其年之博大，皆词坛中不可无一，不能有二者。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梦窗、玉田诸人，未易接武。

又　白石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格调最高。沈伯时讥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黄叔旸叹为美成所不及，亦漫为可否者也。惟赵子固云："白石，词家之申、韩也。"真刺骨语。

又　美成、白石，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综，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又　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则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所谓各有独至处。

又　彭骏孙云："南宋词人如白石、梅溪、竹屋、梦窗、竹山诸家之中，当以史邦卿为第一，昔人称其'分镳清真，平睨方回，纷纷三变行辈，不足比数'，非虚言也。"此论推扬太过，不当其实。三变行辈，信不足数。然同时如东坡、少游，岂梅溪所能压倒。至以竹屋、竹山与之并列，是又浅视梅溪。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又次之，西麓又次之，草窗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虽不论可也。然则，梅溪虽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与清真抗哉。

又　梅溪《东风第一枝·立春》，精妙处竟是清真高境。张玉田云："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节风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尝谓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焉，然高者亦未尝不化，如此篇是也。

又　南宋词家，白石、碧山，纯乎纯者也。梅溪、梦窗、玉田辈，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也。

又　词法之密，无过清真；词格之高，无过白石；词味之厚，无过碧山，词坛三绝也。

又　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

又　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别于周、秦、姜、史、苏、辛外，独树一帜。

又　学周、秦、姜、史不成，尚无害为雅正。学苏、辛不成，则入于魔道矣。发轫之始，不可不慎。

又　古人词胜于诗则有之，如少游、白石皆然。未有不知诗而第工词者。

又　飞卿词大半托词帷房，极其婉雅而规模自觉宏远。周、秦、苏、辛、姜、史辈，虽姿态百变，亦不能越其范围。

又　熟读姜、张词，则格调自高。

又　东坡、稼轩、白石、玉田高者易见。少游、美成、梅溪、碧山高者难见。

又　声名之显晦，身份之高低，家数之大小，只问其精与不精，不系乎著作之多寡。……词中如飞卿、端己、正中、子野、东坡、少游、白石、梅溪诸家，脍炙人口之词，多不过二三十阕，少则十余阕或数阕，自足雄峙千古，无与为敌。

又　白石，仙品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梦窗，逸品也。玉田，隽品也。稼轩，豪品也。然皆不离于正。故与温、韦、周、秦、梅溪、碧山同一大雅，而无傲而不理之诮。

又　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词，修饰皆极工，而无损其真气。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词矣。

又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姜白石、史梅溪……是也。词中之上乘也。

又　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东坡、稼轩，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又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尾，斯为绝妙。"此论亦确当。……读白石、梅溪、碧山、玉田词，如饮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滞。

又　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至谓白石似渊明，大晟似子美，则吾尚不谓然。

又　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为一体

（皇甫子奇、南唐二主附之），韦端己为一体（牛松卿附之），冯正中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欧、小山等附之），张子野为一体，秦淮海一体（柳词高者附之），苏东坡为一体，贺方回为一体（毛泽民、晁具茨高者附之），周美成为一体（竹屋、草窗附之），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姜白石为一体，史梅溪为一体，吴梦窗为一体，王碧山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附之），张玉田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又　汪玉峰森之序《词综》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此四字甚浅陋，不知本原之言），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平、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此论盖阿附竹垞之意，而不知词中源流正变也。窃谓白石一家，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未易学步；竹屋所造之境不见高妙，乌能为之羽翼！至梅溪则全祖清真，与白石分道扬镳，判然两途；东泽得诗法于白石，却有似处，词则取径狭小，去白石甚远，梦窗才情横逸，斟酌于周、秦、姜、史之外，自树一帜，亦不专师白石也；虚斋乐府较之小山、淮海则嫌平浅，方之美成、梅溪则嫌伉坠，似郁不纡，亦是一病，绝非取径于白石；竹山则全袭辛、刘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无味，与白石尤属歧途；草窗、西麓两家则皆以清真为宗，而草窗得其恣态，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间有与白石相似处，而亦十难获一；碧山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托体最高，与白石亦最异；至玉田乃全祖白石，面目虽变，托根有归，可为白石羽翼；仲举则规模于南宋诸家，而意味渐失，亦非专师白石。总之，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

又　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谭献《复堂词话》　白石、稼轩，同音笙磬，但清脆与鞺鞳异响，此事自关性分。（评姜夔《淡黄柳》起句“空城晓角”。）石湖咏梅，是尧章独到处。（评姜夔《疏影》《暗香》咏梅。首阕起句“旧时月色”。）

又　阅黄燮清韵珊选《词综续编》。填词至嘉庆，俳谐之病已净。即蔓衍阐缓，貌似南宋之习，明者亦渐知其非。常州派兴，虽不无皮傅，而比兴渐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为江湖。以常派挽朱、厉、吴、郭（原注：频伽流寓。）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近时颇有人讲南唐、北宋，清真、梦窗、中仙之绪既昌，玉田、石帚渐为已陈之刍狗。周介存有“从有寄托入，以无寄托出”之论，然后体益尊，学益大。

谭献《箧中词》　浙派为人诟病，由其以姜、张为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涩、玉田之润。录乾隆以来慎取之。（评厉鹗）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　《白石道人歌曲》，姜夔尧章撰。词精深华妙，为诚斋所推。尤善自度腔，音节文采，冠绝一时，所谓“自制新腔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风致可想。歌曲皆注律吕，自制曲二卷及三卷之《霓裳中序第一》，皆记拍于字旁。《四库提要》以纪文达之博，谓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云云。薇元按：此宋人自记工尺四合上，非字也。仆曾于硃砚山房殷谱经师座上畅发之。又入《兰陵王》，词中歌尺之工尺今废，故无人言之耳。

张德瀛《词徵》　姜尧章、黄岩老同出于萧千岩之门，皆号白石，时谓之“双白石”。姜白石歌曲，至今传之，若黄岩老，则几不能举其姓字焉。沈匏庐录成斋退休集答赋黄岩老投赠涛诗，欲存其人也。（岩老时为永丰宰，诗只一首。案：卢申之有《渔家傲·寿白石先生》词，谓黄岩老也。）

又　太史公文，疏荡有奇气；吴叔痒文，清拔有古气。词家惟姜石帚、王圣与、张叔夏、周公谨足以当之。数子者感怀君国，所寄独深。非以曼辞丽藻，倾炫心魂者比也。

又　读石帚诸人所制，乃知姑射仙姿，去人不远，破觚为圜，要分别观之。

张文虎《绿梅花龛词序》　往在金陵，尝与周缦云侍卿论词，缦老曰：“竹垞宅言南宋诸家皆宗白石，然窃谓梦窗实本清真，于子何如？”予曰：“白石何尝不自清真出，特变其秾丽为淡远耳。自国初以来，以玉田配白石，正以其得淡远之趣。近时诸家，又祧姜、张而趋二窗，顾草窗深细而雅，门径稍宽，或易近似，未见能涉梦窗之藩篱者，此犹白石之于清真矣。”

张文虎《索笑词序》　二十年前言长短句者，家白石而户玉田，使苏、辛不得为词，今则俎豆二窗而祧姜、张矣。

沈祥龙《论词随笔》　白石诗云：“自制新词韵最娇。”娇者，如出水芙蓉，亭亭可爱也。徒以嫣媚为娇，则其韵近俗矣。试观白石词，何尝有一语涉于嫣媚。

陈锐《褒碧斋词话》　词如诗，可模拟得也。南唐诸家，回肠荡气，绝类建安；柳屯困不着笔墨，似古乐府；辛稼轩俊逸，似鲍明远；

周美成浑厚，拟陆士衡。白石得渊明之性情，梦窗有康乐之标轨。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学者但于面貌求之，抑末矣。

又　宋以后无词，犹之唐以后无诗，词故诗之馀也。晏、范、欧、苏、后山、山谷、放翁，皆极一时之盛。

又　阳湖派兴，流宕忘返，百年以来，学者始少少讲求雅音。然言清空者喜白石，好秾艳者学梦窗，谐婉工致，则师公谨、叔夏。独柳三变，无人能道其只字矣。

又　白石拟稼轩之豪快，而结体于虚。梦窗变美成之面貌，而炼响于实。南渡以来，双峰并峙，如盛唐之有李、杜矣。顾词人领袖，必不相轻，今《梦窗四稿》中，屡和石帚，而姜集中不及梦窗，疑不可考。至《草堂诗馀》不选石帚一字，则又咄咄一怪事。

张祥龄《词论》　周清真，诗家之李东川也；姜尧章，杜少陵也；吴梦窗，李玉溪也；张玉田，白香山也。诗至唐末，风气尽矣，词家起而争之，如文至齐梁，风气尽矣，古文家起而争之。争之者何也？非谓文至六朝，诗至五代，无文与诗也。豪杰于兹，踵而为之，不过仍六朝五代，故变其体格，犹（疑"独"）绝千古，此文人狡狯也。词至白石，疏宕极矣，梦窗辈起，以密丽争之。至梦窗而密丽又尽矣，白云以疏宕争之。三王之道若循环，皆图自树之方，非有优劣。况人之才质限于天，能疏宕者不能密丽，能密丽者不能疏宕。片玉善言羁旅，白云善言隐逸，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天也。

又　文章风气，如四序迁移，莫知为而为，故谓之运。左春右秋，冰虫之见，生今反古，是冬箑夏炉，乌乎能。按序顺天，愚者一得。昌黎起八代之衰，亦运使然。南唐二主，冯延巳之属，固为词家宗主，然

是勾萌，枝叶未备。小山、耆卿，而春矣。清真、白石，而夏矣。梦窗、碧山，已秋矣。至白云，万宝告成，无可推徙，元故以曲继之。此天运之终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又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又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

又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又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又　诗人对字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人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又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又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字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又　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　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庭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樊志厚《人间词话序》　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

陈洵《海绡说词》　“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善乎，周氏之能言也。南宋诸家，鲜不为稼轩牢笼者，龙州、后村、白石皆师法稼轩者也。二刘笃守师门，白石别开家法；白石立而词之国土蹙矣。至玉田演为清空，奉白石为祧庙，画江画淮，号令所及，使人遂忘中原；微梦窗谁与言恢复乎！

又　周止庵日：“近人颇知北宋之妙，然终不免有姜、张二字横亘胸中，岂知姜、张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论词之人，叔夏晚出，既与碧山同时，又与梦窗别派，是以过尊白石，但主清空。后人不能细研词中浅深曲折之故，群聚而和之，并为一谈，亦固其所也。”洵按：自元以来，若仇仁近、张仲举皆宗姜、张者，以至于清，竹垞、樊榭极力推演，而周、吴之绪几绝矣。竹垞至谓梦窗亦宗白石，尤言之无理者。

郑文焯《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　沈伯时论词云：“读唐诗多，故语多淡雅。”宋人有隐括唐诗之例。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靡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于

长爪郎奇隽语，尤多裁制。尝究心于此，觉玉田言不我欺。……白石以沉忧善歌之士，意在复古，进《大乐议》，率为伶伦所厄，其志可悲，其学自足千古。叔夏论其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百世兴感，如见其人。……今学者……不若细绎白石歌曲，得其雅淡疏宕之致，一洗金钗钿合之尘，取其全词，日和一章，以验孤进。

又　入声字例，发自鄙人，征诸柳、周、吴、姜四家，冥若符合。

又　或于声调未有吟安，则拌舍好句，或于语句自知落韵，则俯就庸音，此词之所为难工也。而律吕之几微出入，犹为别墨焉，所贵清空者，曰骨气而已。其实经史百家，悉在熔炼中，而出以高澹，故能骚雅，渊渊乎文有其质。如石帚之用“三星”，则取之诗“跂彼织女”之疏，梦窗之用“棠笏”，则取之《旧唐书·李谟之传》，馀类不可胜数。

《宋名家词选》下编《题记》　就精通词律的一点上，来推荐宋代词坛的四大权威——柳永、周邦彦、姜夔与张炎。柳永是慢词的创造者……其有功于词的进展，至为伟大。周邦彦曾主徽宗创设之大晟府，音理至精，亦尝创调。姜夔与张炎均为音乐专家，有自度腔流行于时。此四人者，其所作人皆视为词律，影响词坛之巨，远非苏轼、辛弃疾一派所能比拟。

叶绍钧《周姜词·绪言》　读姜夔的词，觉有一种自然的音节，清新而超妙。只这样低回抑扬地读着，就仿佛与之会，悠然意远。……意境的好处在淡远，在清空。用画来比，他不爱用繁多的色彩，不爱作致密的勾勒，只用轻红淡墨，疏疏地来这么几笔。

江藩《词源跋》　《词源》二卷，宋遗民张玉田撰。玉田生词与白石齐名，词之有姜、张，如诗之有李杜也。姜、张二君，皆能按谱制

曲，是以《词源》论五音均拍，最为详赡。窃谓乐府一变丽为词，词一变而为令，令一变而为北曲，北曲一变而为南曲。今以北曲之宫谱，考词之声律，十得八九焉。……近日大江南北，盲词哑曲，塞破世界，人人以姜、张自命者，幸无老伶俊倡窃笑之耳。

沈祥龙《论词随笔》　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

又　词之蕴藉，宜学少游、美成，然不可入于淫靡。绵婉宜学耆卿、易安，然不可失于纤巧。雄爽宜学东坡、稼轩，然不可近于粗厉。流畅宜学白石、玉田，然不可流于浅易。此当就气韵趣味上辨之。

徐珂《近词丛话》　己亥，夔笙客武昌，则与程子大以词相切靡。幼霞闻之而言曰："子大词清丽绵至，取径自石、梦窗、清真，而直人温、韦，得夔笙微尚专诣以附益之，宜其相得益彰矣。"

朱祖谋《彊村老人评词》　比者词坛专尚柳调，诚足避俗。然棘喉钩吻，读之使人不爽。且不善学之，亦易流为俳体。似仍不若周、姜习用之调之流转自如也。

况周颐《蕙风词话》　词衰于元，当时名人词论，即亦未臻上乘。……如欲超轶王碧山、周草窗，伯仲姜白石、吴梦窗，而上企苏、辛，其必由性情学问中出乎。

又　周保绪济《止庵集·宋四家词筏序》以近世为词者，推南宋为正宗，姜、张为山斗，域于其至近者为不然。

蒋兆兰《词说》　南渡以后，尧章崛起，清劲逋峭，于美成外别树

一帜。张叔夏拟之“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可谓善于名状。继之者亦惟花外与山中白云，差为近之。然论气格，迥非敌手也。

又　初学填词，勿看苏、辛，盖一看即爱，下笔即来，其实只糟粕耳。竹垞提倡姜、张，太鸿参之梅溪，阳湖推挹苏、辛，止庵揭橥四家，而以清真集其成，可谓卓识至论。清季词家，蔚然称盛。大抵宗二张、止庵之说，又竭毕生心力为之。本立言之义，比风雅之旨，直欲突过清初，抗衡两宋。后有作者，试研几张景祁、谭献、许增、郑文焯及四中书端木采、许玉瑑、王鹏运、况周颐、张仲炘、朱孝臧诸贤所作，当知吾言之不谬也。

又　顾才高者或以词为小道，鄙不屑为。为之者或根抵不深，或昧厥本原，此词学之所以不振也。世有韪吾言者乎，盖试上探《骚》、《辩》，下究徐庾，精思熟读，一以贯之，美成、白石容可几乎。

又　大抵才藻富、理路清，入手学梦窗尚可。否则，不如从姜、张入，植其骨干。迨格调既成，辞意相副，更进而求之可也。

周曾锦《卧庐词话》　昔谭仲修谓蒋鹿潭，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斯言当矣。与蒋同时唱和而工力悉敌者，有秀水杜小舫文澜。其《采香词》二卷八十二首，几于首首可传，不能选录。……读蒋、杜二公之词，觉白石、梅溪，去今未远。天挺二老于咸、同之际，亦词界之中兴也。

又　白石道人诗说有云，雕琢伤气。予谓非第说诗而已，惟词亦然。梦窗诸公，恐正不免此。

夏敬观《忍古楼词话》　叟韵天香云：“天水名公，金源作者，词坛领袖多少。砌宝楼台，搓橙院落，此境几人能到。偷声减字，分与

寸、商量不了。秦柳几为世弃，姜张犹道家小。天公被他夺巧。正江南乱莺芳草。画出轶伦髯也，扇巾谈笑。一事为君绝倒。都未怕、尊前被花恼。依样胡卢，洳陵也好。”盖讥余不喜迦陵，而又效迦陵所为，而有此填词图也。此词风致绝佳，置之迦陵集中，殆不能辨。宋词少游、耆卿、清真、白石，皆余所宗尚。梦窗过涩，玉田稍滑，余不尽取。谓余弃秦、柳，小姜、张，则冤矣。顷复得其近词数阕，流丽清俊，如珠走盘。

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　大凡学为文辞，入手门径，最为紧要，先入为主，既有习染，不易涤除。取法北宋名家，然后能为姜、张。取法姜、张，则必不能为姜、张之词矣。……余前言学词不可从清初入手……清初词轻倩者多，未知词之品格高下者，最易喜轻倩一路，以轻倩易于动人耳。嘉道前词人，喜为姜、张，正是好轻倩之故，即有成就，所谓成就其所成就也。姜、张亦自有凝重之神韵，好轻倩者不知之。姜、张之圆，非轻倩，好轻倩者以为轻倩，此不善学姜、张也，姜、张岂任其咎。……绝少襟抱，无当高格，又自满足，不善变，不知门径之非，乾嘉时此类词甚多。盖乾嘉人学乾嘉词者不得谓之有成就，尤不得谓之专家，况氏持论过恕。其下以纳兰若容、厉太鸿为喻，则又太刻。浙派词宗姜、张，学姜、张，亦自有门径，自有堂奥。姜、张之格，亦不得谓非高格，不过与周、吴宗派异，其堂奥之大小不同耳。……勾勒者，于词中转接提顿处，用虚字以显明之也。……乾嘉时词，号称学稼轩、白石、玉田，往往满纸皆此等呼唤字，不问其得当与否，遂成滑调一派。……白石、玉田一派，勾勒得当，亦近质实，诵之如珠走盘，圆而不滑。二派皆出自清真。

蔡嵩云《柯亭词论》　词讲四声，宋始有之，然多为音律家之词。文学家之词，分平仄而已。音律家之词，原可歌唱，四声调叶，为可歌

之一种要素。仇山村曰：“词有四声、五音、均拍、轻重、清浊之别，即指可歌之词而言。北宋如屯田、方回、清真、雅言诸家，南宋如白石、梅溪、梦窗、草窗、玉团诸家，大都妙解音律，所为词，声文并茂。吾人学其词，多有应守四声者。且所谓音律家之词，亦惟独创之调，自度之腔，如清真《兰陵王》、白石《暗香》、《疏影》之类，须严守四声。至于通行之调，如《金缕曲》、《沁园春》、《水龙吟》之类，则无四声可守。《摸鱼子》、《齐天乐》、《木兰花慢》之类，一调中只有数处仄声须分上去，不必全守四声也。四声调叶之词，今虽以音谱失传而不可歌，然较之仅分平仄者，读时尚觉铿锵可听。故词家之守律者，必辨四声分上去，以为不如是，不合乎宋贤轨范。浅学者流，每谓受四声如守桎梏，不能畅所欲言。认为汩没性灵。其实能手为之，依然行所无事，并无牵强不自然之病。观清末况蕙风、朱彊村诸家守四声之词，足证此语不诬。”

又　白石词在南宋，为清空一派开山祖，碧山、玉田皆其法嗣。其词骚雅绝伦，无一点浮烟浪墨绕其笔端，故当时有词仙之目。野云孤飞，去留无迹，有定评矣。

又　大鹤词，吐属骚雅，深入白石之室。令引近尤佳。

又　蕙风词，才情藻丽，思致渊深。小令得淮海、小山之神，慢词出入片玉、梅溪、白石、玉田间。

蔡嵩云《乐府指迷笺释引言》　宋末词风，除稼轩外，可分二派：导源白石而自成一体者，东泽、竹山、中山、玉田诸家，皆其选也；导源清真而各具面目者，梅溪、梦窗、西麓、草窗诸家，皆其选也。

陈匪石《声执》　节拍则有所谓住掣揁打，又有所谓杀声，姜夔名以住字，正犯、侧犯等犯调，即以住字为关键。考之《白石道人词曲旁谱》，似即协韵所在。

又　以句法平仄言律，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在南宋时，填词者已不尽审音，词渐成韵文之一体。有深明音律者，如姜夔、杨缵、张枢辈，即为众所推许，可以概见。

又　沈、戈二氏之词韵，固以名家为据，而亦斟酌于唐宋用韵之分合及古韵之分合，犹是陆氏遗法也。惟宋人用韵，每有例外。如真、庚、侵三部，寒、覃二部，萧、尤二部，及入声屋、质、月、药、洽五部，按之古今分部及音理，皆不相通，而有时互相羼杂。即知音之清真、白石、梦窗亦每见之。又如白石《长亭怨慢》，以无字、此字叶鱼部。……更如入声屋部韵，而清真《大酺》押国字，白石《疏影》押北字。……且方音相近者，在一部之中，或只某字某字而非全部皆通，与言古韵之某字入某部者相类。后人不知其故，援以为例，致有按诸古今韵部无一而合之韵，则学者之过也。吾人今日为词，既非应歌，即不应取以自便。如清真《齐天乐》、《绕佛阁》之敛，《华胥引》之唼怯，《玲珑四犯》之艳、脸、点，品令之静、影、病，《南乡子》之寻，白石《踏莎行》之染，眉妩之感、缆，以及《鬲溪梅令》、《摸鱼儿》所用韵，梦窗《解连环》之白，《江南春》、《暗香》、《疏影》之笔，《法曲献仙音》之点、染，及《一寸金》之猎、邑、牒、泣、入、业、箧、楫、帖、叶，《水龙吟》之定、影、兴、茗、紧、隐、近、信，《洞仙歌》之并、饼、胜、枕、饮、锦，与夫《花心动》、《凄凉犯》、《蕙兰芳》引所用韵，皆不得资为口实，而转相仿效。……方音固不可为典要，借叶亦属曲说也。

又　戈氏……钩稽古词，于《词林正韵·发凡》中，设为三例。一

可押平韵，又可押仄韵者，其所谓仄限于入声，如《霜天晓角》……又谓白石改《满江红》为平韵，其所据之无心扑，亦系人韵。二押仄韵而必用人声者……三用上去韵而有差别者。……凡上去韵不可押入声，如《烛影摇红》、《法曲献仙音》、《花犯》、《过秦楼》之类，遽数之不能终其物，而如《齐天乐》、《蓦山溪》、《玉漏迟》、《喜迁莺》、《永遇乐》等之或押入声者为例外。盖各调皆有创造之人，不但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所自度者，班班可考。

又　凡词中无韵之处，忽填同韵之字，则迹近多一节拍，谓之犯韵，亦曰撞韵。守律之声家，悬为厉禁。近日朱、况诸君尤斤斤焉。而宋词于此，实不甚严，即清真、白石、梦窗亦或不免。

又　依律填词，尤有取于张炎《词源》制曲之论，句意、字面、音声，一观再观，勿惮屡改，必无瑕乃已。白石所谓过旬涂稿乃定，不能自已者。弹丸脱手，操纵自如，读者视为自然合拍，实皆从千锤百炼来。

又　南史所述，即诗之声响也。姜夔七音四声相应之说，似较周颙、沈约尤精。

又　读昔人词评，或曰拗怒，或曰老辣，或曰清刚，或曰大力盘旋，或日放笔为直干，皆施于屯田、清真、白石、梦窗，而非施于东坡、稼轩一派。……但观柳、贺、秦、周、姜、吴诸家，所以涵育其气，运行其气者即知。

又　词境极不易说，有身外之境，风雨山川花鸟之一切皆是。……叫嚣儇薄之气皆不能中于吾身，气味自归于醇厚，境地自入于深静。此种境界，白石、梦窗词中往往可见，而东坡为尤多。若论其致力所在，

则全自养来，而辅之以学。

又　《梅苑》十卷，黄大舆所辑。多北宋词，或南北宋之交者。中多未见他选本之作，辑佚者、校勘者颇多取焉。……此书于梅溪、白石之作在碧山前者，均未录入。

又　周济于嘉庆问作《词辨》十卷，今所存者前二卷。……至其纠弹姜、张，芟刺陈、史，芟夷卢、高，在举世竞尚南宋之时，实独抒己见，义各有当。惟其评论白石，似有失当之处。所指为俗滥、寒酸、补凑、敷衍、重复者，仍南宋末季之眼光，未必即白石之败笔。且或合于北宋之拙朴。又谓白石脱胎稼轩，则愚尤不敢苟同。野云孤飞，冲澹飘逸之致，决非稼轩所有。而稼轩苍凉悲壮之音，权奇倜傥之气，亦非白石所能。未可相附也。

陈匪石《宋词举》　选南宋词者，戈顺卿取史、姜、吴、周、王、张六家，周稚圭取姜、史、吴、王、蒋、张六家，周止庵则以辛、王、吴为领袖。夫张炎之妥溜；王沂孙之沉郁；吴文英极沉博绝丽之观，擅潜气内转之妙；姜夔野云孤飞，语淡意远；辛弃疾气魄雄大，意味深厚，皆于南宋自树一帜。流风所被，与之化者，各若干人。然蒋捷身世之感，同于王、张；雕琢之工，导源吴氏。周密附庸于吴，尤为世所同认。姑舍蒋、周，而录张、王、吴、姜、辛，意实在此。至此五家者，相因相成，往往可见。然各有千古，不能相掩也。史达祖步趋清真，几于笑颦悉合，虽非戛戛独造，然南渡以降，专为此种格调者，实无其匹。故效戈、周之选，不敢过而废之。初学为词者，先于张、王求雅正之音，意内言外之旨，然后以吴炼其气意，以姜拓其胸襟，以辛健其笔力，而旁参之史，藉探清真之门径，即可望北宋之堂室，犹是周止庵教人之法也。

又　词肇于唐，成于五代，盛于宋，衰于元。而南有乐笑之风流，北有东坡之馀响。亡于明，则祧两宋而高谈五代，竞尚侧艳，流为淫哇。复兴于清，或由张炎人，或由王沂孙入，或由吴文英入，或由姜夔入，各尽所长。

吴世昌《词林新话》　静安曰：“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真刺心之语。

又　亦峰录赵子固语：“白石，词家之申韩也。”曰：“真刺骨语。”此故作解人以欺人者也。申、韩，法家，试问白石这对象为谁？此皆故作艰深以文其无知也。

又　亦峰亦以为南宋词人以白石、碧山为冠，胡说！复堂则以为白石涩，其实自石未尝涩，晦则有之。

"词"系列书目

温庭筠词集 • 韦庄词集

李煜词集

柳永词集

张先词集

晏殊词集 • 晏幾道词集

欧阳修词集

苏轼词集

黄庭坚词集

秦观词集

贺铸词集

周邦彦词集

李清照词集

张元干词集

陆游词集

辛弃疾词集

姜夔词集

吴文英词集

王沂孙词集

张炎词集

纳兰词集

王国维词集

词品

古今词话

白雨斋词话

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

词史

词学通论

词学十讲

唐宋词格律

白香词谱

佩文诗韵·词林正韵·中原音韵

唐宋词一百首

读词入门

辛弃疾词集

[宋] 辛弃疾 著
崔 铭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辛棄疾詞集

[宋] 辛弃疾 著
崔 铭 导读

导读

崔铭

一

公元1140年五月，辛弃疾（字幼安）诞生在历城（今山东济南），这时距离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已经十三年。从小生长在沦陷的北方，辛弃疾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汉人在金朝统治下的屈辱与痛苦，多年以后，在《美芹十论》中他写道："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他的祖父虽在金朝担任过县令、知府一类官职，却始终不忘故国，常常带领儿孙"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美芹十论》），甚至两次命辛弃疾前往金朝都城燕京观察山河形势，了解金军虚实，为将来起兵反金做准备。这一切深深地影响了辛弃疾，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仇雪耻的志向。

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率兵五十馀万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民众趁机揭竿而起，聚结反抗，一时间烽火遍野。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举起抗金义旗，召集了两千志士，参加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协助耿京处理军事事务。在耿京部下，辛弃疾一方面积极联络并劝说其他义军归属于耿京麾下，使起义军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建议耿京"决策南向"（《宋史》本传），主动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以便里应外合，更有效地打击金人，完成恢复中原的大业。次年（1162）正月，受耿京委派，辛弃疾等抵达建康（今江苏南京）面见宋高宗。在完成使命北归途中，惊悉耿京被降金叛将张安国杀害，义军已遭遣散。辛弃疾遂与耿京部下原马军将王世

隆等相约，毅然率领五十骑兵，突袭济州（今山东巨野），从有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地生擒张安国，绑缚马上，疾驰渡江，交南宋朝廷处死。这一非凡壮举使辛弃疾名重朝野，“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一年，他刚刚二十三岁。朝廷委任他为江阴（今江苏江阴）签判，掌管地方司法。

签判之职虽然卑微，但江阴地处长江南岸，接近宋金边界，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辛弃疾满怀对于恢复事业的信心与希望，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在恪尽职守的同时，时刻准备着为朝廷北伐献计献策。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他辗转于江西、湖北、湖南、两淮一带担任地方官，虽因政绩卓著而屡获迁升，由签判升任通判，由知州升任提点刑狱，由转运副使升任安抚使，却始终无缘参与恢复中原的大计。在主和派占据朝政上风的政治背景下，辛弃疾这位主战干将，越来越远离抗金前线，他的文韬武略只能被用于平定内乱。因此，从二十三岁到四十二岁的二十年间，英雄渐老、时不我与的紧迫感日甚一日地在他内心深处焦灼。他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主张与当时朝廷上下苟且偷安、患得患失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刚直不阿的性格更使他难免世人的忌恨和排挤，这使他深感孤独和压抑。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被劾落职，于大有为之年退居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的带湖。从此，他以稼为轩，自号稼轩居士，开始了漫长的赋闲生活，除一度短暂出任福州知州、福建提点刑狱与福建安抚使之外，先后在带湖和铅山瓢泉（今江西铅山县西南）闲居达十八年之久。尽管，他的物质条件依然优越，淳朴的乡间风俗、清新的田园风光、闲云野鹤般恬淡的生活也常常让他感受到难得的轻松与惬意，可是，沦陷的家园、破碎的河山总在他梦魂间萦绕：“布被秋宵梦

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他无法放弃他毕生的理想！因此，他的内心在多重复杂的矛盾中起伏不断：时而壮志满怀，“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时而灰心绝望，“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时而啸傲山林，旷达闲适，庆幸自己能远离险恶的官场，“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水调歌头》）；时而委屈抑郁，愤懑辛酸，不甘于盛年废置、未老投闲，“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洞仙歌》）。矛盾与痛苦无以自解，唯有以词抒怀，这十八年也因此成为他词作最为多产的时期。

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辛弃疾再度获得起用，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当时朝廷正在计划北伐，辛弃疾上任不久，即被征召进京，共商恢复大计。嘉泰四年（1204）三月，他被派往宋金前线的军事重镇镇江任知府，皇帝亲赐金带，勉励他加强边备。经历了四十馀年的苦苦等待，六十五岁的辛弃疾终于迎来了一展长才、实现恢复中原的理想的难得机会，他的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上任伊始，他立即下令沿边地区招募丁壮，制造战袍万件，准备亲自训练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劲旅；又派人潜入金国境内，详细了解敌方虚实，以便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这年秋天，他登上镇江城北的北固山，放眼古今，豪情万丈，写下了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开篇气势如虹。上片追怀两位与镇江有关的历史英雄：三国时称雄江东、北拒曹操的吴国国主孙权，以及一度率兵北伐收复中原大片国土、终于代晋而立成就一代霸业的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字寄奴）。在岁月风雨的侵蚀下，这些英雄人物虽然早已邈不可寻，但他们那种敢于奋起抵抗外侮、担负国家兴亡的英雄气概，却仍能给后人以极大的鼓舞。词人通过缅怀往古，抒发了自己追步先贤的宏伟壮志，慷慨豪迈之气溢于言表。然而，作为一位极富远见卓识的军事家，辛弃疾深知恢复中原的大业并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南宋尚未具备对金用兵决胜的条件，需要周密部署，积极准备，才有可能克敌致胜。因此，词的下片借古讽今。换头三句以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冒险贪功、惨败而归的前车之戒，对已露急躁冒进态势的南宋朝廷提出忠告。接着抚今追昔：四十三年前金人攻破扬州，烧杀掠夺，烽火遍野，四十三年后的今天，人们歌舞升平，苟安太平，似乎早已忘记了当年的伤痛；四十三年前词人正当年少、英姿俊发，胸怀恢复中原的大志轻骑南归，而四十三年来却在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氛围中自白消磨了大好年华！如今英雄虽老，壮心不已，身在前线，仍不免忧谗畏讥，他渴望得到朝廷善始善终的真正重用。

然而现实是如此残酷，他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任期不满十五个月，就被弹劾罢职，开禧元年（1205）秋天重回铅山赋闲。几个月之后，正如辛弃疾所担心的，一场没有充分准备的北伐仓卒拉开了战幕，宋军由最初的小胜，很快逆转，节节败退。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朝廷曾多次征召辛弃疾，希望他能力挽颓局。无奈在经历了太多人生打击之后，辛弃疾早已身劳力瘁、病体难支，于开禧三年（1207）九月带着满怀未尽的遗愿含恨去世。第二年，宋金订立嘉定和议，以献出主持北伐的大臣韩侂胄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南宋朝廷再次以耻辱换得了苟安。

二

在中国文学史上，词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文学样式。晚唐五代词初起的时候，它只是配合音乐演唱的歌词，在人们饮酒作乐时渲染气氛，以助酒兴。文人染指词的写作，基本上是抱持一种游戏的、娱乐的心态，并未将它作为自我抒发的工具。这种特殊功用与创作心态，使词的写作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式上升为传统，于是，作为一种文体，词的基本特性得以确立：题材不出乎美女爱情、伤春怨别，风格无外乎婉约纤柔、含蓄蕴藉。然而，“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刘勰《文心雕龙》）。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形成的词体特质固然有其稳定的自足性，也不能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创新。当词逐渐脱离音乐变为“不歌而诵”并日益走向书面阅读时，它原有的合乐应歌、娱宾遣兴的基本功能也就发生了实质性的转换。苏轼对词的革新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在保持词体深婉曲折的审美特性的前提下，苏轼以其雄才健笔扩大了词的内容与题材，刷新了词的意境与风格，同时也对词的形式与音律有所突破。不过在强大的传统惯性面前，苏轼的革新在当时不仅应者寥寥，就连他本人虽已具备“微词宛转，盖诗之裔”（苏轼《祭张子野文》）的理论自觉，将词视为和诗一样的抒情言志的文体，但也只是“偶尔作歌”（王灼《碧鸡漫志》），而且在词中表现的更多是失意挫折时的旷达情怀，较少书写占据他思想主体层面的用世之志。这表明在创作心态上，苏轼尚未真正做到诗词并重。直到两百年后辛弃疾的出现，才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在辛弃疾的手中，词是他思想感情最重要的“陶写之具”（范开《稼轩词序》）；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载体，词也从此变得与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同等重要。因此，透过辛弃疾留下的六百馀首词作，我们可以清晰而全面地感知他所处的时代、他的个性，以及他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

生当山河破碎、南北分裂的不幸时代，从小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和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辛弃疾对于民族所蒙受的耻辱有着更为痛切的感受。虽然他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相对和平安定的南方，但始终无法忘却惨痛的历史和沦陷的北国，强烈的爱国之志与浓浓的思乡之情相交织，因此，他常常在词中抒写这一份深沉的家国之痛，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这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前后，当时辛弃疾任江西提点刑狱使。宋室南渡之初（1129），金人曾长驱直入，直抵赣西。四十多年后，辛弃疾伫立郁孤台上，仰观俯察之际，旧恨新愁一齐涌上心头。那滚滚东去的清江水，流淌着多少被金人驱迫的难民的血泪？那曾经辉煌富庶的宋都汴梁，被无数青山遮挡在生灵涂炭、铁骑横行的远方。词作以痛切的语句写出了词人心头的悲愤和永不放弃的复国之志，真情郁勃，悲壮苍凉。

抒发对民族耻辱的悲愤，表达抗金报国、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是辛弃疾词作最突出的内容之一，也是南宋前期至中期文学的中心主题。与其他作家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辛弃疾词作有一种超群出众的独特魅力，这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个性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辛弃疾一生以英雄自许，他的人生理想本来是要做一名声威赫赫的名将，驰骋疆场，像曹操、刘备、孙权等历史人物一样，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六十八年的人生历程中，他始终将个人的理想与时代的责任紧密结合，时刻准备着把一腔爱国壮志化为战斗行动，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因此，一方面在他的词作中，统一祖国的时代性宏大主题与成就功名的私人化个体抒情相叠加，显得格外真切感人；另一方

面，个性中的英雄气概也使他的爱国词作常常在字里行间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如《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是作者晚年名篇之一，与上文所引《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同时，且同为怀古感今之作。词作以自问自答的手法结构全篇，流畅自然，刚健有力。苏轼与辛弃疾同以豪放著称，故词史上常以“苏辛”并提。然而，正如清代词评家陈廷焯所言：“东坡词极名士之雅，稼轩词极英雄之气。”“极名士之雅”者缅怀英雄时，所感慨的是“人生如梦”（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而“极英雄之气”者凭吊往古时，所激赏的则是少年孙权敢于与曹操、刘备等前辈争雄的豪情与勇气。

然而，在主和派的压制下，辛弃疾长期处于投闲置散的状态，他的爱国之作、英雄之词，又往往与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歌相杂糅。青年时代跃马横刀、驰骋沙场的短暂经历，成为他今生可望不可及的永恒追忆，实现复国大业、成就不朽功业的梦想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

>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破阵子》

>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鹧鸪天》

这一类词作辛弃疾写得最多，也写得最好，奋勇不屈的英雄之气在强大残酷的现实压抑之下盘旋郁结，呈现于词作中便自有一种沉郁顿挫、委婉曲折之美，从而与词体特质相契合。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词作以雄浑与清丽兼具的笔触，写出了一个无用武之地的壮士的无奈，也写出了一个有家难归的游子的悲哀。在词人眼中，那些如同美人发髻、玉簪一般清秀妩媚的山峦，无不含愁带恨；在词人耳中，那失群的孤雁凄凉、迷惘的鸣叫，又好似道出了他无人言说的心声。有时他也想学晋代的张季鹰潇洒率性、挂冠归去，可是他的家乡沦落在敌人之手；有时他也想学三国时代的许汜求田问舍，置天下兴亡于不顾，可是他常以刘备一类英雄人物相期许，又如何甘心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岁月无情，年华似水，刀剑闲置，恢复无望，他只能借酒浇愁，在失望与希望交织中备受煎熬。又如《摸鱼儿·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

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全用比兴，细腻缠绵，幽咽悲凄，极具沉郁顿挫之致。上片以伤春惜春之情寄托作者“美人迟暮”、壮志难酬的深沉感慨，同时也隐含着时机屡失、国势日衰而自己个人力量渺小微弱、无与于时的忡忡忧心。下片从“美人迟暮”一意拓进，借打入冷宫的汉武帝皇后阿娇自喻，以专宠一时的赵飞燕、杨玉环比拟嫉贤妒能的政敌，抒写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懑情怀。最后以景结情，以迷离惝恍的斜阳烟柳包孕全篇，含蓄蕴藉。

在前后长达二十馀年被迫闲居的漫长岁月中，尽管辛弃疾其志其情都不在田园山水、松竹鸥鹭，但是作为一位内心丰富而敏锐的词人，美丽的大自然与淳朴的乡村生活仍不时吸引着他赏爱的目光，他以清新秀丽、活泼灵动的笔触记录下了那些美好的村景。如：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清平乐》写江南农家和乐恬淡的日常生活，质朴平凡，有声有色。那软媚的吴音，溪边的顽童，仿佛呼之欲出，如在目前。《西江月》写农村初夏夜景，明月、清风、蝉鸣、蛙噪、馥郁的稻香、零星的

阵雨，为词人信手拈来，疏淡自然。自词体确立以来，词作题材多局限于城市里的青楼歌馆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极少表现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村生活。苏轼曾以五首《浣溪沙》词突破这一局限。辛弃疾承苏轼馀风，进一步开拓了这一题材领域，展现出多姿多彩的乡村风俗画卷。

此外，辛弃疾还写过一些理趣词和爱情词。前者试图通过哲理的思辨来消解苦闷，安顿身心；后者抒写纯粹的爱情体验，深婉细腻，妩媚动人。体现了他思想感情的不同侧面。

三

在唐宋词史上，辛弃疾历来以豪放著称。而“豪放”既体现为由题材、意境、情感等有机结合所呈现的创作风格，又体现为一种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

首先，豪放是辛弃疾词作的主体风格。与报国的壮志、英雄的襟怀、军人的豪情这些宏大雄伟的题材内容相适应，他的笔下最常见的是弓刀、长剑、画戟、金戈、铁马、旌旗、画角、将军等军事物象，和惊湍、奔雷、骇浪、急雨、裂石、塞尘、西风、飞云等自然物象，在他奔放激越、瞬息万变的情感的涵摄下，构成沉雄开阔、壮丽动荡的艺术境界。如果说，苏轼词的豪放主要表现为在开阔高远的意境中展现参透世事的旷达与超然，那么辛弃疾词的豪放则主要表现为在奔腾耸峙、跌宕不羁的客观物象中寄寓永不消解的豪情与难以释怀的悲愤。因此，清代词评家陈廷焯说，苏轼“词极超旷而意极平和”，辛弃疾“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王国维《人间词话》也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可见，苏、辛虽然同为豪放词风的代表词人，由于身世背景、性情修养等的不同，其区别仍是十分显明的。

不过，倘若从放笔快意、摆脱束缚的创作个性而言，苏、辛的豪放却自有其一脉相承的紧密关系。苏轼“以诗为词”，从题材、手法、风格、声律等多个方面冲破传统藩篱，开创革新词派。辛弃疾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达到诗词散文合一的境界。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从政治、哲理到田园风光、民俗人情，从朋友之情、恋人之思到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内容，皆被他揽入词中，极大地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与之相应，辛词的艺术风格亦呈现出无限丰富性，以豪放为主而又变化多端，有时缠绵细致，如《祝英台近》（宝钗分）；有时朴素清新，如《鹧鸪天》（陌上柔桑破嫩芽）；有时诙谐幽默，如《沁园春》（杯汝来前）；有时自然散淡，如《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传统词作多用比兴，以情景二字为词料，至柳永、苏轼，渐将叙事、议论等表现手法引入词中。辛弃疾融会前人的艺术成就，综合运用抒情、写景、叙事、议论等多种手法，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极致。如《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寓抒情于议论，将难以言说的深沉愁绪写得馀韵悠长；《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借李广故事现身说法，夹叙夹议，抒写出古今同慨的沉郁悲凉。当然，辛弃疾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他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与发展。他将这种旨隐辞微、含蓄婉转、极富象征性的传统表现手法，与低徊郁抑的志士怀抱相结合，以雄豪之气驱使纤词丽句，把悲壮深沉的主旋律题材表现得千回百转，开拓和深化了婉约词的意境。上文所引《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即是此类经典之作。在语言上，辛弃疾也体现出前无古人的自由与解放，彻底突破传统词家的用语框限，广泛运用《论语》、《孟子》、《庄子》、《左传》、《史记》、《汉书》等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典故，同时兼收通俗朴拙的民间俗语，大量使用虚词、语气助词和散文句式，以及对话、问答乃至呼喝等独特语句，如“甚矣吾衰矣”（《沁园春》）直接移用《论语》中的感叹句，“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采用当时口语，“杯汝来

前”（《沁园春》）以对话结构全篇，虽横放杰出，不拘绳墨，仍别有风味，不失美感。

辛弃疾在词体写作上如此全方位、大尺度的出位与突破，无怪乎时人评曰：“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徐釚《词苑丛谈》引）对此，我们该如何评价呢？一方面，“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故“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钱钟书语）。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为通行既久、已成习套的词体开出新境，使词的创作摆脱羁绊，进入自由的境界，从而带来了宋词繁荣发达、多姿多态的昌盛局面。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词自有其不同于诗、文的本质规定性，以写诗作文的方法写词，还需保持词体婉曲多折的审美特性，“破体为文但不能摧毁其体，出位之思但不能完全脱离本位”（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苏轼、辛弃疾的名篇佳作，往往都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分寸，这既得力于他们不凡的艺术功力，更取决于他们的人品、性情与境界。所以，王国维说：“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人间词话》）这些提示对于我们今天品读辛弃疾词作仍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2010年4月18日于同济三好坞

【编者按：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辛弃疾词中的典故、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辛弃疾词的阅读和欣赏。】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
卷一
汉宫春（春已归来）
满江红（家住江南）
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
浣溪沙（侬是嵚崎可笑人）
满江红（鹏翼垂空）
念奴娇（我来吊古）
千秋岁（塞垣秋草）
满江红（快上西楼）
又（美景良辰）
又（点火樱桃）
念奴娇（晚风吹雨）
好事近（日日过西湖）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
感皇恩（春事到清明）
又（七十古来稀）
声声慢（征埃成阵）
又（开元盛日）
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
西江月（秀骨青松不老）
水调歌头（落日古城角）
一剪梅（独立苍茫醉不归）
新荷叶（人已归来）

又（春色如愁）
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
又（江摇病眼昏如雾）
太常引（一轮秋影转金波）
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
八声甘州（把江山好处付公来）
洞仙歌（江头父老）
酒泉子（流水无情）
摸鱼儿（望飞来半空鸥鹭）
满江红（落日苍茫）
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
水调歌头（造物故豪纵）
满江红（汉水东流）
水调歌头（我饮不须劝）
霜天晓角（吴头楚尾）
鹧鸪天（聚散匆匆不偶然）
念奴娇（野棠花落）
鹧鸪天（别恨妆成白发新）
又（樽俎风流有几人）
又（扑面征尘去路遥）
又（唱彻阳关泪未干）
满江红（直节堂堂）
又（照影溪梅）
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
满江红（过眼溪山）
南乡子（隔户语春莺）
又（欹枕橹声边）

南歌子（万万千千恨）
西江月（千丈悬崖削翠）
破阵子（掷地刘郎玉斗）
临江仙（住世都知菩萨行）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水调歌头（折尽武昌柳）
满江红（笳鼓归来）
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
阮郎归（山前灯火欲黄昏）
霜天晓角（暮山层碧）
减字木兰花（盈盈泪眼）
满江红（可恨东君）
又（敲碎离愁）
又（倦客新丰）
又（风卷庭梧）
贺新郎（柳暗凌波路）
水调歌头（官事未易了）
满庭芳（倾国无媒）
又（急管哀弦）
又（柳外寻春）
满江红（天与文章）
西河（西江水）
贺新郎（高阁临江渚）
昭君怨（长记潇湘秋晚）
沁园春（三径初成）
又（伫立潇湘）
菩萨蛮（稼轩日向儿童说）

蝶恋花（老去怕寻年少伴）
祝英台近（宝钗分）
又（绿杨堤）
惜分飞（翡翠楼前芳草路）
恋绣衾（夜长偏冷添被儿）
减字木兰花（僧窗夜雨）
又（昨朝官告）
糖多令（淑景斗清明）
南乡子（好个主人家）
鹧鸪天（一片归心拟乱云）
又（困不成眠奈夜何）
菩萨蛮（西风都是行人恨）
卷二
水调歌头（带湖吾甚爱）
又（寄我五云字）
又（白日射金阙）
踏莎行（进退存亡）
蝶恋花（点检笙歌多酿酒）
又（泪眼送君倾似雨）
又（小小年华才月半）
六幺令（酒群花队）
又（倒冠一笑）
太常引（君王着意履声间）
蝶恋花（洗尽机心随法喜）
又（何物能令公怒喜）
水调歌头（今日复何日）
又（千古老蟾口）

又（君莫赋幽愤）
又（文字觑天巧）
小重山（旋制离歌唱未成）
贺新郎（云卧衣裳冷）
又（着厌霓裳素）
又（凤尾龙香拨）
满江红（瘴雨蛮烟）
水调歌头（上界足官府）
清平乐（灵皇醮罢）
临江仙（风雨催春寒食近）
洞仙歌（婆娑欲舞）
唐河传（春水）
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
满江红（蜀道登天）
蝶恋花（莫向楼头听漏点）
又（燕语莺啼人乍远）
鹧鸪天（千丈阴崖百丈溪）
又（莫上扁舟访剡溪）
水龙吟（玉皇殿阁微凉）
菩萨蛮（锦书谁寄相思语）
虞美人（翠屏罗幕遮前后）
又（一杯莫落他人后）
又（夜深困倚屏风后）
水调歌头（万事到白发）
千年调（卮酒向人时）
南歌子（玄入参同契）
杏花天（病来自是于春懒）

念奴娇（兔园旧赏）
临江仙（小靥人怜都恶瘦）
又（逗晓莺啼声昵昵）
又（春色饶君白发了）
又（金谷无烟宫树绿）
丑奴儿（晚来云淡秋光薄）
又（寻常中酒扶头后）
一剪梅（忆对中秋丹桂丛）
又（记得同烧此夜香）
江神子（梅梅柳柳斗纤秾）
又（剩云残日弄阴晴）
又（梨花着雨晚来晴）
又（一川松竹任横斜）
丑奴儿（烟芜露麦荒池柳）
又（少年不识愁滋味）
又（此生自断天休问）
丑奴儿近（千峰云起）
清平乐（柳边飞鞚）
又（绕床饥鼠）
鹧鸪天（不向长安路上行）
点绛唇（隐隐轻雷）
又（身后虚名）
念奴娇（近来何处）
水龙吟（补陀大士虚空）
山鬼谣（问何年此山来此）
生查子（溪边照影行）
蝶恋花（九畹芳菲兰佩好）

又（意态憨生元自好）
定风波（山路风来草木香）
又（仄月高寒水石乡）
满江红（笑拍洪崖）
又（天上飞琼）
念奴娇（对花何似）
乌夜啼（江头醉倒山公）
又（人言我不如公）
定风波（昨夜山公倒载归）
鹧鸪天（白苎新袍入嫩凉）
又（一榻清风殿影凉）
又（春入平原荠菜花）
又（翠木千寻上薜萝）
又（枕簟溪堂冷欲秋）
又（着意寻春懒便回）
满江红（曲几团蒲）
鹧鸪天（戏马台前秋雁飞）
又（有甚闲愁可皱眉）
又（漠漠轻阴拨不开）
又（千丈冰溪百步雷）
又（鸡鸭成群晚未收）
清平乐（茅檐低小）
又（连云松竹）
又（断崖修竹）
满江红（湖海平生）
洞仙歌（冰姿玉骨）
又（飞流万壑）

水龙吟（断崖千丈孤松）
水调歌头（上古八千岁）
最高楼（长安道）
又（西园买）
菩萨蛮（红牙签上群仙格）
生查子（昨宵醉里行）
又（谁倾沧海珠）
西江月（宫粉厌涂娇额）
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昭君怨（夜雨剪残春韭）
又（人面不如花面）
临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
又（钟鼎山林都是梦）
菩萨蛮（功名饱听儿童说）
又（无情最是江头柳）
蝶恋花（衰草斜阳三万顷）
鹊桥仙（小窗风雨）
满江红（尘土西风）
朝中措（篮舆袅袅破重冈）
又（夜深残月过山房）
又（绿萍池沼絮飞忙）
浪淘沙（身世酒杯中）
南歌子（世事从头减）
鹧鸪天（木落山高一夜霜）
又（水底明霞十顷光）
念奴娇（少年横槊）
水龙吟（稼轩何必长贫）

又（被公惊倒瓢泉）
江神子（玉箫声远忆骖鸾）
又（宝钗飞凤鬓惊鸾）
永遇乐（紫陌长安）
定风波（少日春怀似酒浓）
菩萨蛮（香浮奶酪玻璃盌）
鹧鸪天（晚日寒鸦一片愁）
又（陌上柔桑破嫩芽）
踏歌（攧厥）
小重山（倩得熏风染绿衣）
临江仙（老去惜花心已懒）
一落索（羞见鉴鸾孤却）
鹊桥仙（朱颜晕酒）
又（八旬庆会）
好事近（医者索酬劳）
蝶恋花（谁向椒盘簪彩胜）
水调歌头（寒食不小住）
满江红（莫折荼蘼）
沁园春（老子平生）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又（老大那堪说）
又（细把君诗说）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又（少日春风满眼）
水调歌头（头白齿牙缺）
卜算子（刚者不坚牢）
最高楼（相思苦）

浣溪沙（寿酒同斟喜有馀）
水调歌头（酒罢且勿起）
鹊桥仙（松冈避暑）
满江红（绝代佳人）
御街行（山城甲子冥冥雨）
又（阑干四面山无数）
卜算子（修竹翠罗寒）
又（红粉靓梳妆）
又（欲行且起行）
归朝欢（万里康成西走蜀）
玉楼春（悠悠莫向文山去）
声声慢（东南形胜）
玉楼春（往年巃嵸堂前路）
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
又（簪履竞晴昼）
寻芳草（有得许多泪）
柳梢青（姚魏名流）
谒金门（遮素月）
又（山吐月）
定风波（听我尊前醉后歌）
醉翁操（长松）
踏莎行（夜月楼台）
又（弄影阑干）
清平乐（月明秋晓）
又（东园向晓）
鹧鸪天（梦断京华故倦游）
又（趁得春风汗漫游）

菩萨蛮（送君直上金銮殿）
又（人间岁月堂堂去）
又（阮琴斜挂香罗绶）
又（万金不换囊中术）
虞美人（群花泣尽朝来露）
定风波（春到蓬壶特地晴）
念奴娇（倘来轩冕）
又（道人元是）
又（洞庭春晚）
瑞鹤仙（黄金堆到斗）
水调歌头（相公倦台鼎）
清平乐（此身长健）
一落索（锦帐如云处）
好事近（明月到今宵）
又（和泪唱阳关）
又（云气上林梢）
东坡引（玉纤弹旧怨）
又（君如梁上燕）
又（花梢红未足）
醉花阴（黄花漫说年年好）
醉太平（态浓意远）
乌夜啼（晚花露叶风条）
如梦令（燕子几曾归去）
忆王孙（登山临水送将归）
金菊对芙蓉（远水生光）
水调歌头（万事几时足）
浣溪沙（台倚崩崖玉灭瘢）

又（妙手都无斧凿瘢）
渔家傲（道德文章传几世）
鹊桥仙（豸冠风采）
沁园春（有美人兮）
又（我试评君）
又（我醉狂吟）
江神子（簟铺湘竹帐笼纱）
又（暗香横路雪垂垂）
朝中措（年年黄菊艳秋风）
又（年年金蕊艳西风）
又（年年团扇怨秋风）
清平乐（少年痛饮）
又（清泉奔快）
水龙吟（倚栏看碧成朱）
生查子（去年燕子来）
又（百花头上开）
又（青山招不来）
又（青山非不佳）
浣溪沙（寸步人间百尺楼）
又（未到山前骑马回）
鹧鸪天（句里春风正剪裁）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好事近（彩胜斗华灯）
念奴娇（风狂雨横）
最高楼（金闺老）
卷三
浣溪沙（细听春山杜宇啼）

临江仙（记取年年为寿客）
贺新郎（翠浪吞平野）
又（觅句如东野）
又（碧海成桑野）
小重山（绿涨连云翠拂空）
水调歌头（说与西湖客）
添字浣溪沙（记得瓢泉快活时）
西江月（贪数明朝重九）
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
鹧鸪天（抛却山中诗酒窠）
西江月（风月亭危致爽）
又（且对东君痛饮）
满江红（汉节东南）
鹧鸪天（指点斋尊特地开）
菩萨蛮（旌旗依旧长亭路）
定风波（少日犹堪话别离）
又（莫望中州叹黍离）
又（金印累累佩陆离）
满江红（宿酒醒时）
鹧鸪天（点尽苍苔色欲空）
又（病绕梅花酒不空）
又（桃李漫山过眼空）
行香子（好雨当春）
水调歌头（木末翠楼出）
最高楼（吾衰矣）
清平乐（诗书万卷）
感皇恩（露染武夷秋）

一枝花（千丈擎天手）
瑞鹤仙（雁霜寒透幕）
念奴娇（江南尽处）
又（疏疏淡淡）
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
瑞鹤仙（片帆何太急）
鹧鸪天（欲上高楼去避愁）
柳梢青（白鸟相迎）
卷四
沁园春（一水西来）
祝英台近（水纵横）
水龙吟（听兮清佩琼瑶些）
兰陵王（一丘壑）
卜算子（一饮动连宵）
又（一个去学仙）
又（盗跖倘名丘）
水龙吟（昔时曾有佳人）
菩萨蛮（淡黄弓样鞋儿小）
又（画楼影蘸清溪水）
鹧鸪天（欹枕婆娑两鬓霜）
江神子（乱云扰扰水潺潺）
鹧鸪天（莫避春阴上马迟）
行香子（归去来兮）
浣溪沙（梅子生时到几回）
又（百世孤芳肯自媒）
清平乐（春宵睡重）
杏花天（牡丹昨夜方开遍）

又（牡丹比得谁颜色）
浪淘沙（不肯过江东）
虞美人（当年得意如芳草）
临江仙（忆醉三山芳树下）
又（冷雁寒云渠有恨）
鹧鸪天（是处移花是处开）
水调歌头（高马勿捶面）
鹧鸪天（莫殢春光花下游）
添字浣溪沙（艳杏妖桃两行排）
又（句里明珠字字排）
归朝欢（山下千林花太俗）
沁园春（叠嶂西驰）
又（有酒忘杯）
南歌子（散发披襟处）
添字浣溪沙（日日闲看燕子飞）
又（酒面低迷翠被重）
贺新郎（逸气轩眉宇）
浣溪沙（新葺茅檐次第成）
水调歌头（我亦卜居者）
鹊桥仙（风流标格）
又（轿儿排了）
西江月（粉面都成醉梦）
又（人道偏宜歌舞）
沁园春（杯汝来前）
又（杯汝知乎）
丑奴儿（近来愁似天来大）
添字浣溪沙（总把平生入醉乡）

又（杨柳温柔是故乡）
临江仙（一自酒情诗兴懒）
又（夜语南堂新瓦响）
又（窄样金杯教换了）
又（手捻黄花无意绪）
鹧鸪天（一夜清霜变鬓丝）
谒金门（归去未）
玉楼春（山行日日妨风雨）
又（人间反复成云雨）
又（何人半夜推山去）
又（青山不解乘云去）
又（无心云自来还去）
又（瘦筇倦作登高去）
又（风前欲劝春光住）
又（三三两两谁家女）
临江仙（只恐牡丹留不住）
念奴娇（为沽美酒）
汉宫春（行李溪头）
满江红（几个轻鸥）
又（我对君侯）
蓦山溪（饭蔬饮水）
清平乐（云烟草树）
鹧鸪天（万事纷纷一笑中）
满庭芳（西崦斜阳）
木兰花慢（旧时楼上客）
又（路傍人怪问）
又（可怜今夕月）

踏莎行（吾道悠悠）
声声慢（停云霭霭）
永遇乐（投老空山）
玉楼春（客来底事逢迎晚）
浣溪沙（草木于人也作疏）
蓦山溪（小桥流水）
又（画堂帘卷）
鹧鸪天（水荇参差动绿波）
又（自古高人最可嗟）
又（出处从来自不齐）
又（晚岁躬耕不怨贫）
又（发底青青无限春）
又（老病那堪岁月侵）
最高楼（君听取）
南乡子（无处着春光）
鹧鸪天（老退何曾说着官）
贺新郎（下马东山路）
哨遍（蜗角斗争）
又（一壑自专）
菩萨蛮（葛巾自向沧浪濯）
兰陵王（恨之极）
六州歌头（晨来问疾）
添字浣溪沙（强欲加餐竟未佳）
沁园春（甲子相高）
又（我见君来）
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
又（翰墨诸公久擅场）

又（谁共春光管日华）
新荷叶（曲水流觞）
又（曲水流觞）
水调歌头（唤起子陆子）
又（我志在寥阔）
破阵子（宿麦畦中雉鷕）
鹧鸪天（石壁虚云积渐高）
又（上巳风光好放怀）
又（叹息频年廪未高）
又（秋水长廊水石间）
水调歌头（四座且勿语）
又（渊明最爱菊）
清平乐（清词索笑）
又（溪回沙浅）
西江月（剩欲读书已懒）
又（金粟如来出世）
又（醉里且贪欢笑）
玉楼春（有无一理谁差别）
西江月（画栋新垂帘幕）
贺新郎（路入门前柳）
又（肘后俄生柳）
水调歌头（岁岁有黄菊）
念奴娇（未须草草）
又（是谁调护）
满江红（半山佳句）
水调歌头（万事一杯酒）
浣溪沙（花向今朝粉面匀）

又（歌串如珠个个匀）
又（父老争言雨水匀）
婆罗门引（落花时节）
又（绿阴啼鸟）
又（龙泉佳处）
又（不堪鶗鴂）
念奴娇（龙山何处）
又（君诗好处）
最高楼（花知否）
又（花好处）
归朝欢（我笑共工缘底怒）
鹊桥仙（少年风月）
上西平（恨如新）
锦帐春（春色难留）
武陵春（桃李风前多妩媚）
又（走去走来三百里）
浣溪沙（这里裁诗话别离）
玉蝴蝶（古道行人来去）
又（贵贱偶然浑似）
玉楼春（少年才把笙歌觞）
又（狂歌击碎村醪觞）
又（君如九酝台黏觞）
感皇恩（案上数编书）
贺新郎（曾与东山约）
又（拄杖重来约）
又（听我三章约）
生查子（高人千丈崖）

夜游宫（几个相知可喜）
行香子（白露园蔬）
品令（更休说）
感皇恩（七十古来稀）
雨中花慢（旧雨常来）
又（马上三年）
浪淘沙（金玉旧情怀）
江神子（看君人物汉西都）
行香子（少日尝闻）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哨遍（池上主人）
新荷叶（种豆南山）
又（物盛还衰）
婆罗门引（落星万点）
卜算子（一以我为生）
又（夜雨醉瓜庐）
又（珠玉作泥沙）
又（千古李将军）
又（百郡怯登车）
又（万里籋浮云）
定风波（百紫千红过了春）
又（野草闲花不当春）
粉蝶儿（昨日春如）
生查子（漫天春雪来）
菩萨蛮（看灯元是菩提叶）
水调歌头（十里深窈窕）
念奴娇（看公风骨）

喜迁莺（暑风凉月）
洞仙歌（旧交贫贱）
江神子（五云高处望西清）
西江月（一柱中擎远碧）
破阵子（菩萨丛中惠眼）
西江月（八万四千偈后）
太常引（论公耆德旧宗英）
又（仙机似欲织纤罗）
满江红（老子平生）
又（两峡崭岩）
鹧鸪天（绿鬓都无白发侵）
又（占断雕栏只一株）
又（翠盖牙签几百株）
又（浓紫深黄一画图）
又（去岁君家把酒杯）
菩萨蛮（游人占却岩中屋）
又（君家玉雪花如屋）
行香子（云岫如簪）
洞仙歌（松关桂岭）
千年调（左手把青霓）
临江仙（莫笑吾家苍壁小）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又（鸟倦飞还矣）
柳梢青（莫炼丹难）
江神子（两轮屋角走如梭）
临江仙（六十三年无限事）
又（醉帽吟鞭花不住）

又（鼓子花开春烂熳）
水龙吟（只愁风雨重阳）
又（老来曾识渊明）
鹧鸪天（泉上长吟我独清）
贺新郎（濮上看垂钓）
南乡子（日日老莱衣）
永遇乐（怪底寒梅）
贺新郎（绿树听鹈鴂）
永遇乐（烈日秋霜）
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
感皇恩（富贵不须论）
丑奴儿（鹅湖山下长亭路）
又（年年索尽梅花笑）
临江仙（手种门前乌桕树）
玉楼春（琵琶亭畔多芳草）
鹊桥仙（溪边白鹭）
河渎神（芳草绿萋萋）
鹧鸪天（山上飞泉万斛珠）
卷五
浣溪沙（北陇田高踏水频）
汉宫春（秦望山头）
又（亭上秋风）
又（心似孤僧）
又（达则青云）
上西平（九衢中）
满江红（紫陌飞尘）
生查子（梅子褪花时）

又（悠悠万世功）
南乡子（何处望神州）
瑞鹧鸪（暮年不赋短长词）
又（声名少日畏人知）
又（胶胶扰扰几时休）
永遇乐（千古江山）
玉楼春（江头一带斜阳树）
瑞鹧鸪（江头日日打头风）
临江仙（老去浑身无着处）
又（偶向停云堂上坐）
瑞鹧鸪（期思溪上日千回）
归朝欢（见说岷峨千古雪）
洞仙歌（贤愚相去）
六州歌头（西湖万顷）
西江月（堂上谋臣帷幄）
清平乐（新来塞北）
补遗
生查子（一天霜月明）
菩萨蛮（与君欲赴西楼约）
念奴娇（妙龄秀发）
又（西真姊妹）
又（论心论相）
一剪梅（尘洒衣裾客路长）
又（歌罢尊空月坠西）
眼儿媚（烟花丛里不宜他）
乌夜啼（江头三月清明）
如梦令（韵胜仙风缥缈）

绿头鸭（叹飘零）
品令（迢迢征路）
鹧鸪天（剪烛西窗夜未阑）
谒金门（山共水）
贺新郎（世路风波恶）
渔家傲（风月小斋模画舫）
出塞（莺未老）
踏莎行（萱草齐阶）
好事近（春动酒旗风）
又（花月赏心天）
江城子（留仙初试砑罗裙）
惜奴娇（风骨萧然）
水调歌头（泰岳倚空碧）
又（客子久不到）
霜天晓角（雪堂迁客）
好事近（春意满西湖）
满江红（老子当年）
苏武慢（帐暖金丝）
总评
返回总目录

辛弃疾词集

辛弃疾词集卷一

汉宫春　立春日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馀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熏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立春之日，士大夫之家，剪裁为小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岁时风土记》）

◎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宋苏轼《立春日小集呈李端叔》）

◎玄霜绛雪何足云，熏梅染柳将赠君。（唐李贺《瑶华乐》）

◎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锥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战国策·齐策六》）

◆词题曰"立春"，无甚本事，然可谓极回荡之致。（梁启勋《词学》）

◆上阕铺叙"立春"而已。转头处向东风调笑，已属妙语。更云人盼春来，我愁春至，因其暗换韶光，老却多少朱颜翠鬓，语尤隽妙。然则岁岁之花开花落，春固徒忙，人亦徒增惆怅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满江红　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水调歌头　寿赵漕介庵

千里渥洼种，名动帝王家。金銮当日奏草，落笔万龙蛇。带得无边春下，等待江山都老，教看鬓方鸦。莫管钱流地，且拟醉黄花。

唤双成，歌弄玉，舞绿华。一觞为饮千岁，江海吸流霞。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元鼎四年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汉书·武帝纪》）

◎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仰，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新唐书·刘晏传》）

◎王母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汉武内传》）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穆公女弄玉好之，公妻焉。弄玉日就萧史学箫作凤鸣，感凤来止，一旦夫妻同随凤飞去。（《列仙传》）

◎萼绿华者，自云是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权家，授权尸解药，并诗一篇，火浣布手巾一方，金玉条脱各一枚。（《真诰·运象》）

◎河东项曼斯好道学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曰："去时有数仙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居月之旁，其寒凄怆。口饥欲食，辄饮我流霞一杯。每饮一杯，数月不饥。"（《论衡·道虚》）

◎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列子·周穆王》）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唐杜甫《洗兵马》）

◎为君谈笑净胡沙。（唐李白《永王东巡歌》）

◎日边：喻朝廷。

浣溪沙　赠子文侍人，名笑笑

侬是嵚崎可笑人，不妨开口笑时频。有人一笑坐生春。

歌欲颦时还浅笑，醉逢笑处却轻颦。宜颦宜笑越精神。

◎桓彝字茂伦，雅为周顗所重，顗尝叹曰："茂伦嵚崎历落，固可笑人也。"（《晋书·桓彝传》）

◎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盗跖》）

◆此词所赠者既名笑笑，故每句皆着一笑字。（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满江红　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

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

佳丽地，文章伯。《金缕》唱，红牙拍。看尊前飞下，日边消息。料想宝香黄阁梦，依然画舫青溪笛。待如今端的约钟山，长相识。

◎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训》）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谢朓《入朝曲》）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唐杜秋娘《金缕衣曲》）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比柳耆卿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按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宋俞文豹《吹剑续录》）

◎王徽之赴召京师，泊舟青溪侧。素不与徽之相识。伊于岸上过，船中客称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谓伊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是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宾主不交一言。（《晋书·桓伊传》）

念奴娇

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

我来吊古，上危楼，赢得闲愁千斛。虎踞龙蟠何处是？只有兴亡满目。柳外斜阳，水边归鸟，陇上吹乔木。片帆西去，一声谁喷霜竹？

却忆安石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儿辈功名都付与，长日惟消棋局。宝镜难寻，碧云将暮，谁劝杯中绿？江头风怒，朝来波浪翻屋。

◎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太平御览·州郡一》引张勃《吴录》）

◎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宋黄庭坚《念奴娇》“八月十七日同诸甥待月，有客孙彦立者善吹笛，有名酒酌之”）

◎谢安字安石，……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安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屡违朝旨，高卧东山。……时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及万废黜，安始有仕进志。……时苻坚强盛，疆埸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所在克捷。……玄等既破坚，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雅志未就，遂遇疾笃。（《晋书·谢安传》）

◎（桓）伊字叔夏，……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

时谢安壻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会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谄邪，于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于主相之间，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饮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无忤，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于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筝歌。”……伊便抚筝而歌《怨诗》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声节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愧色。（《晋书·桓伊传》）

◎行看须间白，谁劝杯中绿？（唐白居易《和梦得游春诗一百韵》）

千秋岁

金陵寿史帅致道。时有版筑役。

塞垣秋草，又报平安好。尊俎上，英雄表。金汤生气象，玉珠霏谈笑。春近也，梅花得似人难老。

莫惜金尊倒，凤诏看看到。留不住，江东小。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百岁，从今尽是中书考。

◎咳唾成珠玉，挥袂出风云。（《晋书·夏侯湛传》）

◎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宋蔡挺《喜迁莺》）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史记·项羽本纪》）

◎史臣裴洎曰：汾阳事上诚荩，临下宽厚，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旧唐书·郭子仪传》）

◆伟丽。“梅花似人”句法妙。闵刻抹“凤诏”、“中书”二句，谓其近俚，使并汾阳等事不用，又非寿词矣，况句子老辣，固异俗手。（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满江红　中秋寄远

快上西楼，怕天放浮云遮月。但唤取玉纤横管，一声吹裂。谁做冰壶凉世界，最怜玉斧修时节。问嫦娥孤令有愁无？应华发。

云液满，琼杯滑。长袖舞，清歌咽。叹十常八九，欲磨还缺。但愿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把从前离恨总成欢，归时说。

◎晏元献公留守南都，王君玉……为府签判。……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也。尝遇中秋阴晦，斋厨夙为备，公适无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曰：“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公枕上得诗大喜，即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乐饮达旦。（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郑仁本表弟游嵩山，见一人枕一幞物，方眠熟，即呼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幞，有斤凿数事。（《酉阳杂俎·天咫》）

◎人生不如意，十事常八九。（宋黄庭坚《用明发不寐有怀二人为韵寄李秉彝德叟》）

又　中秋

美景良辰，算只是可人风月。况素节扬辉长是，十分清彻。着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阙？倩蜚廉得得为吹开，凭谁说？

弦与望，从圆缺。今与昨，何区别？羡夜来手把，桂花堪折。安得便登天柱上，从容陪伴酬佳节。更如今不听麈谈清，愁如发。

◎秋节曰素节。（《初学记》）

◎蜚廉：一作飞廉，风伯也。见《风俗通义》。

◎得得：即特地之意。

◎九华山道士赵知微，乃皇甫玄真之师。……讽诵道书，炼志幽寂，隐迹数十年，遂臻玄牝。……去岁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真谓同门生曰：“甚惜良宵而值苦雨！”语顷，赵君忽命侍童曰：“可备酒果。”遂遍召诸生谓曰：“能升天柱峰玩月不？”诸生虽强应，而窃以谓浓阴駃雨如斯，若果行，将有垫巾角、折屐齿之事。少顷，赵君曳杖而出，诸生景从。既辟荆扉，而长天廓清，皓月如昼。扪萝援筱，及峰之巅。赵君处玄豹之茵，诸生藉芳草列侍。俄举卮酒，咏郭景纯《游仙》诗数篇。诸生有清啸者，步虚者，鼓琴者。以至寒蟾隐于远岑，方归山舍。既各就榻，而凄风苦雨，暗晦如前。众方服其奇致。（唐皇甫枚《三水小牍》）

又

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壁。乳燕引雏飞力弱，流莺唤友娇声怯。问春归不肯带愁归，肠千结。

层楼望，春山叠。家何在？烟波隔。把古今遗恨，向他谁说？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听声声枕上劝人归，归难得。

◎龙孙：竹笋为龙孙。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念奴娇　西湖和人韵

晚风吹雨，战新荷声乱，明珠苍璧。谁把香奁收宝镜，云锦周遭红碧。飞鸟翻空，游鱼吹浪，惯趁笙歌席。坐中豪气，看君一饮千石。

遥想处士风流，鹤随人去，已作飞仙伯。茅舍疏篱今在否，松竹已非畴昔。欲说当年，望湖楼下，水与云宽窄。醉中休问，断肠桃叶消息。

◎一望见荷花，天机织云锦。（宋文同《题守居园池横湖》）

◎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放鹤，良久，逋必棹小船而归，盖尝以鹤飞为验也。（宋沈括《梦溪笔谈》。处士，指林逋。）

◎王献之爱妾名桃叶，尝渡此，献之作歌送之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

◆奇险灏瀚之致，笔舌间足以副之。（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字字敲得响，胜览。（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好事近　西湖

日日过西湖，冷浸一天寒玉。山色虽言如画，想画时难邈。

前弦后管夹歌钟，才断又重续。相次藕花开也，几兰舟飞逐。

◎江上团团贴寒玉。（唐李贺《江南弄》。寒玉，喻月光。）

青玉案　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花千树、星如雨：皆谓灯。

◎玉壶：指月，故继以“光转”二字，亦或指灯。

◎鱼龙漫衍六街呈，金锁通宵启玉京。（宋夏竦《奉和御制上元观灯》）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夜，奉圣旨宣万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万姓”。少刻，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下看灯。（《宣和遗事》“十二月预赏元宵”条）

◆星中织女，亦复吹落人世。（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题甚秀丽，措辞亦工绝，而其气是雄劲飞舞，绝大手段。（清陈廷焯《云韶集》）

◆艳体亦以气行之，是稼轩本色。（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感皇恩　滁州寿范倅

春事到清明，十分花柳。唤得笙歌劝君酒。酒如春好，春色年年依旧。青春元不老，君知否？

席上看君：竹清松瘦。待与青春斗长久。三山归路，明日天香襟袖。更持金盏起，为君寿。

◎三山：代指馆阁。

又　寿范倅

七十古来稀，人人都道：不是阴功怎生到。松姿虽瘦，偏耐雪寒霜晓。看君双鬓底，青青好。

楼雪初晴，庭闱嬉笑。一醉何妨玉壶倒。从今康健，不用灵丹仙草。更看一百岁，人难老。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唐杜甫《曲江》之二）

声声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怀嵩楼即今北楼，唐李德裕贬滁州，作此楼，取怀归嵩洛之意。（《舆地纪胜·滁州景物下》）

◎楚尾吴头：滁州为古代吴楚交界之地，故可称“楚尾吴头”。

◎剩：此处作“尽”解。

◎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列子·黄帝》）

又

嘲红木犀。余儿时尝入京师禁中凝碧池，因书当时所见。

开元盛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十里芬芳，一枝金粟玲珑。管弦凝碧池上，记当时风月愁侬。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

只为天姿冷澹，被西风酝酿，彻骨香浓。枉学丹蕉，叶底偷染妖红。道人取次装束，是自家香底家风。又怕是，为凄凉长在醉中。

◎开元盛日：开元为唐玄宗年号。其时唐称极盛，盖以喻北宋盛时。

◎天宝末，禄山陷西京，大会凝碧池，梨园子弟，欷歔泣下。乐工雷海青掷乐器西向大恸。王维陷贼中，潜赋诗云："秋槐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明皇杂录》）

◎翠华远：此指宋徽宗、钦宗为金人所虏北去事。

◎取次：即造次，作"随便"或"草草"解。

木兰花慢　滁州送范倅

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时响空弦。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

◎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所止曰庐。（《汉书·严助传》注）

◎玄宗即位，张说等召入禁中，谓之翰林待诏。……或诏从中出，虽宸翰所挥，亦资其检讨，谓之视草。（《旧唐书·职官志》“翰林院”条）

◎愁肠殢酒人千里。（唐韩偓《有忆》）

◆此稼翁晚年笔墨，不必十分经营，只信手写去，如闻饿虎吼啸之声，古今词人焉得不望而却步？（清陈廷焯《云韶集》）

◆“风水无情”二句为送友言，离思黯然。即接以“秋晚”二句，为行人着想，乃极写家庭之乐。论句法，浑成而兼倜傥。下阕“长安”二句，有唐人“归去朝端如有问，玉门关外老班超”诗意。结处言

壮心未已。闻秋雁尚欲以虚弦下之，如北平飞将，老去犹思射虎也。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西江月　为范南伯寿

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南伯去岁七月生子。

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博物志》）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活。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明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世说新语·尤悔》）

水调歌头

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

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

◎苏秦始将连衡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战国策·秦策一》）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唐李白《忆秦娥》）

◎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列子·黄帝》）

◎伊周，伊尹与周公旦，分别为商、周之开国勋臣。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家贫，常为官佣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其后行诣相者，……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留焉耆半岁，慰抚之，于是西域五十馀国悉皆纳质内属焉。……封超为定远侯。……超以久在异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蛮夷之俗，畏壮侮老。臣超犬马齿歼，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阳，……九月卒，年七十一。（《后汉书·班超传》）

◎时董卓作乱，仲宣避难荆州依刘表，遂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有此作，述其进退危惧之情也。（《文选》王粲《登楼赋》五臣注）

一剪梅　游蒋山，呈叶丞相

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

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唐杜甫《乐游园歌》）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新荷叶　和赵德庄韵

人已归来，杜鹃欲劝谁归？绿树如云，等闲付与莺飞。兔葵燕麦，问刘郎几度沾衣。翠屏幽梦，觉来水绕山围。

有酒重携，小园随意芳菲。往日繁华，而今物是人非。春风半面，记当年初识崔徽。南云雁少，锦书无个因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

◎刘尚书禹锡，自屯田员外左迁朗州司马，凡十年始征还。方春，作《赠看花诸君子》诗曰："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其诗一出，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时宰，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有新诗，未免为累，奈何？"不数日，出为连州刺史。其自叙云："贞元二十一年春，余为屯田员外，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十年，诏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盛如红霞，遂有前篇以记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四年，始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再游。时大和二年三月也。"诗曰："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唐孟棨《本事诗》）

◎崔徽，河中倡妇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河中，与徽相从者累月。敬中使罢，还，徽不能从，情怀怨抑。后数月，东州幕白知退将自河中归，徽乃托人写真，因捧书谓知退曰："为妾谓敬中：崔徽一旦不及卷

中人，徽且为卿死矣。”元稹为作《崔徽歌》。（宋苏轼《章质夫寄惠崔徽真》宋援注）

◆以闲居反映朝局，一语便透。（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又　再和前韵

春色如愁，行云带雨才归。春意长闲，游丝尽日低飞。闲愁几许，更晚风特地吹衣。小窗人静，棋声似解重围。

光景难携，任他鶗鴂芳菲。细数从前，不应诗酒皆非。知音弦断，笑渊明空抚馀徽。停杯对影，待邀明月相依。

◎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楚辞·离骚》）

◎（陶渊明）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晋书·陶潜传》）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下独酌》）

菩萨蛮　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宋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人生四十未全衰，我为愁多白发垂。何故水边双白鹭，无愁头上也垂丝。（唐白居易《白鹭》）

◆趣语解颐。（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江摇病眼昏如雾，送愁直到津头路。归念乐天诗：“人生足别离。”

云屏深夜语，梦到君知否？玉箸莫偷垂，断肠天不知。

◎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唐武瓘《劝酒》。盖稼轩误记为白居易诗。）

◎魏甄后面白，泪双垂如玉箸。（《白氏六帖》）

太常引　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飞镜句：喻月重圆。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唐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水龙吟　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鲙，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遥岑出寸碧，远目增双明。（唐韩愈《城南联句》）

◎山如碧玉簪。（唐韩愈《送桂州严大夫》）

◎许汜与刘备共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三国志·魏志·陈登传》）

◎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已皆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裂竹之声，何尝不潜气内转。（清谭献《谭评词辨》）

◆落落数语，不数王粲《登楼赋》。（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前四句写登临所见，起笔便有浩荡之气。“落日”句以下，由登楼说到旅怀，而仍不说尽，仅以吴钩独看，略露其不平之气。下阕写旅怀，即使归去奇狮卜筑，而生平未成一事，亦羞见刘郎。“流年”二句以单句旋折，弥见激昂。结句言英雄之泪，未要人怜，倘揾以红巾，或可破颜一笑，极言其潦倒，仍不减其壮怀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八声甘州

寿建康帅胡长文给事。时方阅《折红梅》之舞，且有锡带之宠。

把江山好处付公来，金陵帝王州。想今年燕子，依然认得，王谢风流。只用平时尊俎，弹压万貔貅。依旧钧天梦，玉殿东头。

看取黄金横带，是明年准拟，丞相封侯。有《红梅》新唱，香阵卷温柔。且画堂通宵一醉，待从今更数八千秋。公知否：邦人香火，夜半才收。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朝谢朓《入朝曲》）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刘禹锡《乌衣巷》）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史记·赵世家》）

洞仙歌　寿叶丞相

江头父老，说新来朝野，都道今年太平也。见朱颜绿鬓，玉带金鱼，相公是，旧日中朝司马。

遥知宣劝处：东阁华灯，别赐《仙韶》接元夜。问天上几多春，只似人间，但长见精神如画。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

◎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宋史·司马光传》）

◎玉带金鱼：唐宋三品以上官之服饰。

◎公孙弘自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汉书·公孙弘传》）

◎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乐成，改法曲为《仙韶曲》。（《唐书·礼乐志》）

◎貂蝉：貂蝉为侍从贵臣所着冠上之饰，其制为冠上加黄金珰，附蝉为饰，并插以貂尾。

酒泉子

流水无情，潮到空城头尽白，离歌一曲怨残阳。断人肠。

东风官柳舞雕墙。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燕双双。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唐刘禹锡《金陵五题》）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春望》）

◎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宋周邦彦《西河·咏金陵》）

◆悲而壮，阅者谁不变色？无穷感喟，似老杜悲歌之作。（清陈廷焯《云韶集》）

摸鱼儿　观潮上叶丞相

望飞来半空鸥鹭，须臾动地鼙鼓。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朝又暮。诮惯得吴儿不怕蛟龙怒。风波平步。看红旆惊飞，跳鱼直上，蹙踏浪花舞。

凭谁问，万里长鲸吞吐，人间儿戏千弩。滔天力倦知何事，白马素车东去。堪恨处：人道是属镂怨愤终千古。功名自误。谩教得陶朱，五湖西子，一舸弄烟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唐白居易《长恨歌》）

◎诮惯得：直纵容得之意。

◎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宋吴自牧《梦粱录·观潮》）

◎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乐，乃装其轻宝珠玉……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通路，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前半叙述观潮，未风警动。下阕笔势纵横，借江潮往事为喻。钱王射弩，固属雄夸，即前胥后种，泄怒银涛，亦功名自误，不若范大夫知机，掉头烟雾也。词为上叶丞相而作，其蒿目时艰，意有所讽耶？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满江红　赣州席上呈太守陈季陵侍郎

落日苍茫，风才定片帆无力。还记得眉来眼去，水光山色。倦客不知身远近，佳人已卜归消息。便归来只是赋行云，襄王客。

此个事，如何得？知有恨，休重忆。但楚天特地，暮云凝碧。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衫湿。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宋王观《卜算子》）

◎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曰："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唯唯。"（战国宋玉《高唐赋序》）

◎（羊）祜叹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晋书·羊祜传》）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唐白居易《琵琶行》）

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可怜西北望，白日远长安。（宋刘攽《九日》）

◎目眇眇兮愁予。（《楚辞·九歌·湘夫人》）

◆南渡之初，虏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幼安自此起兴。“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忠愤之气，拂拂指端。（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无数山水，无数悲愤。伊文公云：若朝廷赏罚明，此等人皆可用。（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血泪淋漓，古今让其独步。结二语号呼痛哭，音节之悲，至今犹隐隐在耳。（清陈廷焯《云韶集》）

◆此首《书江西造口壁》，不假雕绘，自抒悲愤。小词而苍莽悲壮如此，诚不多见。盖以真情郁勃，而又有气魄足以畅发其情。起从近处写水，次从远处写山。下片，将山水打成一片，慨叹不尽。末以愁闻鹧鸪作结，尤觉无限悲愤。（唐圭璋《唐宋词简释》）

水调歌头　和王正之右司吴江观雪见寄

造物故豪纵，千里玉鸾飞。等闲更把，万斛琼粉盖玻璃。好卷垂虹千丈，只放冰壶一色，云海路应迷。老子旧游处，回首梦耶非。

谪仙人，鸥鸟伴，两忘机。掀髯把酒一笑，诗在片帆西。寄语烟波旧侣：闻道莼鲈正美，休裂芰荷衣。上界足官府，汗漫与君期。

◎伟哉造物真豪纵，攫士抟沙为此弄。（宋苏轼《游白水山》）

◎李白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新唐书·李白传》）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楚辞·离骚》）

◎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

◎卢敖游乎北海，见一士焉，曰：“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淮南子·道应训》）

◆（“诗在”句）佳句忽来，正如一片远帆，从天际落。（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

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庾台月。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史记·李将军列传》）

◎《唐·艺文志》有《玉帐经》二卷，乃兵家厌胜之方位，谓主将于其方置军帐，则坚不可犯，犹玉帐然。（宋张淏《云谷杂记》）

◎论兵齿颊带风霜。（宋苏轼《浣溪沙》）

◎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刘表。……魏国既建，拜侍中。曹操于建安二十年三月西征张鲁于汉中，张鲁降。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从军诗》五首以美其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

◎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战国策·齐策四》）

◎于是汉王斋戒，设坛场，拜信为大将军。（《汉书·高帝纪》）

◎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后汉书·马援传》）

◎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肠之药。（汉枚乘《七发》）

◎壮丽中居荆楚会，风流元向蜀吴夸。楼头恰称元龙卧，切勿轻嗤作酒家。（宋李曾伯《可斋杂著》卷二八《登江陵沙市楚楼》）

◎庾台：即庾信江陵宅遗址。

水调歌头

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帅隆兴，到官之三月被召，司马监、赵卿、王漕饯别。

司马赋《水调歌头》，席间次韵。时王公明枢密薨，坐客终夕为兴门户之叹，故前章及之。

我饮不须劝，正怕酒尊空。别离亦复何恨，此别恨匆匆。头上貂蝉贵客，苑外麒麟高冢，人世竟谁雄？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

孙刘辈，能使我，不为公。余发种种如是，此事付渠侬。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毫发皆帝力，更乞鉴湖东。

◎貂蝉冠一名笼巾，织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帻，饰以银，前有银花，上缀玳瑁蝉，左右为三小蝉，衔玉鼻，左插貂尾。三公亲王侍祠、大朝会，则加于进贤冠而服之。（《宋史·舆服志》）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唐杜甫《曲江》）

◎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与往来。毗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正色曰："主上虽未称聪明，不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刘孙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三国志·魏志·辛毗传》）

◎齐侯田于莒，卢蒲嫳见，泣且请曰："余发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左传》昭公三年）

◎耳子敖嗣立，高祖过赵，赵王体甚卑，高祖甚慢之，赵相贯高怒曰：“请为杀之。”敖曰：“君何言之误！先王亡国，赖皇帝得复国，德流子孙，秋毫皆帝力也。”（《汉书·张耳陈馀传》）

◆稼轩为叶衡所推毂，二年衡罢，史浩独相，意不喜北人，故有“孙刘”之譬。（清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

霜天晓角　旅兴

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

◎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为佳尔。（晋人帖）

◆之乎者也，出稼轩口，便有声有色，不许村学究效颦。（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稼轩用晋人语。如《霜天晓角》（吴头楚尾）歇拍“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乃用晋无名氏帖：“天气殊未佳，当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为佳尔。”已经升庵指出。其上结“长亭树、今如此”，亦用晋人语。（吴世昌《词林新话》）

鹧鸪天

离豫章，别司马汉章大监。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但将痛饮酬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

萦绿带，点青钱。东湖春水碧连天。明朝放我东归去，后夜相思月满船。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管弦作离声。（宋欧阳修《别滁》）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唐杜甫《漫兴》）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唐韦庄《菩萨蛮》）

◎今宵拚醉花迷坐，后夜相思月满川。（宋张孝祥《鹧鸪天・荆州别同官》）

念奴娇　书东流村壁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夜云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雨晚来风。（南唐李煜《乌夜啼》）

◎刬地：有“只是”、“无端”、“依然”诸义。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唐白居易《燕子楼》诗序）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宋苏轼《永遇乐·夜宿燕子楼》）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唐李煜《虞美人》）

◆汪彦章舟行汴河，见傍岸画舫，有映帘而窥者，止见其额。赋词云：“小舟帘隙。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银蟾白。”盖以月喻额也。辛幼安尝有句云：“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

见，帘底纤纤月。”则以月喻足，无乃太媟乎。（宋周密《浩然斋雅谈》）

◆“旧恨”二句，纤丽语，脍口之极。（明杨慎《词品》）

◆“刬地东风”句，“欺”字安得妙。（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大踏步出来，与眉山异曲同工。然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楼空”二句，当识其俊逸清新兼之故实。（清谭献《谭评词辨》）

鹧鸪天　和张子志提举

别恨妆成白发新，空教儿女笑陈人。醉寻夜雨旗亭酒，梦断东风辇路尘。

骑騄駬，籋青云。看公冠佩玉阶春。忠言句句唐虞际，便是人间要路津。

◎但愁新进笑陈人。（宋苏轼《次韵答陈述古》，陈人，为“旧人”或“老人”之意。）

◎騄駬：一作绿耳，为周穆王八骏之一。

◎籋浮云，晻上驰。（《汉书·礼乐志·郊祀歌》）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又

樽俎风流有几人，当年未遇已心亲。金陵种柳欢娱地，庾岭逢梅寂寞滨。

樽似海，笔如神。故人南北一般春。玉人好把新妆样，淡画眉儿浅注唇。

◎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若丝缕。时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灵和殿前，常赏玩。（《南史·张绪传》，按：齐武帝芳林苑在金陵。）

◎庾岭逢梅：庾岭在江西南部，唐张九龄于开元四年开凿岭路，多植梅，因又称梅岭。

◎生来真个好相宜，深注唇儿浅画眉。（宋苏轼《成伯席上赠所出妓川人杨妲》）

又　代人赋

扑面征尘去路遥，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

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萧萧马鸣。（《诗·小雅·车攻》）

◆信手拈来，自饶姿态，幼安小令诸篇，别有千古。（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又　送人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馀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后入乐府，名《渭城曲》，别名《阳关曲》、《阳关》，为送别之曲。）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唐刘禹锡《竹枝词》）

◎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复间。（白居易《太行路》）

◆此阕写景而兼感怀，江树尽随天远，好山则半被云埋，人生欲望，安有满足之时。况世途艰险，过于太行、孟门，江间波浪，未极其险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满江红　题冷泉亭

直节堂堂，看夹道冠缨拱立。渐翠谷群仙东下，佩环声急。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

山木润，琅玕泾。秋露下，琼珠滴。向危亭横跨，玉渊澄碧。醉舞且摇鸾凤影，浩歌莫遣鱼龙泣。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

◎直节二句：“直节”谓竹，“冠缨”谓松。

◎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唐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佩环声，谓水声。）

◆前作富贵缠绵，后作萧散俊逸。（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再用前韵

照影溪梅，怅绝代佳人独立。便小驻雍容千骑，羽觞飞急。琴里新声风响佩，笔端醉墨鸦栖壁。是使君文度旧知名，今方识。

高欲卧，云还湿。清可漱，泉长滴。快晚风吹赠，满怀空碧。宝马嘶归红旆动，龙团试水铜瓶泣。怕他年重到路应迷，桃源客。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汉李延年歌）

◎相如车骑，雍容甚都。（《史记·司马相如传》）

◎平生痛饮处，遗墨鸦栖壁。（宋苏轼《次韵王巩南迁初归》。按：苏辙亦有“笔端大字鸦栖壁”句。）

◎坦之字文度，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晋书·王坦之传》）

◎龙团：茶名。

◎怕他年二句：陶渊明《桃花源记》，谓武陵捕鱼人至桃花源，中有人，乃避秦乱而至其地者，不复知世间兴亡事。既出，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水调歌头

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

◎坚曰：“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晋书·苻坚载记》）

◎忆昔二句：《史记·匈奴传》谓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令左右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从其父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佛狸为北魏太武帝小字，曾率师南侵至长江北岸。二句盖指金主亮南侵为部属所杀而言。

◎李兑送苏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为用，西入于秦。（《战国策·赵策》。季子，苏秦字。）

◎李衡为丹阳太守，遣人往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种橘千株。临死，敕儿曰：“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食，岁上匹绢，亦当足用耳。”（《襄阳耆旧传》）

◎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出猎，中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虎。（《史

记·李将军列传》）

◎自武帝初通西域，罢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上既悔远征，……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养富民也。（《汉书·西域传》）

◆笔力高绝，落地有声，字字警绝，笔致疏散，而气甚遒炼。结笔有力如虎。（清陈廷焯《云韶集》）

满江红

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曾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世说新语·雅量》）

◎凡人中寿七十岁，然而趋舍指凑，日以自悔也，以至于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淮南子·原道训》）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唐杜甫《登岳阳楼》）

◎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蜀志·先主传》）

◆长使英雄泪满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起数语便超绝。回头一击，鱼龙飞舞，淋漓痛快，悲壮苍凉，敲碎玉唾壶。（清陈廷焯《云韶集》）

◆《满江红》词易于纵笔，以稼轩之才气，更如阵马风樯，但豪放则易近粗率，此作独疏爽而兼低回之思。“佳处”二句深表同情。余生平所历胜境，回味犹甘，而重游无望，知佳处径须携杖，不可使清景如追逋也。下阕非特俯仰兴亡，即寻常之丹雘未竟，已钟鼓全非者，不知凡几，真阅世之谈。“今犹昔”三字尤隽。后之感今，犹今之感昔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南乡子

隔户语春莺，才挂帘儿敛袂行。渐见凌波罗袜步，盈盈，随笑随颦百媚生。

着意听新声，尽是司空自教成。今夜酒肠难道窄，多情，莫放纱笼蜡炬明。

◎春莺：北宋王诜有歌姬名啭春莺。此处意含双关。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中山公（刘禹锡）谓诸宾友曰：“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似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云溪友议》卷中“中山悔”条）

又　舟行记梦

欹枕橹声边，贪听咿哑聒醉眠。梦里笙歌花底去；依然，翠袖盈盈在眼前。

别后两眉尖。欲说还休梦已阑。只记埋冤前夜月，相看，不管人愁独自圆。

南歌子

万万千千恨，前前后后山。傍人道我轿儿宽。不道被他遮得望伊难。

今夜江头树，船儿系那边。知他热后甚时眠？万万不成眠后有谁扇？

西江月

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

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镕金。白鸥来往本无心，选甚风波一任。

别浦鱼肥堪脍，前村酒美重斟。千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

◎落日镕金，暮云合碧。（宋李清照《永遇乐》）

◎选甚：即“不论甚么”。

破阵子

为范南伯寿。时南伯为张南轩辟宰卢溪，南伯迟迟未行，因作此词勉之。

掷地刘郎玉斗，挂帆西子扁舟。千古风流今在此，万里功名莫放休。君王三百州。

燕雀岂知鸿鹄，貂蝉元出兜鍪。却笑卢溪如斗大，肯把牛刀试手不？寿君双玉瓯。

◎（刘邦）至鸿门。……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亚父者，范增也，……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坐须臾，沛公起如厕，……于是遂去，乃令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桮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史记·项羽本纪》）

◎挂帆句：春秋时，越之诸暨有苎罗山若耶溪，旁有东施家、西施家。西施色美，范蠡献之吴王。其后吴灭，蠡复取西施乘扁舟游五湖而不返。（按：起两句用范增、范蠡事，切范南伯姓。）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出为持节都督兖州缘淮诸军事，平北将军、兖州刺史，进爵侯，

加领东平太守。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南齐书·周盘龙传》。按：兜鍪即盔。）

◎悫为豫州，典签多所违执，悫怒曰：“我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论之。”（《南史·宗悫传》）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

临江仙　为岳母寿

住世都知菩萨行，仙家风骨精神。寿如山岳福如云。金花汤沐诰，竹马绮罗群。

更愿升平添喜事，大家祷祝殷勤。明年此地庆佳辰：一杯千岁酒，重拜太夫人。

◎会看金花诏，汤沐奉朝请。（宋苏轼《送程建用》）

◎童儿数百，各骑竹马。（《后汉书·郭伋传》）

摸鱼儿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昭明文选·长门赋序》）

◆“更能消几番风雨”一章，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又云：怨而怒矣！然沉郁顿宕，笔势飞舞，千古所无。“春且住”三字一喝，怒甚。结得愈凄凉、愈悲郁。（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引梁启超语）

◆幼安自负天下才，今薄宦流转，乃借晚春以寄慨。上阕笔势动荡，留春不住，深惜其归，但芳草天涯，春去苦无归处，见英雄无用武

之地。蛛网罥花，隐寓同官多情，为置酒少留之意。当其在理宗朝曾拥节钺，后之奉身而退，殆有谗扼之者，故上阕写不平之气。下阕“蛾眉曾有人妒”更明言之：玉环飞燕，皆归尘土，则妒人者果何益耶？结句斜阳肠断，无限牢愁，即以词句论，亦绝妙之语。（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水调歌头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周总领、王漕、赵守置酒南楼，席上留别。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丝竹陶写耳，急羽且飞觞。

序兰亭，歌赤壁，绣衣香。使君千骑鼓吹，风采汉侯王。莫把离歌频唱，可惜南楼佳处，风月已凄凉。“在家贫亦好”，此语试平章。

◎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种此？”（《晋书·陶侃传》）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杨恽《报孙会宗书》）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世说新语·言语》）

◎序兰亭：晋王羲之有《兰亭序》，作于永和九年之上巳日。

◎歌赤壁：苏轼有《赤壁赋》二篇，又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阕。

◎绣衣：汉武帝时置绣衣直指官，衣绣衣，持斧，分部讨奸治狱。宋代各路之提点刑狱使即其官也。

◎南楼佳处：《晋书·庾亮传》载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

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徐曰：“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

◎远客归去来，在家贫亦好。（唐戎昱《中秋感怀》）

满江红　贺王帅宣子平湖南寇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泣。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

◎天监五年魏中山王英游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凯旋之后，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馀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南史·曹景宗传》）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三国蜀诸葛亮《出师表》）

◎诸葛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麾三军。（晋裴启《语林》）

◎鼪鼯：鼪通作狌，或作猩。宋人每用以侮辱其时之少数民族。

◎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三国志·魏志·华歆传》注引《魏略》）

◎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为饱暖家。（唐刘禹锡《书怀寄河南尹

兼简分司崔宾客》）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史记·陆贾传》）

◎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刊此颂焉，可千万年。（唐元结《大唐中兴颂》）

木兰花慢　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追亡事今不见，但山川满目泪沾衣。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一编书是帝王师。小试去征西。更草草离筵，匆匆去路，愁满旌旗。君思我回首处，正江涵秋影雁初飞。安得车轮四角，不堪带减腰围。

◎汉中句：汉高祖因汉中以成帝业。

◎（韩信）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雍王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汉王遂定雍地。……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汉。（《汉书·高帝纪》）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史记·淮阴侯列传》）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祇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唐李峤《汾阴行》）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史记·留侯世家》）

◎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唐陆龟蒙《古意》）

◎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尝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南朝沈约《与徐勉书》）

阮郎归　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南朝柳恽《江南曲》）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唐杜甫《赠韦左丞丈》）

霜天晓角

暮山层碧。掠岸西风急。一叶软红深处，应不是，利名客。

玉人还伫立。绿窗生怨泣。万里衡阳归恨，先倩雁，寄消息。

◎软红：谓红尘。

◎之子于归，远于将之。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诗经·邶风·燕燕》）

减字木兰花

长沙道中，壁上有妇人题字，若有恨者，用其意为赋。

盈盈泪眼。往日青楼天样远。秋月春花。输与寻常姊妹家。

水村山驿。日暮行云无气力。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

◎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三国魏曹植《美女篇》）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南唐李煜《虞美人》）

◆“锦字偷裁，立尽西风雁不来”，风致何妍媚也。乃出自稼轩之手，文人固不可测。（清贺裳《皱水轩词筌》）

满江红　暮春

可恨东君，把春去春来无迹。便过眼等闲输了，三分之一。昼永暖翻红杏雨，风晴扶起垂杨力。更天涯芳草最关情，烘残日。

湘浦岸，南塘驿。恨不尽，愁如织。算年年辜负，对他寒食。便恁归来能几许，风流早已非畴昔。凭画栏一线数飞鸿，沉空碧。

◎李后主作红罗亭子，四面栽红梅花，作艳曲歌之。韩熙载歌云：“桃李不须夸烂漫，又输了春风一半。”时已割淮南与周矣。（清毛先舒《南唐拾遗记》）

又

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

相思字，空盈幅；相思意，何时足。滴罗襟点点，泪珠盈掬。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最苦是立尽月黄昏，栏干曲。

◎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宋秦观《满庭芳》）

◆灵忿。虽刳心着地，不过与数斤肉相似，唯妙句足以自明。（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起笔精湛。情致楚楚，那弗动心。低徊宛转，一往情深，非秦、柳所能及。（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倦客新丰，貂裘敝征尘满目。弹短铗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

休感慨，浇醽醁。人易老，欢难足。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且置请缨封万户，竟须卖剑酬黄犊。甚当年寂寞贾长沙，伤时哭。

◎马周字宾王，清河茌平人也。少孤贫好学，尤精《诗传》，落拓不为州里所敬。武德中补博州教授，日饮醇酎，不以讲授为事，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遂感激西游长安。宿于新丰逆旅，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遂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酌，主人深异之。（《旧唐书·马周传》）

◎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庄子·则阳》）

◎醽醁：亦作酃渌，酒名。

◎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金菊。（宋苏轼《千秋岁·徐州重阳作》）

◎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汉书·终军传》）

◎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汉书·龚遂传》）

◎贾谊，洛阳人也。……为长沙王太傅。……为梁怀王太傅。……是时匈奴强，侵边，……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

曰："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汉书·贾谊传》）

◆有经史气，然非老生常谈。（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此数章皆髀肉复生之感。（清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

又

风卷庭梧，黄叶坠新凉如洗。一笑折秋英同赏，弄香挼蕊。天远难穷休久望，楼高欲下还重倚。拚一襟寂寞泪弹秋，无人会。

今古恨，沉荒垒。悲欢事，随流水。想登楼青鬓，未堪憔悴。极目烟横山数点，孤舟月淡人千里。对婵娟从此话离愁，金尊里。

贺新郎

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又樯燕留人相语。艇子飞来生尘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波似箭，催鸣橹。

黄陵祠下山无数。听湘娥泠泠曲罢，为谁情苦。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稳渡。望金雀觚棱翔舞。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愁为倩，么弦诉。

◎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三国魏曹植《洛神赋》）

◎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唐李白《襄阳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唐王湾《次北固山下》）

◎凤阙，阙名也。南有壁门。觚棱，阙角也。角上栖金爵，金爵，凤也。（《文选》五臣注）

◆笔态恣肆，是幼安本色。字字有气魄，卓不可及。闲处亦不乏姿态。情景都绝。（清陈廷焯《云韶集》）

水调歌头　和赵景明知县韵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白发还自笑，何地置衰颓。

五车书，千石饮，百篇才。新词未到，琼瑰先梦满吾怀。已过西风重九，且要黄花入手，诗兴未关梅。君要花满县，桃李趁时栽。

◎杨骏弟济素与咸善，与咸书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广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观每事欲了。生子痴，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晋书·傅咸传》）

◎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怀抱向谁开？（唐杜甫《奉待严大夫》）

◎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汉书·叙传》）

◎蛰虫始作，吾惊之以雷霆。（《庄子·天运》）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唐杜甫《饮中八仙歌》）

◎声伯梦涉洹，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从而歌之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左传》成公十七年，集解谓：“泪下化为珠玉满其怀。”）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唐杜甫《和裴迪逢早梅相忆见寄》）

◎君要二句：晋潘岳为河阳县令，于县境内遍植桃李，时人称为花县。

满庭芳　和洪丞相景伯韵

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颦损蛾眉。看公如月，光彩众星稀。袖手高山流水，听群蛙鼓吹荒池。文章手，直须补衮，藻火粲宗彝。

痴儿公事了，吴蚕缠绕，自吐馀丝。幸一枝粗稳，三径新治。且约湖边风月，功名事欲使谁知。都休问，英雄千古，荒草没残碑。

◎谁为倾国媒，自许连城价。（唐韩愈《县斋有怀》）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辞·离骚》）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列子·汤问》）

◎孔稚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期效仲举。”（《南齐书·孔稚珪传》）

◎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诗经·大雅·烝民》）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尚书·益稷》，藻、火皆衣饰图形。）

◎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庄子·逍遥游》）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又

和洪丞相景伯韵，呈景卢内翰。

急管哀弦，长歌慢舞，连娟十样宫眉。不堪红紫，风雨晓来稀。惟有杨花飞絮，依旧是萍满方池。酴醾在，青虬快剪，插遍古铜彝。

谁将春色去？鸾胶难觅，弦断朱丝。恨牡丹多病，也费医治。梦里寻春不见，空肠断怎得春知？休惆怅，一觞一咏，须刻右军碑。

◎唐明皇令画工画十眉图，一曰鸳鸯眉，二曰小山眉，三曰五岳眉，四曰三峰眉，五曰垂珠眉，六曰月棱眉，七曰分稍眉，八曰涵烟眉，九曰拂云眉，十曰倒晕眉。（《海录碎事》）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宋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诗人自注云：“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

◎西海献鸾胶，武帝弦断，以胶续之，弦两头遂相着，终日射不断。帝大悦，名续弦胶。（《汉武外传》）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序》，按：羲之仕晋为右军将军。）

◆医花妙。既有养花天，不可无医花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游豫章东湖再用韵

柳外寻春，花边得句，怪公喜气轩眉。《阳春白雪》，清唱古今稀。曾是金銮旧客，记凤凰独绕天池。挥毫罢，天颜有喜，催赐尚方彝。公在词掖尝拜尚方宝彝之赐。

只今江海上，钓天梦觉，清泪如丝。算除非痛把，酒疗花治。明日五湖佳兴，扁舟去一笑谁知。溪堂好，且拚一醉，倚杖读韩碑。堂记公所制。

◎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战国宋玉《对楚王问》）

◎凤凰独绕天池：天池谓禁苑中之池沼，亦称凤池或凤凰池。

◎溪堂、韩碑：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当时即将此诗此序刻石于郓州。

满江红

席间和洪景卢舍人，兼简司马汉章大监。

天与文章，看万斛龙文笔力。闻道是一诗曾换，千金颜色。欲说又休新意思，强啼偷笑真消息。算人人合与共乘鸾，銮坡客。

倾国艳，难再得。还可恨，还堪忆。看书寻旧锦，衫裁新碧。莺蝶一春花里活，可堪风雨飘红白。问谁家却有燕归梁，香泥湿。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唐韩愈《病中赠张籍》）

◎算人人句："人人"为对女子之昵称。鸾谓凤凰。此当用萧史弄玉故事。汉刘向《列仙传》载，秦穆公时有萧史者善吹箫，穆公以女弄玉妻之。萧史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凤凰来止。又数年，夫妇皆随凤凰飞去。

◎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延年尝侍上，起舞而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书·外戚传》）

西河　送钱仲耕自江西漕移守婺州

西江水，道似西江人泪。无情却解送行人，月明千里。从今日日倚高楼，伤心烟树如荠。

会君难，别君易。草草不如人意。十年着破绣衣茸，种成桃李。问君可是厌承明，东方鼓吹千骑。

对梅花更消一醉。看明年调鼎风味。老病自怜憔悴。过吾庐定有，幽人相问：岁晚渊明归来未？

◎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唐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

◎收得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宋李绹《和杜祁公致仕》）

◆起悲愤。（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似豪实郁。（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贺新郎　赋滕王阁

高阁临江渚。访层城空馀旧迹，黯然怀古。画栋珠帘当日事，不见朝云暮雨。但遗意西山南浦。天宇修眉浮新绿，映悠悠潭影长如故。空有恨，奈何许。

王郎健笔夸翘楚。到如今落霞孤鹜，竞传佳句。物换星移知几度，梦想珠歌翠舞。为徙倚阑干凝竚。目断平芜苍波晚，快江风一瞬澄襟暑。谁共饮？有诗侣。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唐王勃《滕王阁诗》）

◎天宇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唐韩愈《南山》）

◎勃过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抗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新唐书·王勃传》）

昭君怨　豫章寄张守定叟

长记潇湘秋晚：歌舞橘洲人散。走马月明中，折芙蓉。

今日西山南浦，画栋珠帘云雨。风景不争多，奈愁何。

◆怨郁。（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沁园春　带湖新居将成

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

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

◎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

◎抵死：老是、总是。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辞·离骚》）

◎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离骚》）

◆功名一鸡肋，人世九羊肠，张翰莼鲈，有托而逃。稼轩识得。郑域养鱼求蚁亦经纶，稼轩种柳观梅皆事业。（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抑扬顿挫。急流勇退之情，以温婉之笔出之，姿态愈饶。（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又

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再用前韵。

伫立潇湘，黄鹄高飞，望君未来。被东风吹堕，西江对语；急呼斗酒，旋拂征埃。却怪英姿，有如君者，犹欠封侯万里哉。空赢得，道江南佳句，只有方回。

锦帆画舫行斋。怅雪浪黏天江影开。记我行南浦，送君折柳；君逢驿使，为我攀梅。落帽山前，呼鹰台下，人道花须满县栽。都休问，看云霄高处，鹏翼徘徊。

◎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宋黄庭坚《寄贺方回》，按：宋贺铸，字方回。）

◎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朝江淹《别赋》）

◎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荆州记》）

◎龙山在城西北十五里，桓温九日登高，孟嘉落帽处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江陵县》）

◎襄阳城东……沔水中有渔梁洲，……水南有层台，号曰景升台，盖刘表治襄阳之所筑也。表性好鹰，尝登此台歌《野鹰来曲》。（《水经注·沔水》）

菩萨蛮

稼轩日向儿童说：带湖买得新风月。头白早归来，种花花已开。

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见说小楼东，好山千万重。

◎功成头白早归来，共藉梨花作寒食。（宋苏轼《送表弟程六知楚州》）

蝶恋花　和赵景明知县韵

老去怕寻年少伴。画栋珠帘，风月无人管。公子看花朱碧乱，新词搅断相思怨。

凉夜愁肠千百转。一雁西风，锦字何时遣？毕竟啼乌才思短，唤回晓梦天涯远。

◎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南朝王僧孺《夜愁示诸宾》）

祝英台近　晚春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自怜断带日，偏恨分钗时。……欲以别离意，独向蘼芜悲。（南朝陆罩《闺怨》，按：分钗乃赠别之制。）

◎桃叶渡：晋王献之与妾作别处。

◎试把至重数：花卜之法未详，当是以所簪花瓣之单双，占离人归信之准的，故云“才簪又重数”也。

◆雍陶《送春》诗云：“今日已从愁里去，明年更莫共愁来。”稼轩词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和愁将去。”虽用前语而反胜之。（宋刘克庄《后村诗话》）

◆辛稼轩《祝英台近》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下略）”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宋张炎《词源》）

◆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清沈谦《填词杂说》）

◆首三句言送别之地，后五句言别后之怀，万点飞花，离愁亦万点

也。下阕明指伊人，归期屡卜，而消息沉沉，惟有索之梦中，孤灯独语，其深悔杨枝之遣耶？结处“春带愁来”三句，伤春纯是自伤。前之《摸鱼儿》词借送春以寄慨，有抑塞磊落之气；此借伤春以怀人，有徘回宛转之思，刚柔兼擅之笔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绿杨堤，青草渡，花片水流去。百舌声中，唤起海棠睡。断肠几点愁红，啼痕犹在，多应怨夜来风雨。

别情苦。马蹄踏遍长亭，归期又成误。帘卷青楼，回首在何处？画梁燕子双双，能言能语，不解说相思一句。

惜分飞　春思

翡翠楼前芳草路，宝马坠鞭暂驻。最是周郎顾，尊前几度歌声误。

望断碧云空日暮，流水桃源何处？闻道春归去，更无人管飘红雨。

◎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桃花乱落如红雨。（唐李贺《将进酒》）

恋绣衾　无题

夜长偏冷添被儿。枕头儿移了又移。我自是笑别人底，却元来当局者迷。

如今只恨因缘浅，也不曾抵死恨伊。合下手安排了，那筵席须有散时。

◎当局称迷，傍观见审。（《旧唐书·元竹冲传》）

减字木兰花　宿僧房有作

僧窗夜雨，茶鼎熏炉宜小住。却恨春风，勾引诗来恼杀翁。

狂歌未可，且把一尊料理我。我到亡何，却听侬家陌上歌。

◎料理：犹言“安排”。

◎亡何：意即更无馀事。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宋苏轼《陌上花》序）

又

昨朝官告，一百五年村父老。更莫惊疑，刚道人生七十稀。

使君喜见，恰限华堂开寿宴。问寿如何？百代儿孙拥太婆。

◎刚道：犹言“偏说”、“硬说”。

糖多令

淑景斗清明，和风拂面轻。小杯盘同集郊垧。着个篙儿不肯上，须索要，大家行。

行步渐轻盈，行行语笑频。凤鞋儿微褪些根。忽地倚人陪笑道：“真个是，脚儿疼。”

◎须索：须得。

◎微褪些根：刘过《沁园春》咏美人足，亦有“销金样窄，……笑教人款捻，微褪些跟”等语。其意当为，因难忍窄鞋束缚之苦，故褪足移后，致后跟露出也。

南乡子　赠妓

好个主人家，不问因由便去嗏。病得那人妆晃子，巴巴，系上裙儿稳也哪。

别泪没些些，海誓山盟总是赊。今日新欢须记取，孩儿，更过十年也似他。

◎赊：渺茫难凭之意。

鹧鸪天

一片归心拟乱云，春来谙尽恶黄昏。不堪向晚檐前雨，又待今宵滴梦魂。

炉烬冷，鼎香氛。酒寒谁遣为重温？何人柳外横双笛，客耳那堪不忍闻。

又

困不成眠奈夜何，情知归未转愁多。暗将往事思量遍，谁把多情恼乱他。

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娇痴却妒香香睡，唤起醒松说梦些。

◎香香：当是侍女名。

◎醒松：“醒”亦作“惺”，陈元龙《片玉词》注：“惺松，犹清轻也。”

菩萨蛮

西风都是行人恨，马头渐喜归期近。试上小红楼，飞鸿字字愁。

阑干闲倚处，一带山无数。不似远山横，秋波相共明。

◎因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宋秦观《减字木兰花》）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西京杂记》，按：远山，指眉。）

辛弃疾词集卷二

水调歌头　盟鸥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齐侯盟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左传》僖公九年）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宋苏轼《后赤壁赋》）

◆文胜质则史，此妙在文中带质。（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辛稼轩词肝胆激烈，有奇气。腹有诗书，足以运之，故喜用《四书》成语，如自己出。如"今日既盟之后"、"贤哉回也"、"先觉者贤乎"等句，为词家另一派。（清李调元《雨村词话》）

◆此词一味朴质，真不可及。胜读鲍明远《芜城赋》。结二句，愈直朴，愈有力。（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严子文同傅安道和前韵，因再和谢之。

寄我五云字，恰向酒边开。东风过尽归雁，不见客星回。闻道琐窗风月，更着诗翁杖屦，合作雪堂猜。子文作雪斋，寄书云：“近以旱，无以延客。”岁旱莫留客，霖雨要渠来。

短灯檠，长剑铗，欲生苔。雕弓挂壁无用，照影落清杯。多病关心药裹，小摘亲鉏菜甲，老子政须哀。夜雨北窗竹，更倩野人栽。

◎常以五采笺为书记，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谓所书陟字若五朵云，时人慕之，号郇公五云体。（《新唐书·韦陟传》）

◎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后汉书·严光传》。按：此以严光喻严子文。）

◎雪堂：苏轼于元丰二年贬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号东坡居士。

◎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左右，命之曰：“……若岁大旱，命汝作霖雨。”（《尚书·说命上》。按：此以傅说况傅安道也。）

◎太学儒生东鲁客，二十辞家来射策。夜书细字缀语言，两目眵昏头雪白。此时提携当案前，看书到晓那能眠。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

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唐韩愈《短灯檠歌》）

◎予之祖父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诣见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损饮食，大用羸露，攻治万端不为愈。后郴因事过至宣家窥视，问其变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还听事，思惟良久，顾见悬弩，必是也。则使门下史将铃下侍，徐扶辇载宣于故处设酒，杯中故复有蛇。因谓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怿。由是瘳平。（汉应劭《风俗通义》"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条）

◎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唐杜甫《有客》）

◎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后汉书·马援传》）

又

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

白日射金阙，虎豹九关开。见君谏疏频上，谈笑挽天回。千古忠肝义胆，万里蛮烟瘴雨，往事莫惊猜。政恐不免耳，消息日边来。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馀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楚辞·招魂》）

◎初，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世说新语·排调》）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踏莎行　赋稼轩，集经句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易·乾·文言》）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诗经·陈风·衡门》）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

◎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闻之：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礼记·檀弓上》）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论语·微子》）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论语·宪问》）

◆百宝装成无缝塔。（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余更增其一难，曰打成一片。稼轩俱集经语，尤为不易。（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蝶恋花

和杨济翁韵，首句用丘宗卿书中语。

点检笙歌多酿酒。蝴蝶西园，暖日明花柳。醉倒东风眠永昼，觉来小院重携手。

可惜春残风雨又。收拾情怀，闲把诗僝僽。杨柳见人离别后，腰肢近日和他瘦。

又　继杨济翁韵饯范南伯知县归京口

泪眼送君倾似雨。不折垂杨，只倩愁随去。有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橹。

老马临流痴不渡，应惜障泥，忘了寻春路。身在稼轩安稳处，书来不用多行数。

◎有底：所有的。

◎王武子（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世说新语·术解》。障泥，马鞯之两旁下垂者，用以障蔽尘土，故名。亦称蔽泥。）

◎但知家里俱无恙，不用书来细作行。（宋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

又　席上赠杨济翁侍儿

小小年华才月半。罗幕春风，幸自无人见。刚道羞郎低粉面，旁人瞥见回娇盼。

昨夜西池陪女伴。柳困花慵，见说归来晚。劝客持觞浑未惯，未歌先觉花枝颤。

◎小小句：谓年仅十五。

六幺令

用陆氏事，送玉山令陆德隆侍亲东归吴中。

酒群花队，攀得短辕折。谁怜故山归梦，千里莼羹滑。便整松江一棹，点检能言鸭。故人欢接。醉怀霜橘，堕地金圆醒时觉。

长喜刘郎马上，肯听诗书说。谁对叔子风流，直把曹刘压？更看君侯事业，不负平生学。离觞愁怯。送君归后，细写《茶经》煮香雪。

◎第五伦为会稽守，为事征，百姓攀辕扣马呼曰：“舍我何之！”（《艺文类聚》卷七一引《东观汉记》）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世说新语·言语》）

◎唐陆龟蒙善为赋，绝妙。……相传龟蒙多智数，狡狯，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出舍下，小童奴以小舟驱群鸭出，内养弹其一绿头雄鸭，折头。龟蒙遽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言，适将献状本州，贡天子，今持此死鸭以诣官自言耳。”内养少长宫禁，不知外事，信然，甚惊骇，厚以金帛遗之，龟蒙乃止。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巧捷多类此。（《甫里文集》附录《杨文公谈苑》）

◎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三国志·吴志·陆绩传》）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吴西陵督步阐举城来降，吴将陆抗攻之甚急，诏祜迎阐，祜率兵五万出江陵。……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酖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晋书·羊祜传》）

◎贽以受人主殊遇，不敢爱身，事有不可，极言无隐。朋友规之，以为太峻，贽曰："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旧唐书·陆贽传》）

◎细写句：唐陆羽字鸿渐，竟陵人。隐苕溪，杜门著书，有《茶经》三卷。

又　再用前韵

倒冠一笑，华发玉簪折。《阳关》自来凄断，却怪歌声滑。放浪儿童归舍，莫恼比邻鸭。水连山接。看君归兴，如醉中醒梦中觉。

江上吴侬问我，一一烦君说：坐客尊酒频空，剩欠真珠压；手把渔竿未稳，长向沧浪学。问愁谁怯。可堪杨柳，先作东风满城雪。

◎最忆《阳关》唱，真珠一串歌。（唐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先以六韵寄之》，自注云：“沈有讴者，善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

◎休怪儿童延俗客，不教鹅鸭恼比邻。（唐杜甫《将赴成都草堂寄严郑公》）

◎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后汉书·孔融传》）

◎剩欠句：意即甚少酿造。“真珠”寓酒。

◎手把二句：言尚未习惯于赋闲生涯。《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太常引　寿韩南涧尚书

君王着意履声间，便合押，紫宸班。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

一杯千岁，问公何事，早伴赤松闲？功业后来看，似江左风流谢安。

◎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求见，谏争，上初纳用之，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汉书·郑崇传》）

◎押紫宸班：宋制，凡朝会奏事，例由参知政事、宰相分日知印押班，馀官则随班朝谒。押班盖即领班之意。紫宸，殿名。

◎自愈之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按：韩愈官至吏部侍郎。）

◎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史记·留侯世家》）

◎俭尝谓人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南史·王俭传》）

蝶恋花

洗尽机心随法喜。看取尊前，秋思如春意。谁与先生宽发齿，醉时惟有歌而已。

岁月何须溪上记，千古黄花，自有渊明比。高卧石龙呼不起，微风不动天如醉。

◎法喜：佛语法喜，谓见法生欢喜。

◎宽发齿：即宽延齿落发白之期，亦即延年益寿之意。

◎微风不动天如醉，润物无声春有功。（宋黄庭坚《二月丁卯喜雨吴体为北门留守文潞公作》）

又

何物能令公怒喜？山要人来，人要山无意。恰似哀筝弦下齿，千情万意无时已。

自要溪堂韩作记，今代机云，好语花难比。老眼狂花空处起，银钩未见心先醉。

◎王恂、郗超并有奇才，为大司马所眷拔，恂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为人多须，恂状短小，于时荆州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世说新语·宠礼》）

◎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天才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人之为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云字士龙，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晋书·陆机陆云传》）

◎晋索靖草书绝代，名曰银钩虿尾。（《书苑》）

水调歌头

九日游云洞，和韩南涧尚书韵。

今日复何日，黄菊为谁开。渊明谩爱重九，胸次正崔嵬。酒亦关人何事，政自不能不尔，谁遣白衣来。醉把西风扇，随处障尘埃。

为公饮，须一日，三百杯。此山高处东望，云气见蓬莱。翳凤骖鸾公去，落佩倒冠吾事，抱病且登台。归路踏明月，人影共徘徊。

◎渊明句：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序：“余闲居，爱重九之名。”

◎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政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晋书·谢安传》）

◎陶渊明九日无酒，出篱边怅望久之，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续晋阳秋》）

◎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晋书·王导传》）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唐李白《襄阳歌》）

◎翳凤骖鸾：意驾鸾凤而登仙也。

◎若予者则谓何如，倒冠落佩兮与世阔疏，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隐居者乎。（唐杜牧《晚晴赋》）

◎归来踏人影，云细月娟娟。（宋苏轼《同王胜之游蒋山》）

◆陶渊明《九日闲居》诗：“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即其胸中之郁结不平也。（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

又　再用韵，呈南涧

千古老蟾口，云洞插天开。涨痕当日，何事汹涌到崔嵬。攫土抟沙儿戏，翠谷苍崖几变，风雨化人来。万里须臾耳，野马骤空埃。

笑年来，蕉鹿梦，画蛇杯。黄花憔悴风露，野碧涨荒莱。此会明年谁健，后日犹今视昔，歌舞只空台。爱酒陶元亮，无酒正徘徊。

◎伟哉造物真豪纵，攫土抟沙为此弄。（宋苏轼《游白水山》）

◎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列子·周穆王》）

◎野马也，尘埃也。（《庄子·逍遥游》）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途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耶，讵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耶？"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我梦彼梦耶。"（《列子·周穆王》）

◎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唐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晋王羲之《兰亭序》）

又　再用韵答李子永提干

君莫赋《幽愤》，一语试相开：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斜日透虚隙，一线万飞埃。

断吾生，左持蟹，右持杯。买山自种云树，山下劚烟莱。百炼都成绕指，万事直须称好，人世几舆台。刘郎更堪笑，刚赋看花回。

◎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康友而善之。后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引证，遂复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晋书·嵇康传》）

◎王子敬过戴安道，饮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辞翰虽不如古人，与君一扫素壁。"今山阴草堂碑是也。（《白氏六帖》）

◎虚隙日光，纤埃扰扰；清潭水底，影像昭昭。（《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圭峰《禅源诸诠序》）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世说新语·言语》）

◎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晋刘琨《赠卢谌》）

◎徽有人伦鉴，居荆州，知刘表性暗，必害善人，乃囊括不谈议时人。有以人物问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辄言佳。其妇谏曰："人质所疑，君宜辨论，而一皆言佳，岂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

言亦复佳。”其婉约逊遁如此。（《世说新语》注引《司马徽别传》）

又

提干李君索余赋《秀野》、《绿绕》二诗，余诗寻医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赋《水调歌头》以遗之。然君才气不减流辈，岂求田问舍而独乐其身耶。

文字觑天巧，亭榭定风流。平生丘壑，岁晚也作稻粱谋。五亩园中秀野，一水田将绿绕，穲稏不胜秋。饭饱对花竹，可是便忘忧？

吾老矣，探禹穴，欠东游。君家风月几许，白鸟去悠悠。插架牙签万轴，射虎南山一骑，容我揽须不？更欲劝君酒，百尺卧高楼。

◎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人皆馀酒肉，子独不得饱。（唐韩愈《答孟东野》）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宋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

◎穲稏：稻名。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宋欧阳修《寄王介甫》，按：翰林指李白，故此云君家。）

◎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唐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按：唐李泌封邺侯。）

◎伊便抚筝而歌《怨诗》，……声节慷慨，俯仰可观。（谢）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于此不凡！"（《晋书·桓伊传》）

小重山　席上和人韵送李子永提干

旋制离歌唱未成，《阳关》先画出，柳边亭。中年怀抱管弦声。难忘处：风月此时情。

夜雨共谁听？尽教清梦去，两三程。商量诗价重连城。相如老，汉殿旧知名。

◎阳关二句：苏轼《书林次中所得李伯时归去来阳关二图后》查慎行补注：“张芸叟（舜民）《画墁集》云：‘京兆安汾叟赴辟临洮幕府，南舒李伯时自画《阳关图》并诗以送行。’”查注本并附李伯时诗云：“画出离筵已怆神，那堪真别渭城春。渭城柳色休相恼，西出阳关有故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贺新郎　赋水仙

云卧衣裳冷。看萧然风前月下，水边幽影。罗袜生尘凌波去，汤沐烟波万顷。爱一点娇黄成晕。不记相逢曾解佩，甚多情为我香成阵？待和泪，收残粉。

灵均千古《怀沙》恨，记当时匆匆忘把，此仙题品。烟雨凄迷僝僽损，翠袂摇摇谁整？谩写入瑶琴《幽愤》。弦断《招魂》无人赋，但金杯的皪银台润。愁殢酒，又独醒。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唐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幽绝。（宋黄庭坚《王充道送水仙花》）

◎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逢郑交甫，交甫不知何人也，目而挑之，女遂解佩与之。行数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神仙传》）

◎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乃作《怀沙》之赋。（《史记·屈原列传》，按屈原，字灵均。）

◎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晋王嘉《拾遗记》）

◎瑶琴幽愤：琴调有《水仙操》。晋嵇康有《幽愤诗》。

◎世以水仙为金盏玉台，盖单叶者甚似真有一酒醆，深黄而金色。至千叶水仙，其中花片卷皱密蹙，一片之中，下轻黄而上淡白，如染一截者，与酒杯之状殊不相似，而千叶者乃真水仙云。（宋杨万里《千叶

水仙花》诗序）

◆首五字即隐含水仙神态。以下五句实赋水仙，中用“汤沐”二字颇新。“解佩”二句无情而若有情，自是隽句。下阕因水仙而涉想灵均，犹白石之《暗香》、《疏影》，咏梅而涉想寿阳明妃，咏花而兼咏古，便有寄托。水仙在百花中，高洁与梅花等，而不入楚词，作者特拈出之。以下“烟雨凄迷”等句皆幽怨之音。“招魂”句非特映带上句“怀沙”，且用琴中《水仙操》，而悲愤弦断，当有蒙尘绝望之感。结句借水仙之花承金琖，联想及众皆殢酒而我独醒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赋海棠

着厌霓裳素。染胭脂苎罗山下，浣沙溪渡。谁与流霞千古酝，引得东风相误。从臾入吴宫深处。鬓乱钗横浑不醒，转越江划地迷归路。烟艇小，五湖去。

当时倩得春留住，就锦屏一曲种种，断肠风度。才是清明三月近，须要诗人妙句。笑援笔殷勤为赋。十样蛮笺纹错绮，粲珠玑渊掷惊风雨。重唤酒，共花语。

◎苎罗山：《吴越春秋·句践阴谋篇》：“越王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注云：“苎萝山在诸暨县南五里，西施、郑旦所居。下临浣江，江中有浣纱石。”

◎转越江三句：世传越复平吴，西施仍随范蠡去，后随范蠡泛舟湖中。“划地”在此应作“无端”或“反而”解。

◎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名曰断肠花，又名八月春，即今之秋海棠也。（《嫏嬛记》卷中引《采兰杂志》）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杜甫《寄李白二十韵》）

又　赋琵琶

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最苦浔阳江头客，画舸亭亭待发。记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弦解语，恨难说。

辽阳驿使音尘绝。琐窗寒轻拢慢捻，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梁州》哀彻。千古事云飞烟灭。贺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呜咽。

◎玉奴琵琶龙香拨。（唐郑嵎《津阳门诗》，自注云：“贵妃妙弹琵琶，其乐器闻于人间者，有逻逤檀为槽，龙香柏为拨者。”）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唐白居易《琵琶行》）

◎记出塞三句：盖用王昭君琵琶出塞故事。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唐杜甫《咏怀古迹》）

◎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音书断。（唐沈佺期《独不见》）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唐白居易《琵琶行》）

◎逡巡大遍《梁州》彻，色色《龟兹》轰陆续。（唐元稹《连昌宫词》）

◎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唐元稹《连昌宫词》，

按：贺老谓贺怀智，开元、天宝时之善弹琵琶者。）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唐李白《清平调》）

◆辛稼轩词，或议其多用事，而欠流便。予览其《琵琶》一词，则此论未足凭也。《贺新郎》云：（略）此篇用事最多，然圆转流丽，不为事所使，称是妙手。（明陈霆《渚山堂词话》）

◆（“记出塞”句）言谪逐正人，以致离乱；（“辽阳”句）言晏安江沱，不复北望。（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此词运典虽多，却一片感慨，故不嫌堆垛。心中有泪，故笔下无一字不呜咽。（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满江红　送汤朝美司谏自便归金坛

瘴雨蛮烟，十年梦尊前休说。春正好故园桃李，待君花发。儿女灯前和泪拜，鸡豚社里归时节。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

活国手，封侯骨。腾汗漫，排阊阖。待十分做了，诗书勋业。当日念君归去好，而今却恨中年别。笑江头明月更多情，今宵缺。

◎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凑，至寿阳驿绝句云：……盖寄意二姝。逮归，柳枝逾垣遁去，家人追获；故《镇州初归》诗云："别来杨柳街头树，摆乱春风只欲飞。惟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唐语林》卷六《补遗》）

◎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曰："嘻，是已。"（《说苑·敬慎》）

◎子珍国为南谯太守，发米散财以赈穷乏，高帝手敕云："卿爱人活国，甚副吾意。"（《南史·王广之传》，按：汤氏亦有以私积赈穷乏事。）

◎为小史，号迟顿不及事，数为掾史所詈辱。方进自伤，乃从汝南蔡父相，问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曰："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汉书·翟方进传》）

◎"吾与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驻。"若士举臂而竦身，

遂入云中。（《淮南子·道应训》）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淮南子·原道训》）

水调歌头

席上用王德和推官韵，寿南涧。

上界足官府，公是地行仙。青毡剑履旧物，玉立近天颜。莫怪新来白发，恐是当年柱下，《道德》五千言。南涧旧活计，猿鹤且相安。

歌秦缶，宝康瓠，世皆然。不知清庙钟磬，零落有谁编。莫问行藏用舍，毕竟山林钟鼎，底事有亏全？再拜荷公赐，双鹤一千年。公以双鹤见寿。

◎番阳仙人王遥琴子高言："下界功满方超上界，上界多官府，不如地仙快活。"（唐顾况《五源诀》）

◎夜卧斋中，有偷人入其室，盗物都尽，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盗惊走。（《晋书·王献之传》）

◎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为周柱下史。（《史记·张丞相列传》索隐）

◎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奉盆缶秦王，以相娱乐。"……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集解："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

◎斡弃周鼎兮而宝康瓠。（汉贾谊《吊屈原赋》）

◎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唐杜甫《清明》）

清平乐　为儿铁柱作

灵皇醮罢，福禄都来也。试引鹓雏花树下，断了惊惊怕怕。

从今日日聪明，更宜潭妹嵩兄。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难公卿。

◎灵皇二句：当系宋代为儿童祈福之一种习俗。

◎试引二句：当系宋代为儿童避除惊吓之一种习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宋苏轼《洗儿戏作》）

临江仙　即席和韩南涧韵

风雨催春寒食近，平原一片丹青。溪头唤渡柳边行。花飞蝴蝶乱，桑嫩野蚕生。

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未知明日定阴晴。今宵成独醉，却笑众人醒。

◎时阉竖擅威，天子拥虚器，搢绅道丧；度不复有经济意，乃治第东都集贤里，沼石林丛，岑缭幽胜。午桥作别墅，具燠馆凉台，号绿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萧散，与白居易、刘禹锡为文章，把酒穷昼夜相欢，不问人间事。（《新唐书·裴度传》）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楚辞·渔父》）

洞仙歌　开南溪初成赋

婆娑欲舞，怪青山欢喜。分得清溪半篙水。记平沙鸥鹭，落日渔樵，湘江上，风景依然如此。

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十里涨春波，一棹归来，只做个五湖范蠡。是则是一般弄扁舟，争知道他家，有个西子。

唐河传　效《花间》体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造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那边，柳绵，被风吹上天。

水龙吟　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太安之际，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及永嘉中，……王室沦覆，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而帝竟登大位焉。（《晋书·元帝纪》）

◎温遂统步骑四万发江陵，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温进至霸上，（苻）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桓温传》）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导）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

◎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寮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桓温传》，按：夷甫，王衍字。）

◎桐阴：北宋有两韩氏并盛，一为相州韩氏，一为颍川韩氏。颍川韩氏京师第门前多植桐木，故世称“桐木韩家”，以别于相州韩琦。韩无咎有《桐阴旧话》十卷，记其家世旧事。

◎谢安寓居会稽，虽放情丘壑，然每游赏，必以妓女从。（《晋书·谢安传》）

满江红　送李正之提刑入蜀

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东北看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

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要新诗准备，庐山山色。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唐李白《蜀道难》）

◎诸葛表：诸葛亮出师北伐曹魏，有《出师表》上蜀汉后主。

◎相如檄：司马相如有《喻巴蜀檄》。

◎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晋书·王珣传》）

◆诸葛表与相如檄，俱切蜀事。（卓人月《古今词统》）

◆气魄之大，突过东坡，古今更无敌手。其下笔时，早已目无馀子矣。龙吟虎啸。（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蝶恋花

用赵文鼎提举送李正之提刑韵，送郑元英。

莫向楼头听漏点。说与行人，默默情千万。总是离愁无近远，人间儿女空恩怨。

锦绣心胸冰雪面。旧日诗名，曾道空梁燕。倾盖未偿平日愿，一杯早唱《阳关》劝。

◎旧日二句：隋薛道衡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之句，最为一时所传诵。

◎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夫《诗》不云乎：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韩诗外传》）

又

客有“燕语莺啼人乍远”之句，用为首句。

燕语莺啼人乍远。却恨西园，依旧莺和燕。笑语十分愁一半，翠围特地春光暖。

只道书来无过雁，不道柔肠，近日无肠断。柄玉莫摇湘泪点，怕君唤作秋风扇。

◎燕语句：《分类草堂诗馀》载朱敦儒《念奴娇》词，内有“燕语莺啼人乍远，还是他乡寒食”二句，稼轩之客盖袭用其句也。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班婕妤《怨歌行·咏合欢扇》）

鹧鸪天　徐衡仲惠琴不受

千丈阴崖百丈溪，孤桐枝上凤偏宜。玉音落落虽难合，横理庚庚定自奇。山谷《听摘阮歌》云：“玄璧庚庚有横理。”

人散后，月明时。试弹《幽愤》泪空垂。不如却付骚人手，留和《南风》解愠诗。

◎帝谓弇曰：“将军前在南阳，建此大策，常以为落落难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后汉书·耿弇传》）

◎代王报太后，计犹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汉书·文帝纪》，服虔注云：“庚庚横貌也。”）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是舜歌也。（《文选》《琴赋》注引《尸子》）

又

用前韵，和赵文鼎提举赋雪。

莫上扁舟访剡溪，浅斟低唱正相宜。从教犬吠千家白，且与梅成一段奇。

香暖处，酒醒时，画檐玉箸已偷垂。笑君解释春风恨，倩拂蛮笺只费诗。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柳永《鹤冲天》）

◎仆来南二年，冬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唐柳宗元《答韦中立书》）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唐李白《清平调》）

水龙吟

次年南涧用前韵为仆寿，仆与公生日相去一日，再和以寿南涧。

玉皇殿阁微凉，看公重试熏风手。高门画戟，桐阴闻道，青青如旧。兰佩空芳，蛾眉谁妒？无言搔首。甚年年却有，呼韩塞上，人争问：公安否？

金印明年如斗。向中州锦衣行昼。依然盛事：貂蝉前后，凤麟飞走。富贵浮云，我评轩冕，不如杯酒。待从公痛饮，八千馀岁，伴《庄》椿寿。

◎文宗尝召与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属曰："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他学士亦属继，帝独讽公权者，以为情词皆足。命题于殿壁。（《新唐书·柳公权传》）

◎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每（辽）使至于国，必问侍中（魏公）安否。（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二《君臣》，按：韩元吉曾于乾道九年以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贺金主生辰，故以韩琦拟之。）

◎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史记·项羽本纪》）

◎凤麟：《礼记·礼运》："凤皇麒麟，皆在郊薮。"本谓祥瑞，后用以拟才俊之士。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

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

菩萨蛮

乙巳冬南涧举似前作，因和之。

锦书谁寄相思语？天边数遍飞鸿数。一夜梦千回，梅花入梦来。

涨痕纷树发，霜落沙洲白。心事莫惊鸥，人间千万愁。

虞美人　寿赵文鼎提举

翠屏罗幕遮前后，舞袖翻长寿。紫髯冠佩御炉香，看取明年归奉万年觞。

今宵池上蟠桃席，咫尺长安日。宝烟飞焰万花浓，试看中间白鹤驾仙风。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使西域，超欲因此叵平诸国，乃上书请兵曰："……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后汉书·班超传》）

又　送赵达夫

一杯莫落他人后，富贵功名寿。胸中书传有馀香，看写《兰亭》小字记流觞。

问谁分我渔樵席，江海消闲日。看君天上拜恩浓，却怕画楼无处着春风。

又

夜深困倚屏风后，试请毛延寿。宝钗小立白翻香，旋唱新词犹误笑持觞。

四更山月寒侵席，歌舞催时日。问他何处最情浓？却道“小梅摇落不禁风”。

水调歌头　和信守郑舜举蔗庵韵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

味平生，公与我，定无同。玉堂金马，自有佳处着诗翁。“好锁云烟窗户，怕入丹青图画，飞去了无踪。”此语更痴绝，真有虎头风。

◎杨子之邻人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列子·说符》）

◎好锁三句：当均为郑舜举语。

◎恺之尤好丹青，妙绝于时。曾以一厨画寄桓玄，皆其绝者。深所珍惜，悉糊题其前。桓乃发厨后取之，好加理复。恺之见封题如初，而画并不存，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世说新语·巧艺》注引《续晋阳秋》，按：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世谓顾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

千年调

蔗庵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

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

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分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寓言》）

◎鸱夷、滑稽（按：二者均酒器），腹如大壶。（汉扬雄《酒赋》）

◎甘草，国老，味甘平，无毒，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本草草部·上品之上》）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唐白居易《新乐府·秦吉了》）

南歌子　独坐蔗庵

玄入《参同契》，禅依不二门。细看斜日隙中尘，始觉人间何处不纷纷。

病笑春先到，闲知懒是真。百般啼鸟苦撩人。除却提壶此外不堪闻。

◎下视生物息，霏如隙中尘。（唐刘禹锡《有僧言罗浮事》）

◎近识峨嵋老，知余懒是真。（唐杜甫《漫成》）

◎提壶：鸟名。盖以鸣声而得名。

◆禅悦逍遥，悠悠世路，谁可与语。（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杏花天

病来自是于春懒。但别院笙歌一片。蛛丝网遍玻璃盏，更问舞裙歌扇！

有多少莺愁蝶怨，甚梦里春归不管。杨花也笑人情浅，故故沾衣扑面。

◎宿酲未醒宫娥报，道别院笙歌会早。（宋秦观《海棠春》）

念奴娇　和韩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雪

兔园旧赏，怅遗踪，飞鸟千山都绝。缟带银杯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别。万事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倚严千树，玉龙飞上琼阙。

莫惜雾鬓云鬟，试教骑鹤，去约尊前月。自与诗翁磨冻砚，看扫《幽兰》新阕。便拟明年，人间挥汗，留取层冰洁。此君何事，晚来曾为腰折。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梁王不悦，游于兔园。……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于卫《诗》，咏《南山》于周《雅》。”（南朝谢惠连《雪赋》）

◎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白孔六帖》，南枝，谓梅。）

◎臣尝行至，主人独有一女，置臣兰房之中，臣援琴而鼓之，为《幽兰》《白雪》之曲。（战国宋玉《讽赋》）

◎此君二句：此君，指竹。《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下句盖谓晚来积雪厚重，压竹使弯曲也。

临江仙

小靥人怜都恶瘦，曲眉天与长颦。沉思欢事惜腰身。枕添离别泪，粉落却深匀。

翠袖盈盈浑力薄，玉笙袅袅愁新。夕阳依旧倚窗尘。叶红苔郁碧，深院断无人。

又

逗晓莺啼声昵昵，掩关高树冥冥。小渠春浪细无声。井床听夜雨，出藓辘轳青。

碧草旋荒金谷路，乌丝重记《兰亭》。强扶残醉绕云屏。一枝风露湿，花重入疏棂。

◎《兰亭序》用鼠须笔书乌丝栏蠒纸。（宋陈槱《负暄野录》）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

又

春色饶君白发了，不妨倚绿偎红。翠鬟催唤出房栊。垂肩金缕窄，蘸甲宝杯浓。

睡起鸳鸯飞燕子，门前沙暖泥融。画楼人把玉西东。舞低花外月，唱彻柳边风。

◎酒斟满，捧觞必蘸指甲。牧之云：“为君蘸甲十分饮。”（《猗觉寮杂记》）

◎玉西东：玉东西谓酒杯，以趁韵故，作“玉西东”。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宋晏幾道《鹧鸪天》）

又

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博山微透暖熏笼。小楼春色里，幽梦雨声中。

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

◎博山：指香炉。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前半一片幽丽之景，以轻笔写之，而愁人自在其中。下阕始言望远怀人。歇拍二句自伤耶？抑为人着想耶？深情秀句，当以红牙按拍歌之。刘后村评其词，谓“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此调与上之《祝英台近》，颇合后村评语。（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丑奴儿

醉中有歌此诗以劝酒者，聊檃括之。

晚来云淡秋光薄，落日晴天。落日晴天，堂上风斜画烛烟。

从渠去买人间恨，字字都圆。字字都圆，肠断西风十四弦。

◎十四弦：陆游《剑南诗稿》卷十二《长歌行》：“人归华表三千岁，春入箜篌十四弦。”稼轩亦有《太常引》词“赋十四弦”（见卷四），词中用“公无渡河”故事，因知十四弦盖即箜篌。

又

寻常中酒扶头后，歌舞支持。歌舞支持，谁把新词唤住伊。

临歧也有旁人笑，笑已争知。笑已争知：明月楼空燕子飞。

一剪梅　中秋无月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中，月在杯中。今宵楼上一尊同。云湿纱窗，雨湿纱窗。

浑欲乘风问化工。路也难通，信也难通。满堂惟有烛花红。杯且从容，歌且从容。

又

记得同烧此夜香，人在回廊，月在回廊。而今独自睚昏黄，行也思量，坐也思量。

锦字都来三两行，千断人肠，万断人肠。雁儿何处是仙乡？来也恓惶，去也恓惶。

◎窦滔妻苏氏，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晋书·列女传》）

◎都来：意即“总共”。

江神子　和人韵

梅梅柳柳斗纤秾。乱山中，为谁容？试着春衫，依旧怯东风。何处踏青人未去？呼女伴，认骄骢。

儿家门户几重重。记相逢，画楼东。明日重来，风雨暗残红。可惜行云春不管，裙带褪，鬓云松。

又　和人韵

剩云残日弄阴晴。晚山明，小溪横。枝上绵蛮，休作断肠声。但是青山山下路，春到处，总堪行。

当年彩笔赋《芜城》。忆平生，若为情？试把灵槎，归路问君平。花底夜深寒较甚，须拚却，玉山倾。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诗经·小雅·绵蛮》）

◎赋芜城：鲍照有《芜城赋》。《文选》五臣注云：“宋孝武帝时临海王子瑱镇荆州，明远为其下参军，随至广陵，子瑱叛逆。照见广陵故城荒芜，乃汉吴王濞所都，濞亦叛逆，为汉所灭，照以子瑱事同于濞，遂感为此赋以讽之。”

◎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博物志》）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又　和人韵

梨花着雨晚来晴。月胧明，泪纵横。绣阁香浓，深锁凤箫声。未必人知春意思，还独自，绕花行。

酒兵昨夜压愁城。太狂生，转关情。写尽胸中，磈磊未全平。却与平章珠玉价，看醉里，锦囊倾。

◎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

◎每旦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新唐书·李贺传》）

又　博山道中书王氏壁

一川松竹任横斜，有人家，被云遮。雪后疏梅，时见两三花。比着桃源溪上路，风景好，不争多。

旗亭有酒径须赊，晚寒些，怎禁他。醉里匆匆，归骑自随车。白发苍颜吾老矣，只此地，是生涯。

丑奴儿　书博山道中壁

烟芜露麦荒池柳，洗雨烘晴。洗雨烘晴，一样春风几样青。

提壶脱袴催归去，万恨千情。万恨千情，各自无聊各自鸣。

◎提壶、脱袴、催归：俱鸟名，以其鸣声而得名者也。

又　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来不识愁味。（宋陈慥《无愁可解》）

◎生怕闲愁暗恨，多少事欲说还休。（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前是强说，后是强不说。（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此生自断天休问，独倚危楼。独倚危楼，不信人间别有愁。

君来正是眠时节，君且归休。君且归休，说与西风一任秋。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唐杜甫《曲江》）

◎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宋书·陶潜传》）

丑奴儿近　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清平乐　博山道中即事

柳边飞鞚，露湿征衣重。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鰕入梦。

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

◎鞚：马勒。

又　独宿博山王氏庵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后段有老骥伏枥之概。（清许昂霄《词综偶评》）

◆数语写景逼真，不减昌黎《山石》诗。语奇情至。（清陈廷焯《云韶集》）

鹧鸪天　博山寺作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子》）

◎明日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庄子·山木》）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品藻》）

◎或曰："君子病没世而无名，盍势诸名卿，可几也。"曰："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汉扬雄《法言·问神》）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宋苏轼《江城子》）

◆稼轩词亦有不堪者，"一松一壑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是也。（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点绛唇

留博山寺，闻光风主人微恙而归，时春涨断桥。

隐隐轻雷，雨声不受春回护。落梅如许，吹尽墙边去。

春水无情，碍断溪南路。凭谁诉？寄声传语，没个人知处。

又

身后虚名，古来不换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长安市。

竹外僧归，路指霜钟寺。孤鸿起，丹青手里，剪破松江水。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枫桥夜泊》）

◎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唐杜甫《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念奴娇　赋雨岩，效朱希真体

近来何处，有吾愁，何处还知吾乐。一点凄凉千古意，独倚西风寥廓。并竹寻泉，和云种树，唤做真闲客。此心闲处，未应长藉丘壑。

休说往事皆非，而今云是，且把清尊酌。醉里不知谁是我，非月非云非鹤。露冷松梢，风高桂子，醉了还醒却。北窗高卧，莫教啼鸟惊着。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水龙吟

题雨岩。岩类今所画观音补陀。岩中有泉飞出，如风雨声。

补陀大士虚空，翠岩谁记飞来处？蜂房万点，似穿如碍，玲珑窗户。石髓千年，已垂未落，嶙峋冰柱。有怒涛声远，落花香在，人疑是，桃源路。

又说春雷鼻息，是卧龙弯环如许。不然应是：洞庭张乐，湘灵来去。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竟茫茫未晓，只应白发，是开山祖。

◎观音补陀、补陀大士：稼轩此词题中所称之“观音补陀”及首句所称之“补陀大士”，当均指观音菩萨而言。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庄子·天运》）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楚辞·远游》）

山鬼谣

雨岩有石，状怪甚，取《离骚》《九歌》，名曰山鬼，因赋《摸鱼儿》，改今名。

问何年此山来此？西风落日无语。看君似是羲皇上，直作太初名汝。溪上路，算只有红尘不到今犹古。一杯谁举？笑我醉呼君，崔嵬未起，山鸟覆杯去。

须记取：昨夜龙湫风雨。门前石浪掀舞。四更山鬼吹灯啸，惊倒世间儿女。依约处，还问我：清游杖屦公良苦。神交心许。待万里携君，鞭笞鸾凤，诵我《远游》赋。石浪，庵外巨石也，长三十馀丈。

◆屈子《山鬼》篇不可无二。（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生查子　独游雨岩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

高歌谁和余？空谷清音起。非鬼亦非仙，一曲桃花水。

◎湖光非鬼亦非仙，风恬浪静光满川。（宋苏轼《夜泛西湖》）

蝶恋花　月下醉书雨岩石浪

九畹芳菲兰佩好。空谷无人，自怨蛾眉巧。宝瑟泠泠千古调，朱丝弦断知音少。

冉冉年华吾自老。水满汀洲，何处寻芳草？唤起湘累歌未了。石龙舞罢松风晓。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楚辞·离骚》）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楚辞·离骚》）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唐杜甫《佳人》）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楚辞·离骚》）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宋岳飞《小重山》）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楚辞·离骚》）

◎湘累：扬雄《反离骚》：“钦吊楚之湘累。”注：“诸不以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

又　用前韵，送人行

意态憨生元自好。学画鸦儿，旧日偏他巧。蜂蝶不禁花引调，西园人去春风少。

春已无情秋又老。谁管闲愁，千里青青草。今夜倩簪黄菊了。断肠明日霜天晓。

◎炀帝幸江都，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袁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时召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曰："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隋遗录》）

◎献帝践阼之初，京师童谣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后汉书·五行志》，按："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疑稼轩此词，为送董姓侍者而赋也。）

定风波

用药名招婺源马荀仲游雨岩。马善医。

山路风来草木香。雨馀凉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堤防风月费篇章。

孤负寻常山简醉，独自，故应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谁伴？只甘松竹共凄凉。

◎药名：词中嵌有木香、雨馀凉（禹馀粮）、石膏、防风、常山、知（栀）子、海早（藻）、甘松等药名。

◎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高宗幸嵩山，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帝谓曰："先生比佳否？"对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新唐书·田游岩传》）

◎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着白接䍦。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世说新语·任诞》，按：季伦，晋山简字。）

又　再和前韵，药名

仄月高寒水石乡。倚空青碧对禅房。白发自怜心似铁，风月，使君子细与平章。

平昔生涯筇竹杖，来往，却惭沙鸟笑人忙。便好剩留黄绢句，谁赋，银钩小草晚天凉。

◎药名：词中嵌有寒水石、空青、发自（法子，即半夏）、怜（莲）心、使君子、筇（邛）竹、惭沙（蚕砂）、留（硫）黄、小草（即远志）等药名。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世说新语·捷悟》）

满江红　游南岩，和范廓之韵

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依旧是西风白鸟，北村南郭。似整复斜僧屋乱，欲吞还吐林烟薄。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摇落。

呼斗酒，同君酌。更小隐，寻幽约。且丁宁休负，北山猿鹤。有鹿从渠求鹿梦，非鱼定未知鱼乐？正仰看飞鸟却膺人，回头错。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晋郭璞《游仙》）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楚辞·九辩》）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秋水》）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唐杜甫《漫成之二》）

又　和廓之雪

天上飞琼，毕竟向人间情薄。还又跨玉龙归去，万花摇落。云破林梢添远岫，月临屋角分层阁。记少年骏马走韩卢，掀东郭。

吟冻雁，嘲饥鹊。人已老，欢犹昨。对琼瑶满地，与君酬酢。最爱霏霏迷远近，却收扰扰还寥廓。待羔儿酒罢又烹茶，扬州鹤。

◎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战国策·齐策三》）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殷芸小说》）

念奴娇　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

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欲笑还愁羞不语，惟有倾城娇韵。翠盖风流，牙签名字，旧赏那堪省。天香染露，晓来衣润谁整？

最爱弄玉团酥，就中一朵，曾入扬州咏。华屋金盘人未醒，燕子飞来春尽。最忆当年，沉香亭北，无限春风恨。醉中休问，夜深花睡香冷。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史记·孙子列传》）

◎弄玉团酥：玉、酥当均形容白色，弄玉、团酥当均为形容白牡丹之色泽。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囱耳似铛。……"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再拜兢灼，伏望哀之。又重赠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赠诗曰："觅得黄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诧，一朵能行白牡丹。"（《云溪友议》卷中"辞雍氏"条）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唐李白《清平调》）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宋苏轼《海棠》）

乌夜啼

山行，约范廓之不至。

江头醉倒山公，月明中，记得昨宵归路笑儿童。

溪欲转，山已断，两三松。一段可怜风月欠诗翁。

又　廓之见和，复用前韵

人言我不如公，酒杯中，更把平生湖海问儿童。

千尺蔓，云叶乱，系长松。却笑一身缠绕似衰翁。

◎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世说新语·方正》）

定风波

大醉归自葛园，家人有痛饮之戒，故书于壁。

昨夜山公倒载归，儿童应笑醉如泥。试与扶头浑未醒，休问，梦魂犹在葛家溪。

欲觅醉乡今古路，知处：温柔东畔白云西。起向绿窗高处看，题遍；刘伶元自有贤妻。

◎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如泥。（唐李白《襄阳歌》）

◎后德嫕计，是夜进合德，帝大悦，以辅属体，无所不靡，谓为温柔乡。谓嫕曰："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飞燕外传》）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世说新语·任诞》）

鹧鸪天　送廓之秋试

白苎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回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上，却笑人间举子忙。

◎梅圣俞在礼部考校时和欧公《春雪》诗云：“有梦皆蝴蝶，逢袍只纻麻。”（《王直方诗话》，按：宋代举子均着纻麻袍。）

◎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宋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

◎禹门句：龙门为禹治洪水时所凿，故亦称禹门。

◎月殿句：宋制，各州郡漕试解试均于八月举行，正桂子飘香时节。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大雅·卷阿》）

又　鹅湖寺道中

一榻清风殿影凉，涓涓流水响回廊。千章云木钩辀叫，十里溪风䆉稏香。

冲急雨，趁斜阳，山园细路转微茫。倦途却被行人笑：只为林泉有底忙！

◎处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笔画，善为诗。如“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颇为士大夫所称。（宋欧阳修《归田录》，按：《和靖集》中不见此二句。）

◎钩辀格磔，谓鹧鸪声也。（《遯斋闲览》）

又　游鹅湖，醉书酒家壁

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

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

又　鹅湖归，病起作

翠木千寻上薜萝，东湖经雨又增波。只因买得青山好，却恨归来白发多。

明画烛，洗金荷，主人起舞客齐歌。醉中只恨欢娱少，无奈明朝酒醒何！

又　鹅湖归，病起作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殷中军（浩）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世说新语·黜免》）

◎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俩虽多性情恶，赖是长教闲处着。（《旧唐书·司空图传》引司空图所作《耐辱居士歌》）

◎明帝问谢鲲：“君自谓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谓过之。”（《世说新语·品藻》）

◆其有《匪风》、《下泉》之思乎，可以悲其志矣。妙在结二句放开写，不即不离尚含住。（清黄苏《蓼园词选》）

◆余所爱者，如“红莲相倚深如怨，白鸟无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之类，信笔写去，格调自苍劲，意味自深厚。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札，斯为绝技。（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人之由壮而衰，积渐初不自觉，迨懒上高楼，始知老之将至，如一叶落而知秋至矣。故“红莲”、“白鸟”，风物本佳，而自倦眼观之，觉花鸟皆逊前神采。吾浙谭仲修丈，喜诵其“懒上楼”二句，谓学

词者，当于此等句意求消息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鹅湖归，病起作

着意寻春懒便回，何如信步两三杯？山才好处行还倦，诗未成时雨早催。

携竹杖，更芒鞋，朱朱粉粉野蒿开。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唐杜甫《丈八沟纳凉》）

◎竹杖芒鞋轻胜马。（宋苏轼《定风波》）

◆绝似唐律，景事俱真。（明杨慎《批点草堂诗馀》）

◆善读此词，便许评陶、评王、孟。（明潘游龙《精选古今诗馀醉》）

◆对句逼唐。诗翁酒客与怀春之女相值何等风光。（明沈际飞《草堂诗馀正集》）

满江红

病中俞山甫教授访别，病起寄之。

曲几团蒲，记方丈君来问疾。更夜雨匆匆别去，一杯南北。“万事莫侵闲鬓发，百年正要佳眠食。”最难忘此语重殷勤，千金直。

西崦路，东岩石。携手处，今尘迹。望重来犹有，旧盟如日。莫信蓬莱风浪隔，垂天自有扶摇力。对梅花，一夜苦相思，无消息。

◎万事二句：当为俞氏访别时相劝之语。

鹧鸪天　重九席上作

戏马台前秋雁飞，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黄菊清高处，不入当年二谢诗。

倾白酒，绕东篱，只于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浑潇洒，莫使尊前欠一枝。

◎黄菊二句：谓二谢不咏菊花。二谢即谢灵运、谢朓。

又　重九席上再赋

有甚闲愁可皱眉？老怀无绪自伤悲。百年旋逐花阴转，万事长看鬓发知。

溪上枕，竹间棋，怕寻酒伴懒吟诗。十分筋力夸强健，只比年时病起时。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世说新语·排调》）

又　败棋，罚赋梅雨

漠漠轻阴拨不开，江南细雨熟黄梅。有情无意东边日，已怒重惊忽地雷。

云柱础，水楼台，罗衣费尽博山灰。当时一识和羹味，便道为霖消息来。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唐韩愈《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

◎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宋苏轼《赠岭上梅》）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唐刘禹锡《竹枝词》）

◎江湘二浙，梅欲黄时，柱础皆汗，郁蒸成雨。（宋陆佃《埤雅》）

◎衣润费炉烟。（宋周邦彦《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和羹二句：和羹，切梅字；为霖，切雨字。

又　元溪不见梅

千丈冰溪百步雷，柴门都向水边开。乱云剩带炊烟去，野水闲将日影来。

穿窈窕，过崔嵬，东林试问几时栽。动摇意态虽多竹，点缀风流却欠梅。

又　戏题村舍

鸡鸭成群晚未收，桑麻长过屋山头。有何不可吾方羡，要底都无饱便休。

新柳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自言此地生儿女，不嫁余家即聘周。

◎粗羹淡饭饱即休。（宋黄庭坚《四休居士诗序》引孙昉诗）

清平乐　村居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亡赖：《汉书·高帝纪》：“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注云：“江淮之间，谓小儿多诈狡狯为亡赖。”按：此处之“亡赖”应作“顽皮”解。

又　检校山园，书所见

连云松竹，万事从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

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床：指“糟床”，为榨酒工具。

又　检校山园，书所见

断崖修竹，竹里藏冰玉。路转清溪三百曲，香满黄昏雪屋。

行人系马疏篱，折残犹有高枝。留得东风数点，只缘娇懒春迟。

满江红　送信守郑舜举被召

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

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

◎仲淹领延安，阅兵选将，日夕训练，……夏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五朝名臣言行录》注引《名臣传》，按：大范指范雍，小范指范仲淹。）

◎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唐杜甫《西郊》）

洞仙歌　红梅

冰姿玉骨，自是清凉态。此度浓妆为谁改。向竹篱茅舍，几误佳期，招伊怪，满脸颜红微带。

寿阳妆鉴里，应是承恩，纤手重匀异香在。怕等闲春未到，雪里先开，风流㬠，说与群芳不解。更总做北人未识伊，据品调难作，杏花看待。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宋苏轼《洞仙歌》）

◎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

◎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始移植西冈第中，特称赏之。……公尝与客饮花下，赋诗曰：“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客曰：“公诗固佳，待北俗何浅也。”公笑曰：“顾伧父安得不然。”一坐绝倒。（《西清诗话》）

又

访泉于奇师村，得周氏泉，为赋。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

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晋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于萧散中见笔力。（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水龙吟

盘园任帅子严，挂冠得请，取执政书中语，以“高风”名其堂，来索词，为赋《水龙吟》。芗林，侍郎向公告老所居，高宗皇帝御书所赐名也，与盘园相并云。

断崖千丈孤松，挂冠更在松高处。平生袖手，故应休矣，功名良苦。笑指儿曹：“人间醉梦，莫嗔惊汝。”问黄金馀几，旁人欲说，田园计，君推去。

叹息芗林旧隐，对先生竹窗松户。一花一草，一觞一咏，风流杖屦。野马尘埃，扶摇下视，苍然如许。恨当年《九老》，图中忘却，画盘园路。

◎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娑青莓苔，莫嗔惊着汝。（唐卢仝《村醉》）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馀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馀，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曰：“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馀日。”（《汉书·疏广传》）

◎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序》）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下视也亦若是则已矣。（《庄子·逍遥游》）

◎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新唐书·白居易传》）

水调歌头　庆韩南涧尚书七十

上古八千岁，才是一春秋。不应此日，刚把七十寿君侯。看取垂天云翼，九万里风在下，与造物同游。君欲计岁月，尝试问庄周。

醉淋浪，歌窈窕，舞温柔。从今杖屦南涧，白日为君留。闻道钧天帝所，频上玉卮春酒，冠盖拥龙楼。快上星辰去，名姓动金瓯。

◎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庄子·逍遥游》）

◎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宋苏轼《前赤壁赋》，按：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月出》）

◎明皇每命相，先书其名。一日，书琳等名，覆以金瓯，会太子入，帝谓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谁乎？”太子曰：“非崔琳卢从愿乎？”帝曰：“然。”（《新唐书·崔琳传》）

最高楼

醉中有索四时歌者，为赋。

长安道，投老倦游归。七十古来稀。藕花雨湿前湖夜，桂枝风澹小山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

也莫向竹边辜负雪，也莫向柳边辜负月。闲过了，总成痴。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笑山中：云出早，鸟归迟。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任达不拘，悠悠荡荡，大落便宜。（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又

和杨民瞻席上用前韵，赋牡丹。

西园买，谁载万金归？多病胜游稀。风斜画烛天香夜，凉生翠盖酒酣时。待重寻，居士谱，谪仙诗。

看黄底御袍元自贵，看红底状元新得意。如斗大，笑花痴。汉妃翠被娇无奈，吴娃粉阵恨谁知。但纷纷，蜂蝶乱，笑春迟。

◎居士谱：欧阳修号六一居士，著有《洛阳牡丹记》。

◎谪仙诗：指李白《清平调》。

◎看黄底二句：御袍黄、状元红均牡丹之品种。

菩萨蛮

雪楼赏牡丹，席上用杨民瞻韵。

红牙签上群仙格，翠罗盖底倾城色。和雨泪阑干，沉香亭北看。

东风休放去，怕有流莺诉。试问赏花人：晓妆匀未匀？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唐白居易《长恨歌》）

生查子　山行，寄杨民瞻

昨宵醉里行，山吐三更月。不见可怜人，一夜头如雪。

今宵醉里归，明月关山笛。收拾锦囊诗，要寄扬雄宅。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唐杜甫《月》）

◎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唐王昌龄《从军行》）

◎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晋左思《咏史》）

又　民瞻见和，复用前韵

谁倾沧海珠，簸弄千明月？唤取酒边来，软语裁春雪。

人间无凤凰，空费穿云笛。醉里却归来，松菊陶潜宅。

◎谁倾二句：赞美民瞻和词字字如珠。

◎春雪：谓《阳春》《白雪》。

西江月　和杨民瞻赋牡丹韵

宫粉厌涂娇额，浓妆要压秋花。西真人醉忆仙家，飞佩丹霞羽化。

十里芬芳未足，一亭风露先加。杏腮桃脸费铅华，终惯秋蟾影下。

◎贤鸡君鲁敢，西城道上遇青衣曰："君东斋客伺久矣。"归步庭际，见女子揉英弄蕊，映身花阴。君疑狐妖，正色远之，女亦徐去。月馀，飞空而来，曰："奴西王母之裔，家于瑶池西真阁。"恍如梦中，引君同跨彩麟，在寒光碧虚中，临万丈绝壑，陟蟠桃岭，西顾琼林，烂若金银世界，曰："此瑶池也。"……命君升西真阁，……见千万红妆，珠佩丁当，星眸丹脸霞裳人，面特秀丽艳发，其旁，西真曰："此吾西王母也。"……须臾，觥筹递举，霞衣吏请奏《鸾凤和鸣曲》，又奏《云雨庆先期曲》。酒酣，复入一洞，碧桃艳杏，香凝如雾。西真曰："他日与君人间还，双栖于此。"君乃辞归。（宋曾慥《类说》引《续青琐高议·贤鸡君传》）

八声甘州

夜读《李广传》，不能寐，因念晁楚老、杨民瞻约同居山间，戏用李广事，赋以寄之。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谭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唐杜甫《曲江》）

昭君怨　送晁楚老游荆门

夜雨剪残春韭，明日重斟别酒。君去问曹瞒，好公安。

试看如今白发，却为中年离别。风雨正崔嵬，早归来。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唐杜甫《赠卫八处士》）

◎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又

人面不如花面，花到开时重见。独倚小阑干，许多山。

落叶西风时候，人共青山都瘦。说道梦阳台，几曾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临江仙

醉宿崇福寺，寄佑之弟。佑之以仆醉先归。

莫向空山吹玉笛，壮怀酒醒心惊。四更霜月太寒生。被翻红锦浪，酒满玉壶冰。

小陆未须临水笑，山林我辈钟情。今宵依旧醉中行。试寻残菊处，中路候渊明。

◎鸳鸯绣被翻红浪。（宋柳永《凤栖梧》）

◎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号曰二陆。……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华为人多姿制，又好帛绳缠须，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尝着缞绖上船，于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晋书·陆云传》）

◎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宋书·陶潜传》）

又　再用韵送佑之弟归浮梁

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只消闲处过平生：酒杯秋吸露，诗句夜裁冰。

记取小窗风雨夜，对床灯火多情。问谁千里伴君行？晓山眉样翠，秋水镜般明。

菩萨蛮

功名饱听儿童说，看公两眼明如月。万里勒燕然，老人书一编。

玉阶方寸地，好趁风云会。他日赤松游，依然万户侯。

◎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后汉书·窦宪传》）

◎陛下何惜玉阶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乎？（《新唐书·员半千传》）

◎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史记·留侯世家》）

又　送佑之弟归浮梁

无情最是江头柳，长条折尽还依旧。木叶下平湖，雁来书有无？

雁无书尚可，好语凭谁和？风雨断肠时，小山生桂枝。

◎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唐白居易《青门柳》）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九歌·湘夫人》）

蝶恋花　送佑之弟

衰草斜阳三万顷，不算飘零，天外孤鸿影。几许凄凉须痛饮，行人自向江头醒。

会少离多看两鬓，万缕千丝，何况新来病。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其它恨。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宋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一句两“他”字，妙！（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鹊桥仙　和范先之送佑之弟归浮梁

小窗风雨，从今便忆，中夜笑谈清软。啼鸦衰柳自无聊，更管得离人肠断。

诗书事业，青毡犹在，头上貂蝉会见。莫贪风月卧江湖，道日近长安路远。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因问明帝："汝意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耶？"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夙慧》）

满江红　和杨民瞻送佑之弟还侍浮梁

尘土西风，便无限凄凉行色。还记取明朝应恨，今宵轻别。珠泪争垂华烛暗，雁行欲断哀筝切。看扁舟幸自涩清溪，休催发。

白石路，长亭侧。千树柳，千丝结。怕行人西去，棹歌声阕。黄卷莫教诗酒污，玉阶不信仙凡隔。但从今伴我又随君，佳哉月。

朝中措

崇福寺道中，归寄佑之弟。

篮舆袅袅破重冈，玉笛两红妆。这里都愁酒尽，那边正和诗忙。

为谁醉倒，为谁归去，都莫思量。白水东边篱落，斜阳欲下牛羊。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王风·君子于役》）

又

夜深残月过山房，睡觉北窗凉。起绕中庭独步，一天星斗文章。

朝来客话：“山林钟鼎，那处难忘？”“君向沙头细问，白鸥知我行藏。”

◎雷霆驰号令，星斗焕文章。（唐杜牧《华清宫》）

又

绿萍池沼絮飞忙，花入蜜脾香。长怪春归何处，谁知个里迷藏。

残云剩雨，些儿意思，直恁思量。不是流莺惊觉，梦中啼损红妆。

◎蜜房如脾，谓之蜜脾。（《埤雅》）

浪淘沙　山寺夜半闻钟

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

梦入少年丛，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误鸣钟。惊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风。

◎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王直方诗话》）

◆沉郁顿挫中，自觉眉飞争舞。笔力雄大，辟易千人。结数语，如闻霜钟，如听秋风，读者神色都变。（清陈廷焯《云韶集》）

南歌子　山中夜坐

世事从头减，秋怀彻底清。夜深犹送枕边声，试问清溪底事未能平？

月到愁边白，鸡先远处鸣。是中无有利和名，因甚山前未晓有人行？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鹧鸪天

木落山高一夜霜，北风驱雁又离行。无言每觉情怀好，不饮能令兴味长。

频聚散，试思量，为谁春草梦池塘？中年长作东山恨，莫遣离歌苦断肠。

◎谢惠连年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加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句。”尝于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见惠连，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工，非吾语也。”（《南史·谢惠连传》）

又　席上再用韵

水底明霞十顷光，天教铺锦衬鸳鸯。最怜杨柳如张绪，却笑莲花似六郎。

方竹簟，小胡床，晚来消得许多凉。背人白鸟都飞去，落日残鸦更断肠。

◎张绪字思曼。……宋明帝每见绪，辄叹其清淡。……刘悛之为益州，献弱柳数株，树条甚长，状若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南史·张绪传》）

◎昌宗以姿貌见宠幸，再思又谀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旧唐书·杨再思传》）

◎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双双瞻客上，一一背人飞。（唐杜甫《归雁》）

念奴娇　双陆，和陈仁和韵

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馀事。袖手旁观初未识，两两三三而已。变化须臾，鸥翻石镜，鹊抵星桥外。捣残秋练，玉砧犹想纤指。

堪笑千古争心，等闲一胜，拚了光阴费。老子忘机浑谩与，鸿鹄飞来天际。武媚宫中，韦娘局上，休把兴亡记。布衣百万，看君一笑沉醉。

◎荣祖少学骑射，或曰：“何不学书？”荣祖曰：“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无异犬羊乎。”（《南史·垣荣祖传》，按：双陆又称握槊。）

◎鸥翻四句：当谓戏双陆情状。

◎王建《宫词》：“分朋同坐赌樱桃，休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垒阿谁高？”按，《狄仁杰家传》载武后语仁杰曰：“朕昨夜梦与人双陆，频不胜，何也？”对曰：“双陆输者，盖谓宫中无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虚储位哉！”今《新唐史》削去“宫中”二字，止云“双陆不胜，无子也”。余尝与善博者论之，博局有宫，其字不可削。盖削之则无以见宫中之意，故王建诗中亦云。（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六“双陆”条）

◎于东府聚摴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晋书·刘毅传》）

水龙吟　题瓢泉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

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

◎诗成锦绣开胸臆，论极冰霜绕齿牙。（宋苏轼《寄高令》）

◎许由手捧水饮，人遗一瓢，饮讫，挂木上，风吹有声，由以为烦，去之。（《逸士传》）

又

用瓢泉韵戏陈仁和，兼简诸葛元亮，且督和词。

被公惊倒瓢泉，倒流三峡词源泻。长安纸贵，流传一字，千金争舍。割肉怀归，先生自笑，又何廉也。渠坐事失官。但衔杯莫问：“人间岂有，如孺子，长贫者。”

谁识稼轩心事，似风乎舞雩之下。回头落日，苍茫万里，尘埃野马。更想隆中，卧龙千尺，高吟才罢。倩何人与问：“雷鸣瓦釜，甚黄钟哑？”

◎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唐杜甫《醉歌行》）

◎思欲赋三都，遂构思十年。……及赋成，时人未之重，皇甫谧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

◎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壹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汉书·东方朔传》）

◎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张负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

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予女。（《史记·陈丞相世家》，按：陈平字孺子。）

◎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楚辞·卜居》）

江神子　和陈仁和韵

玉箫声远忆骖鸾。几悲欢，带罗宽。且对花前，痛饮莫留残。归去小窗明月在，云一缕，玉千竿。

吴霜应点鬓云斑。绮窗闲，梦连环。说与东风，归兴有无间。芳草姑苏台下路，和泪看，小屏山。

◎萧萧出屋千竿玉，霭霭当窗一炷云。（宋王安石《金陵报恩大师西堂方丈》，李壁注：“谓对竹烧香也。”）

◎昨宵梦倚门，手取连环持。（唐韩愈《送张道士》，魏怀忠注引孙汝听曰：“持连环以示还意。”）

◎小屏山：屏风也。

又　和陈仁和韵

宝钗飞凤鬓惊鸾。望重欢，水云宽。肠断新来，翠被粉香残。待得来时春尽也：梅着子，笋成竿。

湘筠帘卷泪痕斑。佩声闲，玉垂环。个里温柔，容我老其间。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诏副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总管。……时九姓众十馀万，令骁骑数十来挑战，仁贵发三矢辄杀三人，于是虏气慑，皆降。仁贵虑为后患，皆坑之。……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新唐书·薛仁贵传》）

永遇乐

送陈仁和自便东归。陈至上饶之一年，得子，甚喜。

紫陌长安，看花年少，无限歌舞。白发怜君，寻芳较晚，卷地惊风雨。问君知否：鸱夷载酒，不似井瓶身误。细思量悲欢梦里，觉来总无寻处。

芒鞋竹杖，天教还了，千古玉溪佳句。落魄东归，风流赢得，掌上明珠去。起看清镜，南冠好在，拂了旧时尘土。向君道云霄万里，这回稳步。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唐杜牧《叹花》）

◎观瓶之居，居酒之眉。……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汉扬雄《酒赋》）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左传》成公九年）

定风波　暮春漫兴

少日春怀似酒浓，插花走马醉千钟。老去逢春如病酒，唯有：茶瓯香篆小帘栊。

卷尽残花风未定，休恨；花开元自要春风。试问春归谁得见？飞燕，来时相遇夕阳中。

◆上阕回忆年少春游，迨老去而瀹茗垂帘，不作伤春之语，自乐其天。下阕言菀枯之感，人有同情，但造物者春温秋肃，亦循例之乘除耳。试观花之繁茂，方受春风嘘拂而生，旋复收拾而去，风从何来，遽归何处？人不能见，飞燕来自空中，或与之相遇，作不解语解之，稼翁其静观有悟耶？（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菩萨蛮　席上分赋得樱桃

香浮奶酪玻璃盌，年年醉里尝新惯。何物比春风？歌唇一点红。

江湖清梦断，翠笼明光殿。万颗写轻匀，低头愧野人。

◎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共看传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初到，色映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所报，空然惭汗仰皇扃。（唐韩愈《和张水部敕赐樱桃》）

◎苦被微官缚，低头媿野人。（唐杜甫《独酌成诗》）

鹧鸪天　代人赋

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若教眼底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

肠已断，泪难收。相思重上小红楼。情知已被山遮断，频倚阑干不自由。

◆人生容易白头，大抵怨别伤离所致。故下阕言相思不已，重上楼头，明知江上峰青，已曲终人远，而阑干独倚，极目云天，与东坡“天一方”之歌，同其寓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代人赋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城中”二语，有多少感慨。信笔写去，格调自苍劲，意味自深厚，有不可强而致者，放翁、改之、竹山学之，已成效颦，何论馀子。（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稼轩集中多雄慨之词，纵横之笔，此调乃闲放自适，如听雄笳急鼓之馀，忽闻渔唱在水烟深处，为之意远。（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踏歌

擷厥。看精神压一庞儿劣。更言语一似春莺滑。一团儿美满香和雪。

去也。把春衫换却同心结。向人道“不怕轻离别”，问昨宵因甚歌声咽？

秋被梦，春闺月。旧家事却对何人说。告第一莫趁蜂和蝶，有春归花落时节。

◎擷厥：擷读如颤。擷厥盖形容体态轻儇状。

◎精神压一：谓精神饱满，压倒一切也。

◎庞儿劣：谓脸儿俏俊。“劣”为反训词。

小重山　茉莉

倩得熏风染绿衣。国香收不起，透冰肌。略开些个未多时。窗儿外，却早被人知。

越惜越娇痴。一枝云鬓上，那人宜。莫将他去比荼蘼，分明是，他更韵些儿。

临江仙　探梅

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

剩向青山餐秀色，为渠着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

◎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南朝陆机《日出东南隅行》）

一落索　闺思

羞见鉴鸾孤却，倩人梳掠。一春长是为花愁，甚夜夜东风恶。

行绕翠帘珠箔，锦笺谁托？玉觞泪满却停觞，怕酒似郎情薄。

◆不意此老，亦解作喁喁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后叠末句，真个中人伤心语。（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深情如见，情致婉转，而笔力劲直，自是稼轩词。（清陈廷焯《云韶集》）

鹊桥仙　为人庆八十席上戏作

朱颜晕酒，方瞳点漆，闲傍松边倚杖。不须更展画图看，自是个寿星模样。

今朝盛事，一杯深劝，更把新词齐唱。人间八十最风流，长贴在儿儿额上。

◎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握青筠杖，共谈天地五方五行之精。（《拾遗记》，按：道家谓道行久深者瞳方。）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世说新语·容止》）

◎人间二句：儿儿即孩儿。宋代习俗，每朱书“八十”字于小儿额上以求长生。

又　庆岳母八十

八旬庆会，人间盛事，齐劝一杯春酿。臙脂小字点眉间，犹记得旧时宫样。

彩衣更着，功名富贵，直过太公以上。大家着意记新词，遇着个十年便唱。

好事近

医者索酬劳，那得许多钱物？只有一个整整，也盒盘盛得。

下官歌舞转凄惶，剩得几枝笛。觑着这般火色，告妈妈将息。

◎火色：颜面潮红之色。

◎告妈妈句：“告”为请求意。“将息”为“调养”、“休息”意。

蝶恋花　戊申元日立春，席间作

谁向椒盘簪彩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往日不堪重记省，为花长把新春恨。

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

◎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盘进椒，号椒盘。（《尔雅翼》）

◎立春日自郎官、御史、寺监长贰以上，皆赐春旛胜，以罗为之。宰执亲王近臣，皆赐金银旛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东京梦华录》，按：彩胜，即旛胜。宋代士大夫家多袭汉唐旧俗，于立春日剪彩为小旛，谓之春旛，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或剪为春蝶春钱春胜以为戏。）

◆妙在不纯用时事。（明潘游龙《古今诗馀醉》）

◆稼轩《蝶恋花·元日立春》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盖言荣辱不定，迁谪无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惧。（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水调歌头　送郑厚卿赴衡州

寒食不小住，千骑拥春衫。衡阳石鼓城下，记我旧停骖。襟以潇湘桂岭，带以洞庭青草，紫盖屹西南。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

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奋髯抵几堂上，尊俎自高谈。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君去我谁饮，明月影成三。

◎博迁琅琊太守，齐部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皆罢斥诸病吏。（《汉书·朱博传》）

◎建初中迁蜀郡太守，……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后汉书·廉范传》）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下独酌》）

◆笔致疏放，而气绝遒练。（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满江红　饯郑衡州厚卿席上再赋

莫折荼蘼，且留取一分春色。还记得青梅如豆，共伊同摘。少日对花浑醉梦，而今醒眼看风月。恨牡丹笑我倚东风，头如雪。

榆荚阵，菖蒲叶。时节换，繁华歇。算怎禁风雨，怎禁鹈鴂。老冉冉兮花共柳，是栖栖者蜂和蝶。也不因春去有闲愁；因离别。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唐李白《长干行》）

沁园春

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

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青云得意，见说长存。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

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

◎白乐天……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至是。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按：白居易诗题为“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下自注：“其日独游香山寺。”诗云：“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善琴棋，工草隶。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南史·陶弘景传》）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庄子・天地》）

◎休论世上升沉事，且斗尊前见在身。（唐牛僧孺《席上赠刘梦得》，“斗”字在此处有“受用”意。）

◎楚些：指《楚辞・招魂》，句尾用“些”字。

贺新郎

陈同父自东阳来过余，留十日，与之同游鹅湖，且会朱晦庵于紫溪，不至，飘然东归。既别之明日，余意中殊恋恋，复欲追路，至鹭鹚林，则雪深泥滑，不得前矣。独饮方村，怅然久之，颇恨挽留之不遂也。夜半投宿吴氏泉湖四望楼，闻邻笛悲甚，为赋《乳燕飞》以见意。又五日，同父书来索词，心所同然者如此，可发千里一笑。

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残雪。要破帽多添华发。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

佳人重约还轻别。怅清江天寒不渡，水深冰合。路断车轮生四角，此地行人销骨。问谁使君来愁绝？铸就而今相思错，料当初费尽人间铁。长夜笛，莫吹裂。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唐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按：剩水残山谓穿池垒石，指园林之人工山水。）

◎朱全忠留魏半岁，罗绍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比去，蓄积为之一空。绍威虽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绍威悔之，谓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资治通鉴》）

◎謩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燕，以观其妙。时州客……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到会所，澄波万顷，景

物皆奇，李生拂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太平广记》卷二〇四"李謩"条引《逸史》）

◆稼轩与陈同甫别后，意殊恋恋，往追之，雪深不得前，赋词见意。越日，同甫书来索词，两心相同，有如此者。稼轩与同甫，为并世健者，交谊之深厚，文章之振奇，可称词坛瑜、亮。此词为惬心之作。首三句言渊明之高逸，而以卧龙为比。如尚父之磻溪把钓，景略之扪虱清谈，避世而未忘用世也。"飞鹊"三句写景幽峭，兼有伤老之意。"剩水"二句见春色无私，不以陵谷沧桑而易态。兼有举目河山之异，惟寒梅聊可慰情耳。下阕言车轮生角，自古伤离，孰使君来，铸此相思大错。铸错语而用诸相思，句新而情更挚。通首劲气直达中不使一平笔，学稼轩者，非徒放浪通脱，便能学步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

老大那堪说。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笑富贵千钧如发。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重进酒，换鸣瑟。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左传》襄公八年，注：“言同类。”）

◎陈遵字孟公，杜陵人也。……居长安中，列侯、近臣、贵戚皆贵重之。牧守当之官，及郡国豪杰至京师者，莫不相因到遵门。（《汉书·游侠列传》，按：瓜葛指交游。）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唐韩愈《荐士》）

◎大宛旧有天马种，蹋石汗血，汗从前肩髆出，如血，号一日千里。（《汉书·武帝纪》应劭注）

◎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阪迁延，负辕而不能上。（《战国策·楚策四》）

◎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报雠，故往见郭隗先生。……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首五百

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期年千里马之至者三。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战国策·燕策一》）

◎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琨逖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晋书·祖逖传》）

又　用前韵送杜叔高

细把君诗说：怳馀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千丈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见寒生毛发。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

去天尺五君家别。看乘空鱼龙惨淡，风云开合。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消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

◎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庄子·天运》）

◎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辛氏三秦记》）

◎夷甫，晋王衍字。按：南宋时士大夫间亦有趋尚清谈风气，孝宗亦曾以为言，故稼轩于此深致慨叹。

◎元帝时临池观竹，竹既枯，后每思其响，夜不能寐，帝为作薄玉龙数十枚，以缕线悬于檐外，夜中因风相击，听之与竹无异。民间效之，不敢用龙，以什骏代。今之铁马，是其遗制。（《芸窗私志》）

破阵子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王君夫（恺）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武子（济）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世说新语·汰侈》，此“八百里”，谓牛。）

◎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史记·封禅书》，按：五十弦，谓瑟。）

◎马白额入口齿者，名曰榆雁，一名的卢。（《相马经》）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南史·曹景宗传》）

◆字字跳掷而出，“沙场”五字，起一片秋声，沉雄悲壮，凌轹千古。（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赠行

少日春风满眼，而今秋叶辞柯。便好消磨心下事，也忆寻常醉后歌。新来白发多。

明日扶头颠倒，倩谁伴舞婆娑？我定思君拚瘦损，君不思兮可奈何。天寒将息呵。

水调歌头

元日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

头白齿牙缺，君勿笑衰翁。无穷天地今古，人在四之中。臭腐神奇俱尽，贵贱贤愚等耳，造物也儿童。老佛更堪笑，谈妙说虚空。

坐堆豗，行答飒，立龙钟。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四十九年前事，一百八盘狭路，拄杖倚墙东。老境竟何似？只与少年同。

◎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

◎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所苦，尚何言！”（《新唐书·杜审言传》）

◎堆豗：困顿貌。

◎时傅亮、谢晦位遇日隆，范泰尝众中让诮鲜之曰：“卿与傅、谢俱从圣主有功关洛，卿乃居僚首，今日答飒，去人辽远，何不肖之甚！”鲜之熟视不对。（《南史·郑鲜之传》）

◎蒙鸿，即鸿蒙。《庄子·在宥》“适遭鸿蒙”司马彪注：“自然元气也。”

◎浮云一百八盘萦，落日四十八渡明。（宋黄庭坚《竹枝词》，按：此处乃泛指，以喻世路及本人生活历程之艰险。）

◆我疑稼轩不死，何惊其志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卜算子　齿落

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

已阙两边厢，又豁中间个。说与儿曹莫笑翁，狗窦从君过。

◎张吴兴年八岁，齿亏，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世说新语・排调》）

最高楼

送丁怀忠教授入广。渠赴调都下，久不得书，或谓从人辟置，或谓径归闽中矣。

相思苦，君与我同心。鱼没雁沉沉。是梦他松后追轩冕，是化为鹤后去山林？对西风，怅望，到如今。

待不饮奈何君有恨；待痛饮奈何吾又病。君起舞，试重斟。苍梧云外湘妃泪，鼻亭山下鹧鸪吟。早归来，流水外，有知音。

◎丁固初为尚书，梦松树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后十八岁，吾其为公乎。”卒如梦焉。（《吴录》，按：“后”，略似今口语中之“啊”字，不作先后解。）

◎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郡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遂高上冲天。（晋陶渊明《搜神后记》）

◎苍梧句：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二妃追至，哭之极哀，后投水而死，为湘水之神，遂称湘妃，亦曰湘君或湘夫人。

浣溪沙　寿内子

寿酒同斟喜有馀，朱颜却对白髭须。两人百岁恰乘除。

婚嫁剩添儿女拜，平安频拆外家书。年年堂上寿星图。

水调歌头　送信守王桂发

酒罢且勿起，重挽使君须。一身都是和气，别去意何如。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秋水见毛发，千尺定无鱼。

望清阙，左黄合，右紫枢。东风桃李陌上，下马拜除书。屈指吾生馀几，多病妨人痛饮，此事正愁余。江湖有归雁，能寄草堂无？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汉东方朔《答客难》）

◎黄合：谓中书门下省。

◎紫枢：谓枢密院。

鹊桥仙　己酉山行书所见

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怪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

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

满江红

送徐抚幹衡仲之官三山，时马叔会侍郎帅闽。

绝代佳人，曾一笑倾城倾国。休更叹旧时青镜，而今华发。明日伏波堂上客，“老当益壮”翁应说。恨苦遭邓禹笑人来，长寂寂。

诗酒社，江山笔。松菊径，云烟屐。怕一觞一咏，风流弦绝。我梦横江孤鹤去，觉来却与君相别。记功名万里要吾身，佳眠食。

◎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交址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侧自立为王，于是玺书拜援伏波将军。（《后汉书·马援传》）

◎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及为中书郎，尝抚案叹曰：“为尔寂寂，邓禹笑人。”（《南史·王融传》）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宋苏轼《后赤壁赋》）

御街行　山中问盛复之提干行期

山城甲子冥冥雨，门外青泥路。杜鹃只是等闲啼，莫被他催归去。垂杨不语，行人去后，也会风前絮。

情知梦里寻鹓鹭，玉殿追班处。怕君不饮太愁生，不是苦留君住。白头笑我，年年送客，自唤春江渡。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时。（唐杜甫《雨》）

◎鹓鹭：谓朝官之行列，因其整齐有序如鹓与鹭也。

又

阑干四面山无数。供望眼，朝与暮。好风催雨过山来，吹尽一帘烦暑。纱厨如雾，簟纹如水，别有生凉处。

冰肌不受铅华污，更旎旎，真香聚。临风一曲最妖娇，唱得行云且住。藕花都放，木犀开后，待与乘鸾去。

◎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列子·汤问》）

卜算子　寻春作

修竹翠罗寒，迟日江山暮。幽径无人独自芳，此恨知无数。

只共梅花语，懒逐游丝去。着意寻春不肯香，香在无寻处。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唐杜甫《绝句》）

又　为人赋荷花

红粉靓梳妆，翠盖低风雨。占断人间六月凉，明月鸳鸯浦。

根底藕丝长，花里莲心苦，只为风流有许愁，更衬佳人步。

又　闻李正之茶马讣音

欲行且起行，欲坐重来坐。坐坐行行有倦时，更枕闲书卧。

病是近来身，懒是从前我。静扫瓢泉竹树阴，且恁随缘过。

归朝欢

寄题三山郑元英巢经楼。楼之侧有尚友斋，欲借书者就斋中取读，书不借出。

万里康成西走蜀，药市船归书满屋。有时光彩射星躔，何人汗简雠天禄？好之宁有足。请看良贾藏金玉。记斯文，千年未丧，四壁闻丝竹。

试问辛勤携一束，何似牙签三万轴。古来不作借人痴，有朋只就云窗读。忆君清梦熟。觉来笑我便便腹。倚危楼，人间谁舞，扫地八风曲。

◎康成：后汉郑玄字，此以喻郑元英。

◎雠校者，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如怨家相对，为雠。（《刘向别传》）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于时闻堂上有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水经注》“泗水”条）

◎韶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

记？”（《后汉书·边韶传》）

◎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左传》隐公五年）

玉楼春　寄题文山郑元英巢经楼

悠悠莫向文山去，要把襟裾牛马汝。遥知书带草边行，正在雀罗门里住。

平生插架昌黎句，不似拾柴东野苦。侵天且拟凤凰巢，扫地从他鸜鹆舞。

◎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唐韩愈《符读书城南》）

◎郑康成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山下草如薤，叶长尺馀，人号康成书带草。（《三齐记略》）

◎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汲、郑亦云，悲夫！（《史记·汲黯郑当时传》）

◎东野：唐孟郊字。

◎司徒王导辟为掾，始到府通谒，导谓曰："闻君能作鸲鸲舞，一座倾想，宁有此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帻而舞。（《晋书·谢尚传》）

声声慢　送上饶黄倅秩满赴调

东南形胜，人物风流，白头见君恨晚。便觉君家叔度，去人未远。长怜士元骥足，道直须别驾方展。问个里，待怎生销杀，胸中万卷？

况有星辰剑履，是传家，合在玉皇香案。零落新诗，我欠可人消遣。留君再三不住，便直饶万家泪眼，怎抵得，这眉间黄色一点？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郭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闳，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后汉书·黄宪传》）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也。……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星辰剑履：杜甫《上韦左相》：“持衡留藻鉴，听履上星辰。”《杜诗镜铨》注谓“殿廷象太微帝座，故曰上星辰”。星辰剑履意谓剑履上殿。

◎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唐元稹《以州宅夸乐天》）

◎怪见眉间一点黄，诏书催发羽书忙。从教娇泪洗红妆。（宋苏轼《浣溪沙·彭门送梁左藏》）

玉楼春

席上赠别上饶黄倅。龍嵸，雨岩堂名。通判雨，当时民谣。吏垂头，亦渠摄郡时事。

往年龍嵸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叹语。

学窥圣处文章古，清到穷时风味苦。尊前老泪不成行，明日送君天上去。

水调歌头　送杨民瞻

日月如磨蚁，万事且浮休。君看檐外江水，滚滚自东流。风雨瓢泉夜半，花草雪楼春到，老子已菟裘。岁晚问无恙，归计橘千头。

梦连环，歌《弹铗》，赋《登楼》。黄鸡白酒，君去村社一番秋。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

◎《周髀》家云：“日月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譬之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急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左旋焉。”（《晋书·天文志》）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刻意》）

◎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左传》隐公十一年，注：“菟裘，鲁邑，在泰山梁父县南。不欲复居鲁朝，故别营外邑。”）

◎方地为车，圜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战国宋玉《大言赋》）

又

簪履竞晴昼，画戟插层霄。红莲幕底风定，香雾不成飘。螺髻梅妆环列，凤管檀槽交奏，回雪舞纤腰。觞酒荡寒玉，冰颊醉江潮。

颂丰功，祝难老，沸民谣。晓庭梅蕊初绽，定报鼎羹调。龙衮方思勋旧，已覆金瓯名姓，行看紫泥褒。重试补天手，高插侍中貂。

◎（王俭）乃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绿衣，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南史·庾杲之传》）

◎鼎羹调：《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后皆用以称美相业。

寻芳草　调陈莘叟忆内

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

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

◆妙全在俚，似古诗“老女不嫁，踏地唤天”。（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一味古质，自是绝唱。通首缠绵尽致，语挚情真，愈朴愈妙。于此见稼轩真面目。（清陈廷焯《云韶集》）

柳梢青　和范先之席上赋牡丹

姚魏名流，年年揽断，雨恨风愁。解释春光，剩须破费，酒令诗筹。

玉肌红粉温柔，更染尽天香未休。今夜簪花，他年第一，玉殿东头。

◎姚黄者千叶黄花，出于民姚氏家。魏家花者千叶肉红花，出于魏相仁溥家。（《洛阳牡丹记》）

◎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李正封《牡丹》）

谒金门　和廓之五月雪楼小集韵

遮素月，云外金蛇明灭。翻树啼鸦声未彻，雨声惊落叶。

宝炬成行嫌热，玉腕藕丝谁雪？《流水高山》弦断绝，怒蛙声自咽。

◎雨过潮平江海碧，电光时掣紫金蛇。（宋苏轼《望海楼晚景五绝》）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唐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

又

山吐月，画烛从教风灭。一曲瑶琴才听彻，金蕉三两叶。

骤雨微凉还热，似欠舞琼歌雪。近日醉乡音问绝，有时清泪咽。

定风波　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

听我尊前醉后歌，人生无奈别离何。但使情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

寄语石头城下水：居士，而今浑不怕风波。借使未成鸥鸟伴；经惯，也应学得老渔蓑。

醉翁操

顷予从廓之求观家谱，见其冠冕蝉联，世载勋德。廓之甚文而好修，意其昌未艾也。今天子即位，覃庆中外，命国朝勋臣子孙之无见任者官之；先是，朝廷屡诏甄录元佑党籍家：合是二者，廓之应仕矣。将告诸朝，行有日，请予作诗以赠。属予避谤，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廓之请。又念廓之与予游八年，日从事诗酒间，意相得欢甚，于其别也，何独能恝然。顾廓之长于楚词而妙于琴，辄拟《醉翁操》，为之词以叙别。异时廓之绾组东归，仆当买羊沽酒，廓之为鼓一再行，以为山中盛事云。

长松，之风。如公，肯余从，山中。人心与吾兮谁同？湛湛千里之江，上有枫。噫送子于东，望君之门兮九重。女无悦己，谁适为容？

不龟手药，或一朝兮取封。昔与游兮皆童，我独穷兮今翁。一鱼兮一龙，劳心兮忡忡。噫命与时逢。子取之食兮万钟。

◎刘尹云：人想王荆产佳，此想长松下当有清风耳。（《世说新语·言语》）

◎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楚辞·九章·抽思》）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楚辞·招魂》）

◎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楚辞·九辩》）

◎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卫风·伯兮》）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庄子·逍遥游》）

◎一鱼句：龙可飞腾于天，鱼则只能浮沉水中，亦犹云泥异路之意。

◆小词中《离骚》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醉操翁》，本琴曲，今入词，传词亦止苏、辛两首。（清吴衡照《莲子居词话》）

◆此赠范先之作。范为世臣之后，与稼轩交甚久。其时廷旨录用元祐党籍后裔，先之将趋朝应仕，稼轩因其长于楚辞，且工琴，为赋《醉翁操》以赠别。上阕言与其仕隐殊途，故有人心不同之句。后言昔童而今叟，子龙而我鱼，言之慨然。此词为《稼轩集》中别调，亦庄亦谐，似骚似雅，固见交谊深久，亦见感怀激越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踏莎行

庚戌中秋后二夕，带湖篆冈小酌。

夜月楼台，秋香院宇，笑吟吟地人来去。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

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战国宋玉《九辩》）

◆郁勃以蕴藉出之。（清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又　赋木樨

弄影阑干，吹香岩谷。枝枝点点黄金粟。未堪收拾付熏炉，窗前且把《离骚》读。

奴仆葵花，儿曹金菊。一秋风露清凉足。傍边只欠个姮娥，分明身在蟾宫宿。

清平乐　赋木樨词

月明秋晓，翠盖团团好。碎剪黄金教恁小，都着叶儿遮了。

折来休似年时，小窗能有高低。无顿许多香处，只消三两枝儿。

又　再赋

东园向晓，阵阵西风好。唤起仙人金小小，翠羽玲珑装了。

一枝枕畔开时，罗帏翠幕垂低。恁地十分遮护，打窗早有蜂儿。

鹧鸪天

郑守厚卿席上谢余伯山，用其韵。

梦断京华故倦游，只今芳草替人愁。《阳关》莫作三叠唱，越女应须为我留。

看逸韵，自名流，青衫司马且江州。君家兄弟真堪笑，个个能修五凤楼。

◎韩浦、韩洎能为古文，洎常轻浦，语人曰："吾兄为文，譬如绳缚草舍，庇风雨而已。予之文造五凤楼手。"浦闻其言，因人遗蜀笺，作诗与洎曰："十样蛮笺出益州，寄来新自浣花头。老兄得此全无用，助尔添修五凤楼。"（《杨文公谈苑》）

又　和人韵，有所赠

趁得春风汗漫游，见他歌后怎生愁。事如芳草春长在，人似浮云影不留。

眉黛敛，眼波流，十年薄幸谩扬州。明朝短棹轻衫梦，只在溪南罨画楼。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唐杜牧《遣怀》）

◎《墨客挥犀》曰：“罨画，今之生色也。”余尝谓五采彰施于五服，此固生色之始也。秦韬玉诗：“花明驿路胭脂暖，山入江亭罨画开。”卢赞元诗：“花外小楼云罨画，杏波晴叶退微红。”李商隐爱义兴罨画溪者，亦以其如画也。（清高似孙《纬略》“罨画”条）

菩萨蛮　送郑守厚卿赴阙

送君直上金銮殿，情知不久须相见。一日甚三秋，愁来不自由。

九重天一笑，定是留中了。白发少经过，此时愁奈何！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留中：留在朝廷供职。

又　送曹君之庄所

人间岁月堂堂去，劝君快上青云路。圣处一灯传，工夫萤雪边。

麹生风味恶，辜负西窗约。沙岸片帆开，寄书无雁来。

◎一灯传：释氏以灯喻法，故纪载其衣钵相传之史迹者名《传灯录》。

◎胤博学多通，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晋书·车胤传》）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尝有朝客数十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座思酒。忽有人叩门，云麹秀才，……傲倪直入。年二十馀，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末席，伉声谈论，援引古人。……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化为瓶榼。一座惊慑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醲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揖其瓶曰：“麹生麹生，风味不可忘也。”（《开天传信记》，按：麹生，谓酒。）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又　双韵赋摘阮

阮琴斜挂香罗绶，玉纤初试琵琶手。桐叶雨声干，真珠落玉盘。

朱弦调未惯，笑倩春风伴。莫作别离声，且听双凤鸣。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唐白居易《琵琶行》）

◎春风：亦指琵琶。此句谓请琵琶伴奏，故下云“且听双凤鸣”。

又

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

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软语到更阑，绨袍范叔寒。

江头杨柳路，马踏春风去。快趁两三杯，河豚欲上来。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国语·晋语八》）

◎范睢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睢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睢闻之，为微行，敝衣闲步至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睢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耶？"曰："不也。睢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至此哉！"乃取其绨袍以赐之。（《史记·范睢传》）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虞美人　赋荼蘼

群花泣尽朝来露，争怨春归去。不知庭下有荼蘼，偷得十分春色怕春知。

淡中有味清中贵，飞絮残红避。露华微浸玉肌香，恰似杨妃初试出兰汤。

◎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既笄矣。鬒发腻理，纤秾中度，举止闲冶，如汉武帝李夫人。别疏汤泉，诏赐澡莹。既出水，体弱力微，若不任罗绮，光彩焕发，转动照人。上甚悦。（唐陈鸿《长恨歌传》）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楚辞·九歌·云中君》）

定风波　施枢密圣与席上赋

春到蓬壶特地晴，神仙队里相公行。翠玉相挨呼小字，须记：笑簪花底是飞琼。

总是倾城来一处，谁妒？谁携歌舞到园亭？柳妒腰肢花妒艳，听看：流莺直是妒歌声。

念奴娇　瓢泉酒酣，和东坡韵

倘来轩冕，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药笼功名，酒垆身世，可惜蒙头雪。浩歌一曲，坐中人物三杰。

休叹黄菊凋零，孤标应也，有梅花争发。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故人何在？长庚应伴残月。

◎元澹字行冲，以字显。……及进士第，累迁通事舍人，狄仁杰器之。尝谓仁杰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储积以自资也。脯腊膎胰以供滋膳，参术芝桂以防疾疢。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新唐书·元行冲传》）

◎相如与（卓文君）俱之临邛，尽卖车骑，置酒舍，令文君当垆，相如自着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为闭门不出。（《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作和东坡，其激昂雄逸，颇似东坡，故录之。起笔破空而来，有俯视馀子之概。"药笼"三句，早知身世功名，终付与酒罏药笼，直至霜雪盈头，始期思卜筑，深悔其迟也。后言黄菊虽凋，而梅花尚在，犹可结岁寒之侣。"孤鸿明灭"句，有消沉今古在长空飞鸟中意。视万事若浮云，则当年一怒冲冠，宁非无谓。但此意知己无多，伴我者已如残月，为可伤耳。（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再用前韵，和洪莘之通判《丹桂词》。

道人元是，道家风，来作烟霞中物。翠幰裁犀遮不定，红透玲珑油壁。借得春工，惹将秋露，熏做江梅雪。我评花谱，便应推此为杰。

憔悴何处芳枝，十郎手种，看明年花发。坐断虚空香色界，不怕西风起灭。别驾风流，多情更要，簪满常娥发。等闲折尽，玉斧重倩修月。

又

洞庭春晚，□旧传，恐是人间尤物。收拾瑶池倾国艳，来向朱栏一壁。透户龙香，隔帘莺语，料得肌如雪。月妖真态，是谁教避人杰？

酒罢归对寒窗，相留昨夜，应是梅花发。赋了《高唐》犹想象，不管孤灯明灭。半面难期，多情易感，愁点星星发。绕梁声在，为伊忘味三月。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至，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不睹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请不召梁公也！"……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顷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言讫更问，亦不应也。（《甘泽谣》）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

瑞鹤仙

寿上饶倅洪莘之，时摄郡事，且将赴漕举。

黄金堆到斗。怎得似长年，画堂劝酒。蛾眉最明秀。向水沉烟里，两行红袖。笙歌撋就。争说道明年时候。被姮娥做了殷勤，仙桂一枝入手。

知否：风流别驾，近日人呼，文章太守。天长地久，岁岁上，乃翁寿。记从来人道，相门出相，金印累累尽有。但直须周公拜前，鲁公拜后。

◎撋就：宋人常用语，此处当为“温存体贴”之意。

◎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如何？”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晋书·郤诜传》）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宋欧阳修《朝中措·平山堂》）

◎周公何以称大庙于鲁？封鲁公以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鲁公拜乎后，曰：生以养周公，死以为周公主。（《公羊传》文公十三年）

水调歌头

送施枢密圣与帅江西。信之谶云："水打乌龟石，方人也大奇。""方人也"实"施"字。

相公倦台鼎，要伴赤松游。高牙千里东下，笳鼓万貔貅。试问东山风月，更着中年丝竹，留得谢公不？孺子宅边水，云影自悠悠。

占古语，方人也，正黑头。穹龟突兀，千丈石打玉溪流。金印沙堤时节，画栋珠帘云雨，一醉早归休。贱子亲再拜：西北有神州。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洛邑。（唐韩愈《送郑十校理》）

◎孺子宅二句：后汉徐穉字孺子，南昌人。《太平寰宇记》："洪州南昌县徐孺子宅，在州东北三里。孺子美梅福之德，于福宅东立宅。"王勃《滕王阁序》："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诗云："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世说新语·识鉴》）

◎成都侯商，子邑，贵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护自安如旧节。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汉书·楼护传》）

清平乐　寿信守王道夫

此身长健，还却功名愿。枉读平生三万卷，满酌金杯听劝。

男儿玉带金鱼，能消几许诗书？料得今宵醉也，两行红袖争扶。

一落索

信守王道夫席上，用赵达夫赋金林檎韵。

锦帐如云处，高不知重数。夜深银烛泪成行，算都把心期付。

莫待燕飞泥污。问花花诉。不知花定有情无，似却怕新词妒。

好事近　中秋席上和王路铃

明月到今宵，长是不如人约。想见广寒宫殿，正云梳风掠。

夜深休更唤笙歌，檐头雨声恶。不是小山词就，这一场寥索。

又　送李复州致一席上和韵

和泪唱《阳关》，依旧字娇声稳。回首长安何处，怕行人归晚。

垂杨折尽只啼鸦，把离愁勾引。却笑远山无数，被行云低损。

又　和城中诸友韵

云气上林梢，毕竟非空非色。风景不随人去，到而今留得。

老无情味到篇章，诗债怕人索。却笑近来林下，有许多词客。

◎江西韦大夫丹与东林灵彻上人骘忘形之契，篇章唱和，月唯四五焉。韦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予谓韦亚台归意未坚，果为高僧所诮。韦《寄庐山上人彻公》诗曰：“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彻奉酬诗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云溪友议》卷中“思归隐”条）

东坡引　闺怨

玉纤弹旧怨，还敲绣屏面，清歌目送西风雁。雁行吹字断，雁行吹字断。

夜深拜月，琐窗西畔。但桂影空阶满。翠帷自掩无人见。罗衣宽一半，罗衣宽一半。

◎玉纤弹处真珠落，流多暗湿铅华薄。……看取薄情人，罗衣无此痕。（唐温庭筠《菩萨蛮》）

又

君如梁上燕，妾如手中扇，团团清影双双伴。秋来肠欲断，秋来肠欲断。

黄昏泪眼，青山隔岸。但咫尺如天远。病来只谢旁人劝。龙华三会愿，龙华三会愿。

◎四月八日，诸寺各设斋，以五香水浴佛，作龙华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荆楚岁时记》）

◎南唐宰相冯延巳有乐府一章，名《长命女》，云：“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能改斋漫录》“冯相三愿词”条）

又

花梢红未足，条破惊新绿，重帘下遍阑干曲。有人春睡熟，有人春睡熟。

鸣禽破梦，云偏目蹙。起来香腮褪红玉。花时爱与愁相续。罗裙过半幅，罗裙过半幅。

◆不可使人独居深念。（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醉花阴　为人寿

黄花漫说年年好，也趁秋光老。绿鬓不惊秋，若斗尊前，人好花堪笑。

蟠桃结子知多少，家住三山岛。何日跨归鸾，沧海飞尘，人世因缘了。

◎三山：谓海内之瀛洲、方壶、蓬莱三神山，居其地者均长生不老。

◎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又水浅于往日，会时略半耳，岂将复为陵陆乎？"（王）远叹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神仙传》）

醉太平　春晚

态浓意远，眉颦笑浅，薄罗衣窄絮风软。鬓云欺翠卷。

南园花树春光暖，红香径里榆钱满。欲上秋千又惊懒，且归休怕晚。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唐杜甫《丽人行》）

◆集中作《金荃》丽句者无多，此作情态俱妍。结句有絮飞春昼、日长人倦之意；且有少陵“一卧沧江惊岁晚”、“扁舟一系故园心”之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乌夜啼

晚花露叶风条，燕飞高。行过长廊西畔小红桥。

歌再唱，人再舞，酒才消。更把一杯重劝摘樱桃。

如梦令　赋梁燕

燕子几曾归去？只在翠岩深处。重到画梁间，谁与旧巢为主？深许，深许，闻道凤凰来住。

忆王孙　秋江送别，集古句

登山临水送将归。悲莫悲兮生别离。不用登临怨落晖。昔人非。惟有年年秋雁飞。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辞·九辩》）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

◎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怨落晖。（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江山犹是昔人非。（宋苏轼《陌上花》）

◎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唐李峤《汾阴行》）

金菊对芙蓉　重阳

远水生光，遥山耸翠，霁烟深锁梧桐。正零瀼玉露，淡荡金风。东篱菊有黄花吐，对映水几簇芙蓉。重阳佳致，可堪此景，酒酽花浓。

追念景物无穷。叹年少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此时方称情怀，尽拚一饮千钟。

◎澄明远水生光，重叠暮山耸翠。（宋柳永《诉衷情近》）

水调歌头　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

万事几时足，日月自西东。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

记当年，吓腐鼠，叹冥鸿。衣冠神武门外，惊倒几儿童。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鹍鹏斥鷃，小大若为同？君欲论齐物，须访一枝翁。

◎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庄子·秋水》）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一瓶兼一钵，到处是生涯。"（《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泉州《后招庆和尚》）

◎梦觉句：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谓有淳于棼者，吴楚游侠之士，一日酒醉，梦有二紫衣使者邀彼至槐安国，至则尚公主，并奉命为南柯郡太守。凡二十馀年，郡政大理。梦醒时日尚未斜，往寻梦中所至之地，则古槐一穴。所谓南柯郡者仅一南向之槐枝而已。

◎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庄子·秋水》）

◎若菩萨信是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内芥子中，无所增减。（《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按：须弥山喻高大，芥子喻渺小。）

◎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

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辨也。（《庄子·逍遥游》）

◎论齐物：《庄子》有《齐物论》。

浣溪沙　席上赵景山提干赋溪台，和韵

台倚崩崖玉灭瘢，青山却作捧心颦。远林烟火几家村。

引入沧浪鱼得计，展成寥阔鹤能言。几时高处见层轩？

◎后莽疾，孔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云：“瘢，创痕也。”）

◎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庄子·天运》，按：矉同颦。）

◎于鱼得计。（《庄子·徐无鬼》）

又

妙手都无斧凿瘢，饱参佳处却成颦。恰如春入浣花村。

笔墨今宵光有艳，管弦从此悄无言。主人席次两眉轩。

◎眉轩席次，袂耸筵上。（南朝孔稚珪《北山移文》，按：轩，举也。举眉谓喜也。）

渔家傲

为余伯熙察院寿。信之谶云："水打乌龟石，三台出此时。"伯熙旧居城西，直龟山之北，溪水啮山足矣，意伯熙当之耶？伯熙学道有新功，一日语余云："溪上尝得异石，有文隐然，如记姓名，且有长生等字。"余未之见也。因其生朝，姑摭二事为词以寿之。

道德文章传几世，到君合上三台位。自是君家门户事。当此际，龟山正抱西江水。

三万六千排日醉，鬓毛只恁青青地。江里石头争献瑞，分明是：中间有个"长生"字。

◎三台：后汉称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合称三台。宋代之监察御史隶察院，属御史台。

◎盛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晋书·孙盛传》）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唐李白《襄阳歌》）

鹊桥仙　寿余伯熙察院

豸冠风采，绣衣声价，曾把经纶少试。看看有诏日边来，便入侍明光殿里。

东君未老，花明柳媚，且引玉船沉醉。好将三万六千场，自今日从头数起。

◎豸冠：为獬豸冠之简称。

◎玉船：酒器。

◎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宋苏轼《满庭芳》）

沁园春

期思旧呼奇狮，或云碁师，皆非也。余考之荀卿书云：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属弋阳郡。此地旧属弋阳县。虽古之弋阳、期思，见之图记者不同，然有弋阳则有期思也。桥坏复成，父老请余赋，作《沁园春》以证之。

有美人兮，玉佩琼琚，吾梦见之。问斜阳犹照，渔樵故里；长桥谁记，今古期思？物化苍茫，神游仿佛，春与猿吟秋鹤飞。还惊笑：向晴波忽见，千丈虹霓。

觉来西望崔嵬，更上有青枫下有溪。待空山自荐，寒泉秋菊；中流却送，桂棹兰旗。万事长嗟，百年双鬓，吾非斯人谁与归。凭阑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题。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诗经·郑风·有女同车》）

◎侯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唐韩愈《罗池庙碑》）

◎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宋苏轼《书林逋诗后》）

◎微斯人吾谁与归。（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又　答余叔良

我试评君，君定何如，玉川似之。记李花初发，乘云共语；梅花开后，对月相思。白发重来，画桥一望，秋水长天孤鹜飞。同吟处，看珮摇明月，衣卷青霓。

相君高节崔嵬，是此处耕岩与钓溪。被西风吹尽，村箫社鼓；青山留得，松盖云旗。吊古愁浓，怀人日暮，一片心从天外归。新词好，似凄凉《楚些》，字字堪题。

◎卢仝居东都，（韩）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新唐书·卢仝传》）

◎李花、梅花：均玉川子事。韩愈《寒食日出游》诗：“李花初发君始病。”又《李花》诗：“夜领张彻投卢仝，乘云共至玉皇家。”又卢仝《有所思》：“娟娟姮娥月，三五盈又缺。……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耕岩、钓溪：耕岩谓傅说于相殷之前隐于傅岩之下；钓溪谓吕尚于相周之前，年已老而隐居垂钓渭南之磻溪。

◎刘禹昭字休明，婺州人。少师林宽，为诗刻苦，不惮风雪。有句云：“句向夜深得，心从天外归。”（《诗话总龟》卷十“雅什门”引《郡阁雅谈》）

又　答杨世长

我醉狂吟，君作新声，倚歌和之。算芬芳定向，梅间得意；轻清多是，雪里寻思。朱雀桥边，何人会道，野草斜阳春燕飞。都休问：甚元无霁雨，却有晴霓。

诗坛千丈崔嵬，更有笔如山墨作溪。看君才未数，曹刘敌手；风骚合受，屈宋降旗。谁识相如，平生自许：慷慨须乘驷马归。长安路，问垂虹千柱，何处曾题？

◎曹刘、屈宋：谓曹植、刘桢、屈原、宋玉。

◎郡治少城，……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华阳国志·蜀志》）

◆倚韵和歌，辛词最盛，无不天然辐辏，有水到渠成之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江神子　闻蝉蛙戏作

簟铺湘竹帐笼纱，醉眠些，梦天涯。一枕惊回，水底沸鸣蛙。借问喧天成鼓吹，良自苦，为官哪？

心空喧静不争多。病维摩，意云何。扫地烧香，且看散天花。斜日绿阴枝上噪，还又问：是蝉么？

◎帝常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晋书·惠帝纪》）

◎维摩诘以身疾，广为说法。佛告文殊师利："汝诣问疾。"时维摩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花散诸菩萨大弟子上。花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着不堕。（《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第七》）

又　赋梅，寄余叔良

暗香横路雪垂垂，晚风吹，晓风吹。花意争春，先出岁寒枝。毕竟一年春事了，缘太早，却成迟。

未应全是雪霜姿，欲开时，未开时。粉面朱唇，一半点胭脂。醉里谤花花莫恨；浑冷澹，有谁知。

朝中措

年年黄菊艳秋风，更有拒霜红。黄似旧时宫额，红如此日芳容。

青青未老，尊前要看，儿辈平戎。试酿西江为寿，西江绿水无穷。

◎芙蓉一名拒霜，艳如荷花，八九月始开，故名拒霜。（《本草》）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世说新语·雅量》）

又　为人寿

年年金蕊艳西风，人与菊花同。霜鬓经春重绿，仙姿不饮长红。

焚香度日尽从容，笑语调儿童：一岁一杯为寿，从今更数千钟。

又

九日小集，时杨世长将赴南宫。

年年团扇怨秋风，愁绝宝杯空。山下卧龙丰度，台前戏马英雄。

而今休也，花残人似，人老花同。莫怪东篱韵减，只今丹桂香浓。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损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汉书·外戚传》载班婕妤《怨歌行》）

清平乐　忆吴江赏木樨

少年痛饮，忆向吴江醒。明月团团高树影，十里水沉烟冷。

大都一点宫黄，人间直恁芬芳。怕是秋天风露，染教世界都香。

又　题上卢桥

清泉奔快，不管青山碍。十里盘盘平世界，更着溪山襟带。

古今陵谷茫茫，市朝往往耕桑。此地居然形胜，似曾小小兴亡。

◎百川沸腾，山冢萃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水龙吟

寄题京口范南伯家文官花。花先白，次绿，次绯，次紫。《唐会要》载学士院有之。

倚栏看碧成朱，等闲褪了香袍粉。上林高选，匆匆又换，紫云衣润。几许春风，朝熏暮染，为花忙损。笑旧家桃李，东涂西抹，有多少，凄凉恨。

拟倩流莺说与：记荣华易消难整。人间得意，千红百紫，转头春尽。白发怜君，儒冠曾误，平生官冷。算风流未减，年年醉里，把花枝问。

◎谁知心眼乱，看朱忽成碧。（南朝王僧孺《夜愁示诸宾》）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骡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辗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唐摭言》）

生查子　有觅词者，为赋

去年燕子来，绣户深深处。花径得泥归，都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

◎熟知茅斋绝低小，江上燕子故来频。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着人。（唐杜甫《漫兴》）

又　重叶梅

百花头上开，冰雪寒中见。霜月定相知，先识春风面。

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还许冰壶荐。

◎王曾布衣时以《梅花》诗献吕蒙正云：“而今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蒙正云：“此生已安排状元宰相也。”（《谈苑》）

◎江妃：唐明皇开元中，高力士使闽、粤，见江采苹少而丽，选归，侍明皇，大见宠幸。性喜梅，所居悉植之。帝以其所好，戏名曰梅妃。

又　独游西岩

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

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宋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又　独游西岩

青山非不佳，未解留侬住。赤脚踏层冰，为爱清溪故。

朝来山鸟啼，劝上山高处。我意不关渠，自在寻诗去。

◎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唐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

浣溪沙　黄沙岭

寸步人间百尺楼，孤城春水一沙鸥。天风吹树几时休。

突兀趁人山石狠，朦胧避路野花羞。人家平水庙东头。

又　漫兴作

未到山前骑马回，风吹雨打已无梅，共谁消遣两三杯。

一似旧时春意思，百无是处老形骸，也曾头上戴花来。

鹧鸪天　黄沙道中即事

句里春风正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轻鸥自趁虚船去，荒犬还迎野妇回。

松共竹，翠成堆。要擎残雪斗疏梅。乱鸦毕竟无才思，时把琼瑶蹴下来。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好事近　席上和王道夫赋元夕立春

彩胜斗华灯，平把东风吹却。唤取雪中明月，伴使君行乐。

红旗铁马响春冰，老去此情薄。惟有前村梅在，倩一枝随着。

◎僧齐己，长沙人，……天性颖悟，于风雅之道日有所得。……时郑谷在袁州，齐己因携所为诗往谒焉。有《早梅》诗曰：“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笑谓曰：“数枝非早，不若一枝则佳。”齐己矍然，不觉搴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为齐己一字之师。（宋陶岳《五代史补》“僧齐己”条）

念奴娇　和信守王道夫席上韵

风狂雨横，是邀勒园林，几多桃李。待上层楼无气力，尘满栏干谁倚？就火添衣，移香傍枕，莫卷珠帘起。元宵过也，春寒犹自如此。

为问几日新晴，鸠鸣屋上，鹊报檐前喜。揩拭老来诗句眼，要看拍堤春水。月下凭肩，花边系马，此兴今休矣。溪南酒贱，光阴只在弹指。

◎邀勒：箝制、抑勒之意。

最高楼　庆洪景卢内翰七十

金闺老，眉寿正如川。七十且华筵。乐天诗句香山里，杜陵酒债曲江边。问何如，歌窈窕，舞婵娟？

更十岁太公方出将；又十岁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明年。直须腰下添金印，莫教头上欠貂蝉。向人间，长富贵，地行仙。

◎更十岁句：世传姜太公年七十馀钓于渭滨，其后周文王出猎，遇于渭水之阳，载与俱归，立为师，时太公已八十矣。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国语·楚语上》）

辛弃疾词集卷三

浣溪沙

壬子春，赴闽宪，别瓢泉。

细听春山杜宇啼，一声声是送行诗。朝来白鸟背人飞。

对郑子真岩石卧，赴陶元亮菊花期。而今堪诵《北山移》。

◎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扬子法言·问神》）

临江仙

和信守王道夫韵，谢其为寿。时仆作闽宪。

记取年年为寿客，只今明月相随。莫教弦管便生衣。引壶觞自酌，须富贵何时。

入手清风词更好，细书白茧乌丝。海山问我几时归。枣瓜如可啖，直欲觅安期。

◎弦管生衣：谓弦管如久置不御，则将蛛网尘封也。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汉杨恽《报孙会宗书》）

◎唐会昌元年，李师稷中丞为浙东观察使。有商客遭风飘荡，不知所止，月馀至一大山，……山侧有人迎问，与语曰：……此蓬莱山也。……遣左右引于宫内游观，……至一院，扃锁甚严，因窥之，众花满庭，堂有裀褥，焚香阶下。客问之，答曰："此是白乐天院，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乃潜记之，遂别之归，旬日至越，具白廉使，李公尽录以报白公。先是白公平生唯修上生业，及览李公所报，乃自为诗二首以记其事及答李浙东云："近有人从海上回，海山深处见楼台。中有仙龛开一室，皆言此待乐天来。"又曰："吾学空门不学仙，恐君此语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太平广记》卷四十八《逸史》）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言上曰："……臣尝

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史记·封禅书》）

贺新郎

三山雨中游西湖，有怀赵丞相经始。

翠浪吞平野。挽天河谁来照影，卧龙山下。烟雨偏宜晴更好，约略西施未嫁。待细把江山图画。千顷光中堆滟滪，似扁舟欲下瞿塘马。中有句，浩难写。

诗人例入西湖社。记风流重来手种，绿成阴也。陌上游人夸故国，十里水晶台榭。更复道横空清夜。粉黛中洲歌妙曲，问当年鱼鸟无存者。堂上燕，又长夏。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唐杜甫《洗兵马》）

◆淡妆浓抹之喻，重为洗出。（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和前韵

觅句如东野。想钱塘风流处士，水仙祠下。更忆小孤烟浪里，望断彭郎欲嫁。是一色空蒙难画。谁解胸中吞云梦，试呼来草赋看司马。须更把，《上林》写。

鸡豚旧日渔樵社。问先生：带湖春涨，几时归也？为爱琉璃三万顷，正卧水亭烟榭。对玉塔微澜深夜。雁鹜如云休报事，被诗逢敌手皆勍者。春草梦，也宜夏。

◎东野：唐孟郊字东野。

◎风流处士：指林逋。

◎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独立。而世俗转孤为姑。江侧有一石矶，谓之澎浪矶，遂转为彭郎矶。云彭郎者小姑壻也。（《归田录》）

◎文书行吏抱成案诣丞，卷其前，钳以左手，右手摘纸尾，雁鹜行以进。（唐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按：雁鹜，喻文吏。）

◆沦涟灏瀚之致，笔舌间足以副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又和

碧海成桑野。笑人间江翻平陆，水云高下。自是三山颜色好，更着雨婚烟嫁。料未必龙眠能画。拟向诗人求幼妇，倩诸君妙手皆谈马。须进酒，为陶写。

回头鸥鹭瓢泉社。莫吟诗莫抛尊酒，是吾盟也。千骑而今遮白发，忘却沧浪亭榭。但记得灞陵呵夜。我辈从来文字饮，怕“壮怀激烈”须歌者。蝉噪也，绿阴夏。

◎李公麟字伯时，舒州人。第进士。……元符三年病痹，遂致仕。既归老，肆意于龙眠山岩壑间。雅善画，自作山庄图，为世宝传。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宋史·李公麟传》）

◎徐铉父延休，博物多学，尝事徐温为义兴令。县有后汉太守许馘庙，庙碑即许劭记，岁久多磨灭。至开元中，许氏诸孙重刻之。碑阴有八字云：“谈马砺毕，壬田数七。”时人多不能晓。延休一见为之解曰：“谈马，言午；言午，许字。砺毕，石卑；石卑，碑字。壬田，千里；千里，重字。数七，是六一；六一，立字。”此亦杨修辨虀臼之比也。（《青箱杂记》）

◎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膻荤。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唐韩愈《醉赠张秘书》）

◆（末数句）繁促伤听。（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小重山　三山与客泛西湖

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着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

十里水晶宫。有时骑马去，笑儿童。殷勤却谢打头风。船儿住，且醉浪花中。

水调歌头

三山用赵丞相韵，答帅幕王君，且有感于中秋近事，并见之末章。

说与西湖客，观水更观山。淡妆浓抹西子，唤起一时观。种柳人今天上，对酒歌翻《水调》，醉墨卷秋澜。老子兴不浅，歌舞莫教闲。

看尊前，轻聚散，少悲欢。城头无限今古，落日晓霜寒。谁唱黄鸡白酒，犹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莫说西州路，且尽一杯看。

◎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江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上疏请量移旋旆。……诏遣侍中慰劳，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寻薨，年六十六。……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恸哭而去。（《晋书·谢安传》）

添字浣溪沙　三山戏作

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

绕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

◎宋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苕溪渔隐丛话》）

◎闲窗句：《本草》谓鹧鸪鸣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

◎却有二句：《本草》谓杜宇鸣声若曰"不如归去"。

西江月　三山作

贪数明朝重九，不知过了中秋。人生有得许多愁，只有黄花如旧。

万象亭中殢酒，九仙阁上扶头。城鸦唤我醉归休，细雨斜风时候。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唐张志和《渔父词》）

水调歌头

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

◎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史记·留侯世家》）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楚辞·离骚》）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庄子·齐物论》）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

◆几不欲自作一语。（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一片悲郁，不可遏抑。运用成句，长袖善舞。郁勃肮脏，笔力恣肆，声情激越。（清陈廷焯《云韶集》）

鹧鸪天　三山道中

抛却山中诗酒窠，却来官府听笙歌。闲愁做弄天来大，白发栽埋日许多。

新剑戟，旧风波。天生予懒奈予何。此身已觉浑无事，却教儿童莫恁么。

西江月

癸丑正月四日，自三山被召，经从建安，席上和陈安行舍人韵。

风月亭危致爽，管弦声脆休催。主人只是旧情怀，锦瑟旁边须醉。

玉殿何须侬去，沙堤正要公来。看看红药又翻阶，趁取西湖春会。

又　用韵，和李兼济提举

且对东君痛饮，莫教华发空催。琼瑰千字已盈怀，消得津头一醉。

休唱《阳关》别去，只今凤诏归来。五云两两望三台，已觉精神聚会。

满江红　和卢国华

汉节东南，看驷马光华周道。须信是七闽还有，福星来到。庭草自生心意足，榕阴不动秋光好。问不知何处着君侯，蓬莱岛。

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濩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但欲搜好语谢新词，羞琼报。

◎顾瞻周道，中心怛兮。（《诗经·桧风·匪风》，按：“周道”谓东西大道。）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逍遥游》，按：瓠亦作濩。）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卫风·木瓜》）

鹧鸪天

指点斋尊特地开，风帆莫引酒船回。方惊共折津头柳，却喜重寻岭上梅。

催月上，唤风来，莫愁缾罄耻金罍。只愁画角楼头起，急管哀弦次第催。

◎缾之罄矣，维罍之耻。（《诗经·小雅·蓼莪》）

菩萨蛮　和卢国华提刑

旌旗依旧长亭路，尊前试点莺花数。何处捧心颦，人间别样春。

功名君自许，少日闻鸡舞。诗句到梅花，春风十万家。时籍中有放自便者。

◎时籍中句：籍即歌妓乐籍。地方官妓求脱籍者须经州县长官批准。如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州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定风波

三山送卢国华提刑，约上元重来。

少日犹堪话别离，老来怕作送行诗。极目南云无过雁，君看：梅花也解寄相思。

无限江山行未了，父老，不须和泪看旌旗。后会丁宁何日是？须记：春风十里放灯时。

又

再用韵。时国华置酒，歌舞甚盛。

莫望中州叹《黍离》，元和圣德要君诗。老去不堪谁似我？归卧，青山活计费寻思。

谁筑诗坛高十丈？直上，看君斩将更搴旗。歌舞正浓还有语：记取，须髯不似少年时。

◎黍离：《诗经·王风》篇名。《毛诗序》云：“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

◎元和句：唐宪宗永贞元年即位，明年改元元和，平夏州、成都之叛，李师道、张愔皆受命，二年献太清宫太庙，祀郊丘，大赦天下。韩愈时为国子博士，作《元和圣德诗》歌颂唐宪宗之德业。

又　自和

金印累累佩陆离，河梁更赋断肠诗。莫拥旌旗真个去，何处？玉堂元自要论思。

且约风流三学士，同醉，春风看试几枪旗。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那边应是说侬时。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楚辞·离骚》，按：“陆离”，参差众多貌。）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汉李陵《与苏武》）

◎《会老堂口号》曰：“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欧阳文忠公文章虽优，词亦精致如此。（《许彦周诗话》）

◎草茶极品唯双井、顾渚。……盖茶味虽均，其精者在嫩芽，取其初萌如雀舌者谓之枪，稍敷而为叶者谓之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满江红

卢国华由闽宪移漕建安，陈端仁给事同诸公饯别，余为酒困，卧青涂堂上，三鼓方醒。国华赋词留别，席上和韵。青涂，端仁堂名也。

宿酒醒时，算只有清愁而已。人正在青涂堂上，月华如洗。纸帐梅花归梦觉，莼羹鲈脍秋风起。问人生得意几何时，吾归矣。

君若问，相思事，料长在，歌声里。这情怀只是，中年如此。明月何妨千里隔，顾君与我如何耳。向尊前重约几时来，江山美。

◎法用独床，旁置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锡瓶，插梅数枝，后设黑漆板约二尺，自地及顶，欲靠以清坐。左右设横木一，可挂衣，角安斑竹书贮一，藏书三四，挂白麈一。上作大方目顶，用细白楮衾作帐罩之。前安小踏床，于左植绿漆小荷叶一，寘香鼎，然紫藤香。中只用布单、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称“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之意。古语云：“服药千朝，不如独宿一宵。”傥未能以此为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污之。（宋林洪《山家清事》“梅花纸帐”条）

◎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南朝谢庄《月赋》）

◎吕须常以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平曰：“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近妇人。”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喜，面质吕须于平前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须谮。”（《汉书·陈平传》）

◆如听琴中作客窗夜话。（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鹧鸪天

点尽苍苔色欲空，竹篱茅舍要诗翁。花馀歌舞欢娱外，诗在经营惨澹中。

听软语，笑衰容，一枝斜坠翠鬟松。浅颦深笑谁堪醉，看取萧然林下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唐杜甫《丹青引》）

◎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宋苏轼《题王逸少帖》）

又

用前韵赋梅。三山梅开时犹有青叶甚盛，余时病齿。

病绕梅花酒不空，齿牙牢在莫欺翁。恨无飞雪青松畔，却放疏花翠叶中。

冰作骨，玉为容，常年宫额鬓云松。直须烂醉烧银烛，横笛难堪一再风。

又

桃李漫山过眼空，也曾恼损杜陵翁。若将玉骨冰姿比，李蔡为人在下中。

寻驿使，寄芳容，陇头休放马蹄松。吾家篱落黄昏后，剩有西湖处士风。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史记·李将军列传》）

◎西湖处士：指林逋。

行香子　三山作

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

花絮飘零，莺燕丁宁，怕妨侬湖上闲行。天心肯后，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唐杜甫《春夜喜雨》）

◆此告归未得请时作也。发端云“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中清明。”直出本意，文义甚明。次云：“小窗坐地，侧听檐声。恨夜来风，夜来月，夜来云。”谓受谗谤迫扰，不能堪忍也。下半阕云：“花絮飘零，莺语丁宁。怕妨侬湖上闲行。”尚虑有种种牵制，不得自由归去也。次云：“天心肯后，费甚心情，放霎时阴，霎时雨，霎时晴。”谓只要俞旨一允，万事便了；却是君意难测，然疑问作，令人闷杀也。此诗人比兴之旨，意内言外，细绎自见。先生虽功名之士，然其所惓惓者，在雪大耻，复大仇，既不得所藉手，则区区专阃虚荣，殊非所愿。……盖已知报国夙愿，不复能偿，而厌弃此官抑甚矣。（清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

水调歌头　题张晋英提举玉峰楼

木末翠楼出，诗眼巧安排。天公一夜，削出四面玉崔嵬。畴昔此山安在，应为先生见晚，万马一时来。白鸟飞不尽，却带夕阳回。

劝公饮，左手蟹，右手杯。人间万事变灭，今古几池台。君看庄生达者，犹对山林皋壤，哀乐未忘怀。我老尚能赋，风月试追陪。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庄子·知北游》）

最高楼

吾拟乞归，犬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

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子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初，元王敬礼申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遂称疾卧。（《汉书·楚元王传》）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

◎有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千年田，八百主。”僧云：“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师云：“郎当屋舍勿人修。”（《景德传灯录》卷十一《韶州灵树如敏禅师》）

清平乐

寿赵民则提刑。时新除，且素不喜饮。

诗书万卷，合上明光殿。案上文书看未遍，眉里阴功早见。

十分竹瘦松坚，看君自是长年。若解尊前痛饮，精神便是神仙。

感皇恩

露染武夷秋，千峦耸翠。练色泓澄玉清水。十分冰鉴，未吐玉壶天地。精神先付与，人中瑞。

青琐步趋，紫微标致。凤翼看看九千里。任挥金碗，莫负凉飚佳致。瑶台人度曲，千秋岁。

一枝花　醉中戏作

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更千骑弓刀，挥霍遮前后。百计千方久。似斗草儿童，赢个他家偏有。

算枉了，双眉长恁皱，白发空回首。那时闲说向，山中友。看丘陇牛羊，更辨贤愚否。且自栽花柳。怕有人来，但只道“今朝中酒”。

◎王衍每言：听象言，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

◎五月五日有斗百草之戏。（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

◆“千丈”数语，入他人手，如何耐得？放翁所谓“王侯蝼蚁，毕竟成尘”。（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瑞鹤仙　赋梅

雁霜寒透幕。正护月云轻，嫩冰犹薄。溪奁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着。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

寂寞。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

◎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宋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念奴娇　戏赠善作墨梅者

江南尽处，堕玉京仙子，绝尘英秀。彩笔风流偏解写，姑射冰姿清瘦。笑杀春工，细窥天巧，妙绝应难有。丹青图画，一时都愧凡陋。

还似篱落孤山，嫩寒清晓，只欠香沾袖。淡竚轻盈谁付与，弄粉调朱纤手。疑是花神，谒来人世，占得佳名久。松篁佳韵，倩君添做三友。

◎衡州花光仁老以墨为梅花，鲁直观之，叹曰：“如嫩寒春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冷斋夜话》）

又　题梅

疏疏淡淡，问阿谁堪比，天真颜色？笑杀东君虚占断，多少朱朱白白。雪里温柔，水边明秀，不借春工力。骨清香嫩，迥然天与奇绝。

尝记宝籞寒轻，琐窗人睡起，玉纤轻摘。漂泊天涯空瘦损，犹有当年标格。万里风烟，一溪霜月，未怕欺他得。不如归去，阆苑有个人惜。

水龙吟　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燃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着赤衣者。（《晋书·温峤传》）

◎峡束苍江起，岩排古树圆。（唐杜甫《秋日夔府咏怀》）

◆欲抉浮云，必须长剑。长剑不可得出，安得不恨鱼龙。（清周济《宋四家词选》）

◆词直气盛，宝光焰焰，笔阵横扫千军。雄奇之景，非此雄奇之笔，不能写得如此精神。（清陈廷焯《云韶集》）

瑞鹤仙　南剑双溪楼

片帆何太急？望一点须臾，去天咫尺。舟人好看客。似三峡风涛，嵯峨剑戟。溪南溪北。正遐想幽人泉石。看渔樵指点危楼，却羡舞筵歌席。

叹息。山林钟鼎，意倦情迁，本无欣戚。转头陈迹。飞鸟外，晚烟碧。问谁怜旧日，南楼老子，最爱月明吹笛？到而今扑面黄尘，欲归未得。

◆笔势如涛奔涌，不可遏抑，极尽词中能事。短句字字跳掷。“问谁怜旧日”以下，合坡翁、山谷为一手。（清陈廷焯《云韶集》）

鹧鸪天

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

归休去，去归休。不成人总要封侯？浮云出处元无定，得似浮云也自由。

柳梢青　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

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

而今岂是高怀，为千里莼羹计哉！好把《移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

辛弃疾词集卷四

沁园春　再到期思卜筑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喜草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处，着个茅亭。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酒圣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驭卿。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

◎斜川二句：陶渊明有《游斜川》诗。

祝英台近

与客饮瓢泉，客以泉声喧静为问，余醉，未及答，或者以“蝉噪林逾静”代对，意甚美矣，翌日为赋此词以褒之。

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老眼羞明，水底看山影。试教水动山摇，吾生堪笑，似此个青山无定。

一瓢饮，人问“翁爱飞泉，来寻个中静；绕屋声喧，怎做静中境？”“我眠君且归休，维摩方丈，待天女散花时问。”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南朝王籍《入若耶溪》）

水龙吟

用些语再题瓢泉，歌以饮客，声韵甚谐，客皆为之釂。

听兮清佩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君无去此，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

路险兮山高些。块予独处无聊些。冬槽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芳芬，团龙片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予之乐，乐箪瓢些。

◎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土伯九约，……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楚辞·招魂》，注：“言此物食人以为甘美。”）

◎大而四句：此谓瓢泉勿流入江海，助狂涛以颠覆舟楫。《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丁晋公为福建转运使，始制为凤团，后又为龙团。（宋张舜民《画墁录》）

兰陵王　赋一丘一壑

一丘壑，老子风流占却。茅檐上，松月桂云，脉脉石泉逗山脚。寻思前事错，恼杀，晨猿夜鹤。终须是，邓禹辈人，锦绣麻霞坐黄阁。

长歌自深酌。看天阔鸢飞，渊静鱼跃，西风黄菊香喷薄。怅日暮云合，佳人何处，纫兰结佩带杜若。入江海曾约。

遇合。事难托。莫击磬门前，荷蒉人过，仰天大笑冠簪落。待说与穷达，不须疑着。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

◎麻霞：即履也。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子，遐不作人。（《诗经·大雅·旱麓》）

◎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南朝江淹《拟休上人怨别》）

◎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史记·佞幸列传》）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史记·滑稽列传》）

◎子贡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庄子·让王》）

卜算子　饮酒不写书

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废尽寒温不写书，富贵何由得！

请看冢中人，冢似当年笔。万札千书只恁休，且进杯中物。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国史补》）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晋陶渊明《责子》）

又　饮酒成病

一个去学仙，一个去学佛。仙饮千杯醉似泥，皮骨如金石。

不饮便康强，佛寿须千百。八十馀年入涅盘，且进杯中物。

◎八十句：佛家谓释迦牟尼年八十，示寂于跋陀河之遮罗双树间。涅盘即涅槃，谓永离诸趣，入不生不灭之门。亦曰圆寂。

又　饮酒败德

盗跖倘名丘，孔子还名跖，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

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

◎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庄子·盗跖》）

水龙吟

爱李延年歌、淳于髡语，合为词，庶几《高唐》、《神女》、《洛神赋》之意云。

昔时曾有佳人，翩然绝世而独立。未论一顾倾城，再顾又倾人国。宁不知其，倾城倾国，佳人难得。看行云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下，襄王侧。

堂上更阑烛灭，记主人留髡送客。合尊促坐，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止乎礼义，不淫其色。但啜其泣矣，啜其泣矣，又何嗟及。

◎中谷有蓷，暵其湿矣。有女仳离，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诗经·王风·中谷有蓷》）

菩萨蛮

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蓦地管弦催，一团红雪飞。

曲终娇欲诉，定忆梨园谱。指日按新声，主人朝玉京。

又　赠周国辅侍人

画楼影蘸清溪水，歌声响彻行云里。帘幕燕双双，绿杨低映窗。

曲中特地误，要试周郎顾。醉里客魂消，春风大小乔。

鹧鸪天　送元济之归豫章

敧枕婆娑两鬓霜，起听檐溜碎喧江。那边玉箸销啼粉，这里车轮转别肠。

诗酒社，水云乡，可堪醉墨几淋浪。画图恰似归家梦，千里河山寸许长。

◎檐泻碎江喧，街流浅溪迈。（唐韩愈、孟郊《雨中寄孟刑部联句》）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古乐府》）

◎画图二句：意谓画家能将千里江山缩写于寸幅之中，亦犹离家千里之旅客可于梦中迅速返抵家乡也。

江神子　送元济之归豫章

乱云扰扰水潺潺，笑溪山，几时闲？更觉桃源，人去隔仙凡。桃源乃王氏酒垆，与济之作别处。万壑千岩楼外雪，琼作树，玉为栏。

倦游回首且加餐。短篷寒，画图间。见说娇颦，拥髻待君看。二月东湖湖上路，官柳嫩，野梅残。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买妾樊通德，颇能言赵飞燕姊弟事。通德占袖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赵飞燕外传》附《伶玄自叙》）

鹧鸪天　送欧阳国瑞入吴中

莫避春阴上马迟，春来未有不阴时。人情展转闲中看，客路崎岖倦后知。

梅似雪，柳如丝。试听别语慰相思。短篷炊饭鲈鱼熟，除却松江枉费诗。

◎西风吹上四腮鲈，除却松江到处无。（宋范成大《晚春田园》，按：松江即古笠泽。源出苏州之太湖。）

行香子

归去来兮，行乐休迟。命由天富贵何时。百年光景，七十者稀。奈一番愁，一番病，一番衰。

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老子》）

浣溪沙　别成上人，并送性禅师

梅子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重来松竹意徘徊。

惯听禽声应可谱，饱观鱼阵已能排。晚云挟雨唤归来。

又

百世孤芳肯自媒，直须诗句与推排。不然唤近酒边来。

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只今何处向人开？

清平乐

春宵睡重，梦里还相送。枕畔起寻双玉凤，半日才知是梦。

一从卖翠人还，又无音信经年。却把泪来做水，流也流到伊边。

杏花天

牡丹昨夜方开遍，毕竟是今年春晚。荼蘼付与熏风管。燕子忙时莺懒。

多病起日长人倦。不待得酒阑歌散。副能得见荼瓯面，却早安排肠断。

◎副能：意即方才，宋词屡见。

又　嘲牡丹

牡丹比得谁颜色？似宫中太真第一。渔阳鼙鼓边风急，人在沉香亭北。

买栽池馆多何益，莫虚把千金抛掷。若教解语应倾国，一个西施也得。

◎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唐罗邺《牡丹》）

◎卢任门族甲于天下，举进士，三十尚未第，为一绝云："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诗话总龟》卷一"讽谕门"）

浪淘沙　赋虞美人草

不肯过江东，玉帐匆匆。只今草木忆英雄。唱着虞兮当日曲，便舞春风。

儿女此情同，往事朦胧。湘娥竹上泪痕浓。舜盖重瞳堪痛恨，羽又重瞳。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绝句》）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也，何兴之暴也。（《史记·项羽本纪》）

虞美人　赋虞美人草

当年得意如芳草，日日春风好。拔山力尽忽悲歌，饮罢虞兮从此奈君何。

人间不识精诚苦，贪看青青舞。蓦然敛袂却亭亭，怕是曲中犹带楚歌声。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史记·项羽本纪》）

临江仙　和叶仲洽赋羊桃

忆醉三山芳树下，几曾风韵忘怀。黄金颜色五花开。味如卢橘熟，贵似荔枝来。

闻道商山馀四老，橘中自酿秋醅。试呼名品细推排。重重香肺腑，偏殢圣贤杯。

◎有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馀有两大橘，如三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橘下。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皆相对象戏。……有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愚人摘下耳。……"（唐牛僧孺《玄怪录》卷三《巴邛人》）

又

冷雁寒云渠有恨，春风自满余怀。更教无日不花开。未须愁菊尽，相次有梅来。

多病近来浑止酒，小槽空压新醅。青山却自要安排。不须连日醉，且进两三杯。

◎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书纸尾云：“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其清放如此。（《西清诗话》）

鹧鸪天　寄叶仲洽

是处移花是处开，古今兴废几池台。背人翠羽偷鱼去，抱蕊黄须趁蝶来。

掀老瓮，拨新醅，客来且进两三杯。日高盘馔供何晚？市远鱼鲑买未回。

水调歌头　席上为叶仲洽赋

高马勿捶面，千里事难量。长鱼变化云雨，无使寸鳞伤。一壑一丘吾事，一斗一石皆醉，风月几千场。须作猬毛磔，笔作剑锋长。

我怜君，痴绝似，顾长康。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解道澄江如练，准备停云堂上，千首买秋光。怨调为谁赋，一斛贮槟榔。

◎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毛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唐杜甫《三韵》）

◎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刘惔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晋书·桓温传》）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贮槟榔一斛以进之。（《南史·刘穆之传》）

鹧鸪天　登一丘一壑偶成

莫殢春光花下游，便须准备落花愁。百年雨打风吹却，万事三平二满休。

将扰扰，付悠悠。此生于世百无忧。新愁次第相抛舍，要伴春归天尽头。

◎俗言三平二满，盖三遇平、二遇满，皆平稳得过之日。（《颍川语小》）

添字浣溪沙　答傅岩叟酬春之约

艳杏妖桃两行排，莫携歌舞去相催。次第未堪供醉眼，去年栽。

春意才从梅里过，人情都向柳边来。咫尺东家还又有，海棠开。

又　用前韵谢岩叟瑞香之惠

句里明珠字字排，多情应也被春催。怪得名花知泪送，雨中栽。

赤脚未安芳斛稳，蛾眉早把橘枝来。报道锦熏笼底下，麝脐开。

◎怪得：惊喜之意。

◎赤脚：谓婢。

◎瑞香一名锦熏笼，一名锦被堆。（《天禄识馀》）

归朝欢

灵山齐庵菖蒲港，皆长松茂林。独野樱花一株，山上盛开，照映可爱；不数日，风雨摧败殆尽。意有感，因效介庵体为赋，且以“菖蒲绿”名之。丙辰岁三月三日也。

山下千林花太俗，山上一枝看不足。春风正在此花边，菖蒲自蘸清溪绿。与花同草木，问谁风雨飘零速。莫悲歌，夜深岩下，惊动白云宿。

病怯残年频自卜，老爱遗篇难细读。苦无妙手画於菟，人间雕刻真成鹄。梦中人似玉，觉来更忆腰如束。许多愁，问君有酒，何不日丝竹？

◎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左传》宣公四年）

沁园春

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世说新语·简傲》）

◎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晋书·谢玄传》）

◎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说松而及谢家子弟、相如车骑、太史公文章，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宋陈模《怀古录》）

◆"雄深雅健"四字，幼安可以自赠。（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弄溪赋

有酒忘杯，有笔忘诗，弄溪奈何。看纵横斗转，龙蛇起陆；崩腾决去，雪练倾河。袅袅东风，悠悠倒影，摇动云山水又波。还知否：欠菖蒲攒港，绿竹缘坡。

长松谁剪嵯峨？笑野老来耘山上禾。算只因鱼鸟，天然自乐；非关风月，闲处偏多。芳草春深，佳人日暮，濯发沧浪独浩歌。徘徊久，问“人间谁似，老子婆娑？”

◎疾笃，将归长沙，……将出府门，顾谓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诸君辈。”（《晋书·陶侃传》）

南歌子　新开池，戏作

散发披襟处，浮瓜沉李杯。涓涓流水细侵阶。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

画栋频摇动，红蕖尽倒开。斗匀红粉照香腮。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三国魏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添字浣溪沙

日日闲看燕子飞，旧巢新垒画帘低。玉历今朝推戊己，住衔泥。

先自春光留不住，那堪更着子规啼？一阵晚香吹不断，落花溪。

◎戊、己，其日皆土，故燕之往来避社，而嗛土避戊己日。（《埤雅》）

又

与客赏山茶，一朵忽堕地，戏作。

酒面低迷翠被重，黄昏院落月朦胧。堕髻啼妆孙寿醉，泥秦宫。

试问花留春几日，略无人管雨和风。瞥向绿珠楼下见，坠残红。

◎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冀亦改易舆服之制。……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寿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后汉书·梁冀传》）

◎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秀怒，……矫诏收崇。……崇正宴于楼上，介士到门，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晋书·石崇传》）

贺新郎　和徐斯远下第谢诸公载酒相访韵

逸气轩眉宇。似王良轻车熟路，骅骝欲舞。我觉君非池中物，咫尺蛟龙云雨。时与命犹须天付。兰珮芳菲无人问，叹灵均欲向重华诉。空壹郁，共谁语？

儿曹不料扬雄赋。怪当年甘泉误说，青葱玉树。风引船回沧溟阔，目断三山伊阻。但笑指吾庐何许。门外苍官千百辈，尽堂堂八尺须髯古。谁载酒，带湖去？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心怡气和，体便轻毕，安劳乐进，驰骛若灭。（《淮南子·览冥训》）

◎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吴志·周瑜传》）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楚辞·离骚》）

◎苍官、须髯古：指松桧。

浣溪沙　瓢泉偶作

新葺茅檐次第成，青山恰对小窗横。去年曾共燕经营。

病怯杯盘甘止酒，老依香火苦翻经。夜来依旧管弦声。

◆禅心艳思，夹杂不清，英雄本色。（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水调歌头

将迁新居不成，有感，戏作。时以病止酒，且遣去歌者，末章及之。

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好在书携一束，莫问家徒四壁，往日置锥无。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

舞乌有，歌亡是，饮子虚。二三子者爱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论谁共，白鹤飞来似可，忽去复何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汉王逸《楚辞章句》）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楚辞·卜居》）

◎借车二句：孟郊《迁居》诗句。

◎楚使子虚使于齐，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畋，畋罢，子虚过姹乌有先生，亡是公在焉。（汉司马相如《子虚赋》）

◎众鸟二句：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句。

鹊桥仙　赠人

风流标格，惺松言语，真个十分奇绝。三分兰菊十分梅，斗合就一枝风月。

笙簧未语，星河易转，凉夜厌厌留客。只愁酒尽各西东，更把酒推辞一霎。

◎霞苞霓荷碧，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宋苏轼《荷华媚》）

◎浅淡梳妆疑是画，惺松言语胜闻歌，好处是情多。（宋周邦彦《江南好》）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诗经·小雅·湛露》）

又　送粉卿行

轿儿排了，担儿装了，杜宇一声催起。从今一步一回头，怎睚得一千馀里。

旧时行处，旧时歌处，空有燕泥香坠。莫嫌白发不思量，也须有思量去里。

西江月

粉面都成醉梦，霜髯能几春秋。来时诵我《伴牢愁》，一见尊前似旧。

诗在阴何侧畔，字居罗赵前头。锦囊来往几时休？已遣蛾眉等候。

◎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为一卷，名曰《畔牢愁》。（《汉书·扬雄传》，注引李奇云：“畔，离也；牢，聊也。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也。”）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唐杜甫《解闷》，按：阴谓阴铿，何谓何逊。）

◎恒作四体书势曰：罗叔景、赵元嗣者，与张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馀。（《晋书·卫恒传》）

又　题阿卿影像

人道偏宜歌舞，天教只入丹青。喧天画鼓要他听，把着花枝不應。

何处娇魂瘦影，向来软语柔情。有时醉里唤卿卿，却被傍人笑问。

沁园春

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亦须来”。

◎（刘）伶字伯伦，沛郡人。肆意放荡，以宇宙为狭。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名士传》）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论语·宪问》）

◎使黯任职居官，亡以愈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弗能夺也。（《汉书·汲黯传》）

◆稼轩词使其豪迈之气，荡决无前，几于喜笑怒骂，皆可入词。宋人评东坡之词为“以诗为词”，稼轩之词为“以论为词”。集中此类词颇多，录此阕以见词中之一格。（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城中诸公载酒入山，余不得以止酒为解，遂破戒一醉，再用韵。

杯汝知乎：酒泉罢侯，鸱夷乞骸。更高阳入谒，都称虀臼；杜康初筮，正得云雷。细数从前，不堪馀恨，岁月都将曲糵埋。君诗好，似提壶却劝，沽酒何哉。

君言病岂无媒，似壁上雕弓蛇暗猜。记醉眠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菑。欲听公言，惭非勇者，司马家儿解覆杯。还堪笑，借今宵一醉，为故人来。用郦原事。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沛公至高阳传舍，……郦生踵军门上谒，……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按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上（晋元帝司马睿）身服俭约，以先时务。性素好酒，将渡江，王导深以谏，帝乃令左右进觞，饮而覆之，自是遂不复饮。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世说新语·规箴》注引邓粲《晋纪》）

丑奴儿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

添字浣溪沙　简傅岩叟

总把平生入醉乡，大都三万六千场。今古悠悠多少事，莫思量。

微有寒些春雨好，更无寻处野花香。年去年来还又笑：燕飞忙。

又　用前韵谢傅岩叟馈名花鲜蕈

杨柳温柔是故乡，纷纷蜂蝶去年场。大率一春风雨事，最难量。

满把携来红粉面，堆盘更觉紫芝香。幸自曲生闲去了，又教忙。才止酒。

临江仙

侍者阿钱将行，赋钱字以赠之。

一自酒情诗兴懒，舞裙歌扇阑珊。好天良夜月团团。杜陵真好事，留得一钱看。

岁晚人欺程不识，怎教阿堵留连。杨花榆荚雪漫天。从今花影下，只看绿苔圆。

◎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唐杜甫《空囊》）

◎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馀半膝席，灌夫不悦。……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值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唐韩愈《晚春》，按：榆荚亦称榆钱。）

◎空室无人行则生苔藓，或紫或青，名曰圆藓，又曰绿藓，亦曰绿钱。（《古今注·草木篇》）

又

诸葛元亮席上见和，再用韵。

夜语南堂新瓦响，三更急雨珊珊。交情莫作碎沙团。死生贫富际，试向此中看。

记取他年《耆旧传》，与君名字牵连。清风一枕晚凉天。觉来还自笑，此梦倩谁圆？

◎他时夜雨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宋苏轼《南堂》）

◎新友如抟沙，放手还复散。（宋苏轼《再答乔太博段屯田》）

又　再用圆字韵

窄样金杯教换了，房栊试听珊珊。莫教秋扇雪团团。古今悲笑事，长付后人看。

记取桔槔春雨后，短畦菊艾相连。拙于人处巧于天。君看流地水，难得正方圆。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着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世说新语·文学》）

又

手捻黄花无意绪，等闲行尽回廊。卷帘芳桂散馀香。枯荷难睡鸭，疏雨暗添塘。

忆得旧时携手处，如今水远山长。罗巾浥泪别残妆。旧欢新梦里，闲处却思量。

鹧鸪天

一夜清霜变鬓丝，怕愁刚把酒禁持。玉人今夜相思不？想见频将翠枕移。

真个恨，未多时。也应香雪减些儿。菱花照面须频记：曾道偏宜浅画眉。

谒金门

归去未，风雨送春行李。一枕离愁头彻尾，如何消遣是！

遥想归舟天际，绿鬓珑璁慵理。好梦未成莺唤起，粉香犹有殢。

玉楼春

客有游山者，忘携具，而以词来索酒，用韵以答。余时以病不往。

山行日日妨风雨，风雨晴时君不去。墙头尘满短辕车，门外人行芳草路。

城南东野应联句，好记琅玕题字处。也应竹里着行厨，已向瓮间防吏部。

◎城南二句：韩愈孟郊有《城南联句》。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唐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

◎毕卓字茂世，……太兴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饮之，主者谓是盗，执而缚之。知为吏部也，释之，卓遂引主人燕瓮侧，取醉而去。（《世说新语·任诞》注引《晋中兴书》）

又　再和

人间反复成云雨，凫雁江湖来又去。十千一斗饮中仙，一百八盘天上路。

旧时“枫落吴江”句，今日锦囊无着处。看封关外水云侯，剩按山中诗酒部。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唐杜甫《贫交行》）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蹇亢以门望自负，尝矜其文，谓过李百药，议者不许。扬州录事参军郑世翼者，亦骜倨，数俄轻忤物，遇信明江中，谓曰：“闻公有‘枫落吴江冷’，愿见其馀。”信明欣然多出众篇，世翼览未终，曰：“所见不逮所闻。”投诸水，引舟去。（《新唐书·崔信明传》）

◎关外水云侯：曹魏置关外侯，位次关内侯及关中侯，不食租，为虚封爵。此言爵位为虚封，所管领者为水与云，实即放浪江湖之意。

又　戏赋云山

何人半夜推山去？四面浮云猜是汝。常时相对两三峰，走遍溪头无觅处。

西风瞥起云横度，忽见东南天一柱。老僧拍手笑相夸，且喜青山依旧住。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庄子·大宗师》）

◆一气呵成，无穷转折。（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用韵答傅岩叟、叶仲洽、赵国兴。

青山不解乘云去，怕有愚公惊着汝。人间踏地出租钱，借使移将无着处。

三星昨夜光移度，妙语来题桥上柱。黄花不插满头归，定倩白云遮且住。

◎武宗即位，盐铁转运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抽税，谓之塌地钱。故私贩益起。（《新唐书·食货志》）

◎升仙桥在成都县北十里。司马相如题桥柱曰："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太平御览》引《华阳国志》）

又

无心云自来还去，元共青山相尔汝。霎时迎雨障崔嵬，雨过却寻归路处。

侵天翠竹何曾度，遥见屹然星砥柱。今朝不管乱云深，来伴仙翁山下住。

又

瘦筇倦作登高去，却怕黄花相尔汝。岭头拭目望龙安，更在云烟遮断处。

思量落帽人风度，休说当年功纪柱。谢公直是爱东山，毕竟东山留不住。

又

风前欲劝春光住，春在城南芳草路。未随流落水边花，且作飘零泥上絮。

镜中已觉星星误，人不负春春自负。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

又

三三两两谁家女，听取鸣禽枝上语。提壶沽酒已多时，婆饼焦时须早去。

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住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柏树。

◎婆饼焦：禽言也。梅尧臣《禽言》："婆饼焦，儿不食。尔父向何之？尔母山头化为石。"

◆竟是白话。（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临江仙

昨日得家报，牡丹渐开，连日少雨多晴，常年未有。仆留龙安萧寺，诸君亦不果来，岂牡丹留不住为可恨耶？因取来韵，为牡丹下一转语。

只恐牡丹留不住，与春约束分明：未开微雨半开晴。要花开定准，又更与花盟。

魏紫朝来将进酒，玉盘盂样先呈。鞓红似向舞腰横。风流人不见，锦绣夜间行。

念奴娇　和赵国兴知录韵

为沽美酒，过溪来，谁道幽人难致？更觉元龙楼百尺，湖海平生豪气。自叹年来，看花索句，老不如人意。东风归路，一川松竹如醉。

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蝴蝶，花底人间世。记取江头三月暮，风雨不为春计。万斛愁来，金貂头上，不抵银缾贵。无多笑我，此篇聊当《宾戏》。

◎孚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常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晋书·阮孚传》）

◎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汉班固《答宾戏》序）

汉宫春　即事

行李溪头，有钓车茶具，曲几团蒲。儿童认得，前度过者篮舆。时时照影，甚此身遍满江湖。怅野老行歌不住，定堪与语难呼。

一自东篱摇落，问渊明岁晚，心赏何如？梅花政自不恶，曾有诗无？知翁止酒，待重教莲社人沽。空怅望风流已矣，江山特地愁余。

◎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于野，顾谓弟子曰："彼叟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逆之垅端，面之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列子·天瑞》）

◎时远法师与诸贤结莲社，以书招渊明，渊明曰："若许饮则往。"许之，遂造焉。（《莲社高贤传》）

满江红　山居即事

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更何处一双鸂鶒，故来争浴。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五千斛。

春雨满，秧新谷。闲日永，眠黄犊。看云连麦陇，雪堆蚕簇。若要足时今足矣；以为未足何时足？被野老相扶入东园，枇杷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宋苏轼《绿筠轩》）

◆无处着一分缘饰，是山居真色。（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整暇。知足，有不尽安闲恬适。未足，有不尽焦劳抢攘。何时足。命有时尽，可不为大哀耶。（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又

寿赵茂嘉郎中。前章记兼济仓事。

我对君侯，怪长见两眉阴德。还梦见玉皇金阙，姓名仙籍。旧岁炊烟浑欲断，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却五车书，都无物。

山左右，溪南北。花远近，云朝夕。看风流仗屦，苍髯如戟。种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满维摩室。劝人间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古诗十九首》）

蓦山溪

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

饭蔬饮水，客莫嘲吾拙。高处看浮云，一丘壑中间甚乐。功名妙手，壮也不如人；今老矣，尚何堪？堪钓前溪月。

病来止酒，辜负鸬鹚杓。岁晚念平生，待都与邻翁细说。人间万事，先觉者贤乎？深雪里，一枝开，春事梅先觉。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使烛之武见秦君，……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左传》僖公三十年）

◎鸬鹚杓：酒具。

◎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

◆一部《四书》通入四声谱，惟稼轩能之。（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清平乐

呈赵昌甫。时仆以病止酒。昌甫日作诗数篇，末章及之。

云烟草树，山北山南雨。溪上行人相背去。惟有啼鸦一处。

门前万斛春寒，梅花可噷摧残？使我长忘酒易，要君不作诗难。

鹧鸪天　和章泉赵昌父

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菊对秋风。细看爽气今犹在，惟有南山一似翁。

情味好，语言工。三贤高会古来同。谁知止酒停云老，独立斜阳数过鸿。

◎止酒停云老：陶渊明有《止酒》诗、《停云》诗。稼轩则有停云堂。此处乃借渊明以自况。

满庭芳　和章泉赵昌父

西崦斜阳，东江流水，物华不为人留。铮然一叶，天下已知秋。屈指人间得意，问谁是骑鹤扬州？君知我，从来雅兴，未老已沧洲。

无穷身外事，百年能几，一醉都休。恨儿曹抵死，谓我心忧。况有溪山杖屦，阮籍辈须我来游。还堪笑，机心早觉，海上有惊鸥。

木兰花慢　题上饶郡圃翠微楼

旧时楼上客，爱把酒，对南山。笑白发如今，天教放浪，来往其间。登楼更谁念我，却回头西北望层栏。云雨珠帘画栋，笙歌雾鬓风鬟。

近来堪入画图看。父老愿公欢。甚拄笏悠然，朝来爽气，正尔相关。难忘使君后日，便一花一草报平安。与客携壶且醉，雁飞秋影江寒。

又　寄题吴克明广文菊隐

路傍人怪问：此隐者，姓陶不？甚黄菊如云，朝吟暮醉，唤不回头。纵无酒成怅望，只东篱搔首亦风流。与客朝餐一笑，落英饱便归休。

古来尧舜有巢由，江海去悠悠。待说与佳人：“种成香草，莫怨灵修。”“我无可无不可”，意先生出处有如丘。闻道问津人过，杀鸡为黍相留。

◎巢由：谓巢父、许由，尧、舜时隐者。尧欲以天下致之，均辞而不受。见《高士传》。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论语·微子》）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论语·微子》）

又

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王国维《人间词话》）

踏莎行　和赵国兴知录韵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最无聊处秋光到。西风林外有啼鸦，斜阳山下多衰草。

长忆商山，当年四老，尘埃也走咸阳道。为谁书到便幡然，至今此意无人晓。

◎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诗经·邶风·柏舟》）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吕后恐，不知所为，……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史记·留侯世家》）

◆西风斜日，已极荒寒，更兼衰草啼鸦，愈形凄黯，摧颜长望，正翛然有遁世之怀。忽忆及汉时四皓，以箕颍高名，乃弃商山之芝，而索长安之米，世之由终南捷径者，固有其人，宿德如园、绮，而亦幡然应聘，意诚莫晓。稼轩特拈出之，意固何属，亦莫能晓也。（俞陛云《唐

五代两宋词选释》）

声声慢　檃括渊明《停云》诗

停云霭霭，八表同昏，尽日时雨濛濛。搔首良朋，门前平陆成江。春醪湛湛独抚，恨弥襟闲饮东窗。空延伫，恨舟车南北，欲往何从。

叹息东园佳树，列初荣枝叶，再竞春风。日月于征，安得促席从容。翩翻何处飞鸟，息庭柯好语和同。当年事，问几人亲友似翁？

◎渊明停云诗：《停云诗》序云：“停云，思亲友也。罇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全诗云：“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抚。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东园之树，枝条再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永遇乐

检校停云新种杉松，戏作。时欲作亲旧报书，纸笔偶为大风吹去，末章因及之。

投老空山，万松手种，政尔堪叹。何日成阴，吾年有几，似见儿孙晚。古来池馆，云烟草棘，长使后人凄断。想当年良辰已恨：夜阑酒空人散。

停云高处，谁知老子，万事不关心眼。梦觉东窗，聊复尔耳，起欲题书简。霎时风怒，倒翻笔砚，天也只教吾懒。又何事催诗雨急，片云斗暗。

玉楼春　隐湖戏作

客来底事逢迎晚？竹里鸣禽寻未见。日高犹苦圣贤中，门外谁酣蛮触战？

多方为渴泉寻遍，何日成阴松种满。不辞长向水云来，只怕频频鱼鸟倦。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

浣溪沙　种松竹未成

草木于人也作疏，秋来咫尺异荣枯。空山岁晚孰华予？

孤竹君穷犹抱节，赤松子嫩已生须。主人相爱肯留无？

蓦山溪　停云竹径初成

小桥流水，欲下前溪去。唤取故人来，伴先生风烟杖屦。行穿窈窕，时历小崎岖。斜带水，半遮山，翠竹栽成路。

一尊遐想，剩有渊明趣。山上有停云，看山下濛濛细雨。野花啼鸟，不肯入诗来，还一似，笑翁诗，自没安排处。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晋陶渊明《停云》）

又

画堂帘卷，贺燕双双语。花柳一番春，倚东风雕红缕翠。草堂风月，还似旧家时；歌扇底，舞裀边，寿斝年年醉。

兵符传垒，已莅葵丘戍。两手挽天河，要一洗蛮烟瘴雨。貂蝉冠冕，应是出兜鍪；飡五鼎，梦三刀，侯印黄金铸。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浚夜梦悬三刀于卧屋梁上，须臾又益一刀。浚惊觉，意甚恶之。主簿李毅再拜赞曰：“三刀为州字，又益一刀，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浚为益州刺史。（《晋书·王浚传》）

鹧鸪天　睡起即事

水荇参差动绿波，一池蛇影噤群蛙。因风野鹤饥犹舞，积雨山栀病不花。

名利处，战争多，门前蛮触日干戈。不知更有槐安国，梦觉南柯日未斜。

又

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懒取名多。居山一似庚桑楚，种树真成郭橐驼。

云子饭，水精瓜，林间携客更烹茶。君归休矣吾忙甚，要看蜂儿趁晚衙。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垒之山。……居三年，畏垒大穰。……吾闻至人，尸居环堵之室……（《庄子·庚桑楚》）

◎郭橐驼，不知始何名，病瘘，……故乡人号之驼。……驼业种树，凡长安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驼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有问之，对曰："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唐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

◎应为西陂好，金钱罄一餐。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唐杜甫《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

又　有感

出处从来自不齐，后车方载太公归。谁知寂寞空山里，却有高人赋《采薇》。

黄菊嫩，晚香枝，一般同是采花时。蜂儿辛苦多官府，蝴蝶花间自在飞。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史记·伯夷列传》）

又

读渊明诗不能去手，戏作小词以送之。

晚岁躬耕不怨贫，只鸡斗酒聚比邻。都无晋宋之间事，自是羲皇以上人。

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

又

发底青青无限春，落红飞雪谩纷纷。黄花也伴秋光老，何似尊前见在身。

书万卷，笔如神。眼看同辈上青云。个中不许儿童会，只恐功名更逼人。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

又　不寐

老病那堪岁月侵，霎时光景值千金。一生不负溪山债，百药难治书史淫。

随巧拙，任浮沉。人无同处面如心。不妨旧事从头记，要写行藏入《笑林》。

◎谧耽玩典籍，忘寝与食，人谓之书淫。（《晋书·皇甫谧传》）

最高楼　闻前冈周氏旌表有期

君听取：尺布尚堪缝，斗粟也堪舂。人间朋友犹能合，古来兄弟不相容。《棣华》诗，悲二叔，吊周公。

长叹息脊令原上急；重叹息豆萁煎正泣；形则异，气应同。周家五世将军后，前冈千载义居风。看明朝，丹凤诏，紫泥封。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出入称警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乃不食死。……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棣华至周公：《诗经·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蔡，即管叔鲜、蔡叔度（周文王第三、五子）。周公，文王之第四子。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诗经·小雅·常棣》）

◎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世说新语·文学》）

南乡子　庆前冈周氏旌表

无处着春光，天上飞来诏十行。父老欢呼童稚舞，前冈，千载周家孝义乡。

草木尽芬芳，更觉溪头水也香。我道乌头门侧畔，诸郎，准备他年昼锦堂。

鹧鸪天　戊午拜复职奉祠之命

老退何曾说着官，今朝放罪上恩宽：便支香火真祠俸，更缀文书旧殿班。

扶病脚，洗衰颜，快从老病借衣冠。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

贺新郎　题赵兼善龙图东山园小鲁亭

下马东山路。恍临风周情孔思，悠然千古。寂寞东家丘何在？缥缈危亭小鲁。试重上岩岩高处。更忆公归西悲日，正濛濛陌上多零雨。嗟费却，几章句。

谢公雅志还成趣。记风流中年怀抱，长携歌舞。政尔良难君臣事，晚听秦筝声苦。快满眼松篁千亩。把似渠垂功名泪，算何如且作溪山主。双白鸟，又飞去。

◎周情孔思：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士大夫美之，为赋“我徂东山”诗。孔子登东山而小鲁。赵氏既建亭于东山，且以“小鲁”为名，故引周、孔事以褒美之。

◎孔子西家有愚夫，不知孔子为圣人，乃曰：“彼东家丘。”（《孔子家语》）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诗经·鲁颂·閟宫》）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豳风·东山》）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世说新语·排调》）

哨遍　秋水观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鸠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

噫。贵贱随时，连城才换一羊皮。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正商略遗篇，翩然顾笑，空堂梦觉题秋水。有客问洪河，百川灌雨，泾流不辨涯涘。于是焉河伯欣然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渺沧溟望洋东视，逡巡向若惊叹，谓我非逢子，大方达观之家未免，长见悠然笑耳。此堂之水几何其？但清溪一曲而已。

◎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庄子·秋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庄子·齐物论》）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遥而上者九万里。……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庄子·逍遥游》）

◎盗跖大怒曰："丘来前！……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庄子·盗跖》）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涯之间，不辩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海）若而叹曰：“……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又　用前韵

一壑自专，五柳笑人，晚乃归田里。问谁知：几者动之微。望飞鸿冥冥天际。论妙理，浊醪正堪长醉，从今自酿躬耕米。嗟美恶难齐，盈虚如代，天耶何必人知。试回头五十九年非，似梦里欢娱觉来悲。夔乃怜蚿，谷亦亡羊，算来何异。

嘻。物讳穷时，丰狐文豹罪因皮。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如水。却自觉神游，归来坐对，依稀淮岸江涘。看一时鱼鸟忘情喜，会我已忘机更忘己。又何曾物我相视。非鱼濠上遗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伯休惭海若，小大均为水耳。世间喜愠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

◎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易·系辞》）

◎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唐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庄子·寓言》）

◎夔怜蚿。……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今子之使万足独奈何？”蚿曰：“今予动吾天机而不知其所以然。”（《庄子·秋水》）

◎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筴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者，事业不同，其于亡羊均也。（《庄子·骈拇》）

◎孔子曰：“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庄子·秋水》）

◎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庄子·达生》）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论语·公冶长》）

◆稼轩生平，由绚烂归于平淡，集中多作达语，此词尤为了悟，当在奇狮归后所作。“五十九年”数语，悲欢之境，因醒梦而顿殊，但醒后生悲，仍是梦中之梦，又安用悲耶？“丰狐文豹”句，荣利累人，诚如皮之为累。但老子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无身则皮将焉附？后言清夜澄观，而归来则淮雨江云，依然尘世，仍是上阕之梦欢而醒悲耳。结处云物我两忘，则真有濠上非鱼之意，又何论三仕三已乎！（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菩萨蛮　昼眠秋水

葛巾自向沧浪濯，朝来漉酒那堪着。高树莫鸣蝉，晚凉秋水眠。

竹床能几尺，上有华胥国。山上咽飞泉，梦中琴断弦。

◎陶潜字渊明。……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宋书・陶渊明传》）

兰陵王

己未八月二十日夜，梦有人以石研屏见饷者，其色如玉，光润可爱。中有一牛，磨角作斗状。云："湘潭里中有张其姓者，多力善斗，号张难敌。一日，与人搏，偶败，忿赴河而死，居三日，其家人来视之，浮水上，则牛耳。自后并水之山往往有此石，或得之，里中辄不利。"梦中异之，为作诗数百言，大抵皆取古之怨愤变化异物等事，觉而忘其言，后三日，赋词以识其异。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

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启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

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而为碧。（《庄子·外物》，注："成云：苌弘放归蜀，自恨忠而遭谮，刳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

◎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只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庄子·列御寇》，注："缓见梦其父，言弟之为墨，是我之力，何不试视我冢上，所种秋柏已结实矣。冤魂告语，深致其怨。"）

◎武昌北山上有望夫石。相传昔有贞女，携子饯夫从役，立望而死，形化为石。（《幽明录》）

◎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见夏后启母石。（《汉书·武帝本纪》，注：“启生而母化为石。”）

◆词文恢诡冤愤，盖借以摅其积年胸中块垒不平之气。（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

六州歌头

属得疾，暴甚，医者莫晓其状。小愈，困卧无聊，戏作以自释。

晨来问疾，有鹤止庭隅。吾语汝：“只三事，太愁余：病难扶，手种青松树，碍梅坞，妨花迳，才数尺，如人立，却须锄。其一。秋水堂前，曲沼明于镜，可烛眉须。被山头急雨，耕垄灌泥涂。谁使吾庐，映污渠？其二。

叹青山好，檐外竹，遮欲尽，有还无。删竹去？吾乍可，食无鱼。爱扶疏，又欲为山计，千百虑，累吾躯。其三。凡病此，吾过矣，子奚如？”口不能言臆对：“虽卢扁药石难除。有要言妙道，事见《七发》。往问北山愚，庶有瘳乎。”

◎卢扁：扁鹊为古代名医，以其家于卢，因又称卢扁。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汉枚乘《七发》）

添字浣溪沙　病起，独坐停云

强欲加餐竟未佳，只宜长伴病僧斋。心似风吹香篆过，也无灰。

山上朝来云出岫，随风一去未曾回。次第前村行雨了，合归来。

沁园春

寿赵茂嘉郎中，时以置兼济仓赈济里中，除直秘阁。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绛县老人。看长身玉立，鹤般风度；方颐须磔，虎样精神。文烂卿云，诗凌鲍谢，笔势骎骎更右军。浑馀事，羡仙都梦觉，金阙名存。

门前父老忻忻。焕奎阁新褒诏语温。记他年帷幄，须依日月；只今剑履，快上星辰。人道阴功，天教多寿，看到貂蝉七叶孙。君家里，是几枝丹桂，几树灵椿？

◎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二千六百有六旬也。"（《左传》襄公三十年）

◎卿云：谓司马长卿（司马相如）与扬子云（扬雄）。

◎窦仪字可象，蓟州渔阳人。……父禹钧，与兄禹锡皆以词学名。……仪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弟俨、侃、偁、僖皆相继登科。冯道与禹钧有旧，尝赠诗，有"灵椿一珠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缙绅多讽诵之。（《宋史·窦仪传》）

又　和吴子似县尉

我见君来，顿觉吾庐，溪山美哉。怅平生肝胆，都成楚越；只今胶漆，谁是陈雷？搔首踟蹰，爱而不见，要得诗来渴望梅。还知否：快清风入手，日看千回。

直须抖擞尘埃。人怪我柴门今始开。向松间乍可，从他喝道？庭中且莫，踏破苍苔。岂有文章，谩劳车马，待唤青刍白饭来。君非我，任功名意气，莫恁徘徊。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与同郡雷义为友。……太守张云举重孝廉，重以让义，前后十馀通记，云不听。……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举茂才，让于陈重，刺史不听，义遂阳狂被发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三府同时俱辟二人。（《后汉书·独行传》）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经·邶风·静女》）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世说新语·假谲》）

◎岂有文章惊海内，谩劳车马驻江干。（唐杜甫《有客》）

◎江花未落还成都，肯访浣花老翁无？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唐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

◆撮古句如数家珍。（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鹧鸪天　寻菊花无有，戏作

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惟有酒偏香。自从来住云烟畔，直到而今歌舞忙。

呼老伴，共秋光。黄花何处避重阳？要知烂熳开时节，直待西风一夜霜。

又

席上吴子似诸友见和，再用韵答之。

翰墨诸公久擅场，胸中书传许多香。都无丝竹衔杯乐，却看龙蛇落笔忙。

闲意思，老风光。酒徒今有几高阳？黄花不怯西风冷，只怕诗人两鬓霜。

又　和吴子似山行韵

谁共春光管日华？朱朱粉粉野蒿花。闲愁投老无多子，酒病而今较减些。

山远近，路横斜，正无聊处管弦哗。去年醉处犹能记，细数溪边第几家。

新荷叶

上巳日，吴子似谓古今无此词，索赋。

曲水流觞，赏心乐事良辰。兰蕙光风，转头天气还新。明眸皓齿，看江头有女如云。折花归去，绮罗陌上芳尘。

能几多春？试听啼鸟殷勤。对景兴怀，向来哀乐纷纷。且题醉墨，似《兰亭》列叙时人。后之览者，又将有感斯文。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晋王羲之《兰亭序》）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晋王羲之《兰亭序》）

又

徐思上巳乃子似生日，因改定。

曲水流觞，赏心乐事良辰。今几千年，风流禊事如新。明眸皓齿，看江头有女如云。折花归去，绮罗陌上芳尘。

丝竹纷纷，杨花飞鸟衔巾。争似群贤，茂林修竹兰亭。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清欢未了，不如留住青春。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晋王羲之《兰亭序》）

水调歌头

题吴子似县尉瑱山经德堂。堂，陆象山所名也。

唤起子陆子，经德问何如。万钟于我何有，不负古人书。闻道千章松桂，剩有四时柯叶，霜雪岁寒馀。此是瑱山境，还似象山无？

耕也馁，学也禄，孔之徒。青衫毕竟升斗，此意政关渠。天地清宁高下，日月东西寒暑，何用着工夫。两字君勿惜，借我榜吾庐。

◎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老子》）

又

赵昌父七月望日用东坡韵叙太白、东坡事见寄，过相褒借，且有秋水之约；八月十四日余卧病博山寺中，因用韵为谢，兼寄吴子似。

我志在寥阔，畴昔梦登天。摩挲素月，人世俯仰已千年。有客骖鸾并凤，云遇青山、赤壁，相约上高寒。酌酒援北斗，我亦虱其间。

少歌曰："神甚放，形则眠。鸿鹄一再高举，天地睹方圆。"欲重歌兮梦觉，推枕惘然独念：人事底亏全？有美人可语，秋水隔婵娟。

◎青山：指李白。

◎赤壁：指苏轼。

◎援北斗兮酌桂浆。（《楚辞·九歌·东君》）

◎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汉贾谊《惜誓》）

破阵子　硖石道中有怀吴子似县尉

宿麦畦中雉鷕，柔桑陌上蚕生。骑火须防花月暗，玉唾长携彩笔行。隔墙人笑声。

莫说弓刀事业，依然诗酒功名。千载图中今古事，万石溪头长短亭。小塘风浪平。时修图经，筑亭堠。

◎有鷕雉鸣。（《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骑火：夜骑时用以照明之物。

◎玉唾：当指砚滴而言。

鹧鸪天

石壁虚云积渐高，溪声绕屋几周遭。自从一雨花零落，却爱微风草动摇。

呼玉友，荐溪毛，殷勤野老苦相邀。杖藜忽避行人去，认是翁来却过桥。

◎以糯米药曲作白醪，号玉友。（《珊瑚钩诗话》）

◎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左传》隐公三年）

又

寿吴子似县尉，时摄事城中。

上巳风光好放怀，故人犹未看花回。茂林映带谁家竹，曲水流传第几杯？

摛锦绣，写琼瑰，长年富贵属多才。要知此日生男好，曾有周公祓禊来。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波。"（《续齐谐》）

又

过硖石，用韵答吴子似。

叹息频年廪未高，新词空贺此丘遭。遥知醉帽时时落，见说吟鞭步步摇。

干玉唾，秃锥毛，只今明月费招邀。最怜乌鹊南飞句，不解风流见二乔。

◎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诗经·周颂·丰年》）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汉曹操《短歌行》）

又　吴子似过秋水

秋水长廊水石间，有谁来共听潺潺。羡君人物东西晋，分我诗名大小山。

穷自乐，懒方闲，人间路窄酒杯宽。看君不了痴儿事，又似风流靖长官。

◎《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汉王逸《楚辞章句》）

◎靖不知何许人，唐僖宗时为登封令，既而弃官学道，遂仙去。隐其姓而以名显，故世谓之靖长官。（宋曾慥《集仙传》）

水调歌头　醉吟

四座且勿语，听我醉中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鸿雁初飞江上，蟋蟀还来床下，时序百年心。谁要卿料理，山水有清音。

欢多少，歌长短，酒浅深。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闲处直须行乐，良夜更教秉烛，高会惜分阴。白发短如许，黄菊倩谁簪。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南朝谢灵运《登池上楼》）

◎江涵秋影雁初飞。（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诗经·豳风·七月流火》）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唐杜甫《春日江村》）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晋左思《招隐》）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

◎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此词似整不整，一片神行，非人得到。悲愤，魄力劲甚。（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赋松菊堂

渊明最爱菊，三径也栽松。何人收拾，千载风味此山中。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屦晓霜浓。皎皎太独立，更插万芙蓉。

水潺湲，云澒洞，石巃嵸。素琴浊酒唤客，端有古人风。却怪青山能巧，政尔横看成岭，转面已成峰。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苏轼《庐山与总老同游西林》）

清平乐

清词索笑，莫厌银杯小。应是天孙新与巧，剪恨裁愁句好。

有人梦断关河，小窗日饮亡何。想见重帘不卷，泪痕滴尽湘娥。

又　书王德由主簿扇

溪回沙浅，红杏都开遍。鸂鶒不知春水暖，犹傍垂杨春岸。

片帆千里轻船，行人想见欹眠。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

西江月　春晚

剩欲读书已懒，只因多病长闲。听风听雨小窗眠，过了春光太半。

往事如寻去鸟，清愁难解连环。流莺不肯入西园，去唤画梁飞燕。

又　木樨

金粟如来出世，蕊宫仙子乘风。清香一袖意无穷，洗尽尘缘千种。

长为西风作主，更居明月光中。十分秋意与玲珑，拚却今宵无梦。

◎金粟如来：木樨色黄似金，花小如粟，故亦称“金粟”。《净名经义钞》：“梵语维摩诘，此云净名，般提之子。……过去成佛，号金粟如来。”

◎蕊宫：为蕊珠宫之简称。《黄庭内景经》：“太上大道玉晨君，闲居蕊珠作七言。”注云：“蕊珠，上清境宫阙名也。”

又　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玉楼春

乐令谓卫玠："人未尝梦捣齑餐铁杵，乘车入鼠穴。"以谓世无是事故也。余谓世无是事而有是理，乐所谓无，犹云有也。戏作数语以明之。

有无一理谁差别，乐令区区犹未达。事言无处未尝无，试把所无凭理说。

伯夷饥采西山蕨，何异捣齑餐杵铁。仲尼去卫又之陈，此是乘车穿鼠穴。

西江月

寿祐之弟，时新居落成。

画栋新垂帘幕，华灯未放笙歌。一杯潋滟泛金波，先向太夫人贺。

富贵吾应自有，功名不用渠多。只将绿鬓抵羲娥，金印须教斗大。

◎羲娥：谓羲和、嫦娥，指日月，意即光阴。

贺新郎　题傅岩叟悠然阁

路入门前柳。到君家悠然细说，渊明重九。岁晚凄其无诸葛，惟有黄花入手。更风雨东篱依旧。陡顿南山高如许，是先生拄杖归来后。山不记，何年有。

是中不减康庐秀。倩西风为君唤起，翁能来否？鸟倦飞还平林去，云自无心出岫。剩准备新诗几首。欲辨忘言当年意，慨遥遥我去羲农久。天下事，可无酒！

◎康庐：庐山亦名匡山，亦称匡庐。宋人避赵匡胤讳，故改称康庐。陶渊明隐居柴桑，其地在庐山下。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晋陶渊明《饮酒》）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晋陶渊明《饮酒》）

◆西山采薇歌意。（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用前韵再赋

肘后俄生柳。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右手淋浪才有用，闲却持螯左手。谩赢得伤今感旧。投阁先生惟寂寞，笑是非不了身前后。持此语，问乌有。

青山幸自重重秀。问新来萧萧木落，颇堪秋否？总被西风都瘦损，依旧千岩万岫。把万事无言搔首。翁比渠侬人谁好，是我常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一杯酒。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庄子·至乐》，注云：“瘤作柳声，转借字。”）

◎王莽时，刘歆、甄丰皆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后，欲绝其原，以神前事；而丰子寻、歆子棻复献之，莽诛丰父子，投棻四裔，辞所连及，便收不请。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汉书·扬雄传》）

水调歌头　赋傅岩叟悠然阁

岁岁有黄菊，千载一东篱。悠然政须两字，长笑退之诗。自古此山元有，何事当时才见，此意有谁知。君起更斟酒，我醉不须辞。

回首处，云正出，鸟倦飞。重来楼上，一句端的与君期。都把轩窗写遍，更使儿童诵得，《归去来兮辞》。万卷有时用，植杖且耘耔。

◎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晋书·羊祜传》）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念奴娇　赋傅岩叟香月堂两梅

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把断春消息。试将花品，细参今古人物。

看取香月堂前，岁寒相对，楚两龚之洁。自与诗家成一种，不系南昌仙籍。怕是当年，香山老子，姓白来江国。谪仙人字，太白还又名白。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汉书·两龚传》）

◎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寿春。居家常读书养性为事。至元始中，王莽颛政，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后人有见福于会稽者，变名姓为吴市门卒云。（《汉书·梅福传》）

又

余既为傅岩叟两梅赋词，傅君用席上有请云：“家有四古梅，今百年矣，未有以品题，乞援香月堂例。”欣然许之，且用前篇体制戏赋。

是谁调护，岁寒枝，都把苍苔封了。茅舍疏篱江上路，清夜月高山小。摸索应知，曹刘沈谢；何况霜天晓。芬芳一世，料君长被花恼。

惆怅立马行人，一枝最爱，竹外横斜好。我向东邻曾醉里，唤起诗家二老。拄杖而今，婆娑雪里，又识商山皓。请君置酒，看渠与我倾倒。

◎许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许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着亦可识。”（唐刘餗《隋唐嘉话》，按：许敬宗所称“何、刘、沈、谢”当指南朝之何逊、刘孝绰、沈约、谢朓言。此云“曹、刘”当为一时误记为曹植、刘桢也。）

满江红　和傅岩叟香月韵

半山佳句，最好是“吹香隔屋”。又还怪冰霜侧畔，蜂儿成簇。更把香来熏了月，却教影去斜侵竹。似神清骨冷住西湖，何由俗。

根老大，穿坤轴。枝夭袅，蟠龙斛。快酒兵长俊，诗坛高筑。一再人来风味恶，两三杯后花缘熟。记五更联句失弥明，龙衔烛。

◎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苍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宋王安石《金陵即事》，按：王安石号半山老人。）

◎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宋苏轼《题林逋诗后》）

◎道士倚墙睡，鼻息如雷鸣，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须，曙鼓动冬冬，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觉，日已上，惊顾，觅道士不见。……二子惊惋自责，若有失者。……尝闻有隐君子弥明，岂其人耶。（唐韩愈《石鼎联句》诗序）

◆暗香疏影，脱胎换骨。（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水调歌头

即席和金华杜仲高韵，并寿诸友，惟醻乃佳耳。

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杜陵有客，刚赋云外筑婆娑。须信功名儿辈，谁识年来心事，古井不生波。种种看余发，积雪就中多。

二三子，问丹桂，倩素娥。平生萤雪，男儿无奈五车何。看取长安得意，莫恨春风看尽，花柳自蹉跎。今夕且欢笑，明月镜新磨。

◎孟郊及第，有诗曰：“昔人龌龊不足嗟，今朝旷荡恩无涯。青春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一日之间，花即看尽，何其速也。果不达。（《唐诗纪事》）

浣溪沙　偕杜叔高吴子似宿山寺戏作

花向今朝粉面匀，柳因何事翠眉颦？东风吹雨细于尘。

自笑好山如好色，只今怀树更怀人。闲愁闲恨一番新。

又

歌串如珠个个匀，被花勾引笑和颦。向来惊动画梁尘。

莫倚笙歌多乐事，相看红紫又抛人。旧巢还有燕泥新。

◎何郎小妓歌喉好，严老呼为一串珠。（唐白居易《寄明州于驸马使君》）

又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

啼鸟有时能劝客，小桃无赖已撩人。梨花也作白头新。

◎范冉字史云，陈留内黄人也。桓帝时以冉为莱芜长。……所止单陋，有时绝粒。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后汉书·独行传》）

婆罗门引

别杜叔高。叔高长于《楚词》。

落花时节，杜鹃声里送君归。未消文字湘累，只怕蛟龙云雨，后会渺难期。更何人念我，老大伤悲？

已而已而。算此意，只君知。记取岐亭买酒，云洞题诗。争如不见，才相见便有别离时。千里月两地相思。

又　用韵别郭逢道

绿阴啼鸟，《阳关》未彻早催归。歌珠凄断累累。回首海山何处，千里共襟期。叹高山流水，弦断堪悲。

中心怅而。似风雨，落花知。更拟停云君去，细和陶诗。见君何日？待琼林宴罢醉归时。人争看宝马来思。

◎静言孔念，中心怅而。（晋陶渊明《荣木》）

◎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

◎琼林宴：即新举进士及第者之恩荣宴也。以在琼林苑中举行，故曰琼林宴。

又

用韵答傅先之，时傅宰龙泉归。

龙泉佳处，种花满县却东归。腰间玉若金累。须信功名富贵，长与少年期。怅高山流水，古调今悲。

卧龙暂而。算天上，有人知。最好五十学《易》，三百篇《诗》。男儿事业，看一日须有致君时。端的了休更寻思。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列子·汤问》）

◎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又　用韵答赵晋臣敷文

不堪鶗鴂，早教百草放春归。江头愁杀吾累。却觉君侯雅句，千载共心期。便留春甚乐，乐了须悲。

琼而素而。被花恼，只莺知。正要千钟角酒，五字裁诗。江东日暮，道绣斧人去未多时，还又要玉殿论思。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诗经·齐风·著》）

◎绣斧：宋代各路提点刑狱及转运、常平通称监司，提刑即汉代绣衣持斧使者。

◎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宋苏轼《次韵蒋颖叔》）

念奴娇　重九席上

龙山何处？记当年高会，重阳佳节。谁与老兵供一笑，落帽参军华发。莫倚忘怀，西风也解，点检尊前客。凄凉今古，眼中三两飞蝶。

须信采菊东篱，高情千载，只有陶彭泽。爱说琴中如得趣，弦上何劳声切。试把空杯，翁还肯道：何必杯中物。临风一笑，请翁同醉今夕。

◎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奕遂携酒就听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晋书·谢奕传》）

又　用韵答傅先之

君诗好处，似邹鲁儒家，还有奇节。下笔如神强押韵，遗恨都无毫发。炙手炎来，掉头冷去，无限长安客。丁宁黄菊，未消勾引蜂蝶。

天上绛阙清都，听君归去；我自癯山泽。人道君才刚百炼，美玉都成泥切。我爱风流，醉中倾倒，丘壑胸中物。一杯相属，莫孤风月今夕。

最高楼　客有败棋者，代赋梅

花知否：花一似何郎，又似沈东阳：瘦棱棱地天然白，冷清清地许多香。笑东君，还又向，北枝忙。

着一阵霎时间底雪，更一个缺些儿底月。山下路，水边墙。风流怕有人知处，影儿守定竹旁厢。且饶他，桃李趁，少年场。

◎何郎：谓何晏。

◎沈东阳：指沈约。

◎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白孔六帖》）

又　用韵答赵晋臣敷文

花好处，不趁绿衣郎，缟袂立斜阳。面皮儿上因谁白，骨头儿里几多香？尽饶他，心似铁，也须忙。

甚唤得雪来白倒雪，更唤得月来香杀月。谁立马，更窥墙？将军止渴山南畔，相公调鼎殿东厢。忒高才，经济地，战争场。

归朝欢　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

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野烟荒草路。先生拄杖来看汝。倚苍苔，摩挲试问：千古几风雨？

长被儿童敲火苦，时有牛羊磨角去。霍然千丈翠岩屏，锵然一滴甘泉乳。结亭三四五。会相暖热携歌舞。细思量：古来寒士，不遇有时遇。

◎牧儿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唐韩愈《石鼓歌》）

◆慰人穷愁，坚人壮志。（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鹊桥仙　席上和赵晋臣敷文

少年风月，少年歌舞，老去方知堪羡。叹折腰五斗赋《归来》，问走了羊肠几遍？

高车驷马，金章紫绶，传语渠侬稳便。问东湖带得几多春，且看凌云笔健。

◎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宋书·陶潜传》）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唐杜甫《戏为六绝》）

上西平　送杜叔高

恨如新，新恨了，又重新。看天上多少浮云？江南好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夜来风雨，春归似欲留人。

尊如海，人如玉，诗如锦，笔如神。更能几字尽殷勤。江天日暮，何时重与细论文？绿杨阴里，听《阳关》门掩黄昏。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唐杜甫《春日忆李白》）

锦帐春　席上和杜叔高韵

春色难留，酒杯常浅。更旧恨新愁相间。五更风，千里梦，看飞红几片，这般庭院。

几许风流，几般娇懒。问相见何如不见？燕飞忙，莺语乱，恨重帘不卷，翠屏平远。

◆此词以“旧恨新愁”四字总绾全篇。绝好之春光庭院，而眼前只见几片飞红，况昔梦随风，何堪追忆，旧恨与新愁并写。下阕一重帘幕，如隔蓬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则由旧恨而动新愁矣。稼轩伤春、怨别之词，大都有感而发。光绪间王鹏运校刊《稼轩词》十二卷，列之《四印斋集》中，题其后云：“层楼风雨黯伤春，烟柳斜阳独怆神。多少江湖忧乐意，漫呼青兕作词人。”稼轩于千载后，得词苑知音矣。（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武陵春　春兴

桃李风前多妩媚，杨柳更温柔。唤取笙歌烂漫游，且莫管闲愁。

好趁晴时连夜赏，雨便一春休。草草杯盘不要收，才晓又扶头。

又

走去走来三百里，五日以为期。六日归时已是疑，应是望多时。

鞭个马儿归去也，心急马行迟。不免相烦喜鹊儿，先报那人知。

◎五日为期，六日不詹。（《诗经·小雅·采绿》）

浣溪沙　别杜叔高

这里裁诗话别离，那边应是望归期。人言心急马行迟。

去雁无凭传锦字，春泥抵死污人衣。海棠过了有荼蘼。

玉蝴蝶　追别杜叔高

古道行人来去，香红满树，风雨残花。望断青山，高处都被云遮。客重来风流觞咏，春已去光景桑麻。苦无多：一条垂柳，两个啼鸦。

人家：疏疏翠竹，阴阴绿树，浅浅寒沙。醉兀篮舆，夜来豪饮太狂些。到如今都齐醒却，只依旧无奈愁何。试听呵：寒食近也，且住为佳。

◎风日有情无处着，初回光景到桑麻。（宋王安石《出郊》）

又　叔高书来戒酒，用韵

贵贱偶然浑似：随风帘幌，篱落飞花。空使儿曹，马上羞面频遮。向空江谁捐玉珮，寄离恨应折疏麻。暮云多。佳人何处？数尽归鸦。

侬家：生涯蜡屐，功名破甑，交友抟沙。往日曾论，渊明似胜卧龙些。算从来人生行乐，休更说日饮亡何。快斟呵；裁诗未稳；得酒良佳。

◎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南史·范缜传》）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九歌·大司命》）

◎功名一破甑，弃置何用顾。（宋苏轼《游径山》）

玉楼春　效白乐天体

少年才把笙歌盏，夏日非长秋夜短。因他老病不相饶，把好心情都做懒。

故人别后书来劝：乍可停杯强吃饭。云何相见酒边时，却道达人须饮满？

又　用韵答叶仲洽

狂歌击碎村醪醆，欲舞还怜衫袖短。心如溪上钓矶闲，身似道旁官堠懒。

山中有酒提壶劝，好语怜君堪鲊饭。至今有句落人间，渭水秋风黄叶满。谚云：馋如鹞子，懒如堠子。

◎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古谚）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

又　用韵答吴子似县尉

君如九酝台黏𩠖，我似茅柴风味短。几时秋水美人来，长恐扁舟乘兴懒。

高怀自饮无人劝，马有青刍奴白饭。向来珠履玉簪人，颇觉斗量车载满。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酝。（《西京杂记》）

◎茅柴：《酒史》谓恶酒曰茅柴。

◎赵咨使魏，文帝善之，……曰："吴如大夫者几人？"咨曰："聪明特达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三国志·吴志》）

感皇恩

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

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今朝梅雨霁，青天好。

一壑一丘，轻衫短帽。白发多时故人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汉书·扬雄传》）

贺新郎　题傅君用山园

曾与东山约，为鯈鱼从容分得，清泉一勺。堪笑高人读书处，多少松窗竹阁。甚长被游人占却。万卷何言达时用，士方穷早去声与人同乐。新种得，几花药。

山头怪石蹲秋鹗。俯人间尘埃野马，孤撑高攫。拄杖危亭扶未到，已觉云生两脚。更换却朝来毛发。此地千年曾物化，莫呼猿且自多招鹤。吾亦有，一丘壑。

◎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秋水》）

又

用韵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余谓当筑陂于其前。

拄杖重来约。对东风洞庭张乐，满空《箫》《勺》。巨海拔犀头角出，来向此山高阁。尚依旧争前又却。老我伤怀登临际，问何方可以平哀乐？唯是酒，万金药。

劝君且作横空鹗。便休论人间腥腐，纷纷乌攫。九万里风斯在下，翻覆云头雨脚。快直上昆仑濯发。好卧长虹陂十里，是谁言听取双黄鹤。推翠影，浸云壑。

◎行乐交逆，《箫》《勺》群慝。（《汉书·礼乐志》载《安世房中歌》，注：“《箫》，舜乐也。《勺》，周乐也。”）

◎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方进为相，……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费而无水忧，遂奏罢之。……王莽时常枯旱，郡中追怨方进，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云者？两黄鹄。”（《汉书·翟方进传》，按：鹄即鹤。）

又

韩仲止判院山中见访，席上用前韵。

听我三章约：用《世说》语。有谈功谈名者舞，谈经深酌。作赋相如亲涤器，识字子云投阁。算枉把精神费却。此会不如公荣者，莫呼来政尔妨人乐。医俗士，苦无药。

当年众鸟看孤鹗。意飘然横空直把，曹吞刘攫。老我山中谁来伴？须信穷愁有脚。似剪尽还生僧发。自断此生天休问，倩何人说与乘轩鹤。吾有志，在丘壑。

◎魏长齐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世说新语·排调》）

◎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唐杜甫《醉时歌》）

◎王戎弱冠诣阮籍，时刘公荣在坐，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刘公荣者无预焉。”二人交觞酬酢，公荣遂不得一杯，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或有问之者，阮答曰：“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唯公荣可不与饮酒。”（《世说新语·简傲》）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唯善鲁国孔融。融上书荐之曰：“……挚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后汉书·祢衡传》，按：“把曹吞刘攫”当指其辱骂曹操及侮慢刘表事。）

◎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左传》闵公二年）

生查子　简吴子似县尉

高人千丈崖，太古储冰雪。六月火云时，一见森毛发。

俗人如盗泉，照影都昏浊。高处挂吾瓢，不饮吾宁渴。

◎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尸子》）

夜游宫　苦俗客

几个相知可喜，才厮见说山说水。颠倒烂熟只这是。怎奈向，一回说，一回美。

有个尖新底，说底话非名即利。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

◎许由字武仲，尧致天下而让焉，由以为污，乃临池洗耳。（《高士传》）

行香子　山居客至

白露园蔬，碧水溪鱼，笑先生钓罢还锄。小窗高卧，风展残书。看《北山移》，《盘谷序》，《辋川图》。

白饭青刍，赤脚长须。客来时酒尽重沽。听风听雨，吾爱吾庐。笑本无心，刚自瘦，此君疏。

◎盘谷序：唐李愿归隐盘谷，韩愈作《送李愿归盘谷序》以赠之。

◎辋川图：辋川为王维所居地，自为图。《唐朝名画录》：“王维画《辋川图》，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品令

族姑庆八十，来索俳语。

更休说，便是个住世观音菩萨；甚今年容貌八十岁，见底道才十八。

莫献寿星香烛，莫祝灵椿龟鹤。只消得把笔轻轻去，十字上添一撇。

感皇恩　庆姉母王恭人七十

七十古来稀，未为稀有。须是荣华更长久。满床靴笏，罗列儿孙新妇。精神浑似个，西王母。

遥想画堂，两行红袖。妙舞清歌拥前后。大男小女，逐个出来为寿。一个一百岁，一杯酒。

雨中花慢

登新楼，有怀赵昌甫、徐斯远、韩仲止、吴子似、杨民瞻。

旧雨常来，今雨不来，佳人偃蹇谁留？幸山中芋栗，今岁全收。贫贱交情落落，古今吾道悠悠。怪新来却见：文《反离骚》，诗《发秦州》。

功名只道，无之不乐；那知有更堪忧！怎奈向儿曹抵死，唤不回头！石卧山前认虎，蚁喧床下闻牛。为谁西望，凭栏一饷，却下层楼。

◎秋，杜子卧病长安旅次，多雨生鱼，青苔及榻，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唐杜甫《秋述》）

◎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唐杜甫《南邻》）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唐杜甫《发秦州》）

◎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汉书·扬雄传》）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史记·李将军列传》）

◎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世说新语·纰漏》）

又

吴子似见和，再用韵为别。

马上三年，醉帽吟鞭，锦囊诗卷长留。怅溪山旧管，风月新收。明便关河杳杳，去应日月悠悠。笑千篇索价，未抵蒲桃，五斗凉州。

停云老子，有酒盈尊，琴书端可销忧。浑未解倾身一饱，淅米矛头。心似伤弓塞雁，身如喘月吴牛。晓天凉夜，月明谁伴，吹笛南楼？

◎旧管新收几妆镜，流行坎止一虚舟。（宋黄庭坚《赠李辅圣》，任渊注云：“‘旧管’‘新收’本吏文书中语，山谷取用，所谓以俗为雅也。”）

◎中常侍张让专朝政，孟他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晋陶渊明《饮酒》）

◎桓玄时与恺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语，……复作危语。玄曰：“矛头淅米剑头炊。”仲堪曰：“百岁老翁攀枯枝。”（《晋书·顾恺之传》）

◎雁从东方来，更羸以虚发而下之。……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也。闻弦者，音烈而高飞，故疮陨也。（《战国策·楚策四》）

◎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世说新语·言语》）

浪淘沙　送吴子似县尉

金玉旧情怀，风月追陪，扁舟千里兴佳哉。不似子猷行半路，却棹船回。

来岁菊花开，记我清杯。西风雁过瑱山台。把似倩他书不到，好与同来。

江神子

别吴子似，末章寄潘德久。

看君人物汉西都。过吾庐，笑谈初，便说“公卿，元自要通儒”。一自梅花开了后，长怕说，赋归欤。

而今别恨满江湖，怎消除？算何如：杖屦当时，闻早放教疏？今代故交新贵后，浑不寄，数行书。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

行香子　博山戏呈赵昌甫、韩仲止

少日尝闻："富不如贫。贵不如贱者长存。"由来至乐，总属闲人。且饮瓢泉，弄秋水，看停云。

岁晚情亲，老语弥真。记前时劝我殷勤："都休殢酒，也莫论文。把《相牛经》，种鱼法，教儿孙。"

鹧鸪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𬮿，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娖”同“龊”，意为整理。

◎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稼轩《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哀而壮，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哨遍

赵昌父之祖季思学士，退居郑圃，有亭名鱼计，宇文叔通为作古赋。今昌父之弟成父，于所居凿池筑亭，榜以旧名，昌父为成父作诗，属余赋词，余为赋《哨遍》。庄周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其义美矣；然上文论虱托于豕而得焚，羊肉为蚁所慕而致残，下文将并结二义，乃独置豕虱不言，而遽论鱼，其义无所从起；又间于羊蚁两句之间，使羊蚁之义离不相属，何耶？其必有深意存焉，顾后人未之晓耳。或言蚁得水而死，羊得水而病，鱼得水而活；此最穿凿，不成义趣。余尝反复寻绎，终未能得；意世必有能读此书而了其义者，他日倘见之而问焉。姑先识余疑于此词云尔。

池上主人，人适忘鱼，鱼适还忘水。洋洋乎，翠藻青萍里。想鱼兮无便于此。尝试思：庄周正谈两事，一明豕虱一羊蚁。说蚁慕于膻，于蚁弃知；又说于羊弃意。甚虱焚于豕独忘之，却骤说于鱼为得计？千古遗文，我不知言，以我非子。

噫。子固非鱼，鱼之为计子焉知。河水深且广，风涛万顷堪依。有网罟如云，鹈鹕成阵，过而留泣计应非。其外海茫茫，下有龙伯，饥时一啖千里。更任公五十犗为饵，使海上人人厌腥味。似鹍鹏变化能几。东游入海此计，直以命为嬉。古来谬算狂图，五鼎烹死，指为平地。嗟鱼欲事远游时，请三思而行可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娄者。……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隈，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己与豕俱焦也。……卷娄者舜也。羊肉

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是以神人恶众至，……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庄子·徐无鬼》）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秋水》）

◎鱼不畏网而畏鹈鹕。（《庄子·外物》）

◎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列子·汤问》）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錎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庄子·外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逍遥游》）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汉书·主父偃传》）

◆逸趾方外，纵在矩中。远而望之，隺焉若沮崩崖；就而察之，一字不可移。（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新荷叶　再题傅岩叟悠然阁

种豆南山，零落一顷为萁。岁晚渊明，也吟草盛苗稀。风流划地，向尊前采菊题诗。悠然忽见，此山正绕东篱。

千载襟期，高情想象当时。小阁横空，朝来翠扑人衣。是中真趣，问骋怀游目谁知。无心出岫，白云一片孤飞。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晋陶渊明《归田园居》）

◎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晋王羲之《兰亭序》）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晋陶渊明《归去来辞》）

又

赵茂嘉赵晋臣和韵，见约初秋访悠然，再用韵。

物盛还衰，眼看春叶秋萁。贵贱交情，翟公门外人稀。酒酣耳热，又何须幽愤裁诗。茂林修竹，小园曲迳疏篱。

秋以为期，西风黄菊开时。拄杖敲门，任他颠倒裳衣。去年堪笑，醉题诗醒后方知。而今东望，心随去鸟先飞。

◎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淮南子·道应训》）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之蚩蚩》）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诗经·齐风·东方未明》）

婆罗门引

赵晋臣敷文张灯甚盛，索赋，偶忆旧游，末章因及之。

落星万点，一天宝焰下层霄。人间叠作仙鳌。最爱金莲侧畔，红粉袅花梢。更鸣鼍击鼓，喷玉吹箫。

曲江画桥，记花月，可怜宵。想见闲愁未了，宿酒才消。东风摇荡，似杨柳十五女儿腰。人共柳那个无聊？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

卜算子　用《庄》语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与之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

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庄子·应帝王》）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庄子·天道》）

◎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庄子·山木》）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讎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庄子·达生》）

又　漫兴三首

夜雨醉瓜庐，春水行秧马。点检田间快活人，未有如翁者。

扫秃兔毫锥，磨透铜台瓦。谁伴扬雄作《解嘲》，乌有先生也。

又

珠玉作泥沙，山谷量牛马。试上累累丘垅看，谁是强梁者？

水浸浅深檐，山压高低瓦。山水朝来笑问人：“翁早归来也？”

又

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

芸草去陈根，笕竹添新瓦。万一朝家举力田，舍我其谁也。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元狩二年，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史记·李将军列传》）

◎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又

用韵答赵晋臣敷文，赵有真得归、方是闲二堂。

百郡怯登车，千里输流马。乞得胶胶扰扰身，却笑区区者。

野水玉鸣渠，急雨珠跳瓦。一榻清风方是闲，真得归来也。

又

万里籋浮云，一喷空凡马。叹息曹瞒《老骥》诗，伏枥如公者。

山鸟哢窥檐，野鼠饥翻瓦。老我痴顽合住山，此地菟裘也。

◎太乙况，天马下。……籋浮云，晻上驰。（《汉书·礼乐志·郊祀歌》）

◎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战国策·楚策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汉曹操《龟虽寿》）

定风波　赋杜鹃花

百紫千红过了春，杜鹃声苦不堪闻。却解啼教春小住，风雨，空出招得海棠魂。

恰似蜀宫当日女，无数，猩猩血染赭罗巾。毕竟花开谁作主？记取：大都花属惜花人。

又　再用韵和赵晋臣敷文

野草闲花不当春，杜鹃却是旧知闻。谩道不如归去住，梅雨，石榴花又是离魂。

前殿群臣深殿女，赭袍一点万红巾。莫问兴亡今几主，听取，花前毛羽已羞人。

粉蝶儿　和赵晋臣敷文赋落梅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雅淡宜人，绝非红紫队中物。（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生查子　和赵晋臣敷文春雪

漫天春雪来，才抵梅花半。最爱雪边人，《楚些》裁成乱。

雪儿偏解歌，只要金杯满。谁道雪天寒？翠袖阑干暖。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彧延接。马有诗赠韩，意在征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盛德好将银笔述，丽词堪与雪儿歌。”他日彧问以银笔、雪儿之事，韩曰：“……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

菩萨蛮

赵晋臣席上。时张菩提叶灯，赵茂嘉扶病携歌者。

看灯元是菩提叶，依然会说菩提法。法似一灯明，须臾千万灯。

灯边花更满，谁把空花散。说与病维摩：而今天女歌。

水调歌头

题赵晋臣敷文真得归、方是闲二堂。

十里深窈窕，万瓦碧参差。青山屋上，流水屋下绿横溪。真得归来笑语，方是闲中风月，剩费酒边诗。点检笙歌了，琴罢更围棋。

王家竹，陶家柳，谢家池。知君勋业未了，不是枕流时。莫向痴儿说梦，且作山人索价，颇怪鹤书迟。一事定嗔我，已办《北山移》。

念奴娇

赵晋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赋词，属余和韵。

看公风骨，似长松磊落，多生奇节。世上儿曹都蓄缩，冻芋旁堆秋瓞。结屋溪头，境随人胜，不是江山别。紫云如阵，妙歌争唱新阕。

尊酒一笑相逢，与公臭味，菊茂兰须悦。天上四时调玉烛，万事宜询黄发。看取东归，周家叔父，手把元龟说。祝公长似，十分今夜明月。

◎目（温）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礧砢多节，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晋书·庾敳传》）

◎四时和谓之玉烛。（《尔雅·释天》）

◎看取三句：周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东征，作《大诰》，中有云：“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元龟”即“大宝龟”，《尚书》各篇屡见。

喜迁莺

谢赵晋臣敷文赋芙蓉词见寿，用韵为谢。

暑风凉月，爱亭亭无数，绿衣持节。掩冉如羞，参差似妒，拥出芙渠花发。步衬潘娘堪恨，貌比六郎谁洁？添白鹭，晚晴时公子，佳人并列。

休说，搴木末；当日灵均，恨与君王别。心阻媒劳，交疏怨极，恩不甚兮轻绝。千古《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都休问；但千杯快饮，露荷翻叶。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宋周敦颐《爱莲说》）

◎掩冉：和柔貌。

◎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东昏侯纪》）

◎白鹭忽来，似风标之公子。（唐杜牧《晚晴赋》）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楚辞·九歌·湘君》）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楚辞·离骚》）

◎露荷句：荷叶喻酒杯。露荷翻叶谓一饮倾杯。

洞仙歌

赵晋臣和李能伯韵，属余同和。赵以兄弟皆有职名为宠，词中颇叙其盛，故末章有“裂土分茅”之句。

旧交贫贱，太半成新贵。冠盖门前几行李。看匆匆西笑，争出山来，凭谁问：小草何如远志？

悠悠今古事，得丧乘除，暮四朝三又何异。任掀天事业，冠古文章，有几个笙歌晚岁。况满屋貂蝉未为荣，记裂土分茅，是公家世。

◎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如闻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辑本汉桓谭《新论·祛蔽》）

◎谢公（安）始有东山之志，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世说新语·排调》）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庄子·齐物论》）

江神子　和李能伯韵呈赵晋臣

五云高处望西清，玉阶升，棣华荣。筑屋溪头，楼观画难成。长夜笙歌还起问：谁放月，又西沉？

家传《鸿宝》旧知名。看长生，奉严宸。且把风流，水北画耆英。咫尺西风诗酒社，石鼎句，要弥明。

◎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汉书·刘向传》）

◎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自衡山来，旧与刘师服进士衡湘中相识。……有校书郎侯喜新有能诗声，夜与刘说诗，弥明在其侧，……指炉中石鼎谓喜曰："子云能诗，能与我赋此乎？"刘往见衡湘间人说，云年九十馀矣，……不知其有文也；闻此说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次传于喜，喜踊跃即缀其下云云。……刘与侯皆已赋十馀韵，弥明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夜尽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续，因起谢曰："尊师非世人也，某伏矣，愿为弟子，不敢更论诗。"（唐韩愈《石鼎联句》诗序）

西江月　和晋臣登悠然阁

一柱中擎远碧，两峰旁耸高寒。横陈削就短长山，莫把一分增减。

我望云烟目断，人言风景天悭。被公诗笔尽追还，更上层楼一览。

破阵子　赵晋臣敷文幼女县主觅词

菩萨丛中惠眼，《硕人》诗里蛾眉。天上人间真福相，画就描成好靥儿。行时娇更迟。

劝酒偏他最劣，笑时犹有些痴。更着十年君看取，两国夫人更是谁。殷勤秋水词。

◎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卫风·硕人》）

西江月　和赵晋臣敷文赋秋水瀑泉

八万四千偈后，更谁妙语披襟？纫兰结佩有同心，唤取诗翁来饮。

镂玉裁冰着句，高山流水知音。胸中不受一尘侵，却怕灵均独醒。

◎东坡游庐山，至东林寺，作二偈，其一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山谷云：“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冷斋夜话》“东坡庐山偈”条）

太常引

寿赵晋臣敷文。彭溪，晋臣所居。

论公耆德旧宗英。吴季子，百馀龄，奉使老于行，更看舞听歌最精。

须同卫武，九十入相，菉竹自青青。富贵出长生，记门外清溪姓彭。

◎王馀祭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史记·吴太伯世家》）

又　赋十四弦

仙机似欲织纤罗，仿佛度金梭。无奈玉纤何。却弹作清商恨多。

朱帘影里，如花半面，绝胜隔帘歌。世路苦风波。且痛饮《公无渡河》。

◎霍里子高晨起刺船而棹，有一白首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呼止之，不及，遂堕河水死，于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无渡河》之歌，声甚凄怆。曲终，自投河而死。（《古今注》）

满江红　呈赵晋臣敷文

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还又要万间寒士，眼前突兀。一舸归来轻似叶，两翁相对清如鹄。道如今吾亦爱吾庐，多松菊。

人道是，荒年谷；还又似，丰年玉。甚等闲却为，鲈鱼归速？野鹤溪边留杖屦，行人墙外听丝竹。问近来风月几篇诗？三千轴。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想见茅檐照水开，两翁相对清如鹄。（宋苏轼《题别子由诗后》）

◎世称庾文康（亮）为丰年玉，稚恭（翼）为荒年谷。庾家论云是文康称恭为荒年谷，庾长仁（统）为丰年玉。（《世说新语·赏誉》）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宋欧阳修《寄王介甫》）

又　游清风峡，和赵晋臣敷文韵

两峡崭岩，问谁占清风旧筑？更满眼云来鸟去，涧红山绿。世上无人供笑傲，门前有客休迎肃。怕凄凉无物伴君时，多栽竹。

风采妙，凝冰玉。诗句好，馀膏馥。叹只今人物，一夔应足。人似秋鸿无定住，事如飞弹须圆熟。笑君侯陪酒又陪歌，《阳春曲》。

◎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新唐书·杜甫传赞》）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对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如夔者一而足矣。使为乐正。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

鹧鸪天　和赵晋臣敷文韵

绿鬓都无白发侵，醉时拈笔越精神。爱将芜语追前事，更把梅花比那人。

回急雪，遏行云。近时歌舞旧时情。君侯要识谁轻重，看取金杯几许深。

又　祝良显家牡丹一本百朵

占断雕栏只一株，春风费尽几工夫。天香夜染衣犹湿，国色朝酣酒未苏。

娇欲语，巧相扶。不妨老干自扶疏。恰如翠幕高堂上，来看红衫《百子图》。

◎会春暮，内殿赏牡丹花，上（文宗）颇好诗，因问（程）修己曰：“今京邑传唱牡丹花诗，谁为首出？”对曰：“臣尝闻公卿间多吟赏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上笑谓贤妃曰：“妆镜台前宜饮以一紫金盏酒，则正封之诗见矣。”（唐李浚《松窗杂录》）

又

赋牡丹。主人以谤花，索赋解嘲。

翠盖牙签几百株，杨家姊妹夜游初。五花结队香如雾，一朵倾城醉未苏。

闲小立，困相扶，夜来风雨有情无？愁红惨绿今宵看，却似吴宫教阵图。

又　再赋

浓紫深黄一画图，中间更有玉盘盂。先裁翡翠装成盖，更点胭脂染透酥。

香潋滟，锦模糊。主人长得醉工夫。莫携弄玉栏边去，羞得花枝一朵无。

又　再赋牡丹

去岁君家把酒杯，雪中曾见牡丹开。而今纨扇熏风里，又见疏枝月下梅。

欢几许，醉方回。明朝归路有人催。低声待向他家道：“带得歌声满耳来。”

◆上片雪中牡丹，纨扇疏梅，皆指歌女，否则末句“带得歌声满耳来”便无着落。（吴世昌《词林新话》）

菩萨蛮　题云岩

游人占却岩中屋，白云只在檐头宿。啼鸟苦相催，夜深归去来。

松篁通一径，噤嘇山花冷。今古几千年，西乡小有天。

◎大天之内有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青虚之天。（《茅君内传》）

又　重到云岩，戏徐斯远

君家玉雪花如屋，未应山下成三宿。啼鸟几曾催？西风犹未来。

山房连石径，云卧衣裳冷。倩得李延年，清歌送上天。

行香子　云岩道中

云岫如簪，野涨挼蓝。向春阑绿醒红酣。青裙缟袂，两两三三。把曲生禅，玉版局，一时参。

拄杖弯环。过眼嵌岩。岸轻乌白发鬖鬖。他年来种，万桂千杉。听小绵蛮，新格磔，旧呢喃。

◎东坡又尝要刘器之同参玉版和尚，至廉泉寺，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殊胜，问此笋何名，东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师善说法，要能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戏。（《冷斋夜话》“东坡戏作偈语”条）

◎绵蛮黄鸟，止于丘隅。（《诗经·小雅·绵蛮》）

洞仙歌

浮石山庄，余友月湖道人何同叔之别墅也。山类罗浮，故以名。同叔尝作《游山次序榜》示余，且索词，为赋《洞仙歌》以遗之。同叔顷游罗浮，遇一老人，庞眉幅巾，语同叔云："当有晚年之契。"盖仙云。

松关桂岭，望青葱无路。费尽银钩榜佳处。怅空山岁晚，窈窕谁来，须着我，醉卧石楼风雨。

仙人琼海上，握手当年，笑许君携半山去。劖叠嶂卷飞泉，洞府凄凉，又却怪先生多取。怕夜半罗浮有时还，好长把云烟，再三遮住。

千年调

开山径得石壁，因名曰苍壁。事出望外，意天之所赐邪，喜而赋。

左手把青霓，右手挟明月。吾使丰隆前导，叫开阊阖。周游上下，径入寥天一。览玄圃，万斛泉，千丈石。

钧天广乐，燕我瑶之席。帝饮予觞甚乐，赐汝苍壁。嶙峋突兀，正在一丘壑。余马怀，仆夫悲，下恍惚。

◎吾令丰隆乘云兮。（《楚辞·离骚》，注：“丰隆云师，一曰雷师。”）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楚辞·离骚》，注：“阊阖，天门也。”）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楚辞·离骚》）

◎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庄子·大宗师》），按：寥天一谓天之空虚至一者。）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楚辞·离骚》，注云：“县圃神山，在昆仑之上。”）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史记·赵世家》）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楚辞·九歌·东皇太一》）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楚辞·离骚》）

◆古色苍苍然。（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临江仙

苍壁初开，传闻过实，客有来观者，意其如积翠、清风、岩石、玲珑之胜，既见之，乃独为是突兀而止也，大笑而去。主人戏下一转语，为苍壁解嘲。

莫笑吾家苍壁小，棱层势欲摩空。相知惟有主人翁。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

天作高山谁得料，解嘲试倩扬雄。君看当日仲尼穷，从人贤子贡，自欲学周公。

贺新郎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唐李白《秋浦歌》）

◎张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常叹曰：“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南史·张融传》）

◆此词稼轩自拟彭泽诗意，然彭泽一爵酣如，二爵訚訚，如此则“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矣。（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又　再用前韵

鸟倦飞还矣。笑渊明缾中储粟，有无能几。莲社高人留翁语，我醉宁论许事。试沽酒重斟翁喜。一见萧然音韵古，想东篱醉卧参差是。千载下，竟谁似。

元龙百尺高楼里，把新诗殷勤问我，停云情味。北夏门高从拉攞，何事须人料理。翁曾道“繁华朝起”。尘土人言宁可用，顾青山与我何如耳。歌且和，楚狂子。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晋陶渊明《归去来辞》序）

◎任恺既失权势，不复自检括，或谓和峤曰：“卿何以坐视元裒败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门，拉攞自欲坏，非一木所能支。”（《世说新语·任诞》）

◎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晋陶渊明《荣木》）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柳梢青

辛酉生日前两日，梦一道士话长年之术，梦中痛以理折之，觉而赋八难之辞。

莫炼丹难。黄河可塞，金可成难。休辟谷难。吸风饮露，长忍饥难。

劝君莫远游难。何处有西王母难。休采药难。人沉下土，我上天难。

◎辟谷：道家谓神仙以辟谷为下，然却粒则无滓浊，无滓浊则不漏，由此亦可入道。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庄子·逍遥游》）

江神子　侍者请先生赋词自寿

两轮屋角走如梭，太忙些，怎禁他。拟倩何人，天上劝羲娥：何似从容来少住，倾美酒，听高歌。

人生今古不消磨，积教多，似尘沙。未必坚牢，划地事堪嗟。莫道长生学不得，学得后，待如何！

◎羲娥：日神羲和，月神嫦娥。

临江仙　壬戌岁生日书怀

六十三年无限事，从头悔恨难追。已知六十二年非。只应今日是，后日又寻思。

少是多非惟有酒，何须过后方知。从今休似去年时：病中留客饮，醉里和人诗。

又

醉帽吟鞭花不住，却招花共商量。人生何必醉为乡。从教斟酒浅，休更和诗忙。

一斗百篇风月地，饶他老子当行。从今三万六千场。青青头上发，还作柳丝长。

又　簪花屡堕，戏作

鼓子花开春烂熳，荒园无限思量。今朝拄杖过西乡。急呼桃叶渡，为看牡丹忙。

不管昨宵风雨横，依然红紫成行。白头陪奉少年场。一枝簪不住，推道帽檐长。

水龙吟　别傅倅先之。时傅有召命

只愁风雨重阳，思君不见令人老。行期定否？征车几辆，去程多少？有客书来，长安却早，传闻追诏。问归来何日？君家旧事，直须待，为霖了。

从此兰生蕙长，吾谁与玩兹芳草？自怜拙者，功名相避，去如飞鸟。只有良朋，东阡西陌，安排似巧。到如今巧处，依前又拙，把平生笑。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古诗十九首》）

◎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楚辞·九章·思美人》）

又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世说新语·品藻》）

◎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世说新语·排调》）

鹧鸪天　和傅先之提举赋雪

泉上长吟我独清，喜君来共雪争明。已惊并水鸥无色，更怪行沙蟹有声。

添爽气，动雄情。奇因六出忆陈平。却嫌鸟雀投林去，触破当楼云母屏。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其状磊落，一坐叹赏。（《世说新语·豪爽》）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高帝南过曲逆，……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史记·陈丞相世家》，按：此因雪花六出而联想及六出奇计之陈平也。）

贺新郎

严和之好古博雅，以严本庄姓，取蒙庄、子陵四事：曰濮上、曰濠梁、曰齐泽、曰严濑，为四图，属余赋词。余谓蜀君平之高，扬子云所谓“虽隋和何以加诸”者，班孟坚独取子云所称述为王贡诸传《序引》，不敢以其姓名列诸传，尊之也。故余以谓和之当并图君平像，置之四图之间，庶几严氏之高节备焉。作《乳燕飞》词使歌之。

濮上看垂钓。更风流羊裘泽畔，精神孤矫。楚汉黄金公卿印，比着鱼竿谁小？但过眼才堪一笑。惠子焉知濠梁乐，望桐江千丈高台好。烟雨外，几鱼鸟。

古来如许高人少。细平章两翁似与，巢由同调。已被尧知方洗耳，毕竟尘污人了。要名字人间如扫。我爱蜀庄沉冥者，解门前不使征车到。君为我，画三老。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庄子·秋水》）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之不到。（《后汉书·逸民传》）

◎蜀庄沉冥，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

其操，虽隋和何以加诸。（《扬子法言·问明》）

南乡子

送赵国宜赴高安户曹。赵乃茂嘉郎中之子。茂嘉尝为高安幕官，题诗甚多。

日日老莱衣，更解风流蜡凤嬉。膝上放教文度去，须知：要使人看玉树枝。

剩记乃翁诗，绿水红莲觅旧题。归骑春衫花满路，相期：来岁流觞曲水时。

◎老莱子至孝，年七十，着五色斑斓衣，弄雏乌于亲侧。（《孝子传》）

◎僧虔，僧绰弟也。父昙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僧绰采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打坏，亦复不惜。……或云僧虔采烛珠为凤皇，弘称其长者云。（《南史·王僧虔传》）

◎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时桓为儿求王女，王许咨蓝田。既还，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着膝上。（《世说新语·方正》，按：晋王坦之字文度，蓝田谓其父王述。）

◎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世说新语·言语》）

永遇乐　赋梅雪

怪底寒梅，一枝雪里，直恁愁绝。问讯无言，依稀似妒，天上飞英白。江山一夜，琼瑶万顷，此段如何妒得。细看来风流添得，自家越样标格。

晚来楼上，对花临镜，学作半妆宫额。着意争妍，那知却有，人妒花颜色。无情休问，许多般事，且自访梅踏雪。待行过溪桥夜半，更邀素月。

◎元帝徐妃讳昭佩，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去。（《南史·梁元帝徐妃传》）

贺新郎

别茂嘉十二弟。鹈鴂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定姜者，卫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妇无子，定姜归其妇，自送之，至于野。乃赋诗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不及，涕泣如雨。"（《列女传》）

◎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久之，……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史记·荆轲传》）

◆尽集许多怨事，太白《拟恨赋》手段。慧于骨髓。（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别集》）

◆（上片）北都旧恨。（下片）南渡新恨。（清周济《宋四家词

选》）

◆稼轩词，自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清王国维《人间词话》）

永遇乐　戏赋辛字，送茂嘉十二弟赴调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

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比着儿曹，累累却有，金印光垂组。付君此事，从今直上，休忆对床风雨。但赢得靴纹绉面，记余戏语。

◎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新唐书·段秀实颜真卿传》）

西江月　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

感皇恩　寿铅山陈丞及之

富贵不须论，公应自有；且把新词祝公寿。当年仙桂，父子同攀希有。人言金殿上，他年又。

冠冕在前，周公拜手，同日催班鲁公后。此时人羡，绿鬓朱颜依旧。亲朋来贺喜，休辞酒。

丑奴儿　和铅山陈簿韵二首

鹅湖山下长亭路，明月临关。明月临关，几阵西风落叶干。

新词谁解裁冰雪，笔墨生寒。笔墨生寒，会说离愁千万般。

又

年年索尽梅花笑，疏影黄昏。疏影黄昏，香满东风月一痕。

清诗冷落无人寄，雪艳冰魂。雪艳冰魂，浮玉溪头烟树村。

临江仙　戏为期思詹老寿

手种门前乌桕树，而今千尺苍苍。田园只是旧耕桑。杯盘风月夜，箫鼓子孙忙。

七十五年无事客，不妨两鬓如霜。绿窗划地调红妆。更从今日醉，三万六千场。

◆未尝不以百岁为祝，然不堕谄谀者，笔力高也。（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玉楼春

有自九江以石中作观音像持送者，因以词赋之。

琵琶亭畔多芳草，时对香炉峰一笑。偶然重傍玉溪东，不是白头谁觉老。

补陀大士神通妙，影入石头光了了。肯来持献可无言，长似慈悲颜色好。

鹊桥仙　赠鹭鸶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鰕跳鳅舞。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河渎神　女城祠，效《花间》体

芳草绿萋萋，断肠绝浦相思。山头人望翠云旗，蕙肴桂酒君归。

惆怅画檐双燕舞，东风吹散灵雨。香火冷残箫鼓，斜阳门外今古。

鹧鸪天　石门道中

山上飞泉万斛珠，悬崖千丈落鼪鼯。已通樵迳行还碍，似有人声听却无。

闲略彴，远浮屠。溪南修竹有茅庐。莫嫌杖屦频来往，此地偏宜着老夫。

辛弃疾词集卷五

浣溪沙　常山道中即事

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墙沽酒煮纤鳞。

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

◆咏乡村风物，潇逸出尘。稼轩于荣利之场，能奉身勇退，其高洁本于天性，故其写野趣弥真也。（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汉宫春　会稽蓬莱阁观雨

秦望山头，看乱云急雨，倒立江湖。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长空万里，被西风变灭须臾。回首听月明天籁，人间万窍号呼。

谁向若耶溪上，倩美人西去，麋鹿姑苏？至今故国人望，一舸归欤。岁云暮矣，问何不鼓瑟吹竽？君不见王亭谢馆，冷烟寒树啼乌。

◎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庄子·天运》）

◎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庄子·齐物论》）

◎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唐杜牧《杜秋娘》）

◆当其落笔风雨疾。（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前半写景，后半书感，皆极飞动之致。写风雨数语，有云垂海立气概。下阕慨叹西子，徒沼吴宫而美人不返，悲吴宫兼惜美人，此意颇新警。后更言“王亭谢馆”同付消沉，宁独五湖人远！感叹尤深。（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又　会稽秋风亭怀古

亭上秋风，记去年袅袅，曾到吾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

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

◎茂陵词：茂陵，汉武帝陵名。汉武帝《秋风辞》云："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时秋积雨霁，新凉入郊墟。灯火稍可亲，简编可卷舒。（唐韩愈《符读书城南》）

◆读此结句，知幼安之门高于汉史之龙门；读后结句，知幼安之户冷于晋贤之凤户。（明卓人月《古今词统》）

◆高绝。超绝。既沉着，又风流；既婉转，又直捷。句意深长，尤为千古杰作。迹似渊明，志如子美。（清陈廷焯《云韶集》）

又　答李兼善提举和章

心似孤僧，更茂林修竹，山上精庐。维摩定自非病，谁遣文殊。白头自昔，叹相逢语密情疏。倾盖处论心一语，只今还有公无。

最喜《阳春》妙句，被西风吹堕，金玉铿如。夜来归梦江上，父老欢予。荻花深处，唤儿童吹火烹鲈。归去也绝交何必，更修山巨源书。

◎谚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史记·邹阳列传》）

◎一尺鲈鱼新钓得，儿孙吹火荻花中。（唐郑谷《渔者》）

◎绝交、山巨源书：晋山涛字巨源，与嵇康友善，为吏部郎，欲举康自代，康怨其不知己，因自说其不堪流俗而致《绝交书》。

又　答吴子似总干和章

达则青云，便玉堂金马；穷则茅庐。逍遥小大自适，鹏鷃何殊。君如星斗，灿中天密密疏疏。荒草外自怜萤火，清光暂有还无。

千古季鹰犹在，向松江道我，问讯何如。白头爱山下去，翁定嗔予：“人生谩尔，岂食鱼必鲙之鲈。”还自笑君诗顿觉，胸中万卷藏书。

上西平　会稽秋风亭观雪

九衢中，杯逐马，带随车。问谁解爱惜琼华。何如竹外，静听窣窣蟹行沙。自怜是，海山头种玉人家。

纷如斗，娇如舞，才整整，又斜斜。要图画还我渔蓑。冻吟应笑，羔儿无分谩煎茶。起来极目，向弥茫数尽归鸦。

◎杨公伯雍，……性笃孝，父母亡葬无终山，遂家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于阪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斗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云："玉当生其中。"杨公未娶，又语云："汝后当得好妇。"语毕不见，乃种其石。……有徐氏者，右北平著姓女，甚有行，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笑以为狂，因戏云："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白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搜神记》）

满江红

紫陌飞尘，望十里雕鞍绣毂。春未老已惊台榭，瘦红肥绿。睡雨海棠犹倚醉，舞风杨柳难成曲。问流莺能说故园无？曾相熟。

岩泉上，飞凫浴。巢林下，栖禽宿。恨荼蘼开晚，谩翻红玉。莲社岂堪谈昨梦，兰亭何处寻遗墨？但羁怀空自倚秋千，无心蹴。

◎应是绿肥红瘦。（宋李清照《如梦令》）

生查子

梅子褪花时，直与黄梅接。烟雨几曾开，一春江里活。

富贵使人忙，也有闲时节。莫作路旁花，长教人看杀。

◎卫玠从豫章至下都，人久闻其名，观者如堵墙。玠先有羸疾，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时人谓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

又　题京口郡治尘表亭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南乡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登高》）

◎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蜀先主传》）

◎曹公出濡须，……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忘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三国志》注引《吴历》）

◆魄力之大，虎视千古。（清陈廷焯《云韶集》）

瑞鹧鸪　京口有怀山中故人

暮年不赋短长词，和得渊明数首诗。君自不归归甚易，今犹未足足何时。

偷闲定向山中老，此意须教鹤辈知。闻道只今秋水上，故人曾榜《北山移》。

又　京口病中起登连沧观偶成

声名少日畏人知，老去行藏与愿违。山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又寄当归。

何人可觅安心法？有客来观杜德机。却笑使君那得似：清江万顷白鸥飞！

◎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祸福寿夭。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壶子，壶子曰："乡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见吾杜德机也。"（《庄子·应帝王》，按：杜谓杜塞，德机不发，故曰杜德机。）

又

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秋水观中山月夜，停云堂下菊花秋。

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先自一身愁不了，那堪愁上更添愁。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寄奴：南朝宋武帝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自其高祖随晋渡江，即居于晋陵郡丹徒县之京口里。

◎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史记·骠骑列传》）

◎（元嘉八年）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逆虏乱疆埸，边将婴寇仇。……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宋书·索虏传》）

◎烽火扬州路：指隆兴二年金兵渡淮攻陷濠州、滁州而至扬州事。

◎佛狸祠：后魏太武帝小字佛狸，见《宋书·索虏传》。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

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升庵云：稼轩词中第一。发端便欲涕落，后段一气奔注，笔不得遏。廉颇自拟，慷慨壮怀，如闻其声。谓此词用人名多者，当是不解词味。（清先著、程洪《词洁辑评》）

◆此词登京口北固山亭而作。人在江山雄伟处，形胜依然，而英雄长往，每发思古之幽情。况磊落英多者，当其凭高四顾，烟树人家，夕阳巷陌，皆孙、刘角逐之场，放眼古今，别有一种苍凉之思。况自胡马窥江去后，烽火扬州，犹有馀恸。下阕慨叹佛狸，乃回应上文“寄奴”等句。当日鱼龙战伐，只赢得“神鸦社鼓”，一片荒寒。往者长已矣，而当世岂无健者？老去廉颇，犹思用赵，但知我其谁耶？英词壮采，当以铁绰板歌之。（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简析》）

玉楼春

乙丑京口奉祠西归，将至仙人矶。

江头一带斜阳树，总是六朝人住处。悠悠兴废不关心，惟有沙洲双白鹭。

仙人矶下多风雨，好卸征帆留不住。直须抖擞尽尘埃，却趁新凉秋水去。

瑞鹧鸪

乙丑奉祠归，舟次馀干赋。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

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办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

◎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史大夫。……汉兄子曼容，亦养志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汉书·两龚传》）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贤显名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犹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郑贾之智也，眩于名不知其实也。（《战国策·秦策三》）

◎叶公子高之好龙，雕文画之，于是天龙闻而示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其似龙非龙也。（《新序·杂事》）

◎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史记·陈轸传》）

临江仙

老去浑身无着处，天教只住山林。百年光景百年心。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

试向浮瓜沉李处，清风散发披襟。莫嫌浅后更频斟。要他诗句好，须是酒杯深。

又　停云偶作

偶向停云堂上坐，晓猿夜鹤惊猜。主人何事太尘埃？低头还说向："被召又还来。"

多谢北山山下老，殷勤一语佳哉："借君竹杖与芒鞋，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

瑞鹧鸪

期思溪上日千回，樟木桥边酒数杯。人影不随流水去，醉颜重带少年来。

疏蝉响涩林逾静，冷蝶飞轻菊半开。不是长卿终慢世，只缘多病又非才。

◎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托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世说新语·品藻》注引《高士传·司马相如赞》）

◎明皇以张说之荐，召孟浩然，令诵所作，乃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帝曰：“卿不求朕，岂朕弃卿？”（《唐诗纪事》）

归朝欢　丁卯岁寄题眉山李参政石林

见说岷峨千古雪，都作岷峨山上石。君家右史老泉公，千金费尽勤收拾。一堂真石室。空庭更与添突兀。记当时，《长编》笔砚，日日云烟湿。

野老时逢山鬼泣，谁夜持山去难觅。有人依样入明光，玉阶之下岩岩立。琅玕无数碧。风流不数平泉物。欲重吟，青葱玉树，须倩子云笔。

◎老泉公：苏洵家有老人泉，因自号老泉。

洞仙歌　丁卯八月病中作

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几？差以毫厘缪千里。细思量义利，舜跖之分，孳孳者，等是鸡鸣而起。

味甘终易坏，岁晚还知，君子之交淡如水。一饷聚飞蚊，其响如雷；深自觉昨非今是。羡安乐窝中泰和汤，更剧饮无过，半醺而已。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尽心上》）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礼记·表记》）

◎夫众煦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汉书·中山靖王传》）

◎邵雍字尧夫。……初至洛，蓬荜环堵，不芘风雨，……岁时耕稼，仅给衣食。名其居曰安乐窝，因自号安乐先生。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宋史·邵雍传》）

◎性喜饮酒，尝命之曰泰和汤。所饮不多，微醺而罢，不喜过量。（宋邵雍《无名公传》）

六州歌头

西湖万顷，楼观矗千门。春风路，红堆锦，翠连云，俯层轩。风月都无际，荡空蔼，开绝境，云梦泽，饶八九，不须吞。翡翠明珰，争上金堤去，勃窣媻姗。看贤王高会，飞盖入云烟。白鹭振振，鼓咽咽。

记风流远，更休作，嬉游地，等闲看。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直使长江如带，依前是〔存〕赵须韩。伴皇家快乐，长在玉津边，只在南园。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诗经·鲁颂·有駜》）

◎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于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史记·韩世家》）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嘉祐六年，……帝既连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争以立嗣固根本为言。……帝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请其名，帝以宗实告。宗实，英宗旧名也。琦等遂力赞之，议乃定。……乃下诏立为皇子，明年，英宗嗣位。琦既辅立英宗，门人亲客或从容语及定策

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圣德神断，为天下计，皇太后内助之力，臣子何与焉。"……帝寝疾，琦入问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帝颔之，即召学士草制立颍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熙宁八年换节永兴军，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帝发哀苑中，哭之恸。……发两河卒为治冢，瑑其碑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赠尚书令，谥曰忠献。（《宋史·韩琦传》）

◎孙又子：谓韩侂胄。《宋史·奸臣四·韩侂胄传》："韩侂胄字节夫，魏忠献王琦曾孙也。"

◎玉津园，嘉会门外。绍兴间北使燕射于此。淳熙中孝宗两幸，绍熙中光宗临幸。（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四《御园》）

◎南园：韩侂胄园名。

西江月

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沈同以其私问曰：“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孟子·公孙丑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

◆按：此词又见刘过《龙洲词》。

清平乐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

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经·大雅·大明》）

辛弃疾词集补遗

生查子　和夏中玉

一天霜月明，几处砧声起。客梦已难成，秋色无边际。

旦夕是重阳，菊有黄花蕊。只怕又登高，未饮心先醉。

菩萨蛮　和夏中玉

与君欲赴西楼约，西楼风急征衫薄。且莫上兰舟，怕人清泪流。

临风横玉管，声散江天满。一夜旅中愁，蛩吟不忍休。

念奴娇　赠夏成玉

妙龄秀发，湛灵台一点，天然奇绝。万壑千岩归健笔，扫尽平山风月。雪里疏梅，霜头寒菊，迥与馀花别。识人青眼，慨然怜我疏拙。

遐想后日蛾眉，两山横黛，谈笑风生颊。握手论文情极处，冰玉一时清洁。扫断尘劳，招呼萧散，满酌金蕉叶。醉乡深处，不知天地空阔。

又　谢王广文双姬词

西真姊妹，料凡心忽起，共辞瑶阙。燕燕莺莺相并比，的当两团儿雪。合韵歌喉，同茵舞袖，举措脱体别。江梅影里，迥然双蕊奇绝。

还听别院笙歌，仓皇走报，笑语浑重叠。拾翠洲边携手处，疑是桃根桃叶。并蒂芳莲，双头红药，不意俱攀折。今宵鸳帐，有同对影明月。

◎晋王献之爱妾名桃叶，其妹曰桃根，献之尝临渡歌以送之。（《古今乐录》）

又　三友同饮，借赤壁韵

论心论相，便择术，满眼纷纷何物。踏碎铁鞋三百緉，不在危峰绝壁。龙友相逢，洼尊缓举，议论敲冰雪。何妨人道，圣时同见三杰。

自是不日同舟，平戎破虏，岂由言轻发。任使穷通相鼓弄，恐是真□难灭。寄食王孙，丧家公子，谁握周公发？冰□皎皎，照人不下霜月。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荀子·非相》）

◎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宁，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三国志·华歆传》注引《魏略》）

◎李公登饮处，因石为洼樽。（唐颜真卿《岘山石樽联句》）

◎三杰：汉高祖谓张良、韩信、萧何三人皆人杰，世因称为三杰。

◎淮阴侯韩信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

一剪梅

尘洒衣裾客路长。霜林已晚，秋蕊犹香。别离触处是悲凉。梦里青楼，不忍思量。

天宇沉沉落日黄。云遮望眼，山割愁肠。满怀珠玉泪浪浪。欲倩西风，吹到兰房。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唐柳宗元《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又

歌罢尊空月坠西。百花门外，烟翠霏微。绛纱笼烛照于飞。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酒入香腮分外宜。行行问道：“还肯相随？”娇羞无力应人迟：“何幸如之，何幸如之！”

眼儿媚　妓

烟花丛里不宜他。绝似好人家。淡妆娇面，轻注朱唇，一朵梅花。

相逢比着年时节，顾意又争些。来朝去也，莫因别个，忘了人咱。

乌夜啼　戏赠籍中人

江头三月清明，柳风轻。巴峡谁知还是洛阳城。

春寂寂，娇滴滴，笑盈盈。一段乌丝阑上记多情。

如梦令　赠歌者

韵胜仙风缥缈，的皪娇波宜笑。串玉一声歌，占断多情风调。清妙，清妙，留住飞云多少。

绿头鸭　七夕

叹飘零，离多会少堪惊。又争如天人有信，不同浮世难凭。占秋初桂花散彩，向夜久银汉无声。凤驾催云，红帷卷月，泠泠一水会双星。素杼冷临风休织，深诉来年诚。飞光浅青童语款，丹鹊桥平。

看人间争求新巧，纷纷女伴欢迎。避灯时采丝未整，拜月处蛛网先成。谁念监州，萧条官舍，烛摇秋扇坐中庭。笑此夕金钗无据，遗恨满蓬瀛。敧高枕梧桐听雨，如是天明。

品令

迢迢征路，又小舸金陵去。西风黄叶，淡烟衰草，平沙将暮。回首高城，一步远如一步。

江边朱户。忍追忆分携处。今宵山馆，怎生禁得，许多愁绪。辛苦罗巾，揾取几行泪雨。

鹧鸪天　和陈提干

剪烛西窗夜未阑，酒豪诗兴两联绵。香喷瑞兽金三尺，人插云梳玉一湾。

倾笑语，捷飞泉。觥筹到手莫留连。明朝再作东阳约，肯把鸾胶续断弦。

谒金门　和陈提干

山共水，美满一千馀里。不避晓行并早起，此情都为你。

不怕与人尤殢，只怕被人调戏。因甚无个阿鹊地？没工夫说里。

贺新郎　和吴明可给事安抚

世路风波恶。喜清时边夫袖手，□将帷幄。正值春光二三月，两两燕穿帘幕。又怕个江南花落。与客携壶连夜饮，任蟾光飞上阑干角。何时唱，从军乐？

归欤已赋居岩壑。悟人世正类春蚕，自相缠缚。眼畔昏鸦千万点，□欠归来野鹤。都不恋黑头黄阁。一咏一觞成底事，庆康宁天赋何须药。金盏大，为君酌。

◎诸葛道明初过江左，自名道明，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世说新语·识鉴》，按：谓三公。）

渔家傲　湖州幕官作舫室

风月小斋模画舫，绿窗朱户江湖样。酒是短桡歌是桨。和情放，醉乡稳到无风浪。

自有拍浮千斛酿，从教日日蒲桃涨。门外独醒人也访。同俯仰，赏心却在鸱夷上。

◎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南唐李煜《乌夜啼》）

◎毕茂世（卓）云：“……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出塞　春寒有感

莺未老。花谢东风扫。秋千人倦彩绳闲，又被清明过了。

日长减破夜长眠，别听笙箫吹晓。锦笺封与怨春诗，寄与归云缥缈。

踏莎行　春日有感

萱草齐阶，芭蕉弄叶，乱红点点团香蝶。过墙一阵海棠风，隔帘几处梨花雪。

愁满芳心，酒潮红颊，年年此际伤离别。不妨横管小楼中，夜阑吹断千山月。

好事近　春日郊游

春动酒旗风，野店芳醪留客。系马水边幽寺，有梨花如雪。

山僧欲看醉魂醒，茗盌泛香白。微记碧苔归路，袅一鞭春色。

又

花月赏心天，抬举多情诗客。取次锦袍须贯，爱春醅浮雪。

黄鹂何处故飞来，点破野云白。一点暗红犹在，正不禁风色。

江城子　戏同官

留仙初试砑罗裙，小腰身，可怜人。江国幽香，曾向雪中闻。过尽东园桃与李，还见此，一枝春。

庾郎襟度最清真，挹芳尘，便情亲。南馆花深，清夜驻行云。拚却日高呼不起，灯半灭，酒微醺。

◎帝于太液池作千人舟，号合宫之舟。后歌舞《归风送远之曲》。侍郎冯无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风大起，后扬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宁忘怀乎？”帝令无方持后裙，风止，裙为之绉。他日，宫姝或襞裙为绉，号留仙裙。（伶玄《飞燕外传》）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少而贞立，学涉文义，起家奉朝请，巴陵王征西参军。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瀹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南齐书·庾杲之传》）

惜奴娇　戏同官

风骨萧然，称独立，群仙首。春江雪一枝梅秀。小样香檀，映朗玉纤纤手。未久，转新声泠泠山溜。

曲里传情，更浓似，尊中酒。信倾盖相逢如旧。别后相思，记敏政堂前柳。知否：又拚了一场消瘦。

◎小样香檀：指扇。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史记·邹阳传》）

水调歌头　巩采若寿

泰岳倚空碧，汶水卷云寒。萃兹山水奇秀，列宿下人寰。八世家传素业，一举手攀丹桂，依约笑谈间。宾幕佐储副，和气满长安。

分虎符，来近甸，自金銮。政平讼简无事，酒社与诗坛。会看沙堤归去，应使神京再复，款曲问家山。玉佩揖空阔，碧雾翳苍鸾。

又　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筹。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扶头。

霜天晓角　赤壁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好事近

春意满西湖，湖上柳黄时节。濒水雾窗云户，贮楚宫人物。

一年管领好花枝，东风共披拂。已约醉骑双凤，玩三山风月。

满江红

老子当年，饱经惯花期酒约。行乐处轻裘缓带，绣鞍金络。明月楼台箫鼓夜，梨花院落秋千索。共何人对饮五三钟？颜如玉。

嗟往事，空萧索。怀新恨，又飘泊。但年来何待，许多幽独。海水连天凝远望，山风吹雨征衫薄。向此际羸马独骎骎，情怀恶。

苏武慢　雪

帐暖金丝，杯干云液，战退夜□飍飃。障泥系马，扫路迎宾，先借落花春色。歌竹传觞，探梅得句，人在玉楼琼室。唤吴姬学舞，风流轻转，弄娇无力。

尘世换，老尽青山，铺成明月，瑞物已深三尺。丰登意绪，婉娩光阴，都作暮寒堆积。回首驱羊旧节，入蔡奇兵，等闲陈迹。总无如现在，尊前一笑，坐中赢得。

◎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书·苏武传》）

◎愬字符直，有筹略，善骑射。……宪宗讨吴元济，……愬求自试，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检校左散骑常侍为隋唐邓节度使。……元和十一年十月……会大雨雪，天晦，凛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鹅鹜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唐书·李愬传》）

总评

周煇《清波别志》　《稼轩乐府》，辛幼安酒边游戏之作也。词与音叶，好事者争传之。

汪莘《方壶诗馀自叙》　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亦顾寓意如何尔。余于词，所喜爱三人焉。盖至于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

岳珂《桯史》　稼轩以词名，有所作辄数十易稿，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

刘克庄《题刘叔安感秋八首》　长短句昉于唐，盛于本朝。余尝评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态。美成颇偷古句，温、李诸人困于捋撦。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陈模《怀古录》卷中《论稼轩词》　蔡光工于词，靖康间陷于虏中。辛幼安尝以诗词参请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归本朝，晚年词笔尤好。尝作《贺新郎》云："绿树听啼鴂。更那堪杜鹃声住，鹧鸪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此恨，料不啼清泪空啼血。谁伴我，醉明月？"此词尽集许多怨事，全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又，止酒赋《沁园春》云："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

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平生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去，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则去，招则须来。”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赋筑偃湖云：“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四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说松而及谢家子弟，相如车骑，太史公文章，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刘改之所作《沁园春》，虽颇似其豪，而未免于粗。近时作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而以稼轩词为豪迈，非词家本色。潘紫岩牥云：“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不足以启人意。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也哉。或曰：“美成、尧章，以其晓音律，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

王恽《秋涧乐府》　《感皇恩》“与客读辛殿撰乐府全集”：幽思耿秋堂，芸香风度。客至忘言孰宾主。一篇雅唱，似与朱经细语。恍疑南涧坐，挥谈麈。　霁月光风，竹君梅侣。中有新亭旧如雨。力扶王略，志在中原一举。丈夫心事了，惊千古。

元好问《新轩乐府引》　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赵文《吴山房乐府序》　观欧、晏词，知是庆历、嘉祐间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

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悲夫！美成号知音律者，宣和之为靖康也，美成其知之乎。“绿芜凋尽台城路，渭水西风，长安乱叶。”非佳语也。凭高眺远之馀，蟹螯玉液，以自陶写，而终之曰：“醉翁山翁，但愁斜照。”敛观此词，国欲缓亡得乎。渡江后，康伯可未离宣和间一种风气，君子以是知宋之不能复中原也。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玉树后庭花》盛，陈亡；《花间》丽情盛，唐亡；清真盛，宋亡，可畏哉。

张炎《词源》卷下《杂论》　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馀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

沈义父《乐府指迷》　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诸贤之词，固豪放矣，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如东坡之《哨遍》、杨花《水龙吟》、稼轩之《摸鱼儿》之类，则知诸贤非不能也。

李长翁《古山乐府序》　诗盛于唐，乐府盛于宋，诸贤名家不少，独东坡、稼轩杰作磊落倜傥之气，溢出豪端，殊非雕脂镂冰者所可仿佛。

王博文《天籁集序》　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

俞彦《爰园词话》　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惟辛稼轩自度粱肉不胜前哲，特出奇险为珍错供，与刘后村辈俱曹

洞旁出。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杨慎《词品序》　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轩，词极工矣，而诗殊不强人意。疑若独艺然者，岂非异曲分派之说乎。

杨慎《词品》　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姜尧章，而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

王世贞《艺苑卮言》　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词之正宗也。……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

又　词至辛稼轩而变，其源实自苏长公，至刘改之诸公极矣。南宋如曾觌、张抡辈应别之作，志在铺张，故多雄丽。稼轩辈抚时之作，意存感慨，故饶明爽，然而秾情致语，几于尽矣。

《古今词统》引徐君野评语　苏以诗为词，辛以论为词，正见词中世界不小，昔人奈何讥之。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席矣。

《草堂诗馀》正集引秦士奇语　温、韦艳而促，黄九精而刻，长公骚而壮，幼安辨而奇。

孟称舜《词统序》　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而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

姚椿《满江红·题稼轩词后》　莫道词人，犹解识、晦庵老子。叹当日、东南半壁，残山剩水。禾黍中原悲板荡，瓢泉一曲歌清泚。算词场，跋扈几人雄，推青兕。　东坡老，前身是，刘过辈，何堪齿。数千秋唯有，遗山知己。万事古来风月好，一生消得江山美。料孔门、点也

野人狂，都如此。

冯班《叙词源》　词体琐碎，入宋而文格始昌。名人大手，集中皆有宫商之语，辛稼轩当宋之南，抱英雄之志，有席卷中原之略，厄于时运，势不得展，长短句涛涌雷发，坡公以后，一人而已。

刘体仁《七颂堂词绎》　辛稼轩非不自立门户，但是散仙入圣，非正法眼藏。改之处处吹影，乃博刀圭之讥，宜矣。

又　稼轩“杯汝前来”，《毛颖传》也。“谁共我，醉明月”，《恨赋》也。皆非词家本色。

曹溶《古今词话序》　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滥侵元曲者，词之正位也。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者，词之大家也。

尤侗《词苑丛谈序》　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风，秦、黄、周、柳得少陵之体；此又画疆而理，联骑而驰者也。

宋徵璧《两宋词评》　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

沈谦《填词杂说》　学周、柳，不得见其用情处，学苏、辛，不得见其用气处，当以离处为合。

陈维崧《词选序》　东坡、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与西京之乐府也。

《湖海楼词序》引顾三成语　宋名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辛、苏之

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而姜白石、张叔夏辈以冲淡秀洁，得词之中正。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　词至稼轩，经子百家，行间笔下，驱斥如意。

又　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

彭孙遹《金粟词话》　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轩一字，辄纷纷有异同之论，宋玉罪人，可胜三叹。

王士禛《倚声集序》　诗馀者，古诗之苗裔也。语其正，则南唐二主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嗣响也。语其变，则湄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馀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至是，声音之道乃臻极致，而诗之为功，虽百变而不穷。

王士禛《花草蒙拾》　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

又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王士禛《分甘馀话》　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正调至秦少游、李易安为极致，若柳耆卿则靡矣。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

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若刘过之则恶道矣。学者不可不辨。

沈雄《古今词话·词品》　《柳塘词话》曰：徐士俊谓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协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意四也，情思联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贺裳曰：集之佳者亦仅一斑斓衣也，否则百补破衲矣。介甫虽工，亦未生动。沈雄曰：余更增其一难，曰打成一片，稼轩俱集经语，尤为不易。

徐釚《词苑丛谈》卷四引《借荆堂词话》　梨庄（周在浚）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卿之气，一寄之于词。今乃欲与搔头傅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王阮亭谓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稼轩词当作如是观。予谓有稼轩之心胸，始可为稼轩之词。今粗浅之辈，一切乡语猥谈，信笔涂抹，自负吾稼轩也，岂不令人齿冷。

徐釚《词苑丛谈》　宋人词调，确自乐府中来。时代既异，声调遂殊，然源流未始不同，亦各就其情之所近取法之耳。周、柳之纤丽，《子夜》、《懊侬》之遗也。欧、苏纯正，非《君马黄》、《出东门》之类欤。放而为稼轩、后村，悲歌慷慨，旁若无人，则汉帝《大风》之歌，魏武"对酒"之什也。究其所以，何常不言情，亦各自道其情耳。

汪懋麟《棠村词序》　予尝论宋词有三派：欧、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李清照之徒备其盛，东坡、稼轩放乎其言矣。其馀子，非无单词只句，可喜可诵，苟求其继，难矣哉。

魏礼《邹幼圃诗馀序》　诗馀萌芽于隋唐，至有宋特盛。陆游云：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者，盖伤之

也。乃其盛时，惟欧、秦数家，推为擅长，即子瞻未能无讥。而予于范希文、辛稼轩、岳忠武诸作，又颇嗜之，盖其音节激昂顿挫，足以助其雄秩之气，比之于诗，似有美在咸酸之外者，虽非诗馀本体，要以圆浑流畅，不蹈子瞻之所以取讥也。

汪筠《读〈词综〉后书》 清雄端合让苏辛，忠敏牢愁绝代无。花落小山亭上酒，怨春不语为春孤。

王时翔《莫荆琰词序》 词自晚唐，温、韦主于柔婉，五季之末，李后主以哀艳之辞倡于上，而下皆靡然从之。入宋号为极盛，然欧阳、秦、黄诸子且不免相沿袭，周、柳之徒无论已，独苏长公能盘硬语与时异，趋而复失之粗。南渡后得辛稼轩寄情于豪宕中，其所制往往苞凉悲壮，在古乐府与魏武埒，斯可语于诗之变雅矣。

郑方坤《论词绝句》 稼轩笔比镆铘铦，醉墨淋浪侧帽檐。伏枥心情横槊气，肯随儿女斗秾纤。（原注：稼轩长才，遘斯末运，具《离骚》之忠愤，有越石之清刚，如金箛成器，自擅商声，枥马悲鸣，不忘千里而陋者。顾于音响声色间，掎摭利病，无乃斥之鷃之视鲲鹏矣乎！）

傅世尧《沁园春》“读辛稼轩词不忍去手，戏成小词以送之” 爱读公词，乐此不疲，何其快乎？念清真匡鼎，说诗无倦；孤高张谓，积卷成年。我亦年来，嗜痴成癖，日入篇中学蠹鱼，呀然笑，觉一一朝去此，病也堪虞。 小窗灯火清虚。似大白频倾读汉书。喜将军上阵，目眥裂破；归来捉笔，金玉霏如。自是奇人，卓然千古，岂类寻章摘句儒。吟哦处，看江天无际，月影徐徐。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 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

学，词伤才。

厉鹗《张今涪红螺词序》　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

江昱《论词绝句》　辛家老子体非正，有时雅音还特存。卓哉二刘并才俊，大目底缘规孟贲。

郑燮《词钞自序》　少年冶游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苏、辛，老年淡忘学刘、蒋。皆与时推移而不知者。人亦何能逃气薮也。

田同之《西圃词说》　魏塘曹学士云：“词之为体如美人，而诗则壮士也。如春华，而诗则秋实也。如夭桃繁杏，而诗则劲松贞柏也。”罕譬最为明快。然词中亦有壮士，苏、辛也。亦有秋实，黄、陆也。亦有劲松贞柏，岳鹏举、文文山也。选词者兼收并采，斯为大观。若专尚柔媚，岂劲松贞柏，反不如夭桃繁杏乎。

又　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多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遂启词端。《金荃》、《兰畹》之词，概崇芳艳。南唐、北宋后，辛、陆、姜、刘渐脱香奁，乃存诗意。

王鸣盛《评王初桐巏堥山人词集》　词之为道最深，以为小技者乃不知妄谈，大约只一细字尽之，细者非必扫尽艳与豪两派也。北宋词人原只有艳冶、豪荡两派。自姜夔、张炎、周密、王沂孙方开清空一派。五百年来，以此为正宗。然《金荃》、《握兰》本属《国风》苗裔。即东坡、稼轩英雄本色语，何尝不令人欲歌欲泣。文章能感人，便是可传，何必争洗艳粉香脂与铜琵铁板乎。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引凌廷堪语曰　填词之道，须取南宋。然

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张惠言《词选序》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

郭麐《灵芬馆词话》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馀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派别，不出四者。

郭麐《无声诗馆词序》　词家者流，其源出于国风，其本沿于齐梁，自太白以至五季，非儿女之情不道也。宋立乐府，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离去别见，其道无由。

沈涛《空青馆词序》　词以南宋为正宗，北宋诸公犹不免有粗豪处。稼轩、龙洲、后村，流派原本东坡居士，但别有寄托，未可一例视也。

沈道宽《论词绝句》　稼轩格调继苏髯，铁马金戈气象严。我爱分钗桃叶渡，温柔激壮力能兼。

宋翔凤《论词绝句二十首》　“抱得胸中郁郁思，流莺消息不教知。伤春伤别总无赖，生面重开南渡词。”其二：“四上分明极变声，粗豪无迹胜缠绵。稼翁白发尊前泪，尽付云屏一枕边。”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序曰：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馀子荦荦，以方附庸。……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稼轩豪迈是真，竹山便伪。碧山恬退是真，姜、张皆伪。味在酸鹹之外，未易为浅尝人道也。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　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后人以粗豪学稼轩，非徒无其才，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

又　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

董士锡《餐华吟馆词序》　不合五代、全宋以观之，不能极词之变也；不读秦少游、周美成、苏子瞻、辛幼安之别集，不能撷词之盛也。元明至今，姜、张盛行而秦、周、苏、辛之传几绝，则以浙西六家独尊姜、张之故。盖尝论之，秦之长，清以和，周之长，清以折，而同趋于丽。苏、辛之长，清以雄，姜、张之长，清以逸；而苏、辛不自调律，但以文辞相高，以成一格，此其异也。六子者，两宋诸家不能过焉。然学秦病平，学周病涩，学苏病疏，学辛病纵，学姜、张病肤，盖取其丽与雄与逸而遗其清，则五病杂见而三长亦渐以失。

蔡宗茂《拜石山序词序》　词盛于宋。自姜、张以格胜，苏、辛以气胜，秦、柳以情胜，而其派乃分。然幽深窅眇，语巧则纤；跌宕纵横，语粗则浅；异曲同工，要在各造其极而已。

杨希闵《词轨》　毛子晋云：词家争斗秾纤……。善评也。闵案：子晋于词，善无所解，以争斗秾纤为尚，五六百年痼疾也。奈何不知反哉。稼轩为词论，其说近是，东坡为词诗则大非。……昔人以稼轩配苏未合，苏如诗家太白，非辛可观，惟辛有一段耿耿不忘恢复之思，较放翁、石湖反觉热腾腾地，其于词者，不可没也。辛词不善学之流入粗犷，吾取其寄兴深远者。王阮亭云：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可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此观。

谭莹《论词绝句》　"小晏秦郎实正声，词诗词论亦佳评，此才变态真横绝，多恐端明转让卿。"其二："斜阳烟柳话当年，秾丽词工由屑传。谨谢夫君言亦误，雨词沉痼实依然。"

冯金伯《词苑萃编》　南渡以后，名家长词极意雕镌，外调不能不敛手。以其工出意外，无可着力也。稼轩本色自见，亦足赏心。

又　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郝敏中《四风闸题辛弃疾故居》　解绶铅山隐，长歌寄兴深。瑶池寻旧约，水岭葬丹心。夜鹤鸣荒草，晨猿叫乱岑。大声今已息，莫鼓雍门琴。

李文藻《过辛弃疾故居》　知音身后谢枋得，结交生前刘改之。南渡君王主和议，几人泪堕杜鹃声。

邓廷桢《双砚斋词话》　世称词之豪迈者，动曰苏、辛。不知稼轩词，自有两派，当分别观之。如《金缕曲》之“听我三章约”、“甚矣吾衰矣”二首，及《沁园春》、《水调歌头》诸作，诚不免一意迅驰，专用骑兵。若《祝英台近》之“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摸鱼儿》发端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结语之“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百字令》之“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水龙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满江红》之“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汉宫春》之“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皆独茧初抽，柔毛欲腐，平欺秦、柳，下轹张、王。宗之者固仅袭皮毛，诋之者亦未分肌理也。

李佳《左庵词话》　辛稼轩词，慷慨豪放，一时无两，为词家别调。集中多寓意作，如《摸鱼儿》云：“更能消、几番风雨（下略）”又如：“一番风雨一番狼藉。尺素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又如：“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又如：“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此类甚多，皆为北狩南渡而言。以是见词不徒作，岂仅批风咏

月。

江顺诒《词学集成·附录》　稼轩仙才，亦霸才也。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晏、秦之妙丽，源于李太白、温飞卿。姜、史之清真，源于张志和、白香山。惟苏、辛在词中，则藩篱独辟矣。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然辛以毕生精力注之，比苏尤为横出。吴子律曰："辛之于苏，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东坡之大，殆不可以学而至。"此论或不尽然。苏风格自高，而性情颇歉，辛却缠绕恻悱。且辛之造语俊于苏。若仅以大论也，则室之大不如堂，而以堂为室，可乎？

又　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入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顶踵。蒋藏园为善于学稼轩者。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

又　红友《词律》，倚声家长明灯也。然体调时有脱略，平仄亦多未备。……《水调歌头》，予据蔡伸、刘之翰、辛弃疾、仲并、王以宁、袁华、于立、陆仁增出十五字。《摸鱼儿》，予据欧阳修、晁补之、辛弃疾、程垓、杜旟、冯取洽、张炎、徐一初、李裕翁、张翥增出二十五字。《贺新郎》，余据苏轼、张元幹、辛弃疾、刘克庄、刘过、高观国、文及翁、蒋捷、李南金、葛长庚、王奕增出四十三字。虽其中不无误笔，然有累家通用者，不载则疏矣。然其中亦有以入代平，以上代平之字，不得第据平仄而不细辨也。

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　稼轩负高世之才，不可羁勒；能于

唐、宋诸大家外，别树一帜，自兹以降，词家遂有门户主奴之见，而才气横轶者，群乐其豪纵而效之，乃至里俗俘嚣之子，亦靡不推波助澜，自托辛、刘，以屏蔽其陋，则非稼轩之咎，而不善学者之咎也。即如集中所载《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一阕，《水龙吟》“昔时曾有佳人”一阕，连缀古语，浑然天成，既非东家所能效颦，而《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

刘熙载《艺概·词概》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夐异。

又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

又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

又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又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祕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　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馀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

须于无情无绪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屯田近俗，稼轩近霸，而两家佳处，均契渊微。

又　南宋百馀年中所号词中大家者，惟辛幼安为历城人，姜尧章为鄱阳人，馀皆浙人耳。予尝论词固莫富于南宋，律亦日密，然词芜意浅，俚鄙百出，此事遂成恶道。……就中作者，惟稼轩最为清娇，不锢所溺，而石帚名最盛，业最下，实群魔之首出者。

又　长调须流宕而不剽，雄厚而不竞。清真未免剽，稼轩未免竞，东坡则或上类于诗，或下流于曲，故足以鼓吹骚雅者尠已。

樊增祥《东溪草堂词选自叙》　声音感人，回肠荡气，以李重光为君。演绎和畅，丽而有则，以周美成为极。清劲有骨，淡雅居宗，以姜尧章为最。至于长短皆宜，高下应节，亦终无过于美成者。他若子瞻天才，夐绝一世；稼轩嗣响，号曰苏、辛。第纵笔一往无复，纡曲之致，要眇之音。其胜者珠剑同光，而失者泥沙并下，等诸变徵，殆匪正声。

陈廷焯《词坛丛话》　稼轩词，粗粗莽莽，桀傲雄奇，出坡老之上。惟陆游《渭南集》可与抗手，但运典太多，真气稍逊。

又　稼轩词非不运典，然运典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所及。

又　稼轩词，直似一座铁瓮城，坚而锐，锐而厚，凭你千军万马，也冲突不入。板桥相去远矣。

陈廷焯《词则·放歌集》　稼轩词拉杂使事，而以浩气行之。如五都市中，百宝杂陈，又如淮阴将兵，多多益善，风雨纷飞，鱼龙百变，天地奇观也。岳倦翁讥其用事多，谬矣。

又　感激豪宕，苏、辛并峙千古。然忠爱恻怛，苏胜于辛；而淋漓悲壮，顿挫盘郁，则稼轩独步千古矣。

又　稼轩词魄力雄大，如惊雷怒涛，骇人耳目，天地钜观也。后惟迦陵有此笔力，而郁处不及。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稼轩词仿佛魏武诗，自是有大本领、大作用人语。

又　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等作，不免剑拔弩张。余所爱者，如“红莲相倚深如怨，白鸟无言定是愁。”又，“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又，“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之类，信笔写去，格调自苍劲，意味自深厚。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札，斯为绝技。

又　苏、辛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

又　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

又　稼轩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浪淘沙》“山寺夜作”，《瑞鹤轩》“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读稼轩词者，去取严加别白，乃所以爱稼轩也。

又　稼轩《水调歌头》诸阕，直是飞行绝迹。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虽未能痕迹消融，却无害其为浑雅。后人未易摹仿。

又　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

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

又　张皋文《词选》，独不收梦窗词，以苏、辛为正声，却有巨识。而以梦窗与耆卿、山谷、改之辈同列，不知梦窗者也。

又　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李，为岳、韩，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

又　稼轩词，于雄莽中别饶隽味。如“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又，“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多少曲折。惊雷怒涛中，时见和风暖日。所以独绝古今，不容人学步。

又　稼轩词……皆于悲壮中见浑厚。后之狂呼叫嚣者，动托苏、辛，真苏、辛之罪人也。

又　苏、辛词，后人不能摹仿。南渡词人，沿稼轩之后，惯作壮语，然皆非稼轩真面目。

又　宋词有不能学者，苏、辛是也。……然苏、辛自是正声，人苦学不到耳。

又　学周、秦、姜、史不成，尚无害为雅正。学苏、辛不成，则入于魔道矣。发轫之始，不可不慎。

又　辛稼轩运用唐人诗句，如淮阴将兵，不以数限，可谓神勇。而亦不能牢笼万态，变而愈工，如腐迁《夏本纪》之点窜《禹贡》也。

又　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

东坡、稼轩，同而不同者也。白石、碧山，不同而同者也。

陈廷焯《云韶集》　南宋而后，稼轩如健鹘摩天，为词坛第一开辟手。

又　稼轩词如龙蛇飞舞，信手拈来，都成绝唱。词至稼轩，纵横博大，痛快淋漓，风雨纷飞，鱼龙百变，真词坛飞将军也。

又　稼轩词上掩东坡，下括刘、陆，独往独来，旁若无人。

又　词有格，稼轩词若无格；词有律，稼轩词若无律；细按之，格律丝毫不紊，总体才大如海，只信手挥洒，电掣风驰，飞沙走石，真词坛第一开辟手。

又　两宋词人，前推方回、清真，后推白石、梅溪、草窗、梦窗、玉田诸家，苏、辛横其中，正如双峰雄峙，虽非正声，自是词曲内缚不住者；其独到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

又　苏、辛千古并称。然东坡豪宕则有之，但多不合拍处。稼轩则于纵横驰骋中，而部伍极其整严，尤出东坡之上。

沈祥龙《论词随笔》　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

又　词之言情，贵得其真。劳人思妇，孝子忠臣，各有其情。古无无情之词，亦无假托其情之词。柳、秦之研婉，苏、辛之豪放，皆自言其情者也。必专言《懊侬》、《子夜》之情，情之为用，亦隘矣哉。

又　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

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若徒作侧艳之体，淫哇之音，则谓之小也亦宜。

张德瀛《词徵》　释皎然《诗式》谓诗有六至：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以词衡之，至险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轩也。至丽而自然者，少游也。至苦而无迹者，碧山也。至近而意远者，玉田也。至放而不迂者，子瞻也。

陈锐《褒碧斋词话》　词如诗，可模拟得也。南唐诸家，回肠荡气，绝类建安。柳屯田不着笔墨，似古乐府。辛稼轩俊逸似鲍明远。周美成深厚拟陆士衡。白石得渊明之性情。梦窗有康乐之标轨。皆苦心孤造，是以被弦管而格幽明，学者但于面貌求之，抑末矣。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跋》　词者，诗之馀也。昉于唐，沿于五代，具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亡于明。以诗譬之，慢词如七言，小令如五言。慢词北宋为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片玉则如拾遗，骎骎有盛唐之风矣。南渡为盛唐，白石如少陵，奄有诸家。高、史则中允、东月，吴、蒋则嘉州、常侍。宋末为中唐，玉田、碧山风调有馀，浑厚不足，其钱、刘乎？草窗、西麓、商隐、友竹诸公，盖又大历派矣。稼轩为盛唐之太白，后村、龙洲亦在微之、乐天之间。金、元为晚唐，山村、蜕岩可方温、李，彦高、裕之近于江东、樊川也。小令唐如汉，五代如魏晋，北宋欧、苏以上如齐、梁，周、柳以下如陈、隋，南渡如唐，虽才力有馀而古气无矣。填词之道，须取法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元代两家并行。

有明则高者仅得稼轩之皮毛，卑者鄙俚淫亵，直拾屯田、豫章之牙后。

田雯《四风闸访稼轩旧居》　药栏围竹屿，石泉逗山脚。风流不可攀，谁结一丘壑。斜阳甸柳庄，长歌自深酌。（原注：稼轩有“一丘一壑”词。甸柳：村名。）

况周颐《蕙风词话》　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但看梦窗何尝琢，稼轩何尝率，可以悟矣。

又　性情少，勿学稼轩；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

又　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初学看之，但得其粗率而已。其实二公不经意处，是真率，非粗率也。余至今未敢学苏、辛也。

又　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于梦窗词庶几见之。即其芬菲铿丽之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沉着者，厚之发见乎外者也。欲学梦窗之致密，先学梦窗之沉着。即致密、即沉着。非出乎致密之外，超乎致密之上，别有沉着之一境也。梦窗与苏、辛二公，实殊流而同源。其所为不同，则梦窗致密其外耳。其至高至精处，虽拟议形容之，未易得其神似。颖慧之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

又　周保绪济《止庵集·宋四家词筏序》以近世为词者，推南宋为正宗，姜、张为山斗，域于其至近者为不然。其持论介余同异之间。张诚不足为山斗。得谓南宋非正宗耶。《宋四家词筏》未见，疑即止庵手录之《宋四家词选》，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为之冠，以类相从者各如千家。

又　辛、党二家，并有骨干。辛凝劲，党疏秀。

蒋兆兰《词说》　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迈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嗣兹以降，词家显分两派，学苏、辛者，所在皆是。至清初陈迦陵，纳雄奇万变于令慢之中，而才力雄富，气概卓荦。苏、辛派至此可谓竭尽才人能事。后之人无可措手，不容作、亦不必作也。

汪东《唐宋词选评》　苏、辛并为豪放之宗，然导源各异。东坡以诗为词，故骨格清刚。稼轩专力于此，而才大不受束缚，纵横驰骤，一以作文之法行之，故气势排荡。昔人谓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可谓确评。顾以诗为词者，由于竺境既熟，自然流露，虽有绝诣，终非当行。以文为词者，直由兴酣落笔，恃才自放，及其道敛入范，则精金美玉，毫无疵类可指矣。

顾随《稼轩词说序》　词中之辛，诗中之杜也。一变前此之蕴藉恬淡，而为飞动变化，却亦反有其新底蕴藉恬淡在。世之人于诗尊杜为正统，于词则斥辛为外道，何耶？杜或失之拙，辛多失之率。观过知仁，勿求全而责备焉，可。学之不善而得其病，则不可。善乎后村之言曰："公所为词，大声镗鞳，小声鞺鞳，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镗鞳鞺鞳者，吾之所谓飞动变化也。世人所认为镗鞳鞺鞳者，大半皆其糟粕也。无已，其于秾丽绵密处求之乎，吾之所谓新底蕴藉恬淡也。

梁启勋《词学》　计两宋三百二十年间，能超脱时流，飘然独立者，得三人焉。在北宋则苏东坡，即胡致堂所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逸情浩气，超脱尘垢"者是也。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则有朱希真，作品多自然意趣，不假修饰而丰韵天成，即汪叔耕所谓"多尘外之想"者是也。在南宋则有辛稼轩，即周止庵所谓"敛雄心，

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者是也。两宋间有此三君，亦可作词流光宠矣。

又　辛弃疾的长词，或悲壮激烈，能达深厚的感情；或放恣流动，能传曲折的意思。……他的小令最多绝妙之作；言情，写景，述怀，达意，无不佳妙。

夏敬观《映庵词话》　学辛得其豪放者易，得其秾丽者罕，苏则纯乎士大夫之吐属，豪而不纵，是清丽，非徒秾丽也。稼轩浓丽处，从此脱胎。细读《东山词》，知其为稼轩所师也。世但言苏、辛一派，不知方回，亦不知稼轩。

王国维《人间词话》　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宗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傍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又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又　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又删稿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

又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又附录一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蔡嵩云《柯亭词论》　稼轩词，豪放师东坡，然不尽豪放也。其集中，有沉郁顿挫之作，有缠绵悱恻之作，殆皆有为而发。其修辞亦种种不同，焉得概以“豪放”二字目之。

胡适《词选》　（辛弃疾）是词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他那浓厚的情感和奔放的才气，往往使人不觉得他在那里掉书袋。

龙榆生选注《唐五代宋词选》　（辛弃疾）多悲愤激壮之音，……词体至此，始极解放，信乎为豪杰之词也。……又喜以哲理入词，别开生面。

胡云翼《词选》　（辛弃疾）豪放肆溢，激扬奋厉。……偶作情语，亦秾丽绵密，昵狎温柔。

赵尊岳《填词丛话》　辛、刘并称，实则辛高于刘。辛以真性情发清雄之思，足以唤起四座，别开境界，虽疏犷不掩其乱头粗饰之美。学者徒作壮语以为雄，而不能得一清字，则又袭其犷，似刘而不似辛矣，大抵清主于性灵，雄主于笔力。无其清者，不必偏学其雄也。

吴世昌《词林新话》 词本为抒情或应歌而作，至东坡而渐用以言志。此风经南宋而大畅，辛词遂以言志为主要内容。

词品

[明] 杨 慎 著
岳淑珍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词品

［明］杨慎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岳淑珍

一

杨慎（144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官至湖北提学佥事；父杨廷和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历仕三朝，官至宰相，为一代重臣。从其曾祖起，一门五世为官，从其祖父起，四代出了六个进士和一个状元。其父杨廷和精通诗文，擅长词曲；母亲黄夫人，出身书香门第，也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杨慎自幼生活在仕途显达、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里，11岁即能作诗，12岁作《拟吊古战场文》、《拟过秦论》，人皆惊为异才。其妻黄峨亦习诗通史，擅长词曲，很有才情。正德二年（1507），杨慎乡试第一；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嘉靖二年（1523），杨慎参加撰修《武宗实录》，忠于历史，秉笔直书，充分体现了他的史识和史才。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廷臣“议大礼”，杨慎等36人上言抗谏；后又与群臣大声啼哭，撞左顺门，忤旨请愿，震怒皇帝，受廷杖，永远充军云南永昌。明世宗以“兄终弟及”的形式继承王位，因此他即位后，就下诏礼部，令议其生父兴献王的封号及祭祀典礼，这就是所谓“议大礼”。杨慎怀着对朝廷的一片忠心，竭力维护皇统，坚决反对嘉靖帝为了提高父母、本家宗族利益，尊称没有做过皇帝的生父为兴献皇帝的决定，并且参与左顺门集体请愿活动，使嘉靖皇帝对杨慎产生了永远不能忘怀的怨恨，由此也决定了他后半生流放的命运。杨慎在等待、彷徨、矛盾中度过了前期贬谪生活后，自觉赦还无望，担心朝廷降祸，于是佯狂

放纵，纵情声色，傅粉插花，狎妓捧觞；同时又访古寻胜，以文会友，博览群书，埋头著述。杨慎居滇三十馀年，往来旧朋，结交新学，授受生徒，寻幽探胜，一时传为盛事。与旧友张含、李元阳、王廷表、简绍芳、张佳胤等谈论诗作，鉴赏文字；与新朋董难、叶瑞、董云汉、叶泰、章懋、曾屿等悠游山水，诗酒唱和。其中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唐錡、吴懋等，时有“杨门七子”之称。杨慎久居云南，交游与学术活动从未间断，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云南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嘉靖三十八年（1559），老弱病衰、万虑灰冷的一代才子杨慎卒于戍所，年七十有二。穆宗时追赠光禄寺少卿。

杨慎在明代以博学见称，稍其后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卷六中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用修。”《明史》卷一百九十二本传称杨慎“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称其“平生著述四百馀种”，《四库全书》收录其著作多达39种，《丛书集成初编》刊印杨慎著述八十馀种。其著述涉及经学、哲学、史学、考古学、音韵学、文献学、文学等多个学科，而其主要成就在文学，是有明一代学识广博的文学家。他存诗二千馀首，向以渊雅博丽、抗衡“七子”著称；其诗学理论对明代诗坛产生了重大影响。杨慎的词学著作也相当丰富，词集有《升庵长短句》三卷，《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词选有《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填词选格》、《词选增奇》、《填词玉屑》（后三种已佚）；他评点过《草堂诗馀》，又是明代最早发现《花间集》的人，并亲自“品定”《花间集》；词论专著《词品》六卷，拾遗一卷，共多达三百二十馀则，为有词话以来篇幅之最。其词学创作及词学理论都在明代词学史上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词品》撰写于杨慎被贬谪云南期间，成书于嘉靖三十年（1551）仲春，首次刊行于嘉靖三十三年甲寅（1554）。前有嘉靖甲寅周逊序及辛亥（1551）自序。明尚有陈继儒刊本。清乾隆间有李调元校刻《函海》本，《函海》本与

嘉靖本次序颇有不同。1934年，唐圭璋辑得六十种词话，以《词话丛编》之名铅印出版，《词品》收入其中，唐氏以嘉靖本为主，而以《函海》本增补之，二者均有讹误者，以本集或选集订正，但此本在校勘方面有粗疏之处。今人王幼安在前人校勘的基础上，又据明陈继儒刊本校正，对原书有误或刊本有遗漏的地方，尽量参考他书以正之，与陈霆《渚山堂词话》合刊，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辑》中，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0出版，但仍有讹脱。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修订本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针对王校本之舛误复加补正。因此，《词话丛编》本成为当今《词品》最为通行的本子。

《词品》六卷，拾遗一卷，“拾遗”卷后附有陈秋帆据《函海》本所补四则。《词品》内容丰富庞杂，涉及面广。书中尽可能搜罗考证历代词人词作本事以及前人品评之语。六卷基本按照时代顺序布局：卷一多记六朝乐府曲词，考证词调来源，论述词调与内容的关系，六朝乐府与词体的用韵等，甚至认为填词用语“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试图从各方面论述六朝乐府与词的同源关系。杨慎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乐府，因此他的记述从六朝乐府歌词始。卷二以记述唐五代词人词作和闺阁、方外之作及故实为主，并解释考证词体中的生僻字词。卷三至卷六记述两宋、元代及本朝词人词作及故实。拾遗一卷多记歌妓、侍妾等女性之词作及故实。《词品》除了摘录、引述他人的词话外，共评论唐五代、宋、元词人八十馀人，涉及到词体的特性、风格、用韵、创作等诸多方面，在词学史上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

以“品”名书，不始于杨慎，梁钟嵘《诗品》以上、中、下三品品诗，唐司空图撰有《二十四诗品》，把诗歌分为二十四种不同的风格。纵观《词品》的内容，作者似乎没有为词高下分品的意思，虽然周逊在《刻词品序》中把词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品，含有高下之分，但杨慎《词品》之“品”，更多的是“品评”之意，还有揭示词品与人品关系的用意。杨慎通过对历代词人词作的品评，发表自己对词体诸多方面的看法。

二

在《词品》中，杨慎对词体的起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详细论证。他在《词品序》中说：“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杨氏认为诗词共源同工，六朝之乐府、唐人之七律与五代之词一脉相承。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在《词品》卷一中以具体作品为例进行分析，认为陶弘景诗《寒夜怨》与词《梅花引》格韵似之，仅换头微有不同；梁简文帝诗《春情曲》，与唐词《瑞鹧鸪》格韵略似；又认为“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从杨慎的阐述来看，他认为词体起源于六朝有两个理由：一是“格韵”。他从“格韵”出发，探求词体之起源。“格”即句式与字数；韵，即押韵的方式。杨慎通过在古诗中寻觅句式长短和押韵规律与某一词牌的相像者，来确定“最初”的词。二是词体的特质。词的特性是绮艳婉媚，蕴藉而有风味，杨慎认为六朝诗风华旖旎、情致绰约，与婉约妩媚的曲子词特质相同。因此得出结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杨慎这种从词的格韵与词体的特性出发探讨词体的起源，把六朝纤艳绮丽的小诗与风致婉丽的词联系在一起，给后人以启迪。六朝乐府诗本身就有调名，句式长短不齐，又多侧艳之作，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词皆有相似之处，因此，杨慎的词体起源说在词学史上能自成一家。

杨慎词体起源说的提出，一方面与其诗论密不可分。杨慎从进士及第的正德六年（1511）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卒于永昌贬所，期间，正值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高涨期，复古派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靡一时，从者云集。而善于创新、思想开放的杨慎独立于“七子”之外，“挺然崛起”，“自成一队”，强调唐律源出六朝，溯流应穷其源，要求学律诗当取则六朝。杨慎的词体起源说正是其诗学观向其词学观延伸的结果。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所本。在此之前，南宋人就有类似的观点，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就指出：“词起于唐人，而

六代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岂独五代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以工小词为能文哉。”（《历代词话》卷一引）而朱弁仅仅提出观点而未加以论述，杨慎继承朱说明确提出词体起源于六朝，并举例进行详细的论证，足以令人信服。

词体起源一直是词学家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历代词学家提出了诸多看法，诸如词体起源于《诗经》说、乐府说、唐律说等。而杨慎的词体起源于六朝说，影响深远，稍其后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词者，乐府之变也。昔人谓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杨用修又传其《清平乐》二首，以谓词祖。不知隋炀帝已有《望江南》词。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梁启超在《词的起源》中也指出：“观此可见凡属于《江南弄》之调，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组织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韵，三字四句，隔句押韵。第四句——‘舞春心’，即覆叠第三句之末三字，如《忆秦娥》调第二句末三字——‘秦楼月’也。似此严格的一字一句，按谱制调，实与唐末之倚声新词无异。”（《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王国维在《戏曲考源》中也说：“诗馀之兴，齐、梁小乐府先之。”当代学者刘大杰虽然认为梁武帝所作还不能算严格的词，但也认为“填词萌芽确起于齐、梁间，而梁武帝在这种尝试填词的工作中，是一位最重要的代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杨慎的词体起源说成为诸说之一种，给后人以重要的启发，在词学史上影响很大。

三

杨慎博览群书，涉猎领域广泛，文献学知识深厚。任良幹在《词林万选序》中说：“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词，颇为全备。暇日取绮练者四卷，名曰《词林万选》，皆《草堂诗馀》之所未收者。”由此可见他词籍收藏的丰

富，丰富的收藏为他在《词品》中的考证、校勘、辑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杨慎在《词品》中考证了词调的来源，对当时流行的词选《草堂诗馀》误刻词人词作的情况加以勘正，对当时罕见之词作整首录入，以致详解词义、字义，并交代出处。这是《词品》不同于同时期词话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杨慎博学在词学方面的具体体现。

对词调来源的考证最早见于南宋王灼的《碧鸡漫志》，他对32首唐宋燕乐曲子作了溯源析流的考论，资料翔实，王氏多从音乐的角度进行寻根求源。但到明代杨慎时期，词乐已佚，再从音乐方面探讨词调的渊源已不可能，杨慎是一个博洽多闻的著名诗人，他客观地从文献渊源方面探析词调的来源。他认为："词名多取诗句，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杨氏用一种非常感性的方法考证相当枯燥的词调来源，很有特色，亦颇有道理，给后人以有益的启迪。清代词学家毛先舒的《填词名解》也曾用这种方法探析词调的命名。

杨慎在《词品》中还考证了词调与内容的关系。他认为词调在唐代多与词作所写内容相一致，比如李后主《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王晋卿元宵词名《人月圆》，"即咏元宵，犹是唐人之意"。他在研读词作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词调与所咏内容之间的变化，是由唐人的咏本意发展到后来的"借腔别咏"，比如元太保刘秉忠《干荷叶》曲本该咏干荷叶，但他却用《干荷叶》之调写出吊宋之作，并认为这种"借腔别咏"的创作方法，成为后世词体创作的惯例。杨慎这种考证与论述对明人进一步认识词体以及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且他考论的结果符合词体创作的演变过程。

杨氏藏书颇富，就词选而言，在《词品》中提到的就有《遏云集》、《花间集》、《兰畹集》、《花庵词选》、《诗馀图谱》、《天机馀锦》、坊刻及家藏旧本《草堂诗馀》，还有多种词别集及词人文集。除此之外，还有自己已

经编就的《词林万选》、《百琲明珠》、《填词选格》等。《词品》对当时流传的词选《草堂诗馀》中所存在的误刻、漏刻词作多所纠正。比如对词作者失其名字的现象给以指明：《草堂诗馀》选有《蓦山溪》“青梅如豆”一词而不注作者名字，杨氏指出此词为张震（东父）所作；对部分词作的文字进行校勘和补正：“周美成《过秦楼》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误作‘凉浴’。”对词作中漏字漏句现象进行指正：“周美成‘寒食’《应天长》词：‘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今本遗‘条风’至‘正是’二十字。”对当时罕见之词予以全录：“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词名《竹屋痴语》……旧本《草堂诗馀》选其《玉蝴蝶》一首，书坊翻刻，欲省费，潜去之。予家藏有旧本，今录于此，以补遗略焉。”杨慎所做的这些校勘、辑佚工作，文献价值很高，对人们全面、正确地掌握词人词作有一定的帮助。

《词品》还对词作中出现的生僻字词加以解释并说明出处。唐宋词距明代亦为时久远，其中一些字词已经成为“古代汉语”，明人解读起来已有困难，杨慎在《词品》中对这一部分字词进行了详细的考释。比如考释“草薰”一词：“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弘明集》：‘地芝候月，天华逆风。’”不仅考证了“草薰”的渊源，又纠正了《草堂诗馀》之不当。像这样对词作中特殊词语的解释与辨析，《词品》中很多，诸如“哀曼”、“屯云”、“等身金”、“侧寒”、“麝月”、“泥人”、“檀色”、“黄额”、“靥饰”、“花翘”、“垂螺”、“银蒜”、“闹装”、“秋千旗”、“椒图”、“解红”、“檐花”、“心字香”、“明珠溅雨”、“双鱼洗”、“孟婆”等，这种辨析与解释对当时人们更好地理解词义、鉴赏词作意义很大；今人也正是从杨慎的考释中才知道这些字词的渊源与用法，从而更正确地领会词作的含义；同时也体现了杨慎的学识渊博与博闻强记，由此也可以感觉到杨慎为振兴词学而作出的不懈努力！

四

品评词人词作是《词品》的重心所在。《词品》虽然没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透过杨慎对众多词人词作的品评，品评者的词学观就相当明显地体现出来。杨慎《词品》对词学领域中的诸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诸如词体风格、特性、用韵、用情、词品与人品、词作与社会政治、词选、创作等，其中词体风格论与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其一，词体风格论。在词学史上，婉约是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传统风格形态，而到北宋中期苏轼豪放词产生以后，人们往往用“豪放”一词评价苏词。但是整个宋代，词坛上的基本倾向是尊崇婉约词风。到了明代，与杨慎同时期的著名词学家张綖在《诗馀图谱凡例》后所附按语中第一次把词体风格分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并以婉约为正体，以豪放为非本色，尊崇婉约词风的意识非常明显。杨慎对词体风格的看法与时流颇异，他不仅欣赏婉约词，同时赞赏豪放词，表现出词体风格取向上的开放性。

杨慎对婉约词的评价与其词体起源论及诗学观相一致。他欣赏六朝诗的“风华情致”：“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杨氏亦如张綖用“本色”一词，在他心目中，六朝的“风华情致”，落在词上，就是“婉媚”、“绮丽”、“清新”、“流丽”、“蕴藉风流”、“富贵蕴藉”、“婉媚风流”，此就是本色。如评价中兴名相赵鼎词“小词婉媚，不减《花间》、《兰畹》”；评价贺方回《浣溪沙》词“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当时赏之，以为《花间》、《兰畹》不及，信然”；评价陈克词“工致流丽”；评价刘镇《阮郎归》词“清丽可诵”。表现出对婉约词的倾心与赏爱。

同时，杨慎对豪放词亦很推崇，如评孙浩然《离亭宴》词“悲壮可传”；评张孝祥词“笔酣兴健”、“骏发蹈厉”；评张镃《贺新郎》词“非千钧笔力未易到

此"，与辛弃疾《水龙吟》词相似；评岳珂《祝英台近》词"感慨忠愤，与辛幼安'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评姚燧《醉高歌》词"不减东坡、稼轩"。杨慎最欣赏具有高尚人品的词人创作的带有"忠愤"之气的豪放词，他所推崇的豪放词如张元干、张孝祥、张镃、辛弃疾、岳珂等词人的词作，皆是词品与人品的高度统一。由于杨慎忠而被贬，一生不得志，因此这些词人在词作中所表现出的忠愤之情与他的情感息息相通，特别容易引起他感情上的强烈共鸣。

杨慎这种开放的词体风格论对启迪人们正确认识豪放词人及其词作有一定的意义，虽然它的影响在明代中后期重婉约的词学环境中不太明显，但在明末，由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词坛上刮起了一股稼轩风，词学家孟称舜、徐士俊突破婉约豪放的界限，对苏辛豪放词给以极大的肯定，与杨慎的词体风格论遥相呼应。杨慎可谓导夫先路者。

其二，词体主情说。词最初产生于舞宴歌席间，其文学特性就是抒发婉娈之情，其功能就是娱宾遣兴。欧阳炯的《花间集叙》形象地描述了词体的特性及功能："有绮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无不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到了北宋，越来越多的文人进行填词写曲，词体创作引起了批评家的关注，人们试图用儒家诗教的去规范词体创作，使擅长抒发个体性情感的词体承担起表现文人社会性情感的责任，诗言志，词言情，成为人们强调词体特性的一般看法。词体是"言志"抑或"言情"这个问题一直到元末仍是词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明代立国，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以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受此影响，明代前期词学家往往用儒家诗教评判词作，致使词体的"达情"特性有所丧失。明代中期随着心学的兴起，文人的个体情感得以张扬，倍受压抑的心灵得以舒展，词坛上"主情说"开始盛行，许多词学家也加入到词体"主情"特性的讨论中来。在诗学理论中倡言"诗缘情"的杨慎，认为诗歌"发诸性情，而协于律吕，非先协律吕，而后发性情"（《升庵集》卷三《李前渠诗

引》），因而，在《词品》中也有对“情”之论述。他在卷一谈及白乐天《花非花》词时说：“因情生文者也。”在卷四评价冯伟寿“春风袅娜”一词时指出：“殊有前宋秦、晁风艳，比之晚宋酸馅味、教督气不侔矣。”认为冯伟寿词风致绮艳，反映了词人的鲜活的个体情思，与晚宋词作中那些迂腐的充满儒家说教的作品不相类。在《拾遗》中肯定司马光的“艳辞”不伤“清介”，无损于司马公之高名。在卷三谈及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勋德重望”名公之词的言情特性时，充分肯定其情致缠绵的词作。杨慎一方面强调“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而人之情，可以像韩琦和范仲淹两位宋代名公一样在词中抒发之，反对禅家的绝欲、道家的忘情；另一方面又不忘宋儒圣贤之言：“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抒情要有选择、有节制，不可放任自己的情感。从杨氏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其心中“理”与“情”的矛盾，他其实还是要求词人在抒发人之情时应“发乎情，止乎礼”，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儒家正统的诗教思想。但同时他又明确指出“情”之内涵，即“风月”、“花柳”与“歌舞”，即艳情：“‘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杨慎认为人的情欲满足是合理的，在词中抒发艳情是无可厚非的。杨慎的“主情说”在一定程度上又抛弃了儒家“风教”、“诗道”对词体评价的价值取向，从文学自身的“言情”角度理解词体的特性，这种“主情说”显然符合词体创作的传统。在以张扬个体情感为先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忘却了杨慎“约情合中”诗教忠告，而放大了他对词体“言情”的要求。稍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大胆提出“词须宛转绵丽”，“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是明代中后期“主情说”极端化的发展，期间，杨慎的“主情说”为明代中后期词坛上“主情说”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词品》以采择宏富、“时有妙会”而著称。后人对其评价相当高，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中称《词品》“大体极有可观”，认为杨慎“于词更非门外道黑白”；并肯定其辑佚成就，指出《词品》中记载明词人方彦卿《鹊桥仙》词为

王昶《明词综》所未录，而《词品》“录之以遗读明词者”。他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但是，杨慎在撰写《词品》时，远谪瘴蛮之地，检书不便，致使《词品》出现了一定的讹误，如把张翥词误作吕圣求、张元干、石孝友词，把周晴川词误作周邦彦词等，把蒋捷效辛弃疾《水龙吟》全押“些”字词误作效仿辛弃疾《醉翁操》词；再者，《词品》在引述或摘录前人词话时，多有不注原书出处的现象，如卷三有“木兰花慢”、“东坡贺新郎词”及卷六的“南涧词”全文照录元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而不注出处，尤其是卷六与《拾遗》一卷，几乎是全部摘录元明人著述而不注出处；甚至不标明原作者，致使前人之品评之语与杨慎之评语混为一谈，如卷四“姜尧章”条，评姜夔词时，摘录黄昇《花庵词选》续集卷六语而不注出处，与下文己评混同，评高观国词亦然。在《词品》中，杨慎摘录他书内容，占原作的四分之一还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词品》有集评的性质，开了清代集评类词话如《词苑丛谈》与《古今词话》之先河。即便如此，杨慎《词品》中所体现出的文献价值与理论价值在词学史上仍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正像近代词曲家吴梅所说：“《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词学通论》）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用红色小字夹注的形式，对原著中的人名字号和著作作了简单注释（仅限于每段首次出现）。而原文之夹注，则排以黑色小字，以示区别。】

序

杨慎

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兰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共源同工乎？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词若太白之《忆秦娥》、《菩萨鬘》者，集中绝无。宋人如秦少游秦观、辛稼轩辛弃疾，词极工矣，而诗殊不强人意。疑若独艺然者，岂非异曲分派之说乎？昔宋人选填词曰《草堂诗馀》，其曰《草堂》者，太白诗名《草堂集》，见郑樵书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怀故国之意也。曰诗馀者，《忆秦娥》、《菩萨鬘》二首为诗之馀，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于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嘉靖辛亥仲春，洞天真逸升庵杨慎序。

目　录

导读　岳淑珍
序　杨慎
词品
词品卷一
【壹】陶弘景寒夜怨
【贰】陆琼饮酒乐
【叁】梁武帝江南弄
【肆】徐勉迎客送客曲
【伍】僧法云三洲歌
【陆】隋炀帝词
【柒】炀帝曲名
【捌】王褒高句丽曲
【玖】穆护砂
【壹〇】回纥
【壹壹】沈约六忆辞
【壹贰】梁简文春情曲
【壹叁】长相思
【壹肆】王筠楚妃吟
【壹伍】宋武帝丁都护歌
【壹陆】白团扇歌
【壹柒】五更转
【壹捌】长孙无忌新曲
【壹玖】崔液踏歌行
【贰〇】太白清平乐词

【贰壹】白乐天花非花词
【贰贰】词名多取诗句
【贰叁】踏莎行
【贰肆】上江虹、红窗影
【贰伍】菩萨鬘、苏幕遮
【贰陆】夜夜、昔昔
【贰柒】阿鞞回
【贰捌】阿滥堆
【贰玖】乌盐角
【叁〇】小梁州
【叁壹】六州歌头
【叁贰】法曲献仙音
【叁叁】小秦王
【叁肆】仄韵绝句
【叁伍】阿那、纥那曲名
【叁陆】醉公子
【叁柒】如梦令
【叁捌】捣练子
【叁玖】人月圆
【肆〇】后庭宴
【肆壹】朝天紫
【肆贰】干荷叶
【肆叁】乐曲名解
【肆肆】鼓吹骑吹云吹
【肆伍】唐词多无换头
【肆陆】填词句参差不同
【肆柒】填词用韵宜谐俗

【肆捌】燕莺转
【肆玖】哀曼
【伍〇】北曲
【伍壹】欧苏词用选语
【伍贰】草薰
【伍叁】南云
【伍肆】词用晋帖语
【伍伍】屯云
【伍陆】乐府用取月字
【伍柒】齐己诗
【伍捌】欧词石诗
【伍玖】侧寒
【陆〇】闻笛词
【陆壹】等身金
【陆贰】关山一点
【陆叁】杨柳索春饶
【陆肆】秋尽江南叶未凋
【陆伍】玉船风动酒鳞红
【陆陆】泥人娇
【陆柒】凝音佞
【陆捌】词人用甎字
词品卷二
【壹】真丹
【贰】金茎
【叁】鞋袜称两
【肆】麝月
【伍】檀色

【陆】黄额
【柒】靥饰
【捌】花翘
【玖】眼重眉褪
【壹〇】角妓垂螺
【壹壹】银蒜
【壹贰】闹装
【壹叁】椒图
【壹肆】鞊鞨
【壹伍】秋千旗
【壹陆】三弦所始
【壹柒】十二楼十三楼十四楼
【壹捌】五代僭主能词
【壹玖】花蕊夫人
【贰〇】女郎王丽真
【贰壹】李易安词
【贰贰】辛稼轩用李易安词语
【贰叁】朱淑真元夕词
【贰肆】钟离权
【贰伍】解红
【贰陆】白玉蟾武昌怀古
【贰柒】丘长春梨花词
【贰捌】鬼仙词
【贰玖】郝仙女庙词
【叁〇】鹊桥仙三词
【叁壹】衲子填词
【叁贰】菩萨蛮

【叁叁】徐昌图
【叁肆】小重山
【叁伍】牛峤
【叁陆】日蓦
【叁柒】孙光宪
【叁捌】李珣
【叁玖】毛文锡
【肆〇】潘祐
【肆壹】卢绛
【肆贰】花深深
【肆叁】坊曲
【肆肆】檐花
【肆伍】十六字令
【肆陆】应天长
【肆柒】过秦楼
【肆捌】李冠词
【肆玖】鱼游春水
【伍〇】春霁秋霁
【伍壹】岸草平沙
【伍贰】周晋仙浪淘沙
【伍叁】闲适之词
【伍肆】骊山词
【伍伍】石次仲西湖词
【伍陆】梅词
【伍柒】折红梅
【伍捌】洪觉范梅词
【伍玖】曹元宠梅词

【陆〇】李汉老
【陆壹】蒋捷一剪梅
【陆贰】心字香
【陆叁】招落梅魂
【陆肆】柳枝词
【陆伍】竹枝词
【陆陆】莲词第一
词品卷三
【壹】苏易简
【贰】韩范二公词
【叁】满江红
【肆】温公词
【伍】夏英公词
【陆】林和靖
【柒】康伯可词
【捌】东坡贺新郎词
【玖】东坡咏吹笛
【壹〇】密云龙
【壹壹】瑞鹧鸪
【壹贰】陈季常
【壹叁】六客词
【壹肆】东坡中秋词
【壹伍】晁次膺中秋词
【壹陆】苏养直
【壹柒】苏叔党词
【壹捌】程正伯
【壹玖】李邦直

【贰〇】柳词为东坡所赏
【贰壹】木兰花慢
【贰贰】潘逍遥
【贰叁】斜阳暮
【贰肆】秦少游赠楼东玉
【贰伍】莺花亭
【贰陆】少游岭南词
【贰柒】满庭芳
【贰捌】明珠溅雨
【贰玖】天粘衰草
【叁〇】山抹微云女婿
【叁壹】晴鸽试铃
【叁贰】初寮词
【叁叁】王元泽
【叁肆】宋子京
【叁伍】韩子苍
【叁陆】俞秀老弄水亭词
【叁柒】孙巨源
【叁捌】陈后山
【叁玖】双鱼洗
【肆〇】石州慢
【肆壹】张仲宗词用唐诗语
【肆贰】张仲宗送胡澹庵词
【肆叁】张仲宗
【肆肆】林外
【肆伍】韩世忠词
词品卷四

【壹】赵元镇
【贰】贺方回
【叁】孙浩然
【肆】查荎透碧霄
【伍】陈子高
【陆】陈去非
【柒】陈去非桂花词
【捌】叶少蕴
【玖】曾空青
【壹〇】曾纯甫
【壹壹】曾觌张抡进词
【壹贰】雪词
【壹叁】月词
【壹肆】潮词
【壹伍】张材甫
【壹陆】朱希真
【壹柒】李似之
【壹捌】张安国
【壹玖】于湖词
【贰〇】醉落魄
【贰壹】史邦卿
【贰贰】杏花天
【贰叁】姜尧章
【贰肆】高宾王
【贰伍】卢申之
【贰陆】刘改之词
【贰柒】天仙子

【贰捌】严次山
【贰玖】吴大年
【叁〇】张功甫
【叁壹】贺新郎
【叁贰】吴子和
【叁叁】郑中卿
【叁肆】谢勉仲
【叁伍】赵文鼎
【叁陆】赵德庄
【叁柒】易彦祥
【叁捌】李知幾
【叁玖】危逢吉
【肆〇】刘巨济
【肆壹】刘巨济僧仲殊
【肆贰】刘叔拟
【肆叁】洪叔玙
【肆肆】冯伟寿
【肆伍】吴梦窗
【肆陆】玉楼春
【肆柒】王实之
【肆捌】马庄父
【肆玖】万俟雅言
【伍〇】黄玉林
【伍壹】评稼轩词
词品卷五
【壹】虞美人草
【贰】并蒂芙蓉词

【叁】宋徽宗词
【肆】孟婆
【伍】忆君王
【陆】陈敬叟
【柒】陈刚中词
【捌】惜分钗
【玖】邹志完陈莹中词
【壹〇】词谶
【壹壹】无名氏扑蝴蝶词
【壹贰】曹元宠词
【壹叁】王采渔家傲词
【壹肆】洪觉范浪淘沙
【壹伍】洪觉范禅师赠女真词
【壹陆】钱思公词
【壹柒】刘后村
【壹捌】刘伯宠
【壹玖】刘叔安
【贰〇】施乘之
【贰壹】戴石屏
【贰贰】张宗瑞
【贰叁】李公昂
【贰肆】陆放翁
【贰伍】张东父
【贰陆】天风海涛
【贰柒】刘篁
【贰捌】刘德修
【贰玖】潘庭坚

【叁〇】魏了翁
【叁壹】吴毅甫
【叁贰】履斋赠妓词
【叁叁】向丰之
【叁肆】毛幵
【叁伍】蓦山溪
【叁陆】张即之书莫崙词
【叁柒】写词述怀
【叁捌】岳珂祝英台近词
【叁玖】苏雪坡赠杨直夫词
【肆〇】庆乐园词
【肆壹】咏云词讥史弥远
【肆贰】赵从橐寿贾似道陂塘柳
【肆叁】贾似道壁词
【肆肆】刘须溪
【肆伍】詹天游
【肆陆】邓千江
【肆柒】王予可
【肆捌】滕玉霄
【肆玖】牧庵词
【伍〇】元将填词
【伍壹】江西烈女词
词品卷六
【壹】八咏楼
【贰】杜伯高三词
【叁】徐一初登高词
【肆】南涧词

【伍】高竹屋苏堤芙蓉词
【陆】念奴娇祝英台近
【柒】文山和王昭仪满江红词
【捌】徐君宝妻词
【玖】傅按察鸭头绿
【壹〇】杨复初南山词
【壹壹】凌彦翀无俗念
【壹贰】瞿宗吉西湖秋泛
【壹叁】瞿宗吉鞋杯词
【壹肆】马浩澜著花影集
【壹伍】马浩澜词
【壹陆】马浩澜念奴娇
【壹柒】聂大年词附马浩澜和
【壹捌】一枝春守岁词
【壹玖】斗草词
【贰〇】卖花声
【贰壹】梁贡父木兰花慢
【贰贰】花纶太史词
【贰叁】锁懋坚词
词品拾遗
【壹】卓稼翁词
【贰】王昂催妆词
【叁】萧轸娶再婚
【肆】平韵忆秦娥
【伍】刘鼎臣妻词
【陆】易祓妻词
【柒】柔奴

【捌】美奴
【玖】李师师
【壹〇】于湖南乡子
【壹壹】珠帘秀
【壹贰】赵真真杨玉娥
【壹叁】刘燕歌
【壹肆】杜妙隆
【壹伍】宋六嫂
【壹陆】一分儿
词品补
【壹】转应曲
【贰】鼓子词
【叁】刘会孟
【肆】镜听
返回总目录

词

品

词品卷一

【壹】陶弘景寒夜怨

陶弘景《寒夜怨》云：“夜云生。夜鸿惊。凄切嘹唳伤夜情。”后世填词，《梅花引》格韵似之，后换头微异。

【贰】陆琼饮酒乐

陈陆琼《饮酒乐》云："蒲桃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春风秋月长好，欢醉日月言新。"唐人之《破阵乐》、《何满子》皆祖之。

【叁】梁武帝江南弄

梁武帝《江南弄》云：“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耀彩垂轻阴。连手蹀躞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踟蹰。”此词绝妙。填词起于唐人，而六朝已滥觞矣。其馀若《美人联锦》、《江南稚女》诸篇皆是。乐府具载，不尽录也。

【肆】徐勉迎客送客曲

古者宴客有迎客、送客曲，亦犹祭祀有迎神、送神也。梁徐勉《迎客曲》云："丝管列，舞曲陈。含声未奏待嘉宾。罗丝管，陈舞席，敛袖嘿唇迎上客。"《送客曲》云："袖缤纷，声委咽。馀曲未终高驾别。爵无算，景已流。空纡长袖客不留。"徐勉在梁为贤臣。其为吏部日，宴客。酒酣，有求詹事者，勉曰："今宵且可谈风月。"其严正而又蕴藉如此。江左风流宰相，岂独谢安、王俭邪。

【伍】僧法云三洲歌

梁僧法云《三洲歌》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啼将别共来，长相思。”又云：“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江左词人多风致，而僧亦如此，不独惠休之《碧云》也。

【陆】隋炀帝词

隋炀帝《夜饮朝眠曲》云：“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卸妆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其二云：“忆起时，投签初报晓。被惹香黛残，枕隐金钗袅。笑动林中乌，除却司晨鸟。”二词风致婉丽。其馀如《春江花月夜》、《江都乐》、《纪辽东》，并载乐府。其《金钗两股垂》、《龙舟五更转》，名存而辞亡。《铁围山丛话》云：“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乃炀帝辞，而全篇不传。又传奇有炀帝《望江南》数首，不类六朝人语，传疑可也。

【柒】炀帝曲名

《玉女行觞》、《神仙留客》皆炀帝曲名。

【捌】王褒高句丽曲

王褒《高句丽曲》云："萧萧易水生波。燕赵佳人自多。倾杯覆碗漼漼，垂手奋袖娑娑。不惜黄金散尽，惟畏白日蹉跎。"与陈陆琼《饮酒乐》同调。盖疆场限隔，而声调元通也。王褒，宇文周时人，字子深，非汉王褒也。是时亦有苏子卿，有《梅花落》一首。方回贺铸遂以为汉之苏武，何不考之过乎！

【玖】穆护砂

乐府有《穆护砂》，隋朝曲也。与《水调》、《河传》同时，皆隋开汴河时，词人所制劳歌也。其声犯角。其后至今讹“砂”为“煞”云。予尝有诗云：“桃根桃叶最夭斜，《水调》《河传》《穆护砂》。无限江南新乐府，陈朝独赏《后庭花》。”

【壹〇】回纥

《回纥》，商调曲也。其辞云：“阴山瀚海信难通，幽闺少妇罢裁缝。缅想边庭征战苦，谁能对镜冶愁容。久戍人将老，须臾变作白头翁。”其辞缠绵含蓄，有长歌之哀，过于痛哭之意。惜不见作者名氏，必陈隋初唐之作也。又有《石州辞》云：“自从君去远巡边，终日罗帷独自眠。看花情转切，揽涕泪如泉。一自离君后，啼多双眼穿。何时狂虏灭，免得更留连？”并附于此。

【壹壹】沈约六忆辞

沈约《六忆辞》，其一云：“忆来时：灼灼上阶墀。勤勤叙离别，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其二云：“忆坐时：黯黯罗帐前。或歌四五曲，或弄两三弦。笑时应莫比，嗔时更可怜。”其三云：“忆眠时：人眠强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傍人见，娇羞在烛前。”逸其三首。

【壹贰】梁简文春情曲

梁简文帝《春情曲》云：“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头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此诗似七言律，而末句又用五言。王无功王绩亦有此体，又唐律之祖。而唐词《瑞鹧鸪》格韵似之。

【壹叁】长相思

徐陵《长相思》云："长相思，好春节。梦里恒啼悲不泄。帐中起，窗前咽。柳絮飞还聚，游丝断复结。欲见洛阳花，如君陇头雪。"萧淳和之云："长相思，久离别。新燕参差条可结。狐关远，雁书绝。对云恒忆阵，看花复愁雪。犹有望归心，流黄未剪截。"二辞可谓劲敌。

【壹肆】王筠楚妃吟

王筠《楚妃吟》，句法极异。其词云：“窗中曙，花早飞。林中明，鸟早归。庭中日，暖春闺。香气亦霏霏。香气飘。当轩清唱调。独顾慕，含怨复含娇。蝶飞兰复熏。袅袅轻风入翠裙。春可游，歌声梁上浮。春游方有乐。沉沉下罗幕。”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予论填词必溯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

【壹伍】宋武帝丁都护歌

宋武帝《丁都护歌》云："都护北征时，侬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又云："都护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樯如芒柽，都护今何渠。"唐人用"丁都护"及"石尤风"事，皆本此。二辞绝妙。宋武帝征伐武略，一代英雄，而复风致如此。其殆全才乎。

【壹陆】白团扇歌

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谢芳姿有情爱，捉白团扇与之。乐府遂有《白团扇歌》云："白团扇，憔悴无复理，羞与郎相见。"其本辞云："犊车薄不乘，步行耀玉颜。逢侬都共语，起欲著夜半。"其二云："团扇薄不摇，窈窕摇蒲葵。相怜中道罢，定是阿谁非。"其三云："御路薄不行，窈窕穿回塘。团扇障白日，面作芙蓉光。"其四云："白锦薄不著，趣行著练衣。异色都言好，清白为谁施。""薄"，如《唐书》"薄天子不为"之"薄"。芳姿之才如此，而屈为人婢，信乎佳人薄命矣。元关汉卿尝见一从嫁媵婢，作一小令云："鬓鸦。脸霞。屈杀了，将陪嫁。规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红娘下。巧笑迎人，文谈回话。真如解语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事亦相类而可笑，并附此。

【壹柒】五更转

陈伏知道《从军五更转》云：“一更刁斗鸣，校尉逴连城。悬闻射雕骑，遥惮将军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长。试将弓学月，聊持剑比霜。三更夜警新，横吹独吟春。强听梅花落，误忆柳园人。四更星汉低，落月与山齐。依稀北风里，胡笳杂马嘶。五更催送筹，晓色映山头。城乌初起堞，更人悄下楼。”其后隋炀帝效之，作《龙舟五更转》，见《文中子》。

【壹捌】长孙无忌新曲

长孙无忌《新曲》云："家住朝歌下，早传名。结伴来游淇水上，旧时情。玉佩金钿随步动，云罗雾縠逐风轻。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又一曲云："回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芙蓉绮帐开还掩，翡翠珠被烂齐光。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闻箫逐凤凰。"

【壹玖】崔液踏歌行

唐崔液《踏歌辞》二首，体制藻思俱新。其辞云：“彩女迎金屋，仙姬出画堂。鸳鸯裁锦袖，翡翠帖花黄。歌响舞行分艳色，动流光。”其二云：“庭际花微落，楼前汉已横。金壶催夜尽，罗绣舞寒轻。调笑畅欢情未半，著天明。”近刻唐诗，不得其句读而妄改，特为分注之。

【贰〇】太白清平乐词

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云："禁庭春昼。莺羽披新绣。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　日晚却理残妆。御前闲舞霓裳。谁道腰肢窈窕，折旋消得君王。"其二云："禁帏秋夜。明月探窗罅。玉帐鸳鸯喷兰麝。时落银灯香灺。　女伴莫话孤眠。六宫罗绮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游教在谁边。"此词见吕鹏《遏云集》，载四首。黄玉林以其二首无清逸气韵，止选二首。慎尝补作二首。其一云："君王未起。玉漏穿花底。永巷脱簪妆黛洗。衣湿露华似水。　六宫鸾凤鸳鸯。九重罗绮笙簧。但愿君恩似日，从教妾鬓如霜。"其二云："倾城艳质。本自神仙匹。二八承恩初选入，身是三千第一。　月明花落黄昏。人间天上消魂。且共题诗团扇，笑他买赋长门。"永昌张愈光见而深爱之，以为远不忘谏，归命不怨，填词中有风雅也。荒浅敢望前人，然亦不孤愈光之赏尔。

【贰壹】白乐天花非花词

白乐天白居易之词，《望江南》三首在乐府，《长相思》二首见《花庵词选》。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雾非雾。”虽《高唐》、《洛神》，奇丽不及也。张子野张先衍之为《御街行》，亦有出蓝之色，今附于此。“夭非花艳轻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乳鸡新燕，落月沉星，紞紞城头鼓。 参差渐辨西池树。朱阁斜欹户。绿苔深径少人行，苔上屐痕无数。残香馀粉，闲衾剩枕，天把多情付。”

【贰贰】词名多取诗句

词名多取诗句，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翻阶蛱蝶恋花情”；《满庭芳》则取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点绛唇》则取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鹧鸪天》则取郑嵎“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惜馀春》则取太白赋语；《浣溪沙》则取少陵诗意；《青玉案》则取《四愁诗》语；《菩萨蛮》，西域妇髻也；《苏幕遮》，西域妇帽也；《尉迟杯》，尉迟敬德饮酒必用大杯，故以名曲；兰陵王每入阵必先，故歌其勇；《生查子》，“查”，古“槎”字，张骞乘槎事也；《西江月》，卫万诗“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之句也；《潇湘逢故人》，柳浑诗句也；《粉蝶儿》，毛泽民词“粉蝶儿共花同活”句也。馀可类推，不能悉载。

【贰叁】踏莎行

韩翃诗："踏莎行草过春溪。"词名《踏莎行》本此。

【贰肆】上江虹、红窗影

唐人小说《冥音录》，载曲名有《上江虹》，即《满江红》。《红窗影》，即《红窗迴》也。

【贰伍】菩萨鬘、苏幕遮

西域诸国妇人，编发垂髫，饰以杂华，如中国塑佛像璎珞之饰，曰“菩萨鬘”，曲名取此。唐书吕元济上书，比见方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幕遮”，曲名亦取此。李太白诗“公孙大娘浑脱舞”，即此际之事也。

【贰陆】夜夜、昔昔

梁乐府《夜夜曲》，或名《昔昔盐》。“昔”即“夜”也。《列子》：“昔昔梦为君。”“盐”亦曲之别名。

【贰柒】阿亸回

太白诗“羌笛横吹阿亸回”，番曲名。张祐集有《阿滥堆》，即此也。番人无字，止以声传，故随中国所书，人各不同尔，难以意求也。

【贰捌】阿滥堆

张祜诗："红树萧萧阁半开，玉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宋贺方回贺铸长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滟，塞管孤吹新《阿滥》。"《中朝故事》云：骊山多飞鸟，名"阿滥堆"，明皇采其声为曲子。又作《鴳烂堆》。《酉阳杂俎》云："鴳烂堆黄，一变之鸊，色如鹙鳖。鸊转之后，乃至累变。横理转"转"字据《酉阳杂俎》补。细，臆前渐渐微白。"

【贰玖】乌盐角

曲名有《乌盐角》，《江邻几杂志》云：“始教坊家人市盐，得一曲谱于角子中。翻之，遂以名焉。”戴石屏有《乌盐角行》。元人《月泉吟社》诗：“山歌聒耳《乌盐角》，村酒柔情玉练搥。”

【叁〇】小梁州

贾逵曰：梁米出于蜀汉，香美逾于诸梁，号曰“竹根黄”，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间，亦产梁米。土沃类蜀，故号《小梁州》，为西音也。

【叁壹】六州歌头

《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之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六州》得名，盖唐人西边之州：伊州、梁州、甘州、石州、渭州、氐州也。此词宋人大祀、大恤，皆用此调。国朝大恤，则用《应天长》云。伊、梁、甘、石，唐人乐府多有之。《胡渭州》见张祜诗。《氐州第一》见周美成周邦彦词。

【叁贰】法曲献仙音

《望江南》，即唐《法曲献仙音》也。但《法曲》凡三叠，《望江南》止两叠尔。白乐天白居易改《法曲》为《忆江南》。其词曰：“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二叠云：“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三叠云：“江南忆，其次忆吴宫。”见乐府。南宋绍兴中，杭都酒肆中，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买斗酒独饮，女子歌以侑之。歌词非人世语。或记之，以问一道士。道士曰：“此赤城韩夫人作《法驾导引》也。乌衣女子盖龙云。”其词曰：“朝元路，朝元路，同驾玉华君。千乘载花红一色，人间遥指是祥云。回望海光新。”二叠云：“东风起，东风起，海上百花摇。十八风鬟云半动，飞花和雨著轻绡。归路碧迢迢。”三叠云：“帘漠漠，帘漠漠，天淡一帘秋。自洗玉舟斟白酒，月华微映是空舟。歌罢海西流。”此辞即《法曲》之腔。文士好奇，故神其事以传尔。岂有天仙而反取开元人间之腔乎？

【叁叁】小秦王

唐人绝句多作乐府歌，而七言绝句随名变腔。如《水调歌头》、《春莺转》、《胡渭州》、《小秦王》、《三台》、《清平调》、《阳关》、《雨淋铃》，皆是七言绝句而异其名，其腔调不可考矣。予爱《小秦王》三首。其一云：“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陌上朝来逢驿骑，殷勤南北送征衣。”其二云：“柳条金嫩不胜鸦。青粉墙头道韫家。燕子不来春寂寞，小窗和雨梦梨花。”其三云：“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轻度翠弦中。分明自说长城苦，水阔云寒一夜风。”第一首妓女盛小丛作，后二首无名氏。

【叁肆】仄韵绝句

仄韵绝句，唐人以入乐府。唐人谓之《阿那曲》，宋人谓之《鸡叫子》。唐诗“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乃无名氏闻鬼仙之谣，非李洞作也。李洞诗集具在，诗体大与此不同，可验。女郎姚月华二首：“春草萋萋春水绿，对此思君泪相续。羞将离恨附东风，理尽秦筝不成曲。”又云：“与君形影分胡越，玉枕经年对离别。登台北望烟雨深，回身泣向寥天月。”宋张仲宗张元幹词云：“西楼月落鸡声急。夜浸疏香寒淅沥。玉人醉渴嚼春冰，晓色入帘横宝瑟。”张文潜张耒《荷花》一首云：“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子斗红妆，轻步凌波踏明镜。”杜祁公杜衍《咏雨中荷花》一首云：“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真珠零落难收拾。”三首皆佳。宋人作诗与唐远，而作词不愧唐人，亦不可晓。《太平广记》载妖女一词云：“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莺离芳草歇。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其词亦佳。坡苏轼词“春事阑珊芳草歇”亦用其语。或疑“歇”字似趁韵，非也。唐刘瑶诗“瑶草歇芳心耿耿”，皆有出处，一字不苟如此。

【叁伍】阿那、纥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湖杭二从事》诗曰："恋别山登忆水登，山光水焰百千层。谢公留赏山公唤，知入笙歌《阿那》朋。"刘禹锡夔州《竹枝词》云："楚水巴山小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萝。""阿那"、"纥那"，皆当时曲名。李郢诗言变梵呗为艳歌，刘禹锡诗言翻南调为北曲也。"阿那"皆叶上声，"纥那"皆叶平声，此又随方音而转也。

【叁陆】醉公子

唐人《醉公子》词云："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　扶得入罗帷，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水仙，《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巫山一段云》则状巫峡。如此词题曰《醉公子》，即咏公子醉也。尔后渐变，与题远矣。此词又名《四换头》，因其词意四换也。前辈谓此可以悟诗法。或以问韩子苍，子苍曰："只是转折多。且如刬袜下阶是一转矣，而苦其今夜醉又是一转。喜其入罗帷又是一转。不肯脱衣又是一转。后两句自开释，又是一转。其后制四换韵一调，亦名《醉公子》云。"今附录之，盖孟蜀顾敻辞也。"河汉秋云淡。红藕香侵槛。枕倚小山屏。金铺向晚扃。　睡起横波慢。独坐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销似去年。"

【叁柒】如梦令

唐庄宗词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此庄宗自度曲也。乐府取词中"如梦"二字名曲，今误传为吕洞宾，非也。

【叁捌】捣练子

李后主《捣练子》云：“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词名《捣练子》，即咏捣练，乃唐词本体也。

【叁玖】人月圆

宋驸马王晋卿《元宵词》云："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薄"字据《花庵词选》补。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盛照，人月圆时。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同携。更阑人静，千门笑语，声在帘帏。"此曲晋卿自制，名《人月圆》，即咏元宵，犹是唐人之意。

【肆〇】后庭宴

宋宣和中，掘地得石刻一词，唐人作也。本无题，后人名之曰《后庭宴》。其词云：“千里故乡，十年华屋。乱魂飞过屏山簇。眼重眉褪不胜春，菱花知我销香玉。　双双燕子归来，应解笑人幽独。断歌零舞，遗恨清江曲。万树绿低迷，一庭红扑簌。”

【肆壹】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后人以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见陆游《牡丹谱》。

【肆贰】干荷叶

元太保刘秉忠《干荷叶》曲云："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秋江上。"此秉忠自度曲，曲名《干荷叶》，即咏干荷叶，犹是唐词之意也。又一首"吊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惨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场空。吴山依旧酒旗风。两度江南梦。"此借腔别咏，后世词例也。然其曲凄恻感慨，千古之寡和也。或云非秉忠作。秉忠助元凶宋，惟恐不早，而复为吊惜之辞，其俗所谓斧子斫了手摩挲之类也。

【肆叁】乐曲名解

《古今乐录》云："伧歌以一句为一解，中国以一章为一解。"王僧虔启曰："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是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曲调，皆有词、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词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慎按：艳在曲之前，与吴声之和，若今之引子。趋与乱在曲之后，与吴声之送，若今之尾声。羊吾、夷伊、那何，皆声之馀音袅袅，有声无字。虽借字作谱而无义。若今之哩啰、嗹唵、唵吽也。知此，可以读古乐府矣。

【肆肆】鼓吹骑吹云吹

乐府有鼓吹曲，其昉于黄帝记里鼓之制乎。后世有《鼓吹》、《骑吹》、《云吹》之名。《建初录》云：列于殿廷者名《鼓吹》，列于行驾者名《骑吹》。又曰：《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其在廷，则以簨簴为楼也。水行则谓之《云吹》。《朱鹭》、《临高台》诸篇，则《鼓吹曲》也。《务成》、《黄雀》，则《骑吹曲》也。《水调》、《河传》，则《云吹曲》也。宋之问诗：“稍看朱鹭转，尚识紫骝骄。”此言《鼓吹》也。谢朓诗：“鸣笳翼高盖，叠鼓送华輈。”此言《骑吹》也。梁简文诗：“广水浮云吹，江风引夜衣。”此言《云吹》也。

【肆伍】唐词多无换头

张泌，南唐人，有《江城子》二阕。其一云："碧阑干外小中庭。雨初晴。晓莺声。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睡起卷帘无一事，匀面了，没心情。"其二云："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高绾绿云，低簇小蜻蜓。好是问他得来么？和笑道，莫多情。"黄叔旸黄昇云："唐词多无换头，如此词自是两首，故重押两"情"字、两"明"字。今人不知，合为一首，则误矣。"

【肆陆】填词句参差不同

填词平仄及断句皆定数，而词人语意所到，时有参差。如秦少游秦观《水龙吟》前段歇拍句云：“红成阵，飞鸳甃。”换头落句云：“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照人依旧。”以词意言，“当时皓月”作一句，“照人依旧”作一句。以词调拍眼，“但有当时”作一拍，“皓月照”作一拍，“人依旧”作一拍，为是也。维扬张世文云：陆放翁陆游《水龙吟》，首句本是六字，第二句本是七字。若“摩诃池上追游客”则七字。下云“红绿参差春晚”，却是六字。又如后篇《瑞鹤仙》，“冰轮桂花满溢”为句，以“满”字叶，而以“溢”字带在下句。别如二句分作三句、三句合作二句者尤多。然句法虽不同，而字数不少。妙在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尔。古诗亦有此法。如王介甫王安石“一读亦使我，慨然想遗风”是也。

【肆柒】填词用韵宜谐俗

沈约之韵，未必悉合声律，而今诗人守之，如金科玉条。此无他，今之诗学李杜，李杜学六朝，往往用沈韵，故相袭不能革也。若作填词，自可通变。如“朋”字与“蒸”同押、“打”字与“等”同押、“卦”字“画”字与“怪”“坏”同押，乃是鴂舌之病，岂可以为法耶？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韵》，一以中原之音为正，伟矣。然予观宋人填词，亦已有开先者。盖真见在人心目，有不约而同者。俗见之胶固，岂能眯豪杰之目哉。试举数词于右。东坡苏轼《一斛珠》云：“洛城春晚。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　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篆”字沈韵在上韵，本属鴂舌，坡特正之也。蒋捷“元夕”《女冠子》云：“蕙花香也。雪晴池馆如画。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而今灯谩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闹蛾儿争耍。　江城人悄初更打。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剔残红炧，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吴笺银粉砑。“砑”字据《竹山词》补。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笑绿鬟邻女，倚窗犹唱，夕阳西下。”是驳正沈韵“画”及“挂”“话”及“打”字之谬也。吕圣求吕渭老《惜分钗》云：“重帘下。微灯挂。背阑同说春风话。”用韵亦与蒋捷同意。晁叔用晁冲之《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时，牡丹初卖。小院重帘燕飞碍。昨宵风雨，尚有一分春在。今朝犹自得，阴晴快。　熟睡起来，宿酲微带。不惜罗襟揾眉黛。日长梳洗，看看花影移改。笑拈双杏子，连枝带。”此词连用数韵，酌古斟今尤妙。国初高季迪高启《石州慢》云：“落了辛夷，风雨顿催，庭院潇洒。春来长恁，乐章懒按，酒筹慵把。辞莺谢燕，十年梦断青楼，情随柳絮犹萦惹。难觅旧知音，把琴心重写。　天冶。忆曾携手，斗草阑边，买花帘下。看辘轳低转，秋千高

打。如今何处，总有团扇轻衫，与谁共走章台马？回首暮山青，又离愁来也。”诸公数词可为用韵之式，不独绮语之工而已。

【肆捌】燕莺转

《禽经》：“燕以狂䀐，莺以喜转。”䀐，视也。《夏小正》：“来降燕乃睇。”《转》，曲名，莺声似歌曲，故曰“转”。

【肆玖】哀曼

晋钮滔母猛氏《箜篌赋》曰：“乐操则寒条反荣，哀曼则晨华朝灭。”“曼”与“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声声慢》之类。

【伍〇】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气韵调平。东南土气偏诐，故不能感动木石。”斯诚公言也。近世北曲，虽皆郑卫之音，然犹古者总章北里之韵，梨园教坊之调，是可证也。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年，北曲亦失传矣。白乐天白居易诗：“吴越声邪无法用，莫教偷入管弦中。”东坡苏轼诗：“好把莺黄记宫样，莫教弦管作蛮声。”

【伍壹】欧苏词用选语

欧阳公欧阳修词“草薰风暖摇征辔”，乃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之语也。苏公苏轼词“照野瀰瀰浅浪，横空暧暧微霄”，乃用陶渊明“山涤馀霭，宇暧微霄”之语也。填词虽于文为末，而非自选诗乐府来，亦不能入妙。李易安李清照词“清露晨梳，新桐初引”，乃全用《世说》语。女流有此，在男子亦秦秦观、周周邦彦之流也。

【伍贰】草薰

佛经云：“奇草芳花，能逆风闻薰。”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经语。《六一词》欧阳修词集云“草薰风暖摇征辔”，又用江淹语。今《草堂》词改“薰”作“芳”，盖未见《文选》者也。《弘明集》：“地芝候月，天华逆风。”

【伍叁】南云

晏元献公晏殊《清商怨》云："关河愁思望处满。渐素秋向晚。雁过南云，行人回泪眼。　双鸾衾裯悔展。夜又永，枕孤人远。梦未成归，梅花闻塞管。"此词误入欧公欧阳修集中。按诗话：或问晏同叔晏殊词"雁过南云"何所本，庚溪陈岩肖以江淹当是江总诗"心逐南云去，身随北雁来"答之。不知陆机《思亲赋》有"指南云以寄钦"之句。陆云《九愍》云："眷南云以兴悲。""南云"字当是用陆公语也。

【伍肆】词用晋帖语

“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为佳尔。”此晋无名氏帖中语也。辛稼轩辛弃疾融化作《霜天晓角》词云：“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尔。”晋人语本入妙，而词又融化之如此，可谓珠璧相照矣。

【伍伍】屯云

中山王《文木赋》：“奔雷屯云，薄雾浓雰。”皆形容木之文理也。杜诗“屯云对古城”，实用其字。李易安李清照“九日”词“薄雾浓雰愁永昼”，今俗本改“雰”作“雲”。

【伍陆】乐府用取月字

《子夜歌》“开窗取月光”，又“笼窗取凉风”，妙在“取”字。

【伍柒】齐己诗

僧齐己诗：“重城不锁梦，每夜自归山。”宋人小词：“金门不锁梦，随意绕天涯。”

【伍捌】欧词石诗

欧阳公欧阳修词："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石曼卿石延年诗："水尽天不尽，人在天尽头。"欧与石同时，且为文字友，其偶同乎？抑相取乎？

【伍玖】侧寒

吕圣求吕渭老《望海潮》词云："侧寒斜雨，微灯薄雾，匆匆过了元宵。帘影护风，盆池见日，青青柳叶柔条。碧草皱裙腰。正昼长烟暖，蜂困莺娇。望处凄迷，半篙绿水浸"浸"字据《圣求词》补。斜桥。　孙郎病酒无聊。记乌丝醉语，碧玉风标。新燕又双，兰心渐吐，佳期趁取花朝。心事转迢迢。但梦随人远，心与山遥。误了芳音，小窗斜日到芭蕉。"其用"侧寒"字甚新。唐诗："春寒侧侧掩重门。"韩偓诗："侧侧轻寒剪剪风。"又无名氏词："玉楼十二春寒侧。"与此"侧寒斜雨"相袭用之，不知所出。大意，"侧"，不正也，犹云峭寒尔。圣求在宋，人不甚著名，而词甚工。如《醉蓬莱》、《扑胡蝶近》、《惜分钗》、《薄倖》、《选冠子》、《百宜娇》、《荳叶黄》、《鼓笛慢》，佳处不减秦少游秦观。见予所集《词林万选》及《填词选格》。

【陆〇】闻笛词

南渡后，有题“闻笛”《玉楼春》词于杭京者。其词云：“玉楼十二春寒恻。楼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桥上旧曾听，三十六宫秋草碧。　昭华人去无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其词悲感凄恻，在陈去非陈与义“忆昔午桥”之上，而不知名。或以为张子野张先，非也。子野张先卒于南渡之前，何得云“三十六宫秋草碧”乎？

【陆壹】等身金

宋贾黄中，幼日聪悟过人。父取书与其身相等，令诵之，谓之“等身书”。张子野张先《归朝欢》词云：“声转辘轳闻露井。晓汲银瓶牵素绠。西园人语夜来风，丛英飘坠红成径。宝猊烟未冷。莲台香烛残痕凝音佞。等身金，谁能得意，买此好光景。　粉落轻妆红玉莹。月枕横钗云坠领。有情无物不双栖，文禽只合长交颈。昼长欢岂定。争如翻做春宵永。日曈昽，娇柔懒起，帘押卷花影。”此词极工，全录之。不观贾黄中传，知“等身金”为何语乎？

【陆贰】关山一点

杜诗“关山同一点”，“点”字绝妙。东坡苏轼亦极爱之，作《洞仙歌》云“一点明月窥人”，用其语也。《赤壁赋》云“山高月小”，用其意也。今书坊本改“点”作“照”，语意索然。且“关山同一照”，小儿亦能之，何必杜公也。幸《草堂诗馀》注可证。

【陆叁】杨柳索春饶

张小山张可久《小桃红》词云："一汀烟柳索春饶。添得杨花闹。盼杀归舟木兰棹。水迢迢。画楼明月空相照。今番瘦了。多情知道。宽褪翠裙腰。""蒌蒿穿雪动，杨柳索春饶。"山谷侯体健诗也。此词用之。今刻本不知，改"饶"为"愁"，不惟无韵，且无味矣。

【陆肆】秋尽江南叶未凋

贺方回贺铸作《太平时》一词，衍杜牧之杜牧诗也。其词云：“秋尽江南叶未凋，晚云高。青山隐隐水迢迢。接亭皋。　二十四桥明月夜，弭兰桡。玉人何处教吹箫。可怜宵。”按此，则牧之本作“叶未凋”。今妄改作“草木凋”，与上下意不相接矣。幸有此可正其误。

【陆伍】玉船风动酒鳞红

何晋之何大圭《小重山》词云：“绿树啼莺春正浓。枝头青杏小，绿成丛。玉船风动酒鳞红。歌声咽，相见几时重。　车马去匆匆。路遥芳草远，恨无穷。相思只在梦魂中。今宵月，偏照小楼东。”临邛高耻庵云“玉船风动酒鳞红”之句，譬如云锦月钩，造化之巧，非人琢也。此等句在天地间有限。

【陆陆】泥人娇

俗谓柔言索物曰“泥”，乃计切，谚所谓软缠也。杜子美杜牧诗：“忽忽穷愁泥杀人。”元微之元稹《忆内》诗：“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杜牧之杜牧《登九华楼》诗：“为郡异乡徒泥酒。”皇甫《非烟传》诗曰：“郎心应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谁。”杨乘诗：“昼泥琴声夜泥书。”元邓文原《赠妓》诗：“银灯影里泥人娇。”柳耆卿柳永词：“泥欢邀宠最难禁。”字又作“詉”，《花间集》顾敻词：“黄莺娇转詉芳妍。”又“记得詉人微敛黛”。字又作妮。王通叟词：“十三妮子绿窗中。”今山东人目婢曰“小妮子”，其语亦古矣。

【陆柒】凝音佞

《诗》：“肤如凝脂。”“凝”音“佞”。唐诗：“日照凝红香。”白乐天白居易诗：“落絮无风凝不飞。”又：“舞繁红袖凝，歌切翠眉愁。”又：“舞急红腰凝，歌迟翠黛低。”徐幹臣词：“重省，别时泪渍，罗巾犹凝。”张子野张先词：“莲台香烛残痕凝。”高宾王词：“想莼汀，水云愁凝。闲蕙帐，猿鹤悲吟。”柳耆卿柳永词：“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今多作平音，失之。音律亦不协也。

【陆揖】词人用黦字

“黦”，黑而有文也，字一作“黫”，于勿、于月二切。周处《风土记》：“梅雨沾衣服，皆败黦。”此字文人罕用，惟《花间集》韦庄及毛熙震词中见之。韦庄《应天长》词云：“别来半岁音书绝。一寸离肠千万结。难相见，易相别。又见玉楼花似雪。　暗想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想得此时情更切。泪沾红袖黦。”毛熙震《后庭花》词曰：“莺啼燕语芳菲节。后庭花发。昔时欢宴歌声揭。管弦清越。　自从陵谷追游歇。画梁尘黦。伤心一片如珪月。闲锁宫阙。”此二词皆工，全录之。

词品卷二

【壹】真丹

王半山王安石和俞秀老俞紫芝《禅思》词曰：“茫然不肯住林间。有处即追攀。将他死语图度，怎得离真丹。　浆水价，匹如闲。也须还。何如直截，踢倒军持，赢取沩山。”此词意劝秀老纯归于禅，住山不出游也。真丹，即震旦也。军持，取水瓶也，行脚之具。踢倒军持，劝其勿事行脚也。沩山和尚欲谋住山，曰：“此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离。”言人不当离山也。皆用佛书语。“浆水价”，“也须还”，则用《列子》五浆先馈事。

【贰】金荃

元好问诗：“《金荃》怨曲《兰畹》辞。”《金荃》，温飞卿温庭筠词名《金荃集》。荃即兰荪也，音筌。《兰畹》，唐人词曲集名，与《花间集》出入，而中有杜牧之词。

【叁】鞋袜称两

高文惠高柔妻与夫书曰："今奉织成袜一量，愿着之，动与福并。""量"当作"两"，《诗》"葛屦五两"是也。无名氏《踏莎行》词末云："夜深着辆小鞋儿，靠着屏风立地。""辆"、"两"盖古今字也。小词用《毛诗》字，亦奇。

【肆】麝月

蔡松年小词：“银屏小语，私分麝月，春心一点。”麝月，茶名，麝言香，月言圆也。或说麝月是画眉香煤，亦通。但下不得“分”字。又党怀英“茶”词：“红莎绿蒻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金国明昌、大定时，文物已埒中国，而制茶之精如此。胡雏亦风味也。非见元宵灯以为妖星下地之日比也。

【伍】檀色

画家七十二色，有檀色，浅赭所合，词所谓“檀画荔枝红”也。而妇女晕眉色似之。唐人诗词多用，试举其略。徐凝《宫中曲》云：“檀妆惟约数条霞。”《花间词》云“背人匀檀注”，又“钿昏檀粉泪纵横”，又“臂留檀印齿痕香”，又“斜分八字浅檀蛾”是也。又云“卓女烧春浓美，小檀霞”，则言酒色似檀色。又云“檀画荔枝红，金蔓蜻蜓软”，又“香檀细画侵桃脸”，又“浅眉微敛注檀轻”，又“何处恼佳人，檀痕衣上新”，又“修蛾慢脸。不语檀心一点”，“歌声慢发开檀点”，“笑拈金靥”，又“锦檀偏，翘髻重，翠云欹”，又“翠钿檀注助容光”，又“粉檀珠泪和”。伊孟昌《黄蜀葵》诗：“檀点佳人喷异香。”杜衍《雨中荷花》诗：“檀粉不匀香汗湿。”则又指花色似檀色也。东坡苏轼《梅》诗：“鲛绡剪碎玉簪轻，檀晕妆成雪月明。肯伴老人春一醉，悬知欲落更多情。”唐、宋妇女闺妆，面注檀痕，犹汉、魏妇女之注玄的也。嵇含《南方草木状》：“蒟缘子渍以蜂蜜，点以燕檀。”

【陆】黄额

后周天元帝令宫人黄眉黑妆，其风流于后世。虞世基《咏袁宝儿》云："学画鸦黄半未成。"此炀帝时事也，至唐犹然。骆宾王诗："写月图黄罢，凌波拾翠通。"又卢照邻诗："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王翰诗："中有一人金作面。"裴庆馀诗："满额蛾黄金缕衣。"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又："蕊黄无限当山额。"又："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又："脸上金霞细，眉间翠钿深。"牛峤词："额黄侵腻发，臂钏透红纱。"张泌词："蕊黄香画帖金蝉。"宋陈去非《腊梅》诗："智琼额黄且勿夸。眼明见此风前葩。"智琼，晋代鱼山神女也。额黄事，不见所出，当时必有传记。而黄妆实自智琼始乎。今黄妆久废，汴蜀妓女以金箔飞额上，亦其遗意也。

【柒】靥饰

《说文》："靥，颊辅也。"《洛神赋》："明眸善睐，靥辅承权。"自吴宫有獭髓补痕之事，唐韦固妻少时为盗刃所刺，以翠掩之，女妆遂有靥饰。其字二音，一音琰，一音叶。温飞卿温庭筠词："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此音叶。又云："粉心黄蕊花靥。黛眉山两点。"此音琰。《花间词》："浅笑含双靥。"又云："翠靥眉心小。"又："腻粉半粘金靥子，残香犹暖旧《花间集》作"绣"。熏笼。"又："一双笑靥嚬香蕊。"又："浓蛾淡靥不胜情。"又："笑靥嫩疑花拆，愁眉翠敛山横。"宋词："杏靥夭斜，梅钿轻薄。"又："小唇秀靥。团凤眉心倩郎贴。"则知此饰，五代、宋初为盛。

【捌】花翘

韦庄《诉衷情》词云：“碧沼红芳烟雨静，倚兰桡。重玉佩，交带袅纤腰。鸳梦隔星桥。迢迢。越罗香暗销。坠花翘。”按此词在成都作也。蜀之妓女，至今有花翘之饰，名曰“翘儿花”云。

【玖】眼重眉褪

唐词：“眼重眉褪不胜春。”李后主词：“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元乐府：“眼馀眉剩。”皆祖唐词之语。

【壹〇】角妓垂螺

张子野张先《减字木兰花》云：“垂螺近额。走上红裀初趁拍。只恐惊飞。拟倩游丝惹住伊。　文鸳绣履。去似风流尘不起。舞彻《梁州》。头上宫花颤未休。”又晏小山晏幾道词云：“垂螺拂黛青楼女。”又云：“双螺未学同心绾，已占歌名。月白风清。长倚昭华笛里声。”又云：“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垂螺、双螺，盖当时角妓未破瓜时发饰之名。今秦中妓及搬演旦色，犹有此制。

【壹壹】银蒜

欧阳六一欧阳修《仿玉台体》诗：“银蒜钩帘宛地垂。”东坡苏轼《哨遍》词：“睡起画堂，银蒜押帘，“押帘”据《东坡乐府》补。珠幕云垂地。”蒋捷《白纻》词：“早是东风作恶。旋安排，一双银蒜镇罗幕。”银蒜，盖铸银为蒜形，以押帘也。宋元亲王纳妃，公主下降，皆有银蒜帘押几百双。

【壹贰】闹装

京师闹装带，其名始于唐。白乐天白居易诗：“贵主冠浮动，亲王带闹装。”薛田诗：“九苞绾就佳人髻，三闹装成子弟鞯。”词曲有“角带闹黄鞓”，今作“傲黄鞓”，非也。

【壹叁】椒图

元人乐府：“户列八椒图。”又《贝琼未央瓦砚》歌：“长杨昨夜西风早。锦缦椒图迹如扫。”竟不知椒图为何物。近阅陆文量陆容《菽园杂记》云：“博物志逸篇曰，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鸱吻、蚣蜡之类也。椒图，其形似螺，性好闭，故立于门上，即诗人所谓金铺也。”司马温公司马光《明妃曲》云：“宫门金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梁简文萧纲《乌栖曲》云：“织成屏风金屈戌。”李贺诗：“屈戌铜铺锁阿甄。”皆指此也。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闭户。”《后汉书·礼仪志》：“殷人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门户。”则椒图之似螺形，其说信矣。

【壹肆】靺鞨

靺鞨，国名，古肃慎地也。其地产宝石，大如巨栗，中国谓之靺鞨。文与可文同《朱樱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樱斑若缬。上幸离宫促荐新，藤篮宝笼貂珰发。凝霜作丸珠尚软，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兰，翡翠一盘红靺鞨。"葛鲁卿葛胜仲《西江月》词云："靺鞨斜红带柳，琉璃涨绿平桥。人间花月正新妖，不数江南苏小。　恨寄飞花簌簌，情随流水迢迢。鲤鱼风送木兰桡。回棹荒鸡报晓。"二公诗词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故详疏之。

【壹伍】秋千旗

陆放翁陆游诗云：“秋千旗下一春忙。”欧阳公欧阳修《渔家傲》云：“隔墙遥见秋千侣。绿索红旗双彩柱。”李元膺《鹧鸪天》云：“寂寞秋千两绣旗。”予尝命画工作《寒食士女图》，秋千架作两绣旗，人多骇之。盖未见三公之诗词也。

【壹陆】三弦所始

今之三弦，始于元时。小山晏幾道词云：“三弦玉指，双钩草字，题赠玉娥儿。”

【壹柒】十二楼十三楼十四楼

《汉书》：“五城十二楼，仙人居也。”诗家多用之。东坡苏轼词：“游人都上十三楼。不羡竹西歌吹古扬州。”用杜牧诗“婷婷袅袅十三馀”之句也。永乐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词：“花月春江十四楼。”人多不知其事。盖洪武中，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楼于南京，以处官妓。盖时未禁缙绅用妓也。

【壹捌】五代僭主能词

五代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如王衍之“月明如水浸宫殿”，元人用之为传奇曲子。孟昶之《洞仙歌》，东坡苏轼极称之。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为宋艺祖所赏，惜不见其全篇。

【壹玖】花蕊夫人

花蕊夫人，宫词之外，尤工乐府。蜀亡，入汴。书葭萌驿壁云："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书未毕，为军骑催行。后人续之云："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花蕊见宋祖，犹作"更无一个是男儿"之诗，焉有随昶行而书此败节之语乎？续之者不惟虚空架桥，而词之鄙，亦狗尾续貂矣。

【贰〇】女郎王丽真

女郎王丽真，有词名《字字双》：“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明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

【贰壹】李易安词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李清照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其词名《漱玉集》，寻之未得。《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其词云：“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荃翁张端义《贵耳集》云：此词首下十四个叠字，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下十四个叠字者。乃用《文选》诸赋格。“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此“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又“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四叠字又无斧痕，妇人中有此，殆间气也。晚年自南渡后，怀京洛旧事，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镕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轻，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言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黄庭坚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李清照先得之矣。

【贰贰】辛稼轩用李易安词语

辛稼轩辛弃疾词“泛菊杯深，吹梅角暖”，盖用易安李清照“染柳烟轻，吹梅笛怨”也。然稼轩改数字更工，不妨袭用。不然，岂盗狐白裘手邪？

【贰叁】朱淑真元夕词

朱淑真“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邪？又其《元夕》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极天歌吹暖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经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与其词意相合，则其行可知矣。

【贰肆】钟离权

仙家称钟离先生者，唐人钟离权也，与吕岩同时。韩涧泉选《唐诗绝句》，卷末有钟离一首，可证也。近世俗人称汉钟离，盖因杜子美《元日》诗有“近闻韦氏妹，远在汉钟离”。流传之误，遂傅会以钟离权为汉将钟离昧矣，可发一笑也。说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诳愚。如世传《沁园春》及《解红》二词为吕洞宾作。按《沁园春》词，宋驸马王晋卿初制此腔。解红儿则五代和凝歌童，凝为制《解红》一曲。初止五句，见陈氏《乐书》。后乃衍为《解红儿慢》。岂有吕洞宾在唐，预知其腔，而填为此曲乎？元俞琰又注《沁园春》，琰虽博学，亦惑于长生之说，而随俗尔。琰子仲温序其父《阴符经》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笃意养生，寿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识《参同契》一字，而年逾百岁，又何必劳心于不可知之术哉？达人君子，可以意悟。

【贰伍】解红

曲名有《解红》者，今俗传为吕洞宾作，见《物外清音》，其名未晓。近阅和凝集，有《解红歌》云：“百戏罢，五音清。《解红》一曲新教成。两个瑶池小仙子，此时夺却柘枝名。”《乐书》云：“儿童《解红》舞：衣紫绯绣襦、银带、花凤冠。”盖五代时人也。焉有吕洞宾在唐世预填此腔邪？

【贰陆】白玉蟾武昌怀古

白玉蟾葛长庚“武昌怀古”词云：“汉江北泻，下长淮、洗尽胸中今古。楼橹横波征雁远，谁见鱼龙夜舞。鹦鹉洲云，凤皇池月，付与沙头鹭。功名何处，年年惟见春絮。　非不豪似周瑜，壮如黄祖，亦随秋风度。野草闲花无限数。渺在西山南浦。黄鹤楼人，赤乌年事，江汉庭前路。浮萍无据，水天几度朝暮。”此调雄壮，有意效坡仙苏轼乎？词名《念奴娇》，因坡公词尾三字，遂名《酹江月》。又恰百字，又名《百字令》。玉蟾词，他如“一叶飞何处，天地起西风。鳞鳞波上烟寒，水冷剪丹枫”，皆佳句。“咏燕子”有“秋千节后初相见，袯襖人归有所思”，亦有思致，不愧词人云。

【贰柒】丘长春梨花词

丘长春“咏梨花”《无俗念》云：“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熳，玉树琼苞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　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材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予尝问好事者曰：神仙惜气养真，何故读书史作诗词？答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予因语吾党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世间宁有不读书道学耶？今之讲道者，束书不看，号曰忘言观妙，岂不反为异端所笑耶！

【贰捌】鬼仙词

“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冷烟衰草，前朝宫阙。　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名深利切。改变容颜，销磨今古，陇头残月。”此《五代新说》载鬼仙词也。非太白李白、长吉李贺之流，岂能及此？

【贰玖】郝仙女庙词

博陵县有郝仙女庙。仙女，魏青龙中人。年及笄，姿色姝丽。采蘋水中，苍烟白雾，俄失所在。其母哀求水滨，愿言一见。良久，异香袭人，隐约于波渚间。曰：“儿以灵契，托迹绡宫，阴主是水府。世缘已断，毋用悲悒。而今而后，使乡社田蚕岁宜。有感而通，乃为吾验。”后人立庙焉。后有题《喜迁莺》词于壁云：“汀洲蘋满。记翠笼采采，相将邻媛。苍渚烟生，金支光烂，人在雾绡鲛馆。小鬟顿成云散。罗袜凌波，不见翠鸾远。但清溪如镜，野花留靥。 情睠。惊变现。身后神功，缘就吴蚕茧。汉女菱歌，湘妃瑶瑟，春动倚云层殿。彤车载花一色，醉尽碧桃清宴。故山晚。叹流年一笑，人间飞电。”

【叁〇】鹊桥仙三词

《齐东野语》载鸾箕《鹊桥仙》词“咏七夕”，以“八”“煞”为韵。其词曰：“鸾舆初驾，牛车齐发。听隐隐、鹊桥伊轧。尤云殢雨正欢浓，但只怕、来朝初八。　霞垂彩幔，月明银蜡。更馥郁、香焚金鸭。年年此际一相逢，未审是、甚时结煞。”方秋崖“除夜小尽生日”词曰：“今朝二十九，明朝初一。怎欠个，秋崖生日。客中情绪老天知，道这月不消三十。　春盘缕翠，春缸摇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边试问是耶非，笑“笑”据《秋崖词》补。今夕不知何夕。”近时东莞方彦卿俊，正月六日于俞君玉席上擘糟蟹荐酒，寿其友人黄瑜，亦依此调。其词云：“草头八足，一团大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灯预赏为先生，生日是新正初六。　今宵过了，七人八谷。又七日，天官赐福。福如东海寿如山，愿岁岁春盘盈绿。”瑜字廷美，香山人。其孙才伯佐，与予同官，尝为予诵之。

【叁壹】衲子填词

唐宋衲子诗尽有佳句，而填词可传者仅数首。其一，报恩和尚《渔家傲》云：“此事楞严尝布露。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　蝶梦南华方栩栩。斑斑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其二，寿涯禅师“咏鱼篮观音”云：“深愿宏慈无缝罅。乘时走入众生界。窈窕丰姿都没赛。提鱼卖。堪笑马郎来纳败。　清冷露湿金襕坏。茜裙不把珠璎盖。特地掀来呈捏怪。牵人爱。还尽几多菩萨债。”

【叁贰】菩萨蛮

“牡丹带露真珠颗。佳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 檀郎故相恼。只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挼花打人。”此词无名氏，唐宣宗尝称之，盖又在《花间》之先也。

【叁叁】徐昌图

徐昌图，唐人。“冬景”《木兰花》一词，缛丽可爱。今入《草堂》之选，然莫知其为唐人也。

【叁肆】小重山

韦庄《小重山》前段，今本“罗衣湿”下，遗“新揾旧啼痕”五字。

【叁伍】牛峤

牛峤，蜀之成都人，为孟蜀学士。其《酒泉子》云：“紫陌青门，三十六宫春色。御沟辇路暗相通。杏园风。 咸阳沽酒宝钗空。笑指未央归去，插花走马落残红。月明中。”《杨柳枝》词数首尤工，见《乐府诗集》。

【叁陆】日蓦

《南史》王晞诗：“日蓦当归去，鱼鸟见留连。”俗本改“蓦”为“暮”，浅矣。孟蜀牛峤词“日蓦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语。

【叁柒】孙光宪

孙光宪，蜀之资州人。事荆南高氏，为从事，有文学名，著《北梦琐言》。其词见《花间集》。“一庭疏雨湿春愁”，秀句也。

【叁捌】李珣

李珣，蜀之梓州人。事王宗衍。《浣溪沙》词有“早为不逢巫峡夜，那堪虚度锦江春”之句。词名《琼瑶集》。其妹事王衍，为昭仪，亦有词藻。有“鸳鸯瓦上忽然声”词一首，误入《花蕊夫人集》。盖一百一首本羡此首也。

【叁玖】毛文锡

毛文锡、鹿虔扆、欧阳炯、韩琮、阎选皆蜀人，事孟后主，有“五鬼”之号。俱工小词，并见《花间集》。此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后传刻于南方云。

【肆〇】潘祐

潘祐，南唐人。事后主，与徐铉、汤悦、张泌俱有文名。而祐好直谏。尝应后主令作小词，有：“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熳。已失了东风一半。”盖讽其地渐侵削也。可谓得讽谕之旨。

【肆壹】卢绛

卢绛，南唐人。梦一人歌《菩萨蛮》云：“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　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小山攒。芭蕉生暮寒。”其名不著，词颇清润，特录之。

【肆贰】花深深

《草堂词》“花深深”，按《玉林词选》，乃李婴之作。今以为孙夫人，非也。

【肆叁】坊曲

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今之南院、北院也。宋陈敬叟词：“窈窕青门紫曲。”周美成周邦彦词：“小曲幽坊月暗。”又：“愔愔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诗馀》，改作“坊陌”，非也。谢皋羽谢翱《天地间集》载孟鲠《南京》诗云：“愔愔坊曲傍深春，活活河流过雨浑。花鸟几时充贡赋，牛羊今日上丘原。犹传柳七工词翰，不见朱三有子孙。我亦前生梁楚士，独持心事过夷门。”

【肆肆】檐花

杜杜甫诗“灯前细雨檐花落”，注谓檐下之花，恐非。盖谓檐前雨映灯花如花尔。后人不知，或改作“檐前细雨灯花落”，则直致无味矣。宋人小词多用“檐花”字，周美成周邦彦云：“浮萍破处，檐花檐影颠倒。”又云：“檐花红雨照方塘。”多不悉记。

【肆伍】十六字令

周美成周邦彦《十六字令》云：“眠。月影穿窗白玉钱。无人弄，移过枕函边。”词简思深，佳词也。其《片玉集》中不载，见《天机馀锦》。案，此周晴川词，见《花草粹编》卷一。

【肆陆】应天长

周美成周邦彦“寒食”《应天长》词：“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今本遗“条风”至“正是”二十字。

【肆柒】过秦楼

周美成周邦彦《过秦楼》首句是“水浴清蟾”，今刻本误作“凉浴”。

【肆捌】李冠词

《草堂诗馀》“朦胧淡月云来去”，齐人李冠之词。今传其词，而隐其名矣。冠又有《六州歌头》道刘项事，慷慨悲壮，今亦不传。

【肆玖】鱼游春水

尾句："云山万重，寸心千里。"今刻误作"云山万里"，以前段"莺转上林""林"字平声例之可知。又注引李李白诗"云山万重隔"，为"重"字无疑。

【伍〇】春霁秋霁

《草堂词选》《春霁》、《秋霁》二首相连，皆胡浩然作也。格韵如一，尾句皆是“有谁知得”，而不知何等妄人，于《秋霁》下添入陈后主名。不知六朝焉有如此等慢调？况其中有“孤鹜”、“落霞”语，乃袭用王勃之《序》。陈后主岂能预知勃文而倒用之邪？

【伍壹】岸草平沙

《草堂》词《柳梢青》“岸草平沙”一首，僧仲殊作也。今刻本往往失其名，故特著之。宋人小词，僧徒惟二人最佳：觉范之作类山谷，仲殊之作似《花间》。祖可、如晦俱不及也。

【伍贰】周晋仙浪淘沙

周晋仙，名文璞，宋淳熙间人。其字曰晋仙者，因名璞，义取郭璞，故曰晋仙也。能诗词，好奇怪。有《灌口二郎歌》，为时所称，以为不减李贺。又《题钟山》云："往在秦淮问六朝，江头只有女吹箫。昭阳太极无行路，几岁鹅黄上柳条。"尝云：《花间集》只有五字佳，"丝雨湿流光"，语意俱微妙。又有"题酒家壁"《浪淘沙》一词云："还了酒家钱。便好安眠。大槐宫里着貂蝉。行到江南知是梦，雪压渔船。　磐薄古梅边。也是前缘。鹅黄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记取，明日新年。"其词飘逸似方外尘表。又因字晋仙，相传以为仙也，误矣。晋有徐仙民，唐有牛仙客、王仙芝，岂仙乎？甚矣，人之好奇而不察也。然观此则世之所传仙迹，不几类是哉！

【伍叁】闲适之词

宋傅公谋傅大询《水调歌头》曰："草草三间屋，爱竹旋添栽。碧纱窗户，眼前都是翠云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远山开。惟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　唤家童，开门看，有谁来？客来一笑清话，煮茗更传杯。有酒只愁无客，有客又愁无月，月下且徘徊。明日人间事，天自有安排。"黄玉林黄叔旸《酹江月》云："吾庐何有？有一湾莲荡，数间茅宇。断堑疏篱聊补葺，那得粉墙朱户。禾黍西风，鸡豚晓日，活脱田家趣。客来茶罢，自挑野菜同煮。　多少甲第连云，十眉环座，人醉黄金坞。回首邯郸春梦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萧然陋巷，长作溪山主。紫芝可采，更寻岩谷深处。"又刘静修刘因《风中柳》云："我本渔樵，不是白驹过谷。对西山、悠然自足。北窗疏竹。南窗丛菊。爱村居、数间茅屋。　风烟草屦，满意一川平绿。问前溪、今朝酒熟。幽泉歌曲。清泉琴筑。欲归来、故人留宿。"并吕居仁吕本中"东里先生家何在"四词，每独行吟歌之，不惟有隐士出尘之想，兼如仙客御风之游矣。昔人谓"诗情不似曲情多"，信然。

【伍肆】骊山词

昔于临潼骊山之温汤，见石刻元人一词此词乃金人词曰："三郎年少客，风流梦、绣岭蛊瑶环。渐浴酒发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浆寒。况此际、曲江人不见，偃月事无端。羯鼓三声，打开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关。　马嵬西去路，愁来无会处，但泪满关山。空有香囊遗恨，锦袜传看。玉笛声沉，楼头月下，金钗信杳，天上人间。几度秋风渭水，落叶长安。"再过之，石已磨为别刻矣。

【伍伍】石次仲西湖词

石次仲石孝友“西湖”《多丽》一曲云：“晚山青。一川云树冥冥。正参差烟凝紫翠，斜阳画出南屏。馆娃归、吴台游鹿，铜仙去、汉苑飞萤。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樽酒慰飘零。自湖上爱梅仙远，鹤梦几时醒？空留在、六桥疏柳，孤屿危亭。　待苏堤、歌声散尽，更须携妓西泠。藕花深、雨凉翡翠，菰浦软、风弄蜻蜓。澄碧生秋，闹红驻景，采菱新唱最堪听。一片水天无际，渔火两三星。多情月，为人留照，未过前汀。”此词当是张翥作。次仲词在宋未著名，而清奇宕丽如此。宋之填词为一代独艺，亦犹晋之字、唐之诗，不必名家而皆奇也。然奇而不传者何限，而传者未必皆奇。如唐之胡曾，宋之杜默，识者知笑之，而不能靳其传。盖亦有幸不幸乎。

【伍陆】梅词

吕圣求吕渭老《东风第一枝》词云：“老树浑苔，横枝未叶，青春肯误芳约。背阴未返冰魂，阳梢已含红萼。佳人寒怯，谁惊起晓来梳掠。是月斜窗外栖禽，霜冷竹间幽鹤。　云淡淡，粉痕渐薄。风细细、冻香又落。叩门喜伴金樽，倚阑怕听画角。依稀梦里，半面浅窥珠箔。甚时重写鸾笺，去访旧游东阁。”此词当是张翥作。古今梅词，以坡仙苏轼“绿毛幺凤”为第一，此亦在魁选矣。

【伍柒】折红梅

宋人《折红梅》词云：“喜轻澌初绽，微和渐入，郊原时节。春消息、夜来陡觉，红梅数枝争发。玉溪珍馆，不似个、寻常标格。化工别与，一种风情，似匀点胭脂，染成香雪。 重吟细阅。比繁杏夭桃，品流终别。可惜彩云易散，冷落谢池风月。凭谁向说，三弄处、龙吟休咽。大家留取倚阑干，闻有花堪折，劝君须折。”此词见《杜安世集》。《中吴记闻》又作吴应之，未知孰是？

【伍捌】洪觉范梅词

洪觉范释惠洪“咏梅”《点绛唇》词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雪花飞下，浑似江南画。　白璧青钱，欲买春无价。春归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梅词如此清俊，亦仅有者，惜未入《草堂》之选。

【伍玖】曹元宠梅词

曹元宠曹组“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用东坡苏轼“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也。徽宗时禁苏学，元宠又近幸之臣，而暗用苏句，其所谓掩耳盗铃者。噫！奸臣丑正恶直，徒为劳尔。

【陆〇】李汉老

李汉老，名邴，号云龛居士。父昭玘，元祐名士，东坡苏轼门生。汉老才学，世其家者也。其《汉宫春·梅》词入选最佳。曹元宠“梅”词：“竹外一枝斜，想佳人天寒日暮。黄昏院落，无处着清香，风细细，雪融融，何况江头路。”甚工，而结句落韵殊不强人意。曹盖富于才而贫于学也。汉老《咏美人写字》云：“云情散乱未成篇，花骨欹斜终带软。”亦新美可喜。

【陆壹】蒋捷一剪梅

蒋捷《一剪梅》词云：“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容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云帆卸浦桥。银字筝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陆贰】心字香

词家多用“心字香”，蒋捷词云：“银字筝调。心字香烧。”张于湖张孝祥词：“心字夜香清。”晏小山晏幾道词：“记得年时初见，两重心字罗衣。”范石湖范成大《骖鸾录》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开者，着净器中。以沉香薄劈，层层相间，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蔫。花过香成。”所谓心字香者，以香末萦篆成心字也。心字罗衣，则谓心字香熏之尔。或谓女人衣曲领如心字，又与此别。

【陆叁】招落梅魂

蒋捷有“效稼轩辛弃疾体招落梅魂”《水龙吟》一首云：“醉兮琼瀣浮觞些。招兮遣巫阳些。君勿去此，飓风将起，天微黄些。野马尘埃，污君楚楚，白霓裳些。驾空兮云浪，茫洋东下，流君往他方些。　月满兮方塘些。叫云兮笛凄凉些。归来兮为我，重倚蛟背，寒鳞苍些。俯视春红，浩然一笑，吐出香些。翠禽兮弄晚，招君未至，我心伤些。”其词幽秀古艳，迥出纤冶秾华之外，可爱也。稼轩之词曰《醉翁操》，并录于此：“长松。之风。如公。肯予从。山中。人心与吾兮谁同。湛湛后一“湛”字，据《稼轩长短句》补。千里之江，上有枫。噫！送子东。望君之门兮九重。女无悦己，谁适为容。　不龟手药，或一朝兮取封。昔与游兮皆童。我独穷兮今翁。一鱼兮一龙。劳心兮冲冲。噫！命与时逢。子取之兮食万钟。”小词中《离骚》，仅见此二首也。蒋捷词乃效稼轩《水龙吟》押“些”字，并非效其《醉翁操》。

【陆肆】柳枝词

唐人《柳枝词》，刘禹锡、白乐天白居易而下凡数十首。予独爱无名氏云：“万里长江一带开。岸边杨柳是谁栽。锦帆落尽西风起，惆怅龙舟更不回。”此词咏史、咏物，两极其妙。首句见隋开汴通江。次句“是谁栽”三字作问词，尤含蓄。不言炀帝，而讥吊之意在其中。末二句俯仰今古，悲感溢于言外。若情致则“清江一曲柳千条。十五年前旧板桥。曾与情人桥上别，更无消息到今朝”。此词小说以为刘采春女周德华之作；又云刘禹锡。然刘集中不载也。《柳词》当以二首为冠。

【陆伍】竹枝词

元杨廉夫《竹枝词》，一时和者五十馀人，诗百十馀首。予独爱徐延徽一首云："尽说卢家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牵牛。剩抛万斛燕脂水，泻向银河一色秋。"

【陆陆】莲词第一

欧阳公欧阳修“咏莲花”《渔家傲》云：“叶重如将青玉亚。花轻疑是红绡挂。颜色清新香脱洒。堪长价。牡丹怎得称王者。　雨笔露笺吟彩画。日坾风炭熏兰麝。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又云：“楚国纤腰元自瘦。文君腻脸谁描就。日夜鼓声催箭漏。昏复昼。红颜岂得长如旧。　醉折嫩房红蕊嗅。天丝不断清香透。却倚小阑凝望久。风满袖。西池月上人归后。”前首工致，后首情思两极，古今莲词第一也。

词品卷三

【壹】苏易简

苏易简，梓州人，宋太宗朝状元。所著有文集及《文房四谱》行于世。宋世蜀之大魁，自苏始。其后阆州三人，简州四人，夔州一人，终宋三百年得十六人，而陈氏、许氏皆兄弟，可谓盛矣。苏之词，惟《越江吟》应制一首，见予所选《百琲明珠》。

【贰】韩范二公词

韩魏公韩琦《点绛唇》词云："病起恹恹，对庭前花树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真珠泪。　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凝睇，人远波空翠。"范文正公范仲淹《御街行》云："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二公一时勋德重望，而词亦情致如此。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无情，但不过甚而已。宋儒云："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欲之所以益炽也。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情之所以益荡也。圣贤但云寡欲养心，约情合中而已。"予友朱良矩尝云："天之风月，地之花柳，与人之歌舞，无此不成三才。"虽戏语，亦有理也。

【叁】满江红

范文正公范仲淹谪睦州，过严陵钓台，会吴俗岁祀里巫迎神，但歌《满江红》，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之句。公云：“吾不善音律。”撰一绝送神曰：“汉包六合网英豪，一箇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吴俗至今歌之。《湘山野录》

【肆】温公词

世传司马温公司马光有席上所赋《西江月》词云：“宝髻松松绾就，铅华淡淡妆成。红颜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仁和姜明叔云：“此词决非温公作。宣和间耻温公独为君子，作此诬之，不待识者而后能辨也。”

【伍】夏英公词

姚子敬尝手选《古今乐府》一帙，以夏英公竦《喜迁莺·宫词》为冠。其词云：“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接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阶树。金茎露。玉辇香和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富艳精工，诚为绝唱。

【陆】林和靖

林君复林逋“惜别”《长相思》词云：“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甚有情致。《宋史》谓其不娶，非也。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先生之子也。盖丧偶后，遂不娶尔。

【柒】康伯可词

康伯可康与之“西湖”《长相思》词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盖效和靖林逋“吴山青”之调也。二词可谓敌手。

【捌】东坡贺新郎词

东坡苏轼《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蹙”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缥缈孤鸿影”以下，皆说鸿。别一格也。

【玖】东坡咏吹笛

岭南太守闾丘公显闾丘孝终致仕居姑苏，东坡苏轼每过必留连。坡尝言：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其重之如此。一日，出其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坡作《水龙吟》赠之，“楚山修竹如云”是也。词见《草堂诗馀》，而不知其事，故著之。

【壹〇】密云龙

密云龙，茶名，极为甘馨。宋廖正一，字明略，晚登苏东坡苏轼之门，公大奇之。时黄黄庭坚、秦秦观、晁晁补之、张张耒号“苏门四学士”，东坡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云取密云龙，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云龙，家人谓是四学士，窥之，乃廖明略廖正一也。东坡“咏茶”《行香子》云：“绮席才终，欢意犹浓。酒阑时、高兴无穷。共捧君赐，初拆臣封。看分月饼，黄金缕，密云龙。　斗赢一水，功敌千钟。觉凉生、两腋清风。暂留红袖，少却纱笼。放笙歌散，庭馆静，略从容。”

【壹壹】瑞鹧鸪

苕溪渔隐胡仔曰："唐初歌词，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者，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阕，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尔。"其词云："碧山影里小红旗。侬是江南踏浪儿。拍手又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　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侬送潮回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此《瑞鹧鸪》也。"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此《小秦王》也，皆东坡苏轼所作。

【壹贰】陈季常

苕溪渔隐胡仔曰："东坡苏轼云：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驳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庵居士。作《临江仙》赠之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　面旋落英飞玉蕊，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龙丘子即陈季常也。秦太虚秦观寄之以诗，亦云："侍童双擢玉，鬓发光可照。骏马锦障泥，相随穷海峤。暮年更折节，学佛得心要。鬻马放阿樊，幅巾对沉燎。"故东坡苏轼作诗戏之，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观此，则知季常载侍女以远游，及暮年甘于枯寂，盖有所制而然，亦可悯笑也哉。

【壹叁】六客词

东坡苏轼云："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杨绘同舟，而陈令举陈舜俞、张子野张先皆从。予过李公择李常于湖，遂与刘孝叔刘述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尔，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馀，荡尽无复孑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尔。"苕溪渔隐胡仔曰："吴兴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择、子瞻、元素、子野、令举、孝叔，时公择守吴兴也。"东坡又云：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而五人皆已亡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曹辅、刘景文刘季孙、苏伯固苏坚、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野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　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壹肆】东坡中秋词

《古今词话》云："东坡苏轼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苕溪渔隐胡仔曰："《聚兰集》载此词，注云'寄子由'，故后句云：'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则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疑是倅钱塘时作。子由时为濉阳幕客。"若《词话》所云，则非也。

【壹伍】晁次膺中秋词

苕溪渔隐胡仔曰："中秋词自东坡苏轼《水调歌头》一出，馀词尽废。然其后亦岂无佳词，如晁次膺晁端礼《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其词云：'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烂银盘来从海底，皓色千里澄晖。莹无尘、素娥淡伫，净可数、丹桂参差。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露坐久、疏萤时度，乌鹊正南飞。瑶台冷，栏干凭暖，欲下迟迟。　念佳人，音尘隔后，对此应解相思。最关情、漏声正永，暗断肠、花影潜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又争知？共凝恋，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纵健，清樽素月，长愿相随。'"

【壹陆】苏养直

苏养直名伯固，误，苏养直名庠，其父苏坚，字伯固。与东坡苏轼为同族，坡集中有《送伯固兄》诗是也。诗有《清江曲》“属玉双飞水满塘”，当时盛传。词亦佳，“醉眠小坞黄茅店，梦倚高城赤叶楼”，《鹧鸪天》之佳句也。

【壹柒】苏叔党词

叔党名过，东坡苏轼少子。《草堂》词所载《点绛唇》二首，“高柳蝉嘶”及“新月娟娟”，皆叔党作也。是时方禁坡文，故隐其名。相传之久，遂或以为汪彦章汪藻，非也。

【壹捌】程正伯

程正伯，号书舟，眉山人，东坡苏轼之中表也。其《酷相思》词云：“月挂霜林寒欲坠。正门外，催人起。奈别离、如今真个是。欲住也，无留计。欲去也，来无计。　马上离情衣上泪，各自供憔悴。问江路梅花开也未？春到也，须频寄。人到也，须频寄。”其《四代好》、《折红英》皆佳，见本集。案，程正伯非东坡之中表。杨氏误记。

【壹玖】李邦直

李邦直与东坡苏轼同时人，小词有：“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闲愁无处着。　绿野带红山落角。桃杏参差残萼。历历危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为坡所称。

【贰〇】柳词为东坡所赏

东坡苏轼云："人皆言柳耆卿柳永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按其全篇云："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绿减，冉冉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渺，归思悠悠。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凝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眸。"盖《八声甘州》也。《草堂诗馀》不选此，而选其如"愿奶奶兰心蕙性"之鄙俗，及"以文会友"、"寡信轻诺"之酸文，不知何见也。

【贰壹】木兰花慢

《木兰花慢》，柳耆卿柳永“清明词”，得音调之正。盖“倾城”、“盈盈”、“欢情”，于第二字中有韵。近见吴彦高《中秋》词，亦不失此体，馀人皆不能。然元遗山元好问集中凡九首，内五首两处用韵，亦未为全知者。今载二词于后。柳词云：“拆桐花烂熳，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湘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齐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任金罍罄竭玉山倾。拼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吴词云：“敞千门万户，瞰苍海，烂银盘。对沆瀣楼高，储胥雁过，坠露生寒。阑干。眺河汉外，送浮云、尽出众星乾。丹桂霓裳缥缈，似闻杂佩珊珊。　长安。底处高城，人不见，路漫漫。叹旧日心情，如今容鬓，瘦沈愁潘。幽欢。纵容易得，数佳期，动是隔年看。归去江湖一叶，浩然对景垂竿。”然吴词后段起句又异常体，柳为正。

【贰贰】潘逍遥

潘阆，字逍遥，其人狂逸不检，而诗句往往有出尘之语。词曲亦佳，有“忆西湖”《虞美人》一阕云：“长忆西湖湖水上。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飞起。别来闲想整纶竿。思入水云寒。”当是《酒泉子》，杨氏误记。此词一时盛传。东坡公苏轼爱之，书于玉堂屏风。

【贰叁】斜阳暮

秦少游秦观《踏莎行》“杜鹃声里斜阳暮”，极为东坡苏轼所赏。而后人病其“斜阳暮”似重复，非也。见斜阳而知日暮，非复也。犹韦应物诗：“须臾风暖朝日暾。”既曰“朝日”，又曰“暾”，当亦为宋人所讥矣。此非知诗者。古诗“明月皎夜光”，“明”、“皎”、“光”非复乎？李商隐诗“日向花间留返照”皆然。又唐诗：“青山万里一孤舟。”又：“沧溟千万里，日夜一孤舟。”宋人亦言“一孤舟”为复，而唐人累用之，不以为复也。

【贰肆】秦少游赠楼东玉

秦少游秦观《水龙吟》赠营妓楼东玉者，其中“小楼连苑”及换头“玉佩丁东”，隐“楼东玉”三字。又赠陶心儿“一钩残月带三星”，亦隐“心”字。山谷赠妓词“你共人女边著子，争知我门里添心”，亦隐“好闷”二字云。

【贰伍】莺花亭

秦少游秦观谪处州日，作《千秋岁》词，有“花影乱，莺声碎”之句，后人慕之，建莺花亭。陆放翁陆游有诗云：“沙上春风柳十围，绿阴依旧语黄鹂。故应留与行人恨，不见秦郎半醉时。”

【贰陆】少游岭南词

少游秦观谪藤州，一日醉野人家，有词云：“唤起一声人悄。衾冷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开，春色又添多少。　社瓮酿成微笑。半缺椰瓢共舀。觉倾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此词本集不收，见于地志。而修《一统志》者不识“舀”字，妄改可笑，聊著之。

【贰柒】满庭芳

秦少游秦观《满庭芳》“晚色云开”，今本误作“晚兔云开”，不通。维扬张綖刻《诗馀图谱》，以意改“兔”作“见”，亦非。按《花庵词选》作“晚色云开”，当从之。

【贰捌】明珠溅雨

秦淮海秦观《望海潮》词云："纹锦制帆，明珠溅雨，宁论爵马鱼龙。"按《隋遗录》：炀帝命宫女洒明珠于龙舟上，以拟雨雹之声。此词所谓"明珠溅雨"也。

【贰玖】天粘衰草

秦少游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今本改“粘”作“连”，非也。韩韩愈文：“洞庭汗漫，粘天无壁。”张祜当是范成大诗：“草色粘天鶗鴂恨。”山谷黄庭坚诗：“远水粘天吞钓舟。”邵博诗：“老滩声殷地，平浪势粘天。”赵文升词：“玉关芳草粘天碧。”严次山词：“粘云江影伤千古。”叶梦得词：“浪粘天、蒲桃涨绿。”刘行简词：“山翠欲粘天。”刘叔安词：“暮烟细草粘天远。”“粘”字极工，且有出处。又见《避暑录话》可证。若作“连天”，是小儿之语也。

【叁〇】山抹微云女婿

范元实，范祖禹之子，秦少游秦观婿也。学诗于山谷黄庭坚，作《诗眼》一书。为人凝重，尝在歌舞之席，终日不言。妓有问之曰：“公亦解词曲否？”笑答曰：“吾乃‘山抹微云’女婿也。”可见当时盛唱此词，《草堂诗馀》亦有范元实词。

【叁壹】晴鸽试铃

张子野张先《满江红》：“晴鸽试铃风力软，雏莺弄舌春寒薄。”清新自来无人道。

【叁贰】初寮词

王初寮，字安中，名履道，初为东坡苏轼门下士，诗文颇得膏腴。其词有“椽烛垂珠清漏长，迟留春笋缓催觞”之句。又：“天与麟符行乐分。缓带轻裘，雅宴催云鬓。翠雾萦纡销篆印。筝声恰度秋鸿阵。”为时所称。其后附蔡京，遂叛东坡苏轼，其人不足道也。

【叁叁】王元泽

王雱，字元泽，半山王安石之子。或议其不能作小词，乃援笔作《倦寻芳》词一首，《草堂》词所载“露晞向晓”是也。自此绝不作。

【叁肆】宋子京

宋子京宋祁小词有："春睡腾腾，困入娇波慢。隐隐枕痕留一线。腻云斜溜钗头燕。"分明写出春睡美人也。

【叁伍】韩子苍

韩驹，字子苍，蜀之仙井人，今井研县也。其“中秋”《念奴娇》“海天向晚”一首亚于东坡苏轼之作，《草堂》已选。“雪”词《昭君怨》云：“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银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花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当为完颜亮作，杨氏误记。

【叁陆】俞秀老弄水亭词

俞紫芝秀老，弟澹清老，名字见王介甫王安石、黄鲁直黄庭坚集中。诗词传世虽少，亦间见《文鉴》等篇。《叶石林诗话》误以为扬州人。鲁直答清老寒夜三诗，其一引牧羊金华山黄初平事言之，盖黄上世亦出金华也。近览《清溪图》，有秀老手题《临江仙》词一阕，后书俞紫芝。此词世少知之，录于后：“弄水亭前千万景，登临不忍空回。水轻墨淡写蓬莱。莫教世眼，容易洗尘埃。　收去雨昏都不见，展时还似云开。先生高趣更多才。人人尽道，小杜却重来。”

【叁柒】孙巨源

孙洙字巨源，尝注《杜诗》，注中“洙曰”是也。元丰间，为翰林学士，与李端愿太尉往来尤数。会一日锁院，宣召者至其家，则出。十馀辈踪迹得之于李氏。时李新纳妾，能琵琶，公饮不肯去，而迫于宣命。入院几二鼓矣，草三制罢，作此词。迟明，遣示李。其词云：“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　回头凝望处。那更廉纤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或传以为孙觌，非也。

【叁捌】陈后山

陈后山陈师道为人极清苦，诗文皆高古，而词特纤艳。如《一落索》换头云：“一顾教人微俏，那堪亲见。不辞紫袖拂清尘，也要识春风面。”又有“席上赠妓”词云：“不愁歌里断人肠，只怕有肠无处断。”所谓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

【叁玖】双鱼洗

张仲宗张元幹《夜游宫》词云：“半吐寒梅未折。双鱼洗、冰澌初结。户外明帘风任揭。拥红垆，洒窗间，惟稷雪。　此日去年时节。这心事、有人诉说。斗帐重熏鸳被叠。酒微醺，管灯花，今夜别。”双鱼洗，盥手之器，见《博古图》。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瓦透窗，见《毛诗疏》。

【肆〇】石州慢

张仲宗张元幹《石州慢》：“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为一句。今刻本于“沙际”之下截为一句，非也。下文“烟阔溪柳”，成何语乎？

【肆壹】张仲宗词用唐诗语

张仲宗张元幹，号芦川，填词最工。其《踏莎行》云：“芳草平沙，斜阳远树。无情桃叶江头渡。醉来扶上木兰舟，将愁不去将人去。 薄劣东风，夭斜落絮。明朝重觅吹笙路。碧云香雨小楼空，春光已到销魂处。”此词乃张翥作。唐李端诗：“江上晴楼翠霭间，满阑春水满窗山。青枫绿草将愁去，远入吴云暝不还。”此词“将愁不去将人去”一句反用之。“夭斜”音“歪斜”，白乐天白居易诗：“钱塘苏小小，人道最夭斜。”自注：“夭”音“歪”。若不知其出处，不见其工。词虽一小技，然非胸中有万卷，下笔无一尘，亦不能臻其妙也。

【肆贰】张仲宗送胡澹庵词

张仲宗张元幹“送胡淡庵赴贬所”《贺新郎》一阕云：“梦绕神州路。恨西风，连营画角，故宫禾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淡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雨。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秦桧知之，亦与作诗王庭珪同贬责。此词虽不工，亦当传，况工致悲愤如此，宜表出之。

【肆叁】张仲宗

张仲宗张元幹，三山人，以送胡淡庵及寄李纲词得罪，忠义流也。其词最工，《草堂诗馀》选其“春水连天”及“卷珠箔”二首，脍炙人口。他如“帘旌翠波飒，窗影残红一线”及“溪边雪霭藏云树，小艇风斜沙嘴路”，皆秀句也。词中多以“否”呼为“府”，与“主”、“舞”字同押，盖闽音也。如林外以“锁”为“扫”，俞克成以“我”为“袄”，与“好”同押，皆鴂舌之音，可删不可取也。曹元宠亦以“否”呼为“府”。

【肆肆】林外

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桥。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云屋洞天无锁。”“锁”与“老”叶韵，则“锁”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此词亦不工，不当入选。

【肆伍】韩世忠词

韩世忠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杜门谢却酬酢，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穷通。　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翁。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南乡子》云：“人有几多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须鬓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王生长兵间，未尝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皆有意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词品卷四

【壹】赵元镇

赵鼎，字元镇，宋中兴名相。小词婉媚，不减《花间》、《兰畹》。“惨结秋阴”一首，世皆传诵之矣。《点绛唇》一首云：“香冷金猊，梦回鸳帐馀香嫩。更无人问。一枕江南恨。　消瘦休文，顿觉春衫褪。清明近。杏花吹尽。薄暮寒成阵。”

【贰】贺方回

贺方回贺铸《浣溪沙》云："鸳外红销一缕霞。淡黄杨柳带栖鸦。玉人和月折梅花。　笑捻粉香归绣户，半垂罗幕护窗纱。东风寒似夜来些。"此词句句绮丽，字字清新。当时赏之，以为《花间》、《兰畹》不及，信然。近见《玉林词选》，首句二字作"楼角"，非也。"楼角"与"鸳外"相去何啻天壤！

【叁】孙浩然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此孙浩然《离亭宴》词也，悲壮可传。

【肆】查荎透碧霄

“舣兰舟。十分端是载离愁。练波送远，屏山遮断，此去难留。相从争奈，心期久要，屡变霜秋。叹人生、杳似萍浮。又翻成轻别，都将深恨，付与东流。　想斜阳影里，寒烟明处，双桨去悠悠。爱渚梅幽香动，须采掇，倩纤柔。艳歌粲发，谁传馀韵，来说仙游。念故人，留此遐州。但春风老去，秋月圆时，独倚江楼。”此查荎《透碧霄》词也，所谓一不为少。

【伍】陈子高

陈子高，名克，天台人。有《赤城词》一卷，甚工致流丽。《草堂》词“愁脉脉”一篇，子高词也，今刻失其名。

【陆】陈去非

陈去非，蜀之青神人，陈季常之孙也，徙居河南。宋南渡后，又居建业。诗为高宗所眷注，而词亦佳。语意超绝，笔力排奡，识者谓其可摩坡仙苏轼之垒，非溢美云。《草堂》词惟载“忆昔午桥”一首。其“闽中”《渔家傲》云：“今日山头云欲举。青蛟翠凤移时舞。行到石桥闻细雨。听还住。风吹却过溪西去。　我欲寻诗宽久旅。桃花落尽春无数。渺渺篮舆穿翠楚。悠然处。高林忽送黄鹂语。”又《虞美人》云：“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又《点绛唇》云：“愁无那。短歌谁和？风动梨花朵。”又《南柯子》云：“阑干三面看晴空。背插浮图，千尺冷烟中。”皆绝似坡仙语。

【柒】陈去非桂花词

苕溪渔隐胡仔曰：木犀，闽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参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贵之。漕宇门前两径，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开，篮舆行清香中，殊可爱也。古人赋咏，惟东坡苏轼倅钱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赠元素》诗云：“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破衲山僧怜耿介，练裙溪女斗清妍。愿公采撷纫幽佩，莫遣孤芳老涧边。”陈去非陈与义有词云：“黄衫相倚。翠葆层层底。八月江南风日美。弄影山腰水尾。　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无住庵中新梦，一枝唤起幽禅。”万俟雅言万俟咏有词云：“芳菲叶底。谁会秋工意。深绿护轻黄，怕青女霜侵憔悴。开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独步珠宫里。　佳名岩桂，却因是遗子。不自月中来，又那得萧萧风味。《霓裳》旧曲，休问广寒人，飞太白，酹仙蕊。香外无香比。”《文昌杂录》云：“京师贵家，多以酴醾渍酒，独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楂花悬酒中，不惟馥郁可爱，又能使酒味辛冽。始于戚里，外人盖所未知也。”

【捌】叶少蕴

叶少蕴名梦得，号石林居士。妙龄秀发，有文章盛名。《石林词》一卷传于世。《贺新郎》“睡起流莺语”，《虞美人》“落花已作风前舞”，皆其词之入妙者也。“中秋宴客”《念奴娇》末句云：“广寒宫殿，为余聊借琼林。”英英独照者。

【玖】曾空青

曾纡，字公衮，号空青先生，子宣之子。《清樾轩》二诗名世，词亦佳。其《临江仙》云：“后院短墙临绿水，春风急管繁弦。问谁亲按小婵娟。玉堂天上客，琳馆地行仙。　安得此身长是健，徘徊夜饮朝眠。江南刺史漫垂涎。安排肠已断，何况到樽前。”又《菩萨蛮》：“山光冷浸清江底。江光只到柴门里。卧对白蘋洲。欹眠数钓舟。”亦佳。惜全篇未称。

【壹〇】曾纯甫

曾觌，字纯甫，号海野。东都故老，见汴都之盛，故词多感慨，《金人捧露盘》是也。《采桑子》云：“花里游蜂。宿粉栖香锦绣中。”为当时传歌。

【壹壹】曾觌张抡进词

曾觌进词赋，遂进《阮郎归》云："柳阴庭院占风光。呢喃春昼长。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忙。 萍散漫，絮飞扬。轻盈体态狂。为怜流水落花香。衔将归画梁。"既登舟，知阁张抡进《柳梢青》云："柳色初浓，馀寒似水，纤雨如尘。一阵东风，縠纹微皱，碧沼鳞鳞。 仙娥花月精神。奏凤箎、鸾弦斗新。万岁声中，九霞杯内，长醉芳春。"曾觌和进云："桃靥红匀，梨腮粉薄，鸳径无尘。凤阁凌虚，龙池澄碧，芳意鳞鳞。 清时酒圣花神。看内苑、风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鸾仗，天上长春。"

【壹贰】雪词

“紫皇高宴仙台，双成戏击璚苞碎。何人为把，银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样乾坤，八荒同色，了无尘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鳷鹊，端门晓，班初退。　圣主忧民深意。转鸿钧、满天和气。太平有象，三宫二圣，万年千岁。双玉杯深，五云楼迥，不妨频醉。看来不是飞花，片片是、丰年瑞。”太上大喜，赐镀金酒器三百两。

【壹叁】月词

曾觌《壶中天》词云："素飙漾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　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上皇大喜，曰："从来月词不曾用'金瓯'事，可谓新奇。"赐金束带、紫番罗、水晶碗。上亦赐宝盏。至一更五点还宫。是夜，西兴亦闻天乐焉。

【壹肆】潮词

江潮亦天下所独。宣谕侍官，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吴琚为第一。其词曰：“玉虹遥挂，望青山隐隐，恍如一抹。忽觉天风吹海立，好似春霆初发。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飞龙舞凤，郁葱环拱吴越。　此景天下应无，东南形胜，伟观真奇绝。好是吴儿飞彩帜，蹴起一江秋雪。黄屋天临，水犀云拥，看击中流楫。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两宫赏赐无限，至月上始还。

【壹伍】张材甫

张材甫，名抡，南渡故老。词多应制。《元夕》“双阙中天”一首，繁华感慨，已入选矣。“咏瑞香花”《西江月》：“剪就碧云团叶，刻成紫玉芳心。浅春不怕嫩寒侵。暖彻薰笼瑞锦。　花里清芬独步，樽前胜韵难禁。飞香直到玉杯深。消得厌厌夜饮。”又《柳梢青》前段云：“柳色初匀，轻寒如水，纤雨如尘。一阵东风，縠纹微皱，碧沼鳞鳞。”亦佳。足称词人。

【壹陆】朱希真

朱希真，名敦儒，博物洽闻，东都名士也。天资旷远，有神仙风致。其《西江月》二首，词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者，《草堂》入选矣。其《相见欢》云：“东风吹尽江梅。橘花开。旧日吴王宫殿长青苔。　今古事，英雄泪，老相催。常恨夕阳西下晚潮回。”《鹧鸪天》云：“检尽历头冬又残。爱他风雪耐他寒。拖条竹杖家家酒，上个篮舆处处山。　添老大，转痴顽。谢天教我老年闲。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其《水龙吟》末云：“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眠白羽。铁锁横江，锦帆冲浪，孙郎良苦。”亦可知其为人矣。

【壹柒】李似之

李似之，名弥逊，仙井监人，自号筠翁，宋南渡名士。不附秦桧坐贬。有“别友”《菩萨蛮》一首云：“江城烽火连三月。不堪对酒长亭别。休作断肠声。老来无泪倾。　风高帆影疾。目送舟痕碧。锦字几时来？薰风无雁回。”

【壹捌】张安国

张孝祥，字安国，蜀之简州人，当是和州乌江人。四状元之一也。后卜居历阳。平昔为词，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有《于湖紫微雅词》一卷，汤衡为序云云。其咏物之工，如“罗帕分柑霜落齿，冰盘剥芡珠盈掬”；写景之妙，如“秋净明霞乍吐，曙凉宿霭初消”；丽情之句，如“佩解湘腰，钗孤楚鬓”；不可胜载。

【壹玖】于湖词

于湖玩鞭亭，晋明帝觇王敦营垒处。自温庭筠赋诗后，张文潜张耒又赋《于湖曲》，以正“湖阴”之误。词皆奇丽警拔，脍炙人口。徐宝之、韩南涧韩元吉亦发新意，张安国张孝祥赋《满江红》云：“千古凄凉，兴亡事，但悲陈迹。凝望眼，吴波不动，楚山空碧。巴滇绿骏追风远，武昌云旆连天赤。笑老奸遗臭到如今，留空壁。　边书静，烽烟息。通轺传，销锋镝。仰太平天子，圣明无敌。蹙踏扬州开帝里，渡江天马龙为匹。看东南佳气郁葱葱，传千忆。”虽间采温温庭筠、张张耒语，而词气亦不在其下。尝见安国大书此词，后题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笔势奇伟可爱。《建康实录》，唐许嵩所著者，亦称“湖阴”云云，庭筠之误，有自来矣。

【贰〇】醉落魄

张于湖张孝祥《醉落魄》词云：“轻寒淡绿。可人风韵闲梳束。多情早是眉峰蹙。一点秋波，闲里觑人毒。　桃花庭院光阴速。铜鞮谁唱大堤曲。归来想是樱桃熟。不道秋千，谁伴那人蹴。”此词“毒”、“蹴”二字难下。《醉落魄》，元曲讹为《醉罗歌》。

【贰壹】史邦卿

史邦卿，名达祖，号梅溪。今录其《万年欢》一首，亦鼎之一脔也。“两袖梅风，谢桥边岸痕，犹带阴雪。过了匆匆灯市，草根青发。燕子春愁未醒，误几处，芳音辽绝。烟溪上，采绿人归，定应愁沁花骨。　非干厚情易歇。奈燕台句老，难道离别。小径吹衣，曾记故里风物。多少惊心旧事，第一是、侵阶罗袜。如今但柳发晞春，夜来和露梳月。”《春雪》词云：“行天入镜，都做出、轻松纤软。”“寒炉重暖，便放慢春衫针线。恐凤鞋挑菜归来，万一灞桥相见。”此句尤为姜尧章姜夔拈出。“轻松纤软”，元人小令借以咏美人足云。又《元夕》词：“羞醉玉，少年丰度。怀艳雪，旧家伴侣。”“醉玉生春”出《兰畹词》，“艳雪”出韦韦应物诗，语精字炼，岂易及耶？

【贰贰】杏花天

史邦卿史达祖《杏花天》词云：“软波拖碧蒲芽短。画楼外，花晴柳暖。今年自是清明晚。便觉芳情较懒。　春衫瘦，东风剪剪。逼花坞，香吹醉面。归来立马斜阳岸。隔水歌声一片。”姜尧章姜夔云：“史邦卿之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李贺之韵，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姜亦当时词手，而服之如此。

【贰叁】姜尧章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渡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周邦彦乐府。其间高处有周美成周邦彦不能及者。善吹箫，自制曲，初则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音律云。其“咏蟋蟀”《齐天乐》一词最胜，其词曰：“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深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吟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邠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其《过苕霅》云：“拂雪金鞭，欺寒茸帽，不记章台走马。”“雁碛沙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人日》词云：“池面冰胶，墙头雪老，云意还又沉沉。”“朱户粘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湘月》词云：“归禽时度，月上汀洲冷。中流容与，画桡不点清镜。”从柳子厚“绿净不可唾”之语翻出。“戏张平甫纳妾”云：“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翠楼吟》云：“槛曲萦红，檐牙飞翠。”“酒破清愁，花消英气。”《法曲献仙音》云：“过秋风未成归计。重见冷枫红舞。”《玲珑四犯》云：“轻盈唤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其腔皆自度者。传至今，不得其调，难入管弦，只爱其句之奇丽耳。

【贰肆】高宾王

高观国，字宾王，号竹屋。词名《竹屋痴语》，陈造为序。称其与史邦卿史达祖皆秦辛弃疾、周周邦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亦未及也。旧本《草堂诗馀》选其《玉蝴蝶》一首，书坊翻刻，欲省费，潜去之。予家藏有旧本，今录于此，以补遗略焉。“唤起一襟凉思，未成晚雨，先做秋阴。楚客悲残，谁解此意登临。古台荒，断霞斜照，新梦黯，微月疏砧。总难禁，尽将幽恨，分付孤斟。　从今。倦看青镜，既迟勋业，可负烟林。断梗无凭，岁华摇落又惊心。想莼汀，水云愁凝；闲蕙帐，猿鹤悲吟。信沉沉，故园归计，休更侵寻。”又“咏轿”《御街行》云：“藤�巧织花纹细。称稳步，如流水。踏青陌上雨初晴，嫌怕湿文鸳双履。要人送上，逢花须住。才过处，香风起。　裙儿挂在帘儿底。更不把窗儿闭。红红白白簇花枝，却称得、寻春芳意。归来时晚，纱笼引道，扶下人微醉。”他如“秋怀”《喜迁莺》、“吊青楼”《永遇乐》，佳作也。

【贰伍】卢申之

卢申之，名祖皋，邛州人。有《蒲江词》一卷，乐章甚工，字字可入律吕。彭传师于吴江作钓雪亭，擅渔人之窟宅，以供诗境也。约赵子野、翁灵舒翁卷诸人赋之，惟申之擅场。“江寒雁影梅花瘦。四无尘，雪飞风起，夜窗如昼。”其警句也。《水龙吟·咏荼蘼》云：“荡红流水无声，暮烟细草粘天远。低回倦蝶，往来忙燕，芳期顿懒。绿雾迷墙，翠虬腾架，雪明香暖。笑依依欲挽，春风教住，还疑是、相逢晚。不似梅妆瘦减。占人间、丰神萧散。攀条弄蕊，天涯犹记，曲阑小院。老去情怀，酒边风味，有时重见。对枕帏空想，东窗旧梦，带将离怨。”《洞仙歌·咏茉莉》云：“玉肌翠袖，较似酴醾瘦。几度熏醒夜窗酒。问炎州何许清凉，尘不到、一段冰壶剪就。　晚来庭户悄，暗数流光，细拾芳英黯回首。念日暮江东，偏为魂销人易老，幽韵清标似旧。正簟纹如水帐如烟，更奈向，月明露浓时候。”

【贰陆】刘改之词

“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粒。更五单于争立。 维师尚父鹰扬。熊罴百万堂堂。看取黄金假钺，归来异姓真王。”又云：“堂上谋臣樽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 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砺山河。大家齐唱大风歌。同日四方来贺。”世传辛幼安辛弃疾寿韩侂胄词也。又有小词一首，尤多俚谈，不录。近读谢叠山文，论李氏《系年录》、《朝野杂记》之非。谓乾道间，幼安以金有必亡之势，愿召大臣预修边备，为仓卒应变之计，此忧国远猷也。今摘数语，而曰赞开边，借刘过小词，曰：此幼安作也。忠魂得无冤乎？故今特为拈出。

【贰柒】天仙子

刘改之刘过“赴试别妾”《天仙子》云：“别酒醺醺浑易醉。回过头来三十里。马儿不住去如飞，行一憩，牵一憩。断送杀人山共水。　是则是功名终可喜。不道恩情抛得未。梅村雪店酒旗斜，去也是，住也是，烦恼自家烦恼你。”词俗意佳，世多传之。又小说载曹东亩赴试步行，戏作《红窗迥》慰其足云：“春闱期近也，望帝乡迢迢，犹在天际。懊恨这一双脚底，一日厮赶上、五六十里。　争气。扶持我去，转得官归、恁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你在轿儿里。更选对宫样鞋儿，夜间伴你。”其词虽相似，而不及改之远甚。曹东亩名豳，字西士。

【贰捌】严次山

严仁，字次山，词名《清江欸乃》。其佳处有“粘云江影伤千古，流不去、断魂处”之句。又长于庆寿、赠行，洒然脱俗。如“寿萧禹平”云：“云表金茎珠璀璨。当日投怀惊玉燕。文章议论压西昆，风流姓字翔东观。”“赠欧太守”云：“坐啸清香画戟。听丁丁，滴花晴漏，棠阴昼寂。”“赓宾客竹枝杨柳送别”云：“相逢斜柳绊轻舟，渚香不断蘋花老。”又：“窗儿上，几条残月，斜玉界罗帏。”皆为当时脍炙。

【贰玖】吴大年

吴亿，字大年，南渡初人。《元夕》“楼雪初消”一首入选。予爱其《南乡子》一首云：“江上雪初消。暖日晴烟弄柳条。认得裙腰芳草绿，魂销。曾折梅花过断桥。　蝉鬓为谁凋。长恨含娇那处娇。遥想晚妆呵手罢，无聊。更傍朱唇暖玉箫。”

【叁〇】张功甫

张功甫，名鎡，有《玉照堂词》一卷。玉照堂以种梅得名，其词多赏梅之作。其佳处如："光摇动，一川银浪，九霄珂月。"又："宿雨初干，舞梢烟瘦金丝袅。粉围香阵拥诗仙，战退春寒峭。"皆咏梅之作。虽不惊人，而风味殊可喜。

【叁壹】贺新郎

张功甫，名鎡，善填词。尝即席作《贺新郎·送陈退翁分教衡湘》云：“桂隐传杯处。有风流千岩胜韵，太丘遗绪。玉季金昆霄汉侣。平步鸾坡挥麈。莫便驾，飞帆烟渚。云动精神衡岳去。向君山帝野锵韶濩。艺兰畹，吊湘楚。　南湖老矣无襟度。但樽前踉跄醉饮，帽花颠仆。只恐清时专文教，犹贷阴山狂虏。卧玉帐，貔貅钲鼓。忠烈前勋赍万恨，望神都魏阙奔狐兔。呼翠袖，为君舞。”此词首尾变化，送教官而及阴山狂虏，非善转换不及此。末句“呼翠袖，为君舞”六字又能换回结煞，非千钧笔力未易到此。辛稼轩辛弃疾有“凭谁唤取，盈盈翠袖，揾英雄泪”，此末句似之。

【叁贰】吴子和

吴子和，名礼之，钱塘人。有“闰元宵”《喜迁莺》一词入选。

【叁叁】郑中卿

郑中卿，名域，三山人，号松窗。使虏回，有《燕谷剽闻》二卷，纪虏事甚详。《昭君怨·咏梅》一词云：“道是花来春未。道是雪来香异。水外一枝斜。野人家。　冷淡竹篱茅舍。富贵玉堂琼榭。两地不同栽。一般开。”兴比甚佳。《丽情》云：“合是一钗双燕，却成两处孤鸾。”乐府多传之。

【叁肆】谢勉仲

谢勉仲，名懋，号静寄居士。吴伯明称其“片言只字，戛玉锵金，酝籍风流，为世所贵”云。其七夕《鹊桥仙》一词入选，“钩帘借月”是也。若“馀酲未解扶头懒，屏里潇湘梦远”，亦的的佳句。

【叁伍】赵文鼎

赵文鼎，名善扛，号解林居士。其“春游”《重叠金》云：“楚宫杨柳依依碧。遥山翠隐横波溢。绝艳照秾春。春光欲醉人。　纤纤芳草嫩。微步轻罗衬。花戴满头归。游蜂花上飞。”其二：“玉关芳草粘天碧。春风万里思行客。骄马向风嘶。道归犹未归。　南云新有雁。望眼愁边断。膏沐为谁容。日高花影重。”《重叠金》即《菩萨蛮》也。又《十拍子》阕亦佳。

【叁陆】赵德庄

赵德庄，名彦端，有《介庵词》一卷。《清平乐》一首云：“桃根桃叶。一树芳相接。春到江南二三月。迷损东家蝴蝶。　殷勤踏取春阳。风前花正低昂。与我同心栀子，报君百结丁香。”为集中之冠。

【叁柒】易彦祥

易祓，字彦祥，长沙人，宁宗朝解褐状元。《草堂》词《蓦山溪》：“海棠枝上，留取娇莺语。”其所作也。

【叁捌】李知幾

李石，字知幾，号方舟，蜀之井研人。文章盛传，有《续博物志》。词亦风致。《草堂》选“烟柳疏疏人悄悄”，其“夏夜”词也。“赠官妓”词有：“暖玉倚香愁黛翠。劝人须要人先醉。问道明朝行也未？犹自记。灯前背立偷垂泪。”好事者或改“偷”为“佯”。

【叁玖】危逢吉

危逢吉，名稹，有《巽斋词》一卷。其“咏箜篌”《渔家傲》云：“老去诸馀情味浅。诗情不上闲钗钏。宝幌有人红两靥。帘间见。紫云元在深深院。　十四条弦音调远。柳丝不隔芙蓉面。秋入西窗风露晚。归去懒。酒酣一任乌巾岸。”按箜篌本二十三弦，十四弦盖后世从省，非古制矣。

【肆〇】刘巨济

刘泾，字巨济，简州人。文曰《前溪集》。其《夏初临》词“小桥飞盖入横塘”，今刻本“飞”下落一“盖”字。

【肆壹】刘巨济僧仲殊

张枢言龙图守杭。一日，湖上开宴，刘泾巨济、僧仲殊在焉。枢言命即席作填词，巨济先倡曰：“凭谁好笔。横扫素缣三百尺！天下应无。此是钱塘湖上图。”仲殊应声曰：“一般奇绝。云淡天高秋夜月。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枢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赋，仲殊曰：“江南二月。犹有枝头千点雪。邀上芳樽。却占东君一半春。”巨济曰：“樽前眼底。南国风光都在此。移过江来。从此江南不复开。”乃《减字木兰花》调也。

【肆贰】刘叔拟

刘叔拟，名仙伦，庐陵人，号招山。乐章为人所脍炙。其“赏牡丹”《贺新郎》：“谁把天香和晚露，倩东风、特地匀芳脸。”“隔花听取提壶劝。道此花过了春归，蝶愁莺怨。”最佳，而结句意俗。“秋日”《念奴娇》云：“西风何事，为行人、扫荡烦襟如洗。垂涨蒸澜都卷尽，一片潇湘清泚。酒病惊秋，诗愁入鬓，对影人千里。楚宫故事，一时分付流水。　江上买取扁舟，排云涌浪，直过金沙尾。归去江南丘壑处，不用重寻月姊。风露杯深，芙蓉裳冷，笑傲烟霞里。草庐如旧，卧龙知为谁起。”此首绝佳。又有《系裙腰》一词云：“山儿矗矗水儿清。船儿似叶儿轻。风儿更没人情。月儿明。厮合凑送人行。　眼儿簌簌泪儿倾。灯儿更冷清清。遭逢雁儿，又没前程。一声声。怎生得梦儿成。”此词秾薄而意优柔，亦柳永之流也。

【肆叁】洪叔玙

洪叔玙，名瑹，自号空同词客。其《瑞鹤仙》云：“听梅花吹动，凉夜何其，明星有烂。相看泪如霰。问而今去也，何时会面。匆匆聚散，恐便作秋鸿社燕。最伤心，夜来枕上，断云零雨何限。　因念。人生万事，回首悲凉，都成梦幻。芳心缱绻。空惆怅，巫阳馆。况船头一转，三千馀里，隐隐高城不见。恨无情春水连天，片帆似箭。”“咏新月”《南柯子》云：“柳浪摇晴沼，荷风度晚檐。碧天如水印新蟾。一罅清光，斜露玉纤纤。　宝镜微开匣，金钩未押帘。西楼今夜有人欢。应傍庄台，低照画眉尖。”“水宿”《菩萨蛮》云：“断虹远饮横江水。万山紫翠斜阳里。系马短亭西。丹枫明酒旗。　浮生长客路。事逐孤鸿去。又是月黄昏。寒灯人闭门。”其馀如：“笑捐琼佩遗交甫。肯把文梭掷幼舆。花上蝶，水中凫。芳心密意两相于。”用事用韵皆妙。又：“合数松儿，分香帕子，总是牵情处。”用唐诗“楼头击鼓转花枝，席上藏阄握松子”事也。全篇如《月华清》、《水龙吟》、《蓦山溪》、《齐天乐》，皆不减周美成周邦彦，不尽录也。

【肆肆】冯伟寿

冯伟寿，字艾子，号云月，词多自制腔。《草堂》词选其“春风恶劣。把数枝香锦，和莺吹折”一首。又《春风袅娜》，其自度曲也。“被梁间双燕，话尽春愁。朝粉谢，午花柔。倚红阑故与，蝶围蜂绕，柳绵无数，飞上搔头。凤管声圆，蚕房香暖，笑挽罗衫须少留。隔院兰馨趁风远，邻墙桃影伴烟收。　些子风情未减，眉头眼尾，万千事、欲说还休。蔷薇刺，牡丹球。殷勤记省，前度绸缪。梦里飞红，觉来无觅，望中新绿，别后空稠。相思难偶，叹无情明月，今年已见，三度如钩。”殊有前宋秦秦观、晁晁补之风艳，比之晚宋酸馅味、教督气不侔矣。馀句如“笑呼银汉入金鲸”，临邛高耻庵列为《丽句图》云。

【肆伍】吴梦窗

吴梦窗，名文英，字君特，四明人。尹君焕序其词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后有梦窗，此非焕之言，四海之公言也。"有《声声慢》一词云："檀栾金碧，婀娜蓬莱，游云不蘸芳州。露柳霜莲，十分点缀残秋。新弯画眉未稳，似含羞、低度墙头。愁送远，驻西台车马，共惜临流。　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长是，惊落秦讴。腻粉阑干，犹闻凭袖香留。输他翠涟拍甃，瞰新妆、终日凝眸。帘半卷，戴黄花，人在小楼。"盖九日宴侯家园作也。

【肆陆】玉楼春

吴梦窗《玉楼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肩舆争看小腰身，倦态强随闲鼓笛。　问称家在城东陌。欲买千金应不惜。归来困顿滞春眠，犹梦婆娑斜趁拍。"深具意态者也。

【肆柒】王实之

王迈，字实之，号臞庵，莆阳人。丁丑第四人及第。刘后村刘克庄赠之词云：“天壤王郎，数人物、方今第一。谈笑里，风霆惊坐，云烟生笔。落落元龙湖海气，琅琅董相天人策。”其重之如此。余又见《翰苑新书》刘后村与王实之四六启云：“声名早著，不数黄香之无双；科目小低，犹压杜牧之第五。元化孕此五百年之间气，同辈立于九万里之下风。”又云，“朱云折槛，诸公惭请剑之言；阳子哭庭，千载壮裂麻之语。一叶身轻，何去之勇；六丁力尽，而挽不回。有谪仙人骏马名姬之风，无杜少陵冷炙残杯之态。丽人歌陶秀实邮亭之曲，好事绘韩熙载夜宴之图。拥通德而著书，命便了以沽酒”云云。观此，实之盖进则忠鲠，退则豪侠，元龙陈登、太白李白一流人也。可以补史氏之遗。

【肆捌】马庄父

马庄父，字子严，号古洲，建安人。有经学，多论著，填词其馀事也。《草堂》词选其“春游”《归朝欢》一首。馀如《月华清》云：“怅望月中仙桂。问窃药佳人，与谁同岁。”《贺圣朝》云：“游人拾翠不知远，被子规呼转。”《阮郎归》结句云：“三三两两叫船儿，人归春也归。”“元夕”词云：“玉梅对妆雪柳，闹蛾儿象生娇颤。”可考见杭都节物。

【肆玖】万俟雅言

万俟雅言万俟咏精于音律，自号词隐。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按月用律进词，故多新声。《草堂》选载其三词及《梅花引》二首而已。其《大声集》多佳者，山谷称之为一代词人。黄玉林云：“雅言之词，发妙音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盖词之圣也。”今约载其二篇，《昭君怨》云：“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阑干。 莫把阑干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卓牌儿》云：“东风绿杨天，如画出清明院宇。玉艳淡泊，梨花带月，燕支零落，海棠经雨。单衣怯黄昏，人正在、珠帘笑语。相并戏蹴秋千，共携手，同倚阑干，暗香时度。 翠窗绣户。路缭绕、潜通幽处。断魂凝伫。嗟不似飞絮。闲闷闲愁，难消遣，此日年年意绪。无据。奈酒醒春去。”

【伍〇】黄玉林

黄玉林，名昇，字叔旸，有散花庵，人止称花庵云。尝选唐宋词名曰《绝妙词选》，与《草堂诗馀》相出入。今《草堂》词刻本多误字及失名字者，赖此可证。此本世亦罕传，予得录于王吏部相山子名嘉宾。玉林之词附录卷尾，凡四十首。《草堂》词选其二，“南山未解松梢雪”及“枕铁棱棱近五更”是也。然非其佳者。其《月照梨花》一首云：“昼景。方永。重帘花影。好梦犹酣，莺声唤醒。门外风絮交飞。送春归。　修蛾画了无人问。几多别恨。泪洗残妆粉。不知郎马何处嘶。烟草萋迷鹧鸪啼。”此首有《花间》遗意。又《贺新郎·梅》词云：“自扫梅花下。问梢头、冷蕊疏疏，几时开也？间者阔焉今久矣，多少幽怀欲写。有谁是，孤山流亚。香月一联真绝唱，与诗人千载为嘉话。馀兴味，付来者。　清癯不恋雕阑榭。待与君，白发相欢，竹篱茅舍。喜甚今年无酒禁，溜溜小漕压蔗。已准拟，霜天雪夜。自醉自吟人自笑，任解冠落佩从嘲骂。书此意，寄同社。”此词用文句，入音律而不酸，宋词之体也。其馀若“九日”词：“兰佩秋风冷，茱囊晚露新。”“秋怀”词：“月印金枢晓未收。”“夜凉”词：“冰雪襟怀，琉璃世界，夜气清如许。”“暮春”词：“戏临小草书团扇，自拣残花插净瓶。”又：“夜来能有几多寒，已瘦了梨花一半。”“赠丁南邻”云：“待踞龟食蛤，相期汗漫，与烟霞会。”用卢敖事也，见《淮南子》。

【伍壹】评稼轩词

庐陵陈子宏云：蔡光工于词。靖康中，陷虏庭。辛幼安辛弃疾尝以诗词谒之，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稼轩辛弃疾归宋，晚年词笔尤高。尝作《贺新郎》云："绿树听鹈鴂。更那堪杜鹃声住，鹧鸪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伴我，醉明月。"此词尽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李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又"止醉"《沁园春》云："杯汝前来。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溢，气似奔雷。漫说刘伶，古今达者，酒后何妨死便埋。浑如许，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　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疾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有召须来。"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做古文手段寓之于词。"赋筑偃湖"云："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新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四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且说松而及谢家、相如司马相如、太史公司马迁，自非脱落故常者，未易闯其堂奥。刘改之刘过所作《沁园春》，虽颇似其豪，而未免于粗。近日作词者，惟说周美成周邦彦、姜尧章姜夔，而以东坡苏轼为词诗，稼轩为词论。此说固当，盖曲者曲也，固当以委曲为体。然徒狃于风情婉娈，则亦易厌。回视稼轩所作，岂非万古一清风哉。或云：周、姜晓音律，

自能撰词调，故人尤服之。

词品卷五

【壹】虞美人草

《贾氏谈录》云：“褒斜谷中，有虞美人草，状如鸡冠，花叶相对。”《益州草木记》云：“雅州名山县出虞美人草，唱《虞美人》曲，应拍而舞。”《酉阳杂俎》云：“舞草出雅州。”《益州方物圆赞》：“虞作娱。”唐人旧曲云：“帐中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揽衣推枕怆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正三更。　乌骓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去是仙乡。恨茫茫。”宋黄载万和云：“世间离恨何时了。不为英雄少。楚歌声起霸图休。玉帐佳人血泪满东流。“玉帐”句据《花草粹编》卷十二补。　葛荒葵老芜城暮。玉貌知何处。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当时魂魄未消磨。”

【贰】并蒂芙蓉词

宋政和癸巳大晟乐成。嘉瑞既生，蔡元长蔡京以晁端礼次膺荐于徽宗。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都下，会禁中嘉莲生，异苞合趺，夐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效乐府体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之，称善，除大晟乐府协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词云：“太液波澄，向鉴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绿荷深，并丹脸争媚。天心眷临圣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蕊。愿君王，寿与南山齐比。　池边屡回翠辇，拥群仙醉赏，凭阑凝思。萼绿揽飞琼，共波上游戏。西风又看露下，更结双双新莲子。斗妆竞美。问鸳鸯，向谁留意。”不惟造语工致，而曲名亦新，故录于此。然大臣谀，小臣佞，不亡何俟乎！

【叁】宋徽宗词

宋徽宗北随金虏，后见杏花，作《燕山亭》一词云：“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冷淡胭脂凝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词极凄惋，亦可怜矣。又《在北遇清明日》诗曰：“茸母初生认禁烟草名，无家对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谁为主，遥指乡关涕泪连。”又戏作小词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孟婆，宋京勾阑语，谓风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对。

【肆】孟婆

俗谓风曰“孟婆”。蒋捷词云：“春雨如丝，绣出花枝红袅。怎禁他孟婆合早。”宋徽宗词云：“孟婆好做些方便。吹个船儿倒转。”江南七月间有大风，甚于舶趠，野人相传以为孟婆发怒。按北齐李騊駼聘陈，问陆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经》，帝之二女游于江中，出入必以风雨自随。以帝女，故曰孟婆。犹《郊祀志》以地神为泰媪。”此言虽鄙俚，亦有自来矣。

【伍】忆君王

徽宗被虏北行，谢克家作《忆君王》词云：“依依宫柳拂宫墙。宫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照黄昏人断肠。”忠愤之气，寓于声律，宜表出之，其调即《忆王孙》也。

【陆】陈敬叟

陈敬叟，名以庄，号月溪。有《水龙吟》一首，自注：“记钱塘之恨。”盖谢太后随北虏去事也。其词曰：“晚来江阔潮平，越船吴榜催人去。稽山滴翠，胥涛溅恨，一襟离绪。访柳章台，问桃仙囿，物华如故。向秋娘渡口，泰娘桥畔，依稀是、相逢处。　窈窕青门紫曲，旧罗衣、新番金缕。仙音恍记，轻拢慢捻，哀弦危柱。金屋难成，阿娇已远，不堪春暮。听一声杜宇，红殷丝老，雨花风絮。”是时谢太后年七十馀，故有“金屋阿娇，不堪春暮”之句。又以秋娘、泰娘比之，盖惜其不能死也。有愧于苻登之毛氏、窦建德之曹氏多矣。同时孟鲠有《折花怨》云：“匆匆杯酒又天涯。晴日墙东叫卖花。可惜同生不同死，却随春色去谁家。”鲍靓亦有诗云：“生死双飞亦可怜，若为白发上征船。未应分手江南去，更有春光七十年。”噫！妇人不足责。误国至此者，秦桧、贾似道可胜诛哉！

【柒】陈刚中词

天台陈刚中孚在燕，端阳日当母诞，作《太常引》二首云：“彩丝堂敞簇兰翘。记生母、在今朝。无地捧金蕉。奈烟水、龙沙路遥。　碧天迢递，白云何处，急雨潇潇。万里梦魂销。待飞逐、钱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剑客乾坤。奈无策、报亲恩。三载隔晨昏。更疏雨、寒灯断魂。　赤城霞外，西风鹤发，犹想倚柴门。蒲醑漫盈樽。倩谁写、青衫泪痕。”时为编修云。

【捌】惜分钗

吕圣求吕渭老《惜分钗》一词云："春将半。莺声乱。柳丝拂马花迎面。小堂风。暮楼钟。草色连云，暝色连空。重重。　秋千畔。何人见。宝钗斜照春妆浅。酒霞红。与谁同？试问别来，近日情悰。忡忡。"此词妙在足韵。

【玖】邹志完陈莹中词

《复斋漫录》云：邹志完徙昭，陈莹中贬廉，间以长短句相谐乐。“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颔髭须，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　逸一句。籥子摘来，须有千茎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此莹中语，谓志完之长髭也。“有个头陀修苦行，头上头发掺掺。身披一副黪裙衫。紧缠双脚，苦苦要游南。　闻说度牒一朝到，并除颔下髭髯。钵中无粥住无庵。摩登伽处，只恐却重参。”此志完语，谓莹中之多欲也。广陵马推官往来二公间，亦尝以诗词赠之。“有才何事老青山。十载低回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与古人参。”“不见故人今几年。年来风物尚依然。遥知闲望登临处，极目江湖万里天。”志完语也。“一樽薄酒。满酌劝君君举手。不是朋亲。谁肯相从寂寞滨？　人生似梦。梦里惺惺何处用。盏倒休辞。醉后全胜未醉时。”莹中语也。初，志完自元符间贬新州。徽宗即位，以中书舍人召。未几，谪零陵别驾，龙水安置。未几，徙昭焉。

【壹〇】词谶

《复斋漫录》云：邓肃谓余曰：宣和五年，初复九州，天下共庆，而识者忧之也。都下盛唱小词云：“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欢则欢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虽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谓也。七年，九州复陷，岂非不长久也。郭药师，契丹之帅也，我用以守疆。启敌国祸者郭尔，非破斗之验耶？

【壹壹】无名氏扑蝴蝶词

苕溪渔隐胡仔曰：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词云：“烟条雨叶，绿遍江南岸。思归倦客，寻芳来较晚。岫边红日初斜，陌上花飞正满。凄凉数声羌管。　怨春短。玉人应在，明月楼中画眉懒。蛮笺锦字，多少鱼雁断。恨随去水东流，事与行云共远。罗衾旧香犹暖。”

【壹贰】曹元宠词

苕溪渔隐胡仔曰：曹元宠本善作词，特以《红窗迴》戏词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罗门》一词，亦岂不佳？词云：“涨云暮卷，漏声不到小帘栊。银河淡扫澄空。皓月当轩高挂，秋入广寒宫。正金波不动，桂影朦胧。　佳人未逢。叹此夕与谁同。望远伤怀对影，霜满秋红。南楼何处，想人在长笛一声中。凝泪眼、立尽西风。”此词语病，在“霜满秋红”之句，时太早尔。曾端伯编《雅词》，乃以此为杨如晦作，非也。

【壹叁】王采渔家傲词

《复斋漫录》云：王采辅道，观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祸。人以其父熙河妄杀之报尔。尝为《渔家傲》词云："日月无根天不老。浮生总被消磨了。陌上红尘常扰扰。昏复晓。一场大梦谁先觉？　洛水东流山四绕。路傍几个新华表。见说在时官职好。争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壹肆】洪觉范浪淘沙

《冷斋夜话》云：予留南昌，久而忘归。独行无侣，意绪萧然。偶登秋屏阁望西山，于是浩然有归志，作长短句寄意。其词曰：“城里久偷闲。尘涴云衫。此身已是再眠蚕。隔岸有山归去好，万壑千岩。　霜晓更凭阑。灭尽晴岚。微云生处是茅庵。试问此生谁作伴，弥勒同龛。”

【壹伍】洪觉范禅师赠女真词

《复斋漫录》云：临川距城南一里，有观曰魏坛，盖魏夫人经游之地，具诸颜鲁公之碑。以故诸女真嗣续不绝，然而守戒者鲜矣。陈虚中崇宁间守临川，为诗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迹灭。可惜如今学道人，罗裙带上同心结。”洪觉范尝以长短句赠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软红柔。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霓袖。　最好洞天春晚，黄庭卷罢清幽。凡心无计奈闲愁。试捻花枝频嗅。”

【壹陆】钱思公词

《侍儿小名录》云：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往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酒阑歌之，则泣下。后阁有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也。遽言：“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州。邓王旧曲亦尝有“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

【壹柒】刘后村

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有《后村别调》一卷，大抵直致近俗，效稼轩辛弃疾而不及也。“梦方孚若”《沁园春》云：“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鲙，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馀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乘，载燕南代北，剑客奇材。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催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举一以例，他词类是。其“咏菊”《念奴娇》后段云：“尝试铨次群芳，梅花差可，伯仲之间耳。佛说诸天金色界，未必庄严如此。尚友灵均，定交元亮，结好天随子。篱边坡下，一杯聊泛霜蕊。”亦奇甚。“送陈子华帅真州”云：“记得太行兵百万，曾入宗爷驾御。今把做、握蛇骑虎。堪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孤鸿去。”庄语亦可起懦。“旅中”《浪淘沙》云：“纸帐素屏遮。全似僧家。无端霜月闯窗纱。惊起玉关征戍梦，几叠寒笳。岁晚客天涯。鬓发苍华。今年衰似去年些。诗酒近来都减价，孤负梅花。”见《天机馀锦》。

【壹捌】刘伯宠

刘伯宠，名褒，一字春卿，其词多俊语。“元夕”云：“金猊戏掣星桥锁。”“绛纱万炬，玉梅千朵。羯鼓喧空，鹍弦沸晓，樱梢微破。”“春日旅况”云：“遗策谁家，荡子唾花，何处新妆。”“流红有恨，拾翠无心，往事凄凉。”“红泪不胜闺怨，白云应老他乡。”“送别云”：“红枕臂香痕未落，舟横岸、作计匆匆。”“愁如织，断肠啼鴂，饶舌诉东风。”

【壹玖】刘叔安

刘叔安，名镇，号随如。“元夕”《庆春泽》一首入《草堂》选。又有《阮郎归》云：“寒阴漠漠夜来霜。阶庭风叶黄。归鸦数点带斜阳。谁家砧杵忙？　灯弄幌，月侵廊。熏笼添宝香。小屏低枕怯更长。和云入醉乡。”亦清丽可诵。其“咏茉莉”云：“月浸阑干天似水，谁伴秋娘窗户。”评者以为不言茉莉，而想像可得，他花不能承当也。又“春宴”云：“庭花弄影，一帘香月娟娟。”有富贵蕴藉之味。“饯元宵”、“饯春”二词皆奇，南渡填词巨工也。

【贰〇】施乘之

施乘之，号枫溪。“野外元夕”云：“休言冷落山家，山翁本厌繁华。试问莲灯千炬，何如月上梅花。”高情可想也。

【贰壹】戴石屏

戴石屏，名复古，字式之，能诗，“江湖四灵”之一也。词一卷，惟“赤壁怀古”《满江红》一首，句有：“万炬临江貔虎噪，千艘烈炬鱼龙舞。”“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而全篇不称。《临江仙》一首差可。见予所选《百琲明珠》。馀无可取者。方虚谷方回议其胸中无百字成诵书故也。

【贰贰】张宗瑞

张宗瑞，鄱阳人，号东泽，词一卷，名《东泽绮语》。读其词，皆倚旧腔，而别立新名，亦好奇之过也。《草堂》词选其《疏帘淡月》一篇，即《桂枝香》也。予爱其《垂杨碧》一篇，即《谒金门》。其词云：“花半湿。睡起一窗晴色。千里江南空咫尺。醉中归梦直。　前度兰舟送客。双鲤沉沉消息。楼外垂杨如许碧。问春来几日？”

【贰叁】李公昂

李公昂当是李俊明，名昂英，号文溪，资州盘石当是番禺人。“送太守”词“有脚艳阳难驻”一词得名。然其佳处不在此。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其《兰陵王》一首绝妙，可并秦秦观、周周邦彦。其词云：“燕穿幕。春在深深院落。单衣试，龙沫旋熏，又怕东风晓寒薄。别来情绪恶。瘦得腰围柳弱。清明近，正似海棠，怯雨芳疏任飘泊。　钗留去年约。恨易老娇莺，多误灵鹊。碧云杳杳天涯各。望不断芳草，又迷香絮，回文强写字屡错。泪欲注还阁。　孤酌。信春脚。更彩局谁欢，宝轸慵学。阶除拾取飞花嚼。是多少春恨，等闲吞却。猛拍阑干，叹命薄，悔旧诺。”

【贰肆】陆放翁

放翁陆游词纤丽处似淮海秦观，雄慨处似东坡苏轼。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华灯纵博，雕鞍驰射，谁记当年豪举。酒徒一半取封侯，独去作、江边渔父。　轻舟八尺，低蓬三扇，占断蘋洲烟雨。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其“坠鞭京洛，解佩潇湘”、“欲归时，司空笑问，渐近处，丞相嗔狂”，真不减少游秦观。

【贰伍】张东父

张震，字东父，号无隐居士，蜀之益宁人也。孝宗朝为谏官，有直声。孝宗称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当。光宗朝以数直言去位。时称“王十朋去，省为之空。张震去，台为之空”。一代名臣也，而其词婉媚风流，乃知赋梅花者，不独宋广平也。其《蓦山溪》“青梅如豆”一首，《草堂》入选，而失其名字。

【贰陆】天风海涛

赵汝愚《题鼓山寺》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朱晦翁摘诗中"天风"、"海涛"字题扁，人不知其为赵公诗也。严次山有《水龙吟》题于壁云："飚车飞上蓬莱，不须更跨琴高鲤。砉然长啸，天风澒洞，云涛无际。我欲乘桴，从兹浮海，约任公起。办虹竿千丈，犗钩五十，亲点对、连鳌饵。 谁榜佳名空翠。紫阳仙去骑箕尾。银钩铁画，龙拿凤翥，留人间世。更忆东山，哀筝一曲，洒沾襟泪。到而今，幸有高亭遗爱，寓甘棠意。"此词前段言江山景，后段"紫阳仙去"指朱文公，"东山"、"甘棠"指赵公也。赵诗、朱字、严词，可谓三绝。特记于此。

【贰柒】刘篁

刘圻父，字子寰，号篁嵲。早登朱文公之门，居麻沙，有文集行世。其《玉楼春》云：“今来古往长安道。岁岁荣枯原上草。行人几度到江滨，不觉身随枫树老。　蒲花易晚芦花早。客里光阴如过鸟。一般垂柳短长亭，去路不如归路好。”颇有警悟。“观泉”二句云：“静坐时看松鼠饮，醉眠不碍山禽浴。”亦新。

【贰捌】刘德修

刘光祖，字德修，号后溪，蜀之简州人。有《鹤林文集》，小词附焉。其《醉落魄》云：“春风开者。一时还共春风谢。柳条送我今槐夏。不饮香醪，孤负人生也。　曲塘泉细幽琴写。胡床滑簟应无价。日迟睡起帘钩挂。何不归与，花竹秀而野。”

【贰玖】潘庭坚

潘牥，字庭坚，号紫岩，乙未何㮚榜及第第三人，美姿容。时有谚云“状元真何郎，榜眼真郭郎，探花真潘郎”也。庭坚以气节闻于时，词止《南乡子》一首，《草堂》所选是也。首句“生怕倚阑干”，今本“生”误作“我”。

【叁〇】魏了翁

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邛州人。庆元己未第二人及第。与真西山真德秀齐名，道学宗派，词不作艳语。长短句一卷，皆寿词也。《菩萨蛮》“寿范靖倅”云：“东窗五老峰前月。南窗九叠坡前雪。推出侍郎山。著君窗户间。　《离骚》乡里住。却记庚寅度。挹取芷兰芳。酌君千岁觞。”又《鹧鸪天》“寿范靖州”云：“谁把璇玑运化工。参旗又挂玉梅东。三三律琯声馀亥，九九元经卦起中。”又《水调歌头》云：“玉围腰，金系肘，绣笼鞍。”宋代寿词，无有过之者。

【叁壹】吴毅甫

吴毅甫，名潜，号履斋，嘉定丁丑状元。为贾似道所陷，南迁。有《履斋诗馀》行世。有“送李御带祺”一词：“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亦自道也。李祺号竹湖，亦当时名士。所著有《春秋王霸列国分纪》，予得之于市肆，故书中乃为传之，亦奇事也。并附见。

【叁贰】履斋赠妓词

吴履斋吴潜有“赠建宁妓女”《贺新郎》词，集中不载，见于小说，今录于此：“可意人如玉。小帘栊，轻匀淡伫，道家装束。长恨春归无寻处，全在波明黛绿。看冶叶倡条非俗。比似江梅清有韵，更临风对月斜依竹。看不足，咏不足。　曲屏半掩青山簇。正轻寒，夜永花睡，半欹残烛。缥渺九霞光里梦，香在衣裳剩馥。又只恐、铜壶声促。试问送人归去后，对一奁、花影垂金粟。肠易断，恨难续。”

【叁叁】向丰之

向丰之，号乐斋，有《如梦令》一词云：“谁伴明窗独坐？我和影儿两个。灯尽欲眠时，影也把人抛躲。无那。无那。好个凄惶的我。”词似俚而意深，亦佳作也。

【叁肆】毛幵

毛幵小词一卷，惟予家有之。其《满江红》云：“泼火初收，秋千外，轻烟漠漠。春渐远，绿杨芳草，燕飞池阁。已著单衣寒食后，夜来还是东风恶。对空山寂寂杜鹃啼，梨花落。　伤别恨，闲情作。十载事，惊如昨。向花前月下，共谁行乐。飞盖低迷南苑路，湔裙怅望东城约。但老来、憔悴惜春心，年年觉。”此作亦佳，聊记于此。

【叁伍】蓦山溪

葛鲁卿有《蓦山溪》一曲，咏天穿节郊射也。宋以前，以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相传云：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词云：“春风野外，卵色天如水。鱼戏舞绡纹，似出听、新声北里。追风骏足，千骑卷高门。一箭过，万人呼，雁落寒空里。天穿过了，此日名穿地。横石俯清波，竞追随、新年乐事。谁怜老子，使得纵遨游，争捧手，共凭肩，夹路游人醉。”词不甚工，而事奇，故拈出之。“卵色天”用唐诗“残霞蹙水鱼鳞浪，薄日烘云卵色天”之句。东坡苏轼诗亦云：“笑把鸱夷一杯酒，相逢卵色五湖天。”今刻苏诗不知出处，改卵色为柳色，非也。《花间词》“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为“泖”，亦非。

【叁陆】张即之书莫崙词

“听春教燕颦莺诉。朝朝花困风雨。六桥忘却清明后，碧尽柳丝千缕。蜂蝶侣。正闲觅，闲花闲草闲歌舞。最怜西子，尚薄薄云情，盈盈波泪，点点旧眉妩。　流红记，空泛秋宫怨句。才色何处娇妒。落红无限随风絮。诗恨有谁曾遇。堪恨处。恨二十四番花信催花去。东君暗苦。更多嘱多情，多愁杜宇，多诉断肠语。”此宋人莫崙之词，张即之书，孙生显祖家藏。墨迹如新，而字极怪。录其词如此。即之号樗寥，莫崙号若山。

【叁柒】写词述怀

扶风马大夫作词述怀，声寄《满庭芳》云：“雪点疏髯，霜侵衰鬓，去年犹胜今年。一回老矣，堪叹又堪怜。思昔青春美景，无非是、月下花前。谁知道，金章紫绶，多少事忧煎。　侵晨。骑马出，风初暴横，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尔高眠。更有红尘赤日，也不到、松下林边，如何好，吴淞江上，闲了钓鱼船。”大夫名晋，字孟昭，尝为仕宦。

【叁捌】岳珂祝英台近词

岳珂“北固亭”《祝英台近》词云：“淡烟横、层雾敛。胜概分雄占。月下鸣榔，风急怒涛飐。关河无限清愁，不堪临槛。正双鬓，秋风尘染。　漫登览。极目万里沙场，事业频看剑。古往今来，南北限天堑。倚楼谁弄新声，重城门正掩。历历数、西州更点。”此词感慨忠愤，与辛幼安辛弃疾“千古江山”一词相伯仲。

【叁玖】苏雪坡赠杨直夫词

苏雪坡赠杨直夫名栋，青神人。词云：“允文事业从容了。要岷峨人物，后先相照。见说君王曾有问，似此人才多少。况蜀珍、先已登廊庙。但侧耳，听新诏。”此姚勉词，勉号雪坡，杨慎误作苏雪坡。按小说：高宗曾问马骐曰：“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几？”骐对曰：“未试焉知，允文亦试而后知也。”苏与杨、马皆蜀人。杨在眉山为甲族。直夫之妹通经学，比于曹大家。嫁虞氏，生虞集，为巨儒。其学无师，传于母氏也。此事蜀人亦罕知，故著之。马骐，南郡人，涓之孙。

【肆〇】庆乐园词

庆乐园，韩侂胄之南园也。张叔夏著《高阳台》词云：“古木迷鸦，虚堂起燕，欢游转眼惊心。南圃东窗，酸风扫尽芳尘。鬓貂飞入平原草，最可怜、浑是秋阴。夜沉沉，不信归魂，不到花深。　吹箫踏叶幽寻去，任船依断石，岫裹寒云。老桂悬香，珊瑚碎击无音。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又却伤今。更关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

【肆壹】咏云词讥史弥远

弥远史弥远之比周于杨后也，出入宫禁，外议甚哗。有人作“咏云词”讥之云：“往来与月为俦，舒卷和天也蔽。”宋人言其本朝家法最正，母后最贤，至杨后则荡然矣。

【肆贰】赵从橐寿贾似道陂塘柳

赵从橐《陂塘柳》云：“指庭前翠云含雨。霏霏香满仙宇。一清透彻浑无底，秋水也无流处。君试数。此样襟怀，顿得乾坤住。闲情半许。听万物氤氲，从来形色，每向静中觑。　琪花路。相接西池寿母。年年弦月时序。荷衣菊佩寻常事，分付两山容与。天证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语。瑶卮缓举。要见我何心，西湖万顷，来去自鸥鹭。”

【肆叁】贾似道壁词

似道贾似道遭贬，时人题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　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此语视雷州寇司户之句尤警。吴循州吴潜谓履斋之贬，乃贾挤之也。

【肆肆】刘须溪

须溪刘辰翁“元宵雨”词云：“角动寒谯。看雨中灯市，雪意萧萧。星球明戏马，歌管杂鸣刁。泥没膝，舞停腰。焰蜡任风飘。更可怜，红啼桃脸，绿颓杨桥。　当年乐事朝朝。曾锦鞍呼妓，金屋藏娇。围香春醉酒，坐月夜吹箫。今老去，倦歌谣。嫌杀杜家乔。漫三杯、拥炉觅句，断送春宵。”以《意难忘》按之，可歌也。

【肆伍】詹天游

詹天游以艳词得名，见诸小说。其“送童瓮天兵后归杭”《齐天乐》云：“相逢唤醒京华梦，胡尘暗斑吟发。倚担评花，认旗沽酒，历历行歌奇迹。吹香弄碧。有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画鼓江船，满湖春水断桥客。　当时何限俊侣，甚花天月地，人被云隔。却载苍烟，更招白鹭，一醉修江又别。今回记得。再折柳穿鱼，赏梅催雪。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此伯颜破杭州之后也。观其词全无黍离之感，桑梓之悲，而止以游乐言。宋末之习，上下如此，其亡不亦宜乎。童瓮天失其名氏，有《瓮天脞语》一卷传于今云。天游又有“清平调”云：“醉红宿翠。髻亸乌云坠。管甚夜来不得睡。那更今朝早起。　东风满搦腰肢。阶前小立多时。却恨一番新雨，想应湿透鞋儿。”盖咏妓诉状立厅下也。又见《石次仲集》。

【肆陆】邓千江

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为第一。其词云："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间。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来招英灵醉魄，长绕贺兰山。"此词全步骤沈公述沈唐"上王君贶"一首，今录于此："山光凝翠，川容如画，名都自古并州。箫鼓沸天，弓刀似水，连营百万貔貅。金骑走长楸。少年人，一一锦带吴钩。路入榆关，雁飞汾水正宜秋。　近思昔日风流。有儒将醉吟，才子狂游。松偃旧亭，城高故国，空留舞榭歌楼。方面倚贤侯。便恐为霖雨，归去难留。好向西溪，恣携弦管宴兰舟。"然千江之词，繁缛雄壮，何啻十倍过之，不止出蓝而已。

【肆柒】王予可

王予可，金明昌时人。或传其仙去，事不可知。其《生查子》云：“夜色明河净，好风来千里。水殿谪仙人，皓齿清歌起。 前声金罬中，后声银河底。一夜岭头云，绕遍楼前水。”词之飘逸高妙如此，固谪仙李白之流亚也。

【肆捌】滕玉霄

元人工于小令套数，而宋词又微。惟滕玉霄滕宾集中，填词不减宋人之工。今略记其《百字令》一首云：“柳颦花困。把人间恩怨，樽前倾尽。何处飞来双比翼，直是同声相应。寒玉嘶风，香云卷雪，一串骊珠引。元郎去后，有谁着意题品？　谁料浊羽清商，繁弦急管，犹自馀风韵。莫是紫鸾天上曲，两两玉童相并。白发梨园，青衫老傅，试与留连听。可人何处，满庭霜月清冷。”玉霄又有“赠歌童阿珍”《瑞鹧鸪》云：“分桃断袖绝嫌猜。翠被红裩兴不乖。洛浦乍阳新燕尔，巫山行雨左风怀。　手携襄野便娟合，背抱齐宫婉娈怀。玉树庭前千载曲，隔江唱罢月笼阶。”盖郑樱桃《解红儿》之流也，用事甚工。予同年吴学士仁甫喜诵之。

【肆玖】牧庵词

姚牧庵姚燧《醉高歌》词云：“十年燕月歌声。几点吴霜鬓影。西风吹起鲈鱼兴。已在桑榆暮景。　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牧庵一代文章巨公，此词高古，不减东坡苏轼、稼轩辛弃疾也。

【伍〇】元将填词

元将纥石烈子仁《上平南》词云：“虿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乾。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都护先还。”此亦黠虏也。天欲戕我中国人，乃生此种，反指中国为妖气也耶。非我皇明一汛扫之，天柱折而地维陷矣。

【伍壹】江西烈女词

戴石屏戴复古薄游江西，有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归。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尽以嫁奁赠之，仍饯之以词，自投江而死。其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 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呜呼！石屏可谓不仁不义之甚矣。既诳良人女为妻，三年兴尽而弃之；又受其奁具，而甘视其死。俗有谑词云：“孙飞虎好色，柳盗跖贪财，这贼牛两般都爱。”石屏之谓与？出《桂苑丛谈》，冯翊子伏著。

词品卷六

【壹】八咏楼

沈休文《八咏诗》语丽而思深，后人遂以名楼，照映千古。近时赵子昂赵孟頫、鲜于伯机鲜于枢诗词颇胜。赵诗云："山城秋色静朝晖，极目登临未拟归。羽士曾闻辽鹤语，征人又见塞鸿飞。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围。如此溪山良不恶，休文何事不胜衣。"鲜于《百字令》云："长溪西注，似延平双剑，千年初合。溪上千峰明紫翠，放出群龙头角。潇洒云林，微茫烟草，极目春洲阔。城高楼迥，恍然身在寥廓。　我来阴雨兼旬，滩声怒起，日日东风恶。须待青天明月夜，一试严维佳作。风景不殊，溪山信美，处处堪行乐。休文何事，多病年年如削。"二作结句略同，稍含微意，不专为咏景发，予故取而著之也。

【贰】杜伯高三词

杜旟，字伯高，《兰亭诗》为世所传，乐府亦佳。《酹江月·赋石头城》云："江山如此，是天开万古，东南王气。一自髯孙横短策，坐使英雄鹊起。玉树声消，金莲影散，多少伤心事。千年辽鹤，并疑城郭非是。　当日万驷云屯，潮生潮落处，石头孤峙。人笑褚渊今齿冷，只有袁公不死。斜日荒烟，神州何在，欲堕新亭泪。元龙老矣，世间何限馀子。"《摸鱼儿·湖上赋》云："放扁舟，万山环处，平铺碧浪千顷。仙人怜我征尘久，借与梦游清枕。风乍静，望两岸群峰，倒浸玻璃影。楼台相映。更日薄烟轻，荷花似醉，飞鸟堕寒镜。中都内，罗绮千街万井。天教此地幽胜。仇池仙伯今何在，堤柳几眠还醒。君试问，问"问"字据《词综》补。此意、只今更有何人领。功名未竟。待学取鸱夷，仍携西子，来动五湖兴。"《蓦山溪·赋春》云："春风如客，可是繁华主。红紫未全开，早绿遍江南千树。一番新火，多少倦游人。纤腰柳，不知愁，犹作风前舞。　小阑干外，两两幽禽语。问我不归家，有佳人天寒日暮。老来心事，唯只有春知。江头路，带春来，更带春归去。"

【叁】徐一初登高词

徐一初“登高”《摸鱼儿》词：“对茱萸、一年一度，龙山今在何处？参军莫道无勋业，消得从容樽俎。君看取。便破帽、飘零也传名千古。当年幕府。知多少时流，等闲收拾，有个客如许！　追往事，满目山河晋土。征鸿又过边羽。登临莫苦高层望，怕见故宫禾黍。觞绿醑。浇万斛牢愁，泪阁新亭雨。黄花无语。毕竟是西风，朝来披拂，犹识旧时主。”亦感慨之词也。

【肆】南涧词

韩南涧韩元吉《题采石蛾眉亭》词云：“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天际两蛾横黛，愁与恨，几时极。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此《霜天晓角》调也，未有能继之者。

【伍】高竹屋苏堤芙蓉词

高竹屋高观国“咏苏堤芙蓉”《菩萨蛮》词：“红云半压秋波急。艳妆泣露啼娇色。幽梦入仙城，风流石曼卿。　宫袍呼醉醒。休卷西风锦，明月粉香残。六桥烟水寒。”

【陆】念奴娇祝英台近

德祐乙亥，太学生作《念奴娇》云：“半堤花雨。对芳辰消遣，无奈情绪。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绕阑红药，韶华留此孤主。　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新塘杨柳，小桥犹自歌舞。”又《祝英台近》云：“倚危阑，斜日暮。蓦蓦甚情绪。稚柳娇黄，全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渡。那更塞鸿无数。　欢离阻。有恨落天涯，谁念孤旅。满目风尘，冉冉如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又去！”

【柒】文山和王昭仪满江红词

王昭仪王清惠之词，传播中原。文天祥读至末句，叹曰：“惜也！夫人于此少商量矣。”为之代作一篇云：“试问琵琶，胡沙外、怎生风色？最苦是，姚黄一朵，移根仙阙。王母欢阑琼宴罢，仙人泪满金盘侧。听行宫、半夜雨淋铃，声声歇。　彩云散，香尘灭。铜陀恨，那堪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回首昭阳离落日，伤心铜雀迎新月。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又和云：“燕子楼中，又捱过、几番秋色。相思处，青年如梦，乘鸾仙阙。肌玉暗消衣带缓，泪珠斜透花钿侧。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　曲池合，高台灭。人间事，何堪说。向南阳阡上，满襟清血。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乐昌一段好风流，菱花缺。”附王昭仪词：“太液芙蓉，浑不是、旧时颜色。曾记得，恩承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朝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沾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晚碾关山月。愿嫦娥、相顾肯相容，随圆缺。”

【捌】徐君宝妻词

岳州徐君宝妻某氏，被虏来杭，居韩蕲王韩世忠府。自岳至杭，自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甚怒，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怒焉。主者喜诺。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一词于壁上。书已，投大池中以死。词云：“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玖】傅按察鸭头绿

元时有傅按察者，尝作《鸭头绿》一词悼宋云：“静中看。记昔日淮山隐隐，宛若虎踞龙盘。下樊襄，指挥湘汉，鞭云骑、围绕江干。势不成三，时当混一，过唐之数不为难。陈桥驿，孤儿寡妇，久假当还。 挂征帆。龙舟催发，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晕碧；辇路悄，诃喝声乾。纵馀得、西湖风景，花柳亦凋残。去国三千，游仙一梦，依然天淡夕阳间。昨宵也，一轮明月，还照临安。”

【壹〇】杨复初南山词

杨复初筑室南山，以村居为号。凌彦翀以《渔家傲》词寿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莱岛。闻说村居诗思好。还被恼。苍苔满地无人扫。　载酒亭前松合抱。客来便许同倾倒。玉兔已将灵药捣。秋意早。月华长似人难老。”复初和词云：“当时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岛。留得残生犹自好。多懊恼。尘缘俗虑何时扫。　子已成童无用抱。醉眠任使和衣倒。今岁砧声秋未捣。凉风早。看来只恐中年老。”瞿宗吉和词云：“喜来不涉邯郸道。愁来不窜沙门岛。惟有村居闲最好。无事恼。苔阶竹径频频扫。　有酒可斟琴可抱。长年拟看三松倒。臼内灵砂亲自捣。归隐早。朝来未放玄真老。”宗吉既和此词，而复序云：“旧谱皆以仄声起，欧公呼范文正为‘穷塞主’，首句所谓‘塞上秋来’者，正此格也。他如王荆公王安石之‘平岸小桥千嶂抱’，周清真周邦彦之‘几日春阴寒恻恻’，谢无逸谢逸之‘秋水无痕清见底’，张仲宗张元幹之‘钓笠披云青嶂绕’，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声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尔。”

【壹壹】凌彦翀无俗念

凌彦翀作《无俗念》云：“等闲屈指，算今来古往，谁为英杰。耳目聪明天赋予，怎肯虚生虚灭。去燕来鸿，飞乌走兔，世事何时歇。风波境界，大川不用频涉。　空踏遍、万户千门，五湖四海，一样中秋月。正面相看君记取，全体本来无缺。空里非空，梦中是梦，莫向痴人说。便须骑鹤，夜深朝礼金阙。”又《蝶恋花》词云：“一色杏花三百树。茅屋无多，更在花深处。旋压小槽留客住。举杯忽听黄鹂语。　醉眼看花花亦舞。风妒残红，飞过邻墙去。却似牧童遥指处。清明时节纷纷雨。”词格清逸，一洗铅华，非骈金俪玉者比也。

【壹贰】瞿宗吉西湖秋泛

宗吉瞿佑“西湖秋泛”《满庭芳》词：“露苇催黄，烟蒲驻绿，水光山色相连。红衣落尽，辜负采莲船。点检六桥杨柳，但几个、抱叶残蝉。秋容晚，云寒雁背，风冷鹭鸶肩。　华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减诗颠。况情怀冲淡，渐入中年。扫退舞裙歌扇，尽付与、一枕高眠。清闲好，脱巾露发，仰面看青天。”又“西湖四时”《望江南》词：“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弦公子宴，水边罗绮丽人行。十里按歌声。”“西湖景，夏日正堪游。金勒马嘶垂柳岸，红妆人泛采莲舟。惊起水中鸥。”“西湖景，秋日更宜观。桂子冈峦金粟富，芙蓉洲渚彩云间。爽气满山前。”“西湖景，冬日转清奇。赏雪楼台评酒价，观梅园圃定春期。共醉太平时。”

【壹叁】瞿宗吉鞋杯词

杨廉夫杨维桢尝访瞿士衡，以鞋杯行酒，命其侄孙宗吉瞿佑咏之。宗吉作《沁园春》以呈，廉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觞。词云：“一掬娇春，弓样新裁，莲步未移。笑书生量窄，爱渠尽小，主人情重，酌我休迟。酝酿朝云，斟量暮雨，能使曲生风味奇。何须去，向花尘留迹，月地偷期。　风流到处便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辞。任凌波南浦，唯夸罗袜，赏花上苑，只劝金卮。罗帕高擎，银瓶低注，绝胜翠裙深掩时。华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谁知？”

【壹肆】马浩澜著花影集

马浩澜马洪著《花影集》，自序云：“予始学为南词，漫不知其要领。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苏轼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柳永？’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缘是求二公词而读之，下笔略知蹊径。然四十馀年，仅得百篇，亦不可谓不难矣。法云道人尝劝山谷黄庭坚勿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尔。’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今漫摘数首，以便展玩云。其商调《少年游》云：“弄粉调脂，梳云掠月，次第晓妆成。鹦鹉笼边，秋千墙里，半晌不闻声。　原来却在瑶阶下，独自踏花行。笑摘朱樱，微揎翠袖，枝上打流莺。”《行香子》云：“红遍樱桃。绿暗芭蕉。锁窗深、春思无聊。双飞燕懒，百啭莺娇。正漏声迟，帘影静，篆香飘。　惜月前宵。病酒今朝。有谁知、臂玉微销。封题锦字，寄与兰翘。恨树重重，云渺渺，水迢迢。”“春夜”《生查子》云：“烧罢夜香时，独立帘儿下。真个可怜宵，一刻千金价。　啼痕不记行，暗湿鲛绡帕。蝶宿牡丹丛，月转秋千架。”“春日”《海棠春》云：“越罗衣薄轻寒透。正画阁、风帘飘绣。无语小莺慵，有恨垂杨瘦。　桃花人面应依旧。忆那日、擎浆时候。添得暮愁牵，只为秋波溜。”《凤凰台上忆吹箫》云：“淡淡秋容。澄澄夜影，娟娟月挂梧桐。爱箫声缥缈，帘影玲珑。彩凤衔书未至，玉宇净、香雾空濛。凉如水，翠苔凝露，琪树吟风。　匆匆。年华暗换，嗟旧欢成梦。芳鬓飞蓬。想清江泛鹢，紫陌游骢。应念佳期虚负，瞻素彩、感慨相同。凝情久，谁家捣衣，砧杵丁东。”《青玉案》云：“平川渺渺花无数。明镜里，孤舟度。华下美人和笑顾。问郎莫似，乞浆崔护，别久来何暮。　盈盈罗袜凌波步。眉月连

娟鬓如雾。人世光阴花上露。劝郎休去，再来恐误，个是桃源路。”“中秋”《鹊桥仙》云：“不寒不暑，无风无雨，秋色平分佳节。桂花香散夜凉生，小楼上、帘儿高揭。　多愁多病，闲忧闲闷，绿鬓纷纷成雪。平生不作负恩人，惟负了、今宵明月。”“九日”《金菊对芙蓉》云：“过雁行低，鸣蛩韵急，纷纷叶下亭皋。向霜庭看菊，飏馆题糕。依然宾主东南美，胜龙山，迢递登高。绣屏孔雀，金盘螃蟹，银瓮葡萄。　痛饮鲸卷波涛。笑百年春梦，万事秋毫。问台前戏马，海上连鳌。当时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粗豪。四弦裂帛，双鬟舞雪，左手持螯。”“梅花”《东风第一枝》云：“饵玉餐香，梦云情月，花中无此清莹。俨然姑射仙人，华佩明珰新整。五铢衣薄，应怯瑶台凄冷。自骖鸾来下人间，几度雪深烟暝。　孤绝处，江波流影。憔悴也，春风销粉。相思千种闲愁，声声翠禽啼醒。西湖东阁，休说当时风景。但留取、一点芳心，他日调羹金鼎。”“落花”《满庭芳》云：“春老园林，雨馀庭院，偏惹蝶骇莺猜。蔫红皱白，狼藉满苍苔。正是愁肠欲断，珠箔外、点点飘来。分明似、身轻飞燕，扶下碧云台。　当初，珍重意，金钱竞买，玉砌新栽。正翠屏遮护，羯鼓催开。谁道天机绣锦，都化作、紫陌尘埃。纱窗里，有人怜惜，无语托香腮。”

【壹伍】马浩澜词

马浩澜洪，仁和人，号鹤窗。善诗咏而词调尤工。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褎然若贵介王孙也。尝题许应和松竹双清扇景词云：“剪蒿莱。曾将双翠亲裁。旋添成、园林佳胜，依稀嶰谷徂徕。凤飞过，文章灿烂，蛟腾攫，鳞甲磑磈。剉节题诗，收花酿酒，鬓粘香粉袖粘苔。无人识，栋梁之具，管籥之才。荫亭台。尽多风月，清无半点尘埃。　竿期截，六鳌连举，巢堪托，孤鹤时来。色莹琅玕，脂凝琥珀，笑他们柳与庭槐。萧郎去，毕宏已老，谁富写生才。君看取，岁寒三友，只欠梅开。”盖《多丽》词也。许东溟以为可追迹康伯可康与之，可谓信然。又“题梅花”《江城引》云：“雪晴闲览瘦筇扶。过西湖。访林逋。湖上天寒，草树尽凋枯。忽见琼葩光照眼，仙格调，玉肌肤。夜空云静月轮孤。巧相摹。海涛图。时听枝头，啁晰翠禽呼。纵有明珠三百琲，知似得，此花无。”清气逸发，莹无尘想。又“题许东溟小景”《昭君怨》云：“路远危峰斜照。瘦马尘风衣帽。此去向萧关？向长安？　便坐紫薇花底。只似黄粱梦里。三径易生苔。早归来。”言有尽而意无穷，方是作者。徐伯龄言：“鹤窗与陆清溪偕出菊庄之门，而清溪得诗律，鹤窗得词调。”异体齐名，可谓盛矣。

【壹陆】马浩澜念奴娇

马浩澜马洪《念奴娇》词云：“东风轻软，把绿波、吹作縠纹微皱。彩舫亭亭宽似屋，载得玉壶芳酒。胜景天开，佳朋云集，乐继兰亭后。珍禽两两，惊飞犹自回首。　学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苏小门前柳。冷翠柔金红绮幔，掩映水明山秀。闲试评量，总宜图画，无此丹青手。归时侵夜，香街华月如昼。”

【壹柒】聂大年词附马浩澜和

聂大年尝赋《卜算子》二首，盖自况也。词云：“杨柳小蛮腰，惯逐东风舞。学得琵琶出教坊，不是商人妇。　忙整玉搔头，春笋纤纤露。老却江南杜牧之，懒为秋娘赋。”“粉泪湿鲛绡，只恐郎情薄。梦到巫山第几峰，酒醒灯花落。　数日尚春寒，未把罗衣着。眉黛含颦为阿谁，但悔从前错。”马浩澜马洪和云：“歌得雪儿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跨凤仙，合作萧郎妇。　颜色雪中梅，泪点花梢露。云雨巫山十二峰，未数《高唐赋》。”“花压鬓云低，风透罗衫薄。残梦瞢腾下翠楼，不觉金钗落。　几许别离愁，独自思量着。欲寄萧郎一纸书，又怕归鸿错。”

【壹捌】一枝春守岁词

守岁之词虽多，极难其选，独杨守斋杨缵《一枝春》最为近世所称。词云：“竹爆惊春，竞喧阗夜起，千门箫鼓。流苏帐暖，翠鼎缓腾香雾。停杯未举。奈刚要、送年新句。应自赏、歌清字圆，未夸上林莺语。　从他岁穷日暮。纵闲愁，怎减刘郎风度。屠苏办了，迤逦柳欢梅妒。宫壶未晚，早骄马绣车盈路。还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细数。”

【壹玖】斗草词

春日，妇女喜为斗草之戏。黄子常《绮罗香》词云：“绡帕藏春，罗裙点露，相约莺花丛里。翠袖拈芳，香沁笋芽纤指。偷摘遍、绿径烟霏，悄攀下，画阑红紫。扫花阶，褥展芙蓉，瑶台十二降仙子。　芳园清昼乍永，亭上吟吟笑语，妒秾夸丽。夺取筹多，赢得玉珰瑜珥。凝素靥，香粉添娇，映黛眉，淡黄生喜。绾胸带，空系宜男，情郎归也未。”

【贰〇】卖花声

黄子常《卖花声》词云："人过天街，晓色担头红紫。满筠筐、浮花浪蕊。画楼睡醒，正眼横秋水。听新腔，一回催起。　吟红叫白，报得蜂儿知未。隔东西，馀音软美。迎门争买，早斜簪云髻。助春娇，粉香帘底。"乔梦符和词云："侵晓园丁，叫道嫩红娇紫。巧工夫、攒枝饾蕊。行歌伫立，洒洗妆新水。卷香风、看街帘起。深深巷陌，有个重门开未。忽惊他、寻春梦美。穿窗透阁，便凭伊唤取。惜花人、在谁根底。"

【贰壹】梁贡父木兰花慢

梁贡父曾，燕京人。大德初，为杭州路总管。政事文学，皆有可观。尝作“西湖送春”《木兰花慢》词云：“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人生能几欢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　彩云回首暗高台。烟树渺吟怀。拼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西楼半帘斜日，怪衔春、燕子却飞来。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此词格调俊雅，不让宋人也。

【贰贰】花纶太史词

杭州花纶，年十八，黄观榜及第三人。初读卷官进卷，以花纶第一，练子宁第二，黄观第三。御笔改定以黄第一，练第二，花第三。南京谚有“花练黄、黄练花”之语。故后人犹以“花状元”称之。其科《题名记》及《登科录》，皆以黄、练二公死革除之难划毁，故相传多误。花有词藻，其谪戍云南，有“题杨太真画图”《水仙子》一阕云：“海棠风，梧桐月，荔枝尘。霓裳舞，翠盘娇，绣岭春。锦䙰嬉，金钗信，香囊恨。痴三郎，泥太真。马嵬坡，血污游魂。杨柳眉、侵鬢黛损。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剪草除根。”其风致不减元人小山张可久、酸斋贯云石辈。滇人传唱，多讹其字，余为订之云。

【贰叁】锁懋坚词

锁懋坚，西域人，扈宋南渡，遂为杭人。代有诗名，懋坚尤善吟写。成化间，游苕城，朱文理座间，索赋其家假山，懋坚赋《沉醉东风》一阕云：“风过处。香生院宇。雨收时，翠湿琴书。移来小朵峰，幻出天然趣。倚阑干，尽日披图。谩说蓬莱本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为一时所称。

词品拾遗

【壹】卓稼翁词

三山卓田，字稼翁，能赋驰声。尝作词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断万人头。因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　君看项籍并刘季，一怒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其为人溺志可想。

【贰】王昂催妆词

探花王昂榜下择婿时，作《催妆词》云："喜气满门阑，光动绮罗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 不须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红白。留取黛眉浅处，画章台春色。"

【叁】萧轸娶再婚

三山萧轸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妇。同舍张任国以《柳梢青》词戏之曰：“挂起招牌。一声喝采，旧店新开。熟事孩儿，家怀老子，毕竟招财。　当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门买呆。自古道，正身替代，见任添差。”

【肆】平韵忆秦娥

太学服膺斋上舍郑文，秀州人。其妻寄以《忆秦娥》云：“花深深。一钩罗袜行花阴。行花阴。闲将罗带，试结同心。　日边消息空沉沉。画眉楼上愁登临。愁登临。海棠开后，望到如今。”此词为同舍者传播，酒楼妓馆皆歌之，以为欧阳永叔欧阳修词，非也。

【伍】刘鼎臣妻词

婺州刘鼎臣赴省试，临行，妻作词名《鹧鸪天》云：“金屋无人夜剪缯。宝钗翻过齿痕轻。临行执手殷勤送，衬取萧郎两鬓青。　听嘱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时情。明年宴罢琼林晚，酒面微红相映明。”

【陆】易祓妻词

易祓，字彦章，潭州人。以优校为前廊，久不归。其妻作《一剪梅》词寄云：“染泪修书寄彦章。贪作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　红日三竿懒画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对鸳鸯。”

【柒】柔奴

《东皋杂录》云：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苏轼酒。坡作《定风波》，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住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此词云。""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捌】美奴

苕溪渔隐胡仔曰：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俎，每丐韵于坐客，顷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东门，乍别长安道。两岸垂杨锁暮烟，正是秋光老。　一曲古《阳关》，莫惜金樽倒。君向潇湘我向秦，鱼雁何时到？”《如梦令》云：“日暮马嘶人去。船逐清波东注。后夜最高楼，还肯思量人否？无绪。无绪。生怕黄昏疏雨。”

【玖】李师师

李师师，汴京名妓。张子野张先为制新词，名《师师令》。略云：“蜀彩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秦少游秦观亦赠之词云：“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后徽宗微行幸之，见《宣和遗事》。《瓮天脞语》又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题一词于壁云：“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鲛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销得！　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小词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

【壹〇】于湖南乡子

张于湖张孝祥送朱元晦朱熹行，与张钦夫张栻、邢少连同集，作《南乡子》一词云："江上送归船。风雨排空浪拍天。赖有清樽浇别恨，凄然。宝烛烧花看吸川。　楚舞对湘弦。暖响围春锦帐毡。坐上定知无俗客，俱贤。便是朱张与少连。"此词见《兰畹集》。观"楚舞湘弦"之句，及朱文公《云谷寄友》绝句云："日暮天寒无酒饮，不须空唤莫愁来。"则晦翁于宴席，未尝不用妓。广平之赋梅花，又司马公亦有艳辞，亦何伤于清介乎？

【壹壹】珠帘秀

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尉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云：“锦织江边翠竹，绒穿海上明珠。月淡时，风清处，都隔断、落红尘土。一片闲情任卷舒，挂尽朝云暮雨。”冯海粟待制亦赠以《鹧鸪天》云：“凭倚东风远映楼。流莺窥面燕低头。虾须瘦影纤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　红雾敛，彩云收。海霞为带月为钩。夜来卷尽西山雨，不著人间半点愁。”盖朱背微偻，冯故以帘钩寓意。至今后辈以朱娘娘称之者。

【壹贰】赵真真杨玉娥

赵真真、杨玉娥善唱诸宫调。杨立斋见其讴张五牛、商正叔所编《双渐小卿怨》，因作《鹧鸪天》、《哨遍》、《耍孩儿》煞以咏之。后曲多不录。今录前曲云：“烟柳风花锦作园。霜芽露叶玉装船。谁知皓齿纤腰会，只在轻衫短帽边。 啼玉靥，咽冰弦。五牛身去更无传。词人老笔佳人口，再唤春风在眼前。”

【壹叁】刘燕歌

刘燕歌善歌舞。齐参议还山东，刘赋《太常引》以饯云：“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况隔断、蛾眉远山。　一樽别酒，一声杜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闲。第一夜、相思泪弹。”至今脍炙人口。

【壹肆】杜妙隆

杜妙隆，金陵佳丽人也。卢疏斋卢挚欲见之，行李匆匆，不果所愿。因题《踏莎行》于壁云：“雪暗山明，溪深花藻。行人马上诗成了。归来闻说妙隆歌，金陵却比蓬莱渺。 宝镜慵窥，玉容空好。梁尘不动歌声悄。无人知我此时情，春风一枕松窗晓。”

【壹伍】宋六嫂

宋六嫂，小字同寿。元遗山元好问有“赠觱栗工张嘴儿”词，即其父也。宋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艺。滕玉霄滕宾待制尝赋《念奴娇》以赠云“柳颦花困”云云，词见第五卷。《念奴娇》一名《百字令》。

【壹陆】一分儿

一分儿，姓王氏，京师角妓也。歌舞绝伦，聪慧无比。一日，丁指挥会才人刘士昌、程继善等于江乡园小饮，王氏佐樽。时有小姬歌《菊花会》南吕曲云：“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丁曰：“此《沉醉东风》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应声曰：“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莽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一座叹赏，由是声价愈重焉。

【壹】转应曲

《转应曲》与《宫中调笑》平仄相合，予常拟之。

【贰】鼓子词

宋欧阳六一欧阳修作《十二月鼓子词》，即今之《渔家傲》也。元欧阳圭斋欧阳玄亦拟为之，专咏元世燕风物。

以上见函海本《词品》卷一

【叁】刘会孟

刘须溪刘辰翁“丁酉元夕”《宝鼎现》词云：“红妆春骑，踏月花影，牙旗穿市。望不尽、歌楼舞榭，习习香尘莲步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辇路、喧阗且止？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滉漾明光连邸第。帘影动、散红光成绮。月浸蒲桃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　肠断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指。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此词题云“丁酉”，盖元成宗大德元年，亦渊明书甲子之意也。词意凄婉，与《麦秀歌》何殊？尹济翁“寿须溪”《风入松》词云：“曾闻几度说京华。愁压帽檐斜。朝衣熨贴天香在，如今但、弹指兰阁。不是柴桑心远，等闲过了元嘉。　长生休说枣如瓜。壶日自无涯。河倾南纪明奎壁，长教见、寿气成霞。但得重携溪上，年年人共梅花。”

【肆】镜听

李廓、王建皆有《镜听》词。镜听，今之响卜也。

以上见《函海》本《词品》卷六

纳兰词集

［清］纳兰性德 著
张草纫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纳兰词集

［清］纳兰性德　著
张草纫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张草纫

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三十年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的日益开明，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古代优良的文化传统持保护、继承、发扬的态度，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历史事实和名人事迹、文学著作和艺术遗产，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得到了宣传和普及。纳兰性德，这个原本很陌生的名字，由于《纳兰词》多种版本的出版、发行，以及词人在电视剧和戏曲中频频以主角的身份出现，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不过在电视剧和戏曲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往往添加一些虚构的情节，甚至与事实大相径庭。因此，要看懂《纳兰词》和认识纳兰性德，必须澄清一些事实，还纳兰性德本来的面目，即了解历史上真实的纳兰性德的经历和性格。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朋友之间及后世的评论家又称他为成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族人，隶属正黄旗。在明代初叶，满族分为三大部属：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纳兰氏属于海西女真。其中建州女真势力最强，各部属之间经常发生争战和兼并。至明代末叶，建州女真的首领——爱新觉罗家族的努尔哈赤，与海西女真的首领——叶赫那拉家族的金台什（性德的曾祖父）成为整个满族的两大势力。为了对抗明朝，这两个家庭出于政治目的而联姻，努尔哈赤娶金台什之妹孟古格格为妻。而后又由于部落间的矛盾，这两大势力间发生了流血战争，海西女真为建州女真所吞并，金台什在战争中被

杀死。努尔哈赤统一了整个满族，而他与孟古格格生的儿子皇太极，后来征服全中国，建立了大清帝国。金台什之子，性德的祖父倪迓韩归顺了努尔哈赤，在与明朝作战中屡建战功。叶赫那拉家族在爱新觉罗王朝重新获得了重要地位。性德的父亲明珠娶努尔哈赤的小儿子阿济格之女和舍里氏（康熙皇帝的堂姑母）为妻，这是叶赫拉那家族与爱新觉罗家族之间的第二次通婚。由此可见，性德与康熙皇帝之间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性德小时候就聪明好学，背诵经史，常若夙习，还依照满族人的习俗练习骑射。康熙十年（1671），17岁的性德入国子监，为太学生。由于成绩出众，经国子监祭酒徐元文介绍结识其兄——任康熙帝南书房编修的徐乾学。徐氏兄弟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在当时学界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次年，18岁的性德考中顺天乡试举人。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蔡启𨯂和徐乾学，这样，性德就正式成了徐乾学的门生。康熙十二年（1673）礼部会试，性德中式，但由于患寒疾（可能是流行性感冒，发高烧），不能参加殿试（会试中式后，要经过殿试及格，才能成为进士，授予官职）。因此，直到三年后，在康熙十五年（1676）春的殿试中他才考取进士，当时他22岁。他被授予三等侍卫的官职，后晋升为二等侍卫、一等侍卫，直到他31岁去世。侍卫是皇帝的贴身随从，职位不高，却十分重要，因为关系到皇帝的安全。性德被康熙帝看中，留在身边，显然由于他是满族人，又与自己有亲戚情谊，比较放心。康熙帝多次出巡，到京畿、塞外、辽东、山西、江南等地，性德都随从护卫。他作为八旗子弟，能文能武，办事精明，又忠心耿耿，所以深得康熙帝的宠爱和信任。但是，性德又是一个才能出众的青年，他总希望能有机会一展抱负，做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金缕曲》）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在康熙的鞍前马后干一些枯燥乏味的打杂工作，谈不上

有什么成就。因此，在他的诗词和给友人的书信中常流露出消沉厌倦的情绪。在九年的侍卫生涯中，他只做了一件具有实际意义的事，那就是北赴梭龙侦察敌情。

梭龙即索伦部，是分布在西起石勒克河以及外兴安岭、东至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鄂温克和鄂伦春等族的总称，本来处于清皇朝的统治之下。在三藩叛乱期间，清室忙于在南方用兵，无暇北顾。沙皇俄国便乘机东进，不断挑起边境纠纷，并侵占了大片土地。清廷平定三藩之后，回过头来着手处理北疆的事务。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副都统郎谈、彭春率领一支队伍以捕鹿为名赴梭龙侦察敌情。纳兰性德亦是其中一员，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徐乾学在《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神道碑文》中说："及卒，上在行宫，闻之震悼。后梭龙诸羌降，命宫使就几筵哭告之，以君前年奉使功故。"

性德于工作之暇，喜欢与有才学的人交往。他结识的都是当代的名士，如朱彝尊、陈维崧、严绳孙、梁佩兰、姜宸英、顾贞观、秦松龄、叶方蔼等。当时，这些人都已有相当高的名望，年纪也都在50岁上下，比性德大25到30岁，差不多长一个辈分。他们所以能不顾年龄的差别，与这个年方弱冠的青年公子结成忘年之交，主要是出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是相互倾慕对方的才学。他们中间，有的虽担任过一定的官职，但仕途蹭蹬，并不得意；有的则穷困潦倒，生计堪忧。性德对这些文人朋友寄予很大的同情和关怀，尽己所能给予他们政治上的庇护和经济上的帮助。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营救吴兆骞之事。吴兆骞，字汉槎，是清初江南著名诗人。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参加江南乡试，中了举人。不料因有人告发主考官舞弊，吴因此卷入了科场案。清廷下令清查，把考生全部押送到北京，在殿前重试，纪律森严。吴兆骞虽然有真才实学，但在这种场合也被吓得战栗不能成文，最后交了白卷，结果被流放到宁

古塔（今黑龙江宁安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顾贞观是吴兆骞的好友，于康熙十五年（1676）写了两首《金缕曲》词寄给吴兆骞。性德读了这两首词后大为感动，顾贞观乘机请求性德营救吴兆骞。性德又去恳求他的父亲明珠，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把吴兆骞赎回。

纳兰性德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翩翩公子，自然引出许多“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虚虚实实，使得纳兰性德的一生更富传奇色彩。据清人笔记记载，性德在少年时代曾与其表妹相恋，后来表妹被选入宫，这段恋情也随之中断。这只是小说家之言，不可全信。在《纳兰词》中，虽然也确实有几首词内容涉及他早年的恋情，但不可据以为实。性德大约在19岁前后，曾纳一侍妾颜氏。那时他因患寒疾未能参加殿试，在家养病，心中十分苦闷。明珠夫妇欲为他娶妻，可能一时未找到门当户对的人选，于是先为他置一侍妾，以慰其孤寂，同时照料他的生活。关于他与颜氏的情况，缺乏详细的记载。性德20岁时（康熙十三年，1674），娶两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卢兴祖之女为妻。卢氏年18岁，青年夫妇，十分恩爱。“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浣溪沙》）“笑卷轻衫鱼子缬，试扑流萤，惊起双栖蝶。瘦断玉腰沾粉叶，人生那不相思绝。”（《蝶恋花》）这些词句就是他们当时的生活写照。可惜这段幸福的婚姻只过了三年时间，卢氏因难产致病，一个月后去世。性德异常悲痛，写下许多哀感顽艳、凄惋欲绝的悼亡词（下面将详述）。三年后，也即康熙十九年（1680），性德续娶官氏为继室。官氏为满族人，也是官家之女。从性德后期的边塞词看，如《一络索》：“别是柔肠萦挂，待归才罢。却愁拥髻向灯前，说不尽离人话。”《青玉案》：“多情不是偏多别，别离只为多情设。蝶梦百花花梦蝶，几时相见，西窗剪烛，细把而今说。”他们的感情也是相当深厚的。

由于词友们为生计所迫，奔走四方，聚散无常，而官氏可能只是一般的贤妻良母，未必通晓文墨，性德在精神上缺少慰藉，颇感寂寞。他听闻明末清初前辈诗人与秦淮名妓的风流佳话，如钱谦益与柳如是、吴伟业与卞玉京、冒辟疆与董小宛、龚鼎孳与顾横波等，亦心向往之。于是他托好友顾贞观在江南替他物色红颜知己，顾果然不负所托。康熙二十三年（1684）冬，性德扈驾南巡回京后，纳江南艺妓女词人沈宛为侍妾。性德为她置一曲房，请严绳孙书额曰“鸳鸯社”。性德与沈宛二人情投意合，十分亲密，然而却遭到父亲明珠的强烈反对。有人认为是由于艺妓的社会地位低微，据我推测，地位低微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纳妾不比娶妻，并不讲究门当户对。柳如是、顾横波辈都是艺妓出身，并没有人对她们横加非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身为艺妓，必然与众多名人文士有往来，社会关系复杂。而当时三藩之乱虽已平定，清朝政权基本上已经巩固，但知识阶层中仍有反清情绪，这从当时的多次文字狱可以得到证实。降清的官吏，如钱谦益、龚鼎孳辈，虽居高位，但并无实权，所以即使身边有一个社会关系复杂的侍妾，也无关紧要。而身为侍卫的性德则不然，他所接触的人必须绝对可靠，以保证皇上的安全。做不到这一点，就会失去皇上的信任。明珠为儿子的仕途着想，只得强迫他与沈宛分手。沈宛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返回江南，两人只相处了三四个月。《纳兰词》中有几首思念沈宛的词，如《浣溪沙》（欲问江梅瘦几分）、《遐方怨》（欹角枕）、《采桑子》（而今才道当时错），《浣溪沙》（五月江南麦已稀）等，数量不多，因为性德就在那一年五月三十日因寒疾离开了人世。

纳兰性德以他的词而垂名于史。他在清代词坛和整个词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有人尊他为清初第一词人，有人称他可与竹垞（朱彝尊）、其年（陈维崧）“鼎足词坛”（谭献《复堂词话》），有人谓他与项莲生、蒋春霖“二百年中，分鼎三足”（谭献《箧中词》卷五），王国维对

他更是赞赏有加，甚至说他“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纳兰词清新流畅，格调高远，缠绵婉约，幽艳凄美，而且像民歌一样通俗易懂，较少矫揉造作、堆砌典故等习气。风格近于南唐李后主和北宋晏幾道。如：

玉漏迢迢，梦里寒花隔玉箫。（《采桑子》）
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寻。（《采桑子》）
一样晓风残月，而今触绪添愁。（《清平乐》）
懊恼隔帘幽梦，半床花月纵横。（《清平乐》）

又如：

一片晕红疑着雨，晚风吹掠鬓云偏。倩魂销尽夕阳前。（《浣溪沙》）

评论者以为“柔情一缕，能令九转回肠，虽山抹微云君（指秦观）不能道也”。又如：

嫩烟分染鹅儿柳，一样风丝，似整如欹，才着春寒瘦不支。（《采桑子·咏春雨》）

凌波欲去，且为东风住。……还留取，冷香半缕，第一湘江雨。（《点绛唇·咏风兰》）

准待分明，和雨和烟两不胜。（《减字木兰花·新月》）

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眼儿媚·咏梅》）

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临江仙·塞柳》）

咏物不滞于形态而摄其神，故超脱飘逸，有言外之味。

性德写爱情的词，也很有特色。如：

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如梦令》）

消息半浮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如梦令》）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挼裙带那时情。（《浣溪沙》）

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瞢腾。只嫌今夜月偏明。（《浣溪沙》）

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悼亡词。性德与原配妻子卢氏感情极好。卢氏去世后，性德非常悲痛，写了不少悼亡词。悼亡诗词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数量不多。悼亡诗比较有名的，仅有潘岳、元稹、李商隐等人的七八首。悼亡词更少，可以举出的，似乎只有苏轼的《江城子》和贺铸的《半死桐》。而性德一人就写了二三十首，情深意苦，哀感动人。如果说像“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余缝绽”（《鹊桥仙·七夕》）、“几回偷湿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鹧鸪天·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这样的词句，还未摆脱元稹“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李商隐“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贺铸“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的套路，那么像以下的词句：

自那番摧折，无衫不泪；几年恩爱，有梦何妨。最苦啼鹃，频催别鹄，赢得更阑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飚一转，未许端详。（《沁园

春》）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前夜雨铃。（《南乡子·为亡妇题照》）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都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

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春衫湿·悼亡》）

真是一字一泪，哀痛欲绝。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说："纳兰的悼亡词不仅拓开了容量，更主要的是赤诚淳厚，情真意挚，几乎将一颗哀恸追怀、无尽依恋的心活泼泼地吐露到纸上。所以是继苏轼之后在词的领域内这一题材作品最称卓特的一家。"

性德的边塞词，也可以说在宋词之外别开生面。宋朝由于地域的限制，词人大多没有远赴塞北的机会。范仲淹曾为陕西四路宣抚使，也只写了一首《渔家傲》："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所以边塞风光，在宋词中很少反映。性德由于职务关系，经常扈从康熙帝到塞北和关外去巡视，熟悉漠北荒寒之景。他笔下的边塞词雄浑苍凉，令人耳目一新。如：

五夜光寒，照来积雪平于栈。……何时旦？晓星欲散，飞起平沙雁。（《点绛唇·黄花城早望》）

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菩萨蛮》）

星影漾寒沙，微茫织浪花。（《菩萨蛮·宿滦河》）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古今幽恨那能平。（《浣溪沙》）

古戍烽烟迷斥堠，夕阳村落解鞍鞯，不知征战几人还？（《浣溪沙》）

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蝶恋花》）

这样的词句在一般词集中是看不到的。

性德早年曾把他的部分词作集成《侧帽词》，他去世后，友人顾贞观、张纯修都为他编过词集，名《饮水词》，他的老师徐乾学为他编了《通志堂集》，内有词四卷。后人又不断收辑、增补、重刻，定名为《纳兰词》。十五年前，我也作过一番整理，并略加注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5年10月出版发行，名《纳兰词笺注》。嗣后各出版社也出版了各种不同版本的纳兰词，注释和见解各有异同。诗无达诂，有不同理解是正常的。读者可以择善而从，也可以另有会心。此次出版，我们择要将其词中化用的古人诗词文句列于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另将历代评论、与词相关的本事和史实及对纳兰词的系年择要列于每首词后（每条前面用◆表示），以方便读者对纳兰词的阅读和欣赏。

目　录

导读（张草纫）
纳兰词卷一
忆江南（昏鸦尽）
赤枣子（惊晓漏）
忆王孙（西风一夜剪芭蕉）
玉连环影（何处）
遐方怨（欹角枕）
诉衷情（冷落绣衾谁与伴）
如梦令（正是辘轳金井）
又（纤月黄昏庭院）
又（木叶纷纷归路）
天仙子（梦里蘼芜青一剪）
又（好在软绡红泪积）
又（水浴凉蟾风入袂）
江城子（湿云全压数峰低）
长相思（山一程）
相见欢（微云一抹遥峰）
又（落花如梦凄迷）
昭君怨（深禁好春谁惜）
又（暮雨丝丝吹湿）
酒泉子（谢却荼蘼）
生查子（东风不解愁）
又（鞭影落春堤）
又（散帙坐凝尘）

又（短焰剔残花）
又（惆怅彩云飞）
点绛唇　咏风兰（别样幽芬）
又　对月（一种蛾眉）
又　黄花城早望（五夜光寒）
又（小院新凉）
浣溪沙（泪浥红笺第几行）
又（伏雨朝寒愁不胜）
又（谁念西风独自凉）
又（莲漏三声烛半条）
又（消息谁传到拒霜）
又（雨歇梧桐泪乍收）
又（谁道飘零不可怜）
又（酒醒香销愁不胜）
又（欲问江梅瘦几分）
又（一半残阳下小楼）
又（睡起惺忪强自支）
又（五月江南麦已稀）
又（残雪凝辉冷画屏）
又　咏五更和湘真韵（微晕娇花湿欲流）
又（五字诗中目乍成）
又（记绾长条欲别难）
又　古北口（杨柳千条送马蹄）
又（身向云山那畔行）
又（万里阴山万里沙）
又　庚申除夜（收取闲心冷处浓）
又　红桥怀古和王阮亭韵（无恙年年汴水流）

又（凤髻抛残秋草生）
又（肠断斑骓去未还）
又（旋拂轻容写洛神）
又（十二红帘窣地深）
又（容易浓香近画屏）
又（十八年来堕世间）
又　寄严荪友（藕荡桥边理钓篙）
又（欲寄愁心朔雁边）
又（败叶填溪水已冰）
霜天晓角（重来对酒）
菩萨蛮　回文（雾窗寒对遥天暮）
又（隔花才歇廉纤雨）
又（新寒中酒敲窗雨）
又（淡花瘦玉轻妆束）
又（梦回酒醒三通鼓）
又（催花未歇花奴鼓）
又　早春（晓寒瘦着西南月）
又（窗间桃蕊娇如倦）
又（朔风吹散三更雪）
又（问君何事轻离别）
又　为陈其年题照（《乌丝》曲倩红儿谱）
又　宿滦河（玉绳斜转疑清晓）
又（荒鸡再咽天难晓）
又（惊飙掠地冬将半）
又（榛荆满眼山城路）
又（黄云紫塞三千里）
又　寄顾梁汾苕中（知君此际情萧索）

又（萧萧几叶风兼雨）
又（为春憔悴留春住）
又（晶帘一片伤心白）
又（乌丝画作回文纸）
又（阑风伏雨催寒食）
又（春云吹散湘帘雨）
减字木兰花　新月（晚妆欲罢）
又（烛花摇影）
又（相逢不语）
又（从教铁石）
又（断魂无据）
又（花丛冷眼）
卜算子　新柳（娇软不胜垂）
又　塞梦（塞草晚才青）
又　午日（村静午鸡啼）
纳兰词卷二
采桑子（彤云久绝飞琼字）
又（谁翻乐府凄凉曲）
又（严宵拥絮频惊起）
又（冷香萦遍红桥梦）
又　咏春雨（嫩烟分染鹅儿柳）
又　塞上咏雪花（非关癖爱轻模样）
又（桃花羞作无情死）
又（拨灯书尽红笺也）
又（凉生露气湘弦润）
又（土花曾染湘娥黛）
又（谢家庭院残更立）

又（而今才道当时错）
又（明月多情应笑我）
谒金门（风丝袅）
好事近（帘外五更风）
又（马首望青山）
又（何路向家园）
一络索　长城（野火拂云微绿）
又（过尽遥山如画）
又　雪（密洒征鞍无数）
清平乐（烟轻雨小）
又（青陵蝶梦）
又（将愁不去）
又（凄凄切切）
又　忆梁汾（才听夜雨）
又（塞鸿去矣）
又（风鬟雨鬓）
又　秋思（凉云万叶）
又　弹琴峡题壁（泠泠彻夜）
又　元夜月蚀（瑶华映阙）
忆秦娥　龙潭口（山重叠）
又（春深浅）
又（长飘泊）
阮郎归（斜风细雨正霏霏）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
眼儿媚（独倚春寒掩夕霏）
又（重见星娥碧海槎）
又　咏梅（莫把琼花比淡妆）

朝中措（蜀弦秦柱不关情）
摊破浣溪沙（林下荒苔道韫家）
又（风絮飘残已化萍）
又（欲语心情梦已阑）
又（小立红桥柳半垂）
又（一霎灯前醉不醒）
又（昨夜浓香分外宜）
青衫湿　悼亡（近来无限伤心事）
落花时（夕阳谁唤下楼梯）
锦堂春　秋海棠（帘外淡烟一缕）
海棠春（落红片片浑如雾）
河渎神（风紧雁行高）
又（凉月转雕阑）
太常引　自题小照（西风乍起峭寒生）
又（晚来风起撼花铃）
四犯令（麦浪翻晴风飐柳）
添字采桑子（闲愁似与斜阳约）
荷叶杯（帘卷落花如雪）
又（知己一人谁是）
寻芳草　萧寺纪梦（客夜怎生过）
菊花新　送张见阳令江华（愁绝行人天易暮）
南歌子（翠袖凝寒薄）
又（暖护樱桃蕊）
又　古戍（古戍饥乌集）
秋千索（药阑携手销魂侣）
又（游丝断续东风弱）
又　渌水亭春望（垆边换酒双鬟亚）

忆江南　宿双林禅院有感（心灰尽）
又（挑灯坐）
浪淘沙（红影湿幽窗）
又（眉谱待全删）
又（紫玉拨寒灰）
又（夜雨做成秋）
又（野店近荒城）
又（闷自剔残灯）
又（清镜上朝云）
纳兰词卷三
雨中花　送徐艺初归昆山（天外孤帆云外树）
鹧鸪天（独背残阳上小楼）
又（雁贴寒云次第飞）
又（别绪如丝睡不成）
又（冷露无声夜欲阑）
又（握手西风泪不干）
又　咏史（马上吟成促渡江）
又（尘满疏帘素带飘）
河　传（春浅）
木兰花　拟古决绝词柬友（人生若只如初见）
虞美人（春情只到梨花薄）
又（曲阑深处重相见）
又（高峰独石当头起）
又（黄昏又听城头角）
又（彩云易向秋空散）
又（银床淅沥青梧老）
又　为梁汾赋（凭君料理花间课）

又（残灯风灭炉烟冷）
鹊桥仙（倦收缃帙）
又（梦来双倚）
又　七夕（乞巧楼空）
南乡子（飞絮晚悠扬）
又　捣衣（鸳瓦已新霜）
又　柳沟晓发（灯影伴鸣梭）
又（烟暖雨初收）
又　为亡妇题照（泪咽更无声）
一斛珠　元夜月蚀（星球映彻）
红窗月（梦阑酒醒）
踏莎行（春水鸭头）
又　寄见阳（倚柳题笺）
临江仙　寄严荪友（别后闲情何所寄）
又　永平道中（独客单衾谁念我）
又　谢饷樱桃（绿叶成阴春尽也）
又（丝雨如尘云着水）
又（长记碧纱窗外语）
又（六曲阑干三夜雨）
又　卢龙大树（雨打风吹都似此）
又　寒柳（飞絮飞花何处是）
又（带得些儿前夜雪）
又　孤雁（霜冷离鸿惊失伴）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
又（眼底风光留不住）
又（又到绿杨曾折处）
又（萧瑟兰成看老去）

又　夏夜（露下庭柯蝉响歇）
又　出塞（今古河山无定数）
又（尽日惊风吹木叶）
又（准拟春来消寂寞）
唐多令　雨夜（丝雨织红茵）
又（金液镇心惊）
又　塞外重九（古木向人秋）
踏莎美人　清明（拾翠归迟）
苏幕遮（枕函香）
又　咏浴（鬓云松）
淡黄柳　咏柳（三眠未歇）
青玉案　辛酉人日（东风七日蚕芽软）
又　宿乌龙江（东风卷地飘榆荚）
月上海棠　中元塞外（原头野火烧残碣）
又　瓶梅（重檐淡月浑如水）
一丛花　咏并蒂莲（阑珊玉佩罢《霓裳》）
金人捧露盘　净业寺观莲有怀荪友（藕风轻）
洞仙歌　咏黄葵（铅华不御）
剪湘云　送友（险韵慵拈）
东风齐着力（电急流光）
满江红　茅屋新成却赋（问我何心）
又（代北燕南）
又（为问封姨）
满庭芳（堠雪翻鸦）
又　题元人芦洲聚雁图（似有猿啼）
纳兰词卷四
水调歌头　题西山秋爽图（空山梵呗静）

又　题岳阳楼图（落日与湖水）
凤凰台上忆吹箫　除夕得梁汾闽中信因赋（荔粉初装）
又　守岁（锦瑟何年）
金菊对芙蓉　上元（金鸭消香）
琵琶仙　中秋（碧海年年）
御带花　重九夜（晚秋却胜春天好）
念奴娇（人生能几）
又（绿杨飞絮）
又　废园有感（片红飞减）
又　宿汉儿村（无情野火）
东风第一枝　桃花（薄劣东风）
秋水　听雨（谁道破愁须仗酒）
木兰花慢（盼银河迢递）
水龙吟　题文姬图（须知名士倾城）
又　再送荪友南还（人生南北真如梦）
齐天乐　上元（阑珊火树鱼龙舞）
又　洗妆台怀古（六宫佳丽谁曾见）
又　塞外七夕（白狼河北秋偏早）
瑞鹤仙（马齿加长矣）
雨霖铃　种柳（横塘如练）
疏　影　芭蕉（湘帘卷处）
潇湘雨　送西溟归慈溪（长安一夜雨）
风流子　秋郊射猎（平原草枯矣）
沁园春（试望阴山）
又（瞬息浮生）
又（梦冷蘅芜）
金缕曲　赠梁汾（德也狂生耳）

又（酒浣青衫卷）
又（生怕芳尊满）
又（洒尽无端泪）
又　慰西溟（何事添凄咽）
又（谁复留君住）
又　寄梁汾（木落吴江矣）
又　亡妇忌日有感（此恨何时已）
又（未得长无谓）
摸鱼儿　午日雨眺（涨痕添半篙柔绿）
又　送别德清蔡夫子（问人生头白京国）
青衫湿　悼亡（青衫湿遍）
忆桃源慢（斜倚熏笼）
湘灵鼓瑟（新睡觉）
大　酺　寄梁汾（怎一炉烟）
纳兰词卷五
忆王孙（暗怜双继郁金香）
又（刺桐花下是儿家）
调笑令（明月）
忆江南（江南好，建业旧长安）
又（江南好，城阙尚嵯峨）
又（江南好，怀古意谁传）
又（江南好，虎阜晚秋天）
又（江南好，真个到梁溪）
又（江南好，水是二泉清）
又（江南好，佳丽数维扬）
又（江南好，铁瓮古南徐）
又（江南好，一片妙高云）

又（江南好，何处异京华）
又（新来好，唱得虎头词）
点绛唇　寄南海梁药亭（一帽征尘）
浣溪沙（十里湖光载酒游）
又（脂粉塘空遍绿苔）
又　大觉寺（燕垒空梁画壁寒）
又（抛却无端恨转长）
又　小兀喇（桦屋鱼衣柳作城）
又　姜女祠（海色残阳影断霓）
菩萨蛮　回文（客中愁损催寒夕）
又　回文（砑笺银粉残煤画）
又（飘蓬只逐惊飙转）
采桑子（那能寂寞芳菲节）
又　九日（深秋绝塞谁相忆）
又（海天谁放冰轮满）
又（白衣裳凭朱阑立）
清平乐（麝烟深漾）
眼儿媚（林下闺房世罕俦）
又　咏红姑娘（骚屑西风弄晚寒）
又　中元夜有感（手写香台金字经）
满宫花（盼天涯）
少年游（算来好景只如斯）
浪淘沙　望海（蜃阙半模糊）
又（双燕又飞还）
鹧鸪天（谁道阴山行路难）
又（小构园林寂不哗）
南乡子（何处淬吴钩）

鹊桥仙（月华如水）
虞美人（绿阴帘外梧桐影）
茶瓶儿（杨花糁径樱桃落）
临江仙（点滴芭蕉心欲碎）
蝶恋花　散花楼送客（城上清笳城下杵）
金缕曲　再用秋水轩旧韵（疏影临书卷）
纳兰词补遗一
望江南　咏弦月（初八月）
鹧鸪天　离恨（背立盈盈故作羞）
明月棹孤舟　海淀（一片亭亭空凝伫）
临江仙（昨夜个人曾有约）
望海潮　宝珠洞（汉陵风雨）
忆江南（江南忆）
又（春去也）
赤枣子（风淅淅）
玉连环影（才睡）
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
天仙子（月落城乌啼未了）
浣溪沙（锦样年华水样流）
又（肯把离情容易看）
又（已惯天涯莫浪愁）
采桑子　居庸关（巂周声里严关峙）
清平乐　发汉儿村题壁（参横月落）
又（角声哀咽）
又（画屏无睡）
秋千索（锦帷初卷蝉云绕）
浪淘沙　秋思（霜讯下银塘）

虞美人　秋夕信步（愁痕满地无人省）
纳兰词补遗二
渔　父（收却纶竿落照红）
菩萨蛮　过张见阳山居赋赠（车尘马迹纷如织）
南乡子　秋莫村居（红叶满寒溪）
雨中花（楼上疏烟楼下路）
满江红（籍甚平阳）
浣溪沙　郊游联句（出郭寻春春已阑）
附录
总评
纳兰性德早年恋情探索（张草纫）
返回总目录

注：“□”同原版纸书

纳兰词卷一

忆江南

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宋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赤枣子

惊晓漏，护春眠。格外娇慵只自怜。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

◎捻玉搓琼软复圆，绿窗谁见上琴弦。（唐赵光远《咏手二首》之二）

忆王孙

西风一夜剪芭蕉。倦眼经秋耐寂寥？强把心情付浊醪。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

玉连环影

何处？几叶萧萧雨。湿尽檐花，花底人无语。掩屏山，玉炉寒。谁见两眉愁聚倚阑干。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为自度曲。

遐方怨

欹角枕，掩红窗。梦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湔裙归晚坐思量。轻烟笼翠黛，月茫茫。

◎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乐府诗集·杨叛儿》）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二十四年春沈宛南归后。词中“江南伊家”，指作者侍妾沈宛家。

诉衷情

冷落绣衾谁与伴？倚香篝。春睡起，斜日照梳头。欲写两眉愁，休休。远山残翠收。莫登楼。

如梦令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

又

纤月黄昏庭院，语密翻教醉浅。知否那人心？旧恨新欢相半。谁见？谁见？珊枕泪痕红泫。

又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浮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柳永《雨霖铃》）

◎秋雨，秋雨。一半回风吹去。（清朱彝尊《转应曲·安丘客舍对雨》）

天仙子

梦里蘼芜青一剪，玉郎经岁音书断。暗钟明月不归来，梁上燕，轻罗扇，好风又落桃花片。

◆不减五代人手笔。（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又

好在软绡红泪积，漏痕斜罥菱丝碧。古钗封寄玉关秋，天咫尺，人南北，不信鸳鸯头不白。

◎邬兵曹弟子问之曰：“夫草书于师授之外，须自得之……未知邬兵曹有之乎？”怀素对曰：“似古钗脚，为草书竖牵之极。”颜公曰：“师竖牵古钗脚，何如屋漏痕？”（唐陆羽《怀素别传》）

◎已见双鱼能比目，应笑鸳鸯会白头。（宋欧阳修《荷花赋》）

又

水浴凉蟾风入袂，鱼鳞触损金波碎。好天良夜酒盈樽，心自醉，愁难睡，西南月落城乌起。

◎水浴清蟾，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宋周邦彦《过秦楼·夜景》）

江城子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唐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

长相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金风动、冷清清地。残蝉噪晚，甚聒得人心欲碎。（宋柳永《爪茉莉》）

◆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上之幸……盛京、乌喇……未尝不从”及“容若尝奉使觇梭龙诸羌”，作者曾两次东出山海关去东北地区。第一次是在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扈从康熙帝去的（《清实录》：“癸巳，上以云南底定，海宇荡平，躬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第二次是在同年八月至十二月随郎谈去梭龙（《清实录》：“庚寅，上遣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儿、索伦，声言捕鹿，以觇其情形。”按索伦即梭龙）。词中有“夜深千帐灯”之语，声势甚盛，当是三月扈驾时所作。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王国维《人间词话》）

相见欢

微云一抹遥峰，冷溶溶，恰与个人清晓画眉同。

红蜡泪，青绫被，水沉浓。却与黄茅野店听西风。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宋秦观《满庭芳》）

◆此亦为出塞之作，但词中有“黄茅野店听西风”之句，不像是扈驾随行时所作。疑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去梭龙时，时令亦合。

又

落花如梦凄迷，麝烟微，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

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闲教玉笼鹦鹉念郎诗。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宋秦观《浣溪沙》）

◎暮霭生深树，斜阳下小楼。（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开元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驯扰聪慧，洞晓言词。上及贵妃皆呼雪衣女。授以词臣诗篇，数遍便可讽诵。（唐郑处诲《明皇杂录》）

◎奈此个单栖情绪。却傍金笼共鹦鹉，念粉郎言语。（宋柳永《甘草子》）

昭君怨

深禁好春谁惜？薄暮瑶阶伫立。别院管弦声，不分明。

又是梨花欲谢，绣被春寒今夜。寂寂锁朱门，梦承恩。

◎远岫出云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禁。（宋周邦彦《浣溪沙》）

◎牵系玉楼人，绣被春寒夜。（宋晏幾道《生查子》）

又

暮雨丝丝吹湿，倦柳愁荷风急。瘦骨不禁秋，总成愁。

别有心情怎说？未是诉愁时节。谯鼓已三更，梦须成。

◎江水苍苍，望倦柳愁荷，共感秋色。（宋史达祖《秋霁》）

酒泉子

谢却荼蘼，一片月明如水。篆香消，犹未睡，早鸦啼。

嫩寒无赖罗衣薄，休傍阑干角。最愁人，灯欲落，雁还飞。

◎朱唇浅破桃花萼，倚楼人在阑干角。夜寒手冷罗衣薄。（宋张先《醉落魄》）

◆情词凄婉，似韦端已手笔。（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生查子

东风不解愁，偷展湘裙衩。独夜背纱笼，影着纤腰画。

爇尽水沉烟，露滴鸳鸯瓦。花骨冷宜香，小立樱桃下。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唐白居易《长恨歌》）

◎清寒入花骨，肃肃初自持。（宋苏轼《雨中看牡丹》）

又

鞭影落春堤，绿锦障泥卷。脉脉逗菱丝，嫩水吴姬眼。

啮膝带香归，谁整樱桃宴？蜡泪恼东风，旧垒眠新燕。

◎嫩水带山娇不语，湿云堆岭腻无声。香肩婀娜许谁凭？（宋方千里《浣溪沙》）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榼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五代王定保《唐摭言·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据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明年（指康熙十二年二月），会试中式，将廷对，患寒疾。太傅曰：'吾子年少，其少俟之。'"此词有"谁整樱桃宴"之语，谓虽已中式而未能参加樱桃宴也，可证当作于十二年三月稍后。

又

散帙坐凝尘，吹气幽兰并。茶名龙凤团，香字鸳鸯饼。

玉局类弹棋，颠倒双栖影。花月不曾闲，莫放相思醒。

又

短焰剔残花，夜久边声寂。倦舞却闻鸡，暗觉青绫湿。

天水接冥蒙，一角西南白。欲渡浣花溪，远梦轻无力。

◎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晋书·祖逖传》。此处反用其意。）

又

惆怅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

总是别时情，那得分明语。判得最长宵，数尽厌厌雨。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唐白居易《长恨歌》）

◆此词有“惆怅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之语，当作于康熙十六年妻子卢氏去世后。

点绛唇　咏风兰

别样幽芬，更无浓艳催开处。凌波欲去，且为东风住。

忒煞萧疏，怎耐秋如许？还留取，冷香半缕，第一湘江雨。

◆据张本标题，此词系为张见阳所画兰花的题词。张见阳于康熙十八年曾任湖南江华县县令，故词中特别提到湘江。

又　对月

一种蛾眉，下弦不似初弦好。庾郎未老，何事伤心早？

素壁斜辉，竹影横窗扫。空房悄，乌啼欲晓，又下西楼了。

◆庾信著有《伤心赋》，其序曰："一女成人，一长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惟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此词可能作于妻子卢氏死后不久，故有"未老"、"伤心"、"空房"之语。据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产后病故。

又　黄花城早望

五夜光寒，照来积雪平于栈。西风何限？自起披衣看。

对此茫茫，不觉成长叹。何时旦？晓星欲散，飞起平沙雁。

◎卫洗马（玠）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世说新语·言语》）

◎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春秋宁戚《饭牛歌》）

又

小院新凉，晚来顿觉罗衫薄。不成孤酌，形影空酬酢。

萧寺怜君，别绪应萧索。西风恶，夕阳吹角，一阵槐花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唐李白《月下独酌》）

◎夕阳吹角最关情。（宋陆游《浣溪沙》）

◆据《通志堂集》附录的姜宸英（西溟）的祭文："于午未间（康熙十七、十八年），我蹶而穷，百忧萃止。是时归兄，馆我萧寺。"此词有"小院新凉"、"萧寺怜君"之语，可能作于康熙十七年秋。十八年秋，姜以母丧南归，纳兰性德又赠以《金缕曲·西溟言别赋此赠之》及《潇湘雨·送西溟归慈溪》。

【附】

点绛唇和成容若韵

陈维崧

并坐燕姬，琵琶膝上圆冰薄。轻拢浅抹，巧把羁愁豁。

竟去摇鞭，点草霜鬉渴。西风恶，数声城角，冷雁蒙蒙落。

浣溪沙

泪浥红笺第几行，唤人娇鸟怕开窗，那更闲过好时光。

屏障厌看金碧画，罗衣不耐水沉香。遍翻眉谱只寻常。

又

伏雨朝寒愁不胜，那能还傍杏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漫惹炉烟双袖紫，空将酒晕一衫青。人间何处问多情？

又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

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镂玉梳斜云鬓腻，缕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残阳。（五代李珣《浣溪沙》）

◎昨夜酒多春睡重，莫惊他。（宋程垓《愁倚阑》）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否则笑，或至茶覆怀中，不得饮而起。（宋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黄东甫……《眼儿媚》云："当时不道春无价，幽梦费重寻。"此等语非深于词不能道，所谓词心也。……纳兰容若《浣溪沙》云："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即东甫《眼儿媚》句意。酒中茶半，前事伶俜，皆梦痕耳。（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易祓《喜迁莺》云："记得年时，胆瓶儿畔，曾把牡丹同嗅。"语小而不纤。极不经意之事，信手拈来，便觉旖旎缠绵，令人低徊不尽。纳兰成德《浣溪沙》云："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亦复工于写情，视此微嫌词费矣。《喜迁莺》歇拍云："强消遣，把闲愁推入，花前杯酒。"由"举杯消愁"意翻变而出，亦前人所未有。（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二）

◆辛卯、壬辰间，余客吴门，与子苪、朩问素心晨夕，冷吟闲醉，不知有人世升沉也。某夕，漏未三滴，招子苪燕集，不至。朩问得《浣溪沙》前四句，余足成之。“□（原文此处为方框）样词人天样遥。翠衾贪度可怜宵。未应笺管换钗翘。破面春风防粉爪。画眉新月恋香毫。柳颦花笑奈明朝。”翼日，有怡园之约，故歇拍云云。今子苪墓木拱矣。王逸少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成容若所谓“当时只道是寻常”也。（清况周颐《香东漫笔》）

又

莲漏三声烛半条，杏花微雨湿轻绡，那将红豆寄无聊？

春色已看浓似酒，归期安得信如潮。离魂入夜倩谁招？

◎初，慧远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铜叶制器，状如莲花，置盆水之上，底孔漏水，半之则沉，每昼夜十二沉。（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中）

◎皇州春色浓于酒，醉煞西园歌舞人。（金元好问《西园》）

又

消息谁传到拒霜？两行斜雁碧天长，晚秋风景倍凄凉。

银蒜押帘人寂寂，玉钗敲烛信茫茫。黄花开也近重阳。

◎木芙蓉八月始开，故名拒霜。（《本草》）

◎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宋苏轼《哨遍》。银蒜：铸成蒜形的银块，用于悬在帘下压重，以免帘子被风吹起。）

又

雨歇梧桐泪乍收，遣怀翻自忆从头，摘花销恨旧风流。

帘影碧桃人已去，屧痕苍藓径空留。两眉何处月如钩？

◎明皇于禁苑中，初，有千叶桃盛开，帝与贵妃日逐宴于树下。帝曰：“不独萱草忘忧，此花亦能销恨。”（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二《销恨花》）

又

西郊冯氏园看海棠，因忆《香严词》有感。

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断肠人去自今年。

一片晕红疑着雨，晚风吹掠鬓云偏。倩魂销尽夕阳前。

◆《香严词》，明末清初词人龚鼎孳的词集《香严斋存稿》的简称，后刊定为《定山堂诗馀》。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安徽合肥人。著有《定山堂集》。冯氏园原址在今北京广安门外小屯。每逢海棠开放，龚鼎孳常与家人亲友前往赏花，性德或亦曾参与其列。《香严词》中有多首词提到看海棠之事。如："卧倚璧人肩，人花并可怜"（《菩萨蛮》），"火齐才匀，恰是盈盈十五身"（《罗敷媚》）。康熙十二年九月龚氏去世。十三年春性德重往冯氏园看海棠，念及旧游，作此词。细看词题曰"因忆《香严词》有感"，而不曰"忆香严老人"或"忆座师龚孝升"，词句中又有"断肠人"、"晕红"、"鬓云"、"倩魂"等词语，可见作者所忆者，不是龚鼎孳本人，而是《香严词》中提及之璧人。因不便明言，故泛言曰"忆《香严词》"。

◆《侧帽词》有西郊冯氏园看海棠《浣溪沙》云（略），盖忆《香严词》有感作也。王俨斋以为柔情一缕，能令九转回肠，虽山抹微云君不能道也。（徐釚《词苑丛谈》）

又

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

又

欲问江梅瘦几分，只看愁损翠罗裙，麝篝衾冷惜馀熏。

可奈暮寒长倚竹，便教春好不开门。枇杷花下校书人。

◎一夜无眠连晓角，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宋程垓《摊破江城子》。此处以江梅喻离去的侍妾沈宛。）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唐王建《寄蜀中薛涛校书》。薛涛为唐代名妓，能诗，后世遂称能诗文的妓女为女校书。）

又

一半残阳下小楼，朱帘斜控软金钩，倚阑无绪不能愁。

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

又

睡起惺忪强自支，绿倾蝉鬓下帘时，夜来愁损小腰肢。

远信不归空伫望，幽期细数却参差。更兼何事耐寻思？

◎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有莫琼树、薛夜来、田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侧。琼树乃制蝉鬓，缥眇如蝉，故曰蝉鬓。（晋崔豹《古今注·杂注》）

又

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闲看燕子教雏飞。

一水浓阴如罨画，数峰无恙又晴晖。湔裙谁独上鱼矶。

又

残雪凝辉冷画屏，《落梅》横笛已三更，更无人处月胧明。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唐杜甫《吹笛》）

又　咏五更和湘真韵

微晕娇花湿欲流，簟纹灯影一生愁，梦回疑在远山楼。

残月暗窥金屈戌，软风徐荡玉帘钩。待听邻女唤梳头。

◆湘真：指明代词人陈子龙，其词集名《湘真阁词》。

◎拔脱金屈戌。（唐李商隐《骄儿》。屈戌：门窗上的环纽，一般用铜制成，故称金屈戌。）

◎管是夜深娇不起，隔帘小婢唤梳头。（清吴伟业《戏赠》）

◆调和意远，似此真不愧大雅矣，古今艳词亦不多见也。惜全篇平平。（清陈廷焯《词则·闲情集》）

【附】

浣溪沙

陈子龙

半枕轻寒泪暗流，愁时如梦梦时愁，角声初到小红楼。

风动残灯摇绣幕，花笼微月淡帘钩。陡然旧恨上心头。

又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挼裙带那时情。

别后心期和梦杳，年来憔悴与愁并。夕阳依旧小窗明。

◎矜严时已逗风情，五字诗中目乍成。（明王次回《有赠》）

◎夕阳如有意，长傍小窗明。（唐方棫《失题》）

又

记绾长条欲别难，盈盈自此隔银湾，便无风雪也摧残。

青雀几时裁锦字，玉虫连夜剪春旛。不禁辛苦况相关。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之十）

◎锦字展来看未足，玉虫挑尽不成眠。（宋杨万里《和范至能参政寄二绝句》。玉虫：指灯花。）

◎立春之日，士大夫之家，剪裁为小幡，或悬于家人之头，或缀于花枝之下。（南朝宗懔《岁时风土记》）

又　古北口

杨柳千条送马蹄，北来征雁旧南飞，客中谁与换春衣？

终古闲情归落照，一春幽梦逐游丝。信回刚道别多时。

◆《大清一统志·顺天府》四："古北口关，在密云县东北一百二十一里，亦曰虎北口。"为长城隘口之一。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性德曾侍从康熙帝巡幸口外。又据《清实录》，康熙二十二年六月，"癸未，上奉太皇太后出古北口避暑"；又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丁亥，上出古北口驻跸"。词中有"客中谁与换春衣"之句，当作于二十三年五月，北地春迟，故五月而寒威始消。

又

身向云山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古今幽恨几时平！

◎半竿残日，两行珠泪，一叶扁舟。（宋张孝祥《眼儿媚》）

◆词中有“深秋远塞”之语，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时。

又

万里阴山万里沙，谁将绿鬓斗霜华？年来强半在天涯。

魂梦不离金屈戍，画图亲展玉鸦叉。生怜瘦减一分花。

◎沉忧能伤人，绿鬓成霜蓬。（唐李白《怨歌行》）

◎晓寒瘦减一分花。（明汤显祖《牡丹亭·写真》）

◆作者多次出塞，唯五台山与阴山地区最为接近。作者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及同年九月曾两次扈驾去五台山，此词中有“绿鬓斗霜华”之语，故系于二十二年九月。

又　庚申除夜

收取闲心冷处浓，舞裙犹忆柘枝红，谁家刻烛待春风？

竹叶樽空翻彩燕，九枝灯炧颤金虫。风流端合倚天公。

◎个人真与梅花似，一片幽香冷处浓。（明王次回《寒词》）

◎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晋张协《七命》。竹叶：酒名。）

◎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贴宜春二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如何一柱观，不碍九枝灯。（唐李商隐《楚宫》。九枝灯：一干九枝的花灯。）

◎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五代顾夐《酒泉子》。金虫：妇女头饰。“竹叶”二句悬想该舞伎此时情景。）

◆庚申为康熙十九年（1680），作者二十六岁。

又　红桥怀古和王阮亭韵

无恙年年汴水流，一声《水调》短亭秋，旧时明月照扬州。

惆怅绛河何处去？绿杨清瘦绾离愁。至今鼓吹竹西楼。

◎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唐杜牧《扬州三首》之一）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徐凝《忆扬州》）

◎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唐杜牧《题扬州禅智寺》）

◆红桥：桥名，在江苏扬州市。清吴绮《扬州鼓吹词序红桥》：“在城西北二里，崇祯间形家设以锁水口者。朱栏数丈，远通两岸，虽彩虹卧波，丹蛟截水，不足以喻。而荷香柳色，雕楹曲槛，鳞次环绕，绵亘十馀里……诚一郡之丽观也。”王阮亭，清诗人王士禛之号。阮亭于顺治十七年三月至康熙三年十月之间任扬州府推官，康熙元年春与箨庵（袁于令）诸名士修禊红桥，作《红桥倡和》诗及《浣溪沙》词三首。三词流传颇广，和者甚多。性德所和，是其中第一首词。

【附】

浣溪沙

王士禛

红桥同箨庵、茶村、伯玑、其年、秋岩赋（三首录一）

北郭青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廓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

又

凤髻抛残秋草生，高梧湿月冷无声，当时七夕有深盟。

信得羽衣传钿合，悔教罗袜送倾城。人间空唱《雨淋铃》！

◎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之曰："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唐陈鸿《长恨歌传》）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子弟善觱篥者，张野狐为第一。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

又

肠断斑骓去未还，绣屏深锁凤箫寒，一春幽梦有无间。

逗雨疏花浓淡改，关心芳草浅深难。不成风月转摧残？

◎绣阁香浓，深锁凤箫声。（宋辛弃疾《江神子》）

◎时世妆梳浓淡改，儿郎情境浅深知。（明王次回《宾于席上徐霞话旧》）

又

旋拂轻容写洛神，须知浅笑是深颦，十分天与可怜春。

掩抑薄寒施软障，抱持纤影藉芳茵。未能无意下香尘。

又

十二红帘窣地深，才移划袜又沉吟，晚晴天气惜轻阴。

珠衱佩囊三合字，宝钗拢髻两分心。定缘何事湿兰襟？

◎同心罗帕轻藏素，合字香囊半影金。（宋高观国《思佳客》）

又

容易浓香近画屏，繁枝影着半窗横，风波狭路倍怜卿。

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瞢腾。只嫌今夜月偏明。

◎风波狭路惊团扇，风月空庭泣浣衣。（明王次回《代所思别后》）

◎未接语言当面笑，暂同行坐夙生缘。（明王次回《和端己韵》）

◎今日眼波微动处，半通商略半矜持。（明王次回《赋得别梦依依到谢家》）

又

十八年来堕世间，吹花嚼蕊弄冰弦，多情情寄阿谁边？

紫玉钗斜灯影背，红绵粉冷枕函偏。相看好处却无言。

◎（东方）朔未死时，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惟太王公耳。”朔卒后，武帝得此语，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帝问诸星皆具在否，曰：“诸星俱在，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耳。”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惨然不乐。（《仙吏传·东方朔传》）

◎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唐李商隐《曼倩辞》）

◎柳枝，洛中里娘也。……生十七年，涂妆绾髻未尝竟。已复起去，吹叶嚼蕊，调丝擪管，作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唐李商隐《柳枝序》）

◎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早难道这好处相逢无一言。（明汤显祖《牡丹亭·惊梦》）

◆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年十八，归余同年生成德，姓纳腊氏，字容若。”据词中所云，可推知此词作于康熙十三年作者与卢氏新婚之时。

◆《饮水词》有云“吹花嚼蕊弄冰弦”，又云“乌丝阑纸娇红篆”，容若短调，轻清婉丽，诚如其自道所云。（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

又　寄严荪友

藕荡桥边理钓筩，苎萝西去五湖东，笔床茶灶太从容。

况有短墙银杏雨，更兼高阁玉兰风。画眉闲了画芙蓉。

◎春欲尽，昨夜画楼东。暗绿扑帘银杏雨，昏黄扶袖玉兰风。人在小窗中。（清严绳孙《望江南》）

◆《清史列传》卷七十《严绳孙传》：严绳孙，字荪友，江苏无锡人。以诗、古文辞擅名。康熙十八年以布衣举博学鸿儒，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二十二年迁右中允，寻告归。兼工书画，梁溪人争以倪云林目之。四十一年卒，年八十。著有《秋水集》。作者与严结识期间，严曾二度南归。第一次在康熙十五年初夏（高士奇《城北集》卷七有《送严荪友归锡山》诗：“私愿常追随，征车忽首路。是时麦风凉，圆月才半吐。”《城北集》是编年的，其卷七下注“乙卯四月起至丙辰十二月止”。此诗列于卷七之中部，当作于丙辰年麦秋时），于十七年回京准备参加博学鸿儒考试；第二次在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严所作《进士纳兰君哀词》：“吾友成子容若以疾卒于京邸时，余方奉假南归，病暑淹于途次。”“四月，余以将归入辞。……又送我于路，亦终无所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甚不释者，颇前次之别未尝有。”作者卒于二十四年五月，则严之第二次南归，仅先于作者之死一月）。此词当作于严第一次南归之后，姑系于十六年春夏之间。

又

欲寄愁心朔雁边，西风浊酒惨离筵，黄花时节碧云天。

古戍烽烟迷斥堠，夕阳村落解鞍鞯。不知征战几人还？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元王实甫《西厢记·长亭》）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唐王翰《凉州词》二首之一）

◆这首词中有“黄花时节”之语，可知作于九月。作者于九月份出塞有三次：一次是康熙十六年九月扈驾巡边至喜峰口；一次是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龙泉关、长城，参见《点绛唇》（五夜光寒）注；另一次是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参见《长相思》注。此词作期当属后者，因为“夕阳村落解鞍鞯”不像是扈驾出巡的情景；而且由于任务比较危险，所以有“不知征战几人还”的慨叹。

又

败叶填溪水已冰，夕阳犹照短长亭，行来废寺失题名。

驻马客临碑上字，斗鸡人拨佛前灯。劳劳尘世几时醒？

霜天晓角

重来对酒，折尽风前柳。若问看花情绪，似当日，怎能够？

休为西风瘦，痛饮频搔首。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李清照《醉花阴》）

◎青蝇粪尤能败物，虽玉犹不免，所谓蝇粪点玉是也。（宋陆佃《埤雅》卷十《蝇》）

◎人生固有命，天道信无言。青蝇一相点，白璧遂成冤。（唐陈子昂《宴胡楚真禁所》）

菩萨蛮　回文

雾窗寒对遥天暮，暮天遥对寒窗雾。花落正啼鸦，鸦啼正落花。

袖罗垂影瘦，瘦影垂罗袖。风剪一丝红，红丝一剪风。

◎正好伴，水亭风槛，低垂罗袖影。（清朱彝尊《花犯》）

又

隔花才歇廉纤雨，一声弹指浑无语。梁燕自双归，长条脉脉垂。

小屏山色远，妆薄铅华浅。独自立瑶阶，透寒金缕鞋。

又

新寒中酒敲窗雨，残香细学秋情绪。端的是怀人，青衫有泪痕。

相思不似醉，闷拥孤衾睡。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

又

淡花瘦玉轻妆束，粉融轻汗红绵扑。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

绿阴帘半揭，此景清幽绝。行度竹林风，单衫杏子红。

◎淡花瘦玉，依约神仙妆束。（五代孙光宪《女冠子》）

◎砌分池水岸，窗度竹林风。（唐祖咏《宴吴王宅》）

◎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古乐府《西洲曲》）

◆此词有“江南四月天”之句，可能为思念沈宛而作。

又

梦回酒醒三通鼓，断肠啼鴂花飞处。新恨隔红窗，罗衫泪几行。

相思何处说，空有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团栾照鬓丝。

◎鶗鴂一名子规，一名杜鹃。（《汉书·扬雄传》注）

◎暗相思，无处说，惆怅夜来烟月。（五代韦庄《应天长》）

又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馀觞，临风泪数行。

粉香看欲别，空剩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

◎尝遇二月初，诘旦，（唐明皇）巾栉方毕，时当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内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得不为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上指而笑谓嫔御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唐南卓《羯鼓录》）

◎玄宗酷不好琴。曾听弹琴，正弄未及毕，叱琴者出，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唐南卓《羯鼓录》。花奴：唐汝南王李琎小字。琎善击羯鼓。）

又　早春

晓寒瘦着西南月，丁丁漏箭馀香咽。春已十分宜，东风无是非。

蜀魂羞顾影，玉照斜红冷。谁唱《后庭花》，新年忆旧家。

◎花残春寂寂，月落漏丁丁。（唐吴融《个人三十韵》）

又

窗间桃蕊娇如倦，东风泪洗胭脂面。人在小红楼，离情唱《石州》。

夜来双燕宿，灯背屏腰绿。香尽雨阑珊，薄衾寒不寒？

◎东南日出照高楼，楼上离人唱《石州》。（唐李商隐《代赠二首》之二）

又

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

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

◎杨贵妃初承恩召，与父母相别，泣涕登车。时天寒，泪结为红冰。（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红冰》）

又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栾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事逐寒潮，啼鹃恨未消。

◎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唐温庭筠《菩萨蛮》）

◆此词有“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之句，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扈驾巡视东北并祭祀长白山时。

◆《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凄惋闲丽，较“驿桥春雨”更进一层。（吴梅《词学通论》）

又　为陈其年题照

《乌丝》曲倩红儿谱，萧然半壁惊秋雨。曲罢髻鬟偏，风姿真可怜。

须髯浑似戟，时作簪花剧。背立讶卿卿，知卿无那情。

◆《乌丝》，陈其年最初的词集名《乌丝词》。季振宜《乌丝词序》：“使同青鸟，集曰《乌丝》。”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计原稿未刻《迦陵词》合《乌丝词》几千八百篇，今选定凡若干首，颜曰《陈检讨词钞》。”

◎广明中，（罗）虬为李孝恭从事。籍中有美歌者杜红儿，虬令之歌，赠以彩。孝恭以红儿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红儿。既而追其冤，作《比红诗》。（《全唐诗》罗虬《比红儿诗并序》注）

◎公主谓曰：“君须髯如戟，何无丈夫意？”（《南史·褚彦回传》。蒋永修《陈检讨迦陵先生传》：“其年少清癯，冠而于思，须侵淫及颧准。天下学士大夫号为陈髯。”）

◆《清史列传》卷七十一《陈维崧传》：陈维崧，字其年，江苏宜兴人。年过五十，会开博学鸿儒科，以大学士宋德宜荐，召试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遂卒，年五十八，时康熙二十七年也。所著《两晋南北史集珍》六卷、《湖海楼诗》八卷、《迦陵文集》十卷、词三十卷。作者与陈其年相识于康熙十七年，同时题照的尚有严绳孙等。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迦陵填词图》为释大汕作，掀髯露顶，旁坐丽人拈洞箫而吹。是图近日有刻本，其中洪稗畦、蒋铅山二套南北曲最佳。昨在都门于袁筱坞（保恒）

侍郎处见其原卷，抽妍骋秘，词苑大观也。”

又　宿滦河

玉绳斜转疑清晓，凄凄白月渔阳道。星影漾寒沙，微茫织浪花。

金笳鸣故垒，唤起人难睡。无数紫鸳鸯，共嫌今夜凉。

◎茂陵富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西京杂记》卷第三）

◎河头浣衣处，无数紫鸳鸯。（唐徐延寿《南州行》）

◆滦河、渔阳均为从北京至山海关所经之地，词中描写秋冬景色，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赴梭龙侦察时。滦河，在今河北省东北部。

又

荒鸡再咽天难晓，星榆落尽秋将老。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

山程兼水宿，漏点清钲续。正是梦回时，拥衾无限思。

◎梦回远塞荒鸡咽。（明汤显祖《牡丹亭·冥誓》）

◆词中有“漏点清钲续”之句，当是扈驾随行，故系于康熙十六年九月扈驾巡视沿边内外时。参见《浣溪沙》（欲寄愁心朔雁边）注。按作者于十七年十月亦扈驾巡视北边，但按照传统农历，十月应列入冬令，而词句曰“秋将老”，故不从。

又

惊飙掠地冬将半，解鞍正值昏鸦乱。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

烧痕空极望，鼓角高城上。明日近长安，客心愁未阑。

◆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上之幸海子、沙河……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清实录》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丁亥，以圣驾东巡，颁诏天下”。十一月，“庚寅，上回宫”。与此词“冰合大河流”之句时地相符，故系于二十三年十一月。

又

榛荆满眼山城路，征鸿不为愁人住。何处是长安，湿云吹雨寒。

丝丝心欲碎，应是悲秋泪。泪向客中多，归时又奈何！

◆词中有“泪向客中多，归时又奈何”之语，当作于妻子卢氏去世后不久。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产后病故。

又

黄云紫塞三千里，女墙西畔啼乌起。落日万山寒，萧萧猎马还。

笳声听不得，入夜空城黑。秋梦不归家，残灯落碎花。

◎白雪、黄云，皆唐时戍名。白雪戍在蜀地……黄云戍未详所在。（唐李白《紫骝马》诗：“白雪关山远，黄云海戍迷。”王琦注）

◎晓角分残漏，孤灯落碎花。（唐戎昱《桂州腊夜》）

◆从此词“秋梦不归家”之句看，可能与上一首词作于同一时期。

又　寄顾梁汾苕中

知君此际情萧索，黄芦苦竹孤舟泊。烟白酒旗青，水村鱼市晴。

柁楼今夕梦，脉脉春寒送。直过画眉桥，钱塘江上潮。

◆顾梁汾：即顾贞观。《清史列传》卷七十《顾贞观传》：顾贞观，字远平，江苏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能诗，尤工乐府。所作《弹指词》，声传海外。作者与顾相识于康熙十五年（顾在和作者《金缕曲》词中附注：“岁丙辰，容若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二十年秋，顾以母丧南归。作者曾托沈尔燝带信给他。在《送沈进士尔燝归吴兴》诗“无限江湖兴，因君寄虎头”中自注：“时梁汾在苕上。”按虎头为东晋画家顾恺之小名，借指顾贞观。沈尔燝于康熙二十一年中进士（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据诗意，沈是在中进士后当年秋天南归的。此词有“脉脉春寒送”之说，可能作于次年春天。

又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欹枕数秋天，蟾蜍早下弦。

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教奴独自守空房，泪珠与灯花共落。（宋花仲胤妻《伊川令寄外》）

◎水玉簪头白角巾，瑶琴寂历拂轻尘。（唐温庭筠《题李处士幽居》）

又

为春憔悴留春住，那禁半霎催归雨。深巷卖樱桃，雨馀红更娇。

黄昏清泪阁，忍便花飘泊。消得一声莺，东风三月情。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宋欧阳修《蝶恋花》）

◎东风负我春三月，我负东风三月春。（宋朱淑真《问春》）

又

晶帘一片伤心白，云鬟香雾成遥隔。无语问添衣，桐阴月已西。

西风鸣络纬，不许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

◎月去疏帘才数尺，乌鹊惊飞，一片伤心白。（清宋琬《蝶恋花·旅月怀人》）

又

乌丝画作回文纸，香煤暗蚀藏头字。筝雁十三双，输他作一行。

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

◆“索性”二句谓妻子信中说了赌气的话：索性不要回家也罢，杏花都落尽了，还回来干什么！此妻子可能实指侍妾沈宛。沈于康熙二十三年冬归性德后，性德仍十分忙碌，除平时需入宫值勤外，还常随康熙帝出巡，或执行任务，在家中的时间很少。故曰“相看仍是客”。

又

阑风伏雨催寒食，樱桃一夜花狼藉。刚与病相宜，琐窗熏绣衣。

画眉烦女伴，央及流莺唤。半晌试开奁，娇多直自嫌。

又

春云吹散湘帘雨，絮粘蝴蝶飞还住。人在玉楼中，楼高四面风。

柳烟丝一把，暝色笼鸳瓦。休近小阑干，夕阳无限山。

减字木兰花　新月

晚妆欲罢，更把纤眉临镜画。准待分明，和雨和烟两不胜。

莫教星替，守取团圆终必遂。此夜红楼，天上人间一样愁。

◆这首词刻意描写新月。首二句用纤眉比喻新月的形状。三、四句说明新月的光线暗淡。五、六句表明虽光线不足，月缺终有月圆的一天，不需要星来代替。末二句以月缺喻人间的离别。谓将来虽有团栾之日，但此时此刻天上人间一样含愁。

又

烛花摇影，冷透疏衾刚欲醒。待不思量，不许孤眠不断肠。

茫茫碧落，天上人间情一诺。银汉难通，稳耐风波愿始从。

◆此首亦为悼亡之作，从“冷透疏衾”推测，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冬。

又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

又

从教铁石，每见花开成惜惜。泪点难消，滴损苍烟玉一条。

怜伊太冷，添个纸窗疏竹影。记取相思，环佩归来月下时。

◎余尝慕宋广平（璟）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观其作《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唐皮日休《桃花赋序》）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宋姜夔《疏影》）

又

断魂无据，万水千山何处去？没个音书，尽日东风上绿除。

故园春好，寄语落花须自扫。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

◎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五代韦庄《木兰花》）

◎把酒送春惆怅在，年年三月病恹恹。（唐韩偓《春尽日》）

又

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见卿！

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

◎太和末，（杜）牧自御史出佐宣州幕，虽所至辄游，终无属意。因游湖州，得鸦头女十馀岁，惊为国色。因语其母，将接至舟中。母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不十年，必守此郡。不来，乃从尔所适。”母许诺，为盟而别。故牧归，颇以湖州为念。寻拜黄州、池州、睦州，皆非意也。牧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笺，求守湖州。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牧乃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唐于邺《扬州梦记》）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卜算子　新柳

娇软不胜垂，瘦怯那禁舞。多事年年二月风，剪出鹅黄缕。

一种可怜生，落日和烟雨。苏小门前长短条，即渐迷行处。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唐贺知章《咏柳》）

◎杨柳董家桥，鹅黄万万条。（明杨维桢《杨柳词》）

◎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唐温庭筠《杨柳枝八首》之三）

又　塞梦

塞草晚才青，日落箫笳动。慽慽凄凄入夜分，催度星前梦。

小语绿杨烟，怯踏银河冻。行尽关山到白狼，相见唯珍重。

◎生性独行无那，此夜星前一个。（明汤显祖《牡丹亭·魂游》）

◎“催度”句谓催促引度妻子的梦魂来到边塞，与自己相会。

◆词中有“行尽关山到白狼”之语，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至四月扈驾东出山海关去盛京时。

又　午日

村静午鸡啼，绿暗新阴覆。一展轻帘出画墙，道是端阳酒。

早晚夕阳蝉，又噪长堤柳。青鬓长青自古谁，弹指黄花九。

◎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唐韩琮《春愁》）

纳兰词卷二

采桑子

彤云久绝飞琼字，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销被冷残灯灭，静数秋天，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

◎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亦名三天。（《灵宝太乙经》。此处“玉清”可能借指皇宫。据清人笔记，作者曾爱过一个宫女。参阅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转引《海沤闲话》，以及李勖编注《饮水词笺》转引胡刊本《饮水诗词集》中的鹏图跋、唯我跋。）

◎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宋李清照《念奴娇》）

又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哀婉沉着。（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又

严宵拥絮频惊起，扑面霜空。斜汉朦胧，冷逼毡帷火不红。

香篝翠被浑闲事，回首西风。数尽残钟，一穗灯花似梦中。

又

冷香萦遍红桥梦，梦觉城笳。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

箜篌别后谁能鼓，肠断天涯。暗损韶华，一缕茶烟透碧纱。

又　咏春雨

嫩烟分染鹅儿柳，一样风丝。似整如欹，才着春寒瘦不支。

凉侵晓梦轻蝉腻，约略红肥。不惜葳蕤，碾取名香作地衣。

又　塞上咏雪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悠悠扬扬，做尽轻模样。（宋孙道绚《清平乐·雪》）

◆此词有“万里西风瀚海沙”之句，按时令当在九月，地点应近大漠，姑系于康熙十九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时。

又

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窗间伴懊侬。

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

◎隆昌元年，（沈约）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以书陈情于（徐）勉，言己老病，十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南史·沈约传》。东阳：地名，在浙江省，此指沈约。）

◎为凭何逊休联句，瘦尽东阳姓沈人。（唐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他日余方追吟连宵侍坐徘徊久之句有老成之风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之二）

又

拨灯书尽红笺也，依旧无聊。玉漏迢迢，梦里寒花隔玉箫。

几竿修竹三更雨，叶叶萧萧。分付秋潮，莫误双鱼到谢桥。

◎金阙乍看迎日丽，玉箫遥听隔花微。（唐司空曙《送王尊师归湖州》）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唐温庭筠《更漏子》）

又

凉生露气湘弦润，暗滴花梢。帘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

舞馀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

又

土花曾染湘娥黛，铅泪难消。清韵谁敲，不是犀椎是凤翘。

只应长伴端溪紫，割取秋潮。鹦鹉偷教，方响前头见玉箫。

◎蔡确贬新州，侍儿名琵琶者随之。有鹦鹉甚慧，公每叩响板，鹦鹉传呼琵琶。后卒，误触响板，鹦鹉犹呼不已。公怏怏不乐，有诗云："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渊鉴类函》卷四百二十一《鸟部》四引《青林诗话》）

◎唐韦皋少游江夏，馆于姜氏。姜令小青衣玉箫祇侍，因渐有情。韦归，七年不至，玉箫遂绝食死。后再世，仍为韦侍妾。（见《云溪友议》。此处"玉箫"指死去女子。）

◎"鹦鹉"二句回忆过去，令人产生睹物思人的悲痛。

又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辨香。

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寒轻夜浅绕回廊，不辨花丛暗辨香。（唐元稹《杂忆五首》之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唐李商隐《锦瑟》）

又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

◎古来成败难描摸，而今却悔当时错。（宋刘克庄《忆秦娥》）

◎“情知”两句谓明知沈宛去后不可能再回来，还勉强说将来有重叙旧情之日。

◆此首与下一首可能为思念沈宛而作。

又

明月多情应笑我，笑我如今，孤负春心，独自闲行独自吟。

近来怕说当时事，结遍兰襟。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寻？

◎别来长记西楼事，结遍兰襟。遗恨重寻，弦断相如绿绮琴。（宋晏幾道《采桑子》。结遍兰襟，谓情分深切。）

◎犹记那回庭院，依前月浅灯深。（宋晏幾道《清平乐》）

谒金门

风丝袅，水浸碧天清晓。一镜湿云青未了，雨晴春草草。

梦里轻螺谁扫？帘外落花红小。独睡起来情悄悄，寄愁何处好？

◎水浸碧天风皱浪，菱花荇蔓随双桨。（宋欧阳修《蝶恋花》）

好事近

帘外五更风，消受晓寒时节。刚剩秋衾一半，拥透帘残月。

争教清泪不成冰，好处便轻别。拟把伤离情绪，待晓寒重说。

又

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再向断烟衰草，认藓碑题字。

休寻折戟话当年，只洒悲秋泪。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唐杜牧《赤壁》）

◎“十三陵”代表前朝，“新丰”比喻新朝，谓前朝皇帝的陵园，已成了新朝皇族的游猎之所。

◆康熙十五年十月作者曾扈驾到昌平祭祀十三陵。据《清实录》，康熙十五年十月，“戊午……幸昌平。过前明十三陵。上一一躬亲爵酒”。十三陵就在北京城郊，性德往游的机会甚多，因此本词也可能作于康熙十五年以前。

又

何路向家园，历历残山剩水。都把一春冷淡，到麦秋天气。

料应重发隔年花，莫问花前事。纵使东风依旧，怕红颜不似。

◎（后主李煜）又尝与后移植梅花于瑶光殿之西，及花时而后已殂，因成诗见意……又云：失却烟花主，东风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犹发去年枝。（宋马令《南唐书》卷六《后主昭惠周后传》）

◆词中有“麦秋天气”及“料应重发隔年花……怕红颜不似”之语，可能作于妻子死后的第二年初夏。作者妻子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产后病故，故此词当作于十七年。据《清实录》，康熙十七年五月，“乙巳，上至巩华城”，“甲寅，上幸西郊观禾”，又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上之幸……西山、汤泉及畿辅……未尝不从”，可证此词当作于十七年五月。

一络索　长城

野火拂云微绿，西风夜哭。苍茫雁翅列秋空，忆写向屏山曲。

山海几经翻覆，女墙斜矗。看来费尽祖龙心，毕竟为谁家筑。

◆词中有“西风夜哭。苍茫雁翅列秋空”之语，描写的是秋景。作者于秋天出塞共有三次，参见前《浣溪沙》（欲寄愁心朔雁边）注。此词之“看来费尽祖龙心，毕竟为谁家筑”，与卷五《浣溪沙·姜女祠》之“六王如梦祖龙非”意思相同，可能同作于二十一年八月去梭龙时。参见后《浣溪沙》（海色残阳影断霓）注。

又

过尽遥山如画，短衣匹马。萧萧木落不胜秋，莫回首斜阳下。

别是柔肠萦挂，待归才罢。却愁拥髻向灯前，说不尽离人话。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登高》）

◎通德（伶玄妾）占袖，顾视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不胜其悲。（汉伶玄《飞燕外传》附《伶玄自叙》）

◎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宋刘辰翁《宝鼎现》）

◆作者于秋天出塞有三次，两次是扈驾出巡，另一次是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参见前《浣溪沙》（欲寄愁心朔雁边）注。此词有“短衣匹马”之语，不像是扈驾而行。姑系于二十一年秋。

又　雪

密洒征鞍无数，冥迷远树。乱山重叠杳难分，似五里蒙蒙雾。

惆怅琐窗深处，湿花轻絮。当时悠扬得人怜，也都是浓香助。

清平乐

烟轻雨小，望里青难了。一缕断虹垂树杪，又是乱山残照。

凭高目断征途，暮云千里平芜。日夜河流东下，锦书应记双鱼。

◎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唐荆叔《题慈恩塔》）

又

青陵蝶梦，倒挂怜么凤。褪粉收香情一种，栖傍玉钗偷共。

愔愔镜阁飞蛾，谁传锦字秋河？莲子依然隐雾，菱花偷惜横波。

◎青陵台在开封府封丘县界。（《明一统志》。青陵台韩凭夫妇化蝶的典故，见前《减字木兰花》（花丛冷眼）注。）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齐物论》）

◎倒挂，即绿毛么凤，性极驯，好集美人钗上。日闻好香，则收藏尾翼间，夜则张翼以放香。（《名物通》）

◎么凤，惠州梅花上珍禽，名倒挂子，似绿毛凤而小，其矢亦香，俗人蓄之帐中。东坡《西江月》云“倒挂绿毛么凤”是也。（清沈雄《古今词话》）

◎“青陵”二句谓自己梦想如韩凭化蝶，也喜欢倒挂的么凤。

◎杨东山言《道藏经》云：蝶交则粉退，蜂交则黄退。周美成词云“蝶粉蜂黄浑退了”，正用此也。（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四）

又

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六曲屏山深院宇，日日风风雨雨。

雨晴篱菊初香，人言此日重阳。回首凉云暮叶，黄昏无限思量。

◎六曲，十二扇也，以十二扇叠作六曲。（唐李贺《屏风曲》“团回六曲抱膏兰”清王琦注）

又

凄凄切切，惨淡黄花节。梦里砧声浑未歇，那更乱蛩悲咽。

尘生燕子空楼，抛残弦索床头。一样晓风残月，而今触绪添愁。

◎燕子楼在江苏徐州市。唐贞元中，张尚书镇徐州，筑楼以居家妓关盼盼。张死后，盼盼不嫁，居此楼十馀年。张尚书旧传为张建封，后人考证为建封之子愔。

◎燕子楼空，暗尘锁一床弦索。（宋周邦彦《解连环》）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柳永《雨霖铃》）

◆观词意，此首亦为悼亡之作。

又　忆梁汾

才听夜雨，便觉秋如许。绕砌蛩螿人不语，有梦转愁无据。

乱山千叠横江，忆君游倦何方。知否小窗红烛，照人此夜凄凉。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宋赵佶《燕山亭》）

◎只有琐窗红蜡，照人犹自销魂。（宋周紫芝《清平乐》）

又

塞鸿去矣，锦字何时寄？记得灯前佯忍泪，却问明朝行未。

别来几度如珪，飘零落叶成堆。一种晓寒残梦，凄凉毕竟因谁？

◆此词有“塞鸿去矣，锦字何时寄”及“别来几度如珪”之语，当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作者于九月扈驾南巡，至此已将近三个月。参阅前《菩萨蛮》（惊飙掠地冬将半）注。

又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

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

◎勾引行人添别恨，因是语低香近。（宋晏幾道《清平乐》）

又　秋思

凉云万叶，断送清秋节。寂寂绣屏香篆灭，暗里朱颜消歇。

谁怜照影吹笙，天涯芳草关情。懊恼隔帘幽梦，半床花月纵横。

又　弹琴峡题壁

泠泠彻夜，谁是知音者？如梦前朝何处也，一曲边愁难写。

极天关塞云中，人随雁落西风。唤取红襟翠袖，莫教泪洒英雄。

◎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唐杜甫《秋兴八首》其七）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宋辛弃疾《水龙吟》）

◆《大清一统志·顺天府》二：“弹琴峡，在昌平州西北居庸关内，水流石罅，声若弹琴。”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五年十月扈驾到昌平时。

又　元夜月蚀

瑶华映阙，烘散蓂墀雪。比似寻常清景别，第一团栾时节。

影娥忽泛初弦，分辉借与宫莲。七宝修成合璧，重轮岁岁中天。

◎太和中，郑仁本表弟……游嵩山……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予即一数。"因开襆，有斤凿数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一《天咫》）

忆秦娥　龙潭口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

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龙潭口在今辽宁省铁岭市境内。此词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春扈驾巡视辽东时。

又

春深浅，一痕摇漾青如剪。青如剪，鹭鸶立处，烟芜平远。

吹开吹谢东风倦，缃桃自惜红颜变。红颜变，兔葵燕麦，重来相见。

◎草浅浅，春如剪。（唐温庭筠《春野行》）

◎东风本是开花信，及至花时风更紧。吹开吹谢苦匆匆，春意到头无处问。（宋欧阳修《玉楼春》）

◎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诗引》）

◎“红颜变”三句谓旧地重来，不禁有前度刘郎之感。

又

长飘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

拟将欢笑排离索，镜中无奈颜非昨。颜非昨，才华尚浅，因何福薄？

阮郎归

斜风细雨正霏霏，画帘拖地垂。屏山几曲篆烟微，闲庭柳絮飞。

新绿密，乱红稀。乳莺残日啼。春寒欲透缕金衣，落花郎未归。

◎菊冷露微微，看看湿透缕金衣。（五代顾敻《荷叶杯》）

画堂春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唐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

◎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见。（唐王勃《寒夜怀友杂体二首》之二）

◎秀才裴航途经蓝桥驿，口渴求饮。老妪命女云英饮以琼浆。裴欲娶云英为妻。老妪告裴，需以玉杵臼为聘。裴访得玉杵臼，与云英捣药百日，药成成仙。（见唐裴硎《传奇》。蓝桥，在陕西蓝田县东南蓝溪上。）

◎常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唐李商隐《常娥》）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晋张华《博物志·杂说》）

眼儿媚

独倚春寒掩夕霏，清露泣铢衣。玉箫吹梦，金钗画影，悔不同携。

刻残红烛曾相待，旧事总依稀。料应遗恨，月中教去，花底催归。

又

重见星娥碧海槎，忍笑却盘鸦。寻常多少，月明风细，今夜偏佳。

休笼彩笔闲书字，街鼓已三挝。烟丝欲袅，露光微泫，春在桃花。

又　咏梅

莫把琼花比淡妆，谁似白霓裳。别样清幽，自然标格，莫近东墙。

冰肌玉骨天分付，兼付与凄凉。可怜遥夜，冷烟和月，疏影横窗。

◎玉骨冰肌天所赋，似与神仙，来作烟霞侣。（宋李之仪《蝶恋花》）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二首》之一）

朝中措

蜀弦秦柱不关情，尽日掩云屏。已惜轻翎退粉，更嫌弱絮为萍。

东风多事，馀寒吹散，烘暖微醒。看尽一帘红雨，为谁亲系花铃？

◎别随秦柱促，愁为蜀弦幺。（唐唐彦谦《汉代》）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唐李贺《将进酒》）

◎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集，则令园吏掣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花上金铃》）

摊破浣溪沙

林下荒苔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五代顾夐《虞美人》）

又

风絮飘残已化萍，泥莲刚倩藕丝萦。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又到断肠回首处，泪偷零。

◎船头折藕丝暗牵，藕根莲子相留连。（唐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曲》）

◎“风絮”二句谓妻子虽已死去，而旧情未断。与下一首均为悼亡之作。

又

欲语心情梦已阑，镜中依约见春山。方悔从前真草草，等闲看。

环佩只应归月下，钿钗何意寄人间。多少滴残红蜡泪，几时干？

◎别后两眉尖，欲说还休梦已阑。（宋辛弃疾《南乡子·舟中记梦》）

又

小立红桥柳半垂，越罗裙扬缕金衣。采得石榴双叶子，欲遗谁？

便是有情当落月，只应无伴送斜晖。寄语东风休着力，不禁吹。

又

一霎灯前醉不醒，恨如春梦畏分明。淡月淡云窗外雨，一声声。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又听鹧鸪啼遍了，短长亭。

又

昨夜浓香分外宜，天将妍暖护双栖，桦烛影微红玉软，燕钗垂。

几为愁多翻自笑，那逢欢极却含啼。央及莲花清漏滴，莫相催。

◎悔多翻自笑，怨极不能羞。（明王次回《鳏绪三十二韵》）

青衫湿　悼亡

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从教分付，绿窗红泪，早雁初莺。

当时领略，而今断送，总负多情。忽疑君到，漆灯风飐，痴数春星。

◎应恨客程归未得，绿窗红泪冷娟娟。（唐李郢《为妻作生日寄意》）

◎也知此后风情减，只悔从前领略疏。（明王次回《予怀》）

◆此词写于康熙十七年七月作者的妻子卢氏落葬后不久。

落花时

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相宜。

相思直恁无凭据，休说相思。劝伊好向红窗醉，须莫及落花时。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亦自度曲。一本作《好花时》。

◎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宋晏幾道《鹧鸪天》）

锦堂春　秋海棠

帘外淡烟一缕，墙阴几簇低花。夜来微雨西风里，无力任欹斜。

仿佛个人睡起，晕红不着铅华。天寒翠袖添凄楚，愁近欲栖鸦。

◎昔有妇人，思所欢不见，辄涕泣，恒洒泪于北墙之下。后洒处生草，其花甚媚，色如妇面，其叶正绿反红，秋开，名曰断肠花，又名八月春，即今秋海棠也。（元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采兰杂志》）

◎明皇登沉香亭，召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直海棠睡未醒耳。"（《太真外传》）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唐杜甫《佳人》）

海棠春

落红片片浑如雾，不教更觅桃源路。香径晚风寒，月在花飞处。

蔷薇影暗空凝伫，任碧飐轻衫萦住。惊起早栖鸦，飞过秋千去。

河渎神

风紧雁行高，无边落木萧萧。楚天魂梦与香销，青山暮暮朝朝。

断续凉云来一缕，飘堕几丝灵雨。今夜冷红浦溆，鸳鸯栖向何处？

◎《诗经·鄘风·定之方中》：“灵雨既零。”笺：“灵，善也。”

又

凉月转雕阑，萧萧木叶声干。银灯飘箔琐窗间，枕屏几叠秋山。

朔风吹透青缣被，药炉火暖初沸。清漏沉沉无寐，为伊判得憔悴。

◎空阶下，木叶飘零，飒飒声干，狂风乱扫。（宋柳永《倾杯》）

◎无奈药炉初欲沸，梦中已作殷雷声。（明王次回《述妇病怀》）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宋柳永《凤栖梧》）

太常引　自题小照

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移营。千里暮云平，休回首长亭短亭。

无穷山色，无边往事，一例冷清清。试倩玉箫声，唤千古英雄梦醒。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唐王维《观猎》）

◎长亭回首短亭遥。（宋欧阳修《浪淘沙》）

◆作者有多幅画像，其中一幅是出塞图。姜宸英《题容若出塞图》诗二首："一行秋雁促归程，千里山河感慨深。半辫吟鞭望天末，白沙空碛少人行。""奉使曾经葱岭回，节毛暗落白龙堆。新词烂漫谁收得？更与辛勤渡海来。"吴天章《题楞伽出塞图》："出关塞草白，立马心独伤。秋风吹雁影，天际正茫茫。岂念衣裳薄，还惊鬓发苍。金关千里月，中夜拂流黄。"性德别号楞伽山人。这几首诗与此词所叙时地景物极相似。据此可以推测此词所题即出塞图。

又

晚来风起撼花铃，人在碧山亭。愁里不堪听，那更杂泉声雨声。

无凭踪迹，无聊心绪，谁说与多情。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

◆又《太常引》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凄切语亦是放达语。（清陈廷焯《词则·别调集》）

◆容若《太常引》词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竹垞《沁园春》词云：“沉吟久，怕重来不见，见又魂消。”二词缠绵往复，郭子玄何必减庾子嵩。（清张德瀛《词征》）

四犯令

麦浪翻晴风飐柳，已过伤春候。因甚为他成僝僽，毕竟是春拖逗。

红药阑边携素手，暖语浓于酒。盼到园花铺似绣，却更比春前瘦。

◎药阑东，药阑西，记得当时素手携，弯弯月似眉。（宋赵长卿《长相思》。红药，即芍药。）

添字采桑子

闲愁似与斜阳约，红点苍苔，蛱蝶飞回。又是梧桐新绿影，上阶来。

天涯望处音尘断，花谢花开，懊恼离怀。空压钿筐金线缕，合欢鞋。

◆按此调《词律》不载，《词谱》有《促拍采桑子》，字同句异。一本作《采花》。

荷叶杯

帘卷落花如雪，烟月。谁在小红亭？玉钗敲竹乍闻声，风影略分明。

化作彩云飞去，何处？不隔枕函边，一声将息晓寒天，肠断又今年。

◎自把玉钗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唐高适《听张立本女吟》）

◎彩云飞：见前《生查子》（惆怅彩云飞）注。

又

知己一人谁是？已矣。赢得误他生，多情终古似无情，莫问醉耶醒。

未是看来如雾，朝暮。将息好花天。为伊指点再来缘，疏雨洗遗钿。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唐李商隐《马嵬》）

◎多情却似总无情，惟觉尊前笑不成。（唐杜牧《赠别》）

◎再来缘：用韦皋、玉箫事。见前《采桑子》（土花曾染湘娥黛）注。

◎元夕至夜阑，有持小灯照路拾遗者，谓之扫街。遗钿堕珥，往往得之。（《咸淳岁时记》）

◆此亦为悼亡之作。

寻芳草　萧寺纪梦

客夜怎生过？梦相伴绮窗吟和。薄嗔佯笑道，若不是恁凄凉，肯来么？

来去苦匆匆，准拟待晓钟敲破。乍偎人一闪灯花堕，却对着琉璃火。

菊花新　送张见阳令江华

愁绝行人天易暮，行向鹧鸪声里住，渺渺洞庭波，木叶下楚天何处？

折残杨柳应无数，趁离亭笛声催度。有几个征鸿相伴也，送君南去。

◆张纯修，字子敏，号见阳，浭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康熙十八年任江华县令。本词当作于此年。江华县在湖南省。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战国屈原《九歌·湘夫人》）

南歌子

翠袖凝寒薄，帘衣入夜空。病容扶起月明中，惹得一丝残篆旧熏笼。

暗觉欢期过，遥知别恨同。疏花已是不禁风，那更夜深清露湿愁红。

又

暖护樱桃蕊，寒翻蛺蝶翎。东风吹绿渐冥冥，不信一生憔悴伴啼莺。

素影飘残月，香丝拂绮棂。百花迢递玉钗声，索向绿窗寻梦寄馀生。

◆此词亦为悼亡之作。卢氏死于康熙十六年五月，而词中有“东风吹绿”之句，可能作于次年暮春。

◎“素影”三句写幻觉。

又　古戍

古戍饥乌集，荒城野雉飞。何年劫火剩残灰，试看英雄碧血满龙堆。

玉帐空分垒，金笳已罢吹。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

◆词中有“龙堆”及“东风回首”之语，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扈驾去五台山、长城岭、龙泉关时。

秋千索

药阑携手销魂侣，争不记看承人处。除向东风诉此情，奈竟日春无语。

悠扬扑尽风前絮，又百五韶光难住。满地梨花似去年，却多了廉纤雨。

◆按此调《谱》、《律》不载，或亦自度曲。一本作《拨香灰》。

又

游丝断续东风弱，悄无语半垂帘幕。红袖谁招曲槛边，扬一缕秋千索。

惜花人共残春薄，春欲尽纤腰如削。新月才堪照独愁，却又照梨花落。

又　渌水亭春望

垆边换酒双鬟亚，春已到卖花帘下。一道香尘碎绿苹，看白袷亲调马。

烟丝宛宛愁萦挂，剩几笔晚晴图画。半枕芙蕖压浪眠，教费尽莺儿话。

◎渌水亭，作者家中的园亭，在北京什刹海后海西北。

◎留春不住，费尽莺儿语。（宋王安国《清平乐》）

忆江南　宿双林禅院有感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摇落后，清吹那堪听。淅沥暗飘金井叶，乍闻风定又钟声。薄福荐倾城。

◆双林禅院，在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清朱彝尊《日下旧闻》引刘侗《帝京景物略》："万历四年，西竺南印土僧左吉古鲁东入中国，初息天宁寺。后过阜成门外二里沟，见一松盘覆，趺坐其下，默持《沱罗尼咒》，匝月不食……毕长侍奏之。赐织金禅衣，为建寺曰西域双林寺。"又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门头沟区清水乡上清水村西北山坡间亦有双林寺。性德妻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去世后，至十七年七月才葬于皂夹屯祖坟。《饮水词笺校》谓双林禅院为卢氏厝柩之处。然而据《青衫湿·悼亡》词："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阳。"可见卢氏厝柩之处，离性德家近在咫尺。什刹海近旁有龙华寺，据李雷《纳兰性德》一书说，龙华寺为纳兰氏家庙。因此卢氏厝柩之处，可能在龙华寺。后姜宸英在性德家中任西席，亦馆于龙华寺，以其近也。此词为悼念卢氏而作，可无疑。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秋季。

又

挑灯坐，坐久忆年时。薄雾笼花娇欲泣，夜深微月下杨枝。催道太眠迟。

憔悴去，此恨有谁知？天上人间俱怅望，经声佛火两凄迷。未梦已先疑。

浪淘沙

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雨馀花外却斜阳。谁见薄衫低鬟子？还惹思量。

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

◎“红影”句：指雨后阳光照在窗上。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馀芳草斜阳。（宋秦观《画堂春》）

又

眉谱待全删，别画秋山，朝云渐入有无间。莫笑生涯浑是梦，好梦原难。

红咮啄花残，独自凭阑。月斜风起袷衣单。消受春风都一例，若个偏寒？

◎“眉谱”二句谓梦中为亡妻画眉。别画：不按照眉谱而另外画。

又

紫玉拨寒灰，心字全非，疏帘犹自隔年垂。半卷夕阳红雨入，燕子来时。

回首碧云西，多少心期，短长亭外短长堤。百尺游丝千里梦，无限凄迷。

◎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宋王诜《忆故人》）

◎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唐李商隐《日日》）

又

夜雨做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羞？

密意未曾休，密愿难酬。珠帘四卷月当楼。暗忆欢期真似梦，梦也须留。

又

野店近荒城，砧杵无声。月低霜重莫闲行。过尽征鸿书未寄，梦又难凭。

身世等浮萍，病为愁成。寒宵一片枕前冰。料得绮窗孤睡觉，一倍关情。

◎人不见，梦难凭，红纱一点灯。（五代毛文锡《更漏子》）

又

闷自剔残灯，暗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那更西风偏着意，做尽秋声。

城柝已三更，欲睡还醒，薄寒中夜掩银屏。曾染戒香消俗念，怎又多情。

【附】

浪淘沙和容若韵

陈维崧

凤胫罨残灯，抹丽中庭。临歧摘阮要人听。不信一行金雁小，有许多声。

今夜怯凉更，茶沸笙瓶。梦中梦好怕他醒。依旧刺桐花底去，无限心情。

又

清镜上朝云，宿篆犹熏，一春双袂尽啼痕。那更夜来孤枕侧，又梦归人。

花低病中身，懒画湘文，藕丝裳带奈销魂。绣榻定知添几线，寂掩重门。

◎画罗红袂有啼痕。（五代顾敻《虞美人》）

纳兰词卷三

雨中花　送徐艺初归昆山

天外孤帆云外树，看又是春随人去。水驿灯昏，关城月落，不算凄凉处。

计程应惜天涯暮，打叠起伤心无数。中坐波涛，眼前冷暖，多少人难语。

◆徐树谷，字艺初，江苏昆山人，康熙进士，是作者的老师徐乾学的儿子。康熙十二年，徐乾学由于十一年任顺天乡试副试官时“坐取副榜不及汉军镌级”为给事中杨雍建弹劾，与主试蔡启僔一起降一级调用，于是年九月回昆山编《一统志》。性德作《秋日送徐健庵座主归江南》诗四首及《即日又赋》诗送行。徐艺初可能于次年暮春回昆山，故词中曰“春随人去”。又“中坐波涛，眼前冷暖，多少人难语”，指遭弹劾事。

鹧鸪天

独背残阳上小楼，谁家玉笛韵偏幽？一行白雁遥天暮，几点黄花满地秋。

惊节序，叹沉浮，秾华如梦水东流。人间所事堪惆怅，莫向横塘问旧游。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万家砧杵三篙水，一夕横塘似旧游。（唐温庭筠《池塘七夕》）

又

雁贴寒云次第飞，向南犹自怨归迟。谁能瘦马关山道，又到西风扑鬓时。

人杳杳，思依依，更无芳树有乌啼。凭将扫黛窗前月，持向今朝照别离。

◆从词中“瘦马关山道”及“西风扑鬓时”推测，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去梭龙侦察时。

又

别绪如丝睡不成，那堪孤枕梦边城。因听紫塞三更雨，却忆红楼半夜灯。

书郑重，恨分明，天将愁味酿多情。起来呵手封题处，偏到鸳鸯两字冰。

◎别绪如乱丝，欲理还不可。（宋梅尧臣《送仲连》）

◎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唐李商隐《无题》）

◎此词为塞外忆家而作，“书郑重”二句指给妻子写信。

又

冷露无声夜欲阑，栖鸦不定朔风寒。生憎画鼓楼头急，不放征人梦里还。

秋淡淡，月弯弯，无人起向月中看。明朝匹马相思处，知隔千山与万山。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唐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

◎别君只有相思梦，遮莫千山与万山。（唐岑参《原头送范侍御》）

◆此词有“朔风”及“匹马”之语，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时。

又

送梁汾南还，时方为题小影。

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遥知独听灯前雨，转忆同看雪后山。

凭寄语，劝加餐，桂花时节约重还。分明小像沉香缕，一片伤心欲画难。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古诗十九首》之一）

◎欲寄语，加餐饭，难嘱咐，鱼和雁。（明王次回《满江红》）

◎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唐高蟾《金陵晚望》）

◆据顾贞观（梁汾）《金缕曲·和纳兰性德词》附注：“岁丙辰（康熙十五年），容若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余题照。”可见作者为顾题照，是在相识后仅隔数日，与此词“年来多在别离间”，“转忆同看雪后山”情节不符。况据顾贞观《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顾当年冬天仍在北京，没有南还。因此这首词中的“题小影”，可能是顾为纳兰题照。顾贞观因母丧南归，在康熙二十年秋，作者写有《木兰花慢·立秋夜雨送梁汾南行》，与此词可能作于同一时期。

又　咏史

马上吟成促渡江，分明间气属闺房。生憎久闭铜铺暗，花冷回心玉一床。

添哽咽，足凄凉，谁教生得满身香。只今西海年年月，犹为萧家照断肠。

◎二年八月，上猎秋山，后率妃嫔从行在所。至伏虎林，上命后赋诗，后应声曰："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都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谓女中才子。"促渡江，催促辽帝渡江灭宋。（辽王鼎《焚椒录》）

◎初，帝（唐高宗）念后，间行至囚所，见门禁锢严，进饮食窦中，恻然伤之。呼曰："皇后、良娣无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辞曰："……陛下幸念畴日，使妾死更生，复见日月，乞署此为回心院。"（《新唐书·高宗废后传》）

又

十月初四夜风雨，其明日是亡妇生辰。

尘满疏帘素带飘，真成暗度可怜宵。几回偷湿青衫泪，忽傍犀奁见翠翘。

唯有恨，转无聊，五更依旧落花朝。衰杨叶尽丝难尽，冷雨西风幂画桥。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十月初四夜。

河　传

春浅，红怨，掩双环。微雨花间昼闲。无言暗将红泪弹。阑珊，香销轻梦还。

斜倚画屏思往事，皆不是，空作相思字。记当时，垂柳丝，花枝，满庭蝴蝶儿。

木兰花　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唐玄宗）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唐陈鸿《长恨歌传》）

◎“雨零铃”事，见前《浣溪沙》（凤髻抛残秋草生）注。句谓明皇虽闻铃声而悲，但为保全皇位，而抛弃爱妃，终无悔恨之心。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白居易《长恨歌》）

虞美人

春情只到梨花薄，片片催零落。斜阳何事近黄昏，不道人间犹有未招魂。

银笺别记当时句，密绾同心苣。为伊判作梦中人，索向画图影里唤真真。

◎唐进士赵颜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曰：“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下步，言语饮食如常，终岁生一儿。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讫，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画焉。（《闻奇录》）

◎花定有情堪索笑，自怜无术唤真真。（宋范成大《去年多雪苦寒梅花至元夕犹未开》。这里“真真”借指亡妻。）

◆作者妻子卢氏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去世，此词可能作于十七年暮春。

又

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

半生已分孤眠过，山枕檀痕涴。忆来何事最销魂，第一折枝花样画罗裙。

又

高峰独石当头起，冻合双溪水。马嘶人语各西东，行到断崖无路小桥通。

朔鸿过尽音书杳，客里年华悄。又将丝泪湿斜阳，多少十三陵树乱云黄。

又

黄昏又听城头角，病起心情恶。药炉初沸短檠青，无那残香半缕恼多情。

多情自古原多病，清镜怜清影。一声弹指泪如丝，央及东风休遣玉人知。

又

彩云易向秋空散，燕子怜长叹。几番离合总无因，赢得一回僝僽一回亲。

归鸿旧约霜前至，可寄香笺字？不如前事不思量，且枕红蕤欹侧看斜阳。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唐白居易《简简吟》）

◎归来辗转到五更，梁间燕子闻长叹。（唐李商隐《无题四首》之四）

◎红蕤：即红蕤枕，一种红色的玉石枕。《宣室志》卷六述杜陵韦弇游蜀郡，遇玉清之女，赠以三宝物：一碧瑶杯，一红蕤枕，一紫玉函。

又

银床淅沥青梧老，屧粉秋蛩扫。采香行处蹙连钱，拾得翠翘何恨不能言。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坏墙经雨苍苔遍，拾得当时旧翠翘。（唐温庭筠《经旧游》）

又　为梁汾赋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汉王充《论衡·道虚》）

◎黄庭坚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法）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秀曰："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不止马腹，正恐生泥犂中耳。"（《禅林僧宝传》卷二十六。黄九即黄庭坚，秦七即秦观，这里借指作者和梁汾。）

◎泥犁：梵语，意译为地狱。

◎"眼看"二句谓眼看一些人宦途青云直上，但我却甘愿同你一起钻研文学而沉沦于下位。

◎尝醉，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逢王景文子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耶？何乃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南史·沈庆之传》附《沈昭略》）

◎"瘦狂"句以瘦狂自喻，以痴肥指那些脑满肠肥、无所用心的人。

◆本词提到作者请顾贞观编辑词集。按作者与顾贞观结识，是在康熙十五年，参阅前《鹧鸪天》（握手西风泪不干）注；顾贞观与吴绮校定的《饮水词》刊成于康熙十七年，因此这首词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康熙十五年底到十六年。

又

残灯风灭炉烟冷，相伴唯孤影。判教狼藉醉清樽，为问世间醒眼是何人？

难逢易散花间酒，饮罢空搔首。闲愁总付醉来眠，只恐醒时依旧到樽前。

鹊桥仙

倦收缃帙，悄垂罗幕，盼煞一灯红小。便容生受博山香，销折得狂名多少。

是伊缘薄，是侬情浅，难道多磨更好？不成寒漏也相催，索性尽荒鸡唱了。

又

梦来双倚，醒时独拥，窗外一眉新月。寻思常自悔分明，无奈却照人清切。

一宵灯下，连朝镜里，瘦尽十年花骨。前期总约上元时，怕难认飘零人物。

又　七夕

乞巧楼空，影娥池冷，说着凄凉无算。丁宁休曝旧罗衣，忆素手为余缝绽。

莲粉飘红，菱花掩碧，瘦了当初一半。今生钿盒表予心，祝天上人间相见。

◎七月七日，作面合蓝丸及蜀漆丸，曝经书及衣裳。（《四民月令》）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唐白居易《长恨歌》）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七月。作者妻子卢氏于是年五月去世。

南乡子

飞絮晚悠扬，斜日波纹映画梁。刺绣女儿楼上立，柔肠，爱看晴丝百尺长。

风定却闻香，吹落残红在绣床。休堕玉钗惊比翼，双双，共唼蘋花绿满塘。

又　捣衣

鸳瓦已新霜，欲寄寒衣转自伤。见说征夫容易瘦，端相，梦里回时仔细量。

支枕怯空房，且拭清砧就月光。已是深秋兼独夜，凄凉，月到西南更断肠。

◎寒空动高吹，月色满清砧。（唐杜牧《秋梦》）

◎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唐杜审言《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

又　柳沟晓发

灯影伴鸣梭，织女依然怨隔河。曙色远连山色起，青螺，回首微茫忆翠蛾。

凄切客中过，未抵秋闺一半多。一世疏狂应为着，横波，作个鸳鸯消得么？

又

烟暖雨初收，落尽繁花小院幽。摘得一双红豆子，低头，说着分携暗流。

人去似春休，卮酒曾将酹石尤。别自有人桃叶渡，扁舟，一种烟波各自愁。

◎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郎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元伊世珍《琅嬛记》引《江湖纪闻》）

◎桃叶渡：渡口名，在南京秦淮河畔。相传因王献之在此作歌送其妾桃叶而得名。歌曰："桃叶复桃叶，度江不用楫。但度无所苦，我自迎接汝。"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唐崔颢《黄鹤楼》）

◆从此词"摘得一双红豆子，低头，说着分携泪暗流"及"别自有人桃叶渡"看，当为送别侍妾而作，可能作于康熙二十四年春，送沈宛返江南。"烟暖"二句指暮春时节。红豆子谓分别前以红豆相赠，以表相思之情。泪暗流犹《采桑子》（而今才道当时错）之"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酹石尤者，望其遇逆风而不能行也。"别自"句谓昔年王献之曾于桃叶渡送别侍妾桃叶，今又有人送别侍妾矣。"一种"句谓同样为烟波所隔，离别者与送别者各有忧愁。

又　为亡妇题照

泪咽更无声，止向从前悔薄情。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别语忒分明，午夜鹣鹣梦早醒。卿自早醒侬自梦，更更，泣尽风前夜雨铃。

◎“一片”句，见前《鹧鸪天》（握手西风泪不干）注。

◆作者之妻卢氏卒于康熙十六年五月，此词当作于其后不久。

一斛珠　元夜月蚀

星球映彻，一痕微褪梅梢雪。紫姑待话经年别，窃药心灰，慵把菱花揭。

踏歌才起清钲歇，扇纨仍似秋期洁。天公毕竟风流绝，教看蛾眉，特放些时缺。

◎星球：指一团团的烟火。

◎紫姑：传说中的神仙，又名坑三姑娘。据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紫姑为寿阳人李景之妾，于正月十五日为景妻害死于厕间，死后为神。民间习俗，于正月十五夜间到厕间迎神，以问祸福及当年农事。

◎长安城中，每月食时，士女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击鉴救月》。民间习俗，认为月食是月亮被天狗所吞食，因此在月食时敲锣，以吓退天狗。）

红窗月

梦阑酒醒，早因循过了清明。是一般心事，两样愁情。犹记回廊影里誓生生。

金钗钿盒当时赠，历历春星。道休孤密约，鉴取深盟。语罢一丝清露湿银屏。

◆按《词律》作《红窗影》，一名《红窗迥》。

◎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宋王安石《千秋岁引》）

◎算韶华，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宋王雱《倦寻芳慢》）

◎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宋柳永《二郎神》）

◎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以导之。定情之夕，授金钗钿合以固之。（唐陈鸿《长恨歌传》）

◆《饮水词》有云：“吹花嚼蕊弄冰弦”，又云：“乌丝阑纸娇红篆”，容若短调，轻清婉丽，诚如其自道所云。（清况周颐《蕙风词话》）

踏莎行

春水鸭头，春山鹦嘴，烟丝无力风斜倚。百花时节好逢迎，可怜人掩屏山睡。

密语移灯，闲情枕臂，从教酝酿孤眠味。春鸿不解讳相思，映窗书破人人字。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唐温庭筠《菩萨蛮》）

◎“密语”三句谓当年的亲密酿成今日孤眠的痛苦。

又　寄见阳

倚柳题笺，当花侧帽，赏心应比驱驰好。错教双鬓受东风，看吹绿影成丝早。

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小楼明月镇长闲，人生何事缁尘老。

◎见阳，即张纯修，见前《菊花新》注。

◎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周书·独孤信传》）

临江仙　寄严荪友

别后闲情何所寄，初莺早雁相思。如今憔悴异当时，飘零心事，残月落花知。

生小不知江上路，分明却到梁溪。匆匆刚欲话分携。香消梦冷，窗白一声鸡。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卢氏去世后，故曰“如今憔悴异当时。”

又　永平道中

独客单衾谁念我，晓来凉雨飕飕。椷书欲寄又还休，个侬憔悴，禁得更添愁。

曾记年年三月病，而今病向深秋。卢龙风景白人头，药炉烟里，支枕听河流。

又　谢饷樱桃

绿叶成阴春尽也，守宫偏护星星。留将颜色慰多情，分明千点泪，贮作玉壶冰。

独卧文园方病渴，强拈红豆酬卿。感卿珍重报流莺，惜花须自爱，休只为花疼。

◆樱桃在春末夏初结实，古代帝王在樱桃初熟时先荐寝庙，后分赐近臣。可能宫外之臣由太监分别送往，宫内之臣则由宫女分送。性德作此词以谢分送之宫女。

◎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本不灭，有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晋张华《博物志》二。此句以点点宫砂喻樱桃红艳可爱。）

◎大业十二年，炀帝将幸江都……因戏以帛题二十字赐守宫女云："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隋遗录》卷上）

◎文园：汉司马相如曾为汉文帝陵园令，故后人称之为文园，有消渴疾。

◎文园终病渴，休咏《白头吟》。（唐杜牧《为人题赠》）

◎流莺犹故在，争得讳含来。（唐李商隐《百果嘲樱桃》）

◎春光九十过将零，半为花嗔，半为花疼。（明阮大铖《燕子笺》）

又

丝雨如尘云着水，嫣香碎入吴宫。百花冷暖避东风，酷怜娇易散，燕子学偎红。

人说病宜随月减，恹恹却与春同。可能留蝶抱花丛，不成双梦影，翻笑杏梁空？

又

长记碧纱窗外语，秋风吹送归鸦。片帆从此寄天涯，一灯新睡觉，思梦月初斜。

便是欲归归未得，不如燕子还家。春云春水带轻霞，画船人似月，细雨落杨花。

又

塞上得家报云秋海棠开矣，赋此。

六曲阑干三夜雨，倩谁护取娇慵。可怜寂寞粉墙东，已分裙衩绿，犹裹泪绡红。

曾记鬓边斜落下，半床凉月惺忪。旧欢如在梦魂中，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

◆作者于康熙十六年九月扈驾巡边，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赴五台山，时间都比较短，此词题云“塞上得家报”，可能离家日子较长，姑系于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时。

又　卢龙大树

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记绿阴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

系马南枝犹在否？萧萧欲下长川。九秋黄叶五更烟。止应摇落尽，不必问当年。

◎此词有“九秋黄叶”之语，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赴梭龙侦察时。

◎东汉冯异协助光武帝刘秀争天下，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坐大树下，军中号为大树将军。（见《后汉书·冯异传》）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北周庾信《哀江南赋》）

◎“旧时”句，卢龙明朝称永平府。为连接山海关和京师的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明末，皇太极因屡攻宁城不克，就是从这一带的隘口突袭得手，从而兵临北京城下的。

又　寒柳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缠绵沉着，似此真可伯仲小山，颉颃永叔。（清陈廷焯《词则·大雅集》）

又

带得些儿前夜雪，冻云一树垂垂。东风回首不胜悲。叶干丝未尽，未死只颦眉。

可忆红泥亭子外，纤腰舞困因谁？如今寂寞待人归。明年依旧绿，知否系斑骓？

◎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唐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一）

又　孤雁

霜冷离鸿惊失伴，有人同病相怜。拟凭尺素寄愁边。愁多书屡易，双泪落灯前。

莫对月明思往事，也知消减年年。无端嘹唳一声传。西风吹只影，刚是早秋天。

◎衡阳初失伴，归路远飞单。（明高启《孤雁》）

◎只影随惊雁，单栖锁画笼。（唐杜牧《寄远》）

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长如玦。但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无奈钟情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

◎荀奉倩（粲）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世说新语·惑溺》）

◎春丛定是双栖夜，饮罢莫持红烛行。（唐李商隐《偶题二首》之二）

◎“春丛”句谓希望自己死后能与妻子一系化为蝴蝶，在花丛中双宿双飞。

又

眼底风光留不住，和暖和香，又上雕鞍去。欲倩烟丝遮别路，垂杨那是相思树？

惆怅玉颜成间阻，何事东风，不作繁华主。断带依然留乞句，斑骓一系无寻处。

◎有底风光留不住，烟波万顷春江橹。（宋辛弃疾《蝶恋花》）

◎春风如客，可是繁华主？（宋杜旟《蓦山溪》）

◎柳枝，洛中里娘也。……余从昆让山，比柳枝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燕台》诗，柳枝惊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山谓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结让山为赠叔乞诗。（唐李商隐《柳枝五首序》）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参阅下阕注。

又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宋秦观《满庭芳》）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去梭龙时。作者于当年三月曾扈驾东出山海关至盛京，这次奉命往觇梭龙，仍走去山海关之老路，故曰“又到绿杨曾折处”也。参见前《长相思》词注。

又

萧瑟兰成看老去，为怕多情，不作怜花句。阁泪倚花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

重到旧时明月路。袖口香寒，心比秋莲苦。休说生生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一。兰成：北周诗人庾信小字。此处借以自指。）

◆势纵语咽，凄淡无聊，延巳、六一而后，仅见湘真。（清谭献《箧中词》）

又　夏夜

露下庭柯蝉响歇。纱碧如烟，烟里玲珑月。并着香肩无可说，樱桃暗吐丁香结。

笑卷轻衫鱼子缬。试扑流萤，惊起双栖蝶。瘦断玉腰沾粉叶，人生那不相思绝。

又　出塞

今古河山无定数。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幽怨从前何处诉。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词中有“牧马频来去”、“西风”及“青冢黄昏路”之语，青冢离龙泉关较近，因此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龙泉关时。

又

尽日惊风吹木叶。极目嵯峨，一丈天山雪。去去丁零愁不绝，那堪客里还伤别。

若道客愁容易辍。除是朱颜，不共春销歇。一纸寄书和泪折，红闺此夜团栾月。

◆据《瑶华集》题，此词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赴梭龙侦察时。

◎丁零：古民族名。汉代丁零主要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这里代指梭龙。

又

准拟春来消寂寞。愁雨愁风，翻把春担搁。不为伤春情绪恶，为怜镜里颜非昨。

毕竟春光谁领略。九陌缁尘，抵死遮云壑。若得寻春终遂约，不成长负东君诺。

◎春梦草茸茸，愁雨愁风。（宋张榘《浪淘沙》）

唐多令　雨夜

丝雨织红茵，苔阶压绣纹。是年年肠断黄昏。到眼芳菲都惹恨，那更说，塞垣春。

萧飒不堪闻，残妆拥夜分。为梨花深掩重门。梦向金微山下去，才识路，又移军。

◎梦里分明见关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唐张仲素《秋闺思二首》）

又

金液镇心惊，烟丝似不胜。沁鲛绡湘竹无声。不为香桃怜瘦骨，怕容易，减红情。

将息报飞琼，蛮笺署小名。鉴凄凉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露，且道是，解朝酲。

◎昔秦少游赠营妓陶心儿《南歌子》，末云“天外一钩残月带三星”，盖暗藏心字。东坡见之，笑曰：“此恐被他姬厮赖耳。”（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将息”三句谓给心上女子寄去一信，信上署了她的小名，要她明白自己一片凄凉的心意。

又　塞外重九

古木向人秋，惊蓬掠鬓稠。是重阳何处堪愁？记得当年惆怅事，正风雨，下南楼。

断梦几能留，香魂一哭休。怪凉蟾空满衾裯。霜落乌啼浑不睡，偏想出，旧风流。

◎艳笑双飞断，香魂一哭休。（唐温庭筠《过华清宫二十二韵》）

◆重九，即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此词有“断梦几能留，香魂一哭休”之语，可能作于妻子卢氏死后不久，姑系于康熙十六年九月扈驾巡边至喜峰口时。

踏莎美人　清明

拾翠归迟，踏青期近，香笺小叠邻姬讯。樱桃花谢已清明，何事绿鬟斜亸宝钗横。

浅黛双弯，柔肠几寸，不堪更惹青春恨。晓窗窥梦有流莺，也说个侬憔悴可怜生。

◆按此调为顾梁汾自度曲。

苏幕遮

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刬地梨花，彻夜东风瘦。

掩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肠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宋朱淑真《生查子》）

又　咏浴

鬓云松，红玉莹。早月多情，送过梨花影。半晌斜钗慵未整。晕入轻潮，刚爱微风醒。

露华清，人语静。怕被郎窥，移却青鸾镜。罗袜凌波波不定。小扇单衣，可奈星前冷。

◎如削肌肤红玉莹。（宋柳永《红窗听》）

◎昭仪夜入浴兰室，肤体光发占灯烛，帝从帏中窃望之。侍儿白昭仪。昭仪揽巾撤烛。他日，帝约赐侍儿金，使无得言。私婢不豫约，中出闱，值帝，即白昭仪。昭仪遽隐避。自是帝窥昭仪浴，多袖金，逢侍儿辄赐之。（汉伶玄《飞燕外传》）

淡黄柳　咏柳

三眠未歇，乍到秋时节。一树斜阳蝉更咽，曾绾灞陵离别。絮已为萍风卷叶，空凄切。

长条莫轻折。苏小恨，倩他说。尽飘零、游冶章台客。红板桥空，湔裙人去，依旧晓风残月。

◎汉苑中有柳状如人形，号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三辅旧事》）

◎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唐李商隐《柳》）

◎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唐韩翃《章台柳》）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柳永《雨霖铃》）

青玉案　辛酉人日

东风七日蚕芽软。一缕休教剪。梦隔湘烟征雁远。那堪又是，鬓丝吹绿，小胜宜春颤。

绣屏浑不遮愁断，忽忽年华空冷暖。玉骨几随花骨换。三春醉里，三秋别后，寂寞钗头燕。

◆辛酉即康熙二十年。

◎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缕金箔为人，以帖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登高赋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之字。（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一枝绛蜡香梅软，宜春小胜玲珑剪。（宋李元卓《菩萨蛮》）

又　宿乌龙江

东风卷地飘榆荚，才过了，连天雪。料得香闺香正彻。那知此夜，乌龙江上，独对初三月。

多情不是偏多别，别离只为多情设。蝶梦百花花梦蝶。几时相见，西窗剪烛，细把而今说。

◆乌龙江即黑龙江。清吴桭臣《宁古塔纪略》：“爱荤（按即瑷珲）木城四周皆山，城临乌龙江，有将军镇驻，与老枪（老羌）连界，近索龙（梭龙），出人参貂皮。”此词描写的是春天景象。性德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曾扈驾到盛京。也许其时康熙帝已有侦察梭龙的打算，故事先派性德到黑龙江一带去了解情况。姑作此猜测。

月上海棠　中元塞外

原头野火烧残碣，叹英魂才魄暗消歇。终古江山，问东风几番凉热。惊心事，又到中元时节。

凄凉况是愁中别，枉沉吟千里共明月。露冷鸳鸯，最难忘满池荷叶。青鸾杳，碧天云海音绝。

◆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道观作斋醮，僧寺作盂兰盆斋，以超渡亡魂。作者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及二十三年五月都跟随康熙帝去古北口避暑，但二十二年的一次在中元节前回京，二十三年的一次在七月下旬回京，故本词系于二十三年七月。参见前《浣溪沙》（杨柳千条送马蹄）注。

又　瓶梅

重檐淡月浑如水，浸寒香一片小窗里。双鱼冻合，似曾伴个人无寐。横眸处，索笑而今已矣。

与谁更拥灯前髻，乍横斜疏影疑飞坠。铜瓶小注，休教近麝炉烟气。酬伊也，几点夜深清泪。

◎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唐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宋林逋《山园小梅二首》之一）

◆此首亦为悼亡之作，可能作于康熙十七年早春。

一丛花　咏并蒂莲

阑珊玉佩罢《霓裳》，相对绾红妆。藕丝风送凌波去，又低头、软语商量。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

色香空尽转生香，明月小银塘。桃根桃叶终相守，伴殷勤、双宿鸳鸯。菰米漂残，沉云乍黑，同梦寄潇湘。

◎荷花香里藕丝风。（宋洪咨夔《朝中措》）

◎根底藕丝长，花里莲心苦。（宋辛弃疾《卜算子·荷花》）

◎桃叶、桃根：姐妹两人均为晋王献之侍妾。

金人捧露盘　净业寺观莲有怀荪友

藕风轻，莲露冷，断虹收。正红窗初上帘钩。田田翠盖，趁斜阳鱼浪香浮。此时画阁垂杨岸，睡起梳头。

旧游踪，招提路，重到处，满离忧。想芙蓉湖上悠悠。红衣狼藉，卧看少妾荡兰舟。午风吹断江南梦，梦里菱讴。

◆净业寺在北京市区西北部，其南为积水潭，亦称净业湖，多植莲花。荪友即严绳孙。作者与严相识在康熙十二年春（据严绳孙《进士纳兰君哀词》："始余以文字交于容若时，容若方举礼部为应时之文。"）十五年初夏严第一次南归（见前《浣溪沙·寄严荪友》注）。则此词当作于康熙十五或十六年夏。

洞仙歌　咏黄葵

铅华不御，看道家妆就。问取旁人入时否。为孤情淡韵，判不宜春，矜标格、开向晚秋时候。

无端轻薄雨，滴损檀心，小叠宫罗镇长皱。何必诉凄清，为爱秋光，被几日西风吹瘦。便零落蜂黄也休嫌，且对倚斜阳，胜偎红袖。

◎秋花最是黄葵好，天然嫩态迎秋早。染得道家衣，淡妆梳洗时。（宋晏殊《菩萨蛮》）

◎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宋苏轼《黄葵》）

剪湘云　送友

险韵慵拈，新声醉倚。尽历遍情场，懊恼曾记。不道当时肠断事，还较而今得意。向西风约略数年华，旧心情灰矣。

正是冷雨秋槐，鬓丝憔悴，又领略愁中送客滋味。密约重逢知甚日，看取青衫和泪。梦天涯绕遍尽由人，只樽前迢递。

◆按此调为顾梁汾自度曲。

◎玉郎还是不还家，教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五代顾夐《虞美人》）

东风齐着力

电急流光，天生薄命，有泪如潮。勉为欢谑，到底总无聊。欲谱频年离恨，言已尽、恨未曾消。凭谁把、一天愁绪，按出琼箫。

往事水迢迢。窗前月，几番空照魂销。旧欢新梦，雁齿小红桥。最是烧灯时候，宜春髻、酒暖蒲萄。凄凉煞、五枝青玉，风雨飘飘。

◎鸭头新绿水，雁齿小红桥。（唐白居易《新春江次》）

满江红　茅屋新成却赋

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误东风迟日杏花天，红牙曲。

尘土梦，蕉中鹿。翻覆手，看棋局。且耽闲殢酒，消他薄福。雪后谁遮檐角翠，雨馀好种墙阴绿。有些些欲说向寒宵，西窗烛。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列子·周穆王》）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唐杜甫《贫交行》）

◎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唐杜甫《秋兴八首》之四）

◎“尘土”四句谓人生不过一场春梦，而世事翻覆多变，犹如下棋一般。

◆作者另有《寄梁汾并葺茅屋以招之》诗，诗中有“三年此离别，作客滞何方。……聚首羡麋鹿，为君构草堂”之句。梁汾离京在康熙十七年初，则构草堂当在十九年末或二十年初。

又

代北燕南，应不隔、月明千里。谁相念、胭脂山下，悲哉秋气。小立乍惊清露湿，孤眠最惜浓香腻。况夜乌啼绝四更头，边声起。

消不尽，悲歌意；匀不尽，相思泪。想故园今夜，玉阑谁倚？青海不来如意梦，红笺暂写违心字。道别来浑是不关心，东堂桂。

◎悲哉，秋之为气也。（战国宋玉《九辩》）

◆代：山西；燕，河北。此词有“悲哉秋气”之语，当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扈驾去山西五台山时。

又

为问封姨，何事却、排空卷地。又不是、江南春好，妒花天气。叶尽归鸦栖未得，带垂惊燕飘还起。甚天公不肯惜愁人，添憔悴。

搅一霎，灯前睡；听半晌，心如醉。倩碧纱遮断，画屏深翠。只影凄清残烛下，离魂缥缈秋空里。总随他泊粉与飘香，真无谓。

◎封姨：传说中的风神。唐郑还古《博异记》记崔玄微春夜遇诸女共饮，席间有封家十八姨。诸女为花之精，封家十八姨为风神。

满庭芳

埃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庄子·则阳》。后称因小事而引起的争端为蛮触之争。）

◎《大清一统志·吉林》一："混同江，在吉林城东，今名松花江。源出长白山，北流会嫩江、黑龙江等江入海，即古粟末水也。"按满族在明代分为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纳兰氏属于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各部族之间经常互相残杀。后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剪平各部族，作者的高祖金台什战败，自焚而死。叶赫部世居混同江畔，因此这首词不是一般的怀古；还包含着对自己的祖先在部族战争中被残杀的隐痛。参考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

又　题元人芦洲聚雁图

似有猿啼，更无渔唱，依稀落尽丹枫。湿云影里，点点宿宾鸿。占断沙洲寂寞，寒潮上、一抹烟笼。全不似、半江瑟瑟，相映半江红。

楚天秋欲尽，荻花吹处，竟日冥蒙。近黄陵祠庙，莫采芙蓉。我欲行吟去也，应难问、骚客遗踪。湘灵杳、一樽遥酹，还欲认青峰。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唐白居易《暮江吟》）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楚辞·渔父》）

◎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楚辞·远游》）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唐钱起《湘灵鼓瑟》）

◎“湘灵”二句谓湘水之神杳不可见，只能以杯酒遥祭。忽然想起钱起的《湘灵鼓瑟》诗来，所以又向画上认看。

纳兰词卷四

水调歌头　题西山秋爽图

空山梵呗静，水月影俱沉。悠然一境人外，都不许尘侵。岁晚忆曾游处，犹记半竿斜照，一抹映疏林。绝顶茅庵里，老衲正孤吟。

云中锡，溪头钓，涧边琴。此生着几两屐，谁识卧游心。准拟乘风归去，错向槐安回首，何日得投簪。布袜青鞵约，但向画图寻。

◎云中振锡，有如鸿鹄之飞；水上乘杯，更似神仙之别。（唐杨炯《送旻上人诗序》。锡：锡杖，亦称禅杖，僧人所用。）

◎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流次平石钓处，即太公垂钓之所也。（《水经注》）

◎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戴）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颙憩于此涧，义季亟从之游。颙服其野服，不改常度。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宋书·隐逸传》）

◎初，祖约性好财，（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馀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

胜负始分。（《晋书·阮孚传》）

◎（宗炳）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宋书·隐逸传》）

◎淳于棼梦至槐安国，尚公主，任南柯太守，荣华富贵。后率师出征战败，公主亦死，遭国王疑忌，被遣归。梦醒后，在庭前槐树下寻得蚁穴，即梦中的槐安国。（见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又　题岳阳楼图

落日与湖水，终古岳阳城。登临半是迁客，历历数题名。欲问遗踪何处，但见微波木叶，几簇打鱼罾。多少别离恨，哀雁下前汀。

忽宜雨，旋宜月，更宜晴。人间无数金碧，未许着空明。淡墨生绡谱就，待倩横拖一笔，带出九疑青。仿佛潇湘夜，鼓瑟旧精灵。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战国屈原《九歌·湘夫人》）

◎“仿佛”二句谓这样就可以仿佛表现出钱起《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意境。

凤凰台上忆吹箫

除夕得梁汾闽中信，因赋。

荔粉初装，桃符欲换，怀人拟赋然脂。喜螺江双鲤，忽展新词。稠叠频年离恨，匆匆里、一纸难题。分明见、临缄重发，欲寄迟迟。

心知。梅花佳句，待粉郎香令，再结相思。记画屏今夕，曾共题诗。独客料应无睡，慈恩梦、那值微之。重来日，梧桐夜雨，却话秋池。

◎洛阳人家正月元旦造丝鸡、蜡燕、粉荔枝。（明瞿祐《四时宜忌》）

◎梅花佳句：可能指顾贞观《浣溪沙·梅》词："物外幽情世外姿，冻云深护最高枝。小楼风月独醒时。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待他移影说相思。""一片冷香"二句，作者后来在《忆江南》（新来好）词中特意引用。

◎何晏喜修饰，粉白不去手。人称"傅粉何郎"。（见《三国志·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

◎刘季和性爱香，谓张坦曰："荀令君（彧）至人家，坐幕三日香气不歇。"（《襄阳记》）

◎《瑶华集》词中注云："粉郎香令，梁汾集中语。"按顾贞观《望海潮》词云："信书生薄命，自古而然。谁遣刚风，无端吹折到青莲。品题真负当年。倩泪痕和酒，滴醒长眠。香令还家，粉郎依旧，知他一笑幽泉。慧业定生天。"顾词可能是在纳兰性德死后写的，香令、粉郎，是指两个友人的外号。

◎极目南云无过雁，君看，梅花也解寄相思。（宋辛弃疾《定风波·三山送卢国华提刑约上元重来》）

◎元相公（微之）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尚书（居易）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到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唐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唐李商隐《夜雨寄北》）

◆顾贞观（梁汾）于康熙二十年辛酉秋以母丧南归，据《瑶华集》所题，当是作者是年除夕得信后所写。顾五即顾贞观。

又　守岁

锦瑟何年，香屏此夕，东风吹送相思。记巡檐笑罢，共捻梅枝。还向烛花影里，催教看、燕蜡鸡丝。如今但、一编消夜，冷暖谁知？

当时。欢娱见惯，道岁岁琼筵，玉漏如斯。怅难寻旧约，枉费新词。次第朱旛剪彩，冠儿侧、斗转蛾儿。重验取，卢郎清鬓，未觉春迟。

◎卢校书年暮，娶崔氏，结褵之后，为诗曰："不怨卢郎年纪大，不怨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八。此借"卢郎"以自指，谓你会觉得我年纪还不大呢。）

金菊对芙蓉　上元

金鸭消香，银虬泻水，谁家玉笛飞声。正上林雪霁，鸳甃晶莹。鱼龙舞罢香车杳，剩尊前袖拥吴绫。狂游似梦，而今空记，密约烧灯。

追念往事难凭。叹火树星桥，回首飘零。但九逵烟月，依旧胧明。楚天一带惊烽火，问今宵可照江城。小窗残酒，阑珊灯灺，别自关情。

◎金鸭香消欲断魂，梨花春雨掩重门。（唐戴叔伦《春怨》。金鸭，铜制的鸭形香炉。）

◎清晨听银虬，薄暮辞金马。（唐王维《送张舍人佐江州同薛据十韵》。银虬，漏壶上金属的龙形滴水口。）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唐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康熙十七年（1678）八月，吴三桂称帝于衡州，不久病亡，部下又拥立其孙吴世璠为帝，次年，清兵攻入湖南。作者在《送张见阳令江华》诗中也提到："楚国连烽火，深知作吏难。"

◆此词描写元宵灯火，而最后叙述对湖南友人的思念。该友人可能是张见阳。张见阳于康熙十八年秋被任为湖南江华县县令，参阅前《菊花新》注。故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九年上元。此时清兵已收复湖南，但三藩之乱尚未完全结束。

琵琶仙　中秋

碧海年年，试问取冰轮，为谁圆缺。吹到一片秋香，清辉了如雪。愁中看好天良夜，争知道尽成悲咽。只影而今，那堪重对，旧时明月。

花径里戏捉迷藏，曾惹下萧萧井梧叶。记否轻纨小扇，又几番凉热。止落得填膺百感，总茫茫不关离别。一任紫玉无情，夜寒吹裂。

◎好天良夜月团团。（宋辛弃疾《临江仙》）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唐杜牧《秋夕》）

◎李謩者，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至越州。时州客同会镜湖，邀李生吹之。李生捧笛声发，座客皆更赞咏。会中有独孤生者，乃无一言。又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轻薄，为复是好手。"取一笛拂拭以进。独孤曰："此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慄。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逸史》）

御带花　重九夜

晚秋却胜春天好，情在冷香深处。朱楼六扇小屏山，寂寞几分尘土。虬尾烟消，人梦觉、碎虫零杵。便强说欢娱，总是无憀心绪。

转忆当年，消受尽皓腕红萸，嫣然一顾。如今何事，向禅榻茶烟，怕歌愁舞。玉粟寒生，且领略月明清露。叹此际凄凉，何必更满城风雨。

◎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宋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之二。玉粟，谓皮肤因寒冷而生颗粒。）

◎满城风雨近重阳。（宋潘大临）

念奴娇

人生能几？总不如休惹、情条恨叶。刚是尊前同一笑，又到别离时节。灯炧挑残，炉烟爇尽，无语空凝咽。一天凉露，芳魂此夜偷接。

怕见人去楼空，柳枝无恙，犹扫窗间月。无分暗香深处住，悔把兰襟亲结。尚暖檀痕，犹寒翠影，触绪添悲切。愁多成病，此愁知向谁说？

◎又到尊前一笑同，屦綦经月断过从。（明王次回《续游十二首》之一）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宋柳永《雨霖铃》）

又

绿杨飞絮，叹沉沉院落、春归何许？尽日缁尘吹绮陌，迷却梦游归路。世事悠悠，生涯非是，醉眼斜阳暮。伤心怕问，断魂何处金鼓？

夜来月色如银，和衣独拥，花影疏窗度。脉脉此情谁得识？又道故人别去。细数落花，更阑未睡，别是闲情绪。闻余长叹，西廊唯有鹦鹉。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宋王安石《北山》）

◆此词有“断魂何处金鼓”及“又道故人别处”之句，故人可能指张纯修。张纯修于康熙十八年任湖南江华县令，时三藩之乱尚未平息。此词可能作于十九年暮春。

又　废园有感

片红飞减，甚东风不语、只催漂泊。石上胭脂花上露，谁与画眉商略。碧甃瓶沉，紫钱钗掩，雀踏金铃索。韶华如梦，为寻好梦担阁。

又是金粉空梁，定巢燕子，满地香泥落。欲写华笺凭寄与，多少心情难托。梅豆圆时，柳绵飘处，失记当时约。斜阳冉冉，断魂分付残角。

◎云生朱络暗，石断紫钱斜。（唐李贺《过华清宫》）

◎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宋周邦彦《瑞龙吟》）

又　宿汉儿村

无情野火，趁西风烧遍、天涯芳草。榆塞重来冰雪里，冷入鬓丝吹老。牧马长嘶，征笳互动，并入愁怀抱。定知今夕，庾郎瘦损多少。

便是脑满肠肥，尚难消受，此荒烟落照。何况文园憔悴后，非复酒垆风调。回乐峰寒，受降城远，梦向家山绕。茫茫百感，凭高唯有清啸。

◎相如与（文君）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唐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按词中描写的是秋冬景色，且曰“榆塞重来”，可知是指作者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随副都统郎谈赴梭龙时第二次至山海关，故应系于该年八、九月份。汉儿村，今为河北省迁西县汉儿庄乡。

东风第一枝　桃花

薄劣东风，凄其夜雨，晓来依旧庭院。多情前度崔郎，应叹去年人面。湘帘乍卷，早迷了、画梁栖燕。最娇人清晓莺啼，飞去一枝犹颤。

背山郭、黄昏开遍。想孤影、夕阳一片。是谁移向亭皋，伴取晕眉青眼。五更风雨，算减却、春光一线。傍荔墙牵惹游丝，昨夜绛楼难辨。

◎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明冯小青）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唐王建《宫词》）

秋水　听雨

谁道破愁须仗酒，酒醒后，心翻醉。正香消翠被，隔帘惊听，那又是点点丝丝和泪。忆剪烛幽窗小憩。娇梦垂成，频唤觉一眶秋水。

依旧乱蛩声里，短檠明灭，怎教人睡。想几年踪迹，过头风浪，只消受一段横波花底。向拥髻灯前提起。甚日还来，同领略夜雨空阶滋味。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亦自度曲。

◎谁道破愁须仗酒，君看。酒到愁多破亦难。（宋赵长卿《南乡子》）

◎夜雨滴空阶，晓灯离暗室。（南朝何逊《从镇江州与游故别》）

木兰花慢

立秋夜雨，送梁汾南行。

盼银河迢递，惊入夜，转清商。乍西园蝴蝶，轻翻麝粉，暗惹蜂黄。炎凉。等闲瞥眼，甚丝丝点点搅柔肠。应是登临送客，别离滋味重尝。

疑将。水墨画疏窗。孤影淡潇湘。倩一叶高梧，半条残烛，做尽商量。荷裳。被风暗剪，问今宵谁与盖鸳鸯。从此羁愁万叠，梦回分付啼螿。

◎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唐李白《长干行》）

◆梁汾即顾贞观号。康熙二十年秋，顾以母丧南归。本词当作于此时。作者另有《送梁汾》诗：“西窗凉雨过，一灯乍明灭。……秋风吹蓼花，清泪忽成血。”亦作于同时。

水龙吟　题文姬图

须知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柯亭响绝，四弦才断，恶风吹去。万里他乡，非生非死，此身良苦。对黄沙白草，呜呜卷叶，平生恨，从头谱。

应是瑶台伴侣。只多了、毡裘夫妇。严寒觱篥，几行乡泪，应声如雨。尺幅重披，玉颜千载，依然无主。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騃女。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后汉书·列女传》。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相传亦为琰所作。）

◎（蔡）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取用，果有异声。（《后汉书·蔡邕传》“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注引张骘《文士传》）

◎（蔡）邕夜鼓琴，弦绝。（蔡）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后汉书·列女传》引刘昭《幼童传》）

◎氈裘为裳兮骨肉震惊，羯羶为味兮枉遏我情。（《胡笳十八拍》）

◎“只多”句谓文姬本该成为汉家贵族的配偶，不料却为胡人所得，徒然增

加了一对身穿氈裘的夫妻。

又　再送荪友南还

人生南北真如梦，但卧金山高处。白波东逝，鸟啼花落，任他日暮。别酒盈觞，一声将息，送君归去。便烟波万顷，半帆残月，几回首，相思否。

可忆柴门深闭，玉绳低、剪灯夜语。浮生如此，别多会少，不如莫遇。愁对西轩，荔墙叶暗，黄昏风雨。更那堪几处，金戈铁马，把凄凉助。

◎晓饮岂知金掌迥，夜吟应讶玉绳低。（唐李商隐《寄令狐学士》）

◆此词语多酸楚，与严所作《进士纳兰君哀词》“岁四月，余以将归，入辞容若，时坐无馀人，相与叙生平聚散，究人事之终始。语有所及，怆然伤怀”，及作者《送荪友》、《暮春别严四荪友》二诗内容一致，当作于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严第二次南归时。前已作二诗，故曰“再送”。参见前《浣溪沙》（藕荡桥边理钓篇）注。

齐天乐　上元

阑珊火树鱼龙舞，望中宝钗楼远。靺鞨馀红，琉璃剩碧，待属花归缓缓。寒轻漏浅。正乍敛烟霏，陨星如箭。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韶光忒贱。细语吹香，暗尘笼鬓，都逐晓风零乱。阑干敲遍。问帘低纤纤，甚时重见？不解相思，月华今夜满。

◎游九仙山，闻里中儿歌《陌上花》。父老云：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宋苏轼《陌上花引》。此句谓游人慢慢地归家。）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曾见，帘底纤纤月。（宋辛弃疾《念奴娇》）

又　洗妆台怀古

六宫佳丽谁曾见，层台尚临芳渚。露脚斜飞，虹腰欲断，荷叶未收残雨。添妆何处，试问取雕笼，雪衣分付。一镜空蒙，鸳鸯拂破白蘋去。

相传内家结束，有帕装孤稳，靴缝女古。冷艳全消，苍苔玉匣，翻出十眉遗谱。人间朝暮。看胭粉亭西，几堆尘土。只有花铃，绾风深夜语。

◆北京北海公园的琼华岛，相传为辽后洗妆台故址。《大清一统志·京师》二：“琼华岛，在西苑太液池上。……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金章宗为李宸妃建梳妆台于都城东北隅，今琼华岛即其故迹。目为辽后梳妆台，误。’”此题材当时作者甚多，有清朱彝尊《台城路·辽后洗妆台》、曹贞吉《台城路·辽后洗妆楼》、严绳孙《台城路·萧后妆楼》、顾贞观《台城路·梳妆台怀古》、陈维崧《齐天乐·辽后妆台》，唯高士奇《台城路·苑西梳妆楼怀古》下有“和成容若”语，可能是性德首唱，其馀诸人先后和作。

又　塞外七夕

白狼河北秋偏早，星桥又迎河鼓。清漏频移，微云欲湿，正是金风玉露。两眉愁聚。待归踏榆花，那时才诉。只恐重逢，明明相视更无语。

人间别离无数。向瓜果筵前，碧天凝伫。连理千花，相思一叶，毕竟随风何处。羁栖良苦。算未抵空房，冷香啼曙。今夜天孙，笑人愁似许。

◎河鼓谓之牵牛。（《尔雅》）

◎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清漏渐移相望久，微云未接过来迟。（唐李商隐《辛未七夕》）

◎欲将心向仙郎说，借问榆花早晚秋。（清曹唐《织女怀牵牛》）

◎天孙：即织女星。《史记·天官书》："河鼓大星......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索隐》："织女，天孙也。"

◆据《清实录》，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丁亥，上出古北口"避暑，至七月中旬，"甲午，上奉太皇太后回京"。又二十三年五月，"丁亥，上出古北口驻跸"，至七月下旬，"戊申，上回宫"。两次都在塞外度过七夕。又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康熙两次出行，纳兰均扈从在侧。此词作于二十二年还是二十三年，未能确定。作者又有《浣溪沙》（已惯天涯莫浪愁）词，词中有"笑人寂寂有牵牛"之语，当亦作于此二年中之七夕。

◆逼真北宋慢词。（清谭献《箧中词》）

瑞鹤仙

丙辰生日自寿。起用《弹指词》句，并呈见阳。

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浮名总如水。判尊前杯酒，一生长醉。残阳影里，问归鸿、归来也未。且随缘、去住无心，冷眼华亭鹤唳。

无寐。宿酲犹在。小玉来言，日高花睡。明月阑干，曾说与、应须记。是蛾眉便自、供人嫉妒，风雨飘残花蕊。叹光阴老我无能，长歌而已。

◎陆平原（机）河桥败，为卢志所谗，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世说新语·尤悔》）

◆作者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据高士奇《摸鱼儿》腊月十二日成容若生日索赋。公历为1655年1月19日）。丙辰为康熙十五年（1676），作者二十二岁。《弹指词》：顾贞观的词集名。顾贞观《金缕曲·丙午生日自寿》词："马齿加长矣。向天公、投笺试问，生余何意。"见阳：张纯修，见前《菊花新》注。

雨霖铃　种柳

横塘如练。日迟帘幕，烟丝斜卷。却从何处移得，章台仿佛，乍舒娇眼。恰带一痕残照，锁黄昏庭院。断肠处又惹相思，碧雾蒙蒙度双燕。

回阑恰就轻阴转。背风花、不解春深浅。托根幸自天上，曾试把霓裳舞遍。百尺垂垂，早是酒醒莺语如剪。只休隔梦里红楼，望个人儿见。

疏　影　芭蕉

湘帘卷处，甚离披翠影，绕檐遮住。小立吹裙，常伴春慵，掩映绣妆金缕。芳心一束浑难展，清泪裹、隔年愁聚。更夜深细听，空阶雨滴，梦回无据。

正是秋来寂寞，偏声声点点，助人离绪。缬被初寒，宿酒全醒，搅碎乱蛩双杵。西风落尽梧桐叶，还剩得、绿阴如许。想玉人、和露折来，曾写断肠诗句。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唐李商隐《代赠二首》之一）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宋朱淑真《闷怀二首》之二）

潇湘雨　送西溟归慈溪

长安一夜雨，便添了几分秋色。奈此际萧条，无端又听、渭城风笛。咫尺层城留不住，久相忘、到此偏相忆。依依白露丹枫，渐行渐远，天涯南北。

凄寂。黔娄当日事，总名士如何消得。只皂帽蹇驴，西风残照，倦游踪迹。廿载江南犹落拓，叹一人知己终难觅。君须爱酒能诗，鉴湖无恙，一蓑一笠。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亦自度曲。

◎眼共云山昏惨惨，心随烟水去悠悠。一蓑一笠任孤舟。（宋王质《浣溪沙》）

◆此词作于康熙十八年。西溟即姜宸英。参见后页《金缕曲》词（谁复留君住）注。

风流子　秋郊射猎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忆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风作别，刬地无聊。算功名何似，等闲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碧纱窗外叶骚骚。（唐徐凝《莫愁曲》）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唐李白《菩萨蛮》）

◆其慢词如《风流子·秋郊即事》云（略）。意境虽不甚深，风骨渐能骞举，视短调为有进。更进庶几沉着矣。歇拍“便向夕阳”云云，嫌平易无远致。（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

沁园春

试望阴山，黯然销魂，无言徘徊。见青峰几簇，去天才尺；黄沙一片，匝地无埃。碎叶城荒，拂云堆远，雕外寒烟惨不开。踟蹰久，忽冰崖转石，万壑惊雷。

穷边自足愁怀。又何必平生多恨哉？只凄凉绝塞，蛾眉遗冢；销沉腐草，骏骨空台。北转河流，南横斗柄，略点微霜鬓早衰。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南朝宋江淹《别赋》）

◎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唐李白《蜀道难》）

◎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唐李白《蜀道难》）

◆词中提到阴山，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时。

又

丁巳重阳前三日，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妇素未工诗，不知何以得此也。觉后感赋长调。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自那番摧折，无衫不泪；几年恩爱，有梦何妨。最苦啼鹃，频催别鹄，赢得更阑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信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堪伤。欲结绸缪，翻惊漂泊，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入愁乡。

◆丁巳为康熙十六年（1677），作者二十三岁。卢氏死于该年五月三十日。

又

梦冷蘅芜，却望姗姗，是耶非耶？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绣，空掩蝉纱。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

鸾胶纵续琵琶。问可及当年萼绿华？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今已矣，便帐中重见，那似伊家。

◎萼绿华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于羊权家，自此往来，一月辄六过其家……与权尸解药，亦隐景化形而去。（《真诰·运象》）

◎道字娇讹语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宋苏轼《浣溪沙》。娇讹道字：形容青年妇女读字不准。）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妻子卢氏死后不久。

金缕曲　赠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古之平原君虚己下士，深可敬慕。今日既无其人，惟当买丝绣其形而奉之，取酒浇其墓而吊之已矣。深叹举世无有能得士者。（唐李贺《浩歌》：“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唯浇赵州土。”王琦注）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战国屈原《离骚》。顾贞观曾因受人诽谤落职，他在性德的祭文中说：“洎谗口之见攻，虽毛里之戚，未免致疑于投抒，而吾哥必阴为调护。”）

◆顾贞观（梁汾）在和韵词中附注：“岁丙辰，容若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余题照。”可证此词作于丙辰，即康熙十五年。

【附】

金缕曲酬容若见赠次原韵

顾贞观

且住为佳耳。任相猜、驰笺紫阁，曳裾朱第。不是世人皆欲杀，争显怜才真意。容易得、一人知己。惭愧王孙图报薄，只千金、当洒平生泪。曾不直，一杯水。

歌残击筑心逾醉。忆当年、侯生垂老，始逢无忌。亲在许身犹未得，侠烈今生已已。但结记、来生休悔。俄顷重投胶在漆，似旧曾、相识屠沽里。名预籍，石函记。

◆金粟顾梁汾舍人风神俊朗，大似过江人物。无锡严荪友诗：“曈曈晓日凤城开，才是仙郎下直回。绛蜡未销封诏罢，满身清露落宫槐。”其标格如许。画侧帽投壶图，长白成容若题《贺新凉》一阕于上云（即本词，略）。词旨嵚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都下竞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徐釚《词苑丛谈》）

又

再赠梁汾，用秋水轩旧韵。

酒涴青衫卷。尽从前、风流京兆，闲情未遣。江左知名今廿载，枯树泪痕休泫。摇落尽、玉蛾金茧。多少殷勤红叶句，御沟深、不似天河浅。空省识，画图展。

高才自古难通显。枉教他、堵墙落笔，凌云书扁。入洛游梁重到处，骇看村庄吠犬。独憔悴、斯人不免。衮衮门前题凤客，竟居然、润色朝家典。凭触忌，舌难剪。

◎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于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上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放于波中。诗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后十馀日，有人于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唐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唐杜甫《咏怀古迹》之三）

◎“多少”以下四句有关宫女，事实不详。

◎至太康末，（陆机）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

识。（《晋书·陆机传》）

◎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汉书·司马相如传》。游梁，谓与名士交游。）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唐杜甫《梦李白二首》之二）

◎秋水轩，清周在浚书斋名。在浚字雪客，著有《云烟过眼录》、《秋水轩集》。据龚鼎孳《贺新郎》（按即《金缕曲》）小序：“青藜将南行，招同檗子、方虎、维则、石潭、谷梁集雪客秋水轩，即席和顾菴韵。”可知上述诸人在秋水轩聚会为青藜送行，首先由顾菴（曹尔堪）作《贺新郎》词，然后龚等诸人步韵倡和，一律用“卷遣泫茧浅展显扁犬免典剪”押韵。后来曹贞吉、徐釚、顾贞观等以这些字押韵作词的人很多，就称之为“秋水轩倡和韵”或“秋水轩旧韵”。题曰“再赠梁汾”，可能作于《金缕曲·赠梁汾》（德也狂生耳）后不久，即康熙十五年。

又

生怕芳尊满。到更深、迷离醉影，残灯相伴。依旧回廊新月在，不定竹声撩乱。问愁与、春宵长短。燕子楼空弦索冷，任梨花、落尽无人管。谁领略，真真唤。

此情拟倩东风浣。奈吹来、馀香病酒，旋添一半。惜别江淹消瘦了，怎耐轻寒轻暖。忆絮语、纵横茗盌。滴滴西窗红蜡泪，那时肠、早为而今断。任角枕，欹孤馆。

◎芳尊徒自满，别恨转难胜。（唐骆宾王《别李峤得胜字》）

◎怕梨花落尽成秋色。（宋姜夔《淡黄柳》）

又

简梁汾，时方为吴汉槎作归计。

洒尽无端泪。莫因他、琼楼寂寞，误来人世。信道痴儿多厚福，谁遣偏生明慧。就更着、浮名相累。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天欲问，且休矣。

情深我自拚憔悴。转丁宁、香怜易爇，玉怜轻碎。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歌与哭、任猜何意。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

◎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世之疾此，固久矣哉。（汉王符《潜夫论》）

◎"仕宦"二句谓官职本无足道，可以视同断梗残枝，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人论罪，实在冤枉。

◎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宋苏轼《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首》之一。自注："前辈戏语，有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

◆《清史列传》卷七十《吴兆骞传》：吴兆骞，字汉槎，江苏吴江人。少有隽才，及长，才名动一世。顺治十四年，举于乡，以科场事逮系，遣戍宁古塔，居塞上二十三年。后其友顾贞观商于纳兰性德、徐乾学为纳锾。康熙二十年蒙恩赦还。逾三年卒，年五十四。著《秋笳集》。顾贞观作《金缕曲》二首寄吴兆骞，其序云作于丙辰（1676）冬。纳兰性德读之大为感动，遂挺身相助。本词当作于此时或稍后。

◆汉槎，梁汾友耳。容若感梁汾词，谋赎汉槎归，曰：“三千六百日中，吾必有以报梁汾。”厥后卒能不食其言，遂有“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句。（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康熙初，吴汉槎兆骞谪戍宁古塔。其友顾贞观华峰馆于纳兰太傅家，寄吴《金缕曲》云云。太傅之子成容若见之，泣曰：“河梁生别之诗，山阳死友之传，得此而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我当以身任之。”华峰曰：“人寿几何，公子乃以十载为期耶？”太傅闻之，竟为道地，而汉槎生入玉门关矣。（清袁枚《随园诗话》）

又　慰西溟

何事添凄咽。但由他、天公簸弄，莫教磨涅。失意每多如意少，终古几人称屈。须知道、福因才折。独卧藜床看北斗，背高城、玉笛吹成血。听谯鼓，二更彻。

丈夫未肯因人热。且乘闲、五湖料理，扁舟一叶。泪似秋霖挥不尽，洒向野田黄蝶。须不羡、承明班列。马迹车尘忙未了，任西风、吹冷长安月。又萧寺，花如雪。

◎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之。（《东观汉记》十八《梁鸿传》）

◎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唐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

◆西溟：即姜宸英，参见下阕《金缕曲》（谁复留君住）注。西溟在祭纳兰性德的祭文中说："分袂南还，旋复合并于午未间。我蹶而穷，百忧萃止。是时归兄，馆我萧寺。"而此词结尾曰："又萧寺，花如雪。"午未为康熙十七年（戊午）和十八年（己未），此词当作于十八年初秋，叶方蔼、韩菼欲推荐姜参加博学鸿儒科，未果，故性德作此词，表示慰问。

【附】

金缕曲

赠西溟，次容若韵。

严绳孙

画角三声咽。倩星前、梵钟敲破，三生慧业。身后虚名当日酒，未够消磨才杰。君莫叹、兰摧玉折。多少青蝇相吊罢，鲍家诗、碧溅秋坟血。听鬼唱，几时彻。

更谁炙手真堪热。只些儿、翻云覆雨，移根黄叶。我是漆园工隐几，也任人猜蝴蝶。凭寄语、四明狂客。烂醉绿槐双影畔，照伤心、一片琳宫月。归梦冷，逐回雪。

又

西溟言别，赋此赠之。

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西窗同剪烛，却话家山夜雨。不道只、暂时相聚。衮衮长江萧萧木，送遥天、白雁哀鸣去。黄叶下，秋如许。

曰归因甚添愁绪？料强似、冷烟寒月，栖迟梵宇。一事伤心君落魄，两鬓飘萧未遇。有解忆、长安儿女。裘敝入门空太息，信古来才命真相负。身世恨，共谁语？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唐杜甫《登高》）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唐杜甫《月夜》）

◆姜宸英，字西溟，浙江慈溪人。连蹇不得志。康熙三十六年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年已七十矣。病卒，年七十二。著有《湛园集》八卷、《苇间集诗》十卷。按姜宸英于康熙十二年离京，参加徐乾学主持的《一统志》编撰，十七年回京。据严绳孙《金缕曲·送西溟奔母丧南归次韵》及陈维崧《贺新郎·送西溟南归和容若韵时西溟丁内艰（《贺新郎》即《金缕曲》），则此次离京，实因母丧。又据清朱彝尊《孝洁姜先生墓志铭》，西溟之父孝洁“卒于草坪旅舍，时康熙十一年五月日也……先生殁后七年，孙孺人亦卒”，则西溟之母死于康熙十八年。此词当作于十八年秋。此首写西溟告别，后作者又作《潇湘雨》词送别。

【附】

贺新郎

送西溟南归，和容若韵。时西溟丁内艰。

陈维崧

三载徐园住。记缠绵、春衫雪屐，几曾离阻。又作昭王台畔客，日日旗亭画句。最难得、他乡欢聚。眼底独怜君落拓，又何堪、鹃鸟啼红去。都不信，竟如许。

千丝漫理无头绪。问愁悰、原非只为，渭城朝雨。如此人还如此别，说甚凌云遭遇。笑多少、痴儿騃女。本拟三冬长剪烛，怅今番、旧约成孤负。和残菊，隔篱语。

金缕曲

送西溟奔母丧南归次韵。

严绳孙

此恨何当住。也须知、王和生死，总成离阻。真使通都闻恸哭，废尽《蓼莪》诗句。算母子、寻常欢聚。秔稻登场春韭绿，便休论、万里封侯去。须富贵，竟何许。

片帆触处成悲绪。问从今，樯乌堠燕，几番风雨。不尔置君天禄阁，未算人生奇遇。甚一种、世间儿女。画荻教成羞半豹，早高堂、鸾诰偏无负。天可告，傥相语。

又　寄梁汾

木落吴江矣。正萧条、西风南雁，碧云千里。落魄江湖还载酒，一种悲凉滋味。重回首、莫弹酸泪。不是天公教弃置，是才华、误却方城尉。飘泊处，谁相慰。

别来我亦伤孤寄。更那堪、冰霜摧折，壮怀都废。天远难穷劳望眼，欲上高楼还已。君莫恨、埋愁无地。秋雨秋花关塞冷，且殷勤、好作加餐计。人岂得，长无谓。

◎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唐许浑《和刘三复送僧南归》）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唐杜牧《遣怀》）

◎方城：县名，属河南省。唐诗人温庭筠曾被贬为方城尉。

◎令狐绹曾以旧事访于温庭筠，对曰："事出《南华》，非僻书也。或冀相公燮理之暇，时宜览古。"绹益怒，奏庭筠有才无行，卒不登第。庭筠有诗曰："因知此恨人多积，悔读《南华》第二篇。"（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十四。《南华经》即《庄子》。）

◎天远难穷休久望，楼高欲下还重倚。（宋辛弃疾《满江红》）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唐李商隐《无题》）

◆顾贞观（梁汾）于康熙二十年秋因母丧南归，二十二年春，作者有《菩萨蛮·寄梁汾苕中》，苕中与本词中的"吴江"近在咫尺。本词有"秋雨秋花关塞

冷”之句，因此可能作于二十二年九至十月扈驾至五台山时。

又　亡妇忌日有感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都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夜雨滴空阶，晓灯离暗室。（南朝梁何逊《从镇江州与游故别》）

◎坟墓一闭，无复见明，故云长夜台。（《文选·陆机〈挽歌〉》“按辔遵长薄，送子长夜台”李周翰注。）

◆作者妻子卢氏死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此词有“三载悠悠魂梦杳”之句，当作于十九年五月三十日。

又

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古今能几。有限好春无限恨，没来由、短尽英雄气。暂觅个，柔乡避。

东君轻薄知何意。尽年年、愁红惨绿，添人憔悴。两鬓飘萧容易白，错把韶华虚费。便决计、疏狂休悔。但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拚沉醉。天下事，公等在。

◎人生岂得长无谓，怀古思乡共白头。（唐李商隐《无题》）

◎但有玉人长照眼，更无尘务暂经心。（明王次回《梦游十二首》之八）

◎性德致严绳孙书札：“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从前壮志，都已隳尽。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

摸鱼儿　午日雨眺

涨痕添、半篙柔绿，蒲稍荇叶无数。空蒙台榭烟丝暗，白鸟衔鱼欲舞。桥外路。正一派、画船箫鼓中流住。呕哑柔橹，又早拂新荷，沿堤忽转，冲破翠钱雨。

蒹葭渚，不减潇湘深处。霏霏漠漠如雾。滴成一片鲛人泪，也似汨罗投赋。愁难谱。只彩线、香菰脉脉成千古。伤心莫语。记那日旗亭，水嬉散尽，中酒阻风去。

◎涨西湖，半篙新绿。（元张翥《摸鱼儿》）

◎江浦呕哑风送橹，河桥勃窣柳垂堤。（唐胡宿《赵宗道归辇下》）

◎霏霏漠漠暗和春，幂翠凝红色更新。（唐吴融《春雨》）

◎却忆紫微情调逸，阻风中酒过年年。（五代韦庄《宿蓬船》）

◎“伤心”四句回忆旧事，记得那年端五日，酒后漫步，游人散尽，忽然见一属意女子，至今心中还感到惆怅。参见前《减字木兰花》（花丛冷眼）注。

又　送别德清蔡夫子

问人生、头白京国，算来何事消得。不如罨画清溪上，蓑笠扁舟一只。人不识。且笑煮鲈鱼，趁着莼丝碧。无端酸鼻。向歧路销魂，征轮驿骑，断雁西风急。

英雄辈，事业东西南北。临风因甚成泣。酬知有愿频挥手，零雨凄其此日。休太息。须信道、诸公衮衮皆虚掷。年来踪迹。有多少雄心，几番恶梦，泪点霜华织。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世说新语·识鉴》）

◎风急雁行吹字断。（宋欧阳修《渔家傲》）

◆蔡夫子，即蔡启僔。作者于康熙十一年中顺天乡试举人，蔡为主试官，故称之为夫子。徐倬《蔡昆旸先生传》：蔡昆旸先生，讳启僔，字石公，浙江德清人也。庚戌捷南宫，天子亲擢第一。壬子主顺天乡试，与昆山徐健菴先生同事。然以小过挂吏议归里。丙辰，服阕赴京。丁巳，以病归。癸亥，遂得末疾以终，盖年六十有五也。按蔡于十一年主持乡试，为人弹劾，去职回乡。十五年回京复职，十六年因病辞官。此词多牢骚不平之语，当作于十一年秋蔡离京时。

青衫湿　悼亡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共银釭。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

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斜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亦自度曲。

◎玉钩斜：在江苏省扬州西，相传为隋炀帝葬宫人之处。此处借指卢氏厝柩之地。卢氏卒后，可能暂厝于什刹海的龙华寺，与性德家近在咫尺，故曰：“一般消受，蔓草斜阳。”

◆据叶舒崇《皇清纳腊室卢氏墓志铭》，卢氏生产后，“乃膺沉痼，弥月告凶”，于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卒。

忆桃源慢

斜倚熏笼，隔帘寒彻，彻夜寒如水。离魂何处，一片月明千里。两地凄凉，多少恨，分付药炉烟细。近来情绪，非关病酒，如何拥鼻长如醉。转寻思不如睡也，看道夜深怎睡。

几年消息浮沉，把朱颜顿成憔悴。纸窗淅沥，寒到个人衾被。篆字香消灯炧冷，不算凄凉滋味。加餐千万，寄声珍重，而今始会当时意。早催人一更更漏，残雪月华满地。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

◎（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学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世说新语·雅量》“方作洛生咏讽”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后指用雅音曼声吟咏为拥鼻吟。）

湘灵鼓瑟

新睡觉，听漏尽乌啼欲晓。屏侧坠钗扶不起，泪浥馀香悄悄。任百种思量都来，拥枕薄衾颠倒。土木形骸，自甘憔悴，只平白占伊怀抱。看萧萧一剪梧桐，此日秋光应到。

若不是忧能伤人，怎青镜朱颜便老。慧业重来偏命薄，悔不梦中过了。忆少日清狂，花间马上，软风斜照。端的而今，误因疏起，却懊恼误人年少。料应他此际闲眠，一样百愁难扫。

◆按此调谱律不载，疑亦自度曲。一本作《剪梧桐》。

◎万误曾因疏处起，一闲且向贫中觅。（宋蒋捷《满江红》）

大　酺　寄梁汾

怎一炉烟，一窗月，断送朱颜如许。韶华犹在眼，怪无端吹上，几分尘土。手捻残枝，沉吟往事，浑似前生无据。鳞鸿凭谁寄，想天涯只影，凄风苦雨。便砑损吴绫，啼沾蜀纸，有谁同赋。

当时不是错，好花月、合受天公妒。只索倩、春归燕子，说与从头，争教他、会人言语。万一离魂遇，偏梦被、冷香萦住。刚听得、城头鼓。相思何益，待把来生祝取。慧业相同一处。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宋赵佶《燕山亭》）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唐李商隐《无题二首》之二）

◆康熙十六年春顾贞观南归，此词可能作于十七年。

纳兰词卷五

忆王孙

暗怜双绁郁金香。欲梦天涯思转长。几夜东风昨夜霜。减容光。莫为繁花又断肠。

又

刺桐花下是儿家。已拆秋千未采茶。睡起重寻好梦赊。忆交加。倚着闲窗数落花。

◎愿结交加梦，因倾潋滟尊。（唐韩偓《春闺》诗之一。交加：指男女偎依，亲密无间。）

调笑令

明月，明月。曾照个人离别。玉壶红泪相偎。还似当年夜来。来夜，来夜。肯把清辉重借？

◎魏文帝（曹丕）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乃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承泪，壶即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矣。（晋王嘉《拾遗记》卷七）

◎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改灵芸之名曰夜来。（晋王嘉《拾遗记》卷七）

忆江南

江南好，建业旧长安。紫盖忽临双鹢渡，翠华争拥六龙看。雄丽却高寒。

◎晋家南渡日，此地旧长安。（唐李白《金陵三首》之一）

◎此首词及以下九首：均为康熙二十三年九月至十一月作者扈驾南巡（《清实录》称东巡）时所作。参阅前《菩萨蛮》词（惊飙掠地冬将半）注。

又

江南好，城阙尚嵯峨。故物陵前惟石马，遗踪陌上有铜驼。玉树夜深歌。

◎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也。（《陈书·后主张贵妃》）

又

江南好，怀古意谁传？燕子矶头红蓼月，乌衣巷口绿杨烟。风景忆当年。

又

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总归诗格秀，笙箫恰称语音圆，谁在木兰船。

◆罗子远《清平乐》“两桨能吴语”五字甚新。杨柳渡头，荷花荡口，暖风十里，剪水咿哑，声愈柔而景愈深。尝读《饮水词·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总归诗格秀，笙箫恰称语音圆，人在木兰船。”笙箫句与此两桨句同一妙于领会。（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

又

江南好，真个到梁溪。一幅云林高士画，数行泉石故人题。还似梦游非？

◎（严绳孙）兼工书画，梁溪人争以倪云林目之。（《清史列传·严绳孙传》。故人，即指严绳孙。）

又

江南好，水是二泉清。味永出山那得浊，名高有锡更谁争，何必让中泠。

◎二泉：惠山泉，在江苏无锡惠山下，水清味醇，唐陆羽评为天下第二泉，简称二泉。

◎锡山，在无锡西五里，惠山之支麓也。唐陆羽《惠山记》：东峰当周秦间大产铅锡，故名锡山。汉兴，锡方殚，故创无锡县。王莽时锡复出，改县名曰有锡。……自光武至孝顺之世，锡果竭，顺帝更为无锡县。（《大清一统志·常州府》一）

◎中泠泉，在江苏镇江市西北石山簰东。唐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一泉。

又

江南好，佳丽数维扬。自是琼花偏得月，那应金粉不兼香。谁与话清凉。

◎旧扬州后土祠有琼花一株，相传为唐人所植，为稀有珍异植物。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徐凝《忆扬州》）

又

江南好，铁瓮古南徐。立马江山千里目，射蛟风雨百灵趋。北顾更踌躇。

◎铁瓮：江苏镇江子城，相传为吴大帝孙权所建，内外皆甃以甓。以其坚固如金城，号铁瓮城。或谓其状深狭似瓮而得名。南徐，东晋南渡，侨置徐州于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市。南朝宋以江南晋陵地为南徐州，仍治京口。故镇江又称南徐。

又

江南好，一片妙高云。砚北峰峦米外史，屏间楼阁李将军，金碧矗斜曛。

◎《汉上题襟集》段成式书云：“杯宴之馀，常居砚北。”又云：“长疏砚北，天机素少。”又云：“笔下词文，砚北诸生。”盖言几案面南，人坐砚之北也。（吴景旭《历代诗话》）

又

江南好，何处异京华？香散翠帘多在水，绿残红叶胜于花。无事避风沙。

又

新来好，唱得虎头词。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标格早梅知。

◎虎头：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此处借指作者的友人顾贞观。

◎“一片”二句为顾贞观《浣溪沙·梅》词句。

◆梁汾咏梅《浣溪沙》云：“冻云深护最高枝。”又云：“一片冷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待他移影说相思。”剔透玲珑，风神独绝，诚咏物雅令也。比之排比嫩辞，襞积冷典，相去岂不万万哉。余尝怪今之学金风亭长者，置《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于不讲，而心摹手追，独在茶烟阁体物卷中，则何也？夫咏物南宋最盛，亦南宋最工。然傥无白石高致，梅溪绮思，第取乐府补题而尽和之，是方物略耳，是群芳谱耳，便谓超凡入圣，雄长词坛，其不然欤。咏梅词亦见赏于容若，容若有《忆江南》一阕，即因此词而作。首曰：“新来好，唱得虎头词。”末曰：“标格早梅知。”中间即述此二句。可见好文章，知音自同也。恐观者未省，聊复举之。（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容若《梦江南》云（略），即以梁汾《咏梅》句喻梁汾词。赏会若斯，岂易得之并世。（清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

点绛唇　寄南海梁药亭

一帽征尘，留君不住从君去。片帆何处？南浦沉香雨。

回首风流，紫竹村边住。孤鸿语。三生定许，可是梁鸿侣。

◎梁鸿，字伯鸾。东汉扶风平陵人。家贫好学，不求仕进。娶同县孟光为妻，夫妇同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见《后汉书·梁鸿传》）

◎南海，指广东省。秦始皇三十三年置南海郡，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清史列传·梁佩兰传》：梁佩兰，字芝五，号药亭，广东南海人。顺治十四年乡试第一，屡上公车，不得志。康熙二十七年成进士，年六十矣。改翰林院庶吉士，不一年遽乞假归。四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著有《六莹堂前后集》十六卷。据梁祭纳兰性德的祭文：“呜呼，我离京师，距今四年。此来见公，欢倍于前。”祭文作于康熙二十四年，可知梁离京当在二十年。词中有“片帆何处”之语，当作于梁去后不久。

浣溪沙

十里湖光载酒游，青帘低映白蘋洲。西风听彻采菱讴。

沙岸有时双袖拥，画船何处一竿收。归来无语晚妆楼。

又

脂粉塘空遍绿苔，掠泥营垒燕相催。妒他飞去却飞回。

一骑近从梅里过，片帆遥自藕溪来。博山香烬未全灰。

◆此词作于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扈驾南巡时。

又　大觉寺

燕垒空梁画壁寒，诸天花雨散幽关。篆香清梵有无间。

蛱蝶乍从帘影度，樱桃半是鸟衔残。此时相对一忘言。

◆《大清一统志·保定府》四：“大觉寺，在满城县北，明洪武初因旧址重建。”据《清实录》，康熙帝于二十二年二月及九月两次去五台山时，均“驻跸满城县”，但与此词时令不符。唯十八年三月，“丁酉……上幸保定县一路行围”，时令最为接近。又据徐乾学所作作者墓志铭，“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未尝不从”，保定行围，作者当亦随行。故此词当作于该年。又据《北京名胜古迹辞典》，海淀区北安河乡西南旸台山麓亦有大觉寺，创建于辽代，但明末寺内建筑已圮毁，至康熙五十九年始重修。

又

抛却无端恨转长，慈云稽首返生香。《妙莲花》说试推详。

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着思量。篆烟残烛并回肠。

◆词中有“慈云稽首返生香”之语，可能作于康熙十六年妻子死后不久，故有望其返生的想法。

又 小兀喇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兀喇，又名乌喇，乌拉。《大清一统志·吉林》二："打牲乌拉城，在吉林城北七十里混同江东。……内有小城，周二里，东西二门。"小兀喇可能即指该小城。据《清实录》，康熙帝于二十一年三月去东北祭祀祖先陵墓，"庚申，上巡行乌喇地方……癸酉，上至吉林乌喇地方"。此词即作于该年。

又　姜女祠

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

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

◆《大清一统志·永平府》二："姜女祠在临榆县东南并海里许，祠前土丘为姜女坟，旁有望夫石。俗传姜女为杞梁妻，始皇时因哭其夫而崩长城。"按临榆即山海关。作者曾两次途经山海关，第一次是在康熙帝于二十一年三月出山海关至盛京祭祀祖先陵墓时，第二次是在该年八月下旬随郎谈去梭龙时。此词语句低沉暗淡，且有"寒涛"之语，作于深秋之可能性为大。三月赴盛京，正当平定三藩之乱不久，"海宇荡平"，"躬诣盛京祭告三陵"（《清实录》），康熙帝得意非凡之时，作者随侍帝侧，而作词曰"六王如梦祖龙非"，恐没有这样大胆。故系于二十一年。

菩萨蛮　回文

客中愁损催寒夕，夕寒催损愁中客。门掩月黄昏，昏黄月掩门。

翠衾孤拥醉，醉拥孤衾翠。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

又　回文

砑笺银粉残煤画，画煤残粉银笺砑。清夜一灯明，明灯一夜清。

片花惊宿燕，燕宿惊花片。亲自梦归人，人归梦自亲。

又

飘蓬只逐惊飙转，行人过尽烟光远。立马认河流，茂陵风雨秋。

寂寥行殿锁，梵呗琉璃火。塞雁与宫鸦，山深日易斜。

◆此词有“茂陵风雨秋”之句，可能去十三陵时所作，参见前《好事近》（马首望青山）注。

采桑子

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夜已三更，一阕悲歌泪暗零。

须知秋叶春花促，点鬓星星。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

又　九日

深秋绝塞谁相忆？木叶萧萧。乡路迢迢，六曲屏山和梦遥。

佳时倍惜风光别，不为登高。只觉魂销，南雁归时更寂寥。

◆九日，指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作者于九月份在塞外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二十一年八月至十二月去梭龙侦察，一次是二十二年扈驾去五台山。去五台山时已在九月中旬，故此词当作于二十一年九月。

又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又

白衣裳凭朱阑立，凉月趖西。点鬓霜微，岁晏知君归不归？

残更目断传书雁，尺素还稀。一味相思，准拟相看似旧时。

◎从来国色玉光寒，昼视常疑月下看。况复此宵兼雪月，白衣裳凭赤栏干。（明王次回《寒词十六首》之一）

◎秋来更觉销魂苦，小字还稀。坐想行思，怎得相看似旧时。（宋晏幾道《采桑子》）

清平乐

麝烟深漾，人拥缑笙氅。新恨暗随新月长，不辨眉尖心上。

六花斜扑疏帘，地衣红锦轻沾。记取暖香如梦，耐他一晌寒严。

◎都来此事，眉尖心上，无计相回避。（宋范仲淹《御街行》）

眼儿媚

林下闺房世罕俦，偕隐足风流。今来忍见，鹤孤华表，人远罗浮。

中年定不禁哀乐，其奈忆曾游。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欲去还留。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指谢遏之姊谢道韫）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指张玄之妹）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世说新语·贤媛》）

◎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后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欲射之，鹤乃飞鸣作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见《搜神后记》）

◎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日暮，于松林酒肆旁见一美人淡妆素服出迎，与语，芳香袭人，因与扣酒家共饮。师雄醉寝，比醒，起视乃在梅花树下。（见《龙城录》。罗浮：山名，在广东省。）

◎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日，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沧浪亭，倾城皆出，锦绣夹道。……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宋陆游《老学庵笔记》）

又　咏红姑娘

骚屑西风弄晚寒，翠袖倚阑干。霞绡裹处，樱唇微绽，靺鞨红殷。

故宫事往凭谁问？无恙是朱颜。玉墀争采，玉钗争插，至正年间。

◎红姑娘：酸浆的别名，多年生或一年生草本，夏秋间开花，花冠乳白色。浆果包藏在鲜艳的囊状花萼内，成熟时呈橘红色或深红色。

◎严绳孙《眼儿媚·咏红姑娘》词："生生长共，故宫衰草，同对斜阳。"自注："《元故宫遗录》：金殿前有此果。"

又　中元夜有感

手写香台金字经，惟愿结来生。莲花漏转，杨枝露滴，相鉴微诚。

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檠。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

◎（荀）粲，字奉倩。……妇病亡，未殡。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伤。（《三国志·魏志》卷十《荀恽》裴松之注引《晋阳秋》）

◆作者妻子卢氏死于康熙十六年五月，此词可能就作于该年七月十五日中元夜。按旧俗于七月十五中元节延僧尼结盂兰盆会，夜里在水边放河灯，又称放荷花灯，诵经施食，超度亡魂。

满宫花

盼天涯，芳讯绝。莫是故情全歇。朦胧寒月影微黄，情更薄于寒月。

麝烟销，兰烬灭。多少怨眉愁睫。芙蓉莲子待分明，莫向暗中磨折。

◎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子夜歌》）

少年游

算来好景只如斯，惟许有情知。寻常风月，等闲谈笑，称意即相宜。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

◎断肠院落，一帘飞絮。（宋周邦彦《瑞龙吟》）

浪淘沙　望海

蜃阙半模糊。踏浪惊呼。任将蠡测笑江湖。沐日光华还浴月，我欲乘桴。

钓得六鳌无？竿拂珊瑚。桑田清浅问麻姑。水气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壶？

◎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山，常随波潮上下。帝恐流于西极，失群圣之居，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列子·汤问》）

◎王远，字方平，过蔡经家，召麻姑。既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许，顶上作髻，馀发散垂至腰，手爪似鸟，衣有文采，又非锦绣。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者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皆言，海中行复扬尘也。"（见《神仙传》）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扈驾至山海关时。参见前《长相思》注。

又

双燕又飞还，好景阑珊。东风那惜小眉弯。芳草绿波吹不尽，只隔遥山。

花雨忆前番，粉泪偷弹。倚楼谁与话春闲？数到今朝三月二，梦见犹难。

鹧鸪天

谁道阴山行路难？风毛雨血万人欢。松梢露点沾鹰绁，芦叶溪深没马鞍。

依树歇，映林看。黄羊高宴簇金盘。萧萧一夕霜风紧，却拥貂裘怨早寒。

◎风毛雨血，洒野蔽天。（汉班固《两都赋》。风毛雨血：指大规模的射猎。）

◆此词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二年九月扈驾至五台山时。参见前《浣溪沙》（万里阴山万里沙）注。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

又

小构园林寂不哗，疏篱曲径仿山家。昼长吟罢《风流子》，忽听楸枰响碧纱。

添竹石，伴烟霞。拟凭尊酒慰年华。休嗟髀里今生肉，努力春来自种花。

◎（刘）备住荆州数年，尝于（刘）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三国志·蜀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

南乡子

何处淬吴钩？一片城荒枕碧流。曾是当年龙战地，飕飕。塞草霜风满地秋。

霸业等闲休。跃马横戈总白头。莫把韶华轻换了，封侯。多少英雄只废丘。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五代李珣《巫山一段云》）

鹊桥仙

月华如水，波纹似练，几簇淡烟衰柳。塞鸿一夜尽南飞，谁与问倚楼人瘦。

韵拈风絮，录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从前负尽扫眉才，又担阁镜囊重绣。

虞美人

绿阴帘外梧桐影，玉虎牵金井。怕听啼鴂出帘迟，恰到年年今日两相思。

凄凉满地红心草，此恨谁知道。待将幽忆寄新词，分付芭蕉风定月斜时。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宋张炎《高阳台》）

◎王生梦侍吴王，闻葬西施，生应教为诗曰：“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见《异闻录》）

茶瓶儿

杨花糁径樱桃落。绿阴下晴波燕掠。好景成担阁。秋千背倚，风态宛如昨。

可惜春来总萧索。人瘦损纸鸢风恶。多少芳笺约，青鸾去也，谁与劝孤酌。

◎糁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唐杜甫《绝句漫兴九首》其七）

临江仙

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

倦眼乍低缃帙乱，重看一半模糊。幽窗冷雨一灯孤。料应情尽，还道有情无？

◎戏仿曹娥把笔初，描花手法未生疏。沉吟欲作鸳鸯字，羞被郎窥不肯书。（明王次回《湘灵》）

◎冷雨幽窗灯不红。（明汤显祖《牡丹亭·悼殇》）

蝶恋花　散花楼送客

城上清笳城下杵。秋尽离人，此际心偏苦。刀尺又催天又暮，一声吹冷蒹葭浦。

把酒留君君不住。莫被寒云，遮断君行处。行宿黄茅山店路，夕阳村社迎神鼓。

◆据《一统志》，散花楼在成都府城东北隅。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但作者似未到过成都，因此这散花楼可能是当时北京的一家酒楼。又据张本，此词为送见阳（张纯修）南行而作，当是康熙十八年秋见阳去任江华令时。参阅前《菊花新》（愁绝行人天易暮）注。

金缕曲　再用秋水轩旧韵

疏影临书卷。带霜华、高高下下，粉脂都遣。别是幽情嫌妩媚，红烛啼痕休泫。趁皓月、光浮冰茧。恰与花神供写照，任泼来、淡墨无深浅。持素障，夜中展。

残釭掩过看逾显。相对处、芙蓉玉绽，鹤翎银扁。但得白衣时慰藉，一任浮云苍犬。尘土隔、软红偷免。帘幕西风人不寐，恁清光、肯惜鹴裘典。休便把，落英剪。

◎陶潜九日无酒，出篱边怅望久之，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使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见晋檀道鸾《续晋阳秋》）

◎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唐杜甫《可叹》）

◎“但得”三句，谓只要时常有白衣人送酒来，就任凭世事变化无常，悄悄地与繁华的红尘隔绝了。

纳兰词补遗一

望江南　咏弦月

初八月，半镜上青霄。斜倚画阑娇不语，暗移梅影过红桥。裙带北风飘。

◎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唐李端《拜新月》）

鹧鸪天　离恨

背立盈盈故作羞。手挼梅蕊打肩头。欲将离恨寻郎说，待得郎来恨却休。

云淡淡，水悠悠。一声横笛锁空楼。何时共泛春溪月，断岸垂杨一叶舟。

◎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唐赵嘏《长安晚秋》）

明月棹孤舟　海淀

一片亭亭空凝伫。趁西风霓裳遍舞。白鸟惊飞，菰蒲叶乱，断续浣纱人语。

丹碧驳残秋夜雨。风吹去采菱越女。辘轳声断：昏鸦欲起，多少博山情绪？

◎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古乐府《杨叛儿》）

临江仙

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一钩新月几疏星。夜阑犹未寝，人静鼠窥灯。

原是瞿唐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小阑干外寂无声。几回肠断处，风动护花铃。

望海潮　宝珠洞

汉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驼巷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

荒沙一片茫茫。有桑干一线，雪冷雕翔。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僧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

◆宝珠洞：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宝珠洞雄踞于平坡山顶……有殿堂两座。寺之正殿为观音大士殿，两厢有配殿。殿后有一岩洞。深广约四米。洞内砾石奇特，如同黑白相间的珠子凝结而成，似蚌珠晶莹，故得名宝珠。”性德于康熙十二年写成的《渌水亭杂识中》，已有考证西山地名的记载，可见他此前曾到过西山。此词可能作于当时。

忆江南

江南忆，鸾辂此经过。一𥻗胭脂沉碧甃，四围亭壁幛红罗。消息暑风多。

◆此词写回忆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扈驾南巡时经过南京的情况，词中又有“暑风”之语，因此可能作于二十四年四、五月。

又

春去也，人在画楼东。芳草绿粘天一角，落花红沁水三弓。好景共谁同？

赤枣子

风淅淅，雨纤纤。难怪春愁细细添。记不分明疑是梦，梦来还隔一重帘。

玉连环影

才睡。愁压衾花碎。细数更筹，眼看银虫坠。梦难凭，讯难真。只是赚伊终日两眉颦。

如梦令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词中有“归梦隔狼河”之语，可能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至四月扈驾东出山海关祭祀长白山时。

天仙子

月落城乌啼未了，起来翻为无眠早。薄霜庭院怯生衣，心悄悄，红阑绕，此情待共谁人晓？

浣溪沙

锦样年华水样流，鲛珠迸落更难收。病馀常是怯梳头。

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愔愔只是下帘钩。

◎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唐白居易《云居寺孤桐》）

又

肯把离情容易看，要从容易见艰难。难抛往事一般般。

今夜灯前形共影，枕函虚置翠衾单。更无人与共春寒。

又

已惯天涯莫浪愁，寒云衰草渐成秋。漫因睡起又登楼。

伴我萧萧惟代马，笑人寂寂有牵牛。劳人只合一生休。

◆词中有“笑人寂寂有牵牛”之语，可知必作于七夕。写作时间见前《齐天乐》（白狼河北秋偏早）注。

采桑子　居庸关

巂周声里严关峙，匹马登登。乱踏黄尘，听报邮签第几程。

行人莫话前朝事，风雨诸陵。寂寞鱼灯，天寿山头冷月横。

◎《尔雅·释鸟》“巂周”注：“子巂鸟，出蜀中。”疏：“蜀王望帝化为子巂，今谓之子规是也。”

◎宿桨依农事，邮签报水程。（唐杜甫《宿青草湖》。注：“漏筹谓之邮签。”）

清平乐　发汉儿村题壁

参横月落，客绪从谁托。望里家山云漠漠，似有红楼一角。

不如意事年年，消磨绝塞风烟。输与五陵公子，此时梦绕花前。

◎（狄）仁杰赴任于并州，登太行，南望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所居，近此云下！”悲泣伫立久之，候云移乃行。（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六）

◆汉儿村，见前《念奴娇》（无情野火）注。此词有“此时梦绕花前”之句，当是作于春天，故系于康熙二十一年三月至四月扈驾至盛京时。

又

角声哀咽，襆被驮残月。过去华年如电掣，禁得番番离别。

一鞭冲破黄埃，乱山影里徘徊。蓦忆去年今日，十三陵下归来。

又

画屏无睡，雨点惊风碎。贪话零星兰焰坠，闲了半床红被。

生来柳絮飘零。便教咒也无灵。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

◎梧桐雨细，渐滴作秋声，被风惊碎。（宋张辑《疏帘淡月》）

秋千索

锦帷初卷蝉云绕，却待要起来还早。不成薄睡倚香篝，一缕缕残烟袅。

绿阴满地红阑悄，更添与催归啼鸟。可怜春去又经时，只莫被人知了。

浪淘沙　秋思

霜讯下银塘，并作新凉。奈他青女忒轻狂。端正一枝荷叶盖，护了鸳鸯。

燕子要还乡，惜别雕梁。更无人处倚斜阳。还是薄情还是恨，仔细思量。

◎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淮南子·天文训》“至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注）

虞美人　秋夕信步

愁痕满地无人省，露湿琅玕影。闲阶小立倍荒凉，还剩旧时月色在潇湘。

薄情转是多情累，曲曲柔肠碎。红笺向壁字模糊，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

纳兰词补遗二

渔　父

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剪芙蓉。人淡淡，水蒙蒙。吹入芦花短笛中。

菩萨蛮　过张见阳山居赋赠

车尘马迹纷如织，羡君筑处真幽僻。柿叶一林红，萧萧四面风。

功名应看镜，明月秋河影。安得此山间，与君高卧闲。

◎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唐杜甫《江上》。仇兆鳌注引黄生注：“勋业老尚无成，故频看镜。”）

南乡子　秋莫村居

红叶满寒溪，一路空山万木齐。试上小楼极目望，高低，一片烟笼十里陂。

吠犬杂鸣鸡，灯火荧荧归路迷。乍逐横山时近远，东西，家在寒林独掩扉。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五代韦庄《台城》）

雨中花

楼上疏烟楼下路，正招余、绿杨深处。奈卷地西风，惊回残梦，几点打窗雨。

夜深雁掠东檐去。赤憎是、断魂砧杵。算酌酒忘忧，梦阑酒醒，愁思知何许！

满江红

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君不见、山龙补衮，昔时兰署。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

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泽，深余慕。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平阳：汉曹参因助刘邦有功，受封平阳侯，传至曾孙时（或作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见《史记》、《汉书》本传。喻曹子清为贵族出身，又切合曹姓。

◎相传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朝见天子时，三公面向三槐而立。《周礼·秋官》：“面三槐，三公位焉。”宋王旦之父祐在庭中手植槐树三棵，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

◎《论语·季氏》：“（孔子）尝独立，（孔）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孔鲤是孔子的儿子，后因谓子承父教曰趋庭。《楝亭图》卷一载纳兰性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子清为余言：其先人司空公当日奉命督江宁织造，清操惠政，……衙斋萧寂，携子清兄弟以从，方佩觿佩韘之年，温经课业，靡间寒暑。其书室外，司空亲栽楝树一株，今尚在无恙。”

◎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之。帝大嗟赏，曰：“超宗殊有凤毛，恐灵运复出。”（《南齐书·谢超宗传》）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见《韩诗外传》）

◎王播少孤贫，客居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食，为诸僧所不礼。后播贵，重游旧地，见昔日在寺壁上所题诗句，已为僧用碧纱盖护。因题曰：“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据《后汉书·廉范传》，廉范调任蜀郡太守。旧制为防止火灾，禁止百姓夜间点火做工。范到任撤消禁令，命百姓储水严防。百姓称便，作歌称颂，曰：“廉叔度（范），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后以来暮为称颂地方官吏的典故。“正绿”二句谓南京人盼望曹寅很快能重返南京。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楝亭，曹雪芹之祖父。曹寅自其祖父曹振彦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于正白旗。自其父亲曹玺起连续三代任江宁织造。按曹寅之父曹玺死于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南巡至金陵，曾至曹府抚慰。纳兰性德扈驾随行，其入金陵曹府，仅此一次，随即北返。曹寅次年五月返京，纳兰性德死于该年五月三十日，观词中有“正绿阴青子”句，似非是冬日口气，当作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间。同时有顾贞观所作和词。见《楝亭图》卷一。

浣溪沙　郊游联句

出郭寻春春已阑陈维崧，东风吹面不成寒秦松龄。青村几曲到西山严绳孙。

并马未须愁路远姜宸英，看花且莫放杯闲朱彝尊。人生别易会常难纳兰成德。

◆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陈、秦、严、姜、朱诸人皆聚集于北京。此联句当作于该年暮春同游西山之时。

附录

总评

冯金伯辑《词苑萃编》　顾梁汾曰：容若词，一种凄惋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陈其年曰：《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厚，措词亦浅显。余所赏者，惟《临江仙·寒柳》第一阕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谢却荼蘼一篇）三篇耳，馀俱平衍。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又《太常引》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又　容若《饮水词》，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凄婉之意。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李佳《左庵词话》　八旗词家，向推纳兰容若《饮水》、《侧帽》二词，清微淡远。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　纳兰容若深于情者也。固不必刻划《花间》，俎豆《兰畹》，而一声《河满》，辄令人怅惘欲涕。

谭献《复堂词话》　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

次之。其年、竹垞、樊榭、频伽，尚非上乘。

又　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

又　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欧、晏之流，未足以当李重光。

又　周稚圭云：或言纳兰容若，南唐李重光后身也。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乎。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垞、其年、容若鼎足词坛。……容若《饮水》一卷，《侧帽》数章，为词家正声。散璧零玑，字字可宝。杨蓉裳称其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毫楮间。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容若为纳兰太傅明珠之子，少年侍卫禁廷，好学能文，与国初诸名士相角逐，著有《通志堂集》二十卷，多说经之书，而词特传。华峰顾贞观首刻之，其后杨蓉裳又为续刊，所谓《饮水》《侧帽》。□□□（原文此处为方框）恒不得见，所见者《昭代词选》及《词综》所载数阕耳，幽情侧艳，心焉系之。去年秋季贶自禾中归，以全帙示余，盖娄东汪氏所刻本，共三百二十三阕，殆搜辑无遗矣。今摘其尤者于此。余尝论作词之道，固另有一种婉丽软媚之致，必性情近者始足语此，然亦须书卷富才力厚，草堂骫骳，元明浅陋，岂彼之人皆性情拙欤！国朝谭词推朱、陈两家。伽陵病在熟，竹垞病在陈，顾伽陵胜于竹垞者，笔意灵也。馀子不足数。求与伽陵鼎峙者，其容若及金风亭长乎。余于词非当家，所作者真诗馀耳，然于此中颇有微悟。盖必若近若远，忽去忽来，如蛱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须于无情无绪

中，令人十步九回，如佛言食蜜中边皆甜。古来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安陆、淮海、小山及李易安《漱玉词》耳。屯田近俗，稼轩近霸，而两家佳处，均契渊微。本朝董文友小令最佳，惜不见其集。次则厉樊榭，真宋人嫡髓，而太近白石、草窗，《兰荃》遗韵，夐乎邈矣！纳兰词在当日为伽□□□□□（原文此处为方框）徐菊庄、吴薗次辈皆推许之，今则鲜有举其姓氏者。其词弦弦掩抑，令人不欢，洵有如顾梁汾所谓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者。然根柢太浅，每露底蕴，长调犹时若不醇，此不读书之故。徐健庵、韩慕庐作容若墓志，言其所作多于扈跸侍猎时得之，容或然也。余尝见其所著《渌水亭杂识》，固不见佳，而词独哀怨骚屑。以承平贵公子，而憔悴忧伤，常若不可终日，虽性情有独至，亦年命不永之征也。

大约词与诗之别，诗必意馀于言，词则言馀于意，往往申衍□□□□□□（原文此处为方框）以盛气包举之，词则不得游移一字，故异曲同工。词之小令，犹诗中五绝七绝，须天机凑泊，不着一字；以字句新俊见奇者，次也。或以小令为易工，是犹作七绝者，但观摹晚唐、南宋诸家，而不知有龙标、太白也。长调须流宕而不剽，雄厚而不竞。清真未免剽，稼轩未免竞，东坡则或上类于诗，或下流于曲，故足以鼓吹骚雅者鲜已。伽陵词如丝竹迭奏广场，繁响中时作渊渊金石声，纳兰词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近来汴人周誉芬《东沤词》则如儿女子花前月下，喁喁私语，温丽闻芗泽，故虽未能尽两家之长，而实为两家所未有也。余词非叔子所服，顾尝自谓如松竹间语，清婉无响，不肯一语同《东沤》，而心实喜之。或有讥其不醇者，虽未必知言，然能再加洗伐，则五代、两宋无人矣。因论容若词及之。咸丰乙卯（一八五五）九月初十日。

又　终日无事，去年定子太史以成容若《纳兰词》属评点，久庋不

还，今日既暇，因为加墨一过。容若词，天分殊胜而学力甚歉。予于乙卯秋曾选其佳者录之，时于此事犹未深入，故别择尚疏。其词长调殊鲜合作，小令、中令多得钟隐、淮海之悟。如“寄语酿花风日好，绿窗来与上琴弦”、“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妆罢只思眠，江南四月天”、“刚与病相宜，琐窗熏绣衣”、“没个音书，尽日东风上绿除”、“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月上桃花，雨歇春寒燕子家”、“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烟丝欲袅，露光凝泫，春在桃花”、“满地梨花似去年，却多了廉纤雨”、“五月江南麦已稀，黄梅时节雨霏微，闲看燕子教雏飞”、“一般心事，两样愁情，犹记碧桃影里誓三生”、“画船人似月，细雨落杨花”、“帘影谁摇，燕蹴风丝上柳条”、“甚日还来，同领略夜雨空阶滋味”、“一钩残照，半帘微絮，总是恼人时”，皆清灵婉约，诵之使人之意也消。故所作不及伽陵、竹垞之半，才力亦相去远甚，而讫今谈艺家与朱、陈并称，繇其独契性灵，冥臻上乘，亦非二家所能及也。此本为道光丁酉岁镇洋汪元治所刻，合《饮水》、《侧帽》二集，又搜其遗剩，共得三百二十三阕，所作大约已备。惜校雠不精，又指其《琵琶仙》、《秋水》等调为自度曲，盖全不知此事者矣。咸丰辛酉（一八六一）二月十八日。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国朝词人辈出，然工为南唐五季语者，无若纳兰相国明珠子容若侍卫。所著《饮水词》于伽陵小长芦二家外，别立一帜。其古今体诗亦温雅。

张德瀛《词征》　成容若《填词》诗云：“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愚按：容若词与顾梁汾唱和最多。“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两语，则容若自道甘苦之言。然容若词幽怨凄黯，其年词高阔雄健，犹之晋侯不能乘郑马，赵将能用楚兵。两家诣力，固判然若别也。

王国维《人间词话》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

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又　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三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

况周颐《蕙风词话》　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后身也。

又　容若与顾梁汾交谊甚深，词亦齐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论者曰失之脆。

又　纳兰容若为国初第一词人，其《饮水诗填词》古体云（略）。容若承平少年，乌衣公子，天分绝高。适承元明词敝，甚欲推尊斯道，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独惜享年不永，力量未充，未能胜起衰之任。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甘受和，白受采，进于沉着浑至何难矣。

蔡嵩云《柯亭论词》　纳兰小令，丰神迥绝，学后主未能至，清丽芊绵似易安而已。悼亡诸作，脍炙人口。尤工写塞外荒寒之景，殆扈从时所身历，故言之亲切如此。其慢词则凡近拖沓，远不如其小令，岂词才所限欤？

吴梅《词学通论》　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清初小令之工，无有过于容若者矣。同时佟世南有《东白堂词》，较容若略逊。而意境之深厚，措词之显豁，亦可与容若相埒。然如《临江仙·寒柳》、《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荼蘼谢后作》，非容若不能作也。又《菩萨蛮》云：“杨柳又如丝，故园春尽时。”凄惋闲丽，较驿桥春雨更进一层。或

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承平宿卫，又得通儒为师，搜辑旧籍，刊布艺林，其志向自足千古，岂独琢词之工已哉。

纳兰性德早年恋情探索

张草纫

纳兰性德（1655-1685）是清代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三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为众多学者、词人、评论家和读者所推崇，在词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研究纳兰词的工作也有较大的发展，已经出版了多种版本的《纳兰词》（或名《通志堂词》，《饮水词》），《纳兰性德年谱》、《纳兰性德传》，还在各种刊物、学报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然而由于有关纳兰性德的直接的原始数据不多，所以对纳兰性德的生平事迹，我们所知道的仍是一个笼统的、大致的轮廓。尤其是性德早年的恋爱事迹，还很少有人作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目的，是根据纳兰性德本人在诗词中透露出来的一鳞半爪的线索，对他早年的恋情作一些探测，构划出一个大致的情况。“姑妄言之姑听之”，也许对理解性德早年的一些爱情词不是完全没有作用的。

据清人笔记，性德早年与其表妹相爱。后来表妹被选入宫，性德伪装成喇嘛僧，入宫与她相见云云〔李雷《纳兰性德》（台湾云龙出版社1999年出版）对此有较详细的描写〕。小说家之言，多有杜撰夸大之处，不可信以为真。但也不能断言完全属于子虚乌有。从性德的词作中仔细查考，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性德有一首《凤凰台上忆吹箫·守岁》词：

锦瑟何年，香屏此夕，东风吹送相思。记巡檐笑罢，共捻梅枝。还向烛花影里，催教看燕蜡鸡丝。如今但、一编宵夜，冷暖谁知？

当时。欢娱见惯，道岁岁琼筵，玉漏如斯。怅难寻旧约，枉费新词。次第朱幡剪彩，冠儿侧、斗转蛾儿。重验取、卢郎青鬓，未觉春迟。

一般女子，即使是普通亲友家的女子，是不可能到别人家中去守岁的。因此，词中所写的到性德家中去守岁的，最可能的是他姑舅家的女儿，也就是他的表妹。而且从“欢娱见惯”、“岁岁琼筵，玉漏如斯”可以想象出他与表妹经常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所以“难寻旧约”，正是由于表妹被选为宫女之故。不过，宫女过一定年岁，尚有放归的可能。所以性德没有绝望。而且自己年纪尚轻。他等待着，盼望表妹放归后能与他结为夫妇。故曰：“重验取、卢郎青鬓，未觉春迟。”

表妹入宫后，偶尔还有书信给性德。不过这是难得有机会的。所以性德在《采桑子》词中写道：

彤云久绝飞琼字，人在谁边？人在谁边？今夜玉清眠不眠？

香销被冷残灯灭，静数秋天，静数秋天，又误心期到下弦。

以玉清仙境喻皇宫，以仙女许飞琼喻宫女，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康熙十五年，性德二十二岁，考中进士，被授予三等侍卫之职。后又晋升为一等侍卫，成为康熙帝的贴身心腹。他经常出入宫中，终于有机会看见身为宫女的表妹。他在《减字木兰花》词中描写了他们初次在宫中重逢的情景：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

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

这时性德虽已结婚，而且夫妇之间感情甚笃，但与表妹初恋之情毕竟未能忘怀。然而他连低低地叫唤一声都不敢。表妹也只是在转过回阑以后用玉钗敲敲阑干，以表示她的情意。这样担惊受怕，怕被人看见，用一般封建礼教的束缚来解释是不够的。只能说是由于宫禁森严，怕被人发现后传到皇帝耳中，会发生不测之祸。这才比较合乎情理。

这次在回廊中的相遇，在性德的脑海里刻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时常形诸梦寐。也许表妹的职务是侍奉康熙帝膳食的，傍晚时她常端着酒菜经过回廊。所以性德经常在回廊近处等待着，偷偷地看她从回廊里走过去。有一次他久等不见，心里很不安，因此写了一首《浪淘沙》词：

红影湿幽窗，瘦尽春光。雨馀花外却斜阳。谁见薄衫低髻子，还惹思量。

莫道不凄凉，早近持觞。暗思何事断人肠。曾是向他春梦里，瞥遇回廊。

回廊成了性德忆念旧情的地方。有一次他在回廊附近的花径中拾到一只翠翘，认得是表妹遗落之物，又写了一首《虞美人》词：

银床淅沥青梧老，屧粉秋蛩扫。采香行处蹙连钱，拾得翠翘何恨不能言。

回廊一寸相思地，落月成孤倚。背灯和月就花阴，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就这样，从与表妹守岁相恋起过了十年。表妹看到出宫的希望很渺

茫，而且性德已经娶妻，忧伤憔悴，一病不起，过了一年就去世了。性德到表妹家中去吊丧，回首前尘，不胜慨叹，写了一首《采桑子》词：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辨香。

此情已是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与表妹的恋情，就这样结束了。

表妹入宫以后，性德还曾与一少女相爱。从性德回忆该女而写的几首词来看，该少女是性德亲友家中的一个乐妓。古代富贵人家多蓄有声妓，以备在宴会时弹唱或舞蹈娱客。性德的词如下：

收取闲心冷处浓，舞裙犹忆柘枝红，谁家刻烛待春风。

……风流端合倚天公。（《浣溪沙》）

舞馀镜匣开频掩，檀粉慵调。朝泪如潮，昨夜香衾觉梦遥。（《采桑子》）

箜篌别后谁能鼓，肠断天涯。暗损韶华，一缕茶烟透碧纱。（《采桑子》）

该少女颇通文墨，读过性德所作的几首诗，因怜才而产生爱慕之情。而性德在表妹入宫之后，深感孤单落寞，对该女亦有“风波狭路倍怜卿”之感。两人一见钟情。性德在《浣溪沙》词中描写道：

五字诗中目乍成，尽教残福折书生，手挼裙带那时情。

未接语言犹怅望，才通商略已瞢腾，只嫌今夜月偏明。

又在一首回忆两人当初相好的词中写道：

枕函香，花径漏。依约相逢，絮语黄昏后。时节薄寒人病酒。刬地梨花，彻夜东风瘦。

掩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脉脉微情逗。肠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苏幕遮》）

两人相好后，该女常在夜里溜出来到性德的住处幽会。性德在《浣溪沙》词中曾写道：

十二红帘窣地深，才移刬袜又沉吟，晚晴天气惜轻阴。

描写的是该女在赴约前犹豫不决的心态，正如李后主《菩萨蛮》词“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中的小周后。而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清平乐》）

倦收缃帙，悄垂罗幕，盼煞一灯红小。……是伊缘薄，是侬情浅，难道多磨更好。（《鹊桥仙》）

昨夜个人曾有约，严城玉漏三更。……原是瞿唐风间阻，错教人恨无情。（《临江仙》）

是写该女因无法脱身，不能前来赴约，或不能准时赴约，而自己彻夜等待的烦闷。

重见星娥碧海槎，忍笑却盘鸦。寻常多少，月明风细，今夜偏佳。（《眼儿媚》）

昨夜浓香分外宜，天将妍暖护双栖。桦烛影微红玉软，燕钗垂。（《摊破浣溪沙》）

则是描写盼到该女前来赴约时的喜悦心情。

然而这次恋情的时间并不长久。原因是该女的远别。性德在《浣溪沙》词中写过："风流端合倚天公。"一个声妓的命运是不能自主的。不知由于什么缘故，她被迫离开这个富家。当她把即将离别的消息告诉性德时，性德心如刀割。他写了一首《临江仙》词：

点滴芭蕉心欲碎，声声催忆当初。欲眠还展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

倦眼乍低缃帙乱，重看一半模糊。幽窗冷雨一灯孤。料应情尽，还道有情无？

在送别之时，又写了一首《菩萨蛮》词：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馀觞，临风泪数行。

粉香看欲别，空剩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

分别是在暮春时节。性德后来在回忆时经常提及：

记得别伊时，桃花柳万丝。（《菩萨蛮》）

帘影碧桃人已去，屧痕苍藓径空留。（《浣溪沙》）

分别后的第二年立春日还写了一首《浣溪沙》词，表达了对她的思念：

记绾长条欲别难。盈盈自此隔银湾。便无风雪也摧残。

青雀几时裁锦字，玉虫连夜剪春幡。不禁辛苦况相关。

“风波狭路倍怜卿”，“不禁辛苦况相关”，说明性德对该女的怜惜和关怀。

除了上述两段恋情以外，性德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恋爱。一次是与一女子相约在上元夜相会，结果该女爽约未来。害得他空等了一夜。性德在《齐天乐·上元》词中叙述了这件事：

阑珊火树鱼龙舞，望中宝钗楼远。鞣鞨馀红，琉璃剩碧，待属花归缓缓。寒轻漏浅。正乍敛烟霏，陨星如箭。旧事惊心，一双莲影藕丝断。

莫恨流年似水，恨消残蝶粉，韶光忒贱。细语吹香，暗尘笼鬓，都逐晓风零乱。阑干敲遍。问帘底纤纤，甚时重见？不解相思，月华今夜满。

他甚至在十年后还思念这个女子，在《鹊桥仙》词中写道：

梦来双倚，醒时独拥，窗外一眉新月。寻思常自悔分明，无奈却照人清切。

一宵灯下，连朝镜里，瘦尽十年花骨。前期总约上元时，怕难认飘零人物。

他还对一个偶尔遇见的女子产生过爱慕之情：

伤心莫语，记那日旗亭，水嬉散尽，中酒阻风去。（《摸鱼儿》）

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减字木兰花》）

这显然与杜牧遇见湖州女子的故事相类似。然而该女子已婚，所以他在《画堂春》词中说：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浆向”句指自己有求婚之意；“药成”句谓彼女终不能弃其夫。末二句谓甘愿与她结成一对贫贱夫妻。《摊破浣溪沙》词：

林下荒苔道韫家，生怜玉骨委尘沙。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

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眼儿媚》词：

林下闺房世罕俦，偕隐足风流。今来忽见，鹤孤华表，人远罗浮。

中年定不禁哀乐，其奈昔曾游。浣花微雨，采菱斜日，欲去还留。

二词所写的是一个已经去世的女子，而称其有“林下之风”，为“闺房之秀”，可见不是一般平庸的女子，与上面提到的“天然绝代”，“一生一代一双人”的评价相同。“偕隐足风流”与“相对忘贫”的想法也一致。所以可能所指的是同一个人。

傅庚生先生在《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说：“人世之因缘际会，忽然邂逅，忽然寂灭，多情之人，辄寄深慨。‘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

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匆匆一瞥，有所属意，因而生情，然而无缘再见，只留下一丝惆怅。这当然算不得恋爱，亦无事迹可言。性德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多情种子，这样的机遇颇多，发为文字，也留下不少佳词。可以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如：

脉脉逗菱丝，嫩水吴姬眼。（《生查子》）

正是辘轳金井，满砌落花红冷。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谁省？谁省？从此簟纹灯影。（《如梦令》）

有个盈盈骑马过，薄妆浅黛亦风流，见人羞涩却回头。（《浣溪沙》）

酒醒香销愁不胜，如何更向落花行？去年高摘斗轻盈。　夜雨几番销瘦了，繁华如梦总无凭。人间何处问多情？（《浣溪沙》）

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回头忍笑阶前立，总无语也相宜。

相思直恁无凭据，休说相思。劝伊好向红窗醉，须莫及落花时。（《落花时》）

以上是我对纳兰性德现存的爱情词所作的大致归纳，从而对其事实背景作了一番探索。其中臆测、附会的成份很大，真实性是很有限的。如果能在欣赏、理解这些词方面对读者起一点些微的作用，我的工作也算不白费了。反正，“姑妄言之姑听之”吧。

白香词谱

【附】词林正韵

［清］舒梦兰 著
丁如明 评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香词谱

［清］舒梦兰　著
丁如明　评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白香词谱
忆江南怀旧
捣练子秋闺
忆王孙春词
调笑令宫词
如梦令春景
长相思别情
相见欢秋闺
醉太平闺情
生查子元夕
昭君怨春怨
点绛唇闺情
菩萨蛮闺情
卜算子别意
减字木兰花春情
丑奴儿春暮
谒金门春闺
诉衷情眉意
好事近初夏
忆秦娥秋思
更漏子本意
荆州亭题柱
清平乐晚春

误佳期闺怨
阮郎归春景
画堂春本意
摊破浣溪沙秋恨
人月圆有感
桃源忆故人冬景
眼儿媚秋闺
贺圣朝留别
柳梢青纪游
西江月佳人
惜分飞本意
南歌子闺情
醉花阴重九
浪淘沙怀旧
鹧鸪天别情
虞美人感旧
南乡子春闺
鹊桥仙七夕
一斛珠美人口
踏莎行春暮
临江仙妓席
蝶恋花春景
一剪梅春思
河传赠妓
渔家傲秋思
苏幕遮怀旧

锦缠道春游
青玉案春暮
感皇恩别情
解佩令题词
天仙子送春
千秋岁夏景
离亭燕怀古
河满子秋怨
风入松春情
祝英台近春晚
御街行离怀
蓦山溪别意
洞仙歌夏夜
潇湘夜雨灯花
满江红金陵怀古
玉漏迟咏怀
水调歌头中秋
满庭芳春游
凤凰台上忆吹箫别情
烛影摇红惜春
暗香咏红豆
声声慢秋情
双双燕本意
昼夜乐忆别
琐窗寒寒食
瑶台聚八仙寄兴

陌上花有怀
解语花元宵
换巢鸾凤春情
念奴娇石头城
东风第一枝忆梅
庆春泽记恨
桂枝香金陵怀古
翠楼吟美人魂
瑞鹤仙风怀
水龙吟白莲
齐天乐蟋蟀
雨霖铃秋别
喜迁莺咏闰元宵
绮罗香红叶
永遇乐绿阴
南浦春暮
望海潮凯旋舟次
夺锦标七夕
薄幸春情
疏影梅影
过秦楼秋夜
沁园春有感
摸鱼儿送春
贺新郎春闺
春风袅娜游丝
多丽西湖

附录一 词林正韵
附录二 词人简介
返回总目录

导读

丁如明

《白香词谱》是一部浅易的、简明的词学入门书。100首名家词、100种常用词调、100种词的格律，把它读熟了，背出了，再去读其他唐宋元明清诸家词作，至少就可以减去不少读不断、自然也就读不懂的麻烦；如果有兴致，还可以依样画葫芦学着填词，试试自己的才情。100种、100首不算多，要全部背出也不难，所以自从它问世之后，就流传不衰。在旧时代，只要不是死抱住四书五经不放、也看点杂书的读书人，是没有不知道《白香词谱》的。不说别的，过去发行量很大的、供学生习字用的字帖《星录小楷》，共收28首词，首首都是从《白香词谱》中选录，于此可见其在社会上影响的深远与广泛。叶圣陶、夏丏尊合著的《文心》里曾向当时的中学生推荐过它，陈毅元帅在《荣宝斋画谱》序文里也说起过它，并把它与《唐诗三百首》相提并论。如果中国的科举考试不仅考八股、考五言八韵，也要考词的话，那么这部《白香词谱》肯定也会与《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一样大行其市。这些书同样是最基本的启蒙读物。高明者固然不屑，但普通人读了它却可以终身受用。

词是唐代才开始有的，流行于五代。起先只是在酒边、花间唱唱，多是即景生情之作，写点哥哥妹妹、流连光景的东西，就像当今的流行歌曲，形制很短小。有时文人也写点有关个人身世的感慨，但不多见。南唐的末代皇帝李煜（他实际上并未称过帝），又称李后主，后来做了大宋的俘虏，成天以泪洗面，写了许多思念故国的词，词的内容才开始

扩大起来。宋代统一中原以后，天下太平，文人们用词赞美歌颂，所以宋初的一些词作，内容大抵与唐五代相差不多，风格也近似。后人编宋前期词人的集子，就常将五代人的作品掺进去，或是将他们的词作列于唐五代人名下。其中市民歌词作家柳永，经常出入秦楼楚馆，加上他个人的怀才不遇，心有不平，他的词中就常写歌妓们的内心世界和自己飘泊不定的生活，在靡靡之音中加点感慨，使词的题材进一步扩大开来。待到苏轼出现，词的作法才一改故辙。他什么都写，又不喜受声律束缚，性情豪放，写下了不少优秀的有个性的词作，开一代风气。围绕在苏轼周围的一些文人，像秦观、黄庭坚、贺铸等，多少都受了点他的影响，而且凡是跟着苏轼的人都有点倒霉，于是在词中也常有不少个人身世的感叹，这些作品一出来，就被人争相传布。稍后一点的周邦彦精通音律，在制订调式和写作技巧上，有很多创造和讲究，但在词的内容上并无多大扩展，相思、离别、飘泊是他作词的主题。后来金兵打了过来，北宋灭亡，大批作家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受到了国破家亡的巨大冲击，而且他们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的可能比普通老百姓更多一些，这样就使词的题材又有了新的拓展，追怀昔日欢乐、思念故国、立志恢复等内容成了这一时期词的主旋律。代表作家有李清照、张元幹、张孝祥、岳飞等人。过了一段时期，南宋小朝廷安顿下来，人们逐渐忘记了亡国之痛，大家又是歌舞升平、熙熙攘攘，“直把杭州作汴州”。一些有志气的文人对此很看不入眼，于是大声疾呼要抵抗外侮，恢复河山，发之于词，慷慨激烈。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也有些文人用深情曲笔，表达一点故国之思，他们所赋者小，怀念的是青楼梦好、桥边红药，但总是爱国情思的一种寄托。姜夔、史达祖一些人就是这样。这种爱国的、浅斟低唱的声音一直唱到南宋灭亡。南宋灭亡，自然引起词人们的很大震动，但是除了几个爱国志士和民间无名词人之外，正统词人并没有发出高亢的强音来。凉蝉咽露，声音嘶哑，词意非常曲折隐晦，显得有气无力，似乎大家都很疲倦了。不过，经过两

宋词人的努力，词的创作无论在意境的开拓方面，还是写作技巧、音律完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达到了全盛时期。然而词到了南宋后期，这一源自民间的歌唱，与原来生动活泼、粗犷通俗的原型距离越来越远了。词人追求用词典雅，考究音律，甚至以牺牲词意去迁就音律，词由此变成了文人手中的玩物，渐渐地走上绝路；一些词作含义隐晦，无人能解。小家碧玉一旦变成了贵妇人，她就失去了原来的天真烂漫，缺少了活力。金元时期，除了元好问、萨都剌之外，也再无人写出更好的作品。萨都剌等作家是异族人，较少沾染传统汉族文人的习气。明清两代的文坛是八股、小说、戏曲、民歌的天下，词在清代号称中兴，但也是词人词作多而优秀作品少。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主清空，师法白石、玉田，末流却只剩下一个“空”字。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主寄托，将词的地位抬高，然而所寄托的意思常令人莫名其妙；看他对14首温庭筠词的解说，真像在听梦话。尚可以读读的倒是不主派别的陈维崧与纳兰性德两人的作品。前者曾经历明亡劫难，中年学词，尽多风云之色；后者是一异族贵公子，词作以白描深情见长，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心。词到了清代，创作再怎样繁荣，毕竟已是明日黄花；而词学研究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词律、词话、辑订前人词集的著作多了起来，意义也比创作本身来得大。清代，词的创作方法和理论都进入了总结时期。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凡一种文学形式到了它应该总结的时候，它本身也就要消亡了。

虽然如此，词却依然受到人们的喜爱。

词是中国传统诗歌与外来音乐相结合的产物。它那长短不一的句式，比诗更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因此一旦出现，就迅速蔓延流传，受到文人、市民的热烈欢迎。词最初是以“酒吧音乐”、“舞蹈音乐”的副产品面目登上歌坛、文坛的。词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它的音乐性，词原

先都可以歌唱；二是它的短小形式（最长的词牌也只有240字）；三是词句错落，不像近体诗那样死板，又有各种词牌调式，可任人选择；四是有些不便于在诗中诉说的隐秘之情，可以在词中表达出来；五是一般不用来表达重大题材，是小夜曲式的，很适宜普通人写作。因此词到了清代之后，固然在消亡下去，可是爱好读词、偶尔写写的人从来没有少过。但是词到金元以后，有关乐谱多已散失，不再能歌唱，变成了别一种诗体，所以又被人们称为“诗余”。

词怎样作法？尤其是在乐谱散失、只能依靠前人的作品去捉摸它们的平仄规律后，人们迫切需要有一部统一的词谱来让人填写。

据现在所知，最早的词谱是明代人张綖所著的《诗余图谱》，但《四库总目提要》说它“校雠不精”，平仄“亦多混淆”，“殊非善本”。后来有程明善的《啸余谱》、赖以邠的《填词图谱》，但也不佳。以后清道光年间还出了一种词谱《碎金词谱》，旁注工尺（古代的音阶符号），可以唱。但那是根据昆曲制订的，是个假货。不过，清康熙年间曾出过两种大型词谱：《词律》和《钦定词谱》。两书在纠谬补漏、排比声律等方面立了规矩，成为填词必须参照的工具书。后人填词，即均以这两本书为准。但是两书所收词调实在太多，初学者是难以取用的。初学者一般只需要简易的词谱，好学好记。《白香词谱》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白香词谱》著者舒梦兰，字白香，南昌靖安（今属江西）人。诸生，有诗名。他在《山村》诗中写道：“耳目不外惊，声色等枯草。养气如洪河，万古春浩浩。”可见其平生志趣。著有《白香集》、《天香词》、《香词百选》及《白香词谱》。《白香词谱》选常见词调100种（实为99调），每调录词一首，自唐至清代作者共59人。谱以词长短为序编次，字数从少到多。词旁用黑白圈标注平仄，并有表示句逗的符

号。每首词调下，舒梦兰分别加了简明题目。此书最早刊印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出版在《词律》与《钦定词谱》之后，谱中平仄格律当用两书校过。一般读者喜其简便，既可当作词谱用，又可当词选读，因此出版后很快就流行起来。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南海人谢朝徵为此书作笺，搜罗了许多与作品相关的材料，并改变原书以词长短为序的编次，改用按作者生活年代为序，还删去了一首词，成为98调、99首词，并去掉声谱，刊印出版。这样《白香词谱》就完全成了一本词选读物，失去了词谱的意义。这书也很流行，一再重印。据我所知，1949年后有两家出版社就出了谢笺的《白香词谱》，有一种还参照《词谱》，另订了词谱。

作为一部词谱简编或词选，《白香词谱》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首先，有些该收的常用词调没收，而不该收的一些稀见词调却收了进去，如《荆州亭》、《春风袅娜》等。其次，选词不用初制名作（尤其是自度曲），如《暗香》、《疏影》、《翠楼吟》不用姜夔原唱，却选了朱彝尊与张炎、黄之隽的词作。第三，某些入选作品格调不高，流于色情恶俗，如秦观的《河传》。第四，作者与作品之间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如王观的《卜算子》却挂在苏轼名下。虽然有以上种种阙失，但它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简易词谱和启蒙词选。为此，我在同仁的鼓励怂恿下，不揣谫陋，着手对《白香词谱》加以整理评订。

这次整理评订，增加了“注释”、“评析”、“说明”三部分内容。“注释”与“评析”相辅相成，此详彼略，此略彼详，目的是疏解词意，便于读者理解；“评析”中写了一些赏析性文字，目的也是如此。“说明”是指对词的格律说明，如词调得名由来，适于写哪一类题材，关于词的平仄、四声、用韵、句式等方面的补充说明。同词调名下，又补充了少量的常用格式。

书中正文用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的振始堂本《白香词谱》，并用其他总集、别集校勘。对明显错字，径行改正，不出校。对于异文，即使是优于原文的亦不改。因为一字之改，有时会牵涉到字的平仄。有些作品的作者，原书有误，也径行改正，并在“评析”中加以说明。对有些作品的作者迄无定论者，则仍依原书。

词谱重行订正，附注于该词字下。○代表可仄，●代表可平。◎代表平韵，△代表仄韵。①②代表不同的平声韵部，意味着换韵；△△也是如此。可平可仄则据《词律》、《词谱》执衷而定，有时据同词调中句式、字数一致者的作品酌定。词的格律定得太严，固然束缚性灵，不便初学；但订得太宽，也会使人觉得无所适从。常见某些词谱，一首词下面除了韵脚之外，几乎都是可平可仄，这就使人有点依违失据了。词的平仄是有规律的，无非是律句与拗句两种。如四字句，不外乎“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仄仄平”四式，偶然还有“平仄平仄”、“仄平仄平”两式。示人以法，总要有规矩可循。初时走狭路，后来走大道，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这是学习者的必由过程。给开始学习的人以太多的自由，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反而会使他不知怎么做才好。我不采用这字字可平可仄的订谱方法，而采用在“说明”中指出有几种格律可遵的方式加以介绍。

前辈词学大师常认为，在词的转折跌宕处要多用去声，甚至规定某处某处一定要用上去或去上；但本书只是指出除了某些领字要用去声之外，一般不作过严的要求。古今声韵大变，现在好些地方已无入声字，而且多将上声字读成了去声字，要严也难。冒广生先生曾在《四声钩沉》中举出了许多例外现象，指出许多大家，甚至是很讲究音律的词人作词，也并不完全遵从这种四声规则。昔贤尚且如此，何况今人呢？我在本书“说明”中用了“例”和“宜”、“多”、“一般”等词。“例用去声”表示

规定用去声，“宜用对偶”、“一般用入声”则表示前人规定如此，但可以不全遵从之意。此外还有一个“以入代平”的问题，在这次订谱中我发现这种现象在宋词中很普遍。我想有些入声已消失的地区，如果作词时遇到平入两可之处，一律用平声字就可以了。

振始堂本《白香词谱》原书后附《增订晚翠轩词韵》，本书未予收入，而以收字更多、更权威的清人戈载的《词林正韵》替之。《词林正韵》分词韵为十九部，其中收字有因一字分属不同的韵部（读音、意义完全相同）而重出的情况；也有因一字根据它的不同意义、用法，形成读音（包括声调）不同而分属两个至数个韵部的情况；甚至有一字在同一韵部中重复出现的情况，如“朝”（朝气）与“朝”（朝廷），因此，读者在使用它时，应注意这几种情况的区别。

原书后还附有《词人姓氏录》，相当于“作者简介”，按笔划编排，但它将唐宋元明清的主要词人都介绍了（其中一半以上词人的作品《白香词谱》中根本不收）。我重新编写了“词人简介”，只将《白香词谱》选到的词人作了简单介绍，按词人的生卒年或生活年代为序编排，材料则大多取自《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及其他参考资料。

本人对词也只是处于学习阶段，尤其对声韵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因此本书要求之高与自己所知之少，是有很大反差的。就我本人来说，只是尽量做到言之有据而已。书出版后，读者如发现问题，进行批评指正，我当竭诚欢迎。在写此书时，无论在词意的阐释方面，还是词律的审订方面，都参阅汲取了不少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指明，谨在此一并致谢。此书交稿后，又承史良昭、曹明纲、聂世美诸兄认真审阅，帮助改正了不少错误，这份友情是令人难忘的。

白香词谱

忆江南怀旧[1]

〔南唐〕李煜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2]，车如流水马如龙[3]。花月正春风。

平 ● 仄 ● 仄 仄 平 ◎ 〇 仄 ● 平 平 仄 仄 〇 平 〇 仄 仄 平 ◎ 〇 仄 仄 平 ◎

【注释】

[1] 词牌后的题目，大多是后人编词集、选集时所加，不一定是作者本意，也不一定能概括词意，此后一般不再作注释。

[2] 上苑：古代帝王的园林，内养禽兽，以供游猎。

[3] 车如句：语出《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形容车马众多，络绎不绝。唐初文人苏颋有《夜宴安乐公主新宅》七绝，首句与此同。

【评析】李煜是南唐的末代国主，公元975年11月，被俘入宋，做了亡国之君，受尽凌辱，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这首词作于入宋之后，抒发了作者的故国之思和对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多少恨”是此词的总纲。国破家亡，当然什么都没有了，他只能凭回忆去抚慰刻骨铭心的伤痕，到残梦中去寻找昔时的欢乐。李煜年轻时曾有一首《玉楼春》词，描写自己的宫廷生活，那真是嫔娥鱼贯排列、凤箫声动、醉舞春风、马蹄踏碎月色、香气袭袭的世界。这一切都可与《忆江南》中的回忆相印证。而今，曾江山之几何，一切安在哉？除了两三宫婢相伴，就剩下一

个冷冷清清的苦命囚徒了。所有这一切都化作一个“恨”字，不能去怀。美丽的梦境与醒后的痛苦现实是无法调和的。又，后汉明德皇后所言“车如流水，马如游龙”原是对外戚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批评，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煜的回忆也仅是表达了对自己过去豪侈生活的向往，并无深刻的社会意义。

【说明】《忆江南》又名《梦江南》、《望江梅》、《望江南》、《谢秋娘》、《江南好》、《安阳好》等。词名始自唐李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作，本名《谢秋娘》。后因唐人白居易用此调作词三首，其第一首末句为“能不忆江南”，遂改名为《忆江南》。到宋代，常有将两首《忆江南》分成上下阕成一双调词者。单阕《忆江南》二十七字，五句，三平韵。首句第二字虽然可平可仄，但以用仄为宜。若第二字用仄，则第二句的第一字用平为宜。如唐刘禹锡“春去（仄）也，多（平）谢洛城人”；敦煌曲子“天上（仄）月，遥（平）望一团银”。又，第三、第四句多用对偶句格，类似平起七律中的第二联。

捣练子秋闺

〔南唐〕李煜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平 仄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1]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2]

【注释】

[1] 砧（zhēn）：这里指用来捶打衣料的石板。

[2] 帘栊（lóng）：挂着帘子的格子窗。

【评析】此词一作南唐冯延巳作，见《尊前集》。在唐代，由于边地战争的频繁，或者因商业经济的发达，丈夫外出镇守边关，或出外经商的很多，妻子在家独守空房，思绪绵绵，惆怅寂寞。她们常会见杨柳而起“悔教夫婿觅封侯”之感、闻秋砧而生万里玉关之叹。这首词就是写闺中女子思念远行人的作品。《诗经·豳风·七月》：“九月授衣。”就是说每年秋季，人们就要纷纷制备寒衣，准备过冬。“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是一个引动思妇怀念良人的季节。词正是在这样萧瑟的氛围中开始的。“深院静，小庭空”，正点出了清秋冷落的背景。正因为如此的静与空，所以远处随着阵风飘来的断断续续的捣衣声，才能在思妇的耳中听得那么分明，感到那么惨淡。“寒砧”之“寒”，一方面是深秋的气候象征，同时也是思妇孤独凄凉的心情写照。那几声捣衣声，伴随着秋风，趁着月色（而明月也正是相思的同义语，“隔千里兮共明月”），

一齐扑进思妇的窗户，使她长夜难眠，勾起无限思量。

【说明】《捣练子》，又名《深院月》、《夜如年》、《杵声齐》、《捣练子令》等。词牌得名，始于李煜此词，内容多写思妇怀念征夫。二十七字，五句，三平韵。首两句多作对仗，且为上二下一句法。第三、四、五句似平起七绝的第二、三、四句；虽说每句第一、第三字平仄可不论，但万树《词律》规定较严。此词下所标平仄，即以《词律》为准。

忆王孙春词

〔宋〕李重元

萋萋芳草忆王孙[1]，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2]。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

〇 平 〇 仄 仄 平 ◎ ● 仄 平 平 〇 仄 ◎ ● 仄 平 平 ● 仄 ◎ 仄 平 ◎ ● 仄 平 平 〇 仄 ◎

【注释】

[1] 萋萋句：《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萋萋，草盛貌。

[2] 杜宇：即杜鹃鸟、子规鸟。相传是古代蜀国望帝死后所化，叫声哀伤，吻常带血；其声似“不如归去”，能引起旅人的思乡之情。

【评析】此词作者旧说有多人，如李煜、李甲、秦观等均是。这是一首表现闺中少妇怀人的作品。一开首即化用《楚辞·招隐士》句意，点明主题。王孙，这里是指游子。思妇在楼头眺望，但见满眼的萋萋芳草，直接到天涯尽处，“闺中风暖，陌上草薰”，离情恰似芳草，更行更远还生。又见楼边杨柳青青，不禁别魂飞扬，黯然神伤。中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想当时此妇与丈夫离别时也当有此一举，所以她再见到杨柳依依时，不免引动对昔时分手那天的忆念；况且杨柳又是青春美好的象征，她见柳而起自怜自惜年华的感叹，也是很自然的事。此时，又传来杜鹃的凄厉叫声，更令她难以为怀，所以就不忍心再听它了。回去吧，她回到闺房，关起房门，想把一片愁人的世界关在门外。但是满天

的愁绪是关不住的，依然会飘进闺中。天色晚了，门外雨打梨花，这撩乱的愁思也更加深了，更加浓了。思妇的心，也像这被雨淋湿的梨花，破碎、狼狈。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转眼间美人就将进入迟暮之年，她还能经得起几回牵肠挂肚的离愁折磨呢？

【说明】《忆王孙》，又名《忆君王》、《豆叶黄》、《阑干万里心》、《怨王孙》、《画娥眉》等。词牌名即由此词而得。三十一字，五句，五平韵。第四句第一字用去声为宜。第二、第三、第五句的第五字一般宜用平。

调笑令宫词

〔唐〕王建

团扇[1]，团扇，美人并来遮面[2]。玉颜憔悴三年，谁复
平 △ 平 △ 仄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 平 仄
商量管弦[3]。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4]。
平 平 仄 ◎ 平 △ 平 △ 平 仄 平 平 仄 △

【注释】

[1] 团扇：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

[2] 并来遮面：舞时的一种姿态。演员跳舞时，有时两扇交并，用以遮脸。并，一作“病”。则另是一种理解。

[3] 管弦：管乐与弦乐，泛指乐器。

[4] 昭阳：汉宫殿名，汉成帝时，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曾居此宫，装饰奢华。

【评析】中国古代帝王实行一妻多妾制。宫中妃嫔、昭仪、才人等，动辄成千上万。有些少女进宫时，尚得皇帝宠幸，风光几天。但皇上总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那些女子，还未到色衰的年龄，就被抛在一边，病恹恹、冷凄凄地打发日子，消磨青春。此词即写一宫女的哀怨。想当初，她在皇帝前跳着舞着，显露着自己的娇美舞姿与美丽面庞。那团扇分开时，一霎时的丽若朝日芙蓉的艳容，大概是曾“常得君王带笑看”的吧。然而，曾几何时，君王不顾，莲脸憔悴，还有什么心

情去理会那箫儿、笛儿、筝儿、琵琶？皇帝不来临幸，宫门前青草乱长，连路也被遮没了。宫嫔一旦失宠，其下场就是这样。这遭遇就像宫女手中的团扇，要用时，“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轻怜重惜；到了秋风飒至时，则“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了。这就是此词以“团扇”起兴的由来。

【说明】《调笑令》，又名《三台令》、《转应曲》、《宫中调笑》等。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打嫌调笑易”下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其来历如此。三十二字，四仄韵，二平韵，二叠句叠韵。第二处的叠韵，必须是上句（六言）最末两字倒转，写作此词故有一定的难度；此词又名《转应曲》，就是因此而得。此调的平仄、用韵在唐五代时尚未固定，形式多样。如这首词前后两处叶同一仄韵，而有的词就叶不同的仄韵，今再举两首例如下（字下一概不注可平可仄）：

调啸词

〔唐〕韦应物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

平△1 平△1 仄仄平平仄△1 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

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仄仄◎ 平△2 平△2 平仄平平仄△2

转应曲

〔唐〕戴叔伦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北山南雪晴，千里万

平△1 平△1 平仄仄平平△1 平仄平平仄◎ 平仄仄

里月明。明月，明月，芦笳一声愁绝。
仄 仄 ◎ 平 △2 平 △2 平 平 仄 平 平 △2

这里△1 △2代表不同的仄声韵部，平仄出入也较大。

如梦令春景

〔宋〕秦观

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指冷玉笙寒[1]，吹彻
○ 仄 ● 平 平 △ ● 仄 ● 平 ● △ ● 仄 仄 平 平 ○ 仄
小梅春透[2]。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仄 平 平 △ 平 △ 平 △ ○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玉笙：笙之美称。笙，一种管乐器，大者19簧，小者13簧。寒：指吹笙时间长了，笙片潮湿，不能合律。

[2] 吹彻：吹到最后一曲。彻，大曲最后一段。小梅：乐曲名。唐《大角曲》里有《大梅花》、《小梅花》曲。

【评析】这首词一说黄庭坚作。元至正本《草堂诗余》作无名氏词。全词写一位吹笙人在明媚春光里的寂寞心情。春天是那么美丽，黄莺用嘴轻轻地啄着花瓣，绯红的花瓣无声地掉在地上。轻灵的燕子飞快地在绿波上掠过，溅起微微的涟漪。一个“溜”字，一个“皱”字，将宁静的春色搅动，然而是那样地轻柔，那样地温和，它应该是那样地令人陶醉，销魂。但是词中的吹笙人却对景黯然神伤，久久地吹着笙，将《小梅花》曲吹遍，吹得手指僵冷，簧片湿润，音声凄咽。那是为什么呢？“草长花繁非我春”，吹笙人大概是别有怀抱吧？或是在企盼着亲人的归来吧？“年年岁岁花相似”，可是惆怅依旧，依旧，形容憔悴，腰肢瘦损，就像初发芽的杨柳一般，黄黄的，细细的……

【说明】《如梦令》，原名《忆仙姿》，五代时后唐庄宗创作。后苏轼改为《如梦令》，盖后唐庄宗词内有“如梦，如梦”叠句之故。又名《宴桃源》、《比梅》。三十三字，五仄韵，一叠句叠韵。全词由六言句及叠句组成。其六言句虽然第一、三、五字可平可仄，但总以“平仄仄平平仄”格式为宜，尤其是最后一句。像此词第二句只有一个平声字，这情况在唐五代、宋词中是少见的，不宜仿效。

长相思别情

〔唐〕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 ● ◎[1] ● ● ◎[2] 〇 仄 平 平 ● 仄 ◎[3] 〇 平 ● 仄 ◎[4]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 〇 ◎ ● 〇 ◎ ● 仄 平 平 〇 仄 ◎ ● 平 〇 仄 ◎

【注释】

[1] 汴水：古水名，又名汴渠、汴河，隋炀帝时开凿。西通河洛，南达江淮，今已湮废。

[2] 泗水：又名泗河。源于今山东泗水陪尾山，因其四源合为一水，故名。经今山东曲阜、江苏徐州，南流至淮阴注入淮河。

[3] 瓜洲：古渡口，在今江苏扬州邗江南。原系长江口沙碛，其状如瓜，故名。

[4] 吴山：泛指吴地（今江南一带）群山。

【评析】这首词写一位思妇登楼倚栏眺望时，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楼大概就靠着汴水，她极目远望，汩汩的汴水向南流去，她的思绪也随着逝水一起涌动。汴水南边，连结泗水，再一齐注入淮河，再接大运河，直达长江口古渡头，再往南就是江南。她的丈夫就在那儿。青

山点点，勾起她无限的离愁别恨。当然，这吴山点点，也只是她的凌虚玄想，所以俞陛云的《唐宋词选释》说此词：“通体虚明，不着迹象，而含情无际。”心中愁，自然物物皆成愁的影子。下片紧承上片的“愁”字，思绪无限，愁恨无限，这刻骨的相思与离愁只有到丈夫归来团聚时，才能从心头抹去。到那一天月团圞，人团圆，人月双圆，倚楼共对明月，话别后的相思，相逢的欢乐。如今，她还只能在妆楼凝望，久久地注视着汴水，心中默默地祈盼。

【说明】《长相思》，又名《双红豆》、《忆多娇》、《吴山青》、《相思令》、《山渐青》等。双调三十六字，上下片各三平韵，一叠韵。此调平仄格律虽然多处可平可仄，但上下片的第一、二句（三字句）均宜用“仄平平”的格式，不允许出现三平（本篇“思”字作仄读［寘韵］）。上下片的最后一句（五字句）均宜用“仄平平仄平”的格式。

相见欢秋闺

〔南唐〕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平●仄平◎　仄平◎　●仄○平平仄仄平◎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　●平△　仄平◎　●仄●平平仄仄平◎

【评析】此词抒写一种极度深沉的哀愁，难以名状，无法形容，所以沈际飞说："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草堂诗余续集》卷下）因此，作者所愁究为何事，不得而知。有人说此词是李煜因其同母弟从善朝宋，被羁留不得南归而作；有人说这是李煜被俘入宋后所作，写亡国之痛。两说皆乏佐证。相对地说，前一种说法还有一点影子。马令《南唐书·后主书》云："自从善不还，四时宴会皆罢，登高赋文以见意曰……常怏怏以国蹙为忧。"从《相见欢》词意看，似为未亡国前的作品。词一开头即总摄全篇凄惋神情。无言独上，残月如钩，梧桐深院，冷锁清秋，人与物显得那么孤独，冷清，寂寞。形象的叠加造成了浓重的悲凉气氛。这就使得下片的写离愁更觉凄楚感人。那离愁像剪不断的一堆乱麻，越理越乱，异样的哀感盘踞心头，无法拂去，但又难以用言辞来表达。无声而泣的哀恸，一般较之放声大哭要沉痛得多。词的末句言离愁，也正是如此。

【说明】《相见欢》，又名《乌夜啼》、《上西楼》、《秋夜月》、《忆真妃》等。双调三十六字，上片三平韵，下片二仄韵，二平韵。全词五平韵用同一韵部。下片首两句三字句均以"仄平仄"为宜。上下片两结为九字句，《词律》将它分作六字、三字两句；有人主张宜

于第二字处略逗，也有人主张在第四字处作逗。似不必强作规定。

醉太平闺情

〔宋〕刘过

情高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1]，写春风数声。
平平去◎　平平去◎　●平〇仄平◎　仄平平仄◎

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绡香暖云屏[2]，更那堪酒醒。
平平去◎　平平去◎　●平〇仄平◎　仄平平仄◎

【注释】

[1] 调筝：弹筝。筝，弹弦乐器，十三弦。

[2] 翠绡：丝制的帐子。云屏：云母石制屏风，也指绘有云纹图案的屏风。

【评析】“情高意真”是说词中少妇的意态娴淑，“眉长鬓青”是说她容貌的自然淡雅。寥寥八字，即写出了她气度高华而又美丽的形象。这是一种互补式的形容，形与神两方面都点到了。她大概刚喝过一点酒，薄醉微醺，对着高天明月，独坐小楼，抚弄筝弦。她低眉信手，续续地弹着，曲中透出春风的温情，诉说着自己的心事。这软软的春风、款款的深情都倾注在对意中人的忆念中。这相思铭心刻骨，以至于魂牵梦绕，悠悠长想。这时炉香不断，融融地烘暖了闺楼，熏暖了锦衾云屏，人也渐渐地从醉酒中醒来。她在沉醉中尚对意中人一刻也未能去怀，如

今酒醒时，这相思叫她如何再能忍受。这是加一倍的写法，用笔似轻实重。

【说明】《醉太平》，又名《醉思凡》、《四字令》。双调小令，三十八字，八平韵。上下片前二句平仄要求甚严，不可移易，第三字须用去声。又上下片第三句第一第三字虽平仄可通用，但多数词人仍严守“仄平平仄平平”格式，且两处仄声字多用去声。上下片第四句为上一下四句式，不可作上二下三或上三下二或二一二句式。本词真、青通押，最后一字“醒”字作平声（青韵）。诗词中有一些字如“醒”、“思”、“望”等字，即使意义、用法全同，但作平作仄，似有一定的随意性。

生查子元夕

〔宋〕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 平 ○ 仄 平[1] ○ 仄 平 平 △[2] ●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 平 ○ 仄 平 ● 仄 平 平 △ ●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注释】

[1] 元夜：即元夕，农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亦称上元节。

[2] 花市：繁华热闹的街市。

【评析】此词一说为女词人朱淑真所作，见于她的词集《断肠集》。但曾慥《乐府雅词》认为是欧阳修所作，应较可信。正因为《断肠集》中收了这首词，联系到她的不幸婚姻遭遇，所以有些卫道者就骂朱淑真为“失行妇人”。这是一种偏见。封建时代女子所遇不淑，比比皆是，偶然另有追求，也无可厚非，岂能轻易加以“失行”之罪？何况朱氏所作，词句含蓄蕴藉，此词未必就出自其手呢？这首小令其实是一篇很纯真的爱情词。读罢全词，会使人起一种悲凉惆怅的情感。旧情不再，物是人非，惟有饮泣吞声而已。词通过今与昔，身外的热闹欢乐——光风霁月，灯市如昼——与内心的孤独哀伤的强烈对比，反映出女主人公

的情感世界，引起后人对她的无限同情与共鸣。“月上”两句，写得那么旖旎温馨，令多少青年男女为之心迷神往；“不见”两句，又是写得那样黯然神伤，令世上那些有情无缘者痛苦不堪。

【说明】《生查子》，本名《生楂子》。双调，四十字。上下片各两仄韵。词多抒写抑郁之情。此调上下片首句欧词作“●平平仄平”，而较多作者则作“●仄●平平”。

昭君怨春怨

〔宋〕万俟咏

春到南楼雪尽[1]，惊动灯期花信[2]。小雨一番寒，倚阑干。

○仄○平●⚠ ○仄○平○⚠ ●仄仄平① 仄平①

莫把阑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

●仄○平○⚠ ●仄●平○⚠ ○仄仄平② 仄平②

【注释】

[1] 南楼：古楼名，在今湖北鄂城县南。《世说新语》载，晋代庾亮在武昌（即今鄂城）时，感秋夜景色宜人，与殷浩、王胡之等人登楼玩月，清谈吟咏。此处南楼不一定是实指。

[2] 灯期：指正月十五日元宵灯节。花信：犹言花期，指开花的消息。

【评析】这首词写的是登楼怀念友人之情。首句用南楼的典故，就将眼前景与思友之情联系起来。旧地再临，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昔年欢聚，已成逝水。何况当此冬春相交、积雪消融、灯节将届、春花欲萌时节？楼外是无边细雨，丝丝欲愁，寒意阵阵，使词人感到分外孤独、凄凉，与回忆中的热烈欢快场面恰成鲜明对照。于是他只能凭栏远眺，长望长想。但是极目所见，只是一派烟水茫茫而已，徒然使人

生愁。因此，他觉得还是莫去倚栏为好。他的友人也许是去了京城，但神京路遥，暮云遮断了望远的视线。于是，在这细雨、寒风、阴云中，他只能独自徘徊低吟。词中没有出“愁”字及其他相类词句，但触处生愁。这是由此词所营造的氛围产生的效果。

【说明】《昭君怨》，又名《宴西园》、《一痕沙》。双调小令，四十字。全词四换韵，两仄两平递转。上下片的第二句第五字，一般多用平。

点绛唇闺情

〔元〕曾允元

一夜东风，枕边吹散愁多少。数声啼鸟，梦转纱窗晓
● 仄 平 平 ●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 平 平 平 △
。

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长亭道 ，一般芳草，只有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平 ○ △[1] 仄 平 平 △ ● 仄
归时好。
平 平 △

【注释】

[1] 长亭：古人在路边置亭，供旅人休息停留。《释名》：“亭，停也。”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

【评析】古代交通不便，游子出外谋生，千里奔波，备极艰辛，常对故乡与亲人，魂牵梦萦。这一点思念之情，只有到归时才能去怀。这首词是游子在行将告别客地、踏上归程时的作品。因为他就要回去与亲人团聚了，所以几个月来的离愁别恨已全部化为乌有，愁眉锁眼的神情一扫而空。对此词人却说，这是被一夜东风吹散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在临走的前夕，是怎样地激动难眠啊。在夜色将尽时，大概他才刚刚入梦，但一觉醒来，已是“处处闻啼鸟”的世界了。词的上片洋溢出作者欢天喜地的神情。他想到自己离家时正是柳吐金芽的初春，而如今已是暮春时节。这美丽的春天，他是在客中度过的。这里用了“初”字、“老”字，说明时间的转换，也容易使人引出人生易老的联

想。如今长亭道上，又是芳草萋萋，与离家时别无二致，但心情已迥然不同。景物随人哀乐，移情及物，别有会心。

【说明】《点绛唇》，又名《南浦月》、《沙头雨》、《点樱桃》。双调四十一字，共七仄韵。上片第八字，有暗增一韵者。第二句（七字句）的第一字，第三句（四字句）的第一字一般多用去声。

菩萨蛮闺情

〔唐〕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1]，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
〇 平 ● 仄 平 平 　〇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①
有人楼上愁。
● 平 平 仄 ①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2]。
●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〇 仄 仄 平 ② 〇 平 平 仄 ②

【注释】

[1] 林：平地上的树林。

[2] 长亭：见《点绛唇》注。

【评析】这首词相传是北宋人魏泰在鼎州（今湖南常德）沧水驿楼的墙壁上见到的，不知何人所作；后来在长沙曾布家中见到一书，方知是李白所作（见释文莹著《湘山野录》）。但后人常对此词的著作权发生怀疑，当然也有人搬出证据，肯定其为李白所作，迄无定论。虽然如此，这首词的意思是很明白的，是一首“望远怀人”的作品。词的前二句，很注意用词的色彩。作者站在驿楼上，放眼望去，一片平林，显得辽阔苍茫，上面笼罩着密沉沉的烟雾。秋山本来就带一点寒意，再加上游子心情暗淡，更觉得山容清冷，显出惨绿的颜色。“伤心碧”，这是作者的心理感觉。此时，渐近傍晚，灰暗的夜色进入楼中。作者在这薄暮

中独自沉思、愁叹。下片首句的“玉阶”，代言驿楼。他在楼上抬头仰望，见疲倦的飞鸟正急急归巢。鸟尚思巢，人怎能不想家？归鸟触动了他的归思。但纵目一望，路远漫漫，长亭短亭，连绵不断，不知还要经过多少亭驿，才能抵家。他的愁绪因此更加深了。全词写景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中间以归思贯穿，感人至深。

【说明】《菩萨蛮》，又名《重叠金》、《子夜歌》、《巫山一片云》等。苏鹗《杜阳杂编》：“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则该曲原系异域传入，后成为唐五代文人使用最多的词牌。双调，四十四字，每两句一转韵，共四仄韵，四平韵。温庭筠作《菩萨蛮》今存十五首，其中十四首的首句为“仄平平仄平平仄”，第四句为“仄平平仄平”，而且此二句的首字大多用去声。

卜算子别意

〔宋〕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

才是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

【评析】此词在王观的词集《冠柳集》中调下有题：“送鲍浩然之浙东。”鲍浩然，作者友人，名不详。浙东，为今浙江东南地区，宋属浙江东路。这是一首送别之作，首两句即从友人归途的山水着眼。中国古代文人描写美人常以“眼似秋水，眉若春山”来形容。这里则用反喻，说水犹如美人秋波流慧，山犹如美人眉峰聚簇，给人以一种新鲜与美丽的感觉。而友人所要去的地方，更是山清水秀的浙东地区。南朝文人吴均所作《与宋元思书》说：“自富阳之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吴均所写，正是浙东一带景色。盈盈，美好的样子，字面形容眉眼，实际是喻山水。下片首两句点明送别的季节。最后两句嘱咐友人，及时归家，把春色尽情欣赏。春归人归，这是何等的赏心乐事。有人谓此词中所送的友人是回浙东看望他美丽的小妾，这是由“眉眼”生发的想象之词，于是全词都成了双关语，当然也讲得通，可是未免太坐实了，反觉俗气。

【说明】《卜算子》，又名《百尺楼》、《眉峰碧》、《缺月挂疏桐》等，都是据名家用此调所作词的字句改名。北宋时盛行此曲，万树《词律》认为取义于“卖卜算命之人也”。双调小令。四十四字，四仄韵。有四十六字者，于上下片结句各加一字，变五字句为六字句，于第三字处作逗。如杜安世所作，上片结句为“又别是、愁情味”，下片结句为“细认取、斑点泪”。

减字木兰花春情

〔宋〕王安国

画桥流水，雨湿落红飞不起。月破黄昏，帘里余香马
● 平 〇 △1 ● 仄 ● 平 平 仄 △1 ● 仄 平 ① 〇 仄 平 平 ●
上闻。
仄 ①

徘徊不语，今夜梦魂何处去。不似垂杨，犹解飞花入
〇 平 ● △2 〇 仄 ● 平 平 仄 △2 ● 仄 平 ② 〇 仄 平 平 ●
洞房 。
仄 ② [1]

【注释】

[1] 洞房：幽深的房户。

【评析】人生南北，因缘偶逢，然而“多情却被无情恼”，苦恋不能自遣，只得徒然怅惘。词人大概正落入这样的境界之中。这是一个“云破月来花弄影”的美丽良夜，一带小桥流水如画。落花沾雨，无限依恋委地。一切都是那样柔柔的，轻轻的，美美的，温馨而凄清。他骑着马在路上走着，旁边是一辆油壁香车，缓缓而过。车内美人的脂粉香、玉肌温香透过车帘，飘入词人的鼻管，令他浮想联翩，心驰神飞。一忽儿，车儿已去，但词人的心依然摇曳不定。他默默无语，信马徘徊，仔细思量。“今夜梦魂何处去”，这是明知故问，是词人的自言自语。他自恨不能身轻如杨花，飘呀飘的，飘进玉人的洞房深户，与她去共诉衷肠。词人之奇思，想入非非，单恋者往往如此。全词充满一种美感，美

的景，美的人，美的情。

【说明】《减字木兰花》，又名《减兰》、《天下乐令》、《木兰香》等。较《木兰花》减少十二字（上下片的第一、第三句各减少三字）。双调，四十四字。每两句一转韵，共四仄韵，四平韵。《木兰花》为常用词牌，今附录宋祁词一首于下：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平●仄平平△ ●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平○仄平平△ ●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

丑奴儿春暮

〔宋〕朱藻

障泥油壁人归后，满院花阴，楼影沉沉，中有伤春
● 平 ○ 仄 平 平 仄[1] ● 仄 平 ◎ ○ 仄 平 ◎ ○ 仄 平 平
一片心。
● 仄 ◎

闲穿绿树寻梅子，斜日笼明，团扇风轻，一径杨花
○ 平 ● 仄 平 平 仄 ○ 仄 平 ◎ ○ 仄 平 ◎[2] ● 仄 平 平
不避人。
● 仄 ◎

【注释】

[1] 障泥：垂置于马腹两侧，用以遮挡尘土的障物。油壁：妇女所乘装饰精美的轻便车。因车壁用油涂饰得名。

[2] 团扇：见《调笑令》注。

【评析】这是一首惜春之作，中间也许含有因为所思不见而产生的惆怅之意。春意阑珊，玉人离去，原来喧闹欢乐的庭院霎时冷清起来，似乎跟着春天的脚步一起走了。花阴寂寂，楼影深邃，只剩下孤零零的伤春词客，对景依依徘徊。他信步穿过浓绿的树丛，找寻梅子。“寻梅子”既切春末夏初光景，又当有所寄寓。唐代诗人杜牧曾作过一首七绝《叹花》，诗云：“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作者的心境大概也是如此。这时，夕阳返照，给庭院涂上一层亮丽的色彩，但毕竟使人起黄昏迟暮之感。团扇轻摇，

凉风微微，扇不去他心中的烦恼。小径上杨花扑面，真叫人想起苏轼的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他因此感到更加惘然若失了。

【说明】《丑奴儿》，通常称为《采桑子》，又名《罗敷媚》、《罗敷艳歌》、《丑奴儿令》等。双调，四十四字，六平韵。

谒金门春闺

〔南唐〕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平 ● △[1] 平 仄 仄 平 平 △ ○ 仄 ○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仄 △[2]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 仄 ○ 平 ● △[3] ● 仄 ○ 平 平 △[4] ○ 仄 ●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仄 △[5]

【注释】

[1] 乍（zhà）：突然。

[2] 挼（ruó）：揉搓。

[3] 斗鸭：古代有斗鸭的游戏。平时用栏杆圈养鸭子。

[4] 碧玉搔头：碧玉簪。

[5] 闻鹊喜：古人认为听到喜鹊叫，是有客来或出门在外的亲人归来的吉兆。

【评析】这首词很有名，引起后人的激赏。其得名原因是开头二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俞陛云说此两句“破空而来，在有意无意间，如絮浮水，似沾非著”。这话说得很在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寓情于景，但又不露痕迹。看似无“我”之境，实为有“我”之境。“我”就是词中那位百无聊赖的少妇。她的爱人出门在外，独守空闺，实在感到寂寞，只能揉着杏花花蕊逗引鸳鸯，倚在栏杆上看鸭子嬉戏。她头上斜斜地插着玉簪，词中说“坠”，其实不一定簪子真的会掉下来，只是说明玉簪的倾斜之势而已。这时头上传来喜鹊的鸣噪，她暗暗心喜，猜料爱人就要回家团聚，这样寂寞无聊的日子，大概可以结束了。词中用了一些禽鸟如鸳鸯、斗鸭、喜鹊等来点缀，目的只是兴起情感，都是为了“终日望君君不至”这中心句服务的。至此，我们就可以明白首两句的意义了：春风吹皱一池春水，其实是漾起了少妇心中的涟漪，使她加倍引起春愁与相思，但看上去又像纯客观的写景句，“似沾非著”，所以称妙。

【说明】《谒金门》，又名《垂杨碧》、《花自落》、《杨花落》等。双调小令，四十五字，八仄韵。首句第二字，唐五代词人较多用仄，六字句（上片第二句，下片第一、第二句）结尾较多用“平仄”格式。

诉衷情眉意

〔宋〕欧阳修

清晨帘幕卷轻霜，呵手试梅妆[1]。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2]。
〇平〇仄仄平◎ 〇仄仄平◎ 〇平●仄平仄 ●仄仄 ●平◎

思往事，惜流光，易成伤。拟歌先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
平仄仄 仄平◎ 仄平◎ 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 ●仄平◎

【注释】

[1] 呵（hē）手：朝手上哈哈热气。梅妆：古代妇女的一种面饰。据《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载，南朝宋武帝女寿阳公主卧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宫女效尤，称梅花妆。

[2] 远山：喻眉。葛洪《西京杂记》：“（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

【评析】古代的歌女，以色艺事人，仰承鼻息，随人欢笑，内心自有一种怨恨哀愁。这首词正写出了她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她们冒着轻寒薄霜，早早起来梳妆打扮。“呵手”与前句的“轻霜”相应。她们不得不如此。把眉画得长长的，似有离恨。打扮完了，去筵前表演，内心因思念往事，感叹如水流年的消逝而哀伤。因此临到上场时，先装起端庄的样子，笑靥未露，却蹙起了双眉，看了叫人心痛欲绝，引起无限同情。

但是，以上的絮絮解说，或许只是我们今天站在歌女的立场所发出的议论；在作者说来，恐怕未必如此。古代的文人常有一种欣赏病态美、娇姿弱质美的陋习。眉画作远山长，是一种美，“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拟歌先敛，欲笑还颦”，又有一种含蓄蕴藉美；“最断人肠”，不是说歌女伤心欲绝，而是说主人看了感到销魂摄魄，与上面所述意义正相反。从全词看，作者应是带着欣赏态度来写的。我们仿佛听到作者在说：“您瞧，那副俏模样，怪招人疼的。”事实上，歌女的表情也不会太显露。否则，她那副悲悲切切、哽哽咽咽（“敛”一作“咽”）的样子，不被赶下台才怪呢。士大夫畜养声伎，只为自己取乐而已。她内心是苦是乐，主人是不管的。作者的本意与作品所反映的客观社会意义之间的矛盾，也是文学创作中的常见现象。

【说明】《诉衷情》，又名《一丝风》。此调变体甚多，欧阳修词，为常用格式。双调小令，四十五字，六平韵。

好事近初夏

〔宋〕蒋元龙

叶暗乳鸦啼[1]，风定老红犹落[2]。蝴蝶不随春去，入薰风池阁[3]。

● 仄 仄 平 平 [1] ○ 仄 仄 平 平 △ [2]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 [3]

休歌《金缕》劝金卮[4]，酒病煞如昨[5]。帘卷日长人静，任杨花飘泊。

○ 平 ○ 仄 仄 平 平 [4] ● ● 仄 平 △ [5]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

【注释】

[1] 乳鸦：小鸦。

[2] 风定句：《南史·谢贞传》载，谢贞八岁时作《春日闲居》诗，有句云“风定花犹落”，为王筠所激赏。

[3] 薰风：南风。

[4] 《金缕》：曲调名，唐人无名氏《杂词》有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金卮（zhī）：酒杯的美称。

[5] 煞：很。

【评析】这首词写春末夏初时节的情景。词中所写的一切景象，都有那个季节的特点，丝丝入扣，移易不得。首句“暗”字，突出树叶的浓

绿深密，残花无风自落，一片绿肥红稀的情形。蝴蝶乱飞，扑入亭台池阁，一点也不畏避人群。那正是一个“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日子，客人宿醉未醒，病恹恹地，昏沉沉地，对于主人的殷勤劝酒，懒得理睬，年光就在静悄悄中流过。他只有对四处飘泊的杨花有点枨触。这杨花既显示春夏季节的转换，又是自己游子身份的象征。全词由远景而移到近景，再写到人，然后由人及景，人景合一，表现在那种时候游子的感慨，只是说得比较含蓄而已。

【说明】《好事近》，又名《钓船笛》、《倚秋千》、《翠圆枝》等。双调，四十五字，四仄韵，多用入声韵。每句倒数第二字用平声为宜。上下片末句句法多为上一下四。

忆秦娥秋思

〔唐〕李白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1]。秦楼月，年年柳色，灞
○ ○ △　○ 平 ● 仄 平 平 △　平 平 △　○ 平 ● △　仄
陵伤别[2]。
平 平 △

乐游原上清秋节[3]，咸阳古道音尘绝[4]。音尘绝，西风
● 平 ○ 仄 平 平 △　○ 平 ● 仄 平 平 △　平 平 △　○ 平
残照，汉家陵阙[5]。
○ △　仄 平 平 △

【注释】

[1]　箫声二句：《列仙传》载，秦穆公有女名弄玉，爱听萧史吹箫。后来弄玉嫁给萧史，日日学习吹箫，作凤鸣声。居数年，有凤凰来止。穆公作凤台，使萧史夫妇居住，后随凤凰仙去。秦楼即凤台。

[2] 灞陵：汉文帝陵墓，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东。附近有灞桥，唐人于此折柳赠别。

[3] 乐游原：乐游苑，在长安东南，与曲江同为汉唐游览名胜。

[4] 咸阳：今属陕西省，在长安西北。

[5] 汉家陵阙：汉代帝王陵墓多在长安四郊。阙，指陵墓前类似宫门牌楼的建筑。

【评析】此词气象萧森，声情悲壮。尤其是最后“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两句，王国维评云：“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作为一首闺怨词，它给人的感觉是远远地超出了闺怨的范围。俞平伯认为这首词“盖中晚唐时人伤乱之作”，正是从此感觉得出的结论。全词的意思是这样的：呜咽的箫声，惊醒了少妇的好梦；窗外团团的明月，令她记起灞桥离别时伤心的情景。年年柳色青青，却不见伊人归来。想当年，清秋时节乐游原上，人们登高赏玩，何等繁华；如今爱人西去，音信全无，再也不能同车游览。登楼眺望，但见坟冢垒垒，静静伏卧在西风残照下的枯草丛中。上片写离情，下片咏秋望，风物盛衰、山河兴废之意，都蕴含在字里行间，所以感人。

【说明】《忆秦娥》，又名《碧云深》、《双荷叶》、《玉交枝》、《秦楼月》等。双调小令，四十六字，六仄韵，二叠韵，多用入声韵。叠韵句都叠上句的结尾三字。后人填此调，平仄多依李词，有些作者填此调平仄有出入者，又脱得离谱。今所注可平可仄处，均依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取执衷之义。上下片结句第一字，古代作手多用去声。此调变格甚多，也常有押平声韵的。

更漏子本意

〔唐〕温庭筠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1]。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2]。

仄平平　平仄△1　〇仄●平〇△1　〇仄仄　仄平①　●平〇仄①

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3]。红烛背，绣帘垂，梦君君不知。

平●△2　●平△2　〇仄●平〇△2　〇●仄　仄平②　●平〇仄②

【注释】

[1] 漏声：此指打更击点的报时声。漏，古代计时器具。

[2] 金鹧鸪：用金线绣的鹧鸪。鹧鸪，鸟名，性畏霜露，形似母鸡，叫声像是“行不得也哥哥”。

[3] 谢家池阁：泛指女子居所。谢家，谢娘家，魏晋六朝时已有此称。

【评析】细雨霏霏，杨柳依依，词一开首就营造了一种缠绵沾滞的氛围，象征着思妇绵绵不断的情思。突然间，从远处越过花枝传来更鼓之声，它惊起了塞外的孤雁、城头的栖鸦，但是屏风上的鹧鸪却纹丝不动。因为塞雁与城乌都是有情之物，而鹧鸪则是绣在屏风上的，无情感，也无灵性。作为万物之长的人，尤其是一位怀春思妇，这更声是何

等的令她思绪翻飞啊。这里“花外”之“花”，不过是点明春天罢了，并不一定漏声是从花外传来。塞雁、城乌、鹧鸪，也不一定全是实指。温庭筠作闺怨词，特别善用禽鸟点缀，或象征比拟，或营造氛围。今存十四首《菩萨蛮》词，六首《更漏子》词，分别用了雁、鹧鸪、雀、燕、鸂鶒、莺、凤凰等禽鸟，有取其对对双双之意者，有取其象征富贵之意者，简直可以说是有禽鸟情结。下片“香雾薄”表达夜深的意思，炉烟渐消，透出重帘，思妇在楼头叹息惆怅不已。她用东西遮起烛光，放下帘子，准备安睡，去做个梦儿，与爱人相见。但她这里无论怎样相思成梦，她的爱人也不一定会心灵感应。思者自思，徒劳无益。“别梦依稀到谢家”，古代女子在情爱生活中所分享到的，大多仅是一杯苦酒、一个别梦罢了。

【说明】《更漏子》，又名《付金钗》、《独倚楼》等。始于温庭筠，多咏夜间相思。双调，四十六字。上片两仄韵转两平韵，下片三仄韵转两平韵。上下片仄韵、平韵属不同韵部。下片首句也可不用韵。词中六字句的倒数第二字，唐宋词作品绝大多数为平声字。

荆州亭题柱

〔宋〕吴城小龙女

帘卷曲栏独倚，江展暮云无际。泪眼不曾晴，家在吴
〇 仄 仄 平 仄 △　〇 仄 ● 平 平 △　● 仄 仄 平 平　〇 仄 平
头楚尾 。
平 ● △[1]

数点雪花乱委，扑漉沙鸥惊起 。诗句欲成时，没入
● 仄 仄 平 仄 △　● 仄 〇 平 平 △[2]　〇 仄 仄 平 平　● 仄
苍烟丛里。
平 平 〇 △

【注释】

[1] 吴头楚尾：指江西地区。以长江而言，此处为吴地的上游、楚地的下游，如首尾相接，故称。

[2] 扑漉（lù）：象声词。

【评析】据《冷斋夜话》载，黄庭坚登荆州亭，见亭柱上题有此词。入夜梦见一女子，说此词是她所作。醒后，黄庭坚说，她肯定就是吴城小龙女。细味词意，这首词似为一飘泊异乡的女子所作。孤身无依，对景伤怀，吟成此词。她卷上珠帘，独自倚立栏杆，纵目远望，但见冻云暗暗，无边暮色苍苍茫茫，不禁悲从中来，簌簌地泪如雨下。说“不曾晴”，可见其哀痛之深，也许是经常如此的吧！这是思乡之泪，思亲之泪，是对目前处境不如意的伤心之泪。这时雪花又飞舞起来，惊起了栖息的沙鸥，扑楞楞地向远处飞去，被沉沉的暮霭所吞没。自由自

在的飞禽令她产生了一种人不如鸟的感慨。在万般惆怅伤感中，她写下了这首小词。下片并未出现女子主观情感的描写，但处处给读者以如见其人的感觉。这是因为有了上片铺垫的缘故。

【说明】《荆州亭》，又名《江亭怨》。《花庵词选》作《清平乐令》，但与此调格式不合，而与《昭君怨》有点近似。但《昭君怨》上下片结句均为三字句，且全词用平仄韵转换格。双调，四十六字，上下片平仄、句式同，各三仄韵。

清平乐晚春

〔宋〕黄庭坚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
○ 平 ○ △　● 仄 平 平 △　● 仄 ○ 平 平 仄 △　● 仄 ○ 平
同住。
○ △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1]。百啭无人能解，因
○ 平 ○ 仄 平 ◎　○ 平 ○ 仄 平 ◎　● 仄 ○ 平 ○ 仄　○
风吹过蔷薇。
平 ○ 仄 平 ◎

【注释】

[1] 黄鹂：黄莺，常于春夏间啼鸣。

【评析】宋代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碾玉观音》的入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春天是怎么来的，谁送来的？春天又是怎样走的，谁带走的？其中举了十几首诗词。在这送来带走的名单中，有东风、风雨、蝴蝶、蜜蜂、黄莺等等。本来春去秋来，乃是自然规律，谁也无法改变。可是，春天总是美丽的，所以，为人们所依恋。对于春天的无可奈何的逝去，世人每每深感惋惜。这首词可说是惜春之士的代言。词的上片是问，明知无人可答，还是要问，表达了人们对春天的执着追求。下片是聊作解答，其实也是等于不答。只因为太执着了，所以有一点不着边际的回答，也算是聊胜于无吧。黄鹂能知道春天的踪迹，可是它整天啼鸣诉说，无人能够领会。黄鹂只能乘风独自去追踪春天的脚步，飞去了。

也许正是黄鹂驮着春天飞去的呢。全词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况味，但格调明快，不像晏殊词那么低回缠绵。而构思的新颖、想象的奇特，则是此词为人们所激赏的主要原因。

【说明】《清平乐》，又名《清平乐令》、《忆萝月》、《醉东风》。双调，四十六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三平韵。

误佳期闺怨

〔清〕汪懋麟

寒气暗侵帘幕，孤负芳春小约。庭梅开遍不归来，直恁心情恶。[1]

平仄●平平△　〇仄〇平仄△　平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独抱影儿眠，背看灯花落。待他重与画眉时[2]，细数郎轻薄。

●仄仄平平　●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

【注释】

[1] 直：竟然。恁（rèn）：这样，如此。

[2] 画眉：汉代张敞曾为妻画眉，后因用为夫妻恩爱的典故。

【评析】这首词写思妇春寒独宿无聊，对爱人又想又恨的情态。首句点出春天乍暖还寒的气候特点，但主要是对思妇孤独冷清心境的烘托。爱人负约不来，使她望眼欲穿，百无聊赖。俯看庭中梅花已经开遍，可是春归人未归，心情自然很坏。凄凄凉凉的她只能抱影独眠，辗转反侧，无法安睡。她翻过身来，见灯花坠落，不禁又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因为古人认为灯花结蕊，是个好兆头；她自然地联想到爱人就将归家。当然，“背看灯花落”也可以解释成为夜深了，灯花已落，说明她悠思之长。说“背看”，是因为她是面朝里睡的，背着烛光。她想象着爱人归来后恩爱亲昵的情景：他对自己奉承安抚，自己则佯怒薄嗔，又爱

又恨，又怨又喜；这就活脱脱地画出了小夫妻俩久别重逢的旖旎风情。全词刻画思妇心理，入木三分。

【说明】此调最早见于明人杨慎《升庵长短句》，《词律》附载于《竹香子》后，云：“查旧词无此体，或升庵自度……因其前段与此《竹香子》同，附录于卷。”双调，四十六字。上片三仄韵，下片二仄韵。字下可平可仄据杨慎词校定。

阮郎归春景

〔宋〕欧阳修

南园春半踏青时[1]，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

○平平仄仄平◎ ○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仄◎

花露重，草烟低，人家帘幕垂。秋千慵困解罗衣，画堂双燕栖。

平仄仄 仄平◎ ○平○仄◎ ○平○仄仄平◎ ●平○仄◎

【注释】

[1] 南园：泛指园圃。晋代张协《杂诗》之八：“借问此何时，南园蝴蝶飞。”踏青：春日郊游。

【评析】本词作者一作南唐冯延巳，又作北宋晏殊。词写三月艳阳春景，一片太平盛世气象。清明前后，人们纷纷去城外踏青。和煦的春风微微吹动，骏马在芳草地上奔驰嘶叫，热闹非凡。“青梅”两句更是点出了暮春的特有景物风光。而比喻的新颖贴切，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上片以人起景结，下片则以景起，句意联绵如卷帘。“花露重，草烟低”，一切都显得那么滋润，充满了生机。家家珠帘低垂，说明人们都出门赏春去了。姑娘们荡过秋千之后脱下外衣，娇娇的，怯怯的，倦倦的。“慵困”两字，将少女的娇憨之态活现纸上。她们玩罢归来，只见燕子双双归巢，栖息在美丽的厅堂雕梁上。空气中充满了宁静甜美的气

息，景美，人也美。

【说明】《阮郎归》，又名《醉桃源》、《碧桃春》、《宴桃源》。刘义庆《幽明录》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进桃源洞，遇二仙女，留住半年。后归家，已经历七世。词牌得名由此。双调，四十七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下片第一、第二句多为三字对句。又上下片的结句最后三字，大多为“平仄平”格式。

画堂春本意

〔宋〕黄庭坚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
○ 平 ○ 仄 仄 平 ◎　● 平 ○ 仄 平 ◎　● 平 ○ 仄 仄 平 ◎
睡损红妆。
● 仄 平 ◎

宝篆烟销龙凤 ，画屏云锁潇湘 。夜寒微透薄罗裳，
● 仄 ○ 平 ○ 仄[1]　● 平 ○ 仄 平 ◎[2]　● 平 ○ 仄 仄 平 ◎
无限思量。
○ 仄 平 ◎

【注释】

[1] 宝篆：盘香。龙凤：龙凤形（的盘香）。

[2] 潇湘：泛指今湖南地区。

【评析】词面是一幅仕女春睡图。春天里，白昼随着柳丝渐渐加长，雨后斜阳，照着青青芳草，清新而富有诗意。杏花随风飘落，化作春泥，使泥土也带有杏花的芳香。而这香泥又被燕子衔去筑巢。“谁家新燕啄春泥”，即是此景。词句比白居易的诗句写得更美，色香味俱全。但它的真正出处是温庭筠的《菩萨蛮》词：“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不过，温词少了春天的信使——燕子。在这样美丽的春天里，一个女子春睡恹恹，把着意打扮的粉脸也“睡损”了。损，含有娇慵、脂粉白一块红一块、头发蓬松等意象。她睡得时间太久了，以至于盘香已烧尽，香烟消散，到夜来就再也无法入睡。娇眼四顾，只见屏风上绣的

潇湘山水图，云烟朦胧。这里也许是一种暗示：她的爱人大概去了那儿了，令她忆念不止。夜寒袭人，侵入薄薄罗衫，沁人肌骨。她只得斜倚绣床，千万遍地想呀想。美丽的春光，凄凉的意绪，形成上下片鲜明的对照。而选韵的悠扬，增加了全词的缠绵之意，如春天的游丝般的轻柔，袅袅不绝。

【说明】《画堂春》，又名《万峰攒翠》。双调，四十七字，上片四平韵，下片三平韵。下片第一、二两句，较多用对仗句。

摊破浣溪沙秋恨

〔南唐〕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
● 仄 平 平 仄 仄 ◎[1] ○ 平 平 仄 仄 平 ◎ ○ 仄 ○ 平 仄 平
悴，不堪看。
仄[2] 仄 平 ◎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
● 仄 ● 平 平 仄 仄[3] ● 平 ○ 仄 仄 平 ◎[4] ○ 仄 ● 平 平 仄
恨，倚阑干。
仄 仄 平 ◎

【注释】

[1] 菡萏（hàn dàn）：荷花。

[2] 韶光：春光。

[3] 鸡塞：即鸡鹿塞，在今内蒙古境内磴口西北哈萨格峡谷口。东汉时窦宪曾率军出鸡鹿塞与南匈奴交战，获胜后登燕然山勒石记功而还。此泛指边塞。

[4] 彻：大曲的最后一遍。吹彻意谓吹到最后一曲。玉笙寒：吹笙久了，簧片潮润，所以说“寒”，不合律，需用微火烘炙。

【评析】这首词写思妇怀念远出从军的征夫。词意很凄苦，使人不堪卒读。这应该是一个秋天的薄暮。池塘里荷花已经凋谢，香销翠减，

败荷零乱。西风吹动池水，绿波荡起，一片萧瑟的景象。“愁起”之“愁”，是思妇的主观情感，水波是无所谓愁与不愁的。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秋天是肃杀的，引起愁人的悲叹。这位思妇感到大自然的萧败气象，正是自己年华老去的写照。面容的憔悴、心灵的憔悴与外界合而为一，所以她“不忍看”，无法面对。她为谁憔悴为谁愁呢？原来她的爱人远在边关驻防，只得做个好梦与爱人相见，然而这好梦被阴冷的绵绵秋雨滴碎了，因此感到无限惆怅。她无聊地捧起玉笙吹奏，吹了一遍又一遍，以排遣心头的寂寞。笙簧寒，心更寒，不由得将相思化作一腔伤心热泪。恨，这里应作悲痛解。她无奈地独倚栏杆，默默思念。上片侧重写景，景中有情；下片侧重抒情，情中带景。词中对人物的一系列举动的描写无不与人物心灵相应。“细雨梦回鸡塞远”是点睛之笔，贯穿全词，所以一向为后人称道。

【说明】此调本名应作《山花子》，双调小令，四十八字，上片三平韵，下片两平韵；五代时即已出现。宋人认为它是《浣溪沙》的变体，所以改名为《摊破浣溪沙》。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摊破”，而是添声或添字。“摊破”的“意思是将某一个曲调，摊破一二句，增字衍声，另外变成一个新的曲调，但仍用原调名”（见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例如将《浣溪沙》上下片的第三句（七字句）改成四字、五字各一句，成四五句式，而这首词是上下片分别增加了一个三字句。《浣溪沙》，历代词人使用极多，兹举晏殊词一首并附格律如下：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仄○平●仄◎　●平○仄仄平◎　◎平○仄仄平◎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平◎　●平○仄仄平◎

其中下片第一、第二句，多用对仗。

人月圆有感

〔金〕吴激

南朝千古伤心事，还唱后庭花　。旧时王谢，堂前燕
○ 平 ○ 仄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1]　● 平 ○ 仄　平 平 仄
子，飞向谁家　。
仄　○ 仄 平 ◎[2]

恍然一梦，天姿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
● 平 ● 仄　○ 平 ● 仄　○ 仄 平 ◎　○ 平 ○ 平　平 平 仄
湿，同是天涯　。
仄　○ 仄 平 ◎[3]

【注释】

[1] 南朝二句：唐杜牧《泊秦淮》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南朝，指先后建都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六个皇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后庭花，即《玉树后庭花》，乐曲名。据说是南朝最后一个亡国之君陈后主所作。

[2] 旧时二句：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东晋时两个世家大族，曾是支持东晋皇朝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门第显赫。

[3] 江州三句：唐元和十一年（816）秋，白居易在贬谪地九江送别友人，听到一个琵琶女的演奏，写下长诗《琵琶行》，表达了身世沦落之感，其中有句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

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官名，州郡地方长官属下的武职佐吏。青衫，唐代文官八、九品的服色。

【评析】关于此词有一则掌故：据刘祁的《归潜志》记载，曾先后奉使赴金国被留任职的吴激与宇文虚中等人，一次在宴会上见到一个侍儿在吹笛劝酒。打听之下，方知她是赵宋宗室之女。众人都十分感慨，纷纷作词题咏。在这些作品中，以吴激这首《人月圆》为第一。作者以天衣无缝的手段，巧妙地将前人诗句组合入词，非常贴切自然，句句似从自己胸臆中流出，毫无生涩感。其次，全词把眼前情景、家国之恨、身世之感等诸多内容，融入短短四十八字之中，简括凝炼，尤见巧思。首两句点明歌女身份，并布下全词悲凉的基调。“旧时”两句写世家王族的衰落，进一步说明歌女的来历。这位沦落女子其实连王谢堂前的燕子还不如。燕子虽飞入寻常百姓家，但不失自由身；而如今她却成了供人驱使的奴隶，与昔年荣华对比，真有霄壤之别。下片的“恍然一梦”，过渡得略无痕迹，一气直下。作者先写歌女的姿容打扮，但浓脂重粉却掩饰不住她内心的忧伤。自然，这身世、这情绪深深感染了作者，触动了自身的伤心之处，随后，“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内心痛苦，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在座诸公，大多处于同一境地，相对唏嘘的场面当是非常感人的。

【说明】《人月圆》，又名《青衫湿》。双调，四十八字，上下片各两平韵。

桃源忆故人冬景

〔宋〕秦观

玉楼深锁多情种，清夜悠悠谁共。羞见枕衾鸳凤，
● 平 ○ 仄 平 平 △[1] ○ 仄 ○ 平 平 △ ○ 仄 ● 平 平 △
闷则和衣拥。
● 仄 平 平 △

无端画角严城动，惊破一番新梦。窗外月华霜重，
○ 平 ● 仄 平 平 △[2] ○ 仄 ● 平 平 △ ○ 仄 ● 平 平 △
听彻梅花弄。
● 仄 平 平 △[3]

【注释】

[1] 多情种：其他各本均作“薄情种”，唯《白香词谱》作“多情种”。

[2] 无端：没来由。严城：古代戒夜称严，严城就是戒夜的城池。

[3] 彻：大曲的最后一遍。梅花弄：乐曲名，有《大梅花》、《小梅花》等，一曲称一弄。

【评析】这首词写冬夜一位思妇的幽怨。首两句写爱人离家后，思妇孤栖高楼深院，漫漫长夜，冷清凄凉，无人可与消此长夜。她见了枕头上、被儿上绣的成双作对的鸳鸯、凤凰，油然而起人不如鸟的感叹。这种以禽鸟的和合双飞来反衬思妇孤单寂寞的手法，在旧诗词中屡见不鲜，但这里妙在接了一句“闷则和衣拥”，将思妇恹恹无聊的情状描绘了

出来，联结自然。这一句既照应了上片的全部内容，又开启了下片，是全词的关锁。“和衣拥”的结果自然是朦胧地做了一个好梦，大概是梦见伊人了吧，但又被城头的号角声惊醒了。画角是角的美称。她睡意全消，凄凄地望着窗外一轮皓月，遍地浓霜，听着寒夜中传来的《梅花弄》曲调。听彻，正说明她此后彻夜难眠，相思无限。下片意境似从本书所收李璟《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化出。

【说明】《桃源忆故人》，又名《虞美人影》、《杏花风》、《胡捣练》等。双调，四十八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眼儿媚秋闺

〔明〕刘基

萋萋芳草小楼西，云压雁声低。两行疏柳，一丝残照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仄 平 ◎ ● 平 ○ 仄 ● 平 ○ 仄
，万点鸦栖 。
● 仄 平 ◎[1]

春山碧树秋重绿 ，人在武陵溪 。无情明月，有情归
○ 平 ● 仄 平 平 仄[2] ○ 仄 仄 平 ◎[3] ○ 平 ○ 仄 ● 平 ○
梦，同到幽闺。
仄 ○ 仄 平 ◎

【注释】

[1] 一丝二句：宋秦观有《满庭芳》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乃从隋炀帝诗“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中化出。

[2] 春山句：南朝齐谢朓《酬王晋安》：“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

[3] 武陵：今湖南常德。武陵溪是东晋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中桃花源的所在地。

【评析】这首词抒写思妇秋日怀人的情愫。上片为思妇目中所见秋景，景中含情。首句标明思妇的住处，隐寓思归人之意。《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次句“压”字，给人以天低云沉的压抑感。哀雁低鸣，令她想到自身的孤单。接着用三句四字句，大力

渲染秋天萧瑟景象。“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思妇对着疏柳夕阳，点点寒鸦，真是难以为怀了。下片首句既是对上片首句的回应，兼引发下文。思妇的爱人远在武陵溪畔，是桃花源仙境所在地。由桃花源可以联想到刘晨、阮肇所到的桃源洞。她的爱人会不会移情别恋而不归呢？她当然不愿意继续再往下想。她睡了，多情的郎君将随着明月一起归来，走入思妇的梦境。说明月无情，是因为月儿不管人间的悲欢离合，长向别时圆。

【说明】《眼儿媚》，又名《秋波媚》。双调，四十八字，五平韵。

贺圣朝留别

〔宋〕叶清臣

满斟绿醑留君住[1]，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平●仄平平△[1] 仄平平平△ ○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

花开花谢，都来几许[2]，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平○仄 ○平●△[2] 仄平平平△ ●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平△

【注释】

[1] 醑（xǔ）：美酒。

[2] 都来：总来，犹“算来”。

【评析】这首词应是在饯别友人宴席上的即景之作。全词明快流转，不作儿女哽咽情态，但深厚的友情、依依惜别的情感仍流寓笔底。词一开首，即大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慨。三、四句直接言愁，可见离愁还是掩饰不住。雨丝风片，原为春天的气候特点，如“十日雨丝风片里”。用在这里，是离愁的象征，因为春天的风雨，密密的，酥酥的，细细的，与离愁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下片是强作解语，人生离多合少，犹如这春光，一年好景就不过这几天，应抓住这春光尽情享受。离别在即，相见无期，且高歌一醉，莫言离愁。虽然如此，仍流露出浓重的惜别情怀。这是强忍着离恨的欢笑，是按下心头忧愁的故

作旷达之语。词中“三分春色”二句似可稍加注意。我们的古人似乎很喜欢将自然景色划成等分，如唐人徐凝的《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苏轼《水龙吟》：“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其实都是诗人借景抒情而已。

【说明】《贺圣朝》，有四十七字、四十八字、四十九字诸体，又有押平韵、仄韵两种。此为双调，四十九字，上下片各三仄韵。上下片的五字句，多为上一下四句式，且第一字多用去声。

柳梢青纪游

〔清〕朱彝尊

障羞罗扇，花时犹记，者边曾见[1]。曲录阑干[2]，玲珑
● 平 平 △ ○ 平 ○ 仄 ● 平 平 △ ● 仄 平 平 ○ 平
窗户[3]，也都寻遍。
○ 仄 ● 平 平 △

两峰依旧青青，但不比、眉梢平远。第一难忘，重来
● 平 ○ 仄 平 平 仄 ● 仄 ○ 平 ○ △ ● 仄 平 平 ○ 平
崔护，去年人面[4]。
○ 仄 ● 平 平 △

【注释】

[1] 者边：这边。

[2] 曲录：刻木成曲折形。

[3] 玲珑：指窗格雕成花形图案空明透亮的样子。

[4] 重来二句：唐人孟棨《本事诗》载，诗人崔护，清明日往都城南郊踏青，酒渴，向一村女求饮。村女开门纳崔进室，送以杯水。女美，眉目含情。崔归，明年清明复往，门墙如故，然女已锁门他往。崔怅然，题诗于门："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评析】这也许是一首怀念昔日情人的作品。情人是谁，不得而

知。他们曾在某年的春日相会过，他们曾一起倚着曲栏倾诉衷肠，曾在雕花窗下喁喁而语；她手执团扇，轻掩朱唇，脸上红潮滚滚。如今旧地重游，旧踪寻遍，却“人面不知何处去”。远山依然青青，像她的蛾眉，哦不，远山怎及她双眉秀长含情。他对她的思念是那么铭心刻骨，终身难忘。这景象仿佛就是崔护当年“桃花人面”故事的重演。词通篇在带着苦涩滋味的回忆中展开，一往情深。

【说明】《柳梢青》，又名《早春怨》、《玉水明沙》、《云淡秋空》、《陇头月》等。双调，有押平仄韵两种，均四十九字。此为押仄声韵者，上片三仄韵，下片两仄韵。上片第四第五句，多用对仗。下片首句也有用韵的。第二句于第三字逗，且这三字多为衬字；且于第六字（平）多用去声。《柳梢青》平韵格式为常用正格，兹举宋人秦观一首，并标平仄如下（其中对偶、逗衬、用去声的情况与仄韵式同）：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轻寒，风前香细，春在
●仄平◎ ○平●仄 仄仄平◎ ●仄平平 ○平○仄 ○仄
梨花。
平◎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
○平●仄平◎ 仄●仄 平平仄◎ ○仄平平 ○平○仄 ●
院谁家。
仄平◎

词中“轻”字、“残”字、“门”字、“秋”字，也可用入声字。

西江月佳人

〔宋〕司马光

宝髻松松挽就[1]，铅华淡淡妆成[2]。红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3]。

● 仄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 平 ○ △

相见争如不见[4]，有情何似无情[5]。笙歌散后酒微醒，深院月明人静。

○ 仄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 平 ○ △

【注释】

[1] 宝髻：古代妇女梳的一种发型。

[2] 铅华：搽脸的粉。

[3] 游丝：飘动着的虫丝。

[4] 相见句：李白《相逢行》：“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

[5] 有情句：杜牧《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评析】这首词写得很香艳，情致缠绵，因此很多人都怀疑它是否出于古板、方正的司马光之手。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忠贞刚节之士作艳词的也并不鲜见，“无情未必真豪杰”，唯真性情中人方能称君

子。不过就这首词来说，也未必就能见出司马光的真性情，可能是他在宴席上逢场作戏的赠妓之作，开开玩笑，如此而已；后人读它，无须太认真，更不必去为他辩护。全词围绕一位歌舞妓展开。她薄施脂粉，淡扫蛾眉，松松地挽一个云髻，显出天然丽色。她跳着转着舞着，如一团烟、一团雾，轻盈婀娜，又似飞絮游丝般飘忽不定，神龙见首不见尾。面对这美景佳人，作者感动了，沉醉了，消魂了，真是不见可欲心不动，想想还是没见到这场景为好；又一想，自己如果无爱欲之心，漠然置之，也未必有此烦恼，有情怎及得上无情的心定气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要做到心中空空，又谈何容易！酒阑人散，他还在庭院中徘徊，思想着刚才的一幕。可见“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也排遣不了他心中的耿耿忆念。我以为这下片全是调侃语，是变了花样在向舞女说奉承话。

【说明】《西江月》，又名《白蘋香》、《步虚词》、《江月令》、《壶天晓》等。双调，五十字。上下片各两平韵，结句各叶一仄韵，平、仄韵属同一韵系。上下片的第一、二两句多为对偶句。上下片结句第五字虽然可平可仄，但多数作者用平声字。

惜分飞本意

〔宋〕毛滂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
● 仄 平 平 平 仄 △[1] ○ 仄 平 平 仄 △[2] ● 仄 平 平 △ ●
无言语空相觑。
平 平 仄 平 平 △[3]

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
● 仄 平 平 平 仄 △[4] ● 仄 平 平 仄 △ ○ 仄 平 平 △ ●
魂分付潮回去。
平 平 仄 平 平 △

【注释】

[1] 阑干：指泪流纵横的样子。

[2] 愁到句：张泌《思越人》：“东风澹荡春无力，黛眉愁聚春碧。”

[3] 觑（qù）：凝视。

[4] 断雨残云：语意双关，一指景，一指男女欢爱。宋玉《高唐赋序》谓楚怀王游高唐，昼寝，梦见一女子。王因幸之，女子离去时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

【评析】此词《宋六十名家词》题作《富阳僧舍作别语赠妓琼

芳》，说明它是一首赠妓的留别之作。词开首从对面落笔，写琼芳的泣别愁情。泪湿句令人想到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带雨”，哀美动人。琼芳的哀啼说明两人平昔情爱之深，所以接下去说“此恨平分取”，你一半，我一半，作者也是悲恸欲绝，他俩当然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上片写别时之悲，下片则写别后之悲。含愁独去，此后“纵有千种风情”，也总是无情无绪的，朝朝暮暮，寂寞无聊。瞻念前程，山店野宿，只能将一片愁心，寄托于潮水，让它回到琼芳的身边，反过来去安慰她的寂寞。这是由己及人的写法，设想对方仍然沉浸在离别的哀伤之中。作者似乎对这段旧情一直不能忘怀，以致在迟暮之年重经富阳时，又作《菩萨蛮》词寄慨，词云：“春潮曾送离魂去，春山曾见伤离处。老去不堪愁，凭栏看水流。东风留不住，一夜檐前雨。明日觅春痕，红疏桃杏村。”首句直接《惜分飞》结句。梦断香消，伤心春水，也只能付之无可奈何了。

【说明】《惜分飞》，又名《惜芳菲》、《惜双双》等。双调，五十字，上下片各四仄韵。毛滂此词上下片末句第四字“语”字、“付”字也均叶韵，可是无严格规定。

南歌子闺情

〔宋〕欧阳修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去来窗下笑相扶，爱道
● 仄 平 平 仄[1] 平 平 仄 仄 ◎[2]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画眉深浅入时无？
● 平 ○ 仄 仄 平 ◎[3]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 ● 平 ● 仄 仄 平 ◎[4] ● 仄
鸳鸯两字怎生书？
○ 平 ● 仄 仄 平 ◎[5]

【注释】

[1] 凤髻：发髻梳成凤凰式。金泥带：用屑金为饰制成的束带。

[2] 龙纹句：用玉制成刻着龙的花纹的掌形梳子，插于发髻。

[3] 画眉深浅入时无：语本唐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入时无，合时吗。

[4] 等闲：白白地。

[5] 怎生：怎么。

【评析】此词一说是僧仲殊（即张挥）作。这是一首艳词，刻画新嫁娘的憨态。那是一位梳着凤髻、用泥金带绾着头发、发髻上插着龙纹

玉掌梳的天真少妇，她来来去去，娇笑着拉着夫婿的手，含情脉脉地问道：“我这打扮合不合时代新潮？”烂漫之态，旖旎风光，尽在其中。她久久地依偎在夫婿身边，又是写字，又是绣花，又是情话绵绵，结果一事无成，白浪费了时间，把刺绣这正事也给耽误了。可她还是像饴糖似地黏着丈夫，笑盈盈地提笔问道：“这‘鸳鸯’两字怎么个写法？你教教我嘛！”情态传神，我们仿佛见到一对新婚夫妇缠绵心喜的样子。词上片写态，下片写情，都能曲尽其妙。

【说明】《南歌子》，又名《十爱词》、《水晶帘》、《南柯子》、《望秦川》、《风蝶令》等。任二北《唐声诗》以为《南歌子》是唐人饮筵行令间所用之箸词，配合短歌小舞。此词牌有单调双调和平韵仄韵各体。宋人多用双调，五十二字，上下片各三平韵。上下片首两句例用对仗；结句多为上二下七或上六下三句式。

醉花阴重九

〔宋〕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
● 仄 ○ 平 平 仄 △ ● 仄 平 平 △[1] ○ 仄 仄 平 平 ● 仄
纱厨 、昨夜凉初透。
平 平[2] ● 仄 平 平 △

东篱把菊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
○ 平 ● 仄 平 平 △[3] 仄 仄 平 平 △ ● 仄 仄 平 平 ○ 仄
西风、人比黄花瘦。
平 平 ○ 仄 平 平 △

【注释】

[1] 瑞脑：又名龙瑞脑，香料。金兽：铜制兽形香炉。

[2] 纱厨：纱帐。

[3] 东篱句：陶潜《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因以东篱为种菊、赏菊的地方。

【评析】此词向负盛名，这与一段流传的文坛佳话有关。据元人伊士珍《琅嬛记》载，李清照重阳节写了这首《醉花阴》，寄给她丈夫赵明诚。赵叹赏不已，自愧弗如，但又不甘心，就废寝忘食三天三夜，写了五十首《醉花阴》，并将它与李清照的原作夹杂在一起，拿给友人看。友人再三诵读这五十一首《醉花阴》后说：“其中只有三句极佳。”赵问是哪三句，友人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

瘦。”正是李清照所作。黄花，就是菊花。唐人司空图《诗品》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李词结尾三句恰恰道出了清高淡雅、多愁善感、为思念爱人而憔悴的词人自我形象，所以得到赵明诚友人的激赏。这首词可以说是词人在向出门在外的爱人报告自己重阳节一天的生活与感受。白天，愁绪如烟如雾，与炉香一起袅袅空际。第一句的“永”字与次句的“消”字相应，说明她是长时间地处在一种悠悠思念的心态中。昨夜的秋寒沁人肌骨，直钻入卧室纱帐，心绪与气候一样凄清，使她在枕上辗转难眠。今晚她独自一人去东篱赏菊，幽香阵阵，惹满衣袖。因为是“把菊”，所以这里说“盈袖”。我国古代有重阳节赏菊、插菊、饮菊花酒的习俗，但此时此地，一人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的，插了菊花给谁看？又与谁共饮呢？想到这里，不觉悲从中来，因此就有了“莫道不消魂”这三句。消魂，就是为离别而感伤。帘卷西风就是西风卷帘。景与情都融合在这三句中间。

【说明】《醉花阴》，双调，五十二字，上下片各三仄韵。

浪淘沙怀旧

〔南唐〕李煜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
○ 仄 仄 平 ◎[1] ○ 仄 平 ◎[2]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
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平 平 仄 仄 ● 仄 平 ◎[3]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
● 仄 仄 平 ◎ ○ 仄 平 ◎ ● 平 ○ 仄 仄 平 ◎ ○ 仄 ● 平
春去也，天上人间。
平 仄 仄 ○ 仄 平 ◎

【注释】

[1] 潺（chán）潺：雨声。

[2] 阑珊：将尽。

[3] 一晌（shǎng）：片刻。

【评析】此词写于作者被俘入北宋京都之后。一个丢掉了江山的亡国之君，寄身于敌国皇帝的卧榻旁边，成为刀俎上随时可被宰割的肉，处境是极为危险而可悲的。他一方面忘不了昔日花团锦簇、车水马龙的繁华生活，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凄惨屈辱的残酷现实，发为诗词，真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这首词确实写得很伤感，当时一些稍有心肝的旧臣听了，无不泣下。词一开始就写出了令人感伤的环境，帘外是淅淅沥沥的春雨，一滴滴，一声声，滴碎了词人的心。春天快要过去了，到天快亮

时，寒意袭人，被儿内没有一丝热气，冻醒了他刚才做的好梦。他大概是梦见了自己做小朝廷国君时的欢乐日子了吧，可是上天连这点点快意也给得那么吝悭，仅片刻功夫就梦破影无了。他感到难堪，就起身倚栏独眺，但还是触目生愁，想起故国的万里江山，自从仓皇辞庙北上之后，就再也难返家园，永无见期了。这江山、家园、昔日的繁华都像落花流水一样，随着春天远去了，再也无法追回。词以片刻的仅是梦中的欢乐来反写眼前的悲哀，形成极为强烈鲜明的对照，使人不堪卒读。五代张泌《浣溪沙》词云：“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首词的意境。

【说明】《浪淘沙》，又名《卖花声》、《过龙门》。原为七言绝句，至五代时始成双调小令，五十四字，上下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

鹧鸪天别情

〔宋〕聂胜琼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五程。

●仄平平●仄◎[1] ○平○仄仄平◎ ○平●仄平平仄[2] ●仄平平●仄◎[3]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平仄仄 仄平◎ ●平○仄仄平◎ ●平●仄平平仄 ●仄平平●仄◎

【注释】

[1] 凤城：春秋时，秦穆公女弄玉学吹箫作凤鸣声，有凤来降，因号其城为丹凤城。后称国都为凤城。

[2] 阳关曲：送别之曲。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人人：对亲昵者的称谓。第五程：极言路程遥远。

【评析】这首词有一段本事：礼部属官李之问因任职期满来到京城改官，遇见名妓聂胜琼，非常喜爱。不久李将出京，胜琼送别，饯饮于莲花楼，唱了一首词，词的末句是："无计留春住，奈何无计随君去。"李很感动，又留居了一段时间。后因家中催促，李只得离京回家，在半路中，收到聂寄来的这首《鹧鸪天》词。回家后，词被李妻发

现，她深为词中流露的真情感动，遂劝李将聂纳为小妾。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首词促成了一段姻缘。词上片写送别，李郎离去，自己玉容惨淡，如花容失色，在此莲花楼上含愁泣别。楼外杨柳青青，更触发她的离愁别恨，因为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宴席上唱起了别离悲歌，送别远去的情人。下片则写自己伤心的怀念之情。人远去，惟有做个好梦相随，但好梦难成，心情更加悲苦。而这一腔相思之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她不禁悲从中来。此时窗外春雨如泪，窗内人泪如雨，彼此交织成一曲哀恸欲绝的乐章。

【说明】《鹧鸪天》，又名《思佳客》、《于中好》、《思越人》、《千叶莲》等。此调实由两首仄起平韵七言绝句组成，唯下片开首改成两三字句而已。词的上片第三、第四句，下片两个三字句一般宜对仗（此词未用）。

虞美人感旧

〔南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
　　○ 平 ○ 仄 平 平 △①　● 仄 平 平 △①　● 平 ● 仄 仄 平 ①　●
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仄 ● 平 ○ 仄 仄 平 ①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
　　○ 平 仄 仄 平 平 △②　● 仄 平 平 △②　● 平 ○ 仄 仄 平 ②　●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仄 ● 平 ○ 仄 仄 平 ②

　　【评析】此词作意与前选《忆江南》、《浪淘沙》同。李煜被俘后曾写一信给旧宫人说：“此中日夕，唯以眼泪洗脸。”其愁苦境况可以想见。春花秋月，本是赏心悦目之物，但在愁人眼中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只能勾起对美好往事的无限追忆。对美好往事的追忆，往往说明对眼前现实的不满与伤感，于是只得“寄语羲和快著鞭”，希望这种痛苦的日子快些了结。他住的小楼上昨夜东风习习，皓月当空，这是从他的故国江东吹来的风，是故国的明月，他又沉浸在回忆中了，但一切都是那样不堪回首。他想到了故国的宫殿，那雕花曲栏，那汉白玉石阶，大概还在的吧，但山河依旧，人的容颜已经老去。如今人去楼空，往事是那样地令他心酸，他的愁绪变得更深了，更悠长了，就像一江春水向东流去，欢乐不再，愁恨永远无边无际。这首词最能反映出他作为昔日一个国家的君主，今日成为臣虏的悲苦心境，故国之思，在他心中是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词中充满了哀伤和绝望之情，给人以一种痛彻心肺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人类的心灵上是可以沟通的，所以也难怪一些处于民族危亡境地的人们，会不由自主地低吟这首

亡国之痛的小词。有一部叙述日帝侵华、八年离乱故事的电影，片名就叫《一江春水向东流》，其原因即在于此。

【说明】《虞美人》，又名《一江春水》、《玉壶冰》、《虞美人令》等。词调是因秦汉年间项羽作《虞兮》歌而得名。有五十六字、五十八字等格。此为五十六字，双调，每两句平仄转韵，共四仄韵，四平韵。上下片末句为九字句，可以二七式，也可以四五、六三式。词中上下片第三句及第四句（九字句）之后七字，虽说第一第三字的平仄可以不论，但大多数词作均作“仄平平仄仄平平”。

南乡子春闺

〔宋〕孙道绚

晓日压重檐，斗帐春寒起未忺 。天气困人梳洗懒，
● 仄 仄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 ◎[1] 〇 仄 ● 平 平 仄 仄
眉尖，淡画春山不喜添 。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 ◎[2]

闲把绣丝挦 ，认得金针又倒拈。陌上游人归也未，
〇 仄 仄 平 ◎[3] ● 仄 平 平 仄 仄 ◎ ● 仄 〇 平 平 仄 仄
恹恹 ，满院杨花不卷帘。
平 ◎[4] ● 仄 平 平 仄 仄 ◎

【注释】

[1] 斗帐：形如覆斗的小帐。忺（xiān）：适意。

[2] 春山：喻女子的眉毛。

[3] 挦（xín）：摘取，这里指挑线。

[4] 恹恹（yān）：精神萎靡。

【评析】这是一首思妇怀人的词，下片“陌上游人归也未”一句是全词的关锁。上片之写慵懒，下片之写颠倒相思之情，都因这一句展开。朝阳高出了双层屋檐，她方从斗帐中起身，春寒恻恻，睡思昏昏，一副春愁无法排遣的样子。正是“困人天气日初长”的季节，无情无绪，懒得梳洗打扮，蹙着双眉，无心描画，正如元人王实甫《西厢记》里所写

的“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丈夫不在，打扮给谁看呢？闲来无事，还是拿起花绷绣花吧，但是她又心不在焉，把针倒拈了。金针倒拈，刻画出她因相思而失神的模样，说明她绣花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打发日子，而并非真的要做成什么。她一心想的是丈夫外出，究竟几时归来，归还是不归。忧思伤人，自然也就精神萎靡不振了。此时，帘外风起杨花，濛濛扑人，她只得垂下珠帘，不让杨花飞入卧房；实际上是她怕春色入帘，更引动自己的愁心。

【说明】《南乡子》，又名《好离乡》、《蕉叶怨》。有单调、双调两体。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上下片各有一个二字句。宋以后多用双调。

鹊桥仙七夕

〔宋〕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1]。金风玉露一相逢[2]，便胜却、人间无数。

○平●仄 ○平○仄 ○仄○平●△ ○平●仄仄平平 仄●仄 平平○△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3]。

○平●仄 ○平○仄 ●仄●平○△ ●平●仄仄平平 仄●仄 平平●△

【注释】

[1] 飞星二句：关于牵牛织女七夕鹊桥相会的传说由来已久，《风俗记》：“七夕，织女当渡河，使鹊为桥。”《白氏六帖》卷二九引《淮南子》说：“乌鹊填河成桥渡织女。”《文选》曹丕《燕歌行》李善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方，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初学记》卷四注：“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是也。又傅玄《拟天问》：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飞星，指牵牛、织女星。银汉，天河；银河。

[2] 金风句：唐李商隐《辛未七夕》：“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金风，秋风。

[3] 朝朝暮暮：见前《惜分飞》词注。

【评析】这是一首著名的情词，曾感动过无数真情相爱的青年男女。男女相悦相恋，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长相厮守时，就常拿这首词，特别是最后两句“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互勉励，来捍卫与维系他们之间坚贞、至死不渝的爱情，同时又从中寻求感情安慰的力量，不求朝朝暮暮，但求地老天荒，表现出持久的耐心与坚毅。这是伟大而又崇高的真诚爱情！词是由牛女七夕鹊桥相会这一美丽的民间传说展开而生发出来的美好想象。上片写相逢时是那么美好、愉快，连云彩也变幻出奇丽灵巧的花样；双星在金风送爽、玉露滋润的时刻相逢，那么一年来的离愁别恨也会消逝得无影无踪。俗话说小别胜新婚，那久别重逢的欢娱是人间日日聚首一起的夫妇所无法领会的。下片紧承上片相逢之意，把久久的思念、日日的企盼、相会的快乐写足。但是欢会未已，分离在即，心情不免又有一点惆怅。这里词意作了一点转折，是抑；结尾两句又转而为扬，表达了对未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真诚愿望。

【说明】词调取名，得自七夕织女渡河与牵牛鹊桥相会事。双调，五十六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上下片的第一、第二句应对仗，所以首句第三字与次句的第三字，平仄应错开，即首句第三字如用平，则次句第三字当用仄，反之亦然。

一斛珠美人口

〔南唐〕李煜

晚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 。向人微露丁香颗 。一
● 平 ○ △ ○ 平 ○ 仄 平 平 △[1] ● 平 ○ ● 平 平 △[2] ●
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
仄 平 平 ● 仄 ○ 平 △[3]

罗袖裛残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涴 。绣床斜凭娇无
○ 仄 ● 平 平 仄 △[4] ○ 平 ○ 仄 平 平 △[5] ● 平 ○ 仄 平 平
那 ，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 。
△[6] ● 仄 平 平[7] ● 仄 ○ 平 △[8]

【注释】

[1] 沉檀：唐代女子用的一种化妆品，据宋人洪刍《香谱》载，它用丁香、馢香、沉香、檀香、麝香各一两，细剉，加上鹅梨十只，研成汁，放于银制盛器内，蒸三次，待梨汁干，即可用，用于眉端或嘴唇。檀是浅红色的，色深而润泽称沉。注：点。些儿个：一点儿。

[2] 丁香颗：丁香的花蕾，此处指美女舌尖。丁香又名鸡舌香，因为它的种仁由两片形似鸡舌的子叶抱合而成，有辛郁香味，古人常含于口中，以除秽气。

[3] 樱桃破：指张开樱桃似的小口。

[4] 裛（yì）：沾湿。殷：深红色。可：犹“可可”，不在意。

[5] 香醪（láo）：美酒。涴（wò）：污。

[6] 无那：无可奈何，慵困无力的样子。

[7] 红茸：红色丝绒。

[8] 檀郎：对所爱男子的美称。晋美男子潘岳小名檀奴，后故称美男子为檀郎。

【评析】此词写一歌女的美丽天真、恃宠娇憨的情态，色、香、味、声俱足，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一定的审美价值。那位歌女，晓妆才罢，嘴上轻轻点了点红色的沉檀，一副俏丽的模样。唱歌之前，先向人伸了伸舌头，似乎是润湿双唇，又似乎是在向人装怪相，撒娇。朱唇未动，先让人闻到一股口脂香。她向人一展歌喉，张开了樱桃小口。樱桃鲜红、圆小，历来被用来形容美人的小嘴。歌后小宴，她大概是喝醉了，连罗袖也被酒沾湿了，由浅红变成了深红；到用大杯喝酒时，衣衫更是被酒弄脏了，可她对此一点也不在乎。酒后乏力，她斜倚绣床，把红绒含在嘴里咬碎了，娇嗔地笑着，朝心爱的郎君吐去。自然，檀郎对此也只能笑笑而已，对一个醉得脸如桃花的天真少女，你又能怎样呢？一说绣床是指绣花的绷，红茸是红色的丝缕，绣花用的。本作的用词很有讲究，如“轻注”、“丁香颗”、“樱桃破”等，能于细微处恰到好处地塑造人物外在形象及心态。而词的结尾三句，更是把一个娇憨少女的形容、情态、声音、笑貌、戏谑性的动作活托出来，令人叹赏。后人对于这三句也不是没有微词，总的意思是认为那女子太轻狂，不足取法。但是我们认为，评论这三句不能离开人物、场景、时间的特点，人物是天真无邪的少女，场景是酒宴，时间是醉后，所以这三句描写是无可非议的，那种戏谑性的动作是少女内心喜悦、娇痴的自然流露，全无矫揉造作之态；像清人李渔所说如“倡妇倚门”，“唾枣核瓜子以调路

人”，那当然只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与恶心。

【说明】《一斛珠》，又名《醉落魄》、《一斛夜明珠》、《章台月》等。据《梅妃传》载，唐明皇爱上杨玉环后，梅妃失宠。一次使臣来朝，唐明皇命赐梅妃一斛（古代十斗为一斛）珍珠。梅妃写诗谢绝。唐明皇将梅妃的诗命乐工谱成曲，即名为《一斛珠》。双调，五十七字，上下片各四仄韵。首句或作“仄平平仄”，或作“平平仄仄”，不能犯孤平。上下片末句为九字句，于第四字处逗；最后三字，平仄要同，或者“平平仄”，或者“仄平仄”。

踏莎行春暮

〔宋〕寇准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
○仄平平[1] ○平仄△ ○平●仄平平△ ●平○仄
雨濛濛，屏山半掩余香袅。
仄平平 ○平●仄平平△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
●仄平平 ○平仄△ ○平○仄平平△[2] ●平○仄
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仄平平 ○平●仄平平△

【注释】

[1] 阑：尽。

[2] 菱花：镜子。

【评析】暮春时节，在人的感觉上，莺声已不再像芳春时那般脆亮，落花满地，枝头成空，梅树上长出了小小的青梅。华丽的堂室内，人声寂寂，炉香袅袅，画着山水的屏风摆在堂中，将厅堂隔成两半。帘外是濛濛的细雨。在这样的迟暮光景中，一个害着相思的女子，心事重重地思念着情人。他们曾经订过后会的幽期密约，如今这相约的日子早已过期，然而他仍未出现，这期约犹如泥牛入海，无一点音息。分离已经成了永远存在的痛苦，期会也变成了永久的等待。在这离别的日子里，她无心照镜，无心梳洗打扮，任那菱花镜积满了灰尘。“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情人不在眼前，还打扮什么

呢？再说，从情人去后，自己因为这铭心刻骨的思念，也许是瘦了，憔悴了吧？脸儿黄黄的，还照什么镜子呢？她独立楼头，久久无语，默默凝注，望尽天涯路。天空是那么暗淡，连天的芳草使人想起“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的句子，她的情思更加深沉，心绪也更加暗淡了，几乎与长空化为了一体。词上片写景，用“阑”，用“老”，用“濛濛”，用“袅袅”，都与主人公的心情相应合；下片写情，最后又以景结：暗淡的长空，连天的芳草，又是她此际心情的写照——她的愁绪就像长空一样暗淡，连天芳草似的无穷无尽。

【说明】《踏莎行》，又名《柳长春》、《江南曲》、《芳心苦》、《潇潇雨》等。双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上下片的首起两句宜对仗。

临江仙妓席

〔宋〕欧阳修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 仄 ○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平 ◎[1] ● 平 仄 仄 仄 平 ◎
，栏干倚处，遥见月华生。
○ 平 仄 仄 ○ 仄 仄 平 ◎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 仄 ○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平 ◎[2] ○ 平 ● 仄 仄 平 ◎[3]
。水精双枕，犹有堕钗横 。
● 平 ○ ● ○ 仄 仄 平 ◎[4]

【注释】

[1] 柳外二句：唐李商隐《无题》诗：“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

[2] 帘旌：帘额，帘子上部所缀的软帘，此即指帘子。

[3] 凉波句：韩愈《新亭》诗：“水纹凉枕簟。”和凝《山花子》词：“水纹簟冷画屏凉。”

[4] 水精：水晶。古人有以水晶制枕，或枕镶以水晶者。

【评析】旧说欧阳修因与妓缱绻，误了郡守的宴期，郡守要求欧作一词，以免妓受罚。欧即席赋此词，结果妓人受赏。那么这首词应是记欧阳修的风流韵事的。足为明证的是词的最后两句：“水精双枕，犹有

堕钗横。”又是“双枕”，又是钗横鬓乱，自然是风流韵事了。但也有人极力反对此说。俞平伯先生则认为，这首词的作法大体与李商隐《偶题》、唐人韩偓《已凉》诗相似。这说法当是可信的。词写艳情，写一个贵妇人的夏日生活，用语华美。雷声从远处的柳外传来，所以说轻雷。雨滴在池塘的荷叶上，更加纷杂、响亮，所以说雨声滴碎荷声。碎含有杂、混合的意思。夏日天气多变，忽雨忽晴，晚来时雨止天晴，西边角上露出一抹彩虹，明丽动人。她走出房外，倚着栏杆，欣赏这夏日风光，静待明月东升。人倦意懒，复又回到房中，此时飞燕归来，隔帘相窥这位贵妇人。燕子大概是对对双双的吧，以此反衬出她的孤独。我们知道，旧诗词写到思妇的，常以禽鸟相形，这里也用这种手法。她放下帘子，独宿凉簟。因簟（竹席）是清凉的，令人想到水，所以用“凉波”来形容簟，而这“波”又无浪，平平的。然而“冰簟银床梦不成”，她心有所思，难以成眠，老是翻来覆去，以至于把头上的钗子也掉在了枕边。词中的“画栋”、“玉钩”、“簟纹”、“水精”，都是为了表现富贵气象而设的词。为了便于理解此词的意境，这里特将《偶题》与《已凉》两首诗附录于后：

偶题

〔唐〕李商隐

小亭闲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纹簟上琥珀枕，旁有堕钗双翠翘。

已凉

〔唐〕韩偓

碧栏杆外绣帘垂，猩色屏风画折枝。八尺龙须方锦褥，已凉天气未寒时。

【说明】《临江仙》，又名《庭院深深》、《谢新恩》、《瑞鹤仙令》等。有三种格式。第一格（即欧词）双调五十八字，六平韵。上下片第四句四字，只可作“平平仄”或“仄平平仄”。第二格亦双调五十八字，六平韵。上下片首句为六字，作“●仄○平平仄”；上下片的第四句为五字，作“●平平仄仄”。其他与第一格同。第三格双调六十字，六平韵。上下片第四句为五字，作“●平平仄仄”，其他与第一格同。

蝶恋花春景

〔宋〕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
〇 仄 〇 平 平 仄 △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〇 仄 ● 平
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平 仄 △ 〇 平 〇 仄 平 平 △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
〇 仄 〇 平 平 仄 △ 〇 仄 平 平 〇 仄 平 平 △ ● 仄 ● 平
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
平 仄 △ 〇 平 ● 仄 平 平 △

【评析】这首词大约是苏轼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中所作。上片写景，表现了暮春时节的风物特点，并略带感伤情绪。那二月里“红杏枝头春意闹”的一番热闹春景，如今是杏花凋落，树上缀着小小的青杏，成了另一番景象了。燕子飞来，碧粼粼的河水在村舍边奔流；长日柳絮飘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枝头渐稀；连天芳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一切都表明春意尽矣。此时词人忧郁地行进在贬官途中，路边隔墙传出荡秋千佳人的娇笑声，令他感到几分生意。但是他不能久久地站在那里谛听佳人银铃般的笑声，只得依恋地继续赶路。渐行渐远，逐渐听不到她们的笑声。词人深感自己是枉自多情，徒然惹来烦恼。墙里佳人，笑她们自以为可笑之处，原本是无心的，却勾起了墙外行人——作者——多情的心，所以他要烦恼。有位词评家评词的最后两句说，多情即是无情，色即是空，词人似乎从中悟到了一点禅理（俞陛云《宋词选释》）。他说的话对不对呢？也许对，也许不对。文学作品中作者的本意与读者的理解常存在差距，这大概可以算一个例子。同样地如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也可以各人理解不同。随同苏轼一起去贬官

之地的侍妾朝云，每当唱到此句时，禁不住要流下泪来，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她认为这是伤春。今人则常将此句作为豁达语、乐观精神来理解。那么作者苏轼的本意又是什么呢？据说他听了朝云的诉说后"翻然大笑"，可见他并不同意朝云的见解，但也不见得就认同今人的看法。这是接受美学所必须研究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明】《蝶恋花》，又名《凤栖梧》、《鱼水同欢》、《明月生南浦》、《鹊踏枝》等。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一剪梅春思

〔宋〕蒋捷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 。秋娘渡与
● 仄 平 平 ● 仄 ◎ 〇 仄 平 ◎ 〇 仄 平 ◎[1] 〇 平 ● 仄
泰娘桥 。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仄 平 ◎[2] 〇 仄 平 ◎ ● 仄 平 ◎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 ，心字香烧 。流光容易
〇 仄 平 平 ● 仄 ◎ 〇 仄 平 ◎[3] 〇 仄 平 ◎[4] 〇 平 〇 仄
把人抛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仄 平 ◎[5] 〇 仄 平 ◎ ● 仄 平 ◎

【注释】

[1] 帘招：即酒旗，此处“招”字作动词用，作飘动、招揽解。

[2] 秋娘渡、泰娘桥：均吴江（今属江苏）地名。秋娘、泰娘，均唐代歌女。

[3] 银字笙：笙（一种管乐器）用银作字，以标明音阶的高低。调：指吹奏。

[4] 心字香：宋人范成大《骖鸾录》载，禺禹人制心字香，用素馨茉莉花半开者，著于净器中，薄劈沉香，层层相间封好，每天换一次，花期未过，心字香即已制成。

[5] 流光：年光。

【评析】游子风尘，年光易逝，春来无客不思家，是这首词的主旨。《竹山词》原题作“舟过吴江”。首句即点明春愁如海，奠定全词基调，并带起以下两句：江上舟摇说明他处在漫长的途中；楼上帘招说明他想借酒浇愁。词句间的勾搭照应，于此可见。秋娘渡、泰娘桥，是舟行经过之处，或许会引起他的绮思，更令他思念家人。但自己是身在途中，风雨潇潇，一派愁人天气。思家不见，酒又未得，风雨如晦，他的愁情无法排遣，只能美美地想象日后归家的情景，以消除眼前的烦恼。“何日”三句，表现了他归心如箭的心情，想象着与亲人团聚的欢乐，自己脱下风尘仆仆的征衣，又可以过焚香吹笙的日子，何等温馨。但是这儿用了“何日”一词，却正说明归期无望，他不免又从欢乐的想象里跌回到现实中来。现实是岁月匆匆流逝，春天走了，夏天来了，樱桃红了，芭蕉绿了，节候变更，年复一年，自己依然在旅途中奔波，一年年空叹老大，等是有家归未得，何以聊赖。词意又回复到“春愁”上来。蒋捷写愁情的词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在选调遣词上用比较明快的词调与词语，如《虞美人》“少年听雨歌楼上”与这首《一剪梅》即是。像此词的最后两句，用色彩极为鲜明的词句表现时节转换，而且将形容词“红”“绿”用作动词，在愁如风雨的暗淡氛围中，平添了亮丽的色彩，确实是一种创造。

【说明】《一剪梅》，又名《玉簟秋》、《腊梅香》。双调，六十字，可以句句叶韵，共十二平韵；也可仅叶六平韵，即上下片的第二、第四、第五句不叶韵；也可叶八平韵，即上下片的第二句、第五句不叶韵。其四字句多用对仗。

河传赠妓

〔宋〕秦观

恨眉醉眼，甚轻轻觑著，神魂迷乱。常记那回，小
〇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1] 〇 平 〇 △ 〇 仄 仄 平 ●
曲栏干西畔。鬓云松，罗袜刬。
仄 〇 平 平 △ 仄 平 平 平 仄 △[2]

丁香笑吐娇无限，语软声低、道我何曾惯。云雨未
〇 平 ● 仄 平 平 △[3]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〇 仄 仄
谐，早被东风吹散。瘦煞人，天不管。
平[4] ● 仄 〇 平 平 △ 仄 ● 平 平 仄 △

【注释】

[1] 甚：是，正。觑（qù）：偷看。

[2] 罗袜刬（chǎn）：仅穿着袜子行走。南唐李煜《菩萨蛮》：“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3] 丁香：指代美人舌。见前李煜《一斛珠》词注。

[4] 云雨：男女欢爱。详前毛滂《惜分飞》词注。

【评析】此词写艳情，趣味恶俗，似无别的深意；如果说这首词有所寄托，寓身世之感，但字面如此露骨色情，也是不可取的。这里仅串讲全词大意：曾记得（常应作曾解）那一回，佳人迷离着醉眼，蹙着双眉，用眼睛微微地朝我瞄了瞄，一副神魂颠倒的样子。她倚立在曲栏杆

靠西那一头，蓬松着鬓发，脚上仅穿着一双罗袜。她吃吃地娇笑着，伸出舌尖，在我耳边娇滴滴地低声说道：“那男欢女爱的事儿，我还未曾经历过呢。”结果好事未成，又被雨打风吹散。从此后，相思憔悴，瘦损腰肢，可老天也不管。

【说明】《河传》，又名《河转》、《月照梨花》、《怨王孙》等。《碧鸡漫志》引《脞说》谓是隋炀帝将幸江都时制。按“河传”之名，始于隋代，其词则创自唐代温庭筠。格式繁多。有五十一字、五十三字、五十四字、五十五字、五十七字、五十八字、六十一字；有通体押仄韵者，有先仄韵后平韵，平仄韵互换者，也有仅下片前仄韵后平韵者；句读也各不相同。秦观《河传》双调六十一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今附平仄转韵格词一首如下（因同一体中平仄出入太大，不注可平可仄）：

河传

〔唐〕温庭筠

湖上，闲望。雨潇潇，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蛾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
平△1　平△1　仄平①　平仄平平仄①　仄平仄平平仄①　平①　仄平平仄①

荡子天涯归棹远，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仄仄平平平仄△2　平仄△2　平仄平平△2　仄仄②　平仄②　仄②　仄平平仄②

渔家傲秋思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
● 仄 〇 平 平 仄 △[1] 〇 平 ● 仄 平 平 △[2]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 平 ● △ 〇 平 ● 仄 平 平 △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
● 仄 〇 平 平 仄 △ 〇 平 ● 仄 平 平 △[3] ● 仄 〇 平 平 仄
地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4] 平 ● △ 〇 平 ● 仄 平 平 △

【注释】

[1] 塞（sài）下：边界险要之处。

[2] 衡阳：今属湖南，旧城南有回雁峰，相传北雁至此不再南飞。

[3] 燕然未勒：意谓未建立保卫边疆的功勋。《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勒（记）功而还。燕然，即杭爱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

[4] 羌管：羌笛，出自羌地，故名。

【评析】北宋仁宗时期，西夏经常进犯中原，成为宋皇朝西北地区的重要隐患。范仲淹曾在陕西一带任军政长官，负责边防军务，西夏不敢来犯，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首词是他在西北军中所作，格调

苍凉悲壮，既写出了边塞地区的荒凉艰苦景象，也表达了作者及其将士们决心守卫边疆的豪迈气概，同时流露出他们的思乡之情，是宋初词坛上不可多得的表现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的作品，对于开拓词的境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人情对平安宁和、家人团聚的向往，与守土的重任形成尖锐的难以调和的矛盾，这矛盾咬噬着作者的心。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心与唐代诗人杜甫写“三吏”、“三别”时的心是相通的。词的上片写景，首句的“异”字，可作“恶劣”解，异于常景，因此连大雁也嫌这儿的环境太差，不适宜居留，纷纷往南飞去。雁犹如此，人何以堪。那里整天就是马嘶风吼加上军号声，悲凉而又单调。孤城坐落在万山丛中，一片孤城万仞山，于长烟夕照中，城门紧闭。于此既可见出景象的萧索，又可体现出战争气氛的紧张。下片侧重抒情。作者对此景象，唯有借酒浇愁。古人以米酿酒，酒色乳白，故称浊酒。这大概是一种低质劣酒，所以欧阳修读了这首词后，要笑话范仲淹，说他“真穷塞主也”。作者对酒起思乡之情，但又想到强敌尚在，大功未成，如何能丢开边防重任返回家园呢？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夜色中又传来凄凉的羌笛声，呜呜咽咽，悠悠回旋；而且又是繁霜满地之夜，千里茫茫。此情此景，使这位满头白发（这时范仲淹已五十余岁）的将军，再也无法安睡，一眶热泪，突然倾泻。这情景令人感动，令人起敬，也令人同情。

【说明】《渔家傲》，又名《吴门柳》、《荆溪咏》、《游仙咏》等。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五仄韵。

苏幕遮 怀旧

〔宋〕范仲淹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
仄平平　平仄△　〇仄平平　〇仄平平△　〇仄〇平
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平仄△　〇仄平平　•仄平平△

　　暗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
仄平平　平仄△　•仄平平　•仄平平△　〇仄〇平
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平仄△　•仄平平　•仄平平△

　　【评析】人的天赋才情真是不可思议，像范仲淹这样的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军事家，既能写出《渔家傲》一类格调苍凉悲壮的作品，又能写出《苏幕遮》、《御街行》（见后）一类柔情蜜意的作品。当然，他的这类词作自有其刚健遒劲的特色，而不像《花间》派词作那样柔弱无力。这首词写秋天月夜，作者倚楼远眺，感叹客中寂寞、思念亲人的情怀。词开头两句令人想起元人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晚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支名曲。一上来就将读者引入了凄清萧瑟的深秋景色。接下去更是加重渲染秋色：去去千里烟波，为一派秋光所笼罩，暮霭沉沉，寒烟凝绿。山衔夕阳，水光接天，是“天气晚来秋”的景象。芳草更行更远还生，直接斜阳外远在天涯的故乡，从而令人生出无限乡愁。苏轼侍妾朝云在读了《蝶恋花》词“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后，之所以要黯然泣下，正是同一道理。上片全是楼高独倚时远眺所见，词人的乡愁是远眺中逐渐形成的，所以下片要说“明月楼高休独倚”。一“休”字，见出词人无奈之情。他思念家乡，黯然销魂，心地

颓唐，异乡作客的愁思久久萦绕心头，不能拂去。那么怎样才摆脱这种困境呢，除非是夜夜做一个美丽的团圆梦，但这显而易见又是不可能的。“夜夜除非”两句当九字连读，标作两句，是因为格律的关系。无奈之下只得借酒浇愁，然而“借酒消愁愁更愁”，更引出他的一腔思乡热泪，伤感得难以为怀。下片一步步写他的心理活动，点出浓浓的乡愁，使读者深受感染。

【说明】《苏幕遮》，又名《鬓云松令》、《云雾敛》。据《新唐书·宋务光传》载，都市中有浑脱队，骏马戎服，名苏幕遮。《苏幕遮》当为马戏之类表演时伴奏用的曲牌。近人考证，苏幕遮是波斯语的译音，原义为披在肩上的头巾（俞平伯《唐宋词选释》）。唐人张说有《苏摩遮》五首，为七言绝句体。宋词盖用其旧名另创新曲。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锦缠道春游

〔宋〕宋祁

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
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　仄平平△　●平

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
〇仄平平△　仄仄平平　●仄平平△

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
仄平平仄平　仄平平△　仄平平　仄平平△　仄仄平

、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　。
平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1]

【注释】

[1] 问牧童三句：唐杜牧《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评析】这是一首春游圆舞曲，节奏明快欢乐；又是一幅踏青行乐图，姹紫嫣红，色彩亮艳。上片写景，下片写人，景美人欢，春色迷人。在春日初长的晴空，燕子在唱着春天的歌。园林中，繁花似锦，经过春雨洗礼的海棠，红如胭脂；柳叶如眉，迎风招展，飘拂在游人的头上。夭红翠绿，画出春天的美景。平时蛰居都市的人们，竞相出城赏玩，踏青寻春，携手高歌，享受着美好的春光。已经喝得醺醺然的人们，犹自向牧童打听酒家在哪里。而牧童则伸手远远一指，说在红杏深处的那里就有。春浓如酒，人已不醉自醉；更寻美酒，尽情狂欢。这是春的恩赐，春的魅力。

【说明】《锦缠道》，又名《锦缠绊》；又有名《锦缠头》者，乃《浣溪沙》异名。《全宋词》中《锦缠道》、《锦缠绊》词完整者共三首，字数、句读、押韵都小有差异。宋祁此词六十六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三仄韵。其句读、平仄标识如上；其可平可仄处则斟酌三首宋词而定。

青玉案春暮

〔宋〕贺铸

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 。锦瑟华年谁与
○ 平 ● 仄 平 平 △[1] 仄 ● 仄 平 平 △[2] ● 仄 平 平 平 仄
度 ？月台花榭 ，琐窗朱户 ，只有春知处。
△[3] ● 平 ○ 仄[4] ● 平 ○ △[5] ● 仄 平 平 △

碧云冉冉蘅皋暮 ，彩笔新题断肠句 。试问闲愁都几
● 平 ● 仄 平 平 △[6] ● 仄 平 平 仄 平 △[7] ● 仄 平 平 平 仄
许 ？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
△[8] ● 平 平 仄 ● 平 平 △ ○ 仄 平 平 △

【注释】

[1] 凌波：形容女子步履轻盈。三国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横塘：地名，在苏州城外。贺铸有别墅在苏州盘门外十余里，地名横塘，常往来于其间（见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

[2] 芳尘：代指美人。

[3] 锦瑟华年：指青春时期。唐李商隐《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4] 月台：赏月的露天平台。花榭（xiè）：花架。

[5] 琐窗：雕花的窗。

[6] 冉冉（rǎn）：此指云飘动的样子。蘅皋：长着蘅草（香草

名）的水边高地。

[7]　彩笔：《南史·江淹传》载，南朝梁文人江淹，晚年文思减退，曾梦见晋代文人郭璞，说："我有笔放在你这里已经多年，可以还我了。"江淹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郭璞。从此之后，江淹再也写不出好文章了。

[8]　都几许：共有多少。

【评析】此词在当时极负盛名，贺铸还因此得到一个"贺梅子"的雅号。当然其中也许有点儿开玩笑的味道，因为贺铸是个秃顶。这且不去管他。词写春暮时节，因所思不遂而产生的愁恨。这所思的对象可能是词人偶然相遇的一位女子。首句言她的足迹不能到自己的居地来。次句说自己又不能前去相就。用"凌波"、"芳尘"，可以使人想见那位女子窈窕飘逸的身姿。接下去是想象她居住的环境与精神状态。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有谁与她相伴，共度这青春年华呢？她大概只能在月台花榭徘徊，或者幽闭在琐窗朱户的深闺。对于她来说，春天依然是寂寞的。春天会老去，她也会迟暮。下片首句暗用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句意，绾结前后词句。佳人不来，词人愁思万千，只得寄之于吟咏，写下伤感的诗句。这万千愁思究竟有多少多大呢？它像烟濛濛一片的遍地春草，像满城随风飞舞的柳絮，像霏霏扬扬、淅沥不断的黄梅雨。上天入地，无所不在。最后三句是历来传诵的名句，用形象叠加的手法，将无形的情感用可使人真切感知的景物来表现，化虚为实，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所谓形象叠加，它不是把草、柳絮、雨三者简单地加以组合，而是有一定的选择，草是一望平川无边无垠的草，絮是"春城无处不飞花"、雪纷纷、雾濛濛一般的飞絮，雨是黄梅时节的细雨。这些景物切合春末夏初的季节特点，切合愁的无量、浓重、连绵不断的特质，所以妙，所以为时人及后人激赏。有人认为这首词并非单

纯写爱情，实则是抒发悒悒不得志的闲愁，《蓼园词选》说此词下片："言幽居肠断，不尽穷愁，惟见烟草、风絮、梅雨如雾，共此旦晚，无非写其境之郁勃岑寂耳。"也有一定道理。文学主题的难以得到一个统一的认识，在文学史上是常有的事，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无不如此。明人王夫之说"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薑斋诗话》），即是此理。

【说明】《青玉案》，又名《横塘路》、《西湖路》、《青莲池上客》。词牌的得名取自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双调，六十七字，十仄韵。上片第五句（"琐窗朱户"）也可不用韵；第二句首字宜用去声领起；第四、第五句宜用对仗。下片亦然。

感皇恩别情

〔宋〕赵企

骑马踏红尘，长安重到，人面依然似花好。旧情
〇 仄 仄 平 平[1] 〇 平 平 △[2] 〇 仄 平 平 仄 平 △[3] ● 平
才展，又被新愁分了。未成云雨梦，巫山晓。
平 仄 ● 仄 〇 平 平 △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4]

千里断肠，关山古道，回首高城似天杳。满怀离恨
〇 仄 ● 平 〇 平 ● △ 〇 仄 平 平 仄 平 △[5] ● 平 平 仄
，付与落花啼鸟。故人何处也？青春老。
● 仄 ● 平 平 △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红尘：指京城繁华街市。

[2] 长安：此指北宋京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3] 人面句：用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意，见前选朱彝尊《柳梢青》词注。

[4] 未成二句：见前选毛滂《惜分飞》词注。

[5] 回首句：唐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

【评析】此词写久别乍逢、忽又匆匆别离的愁怀，似为男女之情而发。骑马入京华，旧地重来，自然是十分快意的事，且又幸故人无

恙，“人面桃花相映红”，能重温旧梦了。不像崔护那样，“人面不知何处去”，感情无所着落。但这毕竟只是一次短暂的见面，无法多容叙旧，离别在即，又使人怅恨。“新愁”也就是离愁，因此这乍相逢的欢乐就难免要大打折扣，云雨梦很快就破灭。如果说上片所写是相逢时萌生的离愁之感，那么下片就是直言离愁了。千里关山，古道独行，绮思之梦还萦绕心头，不免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但是高城不见，神京路杳，所思之人如隔天上人间，往事依稀似梦。他唯有将满怀的离愁别恨，付与落花啼鸟。落花难上故枝，啼鸟徒自唤春，但春光是唤不回的，象征着青春与爱情不再。于是他从心底里发出“故人何处”的呼喊，然而一切都是无望，无可奈何。在无望与无可奈何中，青春老去。

【说明】《感皇恩》，又名《人南渡》、《叠罗花》，此调有多体，赵企词为双调六十七字，八仄韵。《词律》卷九谓下片首句第三字“多用去声者，不可不知”，然考诸《全宋词》用此调者，亦不尽然。

解佩令题词

〔清〕朱彝尊

十年磨剑[1]，五陵结客[2]，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仄 仄

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3]。几曾围、燕钗蝉鬓[4]。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不师秦七[5]，不师黄九[6]，倚新声、玉田差近[7]。落拓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仄

江湖[8]，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平 平 仄 平 仄 平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注释】

[1] 十年句：唐贾岛《剑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2] 五陵：汉高祖等五座汉帝陵墓，在长安附近。汉代皇帝每立陵墓，就把四方富家豪族及外戚迁至附近，逐渐成为豪门贵族聚居之地。结客：指与词人交往的祁班孙兄弟、朱士稚等明遗民。

[3] 空中传恨：宋僧惠洪《冷斋夜话》载，法云禅师对黄庭坚说：“诗多作无害，艳歌小曲可罢之。”黄说：“空中语耳。”

[4] 燕钗：燕形头饰，代表吉祥。蝉鬓：女子的一种发式，形状轻倩如蝉翼。

[5] 秦七：宋词人秦观因排行第七，故称。见附录“词人简介”。

[6] 黄九：宋诗人、词人黄庭坚，因排行第九，故称。见附录“词人简介”。

[7] 倚新声：指填词。玉田：宋词人张炎号玉田，见附录“词人简介”。

[8] 落拓江湖：唐杜牧《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落拓即落魄，失意的样子。

【评析】这是作者在自己的词集《江湖载酒集》上的题词。读这首词，必须了解以下两点情况：一是作者青年时期的经历，二是他对作词的主张。朱彝尊是官宦后裔，曾祖父为明代东阁大学士。明朝亡后，他常与明遗民结交，其中有明亡殉国的祁彪佳之子、从事抗清活动的朱士稚、魏璧、屈大均、陈恭尹，并营救过顾炎武，与他们一起密谋反清复明。事败出走，游幕四方。明乎此，对词的开头三句就不难理解了。十年磨剑，当指反清活动；五陵结客，当指结交抗清志士；把平生涕泪都飘尽，当指其中的苦心经营。他在《贞毅先生（朱士稚）墓表》中隐约地记叙了一群抗清志士惨死的经过，文章最后说：“呜呼，死者委之乌鸢狐兔而不可问，徒者（充军）远处寒苦不毛之地，幸而仅存如予，又以饥寒奔走于道路……泫然而悲矣。”这当是“把平生涕泪都飘尽”的最好注脚。词接下去是说，如今只能将这些经历与遗憾，一一寄之于词，而很少有心思去作艳词。下片开头三句，可说是朱彝尊的一篇词论。词到了明代，日趋衰颓，许多作家走《花间集》、《草堂诗馀》的路子，题材狭小，气格卑弱，语言浮艳纤巧。朱氏有心振作，师法南宋姜夔、张炎，拓展词境，讲究结构缜密，笔调空灵。秦七、黄九，这里可作北宋词的代表来解。当然他提出词的创作弃北宋而就南宋的主张，也并非仅仅着眼于创作手法而言，而另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姜处于北宋南宋之交，对于北宋沦亡，曾表达于黍离之悲；张炎更是出身于乌衣门第，

经历了南宋亡国的痛苦，与朱的经历有共通之处。姜、张作品中流露出来的亡国之恸，表达得都比较含蓄。朱彝尊作为目睹甲申明朝覆亡的世家子弟，当然也有一腔忠愤之心要表达，但是在强大的异族铁蹄下，他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在作品中表示，于是姜、张的含蓄隐约写作手法与风格，就成为他最好的模拟对象。这就是这三句词的真谛。词的结尾流露了英雄失路、老泪满襟的情怀。全词苍凉激越，有人说它是《离骚》变相，是有一定道理的。

【说明】《解佩令》，又名《解冤结》。调名取义于郑交甫在汉皋遇神女解佩相赠事。此调应为双调六十六字，但朱彝尊此作为六十七字。其原因是朱词“把平生、涕泪都飘尽”一句，本应是七字句变成了八字句。朱氏所参照的格式是毛晋汲古阁版的宋人晏幾道《解佩令》词。毛晋刻晏幾道这首词时，将“掩深宫、团扇无绪”七字句衍成“掩深宫、团扇无情绪”的八字句，朱作因此也跟着错了。这一句的格式应该是“仄平平、平平仄仄”。全词十仄韵（但上下片的第一、第二句也可不用韵，如本词即是），上下片第一、第二句宜用对仗或排比。因朱词非正格，且平仄多与正格参差，因此字下只标本字的平仄，而不标明哪一字可平可仄。今为附一首如下，作为此调正格。

解佩令

〔宋〕史达祖

人行花坞，衣沾香雾。有新词、逢春分付。屡欲传情，奈燕子
平平〇△　平平〇△　仄平平　平平平△　仄仄平平　仄仄●
、不曾飞去，倚珠帘、咏郎秀句。
●平平△　仄平平　仄平仄△

相思一度，浓愁一度。最难忘、遮灯私语。淡月梨花，借梦来
平平●△　平平●△　仄平平　平平平△　仄仄平平　仄仄平

、花边廊庑，指春衫、泪曾溅处。
〇平平△　灰平平　灰平灰△

天仙子送春

〔宋〕张先

《水调》数声持酒听[1]，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

● 仄 ● 平 平 仄 △ ● 仄 ● 平 平 仄 △ ● 平 ○ 仄

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2]，往事后期空记省。

仄 平 平 平 ● △ 平 ○ △ ● 仄 ● 平 平 仄 △

沙上并禽池上暝[3]，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

○ 仄 ● 平 平 仄 △ ○ 仄 ● 平 平 仄 △ ○ 平 ○ 仄 仄 平

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平 平 ● △ 平 ○ △ ○ 仄 ● 平 平 仄 △

【注释】

[1] 《水调》：曲调名，相传为隋炀帝所制。

[2] 临晚镜二句：唐杜牧《代吴兴妓春初寄薛军事》诗：“自悲临晓镜，谁与惜流年。”

[3] 并禽：成双作对之鸟，此指鸳鸯。

【评析】《张子野词》此词的标题是“时为嘉禾小倅（cuì），以病眠，不赴府会”。嘉禾为宋时郡名，郡治在今浙江嘉兴。小倅即小官，作者时任嘉禾判官，约在宋仁宗庆历元年。这是一首叹老伤春的词。本题作“送春”，《花庵词选》题作“春恨”，实是作者对送别自己青春的叹息而留下的遗憾。人到老境，对时序的转换特别敏感，尤其像春暮、秋来、岁尾之类，常常会触发感伤情绪。春非我春，秋非我秋，乐境悲

观。快乐的流行时调，听后也会生愁，所谓触处成哀，感慨无穷，这就是这首词上片的全部注脚。他感叹生愁的是春光不再。其实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也有再开的时候。一句话，春天走了，有再回来的时候，但人的青春却是一去不返了。因此，词中“送春”一句所问的要义即在于此。他看着镜中消褪了的朱颜，只有感伤。要说对将来还抱有什么希望的话，那也是徒然空想。后期，指后会的期约，包括一切的对日后的美好希望。空记省，白白地记住，徒然地盲目地死抱住未来的幻影。当然这种心态是不健康的。下片则写晚来景色，沙滩上鸳鸯在暝色中戏耍，天上流云飞动，月光时隐时现，花枝随风摇摆。一片静静的、光与色的世界。因为有风，所以要拉起帘幕；也正因为有风，所以作者想到明天园中一定是落花满地：春天真的走了。词意又回复到上片所写的感伤氛围中去。“云破月来花弄影”一句常为人们所激赏，与张先同时代的人则着眼于句中的“影”字，因了这首词与其他几首用“影”字之词，称张先为“张三影”。而近人王国维则着眼于句中的“弄”字，说：“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实际上句中“破”、“来”、“弄”三字，紧密勾搭，连成一气，云不破则月不来，月不来则花无法弄影，正是这三字，将花月生香境界托出，所以为妙。

【说明】《天仙子》，唐教坊曲名，属龟兹部舞曲，本名《万斯年》，为太尉李德裕所进。后因五代皇甫松词有“懊恼天仙应有以”句，名《天仙子》。有单调与双调两体。张先词为双调，六十八字，上下片各五仄韵。

千秋岁夏景

〔宋〕谢逸

楝花飘砌，蔌蔌清香细。梅雨过，蘋风起，情随
● 平 平 △[1] ● 仄 平 平 △[2] 平 仄 仄 平 平 △[3] 〇 平
湘水远，梦绕吴峰翠。琴书倦，鹧鸪唤起南窗睡。
平 仄 仄[4] ● 仄 平 平 △[5] 平 〇 仄 〇 平 ● 仄 平 平 △

密意无人寄，幽恨凭谁说。修竹畔，疏帘里，歌余尘
● 仄 平 平 △ 〇 仄 平 平 △ 平 仄 仄 平 平 △ 〇 平 平
拂扇，舞罢风掀袂。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仄 仄 ● 仄 平 平 △[6] 平 ● 仄 ● 平 〇 仄 平 平 △

【注释】

[1] 楝（liàn）花：楝木于三四月间开花，红紫色，极香。

[2] 蔌（sù）蔌：花落的样子。

[3] 蘋风：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4] 情随句：唐岑参《春梦》诗：“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湘水，源于广西兴安海阳山，东北流注入洞庭湖。

[5] 梦绕句：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我欲因之梦吴越。”

[6] 袂（mèi）：衣袖。

【评析】此词写初夏的情景与对故人的思念。世上没有不散的筵

席，春梦秋云，聚散匆匆，当此暮春天气，自然起花底离愁之叹。古人有所谓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楝花风，则是最后一道花信风，因此首两句即点明暮春。接下去写夏之来临，梅子黄时雨，引发愁心，想起分离的友人。“湘水远”、“吴峰翠”都是泛指所思之处；也可能是指室中屏上山水画，这在古人诗词中是常常这样写的，如柳永《玉蝴蝶》词：“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晏幾道《蝶恋花》词：“斜月半窗还少睡，画屏闲展吴山翠。”等等。他无情无绪的，当然抛下琴书不管，独自高卧南窗。《晋书·陶渊明传》说，陶渊明闲来无事，高卧南窗下，凉风飒然而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作者没有陶渊明那样的雅兴，小睡片时，又还被鹧鸪呼起。用“南窗”一词，不过是说春已转夏了而已。用“鹧鸪唤起”，可能有点深意。据说鹧鸪鸣声如人语“行不得也哥哥”，用在此处，或许有招留故人之意。总之，上片是由景入愁，好比乐曲的引子，下片才是真正写愁，写人散后的寂寞。从“密意”、“幽恨”以及对歌与舞的追怀来看，这个故人也许是位女子，作者的情人。“歌余”两句，是写故人去后给自己留下的印象。刘向《别录》载，鲁人虞公，能歌动梁尘。这里是说故人一去，作者还能感到其歌尘依然，拂动团扇；舞后清风，吹动衣袖。但如今人去楼空，唯有青天冷月相对，作者又从幻影里跌回现实中来，怅憾不已。

【说明】《千秋岁》，又名《千秋节》。双调，七十一字，上下片各五仄韵。

离亭燕怀古

〔宋〕张昇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　。水浸碧天何处断，
● 仄 ○ 平 平 △　平 仄 仄 平 平 △[1]　● 仄 ● 平 平 仄 仄
霁色冷光相射　。蓼屿荻花洲　，掩映竹篱茅舍。
仄 仄 ● 平 平 △[2]　仄 仄 仄 平 平[3]　● 仄 ● 平 平 △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帘低亚　。多少六朝兴废事　，
○ 仄 ● 平 平 △　平 仄 仄 平 平 △[4]　○ 仄 ● 平 平 仄 仄[5]
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仄 仄 ○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 仄 ○ 平 平 △

【注释】

[1]　风物句：唐杜甫《玉华宫》诗："万籁真笙竽，秋色正潇洒。"潇洒，萧疏爽朗。

[2] 霁（jì）色：晴光。

[3] 蓼（liǎn）屿：蓼花丛生的水边高地。

[4] 低亚：低垂。

[5] 六朝：从三国至隋，有六个小朝廷偏安江南，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建都，史称六朝。它们是：吴、东晋、宋、齐、梁、陈。

【评析】这首词应是作者秋日在金陵登楼远眺时的即景抒情之作。有人认为此词有对政治感到隐忧的深意，恐怕也未必见得。作者所生活

的北宋初期，国力还较强大，各种社会矛盾虽然存在，有时甚或表现得比较尖锐，但还不致有亡国之忧。作者的感慨只不过是对历史作鸟瞰式的回顾后的抒情，是对太平时期渔樵之徒把些兴亡旧事尽付风月闲谈的感喟，并无太多的深意。词的背景阔大、壮丽，即目所见，一派江山如画、秋色无边的景象，为作者提供了思绪上下翻飞、往事越千年的想象空间。词句间的勾连关锁，相当紧密，可以说是句句照应。如首两句写秋，所以上片结尾有“蓼屿荻花洲”；有“水浸碧天”，所以接下去有“霁色”（天）、“冷光”（水）；有“掩映竹篱茅舍”，所以下片有“渔樵闲话”。在词的结构上，也是由景及人的居所，再及人，步步推进，最后落脚在作者自己站立的位置，其感慨也由此一步步生发。就像电影艺术那样，先是空镜头，再是山水、蓼屿荻花洲、竹篱茅舍、客船酒肆，然后出现人，出现主题，出现放大的特写镜头。读者细读此词，当有会心。

【说明】《离亭燕》，又作《离亭宴》，因宋人张先词有“随处是离亭别宴”而得名。张先词为七十七字，后人多用七十二字体（张昇此首即是）。双调，上下片各四仄韵。

河满子秋怨

〔宋〕孙洙

怅望浮生急景[1]，凄凉宝瑟余音[2]。楚客多情偏怨别，
● 仄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 仄 ○ 平 平 仄 仄
碧山远水登临[3]。目送连天衰草，夜阑几处疏砧。
● 平 ● 仄 平 ◎ ● 仄 ○ 平 平 仄 ● 平 ● 仄 平 ◎

黄叶无风自落，秋云不雨常阴。天若有情天亦老[4]，
○ 仄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 仄 ● 平 平 仄 仄
摇摇幽恨难禁。惆怅旧欢如梦，觉来无处追寻。
○ 平 ○ 仄 平 ◎ ○ 仄 ● 平 平 仄 ● 平 ○ 仄 平 ◎

【注释】

[1] 急景：光阴迅速。南朝宋鲍照《舞鹤赋》：“于是穷阴杀节，急景凋年。”

[2] 凄凉句：瑟是一种弹弦乐器，音声悲哀（见《史记·封禅书》）。故云。

[3] 楚客二句：战国时宋玉《九辩》：“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楚客指宋玉。

[4] 天若句：唐诗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句。

【评析】这是一首集合多种秋景融入秋心的小词。孙洙曾评五代词人孙光宪说，光宪词虽欠含蓄，但天然绝妙。我们用这话来评孙洙的这

首词，也有同样的感觉。词的上片重在写景，由情入景。词人深感流光飞逝，岁月不居，耳闻的是宝瑟的凄凉哀音，捣衣声声；目睹的是碧山远水，连天衰草。这些无不引起他对往事欢情的追忆和对乡关的思念。下片由景入情，当此黄叶飘落、阴云沉沉的时候，怎不令他愁绪满怀？苍天如果有感情的话，它也会难以忍受这离愁别恨之苦的。词人感到往事如烟，旧欢如梦，如今大梦醒来，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满腔惆怅。整首词的结构安排是情—景—情。上下片的衔接犹如卷帘：展开，收起，又展开。词中多用典故及前人成句，自然贴切，一如从自己笔底流出，不著痕迹。

【说明】《河满子》，又名《何满子》。何满子是唐代歌者名，因故被处死，临刑前创作一曲，以求减刑，未成。《何满子》本为单调六句，每句六字。孙光宪填此调第三句改成七字，成三十七字一体。其后改成双调，七十四字，上下片平仄、句式、叶韵同，各三平韵。

风入松春情

〔宋〕吴文英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1]。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2]，迷离晓梦啼莺[3]。

〇平〇仄仄平◎　〇仄仄平◎　〇平●仄平平仄　●平●　●仄平◎　●仄〇平●仄　〇平●仄平◎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4]。

〇平●仄仄平◎　〇仄仄平◎　〇平〇仄平平仄　●平〇　〇仄平◎　〇仄〇平●仄　〇平●仄平◎

【注释】

[1] 瘗（yà）花铭：南北朝时庾信曾写过《瘗花铭》。瘗，埋葬。

[2] 料峭：指寒风触人肌肤使人战栗。中（zhòng）酒：病酒，醉酒。

[3] 迷离：模糊。一作“交加”。

[4] 惆怅二句：南朝梁庾肩吾《咏长信宫中草》诗：“全由履迹少，并欲上阶生。”唐李白《长干行》诗：“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双鸳，此指女子的鞋。

【评析】据近人及今人考证，这是作者怀念姬人的作品。吴文英在

苏州仓幕供职时，曾纳一姬，同居约十年，卜居“西园”，后离去。此词的写作特点是：环境的渲染烘托（尤注重在景物对情感的触发），想象力的丰富和句法的曲折。清明时节雨纷纷，种种恼人天气，一时奔赴眼底，作者独立楼头，黯然神伤。如果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在这样的天气里还能写《葬花诗》、《桃花辞》，那么，他连这一点兴致也索然了。可见他对姬人思念的专一，心无旁骛。这里的“草”当作“属草”之“草”，即如今的“起草稿”之“草”来理解。目中所见，唯有楼前青青杨柳。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柳”字谐音“留”。他由柳而想起了当时分手的情景，真是丝丝杨柳动离愁。柳是承上句“绿暗”而言的，属倒装句。春天的气候，乍暖还寒，词人感到砭骨的寒冷，象征着心境的凄凉。以酒御寒，且以消愁，却又喝得沉醉。朦胧睡去，又被莺声呼起。词上片从夜来风雨写起，写所见所思，至晓梦莺啼结。莺啼则暗示着天晴。所以过片即紧承此意，扫林亭，赏新晴。西园是他与姬人同居与分手的处所，他日日扫，当寓有追寻旧踪的深意。“黄蜂”以下数句，常为后人激赏。清人谭献说：“黄蜂二句，西子衾裙拂过来，是痴语，是深语。结笔温厚。”词的意思是说，黄蜂儿都纷纷扑向秋千架，因为爱姬曾在此荡过秋千，上面还遗留着她的香泽；又因为爱姬去后，莲步不至，一夜间青苔滋生台阶。实际上姬人离去多时，香泽早已消散，蜂蝶之来，并非为此；一夜之间，青苔也不可能那样疯长，这一切都是词人一往情深、一厢情愿的想法与感觉，所以谭献要说“是痴语”，“是深语”。从这“痴语”、“深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对情人的思恋。物物皆可附丽托意，这比起唐人白居易《长恨歌》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教人如何不泪垂”来，是要更深一层了。

【说明】《风入松》，又名《风入松慢》、《远山横》。古琴曲有《风入松》，唐人皎然有《风入松歌》，调名当取此。双调七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上下片平仄、句式同。

祝英台近春晚

〔宋〕辛弃疾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
仄 平 平[1] 平 仄 △[2] ○ 仄 仄 平 △[3] ● 仄 平 平 ● 仄
九风雨。断肠点点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唤、流莺声住
仄 平 △ ● 平 ● ○ 平 平 ○ 平 ○ 仄 仄 ○ 仄 ○ 平 平 △[4]
。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
仄 平 △[5] ● ● 平 仄 平 平[6] ○ 仄 仄 平 △[7] ○ 仄 平 平
，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
● 仄 仄 平 △ ● 平 ○ 仄 平 平 ○ 平 平 △ 仄 ● 仄 ●
将愁去。
平 平 △

【注释】

[1] 宝钗分：古人有分钗赠别的习俗。南朝梁陆罩《闺怨》诗："自怜断带日，偏恨分钗时。"唐杜牧《送人》诗："明镜半边钗一股，此生何处不相逢。"

[2] 桃叶渡：在今江苏南京秦淮河畔，相传因晋人王献之在此歌送其妾桃叶而得名。

[3] 南浦：泛指送别的水边码头。《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南朝梁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4] 倩（qìng）：请人替自己做事。

[5] 觑（qù）：偷看，斜视。

[6] 花卜归期：用花的瓣数，来预测亲人归来的日期。

[7] 簪（zān）：插定发髻或冠的长针，这里作动词用。

【评析】关于这首词的真实含意，历来有几种说法。一说此词是辛弃疾为其亡妾吕氏而作，这当然不大可信。又一说是此词别有寄托，有香草美人之意，借闺怨以抒自己抗金恢复河山之志难展的苦衷。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这里仍将它作为一首闺怨词来理解。一则是托意之说很难捉摸，无法确指事实来附丽；二则不便于一般读者理解；你大费周章地来解说一通，读的人依然感到茫然不解，何必呢？此词全用一女子的口吻来抒写，温柔熨贴，万种风情，令人魂销意尽。上片是情景交织在一起写，处处景物投射进思妇的伤感，而思妇的伤感又都从景物传出，所以哪是情，哪是景很难区分。例如第三句“烟柳”应是春天的美景，而下面偏加一“暗”字，则全句就有了“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的伤感气氛，并且将前三句都拢括进去。这里用“烟柳”当然也含有留别的意思。“十日雨丝风片里”，思妇怕上层楼，是因为怕引动离愁的缘故。“断肠”三句，是惜春，也是可惜自己的“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消逝。青春易老，欢会无期，令人愁思更甚。她想请人劝止莺啼，一方面是想留住春光（三月莺啼，春色将尽），另一方面唐人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的诗句，怕惊醒了她的好梦（下片即写到梦）。她思念爱人的心意是那么迫切，以至于把自己头上的珠花摘下，占卜归期；占卜好后刚插上发髻，又不放心，莫非刚才数错了，多数了一天？于是又摘下来重数。从这无聊而又可笑的动作中，可窥见其情绪之纷乱与思盼之热切。这是一种痴情。她日思夜想，形诸梦寐。大概在梦中她并未

见到自己的心上人，所以会在梦里哭着，说着梦话：“春天带来了春愁，但是春天要去了，怎么不把春愁带走呢？”所谓带走春愁，也就是自己能与爱人重逢，到那时，满怀的春愁，方可烟消云散。下片通过卜归期、相思成梦、哽咽梦呓等一系列动态描写，塑造出一个深深地沉浸在思念爱人情绪中的思妇形象，生动感人。

【说明】《祝英台近》，又名《月底修箫谱》、《祝英台》、《祝英台令》、《燕莺语》、《宝钗分》等。词调是由大家熟知的梁山伯祝英台故事而得名。双调，七十七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忌用入声韵部。词中五字句，均作拗句。另有用平声韵体式者。

御街行离怀

〔宋〕范仲淹

纷纷坠叶飘香砌[1]，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
○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 ○ 平 ○ 仄 仄 平
空[2]，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平 ○ 仄 ○ 平 平 △ ○ 平 ○ 仄 仄 平 ○ 仄 ○ 仄 平 平 △
。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
○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 ○ 平 ○ 仄 平 平 仄
[3]，谙尽孤眠滋味[4]。都来此事[5]，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 仄 ○ 平 平 △ ○ 平 ● 仄 平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
。

【注释】

[1] 香砌（qì）：有落花香气的台阶。

[2] 真珠：即珍珠。

[3] 攲（qī）：倾斜。

[4] 谙（ān）尽：尝够。

[5] 都来：算来。

【评析】这是一首秋夜怀人的词作，所怀念的人当是作者的意中

人，至今还使他铭心刻骨，时时不能去怀，所以词写得很凄婉，充满了柔情。这是一个黄叶纷飞之夜，静得很，连叶落空阶的悉索声音都能听到。秋风飒飒，细碎而带着寒意。此时的楼上，珠帘高卷，不见了那人的身影。淡淡的天幕与闪烁的银河星群笼罩大地，是一幅星垂平野阔的图画。月色如练，照着孤独的作者，每当此时，他会想起远隔千里的那位女子。这里“天淡”，与下面“月华如练”相照应，写月明是逗起下面的相思之意。隔千里兮共明月，这相思使他难耐。上片以凄清的夜景切入，没有直接写到人，但读者处处可以感到景中有人，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有我之境”。下片纯写作者相思之苦，他为相思而断肠，为消除断肠之愁而思饮酒，却又未饮先醉，止不住黯然流泪。独夜寒灯，明灭飘忽，对影成三人，倍见孤独凄凉。用“残灯”一词，说明他久久无法入睡，而所以无法入睡，是因为苦苦思恋之故。作者遣词造句，煞费锻炼经营。词的结尾三句，作者进一步抒写念念不忘的心态，说这相思之苦，是无时不在、无刻不在的；即使要假装不想也假装不来，心头上抹不去，眉峰上舒不开，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当由此词化出。

【说明】《御街行》，又名《孤雁儿》。宋人填此调字数小有出入。范词双调七十八字，上下片平仄、句式同，各四仄韵。

蓦山溪别意

〔宋〕黄庭坚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
○平●仄[1] ●仄平平△ ○仄仄平平 仄○○ 平
明水秀。娉娉袅袅，恰近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正
平●△ ○平●仄 ●仄仄平平[2] 平●△ 平○△ ●
是愁时候。
仄平平△

寻芳载酒，肯落他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
平平●△ ●仄平平△ ●仄仄平平 仄○○ 平平
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
○△[3] ○平●仄 ●仄仄平平 平○△ 平○△ ○仄
犹回首。
平平△

【注释】

[1] 翡翠：鸟名，雄者赤羽，名翡；雌者青羽，名翠，与鸳鸯一样平时都是雌雄在一起的。

[2] 娉娉（pīng）二句：唐人杜牧《赠别》：“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娉娉袅袅，形容身段窈窕美丽。

[3] 绿成阴句：以青梅结子比喻自己旧恋女子已身属他人，见前《丑奴儿》【评析】。

【评析】这首词词题又名“赠衡阳妓陈湘”，当是作者晚年在贬官南

迁途中所作。词的关键处是“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两句，这也是他宦途沉浮的人生体验。黄庭坚的最后十年，一再遭到贬谪，流转于今四川、湖北、湖南、广西一带，词句深深地表达了对人生不能自主的无奈。这种感叹当并非单纯地为别离一小妓而发。词的上片写妓，写她的外观，包括身段、眉眼、情态。说她年龄幼小，已是情窦初开，艳羡鸳鸯成对，翡翠成双，眉似远山，目如秋水。“山明水秀”与“眉黛”相照应。“春未透”三句则与“十三余”相应，写出一个娇怯怯、尚未成年的天真美丽的少女形象。金人王若虚曾批评这几句说，词中写“近十三余”，近是不到，余是过头，这样写是自相矛盾的；又说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又有什么可愁的？其实文艺创作不像搞科学实验，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用事实来一一考核。近也好，余也好，只是说她年轻罢了。再说“正是愁时候”，“愁”在这里应作少年人思想活跃、多思、情感丰富来解，年轻人是一个多梦的花季，如斯而已。当然，这其中也许有作者自身思想、感情的投射。人在失意的时候，偶见快心可意的人或事，难得一笑，但总觉与人生一帆风顺的人感觉有别，这也是情理中事。这位可爱的少女似乎是真正感动了作者。他追求、留恋，但又无可奈何地告别，而且很可能是后会无期，不免感慨生愁。他叹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作弄人，心愿常要落空。心期，就是心中的期望；期望的不能得，得到的又不是心中期望的，所以是“每自不由人”。待到山河重改，贬谪归来，可能已是花成泥，叶成阴，子满枝了，也就是说少女已归他人，这是补充说明“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的意思。词最后是在无限依恋的情境中结束的，作者怀着惆怅，对长亭边送别自己属意的少女、象征着别离的青青柳树，投过去深深的一瞥。一瞥意犹未足，而是一步一回头，直至千里。“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而这离别又是在怎样的一种心绪中、怎样的一个环境中进行着的啊！见了这样的一幕，树若有情，是不会青青如此，而会枯死的。

【说明】《蓦山溪》，又名《上阳春》、《心月照云溪》、《弄珠英》。双调，八十二字，上片五仄韵，下片六仄韵。宋人填此调也常有全词仅叶六仄韵者，即上下片的第二句（“小小”句、“肯落”句），第四句（“尽湖南山明水秀”句、“绿成阴青梅如豆”句），结句（“正是”句、“千里”句）。

洞仙歌夏夜

〔宋〕苏轼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
○ 平 ● 仄[1] 仄 ○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平 △[2] 仄 平 平
、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攲枕钗横鬓乱。
● 仄 平 仄 平 平 平 ● 仄 ○ 仄 平 平 仄 △[3]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
● 平 平 仄 仄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4] 仄 仄 仄
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
平 平 ● 仄 平 平 平 ○ 仄 ● 平 ○ △[5]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时来，又只恐流年，暗中偷换。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注释】

[1] 冰肌玉骨：形容肌肤莹洁，有如仙子。《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2] 水殿：唐李白《口号吴王美人半醉》：“风动荷花水殿香。”此指四川成都摩诃池上的宫殿。

[3] 攲（qī）：斜倾。

[4] 河汉：银河。

[5] 金波：指月光。玉绳低转：指夜深。玉绳是在北斗第五星（玉衡）北面的两星名。玉绳星越低，夜越深。

【评析】此词前原有小引：“余七岁时，见眉山（在今四川）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五代时后蜀后主）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孟昶的宠妃）夜纳凉摩诃池（在后蜀的宣华苑，故址相传在今成都郊外昭觉寺）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所谓“作一词”，据宋人所传为孟昶的《玉楼春》，词云：“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帘间明月独窥人，攲枕钗横云鬓乱。三更庭院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两词相对照，使人觉得倒像是孟词改写苏词的；若说是苏词改写孟词，则苏轼也太低能了，所以此说难以置信。本篇写暑夜纳凉、对年光流逝感到惋惜无奈之情。词开首从写荷花入手，实是替花蕊夫人写照。六朝及唐代诗赋中多将荷花（芙蓉）与美人交相描写，如梁元帝《采莲赋》：“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杜公瞻《咏同心芙蓉》：“色夺歌人脸，香乱舞衣风。”唐王昌龄《西宫夜怨》诗：“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等等。荷花淡雅高洁，玉体生香，出污泥而不染，弥望田田，清凉自来，用以比喻国色天香的美人，实为上品。接下去直接写美人的住所，帘外明月照人，用“窥”给人以流动之感。人未寝，钗横鬓乱，一方面给人一种睡美人的形象，与唐温庭筠《菩萨蛮》词“鬓云欲度香腮雪”同一意境，另一方面也为了突出夏夜的暑热。下片则侧重写夜深纳凉情景。素手，与前冰肌玉骨照应，加上明月的朗照，清辉玉臂，自然生凉。“庭户”两句说明夜深人静。“试问”三句为补足前面的意思。词的意思本来到此可以结束了，照一般写法，接下去只要写如何回房安寝即可。但作者却因此发了一番感叹，大意是说，人总是在追求着什么，但所追求的东西到手以后，却已岁月流逝，垂垂老矣。是得，是失？无法确论。譬如词中写暑热，人希望能够找到清凉，盼望着西风起、秋天的来临，已凉天气未寒时，是一年中最适意的季节了，但是夏季也就在你眼皮底下偷偷地溜走

了。人生能经历多少个夏季呢？这层意思，也许不是孟昶原词中所有的，而是苏轼的代言。苏轼确有此翻空出奇的大手笔，于结尾处显妙思。他的文、诗、赋，无不如此。文如《赤壁赋》，诗如《石鼓歌》，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如此。

【说明】《洞仙歌》，又名《羽仙歌》、《洞仙歌令》、《洞中仙》等。双调，八十三字，上下片各三仄韵。此调句逗格式多有出入，这里用《词律》标法。前片第二句（“自清凉无汗”）为上一下四句式。第三句及下片第三句最后三字必须用“仄平仄”（“暗香满”与“渡河汉”）。下片第七句第一字（“但”）与第八句第一字（“又”）均为领字，须用去声。又，上片第四句（“绣帘开”句）也常有作五、四句式者。

潇湘夜雨灯花

〔宋〕赵长卿

斜点银釭，高擎莲炬，夜寒不耐微风。重重帘幕，
○仄平平[1] ○平○仄[2] ●平●仄平◎ ○平○仄
掩映画堂中。香渐远、长烟袅穟；光不定、寒影摇红。
●仄仄平◎ 平仄仄 ○平●仄[3] 平仄平 ○仄平◎
偏奇处，当庭月暗，吐焰亘如虹。
○平仄 ○平●仄 ●仄仄平◎[4]

红裳呈艳丽，翠蛾一见，无奈狂踪。试烦纤手，卷
○平平仄仄[5] ●平●仄 ○仄平◎[6] 仄平平仄 仄
上纱笼。开正好、银花照夜，堆不尽、金粟凝空。叮
仄平◎ 平仄仄 ○平●仄[7] 平仄仄 ○仄平◎[8] 平
咛语，频将好事，来报主人公。
平仄 ○平●仄 ○仄仄平◎[9]

【注释】

[1] 釭（gāng）：灯。

[2] 擎（qíng）：举。莲炬：莲花形的蜡烛。

[3] 穟（suì）：通“穗”，这里指灯心。

[4] 吐焰句：唐卢仝《月蚀诗》：“今夜吐焰长如虹，孔隙千道射户外。”亘（gèn）：连接。

[5] 红裳句：《异闻录》载，杨穆于昭应寺读书，见一红裳女子，

自云远祖为宋无忌，十四代祖因显扬佛教，封西明公。唐明皇封她为西明夫人。后经检验，乃是经幡中的灯。

[6] 翠蛾二句：以灯蛾扑火事衬托灯焰的美丽。

[7] 银花：指灯。唐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8] 金粟：指灯花。唐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诗："黄里排金粟，钗头缀玉虫。"

[9] 频将二句：古人认为灯花爆裂乃是吉兆。汉刘歆《西京杂记》："目瞤得酒食，灯火华得钱财。"韩愈《咏灯花同侯十一》诗："更烦将喜事，来报主人公。"

【评析】这是一首咏物词。它将许多有关灯、灯花的典故及前人吟咏灯花的成句组织入词，实在并无什么寄托寓意，掉掉书袋罢了。上片侧重刻画灯、灯花的形态，是纯客观的描写，下片则稍许掺入一点个人主观情感。"斜点"、"高擎"，是点出富贵气象，与下面句中的"画堂"相应。在古代，只有富贵之家才点灯烛，贫寒人家点的是松明火把。如杜甫《羌村三首》之一"夜阑更秉烛"，这"烛"实际上是指火把。说"斜点"、"高擎"有点故意矜持、引人注意的味道。"夜寒"一句，照应整个上片。因夜寒风微，所以用重重帘幕抵御寒意，但微风还有点吹入，所以长烟袅袅，烛影摇红，随着光影的摇动，香气也散发开来，透出帘外。这是一派堂皇的富丽气象。古人说，有些人作诗词，尽是金呀玉呀银呀，要显出富贵气，实际上只见出一种乞儿相；真正写富贵的只用"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就够了。此词的用意及达到的艺术效果，也是如此。"当庭"两句，作者为我们绘出了一幅奇丽的图画，有着强烈

的色彩感。下片开首紧接上片结尾，作者把美丽的灯焰想象成绝世的红裳女子，这典故用得很贴切，也很新鲜。灯蛾扑火这无意的行为，也成了形容灯焰美丽的修辞手法。烦纤手卷纱笼的意思也可能是由红裳女子这典故生发的。古诗词中常有在假设的一点上再生发开去作连环比喻的手法。如《诗经·小雅·大东》把箕星、北斗星、牵牛星比喻成簸箕、斗（酒器）、牛，接着说不能用它们派簸扬、盛器、拉车的用处。又如唐诗人孟浩然《广陵别薛八》：“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因为下句将水波比喻成山，所以上句就将桅杆比喻成山上之树。这里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也许本来就是作者自己卷上纱笼的，并不用烦劳“纤手”。纱笼卷上后，光焰四照，如火树银花；灯花烂漫，灯心火红，与红焰成为一体，因此说“金粟凝空”。词最后以吉祥语作结，也是一般咏物诗词的常见作法。全词紧扣词面，无一句踏空语，是咏物词的典型作品。

【说明】《潇湘夜雨》，又名《满庭芳》，但实际上与《满庭芳》在字数、句式上有一些出入。

满江红金陵怀古

〔元〕萨都刺

六代豪华[1]，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
● 仄 平 平[1] 平 ● 仄 ● 平 ○ △ 平 仄 仄 ○ 平 平 仄
，已非畴昔[2]。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3]。听
仄 平 平 △[2] ○ 仄 ○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平 平 △[3] ●
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4]。
● ○ ●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4]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
○ ● 仄 平 ○ △ 平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5]，胭脂井坏寒蛩泣[6]。到如今
平 平 △ ● 仄 ○ 平 平 仄 仄[5] ○ 平 ● 仄 平 平 △[6] ● ○ ○
、只有蒋山青[7]，秦淮碧[8]。
● 仄 仄 平 平[7] 平 平 △[8]

【注释】

[1] 六代：六朝。详前张昇《离亭燕》词注。

[2] 畴（chóu）昔：往昔。

[3] 王谢二句：唐刘禹锡《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是东晋时期两个世家大族，权势显赫。乌衣巷，在今南京秦淮河南，是王谢两家聚居地。

[4] 听夜深三句：唐刘禹锡《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秦淮河）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城上矮墙）

来。”

[5] 玉树句：南朝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曲，被认为是亡国之音。

[6] 胭脂井：即景阳井，故址在今南京。隋军攻克金陵，陈后主与张丽华、孔贵嫔等避入此井，后被隋军牵出。相传井栏有石脉，用帛揩拭，作胭脂痕，故名。螿（jiāng）：蝉的一种。

[7] 蒋山：即钟山，在今南京东北。汉末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蒋子文为秣陵尉，因追贼至钟山，伤额而死，东吴孙权为其立庙于钟山。孙权父名钟，因改名蒋山。

[8] 秦淮：秦淮河，长江下游支流，横贯今南京。相传秦始皇凿方山以疏通淮水，故名秦淮河。

【评析】《白香词谱》共收了三首金陵怀古之作（王安石的《桂枝香》、萨都剌的《念奴娇》及此词），都是极负盛誉、传诵千古的作品。相比而言，此词较侧重抒情，情调低沉凄凉。词一开首，大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感慨，并贯穿全篇。“更无消息”就是春日重来的信息全无的意思，象征着六代繁华一去不回。所以连金陵这样的形胜之地，也黯然失色，不同既往了。王、谢堂前的燕子，已飞入寻常百姓之家，物是人非，昔日荣宠、繁华、煊赫已经衰歇，唯有金陵城下的春潮，依然年年月月拍打空城，发出寂寞单调的声响。词的过片承上启下，用荒烟、衰草、乱鸦、斜日构成一幅晚秋的图画，触目所见，一片荒凉萧瑟的景象。当年《玉树后庭花》唱得何等欢快，如今这欢快热烈的歌声已经唱完，象征着那种年代已经过去，到处是秋露风寒，冷惨惨的景象；胭脂井已成为败井颓垣，唯有井旁高树上的寒蝉还在哀鸣。这里“秋露

冷”与“寒蛩泣”对举，突出末世的悲凉。六朝文物草连空，历史就是如此无情。作者选择了当年一盛一衰的两个典型事例，抒发沧桑之感，并回应了词开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俱往矣，历史不会倒转，人事都发生了变化，不变的只有青青的蒋山，碧波粼粼的秦淮河，青山不断，绿水长流，词人对此，唯有深沉的叹息与怅惘。此词的结构与写作很有特色。首先是结构上的上下呼应与全篇的匀称令人称道，如上下片中间各用人事连缀，并都结以永恒不变的山水风物，上片写暮春，下片写暮秋等。其次是在写作上多用典故，多用前人成句，但又贴切自然，与全词的抒情气氛相协调。化用前人成句的除注释中交代的外，尚有“荒烟衰草”后接“玉树歌残”，即用刘禹锡《台城》：“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秦淮碧”用刘禹锡《江令宅》：“南朝词臣北朝客，归来唯见秦淮碧”等，都化用得了无痕迹，似从自己肺腑中流出，不易被人察觉。像这样的善用典故与成句，词人中大概只有周邦彦、辛弃疾可与之相媲美。

【说明】《满江红》，又名《上江红》、《念良游》、《伤春曲》。此调有平仄韵两体，但宋人较多用仄韵体者。例用入声韵，慷慨激越，多用于抒发豪情壮志。双调，九十三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上下片两组七字句，多用对仗。下片开头四句三字句，可两两对仗，亦可一、三，二、四对仗。第五句（“但荒烟衰草”）多用上一下四句式。

玉漏迟咏怀

〔金〕元好问

淅江归路杳　，西南却羡，投林高鸟。升斗微官，世
●　平　平　仄　△[1]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　○　仄　平　平　●
累苦相萦绕。不似麒麐画里　，又不与、巢由同调　。时
仄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2]　仄　●　仄　平　平　平　△[3]　平
自笑，虚名负我，半生吟啸　。
仄　△　○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4]

扰扰马足车尘，被岁月无情，暗消年少。钟鼎山林
○　○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　平　平　△　○　仄　平　平[5]
，一事几时能了。四壁秋虫夜雨，更一点、残灯斜照。
●　仄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　仄　平　平　平　△
清镜晓，白发又添多少。
平　仄　△　●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淅（xī）江：水名，丹江支流，源出河南卢氏县，南流经内乡县，经淅川县东北与丹水合流。元好问在内乡县淅水边有别业。

[2]　麒麐：即麒麟阁，在汉长安未央宫内。汉宣帝甘露三年（前），画功臣霍光、张安世等十一人图像于阁中。

[3]　巢由：巢父与许由。相传为尧时隐士。尧欲让位于二人，皆不受。同调：同气，同类，谓意气志趣相投。

[4]　吟啸：此指吟诗作赋。

[5] 钟鼎：古代褒扬臣子功绩，则在钟鼎上刻铭记功。又古代贵族钟鸣鼎食，此指仕宦。山林：指隐居。

【评析】此词元好问集中题作“壬辰（1232）围城中有怀淅水别业”。这一年蒙古军两次围攻金国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词即作于这年秋天。元好问在金哀宗正大四年（1227）出任内乡令，次年为母服丧罢官，居内乡白鹿原达三年，服满后任南阳令，不久调任京师。蒙古军围攻汴京时，元好问任左司都事。淅水别业，当指白鹿原上的住家。池鸟尚且思归故园，何况是人，更何况作者是坐困围城中呢？白鹿原在汴京西南，所以他要羡慕投林的飞鸟，向西南方向投去深情的一瞥。元好问自正大元年（1224）中宏词科后，屡任小官，时出时隐，转辗各地。这就是词中“升斗”二句的注脚。他早年有志为国报效，向往建功立业，但同时又希望过隐居生活，“聚居深读，时时酿酒为具，从宾客游，伸眉高谈，脱屣世事”（《送秦中诸人引》），出处进退，交战于胸，但到了这外敌兵临城下的时候，两者都谈不上，麟阁图功既无望，像巢父、许由般的自由自在生活也不能，只得自悔自叹，“枉抛心力作诗人”。因为诗人比常人更加多愁善感，更能感到外物与内心的痛苦。元好问的青年时期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从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蒙古军进攻山西起，直至金国灭亡，二十年间，他流转各地，“骨肉他乡各异县，衣冠今日是何年”（《眼中》），青春即在奔亡中消逝。追忆年华，作者深感谋隐谋宦两无成的况味。当此国家危急关头，宦，则应建立功名，击退强敌，勒铭钟鼎；隐，则可保持名节。他希望能早日作出选择。但是勒铭钟鼎已成泡影，形势如此危急，金国的朝政又昏暗不堪，使他无法施展抱负，出路也只有隐居一途了。这里，词意暗暗又与开首思念淅江归路互相呼应。然而眼前是四壁秋虫哀鸣，墙外冷雨如泣，室内一点残灯相照，寂寞凄凉之极。作者在愁苦与追思中过了一夜，到晓来时，揽镜照看，又添了许多白发。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对

于个人身世前途的感怀，交织成无边的愁网，使他无法解脱，可怜白发骤生。词就结束在这暗淡的色调里。这首词用了两个“少”字作韵脚，但一去声，一上声，不为复韵。

【说明】《玉漏迟》，得名于白居易诗“天凉玉漏迟”。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六仄韵（首句也可不用韵），下片五仄韵。下片第二句为上一下四句式。词中“时自笑”、“清镜晓”两句均用“平仄仄”，为定格。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 仄 仄 平 仄 ● 仄 仄 平 ◎ ● 平 ○ 仄 平 仄 ○ 仄 仄 平
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1]，高处不胜寒。起舞
◎ ● 仄 平 平 ○ ⚠1 ● 仄 平 平 ● ⚠1 ○ 仄 仄 平 ◎ ● 仄
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仄 平 仄 ○ 仄 仄 平 ◎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仄 ○ 仄 ○ 仄 仄 仄 平 ◎ ● 平 ● 仄 平 ● 平 仄 仄 平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 ○ 仄 平 平 ○ ⚠2 ● 仄 平 平 ○ ⚠2 ● 仄 仄 平 ◎ ● 仄
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
○ 平 仄 ○ 仄 仄 平 ◎

【注释】

[1] 琼楼玉宇：指月宫。《大业拾遗记》：“俄见月规半天，琼楼玉宇烂然。”

[2] 千里句：南朝宋谢庄《月赋》：“美人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

【评析】这首词是作者丙辰（宋神宗熙宁九年，即1076年）中秋在密州太守任上作的。密州，今山东诸城。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

挤出朝廷，先后任杭州、密州等地地方官，写这首词时已与他弟弟苏辙有七年未见面了。因此，企图摆脱尘世的羁绊，超然物外，却又不无留恋之情，以及对兄弟骨肉的深情怀念，就构成了这首词的基调。词的开首，纯是神来之笔，横空出世，夭矫异常。它是从李白的《把酒问月》诗句“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化出，用意也相似。“不知”两句，承前问意，也就是说“天上宫阙”对应“明月”，“是何年”对应“几时有”。应接构思之妙，非同一般。他发问探询月宫，所以想乘风归至天上，查个究竟。苏轼才高，常以谪仙自许，世人亦目之为坡仙，故而这里用“归去”两字。但是，青天是那么高，寒意袭人，感到不堪承受。还不如在人间，月下起舞，对影成三人那么自得其乐。刹那间，作者的思绪又从天上回到人间。“起舞”两句，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即如上文所述；另一种解释是，作者起舞弄影，仿佛已置身天上，其乐无穷，人间哪能比拟呢？但这种解释，似与“高处不胜寒”相矛盾。苏轼所厌弃的是人世的纷扰，“何时忘却营营”（《临江仙·夜归临皋》），而不是整个人间。下片开首写明月的移动，它转过了朱红的楼阁，射进了雕花的窗户，照在了失眠人的身上。这失眠者既可指作者自己，也可以泛指一切身怀忧思离恨的人们。明月当然不具备人的感情，无所谓喜怒哀乐，但它为什么要以团圞的姿态照着离人呢？这一问看似无理，却表达了离人此时的心情，所以又是问得很有情的。无理与有情得到了统一。它表达了作者渴望与亲人团聚的迫切心理。苏轼是个放旷达观的人，不会老是停留在离恨的心态中，他推开一步自我宽解，人的悲欢离合与月的阴晴圆缺都是客观存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以同时拥有。所希望的只要月长明，人长在，当此中秋之夜，共看明月，即便相隔千里，又有何妨？词便在这良好的但也是无奈的祝愿声中结束了。是的，人难以做到万事如意，在不如意的环境中，能保持乐观，以求他日的相聚相乐，就可以了。神定气闲，“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苏轼一生多历风波，横遭种种打击，仍能活到六十六岁，就是靠着这达观的处世良

方。综观全词，流动着一股飘逸的仙气，上天入地，纵横万里，上下千年，充满着对生命力的呼唤和对不平心态的自我抑制，充满着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与对不如意现实的自我安慰。这是一首在文学史上最负盛誉的中秋词，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决非虚言。

【说明】《水调歌头》，又名《江南好》、《花犯念奴》、《元会曲》、《凯歌》、《台城游》。据《隋唐嘉话》载，隋炀帝命凿汴河，作《水调歌》。在唐代，《水调》为大曲，凡大曲有"歌头"，此词调可能是截取其首段而成。双调，九十五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两仄韵。平韵前后属同一韵部，仄韵前后属不同韵部。上下片的两仄韵，也可不押。

满庭芳春游

〔宋〕秦观

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古台芳榭[1]，
● 仄 平 平　○ 平 ○ 仄　仄 ● 平 仄 平 ◎　仄 平 平 仄[1]
飞燕蹴红英[2]。舞困榆钱自落[3]，秋千外、绿水桥平。东
平 仄 仄 平 ◎[2]　● 仄 平 平 仄 仄[3]　○ ○ 仄　● 仄 平 ◎　○
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4]。
平 仄　○ 平 ● 仄　○ 仄 仄 平 ◎[4]

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5]，玉辔红缨[6]。渐酒空金榼[7]
平 ◎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5]　● 仄 平 ◎[6]　仄 ● ○ 平 仄
，花困蓬瀛[8]。豆蔻梢头旧恨[9]，十年梦、屈指堪惊[10]。
[7]　○ 仄 平 ◎[8]　● 仄 ○ 平 仄 仄[9]　● ○ 仄　● 仄 平 ◎[10]
凭栏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11]。
平 平 仄　○ 平 ● 仄　● 仄 仄 平 ◎[11]

【注释】

[1] 榭（xiè）：建筑在台上的房屋，作为游观之处。

[2] 蹴（cù）：踢。

[3] 榆钱：榆树枝条间生的榆荚，色白成串如钱，因称榆钱。

[4] 按：弹奏。秦筝：一种弹弦乐器，多为十六弦。初盛行于秦国，故称。

[5] 珠钿：车上饰物。翠盖：车上用翠羽装饰的车篷。

[6] 玉辔：用玉装饰的马缰绳。红缨：用红丝制的马身上用的穗状饰物。

[7] 榼（kē）：盛酒器皿。

[8] 蓬瀛：蓬莱、瀛洲，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仙山。此借指冶游之地。

[9] 豆蔻：比喻少女，年少而美。唐杜牧《赠别》诗："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

[10] 十年梦：杜牧《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11] 芜城：指扬州。南朝宋竟陵王在扬州作乱后，城邑荒芜。鲍照曾作《芜城赋》凭吊，后世因称扬州为芜城。

【评析】这是一首回忆昔日冶游生活的作品。"豆蔻梢头"句前，写的都是昔年游春景象，这之后方折回到眼前情景中来，也就是说，前面那些景物、情事，都是作者凭栏凝思的旧影。那是个美丽的暮春时节。清早起来，连天公也作美，骤雨初晴，晓色云开，人的心情也格外开朗。处处是亭台楼阁，东风习习，落花片片，词人却说这是飞燕把花踢落的。榆钱随风飞舞，满地青钱，一派融融春光。春水波涨，与桥快要齐平了。"绿水桥平"，正应了前边的"骤雨"。"秋千外"，说明作者这时立于墙外。因为秋千是放置于园中的。那园第粉墙朱门，掩映在东风吹拂的柳影里。而园中又传出丁冬的弹筝声。这里声与色都呈现在读者的感官面前，景色是那么迷人，风光是那么旖旎——那弹筝的一定是个美丽的少女吧。词从开首至此，由景及人，从花红柳绿的美丽春景中，渐渐推出朱门，推出弹筝人，就像现代电影手法一样。下片紧承上片结

尾，点明这是一处冶游之地。女的坐车，男的骑马，香车宝马，纷纭杂遝。人们在此畅饮，寻欢作乐。“花困蓬瀛”之“花”，当指青楼妓女。作者写到这里，突然笔锋一转，跌回现实，如大梦初醒。这确实像一场春梦，大梦醒来，融融的春色不见了，豆蔻般的多情少女不见了，只剩下无穷的遗憾。扳着指头算算，那么美好的日子，距今已有十年了。流水无情，落花春去，旧欢不再，眼前唯见暮霭落日，一片惨淡景象。夕阳沐浴着荒落的扬州城，悄然而下，不胜凄凉之感。梦境越好，梦醒后的失落感也就越重，所以全词用了较多的篇幅去描写失去了的天堂是如何美好，而只用淡淡的几笔写今日的哀情，在分量上似乎不称，但今昔对比反差更见强烈，更有艺术感染力。

【说明】《满庭芳》，又名《锁阳台》、《满庭霜》、《潇湘夜雨》、《江南好》等。双调，九十五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也有用仄韵者，名《转调满庭芳》。上片首两句，多用对仗。下片第三第四句（“珠钿翠盖，玉辔红缨”），也多用对仗。下片开首两字也可不用韵，连下成五字句。上下片第八句（“东风里”、“十年梦”）的第一字，虽平仄通用，但仄声只限于用入声，不能用上、去声。

凤凰台上忆吹箫别情

〔宋〕李清照

香冷金猊　，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
○ 仄 平 平[1]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仄[2]
，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
● 仄 平 ◎ ○ 仄 平 平 ● 仄[3] 平 ● 仄 ● 仄 平 ◎ 平 平
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

休休　，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念武陵
平 ◎[4] 仄 平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5] ● 仄 平 ◎ 仄 仄 平
人远　，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平 仄[6] ○ 仄 平 ◎[7] ○ 仄 平 平 ○ 仄 平 ● 仄 ○ 仄 平 ◎[8]
。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

【注释】

[1] 金猊（ní）：狻（suān）猊（即狮子）形的镀金香炉。

[2] 宝奁（lián）：华贵的梳妆匣。

[3] 生怕：只怕，最怕。

[4] 休休：犹口语“罢了，罢了”。

[5] 阳关：唐王维作《送元二使安西》绝句，后被谱入乐，名《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子。

[6] 武陵：晋陶潜作《桃花源记》，谓“晋太元中，武陵人”，地在今湖南常德。后以附会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桃花洞遇仙女故事，用作代指爱人所去的地方。

[7] 秦楼：《列仙传》：秦穆公时人萧史，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舞于庭。秦穆公女弄玉好之，遂嫁萧史，学吹箫。穆公为造凤台，使夫妇居。数年后，乘凤仙去。凤楼即凤台，这里指作者自己所居的闺房。

[8] 凝眸（móu）：注视。

【评析】李清照与其丈夫赵明诚是一对志趣相合、气味相投的恩爱夫妻。赵明诚因游学或出仕，小夫妻常有分别的时候，这首词即作于某次离别之后，充满了儿女柔情，缠绵深沉，表达了女主人公特有的细腻温婉的心理。上片着重写分手后作者“离怀别苦”的外在形态，下片则刻画作者的内心情感。当然词中对外在形态的描述是处处围绕作者的内心苦闷而着笔的，一切景物、身影都抹上了作者的主观情感色彩。香炉里烟消火灭，一片虚冷景象。红被面凌乱地堆在床上，不去折叠，任它红光闪烁。作者起床后又是“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表达爱人去后的懒散、无情无绪的心情。“宝奁尘生”，说明这种状态已非一日，自分手日起就是如此了。“日上帘钩”，说明起身之迟，与前边“慵”字相呼应。接下去点明主题，女主人公是为离别而愁苦，那怕是短暂的分手，也让人难耐。但在封建社会里，一个闺阁千金，心中纵有万种离愁，又怎能启口向人诉说呢？所以只能“欲说还休”。愁能伤人，尤其是闷在心中无法发泄、无法诉说只能掩埋于心底自我克制的愁苦，更是让人受到严重的身心折磨，因此她瘦了。但是，作者并没有直接表白她瘦的原因，只是说人消瘦不是因为酒醉害病，也不是悲秋所致。到底什么原因？作者还是“欲说还休”，说不出，无法说，无限心中事，尽在不言中。这一切都是人去楼空后，女主人公凄清寂寞心情的表象化。下片开头“休休”两

字是绾结上片，是一种力求自我摆脱愁境的表现，意思是算了吧，老是发愁又有什么用呢。也就是《声声慢》中“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意思。看来这次爱人的离家是件万不得已的事情，所以下面说“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小夫妻俩在走与不走这问题上也许斟酌了好久了，更可见出夫妻情深、恩爱难舍的情形。但是别后的相思是难以割断的，爱人的影子还是在心中久久盘旋，他大概已走得很远了吧？这里只剩下一座空楼。这相思只有楼下流水知道。用流水寄寓相思之意是因为流水悠长，象征着相思的无穷无尽；又因为流水波浪起伏，象征着心潮的不能平静。正因为如此，她的目光才会久久注视。当然也可能爱人是乘船而去的，楼下的流水载着舟船，载着夫婿，也载着离愁渐渐远去。这相思是无尽的，要直等到爱人归来的那天才能了结；而且他们之间的小别也非止一次，所以词的结尾说：“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新愁者，又一次刻骨的“离怀别苦”也。

【说明】《凤凰台上忆吹箫》，又名《忆吹箫》。词调的得名取自《列仙传》萧史、弄玉吹箫成仙故事，见注〔7〕。有九十五字、九十六字、九十七字诸体，自李清照此词出后，填词者多依此调。双调，九十五字，上片十句四平韵，下片十一句五平韵。上片首两句多用对仗句式。下片首句可叶韵，如不叶韵，则连下句成六字句。

烛影摇红惜春

〔宋〕周邦彦

香脸轻匀，黛眉巧画宫妆浅 。风流天付与精神，全
○ 仄 平 平 仄 平 ● 仄 平 平 △[1] ○ 平 ○ 仄 仄 平 平 ○
在娇波转 。早是萦心可惯。更那堪、频频顾盼。几回相
仄 平 平 △[2] ● 仄 ○ 平 仄 △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仄 ●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解唱阳关 ，离
● 仄 平 平 仄 平 ● 仄 平 平 △ ○ 平 仄 仄 仄 平 平[3] ○
恨天涯远。无奈云收雨散 。凭栏干、东风泪眼。海棠开
仄 平 平 △ ○ 仄 ○ 平 仄 △[4]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仄 ● 仄 平 平 平 平 平 △

【注释】

[1] 黛眉：用黛（一种青黑色的画眉颜料）画的眉。

[2] 娇波：目光。

[3] 阳关：指《阳关曲》，是离别的歌曲，见《凤凰台上忆吹箫》注〔5〕。

[4] 云收雨散：喻指男女欢爱，见《惜分飞》注。

【评析】据《能改斋漫录》载，此词下片意原为王诜词作所有，调

名《忆故人》。宋徽宗十分喜欢此词，但又觉得王词没能丰容宛转，令大晟府（宋音乐机关）别撰新腔，由周邦彦根据王词增损其意，取原词首句命名为《烛影摇红》。王诜原词为："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无奈云沉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由此可知，周词主要是增写了上片部分，下片仅是根据词调的格律要求，对王词作少许改写而成。词意仍旧是那么一点意思，却无端地被拉长了一倍，则两词之间意境的深浅厚薄的差距就可想而知了。好比一道浓汤，掺进了一倍的清水，其味道的寡淡一尝即可知晓。这首词写妓女送别情人以及别后的思念，当是代言体。怎么知道词的女主人公是个妓女呢？从用"雨收云散"一语可知。因为送者如是自己的妻子或正经人家的女儿，就不用这样露骨的轻薄字面了。词的上片写妓女的神态，突出写她的动人眼波，处处围绕一个"见"字展开。这是别时的最后一"见"，所以就分外感伤销魂。中国古代的画家画人形貌，特别注重对眼睛的描绘，说一个人的精气神"尽在阿堵中"，此词上片即深得古人画意。眉目是那么娇媚，精光流动，顾盼神飞，却又含着离愁。"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三句常为人称道，写出了女主人公含情脉脉、万般无奈的幽怨之情。前面说过，词的上片是为了符合词律要求而添加的，但周邦彦毕竟是北宋词坛大家，所以仍有一些妙句溢出。下片写女子对情人的别后回忆、思念与期望，是按着离筵散后的时间顺序写的。那摇曳的红烛光，悲咽的离歌，杯盘狼藉的场面，似乎还萦绕在她眼前耳际，但如今酒阑（尽）人散，只剩下天涯离恨。欢乐的日子将一去不返，她只有凭着栏杆，悠悠思念。在思念中，禁不住珠泪纷纷，临风依依。这思念是无穷无尽的，海棠开了又谢，燕子来了又去，她只能在黄昏庭院中徘徊、思念、哀愁。这里，"海棠开"、"燕子来"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季节，而且还代表着自己与对方。据《广群芳谱》引《采兰杂志》载，秋海棠，又名断肠花，说古代有一女子，丈夫外出经年不归。她常在窗前哭泣思念，眼泪

落下的地方长出一株花来，即秋海棠。花殷红，像是女子的红泪。又，古人有“燕归人未归”的句子，咏叹思妇盼夫归来的心情。词的结尾处用此两典，是很切合场景的，有着悠长、深沉的韵味。当然，这首词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男送女、男对女的思念。尤其是上片更像男子的口吻。

【说明】《烛影摇红》，又名《忆故人》、《玉珥坠金环》。词调得名缘由已见前【评析】。双调，九十六字。上下片各五仄韵。据《词律》上说，词中上下片的第五、第六句的“可”、“顾”、“雨”、“泪”四个字必须是仄声，而且最好是去声。

暗香咏红豆

〔清〕朱彝尊

凝珠吹黍，似早梅乍萼，新桐初乳 。莫是珊瑚，零
○平平△ 仄●平仄仄 平平平△[1] 仄仄平平 平
落敲残石家树 。记得南中旧事，金齿屐、小鬟蛮女 。
仄平平仄平△[2]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 ●平平△[3]
向两岸、树底盈盈，素手摘新雨。
仄●仄 仄仄平平 ●仄仄平△

延伫，碧云暮 。休逗入茜裙 ，欲寻无处。唱歌归去
平△ 仄平△[4] ○仄仄●平[5] 仄平平△ 仄平仄△
，先向绿窗饲鹦鹉。惆怅檀郎路远 ，待寄与、相思犹阻
平仄●平仄平△ ○仄平平仄仄[6] ●仄仄 ○平平△
。烛影下、开玉合，背人偷数。
仄仄仄 平仄仄 仄平平△

【注释】

[1] 新桐初乳：桐树结的子形如垂乳，称桐乳。

[2] 莫是二句：《世说新语·汰侈》载，西晋石崇常与晋武帝舅王恺比富。一次晋武帝赐给王恺一株二尺来高的珊瑚树，王恺很得意，向石崇夸示。谁知石崇竟举起铁如意一下子把珊瑚树击得粉碎，并命家人取出自己收藏的六七枝珊瑚树来，每枝都有三四尺高。干条绝世，光彩溢目。王恺“惘然自失”，只好认输。

[3] 金齿屐：木屐之美称。即屐底装齿，用以在雨天泥泞中行走。王琦注李白《浣纱石上女》诗引《南越志》说，军安县（在今越南北

部）女子赵姬著金箱齿屐。小鬟蛮女：指岭南少女。

[4] 碧云暮：梁江淹《休上人怨别词》：“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又宋贺铸《青玉案》词：“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均有怅望怀人之意。

[5] 茜裙：用茜草染成的红裙。

[6] 檀郎：晋潘安，美姿容，小名檀奴，后以檀郎称情郎。

【评析】红豆又名相思子，产于岭南，大如豌豆，形略扁，殷红色，或半红半黑，可用来镶嵌首饰。人们常用它寄托相思之意，或表达爱情。唐代诗人王维咏红豆的诗中就说“此物最相思”。这是首咏物词，上片赋形，下片言情。词的开首五句用一连串的比喻来描绘红豆的形和色，说它像凝结的晶莹的露珠儿，又像圆圆的被吹动的黍粒，像刚绽开的红艳的梅花，又像一串串倒垂的桐子，更像一粒粒散落的珊瑚珠。词赋予红豆圆润、新艳、华美的品格。接下去词人由红豆联想到出产红豆的岭南地区的奇异景色和采撷红豆时的旖旎风光。那儿的年轻姑娘，梳着环形发髻，拖着木屐，走在清清的水边，在轻风细雨中伸出纤纤玉手，来采摘红豆。美的景，美的人，活色生香，充满了诗情画意。采红豆的事，五代后蜀词人欧阳炯在《南乡子》词中也曾有过生动的描写：“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朱彝尊此词“记得南中旧事”以下几句可以说是从欧词化出的，但其中也应该掺有作者个人的体验。作者于三十岁前，曾至大庾岭、广东一带游历，约有两年光景。“记得南中旧事”当即指此。下片紧承上片，就采红豆女郎生发展开。她为什么停手不采，久久地站立着，若有所思？这谜底且待后文来揭破。这时天色晚来，暮云低垂。“延伫”两句是氛围的转变与过渡。红豆滑落入茜红裙下，欲寻无处，暗点

所思不见、相思无着。但她们还是唱着小曲回去，姑娘们携着满把的红豆、满怀的相思归去，却无人可告，只得调弄鹦鹉，把一腔相思去向鹦鹉倾诉。鹦鹉是南方的珍禽，如晋曹毗《鹦鹉赋》上说：“余在直，见交州献鹦鹉鸟。”这种鸟“发言辄应，若响追声”（傅玄《鹦鹉赋》）。然而这相思终究排遣不去，拂去还来，她无限思念着远方的情人，想把红豆寄去，但路遥山远，如何寄得？姑娘只能在摇曳的烛光下，打开玉盒，把红豆在无人处悄悄暗数。这一颗颗红豆，代表着她芳心的种种思念，她在数着情郎的归期。“背人偷数”，画出了她羞羞答答的情态，口脂轻动，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说明】《暗香》系宋词人姜夔自度曲，后张炎作咏荷花荷叶词，易名为“红情”。双调，九十七字，上片五仄韵，下片七仄韵。多用入声韵。上片第五字、下片第六字，均为领字，应用去声字。朱词下片第六字“休”字应视作不合律。按朱词平仄与姜夔词多有出入，盖姜词多处以入声字代平声字，如姜词首句“旧时月色”，作“仄平仄仄”，实际上“月”字是以入作准仄声（介乎平仄之间），非为第三字可用仄声，考吴文英、张炎等宋人词，此处均作平声可悟。此词平仄格律即以吴文英、张炎词订定。

声声慢秋情

〔宋〕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最难将息[1]。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平 仄 平 平 △ 仄 仄
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又谁堪摘。守着窗儿，
仄 仄 平 平 平 △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
仄 仄 仄 平 仄 △ 平 平 仄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 仄
次第[2]，怎一个愁字了得。
仄 仄 仄 仄 仄 平 仄 仄 △

【注释】

[1] 将息：休息、休养。唐王建《留别张广文》诗：“千万求方好将息，杏花寒食约同行。”可能是唐宋时人俗语。

[2] 这次第：这种种情形，这种种光景。

【评析】此词应是李清照晚年所作。靖康之难，中原焦土。此后数年中词人经历了一次次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四处飘泊，依人为生，心中一片茫然，凄清寂寞，装载着太多的失落感。词的一开首即是这种心情的写照，它一气连用了十四个叠字，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情景凄绝。这是百感交并的内心感受，是孤独无望的内心呼喊，是情境相应的

自然流露，而决非后来东施效颦者那般矫揉造作。靖康之变后，她失落的毕竟太多了，她失去了国，失去了家，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心爱的图书文物，最后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她自己。当此深秋天气，气温忽冷忽热，她确实无法安静下来休息，心潮起伏难平；想借酒消愁，却是举酒消愁愁更愁。这里从字面上看，似乎她不能将息是因为气候的不宁，饮酒是为了抵御寒意，而实际却都是一个“愁”字横梗胸中，所以触处生发。此处与末句“怎一个愁字了得”暗相呼应。当她正在凄凉独自愁的时候，天上大雁呀呀飞过，抬头细看，还是昔年飞过的旧相识，那么她所思念的亲人呢？她的旧家呢？睹物思人，感慨深矣。如果说上片是以情起，那么下片则以景起。秋风落叶，黄花遍地，一片惨淡的景象。黄花，指菊花。按说，菊花一般不落瓣，抱死枯枝。但也有落瓣的，《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即道及此事。这里只是作为点缀秋风萧瑟的物象罢了，不必拘泥。“憔悴损”，当然指黄花，但也未尝没有作者自己的形象。正常情况下，女子喜欢在春秋佳日摘几朵花插在鬓边，以应时令，但在这伤心哀恸的份上，谁还有闲情逸致摘花插戴呢？正如《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所唱：“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词人是那样地无情无绪，整日枯坐愁城，独守寒窗，看着光阴一点点消逝，怎样才能捱到天黑。其实天黑以后还有长夜漫漫，还有明天、后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词则仅是将她某一天的生活、心境摄入境头，实际上词人晚年生活是日日在这样的情境中度过的。“怎生得黑”让人领略到“度日如年”的况味。黄昏时分，秋雨梧桐，滴碎了词人的心。“梧桐”三句当由唐人温庭筠《更漏子》词“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愁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化出，而情境则较温词更苦。因为温词仅是写一般的闺怨，恋人远别，欢情无期，秋思不断；而李清照这首词是融和着血泪写成的，山河破碎，室家乱离，两情当不可同日而语。词写到这里，万语千言，千感万慨，就不仅仅用一个“愁”字能全部概括得了的，恨、愁、怨、思、苦交织一起，作者真是难以为

怀。

【说明】《声声慢》又名《胜胜慢》、《人在楼上》、《凤求凰》等，有平仄两体，其字数、平仄、句逗出入甚大。而李清照所作“寻寻觅觅”一首，历来非填词家所习用，其中多有以入声字代平声字处，《词律》云：“人若不及其才，而故学其笔，则未免类狗矣。”其戒之也如此。所以此处所标平仄悉依李词，不标可平可仄，句逗则依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九十七字，上下两片各五仄韵。今再将平仄韵《声声慢》九十七字八韵通用之体举例如下：

声声慢（平韵格）

吴文英

云深山坞，烟冷江皋，人生未易相逢。一笑灯前，钗行两两春容
○平○仄 ○仄平平 平○●仄平◎ ●仄平平 平○●仄平◎
。清芳夜争真态，引生香、撩乱东风。探花手，与安排金屋，懊恼
平平仄○○仄 仄○平 仄仄平◎ ○○仄 仄平平○仄 ●仄
司空。
平◎

憔悴歆翘委佩，恨玉奴消瘦，飞趁轻鸿。试问知心，尊前谁最情
○仄平平●仄 仄●平○仄 ○仄平◎ ●仄平平 平○○仄平
浓。连呼紫云伴醉，小丁香、才吐微红。还解语，待携归、行雨梦
◎ 平平仄平●仄 仄○平 平仄平◎ 平仄仄 仄平平 平仄仄
中。
◎

声声慢（仄韵格）

高观国

壶天不夜，宝炬生香，光风荡摇金碧。月滟水痕，花外峭寒无力
平平●仄　仄仄平平　平平仄平平△　●仄●平　平仄仄平平△

。歌传翠帘尽卷，误惊回、瑶台仙迹。禁漏促，拌千金一刻，未酬
平平仄平●仄　仄平平　○平平△　仄仄仄　仄平平●仄　○平

佳夕。
平△

卷地香尘不断，最得意、输他五陵狂客。楚柳吴梅，无限眼边春
仄仄平平●仄　●●●　●○仄平平△　●仄平平　平仄仄平平

色。鲛綃暗中寄与，待重寻、行云消息。乍醉醒，怕南楼、吹断晓
△　平平仄平●仄　仄平平　○平平△　仄仄仄　仄平平　平仄仄

笛。
△

双双燕本意

〔宋〕史达祖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
仄 平 仄 仄[1] ●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 平 ● 仄[2] ●
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
仄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3] 仄 ● 仄 平 平 ● △ 平 平
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
平 △ 平 平 仄 △ 仄 ● 仄 平 平[4] 仄 平 平 △ ○ 平 ○
晚，看足柳昏花暝。应是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
仄 ● 仄 仄 平 平 △ ○ 仄 平 平 仄 △ 仄 ● 仄 平 平 ○ △[5]
。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栏独凭。
平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 △

【注释】

[1] 春社：古代祈谷的祭祀节日，日期在春分前后，燕子则于此时从南方飞来。

[2] 差（cī）池：形容燕子飞行时羽毛舒展的样子。《诗·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

[3] 相：读去声，细看，如“相面”。藻井：宫殿屋顶的一种装饰，如井干状，又称绮井。藻，指小草样花纹。古人用井状和藻纹装饰，据说能镇压火灾。

[4] 贴地："贴"字以用平声为宜。

[5] 天涯芳信：古人认为燕子能捎信。《太平御览》卷九二二："少昊氏之时，赤燕一衔羽而飞，集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江淹《杂体》诗："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又唐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长安女子绍兰，曾托双燕寄书事。

【评析】这是一首咏物词，工整典雅，画出了燕子的形与神，受到人们的激赏。前人曾认为它是有所寄托的，是为讽刺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自营安乐窝不思恢复失地而作，可能也有些道理，但我们仍不妨将它作为一首纯粹的咏物词来理解。香草美人之思，见仁见智，难以定论。南朝梁沈君攸作有《双燕离》诗："双燕双飞，双情相思，容色自改，心心不衰。双入幕，双出闱，秋风去，春风归。"史达祖此词可能即从沈诗化出。首句点出燕子来时的时令，有一番悠悠的远韵。北宋晏殊《破阵子》词云："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所叙燕子飞来的时令正同。在无边春色中，一双新燕切入画面，它们穿堂入户，飞进帘幕。"度帘幕中间"一句也是有所本的，晏殊有句云："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见《青箱杂记》）燕子筑巢，一般在未受到惊扰的情况下，总是喜欢仍回故家，所谓"旧巢燕子"即是此意。但是去年所筑的旧巢，已经蒙上尘灰，冷冷清清的了。它们展翅飞往旧巢，双双伫立，对着雕梁画栋、水藻纹饰的屋顶吱吱喳喳叫个不停，似乎在商量如何修筑旧巢，使清冷的厅堂增添了活气。一忽儿，双燕又飘然飞去，轻快地掠过花枝，留下了美丽的剪影。翠尾、红影，增加了色彩的亮度。这确是一幅美丽的春天图画，它全部是用动的、热烈的、而且还有声音的点线所构成。词的下片转入燕子为修筑新巢而进行的愉快劳动。在布满花草的小径上，在微微细雨中，它们忙碌着，飞去飞来，衔着湿润的新泥，与白居易诗"谁家新燕啄春泥"同一意境。它们有时低低

地贴着地面像箭似地飞翔，多么飘逸，多么轻快。它们欣赏遍了无边的春色，留连忘返，回到红楼深院时已经是物象模糊，花昏柳暗了。唐人郑谷《燕》诗云：“低飞绿岸和梅雨，乱入红楼拣杏梁。”诗词意象类似。“应自”以下四句点出了人：一个郁郁不欢的靓妆思妇。思妇的恋人远在天涯，杳无音信，现在又是到了燕归人未归的时候，她含情伫立，独自凭栏，望着双栖双宿的燕子，思潮难平：燕子倒好，只顾自己享受春色，也不替我捎个信来。她愁损了双眉，陷入了苦苦的相思。说“日日画栏独凭”，可见思妇并非今天才如此，相思之意，寂寞无聊赖之意，见于言外。这在古诗词中是曲终奏雅的一种写作手法。否则，无论“软语商量不定”也好，“柳暗花暝”也好，终然是“巧极天工”，“形容尽矣”，若通篇如此，没有结尾四句，也会令人起单调之感的。此词还有一个特色，是善于运用典故与化用前人诗词，非常贴切，与整体融成一片。

【说明】《双双燕》为史达祖的自度曲。九十八字，上片五仄韵，下片七仄韵。上片第六句（“还相雕梁藻井”）第二字宜用去声。“商量不定”的“不”字，一般用平声。此处为以入声借用。下片第三句（“爱贴地争飞”）第二字，应该用平声字，与上片第二句（度帘幕中间）格律同。此处也是以入声字借用。宋代长调中多有以入声字代平声的情况，切不可认为此处可用仄声，应该是用平声。如前面《声声慢》情形尤为特殊。

昼夜乐忆别

〔宋〕柳永

洞房记得初相遇 ，便只合、长相聚。何期小会幽欢
○ 平 ● 仄 平 平 △[1] 仄 ● ● ○ 平 △ ○ 平 仄 仄 平 平

，变作别离情绪。况值阑珊春色暮 ，对满目、乱花狂絮
仄 仄 ● 平 ○ △ ● 仄 平 平 平 仄 △[2] 仄 ● ● 仄 平 平 △

。直恐好风光，尽随伊归去。
●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平 △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的难拚
● 平 ● 仄 平 平 △ 仄 ○ ○ ● 平 △ ○ 平 仄 仄 平 仄[3]

，悔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
仄 仄 ○ 平 ○ △ ○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 ● 仄 平 平 △

。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
●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平 △[4]

【注释】

[1] 洞房：深邃的内室。

[2] 阑珊：将尽时分。

[3] 恁（rèn）：这样，如此。

[4] 攒（cuán）眉：皱眉。

【评析】柳永是一位风流落魄的才子，浪迹江湖，出入秦楼楚馆，为歌妓们写下了大量的词曲，亦即当时的流行歌曲。这些作品虽然没有

什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是因为作者将自己的身世以及一般妇女乃至处于社会底层的歌妓们的爱情生活织入其中，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襟怀、飘泊无定的动荡生活和妇女们对真挚爱情的热烈向往，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在当时来说更是风靡了整个市民阶层，是他们部分心声的反映，因而受到热忱的欢迎。以至形成了凡有井水处，即有歌柳词者的情形。这首《昼夜乐》，就是这类题材中很出色的一篇。它写一个欢会未已、离愁相继的思妇对爱人的刻骨相思。词是从回忆追思幽欢生活开始的，初次在洞房曲室中的邂逅，使她沉浸于甜蜜蜜的幻想中，她希望两人从此能长相厮守，直到地老天荒。可以想见，他们曾有过海誓山盟，下片的“算前言总相负”就是证据。所谓辜负前言，即是辜负“长相聚”的盟誓。只合，只应的意思。热恋中的少男少女谁不想将恩爱的一刻无限制地延长呢？但是“何期”两句，情况急转直下，一番欢爱化作了别离之苦。“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别离是痛苦的，而且是在热恋中杳杳无期的长别。他们的欢会当在初春或万紫千红的仲春，而离别则在春色将尽的暮春。此时落红满地，柳絮飞舞，水流花谢，大是无可奈何之日。“况值”以下数句，既是眼前景色的描绘，也是对爱情生活将一去不返的心境观照。伊，指女子所爱的恋人。“好风光”、幽欢密爱都随着“伊”永远地走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冷清清的女主人公。她的满腹心事却无处说。下片的开首就这样紧承上片，使人好像见到一个孤苦无告的女子。这首词所写可能是一段私情。在封建社会中，即使是合法的妻子，也难以对人诉说自己对丈夫的思念和寂寞之情的，更何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呢？所以说“凭谁诉”。她抱怨“伊”辜负了以前立下的山盟海誓，说：“早知道相思滋味这般难捱，只恨当初没有把他留在身边。”柳永的《定风波》词说：“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与此是同一意思。但这也仅仅是说说罢了，男人的心岂能是一个弱女子所能锁得住的？何况是私心爱恋的男子，如果真把他朝朝暮暮留在身边，岂不要招来物议？因此，她只能低头细细思

量，思量“伊”的俏模样，思量“伊”的风流倜傥，思量“伊”的与众不同的温顺，思量“伊”的一片柔情。这一切都是紧系在她心头的。她思量得刻骨铭心，无日不思，想得愁损了双眉。攒眉，眉头打了结。最后两句是正话反说，攒眉千次，就是相思千次。全词不用典，明白如话。柳永的很多作品都写得这样浅显而深情，所以才能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晦涩而深，或浅露如白开水的作品是流行不起来的。

【说明】《昼夜乐》，九十八字，上片六仄韵，下片五仄韵；下片也可以六仄韵，即第五句（“其奈风流端正外”）也可叶韵，如此，则上下片平仄全同。

琐窗寒寒食

〔宋〕周邦彦

暗柳啼鸦，单衣伫立[1]，小帘朱户。桐花半亩，静锁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一庭愁雨。洒空阶，更阑未休[2]，故人剪烛西窗语。似楚
● 平 平 △　仄 平 平　○ ○ 仄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平 △　仄 ●
江暝宿，风灯零乱，少年羁旅。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

迟暮。嬉游处，正店舍无烟，禁城百五[3]。旗亭唤酒[4]
平 △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 △　平 平 仄 仄
，付与高阳俦侣[5]。想东园、桃李自春，小唇秀靥今在否
仄 仄 平 平 平 △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仄 仄 平 仄 △
[6]？到归时、定有残英，待客携樽俎[7]。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伫（zhù）：久立。

[2] 阑：尽。

[3] 百五：指寒食节。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

[4] 旗亭：酒楼。

[5] 高阳俦侣：指酒徒。《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郦生（高阳

人）说自己是高阳酒徒，并非儒生。高阳，地名，故址在今河南杞县西。

[6] 靥（yè）：酒窝。

[7] 樽俎（zǔ）：盛酒盛肉的器皿。

【评析】周邦彦在京师汴梁做官多年，又曾到州府任地方官，一生宦游，倦旅之情常见于词作。此词似作于汴京寄寓时，当是在中年以后了。此词一开首五句就筑造了一种云暗雨愁的氛围。清明时节雨纷纷，正是愁人天气。柳枝在暗淡的色彩中，濛濛一片。昏鸦啼鸣，更显出庭院的寂寞。作者身着单衣，久久伫立，一副落寞的样子。他缓缓四顾，寄寓之所是个小小的落满桐花的庭院，那么寂静，为霏霏的细雨笼罩着。一桁珠帘垂挂在红色的窗户上。檐头的雨水淅淅沥沥，滴在阶石上，清空烦人。南朝梁何逊《临行与故游夜别》诗云："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情境与此略似。这雨落到深更半夜还未停息，声声滴碎了人心。他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共话巴山夜雨时"的诗句，多么盼望有朋友此时前来深谈啊，但故人未来，他更感到身心的孤独，不禁想起了少年时远涉楚地，在荒江客舍中旅宿的况味，心中涌起了"孤灯寒照雨，深竹暗浮烟"、"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等一连串诗句。他的忧思更深了。过片"迟暮"一句是情景交会的写意，既点出暮春时令，又曲曲传达出作者迟暮之感的心态。这时正逢寒食，京华地区禁火三日，野店无烟。人们涌向酒楼，痛饮狂歌。热闹纷纭的场面与作者孤独冷清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客中寂寞，最能引动乡思，他想起了故乡，想起了故乡东园的满园春色，殷红的小桃花犹如女郎的红唇，粉白的李花犹如女郎的笑靥。故乡无恙，桃李无恙？深沉的怀念咬啮着词人的心，他悄悄伫立，悠悠遐想。他的遐想缩短了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结尾三句就是词人对归家之后的想象与企望：

那时枝头尚留着残花，二三亲友携酒相慰，神聊畅谈，共叙今日客中的寂寞，良会的欢娱。词写到这里，才显出了一点亮色。虽然只剩下“残英”了，但究竟要比“单衣伫立”、孤馆独处面对“一庭愁雨”时要好得多啊。词中三处写到了与人相聚畅饮畅谈的场面。第一处“故人剪烛西窗语”，那只是词人的想象与希冀；第二处“旗亭唤酒，付与高阳俦侣”，那是别人家的事，词人只有艳羡而已；第三处“待客携樽俎”，则将是必然之事。王国维说周邦彦的词妙于布局，我们读了这首词，当有一点感悟了吧。

【说明】《琐窗寒》，又作《锁窗寒》，双调，九十九字，上片四仄韵，下片六仄韵。此调平仄格律甚严，较少平仄通用的地方。“更阑未休”，是拗句，作“平平仄平”，也可作“平仄仄平”、“仄平仄平”，但不作“仄仄平平”。又如下片“禁城百五”的“百”字，似为仄声字，实际应为平声字，此处是以入代平。考宋人所作《琐窗寒》都作平声，或是入代平。此调的四声也有讲究。如“更阑未休”的“未”字处，“桃李自春”的“自”字处，必用去声，下片第三句“正店舍无烟”的领字“正”，必用去声。《琐窗寒》另有九十八字一体，与九十九字的区别在于下片首句可不叶韵，而且可连成五字一句。而下片第三句（“正店舍无烟”），少一领字“正”，成四字句。

瑶台聚八仙寄兴

〔宋〕张炎

秋月娟娟[1]，人正远、鱼雁待拂吟笺[2]。也知游事，多
〇 仄 平 ◎ 平 ● 仄 平 ●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在第二桥边[3]。花底鸳鸯深处睡，柳阴淡隔里湖船。路绵
仄 仄 仄 平 ◎ 〇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平 仄 仄 仄 平 ◎ 仄 平
绵。梦吹旧曲，如此山川。
◎ 仄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

平生几两谢屐[4]，便放歌自得，直上风烟。峭壁谁家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仄 仄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长啸竟落松前[5]。十年孤剑万里，又何似、畦分抱瓮泉
平 仄 仄 仄 平 ◎ 仄 平 〇 ● 仄 仄 仄 〇 仄 平 平 ● 仄 ◎
[6]。中山酒[7]，且醉餐石髓[8]，白眼青天[9]。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仄 仄 平 ◎

【注释】

[1] 娟娟：美好的样子，此处指月。南朝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未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

[2] 鱼雁：古代有鱼腹藏信、雁足传书的说法。因代指书信。吟笺：诗笺。

[3] 第二桥：指杭州西湖苏堤六桥之一锁澜桥。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宋元祐间，苏子瞻守郡，浚湖而筑之，人因名苏公堤。夹植花柳，中为六桥，桥各有亭覆之。……自是湖分为两，西曰里湖，东曰外湖。……（堤南）第二桥曰锁澜。”

[4] 平生句：晋人阮孚，字遥集，爱好木屐，常自己制作，尝叹息说：“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见《世说新语·雅量》。几量，通“几两”，几双的意思。又《宋书·谢灵运传》载，谢登山常著有齿木屐，上山去其前齿，下山则去其后齿。人称谢公屐。

[5] 峭壁二句：《晋书·阮籍传》载，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道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6] 畦分句：《庄子·天地》：“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多而见功寡。”后因以抱瓮比喻淳朴的生活。畦（qí），五十亩为畦。畦分即分区种植浇灌。

[7] 中山酒：酒名。又名千日酒。传说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后醉千日，故名（见晋张华《博物志》卷十）。

[8] 且醉句：晋人嵇康，一次与王烈共入山。王烈得石髓，服之，其甘如饴，自服一半，留一半与嵇康，石髓都化成了石头。见《晋书·嵇康传》。石髓，石钟乳，可入药。

[9] 白眼：《晋书·阮籍传》载，阮籍能作青白眼，见凡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表示鄙薄轻视。

【评析】张炎出身乌衣门第，是位俗世佳公子，父祖辈都擅长填词。他青少年时期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文学氛围的官僚家庭里。端宗景炎元年（1276），元人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灭亡，从此张炎开始了长期的飘泊生活，除了曾去过一次大都（今北京）之外，四十年间一直往来于杭州、四明、天台、南京、苏州之间。从词中“十年孤剑

万里”看，此词似作于宋亡十年之后。据其他《山中白云词》刻本，词前有题“杭友寄声以词答意”，可知这首词是张炎答复杭州友人的。“秋月娟娟”，美丽团圞的明月，是勾起人们思念亲友的触发点，“隔千里兮共明月”，古今同慨。词一上来，就营造了一种思念、回忆的氛围。词人深情地怀念着远在杭州的朋友。想当年，他们曾经常来杭州第二桥边行乐，或徘徊苏堤，看花底鸳鸯并宿；或荡舟湖上，听满湖笙歌传响。“路绵绵”，一方面指友人远处杭州，寄寓思念之意，如古诗“绵绵思远道”；另一面也可以指此类赏心乐事已很遥远，它仅成为词人经常在梦中所见到的景象。做梦是幸福的，但梦醒之后，又当陷入更大的创痛之中。张炎自经国破家亡之后，“无心再续笙歌梦，……怕见飞花，怕听啼鹃”。这大概可以作这首词上片结尾两句的注脚。他只剩下“满目山川共泪眼”了。这痛苦无法排遣，张炎只得浪游四方，学谢灵运登山临水，高歌消愁；或者是学阮籍、孙登峭壁长啸，以消世虑。下片的开首几句，从脉络上来说是承接上片“如此山川”的。张炎后期四处寄迹，当清客，依人为生，与过去自家供养食客的生活，相差不啻万里，其况味也可以说是凄苦艰辛不堪。意倦兴阑，自然对纯真淳朴的生活有所向往。他想逃往玄渺的庄子寓言世界，想逃往醉乡，学道学仙，而对于现实世界则伤感万分。“白眼青天”，一切都觉得可憎可鄙。失去了昔日天堂的人，往往对俗世不满，带着冷嘲，这是可以理解的。这首词应是张炎后期生活、心态的写照，有热烈的向往，有梦醒后的悲凉，有前途无望的心灰和意冷。

【说明】《瑶台聚八仙》，即《新雁过妆楼》，又名《八宝妆》、《百宝妆》等。双调，九十九字，上片六平韵，下片四平韵。此调可能是自度曲，但似非定型，南宋各家所作小有出入。《钦定词谱》以吴文英“阆苑高寒”为正体，也乏佐证。本词上片第七句“路绵绵”，也有不押韵者；也有上片首句不押韵者，但上片至少应押五平韵。下片第四

句“峭壁谁家”，大都作“仄仄平平”，但也可作“仄平平仄”，与上片第三句“也知游事”平仄同。又，下片领
字“便”、“又”、“且”均宜去声。上片首句第三字（“娟”）、下片首句第二字（“生”）、末句第三字（“青”），可以用入声。下片第九句第四字（“石”）是入声代作平声，宜用平声。

陌上花有怀

〔元〕张翥

关山梦里，归来还又、岁华催晚 。马影鸡声 ，谙尽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1] 仄 仄 平 平[2] ○ 仄
倦邮荒馆 。绿笺密寄多情事，一看一回肠断 。待殷勤
仄 平 平 △[3] ●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 平 平 △[4] 仄 平 平
寄与，旧游莺燕，水流云散。
仄 仄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满罗衫是酒，香痕凝处 ，唾碧啼红相半 。只恐梅花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仄[5] 仄 仄 平 平 平 △[6] 仄 仄 平 平
，瘦倚夜寒谁暖。不成便没相逢日，重整钗鸾筝雁 。但
● 仄 仄 平 平 △ ●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 平 平 △[7] 仄
何郎，纵有春风词笔 ，病怀浑懒。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仄[8] 仄 平 平 △

【注释】

[1] 岁华：岁时。唐辛常伯《军中行路难》诗：“征役无期返，他乡岁华晚。”

[2] 马影：唐曹唐《小游仙诗》：“月光悄悄声歌远，马影龙声归五云。”鸡声：唐温庭筠《商山早行》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3] 邮：邮亭，驿站。馆：客店。

[4] 一看句：唐李白《宣城见杜鹃花》诗：“一叫一回肠一断，三

春三月忆三巴。”

[5] 满罗衫二句：唐白居易《故衫》诗：“袖中吴郡新诗本，襟上杭州旧酒痕。”

[6] 唾碧：指菜肴污渍。宋方夔《食西瓜》诗：“缕缕花衫粘唾碧，痕痕丹血掐肤红。”啼红：此喻指女子的泪渍。晋王嘉《拾遗记》载，魏文帝（曹丕）有所爱美人薛灵芸，闻别父母，泣下沾衣，泪都成红色。

[7] 钗鸾：凤钗，女子的头饰。筝雁：弹弦乐器筝上有柱，用以调节音高，排成斜列，如雁行。此处指筝。

[8] 但何郎二句：南朝梁诗人何逊，曾作南平王萧伟的记室，在扬州时有《咏早梅》诗。后居洛阳，思梅花，再请往扬州。何逊抵扬州，在花下彷徨终日。何郎即指何逊，此处为自指。宋姜夔《暗香》词：“何逊而今渐老，忘却春风词笔。”

【评析】此词《词综》有题曰“使归闽浙，岁暮有怀”。据《元史》本传载，至正初年（1341），张翥被召为国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寻退居淮东。词或作于退居淮东时，可能是怀念京师恋人之作（也可能是怀念一般友人的）。词之首四句是说从京师归来，历尽风霜雨露、野店荒村之苦。“关山梦里”，说明他思归心切。张翥虽说是晋宁（今属山西）人，但生长江南，在杭州、扬州都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江南地区应是他的第二故乡。人是归来了，但旧时的情结却依然萦绕心头，可说人归情未归，这是一种心理矛盾。词人写了一封情书，寄托着他的深深相思，以至于一遍遍地重读情书，肝肠寸断。这是难以割舍的、铭心刻骨的相思。最终信还是要寄出去，而且是真心诚意地希望能将自己的心意

传达给对方，但是伊人有可能是一位四处飘零的歌妓，行踪无定，风流云散。如此，则这封信应该是一封没有地址、无法寄出的信。词人感到深深的惘然。上片可以说是由一封书信引起的相思。下片则是从衣衫上的酒渍啼痕触发的回忆。当然，词人是不会一直身穿沾满斑驳污垢的罗衫的，但他能从浆洗过的衣衫上体会出来。这既说明词人对恋人的刻刻不能去怀，又说明两人在京师时过从的密切。灯红酒绿，娇啼婉转，谑浪歌潮，风光旖旎。接下去词人纯从对方着想，寒夜只影，伊人一定是寂寞冷清的吧。“只恐”二句与杜甫《月夜》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同一意境。词人对将来还是抱着希望的，在依依的相思中，茫茫的憧憬中，似乎看到了重逢的那一天：伊人重整钗鬟，精心打扮，伸出纤纤玉手，重理琴筝，满心快意地来重寻旧梦。但是，那要等到哪一天呢？词人猛然从梦境中跌回现实中来，那时自己可能已是沈腰潘鬓，垂垂老矣，无复往昔情思。这是最可悲的啊。整首词就是由我及人，再由人及我，从现实到对将来的美丽憧憬，再回到现实中，如此往复回环，最后在低低的叹息中结束。旧时代文人与歌妓之间的情感不一定全是真切的，但在离别之际的难舍难分、相思情深，也不能说全是虚情假意；这之后的逐渐淡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可预料。待到情倦意阑，或另有所爱，或者是对方琵琶别抱，碧树成阴子满枝的时候，回首前尘，想到那种刻骨的爱恋与相思劲儿，当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了。

【说明】《陌上花》，据《钦定词谱》引《东坡词话》：“钱塘人好唱《陌上花》、《缓缓曲》，盖吴越王遗事也。”调名由此而得。但宋人词集中未见有《陌上花》者。此词句逗向来出入较大，且字数也较本书所录不同。一般标作：

关山梦里归来，还又岁华催晚。马影鸡声，谙尽倦游荒馆。绿笺密寄多情事，一看一回肠断。待殷勤、寄与旧游莺燕，水流云散。

满罗衫、是酒痕凝处，唾碧啼红相半。只恐梅花，瘦倚夜寒谁暖。不成便没相逢日，重整钗鸾筝雁。但何郎、纵有春风词笔，病怀浑懒。

本书所录字数、句逗、可平可仄处，一依《词律》。双调，九十九字，上片四仄韵，下片四仄韵。下片“香痕凝处”之“凝”字下《词律》注“去声”。凝可作去声读，意为止水。

解语花元宵

〔宋〕周邦彦

风销绛蜡　，露浥红莲　，灯市光相射。桂华流瓦　。
平 平 仄 仄[1]　仄 仄 平 平[2]　平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3]
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　。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 △[4]　平 平 仄 △　○ 仄 仄　○ 平 ● △
。箫鼓喧、人影参差　，满路飘兰麝　。
[5]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6]　● 仄 平 平 △[7]

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钿车罗帕
平 仄 ● 平 仄 △　仄 平 平 平 仄　平 仄 平 △　平 平 平 △[8]
。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惟只有、旧情衰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　○ 仄 仄　● 平 ○
谢。清漏移　、飞盖归来　，任舞休歌罢。
△　平 仄 平[9]　平 仄 平 平[10]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绛蜡：红蜡烛。

[2] 浥（yì）：湿润。红莲：指荷花灯。宋欧阳修《蓦山溪》词：“纤手染香罗，剪红莲满城开遍。”

[3] 桂华：指月光。古代传说月中有桂树，因云。

[4] 耿耿：明亮的样子。素娥：月宫仙女。据《龙城录》载，唐明皇游月宫，见“有素娥十余人，皆皓衣乘白鸾往来，舞于大桂树下”。

[5] 楚女纤腰：《韩非子·二柄》：“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

[6] 参差（cēn cī）：错落不齐的样子。

[7] 兰麝（shè）：雄麝（似鹿而形体较小）脐部有香腺，可用以制香料。

[8] 钿（tián）：金花，多用作妇女首饰。用金花装饰的车叫钿车。

[9] 漏：古代的计时器。

[10] 飞盖：飞驰的车子。盖指车顶。

【评析】据清周济《宋四家词选》的说法，此词是周邦彦在荆南（今湖北江陵）所作，当时到处歌舞升平，而京都尤甚。词人寓居江陵时当在三十多岁，仕途不得意，心情抑郁。词的下片最后数句流露出这种情绪。一方面是热闹非凡，一方面是凄清孤处。真所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上片写江陵元夜灯市如昼的场面，用的全是写实手法。烛泪销融，露珠沾湿荷灯，说明灯市已热闹了好一阵子了。词人深夜独出，大概他是无此雅兴吧，也就是后来李清照同题材词《永遇乐》所写“怕见夜间出去”的意思。尽管如此，街市上满是灯火，光华夺目。此时月映中天，纤云四散，月光如流水般倾泻在瓦屋上。用一“流”字，使静谧的月光充满动感。而妇女们打扮得天仙似的，在人群中正飘来游去。这里用了“素娥”、“淡雅”两个词，配合得十分妥帖。月映灯，灯映月，是凡尘的女子，是天上的仙子，都混成一片。词人用他的生花妙笔塑造了一个亦人亦天、人天不分的神仙世界。以上写的是色，红的灯，银色的月，淡雅的楚女（江陵古属楚地），使人有目迷五色之感。接下

去写声，写动态，写香。箫鼓喧哗，如闻一派熙熙攘攘之声，人们看了这边看那边，妇女们娇笑着，欢叫着；随着她们的声浪流动，留下了诱人的花粉香气。一路声歌，一路笑语，一路甜香。词人对着此情此景，不禁想起京都元夜的热烈景象。这就有了下片开头数句。《东京梦华录》以及小说《水浒传》对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正月十五夜都有着出色的描绘。但周邦彦在这里用的大都是虚写，不像上片写得那样具体；而且用的是粗线条，略加勾勒。他只说灯光把都城千门万户照耀得如同白昼，人们在嬉笑游玩，路上车尘飞扬。“自有暗尘随马”，是化用唐人苏味道《正月十五夜》“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的诗意。从用词的色彩上来说也是由明趋暗，不像上片一直扬起，那么亮丽。这都是为后面的暗淡心理作衬托。“年光是也”，一句截断，转入个人心情的抒发。“是”作“这”解，整句就是物是人非的意思。风光再好，无奈心情不佳，只会增添孤独、格格不入的感觉。旧日的兴高采烈都化作冷灰，衰歇了，消逝了，于是一切都随之灰飞烟灭。夜深了，他乘着车儿疾驰归去，再也听不见、看不见人们的歌舞欢笑，把热闹留给别人，自己躲进自己的小天地，悄然幽思。这里用“清漏”而不用“玉漏”、“金箭”、“刻漏”、“宫漏”，而单单挑选一个“清”字作漏的修饰，应该说是同当时词人的心境相吻合的。清者，凄清的意思。在热闹场中只有他能感觉到这种声息。

【说明】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一次唐明皇与诸人在太液池畔赏千叶白莲，因指身边的杨贵妃说：“怎如我解语花？”这是此调得名的由来。《解语花》有三体，《钦定词谱》以秦观“窗涵月影”为正体，而《词律》以周密“晴丝罥蝶”为正格。考秦观词与周邦彦词格式相同，唯最后一句句式秦观词作“二三”式，而周邦彦词作“一四”式。但周密词格式则与此出入较大。此调一百字，上片六仄韵，下片七仄韵。上下片各有三处顿逗。词开首两句宜用对仗。上

片“耿耿素娥欲下”之“欲”字下，一般词书中都标“可平”，似为可平可仄。检宋人词集，此处均为平声，周邦彦用“欲”字，乃是入声代平声。可知这里不能用上、去声。

换巢鸾凤春情

〔宋〕史达祖

人若梅娇，正愁横断隖 ，梦绕溪桥。倚风融汉粉，
平 仄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1]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坐月怨秦箫 。相思因甚到纤腰。定知我今、无魂可销。
仄 仄 仄 平 ◎[2]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平 仄 平 平 平 仄 ◎
佳期晚 ，谩几度、泪痕相照。
平 平 仄[3]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

人悄。天渺渺。花外语香，时透郎怀抱。暗握荑苗
平 △ 平 仄 △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4]
，乍尝樱颗 ，犹恨侵阶芳草。天念王昌忒多情 ，换巢
仄 平 平 仄[5] 平 仄 平 平 平 △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6] 仄 平
鸾凤教偕老。温柔乡 ，醉芙蓉、一帐春晓。
平 仄 平 平 △ 平 平 平[7]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注释】

[1] 隖（wù）：坞的本字，指四面高、中间低的谷地。

[2] 秦箫：《列仙传》载，秦穆公时人萧史，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女弄玉嫁萧史，学吹箫，后皆仙去。李白《忆秦娥》词：“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3] 佳期：约会的日期。《楚辞·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

[4] 荑苗：喻指年轻女子的纤手。《诗·卫风·硕人》：“手如柔

荑。”荑，新生的茅牙。

[5] 樱颗：指樱唇。唐白居易尝有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见《本事诗》）

[6] 王昌：古诗中人名，青春年少，貌美多情，名望地位均高。南朝梁武帝《河中之水歌》：“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唐崔颢也有“十五嫁王昌”的诗句（见《新唐书》本传）。但王昌究竟是谁，说法不一。

[7] 温柔乡：《飞燕外传》载，汉成帝得赵飞燕之妹合德，大悦，沉溺色欲，并称之为温柔乡。

【评析】这是一首借歌咏梅花以寄托恋情的词。先是人、梅合写，之后是专写所恋的对象及情愫。可能作者原意是想写梅花的，但是因为潜意识的作怪，不知不觉间把笔触伸到情人身上去了。开首三句作者融化了许多古人诗句，如唐秦韬玉《春云》诗：“惹砌任他香粉妒，萦丝自学小梅娇。”唐张谓《早梅》诗：“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春路傍溪桥。”宋林逋《早梅》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等，用形象叠加的手法塑造了梅花高洁、依恋的形象。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这是亦梅亦人的写法，从中国的传统诗学来说，谓之比兴。接下去作者设想对方此时正在调脂弄粉打扮，但是“自伯之东，首如飞蓬”，打扮得花儿蝶儿似的，给谁看呢？所以要“坐月怨秦箫”了。这样一想，作者自然更是加深了思念，为对方的苦恼而苦恼，“相思因甚到纤腰”，看似多余之问，实际上是领起下面三句，这三句的意思用白话意译就是：如今我除了你，谁也不爱，想起从前我们的幽情密约，真是相见恨晚；次次欢会后，都是泪眼相对，哭着分手的。下片是由上片结尾处两人幽欢的情境生发的。那是个人悄悄而又辽远的所在，花香醉人，两人情话

绵绵，轻怜密爱，免不了握手亲吻，卿卿我我一番。“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宋人《九张机》）。然而，这大概是一场婚外恋的把戏，虽然是“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南唐李煜《菩萨蛮》），但终须一别。“侵阶芳草”丛生，暗示着离别的到来。汉淮南小山《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南朝梁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天念”以下数句是作者的憧憬与希望，他自许是个多情种，希望与对方能百年好合，终成眷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邶风·击鼓》）。鸾凤换巢，琵琶别抱。到那时，作者似同身处温柔乡中，爱恋的女子如一枝芙蓉，横陈帐中，他怎么也看不够。不像如今，相离则苦思不能解脱，相会则又是匆匆一度，不能尽欢。总的来说，词的内容并不足取，是封建社会中不健康的畸形恋情表现。但写作手法仍有可取之处。那双头蛇似的开局，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前人典故、成句的恰到好处，语言的清丽晓畅，结构的连贯等等，都可供后人借鉴。

【说明】《换巢鸾凤》是史达祖的自制曲，因词中有“换巢鸾凤”而得名；但也有人说，因词上片结句开始换仄韵，因此取名（见《钦定词谱》）。双调，一百字，上片五平韵，一仄韵；下片六仄韵。平仄互叶韵（平仄叶韵字须是同一韵系）。上片第二、三句藏四字对句（“愁横断坞”与“梦绕溪桥”），第四、五句为五字对句；下片第五、六句为四字对句。此调仅史达祖一体，无他词可校，平仄全依史作。

念奴娇石头城

〔元〕萨都剌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
● 平 〇 仄[1] 仄 〇 平 〇 仄 ● 平 平 △ ● 仄 ● 平 平 仄
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
仄[2] 〇 仄 〇 平 平 △ 〇 仄 平 平 〇 平 〇 仄 ● 仄 平 平 △
。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 平 〇 仄 〇 平 平 仄 平 △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落日无人
● 仄 ● 仄 平 平[3] 〇 平 ● 仄[4] 〇 仄 平 平 △ ● 仄 〇 平
松径冷，鬼火高低明灭。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
平 仄 仄 ● 仄 〇 平 平 △ 〇 仄 平 平 〇 平 ● 仄 ● 仄 平
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平 △ 〇 平 平 ● 〇 平 仄 仄 平 △[5]

【注释】

[1] 石头城：古城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西石头山后。建于战国时，于此置金陵邑，三国东吴时，改名石头。晋义熙年间，加砖累石，因山为城，因长江为池，地形险要，为攻守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必争之地。

[2] 六朝：指建都在金陵的六个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

[3] 离宫：皇帝的行宫。南唐时，将石头山改名清凉山，作为避暑之地，建清凉寺。

[4]　辇（niǎn）：帝王坐车。唐文宗《宫中题》诗：“辇路生秋草，上林花满枝。”

[5] 秦淮：秦淮河，长江下游支流，横贯今江苏南京。

【评析】元文宗至顺三年（1332），萨都剌出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掾吏，写了好几首有关金陵名胜的诗歌，这首《念奴娇》“石头城”，当也是此时所作。它通过对眼前景物的描写，抒发登高怀古之情。气象森严，境界悲壮阔大，与作者《满江红》“金陵怀古”及宋王安石的《桂枝香》同为歌咏六朝故都金陵的著名词作。词一上来就给人以一种居高临下、大气包举的声势，极目眺望，四周一派“野旷天低树”的景象。金陵周边地区在春秋时代属吴国、楚国的地方，所以说“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更可见出世界的空阔。这是作者主观世界与外部景物交映后的感觉。“无物”主要指的应是下句所说的“六朝形胜”。金陵曾经是六朝最繁华的都市，是金粉之地，而今只剩下壁立的青山了。它与唐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诗首句“六朝文物草连空”同一意思。为什么这样繁华的都市一下子“空”了，“无物”了呢？作者说，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词如电影般地一下子从眼前的江山切回历史的镜头中去：遮天蔽日的战旗，桅杆高耸的战船，云集此地，进行厮杀、争斗，尸骨遍野，流血漂杵，六朝形胜之地就此化为乌有。在这数不清的战争中，“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之耗尽心力。下片可以说是上片“眼空无物”的引申发展，昔日帝王、达官贵人的避暑之地，当时是那么繁盛光华，如今辇路上一片荒芜，碧草丛生，与作者同时期作的七律《秋日登石头城》“年深辇路埋花径”有着同样的感慨。松径中，当斜日西沉时，鬼火闪闪。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云：“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用意正同，同时也与上片的“白骨纷如雪”相照应。最后，作者对着这荒凉山径、今昔变迁，不由得展开对往古历史的思索与反省，歌舞

美酒，繁华世界，也不过如同镜花水月，经不起历史的淘洗，空使人消尽年华。那永恒不变的只有秦淮河的流波与天上的明月。从这里，作者悟到了宇宙与人生的真谛。这最后数句，多少也与上片的“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在意境上有些关联。立足点的高标，感慨的发人深省，结构的前后照应，语言的洗炼，音节的浏亮，都构成了此词的特色。而且此词用韵全是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原韵，而绝无凑韵痕迹，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一向为后人所称道。

【说明】念奴是唐玄宗时代歌女名。每年京都长安举行君臣宴乐时，万众喧腾，无法禁止，唐玄宗命念奴唱歌压场（见唐元稹《连昌宫词》自注）。念奴每执歌板唱歌，声出朝霞之上。词调得名本此。此词又有《百字令》、《壶中天》、《湘月》、《大江东去》、《酹江月》、《壶中天慢》等多达二十余种别名，有仄韵格、平韵格等多体。今一般多用仄韵格，以苏轼词“凭高眺远”为正体（与萨都刺此词体式同）。双调，一百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上片结句，苏词作“望中烟树历历”，一般词谱遂在“历历”处标成“$\overset{\text{历历}}{\bullet\triangle}$”，前一“历”字作可平可仄处理。但核宋人所作《念奴娇》，此处一般作平声。《钦定词谱》云：“本词前结中上‘历’字，亦是以入替平，填者勿混用上去声字。”也就是说此处只能用入声字，一般应作平声字，而非可平可仄。又，自苏轼作《念奴娇》“大江东去”后，后人也多有照他的格式填的。苏词句式与此有较多出入，为备一格，今将苏词抄录于下（可平可仄处与前调大体相同，不标明）。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
仄平平仄　仄平仄　平仄平平平△　仄仄平平　平仄仄　平仄

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少豪杰。
仄 平 △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
　　平 仄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
平 仄 平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平 仄　仄

尊还酹江月。
平 平 仄 平 △

东风第一枝忆梅

〔元〕张翥

老树浑苔[1]，横枝未叶，青春肯误芳约。背阴未返冰
仄 仄 平 平[1] 平 平 仄 仄 〇 平 ● 仄 平 △ 仄 平 ● 仄 平
魂[2]，阳梢已含红萼。佳人寒怯，谁惊起、晓来梳掠。是
平[2] 〇 平 仄 平 〇 △ 平 平 〇 仄 〇 〇 仄 ● 平 平 △ 仄
月斜花外幺禽[3]，霜冷竹间幽鹤。
● 〇 平 仄 平 平[3] 〇 仄 仄 平 平 △

云淡淡、粉痕渐薄，风细细、冻香又落。叩门喜伴金
平 仄 仄 仄 平 仄 △ 平 仄 仄 仄 平 ● △ 仄 平 ● 仄 平
尊，倚栏怕听画角。依稀梦里，记半面[4]、浅窥珠箔[5]。
平 仄 〇 仄 仄 ● △ 平 平 仄 仄 仄 ● 仄[4] ● 平 平 △[5]
恁时得[6]、重写鸾笺[7]，去访旧游东阁[8]。
仄 〇 ●[6] 平 仄 平 平[7] ● 仄 仄 平 平 △[8]

【注释】

[1] 浑：满是。

[2] 冰魂：喻梅花高洁的品格精神。宋苏轼《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3] 幺：小。

[4] 半面：《南史·徐妃传》载，南朝梁元帝眇一目，徐妃知帝将至，常饰半面妆以待。

[5] 珠箔：珠帘。

[6] 恁时：什么时候。

[7] 鸾笺：彩笺，指代书信。

[8] 东阁：唐杜甫《和裴迪》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指梅花所在地。

【评析】这首词的字面意思如题所示是“忆梅”，是否另有寄托，不详；但看全词，似非单纯的咏物词。词的开首五句只说梅花初绽。唐人齐己《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寒梅一枝开。”而此词说梅花只开得一半，北枝未开南枝开。然而仅仅这半点春色，已经烘动芳心，佳人起来梳妆打扮了。春色恼人眠不得啊。“是月斜”三句，都是写梅边景象，古诗中常用此类景物衬托梅花，如北宋林逋《山园小梅》“暗香浮动月黄昏”，南宋姜夔《暗香》“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此词中的“老树浑苔”与“苔枝缀玉”同一意思。苔梅是梅树中的一种，“其枝樛曲万状，苍藓鳞皴，封满花身”（见南宋范成大《梅谱》）。又，“是月斜”三句也许用典，《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条载，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林中见一女子，淡妆素服，出迓师雄，语极清丽。因与共叩酒家门，得酒相饮，笑歌戏舞。后醉寝。但觉风寒相袭。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从下片的“叩门喜伴金尊”来看，应有用典的可能。果真如此，那么下片“云淡淡”数句，也较容易理解：这是梦醒后的一种失落感。又因为唐大角曲中有《大梅花》、《小梅花》，乐奏花落，所谓“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惊破了好梦，所以说“倚栏怕听画角”。画角，一种有

花纹的角，吹奏乐器。接下去，又是对梦的朦胧回忆。“半面”的出典，原是恶谑，但用在这里，却有佳人“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美感，是作者不能忘情的再一次显现。然而，这一切都是一场春梦罢了，都是消逝了的影子，空剩下无法抹去的回忆。相忆至深，不免寄意未来，希望有朝一日，重寻旧踪，去访梅寻梦。词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拟人手法，将花比人，将人比花，人花糅合，表达出作者对逝去的美好人事的向往；而全词又从姜夔《暗香》、《疏影》脱胎，遣词命意，无不沾带姜词的痕迹。为了便于读者将此词与姜词作比较，特将姜白石两词移录于下：

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忆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疏影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但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说明】《东风第一枝》调，创自南宋，后又名为《琼林第一枝》。双调，一百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词上片第一第二句，第四第五句，下片第一第二句，第三第四句都要求对仗。又，“阳梢已含红萼”之“梢”字处、“花外幺禽”之“花”字处、“重写鸾

笺”之“重”字处，应作平声字，也可用入声字代平声字。“青春肯误芳约”之“肯”字处，一般也应用平声字，或是入代平，此处“肯”字（上声）则是例外。据《词律》云，词中有十二个字应严格要求用去声字。这种说法，冒鹤亭先生在《四声钩沉》中早已指出不足为据，今人作词当然更不必讲求它了。

庆春泽记恨

〔清〕朱彝尊

桥影流虹，湖光映雪，翠帘不卷春深。一寸横波 ，
○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平 ◎ ● 仄 平 平[1]
断肠人在楼阴。游丝不系羊车住 ，倩何人、传语青禽
● 平 ○ 仄 平 ◎ ○ 平 ● 仄 平 平 仄[2] 仄 ○ 平 ○ 仄 平 ◎[3]
。最难禁 、倚遍雕栏，梦遍罗衾。
仄 平 平[4] ● 仄 平 平 ● 仄 平 ◎

重来已是朝云散 ，帐明珠珮冷 ，紫玉烟沉 。前度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5] 仄 平 平 ● 仄[6] ● 仄 平 ◎[7] ○ 仄
桃花，依然开满江浔 。钟情怕到相思路，盼长堤、草尽
平 平 ○ 平 ○ 仄 平 ◎[8] ○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红心 。动愁吟，碧落黄泉，两处谁寻 。
平 ◎[9]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10]

【注释】

[1] 横波：喻女子目光流动含情。

[2] 游丝：空中飘飞的小虫所吐的丝，此喻情丝。羊车：羊拉的小车。《晋书・卫玠传》载，卫玠风神秀异，少年时乘羊车入市，见者皆以为玉人。

[3] 倩（qìng）：请人相助。青禽：青鸟，传为西王母身边的使者，此喻传达信息者。

[4] 难禁：难以忍受。

[5]　朝云：战国宋玉《高唐赋》载，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云散，喻女子死亡。

[6]　明珠珮冷：据《列仙传》载，郑交甫在汉皋台下遇两女子，佩两珠大如鸡卵。郑以目挑逗，两女解佩珠相赠。此句也喻女子亡故。

[7]　紫玉烟沉：晋干宝《搜神记》载，春秋时吴王夫差女小玉，爱恋韩重，不得成婚，气结而死。后来韩重至小玉墓前凭吊，小玉现形，与韩重成夫妇之礼，赠珠而别。后因吴王拘韩重，小玉至父母处表白，夫人闻讯，出而抱之，玉化成烟而去。此句也喻女子死去。

[8]　前度二句：唐诗人崔护，偶游城郊，见一女子，貌美，思欲交结，未成，怅然而归。明年春又往寻女，但见门户紧闭，女子已亡。崔遂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见唐孟棨《本事诗》。浔，水边地。

[9]　红心：红心草。《博异记》载，王生一次梦游吴宫，闻箫鼓声，说是西施下葬。王生应诏作挽歌，词云："连江起珠帐，择地葬金钗。满路红心草，三层碧玉阶。"

[10]　碧落二句：语本唐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评析】词前有小序，道词本事："吴江叶元礼，少日过流虹桥，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竟至病死。气方绝，适元礼复过其门，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叶入哭，女目始瞑。友人为作传，余记以词。"这是一个非常动人而又哀艳的故事，很可以编成戏文上演。词基本上依情节依次展开，从相思写到为情而死。少女的依依情愫，少男的惆怅感伤，中间一连串贴切的引典，凄艳动人，真有不胜前度刘郎的感慨。上

片写少女，当暮春之际，在流虹桥边，慵倚楼头，望着一位少年郎君在桥上走过。这使人想起宋代秦观的《水龙吟》开首几句：“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也会使人连想起现代诗人卞之琳的《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是啊，这是一个粉红色的绮梦。落花有意，流水不知。少女尽管在做着绮梦，无奈少年郎不知自己成了别人的梦中情人。三百年前的封建时代是不允许少女怀春的。纵然是“梦遍罗衾”，青禽不至，委禽无人，也是无济于事。梦醒了，人也就死了。下片则从少年郎（叶元礼）切入。他重寻旧踪，再步长堤，前度刘郎今又至，但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这大哀恸，使他难以为怀，满目红心草，更令他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归去也，天上人间；红粉知己，上穷碧落，下及黄泉，茫茫人寰，何处可寻？这千古伤心事，犹如楚王之与巫山神女，郑交甫之与江妃，韩重之与紫玉，崔护之与桃花女，地老天荒，不能片刻去心。叶元礼，名舒崇，美丰姿，神情不减东晋美男子卫玠。自朱彝尊此词问世之后，一时流传甚广。叶元礼后来至会稽，每次入闹市，人们夹道围观，争睹丰采。以至当时在这里任职的宋琬不禁说道：“要看杀卫玠了。”就把叶请进官署，留在身边读书。后叶往京城应博学鸿辞试，至京病亡。死时仅三十多岁。

【说明】《庆春泽》，通称作《高阳台》，又名《庆春泽慢》、《庆春宫》。双调，一百字，上下片各四平韵。此词的“最难禁”“动愁吟”两逗，都押韵，与宋张炎《高阳台》“接叶巢莺”词同，但一般

不强求押韵。又起首两句，宜用对仗。《高阳台》词调缠绵蕴藉，宜作写情用。

桂枝香金陵怀古

〔宋〕王安石

登临纵目，正故国晚秋 ，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
平 平 仄 △ 仄 仄 仄 ● 平[1] 平 仄 平 △[2] ○ 仄 平 平 ● 仄
，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
[3] 仄 平 平 △ ○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4]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
仄 平 平 仄 ○ 平 ● 仄 仄 平 平 △[5]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 ● 平 平 平 仄 平 △[6] ○ 仄
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 ，但寒烟、衰草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 ● 平 ● 仄 平 平 仄[7] 仄 平 平 ○ 仄
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
平 △ 仄 平 平 仄 ○ 平 ○ 仄 仄 平 平 △[8]

【注释】

[1] 故国：指金陵，今江苏南京。

[2] 肃：肃爽，肃杀。

[3] 千里句：晋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澄江静如练。”练，白绸带。

[4] 斜矗：犹言斜插。

[5] 彩舟二句：此处均言傍晚时分秦淮河上所见景象。

[6] 叹门外二句：《陈书·张贵妃传》载，隋将韩擒虎率军攻陷台城（金陵），妃与陈后主俱避入井，为隋兵所俘。贵妃被杀。唐杜牧《台诚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张丽华即张贵妃，南朝陈末代皇帝陈后主宠妃。门外指金陵朱雀门外，隋军攻入金陵的城门。

[7] 六朝，指建都于金陵的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朝代。

[8] 至今三句：唐杜牧《夜泊秦淮》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商女，歌女。《后庭花》，《玉树后庭花》，陈后主所作曲名，被后人视为亡国之音。

【评析】六朝故都金陵，自古繁华，金粉之地，帝王之州。然而从三国到隋统一中国之前的三百六十余年间，这里朝代似走马灯般地不断更换，演出了一幕幕兴亡闹剧。而隔了三百多年之后，历史的闹剧又在此重演。这种有趣的历史循环，引起历代文士的注目，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能站在历史的高峰上，用概括性的笔墨，慷慨悲凉的调子，写下这首《桂枝香》，令后人永远传诵。这首词的主旋律是“悲恨相续”，也就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造成“悲恨相续”的原因是统治集团的“豪华竞逐”。咎由自取，不足惋惜，所以作者要说“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我们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去解读这首词。上片写景，精炼的词句，将金陵一带的秋景像图卷般地展现开来。先是远景，寥廓江天，秋江静如白练，翠峰如箭头一般尖削，即李白所谓“青天削出金芙蓉”的意思。然后慢慢地将笔锋转到落日归帆，飘动的酒旗，是中景。最后眼光落到秦淮河中，水中淡淡的云的倒影托着美丽的画船，船上张灯结彩，把秦淮河装点得像天河似的，灯光闪烁，犹如星光流动。注意，这里的彩舟

绝非前面所写的“征帆去棹”。前者是长江中的归帆，秋景的点缀，像中国一般的山水画似的点缀；后者是秦淮河繁华的象征。“鹭起”之“鹭”，当指在秦淮河近处的白鹭洲；“起”则是因“鹭”连类想象而及，使静处不动的白鹭洲活化，增添了秦淮河的旖旎风光。“画图难足”是上片的总束，在这样如画的美景中人们尽情享受，忘却了这里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因此它又开启下片，使上下片之间很完美地衔接起来。从下片“但寒烟、衰草凝绿”句来看，其实这里的景色并非如上片那样写得美好，上片应是忘却历史经验教训、一心享受的人们的眼中美景，“寒烟衰草凝绿”则是对历史进行反思的人们（即作者）心中的景色。同处一地，不同的人的观察点及感受是会有所不同的。“至今”三句应是回应上片的“彩舟”两句。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景色，这样的历史繁华地，当然会有“商女”时时出没，也就有征歌逐欢之士经常往来。“神女生涯原是梦”，人们依然在此醉生梦死，而淡忘了历史的警戒。作者所以要再三叹息的即在此处。“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这是梦醒人的话语。

【说明】《桂枝香》，又名《疏帘淡月》。有九十九字、一百字、一百零一字等数体。王安石此词一百零一字，上下片各五仄韵。后人填《桂枝香》多依王词为准，然于平仄处，略有出入。如上片“天气初肃”句，有作“仄平平仄”者，也有作“平平平仄”或“平平仄仄”者，但较多的仍依王词作“平仄平仄”。下片“悲恨相续”情况与此同。又如下片“念往昔”三字，有作“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者，但以作“仄仄仄”为多。又上下片之第二句“正故国晚秋”之“正”字、“叹门外楼头”之“叹”字，均应作去声。此词宜用入声韵部。《词律·校刊》云：“惟此调旧谱分南北词，如用入声韵，则名《桂枝香》；用去上声韵，始可名《疏帘淡月》。”

翠楼吟美人魂

〔清〕黄之隽

月魄荒唐[1]，花灵仿佛[2]，相携最无人处。栏干芳草外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平 平 平 仄 仄
，忽惊转、几声啼宇[3]。飘零何许。似一缕游丝[4]，因风
仄 平 仄 ● 平 平 △ 平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吹去。浑无据[5]。想应凄断，路旁酸雨[6]。
平 △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日暮。渺渺愁予[7]，觉黯然销者，别情离绪[8]。春阴楼
仄 △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 平 平
外远，入烟柳、和莺私语。连江暝树。欲打点幽香[9]，随
仄 仄 仄 平 仄 平 平 平 △ 平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轻绝，化为飞絮。
平 平 △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月魄：月。道家认为月属阴，称月魄。荒唐：渺茫的样子。

[2] 花灵：花神。

[3] 啼宇：指杜宇，杜鹃鸟。它的鸣叫声如人语“不如归去”。

[4] 游丝：飞扬空中的昆虫吐的丝。

[5] 浑：简直。

[6] 酸雨：凄雨。

[7] 渺渺愁予：《楚辞·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渺渺，同眇眇，远望而不可见的样子。

[8] 黯然：神情颓丧的样子。南朝梁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9] 打点：安排，料理。幽香：清芬的香气。宋贺铸《芳心苦》词："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

【评析】这是一首游戏之作，无大深意，作者只是想显显自己的才情罢了。祥林嫂问鲁迅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所谓魂灵，是非常玄虚的东西，信之者说其有，不信者说其无。六朝时还曾发生过灵魂有无的大辩论。依信其有者的说法，灵魂是依附于人体，但又能脱离人体而存在的精神。根据泛灵魂者的说法，非但人，一切有生命的甚至无生命的都有灵魂，所谓花魂月魄，无不有灵魂在。此词是写芳魂，即多情美丽的年轻女子之魂。对此，才子自然要展开他的丰富的想象力，把这美丽的芳魂写得凄艳动人，缥缈恍惚，若有若无，多情善感，而又带上一点鬼气。上片大约是写魂的形，它来去无踪，随风飘忽不定。如月魄，如花灵，于无人之处出没，使杜鹃为之宛转哀鸣，使萧瑟的细雨也哀恸酸嘶。这里为什么要用"啼宇"来点缀呢？猫头鹰岂不更好，叫起来凄惨惨的，令人毛骨竦然？原来据传说，杜鹃是蜀帝杜宇所化，含有一段悲伤的故事。杜宇因治水无功，且与其相鳖灵的妻子好上了，就把帝位传给鳖灵。杜宇死，其魂化为鸟，名杜鹃、子规。看来，杜宇是被逼去位的，且与男女情事有关，而又是灵魂所化。基于这几层原因，所以词中的芳魂要为"几声啼宇""惊转"。上片结尾"想应"二句，是为开启下片转入写情作准备的。下片着重写"芳魂"的情，她满怀幽情等待情人，感到别离的难耐。"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况这是死别离，生死两茫茫，要再重逢已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她只得到烟柳丛中

去与黄莺私语了。本来是“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现在寂寞无奈，只好去和黄莺说说相思和孤苦之情了。魂在心不死，她还巴巴儿的想与情郎相会，然而，情郎是黏不住的，她即使化作飞絮，也是徒劳。唐罗隐有《柳》诗云：“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灵魂本处有无之间，不像柳絮还是实在的东西，要想“随郎黏住”，只能看作是芳魂一往情深的空想了。

【说明】《翠楼吟》是宋姜夔的自度曲，后人填此调者也仅黄之隽一人。一百零一字，上片五十字，六仄韵；下片五十一字，七仄韵。平仄依白石词校定。姜词上片首两句（“月冷龙沙，尘清虎落”）、第八第九句（“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下片第八第九句（“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均为对仗（黄词除上片首两句外未对仗）。依《词律》，上下片各有一处作逗。

瑞鹤仙风怀

〔宋〕史达祖

杳烟娇湿鬓 。过杜若汀洲 ，楚衣香润 。回头翠楼
● 平 平 仄 △[1] 仄 仄 仄 平 平[2] ● 平 平 △[3] 平 平 仄 平
近。指鸳鸯沙上 ，暗藏春恨。归鞭隐隐，便不念、芳痕
△ 仄 平 平 ○ 仄[4] ● 平 平 △ 平 平 仄 △ 仄 仄 仄 平 平
未稳。自箫声、吹落云东 ，再数故园花信 。
仄 △ 仄 ○ 平 ○ ● 平 平[5] 仄 仄 仄 平 平 △[6]

谁问。听歌窗罅 ，倚月钩栏，旧家轻俊 。芳心一寸
平 △ ● 平 ○ 仄[7] 仄 仄 平 平 ● 平 ○ △[8] 平 平 仄 △
，相思后，总灰烬 。奈春风多事，吹花摇柳，也把幽情
○ ○ 仄 仄 平 △[9]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 仄 平 平
唤醒 。对南溪、桃萼翻红，又成瘦损。
仄 △[10]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平 仄 △

【注释】

[1] 杳烟句：唐李贺《冯小怜》诗：“裙垂竹叶带，鬓湿杏花烟。”

[2] 杜若：香草名，又名山姜。汀洲：水中沙土积成的小平地。《楚辞·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

[3] 楚衣：古代有楚人好细腰的传说（见《墨子》、《荀子》、《淮南子》等）。此处用楚衣形容女子身材窈窕。唐李商隐《效长吉》诗：“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

[4]　　鸳鸯沙：水边沙地常为鸳鸯所栖息，故称。唐李德裕《鸳鸯篇》诗：“淹留碧沙上，荡漾洗红衣。”

[5]　　箫声：《列仙传》载，秦人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女弄玉妻之，后皆仙去。

[6] 花信：自小寒至谷雨共一百二十日，每五日为一候，计二十四候，每候应一花信。

[7] 窗罅（xià）：窗口。

[8] 旧家：从前。

[9] 芳心三句：李商隐《无题》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10] 幽情：埋于心底的情思，指春情。

【评析】这首词写一女子对她所眷恋的情人的思念。那是一位多情、美貌而又性格芳洁的年轻女郎。所以词一开头就将她置于烟雨杏花树底、杜若芳洲溪畔。娇艳、香润、高雅。唐王昌龄《闺怨》诗云：“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诗写闺中女子对出门远行爱人的思念。“回头翠楼近”的用意也正在于此，以下则转入对女子“春恨”的心理描写。因为爱人远离，所以她看到沙上两两鸳鸯要产生春恨，也就是说沙上并禽对她发生了移情的作用。那男子也许是急于回家省亲，匆匆而去，而未曾考虑到此时一别，那女子是否经受得住。词中“芳痕”似应作“芳心”来解释。“自箫声”两句是说人去楼空，天天盼着他归来重逢，数着归期。古代女子有花卜归期的习俗，宋辛弃疾《祝英台近》词：“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再数故园花信”应

属同样的习俗，甚至与唐代的金钱卜也是同一回事。下片承上“自箫声、吹落云东”而来；吹箫人（女子眷恋的情人）去后，还有谁来关心她，在窗口听她似夜莺般的歌声，同倚曲栏望月呢？从前的俏模样也因这深深的相思而改变了，她心灰意懒，万般无奈。然而春风依然吹拂大地，吹开了百花，摆动着柳丝，它是不管你此刻的心境如何的。这轻柔的、暖洋洋的春风，拨动着少女本已枯萎的春心，深埋心底的幽情重又唤醒。然而别离毕竟是事实，是残酷的现实，她的心又暗淡了；在桃花将欲吐红的季节，她憔悴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她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全词写离愁，有一种轻倩的情韵，声调谐婉，意态温存，充满了朦胧的哀美。宋王雱《眼儿媚》词云：“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词境似之。

【说明】《瑞鹤仙》，又名《一捻红》。此调体式甚多，字数不同，各家句逗出入很大，以前的词谱在标注可平可仄时，极不一致。有的词谱甚至除韵脚是仄声外，其余基本上都注可平可仄，令读者无所适从。兹依《词律》并据相近体式，斟酌注可平可仄。一百零二字，上片七仄韵，下片六仄韵。词中三字句（或逗）处，如“便不念”、“自箫声”、“相思后”、“对南溪”等，各家平仄出入尤其明显，甚至连末字都平仄不同。又，各家的句逗出入，大多表现在“三六”句式还是“五四”句式，或者是“三四六”句式还是“五四四”句式上。《词谱》将周邦彦的《瑞鹤仙》作为正格，兹将周词列于下，以作比较。

瑞鹤仙

周邦彦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余红犹恋
仄平平仄△　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平△　仄平平平仄

，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
平平平△　平平仄△　仄仄平　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　平仄仄

鞍，缓引春酌。
平　仄仄平△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飚动幕，扶残醉，绕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仄平平△　平平仄△　平平仄　仄

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
平△　仄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　平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　平仄

洞天自乐。
仄平仄△

　　周词字数、韵数都与史词同，但句式不同。且下片开首非两字叶韵句。

水龙吟白莲

〔宋〕张炎

仙人掌上芙蓉，涓涓犹滴金盘露 。轻妆照水，纤裳
○ 平 ● 仄 平 平 ○ 平 ○ 仄 平 平 △[1] ○ 平 ● 仄 ○ 平
玉立，飘飘似舞。几度消凝 ，满湖烟月，一汀鸥鹭。记
● 仄 ○ 平 ● △ ● 仄 平 平[2] ● 平 ○ 仄 ● 平 平 △ 仄
小舟夜悄，波明香远，浑不见，花开处 。
● 平 ● 仄 ○ 平 ○ 仄 平 ● 仄 平 平 △[3]

应是浣纱人妒 ，褪红衣、被谁轻误。闲情淡雅，冶
○ 仄 ● 平 ○ △[4] 仄 平 平 ● 平 平 △ ○ 平 ● 仄 ●
姿清润，凭娇待语 。隔浦相逢，偶然倾盖，似传心素
平 ○ 仄 ○ 平 ● △[5] ● 仄 平 平 ● 平 ○ 仄 ● 平 平 △[6]
。怕湘皋珮解 ，绿云十里，卷西风去。
仄 平 平 仄 仄[7] ●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仙人二句：《汉武故事》、《三辅故事》载，汉武帝为求仙，作铜露盘承接天露，调和玉屑饮用。铜露盘，汉班固《西都赋》美称为“仙掌”，即仙人掌。芙蓉，莲花。涓涓，水缓缓下滴的样子。

[2] 消凝：消魂。

[3] 浑：全，简直。

[4] 浣纱人：指春秋时美女西施。西施未发迹时，在家乡越地浣纱。

[5] 凭娇待语：唐李白《渌水曲》："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6] 心素：衷曲，心事。

[7] 湘皋珮解：《列仙传》载，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遇郑交甫，遂解珮相赠。此喻白莲花落。

【评析】这是首咏物词。白莲孤芳淡雅，象征着高洁的人品。晚唐诗人陆龟蒙《白莲》诗云："素蘤多蒙别艳欺，此花端合在瑶池。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诗与张炎的这首《水龙吟》有某些共通之处。词的开头将白莲置于仙子的崇高地位，一上来就给读者一个高洁典雅的形象。她开在仙人掌上，涓涓露滴。接着写白莲临水玉立的绰约风姿，含着仙气，与词的开头两句一气呵成，给人以白莲的总体形象。此后作者将笔锋转到自身对白莲的经验上来。他曾经数度在湖边徘徊，注视湖面。烟水朦胧，远远望过去，水天一色，鸥鹭悄悄地在芦苇丛中栖息。他也曾驾着小舟，向波心荡去。这时香气袭人，却因着满月的朗照，白莲融和在溶溶的月色中，不能辨认。这是个宁静的神仙般的世界。下片则纯是想象之笔，把白莲拟人化，使她更可爱，更动人。白莲的白，本是自然造成的，但作者偏要说是由于西施的嫉妒，将莲的红衣洗褪，留下素色。然而这么一写，反而更加衬托出白莲的洁白来，使其显得更加淡雅，更加清润，更加娇滴滴，像是要说话似的。娇姿冶态，荡人心魄，比起俗艳的红莲来，更胜过千百倍，不由得作者对白莲视同知己。《孔子家语》载，孔子往郯县，在路上遇见郯子，倾盖而语。盖，指车盖。荷叶又称翠盖。作者在这里用"倾盖"一词，是异常贴切而又带双关，把自己心中的向慕，真是说到家了。词的结尾三句作者表达了对白莲的怜惜之意：西风一起，白莲凋零，只剩下田田的荷叶，如绿云一片，使人黯然神伤。这也就是陆龟蒙《白莲》后两句诗的意

思。将无情的白莲，写得有情有感，作者也将自己融入进去，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力，把白莲拟人化、感情化，这是张炎《水龙吟》词的最大特色。

【说明】《水龙吟》，又名《庄椿岁》、《海天阔处》、《小楼连苑》、《龙吟曲》、《丰年瑞》等。词体众多，字数不一，《词谱》以苏轼词七字起句式“霜寒烟冷蒹葭老”及秦观词六字起句式“小楼连苑横空”为正格。张炎此词格式同秦词，但结尾处“怕湘皋珮解，绿云千里”两句，秦词作“三六”式一句。词一百零二字，上片五十二字四仄韵，下片五十字五仄韵。下片首句也可不叶韵。第九句（“记小舟夜悄”）第一字为领格，宜用去声。结句（“卷西风去”）多用“一三”句式，如“是离人泪”（苏轼），“揾英雄泪”（辛弃疾），“向栏边醉”（曹组）等。兹将七字起句式示例如下：

水龙吟

苏轼

霜寒烟冷蒹葭老，天外征鸿嘹唳。银河秋晚，长门灯悄，一声初
平平平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平△　平平平仄　平平平仄　仄平平
至。应念潇湘，岸遥人静，水多菰米。乍望极仄田，徘徊欲下，依
△　平仄平平　仄平平仄　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　平
前被、风惊起。
平仄　平平△

须信衡阳万里。有谁家、锦书遥寄。万重云外，斜行横阵，才
平仄平平仄△　仄平平　仄平平△　仄平平仄　平平平仄　平
疏又缀。仙掌月明，石头城下，影摇寒水。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
平仄△　平仄仄平　仄平平仄　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
，有盈盈泪。
仄平平△

齐天乐蟋蟀

〔宋〕姜夔

庾郎先自吟愁赋 ，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 ，苔侵
仄 平 〇 仄 平 平 △[1]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2] 平 平
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
仄 仄 〇 仄 平 平 平 △ 平 平 仄 △ 仄 〇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杼 。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3]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 仄 仄 平 △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 。候馆吟秋
平 平 仄 平 仄 △ 仄 平 平 仄 仄 〇 平 平 △[4] 仄 仄 平 平[5]
，离宫吊月 ，别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 ，笑篱落呼灯
平 平 仄 仄[6] ● 仄 平 平 平 △ 平 平 仄 △[7] 仄 〇 仄 平 平
，世间儿女。写入琴丝 ，一声声最苦。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8] 仄 平 平 仄 △

【注释】

[1] 庾郎：庾信，六朝时辞赋家，曾著有《愁赋》，但今本庾集不载。

[2] 铜铺：铜制螺形装饰，装在门上用来衔托门环。

[3] 正思妇二句：蟋蟀鸣声使思妇难以入眠，起来找寻机杼（织布的梭子）。古代有俗语说：“趣织（即蟋蟀）鸣，懒妇惊。”

[4] 砧杵：捣衣的用具。

[5] 候馆：客店。

[6] 离宫：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别墅。

[7] 豳诗：《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漫与：即景赋诗。漫，随意。

[8] 写入琴丝：作者自注：“宣政间（宋徽宗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有士大夫制《蟋蟀吟》。”

【评析】这首词调名下有小序，叙述写作此词的经过。序文云：“丙辰岁（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与张功父（张镃字功父）会饮张达可之堂。闻屋壁间蟋蟀有声，功父约予同赋，以授歌者。功父先成，辞甚美。予徘徊茉莉花间，仰见秋月，顿起幽思，寻（一会儿）亦得此。蟋蟀中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呼为促织，善斗，好事者或以二三十万钱致一枚，镂象齿为楼观以贮之。”这是一首咏物词，但作者投入了较多的个人情感。姜夔终身未仕，一介布衣，到处依人作客，足迹遍及今天的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一带，备尝飘泊之苦。离愁的思绪，无意间就在词中流露出来。首句应视作词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一位忧郁的词人正独自苦吟，却听到了凄凉的蟋蟀声，这愁就更加深了一层。说蟋蟀的鸣声是“私语”，后面又说是“哀音似诉”，都是作者的创新，也是作者自我情感的表现。愁，或者说离愁，是全词的主线，处处相关，由自我而推及思妇以至于一切飘零的愁人；蟋蟀声也由户内而达于门外，石井边，客店旁，离宫畔，无处不在，怀有离愁的人们为这愁人的蟋蟀声包围着，“都是曾听伊处”，无法摆脱。这里特别用重笔写到了思妇对蟋蟀声的感受。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题材，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现实有关。南宋时期，战乱频繁，丈夫从军远征，妻子独守空房的事是不断发生的，是最常见的乱离景象。词人重笔

描绘，当非偶然。思妇耳闻蟋蟀声而难以入睡，目睹屏风上画的山山水水而思念出门远行的丈夫，她心情的凄苦难以言状。而此时又是细雨淅沥，雨声、蟋蟀声、捣衣声时断时续，声声入耳，境况更为难堪。词的上下片之间就是这样贯通一气的。前人对此极为赞赏，张炎《词源》云："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须要承上接下，如姜白石词云：'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于过片则云：'西窗又吹暗雨。'此则曲之意脉不断矣。"我们领会，张炎说姜词过片意脉不断，不仅是表现在上片用了"夜凉"一词，下片用了"又吹暗雨"一句，词意不断，而主要是词的上下片之间意境上的相通；是"抽刀断水流更流"，断而不断，非但不断，又进了一层。"别有伤心无数"是总括一句，即除了上面所说到的人、所提到的地方之外，无论是谁，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因听蟋蟀而悲愁。但也有例外，那就是"篱落呼灯"捕捉蟋蟀的"世间儿女"。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赞道："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这是反衬，也可谓之反跌。结尾两句又转入愁境，则愁更愁矣。"豳诗漫与"一句，前人多有加以批评的，说它是"补凑"（如清周济《宋四家词选》），又说"太觉呆诠"（如清陈锐《褒碧斋词话》）。这句词确有点游离主题，他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至于这首词究竟有无寄托？在没有掌握确切材料之前，似难下定论。各人自有各人的眼光与心境，可以得出不同的感受，这里且不去说它。有意思的是，姜词小序中提到的"功父先成"而"辞甚美"的那篇作品，倒可以提供给我们来作一番比较，看看到底姜夔这首《齐天乐》有无寄托。

满庭芳促织儿

张镃

月洗高梧，露溥幽草，宝钗楼外秋深。土花沿翠，萤火坠墙阴。静

听寒声断续，微韵转、凄咽悲沉。争求侣，殷勤劝织，促破晓机心。儿时，曾记得，呼灯灌穴，敛步随音。任满身花影，犹自追寻。携向华堂戏斗，亭台小、笼巧妆金。今休说，从渠床下，凉夜伴孤吟。

【说明】《齐天乐》，又名《台城路》、《如此江山》、《五福降中天》、《五福丽中天》。一百零二字，上下片均六仄韵；亦有上下片第一句不用韵的，即上下片均五仄韵。另外尚有一百字、一百零三字、一百零四字等体式。此调平仄要求甚严。“似诉”、“漫与”、“最苦”处，宋人多用去上两声搭配。“正思妇无眠”与“笑篱落呼灯”之“正”字、“笑”字为领字，例用去声。“西窗又吹暗雨”一句，有用“平平平仄仄仄”或“平平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仄”者，其中以“平平平仄仄仄”为多。

雨霖铃秋别

〔宋〕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
平 平 ○ △[1] 仄 平 平 仄[2] 仄 仄 平 △ 平 平 ● ● 平 仄[3]
，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4] 仄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 平 △[5]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仄 仄 仄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6]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
○ 平 仄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 平
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仄 ○ 仄 仄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7] 平 仄 平 平 仄 ● 平 △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仄 仄 仄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寒蝉：《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

[2] 长亭：古代驿道上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供行人休息，也是送别之处。

[3] 都门：京城门。帐饮：设置帐幕宴饮。

[4] 兰舟：相传鲁班刻木兰为船。这里是对船的美称。

[5] 凝噎：因伤心而喉咙里像塞住了。

[6] 暮霭（ǎi）：晚烟。霭，云气、烟雾。楚：指江南地区。

[7] 经年：一年又一年。

【评析】这首词意思显豁明白，一读就懂。读了之后，无人不为词中描写的物情所感动，是天然一首绝妙好词。前人说柳永工于羁旅行役，此词可作为这评定的最好证据。这首词好在哪里呢？首先是情景交融，物情紧密相连。离别是伤感的，南朝梁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词中的景物无不带有“黯然销魂”的色彩：是冷落的清秋，是暮霭沉沉的天色，“楚天阔”，水远山长，茫茫一片，这是景中情。也就是说词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分手离别的。暗淡的景色增添了人们离别时的伤感，而感伤的心情又使人感到环境的更加萧条阴沉。“今宵”两句则是情中景。乍别后思绪难平，心情郁郁，一直难以入睡。猛抬头，岸上的杨柳在晓风中摆动，似情人在招手，又像依依的柔情，离别的余波还在摇荡人心；而残月一钩，又勾起离人对刚才分手的一幕的回忆。杨柳、晓风、残月，无不成了引发离人伤感的物象。苏轼对这两句也大加欣赏，说柳永的词只宜十七八岁的女郎手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虽说苏轼说此话时，语带调侃，但他如不激赏，又怎么单单记住这两句呢？其次是词的结构。长调的结构是填词人很注意、很讲究的一个关节。柳永此词真有自然流转之妙，如行云流水，略无滞碍。词从送别写起，先写送别时的环境、地点、时间，后写饮别时的心情，再写临分手时一刹那间摧心裂肺般的伤心惨目。“无语凝噎”，确实是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念去去”三句，我们似乎看到两人对河中停着的兰舟投过去的深情一瞥。千言万语，尽在深深一顾中。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行人终于走了。下片开首就是紧承“别”意而来，既是对上片离情的总括，又开启下片别后情绪。“今宵”句下，纯是对离别之后的想象之词。他想到今后的行程，真是一路

行程，一路思念，“只恐双溪舴艋舟（小船），载不动许多愁”；又想到，分别之后，纵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但此心已灰，随便怎样也总打不起精神来了——知音不在，去与谁一道领略细说呢？天衣无缝的布局，令读者随着词人步步进入词境，与他共同感受这份离情。明人袁宏道《与王子声》信中说：“弟屈指平生别苦，唯少时江上别一女郎……”可以说是千古同心。

【说明】《雨霖铃》，又名《雨淋铃》、《雨霖铃慢》。《填词名解》云：“《雨霖铃》，玄宗幸蜀，道出斜川梓潼县，霖雨弥日。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张野狐善觱篥（一种管乐器），因吹之，遂传于世。”柳词此调一百零三字，上下片各五仄韵。多用入声韵。上片第二句（“对长亭晚”）、第五句（“方留恋处”）是“一三”句式；“竟无语凝噎”是“一四”句式，“竟”字处宜用去声。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处，也有采用“四四四”句式的。

喜迁莺咏闰元宵

〔宋〕吴礼之

银蟾光采[1]，喜稔岁闰正[2]，元宵还再。乐事难并，佳
〇平平△[1] 仄仄仄仄平[2] 平平平△ ●仄平平 平
时罕遇，依旧试灯何碍。花市又移星汉，莲炬重芳人海
平●仄 〇仄仄平平△ 〇●仄平平仄 平仄平平平△
。尽勾引，遍嬉游宝马，香车喧隘。
仄〇仄 仄平平●仄 〇平平△

晴快。天意教，人月更圆，偿足风流债。媚柳烟浓，
平△ 平仄平 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 〇仄平平
夭桃红小，景物迥然堪爱。巷陌笑声不断，襟袖余香仍
平平〇仄 ●仄仄平平△ ●●仄平●仄 平仄平平平
在。待归也，便相期明日，踏青挑菜[3]。
△ 仄〇仄 仄平平〇仄 ●平平△[3]

【注释】

[1] 银蟾：明月。古代传说月中有蟾蜍，所以用蟾代指月。

[2] 稔（rěn）岁：丰年。闰正：闰正月。

[3] 踏青：春游。

【评析】灯月交辉，这是元宵佳节的特殊风景线，何况这词写的是闰正月元宵，数十年难逢，因此词就在“闰”字上做足文章，如“再”、“又”、“重”、“更”等字，都是因一岁中两次逢元宵节而使用的。词无大深意。上片不过是写闰元宵的难遇与热闹，月如人意，重光

人间，恰巧上年又是一个丰收之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具，二难并。灯火依然光明一片，就像天上的星河移到了人间；人海如潮，在荷花灯的照耀下，熙熙攘攘，香车宝马，喧街塞巷，一片繁华景象。下片开头镜头暂时撇下喧闹的街市，转向更广大的天空、四周去，月圆人瑞，春色满皇都。因为是闰正月元宵，早过了立春季节，所以满眼是桃红柳绿、十分可爱宜人的早春天气。接下去笔锋又回到灯市上去，笑语阵阵，香风袭袭。最后是曲终人散，人们相约着明天到秀野去踏青，其乐融融。虽然是结尾，但乐事正方兴未艾，真是“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元宵的歌声才歇，春之圆舞曲又开始了。《历代诗馀》说吴礼之的词“皆能以寻常语言为极透脱文字”，我们从《喜迁莺》中确实也能领略到这一点，不使典，不用生硬字，明白如话。但平心而论，这首词写得较一般，比起周邦彦的《解语花》（“风销绛蜡”）、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来，要差得远了。周、李、辛词都融入了自己的身世感受，造语精警，所以能感人；而吴礼之则停留在一般描写上，使人觉得平平。另外，此词写于南宋偏安杭州之后，国事堪忧之秋，然而人们似乎已忘却了亡国之耻，“暖风熏得游人醉”，熙熙然，陶陶然，于此我们也可见当时南宋一般士大夫与百姓的风气。

【说明】《喜迁莺》有小令、长调之分。小令创自唐人，又名《鹤冲天》、《万年枝》、《春光好》、《喜迁莺令》等。长调始于宋人，又名《烘春桃李》、《喜迁莺慢》。吴礼之此词一百零三字，上下片各五仄韵。下片开头也有前五字成一句。韵脚置于第五字上者。其他各体则由此两种化出。此调第二句（“喜稔岁闰正”），多用“一四”句式。上片第四第五句（“乐事难并，佳时罕遇”），第七第八句（“花市又移星汉，莲炬重芳人海”）要对仗；上片“乐事”起至上片末句与下片“媚眼”句至结尾格式、平仄、对仗要求全同。“巷陌笑声不

断”之“不”字，入声代平声。又，上片“花市”，下片“巷陌”多用“仄平”。兹附小令《喜迁莺》一首格律如下：

喜迁莺

薛昭蕴

金门晓，玉京春，骏马骤轻尘。桦阴深处白衫新，认得化龙声。
平平仄　仄平◎　仄仄仄平◎　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

九陌喧，千门启，满袖桂香风细。杏园欢宴曲江滨，自此占芳辰。
仄仄平　平平△　仄仄仄平平△　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

（下片平声韵可与上片平声韵韵部同，也可用其他平声韵部）

绮罗香红叶

〔宋〕张炎

万里飞霜，千山落木，寒艳不招春妒。枫冷吴江 ，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 仄 ● 平 平 △ ○ 仄 平 平[1]
独客又吟愁句。正船舣 、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
● 仄 仄 平 平 △ ● ○ 仄[2] ○ 仄 平 平 仄 ○ 仄 ○ 平 平 △
。甚荒沟、一片凄凉，载情不去载愁去 。
仄 ○ ○ ● 仄 平 平 ● 平 ● 仄 仄 平 △[3]

长安谁问倦旅 ，羞见衰颜借酒 ，飘零如许。漫倚新
平 平 平 仄 ● △[4] 平 仄 平 平 ● 仄[5] 平 平 平 △ 仄 仄 平
妆，不入洛阳花谱 。为回风、起舞樽前，尽化作、断霞
平 ● 仄 仄 平 平 △[6] ● ○ ○ ● 仄 平 平 ● ● ● 仄 平
千缕。记阴阴、绿遍江南，夜窗听暗雨。
平 △ ● ○ ○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

【注释】

[1] 枫冷句：唐崔信明断句诗：“枫落吴江冷。”

[2] 船舣（yǐ）：船靠岸。

[3] 甚荒沟二句：唐代曾流传红叶题诗的故事，说有一士人在御沟中得一红叶，上面题有诗句。后来士人娶宫女为妻，而红叶上的诗句就是宫女所作。那士人的姓名说法不一，宫女姓名及所题诗句也各不相同。其一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又一云：“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4] 长安：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5] 衰颜借酒：唐郑谷《乖慵》诗：“衰鬓霜供白，愁颜酒借红。”又宋陈师道《除夜对酒赠少章》诗：“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

[6] 漫倚二句：句中“新妆”、“洛阳”均代指牡丹。唐李白《清平调》咏牡丹：“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洛阳以产牡丹著名。

【评析】这不是一首单纯的咏物词，而是有家国之思及个人身世之感的寄托。作者二十九岁（1192）那年，元兵攻陷临安，从此国破家亡，过着飘泊不定的生活。到四十三岁时，张炎北上入元大都（今北京），一年后忽然动秋风之思，襆被南归。据词意，这首《绮罗香》似作于南归途中。环境的险恶、归途的落寞、新朝的不见容或者说无意于新朝、对故国的眷恋都在词中隐约地表达出来。“万里”三句，写枫叶绽红，严霜相逼，万木萧条，不与春花争时。这既是写红叶以切题，又是作者此刻自己身影的写照：在国破家亡的背景下，走出一个落魄而又孤傲的书生来。“枫冷”两句是对前三句的回应与伸发：因“飞霜”而“冷”，因“千山落木”而“枫落”。“吟愁句”就是吟的崔信明的那句断句。这两句是正面写自己。“正船舣”两句写舟中所见，又写红叶，兼写自身所处。在流水孤村的荒野，在万花纷谢的郊原，那满树红得如火的只能是枫叶，作者也正是在“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映照下，披着夕阳缓缓归去的。枫叶飘入沟中，引发词人的想象。但此时此境中的红叶不再是传达男女绮情的诗片，而是写满哀愁的落叶了。无情只有愁，这小小的叶片儿又如何载得动呢？于是作者要“载将离恨过江南”（宋郑文宝《柳枝词》）了，他到江南后又将如何呢？过片即回答此问，而又不离开写红叶的题目。萍踪归来，一介风尘倦客，借酒浇愁，红晕爬上了衰颜，就像秋天

的枫叶。而这种飘零的红叶，是不会被写进洛阳牡丹花谱的。这里写红叶，又是作者的自比，像他那样的浊世佳公子，如何会被新朝接受呢？只有倚着新妆的新贵才能飞黄腾达，进入仕途。知我者唯有红叶，且与红叶共舞，在回风中，散成千缕红霞。这里“为回风”三句，可视为作者自我放心之语。这心就是拳拳故国之心。枫叶是在秋天绽红的，但她毕竟还是要做春天的梦，她梦见了绿树成阴，梦见了江南春色，然而这些又都不是属于她的，只是个梦罢了。现实只能是“夜窗听暗雨”，夜而又暗，心情的黯淡可知。从作者角度来说，国破家亡了，当然是希望重振河山，并恢复自己失去的天堂。但是复国复家也都是无望的一场梦，同样是“夜窗听暗雨”。这首词完全将写红叶与写个人身世交织在一起。忽而红叶，忽而人，浑不可分，给全词抹上了浓浓的冷艳色彩。

【说明】《绮罗香》，一百零四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下片首句也可不叶韵，则下片也是四仄韵。上片自“枫冷”起至“凄凉”止与下片自“漫倚”起至“江南”止，格式、平仄均同。上片首两句须对仗，第七第八句（“正船舣、流水孤村，似花绕、斜阳归路”）宜对仗。下片亦然。“寒艳不招春妒”之“不”字，“载情不去载愁去”之“不”字，均为入声代平声。

永遇乐绿阴

〔宋〕蒋捷

清逼池亭，润侵山阁，云气凝聚。未有蝉前，已无蝶
平仄平平 ●平平仄 平仄平△ 仄仄平平 ●平●
后，花事随流水。西园支径，今朝重到，半碍醉筇吟袂[1]
仄 ○仄平○△ ○平○仄 平平○仄 ●仄仄平平△
。除非是、莺身瘦小，暗中引雏穿去。
○平● 平平●仄 仄平仄○平△

梅檐溜滴，风来吹断，放得斜阳一缕。玉子敲枰[2]，
平平仄仄 平平平仄 ●仄○平●△ 仄仄平平
香绡落剪，声度深几许。层层离恨，凄迷如此，点破漫
○平●仄 ○仄平●△ ○平○仄 平平○仄 ○仄仄
烦轻絮。应难认、争春旧馆，倚红杏处。
平平△ ○平● 平平●仄 仄平仄△

【注释】

[1] 筇（qióng）：竹名，产于四川筇山，可作手杖。袂（mèi）：衣袖。

[2] 玉子：棋子的美称。枰（píng）：棋盘。

【评析】这首词的意思难明，似乎是写因对一绿阴深处的故地重游而引起的美好回忆。这故地大概就是词中所说的“西园”。词一开首就写这西园的周边环境，四周浓阴深绿，隐于小山丛中，白云深深，透出一股清气。作者重游故地的时间正当春末夏初，无蝶无蝉无花，更增添了清幽的气氛。这绿阴是那么浓重，以至要妨碍人们的行动，处处牵衣挂

攀，只有瘦身的小黄莺，才能带着雏莺在此穿梭来往，给这寂静的世界增添一些活气。上片大概较多着墨于西园外围的描绘，浓阴中的一片池塘，上方的一座山阁，再到小径，镜头由远而近。词的下片，镜头对准了萦绕于作者心中的那座旧馆。那时，屋檐上檐水滴沥，却被风吹开，使斜阳返照入窗。这是作者调动了动态来写静境。檐头所以能够滴水，也是因绿润所致。作者对着旧屋想起此地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曾与一个女郎在此对弈，棋下得时间久了，女郎起身挽着纱袖举起纤手将炉香灰烬剪落。这情景委实旖旎，静悄悄地，只有刀剪声和下棋落子的铮铮声传到被浓阴包围的户外。蒋捷的词中常常写到这样的场面，如《喜迁莺》“金村阻风”：“玉局弹棋，金钗剪烛。”《喜迁莺》“暮初”：“无奈绿窗，孤负敲棋约。”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陈迹，空余离恨罢了；往事已随风而去，犹如濛濛的杨花飞絮。此时此际，作者的心已迷茫一片，连伊人徙倚的旧馆旁边那棵红杏树也难以辨认，这怎能不让人惆怅不已？词的结尾用“红杏”来收煞，是色彩的转换与对比，犹如作者的名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一样，起到丰富色彩的效果。因为这毕竟是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要给它若干亮色的。

【说明】《永遇乐》，有平仄韵两体。仄韵体者，又名《消息》。一百零四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上片“除非是”处，下片“应难认”处，也可作“仄平平”。下片“放得斜阳一缕”之“一”字处，查宋人作词于此处非平声则为入声字，可知也是以入代平。

南浦春暮

〔宋〕程垓

金鸭懒薰香[1]，向晚来，春酲一枕无绪[2]。浓绿涨瑶窗
○仄仄平平[1] 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2] ○●仄平平
，东风外、吹尽乱红飞絮。无言伫立，断肠惟有流莺语
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平△
。碧云欲暮[3]，空惆怅韶华[4]，一时虚度。
仄平仄△[3] 平○仄平平[4] ●平平△

追思旧日心情，记题叶西楼，吹花南浦。老来觉欢疏
平平仄仄平平 仄平仄平平 平平平△ ●○仄平平
，伤春恨、都付断云残雨[5]。黄昏院落，问谁犹在凭栏处
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5]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平△
。可堪杜宇[6]，空只解声声，催他春去。
仄平仄△[6] 平●仄平平 ○平平△

【注释】

[1] 金鸭：铜制鸭形香炉。

[2] 酲（chéng）：病酒。

[3] “碧云”句：南朝梁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

[4] 韶华：年华。

[5] 断云残雨：指男女情事。典出战国宋玉《高唐赋》。

[6] 杜宇：杜鹃鸟。鸣声似言“不如归去”。

【评析】据《词苑丛谈》卷八载，程垓在锦江恋一妓，别时作《酷相思》相赠。这首词可能是作者晚年回忆这段情事而作。少年情事老来悲，“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真到了迟暮之年，回首前尘，一片茫然，郁郁寡欢——如果他还没有抹去那点心中甜蜜回忆的话。上片写暮春时分，作者恹恹无绪，春愁无聊，对下片来说，这是背景介绍，为“春恨”作铺垫。下片则写愁的原因。顺序而下，步步逼近中心。那是个暮春时节，他炉香也不烧，懒洋洋地，酒醉后恹恹似病，无聊地躺着，看着窗外的浓阴密绿，落红飞絮，心情惆怅。流莺啼鸣，已到了春归时候，一年好景将尽，这使他想起自己的年华渐渐老去，更是感慨无可言说。“碧云欲暮”，引前人诗句，逗起下片的思念情人。词的上片，我们大抵上可以从五代词人冯延巳《蝶恋花》中找到些影子，如：“断肠销魂，看却春还去”；“撩乱春愁如柳絮，悠悠梦里无寻处”；“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等等。下片直接用“追思”开首，一下子将现实拉回到过去。“题叶西楼，吹花南浦”，可能包含着作者与恋人相悦相爱的细节，他的《最高楼》也写思念这位恋人的事，其中有两句道：“缃裙罗袜桃花岸，薄衫轻扇杏花楼。”与《南浦》所写当是同一地点发生的事。接下去词又跌回现实中来，而今老矣，人生长恨欢娱少，到老了尤其如此。年轻时的浪漫爱情，对老年人来说，正如过眼云烟，霁后的雨丝风片，不能再得了，空留余恨。这里的“断云残雨”，不能单纯地按小说词汇中的“云雨”一词来解释，而应该是带有点双关性质的。也就是说既有情爱的成分在，也有一去不返的意思在，这两者对作者来说原是联系在一起的。“黄昏院落”后面的一问，是由我及人。意思是当此薄暮生愁的时候，那人儿也许在倚着栏杆思量吧？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上未必如此，于此也可见作者对这位女子的痴情，到老不变。但是，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爱情的机缘一旦失去，

就永远无法追回，纵然是千万遍悔恨，也无济于事。就像这美丽的春天，稍纵即逝，时光不能倒流，同样的春天是不会再来的。这就是结尾三句的词意，字面写景，骨子里还是写情，叫景中情。上文提及的作者另一首词《最高楼》，同样是晚年相思之曲，意境近似，今附录于此，可以加深对《南浦》一词的理解。

最高楼

程垓

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长记得、凭肩游。缃裙罗袜桃花岸，薄衫轻扇杏花楼。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

也谁料、朝云飞亦散。天易老，恨难酬。蜂儿不解知人苦，燕儿不解说人愁。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按：此非《最高楼》正体。）

【说明】《南浦》，调名或取自于《楚辞·九歌·河伯》：“送美人兮南浦。”《词谱》卷三十三云：“按唐《教坊记》有《南浦子》曲。宋词盖借旧曲名，另倚新声也。此调有仄韵、平韵两体，宋人多填仄韵词。”程垓此词与张炎词“波暖绿粼粼”、王沂孙“柳下碧粼粼”在句法、平仄上出入较大。程词一百零五字，上下片各五仄韵。上片自“浓绿涨瑶窗”句后至上片结尾与下片自“老来觉欢娱”后至结尾，平仄、句式同。兹将张炎词《南浦》列于下，以示《词谱》正格的格律。

南浦春水

张炎

波暖碧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
平仄仄平平　仄平平　仄仄平平平△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

翻笑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
平仄平平平△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平△　平仄平平平仄仄　仄仄

梦中芳草。
仄平平△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洗净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
平平平仄平平　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

、犹忆那回曾到。余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归去后，
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平△　平仄平平平仄仄

溪上碧桃多少。
平仄仄平平△

望海潮凯旋舟次

〔金〕折元礼

地雄河岳，疆分韩晋，潼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
● 平 平 仄[1] 平 平 ○ 仄[2] 平 平 ○ 仄 平 ◎[3] 平 仄 仄 平
，江吞绝壁，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平 ◎ ● 仄 仄 平 ◎[4] 仄 仄 平 仄 仄
，霜气横秋。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
○ 仄 平 ◎ ○ 仄 平 平[5]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却羡兜牟。六郡少年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 仄 平 ◎[6] ● 仄 仄 平[7]
，三关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莲楼。挂几行
平 平 仄 仄[8] ● 平 ○ 仄 平 ◎[9] ○ 仄 仄 平 ◎[10] 仄 仄 平
雁字，指引归舟。正好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
仄 仄 ●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仄 仄 平 ◎[11]

【注释】

[1] 河岳：黄河及西岳华山。

[2] 韩晋：指韩国，是由晋国分出的，辖区相当今山西东南及河南中部地区。

[3] 潼关：在今陕西华阴东面，为战国时秦国东部重要关隘。

[4] 虎旆：画有虎形的旗帜。貔貅（pí xiū）：猛兽。此指代勇猛的军队。

[5] 千雉：古代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雉。千雉是很大一个城市了。严：险。

[6] 兜牟：又作兜鍪，头盔。

[7] 六郡：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等六郡。《汉书》谓六郡多出名将。

[8] 三关：指上党关、壶口关、石陉关。《后汉书》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

[9] 贺兰：贺兰山，在今宁夏中部。当时是金与西夏的争战之地。

[10] 岳莲楼：在华山附近。

[11] 羯鼓：一种长筒细腰的鼓。凉州：乐曲名。

【评析】这首词题目一作“从军舟中作”，但据词意，更符合“凯旋舟次”的意思。上片极写潼关一带形势的险要与军营气氛的肃杀。潼关雄峙华山以北、黄河南岸，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属军事要塞。在战国时，潼关正处于秦、韩两国的交接处。词开头就给人一种气象森严的景象，有高屋建瓴的气势。接着又从仰视、俯瞰、远眺的不同角度写这一带地区的高峻、惊险、辽阔，可谓有声，有势，将一幅苍茫壮观的有声图卷展示给读者。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一支雄壮威猛的军队出现了。红旗漫卷，西风烈烈，战云似乎也凝止了，笼罩在大河两岸，布满了肃杀之气。这样勇敢的军队，犹如钢铁铸的都城，使敌军不敢来犯。残月如钩，号角声在拂晓时候凄厉地响起。读者读到这里，真有身历其境的感觉。下片首句用“晓”字与上片结尾“五更”相衔接，可以说是了无痕迹。那时作者正穿着貂裘站立船头，这也许是件破旧的黑貂裘吧，就像

当年苏秦落魄归来时穿的那样。面对着威武的军队，再看看自己这副瑟缩穷酸的样子，他不由得恨自己不能早早投笔从戎，去建功立业。看看那班在军中服役的将士们，无论是老的还是少的，这次都因收复贺兰山而建立大功，凯歌归来，就更觉得不是味儿了，更想解下儒冠戴上头盔去冲锋陷阵。战船随着南飞的大雁向京城进发，远处的岳莲楼也隐隐在望了。作者忽然想起，这次回去后，一定要大醉一场，是作为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庆祝，还是为自己刚才的牢骚作慰藉？作者自己也真有点说不清楚呢。词的总体格调是昂扬的，豪迈的，中间有一点身世之感，几丝不快，但并不影响全词的总体风格。清人况周颐说："金词清劲能树骨。"我们从这首词中的确能领略到这一点。

【说明】《望海潮》，始见于柳永《乐章集》。一百零七字，上片五平韵，下片六平韵。第八句"看阵云截岸"，柳永词（《词谱》作为正格）作"仄平仄平仄"（"怒涛卷霜雪"），且句式为"二一三"式，非如折元礼词作"一四"式。下片第八句"挂几行雁字"，柳词作"平仄平平仄"（"乘醉听箫鼓"），句式也非"一四"式。又下片"六郡少年"的"六"字是以入代平。又此调要求对仗之处也很多，如上片第一第二句"地雄河岳，疆分韩晋"；第四第五句"山倚断霞，江吞绝壁"；下片第四第五句"六郡少年，三吴老将"等。宋人填此调也多于此等处用对仗格式，且下片第二、第三句也多用对仗，如柳永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秦观词"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等。

夺锦标七夕

〔元〕张埜

凉月横舟，银河浸练，万里秋容如拭。冉冉鸾骖鹤驭
○ 仄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 △　仄 仄 平 平 ● 仄
[1]，桥倚高寒，鹊飞空碧[2]。问欢情几许，早收拾、新愁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　平 平
重织。恨人间、会少离多，万古千秋今夕。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

谁念文园病客[3]，夜色沉沉，独抱一天岑寂。忍记穿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 △　仄 仄 平
针亭榭[4]，金鸭香寒[5]，玉徽尘积[6]。凭新凉半枕，又依稀
平 ○ 仄　○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
、行云消息[7]。听窗前、泪雨浪浪[8]，梦里檐声犹滴。
平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

【注释】

[1] 冉（rán）冉：慢悠悠地。鸾骖（cān）鹤驭（yù）：指仙人乘坐的车马。鸾，凤类神鸟；鸾鹤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常作神仙的坐骑。

[2] 桥倚二句：神话传说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众鹊互相衔接为桥以渡银河。

[3] 文园病客：指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文园是汉文帝的陵墓，司马相如曾任文帝陵园令，且时常生病，故称。这里是作者自指。

[4] 穿针：古代习俗于七月七日夜妇女们穿针乞巧。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载，嫔妃各执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得巧。榭（xiè）：台上盖的房屋。

[5] 金鸭：铜制的鸭形香炉。

[6] 玉徽：徽是古琴上的音阶标志，用玉、蚌壳等材料制造。此代指琴。

[7] 行云：此处代指所恋女子的行踪。战国宋玉《高唐赋》："妾旦为朝云，暮为行雨。"

[8] 浪（láng）浪：形容泪水横流。

【评析】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这传说似乎起源很早，在《白氏六帖》所引的《淮南子》上就有了记载。自有此传说之后，七月七日就成了中国的情人节。上至帝王卿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将这一天作为定情或忆念情人的日子。贵为天子的唐明皇也曾与爱妃在"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立下山盟海誓。历代文人在这一天做诗填词以寄托自己的情思的也很多，著名的如前面已选的北宋秦观的《鹊桥仙》。"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引起了无数后人的共鸣。张埜（yě，同"野"）这首《夺锦标》也很著名，尤其是词中"问欢情几许，早收拾、新愁重织。恨人间、会少离多，万古千秋今夕"两句，更是惹得万古千秋多少分居两地难得一见的鸳鸯们的感叹。想想看，夫妻长期分居，相会的条件是那么艰难，机会是那么难得，而相逢的境地是那么不堪，"桥倚高寒"，即便是如此，也是"合欢未已，离愁相继"，"忍顾鹊桥归路"，要打算上路分手了。如果说秦观词的"便胜却人间无数"、"又岂在朝朝暮暮"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慰藉，那么这里

就是踏地抢天的呼喊了。两者表现的方式不同，骨子里却是一样的。难得一见之后又怎样呢？下片就是写别后的心理苦楚。因为刻骨的相思而成病，心绪恹恹，香也无心烧，琴也无心弹，恋人坐在自己身边拈针引线的美好时光更是不堪回忆。痴痴的，凭着牙床，去想象恋人现在的情况，悲从中来，泪如飞雨。我们知道，词的开头写的是一钩弯月如小船般横在空中，银河像闪光白练似地照耀着的“秋容如拭”的晴明天气，所以可以推知结尾的雨声滴滴当是指泪珠而言，而并非真的忽而下起雨来。词传达出万古千秋离恨夫妻的心声，所以是一首好词，可与秦观《鹊桥仙》并传。

【说明】《夺锦标》又名《锦标归》、《清溪怨》。一百零八字，上片四仄韵，下片五仄韵。上片自第三句（“万里秋容如拭”）起至上片结束，与下片第三句（“独抱一天岑寂”）起至下片结束，句式、韵脚同。上片第一、第二句（“凉月横舟，银河浸练”），第五、第六句（“桥倚高寒，鹊飞空碧”），下片第五、第六句（“金鸭香寒，玉徽尘积”）例用对仗。上下片第七句（“问欢情几许”、“凭新凉半枕”）例用“一四”句式。上片第八句“早收拾”，“拾”字是以入声代平声，以用平声为宜。

薄幸春情

〔宋〕贺铸

淡妆多态，更滴滴、频回眄睐。便认得、琴心先许
● 平 平 △ 仄 ● 仄 平 平 仄 △[1] 仄 ● 仄 平 平 平 仄[2]
，欲绾合欢双带。记画堂、风月逢迎，轻颦浅笑娇无
● 仄 仄 平 ○ △[3] 仄 ● 平 平 仄 平 平[4]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奈。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
△[5] 仄 仄 仄 平 平[6] ○ 平 ○ 仄[7] ○ 仄 平 平 ● △[8]

自过了、烧灯后，都不见、踏青挑菜。几回凭双
● 仄 仄 平 平 仄[9] 平 仄 仄 ● 平 平 △[10] ● 平 ○ ○
燕，叮咛深意，往来却恨重帘碍。约何时再？正春浓酒
仄 平 平 平 仄 ●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困，人闲昼永无聊赖。恹恹睡起，犹有花梢日在。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 仄 平 平 仄 △

【注释】

[1] 滴滴：形容娇美。整句也就是《聊斋志异》中“娇波流慧”的意思。眄睐（miǎn lài）：顾盼。

[2] 琴心：将情意寄托于琴声，多指男女恋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嗜好音乐，司马相如“以琴心挑之”。

[3] 绾（wǎn）：打结。合欢双带：打双结的绣带。象征男女好合。

[4] 风月：既是实写，指清风明月，又暗示男女情事。

[5] 轻颦：眉头微皱，是女子貌美的表现。

[6] 睡鸭炉：鸭形香炉。

[7] 翔鸾屏：画有鸾凤飞舞的屏风。

[8] 香罗：薄纱衫。

[9] 烧灯：指元宵节。

[10] 踏青：春日郊游。古代踏青节在农历三月三日或清明节。挑菜：唐代习俗于农历二月二日至长安曲江拾菜，谓之挑菜节。

【评析】作者贺铸，据宋人笔记记载，貌奇丑，而且是一个秃子，人称“贺鬼头”、“贺梅子”，但所作艳词，婉丽深情，妖冶如揽嫱、施之袪，确是一个多情种子。这首词是记作者自己的一次艳遇和事后的苦苦相思。唐诗人李商隐《锦瑟》诗云：“此情却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词人对他与情人这次幽会的情景却是记得那么清楚，一幕一幕，就如过电影似的。那女子薄施粉黛，淡淡的装束，灼灼的目光，明眸善睐，这一切作者都观察得那么细微，印象那么深刻，这都说明作者的情有独钟。他们用眼神交流着彼此的爱慕，终于勇敢地一齐冲向爱情的顶峰。作者在此用深情的笔墨记下了那女子的声容笑貌，柔情与烈火，不仅使作者终身难忘，也使读者如见其人。下片“自过了烧灯后”两句，用了一连串节令名，既补叙了两人幽会的时间，又以时间的延续展示了爱情余波漾起的涟漪。整个春天作者是在等待与相思中度过的。他盼呀盼的，盼着女郎在踏青节、挑菜节里能再次出现，然而一次次都落空了。伊人不来，青鸟使去，蓬山虽不远，无奈“重帘”阻隔，信使难

通。这里作者托“双燕”传达心曲，以燕作为信使的代名，而不是一般诗词中用青鸟代指信使，这是即景取材的写法。这“重帘”也许是父母的侦伺与作梗，或其他什么原因。总之，那是一段不可告人的隐秘恋情。“约何时再”，这一问是无须回答的，回答也是无望的意思。因为连信使也难达情意，想来自己更是无法进女方的门了。约会从哪里说起呢？作者在春心花发的日子里，病酒春困，恹恹而睡，希望用酒与睡来麻痹神经，摆脱烦恼，但一觉醒来，太阳还是高高地挂在空中。一方面暮春是“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日子，另一方面是这相思实在无法从心头抹去，睡不安稳啊。清人周济在《宋四家评选》中说：“耆卿（柳永）于写景中见情，故淡远；方回（贺铸）于言情中布景，故秾至。”“情中布景”，情盖过了景，所以“秾至”。

【说明】《薄幸》，一百零八字，上下片各五仄韵。下片“踏青挑菜”之“挑”字处，“叮咛深意”之“深”字处，可以以入代平。“几回凭双燕，叮咛深意”也可以标作“几回凭、双燕叮咛深意”。第七第八（“正春浓酒困，人闲昼永无聊赖”）两句，或有作“七五”句式者，如吕渭老词：“尽无言、闲品秦筝，泪满参差雁。”

疏影梅影

〔宋〕张炎

黄昏片月，似满地碎阴，还更清绝。枝北枝南，疑有
平 平 仄 △ 仄 仄 ● 仄 ○ 平 仄 平 △ ○ 仄 平 平 平 仄
疑无，几度背灯难折。依稀倩女离魂处[1]，缓步出、前村
平 平 ● ● 仄 ○ 平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时节[2]。看夜深、竹外横斜，应妒过云明灭。
平 △ 仄 仄 平 仄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

窥镜蛾眉淡扫，为容不在貌[3]，独抱孤洁。莫是花光[4]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仄 仄 仄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描取春痕，不怕丽谯吹彻[5]。还惊海上燃犀处[6]，照水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底、珊瑚凝冶。做弄得、酒醒天寒，空对一庭春雪。
仄 ○ 平 平 △ 仄 仄 ● ● 仄 平 平 ○ 仄 仄 平 平 △

【注释】

[1] 倩女离魂：唐陈玄佑小说《离魂记》故事：衡州张镒之女倩娘，与镒甥王宙相爱。后张镒将女另配他人，王宙含恨而去。夜间，倩娘的魂追上王宙所乘之船，同往蜀中。五年后，两人同来张家。在家卧病五年的倩娘闻声赶出，两女遂合为一体。

[2] 前村：五代齐己《早梅》诗：“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3] 为容句：唐杜荀鹤《春宫怨》诗：“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4] 花光：僧仲仁，宋衡州花光山长老，善画梅。见《冷斋夜话》。

[5] 丽谯：古代城上建有望楼，称谯楼，用以瞭望城内外敌兵、盗贼、火灾等非常情况。华丽的城楼称丽谯。吹彻：吹到最后一曲。唐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6] 燃犀：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晋温峤至牛渚矶，水底有音乐声，水深不可测，峤燃犀角照之，见到了水族的奇形异状。

【评析】梅花，不与桃李争春，凌寒斗雪而开，傲然独芳，历来被视为有骨气文人的精神象征，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自从识得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尤其当朝政昏暗或朝代更替之际，梅花更成了人们与统治集团或新贵不合作的精神寄托。张炎写《疏影》，专注于梅影。影者，魂也，神也，中国历来是有这种说法的。影是神存世的表象，东晋慧远和尚《万佛影铭》说的“体神入化，落影离形”就是此意。因此，张炎写梅影，就是要突出梅的风骨，梅的精神，而不斤斤于梅的姿态、花枝、颜色，也就是要抽取梅的精华而大写特写。这里面是否有寄托，不得详知。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宋遗民中如周密、王沂孙、张炎、李彭老、唐珏等词人，曾写过大量的咏物词：新月、梅影、落叶、萤、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物都成为题咏的对象，而确可考知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寄托着亡国的哀思。这首词的艺术特色，据《唐宋词鉴赏辞典》邱鸣皋的分析，有所谓“梅影七笔”的说法，约而言之是：初笔“似碎阴”两句，写“清绝影”，先以“碎阴”比梅影，但梅影要比一般碎阴更清绝；次笔以“枝北”三句写“疑似影”，几度绕枝欲折而未能折到，可见词人对梅影的挚爱；三笔“依稀倩女离魂”两句，写梅影形态的轻倩缥缈；四笔“看夜深”两句，用竹、云来衬托梅影；五笔“窥

镜”三句，写“洁影”，镜中梅影，形象更为圣洁，而忽又以美人作比，遗貌取神，可谓神来之笔；六笔“莫是花光”，写“贞因影”，突出梅品格的坚贞；七笔“还惊”两句，写“玲珑影”，词人极力写出珊瑚的美，周围如水晶宫一般，透彻玲珑，目的还是在于突出梅影之美。词的结束两句是作者自述为这质美格高的梅影所感动，于此酒醒天寒之时，久久欣赏。角度的不断转换、品格的逐渐拔高，可以说是这首词的写作特色。

【说明】《疏影》，宋姜夔自度曲，又名《绿意》、《解佩环》等。例用入声韵。一百十字，上片五仄韵，下片四仄韵。此调既为姜夔自度曲，其平仄当以姜词为准。张炎词中可平可仄处，均参姜词而定。

过秦楼秋夜

〔宋〕周邦彦

水浴银蟾[1]，叶喧凉吹，巷陌马声初断。闲依露井[2]，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笑扑流萤，惹破画罗香扇[3]。人静夜久凭栏，愁不归眠，
●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平 平
立残更箭[4]。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空见说，鬓怯琼梳[5]，容消金镜，渐懒趁时匀染。梅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风地溽，虹雨苔滋，一架舞红都变。谁信无聊，为伊才
平 ● 仄 〇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减江淹[6]，情伤荀倩[7]。但明河影下[8]，还看疏星几点。
仄 平 平 平 平 平 △ ● 平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平 仄 △

【注释】

[1] 银蟾：古代神话传说月中有蟾，故称月为银蟾。

[2] 露井：无盖的井。

[3] 笑扑二句：唐杜牧《秋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4] 更箭：古代计时器上用以标明时刻的箭头。

[5] 琼梳：梳的美称。

[6] 才减江淹：南朝梁文人江淹，晚年才思衰退，诗文无佳句，时人说是“江郎才尽”。

[7] 情伤荀倩：《世说新语·惑溺》载，荀奉倩与妻感情甚笃，妻死，奉倩伤心过度，不久也去世。

[8] 明河：银河。

【评析】这首词写作者对情人的深切怀念，用的是倒叙法。词人的思绪迈过时间的间隔，越过千里的空间，进入了回忆的时空。那是一个迷人的秋夜，溶溶月色，如流水般地倾泻到地上，把世界涂成一片充满诗意的银白色。凉风微微，吹得树叶吵吵作响。这时，夜渐渐深了，路上行人稀少，马蹄声绝。路旁一座小小的院落内，一个姑娘正靠在井水边，用纨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流萤，嘴里发出格格的笑声。她是那样的专注投入，团团转着，以至于把画罗香扇都弄破了，这样更引起了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猛然间，词人的思绪断了，原来这一切全是他倚着栏杆时的遐想。夜深人静，他被这遐想的断片苦苦折磨着，不能入睡，站得很久很久。他叹息年光易逝，如今那人儿远隔千里，无由会面。美丽的过去已成幻梦一场，无法追寻；要寄封书信也难，距离是那么的遥远。真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上片就是写了对过去的回忆与今日此时此地的感慨。对那位姑娘，他是刻刻在心，不能放下的，所以下片写他关心的那位姑娘的近况。“见说”，就是听人家说；“空”就是徒然的意思，听了之后也只能伤心罢了，别无他法。这三字说明着他的处处留心打听。他听说她现在人憔悴了，消瘦了，无心打扮了。头发稀疏，以至于怕去梳头；形容消瘦，有镜子可以证明。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莫非她也为相思受着折磨？接着词人又荡开一笔，写自己所在地的景物：梅雨天气，地上湿漉漉的，青苔滋生，那鲜艳的花枝早已改变了颜色。物犹如此，人更是不堪了，能经受得了多少风雨

呢？虽是写景，仍寄寓着作者的愁情。相思难耐，他为此减了才情，损耗了精神，但这一切谁又能相信呢？为一个女子要弄成这样，是会招人笑话的；自己的心思他人无法理解。他只能仰望青天，看那闪闪的银河，点点的星光。这情景宛如清人黄仲则《癸巳除夕偶成》中写的那样："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伤心人别有怀抱。这首词很讲究章法，前后相关，丝丝入扣，并运用对比、倒叙等手法写出心中深深的怀念。倒叙手法，上文已明。对比处如回忆中的那段旖旎风光与现时衰落景象的对比；回忆中那位姑娘的绰约风姿与"空见说"后写她现在时的模样。相关处如"千里"与"书远"；"千里"与"空见说"（人远，自然只能是"见说"）；"愁不归眠，立残更箭"与"但明河影下"（银河影沉，则近拂晓时光了）等等。词旨不一定有怎样的意义，但其写作手法仍可供后人借鉴。

【说明】《过秦楼》，应名《仄韵过秦楼》，或《选冠子》，与李甲作平韵者异体；又名《惜余春慢》、《苏武慢》、《选官子》等。一百十一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也有添减字数、句读稍异者，都是变格。此调中注可平可仄处，依宋人方千里、陈永平次周邦彦《过秦楼》词而酌定，不考虑其他用变格所作《过秦楼》词声律。上片第一、第二句（"水浴银蟾，叶喧凉吹"），第四、第五句（"闲依露井，笑扑流萤"），下片第一、第二句（"鬓怯琼梳，容销金镜"），第四、第五句（"梅风地溽，虹雨苔滋"），例用对仗。

沁园春有感

〔宋〕陆游

孤鹤归来，再过辽天，换尽旧人 。念累累枯冢，茫
○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1]　仄 ○ 平 ○ 仄　○
茫梦境，王侯蝼蚁 ，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
平 ● 仄　○ 平 ○ 仄[2]　● 仄 平 ◎　● 仄 平 平　○ 平 ● 仄
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 ，点鬓霜新。
○ 仄 平 平 ○ 仄 ◎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3]　● 仄 平 ◎

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幸眼明身健，
平 平 ● 仄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 仄 ◎　仄 ● 平 ○ 仄
茶甘饭软；非惟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
○ 平 ● 仄　○ 平 ● 仄　● 仄 平 ◎　● 仄 平 平　○ 平 ● 仄
，短艇湖中闲采蓴 。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 仄 平 平 ○ 仄 ◎[4]　平 平 仄　仄 ○ 平 ● 仄　○ 仄 平 ◎

【注释】

[1] 孤鹤三句：晋陶潜《搜神后记》载，丁令威，本辽东人，后学道于灵虚山，学成后化鹤归辽东，集城门华表柱，见物是人非，叹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

[2] 王侯句：唐杜甫《谒文公上方》诗：“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蝼蚁，蝼蛄与蚂蚁，指微小生物，这里比喻地位低微的人。

[3] 围腰带剩：喻人老病。《南史·沈约传》：“（约）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

[4]　蓴（chún）：水生植物名，又名水葵，可作羹。陆游《寒夜移疾》诗自注云："湘湖在萧山县，产蓴绝美。"

【评析】南宋淳熙五年（1178）秋，陆游从四川回到了阔别了九年的故乡山阴。这首词当是返乡之后所作。故土久别重回，自有一番辽东化鹤归来之感。老成凋谢，少者成长，使作者难免会感到人生无常。有道是"世间公道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人生犹如大梦，自己又何尝不是处于梦境中呢？面对着这变化了的一切，他回忆起在这片土地上自己的青春岁月，当年也曾载酒寻花，到处留下足迹，享受着大自然的赐与，没有辜负青春年华。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那毕竟是过去了的绮梦，老境侵寻，沈腰潘鬓消磨，是摆在眼前的事实（陆游当时已五十四岁了），不能不让人叹息。这本来应该是很使人伤感的事，但作者在下片写了许多自慰语和旷达语，以掩饰心中的惆怅。开头两句与上片"换尽旧人"以下数句对应。尤其"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与上片是反接法，换尽旧人我未换，累累枯冢我还在。反接的效果是更加悲凉，孑孑一身，怅惘之情可想。但作者还是极力安慰自己，这是阿Q式的无可奈何的宽解。对此作者曾多次写到这种心态。如《书喜》诗云："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与"幸眼明身健"四句用词均同。作者万里西归，为什么还总是那样戚戚不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自慰来解脱呢？原来陆游一生志在恢复，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抗击金人的入侵作出贡献，"平身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但是一切的努力后来眼看都化作了泡影，"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诉衷情》），他的心是无法宁静的。这首词中虽然一再自慰，但也在最后露出了点消息，"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他为了抗金大业，放言直陈己志，却屡屡遭到朝廷公卿的排挤，屈居下僚。危机虽然侥幸躲过，然而壮志已经消残。词中"吾何恨"三字也很可玩味。如果无恨，这问就显得无理；如果有恨，又是恨

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作者只有采用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办法，这恨就更加使人痛苦难耐了。因此这词的后片，看似写得旷达轻松，实际上是含泪的微笑。读陆游的作品，常会使人血脉偾张，为他的爱国热诚所感动。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诗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如移之于读放翁的词集，也会有此同感的。

【说明】《沁园春》，又名《寿星明》、《洞庭春色》、《大圣乐》等。《沁园春》取汉沁水公主园以名调。此调平仄及注据《词律》而定。一百一十四字，上片四平韵，下片五平韵（下片第二字“亲”字为暗韵，可不叶）。上片第四句（“念累累枯冢”）、下片第三句（“幸眼明身健”），都以一字（“念”、“幸”）领四言四句，领字宜用去声字；此四句可作四字两联对仗（如秦观词：“正南浦春回，东风寒退；粼粼鸭绿，袅袅鹅黄。”）。此调宜抒写壮阔豪迈的情感。

摸鱼儿送春

〔元〕张翥

涨西湖、半篙新雨，麴尘波外风软 。兰舟同上鸳鸯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 平 平 仄 平 △[1] ○ 平 平 仄 平 平
浦 ，天气嫩寒轻暖。帘半卷，度一缕、歌云不碍桃花扇
仄[2] 平 仄 仄 平 平 △ 平 仄 △ ● 仄 仄 ○ 平 ● 仄 平 平 △
。莺娇燕婉。任狂客无肠 ，王孙有恨 ，莫放酒杯浅
[3] ○ 平 ● △ 仄 ○ 仄 平 平[4] ○ 平 ● 仄[5] ● 仄 仄 平 △[6]
。

垂杨岸，何处红亭翠馆。如今游兴全懒。山容水态依
平 平 仄 ○ 仄 平 平 ● △ 平 平 平 仄 平 △ ○ 平 ● 仄 平
然好，惟有绮罗云散。君不见，歌舞地、青芜满目成秋
平 仄 ○ 仄 ○ 平 平 △ 平 仄 △ ○ ● 仄 ○ 平 ● 仄 平 平
苑。斜阳又晚。正落絮飞花，将春欲去，目送水天远。
△ ○ 平 ● △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 仄 ● 仄 仄 平 △

【注释】

[1] 麴（qū）尘：麴上所生菌，色淡黄如尘土，故称。麴是酿酒或制酱用的发酵物。

[2] 兰舟：木兰船，船的美称。

[3] 歌云句：宋晏幾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歌云，指歌声响遏行云。桃花扇：歌舞时用的扇子。

[4] 无肠：古人称蟹为无肠公子。因其横行，故称狂客。

[5]　　　王孙有恨：《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此指游子。因离家故有恨。

[6] 莫放句：五代王衍《醉妆词》："莫厌金杯酒。"

【评析】这首词写春日泛舟西湖所引发的感慨。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不胜今昔之感。上片是景中情，好风好雨好天气，一片喜气洋洋；下片是情中景，昔日繁华风流云散，气象萧索。上片一开头词人用寥寥数笔勾勒出雨后西湖的美丽清新，湖水涨满，微风轻拂。在乍暖还寒的天气中，人们结伴出游。用"嫩"字、"轻"字形容江南仲春天气，可称绝妙。这也就是所谓的"通感"手法。歌女轻脆而嘹亮的歌声从半卷的帘中飘出，与婉转的莺声、呢喃的燕语相配合，组成了美妙的春之歌。在这样的风光声色中，春色如酒，春情如酒，谁不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呢？无人不暂时忘却了平日的拘谨和烦恼。下片写今日的情绪。如今春光虽好，但是这里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繁华。杨柳岸边不见了红亭翠馆，歌舞之地满目荒凉，野草丛生，那亭中、馆中、花中的歌女们早已成过眼云烟，四散而去。在一片残照下，流水落花春去也；词人极目水天，空余惆怅；也使读者在篇终处低回想象，寻绎无穷。全词运用对比手法非常突出，同样是春天，前者是"波外风软"，"天气嫩寒轻暖"；后者是"青芜满目成秋苑"，"落絮飞花"。前者的人物"兰舟同上鸳鸯浦"，"任狂客无肠，王孙有恨，莫放酒杯浅"；后者的人物是"游兴全懒"。前者歌舞之地热闹非凡，后者是"绮罗云散"。总之上下片之间几乎都可以一一对照。生长在那个时代的张翥，不一定对前朝有很深的感情，他的感慨也许并不像宋遗民那样会有故国之思，或许是另有原因，但他对人情物景的变迁还是相当敏感的，因此面对美丽的西湖之春，发出了如此深沉的叹息。

【说明】《摸鱼儿》，又名《安庆摸》、《陂塘柳》、《买陂

塘》、《摸鱼子》、《迈陂塘》、《双渠怨》等。各家字数及句读均小有出入，有多体。张翥此调与晁补之所作《买陂塘》同。一百十六字，上片六仄韵，下片七仄韵。上片第九句（“任狂客无肠”）之“任”字，下片第九句（“正落絮飞花”）“之”正字，都是领字，例用去声。

贺新郎春闺

〔宋〕李玉

篆缕销金鼎　，醉沉沉、庭阴转午，画堂人静。芳草
● 仄 平 平 仄[1]　仄 平 平　○ 平 ● 仄　仄 平 平 △　○ 仄
王孙知何处　，惟有杨花糁径　。渐玉枕、瞢腾初醒　。帘
○ 平 平 ○ 仄[2]　○ 仄 ○ 平 ● △[3]　● 仄 仄　平 平 ○ △[4]　○
外残红春已透，镇无聊　、殢酒恹恹病　。云鬓乱，未忺
仄 平 平 平 ● 平　仄 ○ 平[5]　● 仄 平 平 △[6]　○ 仄 仄　仄 平
整　。
△[7]

江南旧事休重省。遍天涯、寻消问息，断鸿难倩　。
○ 平 ● 仄 平 平 △　仄 平 平　○ 平 ● 仄　仄 平 平 △[8]
月满西楼凭栏久，依旧归期未定。又只恐、瓶沉金井　。
● 仄 ○ 平 平 ○ 仄　○ 仄 ○ 平 ● △　● 仄 仄　平 平 ○ △[9]
嘶骑不来银烛暗，枉教人、立尽梧桐影　。谁伴我，对鸾
○ 仄 ● 平 平 ● 仄　仄 ○ 平　● 仄 平 平 △[10]　○ 仄 仄　仄 平
镜　。
△[11]

【注释】

[1] 篆缕：香炉中的烟升空如篆字形状。

[2] 芳草王孙：汉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3] 糁（cǎn）：细碎物。此作动词用。

[4] 瞢（méng）腾：朦胧，迷糊。

[5] 镇：久。

[6] 殢（tì）酒：病酒。

[7] 忺（xiān）：高兴。

[8] 倩（qìng）：请人替自己做事。

[9] 瓶沉金井：唐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喻情爱断绝。又喻音信全无，南朝齐释宝月《估客乐》："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10] 枉教人句：传说五代吕岩《梧桐影》诗："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11] 鸾镜：饰有鸾鸟图案的妆镜。

【评析】此词以一女子的口吻，述说相思之苦。上片着重描绘女主人公的慵懒、恹恹无聊的情态，下片则写她所以慵懒、恹恹无聊的缘由。上片的环境是暗淡的，静滞的。炉烟袅袅，已到中午时分，华丽的厅堂里静悄悄地，这些都突出房中唯有一个"醉沉沉"的佳人在。她在想着情人，然而情人行踪不定，不知到了哪里。"杨花糁径"，是暗用典，指情人未归。《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又宋苏轼《少年游》："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显然作者用的是后者句意。由于醉沉沉，她打了个盹，迷迷糊糊醒来，醉眼朦胧地看到了帘外的暮春景色，花红已残，象征着佳人也因为要在等待与企盼中老去而自怜自惜。她久久地沉浸在百无聊赖中，任云鬓散乱，没有兴致梳理。"自伯

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词上片的结句即从《诗经·卫风·伯兮》中化出。下片首句“江南旧事休重省”，点明她与情人在江南有过一段风月史。“休重省”是不忍去重省的意思。自别后，她也曾到处托人打听，但无结果；托人传信，也无人可托，恐怕也无处可以投寄，这与上片“芳草王孙知何处”相呼应。“月满西楼”，可知她一整天都处于苦恋之中。“依旧归期未定”，推想起来，情人临别时曾约定过归期，后来过了归期未归，又曾推迟过回来的日期，但是现在又过了约期，而且连信息也全无了。这更使她六神无主，相思难耐了。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依然盼呀等的，但终究不见郎骑白马来，叫人立到更深夜静。五代和凝《江城子》词：“斗转星移玉漏频，已三更，对栖莺。历历花间，似有马蹄声。”人家的等待，还有希望，听到了马蹄声，可是词中的女主人公简直要绝望了，嘶骑最终仍未出现。她感到寂寞，独对鸾镜，照见自己因苦思而憔悴的面容。青春渐老，残红春透，这愁字怎么了得。词中的女主角声吻哀婉，絮絮而谈；她善良、温柔、对爱情有着执着追求，使人非常同情，也有点感到可怜。

【说明】《贺新郎》，又名《金缕衣》、《贺新凉》、《金缕曲》、《貂裘换酒》、《乳燕飞》、《风敲竹》等。排比宋人所作《贺新郎》，于平仄、句读出入较大。如此词之上下片第四句“芳草王孙知何处”，“月满西楼凭栏久”中连用四个平声，多数人如此填（而且下片第四句也作“平仄平平平平仄”），但也有一些人不这样填。又如“枉教人、立尽梧桐影”，也常可作不必顿开之一句。此取较相似句读之词，可平可仄略加斟酌而定。词的上下片除首句不同外，其余句式、韵脚全同。一百十六字，上下片各六仄韵。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云：“大抵用入声韵部者较激壮，用上、去声韵部者较凄郁，贵能各适物宜耳。”

春风袅娜游丝

〔清〕朱彝尊

倩东君着力[1]，系住韶华[2]。穿小径，漾晴沙。正阴云
仄 平 平 ● 仄[1] 仄 仄 平 ◎[2] 平 仄 仄 仄 平 ◎ 仄 平 平
笼日，难寻野马[3]；轻飔染草[4]，细绾秋蛇[5]。燕蹴还低[6]
○ 平 ○ 平 ● 平[3] ○ 平 ● 平[4] ● 仄 平 ◎[5] 仄 仄 平 平[6]
，莺衔忽溜，惹却黄须无数花[7]。纵许悠扬度朱户，终愁
平 平 ● 仄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7] 仄 仄 平 平 仄 平 仄 平 平
人影隔窗纱。
平 仄 仄 平 ◎

惆怅谢娘池阁[8]，湘帘乍卷，凝斜盼、近拂檐牙[9]。疏
○ 仄 ● 平 ○ 仄[8] 平 平 仄 仄 ○ 平 仄 仄 仄 平 ◎[9] 平
篱罥[10]，短垣遮[11]。微风别院，好景谁家。红袖招时[12]，
平 仄[10] 仄 平 ◎[11] 平 平 仄 仄 ● 仄 平 ◎ ○ 仄 平 平[12]
偏随罗扇；玉鞭堕处，又逐香车[13]。休憎轻薄，笑多情似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13] 平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
我，春心不定，飞梦天涯。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仄 平 ◎

【注释】

[1] 倩（qìng）：借助。东君：日神，此指春神。

[2] 韶华：春光。宋周邦彦《蝶恋花》词：“韶华已入东君手。”宋葛立方《雨中花》：“拟倩游丝，留住东君。”

[3] 野马：指浮动的云气，语出《庄子·逍遥游》。

[4] 颸（sī）：凉风。

[5] 绾（wǎn）：缠绕。秋蛇：喻游丝。

[6] 蹴（cù）：踏。

[7] 黄须：指花蕊。雄花蕊色黄，细长如须。

[8] 惆怅句：唐温庭筠《更漏子》：“香雾薄，透帘幕，惆怅谢家池阁。”谢娘，指所钟情的女子。

[9] 檐牙：屋檐上翘起像月牙的建筑装饰。

[10] 罥（juàn）：挂。

[11] 垣（yuán）：墙。

[12] 红袖句：五代韦庄《菩萨蛮》词：“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

[13] 香车：指女子坐的车。五代张泌：“晚逐香车入凤城。”

【评析】游丝是蜘蛛或其他昆虫吐出来的丝，它飘浮在空中，轻灵悠扬，细细的，柔柔的，粘粘的，拂去还来。虫与蜘蛛经常吐丝，但在我国的旧诗词中，它总是与春天联系着；又因为它的质性与谐音关系，常被比作情丝。这是首咏游丝的诗，内容也不外乎春与情。游丝是飘动的，所以词在写法上是尽量使游丝活化、拟人化。上片词一开头，作者就想请游丝借助春神的力量，将春光挽住。然而游丝是自由自在的，它到处飞扬，穿过小路，在沙上晃来晃去。这时阴云遮住了日光，游丝离开晴沙，去追逐云气去了。春风又绿芳草，它又依偎到绿草上去。一忽

儿，它又飘荡在空中，燕子见了，去踩它，它就向低空飘去；黄莺儿见了，去啄它，它却溜走了。后来还惹了一身的花粉。以上所写，总还离不开物，游丝四处乱钻，沾花惹草，都是依附在景物上。这其实不是单纯地写游丝，而是通过游丝的触觉——如果它有触觉的话——去写春天，赞美春光。接着笔触便转到人事上来，并使上下片联成一气。先是外围，游丝飞到朱门大户旁，隔着窗纱向里“窥望”。它看到了纱窗里的人，里面的人当然也看到了它，这春天的衍生物，而且快要接近春天尾声的衍生物，于是窗里人不免引起迟暮之感，所以“惆怅”起来。窗里人卷起湘帘，向外凝视，游丝立即飞上檐牙。这一连串的“小动作”，作者写来，笔致轻灵悠忽之极。清人陈世焜评此词说：“风鬟雾鬓，若有若无，极尽此题之妙。”大概就是指此而言。接下去作者写游丝一忽儿挂到竹篱上，一忽儿撞上矮墙回廊，一忽儿飞进别的院落，一会粘在了佳人的罗扇上，一忽儿又粘上了美人的香车。总之，游丝不像上片那样在景物上晃来晃去，而是与人，特别是与美人沾惹上了。这是作者的本意所在。最后作者归结到自己，说别嫌恶游丝轻薄，因为这春光太美了，春天太短促了，人在这迷人春色中尚且把持不定，心猿意马，春心荡漾，何况是游丝呢？实际上游丝本是无情物，词中写游丝的依恋，其实是写人在春色播弄下心的蠢蠢欲动。

【说明】《春风袅娜》，宋冯伟寿自度曲。一百二十五字，上下片各五平韵。上片第三、第四句（“穿小径，漾晴沙”），第九、第十句（“燕蹴还低，莺衔忽溜”），下片第四、第五句（“疏篱罥，短垣遮”）用对仗。下片第八、第九句与十、十一句（“红袖招时，偏随罗扇；玉鞭堕处，又逐香车”）也用对仗。又，上片“正阴云笼日，难寻野马”两句，冯伟寿词此处作上三下六一句（“倚红阑、故与蝶围蜂绕”）。此调这里注的可平可仄据冯词校定。

多丽西湖

〔元〕张翥

晚山青，一川云树冥冥。正参差、烟凝紫翠，斜阳画
仄平◎ ●平〇仄平◎ 仄平平 平平仄仄 〇〇●
出南屏[1]。馆娃归，吴台游鹿[2]，铜仙去、汉苑飞萤[3]。怀
仄平◎ 仄平平 〇平〇仄 〇〇仄 ●仄平◎ 〇
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尊酒慰飘零。自湖上、爱梅仙
仄平平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 仄〇仄 ●平平
远，鹤梦几时醒[4]。空留得、六桥疏柳[5]，孤屿危亭。
仄 ●仄仄平◎ 平平仄 ●平〇仄 〇仄平◎

待苏堤、歌声散尽，更须携妓西泠[6]。藕花深、雨凉
仄平平 平平仄仄 ●〇〇仄平◎ 仄平平 ●平
翡翠；菰蒲软[7]、风弄蜻蜓。澄碧生秋，闹红驻景，采菱
●仄 〇〇仄 〇仄平◎ ●仄平平 ●平仄仄 ●平
新唱最堪听。见一片、水天无际，渔火两三星。多情月
平仄仄平◎ 仄●仄 ●平平仄 平仄仄平◎ 平平仄
，为人留照，未过前汀。
●平〇仄 ●仄平◎

【注释】

[1] 南屏：山名，在杭州南。

[2] 馆娃：馆娃宫，春秋时吴王夫差为西施所筑宫馆，遗址在今江苏吴县西南灵岩山上。吴台：姑苏台，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其邻长洲苑，是围猎之所。

[3] 铜仙句：汉武帝于神明台上作承露盘，立铜人舒掌接甘露，和玉屑饮用，以为可以长寿。三国魏明帝时，下诏迁承露铜人至洛阳。

[4] 爱梅二句：宋初诗人林逋，居于杭州孤山，不入城市二十年，妻梅子鹤。

[5] 六桥：杭州苏堤上六座桥：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6] 西泠：桥名。在杭州孤山。

[7] 菰蒲：水生植物，俗称茭白。

【评析】这是一首即景赋咏、流连光景之作。开首几句，用淡淡的色彩勾勒湖上景色：暮霭沉沉，青山隐隐，四围树色幽深。晚烟把一切染上了青紫的色调，唯南边的南屏山峰上，犹存一抹斜阳，留下了几许明丽。这里作者运用了明暗对比的手法，画出了湖上的光景。然而江山永恒，人事代谢，当此暮色苍茫之际，“江晚正愁予”，不由得作者思发怀古之幽情，想起昔日苏州馆娃宫一带，当吴王夫差全盛时期，是何等的热闹。帝王嫔妃醉生梦死，但不久之后，西施出走，姑苏台上一片冷清清景象，野鹿出没。又想起当年汉武帝为求长生，铸造金人捧露盘，曾几何时，铜人被迁走，昔日繁华的汉苑荒芜冷落，流萤飞度。就拿眼前的杭州来说，当年林逋隐于孤山，妻梅子鹤，一时传为佳话，如今风流云散，人去山空，只剩下六桥烟柳，几座荒岛，几个废亭，冷清地伫立在晚风斜日中。作者怀古抚今，深深地感到世事如梦，扑朔迷离，不可捉摸。念天地之悠悠，望故乡而不见，湖海飘零，感慨万千，他只得浊酒一杯，以消愁肠。下片对上片而言，是时间的顺延，写西湖的夜景。这时苏堤上歌声散尽，人们携妓向西泠走去。荷花在夜气中呈暗红

色，深碧的荷叶经过雨打平添了几分凉意。微风过处，菰蒲摆动，欲立蜻蜓不自由。世界是这么宁静。澄澄秋夜，年光偷换，唯有这欣欣向荣的荷花留驻着即将逝去的良辰美景。采菱人儿悠扬的歌声传来，那么婉转，那么动听。接着作者又将目光投向远处，但见水天一色，几点渔火一闪一闪，闪烁在沉沉的暗夜。不久，云破月来，流光徘徊，照耀人间，如有无限依恋之情。全词以船的行进作为视角的转换（此词原有题“西湖泛舟夕归，施成大席上，以‘晚山青’为起句，各赋一词”），因此词中写景多变，就像摄像机似地不断切换镜头，有时推近，有时拉远，将西湖秋日傍晚至晚间的景象一一映现出来。细微时，连蜻蜓弄风的细小画面也被放大特写；拉广角时，南屏一角夕阳、六桥烟柳、两三星火，都隐隐约约。但是词中夹入一段怀古文字，写得那么感伤，似与全词基调不大相称，有因文造意之嫌。

【说明】《多丽》，又名《绿头鸭》、《跨金鸾》、《陇头泉》等。《填词名解》云：“《多丽》，张均妓名多丽，善琵琶，词采以名。”有平仄韵两体。平韵者一百三十九字，上片七平韵（上片首句也可不叶韵，则为六平韵）；下片五平韵。上片第五、第六句（“馆娃归、吴台游鹿；铜仙去、汉苑飞萤”），下片第三、第四句（“藕花深、雨凉翡翠；菰蒲软、风弄蜻蜓”）例作上三下四句法，并宜对仗。上片第七、第八句（“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下片第五、第六句（“澄碧生秋，闹红驻景”）均宜对仗。上片第三句以下至上片结束与下片句式、平仄同。

附录一　词林正韵

第一部

平聲
一東二冬三鍾通用

東涷蝀辣通蓪侗恫狪㴔𨋍同童僮侗曈瞳銅峒桐橦絧罿艟筒筩穜董潼烔衕鮦鷾犝㼧酮氃㼿籠櫳礱嚨曨朧襱巃瓏礲瀧龔龐蓬芃篷韸髼輽蒙幪濛雺朦矇饛鸏蠓懜譹怱聰蔥轗繱驄葼騣鬉豵猣鯼螋椶稯緵㚇樅艐䡯叢藂潨洪葓篊紅鴻魟虹訌渱烘空箜崆倥悾崆涳公工功攻釭玒蚣翁螉嗡豐酆灃僼麷風楓瘋馮渢堸瞢儚嵩崧娀菘充珫恾祪流終螽𧕟戎駥狨絨茙崇漴中衷忠忡沖盅翀蟲爞沖隆癃窿𨻶霳融瀜彤雄熊弓躬躳宮穹芎窮藭

冬零彤憹䶈農噥癑憹儂膿蕽鬆宗棕賨悰琮淙鬃

鍾鐘彸妐忪鈆舂摏踳惷䲨衝憧鱅慵茸穟毧氄媶蜙淞凇樅鏦瑽摐縱蹤松從蠮丰荃蜂鋒桻烽峯封崶葑逢縫傭邋重蝩龍蘢醲濃襛穠饕容鬠褣庸鄘鎔鏞槦榕蓉溶墉瑢鱅鰫螪跫恭龔供共珙匈胷凶詾汹邕廱雝雍噰饔灉癰顒禺喁鰅蛩䂬邛筇

仄聲
一董二腫一送二宋三用通用

上聲

　　董董蝀懂侗桶恫動𠯁峒䆍攏琫玤㻙俸唪菶埲蠓曚
矇懵幪捅總鬆傯𥠪𤞍菘𩫨𤠝嗊孔空汞蓊霿滃螉塕𧯇𩌂䬐
　　腫種踵尰冗氄𣯶竦悚愯聳駷捧冢湩寵隴壠甬埇勇
踊慂俑衜湧蛹洶詾恐拱珙鞏栱𥑮擁壅

去聲

　　送凇糉傯緵㚇鯼䡯凍涷棟蝀痛洞峒詷㑞恫弄哢齈
濃哄鬨控䲵空貢贛𩔜玒戇贛𥐻幪霿夢瞢賵諷鳳眾霿糉嗊
中仲
宋綜統𧭈𠯁湩
用俸縫葑縱瘲頌誦訟從種踵重緟恐供拱共雍灉壅

第二部

平聲
四江十陽十一唐通用

江茳豇扛杠矼釭腔椌跫降缸洚邦梆垹龐髼逄尨厖駹蛖䴛哤雙艭雙䉶㺹窗摐鏦淙潀樁幢撞瀧

陽暘煬揚徉佯洋錫瘍颺楊鴹羊垟禓芳妨方坊肪祊枋鴋蚄房防魴亡忘望宋鋩襄緗纕瓖驤相廂箱蘘瀼湘鑲蠰瑲鏘將槍蹌斨牄嗆鶬將漿蔣醬詳祥烊庠翔牆檣戕嬙薔商觴傷殤湯謪螪昌倡閶猖菖鯧鶬章彰嫜璋墇漳樟麞常裳嘗徜償鱨鸘穰禳鬤攘懹纕瓤瀼躟勷霜孀驦鸘創瘡愴莊妝裝奘牀張粻漲蔏倀膛餦長腸場萇良量糧粱梁涼凉颹蹤騄娘香薌鄉膷麘羌蜣薑韁姜僵灃橿韁蠷強繮央殃鞅鴦鉠泱秧霙怏王惶餭徨匡筐恇劻眶狂狅

唐餹堂塘溏篖棠䧯鎕螗螳碭當禟璫鐺簹艡湯蕩鏜郎廊閬哴踉浪崀硠琅鋃蒗筤稂榔榔狼駺蜋囊蠰幫㨍彭滂雱磅旁傍膀芒茫邙蘉吂桑喪騷倉蒼滄鶬臧臟牂藏穅康慷岡剛鋼綱亢犅迒崗卬昂駉棡航杭行桁翃吭頏蚢汪尪㡆荒慌肓𥁕幌統光洸胱桄黃皇媓遑徨惶喤鍠瑝璜簧篁餭煌堭隍潢湟艎凰騜鱑蝗鷬

仄聲
三講三十六養三十七蕩四絳四十一漾四十二宕通用

上聲

講港耩㓺項䍖棒玤蚌

養癢瀁膥象像橡潒橡蟓奬蔣槳兩緉裲魎鞅怏鞅柍強鏹仰搶愴想羕掌爽騻塽敞鷩廠僘響嚮享饗蠁繈襁丈杖仗昶壤穰攘賞仿紡鶭罔網惘蛧輞昉倣瓬枉往暀怳謊長上俇迋

蕩盪崵璗簜黨讜灙曭欓儻倘惝朗硠閬曩灢榜膀蒡莽霶漭鏻蟒莽顙嗓磉褬蒼駔髒沆吭慷坱泱盎晃幌滉愰慌恍廣潢

去聲

絳降洚巷糉戇幢幢撞

漾恙樣恙養咩煬颺訪放舫妄忘望相醬將匠鴎餉向曏唱障嶂瘴尚上讓壯裝創愴狀帳脹漲粻悵暢鬯韔仗長杖諒亮喨醇飃量兩緉釀鄉旺王迋況貺誑

宕踢碭儻盪蕩當擋浪哴埌謗搒傍蹗喪葬藏臟吭行桁亢抗伉閌炕盎醠曠壙纊桄

第三部

平聲

五支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五灰通用

支枝肢紋衼禔梔卮只氏赦鳷吱眵騷施葹絁弛釃籭褷欐吹炊差鹺嵯衰匙鍉垂陲倕兒唲痿斯廝澌凘虒鷉螔榹雌貲訾髭媊觜紫疵玼骴茈隨隋知蜘腄箠摛螭魑黐痴馳篪池褫鬌錘甀離鸝蠡麗縭褵羅罹蘺籬樆醨灕璃驪孋𧕍鵹劙穲羸披帔陂罷碑錍詖皮疲郫糜醾縻蘼靡卑庳裨俾椑萆箄陴埤脾紕彌瀰鸍移栘匜椸褫簃扅酏暆蛇迤祇岐歧伎蚑軝芪蠵隳窺規摫覊羈奇畸掎剞犧羲嚱曦巇攲崎觭踦𧌒碕奇騎錡埼漪猗椅宜儀鸃㕒涯崖為溈鰞麾撝虧媯隗逶委蜲萎危

脂祗泜砥鴲隹鵻騅錐尸鳲蓍師篩獅鰤螄衰榱鴟推蓷誰蕤緌浽私綏雖濉咨資齎姿粢齍澬醶呰茨瓷胝追絺郗秖墀坻遲菭蚳椎槌鎚䊌梨蔾犁黧蜊棃纍藟蘲樏嫘尼怩呢

狔夷姨洟痍彝鮧蛦惟維唯遺濰蠵帷伊咿蛜飢肌机軀騩耆鰭鬐祁葵馗逵夔騤戣巋丕邳伾岯秠駓魾悲毗比琵枇笓貔魮阰紕眉嵋湄楣葿篃黴麋郿蘪

之芝菑緇輜錙淄鶅鯔詩邿蚩媸嗤颸時塒蒔鰣漦而髵洏胹陑栭輀鴯鮞思偲罳緦篵絲司蕬玆孜孳孖仔滋嵫鶅鎡鰦耔詞辭祠慈磁鷀兹鹹癡笞治持釐氂艃貍梩飴頤宧台眙怡貽詒僖嬉嘻禧熙嘻欺僛姬期基箕其萁醫噫疑嶷觺其期棋旗琪堪綦萁蘄淇祺麒騏鵋蜞

微薇溦霏菲馡妃斐裶騑非誹斐扉緋飛肥腓淝甚痱機鐖禨幾譏饑璣磯鞿歸希稀俙欷唏梯鵗暉輝揮翬徽褘翬煇徽衣依譩威葳媁蝛沂溰巍犩祈頎旂畿圻蘄韋違幃闈圍幃

齊臍蠐檳西棲粞撕嘶犀妻萋淒凄霋悽齎躋擠齏氐低磾鞮羝梯緹鵜題嗁提媞禔綈褫蹏醍隄稊荑銻鶗騠蟌鯷蕛泥鸍黎瓈藜雞稽乩笄谿鸂螇醯兮奚媛傒蹊鼷榽嵇谿鷖瞖毉翳鷖鷖倪齯覘輗鯢霓蜺麑猊郳圭閨窐邽袿鮭奎刲攜蠵蠵觿畦酅篦棍鎞幌猩椑批鈚砒鼙玭迷麛

灰虺虺恢詼悝魁盔隈椳崴煨緭偎傀瑰櫰回徊洄槐茴桅嵬磓追搥堆鎚鎚椎推蓷積頹雷儡礨欙挼毸崔隹催摧漼桮胚坏醅抔阫裴徘培掊毰紑陪枚梅莓媒禖脢玫鋂煤

入聲作平聲

室鞚實石祏碩鼫射湜殖埴植食蝕溼十什拾入褶悉膝蟋昔惜席蓆夕汐錫裼晳析淅息熄習襲隰聖唧疾嫉蒺積脊迹鯽籍藉績寂即緝葺輯準集怭佖泌苾弼佛鷩逼幅愎踾窒挃銍帙秩姪隻擲躑職織陟稙直犆值吉戟激擊極亟褲棘急給級及笈蝨赫嚇格覈翮核劾黑獲畫或惑的適嫡蹢甋鏑滴菂逖籊狄敵踧迪覿滌笛荻翟賊鰂蟹

仄聲

四紙五旨六止七尾十一薺十四賄五寘六至七志八未
十二霽十三祭十四太半十八隊二十廢通用

上聲

紙砥坻只咫枳軹疻弛豕侈哆誃恀姼是諟氏舐爾邇躧䩚屣簁纚蓰釃襹揣捶箠錘菙絫蘂蕊徙壐此佌泚紫茈訾呰批魮髓瀡靃觜惢褫豸廌阤杝邐柅祢旎䣲酏迤企跂跬頍綺觭碕掎踦剞技妓倚旖輢齮裿蟻錡艤頠姽硊䳰委婑萎蔿噅薳闟毀燬烜檓郈頠垝詭祪鮠桅蛫跪俾髀鞞箄庀仳蚍婢庳弭濔敉羋瞇彼被埤靡孊靡蘼紫

旨恉指厎矢視水死姊秭兕黹雉滍履柅壘累㠥藟蘽樏漯誄耒唯壝瀢癸揆几机麂跽洧鮪巋軌簋匭晷宄厬氿鄙嚭秠否痞圮美眯匕比妣秕疕

止趾址沚畤芷祉齒茝始市恃耳駬珥滓笫胏史使駛士仕柹戺俟涘枲葸子仔耔梓似巳祀姒耜汜圯苢徵恥峙跱痔塒里理俚娌悝裏李鯉梩以已苡矣唉喜蟢嬉起屺杞芑己紀巹擬儗薿譩你

尾娓亹斖梶斐蜚悱朏菲誹匪篚棐榧豨唏狶豈蒈蟣幾機扆顗螘䞿偉煒暐韡葦瑋緯韙虺卉鬼磈

薺鱭穧洗姺濟泲擠米瀰陛邸氐疷底柢詆抵觝弤砥阺體涕緹醍弟娣悌遞禮醴澧蠡鱧禰嬭泥昵秜啓棨綮垷晛視

賄悔傀嵬塊瘣匯廆猥椳痿琲浼每痗漼璀皠罪辠腿磊瘰礧櫑蕾儡餒婑

入聲作上聲

質鑕礩騭蛭窒挃銍隻摭蹠炙職織陟執汁失室釋適
奭襫螫識飾式軾拭濕叱尺赤斥敕飭鷘悉膝蟋昔腊惜舄磶
錫裼晳析淅蜥息熄七漆戚鏚慼鼜磩緝葺輯楫戢聖積襀脊
蹐迹績勣即喞稷鯽必畢饆觱滭珌韠蹕篳鉍蓽泌飶苾辟襞
甓碧壁甓逼匹僻癖澼擗劈筆北詰蛣乞泣吉拮姞佶訖吃戟
劇屐激擊亟襋棘急給級汲芨一壹乙鳦瑟璱颸蝨澁迄汔隙
郤綌檄斅闃吸潝的適嫡蹢靮鏑滴樀菂踢惕剔摘闃鶪殈測
惻德得忒慝塞則黑克剋刻國

去聲

寘忮觶翅啻施豉鯷惴吹瑞倕睡諉鞿屣賜刺莿庛胾積漬觜柴眥智詈離縋槌錘硾甀累嫘易貤施袘椸企跂蚑縊螠恚觖戲寄徛芰騎輢倚踦義議誼為餧委偽譬臂襞避比帔賁詖陂跛髲被骳

至摯贄懥礩鷙織嗜視示謚二貳樲出帥率四肆駟泗柶次佽髮絘恣自邃粹睟誶祟翠醉檇遂燧鐩隧襚旞璲繸檖篲檖穗萃顇悴瘁地致質疐躓輊懫屎緻稺稚治遲雉鵗利痢涖颲膩墜懟類禷淚蘱肄勩廙棄遺壝蜼悸痵季巋咥器冀覬穊驥洎蔇暨懿饐噎劓位尉喟愧媿餽匱樻簣蕢饋畀庇鼻庳寐祕秘毖閟鞁泌邲贔轡柲濞淠備奰㷈糒犕媚魅篃

志誌識痣幟試熾埴饎侍蒔時餌珥咡刵胾鶅椔駛使廁事笥思伺寺嗣飼字孳置值植吏異食憙亟記忌惎誋意檍薏

未味費髴黂芾沸炥誹濆屝跸厞費翡狒蜚餼塈愾熂黖摡氣嘅既溉衣毅胃謂㥜媦緯渭鮹彙蝟諱卉湋貴尉慰畏罻蔚瑋霨魏犩

霽濟擠隮穧細壻些切砌妻嚌䣢懠劑齊薺媲睥閉薜謎帝諦嚏楴蔕螮締替剃揥涕裼屜薙弟第悌娣髢睇遰遞禘棣杕麗隸儷戾悷盭䬆颲沴蛠棙莀荔唳泥𧧝系繫係褉盻殢契鍥睽脊計繼髻薊檵蛣医翳繄嫕殪曀堅瞖蘙齸詣栺羿睨堄霓慧惠蕙橞蟪繐彗嘒暳嚖桂罣趹

祭際穄傺歲繐脆蕝彗轊篲世貰勢掣滯制製晣猘淛

誓噬筮逝澨稅說涚帨餟涚毳竁橇贅惙汭芮枘蜹餲瘞鷁愒
揭猘罽瀱瀱偈衛躗躛劌橛蹶鱖滯墆墆例厲礪禲勵犡蠣糲
綴餟曳拽袣裔詍濊栧渫洩睿銳蓺藝槸囈蔽鷩潎敝幣獘弊
獙袂

貝鯆茷梖狽娧蛻駾兌酹霈沛旆昧沬味韎最會繪璯
譮翽噦濊儈會襘膾獪廥澮旝檜薈憎霫外

隊霨薱憝錞逮瑇對碓敦退纇擂耒內背褙輩配妃佩
琲背悖焙邶妹痗黴瑁秣碎誶倅淬焠啐睟綷潰嬇讃繢蕢誨
悔晦醋塊憒磑

廢袚櫠肺吠茷乂刈鳺薉穢鱥濊喙

入聲作去聲

日衵馹入廿蜜宓蔤謐密覓冪塓汨栗慄溧飃篥歷靂
瀝礫瓅皪鬲轢櫪靋瀝櫟力立粒笠苙逸佚佾軼泆溢鎰一壹
乙逆益嗌齸繹襗醳掖腋亦奕弈帟懌歜射譯驛嶧埸液易蜴
役疫惄溺鷁艗鷊匿惬弋杙翼翊翌妷億憶臆抑醷域淢罭棫
蜮緎閾揖挹熠邑浥悒裛唈劇屐勒肋扐泐墨默冒纆

第四部

平聲

九魚十虞十一模通用

魚漁於箊淤虛驉歔噓嘘墟袪阹胠魼袪居据椐裾琚車腒渠鶏蕖蘧籧鐻璩磲醵胥湑糈諝蝑疽蛆雎狙趄沮岨麆苴且罝徐蔬梳疏綀書舒紓瑹初菹諸藷櫧礑蠩鋤耡駔蜍如茹洳駕豬瀦攄摴樗璕除儲躇滁篨蒢臚閭廬櫚潤驢袽帤余予歟礜妤悇與旟餘畬萸璵狳騟維鱮芧嶼

虞禺愚娛澞嵎隅蝺鰅喁于迂盂釪竽雩玗杅汙訏吁盱昫姁哻紆靬陓雽宇區嶇驅摳軀鮬拘軥朐跔俱駒岣鮈痀絇劬癯躣衢瞿氍鸜枸敷藪莩麩稃桴艀孚俘紨罦郛蚹枹鳺琈痡膚趺夫鈇玞柎鳺扶符苻芙莧夫泭梟蚨鈇無毋蕪巫誣幠璑鷡廡礁須鬚需繻嬃蕦趨諏輸毹愉萸樞芻朱邾絑珠侏袾硃㑳膢殊銖殳洙茱雛儒濡襦繻嚅醹鱬孺株誅跦蛛鴸姝貙踰廚蹰幮慺婁蔞鏤漊瘻俞逾渝愉覦窬牏瑜貐榆楰臾腴瘐揄歈諛褕騟羭蝓犄

模摹謨膜嫫獏鋪逋晡餔蒲蒱酺匍蘇穌酥麤租徂殂阼都闍瑹稌徒途塗酴鍍荼圖屠瘏酴駼駼鷵菟盧罏鑪壚顱矑嚧櫨纑瓐瀘艫轤蘆鱸鸕奴孥帑駑砮笯胡乎壺瓠葫瑚餬糊醐弧湖狐猢鶘孤辜姑酤沽觚柧菰呱橭罛鴣蛄枯刳鮬骷呼謼滹嫭吾吳鼯鋘珸梧鼯蜈䮏烏洿杇鎢嗚鄔陓窏浮

入聲作平聲

斛縠槲鵠鶻濮幞僕暴曝瀑匐孛艴勃浡渤蔟鏃族蹙顣踧緎牘讀讟黷嬻犢髑匵櫝瀆獨篤督毒纛突伏服復紱茯輹複鵩佛咈怫茀坲孰熟塾淑蜀蠋屬襡鸀贖術述秫朮逐柚軸舳蓫躅育棛鬱菀蔚熨續藚俗局跼倔掘玉聿遹霱潏繘鷸驈兀扤杌矹舤核

仄聲

八語九噳十姥九御十遇十一暮通用

上聲

語齬圄圉籞籞敔許滸去蚨舉莒筥椐巨拒秬柜距虡鉅詎炬歫稰糈醑湑蝑苴疽敘序緒醧漵嶼鱮咀沮跙所阻詛俎楚齭礎齟暑鼠黍蟋癙鸒渚杵處墅紓抒汝籹茹貯著衧楮褚宁佇苧紵杼羜呂膂旅侶女與予蕷

噳麌俁傴噢嫗詡喣昫欨煦姁栩訏蛡齲踽矩椇枸豿窶羽禹偊雨宇鄅瑀撫柎拊弣甫府俯腑脯黼簠斧蚥莆頫父輔鬴釜腐秿武舞侮嫵憮膴廡墲碔甒鵡取聚數籔主炷麈豎裋樹乳醹黈拄柱縷褸僂謱嶁漊簍蔞庾斞愈瘉瘐窳楰貐

姥莽牡普溥浦補譜圃簿部䪁祖珇組睹賭堵土吐杜莊肚魯虜鹵櫓艣怒弩砮努砮虎琥滸苦簬古詁鼓瞽股賈盬蠱罟牯羖估酤户怙祜婟扈鄠岵簄楛雇隖鄔潟五伍仵迕午缶否母某畝

入聲作上聲

屋剭沃鋈兀杌屼哭酷嚳窟矻縠轂谷告牿梏骨汩愲滑淈卜撲醭速餗藗樕蔟簇禿鵚福腹複幅輻復蝠輹葍馥拂刜髴弗韍黻紼紱茀坺肅夙宿飌蓿鷫驌蹙顣蹴菽叔俶縮謖蹜束祝粥粥竹竺筑築燭屬囑矚瘃斸矗畜慉觸歜蓄旭勗頊洫麴曲苗屈詘倔裾匊掬踘鞠鞫籲菊鵴掘獝橘郁澳隩燠噢薁鬱蔚熨篤督粟剶卹恤賉戌促趗足卒

去聲

御馭魰語飫醧棜瘀菸淤去據倨踞鋸鐻据遽醵絮覷狙怚沮疏詛爼助麆恕庶處翥署曙薯茹洳著箸除宁慮鑢櫖女豫預譽與轝礜澦蕷鸒

遇寓禺嫗傴煦昫酗姁呴傴屨鞻約句瞿蒟懼具埧俱颶芋雨裕諭籲覦赴訃仆付傅賦附坿祔跗賻駙鮒蚹柎務婺霧鶩騖娶趣足聚戍輸注註炷鑄黈蛀疰鼻咮樹裋澍孺數駐軴邁住屢

暮慕募墓怖鋪布佈步捕哺餔酺素訴愬愫泝塑嗉措厝錯醋作祚阼胙妒妬斁蠹秅兔吐度渡鍍路輅賂璐露潞簬鷺笯怒護濩頀嫭婟瓠互枑冱沍韄謼庫袴胯顧雇詁故固錮酤痼汙惡杇誤悟寤晤捂迕忤婦負阜副富

入聲作去聲

木沐霂楘鶩目睦繆牧苜穆没歿祿漉盝琭簏麓摝醁轆肉辱蓐褥縟溽鄏入六陸稑蓼戮錄籙綠碌淥騄菉律繂葎率育毓昱煜鬻堉彧稶郁澳燠欲慾浴鵒玉獄蔚聿遹矞霱繘鷸驈勿物岉沕訥肭

第五部

平聲
十三佳半十四皆十六咍通用

佳街膎鮭鞵褑厓崖涯睚捱牌篺崽簏簁釵差靫柴祡
萐

皆偕階楷稭湝喈鶛蝔揩緒挨諧骸乖懷櫰槐淮齋豺
儕排俳埋霾膪

咍開該賅垓陔峐荄絯豥痎咳孩頦鰠侅哀唉埃焥皚
獃驝胎台邰鮐臺儓駘擡苔薹篒炱能來徠秾猍萊崍騋鯠䚡
鬛顋毸猜偲哉烖栽裁纔才材財

入聲作平聲

白帛舶鮊宅澤擇襗檡藫翟獲臒砉湱剨畫劃嫿嚍憴
蚱舴塞

仄聲
十二蟹十三駭十五海十四太半十五卦半
十六怪十七夬十九代通用

上聲

蟹解獬澥解矮枴罫擺罷買嘪䳮灑躧韃纚廌豸嬭攋
駭絯駴豥鍇楷緒挨騃

海醢愷凱塏闓鎧嘅改胲亥閡欸靉僾倍痱采採綵彩
寀棌宰載在茝待迨殆駘𩰚怠紿篙乃鼐

入聲作上聲

　　率帥倅蟀櫛迮窄蚱舴咋責嘖幘簀摘謫拍魄珀劈百伯迫柏瓸檗擘拆皴策册栅測惻客喀揢克剋刻格挌骼觡隔膈膈革搹鬲槅嗝砉浕剨虢潚馘幗摑嘓硅蟈索溹摵揀愬瘷捒側仄昃莿崱色嗇穡濇嬙

去聲

太泰汰忕帶大賴賚癩瀨籟柰奈蔡縩害蓋丐藹餲靄壒嗑瀗艾鴱外

　　懈廨嶰邂解隘搤嗌派粺稗賣曬攦瘥衩債呰眦

　　怪蒯蕢簣喟塊壞瀤聵戒誡介价界犗玠疥衸屆魪芥械薤瀣骱齘欬拜湃憊韛糒肦韎鎩殺瘵祭

　　夬獪澮快噲駃譮籉餲敗唄邁勱休寨囆啐蠆蠆

　　代岱黛袋逮埭隶玳靆貸態戴襶徠睞賚耐鼐褦塞簺賽再載縡菜埰縩在慨愾嘅欬鎧溉摡槩愛僾薆靉曖璦礙閡

入聲作去聲

陌佰貊貃貘驀麥霢脈覛墨啞額詻客厄阨搤軛鞷搦

第六部

平聲

十七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文
二十一欣二十三魂二十四痕通用

真禛昣桭甄磌鷏侲振袗稹縝申身娠伸呻紳柛瞋嗔辰晨宸臣神人仁辛新薪莘親津璡秦蓁繽賓矉檳濱蠙頻顰嚬嚬嬪蠙蘋瀕民份彬玢邠豳貧珉岷閩旻緡泯珍甄陳塵鄰嶙粼磷潾璘瞵轔麟驎獜獜鱗燐紉因姻諲歅禋絪氤緸裀茵陻闉湮駰磹寅夤螾巾銀珢誾狺垠嚚

諄惇肫春純蒓蓴醇錞淳焞鶉脣漘紃犉撋瞤荀詢恂洵郇峋珣逡踆皴皴遵鷷旬巡循馴紃揗屯迍窀杶椿輴鶞倫綸掄淪侖棆輪艑鯩匀畇沟鈞均贇頵蝹筠玓囷菌箘麕

臻搸榛溱蓁莘姺侁詵甡駪

文紋玟駁汶鳼聞蚊雯芬雰棻紛棻衯分饙汾枌鼢棼賁蕡濆轒豶焚蕡墳幩羒豮頒氛虋翂雲云芸耘妘郥澐澐紜沄員耘篔煴氳緼馧蝹韞熏薰纁曛獯醺臐勳葷焄煇君軍皸羣裙

欣炘訢昕殷慇斤筋勤懃慬芹虓齗听

魂餛渾煇獐緷昆褌崐琨錕蜫鯤騉鵾温轀豱緼瘟蒕昏婚惛閽棔涽坤髡奔賁鷶歕噴盆湓門捫璊璊樠麇孫猻搎蓀飧村尊罇存蹲袸敦墩弴暾燉啍屯沌飩庉豚臀炖囤論崙磨

痕根跟恩吞

仄聲

十六軫十七準十八吻十九隱二十一混
二十二很二十一震二十二稕二十三問

二十四焮二十六圂二十七恨通用

上聲

軫診疹眕鬒黰賑䪴袗紾縝畛稹矧哂腎裖㢠忍訒櫬儘盡藎牝臏螾泯黽笢愍憫閔憫敏黽紖靷緊引縯釼蚓磌隕殞霣湏愪窘菌箘

準蠢惷鬊䲠僔盾吮楯輴笋簨隼尹允鈗駀狁

吻腗抆刎忞忿魵粉黺憤弅坋鼢惲藴褞轀緼醖搵

隱濦磤檼㶏㶏謹堇巹槿瑾齔近瘽听

混渾緷焜棍梱閫壼悃捆綑衮緄輥蓘滾錕鯀穩本畚笨橁犇㵴損忖刌撙噂蓴鱒囤盾沌遯腯

很詪懇墾齦

去聲

震賑振侲娠袗鬒慎㢠刃帄仞訒認軔牣儐鬢殯擯信訊卂迅阠汛晉縉搢璡進燼贐藎櫬襯儭酳鎮瑱疢趁陣診吝躙獜藺允靷輴菣印釁僅覲瑾廑墐瘽饉殣憖

稕諄舜蕣瞬鬊順閏潤峻陖濬浚駿稄俊儁晙餕晙駿鵔餕寯殉徇

問聞紊絻抆汶忿魵糞拚瀵僨奮分坋運暈餫緷韗鄆韻䳫訓熏捃皸郡窘醞慍煴緼薀

焮靳近隱檃㥯近

圂慁溷惛困搵頓諢奔噴歕坌悶巽潠遜寸焌鐏捘鐏瘔頓敦鈍遁腯論嫩

恨艮硍饐

第七部

平聲
二十二元二十五寒二十六桓
二十七删二十八山一先二仙通用

元原源邍沅嫄騵縓羱杬榞黿蚖袁爰援媛園垣轅湲猿暄喧諼諠萱壎貆晅咺鴛鵷蜿寃怨眢捲韈言攑軒掀騫鞬犍鞬翻旛幡繙番反藩樊蕃轓煩繁緐袢璠礬墦蹯膰燔蠜笲蘋蘩樠璊圈

寒韓邗汗翰犴預鼾看刊靬干乾肝竿杆玕皯安鞍豻跚珊姍餐殘單禪殫丹簞癉鄲灘攤嘆嘽幝壇檀彈癉瘅驒驔鱣闌讕欄蘭襴瀾糷難

桓梡完丸峘洹汍紈綄芄莞萑脘皖歡讙驩貛寬髖官倌冠觀棺剜岏刓潘拚般槃盤般蹣胖鞶瘢鞶磐磻蟠瞞漫謾樠顢鬗蹣墁曼槾饅鏝濅鰻酸痠霰鑽攢欑穳欑耑端褍稨鍴觛湍煓團剸慱摶漙鷒檲鱄鸞鑾巒欒轡羉圝孌

删潸關瘝擐彎灣樽蠻還環鐶鍰寰闤轘澴鬟䴉圜姦菅顏豩班斑頒般鬝鴔玢攀眅蠻鸞鬘

山疝訕潺虥孱僝孅斕閑憪嫺覸癇騆鷴堅慳鬝閒艱蕑黰殷鰥綸頑

先跣千阡芊箋韉錢濺諓戔前騚邊籩萹編楄鯿蹁褊胼骿軿駢眠顛巔癲驤滇天鋋田佃畋填闐軥磌鈿沺年蓮憐零堅肩銒鳽豜鰹肩牽岍汧蚈枅賢弦絃舷礥煙燕咽湮妍研趼涓蠲鵑稍睊蜎鞙狷鋗駽弲玄懸蚿淵藊

仙鮮鱻鸐蹮秈鮮襈遷韆櫏簻煎湔鬋媊涎錢羶扇煽

燀嘽饘旃栴氈鸇禪嬋蟬然邅驙鱣脡綖梴纏躔廛瀍蠯連謰
聯漣鏈槤嗹鰱甄嗎嫣延埏筵綖䘰鋋蜒漹焉焉蔫鄢愆褰騫
攐搴乾虔犍揵鍵揵鞭箯篇偏痛媥扁翩便平媥楩緜棉芇㮌
鸇宣揎詮銓拴痊佺悛駩絟筌縓荃鐫旋還鏇璿璇漩嫙全牷
泉穿川專顓鱄甎篿剸遄篅船壖瑌椽傳攣沿鉛櫞捐鳶緣嬛
儇蠉嬛娟悁員圓勬卷桊棬權拳瘃惓觠踡婘棬䅌彃蜷鬈

仄聲

二十阮二十三旱二十四緩二十五潸二十六産二十七銑
二十八獮二十五願二十八翰二十九換三十諫三十一襇
三十二霰三十三線通用

上聲

阮沅宛婉晼踠裷鞔鞔琬畹苑菀蜿遠咺愃諼晅烜綣裷圈卷𢥠攇𧐚犍揵楗齴巘甗蹇倦匽偃隁堰郾褗鶠鼴鰋蝘反返皈飯笲鳻晚挽娩

旱睅罕厂熯侃衎笴稈散繖傘饊饡趲瓚亶澶坦但袒誕舶繵蜑嬾讕

緩捖澣綄梡莞盌捥款窾管琯盥痯逭脘滿懣觧伴拌算篹纂纘酇欑短裋斷疃緞卵暖餪

潸㻞蝬撰籑赧戁僩憪撊皖皖綰捾版板蝂鈑阪魬

產摌犍嵼汕滻剗鏟弗孱醆琖棧輚㟞戲限簡襉柬揀眼

銑洗㳠跣毨姺栰扁匾緶藊辮艑晪典腆覥怏淟殄餮蜓沴抰顯韅蜆晛繭襺蠒峴晛犬蜎呟狷羂泫鉉琄鞙駽鋗

獮鮮燹癬蘚淺翦揃戩諓媊鬋籛譾踐俴餞選巽雋吮闡幝嘽燀顫饘善嫸膳墠墡鱓蟮鱔舛喘荈膞剸鱄輭碝蝡譔僎褊諞惼梗緬愐勔湎沔辨辯免俛勉冕展襢輾蕆邅輦謰璉轉篆瑑臠變遣繾演衍縯戭黃蠶蜓蠉沇駛兗蹇謇攓搴褰鍵件嵃瓛讞卷㟨捲

去聲

願愿遠瑗媛楦券桊綣勸圈怨獻憲建健楗鍵堰甗膚販畈飯萬万曼輓蔓獌

翰輚騂豻悍汗瀚扞釬垾閈靬漢暵厈看侃衎旰盰幹蘚骭榦澣按案岸頇喭犴繖棧散粲璨燦奻贊讚饡襸趲瓚酇旦疸舶鴠炭嘆憚但彈爛瀾欗瓓讕難

換逭喚奐煥渙貫冠觀祼悺痯館瓘爟灌鑵盥鑽鸛惋腕婉玩翫半姅絆靽判泮洋沜畔叛伴縵幔輓漫墁攢篹蒜竄攛爨鑽鍛斷碫彖椽段斷緞亂亂偄

諫晏暥騴鷃嚥雁贗慣丱患宦轘繯槵豢犍襻眅慢嫚謾訕汕疝鏟棧輚戲綰彎篡

襉閒覵澗潤莧幻扮盼瓣辦袒羼

霰先蒨茜綪倩篟薦荐洊荐袸殿唸瑱電殿奠甸畋佃鈿淀澱靛闐填練鍊湅揀楝蕑晛見現韅俔蜆見宴讌醼咽嬿燕硯趼豣縣眩炫袨衒泫絢眴睊睊罥鋗遍片麪瞑眄巘湎綻駽

線箭鬋濺煎餞羨賤選潩線漩旋鏇繖嫙扇謆煽蝙戰顫繕禪膳嬗擅單墠剸釧穿圳堧饌譔僎撰膳纏邅輾碾囀轉傳瑑戀衍延莚涎譴掾緣彖蝝絹狷悁彥喭諺甗讞瑗援媛褑院鍰楥眷睠豢倦便面偭變卞汴弁抃忭玣

第八部

平聲

三蕭四宵五爻六豪通用

蕭簫箾櫹蟰飉蠨熽貂雕鵰刁琱彫凋芀船鯛祧庣挑恌朓絛迢跳佻髫齠調鞗條苕岧蜩鰷鮡怊聊膋暸嘹飉僚寮寥遼撩嫽憀料敹廖鐐繚橑簝漻潦熮墩鷯蟟驍梟蟂澆膮嘵憢蹺蹻幺怮纱堯嶢垚僥蕘嬈

宵消霄颾逍痟綃銷硝翛猘揱魈簫橾焦燋蕉膲椒嘫雥鐎蟭醮鷦樵憔譙猋飆剽標摽杓幖熛蔈篻旚瞟髟漂嫖傈鷅飄謤彯螵瓢薸鑣儦瀌穮麃苗描貓燒弨昭招釗韶軺玿饒橈蕘超颭朝鼂朝潮遙媱傜繇飆窯鰩銚姚搖謠愮陶鷂褕洮瑤猺窕鮡珧蓔要腰邀褄喓葽鷅翹荍鴞妖夭囂枵歊獢藃驕憍嬌鷮簥撟矯喬僑嶠橋趫蹻轎蕎蟜

爻肴姣誵殽筊崤淆交詨教咬膠艽轇郊嘐茭蛟鮫鵁敲磽墝虓哮烋痻顤窅坳凹聱謷磝包胞苞脬抛泡庖炮咆跑匏鞄茅媌罞蝥梢艄捎髾鞘弰旓䘯夔筲鮹蛸譟鈔訬璅罺抓巢轈啁嘲颲鐃呶譊怓撓猇

豪毫號嘷濠壕蒿薅尻栲高皋羔膏餻橐韟篙槔咎鏖敖遨翺摮慠嗷熬嶅鏊鼇鰲螯鷔鷘獒璈褒袍毛髦髳氂旄芼酕騷搔繅臊鱢鰠溞艘颾慅篙操糟遭曹嘈褿槽艚漕螬傮刀魛忉舠饕叨慆詜絛韜弢艘滔駋陶綯淘濤飌掏逃翿錭鞀醄詾咷萄桃檮綯騊蜪幬勞嘮澇牢簩醪撈蟧癆猱獶

入聲作平聲

學鷽嶨嶨嶨壆剥駁爆雹骲襮鰒瓝愽髆餺搏鎛欂泊薄簙箔礴鉑亳樸朴撲粕泥籗濁濯擢戳鐲灂縛皭嚼杓芍汋著噱醵臄矍鐸度愎剫踱喥澤昨酢鑿柞笮筰怍鶴貉涸穫鑊濩臒蠖騺

仄聲

二十九篠三十小三十一巧三十二皓

三十四嘯三十五笑三十六效三十七号通用

上聲

篠𥕐謏鳥蔦寫朓篠窕挑掉嬥了繚衦瞭憭嫽舠醪釕蓼壉裹嬝嫋嬲嬈皛漻杳窅窈騕葽窔鷕磽曉膮皎皦璬筊繳恔僥

小悄剿勦少沼紹佋袑擾繞遶趙肇晁兆垗旐駣翴狣鮡絩溔舀夭殀麇矯撟敽憍譑蹻蟜鱎褾縹醥篻摽鬃膘鰾眇渺淼藐篎秒杪表殍

巧絞狡攪筊鉸姣佼咬拗曉齩飽鮑骲鞄卯泖媌昴茆稍炒訬爪瑵笊抓獠

皓嵪昊顥皓皡浩灝鎬鄗鰝好考薧拷栲杲縞槀菒槖笴槁媼燠襖懊寶葆鴇堡保褓抱蓩媢芼嫂燥埽草懆慅早蚤璪澡璅繅繰棗藻皁棹造倒擣禱島幬討套道稻纛老恅轑橑蕯栳潦澇腦惱瑙

入聲作上聲

覺角捔桷搉榷較珏腳蹻屩殼轂慤确埆矍攫躩钁玃卻恪渥喔齷握幄約葯剝駁爆朔數槊削齪捉斮穛穱斲琢焯椓掿卓踔倬諑啄涿灼勺酌妁彴斫著浞鷟碏趞皵鵲爵雀爝鑠爍綽婥謔託橐柝拓魄籜飥博髆襮搏鎛索捽鎍錯逪作鑿柞膗郝壑嗃熇各閣惡堊廓鞹擴漷郭椁彉

去聲

嘯熽弔釣糶眺覜頫越調掉銚蓧藋跳嫽璙嘹料鐐廖尿竅叫䠷噭徼窔

笑肖鞘峭悄哨俏帩醮釂皭僬爝勦噍誚少燒照詔邵劭饒繞召燎療獠鷯燿曜耀鷂要褸嶠轎勡剽僄漂彯驃票妙裱廟

效傚斆恔校孝磽教覺校較窖珓挍絞靿崾袎詏樂豹㩧爆儤趵窌炮礮皰靤鉋泡貌稍鈔抓笊罩趠踔櫂橈淖鬧

号號耗好犒靠誥告郜膏槁奧隩燠懊傲奡鶩報暴虣醻帽冒瑁耄眊媢鶋芼艒噪燥譟懆操造慥糙竈躁漕到倒韜套導翿纛焘盜悼蹈勞嫪潦

入聲作去聲

嶽岳樂鸑藥躍礿瀹爚龠籥鑰約犖洛酪落絡珞樂烙駱雒末沫抹秣莫幕漠瞙膜摸瘼寞鏌弱蒻若箬芍略掠謔虐瘧矱嫮諾惡咢噩咢諤愕鄂崿蕚鍔鶚鱷

第九部

平聲
七歌八戈通用

歌哥柯牁菏珂軻訶呵阿娿疴何河荷苛莪䄉哦娥峨峩鵝俄蛾睋娑抄髿些莎桫蹉瑳搓磋傞艖醝鹺嵯瘥䑘嵳差鬌艖多他拖駝佗馱驒沲鮀鼉沱陀迱跎袉酡紽羅蘿籮饠灑欏囉邏鑼䊇鱺那儺哪虌難挪

戈過鍋緺喎科窠薖蝌髁倭渦窩和禾吪訛囮波番碆頗坡陂婆鄱皤摩磨麽魔蓑莎桫梭莏娑髿唆趖魦矬痤銼垛䅳詑牠堶羸騾螺㼈鑹挼韡肥瘸伽茄迦

入聲作平聲

學濁躅濯擢鐲蠲佛縛孛勃誖浡渤埻焞餑鵓曷褐髺鶡鶡鶴合郃盒盍闔嗑榼溘活越豁濊䵵括穫鑊跋拔犮魃軷鈸茇博泊薄箔鑮礴餺亳杓鐸度昨酢鑿筰怍

仄聲
三十三哿三十四果三十八箇三十九過通用

上聲

哿舸笴菏哦可軻坷荷閜旖椏婀我硪騀左䶪哆夠瘴拕㐌柁舵砢攞邏娜那㩟袲橠縒傞娑瑳鬌

果裹輠蜾顆堁敤火禍夥婐姽跛駊播簸頗叵麼鎖瑣脞硰坐朵綵垜鞢鬌䅳埵妥㛢惰嫷墮隋鰖祼卵羸蓏

入聲作上聲

璞朴扑粕數齪浞捉琢掾卓啄涿曷餲遏閼頞惡喝猲渴瘍葛割藹轕各閣閤合軩鴿蛤抹活括聒适栝鴰郭豁濊涸藿曜霍癨闊斡揞臒朧撥跋襏鉢鱍茇膊搏撮錯繓攥作掇剟裰咄脫棁索廓擴

去聲

箇个個呵呼坷齣賀餓䶴些磋蹉左佐作癉馱大邏那
過裹貨課髁堁和涴臥播譒簸皤破頗磨摩剉莝銼挫
侳蔢座坐梀剁唾蜕惰媠挼懦糯縛

入聲作去聲

末袜沫抹秣莫幕漠膜摸瘼寞鏌捋剟洛酪落絡樂烙
弱蒻若箬諾惡堊咢噩諤愕鄂崿蕚鶚鱷

第十部

平聲

十三佳半九麻通用

佳涯娃哇洼媧緺騧蝸蛙

麻蟆葩舥巴蚆豝芭笆鈀疤爬杷琶耙些嗟罝嗟邪斜奢賒車硨遮奓謶闍佘蛇荼沙砂髿紗裟鯊叉杈差靫艖槎齇戲楂渣溠髽查㢒楂爹檛撾侘秅䆛蒢茶拏詉笯摣耶𦴘琊鄒揶茀椰遐蝦鍜霞赮瑕騢碬鰕蕸煆谺岈呀閜嬃嘉加家珈袈跏痂瘕枷迦笳葭茄豭猳㾑鴉椏丫啞牙齖芽枒衙華驊鷨蟬划譁花誇夸荂姱胯瓜抓窊窪汙呱靴

入聲作平聲

豩掘撅橜镢臀月穴揭竭碣傑桀搩伐罰垡閥瞂筏乏䪥柎怛妲靼闥撻達沓黵諳踏遝涾騔樆蹋闒篛滑猾拔䟦耋絰凸跌迭咥垤軼瓞昳牒楪諜喋揲疊𧟌堞蝶鰈艓蹀纈襭擷頁頡蹩撇瘪別絶蕝舌折涉哲徹撤轍蟄輒雜䨣磼閘插霅喋睫婕捷誱協叶勰裌脅愶挾俠洽袷峽狹硤焓祫狎匣柙押恰

仄聲

三十五馬十五卦半四十禡通用

上聲

馬瑪把笆寫瀉且姐灺捨舍撦者赭社惹若喏灑鮓槎䋾姹野也冶下夏廈閜賈斝假蝦瘕檟椵掅啞婭雅㾏踝髁鮭鮭髁咵寡䆉簉剮瓦打耍那

入聲作上聲

闕闋缺厥瘚劂蹶蕨蟨玦觼觖決抉訣譎駃鴂歇蠍猲血泬威嚇熁噌揭羯偈謁喝髮發法薩薩撒趿靸鈒馺颯卅闥撻達澾獺塔嚃漯榻塌遢葛闒戛秸恝夾裌袷甲胛乞札扎紮蚻劄八朳殺煞鎩歃翣啑箑萐霎察臿鍤插瞎呷評刮刷屑糏薛褻媟契洩躠楔燮躞切竊妾唼節癤接楫鐵餮驖帖怗貼挈契蛣客篋愜怯結桔拮潔鍥孑頰筴鋏莢劫撆瞥嫳雪蕝橇設攝葉韘歙掣轍徹撤澈浙晣折哲蜇讋慴摺褶啜拙棁茁輟惙畷剟說鼈鷩別姶罨帀咂噆答搭踏褡嗒笈恰搯

去聲

卦挂註罣畫絓

禡罵䣕帊怕霸壩灞靶弝欛杷罷卸瀉蝑借唶謝榭褯躤藉舍厙赦騇柘蔗炙鷓射麝貰嗄詐笮溠乍蜡咤奼詫侘秺夜鵺偌暇下夏罅嚇駕架價假嫁幏稼亞婭啞稏欸訝迓齖砑庌華摦樺鱯話化跨胯窊踈掿汊杈衩

入聲作去聲

月刖軏越鉞曰粵樾蠘狘悅閱襪剌辣揧拉搚臘蠟鑞邋擸末帓袜沫抹秣劼刮鬜軋猰鳦比䲡押壓鴨厴茁刷妠納衲搻軜涅埕篞捻苶齧闑臬隉蜺嵲孽蠥櫱糵聶鑷躡顳蔑懱巁瞜篾蠛滅熱若爇吶列烈洌冽裂蛚茢鬣獵躐劣踚鋝埒拽葉鍱饁業鄴

第十一部

平聲

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十五青
十六蒸十七登通用

庚賡更秔羹鶊坑硎亨脝行衡珩桁蘅橫黌觥祊騯浜磞泙烹澎彭輣棚膨蟛盲蝱撐瞠棖振鬇兵平評坪枰苹明盟鳴生甥笙牲狌鼪鎗槍鐺傖京荆驚麖卿擎勍黥檠鯨迎英瑛霙榮嶸瑩禜兄

耕鏗摼硜牼娙甖甇嚶鸚鶯櫻譻莖宏閎紘鋐翃泓訇渹鍧轟琤錚爭箏狰崢鬇丁橙瞪儜薴獰繃怦姘伻砰弸甍萌甿氓

清精晶菁鶄蜻睛旌箐餳情晴觪騂并栟名洺聲征正鉦怔鯖成郕城誠盛晟禎貞楨檉赬蟶呈程酲裎跉令盈楹嬴嬴瀛籯籯輕鑋甖嬰纓攖瘿營塋濴傾瓊煢惸縈焭

青綪星惺醒篂腥猩涄甹荓簈俜瓶軿屏萍箳帡冥顬幎銘溟蓂螟丁釘玎疔仃叮虰聽廳汀綎桯町庭廷亭停渟婷霆莛鼮蜓桯靈零泠伶竛聆鈴玲醽鄙齡囹瓴櫺舲軨苓笭羚鴒翎蛉寧嚀鸋經涇馨蛵形刑硎型鉶陘郢邢娙熒螢扃坰駉

蒸烝脀承丞繩憴乘澠塍鱦升昇陞勝稱偁仍礽陾艿冰掤淜砅凭憑馮繒鄫驓橧嶒甑噌徵癥僜澄懲陵淩凌輘踜綾崚菱鯪庱碐蠅膺應鷹鷹鷹凝興礸兢矜殑

登燈毲簦鼟騰滕謄縢縢縢藤籐騰籐稜楞能崩朋鵬堋棚鬅傰薨僧鬙增曾憎罾矰層曾竲揯緪鮔恒峘薨肱弘鞃

仄聲

三十八梗三十九耿四十靜四十一迴

四十二拯四十三等四十三映四十四諍四十五勁四十六徑四十七證四十八隥通用

上聲

梗哽鯁骾綆埂杏荇礦猛艋蜢打炳浜冷丙昺怲蛃邴秉病皿省眚瘤影璟景璥境儆警檠永憬暻囧詠

耿幸倖悻黽黿繩

静靖婧阱猙靚省惺渻箵篂請井整逞騁裎悜領嶺袊頸癭郢梬潁穎頃餅鉼併屏

迥泂炯絅詗褧熲侗婞脛涬謦虌剄頩竝茗嫇酩溟冥醒頂奵鼎酊珽脡侹頲町鋌挺艇梃娗莛濘薴

拯癥庱殑洸

等肯

去聲

映敬璥曒竟獍鏡更𧝴硬行絎橫孟蜢倀偵幢幀柄怲炳病命瀙慶競儆檠迎詠泳縈瞢

諍迸倗

勁輕敻詗摒併聘娉性姓婧凊倩浄瀞穽靚請聖正政証盛偵遉鄭令

徑經涇陘剄罄磬虌謦脛瑩瀅暝瞑艴矴釘訂飣定頲聽庭定錠奠甯佞濘

證烝勝稱乘賸甸甑襘凭瞪淩孕媵興應凝

隥嶝磴鐙凳墱鄧蹬膡堋懜癮蹭贈亘絚

第十二部

平聲

十八尤十九侯二十幽通用

尤疣郵訧休庥咻髹貅鵂烋丘蚯惆鳩朻求裘俅絿仇叴逑毬捄觩頄鼽釚銶球賕艽朹牛懮優憂瀀麀耰怮蚴呦由揄卣遊繇猶猷悠攸滺油櫾槱輶庮鮋蝣蝤儵莜輈啁譸盩侜鵃抽妯瘳儔躊幬裯紬綢疇稠籌檮留遛劉懰瘤鏐旒斿琉裗硫榴流瀏飀騮駵鶹鷚蟉鎏脩羞滫鱃秋鞦萩楸鶖湫鰍鱃愀揫䶒啾楢囚泅鮂酋遒蝤收荍犨周賙州洲舟婤翢鯈酬詶魗柔揉蹂鶔搜廋蒐鄋叟鎪颼溲搊掫篘謅鄒鄹陬緅菆棷騶媰娵愁不鴀紑浮涪桴芣烰罘蜉謀眸侔牟麰矛鍪蛑蟊

侯猴鍭喉餱篌謳嘔歐漚區甌鷗彄摳鏂瞘軥鉤句枸韝冓溝鞲褠篝抔瓿棓踣掊裒涑諏鯫鯫兜偷婾頭投骰婁樓廔塿僂髏慺謱褸軁摟簍蔞貗螻

幽泑彪滮淲樛朻糾鬮虯璆繆

入聲作平聲

叔倏祝翢粥孰熟塾淑婌蜀蠋贖逐妯柚軸舳

仄聲

四十四有四十五厚四十六黝四十九宥五十候五十一幼通用

上聲

有右友栯朽糗九久玖韭臼舅萏咎懮酉牖羑誘卣槱
琇莠缶否婦負阜蝜萯滫醙酒湫首手守帚歸醜受授綬壽蹂
揉溲醙獀鯫肘丑杽紂柳罶懰綹瀏鄦轃紐忸鈕扭狃杻
厚后後郈呴吼犼口叩扣敂釦耇詬詢玽垢苟笱狗枸
毆嘔偶耦藕掊剖蔀部培瓿錇母拇踇畝某鵡牡莽姆叟瞍嗾
廋擻藪籔趣棷走斗抖陡蚪姓黈鋀鉰塿嶁嘍艛簍彀
黝怮眑岰泑蚴糾赳朻鬮蟉

入聲作上聲

宿莤叔倐俶縮束祝喌粥竹竺筑燭

去聲

宥又右佑祐侑酭痏囿齅糗救究疚灸厩舊柩鮥狖鼬
褎柚櫾副覆仆富鍑復秀琇繡鏽宿僦岫袖就鷲狩守獸首臭
咒授綬壽售輮蹂肉瘦蓶篕綉甃嬦皺驟僽晝味畜胄宙籀酎
溜霤廇餾塯窌瘤糅狃
候堠郈逅後鍭鱟詬后厚詬吼蔻寇扣釦冓構遘覯媾
姤購句彀雊韝瞉搆漚軀戊茂楙袤懋瞀姆務貿霋漱嗽嗾湊
輳鏃腠楱蔟奏走鬭豞透豆餖脰逗酘竇窬荳讀漏陋鏤嶁耨
譳
幼柚剌踈螑謬繆

入聲作去聲

肉辱蓐褥縟溽鄏六陸勠戮僇朒恧衄畜

第十三部

平聲

二十一侵獨用

侵駸浸綅心杺祲梫尋鐔鬵灊潯鄩燖樳鱏深斟鍼箴
瑊葴諶忱煁湛壬任妊紝鵀森槮蓡穇琴滲摻篸簪岑涔梣踸
砧椹琛賝郴沈霃莐犺魷林箖臨琳霖淋痳淫霪蟫愔窨音陰
黔瘖喑吟崟歆廞欽衾嶔今金衿襟禁琴擒庈黚芩檎禽

仄聲

四十七寑五十二沁通用

上聲

寑浸鋟梫寖罧蕈審諗瞫淰魫沈腍嬸瀋枕甚葚訦飪
稔恁衽荏棯痒潹稟品踸朕黱賸黮廩懍凜錦噤唫顠澿飲怎

去聲

沁浸祲瞫枕甚倂姙任衽紝鵀恁滲槮讖譖揕鴆臨菻
賃禁僸襟妗噤澿紟妗蔭廕醅窨喑飲深瘮搇吟鐔蕈森

第十四部

平聲

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二十五沾二十六咸二十七銜二十八嚴二十九凡通用

覃譚潭橝蟫𧽯鐔䃪醰曇壜蕁貪探耽酖妉湛眈婪嵐南男楠諵毿鬖㥏參驂篸鐕撍蠶嵅䤆黭唅蜬龕堪戡弇淦含函頋頷涵錎䈄蜬諳䳺媕䛳醃盦庵菴啽

談郯惔倓痰餤錟𤯌聃儋擔甔藍籃襤三慚塹蚶憨坩甘𪎌泔柑疳坩苷酣邯甝魽笘蚺

鹽檐櫩𨶑閻阽譋棪厭饜銛纖綅孅襳摻暹䨮殲瀸籤簽僉憸鋟尖漸熸蘄爓潛灊鬵燂燖苫痁襜幨詹瞻占沾蟾薝鶅噡棎撏髯䛁袡枏霑覘廉帘匳䭑鐮蠊簾黏䬯炎淹閹崦𥞘䶢噞嶮箝拑靲鉗鈐鍼黔黚羬砭

沾添䃸髺甜餂恬湉鬑磏鮎拈醶謙兼縑鶼𥻓蒹䍊鰜嫌

咸諴鹹函輱䱤蝛葴瑊椷緘䮄喦碞攕摲讒儳纔饞𩏪毚獑詀喃

銜監剷礛嵌巖礹衫縿彡髟杉芟欃攙巉嶄鑱劖獑

嚴巖䪜杴薟忺欦㢛嵁醃腌

凡帆颿芝

仄聲

四十八感四十九敢五十䟴五十一忝五十二儼五十三豏五十四檻五十五范五十三勘五十四闞五十五豔五十六㮇五十七驗五十八陷五十九鑑六十梵通用

上聲

感礤灨鱤坎惂輡轗欿壈顑頷顩撼菡蛿晻黤黭唵闇醃糝槮慘憯噆黲寁歜魿黕眈衴紞禫肬盬嗿禫髧糫醰嘾窞黮霮莟壈轗湳罯

敢橄噉澉槧鏨嵌膽礸黵皭菼緂毯裧啖澹淡憺覽擥欖灠

琰琰剡焰扊棪黶檿魘擪襝檿厭醶塹憸漸磛蘄閃潤睒覢陝颭冉姌染苒箅柟謟斂蘞澰蘞險嶮譣玁獫槺顩隒鐮檢撿臉儉芡奄弇掩揜罨裺閹媕晻渰崦醃貶窆

忝餂銛點玷簟㐣稴溓淰鰜嗛歉慊

儼曮嬐广噞鹻埯

豏獥槏減鰜㶖黯摻撕斬瀺嶃湛

檻艦轞謩槧闞獵黤

范範笵範犯錽

去聲

勘轗憾琀唅顑篏紺黚淦贛暗闇喑謲叅馱鴆僋撢探醰

闞瞰嵌憨三暫鏨蹔擔甔憺啗淡澹賧睒濫爁醶纜爁

豔焰焱鹽灩厭饜魘愶俺塹槧瀸漸閃㷼掞襜韂譫占贍髯覘

㮇醓忝店坫點痁墊唸玷磹稴念総酓礆僭瞥

驗釅噞鹻窆砭斂殮瀲瀲瀲脅欠劍

陷臽錎鮎鏥醮站賺

鹽鱀譀鑑監敢懺撕鑱

梵帆泛汎氾埿

第十五部

入聲

一屋二沃三燭通用

屋剭䵝熇瞉哭㱿縠㱻㝅𡫸㱾谷谾𥤠斛㪌嚳槲瀫卜濮轐嶫樸蹼纀韄撲扑墣醭穙朴僕暴瀑蝶匐木沐霂毣桼鶩蚞速遬餗㻿涑蔌樕螮觫簌蔟簇瘯磔鏃嗾族禿誘挩鵚牘讀讟黷嬻犢殰髑匵櫝瀆瓄隫獨騔祿录漉盝琭碌簏簶麗麓𥌒娽摝角鱳樚轆鹿騼螰福腹複幅輻復蝠蕧鍑鶝輹榀覆葍蝮蕧伏虙服㚆紱茯琫鞦箙栿棴洑菔馥鵩鰒目睦繆牧坶苜穆肅夙宿潚艏攄橚蓿礵鷫翿驌鱐蹙顣蹴踧噈䙘菽叔儵倏鯈鮛俶琡祝㳃粥柷孰熟塾淑肉衄縮茜謖蹜琝矗竹竺筑築茿蓄畜滀搐逐妯柚軸舳蓫䋧蚰六陸稑蓫蓼輆勠戮騋鯥蝰朒恧育毓昱煜錥鬻緖楠蛸淯堉畜慉𦬕匊掬踘鞠蜘鞫鵴菊𥈋鵴鵴彧稢郁澳燠噢薁鵃栯國

沃鋈鵠嗃礐熇臛嗃歊嗃酷焅硞嚳告牿梏郜襮爆鏷轐雹鞄㳅褻篤督毒蓊纛碡北

燭屬噣矚纗蠋束倲觸歜斶蜀蠾屬韣鐲欘贖辱蓐褥縟溽鄏粟剽促趣數足哫續藚俗幞瘃斸欘孎豕梀亍躅錄籙逯綠淥醁騄菉欲慾浴鋊裕鵒旭勗頊曲苗㣋臼挶葷局跼駶侷玉獄

第十六部

入聲
四覺十八藥十九鐸通用

覺角捔桷榷較傕玨瑴㱿謞滈嗃毃㲉搉慤確礐埆學鷽嶨澩礐确渥媉偓喔齷握幄嶽鸑剥駮駁爆鸔璞樸擈颮𥐘雹曓懪鰒暴邈貌眊毣藐朔數槊搠𢱢㮶娖齪擉捉浞灂汋鷟篧斵琢椓㧻卓倬逴諑啄涿濁躅濯擢戳鐲鸀鸐靃搦犖礐躒

藥躍𨇤禴瀹爚龠籥鑰𩋄蘥濼鸙𧓌蘥縛削揱碏踖皵鵲猎䱜爵雀皭嚼爝鑠爍灼焯勺酌妁彴禚斫犳趵斮綽婥杓彴汋弱嫋鄀蒻若箬渃芍著逴躇婼臭蓋略掠蛶謔卻腳屩噱醵蹻臄約葯箹虐瘧籰玃䢲矆彏戄𧬐躩彟矍攫钁䂄貜鸜臒䂄嬳䃕

鐸度㡯剫踱喥澤託橐柝拓托跅魄擇襗馲飥洛酪落絡輅珞硌樂挌烙轢駱鸔鮥雒洛諾博傅髆餺襮𥜞搏薄鑮鎛爆猼欂膊粕膊泊薄簙箔礴鉑亳莫幕漠塻暯膜摸瘼寞鏌索捽颾褬錯㫬作柞昨酢鑿筰䋏怍㸲岝鶴貉涸皠臛鰝鄗郝壑嗃謞熇矐恪各閣格惡堊咢噩齶諤遻鄂崿碍蕚㓵鍔鶚鱷穫鑊濩鑊檴擭䨼爃霍藿擢癨廓鞟㨯擴𠿕郭椁彉蠖鑊艧陌

第十七部

入聲

五質六術七櫛二十陌二十一麥二十二昔二十三錫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二十六緝通用

質鑕劕咥桎樻礩眰郅隲蛭躓失室叱實日衵馹率帥蟀䘹悉膝蟋𧝞七榛漆堲嚱蝍喞疾嫉槉蒺𧩼必畢罼饆觱滭滭珌彃韠蹕覕鮅縪蓽匹鴄邲怭佖飶苾鉍駜蜜宓謐筆弼佛密沕滵蔤榓窒庢挃銍螲抶咥秩紩帙袟姪㹶栗慄瑮搮溧凓𩗩篥鷅暱昵㥾尼逸詄佚佾軼泆溢鎰䮚妷欯佶恄咭詰趌劼蛣吉拮郆洁狤一壹肸姞佶鮚乙鳦颮扢汩耋垤獝

術述沭秫出卹恤賉訹戌珬蛂卒啐崒踤捽誶怞窋茁逫罬黜詘跊怵术律繂葎膟率壘聿遹趫矞霱燏潏繘鴪鷸蟠驈鱊橘蕎

櫛𣟅瀄瑟璱蝨

陌袹貊貘驀拍魄霸珀百伯迫柏瓸佰白帛舶鮊磔搩坼拆㡿宅澤擇檡蠌蹃搦垎輅赫嚇㦷客喀格佫挌骼觡茖鵅蛒啞額頟詻峉謋砉湱剨虢㶁𧬖擭矆嚄濩碧索迮窄岝筰蚱舴唶虩隙郤綌戟蕺劇谻屐逆

麥霢脈覛蘗檗擘副繴䌟棟摵愬涑策筴册栅措責嘖幘簀賾鰿摵槭摘讁覈滆翮核隔䈑膈革鬲槅嗝厄阨餩搤扼軛䝈嗌虉鳽䩹畫劃嫿繣澅獲馘漍幗摑嘓蟈虢䂸

昔腊焟惜舄磶蕮猎潟皵刺磧踖積襀膌脊蹐嵴迹鶺蟦鯽席蓆夕穸汐籍耤藉瘠塉釋適奭襫螫尺赤斥隻摭蹠跖炙石祏碩鼫射擲躑益嗌睪繹襗𧝝醳掖腋亦奕弈帟懌斁射譯驛嶧埸圛燡液易蜴役疫辟躄襞壁僻癖澼擗辟闢

錫裼緆晰晳晰析淅蜥戚鏚慼鼜磩績勣寂壁霹劈甓覓黖冪幎鼏髆汩的弔適嫡蹢靮玓甋鏑滴樀菂啇逖逷趯踢倜惕剔鬄狄敵踧迪頔覿糴滌笛籊荻翟妯歷壢靂癧嚦躒曆

礫瓅皪鬲轢櫪靂瀝濼瀝藶櫟惄溺檄鬷覡闃赦喫激擊礊獥鷘噭譤鷊霓艗虉闃狊鼳鶪溴郹殈瞁

　　職織膱樴蘵蟙識飾式軾拭絉杙寔湜殖埴植食蝕側仄昃稄洓色嗇穡濇測惻畟萴息熄鄎即稷陟稙敕飭鷘直犆幯值力芀匿愝弋杙翼翊翌廙妀釴瀷黓蝛瀷殛亟極襋棘蕀僰赩蘦億憶臆繶抑醷檍虉極嶷薿鬻域蜮淢罭棫蜮鵴緎閾魊洫侐堛畐稫副愊逼楅幅湢愎稫

　　德得忒慝特螣勒肋扐仂泐玏北菔匐踣墨默纆蠌艒塞墄則賊鰂鱴蠈刻黑克剋刻勀或惑國冒

　　緝葺咠諿輯霵韐卌鈒嗅潗湒稓檝習謵襲褶漝霫隰鷚騽鰼簹集濕縶執汁十什拾入廿澀戢濈䩯縶蟄立粒鉝笠苙䅃湆簫揖挹熠煜吸諳歙翕搙閤潝嬆噏泣湆急伋給級汲芨跲及笈邑浥悒裛娋唈厭岌圾

第十八部

入聲

八勿九迄十月十一没十二曷十三末
十四黠十五舝十六屑十七薛二十九葉
三十帖通用

勿物岉沕芴拂刜髴岪袚艴趇茀霈弗不韍黻紱綍紼怫柫沷颰沸佛咈彿第坲炥屈詘鶌蝠猖跙緆屈厥劂𧡪倔掘裾榴崛鬱菀蔚熨爩䖇灪罻

迄肸釳汔乞芞契訖吃扢疙仡圪屹忔

月刖軏越鉞曰粤絾樾蟣泧颰狘岴闕厥礦瘚劂橛蹶蕨蹷蟩鱖鱖撅蹷趉鷢嶡嬮钀紇歇蠍猲訐揭鍻羯藒竭碣楬謁暍髮發颰伐茷罰垡墢閥瞂筏轅

没殁孛侼勃誖悖浡渤埻焞酵餑桲脖䳊騲窣猝卒卒倅稡捽崒咄柮怞貀突腯葖揬堗艓鼵裍硉訥吶麧齕扢搰抇

鶻忽惚吻笏窟崫堀骨汩愲榾䱻兀扤杌矹屼軏阢卼

曷褐毼鞨鶡蝎喝渴瘍磕䳂葛割濭蓋轕遏閼堨頞嶭櫱蘖薩摋攃䌨怛妲黵笪靼狚闥撻達澾獺鱋達剌辢攋瘌颲捺

末佅袜靺沬抹秣活豁濊闊括聒銛佸适栝筈萿䯏斡揞撥襏鉢墢鏺潑鱍跋胈犮魃軷酦坺茇妭撮襊緝掇剟裰脫奪鯢捋脟

黠鞊劼刮鬠戛楔嘎秸鶷軋揠貏㝿鳦圠滑磆猾螖蛨婠穵八朳捌汃叭拔殺鎩樧察札紮犰鳶蚻扎茁竂鵽貀哳噠鞷轄瞎鶷鬝刮䵵刹哳

屑糏偰㴮切竊節癤楶蝍蠽截鐵餮驖耋絰凸跌迭咥蛭垤捩涅揑篞苶纈襭擷頁絜頡獺猰挈契鍥結桔袺拮潔蛣噎咽曀𤡸搤齧䙍闑臬隉䑳蜺穴鴥血泬闋玦鱖觖潏決訣譎憰趹駃鴂鴃抉妜撇彆瞥瞥蹩柲蔑懱蠛覕幭篾鸔鱴蠛

薛紲絏褻暬媟契禼渫洩齥蹩楔雪膬絕設蔎揲掣瘛浙晣折舌折熱說歠啜拙炪梲蝃爇刷唰哲徹撤哲鰈轍澈列烈咧洌冽裂挒鴷颲蛚茢栵叕輟罬餟惙畷醊涰劣鋝埒浖蛶拽孑釪悅說閱蛻威缺䦆竭愒偈傑杰桀榤孽蠥讞櫱櫱钀甈鼈鷩鷩瀓滅箣別莂別

葉偞楪鍱魘厭壓擫燁饁极笈衱裛妾鯜緝淁接椄楫睫婕萎疌捷謯崨攝欇懾葉韘歃霎箑蓮翣諂喢讋慴襵摺涉拾欇讘囁輒輒牒鬛獵儠擸躐邋瀸驪讘聶爆籋鑷躡驪

帖怗貼鉆碟喋跕牒諜疊疊堞褋艓渫蝶䲜鰈艓蹀捻鍂敜埝惗協叶勰挾俠裌頰莢鋏莢蛺篋愜婡𡲢慊燮屧躞浹

第十九部

入聲
二十七合二十八盍三十一業三十二洽
三十三狎三十四乏通用

合部盒欲閤合匌詥頜鞈鴿蛤鮯姶媕唈趿靸鈒岋馺颯卅唼帀呾噆師趿雜雥蘿答搭褡嗒鍩榙鞳黯䜚噁濕鞳沓諮揩踏遝涾騇楷拉納衲䩺妠軜蒳匼

盍磕闔蓋嗑譃榼搕厒瞌轄溘顪鎑葢閘魼匎磼囃搨毾嗒榻傝塌遢毾騔蹋溻磼闒塔蹋篛壛臘蠟鑞爉邋攋

業鄴㸁業驜鸈脅胠嗋愶擒怯抾劫刦抾衱袷蚨跲柗笈腌浥裛

洽袷峽狹恰帢掐夾郟裌筴鵊歃臿鍤插眨霅謫蓮濈騆牐鰈劄

狎匣諫柙甲胛押壓鴨擪呷翣㨗唼箑霎霅濇喋

乏法猢㺦

附录二　词人简介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人，长于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天宝初，受诏入长安，供奉翰林。未几去职，浪迹江湖。安史乱中，因参加永王李璘叛军，后被谴长流夜郎，中途遇赦。卒于当涂（今属安徽）。唐代著名诗人，有《李太白集》。《尊前集》录其词12首，其中部分作品真伪莫辨。

王建（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贞元、元和年间，历居幕府。后官陕州司马，罢职居咸阳。以乐府诗与宫词著称，有《王司马集》十卷。存词10首。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唐贞元十六年（800）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中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后因上书言事，贬江州司马。长庆初任杭州刺史，宝历初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及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官终刑部尚书。早年诗多反映国家政治问题及民生疾苦，切中时弊。有《白氏长庆集》，收有词作30多首。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累举进士不第。唐大中十三年（859）始授随县尉，终国子助教。庭筠才思敏捷，八叉手而成八韵诗，时称“温八叉”。词为花间词鼻祖，侧艳华丽。有《温飞卿诗集》，词存《花间集》中，共60余首。

冯延巳（903—960），一名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南唐烈祖时为秘书郎。南唐中主时历官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累官

至中书侍郎拜平章事。善写词，思深辞丽。有《阳春集》，存词112首，或杂有他人作品。

李璟（916—961），本名景通，后改名璟，字伯玉，徐州（今属江苏）人。南唐保大元年（943）即位，在位十九年。庙号元宗，又称南唐中主。有词4首。词有意境，风格凄怨。

李煜（937—978），字重光，初名从嘉，自号钟隐、钟峰白莲居士。徐州（今属江苏）人。南唐建隆二年（961）即位。宋开宝八年（975），宋兵攻入金陵，李煜降宋，封违命侯，后被毒死。世称李后主。能诗文、书画、音乐。入宋前词多写宫廷生活，降宋后多抒发亡国之恸，拓展了词的境界。后人将其词与李璟所作词合刊为《南唐二主词》，存词40首。

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累官至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莱国公。后为丁谓所构陷，贬雷州司户参军，卒于贬所。有《寇莱公集》。存词5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历任陕西经略副使、参知政事诸职，守边多年。卒谥文正。有《范文正公集》，存词5首。词风格多样，不乏佳作。

柳永（？—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崇安（今属福建）人。宋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三变、柳七、柳屯田。他是开始大量制作长调的第一人，擅长描绘都市风光、歌妓生活、个人飘泊不定的生活及感受。语言俚俗，善于铺排、形容，每创作一词，即为世人传诵。有《乐章集》。

张先（990—1078），字子野，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晏殊知永兴军，辟为通判。官至都官郎中。晚年退居乡里。词多反映士大夫生活，长调、小令兼擅。词以善用“影”字著名，人称“张三影”。有《张子野词》。

张昪（992—1077），字杲卿，韩城（今属陕西）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累官参知政事、枢密使，以彰信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许州，改镇河阳，以太子太保致仕。存词2首。

宋祁（998—1061），字子京，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迁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宋天圣二年（1024）进士。累迁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尝修《新唐书》列传。词多写优游闲适生活，工丽生动。存词6首。

叶清臣（1003—1049），字道卿，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宋天圣二年（1024）进士。六年召试，授光禄寺丞，充集贤校理。历官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罢为侍读学士，知河阳。存词2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历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新五代史》、《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词风委婉清丽。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陕西）涑水乡人。宋宝元元年（1038）进士。神宗时与王安石不合，出知永兴军。官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卒谥文正。有《司马文正公集》，主修《资治通鉴》。存词3首。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自号半山老人。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宋庆历二年（1042）进士。神宗朝两度为相，实行变法。封舒国公，改封荆国公。卒谥文。有《王临川集》、《临川先生歌曲》。

王安国（1030—1076），字平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弟。宋熙宁元年（1068）赐进士出身。除西京国子教授，崇文院校书。历官大理寺丞、集贤校理。存词3首。

孙洙（1032—1080），字巨源，真州（今江苏仪征）人。年十九举进士，补秀州法曹。复举制科，迁集贤校理，官终翰林学士。存词2首。

王观，字通叟。如皋（今属江苏）人。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累迁大理寺丞，坐知江都县枉法受财，除名永州编管。有《冠柳集》。存词16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乙科，对制策入三等。历任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等职。绍圣初，坐讪谤，惠州安置，徙昌化。卒于常州。谥文忠。诗文词、书法、绘画俱佳。词开一代豪放清旷流派。有《东坡先生全集》、《东坡词》。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排行第九，世称黄九。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治平四年举进士。为叶县尉，历秘书丞、著作郎。绍圣初，贬涪州别驾。建中靖国初，召还，知太平州。除名，编管宜州。卒，谥文节。“苏门四学士”之一。黄为江西诗派宗主。词风与苏轼为近，甚疏快，好用俚语。有《豫章集》、《山

谷词》。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排行第七，世称秦七。高邮（今属江苏）人。宋元丰八年（1085）登进士第。元祐初，除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初，坐党籍削秩，监处州酒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朝，赦还，至藤州卒。“苏门四学士”之一。词风谐婉，深有情致，多男女相思、感伤身世之作。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娶宋宗室女，授右班殿直。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晚年退居吴下，筑室于横塘。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甚得时誉。有《庆湖遗老集》、《东山词》。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自号清真居士。宋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学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出知顺昌府，徙知处州。秩满，以待制提举洞宵宫。晚居明州。精音律，善制新调。词多男女情爱、感慨身世及咏物之作。词风典雅精工，格律严整。有《清真集》（后人又题作《片玉词》）。

赵企，字循道，南陵（今属安徽）人。神宗朝举进士。大观间宰绩溪。重和时任台州通判。存词2首。

谢逸（？—1113），字无逸，号溪堂。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屡举不第，以诗文自娱。有《溪堂词》（汲古阁本），存词63首。

毛滂，字泽民，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宋元祐初，为杭州法曹。元符二年（1099）知武康县，就县舍筑东堂。崇宁初，除删定官。政和中，守嘉禾。有《东堂词》。

万俟咏，字雅言，自号词隐。应举不第，充大晟府制撰。宋绍兴五年（1135），补下州文学。存词29首，有赵万里辑本《大声集》。

蒋元龙，字子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以特科入官，终县令。存词3首。

李清照（1084—1151？），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李格非之女，赵明诚妻。宋建炎三年（1129）夫卒，流寓浙江一带。词以靖康之变为分界。前期作品多写闺怨，后期词抒发亡国破家后的感受。语言清丽，格调凄婉。词论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崇尚典雅。后人辑有《漱玉词》。今人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为世所称。

李玉，生平不详。《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录其词1首。

聂胜琼，汴京歌妓，后归李之问，存词1首。

朱淑真，号幽栖居士。生活于南宋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嫁一俗吏，与夫感情不合，郁郁而终。前期词多写少女天真生活，后期则抒发所遇不淑之感。有《断肠集》、《断肠词》。

孙道绚，号冲虚居士，黄铢之母。赵万里辑本存词8首。道绚作品与他人词多互相混杂难辨。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以荫补登仕郎，历枢密院编修官。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赐进士出身。曾官镇江、隆兴、夔州通判，在四川投身军旅。后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居山阴。陆游一生志在恢复，所作诗歌多忧国忧民之思，词亦如之，慷慨情深。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放翁词》等。

赵长卿，自号仙源居士。南丰宗室。有《仙源居士惜春乐府》九卷。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属山东济南）人。早年参加抗金义军，后投归南宋。授承务郎，差签判江阴、建康通判，累官至浙东安抚使、镇江知府。卒谥忠敏。一生力主抗金北伐，数度上书，未被采纳。其词激扬奋厉，千古豪放派第一词人；间亦作婉约词，但清刚疏快。有《稼轩长短句》。

程垓，字正伯，眉山（今属四川）人。宋淳熙间曾游临安。有《书舟词》。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屡试不第，尝伏阙上书言事，并写信给执政，陈恢复方略。不报。流落江湖。词学辛弃疾，风格豪迈，失之粗率。有《龙洲集》、《龙洲词》。

姜夔（1155？—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终身未仕，四处依人为清客。精通音律，词集中多自度曲，有17首词旁注工尺谱，成为后人研究词乐的重要资料。词风清峻，多抒个人身世之感及情思，对清词影响甚大。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等。

吴礼之，字子和，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词有时誉，能以寻常语言为极透脱文字。有《顺受老人词》五卷。今存词19首。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今河南开封）人。韩侂胄为相，史为堂吏，表章及往来文字，俱出史手。曾随李壁出使金国。韩败，株连受黥刑。以咏物词著名，流连光景，但也有“写怨铜驼，寄怀毳幕”之

作。词风秀逸。有《梅溪词》。

朱藻，号野逸，其他不详。存词1首。

吴文英（1212？—1272？），字君特，号梦窗，晚号觉翁。四明（今浙江鄞县）人。曾为浙东安抚使吴潜幕僚、荣王门客，出入贾似道、史宅之（权相史弥远子）之门。精音律，能自度曲。对吴文英词的评价，历来出入很大。大抵说来吴词工于冶炼，词风密丽，但失之生涩。有《梦窗词》。

蒋捷，字胜欲，自号竹山，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宋咸淳十年（1274）进士。宋亡不仕，隐居太湖竹山中，抱节以终。词颇多追昔伤今之思，语多创获。有《竹山词》。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乐笑翁。先世凤翔（今属陕西），寓居临安（今浙江杭州）。张俊六世孙。宋亡，落魄江湖。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往元都，失意南归。晚年旅居浙东、苏州等地。词写国破家亡之痛，追怀往昔，亦多咏物作品。著有《词源》，论述词的艺术形式，提倡“词要清空，不要质实”，对清代浙西词派有很大影响。有《山中白云词》。

吴城小龙女，宋人传说中神怪人物。

吴激（1090—1142），字彦高，号东山，建州（今福建建瓯）人。宋靖康末，使金被留，官翰林待制。金皇统初，出知深州。工诗文书画，词风格清婉。有《东山乐府》。

折元礼，字安上，侨居于忻（今属山西）。金明昌五年（1194）两科擢第。官至延安治中。存词1首。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兴定五年（1221）进士。官至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好问是金元之际最负盛名的诗文家，平生注意网罗金代文献。词近苏、辛，风格沉郁。有《遗山集》，编有《中州集》、《中州乐府》。

曾允元，字舜卿，号鸥江，太和（今江西泰和）人。事迹无考。

张埜，字野夫，邯郸（今属河北）人。约生活于元世祖至元年间。官翰林学士。有《古山乐府》。

萨都剌（1272—？），字天锡，号直斋，回族，雁门（今山西代县）人。元泰定四年（1327）进士，授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除翰林国史院应奉文字。七十八岁时以弹劾权贵左迁淮西江北道廉访司经历，不久致仕。后事迹无考。工诗词，善书画。词多怀古之作，激楚苍凉。有《雁门集》。

张翥（1287—1368），字仲举，晋宁（今属山西）人。至正初，召为国子助教，不久退居淮东。会修宋、辽、金三史，起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累迁至翰林学士承旨。词取法姜夔。有《蜕庵集》、《蜕岩词》。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至顺二年（1331）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职，不久归隐。后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晚年为胡惟庸所谗，忧愤而死。谥文成。有《诚意伯文集》。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清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

科，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后入直南书房，充日讲官。博通经史、诗词古文兼擅，有《曝书亭集》。词师法姜夔、张炎，风格清空醇雅，为浙西词派的创始人。与陈维崧词合称“朱陈”，刻有《朱陈村词》。

汪懋麟（1640—1688），字季角，号蛟门，江都（今属江苏）人。清康熙六年（1667）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补刑部主事。入史馆，充编修官。有《百尺梧桐阁集》、《锦瑟词》。

黄之隽，字石牧，号㢈堂，江南华亭（今属上海）人。清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官至右春坊右中允，督学闽中，因公落职。乾隆元年（1736），年过七十，参加博学鸿词试，未能完卷，累及荐主。著有《香屑集》、《㢈堂词》。

“词”系列书目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李煜词集

柳永词集

张先词集

晏殊词集·晏幾道词集

欧阳修词集

苏轼词集

黄庭坚词集

秦观词集

贺铸词集

周邦彦词集

李清照词集

张元幹词集

陆游词集

辛弃疾词集

姜夔词集

吴文英词集

王沂孙词集

张炎词集

纳兰词集

王国维词集

词品

古今词话

白雨斋词话

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

词史

词学通论

词学十讲

唐宋词格律

白香词谱

唐宋词一百首

读词入门

词学通论

吴 梅 著
徐培均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词学通论

吴 梅 著
徐培均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读

徐培均

晚清以来，词学出现了繁荣景象。较早的四大词人有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和况周颐；继之而起的有王国维和吴梅。他们或以创作见长，或以词论取胜，然大都两者兼擅。如况周颐既有《蕙风词》，亦有《蕙风词话》；王国维既有《人间词》，亦有《人间词话》。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虽无论词专著，但在词籍整理、校勘以及点评方面，皆有突出成就。后起的吴梅跨入了民国，他继承了前辈词学家的业绩而加以发扬，在晚清词学向现代词学过渡的进程中，他是一个关键性的学者。

吴梅，字瞿安，一作癯庵，又字灵鳷，晚号霜厓。清光绪十年（1884）七月二十二日，生于长洲（今苏州）。曾祖钟骏，仕清，官至社部侍郎；祖父清彦，官至刑部员外郎。父国榛，未及第而早逝。吴梅《瞿安笔记》尝云：“余少孤，不能躬承趋庭之教。稍长，读书亲串家，始知先君好读，著述甚富。家素贫，先君卒后，丛残遗稿，不知流落何所。楹书无多，已易饼饵。”可知其家境之艰难。八岁起，吴梅出嗣叔祖吴长祥，始能入学。十二岁，从潘霞客学八股文、十五岁应童子试，又习诗词古文。十八岁，以第一名补长洲县学生员。尝从乡里老人读工尺谱，识轻重疾徐之法，后又从昆曲大师俞粟庐学曲。同年作《风洞山》传奇，颂瞿式耜抗清。十九岁应乡试，被黜。1905年二十二岁，改传奇《血雨花》为《苌宏血》。次年，作杂剧《湘真阁》，并撰《奢摩他室曲话》。1910年，吴梅在存古堂任职。时朱祖谋、郑文焯客居苏

州，相与过从，在词学上对吴梅教益匪浅。1913年，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业馀撰《顾曲麈谈》。1917年至1922年，应聘在北京大学教授词曲，创获至丰“六年所得，不下二万卷”（《遗嘱》）。他在课堂上讲授时，能当堂唱曲，引起学生惊异。

1922年秋起，吴梅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四年，其间，曾在国文系讲《词与曲的区别》，分析至为细密。1927年，学校停办，他回苏州校订《奢摩他室曲丛》，次年应光华大学之聘，来沪任教。不久，东南大学更名中央大学，聘吴梅兼课。至1930年，完成《惆怅爨》杂剧四种，次年，《南北词简谱》完稿。1932年二月，吴梅至南京金陵大学兼课。1933年，《词学通论》问世，列入“万有文库”。“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上海发生了“八一三”事变。日寇随即沿江西下。吴梅携眷避乱，经南京至武汉，辗转至湘潭、桂林。1939年1月，应李一平之请，至云南大姚县李旗屯，因哮喘病笃，于二月十七日逝世，享年四十有六。

综观吴梅一生，27岁以前，他生活在“日之将夕”的晚清；以后十八年，他生活于动乱的民国。由于他勤奋好学，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就中，尤以词曲为最多，且成就又最高。

他人研究词，多从理论上概括，我称这种研究方式叫做研究词的外部规律，也有人叫做“体制外的研究”。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只会评词而不会填词的人，往往是隔靴搔痒、雾里看花，很难揭示词之内在规律和艺术特色。而吴梅不但会评词，而且会填词，对词的外部规律与内部机制，皆着力探讨，而且又很熟悉。不仅对词，对诗、对曲，他也无所不窥，无不精通。这从本文前面对其生平的介绍中可以一见端倪。因此，他研究起词来，便能左右逢源，触类旁通，能发前人所未发，成一家之言。

吴梅词学研究的精华，都凝聚在这本《词学通论》中。

《词学通论》是吴梅在大学教书时的一本讲义。所谓通论，含综论、统论之意，即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研究词。它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更是两者结合的。在1933年8月出版的《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词籍介绍》中，曾这样说："本书先论平仄四声，次论韵，次论音律，次论作法。于《论音律》章内，又附《八十四宫调正俗名对照表》、《管色杀声表》、《古今雅俗乐谱字对照表》、《中西律音对照表》，最为本书特色。自第六章以下，论列唐五代以迄清季词学之源流正变，与诸大家之利病得失。"归纳起来，主要是论词与音乐的关系、词的作法、词的发展史，以及对著名词人及其代表作的评价。就中，自第二章至四章，分别标曰"论平仄四声"、"论韵"、"论音律"：皆围绕音乐问题而论词；而第六章至第九章共四章，皆标曰"概论"，实是历代作家作品论，贯串起来，便是一部词史的雏形。谈词之作法的仅有第五章，实际上每一章中皆有所涉及。在全书之前，冠以"绪论"，作为第一章，揭示有关词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一、有关词学的几个问题

“绪论”一开头便挑明：“词之为学，意内言外。”这是对词这一特殊文体下的定义。词自产生以来，一向被视为“艳科”，至清嘉庆时张惠言为了推尊词体，倡“意内言外”之说，以与诗、骚并重（见《词选序》）。于是许多学者从风响应，形成了常州词派。“意内言外”一语，始见于《说文解字》九篇上，“词”，原作“詈”。段玉裁从训诂学的角度解释道：“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詈。……詈与辛部之辭，其意迥别。辭者，说也，从□辛。□辛，犹理辜，谓文辭足以排难解纷也。詈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者，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此字上司下言者，内外之意也。”（《说文解字·注》）张惠言是经学家，以治《易》的方法治词，不但认为“意内言外”之词有如段玉裁所说的“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功能，且从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的“《易》之象，《诗》之兴也”得到启发，认为词可以比兴寄托，表达“深美闳约”之旨。吴梅深信此说，故在“绪论”中首拈“意内言外”之义。这是吴梅词论的立足点，以后各章多有所生发。

“绪论”接着说明词这种艺术样式的特点：“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吴梅少习诗古文，后治曲，中年治词，对三种文体体性的差异颇有深切体会。然此说亦有所本。清初王士禛云：“或问诗词曲分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定非《草堂词》也。”（《花草蒙拾》）后来沈谦也说：“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填词杂说》）王士禛用举例的方法说明诗、词、曲的分界，只是让人从艺术形象上慢慢体会。沈谦也只是谈到三者的传承关系，也未阐明如何进行区别。吴梅虽然继承了他们的看法，但

其高明之处在于标举三者之所以不同的原因，说是“要须辨其气韵。”“气韵”二字类似前人所说的韵致、风韵、情韵，确是一块测量词作的试金石。要明白这首作品是否为真正的词，全看它气韵如何。吴梅指出：“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实际上这里牵涉到作者的学养和词风的雅俗。一般学养空疏者填词较俗，故近于曲；而博雅者填词，因“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故与词格不甚相远”。他还举出史邦卿《双双燕》咏春雨词云：“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说是“词中妙语也”；而汤显祖《牡丹亭》“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以之与前引王士禛之语对照，不难看出其差别都在于“气韵”。词之气韵醇雅，而曲之气韵浅俗。吴梅的“气韵”说，几可与王国维的“境界说”媲美。

在“绪论”中，吴梅还提出小令、中调、长调以及调同名异等问题，这些只是一般常识。所贵者他对宋人杨守斋《作词五要》、元人沈伯时《乐府指迷》的阐发。沈伯时《乐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吴梅说：“此四语为词学之指南，各宜深思也。”他认为协律之道，只要按谱填词便可以了。至于缠令之体（实为顺口溜式的民歌），亡逸已久，不必深考。“至用字、发意，要归蕴藉。露则意不称辞，高则辞不达意”。此则从篇首“意内言外”生发，亦与词之“气韵”有关，意思是词必须醇雅柔婉，含蓄蕴藉，不能像缠令那么浅俗，更不能直突无味、狂怪叫嚣。这些意见对保持词之婉约柔媚特色，无疑是不刊之论。对杨守斋（名缵）的《作词五要》，他只举出第四条，云：“要随律押韵。”并以其乡先贤戈顺卿（名载）的《词林正韵》的意思相印证，其言曰：“词之用韵，平仄两途，而又可以押平韵，又可以押仄韵者，正自不少。”在押入声韵中，吴梅特别强调入、去二声。他举出《越调·霜

天晓角》、《商调·忆秦娥》、《双调·庆佳节》以及《仙吕宫·声声慢》等词调，谓“用仄韵者，皆宜入声”。何以宜用入声，惜其未能明言。我在复旦时听朱东润师讲课，他说：“入声字可以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初不甚解。后从龙榆生师学词，他讲周邦彦《六丑·蔷薇谢后作》，举“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云：此二句皆押入声韵，妙在从音调上显示春去之疾。后又读李清照《声声慢》、岳飞《满江红》，愈觉用入声韵足以把李清照国亡家破的深愁惨痛、把岳飞激昂慷慨的报国杀敌之情深刻地表现出来，且极富声情之美，而易他字不得。至此，尤感吴梅如此强调入声韵，实为声韵学之至理名言，惜知之甚鲜。

古人填词，只有调名（词牌）调也就是题，如《渔歌子》写渔父，《卜算子》写卜卦，经后来演变，调与题分开，仅标志其音乐属性。词之有题，乃宋以后事。吴梅在“绪论”中说：“择题最难。作者当先作词，然后作题。”又说：“学者作题，应从石帚、草窗。”石帚指姜夔，草窗为周密。接着就举了姜、周二人许多例子以说明“作题”。其实所举的例题皆为调下小序而非词题，如其所举姜夔《鹧鸪天》调下一段话全文近150字，而吴梅竟以词题视之。似觉不妥。像宋代柳永《望海潮》其五调下注“重阳”、东坡《念奴娇》调下注“赤壁怀古”、《水龙吟》调下注“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字少而意足，有画龙点睛之妙，始可称“题”。盖吴氏所谓题者，实即序（叙）也，故要求“叙事写景，俱极生动，而语语研炼，如读《水经注》，如读柳州游记，方是妙题；且又得词中之意，抚时感时，如与古人晤对，而平生行谊，即可由此考见焉”。要写好这样的小序，须与词中意境采取不同角度，否则难免雷同之感，姜夔《鹧鸪天》小序便是成功的范例。

二、论词与音乐的关系

词与音乐关系，是吴梅特别注重的一个原则问题。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大国，诗与乐有时是结合的，有时是分离的。从音乐方面来看，经过了“雅乐”、“清乐”和“燕乐”三个阶段。从诗歌与音乐的相互关系来看，经过了“以乐从诗”、“采诗入乐”、“倚声填词”三个阶段。而词则是二者第三阶段的产物，它所倚傍的是燕乐，它的产生、发展与衰亡，几乎与燕乐相终始。因此，词是一种极富于音乐性的抒情诗体，“研究词的特性，研究词体演变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都不可忽视词与音乐的关系问题”。（参见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

吴梅在“绪论”中称词“实为乐府之遗”；又云“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实已接触词与音乐关系。此“新调”实乃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近代曲词”所依附的音乐。然吴梅此时尚未明确这就是“燕乐”（一作“宴乐”）。直至吾师龙榆生先生，论之始详。他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韵文史》下篇第一章“词曲与音乐之关系”中说：“据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开元以来‘燕乐杂曲’，至三百馀曲之多，唐宋人填词，即多用其中‘曲调’。……故谓‘词’为依‘燕乐杂曲’之声而成，可无疑也。”

吴梅论词与音乐关系，第一步是从字声平仄入手，主要见于本书第二章，因为汉字为单音节，每字的读音有平上去入之别，一般称之为“四声”。四声中，“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见《元和韵谱》）。如东董冻独。其声即为平上去入。其中上、去、入为仄声，与平声相配，构成诗词的节奏。此外，平声须分辨

阴平与阳平，如渊、源都是平声，但渊为阴平，源为阳平。某些词中平声字，必须严分阴阳，吴梅在论平仄时，对此论证甚细。他说：“词之为道，本合长短句而成，一切平仄，宜各依本调成式。”所谓“本调成式”，实指词谱。吴梅在“绪论”中还说：“黄九烟（周星）论曲，有‘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之句，填词何独不然。”（引文见《制曲枝语》，《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他举出《齐天乐》，说有四处必须用“去上”声，如周邦彦此调云：“云窗静掩。露囊清夜照书卷。凭高眺远。但愁斜照敛。”其中“静掩”、“书卷”、“眺远”、“照敛”，皆为去上声，“万不可用他声”。为什么应当如此，他解释道：“盖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励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可见他是将唱曲的体会用于填词的，所以讲得透彻、明了，令人易解。

去声字在词中尤有妙用。吴梅对此极为重视，在“绪论”中，他引万红友（树）《词律》“名词转折跌宕处，多用去声”之语，云：“此语深得倚声三昧。盖三仄之中，入可作平，上界平仄之间，去则独异，且其声由低而高，最宜缓唱。凡牌名中应用高音者，皆宜用此。”他以姜夔《扬州慢》为例，说“过春风十里”、“自胡马窥江去后”、“渐黄昏清角吹寒”：“凡协韵后转折处皆用去声。”然后又举白石《长亭怨慢》、《淡黄柳》中的例句，总结说：“其领头处，无一不用去声者，无他，以发调故也。此意为昔人所未发，红友亦言之不详。”这确是吴梅的一大发明，值得他自豪。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听龙榆生师授《词学十讲》，释之尤详，他以柳永《八声甘州》为例，说“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中，“对”字、“渐”字为去声领格字。此词“开端就用一个去声‘对’字，领下一个七言平句和一个五言拗句；接着又用一个去声‘渐’字，使劲顶住上面两个单句，领起下面三个四言偶句，而三个四言句中，又以最末一

句紧束上面两个对句，就格外显得此词句法和章法如何取得参互和谐的声容之美。”（见《词学十讲》第四讲《论句度与表情关系》，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又拈出此词中“望”、“叹”两个去声领格字，进一步论证它们在词中如何显示摇筋转骨，回眸却顾、千回百折、刚柔相济的姿态。这就比吴梅所论去声字仅能“发调”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了。因此，我在此处作一补充，以为学词者之助。

值得重视的是吴氏关于“拗调涩体”的论述。词之声情，大体有和谐、拗怒两种。和谐者，平仄相间又相对，形成明快的节奏与自然流利的旋律，读起来抑扬抗坠，朗朗上口。拗怒者，平对平、仄对仄，或连用几个平声字、连用几个仄声字，读起来常感鲠喉涩口，钩輈格磔，不够顺畅，所谓“拗折天下人嗓子”是也。吴梅对此有独特见解，他说：“凡古人成作，读之格格不上口，拗涩不顺者，皆音律最妙者。张綖《诗馀图谱》，遇拗句即改为顺适，无怪为红友所讥也。”（第二章）吴梅将这种拗怒之词，称之为“拗调涩体”，以为多见于清真（周邦彦）、梦窗（吴文英）、白石（姜夔）之词。如周邦彦《瑞龙吟》之“纤纤池塘飞雨”，为仄仄平平平仄，三平字连用，颇拗口；《忆旧游》之“东风竟日吹露桃”，为平平仄仄平仄平，尾三字为平仄平，亦拗口；吴文英《莺啼序》之“快展旷眼”、“傍柳系马”，字字皆仄；姜夔《暗香》之“江国正寂寂”，一平声续以四仄声……吴梅说：“此等句法，平仄拗口，读且不顺，而欲出辞尔雅，本非易易。顾不得轻易改顺也。”（第二章）“拗口”与“出辞尔雅”是一对矛盾，如作者能处理好这对矛盾，便能写出佳辞。可见吴梅在音律研究上是独具只眼的。

论韵是吴梅探讨词与音乐关系的第二步。诗词除了讲求四声平仄而外，必须讲求押韵。何谓韵？梁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汉字是单音节的文字，每个字由声母和韵

母组合而成。古人用反切的方法，今人则用汉语拼音的方法，从中可知声母和韵母。今以后者为例，如“麻”，声母为m，韵母为1，二者相拼，即为m1。而“花”、“嘉”、“巴”、“瓜”等与“麻”属于同一韵部，即平声“六麻”、“十三佳”（半）。我们填词时用以上诸字置于句末，即是押韵。为何要押韵？因为词与音乐关系极为密切，每一首词都依附一定的乐曲，而乐曲每一停顿之处，其音必须相应相等。与乐曲相依附之词，则应“以不用韵之数句联其意为一句，一直赶下，赶到用韵处为止”清李渔《窥词管见》。这“为止”之处就得押韵。于是词便形成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节奏。吴梅在本章中说：“词之有韵，所以谐节奏、调起毕也；是以多取同音，弗畔宫律，吐字开闭，畛域綦严。”就是这个意思。所谓“起毕”，吴梅在第五章“作法”之四中解释道：“第一韵谓之起调，两结韵谓之毕曲。”此处意为词之起句押什么韵，上下阕结句也押同样的韵。如白居易《忆江南》，起首二句押“诸”字韵，结句押“南”字韵便是。至于如何押韵，吴梅说：“大氐平声独押，上去通押。”前者一般叫做平韵格，后者叫做仄韵格，一般都是一韵到底。但也有中间转为他韵的，叫做平仄韵转换格，吴梅谓之“转收别韵”，论之极细，且与人之发音部位相结合，如闭口音、收鼻音等。为何转韵，此则视词所依之乐曲组织的不同、词调的格式不同、以及作者感情的起伏变化不同而定。这一点，吴梅没有言明，尚需进一步探讨。业师龙榆生教授在给我们讲授《词学十讲》时曾就“韵位疏密与表情的关系”发表看法，他说：“一曲之中，平仄韵递换，一般跟着感情的起伏变化为推移。”并举辛弃疾《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为例，分析道：“上半阕全用仄协，句句押韵，显示情调紧张；下半阕转平，第三句并改仄收，隔句一协，就显得音节和缓，转作曼声，有缠绵不尽之致，是短调中最为美听的。”（《词学十讲》，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所论极为精辟，可供举一反三。

在本章最后，吴梅指出："韵学之弊有四：浅学之士，妄选韵书，重误古人，贻误来学，其弊一也；次则蹇于牙吻，囿于偏方，虽稍窥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间，毫厘千里，其弊二也；又有妄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韵，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给者，操觚之际，利趁口而畏准绳，故乐就三弊，且为之张帜，其弊四也。"关于韵书问题，他列举了十种，比较满意的是戈载的《词林正韵》，然亦觉"其中牴牾之处，或未能免"，可见要求极严。其实我们今天治词，仅凭戈氏一书，大致可免上述四弊。

《词学通论》的第四章是"论音律"。因为词学乃是"倚声学"，在唐宋时代是一种与燕乐密切结合的、可在花间筵前歌唱的新型抒情诗，所以特别强调音律。在中国诗歌史上，对音律的探讨由来已久。早在六朝时期，沈约便说："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到了宋代，词这种乐歌出现，有人便将它纳入"律吕""宫羽"，至今保存下来的柳永的《乐章集》、周邦彦的《清真集》，吴文英的《梦窗集》，皆将宫调注于每调之前。但因词之乐谱早已亡佚，词亦不复可歌，究竟宫调为何物，难以考知。对此，吴梅在书中有所解释。他说：

> 音者何？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也。律者何？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之十二律也。以七音乘十二律，则得八十四音。此八十四音者，不名曰音，别名曰宫调。何谓宫调？以宫音乘十二律，名曰宫。以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乘十二律，名曰调。故宫有十二、调有七十二。

为了进一步说明宫调，书中列了七张表，谓"第一表为宫，二、三、

四、五、六、七表为调，此但论律之排列，未及音之高下分配也。”接着他说：“各宫调，各有管色；各宫调，各有杀声。所谓管色，即今西洋乐中CDEFGAB七调，所以限定乐器用调之高下也。何谓杀声？每牌必隶属一宫或一调。而此宫调之起声与结声又各有一定。此一定之声，即所谓杀声也。”这些解释，都带有很强的技术性，非一般读者所易晓，甚至“乐工不能识，文人能歌者少；且妄加考订，而其理愈晦”，所以我们今天更无深入研究的必要了。

三、谈词之作法

吴梅的音律论，是从词的音乐性方面着眼，因为词是音乐与文字相结合的新诗体，所以在探讨词的音乐性以后，必须探讨词中的语言文字如何与音乐相结合，于是在下一章即第五章中讨论“作法”。作法一般分宏观与微观的两种，宏观的着重于理论概括，比较抽象，如他在“绪论”中所说的沈伯时《乐府指迷》四则，以及杨守斋的“作词五要”等等；微观的在于讲解写作技巧，即如何依照每一词调的定式来填词。在这一章里，吴梅主要是谈写作技巧，因此比较具体、细致，对初学习填词者帮助较大。

词的定式已载于词谱中，然吴梅本章所说的词谱如南宋时的《乐府混成集》、周密（草窗）《齐东野语》所谓“古今歌词之谱”，现在大多难以考定。比较全面的今有清康熙年间的《钦定词谱》，比较流行的有前举之《白香词谱》、《唐宋词格律》。吴梅把填词称做“作者按谱以下字，字范于音，音统于律”，或按照词调所规定的句读、四声，“实之以俊语”。他认为“作词之法，论其间架构造，却不甚难，至于撷芳佩实，自成一家，则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撷芳佩实”，就是用华丽辞藻填进词调所规定的格律里，亦即填词之意。

如何填词，吴梅在本章里先讲了五条具体的方法，然后又从四个方面加以理论上的概括。这五条方法，第一是讲“结构”。结构就在词调的成式中谋篇布局，构筑框架，即吴梅所云“全词共有几句，应将意思配置妥贴后，然后运笔”。接着他谈到“择调”。实际上，据我填词的体会，“择调”应在谋篇布局之前，因为调有长短，意多需用长调，意少则应用中调或小令，即所谓量体裁衣也。吴梅认为“凡题意宽大，宜抒写胸襟者，当用长调”；“若题意纤仄，模山范水者，当用小令或中调”。

按照一般习惯，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除了根据内容多少选择调之长短外，还必须斟酌调性。调性视宫调和调名（即词牌）的不同而不同。一定的宫调和调名宜抒一定的感情，吴梅说：“境有悲欢，词有哀乐。大抵商调、南吕诸词，皆近悲怨；正宫、高宫之词，皆宜雄大；越调冷隽，小石风流，各视题旨之若何，以为择调张本。”至于词牌的调性，吴梅未及细论。据吾师龙榆生云，《破阵子》声情激壮、《青玉案》掩抑低徊，《摸鱼儿》欲吞还吐，《满庭芳》轻柔婉转，《六州歌头》苍凉激楚，而《小龙吟》、《念奴娇》、《贺新郎》、《桂枝香》等曲调，音节拗怒，“适宜于表现豪放一类的思想感情”（参见《词学十讲》第三讲《选调与选韵》，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此则略举数例，聊供填词者择调时参考而已。

择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弄得不好，会导致“声与意不相谐”的结果，就像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的“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因此填词者不可不慎。吴梅对此十分重视，他说：“若送别用《南浦》，祝嘏用《寿楼春》，皆毫厘千里之谬。”何以故？因前者为“欢词”，怎能表达伤离惜别之情；后者为悼亡词，若用来祝寿，岂不是叫人家早死么！然亦有特殊的情况，像《江城子》，苏轼先用来悼念前妻王弗，悲伤哀婉，低徊欲绝；后又以之写密州出猎，可以让东州壮士抵足而歌。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反的情况，我怀疑可能一是因苏轼的豪情是“曲子中缚不住”的缘故；二是另行度曲，否则便令人难以理解了。

在论结构时，吴梅曾举例说明。如云：“短令宜蕴藉含蓄。令人得言外之意；方为合格。如李后主词（指《乌夜啼》）‘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不说出苦字；温飞卿词（《菩萨蛮》）‘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不说出别字，皆是小令作法。”按此语皆从“意内言外”论词出发，

提倡写词须含蓄有味，耐人咀嚼；然与“结构”无关。固然，小令以含蓄为佳，亦有作决绝决语而妙者，如韦庄（《思帝乡》）“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见清贺裳《皱水轩词筌》），故不能一概而论，当视词中抒情的深度与感人的力度而定。在长调方面，吴梅认为“布置须周密，有先将题面说过，至下叠方发议论者，如王介甫（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有直赋一物，寄寓感喟者，如东坡《水龙吟·杨花》”。他特别录了周密《长亭怨慢》怀旧词，以作为分析结构的范例。然而依我看，此词乃写词人旧地重游之感，上阕写十年前其父周晋在衢州啸咏堂与名士雅集（胜流星聚）；下阕写自己重来时“倚遍河桥”，唯见“一片凉云吹雨”的萧条景象。其实并非在论此词之结构，而是考证词之本事。按此词为长调。长调之结构讲起结（起毕），讲转换。就起句而言，有单起之格，有对起之格。单起之格如秦观《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对起之格如秦观《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单起者来势突兀，如山洪骤发，利箭离弦，给人以猝不及防之感，一下子抓住读者的眼球。对起者从容整炼，娓娓道来，如叙家常，给人以沉稳之感。周密此词乃用单起之格，以一去声“记”字领起以下六句，把昔日“胜流星聚”的地点、环境、情景交代得一清二楚。下阕起处“凝伫”二字，一顿，既承前结“转眼岁华如许”，又接“望涓涓一水”，有似断仍连，欲吐还吞之妙。上下阕之间是全词的过渡，一般称下阕开始为“过片”或“换头”。清刘体仁云：“中调长调转换处，不欲全脱，不欲明粘，如画家开合之法，须一气呵成，则神味自足。”（《七颂堂词绎》）也就是说，两片之间，必须气脉不断，浑然一体。此词过片即有此妙，至于后片，则以景语“凉云吹雨”作结，写出词人满目苍茫、物是人非之感，有言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之韵味。由于此词起得突兀，过片不脱不粘，意脉不断，结句含蓄蕴藉，情韵悠悠，故吴梅评之曰“结构布局，最是匀称，可以为法”，这个结论下得正确。

当然吴梅所举的长调结构，仅是其中的一种。在名家手中，可以创造各种结构，他们可以突破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上片抚今、下片忆旧（或相反）等格局，创造出新的模式。如辛弃疾《贺新郎》上片“绿树听啼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以比兴手法写鸟声凄厉；至下片结尾前二句，又写啼鸟的血泪，以与上片相映射。但中间一段，却以昭君出塞、陈皇后谪居长门宫、《诗经》中燕燕送妾、将军百战、易水悲歌等故实，一气呵成，极写“人间离别”之苦。此词基本上是以鸟啼为起结，换头处如流水直泻，不可分割。故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云：“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本章“结构”之二谈“字义”。汉字一字多音、一字多义，本属平常。还有些字可平可仄，只要学者平时多加诵习，多查字典，便可解决，毋须赘言。

“结构”之三谈“句法”，谓有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至七句，各各举例以实之。吴梅认为：“以上七格，词中句法略备矣。至八字句，如《金缕曲》‘枉教人梦断瑶台月’；九字句，如《江城子》‘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实皆合‘三五’、‘四五’成句耳。”句中字数之多少，有关句度之长短，不仅与表情达意有关，而且与音乐节奏相谐。我们知道，诗词皆讲究抑扬抗坠、轻重缓急的节奏，这种节奏的形成，正如唐人元稹所云：“因声以度词，审调以节唱，句度短长之数，声韵平上之差，莫不由此准度。”《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正因如此，吴梅说：“盖歌之节奏，全视句法之何若。今南曲板式，即为限定句法而设，故曰乐句。曲与词固是一例。词谱（按：此指乐谱）虽亡，而句法未改，守定成式，自无偭规越矩之诮。”由此可见，吴梅之论句法，乃是为了严守词之音乐性，非斷斷于

细枝末节而已。

“结构”之四论“结声字”。所谓结声字，便是指词之起句韵与两结所押之韵，虽然前已述及，而吴梅仍反复强调，因为一般作者易犯“煞声字不合之弊”。

“结构”之五是“杂述”。其中只是介绍当时他所见的一些词话，比之建国后其弟子唐圭璋所编、中华书局所出的《词话丛编》，仅为吉光片羽而已。当然唐氏是编，曾受到乃师的沾溉。

在“结构”最后，吴梅又提出四点，颇有理论价值。盖吴氏耽心详论结构技巧之后，学者可能导致舍本逐末、刻意求工的偏差。因此他引彭孙遹《金粟词话》云：“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他称此语“最是中肯”。所谓自然，就是写真性情、真景物，语语自肺腑中流出，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写景也心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矣。诗词皆然。”他又称誉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可见王氏实乃提倡词要表现纯真脱俗的感情。但吴梅认为这种自然风格的词作，并非天生就会，也非信笔而成，必须经过作者苦心孤诣的“追琢”。此追琢不同于雕章琢句，而是要反复锤炼：炼意、炼辞，做到语语妥溜，字字敲打得响。清王紫韬《芬陀利室词话序》云：“词之一道，易流于纤丽空滑，欲反其弊，往往变为质木，或过于严谨，味同嚼蜡矣。故炼意炼辞，断不可少。所谓炼意，添几层意思也；炼辞，所谓多几分渲染也。”可贵者，吴梅继承彭孙遹的观点，把“自然”与“追琢”结合起来，巧妙地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从追琢中追求自然。这就很辨证、很科学。如何才能达到，他提出三点：

> 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轻丽，而取其浅俗。

归纳起来，就是在用事、用语、用字三方面，提倡“新僻”、“清隽”和“轻丽”，扬弃“陈因”、“平实”与“浅俗”。很明显，这是在力求保持词的婉约风格与曼声柔唱的音乐特色。他的意思与前人炼辞、炼意之说，不无相通之处；但他似乎更强调词与音乐的关系。

在词史上常有一些作家卖弄学问，堆垛故实，装饰辞藻，对此，吴梅不以为然，他引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云：“词患堆积，堆积近缛，缛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词以意为主，又以气为脉。清沈雄《古今词话》论词品时说：“意在笔先，笔随意往，法不累气，才不累法。”如果伤了意，又伤了气，等于损害了词的命脉，整个间架便垮坍下来，还谈什么其他。他们的看法是相通的。

“结构”一章中先后谈了几位宋代词学名家，如东坡、清真、稼轩、白石、草窗与梦窗等等，这些作家在第六章以下“概论”中皆分别提及，故留待以后再论了。

四、词史观与作家论

《词学通论》第六章至第九章咸标曰“概论”，实际上为一简要的词史，自唐五代始，至清末止，上下一千馀年，历评了六十二家词人及其作品。其篇幅与刘毓盘《词史》不相上下，所论更为详赡。因此，既可以看做词史，也可视为作家作品论。

从词史的角度看，势必涉及词的产生、演变、发展以至衰歇的全过程。本书对词的起源，已在“绪论”中作了提示，谓：“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此处所讲的词，是指“曲子词”，即依附于燕乐的歌词。清宋翔凤《乐府馀论》云：“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吴梅将这种词发始的时间定在唐代，进而又具体地说：“至玄（宗）肃（宗）之间，词体始定。”并举了玄宗时代李白的《忆秦娥》、肃宗时代张志和的《渔歌子》加以证实。至第六章，吴梅再次说道：“大抵初唐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中唐以后，词式始定，迨温庭筠出，而体格大备。”前后对照，似自相矛盾，前面刚说词体定于玄宗、肃宗时代，后面又说定于中唐以后，时间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何以故？盖词体之形成由萌芽至茁壮须有一过程，其始也，曲子词初步成型，大概在玄、肃之时，及至“体格大备”，已到晚唐温庭筠时期了。吴梅之所以“自相矛盾”，当由于表述不够细致而造成的。

在探讨词的起源时，吴梅有时还讲得很远，如云：“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绪论》）在第六章中，他把词的起源，上溯至先秦的《诗经》、战国时楚国的《九歌》，以及汉魏乐府并统称之为“古曲”；“谓

古曲谬误至多”，“不必相袭”，“爰依前曲，别作新歌”，至两晋以下君臣，“尤喜别翻新调，而民间哀乐缠绵之情，托诸长谣短吟以自见者，亦往往而有”。他所说的新歌新调、长谣短吟，形式上类词，但并不是“今曲子”，而是指“东晋无名氏作《女儿子》、《休洗红》二曲、梁武帝之《江南弄》、沈约之《六忆诗》，其字句音节，率有定格，此即词之滥觞矣”（第六章）。细加分析，吴梅之说不外两点：一是词之起源与诗、乐府、南北朝民歌在音乐上的演变有关；二是它们在语言文字上的长短不齐有些相似。但他忽略了词是在燕乐产生以后的长短句。吾师龙榆生教授云：“曲子词之兴起，当溯源于《乐府诗集》中之‘近代曲词’。”又说：“依‘燕乐杂曲’之声，因而创作新词者，前人则以李白《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然二词晚出，且来历不明，近人已多疑之；而谓‘依曲拍为句’之词，实始于刘禹锡、白居易（参看胡适《词的起源》）。”（见《中国韵文史》下篇《词曲》）龙师之说，将词的起源从盛唐时的李白拉到中唐的刘、白，基本上已得到当今词学界的承认。他所提到的“依曲拍为句”，乃最早的倚声填词。按中唐时白居易作有《忆江南》三首，其一云：“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刘禹锡亦作一首，云：“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笑亦含嚬。”调下注曰：“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龙师以此作为和词之始是对的，但认为词始于刘、白，似觉不妥。因为词必须形成之后才可能“和”，窃疑在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之前，词体即已产生并已确立，其时恐怕仍应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据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开元以来“燕乐杂曲”，已达三百多支。唐宋人填词，即多用其中曲调。故宋王灼《碧鸡漫志》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隋代是历史很短的一个王朝，仅38年便进入唐代，那时产生的“曲子”，历百馀年

至开元以后，遂积至三百多支，宜其有歌词相配矣。因此李白有《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不但李白这样的大文豪填词，上至皇帝李隆基亦填有《好时光》，词云："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句式长短不齐，节奏鲜明，以绮语写艳情，已体现出词的婉约个性。虽然近人刘毓盘《词史》说"此词疑亦五言八句诗，如'偏'、'莲'、'张敞'、'个'等字，本属和声，而后人改作实字"；但无法否认它是"曲子词"。这是就最高层的君王而言，已开始填词；就最基层而言，清光绪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中便收有三十首足本曲子词，它们的作者多为戍卒、思妇。如《雀踏枝》云："叵耐灵鹊多满语，送喜何曾有凭据？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比拟好心来送喜，谁知锁我在金笼里。欲他征夫早归来，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乃征人之妇的怨词，此调后来亦称《蝶恋花》，除有少数衬字及个别缺字与平仄有异外，基本上离定格不远。因此可以说，在盛唐开、天之际，上自帝王、中有诗人、下至平民，皆会填词，足以证明"曲子词"此时已登上歌坛了。

吴梅在阐述词之起源以后，即以朝代为顺序，论历代之词人。

吴氏论每一代之词人，均置于一定的词学背景之中，然后举一首代表作加以论证。在论唐代词人时，因为在关于词之起源中，他已反复讲了不少，所以此处只举其一点，他说："大抵初唐诸作，不过破五、七言为之。"所谓唐人五、七言诗，多指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相传盛唐时有旗亭画壁赌唱的故事，参加赌唱的王之涣是《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王昌龄是《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皆为七绝（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但后人仅谓之"声诗"，尚不是词。直到按照词的乐曲规律，把五、七言绝句整齐的形式打破，而形成长短不齐的

句子，才称做词。打破之法，是在“和声”或“泛声”中逐一填上一个实字见《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及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五。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对此说得很透辟：“古乐府诗，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中间必添和声，然后可歌，如‘妃呼稀’、‘伊和那’之类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方成腔调。其后即以所剩者作为实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复别用和声，则其法愈密，而其体不能不入于柔靡矣。此填词所由兴也。”唐初这类词的例子，我们一时找不到，但中唐张志和的《渔歌子》尚带有明显的痕迹，其词云：

>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细看它原是一首平起格七言绝句，只不过将第三句这个七言句化为两个三言句，构成“折腰体”，遂变为一首小令。至于破五言绝句而为词，前面所引的李隆基的《好时光》，便是显例，可以参看。

吴梅所论唐词人有七位，而以李白为开山，温庭筠为山斗。今传李白词有《菩萨蛮》、《忆秦娥》二首，但吴梅只引《忆秦娥》一首，评曰：“太白此词，实冠古今，决非后人可以伪托。”吴氏又引清刘熙载（融斋）《艺概·词概》，语云：“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足抵杜甫《秋兴》，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吴氏谓“此言前人所未发”。但吴氏对李白《菩萨蛮》的创作权，犹未置信，谓“读者尚有疑词也”，可见其态度至为审慎，然而并不可取。因为宋人黄昇《花庵词选》已就《菩萨蛮》作出判断，从而得出李白为“百代词曲之祖”的结论。又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二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有此二证，可无疑矣。

对于温庭筠，吴梅评价甚高，然仅引其《更漏子》“玉炉香”一首，称其“全祖风骚，不仅在瑰丽见长”。就此词而论，固较恰切。然就温庭筠全部词作而言，应以词采华丽为主。如其《菩萨蛮》组词十五首，大多镂金错采，雕绘满眼，如“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用尽了漂亮的辞汇，塑造了一个懒起梳妆的少妇。因此王国维《人间词话》摘其中“画屏金鹧鸪”一句，说“其词品似之”。他的其他词作，亦多写少妇的闺愁离恨，故刘熙载《艺概·词概》评之曰：“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

第六章第二节为《五代十国人词略》。这一节实际上是论《花间集》及南唐词。“花间”词人与南唐词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但由于封建割据，战事频仍，他们互相之间，未能沟通，所以公元940年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时，所收词人十八家中有十三家为蜀人，仅温庭筠、皇甫松、牛峤、和凝、孙光宪为外地人，至于南唐作家，一个也未收。对此，吴梅甚为不满，批评赵崇祚“蔽于耳目之近”。究其原因，是他对当时政治上的分割、文化上的距离还不甚了了。但他对两地的词风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如云：“惟兹长短之言，实为古今之冠，大氐意婉词直，首让韦庄；忠厚缠绵，惟有延巳。其馀诸子，亦各自可传，虽境有哀乐，而辞无高下也。”并引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关于唐五代词的评语以证之。从总的方面来看，他是概括得比较准确的。

作为“花间鼻祖”的温庭筠，前面已有评介，这里重点介绍韦庄。韦庄与温庭筠齐名，而风格各异。周济既称其词如“淡妆”的美人，又说它像“初日芙蓉春日柳”（《止庵论词杂著》）。王国维更说：“‘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人间词话》）今人论韦词，多说他以白描见长。吴梅举其《归国谣》一首，曰：“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最耐寻味，而此词‘南飞传意’，‘别后知愧’，其意

更为明显。”这样的说法，固有一定道理；但韦庄词，一般都以《菩萨蛮》四首为代表，清常州词派开山人物张惠言《词选》认为这四首是韦庄“留蜀后寄意之作”；而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则评之曰：“深情苦调，意婉词直，屈子《九章》之遗。词至端己，语渐疏，情意却深厚，虽不及飞卿之沉郁，亦古今绝构也。”可见这四首《菩萨蛮》同吴氏所举的《归国谣》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花间集》是以写艳情为主的词作总集，其特点一是香而软，二是狭而深，总体风格可谓带有含蓄美、朦胧美，以婉约为主，间亦有豪放之作。集中除温韦二大家外，其他词人，亦颇可观，如和凝，时称“曲子相公”，李珣为少数民族出身词人，吴梅也一一论及，谓他们为“深识之士”，“惧忠言之触祸，托俳语以自晦”，殊为有理，亦知人论世之言也。

与西蜀相对的是南唐词，吴梅主要论述了李氏父子和冯廷巳。早在宋代，李清照便说：“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词论》，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吴梅举南唐嗣主中宗（李璟）《山花子》（即《摊破浣溪沙》）一首，云：“此词之佳，在于沉郁。夫菡萏销翠、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与春光同其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在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其言精切，所谓以词人之眼观物，则物物皆著我之色彩，确是道出了文学之移情作用。

吴梅在评李璟《山花子》之后复云：“中主能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此二者之异处也。”谓二主词风的差异，正在于此。按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前期之词多“寄情声色，而笔意

自成馨逸”，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眼色暗相钩”等等，莫不绮艳靡丽；而“一旦归为臣虏”，被宋太宗押至汴京，便愁苦盈怀，“终日以泪洗面”，所作之词，大半凄苦感伤，悲恸欲绝。吴梅举其《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首，以为此等词，“皆直抒胸臆，而复宛转缠绵者也”。无怪乎王国维曰：“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人间词话》）后主亡国后词较前期成就更高，较其父有青出于蓝之妙，不知影响了多少代词人及读者！

冯延巳之词似可与南唐二主词比肩方驾。吴梅录其《菩萨蛮》“画堂昨夜西风过”一首，谓其“缠绵忠爱，与温韦相伯仲”，并特别欣赏他的《蝶恋花》诸作，认为“情辞悱恻，可群可怨”，“思深意苦，又复忠厚恻怛，词至此，则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矣”。他以“忠爱缠绵”为标准，说冯上继温韦、并将豪放派中徒事“叫嚣”、婉约派中过于“冶纤”的两种偏颇剥离开来，维持了词之主体风格。这样的论断是符合词史的实际的。

继唐五代词之后，吴梅论两宋词。

论者常谓唐诗、宋词、元曲，是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标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因此吴梅说：“论词至赵宋，可云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难继者矣。”在第七章总论中，吴梅把宋词分为两大阶段：一为北宋词，一为南宋词。在整个宋词中，他以张先为分界线：张先之前“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为苏、辛，为姜、张，发扬蹈厉，壁垒一变。”说：“盖子野（张先之字）为古今一大转移也。”然而一般学者却认为柳永是宋代转变词风的第一人，因为在他以前基本上风行小令，由于柳善为慢词，或依旧曲创新声，或依新声填新词，突破“花间”以来以小令写艳情的狭窄范围，而以长调反映市井生活与都市繁荣，铺叙展衍，形容盛明，千载如同一时。所以在他手

里，词风为之一变。但吴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柳永失意无憀，专事绮语；张先流连歌酒，不乏艳辞，惟托体之高，柳不如张。"然而细读柳词，并不像吴梅所说"专事绮语"，他的《望海潮》写杭州之繁华、《八声甘州》写辽阔的境界、深挚的离情，莫不格高调古。郑文焯《与人论词遗札》尝称柳氏"以沉雄之魄，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作挥绰之声"（见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由此可见，柳永岂止"专事绮语"？"词体"又何尝不高？"柳氏家法"对宋词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故吴梅的看法，尚有可议之处。其论北宋词，概之曰"迨苏轼则得其（指子野）大，贺铸则取其精，秦观则极其秀，邦彦则集其成。此北宋词之大概也。"在他看来，张先的影响几乎已笼罩了北宋词坛，未免过于夸大。对南宋的词，他首先推重"抚时感事"的稼轩词，和玉田（张炎）"独馀故国之思"的爱国词；然后总结说："绍兴以来，声律之文，自以稼轩（辛弃疾）、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为优，梅溪（史达祖）、梦窗（吴文英）则次之，玉田、草窗（周密）又次之，至竹屋（高观国）、竹山（蒋捷）辈，纯疵互见矣。此南宋词之大概也。"

清代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文廷式在《云起轩词钞序》中也说："词至南宋而极盛，亦至南宋而渐衰。"这是对南宋词史恰切的概括，吴梅论南宋词，基本上沿着这条思路。在本章开头之处，他已给南宋词人排了一个队，至《南宋人词略》，他又举出辛弃疾、姜夔、张炎、王沂孙、史达祖、吴文英、周密七家，作为"南宋词坛领袖"。

在这七家中，吴氏似特别推崇王沂孙词。他说："大抵碧山之词，皆发于忠爱之忱，无刻意争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论词品之高，南宋诸公，当以《花外》为巨擘焉。"为什么特别推重王沂孙的《花外集》？因为它以咏物为主，且在咏物中有寄托。吴氏很重视咏物词，在第一章

《绪论》中，他就提出“咏物之作，最要在寄托。”他以王沂孙词为咏物的典范。“其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他举《天香》咏龙涎香一首，说是“当为谢太后作”，“寄慨处清丽纡徐，斯为雅正”。他认为在咏物词中，“碧山一片热肠，无穷哀感”，“视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过之而无不及”。赞赏之情，无以复加。除此之外，吴梅还把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卢祖皋、高观国、张辑、刘克庄、蒋捷、陈允平、李清照、朱淑真等十四家附于最后，略作评介，限于篇幅，恕不覼缕了。

金元两朝之词，向为研究者所忽视，但吴梅却给以一定的评介，见之于第八章。

金元两朝，乃少数民族政权，尚武好战，马背上得天下，文化不高，其诗词多由宋朝传入。北宋时东坡文集北移，即吴梅所谓“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也。金与南宋对峙，南宋使臣入金，有的被羁留，如洪皓于建炎三年（1129）以徽猷阁待制使金，被留十五年始还。曾馆于燕京，作《江梅引》五首，写故国之思；有的降金，供职于翰苑，如宇文虚中，天会中奉使至金，留掌词命，有《迎春乐·立春》词；吴激，大书法家米芾之婿，使金，留任翰林待制，其《人月圆·宴北人张待制家有感》，一时声名鹊起。又《春从天上来》长调，写在会宁府偶遇南朝梨园老姬筵前鼓瑟，触发海角飘零之感。他与另一降臣蔡松年的词在北国皆产生很大影响，一时被称为“吴蔡体”。从旧观念来看，尝称之为“贰臣”，但从中华民族融合的进程来看，他们曾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对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应该是有好处的。

吴梅在论述金元词时，态度比较客观。他说：“至论词学，北方较衰，杂剧搊谈盛行，而雅词几废，间有操翰倚声，亦目为习诗馀技，远非两宋可比也。”尽管如此，他还从元好问《遗山乐府》中所辑三十六

家中，挑出十六位词人加以绍介。如元好问词，张炎《词源》曾云："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而吴梅则持另一种看法，他说："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是张炎主要看到元词婉约轻蒨的一面，而吴氏则偏重于元词豪放雄俊的一面了。从吴梅所录元氏《迈坡塘·雁丘》词来看，此词以拟人化手法，通过一对鸿雁之死，歌颂了"生死相许"的感情，被清人许昂霄评曰："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词综偶评》）他所感染到的词情，自然是婉约悱恻。然至下阕"海枯石烂"以下，词笔刚健，一气贯注，则又豪宕不羁了。故论遗山之词，应作面面观，这才辩证。

元代文学以杂剧、散曲著称，词学已经式微。对此，吴梅曾结合音乐的变迁加以探讨，他说："元人以北词（指北曲）登场，而歌词（指宋词）之法遂废。"又说："词之谱法（指乐谱），存者无多。且有词名仍旧，而歌法全非者。"因为词是依附于燕乐的文学，乐谱陵夷，词作必衰，所析至为深刻。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元朝也有几位词人，为吴梅所称道，其中以张翥成就为最大。张翥，字仲举，吴梅谓"仲举词为元一代之冠"，并录其《多丽·西湖泛舟》一首，评曰："仲举此词，气度冲雅，用韵尤严，较两宋人更细。《多丽》一调，终以此为正格。"按《多丽》乃专调，无高超技巧，殊难驾驭；然而张翥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概括力，却把他一天游湖的审美感受，如诗如画地表现出来，使之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无怪乎吴梅给以崇高的评价。

本书第九章，论明清两朝之词。

词至宋末，即已走下坡路。历金元两朝，所幸有二、三大家，保存一脉，至有明一代，遂至衰敝。吴梅说："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探其根源，有数端焉。"一端是《花间》、《草堂》，盛行一时，雅词受到排挤；二是明人重视科举，忽视声律之学。所言颇中肯綮。还

有一条，就是明代戏曲特别发达，赏音之士，多致力于传奇的创作。吴梅虽曾提到“俳优登场，亦宠以华藻”，可惜不太明确。

在风云激荡的明初词坛，刘基与高启虽有佳作，可承元人馀绪，“然视宋人亦远矣”（陈霆《渚山堂词话》卷一）。其后永乐至成化时期，词坛流行台阁体、打油体、理学体，几乎成为荒漠。迨弘治以迄嘉靖，始有杨慎出而振之，而王世贞陈霆及文徵明等亦有所创作，然格局未大，成就不高。直至明末，词学才趋于兴盛，云间派开始崛起，陈子龙、夏完淳，属词雅隽，寄慨遥深，并以他们为代表，出现了一批爱国词人，如孙承宗、张煌言等。

吴梅在论述明代词人时列举了十家，其中惟杨慎、王世贞、陈子龙较为突出。然对杨慎，独重其《词林万选》和词学著作《词品》，称之为“词家功臣”。于王世贞，亦多推重其《艺苑卮言》，以为“其中论词诸篇，颇多可采”。陈子龙是云间词派的代表人物，在抵抗清兵南下时殉难。吴梅在这里，举其《蝶恋花》“雨外黄昏花外晓”一首，然后将词品与人品结合起来，评道：“大樽（子龙别号）文宗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言内意外，已无遗议。”并称有明一代，“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而已。”又举《山花子》“杨柳凄迷晓雾中”一首，说是“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但他微感不足的是，子龙小令较多，长篇不足。他的评价，应该是客观而公正的。

词的发展史是波浪式的，宋词是一个高峰，元明跌入低谷，至清又出现中兴的局面。因此吴梅说：“词至清代，可谓极盛之期。”但是清代词学，也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清初词风，犹沿明季馀习。迨朱彝尊出，独标南宋，继武姜（夔）、张（炎），一时有“家白石而户玉田”之说，此之谓浙西词派。其时陈维崧、纳兰性德也各擅胜场。陈词

宗稼轩，雄伟豪放，树帜骚坛；纳兰为汉化之满人，词风近似李后主、晏幾道。以上三家，可称清初之代表。至中叶，则有厉鹗、张惠言、张琦等人。于是常州词派代浙派而起，提倡风骚比兴，推尊词体；后起之秀如周济，则继承其说，言词必称"寄托"，在词坛上影响深远。及至晚清，出现了"四大词人"，如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郑文焯（龙榆生师则以文廷式代之）。吴梅在《清人词略》中，以较长篇幅概括了清词的全过程，并论述了二十七位词人。因为彼时朱孝臧、况周颐尚健在，故略而不论。

在本书作家论中，以清代为最多最详，盖时代益近，资料愈丰富，且为吴氏情有独钟也。对清初浙派领军人物朱彝尊，他评价极高，云："竹垞以出类之才，平生宗尚，独在乐笑（张炎），《江湖载酒》，尽扫陈言，而一时裙屐，亦知趋武姜、张。叫嚣奔放之风，变而为敦厚温柔之致。"对常州词派开山大师张惠言，则称其"别具论古之怀，大汰言情之作，词非寄托不入，皋文已揭橥于前"。此外在众多词人中，他对蒋鹿潭（春霖）尤多青睐。既称"鹿潭雄才，得白石之清"，又赞其"别裁伪体，不附风气，骎骎入两宋之室"。盖清代词派纷繁，蒋氏能"不傍门户，独以风雅为宗"，独辟蹊径，自成一格，故吴梅对他赞不绝口。

在论述清词时，吴梅不离声律，如谓戈载"精心结撰，文字音律，两臻绝顶，宜其独步江东"；又称郑文焯"于声律之学，研讨最深，所著《词源斠律》……皆精审可从；至其所作词，炼字选声，处处稳洽，而语语缠绵宕动，清末论词笔之清，无逾叔问（郑文焯之字）者矣。"这主要从音律着眼，至于文字，恐怕郑氏不会超过王鹏运与朱孝臧吧。王有《半塘定稿》，朱有《彊邨语业》及《彊邨丛书》，而况周颐则有《蕙风词》及《蕙风词话》，皆为晚清词学的瑰宝。他们不仅是清词得

力的殿军，也为中国词学史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五、词学思想与治学方法

以上，我们按照本书原有的顺序，逐次进行论证。现在回顾一下，似可总结出本书一些特点，从这些特点中也折射出作者的词学思想与治学方法。

首先作者开宗明义，揭示了词之定义是“意内言外”。这是继承了常州词派主帅张惠言的观念，藉以尊崇词体。以后各章的立论，基本上是从“尊体”出发，把被前人视为“艳科”、“小道”的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由此可见，他的词学思想主要属于常州词派一路。如其在本书第九章中说：“皋文（张惠言）《词选》一编，扫靡曼之音，接风骚之真脉，真具冠古之识力者也。词亡于明，至清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未能穷究源流。乾嘉以还，日就衰颓，皋文与翰风（张琦）出，而溯流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成，与浙派分镳争先矣。”但他对浙派并不歧视，不但称“竹垞（朱彝尊）独取南宋，而分虎、符曾佐之，风气为之一变”；而对一般学者不太称道的厉鹗也津津乐道，说当时词坛，“窈深幽曲，当以樊榭（厉鹗）为最，学者循是以求深厚，则去姜、史不远矣。”有清一代词坛，基本上为浙、常二派所笼罩，吴梅论词，大致未超出其范围。

因为词是与音乐相结合的抒情诗体，它依燕乐而生，原在筵前花间，由歌伎演唱，作为“娱宾遣兴”之资。宋末以后，乐谱虽亡，但其经过音乐陶冶的特质，始终未变，故名之曰“倚声”、曰“诗馀”。吴梅能谱曲，能唱曲，亦研究戏曲，尝有《顾曲麈谈》等书问世。曲与词固然有别，但它们都与音乐有关。从语言文字方面来看，也都是“长短不葺”之诗，只是多一些衬字而已。吴梅从曲的角度去探讨词的音乐，自然胜常人一筹。他提出词“上不似诗，下不似曲”，大都是从词的音乐性进行鉴

别的。为了探讨词的音乐性，本书特辟三章，一曰“论平仄四声”，二曰“论韵”，三曰“论音律”。其实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即词的协律问题。他认为古人好词，“或取声律之美，或取节拍之和，如《巫山十二峰》、《九回肠》之目，歌时最为耐听故也”（《绪论》）。他如此讲究词的音乐性，一是从词的特质出发，二是继承宋末词学家的看法，如沈伯时在《乐府指迷》中所说：“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又说：“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和。”因此他在历评诸家词作时，常常拿着音乐性这把尺子。如第七章论东坡词，征引晁无咎、陈无己、陆务观之语，讨论其不协律问题；论白石词，则引其《满江红》小序云：“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无心扑’三字，歌者收‘心’字融入去声，方协音律”；又云：“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可谓审音辨律，细入毫芒。

对于词之协律，吴梅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而且通过创作实践，进行切身体会。如其《凄凉犯·题庞檗子遗词依石帚四声》云：

> 玉田赋笔。经年懒，中仙一去萧瑟。可园试酒，横塘闻韵，俊游空忆。零星醉墨。更谁指、红楼信息！想当时、秋风旧国，两载入瑶席。
>
> 弹尽西州泪，几许骚魂，古藤阴侧。桂娥照影，也依依、故人颜色。漫谱吴丝，怕吹破、山阳夜笛。问吟踪、独有燕子尚记得。

此词为悼念南社早期成员庞树柏而作。石帚，指姜夔。姜夔深明乐理，工音律，其所为词，莫不谐婉，而其《凄凉犯》原唱，亦分外谨严。吴梅的和作，不但全押仄韵，而且更讲究四声，又于平声分辨阴阳。因有自身创作的体会，故其论词，皆能鞭辟入里，没有一句隔靴搔痒、不着边际的话。我们今天研究词，就应该学习这种他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治学

方法。

吴梅善填词，也精通词论。填词经验与词学理论相结合，所以这本书不同于一般泛泛而论的词学著作。他宗常州词派，他的词学理论也从常州词派而来。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张氏这段话，为常州词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大要为以《诗》、《骚》为依归，崇比兴，区正变，用低徊要眇的手法，反映"贤人君子幽约怨悱"的感情。吴梅奉之为圭臬，论词主张风雅比兴。如第六章论温庭筠时，指出"其词全祖风骚"。论西蜀词人时，又说"是以缘情托兴，万感横集"，这就把人们视为绮语艳情的"花间"小词纳入诗、骚的传统。论南唐冯延巳时，则又热情地赞颂道："正中（冯延巳字）词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其《蝶恋花》诸作，情词悱恻，可群可怨。张皋文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余最爱诵之。"（以上见第六章）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词中骚雅的传统绵延不绝（按"骚雅"这一概念始见于南宋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谓唐宋歌词"韫骚雅之趣者，百一二而已"。），南唐之后，有北宋的贺铸，他说贺词"骚情雅意，哀怨无端，盖得力于风雅，而出之以变化"（见第七章）。而姜夔之作，张炎已称其"清空骚雅，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卷下），自不必多论。及至清代，张惠言之词，固然骚雅，即使其前的小家如过春山、吴梅亦称其《湘云词》"笔意骚雅"，并谓此后的蒋春霖"独以风雅为正宗"。总之，吴梅已将词中骚雅，理出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对于我们研究词史，颇有参考价值。

在提倡骚雅的同时，吴梅很重视比兴。赋、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最早见于《诗经》。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释云："兴者，兴会所

至，非即非离，言在此，意在彼，其词微，其旨远。比者，一正一喻，两相譬况，其词决，其旨显。”词自李白始，已用比兴，至“花间”而益多，尤以温庭筠为甚。吴梅论词时，常强调《三百篇》之比兴。他说：“盖词中感喟，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第七章）因为词忌直、忌浅，妙在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如此方能产生低徊要眇的韵致、迷离惝恍的意境。从此点出发，吴梅特别欣赏东坡的《水龙吟》咏杨花词，盖况周颐曾以词之起句“似花还似非花”作全词的评语，既形象，又含蓄，深得比兴之义。然吴梅论词，也不排斥赋体。他认为南唐李后主词，全“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此也”。并以《虞美人》及《忆江南》、《相见欢》等词为例，说它们“皆直抒胸臆，而复宛转缠绵者也”（见第七章）。

谚云：“手法人人会用，各有巧妙不同。”词之比兴赋亦然。有些比兴太多，便觉晦涩难明，如吴文英的《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貌观之，雕缋满眼”。吴梅虽透过比兴，觉得“实有灵气得乎其间”，然终不应提倡。柳永词多用赋体，间有佳作，如《八声甘州》，苏轼认为“高处不减唐人”。但其多数作品，“事实必清，点景必工”，吴梅讥其“仅工铺叙而已”，“皆率笔无咀嚼处”（见第七章），也是说到其要害。

比兴之外，吴梅更以沉郁说词。“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唐代杜甫之作。后来常州词派以之论词，如陈廷焯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风》，二十五篇《楚辞》，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白雨斋词话》卷一）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反对浮薄之作，即反对俚词、鄙词、游词和淫词；提倡忠厚之旨，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孤臣孽子之感，这对于雅词的发展自然是有益的。从陈廷焯的话中，可以看出“沉郁”亦出于风骚，乃“骚雅”概念的延伸和拓展。吴梅深

受此说的影响，在本书中常以“沉郁”为评判词之标准。他指出“学词者，从沉郁二字着力，则一切浮响肤词，自不绕其笔端。”并引陈廷焯语曰：“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见《白雨斋词话》卷一）吴梅认为：“此数语惟飞卿足以当之”，“今所传《菩萨蛮》诸作，固非一时一境所为，而自抒性灵，旨归忠爱。”（见第六章）他推崇温庭筠之词为“沉郁”的典范，对其后的孙光宪，他也说：“孟文之沉郁，可与李后主并美。”（引同上）周邦彦之所以成为大宗，他说：“究其实亦不外沉郁顿挫而已。”何谓沉郁？他举周之《瑞龙吟》云：“入手先指明地点‘章台路’，却不从目前景物写出，而云‘还’，此即沉郁处也。须知‘梅梢’‘桃树’，原来旧物，惟用‘还见’云云，则令人感慨无端，低徊欲绝矣。”（第七章）于此可见，填词不能平铺直叙，要做到“意之曲者词贵直，事之顺者语宜逆”（《绪论》），如果上述《瑞龙吟》开头不说“章台路”而先写梅桃景色，顺次描摹下去，就显得浅露，不够沉郁。婉约词委婉含蓄，一唱三叹，如温庭筠、周邦彦之词；自然沉郁；豪放词如稼轩《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磊落苍凉，跳跃动荡，也属于沉郁。而吴文英词的“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沉郁之思，乌得转以沉郁为晦邪？”要做到沉郁，吴梅认为“须多读书。不用书卷，徒事叫嚣，便是蒋心馀、郑板桥，去沉郁远矣”（以上皆见第七章）。

与“沉郁”相关的是“寄托”，这也是常州词派的主张。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在指点学词门径时说：“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周济是从张惠言《词选序》“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的比兴变风之义中得到启发，要词作不要停留在花草、闺襜以及里巷风谣的表层描写上，而要把作者的理

想、情操渗透在其中。这种寄托不能留下痕迹，给人以贴标签之感。因此周济又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命题，要求作者词中所寄托思想，“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又与沉郁之要求含蓄蕴藉挂上钩了。吴梅深信此说，对南北宋词的评论，多重寄托。如论东坡《西江月》“缺月挂疏相”为“别有寄托”；张炎词“皆雅正，故集中无俚语，且别具忠爱之致”；“君国之感，离别之情，言外自见”（第七章）。对王沂孙的咏物词，尤为推崇，说：“论词品之高，南宋诸公，当以《花外》为巨擘焉。其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第七章）而陈允平的《西湖十咏》，“多感时之语，时时寄托忠厚和平，真可亚于中仙（王沂孙），非草窗（周密）所可及”（引同上）。由此看来，吴梅是主张词必须寓有深厚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不能光写风花雪月，更不能无病呻吟，这种词学思想是相当进步的，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以上所论，为吴梅词论之荦荦大者，至于他的词史观，基本上融合在词论与作家论之中；而创作方法、填词技巧，在论音律、论作家中，皆有所涉及，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细说了。

古人云：书读千篇，其义自见。对于词，尤应含英咀华，细细品尝，如嚼橄榄，久而知味。对于这本《词学通论》所蕴藏的丰厚内容，也非区区拙文所能概括。读者若能时刻揣摩，韦编三绝，定能领会其中妙谛。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　录

导读（徐培均）
词学通论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
第三章　论韵
第四章　论音律
第五章　作法
第六章　概论一　唐五代
第七章　概论二　两宋
第八章　概论三　金元
第九章　概论四　明清
返回总目录

词学通论

第一章　绪论

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曰诗馀。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最著也。或谓词破五七言绝句为之，如《菩萨蛮》是。又谓词之《瑞鹧鸪》即七律体，《玉楼春》即七古体，《杨柳枝》即七绝体，欲实诗馀之名，殊非确论。盖开元全盛之时，即词学权舆之日。旗亭画壁，本属歌诗；“陵阙”“西风”，亦承乐府。强分后先，终归臆断。自是以后，香山、梦得、仲初、幼公之伦，竞相藻饰。《调笑》、《转应》之曲，“江南”“春去”之词，上拟清商，亦无多让。及飞卿出而词格始成。《握兰》、《金荃》，远接骚辨，变南朝之宫体，扬北部之新声。于是皇甫松、郑梦复、司空图、韩偓、张曙之徒，一时云起。“杨柳大堤”之句、“芙蓉曲渚”之篇，自出机杼，彬彬称盛矣。

作词之难，在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间，要须辨其气韵。大抵空疏者作词，易近于曲；博雅者填词，不离乎诗。浅者深之，高者下之，处于才不才之间，斯词之三昧得矣。惟词中各牌，有与诗无异者。如《生查子》，何殊于五绝；《小秦王》、《八拍蛮》、《阿那曲》，何殊于七绝。此等词颇难著笔，又须多读古人旧作，得其气味，去诗中习见辞语，便可避去。至于南北曲，与词格不甚相远，而欲求别于曲，亦较诗为难。但曲之长处，在雅俗互陈，又熟谙元人方言，不必以藻缋为能也。词则曲中俗字，如“你我”、“这厢”、“那厢”之类，固不可用；即衬贴字，如“虽则是”、“却原来”等，亦

当舍去。而最难之处，在上三下四对句。如史邦卿春雨词云：“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又：“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此词中妙语也。汤临川《还魂》云：“他还有念老夫诗句男儿，俺则有学母氏画眉娇女。”又：“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忽地怀人幽怨。”亦曲中佳处，然不可入词。由是类推，可以隅反，不仅在词藻之雅俗而已。宋词中尽有俚鄙者，亟宜力避。

小令、中调、长调之目，始自《草堂诗馀》，后人因之，顾亦略云尔。《词综》所云“以臆见分之，后遂相沿，殊属牵强”者也。钱唐毛氏云：“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古人定例也。”此亦就《草堂》所分而拘执之。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为小令乎？抑中调乎？如《雪狮儿》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为中调乎？抑长调乎？此皆妄为分析，无当于词学也。况《草堂》旧刻，止有分类，并无小令、中调、长调之名。至嘉靖间，上海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馀》四卷，始有小令、中调、长调之目，是为别本之始。何良俊序称“从敬家藏宋刻，较世所行本多七十馀调”，明系依托。自此本行而旧本遂微，于是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至牢不可破矣。

词中调同名异，如《木兰花》与《玉楼春》，唐人已有之，至宋人则多取词中辞语名篇，强标新目。如《贺新郎》为《乳燕飞》，《念奴娇》为《酹江月》，《水龙吟》为《小楼连苑》之类。此由文人好奇，争相巧饰，而于词之美恶无与焉。又有调异名同者，如《长相思》、《浣溪沙》、《浪淘沙》，皆有长调。此或清真提举大晟时所改易者，故周集中皆有之。此等词牌，作时须依四声，不可自改声韵。缘舍此以外别无他词可证也。又如《江月晃重山》、《江城梅花引》、《四犯剪

梅花》类，盖割裂牌名为之，此法南曲中最多。凡作此等曲，皆一时名手游戏及之，或取声律之美，或取节拍之和。如《巫山十二峰》、《九回肠》之目，歌时最为耐听故也。词则万不能造新名，仅可墨守成格。何也？曲之板式，今尚完备，苟能遍歌旧曲，不难自集新声。词则拍节既亡，字谱零落，强分高下，等诸面墙，间释工尺，亦同向壁。集曲之法，首严腔格，亡佚若斯，万难整理。此其一也。六宫十一调，所隶诸曲，管色既明，部署亦审，各宫互犯，确有成法。词则分配宫调，颇有出入，管色高低，万难悬揣。而欲汇集美名，别创新格，即非惑世，亦类欺人。此其二也。至于明清作者，辄意自度腔，几欲上追白石、梦窗，真是不知妄作。又如许宝善、谢淮辈，取古今名调，一一被诸管弦，以南北曲之音拍，强诬古人，更不可为典要。学者慎勿惑之。

沈伯时《乐府指迷》云：“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此四语为词学之指南，各宜深思也。夫协律之道，今不可知。但据古人成作，而勿越其规范，则谱法虽逸，而字格尚存，揆诸按谱之方，亦云弗畔。若夫缠令之体，本于乐府相和之歌，沿至元初，其法已绝；惟董词所载，犹存此名。清代《大成谱》，备录董词，而于缠令格调，亦未深考。亡佚既久，可以不论。至用字发意，要归蕴藉。露则意不称辞，高则辞不达意。二者交讥，非作家之极轨也。故作词能以清真为归，斯用字发意，皆有法度矣。

咏物之作，最要在寄托。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沈伯时云：“咏物须时时提调，觉不分晓，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如清真咏梨花《水龙吟》，第三第四句，须用‘樊川’‘灵关’事；又‘深闭门’及‘一

枝带雨’事，觉后段太宽。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说花之白，则是凡白花皆可用，如何见得是梨花？”（见《乐府指迷》）案，伯时此说，仅就运典言之，尚非赋物之极则。且其弊必至探索隐僻，满纸谰言，岂词家之正法哉？惟有寄托，则辞无泛设，而作者之意，自见诸言外。朝市身世之荣枯，且于是乎觇之焉。如碧山咏蝉《齐天乐》“宫魂馀恨”，点出命意。“乍咽凉柯，还移暗叶”，慨播迁之苦。“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二语，言国土残破，而修容饰貌，侧媚依然。衰世臣主，全无心肝，千古一辙也。“铜仙”三句，言宗器重宝，均被迁夺，泽不下逮也。“病翼”二句，更痛哭流涕，大声疾呼，言海岛栖迟，断不能久也。“馀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漫想”二句，责诸臣苟且偷安，视若全盛也。如此立意，词境方高。顾通首皆赋蝉，初未逸出题目范围，使直陈时政，又非词家口吻。其他赋白莲之《水龙吟》，赋绿阴之《琐窗寒》，皆有所托，非泛泛咏物也。会得此意，则“绿芜台城”之路，“斜阳烟柳”之思，感事措辞，自然超卓矣。（碧山此词，张皋文、周止庵辈皆有论议。余本端木子畴说诠释之，较为确切。他如白石《暗香》、《疏影》二首，亦寄时事，惟语意隐晦，仅“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数语，略明显耳。故不具论。）

沈伯时云：“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所以无人唱和。秦楼楚馆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凉。”（《乐府指迷》）余案此论出于宋末，已有不协腔律之词，何况去伯时数百年，词学衰熄如今日乎？紫霞论词，颇严协律。然协律之法，初未明示也。近二十年中，如沤尹、夔笙辈，辄取宋人旧作，校定四声，通体不改易一音。如《长亭怨》，依白石四声，《瑞龙吟》依清真四声，《莺啼序》依梦窗四声，盖声律之法无存，制谱之道难索。万

不得已，宁守定宋词旧式，不致偭越规矩。顾其法益密，而其境益苦矣。（余案，定四声之法，实始于蒋鹿潭。其《水云楼词》如《霓裳中序第一》、《寿楼春》等，皆谨守白石、梅溪定格，已开朱、况之先路矣。）余谓小词如《点绛唇》、《卜算子》类，凡在六十字下者，四声尽可不拘。一则古人成作，彼此不符；二则南曲引子，多用小令，上去出入，亦可按歌，固无须斤斤于此。若夫长调，则宋时诸家往往遵守。吾人操管，自当确从，虽难付管丝，而典型具在，亦告朔饩羊之意。由此言之，明人之自度腔，实不知妄作，吾更不屑辨焉。

杨守斋《作词五要》第四云："要随律押韵，如越调《水龙吟》、商调《二郎神》，皆用平入声韵，古词俱押去声，所以转折怪异，成不祥之音。"昧律者反称赏之，真可解颐而启齿也。守斋名缵，周草窗《蘋洲渔笛谱》中所称紫霞翁者即是。尝与草窗论五凡工尺义理之妙，未按管色，早知其误。草窗之词，皆就而订正之。玉田亦称其持律甚严，一字不苟作，观其所论可见矣。戈顺卿又从其言推广之，于学词者颇多获益。其言曰："词之用韵，平仄两途，而有可以押平韵，又可以押仄韵者，正自不少。其所谓仄，乃入声也。如越调又有《霜天晓角》、《庆春宫》，商调又有《忆秦娥》，其馀则双调之《庆佳节》，高平调之《江城子》，中吕宫之《柳梢青》，仙吕宫之《望梅花》、《声声慢》，大石调之《看花回》、《两同心》，小石调之《南歌子》，用仄韵者，皆宜入声。《满江红》有入南吕宫者，有仙吕宫者。入南吕宫者，即白石所改平韵之体，而要其本用入声，故可改也。外此又有用仄韵，而必须入声者，则如越调之《丹凤吟》、《大酺》，越调犯正宫之《兰陵王》，商调之《凤凰阁》、《三部乐》、《霓裳中序第一》、《应天长慢》、《西湖月》、《解连环》，黄钟宫之《侍香金童》、《曲江秋》，黄钟商之《琵琶仙》，双调之《雨霖铃》，仙吕宫之《好事近》、《蕙兰芳引》、《六么令》、《暗香》、《疏影》，仙

吕犯商调之《凄凉犯》，正平调之《淡黄柳》，无射宫之《惜红衣》，中吕宫之《尾犯》，中吕商之《白苎》，夹钟羽之《玉京秋》，林钟商之《一寸金》，南吕商之《浪淘沙慢》，此皆宜用入声韵者，勿概之曰仄而用上去也。其用上去之调，自是通协，而亦稍有差别。如黄钟商之《秋宵吟》，林钟商之《清商怨》，无射商之《鱼游春水》，宜单押上声。仙吕调之《玉楼春》，中吕调之《菊花新》，双调之《翠楼吟》，宜单押去声。复有一调中必须押上、必须押去之处，有起韵结韵，互皆押上、宜皆押去之处，不能一一胪列。”[1]（《词林正韵·发凡》）顺卿此论，可云发前人所未发，应与紫霞翁之言相发明。作者细加考核，随律押韵，更随调择韵，则无转折怪异之病矣。

择题最难，作者当先作词，然后作题。除咏物、赠送、登览外，必须一一细讨，而以妍雅出之。又不可用四六语（间用偶语亦不妨），要字字秀冶，别具神韵方妙。至如有感、即事、漫兴、早春、初夏、新秋、初冬等类，皆选家改易旧题，别标一二字为识，非原本如是也。《草堂诗馀》诸题，皆坊人改易，切不可从。学者作题，应从石帚、草窗。石帚题如《鹧鸪天》“予与张平甫自南昌同游”云云，《浣溪纱》“予女须家沔之山阳”云云，《霓裳中序第一》“丙午岁留长沙”云云，《庆宫春》“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云云，《齐天乐》“丙辰岁与张功甫会饮张达可之堂”云云，《一萼红》“丙午人日予客长沙别驾之观政堂”云云，《念奴娇》“予客武陵，湖北宪治在焉”云云，草窗题如《渡江云》“丁卯岁未除三日”云云，《采绿吟》“甲子夏霞翁会吟社诸友”云云，《曲游春》“禁烟湖上薄游”云云，《长亭怨》“岁丙午丁未，先君子监州太末”云云，《瑞鹤仙》“寄闲结吟台”云云，《齐天乐》“丁卯七月既望”云云，《乳燕飞》“辛未首夏以书舫载客”云云，叙事写景，俱极生动，而语语研炼，如读《水经注》，如读柳州游记，方是妙题，且又得词中之意。抚时感事，如与古人晤对。（清真、梦窗，词题

至简，平生事实，无从讨索，亦词家憾事。）而平生行谊，即可由此考见焉。若通本皆书感、漫兴，成何题目？

意之曲者词贵直，事之顺者语宜逆，此词家一定之理。千古佳词，要在使人可解。尝有意极精深，词涉隐晦，翻绎数过，而不得其意之所在者，此等词在作者固有深意，然不能日叩玄亭问此盈篇奇字也。近人喜学梦窗，往往不得其精，而语意反觉晦涩。此病甚多，学者宜留意。

---

[1] 按以上一段皆杨守斋（杨缵）语，非戈顺卿（戈载）语。

第二章　论平仄四声

平仄一道，童孺亦知之，惟四声略难，阴阳声则尤难耳。词之为道，本合长短句而成，一切平仄，宜各依本调成式。五季两宋，创造各调，定具深心。盖宫调管色之高下，虽立定程，而字音之开齐撮合，别有妙用。倘宜平而仄，或宜仄而平，非特不协于歌喉，抑且不成为句读。昔人制腔造谱，八音克谐，今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凡古人成作，读之格格不上口，拗涩不顺者，皆音律最妙处。张綖《诗馀图谱》，遇拗句即改为顺适，无怪为红友所讥也。拗调涩体，多见清真、梦窗、白石三家。清真词如《瑞龙吟》之“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忆旧游》之“东风竟日吹露桃”，《花犯》之“今年对花太匆匆”；梦窗词如《莺啼序》之“快展旷眼，傍柳系马”，《西子妆》之“一箭流光，又趁寒食去”，《霜花腴》之“病怀强宽，更移画船”；白石词如《满江红》之正“一望千顷翠澜”，《暗香》之“江国，正寂寂”，《凄凉犯》之“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秋宵吟》之“今夕何夕恨未了”，此等句法，平仄拗口，读且不顺，而欲出辞尔雅，本非易易，顾不得轻易改顺也。虽然，平仄之道，仅止两途，而仄有上去入三种，又不可遇仄而概以三声统填也。一调之中，可以统用者，十之六七；不可统用者，十之三四，须斟酌稳惬，方能下字无疵。于是四声之说起矣。盖一调有一调之风度声响，若上去互易，则调不振起，便有落腔之弊。黄九烟论曲，有“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之句，填词何独不然？如《齐天乐》有四处必须用去上声。清真词“云窗静掩”，“露囊清夜照书卷”，“凭高眺远”，“但愁斜照敛”是也。此四句中，如“静掩”、“眺远”、“照敛”，万不可用他声，故此词切忌用入韵。虽入可作上，究不相宜。又《梦芙蓉》亦有五处必须去上声。《梦窗词》“西风摇步绮，应红绡翠冷”，“霜挽正慵

起”，“仙云深路杳”，“城影蘸流水”是也。“步绮”、“翠冷”、“正起”、“路杳”、“蘸水”，亦万不可用他声，此词亦忌入韵。又《眉妩》亦有三处用去上声。白石词“信马青楼去”，“翠尊共款”，“乱红万点”是也。中如“信马”、“共款”、“万点”，亦不可用他声。至如《兰陵王》之多仄声字，《寿楼春》之多平声字，又当一一遵守，不得混用上去入三声也。此法在词中虽至易晓，但所以必要遵守之理，实由发调。余尝作南曲《集贤宾》，据旧谱首句云“西风桂子香正幽”，用平平去上平去平，历按各家传作，如《西楼》云“愁魔病鬼朝露捐”，《长生殿》云“秋空夜永碧汉清”，皆守则诚格式。因戏改四声作之云“烽烟古道人懒游”，此“懒”字必须落下，而此处却宜高揭，遂至字顿喉间，方知旧曲中如“博山云袅鸡舌焚，寻常杏花难上头”类，歌时转捩怪异，拗折嗓子也。因曲及词，其理本同。清词名家惟陈实庵、沈闰生、蒋鹿潭能合四声，馀皆不合律式。清初诸家如陈迦陵、纳兰容若、曹溶辈且不足以语此也。盖上声舒徐和软，其腔低，去声激厉劲远，其腔高，相配用之，方能抑扬有致。大抵两上两去，法所当避，阴阳间用，最易动听。试观方千里和清真词，于用字去上之间，一守成式，可知古人作词之严矣。万红友云：“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此语深得倚声三昧。盖三仄之中，入可作平，上界平仄之间，去则独异。且其声由低而高，最宜缓唱。凡牌名中应用高音者，皆宜用此。如尧章《扬州慢》“过春风十里”，“自胡马窥江去后”，“渐黄昏，清角吹寒”，凡协韵后转折处皆用去声，此首最为明显。他如《长亭怨慢》“树若有情时”，“望高城不见”，“第一是早早归来”，“算空有并刀”，《淡黄柳》之“看尽鹅黄嫩绿”，“怕梨花落尽成秋色”，其领头处，无一不用去声者。无他，以发调故也。此意为昔人所未发，红友亦言之不详。因特著之。

入声之叶三声，《中原音韵》、绿斐轩《词林韵释》既备列之矣。但入作三声，仅有七部：支微、鱼虞、皆来、萧豪、歌戈、家麻、尤侯

诸部是也。然此是曲韵，于词微有不合。就词韵论，当分八部，以屋、沃、烛为一部、觉、药、铎为一部，质、栉、迄、昔、锡、职、德、缉为一部，术、物为一部，陌、麦为一部，没、曷、末为一部，月、黠、□、屑、薛、叶、帖为一部，合、盍、业、洽、狎、乏为一部，如此分合，较戈氏《词林正韵》为当矣。其派作三声处，仍据高安旧例，分隶前列七部之内，则入作三声，亦一览而知，详后论韵篇。此其大较也。惟古人用入声字、其叶韵处，固不外七部之例。如晏幾道《梁州令》“莫唱阳关曲”，“曲”字作邱雨切，叶鱼虞韵。柳永《女冠子》“楼台悄似玉”，“玉”字作于句切。又《黄莺儿》“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皆叶鱼虞韵。辛弃疾《丑奴儿慢》“过者一霎”，“霎”字作始鲊切，叶家麻韵。张炎《西子妆慢》“遥岑寸碧”，“碧”字作邦彼切，叶支微韵。又《徵招》换头“京洛染淄尘”，“洛”字须韵作郎到切，叶萧豪韵。此与曲韵无所分别。至如句中用入，派作三声处，则大有不同。大抵词中入声协入三声之理，与南曲略同。不能谨守绿斐所派三声之例。如欧词《摸鱼子》“恨人去寂寂，凤枕孤难宿”，“寂寂”叶精妻切。苏轼《行香子》“酒斟时须满十分”，周邦彦《一寸金》“便入渔钓乐”，“十”、“入”二字叶绳知切。秦观《望海潮》“金谷俊游”，“谷”叶公五切。又《金明池》“才子倒玉山休诉”，“玉”叶语居切。姜夔《暗香》“旧时月色”，“月”叶胡靴切。诸如此类，不可尽数。而按诸绿斐旧律，或有未尽合者，此不得责订韵者之误，亦不可责填词者之非也。盖入声叶韵处，其派入三声，本有定法，某字作上，某字作平，某字作去，一定不易。仅宗高安、绿斐二家，亦可勿畔。至于句中入声字，严在代平，其作上去，本不多见。词家用仄声处，本合上去入三声言之，即使不作去上，直读本声，亦无大碍。故句中入字，叶作三声，实无定法，既可作平，亦可上去，但须辨其阴阳而已。如用十字，其在平声格，固必须协绳知切，读若池音。苟在仄声格，上则作去，可作本字入声读，亦无不可。所谓词中之仄，本上去入三声统用也。故学者遇入作

三声时，宜注意作平之际者，即此故也。又词有必须用入之处，不得易用上去者。如《法曲献仙音》首二句。“虚阁笼寒”，“小帘通月”，阁、月宜入。《凄凉犯》首句“绿杨巷陌”，绿、陌宜入，《夜飞鹊》“斜月远堕馀辉”，“兔葵燕麦”，月、麦宜入。《霜叶飞》换头“断阕经岁慵赋”，《瑞龙吟》“愔愔坊陌人家”，“侵晨浅约宫黄”，“吟笺赋笔”，陌、约、笔宜入。《忆旧游》末句“千山未必无杜鹃”，必字宜入。词中类此颇多。盖入声字重浊而断，词中与上去间用，有止如槁木之致。今南曲中遇入声字，皆重读而作断腔，最为美听。以词例曲，理本相同。虽谱法亡逸，而程式尚存，故当断断谨守之也。戈氏《词韵》于入声字分为五部，虽失之太宽，而分派三声，仍分列各部之下，眉目既晰，而所分平上去三声，亦按图可索，学者称便利。且派作三声者，皆有切音，使人知有限度，不能滥施自便，尤有功于词学，非浅鲜矣。

第三章　论韵

词之有韵，所以谐节奏，调起毕也。是以多取同音，弗畔宫律，吐字开闭，畛域綦严。古昔作者，严于律度，寻声按谱，不逾□刌。其时词韵，初无专书，而操觚者出入阴阳，动中窍奥，盖深知韵理，方诣此境，非可望诸后人也。韵书最初莫如朱希真作《应制词韵》十六条，其后张辑释之，冯取洽增之。至元陶宗仪，曾讥其混淆，欲为更定，而其书久佚，无从扬搉矣。绍兴间，刻绿斐轩《词林要韵》一册，樊榭曾见之。其论词绝句有“欲呼南渡诸公起，韵本重雕绿斐轩”之句，后果为江都秦氏刻入《词学全书》中，即今通行之本。词韵之书，此为最古矣。惟近人皆疑此书为北曲而设，又有谓元明之季伪托者，今不备论。自是而沈谦之《词韵略》、赵钥之《词韵》、李渔之《词韵》、胡文焕之《文会堂词韵》、许昂霄之《词韵考略》、吴烺之《学宋斋词韵》，纯驳不一，殊难全璧。至戈载《词林正韵》出，作者始有所依据。虽其中牴牾之处，或未能免。而近世词家，皆奉为令典，信而不疑也。夫填词用韵，大氐平声独押，上去通押，故凡作词韵者，俱总合三声分部，而中又明分平仄。至于入声，无与平上去统押之理，故入声须另立部目，不得如曲韵之例，分配三声以外，不再专立韵目。如《中原音韵》、《中州全韵》诸书也。

今先论诸韵。收声字音，不转收别韵，并不受别韵转收者：支时、家麻、歌罗是也；转收别韵，不受别韵转收者：皆、来转齐、微，萧、豪转鱼、模，幽、尤转鱼、模是也；不转收别韵，但受别韵转收者：齐、微受皆、来转，鱼、模受萧、豪转是也；收鼻音者：东同、江阳、庚亭三韵是也；收闭口音者：侵寻、监咸、纤廉三韵是也；收音时舌腭相抵，而略似鼻音，略似闭口者：真文、寒山、先田三韵是也。韵之与

音，其关系如此。昔人谓皆来收齐微处，音如衣；萧豪收鱼模处，音如乌；东同收鼻音处，音如翁；江阳、庚亭二韵收鼻音处，又与东同小异，此说最精。惟所论不备，因详述如右。次论分韵标目。词韵与曲韵须知有不同之处。曲中如寒山、桓欢，分为两部；家麻、车遮，亦分为二。词则通用，不相分别。且四声缺入声，而词则明明有必须用入之调，故曲韵不可用为词韵也。至标目则参酌戈载《正韵》、沈谦《韵略》二书，并列其目。（韵目用《广韵》）

第一部　平一东　二冬　三钟
上一董　二肿
去一送　二宋　三用

第二部　平四江　十阳　十一唐
上三讲　二十六养　三十七荡
去四绛　四十一漾　四十二宕

第三部　平三支　六脂　七之　八微　十二齐
十五灰
上四纸　五旨　六止　七尾　十一荠
十四贿
去五置　六至　七志　八未　十二霁
十三祭　十四太半　十八队　二十废

第四部　平九鱼　十虞　十一模
上八语　九噳　十姥
去九御　十遇　十一暮

第五部　平十三佳半　十四皆　十六咍

上十二蟹　十三骇　十五海
去十四太半　十五卦半　十六怪
十七夬　十九代

第六部　平十七真　十八谆　十九臻　二十文
二十一欣　二十三魂　二十四痕
上十六轸　十七准　十八吻　十九隐
二十一混　二十二很
去二十一震　二十二稕　二十三问
二十四焮　二十六慁　二十七恨

第七部　平二十二元　二十五寒　二十六桓
二十七删　二十八山　一先　二仙
上二十阮　二十三旱　二十四缓
二十五潸　二十六产　二十七铣
二十八獮
去二十五愿　二十八翰　二十九换
三十谏　三十一裥　三十二霰
三十三线

第八部　平三萧　四宵　五肴
上二十九筱　三十小　三十一巧
三十二皓
去三十四啸　三十五笑　三十六效
三十七号

第九部　平七歌　八戈
上三十三哿　三十四果

去三十八个　三十九过

第十部　平十三佳半　九麻
上三十五马
去十五卦半　四十祃

第十一部　平十二庚　十三耕　十四清　十五青
十六蒸　十七登
上三十八梗　三十九耿　四十静
四十一迥　四十二拯　四十三等
去四十三映　四十四诤　四十五劲
四十六径　四十七证　四十八澄

第十二部　平十八尤　十九侯　二十幽
上四十四有　四十五厚　四十六黝
去四十九宥　五十候　五十一幼

第十三部　平二十一侵
上四十七寝
去五十二沁

第十四部　平二十二覃　二十三谈　二十四盐
二十五添　二十六咸　二十七衔
二十八严　二十九凡
上四十八感　四十九敢　五十琰
五十一忝　五十二俨　五十三豏
五十四槛　五十五范
去五十三勘　五十四阚　五十五艳

五十六㮇　五十七酽　五十八陷
五十九鉴　六十梵

第十五部　入一屋　二沃　三烛

第十六部　四觉　十八药　十九铎

第十七部　五质　七栉　九迄　二十二昔
二十三锡　二十四职　二十五德
二十六缉

第十八部　六术　八物

第十九部　二十陌　二十一麦

第二十部　十一没　十二曷　十三末

第二十一部　十月　十四黠　十五□狘六屑
十七薛　二十九叶　三十帖

第二十二部　二十七合　二十八盍　三十一洽
三十二狎　三十三业　三十四乏

右韵二十二部，不守高安旧例，大氐仍用戈氏分部，而入声则分八部。盖术物二韵，与平上去之鱼模语麌等，未便与质栉等同列，陌麦又隶属于皆来，没、曷、末亦属于歌、罗，故陌、麦不能与昔、栉同叶，没、曷、末不能与黠、屑同叶，戈氏合之，未免过宽。余故重为订核焉。

夫词中叶韵，惟上去通用，平入二声，绝不相混。有必用平韵者，有必用入韵者，绿斐无入，故疑为曲韵；沈去矜、李笠翁辈，分列入

韵，妄以乡音分析，尤为不经。且以二字标目，实袭曲韵之旧。夫曲韵之以二字标目，盖一阴一阳也。今沈韵中之屋、沃，李韵中之支、纸、置，围、委、未，奇、起、气，此何理也？高安所列东、钟，支、思等目，后人且有议之者矣。今不用《广韵》旧目，任取韵中一二字标题，而又不尽合阴阳之理，好奇炫异，又何为也？当戈韵未出以前，词家奉为金科玉律者，莫如吴烺、程名世等所著之《学宋斋词韵》。是书以"学宋"为名，宜其是矣。乃所学者，皆宋人误处。真、谆、臻、文、欣、魂、痕、庚、耕、清、青、蒸、登、侵，皆同用。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监、沾、严、咸、衔、凡，又皆并用。入声则术、物、入质、栉韵，合、盍、洽、乏、入月、屑、韵，此皆滥通无绪，不可为法。且字数太略，音切又无分合，半通之韵，则臆断之；去上两见之字，则偏收之。种种疏缪，不可殚述，贻误后学，莫此为甚，远不及戈韵多矣。余故仍守戈氏之例，而于入声则较严云。

韵有开口闭口之分。第二部之江、阳，第七部之元、寒，此开口音也；第十三部之侵，第十四部之覃、谈，此闭口音也，最为显露，作者不致淆乱。所易混者，第六部之真、谆，第十一部之庚、耕，第十三部之侵，即宋词中亦有牵连混合者。张玉田《山中白云词》至多此病。如《琐窗寒》之"乱雨敲春"，《摸鱼子》之"凭高露饮"，《凤凰台上忆吹箫》之"水国浮家"，《满庭芳》之"晴卷霜花"，《忆旧游》之"问蓬莱何处"，皆混合不分。于是学者谓名手如玉田犹不断断于此，不妨通融统叶，以宽韵脚。不知此三韵本非窄韵，即就本韵选字，已有馀裕，何必强学古人误处，且为之文过饰非也？即以诗论，此三韵亦无通押之理，何况拘守音律之长短句哉！其他第七部与第十四部韵，词中亦有通假者，此皆不明开闭口之道，而复自以为是，避难就易也。

韵学之弊有四：浅学之士，妄选韵书，重误古人，贻误来学，其弊

一也；次则蹇于牙吻，囿于偏方，虽稍窥古法，而吐咳不明，音注之间，毫厘千里，其弊二也；又有妄作之徒，不知稽古，孟浪押韵，其弊三也；才劣而口给者，操觚之际，利趁口而畏引绳，故乐就三弊，且为之张帜，其弊四也。余故严别町畦，为学者导，能不越此韵式，庶可言词矣。

第四章　论音律

音者何？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七音也。律者何？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之十二律也。以七音乘十二律，则得八十四音。此八十四音，不名曰音，别名曰宫调。何谓宫调？以宫音乘十二律，名曰宫，以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乘十二律，名曰调。故宫有十二，调有七十二。表如下：

（一）（十二宫表）	（正名）	（俗名）
宫乘黄钟	黄钟宫	正黄钟宫
宫乘大吕	大吕宫	高宫
宫乘太簇	太簇宫	中管高宫
宫乘夹钟	夹钟宫	中吕宫
宫乘姑洗	姑洗宫	中管中吕宫
宫乘中吕	中吕宫	道宫
宫乘蕤宾	蕤宾宫	中管道宫
宫乘林钟	林钟宫	南吕宫
宫乘夷则	夷则宫	仙吕宫
宫乘南吕	南吕宫	中管仙吕宫
宫乘无射	无射宫	黄钟宫
宫乘应钟	应钟宫	中管黄钟宫
（二）（十二商表）	（正名）	（俗名）
商乘黄钟	黄钟商	大石调
商乘大吕	大吕商	高大石调
商乘太簇	太簇商	中管高大石调
商乘夹钟	夹钟商	双调
商乘姑洗	姑洗商	中管双调
商乘中吕	中吕商	小石调
商乘蕤宾	蕤宾商	中管小石调

商乘林钟	林钟商	歇指调
商乘夷则	夷则商	商调
商乘南吕	南吕商	中管商调
商乘无射	无射商	越调
商乘应钟	应钟商	中管越调

（三）（十二角表）	（正名）	（俗名）
角乘黄钟	黄钟角	正黄钟宫角
角乘大吕	大吕角	高宫角
角乘太簇	太簇角	中管高宫角
角乘夹钟	夹钟角	中吕正角
角乘姑洗	姑洗角	中管中吕角
角乘中吕	中吕角	道宫角
角乘蕤宾	蕤宾角	中管道宫角
角乘林钟	林钟角	南吕角
角乘夷则	夷则角	仙吕角
角乘南吕	南吕角	中管仙吕角
角乘无射	无射角	黄钟角
角乘应钟	应钟角	中管黄钟角

（四）（十二变徵表）	（正名）	（俗名）
变徵乘黄钟	黄钟变徵	正黄钟宫变徵
变徵乘大吕	大吕变徵	高宫变徵
变徵乘太簇	太簇变徵	中管高宫变徵
变徵乘夹钟	夹钟变徵	中吕变徵
变徵乘姑洗	姑洗变徵	中管中吕变徵
变徵乘中吕	中吕变徵	道宫变徵
变徵乘蕤宾	蕤宾变徵	中管道宫变徵
变徵乘林钟	林钟变徵	南吕变徵
变徵乘夷则	夷则变徵	仙吕变徵
变徵乘南吕	南吕变徵	中管仙吕变徵
变徵乘无射	无射变徵	黄钟变徵
变徵乘应钟	应钟变徵	中管黄钟变徵

（五）（十二徵表）	（正名）	（俗名）
徵乘黄钟	黄钟徵	正黄钟宫正徵
徵乘大吕	大吕徵	高宫正徵
徵乘太簇	太簇徵	中管高宫正徵
徵乘夹钟	夹钟徵	中吕正徵
徵乘姑洗	姑洗徵	中管中吕正徵
徵乘中吕	中吕徵	道宫正徵
徵乘蕤宾	蕤宾徵	中管道宫正徵
徵乘林钟	林钟徵	南吕正徵
徵乘夷则	夷则徵	仙吕正徵
徵乘南吕	南吕徵	中管仙吕正徵
徵乘无射	无射徵	黄钟正徵
徵乘应钟	应钟徵	中管黄钟正徵

（六）（十二羽表）	（正名）	（俗名）
羽乘黄钟	黄钟羽	般涉调
羽乘大吕	大吕羽	高般涉调
羽乘太簇	太簇羽	中管高般涉调
羽乘夹钟	夹钟羽	中吕调
羽乘姑洗	姑洗羽	中管中吕调
羽乘中吕	中吕羽	正平调
羽乘蕤宾	蕤宾羽	中管正平调
羽乘林钟	林钟羽	高平调
羽乘夷则	夷则羽	仙吕调
羽乘南吕	南吕羽	中管仙吕调
羽乘无射	无射羽	羽调
羽乘应钟	应钟羽	中管羽词

（七）（十二变宫表）	（正名）	（俗名）
变宫乘黄钟	黄钟变宫	大石角
变宫乘大吕	大吕变宫	高大石角
变宫乘太簇	太簇变宫	中管高大石角
变宫乘夹钟	夹钟变宫	双角
变宫乘姑洗	姑洗变宫	中管双角

变宫乘中吕	中吕变宫	小石角
变宫乘蕤宾	蕤宾变宫	中管小石角
变宫乘林钟	林钟变宫	歇指角
变宫乘夷则	夷则变宫	商角
变宫乘南吕	南吕变宫	中管商角
变宫乘无射	无射变宫	越角
变宫乘应钟	应钟变宫	中越管角

右八十四宫调，第一表为宫，二、三、四、五、六、七表为调。此但论律之排列，未及音之高下分配也。各宫调各有管色，各宫调各有杀声。何谓管色？即今西乐中CDEFGAB七调，所以限定乐器用调之高下也。何为杀声，每牌必隶属一宫或一调，而此宫调之起声与结声，又各有一定。此一定之声，即所谓杀声也。即以黄钟宫论。黄钟管色用六字，黄钟宫之各牌起结声，为合字或六字，故黄钟宫下各牌如《侍香金童》、《传言玉女》、《绛都春》诸词，皆用六字管色，而以合字或六字为诸牌之起结声。八十四宫调，各有管色及杀声，因总列十二表如下：

（一）黄钟管色用（合）或（六）

宫…………正黄钟宫用（合）字杀
商……………大石调用（四）字杀
角………正黄钟宫角用（一）字杀
变徵……正黄钟宫变徵用（勾）字杀
徵……正黄钟宫正徵用（尺）字杀
羽……………般涉调用（工）字杀
变宫……………大石角用（凡）字杀

（二）大吕管色用（下四）或（下五）

宫……………高宫用（下四）字杀
商………高大石调用（下一）字杀
角……………高宫角用（上）字杀
变徵…………高宫变徵用（尺）字杀
徵………高宫正徵用（下工）字杀
羽………高般涉调用（下凡）字杀
变宫…………高大石角用（合）字杀

（三）太簇管色用（四）或（五）

宫…………中管高宫用（四）字杀
商……中管高大石调用（一）字杀
角………中管高宫角用（勾）字杀
变徵…中管高宫变徵用（下工）字杀
徵……中管高宫正徵用（工）字杀
羽……中管高般涉调用（凡）字杀
变宫…中管高大石角用（下四）字杀

（四）

（四）夹钟管色用（下一）或（高五

宫…………中吕宫用（下一）字杀
商………………双调用（上）字杀
角…………中吕正角用（尺）字杀
变徵…………中吕变徵用（工）字杀
徵………中吕正徵用（下凡）字杀
羽……………中吕调用（合）字杀
变宫………………双角用（四）字杀

（五）

（五）姑洗管色用（一）

宫………中管中吕宫用（一）字杀
商…………中管双调用（勾）字杀
角……中管中吕角用（下工）字杀
变徵…中管中吕变徵用（下凡）字杀
徵……中管仲吕正徵用（凡）字杀
羽……中管中吕调用（下四）字杀
变宫………中管双角用（下一）字杀

（六）

（六）中吕管色用（上）

宫………………道宫用（上）字杀
商……………小石调用（尺）字杀
角……………道宫角用（工）字杀
变徵…………道宫变徵用（凡）字杀
徵…………道宫正徵用（合）字杀
羽……………正平调用（四）字杀
变宫……………小石角用（一）字杀

（七）蕤宾管色用（勾）

宫…………中管道宫用（勾）字杀
商……中管小石调用（下工）字杀
角……中管道宫角用（下凡）字杀
变徵……中管道宫变徵用（合）字杀
徵…中管道宫正徵用（下四）字杀
羽……中管正平调用（下一）字杀
变宫………中管小石角用（上）字杀

（八）林钟管色用（尺）

宫……………南吕宫用（尺）字杀
商……………歇指调用（工）字杀
角……………南吕角用（凡）字杀
变徵………南吕变徵用（下四）字杀
徵…………南吕正徵用（四）字杀
羽……………高平调用（一）字杀
变宫……………歇指角用（勾）字杀

（九）夷则管色用（下工）

宫…………仙吕宫用（下工）字杀
商……………商调用（下凡）字杀
角……………仙吕角用（合）字杀
变徵…………仙吕变徵用（四）字杀
徵………仙吕正徵用（下一）字杀
羽……………仙吕调用（上）字杀
变宫………………商角用（尺）字杀

（十）南吕管色用（工）

宫………中管仙吕宫用（工）字杀
商…………中管商调用（凡）字杀
角……中管仙吕角用（下四）字杀
变徵…中管仙吕变徵用（下一）字杀
徵……中管仙吕正徵用（一）字杀
羽………中管仙吕调用（勾）字杀
变宫………中管商角用（下工）字杀

（十一）无射管色用（下凡）

宫…………黄钟宫用（下凡）字杀
商………………越调用（合）字杀
角……………黄钟角用（四）字杀
变徵…………黄钟变徵用（一）字杀
徵…………黄钟正徵用（上）字杀
羽………………羽调用（尺）字杀
变宫………………越角用（工）字杀

（十二）应钟管色用（凡）

宫………中管黄钟宫用（凡）字杀
商………中管越调用（下四）字杀
角……中管黄钟角用（下一）字杀
变徵……中管黄钟变徵用（上）字杀
徵……中管黄钟正徵用（勾）字杀
羽………中管羽调用（下工）字杀
变宫………中管越角用（下凡）字杀

右八十四宫调。管色、杀声一一备列，但能知某牌之属何宫调，即可知某牌用何管色，用何起结，其事极简，而探索极易。然而明清以来，何以不明此理乎？曰管色杀声，诸谱字备载《词源》，而玉田所书诸谱，皆为宋代俗乐之字，年代久远，乐工不能识，文人能歌者少，且妄加考订，而其理愈晦。且书经数刻，歌谱各字渐次失真，于是毫厘千里，不可究诘矣。因取古今雅俗乐府字列一对照表，又以中西律音作一对照表，再取白石旁谱，以证管色、杀声之理，则前十二表可豁然云。

右表即据《词源》排次，而旧刻多误，于夹钟本律，当以（下一）配之，《词源》讹作（一上）；下五为大吕清声，应加一〇，五字为太簇清，不当加〇，而《词源》互讹；高五即（），当加小画，以别于五，而《词源》亦加以〇，于是知音者皆怀疑矣。勾字音义，今人度曲皆不能识。方成培《词麈》，疑为高上，亦未合。独凌廷堪《燕乐考》原引韩邦奇之言，始发明勾，即下尺之义。近人皆遵信之，而宋词谱无窒碍矣。（宋乐俗谱，低音加〇，高音加—，前代乐音皆低，故高音部字少见。）兹复列中西律表于下。

古雅	今俗	古俗
合	△	黄
下四	[illegible]	大
四	マ	太
下一	[illegible]	夾
一	一	姑
上	[illegible]	中
勾	𠃊	蕤
尺	人	林
下工	[illegible]	夷
工	7	南
下凡	[illegible]	無
凡	‖	應
六	久	清黄
下五	[illegible]	清大
五	[illegible]	清太
臺	[illegible]	清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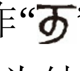
古今雅俗乐谱字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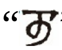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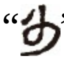
中西律音对照表

中律名	黄钟	大吕	太簇	夹钟	姑洗	中吕
西律名	G	#b CD	D	A	#b AB	B
中音名	宫		商		角	变徵
普通音名	1		2		3	4
俗音名	上		尺		工	凡

中律名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西律名	#b FG	G	#b GA	#b DE	E	F
中音名		徵		羽		变宫
普通音名		5		6		7
俗音名		六		五		乙

右表自明。要知中西古今同此七音，是以理无二致，可以理测也。今再就白石旁谱，考其管色起结，即知《词源》列八十四调之理。今词谱虽亡，而概想遗音，亦可略为推求焉。

白石自制曲《扬州慢》、《长亭怨慢》二词，皆注中吕宫。按中吕宫管色用下一或高五，即今俗乐之一字调，或正工调也。起结两声，亦当用下一或高五。今《扬州慢》“少驻初程”，“都在空城”，“知为谁生”三句，末字旁谱皆作“”，此盖“一”字之声，加上底拍耳。初程之程，为起声，城生二韵为结声，其理显然也。《长亭怨》之“绿深门户”，“青青如此”，“离愁千缕”，虽底拍不尽同，而住声于“一”字则同也。《暗香》、《疏影》二词，注仙吕宫，管色为工字，即今乐之小工

词也。杀声亦作工字，起结二声，亦当用工字。白石二词中“梅边吹笛”，“香冷入瑶席”，“几时见得”旁谱于末字皆作“”，此盖用工字结声而加拍也。按诸律度，无不吻合。《疏影》词亦同，惟“小窗横幅”旁谱于幅字上作“”，此盖形近之误。《惜红衣》为无射宫，俗名黄钟宫，管色用下凡，即今乐之凡字调也，起结声同。姜词“睡馀无力”，“西风消息”，“三十六陂秋色”三韵，谱声“”，此盖用凡字结声而加拍也。按诸律度，亦全吻合。其他各词，无一不同前义。是可知管色起结，各宫调自有一定，知音者无不遵守之。白石于新曲作谱，如此谨严，则旧调从可知矣。

两宋诸词宫调可考者如清真、屯田，皆自注各牌之下，梦窗亦然。其谱固亡佚，而宫调格式仍在。就其起结声之高下，而分配平仄阴阳，便是合律之作。大抵声音之高下，以工字为标准。工字以上声为高音，工字以下声为低音。（此约略言之，勿过拘泥。）高者宜阴字，低者宜阳字，此大较也。惟八十四调中非每调各有曲子，据《词源》所列，止七宫十二调有曲耳。七宫者，黄钟宫、仙吕宫、正宫、高宫、南吕宫、中吕宫、道宫也，十二调者，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歇指调、越调、仙吕调、中吕调、正平调、高平调、双调、黄钟羽调、商调也。盖八十四调者，音律之次第也；七宫十二调者，音律之应用也。此意不可不知。

第五章　作法

作词之法，论其间架构造，却不甚难。至于撷芳佩实，自成一家，则有非言语可以形容者。所谓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有一成不变之律，无一定不易之文。南宋时修内司所刊《乐府混成集》，巨帙百馀，周草窗《齐东野语》，称其古今歌词之谱靡不备具，而有谱无词者，实居其半。当时词家，但就已定之谱为之调高下、定句读，叶四声，而实之以俊语。故白石集中，自度腔皆有字谱，其他则否，非不知旧词之谱也。盖是时通行诸谱，完全无缺，作者按谱以下字，字范于音，音统于律，正不必琐琐缮录也。（此意余别有考订。今省。）是以在宋时多有谱而无词，至今则有词而无谱。惟无谱可稽，斯论律之书愈多矣，要皆扣槃扪烛也。余撰此篇，亦匠氏之规矩耳。律可合，而音不可求，余亦无如何焉。

（一）结构词之为调，有六百六十馀，其体则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学者就万氏《词律》按律谐声，不背古人之成法，亦可无误。惟律是成式，文无成式也，于是不得不论结构矣。全词共有几句，应将意思配置妥帖后，然后运笔。凡题意宽大，宜抒写胸襟者，当用长调；而长调中就以苏、辛雄放之作为宜；若题意纤仄，模山范水者，当用小令或中调。惟境有悲欢，词亦有哀乐，大抵商调、南吕诸词，皆近悲怨；正宫、高宫之词，皆宜雄大；越调冷隽；小石风流，各视题旨之若何，以为择调张本。若送别用《南浦》，祝嘏用《寿楼春》，皆毫厘千里之谬。（《南浦》系欢词，《寿楼春》为悼亡。）此择调之大略也。至每调谋篇之法，又各就词之长短以为衡。短令宜蕴藉含蓄，令人得言外之意，方为合格。如李后主词“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不说出苦字；温飞卿词“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不说出别字，皆是小令作法。长调则

布置须周密，有先将题面说过，至下叠方发议论者，如王介甫《桂枝香》“金陵怀古”。有直赋一物，寄寓感喟者，如东坡《水龙吟》“杨花”。而凭高念旧，枨触无端，又复用意明晰，措词娴雅者，莫如草窗《长亭怨》“怀旧词”云：

> 记千竹、万荷深处，绿净池台，翠凉亭宇。醉墨题香，闲箫横玉尽吟趣。胜流星聚，知几诵、燕台句。零落碧云空，叹转眼、岁华如许。凝伫。望涓涓一水，梦到隔花窗户。十年旧事，尽消得、庾郎愁赋。燕楼鹤表半飘零，算惟有、盟沤堪语。漫倚遍河桥，一片凉云吹雨。

盖草窗之父，曾为衢州倅官。时刺史为杨泳斋（按即草窗之外舅），别驾为牟存斋，郡博士为洪恕斋。一时名流星聚。倅衙在龟阜，有堂曰啸咏，为琴尊觞咏之地。是时草窗尚少，及后数十年，再过是地，则水逝云飞，无人识令威矣。词中“千竹万荷”，指啸咏堂也。“醉墨题香”，“胜流星聚”，指一时裙屐也。“隔花窗户”，“燕楼飘零”，指目前景物也。“漫倚河桥”，“凉云吹雨”，是直抒葵麦之感矣。此等词结构布局，最是匀称，可以为法。（宋词佳构，浩如烟海，安得一一引入。仅举一例，以俟隅反。）

（二）字义我国文字，往往有一字两三音，而解释殊者，词家当深明此义。如萧索之索当叶速，索取之索当叶啬。数日之数当叶素，烦数之数当叶朔。睡觉之觉当去声，知觉之觉当入声。其他专名如嫪毐、仆射、龟兹等。尤宜留意。作词者一或不慎，动辄得咎。词为声律之文，苟失黏错误，便无意致。草窗《玉漏迟》“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首云“老来欢意少”，又云“与君共是承平年少”，两用少字，非复韵也。盖多少之少是上声，老少之少是去声，本系两字，尽可同叶。又如些字，一入麻韵，一入个韵，盖“些儿”之些为平，“楚些”之些为仄也。因略举

数则：

屈信申　信义迅　造作早　造就糙　矛盾忍　甲盾遁　窒塞色

边塞赛　冯妇逢　冯河平　女红工　红紫洪　戕害祥　戕牁臧

诸如此类，不胜其多。学者平时诵习，一加考核，则音读既正，自无误用矣。

（三）句法积字成句，叶以平仄，此填词者，尽人知之也。但句法之异，须在作者研讨，一调有一定之平仄，而句法亦有成规。若乱次以济，未有不舛谬者。今自一字句至七字句止，逐句核订如左：

〔一〕一字句此种甚少，惟《十六字令》首句有之，其他皆用作领字，而实未断句者。（领不外正、甚、怎、奈、渐、又、料、怕、是、证、想等数字，用平声者不多。）

〔二〕二字句此种大概用于换头首句，其声“平仄”者最多；又或用于句中暗韵处。用在换头者，如王沂孙《无闷》云“清致，悄无似”，周邦彦《琐窗寒》云“迟暮，嬉游处”，此用平仄者。又如东坡《满庭芳》“无何，何处是”，张炎《渡江云》“愁馀，荒洲古溆”，此用平平者。用在暗韵者，如《木兰花慢》梦窗“寿秋壑”云“金绒，锦鞯赐马”，“兰宫，系书翠羽”，此用平平者。又如白石《惜红衣》云“故国，渺天北”，是用仄仄者。二字句法，不外此数例矣。

〔三〕三字句通常以“仄平平”为多，如《多丽》之“晚山青”是也。他如平平仄者，如《万年欢》之“仁恩被”，“封人祝”是。仄平仄者，如平《满江红》之“奠淮右”。平平平者，如《寿楼春》之“今无裳”皆是。若“仄仄平”、“仄仄仄”类，大半是领头句矣。

〔四〕四字句“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固四字句普通句法。无须征引古词。然如《水龙吟》末句，辛稼轩云“揾英雄泪”，苏东坡云“是离人泪”，是上一下三句法也。又如杨无咎《曲江秋》云“银汉坠怀”，“渐觉夜阑”，是平仄仄平也。

〔五〕五字句按此亦只有“上二下三”与“上一下四”两种，“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此四种皆上二下三句法也。若如《燕归梁》云“记一笑千金”，是上一下四也。惟《寿楼春》“裁春衣寻芳”，用五平声字，则殊不多耳。

〔六〕六字句此有二种：一为普通用于双句对下，一为折腰句。如《清平乐》之下叠，《风入松》之末二句，则词中不经见者，平仄无定。

〔七〕七字句此亦有二种：一为“上四下三”，如诗一句者，如《鹧鸪天》“小窗愁黛淡秋山”，《玉楼春》“棹沉云去情千里”之类；一为“上三下四”者，若《唐多令》“燕辞归客尚淹留”，《洞仙歌》“金波淡玉绳低转”之类，平仄无定，作时须留意。

以上七格，词中句法略备矣。至八字句，如《金缕曲》“枉教人梦断瑶台月”，九字句，如《江城子》“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类，实皆合“三五”“四五”成句耳。句至七字，诸体全矣。盖歌之节奏，全视句法之何若。今南曲板式，即为限定句法而设，故曰乐句。曲与词固是一例，词谱虽亡，而句法未改，守定成式，自无偭规越矩之诮。至就文律言之，则出句宜雅艳，忌枯瘁，宜芳润，不宜噍杀。意常则造语贵新，语常则倒换须奇。一调之中，句句琢炼，语语自然，积以成章，自无疵病矣。

（四）结声字结声者，词中第一韵与两叠结韵处也。第一韵谓之起调，两结韵谓之毕曲。此三处下韵，其音须相等。（说见前章。）近人作词，往往就古人成作，守定四声，通体不易一音。其用力良苦，然煞声字不合之弊，则无之也。此端昉于蒋鹿潭，近则朱、况，皆斤斤于此，一字不少假借。夔笙更欲调以清浊，分订八音，守律愈细。而填词如处桎梏，分毫不能自由矣。

（五）杂述古今诗话，汗牛充栋，词话则颇罕。然如玉田《词源》，辅之《词旨》，宋元时已有专书；而周公谨《浩然斋雅谈》末卷，吴曾《能改斋漫录》十六十七两卷，亦皆词话之类也。至清则如刘公勇之《七颂堂词绎》，王阮亭之《花草蒙拾》，邹程村之《远志斋词衷》等书，亦皆有价值者。（《古今词话》一书，散见《词综》，无单行者。）而周氏《词辨》，又有独到语，概足为学者取法也。

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便率易无味。此彭金粟语，最是中肯。又云："用古人之事，则取其新僻，而去其陈因。用古人之语，则取其清隽，而去其平实。用古人之字，则取其轻丽，而去其浅俗。"近人好用僻典，颇觉晦涩，乃叹范贽之记《云仙》，陶谷之录《清异》，稍资谈柄，不是仙才。

吴子律云："词患堆积，堆积近缛，缛则伤意。词忌雕琢，雕琢近涩，涩则伤气。"又云："言情以雅为宗，语艳则意尚巧，意亵则语贵曲。"（按意亵亦是一病。）

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学梦窗要于缜密中求清空。

咏物词须别有寄托，不可直赋。自诉飘零，如东坡之"咏雁"，独写哀怨；如白石之"咏蟋蟀"，斯最善矣。至如史邦卿之"咏燕"，刘龙洲

之“咏指”“足”，纵工摹绘，已落言诠。今之作者，即欲为刘史之隶吏，亦不可得也。彼演肤词，此征僻典，夸多竞富，味同嚼蜡。况词之体格，微与诗异乎？此如咏“梅花”者，累代不能得数语，而鄙者或百咏，或数十咏，徒使开府汗颜，逋仙冷齿耳。且竹垞“咏猫”，武曾“咏笋”，辄胪故实，亦载鄙谚。偶一为之，亦才人忍俊不禁之故技。究之静志居、秋锦山房之联踪两宋，弁冕一朝者，谓区区在此，谅亦不然。顾奈何以侔色揣声为能事乎？

第六章　概论一　唐五代

词者诗之馀也。诗莫古于《三百篇》，皆可以合乐。周衰，诗亡乐废，屈宋代兴。虽“九歌”侑乐，而已与诗异涂矣。经秦之乱，古乐胥亡。汉武立乐府，作郊祀十九章，铙歌二十二章，历魏晋六朝，皆仍其节奏。（其名历代不同。其歌法仍袭旧。）于是诗与乐分矣。自魏武借乐府以写时事，《薤露歌》、《蒿里行》，皆为董卓之乱而作，与原义不同。陈思王植作《鞞舞新歌》五章，谓古曲谬误至多，异代之文，不必相袭，爰依前曲，别作新歌。此说一开，后人乃有依乐府之题，而直抒胸臆者。于是乐府之真又失矣。两晋以下，诸家所作。不尽仿古，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而民间哀乐缠绵之情，托诸长谣短咏以自见者，亦往往而有。如东晋无名氏作《女儿子》、《休洗红》二曲，梁武帝之《江南弄》，沈约之《六忆诗》，其字句音节，率有定格，此即词之滥觞矣。盖诗亡而乐府兴，乐府亡而词作，变迁递接，皆出自然也。今自隋唐以迄五代，略为诠论如左。

第一　唐人词略

昔人论词，皆断自唐代。诚以唐代以前，如炀帝之《清夜游》、《湖上曲》，侯夫人《看梅一点春》等，虽在李白、王维以前，而其词恐为后人伪托，不可据为典要，因亦以唐代为始。按赵璘《因话录》，唐初，柳范作《江南折桂令》，当在青莲《忆秦娥》、《菩萨蛮》之前，而各家选本，皆未及之，其词盖久佚矣。皋文以青莲首列者，有深意焉。大抵初唐诸作，不过破五七言诗为之，中盛以后，词式始定。迨温庭筠出，而体格大备。此唐词之大概也。爰为论列之。

（一）李白　白字太白，蜀人。或云山东人。供奉翰林。录《忆秦娥》一首：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太白此词，实冠今古，决非后人可以伪托，非如《菩萨蛮》、《桂殿秋》、《连理枝》诸阕，读者尚有疑词也。盖自齐梁以来，陶弘景之《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等，虽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而繁情促节，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笼化，故论词不得不首太白也。刘融斋以《菩萨蛮》、《忆秦娥》两首，足抵杜陵《秋兴》，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之后，此言前人所未发，因亟录之。（按太白前，不独柳范有《折桂令》一曲也，沈佺期有《回波词》，红友亦收入《词律》，实则六言诗耳。又明皇亦有《好时光》一首，见《尊前集》，亦系伪作。）

（二）张志和　志和字子同，金华人。擢明经，肃宗命待诏翰林。坐贬，不复仕。自称烟波钓徒。录《渔歌子》一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此词为七绝之变，第三句作六字折腰句。按志和所作共五首，《词综》录其二，馀三首见《尊前集》。唐人歌曲，皆五七言诗，此《渔歌子》既与七绝异，或就绝句变化歌之耳。因念《清平调》、《阳关曲》，举世传唱，实皆是诗。《清平调》后人拟作者鲜，《阳关曲》则颇有摹效之者，如东坡《小秦王词》，四声皆依原作。盖音调存在，不妨被以新词也。至此词音节，或早失传，故东坡增句作《浣溪纱》，山谷增句作《鹧鸪天》，不得不就原词以叶他调矣。

（三）韦应物　应物京兆人，官左司郎中，历苏州刺史。录《调笑》一首：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应物词见《尊前集》者共四首：“《调笑》二，《三台》二也。唐人作《调笑》者至多，如戴叔伦之边草词”，王建之“团扇词”，皆用此调。其后《杨柳枝》盛行，而此调鲜见。入宋以后，此调句法更变，专供大曲歌舞之用矣。（《杨柳枝》实即七绝耳。）

（四）白居易　居易字乐天，下邽人。贞元十四年进士，历官中书舍人，以刑部尚书致仕。有《长庆集》。录《长相思》一首：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

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公所作词至富，如《杨柳枝》、《竹枝》、《花非花》、《浪淘沙》、《宴桃源》等，皆流丽稳协。而《一七令》体，尤为古今创作。后人塔体诗，即依此作也。余细按诸作，惟《宴桃源》与《长相思》为纯粹词体，馀若《杨枝》、《竹枝》、《浪淘沙》，显为七言绝体。即《花非花》、《一七令》，亦长短句之诗，不得概目之为词也。《宴桃源》云："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闲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鬟乱。"按格直是《如梦令》。昔人以后唐庄宗所作为创，不知已始于白傅矣。余此录概取唐人之确凿为词者，彼长短句之诗勿入焉。

（五）刘禹锡　禹锡字梦得，中山人。贞元中进士，仕为太子宾客，会昌中检校礼部尚书。录《忆江南》一首：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尊前集录》梦得作有《杨柳枝》十二首、《竹枝》十首、《纥那曲》二首、《忆江南》一首、《浪淘沙》九首、《潇湘神》二首、《抛球乐》二首，中惟《忆江南》为词，《潇湘神》亦长短句诗耳。（词云："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与韩偓《章台柳》词实是一格。韩词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所异者一平韵，一仄韵而已。）《忆江南》一调，据韩偓《海山记》，隋炀帝泛东湖，制《湖上》曲八阕，即为《忆江南》句调，后人遂谓隋时所作。不知《湖上》八曲，皆是双叠，而双叠之体，实始于宋，唐人诸作，无一非单调。岂有炀帝时反有是格哉？故论此调创始，不若以白傅、梦得辈

为妥云。

（六）温庭筠　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官方山尉。有《握兰》、《金荃》等集。录《更漏子》一首：

>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唐至温飞卿，始专力于词。其词全祖风骚，不仅在瑰丽见长。陈亦峰曰："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此数语惟飞卿足以当之。学词者从沉郁二字着力，则一切浮响肤词，自不绕其笔端，顾此非可旦夕期也。飞卿最著者，莫如《菩萨蛮》十四首。大中时，宣宗爱《菩萨蛮》，丞相令狐绹乞其假手以进，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今所传《菩萨蛮》诸作，固非一时一境所为，而自抒性灵，旨归忠爱，则无弗同焉。张皋文谓皆感士不遇之作，盖就其寄托深远者言之。即其直写景物，不事雕缋处，亦續绝不可追及。如"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杨柳又如丝，驿桥烟雨时"，"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等语，皆含思凄婉，不必求工，已臻绝诣，岂独以瑰丽胜人哉！（《词苑丛谈》载宣宗时，宫嫔所歌《菩萨蛮》一首云，在《花间集》外，其词殊鄙俚，如下半叠云："风流心上物，本为风流出。看取薄情人，罗衣无此痕。"决非飞卿手笔，故赵选不取。）至其所创各体，如《归国遥》、《定西番》、《南歌子》、《河渎神》、《遐方怨》、《诉衷情》、《思帝乡》、《河传》、《蕃女怨》、《荷叶杯》等，虽亦就诗中变化而出，然参差缓急，首首有法度可循，与诗之句调，绝不相类。所谓解其声，故能制

其调也。彭孙遹《词统源流》以为词之长短错落，发源于《三百篇》，飞卿之词，极长短错落之致矣。而出辞都雅，尤有怨悱不乱之遗意。论词者必以温氏为大宗，而为万世不祧之俎豆也。宜哉！

（七）皇甫松　松字子奇，湜之子。录《摘得新》一首：

酌一卮，须教玉笛吹。锦筵红蜡烛，莫来迟。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

松为牛僧孺甥，以《天仙子》一词著名。词云：“晴野鹭鹚飞一只。水荭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青历历。”黄花庵谓不若《摘得新》为有达观之见，余因录此。元遗山云：“皇甫松以《竹枝》、《采莲》排调擅场，而才名远逊诸人。《花间集》所载，亦止小令短歌耳。”余谓唐词皆短歌，《花间》诸家，悉传小令，岂独子奇？遗山此言，未为确当。松词殊不多，《尊前集》有十首，如《怨回纥》、《竹枝》、《抛球乐》等阕，实皆五七言诗之变耳。

右唐词凡七家，要以温庭筠为山斗。他如李景伯、裴谈之《回波词》，崔液之《踏歌词》，刘长卿、窦弘馀之《谪仙怨》，概为五六言诗。杜甫、元结等所撰之新乐府，多至数十韵，自标新题，以咏时政，名曰乐府，实不可入词。无名氏诸作，如《后庭宴》之“千里故乡”，《鱼游春水》之“秦楼东风里”，虽证诸石刻，定为唐人所作。然《鱼游春水》为长调词，较杜牧之《八六子》字数更多，未免怀疑也。至若杨妃之《阿那曲》，柳姬之《杨柳枝》，刘采春之《啰唝曲》，杜秋娘之《金缕曲》，王丽真之《字字双》，更不能谓之为词。余故概行从略焉。

第二　五代十国人词略

陆放翁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盖其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极声色之供奉，蔚文章之大观，风会所趋，朝野一致，虽在贤知，亦不能自外于习尚也。《花间》辑录，重在蜀人。（赵录共十八人，词五百首，而蜀人有十三家，如韦庄、薛昭蕴、牛峤、毛文锡、牛希济、欧阳炯、顾夐、魏承班、鹿虔扆、阎选、尹鹗、毛熙震、李珣等，皆蜀人也。）并世哲匠，颇多遗佚。后唐、西蜀，不乏名言；李氏君臣，亦多奇制，而屏弃不存，一语未采，不得不谓蔽于耳目之近矣。夫五代之际，政令文物殊无足观，惟兹长短之言，实为古今之冠。大氐意婉词直，首让韦庄；忠厚缠绵，惟有延巳，其馀诸子，亦各自可传，虽境有哀乐，而辞无高下也。至若吴越王钱俶、闽后陈氏、蜀昭仪李氏、陶学士、郑秀才之伦，单词片语，不无可录。第才非专家，不妨从略焉。

（一）后唐庄宗录《阳台梦》一首：

> 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捻弄。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按庄宗词之可考者，有《忆仙姿》、《一叶落》、《歌头》及此首而已，皆见《尊前集》。《忆仙姿》即《如梦令》。《一叶落》为自度曲，此取末三字为调名，意境却甚似飞卿也。《歌头》一首，分咏四季，其语尘下，疑是伪作。庄宗好优美，或伶工进御之言，故词中止及四时花事耳。五季君主之能词者，尚有蜀后主王衍、后蜀后主孟昶。而《醉妆》、《甘州》，殊乏风致；“风来”“水殿”，亦属赝作，余故阙之

焉。

（二）南唐嗣主录《山花子》一首：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还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中宗诸作，自以《山花子》二首为最，盖赐乐部王感化者也。此词之佳，在于沉郁。夫菡萏销翠，愁起西风，与韶光无涉也；而在伤心人见之，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与春光同此憔悴耳。故一则曰“不堪看”，一则曰“何限恨”，其顿挫空灵处，全在情景融洽，不事雕琢，凄然欲绝。至“细雨”“小楼”二语，为西风愁起之点染语，炼词虽工，非一篇中之至胜处；而世人竞赏此二语，亦可谓不善读者矣。余尝谓二主词，中主能哀而不伤，后主则近于伤矣。然其用赋体，不用比兴，后人亦无能学者也。此二主之异处也。

（三）南唐后主录《虞美人》一首：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前谓后主词用赋体，观此可信。顾不独此也，《忆江南》、《相见欢》、《长相思》（“一重山”一首）等，皆直抒胸臆，而复宛转缠绵者也。至《浪淘沙》之“无限江山”，《破阵子》之“泪对宫娥”，此景此情，安得不以眼泪洗面？东坡讥其不能痛哭九庙，以谢人民，此是宋人之论耳。余谓读后主词，当分为二类：《喜迁莺》、《阮郎归》、《木兰花》、《菩萨蛮》（“花明月暗”一首）等，正当江南隆盛之际，虽寄

情声色，而笔意自成馨逸，此为一类；至入宋后，诸作又别为一类（即前述《忆江南》、《相见欢》等）。其悲欢之情固不同，而自写襟抱，不事寄托，则一也。今人学之，无不拙劣矣。（“雕阑玉砌”云云，即《浪淘沙》“玉楼瑶殿空照秦淮”之意也。）

（四）和凝　凝字成绩，郓州人。唐举进士，官翰林学士。晋天福中，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入后汉，拜太子太傅，封鲁国公。有《红叶稿》。录《喜迁莺》一首：

晓月坠，宿烟披，银烛锦屏帷。建章钟动玉绳低，宫漏出花迟。　春态浅，来双燕，红日渐长一线。严妆欲罢啭黄鹂，飞上万年枝。

成绩有曲子相公之名，而《红叶稿》已佚。《词综》所录，仅《春光好》、《采桑子》、《河满子》、《渔父》四首，《尊前集》则《江城子》五首，《麦秀两歧》及此词而已。皆不如《花间集》之多也。（《花间》录二十首。）余案成绩诸作，类摹写宫壶，不独此词宫漏出花迟也。（《春光好》之“蘋叶软”，《薄命女》之“天欲晓”皆是。）《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后人凭空结构，皆本此词。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古人固有之，亦未可轻议也。

（五）韦庄　庄字端己，杜陵人。乾宁元年进士，入蜀，王建辟掌书记，寻召为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后官至散骑常侍，判中书门下事。有《浣花集》。录《归国遥》一首：

金翡翠，为我南飞传我意。罨画桥边春水，几年花下醉。　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罗幕绣帏鸳被，旧欢如梦里。

端己《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最耐寻味。而此词南飞传

意，别后知愧，其意更为明显。陈亦峰论其词，谓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洵然。虽一变飞卿面目，而绮罗香泽之中，别具疏爽之致。世以温韦并论，当亦难于轩轾也。《菩萨蛮》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应天长》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又云：“难相见，易相别，又是玉楼花似雪。”皆望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未能，言愁始愁，其情大可哀矣。

又按《花间集》共录十八家，自温庭筠、皇甫松外，凡十六家，为五季时人。而十六家中，除韦庄外，蜀人有十二人之多，今附列韦庄之下，以见蜀中文物之盛云。

（1）薛昭蕴《小重山》云：“春到长门春草青。玉阶华露滴，月胧明。东风吹断紫箫声。宫漏促，帘外晓啼莺。　愁极梦难成。红妆流宿泪，不胜情。手挼裙带绕花行。思君切，罗幌暗尘生。”

（2）牛峤《江城子》云：“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3）毛文锡《虞美人》云：“宝檀金缕鸳鸯枕，绶带盘宫锦。夕阳低映小窗明。南园绿树语莺莺，梦难成。　玉炉香暖频添炷，满地飘轻絮。珠帘不卷度沉烟。庭前闲立画秋千，艳阳天。”

（4）牛希济《谒金门》云：“秋已暮，重叠关山歧路。嘶马摇鞭何处去，晓禽霜满树。　梦断禁城钟鼓，泪滴枕檀无数。一点凝红和薄雾，翠蛾愁不语。”

（5）欧阳炯《凤楼春》云：“凤髻绿云浓，深掩房栊，锦书通。梦中相见觉来慵。匀面泪，脸珠融。因想玉郎何处去，对淑景谁同。　小楼中，春思无穷。倚阑凝望，暗牵愁绪，柳花飞趁东风。斜日照帘栊

（与前叠复），罗幌香冷粉屏空。海棠零落，莺语残红。”

（6）顾敻《浣溪沙》云：“红藕香寒翠渚平，月笼虚阁夜蛩清，塞鸿惊梦两牵情。　宝帐玉炉残麝冷，罗衣金缕暗尘生。小窗孤烛泪纵横。”

（7）魏承班《谒金门》云：“烟水阔，人值清明时节。雨细花零莺语切，愁肠千万结。　雁去音徽断绝，有恨欲凭谁说。无事伤心犹不彻，春时容易别。”

（8）鹿虔扆《临江仙》云：“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花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9）阎选《定风波》云：“江水沉沉帆影过，游鱼到晚透寒波。渡口双双飞白鸟，烟袅，芦花深处隐渔歌。　扁舟短棹归兰浦，人去，萧萧竹径透青莎。深夜无风新雨歇，凉月，露迎珠颗入圆荷。”

（10）尹鹗《满宫花》云：“月沉沉，人悄悄，一炷后庭香袅。风流帝子不归来，满地禁花慵扫。　离恨多，相见少，何处醉迷三岛。漏清宫树子规啼，愁锁碧窗春晓。”

（11）毛熙震《菩萨蛮》云：“梨花满院飘香雪，高楼夜静风筝咽。斜月照帘帷，忆君和梦稀。　小窗灯影背，燕语惊愁态。屏掩断香飞，行云山外归。”

（12）李珣《定风波》云：“帘外烟和月满庭，此时闲坐若为情。小阁拥炉残酒醒，愁听，寒风落叶一声声。　惟恨玉人芳信阻，云雨，屏帷寂寞梦难成。斗转更阑心杳杳，将晓，银釭斜照绮琴横。”

右十二家，皆见《花间集》。崇祚为蜀人，故所录多本国人诸作。词家选本，以此集为最古，其有不见此选者，亦无从搜讨矣。夫蜀自王建戊辰改元武成，至后主衍咸康己酉亡，历十有八年。后蜀自孟知祥甲午改元明德，至后主昶广政甲子亡，历三十年。此选成于广政三年，是时孟氏立国，仅有七载，故此集所采，大氐前蜀人为多。而韦庄、牛峤、毛文锡且为唐进士也。五季之际，如沸如羹，天宇崩颓，彝教凌废。深识之士，浮沉其间，惧忠言之触祸，托俳语以自晦。吾知十国遗黎，必多感叹悲伤之作，特甄录无人，乃至湮没，后人籀讽，独有赵录，遂谓声歌之制，独盛于蜀，滋可惜矣。今就此十二家言之，惟欧阳炯、顾夐、鹿虔扆为孟蜀显官，至阎选、李珣亦布衣耳，其他皆王氏旧属。是以缘情托兴，万感横集，不独《醉妆》、《薄媚》，沦落风尘，睿藻流传，足为词谶也。牛希济之“梦断禁城”，鹿虔扆之“露泣亡国”，言为心声，亦可得其大概矣。

（六）孙光宪　字孟文，陵州人，游荆南。高从晦署为从事，仕南平，累官检校秘书。曾劝高继冲献三州之地，宋太祖授以黄州刺史。将用为学士，未及而卒。有《荆台》、《笔佣》、《橘斋》、《巩湖》诸集。录《谒金门》一首：

> 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苎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陈亦峰云：“孟文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然不及温韦处亦在此。坐少闲婉之致。”余谓孟文之沉郁处，可与李后主并美。即如此词，已足见其不事侧媚，甘处穷寂矣。他如《清平乐》云：“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凄凄。”是自抱灵修楚累遗意也。《菩萨蛮》云：“碧烟轻袅袅，红战灯花笑。”盖讽弋取名利，憧憧往来者也。至闲婉之处，亦复尽多。如《浣溪纱》云：“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

红波碧忆潇湘。”又云：“花冠闲上午墙啼。”思越人云：“渚莲枯，宫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象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此等俊逸语，亦孟文所独有。

（七）冯延巳　字正中，唐末，徙家新安。事南唐，官至左仆射，同平章事。有《阳春集》一卷。录《菩萨蛮》一首：

画堂昨夜西风过，绣帘时拂朱门锁。惊梦不成云。双蛾枕上颦。　金炉烟袅袅，烛暗纱窗晓。残月尚弯环。玉筝和泪弹。

正中词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其《蝶恋花》诸作，情词悱恻，可群可怨。张皋文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辨之义。”余最爱诵之。如“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思深意苦，又复忠厚恻怛。词至此则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矣。他如《归国谣》、《抛球乐》、《采桑子》、《菩萨蛮》等，亦含思凄惋，蔼然动人，俨然温韦之意也。其《谒金门》一首，当系成幼文作。《古今词话》曰：“幼文为大理卿，词曲妙绝，尝作《谒金门》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为中主所闻，因按狱稽滞。召诘之，且谓曰：‘卿职在典刑，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幼文顿首以谢。”《南唐书》以为冯词。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风乍起词，世多言冯作。而《阳春录》无之。当是成作。不独“庭院深深”一首，明是欧作，有李清照《漱玉词》可证也。

又按南唐享国虽不久长，而文学之士，风发云举，极一时之盛，如张泌、成幼文、韩熙载、潘佑、徐铉兄弟、汤悦，俱有才名。即以词论，诸子皆有可观。而赵录于南唐诸人，自张泌外，概不置录。何也？因附见一二，如前韦端己条例。

（1）张泌《临江仙》云：“烟收湘渚秋江静，蕉花露泣愁红。五云双鹤去无踪。几回魂断，凝望向长空。　翠竹暗留珠泪怨，闲调宝瑟波中。花鬟月鬓绿云重。古祠深殿，香冷雨和风。”

（2）成幼文《谒金门》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遍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3）徐昌图《临江仙》云：“饮散离亭西去，浮生常恨飘蓬。回头烟柳渐重重。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　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

（4）潘佑“题红罗亭梅花”残句云：“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熳，已失了东风一半。”

右四家惟徐昌图一首，《词综》入宋词内，而成肇麐《唐五代词选》则列入冯正中后，且徐籍莆田，是为南唐人无疑也。潘佑词不经见，此见罗大经《鹤林玉露》，惜全词佚矣。总之，五季时词以西蜀、南唐为最盛，而词之工拙，以韦庄为第一，冯延巳次之，最下为毛文锡。叶梦得尝谓馆阁诸公评庸陋之词，必曰此仿毛司徒，是在宋时已有定论，今亦赖赵录而传。崇祚洵词苑功臣哉！至诸家情至文生，缠绵忠爱，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矣。

第七章　概论二　两宋

论词至赵宋，可云家怀隋珠，人抱和璧，盛极难继者矣。然合两宋计之，其源流递嬗，可得而言焉。大抵开国之初，沿五季之旧，才力所诣，组织较工。晏欧为一大宗，二主一冯，实资取法，顾未能脱其范围也。汴京繁庶，竞赌新声，柳永失意无憀，专事绮语；张先流连歌酒，不乏艳辞。惟托体之高，柳不如张，盖子野为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为苏辛，为姜张，发扬蹈厉，壁垒一变。而界乎其间者，独有子野，非如耆卿专工铺叙，以一二语见长也。迨苏轼则得其大，贺铸则取其精，秦观则极其秀，邦彦则集其成。此北宋词之大概也。南渡以还，作者愈盛，而抚时感事，动有微言。稼轩之“烟柳斜阳”，幸免种豆之祸；玉田之“贞芳清影”（《清平乐》“赋所南画兰”），独馀故国之思。至若碧山咏物，梅溪题情，梦窗之“丰乐楼头”，草窗之“禁烟湖上”，词翰所寄，并有微意，又岂常人所易及哉！余故谓绍兴以来，声律之文，自以稼轩、白石、碧山为优，梅溪、梦窗则次之，玉田、草窗又次之，至竹屋、竹山辈，纯疵互见矣。此南宋词之大概也。夫倚声之道，独盛天水，文藻留传，矜式万世。余之论议，不事广征者，亦聊见渊源而已。兹更分述之。

第一　北宋人词略

言词者必曰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精；然而南北之分，亦有难言者也。如周紫芝、王安中、向子諲、叶梦得辈，皆生于北宋，没于南宋。论者以周、王属北，向、叶属南者，只以得名之迟早而已。盖混而不分，又不能明流别。尚论者约略言之，作一界限，实无与于词体也。毛晋刻《六十一家词》，北宋凡十九家：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黄庭坚、秦观、晏幾道、晁补之、程垓、陈师道、李之仪、毛滂、杜安世、葛胜仲、周紫芝、谢逸、周邦彦、王安中、蔡伸是也；此外若潘阆《逍遥词》一卷，王安石《半山词》一卷，张先《子野词》一卷，贺铸《东山寓声乐府》三卷，皆有成书，而见于他刻也。余谓承十国之遗者，为晏、欧；肇慢词之祖者，为柳永；具温韦之情者，为张先；洗绮罗之习者，为苏轼；得骚雅之意者，为贺铸；开婉约之风者，为秦观；集古今之成者，为邦彦。此外或力非专诣，或才工片言，要非八家之敌也。因论列如左。

（一）晏殊　字同叔，临川人。官至枢密使。有《珠玉词》一卷。录《蝶恋花》一首：

> 南雁依稀回侧阵。雪霁墙阴，偏觉兰芽嫩。中夜梦馀消酒困，炉香卷穗灯生晕。　急景流年都一瞬。往事前欢，未免萦方寸。腊后花期知渐近，寒梅已作东风信。

宋初如王禹偁、钱惟演辈，亦有小词。王之《点绛唇》，钱之《玉楼春》，虽有佳处，实非专家。故宋词应以元献为首，所作《浣溪沙》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语，为一时传诵。相传下语为王琪所对（见《复斋漫录》），无俟深考。即“重头歌韵响琤琤，入破

舞腰红乱旋”，亦仅形容歌舞之胜，非词家之极则，总不及此词之俊逸也。宋初诸家，靡不祖述二主，宪章正中。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刘攽《中山诗话》谓元献喜冯延巳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此语亦是。第细读全词，颇有可议者。如《浣溪沙》之“淡淡梳妆薄薄衣，天仙模样好容仪”，《诉衷情》之“东城南陌花下，逢着意中人”，又“心心念念，说尽无凭，只是相思”诸语，庸劣可鄙，已开山谷、三变俳语之体，馀甚无取也。惟“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语，较“无可奈何”胜过十倍，而人未之知，可云陋矣。

（二）欧阳修　字永叔，庐陵人。官至兵部尚书。有《六一居士》集，词附。录《踏莎行》一首：

>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宋初大臣之为词者，寇莱公、宋景文、范蜀公与欧阳公，并有声艺苑。然数公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独元献与文忠，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元献家临川，词之有西江派，转在诗先，亦云奇矣。公词纯疵参半，盖为他人窜易。蔡絛《西清诗话》云：“欧词之浅近者，谓是刘煇伪作。”《名臣录》亦云：“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煇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是读公词者，当别具会心也。至《生查子》“元夜灯市”，竟误载淑真词中，遂启升庵之妄论。此则深枉矣。余按公词以此为最婉转，以《少年游》“咏草”为最工切超脱，当亦百世之公论也。

（三）柳永　字耆卿，初名三变，崇安人。官至屯田员外郎。有《乐章集》。录《雨霖铃》一首：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呜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能改斋漫录》云：“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其词矣。”黄花庵云：“永为屯田员外郎，会太史奏老人星现。时秋霁，宴禁中，仁宗命左右词臣为乐章。内侍属柳应制。柳方冀进用，作此词进（指《醉蓬莱》词）。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怿。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复擢用。”《钱塘遗事》云：“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之句，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据此，则柳之侘傺无聊，与词名之远，概见一斑。余谓柳词仅工铺叙而已，每首中事实必清，点景必工，而又有一二警策语，为全词生色，其工处在此也。冯梦华谓其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为俳体，词多媟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以俗为病者。此言甚是。余谓柳词皆是直写，无比兴，亦无寄托，见眼中景色，即说意中人物，便觉直率无味。况时时有俚俗语，如《昼夜乐》云：“早知恁地难拚，悔不当初留住。

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梦还京》云：“追悔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鹤冲天》云：“假使重相见，还得似当初么？悔恨无计那。迢迢长夜，自家只恁摧挫。”《两同心》云：“个人人昨夜分明，许伊偕老。”《征部乐》云：“待这回好好怜伊，更不轻拆。”皆率笔无咀嚼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实不可学。且通本皆摹写艳情，追述别恨，见一斑已具全豹，正不必字字推敲也。惟北宋慢词，确创自耆卿，不得不推为大家耳。

（四）张先　字子野，吴兴人。为都官郎中。有《安陆集》。录《卜算子慢》一首：

> 溪山别意，烟树去程，日落采蘋春晚。欲上征鞍，更掩翠帘，回面相盼。惜弯弯浅黛长长眼。奈画阁欢游，也学狂花乱絮轻散。　水影横池馆。对静夜无人，月高云远。一晌凝思，两眼泪痕还满。难遣恨，私书又逐东风断。纵梦泽层楼万尺，望湖城那见。

《古今诗话》云：“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此皆余平生所得意也。”《石林诗话》云：“张先郎中，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唐，苏子瞻作倅时，先年已八十馀，视听尚精强，犹有声妓。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是子野生平亦可概见矣。今所传《安陆集》，凡诗八首，词六十八首。诗不论，词则最著者为《一丛花》，为《定风波》，为《玉楼春》，为《天仙子》，为《碧牡丹》，为《谢池春》，为《青门引》。余谓子野词气度宛似美成，如《木兰花慢》云：“行云去后遥山暝，已放笙歌池院静。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山亭宴》云：“落花荡漾怨空树。晓山静、数声杜宇。天意送芳菲，正黯淡

疏烟短雨。”《渔家傲》云：“天外吴门清霅路，君家正在吴门住。赠我柳枝情几许。春满缕，为君将入江南去。”此等词意，同时鲜有及者也。盖子野上结晏、欧之局，下开苏、秦之先，在北宋诸家中适得其平。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既正，气格亦古，非诸家能及也。晁无咎曰：“子野与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余谓子野若仿耆卿，则随笔可成珠玉；耆卿若效子野，则出语终难安雅。不独泾渭之分，抑且有雅郑之别。世有识者，当不河汉。

（五）苏轼　字子瞻，眉山人。嘉祐初，试礼部第一，历官翰林学士。绍圣初，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还，卒于常州。高宗朝，谥文忠。有《东坡居士词》二卷。录《水龙吟》一首“赋杨花”：

>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东坡词在宋时已议论不一，如晁无咎云：“居士词，人多谓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陈无已云：“东坡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陆务观云：“世言东坡不能词，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下。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又云：“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胡致堂云：“词曲至东坡，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张叔夏云：“东坡词清丽舒徐处，高出人表，周、秦诸人所不能

到。”此在当时毁誉已不定矣。至《四库提要》云：“词至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此为持平之论。余谓公词豪放缜密，两擅其长，世人第就豪放处论，遂有铁板铜琶之诮，不知公婉约处，何让温、韦？如《浣溪沙》云：“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祝英台》云：“挂轻帆，飞急桨，还过钓台路。酒病无聊，欹枕听鸣橹。”《永遇乐》云：“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西江月》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此等处，与“大江东去”，“把酒问青天”诸作，如出两手。不独“乳燕飞华屋”，“缺月挂疏桐”诸词，为别有寄托也。要之公天性豁达，襟抱开朗，虽境遇迍邅，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初无羁客迁人之感，惟胸怀坦荡，词亦超凡入圣。后之学者，无公之胸襟，强为摹仿，多见其不知量耳。

（六）贺铸铸　字方回，卫州人，孝惠皇后族孙。元祐中，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退居吴下，自号庆湖遗老。有《东山寓声乐府》。录《柳色黄》一首：

>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阔。长亭柳蓓才黄，倚马何人先折。烟横水漫，映带几点归鸿，平沙销尽龙沙雪。犹记出关来，恰而今时节。　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便成轻别。回首经年，杳杳音尘都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憔悴一天涯，两厌厌风月。

张文潜云：“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索如屈宋，悲壮如苏李。”周少隐云：“方回有‘梅子黄时雨’之句，人谓之贺梅子。方回寡发，郭功父指其髻谓曰：‘此真贺梅子

也。'"陆务观云："方回状貌奇丑，俗谓之贺鬼头。其诗文皆高，不独长短句也。"据此，则方回大概可见矣。所著《东山寓声乐府》，宋刻本从未见过，今所据者，只王刻、毛刻、朱刻而已。所谓寓声者，盖用旧调谱词，即摘取本词中语，易以新名。后《东泽绮语债》略同此例。王半塘谓如"平园近体"、"遗山新乐府"类，殊不伦也。（词中《清商怨》名《尔汝歌》，《思越人》名《半死桐》，《武陵春》名《花想容》，《南歌子》名《醉厌厌》，《一落索》名《窗下绣》，皆就词句改易，如《如此江山》、《大江东去》等是也。）方回词最传述人口者，为《薄幸》、《青玉案》、《望湘人》、《踏莎行》诸阕，固为杰出之作。他如《踏莎行》云："断无蜂蝶梦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又云："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西风误。"《下水船》云："灯火虹桥，难寻弄波微步。"《诉衷情》云："秦山险，楚山苍，更斜阳。画桥流水，曾见扁舟，几度刘郎。"《御街行》云："更逢何物可忘忧，为谢江南芳草。断桥孤驿，冷云黄叶，想见长安道。"诸作皆沉郁，而笔墨极飞舞，其气韵又在淮海之上，识者自能辨之。至《行路难》一首，颇似玉川长短句诗，诸家选本，概未之及。词云："缚虎手，悬河口，车如鸡栖马如狗。白纶巾，扑黄尘，不知我辈可是蓬蒿人。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雷颠，不论钱，谁问旗亭美酒斗十千。酌大斗，更为寿，青鬓常青古无有。笑嫣然，舞翩然，当垆秦女十五语如弦。遗音能寄秋风曲，事去千年犹恨促。揽流光，系扶桑，争奈愁来一日却为长。"与《江南春》七古体相似，为方回所独有也。要之骚情雅意，哀怨无端，盖得力于风雅，而出之以变化，故能具绮罗之丽，而复得山泽之清，（别东山词云："双携纤手别烟萝，红粉清泉相照。"可云自道词品。）此境不可一蹴即几也。世人徒知黄梅雨佳，非真知方回者。

（七）秦观观　字少游，高邮人。登第后，苏轼荐于朝，除太学博

士，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坐党籍遣戍。有《淮海词》三卷。录《踏莎行》一首：

>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晁无咎云："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辞，辞情相称者，惟少游而已。"张綖云："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叶少蕴云："少游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子瞻戏之'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微以气格为病也。"诸家论断，大氐与子瞻并论。余谓二家不能相合也。子瞻胸襟大，故随笔所之，如怒澜飞空，不可狎视。少游格律细，故运思所及，如幽花媚春，自成馨逸。其《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他作如《望海潮》云："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水龙吟》云："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风流子》云："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鹊桥仙》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千秋岁》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浣溪沙》云："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此等句皆思路沉着，极刻画之工，非如苏词之纵笔直书也。北宋词家以缜密之思，得遒炼之致者，惟方回与少游耳。今人以秦柳并称，柳词何足相比哉，（《高斋诗话》云："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据此则少游雅不愿与柳齐名矣。）惟通观集中，亦有俚俗处，如

《望海潮》云："妾如飞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随。"《满园花》云："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旁人口。"《迎春乐》云："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品令》云："幸自得一分索，强教人难吃。好好地恶了十来日，恰而今较些不。"又云："帘儿下时把鞋儿踢，语低低，笑咭咭。"又云："人前强不欲相沾识，把不定，脸儿赤。"竟如市井荒伧之言，不过应坊曲之请求，留此恶札。词家如此，最是魔道，不得以宋人之作为之文饰也。但全集止此三四首，尚不足为盛名之累。

（八）周邦彦　字美成，钱唐人。元丰中，献《汴都赋》，召为太学正。徽宗朝，仕至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出知顺昌府。晚居明州，卒自号清真居士。有《清真集》。录《瑞龙吟》一首：

> 章台路，还见褪粉梅梢，试花桃树。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归来旧处。黯凝伫，因记个人痴小，乍窥门户。侵晨浅约宫黄，障风映袖，盈盈笑语。　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惟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官柳低金缕。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

陈郁《藏一话腴》云："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楼攻愧云："清真乐府播传，风流自命，顾曲名堂，不能自已。"《贵耳录》云："美成以词行，当时皆称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观，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强焕序云："美成词樵写物态，曲尽其妙。"陈质斋云："美成词多用唐人诗，檃括入律，混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张叔夏云："美成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沈伯时云："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下字用意，皆有法度。"此宋人论

清真之说也。余谓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为万世不祧之宗祖。究其实亦不外“沉郁顿挫”四字而已。即如《瑞龙吟》一首，其宗旨所在，在“伤离意绪”一语耳。而入手先指明地点曰章台路，却不从目前景物写出，而云“还见”，此即沉郁处也。须知梅梢桃树，原来旧物，惟用“还见”云云，则令人感慨无端，低徊欲绝矣。首叠末句云“定巢燕子，归来旧处”，言燕子可归旧处，所谓“前度刘郎”者，即欲归旧处而不得，徒彳亍于愔愔坊陌，章台故路而已，是又沉郁处也。第二叠“黯凝伫”一语为正文，而下文又曲折。不言其人不在，反追想当日相见时状态。用“因记”二字，则通体空灵矣，此顿挫处也。第三叠“前度刘郎”至“声价如故”，言个人不见，但见同里秋娘，未改声价。是用侧笔以衬正文，又顿挫处也。“燕台”句，用义山柳枝故事，情景恰合。“名园露饮，东城闲步”，当日己亦为之，今则不知伴着谁人，赓续雅举。此“知谁伴”三字，又沉郁之至矣。“事与孤鸿去”三语，方说正文，以下说到归院，层次井然，而字字凄切。末以飞雨风絮作结，寓情于景，倍觉黯然。通体仅“黯凝伫”，“前度刘郎重到”，“伤离意绪”三语，为作词主意，此外则顿挫而复缠绵，空灵而又沉郁。骤视之，几莫测其用笔之意，此所谓神化也。他作亦复类此，不能具述。总之，词至清真，实是圣手，后人竭力摹效，且不能形似也。至说部纪载，如《风流子》为溧水主簿姬人作，《少年游》为道君幸李师师家作，《瑞鹤仙》为睦州梦中作，此类颇多，皆稗官附会，或出之好事忌名，故作讪笑，等诸无稽。倘史传所谓邦彦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者此欤？

右北宋八家。皆迭长坛坫。为世诵习者也。其有词不甚高。声誉颇盛。题襟点笔。间亦不俗。虽非作家之极。亦在附庸之列。成作咸在。不可废也。因复总述之。

（1）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登楼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自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荆公不以词见长，而《桂枝香》一首，大为东坡叹赏，各家选本，亦皆采录。第其词只稳惬而已。他如《菩萨蛮》、《渔家傲》、《清平乐》、《浣溪沙》等，间有可观，至《浪淘沙》之"伊吕两衰翁"，《望江南》之"归依三宝赞"，直俚语耳。

（2）晏幾道《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小山词之最著者，如此词之"落花"二句，及《鹧鸪天》之"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又"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又"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浣溪沙》之"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头红烛夜呼卢"，皆为世人盛称者。余谓艳词自以小山为最，以曲折深婉，浅处皆深也。

（3）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此词盛传于世，以为古乐府俊语是也，但不善学之，易流于滑易。《姑溪词》中佳者殊鲜，如《千秋岁》之"东风半落梅梢雪"，《南乡子》之"西墙，犹有轻风递暗香"，亦工。此外皆平直而已。

（4）周紫芝《朝中措》："雨馀庭院冷萧萧，帘幕度轻飚。鸟语唤回残梦，春寒勒住花梢。　无聊睡起，新愁黯黯，归路迢迢。又是夕阳时候，一炉沉水烟销。"

孙竞谓竹坡乐章清丽婉曲，非苦心刻意为之，此言极是。竹坡少师张耒，行辈稍长李之仪，而词则学小山者也。人第赏其《鹧鸪天》之"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醉落魄》之"晓寒谁看伊梳掠，雪满西楼，人在阑干角"，《生查子》之"不忍上西楼，怕看来时路"诸语，实皆聪俊句耳。余最爱《品令》登高词，其后半云："黄花香满，记白苎吴歌软。如今却向乱山丛里，一枝重看。对着西风搔首，为谁肠断"，沉着雄快，似非小山所能也。

（5）葛胜仲《鹧鸪天》："小榭幽园翠箔垂，云轻日薄淡秋晖。菊英露浥渊明径，藕叶风吹叔宝池。　酬素景，泥芳卮，老人痴钝强伸眉。欢华莫遣笙歌散，归路从教灯影稀。"

鲁卿与常之，亦如元献、小山也。然门第誉望，可以齐驱；至论词，则虎贲之与中郎矣。鲁卿以《蓦山溪》、《天穿节》二首得盛誉，其词亦平平，盖名高而实不足副也。余爱其《点绛唇》末语"乱山无数，斜日荒城鼓"，可与范文正"长烟落日孤城闭"并美，馀不称矣。

（6）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晁无咎谓山谷词，不是当行家，乃着腔唱好诗。此言洵是。陈后山乃云："今代词手，惟秦七与黄九。"此实阿私之论。山谷之词，安得与太虚并称？较耆卿且不逮也。即如《念奴娇》下片，如"共倒金尊家万

里，难得尊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曲”，世谓可并东坡，不知此仅豪放耳，安有东坡之雄俊哉！

（7）张耒《风流子》：“亭皋木叶下，重阳近，又是捣衣秋。奈愁入庾肠，老侵潘鬓，漫簪黄菊，花也应羞。楚天晚，白蘋烟尽处，红蓼水边头。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　玉容知安否，香笺共锦字，两处悠悠。空恨碧云离合，青鸟沉浮。向风前懊恼，芳心一点，寸眉两叶，禁甚闲愁。情到不堪言处，分付东流。”

此词仅“芳草”四语为俊语，通体布局，宛似耆卿，故下片说到本事，即如强弩之末矣。元祐诸公，皆有乐府，惟张仅见《少年游》、《秋蕊香》及此词。胡元任以为不在元祐诸公之下，非公论也。（《少年游》、《秋蕊香》二词，为营伎刘淑奴作。）

（8）陈师道《清平乐》：“秋光烛地，帘幕生秋意。露叶翻风惊鹊坠，暗落青林红子。　微行声断长廊，熏炉衾换生香。灭烛却延明月，揽衣先怯微凉。”

胡元任云：“后山自谓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不减秦七、黄九，其自矜如此。”而放翁题跋则云：“陈无己诗妙天下，以其馀作词，宜其工矣，顾乃不然，殆未易晓也。”余谓后山词，较文潜为优，如《菩萨蛮》云“急雨洗香车，天回河汉斜”，《蝶恋花》云“路转河回寒日莫，连峰不许重回顾”等语皆胜。放翁所云，亦非公也。

（9）程垓《南浦》：“金鸭懒薰香，向晚来，春酲一枕无绪。浓绿涨瑶窗，东风外、吹尽乱红飞絮。无言伫立，断肠惟有流莺语。碧云欲暮，空惆怅、韶华一时虚度。　追思旧日心情，记题叶西楼，吹花南浦。老去觉欢疏，伤春恨、多付断云残雨。黄昏院落，问谁犹在凭阑

处。可堪杜宇，空只解声声，催他春去。”

毛子晋云：“正伯与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溷苏作，如《意难忘》、《一剪梅》之类。”余按今传《书舟词》，已无苏作，子晋已删汰矣。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红英》诸作，盛为升庵推许。盖其词以凄婉绵丽为宗，为北宋人别开生面。自是以后，字句间凝炼渐工，而昔贤疏宕之致微矣。

（10）毛滂《临江仙》：“闻道长安灯夜好，雕轮宝马如云。蓬莱清浅对觚棱。玉皇开碧落，银界失黄昏。　谁见江南憔悴客，端忧懒步芳尘。小屏风畔冷香凝。酒浓春入梦，窗破月寻人。”都城元夕

滂以《惜分飞》“赠伎词”得盛名。陈质斋且云：“泽民他词虽工，未有能及此者。”所见太狭矣。《东堂词》中佳者殊多，如《浣溪沙》云“小雨初收蝶做团，和风轻拂燕泥干，秋千院落落花寒”，《七娘子》云“云外长安，斜晖脉脉，西风吹梦来无迹”，《蓦山溪》“杨花”云“柔弱不胜春，任东风吹来吹去”，皆俊逸可喜，安得云《惜分飞》为最乎？即此词之“酒浓”二句，何减“云破月来”风调？

（11）晁补之《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湘浦。东皋雨足轻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自舞。任翠幕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休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兵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做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无咎词酷似东坡，不独此作然也。如《满江红》之“东武城南”，《永遇乐》之“松菊堂深”，皆直摩子瞻之垒，而灵气往来，自有天然之

秀。胡元任盛称其《洞仙歌》“泗州中秋作”，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可云知无咎者矣。

（12）晁端礼《水龙吟》：“倦游京洛风尘，夜来病酒无人问。九衢雪少，千门月淡，元宵灯近。香散梅梢，冻销池面，一番春信。记南城醉里，西城宴阕，都不管人春困。　屈指流年未几，早惊人潘郎双鬓。当时体态，而今情绪，多应瘦损。马上墙头，纵教瞥见，也难相认。凭阑干、但有盈盈泪眼，把罗襟揾。”

次膺为无咎叔，蔡京荐于朝，诏乘驿赴阙。次膺至，适禁中嘉莲生，遂属词以进，名《并蒂芙蓉》。上览称善，除大晟府协律。不克受而卒。今《琴趣外篇》有《鸭头绿》、《黄河清慢》，皆所创也。其才亦不亚于清真云。

（13）万俟雅言《昭君怨》：“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阑干。　莫把阑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

雅言自号词隐，与清真堂名顾曲，其旨相同。崇宁中，充大晟府制撰，又与清真同官。今《大声集》虽不传，而如《春草碧》、《三台》、《卓牌儿》诸词，固流播千古也。黄叔旸谓其词平而工，和而雅，洵然。

右附录十三家，姑溪、竹坡、丹阳三家，则学晏氏父子者也；文潜、后山、正伯、东堂、无咎，则属于苏门者也；次膺、词隐，为邦彦同官，讨论古音古调，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为三犯、四犯之曲，皆知音之士，故当系诸清真之下；荆公、山谷，实非专家，盛誉难没，因附入焉。

第二　南宋人词略

词至南宋，可云极盛时代。黄昇散花庵《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始于康与之，终于洪瑹；周密《绝妙好词》七卷，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合订不下二百家。二书皆选家之善本，学者必须探讨。顾由博返约，首当抉择，兹选论七家，为南渡词人之表率，即稼轩、白石、玉田、碧山、梅溪、梦窗、草窗是也。此外附录所及，各以类聚，亦可略见大概矣。

（一）辛弃疾　字幼安，历城人。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中，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累官浙东安抚使，进枢密都承旨。有《稼轩长短句》十二卷。

贺新郎　独坐停云作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陈子宏云：“蔡元工于词，靖康中陷金。辛幼安以诗词谒蔡，曰：‘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刘潜夫云：“公所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秾丽绵密者，又不在小晏秦郎之下。”毛子晋云：“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落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善评也。”陈亦峰云：“稼轩词自以《贺新郎》一篇为冠，别茂嘉十二弟，沉郁苍凉，

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余谓学稼轩词，须多读书，不用书卷，徒事叫嚣，便是蒋心馀、郑板桥，去“沉郁”二字远矣。辛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瑞鹤仙》“南涧双溪楼”等作，不免剑拔弩张。至如《鹧鸪天》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郊种树书”，读之不觉衰飒。《临江仙》云“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婉雅芊丽，孰谓稼轩不工致语耶？又《蝶恋花》云（元日立春）“今岁花朝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盖言荣辱不定，遭谪无常。言外有多少疑惧哀怨，而仍是含蓄不尽。此等处，虽迦陵且不能知，遑论馀子！世以《摸鱼子》一首为最佳，亦有见地，但启讥讽之端。陈藏一之“咏雪”，德祐太学生之《百字令》，往往易招衍尤也。

（二）姜夔　字尧章，鄱阳人。萧东父识之于年少，妻以兄子，因寓居吴兴之武康，与白石洞天为邻，自号白石道人。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有《白石诗》一卷、词五卷。录词一首：

霓裳中序第一

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多病却无气力。况纨扇渐疏，罗衣初索，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幽寂。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流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

宋人词如美成乐府，仅注明宫调而已。宫调者，即说明用何等管色也，如仙吕用小工，越调用六字类，盖为乐工计耳。白石词凡旧牌皆不注明管色，而独于自度腔十七支，不独书明宫调，并乐谱亦详载之。宋代曲谱，今不可见，惟此十七阕，尚留歌词之法于一线。因悟宋人歌词

之法，皆用旧谱，故白石于旧牌各词，概不申说，而于自作诸谱，不殚详录也。何以明之？白石词《满江红》序云：“《满江红》旧词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又云：“末句云‘闻珮环’，则协律矣。”是白石明知旧谱心字之不协，乃为此珮字之去声以就歌谱焉，故此词不注旁谱，以见韵虽用平，而歌则仍旧也。又吴梦窗《西子妆》，亦自度腔也，而张玉田和之，且云：“梦窗自制此曲，余喜其声调娴雅，久欲效而未能。”又云：“惜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据此，则宋调之能歌者，皆非旧谱零落之词，梦窗此调，虽娴雅可观，而谱法已佚，无从按拍。苟可不拘旧谱，则玉田尽可补苴罅漏，别订新声。今宁使阙疑，不敢妄作者，正足见宋人歌词之法，概守旧腔，非如南北曲之随字音清浊而为之挪移音节也。是以吴词自制腔九支，以不自作谱。元明以来，赓和者绝少。姜词十七谱具存，故继姜而作者至多。于此见谱之存逸，关系于词之隆替者至重，而宋词谱之守定成式者，亦缘此可悟矣。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慨，不独《暗香》、《疏影》发二宋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盖词中感喟，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若慷慨发越，终病浅显，如《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已包涵无数伤乱语。又如《点绛唇》“丁未过吴淞作”，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其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他如石湖仙《翠楼吟》诸作，自是有感而发，特未敢肊断耳。（姜词十七谱，余别有释词，今不论。）

（三）张炎　字叔夏，号玉田，循王后裔。居临安，自号乐笑翁。有《玉田词》三卷，郑思肖为之序。录《南浦》一首：

南浦　春水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鱼没浪痕圆，流红去、翻唤东风难埽。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馀情渺渺，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从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玉田词皆雅正，故集中无俚鄙语，且别具忠爱之致。玉田词皆空灵，故集中无拙滞语，且又多婉丽之态。自学之者多效其空灵，而立意不深，即流于空滑之弊。岂知玉田用笔，各极其致，而琢句之工，尤能使意笔俱显。人仅赏其精警，而作者诣力之深，曾未知其甘苦也。如《忆旧游》“大都长春宫”云“古台半压琪树，引袖拂寒星”，结云“鹤衣散彩都是云”；《壶中天》“夜渡古黄河”云“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渡江云》“山阴久客寄王菊存”云“山空天入海，倚楼望极，风急暮潮初”；《湘月》“山阴道中”云“疏风迎面，湿衣原是空翠”；《清平乐》云“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甘州》“寄沈尧道”云“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又云“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又“饯草窗西归”云“料瘦筇归后，闲锁北山云”；《台城路》“送周方山”云“暗草埋沙，明波洗月，谁念天涯羁旅”；又“寄太白山人陈又新”云“虚沙动月，叹千里悲歌，唾壶敲缺”，又云“回潮似咽，送一点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沉沉，夜凉鸥梦阔”；《长亭怨》“饯菊泉”云“记横笛玉关高处，万叠沙寒，雪深无路”；《西子妆》“江上”云“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忆旧游》“登蓬莱阁”云“海日生残夜，看卧龙和梦，飞入秋冥。还听水声东去，山冷不生云”，此类皆精警无匹，可与尧章颉颃。又如《迈陂塘》结处云“深更静，待散发吹箫，鹤背天风冷。凭高露饮，正碧落尘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沉郁以清超出之，飘飘有凌云气概。自在草窗、西麓之上。至如《长亭怨》“饯菊泉”结云“且莫把孤愁，说与当时歌舞”；《三

姝媚》“送舒亦山”云“贺监犹存，还散迹、千山风露”，又云“布袜青鞋，休误入桃源深处”，盖是时菊泉、亦山，各有北游，语带箴规，又复自明不仕之志。君国之感，离别之情，言外自见。此亦足见玉田生平矣。

玉田用韵至杂，往往真文、青庚、侵寻同用，亦有寒删间杂覃监者，此等处实不足法。惟在入声韵，则又谨严，屋沃不混觉药，质陌不混月屑，亦不杂他韵。学者当从其谨严处，勿藉口玉田，为文过之地也。

（四）王沂孙　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至元中，曾官庆元路学正。有《碧山乐府》二卷。录词一首：

齐天乐　余闲书院拟赋蝉

一襟遗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宇。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低诉。西园过雨。渐金错鸣刀，玉笔调柱。镜掩残妆，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馀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

大抵碧山之词，皆发于忠爱之忱，无刻意争奇之意，而人自莫及。论词品之高，南宋诸公，当以《花外》为巨擘焉。其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却无一笔犯复，字字贴切故也。《天香》“龙涎香”一首，当为谢太后作。其前半多指海外事，惟后叠云“荀令如今渐老，总忘却尊前旧风味”，必有寄托，但不知何所指耳。至如《南浦》“春水”云“帘影蘸楼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蘋花怨”，寄慨处清丽纡徐，斯为雅正。又《庆宫春》“水仙”云“岁

华相误，记前度湘皋怨别。哀弦重听，都是凄凉未须彻”，后叠云“国香到此谁辨。烟冷沙昏，顿成愁绝”，结云“试招仙魄，怕今夜瑶簪冻折。携盘独出，空怨咸阳，故宫落月”，凄凉哀怨，其为王清惠辈作乎？（清惠等诗词具见汪水云《湖山类稿》。）又《无闷》“雪意”后半云“清致，悄无似。有照水南枝，已搀春意。误几度凭阑，暮愁凝睇。应是梨云梦好，未肯放东风来人世。待翠管吹破苍茫，看取玉壶天地”无限怨情，出以浑厚之笔。张皋文《词选》碧山词止取四首，除《齐天乐》“赋蝉”外，有《眉妩》“新月”、《高阳台》“梅花”、《庆清朝》“榴花”三阕，且于每词下各注案语。《眉妩》云：“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高阳台》云：“此伤君臣宴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庆清朝》云：“此言乱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是知碧山一片热肠，无穷哀感，小雅怨诽不乱之旨，诸词有焉，以视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过之无不及。词至此蔑以加矣。

（五）史达祖　字邦卿，汴人。有《梅溪词》。《四朝闻见录》：韩侂胄为平章，专倚省吏史达祖举行文字，拟帖拟旨，皆出其手，侍从柬札，至用申呈。韩败，遂黥焉。有《梅溪词》一卷。录词一首：

三姝媚

烟光摇缥瓦，望晴檐多风，柳花如洒。锦瑟横床。想泪痕尘影，凤弦长下。倦出犀帷，频梦见王孙骄马。讳道相思，偷理绡裙，自惊腰衩。　惆怅南楼遥夜，记翠箔张灯，枕肩歌罢。又入铜驼，遍旧家门巷，首讯声价。可惜东风，将恨与闲花俱谢。记取崔徽模样，归来暗写。

邦卿为平原堂吏，千古无不惜之。楼敬思云：“史达祖南宋名士，不得进士出身。以彼文采，岂无论荐？乃甘作权相堂吏，至被弹章，不

亦降志辱身之至耶！”读其书怀《满江红》词“好领青衫，全不向诗书中得。三径就荒秋自好，一钱不值贫相逼”，亦自怨自艾者矣。又读其出京《满江红》词“更无人擪笛傍宫墙，苔花碧”，又云“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边策”，是亦善于解嘲焉。然集中又有留别社友《龙吟曲》“楚江南，每为神州未复。阑干静，慵登眺”，新亭之泣，未必不胜于兰亭之集也。乃以词客终其身，史臣亦不屑道其姓氏，科目之困人如此，岂不可叹。然则词人立品，为尤要矣。戈顺卿谓周清真善运化唐人诗句，最为词中神妙之境，而梅溪亦擅其长，笔意更为相近。又云：若仿张为作《词家主客图》，周为主，史为客，未始非定论也。其倾倒梅溪，可为尽至。余谓白石、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耳。至其高者，亦未尝不化，如《湘江静》云“三年梦冷，孤吟意短，屡烟钟津鼓。屐齿厌登临，移橙后几番凉雨”；又《临江仙》结句云“枉教装得旧时多，向来箫鼓地，曾见柳婆娑”，慷慨生哀，极悲极郁，居然美成复生。较“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尤为沉着。此种境地，却是梅溪独到处。

（六）吴文英　字君特，四明人。从吴履斋诸公游。有《梦窗甲乙丙丁稿》四卷。录词一首：

莺啼序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尚水乡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

泪墨渗澹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按梦窗词，以绵丽为尚，运意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观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细心吟绎，觉味美于方回，引人入胜，既不病其晦涩，亦不见其堆垛。此与清真、梅溪、白石，并为词学之正宗，一脉真传，特稍变其面目耳。犹之玉溪生之诗，藻采组织。而神韵流转，旨趣永长，未可妄讥其獭祭也。昔人评骘，多有未当，即如尹惟晓以梦窗并清真，不知置东坡、少游、方回、白石等于何地，誉之未免溢量，至沈伯时谓其太晦。其实梦窗才情超逸，何尝沉晦？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沉郁之思，乌得转以沉郁为晦耶？若叔夏七宝楼台之喻，亦所未解。窃谓东坡《水调歌头》，介甫《桂枝香》有此弊病；至梦窗词，合观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摘数语，亦自入妙，何尝不成片段耶？张皋文《词选》，独不收梦窗词，而以苏辛为正声，此门户之见，乃以梦窗与耆卿、山谷、改之辈同列，此真不知梦窗也。董氏《续词选》，只取梦窗《唐多令》、《忆旧游》两篇。此二篇绝非梦窗高诣，《唐多令》一篇，几于油腔滑调，在梦窗集中最属下乘，《续选》独取此两篇，岂故收其下者，以实皋文之言耶？谬矣。

梦窗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幽索处则孤怀耿耿，别缔古欢。如《高阳台》“落梅”云：“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院黄昏，月冷阑干。”又云：“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瑞鹤仙》云：“怨柳凄花，似曾相识，西风破屐。林下路，水边石。”《祝英台近》“除夜立春”云：“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

日东风，不放岁华去。”又“春日客龟溪游废园”云：“绿暗长亭，归梦趁风絮。”《水龙吟》“惠山酌泉”云：“艳阳不到青山，淡烟冷翠成秋苑。”《满江红》“淀山湖”云：“对两蛾犹锁，怨绿烟中。秋色未教飞尽雁，夕阳长是坠疏钟。”《点绛唇》“试灯夜初晴”云：“情如水，小楼薰被，春梦笙歌里。”又云：“征衫贮，旧寒一缕，泪湿风帘絮。”《八声甘州》“游灵岩”云：“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又云：“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俱能超妙入神。

（七）周密　字公谨，号草窗，济南人，流寓吴兴，居弁山。自号弁阳啸翁，又号萧斋，又号四水潜夫。淳祐中为义乌令。有《蜡屐集》、《草窗词》二卷，一名《蘋洲渔笛谱》。录词一首：

曲游春

禁苑东风外，飏扬暖丝晴絮，春思如织。燕约莺期，恼芳情、偏在翠深红隙。漠漠香尘隔，沸十里乱丝丛笛。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　柳陌，新烟凝碧，映帘底宫眉，堤上游勒。轻暝笼烟，怕梨云梦冷，杏香愁幂。歌管酬寒食，奈蝶怨良宵岑寂。正恁醉月摇花，怎生去得。

按草窗词，尽洗靡曼，独标清丽，有葱蒨之色，有绵渺之思，与梦窗旨趣相侔。二窗并称，允矣无忝。其于词律，亦极严谨。盖交游甚广，深得切劘之益。如集中所称霞翁，乃杨守斋也。守斋名缵，字继翁，又号紫霞翁，善弹琴，明宫调词法。周美成有《紫霞洞箫谱》，尝著《作词五要》，于填词按谱，随律押韵二条详言之，守律甚细，一字不苟作。草窗与之交，宜其词律之细矣。观其《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一阕，苍茫感慨，情见乎词，当为草窗集中压卷。虽使美成、白石为之，亦无以过，惜不多觏耳。词云：“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

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今古悠悠。岁华晚、飘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厓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又《法曲献仙音》“吊雪香亭梅”云：“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即杜诗“回首可怜歌舞地”之意，以词发之，更觉凄惋。《水龙吟》“白莲”云：“擎露盘深，忆君凉夜，时倾铅水。想鸳鸯正结，梨云好梦，西风冷，还惊起。”词意兼胜，似此亦不亚碧山也。

右七家皆南宋词坛领袖，历百世不祧者也。其他潜研音吕，敷陈华藻，正不乏人。复择其著者，附录之，得十四家。

（1）陆游字务观，山阴人。以荫补登仕郎，隆兴初，赐进士出身。范成大帅蜀，为参议官。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有《剑南集》，词二卷。录《水龙吟·春日游摩诃池》一首：“摩诃池上追游路，红绿参差春晚。韶光妍媚，海棠如醉，桃花欲暖。挑菜初闲，禁烟将近，一城丝管。看金鞍争道，香车飞盖，争先占，新亭馆。　惆怅年华暗换，黯消魂、雨收云散。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身在天涯，乱山孤垒，危楼飞观。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

刘潜夫云：“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余谓务观与稼轩，不可并列。放翁豪放处不多，今传诵最著者，如《双头莲》、《鹊桥仙》、《真珠帘》等，字字馨逸，与稼轩大不相同。至《南园》一记，蒙垢今古；《钗头》别凤，寄慨家庭。平生家国间，真有隐痛矣。

（2）张孝祥字安国，历阳人。绍兴二十四年，廷试第一，历官至

显谟阁直学士。有《于湖词》一卷。录《念奴娇·过洞庭》一首：“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鬓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叩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此作《绝妙好词》冠诸简端，其气象固是豪雄，惟用韵不甚合耳。于湖他作，如《西江月》之“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满江红》之“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皆俊妙可喜。陈郡汤衡序《于湖词》云：“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微张公之词，同一关键。”以于湖并东坡，论亦不误，惟才气较薄弱耳。

（3）陈亮字同甫，婺州人。绍熙四年，擢进士第一。有《龙川集》，词三卷。录《水龙吟》一首：“闹红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迟日催花，淡云阁雨，轻寒轻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　寂寞凭高念远，向南楼、一声归雁。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罗绶分香，翠绡封泪，几多幽怨。正消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

叶水心云：“同甫长短句四卷，每一章成，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周草窗云：“龙川好谈天下大略，以节气自居，而词亦疏宕有致。”毛子晋云：“龙川词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欤？”余谓龙川与幼安，往来至密，集中《贺新郎》三首，足见气谊，故词境亦近之，而如此作，又复幽秀妍丽，能者固无所不能也。

（4）刘过字改之，太和人。尝伏阙上书，请光宗过宫，复以书抵

时宰，陈恢复方略，不报，放浪湖海间。有《龙洲词》一卷。录《沁园春·寄辛稼轩》一首：“古岂无人可以似吾，稼轩者谁。拥七州都督，虽然陶侃，机明神鉴，未必能诗。当衮何如，公羊聊尔，千骑东方候会稽。中原事，总匈奴未灭，毕竟男儿。　平生出处天知，算整顿乾坤终有时。问湖南宾客，侵寻去矣，江西户口，流落何之。尽日楼台，四边屏障，目断江山魂欲飞。长安道，算世无刘表，王粲畴依。”

改之词学幼安，而横放杰出，尤较幼安过之，叫嚣之风，于此开矣。黄花庵云：“如‘别妾’《天仙子》、‘咏画眉’《小桃红》诸阕，稼轩集中能有此纤秀语耶？”毛子晋又述此语为改之辩护。余以为改之诸作，如“美人指甲”、“美人足”，虽传述人口，实是秽亵，不足为法，至豪迈处又一放不可收。盖学幼安而不从沉郁二字着力，终无是处也。集中《沁园春》至多，“斗酒彘肩”一首尤著名，亦谰语耳。细检一过，惟《贺新郎》“老去相如”一阕，是其最胜者矣。

（5）卢祖皋字申之，永嘉人，与四灵相唱和，盛称江湖间。庆元五年进士，为军器少监，嘉定十四年，擢直学士。有《蒲江词》。录《水龙吟·淮西重午》一首：“会昌湖上扁舟，几年不醉西山路。流光又是，宫衣初试。安榴半吐。千里江山，满川烟草，薰风淮楚。念离骚恨远，独醒人去，阑干外，谁怀古。　亦有鱼龙戏舞，艳晴川绮罗歌鼓。乡情节意，尊前同是，天涯羁旅。涨绿池塘，翠阴庭院，归期无据。问明年此夜，一眉新月，照人何处。”

蒲江词仅二十五阕，而佳者颇多，如《贺新郎》之“钓雪亭”、《倦寻芳》之“春思”、《西江月》之“中春”、《清平乐》之“春恨”，字字工协。毛子晋谓其有古乐府佳句，犹在字句间求之。论其词境，可与玉田、草窗并美云。

（6）高观国字宾王，山阴人。有《竹屋痴语》一卷。录《解连环·春水》一首："浪摇新绿，漫芳洲翠渚，雨痕初足。荡霁色流入横塘，看风外漪漪，皱纹如縠。藻荇萦回，似留恋鸳飞鸥浴。爱娇云蘸色，媚日挼蓝，远迷心目。　仙源漾舟岸曲，照芳容几树，香浮红玉。记那回西泠桥边，溅裙翠传情，玉纤轻掬。三十六陂，锦鳞渺、芳音难续。隔垂杨、故人望断，浸愁千斛。"

宾王与梅溪交谊颇挚，词亦各有长处。集中如《贺新郎》之"赋梅"、《喜迁莺》之"秋怀"、《花心动》之"梅意"、《解连环》之"咏柳"、《瑞鹤仙》之"筇枝"，皆情意悱恻，得少游之意。陈慥序其词云："高竹屋与史梅溪皆出周秦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亦未及也。"此论虽推崇过当，惟以竹屋为周、秦之词，是确有见地。大抵南宋以来，如放翁，如于湖，则学东坡；如龙川，如龙洲，则学稼轩；至蒲江、宾王辈，以江湖叫嚣之习，非倚声家所宜，遂瓣香周、秦，而词境亦闲适矣。诸家造诣，固有不同，论其大概，不外乎此。

（7）张辑字宗瑞，号东泽，鄱阳人，冯深居目为东仙。有《欸乃集》、《东泽绮语债》二卷。录《疏帘淡月》一首："梧桐雨细，渐滴做秋声，被风惊碎。润逼衣篝，线袅蕙炉沉水。悠悠岁月天涯醉，一分秋、一分憔悴。紫箫吹断，素笺恨切，夜寒鸿起。　又何苦、凄凉客里。负草堂春绿，竹溪空翠。落叶西风，吹老几番尘世。从前谙尽江湖味，听商歌归兴千里。露侵宿酒，疏帘淡月，照人无寐。"

东泽得诗法于姜尧章，词亦学之，但少尧章清刚之气耳。集中词共二十三首，皆摘取词中语标作牌名，与方回《寓声》正同。顾贺、张二家则可，今人则万不能学也。诸作中亦有效苏辛者，如《貂裘换酒》、（即《贺新郎》）"乙未冬别冯可久"，《淮甸春》（即《念奴

娇》）“访淮海事迹”，《东仙》（即《沁园春》）“冯可迁号余为东仙，故赋”，皆雄健可喜，不似《疏帘淡月》之婉约矣。惟《杏梁燕》（即《解连环》）则与“梧桐雨细”情韵相类，盖东泽能融合豪放婉丽为一也。

（8）刘克庄字潜夫，号后村，莆田人。以荫仕，淳祐中，赐同进士出身，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有《后村别调》一卷。录《满江红》一首：“赤日黄埃，梦不到清溪翠麓。空健羡、君家别墅，几株幽独。骨冷肌清偏要月，天寒日暮尤宜竹。想主人杖履绕千回，山南北。　宁委涧，嫌金屋，宁映水，羞银烛。叹出群风韵，背时装束。竞爱东邻姬傅粉，谁怜空谷人如玉。笑林逋何逊漫为诗，无人读。”

《后村别调》五卷，张叔夏谓直致近俗，乃效稼轩而不及者，洵然。集中《沁园春》二十五首，《念奴娇》十九首，《贺新郎》四十二首，《满江红》三十一首，可云多矣，而奔放跅弛，殊无含蕴。且寿人自寿诸作，触目皆是，词品实不高也。《古今词话》以《清平乐》“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二句为妙语，亦不过聪俊人口吻，非词家之极则。惟《南岳》一稿，几兴大狱，诏禁作诗，词学遂盛，此则于倚声家颇有关系。今读“访梅”绝句，虽可发一粲，而当时禁网可知矣。（后村《贺新郎》云：“君向柳边花底问，看贞元朝士谁存者。桃满观，几开谢。”又云：“老子平生无他过，为梅花受取风流罪。”皆为《江湖集》狱而发。）

（9）蒋捷字胜欲，阳羡人。德祐进士，自号竹山，遁迹不出。有《竹山词》。录《高阳台·送翠英》一首：“燕卷晴丝，蜂黏落絮，天教绾住闲愁。闲里清明，匆匆粉涩红羞。灯摇缥缈茸窗冷，语未阑娥影分收。好伤春，春也难留，人也难留。　芳尘满目悠悠。为问萦云佩响，还绕谁楼。别酒才斟，从前心事都休。飞莺纵有风吹转，奈旧家苑已成

秋。莫思量，杨柳湾西，且掉吟舟。”

竹山词亦有警策处，如《贺新郎》之“浪涌孤亭起”、“梦冷黄金屋”二首，确有气度。竹垞《词综》推为南宋一家，且谓源出白石，亦非无见。惟其学稼轩处，则叫嚣奔放，与后村同病。如《水龙吟》“落梅”一首，通体用些字韵，无谓之至。《沁园春》云：“若有人寻，只教童道，这屋主人今自居。”又次强云卿韵云：“结算平生，风流债负，请一笔勾。盖攻性之兵，花围锦阵，毒身之鸩，笑齿歌喉。”又云：“迷因底叹，晴干不去，待雨淋头。”《念奴娇》“寿薛稼堂”云：“进退行藏，此时正要，一着高天下。”又云：“自古达官酣富贵，往往遭人描画。”《贺新郎》“钱狂士”云：“据我看来何所似，一任韩家五鬼，又一似杨家风子。”此等处令人绝倒，学稼轩至此，真属下下乘矣。大抵后村、竹山未尝无笔力，而风骨气度，全不讲究，是心馀、板桥辈所祖，乃词中左道。有志复古者，当从梅溪、碧山用力也。

（10）陈允平字君衡，四明人。有《日湖渔唱》二卷、《继周集》一卷。录《酹江月》一首：“霁空虹雨，傍啼螿莎草，宿鹭汀洲。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帘钩。步幄尘高，征衫酒润，谁暖玉香篝。风灯微暗，夜长频换更筹。　应是雁柱调筝，鸳梭织锦，付与两眉愁。不似尊前今夜月，几度同上南楼。红叶无情，黄花有恨，孤负十分秋。归心如醉，梦魂飞趁东流。”

张叔夏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陈西麓所作平正，亦有佳者。”夫平正则难见其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真佳也。其词取法清真，刻意摹效，《继周》一集，皆和周韵，多至百二十一首。（《继周集》共词百二十三首，和周韵者百二十一首，惟《过秦楼》前一首，《琴调相思引》，并非周韵。疑宋本《片玉词》别有存此二首者也。）其倾倒美成，可与方千里、杨泽民并传。

然其面目，并不十分相似。此即脱胎法，可见古人用力之方矣。集中诸词，喜改平韵，如《绛都春》、《永遇乐》及此词，别具幽秀之致，亦白石法也。“西湖十咏”，多感时之语，时时寄托，忠厚和平，真可亚于中仙，非草窗所可及。其词作于景定癸亥岁，阅十馀年宋亡矣。是故读西麓词，一切流荡忘返之失，自然化去耳。

（11）施岳字仲山，号梅川，吴人。其词无专集。录《曲游春·清明湖上》一首：“画舸西泠路，占柳阴花影，芳意如织。小楫冲波度，曲尘扇底，粉香帘隙。岸转斜阳隔，又过尽别船箫笛。傍断桥翠绕红围，相对半篙晴色。　顷刻，千山暮碧，向沽酒楼前，犹系金勒。乘月归来，正梨花夜缟，海棠烟幂。院宇明寒食，醉乍醒一庭春寂。任满身露湿，东风欲眠未得。”

梅川词见于《绝妙好词》者，止有六首。其词亦法清真，如《水龙吟》、《兰陵王》二作可知也。此清明词，盖与草窗同作者。草窗和词有“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之句，为一时传诵。此云“相对半篙晴色”，可云工力悉敌。《西湖游幸记》云：“西湖，杭人无时不游。凡缔姻赛社，会亲送葬，经会献神，无不在焉。故杭谚有销金锅之号。”观草窗、梅川二词，可见盛况矣。沈义甫云：“梅川音律有源流，故其声无舛误。读唐诗多，故语雅淡。”此数语论梅川至当。

（12）孙惟信　字季蕃，号花翁，开封人。尝有官，弃去不仕。录《烛影摇红·牡丹》一首：“一朵鞓红，宝钗压髻东风溜。年时也是牡丹时，相见花边酒。初试夹纱半袖，与花枝盈盈斗秀。对花临景，为景牵情，因花感旧。　题叶无凭，曲沟流水空回首。梦云不到小山屏，真个欢难偶。别后知他安否，软红街清明还又。絮飞春尽，天远书沉，日长人瘦。”

花翁集今不传，其词仅见《绝妙好词》所录五首而已。刘后村《花翁墓志》云："始昏于婺，后去婺游，留苏杭最久。一榻之外无长物，躬爨而食，书无乞米之帖，文无逐贫之赋，终其身如此。"是花翁平生亦略见矣。沈伯时云："孙花翁有好词，亦善运意，但雅正中时有一二市井语。"余谓翁集既佚，无可评骘，就弁阳所录，固无此病也。

（13）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人。格非女，赵明诚妻。有《漱玉集》。录《壶中天》一首："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谁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梳，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易安词最传人口者，如《如梦令》之"绿肥红瘦"，《一剪梅》之"红藕香残"，《醉花阴》之"帘卷西风"，《凤凰台》之"香冷金猊"，世皆谓绝妙好词也。其《声声慢》一首，尤为罗大经、张端义所激赏。其实此词收二语，颇有伧气，非易安集中最胜者。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沉着，即如《永遇乐》"元宵"词，人咸谓绝佳，此事感怀京洛，须有沉痛语方佳。词中如"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向花间重去"，固是佳语，而上下文皆不称。上云："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下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太质率，明者自能辨之。惟其论词语绝精，因摘录之。其言曰：本朝柳屯田永，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丞相、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中略）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

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黄鲁直出，始能知之。而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少游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其讥弹前辈，能切中其病，世不以为刻论也。至玉壶献金之疑，汝舟改嫁之谬，俞理初、陆刚甫、李莼客辈论之详矣，不赘述。

（14）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钱唐人，世居姚村，不得志殁。宛陵魏仲恭辑其诗，名《断肠集》。录《清平乐》一首："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随群暂遣愁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居士《生查子》一词，为升庵诬谤，今已大白于世，无庸赘论矣。余按《断肠词》止三十一首，且非全真，安得魏端礼原辑，及稽瑞楼注本，重付校雠也？就此三十一首中论之，如《菩萨蛮》之"湿云不度"，《忆秦娥》之"弯弯曲"，《柳梢青》之"玉骨冰肌"，《蝶恋花》之"楼外垂杨"，皆谐婉可诵。朱文公谓本朝妇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而不及淑真。今魏夫人词，仅有《菩萨蛮》一首，无可评论。而淑真尚存数十首，足资研讨，余故录以为殿焉。

右十四家，南宋词之著者略具矣。竹山、后村，仍复论列者，盖以见苏辛词，实不可学，虽宋人且不能佳也。至南宋词人之盛，实多不胜数，讲学家如朱元晦、胡澹庵辈，亦有小词流传。（朱有《水调歌头》，胡有《醉落魄》。）大臣如真德秀、魏了翁、周必大等，又各有乐府名世。（真有《蝶恋花》，魏有《寿词》一卷，周有《省斋近体乐府》。）缁流如仲殊、祖可，羽流如葛长庚、丘长春，所作亦冲雅俊迈。（仲殊有《诉衷情》，祖可有《小重山》，长庚有《酹江月》，长春有《无俗念》。）名妓如苏琼、严蕊，复通词翰，斯已奇矣。（苏有

《西江月》，严有《卜算子》、《鹊桥仙》等。）至《词苑丛谈》载，李全之子璮《水龙吟》一首，有“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之语，是绿林之豪，亦知柔翰，更不胜胪举也。余故约略论之，聊疏流别而已。

第八章　概论三　金元

前述唐五代两宋人之作，为词学极盛之期，自是而后，此道衰矣。金元诸家，惟吴、蔡、遗山为正，馀皆略事声歌。无当雅奏。元人以北词见长，文人心力，仅注意于杂剧。且有以词入曲者，虽有疏斋、仁近、蜕岩诸子，亦非专家之业也。今综金元二代略论之。

第一　金人词略

完颜一朝，立国浅陋，金宋分界，习尚不同。程学行于南，苏学行于北，一时文物，亦未谓无人。惟前为宋所掩，后为元所压，遂使豪俊无闻，学术未显，识者惜之。然而《中州》一编，悉金源之文献；《归潜》十卷，实艺苑之掌故，稽古者所珍重焉。至论词学，北方较衰，杂剧搊弹盛行，而雅词几废。间有操翰倚声，亦目为习诗馀技，远非两宋可比也。综其传作言之，风雅之始，端推海陵，“南征”之作，豪迈无及章宗颖悟，亦多题咏，“聚骨扇”词，一时绝唱。密国公璹，才调尤富，《如庵小稿》，存词百首，宗室才望，此其选矣。至若吴蔡体行，词风始正，于是黄华、玉峰、稷山二妙，诸家并起，而大集其成，实在《遗山乐府》所集三十六家。知人论世，金人小史也，因就裕之所录，略志如下。

（一）章宗　金史称帝天资聪悟，《归潜志》亦云诗词多有可称者，并纪其《宫中》绝句，命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诗、擘橙为软金杯词，皆清逸可诵。要未若“聚骨扇”词之胜也。词云：

蝶恋花　聚骨扇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绉。金缕小钿花草斗，翠绦更结同心扣。　金殿日长承宴久。□□招来，暂喜清风透[1]。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帝词仅见此首，虽为赋物，而雅炼不苟。自来宸翰，率多俚鄙，似此寡矣。他如《铁券行》、《送张建致仕归》、《吊王庭筠》诸作。今皆不可见。《飞龙记》亦不存。

（二）密国公　璹字仲宝，一字子瑜，世宗之孙，越王允常子。自号樗轩居士。著有《如庵小稿》。录《沁园春》词一首：

壮岁耽书。黄卷青灯。留连寸阴。到中年赢得清贫。更甚苍颜明镜。白发轻簪。衲被蒙头。草鞋着脚。风雨萧萧秋意深。凄凉否。瓶中匮粟。指下忘琴。一篇梁父高吟。看谷变陵迁古又今。便离骚经了。灵光赋就。行歌白雪。愈少知音。试问先生。如何即是。布袖长垂不上襟。掀髯笑。一杯有味。万事无心。

公词今止存七首，为《朝中措》、《春草碧》、《青玉案》、《秦楼月》、《西江月》、《临江仙》及此词也。宣宗南渡，防忌同宗，亲王皆有门禁。公以开府仪同三司，奉朝请家居，止以讲诵吟咏为乐，潜与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其遭遇亦有可悲者。观其《西江月》云："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书。山林朝市等区区。着甚来由自苦。"《临江仙》云："醉向繁台台上问，满川细柳新荷。"及此词"谷变陵迁古又今"，盖心中有难言之隐也。天兴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尝语人曰："敌势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边塞，如得完颜氏一族归我国中，使女真不灭，则善矣，余复何望？"其言至沉痛也。公喜与文士游，一时学子如雷希颜、元裕之、李长源、王飞伯，皆游其门。飞伯尝有诗云："宣平坊里榆林巷，便是临淄公子家。寂寞华堂豪贵少，时容词客听琵琶。"一时以为实录。刘君叔亦云："其举止谈笑，真一老儒，殊无骄贵之态。"则其风度可思矣。

（三）吴激　激字彦高，建州人，宋宰相栻子，米芾婿。使金，留不遣，官翰林待制。皇统初，出知深州。卒。有《东山集》，词一卷。录《风流子》一首，盖感旧作也。

书剑忆游梁，当时事，底处不堪伤。望兰楫嫩漪，向吴南浦，

杏花微雨，窥宋东墙。凤城外、燕随青步障，丝惹紫游缰。曲水古今，禁烟前后，暮云楼阁，春草池塘。　回首断人肠。流年去如电，镜鬓成霜。独有蚁尊陶写，蝶梦悠扬。听出塞琵琶，风沙淅沥，寄书鸿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门潮信，犹到浔阳。

按“游梁”云云，即指使金事，故有寄书鸿雁，潮信浔阳之语。盖亦故国之思也。彦高以《人月圆》一词得盛名，见《中州乐府》。先是，宇文叔通主文盟，视彦高为后进，止呼为小吴。会饮酒间有一妇人，宋宗室子流落。诸公感叹，皆作乐章一阕。宇文作《念奴娇》有云：“宗室家姬，陈王幼女，曾嫁钦慈族。干戈浩荡，事随天地翻覆。”次及彦高，彦高作《人月圆》词云：“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虚中览之，大惊，自后人求乐府者，叔通即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径求之。”余谓彦高词，篇数不多，皆精美尽善。虽多用前人语，而点缀殊自然也。

（四）蔡松年　松年字伯坚，真定人。累官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卒。封吴国公。著有《萧闲公集》。词名《明秀集》，见四印斋刻本，已残矣。录《石州慢》一首：

东海蓬莱，风鬟雾鬓，不假梳掠。仙衣卷尽。云霓方见，宫腰纤弱。心期得处，世间言语非真，海犀一点通寥廓。无物比情浓，觅无情相博。　离索。晓来一枕馀香，酒病赖花医却。滟滟金尊，收拾新愁重酌。片帆云影，载将无际关山，梦魂应被杨花觉。梅子雨疏疏，满江干楼阁。

按此词为高丽使还日作。故事，上国使至，设有伎乐，此首即为伎作也。《明秀集》今止见残本，惟目录尚全（见四印斋刊词）。此词止

载《中州乐府》而已。余尝考元以北散套见长，而杨朝英《阳春白雪》集，别有大乐一阑，以东坡《念奴娇》、无名氏《蝶恋花》、晏叔原《鹧鸪天》、邓千江《望海潮》、吴彦高《春草碧》、辛稼轩《摸鱼子》、柳耆卿《雨霖铃》、朱淑真《生查子》、张子野《天仙子》及伯坚此词实之。盖当时此词，固盛传歌者之口也。元人杂剧有《蔡脩闲醉写石州慢》，当即演此事。今虽不传，而其词之声价可知矣。伯坚他词尚富，《中州乐府》选十二首，多有四印斋刊本中未见者。

（五）刘仲尹　仲尹字致君，辽阳人。正隆中进士，以潞州节度副使召为都水监丞。有《龙山集》。录《鹧鸪天》四首：

满树西风锁建章，宫黄未里贡前霜（句疑有误字）。谁能载酒陪花使，终日寻香过苑墙。　修月客，弄云娘，三吴清兴入琳琅。草堂人病风流减，自洗铜瓶煮蜜尝。

骑鹤峰前第一人，不应着意怨王孙。当年艳态题诗处，好在香痕与泪痕。　调雁柱，引蛾颦，绿窗弦管合筝⿱⺮秦。砌台歌舞阳春后，明月朱扉几断魂。

楼宇沉沉翠几重，辘轳亭下落梧桐。川光带晚虹垂雨，树影涵秋鹊唤风。　人不见，思何穷，断肠今古夕阳中。碧云犹作山头恨，一片西飞一片东。

壁月池南翦木犀，六朝宫袖窄中宜。新声蹙巧蛾颦黛，纤指移⿱⺮秦雁着丝。　朱户小，画帘低，细香轻梦隔涪溪。西风只道悲秋瘦，却是西风未得知。

按《中州乐府》录龙山作十一首，而《词综》仅选其二。遗山选择至严，此十一首，无一草草，不知竹垞如何去取也。致君为李钦叔外

祖，少擢第，终管义军节度副使。能诗，学江西诸公。其《墨梅》、《梅影》二诗，尤为人称重，世人知者鲜矣。

（六）王庭筠　字子端，熊岳人。大定中登第，官至翰林修撰。晚年卜居黄华山，自称黄华老人。《中州乐府》录词十二首，子端词无集，止以元选为准。录一首：

百字令　癸巳莫冬小雪家集作

山堂溪色，满疏篱寒雀，烟横高树。小雪轻盈如解舞，故故穿帘入户。埽地烧香，团圆一笑，不道因风絮。冰澌生砚，问谁先得佳句。　有梦不到长安，此心安稳，只有归耕去。试问雪溪无恙否，十里淇园佳处。修竹林边，寒梅树底，准拟全家住。柴门新月，小桥谁扫归路。

按黄华得名最早，赵闲闲曾赋赠一诗云："寄语雪溪王处士，年来多病复何如。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李白一杯人影月，郑虔三绝画诗书。情知不得文章力，乞与黄华作隐居。"时闲闲尚未有盛名，由是益著称也。

（七）赵可　字献之，高平人。贞元二年进士，仕至翰林直学士。有《玉峰散人》集。

蓦山溪　赋崇福荷花，崇福在太原晋溪

云房西下，天共沧波远。走马记狂游，正芙蕖、半铺镜面。浮空阑槛，招我倒芳尊，看花醉，把花归，扶路清香满。　水枫旧曲，应逐歌尘散。时节又新凉，料开遍、横湖清浅。冰姿好在，莫道总无情，残月下，晓风前，有恨何人见。

按献之少时赴举，及御试《王业艰难赋》，程文毕于席屋上戏书小词云："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时海陵御文明殿，望见之，使左右趣录以来。有旨谕考官，此人中否，当奏之。已而中选，不然，亦有异恩矣。后仕世宗朝，为翰林修撰。因夜览《太宗神射碑》，反覆数四。明日，会世宗亲飨庙，立碑下，召学士院官读之。适有可在，音吐鸿畅，如宿习然。世宗异之，数日迁待制。及册章宗为皇太孙，适可当笔，有云："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欤？而世嫡皇孙所谓无以易者。"人皆称之。后章宗即位，偶问向者册文谁为之，左右以可对，即擢直学士。可少轻俊，尤工乐章，有《玉峰集》行世。晚年奉使高丽，故事，上国使至馆中，例有侍伎。献之作《望海潮》以赠，为世所传诵，与蔡伯坚后先辉映。惟蔡之"宫腰纤弱"，与赵之"离觞草草"，皆不免为人疵议也。

（八）刘迎　字无党，东莱人。大定中进士，除豳王府记室，改太子司经。有诗文集，乐府号《山林长语》。

乌夜啼

离恨远萦杨柳，梦魂常绕梨花。青衫记得章台月，归路玉鞭斜。翠镜啼痕印袖，红墙醉墨笼纱。相逢不尽平生事，春思入琵琶。

（九）韩玉　字温甫，北平人。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后为凤翔府判官。有《东浦词》。

贺新郎

柳外莺声醉。晚晴天、东风力软，嫩寒初退。花底觅春春已

去，时见乱红飞坠。又闲傍阑干十二，阑外青山烟缥缈。远连空愁与眉峰对。凝望处，两叠翠。　鸳鸯结带灵犀珮。绮屏深、香罗帐小。宝檠灯背，谁道彩云和梦断，青鸟阻寻后会。待都把、相思情缀。便做锦书难写恨，奈菱花都见人憔悴。那更有，函枕泪。

按玉词，《中州乐府》所未见，仅见《词综》。尚有《感皇恩》一首，题作“广东与康伯可”，是玉曾南游者矣。词中有“故乡何在。梦寐草堂溪友”，又“老去生涯殢尊酒”，又“故人今夜月，相思否”之句。则玉殆由南入北者也。

（十）党怀英　字世杰，其先冯翊人，后居泰安。官翰林承旨。有《竹溪集》。

鹧鸪天

云步凌波小凤钩，年年星汉踏清秋。只缘巧极稀相见，底用人间乞巧楼。天外事，两悠悠，不应也作可怜愁。开帘放入窥窗月，且尽新凉睡美休。

按世杰得第，适值章宗即位之初。是时诏修辽史，世杰与郝俣同充纂修官。一时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辽事者，悉上送官。至泰和初，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世杰寻卒。人咸以不睹全史为恨。其后陈大任继成辽史，或不如世杰远矣。区区词曲，不足见其学也。

（十一）王渥　字仲泽，太原人。擢第，令宁陵，召为省掾。使宋回，为太学助教。天兴中，出援武仙。战殁。录词一首：

水龙吟　从商帅国器猎，同裕之赋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　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看鞬櫜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按仲泽使宋至扬州，应对华敏，宋人重之。其擢第时，为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援武仙于郑州，盖从赤盏合喜道遇北兵，殁于军阵，时论惜之。渥性明俊不羁，博学无所不通，长于谈论，工尺牍，字画遒美，有晋人风。诗多佳句，其《过颍亭》云："九山西络烟霞去，一水南吞涧壑流。宾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横绝自沧洲。"又《赠李道人》云："簿领沉迷嫌我俗，云山放浪觉君贤。"又《颍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惭愧西湖五月春。"世人多称道之。

（十二）景覃　字伯仁，华阳人，自号渭滨野叟。录词一首：

天香

市远人稀，林深犬吠，山连水村幽寂。田里安闲，东邻西舍，准拟醉时欢适。社祈雩祷，有箫鼓喧天吹击。宿雨新晴，陇头闲看，露桑风麦。　无端短亭暮驿，恨连年此时行役。何似临流萧散，缓衣轻帻。炊黍烹鸡自劳，有脆绿甘红荐芳液。梦里春泉，糟床夜滴。

（十三）李献能　字钦叔，河中人。擢第，入翰林，为应奉文字，出为鄜州观察判官。再入，迁修撰。正大末，授河中帅府经历官。词不多作，录一首：

春草碧

紫箫吹破黄州月。簌簌小梅花，飘香雪。寂寞花底风鬟，颜色如花命如叶。千里涴兵尘，凌波袜。　心事鉴影鸾孤，筝弦雁绝。旧时雪堂人，今华发。肠断金缕新声，杯深不觉琉璃滑。醉梦绕南云，花上蝶。

按《金史》，李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在京师无以自资。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则必诃谴。人视之殆不堪忧，献能处之自若也。钦叔为人眇小而黑色，颇多髯，善谈论，工诗，有志于风雅，又刻意乐章。在翰院，应机得体。赵闲闲、李屏山尝云："李钦叔今世翰苑才。"故诸公荐之，不令出馆。词虽不多见，而气度风格，酷似秦少游。《中州乐府》又录其《江梅引》、《浣溪纱》二首，卓然名手也。

（十四）赵秉文　字周臣，磁州人。擢第，入翰林，因言事外补。后再入馆，为修撰，转礼部郎中，又出典郡守。南渡后，为直学士，拜礼部尚书。自号闲闲居士。有《滏水集》。

水调歌头

四明有狂客，呼我谪仙人。俗缘千劫不尽，回首落红尘。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嗔。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倚长松，聊拂石，坐看云。忽然黑霓落手，醉舞紫毫春。寄语沧浪流水，曾识闲闲居士，好为濯冠巾。却返天台去，华发散麒麟。

按此词为公述志之作。公尝自拟苏子美，此词自序云："昔拟栩仙人王云鹤赠余诗云：'寄与闲闲傲浪仙，枉随诗酒堕凡缘。黄尘遮断来时路，不到蓬山五百年。'其后玉龟山人云：'子前身赤城子也。'余因以

诗记之云：‘玉龟山下古仙真，许我天台一化身。拟折玉莲骑白鹤，他年沧海看扬尘。’吾友赵礼部庭玉说，丹阳子谓余再世苏子美也。赤城子则吾岂敢，若子美则庶几焉，尚愧词翰微不及耳。”据此则公之微尚可见矣。公幼年诗法王庭筠，晚则雄肆跌宕，魁然为一时文士领袖。金源一代，好奖励后进者，惟遗山与公而已。

（十五）辛愿　字敬之，福昌人，自号女几山人，又号溪南诗老。录词一首：

临江仙　河山亭留别钦叔裕之

谁识虎头峰下客，少年有意功名。清朝无路到公卿。萧萧华屋，白发老诸生。　邂逅对床逢二妙，挥毫落纸堪惊。他年联袂上蓬瀛。春风莲烛，莫忘此时情。

按，敬之以诗名，《金史》入《隐逸传》。而此词“虎头功名”、“蓬瀛联袂”之句，是亦非忘情仕宦者。惟中年为人连诬，遂无远志耳。（《金史》：愿为河南府治中高廷玉客，廷玉为府尹温迪罕福兴所诬，愿亦被讯掠，几不得免。）平生不为科举计，且未尝至京师，俨然中州一逸士也。尝谓王郁曰：“王侯将相，世所共嗜者，圣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与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厕也。”其志趣如此。《金史》录其诗，独取“黄绮暂来为汉友，巢由终不是唐臣”二语，以为真处士语，洵然。词则仅见此阕而已。

（十六）元好问　字裕之，秀容人。兴定五年进士，历官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有《遗山乐府》。

迈陂塘　雁邱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暗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按此词裕之自序云：“太和五年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余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邱。”此词即遗山首唱也，诸人和者颇多。而裕之乐府，深得稼轩三昧。张叔夏云：“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余谓遗山竟是东坡后身，其高处酷似之，非稼轩所可及也。其乐府自序云：“（客有谓予者云：）[2]‘子故言宋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是遗山平昔之旨可见也。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庶几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其后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焉。是以遗山所作，辄多故国之思，如《木兰花》云：“冰井犹残石甃，露盘已失金茎。”《石州慢》云：“生平王粲，而今憔悴登楼，江山信美非吾土。”《鹧鸪天》云：“三山宫阙空银海，万里风埃暗绮罗。”又云：“旧时逆旅黄粱饭，今日田家白板扉。”又云：“墓头不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皆可见其襟抱也。（邓千江《望海潮》一首，在当时负盛名。元人且以之入大曲，实则寻常语耳。尚不如龙洲“上郭殿帅”之《沁

园春》也。）

第二　元人词略

元人以北词登场，而歌词之法遂废。其时作者，如许鲁斋之《满江红》，张弘范之《临江仙》，不过馀技及之，非专家之业。即如刘太保之《干荷叶》，冯子振之《鹦鹉曲》，亦为北词小令，非真两宋人之词也。盖入元以来，词曲混而为一。（始自董《西厢》，如《醉落魄》、《点绛唇》、《哨遍》、《沁园春》之类，皆取词名入曲。元人杂剧，仍之不变。）而词之谱法，存者无多，且有词名仍旧，而歌法全非者。是以作家不多，即作亦如长短句之诗，未必如两宋之可按管弦矣。至如解语花之歌《骤雨打新荷》，陈凤仪之歌《一络索》，殊不可见也。总一朝论之，开国之初，若燕公楠、程钜夫、卢疏斋、杨西庵辈，偶及倚声，未扩门户；逮仇仁近振起于钱唐，此道遂盛。赵子昂、虞道园、萨雁门之徒，咸有文彩，而张仲举以绝尘之才，抱忧时之念，一身耆寿，亲见盛衰。故其词婉丽谐和，有南宋之旧格。论者谓其冠绝一时，非溢美也。其后如张埜、倪瓒、顾阿瑛、陶宗仪，又复赓续雅音，缠绵赠答。及邵复孺出，合白石、玉田之长，寄“烟柳斜阳”之感，其《扫花游》、《兰陵王》诸作，尤近梦窗，殿步一朝，良无愧怍，此其大较也。爰分述之如下。

（一）燕公楠　字国材，江州人。至元初，辟赣州通判，累官至湖广行中书省右丞。

摸鱼儿　答程雪楼见寿

又浮生、平头六十，登楼怅望荆楚。出山小草成何事，闲却竹松烟雨。空自许，早摇落江潭，一似琅琊树。苍苍天路。漫伏枥心长，衔图志短，岁晏欲谁与。　梅花赋，飞堕高寒玉宇。铁肠还解

情语。英雄操与君侯耳，过眼群儿谁数。霜鬓缕，只梦听、枝头翡翠催归去。清觞飞羽。且细酌盱泉，酣歌郢雪，风致美无度。

按公楠即芝庵先生也。芝庵有《唱论》行世，历论古帝王善音律者，自唐玄宗至金章宗，得五人。又谓近世大曲，为苏小小《蝶恋花》、邓千江《望海潮》等十词，陶宗仪《辍耕录》所载，即本芝庵旧说也。又论歌之格调、节奏、门户、题目等，皆当行语。又云：词山曲海，千生万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亦为明李中麓所本。盖公深通音律，故议论亲切不浮如是也。其词不多见，所著《五峰集》复不传。元人盛推刘太保、卢疏斋，盖就北曲言，非论词也。（刘秉忠有《三奠子》词，张弘范有《鹧鸪天》词，皆非当行语，不备录。）

（二）程钜夫　以字行，建昌人。仕世祖，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宪。有《雪楼集》。

摸鱼子　次韵卢疏斋题岁寒亭

问疏斋、湘中朱凤，何如江上鹦鹉。波寒木落人千里，客里与谁同住。茅屋趣、吾自爱吾亭，更爱参天树。劳君为赋。渺雪雁南飞，云涛东下，岁晚欲何处。　疏斋老，意气经文纬武。平生握手相许。江南江北寻芳路，共看碧云来去。黄鹄举，记我度秦淮，君正临清句（原注：宣城水名）。歌声缓与。怕径竹能醒，庭花起舞，惊散夜来雨。

按钜夫宏才博学，被遇四朝，忠亮鲠直，为时名臣。所传《雪楼集》，舂容大雅，有北宋馆阁馀风。所作词不多，《词综》所录，尚有“寿燕五峰”《摸鱼儿》、“送王荩臣”《点绛唇》、“答西野使君”《清平乐》三首。

（三）杨果　字西庵，蒲阴人。金正大中进士。入元为北京宣抚使，出为淮孟路总管，谥文献。

摸鱼儿　同遗山赋雁邱

恨千年、雁飞汾水，秋风依旧兰渚。网罗惊破双栖梦，孤影乱翻波素。还碎羽，算古往今来，只有相思苦。朝朝暮暮。想塞北风沙，江南烟月，争忍自来去。　埋恨处。依约并州旧路。一邱寂寞寒雨。世间多少风流事，天也有心相妒。休说与，还怕却、有情多被无情误。一杯待举。待细读悲歌，满倾清泪，为尔酹黄土。

遗山雁邱词见前，此为西庵和作。同时和者甚多，不让双蕖怨故事也。李仁卿亦有和作，见遗山词集中。西庵词无集，而其北词小令，散见《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中者至多，如《小桃红》云："采莲人和采莲歌，柳外兰舟过。不管鸳鸯梦惊破，应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又云："玉箫声断凤凰楼，憔悴人非旧。留得啼痕满罗袖，去来休。楼前风景浑依旧，当初只恨无情烟柳，不解系行舟。"清新俊逸，不亚东篱、小山也。

（四）仇远　字仁近，钱塘人。官溧阳州儒学教授。有《山村集》。

齐天乐　赋蝉

夕阳门巷荒城曲，清音早鸣秋树。薄剪绡衣，凉生影鬓，独饮天边风露。朝朝暮暮。奈一度凄吟，一番凄楚。尚有残声，蓦然飞过别枝去。　齐宫前事漫省，行人犹说与，当日齐女。雨歇空山，月笼古柳，仿佛旧曾听处。离情正苦。甚懒拂冰笺，倦拈琴谱。满地霜红，浅莎寻蜕羽。

按远有《金渊集》，皆官溧阳日所作，故取投金濑事以为名。远在宋末，与白珽齐名，号曰仇白。厥后张翥、张羽，以诗词鸣于元代者，皆出其门。他所与唱和者，如周密、赵孟頫、吾丘衍、鲜于枢、方回、黄溍等，皆一时有名之士。故其所作，格律高雅，往往颉颃古人。其词亦清俊拔俗，与南宋诸公相类。盖远虽为元人，而所居在南方，且往来酬酢，多宋代遗臣，故所作与北人不同也。此词见《乐府补题》，是书皆宋末遗民唱和之作，共十三人，中如王沂孙、周密、唐珏、张炎为尤著称。论元词者，当以远为巨擘焉。

（五）王恽　字仲谋，汲县人。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定。有《秋涧集》，词四卷。

水龙吟　赋秋日红梨花

纤苞淡贮幽香，玲珑轻锁秋阳丽。仙根借暖，定应不待，荆王翠被。潇洒轻盈，玉容浑是，金茎露气。甚西风宛转，东阑暮雨，空点缀，真妃泪。　谁遣司花妙手，又一番、角奇争异。使君高卧，竹亭闲寂，故来相慰。燕几螺屏，一枝披拂，绣帘风细。约洗妆快写玉屏，芳酒枕秋蟾醉。

按恽有《秋涧集》百卷，皆以论事见长。盖恽之文章，源出元好问，故其波澜意度，皆不失前人矩。其所作《中堂事纪》、《乌台笔补》、《玉堂嘉话》，皆足备一朝掌故。文章经济，照耀一时，不徒以词章著焉。其词精密弘博，自出机杼。《春从天上来》一支，尤多故国之感。自制腔如《平湖乐》，直是小令；而《后庭花》、《破阵子》，即为北词仙吕《后庭花》之滥觞。词云：“绿树远连洲，青山压树头。落日高城望，烟霏翠满楼。木兰舟，彼汾一曲，春风佳可游。”较吕止庵小令无异。元人词中，往往有与曲相混处，不可不察，非独《天净

沙》、《翠裙腰》而已也。（赵子昂亦有此调，较多一衬字。）

（六）赵孟頫　字子昂，宋宗室，侨湖州。至元中，以程钜夫荐，授兵部郎中，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文敏。有《松雪斋词》一卷。

蝶恋花

侬是江南游冶子，乌帽青鞋，行乐东风里。落尽杨花春满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上兰舟人欲醉，日暮青山，相映双蛾翠。万顷湖光歌扇底，一声吹下相思泪。

按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遂不谐于物议。然其晚年和姚子敬诗，有“同学少年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之句，是未尝不知愧悔。且风流文采，冠绝当时，不独翰墨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让于虞、杨、范、揭之间，固非陋儒所可议也。其词迢逸，不拘拘于法度，而意之所至，时有神韵。邵复孺云：“公以承平王孙，晚婴世变，黍离之感，有不能忘情者。故长短句深得骚人意度。”其在李叔固席上赠歌者贵贵，有《浣溪纱》一首云：“满捧金卮低唱词，尊前再拜索新诗，老夫惭愧鬓成丝。　罗袖染将修竹翠，粉香须上小梅枝。相逢不似少年时。”说者谓承平结习，未能尽除，不知此正杜牧之鬓丝禅榻，粉碎虚空时也。读公词，宜平恕。

（七）詹正　字可大，一号天游，郢人。官翰林学士。

霓裳中序第一　古镜

一规古蟾魄，瞥过宣和几春色。知那个柳松花怯，曾搓玉团香，涂云抹月。龙章凤刻，是如何儿女消得。便孤了，翠鸾何限，人更在天北。　磨灭，古今离别，幸相从蓟门仙客。萧然林下秋

叶，对云淡星疏，眉青影白。佳人已倾国，漫赢得痴铜旧画。兴亡事，道人知否，见了也华发。

按此词天游至元间监醮长春宫，见羽士丈室古镜，状似秋叶，背有金刻宣和御宝四字，因赋此阕也。余见天游诸作，如《三姝媚》题云“古卫舟子谓曾载钱塘宫人”，《齐天乐》题云“赠童瓮天兵后归杭”，其故国之思，时流露于笔墨间，盖亦由宋入元者矣。

（八）虞集　字伯生，号邵庵，崇仁人。累官至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有《道园集》。

苏武慢　和冯尊师

放棹沧浪，落霞残照，聊倚岸回山转。乘雁双凫，断芦飘苇，身在画图秋晚。雨送滩声，风摇烛影，深夜尚披吟卷。算离情何必，天涯咫尺，路遥人远。　空自笑洛阳书生，襄阳耆旧，梦底几时曾见。老矣浮邱，赋诗明月，千仞碧天长剑。雪霁琼楼，春生瑶席，容我故山高宴。待鸡鸣日出，罗浮飞度，海波清浅。

按公诗文，为四家之冠，当时虞、杨、范、揭，并见称一时，而伯生自评所作，拟诸老吏断狱，则其自信有素也。词不多作，《辍耕录》载其《短柱折桂令》，极险窄之苦，而能挥翰自如，不为韵缚。才大者亦工小技，信为一代宗匠焉。

（九）萨都剌　字天锡，雁门人。登泰定进士，官镇江录事，终河北廉访经历。萨都剌者，汉言犹济善也。有《雁门集》，尚书干文传为之序。词学东坡，颇有豪致。

满江红　金陵怀古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螿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天锡词不多作，而长调有苏辛遗响。大抵元词之始，实皆受遗山之感化。子昂以故国王孙，留意词翰，涵养既深，英才辈出。云石、海涯，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元词以此时为盛矣。天锡小词，亦有法度，如《小阑》云：“去年人在凤凰池，银烛夜弹丝。沉水消香，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　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澹，独自倚阑时。”殊清婉可诵。余按天锡以《宫词》得盛名，其诗清新绮丽，自成一家。虞道园作《傅若金诗序》，亦盛推之，而独不言其词。独明宁献王曾品评其词格，盖词为诗名所掩矣。

（十）张翥　字仲举，晋宁人。至正初，以荐为国子助教，累官至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翰林学士承旨。有《蜕岩词》三卷。

多丽　西湖泛舟

晚山青，一川云树冥冥。正参差、烟凝紫翠，斜阳画出南屏。馆娃归、吴台游鹿，铜仙去、汉苑飞萤。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尊酒慰飘零。自湖上、爱梅仙远，鹤梦几时醒。空留得、六桥疏柳，孤屿危亭。　待苏堤、歌声散尽，更须携妓西泠。藕花深、雨凉翡翠，菰蒲软、风弄蜻蜓。澄碧生秋，闹红驻景，采菱新唱最堪

听。见一片、水天无际，渔火两三星。多情月，为人留照，未过前汀。

仲举此词，气度冲雅，用韵尤严，较两宋人更细。《多丽》一调，终以此为正格。仲举他作皆佳，至此调三首，亦以此为首也。仲举少时，负才不羁，好蹴鞠，喜音乐，不以家业屑意。一旦翻然悔悟，受业于李存之门，又学于仇仁近，由是以诗文知名。薄游扬州，众闻其名，争延致之。仲举肢体昂藏，行则偏竦一肩，韩介玉以诗嘲之云："垂柳阴阴翠拂檐，倚阑红袖玉纤纤。先生掉臂长街上，十里朱帘尽下帘。"坐中皆失笑。晚年尝集兵兴以来死节之人为一编，曰《忠义录》，识者韪之。仲举词为元一代之冠，树骨既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赖有此耳。其高处直与玉田、草窗相骖靳，非同时诸家所及。如《绮罗香》云："水阁云窗，总是惯曾经处。曾信有客里关河，又怎禁夜深风雨。"刻意学白石，冲淡有致。又《水龙吟》"蓼花"云："瘦苇黄边，疏蘋白外，满汀烟穟。"用黄边白外四字殊新。又云："船窗雨后数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见当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系以感慨，意境便厚；船窗数语，更合蓼花神理，此等处皆仲举特长。规抚南宋诸家，可云神似。

（十一）倪瓒　字元镇，无锡人。有《清閟阁集》，词一卷。

人月圆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3]。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此词沉郁悲壮，即南宋诸公为之，亦无以过。吴彦高以此调得盛

名，实不及元镇作也。他词如《江城子》“感旧”、《柳梢青》、《小桃红》诸作，亦蕴藉可喜。盖元镇先世以赀雄于乡，元镇不事生产，强学好修，藏书数千卷，手自勘定，性又好洁，避俗若浼，故所作无尘垢气。句曲张雨、钱唐俞和尝缮录其稿，论者谓如白云流天，残雪在地，洵合其高洁也。元镇与陆友仁善，因得其词学，集中有怀友仁诗云：“归扫松阴苔，迟君践幽约。”可见两人之交谊，无怪其词之雅洁也。

（十二）顾阿瑛　字仲瑛，昆山人。举茂才。署会稽教谕，力辞不就，后以子官封武略将军，钱唐县男。晚称金粟道人。有《玉山草堂集》。

青玉案

春寒恻恻春阴薄，整半月，春萧索。晴日朝来升屋角。树头幽鸟，对调新语，语罢还飞却。　红入花腮青入萼，尽不爽，花期约。可恨狂风空自恶。朝来一阵，晚来一阵，难道都吹落。

阿瑛世居界溪之上，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购古书名画，三代以来，彝鼎秘玩，集录鉴赏，殆无虚日。筑玉山草堂，园池亭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人，如张仲举、杨廉夫、柯九思、倪元镇，方外张伯雨辈，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赋诗，风流文雅，著称东南焉。淮张据吴，遁隐嘉兴之合溪，母丧归。绰溪张氏再辟之，断发庐墓，翻阅释典，自称金粟道人云。其词不多作，竹垞《词综》仅录三首，《清玉案》外，尚有《蝶恋花》、《清平乐》二支。词境虽不高，而风趣特胜。遭世乱离，壮怀消歇，尝自题其像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当时豪侠兴，五陵鞍马洛阳街。”其晚境亦可悲焉。

（十三）白朴　字太素，又字仁甫，真定人。有《天籁集》。

水龙吟

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趣，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

> 醉乡千古人行，看来直到亡何地。如何物外，华胥境界，升平梦寐。莺驭翩翩，蝶魂栩栩，俯观群蚁。恨周公不见，庄生一去，谁真解，黑甜味。　闻说希夷高卧，占三峰、华山重翠。寻常羡杀，清风岭上，白云堆里。不负平生，算来惟有，日高春睡。有林间、剥啄忘机，幽鸟唤，先生起。

太素少时，鞠养于元遗山。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还。太素为寓斋仲子，于遗山为通家侄。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寓斋以事远适。明年春，京城变，遗山遂挈以北渡。自是不茹荤血，人问其故。曰："俟见吾亲，即如故。"尝罹疫，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盖视亲子弟不啻过之。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炙遗山謦咳谈笑，悉能默记。数年，寓斋北归，以诗谢遗山云："顾我真成丧家狗，赖君曾护落巢儿。"居无何，父子卜居于滹阳。律赋为专门之学，而太素有能声，号后进之翘楚者。遗山每过之，必问为学次第，尝赠之诗曰："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未几，生长见闻，学问博览，然自幼经丧乱，仓皇失母，便有山川满目之叹。逮亡国，恒郁郁不乐，以故放浪形骸，期于适意。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其词出语遒上，寄情高远，音节协和，轻重稳惬。凡当歌对酒，感事兴怀，皆自肺腑流出，真如天籁，因以《天籁》名集。江阴孙大雅云："先生少有志于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

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是仁甫身世亦可惋也。词中如“咸阳怀古”、“感南唐故宫”诸作，颇多故国之感；赋咏金陵名胜，亦有狡童禾黍之意；而《沁园春》辞谢辟召一词，竟拟诸嵇康、山涛绝交故事，是其志尚，非同时诸子所能默契也。今人读仁甫《梧桐雨》杂剧，仅目为词人，又乌知先生出处之大节哉！

（十四）邵亨贞　字复孺，号清溪，华亭人。著有《野处集》及《蛾术词选》四卷。

兰陵王　岁晚忆王彦强而作

暮天碧，长是登临望极。松江上，云冷雁稀，立尽斜阳耿相忆。凭阑起太息，人隔吴王故国。年华晚，烟水正深，难折梅花寄寒驿。东风旧游历。记草暗书帘，苔满吟屐，无情征旆催离席。嗟月堕寒影，夜移清漏，依稀曾向梦里识，恍疑见颜色。　空惜，鬓毛白，恨莫趁金鞍，犹误尘迹。何时弭棹苏台侧。共漉酒纱帽，放歌瑶瑟。春来双燕，定到否，旧巷陌。

按复孺以眉目《沁园春》二词，得盛名于时，实是侧艳语，不足见复孺之真面也。其自序云：“龙洲先生以此词咏指甲、小脚，为绝代脍炙，继其后者，独未之见。”是复孺仅学龙洲耳。不知龙洲二词，亦非刘改之最得意作，而世顾盛推之。世人遂以二词概复孺，亦可谓不知复孺者矣。复孺通博敏赡，虽阴阳医卜佛老书，靡弗精核。元时训导松江府学，以子诖误戍颍上，久乃赦还，入明方卒，年九十三。其词如拟古十首，凡清真、白石、梅溪、稼轩，学之靡不神似，即此可见词学之深。又和赵文敏十词，自序云：“余生十有四年而公薨，每见先辈谈公典型学问，如天上人，未尝不神驰梦想。昔东坡先生自谓不识范文正公

为平生遗恨，其意盖可想见。”是复孺托契古人，足征微尚，岂仅词章云尔哉！

---

[1] “□□招来”二句，或作“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2] “客有”句据《遗山乐府》自序补。

[3] 残照花开，原作“残照花间”，据《历代诗馀》、《词综》改。

第九章　概论四　明清

明词芜陋，清词则中兴时也。流派颇繁，疏论如左。

第一　明人词略

论词至明代，可谓中衰之期，探其根源，有数端焉。开国作家，沿伯生、仲举之旧，犹能不乖风雅。永乐以后，两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托体不尊，难言大雅。其蔽一也。明人科第，视若登瀛，其有怀抱冲和，率不入乡党之月旦，声律之学，大率扣槃。迨夫通籍以还，稍事研讨，而艺非素习，等诸面墙。花鸟托其精神，赠答不出台阁，庚寅揽揆，或献以谀词；俳优登场，亦宠以华藻。连章累篇，不外酬应。其蔽二也。又自中叶，王李之学盛行，坛坫自高，不可一世。微吾、长夜、于鳞，既跋扈于先；才胜、相如、伯玉，复簸扬于后，品题所及，渊膝随之，謏闻下士，狂易成风。守升庵《词品》一编，读弇州《卮言》半册，未悉正变，动肆诋諆。学寿陵邯郸之步，拾温韦牙后之慧。衣香百合（用修《如梦令》），止崇祚之馀音；落英千片（弇州《玉蝴蝶》），亦草堂之坠响。句摭字捃，神明不属。其弊三也。况南词歌讴，遍于海内，白苎新奏，盛推昆山；宁庵吴歈，蚤传白下。一时才士，竞尚侧艳。美谈极于利禄，雅情拟诸桑濮。以优孟缠达之言，作乐府风雅之什。小虫机杼，义仍只工回文；细雨窗纱，圆海惟长绮语。好行小慧，无当雅言。其蔽四也。作者既雅郑不分，读者亦泾渭莫辨。正声既绝，繁响遂多，删汰之责，是在后贤。爰自青田、青邱而下，及于卧子，略为论次之。

（一）刘基　字伯温，青田人，元进士。洪武初，官至御史中丞，论佐命功，封诚意伯，为胡惟庸毒死，正德中追谥文成。有《覆瓿集》、《犁眉公集》。

千秋岁

淡烟平楚，又送王孙去。花有泪，莺无语。芭蕉心一寸，杨柳丝千缕。今夜雨，定应化作相思树。　忆昔欢游处，触目成前古。口良会，知何许。百杯桑落酒，三叠阳关句。情未与，月明潮上迷津渚。

公诗为开国第一，词则与季迪并称。其佳处虽不逮宋人，固足为朱明冠冕也。小令颇有思致，如《临江仙》、《小重山》、《少年游》诸作，清逸可诵，惟气骨稍薄耳。盖明初诸家，尚不失正宗。所可议者，气度之间，终不如两宋。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施阆仙辈，淫词秽语，无足置喙。词至于此，风雅扫地矣。迨季世陈卧子出，能以秾丽之笔，传凄婉之神，始可当一代高手。此明词大略也。公词于长调不擅胜场，小令如《谒金门》云："风袅袅，吹绿一庭春草。"《转应曲》云："秋雨秋雨，窗外白杨自语。"《青门引》云："相怜自有明月，照人肺腑清如水。"《渔家傲》云："乱鸦啼破楼头鼓。"《踏莎行》云："愁如溪水暂时平，雨声一夜依然满。"《渡江云》云："定巢新燕子，睡起雕梁，对立整乌衣。"此皆清俊绝伦者也。公在元时，有和王文明诗云："夜凉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将星。"好事者遂傅会之，谓公望西湖云气，语坐客云："后十年有帝者起，吾当辅之。"此妄也。当公羁管绍兴时，感愤至欲自杀，藉门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明祖既定婺州，犹佐石抹宜孙相守，是岂预计身为佐命者耶？其题太公钓渭图云："偶应飞熊兆，尊为帝者师。"则公自道也。世多以前知目公，至凡纬谶堪舆，动多妄托，岂其然乎？

（二）高启　字季迪，长洲人，隐吴淞江之青邱，自号青邱子。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编修，擢户部侍郎，坐魏观苏州府《上梁文》罪腰斩。有《扣舷词》一卷。

沁园春　雁

木落时来，花发时归，年又一年。记南楼望信，夕阳帘外，西窗惊梦，夜雨灯前。写月书斜，战霜阵整，横破潇湘万里天。风吹断，见两三低去，似落筝弦。　相呼共宿寒烟，想只在芦花浅水边。恨呜呜戍角，忽催飞起，悠悠渔火，长照愁眠。陇塞间关，江湖冷落，莫恋遗粮犹在田。须高举，教弋人空慕，云海茫然。

青邱乐府，大致以疏旷见长。《行香子》“赋芙蓉”，亦一时传诵者也。世传青邱贾祸，因题宫女图，其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孝陵猜忌，容或有之，然集中又有《题画犬》诗云：“猧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此则不类明初掖庭事。二诗或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傅会也。总之明祖猜疑群下，恐有不臣之心，故于魏观罪且不赦，因波及青邱耳。假令观建府治，不在淮张故基，虽有谗者，亦未必入太祖之耳也。吾乡明初有北郭十友之名，今传者无一二矣。

（三）杨基　字孟载，嘉州人，大父仕江左，遂家吴中。洪武初，知荥阳县，历山西按察副使。有《眉庵集》，词附。

烛影摇红　帘

花影重重，乱纹匝地无人卷。有谁惆怅立黄昏，疏映宫妆浅。只有杨花得见，解匆匆寻芳觅便。多情长在，暮雨回廊，夜香庭院。　曾记扬州，红楼十里东风软。腰肢半露玉娉婷，犹恨蓬山远。闲闷如今怎遣，看草色青青似翦。且教高揭，放数点残春，一双新燕。

孟载少时，曾见杨廉夫，命赋铁笛诗成，廉夫喜曰：“吾意诗境荒矣，今当让子一头地。”当时因有老杨小杨之目。眉庵词更新俊可喜，尤宜于小令，如《清平乐》、《浣溪纱》诸调，更为擅场。盖眉庵聪慧，故出语便媚，其佳处并不摹临《花间》、《草堂》，与中叶后元美、升庵诸作，不可同日语矣。《静志居诗话》云：“孟载诗‘芳草渐于歌馆密，落花偏向舞筵多’，‘细柳已黄千万缕，小桃初白两三花’，‘布谷雨晴宜种药，葡萄水暖欲生芹’，‘雨颉风颃枝外蝶，柳遮花映树头莺’，‘燕子绿芜三月雨，杏花春水一群鹅’，‘江浦荷花双鹭雨，驿亭杨柳一蝉风’诸联，试填入《浣溪纱》，皆绝妙好词也。”洵然。

（四）瞿佑　字宗吉，钱塘人。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长史，永乐间谪保安，洪熙元年放还。有《乐府遗音》五卷，《馀情词》一卷。

摸鱼子　苏堤春晓

望西湖、柳烟花雾，楼台非远非近。苏堤十里笼春晓，山色空濛难认。风渐顺，忽听得、鸣榔惊起沙鸥阵。瑶阶露润。把绣幕微搴，纱窗半启，未审甚时分。　凭阑处，水影初浮日晕。游船未许开尽。卖花声里香尘起，罗帐玉人犹困。君莫问，君不见、繁华易觉光阴迅。先寻芳信。怕绿叶成阴，红英结子，留作异时恨。

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及谪戍保安，当兴安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外，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词旨凄绝，闻者皆为泣下。又凌彦翀于宗吉为大父行，曾作“梅词”《霜天晓角》、“柳词”《柳梢青》各一百首，号梅柳争春。宗吉一日尽和之，彦翀大惊叹，呼为小友。宗吉以此知名。后彦翀自南荒归葬西湖，宗吉以诗送之

云："一去西川隔夜台，忽看白璧瘗苍苔。酒朋诗友凋零尽，只有存斋冒雨来。"其敦友谊如此。词不多作，四声平仄，时有舛失，而琢语固精胜也。

（五）王九思　字敬夫，鄠县人。弘治丙辰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调吏部主事，升郎中，坐刘瑾党，降寿州同知，寻勒致仕。有《碧山乐府》。

蝶恋花　夏日

门外长槐窗外竹。槐竹阴森，绕屋重重绿。人在绿阴深处宿，午风枕簟凉如沐。　树底辘轳声断续。短梦惊回，石鼎茶方熟。笑对碧山歌一曲，红尘不到人间屋。

敬夫与德涵，俱以词曲见长。德涵之《中山狼》，敬夫之《杜甫游春》，皆盛年屏弃、无聊泄愤之作，而敬夫尤称能手，词则多酬应率意。集中寿词多至数十首，亦可知其颓唐不经意矣。此《蝶恋花》一首，虽随笔所之，而集中尚是上乘者。大抵康、王虽以词曲著名，实皆注意散套，故论曲家则不可不推上座，论词则曾未升堂也。世传敬夫将填词，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习琵琶三弦，熟按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故其词雄放奔肆，俨然有关马之遗。余读其《游春记》及康德涵《中山狼》，嬉笑谑浪，力诋西涯，无怪为世人诟病也。德涵小令云："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籍与康。"颇有东篱遗响，词亦不称盛名云。

（六）杨慎　字用修，新都人。正德辛未赐进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议大礼泣谏，杖谪永昌。天启初，追谥文宪。有《升庵集》。

水调歌头　牡丹

春宵微雨后，香径牡丹时。雕阑十二，金刀谁剪两三枝。六曲翠屏深掩，一架银筝缓送，且醉碧霞卮。轻寒香雾重，酒晕上来迟。　席上欢，天涯恨，雨中姿。向人欲诉飘泊，粉泪半低垂。九十春光堪惜，万种心情难写，彩笔寄相思。晓看红湿处，千里梦佳期。

用修所著书百馀种，号为“百洽金华”。胡应麟嫌其熟于稗史，不娴于正史，作《笔丛》以驳之。然杨所辑《百琲真珍》、《词林万选》，亦词家功臣也。所著《词品》，虽多偏驳，顾考核流别，研讨正变，确有为他家所不如者。在永昌日，曾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愧怍。吴江沈自晋曾为谱《簪花髻》杂剧，词场艳称之。大抵用修文学，一依茶陵衣钵。自北地哆言复古，力排茶陵，用修乃沉酣六朝，览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其用力固至正也。惟措辞运典，时出轻心，援据博则乖误良多，摹仿惯则瑕疵互见，窜改古人，假托往籍，英雄欺人，亦时有之。要其钩索渊深，藻彩繁会，自足牢笼一世。即以词曲论之，如《转应曲》云：“花落花落，日暮长门寂寞。”又：“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漏点。”《昭君怨》云：“楼外东风到早，染得柳条黄了。低拂玉阑干，怯春寒。”皆不弱两宋人之作。他如陶情乐府，警句尤多，如“费长房缩不尽相思地，女娲氏补不完离恨天”，又“别泪铜壶共滴，愁肠兰焰同煎”，又“和愁和闷，经岁经年”，又“傲霜雪镜中紫髯，任光阴眼前赤电。仗平安头上青天”，诸语皆未经人道者。

（七）王世贞　字元美，太仓州人。嘉靖丁未进士，历官至刑部尚书。有《弇州四部稿》。

渔家傲

细雨轻烟装小暝，重衾不耐春寒横。裊尽博山孤篆影。闲自省，天涯有个人同病。　十二巫峰围昼永，黄莺可唤梨花醒。雨点芳波揩不定。临晚镜，真珠簌簌胭脂冷。

《弇州四部稿》，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实则晚年亦自深悔也。世皆以王李并称，然元美才气，十倍于鳞。惟病在爱博，笔削千兔，诗载两牛，自以为靡所不有，方成大家，究之千篇一律，安在其靡所不有也！《艺苑卮言》为弇州少作，其中论词诸篇，颇多可采。其自言云："作《卮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元美之虚心克己，不自掩护如此。又《自述》诗云："野夫兴就不复删，大海回风吹紫澜。"言虽夸大，亦实语也。其词小令特工，如《浣溪纱》云："权把来书钩午梦，起沽村酿泼春愁。"《虞美人》云："鸭头虚染最长条，酝造离亭清泪几时消。"又："珊瑚翠色新丰酒，解醉愁人否。"皆当行语。独世传《鸣凤记》，谱介溪相国杨忠愍公事，则时有失律欠当处。或云，为同时人假托者，要亦可信也。

（八）张綖　字世文，高邮人。正德癸酉举人，官武昌通判，迁知光州。有《南湖集》。

风流子

新阳上帘幕，东风转，又是一年华。正驼褐寒侵，燕钗春裊，句翻词客，簪斗宫娃。堪娱处，林莺啼暖树，渚鸭睡晴沙。绣阁轻烟，剪灯时候，青旌残雪，卖酒人家。　此时应重省，瑶台畔，曾遇翠盖香车。惆怅尘缘犹在，密约还赊。念鳞鸿不见，谁传芳信，

潇湘人远，空采蘋花。无奈疏梅风景，碧草天涯。

世文学词曲于王西楼。西楼名磐，亦高邮人，为南湖外舅。今南湖《西楼乐府》弁言所云“不肖甥张守中者”，即綖也。中论西楼家世甚详，不啻王博文之序《天籁集》也。南湖词所可见者，仅《词综》所录《风流子》《蝶恋花》两首。《古今词话》亦盛推之，目为风流蕴藉，足以振起一时，亦非溢美。惟所著《诗馀图谱》一书，略有可议而已。《四库提要》云：“是编取宋人歌词，择声调合节者一百十首，汇而谱之。各图其平仄于前，而缀词于后，有当平当仄、可平可仄二例，而往往不据古词，意为填注。于古人故为拗句，以取抗坠之节者，多改谐诗句之律。又校雠不精，所谓黑围为仄、白围为平、半黑半白为平仄通者，亦多混淆，殊非善本。”此言确中张氏之弊，宜为万氏所讥也。

（九）马洪　字浩澜，仁和人。有《花影集》三卷。

东风第一枝　梅花

饵玉餐香，梦云惜月，花中无此清莹。俨然姑射仙人，华珮明珰新整。五铢衣薄，应怯瑶台凄冷。自骖鸾来下人间，几度雪深烟暝。

孤绝处，江波流影。憔悴也，春风销粉。相思千种闲愁，声声翠禽啼醒。西湖东阁，休说当时风景。但留取一点芳心，他日调羹翠鼎。

《词品》云：“鹤窗善咏诗，尤工长短句，虽皓首韦布，而含吐珠玉，锦绣胸肠，居然若贵介王孙也。词名花影，盖取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之意。”余案，明有二《花影集》，一为鹤窗，一为施子野也。鹤窗气度春容，不入小家态。子野则流于纤丽矣。鹤窗《少年游》云：“原

来却在瑶阶下，独自踏花行。笑摘朱樱，微揎翠袖，枝上打流莺。”《行香子》云：“惜月前宵，病酒今朝。”《满庭芳》“落花”云：“谁道天机绣锦，都化作紫陌尘埃。”颇有隽永意味，非子野所及也。

（十）陈子龙　字卧子，青浦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兵科给事中，进兵部侍郎。明亡殉节，清谥忠裕。有《湘真阁词》。

蝶恋花

雨外黄昏花外晓。催得流年，有恨何时了。燕子乍来春又老，乱红相对愁眉扫。　午梦阑珊归梦杳。醒后思量，踏遍闲庭草。几度东风人意恼，深深院落芳心小。

大樽文宗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柴虎臣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惟卧子有之。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余尝谓明词非用于酬应，即用于闺闼。其能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则者，独有大樽而已。三百年中，词家不谓不多，若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殆无一人可满意者。盖制举盛而风雅衰，理学炽而词意熄，此中消息，可以参核焉。至卧子则屏绝浮华，具见根柢，较开国时伯温、季迪，别有沉着语，非用修、弇州所能到也。他作如《山花子》云：“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后半叠云：“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亦绵邈凄恻，不落凡响。先生于诗学至深，曾选明人诗，其自序略云：“一篇之收，互为讽咏，一韵之疑，互相推论，览其色矣；必准绳以观其体，符其格矣；必

吟讽以求其音，协其调矣，必渊思以研其旨。”论诗能于色泽气韵中辨之，自是深得甘苦语，宜其词之渊懿大雅，为一代知音之殿也。丹徒陈亦峰云：“明末陈人中，能以浓艳之笔，传凄惋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寓贬于褒，持论未免过刻矣。

第二　清人词略

词至清代，可谓极盛之期，惟门户派别，颇有不同。二百八十年中，各遵所尚，虽各不相合，而各具异采也。其始沿明季馀习，以《花》、《草》为宗，继则竹垞独取南宋，而分虎、符曾佐之，风气为之一变，至樊榭而浙中诸子，咸称彬彬焉。皋文、朗甫，独工寄托，去取之间，号为严密，于是毗陵遂树帜骚坛矣。鹿潭雄才，得白石之清，而俯仰身世，动多感喟，庾信萧瑟，所作愈工，别裁伪体，不附风气，骎骎入两宋之室。幼霞之与小坡，南北不相谋也，而幼霞之严，小坡之精，各抒称心之言，咸负出尘之誉，风尘澒洞，家国飘摇，读其词者，即可知其身世焉。一代才彦，迥出朱明之上。迨及季世，彊村、夔笙，并称瑜亮，而新亭故国之感，尤非烟柳斜阳所可比拟矣（朱、况两家，以人皆生存，未便辑入云）。盖尝总而论之：清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之气，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慁。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糅杂。渔洋数载广陵，实为此道总持。迨纳兰容若才华门地，直欲牢笼一世，享年不永，同声悲惋，此一时也。竹垞以出类之才，平生宗尚，独在乐笑，江湖载酒，尽扫陈言，而一时裙屐，亦知趋武姜、张，叫嚣奔放之风，变而为敦厚温柔之致。二李继轨，更畅宗风，又得太鸿羽翼，如万花谷中，杂以芳杜。扬州二马，太仓诸王，具臻妙品。而东坡词诗，稼轩词论，肮脏激扬之调，遂为世所诟病。此一时也。自樊榭之学盛行，一时作家，咸思拔帜于陈朱之外，又遇大力者负之以趋，窈曲幽深，词格又非昔比。武进张氏，别具论古之怀，大汰言情之作，词非寄托不入。皋文已揭橥于前，言非宛转不工，子远又联骖于后，而黄仲则、左仲甫、恽子居、张翰风辈，操翰铸辞，绝无饾饤之习。又有介存周子，接武毗陵，标赵宋为四家，合诸宗于一轨。其壮气毅力，有非同时哲匠可并者。此一时也。洪、杨之

乱，民苦锋镝，《水云》一卷，颇多伤乱之语。以南宋之规模，写江东之兵革，平生自负，接步风骚。论其所造，直得石帚神理。复堂雅制，品骨高骞，窥其胸中，殆将独秀。而艺非专嗜，难并鹿潭。《箧中词》品题所及，亦具巨眼，开比兴之端，结浙中之局，礼义不愆，根柢具在。月坡樵风，无所不赅。持较半塘，未云才弱。其精到之处，雅近玉田。而《苕雅》一卷，又有《狡童》、《离黍》之悲焉。此又一时也。至于论律诸家，亦以清代为胜，红友订词，实开櫜钥；顺卿论韵，亦推输墨。而其所作，率皆颓唐，不称其才。岂知者未必工，工者未必尽知之欤？于是综核一代之言，复为论次之。

（一）曹溶　字洁躬，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清官至户部侍郎。有《静惕堂集》，词附。

满江红　钱唐观潮

浪涌蓬莱，高飞撼、宋家宫阙。谁荡激、灵胥一怒，惹冠冲发。点点征帆都卸了，海门急鼓声初发。似万群、风马骤银鞍，争超越。　江妃笑，堆成雪，鲛人舞，圆如月。正危楼湍转，晚来愁绝。城上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

先生为浙词之最先者，故竹垞最为心折，其言曰：“余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亦足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传，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观竹垞此言，亦犹惜抱之与海峰也。其词虽不尽工，然颇得空灵之趣。如“题静志居琴趣后”《凤凰台上忆吹箫》云：“无限柔肠，宛转

秋雨，夜想朱唇。”又：“真真者番瘦也，酒醒后，新词只索休频。”雅有玉田遗意。

（二）王士禛　字贻上，号阮亭，新城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有《衍波词》。

浣溪纱　红桥

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烟芳草旧迷楼。

渔洋小令，能以风韵胜，仍是做七绝惯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郁顿挫之致。昔人谓渔洋词为诗掩，非笃论也。词固以含蓄为主，惟能含蓄，而不能深厚，亦是无益。若谓北宋皆如是，为文过之地，正清初诸子之失，不独渔洋也。长调殊不见佳，《词综》所录，《拜星月》“踏青”一首，亦非《衍波》集中妙文，惟《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首和漱玉韵者，可云集中之冠，因并录之：“镜影圆冰，钗痕却月，日光又上楼头。正罗帏梦觉，红褪缃钩。睡眼初瞤未起，梦里事、寻忆难休。人不见，便须含泪，强对残秋。悠悠，断鸿南去，便潇湘千里，好为侬留。又斜阳声远，过尽西楼。颠倒相思难写，空望断、南浦双眸。伤心处，青山红树，万点新愁。”思深意苦，几欲驾易安而上之。《衍波集》中，仅见此篇。

（三）曹贞吉　字升六，安邱人。顺治十七年举人，官礼部员外郎。有《珂雪词》二卷。

水龙吟　白莲

平湖烟水微茫，个人仿佛横塘住。碧云乍起，羽衣初试，靓妆

楚楚。露下三更，月明千里，悄无寻处。想芦花蘋叶，空濛一色，迷玉井，峰头路。　莫是苎萝未嫁，曳明珰、若耶归去。游仙梦杳，瑶天笙鹤，凌波微步。宿鹭飞来，依稀难认，风吹一缕。泛木兰舟小，轻绡掩映，问谁家女。

浙派词喜咏物，征故实，为后人操戈之地在此，升六固不居此例。然如“龙涎香”、“白莲”、“莼”、“蝉”等篇，嘉道以后，词家率喜学步，而所作未必工也。余故谓律不可不细，咏物题可不作。至于借守律之严，恕临文之拙，吾不愿士夫效之。清初诸老，惟《珂雪》最为大雅，才力虽不逮朱、陈，而取径则正大也。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盖其天分于此事独近耳。至咏物诸作，为陈迦陵推挹者，吾甚无取也。

（四）吴绮　字薗次，江都人。由选贡生官湖州知府。有《艺香词》。

钗头凤　冬闺

灯花滴，炉香熄，屏风静掩遥山碧。箫难弄，衾长空，五更帘幕。月和霜重。冻，冻，冻。　闲寻觅，无消息，泪痕冰惹红绵湿。愁难送，情还种，巫云昨夜，同骑双凤。梦，梦，梦。

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然能情语者，未必工壮语，薗次则两者皆工，故竹垞论其词，谓选调寓声，各有旨趣，其和平雅丽处，绝似西麓，亦非溢美。余读其《满江红》“醉吟”，有“髀肉晚销燕市马，乡心秋冷扬州鹤”，又云“海上文章苏玉局，人间游戏东方朔”，出语又近迦陵。盖薗次与迦陵为异姓昆季，是以词境有相同处。

（五）顾贞观　字华峰，号梁汾，无锡人。康熙五年举人，官国史院典籍。有《弹指词》。

双双燕　用史邦卿韵

单衣小立，正秋雨槐花，鬓丝吹冷。屏山几曲，犹忆画眉人并。残叶暗飘金井，问燕子、归期未定。伤心社日辞巢，不是隔年双影。　碧甃生怜苔润。伴欲折垂条，越加轻俊。为他萦系，絮语一帘烟暝。容易雕梁占稳，待二十四番风信。重来唤取疏狂，半刻玉肩偷凭。

梁汾词，以《金缕曲》二首“寄汉槎”为最著，词云：“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次章云：“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夙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语，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此华峰之胜处也。惟不悟沉郁之致，终非上乘。

（六）彭孙遹　字骏孙，号羡门，海盐人。康熙十八年鸿博第一，历官至吏部侍郎。有《延露词》三卷。

绮罗香　春尽日有寄

翠远浮空，红残欲滴，帘掩青山无数。旧事难寻，春色半归尘土。扑蝶会如梦光阴，研花笺相思图谱。怪东风不为吹愁，凝眸又见碧云暮。　年来沦落已惯，任一身长是，飘零吴楚。珠泪缄题，恨字分明寄与。想南楼柳絮飞时，是玉人夜来凭处。应望断远水归帆，濛濛江上雨。

清初诸家，羡门较为深厚。严绳孙云：“羡门惊才绝艳，长调数十阕，固堪独步江左。至其小词啼香怨粉，怯月凄花，不减南唐风格。”此朋友标榜之语，原非定论。余谓羡门长调小令，咸有可观，惟不能沉着，故仍以聪明见长。盖力量未足，不得不以巧胜也。《忆王孙》“寒食”、《苏幕遮》“娄江寄家信”等篇，颇得北宋人遗韵。

（七）陈维崧　字其年，宜兴人。康熙十八年举鸿博，授检讨。有《迦陵词》三十卷。

江南春　和倪云林韵

风光三月连樱笋，美人踌躇白日静。小楼空翠飐东风，不见其馀见衫影。无端料峭春闺冷，忽忆青骢别乡井。长将妾泪踠红巾，愿作征夫车畔尘。　人归迟，春去急，雨丝满院流光湿。锦书远道嗟奚及，坐守吴山一春碧。何日功成还马邑，双倚琵琶花树立。夕阳飞絮化为萍，揽之不得徒营营。

清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曹秋岳云：“其年与锡鬯，并负轶世才，同举博学鸿词，交又最深。其为词，亦工力悉敌。《乌帽》、《载酒》，一时未易轩轾也。”后人每好扬朱而抑陈，以为竹垞独得南宋真脉，盖亦偏激之论。世之所以抑陈者，不过诋其粗豪耳。而迦陵不独工于壮语也，《丁香》“竹菇”，《齐天乐》“辽后妆楼”、“过秦楼疏香

阁”、“愁春未醒春晓”，《月华清》诸阕，婉丽娴雅，何亚竹垞乎？即以壮语论之，其气魄之壮，古今殆无敌手。《满江红》、《金缕曲》多至百馀首，自来词家有此雄伟否？虽其间不无粗率处，而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即苏辛复生，犹将视为畏友也。短调《点绛唇》云：“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醉太平》云：“估船运租，江楼醉呼。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好事近》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平叙中峰峦叠起，力量最雄，非余子所能及也。长调《满江红》诸曲，纵笔所之，无不雄大。如“生子何须李亚子，少年当学王昙首”（“为陈九之字题扇”），又“被酒我思张子布，临江不见甘兴霸”，“汴京怀古樊楼”一章下半云：“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连天，申王府。”此类皆极苍凉，又极雄丽，而老辣处几驾稼轩而上之，其年真人杰哉！至如《月华清》后半云：“如今光景难寻，似晴丝偏脆，水烟终化。碧浪朱阑。愁杀隔江如画。将半帙南国香词，做一夕西窗闲话。吟写，被泪痕占满，银笺桃帕。”《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后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乌，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馀生。”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矣。

（八）性德　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有《饮水词》三卷。

一丛花　咏并蒂莲

阑珊玉珮罢霓裳，相对绾红妆。藕丝风送凌波去，又低头软语商量。一种情深，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　色香空尽转生香，明月小银塘。桃根桃叶终相守，伴殷勤双宿鸳鸯。菰米漂残，沉云乍黑，同梦寄潇湘。

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清初小令之工，无有过于容若者矣。同时佟世南有《东白堂》词，较容若略逊，而意境之深厚，措词之显豁，亦可与容若相勒，然如《临江仙》“寒柳”、《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荼蘼谢后作”，非容若不能作也。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凄惋闲丽，较驿桥春雨，更进一层。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承平宿卫，又得通儒为师，搜辑旧籍，刊布艺林，其志尚自足千古，岂独琢词之工已哉！

（九）朱彝尊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试鸿博，授检讨。有《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蕃锦集》一卷。

解珮令　自题词集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竹垞诸作，《载酒集》洒落有致，《茶烟阁》组织甚工，《蕃锦集》运用成语，别具匠心，皆无甚大过人处。惟《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不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易过之。生香真色，得未曾有。其前后次序，略可意会，不必穿凿求之也。余尝谓竹垞自比玉田，故词多浏亮；惟秦七与黄九，不可相提并论。秦之工处，北宋殆无与抗，非黄九所能望其肩背。竹垞不学秦，而学玉田，盖独标南宋之帜耳。然而竹垞词托体之不能高，即坐此病。知音者当以余言为然也。近人慑于陈、朱之名，以为国朝冠冕，不知陈、朱虽足弁冕一朝，究其所诣，尚未绝伦。有志于古者，当宜取法

乎上也。

（十）李良年　字符曾，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举鸿博。有《秋锦山房词》二卷。

疏影　黄梅

岁阑记否，着浅檀宫样，初染庭树。懒趁群芳，雪后春前，年年点缀寒圃。横斜月淡蜂黄影，长只傍、短垣低护。倚茜裙、欲捻苔枝，冻鸟一双飞去。　依约荷圆磬小，剪来越镜里，先映眉妩。蓓蕾匀拈，细绞银丝，钗冷玉鱼偏处。还愁羯鼓催无力，沸蟹眼、胆瓶新注。正暖香、梦惹江南，忘了陇头人苦。

秋锦论词，必尽扫蹊径，尝谓南宋词人，梦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工。斯言最确。然秋锦自作诸词，不能践此言也。梦窗固密，惟有灵气往来；玉田固疏，而其沉着处，虽白石亦且不及。浙词专学玉田之疏，于是打油腔格，摇笔即来，如“别有一般天气”，“禁得天涯羁旅”等语，一时词稿中，几几触目皆是。又好运用书卷，秋锦催雪之红梅，用《比红儿》诗，必注明罗虬，《解连环》“送孙以恺使朝鲜”，用雌图别叙，又须注明《孝经纬》，不知词之佳处，不必以书卷见长。搬运类书，最无益于词境也。符曾所作，纯疵互见，如《好事近》云：“五十五船旧事，听白头人语。”《高阳台》云：“一笛东风，斜阳淡压荒烟。”《踏莎行》云：“游人休吊六朝春，百年中有伤心处。”胜国之感，妙于淡处描写，味隽意长，似非竹垞所能到者。

（十一）李符字　分虎，一字耕客，嘉兴人。布衣。有《耒边词》二卷。

齐天乐　莒南道中

野塘水漫孤城路，晓来载诗移槛。柳恽汀荒，邱迟宅坏，急雨鸣蓑千点。绿芜如染，映翠藻参差，鹈鹕能占。沽酒何村，花明独树小桥店。　昔游如昨日耳，记深深院宇，罗绮春艳。妆阁悬蛛，舞衫化蝶，满目繁华都减。湿云乍敛，露浮玉遥峰，相看无厌。渔唱沧浪，荻根灯又闪。

竹垞论分虎词云：“分虎游屐所向，南朔万里，词帙繁富，殆善学北宋者。顷复示我近稿，益精研于南宋诸名家词，乃变而愈上矣。”斯言也，盖即为自己张旗鼓也。是时长调词学南宋者不多，分虎与竹垞同旨，宜其水乳交融矣。案南宋词，格律居音先，而《齐天乐》四处去上，分虎竟未遵守，是词律亦有舛误也。惟集中佳句颇多，赋物体亦有弦外意，较秋锦诚不愧弟兄耳。如《河满子》“经阮司马故宅”云：“惨澹君王去国，风流司马无家。歌扇舞衣行乐地，只馀衰柳栖鸦。赢得名传乐部，春灯燕子桃花。”《疏影》“帆影”云：“忽遮红日江楼暗，只认是凉云飞度。待翠蛾帘底凭看，已过几重烟浦。”《钓船笛》云：“曾去钓江湖，腥浪黏天无际。浅岸平沙自好，算无如乡里。从今只住鸭儿边，远或泛苕水。三十六陂秋到，宿万荷花里。”此等随手挥洒，别具天然风骨。

（十二）厉鹗　字太鸿，钱唐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乾隆元年荐举鸿博。有《樊榭山房词》二卷，续集二卷。

齐天乐　秋声馆赋秋声

簟凄灯暗眠还起，清商几处催发。碎竹虚廊，枯莲浅渚，不辨声来何叶。桐飙又接，尽吹入潘郎，一簪愁发。已是难听，中宵无用怨离别。　阴虫还更切切。玉窗挑锦倦，惊响檐铁。漏断高城，钟疏野寺，遥送凉潮呜咽。微吟渐怯，讶篱豆花开，雨筛时节。独

自开门，满庭都是月。

清朝词人，樊榭可谓超然独绝者矣。论者谓其沐浴白石、梅溪，洵是至言。大抵其年、锡鬯、太鸿三人，负其才力，皆欲于宋贤外，别树一帜；而窈曲幽深，当以樊榭为最。学者循是以求深厚，则去姜、史不远矣。集中佳处，指不胜缕，如《国香慢》“素兰”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孙草绿，孤负空香。冰丝初弄清夜，应诉悲凉。玉斫相思一点，算除是连理唐昌。闲阶澹成梦，白凤梳翎，写影云窗。”声调清越，是其本色，亦是其所长。又《百字令》云：“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拏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无一字不清俊。下云：“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风飘荡，白云还卧深谷。”炼字炼句，归于纯雅，此境亦未易到。至于造句之工，亦雅近乐笑翁，世有陆辅之，定录入《词眼》也。如《齐天乐》云：“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高阳台》云：“秘翠分峰，凝花出土。”《忆旧游》云：“溯溪流云去，树约风来，山翦秋眉。”又云：“又送萧萧响，尽平沙霜信，吹上僧衣。凭高一声弹指，天地入斜晖。”诸如此类，是樊榭独到处。

（十三）江炳炎　字研南，钱唐人。有《琢春词》。江昱、江昉附。

垂杨　柳影

轻寒乍暖，算碧阴占地，昼闲庭院。欲折偏难，巧莺空送声千啭。休嫌云暗章台畔，怕纤雨楚腰吹断。正依稀低映江潭，共夕阳飘乱。　辛苦长亭夜半，是摇漾瘦魂，兔华初满。误了闺人，也曾描出春前怨。还教学缀修蛾浅，但漠漠如烟一片。秋来待写疏痕，愁又远。

研南在清代不甚显，然学南宋处，颇有一二神解，与宾谷音趣相同。宾谷得南宋之意趣，研南得南宋之神理。若橙里则句琢字炼，归于纯雅，惟不能深厚。此三江词之工力，皆不能到沉郁地步也。清朝词家多犯此病，故骤览之，居然姜、史复生；深求之，皆姜、史之糟粕而已。

（十四）王策　字汉舒，太仓人。诸生。有《香雪词钞》二卷。时翔附。

薄倖

秋槎题余香雪词，似有宋玉之疑，赋此奉答。

心花落艳，似寂寞枯禅退院。便吟出晓风残月，那是兰陵真面。只钧天一梦消魂，颜凭泪洗肠轮转。叹雨絮前缘，霜兰现业，负尽三生恩眷。　却是诗因墨果，休猜做世间情恋。况天荒地老，名闻影隔，东风不认楼中燕。秋坟露溅，倘知音怜我，客嘲肯制招魂换。装来玳瑁，留抵返生香片。

太仓诸王，皆工词翰，汉舒尤为杰出，惜其享年不永，未尽所长，其笔分固甚高也。作词贵在悲郁中见忠厚，若悲怨而激烈，则其人非穷则夭。汉舒《念奴娇》“秋思”一首，颇有衰飒气象，如“浮生皆梦，可怜此梦偏恶”，又云“看取西去斜阳，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搁”，皆悲惨语耳。卒至早夭，言为心声，便成词谶矣。汉舒外惟小山为佳，小山工为绮语，才不高而情胜，措语亦自婉雅，无绮罗恶态，如“病容扶起淡黄时”，又云“燕子寻人巷口，斜阳记不真”，又云“一双红豆寄相思，远帆点点春江路”，又云“灯微屏背影，泪暗枕留痕”，皆情词凄惋，晏欧之流亚也。

（十五）史承谦　字位存，宜兴人。诸生。有《小眠斋词》四卷。

双双燕　过红桥怀立甫

春愁易满，记红到樱桃，乍逢欢侣。几番携手，醉里听残杜宇。曾向花源问渡，是水国风光多处。可应酒滞香留，不记江南春雨。　南浦清阴如故，谁料得重来，暗添凄楚。月蓬烟棹，载了冷吟人去。可惜千条弱柳，更难系轻帆频住。如今绿遍桥头，尽作情丝恨缕。

清词中其年雄丽，竹垞清丽，樊榭幽丽，位存则雅丽，皆一代艳才。位存稍得其而已。如《团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风不断。”神似温、韦语，然非心中真有怨情，亦不能如此沉挚。他词如《采桑子》云：“泪滴寒花，渐渐逢人说鬓华。”《满江红》云：“更不推辞花下酒，最难消受黄昏雨。”非天才学力兼到者不能。同时如朱云翔、吴荀叔、朱秋潭、汪对琴诸君，皆以词名东南，然概不如位存也。

（十六）任曾贻　字淡存，荆溪人。诸生。有《矜秋阁词》一卷。

百字令　立春前一日寄怀储文漏津

短篷听雨，共江干秋晚，几番潮汐。不道烟帆分别浦，一水迢迢长隔。贳酒当垆，敲诗午夜，弹指成今昔。双鱼何处，飘摇尺素难觅。　又是雪霁明窗，炉温小阁，残腊馀今夕。想到南枝初破蕊，一点新春消息。稳卧湖林，鬓丝无恙，肯便闲吟笔。甚时花底，玉尊同醉春碧。

储长源云：“淡存词删削靡曼，独抒性灵，于宋人不沾沾袭其面貌，而能吸其神髓。一语之工，令人寻味无穷。”余按淡存与位存、遂

佺，（朱云翔，字遂佺，元和人，有《蝶梦词》。）工力相等，《矜秋》一集，卓有声誉，而律以沉着两字，尚未能到，一览便知清人之词，然其用力亦勤矣。宜兴多彦，二史储任，皆负清才，承红友之律，而能以妍丽语出之，至周介存，遂得独辟奥窍，自抒伟论，其于阳湖，洵可揖让坛坫，不得以附庸目之也。淡存他作如《临江仙》云："砧声今夜月，灯影昔年情。"《高阳台》云："何因得似红襟燕，认朱楼飞入伊家。"《西子妆》云："相思一点落谁家，叹匆匆欲留难住。"皆佳。惟《买陂塘》云："花开常怕春归早，那更几经烟雨。"《祝英台》云："眼看红紫飘残，蔷薇开也，尚留得春光几许。"则摹仿稼轩，太觉形似矣。

（十七）过春山　字葆中，吴县人。诸生。有《湘云遗稿》二卷。

倦寻芳　过废园见牡丹盛开有感

絮迷蝶径，苔上莺帘，庭院愁满。寂寞春光，还到玉兰干畔。怨绿空馀清露泣，倦红欲倩东风浼。听枝头、有哀音凄楚，旧巢双燕。　漫伫立，瑶台路杳，月珮云裳，已成消散。独客天涯，心共粉香零乱。且共花前今夕酒，洛阳春色匆匆换。待重来、只有断魂千片。

湘云笔意骚雅，为吾乡词家之秀。论其品格，雅近樊榭。吴竹屿称其词如雪藕冰桃，沁人醉梦。此言是也。余谓湘云词，聪秀在骨，咀嚼无厌。其人独立不惧，当时坛坫，皆未尝附和，所谓不随风气者是也。吾乡词人至多，论不附声气，独行其是者，仅葆中一人而已。他如潘氏诸子，问梅七子，贵胄标榜，皆不如湘云矣。葆中词如《明月生南浦》云："几点萍香鸥梦稳，柳棉吹尽春波冷。"又："回首桃源仙路迴，一声欸乃川光暝。"《瑞鹤仙》云："凄恻，西泠春晚，天竺云深，空怀孤

洁。荷衣未葺，天涯愁倚岩石。念幽人去后，峰南峰北，多少啼猿唤客。暗伤心欲荐江蓠，夜凉露白。”皆不事雕琢，以气度胜者，是之谓大雅。

（十八）张惠言　字皋文，武进人。有《茗柯词》。琦附。

木兰花慢　杨花

尽飘零尽了，谁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未忍无声坠地，将低重又飞还。　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皋文《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直具冠古之识力者也。词亡于明，至清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未能穷究源流。乾嘉以还，日就衰颓，皋文与翰风出，而溯源竟委，辨别真伪，于是常州词派成，与浙词分镳争先矣。皋文《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论者辄以为疏于律度，洵然，然不得以此少之。如首章云：“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繁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次章云：“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三章云：“珠帘卷春晓，胡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黏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五章云：“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热肠郁思，全自风骚中来，所以不可及也。茗柯存词止四十六首，可谓简而又简。仁和谭仲修，拟为评注，而迄未能就，甚可惜也。弟琦，字翰风，与皋文同撰宛邻《词选》，虽町畦未尽，而奥窔始开。其所作诸词，亦深美闳约，振北宋名家之绪，如《南

浦》云："惊回残梦，又起来、清夜正三更。花影一枝枝瘦，明月满中庭。道是江南绮陌，却依然、小阁倚银屏。怅海棠已老，心期难问，何处望高城。　忍记当时欢聚，到花时、长此托春酲。别恨而今谁诉，梁燕不曾醒。帘外依依香絮，算东风、吹到几时停。向鸳衾无奈，啼鹃又作断肠声。"妍丽流转，雅近少游，宜其负盛名于江南也。其子仲远，序《同声集》有云："嘉庆以来名家，皆从此出。"信非虚语。周止斋益穷正变，潘四农又持异论，要之倚声之学，至二张而始尊，此可为定论耳。

（十九）周济　字保绪，荆溪人。有《止庵词》。

渡江云　杨花

春风真解事，等闲吹遍，无数短长亭。一星星是恨，直送春归，替了落花声。凭阑极目，荡春波、万种春情。应笑人春粮几许，便要数征程。　冥冥，车轮落日，散绮馀霞，渐都迷幻景。问收向、红窗画箧，可算飘零。相逢只有浮萍好，奈蓬莱东指，弱水盈盈。休更惜、秋风吹老莼羹。

茗柯《词选》出，倚声之学日趋正鹄。张氏甥董晋卿，亦能踵美。止庵又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后出之，驰骋而变化之，胸襟酝酿，乃有所寄。"又曰："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赤子随母，笑啼谿人，缘剧悲喜，能出矣。"至其所撰《词辨》及《宋四家词筏》，推明张氏之旨而广大之。此道遂与于著作之林，与诗赋文笔，同其正变也。止庵自作诸词，亦有寄旨，惟能入而不能出耳。如《夜飞鹊》之"海棠"、《金明池》之"荷花"，虽各有寓意，而词涉隐晦，如索枯谜，亦是一蔽。余谓词本于诗，当知比兴，固已，究之尊前

花外，岂无即景之篇？必欲深求，殆将穿凿。皋文与止庵，虽所造之旨不同，而大要在有寄托，尚蕴藉，然而不能无蔽。故二家之说，可信而不可泥也。

（二十）项鸿祚　字莲生，钱塘人。有《忆云词》四卷。

兰陵王　春晚

晚阴薄，人在酴醿院落。秋千罢，还倚琐窗，花雨和烟冷银索。近来情绪恶。遮莫青春过却，单衣减，沉水自熏，酒病经年怯孤酌。　低低燕穿幕，任笺绿绡红，心事难托。柳丝系梦轻飘泊。叹衾凤羞展，镜鸾空掩，思量睡也怎睡着。恨依旧寂寞。　妆阁，闭鱼钥。怕唱到阳关，箫谱慵学。夜占蛛喜朝灵鹊。只目断千里，锦帆天角。玲珑帘月，照见我，又瘦削。

莲生词甲乙丙丁稿，意学梦窗，集中拟体至多。其才力固高人一等，持律亦细，惟其措辞终伤滑易。余始喜读之，与郭频伽等，继知频伽不可学，遂屏不复观，独爱《忆云》矣。又见同时词家推崇甚至，谭仲修云：“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黄韵甫曰：“《忆云词》古艳哀怨，如不胜情，猿啼断肠，鹃泪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初不知一入其彀，必至儇薄也。盖莲生天资聪俊，故出语能沁人心脾，且律度谐合，涩体诸词，一经炉锤，无不谐妥。于是论频伽则严，论忆云则宽。实则词律之细，固郭不如项，而词品之差，则相去无几也。（集中如《河传》云：“梧桐叶儿风打窗。”《南浦》“咏柳”云：“且去西泠桥畔等。”《卜算子》云：“也似相思也似愁。”《减兰》云：“只有垂杨，不放秋千影过墙。”《百字令》云：“归期自问，也应芍药开矣。”诸如此类，皆徒作聪明语，与南北曲几不能辨。）其丁稿自序云：“不为无益之事，何

以遣有涯之生。”亦可哀其志矣。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词皆悲艳哀怨，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也。

（二一）蒋春霖　字鹿潭，江阴人。有《水云楼》词二卷。

扬州慢　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贼趋京口报官军收扬州

野幕巢乌，旗门噪鹊，谯楼吹断笳声。过沧桑一霎，又旧日芜城。怕双燕归来恨晚，斜阳颓阁，不忍重登。但红桥风雨，梅花开落空营。　劫灰到处，便遗民见惯都惊。问障扇遮尘，围棋赌墅，可奈苍生。月黑流萤何处，西风黯鬼火星星。更伤心南望，隔江无限峰青。

嘉庆以前词家大抵为其年、竹垞所牢笼，皋文、保绪，标寄托为帜，不仅仅摹南宋之垒，隐隐与樊榭相敌，此清朝词派之大概也。至鹿潭而尽扫葛藤，不傍门户，独以风雅为宗，盖托体更较皋文、保绪高雅矣。词中有鹿潭，可谓止境。谭仲修虽尊庄中白，陈亦峰亦崇扬之，究其所诣，尚不足与鹿潭相抗也。词有律有文，律不细非词，文不工亦非词。有律有文矣，而不从沉郁顿挫上着力，或以一二聪明语见长，如《忆云词》类，尤非绝尘之技也。鹿潭律度之细，既无与伦，文笔之佳，更为出类，而又雍容大雅，无搔头弄姿之态。有清一代，以水云为冠，亦无愧色焉。复堂论水云曰：“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老杜，而晚唐两宋，一唱三叹之意，则已微矣。”（《箧中词》五）余谓复堂以鹿潭得流别之正，此言极是，惟以成、项二君并论，则鄙意殊不谓然。成、项皆以聪明胜人，乌能与水云比拟？且复堂既以杜老比水云，试问成、项可当青莲、东川欤？此盖偏宕之论也。鹿潭不专尚比兴，《木兰

花》、《台城路》，固全是赋体。即一二小词，如《浪淘沙》、《虞美人》，亦直言本事，经不寄意帷闼，是真实力量。他人极力为之，不能工也。至全集警策处，则又指不胜偻，如《木兰花慢》云："云埋蒋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来。"又云："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橹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又《甘州》云："避地依然沧海，随梦逐潮还。一样貂裘冷，不似长安。"又云："引吴钩不语，酒罢玉犀寒。总休问杜鹃桥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云暗，任征鸿去，莫倚阑干。"《凄凉犯》云："疏灯晕结，觉霜逼帘衣自裂。"《唐多令》云："哀角起重关，霜深楚塞寒。背西风归雁声酸。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皆精警雄秀，决非局促姜、张范围者可能出此也。

（二二）周之琦　字稚圭，祥符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官广西巡抚。有《金梁梦月词》（应在鹿潭前）。

三姝媚　海淀集贤院

交枝红在眼。荡帘波香深，镜澜痕浅。费尽春工，占胜游惟许，等闲莺燕。步屧廊回，盈褪粉、蛛丝偷罥。小影玲塀，冷到梨云，便成秋苑。　容易题襟吹散。又酒逐花迷，梦将天远。马系垂杨，但翠眉还识，旧时人面。暗数韶华，空笑我、樱桃三见。剩有盈盈胡蝶，西窗弄晚。

《梦月词》浑融深厚，语语藏锋，北宋瓣香，于斯未坠（黄韵甫语）。余谓稚圭词，托体至高，诚有如韵甫之言者。近时论者与鹿潭并称，似尚非确当。鹿潭集中，无酬应之作，梦月则社课特多，即此而论，已不如水云矣。且悼亡诸作，专录一卷，虽元相才多，未免士衡辞费。至心日斋《十六家词选》，截断众流，金针暗度，纵不如皋文、保

绪之高，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

（二三）戈载　字顺卿，吴县人。诸生。官国子监典簿。有《翠薇花馆词》三十九卷。

兰陵王　和周清真韵

画桥直，明镜波纹绉碧。轻烟绕，歌榭舞楼，一派迷离黯春色，东风遍故国。吹老关津怨客，长堤畔，千缕翠条，时见流莺度金尺。　萍踪半陈迹。记侧帽题襟，香蔼瑶席。天涯今又逢寒食。叹携手人远，俊游难再，飞花飞絮散旧驿，送潮过江北。悲恻，乱愁积。对孤馆残灯，无限凄寂。青门望断情何极。乍倚枕寻梦，怕闻邻笛。那堪窗外，更细雨，夜半滴。

清代词集之富，莫如迦陵，顺卿《翠薇词》，乃更过之。而泥沙不除，亦与迦陵相等。集中佳构，如《山亭宴》“秋晚游天平山”，《霜叶飞》“落叶”，《垂杨》“题吴伊人白门杨柳图”，《春霁》“柳影”，《露华》“苔痕”，《南浦》“春水秋水”二首《步月》“春夜闲步”，《惜红衣》“皇甫墩观荷”，《琐寒窗》“秋晚”，《秋宵吟》“题鋒石老人秋叶图”等作，精心结撰，文字音律，两臻绝顶，宜其独步江东，一时无与抗衡也。顺卿论词律极精，于旋宫八十四调之旨，研讨至深。故其自称在能辨阴阳，能分宫调。又白石旁谱，当时词家，不甚明了，顺卿能一一按管。数百年聚讼纷如，望而却步者，一旦大畅其理，此诚绝顶聪明也。惟集中平庸芜浅诸作，触目皆是，读者亦以其守律之严，反恕其行文之劣，无怪为谢枚如所讥也。顺卿词开卷即有“龙涎香”、“白莲”、“莼”、“蝉”等题，此当日学南宋者几成例作习气，愈觉可厌。且顺卿一贡士耳，太学典簿，未尝一履任也，而自十三卷后，交游渐广，攀援渐高，中丞、方伯、观察、太守、司马、明府，历碌满纸，所作无

非应酬，虚声愈大，心灵愈短，岂芝麓之于迦陵乎？抑何其不惮烦也？至为麟见亭河帅题鸿雪因缘图，前后合一百六十阕，多至四卷，观其自述，知配合雕镂，费尽苦心。然以《花间》《兰畹》之手笔，加以引商刻羽之工夫，乃为巨公谱荣华之录，摹德政之碑也。言之不足，又长言之，若以为有厚幸焉。此真极词场之变矣。

（二四）庄棫　字中白，丹徒人。有《蒿庵词》。

高阳台　长乐渡

长乐溪边，秦淮水畔，莫愁艇子曾携。一曲西河，尊前往事依稀。浮萍绿涨前溪遍，问六朝遗迹都迷。映颇黎，白下城南，武定桥西。　行人共说风光好，爱沙边鸥梦，雨后莺啼。投老方回，练裙十幅谁题。相思子夜春还夏，到欢闻、先已凄凄。更休提，柳外斜阳，烟外长堤。

中白与谭复堂并称，其词穷极高妙，为道咸间第一作手。平生论词宗旨，见于《复堂词序》。其言云：“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房帷，眷怀身世，温韦以下，有迹可寻。然而自宋及今，几九百载，少游、美成而外，合者鲜矣。又或用意太深，义为辞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溯其源，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谭复堂词序》）。先生此论，实具冠古之识，非大言欺人也。其词深得比兴之致，如《蝶恋花》四章，即所谓托志房帷，眷怀身世也。首章云：“城上斜阳依绿树。门外斑骓，过了偏相顾。玉勒珠鞭何处住，回头不觉天将暮。”回头七字，感慨无限。下云：“风里馀花都散去。不省分开，何日能重遇。凝睇窥君君莫误，几多心事从君

诉。”声情酸楚，却又哀而不伤。次章云：“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心事曲曲传出，钗颤身回，见得非常周折。下云：“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韬光匿彩，忧谗畏讥，可为三叹。三章云：“绿树阴阴晴昼午。过了残春，红萼谁为主。宛转花旛勤拥护，帘前错唤金鹦鹉。”词殊怨慕，所遇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云迷洞户。不道今朝，还比前朝苦。”悲怨已极。结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侬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不疑，非深于风骚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残梦初回新睡足。忽被东风，吹上横江曲。寄语归期休暗卜，归来梦亦难重续。”决然舍去，中有怨情。下云：“隐约遥峰窗外绿。不许临行，私语频相属。过眼芳华真太促，从今望断横江目。”天长地久之情，海枯石烂之恨，不难得其缠绵沉着，而难得温厚和平耳。故先生之词，确自皋文、保绪中出，而更发挥光大之也。

（二五）谭廷献　字仲修，仁和人。有《复堂类稿》，词附。

金缕曲　唐栖月夜怀劳平甫

木叶飞如雨。绕空舟、惟闻暗浪，悄无人语。篷背新霜侵衣袂，冷压缸花不吐。料此际、微吟闭户。三径萧萧蓬蒿满，记往前、裙屐欢谁补。春去也，惜迟暮。　飘零我亦泥中絮。叹明明、入怀月色，夜深还去。芳草变衰浮云改，况复美人黄土。算生作有情原误。莫倚平生丹青手，看寻常、颜面皆行路。哀与乐，等闲度。

仲修词取径甚高，源委深达，窥其胸中眼中，非独不屑为陈、朱，抑且上溯唐五代。此浙词之变也。仲修之言曰：“南宋词敝，琐屑饾

钉，朱、厉二家，学之者流为寒乞。枚庵高朗，频伽清疏，浙词为之一变。”余谓吴、郭二子，不足当此语。变浙词者，复堂也。其《蝶恋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远。余最爱“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又“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又“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又“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又“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又“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此等词直是温、韦，决非专学南宋者可拟，而又非迦陵、西堂辈轻率伎俩也。所录《箧中词》二集，搜罗富有，议论正大。其论浙词之病，尤为中肯。余故谓变浙词者复堂也。

（二六）王鹏运　字幼遐，临桂人。有《半塘词稿》。

齐天乐　秋光

新霜一夜秋魂醒，凉痕沁人如醉。叶染新黄，林凋暗绿，野色犹堪描绘。危楼倦倚，对一抹斜阳，冷鸦翻背。枨触愁心，莫烟明灭断霞尾。　遥山青到甚处。淡云低蘸影，都化秋水。蟹簖灯疏，雁汀月小，滴尽鲛人清泪。孤檠绽蕊。算夜读秋窗，尚饶滋味。秋落江湖，曙光摇万苇。

幼遐早岁官中书，与上元端木埰、吴县许玉瑑、临桂况周颐，更叠唱和，有《薇省同声集》之刻。其时子畴、鹤巢，年齿已高，夔笙最年少。继而子畴、鹤巢相继徂谢，幼遐又以直谏去官，客死吴下，独夔笙屑涕新亭，栖迟海澨，而身亦垂垂老矣。广西词境之高，实王、况二公之力也。《四印斋词刻》尚在京师，时仅有《东坡乐府》至戈顺卿《词林正韵》耳，其后日益增刊，遂成巨制。晚年又自订《半塘定稿》，体备众制，无一不工。近三十年中，南则小坡，北则幼遐，当时作者，未能或之先也。朱丈沤尹从半塘游，而专力梦窗，其所诣尤出夔笙之上。

粤使归后，即息影吴门，尝与小坡往返酬和，极一时盍簪之乐。迨辛壬以后，身经丧乱，词不轻作。（朱丈尝谓“理屈词穷”，此虽戏言，亦寓感喟焉。）又值小坡作古，吟侣益稀，适夔笙寓沪，数过从谈艺。春江花月，间及倚声，无非汐社遗民之泪矣。因论幼遐，并及朱、况，藉见三十年来词学之消息焉。

（二七）郑文焯　字叔问，汉军。有《瘦碧》、《冷红》、《比竹馀音》、《苕雅》诸集，晚订《樵风乐府》。

寿楼春　秋感次冯梦华同年韵

听吴讴消魂。正江城角冷，雨驿灯昏。记得残鹃啼遍，乱山红春。明镜老，如花人。寄故裙、遥遥乌孙。念浊酒谁呼，零烟自语，愁满一筝尘。　沧波苑，空林曛。渐题香秀笔，不点歌尊。最忆烟沉荒戍，月孤长门。砧杵急，悲从军。赋楚萍、飘飘无根。怎说与黄华，西风泪痕吹满巾。

叔问于声律之学，研讨最深，所著《词源斠律》，取旧刻图表，一一厘正；又就八十四调住字，各注工尺，皆精审可从。至其所作词，炼字选声，处处稳洽，而语语缠绵宕动。清末论词笔之清，无逾叔问者矣。道咸以来，六十年中，南国才人，雅词日出，审音订律，独有翠薇。而孙月坡掉鞅词坛，分题唱和，不欲为筝琶俗响。叔问以承平贵胄，接继其武，虎山、邓尉间，时见吟屐，较枚庵、频伽，相去不可道里计也。先是，湘中王壬秋以文字雄一世，自负词笔不亚时彦。及见叔问作，遂敛手谢不及，始壹意于选诗。故湘社词人，知程子大、易实甫弟兄、陈伯弢辈，咸頫首请益，而叔问临文感发，不少假借。宦隐吴皋，声溢四宇。晚近词人之福，未有如叔问者也。小城葺宇，老鹤寄音，握手笑言，一如昨日。人琴俱杳，能无慨然。

白雨斋词话

［清］陈廷焯 著
彭玉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雨斋词话

［清］陈廷焯　著
彭玉平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导　读

彭玉平

清词素称中兴，其中词学之发达，乃是其中之关键，从云间派、浙西派、常州派到临桂派，词派转换之间，词学思想的纷争也交叉其中。迄晚清之时，词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渐趋消歇，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相继而起，蔚然而成有清一代词学之璀璨结响。其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在三本词话中时序最早，而且其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20世纪30年代，吴梅《词学通论》名动一时，其中许多观点即取资于《白雨斋词话》，因而其价值和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一、陈廷焯其人及著述

陈廷焯（1853-1892），原名世焜，字耀先，一字亦峰，镇江丹徒（今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陈氏一生以读书、著述、授徒为务，曾随父亲陈铁峰流寓泰州、黄岩等地，其生平《丹徒县志摭馀》和《续志》有简略记载，《续纂泰州志》亦将其列入“人物流寓类”。陈氏幼承庭训，早年致力诗词，中年潜心医理，笃志古文，而其志则在于经世济时，“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辞章，力求经世性命之蕴”（王耕心《白雨斋词话·序》。本文以后所引用有关《白雨斋词话》文本及序跋文字，仅在引文后括注篇名或卷数）。

陈氏一生交游颇广。居丹徒时，曾过镇江，在焦山松寥阁有题壁。寓居泰州时，到过靖江、宜陵等地，集中并有纪游之作。己丑年（1889）为赴礼闱试去过北方，途径山东等地。迁居浙江黄岩时，道经南京、杭州等地。早年也曾南下广东等地。陈氏所到之处，广交学友，切磋学问，尽览当地名胜。

陈氏为人性情忧郁，年十四，读谢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诗句而“为之拍案惊绝，十馀日不敢起视焉”（陈廷焯《骚坛精选录》卷七，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后来随着家道中落，流寓异乡，屡困科第，以“怨”命题的诗词频见于《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之中。王耕心《序》说他“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为己忧”。家族是如此，个人志向的困顿更是如此，其《出东门》诗云：“但看古来豪杰士，功名坎壈空尔为。矧余驽钝力不足，忧愁郁结当告谁？”则其忧郁的性情其实是渗透到许多方面的。

陈廷焯治学精苦，对经史根究义理，贯穿本原；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早年作诗更是不屑于杜甫以外之人物。陈氏一生著述较富，其弟子包荣翰说他“著作林立”，王耕心也言及陈氏去世后“遗书委积，多未彻编”，可惜大都散佚。据笔者考索，约有以下八种：

1．《词则》，词选，分大雅、放歌、闲情、别调四集，以“大雅”为正，三集副之。凡24卷，选词2360首，手稿今存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

2．《白雨斋词存》，词集，凡46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本。

3．《白雨斋诗抄》，诗集，凡82首，有光绪甲午年（1894）刻

本。

4．《云韶集》，词选，凡26卷，选词3434首，为早期选本，未刊，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

5．《词坛丛话》，词话，不分卷，凡106则，唐圭璋《词话丛编》有收录，手稿今藏南京图书馆，位列《云韶集》之前。

6．《骚坛精选录》，诗选，残本，现存合六朝、盛唐诗选，附评，未刊，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

7．《希声集》，诗选，凡六卷，一称八卷，未见稿本、刻本，或已佚。《白雨斋词话》卷十云："余选《希声集》六卷，所以存诗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词也。"《大雅集》乃其词选《词则》四集之一，则《希声集》是否为其一大型诗选之一部分，待考。

8．《白雨斋词话》，词话，详下。

另有《唐诗选》和《二十九家词选》两种拟作，虽纲目初具，但未必成书。

二、《白雨斋词话》的版本源流及形成原因

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自序》撰述于光绪十七年（1891）末，而其初稿则完成于1890年，并曾亲携初稿请王耕心为序，此后可能经过一年多的修订而定稿。故王耕心在《白雨斋词话序》中虽然提到陈廷焯去世之时，遗书"多未彻编"，但"手录《词话》，已有定稿"，故十卷本词话的定稿工作可能一直持续到陈廷焯去世前不久。陈廷焯对于词话的付梓是谨慎的，其甥包荣翰《白雨斋词话跋》云："亦峰舅氏……所著

《词话》八卷……荣请付梓以公诸世，舅氏不许，谓：‘于是编历数十寒暑，识与年进，稿凡五易，安知将来不更有进于此者乎？’则舅氏之浸润沉潜于此道，岂寻常诣力所能造也耶？”包荣翰此跋当作于八卷本编订之后，故有“《词话》八卷”云云，而其中所谓“数十寒暑”云云，则是就陈廷焯学词体悟之经历而言的，固非词话具体写作所历之时间。

就目前流传的情形来看，《白雨斋词话》的版本有两个系统：一为八卷本，凡696则，有光绪甲午（1894）刻本，附《白雨斋诗抄》、《白雨斋词存》，此后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之《白雨斋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杜维沫校点本《白雨斋词话》等，均出此甲午刻本；二为十卷本，凡738则，手稿今藏陈氏后人处，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末附唐圭璋《后记》），齐鲁书社有屈兴国校注之《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上、下册）。

为什么一种词话会出现两种版本？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十卷本为陈廷焯生前所定稿，故其自序有“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云云。但光绪甲午年（1894）初刻之时，已将手稿本删去42则，重新厘定为八卷。删除重订的工作可能是在陈廷焯父亲陈铁峰的授意下，由陈廷焯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完成的。汪懋琨、王耕心之序、包荣翰之跋都提及此事，而许正诗《白雨斋词话跋》言之更为明晰：

先师陈亦峰先生……既殁二年，太夫子铁峰先生整其遗著，得若干帙。正诗与同门王雷夏诸君子因有剞劂之请，而铁峰先生谦抑至再，以为不足传，仅许刻其《词话》八卷，并请诗词附焉。

许正诗特别提到陈廷焯尊翁“仅许刻其《词话》八卷”。然则馀出的两卷是陈铁峰删略，还是陈廷焯门生所为，言语之间仍不免模糊。唐圭璋在

影印本《白雨斋词话·后记》中说：

> 初，陈氏殁时，尊翁铁峰老人尚健在，令陈氏门人许正诗、王宗炎、包荣翰等删十卷为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木刻行世。

唐圭璋的这一结论或许只是以情理推测的，但确实是可能性最大的。

那么，删略的原则是什么？诸家序跋均未明言。笔者粗加对勘，发现删削、修改之条目或为陈廷焯自评己词的内容，或为语涉纤艳而宗旨略背其沉郁顿挫之说者。前者之例如：

> 《蝶恋花》一调最为古雅。……余曾赋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离骚》“初服”之义。（卷六第27则）
>
> ……己卯九月，余作《买陂塘》一阕，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卷六第33则）
>
> 余曾作《菩萨蛮》云：“青山断续江如带……春归人不归。”起二语嫌着力，余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遗意。（卷十第58则）
>
> 寂寞空城鼓角鸣，敌楼西望旅魂惊……此余丙戌年《杂感》中四律也。声调极悲壮，而不免过激，发之于诗尚可，发之于词则伉矣。（卷十第59则）

删削的条目中约有一半属于这一类，或许陈廷焯尊翁觉得不宜自评若此，有失著述体例，故请删略。另有一部分条目内容与此相类，但措语尚有分寸，故或斟酌其词，或合并数则为一则，以省篇幅。其例如十卷

本卷六第40、41则自评自己所作艳词之法，八卷本仅取第40则开头一节，将“然如《菩萨蛮》十二章”以下文字悉数删除，并接以第41则的内容，即使所保留或衔接部分的文字，也略有润色。

或是出于维护陈廷焯已沉郁顿挫为理论核心的需要，十卷本卷三若干论及浙西朱彝尊、董以宁诸家艳词、妖词而位置大体相接续的18则词话也被一例删除。如：

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词，故为隐语，所以味厚……（卷三第58则）

竹垞《西江月》结句云……凄丽而幽索，总非凡艳。（卷三第60则）

……国初诸公多好为艳词，未有如竹垞之空前绝后者。虽非正声，亦令人叹赏不置。（卷三第61则）

董文友，词中之妖也，与王次回《疑雨集》可谓匹敌。《满江红》十二章，置之《蓉渡集》中，无乃不类。（卷三第70则）

《花影词》不过如倚门卖笑者流，并不足为词之妖。《蓉渡词》乃真足惑人矣，此妖之神通也。（卷三第72则）

例多不烦举，但对浙西诸家艳词的这类评论的整体性删除，其目的或因陈廷焯出语略显随意，或这类词话的存在可能影响到陈廷焯理论的逻辑性、严密性，故为矜慎起见而删除。

至于那些词话内容虽然保留下来，但进行过少量文字加工的情形也

颇为多见，翻检原书，自可一一勘察，这里不再说明。

可以发现，经过删订后的八卷本词话，不仅散漫的文字被剔除了，而且内容更为紧凑，理论的周密性得以加强。所以相形之下，八卷本的理论价值更为突出了。当然，从考察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原生形态或丰富性角度而言，十卷本的价值也不容忽视。

三、陈廷焯的词学渊源

一般说来，陈氏早期推崇浙派，创作与论述都受其影响，选本《云韶集》及《词坛丛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浙派以朱彝尊为首，成于康、乾间。康熙戊午（1678）年《词综》刻版问世后，浙派所讲究的清灵醇雅，把人们稔熟的目光从唐五代北宋引向清雅而有思致的南宋，给深受明词啴缓习气和淫曼情调熏染的前清词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朱彝尊《词综·发凡》云："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陈廷焯沿朱氏《词综》之绪并扩充了明清词而成《云韶集》一编，自称是"以竹垞太史《词综》为准"，在具体词人词作的选录上，他也与朱氏抑扬同道。他的《词坛丛话》在对姜夔、张炎的崇尚以及"极工极变"说上，都与朱氏前呼后应。但是，陈廷焯因身世而产生的忧郁气质以及自幼积蓄的入世精神，都使他与浙西词派若即若离，这"若离"部分的渐生渐发，最终使他归诸常州派门下。

陈廷焯以其"沉郁顿挫"词说而在当时词坛自树一帜，推进了常州派理论的发展。但"沉郁"说并非陈氏闭门苦思，一朝所得，它在陈氏早期著述中留有清晰的痕迹。如他评辛弃疾《浪淘沙·山寺夜作》说："沉郁顿挫中，自觉眉飞色舞。"（《云韶集》卷五）评周邦彦的《兰陵王·

柳》说："又沉郁又劲直，有独往独来之概。"（同上卷四）等等。此外，陈氏还通过对部分词人词作的具体品评，显示出他对"沉郁"词说的朦胧体悟，如评周邦彦的《六丑·蔷薇谢后作》说："如泣如诉，语极呜咽，而笔力沉雄，如闻孤鸿，如听江声，笔态飞舞，反复低徊，词中之圣也。"（同上）又如评陆游的《双头莲·华发》说："沉郁顿挫，极淋漓宛转之致，明是哀时伤事，一片血泪，而说来一丝不露，意境虽极悲凉，遣词却极婉约，那得不令人心折。"（同上卷七）合观这两段评语，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的"沉郁"说，从中可清楚地看到陈氏"沉郁"词说的历史演变。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云："廷焯受词学于庄棫，而接迹于常州二张之派也。"（《集部·词曲类》）陈氏自己也曾说过："余词得力处，半有蒿庵一言，半有道农、子薪辩论之功也。"（《词话》卷七）因此，陈氏的词学渊源虽以庄棫及二张为主，而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也是不容忽略的。

庄棫字中白，江苏丹徒人，有《中白词》一卷。庄氏为常州派后期重要作手，与谭献齐名，并与陈氏同里且有戚谊，年长22岁，陈氏呼为"姨表叔"。陈、庄初遇于光绪二年（1876），这一次相遇是陈氏词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词话》云："自丙子年（1876）与希祖先生（按，即庄棫）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卷六）此后双方又有数次见面，而每次相晤，必谈论竟夕，教改旧作，探讨词艺，认识逐渐加深。光绪四年（1878），庄氏对陈说："子知清真、白石矣，未知碧山。悟得碧山，而后可以穷极高妙。"（《词话》卷五引）陈氏后来述作《词语》曾回忆及此，言语之间，不胜慨叹。他说："余初不知其言之恳也。十馀年来，潜心于碧山，较曩时所作，境地迥别，识力

亦开，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浅。”（卷六）他以其词的得力处归于“半有蒿庵一言”，足见得他对庄氏的敬重。《词话》对中白词就颇为称赏：“近时词人，庄中白尚矣，蔑以加矣，次则谭仲修。”又说：“余观其词，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卷五）语或稍过，但情意可见。

陈廷焯在领会庄棫的理论之后，遂由“庄”而接迹于张惠言、张琦。张惠言为常州派开山，当浙派末流竞事绮藻、堕入恶趣之时，张惠言及其弟张琦出《词选》一编，重整词风。由乐府以上溯《风》、《骚》，阐意内言外之旨，以“深美闳约”的温庭筠、韦庄词为极境。在张惠言看来，大凡词之佳构，“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词而已”（《词选序》）。张氏本此倡寄托、比兴之说，主张从思想内容上尊崇词体，并提出创作和衡鉴词的两项标准：缘情造端和低徊要眇。陈氏心折于此，他说：“诗词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归，而徒骋才力，复何足重？”（《词话》卷一）这是对“缘情造端”的张论。而他忌词的“一直说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同上），则是考虑到词体“低徊要眇”的艺术特点的，与张氏同调而精微过之。

伴随着对“二张”的恭奉，陈氏由早期倾向于浙派，转而对朱彝尊、陈维崧、厉鹗大加指责，他首先从根本上否定浙派的词学纲领——汪森的《词综序》，认为是“不知词中源流正变”，只是阿附竹垞之意。在他看来其具体不足有二：一是以姜夔醇雅为宗而归诸“句琢字炼”，这是舍本逐末，所以陈氏讥为“甚浅陋，不知本源之言”；二是认为白石涵盖南宋诸家，陈氏也不以为然，他说：“谓白石拔帜于周、秦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

也。”（《词话》卷十）这一论见确实针砭了浙派为树立宗派而夸大白石的习气。

陈氏词学观的形成，还受到他的同道学友的影响，也就是所谓道农与子薪的“辩论之功”。李慎传字君胄，号子薪，又号承霖，丹徒人。生卒不详。曾任江宁县训导，国子监学正，有《植庵集》。据陈氏《植庵集序》说：“光绪乙亥（1875）仲夏，始识李君子薪于海陵……往来无间者七阅寒暑。”子薪仕履坎坷，序云：“酒酣耳热，未尝不慷慨悲歌，思有以自奋。”他年逾四十始习倚声。序称他“词则取径玉田，而犹不废猛起奋末之音，则遇为之也”，也颇能知人论世。子薪对庄棫极为尊敬，他曾说：“庄希祖词，穷极高妙，竟难于位置，即置之清真、自石间，尚非其驻足处。”（《词话》卷六引）所以庄棫去世后，子薪亟欲得其全稿以付梓，崇仰之情，可见一斑。子薪对庄棫的崇敬，在某种程度上当也促进了陈氏对庄棫理论的接受程度。

子薪词学，没有直接见之于文字的流传，所谓“辩论之功”，也只能是仿佛而已。但道农却有一篇《白雨斋词话·序》在，略可窥见他与陈氏的词学来往。道农即王耕心，河北正定人。官南河侯补同知，工诗古文辞，尤精内典，著有《贾子校正》、《龙苑文稿》等。陈、王初识于同治之季，后并结为姻亲，相知很深。道农论词有所谓“文心文辞”说。所谓“文心”，就是指作者的性情，词的作用与意义就在于抒发性情。他说：“文心之源，亦存乎学者性情之际而已。为文苟不以性情为质，貌虽微，人犹得抉其根，不工者可知。所谓词者，意内而言外，格浅而韵深，其发摅性情之微，尤不可掩。”陈氏《词话》也雅重性情，他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卷十）其间意脉是相通的。道农还认为，词人好上溯的《风》《骚》，其实只是一种文辞之源，而无关于文

心，此即所谓“文辞”说。他说：“故词之为体，诗以为祢，曲以为子，识者为之，莫不沿溯汉魏，游衍屈、宋，以蕲上窥《三百篇》之旨，欲谓不如是不足以濬其源、涉其奥，其说亦既美矣。然予尝以为此文辞之源，非文心之源也。”此论近似性灵说，和陈氏推源于风骚不同，可见当时辩论之激烈。

总之，陈廷悼的同学渊源是丰厚的，他广泛吸取营养，建构自己的理论沐系。其中对“二张”与庄棫的汲取尤多，其词学观念的纲纲目目，都大体可从他们那里寻得端绪。当然，这些对陈氏来说，不是一种简单的承袭，机械的组合，而是熔铸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审美趣味，这种熔铸在经过与同道论辩切磋之后，益发趋于稳固。因而陈氏词学思想的扭转，既有时代和环境的召唤，也有他自身审美观念的潜移默化，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同等的注意的。

四、《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沉郁顿挫词说

《白雨斋词话》是陈氏后期重要的词学著作，体现了其词学的最高成就。白雨，古训为大雨、暴雨，亦峰取为斋名，或含深意。《白雨斋词话》自序云：“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则“白雨斋”意即“萧斋”，亦即岑寂之斋。杜甫《寄柏学士林居诗》有“青山万重静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萝。乱世飘零予到此，古人成败子如何。”“白雨”一词，略含怅惘之情，亦峰斋名，或出于此。在《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抄》中曾有三次涉及到雨，一是《摸鱼儿》之“留君少住，愿剪烛西窗，一杯相属，同听夜深雨”，一是《路出靖江怀亡友王竹庵》之“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一是《过伍子祠》之“斜日西陵路，临江故址存。悲风怨种蠡，苦雨泣兰荪”。无论是“夜深雨”、“暮雨”、“苦雨”，总之，雨给亦峰的感觉是沉重的，愁苦的，他在岑寂的白雨斋中

观雨、听雨，引发感慨，营构其词学理论体系。所以以“白雨”名斋名书，其中应寓有深意。《白雨斋词话》的理论核心是沉郁说。自序尝称《词话》曰：“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可以说，一部《白雨斋词话》就是沉郁说的理论阐述和批评实践的结合。沉（古文作沈），《说文》解作“陵上滈水也”。段注以为湛没之“湛”即其假借，意为“没也”。郁，《说文》释为“木丛者”，段注引毛笺《秦风》“郁彼北林”曰：“郁，积也。”又引郑司农注《考工记》等，说郁即“宛”，段注并曰：“宛与蕴、蕴与郁，声义相通。”可引申为宛曲、宛转之义。陈氏沉郁说含义虽丰，而要义不出于此。《词话》云：“沉则不浮，郁则不薄。”（卷一）则“沉”关乎词的思想的深厚，“郁”关乎艺术韵味的悠长，两者虽有侧重，但其实是彼此依存的。合而论之，则沉郁是陈氏对词的总体的审美规范，它的基本内容有情感与作法两大部分。

陈氏《词话序》曾称，论词而本诸《风》、《骚》是为了“正其情性”，而沉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见性情之厚”，因此，沉郁正是情性的艺术外观。性关乎天分，又系于学养，“性动为情”，“性”最终是以“情”的形式出现的。陈氏说：“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词话》卷十）陈氏释“沉郁”，其实对情感即已大体规定。他说：“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词话》卷一）这种对愁怨情感的青睐，其实也体现了陈氏对词体的看法。沉郁说首先要求作者性情忠厚，要“思无邪”，所以陈氏上溯《风》《骚》，以屈原忠君爱国、忍辱负重为榜样，将一己之感情受约于政治、伦理、道德之下。因此，陈氏沉郁说的情感有着种种的规范。

陈氏认为情感之沉，无过于悲怨，所以沉郁有时也径称悲郁。词可以怨是词的一种特质。璞函送春词曰：“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陈氏评曰：“意味极厚，词之可以怨者。”（《词话》卷八）其实，在陈氏看来，词不仅“可以怨”，也应该怨，只是这种怨是由作者性情之怨而行于词意之怨的。陈氏评史位存《谒金门》词就集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团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风不断’，神似温、韦语。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沉郁二字，不可强求也。”（《词话》卷四）陈氏论沉郁之情感而强调以怨为核心，这和他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密不可分。中国文学从来就有一条与“怨”并行的创作道路，屈原抑郁下僚而作《离骚》，司马迁穷困委顿愤作《史记》等等，都以创作实践证明了“怨”给文学带来的巨大生命力。陈氏踵论前贤曰：“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词话》卷十）约略而言，陈氏论怨亦含三个方面：一是怨必由身世之感而来，心中有泪，笔下才会呜咽。如王沂孙咏物诸词，俱含有一掬亡国之泪，借物以咏写其哀。二是怨行之于文必以吞吐出之。怨情感物而动，发自内心，表达却可以有不同形式，而在“要眇宜修”的词中，情感的表达却必须是温厚的、有度的，即使是怨情，也必须运意高远，吐韵妍和。所以怨的表现还有个方式与程度问题。陈氏说：“黍离、麦秀之悲，暗说则深，明说则浅。”（《词话》卷八）三是从鉴赏的角度看，含有怨情的作品容易感发读者的情绪。《词话自序》云：“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因此，沉郁说的宗旨是既感其所感也感其所不感，是从读者体悟之广而言的。

沉郁说是陈廷焯总的创作原则，因而它在情感规范之外，也有对表现这种情感的方法规范。沉郁究竟何指？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指词的总体风格，但这一说法殊嫌牵强。“沉郁”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杜甫《进雕

赋表》中而来。杜文云："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给，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杜甫在这里自评其述作"沉郁顿挫"而未明其义，使人难以索解。参照《词话》，则评杜诗沉郁者，常及乎意境二字，卷九云："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则杜氏"沉郁"似与意境相关，非指风格显乎其然。《词话》评辛弃疾词亦可为证，其云："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沉郁。"（卷一）如果我们要寻找沉郁非风格的内证，则也极为容易。卷一自述撰《词话》之旨在"洞悉本原，直揭三昧"，卷十分辨唐宋词派也云："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而"本原"何谓呢？卷四在评江昉《练溪渔唱》时云："句琢字炼，归于纯雅，只是不深厚。盖知学南宋，而不得其本原。"陈氏于此"本原"后小缀数语："本原何在？沉郁之谓也。不本诸风骚，焉得沉郁？"直示本原在沉郁，故推诸风骚，为得沉郁，亦复为得本原，本原、沉郁是密不可分的。明乎此，我们自然不能把唐宋名家词的整体风格都说成是沉郁。流派的归类，大旨以风格为准，把不同的风格都建筑在同一本原上，其实是指某些创作群体在作法上的某种一致性。笔者研绎《白雨斋词话》，认为沉郁是陈氏最高的也是审美的艺术规范，因为"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词话》卷一）。沉郁必须体现在词中，所以与词的作法有密切联系，也就是说，词的作法也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卷一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抵于风骚，乌能沉郁，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而陈氏释"沉郁"，除了在寄托、情感的弃浮薄上有特定要求外，对词之作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所谓"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所谓"若隐若现，欲露不露"，所谓"终不许一语道破"等等，和历久相沿的比兴之义极为相合。卷八释"兴"，语言也并无多异，"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可见，沉郁是藉

诸比兴来实现的，它与作法有着天然的联系。

唐五代词不必说，“不可及处正在沉郁”。陈氏于两宋词家，誉为“未有不沉郁者”凡六家，即北宋之张先、秦观、周邦彦，南宋之姜夔、王沂孙、史达祖。如果我们结合《白雨斋词话》的批评实践，则会发现，陈氏推许的每一首词几乎都是从作法起解的。卷八言：“周、秦词以理法胜，姜、张词以骨韵胜，碧山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这种作法，陈氏冠以总名曰“顿挫”。沉郁顿挫本是合成词，陈氏在《词话》中则一分为二，以顿挫达致沉郁。所以在某些场合，陈氏以顿挫置于沉郁之前。如卷七评周、秦之异同曰：“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沉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卷九更曰：“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因此，沉郁之作法，也即是指顿挫之法。

沉郁说虽非直接关乎风格，但因为其毕竟是关乎词体内外的艺术规范，由于这种规范的普遍意义，形诸作品，也就自然地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倾向，这种倾向有助于风格的构成。陈氏认为，诗词一理，因为他们同本《风》《骚》，但是诗之沉郁，可纳之于古朴、冲淡、巨丽、雄苍四者之中。而“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词”，沉郁是词的最高也是唯一的审美准则。如评吴文英词“超逸中见沉郁”，苏轼词“超旷中见沉郁”等等，实质上是说明以沉郁为原质而构成的不同风格。由于词的风格以沉郁为原质，所以陈氏把传统的豪放、婉约词风都归之于沉郁的推衍。《词话》云：“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矣。”（卷一）因此，对于词之风格，陈氏另有他独特的体认，他的沉郁是所有理想、风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所以，词人借此可以调和不同的风格而成就一种新的涵盖面更

广的风格。但同时必须指出：沉郁虽可铸成不同之风格，而其自身却非别为一种新的风格。本诸沉郁的风格大致偏向于婉约。两宋词人，全部沉郁者凡六家，即北宋之张先、秦观、周邦彦，南宋之姜夔、王沂孙、史达祖，全部是婉约之格律派词人，审美倾向十分明显，其他如对苏轼、辛弃疾、贺铸、吴文英、张炎等，虽也时或以沉郁相称，而为其所赏者，则也并非大声镗鞳者。如《词话》评辛弃疾《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曰："龙吟虎啸之中，却有多少和缓。"（卷八）稼轩此词即是比较温厚的。所以沉郁的风格指向虽然是宽广的，而深契于陈氏审美观的却又是有限的。

陈廷焯倡沉郁说而推诸风骚，其中包含有对本于忠厚性情而产生的悲凉情绪的张扬，而这也是他对悲剧艺术的审美规范。中国的悲剧理论一向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富于悲剧意味的创作却是古已有之了。《诗经·泉水》曰："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庄子·山木》市南僚进言于鲁侯曰："游于无人之境"、"大莫之国"，则可以"去君之累，除君之忧"，等等，都是早期作家忧患意识的文学折射。《离骚》的哀怨情调更是历来为人们所共识的，陈廷焯和常州派词人洞察其中奥窔，亟命风骚者，也是意图在词学中肯定和渲染这一种情调，因此，沉郁说与悲剧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或者说，沉郁说就是以悲剧美为宗旨的。陈氏是重视词的悲剧情调的，如史位存有送春词"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便被认为是"词可以怨"的例子，冯延巳《蝶恋花》四阕也为陈氏评曰："情词悱恻，可群可怨。"（《词话》卷一）陈廷焯沉郁说的情感基调以怨为核心，也是体现了这一点。当然，从"词可以怨"到进而形成悲剧美，这中间还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沉郁的表现过程。所以我们说沉郁说是浸透着悲剧艺术精神的。

五、陈廷焯词学与诗学之关系

陈廷焯的词学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但陈廷焯的诗学目前还完全是一个空白，至其诗学与词学之关系更乏人问津。实际上除了其诗选《骚坛精选录》外，《白雨斋词话》中也有相当丰富的诗学材料，加上陈廷焯相当数量的诗歌创作，（陈廷焯著有《白雨斋诗钞》，由同里高寿昌评选，其受业甥包荣翰校订，并经陈廷焯父亲陈铁峰审定，光绪甲午年，由许正诗等与其《白雨斋词话》和《白雨斋词存》一同刊行，今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白雨斋诗钞》不分卷，存诗78首，诗尾间附有高寿昌简短评语。陈廷焯诗歌的实际数量当远在78首之上，高寿昌在其《闺中秋咏》十四首题下注曰："亦峰喜为香奁体，余悉裁汰之。"故入选的诗歌只是其中部分而已。）其诗学的源流本末还是大致可以厘清的。

诗与词是陈廷焯致力的两个重要领域，他认为诗与词实际上是同体异用的关系，本原一致，但表现各异。诗不仅是词的源头，（关于诗、词文体体性的转变，陈廷焯《骚坛精选录》选录隋代侯夫人《看梅》诗"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并评论说："音节近词，诗之入于词也，盖以渐而入矣。"从音乐及其相关语言句式的不同，揭示出从诗到词的渐变轨迹。）而且也是学词的基础，"诗词一理，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若于诗未有立足处，遽欲学词，吾未见有合者"（《词话》卷九）。像王沂孙等人的诗歌虽然不能卓立千古，但"要其为词之始，必由诗以入门，断非躐等。"（《词话》卷九）陈廷焯以温厚为体、沉郁为用以论词，其批评话语虽来自于杜甫的文章，其理论内核也与他对杜甫诗歌特点的感悟有关，但其立论的本原其实还是以《诗经》《楚辞》为原点的，他在《词话》自序中说："……飞卿、端己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这八家的词被陈廷焯誉为"沉郁"的典范，而其

根源正在其对《风》《骚》艺术精神的传承和宏扬。而《风》《骚》的最大特点即在忠厚沉郁，《词话》卷一云：“作词之法，首贵沉郁……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白雨斋词话》对词史的钩勒、对词人词作的品评，其批评标准正在于这些词人对《风》《骚》精神是把握还是疏离。

“《风》《骚》为诗词之源”（《词话》卷九），而《风》《骚》的忠厚缠绵又同是诗和词的根本，（《词话》卷九云：“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这是陈廷焯并治诗词且将诗学与词学多加贯通的根源所在，所以在陈廷焯的思想体系中，“沉郁”是连接诗与词的重要纽带。不过陈廷焯同时也认为“沉郁”在诗与词中间的表现方式和重要程度是有差异的，他说：“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词话》卷一）又说：“诗词皆贵沉郁，而论诗则有沉而不郁，无害其为佳者。杜陵情到深处，每多感激之辞，盖有万难已于言之隐，不禁明目张胆一呼，以舒其愤懑，所谓不郁而郁也。作词亦不乎是，惟于不郁处，犹须以比体出之，终以狂呼叫嚣为耻，故较诗为更难。”（《词话》卷六）又说：“诗之高境在沉郁，其次即直截痛快，亦不失为次乘。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次乘也。”（《词话》卷十）陈廷焯三复其言，申论诗与词在“沉郁”问题上的不同取向。在陈廷焯看来，诗歌的“沉郁”只具有或然性，且表达方式比较自由；而词的“沉郁”则具有必然性，且是唯一和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在语言表现上，陈廷焯认为诗与词具有“同体而异用”的关系，他说：“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然为诗者，既得其本，而措语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特变而不失其正，即于平远雍穆中，

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词话》卷十）这是诗与词在“沉郁”问题上的同中之异。在《骚坛精选录》中，沉郁固然是入选的基本标准，但他对汉魏的风骨，谢朓、鲍照等人的清刚之气，以及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冲和淡远，也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可见其诗学之豁达。而词则端正“沉郁”一路，毫不松懈，其诗学与词学理念之不同，就其批评实践即已表现得很充分了。

在诗词发展的规律方面，陈廷焯持基本相同的观点：即大体经过创古、变古、失古、复古的过程。他在《词话》卷十中说：

> 温、韦创古者也。晏、欧继温、韦之后，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韦者也。苏、辛、周、秦之于温、韦，貌变而神不变，声色大开，本原则一。南宋诸名家，大旨亦不悖于温、韦，而各立门户，别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无所短长。至陈、朱辈出，而古意全失，温、韦之风，不可复作矣。贞下起元，往而必复，皋文唱于前，蒿庵成于后，《风》、《骚》正宗，赖以不坠，好古之士，又可得寻其绪焉。

这是他以温、韦之词为正宗而梳理出来的简明词史发展观，即大体以唐五代为创古时期，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庄；两宋为变古时期，代表人物是晏殊、苏轼、辛弃疾、周邦彦、秦观等人；清代前中期为失古时期，代表人物是陈维崧、朱彝尊；清代中后期为复古时期，代表人物是张惠言、庄棫。陈廷焯大力标举温、韦的词宗地位，其实还是立足于“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的本体意识，与他论词而必上溯《风》《骚》的思维定式是一致的，因为“飞卿词全祖《离骚》，所以

独绝千古”，“飞卿《菩萨蛮》十四章，全是《楚骚》变相，古今之极轨也”，“韦端己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是词中胜境”（《词话》卷一），温、韦两人对于确立词中的《风》《骚》传统，具有奠基的意义，所以陈廷焯独致青睐，并以此作为词史发展的基点和支点。

陈廷焯对诗歌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与此相仿佛。他在《词话》卷六中说：

> 《楚辞》二十五篇，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颦，已为不类。两汉才人，踵事增华，去《骚》益远。惟陈王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嗣后太白学《骚》，虚有形体；长吉学《骚》，益流怪诞；飞卿古诗，有与《骚》暗合处，但才力稍弱，气骨未遒，可为《骚》之奴隶，未足为《骚》之羽翼也。

又说：

> 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词话》卷九）

他认为李白的诗尚在古人的绳墨当中，而杜甫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其阴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论”，所以他明确反对以李白为“变”而以杜甫为“正”的说法，因为杜甫在不悖离《风》《骚》的前提下，将汉魏六朝的面目洗脱殆尽，“不变而变，乃真变矣”（卷九）。杜甫的“变”实际上是一种“化”，他说：“不知古者，必不能变古，此陈隋之诗所以不竟也。杜陵与古为化者，惟其与古为化，故一变而莫可复

兴。”（《词话》卷九）这种“化”其实就是在继承“古”的基础上，结合特定时代和个人超迈绝伦之才，从而熔铸成一种新的牢笼百家的传统，旧传统中的“古”也就在这种新传统中淹没无痕了。所以虽然词史发展在唐宋创古、变古，元明和清代前中期失古以后，到了清代中后期尚可再行复古；而诗歌的发展则有些特殊，创故、变古与复古在杜甫之前就已完成了轮回，杜甫之后就是新的天地了，所以他说：“诗有变古者，必有复古者。（原注：如陈伯玉扫陈、隋之习是也。）然自杜陵变古后，而后世更不能复古。（原注：自《风》《骚》至太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后，无敢越此老范围者，皆与古人为敌国矣。）何其霸也！”（卷九）这是陈廷焯在诗词历史观念上的同中之异。

陈廷焯倡导的创作途径是由诗以入词，从《骚坛精选录》与《白雨斋词话》的对勘中，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类似或可以互证的地方，特别是在对于“沉郁”在诗词中的不同地位和表现形态，两本的观点十分接近。所以《骚坛精选录》的编选年代虽然难以确考，但其以杜甫沉郁为宗，上溯《风》《骚》的批评理念，与其在《白雨斋词话》中表现的理念颇为相似，两书的编撰年代当不会相差很远。鉴于陈廷焯的词学思想在光绪二年（1876）以后发生了从崇尚浙西派到偏宗常州派的重要转境，（《词话》卷六云：“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已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则《骚坛精选录》一选当编选在1876年（丙子）以后至《白雨斋词话》撰成的期间。很可能他的学术理念是在诗歌中渐趋成熟以后，再移之于论词的，则《骚坛精选录》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显珍贵了。

陈廷焯诗学和词学的根基是建立在对杜甫诗歌的理论解读上的，他从早期诗歌创作追步杜甫，到后期在《骚坛精选录》和《白雨斋词话》

中全面解析杜甫，杜甫的身影通贯一生。他以《风》《骚》的忠厚沉郁为诗词共有之本源和本原，标举以沉郁顿挫为特征的杜甫诗歌为创作典范，梳理诗史的发展，形成了自成一格的创古、复古、化古的理论格局，并以杜甫的“化古”为诗史一大结穴。在此基础上，陈廷焯把作为诗学核心之一的“沉郁”升格为词学核心的唯一，力辨其在诗词体性和表现形态方面“同体异用”的关系，体现了其诗学与词学之间的紧密关系和彼此区别，建构了相当完整的诗学和词学体系，在理论发达但理论形态相对涣散的晚清，颇具理论疏凿手段，已肇新诗学和新词学理论体系之端倪。他大力提倡的忠厚之性情、沉郁之境界、顿挫之姿态和风骨之意蕴，在晚清朝代更替、内忧不断、外患频仍的时代巨变时期，特别是甲午之战以后，在诗词创作界竟得以鲜明体现，王鹏运、朱祖谋等的《庚子秋词》即与陈廷焯之学说契若针芥。（徐珂《近词丛话》云：“光绪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京城，居人或惊散，古微与刘伯崇殿撰福姚，就幼霞以居。三人者，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则发愤叫呼，相对太息。”三人约为词课，拈题唱酬，后集为《庚子秋词》。李佳《左庵词话》卷下则称《庚子秋词》“多悲愤苍凉之作”。郭则沄《清词玉屑》评论《庚子秋词》“皆隐约其词”。综合诸家所论，则“沉郁”二字，实可概括《庚子秋词》的基本风格特征。）而自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绵延一线的“重拙大”说以及王国维的境界说等，其理论内涵与沉郁说之间正有着丝丝缕缕难以分割的关系，（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解释“重”就是“沉着”，又说“填词先求凝重。凝重中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真字是词骨”，等等。“重拙大说”的基本内涵，与陈廷焯解释的“沉郁”说完全可以沟通。王国维“境界说”中“有我之境”对悲哀之情的重视，也正是沉郁说的一个重要内涵。）则陈廷焯的文学思想不仅是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对于晚清的诗词创作和诗词理论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引导意义。

本书所用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白雨斋词话》手稿本，对勘齐鲁书社1983年版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上、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唐圭璋《词话丛编》本《白雨斋词话》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杜维沫校点本《白雨斋词话》等。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好的读本。

【编者按：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用楷体小字夹注的形式，对原著所引词句出处、人名字号和著作作了简单注释（仅限于每段首次出现）。而原文之夹注，则排以黑色小字，以示区别。】

目　录

导　读
自　序
白雨斋词话卷一
白雨斋词话卷二
白雨斋词话卷三
白雨斋词话卷四
白雨斋词话卷五
白雨斋词话卷六
白雨斋词话卷七
白雨斋词话卷八
白雨斋词话卷九
白雨斋词话卷十
返回总目录

自　序

倚声之学，千有馀年，作者代出。顾能上溯《风》、《骚》，与为表里，自唐迄今，合者无几。窃以声音之道，关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达其义，竟其委者，未获溯其源。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飘风骤雨，不可终朝，促管繁弦，绝无馀蕴，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托灵修，蝶雨梨云，指陈琐屑，失之二也；雕锼物类，探讨虫鱼，穿凿愈工，《风》、《雅》愈远，失之三也；惨戚憯凄，寂寥萧索，感寓不当，虑叹徒劳，失之四也；交际未深，谬称契合，颂扬失实，遑恤讥评，失之五也；情非苏、窦，亦感回文，慧拾孟、韩，转相斗韵，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议者益左，竹垞《词综》，可备览观，未尝为探本之论。红友《词律》，仅求谐适，不足语正始之原。下此则务取秾丽，矜言该博。《大雅》日非，繁声竞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极。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寄托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郁，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词章，不外比兴。谷风阴雨，犹自期以同心；攘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为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泪，所感者深且远也。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弦管。飞卿、端己，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辩》。故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馀年，沿其波流，丧厥宗旨。张氏《词选》，不得已为矫枉过正之举，规模虽隘，门墙自高。循是以寻，坠绪未远。而当世知之者鲜，好之者尤鲜矣。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

端，衷诸一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暇日寄意之作，附录一二，非敢抗美昔贤，存以自镜而已。

光绪十七年除夕日，亦峰陈廷焯序。

白雨斋词话卷一

【壹】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乾嘉以还也。

【贰】国初诸老，多究心于倚声。取材宏富，则朱氏彝尊《词综》；持法精严，则万氏树《词律》。他如彭氏孙遹《词藻》、《金粟词话》、《西河词话》毛奇龄、《词苑丛谈》徐釚等类，或讲声律，或极艳雅，或肆辩难，各有可观。顾于此中真消息，皆未能洞悉本原，直揭三昧。余窃不自量，撰为此编，尽扫陈言，独标真谛。古人有知，尚其谅我。

【叁】明代无一工词者，差强人意，不过一陈人中陈子龙而已。自国初诸公出，如五色朗畅，八音和鸣，备极一时之盛。然规模虽具，精蕴未宣。综论群公，其病有二：一则板袭南宋面目，而遗其真，谋色揣称，雅而不韵；一则专习北宋小令，务取浓艳，遂以为晏晏殊、晏幾道、欧欧阳修复生。不知晏、欧已落下乘，取法乎下，弊将何极？况并不如晏、欧耶！反是者一陈其年陈维崧陈维崧，然第得稼轩辛弃疾之貌，蹈扬湖海，不免叫嚣。樊榭厉鹗窈然而深，悠然而远，似有可观。然亦特一丘一壑，不足语于沧海之大，泰、华之高也。

【肆】学古人词，贵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终无是处。其年陈维崧

陈维崧学稼轩辛弃疾，非稼轩也。竹垞朱彝尊学玉田张炎，非玉田也。樊榭厉鹗取径于《楚骚》，非《楚骚》也。均不容不辨。

【伍】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顾沉郁未易强求，不根柢于《风》、《骚》，乌能沉郁？十三国变风、二十五篇《楚词》，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词之源也。不究心于此、率尔操觚，乌有是处？

【陆】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盖篇幅狭小，倘一直说去，不留馀地，虽极工巧之致，识者终笑其浅矣。

【柒】唐五代词，不可及处，正在沉郁。宋词不尽沉郁，然如子野张先、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梅溪史达祖诸家，未有不沉郁者；即东坡苏轼、方回贺铸、稼轩辛弃疾、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等，似不必尽以沉郁胜，然其佳处，亦未有不沉郁者。词中所贵，尚未可以知耶？

【捌】张氏惠言《词选》，可称精当，识见之超，有过于竹垞朱彝尊十倍者，古今选本，以此为最。但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泽王雱《眼儿媚》、欧阳公欧阳修《临江仙》、李知幾李石《临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真朱敦儒《渔父》五章，

亦多浅陋处，选择既苛，即不当列入。又东坡苏轼《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词敷衍成章，所感虽不同，终是依人作嫁。《词综》讥其有点金之憾，固未为知己，而《词选》必推为杰构，亦不可解。至以吴梦窗吴文英为变调，摈之不录，所见亦左。总之小疵不能尽免，于词中大段，却有体会。温温庭筠、韦韦庄宗风，一灯不灭，赖有此耳。

【玖】飞卿温庭筠词全祖《离骚》，所以独绝千古。《菩萨蛮》、《更漏子》诸阕，已臻绝诣，后来无能为继。

【壹〇】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温庭筠词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菩萨蛮》“杏花含露团香雪”：“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鸂鶒”：“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

【壹壹】飞卿温庭筠《更漏子》三章，自是绝唱，而后人独赏其末章“梧桐树”数语。胡元任胡仔云：“庭筠工于造语，极为奇丽，此词尤佳。”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即指“梧桐树”数语也。不知“梧桐树”数语，用笔较快，而意味无上二章之厚。胡氏不知词，故以“奇丽”目飞

卿，且以此章为飞卿之冠，浅视飞卿者也。后人从而和之，颠倒是非，千年梦碎。

【壹贰】飞卿温庭筠《更漏子》首章云：“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此言苦者自苦，乐者自乐。次章云：“兰露重，柳风斜。满庭堆落花。”此又言盛者自盛，衰者自衰。亦即上章苦乐之意。颠倒言之，纯是风人章法，特改换面目，人自不觉耳。

【壹叁】飞卿温庭筠《菩萨蛮》十四章，全是《楚骚》变相，古今之极轨也。徒赏其芊丽，误矣。

【壹肆】唐代词人，自以飞卿温庭筠为冠。太白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阕，自是高调，未臻无上妙谛。皇甫子奇皇甫松《梦江南》、《竹枝》诸篇，合者可寄飞卿庑下，亦不能为之亚也。

【壹伍】南唐中宗李璟《山花子》“菡萏香销翠叶残”云：“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李煜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

【壹陆】后主李煜词思路凄惋，词场本色，不及飞卿温庭筠之厚，自胜牛松卿牛峤辈。

【壹柒】韦端己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最为词中胜境。

【壹捌】端己韦庄《菩萨蛮》四章，惓惓故国之思，而意婉词直，一变飞卿温庭筠面目，然消息正自相通。余尝谓：后主李煜之视飞卿，合而离者也。端己之视飞卿，离而合者也。

【壹玖】端己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又“洛阳城里春光好”云：“凝恨对斜晖。忆君君不知。”《归国遥》“金翡翠”云：“别后只知相愧。泪珠难远寄。”《应天长》“绿槐影里黄鹂语”云：“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皆留蜀后思君之辞。时中原鼎沸，欲归不能，端己人品未为高，然其情亦可哀矣。

【贰〇】孙孟文孙光宪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然不及温温庭筠、韦韦庄处亦在此，坐少闲婉之致。

【贰壹】冯正中冯延巳词，极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温庭筠、韦韦庄相伯仲也。《蝶恋花》四章，古今绝构。《词选》本李易安李清照《词序》，指“庭院深深”一章为欧阳公欧阳修作，他本亦多作永叔欧阳修词，惟《词综》独云冯延巳作。竹垞朱彝尊博极群书，必有所据。且细味此阕，与上三章笔墨，的是一色，欧公无此手笔。

【贰贰】正中冯延巳《蝶恋花》四阕，情词悱恻，可君可怨。《词

选》云："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延巳为人，专蔽嫉妒，又敢为大言。此词盖以排间异己者，其君之所以信而不疑也。"数语确当。

【贰叁】正中冯延巳《蝶恋花》首章"六曲阑干偎碧树"云："浓睡觉来莺乱语。惊残好梦无寻处。"忧谗畏讥，思深意苦。次章云："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始终不渝其志，亦可谓自信而不疑，果毅而有守矣。三章"几日行云何处去"云："泪眼倚楼频独语。双燕来时，陌上相逢否。"忠厚恻怛，蔼然动人。四章"庭院深深深几许"云："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词意殊怨，然怨之深，亦厚之至。盖三章犹望其离而复合，四章则绝望矣。作词解如此用笔，一切叫嚣纤冶之失，自无从犯其笔端。

【贰肆】正中冯延巳《菩萨蛮》、《罗敷艳歌》诸篇，温厚不逮飞卿温庭筠。然如《罗敷艳歌》"笙歌放散人归去"："凭仗东流。将取离心过橘州。"又《菩萨蛮》"画堂昨夜西风过"："残月尚弯环。玉筝和泪弹。"又《菩萨蛮》"回廊远砌生秋草"："玉露不成圆。宝筝悲断弦。"又《菩萨蛮》"娇鬟堆枕钗横凤"："红烛泪阑干。翠屏烟浪寒。"又《菩萨蛮》"沉沉朱户横金锁"："云雨已荒凉。江南春草长。"亦极凄婉之致。

【贰伍】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晏殊、欧欧阳修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

【贰陆】晏晏殊、欧欧阳修词雅近正中冯延巳，然貌合神离，所失甚

远。盖正中意余于词，体用兼备，不当作艳词读。若晏、欧不过极力为艳词耳，尚安足重！

【贰柒】文忠欧阳修思路甚隽，而元献晏殊较婉雅。后人为艳词，好作纤巧语者，是又晏晏殊、欧欧阳修之罪人也。

【贰捌】《诗》三百篇，大旨归于无邪。北宋晏小山晏幾道工于言情，出元献晏殊、文忠欧阳修之右，然不免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而措词婉妙，则一时独步。

【贰玖】小山晏幾道词，如《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又同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既闲婉，又沉着，当时更无敌手。又《临江仙》“身外闲愁空满”：“明年应赋送君诗。细从今夜数，相会几多时？”浅处皆深。又《临江仙》“淡水三年欢意”：“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又同上：“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亦复情词兼胜。又《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曲折深婉，自有艳词，更不得不让伊独步。视永叔欧阳修之“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倚阑无绪更兜鞋”《浣溪沙》“香靥凝羞一笑开”。此当为秦观词，陈氏误。等句，雅俗判然矣。

【叁〇】张子野张先词，古今一大转移也。前此则为晏晏殊、欧欧阳修，为温温庭筠、韦韦庄，体段虽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秦观、柳

柳永，为苏苏轼、辛辛弃疾，为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发扬蹈厉，气局一新，而古意渐失。子野适得其中，有含蓄处，亦有发越处。但含蓄不似温、韦，发越亦不似豪苏腻柳。规模虽隘，气格却近古。自子野后，一千年来，温、韦之风不作矣，益令我思子野不置。

【叁壹】苏苏轼、辛辛弃疾并称，然两人绝不相似。魄力之大，苏不如辛；气体之高，辛不逮苏远矣。东坡苏轼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亦不能到。昔人谓东坡苏轼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

【叁贰】词至东坡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寄慨无端，别有天地。《水调歌头》、《卜算子》雁、《贺新凉》、《水龙吟》诸篇，尤为绝构。

【叁叁】太白李白之诗，东坡苏轼之词，皆是异样出色。只是人不能学，乌得议其非正声？

【叁肆】耆卿柳永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温温庭筠、韦韦庄忠厚之意。词人变古，耆卿首作俑也。

【叁伍】蔡伯世云：“子瞻辞胜乎情，耆卿柳永情胜乎辞，辞情相称

者，惟少游秦观而已。”此论陋极。东坡苏轼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柳永之喁喁儿女私情耳。论古人词，不辨是非，不别邪正，妄为褒贬，吾不谓然。

【叁陆】东坡苏轼、少游秦观，皆是情馀于词，耆卿柳永乃辞馀于情。解人自辨之。

【叁柒】秦七秦观、黄九黄庭坚，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于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

【叁捌】黄九黄庭坚于词，直是门外汉，匪独不及秦秦观、苏苏轼，亦去耆卿柳永远甚。

【叁玖】秦少游秦观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周邦彦，导其先路；远祖温温庭筠、韦韦庄，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永，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

【肆〇】少游秦观词最深厚，最沉着，如《望海潮》“梅英疏淡”：“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思路幽绝，其妙令人不能思议。较“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雾失楼台”之语，尤为入妙。世

人动訾秦七秦观，真所谓井蛙谤海也。

【肆壹】少游秦观《满庭芳》诸阕，大半被放后作。恋恋故国，不胜热中，其用心不逮东坡苏轼之忠厚。而寄情之远，措语之工，则各有千古。

【肆贰】少游秦观名作甚多，而俚词亦不少，去取不可不慎。

【肆叁】张綖云：“少游秦观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见《诗馀图谱·凡例》按语。此亦似是而非，不关痛痒语也。诚能本诸忠厚，而出以沉郁，豪放亦可，婉约亦可，否则豪放嫌其粗鲁，婉约又病其纤弱矣。

【肆肆】方回贺铸词，胸中眼中另有一种伤心说不出处，全得力于《楚骚》，而运以变化，允推神品。

【肆伍】方回贺铸词极沉郁，而笔势却又飞舞，变化无端，不可方物，吾乌乎测其所至？

【肆陆】方回贺铸《踏莎行》荷花“杨柳回塘”云：“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衣脱尽芳心苦。”下云：“当年不肯嫁东风，无端却被秋风误。”此词骚情雅意，哀怨无端，读者亦不自知何以心醉，何以泪堕。

《浣溪沙》“秋水斜阳演漾金”云：“记得西楼凝醉眼，昔年风物似而今。只无人与共登临。”只用数虚字盘旋唱叹，而情事毕现，神乎技矣！世第赏其“梅子黄时雨”《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章，犹是耳食之见。

【肆柒】《浣溪沙》结句，贵情馀言外，含蓄不尽。如吴梦窗吴文英之“东风临夜冷于秋”《浣溪沙》“门隔花深梦旧游”、贺方回贺铸之“行云可是渡江难”《浣溪沙》“清浅陂塘藕叶干”，皆耐人玩味。

【肆捌】毛泽民毛滂词，意境不深，间有雅调。晁无咎晁补之则有意蹈扬湖海，而力又不足。于此中真消息，皆未梦见。

【肆玖】词至美成周邦彦，乃有大宗。前收苏苏轼、秦秦观之终，复开姜姜夔、史史达祖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然其妙处，亦不外沉郁顿挫。顿挫则有姿态，沉郁则极深厚。既有姿态，又极深厚，词中三昧亦尽于此矣。

【伍〇】今之谈词者，亦知尊美成周邦彦。然知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正坐不解沉郁顿挫之妙。彼所谓佳者，不过人云亦云耳！摘论数条于后，清真周邦彦面目，可见一斑。

【伍壹】美成周邦彦词极其感慨，而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如《兰陵王》柳“柳阴直”云：“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二语是一篇之主。上有“堕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之句，暗伏倦

客之根，是其法密处。故下接云："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久客淹留之感，和盘托出。他手至此，以下便直抒愤懑矣，美成则不然。"闲寻旧踪迹"二叠，无一语不吞吐。只就眼前景物，约略点缀，更不写淹留之故，却无处非淹留之苦。直至收笔云："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六丑》蔷薇谢后作"正单衣试酒"云："为问家何在？"上文有"怅客里、光阴虚掷"之句，此处点醒题旨，既突兀又绵密，妙只五字束住。下文反复缠绵，更不纠缠一笔，却满纸是羁愁抑郁，且有许多不敢说处，言中有物，吞吐尽致。大抵美成词一篇皆有一篇之旨，寻得其旨，不难迎刃而解。否则病其繁碎重复，何足以知清真周邦彦也。

【伍贰】美成周邦彦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如《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风老莺雏"上半阕云："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亲绿溅溅。凭栏久，黄芦苦行，拟泛九江船。"正拟纵乐矣，下忽接云："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樽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枕簟，容我醉时眠。"是乌鸢虽乐，社燕自苦，九江之船，卒未尝泛。此中有多少说不出处：或是依人之苦，或有患失之心。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后人为词，好作尽头语，令人一览无馀，有何趣味？

【伍叁】美成周邦彦《菩萨蛮》"银河宛转三千曲"上半阕云："何处望归舟。夕阳江上楼。"思慕之极，故哀怨之深。下半阕云："深院卷帘看。应怜江上寒。"哀怨之深，亦忠爱之至。似此不必学温温庭筠、韦韦庄，已与温、韦一鼻孔出气。

【伍肆】美成周邦彦《齐天乐》云："绿芜雕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伤岁暮也。结云："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几于爱惜寸阴，日暮之悲，更觉馀于言外。此种结构，不必多费笔墨，固已意无不达。

【伍伍】美成周邦彦词，有似拙实工者。如《玉楼春》"桃溪不作从容住"结句云："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黏地絮。"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此中消息难言。

【伍陆】美成周邦彦词，操纵处有出人意表者。如《浪淘沙慢》"昼阴重"一阕，上二叠写别离之苦。如"掩红泪、玉手亲折"等句，故作琐碎之笔。至末段云："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水、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香馀满地梨花雪。"蓄势在后，骤雨飘风不可遏抑。歌至曲终，觉万汇哀鸣，天地变色。老杜杜甫所谓"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适岑参》也。

【伍柒】美成周邦彦《解语花》元宵"风销焰蜡"后半阕云："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门如画。嬉笑游冶，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年光是也。惟只见旧情衰谢。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纵笔挥洒，有水逝云卷，风驰电掣之感。

【伍捌】美成周邦彦《夜飞鹊》"河桥送人处"云："何意重经前地，

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哀怨而浑雅。白石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一阕，从此脱胎。超处或过之，而厚意微逊。

【伍玖】美成周邦彦小令，以警动胜，视飞卿温庭筠色泽较淡，意态却浓。温温庭筠、韦韦庄之外，别有独至处。

【陆〇】陈子高陈克词婉雅闲丽，暗合温温庭筠、韦韦庄之旨，晁无咎晁补之、毛泽民毛滂、万俟雅言万俟咏等，远不逮也。

【陆壹】陈简斋陈与义《无住词》，未臻高境。惟《临江仙》云：“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笔意超旷，逼近大苏苏轼。

【陆贰】朱希真朱敦儒“春雨细如尘”《好事近》一阕，饶有古意。至《渔父》五篇，虽为皋文张惠言所赏，然譬彼清流之中，杂以微尘。如四章结句“有何人留得”、五章结句“有何人相识”，一经道破，转嫌痕迹，不如并浑去为妙。余最爱其次章结句云：“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此中有真乐，未许俗人问津。又三章结句云：“经过子陵滩半，得梅花消息。”静中生动，妙合天机，亦先生晚遇之兆。

【陆叁】辛稼轩辛弃疾，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

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

【陆肆】稼轩辛弃疾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何处望神州”、《浪淘沙》山寺夜作“身世酒杯中”、《瑞鹤轩》南涧双溪楼“片帆何太急”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世人多好读之，无怪稼轩为后世叫嚣者作俑矣。读稼轩词者，去取严加别白，乃所以爱稼轩也。

【陆伍】稼轩辛弃疾词自以《贺新郎》一篇为冠别茂嘉二十弟，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词云：“绿树听鶗鴂。更那堪杜鹃声住，鹧鸪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伴我，醉明月？”《词选》云：“茂嘉盖以得罪谪徙，故有是言。”

【陆陆】稼轩辛弃疾《水调歌头》诸阕，直是飞行绝迹。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虽未能痕迹消融，却无害其为浑雅。后人未易摹仿。

【陆柒】稼轩辛弃疾词仿佛魏武诗，自是有大本领、大作用人语。

【陆捌】稼轩辛弃疾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陈亮赋壮诗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水龙吟》过南磵双溪楼“举头西北浮云”等作，

不免剑拔弩张。余所爱者，如《鹧鸪天》“枕簟溪堂冷欲秋”：“红莲相倚深如怨，白鸟无言定是愁。”又同上：“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又《鹧鸪天》“陌上柔条初破芽”：“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之类，信笔写去，格调自苍劲，意味自深存。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札，斯为绝技。

【陆玖】稼轩辛弃疾《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哀而壮，得毋有“烈士暮年”之慨耶！

【柒〇】稼轩辛弃疾《临江仙》“金谷无烟宫树绿”后半阕云：“别浦鲤鱼何日到，锦书封恨重重。海棠花下去年逢。也应随分瘦，忍泪觅残红。”宛雅芊丽。稼轩亦能为此种笔路，真令人心折。

【柒壹】稼轩辛弃疾《蝶恋花》元日立春“谁向椒盘簪彩胜”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愁风雨无凭准。”盖言荣辱不定，迁谪无常。言外有多少哀怨，多少疑惧！

【柒贰】稼轩辛弃疾“更能消几番风雨”《摸鱼儿》一章，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

【柒叁】稼轩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一章，用意用笔，洗脱温温庭筠、韦韦庄殆尽，然大旨正见吻合。

【柒肆】稼轩辛弃疾最不工绮语。《寻芳草》“有得许多泪”一章，固属笑柄，即“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及“玉觞泪满却停觞，怕酒似、郎情薄”《一络索》“羞见鉴鸾孤却”，亦了无馀味。惟“尺书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满江红》“家住江南”，又“芳草不迷行客路，垂杨只碍离人目”《满江红》“敲碎离愁”为婉妙。然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言也。

【柒伍】陈同甫陈亮豪气纵横，稼轩辛弃疾几为所挫。而《龙川词》陈亮词集一卷，合者寥寥，则去稼轩远矣。

【柒陆】同甫《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可作中兴露布读，就词论，则非高调。

【柒柒】刘改之刘过、蒋竹山蒋捷，皆学稼轩辛弃疾者。然仅得稼轩糟粕，既不沉郁，又多支蔓。词之衰，刘、蒋为之也。板桥郑燮论词云：“少年学秦、柳，中年学苏苏轼、辛辛弃疾，老年学刘、蒋。”《词钞自序》真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柒捌】改之刘过全学稼轩辛弃疾皮毛，不则即为《沁园春》等调。淫词亵语，污秽词坛。即以艳体论，亦是下品。盖叫嚣淫冶，两失之矣。

【柒玖】竹山蒋捷词外强中干，细看来尚不及改之。竹垞朱彝尊《词综》推为南宋一家，且谓其源出白石姜夔，欺人之论，吾所不取。

【捌〇】竹山蒋捷词，多不接处。如《贺新郎》“渺渺啼鸦了”云“竹几一灯人做梦”，可称警句。下接云“嘶马谁行古道”，合上下文观之，不解所谓。即云托诸梦境，无源可寻，亦似接不接。下云：“起搔首、窥星多少。”盖言梦醒。下云：“月有微黄，篱无影。”又是警句。下接云：“挂牵牛数朵青花小，秋太淡、添红枣。”此三句，无味之极，与通首词意，均不融洽。所谓外强中乾也。古人脱接处，不接而接也，竹山不接处，乃真不接也。大抵刘刘过、蒋之词，未尝无笔力，而理法气度，全不讲究。是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所祖，乃词中左道。有志复古者，当挥之门外也。

【捌壹】张安国张孝祥词，热肠郁思，可想见其为人。刘后村刘克庄则感激豪宕，其词与安国相伯仲，去稼轩辛弃疾虽远，正不必让刘、蒋。世人多好推刘刘过、蒋蒋捷，直以为稼轩辛弃疾后劲，何耶？

【捌贰】黄思宪当作黄师宪，即黄公度《知稼翁词》，气和音雅，得味外味。人品既高，词理亦胜。《宋六十一家词选》中载其小令数篇，洵《风》、《雅》之正声，温温庭筠、韦韦庄之真脉也。余最爱其《菩萨蛮》云：“高楼目断南宋翼。玉人依旧无消息。愁绪促眉端。不随衣带宽。　萋萋天外草。何处春归早。无语凭阑干。竹声生暮寒。”时“公在泉幕，有怀汪彦章，以当路多忌，故托玉人以见意”。又

《卜算子》云："寒透小窗纱，漏断人初醒。悲翠屏间拾落钗，背立残釭影。　　欲去更踟蹰，离恨终难整。陇首流泉不忍闻，月落双溪冷。"时公赴召，道过延平，有歌妓追论旧事，即席赋此。远韵深情，无穷幽怨。

【捌叁】知稼翁以与赵鼎善，为秦桧所忌，至窜之岭南。其《眼儿媚》梅调，和傅参议韵云："一枝雪里冷光浮，空自许清流。如今憔悴，蛮烟瘴雨，谁肯寻搜。　　昔年曾共孤芳醉，争插玉钗头。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酒相酬。"情见乎词矣，而措语未尝不忠厚。

【捌肆】放翁陆游词亦为当时所推重，几欲与稼轩辛弃疾颉颃。然粗而不精，枝而不理，去稼轩甚远。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

【捌伍】放翁陆游词惟《鹊桥仙》夜闻杜鹃一章，借物寓言，较他作为合乎古。然以东坡苏轼《卜算子》雁"缺月挂疏桐"较之，相去殆不可道里计矣。

白雨斋词话卷二

【壹】姜尧章姜夔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周邦彦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诸人，未易接武。

【贰】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姜夔目击心伤，多于词中寄其感慨。不独《暗香》“旧时月色”、《疏影》“苔枝缀玉”二章，发二帝之幽愤，伤在位之无人也。特其感慨全在虚处，无迹象可寻，人自不察耳。

【叁】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若王子文王埜之《西河》“天下事”，曹西士曹豳之和作“今日事”，陈经国之《沁园春》“谁使神州”，方巨山方岳之《满江红》“且问黄花”、《水调歌头》“秋雨一何碧”，李秋田“李演”之《贺新凉》“笛叫东风起”等类，慷慨发越，终病浅显。南宋词人，感时伤事，缠绵温厚者，无过碧山王沂孙，次则白石。白石郁处不及碧山，而清虚过之。

【肆】白石姜夔词以清虚为体，而时有阴冷处，格调最高。沈伯时沈义父讥其生硬，不知白石者也。黄叔暘黄昇叹为美成周邦彦所不及，亦漫为可否者也。惟赵子固赵孟坚云“白石词家之申、韩也”，真刺骨语。

【伍】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各有至处，不必过为轩轾。顿挫之妙，理法之精，千古词宗，自属美成。而气体之超妙，则白石独有千古，美成亦不能至。

【陆】美成周邦彦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白石姜夔则如白云在空，随风变灭。所谓各有独至处。

【柒】白石姜夔《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过扬州“淮左名都”云：“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数语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亦无此韵味。

【捌】白石姜夔长调之妙，冠绝南宋，短章亦有不可及者。如《点绛唇》丁未过吴淞作“燕雁无心”一阕，通首只写眼前景物。至结处云：“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感时伤事，只用“今何许”三字提唱。“凭栏怀古”下，仅以“残柳”五字咏叹了之。无穷哀感，都在虚处。令读者吊古伤今，不能自止，洵推绝调。

【玖】白石姜夔《齐天乐》一阕“庾郎先自吟《愁赋》”，全篇皆写怨情。独后半云：“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是为入妙。用笔亦别有神味，难以言传。

【壹〇】白石姜夔《湘月》“五湖旧约”云：“暗柳萧萧，飞星冉冉，

夜久知秋冷。”写夜景高绝。点缀之工，意味之永，他手亦不能到。

【壹壹】白石姜夔词，如“无奈苕溪月，又唤我、扁舟东下”《探春慢》“衰草愁烟”，又“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闹红一舸”，又“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同上等语，是开玉田张炎一派。在白石集中，只算隽句，尚非夐高之境。

【壹贰】白石姜夔《石湖仙》“松江烟浦”一阕，自是有感而作，词亦超妙入神。惟“玉友金蕉，玉人金缕”八字，鄙俚纤俗，与通篇不类。正如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愈觉俗不可耐。

【壹叁】白石姜夔《翠楼吟》武昌安远楼成“月冷龙沙”后半阕云：“此地宜有神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一纵一操，笔如游龙，意味深厚，是白石最高之作。此词应有所刺，特不敢穿凿求之。

【壹肆】竹屋高观国、梅溪史达祖并称，竹屋不及梅溪远矣。梅溪全祖清真周邦彦，高者几于具体而微。论其身骨，犹出梦窗吴文英之右。

【壹伍】彭骏孙彭孙遹云：“南宋词人，如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竹屋高观国、梦窗吴文英、竹山蒋捷诸家之中，当以史邦卿史达祖为第一。昔人称其分镳清真周邦彦，平睨方回贺铸，纷纷三变行辈，不足比数，非虚言也。”见《金粟词话》。此论推扬太过，不当其实。三变行

辈，信不足数。然同时如东坡苏轼、少游秦观，岂梅溪所能压倒？至以竹屋、竹山与之并列，是又浅视梅溪。大约南宋词人，自以白石、碧山王沂孙为冠，梅溪次之，梦窗、玉田张炎又次之，西麓陈允平又次之，草窗周密又次之，竹屋又次之，竹山虽不论可也。然则梅溪虽佳，亦何能超越白石，而与清真抗哉！

【壹陆】梅溪史达祖《东风第一枝》立春"草脚愁苏"，精妙处竟是清真周邦彦高吴激境。张玉田张炎云："不独措词精粹，又且见时节风物之感。"乃深知梅溪者。余尝谓白石姜夔、梅溪皆祖清真，白石化矣，梅溪或稍逊焉。然高者亦未尝不化，如此篇是也。

【壹柒】梅溪史达祖词，如："碧袖一声歌，石城怨、西风随去。沧波荡晚，菰蒲弄秋，还重到断魂处。"《湘江静》"暮草堆青云侵浦"沉郁之至。又"三年梦冷，孤吟意短，屡烟钟津鼓。屐齿厌登临，移橙后，几番凉雨。"同上亦居然美成周邦彦复生。又《临江仙》"倦客如今老矣"结句云："枉教装得旧时多。向来箫鼓地，曾见柳婆娑。"慷慨生哀，极悲极郁。较"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绮罗春》"做冷欺花"之句，尤为沉至。此种境界，却是梅溪独绝处。

【壹捌】梅溪史达祖《玉蝴蝶》"晚来未催宫树"云："一笛当楼，谢娘悬泪立风前。"幽怨似少游秦观，清切如美成周邦彦，合而化矣。

【壹玖】竹屋高观国词最隽快，然亦有含蓄处。抗行梅溪史达祖则不可，要非竹山蒋捷所及。

【贰〇】竹屋高观国“春风吹绿湖边草”《菩萨蛮》一章，纯用比意，为集中最纯正最深婉之作。他如《贺新郎》梅“月冷霜袍拥”之“开遍西湖春意烂，算群花、正作江山梦。吟思怯，暮云重。”此类不过聪俊语耳，无关大雅。

【贰壹】陈唐卿陈造云：“竹屋高观国、梅溪史达祖词，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亦未及也。”此论殊谬。夫梅溪求为少游、美成而不足者，竹屋则去之愈远，乌得谓周周邦彦、秦秦观所不及？且作词只论是非，何论人道与不道？若不观全体，不究本原，徒取一二聪明新巧语，遂叹为少游、美成所不能及，是亦妄人也已矣！

【贰贰】梦窗吴文英在南宋，自推大家。惟千古论梦窗者，多失之诬。尹惟晓尹焕云：“求词于吾宋，前有清真周邦彦，后有梦窗，此非予之言，四海之公言也。”为此论者，不知置东坡苏轼、少游秦观、方回贺铸、白石姜夔等于何地？沈伯时沈义父云：“梦窗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其实梦窗才情超逸，何尝沉晦？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沉郁之意，所以异于刘、蒋辈，乌得转以此为梦窗病？至张叔夏张炎云：“吴梦窗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此论亦余所未解。窃谓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以诗而论，如太白李白“牛渚西江夜”《夜泊牛渚怀古》一篇，却合此境，词惟东坡《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近之。若《梦窗词》，合观通篇，固多警策，即分摘数语，亦自入妙，何尝不成片段耶？总之，梦窗之妙，在超逸中见沉郁，不及碧山王沂孙、梅溪史达祖之厚，而才气较胜。

【贰叁】张皋文张惠言《词选》，独不收梦窗吴文英词，以苏苏轼、辛辛弃疾为正声，却有巨识。而以梦窗与耆卿柳永、山谷黄庭坚、改之刘过辈同列，不知梦窗者也。至董氏《续词选》，只取梦窗《唐多令》“何处合成愁”、《忆旧游》“送人犹未苦”两篇，此二篇绝非梦窗高诣。《唐多令》一篇，几于油腔滑调，在梦窗集中，最属下乘。《续选》独取此两篇，岂故收其下者，以实皋文之言耶？董毅为皋文外孙。谬矣。

【贰肆】梦窗吴文英《高阳台》落梅“宫粉雕痕”一篇，既幽怨，又清虚，几欲突过中仙王沂孙咏物诸篇，是集中最高之作，《词选》何以不录？

【贰伍】梦窗吴文英精于造句，超逸处则仙骨珊珊，洗脱凡艳；幽索处，则孤怀耿耿，别缔古欢。如《高阳台》落梅云：“宫粉雕痕，仙云堕影，无人野水荒湾。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南楼不恨吹横笛，恨晓风、千里关山。半飘零，庭上黄昏，月冷阑干。”又云：“细雨归鸿，孤山无限春寒。”《瑞鹤仙》“泪荷抛碎碧”云：“怨柳凄花，似曾相识。西风破屐林下路，水边石。”《祝英台近》除夜立春云：“剪红情，裁绿意，花信上钗股。残日东风，不放岁华去。”又春日客龟溪游废园“采幽香”云：“绿暗长亭，归梦趁风絮。”《水龙吟》惠山泉云：“艳阳不到青山，淡烟冷翠成秋苑。”《满江红》淀山湖“云气楼台”云：“对两蛾犹锁，怨绿烟中。秋色未教飞尽雁，夕阳长是坠疏钟。”《点绛唇》试灯夜初晴“卷尽愁云”云：“情如水。小楼薰被，春梦笙歌里。”又“时霎清

明”云：“征衫贮。旧寒一缕，泪湿风帘絮。”《莺啼序》“残红正欺病酒”云：“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八声甘州》游灵岩“渺空烟四远”云：“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又云：“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俱能超妙入神。

【贰陆】梦窗吴文英“赋女髑髅”调《思佳客》云：“钗燕拢云睡起时。隔墙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妆台画，细雨三更花欲飞。　　情轻爱别旧相知。断肠青冢几斜晖。乱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又“题华山女道士扇”调《蝶恋花》云：“北斗秋横云髻影。莺羽衣轻，腰减青丝剩。俗字俗句。一曲游山闻玉磬。月华深处人初定。　　十二阑干和笑凭。风露生寒，人在莲花顶。睡重不知残酒醒。层城几度啼鸦暝。”又“题藕花洲尼扇”调《醉落魄》云：“春温红玉。纤衣学剪娇鸦绿。夜香烧短银屏烛。偷掷金钱，重把寸心卜。此三句亦平常浅热意，虽非恶劣，究属疲庸，不谓梦窗蹈之。　　翠深不碍鸳鸯宿。采菱谁记当时曲。青山南畔红云北。一叶波心，明灭淡装束。”此类命题，皆不大雅。金应珪抉词中三蔽，似此亦在俚词之列，故为皋文张惠言所不取。然用意造句，仙思鬼境，两穷其妙。余录入《闲情集》中，不忍没古人之美也。

【贰柒】梦窗吴文英《金缕曲》陪履斋先生沧浪看梅“乔木生云气”云：“华表月明归夜鹤，问当时花竹今如此。枝上露，溅清泪。”后叠云：“此心与东君同意。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怀此恨，寄残醉。”感慨身世，激烈语偏说得温婉，境地最高。若文及翁之“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贺新郎》“一勺西湖水”，不免有张眉怒目之态。

【贰捌】陈西麓陈允平词和平婉雅，词中正轨。张叔夏张炎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近代陈西麓陈允平所作，平正亦有佳者。”见《词源》卷下夫平正则难见其佳，平正而有佳者，乃真佳也。求之于诗，《十九首》后，其惟陶渊明乎？词惟西麓近之。有志于古者，三复西麓词，一切流荡忘反之失，不化而化矣。

【贰玖】西麓陈允平词在中仙王沂孙、梦窗吴文英之间。沉郁不及碧山王沂孙，而时有清超处；超逸不及梦窗，而婉雅犹过之。

【叁〇】西麓陈允平《八宝妆》起句云：“望远秋平。”起四字便耐人思，却似《日湖渔唱》词境，用作西麓陈允平全集赞语，亦无不可。

【叁壹】西麓陈允平《八宝妆》云：“琴心锦意暗懒，又争奈、西风吹恨醒。”其有感于为制置司参议官时乎？然不肯仕元之意，已决于此矣，正不必作激烈语。

【叁贰】西麓陈允平《绮罗香》秋雨“雁字沧寒”云：“滴入愁心，秋似玉楼人瘦。烟槛外，催落梧桐，带西风、乱梢鸳甃。”字字锤炼，却极和雅。又《酹江月》“霁空虹雨”云：“隔岸人家砧杵急，微寒先到帘钩。”又《玉楼春》“柳丝挽得春光住”云：“斜阳一片水边楼，红叶满天江上路。”又《蝶恋花》柳“谢了梨花寒食后”云：“寂寞情怀如中酒。攀条恨结东风手。”又云：“怅望章台愁转首。画栏十二东风旧。”俱耐人玩

味。

【叁叁】西麓陈允平亦是取法清真周邦彦，集中和美成周邦彦者十有二三，想见服膺之意。特面目全别，此所谓脱胎法。

【叁肆】西麓陈允平西湖十咏，多感时之语，时时寄托，忠厚和平，真可亚于中仙王沂孙，下视草窗周密十阕，直不足比数矣。如《探春》苏堤春晓“上苑乌啼”云：“搔首卷帘看，认何处六桥烟柳。”《秋霁》平湖秋月“千顷玻璃”云：“对西风凭谁问取，人间那得有今夕。应笑广寒宫殿窄。露冷烟淡，还看数点残星，两行新雁，倚楼横笛。”《扫花游》雷峰夕照云“数峰蘸碧”：“可惜流年，付与朝钟暮鼓。”《蓦山溪》花港观鱼“春波浮绿”云：“宫沟泉滑，怕有题红句。钩饵已忘机，都付与人间儿女。濠梁兴在，鸥鹭笑人痴，三湘梦，五湖心，云水苍茫处。”《齐天乐》南屏晚钟“赤栏桥畔斜阳外”云：“御苑烟花，宫斜露草，几度西风弹指。”似此之类，皆令人思。读之既久，其味弥长。诸词作于景定癸亥岁，阅十馀年宋亡矣。“三湘梦”三句，推开说，先生其有遗世之心乎？

【叁伍】周公瑾周密词刻意学清真周邦彦，句法字法，居然合拍，惟气体究去清真已远。其高者可步武梅溪史达祖，次亦平视竹屋高观国。

【叁陆】公瑾周密《木兰花慢》西湖十景十章，不过无谓游词耳，《蓉塘诗话》独赏之，何也？

【叁柒】公瑾周密《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一阕，苍茫感慨，情见乎词，当为草窗周密集中压卷，虽使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为之，亦无以过，惜不多观耳。词云：“步深幽。正云黄天淡，雪意未全休。鉴曲寒沙，茂林烟草，俯仰今古悠悠。岁华晚、飘零渐远，谁念我、同载五湖舟。磴古松斜，崖阴苔老，一片清愁。　　回首天涯归梦，几魂飞西浦，泪洒东州。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最负他、秦鬟妆镜，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共赋销忧。”

【叁捌】公瑾周密《献仙音》吊雪香亭梅“松雪飘寒”云：“一片古今愁，但废绿、平烟空远。无语消魂，对斜阳衰草泪满。又西泠残笛，低送数声春怨。”即杜诗“回首可怜歌舞地”《秋兴》之意。以词发之，更觉凄惋。《水龙吟》白莲“素鸾飞下青冥”云：“擎露盘深，忆君凉夜，暗倾铅水。想鸳鸯、正结梨云好梦，西风冷，还惊起。”词意兼胜，似此亦居然碧山王沂孙矣。

【叁玖】草窗周密《绝妙好词》之选，并不能强人意，当是局于一时闻见，即行采人，未窥各人全豹耳。不得以草窗所辑，一概尊之。纪文达纪昀立论，好是古非今。《绝妙好词》一编，叹为篇篇皆善，未免以耳代目。且如殷璠所选《河岳英灵集》，以唐人选唐诗，而庸陋谬妄，不可言状，文达亦赏之，尤属不解。

【肆〇】王碧山王沂孙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曹植、杜子美杜甫也。

词人有此，庶几无憾。

【肆壹】南宋词家，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纯乎纯者也。梅溪史达祖、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辈，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也。

【肆贰】词法之密，无过清真周邦彦；词格之高，无过白石姜夔；词味之厚，无过碧山王沂孙。词坛三绝也。

【肆叁】诗有诗品，词有词品。碧山王沂孙词性情和厚，学力精深。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论其词品，已臻绝顶，古今不可无一，不能有二。

【肆肆】白石姜夔词雅矣正矣，沉郁顿挫矣。然以碧山王沂孙较之，觉白石犹有未能免俗处。

【肆伍】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免于俚耳。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王沂孙。

【肆陆】碧山王沂孙词观其全体，固自高绝，即于一字一句间求之，亦无不工雅；琼枝寸寸玉，旃檀片片香。吾于词见碧山矣，于诗则未有所遇也。

【肆柒】看来碧山王沂孙为词，只是忠爱之忱，发于不容已，并无刻意争奇之意，而人自莫及，此其所以为高。

【肆捌】《词选》云："碧山王沂孙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自是确论。读碧山词者，不得不兼时势言之，亦是定理。或谓不宜附会穿凿，此特老生常谈，知其一不知其二。古人诗词有不容凿者，有必须考镜者，明眼人自能辨之。否则徒为大言欺人，彼方自谓识超，吾则笑其未解。

【肆玖】碧山王沂孙咏物诸篇，固是君国之忧。时时寄托，却无一笔犯复，字字贴切故也。就题论题，亦觉踌躇满志。

【伍〇】碧山王沂孙"天香"《龙涎香》"孤峤蟠烟"一阕，庄希祖庄棫云："此词应为谢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论正合余意。惟后叠云："荀令如今渐老，总忘却尊前旧风味。"必有所兴。但不知其何所指。读者各以意会可也。

【伍壹】碧山王沂孙《南浦》春水"柳下碧粼粼"云："帘影蘸楼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蘋花怨》。"寄慨处，清丽纡徐，斯为雅正。又《庆宫春》水仙"明玉擎金"云："岁华相误，记前度湘皋怨别。哀弦重听，都是凄凉，未须弹彻。"后叠云："国香到此谁怜，烟冷沙昏，顿成愁绝。"结云："试招仙魄，怕今夜、瑶簪冻折。携

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凄凉哀怨，其为王清惠作乎。又《无闷》雪意“阴积龙荒”后半阕云：“清致。悄无似。有照水南枝，已挽春意。误几度凭栏，莫愁凝睇。应是梨云梦好，未肯放、东风来人世。待翠管、吹破苍茫，看取玉壶天地。”无限怨情，出以浑厚之笔。惟南枝句中含讥刺，当指文溪文天球、松雪赵孟頫辈。

【伍贰】碧山王沂孙《眉妩》、《高阳台》、《庆清朝》三篇，古今绝构。《词选》取之，确有特识。《眉妩》新月云：“渐新痕悬柳，淡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词选》云：“此喜君有恢复之志，而惜无贤臣也。”《高阳台》“残雪庭除”《词选》云：“此题应是梅花。”后半阕云：“江南自是离愁若，况游骢古道，归雁平沙。怎得银笺，殷勤与说年华。如今处处生芳草，纵凭高、不见天涯。更消他、几度东风，几度飞花。”《词选》云：“此伤君臣晏安，不思国耻，天下将亡也。”《庆清朝》榴花“玉局残歌”后半阕云：“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西风后，尚馀数点，还胜春浓。”《词选》云：“此言乱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热肠，无穷哀感。小雅怨诽不乱，诸词有焉。以视白石姜夔之《暗香》、《疏影》，亦有过之无不及。词至是，乃蔑以加矣。

【伍叁】碧山王沂孙《水龙吟》诸篇，感慨沉至。咏牡丹“晓寒慵揭

珠帘”云：“自真妃舞罢，谪仙赋后，繁华梦，如流水。”咏海棠“此间无此娉婷”云：“叹黄州一梦，燕宫绝笔，无人解，看花意。”感寓中出以《骚》、《雅》之笔，入人自深。咏白莲“翠云遥拥环妃”云：“太液荒寒，海山依约，断魂何许。”又云：“三十六陂烟雨。旧凄凉、向谁堪诉。如今漫说仙姿自洁，芳心更苦。”写出幽贞，意者亦指清惠乎？咏落叶“晓霜初著青林”云：“渭水风生，洞庭波起，几番秋杪。想重崖半没，千峰尽出，山中路，无人到。”笔意幽冷，寒芒刺骨。其有慨于崖山乎。

【伍肆】碧山王沂孙《齐天乐》诸阕，哀怨无穷，都归忠厚，是词中最上乘。咏萤“碧痕初化池塘草”云：“汉苑飘苔，秦陵坠叶，千古凄凉不尽，何人为省。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咏叹苍茫，深人无浅语。“隔水”二句，意者其指帝昺乎？咏蝉“绿槐千村西窗悄”首章云：“短梦深宫，向人犹自诉憔悴。”言中有物，其指全太后祝发为尼事乎？后叠云：“病叶难留，纤柯易老，空忆斜阳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绝馀音，尚遗枯蜕。鬓影参差，断魂清镜里。”意境虽深，然所指却了然在目。次章起句云：“一襟馀恨宫魂断。”下云：“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合上章观之，此当指王照仪改装女冠。后叠云：“铜仙铅泪如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馀音更苦。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字字凄断，却浑雅不激烈。“馀音”数语，或有感于“太液芙蓉”一阕乎？

【伍伍】碧山王沂孙“赠秋崖道人西归”调《齐天乐》云：“冷烟残水山阴道，家家拥门黄叶。”一起令人魂销。又云：“换尽秋芳，想渠西子更愁绝。”亦不堪多诵。后叠云：“短褐临流，幽怀倚石，山色重逢都

别。”《黍离》、《麦秀》之悲。“山色”六字，凄绝警绝。觉“国破山河在”杜甫《春望》犹浅语也。下云：“江云冻折。算只有梅花，尚堪攀折。”此亦必有所指，骨韵高绝。玉田张炎感伤处，亦自雅正，总不及碧山之厚。

【伍陆】读碧山王沂孙词，须息心静气，沉吟数过，其味乃出。心粗气浮者，必不许读碧山词。

【伍柒】碧山王沂孙“洗芳林、夜来风雨”《摸鱼儿》一阕，《花外集》中惟此篇最疏快。风骨稍低，情词却妙。

【伍捌】碧山王沂孙《八六子》“扫芳林”云：“漫淡却蛾眉，晨妆慵扫，宝钗虫散，绣衾鸾破。当时暗水和云泛酒，空山留月听琴。料如今、门前数重翠阴。”宛雅幽怨，殊耐人思。又《一萼红》赤城山中题梅花卷“玉婵娟”云：“疏萼无香，柔条独秀，应恨流落人间。”后半云：“重省嫩寒清晓，过断桥流水，问讯孤山。冰骨微销，尘衣不浣，相见还误轻攀。未须讶、东南倦客，掩铅泪、看了又重看。故国吴天树老，雨过风残。”身世之感，君国之恨，一一可见。《疏影》梅“琼妃卧月”云：“篱根分破东风恨，又梦入水孤云阔。”后叠云：“几度黄昏，忽到窗前。重想故人初别。苍虬欲卷涟漪去，漫蜕却、连环香骨。”《高阳台》“残萼梅酸”云：“屡卜佳期，无凭却怨金钱。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幽情苦绪，味之弥永。

【伍玖】“翠华不向苑中来。可是年年惜露台。水际春风寒漠漠，官梅却作野梅开。”《游园咏》高似孙过聚景园诗也。可谓凄怨。碧山王沂孙《法曲献仙音》聚景亭梅次草窗韵云：“层绿峨峨，纤琼皎皎，倒压波痕清浅。过眼年华，动人幽意，相逢几番春换。记唤酒寻芳处，盈盈褪妆晚。　　已销黯。况凄凉、近来离思，应忘却、明月夜深归辇。荏苒一枝春，恨东风、人似天远。纵有残花洒，洒征衣铅泪都满。但殷勤折取，自遣一襟幽怨。”较高诗更觉凄婉。

【陆〇】碧山王沂孙《花犯》苔梅“古婵娟”云：“三花两花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云卧稳，蓝衣正、护春憔悴。罗浮梦，半蟾挂晓，么凤冷，山中人乍起。”笔意幽索，得屈、宋遗意。

【陆壹】少陵杜甫每饭不忘君国，碧山王沂孙亦然。然两人负质不同，所处时势又不同。少陵负沉雄博大之才，正值唐室中兴之际，故其为诗也悲以壮。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也哀以思。推而至于《国风》、《离骚》，则一也。

【陆贰】碧山王沂孙《望梅》“画阑人寂”云：“剪玉裁冰，已占断江南春色。恨风前素艳，雪里暗香，偶成抛掷。”寄慨往事，必有所指。后半云：“如今眼穿故国，待拈花弄蕊，时话思忆。想陇头依约飘零，甚千里芳心，杳无消息。粉怯珠愁，又只恐吹残羌笛。正斜飞、半窗晓月，梦回陇驿。”惓惓故国忠爱之心，油然感人，作少陵杜甫诗读可也。

【陆叁】词法莫密于清真周邦彦，词理莫深于少游秦观，词笔莫超于白石姜夔，词品莫高于碧山王沂孙，皆圣于词者。而少游时有俚语，清真、白石间亦不免，至碧山王沂孙乃一归雅正。后之为词者，首当服膺勿失。一切游词滥语，自无从犯其笔端。

【陆肆】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否则以为诗之馀事，游戏之为耳。必读碧山王沂孙词，乃知词所以补诗之阙，非诗之馀也。

【陆伍】草窗周密与碧山王沂孙相交最久，然《绝妙好词》中所选碧山诸篇，大半皆碧山次乘，特有负于碧山。

【陆陆】张玉田张炎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故诵之者多。至谓可与白石姜夔老仙相鼓吹。仇仁近仇远语。惟精警处多，沉厚处少，自是雅音，尚非白石姜夔之匹。

【陆柒】玉田张炎词感伤时事，与碧山王沂孙同一机轴，只是沉厚不及碧山。

【陆捌】玉田张炎以“春水”《南浦》“波暖绿粼粼”一词得名，用冠词集之首。此词深情绵邈，意馀于言，自是佳作。然尚非乐笑翁张炎压卷，知音者审之。

【陆玖】两宋词人，玉田张炎多所议论，其所自著，亦可收南宋之终。沉厚微逊碧山王沂孙，其高者颇有姜白石姜夔意趣，后遂鲜有知音矣。

【柒〇】玉田张炎工于造句，每令人拍案叫绝。如《忆旧游》大都长春宫“看方壶拥翠”云：“古台半压琪树，引袖拂寒星。”结云：“鹤衣散影都是云。”《壶中天》夜渡古黄河“扬舲万里”云：“扣舷歌断，海蟾飞上孤白。”《渡江云》山阴久客寄王菊存“山空天入海”云：“山空天入海，倚楼望极，风急暮潮初。”《湘月》山阴道中“行行且止”云：“疏风迎面，湿衣原是空翠。”《清平乐》“候蛩凄断”云：“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甘州》饶沈克道并寄赵学舟“记玉关”云：“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后叠云：“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又前调饶草窗西归“记天风”云：“料瘦筇归后，闲锁北山云。”《台城路》为湖天赋“扁舟忽过芦花浦”云：“夜气浮山，晴晖荡目，无寻秋处。”又前调寄太白山人陈又新“”薛涛笺上相思字云：“虚沙动月，叹千里悲歌，唾壶敲缺。”后叠云：“回潮似咽。送一点愁心，故人天末。江影沉沉，夜凉鸥梦阔。”《长亭怨》饯菊泉“记横笛”云：“记横笛玉关高处。万叠沙寒，雪深无路。”《西子妆》江上“”白浪摇天云：“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结云：“漫依依，愁落鹃声万里。”又《忆旧游》寄友“记琼筵卜夜”云：“一叶红心冷，望美人不见，隔浦难招。旧时认得鸥鹭，重过月明桥。”又前调登蓬莱阁“问蓬莱何处”云：“海日生残夜，看卧龙和梦，飞入秋冥。还听水声东去，山冷不生云。”此类皆精警无匹，然不及碧山王沂孙处正在此。盖碧山已几于浑化，并无惊奇可喜之句，令人叹赏。所以为高，所以为大。

【柒壹】玉田张炎《迈陂塘》“爱吾庐”后半阕云：“休重省。莫问山中秦晋。桃源今度难认。林间却是长生路，一笑元非捷径。深更静。待散发吹箫，鹤背天风冷。凭高露饮。正碧落尘空，光摇半壁，月在万松顶。”沉郁以清超出之，飘飘有凌云之意。冲厚虽不及碧山王沂孙，然自出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上。

【柒贰】玉田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一章，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王沂孙如出一手，乐笑翁张炎集中亦不多觏。词云：“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冷，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柒叁】玉田张炎《长亭怨》钱菊泉“记横笛”后半阕云：“同去。钓珊瑚海树。底事便成行旅。烟迷断浦。更几点、恋人飞絮。如今又、京国寻春，定应被、薇花留住。且莫把孤愁，说与当时歌舞。”时菊泉将复之蓟北，数语微而多讽。结二语自明其不仕之志，似此亦不让碧山王沂孙。

【柒肆】玉田张炎《三姝媚》送舒亦山“苍潭枯海树”云：“贺监犹存，还散迹、千岩风露。”君国恨，离别感，言外自见。又云：“莫趁江湖鸥鹭。怕太乙炉烟，暗销铅虎。”又云：“布袜青鞋，休误入、桃源深处。”语带箴规，耐人寻味，便似中仙王沂孙最高之作。大抵读玉田词者，贵取其沉郁处。徒赏其一字一句之工，遂惊叹欲绝，特失玉田矣。

【柒伍】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多感时之语，本原相同，而用笔互异。碧山沉郁处多，超脱处少，玉田反是。终以沉郁为胜。

【柒陆】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同时并出，人品亦不甚相远。四家之词，沉郁至碧山止矣。而玉田之超逸，西麓之淡雅，亦各出其长以争胜。要皆以忠厚为主，故足感发人之性情。草窗虽工词，而感寓不及三家之正。本原一薄，结构虽工，终非正声也。

【柒柒】当时草窗周密盛负词名，玉田张炎次之，碧山王沂孙、西麓陈允平名则不逮。即后世知之者，亦不过数人，然千载下自有定论。一时得失，何足重轻。

【柒捌】李篔房李彭老《木兰花慢》送客“折秦淮露柳”云：“吟边唤回梦蝶，想故山、薇长已多年。”后叠云：“留连漫听燕语，便江湖、夜雨隔灯前。”此词绝有感慨。《绝妙好词》中失载，见公谨周密《浩然斋雅谈》。

【柒玖】葛长庚词一片热肠，不作闲散语，特见其高。其《贺新郎》诸阕，意极缠绵，语极俊爽，可以步武稼轩辛弃疾，远出竹山蒋捷之右。

【捌〇】李易安李清照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从淮海秦观、大晟周邦彦来，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

【捌壹】易安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一阕，连下十四叠字，张正夫张端义叹为公孙大娘舞剑手，且谓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见《贵耳集》。然此不过奇笔耳，并非高调。张氏赏之，所见亦浅。又“宠柳娇花”之句，黄叔暘黄昇叹为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语殊病纤巧，黄氏赏之亦谬。宋人论词，且多左道，何怪后世纷纷哉！

【捌贰】易安李清照佳句，如《一剪梅》起七字云：“红藕香残玉簟秋。”精秀特绝，真不食人间烟火者。

【捌叁】易安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后半阕云：“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又凄婉，又劲直。观此益信易安无再适张汝舟事，即风人“岂不尔思”《诗经·东门之墠》、“畏人之多言”《诗经·将仲子》意也。投綦公一《启》，后人伪撰以诬易安耳。

【捌肆】易安李清照《卖花声》云：“帘外五更风。吹梦无踪。画楼重上与谁同？记得玉钗斜拨火，宝篆成空。　　回首紫金峰。雨润烟浓。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凄艳不忍卒读，其为德父作乎。

【捌伍】朱晦庵朱熹谓，宋代妇人能文者，惟魏夫人曾布妻及李易安李清照二人而已。魏夫人词笔颇有操迈处，虽非易安之敌，然亦未易才也。

【捌伍】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李清照，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如“年年玉镜台”《生查子》及“春已半”《谒金门》等篇，殊不让和凝、李珣辈，惟骨韵不高，可称小品。

白雨斋词话卷三

【壹】金代词人，自以吴彦高吴激为冠，能于感慨中饶伊郁，不独组织之工也。同时尚吴吴激、蔡蔡松年体，然伯坚蔡松年非彦高吴激匹。

【贰】陶九成陶宗仪云："近世所谓大曲，苏小小《蝶恋花》当为《减字木兰花》"别离情绪"、苏东坡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晏叔原晏幾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柳耆卿柳永《雨零铃》"寒蝉凄切"、辛稼轩辛弃疾《摸鱼子》"更能消"、吴彦高吴激《春草碧》"几番风雨西城陌"，当为完颜璹词、蔡伯坚蔡松年《石州慢》"云海蓬莱"、张子野张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朱淑真《生查子》"去年元夜时"、邓千江《望海潮》"云雷天堑"。"按：其中惟稼轩《摸鱼子》一篇为古今杰作，叔原《鹧鸪天》为艳体中极致，馀亦泛，不知当时何以并重如此。余独爱彦高吴激《人月圆》宴张侍御家有感云："南朝千古伤心地，还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入人家。恍然在遇，天姿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数。洪景卢云："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作词记之，闻者挥涕。"《中州乐府》云："彦高赋此时，宇文叔通亦赋《念奴娇》，先成，而颇近鄙俚，及见彦高作，茫然自失。是后人有求作乐府者，叔通即批云：'吴郎近以乐府名天下，可往求之。'"

【叁】金词于彦高吴激外，不得不推遗山元好问。遗山词刻意争奇

求胜，亦有可观。然纵横超逸，既不能为苏苏轼、辛辛弃疾，骚雅清虚，复不能为姜姜夔、史史达祖。于此道可称别调，非正声也。

【肆】元代尚曲，曲愈工而词愈晦。周周邦彦、秦秦观、姜姜夔、史史达祖之风，不可复见矣。

【伍】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张仲举张翥规模南宋，为一代正声。高者在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之间，而真气稍逊。

【陆】仲举张翥词树骨甚高，寓意亦远。元词之不亡者，赖有仲举耳。然欲求一篇如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之沉厚，则不可得矣。

【柒】仲举张翥《绮罗香》雨中舟次洹上"燕子梁深"云："水阁云窗，总是惯曾经处。曾信有客里关河，又怎禁夜深风雨。"此则刻意为白石姜夔，冲味微减，姿态却饶。又《水龙吟》蓼花"芙蓉老去残妆"云："瘦苇黄边，疏蘋白外，满汀烟穗。""黄边"、"白外"四字，亦新奇。又云："船窗雨后，数枝低入，香零粉碎。不见当年，秦淮花月，竹西歌吹。"系以感慨，意增便厚，"船窗"数语亦是画所不到。但看来已是元词，去宋人已远。

【捌】虞道园虞集词笔颇健，似出仲举张翥之右。然所作寥寥，规模未定，不能接武南宋诸家。惟"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风入松》"画堂红袖倚清酣"二语，却有自然风韵。

【玖】倪元镇倪瓒《人月圆》云：“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风流悲壮，南宋诸巨手为之亦无以过。词岂以时代限耶？

【壹〇】词至于明，而词亡矣。伯温刘基、季迪高启，已失古意。降至升庵杨慎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益难语于大雅。自马浩澜马洪、施浪仙施绍莘辈出，淫词秽语，无足置喙。明末陈人中陈子龙，能以秾艳之笔，传凄婉之神，在明代便算高手。然视国初诸老，已难同日而语，更何论唐宋哉。

【壹壹】伯温刘基《临江仙》“街鼓无声更漏咽”云：“镜中绿发渐无多。泪如霜后叶，摵摵下庭柯。”以开国元勋而作此衰感语，盖已兆胡惟庸之祸矣。

【壹贰】高季迪高启《沁园春》雁“木落时来”云：“陇塞间关，江湖冷落，莫恋遗粱犹在田。须高举、教弋人空慕，云海茫然。”托意高远。先生能言之，而终自不免，何耶？

【壹叁】用修杨慎小令，合者有五代人遗意，而时杂曲语，令读者短气。

【壹肆】陈卧子陈子龙《山花子》云："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采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又《江城子》"一帘病枕五更钟"后半阕云："楚宫吴苑草茸茸。恋芳丛。绕游蜂。料得来年，相见画屏中。人自伤心花自笑，凭燕子，骂东风。"亦绵邈凄恻。

【壹伍】叶小鸾词笔哀艳，不减朱淑真。求诸明代作者，尤不易觏也。

【壹陆】有明三百年中，习倚声者，不乏其人，然以沉郁顿挫四字绳之，竟无一篇满人意者，真不可解。

【壹柒】国初诸老，同时杰出，几欲上掩两宋，然才力有馀，沉厚不足。盖一代各有专长，宋词已成绝技，后世不能相加也。

【壹捌】国初多宗北宋，竹垞朱彝尊独取南宋，分虎李符、武曾李良年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梦窗吴文英、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苏轼、少游秦观、方回贺铸、美成周邦彦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周邦彦、秦秦观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

【壹玖】北宋去温温庭筠、韦韦庄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

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杜甫，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

【贰〇】吴梅村吴伟业词，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此亦身世之感使然。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丑奴儿近》“低头一霎风光变”等语，乃又一马浩澜马洪耳。

【贰壹】梅村吴伟业《如梦令》云：“误信鹊声枝上。几度楼头西望。薄幸不归来，愁杀石城风浪。无恙。无恙。牢记别时模样。”低回婉转中有怨情，不当作绮语读。次章云：“小阁焚香独坐。摵摵纸窗风破。女伴有谁来，管领春愁一个。无那。无那。斜压翠衾还卧。”此中亦见怨情，当与上章参看。

【贰贰】东坡苏轼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不能学，亦不必学。惟梅村吴伟业高者，有与老坡神亿处，可作此翁后劲。如《满江红》诸阕，颇为暗合。“松栝凌寒”、“满目山川”、“沽酒南徐”三篇，尤见笔意。即闲情之作，如《临江仙》逢旧“落拓江湖常载酒”结句云：“姑苏城外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哀艳而超脱，直是坡仙化境。迦陵陈维崧学苏苏轼、辛辛弃疾，毕竟不似。

【贰叁】《贺新郎》病中有感“万事催华发”一篇，梅村吴伟业绝笔也。悲感万端，自怨自艾。千载下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固与牧斋

钱谦益不同，亦与芝麓龚鼎孳辈有别。

【贰肆】梁棠村梁清标词尚秾艳，语必和平，自是福泽人声口，然论词未为高妙。

【贰伍】渔洋王士禛小令，能以风韵胜，仍是做七绝惯技耳。然自是大雅，但少沉郁顿挫之致。昔人谓渔洋词为诗掩抑，又过矣。

【贰陆】渔洋王士禛词含蓄有味，但不能沉厚。盖含蓄之意境浅，沉厚之根柢深也。彼力量薄者，每以含蓄为深厚，遂自谓效法北宋，亦吾所不取。

【贰柒】渔洋王士禛《偷声木兰花》春情寄白下故人“绿杨阴里秋千索”后半阕云：“方山亭下江南路。画桨凌波从此去。十四楼空。万叶千花泪眼中。”凄丽而古雅，惜不多觏。又《凤凰台上忆吹箫》和漱玉词云：“镜影圆冰，钗痕却月，日光又上楼头。正罗帏梦觉，红褪缃钩。睡眼初睊未起，梦里事、寻忆难休。人不见，便须含泪，强对残秋。　悠悠。断鸿南去，便潇湘千里，好为侬留。又斜阳声远，过尽西楼。颠倒相思难写，空望断、《南浦》双眸。伤心处、青山红树，万点新愁。”思深意苦，几欲驾易安李清照上之。《衍波集》中亦仅见此篇。

【贰捌】曹升六曹贞吉《珂雪词》，在国初诸老中，最为大雅。才

力不逮朱、陈，而取径较正。国朝不乏词家，《四库》独收珂雪，良有以也。

【贰玖】升六曹贞吉词，余最爱其《扫花游》春雪“元宵过也”一篇，如云：“一夜梅花，暗落西窗似雨。飘摇去，试问逐风，归倒何处。”又云：“拥断关山，知有离人独苦。漫凝伫。听寒城数声谯鼓。”绵雅幽细，斟酌于美成周邦彦、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公谨周密，而出之者。

【叁〇】容若纳兰性德《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余所赏者，惟《临江仙》寒柳“飞絮飞花何处是”第一阕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梦里蘼芜青一剪”、《酒泉子》谢却荼蘼一篇“谢却荼蘼”三篇耳，馀俱平衍。又《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温庭筠语，惜通篇不称。又《太常引》“晚来风起撼花铃”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警，然意境已落第二乘。

【叁壹】钱湘瑟钱芳标工为艳词，造语尤妙。如《忆少年》云：“小屏残烛，小窗残雨，小楼残梦。铢衣已烟散，只蘅芜香重。”雅丽语能入幽境，意味便永。然亦仅在皮毛上求深厚，非吾所谓深厚也。

【叁贰】丁飞涛丁鹏亦工为艳词，较周冰持周稚廉为和雅，然亦只是做得面子好，不足为词坛重也。

【叁叁】毛会侯毛际可《浣雪词》刻翠裁红，务求新颖，丁飞涛丁鹏之流亚也，总不免染《花间》、《草堂》陋习。

【叁肆】彭羡门彭孙遹词，意境较厚，但不甚沉着，仍是力量未足。

【叁伍】羡门彭孙遹词，长调、小令均有可观，而小令为胜。《忆王孙》寒食“梨云婀娜柳云斜”、《苏幕遮》娄江寄家信“柳花风”等篇，颇得北宋人遗韵。

【叁陆】吴薗次吴绮词，调和音雅，情态亦浓，词中小品也。竹垞朱彝尊谓其似陈西麓陈允平，亦漫为许与之论。

【叁柒】薗次吴绮小令亦不能脱《草堂》窠臼，长调间作壮浪语。如《满江红》醉吟“海上闲云”云：“髀肉晚销燕市马，乡心秋冷扬州鹤。”又云：“海上文章苏玉局，人间游戏东方朔。”薗次与迦陵陈维崧结异姓昆季，似此亦颇类迦陵陈维崧也。

【叁捌】西堂尤侗词曲擅名一时，然皆不见佳。力量既薄，意境亦浅，专恃一二聪明语，以为新奇独得之秘，不值有识者一笑。

【叁玖】西堂尤侗小令最不佳，除《浣溪沙》清明悼亡“陌生家家挂纸钱”、“少女长安歌踏青”两阕，及《菩萨蛮》病中有感第二阕见下条外，合者寥寥。长调稍可，壮语工于绮语也。

【肆〇】西堂尤侗《菩萨蛮》丁巳九月病中有感八章，源出温温庭筠、韦韦庄，身世兴衰之感，略见于此，而词意不免浅显。如“负负欲何言。饥来难叩门。”又“浓笑写官衔。排行无二三。”又“叹息返柴庐。当门立吏胥。”又“白发影婆娑。秋风鬼病多。”又“何物返魂丹。空囊无一钱。”又“何处度馀年。除非离恨天”等句，全失忠厚之旨。若暗含情事，而出以幽窈之思，浑雅之笔，便是飞卿复作。余惟爱其次章云：“六宫闹扫芙蓉镜。君王偶爱飞蓬鬓。殿脚惜空同。昭阳天几重。　　江南春雨晚。红豆新歌满。流落杜秋娘。琵琶忆上皇。”读之令人泪下。王渔洋王士禛《题展成新乐府》云：“南苑西风御水流，殿前无复按《梁州》。飘零法曲人间遍，谁付当年菊部头。”又云：“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轻。旗亭被酒何人识，射虎将军右北平。”其年陈维崧“寿悔庵六十词”《水龙吟》“曾经天语怜才”云：“曾经天语怜才，如今老却凌云手。”又云：“长乐笙箫，连昌花竹，可堪回首。”皆当与此篇参看。吴薗次吴绮太守跋其后云：“阮生失路，浇泪无端，屈子问天，寄愁何处。水以不平而激，木因有郁而奇，情有所之，理固然矣。吾友悔庵，文高于命，宦薄于名。艳曲三章，欲醉沉香之酒。奇才两字，不分归院之灯。孤竹崖前，空随射虎，百花洲上，徒共眠鸥。刘公幹高卧清漳，王仲宣哀吟荆楚，爰以沉郁之意，写为秾丽之音。此病中八首所由作也。夫生而识字，即种愁根，长解言文，原非善气。惺惺自合人奴，咄咄何堪令仆，吾侪若此，复何怪耶。子善吹箫，请命小红而按曲，我为拔剑，聊浮大白以倚声。”可谓深得悔庵心者。

【肆壹】西堂尤侗亦好为艳词，多聪明纤巧语，殊乖大雅。“不敢骂檀郎，喃喃咒杜康”《醉公子》“何处贪杯酒”、“笑掷竹夫人，无端一面瞋”《菩萨蛮》“锦葵花侧谭棋坐”之类，皆足令人喷饭。

【肆贰】西堂尤侗好作聪明语，害人最深。小有才者，一索而得，终身陷入苦海矣。

【肆叁】顾华峰顾贞观词，全以情胜，是高人一着处。至其用笔，亦甚圆朗。然不悟沉郁之妙，终非上乘。

【肆肆】华峰顾贞观《贺新郎》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宛转反复，两人心迹，一一如见。虽非正声，亦千秋绝调也。词云：“季子平安否？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择人应见惯，料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勾。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次章云：“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夙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

【肆伍】西河毛奇龄经术湛深，而作诗却能谨守唐贤绳墨，词亦在五代、宋初之间，但造境未深，运思多巧。境不深尚可，思多巧则有伤大雅矣。

【肆陆】西河毛奇龄《相见欢》“倚床还绣芙蓉”云：“愁思远，抛金剪，唾残绒。羞杀鸳鸯衔去一丝红。”《风蝶令》斗草“喜摘惟红豆”云：“藏得宜男，临赛又踌躇。”此类极有思致，虽未至于流荡，总不免纤小。

【肆柒】叶元礼叶舒崇词直是女儿声口。如“生小画眉分细茧，近来绾髻学灵蛇。妆成不耐合欢花。”《浣溪沙》“仿佛清溪似若耶”又“蝶粉蜂黄拼付与，浅颦深笑总难知。教人何处忏情痴。”《浣溪沙》“潜背红窗解佩迟”又“罗裙消息落花知。”同上又“清波一样泪痕深。”《浣溪沙》“斗帐脂香夜半侵”又“此生有分是相思”《浣溪沙》“柳暖花寒懊恼时”等句，纤小柔媚，皆无一毫丈夫气，宜其夭亡也。

【肆捌】徐电发徐釚词当时盛负重名，至于流传海外，可谓荣矣。其规模北宋，却有似处，惟气格不高，只堪作晏晏殊、欧欧阳修流亚。至周周邦彦、秦秦观深处，尚未梦见。

【肆玖】电发徐釚《凤栖梧》春草“廉纤丝雨春阴重”云：“绿遍天涯无半缝。怜伊岁岁和愁种。”语绝凄丽，然视君复、圣俞两词，已下一

格，去欧公欧阳修《少年游》“阑干十二独凭春”一篇，何可以道里计。

【伍〇】樊榭厉鹗论词云：“独有藕渔工小令，不教贺老占江南。”《论词绝句十二首》余观荪友严绳孙词色泽有馀，措词亦闲雅，虽不能接武方回贺铸，固出电发徐釚之右。

【伍壹】严荪友严绳孙《双调望江南》云：“歌婉转，风日渡江多。柳带结烟留浅黛，桃花如梦送横波。一觉懒云窝。　　曾几日，轻扇掩纤罗。白发黄金双计拙，绿阴青子一春过。归去意如何。”情词双绝，似此真有贺老意趣。

【伍贰】竹垞朱彝尊词疏中有密，独出冠时，微少沉厚之意。其自题词集云：“不师秦七秦观，不师黄九黄庭坚，倚新声、玉田张炎差近。”夫秦七、黄九，岂可并称。师玉田不师秦七，所以不能深厚。

【伍叁】不知秦七，亦何能知玉田，彼所知者，玉田之表耳！师玉田而不师其沉郁，是买椟还珠也。

【伍肆】昔人谓：“梦窗吴文英之密，玉田张炎之疏，必兼之乃工。”曹贞吉《秋锦山房此序》就形骸而论，竹垞朱彝尊似能兼之矣。然余则云：梦窗疏处，高过玉田，而密处不及，与古人之言正相反，书之以俟识者。

【伍伍】竹垞朱彝尊《长亭怨慢》雁云：“结多少、悲秋俦旅当时“俦侣”。特地年年，北风吹度。紫塞门孤，金河月冷恨谁诉。回江枉渚。也只恋、江南住。”感慨身世，以凄切之情，发哀婉之调，既悲凉，又忠厚。是竹垞直逼玉田张炎之作，集中亦不多见。渔洋《秋柳》诗云：“相逢南雁皆愁侣，好语西乌莫夜飞。”同此哀感。一时和作，所以远不逮者，不在词语之不工，在所感之不同耳。后人更欲妄为訾议，亦弗思甚矣。〇新城《秋柳》四章，纯是亡国之感，国朝定鼎燕京，新城已十岁矣。“相逢南雁”，实有所指也。

【伍陆】竹垞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洒落有致；《茶烟阁体物集》，组织甚工；《蕃锦集》，运用成语，别具匠心，然皆无甚大过人处。惟《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晏殊、欧欧阳修所不能，即李后主李煜、牛松卿牛峤亦未尝梦见，真古今绝构也。惜托体未为大雅。

【伍柒】吾于竹垞朱彝尊，独取其艳体，盖论词于两宋之后，不容过刻，截取可也。

【伍捌】竹垞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一卷，生香真色，得未曾有。前后次序，略可意会，不必穿凿求之。

【伍玖】竹垞朱彝尊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词，故为隐语，所以味厚。合全集诗词观之，大约同舟一层，是两情相照之始；元夜一事，是彼此离合之由，故集中屡屡言之。

《渔家傲》“淡墨轻衫染趁时”结句云：“一面船窗相并依，看渌水，当时已露千金意。”《金缕曲》云：“枕上闲商略，记全家、元夜看灯，小楼帘幕。”又云：“径仄春衣风渐逼，惹钗横翠凤都惊落。三里雾，旋迷却。”欲合仍离，即《风怀》诗所谓“径思乘窘步，梯已上初桄。莫绾同心结，停斟冰齿浆。月难中夜堕，罗枉北山张”也。下云：“绿叶青阴看总好，也不须、频悔当时错。且莫负，晓云约。”此词似别后重逢，追诉往事之辞。起五字是正面，结二语遥遥挽合。盖元夜时犹待字闺中，此时则已嫁经年矣。本词云：“星桥路返填河鹊，算天孙、已嫁经年，夜情难度。走近合欢床上坐，谁料香含红萼。”故有“悔当时错”一语，想见儿女喁喁，一时怨怼情况，皆当与《风怀二百韵》参看。

【陆〇】竹垞朱彝尊《摸鱼子》云：“粉墙青，虬檐百尺，一条天色催暮。洛妃偶值无人见，相送袜尘微步。教且住。携玉手、潜行莫惹冰苔仆。芳心暗诉。认香雾鬟边，好风衣上，分付断魂语。　双栖燕，岁岁花时飞度。阿谁花底催去。十年镜里樊川雪，空袅茶烟千缕。离梦苦。浑不省、锁香金箧归何处。小池枯树。算只有当时，一丸冷月，犹照夜深路。”情词俱臻绝顶，摆脱绮罗香泽之态，独饶仙艳，自非仙才不能。

【陆壹】竹垞朱彝尊《西江月》“傍玉何曾暑热”结句云：“殷勤临别为披衣，软语虫飞声里。”凄丽而幽索，总非凡艳。

【陆贰】竹垞朱彝尊词如《好事近》“往事记山阴”云：“中央四角百回看，三岁袖中纳。一自凌波去后，怅神光难合。”情深语至，脱尽香

叕门面语。又《卜算子》“留赠镜湖纱”云：“松叶颇黎碧，劝饮春纤执。本向人前欲避嫌，禁不住、心怜惜。”柔情密意，尽态极妍。又《南楼令》“疏雨过轻尘”云：“欲话去年今日事，能几个、去年人！”较永叔“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之句，更曲折有味。又《南歌子》云：“忍泪潜窥镜，催归懒下阶。临去不胜怀，为郎回一盼，强兜鞋。”寥寥数语，意态绝浓。又《临江仙》“白鹭飞边舟一个”云：“可怜新蝶梦，犹恋旧蚊帱。”亦情词双绝。又“一湾杨柳板桥西，料得灯昏独上、小楼梯。”《风蝶令》“秋雨疏偏响”又“约指轻彄，熏香小像，都悔还伊。”《柳梢青》“回雁书迟”又“一样霜天月仍圆，只不照，凌波步。”《留春令》“针楼残烛”皆极缠绵极恳挚语。国初诸公多好为艳词，未有如竹垞之空绝前后者；虽非正声，亦令人叹赏不置。

【陆叁】竹垞朱彝尊《洞仙歌》十七首，是计其始终，而历叙悲欢离合之情也。色取其淡，骨取其高，不用绮语，风韵自胜，斯谓惊才绝艳。

【陆肆】《洞仙歌》善用折笔，浅处皆深。如云：“傍妆台见了，已慰相思；原不分，云母船窗同载。”“谢娘春晓”又云：“津亭回首，望高城天远。何况城中玉人面。”“谢娘春晓”又云：“周郎三爵后，顾曲无心。争忍厌厌夜深饮。”“东风几日”又云：“正不在、相逢合欢频，许并坐双行，也都情分。”“三竿日出”诸如此类，一折便深，可悟用笔之妙。

【陆伍】《洞仙歌》之妙，全在烘衬，正面寥寥。惟四章“仲冬二七”云：“冉冉行云，明月怀中半霄堕。”十五章“明湖碧浪”云：“明月重

窥旧时面。”均可谓仙乎丽矣。

【陆陆】《洞仙歌》每以朴处见长，最是高妙。如云：“仲冬二七，算良期须果。若再沉吟甚时可。”下云：“难道又、各自抱衾闲坐。”结云：“也莫说，今番不曾真个。”又“东风几日”云：“最难得、相逢上元时，且过了收灯，放船由恁。”又云：“佳期四五，问黄昏来否？说与低帷月明后。”又云：“隔年芳信，要同衾元夕，比及归时小寒食。”又“萧郎归也”云：“十三行小字，写与临摹，几日看来便无别。”又云：“行舟已发，又经旬调笑，不算匆匆别离了。”此类皆愈朴愈妙。艳词有竹垞朱彝尊，直是化境。

【陆柒】《洞仙歌》有运思极隽极深者。如“书床镜槛”云：“旋手揭、流苏近前看。又何处迷藏，者般难捉。”又“津亭回首”云：“若不是、临风暗相思。肯犹把，留题旧时团扇。”又“佳期四五”云：“翻唤养娘眠，底事谁知。灯一点、尚悬红豆。”又“城头画角”云：“随意楚台云，抱玉挨香。冰雪净、素肌新浴。此二语却俚浅。便归触帘旌侍儿醒。只认是，新凉拂檐蝙蝠。”又“明湖碧浪”云：“偏走向侬前道胜常，浑不似西窗夜来曾见。”皆能发前人所未发。不必用秾丽之词，而视彼秾丽者，浅深判然矣。

【陆捌】《洞仙歌》有极密极昵者。如“恩深容易怨，释怨成欢。浓笑怀中露深意。”“花糕九日”古香古艳，无些子绮罗俗态。

【陆玖】《洞仙歌》有凄艳入骨者。如“别离改月”云：“起折赠、黄

梅镜奁边。但流睇无言，断魂谁省？”又“韶光最好”云：“同梦里，又是楝花风雨。”又“隔年芳信”云：“怪十样、蛮笺旧曾贻。只一纸私书，更无消息。”又“蘋洲小棹”云：“舍旧枕、珊瑚更谁知。有泪雨烘干，万千愁梦。”又“行舟已发”云：“奈飞龙骨出，束竹肠攒，月额雨、持比泪珠差少。”又同上云：“中有锦笺书，密嘱归期，道莫忘、翠楼烟杪。枉辜负、刘郎此重来，恋小洞春香，尚馀细草。”又“崔微风貌”云：“自化彩云飞，虫网蜗涎。又谁对、芳容播喏，尽沉水、烟浓向伊熏。觊万一、真真夜深来也。”此类皆凄绝艳绝。然自是竹垞朱彝尊之凄艳，非棠村、藕渔辈所能到也。

【柒〇】竹垞朱彝尊艳词，纯以真气盘旋，情至者文亦至。若董文友董以宁则丽而淫矣。

【柒壹】董文友董以宁，词中之妖也，与王次回王彦泓《疑雨集》，可谓匹敌。《满江红》十二章，置之《蓉渡集》中，无乃不类。

【柒贰】《蓉渡词》董以宁词集三卷，艳体居其八九，钩心斗角，工丽芊绵，又远出施浪仙施绍莘、马浩澜马洪、沈去矜沈谦、周冰持周稚廉之右。

【柒叁】《花影词》马洪词集不过如倚门卖笑者流，并不足为词之妖。《蓉渡词》董以宁词集乃真足惑人矣，此妖之神通也。

【柒肆】文友董以宁词，如《感恩多》“昨夜传鸿信”云：“忒觉情多，真假特难分。转难分，便是空言，忍猜他未真。”王小山王时翔词《浣溪沙》“细雨尖风欲断魂”：“空言亦是玉人恩。”未尝不刻入，尚不及此之沉至。又叩叩词《忆江南》“章台女”云：“堂下每迎花底笑，人前私向镜中看，可许一生拼。”又《菩萨蛮》“阿娘碎语绵如絮”云：“此情频欲寄，又恐伤郎意。斟酌数行书，言欢字字虚。”曲折哀婉，情之至也。王阮亭王士禛谓：“文友为艳情中绘风手。”亦非虚誉。

【柒伍】文友董以宁《相思引》为儿孙咏侍儿小福“年纪花梢半未谙”云：“闲伴夫人同斗草，沉思未敢摘宜男。郎情深浅，还向梦回参。”慧心密意，描写入微，当为千古咏侍女者绝唱。

【柒陆】文友董以宁《鹧鸪天》诸篇，如忆“豆蔻香含正未笄”云：“花并蒂，燕双栖，合欢犹卜紫姑乩。傍人已道成连理，惹得春山翠黛低。”又绣苑“绣苑晴光尽日佳”云：“名花结果春前定，小鸟姻缘枝上谐。”又寄“两小无猜直到今”云：“鸳鸯向午常交颈，豆蔻多时始见心。”又慰“何处春风着柳斜”云：“每弹指处闻花叹，自抵牙时为曲差。”丽而不佻，极芊婉之致。至昨夜云：“昨夜天孙罢锦梭，轻槎无恙渡明河。几经私语全珍重，再试真心薄谴河。　　羞月姊，避鹦哥，玉人频问枝如何。最怜蝴蝶惊魂骤，输与庄生晓梦多。”深情密意，自有艳词以来，未有写到如此地步者。又《东坡引》九首、《苏幕遮》十首，命题既异，措词尤能销魂铄骨，真词中之妖也。

【柒柒】《东坡引》，如咏湖镜“苕溪前岁住”云：“个中人也将人

觑。肯教他让汝，肯教他让汝。”杭粉“粉丸铅雪冶”云：“道侬春色何曾借。不堪珠汗洒，不堪珠汗洒。”济宁油胭脂“朱唇何待染”云：“问郎原碟多应满。是谁分一半，是谁分一半。”川扇“泥金叠扇子”云：“轻摇莫便心儿喜。秋风明日起，秋风明日起。”蕲簟“簟纹冰玉润”云：“与伊铺在纱帷近。银灯将欲晕，银灯将欲晕。”皆极有思致。又建宁香袋云：“缝成红素绢，妆就鸳鸯线，双双蟢子双双燕。一双图半面，一双图半面。　　系他裙衩，氤氲堪羡。愿翠馆，郎亲捻，翻来覆去教郎见。这边题欲遍，这边题欲遍。”前后叠句，俱有两意，真是想入非非。

【柒捌】《苏幕遮》，如“帘外听堕钗声”“玉钩垂”云：“闹扫虽松，窣堕知何苦？难道拔时纤手误！倘为侬来，忽地回头顾。”“屏边听浴声”“兔华轻”云：“粉应消，珠定映。唤取汤添，冷热心头省。”“楼前听骰子声”“凤箫停”云：“似无愁，如有思。漫想闲猜，卜甚心头事。转忆前宵楸局里，亲点牙筹，赌喝双双雉。”王北山云：“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玲珑骰子藏红豆，刻骨相思知未知？”总不如“亲点牙筹，赌喝双双雉”，为销魂铄骨也。特亲特热，愈难为情耳。“灯下听剪刀声”“紫纹绫”云：“应恐鸳鸯分背面，钿尺频移，停处商量遍。”“帐畔听流苏响声”“枕珊瑚”云：“响原轻，声渐悄。睡熟鹦哥，定不惊他觉。和月和云和被抱。此语庸劣，“和月和云”四字，亦似雅而俗。姜西铭独叹为化工之句，何也？一夜春风，散尽愁多少？”如此之类，皆能曲折传神，扑入深处，词中之妖也。学词者一入其门，念头差错，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同时如梅村吴伟业、阮亭王士禛、迦陵陈维崧、薗次吴绮、蛟门汪懋麟、程村邹祇谟、西堂尤侗、西铭姜宸英、荔裳杨搽宋琬、顾庵曹尔堪辈，多心折《蓉渡词》，每首下各缀以评语，亦不可解。

【柒玖】周冰持周稚廉亦好作绮语，不过《花影》之流亚耳，尚不足为妖也。

【捌〇】彭骏孙彭孙遹见沈去矜沈谦、董文友董以宁词，谓泥犁中皆若人，故无俗物。去矜亦《花影》之馀，冰持之匹，不及文友之工。

白雨斋词话卷四

【壹】国初词家，断以迦陵陈维崧为巨擘，后人每好扬朱而抑陈，以为竹垞朱彝尊独得南宋真脉。呜呼，彼岂真知有南宋哉！庸耳俗目，不值一笑也。

【贰】迦陵陈维崧词气魄绝大，骨力绝遒，填词之富，古今无两。只是一发无馀，不及稼轩辛弃疾之浑厚沉郁。然在国初诸老中，不得不推为大手笔。

【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若能加以浑厚沉郁，便可突过苏苏轼、辛辛弃疾，独步千古。惜哉！

【肆】蹈扬湖海，一发无馀，是其年陈维崧短处，然其长处亦在此。盖偏至之诣，至于绝后空前，亦令人望而却步。其年陈维崧亦人杰矣哉！

【伍】迦陵陈维崧词，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郁。不郁则不深，不深则不厚。发扬蹈厉，而无馀蕴，究属粗才。

【陆】迦陵陈维崧词惟《江南春》和倪云林原韵一章，最为和厚，全

集三十卷仅见此篇。词云："风光三月连樱笋，美人踌躕白日静。小屏空翠飐东风，不见其馀见衫影。无端料峭春闺冷。忽忆青骢别乡井。长将妾泪黦红巾。愿作征夫车畔尘。　　人归迟，春去急。雨丝满院流光湿。锦书道远嗟奚及。坐守吴山一春碧。何日功成还马邑。双倚琵琶花树立。夕阳飞絮化为萍，揽之不得徒营营。"怨深思厚，深得风人之旨。

【柒】其年陈维崧词极壮浪，所少者沉郁。余最爱其《月华清》"漠漠闲愁"后半阕云："如今光景难寻，似晴丝偏脆，水烟终化。碧浪朱栏，愁杀隔江如画。将半帙南国香词，做一夕西窗闲话。吟写。被泪痕占满，银笺桃帕。"淋漓飞舞中，仍不失为雅正，于宋人中逼近美成周邦彦。

【捌】其年陈维崧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如《点绛唇》"晴髻离离"云："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醉太平》"钟山后湖"云："估船运租。江楼醉呼。西风流落丹徒。想刘家寄奴。"《好事近》"分手柳花天"云："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清平乐》"关山如许"云："不见长洲苑里，年年落尽宫槐。"平叙中峰峦忽起，力量最雄。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极力腾踔，终不能望其项背。

【玖】其年陈维崧《西江月》"猛兽产于绝域"云："神仙将相讵难为，万事取之以气。"偏论，亦是快论、至论。大言炎炎，我为起舞。

【壹〇】其年陈维崧《醉落魄》咏鹰云："寒山几堵。风低削碎中原路。秋空一碧无今古。醉袒貂裘，略记寻呼处。　　男儿身手和谁赌。老来猛气还轩举。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声色俱厉，较杜陵"安得尔辈开其群，驱出六合枭鸾分"之句，更为激烈。

【壹壹】其年陈维崧《夜游宫》秋怀四章，字字精悍。如"耿耿秋情欲动"云："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又"无数虫吟古砖缝。料今宵，靠屏风，无好梦。"又"秋气横排万马。尽屯在、长城墙下。每到三更素商泻，湿龙楼，晕鸳机，迷爵瓦。"又"箭与饥鸱竞快。侧秋脑、角鹰愁态。"又"一派明云荐爽。秋不住、碧空中响。"正如干将出匣，寒光逼人。

【壹贰】其年陈维崧《感皇恩》晚凉杂忆六章，皆追忆旧游之作，不言感慨，而感慨亦见。首章""记得镇淮门结句云："三年浑一梦，扬州路。"四章"记在玉河桥"结句云："燕丹门下客，皆安在。"收束处一则大雅，一则沉雄。

【壹叁】其年陈维崧《满江红》诸阕，纵笔所之，无不雄健。如为陈九之子题扇"铁笛钿筝"云："生子何须李亚子，少年当学王昙首。对君家两世湿青衫，吾衰丑。"又谒程昆仑"此地孙刘"："上党地为天下脊，使君文在先秦上。"又何端明先生筵上"阳羡书生"："被酒我思张子布，临江不见甘兴霸。只春潮、溅雪白人头，堪悲咤。"竹垞朱彝尊亦有"乞食肯从张子布，举杯但属甘兴霸"《满江红》"玉座苔衣"之句，气概稍逊，精警则一。又过邯郸道上吕仙祠示曼殊"丝竹扬州"："枕里功名鸡鹿塞，刀头富贵麒麟

冢。”下云：“万事关河人欲老，一生花月情偏重。算两人今日到邯郸，宁非梦。”又和韵“速垒糟丘”：“万里秋从西极到，千年泪向南楼洒。”又赠蔺次“雨覆云翻”：“开口会能求相印，吾生讵向沟中死。终不然、鬻畚华山阴，寻吾子。”又自封邱北岸渡河至汴梁“漭漭河声”：“一派灰飞官渡火，五更霜洒中原血。”又“五老匡庐”：“阅尽江山真欲舞，算来人物谁堪骂。”东南耕。下云：“一朵菊花人伏枕，半庭豆叶秋除架。”又送叶桐初还东阿“若且歌乎”：“风吼军都山忽紫，雨收督亢天全绿。”下云：“建业云山通地肺，姑苏烟水连天目。”此类皆极苍凉，亦极雄丽，真才人之笔。

【壹肆】迦陵陈维崧汴京怀古十首，措语极健，可作史传读。板桥郑燮金陵十二阕，高者可称后劲。心馀蒋士铨则去此远矣。

【壹伍】汴京诸作，论笔势之森竦，自推“官渡”“野渡盘涡”一篇，而“樊楼”“北宋樊楼”一章，最见作意。后四语云：“风月不须愁变换，江山到处堪歌舞。恰西湖、甲第又连天，申王府。”悲愤之词，偏出以热闹之笔，反言以讥之也。

【壹陆】其年陈维崧“秋曰经信陵君祠”《满江红》“席帽聊萧”一阕，后半云：“今古事，堪悲诧；身世恨，从牵惹。倘君而尚在，定怜余也。我讵不如毛薛辈，君宁甘与原尝亚。叹侯嬴老泪苦无多，如铅泻。”慨当以慷，不嫌自负，如此吊古，可谓神交冥漠。

【壹柒】其年陈维崧《水调歌头》诸阕，英姿飒爽，行气如虹，不

及稼轩辛弃疾之神化，而老辣处时复过之，真稼轩后劲也。

【壹捌】其年陈维崧《念奴娇》游京口竹林寺云：“长江之上，看枝峰，蔓壑尽饶霸气。狮子寄奴生长处，一片雄山莽水。怪石崩云，乱冈淋雨，下有鼋鼍睡。层层都挟，飞而食肉之势。”英思壮采，何其横霸如此。

【壹玖】其年陈维崧《沁园春》诸词，亦甚雄伟，“登尉缭台”一阕，尤为感慨沉至。

【贰〇】其年陈维崧《沁园春》最佳者，如“题徐渭文《锺山梅花图》”“十万琼枝”后半云：“如今潮打孤城，只商女船头月自明。叹一夜啼乌，落花有恨，五陵石马，流水无声。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馀生。”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苏轼、辛辛弃疾、周周邦彦、姜姜夔为一手。

【贰壹】其年陈维崧《贺新郎》调，填至一百三十馀首之多，每章俱于苍莽中见骨力，精悍之色，不可逼视。第四韵尤能振拔，如“北固外、晴江夜走。”“榴子红如绣”。“其上有、秦时明月。”“掷帽悲歌发”。“帘以外、秋星作作。”“俊鹘无声攫”。皆是突接，精神更觉百倍。

【贰贰】《贺新郎》如席上呈芝麓先生“大鼓船将发”：“话到英雄方失志，老鹘飞来杰杰。又一半、疏星明灭。归去焚书应学剑，爱风毛雨遍

千山雪。益智粽，竟何益。”笔势亦如怒猊俊鹘。

【贰叁】《贺新郎》有洞穿七札，笔力横绝者。如“三十年前事”：“忆得危崖腾健鹘，咽秋灯、夜半歌山鬼。风乍刮，鬣成猬。”又“已矣何须说”：“此意仅佳那易遂，学龙吟、屈煞床头铁。风正吼，烛花裂。”又“太息人间世”：“醉倚江楼成一笑，总输他、秾角东村子。牛背上，笛声起。”又“废堞经秋坏”：“粗饭浊醪吾事毕，傍东篱、且了黄花债。今古恨，漫兴慨。”又“且作平生活”：“博望野花红染血，诉行藏、风里休悲咤。恐又震，昆阳瓦。”又“月上梨花舞”：“绣岭宫前花似血，正秦川、公子迷归路。重酹洒，尽君语。”此类皆得未曾有，真足惊习动魄。

【贰肆】其年陈维崧赠何生铁铁小字阿黑，镇江人，流寓泰州，精诗画，工篆刻。《贺新郎》一篇，飞扬跋扈，不可羁缚。词云：“铁汝前来者。曷不学、雀刀龙笛，腾空而化。底事六州都铸错，辜负阴阳炉冶。气上烛、斗牛分野。小字又闻呼阿黑，讵王家、处仲卿其亚？休放诞，人笞骂。　　萧疏粉墨营邱画。更雕鑱、渐台威斗，邺宫铜瓦。不值一钱畴惜汝，醉倚江楼独夜。月照到、寄奴山下。故国十年归不得，旧田园、总被寒潮打。思乡泪，浩盈把。”一味横霸，亦足雄跨一时。

【贰伍】“万马齐喑蒲牢吼”，此迦陵陈维崧题《珂雪词》《贺新郎》“满酌凉州酝”语，然直似先生自品其词，吾恐升六曹贞吉尚谦让未遑也。其后叠云：“耳热杯阑无限感，目送塞鸿归尽。又眼底、群公衮衮。”其年陈维崧胸中，不知吞几许云梦。下云：“作达放颠无不可，劝

临淄且传当筵粉。城柝沸、夜乌紧。”悲极愤极，如闻其声。

【贰陆】其年陈维崧送王正子之襄阳《贺新郎》一阕，前叠云：“立马和君说，到襄阳、为予先问，隆中诸葛。往日英雄潮打尽，怪煞怒涛崩雪。今古恨、总多于发。再问大堤诸女伴，白铜鞮、可有闲风月。谁弹向、楚天瑟。”两问奇绝，可谓目无一世。

【贰柒】闲情之作，非其年陈维崧所长，然振笔写去，吐弃一切闺襜泛话，不求工而自工，才大者固无所不可也。如《桂殿秋》“春漠漠”云：“凝情低咏年时句，人在东风二月初。”《菩萨蛮》弹琴“回廊碧甃芭蕉叶”云：“促柱鼓潇湘。风吹罗带长。”《蝶恋花》促坐“帘外桐花闲弄影”云：“犹自眉峰烟不定。避人奁内添宫饼。”又跳索“凉夜金街天似洗”云：“鬓丝扶定相思子。”下云：“对漾红绳低复起。明月光中，乱卷潇湘水。匿笑佳人声不止。檀奴小绊花阴里。”又围炉“拂晓相逢花弄口”云：“小院绿态铺褥厚。玉梅花下交三九。”下云：“招入绣屏闲写久。斜送横波，郎莫衣单否。袖里任郎沾宝兽。雕龙手压描鸾手。”又潜来“满院秭归啼恻恻”云：“立久微闻轻叹息。春阴帘外天如墨。”《换巢鸾凤》“月暖丝柔”云：“飘尽杨花雨偏肥，摘来梅子春先瘦。”《石州慢》夏闺“竹院临池”云：“起来慵绣，将泉戏泻团荷，怜他叶嫩才如掌。珠滑不成圆，却添人间想。”《齐天乐》纪梦“坐来冷殿思量遍”云：“回肠千缕，总些个情怀，旧时言语。”《贺新郎》和竹逸江村遇伎之作“寒食江村约”云：“我有红绡无穷泪，弹与多情灼灼。悔则悔、当初轻诺。十载云英还未嫁，诉伤心、拨尽琵琶索。”似此皆低回哀怨，情致缠绵。惟云郎合卺词，未免俚亵。

【贰捌】或问：其年陈维崧、竹垞朱彝尊，一时两雄，不知置之宋人中，可匹谁氏？余曰：此不可相提并论也。陈陈维崧、朱朱彝尊才力极富，求之宋名家亦不多觏，而论其所造，则去宋贤甚选。宋贤得其正，陈、朱得其偏。宋贤得其精，陈、朱得其粗。自词有陈、朱，而古意全失矣。

【贰玖】近人慑于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之名，以为国朝冠冕。不知陈、朱不过偏至之诣，有志于古者，尚宜取法乎上。《乌丝》陈维崧词集、《载酒》朱彝尊词集，聊存之以备一体可也。乃知读书不可无才，尤不可无识。

【叁〇】善为词者，贵久而愈新，不妨俟知音于千载后。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之词，佳处一览了然，不能根柢于《风》、《骚》，局面虽大，规模终隘也。

【叁壹】二李李良年、李符词绝相类，大约皆规模南宋，羽翼竹垞朱彝尊者。武曾李良年较雅正，而才气则分虎李符为胜。

【叁贰】武曾李良年词，如《好事近》秦淮灯船“相对卷珠帘”云：“五十五船旧事，听白头人语。”《高阳台》过拂水山庄感事“屋脊空青”云：“一笛东风，斜阳淡压荒烟。”《踏莎行》金陵“两岸洲平”云：“游人休吊六朝春，百年中有伤心处。”胜国之感，妙于淡处描写，情味最永。

【叁叁】分虎李符《钓船笛》云："曾去钓江湖，腥浪黏天无际。浅岸平沙自好，算无如乡里。　　从今只住鸭儿连，远或泛苕水。三十六陂秋到，宿万荷花里。"别有感喟，于朱希真朱敦儒五篇外，自树一帜。

【叁肆】万红友万树《香胆词》颇多别调，语欠雅驯，音律亦多不协处，与所著《词律》竟如出两人手，真不可解。

【叁伍】厉樊榭厉鹗词幽香冷艳，如万花谷中，杂以芳兰，在国朝词人中，可谓超然独绝者矣。论者谓其沐浴于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徐紫珊语。，此亦皮相之见。大抵其年陈维崧、锡鬯朱彝尊、太鸿厉鹗三人，负其才力，皆欲于宋贤外别开天地。而不知宋贤范围，必不可越。陈、朱固非正声，樊榭亦属别调。

【叁陆】樊榭厉鹗词拔帜于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处，在貌而不在骨，绝非从《楚骚》来。故色泽甚饶，而沉厚之味终不足也。

【叁柒】樊榭厉鹗措词最雅，学者循是以求深厚，则去姜姜夔、史史达祖不远矣。

【叁捌】樊榭厉鹗《国香慢》素兰"路远三湘"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孙草绿，孤负空香。冰丝初弄，清夜应诉悲凉。玉斫相思一点，算除是、连理唐昌。闲阶淡成梦，白凤梳翎，写影云窗。"声调清越，是其

本色，亦是其所长。

【叁玖】樊榭厉鹗《百字令》月夜过七里滩“秋光今夜”云：“万籁生山，一星在水，鹤梦疑重续。桡音遥去，西岩渔父初宿。”无一字不清俊。下云：“林净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摇空绿。随风飘荡。白云还卧深谷。”炼字炼句，归于纯雅，此境亦未易到也。

【肆〇】余最爱樊榭厉鹗《谒金门》七月既望，湖上雨后作云：“凭画槛，雨洗秋浓人淡。隔水残霞明冉冉，小山三四点。　　艇子几时同泛，待折荷花临鉴。日日绿盘疏粉艳，西风无处减。”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则无病呻吟，亦可不必。

【肆壹】樊榭厉鹗《玉漏迟》永康病中夜雨感怀“薄游成小倦”云：“病与秋争，叶叶碧梧声颤。湿鼓山城暗数。更穿入溪云千片。灯晕剪。似曾认我，茂陵心眼。”此词似周草窗周密，而骚情雅意，更觉过之。

【肆贰】樊榭厉鹗亦精于造句，如《齐天乐》“瘦筇如唤登临去”云：“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高阳台》“秘翠分峰”云：“秘翠分峰，凝花出土。”《忆旧游》“溯溪流云去”云：“溯溪流云去，树约风来，山剪秋眉。”下云：“又送萧萧响，尽平沙霜信，吹上僧衣。凭高一声弹指，天地入斜晖。”《齐天乐》秋声“簟凄灯暗眠还起”云：“微吟渐怯，讶篱豆花间，雨筛时节。独自开门，满庭都是月。”《念奴娇》“孤舟入画”云：“起坐不离云鸟外，倒影山无重数。柳寺移阴，葑田拖碧，花气凉于雨。诗成犹未，远蝉吟破秋句。”下

云："月逗篱声前浦。"结云："水蒹摇曳烟路。"《桃源忆故人》萤"夜凉那更秋情独"云："残月刚移桐屋，一个墙阴绿。"似此之类，自其外著者观之，居然一乐笑翁张炎矣。

【肆肆】太仓诸王皆工词，汉舒王策尤为杰出，次则小山王时翔。小山工为绮语，才不高而情胜，措词亦自婉雅，无绮罗恶态。

【肆伍】小山王时翔词，如《浣溪沙》"消减惟应鹊镜知"："病容扶起淡黄时。"又《采桑子》"梨花小院东风谢"："燕子寻人，巷口斜阳记不真。"又《踏莎行》"嫩嫩烟丝"："一双红豆寄相思，远帆点点春江路。"又《临江仙》"不断柔情春似水"："画屏离思远，罗袖泪痕浓。"又同上："一双燕子夕阳中，莫衔残鬓影，吹向落花风。"又《临江仙》"一段旅情无处著"："灯微屏背影，泪暗枕留痕。"又同上："小园春雨过，扶病问残春。"又《浣溪沙》"彩扇轻遮画烛红"："眼波低剪篆丝风。"又《浣溪沙》"半是含娇半是慵"："一弯愁思驻螺峰。"皆情词凄婉，晏晏殊、欧欧阳修之流亚也。

【肆伍】汉舒王策自是作手，惜其享年不永，未尽所长。其笔分甚高，如《琵琶仙》秋日游金陵黄氏废园云："秋士心情，况遇著、客里西风落叶。惆怅侧帽行来，隔溪景清绝。没半点、空香似梦，只几簇、野花谁折。莎雨寒幽，石烟荒淡，莺蝶飞歇。　　试同取旧日繁华，有饼媪浆翁尚能说。道是廿年弹指，竟风光全别。真不信寻常亭榭，也例逐沧桑棋劫。何怪宋苑陈宫，荒蛄吊月。"感慨苍茫，结四语尤妙。他手每每倒说，意味转薄。

【肆陆】作词贵于怨郁中见忠厚。悲怨而激烈，其人非穷则夭。汉舒王策词如《念奴娇》“江山如画”：“浮生皆梦，可怜此梦偏恶。”又云：“看取西去斜阳，也如客意，不肯多耽搁。”沉痛迫烈，便成词谶，香雪所以不永年也。

【肆柒】闲情之作，竹垞朱彝尊几于仙矣，文友董以宁则妖也。香雪王策居二者之间。读香雪词，去取不可不慎。如《踏莎行》“短烛三条”云：“落灯天似晚秋寒，病春人卧销魂处。”又同上云：“梦中寻梦几时醒，小桥流水东风路。”《满江红》“睡眼初回”云：“拂砌风轻莺作态，穿帘雨细花无恙。”又同上云：“斗草心慵垂手立，兜鞋梦好低头想。”永叔倚阑无绪更兜鞋，浅俗语耳，似此则婉雅矣。又“嫩碧池塘”云：“槛外红新花有信，镜中黄淡人微恙。”又同上云：“梦短易添清昼倦，书长惯费黄昏想。”又“黛拂青螺”云：“架上牛衣红泪在，梦中莺信青天杳。”又同上云：“风榻茶烟秋病思，月帘花气春愁料。”此类皆丽而有则，正不必让小长芦。

【肆捌】香雪王策《兰陵王》“小楼角”一阕，句句从对面写来，直至结处云：“这般情景，怎教我，不念着。”一笔叫醒，戛然而止，用笔亦有龙跳虎卧之奇。

【肆玖】陆南芗陆培《白蕉词》四卷，全祖南宋，自是雅音，但无宋人之深厚，不耐久讽也。

【伍〇】南芗陆培《卖花声》“月额雨频吹”后叠云：“昨梦碧峰疑，楚馆丛祠。觉来心事阿谁知。三十六鳞迟寄与，空叠乌丝。”此词绝沉婉，真得南宋人消息，惜不多见。

【伍壹】板桥郑燮词颇多握拳透爪之处，然却有魄力，惜乎其未纯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气，便可亚于迦陵陈维崧。

【伍贰】板桥郑燮《贺新郎》徐青藤草书“墨沉馀香剩”云：“半生未挂朝衫领。狠秋风、青衿剥去，秃头光颈。只有文章书画笔，无古无今独逞。并无复自家门径。拔取金刀眉目割，破头颅血迸苔花冷。亦不是，人间病。”痛快之极，不免张眉努目。

【伍叁】板桥郑燮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见，惟“胭脂井”《念奴娇》“辘轳流转”一篇，用笔最胜。余独爱其《满江红》“淮水东头”二句云：“碧叶伤心亡国柳，红墙堕泪南朝庙。”凄凉哀怨，为金陵怀古佳句。

【伍肆】其年陈维崧词沉雄悲壮，是本来力量如此。又如以身世之感，故涉笔便作惊雷怒涛，所少者，深厚之致耳。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未落笔时，先有意为刘刘过、蒋蒋捷，金刚努目，正是力量歉处。

【伍伍】板桥郑燮诗境颇高，间有与杜陵杜甫暗合处，词则已落下乘矣。然毕竟尚有气魄，尚可支持。心馀蒋士铨则力弱气粗，竟有支撑

不住之势。后人为词，学板桥不已，复学心馀，愈趋愈下，弊将何极耶！

【伍陆】江研南江炳炎词取法南宋，颇有一二神解处。南芗陆培所得在貌，研南所得在神。吾终不以貌易神也。

【伍柒】研南江炳炎词，如《绮罗香》“帆脚初收”：“只有东风，依依分绿上杨柳。”又柳影《垂杨》“轻寒乍暖”云：“误了闺人，也曾描出春前怨。”宛雅幽怨，视少游秦观、碧山王沂孙几于化矣。《琢春词》江炳炎词集在国朝不甚显，然识者当相赏于风尘外也。

【伍捌】研南江炳炎《八声甘州》久客扬州追思湖上清游之乐凄然有作云：“记苏堤芳草翠轻柔，柳丝拂帘钩。趁花风吹帽，扶藜买醉，正好清游。日落乱山衔紫，塔影挂中流。唤棹穿波去，月满船头。　　不料嬉春散后，对白云揖别，烟水都愁。数那家池阁，曾啸碧天秋。到而今、归期未稳，梦六桥、飞满旧凫鸥。更初转、猛惊回处，却在扬州。”极写清游之乐，便觉扬州俗尘可厌。“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后，不可无此冷水浇背之作。

【伍玖】江宾谷江昱词亦得南宋人遗意，虽未臻深厚，却与浅俗者迥别。

【陆〇】研南江炳炎学南宋，合者得其神理；宾谷江昱学南宋，合

者得其意趣。皆出陆南芗陆培之右，而皆未能深厚。

【陆壹】张哲士张四科当时颇以诗词名，然其于诗太浅太薄，直似门外汉。词则规模乐笑翁张炎，间有合处。板桥郑燮诗胜于词，四科则词胜于诗，各取其长可也。

【陆贰】江橙里江昉词，清远而蕴藉。沈沃田沈大成称其"刿鉥肝肾，磨濯心志"，苦心孤诣以为词，可谓难矣。然余观《练溪渔唱》江昉词集，句琢字炼，归于纯雅，只是不能深厚。盖知深南宋，而不得其本原。本原何在？沉郁之谓也，不本诸《风》、《骚》，焉得沉郁！国朝词家，多犯此病。故骤览之，居然姜姜夔、史史达祖复生。深求之，皆姜姜夔、史史达祖之糟粕。惟陈迦陵陈维崧兕吼熊啼，悍然不顾，虽非正声，不得谓非豪杰士。

【陆叁】旭东江昉《玉漏迟》"伊人秋水远"云："似草春怀，又被东风吹遍。书剑天涯去后，何处觅试香庭院。帘半卷。怕听杏梁双燕。"寄慨处，婉雅幽怨，颇近西麓陈允平。

【陆肆】旭东江昉《木兰花慢》秋帆和樊榭"近蒹葭野岸"结数语云："空悬离愁渺渺，任西风、送客自年年。画出潇湘数点，依稀没入苍烟。"空濛寂历，橙里江昉自非樊榭厉鹗匹，而此词殊不减也。

【陆伍】史位存史承谦词寓纤秾于闲雅之中，流逸韵于楮墨之外。

才力不逮陈陈维崧、朱朱彝尊，而雅丽纡徐，亦陈、朱所不及。真陈、朱劲敌也。

【陆陆】其年陈维崧词最雄丽，竹垞朱彝尊则清丽，樊榭厉鹗则幽丽，璞函赵文哲则秾丽，位存史承谦则雅丽，皆一代艳才。位存稍得其正，而才气微减。

【陆柒】位存史承谦《一萼红》桃花夫人庙云："楚江边，旧苔痕玉座，灵迹自何年。香冷虚坛，尘生宝靥，千秋难释烦冤。指芳丛、飘残清泪，为一生、颜色误婵娟。恩怨前朝，兴亡闲梦，回首凄然。　似此伤心能几，叹诗人一例，轻薄流传。雨飒云昏，无言有恨，凭栏罢鼓神弦。更休题、章台何处，伴湘波、花木暗啼鹃。惆怅明珰翠羽，断础荒烟。"清虚骚雅，用意忠厚。"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杜牧《题桃花夫人庙》，适形其轻薄耳。

【陆捌】位存史承谦词，如《谒金门》"凉满院"："团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风不断。"神似温温庭筠、韦韦庄语。然非其中真有怨情，不能如此沉至。故知沉郁二字，不可强求也。

【陆玖】位存史承谦《采桑子》"郁轮袍曲当时谱"云："泪滴寒花，渐渐逢人说鬓华。"悲感语说得和缓，便觉意味深长。《南溪词》云："旧识僧徒与酒徒。年来多半疏。"亦无叫嚣恶习，然尚逊此和缓。

【柒〇】位存史承谦《台城路》"槐花忽送潇潇雨"云："登临倦了，只

一点愁心，尚留芳草。斗酒新丰，而今惭愧说年少。”所咏亦浅显在目，而措词却深婉可讽。

【柒壹】位存史承谦《满江红》“才说春来”云：“更不推辞花下酒，最难消受黄昏雨。”此种语自是冲口而出，却非天人兼到者不能。

【柒贰】位存史承谦词极凄婉，又极雅洁。短调如《踏鹊枝》“乳燕初飞春已去”：“千蝶帐深萦梦苦，倦拈红豆调鹦鹉。”又《留春令》“薄罗初试”：“十二金堂小阑干，偏没个留侬处。”又同上：“说与今年小楼中，第一夜，听春雨。”又《玉楼春》“年来不觉欢情减”：“萧萧瑟瑟到天明，蟋蟀声中灯一点。”又《南歌子》“茜袖凝香重”：“人去月痕消。”皆极精妙。长调如《满庭芳》“灯影分红”：“晴色渐苏梅柳，风和雪忽又阑珊。春情远，千回万转，才肯到人间。”又《石州慢》“寒掩空庭”：“二十四桥边，醉年时明月。”又《绮罗香》“风柳夸腰”：“沾暮雨、只有杨花、系归心、不关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学南宋，而意境亦胜。

【柒叁】任淡存任曾贻词措词婉妙，味亦隽永，可为位存史承谦之亚，遂佺之匹。朱云翔，字遂佺，元和人，有《蝶梦词》。同时张龙威张云锦亦以词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任曾贻、朱朱云翔也。

【柒肆】朱春桥朱芳霭，竹垞朱彝尊太史族孙也。其词亦颇近秀水，而才力不逮。

【柒伍】过春山《湘云遗稿》二卷，徜徉山水，绵渺无际。其笔意之骚雅，别于位存史承谦，近于樊榭厉鹗。吴竹屿吴泰来称其词“如雪藕冰桃，沁人醉梦”。百馀年来，此调不复见矣。

【柒陆】湘云过春山词每读一过，馀音袅袅，不绝如缕。读之既久，其味弥长。同时朱春桥朱芳霭、吴荀叔吴烺、朱秋潭朱昂、江圣言江立、汪对琴汪棣诸君，皆以词名东南，然无出湘云右者。

【柒柒】湘云过春山词，如《明月生南浦》“宿雨收春芳事尽”：“几点萍香鸥梦稳，柳棉吹尽春波冷。”又同上：“回首桃源仙路迥，一声欸乃川光暝。”又《清平乐》“雨轻风细”：“数尽落花无语，黄昏双燕还来。”又《更漏子》“半开帘”：“香乍热，簟微寒，魂销似去年。”又《临江仙》“试数旧愁馀几缕”：“秋声吹不尽，长笛月明中。”又《台城路》“东风又入荒园畔”：“指点江山，斜阳一片下平楚。”又《江亭怨》“寒翠湿衣欲暮”：“双桨趁潮平，载取江云归去。”皆令人寻味不尽。

【柒捌】湘云过春山词，如《探春》“小雨啼花”：“小雨啼花，深烟怨柳。”又同上：“金碗生苔，漆灯无焰。”又《台城路》“东风又入荒园畔”：“但山鬼吟秋，杜鹃啼雨。回首宫斜，白杨深夜语。”此类皆凄警特绝。

【柒玖】湘云过春山《倦寻芳》过废园见牡丹盛开有感云：“絮迷蝶径，苔上莺帘，庭院愁满。寂寞春光，还到玉阑干畔。怨绿空馀清露位，倦红欲倩东风浣。听枝头、有哀音凄楚，旧巢双燕。　漫伫立、

瑶台路杳，月佩云裳，已成消散。独客天涯，心共粉香零乱。且尽花前今夕酒，洛阳春色匆匆换。待重来，怕只有、断魂千片。”及时勿失，自是有心人语。

【捌〇】湘云过春山《西子妆》“露滴松梢”后半阕云：“佳期误。落尽梅花，寂寞谁为主？玉琴弹破碧天寒，问东风鹤归何处。重寻旧址，漫赢得苍烟冷语。黯销魂，入夜啼鹃更苦。”清虚中亦复骚雅，湘云所以为高。

【捌壹】其年陈维崧、竹垞朱彝尊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史承谦、湘云过春山韵味长矣，而气魄不大。词之为道，正未易言精也。

【捌贰】汪对琴汪棣《琵琶仙》金阊晚泊一章，有议论，有感慨，有识力，渊渊作金石声，可为《春华阁词》压卷。词云：“斜日扬舲，堞楼下，一带荒凉吴苑。珠幌犹蔽何乡，秋空片云卷。风渐急、横塘乍渡，便穿入、虎山西崦。野草低迷，寒鸦下上，浑是凄怨。　　看胥口波面灵旗，未输尔、鸱夷五湖远。无限乱山衔碧，闪烟樯斜展。排多少、荒台废馆。只望中破楚门键。料得遥夜钟声，梦回难遣。”

白雨斋词话卷五

【壹】吴竹屿吴泰来《昙香阁词》如水木之清华，云岚之秀润，高者亦湘云流亚。

【贰】竹屿吴泰来词，如《凤栖梧》“江梅吹尽红楼闭”：“一点相思谁与寄？罗襟留得东风泪。”逼近小山晏幾道。又《卖花声》“风雨送扁舟”云：“杨柳小湾头。烟水悠悠。归心空望白蘋洲。只有春江知我意，依旧东流。”情词宛转，不求高而自合于古。

【叁】竹屿吴泰来《祝英台近》和王述庵蘋花水阁听雨，忆山中旧游云：“石玲珑，花匼匝。池馆翠阴密，蘋末风来，雨意正萧瑟。”起数语淡淡布置，点缀入妙。下云：“梦里寒山，跳珠溅千尺。”亦甚超远。

【肆】风流婉雅是竹屿吴泰来本色。吴中七子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赵文哲、吴泰来、黄文莲，璞函赵文哲而外，固当首屈一指。

【伍】蒋心馀蒋士铨词，气粗力弱，每有支撑不来处。匪独不及迦陵陈维崧，亦去板桥郑燮甚远。

【陆】《铜弦词》蒋士铨词集惟《贺新凉》“浮香舍小饮”四章、《贺新凉》“廿八岁初度”两章，为全集完善之作。虽不免于叫嚣，精神却团聚，意境又极沉痛，可以步武板桥郑燮。如《贺新凉》“名宦何堪数”云：“越霰吴霜篷背饱，奈年来王事都靡盬。藉竿木，尚能舞。”又《贺新凉》“愁似形随影”“十载中钩吞不下，趁波涛、忍住喉间鲠。呕不出、渐成瘿。”激昂呜咽，天地为之变色。

【柒】赵璞函赵文哲词措语秾至，用笔清虚，规模亦甚宏远，可与竹垞朱彝尊、樊榭厉鹗并驱争先。

【捌】璞函赵文哲词，秾艳是其本色，然能规模古人，不离分寸，故雅而不晦，丽而有则。视国初名家，正不多让。

【玖】璞函赵文哲《台城路》张丽华词“奈何声里香魂断”云：“璧树飞蝉，袿裳化蝶，欲问故宫无路。残钟几度。只遗曲犹传，隔江商女。回首雷塘，暮鸦啼更苦。”音调凄惋，措辞大雅，所谓丽而有则。又“桃叶渡”前调云：“乌衣巷口斜阳冷，寻常更无飞燕。”又同上云：“明月多情，素光犹似照团扇。”淡淡著笔，情味自饶。此词后半阕牵入邪思，不免佻薄。又“咏芦花”《凄凉犯》“沧江远望”云：“西风乍卷。便鸥鹭飞来不见。”又同上云：“几度思持赠，回首天涯，白云空剪。”又“秋柳”《台城路》“南楼昨夜吹横笛”云：“长亭古道。莫更问当时，燕昏莺晓。”又“秋草”前调“疏枝一夜鸣鶗鴂”云：“不见王孙，夕阳空记旧行迹。”又同上云：“塞北秋深，江南日暮，一带伤心寒碧。凭高望极。又断雨零烟。几重遮隔。独立苍茫，旧袍青泪湿。”均于凄感中见笔力。规模南宋，

似又胜于张仲举张翥。

【壹〇】璞函赵文哲《河传》“送客”云：“东风日暮雨潇潇。魂销。人归红板桥。”又云：“酒初醒。梦将成。愁听。纱窗啼晓莺。”凄秀之词，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笔。

【壹壹】璞函赵文哲艳词，情最深，味最浓，笔力却绝遒，与竹垞朱彝尊分道扬镳，各有千古。

【壹贰】艳词至竹垞朱彝尊，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无一点人间烟火气。璞函赵文哲则如丽娟、玉环一流人物，偶堕人间，亦非凡艳。此两家艳词之别也。

【壹叁】璞函赵文哲《忆少年》“杨花时节”云：“重寻已无路，吠云中仙王沂孙犬。”又云：“几点春山横远岸，也难比、翠眉痕浅。东风落红豆，怅相思空遍。”仙乎，仙乎！绝非凡艳。又《霓裳中序第一》“轻烟弄暝色”云：“凭高望极。但暮云芳草凝碧。人何处，瑶华信杳，迢递乱山驿。”又云：“越罗红泪拭，道别后、休思此夕。今应是、梨花门掩，燕子伴岑寂。”思深意苦，笔致迥与人殊。

【壹肆】赠妓之词亦以雅为贵。余最爱璞函赵文哲《绮罗香》“乳燕栖梁”云：“浑已换、叹柳心情，犹未减、咒桃眉妩。”又云：“选婿窗边，可忆断魂柔路。纵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无干处。”淋漓曲

折，一往情深。较古人赠妓之作，高出数倍。

【壹伍】璞函赵文哲《祝英台近》八章，遣词闲雅，用笔沉至。艳词中运以绝大笔力，真千年绝调也。竹垞朱彝尊《洞仙歌》后，又辟一境矣。

【壹陆】《祝英台近》八章，意态极浓，笔力极健，层折又极入妙，亦艳词极轨也。首章云："映红霞，环碧水，宛在苎萝住。小扇箕扉，恰对大堤路。番番南浦回舟，东风试马，曾系到、画楼芳树。 几朝暮，不是手控帘钩，谁分见眉妩？约略年华，才到玉筝柱。横波一寸无多，尽人魂断，问底事、双鸳还露。"首章叙识面之始。次章云："采茶天，挑菜地，有意者边走。记得高楼，一笑目成久。趁他叶叶衣香，弓弓袜印，盼归路、翠堤烟柳。 板扉叩，殷勤试乞琼浆，堂上话清昼。堕地钗声，只在曲屏后。多时阿母呼来，胜常道罢，又背立、花阴垂手。"此章访之，句句承上章来。借乞浆人门，偏先见其母，层折妙。"堕地"二语，有意无意，八面玲珑。三章云："凤钗盟，鸾镜约，心事尚难料。见说东邻，争扑小庭枣。何如一舸移家，三楹赁屋，独占取、燕昏莺晓。 道南好，遥指修竹吾庐，别院更有清悄。随意安排，药臼与茶灶。年来手种梅花，玉罗窗下，算合有、冶妆人到。"此章既见之后，特移居以就之。"心事尚难料"五字妙，是初见时情景，心尚摇摇如悬旌。四章云："拓书巢，安钿槛，南北喜连栋。砑粉墙低，含睇独窥宋。笑他折齿机边，针心画里，盼不到、眼波微送。 两情重，几番月午霜辰，不怕玉楼冻。佳约无凭，寂寞翠帷梦。最怜持赠殷勤，白团扇子，也描取、吹箫双凤。"此章移居已就。上半言彼此心心相印，下半叹佳约仍是无凭，所谓"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也。殷勤反复，以起下章。五章云："井

桐阴，墙杏外，小犬卧花影。那角单扉，别有窃香径。寻来凤眼窗心，虾须帘额，笑一捻、露荑尖冷。　　夜初静，留取如豆银釭，细照晚妆靓。犀蝶双双，偷解意偏肯。通宵软语吹兰，云情水盼，拼种了、菖蒲相等。”此章因比邻既久，有隙可乘，遂赴佳约也。“偷解意偏肯”五字，笔力绝大。写到此处，学力稍次者，立见其蹶矣。六章云：“月如弓，风似剪，花外漏将尽。梦醒催归，烧烛酌残酝，分明三五星期，枕函留约，恁临去、又还重问。　　别难忍，依然独拥罗衾，无那薄寒阵。日度梅梢，睡起意犹困。销魂鬓惹脂香，衣沾粉泪，更镜里、腕阑留印。”此章叙暂时离别更重坚后约也。“睡起意犹困”，题后传神，是加一倍写法。七章云：“卷鱼云，收虹雨，弦月半池浸。溪阁临风，灭烛爱凉寝。一声宿鸟翻檐，流萤扑扇，笑挽住、琐莲谁禁？　　薄罗衽，莫愁湿遍真珠，高柳恰垂荫。叹语迟迟，偏恋碧瓷饮。可怜良夜如年，柔情似水，休负了、珊瑚双枕。”五章是访彼美，此章是彼美自来。八章云：“飏茶烟，堆烛泪，帘阁镇长掩。犹是双栖，已觉别魂黯。谁令玉箸成珠，金环化玦，连翠帐、风情都减。　　倚阑槛，屈指陌上花开，难把绣袪掺。梦断芝田，只合写鱼梵。还愁藕色春裙，兰香秋帕，尚留得、猩红残点。”此章叙离别，结处不作心灰意死语，馀情无尽。

【壹柒】璞函赵文哲而后，作者日盛，而愈趋愈下。芝田朱泽生、晴波郑沄、蠡槎林蕃锺、竇渔沈起凤，间有可观，馀则竞尚新声，务穷纤巧，几忘却此中甘苦。惟毗陵二张张惠言、张琦溯厥本源，独求《风》、《骚》门径，不必学南宋，而意境自合。词之不灭者，二张力也。

【壹捌】竇渔沈起凤《高溪梅令》云：“小敷山下水溶溶。记相逢。

欲采蘋花，可惜过东风。午桥烟雨浓。　　不如归去梦帘栊。小楼东。留得栏杆，一半月明中。夜凉花影重。”此词绝婉丽，得南唐二主之遗。又《谒金门》“风乍定”云：“梦里玉人楼远近，燕归花气冷。”亦逼近五代，不袭南宋人陈迹。

【壹玖】蠡槎林蕃锺《玉楼春》“罗帏小障残寒浅”云：“今宵有酒为君斟，明日画桥春共远。”语婉情深，令人心醉。若酣酣子之“云破穷阴纤月逗，会须重醉当垆酒。”调《蝶恋花》“秋日湖上作”“一片明湖歌舞旧”。则一片伤心，溢于言外矣。西冷酒民有《酣酣词钞》一卷。

【贰〇】黄仲则黄景仁《竹眠词》鄙俚浅俗，不类其诗。《词选》附录一首，尚见作意，馀无足观矣。

【贰壹】张皋文张惠言《词选》一编，扫靡曼之浮音，接《风》、《骚》之真脉。《附录》一卷，简择尤精。洵有如郑抡元所云：“后之选者，必不遗此数章。”具冠古之识者，亦何嫌自负哉！

【贰贰】皋文张惠言《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陈陈维崧、朱朱彝尊虽工词，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专门名家少之。如首章“东风无一事”云：“难道春花开落，又是春风来去，便了却韶华。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次章“百年复几许”云：“招手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梦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三章云：“珠帘卷春晓，胡蝶忽飞来。游丝飞絮无绪，乱点碧云钗。肠断江南春思，黏着天涯残梦，剩有首重回。银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罗帷卷，明月入，似人开。一尊属月起舞，流影入谁怀。迎得一钩月到，送得三更月去，莺燕不相猜。但莫凭阑久，风露湿苍苔。”四章云：“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竭来真悔何事，不读十年书。为问东风吹老，几度枫江兰径，千里转平芜。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余。千古意，君知否，只斯须。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容易众芳歇，莫听子规呼。”五章云：“长鑱白木柄，斸破一庭寒。三枝两枝生绿，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颜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　　晓来风，夜来雨，晚来烟。是他酿就春色，又断送流年。便欲诛茆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怜。歌罢且更酌，与子绕花间。”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是《风》、《骚》变出。

【贰叁】张翰风张琦词，飞行绝迹，不逮皋文张惠言，而宛转缠绵处，时复过之，真皋文伯仲也。余最爱其《菩萨蛮》云：“横塘日日风吹雨。隔帘却望江南路。胡蝶惯轻盈。风前魂屡惊。　　阑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绿。斜日照屏山。相思罗袖寒。”真不减飞卿温庭筠语。又《菩萨蛮》“江花玉面娇相逐”：“碧藕折莲丝，梦轻君未知”，亦极凄丽。

【贰肆】万事万理，有盛必有衰。而于极衰之时，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灭。词盛于宋，亡于明。国初诸老，具复古之才，惜于本原所在，未能穷究。乾嘉以还，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张张惠言、张琦出而溯其源流，辨别真伪；至蒿庵庄棫而规模大定，而词赖以存矣。盛衰之感，殊系人思，独词也乎哉！

【贰伍】左仲甫左辅词逸情云上，愈唱愈高。如《南浦》夜寻琵琶亭“浔阳江上”云：“何处离声刮起，拨琵琶千载剩空亭。是江湖倦客，飘零商妇，于此荡精灵。”下云：“我是无家张俭，万里走江城。一例苍茫吊古，向荻花枫叶又伤心。只琵琶响断，鱼龙寂寞不曾醒。”又极跳荡。又《浪淘沙》里花片投涪江，歌以送之“水软橹声柔”下半阕云：“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忠州过了又涪州。掷与巴江流到海，切莫回头。”精警奇肆，言外有无穷幽怨。

【贰陆】恽子居恽敬《阮郎归》画蝴蝶六首，俱见新意。余尤爱其次章云：“少年白骑放骄憨。踏青三月三。归来未到捉红蚕。化蛾真不甘。　江橘叶，一分含。那防仙妪探。双双凤子出花龛。茧儿风太酣。”哀感顽艳，古今绝唱。又三章云：“轻须薄翼不禁风。教花扶着侬。一枝又逐月痕空。都来几日中。　曾有伴，去无踪。阑前种豆红。蜜官队里且从容。问心同不同。”情深意远，不袭温温庭筠、韦韦庄、姜姜夔、史史达祖之貌，而与之化矣。

【贰柒】李申耆李兆洛《菩萨蛮》“画眉楼畔花如霰”云：“复袖锦鸳鸯。经年绣一双。”即屈子屈原“好修以为常”《离骚》意。又《菩萨蛮》“海棠低护行云轻”：“不为见时难。忍扶罗袖看。”何其凄怨。又同上：“花气泛红螺。横飞出茧蛾。”冷艳幽香，奇情异采。又《菩萨蛮》“帘前细袅沉烟紫”：“不觉月痕西。下帘霜满衣。”伤所遇之不偶也。此类真可继武飞卿温庭筠。

【贰捌】金应城《贺新凉》咏萤“芳草何曾歇”云：“风雨黄昏庭院

黑。照沉沉蝶梦浑无迹。”下阕云：“景华宫里音尘绝。怅秋风，洛阳古树，青磷堆血。白鸟如雷羞难尽，惨惨阴陵妖碧。又恐到、清霜时节。小扇轻罗无人惜。更银屏、翠幕深深隔。笑熠耀，近墙隙。”寄托甚深，“汉苑飘苔”王沂孙《齐天乐》“碧痕初化池塘草”。而后，又成绝响矣。

【贰玖】金朗甫金式玉学于皋文张惠言，《词选·附录》七首，意远态浓，婉而多讽。《相见欢》三章，尤为绝唱。

【叁〇】郑抡元《字桥词》思深意苦，深得中仙王沂孙之妙。如《绿意》残荷“芳塘曲处”云：“眼底红芳嫁尽，但枯苇历乱，堪诉愁苦。卷向熏风，拆向西风，消受斜阳无数。晓来清露怜侬甚，正无奈盘心非故。只看他铅泪难收，洒向一池烟雨。”直是碧山王沂孙化境。得之于词学衰微之候，益令我嗟叹不已。

【叁壹】抡元《高阳台》柳“暮雨催眠”云：“平芜一片斜阳影，问韶光何处勾留。”下云：“侬心化作天涯絮，怕重来、错认帘钩。便拚他、过了残春，又是残秋。”又前调秋海棠“粉晕微搓”云：“江南昨夜霜华满，算萧萧兰径，都付芳尘。倚尽雕阑，殷勤谁伴黄昏。断肠剩得娉婷影，敛娇红、欲上罗裙。”又《甘州》“渐香篝馀烬冷罗衾”云：“怅夫容已老，西风不管，独自沉吟。可惜断红双脸，只是泪痕深。”下云：“看亭皋落叶，片片是秋心。怕天涯几经摇落，向雪关风渡更难禁。”哀怨缠绵，碧山王沂孙之深厚，玉田张炎之清雅，两得之矣。

【叁贰】吴谷人吴锡麒古诗、骈文皆未臻高境，特不若试帖律赋之工。惟词则清和雅正，秀色有馀，出古诗、骈文之右。

【叁叁】词欲雅而正，故国初自秀水后，大半效法南宋，而得其形似。谷人吴锡麒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笔，益以才藻，合者可亚于樊榭厉鹗，微嫌才气稍逊。

【叁肆】谷人吴锡麒词，如《月华清》“鸦影偎烟”后半云：“不怨美人迟暮。怨水远山遥，梦来都阻。翠被香消，莫话青鸳前度。剩醉魂、一片迷离，绕不了、天涯红树。谁语？正高楼横笛，数声清苦。”此类亦居然草窗周密矣。

【叁伍】金匮二杨蓉裳杨芳灿、荔裳杨揆工为绮语，高者亦不过吴薗次吴绮、徐电发徐釚之亚，不足语于大雅。

【叁陆】杨伯夔杨夔生当时盛负词名，与吴江郭祥伯郭麐仿表圣司空图《诗品》例，撰《词品》二十四则，传播艺林。然两君于词，皆属最下乘。匪独不及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亦去董文友董以宁、王小山王时翔远甚。而世顾津津称之，何也？

【叁柒】频伽郭麐词尤多恶劣语，如《清平乐》：“小桃如绮。命短东风里。”又《卜算子》“帘外雨如烟”：“昔日结如心，今日心如结。心里重重叠叠愁，愁里山重叠。”又《江城梅花引》“一重方空一重纱”：“那家

那家在天涯。雨又斜。云又遮。听也听也，听不到一曲琵琶。”又《月华清》“碎剪鲛绡”“丁字帘前，有个丁娘凄断”之类，似又出二杨之下。

【叁捌】频伽郭麟艳体，惟《忆少年》“三巡渌酒”结句云：“当时已依约，况梦中寻路。”颇似竹垞朱彝尊手笔，集中不可多得。又《好事近》“深院断无人”云：“犹认堕钗声响，却梧桐叶落。”措词甚雅，亦频伽郭麟词中罕见者。

【叁玖】洪稚存洪亮吉经术湛深，而诗多魔道。词稍胜于诗，然亦不成气候。

【肆〇】孙子潇孙原湘、袁兰村袁通辈为词全不讲究气格，只求敷衍门面而已，并有门面亦敷衍不来处。

【肆壹】兰村袁通词轻薄纤小，又下于频伽郭麟。其最佳者，如《临江仙》“记得兰期初七夜”云：“诉来别恨太零星。薄罗衫一角，曾为拭红冰。”又《临江仙》“记得春寒寒恻恻”：“慵妆不整两鬟云。偏忘纤指冷，强为数螺纹。”又《临江仙》“记得画栏红压水”：“料无消息到王昌。只愁瞒不得，三十六鸳鸯。”又《临江仙》“记得小乔初嫁了”：“无意询他夫婿事，颊潮红晕胭脂。新来言笑太矜持。不应裙带上，双写合欢诗。”亦不过小有心思耳。

【肆贰】蒋鹿潭蒋春霖《水云楼词》二卷深得南宋之妙。于诸家

中，尤近乐笑翁张炎。竹垞朱彝尊自谓学玉田张炎，恐去鹿潭尚隔一层也。

【肆叁】词至国初而盛，至毗陵而后精。近时词人庄中白复乎不可尚已，谭氏仲修谭献亦骎骎与古为化。鹿潭蒋春霖稍逊皋文张惠言、庄庄棫、谭谭献之古厚，而才气甚雄，亦铁中铮铮者。

【肆肆】鹿潭蒋春霖词，如《东风第一枝》“雀谇晴檐”云：“云影薄，画帘乍卷。山意冷，瘦筇又懒。”《木兰花慢》“破惊涛一叶”云：“云埋蒋山自碧，打空城、只有夜潮来。”又前调“泊秦淮雨霁”云：“芦边夜潮骤起，晕波心、月影荡江圆。”又同上云：“看莽莽南徐，苍苍北固，如此山川。钩连更无铁锁，任排空、樯舻自回旋。寂寞鱼龙睡稳，伤心付与秋烟。”又《甘州》“又东风唤醒一分春”云：“避地依然沧海，险梦逐潮还。一样貂裘冷，不似长安。”又同上云：“引吴钩不语，酒罢玉犀寒。总休问杜鹃桥上，有梅花且向醉中看。南云暗，任征鸿去，莫倚阑干。”《寿楼春》“记垂杨春城”云：“但疏雨空阶，萧萧半山黄叶声。”《鹧鸪天》“杨柳东塘溪水流”云：“屏间山压眉心翠，镜里波生鬓角秋。”《凄凉犯》“短檐铁马和冰语”云：“疏灯晕结。觉霜逼帘衣自裂。”又同上云：“窗鸣败纸，尚惊疑打篷干雪。悄护铜瓶，怕寒重梅花暗折。却开门，树影满地压冻月。”《唐多令》“枫老树流丹”云：“哀角起重关。霜深楚水寒。背西风归雁声酸。一片石头城上月，浑怕照、旧江山。”《齐天乐》“千帆影里斜阳堕”云：“海气浮山，江声拥树，闪闪灯红萧寺。高谈未已，任夜鹊惊枝。睡蛟吟水。笑指天东，一丸霜月汇潮尾。”又同上云：“啼鹃万里，怕化作秋声，醉魂惊起。凉露沉沉，断鸿悲暗苇。”似此皆精警雄秀，造句之妙，不减乐笑

翁张炎。

【肆伍】鹿潭蒋春霖深于乐笑翁张炎，故措语多清警，最豁人目。集中《谒金门》“人未起”一章、《甘州》“又东风唤醒一分春”一章两篇，情味尤深永，乃真得玉田张炎神理，又不仅在皮相也。

【肆陆】鹿潭蒋春霖《谒金门》云：“人未起。桐影暗移窗纸。隔夜酒香添睡美。鹊声春梦里。　　妆罢小屏独倚。风定柳花到地。欲拾断红怜素指。卷帘呼燕子。”宛雅凄怨，寻味不尽。

【肆柒】鹿潭蒋春霖穷愁潦倒，抑郁以终，悲愤慷慨，一发于词。如《卜算子》云：“燕子不曾来，小院阴阴雨。一角阑干聚落花，此是春归处。　　弹泪别东风，把酒浇飞絮。化了浮萍也是愁，莫向天涯去。”何其凄怨若此。

【肆捌】鹿潭蒋春霖《台城路》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为述沙洲避雨光景，感赋此解。时画角咽秋，灯焰惨绿，如有鬼声在纸上也。云：“惊飞燕子魂无定，荒洲坠如残叶。树影疑人，鸮声幻鬼，欹侧春冰途滑。颓云万叠。又雨击寒沙，乱鸣金铁。似引宵程，隔溪磷火乍明灭。　　江间奔浪怒涌，断笳时隐隐，相和呜咽。野渡舟危，空村草湿，一饭芦中凄绝。孤城雾结。剩罥网离鸿，怨啼昏月。险梦愁题，杜鹃枝上血。”状景逼真，有声有色。因思迦陵陈维崧《贺新郎》作家书竟，题范龙仙书斋壁上《芦雁图》云：“漏悄裁书罢。绕廊行，偶然瞥见，壁间古画。一派芦花江岸上，白雁濛濛欲下。有立且飞而鸣者。万里重关归梦杳，拍寒

汀絮尽伤心话。捱不了，凄凉夜。　　城头戍鼓刚三打。正四壁，人声都静，月华如泻。再向丹青移烛认，水墨阴阴入化。恍嘹唳、枕棱窗罅。曾在孤舟逢此景，便画图、相对心犹怕。君莫向，高斋挂。”绘声绘影，字字阴森，绿人毛发，真乃笔端有鬼。然同一设色，而陈自纵横，蒋多萧戚。言为心声，蒋所遇之穷，又不逮陈远矣。

【肆玖】仁和黄朴存黄承勋《眠鸥集》词，亦沐浴于南宋诸家，而未能深厚。格调亦嫌平，合者亦不过谷人吴锡麒流亚。如《台城路》归燕“乌衣深巷西风紧”云：“蓼渚捎红，芦塘掠雪，秋思浑生《南浦》。”又《浪淘沙》鱼舟“不载旅人愁”云：“短笛唱《凉州》，惊起沙鸥。浪花圆处钓丝柔。蓑笠不辞江上老，云水悠悠。”声调清朗，气息和雅，自是越中一派。

【伍〇】仁和谭献，字仲修，著有《复堂词》，品骨甚高，源委悉达。窥其胸中眼中，下笔时匪独不屑为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仅有不甘为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处。所传虽不多，自是高境。余尝谓近时词人，庄中白庄棫尚矣，蔑以加矣。次则谭仲修。鹿潭蒋春霖虽工词，尚未升《风》、《骚》之堂也。

【伍壹】仲修谭献《蝶恋花》六章，美人香草，寓意甚远。首章云：“楼外啼莺依碧树。一片天风，吹折柔条去。玉枕醒来追梦语。中门便是长亭路。”凄警特绝。下云：“惨绿衣裳年几许。争禁风日争禁雨。”幽愁忧思，极哀怨之致。次章云：“下马门前人似玉。一听班骓，便倚阑干曲。”结云：“语在修眉成在目。无端红泪双双落。”真有无可

奈何之处。“眉语目成”四字，不免熟俗。此偏运用凄警，抒写忧思，自不同泛常艳语。三章“抹丽柔香新欲破”云：“一握鬟云梳复裹。半庭残日匆匆过。”即屈子屈原“好修”之意，而语更深婉。四章云：“帐里迷离香似雾。不烬炉火，酒醒闻馀语。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有此沉着，无此微至。下云：“莲子青青心独苦。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豆蔻香残杨柳暮。当时人面无寻处。”凄婉芊绵，不懈而及于古。五章云：“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鹦哥，错报韦郎到。压鬓钗梁金凤小。低头只是闲烦恼。”传神绝妙。下云：“花发江南年正少。红袖高楼，争抵还乡好。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沉痛已极，真所谓情到海枯石烂时也。六章云：“玉颊妆台人道瘦。一日风尘，一日同禁受。独掩疏栊如病酒。卷帘又是黄昏后。”沉至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云：“六曲屏前携素手。戏说分襟，真遣分襟骤。书札平安知信否。梦中颜色浑非旧。”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沉郁，可以泣鬼神矣。

【伍贰】仲修谭献《青门引》云：“人去阑干静。杨柳晚风初定。芳春此后莫重来，一分春少，减却一分病。”透过一层说，更深。即“相见争如不见”意。下云：“离亭薄酒终须醒。落日罗衣冷。绕楼几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花影。”此词凄婉而深厚，纯乎《骚》、《雅》。又《昭君怨》云：“烟雨江楼春尽。盼断归人音信。依旧画堂空，卷帘风。约略薰香闲坐。遥忆翠眉深锁。鬓影忍重看，再来难。”深婉沉笃，亦不减温温庭筠、韦韦庄语。

【伍叁】仲修谭献《苏幕遮》云：“绿窗前，红烛低。小拨檀槽，月荡凉烟碎。夜静衔杯风细细。吹上罗襟，仍是相思泪。　病谁深，春

似醉。陌上桃花，门内先憔悴。梦到高楼星欲坠。零露无声，冷入空闺里。”低回哀怨，此种境界，固非浅见所能知。

【伍肆】“燕飞偏是落花时。”此仲修谭献《临江仙》“玉树亭台春缥缈”词语也。观此七字，是何等沉郁！

【伍伍】仲修谭献《临江仙》“玉树亭台春缥缈”云：“江南红豆一枝枝。江南人面，眼底是相思。”思路幽绝。又前调和子珍云：“芭蕉不展丁香结，匆匆过了春三。罗衣花下倚娇憨。玉人吹笛，眼底是江南。　　最是酒阑人散后，疏风拂面微酣。树犹如此我何堪。离亭杨柳，凉月照毵毵。”厚意稍逊前章，而语极清隽，琅琅可讽。“玉人吹笛”二语，尤为警绝。

【伍陆】仲修谭献《浣溪沙》云：“昨夜星辰昨夜风。玉窗深锁五更钟。枕函香梦太匆匆。　　画阁焚香烟缥缈，阑干扻笛月朦胧。碧桃花下一相逢。”通首虚处传神，结语轻轻一击，妙甚。

【伍柒】仲修谭献《清平乐》云：“东风吹遍。稚柳垂清浅。云树朦胧千里远。望断高楼不见。楼前塞雁飞还。愁边多少江山。忍把棉衣换了，玉梅花下春寒。”逼近五代人手笔。

【伍捌】仲修谭献《贺新郎》“离思无昏晓”云：“春衫裁剪浑抛了。盼长亭、行人不见，飞云缥缈。一纸音书和泪读，却恨眼昏字小。见说

是、天涯春到。梦倚房栊通一顾，奈醒来各自闲烦恼。知两地，怨啼鸟。”凄凉怨慕，深于周周邦彦、秦秦观，不同貌似者。

【伍玖】仲修谭献小词绝精，长调稍逊。盖于碧山王沂孙深处，尚少一番涵咏功也。

【陆〇】仲修谭献之言曰：“吾少志比兴，未尽于诗而尽于词。”又曰：“吾所知者，比已耳，兴则未逮。河中之水，吾讵能识所谓哉！”即其词以证其言，亦殊非欺人语。庄中白庄棫序《复堂词》云：“仲修年近三十，大江以南，兵甲未息，仲修不一见其所长，而家国身世之感，未能或释，触物有怀，盖风人之旨也。世之狂呼叫嚣者，且不知仲修之诗，乌能知仲修之词哉！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吾窃愿君为之而蕲至于兴也。”盖有合风人之旨，已是难能可贵；至蕲至于兴，则与风人化矣。自唐迄今，不多觏也。求之近人，其惟庄中白乎？

白雨斋词话卷六

【壹】吾乡庄棫一名忠棫，字希祖，号中白，吾父之从母弟也。著有《蒿庵词》。穷源竟委，根柢槃深，而世人知之者少。余观其词，匪独一代之冠，实能超越三唐、两宋，与《风》、《骚》、汉乐府相表里。自有词人以来，罕见其匹。而究其得力处，则发源于《国风》、《小雅》，胎息于淮海秦观、大晟周邦彦，而寝馈于碧山王沂孙也。

【贰】千古词宗，温温庭筠、韦韦庄发其源，周周邦彦、秦秦观竟其绪，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各出机杼，以开来学。嗣是六百馀年，鲜有知者。得茗柯张惠言一发其旨，而斯诣不灭。特其识解虽超，尚未能尽穷底蕴。然则复古之功，兴于茗柯张惠言，必也成于蒿庵庄棫乎？

【叁】中白庄棫病殁时，年甫半百。生平与余觌面不过数次，晤时必谈论竟夕。余出旧作与观，语余曰："子于此道，可以穷极高妙，然仓卒不能臻斯境也。"又曰："子知清真周邦彦、白石姜夔矣，未知碧山王沂孙也。悟得碧山王沂孙，而后可以穷极高妙。"此言在中白病殁之前一年。余初不知其言之恳至也。十馀年来，潜心于碧山，较曩时所作，境地迥别，识力亦开，乃悟先生之言，嘉惠不浅。思以近作就正于先生，而九原已不可作，特记其言如此。

【肆】中白庄棫先生序《复堂词》有云："夫义可相附，义即不深。

喻可专指，喻即不广。托志帷房，眷怀君国，温温庭筠、韦韦庄以下，有迹可寻。然而自宋及今，几九百载，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而外，合者鲜矣。又或用意太深，辞为义掩，虽多比、兴之旨，未发缥缈之音。近世作者，竹垞朱彝尊撷其华，而未芟其芜；茗柯张惠言溯其原，而未竟其委。”又曰：“自古词章，皆关比、兴，斯义不明，体制遂舛。狂呼叫嚣，以为慷慨。矫其弊者，流为平庸。风诗之义，亦云渺矣。”先生此论，实具冠古之识，并非大言欺人。

【伍】李子薪慎传尝语余云：“庄希祖庄棫词，穷极高深，竟难于位置。即置之清真周邦彦、白石姜夔间，尚非其驻足处。”此真知蒿庵庄棫甘苦。彼囿于流俗之见者，必以其言为不伦矣。

【陆】蒿庵庄棫《蝶恋花》四章，所谓托志帷房，眷卷怀身世者。首章云：“城上斜阳依绿树。门外斑骓，过了偏相顾。玉勒珠鞭何处住。回头不觉天将暮。”“回头”七字，感慨无限。下云：“风里馀花都散去。不省分开，何日能重遇。凝睇窥君君莫误，几多心事从君诉。”声情酸楚，却又哀而不伤。次章云：“百丈游丝牵别院。行到门前，忽见韦郎面。欲待回身钗乍颤。近前却喜无人见。”心事曲折传出。下云：“握手匆匆难久恋。还怕人知，但弄团团扇。强得分开心暗战。归时莫把朱颜变。”韬光匿采，忧谗畏讥，可为三叹。三章云：“绿树阴阴晴昼午。过了残春，红萼谁为主。宛转花幡勤拥护。帘前错唤金鹦鹉。”词殊怨慕。次章盖言所谋有可成之机，此则伤所遇之卒不合也。故下云：“回首行云迷洞户。不道今朝，还比前朝苦。”悲怨已极。结云：“百草千花羞看取。相思只有侬和汝。”怨慕之深，却又深信而不疑。想其中或有谗人间之，故无怨当局之语。然非深于《风》、《骚》

者，不能如此忠厚。四章云："残梦初回新睡足。忽被东风，吹上横江曲。寄语归期休暗卜。归来梦亦难重续。"决然舍去，中有怨情，故才欲说便咽住。下云："隐约遥峰窗外绿。不许临行，私语频相属。过眼芳华真太促。从今望断横波目。"天长地久之恨，海枯石烂之情，不难得其缠绵沉着，而难得其温厚和平。

【柒】蒿庵庄棫《买陂塘》云："问西风、数行新雁，故人今向何许。衔来音信从谁至，宛转似将人语。休轻顾。便拆得封时，都是伤心句。此情最苦。剩凉月三更，盈盈血泪，化作杜鹃去。　　空阶外，往日佳期已误。凄凉说与迟暮。清商一曲原萧爽，消受几多霜露。情莫诉。休再望，南天渺渺衡阳浦。锦笺附与。回首绛云飞，伤心只在，一点相思处。"《骚》情《雅》意，词品超绝。其年陈维崧、竹垞朱彝尊才气虽高，此境却未梦见。结句"相"字，不协于律，然于本原殊无伤也。

【捌】蒿庵庄棫《八六子》云："罨重城。凄凄风雨，都来伴我孤征。渐湿雾、凄迷不断，薄寒料峭还生。秋心暗惊。　　沉沉。不放新晴。倚槛慵开鸾镜，临流罢抚银筝。漫忘却他乡，茱萸节近，黄花放后，白衣人远，但见拍水沙凫野渡，寥天云雁烟汀。黯销凝。匆匆又听橹声。"此则变化于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碧山王沂孙，而更高出数倍者。此词与碧山一篇格近似，而用意各别，与板袭者不同。

【玖】蒿庵庄棫《相见欢》云："春愁直上遥山。绣帘间。赢得蛾眉宫样，月儿弯。　　云和雨，烟和雾，一般般。可恨红尘，遮得断人间。"次章云："深林几处啼鹃。梦如烟。直到梦难寻处，倍缠绵。

蝶自舞，莺自语，总凄然。明月空庭，如水对华年。”二词用意用笔，超越古今，能将《骚》、《雅》真消息，吸入笔端，更不可以时代限也。

【壹〇】蒿庵庄棫《瑞鹤仙》“望钿车何处”云：“玳梁几许？问海燕、芳踪可住？看红襟飘瞥，重到画屏，漫把人误。”又云：“苦忆年年远道，水驿山程，空怨零雨。莺声暗诉。催春至，共谁语。怕高楼去后，花枝满眼，东风吹向绣户。更青青柳色，陌上费人凝伫。”又《垂杨》“东风几日”云：“睍睆流莺，依稀似欲迎人语。侬心纵使从君诉。奈飞燕、雕梁娇妒。傍长堤一碧无情，任玉骢嘶去。”又云：“凄楚。连宵苦雨。竟沾水渍泥，不堪重顾。”此类皆含无限情事，郁之至，厚之至，似又深于碧山王沂孙。词至是，可以兴，可以怨矣。

【壹壹】蒿庵庄棫《菩萨蛮》诸词，全祖飞卿温庭筠，而去其秾丽之态，略带本色，境地甚高。如：“人人都说江南好。今生只合江南老。水调怨扬州。月明花满楼。”又“阑干深院无人语”：“懒起学浓妆。偷闲绣凤凰。”又同上：“轻云帘乍卷。香雾罗帷掩。记得嫁王昌。盈盈出画堂。”又：“荼蘼开后君芳歇。绿阴满院听鹈鴂。窗外老莺声。都教和泪听。”又“晓云和梦凝鸳帐”：“人在木兰艭。春波度远江。”又同上：“郎意若为寻。妾愁江水深。”又“宫眉新样黄初吐”：“楼头花事急。金雁无消息。怎得晚春时。薄情郎早归。”又“画桥绿水沽春酒”：“帘外几番风。香闺梦正浓。”和平温厚，感人自深。温温庭筠、韦韦庄的一千年来，此调久不弹矣！不谓于蒿庵见之，岂非快事。

【壹贰】蒿庵庄棫《念奴娇》“流云乍歇”后半阕云：“几回远寄鸾笺，深藏怀袖，字字愁磨灭。欲待将书重一读，读又柔肠千折。便得常留，也难相比，携手重亲接。不知今夜，梦魂可化蝴蝶。”怨慕之词，低回往复。结二句，从无可奈何中作此痴想，不作诀绝语，自是温厚。

【壹叁】蒿庵庄棫词有不知其用意所在，而不得谓之无因者。如《浪淘沙》“衰柳暮栖鸦”云：“旧事漫嗟呀。镜影窗纱。音书字字记无差。说不尽时抛却去，流水天涯。”又《梦江南》“芳草岸”云：“红袖满楼招不见，桥边杨柳细如丝。春雨杏花时。”不知其何所指，正令人寻味不尽。

【壹肆】蒿庵庄棫《真珠帘》“熏风乍引齐纨扇”云：“蓦地喜相寻，见白云自远。烟草满川梅雨后，只肠断江南何限。”意味甚深，亦不知其何所指。

【壹伍】蒿庵庄棫《更漏子》云：“玉楼寒，芳草碧。门外马嘶人迹。搴绣幕，拂银屏，风来夜不扃。　　应念我。偏相左。鱼钥重门深锁。书不寄，梦无凭。窗纱一点灯。”自是脱胎于飞卿温庭筠，而意味又自不同。

【壹陆】蒿庵庄棫《凤凰台上忆吹箫》云：“瓜渚烟消，芜城月冷，何年重与清游。对妆台明镜，欲说还羞。多少东风过了，云缥缈、何处勾留。都非旧，君还记否，吹梦西洲。　　悠悠。芳辰转眼，谁料到而今，尽日楼头。念渡江人远，侬更添忧。天际音书久断，还望断天际归

舟。春回也，怎能教人，忘了闲愁。”纯是变化《风》、《骚》，温温庭筠、韦韦庄几非所屑就，尚何有于姜姜夔、史史达祖。

【壹柒】蒿庵庄棫《丑奴儿慢》云：“飞来燕燕，惊破绿窗残梦，看多少、花昏柳暝，云暗烟浓。望帝春心，枝头曾否解啼红。阑干曲曲，柔丝细细，愁杀游蜂。　　长记那时，成蹊桃李，一样鲜秾。到此际风风雨雨，谁写春容。迢递仙源，何人寻约到山中。蛾眉休说，入门时候，妒恨偏工。”此感士不遇也，结更深一层说。骨高味古，几欲突过中仙王沂孙。

【壹捌】蒿庵庄棫《青门引》云：“梦里流莺啭。唤起春人都倦。研笺莫漫去题红，雨丝风片，帘幕晚阴卷。　　碧云冉冉遥山展。去也无人管。便寻画箧螺黛，可堪路隔天涯远。”怨深愁重，欲言难言，极沉郁之致。

【壹玖】“宝函钿雀金泥凤。钗梁欹侧云鬟重。莫遣梦儿酣。江南春色阑。　　音书金雁断。芳草芙蓉岸。当户理机丝。年年战士衣。”此蒿庵庄棫《菩萨蛮》词也。意亦有所刺，而笔墨又别，正不必袭温温庭筠、韦韦庄陈迹。

【贰〇】蒿庵庄棫《踏莎行》“斜日楼台”结句云：“尊中馀沥且休挥，明朝帘外迷红雨。”凄警绝伦，不同凡响。

【贰壹】蒿庵庄棫词有看似平常，而寄兴深远，耐人十日思者。如《定风波》云：“为有书来与我期。便从兰杜惹相思。昨夜蝶衣刚入梦。珍重。东风要到送春时。　　三月正当三十日。占得。春芳毕竟共春归。只有成阴并结子。都是。而今但愿著花迟。”暗含情事，非细味不见。

【贰贰】《蒿庵词》庄棫词集一卷，所传不过四十阕。其一生所作，必不止于此。余友李子薪，尝欲得其全稿以付梓，余求之两年，竟不能得。今其家住泰州之东乡，一子又故，身后萧条，遗稿不知尚存否？读其词，思其人，悲其遇，为之于邑者累日。

【贰叁】近世文人学士，略谙吟咏，辄裒然成集。尚未能涉猎藩篱，便思欲质诸后世，亦多见其不自量矣。彼若知有蒿庵庄棫词，定当汗流浃背。

【贰肆】蒿庵庄棫词名不显，匪独不及陈陈维崧、朱朱彝尊诸公，亦不逮杨荔裳杨揆、郭频伽郭麟辈，犹争传于一时也。然世无不显之宝，文人学业，特患其不精，不患其无知已，曲高和寡，于我奚病焉？

【贰伍】仲修谭献序《蒿庵词》庄棫词集云：“夫神之所宰，机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构，身之所接，力之所穷，孰能无所可寄哉！纵焉而已逝，荡焉而已纷。鱼寄于水，鸟寄于木，人心寄于言，风云寄于天，凡夫寄于荣利，庄棫或寄于词。填词原于乐闺中之思乎？灵均之遗则乎？动于哀愉而不能已乎？小子学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

以怨。沱潜洋洋，岷嶓峨峨，泛彼柏舟，容与逍遥。为《鹤鸣》，为《汚水》，为《园有桃》，为《匏有苦叶》，吾知之矣，吾知之其诗也。”数语洞悉深处。盖人不能无所感，感不能无所寄。知有所寄，而后可读蒿庵庄棫词。

【贰陆】近人为词，习绮语者，托言温温庭筠、韦韦庄；衍游词者，貌为姜姜夔、史史达祖；扬湖海者，倚于苏苏轼、辛辛弃疾；近今之弊，实六百馀年来之通病也。余初为倚声，亦蹈此习。自丙子年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庄棫，共成茗柯张惠言复古之志。蒿庵庄棫有知，当亦心许。

【贰陆】《蝶恋花》一调，最为古雅。冯延巳“六曲阑干”唱后，几成绝响。一千年来，复得蒿庵庄棫四阕，仲修谭献六阕，可以嗣响正中冯延巳，此外鲜有合者。余曾赋四章，非敢云抗美古人，要亦不外《离骚》“初服”之义。首章云：“日日伤春如病酒。但到春来，便是愁时候。楼畔斜阳溪畔柳，可堪往事重回首。　　前度桃花无恙否？好梦如烟，风景都非旧。冉冉行云迷洞口，无端立尽黄昏后。”次章云：“杨柳高楼天欲暮。深院无人，莫放春归去。六曲阑干同凭处，此心偏似沾泥絮。　　何事竟迷三里雾？昨夜东风，今夜潇潇雨。记不分明花下语，细思翻悔从前误。”三章云：“细雨黄昏人病久。不分伤心，都在春前后。独上高楼风满袖，春山总被鹃啼瘦。　　昨夜重门人静候。料得灯昏，一点悬红豆。梦里容颜还似旧，南来消息君知否？”四章云：“回首行云三月暮。竟日相思，不道相思苦。私祝东风休作雨，凭伊遮断春归路。　　帘外断红重拾取。泪眼依依，枉自关情绪。金篋留香还记否？

叶府，五代人已作俑矣。沉吟前度凭阑处。”

【贰捌】越五日，情有未尽，不能无言，续赋四章，觉孤诣苦心，热肠郁思。均可于言外领会。首章云：“迢递声催花外漏。满院莺啼，残梦醒时候。临水高楼凝望久。陌头折尽青青柳。　　风景而今还似旧。强起开帘，春燕归来否？欲拾残红迟素手。凭栏不觉黄昏后。”次章云：“炉篆香消人意倦。春梦岑岑，不隔闲庭院。晓雨初过寒尚浅。穿帘只有双飞燕。　　玉洞桃花难久恋。山瀑飞来，百尺跳珠溅。一片湿云愁不展。梦回依旧天涯远。”三章云：“闲倚江楼频目送。过尽征帆，江上闲云拥。红豆枝枝和泪种，相思都付回潮涌。　　曾说碧梧栖彩凤，落尽桐花，此恨君应共。芳草不曾来入梦。碧阑干外春阴重。”四章云：“小字红笺曾远寄。一梦三年，灭尽怀中字。江阁不堪重陟倚，萋萋芳草愁无际。　　山外斜阳云外水。泪尽南天，竟日空凝睇。欲说相怜无好计。锦书何处缄红泪。”此类皆多比兴之旨，不至遗讥于浮薄。

【贰玖】飞卿温庭筠《更漏子》三章，后来无人为继。惟蒿庵庄棫一阕为高境。秋宵不寐，哀感无端，赋《更漏子》三阕以寄怀。书之于左，都忘工拙。首章云：“飏轻烟，收急雨。花外沉沉钟鼓。罗袖薄，泪痕浓。思君春梦中。　　西风起，人千里。今夜月明如水。灯渐烬，雁还飞。梦君君岂知。”次章云：“凤盟寒，鸾信杳。离梦近来多少。风不定，月初沉。空阶络纬声。　　芙蓉岸，秋江畔。惆怅落红零乱。烟漠漠，草萋萋。玉骢何处嘶。”三章云：“漏才停，钟渐动。记不分明残梦。啼绿蕙，怨红兰，潇湘云水寒。　　肠欲断，车轮转。开箧泪痕却满。春梦杳，别情长。虫声迎晓霜。”

【叁〇】飞卿温庭筠《菩萨蛮》，古今绝调，难求嗣响。蒿庵庄棫诸词，几于上掩古人，惟《菩萨蛮》十三章，虽穷极高妙，究不能出飞卿之右。盖词各有极，既振其蒙矣，又何加焉！后人为此调者，本诸《风》、《骚》，参以温温庭筠、韦韦庄，无害大雅，便算合作，更欲驾飞卿上之，则不能也。余曾赋两阕云："翡帱翠幄深深处，画屏金雀双双舞。鸾镜照花枝，低回拢鬓丝。　　敢将脂粉弃，知合时宜未。寂寞倚阑干，小窗春梦残。""翡帱"二语，言托根之厚。"鸾镜"二语，言修饰之工，即《离骚》"内美修能"意。不弃脂粉，委曲求全，寂寞梦残，言所遇之卒不合也。次章云："江南春信归来早，江南红豆相思老。心绪落花知，流莺故故啼。　　卷帘天正远，不见西飞燕。隔院自笙歌，剧怜春恨多。""流莺故故啼"，即汪彦章汪藻所谓："无奈这一队畜生何也。"结言欢戚不同。二词于伊郁中饶蕴藉，厚之至也。

【叁壹】戊寅秋，余作《浪淘沙》云："残日照平沙，烟际归鸦。黄昏风起暮雪遮。消息不知郎近远，杨柳天涯。　　帘卷月钩斜，灯背红纱。寻思前事漫嗟呀。一自绿云归去也，空怨年华。"书以志一时之感。"

【叁贰】东坡苏轼《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一阕，忠爱缠绵，千年绝唱。稼轩辛弃疾诸篇，不尽忠厚，而于飞行绝迹中，时见古意，可谓神勇。至迦陵陈维崧则才力甚雄，古意全失。茗柯张惠言五章，与坡仙所感，不必相同，却有暗合处。余曾赋数阕，未知有合作昔贤否？如云："春事已如许，曲沼点轻荷。百年弹指间耳，日月去如梭。我有铜

琶铁板，况对清风明月，不醉待如何！摇笔走风雨，拔剑斫蛟鼍。浮生事，今古恨，尽消磨。人生哀乐何限，得意且高歌。一夜绿窗残梦，又被晓莺啼破，烟景等闲过。兰蕙莫轻折，路远慎风波。”极直率中，却有一片幽怨。又云：“斜日半山紫，归雁落平沙。竭来音信无据，隔断赤城霞。记折梅花赠我，又是菊花时候，离梦绕天涯。肠断未能语，侧帽数飞鸦。　　望江南，千里隔，暮云遮。挑灯深闭孤馆，薄雾掩红纱。永夜霜风凄警，起弄五更残月，清泪堕秋笳。不忍复开箧，芳草怨年华。”反复低回，总无一语说煞，故厚。又云：“促柱鼓瑶瑟，慷慨复凄清。龙吟虎啸兕吼，风雨飒空庭。凉月梧梢正落，帘外秋星如斗，古壁一灯青。肝胆向谁是，中夜拭青萍。　　灯欲烬，弦转急，晓钟鸣。虚廊黄叶乱舞，商气薄空城。叹息云和调绝，抛却金徽三轸，旧恨渺难平。明发不能寐，挥手涕纵横。”三词尚不悖于古。人生不能无所感，故与《浪淘沙》一阕，连类书之。

【叁叁】诗词皆贵沉郁，而论诗则有沉而不郁，无害其为佳者，杜陵杜甫情到至处，每多痛激之辞，盖有万难已于言之隐，不禁明目张胆一呼，以舒其愤懑，所谓不郁而郁也。作词亦不外乎是。惟于不郁处，犹须以比体出之，终以狂呼叫嚣为耻，故较诗为更难。己卯九月，余作《买陂塘》一阕，呜咽缠绵，几不知是血是泪，盖天地商声也。词云：“最愁人、深秋时节，雁声嘹唳西去。天寒红袖高楼倚，楼外满天风雨。情莫诉，望百叠、寒山一线中原路。几回凝伫。枉目断西洲，魂飞南国，泪血洒江树。　　伤心事，鸦雀偏能傲汝，南来音信无据。殷勤分付西飞雁。一幅锦笺寄与。还嘱咐，也不望、重逢慰我飘零苦。华年已误。便瑶瑟亲调，玉筝低弄，哽咽不成语。”怨而怒矣，然亦有不能已于言之隐。”

【叁肆】余作《卜算子》云：“残梦逐杨花，行尽江南路。行尽江南路几程，还恋江南住。　　碧海沓茫茫，瑶岛知何处？不嫁东风却怨谁，空叹华年误。”时己卯九月十九日也，可与《买陂塘》一阕参看。

【叁伍】庚辰秋九月，中宵不寐，万感交集，赋《蝶恋花》一阕，天下后世，读我词者，皆当兴起无穷哀怨，且养无限忠厚也。词云：“采采芙蓉秋已暮。一夜西风，吹折江头树。欲寄相思怜尺素，雁声凄断衡阳浦。　　赠我明珠还记否？试拨鹍弦，更欲从君诉。蝶雨梨云浑莫据，梦魂长绕南塘路。”余甥包荣翰字树人云：“采采芙蓉，日暮途远之感。西风折树，言所如辄阻也。欲寄相思，情不能忘。雁声凄断，书无可达。明珠忆赠，旧事关心。鹍弦更诉，不忍薄待其人。雨云无据，明知诉必无功。梦魂长绕，意虽不达，情总不断也。可以观，可以怨，郁之至，厚之至，词至是，乃蔑以加矣。”

【叁陆】越五日，复作《满庭芳》词云：“潮落枫江。云迷篁谷，雁声嘹唳秋空。华筵樽酒，曾记叙离踪。前度湘皋佩解，烟槛外、波碧兰红。高楼望，粘天衰草，无处问征鸿。　　飘蓬。怜绿鬓，谁歌楚些，弄影云中。叹盘心非故，老尽芙蓉。永夜霜砧入破，钗梁卜、心事谁同？灯将烬，西窗梦醒，残月五更钟。”哀怨与上《蝶恋花》一阕同，而冲厚之意微减。

【叁柒】丙戌之秋，余曾赋《丑奴儿慢》一篇，极郁极厚，有感而发也。词云：“嫩寒破晓，帘外落红成阵。镇几日、花昏柳暗，雨湿云封。婉娩年华，一时都付鸟声中。小窗梦冷，西楼月淡，影掠孤

鸿。　　记否年时，游丝系处，不碍帘栊。叹此日、飘残清泪，遗误花工。寂寞空山，更无人与说残红。野烟深锁，尽伊憔悴，莫怨东风。”

【叁捌】或问余词较蒿庵庄棫如何，余曰：譬挽六钩之弓，蒿庵已满十分，余则才至八九，后日甚长，尚不知究竟如何也。

【叁玖】闲情之作，虽属词中下乘，然亦不易工。“一面发娇嗔，碎揉花打人。”唐无名氏《菩萨蛮》“牡丹带露真珠颗”。恶劣已极，无足置喙。即“须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牛峤《菩萨蛮》“玉楼冰簟鸳鸯锦”。“好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李煜《子夜》“花明月暗笼轻雾”。亦失之流荡忘反。盖摹色绘声，碍难着笔；第言姚冶，易近纤佻；兼写幽贞，又病迂腐。然则何为而可？曰：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温庭筠、韦韦庄，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艳体亦无不可。宋人词潘汾《倦寻芳》“兽鐶半掩”云：“香减羞回空帐里，月高犹在重帘下。”虽薄不佻，尚有可观。下忽接云：“恨疏狂、待归来碎揉花打。”则令人喷饭矣。他如尹鹗《菩萨蛮》“陇云暗合秋天白”：“上马出门时，金鞭莫与伊。”又唐玄宗《好时光》“宝髻偏宜宫样”：“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又许岷《木兰花》“小庭日晚花零落”：“有时觑着同心结，万恨千愁无处说。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又李珣《西溪子》“马上见时如梦”：“归去想娇娆，暗魂销。”又魏承班《生查子》“离别又经年”：“嫁得薄情夫，长抱相思病。”又秦观《浣溪沙》“香靥凝羞一笑开”：“照水有情聊整鬓，倚阑无绪更兜鞋。”又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等闲妨了绣工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又陈克《浣溪沙》“浅画香膏拂紫锦”：“旋移针线小姑前。”又赵彦端《虞美人》“断蝉高柳斜阳处”：“又成娇困倚檀郎，无事更抛莲子、打

鸳鸯。”又李白《菩萨蛮》“举头忽见衡阳雁”：“待雁却回时，也无书寄伊。”又宋无名氏（一作李清照）《点绛唇》“蹴罢秋千”：“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又马洪《少年游》“弄粉调脂”：“笑摘朱樱，微揎翠袖，枝上打流莺。”国朝词如陈玉璂《渔歌子》“绣阁香浓缀枝”：“欲骂东风误向西。”又周稚廉《卜算子》“划袜坠金菱”：“倦倚檀肩数乱星，数到牵牛住。”又汪懋麟《误佳期》“寒气暗侵帘幕”：“待他重与画眉时，细数郎轻薄。”又吴棠桢《南歌子》“山色晴还好”：“笑请檀郎今夜暂分床。”又不详：“起常憎婢早，睡每怨娘迟。”又朱昂《摊破浣溪沙》“药鼎微温枕半欹”：“晓风残月命如丝。”又《清平乐》：“小桃如绮，命短东风里。”又董国华《浣溪沙》“背着银缸伴寂寞”：“可怜人度可怜宵。”诸如此类，不可枚举。将婉挽风流，写成轻薄不堪女子，吾不知此辈是何肺腑？即以之写歌妓尚不可，况闺襜耶！古人词如毛熙震之《临江仙》“幽闺欲曙闻莺啭”“暗思闲梦，何处逐云行。”晏元献晏殊之《玉楼春》“绿杨芳草长亭路”“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林和靖林逋之《相思令》“吴山青”“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晏小山晏幾道之《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又同上：“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又《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又《南歌子》“凤髻金泥带”：“春思重，晓妆迟。寻思残梦时。”欧阳公欧阳修之《蝶恋花》“越女采莲秋水畔”“照影摘花花似面。芳心只共丝争乱。”秦少游秦观之《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欲见回肠。断续薰炉小篆香。”贺方回贺铸之《鹧鸪天》“月痕依约到西厢”“初未试愁那是泪，每浑疑梦奈馀香。”无名氏之《玉娇枝》“胆样瓶儿几点春”“为君惆怅，何独是黄昏。”汤义仍汤显祖之《阮郎归》“不经人事意相关。牡丹亭梦残。断肠春色在眉弯。倩谁临远山。”国朝王香雪王策之《满江红》“睡眼初回”“斗草心慵垂手立，兜鞋梦好低头想。”史位存史承谦之《鹊踏枝》“乳燕初飞春已去”“千蝶帐深萦梦

苦。倦拈红豆调鹦鹉。”赵璞函赵文哲之《忆少年》“杨花时节”“东风落红豆，怅相思空遍。”似此则婉转缠绵，情深一往，丽而有则，耐人玩味。其次，则牛松卿牛峤之《感恩多》“两条红粉泪”“强攀桃李枝。敛愁眉。”又《西溪子》“捍拨双盘金凤”：“弹到《昭君怨》处，翠蛾愁。不抬头。”牛希济之《生查子》“新月曲如眉”“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顾敻之《醉公子》“岸柳垂金线”“敛袖翠蛾攒。相逢尔许难。”寇莱公寇準之《点绛唇》“水陌轻寒”“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晏元献晏殊之《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笑从双脸生。”范文正范仲淹之《御街行》“纷纷坠叶飘香砌”“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欧阳公之《诉衷情》“清晨帘幕卷轻霜”“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周子宽周容之《小重山》“谢了梅花恨不禁”“伤春还上去年心，怎禁得，时节又烧灯。”无名氏之《谒金门》“山无数”“怎得西风吹泪去，阳台为暮雨。”王次回王彦泓之《满江红》“眼角眉端”“善病每逢春月卧，长愁多向花前叹。”又同上：“几度卸妆垂手望。无端梦觉低声唤。猛思量，此际正天涯，啼珠溅。”国朝吴梅村吴伟业之《浣溪沙》“断颊微红眼半醒”“摘花高处睹身轻。”又同上：“惯猜闲事为聪明。”梁玉立梁清标之《菩萨蛮》“乱鸦啼处春风晓”“拂镜试新妆。低回问粉郎。”吴薗次吴绮之《钗头凤》“灯花滴”“巫云昨夜，同骑双凤。梦梦梦。”王小山王时翔之《临江仙》“一段旅情无处著”“灯微屏背影，泪暗枕留痕。”又同上：“小园春雨过，扶病问残春。”又《浣溪沙》“彩扇轻遮画烛红”：“眼波低剪篆丝风。”又《浣溪沙》“半是含娇半是慵”：“一弯愁思驻螺峰。”王香雪之《满江红》“嫩碧池塘”“槛外红新花有信，镜中黄淡人微恙。”又同上：“梦短易添清昼倦，书长惯费黄昏想。”毛今培毛健之《菩萨蛮》“流苏百结参差影”“斜月小屏风。玉人残梦中。”过湘云过春山之《踏莎行》“寂寂帘栊”“游丝不解系韶华，为谁偏逐香车去。”均不失为风流酸楚。而世人每好读尤西堂尤侗之《醉公子》“何处不贪杯”“不敢骂檀郎，喃喃咒杜

康。”又《菩萨蛮》“锦葵花侧弹棋坐”“笑掷竹夫人，无端一面瞋。”又《春光好》“掩绣闺”“聊聊私语小窗中，骂春风。”汤卿谋汤传楹之《职鹧鸪天》“一片伤心花影封”“倚烟欺雨咒东风。”周冰持之《相见欢》“小鬟衫着轻罗”“睡起钗偏髻倒，唤娘梳。”又《蝴蝶儿》“越罗初绣双鸾”“半醉带郎冠，暗中试小鬟。”又《》“”“戏阄红豆教郎猜，笑郎呆。”又《添字昭君怨》“斗帐朝搴银蒜”“倚阑故意教鹦哥，骂儿夫”等类，作者可鄙，读者尤可鄙。又如牛希济之《生查子》“新月曲如眉”“终日劈桃穰，人在心儿里。”辛稼轩之《王孙信》“有得许多泪”“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国朝蒋希元蒋元益之《浣溪沙》“日射桐阴桐色鲜”“刺绣恁般针脚细，拈词好个笔头尖，错教夫婿认神仙。”又闺秀秦清芬之《忆江南》“人静也”“戏剥瓜仁排梵字，闲将盏底印连环。”又有竹影词人所谓：“你看他疏疏密密，整整斜斜，总写着个人两字。”见《莲子居词话》卷四。此类皆一味纤巧，不可语于大雅。又有着力写去，适形粗鄙者。如柳耆卿柳永之《婆罗门令》“昨宵里恁和衣睡”“昨宵里恁和衣睡，今宵里又恁和衣睡。”蔡伸道蔡伸之《洞仙歌》“莺莺燕燕”“我只为相思特特来，这度更休推，后回相见。”辛稼轩之《王孙信》“有得许多泪”“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国朝陈其年陈维崧之《贺新郎》“小酌荼蘼酿”“努力做藁砧模样。”董文友之《浣溪沙》“幽梦宵来托锦鲛”“不禁莲瓣一轻敲。”郑板桥郑燮之《虞美人》“盈盈十五人儿小，惯是将人恼。撩他花下去围棋，故意推他勍敌，让他欺。”皆是也。若竹垞朱彝尊《静志居琴趣》一卷，璞函赵文哲《祝英台近》八章，文友《东坡引》、《鹧鸪天》诸阕，俱实有所指，又当别论。至赠妓之词，原不嫌艳冶，然择言以雅为贵，亦须慎之。若孙光宪之《浣溪沙》“试问于谁分最多”“醉后爱称娇姐姐，夜来留得好哥哥，不知情事久长么？”真令人欲呕。魏承班之《菩萨蛮》“玉容光照菱花影”“携手入鸳衾，谁人知此心。”语亵而意呆。林楚翘《菩萨蛮》“画堂春昼垂珠箔”之“重道好郎君，

人见莫恼人。”亦俚鄙可笑。古人词佳者，如孙光宪之《浣溪沙》“乌帽斜欹倒佩鱼”“将见客时微掩敛，得人怜处且生疏，低头羞问壁边书。”又《浣溪沙》“碧玉衣裳白玉人”“除却弄珠兼解佩，便随西子与东邻，是谁容易比真真。”张子野之《减字木兰花》“垂螺近额”“舞彻《梁州》，头上宫花颤未休。”陈无已陈师道之《菩萨蛮》“哀筝一曲《湘江曲》”“弹到断肠时，春山眉黛低。”刘潜夫刘克庄之《清平乐》“宫腰束素”“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均无害为婉雅。而余所爱者，则张子野之《碧牡丹》“步帐摇红绮”“望极蓝桥，正暮云千里，几重山，几重水。”司马公之《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相见争如不见，有情还似无情。”周美成周邦彦之《点绛唇》“辽鹤归来”“旧时衣袂，犹有东风泪。”贺方回之《石州引》“薄雨初寒”“芭蕉不展丁香结，枉望断天涯，两厌厌风月。”张仲宗张元幹之《清平乐》“明珠翠羽”“相见嫣然一笑，眼波先入郎怀。”王渔洋王士禛之《菩萨蛮》“玲珑嵌石红蕉叶”“今夜梦潇湘，琴心秋水长。”陈其年之《桂殿秋》“春漠漠”“痴情低咏年时句，人在东风二月初。”周冰持之《送我入门来》“青粉墙头”“尊前谱我《淋铃调》，与滴雨新梅一样酸。看舞馀欲坠，歌馀微喘，不忍催完。”皆极其雅丽，极其凄秀。而尤爱赵璞函之《绮罗香》“乳燕栖梁”“浑已换款柳心情，犹未减咒桃眉妩。”下云：“选婿窗边，可忆断魂柔路，纵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无干处。”情深文明，自是绝唱。作赠妓词者，要当以此为法，则不病词芜，亦不患情浅矣。今人不知作词之难，至于艳词，更以为无足轻重，率尔操觚，扬扬得意，不自知可耻。此阕《关雎》所以不作也，此郑声之所以盈天下也，此则余之所大惧也。

【肆〇】或问余所作艳词以何为法，余曰：“余固尝言之，根柢于《风》、《骚》，涵泳于温温庭筠、韦韦庄，以之作正声也可，以之作

艳体亦为不可。盖绮语已属下乘，若不取法乎古，更于淫词亵语中求生活，则吾岂敢！”余旧作艳词，大半付丙，然如《菩萨蛮》十二章，有“白云深处归来也”云：“箫鼓画船归。双双蝴蝶飞。”又同上：“太息镜中缘。当时意惘然。”又：“新愁旧恨年年有。重逢又是春归后。觌面悄无言。低头弄素纨。”又：“心事素娥知。月明三五时。”又：“高梧夜鹊惊飞起。月明帘外天如水。灯背小红楼。残钟咽暮秋。”此章系述梦境。又“屏风六曲深深掩”：“小立影珊珊。春风罗袖单。”又同上：“一杯桑落酒。薄醉黄昏后。劝饮意殷勤。低回拢鬓云。”又：“柳棉吹尽春寒恻。为谁含怨中庭立。”又：“草草理残妆。春山眉黛长。”又：“花枝娇欲并。杳杳青鸾信。竹外一枝斜。输他桃李花。”又“卷帘人倚东风下”：“宛转绣花枝。当窗理乱丝。”又同上：“杨柳夜乌飞。愁中音信稀。”又：“梦云依约无凭据。孤根嫩叶禁风雨。掩袖泪痕多。松松挽髻螺。”又“夜来噩梦殊堪讶”：“千里雁书来，秋风落叶哀。”又“秋深又是伤离别”：“去去莫回头。烟波江上愁。”虽属艳词，似尚不背于古。”

【肆壹】余曾作《倦寻芳》纪梦“凉生罗幕”云：“江上芙蓉凝别泪，桥边杨柳牵离绪。望南天，数层城十二，梦魂飞渡。”下云：“正飒飒梧梢送响，搀入疏砧，残梦无据。倚枕沉吟，禁得泪痕如注。欲寄书无千里雁，最伤心是三更雨。待重逢，却还愁彩云飞去。”又《齐天乐》为杨某题凭栏美人图后半云：“樊川旧愁顿触，叹梨云梦杳，锁香何处。翠袖天寒、青衫泪满。怕听楝花风雨。”又《忆江南》云：“离亭晚，落尽刺桐花。江水不传心里事，空随闲恨到天涯。归梦逐尘沙。”皆可与《菩萨蛮》十二章参看，措语亦无纤佻浮薄之弊。

白雨斋词话卷七

【壹】国初《十六家词》孙默编，独遗竹垞朱彝尊，殊不可解。其中王士禄、王士禛于词一道并非专长，不知何以列入。又尤侗、董俞、陈世祥、黄永、陆求可、邹祗谟等词根柢既浅，措语又不尽雅驯，尚非分虎李符、武曾李良年、耦渔之匹，二李一严亦未入选。亦何敢与小长芦抗哉？去取太不当人意。而纪文达公谓国初填词之家，约略具是，亦失之不检也。

【贰】彭骏孙彭孙遹《词藻》四卷，品论古人得失，欲使苏苏轼、辛辛弃疾、周周邦彦、柳柳永两派同归。不知苏、辛与周、秦秦观，流派各分，本原则一。若柳则傲而不理，荡而忘反，与苏、辛固不能强合，视美成周邦彦尤属歧途。骏孙于词一道，未能洞悉源委。其所撰《延露词》，亦未见高妙，故所论多左。

【叁】《国朝词综》之选王昶编，去取虽未能满人意，大段尚属平正，余亦未敢过非。惟《明词综》之选，实属无谓。然有明一代，可选者寥寥无几，高者难获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约不过数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选之平庸也。

【肆】《清绮轩词选》华亭夏秉衡选，大半淫词秽语，而其中亦有宋人最高之作。泾渭不分，雅郑并奏，良由胸中毫无识见。选词之荒谬，

至是已极。

【伍】《宋七家词选》甚精戈载编，若更以淮海秦观易草窗周密，则毫发无遗憾矣。

【陆】皋文张惠言《词选》，精于竹垞朱彝尊《词综》十倍，去取虽不免稍刻，而轮扶大雅，卓乎不可磨灭。古今选本，以此为最。若黄朴存黄乘勋《词选》，则兼采游词，于《风》、《骚》真消息，何尝梦见！

【柒】近时冯梦华煦所刻乔笙巢《宋六十一家词选》，甚属精雅，议论亦多可采处。

【捌】成肇麐《唐五代词选》删削俚亵之辞，归于雅正，最为善本。唐五代为词之源，而俚俗浅陋之词杂入其中，亦较后世为更甚。至使后人陋《花间》、《草堂》之恶习，而并忘缘情托兴之旨归，岂非操选政者加之厉乎？得此一编，较顾梧芳所辑《尊前集》，雅俗判若天渊矣。

【玖】唐明皇《好时光》云："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俚浅极矣。而顾梧芳《尊前集》首录此篇，称为"音婉旨远，妙绝千古"，岂非痴人说梦！

【壹〇】近阅《莲子居词话》海陵吴衡照子律撰，其中亦有可采，然于词之原委，全未讨论。枝叶虽荣，本根已槁，此亦六百馀年之通病也。

【壹壹】《莲子居词话》云：“苏苏轼之大、张张先之秀、柳柳永之艳、秦秦观之韵，周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此论殊属浅陋。谓北宋不让南宋则可，而以“秀”、“艳”等字尊北宋则不可。如徒曰“秀”、“艳”、“圆融”而已，则北宋岂但不及南宋，并不及金元矣。至以耆卿柳永与苏、张、周、秦并称，而不数方回贺铸，亦为无识。又以“秀”字目子野张先，“韵”字目少游秦观，“圆融”字目美成周邦彦，皆属不切。即以“大”字目东坡苏轼，“艳”字目耆卿，亦不甚确。大抵北宋之词，周、秦两家皆极顿挫沉郁之妙。而少游托兴尤深，美成规模较大，此周、秦之异同也。子野词于古隽中见深厚；东坡词则超然物外，别有天地；而江南贺老，寄兴无端，变化莫测，亦岂出诸人下哉！此北宋之隽、南宋不能过也。若耆卿词，不过长于言情，语多凄秀，尚不及晏小山晏幾道，更何能超越方回，而与周、秦、苏、张并峙千古也。

【壹贰】《莲子居词话》又云：“苏苏轼、辛辛弃疾并称，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黄庭坚之视东坡苏轼也。东坡之大与白石姜夔之高，殆不可以学而至。”此论尚有可采。惟以“大”字目东坡，终不甚确。

【壹叁】余旧选《词则》四集，二十四卷，计词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稿而后成。余自序云：“《风》、《骚》既息，乐府代兴。自五七

言盛行于唐，长短句无所依，词于是作焉。词也者，乐府之变调，《风》、《骚》之流派也。温温庭筠、韦韦庄发其端，两宋名贤畅其绪。《风》、《骚》正宗，于斯不坠。金元而后，竞尚新声。众喙争鸣，古调绝响。操选政者，率昧正始之义，媸妍不分，雅郑并奏。后之为词者，茫乎不知其所从。卓哉皋文张惠言《词选》一编，宗风赖以不灭，可谓独具只眼矣。惜篇幅狭隘，不足以见诸贤之面目。而去取未当者，十亦有二三。夫风会既衰，不必无一篇之偶合。而求诸古作者，又不少靡曼之词。衡鉴不精，贻误匪浅。余窃不自揣，自唐迄今，择其尤雅者五百馀阕，汇为一集，名曰《大雅》。长吟短讽，觉《南》、《豳》雅化，《湘》、《汉》骚音，至今犹在人间也。顾境以地迁，才有偏至，执是以寻源，不能执是以穷变。《大雅》而外，爰取纵横排奡感激豪宕之作四百馀阕为一集，名曰《放歌》。取尽态极妍哀感顽艳之作六百馀阕为一集，名曰《闲情》。其一切清圆柔脆急奇斗巧之作，别录一集，得六百馀阕，名曰《别调》。《大雅》为正，三集副之，而总名之曰《词则》。求诸《大雅》，固有馀师，即遁而之他，亦即可于《放歌》、《闲情》、《别调》中求大雅，不至入于歧趋。古乐虽亡，流风未阒，好古之士，庶几得所宗焉。”

【壹肆】序《大雅集》云：“太白李白诗《古风》之一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然诗教虽衰，而谈诗者犹得所祖祢。词至两宋而后，几成绝响。古之为词者，志有所属，而故郁其辞；情有所感，而或隐其义；而要皆本诸《风》、《骚》，归于忠厚。自新声竞作，怀才之士，皆不免为风气所囿，务取悦人，不复求本原所在。迦陵陈维崧以豪放为苏苏轼、辛辛弃疾，而失其沉郁；竹垞朱彝尊以清和为姜姜夔、史史达祖，而昧厥旨归。下此者更无论矣，无往不复。皋文张惠言溯其源，蒿庵庄棫引其绪，两宋宗风，一灯不灭。斯编之录，犹是志也。录《大

雅》集。”

【壹伍】序《放歌集》云：“息深达亹，悱恻缠绵，学人之词也。若瑰奇磊落之士，郁郁不得志，情有所激，不能一轨于正，而胥于词发之。风雷之在天，虎豹之在山，蛟龙之在渊，恣其意之所向，而不可以绳尺求。酒酣耳热，临风浩歌，亦人生肆志之一端也。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云‘放歌破愁绝’，诚慨乎其言矣。录《放歌集》。”

【壹陆】序《闲情集》云：“《闲情》一赋，白璧微瑕，昭明误会其旨矣。渊明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闲情云者，闲其情使不得逸也。是以历写诸愿，而终以所愿必违。其不仕刘宋之心，言外可见。浅见者胶柱鼓瑟，致使美人香草之遗意，等诸桑间濮上之淫声，此昭明之过也。兹编之选，绮说邪思，皆所不免。然夫子删诗，并存《郑》、《卫》，知所惩劝，于义何伤？名以‘闲情’，欲学者情有所闲，而求合于正，亦圣人‘思无邪’旨也。录《闲情集》。”

【壹柒】序《别调集》云：“人情不能无所寄，而又不能使天下同出一途。大雅不多见，而繁声于是乎作矣。猛起奋末，诚苏苏轼、辛辛弃疾之罪人。尽态逞妍，亦周周邦彦、姜姜夔之变调。外此则啸傲风月，歌咏江山，规模物类，情有感而不深，义有托而不理。直抒所事，而比兴之义亡；侈陈其盛，而怨慕之情失。辞极其工，意极其巧，而不可语于大雅，而亦不能尽废也。录《别调集》。”

【壹捌】回文、集句、叠韵之类，皆是词中下乘。有志于古者，断

不可以此居奇，一染其习，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机杼可也，亦不必以叠韵为能事。就中叠韵尚可偶一为之，次则集句，最下莫如回文，断不可效尤也。古人为词，兴奇无端。行止开合，实有自然而然。一经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为叠韵，强己就人，必竞出工巧以求胜，争奇斗巧，乃词中下品，余所深恶者也。作诗亦然。

【壹玖】回文、集句、叠韵、变调各体，余于《别调集》中求其措语无害大雅者，择录一二。非赏其工也，聊备一格而已。

【贰〇】《蟥蛣杂记》载粤妓张八《重头菩萨蛮》云："今宵屋挂前宵月。前年镜入新年发。芳心不共芳时歇。草色洞庭南。送君花满潭。别花君岂堪。　　绮窗临水岸。有鸟当窗唤。水上春帆乱。游蝶化行衣。行人游未归。蓬飞魂更飞。"柔情宛转，生面独开，音节之妙，全在增一句，便觉此调应如此作。自我变古，有何不可？又粤妓袁九《曳脚望江南》云："无人到，花外已闻倒挂，一声声。往事都随商女笑，新诗要掩大家名。乞得情人小字，篆双成。"情丝摇曳，亦变调中之最佳者。二词余录入《别调集》。

【贰壹】诗词原可观人品，而亦不尽然。诗中之谢灵运、杨武人不详，人品皆不足取，而诗品甚高。尤可怪者，陈伯玉陈子昂扫陈、隋之习，首复古之功，其诗雄深苍莽中，一归于纯正。就其诗以论人品，应有可以表见者，而谄事武后，腾笑千古。词中如刘改之刘过辈，词本卑鄙，虽负一时重名，然观其词，即可知其人之不足取。独怪史梅溪史达祖之沉郁顿挫，温厚缠绵，似其人气节文章，可以并传不朽。而乃甘作

权相堂吏，致与耿柽、董如璧辈并送大理，身败名裂。其才虽佳，其人无足称矣。梅溪姓氏不见录于《文苑》中，职是之故。视陈西麓陈允平之不肯仕元，当时有海上盗魁之目，宁不愧死！

【贰贰】蒋竹山蒋捷至元大德间，臧臧梦解、陆陆垕辈交荐其才，卒不肯起。词不必足法，人品却高绝。

【贰叁】冯正中冯延巳《蝶恋花》四章，忠爱缠绵，已臻绝顶。然其人亦殊无足取，尚何疑于史梅溪史达祖耶？诗词不尽能定人品，信矣。

【贰肆】激昂慷慨，原非正声。然果能精神团聚，辟易万夫，亦非强有力者未易臻此。国朝为此调者，迦陵陈维崧尚矣。后来之隽，必不得已，仍推板桥。若蒋心馀蒋士铨、黄仲则黄景仁辈，丑态百出矣。

【贰伍】国朝闺秀工词者，自以徐湘蘋徐灿为第一，李纫兰李佩金、吴蘋香吴藻等相去甚远。

【贰陆】湘蘋徐灿《踏莎行》“芳草才芽”云：“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既超逸，又和雅，笔意在五代北宋之间。

【贰柒】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李清照，后则徐湘蘋。明末叶

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徐之亚。

【贰捌】《西青散记》载绡山女子双卿贺双卿词十二阕。双卿负绝世才，秉绝代姿，为农家妇。姑恶夫暴，劳瘁以死。生平所为诗词，不愿留墨迹，每以粉笔书芦叶上，以粉易脱，叶易败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史梧冈《西青散记》载双卿事甚详，或疑其寓言，亦刻舟之见。十二阕余录入《别调集》。如《望江南》云："春不见，寻过野桥西。染梦淡红欺粉蝶，锁愁浓绿骗黄鹂。幽恨莫重提。　人不见，相见是还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无泪可沾衣。山远夕阳低。"又《二郎神》咏菊花云："丝丝脆柳。袅破淡烟依旧。向落日、秋山影里，还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阳挨过了，亏耐到、小春时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　生受。新寒浸骨，病来还又。可是我、双卿薄倖，撇你黄昏静后。月冷阑干人不寐，镇几夜、未松金扣。枉辜却，开向贫家，愁处欲浇无酒。"此类皆忠厚缠绵，幽冷欲绝。而措语则既非温温庭筠、韦韦庄，亦不类周周邦彦、秦秦观、姜姜夔、史史达祖，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

【贰玖】双卿贺双卿《惜黄花慢》孤雁云："碧尽瑶天。但暮霞散绮，碎剪红鲜。听时愁近，望时怕远，孤鸿一个，去向谁边。素霜已冷芦花渚，更休倩、鸥鹭相怜。暗自眠。凤凰虽好，宁是姻缘。"读此觉虽速我讼，亦不汝从。尚嫌过激，不及此和平中正也。下云："凄凉劝你无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梁初尽，网罗正苦，梦魂易警，几处寒烟。断肠可似婵娟意，寸心里、多少缠绵。夜未闲。倦飞误宿平田。"此词悲怨而忠厚，读竟令人泣数行下。

【叁〇】双卿贺双卿《薄倖词》咏疟云：《西青散记》：双卿夙青疟疾，体弱，性柔能忍事，即甚闷，色常怡然。一日，双卿舂谷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傍，杵压于腰，忍痛复舂。炊粥半而疟作，火烈粥溢，沃之以水。姑大诟，掣其耳环曰："出！"耳裂环脱，血流及肩，乃拭血毕炊。于是抒臼俯地而叹曰："天乎！愿双卿一身，代天下绝世佳人受无量苦，千秋万世后，为佳人者无如我双卿为也。"至是为苦疟词，以芦叶书之。叹曰："诚不如化作彩云飞也。""依依孤影。浑似梦、凭谁唤醒。受多少、蝶嗔蜂怒，有药难医花证。最忙时、那得功夫，凄凉自整红炉等。总诉尽浓愁，滴乾清泪，冤煞蛾眉不省。　　去过酉来先午，偏放却、更深宵永。正千回万转，欲眠仍起，断鸿叫破残阳冷。晚山如镜。小柴扉、烟锁佳人，翠袖恹恹病。春归望早，只恐东风未肯。"日用细故，信手拈来，都成异采。得双卿词，足为吾《别调集》生色。

【叁壹】余最爱双卿贺双卿《摸鱼儿》云：《西青散记》：邻女韩西，新嫁而归，性颇慧，见双卿独舂汲，恒助之。疟时，坐于床，为双卿泣。不识字，然爱双卿书。乞双卿写《心经》，且教之诵。是时将返其夫家，父母饯之，召双卿，疟弗能往，韩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遗双卿。双卿泣为此词，以淡墨细书芦叶。又以竹叶题《凤凰台上忆吹箫》一阕。"喜初晴，晚霞西现。寒山烟外清浅。苔纹干处容香履，尖印紫泥犹软。人语乱。忙去倚柴扉，空负深深愿。相思一线。向新月搓圆，穿愁贯恨，珠泪总成串。　　黄昏后，残热谁怜细喘。小窗风射如箭。春红秋白无情艳。一朵似侬难选。重见远。听说道、伤心已受殷勤饯。斜阳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只是，几片冷云展。"缠绵凄恻，陇头流水不如是之呜咽也。又《凤凰台上忆吹箫》云："寸寸微云，丝丝残照，有无明灭难消。正断魂魂断，闪闪摇摇。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隐隐迢迢。从今后，酸酸楚楚，只似今宵。　　青遥。问天不应，看小小双卿，袅袅无

聊。更见谁谁见，谁痛花娇。谁望欢欢喜喜，偷素粉、写写描描。谁还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其情哀，其词苦。用双字至二十馀叠，亦可谓广大神通矣。易安李清照见之，亦当避席。

【叁贰】近时闺秀，仁和赵我佩君兰著有《碧桃馆词》，格调未高，措辞亦不免于俗。余独赏其《踏莎行》春草一篇，可为集中压卷。词云：“径绕苔花，庭飞柳絮。池塘寂寞清明雨。西园蝴蝶故依依，东风吹梦来何处。　　别浦魂销，画楼人伫。离愁三月长亭路。经年绿遍旧城根，萋萋又送王孙去。”雅丽缠绵，不减陈西麓陈允平。

【叁叁】吴蘋香吴藻《浪淘沙》云：“莲漏正迢迢。凉馆灯挑。画屏秋冷一枝箫。真个曲终人不见，月转花梢。　　何处暮砧敲。黯黯魂销。断肠诗句可怜宵。欲向枕痕寻旧梦，梦也无聊。”此亦郭频伽郭麐、杨荔裳杨揆流亚，韵味浅薄，语句轻圆。所谓隔壁听之，铿锵鼓舞者也。蘋香词可取者，如《河传》云：“春睡。刚起。自兜鞋。立近东风费猜。绣帘欲钩人不来。徘徊。海棠开未开。　　料得晓寒如此重。烟雨冻。一定留春梦。甚繁华。故迟些。输他。碧桃容易花。”自写愁怨之作，宛转合拍，意味甚长。

【叁肆】蘋香吴藻《祝英台近》咏影云：“曲阑低，深院锁。人晚倦梳裹。恨海茫茫，已觉此身堕。那堪多事青灯，黄昏才到，又添上影儿一个。　　最无那。纵然着意怜卿，卿不解怜我。怎又书窗，依依伴行坐。算来驱去应难，避时尚易，索掩却、绣帏推卧。”蘋香父夫俱业贾，两家无一读书者，而独呈翘秀，殆有夙慧也。词意不能无怨，然其

情亦可哀矣。

【叁伍】词有故作朴直语，而实形粗鲁者。如陈小鲁陈行《高溪梅令》云：“庭前竹树报平安。不平安。一夜西风吹折、两三竿。缺中来远山。此五字有景无情束不住上三句。　　古人只道出门难。入门难。江北江南也作、故园看。玉门何处关？”此二句尚可。又《浣溪沙》云：“一世杨花二世萍。无疑三世化卿卿。不然何事也飘零。”又《太常引》云：“水天水地水人家。水上做生涯。一二亩蒹葭。七八亩、菱花藕花。　　蒹葭活火，菱香藕熟，湖水可煎茶。秋梦有些些。只不管、朝云暮鸦。”此二句尚可。此类大抵皆拾黄山谷黄庭坚、蒋竹山蒋捷唾馀，可厌之极。

【叁陆】金圣叹论诗词，全是魔道，又出锺锺惺、谭谭元春之下。其评欧阳公欧阳修词一卷，穿凿附会，殊乖大雅。且两宋词家甚多，独推欧公为绝调，盖犹是评《水浒》、《西厢》之伎俩耳。以论词之例论曲，尚不能尽合，况以论曲论传奇之例论诗词，乌有是处！

【叁柒】“深花枝。浅花枝。深浅花枝相并时。花枝难以伊。　　玉如肌。柳如眉。爱著鹅黄金缕衣。啼妆更为谁？”欧阳公欧阳修《长相思》词也，可谓鄙俚极矣。而圣叹以前半连用四“花枝”、两“深”“浅”字，叹为绝技，真乡里小儿之见。

【叁捌】圣叹评传奇虽多偏谬处，却能独出手眼。至于诗词，直是门外汉。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是在有识者。

【叁玖】一篇之工，脍炙人口，如“山抹微云”秦观《满庭芳》、“梅子黄时雨”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暗香》姜夔、《疏影》姜夔、“春水”张炎《南浦》“波暖绿粼粼”等篇，名实相副，则亦当之无愧色。然《白雪》、《阳春》，知音必少。有志之士，自宜取法乎上，历久愈新。若急于求知，如郭频伽郭麐、杨荔裳杨揆辈，每作一篇，群焉附和，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呜呼！诚属高超深厚之作，庸夫俗子，何足以知其佳？庸夫俗子皆言其佳，其不佳也可知矣。

【肆〇】聪明纤巧之作，庸夫俗子每以为佳。正如蜣螂逐臭，乌知有苏合香哉！若以王碧山王沂孙、庄中白庄棫之词，不经有识者评定，猝投于庸夫俗子之前，恐不终篇而思卧矣。

【肆壹】“未睹钧天之美，则北里为工；不咏《关雎》之乱，则桑中为隽。”徐昌谷徐祯卿《谈艺录》语也。今人论词，不向《风》、《骚》中求门径，徒取一二聪明语，叹为工绝，正坐此病。

【肆贰】无论作诗作词，不可有腐儒气，不可有俗人气，不可有才子气。人第知腐儒气、俗人气之不可有，而不知才子气亦不可有也。尖巧新颖，病在轻薄，发扬暴露，病在浅尽。腐儒气、俗人气，人犹望而厌之，若才子气，则无不望而悦之矣，故得病最深。

【肆叁】宋无名氏《九张机》，自是逐臣弃妇之词，凄婉绵丽，绝

妙古乐府也。《词综》删存七首，余《大雅集》中，就《乐府雅调》两篇，摘录十一首，精粹已尽，不啻窥全豹矣。如云：“一张机。采桑陌上试春衣。风晴日暖慵无力，桃花枝上，啼莺言语，不肯放人归。”又云：“两张机。月明人静漏声稀。千丝万缕相萦系，织成一段，回文锦字，将去寄呈伊。”又云：“三张机。吴蚕已老燕雏飞。东风宴罢长洲苑，轻绡催趁，馆娃宫女，要换舞时衣。”刺在言外。又云：“四张机。鸳鸯织就欲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浴红衣。”又云：“五张机。横纹织就沈郎诗。中心一句无人会，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意殊忠厚。又云：“六张机。雕花铺锦半离披。兰房别有留春计，炉添小篆，日长一线，相对绣工迟。”又云：“七张机。春蚕吐尽一生丝。莫教容易裁罗绮，无端剪破，仙鸾彩凤，分作两边衣。”苦心密意，不忍卒读。又云：“八张机。回纹知是阿谁诗。织成一片凄凉意，行行读遍，厌厌无语，不忍更寻思。”又云：“九张机。双花双叶又双枝。薄情自古多离别，从头到底，将心萦系，穿过一条丝。”“双花”七字，何等亲切。“从头”三句更慎重，可以观，可以怨。又云：“轻丝。象床玉手出新奇。千花万草光凝碧，裁缝衣著，春天歌舞，飞蝶语黄鹂。”欢乐语中含凄感。又云：“春衣。素丝染就已堪悲。尘昏汗污无颜色，应同秋扇，从兹永弃，无复奉君时。”此章最沉痛，似为贬节者言之，观次句可见。以一言何况，又加以尘污也。凄凉怨慕，千古孤臣孽子劳人思妇读之，皆当一齐泪下。

【肆肆】《九张机》纯自《小雅》、《离骚》变出。词至是已臻绝顶，虽美成周邦彦、白石姜夔亦不能为。

【肆伍】《九张机》全是寄怨之作，其缘起云：“《醉留客》者，乐

府之旧名；《九张机》者，才子之新调。凭戛玉之清歌，写掷梭之春怨。章章寄恨，句句言情。”诗云：“一掷梭心一缕丝，连连织就《九张机》。从来巧思知多少，苦恨春风久不归。”可知其寄意矣。

【肆陆】词至《九张机》，高处不减《风》、《骚》，次亦《子夜》怨歌之匹，千年绝调也。皋文张惠言《词选》独遗之，亦不可解。

【肆柒】王介甫王安石谓张子野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天仙子》“数声持酒听”，不及李世美李冠“朦胧淡月云来去”《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此仅就一句言之，未观全体，殊觉武断。即以一句论，亦安见其不及也？

【肆捌】太白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阕，神在个中，音流弦外，可以是为词中鼻祖。寻词之祖，断自太白可也，不必高语六朝。

【肆玖】飞卿温庭筠短古，深得屈子屈原之妙，词亦从《楚骚》来，所以独绝千古，难乎为继。

【伍〇】唐人词所传不多，然皆见作意。即于平淡直率中，亦觉言近旨远。正如汉魏之诗，语句虽有工拙，气格固自不同。至五代则声色渐开，瑕瑜互见，去取不当，误人匪浅矣。

【伍壹】以词较诗，唐犹汉魏，五代犹两晋六朝，两宋犹三唐，元明犹三唐，元明犹两宋，国朝词亦犹国朝之诗也。

【伍贰】香山白居易《长相思》“深画眉”云：“暮雨潇潇郎不归，空房独守时。”香山此词绝佳，惟上半阕词近鄙亵。绝不费力，自然凄警。若“黄昏却下潇潇雨”朱淑真词《蝶恋花》“楼外垂杨千万缕”，便见痕迹。

【伍叁】王仲初王建《调笑令》云：“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结语凄怨，胜似宫词百首。

【伍肆】炼字琢句，原属词中末技，然择言贵雅，亦不可不慎。古人词有竟体高妙，而一句小疵，致令通篇减色者。如柳耆卿柳永“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八声甘州》一章，情景兼到，骨韵俱高。而有“想佳人妆楼长望”之句，“佳人妆楼”四字，连用俗极，亦不检点之过。又如王君玉王琪《望江南》“江南雨”云：“碧瓦烟昏沉柳岸，红绡香润入梅天。”可谓精于造句。“红绡”七字为荆公王安石所爱。而接语云：“飘洒正萧然。”五字意尽。殊病空滑，与上不称。又如姜白石姜夔《石湖仙》“松江烟浦”一阕，自是高境，而“玉友金蕉，玉人金缕”八字纤俗，固不能为白石姜夔讳。又如高竹屋高观国“月冷霜袍拥”《贺新郎》一篇，旁面取势，亦可谓思深意远，惟“想见那”三字不免粗鄙。此类皆失之不检，致使敲金戛玉之词，忽与瓦缶竞奏，白璧微瑕，固是恨事。

【伍伍】昔人谓诗中不可着一词语，词中亦不可著一诗语，其间界若鸿沟。余谓诗中不可作词语，信然；若词中偶作诗语，亦何害其为大

雅。且如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似曾相识燕归来”等句，诗词互见，各有佳处。彼执一而论者，真井蛙之见。

【伍陆】诗中不可作词语，词中不妨有诗语，而断不可作一曲语。温温庭筠、韦韦庄、姜姜夔、史史达祖复起，不能易吾言也。

【伍陆】余乡能词者，张猗谷崇兰有《梦溪棹讴》二卷。赵次梅彦俞有《瘦鹤轩词》一卷。两君之词，摘录一二于《词则》中。而余所服膺者，则庄中白庄棫《蒿庵词》也。他人词皆不免为风气所囿，蒿庵庄棫则吐弃凡庸，冥心独往，敻乎不可尚已。

【伍柒】《植庵词》一卷，余友李子薪慎传所撰也。子薪年逾四十，始习倚声，学力未充，而才气甚旺，使天假之年，未始不可为迦陵陈维崧嗣响。《贺新凉》六阕，余录入《放歌集》中，所以存旧交也。

【伍玖】吾乡唐少白煜与余为中表兄弟，年少工词，后困于衣食，未能充其学力之所至，年未五十下世，可叹也。犹记其《金缕曲》登岱二章云：“此是擎天柱。峙崖崖、青连不断，平分齐鲁。老柏苍松高十丈，对着罡风絮语。犹自说、秦皇汉武。欲识前朝兴废事，把山灵、唤起谈今古。哭还笑，歌复舞。　　望中遥见金阊路。人道是、孔颜师弟，登临之处。白马当时疑匹练，只今变为烽火。忍细认、江南故土。天谓此山南北限，为神京、万古撑门户。愁飞鸟，尚难度。”次章云：“万仞丹梯路。其中有、神房阿阁，秦碑汉树。下视齐州烟九点，上接青天尺五。占膏壤、中居于鲁。西望长安东瞰海，更北连燕赵南吴

楚。小天下，空寰宇。　　一声长啸千山暮。却杂入、村夫樵唱，牧童笛谱。峭壁巉崖云乱涌，怪石嵯峨如虎。有松柏、凌风而舞。问有仙缘能遇否？已石闾、烟锁无仙住。收胜境，付《金缕》。”笔意豪迈，亦板桥郑燮之流亚。

【陆〇】正定王道农耕心天才超逸，博学多能，经史古文诗词之类，皆能淹贯古今，独抒己见。而尤精于内典。其论词亦以大雅为主，而不废猛起奋末之音。余词得力处，半由蒿庵庄棫一言，半由道农、子薪李慎传辩论之功也。

【陆壹】道农王耕心以其尊翁鞠龛荫祜姻丈《满江红》四篇示余。原序云：“咸丰甲寅，客海州，与王子扬、刘子谦、殿埙、许牧生、吴莲卿、周廉廷、张溥斋朝夕过从，觞咏甚乐。吴介轩用少陵《饮中八仙歌》韵赋诗，矜宠之。离隔以来，几陈迹矣。今廉廷便途见过，谓已绘图，留证堕欢，命曰《海国骚音》，兼示所作弁言及诸贤题咏。枨触往梦，不能无言。”其一云：“弹铗悲吟，问谁是、平津侯者。尽年来、怀中刺灭，琴前曲寡。一例空堂栖燕雀，虚名随处拼牛马。甚海滨、翻值钓鳌人，争相迓。　　延陵季，词源泻。高阳裔，才名亚。又客星几点，攒眉结社。湘汉骚人联棣萼，张王乐府争雄霸。镇多情、把臂到狂奴，论风雅。”其二云：“击钵声声，浑不为、风云月露。算都是、苍茫身世，郁怀喷吐。柳色虹桥惊战伐，菊花九日伤迟暮。尽旁人、肿背诧驼峰，甘陵部。　　仙耶怪，予和汝。床上下，人三五。仗彩毫收入，浣花旧谱。杜老风华传绮季，酒龙序次排诗虎。只齿牙、馀论我难胜，公其误。”其三云：“顾曲雄才，合放尔、出人头地。尚关心、西园馀韵，再翻图记。鸿爪印留修禊帖，龙头人似催租吏。倚征篷、促和右军诗，斜阳里。　　君且去，门须

闭。侬便学，陈无已。待哀猿啼彻，恐应出涕。偶破天慳成此会，再联萍影谈何易。看眼中、落落聚星群，还馀几。”其四云：“对此茫茫，没着落、愁人一个。浑不耐、堕欢如梦，乱愁如火。聚合何关神鬼忌，抛离忍使因缘左。诵《河梁》、五字断肠诗，铅婆堕。　　休便说，刘琨卧。休浪炙，淳于輠。怕阶前尺地，也难容我。谁续《罪言》怜杜牧，枉传仙侣侔张果。问何年、位业纪真灵，弹冠贺。”感激豪宕，直可摩迦陵陈维崧之叠。

【陆贰】吾邑马眉生尚珍天资甚优，生有词癖。充其力量所至，可以卓然成家。己卯秋，会于金陵旅次，畅论词学源流，并赠以旧录《唐宋词》一本。不见马生久矣，谅于此中消息，必有所得。他日觌面，再当重与切磋也。

【陆叁】眉生马尚珍好为艳词，间作壮语。余友王竹庵凤起亦有此癖。余初为词，亦不免淫冶叫嚣之失。犹忆丙子报罢后，宴竹庵座中，赋《临江仙》云：“落日江干分手处，无端重见云英。眉棱犹带远山青。多卿珍重意，苦语慰飘零。　　飒飒西风摧劲羽，萧郎憔悴而今。宾鸿嘹唳过前汀。红灯摇客梦，明月碎秋心。”又《金缕曲》秋江送别，座有歌者，即癸酉春竹庵座中所见也。琵琶三弄，哀怨不胜，为赋此曲。云：“鹃血凝罗袖。拨檀槽、轻拢漫捻，双蛾浅逗。诉尽半生恩怨语，飒沓悲风来骤。正鸿雁、初飞时候。一曲琵琶弹未彻，已青衫、为汝重重透。再为我，一挥手。　　当年丝竹春江口。惜韶华、良辰莫负，暗抛红豆。今日云英还未嫁，我亦杜陵消瘦。又待折、渡头杨柳。眼底茫茫分南北，也无心、再进当筵酒。江月白，浪花吼。”又“九日登岳墩感怀”，赋前调后半阕云：“丝丝惨结秋阴候。抚危阑、生平细数，尽多僝

僽。三十男儿仍落拓，何论中年以后。况又值、西风重九。倒插此句见笔力。破帽多情偏恋我，问何人、印佩黄金斗。中原望，悲风吼。”又前调云：“箕踞狂呼聊复尔，拭青萍、夜夜光凝紫。便欲击、唾壶醉。”下云：“黄花小圃饶秋意。扫苍苔、眠裀藉草，径须觅醉。得失鸡虫何足数，一笑浮云富贵。聊自学、田家生计。不信马周终落拓，倒金尊、且了东篱事。更不下，穷途泪。”余戊子捷南闱，诗题《金罍浮菊催开宴》，此亦词谶也。皆不足语于大雅。

【陆肆】余曾作《罗敷艳歌》云：“红桥一带伤心地，烟雨凄凄。燕子楼西。难道东风不肯归。　　青旗冷趁飞鸦起，沽酒人稀。旧恨依依。一树垂杨袅乱丝。”意境似尚深厚。又《青门引》“断肠无奈送春归”云：“断肠无奈送春归，落花时节，妆阁镇常掩。”下云：“梦魂应苦关山远。只傍闲庭院。”亦尚有沉至之思。视前《金缕曲》诸篇，浅深判然矣。而阅者多遗此录彼，曲高寡和，自昔已然。蔡以台文云：“冀得数人誉以坚其信，尤虑不得数人毁以释其疑。”又云：“不独得一知己也，顾而色动；既得一不知己也，亦闻而快心。”余读之，浮一大白。

白雨斋词话卷八

【壹】周周邦彦、秦秦观词以理法胜，姜姜夔、张张炎词以骨韵胜，碧山王沂孙词以意境胜。要皆负绝世才，而又以沉郁出之，所以卓绝千古也。至陈陈维崧、朱朱彝尊则全以才气胜矣。

【贰】乔笙巢云："少游秦观词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诽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又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秦观，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虽子瞻苏轼之明俊，耆卿柳永之幽秀，犹若有瞠乎后者，况其下耶？"此与庄中白庄棫之言颇相合。淮海秦观何幸，有此知己。

【叁】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李清照，别于周周邦彦、秦秦观、姜姜夔、史史达祖、苏苏轼、辛辛弃疾外，独树一帜，而亦无害其为佳，可谓难矣。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终是托根浅也。

【肆】葛长庚词风流凄楚，一片热肠，无方外习气。余尤爱其《水调歌头》云："江上春山远，山下暮云长。相留相送，时见双燕语风樯。满目飞花万点，回首故人千里，把酒沃愁肠。回雁峰前路，烟树正苍苍。　　漏声残，灯焰短，马蹄香。浮云飞絮，一身将影向潇湘。多少风前月下，迤逦天涯海角，魂梦亦凄凉。又是春将暮，无语对斜

阳。”

【伍】葛长庚词脱尽方外气；李易安李清照词却未能脱尽闺阁气。然以两家较之，仍是易安李清照为胜。

【陆】宋闺秀词，自以易安李清照为冠。朱子朱熹以魏夫人曾布妻与之并称。魏夫人只堪出朱淑真之右，去易安李清照尚远。

【柒】金高仲常高宪《贫也乐》云：“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昔人墓。岸头沙。带蒹葭。漫漫昔时，流水今人家。　　黄埃赤日长安道。倦客无浆马无草。开函关。闭函关。千古如何，不见一人闲。”按赵闻礼辑《阳春白雪》集载此词，乃贺方回《小梅花》前半阕也，兹从《词综》本。章法句法，不古不今，亦不类乐府，词中别调也。

【捌】宋无名氏题项羽庙《念奴娇》一阕，魄力雄大，劲气直前，更不作一浑厚语，开其年陈维崧、板桥郑燮一派。此学稼轩辛弃疾而有流弊者，稼轩不任其咎也。

【玖】“浪远微听葭叶响，雨残细数梧梢滴。”竹山蒋捷《满江红》“秋本无愁”语也。上有“小窗幽阒”之句，此二语不是阒寂中如何辨得？竹山词多粗，惟此二语最细。

【壹〇】稼轩辛弃疾《满江红》送李正之提刑入蜀“蜀道登天”云：“东北看誊诸葛《表》，西南更草相如《檄》。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又云：“赤壁矶头千古浪，铜鞮陌上三更月。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龙吟虎啸之中，却有多少和缓。不善学之，狂呼叫嚣，流弊何极！

【壹壹】稼轩辛弃疾词有以朴处见长，愈觉情味不尽者。如《水调歌头》“带湖我甚爱”结句云：“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信手拈来，便成绝唱，后人亦不能学步。

【壹贰】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一阕，淋漓痛快，笔饱墨酣，读之令人起舞。惟“忠愤气填膺”一句，提明忠愤，转浅转显，转无馀味。或亦耸当途之听，出于不得已耶？《朝野遗记》云：“安国在建康留守席中赋此，魏公为罢席而入。”

【壹叁】东坡苏轼《西江月》“三过平山堂下”云：“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追进一层，唤醒痴愚不少。

【壹肆】东坡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云：“谁道人生难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愈悲郁，愈豪放，愈忠厚，令我神往。原注：“寺前水西流。”

【壹伍】赵瑞行赵希迈《满江红》云：“三十年前，爱买剑买书买

画。凡几度诗坛争敌，酒兵争霸。春色秋光如可买，钱悭也、不曾论价。任精豪、争肯放头低，诸公下。　　今老大，空嗟讶。思往事，还惊诧。是和非未说，此心先怕。太粗直。万事全将飞雪看，一闲且向贫中借。乐馀龄、泉石在膏肓，吾非诈。”粗豪中有劲直之气，袭稼轩辛弃疾皮毛，亦蒋竹山蒋捷流亚，宋词之最低者。周公谨周密《浩然斋雅谈》内载此词。然词品虽不高，而笔趣尚足，不过恶劣。至陆种园陆震《满江红》赠王正子“暮地蓬君”云：“同是客，君尤苦。两人恨，凭谁诉？看囊中罄矣，酒钱何处？吾辈无端寒至此，富儿何物肥如许？脱敝裘、付与酒家娘，摇头去。”暴言竭辞，何无含蓄至此。板桥郑燮幼从种园学词，故笔墨亦与之化。

【壹陆】刘潜夫刘克庄《满江红》“落日登楼”云：“空有鬓如潘骑省，断无面见陶彭泽。便倒倾、海水浣衣尘，难湔涤。”又《沁园春》梦方孚若“何处相逢”云：“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馀子何堪共酒杯。”又云：“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又赠孙季蕃“岁暮天寒”云：“天地无情，功名有数，千古英雄只么休。平生事，独羊昙一个，泪洒西州。”沉痛激烈，几欲敲碎唾壶。

【壹柒】二帝蒙尘，偷安南渡，苟有人心者，未有不拔剑斫地也。南渡后词，如赵忠简赵鼎《满江红》“惨结秋阴”云：“欲待忘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愁无极。便挽将、江水入尊罍，浇胸臆。”张仲宗张元幹《贺新郎》云：“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又《石州慢》“雨急云飞”结句云：“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朱敦儒《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云：“中原

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张安国张孝祥《浣溪沙》“霜日明霄水蘸空”云：“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刘潜夫刘克庄《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云：“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刘叔拟刘仙伦《念奴娇》“艅艎东下”云：“其肯为我来耶，河阳下士，正是强人意。勿谓时平无事也，便以言兵为讳。眼底山河，楼头鼓角，都是英雄泪。功名机会，要须闲暇先备。”刘改之刘过《沁园春》上郭帅“玉带猩袍”云：“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飞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又《八声甘州》送湖北招抚吴猎“问紫岩去后汉公卿”云：“望中原驰驱去也，拥十州牙纛正翩翩。春风早，看东南王气，飞绕星躔。”黄几仲黄机《虞美人》“十年不作湖湘客”云：“书生万字平戎策，苦泪风前滴。”王子文王埜《西河》“天下事”云：“天下事，问天怎忍如此。”下云：“纵有英心谁寄，近新来，又报烽烟起。”曹西士曹豳《西河》“今日事”云：“漫哀痛，无及矣。无情莫问江水。西风落日，惨新亭、几人堕泪。战和何者是良谋，扶危但看天意。”陈龟峰陈经国《沁园春》丁酉岁感事云：“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怅晨星残月，北州豪杰，西风斜日，东帝江山。刘表坐谈，深源轻进，机会失之弹指间。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　　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尽儒冠。”方巨山方岳《满江红》“且问黄花”云：“倘只消、江左管夷吾，终须有。”又《水调歌头》“秋雨一何碧”云：“莫倚阑干北，天际是神州。”张方叔张榘《贺新凉》“匹马钟山路”云：“世上岂无高卧者，奈草庐、烟锁无人顾。”李广翁《贺新凉》“”云：“落落东南墙一角，谁护山河万里。问人在、玉关归未。老矣青山灯火客，抚佳期、漫洒新亭泪。歌哽咽，事如水。”《浩然斋雅谈》：淳祐间，丹阳太守重修多景楼，高宴落成，一时席上皆湖海名流。酒

馀，主人命妓持红笺，徵诸客词。秋田词先成，众人惊赏，为之阁笔。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

【壹捌】董文友董以宁词只能言情，不堪论事。其《望梅花》过鹦鹉洲“芳草萋萋如画”、《贺新郎》淮阴祠“为汉空奔走”两调，偶为慷慨之词，立见其蹶：措语固不能圆健，平仄亦有颠倒处。

【壹玖】陈其年陈维崧《哨遍》“大叫高歌”、“自古穰城”两篇，一气盘旋，排山倒海，论其气力，几欲突过稼轩辛弃疾。只是雄而不浑，直而不郁，故初读令人色变，再读令人齿冷矣。

【贰〇】其年陈维崧“读彭禹峰集”《哨遍》“自古穰城”一篇，后半云：“噫！此世何为？崖疆好以公充饵。僰爨牂牁地。鬼磷生、鼓声死。犹记靖州城，连营贼火，楚歌帐外凄然起。公左挈人头，右提酒瓮，大嚼辕门残胔。奈缚他，乌获矐渐离，则女子庸奴尽胜之。论通侯羊头羊胃。”亦可谓直言不忌。

【贰壹】其年陈维崧“柬丁飞涛”《哨遍》一篇，起云：“大叫高歌，脱帽欢呼，头没酒杯里。”又云：“君不见，庄周漆园傲吏。洸洋玩弄人间世。又不见信陵，暮年失路，醇酒妇人而已。”又云：“我劝君莫负赏花时，幸归矣长嘘复奚为，算人生、亦欲豪耳。今宵饮，博达旦，酒三行以后，汝为我舞，吾为若语，手作拍张言志。黄须笑捋凭红肌，论英雄、如此足矣。”又《西平乐》王谷卧疾村居，拿舟过泛“篠里东偏”云：“只须剪烛，无须烹韭，欲与君言，竟上君床。君不见、石鲸跋

浪，铁马呼风，今日一片关山，五更刁斗，何处乾坤少战场。”笔力未尝不横绝，惜其一发无馀。

【贰贰】或谓：渔洋王士禛《分甘馀话》云：“胡应麟病苏苏轼、黄黄庭坚古诗，不为《十九首》、建安体，是欲绁天马之足，作辕下驹也。”子病迦陵陈维崧词不能沉郁，毋乃类是？余曰：此不可一例论也。胡氏以皮相论诗，故不足以服渔洋之心。余论词，则在本原。观稼轩辛弃疾词，才力何尝不大，而意境亦何尝不沉郁。如谓才力大者则不必沉郁，则陈王曹植、李李白、杜杜甫之诗转出苏、黄下矣，有是理哉？

【贰叁】稼轩辛弃疾词于雄莽中别饶隽味。如《贺新郎》“凤尾龙香拨”：“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鸿没。”又《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多少曲折。惊雷怒涛中，时见和风暖日。所以独绝古今，不容人学步。

【贰肆】稼轩辛弃疾词，如《念奴娇》“野棠花落”：“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又《贺新郎》“柳暗清波路”：“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又《踏莎行》“夜月楼台”：“重阳节近多风雨。”又《沁园春》“三径初成”：“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又《满江红》“过眼溪山”：“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又同上：“楼观甫成人已改，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又《木兰花慢》“老来情味减”：“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又《酒泉子》“流水无情”：“三十六宫花溅泪，春声何处说兴亡。燕双双。”又《清平乐》“绕床饥鼠”：“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

山。”又《汉宫春》“亭上秋风”：“功成者去，觉团扇便与人疏。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禹迹都无。”皆于悲壮中见浑厚。后之狂呼叫嚣者，动托苏苏轼、辛辛弃疾，真苏、辛之罪人也。

【贰伍】苏苏轼、辛辛弃疾词，后人不能摹仿。南渡词人沿稼轩辛弃疾之后，惯作壮语，然皆非稼轩真面目。迦陵陈维崧力量，不减稼轩，而卒不能步武者，本原未厚也。后人更欲学之，恐又为迦陵窃笑矣。

【贰陆】或问比与兴之别，余曰：宋德祐太学生《百字令》“半堤花雨”、《祝英台近》“倚危栏”两篇，字字譬喻，然不得谓之比也。以词太浅露，未合风人之旨。如王碧山王沂孙咏萤、咏蝉诸篇，低回深婉，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可谓精于比义。婉讽之谓比，明喻则非。《随园诗话》中所载诗，如咏六月菊云“秋士偶然轻出处，高人原不解炎凉”，咏落花云“看他已逐东流去，却又因风倒转来”，咏茶灶云“两三杯水作波涛”等类，皆舌尖聪明语，恶薄浅露，何异刘四骂人？即“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之句，无不倾倒，然亦不过考试中兴会佳句耳，于《风》诗比义，了不相关。宋人“而今未问和羹事，且向百花头上开”，自是富贵福泽人声口，以云风格，视“经纶”句又低一筹矣。若兴则难言之矣。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不足以言兴。所谓兴者，意在笔先，神馀言外，极虚极活，极沉极郁，若远若近，可喻不可喻，反复缠绵，都归忠厚。求之两宋，如东坡苏轼《水调歌头》、《卜算子》雁“缺月挂疏桐”，白石姜夔《暗香》、《疏影》，碧山王沂孙《眉妩》新月“渐新痕悬柳”、《庆清朝》榴花“玉局歌残”、《高阳台》“残雪庭除”一篇等篇，亦庶乎近之矣。

【贰柒】《风》、《骚》有比、兴之义，本无比、兴之名。后人指实其名，已落次乘，作诗词者不可不知。

【贰捌】《风》诗三百，用意各有所在。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故能感发人之性情。后人一为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朱熹于《楚词》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贰玖】词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韦端己韦庄《菩萨蛮》、冯正中冯延巳《蝶恋花》是也。若厉樊榭厉鹗诸词，造语虽极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讽，所以去古人终远。

【叁〇】樊榭厉鹗造句多幽深，谷人吴锡麒措词则全在洗炼，又不逮樊榭厉鹗远甚。

【叁壹】谷人吴锡麒所长者，律赋诗帖耳。古文固非所能，骈文亦不免平庸。词较胜于骈文，然亦未见高妙。至古今体诗，则下驷之乘矣。大抵谷人先生只可为近时高手，论古则未也。

【叁贰】朱朱彝尊、陈陈维崧、厉厉鹗三家，可谓极词之变态；以云《骚》、《雅》，概未之闻。

【叁叁】尤西堂尤侗《更漏子》云："五更风，三点雨。并作零钟断鼓。残叶影，落花魂。凄凄来叩门。　　天涯雁。飞声乱。叫出伤心一片。倚半枕，拥孤衾。相思睡不成。"前半直似鬼语，后半不免粗浮，殊负此调。

【叁肆】谷人吴锡麒辈工于炼字耳，迦陵陈维崧则精于炼句。如《南乡子》云："秋色冷并刀，一派酸风卷怒涛。"又《鹊踏花翻》"十上敦煌"："长城夜月一轮孤，沙场战马千群黑。"又《感皇恩》"记趁过江船"："水云轇葛，阳阴杂糅，奇石成狮破空走。"又《感皇恩》"记在鲁蒙阴"："秋生海市，红日一轮孤陷。"又《水调歌头》"海上玉龙舞"："短鬓飒秋叶，僵指矗枯丫。"又《水调歌头》"秋色洁于雪"："大江边，残照里，仲宣楼。"又《念奴娇》"最无聊赖"："曼声长啸，碧云片片都裂。"又《水龙吟》："轻舟夜剪秋江，西风鳞甲生江面。"又《风流子》"众山排峭壁"："隐隐前林暝翠，暗结精蓝。"又《翠楼吟》"万斛空青"："老松三百本，山雨响遍张鳞甲。"又《风流子》"冰蟾飞皓彩"："想月明千里，战袍不夜，西风万马，杀气临边。"又《沁园春》"匹马短衣"："十月疏砧，一城冷雁，不许愁不望乡。"又《沁园春》"登尉缭台"："我到中原，重寻旧迹，牧笛吹风起夜波。"又《贺新凉》"军马台城里"："一派大江流日夜，卷银涛、舞上青山髻。"造句皆精警夺目，读之可增长笔力。

【叁伍】其年陈维崧《水调歌头》雪夜再赠季希韩"海上玉龙舞"云："纵不神仙将相，但遇江山风月，流落亦为佳。岂意有今日，侧帽数哀笳。""流落亦为佳"已是难堪，今则并此不能矣。"岂意"五字悲极愤极，如闻熊啼兕吼。

【叁陆】稼轩辛弃疾词《水调歌头》“四座且勿语”云：“而今已不如昔，后定不如今。”即其年陈维崧《水调歌头》“海上玉龙舞”之意，而意境却别。然读梦窗吴文英之《金缕曲》“乔木生云气”“后不如今今非昔，两无言、相对沧浪水。”悲郁而和厚，又不必为稼轩矣。

【叁柒】宋无名氏《鹧鸪天》云：“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樽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语不必深，而情到至处，亦绝调也。惟措词近曲，终欠大雅。

【叁捌】词中如佳人、夫人、那人、檀郎、伊家、香腮、心儿、莲瓣、双翘、鞋钩、断肠天、可怜宵、莽乾坤、哥、奴、姐、耍等字面，俗劣已极，断不可用。即老子、玉人、则个、好个、那个、拚个、元是、娇瞋、兜鞋、恁些、他、儿等字，亦以慎用为是。盖措词不雅，命意虽佳，终不足贵。

【叁玖】张子野张先词最见古致。如《卜算子》“梦短寒夜长”云：“江水东流郎在西，问尺素、何由到。”情词凄怨，犹存古诗遗意。后之为词者，更不究心于此。

【肆〇】黄鲁直黄庭坚词乖僻无理，桀傲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云：“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

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来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

【肆壹】词贵浑涵，刻挚不能浑涵，终属下乘。晁无咎晁补之咏梅《盐角儿》云：“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香非在蕊，香非在萼。骨中香彻。”费尽气力，终是不好看。宋末萧泰来《霜天晓角》“千霜万雪”一阕，亦犯此病。

【肆贰】方回贺铸《瑞鹧鸪》“月痕依约到西厢”云：“初未试愁那是泪，每浑疑梦奈馀香。”此种句法，直是贺老从心化出。

【肆叁】美成周邦彦艳词，如《少年游》、《点绛唇》、《意难忘》、《望江南》等篇，别有一种姿态，句句洒脱，香奁泛话，吐弃殆尽。

【肆肆】美成周邦彦以《少年游》“并刀如水”一篇一词通显，以《望江南》“歌席上”一篇一阕得罪。荣枯皆系于一词，异矣。

【肆伍】美成周邦彦《蝶恋花》云：“鱼尾霞生明远树。翠壁粘天，玉叶迎风举。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　　剪水双眸云半吐。醉倒天瓢，笑语生青雾。此会未阑须记取。桃花几度吹红雨。”语带仙气，似赠女冠之作。否则故为隐语，已为梦窗吴文英“北斗秋

横”、“春温红玉”两篇开其先路。

【肆陆】词人好作精艳语。如左与言左誉之“滴粉搓酥”，姜白石姜夔之《解连环》“玉鞭重倚”“柳怯云松”，李易安李清照之《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绿肥红瘦”、《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等类，造句虽工，然非大雅。

【肆柒】“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钗头凤》“红酥手”放翁陆游伤其妻之作也。放翁陆游妻唐氏，改适赵士程。“不合画春山，依旧留愁住。”《生查子》“只知眉上愁”放翁妾别放翁词也。前则迫于其母而出其妻，后又迫于后妻而不能庇一妾，何所遭之不偶也。至两词皆不免于怨，而情自可哀。

【肆捌】吴元可《采桑子》“江南二月春深浅”：“一样东风两样吹。”轻浅语，自是元人手笔。国朝陈玉璂之《渔歌子》“绣阁香浓花缀枝”“欲骂东风误向西”，愈趋愈下矣。

【肆玖】刘龙洲刘过《沁园春》“新脱鱼鳞”为词中最下品。元人沈景高有“和刘龙洲指甲”一篇，句句扭捏，又不及改之远甚。而俞焯云：“景高，旧家子也。余见此词纤丽可爱，因定交焉。”当时赏识如此，何怪元词之不振也。

【伍〇】明代施浪仙施绍莘《花影词》四卷，卑卑不足道，求其稍

近于雅者，不获三五阕。同时马浩澜马洪亦有《花影词》三卷。陈言秽语，又出浪仙之下。而当时并负词名，即后世犹有称述之者，真不可解。

【伍壹】遣词贵典雅。然亦有典雅之事，数见不鲜，亦宜慎用。如“莲子空房”、“人面桃花”等字，久已习为套语，不必再拾人唾馀。

【伍贰】宋人朱行中朱服《渔家傲》云“小雨廉浅风细细”：“拌一醉。而今乐事他年泪。”贺方回贺铸《惜双双》“皎镜平湖三十里”云：“回首笙歌地。醉更衣处长相记。”同一感慨，而朱病激烈，贺较深婉。

【伍叁】柳耆卿柳永《戚氏》“晚秋天”云：“红楼十里笙歌起，渐平沙落日衔残照。”意境甚深，有乐极悲来、时不我待之感。而下忽接云：“不妨且系青骢，漫结同心，来寻苏小。”荒谩无度，遂使上二句变成淫词，岂不可惜！

【伍肆】耆卿柳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黄金榜上”。荒谩语耳，何足为韵事。稼轩辛弃疾“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水调歌头》“长恨复长恨”。愤激语而不离乎正，自与耆卿迥别。然读唐人“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之句，情理两融，又婉折多矣。

【伍伍】王通叟王观词名《冠柳》，北宋词家极多，独云冠柳，仍

是震于耆卿柳永名，而入其彀中耳。观其命名，即可知其词之不足重。嗣后以《清平乐》一词被谪，不亦宜乎。

【伍陆】宋李汉老李邴谥文敏有《汉宫春》“潇洒江梅”“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之句，一时脍炙人口。然此语亦似雅而俗。

【伍柒】东坡苏轼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稼轩辛弃疾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可以为郭郭子仪、李李光弼，为岳岳飞、韩韩世忠，变则即桓温之流亚。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苏、辛两家，各自不同，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模，适形粗鄙耳。

【伍捌】和婉中见忠厚易，超旷中见忠厚难，此坡仙苏轼所以独绝千古也。

【伍玖】岳少保岳飞、韩蕲王韩世忠、文信国文天祥俱能为词，而少保为稍胜。然此皆词以人传，并非有独到处也。浅见者遽叹为工绝，殊可不必。

【陆〇】《顺庵乐府》五卷，康伯可康与之作也。伯可以词受知于高宗，当其上《中兴十策》时，何减于贾长沙贾谊之洞若观火；后以谄桧秦桧得进，有“今皇御极，视公宰相为腹心”之对。富贵热中，顿改其素。荀攸、荀彧之事操曹操，晦于始而明于终，犹可恕也。伯可之谄桧，明

于始而晦于终，不可恕也。然其词哀感顽艳，仅有佳者。陈质斋陈振孙云：“伯可词鄙亵之甚。”见《直斋书录解题》。此语论其人则可，论其词则未尽然也。此不足以服其心。至王性之云：“伯可乐章，令晏叔原晏幾道不得独擅。”见《词苑萃编》卷五引。此又等于瞽者辨黑白矣。

【陆壹】《黍离》、《麦秀》之悲，暗说则深，明说则浅。曾纯甫曾觌词，黄叔旸云：“纯甫东都故老，词多感慨，如《金人捧露盘》、《忆秦娥》等曲，凄然有黍离之感。”如《金人捧露盘》“记神京繁华地”：“雕阑玉砌，空馀三十六离宫。”又云：“繁华一瞬，不堪思忆。”又《忆秦娥》“风萧瑟”云：“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词极感慨，但说得太显，终病浅薄。碧山王沂孙咏物诸篇，所以不可及。

【陆贰】程正伯程垓与子瞻苏轼为中表弟兄，有《书舟雅词》一卷。余观其词浅薄者多，高者笔意尚闲雅，去坡仙何止万里。

【陆叁】竹垞朱彝尊谓：“正伯程垓词有与坡仙苏轼相乱者。”余谓两人词，一洪一纤，一深一浅，如水炭之不相入。无俟辨而可明，何虑其相乱也。

【陆肆】正伯程垓词，余所赏者惟《渔家傲》“独木小舟烟雨湿”结处云：“细拾残红书怨泣。流水急。不知那个传消息。”为有深婉之致。其次则《水龙吟》“夜来风雨匆匆”云：“算好春长在，好花长见。元只是、人憔悴。”及《词选》所录《卜算子》“独自上层楼”一阕尚有可观，馀则一篇之中，雅郑多不分矣。

【陆伍】程正伯程垓“掩凄凉、黄昏庭院”《摸鱼儿》一篇，后来《秀水词》与此种笔路最近。乃竹垞朱彝尊自谓学玉田张炎，未免欺人太甚。

【陆陆】《词综》所录朱晦翁朱熹《水调歌头》“江水浸云影”、真西山《蝶恋花》“两岸月桥花半吐”，虽非高作，却不沉闷，固知不是腐儒。

【陆柒】杜伯高杜旟词气魄绝大，音调又极谐，所传不多，然在南宋可以自成一队。陈同甫陈亮云伯高“奔风逸足，而鸣以和鸾”见《复杜仲高》，评论甚当。

【陆捌】国初曹洁躬曹溶《满江红》钱唐观潮“浪涌蓬莱”云：“城上吴山遮不住，乱涛穿到严滩歇。是英雄、未死报仇心，秋时节。”沉雄悲壮，笔力千钧，读之起舞。竹垞朱彝尊和作，已非敌手，何论馀子。

【陆玖】尤展成尤侗云：“近日词家，爱写闺襜，易流狎昵，蹈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病。”西堂尤侗此论，可谓深中词人之弊。顾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

【柒〇】孔季重孔尚任《鹧鸪天》云：“院静厨寒睡起迟。秣陵人老

看花时。城连晓雨枯陵树，江带春潮坏殿基。　　伤往事，写新词，客愁乡梦乱如丝。不知烟水西村舍，燕子今年宿傍谁。”胜国之感，情文凄艳。较五代时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一阕，所谓“烟月不知人世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者，可以媲美。

【柒壹】“把酒嘱东风，种出双红豆。”《醉花间》“思时候”吴薗次吴绮词也，当时有“红豆词人”之号。“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蝶恋花》“凉夜沉沉花漏冻”王阮亭王士禛词也，京师人呼为“王桐花”。此类皆一时情艳语，绝无关于词之本原，而当时特以此得名，何其浅也。

【柒贰】宋人如“红杏尚书”宋祁、“贺梅子”贺铸、“张三影”张先、“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露华例影柳屯田”柳永、“晓风残月柳三变柳永，滴粉搓酥左与言左誉”之类，皆以一语之工，倾倒一世。宋与柳、左无论矣，独惜张、秦、贺三家，不乏杰作，而传诵者转以次乘，岂《白雪》、《阳春》竟无和者与？为之三叹！

【柒叁】子野张先吊林君复诗“烟雨词亡草更青”，蔡君谟蔡襄寄李良定诗“《多丽》新词到海边”，此则一篇之工，见诸吟咏。然亦其人并非专家，故不惜以一篇之工，艺林传播。国朝“崔黄叶”、“崔红叶”，亦犹是也。至“贺梅子”贺铸、“张三影”张先、“秦学士”秦观，词品超绝。而亦以一语之工得名，致与诸不工词者同列，则亦安用此知己也。

【柒肆】容若纳兰性德《饮水词》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凄婉之

意。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飞絮飞花何处是”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

【柒伍】樊榭厉鹗词笔幽艳，盖亦知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之悖乎古，而别出旗鼓以争胜。浅见者遂谓其从《风》、《骚》来，其实不过袭梅溪史达祖、梦窗吴文英、玉田张炎面目，而运以幽冷之笔耳。然不可谓非作手。

【柒陆】陈陈维崧、朱朱彝尊词，显悖乎《风》、《骚》。樊榭厉鹗则隐违乎《风》、《骚》。而不知《风》、《骚》门径，必不容与之相背也。

【柒柒】陈陈维崧以雄阔胜，可药纤小之病；朱朱彝尊以隽逸胜，可药拙滞之病；厉厉鹗以幽峭胜，可药陈俗之病。不可谓之正声，不得不谓之作手。

【柒捌】迦陵陈维崧雄劲之气，竹垞朱彝尊清隽之思，樊榭厉鹗幽艳之笔，得其一节，亦足自豪。若兼有众长，加以沉郁，本诸忠厚，便是词中圣境。

【柒玖】位存史承谦词规模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帜于陈陈维崧、朱朱彝尊之外。璞函赵文哲则轻圆俊美，跌宕纵横，鼓吹陈、朱，

正不多让，皆国朝之哲也。

【捌〇】“青子绿阴空自好，年年总被东风误。”璞函赵文哲送春词《倦寻芳》“柳遮翠馆”也。意味极厚，词之可以怨者。

【捌壹】宋词有不能学者，苏苏轼、辛辛弃疾是也；国朝词有不能学者，陈陈维崧、朱朱彝尊是也。然苏、辛自是正声，人苦学不到耳，陈、朱则异是矣。

【捌贰】学周周邦彦、秦秦观、姜姜夔、史史达祖不成，尚无害为雅正；学苏苏轼、辛辛弃疾不成，则入于魔道矣。发轫之始，不可不慎。

【捌叁】板桥郑燮论诗，以沉着痛快为第一，论词取刘刘过、蒋蒋捷，亦是此意。然彼所谓沉着痛快者，以奇警为沉着，以豁露为痛快耳。吾所谓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郁顿挫，而后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为沉着痛快，则病在浅显，何有于沉？病在轻浮，何有于着？病在卤莽灭裂，何有于痛与快也？

【捌肆】“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三百篇》《小雅·巷伯》之痛快语也。然谓《三百篇》之佳者在此，则谬不可言矣。

【捌伍】板桥郑燮词，如《沁园春》“花亦无知”：“把夭桃斫断，煞他

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似此恶劣不堪语，想彼亦自以为沉着痛快也。蒋竹山蒋捷词，如《解佩令》：“春晴也好，春阴也好，着些儿春雨越好。”同此恶劣。

【捌陆】冯正中冯延巳《蝶恋花》云：“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可谓沉着痛快之极，然却是从沉郁顿挫来，浅人何足知之。

【捌柒】碧山王沂孙词何尝不沉着痛快，而无处不郁，无处不厚。反复吟咏数十过，有不知涕之何从者。粗心人读之，戛釜撞翁，何由识其真哉。

【捌捌】余友王竹庵工诗词，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赋《秋怨》诗有云：“鸡鸣欲曙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处。红灯如雾纱如烟，凉月沉沉梦中语。”竹庵叹为幽绝，以为不厌百回读也。癸酉年，与余唱和甚多。余时年二十一，竹庵长余九年。后闻其游楚、粤间，援例报捐县丞，以海运保举，补缺后以知县用。与新简大令某公不合，惝恍抑郁，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秋，余过靖江，怀以诗云：“云水空濛欲化烟，眼前风物似当年。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楼暮雨诗钞》。越三日，过其墓下，是夜旅宿宜陵，复赋二律云：“墓门郁郁满楸梧，独向秋原哭素车。芜馆空萦孤客梦，秣陵谁报故人书？张堪妻子嗟流落，陶令田园半有无。生死论交吾负汝，不堪回首子云居。”“《蒿里》凄凉曲未终，数声哀雁月明中。但将清泪酬知

己，苦恨浮云蔽太空。宝剑未遑求烈士，文章从古哭西风。江楼暮雨秋萧瑟，呜咽寒潮日向东。”又有《怨歌》一篇，亦为竹庵作也。诗云：“桃李城南开欲遍，春光已老闲庭院。美人二八泣春风，独抱芳心君不见。机中织锦云为裳，头上金钗双凤凰。帘阁熏香袅沉水，关山明月照流黄。自怜碧玉良家女，却笑东邻献歌舞。寂寞朱扉昼不开，杨花满地春无主。银瓶汲井寒照影，素手抽针怜夜永。二月东风倚暮花，江楼处处吹箫冷。”词则唱和者，不下十馀首。大半率意之作，都无存稿。仅记《摸鱼子》一阕云：甲戌春暮，竹庵将有远行，赋此留之。“又匆匆、几声杜宇，今年花事如许！万千红紫都休了，那又送君南浦。王十五竹庵行十五。试问汝、天涯芳草归何处？功名浪语，算四海为家，萍踪絮影，冷梦狎鸥鹭。　　思归赋，我亦飘零羁旅。时余家在黄岩，余则往来吴越。浮名惯把人误。朝吴暮越成何事，冷落高阳旧侣。君莫去！君不见、乱山相向愁无数。留君少住。愿剪烛西窗，一杯相属，同听夜深雨。”竹庵得词，忧喜交集。此余十七年前作，现词境变而益上矣，使竹庵见之，又不知喜慰如何也。

白雨斋词话卷九

【壹】雍乾以还，词人林立。如南芗陆培、橙里江昉辈，非无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独绝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下不至如杨杨夔生、郭郭麐之卑靡，上亦难窥姜姜夔、史史达祖之门户。后之为词者，不根柢于《风》、《骚》，仅于词中求生活，又无陈陈维崧、朱朱彝尊才力，纵极工巧，亦不过南芗、橙里之匹。则亦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矣，尚安足为贵乎？

【贰】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而后，得张皋文张惠言一揭其旨，而词以不灭。其间五六百年，亦多杰出之士，竟无溯其源者，亦足异矣。

【叁】金应珪《词选后序》云："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笫，污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此病最深，亦最易犯。盖前两蔽则显侮《风》、《骚》，常人皆知其非。此一蔽则似是而非，易于乱真。今之假托南宋者，皆游词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撷其粗而失其精，达士小其文而忽其义，故论诗则古近有祖祢，而谈词则《风》、《骚》若河汉，非其惑欤。此论深中世病。学人必破此三蔽，而后可以为词。

【肆】《词选》后附录诸家词，大旨皆不悖于《风》、《骚》，惟冠以仲则黄景仁一首，殊可不必。仲则于词，本属左道。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

【伍】左仲甫左辅《南浦》夜寻琵琶亭“浔阳江上”一章，格调不凡。惟“绕回阑百折觅愁魂”句，终嫌不大雅。

【陆】郑善长《湘春夜月》帘“一丝丝”一章，意味甚深，可称佳构。而结数语云：“从此便、更休论春事，任教银蒜，终日垂垂。”“便”、“更”二字嫌逗，亦不检之过。

【柒】梁应来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除当时人诗词外，大半掇拾唾馀，并无独见。其中摘录诸词，率是浅薄纤丽之作，最为下品。彼所自撰，如《金缕曲》春阴“春在冥蒙处”云云，枝而不物，即金氏金应珪所谓游词也。

【捌】山歌樵唱，里谚童谣，非无可采，但总不免俚俗二字，难登大雅之堂。好奇之士，每偏爱此种，以为特近于古。此亦魔道矣。锺锺惺、谭谭元春《古诗归》之选，多犯此病。《风》、《骚》自有门户，任人取法不尽，何必转求于村夫牧竖中哉。

【玖】近时兴化刘熙载论词，颇有合处，尚不染板桥郑燮馀习。

【壹〇】作词贵求其本原，而文藻亦不可不讲。求之《词选》，以探其本；博之《词综》，以广其才；按之词律，以合其法。词之道几尽于是。惟本之所，在未易骤探。第求诸《词选》，尚不足臻无上妙谛。此余不得已撰述此编，推诸《风》、《骚》，以尽精义。知我罪我，一任天下也。

【壹壹】词有平仄可以通融者，有必不可以通融者。一字偶乖，便不合拍。究心于词律，自无不协之弊。

【壹贰】词之音律，先在分别去声。不知去声之为重，虽观词律，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犹不知也。斯编之作，专在直揭本原，声调之学有词律在，余弗赘论；偶拈一条示人，以究词律之捷径耳。

【壹叁】词中本原，初学难于骤得。宜先多读唐宋之词，以植其基。然后上溯《风》、《骚》，下逮国初，以竟其原委，穷其变态。本原所在，可不言而喻矣。

【壹肆】诗词一理。然不工词者可以工诗，不工诗者断不能工词。故学词贵在能诗之后，若于诗未有立足处，遽欲学词，吾未见有合者。

【壹伍】古人词胜于诗则有之，如少游秦观、白石姜夔皆然。未有不

知诗而第工词者。王碧山王沂孙、张玉田张炎辈诗不多见，然必非不工诗者。即使碧山辈诗未成家，不能卓立千古，要其为词之始，必由诗以入门，断非躐等。

【壹陆】人知东坡苏轼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七言古为东坡擅长，然于清绝之中杂以浅俗语，沉郁处亦未能尽致。古文才气纵横而不免霸气，总不及词之超逸而忠厚也。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此老生平第一绝诣，惜所传不多也。

【壹柒】古人词大率无题者多，唐五代人多以调为词，自增入闺情闺思等题，全失古人托兴之旨，作俑于《花庵》、《草堂》，后世遂相沿袭，最为可厌。至《清绮轩词选》，乃于古人无题者，妄增入一题。诬己诬人，匪独无识，直是无耻。

【壹捌】咏物词至王碧山王沂孙，可谓空绝古今。然亦身世之感使然，后人不能强求也。竹垞朱彝尊《茶烟阁体物集》二卷，纵极工致，终无关于《风》、《雅》。

【壹玖】其年陈维崧《长相思》赠别杨枝云：“漱金卮。阁金卮。不是樽前抵死辞。今宵是别离。”愈朴直，愈婉曲，愈沉痛。艳词非其年陈维崧所长，然此类亦见别致。

【贰〇】晏小山晏幾道《长相思》云："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似谁？浅情人不知。"此亦小山集中别调，与其年陈维崧赠别杨枝之作，笔墨相近。

【贰壹】其年陈维崧《瑞龙吟》春夜，见壁间三弦子是云郎旧物，感而填词。"春灯灺"后半云："记得蛇皮弦子，当时妆就，许多声价。曲项微垂流苏，同心结打。也曾万里，伴我关山夜。有客向潼关店后，昆阳城下。一曲琵琶者。月黑枫青，轻拢细砑。"游丝落絮之情，云涌风飞之笔，亦一时之雄也。

【贰贰】竹垞朱彝尊艳词言情者远胜文友董以宁；而体物诸篇，则文友为工。此亦各有所长，不可相强。如"美人额""镜槛初开"、"美人齿""文贝编成"等篇，竹垞非不工巧，然不及文友之精。

【贰叁】文友董以宁词，如"美人额"《沁园春》"眉黛峰侵"云："更辗转愁添，回头半枕，平安喜报，举手频加。却讶萧郎，虚称上客，岁岁龙门望总赊。"词意俱胜。又"美人鼻"《沁园春》"闲际相看"云："花气嗅来，歌声收入，蕴得风前无限春。"又云："想微亚风棂，侵寒欲嚏，潜携月幌，屏息无闻。""美人齿"《沁园春》"看去纤匀"云："念衬处参红，榴编细贝，露时凝素，瓠破明犀。"又云："曾侥幸、有姓名轻挂，何福消伊。"又云："更吟费推敲，咬松㲉管，绣商深浅，嚼烂绒丝。"皆极其细腻。"美人肩"《沁园春》"纨质停匀"云："想向月凭时，削成软玉，将云护着，衬出明霞。"又云："愁多处，似相思担尽，绕遍天涯。"又云："更昵语羞应，笑时微耸，慵情漫倚，亸处恒斜。娇若难胜，瘦如

欲脱，寒倩萧郎半袂遮。”此数语稍纤。〇竹垞赋此题云：“篱弱才过，墙低乍及，结伴还从影后窥。绿红索。上秋千小立，恰并花枝。”亦自帖切，而不及文友精细。“美人乳”《沁园春》“拊手应留”云：“讶素影微笼，雪堆姑射，紫尖轻晕，露滴葡萄。”又云：“见浴罢铜洼，罗巾掩早，围来绣袜，锦带拴牢。逗向瓜期，褪将裙底，天壤何人吮似胶。此数语太纤鄙。幽欢再，为娇儿抛下，湿透重绡。”“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乐府荒淫语也。似此运用入妙，特有分寸。竹垞赋此题云：“量取刀圭，调成药裹，宁断娇儿不断郎。”用成语亦呆相。“美人背”《沁园春》“转去人看”云：“浃来红汗还频，便浴室潜窥此独亲。想入非非。想郎手绕将，柔乡熨贴，妹胸拥着，寒夜横陈。数语亦太昵。剪爪轻搔，靠窗闲曝，问相应封虢与秦。偏芒刺，怕无端笑指，向后纷纷。”似此运典，则雅而有味。竹垞赋此题云：“每到嗔时，抛郎半枕，难啮猩红一点唇。堪憎甚，纵千呼万唤，未肯回身。”太亵太昵，不及此之工雅。“美人膝”《沁园春》“摇动衣纹”云：“更爱欲频登，促来绮席，愁教独抱，阁尽吟笺。誓月幽窗，拈花法座，屈向氍毹较可怜。如今见，有阿侯旋绕，长在伊前。”此类皆极精丽。刘龙洲刘过《沁园春》等篇，不足数矣。

【贰叁】文友董以宁为词中之妖，然却有妖之神通。后人为艳词，更欲胜之，亦非易易。故余愿学词者，各究本原之所在。本原既得，不独《蓉渡》董以宁词集为糟粕，即《乌丝》陈维崧词集、《载酒》朱彝尊词集亦成旒缀。

【贰肆】温厚和平，诗教之正，亦词之根本也。然必须沉郁顿挫出之，方是佳境；否则不失之浅露，即难免平庸。

【贰伍】《风》、《骚》为诗词之原。然学《骚》易，学《诗》难。《风》诗只可取其意，《楚词》则并可撷其华。

【贰陆】幽深窈曲，瑰玮奇肆，《楚词》之末也；沉郁顿挫，忠厚缠绵，《楚词》之本也。舍其本而求其末，遂托名于灵均，吾所不取。

【贰柒】千古得《骚》之妙者，惟陈王曹植之诗、飞卿温庭筠之词，为能得其神，不袭其貌。近世则蒿庵庄棫词，可与《风》、《骚》相表里。此外鲜有合者。

【贰捌】《楚词》二十五篇，不可无一，不能有二。宋玉效颦，已为不类，两汉才人，踵事增华，去《骚》益远。惟陈王曹植处骨肉之变，发忠爱之忱，既悯汉亡，又伤魏乱。感物指事，欲语复咽。其本原已与《骚》合，故发为诗歌，觉湘间泽畔之吟，去人未远。嗣后太白李白学《骚》，虚有形体；长吉李贺学《骚》，益流怪诞。飞卿温庭筠古诗有与《骚》暗合处，但才力稍弱，气骨未遒。可为《骚》之奴隶，未足为《骚》之羽翼也。惟《菩萨蛮》、《更漏子》诸词，几与《骚》化矣。所以独绝千古，无能为继。继之者，其惟蒿庵庄棫乎？

【贰玖】或问，杜陵杜甫何以不学《骚》？余曰：此不可一概论也。大约自《风》、《骚》以迄太白李白，皆一线相承，其间惟彭泽陶渊明一源，超然物外，正如巢巢父、许许由、夷伯夷、齐叔齐，有不可以常理论。至杜陵，负其倚天拔地之才，更欲驾《风》、《骚》而上之，则有所不能；仅于《风》、《骚》中求门户，又若有所不甘。故别建旗

鼓，以求胜于古人。诗至杜陵而圣，亦诗至杜陵而变。顾其力量充满，意境沉郁，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而古调不复弹矣。故余谓自《风》、《骚》以迄太白李白，诗之正也，诗之古也；杜陵而后，诗之变也。自有杜陵，后之学诗者更不能求《风》、《骚》之所在，而亦不得不以杜陵为止境。韩韩愈、苏苏轼且列门墙，何论馀子。昔人谓杜陵为诗中之秦始皇，言其变古也。亦是快论。此下六条论诗之正变，偶与论《风》、《骚》连类及之。

【叁壹】世人论诗，多以太白李白之纵横超逸为变，而以杜陵杜甫之整齐严肃为正。此第论形骸，不知本原也。太白李白一生大本领，全在《古风》五十五首当为五十九首。今读其诗，何等朴拙，何等忠厚。至如《蜀道难》、《行路难》、《天姥吟》、《鸣皋行》等篇，粗而不精，枝而不理，绝非太白高作。若杜陵忠爱之忱，千古共见，而发为歌吟，则无一篇不与古人为敌。其阴狠在骨，更不可以常理论。故余尝谓太白诗谨守古人绳墨，亦步亦趋，不敢相背。至杜陵乃真与古人为敌，而变化不可测矣。固由读破万卷，研琢功深，亦实为古今迈等绝伦之才，断不能率循规矩，受古人羁缚也。但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叁贰】今之尊李李白抑杜杜甫者，每以李之劣处，为李之优，而以杜之优处，为杜之劣；不独非杜之知己，并非李之知己矣。杨升庵杨慎其甚焉者也。

【叁叁】诗有变古者，必有复古者。如陈伯玉陈子昂扫陈、隋之习是也。然自杜陵杜甫变古后，而后世更不能复古。自《风》、《骚》至太白

李白同出一源，杜陵而后，无敢越此老范围者，皆与古人为敌国矣。何其霸也！

【叁肆】不知古者，必不能变古，此陈、隋之诗所以不竞也。杜陵杜甫与古为化者也，惟其与古为化，故一变而莫可复兴。

【叁伍】杜陵杜甫之诗，洗脱汉魏六朝面目殆尽，亦非敢于变《风》、《骚》也。特才力愈工，《风》、《雅》愈远，不变而变，乃真变矣。

【叁陆】自温温庭筠、韦韦庄以迄玉田张炎，词之正也，亦词之古也。元、明而后，词之变也。茗柯张惠言、蒿庵庄棫，其复古者也。斯编若传，轮扶大雅，未必无补。

【叁柒】词至元、明，犹诗至陈、隋。茗柯张惠言、蒿庵庄棫犹陈射洪陈子昂、张曲江张九龄也。嗣后谁为太白李白，收前古之终？谁为杜陵杜甫，别出旗鼓，以开来学哉？陈、朱不能与古化，虽敢于变古，终无少陵手段，不足范围后学也。

【叁捌】《河传》一调，最难合拍，飞卿温庭筠振其蒙。五代而后，便成绝响。

【叁玖】“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水精帘里颇黎枕”。飞卿温温庭筠佳句也。好在是梦中情况，便觉绵邈无际；若空写两句景物，意味便减。悟此方许为词，不则即金氏金应珪所谓“雅而不艳，有句无章”者矣。

【肆〇】稼轩辛弃疾《粉蝶儿》落梅起句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后半起句云：“而今春如、轻薄荡子难久。”两喻殊觉纤陋，令人生厌。后世更欲效颦，真可不必。

【肆壹】词中如《西江月》、《一剪梅》、《钗头凤》、《江城梅花引》等调，或病纤巧，或类曲唱，最不易工。难得大雅。善为词者，此类以不填为贵。

【肆贰】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既得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

【肆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易安李清照隽句也。并非高调。“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风风韵韵，娇娇嫩嫩，四字尤不堪。停停当当人人。”《天净沙》。乔梦符乔吉效之，丑态百出矣。然如双卿贺双卿《凤凰台上忆吹箫》“寸寸微云”一阕，叠至四五十字，而运以变化，不见痕迹。长袖善舞，谁谓今人不逮古人？

【肆叁】易安李清照《声声慢》词，张正夫云："此乃公孙大娘舞剑手。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叠字者。后叠又云'到黄昏点点滴滴'，又使叠字，俱无斧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有此词笔，殆间气也。"此论甚陋。十四叠字，不过造语奇隽耳。词境深浅，殊不在此。执是以论词，不免魔障。

【肆肆】双卿贺双卿词怨而不怒，可感可泣。吴蘋香吴藻则怨而怒矣，词不逮双卿，其情之可悯则一也。

【肆伍】僧之能词者，除西湖老僧《点绛唇》一阕外，鲜有佳者。此词亦非正声，然其中有一片化机，未可浅视。

【肆陆】癸酉甲戌之年，余初习倚声，曾选古今词二十六词卷，得三千四百三十四首，名曰《云韶集》。自今观之，殊病芜杂。然其中议论，亦有一二足采者。如云："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又云："东坡苏轼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又云："方回贺铸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又云："张文潜张耒谓：'方回贺铸词妖冶如揽嫱毛嫱、施西施之袪，盛丽如入金金日磾、张张安世之堂，幽索如屈屈原、宋宋玉，悲壮如苏苏武、李李陵。'此犹论其貌耳。若论其神，则如云烟缥缈，不可方物。"又云："稼轩辛弃疾词非不运典，然运用虽多，而其气不掩，非放翁陆游所及。刘氏刘克庄并讥辛、陆，谬矣。"刘潜夫刘克庄云：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又云："词至张仲举张翥后，数百年来，缈无嗣响南宋者。"又云："词衰于元，然

犹未亡也。至明而词乃亡矣。”又云：“竹垞朱彝尊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此亦第论其面目。又云：“其年陈维崧词以气胜，然亦是以情胜。盖有气以达情，而情愈出。情为主，贵得其正。气为辅，贵得其厚。后人徒学其矜才使气，殊属无谓。”此亦第论形骸。其年词亦未能到此地步，然其说自可取。又云：“词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读樊榭厉鹗词不可。”又云：“稼轩辛弃疾词，精者直似一座铁瓮城。坚而锐，锐而厚，纵饶千军万马，亦冲突不入。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一击瓦解矣。”又云：“五代人词，不着力而意自胜，而俚浅处亦不少。”以上数条，虽不必尽然，亦未为无见。

【肆捌】词中连用叠字，或句句用“春”字，或句句用“愁”字，句句用“声”字、“儿”字、“秋”字、“间”字之类，皆非正道。有志于古者，必不屑为。

【肆玖】唐人皇甫子奇皇甫松词宏丽不及飞卿温庭筠，而措词闲雅，犹存古诗遗意。唐词于飞卿而外，出其右者鲜矣。五代而后，更不复见此种笔墨。

【伍〇】飞卿温庭筠词大半托词帷房，极其婉雅，而规模自觉宏远。周周邦彦、秦秦观、苏苏轼、辛辛弃疾、姜姜夔、史史达祖辈，虽姿态百变，亦不能越其范围。本原所在，不容以形迹胜也。

【伍壹】碧山王沂孙咏莼《摸鱼儿》“玉帘寒”云：“碧芽也抱春洲怨，双卷小缄芳字。”下云：“江湖兴，昨夜西风又起。年年轻误归计。如今

不怕归无准，却怕故人千里。”玉田张炎《长亭怨》“记横笛玉关高处”云：“故人何许。浑忘了、江南旧雨。”下云：“如今又、京国寻春，定应被、薇花留住。”自甘终隐，而亦不愿其友之枉道徇人，同一用意忠厚。

【伍贰】碧山王沂孙《醉落魄》“小窗银烛”云：“垂杨学画蛾眉绿。年年芳草迷金谷。如今休把佳期卜。一掬春情，斜月杏花屋。”婉丽中见幽怨，殆亦借题言志耶？

【伍叁】国初诸老，好作闺夜词，董文友董以宁“昨夜天孙罢锦梭”《鹧鸪天》。一篇最为刻骨。他如梅村吴伟业《醉春风》“眼底桃花媚”云：“皓腕频移，云鬟低拥，羞眸斜睇。”棠村梁清标《一剪梅》“婉婉冰轮上画楼”云：“画眉人似旧风流，对面温柔，背面娇羞。”又云：“双结灯花两意投，一晌低头，半晌回眸。玉猊烟冷睡还休，倚了香篝，褪了莲勾。”西堂尤侗《醉花间》“兰汤沐”云：“芙蓉帐底眠，春梦同郎续。”棠桢吴棠桢《两同心》“斗帐刚垂”云：“城上三更漏鼓，春寒太甚，不回头，媚眼羞开，假生嗔，笑声难禁。”此类皆丽而淫矣。

【伍肆】“镇日双蛾愁不展。隔断中庭，羞与郎相见。十二阑干闲倚遍。凤钗压鬓寒犹颤。昨日江楼帘乍卷。零乱春愁，柳絮飘千点。上已湔裙人已远。断魂莫唱蘋花怨。”此余《蝶恋花》词也。怨而不怒，尚有可观。越二日，又赋一阕云：“谁道蓬山天外远。晓起开帘，重见芙蓉面。嚲髻笼云眉翠敛。低头不觉朱颜变。　避入花阴藏不见。细拾残红，不语思量遍。小院新晴寒尚浅。秋风先已捐团扇。”决绝如此，

未免怨而怒矣，然自是幽郁。

【伍伍】乙酉乡试，泄泻委顿，草草完卷，归舟望月，秋气泬寥，曾赋《临江仙》云："八月西风吹客袂，初程少驻征鞍。雁声嘹唳碧云端。高城天共远，回首泪阑干。　短荻长芦秋瑟瑟，水边红蓼花残。冰轮寂寞夜江寒。回潮如有恨，呜咽绕前滩。"意不深而情胜。明日阻雨，又赋《洞仙歌》一阕，上半阕云："荒江晚泊，舣蒹葭深处。回首高城堕烟雾。正酒怀落寞，旅梦凄迷，愁欲绝、况是短篷疏雨。"亦即上章之意，词境皆浅，聊寄吾怀而已。

【伍陆】词有信笔写去，若不关人力者，而自饶深厚，此境最不易到。余曾赋《鹧鸪天》一阕云："一夜西风古渡头。红莲落尽使人愁。无心再续《西洲曲》，有恨还登舴艋舟。　残月堕，晓烟浮。一声欸乃入中流。豪怀不肯同零落，却向沧波弄素秋。"书以俟识者。

【伍柒】题咏西湖十景，惟陈西麓陈允平感时伤事，得风人之正。草窗周密《木兰花慢》十阕，泛写景物，了无深义。张成子张矩《应天长》十章，才气不逮草窗周密，而时有与西麓陈允平暗合处。如"苏堤春晓""曙林带暝"云："草色旧迎雕辇，蒙茸暗香陌。""曲院荷风""换桥度舫"云："田田处，成暗绿。正万羽、背风斜矗。乱鸥去，不信双鸳，午睡犹熟。""花港观鱼""岸容浣锦"云："禹浪未成头角，吞舟胆犹怯。湖山外，江海匝。怕自有、暗泉流接。楚天远，尺素无期，枉误停楫。"下云："濠梁兴，归未惬。记旧伴、袖携留摺。指鱼水，总是心期，休怨三叠。""南屏晚钟""翠屏对晚"云："欢娱地，空浪迹。漫记

省、五更闻得。”柳浪闻莺“翠迷倦舞”云：“昆明事，休更说。费梦绕、建章宫阙。”“两峰插云”“幕屏翠冷”云：“唤醒睡龙苍角，盘空壮商翼。西湖路，成倦客。待倩写、素缣千尺。”此类皆有亡国之感。不及西麓陈允平之深厚，固胜似草窗周密作。赵闻礼录入《阳春白雪》集中，未为无见。

【伍捌】赵闻礼辑《阳春白雪》八卷，颇能撷两宋人之精，而杂入游词亦不少，未能尽善也。

【伍玖】陆务观陆游《风流子》云：“佳人多命薄，初心慕、德耀嫁梁鸿。记绿窗睡起，静吟闲咏。句翻离合，格变玲珑。更乘兴，素纨留戏墨，纤玉抚孤桐。蟾滴夜寒，水浮微冻。凤笺春丽，花砑轻红。
人生谁能料，堪悲处、身落柳陌花丛。翻羡画堂鹦鹉，深闭金笼。向宝镜莺钗，临妆常晚，绣茵牙版，催舞还慵。肠断市桥月笛，灯院霜钟。”盖放翁陆游伤其妻作也。词不必高，而情极哀怨。选本皆不登此篇，惟《阳春白雪集》载之。

【陆〇】“商人重利轻别离。”《琵琶行》。白香山白居易沉痛语也。江开之江开《菩萨蛮》商妇怨“春时江上廉纤雨”云：“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情少利心多。郎如年少何。”俚极笨极，真是点金成铁。

【陆壹】许鲁斋许衡云：“儒者以治生为急务。”真通达之论。其《沁园春》垦田东城“月落檐西”云：“为农换却为儒。任人笑、谋身拙更迂。念老来生业，无他长技；欲期安稳，敢避崎岖。达士身名，豪家骄

蹇，此好胸中一点无。欢然处，有膝前儿女，几上诗书。”亦即治生之义，非泛作农家语，元《草堂诗馀》载之，而词则未为超妙。

【陆贰】竹山蒋捷词《满江红》“秋本无愁”云：“万误曾因疏处起，一闲且向贫中觅。”自是阅历语，而词笔甚隽。鲁斋许衡书“怀词”《满江红》“亲友留连”云：“万事岂容忙里做，一安惟自闲中得。”效颦无谓。

【陆叁】学以砺而后成，苟违绳墨，何惮釽摫。若以水济水，则亦何益之有哉？古人诗词不尽可法，善于运用，何难化腐为奇？若理解不明，贞淫未辨，妄窃古人成语，以为己有，胶柱者宝其唾馀，改弦者失其宗旨，古人亦安恃此知己也？

【陆肆】辛稼轩辛弃疾词运用唐人诗句，如淮阴韩信将兵，不以数限，可谓神勇。而亦不能牢笼万态，变而愈工，如腐迁司马迁《夏本纪》之点窜《禹贡》也。

【陆伍】元《草堂诗馀》载江村姚云文艮岳词《摸鱼儿》云：“渺人间、蓬瀛何许，一朝飞入梁苑。辋川梯洞层崖出，犹带鬼愁龙怨。穷游宴。谈笑里、金风吹折桃花扇。翠华天远。怅莎沼萤黏，锦屏烟合，草露泣苍藓。　　东华梦，好在牙樯雕辇。画图历历曾见。落红万点孤臣泪，斜日牛羊春晚。摩双眼。看尘世，鳌宫又报鲸波浅。吟鞭拍断。便乞与娲皇，化成精卫，填不尽遗憾。”慨当以慷，亦陈经国之亚匹也。

【陆陆】元人彭元逊《解佩环》寻梅不见云：“江空不渡。恨蘼芜杜若，零落无数。远道荒寒，婉娩流年，望望美人迟暮。风烟雨雪阴晴晚，更何须、春风千树。尽孤城、落木萧萧，日夜江声流去。　　日宴山深闻笛，恐他年流落，与子同赋。事阔心违，交淡媒劳，蔓草沾衣多露。汀洲窈窕馀醒寐，遗佩环、浮沉沣浦。有白鸥、淡月微波，寄语逍遥容与。”忧深思远，于两宋外又辟一境，而本原正见相合。出自元人手笔，尤为难得。

【陆柒】元《草堂诗馀》录彭元逊词最多。其警句如《临江仙》云：“自结床头麈尾，角巾坐枕孤松。片云承日过山东。起听荷叶雨，行受豆花风。”《蝶恋花》“微雨烧香馀润气”云：“无复卷帘知客意。杨花更欲因风起。”语爽朗而意深远，在元代定推作手。

【陆捌】《菉斐轩词韵》以上、去、入三声均隶入平韵中。盖专为北曲而设，决非宋人所订正。惜《大晟乐府》久已失传，无从考证其谬。樊榭厉鹗遽以为宋人词韵，失之未考也。

【陆玖】玉田张炎《词源》二卷，上卷精研声律，探本穷源，绘图立说，审音者执此以求古乐不难矣。下卷自《音谱》以至《杂论》，选词不多，别具只眼，洵可为后学之津梁。陈眉公陈继儒误以下卷为《乐府指迷》，云间姚培谦、张景星辑为《乐府指迷》一卷，而删其十之二三，盖仍眉公之误也。

【柒〇】刘改之刘过“咏美人指甲”、“美人足”《沁园春》两篇，玉

田张炎《词源》录附姜姜夔、史史达祖咏物之后，谓：“两词亦工丽，但不可与前作同日语。”余谓宋人咏物佳篇极多，何必录此两词，有污大雅。此《词源》之小疵，不得以玉田张炎所赏而讳其失。

【柒壹】作词气体要浑厚，而血脉贵贯通。血脉要贯通，而发挥忌刻露。居心忠厚，托体高浑，雅而不腐，逸而不流，可以为词矣。

【柒贰】雄阔非难，深厚为难；刻挚非难，幽郁为难；疏逸非难，冲淡为难；工丽非难，雅正为难；奇警非难，顿挫为难；纤巧非难，浑融为难。古今不乏名家，兼有众长鲜矣。词岂易言哉！

【柒叁】李后主李煜、晏叔原晏幾道皆非词中正声，而其词则无人不爱，以其情胜也。情不深而为词，虽雅不韵，何足感人？

【柒肆】晏元献晏殊、欧阳文忠欧阳修皆工词，而皆出小山晏幾道下；专精之诣，固应让渠独步。然小山虽工词、而卒不能比肩温温庭筠、韦韦庄，方驾正中冯延巳者，以情溢词外，未能意蕴言中也。故悦人甚易，而复古则不足。

【柒伍】熟读温温庭筠、韦韦庄词，则意境自厚；熟读周周邦彦、秦秦观词，则韵味自深；熟读苏苏轼、辛辛弃疾词，则才气自旺；熟读姜姜夔、张张炎词，则格调自高；熟读碧山王沂孙词，则本原自卫，规模自远。本是以求《风》、《雅》，何必遽让古人。

【柒陆】向子諲《梅花引》戏代李师周作云：“花如颊。梅如叶。小时笑弄阶前月。最盈盈。最惺惺。闲愁未识，无计说深情。一年空省春风面。花落花开不相见。要相逢。得相逢。须信灵犀，中自有心通。　　同杯杓。同斟酌。千愁一醉都忘却。花阴边。柳阴边。几回拟待，偷怜不成怜。伤春玉瘦慵梳掠。抛掷琵琶闲处着。莫猜疑。莫嫌迟。鸳鸯翡翠，终是一双飞。”此调颇不易工，古今合作，仅此一首。盖转韵太多，真气必减；且转韵处必须另换一意，方能步步引人入胜。作者多为调所窘。此作层层入妙，如转丸珠；又如七宝楼台，不容拆碎。此词余录入《闲情集》。贺方回贺铸三阕，陈其年陈维崧二阕，专集古语以为词，可称别调。贺、陈词余录入《别调集》。

【柒柒】张元幹《楼上曲》云：“楼外夕阳明远水。楼中人倚东风里。何事有情怨别离。低鬟背立君应知。　　东望雪山君去路。断肠迢迢尽愁处。明朝不忍见云山。从今休傍曲阑干。”意味深长，音调古雅，艳体中《阳春》、《白雪》也。

白雨斋词话卷十

【壹】黄石牧黄之隽《香屑集》古艳古香，集句神境。《㾂堂词》二卷，亦多幽怨之音。如《翠楼吟》魂云："月魄荒唐，花灵仿佛，相携最无人处。阑干芳草外，忽惊转、几声杜宇。飘零何许？似一缕游丝，因风吹去。浑无据。想应凄断，路傍酸雨。　　日暮。渺渺愁余。觉黯然销者，别情离绪。春阴楼外远，入柳烟、和莺私语。连江暝树。愿打点幽香，随郎黏住。能留否？只愁轻绝，化为飞絮。"惨戚憯凄，迷离惝恍，非深于情者，不能道只字。

【贰】寇莱公寇準《点绛唇》"水陌轻寒"云："象尺薰炉，拂晓停针线。愁蛾浅，飞红零乱。侧卧珠帘卷。"遣词凄艳，姿态甚饶，自是北宋人手笔。

【叁】范文正范仲淹《御街行》"纷纷缀叶香飘砌"云："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淋漓沉着。《西厢·长亭》袭之，骨力远逊，且少味外味。此北宋所以为高。小山晏幾道、永叔欧阳修后，此调不复弹矣。

【肆】张忠武张弘范《临江仙》忆旧云："千古武陵溪上路，桃花流水潺潺。可怜仙侣剩浓欢。黄鹂惊梦破，青鸟唤春还。　　回首旧游浑

不见，苍烟一片荒山。玉人何处倚阑干。紫箫明月底，翠袖暮云寒。”清词丽句，不减晏晏殊、欧欧阳修诸贤。从古大英雄，必非无情者，吾于仲畴益信。

【伍】“烧残红烛暮云合，飘尽碧梧金井寒。”冯正中冯延巳《抛球乐》“坐对高楼千万山”词也。拗一字，更觉宫商一片。知音者原不拘于调。

【陆】诗以穷而后工，倚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宋代惟白玉蟾脱尽方外气，陈与义拟《法驾导引》三章，亦称佳构。原序云：“世传顷年都下市肆中，有道人携乌衣椎髻女子，买斗酒独饮，女子歌词以侑。凡九阕，皆非人世语。或记之，问一道士，道士惊曰‘此赤城韩夫人所制水府蔡真君《法驾导引》也，乌衣女子疑龙’云。得其三而亡其六，拟作三阕。”其一云：“朝元路，朝元路，同驾玉华君。千乘载花同一色，人间遥指是祥云。回望海光新。”其二云：“东风起，东风起，海上百花摇。十八风鬟云半动，飞花和雨著轻绡。归客碧迢迢。”其三云：“烟漠漠，烟漠漠，天澹一帘秋。自洗玉舟斟白体，月华微映是空舟。歌罢海西流。”以清虚之笔，写阔大之景，语带仙气，洗脱凡艳殆尽。

【柒】王香雪王策《天仙子》晓发尚湖云：“远树惊乌飞不定。烟中渐吐青山影。犬声荒店未开门，西风紧。霜华凝。半湖残月芦花冷。”全首写景，亦是词中变格，后人不必效颦。

【捌】东坡苏轼词全是王道，稼轩辛弃疾则兼有霸气，然犹不悖于王也。其年陈维崧则竟似老瞒曹操、石勒一流人物；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不过赤眉、黄巾之流亚耳。后之学词者，不究本原，好作壮语，复向板桥、心馀词求生活，则是鼠窃狗偷，益卑卑不足道矣。

【玖】其年陈维崧《题珂雪词》云："万马齐喑蒲牢吼，百斛蛟螭困蠢。算蝶拍、莺簧休混。多少词场谈文藻，向豪苏腻柳寻蓝本。吾大笑，比蛙黾。"夫柳柳永诚不足重，苏苏轼则何可厚非？一概抹煞，此盖其年自道其词，而特借珂雪一发之也。然竟是老瞒曹操、石勒声口。

【壹〇】其年陈维崧能作壮语，然悲者多而丽者少，惟送三韩李若士省亲之楚《金缕曲》一阕若士尊公，时提督湖广。最为壮丽。词云："秋到离亭暮。羡风前、珊鞭玉靶，翩然竟去。借问此行何所向，笑指巴烟郢树。是乌鹊、惯南飞处。路入南荒休骋望，有陶公、战舰空滩雨。酾热酒，浪花舞。　　严君坐拥貔貅旅。压下流、一军下濑，目无黄祖。昨夜月明亲飨士，要奏新填乐府。都不用、陈琳阮瑀。手掣红旗翻破阵，看郎君、下笔惊鹦鹉。猿臂种，气如虎。"雄阔壮丽。然在迦陵陈维崧，自是屈意之作。

【壹壹】《西河词话》云："礼部某郎中无子，适其妾有身。已产女矣，句邻园尼僧，向城东育婴堂，怀一血胎内之，遂诈言生一男。于弥月宴客，座间各赋贺词。予同官陈迦陵陈维崧赋《桂枝香》曲二阕。其首阕前截云：'泛蒲未既，兰汤重试。若非释氏携来，定是宣尼抱至。'郎中疑迦陵知其事，故诮之。即次阕前截云：'悬弧宅第，充闾佳

气。试听户外啼声，可是人间恒器？’凡‘人间’、‘户外’，皆类诮词，遂大恚恨。其后凡礼部于翰林院衙门有所差择，必厚抑迦陵，竟至淹滞。始知文字之隙，原有检点所不及者，然不可不慎也。”按此二词，《迦陵集》中不载。先生以词自豪，竟以词受累，何造化之善弄人耶！

【壹贰】彭骏孙彭孙遹《金粟词话》云：“词人用语助入词者甚多，入艳词者绝少。惟秦少游秦观‘闷则和衣拥’《桃园忆故人》“玉楼深锁薄情种”，新奇之甚。用‘则’字亦仅见此词。”按此乃少游秦观恶劣语，何新奇之有？至用“则”字入词，宋人中屡见。如李甲《帝台春》“芳草碧色”：“拼则而今已拼了，忘则怎生便忘得。”又曾揆《谒金门》“山衔日”“忆则如何不忆”之类，亦岂谓之仅见？董文友董以宁词《桃园忆故人》“原样枕上青山誓”云：“暗笑那人知未？薄倖从前既。”押“既”字稳而有味，似此方可谓善用语助入艳词者。

【壹叁】读古人词，贵取其精华，遗其糟粕。且如少游秦观之词，几夺温温庭筠、韦韦庄之席，而亦未尝无纤俚之语。读《淮海集》，取其大者高者可矣，若徒赏其《迎春乐》“菖蒲叶叶知多少”“怎得香香深处，作个蜂儿抱”等句，此语彭羡门彭孙遹亦赏之，以为近似柳七语，尊柳抑秦，匪独不知秦，并不知柳，可发大噱。则与山谷黄庭坚之《两同心》“一笑千金”“女边着子”、《两同心》“秋天遥岑”“门里安心”，其鄙俚纤俗，相去亦不远矣。少游真面目何由见乎？

【壹肆】东坡苏轼、稼轩辛弃疾、白石姜夔、玉田张炎高者易见，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高者难见，而少游、美成

尤难见。美成意馀言外，而痕迹消融，人苦不能领略。少游则义蕴言中，韵流弦外。得其貌者，如鼷鼠之饮河，以为果腹矣，而不知沧海之外，更有河源也。乔笙巢谓："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可谓卓识。

【壹伍】声名之显晖，身分之高低，家数之大小，只问其精与不精，不系乎著作之多寡也。子建曹植、渊明陶渊明之诗，所传不满百首，然较之苏苏轼、黄黄庭坚、白白居易、陆陆游之数千百首者，相越何止万里。词中如飞卿温庭筠、端己韦庄、正中冯延巳、子野张先、东坡苏轼、少游秦观、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诸家，脍炙人口之词，多不过二三十阕，少则十馀阕或数阕，自足雄峙千古，无与为敌。近人以多为贵，卷帙裒然，佳者不获一二阕。吾虽以之覆酒瓮、覆酱瓿，犹恐污吾酒酱也。吾愿肆志于古者，将平昔应酬无聊之作，一概删弃，不可存丝毫姑息之意，而后真面目可见，而后可以传之久远，不为有识者所讥。然则蒿庵庄棫四十阕，较古人为已多，正不病其少也。

【壹陆】《小仓山房诗》袁枚诗集，诗中异端也，稍有识者，无不吐弃之。然亦实有可鄙之道，不得谓鄙之者之过。假令简斋袁枚当日删尽芜词，仅存其精者百馀首，多存近体，少存古体，不必存绝句，极多以百馀首为止，更不可再多。传至今日，正勿谓不逮阮亭王士禛、竹垞朱彝尊诸公也。惟其不能割舍，夸多斗靡，致使指摘交加，等诸极恶不堪之列，亦其自取。习倚声者，尤不可不察。

【壹柒】《小仓山房集》袁枚诗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诗》

蒋士铨诗集、《瓯北诗钞》赵翼诗集，百中几难获一。盖一则如粗鄙赤脚奴，一则如倚门卖笑倡也。近人慑于其名，以耳代目，彼不知驼峰熊掌为何物，宜其如鸱之吓腐鼠也。哀哉！

【壹捌】袁袁枚、赵赵翼、蒋蒋士铨盛负时名，而其诗实无可贵；洪稚存洪亮吉、吴谷人吴锡麒等诗，愈趋愈下，尽可不观，无足深论。

【壹玖】诗词中浅薄聪明语，余所痛恶。一染其习，动辄可数十首。无论其不能传，即徼倖传之后世，亦不过供人唾骂耳，何足为重？

【贰〇】余友尝语余云：“有《全唐诗》，不可无《全宋词》。有能为是举者，固是大观。且不患其不传也。”然余谓：借以传一己之名则可，欲以教天下后世之为词者则不可。盖兵贵精不贵多，精则有所专注，多则散乱无纪。如《全唐诗》九百卷，多至四万八千首。精绝者亦不过三千首，可数十卷耳。余久有《唐诗选》之意，约得三千首，此举至今未果。馀则仅备观览、供彩掇、资谐笑而已。虽不录无害也。倚声一途，既有朱氏《词综》，两宋精华，约略已具，而蒿庵冯煦犹病其芜，更欲集《全宋词》，则亦不过壮观邺架，于本原无涉，亦可不必。

【贰壹】《宋六十家词》已病芜杂，识者宜分别观之。吴氏吴讷《宋元百家词》，竹垞朱彝尊时已失全书，近更无从采访。然宋、元两代词，高者不过十馀家，次者约得三十馀家，合五十家足矣。录至百家，下乘必多于上驷。博而不精，终属过举。

【贰贰】两宋词，精绝者约略不过五百馀首，足备揣摩，不必多求也。

【贰叁】白石姜夔，仙品也；东坡苏轼，神品也，亦仙品也；梦窗吴文英，逸品也；玉田张炎，隽品也；稼轩辛弃疾，豪品也。然皆不离于正。故与温温庭筠、韦韦庄、周周邦彦、秦秦观、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同一大雅，而无傲而不理之诮。后人徒恃聪明，不穷正始，终非至诣。

【贰肆】东坡苏轼一派，无人能继。稼轩辛弃疾同时，则有张张元幹、陆陆游、刘刘过、蒋蒋捷辈，后起则有遗山元好问、迦陵陈维崧、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然愈学稼轩，去稼轩愈远，稼轩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嚣为稼轩，亦诬稼轩甚矣。

【贰伍】唐宋名家流派不同，本原则一。论其派别，大约温飞卿温庭筠为一体，皇甫子奇皇甫松、南唐二主李璟、李煜附之。韦端己韦庄为一体，牛松卿牛峤附之。冯正中冯延巳冯延巳为一体，唐五代诸词人以暨北宋晏晏殊、欧欧阳修、小山晏幾道等附之。张子野张先为一体，秦淮海秦观为一体，柳柳永词高者附之。苏东坡苏轼为一体，贺方回贺铸为一体，毛泽民毛滂、晁具茨晁冲之高者附之。周美成周邦彦为一体，竹屋高观国、草窗周密附之。辛稼轩辛弃疾为一体，张张元幹、陆陆游、刘刘过、蒋蒋捷、陈陈亮、杜●●●合者附之。姜白石姜夔为一体，史梅溪史达祖为一体，吴梦窗吴文英为一体，王碧山王沂孙为一体，黄公度、陈西麓陈允平附之。张玉田张炎为一体。其间惟飞卿、端己、正中、淮海、美成、梅溪、碧山

七家，殊途同归，馀则各树一帜，而皆不失其正，东坡、白石尤为矫矫。

【贰陆】汪玉峰森之序《词综》云：“言情者或失之俚，使事者或失之伉。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此四字甚浅陋，不知本原之言。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箾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此论盖阿附竹垞朱彝尊之意，而不知词中源流正变也。窃谓白石姜夔一家，如闲云野鹤，超然物外，未易学步。竹屋高观国所造之境，不见高妙，乌能为之羽翼？至梅溪史达祖则全祖清真周邦彦，与白石分道扬镳，判然两途。东泽得诗法于白石，却有似处，词则取径狭小，去白石甚远。梦窗吴文英才情横逸，斟酌于周周邦彦、秦秦观、姜姜夔、史史达祖之外，自树一帜，亦不专师白石也。《虚斋乐府》较之小山晏幾道、淮海则嫌平浅，方之美成周邦彦、梅溪则嫌伉坠，似郁不纡，亦是一病，绝非取径于白石。竹山蒋捷则全袭辛、刘之貌，而益以疏快，直率无味，与白石尤属歧途。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两家，则皆以清真为宗，而草窗得其姿态，西麓得其意趣。草窗间有与白石相似处，而亦十难获一。碧山王沂孙则源出《风》、《骚》，兼采众美，托体最高，与白石亦最异。至玉田张炎乃全祖白石，面目虽变，托根有归，可为白石羽翼。仲举张翥则规模于南宋诸家，而意味渐失，亦非专师白石。总之，谓白石拔帜于周周邦彦、秦秦观之外，与之各有千古则可，谓南宋名家以迄仲举，皆取法于白石，则吾不谓然也。

【贰柒】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

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

【贰捌】北宋间有俚词，南宋则多游词，而伉词则两宋皆不免，选择不可不慎。学者贵求其本原所在，门户之见自消。否则各执一是，互相攻诋，溯厥本原，卒无托足处。宜乎不得其通也。

【贰玖】余拟辑古今《二十九家词选》，附四十二家。约二十卷。有唐一家：附一家。温飞卿温庭筠。附皇甫子奇皇甫松。五代三家：附四家。李后主李煜、附中宗李璟。韦端己韦庄、附牛松卿牛峤、孙光宪。冯延巳。附李珣。北宋七家：附六家。欧阳永叔欧阳修、附晏元献晏殊。晏小山晏幾道、张子野张先、苏东坡苏轼、秦淮海秦观、附柳耆卿柳永、毛泽民毛滂、赵长卿。贺方回贺铸、周美成周邦彦。附陈子高陈克、晁具茨晁冲之。南宋九家：附八家。辛稼轩辛弃疾、附朱敦儒、黄公度、刘克庄、张元幹、张孝祥、刘改之刘过、陆放翁陆游、蒋竹山蒋捷。姜白石姜夔、高竹屋高观国、史梅溪史达祖、吴梦窗吴文英、陈西麓陈允平、周草窗周密、王碧山王沂孙、张玉田张炎。元代一家：附二家。张仲举张翥。附彭元逊、末附金之元遗山元好问。国朝八家：附二十一家。陈其年陈维崧、附吴梅村吴伟业、曹洁躬曹溶、尤悔庵尤侗、郑板桥郑燮。曹珂雪曹贞吉、附彭骏孙彭孙遹、徐电发徐釚、严藕渔严绳孙。朱竹垞朱彝尊、附李分虎李符、李武曾李良年、王士禛、董文友董以宁。厉太鸿厉鹗、附黄石牧黄之隽。史位存史承谦、附王小山王时翔、王香雪王策。赵璞函赵文哲、附过湘云过春山、吴竹屿吴泰来。张皋文张惠言、附张翰风张琦、李申耆李兆洛、郑善长。庄中白庄棫。附蒋鹿潭蒋春霖、谭仲修谭献。自温飞卿至冯延巳为第一卷，欧阳

永叔至张子野为第二卷，苏东坡至秦淮海为第三卷，贺方回至周美成为第四卷，辛稼轩为第五卷，姜白石至史梅溪为第六卷，吴梦窗为第七卷，陈西麓至周草窗为第八卷，王碧山为第九卷，张玉田至张仲举为第十卷，陈其年为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曹珂雪为第十四卷，朱竹垞为第十五卷、第十六卷，厉太鸿为第十七卷，史位存为第十八卷，赵璞函为第十九卷，而殿以张皋文、庄中白为第二十卷。词中源委正变，约略具是。此选大意，务在穷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变，为利于初学耳。非谓词之本原，即在二十九家中，漫无低昂也。惟殿以皋文、中白，却寓深意。

【叁〇】温温庭筠、韦韦庄创古者也。晏晏殊、欧欧阳修继温、韦之后，面目未改，神理全非，异乎温、韦者也。苏苏轼、辛辛弃疾、周周邦彦、秦秦观之于温、韦，貌变而神不变。声色大开，本原则一。南宋诸名家，大旨亦不悖于温、韦，而各立门户，别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无所短长。至陈陈维崧、朱朱彝尊辈出，而古意全失，温、韦之风，不可复作矣。贞下起元，往而必复。皋文张惠言唱于前，蒿庵庄棫成于后。《风》、《骚》正宗，赖以不坠。好古之士，又可得寻其绪焉。

【叁壹】杜陵杜甫变古之法，不变古之理。故自杜陵变古后，而学诗者不得不从杜陵。纵有复古者，亦不过古调独弹，无与为应也。陈陈维崧、朱朱彝尊变古之理，而并未能尽变古之法。故虽敢于变古，不能必人之中心悦而诚服其词。且不能禁人之复古。有志为词者，宜直溯《风》、《雅》，出入唐、宋，乃可救陈、朱之失，勿为陈、朱辈所囿也。

【叁贰】黄公度《知稼翁词》，气格高远，语意浑厚，直合东坡苏轼、碧山王沂孙为一手。所传不多，卓乎不可企及。

【叁叁】赵以夫《龙山会》九日“九日无风雨”云：“西北最关情，漫遥指、东徐南楚。黯销魂，斜阳冉冉，雁声悲苦。”感时之作，但说得太显，不耐寻味。金氏金应珪所谓鄙词也。感时伤事者，必熟读碧山王沂孙词，而后可以作不平鸣。

【叁肆】诗之高境在沉郁。其次即直截痛快，亦不失为次乘。词则舍沉郁之外，即金氏金应珪所谓俚词、鄙词、游词，更无次乘也。非沉郁无以见深厚，唐、宋诸名家，不可及者正在此。

【叁伍】白石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枝头香絮”云：“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白石姜夔诸词，惟此数语最沉痛迫烈。此外如《八归》“芳莲坠粉”：“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又《玲珑四犯》“叠鼓夜寒”：“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皆无此沉至。

【叁陆】“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白石姜夔《少年游·戏平浦》“双螺未合”词也。“随郎滋味”四字，似不经心，而别有姿态。盖全以神味胜，不在字句之间寻痕迹也。

【叁柒】诗外有诗，方是好诗；词外有词，方是好词。古人意有所寓，发之于诗词，非徒吟赏风月以自蔽惑也。少陵杜甫诗《谒文公上方》云："甫也南北人，早为诗酒污。"具此胸次，所以卓绝千古。求之于词，旨有所归，语无泛设者，吾惟服膺碧山王沂孙。

【叁捌】蒿庵庄棫曾语余云："唐以后诗，元以后词，必不可入目，方有独造处。"此论甚精。然余谓作诗词时，须置身于汉、魏、指诗言。唐、宋指词言。之间，不宜自卑其志。若平时观览，则唐以后诗，元以后词，益我神智，增我才思者，正复不少。博观约取，亦视善学者何如耳。

【叁玖】温厚和平，诗词一本也。然为诗者，既得其本，而措词则以平远雍穆为正，沉郁顿挫为变。特变而不失其正，即于平远雍穆中，亦不可无沉郁顿挫也。词则以温厚和平为本，而措语即以沉郁顿挫为正，更不必以平远雍穆为贵。诗与词同体异用者在此。

【肆〇】无论诗古文词，推到极处，总以一诚为主。杜杜甫诗、韩韩愈文，所以大过人者在此。求之于词，其惟碧山王沂孙乎？然自宋迄今，鲜有知者。知碧山者惟蒿庵庄棫。即皋文张惠言尚非碧山真知己也。知音不亦难哉！此条以诚字立论，明乎此，则无聊之酬应与无病之呻吟皆可不作矣，惜不得起蒿庵庄棫一证之。

【肆壹】碧山王沂孙有大段不可及处，在恳挚中寓温雅；蒿庵庄棫有大段不可及处，在怨悱中寓忠厚；而出以沉郁顿挫则一也，皆古今绝

特之诣。

【肆贰】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古之为词者，自抒其性情，所以悦己也。今之为词者，多为其粉饰，务以悦人，而不恤其丧己，而卒不值有识者一噱，是亦不可以已乎！

【肆叁】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词，修饰皆极工，而无损其真气，何也？《列子》云：“有色者，有色色者。”知此可以言词矣。

【肆肆】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温庭筠、秦少游秦观、周美成周邦彦、黄公度、姜白石姜夔、史梅溪史达祖、吴梦窗吴文英、陈西麓陈允平、王碧山王沂孙、张玉田张炎、庄中白庄棫是也，词中之上乘也。有质过于文者，韦端己韦庄、冯正中冯延巳、张子野张先、苏东坡苏轼、贺方回贺铸、辛稼轩辛弃疾、张皋文张惠言是也，亦词中之上乘也。有文过于质者，李后主李煜、牛松卿牛峤、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晏小山晏幾道、柳耆卿柳永、陈子高陈克、高竹屋高观国、周草窗周密、汪叔耕汪莘、李易安李清照、张仲举张翥、曹珂雪曹贞吉、陈其年陈维崧、朱竹垞朱彝尊、厉太鸿厉鹗、过湘云过春山、史位存史承谦、赵璞函赵文哲、蒋鹿潭蒋春霖是也，词中之次乘也。有有文无质者，刘改之刘过、施浪仙施绍莘、杨升庵杨慎、彭羡门彭孙遹、尤西堂尤侗、王渔洋王士禛、丁飞涛丁鹏、毛会侯毛际可、吴薗次吴绮、徐电发徐釚、严藕渔严绳孙、毛西河毛奇龄、董苍水董俞、钱葆馚、汪晋贤汪森、董文友董以宁、王小山王时翔、王香雪王策、吴竹屿吴泰来、吴谷人吴锡

麒诸人是也，词中之下乘也。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则马浩澜马洪、周冰持周稚廉、蒋心馀蒋士铨、杨荔裳杨揆、郭频伽郭麐、袁兰村袁通辈是也，并不得谓之词也。论词者本此类推，高下自见。

【肆伍】稼轩辛弃疾求胜于东坡苏轼，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张炎追踪于白石姜夔，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

【肆陆】东坡苏轼、稼轩辛弃疾，同而不同者也；白石姜夔、碧山王沂孙，不同而同者也。

【肆柒】有长于论词，而不必工于作词者。未有工于作词，而不长于论词者。古人论词之善，无过玉田张炎。若公谨周密之《浩然斋雅谈》、《绝妙好词》等编，所论与所选，均多未洽，其所自作可知矣。吾于南宋诸名家，不得不外草窗周密。

【肆捌】作词难，选词尤难。以我之才思，发我之性情，犹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则非易矣。竹垞朱彝尊《词综》，备而不精；皋文张惠言《词选》，精而未备。然与其不精也，宁失不备。古今善本，仍推张氏《词选》。若选本之尽美尽善者，吾未之见也。

【肆玖】《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词欲不衰，得乎？

【伍〇】《词诗源流》曰："词之《纥那曲》、《长相思》，五言绝句也。《柳枝》、《竹枝》、《清平调引》、《小秦王》、《阳关曲》、《八拍蛮》、《浪淘沙》，七言绝句也。《阿那曲》、《鸡叫》，仄韵七言绝句也。《瑞鹧鸪》，七言律诗也。《款残红》，五言古诗也。体裁易混，徵选实繁。故当稍别之，以存诗词之辨。"余于《大雅集》中，近五七言绝句者概不入选。惟《别调集》登皇甫子奇皇甫松《采莲子》一首、《浪淘沙》一首，刘采春《罗嗊曲》两首而已。

【伍壹】诗词和韵，不免强己就人，戕贼性情，莫此为甚。张玉田张炎谓词不宜和韵，旨哉斯言。

【伍贰】贺老贺铸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煊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如《浣溪沙》云："梦想西池辇路边。玉鞍骄马小辎軿。春风十里斗婵娟。　　临水登山漂泊地，落花中酒寂寥天。个般情味已三年。"又前调云："闲把琵琶旧谱寻。四弦声怨却沉吟。燕飞人静画堂深。　　欹枕有时成雨梦，隔帘无处说春心。一从灯夜到如今。"妙处全在结句，开后人无数章法。

【伍叁】石孝友《浣溪沙》集句云："宿醉离愁慢髻鬟韩偓。绿残红豆忆前欢晏幾道。锦江春水寄书难晏幾道。　　红袖时笼金鸭暖秦观，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璟。为谁和泪倚阑干李煜。"集成语尚能自写其意。然如竹垞朱彝尊之《浣溪沙》同柯寓匏春望集句云："烟柳风丝拂岸斜。远山终日送馀霞。碧池新涨浴娇鸦雍陶、陆龟蒙、杜牧。　　阆苑有书多附

鹤，春城无处不飞花。马啼今去入谁家李商隐、韩翃、张籍。”又前调惜别集句云：“惜别愁窥玉女窗李白。遥知不语泪双双权德舆。绮罗分处下秋江许浑。　　暮雨自归山悄悄李商隐，残灯无焰影幢幢元稹。仍斟昨夜未开缸李商隐。”又前调春闺集句云：“十二层楼敞画檐杜牧。偶然楼上卷珠帘司空图。金炉檀炷冷慵添刘兼。　　小院回郎春寂寂杜甫，朱栏芳草绿纤纤刘兼。年年三月病恹恹韩偓。”又《采桑子》秋日度穆陵关集句云：“穆陵关上秋云起郎士元，习习凉风萧颖士。于彼疏桐宋华。撼撼凄凄叶叶同吴融。　　平沙渺渺行人度刘长卿，垂雨濛濛元结。此去何从宋之问。一路寒山万木中韩偓。”又《鹧鸪天》镜湖舟中集句云：“南国佳人字莫愁韦庄。步摇金翠玉搔头武元衡。平铺风簟寻琴谱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筹白居易。　　日已暮郎大家，水平流白居易。亭亭新月照行舟张祜。桃花脸薄难藏泪韩偓，桐树心孤易感秋曹邺。”又《玉楼春》画图集句云：“刘郎已恨蓬山远李商隐。金谷佳期重游衍骆宾王。倾城消息隔重帘李商隐，自恨身轻不如燕孟迟。　　画图省识春风面杜甫。比目鸳鸯真可羡卢照邻。一生一代一双人骆宾王，相望相思不相见王勃。”又《瑞鹧鸪》别思集句云：“春桥南望水溶溶韦庄。半壁天台已万重许浑。心寄碧沉空婉娈刘沧，语来青鸟许从容曹唐。　　更为后会知何地杜甫，难道今生不再逢韩偓。是忆当时留咽处吕温，桐花暗淡柳惺忪元稹。”又《临江仙》汾阳客感集句云：“无限塞鸿飞不度李益，太行山碍并州白居易。白云一片去悠悠张若虚。饥乌啼旧垒沈佺期，古木带高秋刘长卿。　　永夜角声悲自语杜甫，思乡望月登楼魏扶。离肠百结解无由鱼玄机。诗题青玉案高适，泪满黑貂裘李白。”又《渔家傲》赠别集句云：“花面鸦头十三四刘禹锡。调筝夜坐灯光里王諲。行到阶前知未睡无名氏。挥玉指阎朝隐。弦弦掩抑声声思白居易。　　会得离人无限意郑谷。杯倾别岸应须醉罗隐。曾向五湖期范蠡韦庄。几千里卢仝。如何遂得心中事刘言史。”诸篇皆脱口而出，运用自如，无凑泊之痕，有生动之

趣，出古人之右矣。

【伍肆】黄石牧黄之隽《香屑集》具有化工，为诗中集句绝技，可谓专门名家矣。词则竹垞朱彝尊《蕃锦集》亦极集句能事。然视石牧之集诗，不可同日语。

【伍伍】玉田张炎《乐府指迷》即《词源》卷下云："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尾，斯为绝妙。"此论亦确当。然如碧山王沂孙咏物诸篇，则大矣化矣，又不仅在结尾寓意也。

【伍陆】读白石姜夔、梅溪史达祖、碧山王沂孙、玉田张炎词，如饮醇醪，清而不薄，厚而不滞。元以后词，则清者失真味，浓者似火酒矣。

【伍柒】言近旨远，其味乃厚；节短韵长，其情乃深。遣词雅而用意浑，其品乃高，其气乃静。

【伍捌】余曾作《菩萨蛮》云："青山断续江如带。孤帆直刺青山外。疏柳短长亭。离人梦未醒。　断云横别浦。芳草和烟雨。燕子画楼西。春归人不归。"起二语嫌着力，馀皆悲郁而和厚，有风人遗意。

【伍玖】"寂寞空城鼓角鸣，敌楼西望旅魂惊。天山月落单于垒，辽

海风凄汉将营。金闺空有梦，十年荒戍未休兵。轮台夜指妖星堕，伫俟秋高返旆旌。”“欃枪焰焰扫天河，大漠云昏拥鹳鹅。不信前军皆弃甲，犹能落日一挥戈。钺旄未假甘延寿，薏苡终怜马伏波。争怪扁舟归隐去，五湖烟水老渔蓑。”“兀坐空堂日已曛，摩挲风雨拭龙文，新亭独下千秋泪，瀚海虚传百战勋。边马夜嘶胡地月，捷书晓望陇山云。城头筚篥声凄咽，鬼哭天阴不忍闻。”“十上封章愿未休，书生何必不封侯。《陈陶》岂谓悲房绾，酒市凭谁识马周？弹铗年年成画饼，书空咄咄亦庸流。弧南呈彩中天耀，指日关河雪涕收。”此余《丙戌年杂感》中四律也，声调极悲壮，而不免过激，发之于诗尚可，发之于词则伉矣。故知感时伤事，非如碧山咏物诸篇不可。

【陆〇】诗词所以寄感，非以徇情也。不得旨归，而徒骋才力，复何足重？唐贤云：“枉抛心力作词人。”不宜更蹈此弊。

【陆壹】唐五代小词，皆以婉约为宗。长调不多见，亦少佳篇。至宋乃规模大备矣。诗至于唐亦然。

【陆贰】唐诗可以越两晋、六朝，而不能越苏苏武、李李陵、曹曹植、陶陶渊明者，彼已臻其极也。宋词可以越五代，而不能越飞卿温庭筠、端己韦庄者，彼已臻其极也。虽曰时运，岂非人事哉？

【陆叁】宋无名氏“题项羽庙”调《念奴娇》云：“鲍鱼腥断，楚将军、鞭虎驱龙而起。空费咸阳三月火，铸就金刀神器。垓丁兵稀，阴陵道狭，月暗云如垒。楚歌喧唱，山川都姓刘矣。　　悲泣唤醒虞姬，为

伊死别，血刃飞花碎。霸业销沉骓不逝。气尽乌江江水。古庙颓垣，斜阳红树，遗恨鸦声里。兴亡休问，高陵秋草空翠。”劲气直前，不留馀地，此宜兴陈维崧之祖也。

【陆肆】蒋竹山蒋捷《贺新郎》云：“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窗纱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消瘦影，嫌明烛。　　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踪、何时再展，翠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帽。怕不是、新来妆束。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似此亦磊落可喜。竹山蒋捷集中，便算最高之作。乃秀水龙谓其效法白石姜夔，何异痴人说梦耶？

【陆伍】放翁陆游《蝶恋花》“桐叶晨飘蛩夜语”云：“早信此生终不遇，当年悔草《长杨赋》。”情见乎词，更无一毫含蓄处。稼轩辛弃疾《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云：“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亦即放翁陆游之意，而气格迥乎不同。彼浅而直，此郁而厚也。

【陆陆】东坡苏轼《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结数语云：“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顾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寄伊郁于豪宕，坡老所以为高。

【陆柒】王阮亭王士禛《浣溪沙》红桥怀古云：“北郭清溪一带流。红桥风物眼中秋。绿杨城郭是扬州。　　西望雷塘何处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淡烟芳草旧迷楼。”遣词琢句，较五代人更觉苕雅。邱季贞邱象随

和之云：“清浅雷塘水不流。几声寒笛画城秋。红桥犹自倚扬州。五夜香昏残月梦，六宫花落晓风愁。多情烟树恋迷楼。”婉雅芊丽。渔洋王士禛一阕外，断推此为佳构。然两词皆文过于质。其传诵一时者，正以文胜也。

【陆捌】诗词同体而异用，曲与词则用不同，而体亦渐异，此不可不辨。

【陆玖】五代人词，高者升飞卿温庭筠之堂，俚者直近于曲矣，故去取宜慎。《花间》、《尊前》等集，更欲扬其波而张其焰。吾不解是何心也。

【柒〇】文采可也，浮艳不可也；朴实可也，鄙陋不可也。差以毫厘，谬以千里矣。

【柒壹】情以郁而后深，词以婉而善讽。故朴实可施于诗，施于词者百中获一耳。朴实尚未必尽合，况鄙陋乎？

【柒贰】韦端己韦庄《菩萨蛮》四章，辛稼轩辛弃疾《水调歌头》、《鹧鸪天》等阕，间有朴实处。而伊郁即寓其中。浅率粗鄙者，不得借口。

【柒叁】六朝诗所以远逊唐人者，魄力不充也；魄力不充者，以纤

秾损其真气故也。当时乐府所尚，如《子夜》、《捉搦》诸歌曲，诗所以不振也。五代词不及两宋者，亦犹是耳。

【柒肆】余选《希声集》六卷，所以存诗也；《大雅集》六卷，所以存词也。

【柒伍】诗衰于宋，词衰于元。然自乾、嘉以还，追踪正始者，时复有人。是衰者可以复振，亡者犹有存焉者也。

【柒陆】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然有诗人所辟之境，词人尚未见者，则以时代先后、远近不同之故。一则如渊明陶渊明之诗，淡而弥永、朴而愈厚、极疏极冷、极平极正之中，自有一片热肠，缠绵往复。此陶公所以独有千古，无能为继也。求之于词，未见有造此境者。一则如杜陵杜甫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子美杜甫所以横绝古今，无与为敌也。求之于词，亦未见有造此境者。若子建曹植之诗，飞卿温庭筠词固已几之。太白李白之诗，东坡苏轼词可以敌之。子昂陈子昂高古，摩诘名贵，则子野张先、碧山王沂孙，正不多让。退之韩愈生凿，柳州柳宗元幽峭，则稼轩辛弃疾、玉田张炎时或过之。至谓白石姜夔似渊明，大晟周邦彦似子美，则吾尚不谓然。然则词中未造之境，以待后贤者尚多也。皆境之高者，若香山白居易之老妪可解，卢仝、长吉李贺之牛鬼蛇神，贾岛之寒瘦，山谷黄庭坚之杰傲，虽各有一境，不学无害也。有志倚声者，可不勉诸！

词史

刘毓盘 著
沙先一 导读
毛文琦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词史

六经无『词』字，通作『辞』。《说文》：『辞，讼也。』案辞与词别。《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明乎我所欲言，必有司我言者，而后可以尽我之词，故隶司部。意者，司我言者也，故曰内。意与志不同，故词与诗不同。『诗，志也。』《说文》：『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心之所之为志，善于诗者由衷而出。一意孤行，随其心之所之，以求合于六义之府，其至者可以感天地，通神明，惊风雨，泣鬼神，以成一家之言，以为万世之法，

刘毓盘 著
沙先一 导读
毛文琦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
江山刘先生遗著目录叙
自序
第一章 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
第二章 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
第三章 论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
第四章 论慢词兴于北宋
第五章 论南宋词人之多
第六章 论宋七大家词
第七章 论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
第八章 论元人词至张翥而衰
第九章 论明人词之不振
第十章 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
第十一章 结论
跋
返回总目录

文章中的“□”字，原文即为如此

导读

沙先一

民国时期是词学由传统而现代的转型期。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即为通过词史的撰述，对词体文学知识谱系与演进轨迹加以梳理、建构，对词体文学发展史予以系统的理论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词史的撰述又与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密切相关，当时的大学名庠大都有词史或词学课程的开设，如北京大学有刘毓盘讲授词史，东南大学有吴梅讲授词学、中央大学有王易讲授词曲史等。词史的撰写也往往是应授课之需，作为讲义使用的，如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王易《词曲史》等大都如此。这些昔日的讲义，如今早已成为学术的经典，参与、影响着当下的学术研究。刘毓盘《词史》作为第一部通代词史著述，具有开拓之功，对词体文学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刘毓盘及其著述

刘毓盘（1867-1927），字子庚，号椒禽，浙江江山人。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一字泖生，诸生。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前后，迁居苏州，受学王汝玉，与吴中文士多有交游。工骈体文，诗宗黄山谷，有《古红梅阁集》八卷、《鸥梦词》一卷。履芬曾主江苏书局，家中藏书甚丰，且热心词学文献，与晚清词学大家多有交往，宋翔凤《乐府馀论》、孙麟趾《词迳》皆赖其重刻以保存。叔父刘观藻（1829-1880），字玉叔，亦工词，有《紫藤花馆诗馀》。

刘毓盘幼承家教，留心词学，弱冠即擅诗词，“九岁学诗，先人授以作诗法。十二，请学词。先人曰：‘小词学唐，慢词学宋，朱竹垞之言也。浙派主协律，常州派主立意，沟而通之，斯得矣。’”（《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履芬以《花间集》、《草堂诗馀》、《宋六十名家词》等授刘毓盘作词之法，对其词学影响甚大。刘毓盘十三岁时，履芬代理江苏嘉定知县，审理冤狱受人掣肘。履芬知冤而不能救，剪喉自残而死。

刘毓盘幼侍其父左右，父执一辈咸器重之，其词学也深受老辈词家的影响。刘毓盘曾云：“在苏师潘麐生钟瑞丈，丈有《香禅词》；在杭师谭仲修献丈，丈有《复堂词》，皆先人所心折者。”（《自序》）另外，与郑文焯、刘炳照、蒋玉棱、曹元忠、王鹏运、朱祖谋、江标、吴昌绶等也多有交往，其辑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之举，即缘于朋辈，尤其是曹元忠、吴昌绶的影响。又与吴梅时相过从，吴梅《蠡言》曾述两人的友谊云：“余喜度曲，间作传奇杂剧，子庚辄赞助之，怂恿之，若唯恐不成者。余少君十馀龄，君以余为忘年交，余不敢当也。”吴梅谱《风洞山》曲二十四折，刘毓盘曾为之填《金缕曲·题风洞山》一阕：“一滴真元血，是天公、撑持世界，作成豪杰。猿鹤沙虫秋磷化，了却中原半壁。生不幸、谋人家国。欲乞黄冠归山去，听桃花扇底娇莺泣。抽佩剑，四空击。　靡笄独抱孤臣节。尽昏昏、终朝醉梦，草间偷活。一木焉能支天下，万丈灵光照澈。灰冷透、昆明残劫。遍地都成荆榛域，莽天涯底苦收遗骨。休更向，老僧说。”一时很有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毓盘得拔贡，后屡应朝考，光绪三十三年，始膺拔萃科，得陕西知县（叶恭绰《全清词钞》称其“官陕西云阳县知县”，而吴梅则称刘毓盘尝一膺抚院文牍职，实未得缺）。辛亥革命后，自陕返苏，曾襄浙江图书馆事，其间得见文澜阁藏书。后执教于

嘉兴省立第二中学，钱南扬、赵万里、徐震堮等均为刘毓盘此时的学生。继而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一师名师云集，有夏丏尊、单不厂、李叔同、陈望道、刘大白、俞平伯、马叙伦、叶圣陶、朱自清、何炳松等。后来校订出版《词史》的曹聚仁、查猛济，即为刘毓盘此时的弟子。

1919年，刘毓盘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讲词史、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等课程。在京曾一度借寓吴梅处，与张尔田、路朝銮等时相过从。1924年应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吴承仕之邀，兼任北师大国文系教授。刘毓盘以词学教授终老，1927年病逝。

刘氏平生文学与著述兼善，其词作深受吴中词人的影响，严于词律，有《濯绛宧词》、《椒禽词》。《濯绛宧词》有光绪二十七年刻本；晚年所作《椒禽词》，多悼亡之什，凄清悱恻，工致动人。关于刘毓盘的创作及风格趋向，吴梅《蠡言》、《笔记》曾评介说："子庚工于倚声，一字不肯苟且。……其词在白石、白云之间，自谓学清真，实则殊不尽然。"又云："（子庚）生平雅重万红友，尝谓词学晦塞，至有明而极，至阳羡出而始有所遵式。其《词律》一书，成于旅邸，无书可考，固未免舛误。然今之词家，得有所凭依者，苟非阳羡，谁欤适从。近人好攻前哲，殊不自量矣。继见杜小舫校正《词律》，则又色然而喜，谓足为红友诤友焉。"王易《词曲史》亦云："《濯绛宧词》，语多寄托。"叶恭绰《全清词钞》选录其词三首，亦见推重之意。诗有《槿香馆诗》，谭献《复堂日记》称其："颇欲唾弃凡近，五古有近《箧中集》者，尤激赏其《咏兰》二语：'春花迟暮逢三月，心事馨香又一年。'"骈体文有《濯绛宧文钞》一卷，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

其著述今存《词史》、《文学史》（撰于民国四年，有民国八年铅印本，民国十三年易名为《中国文学史》，由上海古今图书店出版）、

《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等，另有《诗心雕龙》、《词心雕龙》、《词学斠注》、《词律斠注》、《词律拾补》、《诗馀宫调名考》等，惜多佚。其生平著述情况可参看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书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生遗著第二书》，吴梅《与唐圭璋言刘子庚遗事及往还事实书》（见《词学季刊》1卷3号、4号）。

二、作为大学讲义的《词史》

《词史》原为刘毓盘在北京大学讲授词史课程的讲义，曾发表于《东北大学周刊》（第1、2、7、8、31、32、34、36、37、38期，1926.10-1928.03），1931年由曹聚仁、查猛济据其定稿，整理出版。当年，北大教授编纂的讲义大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词史》的学术价值与影响虽不及以上诸作，但对千年词史的撰述却有着开拓之功与先导作用。

今天看来，《词史》显得相当地粗略，缺乏系统的理论探究和规律性的把握。不过，我们应将其置放于具体的历史空间与学术背景中予以评价考察。之所以如此，当然有着多种动因，如民国时期大学的文学教育理念、民初的词学观念与研究积累以及刘毓盘本人词学素养与学术积累等。

首先，作为大学课程的讲义，《词史》与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观念有密切的关联。词是杳渺宜修的文体，如何作为一种知识进入大学讲堂呢？具体来说，词史的讲授应包括哪些内容呢？除历代词家词作、词体文学的发展变迁外，是否应涉及词体之学，如词韵、词谱、词律等；

词学研究方法，如考证、校勘、辑佚等；以及填词技巧等，是注重词体文学知识谱系的传授，还是兼及创作与欣赏呢？这些都是讲授词史时需要面对的问题。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晚清以降，讲授中国古代诗文，到底以知识传授为主，还是兼及趣味与技能，是个难题，至今没有很好地解决。”（《知识、技能与情怀》，《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刘毓盘在北京大学的讲课情况，相关材料不多，但以下三则回忆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当年修读刘毓盘词学课程，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陆宗达先生曾回忆说：“北大的课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和文献专业，我选的课以语言专业为主。……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一九二七年，我去了东北，听说刘先生还问起我：‘陆宗达怎么好久不见，他填的词我一读就认得出来。’另一门是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我的学、教与研究工作生涯》，《文献》1986年第3期）著名翻译家梁遇春也曾回忆说：“北大近来也多‘故’得很……刘子庚（毓盘）先生也死了，他是弟所爱听讲的教授，他教词，总说句句话有影射，拿了许多史实来引证，这自然是无聊的，但是他那种风流倜傥的神情，虽然年届花甲了，总深印在弟心中，弟觉得他颇具有中国式名士之风，总胜过假诚恳的疑古君及朱胡子等多矣。”（李冰封、唐荫荪《梁遇春致石民信四十一封》，《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翻译家石民也回忆说：“刘先生是有名的词学专家，也许正为是专家的缘故罢，他讲解词，好比毛公说诗，无非美刺，王注楚辞，尽属寄托似的，实在迂拘得可以。然而他的考试办法却一点也不迂拘，只要你填一首词就是，既不限定题目，也不限定词调，更不限定时间，你可以预先作好，按照考试时间表上的规定钟点到堂上去，用发下的试卷誊正呈交。”（《应

征的自述》，《宇宙风乙刊》第43期，1941年4月）陆宗达、梁遇春、石民所忆及的，应是刘毓盘讲授的词、词选、专家词等课程。词律属于专门之学，刘毓盘则擅长词律的研究，曾撰《词律斠注》，其创作也严于词律，所以，讲授词律是其所擅长，也便于从创作上规范学生的填词。词选与专家词，应是他讲授另外两门课程，目的也是让学生懂得欣赏与创作；课程考试也是让学生填一首词。可见，刘毓盘的授课偏重于创作与欣赏，技巧与趣味。

这一风格也体现在词史的讲授中。虽然按照1918年4月30日国文教授会议决议的“文学教授案”之规定：“文科国文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习文学史在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教授文学史所注重者，在述明文章各体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别，至其变迁。递演因于时地才性政教风俗诸端者，尤当推迹周尽使源委明了。”（王学珍《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文学史的教授应另有偏重，刘毓盘1919年来北大，课程讲授也当依此标准。他在北大讲授的课程主要有词史、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等，其中词、词选、词家专集、诗文名著选则属于“文学”，词史则属于“文学史”，在编写讲义与讲授时，自然应参照上述决议，如对词之起源的探讨，对每一时期词坛流别构成的梳理与概述，尤其是注重从政治兴衰、帝王提倡、制度变迁等方面探讨词体的发展演进等，都受到“文学教授案”的影响。不过，其中也融入了“文学”的成分，再加上这些课程几乎同时开设，彼此也会有所交融。既注重词体文学知识谱系的讲授，又兼及填词与欣赏。这也致使《词史》相对驳杂，不够精审。实际上，这正是课堂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又体现了民国时期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史教学的某些特征。这与当今大学文学史教学仅关注知识谱系的传授不同。

其次，《词史》的撰述与民初词学观念以及词籍文献的整理有着重要的关系。大致而言，撰写词史所依凭的条件有二，一是相对完善的文献资料，二是对于词体文学历史发展演进的理论把握。仅就前者而言，民国初年，条件已基本具备，当时虽无《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等总集的编纂出版，但丛刻词集与词集辑佚工作晚清民初已取得相当的实绩，如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吴昌绶《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陶湘《涉园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朱祖谋辑刻的《彊村丛书》等；词的辑佚方面，朱祖谋《彊村丛书》补遗辑佚七种词集，王国维有《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词籍的整理，为词史的撰述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支撑。《词史》在概述每一时段词坛状貌时，即大量参考上述词籍文献。

相对来说，对于词体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与积累，尚较为薄弱。二十世纪初期，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词史”等观念尚未明晰，又无可以直接参考的同类著述，也影响了《词史》的编撰。刘毓盘1919年讲授词史之前，北大已有文学史课程的开设，如林传甲、朱希祖、吴梅等，文学史当然会涉及到词，但作为通体文学史，对词的叙述相当简略，加之词在传统文体中的边缘化地位，既显粗略，又不够完整，往往是略述宋词，对宋以后诸代词付之阙如。明乎此，便可理解《词史》粗略罗列材料，缺乏理论探究和规律把握的不足了。

再次，《词史》之撰述，还与刘毓盘自身的词学素养相关。其一，刘毓盘长于创作，从对弟子查猛济的“口出狂言”：“我‘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讲到‘词’，那是老实不客气了。”（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亦可见其对一己创作的自负。其二，刘毓盘的词学也主要集中于对词律、词调等专门之学的研究上，查猛济也较为肯定老师这方面的成就，称《词学斠注》、《词律斠注》

二稿，“价值当倍于词史”，既然是其擅场，所以，《词史》也就难免参杂有这类内容的讲论。其三，刘毓盘非常重视词集文献的整理，《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自序》：“戊戌（1898）入都，临桂王佑遐鹏运给谏、归安朱古微祖谋少宗伯、元和江建霞标京卿、仁和吴伯宛昌绶中翰，方汇刻名家词，使孤本复显于世，甚盛举也。若本集不传，而其词散见者尚多，自君直辑宋徽宗词外，无议及者。伯宛作《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数以为言。己亥（1899）春，始辑词以为之助。”这种辑佚工作，使他对词集文献非常熟悉，《词史》对词籍文献的大量征引，甚或罗列，即与此密切相关。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刘毓盘来北大之前，曾有《文学史》的撰述，分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部分，其中词略部分以“乐府之钩元”、“协律之改字”、“歌辞之流行”、“字义之索解”、“借题之发舒”、“句法之变易”探讨词的早期形态——乐府的发展历程；以“词体之初起”、“小令之初起”、“双叠之初起”、“词集之初起”、“近词之初起”、“慢词之初起”、“大晟之正宗”、“词家之别派”、“白话之入词”、“诗词之分界”、“闺阁之多才”、“词学之极盛”、“国外之风采”、“中声之仅见”、“正轨之将亡”、“弹词之别出”、“新体之纷更”、“图谱之妄作”、“变雅之未成”、“词律之改正”、“倚声之各家”、“音节之略说”等，叙写词之起源以至清代的发展，可称一部简当之词史，对《词史》编撰的影响更为直接。

三、《词史》的理论贡献

《词史》共十一章，从“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分”至“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较为完整地概述了千年词史的状貌与演进轨迹，对词体文学通史的研究建构起初步的框架。

首先，《词史》能按照“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

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的演进脉络，既注意系统性，又顾及均衡性，对词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专章论述。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刘毓盘对辽金、元、明词的梳理与探究。辽金、元、明词，一直是词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辽金与两宋大致同时，因两宋词之繁盛，故而在叙写千年词史时，仅着眼于北宋、南宋，对辽金词作鲜有关注；元、明两代，一般被视为词的衰落期，也被学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当然，其中也有相关词籍文献整理不足的缘由。《词史》对辽金、元、明词均辟专章予以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词史研究的一段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其次，在叙写千年词史时，刘毓盘强调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多维词史框架。所谓宏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刘毓盘论述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政策，注重于政治人心风俗对词坛的影响，从而探讨词史演进的内在逻辑、词学繁荣衰落的各种文化动因。如论五代西蜀、南唐词之盛，则归为帝王的提倡；论南北宋词之别，则云：“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时为之，亦势为之”；论“明人词之不振”，则归之于有明一代的政治高压政策、科举制义，以及文体演进之“曲盛而词衰”等。虽然，刘毓盘对词史演变的认识还不够系统深入，然其自觉探究词史演进的意识与追求，却是值得肯定的。其二体现为借助于历代选本、晚清以来的词集丛刻，对每一时段的词家词作予以总体性的介绍，这种方式，看似罗列、排比资料，而实际上较为客观地呈现了不同阶段词坛创作的状貌。

所谓中观则体现为，刘毓盘对词人群体、流别的重视。流派与群体是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元素，一直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重视。《词史》对每一时代的词人群体与流派做了系统的梳理，如论北宋词则注意苏轼及苏门弟子词人群与以周邦彦为核心的大晟府词人群，论南宋词则注意探讨

姜派词人群，论清词则主要介绍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以及吴中词人群体等。

而微观体现为对作家作品的探究与欣赏。词人生平、创作与风格之演进，亦是词史叙写的关键，刘毓盘对历代词人词作的状况有详尽的考辨与探究。探讨作家作品时，刘毓盘注重知人论世，每有精妙之论。如论李后主词云："后主之词……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语不俊。"论张炎词云："炎生于淳祐戊申，能世其学。宋亡，年已三十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红刻翠为工焉。"同时，他强调词人词史地位与词风演变的批评，勾勒词史发展的脉络。如论张翥词，即指出"宋元人词至张氏而极盛，周旋曲折，纯任自然，出仇氏之门，故无一语可入北曲。其才力差薄者，则时为之也。言词者必曰词敝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张氏没后，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词人愈少。王降而风，可以窥世变焉。若洪希文《去华山人词》、李孝光《五峰词》、袁易《静春堂词》、沈禧《竹窗词》、袁士元《书林词》，名皆出其下。"以张翥为元代词史的分界线，既明确肯定了张翥在词史上的地位，也勾勒了元代词史进程。再如肯定曹溶转变清初词风，对浙西词派的先导作用与开拓之功，"清初人词，多以明人为法，曹溶所以有词学失传，越三百年之叹也。溶尝搜辑遗集，求之两宋，崇尔雅，斥淫哇，浙西填词家，为之一变。朱彝尊等复昌其说以左右之，龚翔麟刻《浙西六家词》，一时翕然无异辞，号曰浙派，则曹氏实启之也。"评价个体作家时，又与群体、时代相融合，这样，以时代为序，上及时代创作总貌与兴衰之因，中论群体流派，下及个体创作，从而构建了多维度的词史框架，为其后的词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词史》虽述千年词史之进程，却具有较强的当代

性，对晚清以来的词坛观念多有批判与回应。

民初词学观念虽有变化，但其主体仍承晚清而来，晚近词人诸如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词学上，多受常州词派的影响，主张比兴寄托，推崇唐五代北宋词，尤其重视清真词，所谓“同光以来，人知汴宋之妙，咸趋《片玉》之轨”（陈匪石《今词选·例言》），周济提出的“由南入北”的词学路径，遂成为清季以迄民国之初所普遍认同的词学途径，在对清代前中期宗法南宋的反拨中，北宋词的成就得到充分的肯定，宗法北宋占据了强势。另外，王国维提出“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认为词是有宋一代的代表文学，尤重唐五代北宋词。因此，如何评价两宋词，便是词史撰述应当回应的问题。刘毓盘在这个问题上颇为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南北宋词各有千秋，结合时代原因探讨南北宋词风格的差异，体现了融合南北、兼容并蓄的词学思想。另一方面，又鉴于晚清民初对南宋词的批判，而又对南宋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如在总结词史时称词“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其中便隐含着以南宋为词之顶峰的观点；另外，他的《文学史》也认为南宋是词学的极盛时期。《词史》第六章“论宋词七大家”，除周邦彦一人为北宋外，其馀六家均为南宋，可见他对南宋的推重。之所以如此，当受戈载《宋七家词选》之影响，刘氏曾说：“戈选持论颇公……其论词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协者，虽佳词亦不入选。周密《西湖十景》词只登其六首，则其严可知。至所谓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说，可从也。”当然，这与刘毓盘的词学宗尚不无关系，其词师法周密、张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南宋词的偏嗜。此外，也与《词史》本为讲义有关，课堂教学往往要对历史或当下，尤其是当下的主流观念作出回应，以显示其教学理念的批判性与趣味性。

《词史》对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及晚近以来词坛崇尚梦窗的批

评，也可作如是观。周济《宋四家词选》在晚清民初词坛上每有好评，影响甚大。刘毓盘不仅批评其“既抑苏氏，又以姜夔一家，附庸于辛氏”，论史达祖词时也指出“（周济）持论无乃太苛欤”。另外，周济认为草窗词“立意不高，取韵不远”，刘毓盘批评周济“犹以寻常词人目之，未察其性情之地尔”。晚清以来，由于王鹏运、朱祖谋的努力，学习梦窗成为一代风气，刘毓盘则指出“吴氏不可尚也”。不仅有批评，当然也有借鉴，如刘毓盘《词史·自序》中对词体的认识，一方面受张惠言《词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王国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的看法相仿佛。

四、《词史》的影响

《词史》1931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后，即引起不小的回响。当然，其中涉及到对刘毓盘词学的整体评价问题。

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上，有秋蓬的《词籍介绍》，介绍评述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即批评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取才甚窄”，刘毓盘《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真赝杂糅，未为精审”。《词学季刊》1卷2号《词籍介绍》评述刘毓盘《词史》时也称：“《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网罗至博，而校核未精，时复真赝杂糅，难资徵信”，不过，同时也指出：“然阐微搜佚，开后来王国维、赵万里、唐圭璋诸氏之先河，其功固不可泯也。”对于《词学季刊》上的批评，刘毓盘的弟子查猛济认为不够中肯，致信龙榆生云：“先师之词，音律与意境无不兼顾，其辑佚之劳，与纠缪之功，尤为百年之所罕见……此海内词坛之公论，非因师弟之谊而私之也。《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一书，志在辑佚，是以网罗放阙，有美必搜，贵

刊介绍敝乡赵万里君所校辑宋金元人词中，病其真赝杂糅，似有未当，尚乞重加品题。”

实际上，《词学季刊》上的评价意见参考赵万里《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提要》而来，赵万里云：“（《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辑》）辑本居大半，其弊不仅在所见材料之少，而在真伪不分，校勘不精，出处不明，使人读之如坠五里雾中。”赵万里是刘毓盘任教嘉兴省立二中时的学生，对于昔日的老师当然应持宽容的态度，因此，又说“其病与吴兴蒋氏旧藏无名氏辑《宋元人词》、汪日桢辑《钓月词》、王鹏运辑《漱玉词》同。盖先生笃志著述，得书不易，牢守陈说，不辨缁黄，固不独先生为然也。……然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后之览者，自当为先生谅也。”以上批评与辩争，我们应客观地看待，一方面，刘毓盘的辑佚工作尚属草创，当然会存有诸多的问题；另一方面，刘氏一生辗转漂泊，从事辑佚工作的条件显然不及赵万里等人，再加上文献整理本来也是后出转精。

对刘毓盘词集辑佚的批评，一定意义上也影响了《词史》学术贡献的评价。对于《词史》，秋蓬《词籍介绍》云：“词史之作，前无成规。刘氏此书，实为创制。……此书虽编制未甚精密，又详于枝叶琐屑，而忽于正变源流，使人阅之不能如网在纲，有条不紊。然先生于此，既具相当根柢，亦时有独到之见。如谓南宋词之所以深，由于当时主和派之压迫舆论，所谓‘文网愈严，则词意愈晦’，实具卓识。他如征引之繁博，文笔之清雅，则尤非时流之浅尝者所能企及。故为表而出之，为学者参考之资云。”在批评的同时，也肯定其开拓之功。后来，《词学季刊》1卷3号、4号上，发表了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书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与夏瞿禅言刘子庚先生遗著第二书》，以及吴梅《与唐圭璋

言刘子庚遗事及往还事实书》等，对刘毓盘的词学起到一定的宣扬作用。

另外，考察民国的文学史与词史著述可知，《词史》对后来的词史著述颇具影响。如王易在评述晚近词学著述时，将刘毓盘《词史》与朱祖谋《宋词三百首》、陶湘《影宋金元人词》等并称，指出《词史》属于“评论考证之作”，“辨析源委，约而能赅”，对《词史》评论与考证上的贡献均有所肯定，其《词曲史》对《词史》也每有借鉴。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版）对《词史》也有引述与参考。另外，卢前《词曲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三、四两章所列的参考书中，有刘毓盘《词史》、吴梅《词学通论》、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徐珂《清代词学概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长编稿本》五种，并云：“这两章可参考的书很多，有下面这几部已足够初步的研究。”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北新书局1947年版）附录《中国文学书目举要》“研究之部”亦将《词史》列入。这些，均可见《词史》的价值与影响。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林辰先生还指出：“刘著虽然还有不少缺点，但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部较为可读的词史，所以它一直流传至今。”（《刘毓盘和他的〈濯绛宧词〉》，《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8期）

今天，词史之撰述与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对词体文学发展演变的认识日臻系统、深入，通代词史、断代词史之著述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不过，我们在回溯词史研究的历程时，仍总会提及或注意到刘毓盘《词史》的开创之功。

【本书此次整理，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版为底本，加以标点，原书的错误校改后，皆以楷体小字之校勘记加以说明，与原文小字注文（宋体）以示区别。】

词史

江山刘先生遗著目录叙

查猛济

曩者余与浦江曹君聚仁同请业于先师萧山单先生、江山刘先生之门，一时言考据、词章之学者，必称两先生。未几各散去，而两先生者复先后出而讲学于大庠，其名益重于天下。丁卯之役，余以党禁，违难走高丽，归而与聚仁相遇于海上，见萧山先生，则知距江山先生之丧已二年矣。自念承教之日浅，欲次江山先生平生之行事，终不能遂，因退而谋于萧山先生。时先生方校勘江南邓氏书，虽许之而未暇也。明年，萧山先生又以疾卒。余与聚仁痛导师之不存，伤逝者而自念，思辑两先生之遗稿，以公诸天下。既而萧山先生之嗣继殇，其遗书更无从问；而江山先生《词史》之稿，犹为余所珍藏。《词史》者，先生晚年得意之作也。爰谋于聚仁，先出以问世，而聚仁转以先生之传相属，余既不敢任，因略述数年来师门寥落之感，以弁于是书之端。

谨按，先生讳毓盘，字子庚，别号椒禽，浙江江山人。父讳履芬，即海内所称为彦清先生，遭嘉定之变者也。先生以举人服官陕西之□□县，清亡后，以教授终其身。生于同治六年，卒于民国十六年□月□日。所著《词史》以外，有骈、散文若干卷，《濯绛宧诗》若干卷，《椒禽词》若干卷，《中国文学史略》若干卷，《唐五代宋辽金元词辑》若干卷，《诗心雕龙》若干卷，《词话》若干卷，又有《词学斠注》若干卷。《词律斠注》若干卷，则早年将脱稿而毁于兵者也。

谨叙。

自序

六经无“词”字，通作“辞”。《说文》：“辞，讼也。”案辞与词别。《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明乎我所欲言，必有司我言者，而后可以尽我之词，故隶司部。意者，司我言者也，故曰内。意与志不同，故词与诗不同。“诗，志也。”《说文》：“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心之所之为志，善于诗者由衷而出。一意孤行，随其心之所之，以求合于六义之府，其至者可以感天地，通神明，惊风雨，泣鬼神，以成一家之言，以为万世之法者，盖其志先定也。否则点窜《尧典》，涂改《生民》，堆垛为工，雕缋相尚，形式具在，而真意不存。既不成其为诗，人亦莫测我志之所在矣。无怪乎有心创作者，举欲一扫而空之也。词则源出于诗，而以意为经，以言为饰，意内言外，交相为用，意为无定之意，言亦为无定之言，且也意不必一定，言不必由衷。美人香草，十九寓言，其旨隐，其辞微，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后人作词之法，即古人言乐之法也。盖忠臣义士，有郁于胸而不能宣者，则托为劳人思妇之言，隐喻以抒其情，繁称以晦其旨，进不与诗合，退不与典合，其取径也狭，其陈义也高。其至者则东西南北，惝恍无凭。虽博考其生平，亦莫测其真意之所在。而又拘以格律，谐以阴阳，毫厘秒忽之微，不得自我而作古，必有司我言者，不能随我心之所之也，故与诗相成而适相反。此即有心创作者，以新体施之诗者可，以新体施之词则不可，故不能别出一途以相夸耀也。上自三唐，迄于元季，根柢骚雅，各有可观。言词者必奉以为宗，不独其音节之可法也。盖风人之意，犹有存焉者而。入明洪武以来，以至有清乾隆之末，目为小道，此道几衰。复惑于张綖《诗馀图谱》、程明善《啸馀谱》、赖以邠《填词图谱》诸书，以为字句可以出入。阳羡万氏出，始辞而辟之。

嘉庆以还，学者知长短句之不足以言词也，于是考四声，明读法，而尤斤斤于去上之分以纠其失。所惜者，乐谱沦亡，无从按拍，文人弄笔，仅在一字之功。然而浙派、常州派之分，即由之而起。虽曰各有所取，亦无谓之争矣。若不知而妄作者，则间亦有之焉。王昶《明词综》、《清词综》，黄燮清《续清词综》诸书，不过以人存词，以词存人，要无当于风雅之意，以之汎览焉可也。夫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爱古薄今，必求一当，综其得失，以识盛衰。或略或详，在所不计。知我罪我，尤非我知己。

壬戌仲秋毓盘并记。

第一章　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

《庄子·天运篇》，黄帝论乐曰：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大情，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故作《咸池之槃》，张于洞庭之野，而北门成不能解。后王因之，少皞作《大渊》，颛顼作《六茎》，帝喾作《六英》，唐尧作《大章》，虞舜作《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汤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成王时周公作《勺》，又有《房中之乐》，以歌后妃之德。其于国子也，则大司乐合六代之乐，教以乐德、乐语、乐舞。夫其重之也如此。今所传者，莫古于《诗》三百篇。读《左传》季札论乐一节，则其声音之道可知。此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凡诗皆可入乐之说也。及周之衰，诗亡乐废。屈、宋代兴，以《九歌》等篇侑乐，《九章》等篇舒情，涂辙肇分矣。秦一天下，六代庙乐，惟《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而郑卫之音，尤为二世所好。此秦之所以速亡也。西汉之初，有鲁人制氏者，世在太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过沛，作“风起”之诗，令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又令唐山夫人作《房中之歌》十七章，以备词乐。孝惠二年，夏侯宽为乐府令，更《房中歌》曰《安世乐》，而侑以箫管。孝武继世，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曰《练时原本误作“诗”日》一、《帝临》二、《青阳》三、《朱明》四、《西颢》五、《玄冥》六、《惟泰元》七、《天地》八、《日出入》九、《元狩三年天马歌》、《太初四年天马歌》十、《天

门》十一、《景星》十二、《斋房》十三、《后皇》十四、《华爆爆》十五、《五神》十六、《朝陇首》十七、《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令童男女七十人习之，而隶于乐府。其馀若短箫铙歌二十二章，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曰：铙歌，汉乐也。殿前谓之鼓吹，军中谓之骑吹。曰《朱鹭》一、《思悲翁》二、《艾如张》三、《上之回》四、《拥离》五、《战城南》六、《巫山高》七、《上陵》八、《将进酒》九、《有所思》，亦曰《嗟佳人》十、《芳树》十一、《上邪》十二、《君马黄》十三、《雉子班》十四、《圣人出》十五、《临高台》十六、《远如期》，亦曰《远期》十七、《石留》十八、《务成》十九、《玄云》二十、《黄爵行》二十一、《钓竿篇》二十二。又《巴渝舞曲》四章，曰《矛渝》一、《安弩渝》二、《安台》三、《行辞》四，亦隶于乐府。宣帝本始四年，诏乐府减乐人。而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等，以知音善鼓雅琴，为丞相魏相所荐，皆召见于阙下。至哀帝时，以为郊庙诗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遂罢而不设。其郊祀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不可罢者，别属他官，从丞相孔光等奏也。是乐府为官名，后人以乐府所采之诗可被之声歌者，别名之曰乐府。故有古乐府、新乐府、小乐府之目。唐宋人以诗词入歌，故词亦曰乐府。噫唏！乐府之立，见于汉书；乐府之罢，见于乐志。自有此名，而乐府与诗，截然不相合矣。虽有非之者，卒无以易焉。

南宋郭茂倩作《乐府解题》一百卷。上起陶唐，下迄五代。凡郊庙歌词十二卷、燕射歌词三卷、鼓吹曲词五卷、横吹曲词五卷、相和歌词十八卷、清商曲词八卷、舞曲歌词五卷、琴曲歌词四卷、杂曲歌词十八卷、近代曲词四卷、杂谣歌词七卷、新乐府词十一卷，每一题必先列古词，后列拟作，再列入乐所改者，故同一调也，而诸格毕备，使后人得以考知其孰为侧，孰为趋，孰为艳，《词品》曰：唐人大曲，有艳、有

趋、艳在曲之前，趋在曲之后。孰为增字减字，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皆于题下注明，为乐府中第一善本。梅鼎祚《古乐苑》议其有以诗题慁列乐府，如《从军行》则王粲《从军诗》之类者，诚所不免，此不足病也。盖自汉立乐府，而诗与乐分，然其所采，不复甚辨风雅，而雅颂通歌。郑樵《通志》所谓乐之失自汉武始也。但较其大体，亦得分为三。《安世房中歌》，诗中之雅也；郊祀等歌，诗中之颂也；高祖乐楚声，风起之歌，诗中之风也。《西京杂记》谓戚夫人善为《出塞》、《入塞》、《望诸》之歌，则亦属於风者也。东汉则有《鞞舞歌》五章，曰《关中一作东有贤女》一、《章和二年中》二、《乐久长》三、《四方皇》四、《殿前生桂树》五，以贡燕享之用。魏晋以下，郊祀宗庙，多袭原本误作“龚”汉诗之旧，而第易其名，惟篇什之数递减尔。

《朱鹭》，魏曰《楚之平》，吴曰《炎精缺》，晋曰《灵之祥》，梁曰《木纪谢》，北齐曰《水德谢》，北周曰《玄精季》。

《思悲翁》，魏曰《战荥阳》，吴曰《汉之季》，晋曰《宣受命》，梁曰《贤首山》，北齐曰《出山东》，北周曰《征陇西》。

《艾如张》，魏曰《获吕布》，吴曰《摅武师》，晋曰《征辽东》，梁曰《桐柏山》，北齐曰《战韩陵》，北周曰《迎魏帝》。

《上之回》，魏曰《克官渡》，吴曰《乌林》，晋曰《宣辅政》，梁曰《道亡》，北齐曰《殄关陇》，北周曰《平窦泰》。

《拥离》，魏曰《旧邦》，吴曰《秋风》，晋曰《时运多难》，梁曰《杭威》，北齐曰《灭山胡》，北周曰《复弘农》。

《战城南》，魏曰《定武功》，吴曰《克皖城》，晋曰《景龙飞》，梁曰《汉东流》，北齐曰《立武定》，北周曰《克沙苑》。

《巫山高》，魏曰《屠柳城》，吴曰《关背德》，晋曰《平玉衡》，梁曰《鹤楼峻》，北齐曰《战芒山》，北周曰《战河阴》。

《上陵》，魏曰《平南荆》，吴曰《通荆州》，晋曰《文皇统

百揆》，梁曰《昏主姿淫慝》，北齐曰《禽萧明》，北周曰《平汉东》。

《将进酒》，魏曰《平关中》，吴曰《章洪德》，晋曰《因时运》，梁曰《石首篇》，北齐曰《破侯景》，北周曰《取巴蜀》。

《有所思》，魏曰《应帝期》，吴曰《顺历数》，晋曰《惟庸蜀》，梁曰《期运集》，北齐曰《嗣丕基》，北周曰《拔江陵》。

《芳树》，魏曰《邕熙》，吴曰《承天命》，晋曰《天序》，梁曰《于穆》，北齐曰《克淮南》，北周曰《受魏禅》。

《上邪》，魏曰《太和》，吴曰《元化》，晋曰《大晋承运期》，梁曰《惟太梁》，北齐曰《平瀚海》，北周曰《宣重光》。

《君马黄》，晋曰《金灵运》，北齐曰《定汝颖》，北周曰《哲皇出》。

《雉子班》，晋曰《于穆我皇》，北齐曰《圣道治》，北周曰《平东夏》。

《圣人出》，晋曰《仲春振旅》，北齐曰《受魏禅》，北周曰《禽明彻》。

《临高台》，晋曰《夏苗田》，北齐曰《服江南》。

《远如期》，晋曰《仲秋狝田》，北齐曰《刑罚中》。

《石留》，晋曰《顺天道》，北齐曰《远夷至》。

《务成》，晋曰《唐尧》，北齐曰《嘉瑞臻》。

《玄云》，晋依旧名，北齐曰《成礼乐》。

《黄爵行》，晋曰《伯益》。

《钓竿》，晋依旧名。

右汉铙歌二十二章。《古今注》曰：铙歌始于黄帝命岐伯所作。

《矛渝》，魏曰《矛渝新福》。

《安弩渝》，魏曰《弩渝新福》。

《安台》，魏曰《曲台新福》。

《行辞》，魏曰《行辞新福》。

右汉《巴渝舞曲》四章。魏篇数同，《晋书·乐志》谓王粲所作。按《汉书》注，师古曰：高祖初为汉王，得巴渝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因存其武乐。巴渝之乐，因此始也。粲之作此，盖以媚魏武。粲于建安十三年秋随刘琮入魏，二十二年春卒。考《三国志·魏武纪》及本传可见。或谓文帝受禅后被命而作，则非也。

《关中有贤女》，魏曰《明明魏皇帝》。

《章和二年中》，魏曰《太和有圣帝》。

《乐久长》，魏曰《魏历长》。

《四方皇》，魏曰《天生烝民》。

《殿前生桂树》，魏曰《为君既不易》。

右汉《鞞舞歌》五章，魏篇数同。为魏明帝所作，今不传。

其必以汉乐府所采为本者，《通志》所谓汉有太乐氏以声歌肄业，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者。自齐、鲁、韩、毛立于学官，义理之说胜，而声歌之学微。建安间，魏武帝平荆州，得汉雅乐郎杜夔，使复先代古乐。又有散骑郎邓静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能晓知先代诸舞，夔悉领之。夔老矣，久不肄习。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章，而馀者不传。明帝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鸣》一章。每正旦大会，所谓雅乐常作者是也。至晋而《鹿鸣》一章又失传，后世不复闻诗矣。乐府所采，固为有识者所识。惟其源出《三百篇》，为后世考古者之本。故汉之太后世考古者之本，故汉之太乐、东汉之太

子乐，率用之而不以为非也。自魏武帝借乐府以写时事，《薤露歌》、《蒿里行》，皆为董卓之乱而作，与原义不同。曹植又谓古曲谬误甚多，异代之文，不必相袭，作《鞞舞》新歌五章。

《圣皇篇》一，以当《章和二年中》。
《灵芝篇》二，以当《殿前生桂树》。
《大魏篇》三，以当《汉吉昌》。
《精微篇》四，以当《关中有贤女》。
《孟冬篇》五，以当《狡兔》。

按东汉《鞞舞歌》无《汉吉昌》、《狡兔》二歌，或即《乐久长》、《四方皇》二歌之异名也。详见《乐府解题》。

傅玄承之，作晋《鞞舞新歌》五章。

《洪业篇》一，以当明明魏皇帝。
《天命篇》二，以当太和有圣帝。
《景皇篇》三，以当魏历长。
《大晋篇》四，以当天生烝民。
《明君篇》五，以当为君既不易。

按玄又作《宣武舞歌》四章，以当巴渝舞曲。其馀郊祀、宗庙诸歌自晋以下，列代皆有所作。均详见《乐府解题》。不复列。

此说一开，后人每有依乐府之题而不考所出者。如《君马黄》一章，蔡君知、张正见之流，只言马而已。不知古词所云“君马黄、臣马苍，二马同逐臣马良”者，亦如《关雎》、《鹊巢》之诗，但取第一句以命题，其寓意初不在马也。六朝人所别于诗而谓新乐府者，盖愈变而愈离其宗矣。

魏晋以下，诸家所作，始不复仿古，而开唐诗各体之初。魏武帝《却东西门行》即五言古，魏文帝《燕歌行》即七言古，曹植《妾薄命》即六言诗，左延年《秦女休行》即杂言诗，谢尚《大道曲》即五言绝，萧子显《乌栖曲》即七言绝，范云《巫山高》即五言律，庾丹之《秋闺怨》即五言排律，庾信之《乌夜啼》即七言律，沈君攸之《薄暮动弦歌》即七言排律，皆所谓新乐府体也。论者以梁武帝《江南弄》七首，沈约《六忆诗》四首，字句相同，若填词然，谓即词体之初起云。

众花杂色满上林，舒芳凗渌垂轻阴，连手蛱蝶舞春心。舞春心，临岁腴。中人望，独峙𡾰。

（《江南弄》第一）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

（《采莲曲》第三）

氛氲兰麝体芳滑，容色玉耀眉如月，珠佩婀娜戏金阙。戏金阙，游紫庭。舞飞阁，歌长生。

（《游女曲》第六）

右《江南弄》七首，起三句皆用平声韵，惟《游女曲》、《朝云曲》二首用入声韵。沈约《朝云曲》同。收四句皆换平声韵，惟《采莲曲》一首换入声韵，简文帝《采莲曲》则换平声韵。后人填小令若《忆秦娥》、《柳梢青》，慢词若原本误作“苦”。《百字令》、《满江红》等，可用平入声改校原本误作“叫”。者即本此。

忆来时，的的上阶墀。勤勤叙离别，慊慊道相思。相看常不足，相见乃忘饥。

（《忆来时》第一）

忆食时，临盘动颜色。欲坐复羞坐，欲食复羞食。含哺如不饥，擎瓯似无力。

（《忆食时》第三）

右《六忆诗》四首，通用平声韵，惟第三首用入声韵。说亦同上。隋炀帝《夜饮朝眠曲》（忆睡时、忆起时）二首即仿此。

执此而言，则《古今乐录》所录东晋时人作《女儿子》二首、《休洗红》二首，字句相同，亦若按谱而为之者，且远在萧梁以先矣。顾词家未尝言及也，殆一时之忽欤？

巴东三峡猿鸣悲，夜鸣三声泪沾衣。我欲上蜀蜀水难，蹋蹀珂头腰环环。

右无名氏《女儿子》二首。按此词即唐人《竹枝词》所本。《竹枝词》一名《巴渝词》，唐教坊曲名，其源出于《巴渝舞曲》。皇甫松仿此体，于句中叠用“竹枝”、“女儿”，为歌时群相随和之声。孙光宪复叠为四句，惟用韵不拘平仄耳。

休洗红，洗多红色淡。不惜缝故衣，记得初按茜。人寿百年能几何，后来新妇今为婆。

休洗红，洗多红在水。新红裁作衣，旧红番作里。回黄转绿无定期，世事反复君所知。

右无名氏《休洗红》二首，按冯舒《诗纪匡谬》曰：出于杨慎伪托。

顾炎武论诗，尝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词，楚词之不能不降而汉魏者，势也。”是则《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乐府，乐府之不能不降而为词者，亦势也。盖诗与乐既分，后世犹传其声者，莫古于周、召二《南》，郑氏《诗谱》所谓“房中之乐”也。汉魏以来，相继不绝。永嘉之乱，犹传江左。隋文帝平陈获之，以为华夏正声之一，诏于太常为置清商府，求得陈太乐令蔡子元、于原本作误“子”。普明等，复居其职。所采源广，若《巴渝》、《白纻》诸曲皆在焉。至唐犹存六十三曲，至宋犹存三十三曲，又谓之清乐。陈旸《乐书》曰：清乐即清调、平调、瑟调，统名之曰清商，为周《房中乐》之遗声。本有声而无词，晋、宋间始依声而为之词也。《鼓角横吹曲》，亦古乐也。始于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乃作吹角，为龙吟以御魑魅。汉武帝时，张骞入西域，得胡角，传其法于西京。有《摩诃兜勒》一曲。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陈旸《乐书》以为此即中国用胡乐之本，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所通用者，《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而已。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梅花落》即胡笳曲，故谓之边声也。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问君何独然，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摇落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花无霜质。

右鲍照《梅花落》乐府。按李白诗曰：“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是唐时已改而入笛矣。

西凉诸曲，大都起于十六国之秋（详见《隋书·乐志》）。北齐后

主尤好胡戎乐，歌人有至开府封王者，并制《无愁曲》，使胡儿阉官等相唱和之。隋炀帝大业中，御史大夫裴蕴广搜各工，并付太乐。倡优猱杂，咸来萃止。复取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诸曲，以合于清乐。而《伊州》、《凉州》、《甘州》、《渭州》诸曲，亦同时而起焉。雅乐、胡乐纷糅沓进，而古乐益衰。唐五代人作词，多按乐府旧曲以立名，若《巴渝词》、《入塞》、《伊州三台》、《八声甘州》，其遗谱犹有存者。惟雅、郑之分，则无人解及焉。读崔令钦《教坊记》、王灼《碧鸡漫志》二书，其递嬗之迹，可考而知已。

古乐府若《临高台》之“收中吾”，《有所思》之“妃呼豨”，其声词合写不可训诂者，亦若《古今乐录》所录之“羊无夷”、“伊那何”。刘履《风雅翼》以为此曲调之馀声也。词亦有之，曰助词。

树头红叶飞都尽，景物凄凉。秀出群芳，又见红梅浅淡妆。也啰，真个是可人香。　兰魂蕙魄应羞死，独占风光。梦断高唐，月送疏枝过女墙。也啰，真个是可人香。

右赵长卿《摊破采桑子》词，“也啰”为助词。两结“香”字重押，为歌时之和声。金人词《高平调》、《唐多令》两结句之“也啰”同，南曲《水红花》结句之“也啰”亦同。

忆昔歌舞宴楼台，会金钗。欢娱难再，思之诗酒看书斋。命多灾，风光难再。母亲知他何处，尊父阻隔天涯。不能彀千里故人来。也啰。

右施君美《幽闺记》南曲《水红花》，“隔”、“不能彀”为衬字。按《词谱》曰：“‘也’字当属上句。《广韵·七歌》：啰，歌词也。以‘也啰’为句，非。”说亦通。

有非助词而又不属于声者。

歌发谁家筵上，寥亮，别恨正悠悠。兰釭背帐月当楼。愁摩愁，愁摩愁。

右顾夐《荷叶杯》词，凡九首。结二句用“摩”字，句法同。按万树《词律》曰：“‘摩’当作‘么’，设为问答之词，填者当依此格。南曲《驻云飞》第五句下，《梨花儿》第三句下，必用一‘嗏’字。《普天乐》第五句下，必用一‘呀’字，亦同。是谓之格。”

有专属于声者。

江南岸。柳枝。江北岸。柳枝。折送行人无尽时。恨分离。柳枝。　酒一杯。柳枝。泪双垂。柳枝。君到长安百事违。几时归。柳枝。

右朱敦儒《杨柳枝》词。按白居易诗注曰：杨柳枝落下新声。又见《教坊记》。此承其名，决非唐曲之旧也。柳枝属于声，“枝”字与本词叶，与《竹枝词》之“竹枝”、“女儿”，《采莲子》之“举棹”、“年少”，不限于叶者，微有不同耳，南北曲此类尤多，亦可谓之格。

浮沙羹宽片粉添些杂糁。酸黄齑烂豆腐休调啖。万馀斤黑面从教暗。我将这五千人做一顿馒头馅。是必休误了也么哥。休误了也么哥。包残馀肉纪青盐蘸。

右王实甫《西厢记》北曲《叨叨令》。按此曲正格，前后五句皆七字句，中间两五字句叠句。北曲衬字多，不独旁注者为衬也。南曲《武陵花》之“也么哥”，《雌雄画眉》之“也么嗏”，亦先属于声而后以

之为格者。与《香罗带》第一句、《高阳台》第八句、《梁州序》第九句，“也”字之专属于格者不同。

古乐府在声不在词。唐之中叶也，旧曲所存，其有声有词者，《白雪》、《公莫舞》、《巴渝》、《白苎》、《子夜》、《团扇》、《懊侬》、《莫愁》、《杨叛儿》、《乌夜啼》、《玉树后庭花》，凡三十七曲；有声无词者，七曲而已。见《碧鸡漫志》。唐人不得其声，故所拟古声府，但借题抒意，不能自制调也。所作新乐府，但为五七言诗，亦不能自制调也。其采诗入乐，必以有排调、有衬字者始为词体。见《乐府解题》。盖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至宋而传其歌词之法，不传其歌诗之法。于是一衍而为近词，再衍而为慢词，惟小令终不如唐人之盛。且宋人自度曲，说唐曲之变化为多，盖解其声故亦能制其调也。柳永所作，方言市语，错杂不伦，而当时播之，后世奉之。非取其词也，取其声耳。周邦彦、姜夔二氏，尤工倚声，篇什虽存，知音难索。元曲突出，而词之宫谱以亡。作是体者不过考据旧词，研究句法、阴阳清浊，依律以求其声，然后取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陆辅之《词旨》诸书，一一而玩索之。虽未必上合乎古人，而拗折嗓子之病，可以免已。

第二章　论隋唐人词以温庭筠为宗

韩偓《海山记》曰，隋炀帝起西苑，凿五湖，作《湖上》八曲，曰《望江南》，令宫中美人歌之。

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甲缓，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　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光真可爱，醉乡天地就中宽。帝主正清安。

（《湖上酒》第七）

右隋炀帝《望江南》词，凡八首。按段安节《乐府杂录》曰："《望江南》，李德裕镇浙日为亡姬谢秋娘作，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亦曰《梦江南》。唐人所作皆系单调，至宋方加后叠，炀帝词乃伪托。

朱弁《曲洧旧闻》曰：炀帝有《夜饮朝眠》二曲。

忆睡时，待来刚不来。卸妆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结梦，沉水未成灰。

（《忆睡时》第一）

右炀帝《夜饮朝眠曲》二首，说见上。按此体《词谱》不收，实则隋词之旧也，应补。

韩偓《迷楼记》曰：侯夫人有《看梅》二曲。

香清寒艳好，谁惜是天真。玉梅谢后阳和至，散与群芳自在春。

右侯夫人《一点春》词，凡二首。按同时民间亦有曲曰：“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与此体同，惟平仄不拘耳。亦见《迷楼记》。

又有《安公子》曲。《教坊记》曰：炀帝幸扬州，乐人王令言闻弹琵琶，曰“内里新翻《安公子》曲”。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返，宫为君，帝必不返矣。”《通典》曰，调在太簇角。馀略同。

按《碧鸡漫志》曰：宁王宪闻歌《凉州曲》，曰：“音始于宫。斯曲也，宫离而不属。臣恐一日有播迁之祸。”及安史之乱，世颇思宪审音。与此相似，亦如桀、纣之璇室、瑶台，如出一辙。同为亡国者鉴焉。柳永有《安公子》词，一八十字体，一一百六字体，亦依此立名耳。

又有水调《河传》曲。叶廷珪《海录碎事》曰“炀帝开汴河时作”。

按《脞记》曰：水调《河传》，炀帝幸江都时作，其声哀楚。乐工正令言闻之，曰：“帝必不回矣。”此与《安公子》曲，疑一事而两传也。

是小词之起，出于隋之宫中，而唐人能传其法也。唐初，小词尤盛。太宗时有《倾杯曲》、《英雄乐》等词，高宗时有《仙翘曲》、《春莺啭》等词，中宗时有《桃花行》、《合生歌》等词，今不传。赵璘《因话录》曰：唐初柳范作《江南折桂令》，一时诵之。惟其句法不可考耳。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唐初歌曲，多是五七言诗。以《小秦王》为数早，即七言绝句也。如《清平调》、《渭城曲》、《欸原本误作“款”。乃曲》、《竹枝》、《杨柳枝》、《浪淘沙》、《采莲子》、《八拍蛮》，则其体同，其律不同。试举一以证之。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右王维《渭城曲》词，又名《阳关曲》。按唐人七言绝句入歌者，《词谱》所列外，如《六州歌头》、《伊州歌》、《渭州词》、《梁州歌》、《氐州第一》、《甘州歌》、《凉州歌》、《江南春》、《步虚词》、《凤归云》、《离别难》、《金缕曲》、《水调歌》、《白苎》等，其律当亦不同。均应补。

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

右苏轼《渭城曲》词。“忘”去声，通首四声一字不易。惟“客”字作“行”字，入本可作平也。按《秦淮海集》注曰：《渭城曲》绝句，近世多歌入《小秦王》。盖其律不同，故用借声歌之之法也。馀可类推。

渭城朝雨，一霎浥轻尘。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碧，千缕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青。千缕柳色新。　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人生会少，自古富贵功名有定分。莫遣容仪瘦损。休烦恼。劝君更进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

右宋无名氏《古阳关》词。按徐本立《词律拾遗》曰：“‘弄柔凝

碧’，‘碧’字据旧说补。”此即王维原词加字以便歌者也。与借声不同。可见唐法之不传于宋矣。

其叶仄韵者，当别为一律。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下乍摇风，嫩柳池塘初拂水。

右杨太真《阿那曲》词，又名《鸡叫子》。按《词统》曰：“此赠善舞者张云容作。”用仄韵叶，与叶平韵者不同。《词谱》不收，应补。

其平仄通叶者，尤古之遗也。

章华宫人夜上楼，君王望月西山头。夜深宫殿门不锁，白露满山山叶堕。

右王建《乌夜啼》词，按《杨升庵集》曰：“此商调曲也。”《玉台新咏》徐陵《乌夜啼》凡四句，亦平仄通叶，为此体之自出。《词谱》不收，应补。

五言绝句，如《纥那曲》、《罗贡曲》、《一片子》、《何满子》、《三台令》、《杨柳枝》、《醉公子》、《长命女》、《长相思》等，其说与上同。

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语人不闻，北风吹裙带。

右李端《拜新月》词。按杜文澜《词律补遗》曰：调见《词谱》，用仄韵叶，而语气微拗。与叶平韵者不同，以为平仄不拘者非。

由是一变而为五言六句。

彩女迎金屋，仙姬出画堂。鸳鸯裁锦袖，翡翠贴花黄。歌响舞分行，艳色动流光。

右崔液《蹋歌》词。按《全唐诗》注曰：此词五言六句，惟于第五句用韵。如将末二句读作上七言下三言者误。

五色绣团圆，登君玳瑁筵。最宜红烛下，偏称落花前。上客如先起，应须赠一船。

右刘禹锡《抛球乐》词。按皇甫松作，起句可不叶。此体即明人所谓五言小律也，与《蹋歌》词体不同。

再变而为五言八句。

祖席驻征棹，开帆候信潮。隔筵桃叶泣，吹管杏花飘。船去鸥飞阁，人归尘上桥。别离惆怅泪，江路湿红蕉。

右皇甫松《怨回纥》词。按《词律》曰：此词见《尊前集》。且题名与曲意不合，正是词体，非五言律诗也。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皇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堕金穗。

右韩偓《生查子》词。按《词筌》曰：韩词别一首曰："空楼雁一声，远屏烟半灭。"结曰："眉山正愁绝。"平仄不拘，惟用仄韵叶。与《怨回纥》之叶平韵者不同。

门外猧儿吠，知是萧郎至。刬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 扶得

入罗帏，不肯解罗衣。醉则从他醉，还胜独睡时。

右无名氏《醉公子》词。按《怀古录》曰：此唐人词也。前半用仄韵叶，后半换平韵叶。与《怨回纥》、《生查子》不同。

漠漠秋云淡，红藕香侵槛。枕倚小山屏，金铺向晚扃。睡起横波谩，独坐情何限。衰柳数声蝉，魂销似去年。

右顾敻《四换头》词。按别本首句曰：“河汉秋云淡。”此词凡二句一韵，四换韵，平仄通叶。与他体不同。

又变而为六言四句。

回波尔时酒巵，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

右李景伯《回波乐》词。按刘肃《大唐新语》载此词首句曰：“回渡词持酒巵。”顾炎武《日知录》以为“词”、“巵”叶，读作三言二句。不知有沈佺期、裴谈二词可证也。张说《舞马词》、韦应物《三台令》词体同，惟首句不叶。

昨日卢梅塞口，整见诸人镇守。都护三年不归，折尽江边杨柳。

右无名氏《塞姑》词。按《崇文书目》曰：“李燕牧《濩子》词，六言四句，是此体已起于太宗时矣。”此词用仄韵叶，与裴谈《回波乐》词体同。

再变而为六言八句。

晴川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鸟原本误作“乌”。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独恨长沙谪去，江潭春草原本误作“章”。萋萋。

右刘长卿《谪仙怨》词。按本集作六言律诗。考《全唐诗》载窦弘馀、康骈二家所作，通首四声一字不易，是词也。《词谱》载宋人词六言八句一首，用仄韵叶，附录于左。

拂破秋江烟碧，一对双飞鸂鶒。应是远来无力，相偎稍下沙碛。　小艇谁吹横笛，惊起不知消息。悔不当时描得，如今何处寻觅。

右朱敦儒《双鸂鶒》词，每句用叶，与《谪仙怨》不同。《谪仙怨》，《词谱》不收，应补。

三变而为六言十句。

铜壶漏滴初尽，高阁鸡鸣半空。催起五门金锁，犹垂三殿珠栊。阶前御柳摇绿，仗下宫花散红。鸳瓦数行晓日，鸾旗百尺春风。侍臣舞蹈重拜，圣寿南山永同。

右冯延巳《寿山曲》词。按《蓉城集》曰：“‘鸳瓦’二句，殊有元和气象，堪与李氏齐驱。”即指此也。见《花草粹编》。

又变而为七言八句。

沉檀烟起盘红雾，一箭霜风吹绣户。汉宫花面学梅妆，谢女雪诗裁柳絮。　长垂夹幕孤鸾舞，旋炙银笙双凤语。红窗酒病嚼寒冰，冰损相思无梦处。

右徐昌图《木兰花》词。按杨湜《古今词话》曰："昌图肃宗时进士，非宋初人也。"此词与《瑞鹧鸪》同为七言律诗，惟叶韵有平仄之别耳。《瑞鹧鸪》，唐词，今不传，故录宋词以证之。

遥天拍水共空明，玉镜开奁特地晴。极目秋容无限好，举头醉眼暂须醒。　白眉公子催行急，碧落仙人著句清。后夜萧萧葭苇岸，一樽独酌见离情。

右侯寘《瑞鹧鸪》词。按《苕溪渔隐丛话》曰：唐初歌曲，今止存《瑞鹧鸪》、《小秦王》二词。《瑞鹧鸪》是七言八句诗，犹依字易歌；《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

再变而为七言六句。

枕障熏炉隔绣帷，二年终日苦相思。杏花明月始应知。　天上人间何处去，旧欢新梦觉来时。黄昏微雨画帘垂。

右张曙《浣溪沙》词。按《花间集》、《花庵词选》均曰张泌作。两结句用单句，如《孔雀东南飞》古乐府之用单句法也。

三变而为七言四句。

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明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

右王丽真《字字双》词。按《才鬼录》曰：此词由唐中涓传出。盖亦七言绝句而每句用叶者。与《忆王孙》略同。

其渐变而为长短句者，始于《一点春》，继以《回纥曲》，即由五七言诗相合而成者也。

阴山瀚海信难通，幽闺少妇罢裁缝。缅想边庭征战苦，谁能对镜治愁容。久戍人将老，须臾变作白头翁。

右无名氏《回纥曲》词。按《词品》曰：“此词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必隋末唐初人所作也。”

冯延巳《抛球乐》全仿此体。《词谱》不收，应补。

逐胜归来雨未晴，楼前风重草烟轻。谷莺语软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

右冯延巳《抛球乐》词。按《阳春集》本调凡六首，字句平仄同。《词谱》取冯词而承其名，亦不考所出矣。

玄宗皇帝好诗歌，精音律，多御制曲。有《紫云回》、《万岁乐》、《夜半乐》、《还京乐》、《凌波神》、《荔枝香》、《阿滥堆》、《雨淋铃》、《春光好》、以上见《碧鸡漫志》。《踏歌》、见《辇下岁时记》。《秋风高》、见《开元轶事》。《一斛珠》见《梅妃传》。等词。今传者有《好时光》一词。

宝髻偏宜宫样。莲脸嫩，体红香。眉黛不须张敞画，天教入鬓长。　莫倚倾国貌，嫁取个、有情郎，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右玄宗皇帝《好时光》词。按《全唐诗》注曰：唐人乐府，元是律绝等语，杂和声歌之。凡五音二十八调，各有分属。自宫调失传，遂并和声亦作实字矣。此词疑亦五言八句诗，如“偏”、“连”、“张”、“敞”、“个”等字，本属和声，而后人改作实字也。

李白和之，有《清平调》、《菩萨蛮》、《忆秦娥》、《清平乐》、《桂殿秋》、《连理枝》等词。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原本误作“楧”。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右李白《菩萨蛮》词。按黄昇《花庵绝妙词选》曰：“李氏《菩萨蛮》、《忆秦娥》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其馀诸家，若张志和《渔歌子》即七言绝，惟于第三句减一字，化作六字二句。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右张志和《渔歌子》词。按《词苑》曰：此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苏轼增句作《浣溪沙》，黄庭坚增句作《鹧鸪天》，亦借声之法也。

韩翃《章台柳》即仄韵七言绝，惟于第一句减一字，化作六字二句。

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原本误作“令”。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右韩翃《章台柳》词。按柳氏答词首曰：“杨柳枝，芳菲节。”以下同。是起句可不叠。

刘禹锡《潇湘神》即平韵七言绝。亦于第一句减一字，化作六字二

句。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右刘禹锡《潇湘神》词。按本集又一首，首曰“湘水流，湘水流”，是起句须用叠，与《章台柳》不同。

郑符《闲中好》即仄韵五言绝，惟于第一句减二字改作三字一句。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

右郑符《闲中好》词。按段成式、张希复二家作，首句亦曰“闲中好”。惟用平韵叶，且不作拗句，微有不同耳。

元稹《樱桃花》即仄韵七言绝，作于第一句减四字，改作三字一句。

樱桃花，一枝两枝千万朵。花砖曾立采花人，窣破罗裙红似火。

右元稹《樱桃花》词。按《古今词话》曰：此亦长短句。比《章台柳》少叠三字，词谱不收。应补。

皇甫松《天仙子》即仄韵七言绝，惟于第三句下加作三字二句。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葓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青历历。

右皇甫松《天仙子》词。按《乐府杂录》曰：《天仙子》本名《万斯年》，属龟兹部舞曲，因皇甫松词，故易今名也。

近年敦煌石室中，新出唐写本《玄瑶集杂曲子》三十首，内有《天仙子》词一首，附录于左：

燕语莺啼三月半。烟蘸柳条金线乱。五陵原上有仙娥。携歌扇。香烂漫。留住九华云一片。　犀玉满头花满面。负妾一双偷泪眼。泪珠若得似珍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

右无名氏《天仙子》词。按唐五代人《天仙子》词只一叠，或叶平韵；或首二句叶仄韵，第三句起换平韵叶；第二句平起仄起可不拘。至宋人方如后叠，专叶仄韵，第二句平仄同首句。此词与唐五代人词不合。惟既云出于唐写本，犹以为疑也。唐写本为英人购去，今归英伦图书馆。

吕岩《梧桐影》即七言三句，惟于第一句减一字，化作三字二句。

落日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

右吕岩《梧桐影》。按《庚溪诗话》曰：京师景德寺东廊壁间题此词，相传吕仙笔也。

诸家以外稍变其体者，若韦应物有《转应曲》词。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右韦应物《转应曲》调。按计有功《唐诗纪事》曰：韦苏州小诗不多见，惟《三台令》、《转应曲》流传耳。王建、戴叔伦二家作即仿其体。

刘禹锡有《春去也》词。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颦。

右刘禹锡《春去也》词。按《碧鸡漫志》曰：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吕宫，字句相同。因刘词故名《春去也》，白居易复更名曰《忆江南》。

白居易有《花非花》、《忆江南》、《如梦令》、《长相思》、《一七令》等词。

前度小花静院，不比寻常时见。见了又还休，愁却等间分散。肠断肠断，记取钗横鬓乱。

右白居易《如梦令》词。按《东坡词》注曰：此曲本后唐庄宗制，名《忆仙姿》。嫌其名不雅，故改曰《如梦令》。因词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句也。今得白氏词，是言之不确矣。

宣宗大中间，温庭筠出，始专为词。庭筠字飞卿，并州人。初名岐，后改曰庭云，又改曰庭筠。貌极陋，时号温钟馗。才思艳丽，与李商隐、段成式齐名，效之者目为“三十六体”。又曰“温八叉”。以士行有缺，累举不第。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孤绹乞其代制以进，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又以言触帝怒，出为方城尉。徐商镇襄阳，署为巡官。及商执政，入为国子助教，商罢遂废。所著有《握兰》、《金荃》等集。唐人词多附诗以传，词之有集，自庭筠始也。赵崇祚《花间集》录其词六十六首，最著者为《菩萨蛮》词。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　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憀独倚门。

右温庭筠《菩萨蛮》词。按张惠言《茗柯词选》曰：“温氏《菩萨

蛮》皆感士不遇之作。”细味之良然。

《词源》尝谓：“词之难于令曲，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馀不尽之意始佳。”温氏其首出也。《苕溪渔隐丛话》尤称其《更漏子》词。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右温庭筠《更漏子》词。按顾梧芳《尊前集》《古今词话》谓吕鹏作《尊前集》。《花庵词选》于李白《清平乐》词下自注谓采自唐吕鹏“鹏”字原本无。《遏云集》，《遏云集》今无传。是鹏为唐人，不应录及五代人词矣。朱彝尊《词综》据毛晋跋谓顾梧芳作。今所传者，或顾氏承吕氏原书而以意为出入也，故从之。《四库提要》谓不著撰人名氏，亦非。曰：《更漏子》属商调。

此词为冯延巳作。《阳春集》谓别作温庭筠。《全唐诗》则两收之。

其所创各体，如《南歌子》、《荷叶杯》、《蕃女怨》、《遐方怨》、《诉衷情》、《定西番》、《思帝乡》、《酒泉子》、《玉胡蝶》、《女冠子》、《归自谣》、《河渎神》、《河传》等，虽自五七言诗句法出，而渐与五七言诗句法离。所谓解其声故能制其调也，宜后人奉以为法矣。若杜甫、元结、白居易、元稹、王建、张籍之新乐府，或作长短句，或作五七言诗，虽曰乐府，而不以入词。其真能破诗为词者，始于李白之《忆秦娥》词。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右李白《忆秦娥》词。按郭茂倩《唐词纪》曰：《忆秦娥》，商调曲也，《凤楼春》即其遗意。太白《菩萨蛮》或疑温庭筠辈伪托，《桂殿秋》或疑李德裕辈伪托，《连理枝》或疑宋人《小桃红》之半，《清平乐》或谓既有《清平调》三绝句不应复有词。惟《忆秦娥》无议其伪者，故录之。

极于温庭筠之《河传》词。

湖上，闲望，雨潇潇。烟浦花桥，路遥。谢娘翠峨愁不销。终朝，梦魂迷晚潮。　荡子天涯归棹还。春已晚，莺语空肠断。若邪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

右温庭筠《河传》词。按《碧鸡漫志》曰：《河传》属水调，本隋曲，炀帝所制，不传已久。唐词存者二，一属南吕宫，凡前段平韵，后换仄韵起。一乃今《怨王孙》曲，属无射宫，今以属仙吕调。非也。

他若昭宗皇帝之《巫山一段云》词。

蝶舞梨园雪，莺啼柳带烟。小池残日艳阳天，苎萝山又山。青鸟不来愁绝，忍看鸳央双结。春风一等少年心，闲情恨不禁。

右昭宗皇帝《巫山一段云》词。按《尊前集》曰：帝幸蜀时题宝鸡驿壁。或云宫人作。

司空图之《酒泉子》词。

买得杏花，十载归来方始坼。假山西畔药栏东，满枝红。　旋

开旋落旋成空，白发多情人更惜。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

右司空图《酒泉子》词。按《词苑》曰：此调始于温庭筠，有四十字、四十一字二体。司空图始改作四十五字体。毛文锡仿之，首句曰“绿树春深”，“春”字改平声。宋人遂通用此体矣。

无名氏之《凤归云》词。

征夫数岁，萍寄他乡。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愁听砧杵疑塞雁，□□□行。此二句，《全唐五代词》作“月下愁听砧杵，拟塞雁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那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右无名氏《凤归云》词。按《古今词话》曰：《凤归云》长调属林钟商。是唐人有此词矣，不独滕潜《凤归云》二词，犹作七言绝也。此词亦见唐写本《玄瑶集杂曲子》，阙三字，与柳永一百一字体、一百十八字体二者不同。《词谱》不收，应补。

论其句法，亦二家之遗也。《词统源流》以为词之长短错落，发源于《三百篇》。温氏之词，极长短错落之致矣。言词者必奉以为宗，洵万世不祧之俎豆哉。

第三章　论五代人词以西蜀南唐为盛

陆游曰："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王士禛亦曰："五季文运萎敝，他无可称，独其所作小词，浓艳隐秀，襞金结绣而无痕迹。"备见于赵崇祚《花间集》中，所录十八家，自温庭筠、皇甫松外，凡十六家，为五季时人，可谓盛矣。

韦庄四十七首	薛昭蕴十九首
牛峤三十一首	张泌二十七首
毛文锡三十一首	牛希济十一首
欧阳炯十七首	和凝二十首
顾敻五十五首	孙光宪六十首
魏承班十五首	鹿虔扆六首
阎选八首	尹鹗六首
毛熙震二十九首	李珣三十七首

其别见之《尊前集》者又九家。

后唐庄宗四首	南唐中主五首
后主八首	成彦雄十首
庾传素一首	刘侍读一首
欧阳彬一首	许岷二首
林楚翘一首	

盖其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朝野恬嬉以相娱乐。后唐庄宗尤知

音，工度曲，有《忆仙姿》、《一叶落》、《阳台梦》、《歌头》等词。

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楚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右后唐庄宗《阳台梦》词。按孙光宪《北梦琐言》曰：《一叶落》、《阳台梦》皆庄宗所制。旧本首句作“金泥凤”，“凤”字韵复。从别本改。

前蜀后主王衍有《醉妆词》、《甘州曲》等词。

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

右前蜀后主《甘州曲》词。按吴任臣《十国春秋》曰：蜀主衍奉其太后太妃祷青城山，宫人皆衣云霞之衣。后主自制《甘州曲》，令宫人歌之。本谓神仙而在凡尘耳，后降中原，宫伎多沦落人间，始验其语。

后蜀后主孟昶有《玉楼春》词。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一点月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右后蜀后主《玉楼春》词。按朱锡鬯《词综》曰：苏轼《洞仙歌》本檃括此词，然未免反有点金之憾。张惠言《词选》则以苏词为佳，宋翔凤《乐府余论》又反其说。实则《洞仙歌》唐曲见《教坊记》，惟字句决不同宋词，苏氏偶未之考耳。至谢元明所得之古石刻，明出伪记。

《乐府余论》辨之详矣，可不论也。又《十国春秋》谓后主有《相见欢》词甚工，今不传。

南唐中主李璟有《浣溪沙》、《山花子》等词。

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

右南唐中主《山花子》词。按《南唐书》曰：王感化善讴歌，系乐部为歌板色。中主尝作《山花子词》二首，手写以赐。后主即位，感化以札上之。后主感动，赏赐甚优。或以为后主作，非也。

南唐后主李煜所作词尤多。王世贞《四部稿》曰：《玉楼春》词，致语也；《虞美人》词，情语也。是犹以常人论之也。蔡絛《西清诗话》谓其《浪淘沙》诗曰“含思凄婉”，黄昇《花庵词选》谓其《相见欢》词曰：“亡国之音哀以思”，盖其心愈悲，其词愈苦矣。苏轼则非其《破阵子》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右南唐后主《破阵子》词。按苏轼《志林》曰：“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痛哭于九庙之前，谢其民而后行，顾乃作此痴语哉！”

刘延仲则补其《临江仙》词：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

幙，惆怅卷金泥。　门掩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凄迷。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帘柳絮，依约梦回时。

右南唐后主《临江仙》词。按《乐府纪闻》曰：后主于围城中赋《临江仙》词，至“望残烟草凄迷”，于此停笔。以下则刘延仲所补也。而《花间集》所载，收处有“炉香闲袅凤皇儿，空持裙带，回首故依依”三句，故是全本。今本《花间集》无此词，此未知所据。又《全唐诗》所录后主《临江仙》词二首，各逸其半。一曰：“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朱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故纤纤。”又一曰：“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金窗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则未见全词也。

此非真知后主者，不足与言词。观其归宋后与故宫人书曰：“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每有所作，旧臣闻之多泣下者。牵机药之赐，虽曰咎有自取，亦太宗之疑忌有以致之也。言词者必首数三李，谓唐之太白、南唐之二主及宋之易安也。太白不以词名，且其词不多见。《尊前集》录其《菩萨蛮》词三首，“人人尽说江南好”一首，各本皆属之韦庄，此误收也。录南唐二主词，以《一斛珠原本误作“球”》“晓妆初过”一首，《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一首，《更漏子》“金雀钗”一首，《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首，属之中主；以《山花子》“菡萏香消翠叶残”一首，《更漏子》“柳丝长”一首，属之后主。《更漏子》二词，各本皆曰温庭筠作，亦误收也。后主之词，今存者凡三十五首。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能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语不俊。温氏以后，为五季一大宗。惟《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一首，又《铜簧韵》“脆锵寒竹”一首，未免轻薄，贻来世以口实。龙衮《江南录》曰：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辄数日出，必大泣骂，声闻于外。后主宛转避之。亡国之惨，辱及妻孥，亦轻薄之报

也。其本集所未收者有《柳枝》词。

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芳魂感旧游。多见长条似相识，强垂烟穗拂人头。

右南唐后主《柳枝》词。按《客座赘语》曰："后主尝作《柳枝》词，书黄罗扇上，以赐宫人庆妙，后亦流落人间，乃得见之。"本集不收，应补。

独其所创之《嵇康曲》，见《客座赘语》。《念家山破》，见《乐书》。后皆不传，良可惜耳。赵录于以上诸家词悉所不采。所录十六家，以蜀人为多。

韦庄，蜀同平章事谥文靖。

牛峤，蜀给事中。

牛希济，峤之兄子，蜀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入后唐为雍州节度副使。

毛文锡，蜀司徒，贬茂州司马，入后唐为内庭供奉。

薛昭，蕴蜀侍郎。

魏承班，蜀太尉。

尹鹗，蜀参卿。

李珣，蜀秀才。

右前蜀八家，牛希济、毛文锡二家不系之后唐者。从旧说也。

欧阳炯，后蜀同平章事，入宋为左散骑常侍。

顾敻，后蜀太尉。

鹿虔扆，后蜀太保。

阎选，后蜀布衣。

毛熙震，后蜀秘书监。

右后蜀五家。欧阳炯一家说如上。

赵氏本蜀人，耳目所近。无可议者，其馀三家：

和凝，后唐翰林学士、知制诰，后晋同平章事，后汉太子太傅、鲁国公，后周侍中。

右后唐一家，说如上。

张泌，南唐内史舍人，入宋为郎中。

右南唐一家，说如上。

孙光宪，南平御史中丞，入宋为黄州刺史。

右南平一家，说如上。

失原本误作“矢”。之太少，见诸顾录者，庾传素有《木兰花》词：

木兰红艳多情态，不似凡花人不爱。移来孔雀槛边栽，折向凤皇钗上戴。　是何芍药争风彩，自共牡丹长作对。若教为女嫁东风，除却黄莺难匹配。

右庾传素《花木兰》词。按《历代词人姓氏录》曰：“传素，蜀同平章事，入后唐为刺史。”

欧阳彬有《生查子》词：

竟日画堂欢，入夜重开宴。剪烛蜡烟香，促席花光颤。待得月

华来，满院如铺练。门外簇骅骝，直待更深散。

右欧阳彬《生查子》词。按蒋一葵《尧山堂外记》曰：“彬字齐美，炯之弟也。后蜀尚书左丞，出为宁江军节度使。”

亦蜀人也。刘侍读有《生查子》词，许岷有《木兰花》词，林楚翘有《菩萨蛮》词，则其人无可考矣，故略之。

按《雅言系述》曰：林楚才，贺州富川人，与黄损善损字益之，连州人，南汉尚书左仆射，以极谏忤意罢。有赠损诗曰：“身闲不恨辞官早，诗好常甘得句迟。”楚才或与楚翘兄弟行也。

其他所散见者，闽陈后金凤有《乐游曲》词。

西湖南湖斗彩舟，青蒲紫蓼满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

右闽陈后《乐游曲》词。按《五代史》注曰：金凤，福清人，唐福建观察使陈岩女。王审知据闽，纳为才人。子鏻立，复嬖之，及僭号，册为后。金凤善歌舞，有《乐游曲》二首，与《渔歌子》平仄不同，当别是一律。《词谱》不收，应补。

孙鲂有《杨柳枝》词。

暖傍离亭静拂桥，入流穿槛缘阴摇。不知落日谁相送，魂断千条与万条。

右孙鲂《杨柳枝》词。按《全唐注》曰：鲂字伯鱼，南昌人。从郑谷为诗，颇得郑体。仕吴为宗正卿，与沈彬、李建勋友善。有《杨柳枝》词五首，此其第三首也。

陶谷有《风光好》诗：

好因缘，恶因缘。只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再把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右陶谷《风光好》词。按洪遂《侍儿小名录》曰：“谷奉使南唐，求遗书，颇骄甚。韩熙载命歌姬秦弱兰伪为驿卒女，谷惑之，作此以赠。明日中主宴谷，弱兰出，歌以侑觞。谷大惭而罢。”又沈睿达《云巢编》曰：“此谷奉使吴越求逸犬，为赠杭妓杜任娘而作。”未知孰是。

伊用昌有《忆江南》词：

江南鼓，梭肚两头栾。钉着不知侵骨髓，打来只是没心肝。空腹被人谩。

右伊用昌《忆江南》词。按《历代词人姓氏录》曰：用昌，楚王马殷时南岳道士，有异术。其词多作炼形服气者言，亦吕岩词之流匹也。

至无名氏之《后庭宴》词，疑亦当时人所作也。

千里故乡，十年华屋。乱云原作“魂”，从《历代诗馀》改。飞过屏山簇。眼重眉褪不胜春，菱花知我销香玉。　双双燕子归来。应解笑人幽独，断歌零舞，遗恨清江曲。万树绿低迷，一庭红扑簌。

右无名氏《后庭宴》词。按《词苑》曰：宣和间掘地得石刻一词，唐人作也。本无名，后人名之为《后庭宴》云。又以《鱼游春水》词亦为唐人作。考汲古本《草堂诗馀》，以《鱼游春水》词为阮逸女作，是

出于北宋人矣。此词前半与《踏莎行》同，后半截然各列，与毛熙震四十四字体之《后庭花》又无一相似处。唐人词自《河传》外，前后叠相去无如是之远者，且“眼重”句与前蜀后主“柳眉桃脸不胜春”句法同，当是五代人所作也。

若吴越王钱俶。

按陈师道《后山诗话》曰：吴越王钱俶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伎弹琵琶，王献诗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行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王又有《木兰花》断句曰：“帝乡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亦未见全词。王子惟演罢相，为崇信军节度使，亦有《木兰花》词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词极凄婉，犹有馀痛焉。

南唐大周昭惠后娥皇。

按毛先舒《填词名解》曰：大周后尝雪夜酣宴，举杯属后主起舞。后主曰：“汝能创为新声则可。”后即命笺缀谱，喉无滞音，笔无停思，谱成，名原本误作“各”。《邀醉舞破》，又作《恨来迟破》。二词俱失，无有能传其音节者。

蜀李昭仪舜弦。

按黄休复《茅亭客话》曰：梓州李珣，其先波斯人。珣以秀才豫宾贡，事蜀主衍。国亡不仕。有《琼瑶集》，多感慨之音。其妹舜弦为衍昭仪，亦能词。尝作宫词，有“鸳央瓦上瞥然声”句，后误入花蕊夫人集中，不知此词为李玉箫作。其全首曰“鸳央瓦上瞥然声，昼睡宫娥梦

里惊。元是我王金弹子，海棠花下打流莺。”昭仪亦有宫词曰：“尽日池边钓锦鳞，芰荷香里暗消魂。依稀纵有寻香饵，知是金钩不肯吞。”其小词则不传矣。

蜀李宫人玉箫。

按《五代轶事》曰：玉箫为蜀主衍宫人，能歌衍宫词。一日命之歌，则歌“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二句，其事与南唐王感化同。感化建州人，中主尝乘醉命之歌《水调》。惟歌“南朝天子爱风流”及“本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解除休”，再四不易。中主覆杯叹曰：“使孙、陈二主得闻此言，不至有衔璧之辱也。”遂宠之。《十国春秋》以王感化作杨花飞，未详孰是。

后蜀花蕊夫人费氏。

按陈继儒《太平清话》曰：后蜀亡，花蕊夫人作《采桑子》词题葭萌驿壁曰：“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书至此为军骑促行。后有续成之者云：“三千宫女如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花蕊至宋，尚有“四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句，岂有国初亡而作此败节语哉！

南唐韩续歌姬。

按《南唐书》曰：仆射韩续请韩熙载撰父神道碑，以一歌姬润笔。文成，但叙谱系品秩，续请改窜，熙载还其所贶。姬作《杨柳枝》词以告别曰：“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他年蓬岛音尘绝，留取尊前旧舞衣。”亦有好词，而世不经见。残鳞片爪，致足珍己。

南唐立国，尤多词人。二主以下，必以冯延巳《阳春集》为称首

焉，所作若《长命女》词。

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陈三愿。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长健。三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

右冯延巳《长命女》词。按徐釚原本误作“轨”。《词苑丛谈》曰：冯氏之词，典雅丰容，虽置在古乐府可以无愧。后有以此词改为《雨中花》者，一经窜易，而鄙恶甚矣。

王鹏运四印斋刻冯氏词一卷，凡一百十九首，又补遗七首，为宋仁宗嘉祐戊戌陈世修辑本。首录陈氏序，其外孙也。谓其思深语丽，韵逸调新，又能不矜不伐，以清商自娱，何其贤也。于立朝大节，亦作恕辞，则阿私之见已。《柳塘词话》谓黄庭坚、陈师道每以庸滥目之，然其言情之作，固胜于骈金俪玉也。惟所辑一百十九首，别作温庭筠者三首，《酒泉子》、《更漏子》、《归国遥》。南唐后主者二首，《应天长》、《醉桃源》。和凝者二首，《抛球乐》、《鹤冲天》。韦庄者三首，《清平乐》、《菩萨蛮》、《应天长》。牛峤者一首，《归国遥》。牛希济者一首，《谒金门》。薛昭蕴者一首，《相见欢》。顾夐者一首，《浣溪沙》。张泌者二首，《江城子》二首。孙光宪者一首，《浣溪沙》。欧阳修者九首。《应天长》、《芳草渡》、《更漏子》，又《蝶恋花》四首，《醉桃源》二首。马令作《南唐书》本传曰：“《鹤冲天》、《归自谣》二词尤见称于世。”《鹤冲天》既别作和氏，是陈本不全可据也。《雪浪斋日记》谓王安石论南唐后主词，以“细雨湿流光”五字为最妙。陈本亦录为冯氏《南乡子》词，欲求其碻而不易也，难已哉。若“风乍起”一首，当系成幼文词。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挪红杏蕊。　斗鸭栏杆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右成幼文《谒金门》词。按《古今词话》曰：江南成幼文为大理卿，词曲妙绝。尝作《谒金门》词，为中主所闻。因按狱稽滞，召诘之。且谓曰："卿职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幼文顿首以谢。《南唐书》以为冯词，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曰："风乍起"世多言冯作，而《阳春集》不载，惟长沙本有之。当系成氏作也。

又成彦雄有《杨柳枝》词。

欲趁寒梅趁得么，雪中偷眼望阳和。阳和若不先留意，这个柔条争奈何。

右成彦雄《杨柳枝》词。按《全唐诗》曰：彦雄，字文干。南唐进士。有《梅岭集》五卷。《尊前集》录其《杨柳枝》词十首，《全唐诗》录九首。此独阙，故录之。文干与幼文自是族人，惟幼文之名不可考耳。

徐铉有《抛球乐》诗。

歌舞送飞球，金觥碧玉筹。管弦桃李月，帘幕凤皇楼。一笑千场醉，浮上任白头。

右徐铉《抛球乐》词。按本集曰："铉工于诗文，若小词则间为之尔。"

薛九有《嵇康曲舞》词。

薛九三十侍中郎，兰香花媚生春堂。龙蟠王气变秋雾，淮声泗水浮秋霜。宜城酒烟生雾服，与君试舞当时曲。玉树遗词悔重听，黄尘染鬓无前缘。

右薛九《嵇康曲舞》词。按《客座赘语》曰：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后主宫中。善歌《嵇康曲》，曲为后主所制。江南平，流落江北。尝一歌之，座人皆泣。后易为《嵇康曲舞》词，即此词也。《词谱》不收，应补。

罗大经《鹤林玉露》曰："南唐张泌、潘佑、徐铉、汤悦，俱有才名。后主于宫中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欲以艳曲记之。佑应令曰：'楼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输了东风一半。'时已失淮南，故以词讽谏也。"王铚《默记》谓："后主居汴日，尝语徐铉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是佑不独能词，其人亦不可及矣。《江邻幾杂志》以为韩熙载所作，赵氏录南唐惟张泌一家，徐亦惟和凝、孙光宪二家。和氏《红叶稿》，多杂以他人之作。《乐府纪闻》曰：和氏艳词，每嫁名于韩偓，以在政府讳之也。《古今词话》曰：孙氏著《北梦琐言》，于词家逸事多有可证，是相去远矣。顾氏录人较多，录词过少，且于作者姓名，不加深考，固当博采旧说以为定也。故论五代人词，必以韦庄为最上。其《菩萨蛮》、《归国遥》等词，故国之思，油然而出。《古今词话》谓其《荷叶杯》、《小重山》等词，为蜀主建夺其宠姬而作。情意凄怨，盛行于时。张炎论词以温、韦并称，温以秾艳胜，韦以清丽胜，固异曲而同工也。以毛文锡为下最。叶梦得谓诸人平庸陋词，必曰此仿毛之赞成功而不及者。论其人以鹿虔扆为最上。《乐府记闻》谓其初读书，见周公辅成王图，期以此见志。蜀亡不仕。词多感慨之音。以欧阳炯为最下，历仕四朝，不足责也。《尧山堂外纪》谓其后蜀枋政时，号"五鬼"之一，蜀之亡与有力焉。皆得赵录而传，赵氏洵词家之功人哉。

胡震亨《唐音癸签》曰：唐五代词调名，有年代名义可考者凡一百九十七，无年代名义可考者凡二百七十九。可谓多矣。《教坊记》所录

调名凡三百二十四，皆不言其义。《碧鸡漫志》言其义者凡二十九，此灼而可信者。杨慎《丹铅录》、毛先舒《填调名解》所论者或出之附会矣，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因话录》谓柳范作《折桂令》，此小令之初见者。《理道要诀》谓唐玄宗改《婆罗门引》为《霓裳羽衣曲》，此引词之初见者。惟其词宋已不传，若元人之《折桂令》曲。

葛花袍纸扇芭蕉。两袖仙风，万古诗豪。富贵劳劳，功名小小，车马朝朝。算有只青山不老。是谁教白发相饶。休负良宵，百斛金波，一曲琼萧。

右张可久《折桂令》北曲。按《啸馀谱》曰：“《折桂令》，双调曲也。”

宋人之《婆罗门引》词。

涨云暮卷，漏声不到小帘栊。银河夜洗晴空。皓月当轩高挂，秋入广寒宫。正金波不动，桂影朦胧。　佳人未逢，怅此夕与谁同。对酒当歌追念，霜满秋红。南楼何处，想人在横笛一声中。凝望眼立尽西风。

右曹组《婆罗门引》词。按《唐书·乐志》曰：“《婆罗门》，外国舞曲。”

皆不足以证也。《碧鸡漫志原本脱“志”字。》谓唐中叶始渐有慢曲，凡大曲就本宫调转引序慢，如仙吕《甘州》有八声慢是也。则慢词亦创于唐。《词苑丛谈》谓始于后唐庄宗一百三十六字体之歌头者，亦非。唐词字数之多，莫如杜牧九十字体之《八六子》，而《教坊记》无

此曲，且恐有误处，故无言之者。远不若钟辐八十九字体之《卜算子慢》词可证也。

> 桃花院落，烟重露寒，寂寞禁烟晴昼。风拂珠帘，还记去年时候。惜春心不喜闲窗绣，倚屏山和衣睡觉，醺薰暗消残酒。　独倚危阑久。把玉笋偷弹，黛蛾轻斗。一点相思，万般自家甘受。抽金钗欲买丹青手，写别来容颜寄与，使知人消瘦。

右钟辐《卜算子慢》词。按《全唐诗》注曰：“辐，江南人，懿宗咸通末以广文生为苏州院巡。”

唐人慢词存者惟此而已。后则薛昭蕴八十七字体之《离别难》，尹鹗九十六字体之《金浮图》，李珣八十四字体之《中兴乐》，亦慢词也。汤显祖谓“词至五代，情至文生，诸体悉备，不独为苏、黄、秦、柳之开山。即宣和、绍兴之盛，皆兆于此矣”，善哉言乎。

第四章　论慢词兴于北宋

言词者必曰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固也。常州派言词则耑主北宋，以为北宋之词与诗合，南宋之词与诗分。北宋犹争气骨，南宋则专精声律。是南宋词虽益工，以风尚而论，则有《黍离》降而诗亡之叹矣。不知南来词即出于北宋，特时代之有先后耳。北宋国势较强，政府诸公，以及在野之士，方以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为乐事。其上者见朝政之弊，则借词以格君心之非。若夫先之厄于辽，后之厄于金，我能为献纳一字之争，已可告无罪于天下。初无人作深虑之论也。南宋局守一隅，议和议战，叫嚣不已，自命爱国者，方挟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之说，以博舆论之归。又知兵力之不足以胜人也，则口诛之、笔伐之，不遗馀力，虽权奸亦末如之何。文网愈严，则词意愈晦。蚕室之僇，不能加诸其身。盖解人固不易索焉。故曰北宋之词大，南宋之词深。时为之，亦势为之尔。《花庵词选》为词家之善本。《四库提要》谓其前十卷终于北宋之王昂，而其中颇有已入南宋者。盖宣和靖康之旧人，过江犹在者也。后十卷既曰中兴以来词，而康与之、陈与义、叶梦得则皆北宋旧人。不知其以何者为断，故从其始则以和凝入后唐而不以入周，孙光宪入南平而不以入宋，此其例也。从其终则以李治入元而不以入金，吴伟业入清而不以入明，此又其例也。而况一姓绝续之间，中辍者不过旬日。张邦昌之楚帝，以视王莽之于汉，刘渊之于晋，修短之数不同。必曰："北使人归北，南人归南，则朕亦北人，将安所归？"若程垓一人，各家均书作南宋人。《四库提要》则书作北宋人。垓既与苏轼为中表，又学词于苏氏，系之南宋，则予生也晚矣。是《提要》所说可从焉。其馀诸家，亦多从旧说而加以臆见云尔。

唐五代人词有专集而传之迄今者，为温庭筠朱祖谋刻本、南唐二主朱景行刻本、冯延巳王闿运刻本三家。光绪初于苏州尝见秀水杜氏所藏宋本李珣《琼瑶集》。时予甫髫龄，未学为词。且主家矜惜甚，未敢请也。四十年来，不闻有议及者，恐失传久矣。北宋人词必较多于此，而未必多者。《词综·发凡》所谓唐宋人词，每别为一编，不入集中。故散佚最易。又谓常熟吴讷汇有《宋元百家词钞》，惜未见传本。毛晋汲古阁刻宋六十一家，始大有裨于学者。毛氏为吴氏同邑后进，未知即本于所钞否。惟校勘不精，乖误特甚，且随得随刻，不考其时代。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谓蒋捷以南部遗老，而列三集之中。晁补之、陈师道生际汴京，顾居六集之末。论世者病焉，类而别之。凡北宋二十三家：

晏殊《珠玉词》
欧阳修《六一词》
晏幾道《小山词》从《词人姓氏录》列此。
柳永《乐章集》
苏轼《东坡词》
黄庭坚《山谷词》
秦观《淮海词》
程垓《书舟词》从《提要》列此。
晁补之《琴趣外篇》
陈师道《后山词》
李之仪《姑溪词》
毛滂《东堂词》
杜安世《寿域词》
葛胜仲《丹阳词》
周紫芝《竹坡词》

谢逸《溪堂词》
周邦彦《片玉词》
吕渭老《圣求词》从《词综》列此。
王安中《初寮词》
蔡伸《友古词》
赵师侠《坦庵词》
赵长卿《惜香乐府》以上二家从《历代诗馀》列此。
向子諲《酒边词》从《花庵词选》列此。

临桂王鹏运四印斋汇刻词，于北宋人得四家。若苏轼《东坡词》、周邦彦《清真词》已见毛刻不复数外，凡二家：

潘阆《逍遥词》
贺铸《东山乐府》

归安朱祖谋彊村汇刻词，于北宋人得十六家。若柳永《乐章集》、苏轼《东坡词》、秦观《淮海词》、贺铸《东山词》、毛滂《东堂词》，已见他刻不复数外，凡十一家：

《宋徽宗词》一卷
范仲淹《范文正公诗馀》一卷，附范纯仁《忠宣公诗馀》
张先《子野词》二卷，补遗二卷
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一卷，补遗一卷
韦骧《韦先生词》一卷
米芾《宝晋长短句》一卷
谢薖《竹友词》一卷
廖行之《省斋诗馀》一卷原作南宋人，从《词人姓氏录》改列此。

刘弇《龙云先生乐府》一卷

吴则礼《北湖诗馀》一卷《词人姓氏录》不载，从其父《宋史·吴中复传》列此。

元和江标灵鹣阁汇刻词，于北宋人得三家：

黄裳《演山词》

葛郯《信斋词》

向滈《词人姓氏录》作“镐”。《乐斋词》

仁和吴昌绶双照楼汇刻景宋本词，于北宋人得六家。若欧阳修《近体乐府》六卷，又《醉翁琴趣外篇》六卷，黄庭坚《琴趣外篇》六卷，晁补之《晁氏琴趣》六卷，贺铸《东山词》一卷，周邦彦《片玉词》注十卷，向子諲《酒边词》一卷，已见他刻不复数外，凡一家：

晁端礼《闲斋琴趣外篇》六卷

综以上而观，北宋人词，删其复重，于毛刻得二十三家、王刻得二家、朱刻得十一家、江刻得三家、吴刻得一家，凡四十家。若周紫芝、王安中、赵长卿、向子諲诸家，皆生于北宋，没于南宋，或北或南，初无确论。《花庵词选》且不满于后人，而他可知已。馀若赵令畤《聊复集》、晁冲之《具茨集》、王观《冠柳集》、苏庠《后湖集》、万原本误作“方”俟雅言《大声集》、徐伸《青山乐府》、陈克《赤城词》、徐积《节孝集》、陈瓘《了斋词》、王之道《相山居士词》，为汇刻所未收者。或见之单行本，或见之丛书本，或见之钞本，或见之选本，固论次之所必及也。其或一词可传，附见他家记述者，悉所不遗。北宋人词，此其大略已。

北宋之初，言词者大都祖述南唐，以二主一冯为法。晏殊首出，得

之最先。刘攽《中山诗话》谓其酷喜《阳春集》，其所自作亦不减冯氏乐府，若《玉楼春》词“重头歌韵响琤深，入破舞腰红乱旋”一联，皆管弦家语也。然而“花落”一联，实其得意之作。故诗与词两出之，入词之妙，尤胜于入诗。可与冯氏相竞矣。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右晏殊《浣溪沙原本误作“渔”》词。案《苕溪渔隐丛话》曰：殊赴杭，道出维扬，与王琪论诗。殊曰：“每得句，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有偶。”琪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何如？”殊大喜，遂辟置馆职。

幼子幾道，能世其学。尝以《鹧鸪天》词为仁宗所赏，故其别作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又曰：“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黄庭坚序谓寓以诗人句法，自能动摇人心，合者高唐洛神之流，下者亦不减桃叶团扇。盖气骨所存，且去诗未远焉。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右晏幾道《临江仙》词。案无名氏《小山词序》曰：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讴娱客。此词即为蘋而作也。

毛晋论词，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彼丹阳归愚之相承，固不足数尔。欧阳修继之，其词亦出南唐，而加以深致。吴曾《能改斋漫录》谓其《少年游》咏草词，求诸温、李集中，殆与之为一。李清照独以《蝶恋花》词为深得叠字之法。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金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梨花，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右欧阳修《蝶恋花》词。案李清照《漱玉词》自注曰：“余极爱欧公‘庭院深深’句，因用之作《临江仙》词。”是此词为欧作。今误入《阳春集》中。

其馀若赵抃之《折新荷引》、寇准之《江南春》、陈尧佐之《踏莎行》、王琪之《望江南》、叶清臣之《贺圣朝》、韩琦之《点绛唇》、范仲淹之《苏幕遮》、宋祁之《浪淘沙》、韩缜之《芳草》、张昇之《离亭燕》、司马光之《阮郎归》，即夏竦之《喜迁莺》、贾昌朝、丁谓二家之《木兰花》，所谓各有艳词，当不以人废言也。且诸家不以词名，晏、欧二家，则以耑力为之。晏家临川，欧家庐陵，王安石、黄庭坚，皆其乡曲小生，接足而起，词家之西江派，尤早于诗家。惟二氏诵法南唐，仅工小令。若慢词则始于柳永。《乐府馀论》曰：词由小令而有引词。又曰：近词，谓引而近之也。又次而有慢词，慢者曼也，谓曼声而歌者也。慢词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永以失意无聊，流连坊曲，乃尽取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苏轼、秦观，相继有作，慢词遂盛。先于永者，惟欧氏有《摸鱼儿慢》词，而字句错误，未必可信。《西清诗话》谓欧词浅近者，是刘辉伪托，又多杂入柳词。不独《望江南》一词，明诬以盗甥之罪也。是慢词当始于柳氏矣。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绿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长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

恁凝眸。

右柳永《八声甘州》词。按赵令畤《侯鲭录》曰：晁补之尝称其霜风三语，不减唐人，世言柳词俗，非也。

永先以《鹤冲天》词，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之句，为仁宗所斥。景祐中方登第，以磨勘转官。复以《醉蓬原本误作“篷”莱》词，仁宗见之不怿，止于屯田员外郎。其毕生精力，专用于词。有《乐章集》九卷，惟多杂以俳词，或者出于俗工所改也。

唐五代人无专以慢词著者，《草堂诗馀》录陈后主《秋霁词》一百四字体。《词律》以为后主于数百年前，何以先知有此体，其为伪托无论已。四印斋重刻明嘉靖戊戌陈钟秀校刻《草堂》原本，无中调长调之分，与毛、闵诸刻体例迥殊。惟题号凌杂，注解芜陋，是其一病。可见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字以外为长调，《填词名解》以为此古人定例也，不免傅会矣。盖字数之多寡，以歌时而定。读李景伯《回波乐》词，知侍宴有三爵之仪，未敢久于佚乐也。故间有慢词，而用之者少。至宋仁宗时，海内承平，宫中无事，日进平话一章，即后世章回小说之初起。每大宴必有乐语，一教坊致语、二口号、三勾合曲、四勾小儿队、五队名、六问小儿、七小儿致语、八勾杂剧、九放小儿队，此春宴也。若秋宴则加以十勾女弟子队、十一队名、十二问女弟子、十三女弟子致语、十四勾杂剧、十五放女弟子队。观宋祁、王珪所作，文必俪言，诗必宫体，亦一时雅尚也。若朝臣相宴，则用致语、口号而已。民间化之，对酒当歌，以永朝夕。柳氏慢词，即应时而作。其词靡，其志荒矣。迄乎英、神、哲三朝，此风尤盛。曾慥《乐府雅词》有所谓“转踏”者，皆以数小词连合而成。若无名氏之集句《调笑》，一《巫山》，二《桃源》，三《洛浦》，四《明妃》，五《班女》，六《文君》，七《吴娘》，八《琵琶》，凡八首，有致语，

有口号，有放队。此其例也。

艳阳灼灼河洛神，态浓意远淑且真。入眼平生未曾有，缓步佯羞行玉尘。凌波不过横塘路，风吹仙袂飘飘举。来如春梦不多时，夭非花艳轻非雾。　非雾，花无语，还似朝云何处去。凌波不过横塘路。燕燕莺莺飞舞，风吹仙袂飘飘举，拟倩游丝惹住。

右无名氏洛浦集句《调笑》词。案贺铸《青玉案》词首句曰“凌波不过横塘路”，是此词出于贺氏后矣。《乐府雅词》以列于郑氏、晁氏诸作之先，《词谱》谓此词宣和中自宫禁传出，故从之。

馀若秦观之《调笑》，一《王昭君》，二《乐昌公主》，三《崔徽》，四《无双》，五《灼灼》，六《盼盼》，七《崔莺莺》，八《采莲》，九《烟中怨》，十《离魂记》，凡十首，见本集。则惟有诗词。晁补之之《调笑》，一《西子》，二《宋玉》，三《大隄》，四《解佩》，五《回文》，六《唐儿》，七《春草》，凡七首，见《乐府雅词》。则惟有致语。郑仅字彦能，神宗时吏部侍郎，谥修敏。之《调笑》，一《罗敷》，二《莫愁》，三《文君》，四《桃源》，五《青楼》，六《冯子都》，七《吴姬》，八《苏小》，九《阳关》，十《太真》，十一《采莲》，十二《苏苏》，凡十二首，见《乐府雅词》。则有致语，有放队。毛滂之《调笑》，一《崔徽》，二《泰娘》，三《盼盼》，四美人赋》，五《灼灼》，六《莺莺》，七《苕子》，八《张好好》，凡八首，见本集。则有白语，即致语。有遣队，即放队。本词之后，又有《破子》二首，与本词体同而无前诗句。《词律》曰：“单用后词者曰破子，又曰头子。”是也。又若无名氏《九张机》两作，亦《乐府雅词》之所谓“转踏”者，其例亦微不同。

四张机，咿哑声里暗颦眉。同梭织朵垂莲子，盘花易绾。愁心

难整，脉脉乱如丝。

右无名氏《九张机》词之一。案徐本立《词律补》注曰：曾氏《雅词》所录无名氏两作，其一自一张机至九张凡九首为一调。其一于九首外又前有口号一首，后有遣队二首，凡十二首为一调。当全录之以备格云。惟口号以前，又有致语，所谓遣队者与本词体同。首句用短韵二字句，又与毛氏之《破子》同，亦当曰《破子》。又有七绝一首曰："歌声飞落画梁尘，舞罢香风卷绣茵。更欲缕成楼上恨，尊前忽有断肠人。"亦与毛氏之遣队同，惟"画梁"，毛作"杏梁"，第三句毛作"更拟绿云弄清切"，馀悉同。复以"敛袂而归，相将好去"八字作收，亦与诸家之收句同。未知亦毛氏所作否也。据此则万说非，徐说亦非也。

又考之王性之有"莺莺曲"《蝶恋花》十二首。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近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

右王性之《蝶恋花》词十二首之一。按《侯鲭录》曰：王性之《传奇辨正》谓，元稹《会真记》世以为佳话，惜不能歌。乃分原文为十章，各系一词，致语之外，先别为一词，末复缀一词。凡《商调蝶恋花》词十二首，此其末章也。

王安中有"六花队冬词"《蝶恋花》六首。

曲径深丛枝袅袅。晕粉柔绵，破萼烘清晓。十二番开寒最好，此花不恨春归早。　霜女飞来红翠少。特地芳菲，绝艳惊衰草。只滞东风终甚了，久长欲伴姮娥老。

右王安中“六花队咏长春”《蝶恋花》词。案《初寮集》《长春口号》曰：“露桃烟杏逐年新，回首东风迹已陈。顷刻开花公莫问，四时俱好是长春。”冬词凡六首，一《长春》，二《山茶》，三《蜡梅》，四《红梅》，五《迎春》，六《小桃》。各有口号一首，词一首。此其首章也。

王明清《挥麈录》谓曾布作《冯燕歌》，始渐成套数。此数词近之矣。转踏之义，诸家无道及者。老宋曲以本宫二曲相互用者如仙吕则用《后庭花》、《金盏儿》，正宫则用《滚绣球》、《倘秀才》之类。谓之缠达。二者音相近，与倒喇不同，徐釚《南州草堂词话》曰：倒喇，金元戏剧名。详见陆云士《满庭芳》词。盖一为歌曲，倒喇则舞曲也。若董颖《道宫薄媚·西子词》，《乐府雅词》则谓之大曲。凡分十章，一排遍第八，二排遍第九，三第十攧，四入破第一，五第二虚催，六第三衮遍，七第四催拍，八第五衮遍，九第六歇拍，十第七煞衮，以平仄通叶。道宫今不传。此词为宣和宫中大曲之一，他无可证。赵以夫《虚斋乐府》有九十二字体《薄媚摘偏》词，亦平仄通叶，即从此曲出也。晏幾道《泛清波摘遍》词，亦从大曲出。惟字数愈多，则费时愈多。柳氏慢词，此其嚆矢尔。

张先与柳氏齐名。先以天圣初登第，视柳氏为早，又号“张三影”，以所作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尤其得意句也。先亦工慢词，有《谢池春慢》词。

缭墙重院，间有流莺到。绣被掩馀寒，画阁明新晓。朱槛连空阔，飞絮无多少。径莎平，池水缈。日长风静，花影闲相照。　尘香拂马，逢谢女，城南道。秀艳过施粉，多媚生轻笑。斗色鲜衣薄，碾玉双蝉小。欢难偶，春过了。琵琶流怨怨，都入相思调。

右张先《谢池春慢》词。案《古今词话》曰：此先于玉仙观道中逢谢媚卿作，一时传唱几遍，不独三中一词之见称于人口也。

永既卒，先独享老寿，以歌词闻天下。而协之以雅，苏轼犹及与之游。故亦好为词。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右苏轼“丙辰中秋作”《水调歌头》词。案《复雅歌词》曰：“神宗读至‘琼楼’二句，曰：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

苏氏之词，论者不一。《四库提要》曰：“词至柳氏而一变，至苏氏而又一变，遂开南宋辛氏一派。寻流溯源，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废。可谓得其平矣。”苏门四学士，张耒不以词名，故所作极少。《书录解题》曰：“近代词家，黄九、秦七外，晁氏未必多逊。黄庭坚词时出俚浅，而间亦有峭健句。若王安石，及其弟安礼、安国，其子雱，孔武仲，及其弟平仲，谢逸，及其弟薖，王寀、刘弇、赵长卿、向子諲、徐俯，诸家属之西江派者。其词之得失同，不若秦观之能为曼声以合律也。”蔡伯世亦曰：“张先词胜乎情，柳永情胜乎词，情词相称，秦氏一人而已。其《满庭芳》词工矣，苏氏犹以学柳七作词为病，独许其‘题郴州旅舍’词。”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

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右秦观《踏莎行》词。案释惠洪《冷斋夜话》曰：“苏氏绝爱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身何赎！’”

四人之外，又合陈师道、李荐，为六君子。陈氏《后山词》，李氏《月岩集》，与晁补之《琴趣外编》相伯仲，皆非秦氏敌也。郎瑛《七修类稿》曰：“秦氏殁于藤州，贺铸作《青玉案》词以吊之。”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自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楼花榭，绮窗朱户，惟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右贺铸《青玉案》词。按龚明之《中吴纪闻》曰：“铸有小筑在苏州盘门外之横塘，原本误作“搪”。因作此词，时号‘贺梅子’。”与郎说不合。

其他为苏氏党者，朱服有《渔家傲》词，王诜有《忆故人》词。若赵令畤《聊复集》、晁冲之《具茨集》，则尤著者也。为苏氏敌者，舒亶有《菩萨蛮》词，曾肇有《好事近》词，王雱有《眼儿媚》词。若王安石《半山词》，则尤著省也。毛滂属官也，以词进。

泪湿阑干花著露，愁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　短雨残云无意绪，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右毛滂《惜分飞》词。案《西湖游览志》曰：“苏氏守杭，滂为法曹掾，秩满作此词。苏氏见之，折柬追回，款洽数月。”

程垓，中表也，以词传。

月挂霜林寒欲坠，正门外催人起。奈离别如今真个是，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　马上离情衣上泪，各自个供憔悴。问江路梅花开也未，春到也频须寄，人到也频须寄。

右程垓《酷相思》词。按《四库提要》曰："《词品》最称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红英》数词。盖苏程为中表，耳濡目染，有自来也。"

王观《冠柳集》，并起于一时。苏过亦能词，柳氏所不及也。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着传杯手。君知否，晓鸦啼后，归梦浓于酒。

右苏过《点绛唇》词。按《古今词话》曰："小坡作《点绛唇》词，时禁苏氏文章，故隐其名以为汪藻作。"

言者遂以苏氏代柳氏，而柳失之俗，苏失之粗，葛胜仲、周紫芝，乃改师小晏氏。至周邦彦而又一变。徽宗崇宁政和间，改定新乐。以周邦彦、晁端礼、万俟雅言、徐伸等预其事，周氏固大家，当与晁氏等别论之。徽宗皇帝亦能词，故其时作者颇多。《乐府雅词》所录三十一家，若欧阳修、张先、王安石、晁补之、贺铸、毛滂、舒亶、赵令畤、晁冲之九家不数外，凡李元膺、苏痒、谢逸、周邦彦、晁端礼、曹组、陈克、李祁、李甲、沈会宗、陈瓘、王安中、向子諲、徐俯、赵君举字子发，《词人姓氏录》不载。向子諲《西江月词》自注曰：呈子发元长去非三学士，则自是同时人。《词综》列作南宋末人非。魏夫人十六家，皆徽宗时人也。又若叶梦得、曾纡、陈与义、吕本中、朱敦儒、李清照六家，亦徽宗时人。而诸家系之南宋者，是犹向子諲之《酒边词》，于政和宣和

间所作，则曰江北旧词，于绍兴间所作则曰江南新词。而以《阮郎归》一词见忤于秦桧，故以属南宋。不知向氏之名，屡见于蔡伸友古词中，所当从其始也。《雅词拾遗》所录诸家，亦多同时人，往往无可考。若沈唐则见诸李清照《词论》，而传其《霜叶飞》词。俞紫芝则见诸吴曾《能改斋漫录》，曰金华人。有题张公诩青溪图《临江仙》词，而传其《诉衷情》词。何籀，靖康末尽节名臣也，而传其《虞美人》词。宋齐愈，则其人可诛也，而传其《眼儿媚》词。其所去取，虽不及《花庵词选》之精，固出于诸选之上也。盖北宋慢词，始于聂冠卿之《多丽》词，至宣和而特盛。何籀有《宴清都》词，廖世美有《烛影摇红》词，查荎有《透碧霄》词，均见《雅词拾遗》。沈公述有《望海潮》词，鲁逸仲有《南浦》词，李玉《阳春白雪》作潘元质。有《金缕曲》词，均见《花庵词选》。潘元质有《花心动》词，田不伐有《江神子慢》词，沈会宗有《倾杯》词，均见《阳春白雪原本误作“雲”。》。其生平不详，其词则脍炙人口。即谢克家小词，亦与鹿虔扆“金锁重门”同为不可无一之作也。

依依宫柳拙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照黄昏人断肠。

右谢克家《忆君王》词。按《鼠璞》曰：此送车驾北行作。词意悲凉，读之使人坠泪，真忧君忧国语也。

《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曰：“北宋大家，每从空际盘旋，故无椎凿之迹。竹坡以下，渐于字句求工，而昔贤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关键也。”知言哉。

第五章　论南宋词人之多

汇刻南宋人词，于毛氏本得三十八家：

叶梦得《石林词》

陈与义《无住词》

张元幹《芦川词》

韩玉《东浦词》从《提要》列此。

侯寘《嬾窟词》

杨无咎《逃禅词》《图绘宝鉴》作扬，当从改。

曾觌《海野词》

辛弃疾《稼轩词》

黄公度《知稼翁词》

葛立方《归愚词》

张孝祥《于湖词》

周必大《近体乐府》

王千秋《审斋词》

赵彦端《介庵词》

程珌《洺水词》

刘克庄《后村别调》

沈端节《克斋词》从《提要》列此。

姜夔《白石词》

杨炎正《西樵语业》原作杨炎，从杨万里《诚斋诗话》、厉鹗《宋诗纪事》改。

陆游《放翁词》

陈亮《龙川词》

刘过《龙洲词》

毛幷《樵隐词》

庐祖皋《蒲江词》

洪咨夔《平斋词》

卢炳《哄堂词》原作烘堂，从《书录解题》改。

黄机《竹斋诗馀》

高观国《竹屋痴语》

史达祖《梅溪词》

李昴《文溪词》原作李公昴，从《文溪集》及《花庵词选》改。《宋史》附《黄雍传》，亦作李昂英。

戴复古《石屏词》

洪瑹《空同词》

张榘《芸窗词》

方千里《和清真词》

黄昇《散花庵词》

吴文英《梦窗词》

蒋捷《竹山词》

石孝友《金谷遗音》

刘祁《归潜志》曰：韩玉字温甫，燕人，以翰林为凤翔府判官。《词综》从之作金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曰：韩玉北方之豪，绍兴初，挈家而南，授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四库提要》从之作宋人，并历引在南诸题以为证，分析颇详，故从之。

王氏本得三十四家。若辛弃疾《稼轩词》、姜夔《白石词》、陈亮《龙川词》、史达祖《梅溪词》，已见毛刻不复数外，凡三十二家：

赵鼎《得全词》
李光《庄简词》
李纲《梁溪词》
胡铨《澹庵词》
李弥逊《筠溪词》
邓肃《栟榈词》
朱敦儒《樵歌》
朱雍《梅歌》
倪称《绮川词》
高登《东溪词》
曹冠《燕喜词》
丘崈《文定公词》
姜特立《梅山词》
赵磻《老拙庵词》
袁去华《宣卿词》
李处全《晦庵词》
管鉴《养拙堂词》
王炎《双溪诗馀》
陈人杰《龟峰词》
许棐《梅屋诗馀》
方岳《秋崖词》
张炎《山中白云词》
王沂孙《花外词》
李好古《碎锦词》
何梦桂《潜斋词》
赵必瑑《覆瓿词》
欧良《抚掌词》

无名氏《章华词》
李清照《漱玉词》
朱淑真《断肠词》

《词人姓氏录》惟李好古不载。案《阳春白雪》卷七曰：字仲敏，《词综》从其白题本曰：乡贡免解进士，其仕籍不详。陶梁《续词综》曰“字敏仲”，则误也。又谓欧良有《抚掌词》一卷。刘克庄《后村文集》亦谓良南城人，官司户。王刻据劳氏校本作后学欧局编，是编者为良，非良所作矣。《章华词》据汲古景宋钞本，原佚首八叶，故作者无考。《清平乐》一首，首句作“风不定”，明敚一字，王刻不加口，亦疏也。

朱氏本得六十一家，若陈与义《无住词》、朱敦儒《樵歌》、辛弃疾《稼轩词》、刘过《龙洲词》、周必大《平园近体乐府》、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赵彦端《介庵琴趣外篇》、卢祖皋《蒲江词稿》、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集》、蒋捷《竹山词》、张炎《山中白云》，已见他刻不复数外，凡四十九家：

张纲《华阳长短句》
王灼《颐堂词》
米友仁《阳春集》
刘一止《苕溪乐章》
曹勋《松隐乐府》
洪皓《鄱阳词》
张抡《莲社词》
刘子翚《屏山词》
仲并《浮山诗馀》
李流谦《澹斋词》

曾协《云庄词》
范成大《石湖词》
陈三聘《和石湖词》
张辑东《泽绮语债》
韩元吉《南涧诗馀》
王之望《汉滨诗馀》
洪适《盘洲乐章》
史浩《鄮峰真隐大曲》
杨冠卿《客亭乐府》
李洪《芸庵诗馀》
赵善括《应斋词》
程大昌《文简文词》
王质《雪山词》
杨万里《诚斋乐府》
京镗《松坡词》
吕胜己《渭川居士词》
李石《方舟词》
张镃《南湖诗馀》附张枢词
汪莘《方壶诗馀》
韩淲《涧泉诗馀》
汪晫《康范诗馀》
王以宁《王周士词》
吴泳《鹤林词》
张继先《虚靖真君词》
夏元鼎《蓬莱鼓吹》
郭应祥《笑笑词》
王迈《臞轩诗馀》

徐鹿卿《徐清正公词》
刘学箕《方是闲居士词》
赵孟坚《彝斋诗馀》
葛长庚《玉蟾先生诗馀》
柴望《秋堂诗馀》
陈著《本堂词》
陈允平《日湖渔唱》
汪元量《水云词》
周密《蘋洲渔笛谱》
吴存《乐庵诗馀》
刘辰翁《须溪词》

词人姓氏录若米友仁《阳春集》、李流谦《澹斋词》、曾协《云庄词》、杨冠卿《客亭乐府》、赵善括《应斋词》、王质《雪山词》、吴泳《鹤林词》、夏元鼎《蓬莱鼓吹》、徐鹿卿《徐清正公词》、刘学箕《方是闲居士词》、陈著《本堂词》、吴存《乐庵诗馀》均不载。《词综》所录者亦惟杨冠卿、徐鹿卿、剑学箕、陈著四家。馀若吴氏辑本张抡《清江渔谱》一卷，何氏钞本陈允平《西麓继周集》一卷，各附于本词后，尤所罕见也。

江氏本凡七家：

朱熹《晦庵词》
吴儆《竹洲词》
赵以夫《虚斋乐府》
杨泽民《和清真词》
林正大《风雅遗音》
姚勉《雪坡词》

文天祥《文山乐府》

元凤林书院《草堂诗馀》以文天祥、刘辰翁诸家列作元人。按刘氏入元以不仕终，当列作宋人。若文氏更不能列作元人也。

吴氏本得十二家。若张元幹《芦川词》、辛弃疾《稼轩词》、张孝祥《于湖词》、陆游《渭南词》、刘克庄《后村诗馀》、戴复古《石屏词》、许棐《梅屋诗馀》、赵以夫《虚斋乐府》、方岳《秋崖乐府》、蒋捷《竹山词》已见他刻不复数外，凡二家：

魏了翁《鹤山长短句》

李原本误作“吴”。曾伯《可斋词》

《词人姓氏录》惟李曾伯不载，案周庆云《两浙词人小传》，曰：“曾伯字长孺，覃怀人，历官观文殿大学士。”本集《仲宣楼记》曰：“淳祐十年继贾似道为荆湖制置使，盖理宗时人也。”

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十卷，始于康与之，终于洪瑹，并己作为八十九家。周密《绝妙好词选》七卷，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并己作为一百三十二家，皆以南宋人专录南宋人词。非若黄大舆《梅苑》十卷、曾慥《乐府雅词》三卷补遗一卷、陈景沂《全芳备祖》五十卷、无名氏《类编草堂诗馀》四卷、赵闻礼《阳春白雪》八卷之不限于南北也。陈耀文《花草粹编》二十二卷，杨慎《词林万选》四卷则瞠乎后矣。《四库提要》以为周氏所选，去取之严，犹在黄氏之上。又宋人词集，今多不传，并作者姓名亦不尽见于世，零玑碎玉，皆赖此以存。南宋词选中最为善本，其首以张孝祥者，以不附和议也。惟卷二录蔡松年词，卷七录仇远词。蔡氏仕金为右丞相，仇氏入元为溧阳州学正，则与专录南宋人词之例不合。或者仇之出山，已为周氏不及见欤。若录蔡

氏，又何以自解焉？查为仁、厉鹗有合笺本，采摭诸书，各详其里居出处。或因词而考证其本事，或因人而附载其佚闻，以及诸家之评论与其人之名篇秀句不见于此编者，咸备录之。其疏通证明之功，亦有不可泯者矣。余集、徐楙据周氏《浩然斋雅谈》、《志雅堂杂钞》、《癸辛杂识》、《武林旧事》，《齐东野语》、《弁阳客谈》、《澄怀录》、《云烟过眼录》数书，各补词一卷，如骖之靳，可附以传也。

南宋词较北宋而多者，其时代为差近。又词为当时所盛行，作者多自制曲为后世法。高宗皇帝亦能词，有《舞杨花》词，亦自制曲也。又作《渔歌子》词凡十五章。

水涵微影淡虚明，小笠轻蓑未要晴。明镜里，縠纹生。白鹭飞来空外声。

右高宗皇帝《渔歌子》词之一。案廖莹《中江行杂录》曰：“光尧《渔歌子》十五章，备骚雅之体，虽老于江湖者不能企及。”

而又提倡群工，不遗馀力。故见张抡词即命以知阁门事，见康与之词即官以郎中，见俞国宝词即予以释褐。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者矣。词人之多，所以迄于亡而不已也。析言之，其宗室亦能词，赵彦端即其一也。

休相忆，明日远如今日。楼外绿烟村幂幂，花飞如许急。　柳岸晚来船集，波底夕阳红湿。送尽去云成独立，酒醒愁又入。

右赵彦端《谒金门》词。案沈雄《续古今词话》曰：“德庄《西湖词》，孝宗极赏其‘波底夕阳红湿’句，曰：‘我家里人，也会作此等语。’”

若赵汝愚则词以人重矣。

水月光中，烟霞影里。涌出楼台，空外笙歌。人间笑语，身在蓬莱。　天香暗逐风回，正十里荷花尽开。买个轻舟，山南游遍，山北归来。

右赵汝愚《柳梢青》诗。按沈雄《宋名家词》评曰：“此忠定公题丰乐楼词。公谪后，朱晦庵注楚词以哀之，惜宗臣之去也。”

盖自赵鼎《得全词》以迄赵闻礼《钓月词》，作者不下百十家。赵闻礼且以《阳春白雪》著矣。彼作微子之归者，犹不在数尔。其勋戚亦能词，吴琚以“喜雪”《水龙吟》词、“观潮”《百字令》词，两受金帛之赐。琚为宪圣太后之侄，又以书家名者也。

岸柳可藏鸦，路转溪斜，忘机鸥鹭立汀沙。咫尺钟山迷望眼，一半云遮。　临水整乌纱，两鬓苍华。故乡心事在天涯，几日不来春便老，开尽桃花。

右吴琚“游青溪呈马野亭”《浪淘沙》词。案景定《建康志》引马氏跋曰：“秦淮海擅词而字未闻；米宝晋善诗，然终不及字。若公可谓兼之矣。”野亭名之纯。

杨缵为宁宗杨后兄次山之孙，度宗杨淑妃之父也。自号紫霞翁，尤知音。周密作“西湖十景”《木兰花慢》词，尝就之订律，故其佳词颇多，不独《武林旧事》所称之除夕一词也。

疏疏宿雨酿寒轻，帘幕静垂清晓。宝鸭微温瑞烟少。檐声不动，春禽对语，梦怯频惊觉。欹珀枕，倚银床，半窗花影明东照。　惆怅夜来风，生怕娇香混瑶草。披衣便起，小径回廊，处处

都行到。正千红万紫竞芳妍，又还是年时被花恼。蓦忽地，省得而今双鬓老。

右杨缵《被花恼》词。按《词律》曰：此紫霞翁自制曲。山谷《水仙诗》有“坐对真成被花恼”之句，故取以为名。

其作词五要，则《词源》备采之矣。宰执亦能词。南宋一代，自宗臣执政外，其身正揆席者，以左相李纲始，右相文天祥终。李氏有《梁溪词》，文氏有《文山乐府》，皆世所共知者。馀则周必大为左相，有《平园近体乐府》。

秋夜乘槎，客星容到天孙渚。眼宁微注，待许牵牛渡。　见了还非，重理霓裳舞。谁无误，几年一遇，莫讶周郎顾。

右周必大《点绛唇》词。案周密《齐东野语》曰：“公以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招饮，出家姬小琼舞以侑欢。因作此词，禁中亦闻之。异时有以此事中伤者，阜陵亦为一笑。”

京镗为左相，有《松坡居士》词。吴潜为左相，有《履斋诗馀》。吴相能词，在京相之上。其词则汇刻所未收，故表而出之。

池水凝新碧，栏花驻老红，有人独倚画桥东。手把一枝杨柳系春风。　鹊伴游丝坠，蜂黏落蕊空，秋千庭院小帘栊。多少闲情闲绪雨声中。

右吴潜《南歌子》词。按《词品》曰：“吴相既为贾似道所陷，南迁岭表，有送李御带祺《满江红》词曰：‘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亦自道也。”

若参知以下能词者。陈与义《无住词》、张纲《华阳长短句》诸

家，更多不胜数矣。将帅亦能词。辛弃疾《稼轩词》十二卷，南宋所谓自成一家者也。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愁从周济本作“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右辛弃疾《摸鱼子》词。案岳珂《桯史》曰：“稼轩以词名，有所作，或数十易稿，累月未竟。其刻意如此。世谓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也。”

丘崈为蜀帅，与辛氏同以知兵名。丘氏有《文定公词》。

鸣鸠乳燕，春在梨花院。重门镇掩，沉沉帘不卷。纱窗红日三竿，睡鸭馀香一线，佳眠悄无人唤。

谩消遣，行云无定，楚雨难凭梦魂断。清明渐近，天涯人正远。尽教闲了秋千，觑着海棠开遍。难禁旧愁新怨。

右丘崈《扑胡蝶》词。按《鹤林玉露》曰：“辛稼轩有《永遇乐·寄丘宗卿千古江山》一词，集中不载，尤隽壮可喜。二家词派不同，其为工一也。”

辛氏于孝宗乾道间，即知金之必亡，疏请下诏大臣，预修边备，为仓卒应变计。韩侂胄议伐金，询之丘氏，则对曰：兵凶战危，宜申警军实，使吾常有胜势。若衅自彼作，我有辞矣。朱熹亦谓辛稼轩、陈同甫此等人皆可用。同甫名亮，有《龙川词》，亦将才也。甫登第而卒，故

未竟其用尔。

东风荡漾轻云缕，时送潇潇雨。水边台榭燕新归，一点香泥湿带落花飞。　海棠糁径铺香绣，依旧成春瘦。黄昏庭院柳啼鸦，记得那人和月折梅花。

右陈亮《虞美人》词。案叶适《水心诗话》曰：亮每一词成，辄自叹曰：生平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予所谓微言，多此类也。

武臣能亦词。韩世忠有《临江仙》、《南乡子》等词。

人有几多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　年事已衰残，须鬓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子贤。

右韩世忠《南乡子》词。案《西湖志馀》曰："蕲王生长兵间，未尝知书。晚岁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词。信乎非常人也。"

岳飞有《小重山》、《满江红》等词。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故山松菊老。阻归程。欲原本误作"梁"。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绝有谁听。

右岳飞《小重山》词。按陈郁《藏一话腴》曰："武穆《小重山》词，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词，其忠愤可见矣。"

余玠有《樵隐词》，则未见传本也。

怪新来瘦损。对镜台，霜华零乱鬓影。胸中恨谁省，正关山寂

寞，暮天风景。貂裘渐冷，听梧桐声敲露井。可无人为向楼头，试问塞鸿音信。　争忍，勾将愁绪，半掩金铺，雨欺灯晕。家僮困卧，呼不应，自高枕。待催他天际，银蟾飞上，唤取嫦娥细问。要乾坤表里光辉，照人醉饮。

右余玠《瑞鹤仙》词。案《宋史》本传曰：“玠少无行，尝杀人，脱身走襄淮。以词谒制置使，渐知名。后为蜀帅，有惠政。所著有《樵隐词》，今不传。”

大儒亦能词。朱熹晦庵词不必论，真德秀不以词名。

雨岸月桥花半吐。红透肌香，暗把游人误。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　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

右真德秀“咏红梅”《蝶恋花》词。案《宋名家词》评曰：“作大学衍义人，又有此等词笔，朱晦庵不能专美于前矣。”

魏了翁有《鹤山长短句》，则见诸汇刻者。

东窗五老峰前月，南窗九叠坡前雪。推出侍郎山，著君窗户间。　离骚乡里住，却记庚寅度。挹取芷兰芳，酌君千岁觞。

右魏了翁“寿江倅”《菩萨蛮》词。案《词品》曰：“鹤山词不作艳语，所作如寿江倅词，宋代寿词无有过之者。”

佞幸亦能词。曾觌有《海野词》，史浩则兼工大曲矣。

桃靥红匀，梨腮粉薄。鸳径无尘，凤阁凌虚。龙池澄碧，芳意鳞鳞。　清时酒圣花神，看内苑风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鸾仗，

天上长春。

右曾觌应制《柳梢青》词。案乾淳《起居注》曰："乾道三年春，车驾奉太上至后苑看花。曾觌进《柳梢青》词，重赐之。"

布衣亦能词。杨无咎有《逃禅词》，刘过有《龙洲词》，汪莘有《方壶诗馀》，汪晫有《康范诗馀》，黄昇有《散花庵词》。此其尤著者。

玉带猩袍，望翠华。马去犹龙。拥千官鳞集，貂蝉争出。貔貅不断，万骑云从。细柳营开，团花袍窄，人指汾阳郭令公。山西将，算韬钤有种，五世元戎。　旌旗蔽满寒空，鱼阵整从容虎帐中。想刀明似雪，纵横脱鞘。箭飞如雨，霹雳鸣弓。威撼边城，气吞胡虏，惨淡尘沙吹北风。中兴事，看君王神武，驾驭英雄。

右刘过《沁园春》词。按张世南《游宦纪闻》曰："刘改之为辛稼轩帅府客，尤好作《沁园春》词。寿皇锐意亲征，大阅禁旅，军容肃甚。郭某为殿岩，从驾还内。都人初见一时之盛，改之作此词以献。郭遗之数十万钱。"

方外亦能词。北宋方外词，以仲殊《宝月集》为一无蔬笋气。南宋则张继先有《虚靖真君词》，夏元鼎有《蓬莱鼓吹》，葛长庚有《玉蟾先生诗馀》，皆裒然成集者。若左誉之出家。

楼上黄昏杏花寒，新月小栏干。一双燕子，两行征雁，画角声残。　绮窗人在东风里，洒泪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盈秋水，淡淡春山。

右左誉《眼儿媚》词。案《词综引》王仲言曰："与言策名后。眷

乐籍女张秾，赠以此词。秾后委身于立勋大将家，易姓章。疏封大国，与言忽有悟，即拂衣东渡为浮屠。”

刘澜之还俗，则不复道及也。

玉钗分向金华后，回头路迷仙苑。落翠惊风，流红逐水，谁信人间重见。花深半面，尚歌得新词，柳家三变。绿叶阴阴，可怜不似那时看。　刘郎今度更老，雅怀都不到。书带题扇，花信风高。苕溪月冷，明日云帆天远。尘绿较短，怪一梦轻回。酒阑歌散，别鹤惊心，感时花泪溅。

右刘澜“吴兴郡宴遇旧人”《齐天乐》词。按方回《瀛奎律髓》曰：“澜初为道士，还俗。学唐诗有所悟。干谒无成而卒。”

闺媛亦能词。孙道绚笔力尤高，以不幸而早寡。

悠悠扬扬，做尽轻模样。半夜潇潇窗外响，多在梅梢竹上。朱楼向晓帘开，六花片片飞来。无奈熏炉烟雾，腾腾扶上金钗。

右孙道绚“咏雪”《清平乐》词。案《词苑丛谈》曰：“孙夫人‘春闺’《南乡子》、‘咏雪’《清平乐》二词，可与李易安颉颃。”

朱淑贞则遇人不淑矣。造物忌才，于闺阁而加酷。悲夫！

寒食不多时，几日东风恶。无绪倦寻芳，闲却秋千索。　瘦减翠裙交，病怯罗衣薄。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

右朱淑真《生查子》词。案《本集纪略》曰“淑真为文公侄女”，《历代词人姓氏录》则曰“与魏夫人为词友”，魏夫人则丞相曾布妻，

司农少卿曾纡母也。时代不合，未详孰是。

妓妾亦能词，美奴有《卜算子》词。

送我出东门，乍别长安道。两岸垂杨锁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阳关，莫惜金尊倒。君向潇湘我向秦，鱼雁何时到。

右美奴《卜算子》词。按《苕溪渔隐丛话》曰：“美奴陆敦礼侍儿，善小词，每乞韵于座客，顷刻成章。敦礼令掌文翰。”

蜀妓有《鹊桥仙》词。

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愁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 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

右蜀妓《鹊桥仙》词。按《齐东野语》曰：“陆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原本误作”空“。率数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以答。或谤翁挟蜀尼以归，即此也。”又按以白话入词，始于柳永。继之者若黄庭坚《鼓笛令》、秦观《品令》、石孝友《惜多娇》，并用俗字，可谓恶词。所谓北宋每有无谓之词以应歌者也。惟此词及严蕊《卜算子》词，蜀妓市桥柳词，出之妇女口中，反在学士文人上矣。

仙鬼亦能词。乩仙之词多可诵者。

睹娇红细捻。是西子当日留心千叶，西都竞栽接。好园林台榭，何妨日涉。轻罗慢褶，费多少阳和调。爕向晓来露浥芳苞，一点醉红潮颊。 双压，姚黄国艳。魏紫天香，倚风羞怯。云鬟试

插，偏引动，狂蜂蝶。况东君开宴，赏心乐事，莫惜献酬频叠。看相将红药翻阶，尚馀媵妾。

右紫姑"咏一捻红牡丹"《瑞鹤仙》词。按洪迈《夷坚志》曰："周权令西安，每邀紫姑卜休咎，仙善属文。因求作'一捻红牡丹瑞'《鹤仙词》，以'捻'字为韵，欲以困之。亦不思而就。"

鬼词若故宋理宗宫人卫芳华一词，亦作手也。

记前朝旧事，曾此地会神仙。向月地云阶，重携翠袖，来拾花钿。繁华总随流水，叹一场春梦杳难圆。废港芙蓉滴露，断堤杨柳摇烟。　两蜂南北只依然，辇路草芊芊。怅别馆离宫，堙消凤盖，波没龙船。平生玉屏金屋，对漆灯无焰夜如年。落日牛羊冢上，西风燕雀林边。

右卫芳华《木兰花慢》词。案《乐府纪闻》曰："仁宗延祐初，永嘉滕穆寓临安聚景园。月夜遇一丽人，自言姓氏。邀共饮，自歌此词以侑觞。相随者三年，忽云缘尽而别。"

其出处无考者，总不外乎此矣。惟掖庭无词，若杨娃宁宗杨后女弟，所谓杨妹子也。有《诉哀情》词，王清惠有《满江红》词，《东园友闻》曰张琼英作。金德淑有《望江南》词，则未必无人也，或者秘而不宣欤。

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缟带，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玉楼间。

右金德淑《望江南》词。按《乐府纪闻》曰："李章丘至元都，闻邻妇夜泣，访之则宋宫人也。因自举此词，遂委身焉。"

《词苑丛谈》谓李全子有《水龙吟》词，是贼寇亦能词。故词之宗宋，犹诗之宗唐。然而贺寿恶词，贤者不免，亦风雅之衰也。

第六章　论宋七大家词

唐人善诗而不作诗话，宋人善词而不作词话。此亦善易者不言易也，不知善言词者亦莫如宋人。李清照一妇人耳，其论词曰：

> 自郑卫声炽，流靡烦变。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五代时，江南李氏独尚文雅。若“小楼吹彻玉笙寒”，及“吹皱一池春水”，句语虽奇，亦亡国之音也。柳永变旧声作新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张先、宋祁、沈唐、《碧鸡漫志》曰字公述，韩魏公客，《乐府雅词拾遗》录其《霜叶飞》词。元绛、《宋史》本传曰：有集百卷，今不传。《历代诗馀》录其《映山红慢》词。晁端礼辈，时有妙语，而失之破碎。晏殊、欧阳修、苏轼、则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又押入声。《玉楼春》平声，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其本押仄韵者，如上声协，押入声则不可通矣。王安石、曾巩，文章似西汉，而其词令人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晏幾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出，始能知之。而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耑主情致而少故实，黄尚故实而多疵病，皆良玉之有瑕者也。节录《苕溪渔隐丛话》。

陆游《老学庵笔记》谓其讥弹前辈，既中其病，此但知其一也。至谓词别是一家，此非深于词者决不能为此说。然而惟我独尊，意在言外。“露花倒影柳三变，夜桂飘香张九成”之对句，亦见《老学庵学记》。

其为惟口也同。再嫁之疑，玉壶之衅。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赵彦卫《云麓漫钞》，复曲信传闻，肆为诬谤。不有俞正瑞《癸巳类稿·易安事辑》之作，且蒙垢于九泉矣。幽栖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元夜之嫌，冲虚孙道绚自号冲虚居士。回禄之惨，亦同此可概也夫。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右李清照《声声慢》词。按张端义《贵耳集》曰："一起真乃公孙大娘舞剑手。自来词家未有连下十四叠字者，后半'点点滴滴'，又用叠字，俱无斧凿痕。'守着窗儿，为自怎生得黑'，'黑'字不许第二人押。妇人中有此奇笔，真间气也。"

盖其生于北宋之季，没于南宋之初。同时诸家，若片玉大声，或所未见。过神其说，而未得其平。究之宋人之词，与唐诗相等。荆璞隋珠，俯拾即是。其成名家者多，其成大家者少耳。专言宋词者，叶申芗有《天籁轩词选》六卷，冯煦有《宋六十一家词选》十二卷，冯氏据毛本以定去取，叶氏则去洪瑹两家，益以宋祁以下二十七家，各私所见，而无所发明。若周济选宋词，则以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为四大家，而以晏殊以下四十七家，分列之以附庸于四大家之下。戈载选宋词，以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七大家，而其馀不及焉。周选所论，私见尤多。大都取法于张惠言《茗柯词选》，独以吴文英为大家，与张选不合。辛氏固为大家，故周必大近体乐府。刘克庄《后村别调》、程珌《洺水词》、陈亮《龙川词》、刘过《龙洲词》、杨炎正《西樵语业》、黄机《竹斋诗馀》、洪咨夔《平斋

词》、蒋捷《竹山词》，陈经国《龟峰词》十家，均得其一体。周选既抑苏氏，又以姜夔一家附庸于辛氏，过矣。戈选持论颇公，且不及他家，故示人以不广，其论词多可法。其校律尤精，偶有不协者，虽佳词亦不入选。周密《西湖十景》词只登其六首，则其严可知。至所谓七大家者，又古今不易之说，可从也。若其人其事有可相证者，则连类而及之，斯论世之意尔。

周邦彦，字美成，钱唐人。神宗元丰初献《汴都赋》，除太学正，历进徽猷阁待制。能自制曲。徽宗崇宁四年七月，改定新乐，赐名大晟乐。九月，置大晟府，召为大晟乐正。《宋史·文苑》本传言提举府事，《词苑丛谈》言为大晟乐正。案《宋史·乐志》曰：以宣和殿大学士蔡絛提举大晟府事，设大司乐一、典乐二、大乐令一、协律郎四，又有制撰官，而无乐正。或即大司乐也。以晁端礼为协律郎，万俟雅言、田为等为制撰官，时旧曲存者几千数，太宗朝所制者三百九十曲，馀则列朝所增。见《乐志》。相与讨论古音，审定古调。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不独其平仄宜遵也。即上去入亦不容相混，方千里、杨泽民和之。或合刻为《三英集》，其四声皆同，可见其深于律矣。

秋阴时作渐向暝，变一庭凄冷。伫听寒声，云空无雁影。　更深人去寂静，但照壁孤灯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右周邦彦《关河令》词。按《词源》曰：“周氏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

其慢词之工，则知者多矣，故不录。而以《望江南》一词为蔡京所罪，见周密《浩然斋雅谈》。若晁端礼则以蔡京而进者也。

浅山眉映横波面，面波横映眉山浅。云鬓插花新，新花插鬓云。　断魂离思远，远思离魂断。门掩未黄昏，昏黄未掩门。

右晁端礼《回文菩萨蛮》词。按《能改斋漫录》曰：“大晟乐府成，晁氏以蔡京荐。赴阙下进词称旨，充大晟协律。”

《古今词话》以为京见晁冲之“咏梅”《汉宫春》词，因以大晟府丞用之，则以叔而诬其侄矣。若万俟雅言亦精于律者也。

见梨花初带夜月，海棠半含朝雨。内苑春不禁过青门，御沟涨潜通南浦。东风静细柳垂金缕，望凤阙非烟非雾。好时代朝野多欢，遍九陌太平萧鼓。　乍莺儿百啭断续，燕子飞来飞去。近缘水台榭映秋千，斗草聚双双游女。饧香更酒冷踏青路，会暗识夭桃朱户。向晚骤宝马雕鞍，醉襟惹乱花飞絮。　正轻寒轻暖漏永，半阴半晴云暮。禁火天已是试新妆，岁华到三分佳处。清明看汉蜡传宫炬，散翠烟飞入槐府。敛兵卫阊阖门开，住传宣又还休务。

右万俟雅言《三台》词，依律分三叠。按《古今词话》曰：“万俟氏自号词隐，其清明应制一词尤佳。”即指此也。

田为，字不伐。《花庵词选》亦言其工于乐府，有声于时者。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凄凉怀抱向谁开，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　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

右田为《南歌子》词。按《碧鸡漫志》曰，“制撰官凡七，田不伐亦供职大乐。众谓得人”云。

政和初，罢大晟府并于太常，徐伸以知音律为太常典乐。亦如袁绹

之解《六丑》焉。

闷来弹鹊，又搅碎一帘花影。谩试著春衫，还思纤手，熏彻金虬烬冷。动是愁端如何向，但得怪新来多病。嗟旧日沈腰，今番潘鬓，怎堪临镜。　重省，别时泪滴，罗襟犹凝。想为我厌厌，日高慵起，长托春酲未醒。雁足不来，马蹄离驻，门掩一庭芳景。空伫立尽日阑干倚遍，昼长人静。

右徐伸《二郎神》词。按王明清《挥麈馀话》曰：“此怀所宠而作。李孝寿牧吴门，闻此词，知所宠在辖下兵官家，为索还之。”

蔡原本误作“燕”。絛《铁围山丛谈》谓毛滂尝献一词于其父京，极伟丽，骤得擢用，而不予其选。或时有先后欤。周选于数家悉置之。而附以晏殊父子、韩缜、欧阳修、张先、柳永、秦观、贺铸、韩元吉九家。别附毛氏于王沂孙之下，斯不可解者已。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又号石帚，鄱阳人。能诗词，尤善自制曲。每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无不谐者。宁宗庆元中，上书乞正雅乐，讫不第。与范成大游，为制《暗香》、《疏影》二词。小红者，范之青衣也。有色艺，即以为赠。其词为南渡一人，论定久矣。

古帘空，坠月皎，坐久西窗人悄。蛩吟苦渐漏水丁丁，箭壶催晓。　引凉飔，动翠葆露，脚斜飞云表。因嗟念似去国情怀，暮帆烟草。　带眼销磨，为近日愁多顿老。卫娘何在，宋玉归来，两地暗萦绕。摇落江枫早，嫩约无凭，幽梦又杳。但盈盈泪洒单衣，今夕何夕恨未了。

右姜夔自制《越调秋宵吟》词。依律作双拽头，按《茗柯词选》曰：“《暗香》二词，痛二圣之不还也。《秋宵吟》词，写在廷之昏瞀

如见也。”

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宜乎范氏引之以为同调也。

栖乌飞绝，绛河绿雾星明灭。烧香曳簟眠清樾。花影吹笙，满地淡黄月。　好风碎竹声如雪，昭华三弄临风咽。鬓丝撩乱纶巾折。凉满北窗，休共软红说。

右范成大《醉落魄》词。按本集曰：“公为赵鼎所器，而秦桧颇衔之，故每以词见意。此词吹笙或作吹帘非。‘凉满’二句，亦谓北廷之事，在朝者无可与言也。”

朱彝尊论词，亦以姜氏为正宗。而以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八家为之羽翼。辑为姜氏及门，其词皆倚旧腔而别立新名，则好奇之过尔。

花半湿，睡起一窗晴色。千里江南空咫尺，醉中归梦直。　前度兰舟送客，双鲤沉沉消息。楼外垂杨如许碧，问春来几日。

右张辑《垂杨碧》词。按《词品》曰：“张氏好奇。”《草堂》录其《疏帘淡月》词，即《桂枝香》。余尤爱其《垂杨碧》词，即《谒金门》也。

周选不录张氏，乌得因其师而并绝其弟哉？

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谓韩侂胄当国，专倚省吏史达祖奉行文字，拟旨拟帖，俱出其手。侍从柬札，至用申呈。韩败遂黥焉，其人不足道。姜夔最称其词为奇秀清逸，盖能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者。

做冷欺花，将烟困柳，千里偷催春暮。尽日冥迷，愁里欲飞还住。惊粉重蝶宿西园，喜泥润燕归南浦。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隐约遥峰，和泪谢娘眉妩。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记当初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

右史达祖“咏春雨”《绮罗香》词。按孙麟趾原本误作“址”。《词径》曰：“四字偶句须凝炼，‘做冷’二句最妙。”

与高观国齐名，时称“高史”，皆以精实胜，史氏则较为超逸也。

楚宫间，金成屋，玉为栏。断云梦容易惊残。骊歌几叠，至今愁思怯阳关。清音恨阻，抱哀筝知为谁弹。　年华晚，月华冷。霜华重，鬓华斑，也须念闲损雕鞍。斜缄小字，锦江三十六鳞寒。此情天阔，正梅信笛里关山。

右马观国《金人捧露盘》词。按陈造本集序曰：“竹屋、梅溪词，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美成不及也。”

至其“咏怀”《满江红》词曰“怜牛后，怀鸡肋”，又曰“一钱不值贫相逼”，言之可伤，以视贾似道之于廖莹中，差可未灭已。

恨个侬无赖，卖娇眼春心偷掷。莎软芳堤，苔平苍径，却印下几弓纤迹。花不知名，香才闻气。似月下箜篌，蒋山倾国。半解罗襟，蕙熏微度。镇宿纷栖香双蝶，语态眠情，感多时轻留细阅。休问望宋墙高，窥韩路隔。　寻寻觅觅，又暮雨遥峰凝碧。花径横烟，竹扉映月。尽一刻千金堪值。卸袜熏笼，藏灯衣桁。任里臂金斜，搔头玉滑。更怪檀郎，恶怜深惜。几颤亸周旋倾侧，碾玉香句。甚无端凤珠微脱。多少怕听晓钟，琼钗暗擘。

右廖莹中《个侬》词。按潘永固《宋稗类钞补》曰："贾似道当国，筑多宝阁，以门客廖莹中司之，《福华编》亦其所作也。及贾败，籍没诏下。莹中悉自碎其所度珍玩，而后自杀。"

周选谓史氏词好用"偷"字，品便不高。其持论无乃太苛欤？

吴文英，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人。少从姜夔游，亦能自制曲。尝谓音律欲其协，否则长短句耳；下字欲其雅，否则缠令体耳。《四库提要》谓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胜之。词家之有吴氏，犹诗家之有李商隐也。集中所与宴游者，多一时贵人，而其始末不可考。意者文酒风流，为东阁之上客。而名不登仕版，亦姜氏之伦与。

流水麹尘，艳阳醅酒，画舸游情如雾。笑拈芳草不知名，乍凌波断桥西堍。垂杨漫舞，总不解将春系住。燕归来，问彩绳纤手，如今何许。　欢盟误，一箭流光，又趁寒食去。不堪衰鬓着飞花，傍绿阴冷烟深树。玄都秀句，记前度刘郎曾赋。最伤心，一片孤山细雨。

右吴文英自制《西子妆》词。按本集曰："《西子妆》、《江南春》、《梦芙蓉》、《古香慢》、《霜花腴》、《澡兰香》、《玉京谣》、《探芳新》、《高山流水》凡自制九曲，各注宫调名，惟旁谱不传耳。"

张惠言于词不取吴氏，周选则称其立意高，取径远，非他家所及。故列为一家，而以陈允平、周密诸家附之。

银屏梦觉，渐浅黄嫩绿。一声莺小，细雨轻尘，建章初闭东风悄。依然千树长安道，翠云锁玉窗深窈。断肠人空倚斜阳，带旧愁多少。　还是清明过了，任烟缕露条。碧纤青袅，恨隔天涯，几回

惆怅苏堤晓。飞花满地谁为扫，甚薄幸随波缥缈。纵啼鹃不唤春归，人自老。

右陈允平《垂杨》词。按《词源》曰：“词欲雅而正，一为物所役，则失其雅正之言。”陈氏词，平正之中颇有佳者。

惟过嗜饾饤，不免于晦。蒋捷《竹山词》亦专以雕琢胜者。

一片春愁带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容与泰娘娇。风又飘飘。雨又潇潇。　何日云帆卸浦桥，银字筝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右蒋捷《一剪梅》词。按毛晋本集跋曰：“竹山词有世说之靡、六朝之渝，虽二主、二晏、原本误作“宴”。美成，不过也。”

此别于唐五代北宋人之外，自成一派者也。然而吴氏不可尚已。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弁阳啸翁，济南人。以理宗绍定五年生，宝祐间为义乌县令。宋亡，与王沂孙、王易简、冯应瑞、唐艺孙、吕同老、李彭老、陈别本作“练”，非，详见陈旅《安雅堂集》。恕可、唐珏、趙汝钠、李居仁、张炎、仇远等结为词社。有《乐府补题》一卷。以元武宗至大元年卒。其词与吴文英合称为“二窗词”云。

老来欢意少。锦鲸仙去，紫箫声杳。怕展金奁，依旧故人怀抱。犹想乌丝醉墨，惊俊语香红围绕。闲自笑，与君共是，承平年少。　雨窗短梦难凭，是几度宫商，几番吟啸。泪眼东风，回首四桥烟草。载酒倦游处，已换却花间啼鸟。春恨悄，天涯暮云残照。“载酒”句作五字句，当是又一体。

右周密“题梦窗词卷”《玉漏迟》词。按《宋名家词评》曰：“此词视寄梦窗《拜星月慢》词，调梦窗《玲珑四犯》词，更觉缠绵深至，可泣可歌。”交谊之笃，亦可见矣。二少字，一叶上，一叶去，非重韵。

李莱老有《秋崖词》，彭老之弟也。亦与周氏善，而词社无之。

绿窗初晓，枕上闻啼鸟。不恨王孙归不早，只恨天涯芳草。锦书红泪千行，一春无限思量。折得垂杨寄与，丝丝都是愁肠。

右李莱老《清平乐》词。按《新安续志》曰：“严州知州李莱老，字周隐，咸淳六年任。于兄篔房词号龟溪二隐，以兄字商隐也。皆与周氏游。”其赠答词颇多，惟用韵稍杂耳。

周氏最著者为《绝妙好词选》七卷，亦黄昇《绝妙词选》意也。

粉香吹暖透单衣，金泥双凤飞。闲来花下立多时，春风酒醒迟。　桃叶曲，柳枝词，芳心空自知。湘皋月冷佩声微，雁归人不归。

右黄昇《阮郎归》词。按胡德方本集序曰：“黄玉林早弃制科，雅意吟咏。阁学游受斋称其词如晴空冰柱，闽帅楼秋房以泉石清士目之。”

周选谓周氏词，镂冰刻楮，精巧绝伦。但立意不高，取韵不远，是犹以寻常词人目之，未察其性情之地尔。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延祐《四明志》曰“至元中，官庆元路学正”，与《乐府补题》宋遗民之说不合。周密赠以《踏莎行》词，有“清平梦远沉香北”句，张炎悼以《洞仙歌》词，

有“门自掩，柳发离离如此”句，似生平未尝一出也。

一襟馀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宇。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佩流空，玉筝调柱。镜掩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铜仙铅泪似洗，叹移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馀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慢想熏风，柳丝千万缕。

右王沂孙“咏蝉”《齐天乐》词。按王鹏运本集跋引端木采曰：“‘宫魂’字点出命意。‘乍咽’三句，慨播迁也。‘西窗’三句，伤敌骑暂退，燕安如故也。‘镜掩’二句，残破满眼，而侧媚依然也。‘铜仙’三句，宗器迁敓，泽不下究也。‘病翼’三句，言海岛栖流，断不能久也。‘馀音’三句，遗臣孤愤，哀怨难论也。‘慢想’二句，责诸臣到此，尚安危利灾，视若全盛也。”

张惠言谓其咏物词，并有君国之忧。周选谓其托意既高，隶事亦妙，惟唐珏可与并论。《乐府补题》所录同社各家词，远不能及也。

淡妆人更蝉娟，晚奁天净洗铅华腻。冷冷月色，萧萧风度，娇红欲避。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叹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　别有凌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珠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

右唐珏“咏白莲”《水龙吟》词。按谢翱《晞发集》曰：“唐玉潜瘞诸陵遗骨，树以冬青，人莫不多其义也。世又谓事出于林景熙，或二人同谋，未可知耳。”

必曰王氏恬淡是真，姜张皆伪。又以史氏张氏附之，则吾斯之未能

信已。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西秦人。循王俊六世孙。一作五世孙，误。从王父镃，字功甫，有《玉照堂词》。从父桂，字惟月，有《惭槁》。父枢，字斗南，有《寄闲集》。枢尤精于律，尝作《瑞鹤仙》词，有“粉蝶儿扑定”句，“扑”字不协，易“守”字乃协。又作《惜花春起早》词，有“琐窗深”句，“深”字不协，易“幽”字仍不协，易“明”字乃协。可见其难矣。炎生于淳祐戊申，能世其学。宋亡，年已三十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红刻翠为工焉。

波暖绿粼粼，燕飞来、好是苏堤才晓。没浪痕圆，流红去，翻唤东风难扫。荒桥断浦，柳阴撑出扁舟小。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　和云流出空山，甚年年、净洗花香不了。新绿乍生时，孤村路犹忆那回曾到。馀情渺缈，茂林觞咏如今悄。前度刘郎从去后，溪上碧桃多少。

右张炎“咏春水”《南浦》词。按邓牧《伯牙琴》曰：“此词绝唱古今，人以张春水目之。”

盖当时贵介多有能词者，以鄂王孙岳珂为最早。

芙蓉清夜游，杨柳黄昏约。小院碧苔深，润透双鸳薄。　暖玉惯春娇，簌簌花钿落。缺月故窥人，影转栏干角。

右岳珂《生查子》词。按《宋史》本传曰：公所著有《玉楮集》、《愧郯录》、《读史备忘》、《东陲事略》、《程史》、《吁天辨诬录》、《金陀粹编》行于世。其《登北固亭祝英台》一词尤为人所称。

次则和王孙杨伯嵒，即周密之外舅也。亦以能词名。

梅观初花，蕙庭残叶，当时惯听山阴雪。东风吹梦到清都，今年雪比前年别。　重酿宫醪，双钩官帖，伴翁一笑成三绝。夜深何用对青藜，窗前一片蓬莱月。

右杨伯嵒“雪中高疏寮借阁帖，更以薇露送之”《踏莎行》词。按《绝妙好词笺》曰：字彦瞻，以工部郎出守衢州。著有《六帖补》二十卷，《九经补韵》一卷。

若蕲王孙韩铸，尝学词于张氏，则其词不传矣。张氏家世能词，亦犹周邦彦之有子煇，从子玉晨也。至翁元龙与吴文英为亲伯仲，作词各有所长。此不足以竞爽尔。

以上北宋一家，南宋六家。即本戈氏之说，旁采诸说，复以臆说证之。两宋词人，每以奸人为进退，周晁二氏之于蔡京无论矣，秦桧见朱敦儒之《樵歌》，命教其子熺，而官以列卿。见曹冠之《燕喜词》，命教其孙埙，而登之上第，似乎其爱才也。未几而胡铨以词编管南海矣，张元幹以词坐罪除名矣。不独向子諲、王庭珪、洪皓、黄公度之以词见忤也。桧死，汤思退继之，亦与张浚主战不合。张孝祥出入于二氏之门，亦心非和议，故其“过洞庭”《百字令》词曰“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则讏言之尔。韩侂胄得政，首以内批罢焕章阁待制兼待读朱熹，以致正言不闻，群小迭进。最不幸者为陆游。游早有文名，为秦桧所嫉。桧死始出，复为韩氏作《南园记》。《四朝闻见录》谓韩氏喜其附己，出所爱四夫人号满头花者索词，有“飞上锦裀红皱”之句，今《放翁词》不载。不知宋金世仇，无怨不报。《鹤林玉露》谓记中惟勉以忠献之事业，一无腴词。与辛氏赞开边之用意同。金人且以忠于为国，谬于为身许韩氏，而他人可知矣。函首之送，何不为国家计也。史弥远之

易储也，钱唐人陈起字宗之业书肆，江湖诗人皆与之善，刻《江湖集》以售。刘克庄《南岳稿》与焉。起有诗曰：“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论者以为罪，遂劈《江湖集》版。于是下诏禁士大夫作诗，而词人辈出矣。

满阶红影月昏黄，玉炉催换香。碧窗娇困懒梳妆，粉沾金缕裳。　鸾髻耸，黛眉长，烛光分两行。许谁骑鹤上维扬，温柔和醉乡。

右孙惟信《阮郎归》词。按《瀛奎律髓》曰：诗禁作，孙花翁之徒皆改业为长短句，而词乃大盛。花翁词善于运意，但雅正中时有一二市井语耳。

绍定癸巳，弥远死。理宗亲政，禁始解。刘克庄为《访梅》绝句曰“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间桃李，也被梅花累十年。”可见其禁锢之方，较伪学而加酷也。贾似道当国，尤好词人。廖莹中能词，以司出纳矣。罗椅能词，以荐登其门矣。翁孟寅能词，则赠以数十万矣。郭应酉能词，则由仁和宰擢官告院矣。张淑芳能词，理宗欲选妃，则匿以为妾矣。八月八日，为其生辰，每岁四方以词为寿者以数千计。复设翘材馆，等其甲乙，首选者必有所酬。吴文英亦与之游，集中有“寿贾相”《宴清都》、《木兰花慢》二词、“又过贾相湖上旧居”《水龙吟》词、“赋贾相西湖小筑”《金盏子》词。他家与之为缘而散见集中者，则不一一数。且未闻有以词触怒者，固非贼桧等比也。然而专权窃位，厥罪维均。有宋之亡，会逢其適。木棉之戮，不足以慰在天之灵。无名氏感事一词，即所谓长歌之哀，甚于痛哭者。

倚危栏，斜日暮，蓦蓦甚情绪。稚柳娇黄，全未禁风雨。春江万里云涛，扁舟飞渡，那更听塞鸿无数。　叹离阻，有恨流落天

涯，谁念泣孤旅。满目风尘，冉冉似飞雾。是何人惹愁来，那人何处，怎知道愁来不去。

右无名氏《祝英台》词。按《词综》曰：“‘稚柳’谓幼君，‘娇黄’谓太后，扁舟飞波谓北军至，‘塞鸿’指流民也。‘人惹愁来’谓贾出，‘那人何处’谓贾去也。”

又若“半堤花雨”《百原本误作“白“。字令》一词，其用意同。且同出于德祐太学生，而姓名不著。疑亦柴望、吴大有、范晞文等作也，可与欧阳澈《小重山》诸词并传矣。养士之报，其在斯欤。

朱彝尊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宋。盖自韩氏禁伪学，史氏禁作诗，金主亮又好唱北曲，时会所逼，而出之以词，字数多而意境狭。与当时国势相同，蒿目中原，谈言微中。辛氏、吴氏易面目不易心肝。周济谓辛氏由北而开南，吴氏由南而追北，是词家转境。冯煦谓周、史二氏奄有众长，不及周者浑耳。噫！词至周氏，观止矣，蔑以加已。

第七章　论辽金人词以汉人为多

契丹文字，与汉不同。东丹王耶律倍之让国于太宗也，载书籍，泛海归后唐，立木刻诗曰：“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此辽人通汉文之初见于正史者。圣宗能诗，有《传国玺》五言三韵诗，见孔平仲《珩璜新论》。其时萧柳、萧韩家奴通辽汉文字，尤知名。柳曰《岁寒集》，有诗千。韩家奴尝奉命为帝诗友。今皆不传。若刘三嘏、王枢、虞仲文、魏道明、赵良嗣、马扩和等，间有一二诗存者，则为汉人也。《道宗本纪》：帝好为诗赋。清宁六年，监修国史耶律白请编次为《御制集》。世传其一词：

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题作多情句。冷落西风吹不去，袖中犹有馀香度。　沧海尘生秋日暮，玉砌雕阑，木叶鸣疏雨。江总白头心更苦，琴素自写幽兰谱。

右辽道宗《蝶恋花》词。案侯延庆《退斋闲雅录》曰：“刘拱卫远，宣和初，守祁州。尝接伴北使，有李处能者，北朝故相子，号李状元家，燕人之最以学著者。处能谓远曰：本朝道宗皇帝好文，先人每荷异眷。尝以九日进菊花赋，次日即赐以批答云。”

钱芳标《莼献词话》曰：辽主得其臣所献《黄菊赋》，题其后曰“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馀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元人张肯隳括之为《蝶恋花》词，则非道宗作矣。若道宗懿德萧皇后《回心院》词，则非若《十香词》之出于伪托者。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

深殿，待君宴。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展转多，更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铺翠被，羞杀鸳央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愿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爇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爇熏炉，待君娱。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右萧后《回心院》词，凡十首。按王鼎《焚椒录》曰：后小字观音。解音律，善书，能诗。以帝荒于游畋，数进谏为帝所疏，遂作《回心院》词，冀复临幸。后为宫婢单登书《十香词》，耶律乙辛等诬以罪而死。

辽词存者，惟此而已。故备录之，以作文献之征焉。

女真立国，专尚武功。自与宋通和，宋使被留者，以文化开其国

元。好问《中州集》录二百四十六人。自完颜璹、耶律履二人外，则为汉人也。郭元釪原本误作“敦元釪”。《全金原本无“金”字。诗补》补一百十二人。自完颜匡、完颜奉国、术虎邃、乌林达爽、温迪罕某五人外，亦为汉人也。词则《中州乐府》录三十六人，自完颜璹、完颜文卿二人外，则亦为汉人也。

吴激五首	蔡松年十二首
蔡珪一首	高士谈三首
刘著一首	赵可十首
邓千江一首	任询一首
冯子翼一首	李晏四首
刘仲尹十一首	刘迎二首
党怀英五首	王庭筠十二首
王磵一首	赵秉文七首
胥鼎一首	许古二首
冯延登一首	辛愿一首
李献能三首	王渥一首
李节一首	景覃三首
高宪四首	王予可三首

王特起二首　　赵摅二首

孟宗献一首　　张信甫一首

王玄佐一首　　赵元三首

折元礼一首　　元德明一首

论金人词，必首及宇文虚中。太宗天会初，以资政殿学士奉宋徽宗命使金，留掌词命。此文臣之初自南来者。

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人间要识春来处，天际雁，江边树。　故国莺花又谁主，念憔悴几年羁旅。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

右宇文虚中《迎春乐》词。按《碧鸡漫志》曰：“叔通久留金国不得归，于立春日作此词。”

吴激以宰相子，亦被留。时宋、金败盟，徽钦北狩。每有所作，不啻庾信之《哀江南》焉。

南朝千古伤心地，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　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鬓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右吴激《人月圆》词。按《归潜志》曰：“国初，宇文太学叔通主文盟，吴深州彦高为后进。叔通每呼为小吴，因会饮，见宋宗室之流落者，诸公感叹，各成一词。及彦高此词出，叔通览之大惊。自是人乞词，辄曰当诣彦高也。”

若《风流子》、《春从天上来》数词，曾曰怀旧而作，嗟嗟故国，言之可伤。惟全集不传，殊足惜已。蔡松年《明秀集》，与之齐名。《竹坡丛话》谓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独二氏词脍炙艺林，推为"吴蔡体"。有魏道明注本六卷，四印斋得景金残本，刻其前三卷，盖佚其半矣。

秀樾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肤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　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蘸潇湘。醉魂应逐凌波梦，分付西风此夕凉。

右蔡松年《鹧鸪天》词。按王若虚《滹南诗话》曰："蔡氏乐善堂赏荷词'胭脂'词二句，世多称之。此联诚佳，然莲体实肥，不宜言瘦。予友彭子升易以'腻'字，此似差胜。"

黄昇《词选》录吴氏不录蔡氏，周密《词选》录蔡氏不录吴氏。刘祁、王若虚不满于蔡氏，以非吴氏敌也。萧真卿亦谓二氏实皆宋儒，金人词必断自蔡珪始。蔡氏可谓有子矣。

鹊声迎客到庭除，问谁欤，故人车。千里归来尘色半征裾。珍重主人留客意，奴白饭，马青刍。　东城入眼杏千株，雪模糊，俯平湖。与子花间随分倒金壶。归报东垣诗社友，曾念我醉狂无。

右蔡珪"为王季温自北都归过三河坐中作"《江城子》词。按《竹坡丛话》曰："正甫为金源文派之宗，乃其词仅见一《江城子》，附其父《萧闲公集》后，何文人之词阙如也。"

金主亮既得国，《鹤林玉露》谓其见柳永《望海潮》词，至"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句，遂南下以伐宋，其"立马吴山"一诗，人尽知之矣。《夷坚志》曰："建康归正官，尝有能诵其小词者。"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挥挥断紫云腰，子细看嫦娥仪态。

右金主亮《待月鹊桥仙》词。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曰：“读此词其凶焰可见。”

史亦言其残酷无人理，《中州壬集·贾公谦小传》述贾氏之言曰：世宗大定间，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史官修实录，诬其淫毒狠鸷，遗臭无穷。自今观之，百可一信耶。噫！是犹论其词者。率有相駴于《待月》一词，不问其别作也。

昨日樵村渔浦，今日琼川银渚。山色卷帘看，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不觉天孙剪水。惊问是杨花，是芦花。

右金主亮《咏雪昭君怨》词。按严有翼《艺苑雌黄》曰：“金主亮《咏雪词》，则诡而有致矣。”

盖其心折华风，以文为倡。自宇文虚中被杀，连及高士谈，字子文，宋忻州户曹参军，入金著有为翰林直学士，《蒙城集元录》录其词三首。降臣无复至者。且宋金之际，非一战无以平两国之争。必先为之驱除，而后大定明昌，文物埒于中国。故曰纣之不善，不若是之甚焉。虽然，拓跋南迁，极盛即渐衰之兆。蔡州颅骨，宋亦得假手于人矣。天道循环，可不畏哉。其所用，若刘著则降臣也。

雪照山城玉指寒，一声羌笛怨楼间。江南几度梅花发，人在天涯鬓已斑。　星点点，月团团，倒流河汉入杯盘。翰林风月三千首，寄与吴姬忍泪看。

右刘著《鹧鸪天》词。按本传曰："著字鹏南，皖城人。宣政间进士，入金历仕州县。年六十馀，始召为翰林修撰，终于忻州刺史。自号玉照老人。"

李晏则旧臣也。

断肠人去春将半，归客倦花飞。小窗寒梦觉，谁与画双眉。

右李晏《回文菩萨蛮》词。按《词律拾遗》曰：调见《中州乐府》，本四十四字。此只一叠。尚有王庭筠三首、孟宗献一首，亦作回文体，非脱误也。惟曰此只一叠，不知何所据。

王寂、蔡珪、赵可等，则其所得士也，皆词人也。

抬转炉熏自换香，锦衾收拾却遮藏。二年尘暗小鸳央。　落木萧萧风似雨，疏棂皎皎月如霜。此时此夜最凄凉。

右赵可《浣溪沙》词，按《归潜志》曰：蔡丞相伯坚尝奉使高丽，高丽故事，上国使来，馆中有侍妓。蔡相为赋《石州慢》词，有曰"仙衣卷尽霓裳，方见宫腰纤弱"，为人疵议。赵内翰献之亦有《望海潮》词曰"人间自有飞琼"，恐亦非立言之体也。

元德明亦与蔡松年、高士谈等游，独累举不第。或者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欤。

世宗崇孝弟，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与宋通和，称叔侄之国；时号小尧舜，固曰贤君也。亦能词。

但能了净，万法因缘何足问。日月无为，十二时中更勿疑。　常须自在，识取从来无挂碍。佛佛心心，佛若休心也是尘。

右金世宗《减字木兰花》词。按《法苑春秋》曰："世宗耽禅悦，时玄悟等禅师道行极高，故作此词以赐之。"

玄悟玉禅师遂依体作词以献，斯仲殊祖可之流已。

无为无作，认著无为还是缚。照用同时，电卷星流已太迟。非心非佛，唤作非心犹是佛。入境俱空，万像森严一境中。

右释悟它《减字木兰花》词。按《法苑春秋》曰，世宗尝以手心书"非心非佛"四字以示禅师，故词中及之。

世宗既殂，章宗以嫡孙嗣立。时韩侂胄方用事于宋，大举伐金，为金所败。复议和，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休养生消，汔于小康。论者谓大定明昌，为文化极盛时代。金源灵秀，发泄无馀，盖世宗创之于先，而章宗成之于后也。章宗亦能词。

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玉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

右金章宗"咏聚扇"《蝶恋花》词。按《词苑》曰：章宗喜文学，善书画。闻宋徽宗以苏合油烟为墨，命购得之。墨一两价黄玩金一斤，尝有《咏聚扇》及《软金杯》二词，见《归潜志》。

完颜璹《如庵小集》曰：帝听朝之暇，即与李宸妃登梳妆台，评品书画，临玩景物，得句辄自书之。妃有《梳妆台乐府》，不传于世，亦闺襜间气所钟也。若"日边"之句。帝尝命对曰："两人土上坐。"妃应声曰："一月日边明。"见本传。灵心慧舌，可见一斑。妃兄李喜儿亦有宠。即董师中所斥为小人在侧者，以致蒙古浡兴，祸至无日矣。元录于金主

亮、世宗、章宗词悉遗之，与赵录不登唐昭宗、后唐庄宗词之例同。此固不必为尊者讳也。

世章二朝，词人之最著者为党怀英。党氏少与辛弃疾师事蔡松年，为其所识拔。筮仕决以蓍，辛氏得离遂归。以稼轩词著于宋，党氏得坎遂留。以《竹溪词》著于金。

红莎录篛春风饼，趁梅驿来云岭。紫桂岩空琼窦冷。无端却恨，等闲分破，缥缈双鸾影。　一瓯月露心魂醒，更送清歌助清兴。痛饮休辞今夕永。与君洗尽，满襟烦暑，别作高寒境。

右党怀英“咏茶”《青玉案》词。按《词品》曰：蔡伯坚《尉迟杯》词：“喜银屏小语，私分麝月，春心一点。”麝月茶名，麝言香，月言圆也。党氏亦有茶词。金人制茶之精如此，风味亦何减宋人。此词可谓形容极致矣。

刘仲尹《龙山集》次之。

万叠春山一寸心，章台西去柳阴阴。蓝桥特为好花寻。　别后鱼封烟涨阔，梦回鸾翼海云深。情知顿著有如今。

右刘仲尹《浣溪沙》词。按《词统》曰：刘致君《龙山词》，盖参涪翁而得法者。《草堂》中与刘迎词并入选，皆金源词人也。

刘迎《山林长语》又次之。

离恨远牵杨柳，梦魂长绕梨花。青衫记得章台月，归路玉鞭斜。　翠镜啼痕印袖，红墙醉墨笼纱。相逢不尽平生事，春思入琵琶。

右刘迎《乌夜啼》词。按《词律》曰：此调始于南唐后主。以五字起句，为四十七字体。宋人词以五字起句者曰《圣无忧》，以六字起句者曰《锦堂春》。此犹承其旧也。

王庭筠《黄华山人词》又其次之。

夜凉清露滴梧桐，庭树又西风。熏笼旧香犹在，晓帐暖笑容。　云淡薄，月朦胧，小帘栊。江湖残梦，半在南楼，画角声中。

右王庭筠《诉衷情》词。按李之纯《屏山故人外传》曰：子端世家子。风流酝藉，冠冕一时，又折节下士，如恐不及，故人人恨相见之晚也。居相下黄华山，因以自号云。

赵秉文《滏水集》出，而明昌词人于此终局矣。

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拣溪山好里追游。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右赵秉文《青杏儿》词。按《元儒考略》曰：赵周臣尝取党承旨同时诸家诗词刻以传，曰《明昌词人雅制》，世多称之。

女真能文者，独完颜璹一人。有非完颜文卿所可并论者。

一百八般佛事，二十四考中书。山林朝市等区区，著甚来由自苦。　过寺谈些般若，逢花倒个葫芦。少时伶俐老来愚，万事安于所遇。

右完颜璹《西江月》词。按《金史论略》曰：密国公为世宗孙，越

王永功子，自号樗轩居士。章宗禁诸王不得与外人交，乃穷日力于书。其小词若《临江仙》、《青玉案》可歌也。

若陈参政当亦为并时人，《词综》以列于宋人者误也。

北归人未老，喜依旧着南冠。正雪暗滹沱，云迷芒砀，梦落邯郸。乡心日行万里，幸此身生入玉门关。多少秦烟陇雾，西湖净洗征衫。　燕山望不见吴山，回首一归鞍。慨故宫离黍，故家乔木，那忍重看。钧天紫城何处，问瑶池八骏，几时还。谁在天津桥畔，杜鹃声里阑干。

右陈参政《木兰花慢》词。按《志雅堂杂钞》曰：“陈石泉南还，北人陈参政作此词送之。”

张中孚亦官参政，元录录之而不及陈氏，故其名不传。

山河百二，自古关中好。壮岁喜功名，拥征鞍貂裘绣帽。时移世易，萍梗落江湖。听楚语，厌蛮歌，往事知多少。　苍颜白发，故里欣重到。老马省曾行，也频嘶冷烟残照。终南山色，不改旧时青。长安路，一回来，须信一回老。

右张中孚《蓦山溪》词。按本传曰：字信甫，安定人。知宁环镇戎三州，摄渭帅，入金为镇洮军节度使，终南京留守。与弟忠彦、季弟某，合刻有《三谷集》。

反不若小刘昂一词，后人犹得而考见其实焉。

虿锋摇，螳背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万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奏，九重殿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

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

右刘昂《上平南》词。按《尧山堂外纪》曰：宁宗开禧中，韩侂胄将伐金。金将纥石烈子仁驻兵濠梁，命小刘昂同时刘左司亦名昂，故当时人别之曰“小刘昂”。二人诗皆见《中州集》。作《上平南》词，书于廨壁。《齐东野语》以为子仁作者，非。

折元礼《从军词》则见诸元录者，而不能审其为何时所作。

地雄河岳，疆分韩晋，潼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江吞绝壁，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霜气横秋。千雉严城，五更残角月如钩。　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却羡兜鍪。六郡少年，三明《元录》作“三明”，用汉书州凉三明事也。《词综》作“三关”误。老将，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莲楼。挂几行雁字，指引归舟。正好黄金换酒，羯鼓醉《凉州》。

右折元礼《望海潮》词。按《本传》曰：字安上，世为麟抚经略使。父定远，居忻，遂占籍焉。明昌五年两科擢第，官延安治中，死于葭州之难。

邓千江词与折氏同工，其人则不可考矣。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错绣屯，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铃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醉魂毅魄，长绕贺兰山。

右邓千江“上兰州守”《望海潮》词。按陶宗仪《辍耕录》曰：金

人大曲，如吴彦高《春草碧》、蔡伯坚《石州慢》、邓千江《望海潮》，可与苏子瞻《百字令》、辛幼安《摸鱼子》相颉颃。邓氏《中州乐府》曰临洮人，无传。玩二词，或金人有事于西夏时作也。

元氏于词不录韩玉，以非金人也。于诗录之，明乎其非一人也。明昌以后，王特起首以能词名。

东楼欢宴，记遗簪绮席，题诗纨扇。月枕双欹，雪窗同梦，相伴小花深院。旧欢顿成陈迹，翻作一番新怨。素秋晚，听《阳关》三叠，一尊相饯。　留恋，情缱绻。红泪洗妆，雨湿梨花面。雁足关河，马头星月，西去一程程远。但愿此心如旧，天也不违人愿。再相见，把生涯分付，药炉经卷。

右王特起"别内"《喜迁莺》词。按《尧山堂外纪》曰："此词缠绵凄惋，令人不能为怀。"

高宪则王庭筠之甥也，亦能词。何无忌酷似其舅已。

槐安梦，鼓笛弄，驰骤百年尘一哄。陶渊明，张季鹰，一杯浊酒，焉知身后名。　有溪可渔林可缴，须信在家贫也乐。熊门春，涓江云。几时作个，山间林下人。

右高宪《梅花引》词。按《词统》曰：王庭筠好赋《梅花引》。宪有舅氏风，亦好赋《梅花引》，后改名《贫也乐》。《元录》录四首，《城下路》、《六国扰》二首，为贺铸词。《词综》亦录之。何不考也。

王予可词，与丘处机《磻溪词》（双照楼汇刻词有景金本《磻溪词》）、姬翼知常先生《云山集》亦见《双照楼汇刻词》，曰：字辅之，泽

州高平人。其《蝶恋花》词曰“恩枷爱锁如山重，锥刺不疼针刺痛”，与吕岩、伊用昌词同一口吻也。二家皆知名于金而没世于元者。不同，故曰异人也。

夜色静明河，风好来千里。月殿谪仙人，皓齿清歌起。　前声金罍中，后调银河底。一片岭头云，绕遍楼前水。

右王予可《生查子》词。按《词品》曰：“予可于宣宗南迁后，居郾城，或传其仙去者。词之高妙飘逸，固谪仙之流亚也。”

哀宗正大间，高永之上书，冯延登之抗节，皆词以人重矣。

长原迤逦狐麋卧，野色微茫河界破。草承行屦缘云深，花触飞丸红雨妥。　高亭初试煎茶火，醉玉渐哗春满座。行杯莫厌转筹频，佳节等闲飞鸟过。

右冯延登“宴河中瑞云亭”《木兰花》词。按本传曰：子骏使元不屈，金亡，投井死。其节与洪忠宣文信国同。其《木兰花》、《临江仙》词，亦不减“天涯池馆，雨过霞明”之句也。

金人词见诸汇刻者，于王本得蔡松年《明秀集》一家。朱本得五家：

王寂《拙轩词》
段克己《遁庵乐府》
段成己《菊轩乐府》
李俊民《庄靖先生乐府》
元好问《遗山乐府》

王寂与蔡珪为天德三年同年进士，馀皆金末人，入元为遗民者也。

诗句一春浑漫赋，纷纷红紫俱尘土。楼外垂杨千万缕，风落絮，栏干倚遍空无语。　毕竟春归何处所，树头树底无寻处。惟有闲愁将不去，依旧住，伴人直到黄昏雨。

右段克己《渔家傲》词。按《古今词话》曰：“二段幼有才名，赵尚书秉文识诸童时，目曰二妙。入元皆不仕，为儒林标榜。”

段成己入元，召为平阳儒学提举官，不赴。李俊民入元，世祖以安车征，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卒。曰金人者，从其志也。吴昌绶《宋金元词集》见存卷目，以白朴《天籁集》为金人，亦犹厉鹗以元凤林书院本《元草堂诗馀》所录者为宋人，而冠以刘秉忠、许衡二家者，盖别有意焉。伊用昌《元草堂》所录自二家外，凡文天祥以下六十一人。天下同文一卷，录詹玉以下七家。即据《元草堂》十取其一尔。故虽至元大德间所作，亦心乎故国之词。然而金之亡也，白氏甫八岁，兄敬父又出为江西理问，朱彝尊跋以为元人者是也。詹玉一作“正”，元翰林学士。以下，《历代诗馀》以为元人者亦是也。鼎革之际，所不忍言。所欠者一死，不能以责五尺之童。元好问以作史自居，《金史》之成，与有力焉。危素亦以作史自居，而为明帝所斥。将奈何？呜呼！我今而知生际太平之为福已。

帐韶华婉转，无计流连。行乐地，一凄然。笙歌寒食后，桃李恶风前。联环玉，回文锦，两缠绵。　芳尘未远，幽意谁传。千古恨，再生缘。闲衾香易冷，孤枕梦难圆。西窗雨，南楼月，夜如年。

右元好问《三奠子》词。按沈雄《词辨》曰：《三奠子》，唐宋未有是曲。传是奠酒、奠谷、奠壁也。《奠壁子》见崔令钦《教坊记》。《元遗山乐府》有《三奠子》词二首，王恽《秋涧词》亦有之。

元氏谓宇文太学、丞相父子、党承旨、王内翰、赵尚书诸家词。大旨不出苏黄之外，以其直于宋而伤浅，质于元而少情也。其独许吴氏，见诸言外。《词源》谓元氏词深于用事精于练句，风流蕴藉，不减周、秦。故论金人词者，前则曰吴氏，后则曰元氏。其馀诸家，则录以备考尔。叶梦得《避暑录话》曰“西夏归朝官言，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是西夏必有能词者。戎马之蹂躏，殃及文章，图籍不收，曾刀笔吏之不若焉。然则元录之功，不与赵录同一不朽哉。

第八章　论元人词至张翥而衰

有元开国，强于辽金。白雁渡江，南北一统。武功聿奏，文化以宣。所谓词人者，其先为辽金所遗，其后出于有宋。耶律楚材、耶律铸等，则辽人也；杨果、李冶等，则金人也；张弘范以下，则以宋人为尤多。讫乎顺帝出奔，求其蒙古人词者。自拜住英宗至治初为右丞相，追封东平王，谥忠献。外曾不再见，馀则萨都拉、本答失蛮氏，世镇云代，遂为雁门人。孟昉本西域人寓北平皆以安所居而为汉人矣。贯小云石海涯、阿鲁威、不忽麻、阿里耀卿、奥敦周卿、渚察善长、孛罗御史等，则能曲而不能词。可见文采风华，莫如中国。辽金割据不能得同化之归。而况八十八年中，十等之分，儒列第九。词曲取士之法，取曲而不取词，所以元曲之名，与宋词而并盛。《词律》次《后庭花》、《干荷叶》、《平湖乐》、《天净沙》等于北曲。以《词综》所录为非，谓其声响不侔焉，是也。汇刻元人词，于王氏本得九家：

刘秉忠《藏春乐府》
张弘范《淮阳乐府》
刘因《樵庵词》
陆文圭《墙东诗馀》
詹玉《天游词》
吴澄《草庐词》
白朴《天籁集》
李孝光《五峰词》
邵亨贞《蚁术词选》

《词人姓氏录》惟陆文圭不载。按本集曰：江阴人。度宗咸淳初以春秋中乡选，宋亡不出。尝为《词源》作跋，与危复之见《元草堂》。之不屈同，皆当作宋人也。于朱氏本得三十二家：

许衡《鲁斋词》
王义山《稼村乐府》
赵文《青山诗馀》
王弈《玉斗山人词》
刘冼《桂隐诗馀》
刘壎《水云村诗馀》
黎廷瑞《芳洲诗馀》
仇远《无弦琴谱》
王旭《兰轩词》
王恽《秋涧乐府》
姚燧《牧庵词》
邱处机《磻溪词》
李道纯《清庵先生词》
陈深宁《极斋乐府》
曹伯启《汉泉乐府》
周权《此山先生乐府》
刘将孙《养吾斋诗馀》
蒲道源《顺斋乐府》
吴景奎《药房词》
李齐贤《益斋长短句》
洪希文《去华山人词》
虞集《道园乐府》
许有壬《圭塘乐府》

耶律铸《双溪醉隐词》
李庭《寓庵词》
宋褧《燕石近体乐府》
袁士元《书林词》
张雨《贞居词》
张翥《蜕岩词》
舒頔《贞素斋诗馀》
舒逊《可庵诗馀》
韩奕《韩山人词》

《词人姓氏录》以王奕为宋人，于刘壎、黎廷瑞、王旭、李道纯、周权、吴景奎、李齐贤、耶律铸李庭、袁士元，十家均不载。王奕《玉斗山人词》、王旭《兰轩词》、吴景奎《药房词》、耶律铸《双溪醉隐词》、李庭《寓庵词》、袁士元《书林词》，皆出于传钞本，尤不经见也。于江氏本得五家：

赵孟頫《松雪斋词》
程文海《雪楼乐府》
萨都拉《雁门词》
张埜《古山乐府》
倪瓒《云林词》

《词人姓氏录》程文海作程巨夫，以避武宗讳，故以字行也。于吴氏本得八家，若程巨夫《雪楼乐府》、赵孟頫《松雪斋词》、王恽《秋涧先生乐府》、丘处机《磻溪词》、周权《此山先生乐府》、刘因《静修先生乐府》、虞集《道园乐府》，已见他刻不复数外，凡一家：

姬翼《知常先生云山集》

姬翼，《词人姓氏录》亦不载，可见汇刻之功矣。康熙己巳，无锡侯文灿刻《南唐二主词》、冯延巳《阳春集》、北宋张先《子野词》、贺铸《东山词》、葛郯《信斋词》、南宋吴儆《竹洲词》、赵以夫《虚斋乐府》、元赵孟頫《松雪斋词》、萨都拉《天锡词》、张埜《古山乐府》凡十家，各一卷，曰《名家词》。见阮元进呈书目，金武祥《粟香斋丛书》亦收之。以所据本不善，有误收者，有未全者。惟其功不可没也，故附识于此。《元草堂》首录刘秉忠词，以其生为元人，初非来自异国也。《藏春乐府》一卷，不作僧家语。散淡远，一若无志于功名者，所以为姚广孝之先觉焉。

平山憔悴锁寒云，站路上最伤神。破帽鬓沾尘，更谁是阳关故人。　颓波世道，浮云交态，一日一番新。无地觅松筠，看青草红芳斗春。

右刘秉忠《太常引》词。按《词品》，刘氏尝自制《干荷叶曲》以吊南宋。既助元亡宋矣，而其词又凄恻如此，岂其中亦有不得已者耶。此词本集不载，《词律》以为北曲也。

次录许衡词。以初未食禄也，必咎其出仕为非，则过已。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怀先怯。中年后此般憔悴，怎禁离别。泪苦滴成襟畔湿，愁多拥就心头结。倚东风搔首漫无聊，情难说。黄卷里，消白日。青镜里，增华发。念岁寒交友，故山烟月。虚道人生归去好，谁知美事难双得。计从今佳会几何时，长相忆。

右许衡“别大名观旧”《满江红》词。按沈雄《续古今词话》曰：此被召时作也。又尝自言曰：“生平为虚名所累，不能辞官。”其心亦可哀矣。

《历代诗馀》以所录文天祥、邓剡、刘辰翁、王梦应度宗咸淳间进

士，官庐陵尉。恭宗德祐末，起兵勤王，以义烈著。四家为宋人。若杨果、杜善夫、曹通甫、高信卿、谢醉庵，原注曰“中原”，则为金人。司马昂夫，原注曰“大行畏吾儿”，则为色目人，不得曰“宋遗民”也。惟所录诸家，其人多不可考耳。

沉屑微熏睡鸭金，朱弦还解解芳心。盈盈桃李未春深。　天上鸾胶须著意，人间风曲有知音。莫教风雨绿成阴。

右谢醉庵《浣溪沙》词。按原注曰：“赠琴娃作。”醉庵名不传。

李治及杨果同自中原来，皆元好问之友也。元录悉遗之，以其不得为金人也。《元草堂》录杨氏不录李氏，或者王士禛所谓钞不求备欤。

花信紧，二十四番愁。风雨五更头。侵阶苔藓回罗袜，逗衣梅润试香篝。绿窗闲，人萝觉，鸟声幽。　按银筝学弄相思调，写银笺恨杀知音少。向何处，说风流。一丝杨柳千丝恨，二分春色二分休。落花时，流水里，雨悠悠。

右司马昂夫《最高楼》词。按原注曰：“暮春作。”昂夫字九皋。顺帝时，色目人盂昉官监察御史，能词，以外则未闻。

自宋入元者当作元人。《历代诗馀》以张林、宋池州守，降于元。范晞文、宋太学生，以劾贾似道窜琼州，入元官长兴丞。赵与仁宗燕王德昭十一世孙，入元官辰州教授。为宋人。《词综》亦从之，则为周密《词选》所误矣。

冰箔纱窗小院清，晴尘不动地花平。昨宵风雨，凉到木樨屏。　香月照妆秋粉薄，水云飞佩藕丝轻。好天良夜，闲理玉靴笙。

右赵与仁《琴调相思引》词。按陆辅之《词旨》曰：“学舟词‘昨宵风雨，凉到木樨屏’，警句也。”

赵淇先赵孟頫而来，责孟頫而不责淇，则同罪而异罚也。

吟望直，春在栏干咫尺。山插玉壶花倒立，雪明天霭碧。 晓露丝丝琼滴，虚揭一帘云湿。犹有残梅黄半壁，香随流水急。

右赵淇《谒金门》词。按原本误作“接”。《图绘宝鉴》曰：“淇自号静华翁，忠靖六葵次子。宋刑部侍郎。元兵至，兄潜弃家逃，弟淮不屈死。淇入元官湖南宣慰使，天水郡公，谥文惠。”

张弘范刻石厓山曰“张弘范灭宋处”或增一字曰“宋张弘范灭宋处”，其罪更暴于天下。

独上高楼，恨随春草连天去。乱山无数，隔断巫阳路。 信托梅花，惆怅人何处。愁无语，野鸦烟树。一点斜阳暮。

右张弘范《点绛唇》词。按《续古今词话》曰：“淮阳乐府多作夸大语。其《临江仙》有曰：‘紫箫明月底，翠袖暮云寒。’风调不减晏小山，可知元之武臣亦有能词者。”

程巨夫有《雪楼乐府》，姚雪文宋咸淳间进士，入元官抚建两路儒学提举。有《江村遗稿》，王义山宋通判瑞安军，入元掌江西学事。有《稼村乐府》，赵文宋南雄府教授，入元官清江儒学教授。有《青山诗馀》，仇远有《无弦琴谱》，蒲道源宋兴元郡学正，入元官国子博士。有《顺斋乐府》。其失节亦同，而罪可未减。

沧岛雪连，绿瀛秋入。暮景却沉洲屿。无浪无风天地白，听得

潮生人语，擎空孤柱。翠倚高阁凭虚，中流苍碧迷烟雾。惟见广寒门外，青无重数。　不知是水是山，不知是树。茫茫知是何处，倩谁问凌波轻步。漫凝伫，乘鸾秦女。想庭曲霓裳正舞，莫须长笛吹愁去。怕唤起鱼龙，三更喷作前山雨。

右仇远“招宝山观月出”《八犯玉交枝》《词谱》作《八宝妆》。词。按《词苑》曰：此词纵横之妙，直似东坡。姚云文及黄子行皆能自制曲，言词者多宗之。

湖光冷浸玻璃，荡一响薰风，小舟如叶。藕花十丈。云梳雾洗，翠娇红怯。壶觞围坐处，正酒醁吹波红映颊。尚记得玉臂生凉，不放汗香轻浃。　嬭人小摘墙榴，为碎掏猩红，细认裙折。旧游如梦，新愁似织，泪珠盈睫。秋娘风味在，怎对得银釭生笑靥。消瘦沈约诗腰，夜来堪捻。

右黄子行《西湖月》词。按《词律》曰：此黄蓬瓮自制商调曲也。姚古筠《玲珑玉》、《紫萸香慢》亦自制曲，而无宫调名。

赵孟頫则夫妇、父子俱能词，惜不与其兄赵孟坚《彝斋诗馀》之并为宋人也。女夫王琏有《踏莎行》词，为杨维桢所赏。琏子蒙入明官泰安知州，《历代诗馀》列于元人，亦误已。

人生能几浑如梦，梦里奈愁何。别时犹记，眸盈秋水，泪湿春罗。　绿杨台榭，红梨院宇，重想旧经过。水遥山远，鱼沉雁杳，分外情多。

右赵雍《人月圆》词。按《续古今词话》曰：赵承旨与管夫人伉俪相得，倡和甚多。其子仲穆待制有《水调歌头》词，备言兴亡骨肉之感。意其父子之仕，亦有不得已者。

詹五以艳词得名，其放浪不羁，为有识者所訾笑。

斜河一道界相思，好秋都上眉。鸾笺象管写心啼，搦愁题作诗。　添别恨，卜欢期，灯花红几时。看看月上小窗儿，夜香今夜迟。

右詹玉《阮郎归》词。按《乐府纪闻》曰：詹天游于杨驸马席上，属意一姬名粉儿者，口占《浣溪沙》词曰“不曾真个也消魂”，杨即以为赠。其“送童瓮天兵后归杭”《齐天乐词》，作于宋亡之后，而止以游乐为言。宋季士习，一至于此。

剩宾，黄冠也，亦以艳词名。其“赠宋六嫂”《百字令》词、“赠歌童阿珍”《瑞鹧鸪词》，此法秀所呵也。《元草堂》弃之而之他，《词品》则以为不灭宋人，又极许丘处机“咏梨花”《百字令》词。丘氏于词，亦如张辑之好立异名。以《百字令》为《无俗念》，《望江南》为《望蓬莱》，与姬翼词同为诗中之邵康节体，皆不足取也尔。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一方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曲水边旁。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香。　日用家常，竹儿籐床，尽眼前水色山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烘茶，净洗盏，滚烧汤。

右释中峰《行香子》词，凡三首。按李日华《六研斋笔记》曰：“天目僧中峰为赵文敏方外交。”

尝和冯海粟《梅花》七律一百首，走笔而成。其《行香子》词，所谓一一明妙也。

中峰词知之者少。张雨为仇远词弟子，则知之者多也。

盼得春来，春寒春困，陡顿无聊。半剔残釭，片时春梦，过了元宵。　空山暮暮朝朝，到此际无魂可消。却倚东风，水如衣带，草似裙腰。

右张雨《柳梢青》词。按《词苑》曰：伯雨蚤游方外，居茅山，与张翥同为仇氏高弟。有“次韵咏梅”《雪狮儿》词，颇冷隽。

王恽《秋涧词》，刘因《樵庵词》不入《元草堂》。元人词当始于此。

自从谢病修花史，天意不容闲。今年新授，平章风月，检校云山。　门前报道，曲生来谒，子墨相看。先生正尔，天张翠盖，山拥云鬟。

右刘因《人月圆》词。按《词综》曰：“元初诗人以刘因卢挚为首，二氏皆能词，有名。”

梁曾与陈孚同使安南，陈氏忆母《太常引》词，血性语也。梁氏词亦有可称者。

问花花不语，为谁落，为谁开。算春色三分，半随流水，半入尘埃。人生能几欢笑，但相逢尊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绕珠围。　彩云回首暗高台，烟树缈吟怀。判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里春归。西楼半帘斜日，怪衔春燕子却飞来。一枕青楼好梦，又教风雨惊回。

右梁曾《木兰花慢》词。按《词品》曰：“此西湖送春词，格调俊雅，不让宋人手笔。”

吴澄，理学名臣也。其《送春词》与卢氏词如出一手。

名园花正好，娇红殢白，百态竞春妆。笑痕添酒晕，丰脸凝脂，谁与试铅霜。诗朋酒伴，趁此日流转风光。尽夜游不妨秉烛，未觉是疏狂。　茫茫。一年一度，烂漫离披，似长江去浪。但要教啼莺语燕，不怨庐郎。问春春道何曾去，任蜂蝶飞过东墙。凭看取，年年潘令河阳。

右吴澄《渡江云》词。按《词苑》曰：“草庐原本误作“卢”。和揭浩斋《送春词》，流传一时。”

许谦亦能词，宋元学案中人。论词则元盛于宋也。

杨柳池塘春信早，帘卷东风，犹带馀寒峭。暖透博山红雾绕，洞箫扶起歌声杳。　初试花冠金凤小，鬓乱钗横，长怯旁人笑。银烛未残樽未倒，鸡声漏水频催晓。

右许谦《蝶恋花》词。按《元史儒学传》曰：“谦字益之，受业于金履祥。入华山讲学四十年，屡荐不起，卒赐谥文懿。”

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白朴为元曲四大家。鲜于枢、姚燧、冯子振、白无咎、乔吉、张可久、陶宗仪等皆工于曲，故其词亦近于曲。若白朴词曰《天籁集》，曲曰摭遗，知词曲之别矣。

霜水明秋，霞天送晚，画出江南江北。满目山围故国。三阁馀香，六朝陈迹。有庭花遗谱，弄哀音令人嗟惜。想当时天子无愁，自古佳人难得。　惆怅龙沉宫井，石上啼痕，犹点胭脂红湿。去去天荒地老，流水无情，落花狼籍。恨青溪留在，渺重城烟波空碧。对西风谁与招魂，梦里行云消息。

右白朴“青溪吊张丽华”《夺锦标》词。按《四库提要》曰：“仁甫幼际世乱，父子相失。尝鞠于元好问家，受其指授，尤工于曲。其词亦清隽婉逸，调适韵谐，与玉田相匹。”

《乐府纪闻》引《元人小说》曰：拜住，仁宗延祐中少年平章也。尝以“咏秋千”《菩萨蛮》、“咏莺”《满江红》二词，乞婚于孛罗氏，世以为佳话。若廉希宪之能文，贯小云石海涯之能曲，萨都拉之能词，余阙之能诗，考其先皆蒙古人也。

去年人在凤皇池，银烛夜弹丝。沉水香消，梨云梦暖，深院绣帘垂。　今年冷落江南夜，心事有谁知。杨柳风柔，海棠月淡，独自倚栏时。

右萨都拉《少年游》词。按《词苑》曰：“天赐此词，笔情绝妙。其《金陵怀古》词，尤多感概。”

《续古今词话》亦引《元人小说》曰：马雍古祖常乐府，纤艳胜人，惜未之见，《元史·马祖常传》曰：世为雍古部。其先在金有官凤翔兵马判官者，以节死，因以马为氏。《词统》亦误为蒙古人。则南人也。元制由金入元者曰南人，由宋者曰汉人。萨氏复以文与虞集、黄溍、揭徯斯齐名，号元四大家。虞氏复以诗与杨载、范椁、揭徯斯齐名，亦号元四大家。虞氏又能词。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晓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宫烛，轻罗初试朝衫。　御沟冰泮水挼蓝，飞燕语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右虞集“寄柯敬仲”《风入松》词。按《续古今词话》曰：元文宗

御奎章阁，伯生为侍从，敬仲为鉴书博士。既归，乃作此寄之。人相传唱，机坊织其词为帊，几如法锦。

一家能词者，若许有壬其弟有孚，及其子桢。亦犹刘辰翁之有弟贵翁，有子将孙也。均见《元草堂》。视虞氏集弟槃。而更盛已。

四隄杨柳接松筠，香破水芝新。罗袜不生尘，笑画里凌波未真。　红衣缥缈，清风萧瑟，半醉脱乌巾。不是葛天民，也做得江湖散人。

右许有壬《太常引》词。按陈霆《渚山堂词话》曰：有壬尝得康氏园，出赐金买之，名曰圭塘别墅。偕楚人马熙，及子弟觞咏其中。弟有孚裒诸作为《圭塘欸乃集》。

赵孟頫有《题耕织图十二月》五古诗，欧阳玄有“都城十二月”《渔家傲》词，月各一首，亦《荆楚岁时记》也。张翥《蜕岩词》，元人之最著者，慢词不弱于宋人，小词则不及矣。

晚山青，一川云树冥冥。正参差烟凝紫翠，斜阳画出南屏。馆娃归吴台游鹿，铜仙去汉苑飞萤。怀古情多，凭高望极，且将尊酒慰飘泠。自湖上爱梅仙远，鹤梦几时醒。空留得六桥疏柳，孤屿危亭。　待苏堤歌声散尽，更须携妓西冷。藕花淡雨凉翡翠，菰蒲软风弄蜻蜓。澄碧生秋，闹红驻景，采菱新唱最堪听。一片水天无际，渔火两三星。多情月为人留照，未过前汀。

右张翥《西湖泛舟多丽》词。按《词统》曰：《蜕岩词》有飞鸿戏海、舞鹤游天之妙。

宋元人词至张氏而极盛，周旋曲折，纯任自然。出仇氏之门，故无

一语可入北曲。其才力差薄者，则时为之也。言词者必曰词敝于元，而不察其病之所在。张氏没后，元室亦衰。能曲者愈多，而词人愈少。王降而风，可以窥世变焉。若洪希文《去华山人词》，李孝光《五峰词》、袁易《静春堂词》、沈禧《竹窗词》、袁士元《书林词》，名皆出其下。

日日春阴，瑞香亭畔寒成阵。凤靴频误踏青期，寂寞红墙冷。翠被堆床未整，睡初酣风篁唤醒。几多心绪，鹊语难凭，灯花无准。　得酒浇愁，旧愁不去添新病。吴绫题满断肠词，歌罢何人听。宝篆香消昼永，袅馀烟萧萧鬓影。出门长啸，白鹭双飞，清江千顷。

右袁易《烛影摇红》词。按《词人姓氏录》曰：字通甫，吴人。尝为徽州路石洞书院山长。

张埜善为咏物词，吴镇善为题画词，亦非其敌也。

红叶村西日影馀，黄卢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欤，挂起渔竿不钓鱼。

右吴镇“题画”《渔歌子》词。按张彦远《名画记》曰：仲圭工画。此词之高妙，何减张志和？

倪瓒亦工于画。慕吴氏之为人，取其词意为图以自况焉。知天下将有事，乃尽散其家财，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有洁癖，其词亦似之。

楼上玉笙吹彻，白露冷飞琼佩玦。黛浅含颦，香残栖梦，子规啼月。　扬州往事荒凉，有多少愁萦思结。燕语空津，鸥盟寒渚，画栏飘雪。

右倪瓒“赠妓小琼英”《柳梢青》词。按《词苑》曰：云林词以淡洁胜，此词又何其婉转多风如是。又《词律》，《柳梢青》收叶平、入声四十九字二体，《拾遗》补收叶平、入声四十九字二体，此五十字体《词谱》亦不收，应补。

同时顾德辉又名阿瑛，征辟皆不就。好山水，尝与客往来九峰遁浦间，自称金粟道人。张士诚据吴，欲聘之，断发庐墓以自绝焉。

暖涨桃花江上水，画舫珠廉，载酒东风里。四面青山青似洗，白不断山中起。　过眼韶华浑有几，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枉杀云台标外史，断肠只合江州死。

右顾德辉《蝶恋花》词。按《续古今词话》曰：“仲瑛至吴，陈浩然同饮于支硎山张氏楼。徐姬楚兰歌以佐酒，座客郑云台为之心醉，故以词戏之，一时争传焉。”

陶宗仪亦好游，尤精于曲。三人者道不同，其趋一也。

如此好溪山，羡云屏九叠，波影涵素。暖翠隔红尘，空明里、着我扁舟容与。高歌鼓枻，鸥边长是寻盟去。头白江南看不了，何况几番风雨。　画图依约天开，荡清晖别有，越中真趣。孤啸拓篷窗，幽情远、都在酒瓢茶具。水荇摇晚，月明一笛潮生浦。欲问渔郎无恙否，回首武陵何许。

右陶宗仪《南浦词》。按《续古今词话》曰：南村崎岖离乱之日，必以笔墨自随。有所得，摘树叶书之。书成，名《辍耕录》。有《南浦词》。其高致可想见也。

顾氏筑玉山草堂，一时词人袁华、于立、陆仁、张逊等，皆与倡

和。不若许氏圭塘之得一马远而已。陶氏则与邵亨贞相善，《辍耕录》独采其《沁园春》二词，盖一咏美人眉，一咏美人目也。实则邵氏所长不在此。

江路，风雨，春又去。掩重门，栖上暮山翠。锁愁痕，烟草弄黄昏。王孙，好怀谁与论，暗消魂。

右邵亨贞《诉衷情》词。按阮元《揅经室外集》曰：邵氏《蚁术词选》，久不见著录，此编得之旧钞本。凡一百四十三首。世多称其《沁园春》词，可与《野处集》并传矣。

舒頔有《贞素斋》词，其弟逊有《可庵词》，亦金之段氏兄弟也。

故人情况近如何，应被酒消磨。醉来笑倚娉婷卧，伤心处暗揾香罗。肱曲红生玉笋，鬓偏翠卷金荷。　薰风枕簟届清和，著我醉时歌。襄阳旧事今安在，风流客屈指无多。休说玉堂金马，争如雨笠烟蓑。

右舒頔《风入松》词。按《词人姓氏录》曰：頔字道原，逊字士谦，绩溪人。兄弟皆有集。元末隐华阳山中，屡聘不出。

若骊山温泉石刻之元人词，不知何人所作。

三郎年少客，风流梦，啸岭蛊瑶环。渐娇汗发香，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浆寒。况此际曲江人不见，偃月事无端。羯鼓三声，打开蜀道，《霓裳》一叠，舞破潼关。　马嵬西去路，愁来无会处，泪满河山。空有罗囊遗恨，锦袜传观。欢玉笛声沉，楼头月下，金钗信杳，天上人间。几度秋风渭水，落叶长安。

右无名氏《风流子》词。按《词品》曰：“昔岁道临潼，见石刻元

人一词，语语为太真纪恨。再过之，已磨为别刻矣。”

闺媛则惟管道升。若《词统》所录王秋英《潇湘逢故人慢》词，是又一卫芳华也。妓人则能曲者多，能词者少，刘燕哥、陈凤仪以外无闻已。

故人别我出阳关，无计锁雕鞍。今古别离难，兀谁画蛾眉远山。　一尊别酒，一声啼宇，寂寞又春残。明月小楼间，第一夜想思泪弹。

右刘原本误作“燕”。燕哥“送别”《太常引》词。按《续古今词话》曰：“刘燕哥、陈凤仪皆乐妓也。陈有“送别”《一络索》词曰‘海棠也似别君难，一点点啼红雨’，亦见称于时。”

元人词其流利者每似曲，又多合为一编，易于相混。白朴以《小桃红》入词，而他无论已。然后知史浩以《鄮峰真隐大曲》别为一编之犁然各当也。此亦宋元升降之一端尔。

第九章　论明人词之不振

明太祖起自布衣，十年而有天下，不可谓非一世之雄也。论者以汉明二祖，正统攸归，除暴定乱，功不在汤武下，然而果于杀僇，尤酷于汉高。钟室之囚，不加诸随陆也。若胡、蓝二狱，罗织万人。优礼陶安，亦幸其不寿耳。宋濂、高启，不获令终。嬴政复生，坑及儒者。江湖月落，燕啄皇孙。十族何妨，读书种子尽矣。仁宗干蛊，元气已伤。下讫启、祯，文风不振。程试之式，台阁之礼，经义论策，言不由中。盖自乐府盛而诗衰，词盛而乐府衰，北曲盛而词衰，南曲盛而北曲亦衰。董氏《西厢》，出于金末，元人杂剧，此其先声。王四琵琶，始改为南曲。沈和合套，亦起于同时。故明人小词，其工者仅似南曲，间为北曲，已不足观。引近慢词，率意而作，绘图制谱，自误误人。自度各腔，去古愈远。宋贤三昧，法律荡然。第曰词曲不分，其为祸犹未烈也。根本之地，彼乌知之哉。

汇刻词无及明人词者，朱氏本以梁寅《石门词》、凌云翰《柘轩词》、谢应芳《龟巢词》三家，列于元人。梁氏初官集庆路训导，入明，征修礼书。书成，不受官而退。王昶《明词综》首录之，所以正《历代诗馀》之失也。其词以箫篆尤有叶，以江右人而作闽音，不足法也。

锦树分明上苑花，晴光宜曰又宜霞。碧烟横处有人家。　缘似鸭头松下水，白于鱼腹柳边沙。一溪云影雁飞斜。

右梁寅“冬景”《浣溪沙》词。按朱锡鬯《明诗综》曰：梁氏既不为好爵所縻，而《石门集》中感恩颂德之词，不一而足。方之抱遗翁似

有间矣。故序于通籍者之列。

凌氏登至正己丑《历代诗馀》作己卯，误。乡荐，入明，授四川学官，谪南荒以卒。钱谦益《列朝诗选》以为明人。丁丙《西冷词萃》承之，不得援邵亨贞入明不出列作元人之例也。

芳草纤纤，游丝冉冉，可爱地晴江碧。世事浮云，人生大梦，歧路漫悲南北。漉酒春朝，步蟾秋夜，却忆旧时巾舄。问故园何日归来，松菊已非畴昔。　谁似我十亩柔桑，千头佳橘，饱看绿阴朱实。溉釜烹鱼。饭蔬饮水，胜咀绛霞琼液。鸟倦知还，水流不竞，乔木且容休息。喜闲来事事从容，睡觉半窗晴日。

右凌云翰“和冯尊师”《苏武慢》词。按瞿佑《归田诗话》曰：凌彦翀尝作梅词《霜天晓角》，柳词《柳梢青》各一百首，号“梅柳争春”。今集中无之。

谢应芳隐居以老，而贺寿诸作，喜与当路者游。《明词综》列为明人，亦《春秋》之意欤。

老眼犹明，著书未了馀生债。客来休怪，淡饭黄虀菜。　踏雪观梅，清兴依然在。南门外，夜来寻戴，扶醉驮驴背。

右谢应芳《点绛唇》词。按《青浦县志》曰：应芳，字子兰，武进人。以元末兵乱流寓青浦。有《龟巢集》二十卷，词一卷。

刘基为至元癸酉进士。入明，以佐命功封诚意伯。其元季所作曰《覆瓿集》，入明所作曰《犁眉公集》。明人诗词无出其右者。史有三长，其长不可及也。

淡烟平楚，又送王孙去。花有泪，莺无语。芭蕉心一寸，杨柳丝千缕。今夜雨，定应化作相思树。　忆昔欢游处，触目成今古。良会远知何许。百杯桑落酒，三叠阳关句。情未已，月明潮上迷津渚。

右刘基《千秋岁》词。按吴琯《蕉窗蒽隐词》《四库提要》曰：琯，明人，辑有《古今逸史》，书贾取青田词嫁名于琯，又题作元人。滋可笑已。

高启、杨基、张羽、徐贲，所谓明初四杰也。启不屈于张士诚，入明以冤死，世尤惜之。

落了辛夷，风雨顿催，庭院潇洒。春来长恁，乐章懒按，酒筹慵把。辞莺谢燕，十年梦断青楼，情随柳絮犹萦惹。难觅旧知音，把琴心重写。　妖冶。忆曾携手，斗草栏边，买花帘下。看到辘轳低转，秋千高打。如今甚处，纵有团扇轻衫，与谁更走章台马。回首暮山青，又难愁来也。

右高启“春感”《石州慢》词。按《续古今词话》曰：《扣舷词》以疏旷见长，《石州慢》一词，又极缠绵之致。“绿杨芳草，年少抛人”，晏元献何必作妇人语。

张、徐二氏，不以词名。杨氏诗次于高氏，而词则差胜。小诗似词，不免秦七之病尔。

鸾股先寻斗草钗，凤头新绣踏青鞋。衣裳宫样不须裁。　软玉缕成鹦鹉架，泥金镌出牧丹牌。明朝相约看花来。

右杨基“花朝”《浣溪沙》词。按《乐纪闻》曰：杨孟载少时见杨

廉夫，命赋《铁笛歌》。即效其体，为其所赏，当时有老杨小杨之目。所著名《眉庵词》，饶有新致。

张以宁、王蒙、高明、瞿佑诸家，皆以元人入明。《明词综》亦谓明初人词，犹沿道园、蜕岩之旧，不乖于风雅者也。张氏以诗名，王氏以画名，高氏以曲名，明作《琵琶记》，为南曲之祖。其全集曰《柔克斋集》。详见顾嗣立《元诗选》。《尧山堂外记》以为高栻作，非也。瞿氏则以词名，其词曰《乐府遗音》。《四库提要》斥其兼学南北宋，反致驳而不纯，亦言之过已。

望西湖柳烟花雾，楼台非远非近。苏堤十里笼春晓，山色空蒙难认。风渐顺，忽听得、鸣榔惊起沙鸥阵，瑶阶露润。把绣幕微褰，纱窗半启，未审甚时分。　凭栏处，水影初浮日晕。游船未许开尽。卖花声里香尘起，罗帐玉人犹困。君莫问，君不见、繁华易觉光阴迅。寻芳有信，怕绿叶成阴，红英结子，留作异时恨。

右瞿佑“泛湖”《摸鱼子》词。按《西湖志馀》曰：“瞿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红倚翠之语，为时传诵。既谪保安，作‘元宵’《望江南》词五首，闻者泪下。”

洪武初元，诏征隐佚。有司敦促就道，抗者有罪。既而未竟其用，多以微诟死。文字之狱，周寿昌思益堂曰札历举之。梁寅、高明之不受官，必有所见。故凌云翰、瞿佑之得全腰领以终者，亦幸也。噫！人主忌才，一至于此。惠宗仁弱，平勃无人。谁出而与人骨肉哉。

三过吴江，又添得一亭清绝。刚占断水光多处，巧依林樾。漠漠云烟春昼雨，寥寥天地秋宵月。更冰壶玉鉴暑宜风，寒宜雪。曜庵右，山岚缺。虹桥左，波涛截。正三高亭畔，旧规今别。何但

渔翁垂钓好，误将柳子新吟揭。信登临佳兴属彭宣，能挥发。

右惠宗皇帝“题垂虹亭”《满江红》词。按《明史》本纪曰，金川门启，大内火，帝崩。《致身》、《从亡》等录皆作“帝易服逊荒”，此与南都王之明，同一疑案矣。

成祖以靖难之师，入承大统。教坊之发，瓜蔓之抄，辟诸霜雪未消，又加以雨雹矣。苞桑萌蘖，剥蚀频仍。然而为谋者，则姚广孝之罪也。和尚嗜杀，刘秉忠犹将下之耳。

斜日斜日，门外马啼声疾。林栖鸟尽飞还，霞彩红衔远山。山远山远，莫怪行人归晚。

右姚广孝《转应曲》词。按钱谦益《列朝诗选》曰：“广孝初为僧，名道衍。尝作《北固山怀古》诗。同院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汝薄南朝矣。’后以靖难功，加太子少师。”

惠宗诸臣，勇于死节者，莫如铁铉。铉能小词，亦广平梅花之赋也。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小钗横戴一枝香。　削玉梳斜云鬓腻，镂金衣透雪肌凉。暗思何事立斜阳。

右铁铉《浣溪沙》词。按王鏊《震泽纪闻》曰：“铉守济南，文皇师不得进，乃舍去。及渡江，以计擒至，不屈被杀。二女能诗，发教坊，誓不辱。仁宗即位，赦出之。”

解缙、胡俨等虽无易姓之嫌，然而晚节不终，不得与纯臣之列矣。

楼上角声呜咽，天边斗柄横斜。酒醒风惊帘幕，漏残月在梅

花。

右胡俨《三台令》词。按王鸿绪《明史稿》曰：“靖难师起，周是修与解缙、胡俨等约同死，既而惟是修竟行其志云。”

林鸿于其先，自免以归。与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黄玄、周玄称“闽中十才子”。复以诗词与张红桥相往还，遂为夫妇。《闲情集》录其“游金陵留别”《百字令》词曰：“软语丁宁，柔情婉转，熔尽肝肠铁。”又曰：“此去何之，碧云江树，早晚峰千叠。图将羁恨，归来重与伊说。”又红桥答词后片曰：“还记浴罢描眉，梦回携手，踏碎空梁月。漫道胸前怀豆蔻，今日总成虚设。桃叶津头，莫愁湖畔，远树烟云叠。寒灯孤枕，相思谁与闲说。”一则打算归来，一则商量去后。闺房倡和，当于画眉。以视陆游弃妻唐琬《钗头凤》词，适得其反也。杨复初、张肯、莫璠皆不戚戚于贫贱者。璠尤以“西湖十景”《蝶恋花》词名。自周密有《木兰花慢》词，杨缵为之正律。崔颢题诗，可以阁笔耳。

当时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岛。留得残生犹自好。多懊恼，尘缘俗虑何时扫。　子已成童无用抱，醉眠任便和衣倒。今岁砧声秋未捣。凉信早，看来只恐中年老。

右杨复初“答凌云翰”《渔家傲》词。按《词品》曰：杨氏筑室南山，以村居自号。凌彦翀以词为寿，瞿宗吉亦有和词，并序曰：“范文正‘塞上秋来’词，欧阳以穷塞主戏之者。从仄起句，诸家悉同，今二公以平起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尔。”杨词今无传，选本亦不载，故录之。

若王直有《抑庵词》，李祯有《侨庵词》，则成祖永乐二年所得士

也。此外不闻能词者。人才之衰落，谁实为之哉。仁宗初监国，即以慈孝闻。其登极也，一反先世之所为，以培养元气，赞老成，免粮税，享国虽促，此天下之所以归仁焉。

烟抹霜林秋欲褪。吹破燕支，犹觉西风嫩。翠袖怯寒愁一寸，谁传庭院黄昏信。　明月修容生远恨。旋摘馀娇，簪满佳人鬓。醉倚小栏花影近，不应先有春风分。

右仁宗皇帝“赋九月海棠”《蝶恋花》词。按《兰皋集》曰：有明两祖列宗好学不倦，染翰俱工。仁宗御制《九月梅棠》一词，尤娟秀绝伦。

宣宗继世，《兰皋集》收宣宗皇帝赐学士沈度《醉太平》词，及周宪王有燉“咏绣鞋”《鹧鸪天》词，皆南曲也，故不录。三杨执政以守其成。所惜者，以科举得人，而真才不出。虽然，明人墨义，超古轶今。王唐归胡，立言不朽。非若台阁体之以摹拟为工也。天下英雄，使之入彀。必曰明亡于八股，冤矣。详见周同谷《霜猿集》。

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独无称呼。回头试问松和竹，也有调羹手段无。

右杨士奇“题画梅”《桂殿秋》词。按陈继儒《晚香堂清语》曰：宣德中，三杨在内阁。从官以松、竹、梅求题，荣题松，溥题竹，后皆书赐进士第。士奇起于辟召，故以词见意焉。

当时所得士，若徐有贞、赵迪皆号能词。有贞之人不足取，其《千秋岁引》词，见之沈际飞《词谱》，字句之舛谬，《词律》备言之矣。《明词综》亦言永乐以后，自小词外均无足观。而又以入选，此亦与《词综》之以曲为词，同一不轨于正也。

英宗初年治而不乱者，太皇太后张氏力焉。张后崩，王振用事。额森弄兵，内衅未平，外祸又作。土木之败，只马不归。景帝临朝，于谦枋国，君臣一德，使日月幽而复明。所谓以高皇帝视之，皆我子孙也。一则覆宗，一则肯构，将论其长次耶？抑论其贤不肖耶？虽愚者亦知所择矣。易储之诔，夺门之功，兄弟阋墙，亦以叔夺侄之报也夫。

商辂以英宗正统朝三元起家，《续古今词话》谓其小词不堕时趋，自有殊致。尤许其“初春”《一丛花》词“东风有信无人见，露微意柳际花边”之句。郭麐《灵芬馆词话》，以《素庵词》为不及瞿佑《馀清词》，不独“雨起”句之失叶短韵也。按秦观《一丛花原本误作“落”。》词前起名曰《年时》，后起名曰《佳期》。时、期叶短韵，明人词多不合律。故可传者少。于同时各家亦不及马洪《花影词》。洪以布衣终，且有名字翳如之叹矣。

花压鬓云低，风透罗衫薄。残梦瞢腾下翠楼，不觉金钗落。
几许别离愁，犹自思量著。欲寄萧郎一纸书，又怕归鸿错。

右马洪“和聂大年”《卜算子》词。按《词品》曰：“马鹤窗与陆清溪同出刘菊庄之门，清溪得诗律，鹤窗得词调。异体齐名，可谓盛矣。”

景帝景泰初，聂大年以仁和学官征入为翰林，其《卜算子》词盖在杭日作以自况焉。

粉泪湿鲛绡，只恐郎情薄。梦到巫山第几峰，酒醒灯花落。
数日尚春寒，未把罗衣着。眉黛含颦为阿谁，但悔徒前错。

右聂大年《卜算子》词。按《尧山堂外纪》曰：“聂寿卿《东轩集》有‘玉楼人醉东风晓，高卷红帘看杏花’之句，真词人之笔也。”

其时得将如王越，得相如李东阳，亦能小词。犹不若郭登武定侯英孙，右都督镇守大同总兵官，有《联珠集》。之于诗，汤允绩之于词，出于武人中又雅歌投壶之续也。

燕垒雏空日正长，一川残雨映斜阳。鸬鹚晒翅满鱼梁。　榴叶拥花当北户，竹根抽笋出东墙。小庭孤立懒衣裳。

右汤允绩《浣溪沙》词。按《历代词人姓氏录》曰：字公让，东瓯王和曾孙。初为诸生，旋弃去。巡抚周忱荐其才，授锦衣卫百户，历官至延绥参将。有《东谷集》。

宪、孝之世，天下无故，在位者相率为词，吴宽《匏庵词》，赵宽《半江词》，以词为衣钵，世艳称之。馀则杨循吉《南峰词》、蒋冕《湘皋词》、顾潜《静观堂词》、顾璘《东桥词》，背其最著者。异夫弘治七子，若李梦阳、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等，胡于词独不言复古也。“礼失而求诸野”，词亦然。史鉴《西村词》，论者以方马洪为二布衣词。朱锡鬯诋洪词为俗，鉴亦未能免俗耳。

晓钟才到春偏去，一番日永伤迟暮。谁送断肠声，黄鹂知客情。　山光眉黛湿，仍带伤春泣。绿酒泻杯心，卷帘空抱琴。

右锁懋坚《菩萨蛮》词。按《词品》曰：“锁懋坚，西域人。宪宗成化间游茗城，朱文理于座中，索赋其家假山，即席为作《沉醉东风曲》，为一时所称。”

武、世二朝，兄终弟及。南征之谏，典礼之争，未为大失也。河套之议起，而大狱以成。东市朝衣，盈虚倚伏。冰山录出，两败俱伤。秕政之多，莫甚于此者已。杨慎初登第，以武宗微行，抗疏切谏，复以议礼触世宗怒，廷杖几死。谪云南，殁于戍所。直声震天下，所著书数百

卷。多有掊击之者，胡应麟《笔丛》驳之尤力，然而固一代之才人也。

银烛银烛，锦帐罗帷影独。难人无语消魂，细雨斜风掩门。门掩门掩，数尽寒城漏点。

右杨慎《转应曲》词。按王世贞《艺苑卮言》曰：用修所辑《百琲真珠》、《词林万选》，可谓词家功臣。其词好入六朝丽字，似近而远，然其妙绝处亦不可及。

修妻黄氏亦能诗词，才命相妨，斯其缺陷尔。

巫女朝朝艳，杨妃夜夜娇。行云无力困纤腰，媚眼晕灵潮。阿母梳云髻，檀郎整翠翘。起来罗袜步兰召，一见又魂销。

右黄氏《巫山一段云》词。按《晚香堂清词》曰：黄夫人寄外诗，有“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之句，传诵人口。小词亦雅丽。或比原本误作“此”。之赵松雪夫妇云。

严嵩通籍后，读书十年始出。夏言，其乡后进也，以议礼骤贵。喜为词，嵩附之，以《百字令》、《木兰花慢》用古人韵作词相赠答，一时朝士争效其体，流布都下。言作小词，必托名于无名氏，亦如孔方平之假为鲁逸仲也。见《碧鸡漫志》。及败，遂无齿及者。词亦势利之物哉？

庭院沉沉白日斜，绿阴满地又飞花。瞢腾春梦绕天涯。　帘幕受风低乳燕，池塘过雨急鸣蛙。酒醒明月照窗纱。

右夏言《浣溪沙》词。按朱国桢《涌幢小品》曰：石塘曾铣，为夏氏内戚。尝以《渔家傲》词互相赓唱，遂起河套之议。故黄泰泉有“千

金不买陈平计”之句，盖讥之也。

张綖《南湖词》、吴子孝《明珠词》，皆收于《四库》。綖即作《诗馀图谱》者，子孝词则人鲜知之。

韶光都付乱离中，登眺觉心慵。青山城外望断，愁绝黛痕浓。　闲把酒，倚楼东，小桃红。馆娃烟草，香径风兰，长记游踪。

右吴子孝《诉衷情》词，为嘉靖癸丑甲寅间东南倭乱而作。按《四库提要》曰：“吴纯叔自号玉霄仙。其词颇具凄婉之致，而造诣未深，不能入宋人阃奥也。”

嘉靖后七子，王世贞独以词名。其弟世懋，亦可竞爽也。

枝上子规犹闹，门外碧梧谁扫。病起不禁秋，倚尽小楼残照。寒峭寒峭，一夜白蘋天老。

右王世懋《如梦令》词。按《尧山堂外纪》曰：“弇州词沾沾自喜，亦出人一头地。李于鳞尝谓：‘惟某敢与狎主齐盟，而小词弗逮也。’奉帝才气少于乃兄，亦轼之有辙也。”

远而求之，苏世让《倡和集》之属明，亦若李齐贤《益斋长短句》之属元也。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已矣。即论其词，又非同时诸家之敌焉。

无端花絮晓随风，送尽春归我又东。雨后岗光翠欲浓。寄征鸿，家在千山万柳中。

右苏世让“和薛副使韵”《忆王孙》词。按《续古今词话》

曰：“嘉靖中，华学士察、薛给谏廷宠同使高丽，与国人苏世让、成世昌等有《倡和集》，亦可见文教之远矣。”

穆宗初政，美不绝书。内供寖多，灾异迭见。神宗承之，怠荒于色，不见群臣者二十五年。东林之构，边饷之虚，悉兆于此。光宗不禄，熹宗童昏，客魏窃权，不亡胡待？思陵何辜而丁其厄也。三王亡命，徒者如归。死义之风，亦死社稷者之所激哉。

有明重科第，于诗文亦然。谢榛、李攀龙不终，亦贫贱为之祟也。《四库》录明人词，于前三家外，合施绍莘《花影词》共四家。绍莘出处与陈继儒同，是传不传不系乎第不第也。

半是花声半雨声，夜分淅沥打窗棂。薄衾单枕一人听。　密约不明浑梦境，佳期多半了他生。凄凉情况是孤灯。绍莘隆万时人，《提要》谓其词皆崇祯亡国时作，误。

右施绍莘《浣溪沙》词。按《青浦诗传》曰：施子野负隽才，筑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来往嬉游。二家词不同，《晚香堂词》不作艳语，子野则专学张三影者也。

《明词综》谓明人词以《花间》、《草堂》为本，而唐宋名家词皆不显于世。若张杞可谓有志者。

苔草无人半入泥，妒风狂雨绿窗西。匆匆惊梦一莺啼。　蝶粉时黏飞絮浦，玉骢惯踏落花溪。闲来对影数春期。

右张杞《浣溪沙》词。按《词统》曰：西蜀南唐而下，转而开两宋之派。花间致语，几于尽矣。万历间，黄陂张迂公起而全和之，使人不流于庸滥之句。谓非其大力欤。

天启间程明善之《啸馀谱》，崇祯间沈际飞之《词谱》，告继张綖而作者，狃于习见，以明人词为词，知今而不知古也。沈谦作《词韵》，亦不为无功，否则更不堪设想矣。

香罗曾寄，小凤蟠云腻。谁识春来腰更细，剩得许多垂地。玉钩移孔难寻，有时捻着沉吟。纵迹可知无定，两头都结同心。

右沈谦咏带《清平乐》词。按沈雄《柳塘词话》曰："沈去矜列名于西冷十子，填词称最。其《东江词》有'板桥南去不逢人，蒙蒙一片杨花雪'之句，谁谓其仅仅言情者乎？"

明人工于曲，四十出之传奇，于元曲外又开一生面。沈自征《渔阳三弄》，能此者多，不足异也。其一家能词，张倩倩，其妻也；李玉照，其继妻也；沈宜修、沈静专，其女兄弟也；沈宪英，其女也；叶小纨、叶纨纨、叶小鸾，其女甥也。小鸾尤著名，斯不易得尔。

几日东风倚画楼，碧天清蔼半空浮。韶光多在杏梢头。　垂柳有情留夕照，飞花无计却春愁。但凭天气困人休。

右叶小鸾《浣溪沙》词。按钮琇《觚剩》曰：叶绍袁工六朝文，与其妇沈宜修偕隐汾湖，幼女小鸾，十岁能韵语。甫笄而殁，所存诗词，皆似不食人间烟火者。

明末词人，必以陈子龙为之冠。曲终奏雅，其在斯人与？

雨外黄告花外晓。催得流年，有恨何时了。燕子乍来春又老，乱扛相对愁眉扫。　午梦阑珊归梦杳。醒后思量，踏遍闲庭草。几度东风人意恼，深深院落芳心小。

右陈子龙《蝶恋花》词。按王士禛《倚声集》曰：词至《云门》、

《湘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柴虎臣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销，所微短者，长篇不足耳。

夏完淳童年死节，大义凛然。玉樊一编，亦正气集也。

秋色到空闺，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十二玉栏干，风外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几行，一片鸦啼月。

右夏完淳原本误作“渟”。《卜算子》词。按汪端《明三十家诗选》曰：存古五岁通五经，九岁善诗文词，十五从军，十七授命。所著《玉樊堂集》，王阮亭叹为再来人。父子死国，尤难得也。

明之女妓能词，犹元之女妓能曲也。《明词综》录二十六人，不下无黄阙名之《青楼集》矣。论者曰：其失律，一病也；袭古，二病也；似曲，三病也。噫！士大夫亦不免，何责乎儿女子哉？

池上残荷尽，篱下黄英嫩。重阳还有几多时，近近近。曾记当年，那人索句，品花呼茗。　望原本“望”字下衍一“望”字。断萧郎信，懒去匀宫粉。虾须帘外晚风生，阵阵阵。双袖初寒，一灯欲灭，博山香烬。

右尹春《醉春风》词。按余怀《板桥杂记》曰：南曲中人，往往工谈吐，娴风雅，啧啧人口，久而不衰。郑妥、王月、顿文、尹春、沙嫩诸人，能作小词，亦楚楚有致。

佟世南录明人词为《东白堂词选》，吴衡照录惠宗皇帝以迄吕福生为《明词综补》，言明人词者必首以杨慎、王世贞，此《词律》所斥者，而他可知矣。略而不详，此物此志也。

第十章　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

清人之词之多，悉数之不能终也。王昶《清词综》讫于嘉庆初，王绍成《清词综》二编讫于道光中，黄燮清《清词综续编》讫于同治末，丁绍仪《清词综补编》讫于清亡。所录合三千人，可以观其全矣。见之汇刻者，康熙间孙默《清名家诗馀》其最早者焉，凡十八家。

吴伟业《梅村词》
龚鼎孳《香严词》
陈世祥《含影词》
梁清标《棠村词》
宋琬《二乡亭词》
王士禄《炊闻词》
曹尔堪《南溪词》
王士禛《衍波词》
陆求可《月湄词》
黄永《溪南词》
邹只谟《丽农词》
董俞《玉凫词》
彭孙遹《延露词》
尤侗《百末词》
陈维崧《乌丝词》
董以宁《蓉渡词》
程康庄《衍愚词》
孙金砺红桥广陵《倡和词》

《四库》录之，曰《十五家词》。无龚鼎孳、程康庄、孙金砺三家，盖未全之本也。聂先、曾王孙合刻之《百名家词》稍后，出吴伟业以下十家已见孙刻不复数外，凡九十家：

李元鼎《文江词》
曹溶《寓言集》
曹垂璨《竹香亭诗馀》
魏学渠《青城词》
唐梦赉《志壑堂词》
何采《南硐词》
王庭《秋闲词》
张渊懿《月听轩诗馀》
张锡怿《啸阁馀声》
丁澎《扶荔词》
冯云骧《寒山诗馀》
毛际可《映竹轩词》
李天馥《容斋诗馀》
林云铭《吴山鷇音》
赵士吉《万青词》
何五云《红桥词》
曹贞吉《珂雪词》
江皋《染香词》
吴兴祚《留村词》
宋荦《枫香词》
郑侠如《休园诗馀》
丁炜《紫云词》
余怀《秋雪词》

吕师濂《守斋词》
王晫《峡流词》
吴绮《艺香词》
曹寅《荔轩词》
高士奇《蔬香词》
华胥《画馀谱》
吕洪烈《药庵词》
佟世南《东白词》
周纶《柯斋诗馀》
顾景星《白茅堂词》
吴秉钧《课鹉词》
顾贞观《弹指词》
何鼎《香草词》
陈玉璂《耕烟词》
汪懋麟《锦瑟词》
邵锡荣《探酉词》
汪鹤孙《蕉阁诗馀》
成德《饮水词》
高层云《改虫斋词》
王顼龄《螺舟绮语》
王九龄《松溪诗馀》
朱彝尊《江湖载酒集》
秦松龄《微云词》
徐釚《菊庄词》
毛奇龄《当楼词》
严绳孙《秋水词》
孙枝蔚《溉堂词》

汪森《碧巢词》
吴之登《粤游词》
吴秉仁《摄闲词》
徐喈凤《玉凫词》
吴棠祯《凤车词》
陆次云《玉山词》
万树《香胆词》
赵维烈《兰舫词》
江士式《梦花窗词》
沈雄《柳塘词》
曹亮武《南耕词》
蒋景祁《罨画溪词》
杨通佺《竹西词》
陈见龙《藕花词》
龚翔麟《红藕庄词》
沈尔燝《月团词》
冯瑞棣《华堂词》
王允持《陶村词》
徐瑶《双溪泛月词》
徐玑《湖山词》
孙致弥《梅沜词》
狄亿《绮霞词》
姜垚《柯亭词》
江尚质《澄晖词》
郑熙绩《蕊栖词》
叶寻源《玉壶词》
龚胜玉《仿橘词》

陈大成《影树楼词》
沈永令《噀霞阁词》
吴思《王艳词》
徐允哲《响泉词》
周志濂《容居堂词》
徐惺《横江词》
郭士燝《句云堂词》
顾岱《澹雪词》
王辂《万卷山房词》
徐来一《曲滩词》
路传经《旷观楼词》
余兰硕《团扇词》
陈鲁得《栩园词》

清初人词，此二书可以略见矣。《四库》所录者，盖其最初刻三十家之本，非全书也。王昶之《琴画楼词钞》继之，凡二十五家：

张梁《澹吟楼词》
厉鹗《樊榭山房词》
陆培《白蕉词》
张四科《响山词》
陈章《竹香词》
朱方蔼《小长芦渔唱》
王又曾《丁辛老屋词》
吴烺《杉亭词》
汪士通《延青阁词》
吴泰来《昙香阁琴趣》

江昱《梅鹤词》
储秘《书花屿词》
赵文哲《媕雅堂词》
张熙纯《昙华阁词》
陆文蔚《采蕙词》
遇春山《湘云遗稿》
朱昂《绿阴槐夏阁词》
江立《夜船吹笛词》
朱泽生《鸥边渔唱》
吴元润《香溪瑶翠词》
王初桐《杯湖欸乃》
宋维藩《滇游词》
吴锡麒《有正味斋词》
吴蔚光《小湖田乐府》
杨芳灿《吟翠轩初稿》

缪荃孙《云自在龛汇刻名家词》又继之，凡十十三家：

宋翔凤《香草词》、《洞箫词》、《碧云盦词》
周之琦《金梁梦月词》、《怀梦词》
张琦《立山词》
金式玉《竹邻词》
董士锡《齐物论斋词》
周青《柳下词》
方履篯《万善花室词》
王敬之《三十六陂渔唱》
于胡承《龄冰蚕词》

杨传第《汀鹭诗馀》
樊景升《湖海草堂词》
蒋春霖《水云楼词》
陆志渊《兰幻词》、《匏落词》

此二书出，可见嘉庆以来迄于同治朝人词之变而益上矣。光、宣二朝，以时代之近，故无议及者。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之《闺秀百家词》，亦大观也。其沈宜修《鹂吹词》、叶纨纨《芳雪轩词》、叶小鸾《疏香阁词》、商景兰《锦囊诗馀》四家，当属于明不数外，凡九十六家：

朱中楣《镜阁新声》
吴绡啸《雪庵词》
徐灿《拙政园诗馀》
贺双卿《雪压轩词》
杨芸琴《清阁词》
葛秀英《澹香楼词》
张友书《倚云阁词》
孙莹培《翠薇仙馆词》
钟韫《梅花园诗馀》
吴小姑《唾绒词》
沈榛《松籁阁诗总》
刘琬怀《补栏词》
袁绶《瑶华阁词》
缪珠荪《霞珍词》
蒋纫兰《鲜洁亭词》
张玉珍《晚香居词》

顾贞立《栖香阁词》
沈鹊应《崦楼词》
钟筠梨《云榭词》
许淑慧《瘦吟词》
钱孟钿《浣青诗馀》
张令仪《蠹窗诗馀》
葛宜《玉窗诗馀》
苏穆《贮素楼词》
徐元端《绣闲庵词》
江瑛《绿月楼词》
江珠《青藜阁词》
薛琼《绛雪词》
谭印梅《九疑仙馆词》
鲍之芬《三秀斋词》
钱凤纶《古香楼词》
王贞仪《德风亭词》
沈纕《浣纱词》
周诒蘩《静一斋诗馀》
王倩《洞箫楼词》
顾翎《茝香词》
赵我佩《碧桃馆词》
左锡璇《碧梧红蕉馆词》
左锡嘉《冷红仙馆诗馀》
陈珍瑶《赋燕楼词》
黄婉琼《茶香阁词》
孙云凤《湘筠馆词》
孙云鹤《听雨楼词》

沈善宝《雪鸿楼词》
周翼纯《冷香斋诗馀》
李慎溶《花影吹笙室词》
孙荪意《衍波词》
曹慎仪《玉雨词》
屈秉筠《韫玉楼词》
李佩金《生香馆词》
席佩兰《长真阁诗馀》
陆珊闻《妙香室词》
归懋仪《听雪词》
唐韫贞《秋瘦阁词》
梁德绳《古春轩词》
钱湘绿《梦轩词》
杨继端《古雪诗馀》
张䌌英《澹鞠轩词》
张䌌英《纬青词》
许德蘋《和漱玉词》、《涧南词》
庄盘珠《秋水轩词》
钱斐仲《雨花庵诗馀》
郑兰孙《莲因室词》
宗婉《梦湘楼词》
吴藻《花帘词》、《香南雪北词》
吕采芝《秋笳词》
朱玙《金粟词》
熊琏《淡仙词》
赵芬《滤月轩诗馀》
萧恒《贞月楼琴语》

关瑛《梦影楼词》
方彦珍《有诚堂诗馀》
钱念生《绣馀词》
赵友兰《澹音阁词》
陆倩倩《影楼词》
翁端恩《簪花阁诗馀》
殷秉玑《玉箫词》
高佩华《芷衫诗馀》
阮恩滦《慈晖馆词》
陆蓉佩《光霁楼词》
凌祉媛《翠螺阁词》
陶淑《菊篱词》
江淑媢《昙花词》
许诵珠《雯窗瘦影词》
陈嘉《写麋楼词》
李兰韵《楚畹阁词》
曹景芝《寿研山房词》
俞庆曾《绣墨轩词》
邓瑜《蕉窗词》
吴尚熹《写韵楼词》
屈蕙纕《含青阁词》
吴茝佩《秋阁词》
俞绣孙《慧福楼词》
储慧《哦月楼诗馀》
濮文绮《弹绿词》
李道清《饮露词》

其不成卷者，又别为《闺秀词钞》十六卷，《补遗》一卷。有见必书，不以良楛杂陈为病焉。此五者皆必传之作也，其为汇刻所未收。而无甚关系者，不一一数，避挂漏也。清初人词，多以明人为法。曹溶所以有词学失传，越三百年之叹也。溶尝搜辑遗集，求之两宋，崇尔雅，斥淫哇，浙西填词家，为之一变。朱彝尊等复昌其说以左右之，龚翔麟刻《浙西六家词》，一时翕然无异辞。号曰浙派，则曹氏实启之也。

朱彝尊《江湖载酒集》见重
李良年《秋锦山房词》
沈皞日《柘西精舍词》
李符《耒边词》
沈岸登《黑蝶斋词》
龚翔麟《红藕庄词》见重

朱氏《词综》三十六卷，尤有功于词。风气之转移，预有力焉。

青盖三杯酒，黄旗一片帆。空馀神谶断碑镵，借问横江铁锁是谁监？　花雨高台冷，胭脂辱井缄。夕阳留与蒋山衔，不见枫香阁外旧松杉。

右朱彝尊登“石城”《南歌子》词。按厉鹗《东城杂记》曰：龚大常佳育开藩江左，署有瞻园。时禾中朱检讨彝尊，李徵士良年，上舍符，沈明府皞日，上舍岸登，皆在宾榻。以词与公子侍御翔麟相唱和。刻《浙西六家词》盛行于时，好事者目为浙派云。

阳羡陈维崧《迦陵词》，与之齐名，时称“朱陈”，亦犹朱、王士禛之于诗也。

架上红鹦鹉，帘边玉辟邪。兜娘懒上卓金车，鬌髿一窝浓绿未

成鸦。　娩我春吹笛，邀人夜斗茶，如今庭院隔天涯。记得沿街，一树纷梨花。记得花阴微露，此句原本作“记得纷梨花底”。几扇绿窗纱。

右陈维崧《喝火令》词。按戴璐《藤阴杂记》曰：其年工文词，久不遇。有日者许以五十后必入翰林，梅磊赠诗有“为许功名似马周”之句。及举鸿博，授检讨，年五十六矣。

康熙己未，同举鸿博者五十人。多能词，彭孙遹《延露词》名尤盛，不独其为举首也。

薄醉不成眠，转觉春寒重。枕席有谁同，夜夜和愁共。　梦好恰如真，事往翻如梦。起立悄无言，残月生西弄。

右彭孙遹《生查子》词。按董含《东皋杂钞》曰：羡门少宰词以绮语胜，晚年悔其少作，自毁其版。兄孙贻，字仲谋，亦能词。著有《岭上纪行》、《客舍偶闻》，即所谓家羿仁兄也。

词学既明，而词律又不可不讲也。其时言律者，若吴绮《选声集》、赖以邠《填词图谱》，其失与张綖同，万树病之。乃取历代人词，讫于元末，考其字句，别其异同，作《词律》二十卷。严绳孙论词，谓于文则《词综》，于格则《词律》。此二书出，益恍然于明人之不足言词矣。

彩分鸾，丝绝藕。且尽今宵，且尽今宵酒。门外骊驹歌一奏。恼杀长亭，恼杀长亭柳。　倚秦筝，扶楚袖。有个人儿，有个人儿瘦。相约相思须应口。春暮归来，春暮归来否。

右万树《苏幕遮》词。按施山姜《露庵杂记》曰：红友堆絮词创为

此体，效之者即曰堆絮体。其《词律》为词家功臣，尝见校本，摘其误至千馀条。亦可见著书之不易也。

康熙四十六年，《历代诗馀》一百卷成，凡调一千五百四十，词九千馀首，则踵《词综》而作者焉。五十四年，《词谱》四十卷成，凡调八百二十六，体二千三百有六，则踵《词律》而作者焉。其不经见者，皆从《永乐大典》录出。《诗馀》下及明曲，《词谱》下及元曲，又以大曲一卷缀于末。凡此者，皆当入曲谱，不若词律之严矣。史浩《鄮峰真隐词曲》大曲各分卷，白朴亦然。夏言《桂洲近体乐府》六卷，《鸥园新曲》一卷，明人犹知之。不得援《全唐诗》下及五代人词，本于唐人以词入诗集之例也。明人南曲，其源出于北曲。金元人北曲，其源不出于大曲。见《艺苑卮言》。言大曲者，莫详于《鄮峰真隐大曲》二卷。于诸曲之下，各载歌演之状。上曲之结句，即为下曲之起句，以平仄通叶。《词律》以姚燧《醉高歌》为北曲，是也。苏轼之《哨遍》，哨，笛名。遍，曲名。亦曲也。盖其混合也久矣。《词律》所阙者，栉比字句，不考其宫调名。若温庭筠《金荃集》、张先《子野词》、柳永《乐章集》、周邦彦《片玉词》、姜夔自制曲，各注宫谱于词名下。凌廷堪《词洁》谓宋词非四声所可尽，方成培《香研居词麈》专论律吕，郑文焯《词学征微》极言四上兢气之妙，惜乎万氏未见及此。厉鹗《樊榭山房词》，即守万氏之说者。

数到湘琴未满弦，春残过了摘樱天。芳时卯饮最思眠。　八字眉痕刚半画，二分月影恰重圆。第三桥外见飞仙。

右厉鹗《浣溪沙》词。按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曰：征君熟于宋元故事，所撰《宋诗纪事》、《辽史拾遗》极为详洽，皆录入《四库》。其词直接碧山、玉田，为竹垞后一大家云。

词之有浙派，犹文之有桐城派也。浙派盛于厉鹗，犹桐城派盛于姚鼐也。姚氏尝学为词，刘开曰：我不畏之矣，多所好则心分也。姚氏遂尽弃之而以文名。乾隆间，其别于桐城派而为阳湖派者，则恽敬倡之也。同时于词其别于浙派而为常州派者，则张惠言倡之，董士锡和之也。一时亦翕然无异辞。张氏《词选》以录者凡十二家。

黄景仁《竹眠词》
左辅念《宛斋词》
恽敬《蒹塘词》
钱季重《黄山词》
张惠言《茗柯词》
张琦《立山词》重见
李兆洛《蜩翼词》
丁履恒《宛芳楼词》
陆继辂《清邻词》
金应瑊《蓩兰词》
金式玉《竹邻词》重见
郑善长《字桥词》

张氏论词，以立意为本，协律为末。周济师之，以意内言外为说，于《四家词选》见之矣。

一春长放秋千静，风雨和愁都未醒。裙边馀翠掩重帘，钗上落红伤晚镜。　朝云卷尽雕栏暝，明月还来照孤凭。东风飞过悄无踪，却被杨花微送影。

右张惠言《木兰花》词。按谭献《复堂日记》曰：茗柯词真得风人之义，以比原本误作“此”。兴出之，非一览可尽。尝为之注释以俟解

者，久而未竣。其以齐学说经，时亦号常州派云。

张氏之说为浙派所非，则偏之为害也。嘉庆中，周之琦起而捄其偏。作《十六家词选》。唐温一家，五代南唐后主、韦、李、孙四家，北宋小晏、秦、贺、周四家，南宋姜、史、吴、王、蒋、张六家，元张一家。以究其本末，其心《白日斋词》七卷《金梁梦月词》、《怀梦词》、《鸿雪词》各二卷，《退庵词》一卷。一字不苟，觉厉氏于律之疏也。一往而深，觉张氏于意之浅也。周氏大梁人，可以接中原之统矣，而无门户之见者，亦曰文无古今，惟其是而已。

莺花近甸，鸿雪去程，依稀梦境堪觅。记否那回携手，汀波恋馀碧。垂虹影，还自直。有几许倩魂消得。画眉冷，走马人来，鸥鹭曾识。　回念别离时，陌上香泥，罗带为谁拭。怕说绣鞯行处，鞭丝堕秋色。前踪认，如过翼，尽唤起暮愁千尺。断魂外，细雨恹恹，重问村驿。

右周之琦《应天长》词。按张祥河《偶忆编》曰：稚圭中丞《十六家词选》，各系一诗。记其于孙孟文曰：“一庭疏雨善言愁，佣笔荆台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扬州。”神韵极似遗山、渔洋论诗绝句，余为作序，刻《桂胜集》中。

陶粱作《续词综》十卷继之，以补朱氏所未备。嘉庆以来，词学复盛，职此故也。

翅冷西风，弄年年草色，低迷荒圃。花底一生，飘零旧香何许。残无换却繁华，浑梦里寻春无路。愁绪。只闲描瘦影，空阶来去。　佳约又前度，纵轻罗小扑，暗怜迟暮。那觅艳游，一点冷红款住。新图试拓滕王，早半脱粉痕金缕。芳侣问、南园再相逢否？

右陶梁“咏秋蝶”《惜秋华》词。按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曰：述庵司寇作《词综补入》二卷，我邑凫香帘访又作《续词综》十卷，皆秘本也。其《红豆树馆词》直入宋人之室。

陶氏后，词学莫盛于吴。时以朱绶知《止堂词》、沈传桂《清梦盦词》、沈彦曾《关素词》、戈载《翠薇雅词》、吴嘉洤《仪宋堂词》、王嘉禄《嗣雅堂词》、陈彬华《瑶碧词》，为吴中词七子。戈氏精音律，于白石旁谱多所发明，以正万氏之失。其《词林正韵》亦足以正仲恒吴烺之失也。

鹭浴新凉，鸥盟旧梦，泫红摇碧。载酒寻芳，清香沁瑶席。西风未老，还自媚、歌裙游屐。凝立，斜照晚烟，对一蓑渔笛。　惊鸿瞥影，环佩姗姗，凌波素罗湿。吹箫柳外，旧曲采莲识。可惜粉痕香露，不是故乡秋色。问九峰螺黛，知否碧城消息。

右戈载“皇甫墩观荷”《惜红衣》词。按《词学征微》曰：“顺卿词以律名，故字字协律。”

七子以外，能词者极多。王寿庭《吟碧山馆》词尤杰出焉。

笙鹤遥天，盼一朵飞下彩云。声呜咽、暮潮千载，长伴琼魂。雁外青山连夏口，猿边红树接夔门。料往来、家国恨难忘，眉暗颦。　神弦奏，芳藻陈。降霓旆，驻飚轮。听蜀鹃啼处，泪落清尊。大小乔非奇女子，英雄婿是左将军。拥佩环、犹想汉时妆，飘绣裙。

右王寿庭“枭姬庙”《满江红》词。按叶廷琯《感逝集》曰：“养初诗词尤长于咏古，才力之雄，无与抗者。庚申，以布衣殉节。词先付刊，尚有印本，诗稿则无从问矣。”

黄燮清《倚晴楼词》，应之于浙，不独《清词综续编》之可传也。

放船好，正水泛新萍，烟薰细草。认那时楼阁，垂杨又青了。悄悄小院春如醉，花气笼清晓。甚东风、簸艳吹香，作成愁抱。重省旧池沼，记前度吟秋，俊游都老。满地残红，苔径更谁扫？湖山尚有闲鸥鹭，无事还寻到。最销魏，一曲黄莺树杪。

右黄燮清"重过长丰山馆"《探芳讯》词。按陆以湉《冷庐杂识》曰："韵珊幼负才名，词曲尤妙绝。某闺秀慕之，嗣窥其貌寝而止，一如俞二姑之于玉茗也。"

查继佐《古今词谱》、舒梦兰《白香词谱》、叶申芗《天籁轩词谱》、许穆堂《自怡轩词谱》、谢元淮《碎金谱》，疏于律者颇便之。咸丰初，陈元鼎作《词律补》，六十字外，未成而卒，远在徐氏、杜氏之先矣。

素书曾托，自双鱼去后，绿波绵邈。倩燕莺、唤醒春魂，奈梦绕丝轻，泪掩花薄。镜夕钗晨，总未抵而今离索。惭恹恹病里，瘦减淡妆，懒裹灵药。　芳尊漫斟下若，怅星期暗数，偏遇张角。念宋郎少小工愁，便艳冶光阴，等闲抛却。旧迹西园，已莫问翠蕤红萼。况凄凉数声杜宇，暮寒院落。

右陈元鼎"依片玉韵"《解连环》词。按江顺诒《词学集成》曰：实庵太史丁未通籍后，不入朝贵门，一于词，辑《词畹》、《词律补》。避寇南下，并词稿失之。尝刻《鸳央宜福馆词》二卷，及殁，女孙德聪续刻一卷。太史与黄韵珊友善，浙派至二家词，叹观止已。

蒋春霖以常州人而从浙派，《水云楼词》二卷，其言情之作，皆感事之篇也。唐宋名家，合为一手。词至蒋氏，集大成矣。从子玉棱有

《冰红词》，亦善承家学者。

记星街揜柳，雨径穿莎，悄叩闲门。酒态添花活，任翩翩燕子，偷啄红巾。篆销万重心字，窗影护憨云。甚飞絮年光，绿阴满地，断送春人。　痴魂正无赖，又琵琶弦上，迸起烟尘。鸿影惊回雪，怅天寒竹翠，色暗罗裙。黛蛾更羞重斗，避面月黄昏。教说与东风，垂杨淡碧吹梦痕。

右蒋春霖《忆旧游》词。按金武祥《粟香随笔》曰："谭复堂谓咸同之际，天挺此才。少陵，诗史也；水云，词史也。其与何廉昉《悔馀词》，各无一字相及，亦归奇之于顾怪矣。"

《书录解题》曰：长沙书坊刻南唐二主以下号《百家词》。光绪中，王鹏运刻《宋金元人词》。一时仿之者甚众。零星孤本，萃于一编，尤非列入丛书者所及焉。宜乎半唐词之工也。

倚竹愁生珠未卖，算天寒同耐。当时悔嫁王昌，空怨吟谁会。　密意传罗带，望飞鸿天外。等闲便唤得春醒，应泪痕长在。

右王鹏运《忆闷令》词。按沈曾植《彊村校词图序》曰："鹜翁给谏，以直言名天下，顾其暇好为词。词多且工，复校刻其所得善本于京师，以诏后进焉。"

拳匪之乱，联军入都，王氏以不及扈跸，乃与朱祖谋、刘福姚等约为词。其庚子作者曰《庚子秋词》，辛丑作者曰《春蛰吟》，此宣南词社之终局也。又十年而清帝退位矣。

交径新阴小，试吟袖剩寒犹峭。人意好，为当楼残照。　奈芳事轻随春去早，满路香尘酥雨少。随处到，恨罗袜不如芳草。

右朱祖谋《天门谣》词。按况周颐原本误作“仪”。《蕙风簃随笔》曰：庚子乱作，鹜翁、沤尹、忍盦各纪以词。《庚子秋词》、《春蛰吟》，皆实事也。沤尹尤深于律，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

有清二百六十八年来，浙派主南宋，常州派主北宋。光绪中，冯煦主唐五代，作《唐五代词选》二卷，又驾而上之矣。再进则毛奇龄《西河词话》之主六朝乐府焉。再进则程明善《啸馀谱》之主风诗焉。甚矣！其好胜也。若夫汇刻词，于朱征与之《幽兰草》不书，不以方隅为域也。王鹄之《同声集》不书，不以官爵为宠也。吴中词七子则书，以其融二派于一，以臻于极盛也，撮其大者于篇，非略也。

第十一章　结论

词者诗之馀，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千三百馀年以来，其盛衰之故类能言之，其详则博考而得之。清词之盛也，率归美于朱、陈二氏。朱失之妖艳，陈失之佚荡。奉教于曹氏，而大道未闻。陈氏送云郎新婚《金缕曲》词，一如滕霄赠歌童阿珍瑞《鹧鸪词》，令人不忍卒读。反不若彭孙遹《卜算子》词，其后片曰："身作合欢床，臂作游仙枕。打起黄莺不教啼，一晌留郎寝。"谁嫌其媟亵，犹得闺房燕好之正也。而又沿袭明词，出入于字句。万氏《词律》，适应其时。其以去声对三声，与玉田以平声字可为上入者相合。又非曰万说可以尽词也，词必以合律始，万说其椎轮也。由是而进之于《词源》之图说，又进之于白石之旁谱，再进之于《金奁》各集之宫调名，若梦窗自制曲，其旁谱无可考者则阙之。夫而知所以曰正犯，曰侧犯，曰偏犯，曰旁犯，曰归宫之周而复始也。所以曰减字，曰添字，曰近拍，曰捉拍，曰破子，曰摊破，曰转调，曰叠韵，曰摘偏，曰中腔，曰鬲指声之下一孔也。所以曰法曲，大曲，慢曲以手拍，缠令以板拍也。又所以曰慢曲用八均拍，破近用六均拍。缠令之拍颇碎也。《词源》又曰："旧有刊本《六十家词》，可歌者指不多屈。"美成且间有未谐，所当于少游、白石、梅溪、竹屋、梦窗数家，各取其所长而学之。是入歌尤难于合律，而合律不足以尽词矣。万氏通曲律，所作有《念八翻》、《空青石》、《风流棒》、《锦尘帆》、《十串珠》、《黄金瓮》、《资齐鉴》、《珊瑚球》、《舞霓裳》、《金神凤》、《藐姑仙》、《焚书闹》、《青钱赚》、《骂东风》、《三茅宴》、《玉山庵》诸传奇，而不援曲以入词，则其慎也。其乡人多能词，侯晰《梁溪

词选》，录秦松龄《微云词》、顾贞观《弹指词》、严绳孙《秋水轩词》、杜诏《浣花词》、邹瑢《香眉亮词》、华侗《春水词》、顾岱《澹雪词》、朱襄《织字轩词》、华文柄《菰川词》、汤焴《栖筠词》、张振《香叶词》、僧宏纲《泥絮词》、邹祥兰《问石词》、顾彩《鹤边词》、蔡灿《容与词》、侯晰《惜轩词》、侯文耀《鹤闲词》、泾皋顾氏《栖香阁词》，凡十八家。缪荃孙《兰陵词征》，所录尤多，而不曰常州派者，无争心也。馀则吴重憙《石莲庵山左人词》，录王士禄《炊闻词》、王士禛《衍波词》、宋琬《二乡亭词》、杨通佺《竹西词》、唐梦赉《志壑堂词》、曹贞吉《珂雪词》、赵执信《饴山诗馀》、田同之《晚香词》凡八家，而以乐章、姑溪、琴趣、审斋、懒窟、拙庵、稼轩、草窗、漱玉九家合之。一如王象晋以准海及张綖《南湖词》为秦、张合璧也，不伦极矣。叶申芗《闽词钞》，丁丙《西冷词萃》不录清人词，职此故也。嘉庆初，常州派出。奉其说者，在吴则宋翔凤《洞霄词》，在浙则龚自珍《无著词》，以讫乎在桂则王鹏运《半塘词》。沟而通之者，则孙麟趾《七家词选》，录厉鹗《樊榭山房词》、林蕃钟《兰叶词》、吴锡麒《有正味斋词》、吴翊凤《曼香词》、郭麐《灵芬馆词》、汪全德《崇睦山房词》、周之琦《心白日斋词》凡七家。汪世泰《七家词钞》，录刘嗣绾《筝船词》、袁通《捧月楼词》、顾翰缘《秋草堂词》、汪度《玉山堂词》、汪全德《崇睦山房词》、杨夔生《过云精舍词》、汪世泰《碧梧山馆词》，凡七家。所以袪张琦《续词选》、张曜孙《同声集》之偏焉。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极言张氏于词，门户太深，去取未审。谭献复堂词，又言《心白日斋词选》，亦词中疏凿手，而不及皋文保绪之高。此则各私所见者尔。冯煦以晏、欧专学唐五代为西江派，而以吴中七子为仿竹山之代字诀者，成肇麟和之曰：词之始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承之音，短修之节，运转于不自己，以蕲适歌者之吻而己。不知天地之道，自无而之有，人籁者继天籁而作也。惜抱谓文章由声音而悟入，故词亦由声律而

悟人。别雅郑，究古今，与政相通，可以补《乐经》之阙矣。

跋

刊印《词史》之议，始于民国十六年冬间。其时余任职浙江省立图书馆，单师不庵以此相属，而未果行也。其明年，余以先君子之丧，不遑宁处。冬间，单师病殁沪上，又不果行。今岁得查兄猛济之助，校定全稿，乃以付梓。迁延忽已三年矣！呜乎！刘单二师，淹通该博，为一代宗。及其殁也，贫无以庇其嗣，并生平节衣缩食所得之典籍，且有散佚之虞。天之于贤者固如是其酷邪。

《词史》都一卷，刘师讲学北京大学时之手稿，先后刊印数次，随刊随有更定，此其晚年定本也。词之源出于乐，隋唐间，清商旧乐寖衰，胡夷之曲杂进，所谓新声也。（《旧唐书·音乐志》：“自周、隋已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曲，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又云“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词者伴此新声而起之歌词，萌蘖于隋唐，发皇于五代两宋，为近古诗歌巨流焉。（成肇麐《七家词选序》：“十五国风息而乐府兴，乐府微而歌词作。其始也，皆非有一成之律以为范也，抑扬抗队之音，短修之节，连转于不自已，以蕲适歌者之吻；而终乃上跻于雅颂，下衍为文章之流别。诗馀名词，盖非其朔也。唐人之诗未能胥被弦管，而词无不可歌者。”）刘师治词，以歌词上接《乐府》，条达源流甚明，谓“唐五代人作词，多按乐府旧曲以立名”，佐证班班可考。今之言词者多矣，此其圭臬欤！抚手泽之长存，痛导师之不作，不知涕泗之所自矣！

时中华民国十九年初冬，弟子曹聚仁跋。

唐宋词格律

龙榆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宋词格律

龙榆生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出版说明
凡例
第一类 平韵格
十六字令（又名《苍梧谣》、《归字谣》）
南歌子（又名《南柯子》、《风蝶令》）
渔歌子（又名《渔父》）
忆江南（又名《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
潇湘神
捣练子（又名《深院月》）
浪淘沙（又名《卖花声》，附《浪淘沙慢》）
江南春
忆王孙（又名《豆叶黄》、《阑干万里心》）
江城子（一作《江神子》）
长相思（又名《双红豆》）
醉太平
玉蝴蝶
浣溪沙（又名《山花子》，附《摊破浣溪沙》）
巫山一段云
采桑子（又名《丑奴儿令》、《罗敷艳歌》、《罗敷媚》）
画堂春
阮郎归（又名《醉桃源》、《碧桃春》）
三字令
朝中措
眼儿媚（又名《秋波媚》）
人月圆（又名《青衫湿》）

柳梢青（又名《陇头月》）
太常引
少年游
临江仙
鹧鸪天（又名《思佳客》）
小重山（又名《小重山令》）
一剪梅
唐多令（又名《南楼令》）
破阵子（一名《十拍子》）
喝火令
行香子
风入松
金人捧露盘（又名《铜人捧露盘引》、《上西平》、《西平曲》）
八六子
雪梅香
满庭芳（又名《锁阳台》）
水调歌头
凤凰台上忆吹箫
汉宫春
八声甘州
扬州慢
高阳台（又名《庆春泽》）
锦堂春慢
寿楼春
忆旧游
夜飞鹊
望海潮

沁园春（又名《寿星明》）
多丽（又名《绿头鸭》）
六州歌头
第二类 仄韵格
如梦令（又名《忆仙姿》、《宴桃源》）
归自谣（一作《归国谣》）
天仙子
生查子
醉花间
点绛唇
霜天晓角（又名《月当窗》）
伤春怨
卜算子（附《卜算子慢》）
谒金门
好事近（又名《钓船笛》）
忆少年（又名《十二时》）
忆秦娥（又名《秦楼月》）
烛影摇红（或名《忆故人》）
醉花阴
望江东
木兰花（附《木兰花令》、《减字木兰花》、《偷声木兰花》、《木兰花慢》）
鹊桥仙
夜游宫
踏莎行（附《转调踏莎行》）
钗头凤（又名《折红英》）
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

渔家傲
苏幕遮
淡黄柳
锦缠道（一名《锦缠头》）
酷相思
解佩令
青玉案
千秋岁（附《千秋岁引》）
离亭燕（一作《离亭宴》）
粉蝶儿
御街行（又名《孤雁儿》）
祝英台近（又名《月底修箫谱》）
蓦山溪（又名《上阳春》）
洞仙歌
惜红衣
法曲献仙音
满江红
天香
声声慢
黄莺儿
剑器近
醉蓬莱
暗香
长亭怨慢
双双燕
宴山亭（一作《燕山亭》）
念奴娇（又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东去》、《壶中天》、

《湘月》）
绕佛阁
绛都春
桂枝香（又名《疏帘淡月》）
翠楼吟
霓裳中序第一
水龙吟（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
石州慢（一作《石州引》）
瑞鹤仙
宴清都
齐天乐（又名《台城路》、《五福降中天》、《如此江山》）
雨霖铃
眉妩（一名《百宜娇》）
永遇乐
二郎神
拜星月慢
西河
西吴曲
望远行
疏影（附《绿意》）
摸鱼儿（一名《摸鱼子》，又名《买陂塘》、《迈陂塘》、《双蕖怨》）
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
兰陵王
六丑
夜半乐
宝鼎现

莺啼序
第三类 平仄韵转换格
南乡子
蕃女怨
调笑令（又名《古调笑》、《宫中调笑》、《调啸词》、《转应曲》）
昭君怨（又名《宴西园》、《一痕沙》）
菩萨蛮（又名《子夜歌》、《重叠金》）
更漏子
喜迁莺（又名《鹤冲天》、《万年枝》、《喜迁莺令》、《燕归来》）
清平乐（又名《忆萝月》、《醉东风》）
忆馀杭
河渎神
河传
虞美人
第四类 平仄韵通叶格
西江月（又名《步虚词》、《江月令》）
醉翁操
渡江云（又名《三犯渡江云》）
曲玉管
哨遍（一作《稍遍》）
戚氏
第五类 平仄韵错叶格
荷叶杯
诉衷情
定西番
相见欢（一名《乌夜啼》、《秋夜月》、《上西楼》）
上行杯

酒泉子
定风波（一作《定风波令》）
最高楼
词韵简编
第一部
平声：一东二冬通用
仄声：上声一董二肿 去声一送二宋通用
第二部
平声：三江七阳通用
仄声：上声三讲二十二养 去声三绛二十三漾通用
第三部
平声：四支五微八齐十灰（半）通用
仄声：上声四纸五尾八荠十贿（半）去声四寘五未八霁九泰（半）十一队（半）通用
第四部
平声：六鱼七虞通用
仄声：上声六语七麌 去声六御七遇通用
第五部
平声：九佳（半）十灰（半）通用
仄声：上声九蟹十贿（半） 去声九泰（半）十卦（半）十一队（半）通用
第六部
平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
仄声：上声十一轸十二吻十三阮（半） 去声十二震十三问十四愿（半）通用
第七部
平声：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删一先通用

仄声：上声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潸十六铣　去声十四愿（半）十五翰十六谏十七霰通用

第八部

平声：二萧三肴四豪通用

仄声：上声十七筱十八巧十九皓 去声十八啸十九效二十号通用

第九部

平声：五歌（半）

仄声：上声二十哿 去声二十一个通用

第十部

平声：九佳（半）六麻通用

仄声：上声二十一马 去声十卦（半）二十二祃通用

第十一部

平声：八庚九青十蒸通用

仄声：上声二十三梗二十四迥 去声二十四敬二十五径通用

第十二部

平声：十一尤（独用）

仄声：上声二十五有 去声二十六宥通用

第十三部

平声：十二侵（独用）

仄声：上声二十六寝 去声二十七沁通用

第十四部

平声：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通用

仄声：上声二十七感二十八俭二十九豏　去声二十八勘二十九艳三十陷通用

第十五部

入声：一屋二沃通用

第十六部

入声：三觉十药通用
第十七部
入声：四质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通用
第十八部
入声：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叶通用
第十九部
入声：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词牌索引
“词”系列书目
返回总目录

出版说明

词兴起于唐代，经过五代的发展，极盛于宋代，是一种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

词主要来源于乐府和民间文学，但和唐代的音乐繁荣是分不开的。在唐代，以琵琶为主要乐器的西域音乐已经大量传入，民间歌曲也很发达，故《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种西域音乐和民间歌曲结合后，创制出无数动听的新乐曲，从宫廷延到民间都很流行。词的产生和创作，主要就是配合这种新兴的乐曲，因而当时把词叫做"曲子"或"曲子词"。

由于词和音乐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而产生了严格的声律和种种形式上的特点。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有它的固定形式。为了适应乐曲的节拍，词的句子多数是长短不齐的，韵位也是参差不同的。为了配合乐曲的音调，加强乐曲的音乐性，词中所用的字除分平仄外，有些还要分四声。由于词必须受声律的约束，所以前人把作词称为"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

这些严格的声律，使词比诗更具有音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内容服务的。词的每个曲调都表现一定的声韵，表达一定的情感。前人作词，如写豪情壮怀，就用《满江红》、《念奴娇》、《贺新郎》、《沁园春》等一类慷慨激昂的曲调；如写绵邈深婉之情，则用《满庭芳》、《木兰花慢》等一类和谐婉约的曲调。这样，就能达到声文并茂，增强艺术感染力。

词到了南宋，渐渐脱离音乐而成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不复歌唱了，但这种“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的方法，依然一直为后世所应用。

唐宋词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学遗产之一，为了进行研究和批判继承，就必须了解它的格律。龙榆生先生的遗著《唐宋词格律》，是一本专讲唐宋词体制格律的书。本书共收词牌一百五十馀调，其中大多数是唐宋词中常见的。每一词牌都说明它的产生来历和演变情况，间或指出适宜表达何种情感及其中某些特定的句法和字声（如某些领句字应用去声）。每一词牌附有“定格”和“变格”等词格，标明句读、平仄和韵位。每一词格附有一首至数首唐宋词人的作品，供参考比较。这些，都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唐宋词的体制格律。同时，书中所列举的作品，虽然只是作为例子来引证，因所选的词多数是历来传诵的名作，所以本书也可作为唐宋词的选本。

本书是龙榆生先生在大学讲授唐宋词的讲义，原名《唐宋词定格》。张珍怀、龙厦材同志对本书作了整理校勘，张珍怀同志并编辑《词韵简编》附于书后，以供读者参考。此次重新排版，改正了以前版本中的一些错误，并增加了词牌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年3月

凡例

（一）本编依韵脚分类，计分平韵、仄韵、平仄韵转换、平仄韵通叶、平仄韵错叶等五格。

（二）本编所收诸格，以适宜表达各种不同情感而又为多数人所采用者为主，间亦兼采不甚习见之调，但一般涩体概从省略。

（三）本编所收诸格，以所采标准作品之字数多寡为排列先后。

（四）每一格除标句、豆、韵外，每字逐一标明平仄，以-表平，丨表仄，＋表可平可仄。其有须兼顾特殊情况，如某字定要去声之类，并见附注。

（五）每一词牌，皆说明来历及所属各调，间或指出适宜表达何种情感。其无从查考或可泛用者从略。

（六）每一词牌，以诸家所最习用者为定格。其或句豆小有出入者，别为第一、第二等格，或加附注。又习用平韵改作仄韵、或习用仄韵改作平韵者为变格。

（七）每一词牌，原有平仄两体者，视其应用范围之广狭以定隶属，而以使用较少者附见于后。

（八）词有从七言绝句或单调小令增演为引、近、慢者，间亦依万树《词律》旧例，依次排列，以明发展因由。

（九）每一格视传世名作之多寡，举一阕至若干阕以示例，供参考

比较。

（十）每一格下所举唐宋词，以、表豆（在句中），“下划线”表句，“双下划线”表平韵，“直线式边框”表仄韵（均在句下），以便查核。唯少数按格中应作豆者，因文意而或有改标作句者。

第一类
平韵格

十六字令

又名《苍梧谣》、《归字谣》。十六字，三平韵。

定格

－（韵）＋｜－－｜｜－（韵）－－｜（句）＋｜｜－－（韵）

例一

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

——蔡伸

例二

归！猎猎西风卷绣旗。拦教住，重举送行杯。

——张孝祥

南歌子

又名《南柯子》、《风蝶令》。唐教坊曲，《金奁集》入“仙吕宫”。二十六字，三平韵，例用对句起。宋人多用同一格式重填一片，谓之“双调”。

定格

｜｜--｜（句）--｜｜-（韵）+-+｜｜--（韵）+｜+-+｜｜--（韵）

例一

柳色遮楼暗，桐花落砌香。画堂开处晚风凉，高卷水晶帘额衬斜阳。

——张泌

例二（双调）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短篱残菊一枝黄，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原无梦，寒更每自长。只言江左好风光，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吕本中（旅思）

渔歌子

又名《渔父》。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二十七字，四平韵。中间三言两句，例用对偶。

定格

＋｜--｜｜-（韵）＋--｜｜--（韵）-｜｜（句）｜--（韵）--｜｜｜--（韵）

例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

忆江南

又名《望江南》、《梦江南》、《江南好》。《金奁集》入“南吕宫”。段安节《乐府杂录》：“《望江南》始自朱崖李太尉（德裕）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本名《谢秋娘》，后改此名。”二十七字，三平韵。中间七言两句，以对偶为宜。第二句亦有添一衬字者。宋人多用双调。

定格

-+｜（句）+｜｜--（韵）+｜+--｜｜（句）+-+｜｜--（韵）+｜｜--（韵）

例一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刘禹锡（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例二

天上月，遥望似（“似”是衬字）一团银。日暮更阑风渐紧，为侬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敦煌无名氏

例三（双调）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超然台作）

潇湘神

唐代潇湘间祭祀湘妃神曲，刘禹锡为填两词，见《刘梦得文集》卷八。二十七字，三平韵，叠一韵。

定格

－｜－（韵）－｜－（叠）｜－＋｜｜－－（韵）＋｜｜－－｜｜（句）－－－｜｜－－（韵）

例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刘禹锡

捣练子

又名《深院月》。例作征妇怀念征人之词。《太和正音谱》入“双调”。二十七字，三平韵。

定格

－｜｜（句）｜－－（韵）｜｜－－｜｜－（韵）＋｜｜－－｜｜（句）｜－－｜｜－－（韵）

例一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

——李煜

例二

边堠远，置邮稀，附与征人衬铁衣。连夜不妨频梦见，过年唯望得书归。

——贺铸

浪淘沙

唐教坊曲。刘禹锡、白居易并作七言绝句体，五代时始流行长短句双调小令，又名《卖花声》。五十四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多作激越凄壮之音。《乐章集》名《浪淘沙令》，入“歇指调”，前后片首句各少一字。复就本宫调演为长调慢曲，共一百三十四字，分三段，第一、二段各四仄韵，第三段两仄韵，定用入声韵（唐宋人词，凡同一曲调，原用平声韵者，如改仄韵，例用入声，原用入声韵者，亦常改作平韵）。《清真集》入“商调”，韵位转密，句豆亦与《乐章集》多有不同，共一百三十三字，第一段六仄韵，第二、三段各五仄韵，并叶入声韵。

格一（七言绝句式）

＋｜－－＋｜－（韵）＋－＋｜｜－－（韵）＋－＋｜＋－｜（句）＋｜－－｜｜－（韵）

附注：此用仄起式。亦有用平起者，与七绝平起式全同。

例一（仄起式）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刘禹锡

例二（平起式）

滩头细草接疏林，浪恶罾船半欲沉。宿鹭眠鸥非旧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皇甫松

格二（双调小令）

＋｜｜－－（韵）＋｜－－（韵）＋－＋｜｜－－（韵）＋｜＋－－｜｜（句）＋｜－－（韵）

＋｜｜－－（韵）＋｜－－（韵）＋－＋｜｜－－（韵）＋｜＋－－｜｜（句）＋｜－－（韵）

例三（小令定格）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煜

例四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年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欧阳修

例五（小令别格）

有个人人，飞燕精神。急锵环佩上华裀。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

簌簌轻裙，妙尽尖新。曲终独立敛香尘。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

——柳永

格三（商调慢曲）

|－|（句）－－||（句）||－|（入声韵）－|－－||（韵）－－||||（韵）|||－－－||（韵）|－|（豆）||－|（韵）|||－－|－|（句）－－|－|（韵）

－|（韵）|－||－|（韵）|||－－－－|（句）||－||（韵）－||－－（句）－|－|（韵）|－||（韵）－|－（豆）－|－－－|（韵）

－|－－－－|（韵）－－|（豆）|－||（韵）|－|（豆）－－－||（韵）|－

|（豆）||--（句）|||（句）--||--|（韵）

附注：此种慢曲，必须选用入声韵部。所有拗句与领格字，不但要遵守平仄，更得注意四声，方能符合曲体。

例六（慢曲）

晓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樽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

罗带光消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

——周邦彦

附注：词中领格字，除“嗟”字用平声领四言二句外，馀如“正”、“念”、“向”三字皆得用去声。

江南春

单调小令，为北宋寇準所创。三十字，三平韵。

定格

－｜｜（句）｜－－（韵）－－－｜｜（句）－｜｜－－（韵）－－－｜－－｜（句）－｜－－－｜－（韵）

例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

——寇準

忆王孙

单调小令，又名《豆叶黄》、《阑干万里心》。三十一字，五平韵。

定格

＋－＋｜｜－－（韵）＋｜－－＋｜－（韵）＋｜－－｜｜－（韵）｜－－（韵）＋｜－－＋｜－（韵）

例

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魂，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

——李重元（春词）

江城子

一作《江神子》。《金奁集》入“双调”。三十五字，五平韵。结有增一字，变三言两句为七言一句者。宋人多依原曲重增一片。

定格

＋-＋||--（韵）|--（韵）|--（韵）＋-＋|（句）＋||--（韵）＋|＋--||（句）-||（句）|--（韵）

附注：第一句可作“||--||-”。第四句中四字亦可作“||--”。

例一

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

——牛峤

例二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空有姑苏台上月，如（增字）西子镜照江城。

——欧阳炯

例三（双调）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长相思

又名《双红豆》。唐教坊曲。双调小令。三十六字，前后片各三平韵，一叠韵。

定格

＋＋-（韵）＋＋-（叠）＋｜--＋｜-（韵）＋-＋｜-（韵）

＋＋-（韵）＋＋-（叠）＋｜--＋｜-（韵）＋-＋｜-（韵）

例一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白居易

例二

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

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与谁？浅情人不知。

——晏幾道

醉太平

双调小令，三十八字，前后片各四平韵。第一、二句第三字，第四句第一及第四字，最好用去声，方能将调激起。结句是上一、下四。

定格

--｜-（韵）--｜-（韵）+-+｜--（韵）｜--｜-（韵）

--｜-（韵）--｜-（韵）+-+｜--（韵）｜--｜-（韵）

例一

情高意真，眉长鬓青。小楼明月调筝，写春风数声。

思君忆君，魂牵梦萦。翠绡香暖银屏，更那堪酒醒！

——刘过（闺情）

例二

长亭短亭，春风酒醒。无端惹起离情，有黄鹂数声。

芙蓉绣裀，江山画屏。梦中昨夜分明，悔先行一程。

——戴复古

玉蝴蝶

唐曲，《金奁集》入“仙吕调”。四十一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三平韵。宋教坊衍为慢曲，《乐章集》亦入“仙吕调”。九十九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六平韵。

格一

---｜--（韵）-｜｜--（韵）｜｜｜--（韵）--｜｜-（韵）

---｜｜（句）-｜｜--（韵）-｜｜--（韵）｜--｜-（韵）

例一

秋风凄切伤离，行客未归时。塞外草先衰，江南雁到迟。

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摇落使人悲，断肠谁得知？

——温庭筠

格二（慢调）

｜｜｜--｜（句）+-+｜（句）+｜--（韵）｜｜--（句）-｜｜｜--（韵）｜-+（豆）+-+｜（句）+｜+（豆）+｜--（韵）｜--（韵）｜--｜（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豆）+-+|（句）+|+（豆）+|--（韵）|--（韵）|--|（句）+|--（韵）

例二

望处雨收云断，凭阑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蘋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遣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

难忘，文期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

——柳永

浣溪沙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张子野词》入“中吕宫”。四十二字，上片三平韵，下片两平韵，过片二句多用对偶。别有《摊破浣溪沙》，又名《山花子》，上下片各增三字，韵全同。

格一

+｜+-+｜-（韵）+-+｜｜--（韵）+-+｜｜--（韵）

+｜+--｜｜（句）+-+｜｜--（韵）+-+｜｜--（韵）

例一

惆怅梦馀山月斜，孤灯照壁背红纱，小楼高阁谢娘家。

暗想玉容何所似？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

——韦庄

例二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

例三

麻叶层层檾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

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苏轼（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

例四

北陇田高踏水频，西溪禾早已尝新，隔篱沽酒煮纤鳞。

忽有微凉何处雨，更无留影霎时云，卖瓜人过竹边村。

——辛弃疾（常山道中即事）

格二（摊破浣溪沙）

｜｜--｜｜-（韵）---｜｜--（韵）-｜--｜-｜（句）｜--（韵）

＋｜＋--｜｜（句）＋--｜｜--（韵）-｜｜--｜｜（句）｜--（韵）

附注：上片第三句末三字，可作“-｜｜”。

例五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李璟

巫山一段云

唐教坊曲，原咏巫山神女事。双调小令，四十四字，前后片各三平韵。《乐章集》增两字，后片转用两仄韵，两平韵，与此不同。

定格

＋｜－－｜（句）－－＋｜－（韵）＋－＋｜｜－－（韵）＋｜｜－－（韵）

＋｜－－｜（句）－－＋｜－（韵）＋－＋｜｜－－（韵）＋｜｜－－（韵）

例

古庙依青嶂，行宫枕碧流。水声山色锁妆楼，往事思悠悠。

云雨朝还暮，烟花春复秋。啼猿何必近孤舟，行客自多愁。

——李珣

采桑子

又名《丑奴儿令》、《罗敷艳歌》、《罗敷媚》。唐教坊大曲有《杨下采桑》，南卓《羯鼓录》作《凉下采桑》，属“太簇角”。此双调小令，殆就大曲中截取一遍为之。《尊前集》注“羽调”，《张子野词》入“双调”。四十四字，前后片各三平韵。别有添字格，两结句各添二字，两平韵，一叠韵。

格一

+-+｜--｜（句）+｜--（韵）+｜--（韵）+｜--+｜-（韵）

+-+｜--｜（句）+｜--（韵）+｜--（韵）+｜--+｜-（韵）

例一

花前失却游春侣，独自寻芳。满目悲凉，纵有笙歌亦断肠。

林间戏蝶梁间燕，各自双双。忍更思量，绿树青苔半夕阳。

——冯延巳

例二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欧阳修

格二（添字）

+-+｜--｜（句）+｜--（韵）+｜--（叠）+｜--（句）+｜｜--（韵）

+-+｜--｜（句）+｜--（韵）+｜--（叠）+｜--（句）+｜｜--（韵）

例三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馀情。

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凄清。点滴凄清，愁损离人，不惯起来听。

——李清照

画堂春

最初见《淮海居士长短句》。四十七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三平韵。《山谷琴趣外篇》于两结句各添一字。

定格

+-+｜｜--（韵）+-+｜--（韵）+-+｜｜--（韵）+｜--（韵）

+｜+-+｜（句）+-+｜--（韵）+-+｜｜--（韵）+｜--（韵）

例一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秦观

例二（添字）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

相伴蝶穿花径，独飞鸥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

——黄庭坚

阮郎归

又名《醉桃源》、《碧桃春》。《神仙记》载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二仙女，留住半年，思归甚苦。既归，则乡邑零落，经已十世。曲名本此，故作凄音。四十七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定格

+--｜｜--（韵）--+｜-（韵）｜--｜｜--（韵）+-+｜-（韵）

-｜｜（句）｜--（韵）+-+｜-（韵）+-+｜｜--（韵）+-+｜-（韵）

例一

旧香残粉似当初，人情恨不如。一春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

衾凤冷，枕鸳孤，愁肠待酒舒。梦魂纵有也成虚，那堪和梦无！

——晏幾道

例二

湘天风雨破寒初，深沉庭院虚。丽谯吹罢小单于，迢迢清夜徂。

乡梦断，旅魂孤，峥嵘岁又除。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

——秦观

三字令

双调小令，始见《花间集》。《张子野词》入“林钟商”。四十八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宋人有于第二句下增“-｜｜”一句，作成对偶者。

定格

－｜｜（句）｜--（韵）｜--（韵）-｜｜（句）｜--（韵）｜--（句）-｜｜（句）｜--（韵）

－｜｜（句）｜--（韵）｜--（韵）-｜｜（句）｜--（韵）｜--（句）-｜｜（句）｜--（韵）

例

春欲尽，日迟迟，牡丹时。罗幌卷，翠帘垂。彩笺书，红粉泪，两心知。

人不在，燕空归，负佳期。香烬落，枕函欹。月分明，花淡薄，惹相思。

——欧阳炯

朝中措

《宋史·乐志》入“黄钟宫”。四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

定格

+-+||--（韵）+||--（韵）+|+-+|（句）+-+|--（韵）

+-+|（句）+-+|（句）+|--（韵）+|+-+|（句）+-+|--（韵）

例一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阳修

例二

黄昏楼阁乱栖鸦，天末淡微霞。风里一池杨柳，月边满树梨花。

阳台路远，鱼沉尺素，人在天涯。想得小窗遥夜，哀弦拨断琵琶。

——周紫芝

眼儿媚

又名《秋波媚》。四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

定格

－｜--｜--（韵）＋｜｜--（韵）＋-＋｜（句）＋-＋｜（句）＋｜--（韵）

＋-＋｜--｜（句）＋｜｜--（韵）＋-＋｜（句）＋-＋｜（句）＋｜--（韵）

附注：首句前四字，一作“＋-＋｜”。

例一

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王雱

例二

酣酣日脚紫烟浮，妍暖试轻裘。困人天气，醉人花底，午梦扶头。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纹愁。溶溶泄泄，东风无力，欲皱还休。

——范成大（萍乡道中）

人月圆

又名《青衫湿》。《中原音韵》入“黄钟宫”。四十八字，前后片各两平韵。

定格

+-+|--|（句）+||--（韵）+-+|（句）--||（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

例

小桃枝上春来早，初试薄罗衣。年年此夜，华灯竞处，人月圆时。

禁街箫鼓，寒轻夜永，纤手同携。夜阑人静，千门笑语，声在帘帏。

——王诜（元夜）

柳梢青

又名《陇头月》。四十九字，前后片各三平韵，后片第十二字宜用去声。别有一种改用入声韵，前片三仄韵，后片两仄韵，平仄略异，附载于此。

定格

＋｜--（韵）＋-＋｜（句）｜｜--（韵）＋｜--（句）＋-＋｜（句）＋｜--（韵）

＋-＋｜--（韵）｜＋｜（豆）--｜-（韵）＋｜--（句）＋-＋｜（句）＋｜--（韵）

例一

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细，春在梨花。

行人一棹天涯，酒醒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

——秦观（一作僧挥）

别格（仄韵）

｜--｜（韵）｜-＋｜（句）＋--｜（韵）＋｜--（句）＋-＋｜（句）＋--｜（韵）

--｜｜--（句）｜＋｜（豆）--｜｜（韵）＋｜--（句）＋-＋｜（句）＋--｜（韵）

例二

子规啼血，可怜又是，春归时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梨花飞雪。

丁香露泣残枝，算未比、愁肠寸结。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风月。

——贺铸

太常引

四十九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三平韵。两结句倒数第二字定要去声。

定格

+-+｜｜--（韵）+｜｜--（韵）+｜｜--（韵）｜+｜（豆）--｜-（韵）

+-+｜（句）+-+｜（句）+｜｜--（韵）+｜｜--（韵）｜+｜（豆）--｜-（韵）

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辛弃疾（建康中秋，为吕叔潜赋）

少年游

《乐章集》、《张子野词》皆入“林钟商”，《清真集》分入“黄钟”、“商调”。各家句读亦多出入，兹以柳永词为定格。五十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苏轼、周邦彦、姜夔三家同为别格，五十一字，前后片各两平韵。

定格

+-+||--（韵）+||--（韵）+-+|（句）+-+|（句）+||--（韵）

+-+|--|（句）+||--（韵）+|--（句）+-+|（句）+||--（韵）

例一

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

——柳永

别格（一）

｜−−｜（句）−−−｜（句）−｜｜−−（韵）−−−｜（句）−−｜｜（句）−｜｜−−（韵）

｜｜｜−−−｜（句）−｜｜−−（韵）｜｜−−−−｜（句）−−｜（豆）｜−−（韵）

例二

去年相送，馀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苏轼（润州作，代人寄远）

别格（二）

−−−｜（句）−−｜｜（句）−｜｜−−（韵）｜｜−−（句）｜−＋｜（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

例三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

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周邦彦

别格（三）

--｜｜（句）---｜（句）-｜｜--（韵）｜｜--（句）---｜（句）-｜｜--（韵）

--｜｜--｜（句）-｜｜--（韵）-｜--（句）---｜（句）-｜｜--（韵）

例四

双螺未合，双蛾先敛，家在碧云西。别母情怀，随郎滋味，桃叶渡江时。

扁舟载了匆匆去，今夜泊前溪。杨柳津头，梨花墙外，心事两人知。

——姜夔（戏平甫）

临江仙

双调小令，唐教坊曲。《乐章集》入“仙吕调”，《张子野词》入“高平调”。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平韵。约有三格，第三格增二字。柳永演为慢曲，九十三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六平韵。

格一

＋|＋--||（句）＋-＋|--（韵）＋-＋||--（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

附注：首句亦可作“＋|＋|--|”，后片换韵。

例一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鹿虔扆

例二（后片换韵）

冷红飘起桃花片，青春意绪阑珊。高楼帘幕卷轻寒。酒馀人散，独自倚阑干。

夕阳千里连芳草，风光愁杀王孙。徘徊飞尽碧天云。凤城何处？明月照黄昏。

——冯延巳

格二

＋｜＋--｜（句）＋-＋｜--（韵）＋-＋｜｜--（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

例三

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回头烟柳渐重重。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

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酒醒人静奈愁浓。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

——徐昌图

例四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幾道

格三

＋丨＋--丨丨（句）＋-＋丨--（韵）＋-＋丨丨--（韵）＋--丨丨（句）＋丨丨--（韵）

＋丨＋--丨丨（句）＋-＋丨--（韵）＋-＋丨丨--（韵）＋--丨丨（句）＋丨丨--（韵）

例五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苏轼

例六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陈与义（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格四（仙吕调慢曲）

｜｜｜－｜（句）｜－｜｜（句）－｜－－（韵）｜－｜（豆）－－｜｜－－（韵）－－（韵）｜－｜｜（句）－－｜（豆）｜｜－－（韵）－－｜（句）｜｜－－｜（句）－｜－－（韵）

－－（韵）－－｜｜（句）－｜－｜－－（韵）｜－－－｜（句）｜｜－－（韵）－－（韵）｜－＋｜（句）－－｜（豆）｜｜－－（韵）－－｜（句）｜｜－－｜（句）－｜－－（韵）

例七

梦觉小庭院，冷风淅淅，疏雨潇潇。绮窗外，秋声败叶狂飘。心摇，奈寒漏永，孤帏悄、泪烛空烧。无端处，是绣衾鸳枕，闲过清宵。

萧条，牵情系恨，争向年少偏饶。觉新来憔悴，旧日风标。魂消，念欢娱事，烟波阻、后约方遥。还经岁，问怎生禁得，如许无聊？

——柳永

附注：词中“奈”、“是”、“觉”、“念”、“问”皆领格字。

鹧鸪天

又名《思佳客》。五十五字，前后片各三平韵，前片第三、四句与过片三言两句多作对偶。

定格

＋｜--＋｜-（韵）＋-＋｜｜--（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

例一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晏幾道

例二

枕上流莺和泪闻，新啼痕间旧啼痕。一春鱼雁无消息，千里关山劳

梦魂。

无一语，对芳樽，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

——秦观

例三

陌上柔桑初破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辛弃疾（代人赋）

例四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都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辛弃疾（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小重山

又名《小重山令》。《金奁集》入“双调”。唐人例用以写“宫怨”，故其调悲。五十八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定格

＋｜--＋｜-（韵）＋--｜｜（豆）｜--（韵）＋-＋｜｜--（韵）-＋｜（句）＋｜｜--（韵）

＋｜｜--（韵）＋--｜｜（豆）｜--（韵）＋-＋｜｜--（韵）-＋｜（句）＋｜｜--（韵）

例一

一闭昭阳春又春。夜寒宫漏永、梦君恩。卧思陈事暗销魂。罗衣湿，红袂有啼痕。

歌吹隔重阍。绕庭芳草绿、倚长门。万般惆怅向谁论？凝情立，宫殿欲黄昏。

——韦庄

例二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

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

一剪梅

双调小令，六十字，上下片各三平韵。每句并用平收，声情低抑。亦有句句叶韵者。

定格

＋|--＋|-（韵）＋|--（句）＋|--（韵）＋-＋||--（句）＋|--（句）＋|--（韵）

＋|--＋|-（韵）＋|--（句）＋|--（韵）＋-＋||--（句）＋|--（句）＋|--（韵）

例一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李清照

例二（句句叶韵）

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娘渡与泰娘桥，风又飘

飘，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笙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蒋捷（舟过吴江）

唐多令

又名《南楼令》。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平韵。亦有前片第三句加一衬字者。

定格

－｜｜--（韵）+-+｜-（韵）｜+-（豆）+｜--（韵）+｜+--｜｜（句）++｜（句）｜--（韵）

－｜｜--（韵）+-+｜-（韵）｜+-（豆）+｜--（韵）+｜+--｜｜（句）++｜（句）｜--（韵）

例一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曾到不（平声，读作浮）？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刘过（安远楼小集）

例二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纵芭蕉不雨也（“也”是衬字）飕飕。都

道晚凉天气好，有明月，怕登楼。

年事梦中休，花空烟水流。燕辞归、客尚淹留。垂柳不萦裙带住，漫长是，系行舟。

——吴文英

破阵子

唐教坊曲。一名《十拍子》。陈旸《乐书》：“唐《破阵乐》属龟兹部，秦王（李世民）所制，舞用二千人，皆画衣甲，执旗旆。外藩镇春衣犒军设乐，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壮观也。”按：《秦王破阵乐》为唐开国时所创大型武舞曲，震惊一世。玄奘往印度取经时，有一国王曾询及之。见所著《大唐西域记》。此双调小令，当是截取舞曲中之一段为之，犹可想见激壮声容。六十二字，上下片皆三平韵。

定格

｜｜--+｜（句）+-+｜--（韵）+｜+--｜｜（句）+｜--+｜-（韵）+-+｜-（韵）

｜｜--+｜（句）+-+｜--（韵）+｜+--｜｜（句）+｜--+｜-（韵）+-+｜-（韵）

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辛弃疾（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

喝火令

始见《山谷词》。六十五字，前片三平韵，后片四平韵。

定格

｜｜--｜（句）--｜｜-（韵）｜--｜｜--（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句）＋｜｜--（韵）

例

见晚情如旧，交疏分已深。舞时歌处动人心。烟水数年魂梦，何处可追寻？

昨夜灯前见，重题汉上襟。便愁云雨又难禁。晓也星稀，晓也月西沉。晓也雁行低度，不会寄芳音。

——黄庭坚

行香子

双调小令，六十六字，上片五平韵，下片四平韵。音节流美，亦可略加衬字。

定格

＋｜--（韵）＋｜--（韵）＋-＋（豆）＋｜--（韵）＋-＋｜（句）＋｜--（韵）｜＋-＋（句）＋-｜（句）＋--（韵）

＋-＋｜（句）＋｜--（韵）＋-＋（豆）＋｜--（韵）＋-＋｜（句）＋｜--（韵）｜＋-＋（句）＋-｜（句）｜--（韵）

附注：上下片两结皆以一去声字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二句有与上片平仄相同兼叶韵，亦有两句并用仄收不叶韵者。

例一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苏轼（过七里滩）

例二

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远远苔墙，隐隐茅堂。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

——秦观（此据康熙《词谱》卷十四所录，汲古阁本《淮海词》及宋本《淮海居士长短句》皆无）

例三

草际鸣蛩，惊落梧桐。正人间天上愁浓。云阶月地，关锁千重。纵浮槎来，浮槎去，不相逢。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无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一霎儿晴，一霎儿雨，一霎儿风。

——李清照（见《词谱》卷十四，三“儿”字皆衬）

风入松

古琴曲有《风入松》，传为晋嵇康所作，见《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宋史·乐志》入“林钟商”。双调，七十六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定格

+-+｜｜--（韵）+｜｜--（韵）+-+｜--｜（句）+-+（豆）+｜--（韵）+｜---｜（句）+-+｜--（韵）

+-+｜｜--（韵）+｜｜--（韵）+-+｜--｜（句）+-+（豆）+｜--（韵）+｜---｜（句）+-+｜--（韵）

附注：第二句亦有作四言“+｜--”者。

例一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

——俞国宝

例二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莺。

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吴文英

金人捧露盘

又名《铜人捧露盘引》、《上西平》、《西平曲》。唐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云：“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乐家取以制曲，故多苍凉激楚之音。此调别体亦多，兹以《东山寓声乐府》为准。八十一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四平韵。前六、后七两句，并以一去声字领下七言句。《词谱》于第三字豆，作上三下五句式，非。

定格

｜--（韵）-｜｜（句）｜--（韵）｜｜｜（豆）＋｜--（韵）--｜｜（句）｜＋--｜｜--（韵）｜--｜（句）｜＋-（豆）＋｜--（韵）

--｜（句）--｜（句）-｜｜（句）｜--（韵）｜｜｜（豆）＋｜--（韵）--｜｜（句）｜＋--｜｜--（韵）｜--｜（句）｜＋-（豆）＋｜--（韵）

附注：起用对偶，可不叶韵。贺铸词“江”字，殆是偶合。

例

控沧江，排青嶂，燕台凉。驻彩仗、乐未渠央。岩花磴蔓，妒千门珠翠倚新妆。舞闲歌悄，恨风流、不管馀香。

繁华梦，惊俄顷；佳丽地，指苍茫。寄一笑、何与兴亡？量船载酒，赖使君相对两胡床。缓调清管，更为侬、三弄斜阳。

——贺铸（凌歊台）

八六子

始见《尊前集》所收杜牧之作，九十字，句豆与北宋诸家多有出入。兹以《淮海词》为准，八十八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五平韵。要注意转折处，有骀荡生姿之感，乃称合作。

定格

｜--（韵）｜--｜（句）--｜｜--（韵）｜｜｜--｜｜（句）｜--｜--（句）｜-｜-（韵）

---｜--（韵）｜｜｜--｜（句）--｜｜--（韵）｜｜｜（豆）--｜--｜（句）｜--｜（句）｜--｜（句）--｜｜--｜｜（句）---｜--（韵）｜--（韵）--｜-｜-（韵）

附注：前片第四句以一去声字领六言两对句，后片第四句以三仄声字领六言一句，四言两对句，第七句以两平声字领六言两对句。前后两结最末四字并宜用“去平去平”，方能发调。

例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

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怎奈向、欢娱渐随流水，素弦声断，翠绡香减，那堪片片飞花弄晚，濛濛残雨笼晴。正销

凝，黄鹂又啼数声。

——秦观

雪梅香

《乐章集》入“正宫”。九十四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第三句是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韵）｜－－－｜（句）－－｜｜－－（韵）＋｜－－｜－｜（句）｜－－｜｜－－（韵）｜－｜（句）｜｜－－（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句）｜－－｜｜－－（韵）－－｜（句）｜｜－－（句）－｜－－（韵）

例

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渔市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

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可惜当年，顿乖雨迹云踪。雅态妍姿正欢洽，落花流水忽西东。无聊意，尽把相思，分付征鸿。

——柳永

满庭芳

又名《锁阳台》，《清真集》入“中吕调”。九十五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过片二字，亦有不叶韵连下为五言句者。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附注：后片第四句是上一、下四句法，亦作“｜＋--｜”。

例一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

摐摐，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釭。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苏轼（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

例二

山抹微云，天黏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秦观

例三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楚江清。独棹孤篷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

——秦观

例四

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地卑山近，衣润费炉烟。人静乌鸢自乐，小桥外、新渌溅溅。凭阑久，黄芦苦竹，拟泛九江船。

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

——周邦彦（夏日溧水无想山作）

水调歌头

唐大曲有《水调歌》，据《隋唐嘉话》，为隋炀帝凿汴河时所作。宋乐入“中吕调”，见《碧鸡漫志》卷四。凡大曲有“歌头”，此殆裁截其首段为之。九十五字，前后片各四平韵。亦有前后片两六言句夹叶仄韵者，有平仄互叶几于句句用韵者，各为举例。

定格

＋｜｜－｜（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附注：前片第三、四句，后片第四、五句，可作上六下五，亦可作上四下七。平仄可出入处颇多，须善掌握调配。

例一

潇洒太湖岸，淡伫洞庭山。鱼龙隐处，烟雾深锁渺弥间。方念陶朱张翰，忽有扁舟急桨，撇浪载鲈还。落日暴风雨，归路绕汀湾。

丈夫志，当景盛，耻疏闲。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拟借寒潭垂钓，又恐相猜鸥鸟，不肯傍青纶。刺棹穿芦荻，无语看波澜。

——苏舜钦（沧浪亭）

例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附注:“去”与“宇”，“合”与“缺”，夹叶仄韵。

例三（平仄韵通叶）

南国本潇洒，六代浸豪奢。台城游冶，擘笺能赋属宫娃。云观登临清夏，璧月留连长夜，吟醉送年华。回首飞鸳瓦，却羡井中蛙。

访乌衣，成白社，不容车。旧时王谢，堂前双燕过谁家？楼外河横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樯影落寒沙。商女篷窗罅，犹唱后庭花。

——贺铸（台城游）

例四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

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辛弃疾（盟鸥）

凤凰台上忆吹箫

《词谱》卷二十五引《列仙传拾遗》：“萧史善吹箫，作鸾凤之响。秦穆公有女弄玉，善吹箫，公以妻之，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凤凰来止。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数年，弄玉乘凤，萧史乘龙去。”宋词始见《晁氏琴趣外篇》。兹以《漱玉词》为准。九十五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李清照

汉宫春

《高丽史·乐志》名《汉宫春慢》。《梦窗词集》入“夹钟商”。各家句豆多有出入，兹以《稼轩长短句》为准。九十六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馀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辛弃疾（立春日）

八声甘州

简称《甘州》。唐边塞曲。据王灼《碧鸡漫志》卷三："《甘州》世不见，今'仙吕调'有曲破，有八声慢，有令，而'中吕调'有《象八声甘州》，他宫调不见也。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若《象八声甘州》，即是用其法于'中吕调'。"今所传《八声甘州》，《乐章集》入"仙吕调"。因全词共八韵，故称"八声"。九十七字，前后片各四平韵。亦有首句增一韵者。

定格

｜＋－｜｜｜－－（句）＋＋｜－－（韵）｜－－＋｜（句）＋－＋｜（句）＋｜－－（韵）＋｜－－＋｜（句）＋｜｜－－（韵）＋｜－－｜（句）＋｜－－（韵）

＋｜＋－＋｜（句）｜＋－＋｜（句）＋｜－－（韵）｜－－＋｜（句）＋｜｜－－（韵）｜－－（豆）＋－－｜（句）｜＋－（豆）＋｜｜－－（韵）－－｜（豆）｜－－｜（句）＋｜－－（韵）

附注：结尾倒数第二句是特殊句法，中间两字多相连属。又诸领格字如柳词"对"、"渐"、"叹"等并宜用去声。前片第一、二句亦有作上五、下八者，亦有首句不用领格字，于第三字豆，结尾倒数第二句不用特殊句法者。

例一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

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柳永

例二（首句不用领格字）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

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苏轼（寄参寥子）

例三（开端上五、下八）

渺空烟四远，是何年青天坠长星？幻苍崖云树，名娃金屋，残霸宫城。箭径酸风射眼，腻水染花腥。时靸双鸳响，廊叶秋声。

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

——吴文英（灵岩陪庾幕诸公游）

例四（首句用韵）

记玉关踏雪事清游，寒气脆貂裘。傍枯林古道，长河饮马，此意悠悠。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一字无题处，落叶都愁。

载取白云归去，问谁留楚佩，弄影中洲？折芦花赠远，零落一身秋。向寻常、野桥流水，待招来、不是旧沙鸥。空怀感，有斜阳处，却怕登楼。

——张炎（辛卯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

扬州慢

此姜夔自度曲，入“中吕宫”。其序云：“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九十八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前片第四、五句及后片第三句皆由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句）｜－｜｜－－（韵）｜－－｜｜（句）｜｜｜－－（韵）｜－｜（豆）－－｜｜（句）｜－－｜（句）－｜－－（韵）｜－－（豆）－｜－－（句）－｜－－（韵）

｜－｜｜（句）｜－－（豆）－｜－－（韵）｜｜｜－－（句）－－｜｜（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

生?

——姜夔

高阳台

又名《庆春泽》。一百字，前后片各四平韵，亦有于两结三字豆处增叶一韵者。

定格

＋丨--（句）--丨丨（句）＋-＋丨--（韵）＋丨--（句）＋-＋丨--（韵）＋-＋丨--丨（句）丨＋-（豆）＋丨--（韵）丨--（豆）＋丨--（句）＋丨--（韵）

--丨丨--丨（句）丨--＋丨（句）＋丨--（韵）＋丨--（句）＋-＋丨--（韵）＋-＋丨--丨（句）丨＋-（豆）＋丨--（韵）丨--（豆）＋丨--（句）＋丨--（韵）

例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张炎（西湖春感）

锦堂春慢

始见《青箱杂记》所载司马光作。一百一字，前后片各四平韵。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韵）||－||（句）||－－（句）－|－－（韵）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例

红日迟迟，虚廊影转，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

始知青春无价，叹飘零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司马光

寿楼春

始见史达祖《梅溪词》，题为“寻春服感念”，殆是悼亡之作。一百一字，前后片各六平韵。中多拗句，尤多连用平声之句，声情低抑，全作凄音。有用以填寿词者，大误。

定格

－－－－－（韵）｜－－｜｜（句）－｜－－（韵）｜｜－－－｜（句）｜－－－（韵）－｜｜（句）－－－（韵）｜｜－（豆）－－－－（韵）｜｜｜－－（句）－－｜｜（句）－｜｜－－（韵）

－－｜（句）－－－（韵）｜－－｜｜（句）－｜－－（韵）｜｜－－－｜（句）｜－－－（韵）－｜｜（句）－－－（韵）｜｜－（豆）－－－－（韵）｜－｜－－（句）－－｜｜－｜－（韵）

例

裁春衫寻芳。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谁念我，今无裳？自少年、消磨疏狂。但听雨挑灯，攲床病酒，多梦睡时妆。

飞花去，良宵长。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最恨湘云人散，楚兰魂伤。身是客，愁为乡。算玉箫、犹逢韦郎。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

——史达祖

忆旧游

《清真集》入“越调”。一百二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过片二字亦可不叶。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句）-｜｜--（韵）｜｜｜--（句）--｜｜（句）｜｜--（韵）

--（韵）｜-｜（句）｜｜｜--（句）-｜--（韵）｜｜--｜（句）｜---｜（句）-｜--（韵）｜-｜｜-｜（句）-｜｜--（韵）｜｜｜--（句）--｜｜-｜-（韵）

附注：此调有六领格字，如周词“记”、“听”、“渐”、“道”、“叹”、“但”，并宜用去声。亦有开端不用领格字，改上一、下四句法为上二、下三，改二、三句为八言一句，过片二字减去一韵者，如例二所举吴文英词是。有前片第四句改五言为上三、下四的七言句式，而将第五句之领格字减去，又于过片五字改作“｜--｜｜”的上一、下四句式，并于结尾倒数第二句增叶一韵者，如例三所举刘将孙词是。

例一

记愁横浅黛，泪洗红铅，门掩秋宵。坠叶惊离思，听寒蛩夜泣，乱

雨萧萧。凤钗半脱云鬓，窗影烛花摇。渐暗竹敲凉，疏萤照晓，两地魂销。

迢迢，问音信，道径底花阴，时认鸣镳。也拟临朱户，叹因郎憔悴，羞见郎招。旧巢更有新燕，杨柳拂河桥。但满眼京尘，东风竟日吹露桃。

——周邦彦

例二（变格一）

送人犹未苦，苦送春随人去天涯。片红都飞尽，正阴阴润绿，暗里啼鸦。赋情顿雪双鬓，飞梦逐尘沙。叹病渴凄凉，分香瘦减，两地看花。

西湖断桥路，想系马垂杨，依旧欹斜。葵麦迷烟处，问离巢孤燕，飞过谁家？故人为写深怨，空壁扫秋蛇。但醉上吴台，残阳草色归思赊。

——吴文英（别黄澹翁）

例三（变格二）

正落花时节，憔悴东风，绿满愁痕。悄客梦、惊呼伴侣，断鸿有约，回泊归云。江空共道惆怅，夜雨隔篷闻。尽世外纵横，人间恩怨，细酌重论。

叹他乡异县，渺旧雨新知，历落情真。匆匆那忍别？料当君思我，我亦思君。人生自非麋鹿，无计久同群。此去重销魂，黄昏细雨人闭门。

——刘将孙

夜飞鹊

始见《清真集》，入“道宫”。《梦窗词》集入“黄钟商”。一百七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四平韵。

定格

－－｜－｜（句）－｜－－（韵）－｜｜｜－－（韵）－－｜｜｜－｜（句）＋－－｜－－（韵）－－｜－｜（句）｜－－－｜（句）｜｜－－（韵）－－｜｜（句）｜－－（豆）＋｜－－（韵）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附注：调内领格字如周词“探”、“但”两字，并宜去声。

例

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斜月远堕馀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

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影与人齐。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

——周邦彦（别情）

望海潮

始见《乐章集》，入“仙吕调”。一百七字，前片五平韵，后片六平韵。亦有于过片二字增一韵者。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韵）｜－－｜｜（句）＋｜－－（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附注：前片第八句有作“｜｜-｜｜”为上一下四句式，后片结尾作“-｜--（句）｜--｜｜--（韵）”者。亦有前片第四句作“--｜｜（句）”，后片首二字增一韵者。

例一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

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

例二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

——秦观

例三

梅天雨歇，柳堤风定，江浮画鹢纵横。瀛女弄箫，冯夷伐鼓，云间凤咽鼍鸣。波面走长鲸。卷怒涛来往，搅碎沧溟。两岸游人笑语，罗绮间簪缨。

灵均逝魄无凭。但湘沅一水，到底澄清。菰黍万家，丝桐五彩，年年吊古深情。锦帜片霞明。使操舟妙手，翻动心旌。向晚鱼龙戏罢，千里浪花平。

——黄岩叟

沁园春

又名《寿星明》。格局开张，宜抒壮阔豪迈情感。苏、辛一派最喜用之。一百十四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五平韵，亦有于过片处增一暗韵者。

定格

＋｜--（句）｜｜--（句）｜｜｜-（韵）｜＋-＋｜（句）＋-＋｜（句）＋-＋｜（句）＋｜--（韵）＋｜--（句）＋-＋｜（句）＋｜--＋｜-（韵）--｜（句）｜＋-＋｜（句）＋｜--（韵）

--＋｜--（韵）｜＋｜--＋｜-（韵）｜＋-＋｜（句）＋-＋｜（句）＋-＋｜（句）＋｜--（韵）＋｜--（句）＋-＋｜（句）＋｜--＋｜-（韵）--｜（句）｜＋-＋｜（句）＋｜--（韵）

附注：前片第四句与后片第三句皆以一字领下四言四句，前后片结尾并以一字领下四言二句，宜用去声字。

例一

孤鹤归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王侯蝼蚁，毕竟成尘。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

交亲零落如云，又岂料如今馀此身。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非惟

我老，更有人贫。躲尽危机，消残壮志，短艇湖中闲采莼。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

——陆游

附注：过片“亲”字是暗韵。

例二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辛弃疾（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例三（变格）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坡仙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

白言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阁开。爱纵横二涧，东西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不若孤山先访梅。须晴去，访

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刘过（寄辛承旨。时承旨招，不赴）

例四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唤厨人斫就，东溟鲸脍；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馀子谁堪共酒杯？车千两，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刘克庄（梦孚若）

多丽

又名《绿头鸭》。一百三十九字，前片六平韵，后片五平韵。亦有于首句起韵者。变格改用入声韵。

定格

|--（句）+-+|--（韵）|--（豆）--||（句）+++|--（韵）|--（豆）+-+|（句）++|（豆）+|--（韵）+|--（句）--||（句）|--||--（韵）|+|（豆）+--|（句）+||--（韵）--|（豆）+-+|（句）+|--（韵）

|--（豆）--||（句）|+-|--（韵）|--（豆）|-||（句）+++（豆）-|--（韵）+|--（句）+-||（句）+--||--（韵）|+|（豆）+-+|（句）-||--（韵）--|（豆）+-+|（句）+|--（韵）

例一

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烂银盘、来从海底，皓色千里澄辉。莹无尘、素娥澹伫，静可数、丹桂参差。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露坐久、疏萤时度，乌鹊正南飞。瑶台冷，阑干凭暖，欲下迟迟。

念佳人、音尘隔后，对此应解相思。最关情、漏声正永，暗断肠、花影潜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又争知？共凝恋、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强健，清尊素影，长愿相随。

——晁端礼

变格（入声韵）

丨--（句）丨丨---丨（韵）丨--（豆）丨-丨丨（句）丨--丨丨丨（韵）丨--（豆）丨-丨丨（句）丨--（豆）丨丨-丨（韵）丨丨--（句）---丨（句）丨--丨丨-丨（韵）丨-丨（豆）丨--丨（句）-丨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丨-丨（韵）

丨-丨--丨丨（句）丨--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丨--丨-丨（韵）丨丨--（句）---丨（句）---丨丨-丨（韵）丨-丨（豆）丨--丨（句）-丨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丨-丨（韵）

例二

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向其间、赏心乐事，古来难是并得。况东城、凤台沁苑，泛清波、浅照金碧。露洗华桐，烟霏丝柳，绿阴摇曳荡春色。画堂迴、玉簪琼佩，高会尽词客。清歌久、重然绛蜡，别就瑶席。

有翩若惊鸿体态，暮为行雨标格。逞朱唇、缓歌妖丽，似听流莺乱花隔。慢舞萦回，娇鬟低亸，腰肢纤细困无力。忍分散、彩云归后，何处更寻觅？休辞醉、明月好花，莫漫轻掷。

——聂冠卿（李良定公席上赋）

六州歌头

程大昌《演繁露》：“《六州歌头》，本鼓吹曲也。近世好事者倚其声为吊古词，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文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诚可喜也。”一百四十三字，前后片各八平韵。又有于平韵外兼叶仄韵者，或同部平仄互叶，或平韵同部、仄韵随时变换，并能增强激壮声情，有繁弦急管、五音繁会之妙。要以平韵为主，仄韵为副，务使“玄黄律吕，各适物宜”耳。兹列三式，各为举例。

格一（平韵）

--+|（句）+||--（韵）-+|（句）--|（句）|--（韵）|--（韵）+|+-|（句）+-|（句）-+|（句）++|（句）-+|（句）|--（韵）+|+-（句）+|--|（句）+|--（韵）|+-+|（句）+||--（韵）+|--（韵）|--（韵）

|--|（句）+-|（句）-+|（句）|--（韵）++|（句）-+|（句）|--（韵）|--（韵）+|--|（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句）+||--（韵）+|--（韵）

例一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

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张孝祥（建康留守席上作）

格二（平仄韵互叶）

｜－｜｜（句）－｜｜－－（平韵）－｜｜（仄韵）－｜｜（叶仄）｜－－（叶平）｜－－（叶平）｜｜－－｜（叶仄）－－｜（叶仄）－－｜（叶仄）－｜｜（叶仄）－－｜（叶仄）｜－－（叶平）－｜｜－（句）－｜－－｜（叶仄）｜｜－－（叶平）－－－｜｜（句）｜｜｜－－（叶平）｜｜－－（叶平）｜－－（叶平）

｜－－｜（叶仄）－－｜（叶仄）－｜｜（叶仄）｜－－（叶平）－｜｜（叶仄）－｜｜（叶仄）｜－－（叶平）｜－－（叶平）｜｜－－｜（叶仄）－－｜（叶仄）｜－－（叶平）－｜｜（叶仄）－－｜（叶仄）－－－（叶平）｜｜－－（句）｜｜－－｜（叶仄）｜｜－－（叶平）｜－－＋－｜（句）｜｜｜－－（叶平）｜｜－－（叶平）

例二

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推翘勇，矜豪纵，轻盖拥，联飞鞚，斗城东。轰饮酒垆，春色浮寒瓮。吸海垂虹。闲呼鹰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乐匆匆。

似黄粱梦，辞丹凤；明月共，漾孤篷。官冗从，怀倥偬，落尘笼，簿书丛。鹖弁如云众，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动，渔阳弄，思悲翁，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恨登山临水，手寄七弦桐，目送归鸿。

——贺铸

格三（平仄韵递换）

--｜｜（句）-｜｜--（平韵）-｜｜（换仄韵）--｜（叶仄）｜--（叶平）｜--（叶平）｜｜--｜（二换仄）-｜｜（叶二仄）--｜（叶二仄）-｜｜（叶二仄）--｜（叶二仄）｜--（叶平）｜｜--（句）｜｜--｜（句）｜｜--（叶平）｜---｜（句）｜｜｜--（叶平）｜｜--（叶平）｜--（叶平）

｜-｜｜（三换仄）--｜（叶三仄）--｜（叶三仄）｜--（叶平）-｜｜（四换仄）--｜（叶四仄）｜--（叶平）｜--（叶平）｜｜--｜（句）--｜（句）｜--（叶平）-｜｜（五换仄）--｜（叶五仄）｜--（叶平）-｜--（句）｜｜--｜（句）-｜--（叶平）｜--｜｜（句）｜｜｜--（叶平）｜｜--（叶平）

附注：格二、格三所有可平可仄处，与格一同。

例三

春风着意，先上小桃枝。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记年时，隐映新妆面，临水岸，春将半，云日暖，斜桥转，夹城西。草软莎平，跋马垂杨渡，玉勒争嘶。认蛾眉凝笑，脸薄拂胭脂。绣户曾窥，恨依依。

共携手处，香如雾，红随步，怨春迟。销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旧日堂前燕，和烟雨，又双飞。人自老，春长好，梦佳期。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

——韩元吉（桃花）

第二类
仄韵格

如梦令

又名《忆仙姿》、《宴桃源》。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勗）创作。《清真集》入“中吕调”。三十三字，五仄韵，一叠韵。

定格

＋｜＋－－｜（韵）＋｜＋－－｜（韵）＋｜｜－－（句）＋｜｜－－｜（韵）－｜（韵）－｜（叠）＋｜｜－－｜（韵）

例一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鸾歌凤。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

——李存勗

例二

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梦破鼠窥灯，霜送晓寒侵被。无寐，无寐，门外马嘶人起。

——秦观

例三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

归自谣

一作《归国谣》，《词谱》引《乐府雅词》入“道调宫”。三十四字，前后片各三仄韵。

定格

-｜｜（韵）+｜+--｜｜（韵）+-+｜--｜（韵）

--+｜-+｜（韵）--｜（韵）+-+｜--｜（韵）

例

何处笛？深夜梦回情脉脉。竹风檐雨寒窗滴。

离人数岁无消息。今头白，不眠特地重相忆。

——冯延巳

天仙子

唐教坊舞曲。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德裕）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金奁集》入“歇指调”，所收为韦庄作五首，皆平韵或仄韵转平韵体。《花间集》所收皇甫松二首，则皆仄韵单调小令，三十四字，五仄韵。《张子野词》兼入“中吕”、“仙吕”两调，并重叠一片为之。

格一

＋｜＋--｜｜（韵）｜--｜--｜（韵）--＋｜｜--（句）-｜｜（韵）｜-｜（韵）｜｜＋--｜｜（韵）

例一

晴野鹭鸶飞一只，水荭花发秋江碧。刘郎此日别天仙，登绮席，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

——皇甫松

格二

＋｜｜--｜｜（韵）＋｜｜--｜｜（韵）＋--｜｜--（句）-｜｜（韵）--｜（韵）＋｜｜--｜｜（韵）

＋｜｜--｜｜（韵）＋｜｜--｜｜（韵）＋--｜｜--（句）-｜｜（韵）--｜（韵）＋｜｜--｜｜（韵）

例二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张先（时为嘉禾小倅，以病眠，不赴府会）

生查子

唐教坊曲。《词谱》引《尊前集》入“双调”。四十字，上下片各两仄韵。各家平仄颇多出入，与作仄韵五言绝句诗相仿。多抒怨抑之情。

格一

+｜｜--（句）+｜--｜（韵）+｜｜--（句）+｜--｜（韵）

+｜｜--（句）+｜--｜（韵）+｜｜--（句）+｜--｜（韵）

例一

坠雨已辞云，流水难归浦。遗恨几时休？心抵秋莲苦。

忍泪不能歌，试托哀弦语。弦语愿相逢，知有相逢否？

——晏幾道

格二

+-+｜-（句）+｜--｜（韵）+｜｜--（句）+｜--｜（韵）

+-+｜-（句）+｜--｜（韵）+｜｜--（句）+｜--｜（韵）

例二

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雨。双舻本无情，鸦轧如人语。

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

——贺铸

例三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朱淑真（一作欧阳修）

格三

｜｜｜－－（句）｜｜－－｜（韵）－－｜｜－（句）｜｜－－｜（韵）

｜｜｜－－（句）－｜－－｜（韵）－｜｜－－（句）－－｜－｜（韵）

例四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韩偓

醉花间

唐教坊曲。《词谱》引《宋史·乐志》入“双调”。四十一字，前片三仄韵，一叠韵，后片三仄韵。

定格

--｜（韵）｜-｜（叠）-｜--｜（韵）-｜｜--（句）｜｜--｜（韵）

---｜｜（韵）｜｜--｜（韵）--｜｜-（句）-｜--｜（韵）

例

深相忆，莫相忆，相忆情无极。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

金盘珠露滴，两岸榆花白。风摇玉佩清，今夕为何夕？

——毛文锡

点绛唇

《清真集》入“仙吕调”，元北曲同，但平仄句式略异，今京剧中犹常用之。四十一字，前片三仄韵，后片四仄韵。

定格

+|--（句）+-+|--|（韵）|--|（韵）+|--|（韵）

+|--（句）+|--|（韵）-+|（韵）|--|（韵）+|--|（韵）

附注：上片第八字，有增一韵者，如第三例。

例一

荫绿围红，梦琼家在桃源住。画桥当路，临水开朱户。

柳径春深，行到关情处。颦不语，意凭风絮，吹向郎边去。

——冯延巳

例二

台上披襟，快风一瞬收残暑。柳丝轻举，蛛网黏飞絮。

极目平芜，应是春归处。愁凝伫，楚歌声苦，村落黄昏鼓。

——周邦彦

例三

不用悲秋，今年身健（韵）还高宴。江村海甸，总作空花观。

尚想横汾，兰菊纷相半。楼船远，白云飞乱，空有年年雁。

——苏轼（庚午重九）

霜天晓角

又名《月当窗》。各家颇不一致，兹以《稼轩长短句》为准。四十三字，前后片各三仄韵。别有平韵格，附着于后。

定格

+-+|（韵）+|--|（韵）-||--|（句）++|（豆）--|（韵）

+--||（韵）+--||（韵）-||--|（句）++|（豆）--|（韵）

例一

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

宦游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

——辛弃疾（旅兴）

变格（平韵格）

-|--（韵）|--|-（韵）||--||（句）-||（豆）|--（韵）

--（韵）-|-（韵）|--|-（韵）|||--|（句）-||（豆）|--（韵）

例二

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

檐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说与折花人道：须插向、鬓边斜。

——蒋捷

伤春怨

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此为王安石梦中作。四十三字，前后片各三仄韵。

定格

| |--|（韵）| |---|（韵）| | |--（句）| |---|（韵）

|---|（韵）| |--|（韵）| | |--（句）| | |（豆）--|（韵）

例

雨打江南树，一夜花开无数。绿叶渐成阴，下有游人归路。

与君相逢处，不道春将暮。把酒祝东风，且莫恁、匆匆去。

——王安石

卜算子

北宋时盛行此曲。万树《词律》以为取义于“卖卜算命之人”。双调，四十四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两结亦可酌增衬字，化五言为六言句，于第三字豆。宋教坊复演为慢曲，《乐章集》入“歇指调”。八十九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

格一

＋｜｜--（句）＋｜--｜（韵）＋｜--｜｜-（句）＋｜--｜（韵）

＋｜｜--（句）＋｜--｜（韵）＋｜--｜｜-（句）＋｜--｜（韵）

例一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轼（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例二（加衬字）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李之仪

格二（卜算子慢）

--｜｜（句）-｜｜-（句）｜｜｜--｜（韵）｜｜--（句）｜｜｜--｜（韵）｜--（豆）｜｜--｜（韵）｜｜｜（豆）--｜｜（句）--｜｜-｜（韵）

｜｜--｜（韵）｜｜｜--（句）｜--｜（韵）｜｜--（句）｜｜｜-｜｜（韵）｜--（豆）-｜--｜（韵）｜｜｜（豆）--｜｜（句）｜---｜（韵）

附注：过片第六字领下四言两偶句，结尾是上一下四句法，第一字定要去声，与领格字同。

例三（慢）

江枫渐老，汀蕙半凋，满目败红衰翠。楚客登临，正是暮秋天气。引疏砧、断续残阳里。对晚景、伤怀念远，新愁旧恨相继。

脉脉人千里。念两处风情，万重烟水。雨歇天高，望断翠峰十二。尽无言、谁会凭高意？纵写得、离肠万种，奈归云谁寄？

——柳永

谒金门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双调”。四十五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定格

-＋｜（韵）-｜｜--｜（韵）＋｜＋--｜｜（韵）｜--｜｜（韵）

＋｜＋-＋｜（韵）＋｜＋--｜（韵）＋｜＋--｜｜（韵）｜--｜｜（韵）

例一

空相忆，无计得传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觅？

新睡觉来无力，不忍看君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

——韦庄

例二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冯延巳

好事近

又名《钓船笛》，《张子野词》入“仙吕宫”。四十五字，前后片各两仄韵，以入声韵为宜。两结皆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韵）＋｜｜－－｜（句）｜＋－－｜（韵）

＋－＋｜｜－－（句）＋＋｜－｜（韵）＋｜｜－－｜（句）｜＋－－｜（韵）

例一

江上探春回，正值早梅时节。两行（去声）小槽双凤，按凉州初彻。

谢娘扶下绣鞍来，红靴踏残雪。归去不须银烛，有山头明月。

——郑獬

例二

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

飞云当面化龙蛇，天矫转空碧。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

——秦观（梦中作）

忆少年

又名《十二时》。四十六字，前片两仄韵，后片三仄韵，亦以入声部为宜。两结皆上一、下四句法。亦有于过片处增一领格字者。

定格

－－＋｜（句）－－｜｜（句）－－－｜（韵）－－｜＋｜（句）｜－－－｜（韵）

｜｜－－－｜｜（韵）｜－－（豆）｜－－｜（韵）－－｜－｜（句）｜－－＋｜（韵）

例一

无穷官柳，无情画舸，无根行客。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

罨画园林溪绀碧，算重来、尽成陈迹。刘郎鬓如此，况桃花颜色！

——晁补之（别历下）

例二

年时酒伴，年时去处，年时春色。清明又近也，却天涯为客。

念过眼光阴难再得，想前欢、尽成陈迹。登临恨如此，把阑干暗

拍。

——曹组

忆秦娥

又名《秦楼月》。始见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题李白作。四十六字，前后片各三仄韵，一叠韵，亦以入声部为宜。又有改用平韵者，附见于后。

定格

－＋｜（韵）＋－＋｜－－｜（韵）－－｜（叠）＋－＋｜（句）｜－－｜（韵）

＋－＋｜－－｜（韵）＋－＋｜－－｜（韵）－－｜（叠）＋－＋｜（句）｜－－｜（韵）

例一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李白

变格（平韵）

＋－－（韵）＋－＋｜－－－（韵）－－－（叠）＋－＋｜（句）｜｜－－（韵）

|--|---（韵）+-+|---（韵）---（叠）+-+|（句）||--（韵）

例二（平韵格）

晓朦胧，前溪百鸟啼匆匆。啼匆匆，凌波人去，拜月楼空。

去年今日东门东，鲜妆辉映桃花红。桃花红，吹开吹落，一任东风。

——贺铸

烛影摇红

《能改斋漫录》卷十六：“王都尉（诜）有忆故人词，徽宗喜其词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徽宗所置音乐研究创作机关）别撰腔，周美成（邦彦）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云。”王词原为小令，或名《忆故人》。五十字，前片两仄韵，后片三仄韵。周作演为慢曲，《梦窗词集》入“大石调”。九十六字，前后片各五仄韵。

格一

｜｜--（句）｜｜-（句）｜｜-（豆）--｜（韵）---｜｜--（句）-｜--｜（韵）

-｜--｜｜（韵）｜--（豆）--｜｜（韵）｜--｜（句）｜｜--（句）---｜（韵）

例一

烛影摇红，向夜阑，乍酒醒、心情懒。尊前谁为唱阳关？离恨天涯远。

无奈云沉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王诜

格二

－｜－－（句）｜－｜｜－－｜（韵）－－－｜｜－－（句）－｜－－｜（韵）｜｜－－｜｜（韵）｜－－（豆）－－｜｜（韵）｜－－｜（句）｜｜－－（句）－－｜｜（韵）

｜｜－－（句）｜－｜｜－－｜（韵）－－－｜｜－－（句）－｜－－｜（韵）－｜－－｜｜（韵）｜－－（豆）－－｜｜（韵）｜－－｜（句）｜｜－－（句）－－－｜（韵）

例二

芳脸轻匀（原作“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转（原作“秋波转”）。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盼。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眼（原作“满”。以上并依《词谱》改）。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庭院。

——周邦彦

醉花阴

小令，五十二字，前后片各三仄韵。兹以《漱玉词》为准。

定格

＋｜＋――｜｜（韵）＋｜――｜（韵）＋｜｜――（句）＋｜――（句）＋｜――｜（韵）

＋－＋｜――｜（韵）｜｜――｜（韵）＋｜｜――（句）＋｜――（句）＋｜――｜（韵）

附注：下片第二句是上一、下四句法。如改用上二、下三句法，则第一字可用平声。

例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

望江东

仅见《山谷琴趣外篇》，殆是黄庭坚创作。五十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定格

－｜－－｜－｜（韵）｜＋｜（豆）－－｜（韵）＋－＋｜｜－｜（韵）｜｜｜（豆）－－｜（韵）

－－｜｜－－｜（韵）｜＋｜（豆）－－｜（韵）＋－＋｜｜－｜（韵）｜＋｜（豆）－－｜（韵）

例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黄庭坚

木兰花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林钟商调”。《花间集》所录三首各不相同，兹以韦庄词为准。五十五字，前后片各三仄韵，不同部换叶。《尊前集》所录皆五十六字体，北宋以后多遵用之。《乐章集》及《张子野词》并入“林钟商”。其名《木兰花令》者，《乐章集》入“仙吕调”，前后片各三仄韵（平仄句式与《玉楼春》全同，但《乐章集》以《玉楼春》入“大石调”，似又有区别）。别有《减字木兰花》，《张子野词》入“林钟商”，《乐章集》入“仙吕调”。四十四字，前后片第一、三句各减三字，改为平仄韵互换格，每片两仄韵，两平韵。又有《偷声木兰花》，入“仙吕调”。五十字，只两片并于第三句各减三字，平仄韵互换，与《减字木兰花》相同。宋教坊复演为《木兰花慢》，《乐章集》入“南吕调”，一百一字，前片五平韵，后片七平韵。兹列五格，以见一曲演化之由，他可类推。

格一（仄韵换韵格）

｜｜｜－－｜｜（韵）－｜｜－－｜｜（韵）－｜｜（句）｜－－（句）｜｜｜－－｜｜（韵）

｜｜｜－－｜｜（换韵）－｜｜－－｜｜（韵）－－｜｜｜－－（句）－｜｜－－｜｜（韵）

例一

独上小楼春欲暮，愁望玉关芳草路。消息断，不逢人，却敛细眉归绣户。

坐看落花空叹息，罗袂湿斑红泪滴。千山万水不曾行，魂梦欲教何处觅？

——韦庄

格二（仄韵定格）

+-+|--|（韵）+|+--||（韵）+-+||--（句）+|+--||（韵）

+-+|--|（韵）+|+--||（韵）+-+||--（句）+|+--||（韵）

例二

儿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来书不寄。闲庭独立鸟关关，争忍抛奴深院里？

闷向绿纱窗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年却忆当年春，同在木兰花下醉。

——欧阳炯

例三（木兰花令）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颍咽。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

——苏轼（次欧公西湖韵）

例四（玉楼春）

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宋祁

格三（减字木兰花）

+-+|（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

+-+|（再换仄韵）+|+--||（叶仄）+|--（再换平韵）+|--+|-（叶平）

例五

天涯旧恨，独自凄凉人不问。欲见回肠，断尽金炉小篆香。

黛蛾长敛，任是春风吹不展。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

——秦观

格四（偷声木兰花）

+-+｜--｜（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

+-+｜--｜（再换仄韵）+｜+--｜｜（叶仄）+｜--（再换平韵）+｜--+｜-（叶平）

例六

画楼浅映横塘路，流水滔滔春共去。目送残晖，燕子双高蝶对飞。

风花将尽持杯送，往事只成清夜梦。莫更登楼，坐想行思已是愁。

——张先

格五（木兰花慢）

｜--｜｜（句）｜-｜（句）｜--（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韵）｜｜+-（韵）-｜｜（句）｜--（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附注：开端是上一、下四句法，前片第四句，后片第五句，皆以去声字领下四言三句，承以两言短韵，紧接“｜-｜｜”的上一、下三的特殊句法，下又以一去声字领七言一句，殆是北宋教坊歌曲时节拍如此。后片第六字亦有不叶韵者，第五句亦作“｜｜-｜｜”。南宋诸家颇不一致，开端多改作上二、下三句法，后片二言短韵后，或改作五言两句。亦有略去两片中间诸两言短韵者，并为举例。

例七（慢调正格）

折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柳永

例八

倚危楼伫立，乍萧索，晚晴初。渐素景衰残，风砧韵响，霜树红疏。云衢，见新雁过，奈佳人自别阻音书。空遣悲秋念远，寸肠万恨萦

纡。

皇都，暗想欢游（不叶韵），成往事，动欷歔。念对酒当歌，低帏并枕，翻恁轻孤。归途，纵凝望处，但斜阳暮霭满平芜。赢得无言悄悄，凭阑尽日踟蹰。

——柳永

例九（慢调变格）

紫骝嘶冻草，晓云锁，岫眉颦。正蕙雪初销，松腰玉瘦，憔悴真真。轻藜渐穿险磴，步荒苔犹认瘗花痕。千古兴亡旧恨，半丘残日孤云。

开尊，重吊吴魂。岚翠冷，洗微醺。问几曾夜宿，月明起看，剑水星纹？登临总成去客，更软红先有探芳人。回首沧波故苑，落梅烟雨黄昏。

——吴文英（游虎丘）

例十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飞镜无根谁系？姮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

楼。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辛弃疾（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

鹊桥仙

《风俗记》：“七夕，织女当渡河，使鹊为桥。”因取以为曲名，以咏牛郎织女相会事。《乐章集》入“歇指调”，较一般所用多三十二字。兹以《淮海词》为准。五十六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亦有上下片各四仄韵者。

定格

＋－＋｜（句）＋－＋｜（句）＋｜＋－＋｜（韵）＋－＋｜｜－－（句）｜＋｜（豆）－－＋｜（韵）

＋－＋｜（句）＋－＋｜（句）＋｜＋－＋｜（韵）＋－＋｜｜－－（句）｜＋｜（豆）－－＋｜（韵）

例一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

例二

松风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孤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

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

——辛弃疾（山行书所见）

夜游宫

《清真集》入“般涉调”。五十七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定格

｜｜--｜｜（韵）｜＋｜（豆）＋--｜（韵）＋｜--｜＋｜（韵）｜--（句）｜--（句）-｜｜（韵）

｜｜--｜（韵）｜＋｜（豆）＋--｜（韵）＋｜--｜＋｜（韵）｜--（句）｜--（句）-｜｜（韵）

例一

叶下斜阳照水，卷轻浪、沉沉千里。桥上酸风射眸子。立多时，看黄昏，灯火市。

古屋寒窗底，听几片、井桐飞坠。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

——周邦彦

例二

雪晓清笳乱起，梦游处、不知何地？铁骑无声望似水。想关河：雁门西，青海际。

睡觉寒灯里，漏声断、月斜窗纸。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

——陆游（记梦，寄师伯浑）

踏莎行

双调小令，《张子野词》入“中吕宫”。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三仄韵。四言双起，例用对偶。又有《转调踏莎行》，六十六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格一

＋｜－－（句）＋－＋｜（韵）＋－＋｜－－｜（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

例一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晏殊

例二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郴州旅舍）

格二（转调踏莎行）

｜｜--（句）--＋｜（韵）＋--｜｜（豆）＋-｜（韵）--＋｜（句）--＋｜（韵）--｜｜｜--｜（韵）

｜｜--（句）--＋｜（韵）＋--｜｜（豆）＋-｜（韵）--＋｜（句）｜--＋｜（韵）-｜｜｜｜--｜（韵）

例三

翠幄成阴，谁家帘幕？绮罗香拥处、觥筹错。清和将近，春寒更薄，高歌看簌簌尘落。

好景良辰，人生行乐。金杯无奈是、苦相虐。残红飞尽，袅垂杨轻弱。来岁断不负莺花约。

——曾觌

钗头凤

又名《折红英》。六十字，上下片各七仄韵，两叠韵，两部递换。声情凄紧。

定格

--｜（韵）--｜（叶仄）｜--｜--｜（叶仄）--｜（换仄）--｜（叶二仄）+--｜（句）｜--｜（叶二仄）｜（叶二仄）｜（叠）｜（叠）

--｜（叶首仄）--｜（叶首仄）｜-｜--｜（叶首仄）--｜（叶二仄）--｜（叶二仄）+--｜（句）｜--｜（叶二仄）｜（叶二仄）｜（叠）｜（叠）

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

蝶恋花

又名《鹊踏枝》、《凤栖梧》。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入“小石调”，《清真集》入“商调”。赵令畤有《商调蝶恋花》，联章作“鼓子词”，咏《会真记》事。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定格

＋丨＋--丨丨（韵）＋丨--（句）＋丨--丨（韵）＋丨＋--丨丨（韵）＋-＋丨--丨（韵）

＋丨＋--丨丨（韵）＋丨--（句）＋丨--丨（韵）＋丨＋--丨丨（韵）＋-＋丨--丨（韵）

例一（鹊踏枝）

萧索清秋珠泪坠。枕簟微凉，展转浑无寐。残酒欲醒中夜起，月明如练天如水。

阶下寒声啼络纬。庭树金风，悄悄重门闭。可惜旧欢携手地，思量一夕成憔悴。

——冯延巳

例二（凤栖梧）

伫立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

例三（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

例四

春涨一篙添水面。芳草鹅儿，绿满微风岸。画舫夷犹湾百转，横塘塔近依然远。

江国多寒农事晚。村北村南，谷雨才耕遍。秀麦连冈桑叶贱，看看尝面收新茧。

——范成大

渔家傲

北宋流行歌曲。有用以作“十二月鼓子词”者。《清真集》入“般涉调”。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五仄韵。

定格

＋｜＋－－｜｜（韵）＋－＋｜－－｜（韵）＋｜＋－－｜｜（韵）－＋｜（韵）＋－＋｜－－｜（韵）

＋｜＋－－｜｜（韵）＋－＋｜－－｜（韵）＋｜＋－－｜｜（韵）－＋｜（韵）＋－＋｜－－｜（韵）

例一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

例二

喜鹊填河仙浪浅，云軿早在星桥畔。街鼓黄昏霞尾暗。炎光敛，

金钩侧倒天西面。

一别经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

——欧阳修（七夕）

例三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蓝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敧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王安石

苏幕遮

西域舞曲。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麿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羂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攘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张说之文集》卷十有《苏摩遮》诗五首，皆七言绝句，说之于诗题下注云：“泼寒胡戏所歌，其和声云亿岁乐。”《词谱》谓宋词家所用，盖因旧曲另度新声。《清真集》入“般涉调”。双调，六十二字，上下片各四仄韵。

定格

｜--（句）-｜｜（韵）＋｜--（句）＋｜--｜（韵）＋｜---｜｜（韵）＋｜--（句）＋｜--｜（韵）

｜--（句）-｜｜（韵）＋｜--（句）＋｜--｜（韵）＋｜---｜｜（韵）＋｜--（句）＋｜--｜（韵）

例一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

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例二

燎沉香，消溽暑。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周邦彦

淡黄柳

宋姜夔自度曲，《白石道人歌曲》入“正平调”。六十五字，前片三仄韵，后片五仄韵，以用入声韵为宜。

定格

--｜｜（句）-｜--｜（韵）｜｜---｜｜（韵）｜｜--｜｜（句）-｜--｜-｜（韵）

｜-｜（韵）--｜-｜（韵）｜-｜（句）｜-｜（韵）｜--｜｜--｜（韵）｜｜--（句）｜--｜（句）-｜--｜｜（韵）

例

空城晓角，吹入垂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

正岑寂，明朝又寒食。强携酒，小桥宅。怕梨花落尽成秋色。燕燕飞来，问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

——姜夔

锦缠道

一名《锦缠头》。六十六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三仄韵。过片及第五句并是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韵）｜--（豆）｜--｜（韵）｜--｜--｜（韵）｜｜--（句）｜｜--｜（韵）

｜--｜-（句）｜--｜（韵）｜--（豆）｜--｜（韵）｜--（豆）-｜--（句）｜｜--｜（句）｜｜--｜（韵）

例

燕子呢喃，景色乍长春昼。睹园林、万花如绣，海棠经雨胭脂透。柳展宫眉，翠拂行人首。

向郊原踏青，恣歌携手。醉醺醺、尚寻芳酒。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

——宋祁

酷相思

始见《书舟词》。双调，六十六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一叠韵。八言句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七言。

定格

｜｜---｜｜（韵）｜＋｜（豆）--｜（韵）｜-｜---｜｜（韵）＋｜｜（豆）--｜（韵）＋｜｜（豆）--｜（叠）

｜｜---｜｜（韵）｜＋｜（豆）--｜（韵）｜-｜---｜｜（韵）＋｜｜（豆）--｜（韵）＋｜｜（豆）--｜（叠）

例

月挂霜林寒欲坠。正门外、催人起。奈离别如今真个是。欲住也、留无计。欲去也、来无计。

马上离情衣上泪。各自个、供憔悴。问江路梅花开也未？春到也、须频寄。人到也、须频寄。

——程垓

解佩令

始见于晏幾道《小山乐府》。调名取义于郑交甫遇汉皋神女解佩事。双调，六十六字，上下片各五仄韵。第一、二句亦有不用韵者。

定格

--＋｜（韵）--＋｜（韵）｜--（豆）---｜（韵）｜｜--（句）｜｜＋（豆）＋--｜（韵）｜--（豆）｜-｜｜（韵）

--＋｜（韵）--＋｜（韵）｜--（豆）---｜（韵）｜｜--（句）｜｜＋（豆）＋--｜（韵）｜--（豆）｜-｜｜（韵）

例

人行花坞，衣沾香雾。有新词、逢春分付。屡欲传情，奈燕子、不曾飞去，倚珠帘、咏郎秀句。

相思一度，浓愁一度。最难忘、遮灯私语。淡月梨花，借梦来、花边廊庑，指春衫、泪曾溅处。

——史达祖

青玉案

汉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因取以为调名。六十七字，前后片各五仄韵。亦有第五句不用韵者。

定格

+-+｜--｜（韵）｜+｜（豆）--｜（韵）｜｜---｜｜（韵）+--｜（句）+-+｜（韵）+｜--｜（韵）

+-+｜--｜（韵）+｜--｜-｜（韵）｜｜---｜｜（韵）+--｜（句）+-+｜（韵）+｜--｜（韵）

例一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贺铸

例二

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犬、随君去。若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鸥

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

辋川图上看春暮，常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

——苏轼（和贺方回韵，送伯固还吴中）

例三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辛弃疾（元夕）

千秋岁

《宋史·乐志》人“歇指调”，《张子野词》入“仙吕调”。兹以《淮海长短句》为准。七十一字，前后片各五仄韵。别有《千秋岁引》，八十二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

格一

｜--｜（韵）-｜--｜（韵）-｜｜（句）--｜（韵）---｜｜（句）-｜--｜（韵）-｜｜（句）｜-｜｜--｜（韵）

｜｜--｜（韵）-｜--｜（韵）-｜｜（句）--｜（韵）｜--｜｜（句）｜｜--｜（韵）-｜｜（句）｜-｜｜--｜（韵）

例一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秦观（谪虔州日作）

格二（千秋岁引）

｜｜－－（句）－－｜｜（韵）｜｜－－｜－｜（韵）－－｜－｜｜｜（句）－－｜｜－－｜（韵）｜－－（句）｜－｜（句）｜－｜（韵）

－｜｜－－｜｜（韵）－｜｜－－｜｜（韵）｜｜－－｜－｜（韵）－－｜－｜｜｜（句）－－｜｜－－｜（韵）｜－－（句）｜－｜（句）－－｜（韵）

例二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去声）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去声）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王安石

离亭燕

一作《离亭宴》。《张子野词补遗》有“离亭别宴”之语。因取以为调名。张作七十七字，他家多用七十二字体。上下片各四仄韵。

定格

＋｜＋--｜（韵）-｜｜--｜（韵）＋｜｜--｜｜（句）｜｜＋--｜（韵）｜｜｜--（句）＋｜＋--｜（韵）

＋｜＋--｜（韵）-｜｜--｜（韵）＋｜｜--｜｜（句）｜｜＋--｜（韵）｜｜｜--（句）＋｜＋--｜（韵）

例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水浸碧天何处断？霁色冷光相射。蓼屿荻花洲，掩映竹篱茅舍。

云际客帆高挂，烟外酒旗低亚。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

——张昇

粉蝶儿

始见毛滂《东堂词》。兹以《稼轩长短句》为准。七十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定格

｜｜--｜-｜-｜｜（韵）｜--（豆）｜--｜（韵）｜--（豆）｜｜｜（豆）｜--｜（韵）｜--（豆）-｜｜--｜（韵）

---｜-｜｜｜-｜（韵）｜--（豆）｜--｜（韵）｜--（豆）-｜｜（豆）｜--｜（韵）｜--（豆）-｜｜--｜（韵）

例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辛弃疾（和赵晋臣敷文赋落梅）

御街行

又名《孤雁儿》。《乐章集》及《张子野词》并入“双调”。兹以范仲淹词为准。双调七十八字，上下片各四仄韵。下片亦有略加衬字者，列为变格。

定格

--｜｜--｜（韵）｜｜｜（豆）--｜（韵）---｜｜--（句）-｜---｜（韵）--+｜（句）+--｜（句）-｜--｜（韵）

--｜｜--｜（韵）｜｜｜（豆）--｜（韵）---｜｜--（句）-｜---｜（韵）--+｜（句）+--｜（句）-｜--｜（韵）

例一（正格）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是人千里。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范仲淹

例二（变格）

霜风渐紧寒侵被。听孤雁、声嘹唳。一声声送一声悲，云淡碧天如水。披衣起告：雁儿略住，听我些儿事。

塔儿南畔城儿里，第三个、桥儿外，濒河西岸小红桥，门外梧桐雕砌。请教且与，低声飞过，那里有人人无寐。

——《古今词话》所载无名氏

祝英台近

又名《月底修箫谱》。始见《东坡乐府》，元高栻词入“越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毛先舒《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东晋，越有梁山伯、祝英台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访之，乃知祝为女，欲娶之，然祝已许马氏之子。梁怒怒成疾，后为鄞令，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地而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冢，哭之哀恸。其地忽裂，祝投而死之。今吴中有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此调宛转凄抑，犹可想见旧曲遗音。七十七字，前片三仄韵，后片四仄韵。忌用入声部韵。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句）|+|（豆）+--|（韵）

|-|（韵）++-|--（句）+-|-|（韵）+|--（句）++|-|（韵）+-+|--（句）+-+|（句）|+|（豆）+--|（韵）

例一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倩谁劝、流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心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辛弃疾（晚春）

例二

采幽香，巡古苑，竹冷翠微路。斗草溪根，沙印小莲步。自怜两鬓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云山深处。

昼闲度，因甚天也悭春，轻阴便成雨？绿暗长亭，归梦趁风絮。有情花影阑干，莺声门径，解留我、霎时凝伫。

——吴文英（春日客龟溪，游废园）

蓦山溪

又名《上阳春》。《清真集》入“大石调”。八十二字，前片六仄韵，后片四仄韵。亦有前片四仄韵，后片三仄韵者，列为别格。

定格

--+|（韵）+|--|（韵）+||--（句）|++（豆）--+|（韵）|--|（句）+||--（句）-||（韵）-||（韵）+|--|（韵）

--+|（句）+|--|（韵）+||--（句）|++（豆）--+|（韵）|--|（句）+||--（句）-||（句）-||（韵）+|--|（韵）

例一

湖平春水，菱荇萦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轻桹、游鱼惊避。晚来潮上，迤逦没沙痕，山四倚。云渐起，鸟度屏风里。

周郎逸兴，黄帽侵云水。落日媚沧洲，泛一棹、夷犹未已。玉箫金管，不共美人游，因甚个，烟雾底，独爱莼羹美。

——周邦彦

变格

+-+|（韵）||--|（韵）|||--（句）|-|（豆）--||（韵）

｜-＋｜（句）-｜｜--（句）-｜｜（句）｜--（句）＋｜--｜（韵）

＋-＋｜（句）｜｜--｜（韵）｜｜｜--（句）｜-｜（豆）--｜｜（韵）
｜-＋｜（句）-｜｜--（句）-｜｜（句）｜--（句）＋｜--｜（韵）

例二

与鸥为客，绿野留吟屐。两行（去声）柳阴垂，是当日、仙翁手植。一亭寂寞，烟外带愁横，荷冉冉，展凉云，横卧虹千尺。

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万绿正迷人，更愁入、山阳夜笛。百年心事，惟有玉阑知，吟未了，放船回，月下空相忆。

——姜夔（题钱氏溪月）

洞仙歌

唐教坊曲，《乐章集》兼入“中吕”、“仙吕”、“般涉”三调，句豆亦参差不一。兹以《东坡乐府》所用《洞仙歌令》为准。音节舒徐，极骀宕摇曳之致。八十三字，前后片各三仄韵。前片第二句是上一、下四句法，后片收尾八言句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七言，紧接又以一去声字领下四言两句作结。前片第二句亦有用上二、下三句法，并于全阕增一、二衬字，句豆平仄略异者，如后三例是。

定格

＋－＋｜（句）｜＋－－｜（韵）＋｜－－｜－｜（韵）｜－－（豆）＋｜－｜－－（句）－＋｜（句）＋｜－－＋｜（韵）

＋－－｜｜（句）＋｜－－（句）＋｜－－｜－｜（韵）｜｜｜－－（句）｜｜－－（句）－＋｜（豆）＋－＋｜（韵）｜＋｜－－｜－－（句）｜｜｜－－（句）｜－－｜（韵）

例一（正格）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攲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附注：轼原有小序云："余七岁时，见眉山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后来作者，多依此体。

例二（变格）

青烟幂处，碧海飞金镜，永夜闲阶卧桂影。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螿，神京远，惟有蓝桥路近。

水晶帘不下，云母屏开，冷浸佳人淡脂粉。待都将许多明，付与金尊，投晓共、流霞倾尽。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

——晁补之（泗州中秋作）

例三

月中丹桂，自风霜难老。阅尽人间盛衰草。望中秋、才有几日十分圆，霾风雨，云表常如永昼。

不得文章力，白首防秋，谁念云中上功守？正注意得人雄，静扫河西（指西夏），应难纵、五湖归棹。问持节冯唐几时来？看再策勋名，印窠如斗。

——黄庭坚（泸守王补之生日）

例四

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人便青眼。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

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

——李元膺

附注：元膺原有小序云：“一年春物，惟梅柳间意味最深。至莺花烂熳时，则春已衰迟，使人无复新意。予作《洞仙歌》，使探春者歌之，无后时之悔。”

惜红衣

《白石道人歌曲》所载“自度曲”之一。其序云：“吴兴号水晶宫，荷花盛丽。陈简斋（与义）云：‘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荷花相送到青墩。’亦可见矣。丁未之夏，予游千岩，数往来红香中，自度此曲，以无射宫歌之。”八十八字，前片五仄韵，后片六仄韵，宜入声韵。前片结句与后片倒数第二句皆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豆）－－－｜（韵）－｜（韵）－｜｜－（句）｜－－－｜（韵）

－－｜｜（韵）－｜－－（句）－－｜－｜（韵）－－｜｜｜｜（韵）｜－｜（韵）｜｜｜－－｜（句）｜｜｜－－｜（韵）｜｜－－｜（句）－｜｜－－｜（韵）

例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岑寂，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可惜柳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姜夔

法曲献仙音

陈旸《乐书》："法曲兴于唐，其声始出清商部，比正律差四律，有铙、钹、钟、磬之音。《献仙音》其一也。"《乐章集》、《清真集》并入"小石调"，《白石道人歌曲》入"大石调"。周、姜两家句豆大体相同，兹以姜词为准。九十二字，前片三仄韵，后片六仄韵。前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五言两句，后片结尾是以一去声字领下四言一句、六言一句，周、姜全同。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句）－－｜－｜（韵）

｜－｜（韵）｜－－（豆）｜－－｜（韵）－｜｜（豆）－｜｜－－｜（韵）｜｜｜－－（句）｜－－（豆）－｜－｜（韵）｜｜－－（句）｜－－（豆）｜｜｜｜（韵）｜－－－｜（句）｜｜－－－｜（韵）

例

虚阁笼寒，小帘通月，暮色偏怜高处。树隔离宫，水平驰道，湖山尽入尊俎。奈楚客淹留久，砧声带愁去。

屡回顾，过秋风、未成归计。谁念我、重见冷枫红舞？唤起淡妆人，问逋仙、今在何许？象笔鸾笺，甚而今、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边烟雨。

——姜夔

附注：夔原有小序云：“张彦功官舍在铁冶岭上，即昔之教坊使宅。高斋下瞰湖山，光景奇绝。予数过之，为赋此。”按词中“计”字是韵。姜词第三、四部韵往往同用，殆是江西方音。如《长亭怨慢》“矣”、“此”（三部）与“絮”、“户”、“许”、“树”、“暮”、“数”、“付”、“主”、“缕”（四部）等字同叶，是其证。

满江红

《乐章集》、《清真集》并入“仙吕调”。宋以来作者多以柳永词为准。九十三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一般例用入声韵。声情激越，宜抒豪壮情感和恢张襟抱。亦可酌增衬字。姜夔改作平韵，附着于后，则情调俱变。

定格

＋｜－－（句）－＋｜（豆）＋－＋｜（韵）－｜｜（豆）｜－－｜（句）｜－＋｜（韵）＋｜＋－－｜｜（句）＋－＋｜－－｜（韵）＋＋＋（豆）＋｜｜－－（句）－－｜（韵）

＋＋｜（句）－｜｜（韵）－｜｜（句）－－｜（韵）｜－－＋｜（句）｜－－｜（韵）＋｜＋－－｜｜（句）＋－＋｜－－｜（韵）＋＋＋（豆）＋｜｜－－（句）－－｜（韵）

例一

暮雨初收，长川静、征帆夜落。临岛屿、蓼烟疏淡，苇风萧索。几许渔人飞短艇，尽载灯火归村落。遣行客、当此念回程，伤飘泊。

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游宦区区成底事？平生况有云泉约。归去来、一曲仲宣吟，从军乐。

——柳永

例二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

例三

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无说处，闲愁极。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尺素如今何处也，绿云依旧无踪迹。漫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辛弃疾（暮春）

例四（有衬字）

江汉西来，高楼下、葡萄深碧。犹自带，岷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苏轼（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附注：后片“空洲对鹦鹉”改作“--丨-丨”，又于第七句增一“不”字，是为变格。

格二（平韵格）

-丨--（句）+丨丨（豆）-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韵）+丨---丨丨（句）+--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韵）

-+丨（句）-丨-（韵）++丨（句）丨--（韵）丨丨--丨（句）+丨--（韵）+丨+--丨丨（句）+--丨丨--（韵）丨+-（豆）+丨丨--（句）-丨-（韵）

例五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

——姜夔

附注：原有小序：“《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因泛巢湖，闻远岸箫鼓声。问之舟师，云：‘居人为此

湖神姥寿也。’予因祝曰：‘得一席风，径至居巢，当以平韵《满江红》为迎送神曲。’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末句云‘闻佩环’，则协律矣。书于绿笺，沉于白浪。辛亥正月晦也。是岁六月，复过祠下，因刻之柱间。有客来自居巢，云：‘土人祠姥，辄能歌此词。’按：曹操至濡须口，孙权遗曹书曰：‘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曰：‘孙权不欺孤。’乃撤军还。濡须口与东关相近，江湖水之所出入。予意春水方生，必有司之者，故归其功于姥云。”（《白石道人歌曲》卷三）

天香

此调以贺铸《东山乐府》为准。九十六字，前片四仄韵，后片六仄韵。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句）－－｜－－｜（韵）

－－｜－｜｜（韵）｜－－（豆）｜－－｜（韵）－｜－－｜｜（句）｜－－｜（韵）－｜－－｜｜（韵）｜－｜（豆）－－｜－｜（韵）｜｜－－（句）－－｜｜（韵）

例

烟络横林，山沉远照，迤逦黄昏钟鼓。烛映帘栊，蛩催机杼，共苦清秋风露。不眠思妇，齐应和、几声砧杵。惊动天涯倦宦，骎骎岁华行暮。

当年酒狂自负，谓东君、以春相付。流浪征骖北道，客樯南浦，幽恨无人晤语。赖明月、曾知旧游处，好伴云来，还将梦去。

——贺铸

声声慢

历来作者多用平韵格，而《漱玉词》所用仄韵格最为世所传诵，因即据以为准。九十七字，前后片各五仄韵，例用入声部韵。

定格

--｜｜（韵）｜｜--（句）--｜｜｜｜（韵）｜｜---｜（句）｜--｜（韵）--｜｜｜｜（句）｜｜-（豆）｜--｜（韵）｜｜｜（句）｜--（豆）｜｜｜--｜（韵）

｜｜---｜（韵）-｜｜（豆）--｜--｜（韵）｜｜--（句）｜｜｜-｜｜（韵）--｜-｜｜（句）｜--（豆）｜｜｜｜（韵）｜｜｜（句）｜｜｜-｜｜｜（韵）

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

黄莺儿

《乐章集》入“正宫”，殆为柳永创调，即咏黄莺儿。九十六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前后片各以一平声字领五言对句。

定格

－－－｜－－｜（韵）｜｜－－（句）－｜－－（句）－－－－（句）｜－－｜（韵）－｜｜｜－－（句）｜｜－－｜（韵）｜－－｜－－（句）｜｜－－－｜－｜（韵）

－｜（韵）｜｜｜－－（句）｜｜－－｜（韵）｜－－｜（句）｜｜－－（句）－－｜－－｜（韵）－｜｜｜－－（句）｜｜－－｜（韵）｜｜｜｜－－（句）－｜－－｜（韵）

例

园林晴昼春谁主？暖律潜催，幽谷暄和，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

无据，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秾时，别馆花深处。此际海燕偏饶，都把韶光与。

——柳永

剑器近

《剑器》，唐舞曲。杜甫有《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近”为宋教坊曲体之一种，如《祝英台近》之类皆是。《宋史·乐志》：“教坊奏《剑器曲》，一属‘中吕宫’，一属‘黄钟宫’。”此当是截取《剑器曲》中之一段为之。九十六字，前片八仄韵，后片七仄韵。音节极低回掩抑。

定格

|-|（韵）|||（豆）---|（韵）|-|--|（韵）|-|（韵）|-|（韵）|||（豆）--||（韵）--|--|（韵）|-|（韵）

-|（韵）|--||（韵）--||（句）|||（豆）||--|（韵）---||--（句）|--|-（句）|--|-|（韵）|--|（韵）||--（句）||--|||（韵）|-||--|（韵）

例

夜来雨，赖倩得、东风吹住。海棠正妖娆处，且留取。悄庭户，试细听、莺啼燕语。分明共人愁绪，怕春去。

佳树，翠阴初转午。重帘未卷，乍睡起、寂寞看风絮。偷弹清泪寄烟波，见江头故人，为言憔悴如许。彩笺无数，去却寒暄，到了浑无定据。断肠落日千山暮。

——袁去华

醉蓬莱

《乐章集》入“林钟商”。九十七字，前后片各四仄韵。前片第一、第五、第八三句，后片第六、第九两句，皆上一、下四句法。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句）｜--｜（韵）

｜｜--（句）｜--｜（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句）｜--｜（韵）

例

渐亭皋叶下，陇首云飞，素秋新霁。华阙中天，锁葱葱佳气。嫩菊黄深，拒霜红浅，近宝阶香砌。玉宇无尘，金茎有露，碧天如水。

正值升平，万几多暇，夜色澄鲜，漏声迢递。南极星中，有老人呈瑞。此际宸游，凤辇何处？度管弦声脆。太液波翻，披香帘卷，月明风细。

——柳永

暗香

姜夔自度“仙吕宫”曲。其小序云：“辛亥之冬，予载雪诣石湖，止既月，授简索句，且征新声，作此两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隶习之，音节谐婉，乃名之曰《暗香》、《疏影》。”（见《白石道人歌曲》卷四）后张炎用以咏荷花荷叶，更名《红情》、《绿意》。此曲九十七字，前片五仄韵，后片七仄韵，例用入声部韵。前片第五字，后片第六字，皆领格字，宜用去声。

定格

｜－｜｜（韵）｜｜－｜｜（句）－－－｜（韵）｜｜｜－（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韵）｜｜｜（韵）｜｜｜｜－（句）｜｜－｜（韵）｜－｜｜（韵）－｜－－｜－｜（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一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

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姜夔

例二（红情）

无边香色，记涉江自采，锦机云密。翦翦红衣，学舞波心旧曾识。一见依然似语，流水远、几回空忆。看亭亭、倒影窥妆，玉润露痕湿。

闲立，翠屏侧。爱向人弄芳，背酣斜日。料应太液，三十六宫土花碧。清兴凌风更爽，无数满汀洲如昔。泛片叶、烟浪里，卧横紫笛。

——张炎

附注：词中平仄句豆，皆与“定格”小有出入，但多以入作平。如姜词“月色”此作“香色”，姜词“玉人”此作“红衣”，姜词“怪得”此作“亭亭”，姜词“香冷”此作“玉润”，姜词“寂寂”此作“屏侧”，姜词“夜雪”此作“背酣”，可悟宋词平仄出入及变仄韵格为平韵格，亦皆有其一定规矩，非可率意为之。

长亭怨慢

姜夔自度“中吕宫”曲。其小序云：“予颇喜自制曲，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桓大司马（桓温）云：‘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此语予深爱之。”全阕九十七字，前片六仄韵，后片五仄韵。

定格

｜–｜（豆）–––｜（韵）｜｜––（句）｜––｜（韵）｜｜––（句）｜––｜（句）｜–｜（韵）｜––｜（韵）–｜｜（豆）––｜（韵）｜｜｜––（句）｜｜｜（豆）–––｜（韵）

｜｜（韵）｜––｜｜（句）｜｜｜––｜（韵）––｜｜（句）｜｜｜（豆）｜––｜（韵）｜｜｜（豆）｜｜––（句）｜–｜（豆）–––｜（韵）｜｜｜––（句）–｜–––｜（韵）

例

渐吹尽、枝头香絮。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远浦萦回，暮帆零乱，向何许？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

日暮，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算空有并刀，难剪离愁千缕。

——姜夔

附注：“渐”、“向”、“望”、“怕”、“算”五字定用去声。“远浦萦回，暮帆零乱”是四言对句，接以“向何许”三字紧束。“矣”、“此”皆属第三部韵，与第四部同叶，盖用方音。

双双燕

始见史达祖《梅溪集》，即以咏双燕。九十八字，前片五仄韵，后片七仄韵。

定格

｜－｜｜（句）｜－｜－－（句）｜－－｜（韵）－－｜｜（句）｜｜｜－－｜（韵）－｜－－｜｜（韵）｜｜｜（豆）－－｜｜（韵）－－｜｜－－（句）｜｜－－－｜（韵）

－｜（韵）－－｜｜（韵）｜｜｜－－（句）｜－－｜（韵）－－－｜（句）｜｜｜－－｜（韵）－｜－－｜｜（韵）｜｜｜（豆）－－－｜（韵）－｜｜｜－－（句）｜｜｜－｜｜（韵）

例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

——史达祖（咏燕）

附注：首句句式是一、二、一，中间两字相连，等于辛弃疾《水龙

吟》结句之“揾英雄泪”。“度”、“爱”是领格字，例用去声。

宴山亭

一作《燕山亭》。以赵佶词为准。九十九字，前后片各五仄韵。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韵）｜｜｜－－（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韵）－｜｜（豆）－－｜｜（韵）

例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赵佶（北行见杏花）

念奴娇

又名《百字令》、《酹江月》、《大江东去》、《壶中天》、《湘月》。元稹《连昌宫词》自注：“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玄宗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四）王灼《碧鸡漫志》卷五又引《开元天宝遗事》：“念奴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曲名本此。宋曲入“大石调”，复转入“道调宫”，又转入“高宫大石调”。此调音节高抗，英雄豪杰之士多喜用之。俞文豹《吹剑录》称：“学士（指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亦其音节有然也。兹以《东坡乐府》为准，取“凭高眺远”一阕为定格，“大江东去”一阕为变格。一百字，前后片各四仄韵。其用以抒写豪壮感情者，宜用入声韵部。另有平韵一格，附著于后。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例一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苏轼（中秋）

例二

野棠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刬地东风欺客梦，一枕银屏寒怯。曲岸持觞，垂杨系马，此地曾轻别。楼空人去，旧游飞燕能说。

闻道绮陌东头，行人长见，帘底纤纤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尊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辛弃疾（书东流村壁）

例三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李清照

附注：后片第三句，变作“丨---丨”之上三、下二句式。

变格一

丨--丨（句）丨-丨（豆）-丨---丨（韵）丨丨--（句）-丨丨（豆）-丨--丨丨（韵）丨丨--（句）--丨丨（句）丨丨--丨（韵）---丨（句）丨--丨-丨（韵）

-丨-丨--（句）丨--丨丨（句）---丨（韵）丨丨--（句）-丨丨（豆）-丨---丨（韵）丨丨--（句）---丨丨（句）丨--丨（韵）---丨（句）丨--丨-丨（韵）

例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赤壁怀古）

例五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笑，不知今夕何夕？

——张孝祥（泛洞庭）

附注：前片第二句九字，又变作“丨--（豆）丨-丨丨-丨（韵）”，馀与正格相仿。

变格二（平韵格）

丨--丨（句）丨---丨（句）-丨--（韵）丨丨---丨丨（句）-丨-丨--（韵）丨丨--（句）---丨（句）-丨丨--（韵）丨--丨（句）丨--丨--（韵）

-丨-丨--（句）---丨丨（句）-丨--（韵）丨丨---丨丨（句）丨丨-丨--（韵）丨丨--（句）---丨（句）-丨丨--（韵）丨--丨（句）丨--丨--（韵）

例六

洞庭波冷，望冰轮初转，沧海沉沉。万顷孤光云阵卷，长笛吹破层

阴。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酒阑歌罢，至今鼍怒龙吟。

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会难寻。缥缈高城风露爽，独倚危槛重临。醉倒清尊，姮娥应笑，犹有向来心。广寒宫殿，为余聊借琼林。

——叶梦得（中秋燕客，有怀壬午岁吴江长桥）

绕佛阁

《清真集》入“大石调”，《梦窗词集》入“夹钟商”。一百字，前片八仄韵，后片六仄韵。

定格

|-||（韵）-|||（句）-|-|（韵）-|-|（韵）|-||--|-|（韵）|-||（韵）-|||（句）-|-|（韵）-|-|（韵）|-||--|-|（韵）

|||-|（句）||---||（韵）-||----||（韵）|||--（句）-|-|（韵）|--|（韵）|||--（句）-|-|（韵）|--（豆）|--|（韵）

例

暗尘四敛，楼观迥出，高映孤馆。清漏将短，厌闻夜久签声动书幔。桂华又满，闲步露草，偏爱幽远。花气清婉。望中迤逦城阴度河岸。

倦客最萧索，醉倚斜桥穿柳线。还似汴堤虹梁横水面，看浪飐春灯，舟下如箭。此行重见。叹故友难逢，羁思（去聲）空乱，两眉愁、向谁舒展？

——周邦彦（旅况）

绛都春

《梦窗词集》入“仙吕调”。兹以朱淑真咏梅词为准。一百字，前后片各六仄韵。前片第五句，后片第四句，皆以下句前四字与上句为对偶，与一般七言句有所不同。第二句第一字是领格，宜用去声字。

定格

--||（韵）||||-（句）---|（韵）|||-（句）-|----|（韵）+-+|--|（韵）|+|（豆）---|（韵）|-+|（句）--||（句）|--|（韵）

-|（韵）--||（句）|-|（豆）||---|（韵）|||-（句）+|----|（韵）+--|--|（韵）|+|（豆）+-+|（韵）|-+|--（句）|-||（韵）

例

寒阴渐晓。报驿使探春，南枝开早。粉蕊弄香，芳脸凝酥琼枝小。雪天分外精神好，向白玉堂前应到。化工不管，朱门闭也，暗传音耗。

轻渺，盈盈笑靥，称娇面、爱学宫妆新巧。几度醉吟，独倚阑干黄昏后，月笼疏影横斜照。更莫待、笛声吹老。便须折取归来，胆瓶插了。

——朱淑真（梅）

桂枝香

又名《疏帘淡月》。兹以王安石《临川先生歌曲》为准。一百一字。前后片各五仄韵，宜用入声部韵。前后片第二句第一字并是领格，宜用去声字。

定格

--｜｜（韵）｜｜｜+-（句）++-｜（韵）+｜--+｜（句）｜--｜（韵）+-+｜--｜（句）｜--（豆）+--｜（韵）｜--｜（句）+-+｜（句）｜--｜（韵）

｜++（豆）--｜｜（韵）｜++-+（句）++-｜（韵）+｜--+｜（句）｜--｜（韵）+-+｜--｜（句）｜--+｜-｜（韵）｜--｜（句）+-+｜（句）｜--｜（韵）

例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

翠楼吟

姜夔自度“双调”曲。其小序云：“淳熙丙午冬，武昌安远楼成，与刘去非诸友落之，度曲见志。予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鹦鹉洲者，闻小姬歌此词，问之，颇能道其事；还吴，为予言之。兴怀昔游，且伤今之离索也。”（见《白石道人歌曲》卷四）一百一字，前片六仄韵，后片七仄韵。前后片第七句第一字是领格，宜用去声。后片第二句是上一、下四句式。

定格

｜｜－－（句）－－｜｜（句）－－｜｜－｜（韵）－－－｜｜（句）｜－｜－－－｜（韵）－－－｜（韵）｜｜｜－－（句）－－－｜（韵）－－｜（韵）｜－－｜（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韵）｜｜｜－－（句）－－－｜（韵）－－｜（韵）｜－－｜（句）｜－－｜（韵）

例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新翻胡部曲，听毡幕元戎歌吹。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

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姜夔

霓裳中序第一

姜夔所填“商调”曲。其小序云：“丙午岁，留长沙，登祝融，因得其祠神之曲，曰《黄帝盐》、《苏合香》；又于乐工故书中得《商调·霓裳曲》十八阕，皆虚谱无辞。按沈氏（括）《乐律》（《梦溪笔谈》），《霓裳》‘道调’，此乃‘商调’。乐天诗（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曲》）云：‘散序六阕’，此特两阕，未知孰是？然音节闲雅，不类今曲。予不暇尽作，作‘中序’一阕，传于世。予方羁游，感此古音，不自知其辞之怨抑也。”（见《白石道人歌曲》卷三，附曲谱）一百一字，前片七仄韵，后片八仄韵，例用入声部韵。前片第四句第一字是领格，宜用去声。

定格

－－｜｜｜（韵）｜｜－－－｜｜（韵）－｜｜－｜｜（韵）｜－｜｜－（句）－－－｜（韵）－－｜｜（韵）｜｜－－｜－｜（韵）－－｜（句）｜－｜｜（句）｜｜｜－｜（韵）

－｜（韵）｜－－｜（韵）｜｜｜－－｜｜（韵）－－－｜｜｜（韵）｜｜－－（句）｜｜－｜（韵）｜－－｜｜（韵）｜｜｜－－｜｜（韵）－－｜（句）－－－｜（句）｜｜｜－｜（韵）

例

亭皋正望极，乱落江莲归未得。多病却无气力，况纨扇渐疏，罗

衣初索。流光过隙，叹杏梁双燕如客。人何在？一帘淡月，仿佛照颜色。

幽寂，乱蛩吟壁，动庾信清愁似织。沉思年少浪迹，笛里关山，柳下坊陌。坠红无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飘零久，而今何意？醉卧酒垆侧。

——姜夔

水龙吟

又名《龙吟曲》、《庄椿岁》、《小楼连苑》。《清真集》入“越调”。各家格式出入颇多，兹以历来传诵苏、辛两家之作为准。一百零二字，前后片各四仄韵。又第九句第一字并是领格，宜用去声。结句宜用上一、下三句法，较二、三句式收得有力。

定格

｜-+｜--（句）+-+｜--｜（韵）+-｜｜（句）+-+｜（句）+-+｜（韵）+｜--（句）+-+｜（句）+--｜（韵）｜+-+｜（句）+-+｜（句）+-｜（句）--｜（韵）

+｜+-+｜（句或韵）｜--（豆）+--｜（韵）+-+｜（句）+--｜（句）+--｜（韵）+｜--（句）+-+｜（句）+--｜（韵）｜--｜｜（句）+-+｜（句）｜--｜（韵）

附注：开端有用上七、下六句式者。格为“+--｜--｜（句）+｜+--｜（韵）”，馀与正格相仿。

例一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苏轼（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例二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登建康赏心亭）

例三

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春归翠陌，平莎茸嫩，垂杨金浅。迟日催花，淡云阁雨，轻寒轻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

寂寞凭高念远，向南楼、一声归雁。金钗斗草，青丝勒马，风流云散。罗绶分香，翠绡封泪，几多幽怨？正销魂又是，疏烟淡月，子规声断。

——陈亮（春恨）

例四（变格）

霜寒烟冷蒹葭老，天外征鸿嘹唳。银河秋晚，长门灯悄，一声初至。应念潇湘，岸遥人静，水多菰米。乍望极平田，徘徊欲下，依前被，风惊起。

须信衡阳万里，有谁家、锦书遥寄？万重云外，斜行横阵，才疏又缀。仙掌月明，石头城下，影摇寒水。念征衣未捣，佳人拂杵，有盈盈泪。

——苏轼（雁）

石州慢

一作《石州引》，《宋史·乐志》入“越调”。一百二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宜用入声韵部，两结句并用上一、下四句法。又有于后片第五、六两句作上六、下四者，附为变格。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韵）＋--｜（句）＋｜--（句）｜--｜（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附注：前片第二、三句亦作“｜--｜（句）｜--｜（韵）”，如第二例。其变格则后片第五句为“-｜｜--｜”，第六句为“---｜”，如第三例。

例一

薄雨收寒，斜照弄晴，春意空阔。长亭柳蓓才黄，倚马何人先折？烟横水漫，映带几点归鸿，平沙销尽龙荒雪。犹记出关来，恰如今时节。

将发，画楼芳酒，红泪清歌，便成轻别。回首经年，杳杳音尘都

绝。欲知方寸，共有几许新愁？芭蕉不展丁香结。憔悴一天涯，两厌厌风月。

——贺铸

例二

雨急云飞，瞥然惊散，暮天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

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张元幹（己酉秋吴兴舟中）

例三（变格）

寒水依痕，春意渐回，沙际烟阔。溪梅晴照生香，冷蕊数枝争发。天涯旧恨，试看几许销魂？长亭门外山重叠。不尽眼中青，是愁来时节。

情切，画楼深闭，想见东风，暗销肌雪。辜负枕前云雨，尊前花月。心期切处，更有多少凄凉，殷勤留与归时说。到得再相逢，恰经年离别。

——张元幹

瑞鹤仙

《清真集》、《梦窗词集》并入“高平调”。各家句豆出入颇多，兹列周邦彦、辛弃疾、张枢三格。一百二字，前片七、后片五或六仄韵。第一格起句及结句倒数第二句，皆上一、下四句式。第三格后片增一字。

格一

|--||（韵）-||（豆）||--||（韵）--|-|（韵）|---|（句）---|（韵）--||（韵）||-（豆）-|||（韵）|--||（句）-||-（句）||-|（韵）

||--||（句）||--（句）|--|（韵）--||（韵）--|（句）|-|（韵）|--||（句）---|（句）---|||（韵）|--||（句）-||-||（韵）

例一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馀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扶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洞天自乐。

——周邦彦

格二

｜--｜｜（韵）｜｜｜--（句）｜--｜（韵）--｜-｜（韵）｜--｜｜（句）｜--｜（韵）｜-｜｜（韵）｜--（豆）--｜｜（韵）｜--（豆）｜｜--（句）｜｜｜--｜（韵）

｜｜（韵）---｜（句）｜｜--（句）｜--｜（韵）--｜｜（韵）--｜｜-｜（韵）｜｜-（豆）｜｜--｜｜（句）-｜--｜｜（韵）｜--（豆）｜｜--（句）｜-｜｜（韵）

例二

雁霜寒透幕。正护月云轻，嫩冰犹薄。溪奁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著。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

寂寞。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

——辛弃疾（赋梅）

格三

｜--｜｜（韵）｜｜｜--（句）---｜（韵）--｜-｜（韵）｜--（豆）-｜

｜--｜（韵）--｜｜（韵）｜｜｜（豆）--｜｜（韵）｜｜-（豆）｜｜--（句）｜｜｜--｜（韵）

-｜（韵）--｜｜（句）｜｜--（句）｜--｜（韵）--｜｜（韵）--｜（豆）-｜-｜（韵）｜｜-（豆）｜｜｜-｜｜（句）｜｜--｜｜（韵）｜--（豆）｜｜--（句）｜-｜｜（韵）

例三

卷帘人睡起。放燕子归来，商量春事。风光又能几？减芳菲、都在卖花声里。吟边眼底，被嫩绿、移红换紫。甚等闲、半委东风，半委小溪流水。

还是，苔痕湔雨，竹影留云，待晴犹未。兰舟静舣，西湖上、多少歌吹？粉蝶儿、守定落花不去，湿重寻香两翅。怎知人、一点新愁，寸心万里。

——张枢

宴清都

《清真集》、《梦窗词集》并入“中吕调”。兹以吴文英词为准。一百二字，前片五仄韵，后片四仄韵。后片第六句是上一、下三句式。

定格

｜｜－－｜（韵）－－｜（豆）｜－－｜－｜（韵）－－－｜（句）－－｜｜（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

绣幄鸳鸯柱。红情密、腻云低护秦树。芳根兼倚，花梢钿合，锦屏人妒。东风睡足交枝，正梦枕、瑶钗燕股。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

人间万感幽单，华清惯浴，春盎风露。连鬟并暖，同心共结，向承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语。叙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暮。

——吴文英（连理海棠）

齐天乐

又名《台城路》、《五福降中天》、《如此江山》。《清真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集》并入“正宫”（即“黄钟宫”）。兹以姜词为准。一百二字，前后片各六仄韵。前片第七句、后片第八句第一字是领格，例用去声。亦有前后片首句有不用韵者，如第二例。

定格

｜－－｜－－｜（句或韵）－－｜－－｜（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句或韵）｜－－｜｜（句）－｜－｜（韵）｜｜－－（句）－－｜｜（句）＋｜－－＋｜（韵）－－｜｜（韵）｜＋｜－－（句）｜－－｜（韵）｜｜－－（句）｜－－｜｜（韵）

附注：过片一作“---｜｜｜”，如例二。

例一

庾郎先自吟愁赋，凄凄更闻私语。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哀音似诉。正思妇无眠，起寻机杼。曲曲屏山，夜凉独自甚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为谁频断续，相和砧杵？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

有伤心无数。豳诗漫与。笑篱落呼灯，世间儿女。写入琴丝，一声声更苦。

——姜夔（蟋蟀）

例二

绿槐千树西窗悄，厌厌昼眠惊起。饮露身轻，吟风翅薄，半剪冰绡谁寄？凄凉倦耳。漫重拂琴丝，怕寻冠珥。短梦深宫，向人犹自诉憔悴。

残虹收尽过雨，晚来频断续，都是秋意。病叶难留，纤柯易老，空忆斜阳身世。窗明月碎。甚已绝馀香，尚遗枯蜕？鬓影参差，断魂青镜里。

——王沂孙（蝉）

雨霖铃

唐教坊曲，《乐章集》入“双调”。《乐府杂录》：“《雨霖铃》，明皇自西蜀返，乐人张野狐所制。”《碧鸡漫志》卷五引《明皇杂录》及《杨妃外传》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弥旬，栈道中闻铃声。帝方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时梨园弟子惟张野狐一人，善筚篥，因吹之，遂传于世。”《漫志》又称：“今双调《雨淋铃慢》，颇极哀怨，真本曲遗声。”一百三字，前后片各五仄韵，例用入声部韵。前片第二、五句是上一、下三，第八句是上一、下四句式，第一字宜用去声。

定格

－－－｜（韵）｜－－｜（句）｜｜－｜（韵）－－｜｜－｜（句）－－｜｜（句）－－－｜（韵）｜｜－－｜｜（句）｜－｜－｜（韵）｜｜｜（豆）－｜－－（句）｜｜－－｜－｜（韵）

－－｜｜－－｜（韵）｜－－（豆）｜｜－－｜（韵）－－｜｜－｜（句）－｜｜（豆）｜－－｜（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

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柳永

眉妩

一名《百宜娇》。《词律》以王沂孙《碧山词》为准，与《白石道人歌曲》过片处用短韵及结句用三、三句式，稍有出入。一百三字，前片五仄韵，后片六仄韵。前片第一句，后片第二句及结尾倒数第二句所有第一字并是领格，宜用去声。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韵）｜｜-（豆）-｜-｜（韵）｜-｜（豆）｜｜--｜（句）｜-｜-｜（韵）

-｜---｜（韵）｜｜-＋｜（句）-｜-｜（韵）＋｜--｜（句）--｜（豆）---｜-｜（韵）｜-｜｜（韵）｜｜-（豆）-｜-｜（韵）｜-｜--（句）-｜｜-｜｜（韵）

例

渐新痕悬柳，澹彩穿花，依约破初暝。便有团圆意，深深拜，相逢谁在香径？画眉未稳，料素娥、犹带离恨。最堪爱、一曲银钩小，宝帘挂秋冷。

千古盈亏休问。叹漫磨玉斧，难补金镜。太液池犹在，凄凉处、何人重赋清景？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桂花旧影。

——王沂孙（新月）

永遇乐

《乐章集》入“歇指调”。晁补之《琴趣外篇》卷一于“消息”之下注：“自过腔，即《越调永遇乐》。”兹以苏、辛词为准。一百四字，前后片各四仄韵。

定格

－｜－－（句）＋－－｜（句）－｜－｜（韵）｜｜－－（句）－－｜｜（句）｜｜－－｜（韵）＋－＋｜（句）－－｜｜（句）＋｜｜－－｜（韵）｜－－（豆）－－＋｜（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句）＋－＋｜（句）＋｜＋－＋｜（韵）＋－｜（豆）－－｜｜（句）｜－｜｜（韵）

例一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轼（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

例二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读上声），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

二郎神

唐教坊曲，《乐章集》入“林钟商”。徐伸词名《转调二郎神》。兹以柳词为准，一百四字，前后片各五仄韵。结尾倒数第三句第一字是领格，宜用去声。

定格

－－｜（韵）｜｜｜（豆）－－－｜（韵）｜｜｜－－－｜｜（句）－－｜（豆）｜－－｜（韵）－｜－－－｜｜（句）｜｜｜（豆）－－｜｜（韵）｜｜｜（豆）－－｜｜（句）｜｜－－－｜（韵）

－｜（韵）－－｜｜（句）｜－－｜（韵）｜｜｜－－－｜｜（句）－｜｜（豆）－－－｜（韵）｜｜－－－｜｜（句）｜－｜（豆）－－｜｜（韵）｜－｜－－（句）｜｜－－（句）－－－｜（韵）

例

炎光谢，过暮雨、芳尘轻洒。乍露冷风清庭户爽，天如水、玉钩遥挂。应是星娥嗟久阻，叙旧约、飙轮欲驾。极目处、微云暗度，耿耿银河高泻。

闲雅，须知此景，古今无价。运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柳永（七夕）

拜星月慢

唐教坊曲，《宋史·乐志》入“般涉调”，《清真集》入“高平调”。一百四字，前片四仄韵，后片六仄韵。前片第五句及结句，后片第四句及结句，皆上一、下四句式。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豆）--｜｜-｜（句）｜｜---｜（韵）｜｜--（句）｜---｜（韵）

｜--（豆）｜｜--｜（韵）--｜（豆）｜｜--｜（韵）｜｜｜｜--（句）｜---｜（韵）｜--（豆）｜｜--｜（韵）--｜（豆）｜｜--｜（韵）｜｜｜（豆）｜｜--（句）｜--｜｜（韵）

例

夜色催更，清尘收露，小曲幽坊月暗。竹槛灯窗，识秋娘庭院。笑相遇，似觉、琼枝玉树相倚，暖日明霞光烂。水盼兰情，总平生稀见。

画图中、旧识春风面。谁知道、自到瑶台畔，眷恋雨润云温，苦惊风吹散。念荒寒、寄宿无人馆，重门闭、败壁秋虫叹。怎奈向、一缕相思，隔溪山不断。

——周邦彦

西河

《碧鸡漫志》卷五引《脞说》：“大历初，有乐工取古《西河长命女》加减节奏，颇有新声。”又称：“《大石调·西河慢》声犯正平，极奇古。”《清真集》入“大石”，当即此曲。一百五字，分三段，第一、二段各四仄韵，第三段五仄韵。

定格

–｜｜（韵）––｜｜–｜（韵）––｜｜｜––（句）｜–｜｜（韵）｜–｜｜｜––（句）–––｜–｜（韵）

｜–｜（句）–｜｜（韵）｜–｜｜–｜（韵）––｜｜｜––（句）｜–｜｜（韵）｜–｜｜｜––（句）–––｜–｜（韵）

｜–｜｜｜｜｜（韵）｜––（豆）–｜–｜（韵）｜｜｜––｜（韵）｜––｜｜–––｜（韵）–｜––––｜（韵）

例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馀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

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周邦彦（金陵怀古）

西吴曲

《词谱》云：“调见《龙洲集》。”今所传《龙洲词》无之。可能为刘过自度，音节极苍凉激楚。一百五字，前片五仄韵，后片四仄韵。

定格

｜－－｜｜－｜（韵）｜－－｜｜｜－｜（韵）｜－－｜｜（句）－－－｜－｜（韵）｜｜－－（句）－｜｜－－－｜（韵）｜｜｜－｜－－（句）｜｜｜｜－－｜（韵）

｜－－｜（句）－｜｜－－（句）－－｜－｜｜（韵）｜｜｜（韵）｜－－｜－－（句）－－－｜（句）｜｜－－｜｜（韵）－－－｜（句）｜｜｜｜－－（句）－｜｜－－（句）－｜｜－｜（韵）

例

说襄阳旧事重省，记铜驼巷陌醉还醒。笑莺花别后，刘郎憔悴萍梗。倦客天涯，还买个西风轻艇。便欲访骑马山翁，问岘首那时风景。

楚王城里，知几度经过，摩挲故宫柳瘿。漫吊景。冷烟衰草凄迷，伤心兴废，赖有阳春古郢。乾坤谁望，六百里路中原，空老尽英雄，肠断剑锋冷。

——刘过（怀襄阳）

望远行

唐教坊曲，原只小令，《金奁集》入“中吕宫”。北宋演为慢调，《乐章集》入“仙吕调”，又入“中吕调”，句豆小有出入。兹以“仙吕调”一曲为准。一百六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结尾倒数第二句第一字是领格，宜用去声。

定格

－－｜｜（句）－－｜（豆）｜｜－－－｜（韵）｜－－｜（句）｜｜－－（句）｜｜｜－－｜（韵）｜｜－－（句）－｜｜－－｜（句）－｜｜－－｜（韵）｜－－（豆）－｜－－｜｜（韵）

－｜（韵）－｜｜－｜｜（句）｜｜｜（豆）｜－－｜（韵）｜｜｜－（句）｜－｜｜（句）－｜｜－－｜（韵）－｜－－－｜（句）－－－｜（句）｜｜－－－｜（韵）｜｜－－｜（句）－－－｜（韵）

例

长空降瑞，寒风剪、淅淅瑶花初下。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好是渔人，披得一蓑归去，江上晚来堪画。满长安、高却旗亭酒价。

幽雅，乘兴最宜访戴，泛小棹、越溪潇洒。皓鹤夺鲜，白鹇失素，千里广铺寒野。须信幽兰歌断，彤云收尽，别有瑶台琼榭。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

——柳永

疏影

姜夔自度“仙吕宫”曲。张炎以咏荷叶，改名《绿意》。兹以姜词为准。一百十字，前片五仄韵，后片四仄韵，例用入声部韵。

定格

－－｜｜（韵）｜｜－｜｜（句）－｜－｜（韵）｜｜－－（句）－｜－－（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句）｜－｜｜｜（句）－｜－｜（韵）｜｜－－（句）｜｜－－（句）｜｜－－－｜（韵）－－｜｜－－｜（句）｜｜｜（豆）｜－－｜（韵）｜｜－（豆）－｜－－（句）｜｜｜－－｜（韵）

例一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姜夔

例二（绿意）

碧圆自洁。向浅洲远渚，亭亭清绝。犹有遗簪，不展秋心，能卷几多炎热？鸳鸯密语同倾盖，且莫与、浣纱人说。恐怨歌、忽断花风，碎却翠云千叠。

回首当年汉舞，怕飞去、漫皱留仙裙褶。恋恋青衫，犹染枯香，还笑鬓丝飘雪。盘心清露如铅水，又一夜、西风吹折。喜静看、匹练秋光，倒泻半湖明月。

——张炎（绿意）

摸鱼儿

一名《摸鱼子》，又名《买陂塘》、《迈陂塘》、《双蕖怨》。唐教坊曲。宋词以《晁氏琴趣外篇》所收为最早，兹即取为准则。一百十六字，前片六仄韵，后片七仄韵。前第四、后第五韵，定十字一气贯注，有作上三、下七，亦有以一字领四言一句，五言一句者，可以不论。双结倒数第三句第一字皆领格，宜用去声。

定格

｜--（豆）｜--｜（句）---｜-｜（韵）＋--｜--｜（句）-｜｜--｜（韵）-｜｜（韵）｜＋｜（豆）＋-＋｜--｜（韵）＋-＋｜（韵）｜｜｜--（句）＋-＋｜（句）＋｜｜-｜（韵）

--｜（句）＋｜--｜｜（韵）---｜-｜（韵）＋-＋｜--｜（句）＋｜＋--｜（韵）-｜｜（韵）｜＋｜（豆）＋-＋｜--｜（韵）＋-＋｜（韵）｜｜｜--（句）＋-＋｜（句）＋｜｜-｜（韵）

例一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休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得班

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东皋寓居）

例二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辛弃疾（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附注：“休去倚危阑”改上一、下四为上二、下三句式，着重在第二字，故第一字可用平声。

贺新郎

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传作以《东坡乐府》所收为最早，惟句豆平仄，与诸家颇多不合。因以《稼轩长短句》为准。一百十六字，前后片各六仄韵。大抵用入声部韵者较激壮，用上、去声部韵者较凄郁，贵能各适物宜耳。

定格

＋｜--｜（韵）｜--（豆）＋-＋｜（句）｜--｜（韵）＋｜＋--＋｜（句）＋｜--＋｜（韵）＋｜｜（豆）--＋｜（韵）＋｜＋--＋｜（句）｜＋-＋｜--｜（韵）＋｜｜（句）｜-｜（韵）

＋-＋｜--｜（韵）｜--（豆）＋-＋｜（句）｜--｜（韵）＋｜＋--＋｜（句）＋｜--＋｜（韵）＋｜｜（豆）--＋｜（韵）＋｜＋--＋｜（句）｜＋＋＋｜--｜（韵）＋｜｜（句）｜-｜（韵）

例一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辛弃疾（别茂嘉十二弟）

例二

睡起流莺语。掩苍苔、房栊向晚，乱红无数。吹尽残花无人见，惟有垂杨自舞。渐暖霭、初回轻暑。宝扇重寻明月影，暗尘侵上有乘鸾女。惊旧恨，遽如许！

江南梦断横江渚。浪黏天、葡萄涨绿，半空烟雨。无限楼前沧波意，谁采蘋花寄取？但怅望、兰舟容与。万里云帆何时到？送孤鸿目断千山阻。谁为我，唱金缕？

——叶梦得

例三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张元幹（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例四

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老眼平生空四海，赖有高楼百尺，看浩荡千崖秋色。白发书生神州泪，尽凄凉不向牛山滴。追往事，去无迹。

少年自负凌云笔。到而今、春华落尽，满怀萧瑟。常恨世人新意少，爱说南朝狂客，把破帽年年拈出。若对黄花孤负酒，怕黄花也笑人岑寂。鸿北去，日西匿。

——刘克庄（九日）

兰陵王

《碧鸡漫志》卷四引《北齐史》及《隋唐嘉话》称：“齐文襄之子长恭，封兰陵王。与周师战，尝着假面对敌，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武士共歌谣之，曰《兰陵王入阵曲》。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遗声也。此曲声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亦名‘大犯’。”《清真集》正入“越调”。毛幵《樵隐笔录》：“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以周词凡三换头，至末段，声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师能倚之以节歌者。”此曲音节，犹可于周词反复吟咏得之。一百三十字，分三段。第一段七仄韵，第二段五仄韵，第三段六仄韵，宜用入声部韵。

定格

丨－丨（韵）－丨－－丨丨（韵）－－丨（句）－丨丨－（句）丨丨－－丨－丨（韵）－－丨丨丨（韵）－丨（韵）－－丨丨（韵）－－丨（句）－丨丨－（句）－丨－－丨－丨（韵）

－－丨－丨（韵）丨丨丨－－（句）－丨－丨（韵）－－－丨－－丨（韵）－丨丨－丨（句）丨－－丨（句）－－－丨丨丨丨（韵）丨－丨－丨（韵）

－丨（韵）丨－丨（韵）丨丨丨－－（句）－丨－丨（韵）－－丨丨－－丨（韵）丨丨丨－丨（句）丨－－丨（韵）－－－丨（句）丨丨丨（句）丨丨丨（韵）

例一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来岁去，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周邦彦（柳）

附注：词中诸领格字如“又”、“望”、“渐”、“念”并用去声，惟“愁”字用平声为例外。

变格（上、去声韵）

｜－｜（韵）－｜－－－｜（韵）－－｜（句）－｜－－（句）－｜－－｜－｜（韵）－－｜｜｜（韵）｜｜｜－－｜（韵）｜－｜（句）｜｜－－（句）｜｜－－｜－｜（韵）

－｜（韵）｜－｜（韵）｜｜｜－－（句）－｜－｜（韵）｜－－｜－－｜（韵）｜｜｜－｜（句）｜－－｜（韵）－－｜｜｜－｜（韵）－｜｜－｜（韵）

－｜（韵）｜－｜（韵）｜－｜｜｜（句）｜｜－｜（韵）－－｜｜－－｜（韵）｜－－｜｜（句）－｜－｜（韵）－－－｜（句）｜｜｜（句）｜｜｜（韵）

例二

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秋千外、芳草连天，谁遣风沙暗南浦？依依甚意绪？漫忆海门飞絮。乱鸦过，斗转城荒，不见来时试灯处。

春去，谁最苦？但箭雁沉边，梁燕无主，杜鹃声里长门暮。想玉树凋土，泪盘如露，咸阳送客屡回顾，斜日未能渡。

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苏堤尽日风和雨。叹神游故国，花记前度。人生流落，顾孺子，共夜语。

——刘辰翁（丙子送春）

六丑

此周邦彦创作“中吕调”曲。据周密《浩然斋雅谈》，邦彦曾对宋徽宗云：“此犯六调，皆声之美者，然绝难歌。昔高阳氏有子六人，才而丑，故以比之。”一百四十字，前片八仄韵，后片九仄韵。例用入声部韵，诸领格字并用去声。

定格

｜——｜｜（句）｜｜｜（豆）———｜（韵）｜－｜－（句）———｜｜（韵）｜｜－｜（韵）｜｜——｜（句）｜——｜（句）｜｜——｜（韵）——｜｜——｜（韵）｜｜——（句）——｜｜（韵）——｜——｜（韵）｜——｜｜（句）－｜－｜（韵）

———｜（韵）｜——｜｜（韵）｜｜——｜（句）－｜｜（韵）——｜｜－｜（韵）｜——｜｜（句）｜——｜（韵）——｜（豆）｜——｜（韵）－｜｜（豆）｜｜——｜｜（句）｜——｜（韵）——｜（豆）｜｜－｜（韵）｜｜－（豆）｜｜——｜（句）——｜｜（韵）

例

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愿春暂留，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为问花何在？夜来风雨，葬楚宫倾国。钗钿堕处遗香泽，乱点桃蹊，轻翻柳陌。多情最谁追惜？但蜂媒蝶使，时叩窗隔。

东园岑寂，渐朦胧暗碧。静绕珍丛底，成叹息。长条故惹行客，似牵衣待话，别情无极。残英小、强簪巾帻。终不似、一朵钗头颤袅，

向人欹侧。漂流处、莫趁潮汐。恐断红、尚有相思字，何由见得？

——周邦彦（蔷薇花谢后作）

附注：词中领格字如“正”、“但”、“似”及上一、下四句式中“葬”、“渐”等字并用去声。

夜半乐

唐教坊曲，《乐章集》入“中吕调”。段安节《乐府杂录》：“明皇自潞州入平内难，半夜斩长乐门关，领兵入宫剪逆人，后撰此曲，名《还京乐》。”又有谓《夜半乐》与《还京乐》为二曲者。今以柳永词为准。一百四十四字，分三段，前段、中段四仄韵，后段五仄韵。前段第四句是上一、下四句式。全曲格局开展，中段雍容不迫，后段则声拍促数矣。

定格

｜－｜｜－｜（句）－－｜｜（句）－｜－－｜（韵）｜｜｜－－（句）｜－－｜（韵）｜－｜｜（句）－－｜｜（句）｜－－｜－－（句）｜－－｜（韵）｜｜｜（豆）－－｜－｜（韵）

｜－｜｜｜｜（句）｜｜－－（句）｜－－｜（韵）－｜｜（豆）－－－－－｜（韵）｜－－｜（句）－－｜｜（句）｜－｜｜－－（句）｜－－｜（韵）｜－｜（豆）－－｜－｜（韵）

｜｜－｜（句）｜｜－－（句）｜－－｜（韵）｜｜｜－－｜－｜（韵）｜－－（豆）－｜｜｜－－｜（韵）－｜｜（豆）｜｜－－｜（韵）｜－－｜－－｜（韵）

例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

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纱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阻。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柳永

宝鼎现

始见康与之《顺庵乐府》，即以康词为准。一百五十七字，分三段，前段四仄韵，中段五仄韵，后段五仄韵。后附《须溪词》为变格。

定格

｜－－｜（句）｜｜－｜（句）－－－｜（韵）－｜｜（豆）－－－｜（句）－｜－－－｜｜（韵）｜｜｜（豆）｜－－－｜（句）－｜－－｜｜（韵）｜｜｜（豆）－－｜｜（句）｜｜－－－｜（韵）

｜｜－｜－－｜（韵）｜－－（豆）－｜－｜（韵）－｜｜（豆）－－｜｜（句）－｜－－－｜｜（韵）｜｜｜（豆）｜－－－｜（句）－｜－－｜｜（韵）｜｜｜（豆）－－｜｜（句）｜｜－－｜｜（韵）

－｜｜｜－－（句）－｜｜－－－｜（韵）｜－－－｜（句）－｜－－｜｜（韵）｜｜｜（豆）｜－－｜（韵）｜｜－－｜（韵）｜｜｜（豆）－｜－－（句）｜｜－－｜｜（韵）

例一

夕阳西下，暮霭红溢，香风罗绮。乘丽景、华灯争放，浓焰烧空连锦砌。睹皓月、浸严城如昼，花影寒笼绛蕊。渐掩映、芙蕖万顷，迤逦齐开秋水。

太守无限行歌意，拥麾幢、光动珠翠。倾万井、歌台舞榭，瞻望朱

轮骈鼓吹。控宝马、耀貔貅千骑，银烛交光数里。似烂簇、寒星万点，拥入蓬壶影里。

来伴宴阁多才，环艳粉瑶簪珠履。恐看看丹诏，催奉宸游燕侍。便趁早、占通宵醉，莫放笙歌起。任画角、吹老寒梅，月满西楼十二。

——康与之（《全宋词》作范周词）

附注：第一段“浸严城如昼”，第二段“耀貔貅千骑”，第三段“恐看看丹诏”，皆上一、下四句式，“占通宵醉”是上一、下三句式。

变格

－－－｜（句）｜｜｜（豆）－－－｜（韵）｜｜｜（豆）－－－｜（句）｜｜－－－｜｜（韵）－－｜（豆）｜｜－－｜（句）｜｜－－－｜（韵）｜｜｜（豆）－－｜｜（句）｜｜｜－－｜（韵）

｜｜－｜－－｜（韵）｜－－（豆）－｜－｜（韵）－｜｜（豆）－－－｜（韵）｜｜－－－｜｜（韵）－｜｜（豆）｜－－－｜（韵）｜｜－－｜｜（韵）｜｜－（豆）－－－｜（句）｜｜－－｜｜（韵）

－｜｜｜－－（句）－｜｜（豆）－－｜｜（韵）｜－－（豆）－｜－－（句）｜－－｜｜（韵）｜｜｜（豆）－－｜｜（韵）｜｜－－｜（韵）｜－｜（豆）－｜－－（句）－｜－－｜｜（韵）

例二

红妆春骑，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尽、楼台歌舞，习习香尘莲步

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辇路、喧阗且止？听得念奴歌起。

父老犹记宣和事，抱铜仙、清泪如水。还转盼、沙河多丽。滉漾明光连邸第，帘影冻、散红光成绮。月浸葡萄十里。看往来、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扑碎？

肠断竹马儿童，空见说、三千乐指。等多时、春不归来，到春时欲睡。又说向、灯前拥髻，暗滴鲛珠坠。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

——刘辰翁

附注：第一段“约彩鸾归去”，第二段“散红光成绮”，第三段“到春时欲睡”，皆上一、下四句式。

莺啼序

始见《梦窗词集》及赵闻礼《阳春白雪》所载徐鼎之词，入何宫调，无考。兹以梦窗词为准。二百四十字，分四段，每段各四仄韵。

定格

－－｜－｜｜（句）｜－－｜｜（韵）｜－｜（豆）－｜－－（句）｜｜－｜－｜（韵）｜－｜（豆）－－｜｜（句）－－｜｜－－｜（韵）｜－－（句）－｜－－（句）｜－－｜（韵）

｜｜－－（句）｜｜｜｜（句）｜－－｜｜（韵）｜－｜（豆）－｜－－（句）｜－－｜－｜（韵）｜－－（豆）－－｜｜（句）｜－｜（豆）－－－｜（韵）｜－－（句）－｜－－（句）｜－－｜（韵）

－－｜｜（句）｜｜－－（句）｜－｜｜｜（韵）｜｜｜（豆）｜－－｜（句）｜｜－－（句）｜｜－－（句）｜－－｜（韵）－－｜｜（句）－－－｜（句）－－－｜－－｜（句）｜－－（豆）｜｜－－｜（韵）－－｜｜（句）－－｜｜－－（句）｜－｜｜－｜（韵）

－－｜｜（句）｜｜－－（句）｜｜－｜｜（韵）｜｜｜（豆）－－－｜（句）｜｜－－（句）｜｜－－（句）｜－－｜（韵）－－｜｜（句）－－－｜（句）－－－｜－｜｜（句）｜－－（豆）－｜－－｜（韵）－－－｜－－（句）｜｜－－（句）｜－｜｜（韵）

例

残寒正欺病酒，掩沉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遡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去声）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萎，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作平）惨淡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吴文英

附注：词中“掩沉香绣户”是上一、下四句式。“念”、“趁”、“记”、“叹”、“漫”等字是领格，宜用去声。

第三类
平仄韵转换格

南乡子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黄钟宫”。二十七字，两平韵，三仄韵。五代人词略有增减字数者，兹举两式。南唐改作平韵体，《张子野词》入“中吕宫”，重填一片，五十六字，上下片各四平韵。宋以后多遵用之。

格一

｜｜−−（平韵）＋−＋｜｜−−（叶平）｜｜−−−｜｜（换仄韵）−｜（叶仄）｜｜−−−｜｜（叶仄）

例一

画舸停桡，槿花篱外竹横桥。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顾，笑指芭蕉林里住。

——欧阳炯

例二（依上格增一字）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

——欧阳炯

格二

－｜｜（句）｜－－（平韵）＋－＋｜｜－－（叶平）＋｜＋－－｜｜（换仄韵）＋－｜（叶仄）＋｜＋－－｜｜（叶仄）

例三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

——李珣

格三（平韵）

＋｜｜－－（韵）＋｜－－｜｜－（韵）＋｜＋－－｜｜（句）－－（韵）＋｜－－＋｜－（韵）

＋｜｜－－（韵）＋｜－－｜｜－（韵）＋｜＋－－｜｜（句）－－（韵）＋｜－－＋｜－（韵）

例四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回首凤楼无限事，茫茫，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负你残春

泪几行。

——冯延巳

例五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蕃女怨

《金奁集》入“南吕宫”。三十一字，四仄韵，两平韵。

定格

｜－－｜－｜｜（仄韵）｜｜－｜（叶韵）｜－－（句）－｜｜（叶仄）｜－－｜（叶仄）｜－－｜｜－－（换平韵）｜－－（叶平）

例

万枝香雪开已遍，细雨双燕。钿蝉筝，金雀扇，画梁相见。雁门消息不归来，又飞回。

——温庭筠

调笑令

又名《古调笑》、《宫中调笑》、《调啸词》、《转应曲》。《乐苑》入“双调”。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自注：“抛打曲有《调笑令》，饮酒曲有《卷白波》。”三十二字，四仄韵，两平韵，两叠韵。平仄韵递转，难在平韵再转仄韵时，二言叠句必须用上六言的最后两字倒转为之，所以又名为《转应曲》。唐词格式全同，惟句中平仄颇多出入，兹以韦应物一首为准，于举例中兼采王建、戴叔伦诸作，藉资比较。北宋以后，多用不转韵格。三十八字，七仄韵，联章以成“转踏”，藉以演唱故事。兹附列为变格。

定格

－｜（仄韵）－｜（叠）｜｜－－｜｜（叶仄）－－｜｜－－（转平韵）－－｜｜｜－（叶平）－｜（再转仄韵）－｜（叠）－｜－－｜｜（叶仄）

例一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愁人起望相思，江南塞北别离。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韦应物（调啸词）

例二

杨柳，杨柳，日暮白沙渡口。船头江水茫茫，商人少妇断肠。肠断，肠断，鹧鸪夜飞失伴。

——王建（宫中调笑）

例三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北山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芦笳一声愁绝。

——戴叔伦（转应曲）

变格

－｜（仄韵）｜－｜（叶仄）＋｜＋−−｜｜（叶仄）＋−＋｜−−｜（叶仄）＋｜−−＋｜（叶仄）＋−＋｜−−｜（叶仄）＋｜−−＋｜（叶仄）

例四

肠断，越江岸。越女江头纱自浣。天然玉貌铅红浅，自弄芙蓉日晚。紫骝嘶去犹回盼，笑入荷花不见。

——晁补之（调笑转踏）

昭君怨

又名《宴西园》、《一痕沙》。四十字，全阕四换韵，两仄两平递转，上下片同。

定格

+｜+-+｜（仄韵）+｜+-+｜（叶仄）+｜｜--（转平韵）｜--（叶平）

+｜+-+｜（仄韵）+｜+-+｜（叶仄）+｜｜--（转平韵）｜--（叶平）

例一

春到南楼雪尽，惊动灯期花信。小雨一番寒，倚阑干。

莫把阑干频倚，一望几重烟水。何处是京华？暮云遮。

——万俟咏（春望）

例二

午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篷声，梦初惊。

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真珠还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

——杨万里（荷雨）

菩萨蛮

又名《子夜歌》、《重叠金》。唐教坊曲，《宋史·乐志》、《尊前集》、《金奁集》并入“中吕宫”，《张子野词》作“中吕调”。唐苏鹗《杜阳杂编》：“大中初，女蛮国入贡，危髻金冠，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队’。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见《词谱》卷五引）据此，知此调原出外来舞曲，输入在公元八四七年以后。但开元时人崔令钦所著《教坊记》已有此曲名，可能此种舞队前后不止一次输入中国。小令四十四字，前后片各两仄韵，两平韵，平仄递转，情调由紧促转低沉，历来名作最多。

定格

＋｜＋｜--｜（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

＋--｜｜（再换仄韵）＋｜--｜（叶仄）＋｜｜--（再换平韵）＋--｜-（叶平）

例一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梯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李白

例二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温庭筠

例三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

——王安石

例四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江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辛弃疾（书江西造口壁）

更漏子

《尊前集》入“大石调”，又入“商调”，《金奁集》入“林钟商调”。四十六字，前片两仄韵，两平韵，后片三仄韵，两平韵。亦有过片不用韵者，平仄与上片全同。

定格

｜--（句）-｜｜（仄韵）＋｜＋-＋｜（叶仄）＋｜｜（句）｜--（换平韵）＋-＋｜-（叶平）

-＋｜（再换仄韵）＋-｜（叶仄）＋｜＋-＋｜（叶仄）＋＋｜（句）｜--（再换平韵）＋-＋｜-（叶平）

例一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温庭筠

例二（过片不用韵）

上东门，门外柳，赠别每烦纤手。一叶落，几番秋，江南独倚楼。

曲阑干，凝伫久，薄暮更堪搔首。无际恨，见闲愁，侵寻天尽头。

——贺铸

喜迁莺

又名《鹤冲天》、《万年枝》、《喜迁莺令》、《燕归来》。《金奁集》入“黄钟宫”。四十七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三仄韵，两平韵。

定格

+｜｜（句）｜--（平韵）-｜｜--（叶平）｜--｜｜--（叶平）-｜｜--（叶平）

-+｜（换仄韵）-+｜（叶仄）｜｜｜--｜（叶仄）+--｜｜--（再换平韵）-｜｜--（叶平）

例

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频攲。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

啼莺散，馀花乱，寂寞画堂深院。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李煜

清平乐

又名《忆萝月》、《醉东风》。《宋史·乐志》入“大石调”，《金奁集》、《乐章集》并入“越调”。《尊前集》载有李白词四首，恐不可信。兹以李煜词为准。四十六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三平韵。

定格

+-+|（仄韵）+|--|（叶仄）+|+--||（叶仄）+|+-+|（叶仄）

+-+|--（换平韵）+-+|--（叶平）+|+-+|（句）+-+|--（叶平）

例一

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

例二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

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

——晏殊

例三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辛弃疾（独宿博山王氏庵）

忆馀杭

见《逍遥词》，宋初潘阆所作。因忆西湖诸胜，故名《忆馀杭》。四十九字，前片两平韵，后片两仄韵，两平韵。

定格

－｜－－（句）＋｜－－－｜｜（句）－－｜｜｜－－（平韵）＋｜｜－－（叶平）

｜－－｜－－｜（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

例

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数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

——潘阆

河渎神

唐教坊曲。花庵《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云：“唐词多缘题，所赋《河渎神》则咏祠庙。”兹以孙光宪作为准。四十九字，前片四平韵，后片四仄韵。

定格

－｜｜－－（平韵）－｜－－｜－（叶平）｜－｜｜｜－－（叶平）｜－－｜－－（叶平）

｜｜－－－｜｜（换仄韵）－｜－－－｜（叶仄）｜｜｜－－｜（叶仄）｜－－｜－｜（叶仄）

例

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一方卵色楚南天，数行斜雁联翩。

独倚朱阑情不极，魂断终朝相忆。两桨不知消息，远汀时起鸂鶒。

——孙光宪

河传

《碧鸡漫志》卷四引《脞说》云：“《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所制，声韵悲切。”《漫志》又称：“《河传》唐词，存者二。其一属‘南吕宫’，凡前段平韵，后仄韵。其一乃今《怨王孙》曲，属‘无射宫’。以此知炀帝所制《河传》，不传已久。然欧阳永叔（修）所集词内，《河传》附‘越调’，亦《怨王孙》曲。今世《河传》乃‘仙吕调’，皆令也。”《金奁集》所收令词并入“南吕宫”，《乐章集》入“仙吕调”。唐宋人所作令词，句豆韵脚，极不一致。但前后两片皆前仄韵，后平韵，平仄互换，则大抵相同耳。兹选两格：一为五十五字，前片四仄韵，三平韵，后片三仄韵，两平韵。一为五十四字，前片四仄韵，三平韵，后片三仄韵，四平韵。

格一

－｜（仄韵）－｜（叶仄）｜－－｜（叶仄）－｜－－（换平韵）｜－－｜（夹叶仄）－｜｜｜－－（叶平）｜－－｜－（叶平）

－－｜｜－－｜（换仄韵）－｜｜（叶仄）｜｜－－｜（叶仄）｜－－｜（句）－｜｜｜－－（再换平韵）｜－－（叶平）

例一

春暮，微雨。送君南浦，愁敛双蛾。落花深处，啼鸟似逐离歌，粉檀珠泪和。

临流更把同心结，情哽咽，后会何时节？不堪回首，相望已隔汀洲，橹声幽。

——李珣

格二

－｜（仄韵）－｜（叶仄）－－｜｜（叶仄）｜－－｜（叶仄）｜－－｜｜－－（换平韵）｜－（叶平）｜－－｜－（叶平）

｜－｜｜－－｜（再换仄韵）｜－｜（叶仄）｜｜－－｜（叶仄）｜－－（再换平韵）｜｜－（叶平）｜－（叶平）｜－－｜－（叶平）

例二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造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笑那边，柳绵，被风吹上天。

——辛弃疾（效《花间》体）

虞美人

唐教坊曲。《碧鸡漫志》卷四：“《脞说》称起于项籍‘虞兮’之歌。予谓后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当时，非也。”又称：“旧曲三，其一属‘中吕调’，其一属‘中吕宫’，近世又转入‘黄钟宫’。”兹取两格：一为五十六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两平韵。一为五十八字，上下片各两仄韵，三平韵。

格一

+-+｜--｜（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

+-+｜--｜（换仄韵）+｜--｜（叶仄）+-+｜｜--（再换平韵）+｜+--｜｜--（叶平）

例一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李煜

格二

丨－丨丨－－丨（仄韵）丨丨－－丨（叶仄）丨－－丨丨－－（换平韵）丨－－丨丨－－（叶平）丨－－（叶平）

丨－丨丨－－丨（换仄韵）丨丨－－丨（叶仄）丨－－丨丨－－（再换平韵）丨－－丨丨－－（叶平）丨－－（叶平）

例二

帐前草草军情变，月下旌旗乱。褫衣推枕怆离情，远风吹下楚歌声，正三更。

抚骓欲上重相顾，艳态花无主。手中莲锷凛秋霜，九泉归去是仙乡，恨茫茫。

——宋无名氏（依曾布夫人魏氏《虞美人草行》改作）

第四类
平仄韵通叶格

西江月

又名《步虚词》、《江月令》。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入“中吕宫”。清季敦煌发现唐琵琶谱，犹存此调，但虚谱无词。兹以柳永词为准。五十字，上下片各两平韵，结句各叶一仄韵。沈义父《乐府指迷》：“《西江月》起头押平声韵，第二、第四句就平声切去，押侧声韵。如平韵押‘东’字，侧声须押‘董’字、‘冻’字方可。”

定格

＋｜＋--｜（句）＋-＋｜--（平韵）＋-＋｜｜--（叶平）＋｜--＋｜（叶仄）

＋｜＋--｜（句）＋-＋｜--（平韵）＋-＋｜｜--（叶平）＋｜--＋｜（叶仄）

例一

凤额绣帘高卷，兽环朱户频摇。两竿红日上花梢，春睡厌厌难觉。

好梦狂随飞絮，闲愁浓胜香醪。不成雨暮与云朝，又是韶光过了。

——柳永

例二

问讯湖边春<u>色</u>，重来又是三<u>年</u>。东风吹我过湖<u>船</u>，杨柳丝丝拂面。

世路如今已<u>惯</u>，此心到处悠<u>然</u>。寒光亭下水如<u>天</u>，飞起沙鸥一片。

——张孝祥（丹阳湖）

例三

明月别枝惊<u>鹊</u>，清风半夜鸣<u>蝉</u>。稻花香里说丰<u>年</u>，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u>外</u>，两三点雨山<u>前</u>。旧时茅店社林<u>边</u>，路转溪桥忽见。

——辛弃疾（夜行黄沙道中）

醉翁操

琴曲，属“正宫”。沈遵创作，苏轼始创为填词。其序云：“琅琊幽谷，山川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余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其有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余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没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东坡居士以补之云。”（见《东坡乐府》卷二）九十一字，前片十平韵，后片七平韵，一仄韵。

定格

--（平韵）--（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

｜-｜｜（句）-｜--（叶平）｜-｜｜（句）-｜--｜｜（叶仄）-｜----（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

例

琅然，清圜，谁弹？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娟娟，人未眠。荷蒉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贤！

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童巅，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试听徽外两三弦。

——苏轼

渡江云

又名《三犯渡江云》。《清真集》入“小石调”。一百字，前后片各四平韵，后片第四句为上一、下四句法，必须押一同部仄韵。

定格

＋－－｜｜（句）｜－｜｜（句）＋｜｜－－（平韵）｜－－｜｜（句）｜｜－－（句）｜｜｜－－（叶平）－－｜｜（句）｜＋＋（豆）＋｜－－（叶平）－｜＋（豆）＋－－｜（句）＋｜｜－－（叶平）

－－（叶平）－－＋｜（句）｜｜－－（句）｜－－＋｜（叶仄）－｜＋（豆）－－＋｜（句）＋｜－－（叶平）－－｜｜－－｜（句）｜｜＋（豆）－｜－－（叶平）－｜｜（句）－－｜｜－－（叶平）

例一

晴岚低楚甸，暖回雁翼，阵势起平沙。骤惊春在眼，借问何时，委曲到山家？涂香晕色，盛粉饰、争作妍华。千万丝、陌头杨柳，渐渐可藏鸦。

堪嗟，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沉恨处，时时自剔灯花。

——周邦彦

例二

山空天入海，倚楼望极，风急暮潮初。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

愁余，荒洲古溆，断梗疏萍，更漂流何处？空自觉、围羞带减，影怯灯孤。长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笑无书。书纵远，如何梦也都无。

——张炎（山阴久客，一再逢春，回忆西杭，渺然愁思）

曲玉管

唐教坊曲，《乐章集》入“大石调”。一百五字，前片两仄韵，四平韵，同部互协，后片三平韵。

定格

｜｜--（句）--｜｜（句）--｜｜--｜（仄韵）｜｜---｜（句）-｜--（平韵）｜--（叶平）｜｜--（句）---｜（句）｜-｜｜--｜（叶仄）｜｜--（句）｜｜-｜--（叶平）｜--（叶平）

｜｜--（句）｜-｜（豆）---｜（句）｜-｜｜--（句）--｜｜--（叶平）｜--（叶平）｜---｜（句）｜｜---｜（句）｜--｜（句）｜｜--（句）｜｜--（叶平）

例

陇首云飞，江边日晚，烟波满目凭阑久。立望关河萧索，千里清秋，忍凝眸？杳杳神京，盈盈仙子，别来锦字终难偶。断雁无凭，冉冉飞下汀洲，思悠悠。

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阻追游。每登山临水，惹起平生心事，一场消黯，永日无言，却下层楼。

——柳永

哨遍

一作《稍遍》，始见《东坡词》。其小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檃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僮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汲古阁本《东坡词》于《稍遍》后附小注：“其词盖世所谓‘般瞻’之《稍遍》也。‘般瞻’，龟兹语也，华言为五声，盖羽声也，于五音之次为第五。今世作‘般涉’，误矣。《稍遍》三叠，每叠加促字，当为‘稍’，读去声。世作‘哨’，或作‘涉’，皆非是。”明曼山馆本《东坡先生诗余》注同。元刊《东坡乐府》及《稼轩长短句》则皆作《哨遍》。各家句豆平仄，颇有出入，殆由“每叠加促字”较有伸缩余地耳。兹以苏词一阕为准。二百三字，仍依各本只分两段。前段五仄韵，四平韵，后段五平韵，八仄韵，同部参差错叶。《康熙词谱》谓“其体颇近散文”。

定格

｜｜｜－（句）－｜｜－（句）｜｜－－｜（仄韵）－｜－（句）－｜｜－－（平韵）｜－－－－－｜（叶仄）｜｜－（叶平）－－｜－－｜（句）－－｜｜－－｜（叶仄）－｜｜－－（句）－－｜｜（句）－－－｜－｜（叶仄）｜｜－－｜｜－－（叶平）｜｜｜－－｜－－（叶平）－｜－－（句）｜｜－－（句）｜－｜｜（叶仄）

－（叶平）－｜－－（叶平）｜－－｜－－｜（叶仄）－｜－｜｜（句）－－－｜－｜（叶仄）｜｜｜－－（句）｜－｜｜（句）－－｜｜－－｜（叶仄）－｜｜－－（句）－－｜｜（句）－－－｜－｜（叶仄）｜｜－｜｜｜｜－（叶平）｜｜｜－－｜－－（叶平）

|--（豆）|--|（叶仄）---|-|（句）||--|（叶仄）|--|--||
（句）||--||（叶仄）|--||--（叶平）|--（豆）||-|（叶仄）

例一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苏轼

例二

一壑自专，五柳笑人，晚乃归田里。问谁知：几者动之微。望飞鸿冥冥天际。论妙理，浊醪正堪长醉，从今自酿躬耕米。嗟美恶难齐，盈虚如代，天耶何必人知！试回头五十九年非，似梦里欢娱觉来悲。夔乃怜蚿，谷亦亡羊，算来何异？

嘻！物讳穷时，丰狐文豹罪因皮。富贵非吾愿，遑遑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如水。却自觉神游，归来坐对，依稀

淮岸江溪。看一时鱼鸟忘情喜，会我已忘机更忘已。又何曾、物我相视。非鱼濠上遗意，要是吾非子。但教河伯休惭海若，大小均为水耳。世间喜愠更何其，笑先生、三仕三已。

——辛弃疾（用前秋水观韵）

附注：此词大体仍依苏格，惟平仄韵位颇多差异，逐字比较观之自得，不更详标。

戚氏

始见《乐章集》，入“中吕调”。兹以柳词为准。二百十二字，分三段。前段九平韵，一仄韵，中段六平韵，三仄韵，后段六平韵，三仄韵，同部参错互叶。

定格

｜––（平韵）｜｜–｜｜––（叶平）｜｜––（句）｜––｜（仄韵）｜––（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句）｜｜–｜｜––（叶平）｜｜–｜（句）–––｜（句）｜–｜｜––（叶平）｜––｜｜（句）–｜–｜（句）–｜––（叶平）

–｜（叶仄）｜｜––（叶平）–｜｜｜（叶仄）｜｜｜––（叶平）––｜（句）｜––｜（叶仄）｜｜––（叶平）｜––（叶平）｜｜｜｜（句）––｜｜（句）｜｜––（叶平）｜–｜｜（句）｜｜––（句）｜｜–｜––（叶平）

｜｜––｜（句）––｜｜（句）｜｜––（叶平）｜｜––｜｜（句）｜––｜｜｜––（叶平）｜–｜｜––（句）｜–｜｜（句）–｜––｜（叶仄）｜｜––｜––｜（叶仄）–｜｜（豆）–｜––（叶平）｜｜–（豆）｜｜––（叶平）｜–｜｜｜｜––（叶平）｜––｜（叶仄）––｜｜（句）｜｜––（叶平）

例

晚秋天，一霎微雨洒庭轩。槛菊萧疏，井梧零乱，惹残烟。凄然，望江关，飞云黯淡夕阳间。当时宋玉悲感，向此临水与登山。远道迢

递，行人凄楚，倦听陇水潺湲。正蝉吟败叶，蛩响衰草，相应喧喧。

孤馆，度日如年。风露渐变，悄悄至更阑。长天净，绛河清浅，皓月婵娟。思绵绵，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漏箭移、稍觉轻寒。渐呜咽画角数声残。对闲窗畔，停灯向晓，抱影无眠。

——柳永

附注：第一段“正”字，第三段“遇”、“念”、“渐”、“对”等字皆领格，宜用去声。又“当年少日”与“对闲窗畔”二句，皆上一、下三句式。在长调慢词中，此等处最宜注意，须于曼声长吟之际，细加玩味，方能有所领悟，掌握节奏声容。此类甚多，读者推寻自得，未一一例举也。

第五类
平仄韵错叶格

荷叶杯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双调”。单调小令，二十三字。温庭筠体以两平韵为主，四仄韵转换错叶。韦庄体重填一片，增四字，以上下片各三平韵为主，错叶两仄韵。

格一

＋｜＋--｜（仄韵）-｜（叶仄）｜--（平韵）｜--｜｜-｜（换仄韵）-｜（叶仄）｜--（叶平）

例一

一点露珠凝冷，波影<½士，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水风凉。

——温庭筠

格二

＋｜｜--｜（仄韵）-｜（叶仄）-｜｜--（平韵）＋--｜｜--（叶平）-｜｜--（叶平）

＋｜｜--｜（换仄韵）-｜（叶仄）-｜｜--（换平韵）＋--｜｜--（叶平）-｜｜--（叶平）

例二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韦庄

诉衷情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越调”。三十三字，六平韵为主，五仄韵两部错叶。

定格

－|（仄韵）－|（叶仄）－||（叶仄）|－－（平韵）－||（换仄韵）－|（叶仄）|－－（叶平）|||－－（叶平）－－（叶平）－－－|－（叶平）|－－（叶平）

例

莺语，花舞，春昼午，雨霏微。金带枕，宫锦，凤凰帷。柳弱燕交飞，依依。辽阳音信稀，梦中归。

——温庭筠

定西番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高平调”。三十五字，前后片四平韵为主，三仄韵错叶。

定格

＋｜＋－＋｜（仄韵）－｜｜（句）｜－－（平韵）｜－－（叶平）

＋｜＋－－｜（叶仄）＋－＋｜－（叶平）＋｜＋－＋｜（叶仄）｜－－（叶平）

例

汉使昔年离别，攀弱柳，折寒梅，上高台。

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

——温庭筠

相见欢

一名《乌夜啼》、《秋夜月》、《上西楼》，唐教坊曲。三十六字，前片三平韵，后片两平韵，过片处错叶两仄韵。两结九言，宜于第二字略豆，旧谱分作六言、三言两句，不尽适合。

定格

+-+|--（平韵）|--（叶平）+|+--||--（叶平）

++|（仄韵）+-|（叶仄）|--（叶平）+|+--||--（叶平）

例一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想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李煜

例二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李煜

上行杯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歇指调”。三十八字，依孙光宪体，以两平韵为主，五仄韵两部错叶。

定格

｜｜－－－｜（句）－｜｜（豆）｜｜－－（平韵）－｜－－－｜｜（仄韵）－－｜｜（叶仄）｜－－（句）－｜｜（换仄韵）｜｜（叶仄）－｜（叶仄）－｜－－（叶平）

例

草草离亭鞍马，从远道、此地分襟。燕宋秦吴千万里，无辞一醉。野棠开，江草湿，伫立，沾泣，征骑骎骎。

——孙光宪

酒泉子

唐教坊曲，《金奁集》入“高平调”。兹依温庭筠体。四十一字，全阕以四平韵为主，四仄韵两部错叶。

定格

－｜｜－（平韵）－｜｜－－｜（仄韵）｜－－（句）－｜｜（叶仄）｜－－（叶平）

｜－－｜｜－－（叶平）－｜｜－－｜（换仄韵）｜－－（句）－｜｜（叶仄）｜－－（叶平）

例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

——温庭筠

定风波

一作《定风波令》。唐教坊曲，《张子野词》入“双调”。六十二字，上片三平韵，错叶两仄韵，下片两平韵，错叶四仄韵。《乐章集》演为慢词，一入“双调”，一入“林钟商”，并全用仄韵。兹附九十九字一种，前片六仄韵，后片七仄韵。

定格

＋｜－－｜｜－（平韵）＋－＋｜｜－－（叶平）＋｜＋－－｜｜（仄韵）－｜（叶仄）＋－＋｜｜－－（叶平）

＋｜＋－－｜｜（换仄韵）－｜（叶仄）＋－＋｜｜－－（叶平）＋｜＋－－｜｜（再换仄韵）－｜（叶仄）＋－＋｜｜－－（叶平）

例一

暖日闲窗映碧纱，小池春水浸明霞。数树海棠红欲尽，争忍，玉闺深掩过年华。

独凭绣床方寸乱，肠断，泪珠穿破脸边花。邻居女郎相借问，音信，教人羞道未还家。

——欧阳炯

例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格二（仄韵长调）

|--（豆）||--（句）--||||（仄韵）||--（句）--||（句）-|--|（叶仄）|--（句）|-|（叶仄）-|--|-|（叶仄）-|（叶仄）||-||（句）---|（叶仄）

|-||（叶仄）|--（豆）||--|（叶仄）|--||（句）--||（句）-|--|（叶仄）|--（句）|-|（叶仄）-|--|-|（叶仄）-|（叶仄）||-|（句）---|（叶仄）

例三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

过。

——柳永

最高楼

南宋后作者较多，兹以《稼轩长短句》为准。八十一字，前片四平韵，后片三平韵，过片错叶两仄韵。体势轻松流美，渐开元人散曲先河。

定格

--|（句）-||--（平韵）+||--（叶平）+-+|--|（句）+-+||--（叶平）|--（句）-||（句）|--（叶平）

|||（豆）|--||（仄韵）|||（豆）|--||（叶仄）-||（句）|--（叶平）+-+|--|（句）+-+||--（叶平）|--（句）-||（句）|--（叶平）

例

长安道，投老倦游归。七十古来稀。藕花雨湿前湖夜，桂枝风淡小山时。怎消除？须殢酒，更吟诗。

也莫向、竹边孤负雪，也莫向、柳边辜负月。闲过了，总成痴。种花事业无人问，惜花情绪只天知。笑山中，云出早，鸟归迟。

——辛弃疾（醉中有索四时歌，为赋）

词韵简编

张珍怀辑

（一）本编依据清戈载著《词林正韵》一书删去僻字，故称“简编”。

（二）《词林正韵》原书韵目用《集韵》标目，分目繁多，标目有僻字，因此，本编改用比较通行的《词韵》标目，以便于检韵。至于分部，一如《词林正韵》原书。

第一部

平声：一东二冬通用

【一东】　　　东同童僮铜桐峒筒瞳曈中（中间）衷忠盅虫冲终忡崇嵩（崧）菘戎绒弓躬宫穹融雄熊穷冯风枫疯丰（豐）充隆窿空公功工攻蒙濛朦曚瞢笼胧栊咙聋珑砻泷蓬篷洪荭红虹鸿丛翁嗡匆葱聪骢通棕烘崆

【二冬】　冬咚彤农侬宗淙悰锺钟龙茏舂松淞冲（衝）容榕蓉溶庸佣慵封胸凶匈汹雍邕痈浓脓秾重（重复）从（服从）逢缝峰锋丰蜂烽葑纵（纵横）踪茸蛩邛筇跫恭龚供（供给）蚣喁

仄声：上声一董二肿
去声一送二宋通用

【一董】董懂动孔总笼（东韵同）拢桶捅蓊蠓汞澒洞（澒洞）

【二肿】　肿种（种子）踵宠垅（陇）拥冗重（轻重）冢捧勇甬踊涌俑蛹恐拱竦悚耸栱巩怂奉

【一送】　　送梦凤洞（岩洞）众瓮贡弄冻痛栋恸仲中（击中）粽讽空（空缺）控哄（喧闹；欺骗）赣

【二宋】　宋用颂诵统纵（放纵）讼种（种植）综俸供（供设，名词）从（仆从）缝（隙也）重（再也）共

第二部

平声：三江七阳通用

【三江】　江缸窗邦降（降伏）双泷庞舡撞豇扛杠腔釭梆龙桩幢跫（冬韵同）

【七阳】　阳扬杨洋羊徉佯芳妨方坊防肪房亡忘望（漾韵同）忙茫芒妆庄装奘香乡湘厢箱镶芗相（相互）襄骧光昌堂唐糖棠塘章张王常长（长短）裳凉粮量（衡量）梁粱良霜藏（收藏）肠场尝偿床央鸯秧殃郎廊狼榔（桹）鎯踉浪（沧浪）浆将（持也；送也）疆僵姜缰觞娘黄皇遑惶徨煌仓苍舱沧伤殇商帮汤创（创伤）疮强（刚强）墙樯嫱蔷囊狂康慷（养韵同）糠冈岗刚钢纲匡筐荒慌行（行列）杭航桁翔详祥庠桑彰璋漳獐麘猖倡凰邙臧赃昂丧（丧葬）阊螿羌枪锵抢（突也）蜣跄篁簧璜潢攘纕瓤亢吭（漾、养韵并同）旁傍（侧也）孀骦当（应当）裆珰铛簹飏泱旸炀蝗隍怏肓汪鞅滂蜋螂怆（漾韵同）缃琅颃伥螳

仄声：上声三讲二十二养
去声三绛二十三漾通用

【三讲】讲港项棒蚌耩

【二十二养】　养痒象像橡仰朗桨奖蒋敞氅厂枉往颡强（勉强）惘荡两裲曩丈杖仗（漾韵同）响掌党想鲞榜爽广享飨幌莽纺长（长幼）网荡上（上升）壤赏仿罔谠傥魍魉昉怳谎蟒漭嗓盎恍脏（肮脏）吭沆慷襁镪抢肮（骯）犷

【三绛】绛降（升降）巷撞（江韵同）戆

【二十三漾】 漾上（上下）望（阳韵同）相（卿相）将（将帅）状帐唱让浪（波浪）酿旷壮放向忘仗（养韵同）畅量（数量）葬匠障瘴谤尚涨饷样藏（库藏）舫访贶嶂当（适当）抗桁妄怆宕怅创酱况亮傍（依傍）丧（丧失）恙谅胀嵁脏（内脏）吭砀伉圹纩踼搒桄挡旺炕亢（高亢）飏（阳韵同）阆防（阳韵同）

第三部

平声：四支五微八齐十灰（半）通用

【四支】　支枝肢移（竹移）为（施为）垂吹陂碑奇宜仪皮儿离施知驰池规危夷师姿迟龟眉悲之芝时诗棋旗辞词期祠基疑姬丝司葵医帷思滋持随痴维卮麾墀弥慈遗肌脂雌披嬉尸狸炊湄篱兹差（参差）疲茨卑亏蕤骑（跨马）歧岐谁斯澌私窥熙欺疵赀羁彝髭颐资縻饥衰锥姨夔祇涯（佳、麻韵同）伊追缁萁箕治（治国）尼而推（灰韵同）匙陲魑锤褵璃骊羸帔罴糜靡脾瀰芪畸牺羲曦欹漪猗崎崖萎筛狮蛳鸱绥虽粢瓷絺椎饴嫠痍惟唯机耆逵岿丕毗枇貔楣黴（霉）辎蚩嗤媸飔坩莳鲥鹚笞漓怡贻禧醾噫其琪祺麒嶷螭栀鹂鳌累踟琵嵋

【五微】　微薇晖辉（煇）徽挥韦围帏违闱霏菲（芳菲）妃飞非扉肥威祈旂畿机几（微也，如见几）讥玑鞿稀希衣（衣服）依归饥（饥荒，支韵同）矶欷诽绯晞葳巍沂圻颀

【八齐】　齐黎犁梨妻（夫妻）萋凄堤低题提蹄啼鸡稽兮倪霓西栖犀嘶撕梯稊鼙赍迷泥溪蹊圭闺携畦嵇跻豀奚脐醯黧蠡醍鹈奎批砒睽荑篦齑藜猊鲵羝巂鑴（日旁云气）鹥

【十灰（半）】　灰恢魁隈回徊槐（佳韵同）梅枚玫媒煤雷隤颓崔催摧堆陪杯醅嵬推（支韵同）诙裴培盔偎煨瑰茴追肧徘坯桅傀儡（贿韵同）莓

仄声：上声四纸五尾八荠十贿（半）去声四寘

五未八霁九泰（半）十一队（半）通用

【四纸】　纸只（副词，仅）咫是靡彼毁委诡髓累技绮觜此泚蕊徙尔瀰（支韵同）弭婢侈弛豕紫旨指视美否（否泰）痞兕几（桌几）姊比水轨止徵（角徵）市喜己纪跪妓蚁鄙晷子仔梓矢雉死履垒癸趾址以已似耜祀史驶耳使（使令）里理李起杞圯跂士仕俟始齿矣耻麂枳畤峙鲤迤氏玺巳（辰巳）滓苡倚匕迤逦旖旎舣蚍秕芷螭拟你企诔捶屣箠揣豸祉恃

【五尾】　尾苇鬼岂卉几（几多）伟斐菲（菲薄）匪篚娓悱榧韪炜飑玮虮

【八荠】　荠礼体米启陛洗邸底抵弟坻柢涕悌济（水名）澧醴诋棨眯砥娣递昵睨蠡

【十贿（半）】贿悔罪馁每块汇（汇合）猥琲璀磊蕾傀儡腿

【四寘】　　寘置事地意志治思（名词）泪吏赐自字义利器位戏至次累（连累）伪寺瑞智记异致备肆翠骑（车骑，名词）使（使者）试类弃饵媚鼻易（容易）辔坠醉议翅避笥帜炽粹莳谊帅厕寄睡忌贰萃穗二臂嗣吹（鼓吹，名词）遂恣四骥季刺驷泗寐魅积（积蓄）被芰懿觊冀愧匮恚馈蒉篑柜暨庇豉莉腻秘比（近也）鸷毙啻示嗜饲伺遗（馈遗）薏祟值惴屣眦詈企渍譬跛挚燧隧悴尿致（緻）稚雉莅悸肄泌志识（记也）侍踬为（因为）

【五未】　未味气贵费沸尉畏慰蔚魏纬胃汇（彙）谓渭讳卉（尾韵同）毅既衣（着衣，动词）蜚溉（队韵同）翡诽

【八霁】　　霁制计势世丽岁济（渡也）第艺惠慧币弟滞际厉涕（荠韵同）契（契约）敝弊毙帝蔽髻锐戾裔袂系祭卫隶闭逝缀翳替细桂税婿例

誓筮蕙诣砺励瘗噬继脆睿毳曳蒂睇妻（以女妻人）递逮蓟蚋薛荔唳捩粝泥（拘泥）媲嬖簪彗睥睨剂嚏谛缔剃屉悌俪锲帨贳掣羿棣螮薙娣说（游说）赘憩猘髢鳜彘呓谜挤

【九泰（半）】 会旆最贝沛霈绘脍荟狈侩桧蜕酹外兑

【十一队（半）】 队内辈佩退碎背秽对废悔诲晦昧配妹喙溃吠肺耒块碓刈悖焙淬琩琲倅敦（盘敦）

第四部

平声：六鱼七虞通用

【六鱼】　鱼渔初书舒居裾琚车（麻韵同）渠蕖余予（我）誉（动词）舆馀胥狙锄疏（疎）蔬梳虚嘘墟徐猪闾庐驴诸储除滁蜍如畬淤妤苴菹沮徂耡龉茹榈於袪蘧鐻疽蛆醵纾樗躇（药韵同）欤旟据（拮据）

【七虞】　虞愚娱隅蒭无芜巫于衢癯瞿氍儒襦濡须需朱珠株诛铢硃蛛殊俞瑜榆愉逾渝毹窬谀腴区躯驱岖趋扶符凫芙雏敷藪麸夫肤纡输枢厨俱驹模谟摹蒲逋胡湖瑚乎壶狐弧孤辜姑觚菰徒途涂荼图屠奴吾梧吴租卢鲈炉芦颅垆趺拏帑苏酥乌污（污秽）枯粗都茱侏姝禺喁拘嵎踽桴俘臾萸繻吁滹瓠糊醐餬呼沽酤泸舻轳鸬驽匍葡铺（铺盖）菟洿诬鸣迂盂竽趺柎毋獳酴鸪骷刳蛄晡餔蒱搙葫呱蝴劬殂猢邪孚

仄声：上声六语七麌
去声六御七遇通用

【六语】　语（语言）圉圄吕侣旅杼伫与（给予）予（赐予）渚煮汝茹（食也）暑鼠黍杵处（居住、处理）贮女许拒炬距所楚础阻俎沮叙绪序屿墅巨去（除也）苣举讵溆浒御（禦）浒钜醑咀诅苎纻抒楮

【七麌】　麌雨宇舞府鼓虎古股贾（商贾）估土吐圃庾户树（种植，动词）煦诩努辅组乳弩补鲁橹睹腐数（动词）簿竖普侮斧聚午伍釜缕部柱矩武五苦取抚浦主杜坞祖愈堵扈父甫怒（遇韵同）禹羽腑拊俯罟赌卤姥鹉拄莽（养韵同）栩椇窭脯妩庑否（是否）麈褛篓偻酤牡谱怙肚踽虏拏

诂瞽牯羖祜沪雇仵缶母某亩蛊琥

【六御】　御处（处所）去虑誉（名词）署据驭曙助絮著（显著）箸豫恕与（参与）遽疏（书疏）庶预语（告也）踞倨蓣淤锯（虚见）觑狙（鱼韵同）翥薯

【七遇】　遇路辂赂露鹭树（树木）度（制度）渡赋布步固素具数（数量）怒（麌韵同）务雾鹜附兔故顾句墓慕暮募注住注驻炷祚裕误悟寤戍库护屦诉妒惧趣娶铸绔傅付谕喻妪芋捕哺互孺寓吐（麌韵同）赴冱污（动词）恶（憎恶）晤煦酤讣仆（偃仆）赙驸婺锢蛀飓怖铺（店铺）塑酺餔塑愫蠹溯镀璐雇瓠迕妇负阜副富（宥韵同）醋措

第五部

平声：九佳（半）十灰（半）通用

【九佳（半）】　佳街鞋牌柴钗差（差使）崖涯（支麻韵同）偕阶皆谐骸排乖怀淮豺侪埋霾斋槐（灰韵同）睚崽楷稭揩挨俳

【十灰（半）】　开哀埃台苔抬该才材财裁栽哉来莱灾猜孩徕骀胎唉咳垓挨皑呆腮

仄声：上声九蟹十贿（半）
去声九泰（半）十卦（半）十一队（半）通用

【九蟹】蟹解洒楷（佳韵同）拐矮摆买骇

【十贿（半）】　海改采彩在宰醢铠恺待殆怠乃载（岁也）凯闿倍蓓迨亥

【九泰（半）】　泰太带外盖大（个韵同）濑赖籁蔡害蔼艾丐奈柰汰癞霭

【十卦（半）】　懈廨邂隘卖派债怪坏诫戒界介芥械薤拜快迈败稗晒瘵玠瀣湃寨疥届蒯篑蒉喟聩块惫

【十一队（半）】　塞（边塞）爱代载（载运）态菜碍戴贷黛概岱溉慨耐在（所在）鼐玳再袋逮埭赉赛忾暧咳嗳睐

第六部

平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半）通用

【十一真】　真因茵辛新薪晨辰臣人仁神亲申身宾滨槟缤邻鳞麟珍瞋尘陈春津秦频蘋颦濒银垠筠巾困民岷珉泯（轸韵同）贫莼淳醇纯唇伦轮沦抡匀旬巡驯钧均榛遵循甄宸纶椿鹑嶙辚磷驎呻伸绅寅姻荀询峋氤恂嫔彬皴娠闽纫湮肫逡菌臻豳（邠）

【十二文】　文闻纹蚊云分（分离）氛纷芬焚坟群裙君军勤斤筋勋薰曛醺芸耘芹欣氲荤汶汾殷雯贲纭昕熏

【十三元（半）】　魂浑温孙门尊（樽）存敦墩炖暾蹲豚村屯囤（囤积）盆奔论（动词）昏痕根恩吞荪扪裈昆鲲坤仑婚阍髡馄喷狲饨臀跟轀緼瘟飧

仄声：上声十一轸十二吻十三阮（半）
去声十二震十三问十四愿（半）通用

【十一轸】　轸敏允引尹尽忍准隼笋盾（阮韵同）楯闵悯菌（真韵同）蚓牝殒紧蠢陨哂诊疹赈肾蜃尽（尽管、尽量）膑黾泯窘吮缜

【十二吻】吻粉蕴愤隐谨近忿拉刎揾槿瑾恽韫

【十三阮（半）】混棍焜阃悃捆衮滚鲧稳本畚笨损忖囤遁很沌恳垦龈

【十二震】　震信印进润阵镇刃顺慎鬓晋骏闰峻衅振俊疢舜赆吝烬讯仞

迅汛趁衬仅觐寯蔺浚赈（轸韵同）龀认殡摈缙躏廑谆瞬韧濬殉馑

【十三问】　问闻（名誉）运晕韵训粪忿（吻韵同）酝郡分（名分）紊愠近（动词）拉拼奋郓捃靳

【十四愿（半）】　论（名词）恨寸困顿遁（阮韵同）钝闷逊嫩溷揾诨潠巽褪喷（元韵同）艮

第七部

平声：十三元（半）十四寒十五删一先通用

【十三元（半）】　元原源沅鼋园袁猿垣烦蕃樊礬暄萱暄冤言轩藩媛援辕番繁翻幡璠鶱鸳鹓蜿湲爰掀鐇燔圈谖

【十四寒】　寒韩翰（翰韵同）丹单安鞍难（艰难）餐檀坛滩弹残干肝竿阑栏澜兰看（翰韵同）刊丸完桓纨端湍酸团攒官观（观看）冠（衣冠）鸾銮峦欢宽盘蟠漫（大水貌）叹（翰韵同）邯郸摊玕拦礌珊狻鼾杆耑蹒姗殚箪瘅谰獾倌棺剜岏潘拚（问韵同）溥槃般蹒瘢磐瞒谩馒鳗痠钻抟圞邗汗（可汗）

【十五删】　删潸关弯湾还环鬟寰班斑蛮颜奸攀顽山闲艰间（中间）悭患（谏韵同）孱潺擐鐶闤翾圜菅般（寒韵同）颁鬘疝讪僝斒斓娴鹇蔄殷（赤黑色）鳏纶（纶巾）

【一先】　先前千阡笺天坚肩贤弦烟燕（地名）莲怜连田填巅鬈宣年颠牵妍研（研究）眠渊涓捐娟边编悬泉迁仙鲜（新鲜）钱煎然延筵毡旃蝉缠廛联篇偏绵全镌穿川缘鸢旋船涎鞭专圆员乾（乾坤）虔愆权拳椽传焉嫣鞯褰搴铅舷跹鹃筌痊诠悛邅鳣鹯禅婵躔颛燃涟琏便（安也）翩骈癫阗钿（霰韵同）沿蜒胭芊鳊胼軿滇佃畋咽湮狷蠲蚿蔫骞膻扇棉拴荃籼砖挛儇翾颧璇卷（曲也）扁（扁舟）单（单于）溅（溅溅）犍

仄声：上声十三阮（半）十四旱十五潸十六铣
去声十四愿（半）十五翰十六谏十七霰通用

【十三阮（半）】　阮远（远近）晚苑返反饭（动词）偃蹇琬沅宛婉踠畹菀蜿晅绻巘挽堰幰

【十四旱】　旱暖管琯满短馆（翰韵同）缓盥（翰韵同）碗懒伞卵（哿韵同）散（散布）伴诞罕瀚（浣）断（断绝）侃算（动词）款但坦袒纂缎拌懑谰莞

【十五潸】潸眼简版板阪盏产限绾柬拣撰馔赧皖汕刬铲羼醆楝栈

【十六铣】　铣善（善恶）遣（遣送）浅典转（霰韵同）衍犬选冕辇免展茧辨篆勉剪卷显饯（霰韵同）践喘藓软蹇（阮韵同）演兖件腆鲜（少也）跣缅缱殄扁匾蚬岘畎燹隽键娈泫癣阐颤膳鳝舛娩辗邅（先韵同）脔辫捻

【十四愿（半）】　愿怨万饭（名词）献健建宪劝蔓券远（动词）侃键贩畈曼挽（挽联）瑗媛圈（猪圈）

【十五翰】　翰（寒韵同）瀚岸汉难（灾难）断（决断）乱叹（寒韵同）观（楼观）干（树干，干练）散（解散）旦算（名词）玩烂贯半案按炭汗赞漫（寒韵同。又副词，独用）冠（冠军）灌爨窜幔粲灿璨换焕唤涣悍弹（名词）惮段看（寒韵同）判叛绊鹳伴畔锻腕惋馆扞旰捍疸但逭罐盥婉缎缦侃蒜钻谰

【十六谏】　谏雁患涧间（间隔）宦晏慢盼豢栈（潸韵同）惯串绽幻瓣苋丱办谩讪（删韵同）铲绾孪篡裥扮

【十七霰】　霰殿面（脸面）县变箭战扇煽膳传（传记）见砚院练链燕宴贱馔荐绢彦掾便（便利）眷面（面食）倦羡奠遍恋啭眩钏倩卞汴片禅（封禅）谴善（动词）溅饯转（以力转动）卷（书卷）甸电咽茜单念

（念书）眄钿（先韵同）淀靛佃镟漩拣缮现狷炫衒绚罥绽线煎选旋颤擅缘（衣饰）撰啫谚媛忭弁援研（磨研）

第八部

平声：二萧三肴四豪通用

【二萧】　萧箫挑貂刁凋雕迢条髫调（调和）蜩枭浇聊辽寥撩寮僚尧宵消霄绡销超朝潮嚣骄娇蕉焦椒饶硝烧（焚烧）遥徭摇谣瑶韶昭招镳瓢苗猫腰桥乔娆妖飘逍潇鸮骁翛祧鴞鹩缭獠嘹夭（夭夭）幺邀要（要求）姚樵谯憔标飚嫖漂（漂浮）剽佻龆苕岧嶕哓跷侥了（明了）嶕哓跷嶢侥魈蹻描钊轺桡铫鹞翘枵侨窑喓蟏礁

【三肴】　肴巢交郊茅嘲钞包胶苞梢姣庖匏坳敲胞抛蛟崤鸡鞘抄螯咆哮凹殽教（使也）淆跑艄捎爻咬铙茭炮（炮制）泡鲛犛刨抓

【四豪】　豪劳毫操（操持）髦绦刀萄猱褒桃糟旄袍挠（巧韵同）蒿涛皋号（号呼）陶鳌曹遭羔糕高搔毛艘滔骚韬缫膏牢醪逃濠壕舠饕洮淘叨咷（啕）篙熬遨翱嗷臊嗥绹忉尻麈螯獒敖牦漕嘈槽嘈掏唠涝耄捞痨

仄声：上声十七筱十八巧十九皓
去声十八啸十九效二十号通用

【十七筱】　筱小表鸟了（未了，了得）晓少（多少）扰绕绍杪沼眇矫皎皦杳窈窕袅挑（挑拨）掉（啸韵同）肇缥缈渺淼茑嫋赵兆旐缴缭（萧韵同）夭（夭折）悄舀侥蓼娆硗勦晁藐秒殍瞭

【十八巧】　巧饱卯狡爪鲍挠（豪韵同）搅绞拗咬炒吵佼姣（肴韵同）昴茆獠（萧韵同）

【十九皓】　　皓宝藻早枣老好（好丑）道稻造（造作）脑恼岛倒（跌到）祷（号韵同）捣抱讨考燥扫（号韵同）嫂保鸨稿草昊浩镐杲缟槁堡皂瑙媪燠袄懊葆褓芼澡套涝蚤拷栲

【十八啸】　啸笑照庙窍妙诏召邵要（重要）曜耀调（音调）钓吊叫少（老少）眺诮料疗潦掉（筱韵同）峤徼耀跳嘹漂镣廖尿肖鞘峭悄（筱韵同）哨俏醮爝剿噭燎（筱韵同）鹩鹞轿剽骠票铫（萧韵同）

【十九效】　　效教（教训）貌校孝闹豹罩棹觉（寤也）较窖爆炮（枪炮）刨（肴韵同）泡（肴韵同）稍钞（肴韵同）拗敲（肴韵同）淖

【二十号】　号（号令）帽报导操（操行）盗噪灶奥隩告（告诉）诰暴（强暴）好（爱好）到蹈劳（慰劳）傲躁造（造就）冒悼倒（颠倒）燥犒靠燠（皓韵同）懊瑁耄糙套（皓韵同）纛（沃韵同）潦耗

第九部

平声：五歌（半）

【五歌】　歌多罗河戈阿和（和平）波科柯陀娥蛾鹅萝荷（荷花）何过（经过）磨（琢磨）螺禾珂蓑婆坡呵哥轲沱鼍拖驼跎佗（他）颇（偏颇）峨俄摩么娑莎迦疴苛蹉嵯驮瑳箩啰逻锣哪挪锅诃窠蝌髁倭涡窝緺讹陂鄱皤魔梭唆骡挼靴瘸搓哦痤酡

仄声：上声二十哿
去声二十一个通用

【二十哿】　　哿火舸弹舵我拖娜荷（负荷）可左果裹朵锁琐堕惰妥坐（坐立）裸跛颇（稍也）夥颗祸椏婀逻爹（麻韵同）卵那坷簸叵垛哆硪么（歌韵同）峨（歌韵同）

【二十一个】　个贺佐大（泰韵同）饿过（歌韵同。又过失，独用）和（唱和）座挫课唾播破卧货涴簸轲（轗轲）驮髁（歌韵同）磋作做磨（磨磐）剁懦糯缚锉挼些（楚些）

第十部

平声：九佳（半）六麻通用

【九佳（半）】 佳涯（支、麻韵同）娲蜗蛙娃哇

【六麻】 麻花霞家茶华沙车（鱼韵同）牙蛇瓜斜邪芽嘉瑕纱鸦遮叉奢涯（支、佳韵同）夸巴耶嗟遐蕸加笳赊槎差（差错）蟆骅虾葭袈裟砂衙枒呀琶耙芭杷笆疤爬葩些（少也）佘鲨查楂渣爹挝咤拿椰琊珈跏枷迦痂茄桠丫哑划哗胯抓洼呱

仄声：上声二十一马
去声十卦（半）二十二祃通用

【二十一马】 马下（上下）者野雅瓦寡社写泻夏（华夏）也把贾（姓贾）假（真假）厦惹冶且玛鲊姐灺舍喏赭洒斝岈瘕剐打耍那

【十卦（半）】 卦挂画（图画）罣

【二十二祃】 祃驾夜下（降也）谢榭罢夏（春夏）霸暇灞嫁赦藉（凭藉）假（休假）蔗化舍（庐舍）价射骂稼架诈亚麝怕借卸帕坝靶鹧贳炙嗄乍咤诧侘罅吓娅哑稏讶迓华（姓华）桦话跨衩胯（遇韵同）柘

第十一部

平声：八庚九青十蒸通用

【八庚】　庚更（更改）羹盲横（纵横）觥彭亨英烹平评枰京惊荆明盟鸣荣莹兵兄卿生甥笙牲擎鲸迎行（行走）衡耕萌甍宏闳茎罂莺樱泓橙争筝清情晴精睛菁晶旌盈楹瀛嬴赢营婴缨贞成盛（盛受）城诚呈程酲声征正（正月）轻名令（使令）并（并州）倾萦琼峥嵘撑粳坑铿撄鹦鶁蘅澎膨棚浜坪苹钲伧檠嘤轰琤铮狰宁狞瞪绷怦璎砰氓饧鲭侦柽赪蛏茔茕赓黉瞠

【九青】　青经泾形陉亭庭廷霆蜓停丁仃馨星腥醒（醉醒）惺俜灵龄玲铃伶零听（径韵同）冥溟铭瓶屏萍軿荧萤荣扃垧蜻硎苓聆瓴翎娉婷宁暝瞑螟猩钉疔叮厅町鸰泠棂醽囹軨羚蛉咛型邢

【十蒸】　蒸烝承丞惩澄陵凌绫菱冰膺膺鹰应（应当）蝇绳乘（驾乘，动词）升胜（胜任）兴（兴起）缯凭仍兢矜征（征求）称（称赞）登灯僧憎增曾矰层能朋鹏肱薨腾藤恒罾崩滕誊崚嶒姮塍冯症簦瞢凝（径韵同）棱楞

仄声：上声二十三梗二十四迥
去声二十四敬二十五径通用

【二十三梗】　梗影景井岭领境警请饼永骋逞颖颍顷整静省幸颈郢猛丙炳杏秉耿矿冷靖哽绠荇艋蜢皿儆悻婧阱猙靓惺打瘿犷眚憬鲠

【二十四迥】　迥炯茗挺艇梃醒（青韵同）酩酊并（並，并行，并且）

等鼎顶肯拯謦到溟

【二十四敬】　敬命正（正直）令（命令）证性政镜盛（茂盛）行（学行）圣咏姓庆映病柄劲竞靓净竟孟诤更（更加）并（合并）聘硬横（蛮横）炳泳迸摒阱檠迎郑獍

【二十五径】　径定听胜（胜败）罄磬应（答应）赠乘（名词）佞称（相称）秤邓莹（庚韵同）证孕兴（兴趣）剩凭（蒸韵同）迳甑宁（宁可；姓）胫暝（夜也）钉（动词）订饤锭謦泞瞪蹭蹬亘（亘古）镫（鞍镫）滢隥凳磴泾

第十二部

平声：十一尤（独用）

【十一尤】　尤邮优尤流旒留骝榴刘由油游猷悠攸牛修羞秋周州洲舟酬雠柔俦畴筹稠丘邱抽瘳遒收鸠搜驺愁休囚求裘仇浮谋牟眸侔矛侯喉猴讴鸥楼陬偷头投钩沟幽纠樛啾鹙鞦楸蚯踌绸惆勾娄琉疣犹邹兜呦咻貅球蜉蝣犹帱阄瘤硫浏庥湫泅酋瓯啁飕鍪篌璆沤（水泡，名词）抠韝篝诌骰偻蝼髅搂欧彪掊醅虬揉蹂抔不（与有韵“否”通）瓿缪（绸缪）

仄声：上声二十五有
去声二十六宥通用

【二十五有】　有酒首口母（麌韵同）後柳友妇（麌韵同）斗（升斗，星斗）狗久负（麌韵同）厚手叟守右否（麌韵同）丑受牖偶走阜（麌韵同）九后咎薮吼帚垢亩（麌韵同）舅纽藕朽臼肘韭剖诱牡（麌韵同）缶酉苟糗扣叩塿某莠寿绶玖授蹂（尤韵同）揉（尤韵同）溲纣钮扭耇呕殴纠耦掊瓿拇姆擞绺抖陡蚪篓黝赳取（麌韵同）

【二十六宥】　宥候就售（尤韵同）寿（有韵同）秀绣宿（星宿）奏富（遇韵同）兽斗（鬭，争斗）漏陋狩昼寇茂旧胄宙袖岫柚覆复（復，又也）救厩臭佑右囿豆饾窦瘦漱咒究疚谬皱逅嗅遘溜镂逗透骤又侑幼读（句读）堠仆副（遇韵同）仆锈鹫雷绉僽咮灸籀酎诟蔻僦构扣购彀戊懋贸袤嗽凑鼬甃沤（动词）

第十三部

平声：十二侵（独用）

【十二侵】　侵寻浔临林霖针箴斟沉（沈）心砧深淫琴禽擒衾钦吟今襟（衿）金音阴岑簪（覃韵同）壬任（负荷）歆森禁（力所胜任）祲骎喑骎参（参差）琛涔忱淋妊掺参（人参）椹郴芩檎琳蟫愔黔嵚

仄声：上声二十六寝
去声二十七沁通用

【二十六寝】　寝饮（饮食）锦品枕（枕衾）审甚（沁韵同）廪衽稔沈（姓氏）凛懔朕荏婶葚禀噤谂怎恁饪覃

【二十七沁】　沁饮（使饮）禁（禁令）任（信任）荫浸谮谶枕（动词）甚（寝韵同）噤鸩赁喑渗窨妊

第十四部

平声：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通用

【十三覃】　覃潭参（参考）骖南楠男谙庵含涵函（包函）岚蚕探贪耽眈龛堪谈甘三酣柑惭蓝担簪（侵韵同）谭昙坛酖婪毵鬖戡颔痰篮襤蚶憨泔聃邯蟫（侵韵同）

【十四盐】　盐檐廉帘嫌严占（占卜）髯谦奁纤签瞻蟾炎添兼缣沾尖潜阎镰幨黏淹钳甜恬拈砭詹蒹歼黔钤佥噡觇崦鬑渐鹣腌襜阉

【十五咸】　咸函（书函）缄岩谗衔帆衫杉监（监察）凡馋芟搀巉鑱喃嵌掺

仄声：上声二十七感二十八俭二十九豏
去声二十八勘二十九艳三十陷通用

【二十七感】　感览揽胆澹（淡，勘韵同）憺啖坎惨敢颔（覃韵同）撼毯糁湛菡萏罱椠喊嵌（咸韵同）橄榄黪

【二十八俭】　俭焰敛（艳韵同）险检脸染掩点簟贬冉苒陕谄忝（艳韵同）俨闪剡琰奄歉芡崭堑渐睒飐罨崄捡弇崦玷

【二十九豏】豏槛范减舰犯湛斩黯瀺巉（咸韵同）

【二十八勘】勘暗滥啖担憾暂三（再三）绀憨澹（咸韵同）瞰淡缆

【二十九艳】　艳剑念验堑赡店占（占据）敛（聚敛）厌焰（俭韵同）

垫欠僭醟潋滟俺矻坫

【三十陷】陷鉴泛梵忏赚蘸嵌站馅

第十五部

入声：一屋二沃通用

【一屋】　　屋木竹目服福禄谷熟肉族鹿漉腹菊陆轴逐苜蓿牧伏宿（住宿）夙读（读书）犊渎牍椟黩毂复（復，恢复）粥肃碌骕鬻育六缩哭幅斛戮仆（仆人）畜蓄叔淑倏独卜馥沐速祝麓辘镞蹙筑穆睦秃縠覆辐瀑郁（忧郁，郁郁葱葱）舳掬踘蹴踢茯袱鸽鹏髑槲扑匐簌蔟煜复（複，复杂）蝠菔孰塾矗竺曝曲（麴）鞠嗾谡簏副国（职韵同）

【二沃】　沃俗玉足曲粟烛属录辱狱绿毒局欲束鹄蜀促触续浴酷躅褥旭欲笃督赎渌纛碡北（职韵同）瞩嘱菉勖溽缛梏醁

第十六部

入声：三觉十药通用

【三觉】　觉（知觉）角桷榷岳乐（音乐）捉朔数（频数）卓斲啄琢剥驳雹璞朴壳确浊擢濯渥幄握学龌龊槊搦镯喔邈荦

【十药】　药薄恶（善恶）作乐（哀乐）落阁（閤）鹤爵弱约脚雀幕洛壑索郭错跃若酌托削铎凿箔鹊诺萼度（测度）橐钥籥瀹着著虐掠获（收获）泊搏藿嚼勺谑廓绰霍镬莫簿缚貉各略骆寞膜鄂博昨柝格拓铄铄烁灼杓疟蒻箬芍躇却屩噱矍攫醵踱魄酪络烙饦珞膊粕簿柞漠摸酢怍濩涸郝垩齶谔鳄噩崿锷鹗颚缴扩椁陌（陌韵同）

第十七部

入声：四质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十四缉通用

【四质】　质日笔出室实疾术一乙壹吉秩率律逸佚失漆栗毕恤密蜜橘溢瑟膝匹述慄黜弼跸七叱卒（终也）虱悉戌嫉帅（动词）蒺侄踬怵朮蟋筚篥必泌荜秫栉姞唧帙溧谧昵暱轶聿诘耋垤捽茁觱崒嵂蔤鹬苾窒

【十一陌】　陌石客白泽伯迹宅席策册碧籍（典籍）格役帛戟璧驿麦额柏魄积（积聚）脉夕液尺隙逆画（动词）百辟赤易（变易）革脊获（猎获）翮屐适（適）索厄隔益窄核舄掷责坼惜癖僻掖腋释译峄择摘弈奕帟迫疫昔赫瘠谪亦硕貊跖鹡碛蹐只炙（动词）踯斥穸鬲骼舶珀吓磔拆喀割蚱舴剧檗擘槅栅啧帻箦扼划蜴帼蝈刺嵴汐藉螫蓦摭哑（笑声）襞虢绎射（音亦）

【十二锡】　锡壁历枥击绩勣笛敌滴镝檄激寂觌溺觅狄荻幂戚鹢涤的吃沥雳霹惕剔砾翟籴倜析晰淅蜥劈甓嫡轢轹栎阒菂踢迪晳裼逖鲵阒汨（汨罗江）

【十三职】　职国德食（饮食）蚀色力翼墨极殛息熄直值得北黑侧贼饰刻则塞（闭塞）式轼域蜮殖植敕亟棘惑忒默织匿慝亿忆臆薏特勒肋幅仄昃稷识（知识）逼克即唧（质韵同）弋拭陟恻测翊洫啬穑鲫鷉抑或匐（屋韵同）

【十四缉】　缉辑戢立集邑急入泣湿习给十拾袭及级涩粒楫（叶韵同）汁蛰执笠唈隰汲吸絷挹浥悒岌裛悒熠葺澁鞁什芨廿卌揖熤（屋韵同）歙笈（叶韵同）圾褶翕

第十八部

入声：五物六月七曷八黠九屑十六叶通用

【五物】　物佛拂屈郁（鬱，馥郁，郁郁乎文哉）乞掘（月韵同）讫吃（口吃）绂弗勿迄不怫绋沸茀厥倔黻崛尉蔚韎契屹熨（未韵同）袚

【六月】　月骨发阙越谒没伐罚卒（士卒）竭窟笏钺歇突忽袜鹘（黠韵同）厥（物韵同）蹶蕨曰阀筏殁橛掘（物韵同）核蝎勃孛渤悖（队韵同）揭（屑韵同）碣粤樾鳜脖饽鹁捽（质韵同）猝惚兀讷（呐）咄（曷韵同）羯凸矻

【七曷】　曷达末阔钵脱夺褐割沫拔（挺拔）葛闼渴拨豁括抹遏挞跋撮泼秣掇（屑韵同）聒獭（黠韵同）剌喝磕蘖瘌袜活鸹斡怛钹捋

【八黠】　黠拔（拔擢）八察杀刹轧戛瞎刮刷滑辖铩猾捌叭札扎鹘帕茁揠萨捺

【九屑】　屑节雪绝列烈结穴说血舌洁别缺裂热决铁灭折拙切悦辙诀泄锲咽（呜咽）轶噎彻澈哲鳖设啮劣玦截窃孽浙孑桔颉拮撷揭褐（曷韵同）呋缬碣（月韵同）挈抉亵薛拽（曳）爇洌瞥迭跌阅餮耋垤捏页阕觖谲鴂撇蹩篾楔惙辍啜缀撤蕝绁杰桀涅霓（蜺，齐、锡韵同）批（齐韵同）

【十六叶】　叶帖贴牒接猎妾蝶叠箧惬涉鬣捷颊楫（檝，缉韵同）聂摄慑镊蹑协熠侠荚挟铗浃睫厌靥㲪蹀躞燮摺辄婕屧谍堞擫霎霅篚嗫喋碟鲽捻晔笈晔躐饁裛（缉韵同）

第十九部

入声：十五合十七洽通用

【十五合】　合塔答纳榻阁（閤）杂腊匝阖蛤衲沓鸽踏拓拉盍塌咂盒卅搭褡飒磕榼遢蹋蜡溘逻邋趿

【十七洽】　洽狭峡法甲业邺匣压鸭乏怯劫胁插锸押狎夹恰蛱硖札掐袷眨胛呷歃闸箑霎（叶韵同）

词牌索引

（按词牌首字音序排列，楷体为别名）

A

暗香

B

八六子

八声甘州

百宜娇

百字令

拜星月慢

宝鼎现

碧桃春

卜算子

卜算子慢

步虚词

C

采桑子

苍梧谣

钗头凤

长亭怨慢

长相思

朝中措

重叠金

丑奴儿令

翠楼吟

D

大江东去

淡黄柳

捣练子

点绛蜃

貂裘换酒

钓船笛

蝶恋花

定风波

定风波令

定西番

洞仙歌

豆叶黄

渡江云

多丽

E

二郎神

F

法曲献仙音

蕃女怨

粉蝶儿

凤蝶令

风入松

凤凰台上忆吹箫

凤栖梧

G

高阳台

更漏子

宫中调笑

孤雁儿

古调笑

归国谣

归自谣

归字谣

桂枝香

H

汉宫春

好事近

河传

河渎神

荷叶杯

贺新郎

喝火令

鹤冲天

壶中天

画堂春

浣溪沙

黄莺儿

J

减字木兰花

剑器近

L

江城子

江南春

江南好

江神子

江月令

绛都春

解佩令

金缕曲

金人捧露盘

锦缠道

锦缠头

锦堂春慢

酒泉子

K

酷相思

L

兰陵王

阑干万里心

浪淘沙

浪淘沙慢

酹江月

离亭宴

离亭燕

临江仙

柳梢青

六丑

六州歌头

龙吟曲

陇头月

罗敷媚

罗敷艳歌

绿头鸭

绿意

M

买陂塘

迈陂塘

卖花声

满江红

满庭芳

眉妩

梦江南

摸鱼儿

摸鱼子

蓦山溪

木兰花

木兰花令

木兰花慢

N

南歌子

南柯子

南楼令

南乡子

霓裳中序第一

念奴娇

P

破阵子

菩萨蛮

Q

戚氏

齐天乐

千秋岁

千秋岁引

秦楼月

沁园春

青衫湿

青玉案

清平乐

庆春泽

秋波媚

秋夜月

曲玉管

鹊桥仙

鹊踏枝

R

绕佛阁

人月圆

如此江山

如梦令

乳燕飞

阮郎归

瑞鹤仙

S

三犯渡江云

三字令

山花子

伤春怨

上西楼

上西平

上行杯

上阳春

稍遍

少年游

哨遍

深院月

生查子

声声慢

十二时

十六字令

十拍子

石州慢

石州引

寿楼春

寿星明

疏帘淡月

疏影

双红豆

双蕖怨

双双燕

霜天晓角

水龙吟

水调歌头

思佳客

苏幕遮

诉衷情

锁阳台

T

踏莎行

台城路

太常引

摊破浣溪沙

唐多令

天仙子

天香

调笑令

调啸词

铜人捧露盘引

偷声木兰花

W

万年枝

望海潮

望江东

望江南

望远行

乌夜啼

巫山一段云

五福降中天

X

西河

西江月

西平曲

西吴曲

惜红衣

喜迁莺

喜迁莺令

相见欢

湘月

潇湘神

小重山

小重山令

小楼连苑

行香子

雪梅香

Y

眼儿媚

宴清都

宴山亭

宴桃源

宴西园

燕归来

燕山亭

扬州慢

夜半乐

夜飞鹊

夜游宫

谒金门

一痕沙

一剪梅

忆故人

忆江南

忆旧游

忆萝月

忆秦娥

忆少年

忆王孙

忆仙姿

忆馀杭

莺啼序

永遇乐

渔父

渔歌子

渔家傲

虞美人

雨霖铃

玉蝴蝶

御街行

月当窗

月底修箫谱

Z

昭君怨

折红英

鹧鸪天

烛影摇红

祝英台近

转调踏莎行

转应曲

庄椿岁

子夜歌

最高楼

醉东风

醉花间

醉花阴

醉蓬莱

醉太平

醉桃源

醉翁操

“词”系列书目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李煜词集

柳永词集

张先词集

晏殊词集·晏幾道词集

欧阳修词集

苏轼词集

黄庭坚词集

秦观词集

贺铸词集

周邦彦词集

李清照词集

张元幹词集

陆游词集

辛弃疾词集

姜夔词集

吴文英词集

王沂孙词集

张炎词集

纳兰词集

王国维词集

词品

古今词话

白雨斋词话

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

词史

词学通论

词学十讲

唐宋词格律

白香词谱

唐宋词一百首

读词入门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黄　霖　周兴陆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人间词话

王国维　著
黄霖　周兴陆　导读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导读（黄霖　周兴陆）

《人间词话》原稿卷首题诗

戏效季英作口号诗

卷上 人间词话

卷下 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附录

自编人间词话选

人间词话删稿

人间词话附录

返回总目录

导读

黄霖　周兴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它用传统的词话形式以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较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其总结的理论问题又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这就使它在当时新旧两代的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反响，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一、“人生过处唯存悔”
——忧生忧世的人生历程

王国维（1877—1927），初名德桢，后改为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后更为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王国维生活的年代，正是近代史上各种政治势力、学术思潮、人生理念大冲突、大裂变、大融合的时代。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文集续编·自序》），多病的人生遭逢多难的时代，“忧生”和“忧世”一齐积压着他，驱策他不断地去解索人生的困惑，追寻人生的真谛，为疲惫的心灵讨取片刻的安慰和宁静。

王国维的一生，就是对人生问题不断追索讨问的过程。

王国维曾自叙其早年读书经历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晚自塾归每泛览焉。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

时所储蓄之岁朝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散文骈文，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静安文集续编·自序》）22岁以前，他在家乡接受传统教育，为以后治文史、考据之学奠定了基础。就在此时，他思想中已表现出近代的异端色彩。他不喜科举时文，参加科举考试时“不终场而归”（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引陈守谦《祭文》），弃帖括八股而不为，表现出鄙薄功名、唾弃利禄、重情多思的人生志趣。

1898年甲午海战后，王国维“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是年，王国维到上海《时务报》做文书校对工作，缘罗振玉之力，进入东文学社。此时的东文学社以讲授西方科学技术为务，而王国维的兴趣则偏重于哲学。通过日籍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治二君，王国维间接得知康德、叔本华哲学。直到1903年，王国维才开始读康德专著《纯粹理性批判》，“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稍后，读叔本华的《世界是意志和表象》，而“大好之”，称其“思精而笔锐”，读之不已，更广涉叔本华其他哲学论著。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之所以和王国维一拍即合，一方面是由于叔氏哲学的社会批判色彩，高扬生命意志的异端精神，顺应当时的时势思潮，也顺应王国维少年时即表现出的求新求异倾向，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在“悲观主义人生论”上，两人有着深度的契合点。叔氏悲观主义哲学可谓深契“性复忧郁”的王国维的心，对王国维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有深刻的影响，也给王国维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抹上一层厚重的悲剧色彩和悲剧精神。1905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全以叔氏为立脚地”，此外像《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等，都是运用叔本华、尼采、康德、席勒等人的美学理论来探讨中国文学问题的有名之作。

30岁之前，王国维主要精力在介绍和钻研西方哲学美学。刚跨而立

之年，他开始对自己醉心于哲学的人生意义作反省式责问。本来，王国维是非常看重哲学的，他曾说哲学的事业是“探宇宙人生之真理而定教育之理想者”（《论大学及优级师范学校之削除哲学科》）。而现在呢？“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是位敏锐丰富的审美感情和睿智深刻的思辨理性兼盛的人物。他集诗人与哲学家的气质于一身。“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文集续编·自序二》）两种气质的融合促动，使得他的哲学富有个性和情韵，诗学饱含理性和深度。两者的裂荡冲突，又迫使他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王国维自视颇高，总是以天才自期自许。他省查自己说：“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不能做一个哲学家，又不情愿畏缩为一个哲学史家，所以他疲于哲学。而此时，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引起了他另一番人生兴味，改变了他人生求索的路向。王国维超越了哲学的玄思，走进了文学的幻境，在情真美幻、悠闲杳渺的艺术境界中安顿灵魂。在《去毒篇》中他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而雕刻、绘画、音乐、文学等，彼等果有解之之能力，则所以慰藉彼者世固无以过之。……而美术之慰藉中尤以文学为尤大。”希求文学来调理感情的疾病，寄托高尚的嗜好，慰藉饥渴的心灵。

1906年《人间词甲稿》刊行，1908年前《人间词乙稿》也已完成。王国维对自己的《人间词》是十分自负的，给予很高的评价。《静安文

集续编·自序二》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很有自得之意。在《人间词话》中他转述樊抗父称道其《浣溪沙》、《蝶恋花》等词后，夫子自道曰："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期许《人间词》已探得"第一义处"。又谈及倡和东坡白石韵的《水龙吟》、《齐天乐》，说："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与古人原作相比毫无愧色。况且，"余之所长则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自信自负之情，溢于言表。的确，《人间词》是王国维生命底蕴的流露，精神生气的灌注，不同于"羔雁之具"，模拟之作，是作者对宇宙与人生、生命与死亡等基本人生问题讨问和思索的结晶。王国维忧郁沉闷的思虑和个性在《人间词》中完全敞开，《人间词》是此阶段诗人心灵之思、情感之动的真实痕迹，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对《人间词》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性把握。《人间词》和《人间词话》正是王国维词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的精粹，两者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人间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而《人间词话》是对《人间词》之创作感悟和艺术经验的理性概括和理论引申。两者产生时间大致相同，正好是王国维心灵轨迹和思索历程在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的清晰印记。

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去重复离别相思、宠辱升降的主题；而是将个人自我抛入茫茫大块的宇宙、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永恒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作灵魂拷问，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也就是说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王国维的《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他用一双充满忧郁、孤

独、悲悯的眼睛审视着世界。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王国维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在王国维的《人间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人间”、“人生”。“人间”、“人生”作为诗人体验思索的对象进入诗人的视野。王国维将他的词集称为“人间词”，将他的词话称为“人间词话”，其中似乎暗含着一种人生扣问的哲学况味。

王国维扣问的“人间”、“人生”究竟是怎样一幅图景呢？他说：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

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鹊桥仙》）

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蝶恋花》）

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水龙吟·杨花》）

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虞美人》）

人间那信有华颠。（《浣溪沙》）

人间须信思量错。（《蝶恋花》）

掩卷平生有自端，饱更忧患转冥顽。（《浣溪沙》）

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游通州湖心亭》）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

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所以古达人，独求心所安。（《偶成》）

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来日》）

人间地狱真无间。（《平生》）

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欲觅》）

王国维的《人间词》旨在揭明乾坤广大、人生须臾这一命定的人生悲剧。人间是一场大梦魇，和地狱没有分别，而芸芸众生，迷失本心，唯务外求，百般钻营，最后不过如过眼烟云，瞬隙永逝。这完全是出自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观而对人生的解读。王国维通过诗词向人们挑明，向尘寰苦求乐土是无望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人生活在世界上就是永远的愁烦和揪心。“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拚飞》）要打消闲愁，求得心安，只有在诗国中、在艺术境界中才有可能。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他词中之“第一义处”，对这种“第一义处”的揭明，也就达到《人间词话》中标举的“真”的境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透过艺术意蕴对他意念中的人生真义进行哲学式的思索参悟，和传统文学中世俗的伦理的世情的思维路向是不同的（当然在传统文学中也有出于道家或禅宗的哲学式玄思，但尚未成为文学主流）。这一点，对于理解《人间词话》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已习惯于将王国维艺术理论的哲学式表达，拉回到传统的伦理式表达的框架之中，忽略了《人间词话》的这一理论转向。

撰著《人间词话》之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这种转变也是受西方文学观念激发的。他自叙其有志于戏曲研究的缘故道：“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又在《文学小言》中说：“元人杂剧美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

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王国维鉴于中国戏曲之不振，试图从史的整理入手来担当起振兴中国戏曲的责任。在西方戏剧理论和史学观念的烛照下，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他撰著了《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1912年以此为基础花三个月时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郭沫若称道此书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鲁迅和王国维》）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东渡日本，寄寓京都，以清朝遗老自居，在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上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他曾将以前出版的《静安文集》焚毁殆尽以示有悔，在写成《宋元戏曲史》后，就埋头于古文字、古器、古史地的研究，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王国维此次学术转向和罗振玉有很大关系。罗振玉给王国维的论学书规劝王国维道：

> 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本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不可为，极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未由也！君年方壮，予亦非到衰落，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

1916年王国维返回上海后，为犹太巨商哈同编辑《学术丛编》，后又兼任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共长达七八年之久。正当他在“国学”考据方面成绩辉煌之时，其政治态度却日趋倒退，思想情绪日益悲观。1923年，他欣然“应诏”北上，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南书房行

走”。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欲投御河自尽未遂。次年，愤于“皇室奇变”而遗老们犹“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无异”，决计“离此人海”（《观堂遗墨》卷下三月二十五日给蒋汝藻信）。这时，他被聘任为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然心灵上一直笼罩着一层“忧君”“忧国”和“君辱臣死”的阴云。1927年6月，当北伐军进抵郑州，直逼北京时，王国维终于留下了“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一纸遗书，投昆明湖自杀。王国维曾说过：“余平生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转引自王德毅《王国维年谱》“叙例”）他一生的志趣在与书册为伍，做一个宁静的文人和学者。他重游狼山寺时曾向往着在山中建构一草庐，归隐读书，远离尘寰，“此地果容成小隐，百年那厌读奇书。君看岭外嚣尘上，讵有吾侪息影区。”（《重游狼山寺》）然而，那是一个政治时势、思想文化都极不宁静的时代，任何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王国维最终选择了死。

对于王国维的死因，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然而死无对证，很难说哪一种解释确切地捉定了真正的原因。有意味的是，早在青春气盛时，王国维曾就“自杀”发表过一番评论，说：“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而意志薄弱之社会，反以美名加之，吾人虽不欲科以杀人之罪，其可得乎？”由早年之鄙薄自杀到晚年之亲身履践，其万不得已之情实在是“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深沉的感慨富有文化意味和思想深度。引述如下：

> 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

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览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子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偿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王国维一生的学术道路曲折多变，在对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索路途上，他不断地求索，又不断地否定；否定又是为了新的索探。“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对过去的后悔，对眼前的怀疑，促使王国维过早地结束了他的人生道路。

二、“学无中西”
——兼融中西的学术文化观

西学东渐是近代思潮的一大趋势。面对新异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对传统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威慑和侵凌，晚清帝国上层统治阶级提出了抵制外来思想侵蚀传统文化根基的措施。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第兴办折》明确宣布“不可讲泰西哲学”，认为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中不可舍四千年之实理不学而去远骛数万里外的西学空谈，否则“大患不可胜言”。在《厘定学堂章程折》中，张之洞确定“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以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体内涵。张之洞所谓之西学，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

知识、制造技艺、国际公法知识、商务知识等，不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文化哲学。王国维1903年针锋相对地在《教育世界》55号上发表《哲学辨惑》一文，批驳了张南皮的观点，指出“哲学非无益之学”，“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得当不止此，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当然，王国维在根本政治立场上是保皇的，不会缘引西方哲学以唤起革命。他从纯学术立场上指出哲学研究不会危及国家政治，主张学者首先要洞悉深识西方哲学，然后才能清理并昌大中国固有之哲学。

打破中西疆界，兼通并融贯中西文化是王国维基本的学术立场。在1911年的《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鲜明地阐述了这一立场：“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在王国维看来，中国的大门已敞开，思想文化上的交锋相融是必然的趋势，中学和西学不是相互违背妨害的，而是“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王国维说：“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两者已相依相存，互相推促。一方面，因为古代哲学文化书籍难解，需要求助“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的西学给予梳理阐析；另一方面，不论是西学还是中学，都是人类知力对于宇宙人生问题之一部分的解释，西学和中学“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则一也”（《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还指出，国人对西学的了解和洞察，必须以深厚的中学根底为基础。在为日本友人的《西厢记》译本作跋时，他说：“苟人于

其所知于他国者，虽博以深，然非老于本国之文学，则外之不能喻于人，内之不能慊诸己，盖兹事之难能久矣。”中西相通兼融不是单方面的以西释中，强中以合西。在《书辜氏汤中英译〈中庸〉后》一文中王国维批评了辜氏弊在“以西洋之哲学解释《中庸》”，“译子思之语以西洋哲学上不相干涉之语”，这只算是弥缝古人而不得谓之忠于古人。怎样才算得上中西学术融汇贯通呢？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分析中外文化第一次成功交融——佛教本土化的由“受动”到“能动”的过程，并宣告：“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然而当时严复的学术活动主要限于科学领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引介西方学术，但只不过是把它作为政治上的手段，而非有学术上固有的兴味。王国维于是慨叹我国思想没有怎样“受动”于西学，更谈不上西学之“能动”。他又说：“况中国之民固实际的，而非理论的。即今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之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官，前事不忘，来者可知矣。”唐玄奘本本主义地翻译介绍印度佛经，不知变通相化于固有文化，所以只能束之高阁，形成不了气候。而禅宗则将佛学和传统的儒家道家相融冥化，于是显示强大的生命力。外来文化只有和固有文化融契相化，才能保存势力扎下根来，并推动固有文化的改造和发展。王国维的这种学术文化观，在现代思想史上影响了汤用彤和陈寅恪等人，并得到继续发挥。在二十世纪初期，专制思想还比较顽固的时代氛围中，王国维的这种先见之明，是难能可贵的。

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前自觉地承担着输入西洋思想，并将之与中国固有思想“相化”的历史使命。《论性》、《释理》、《原命》、《孟子之伦理思想之一斑》、《列子之学说》、《孔子之学说》，都是融贯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思想来对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基本范畴学说作重新的清理和审查。蔡元培肯定王国维哲学研究的成就道：“他对于哲学的观

察，也不是同时代的人所能及的。”（《蔡元培选集》第223—224页）在文学研究方面，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脚地”，以叔本华哲学美学观为指导，来分析阐解这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得出全新的结论。此时王国维的“评论”，只是将西方思想和中国材料生吞活剥地镶嵌在一起，没有达到内在学理上的融合。《红楼梦评论》与其说是关于《红楼梦》的评论，不如说是以《红楼梦》来印证叔氏美学。到了1908年的《人间词话》，这种机械镶嵌的痕迹已大大淡弱了。此时，王国维已将叔氏的哲学美学观内化为自己的人生观艺术观，并将之和中国传统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有机地融合起来，“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钱钟书《谈艺录》）。《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是叔本华哲学美学，但它的理论内涵和表述方式又是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达到了兼融中西后的学理再创。这正是《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文艺理论著作的最根本一点，也是读者在学习《人间词话》时首先要注意之处。

三、“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
——审美超功利的文艺观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儒家重实用功利的文艺观一直占主导地位。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黄遵宪热情宣扬诗歌“鼓吹文明”，“左右世界之力”，也是以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为理论基础的。本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阵营内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二人，吸取西方文化（主要来自日本），大力引介并提倡纯文学观念，猛烈地批判封建正统的文学观，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国维没有周氏兄弟进步的政治立场、激进的文化态度，但是，基于寻求人生慰藉、解脱痛苦的悲观主义人生观，王国维欣赏超功利的纯美文艺

观，反对儒家伦理功利主义。这种超功利的纯美文艺观贯穿在王国维前期的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也是《人间词话》的理论基础。

王国维接受席勒、斯宾塞等人的游戏说，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游戏，应热心地以游戏态度为之。《人间词话》第120则说：

>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王国维《文学小言》也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的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馀，或在实际生活中无法表现，通过摹写事物咏叹感情而发泄出来，就为文学。这样的文学，是超越功利的，是审美的。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一文中，王国维充分阐述这个观点。他说：

> 若夫最高尚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席勒既谓儿童之游戏存于用剩馀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

王国维认为文学和哲学一样，超越眼前的功利目的，而"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文学不在于一己之私利，而谋求人类全体共通之感情的表达。他在《文学小言》中说："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餔啜的文学，决非真正之文学也。"他将文学家分为两类：职业的文学家和专门的文学家。前者是"以文学为生活"，将文学视作干禄求荣的工具；后者是"为文学而生活"，以文学为目的，甚至将生活艺

术化，以血书写人生，实现艺术。王国维慨叹中国古代的文学美术大多数遭受功利主义的戕杀，没有独立的价值："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文学创作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伦理功利目的，则是"为人"而作，非"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自为"。历代文人以诗词来奉和应制、礼聘酬酢，实为文学之大不幸。《人间词话》第17则说：

>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唐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在功利主义的侵蚀和重压下，文学艺术难以自由发展，更谈不上发达。眼前的实利使文人迷失了对人类永恒福祉的追求。王国维于是大胆呼吁："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教育偶感四则》）政治家和文学家，一是求实际求功利，一是审美超功利。两者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他们的价值是不可比拟和不可代替的。但王国维出于纯文学观立场更强调文学家的永恒价值，作出抑此扬彼的轩轾，不免偏颇。王国维还举个具体例子说明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人间词话》第94则云：

>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意即政治家局限于具体时空和社会关系，计较利害，衡量得失，为物所役，眼光不免狭隘偏执，只有诗人文学家才能跳脱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利弊得失，具有通识古今真理圆融无碍的审美眼光。

诗人摆脱功利的束缚，便具有超功利的审美的艺术眼光，具有叔本华所说的“卓越的静观能力”，即审美的观照，王国维称之为“能观”。《人间词乙稿序》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能观”，是审美主体创造意境的最重要心理条件。诗人“能观”，于是眼中所见，心中所想，无往而不是诗的境界艺术的境界。然而常人桎梏于功利观念之下，只能以实用的态度看待生活和景物，当然产生不了诗兴。王国维说：

>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常人困踬于具体社会关系的限制中，处心积虑，患得患失；而诗人既设身处地体验生活中的矛盾和痛苦，又能超脱出来，给予审美的观照和表现。作家以超功利的审美的心态从事文学创作，便能够敞开心灵，调动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去睹物兴情，创造意象。这样的创作是伫兴而就不必宿构的。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多次强调词的创作“须伫兴而就”，

是审美的直觉创造过程。这一方面是吸收了叔本华的“直觉论”，另一方面也是传统文论“兴会”说的引申发展。

四、“词以境界为上”
——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理论

（一）“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说。从《国粹学报》最初发表的64则《词话》来看，约略可分两个部分：前九则为标举“境界”说的理论纲领；后面部分则是以“境界”说为基准的具体批评。王国维跳出浙西、常州两派词论的牢笼而独标“境界”说，旗帜是十分鲜明的，其开宗明义即说（本节引文见于《人间词话》的，一般不另注出处）：

> 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其第九则在比较“境界”说与前人理论的高下时，又十分自负地说：

> 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来“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二牖轩随录》摘录词话数十则，其中第二则比较境界和气质、格律、神韵，说：

> 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所谓“探其本”，就是说把握了文学艺术之所以为美的本质属性。那么，

标举“境界”何以能“探其本”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就必须先辨清“境界”一词的一般意义与王国维作为批评标准的“境界”的异同。

“境界”一词，《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句汉郑玄笺云：“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谓地域的范围。《说文》训“竟”（俗作“境”）本义曰：“竟，乐曲尽为竟。”为终极之意。而又云：“界，竟也。”后佛经翻译成风，“境界”一词频频出现。如三国时翻译的《无量寿经》云：“比丘白佛，斯义宏深，非我境界。”此指教义的造诣境地。至唐代，开始用“境”或“境界”论诗，如传为王昌龄著的《诗格》云：“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到明清两代，“境界”、“意境”已成为文学艺术普遍使用的术语。就在王国维同时代的词学名著《白雨斋词话》和《蕙风词话》中，也屡屡出现“境”、“境界”的概念。如陈廷焯曰：“樊榭词，拔帜于陈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沈郁。”况周颐曰：“填词要天资，要学力。平日之阅历，目前之境界，亦与有关系。无词境，即无词心。”“盖写景与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写景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词往往有之。”然而，各人所道“境界”之含义不尽相同，有的指某种界限，有的指造诣程度，有的指作品内容中的情或景，或两者的统一。即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一书而论，其中提到的“境界”一词，也并非都具同一的“探本”意义。如第26则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即指修养的不同阶段。又如附录第十六则云：“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此“境界”当指客观景物。如此等等，当细致辨别这类“境界”虽与作为王国维“境界”说批评基准的特殊概念“境界”有所联系，但并不相同。

作为王国维“境界”说所标举的“境界”有其特殊的含义。《词话》第6、7两则作了如下说明：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分析这两则话，有三层意思：

第一，“境界”是情与景的统一。这与他1906年《文学小言》中所说的完全一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也，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也，后者感情的也。……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文学之事。”第二年，署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亦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樊志厚其人，有人说是王国维自己的托名，有人说是与王国维“同学相交垂三十年”的樊少泉（樊少泉《王忠悫公事略》）。假如是后者，也应该说与王国维的观点十分接近，因为序称王国维“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在《此君轩记》中王国维又借绘画阐述艺术创作中情景交融、物我冥合的特征曰：“如屈子之于香草，渊明之于菊，王子猷之于竹，玩赏之不足以咏叹之，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是岂徒有托而然哉！其于此数者，必有相契于意言之表也。善画竹者亦然。彼独有见于其原，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劲直之气，一寄之于画，其所写者，即其所观；其所观者，即其所畜者也。物我无间，而道艺为一，与天冥合，而不知其所以然。”总之，从作品的“原质”言，必须具备“情”、“景”，且要“意与境浑”。

第二，情景须真。崇尚“真”是王国维的一贯思想。他认为“真文

学”当不受功利的干预，做到景真、情真，而“情真”尤为重要，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屈原、陶潜、杜甫、苏轼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文学小言》）。总之，作品的“原质”不但有“情”有“景”，而且必须有“真景物、真感情”，这才可谓有“境界”。联系王国维词作来看，他所说的“真”不仅仅是真切的一己之情，而且是诗人对宇宙实底、人生本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体悟。《观堂外集·苕华词又序》中王国维说，真正的大诗人，“又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这种感情出自诗人“自己之感”，又和人类的基本普遍感情相通，是诗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以血书者”之感情。这才是王国维向往的最高的“真”。只有具备这种“真”的艺术境界，文学才能“与哲学有同一性质，其所欲解者皆宇宙人生根本之问题”。

第三，“真景物、真感情”得以鲜明真切地表达。作者观物写景，须感情真挚，而若不能恰当表现，文不逮意，则亦不能有境界。这正如陆机《文赋》所说：“恒患意不称物，辞不达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而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闹”字，生动地渲染了杏花怒放、大好春光的景象，传递了人们踏春的无限兴致；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的“弄”字，也写活了明月泻辉、花影摇曳的幽境和作者疏散闲适的情趣，都能把“真景物、真感情”表达得极真极活，故曰著此两字，“境界全出矣”。

据上分析，王国维标举的“境界”乃是指真切鲜明地表现出来的情景交融的艺术形象。这主要是侧重于作者的感受、作品的表现的角度上来强调表达“真感情、真景物”的。在《词话》第36则后，王国维又连续使用了“隔”与“不隔”的概念，对“境界”说又偏重于从读者审美的角度上来加以补充。他说：

美成《青玉案》（按：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

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

这里连用了“雾里看花”来比喻“隔”，都是倾向于指读者审美观感上体验到的“写景之病”。接着，他又进一步举例说明“隔”与“不隔”之别：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谢之诗不隔，延年之诗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阙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袚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有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综观上引数例，不论是“写情”还是“写景”，凡是直接能给人一种鲜明、生动、真切感受的则为“不隔”，所谓“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也就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

无矫揉妆束之态”。反之，若在创作时感情虚浮矫饰，遣词过于做作，如多用“代字”（按：如“以‘桂华’二字代月”等）、“隶事”，乃至一些浮而不实的“游词”，以致或强或弱地破坏了作品的意象的真切性，这就难免使读者欣赏时犹如雾里观花，产生了“隔”或“稍隔”的感觉。因此，归根到底，“隔”与“不隔”的关键还是在于作品本身是否真切地表达了“真感情、真景物”。“境界全出”的作品，欣赏者一定能得到“不隔”的审美感受；无境界的作品，一定会给人以一种“隔雾看花之恨”。“隔”与“不隔”之说只是对“境界”这一范畴偏于读者审美感受方面再作一点补充，使其内涵覆盖到作者、作品、读者三个方面，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王国维标举“境界”说使当时的词论能跳出浙、常两派的窠臼，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发展史上来看，他采用的“境界”一词已被历来文艺批评家广泛使用，且其主要内涵如强调情景交融、崇尚真切等也为论者所常道。那么其“境界”说从理论发展的历史上看，究竟有何意义，价值何在呢？

第一，它使众说纷纭的“意境”探讨植根于“本”的求索上而不是着重于“末”的玩味上。沧浪之“兴趣”，阮亭之“神韵”本与“境界”相通，但“兴趣”、“神韵”之说都偏于读者的审美感受，又说得迷离恍惚，难以捉摸，而王国维的“境界”则使人注重于之所以产生“兴趣”、“神韵”的美的本质属性，使人从观赏“面目”而深入到追究本质，使空灵蕴藉的回味找到具体可感的形象实体。故他认为“兴趣”、“神韵”等“不过道其面目”，而“‘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又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

第二，它对“意境”之“本”——“情”和“景”作了新的明确界定。他指出：“景”“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是“客观的”、“知识的”；“情”为“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之态度”，是“主观的”、“感情的”。

这一解释，由于吸取了西方的美学观念，比之以前更为切实，且把“情”亦列入艺术再现的对象，说“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喜怒哀乐亦人心之一境界”，这也是前人所没有明确的。

第三，它既强调了“意境”之“本”，又包容了“意境”之“末”，照顾到作者的体验、作品的表现、读者的感受等方方面面，所以比之“兴趣”、“神韵”诸说不但更为切实，而且更为全面。

此外，王国维还借用了西方的美学观念，对其“境界”作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分类，使“意境”说的讨论得到进一步的深入，并为意境的内涵注入了新的血液。

（二）“造境”与“写境”

《人间词话》论“造境”与“写境”云：

>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
>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这两则论说写得十分明白：“造境”与“写境”之分主要是由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它们构成的“材料”虽然相同，都“必求之于自然”，然造境主要是由理想家按其主观“理想”及虚构而成，而“写境”则主要是由写实家按其客观“自然”描写而成。要之，“造境”即是“虚构之境”，“写

境”即是写实之境。由于这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而造成两种不同的境界，文艺就分成了理想与写实两大派。

显然，王国维以艺术创作的方法将文艺分成造境与写境两种境界、理想与写实两大流派，与我国传统的“虚实”论有关，然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吸取了西方新的美学观念。这种新观念在当时文艺界已经成为常识。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影响巨大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将小说分成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且说“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者也”。故在这里不能过分强调《词话》中某些词句与王国维先前翻译和理解的叔本华思想的联系，从而否定这是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分。比如这里所说的“遗其关系、限制之处”就不是《叔本华与尼采》中所指的“不受空间之形式”限制或“超乎一切变化关系之外”的对于“物自身”的直接观照，而是指作家排除现实中错综复杂的“关系、限制之处”而加以典型化。至于这里所说的“理想”与叔本华的“美的理想”或“理念”也不尽相同。人们不能否认王国维受到叔本华思想影响之深，但应该看到他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他的关于造境与写境的思想，主要是接受了其他新观念乃至梁启超的影响。

然而，他比梁启超所论“理想派”、“写实派”有所发展。这主要反映在他不但注意到了两派的区分，而且进一步着重分析了两派的联系和渗透。王国维认为，写实并非是照搬自然，依样葫芦，而必须用先验的审美理想去扬弃生活中的“关系、限制之处”，加以提炼、改造；而造境也并非是胡编乱造，随意捏合，而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植根于客观世界；故“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理想与现实统一于一体。王国维对“写实”与“理想”两派（也即后来通译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派）不同创作方法的特点、区别和联系作如此论述，是比较精辟的，在文学批评史上作出了新的贡献。

（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又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云：

>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
>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综合这两则论说的主要观点为：“无物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物观物”，“于静中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是“优美”；而“有我之境”的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结果给人的美感为“宏壮”。故“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根据观物方式（审美观照）的不同及由此而产生的美感性质的不同来区分的。在这里，王国维使用的“以物观物”、“以我观物”的语言乃至某些精神，虽与宋代道学家邵雍的《皇极经世全书解·观物外篇》中所论相似，但其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基本思想无疑是来自博克、康德、叔本华等的美学观。我们只要深入研究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等处有关区别“优美”与“壮美”的论述，“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内涵就可迎刃而解。《红楼梦评论》区别“优美”“壮美”云：“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

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这里，“优美”和“壮美”的区别，也就是“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的区别。

他所谓的“无我之境”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无我”，即作品不带作者任何的主观感情及个性特征。如前所述，王国维所论境界的核心即是“写真景物真感情”，且认为“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文学小言》）。“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这说明他也十分清楚绝对的无情无“我”之境是不存在的。这里所指的“无我之境”，乃是指审美主体“我”“无丝毫生活之欲”，与外物“无利害之关系”，审美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全部沉浸于“外物”之中，达到了与物俱化的境界。“按一句有意味的德国成语来说，就是人们自失于对象之中了，……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不能再把直观者（其人）和直观（本身）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这同时即是整个意识完全为一个单一的直觉景象所充满，所占据。”（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此时创造的诗境，即为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如陶渊明《饮酒》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及元好问《颍亭留别》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都因为是表达了一种心境完全融化在客观淡远静穆的景物之中，从而创造了一种“无我之境”。这种“无我之境”不是无感情、无个性的境界，而是一种对“无利害之关系”的外物静观而产生的物我浑化的“优美之境”。

所谓“有我之境”也不是指感情强烈个性鲜明之境，而是指“我”的意志尚存，且与外物有着某种对立的关系，当“外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威胁着意志时观物而所得的一种境界。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此时“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

物”，得“壮美之情”。这段话颇为费解。假如参阅今人所译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有关论述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叔本华说，此时审美主体“经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及其关系而仅仅只委心于认识，只是作为认识的纯粹无意志的主体宁静地观赏着那些对于意志（非常）可怕的对象，只把握着对象中与任何关系不相涉的理念，因而乐于在对象的观赏中逗留；结果，这观察者正是由此而超脱了自己，超脱了他本人，超脱了他的欲求和一切欲求；——这样，他就充满了壮美感，他已在超然物外的状况中了，因而人们也把那促成这一状况的对象叫做壮美。”于此，我们就明白了王国维“有我之境”以“以我观物”之所以不同于“无我之境”的“以物观物”，其关键是因为存有“我”的意志，且与外物存在着对立关系；他所谓的“由动之静”是由于“我”经历了一个“由强力挣脱了自己的意志及其关系而仅仅只委心于认识”的过程。冯延巳《鹊踏枝》“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描写的是独立黄昏、惜春伤逝之“我”，面对着雨横风狂、落花零飘的“外物”而产生的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而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是写春寒袭人、杜鹃啼血、夕阳西下，“外物”从触觉、听觉、视觉几方面给漂泊蓬转之“我”以刺激，创造了一种孤独、寂寞、无限凄婉之境。这两首词都是描绘了一种“外物大不利于吾人”时“以我观物”所得之境，故称之为“有我之境”。

据上所述，“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创造显然有难易之别。因为根据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人莫不有生活之欲，受意志之支配。只有绝灭意欲才得解脱。然一般人难以达到这一境界，往往带着“我”的意志观物，常与外物处于对立状态，作品总是带着欲望和意志的色彩，表现“有我之境”。相对来说，能绝灭欲念，能达到物我浑然的境地，写出“无我之境”就比较难得。正是在这意义上王国维说：“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

耳。”然而从既成作品的文学意义上看，不论是“优美”的“无我之境”，还是“壮美”的“有我之境”，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使吾人离生活之欲”，具有共通性。故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论“壮美之情”说：“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因此，没有必要在美学上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强分优劣高下。

（四）“内美”与“修能”、“能入”与“能出”

以上是王国维标举的“境界”的内涵及分类问题。与此相关，他又在《人间词话》中就作家本身的素质、修养、观察生活的能力与方式等问题表述了一些意见。他曾借用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话说：

>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两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

王国维所谓的“内美”是建筑在他的“天才说”基础上的。其“天才说”认为文艺“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文学小言》），故内美是一种与生俱有的美质。这种美质的核心内容是“高尚伟大之人格”及“赤子之心”。他在《文学小言》中说：

>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至于论“赤子之心”之处更多。他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反复强调：“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自某方面观之，凡赤子皆天才也。又，凡天才，自某点观之，皆赤子也。”王国维的“赤子之心”相当于李贽标榜的绝假纯真之“童心”。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真，涉世被染则假，故“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词人能保存“赤子之心”，便“能写真

景物真性情”。他在《人间词话》中给李后主、纳兰性德以极高的评价，正是以为他们有此内美：

>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
>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于此可见，王国维“内美”的本质是先验唯心的，但他强调“人格”和“真切”，自有其合理的因素，且在他的理论中也有重视后天修养的一面。《文学小言》论“天才”时就说“又须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真正之大文学”。同时又借用宋词名句形容后天“修养”的必要性曰：

>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可不历三种之阶级：“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同叔《蝶恋花》）此第一阶级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蝶恋花》）此第二阶级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青玉案》）此第三阶级也。未有未开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

此则在《人间词话》等处稍作改动后被反复引用，足见为王氏得意之论，充分地说明了他对后天修养的重视。

所谓“修能”，亦即后天的修养。对其具体内涵，王国维虽然提及“学问”及一些具体的技巧问题，然为人所注目者，乃是有关作家对待现实生活态度的“能入”、“能出”说：

>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

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关于“能入”、“能出”的类似说法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时有所见，且与现代理论中“深入生活”、“高于生活”的观点貌似相同，然王国维对此有独特的理解。他所谓的“入乎其内”，确有这样的涵义：对“宇宙人生”作深刻体验、精细观察，以积累丰富的材料，逼真地描绘生活。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若夫叙事，则其所需之时日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文学小言》）“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这样，我们也可完全理解他所说的“入乎其内”“故能写之”与“故有生气”之间的逻辑联系。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王国维关于“宇宙人生”的概念同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根本不同。他的“宇宙人生”的本质是“意志”：“生活者非他，不过自吾人之知识中所观之意志也。”（《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矣。……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因此，他的“入乎其内”最终是要求人们能体验到生活的本质在于“欲”，在于“苦痛”，以求“解脱”。所谓“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痛苦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红楼梦评论》）他的“出乎其外”，也就是指能摆脱生活之欲，忘掉物我关系，从而对审美对象进行“静观”，创造能给人以暂求解脱的艺术美。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其“观之”，就是指超然物外的审美静观；其“高致”，就是指排除生活之欲的暂时解脱。当然，从广义上看，将“出乎其外”理解成与审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或站在一定的高度观察生活，也有某种合理性。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常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出乎其外”确能收到高瞻远瞩、旁观者清的效果。不过这毕竟与王国维的“能入”、“能出”说略有异同。

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始盛终衰”的文体演变观

对于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不同的看法，或主张新变代雄，或主张复古绍祖，或主张会通适变。其中，复古论调的影响力最大。文人多以为“文源于五经”，后代的文学一代不如一代，每况愈下，轻视小说、戏曲等新兴文体。王国维接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对小说、戏曲给予热心的关注，并作悉心的研究以提高它们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他反对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著名论断，解脱了尊崇往古鄙薄新异的传统旧文学观念的束缚。《宋元戏曲史自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在王国维之前，焦循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阐明文学和时代的联系。王国维和焦循在这点上是一脉相承的。

就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态势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就某一种文体来看，王国维提出文学嬗变的基本趋势是“始盛终衰”这一观点。《人间词话》云：

>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从文学的外部关系看，文学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每一个时代都有表现其时代精神的文学样式，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从文学自身内部因素看，每一种文体都有从尝试到盛大到落入习套而衰敝这样一个始盛终衰

的过程。正是这种文学外部和内部关系的紧张，导致文体的嬗递，推动文学的发展。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王国维这种文体演变观是对明末清初顾炎武“诗体代降”说的发挥，不过更侧重于文体自身规律而已。顾炎武说：

>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是以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日知录》卷二十一“诗体代降”条）

顾、王之论，都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史实中概括出文体的演变规律。王国维所说的“自成习套”，主要是指前人反复为之，渐成“习惯”的一些形式技巧上的格套框式。后人难以脱离窠臼，别开生面，于是，此种文体便渐渐失去其艺术生命。《人间词话》上说：

>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天才和豪杰之士都是很难脱离习惯定式，作出新的创造。而真正善于创造的文学家往往是撇开已成习惯的文体于一边，而敏锐地从前代文学中发现富有生机的新文体的幼芽，加以培植浇灌，发扬光大，在因袭中谋创新。“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文学史事实说明，当一种文体走向僵化衰敝时（如齐梁骈体和后期唐诗），另一种新兴文体已在潜滋暗长了。伟大的作家顺应新文体发展的趋势，加以积极的创造，就能取得惊人的成就。拿王国维对屈原的分析来看吧。《人间词话》说：“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

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也就是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呈露出和《三百篇》文体不相同的新文体的苗头。屈原捉住这个苗头而辛勤的发挥创造，于是产生出一代之胜的楚辞。屈原的创作，“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迎来楚辞的兴盛。到宋玉、景差之徒，则“感屈子之所感而言其所言”；最后，王逸“但袭其貌而无真情以济之”，结果都陷入屈原的窠臼里，超越不出去，于是“不复为楚人之词者也”（《文学小言》）。

文体“始盛终衰”的另一意思是指，文体在作家的运用过程中，受到功利实用目的的污染，沦为谋求名利的工具，从而失去自身的生机和活力。《人间词话》说：

>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如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关键也。

“羔雁”，指小羊与雁，古代卿大夫相见时以之作为礼品。王国维认为诗歌到唐中叶以后，沦为美刺投赠、攀缘邀誉的工具，作家失去真实的个性，作品也没有“真感情、真景物”；结果“佳者绝少”。当诗这种文体衰敝的时候，词代之而起，文人将其真情个性寄之于词，于是词进入极盛时代；到了南宋，词又沦落为文人的“羔雁之具”，成为文人炫耀才技、标榜风雅的招牌，于是，词的命运，又沉潜不振了。这也是“始盛终衰”的文体现象。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明显表现出尊北宋抑南宋的批评偏向。对五代北宋词人，他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称冯延巳词“开北宋一代风气”，“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激赏欧词豪放中有沉着之

致，苏词风神旷放，有雅量高致；又评秦观“词境最为凄婉”，周邦彦词以“精工博大”胜。对南宋词人，除了辛弃疾外，王国维多有指瑕，甚至给予严厉的批评。他斥责“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草窗、玉田词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之所以会作出这种陟此黜彼的轩轾，首先是由于王国维从他看重“真感情真景物”的境界出发，更看重不受形式技巧束缚、发自天机一片纯真的北宋词，而对南宋词徒注重格律音节等技巧，而忽视意境的创造当然有所不满。其次，更主要的是，王国维的这种褒贬态度，是有意针对当时词坛的流弊而发的，旨在救时人词论之失。

清朝初期，朱彝尊、厉鹗等人倡导浙西词派，以“雅正”论词。朱彝尊认为“填词最雅”的是姜夔，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宗奉姜夔，一路下来形成了雅词传统。浙西词派标榜姜夔和张炎为学习楷模，形成“数千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局面。嘉庆年间，张惠言创立常州词派，论词尚比兴寄托。周济发展了常州词派，主张“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论词推举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周济曾说过：“词以思笔为入门阶陛。碧山（王沂孙）思笔，可谓双绝，幽折处大胜白石”，最宜初学者学习。晚清王鹏运、朱孝臧等人又倡学吴文英，推为极则。有清一代，词学一直为南宋所笼罩，词人委心于声律精审、对偶工切、用字尖新等形式技巧上，流弊所及，或浮滑泛情，或晦涩沉黯，成了王国维所讥刺的“文绣的文学”“餔啜的文学”。面对当时词坛徒重声律、堆垛故实的不良习气，王国维提倡境界，尊崇五代北宋词，以期廓清这种风气。

顺便谈及王国维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废文言倡白话，王国维是明确地持反对态度的。这一方面是出于忠君保皇的保守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又和王国维提倡“古雅”美的美学观念有关系。但

是，在新旧文化的转换过程中，王国维不自觉地起着一定的中介作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表现出反对形式桎梏、主张表达真情的思想，在《宋元戏曲史》中称赞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的见解，和一以贯之的反对政治功利主义纯美文学观，对胡适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毅永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分析了王国维对胡适的启迪和影响，吴文祺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发表文章，称赞王国维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确为不虚之论。

总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中西文艺思想交流融合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尽管它受到时代的局限和唯心主义哲学及美学观点的束缚，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缺陷和疏误，但总体来说，它观点新颖，立论精辟，自成体系，在中国诗话、词话发展史上堪称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

六、《人间词话》的版本和删改情况

《人间词话》的版本较为复杂。最初在1908年10月到1909年1月的《国粹学报》第四十七、四十九和第五十期上连载，共64则，由王国维手定。

1926年北京朴社将此印成单行本，由俞平伯标点，并作序。

1927年赵万里据王国维未刊稿录出《人间词话删稿》44则、《蕙风琴趣》评语2则、其他词评2则，共48则，刊于《小说月报》第十九卷三号。

1928年，罗振玉编《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本时，收《国粹学报》上

刊出的六十四则为上卷，《小说月报》上刊出的48则为下卷，共收词话112则。

1940年，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又从王国维遗书中录出论词片断18则，增“补遗”一卷，共成130则。

1947年开明书店重印此书时，又增陈乃乾所辑王国维论词评语7则，合为137则。

1960年，王幼安重新加以校订编次，又增补原手稿中的词话5则，共142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蕙风词话》合订一册排印出版。

1981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滕咸惠的《人间词话新注》。此书据王国维的原稿整理而成，“原稿已删之若干条及已删之若干文句照样录出并加按语说明”。与王幼安本相比多出13则，定为上卷《人间词话》；下卷为《人间词话附录》，收王国维零星论词语28则，删去王幼安本误收的第19则，共收词话154则。1982年11月作者又进行修订，于1986年出版《人间词话新注》修订本。

1982年第5期《河南师大学报》发表陈杏珍、刘烜重订《人间词话》，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王国维手定词话64则，下卷收未刊手稿49则（实为50则）和若干附录。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人间词话》（收入“蓬莱阁丛书”）依据的即是这个本子。此次重新排印出版，还是用这个本子，而将自编人间词话选、人间词话删稿、人间词话附录三部分作为附录排在后面。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藏北京图书馆，系写于一旧笔记本上，共二十页，125则。著者在手稿上已亲手删去12则。1908年从删节后的113则中节选63则，外添一则，计64则，发表于《国粹学报》，文字上也有

较大的删改。七八年后，又从旧稿中检出“颇有可采者”23则录入《二牖轩随录》，载于《盛京时报》，次序也多有调整。

王国维亲手在手稿上删去词话13则中，有一条曰：“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后人纷纷称道此则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情景关系论概括之精辟。其实在王国维之前，文论家已多次阐发了文学创作中情和景相互诱发促动、彼此交融的关系，认识到意象营造时情感的主导作用。王夫之说：“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唐诗评选》卷四）吴乔《围炉诗话》云：“问曰：‘言情叙景若何？’答曰：‘诗以道性情，无所谓景也。’《三百篇》中之兴，‘关关雎鸠’等，有似乎是。后人因此成烟云月露之词，景遂与情并言，而兴义以微。然唐诗犹自有兴，宋诗鲜焉。明之瞎唐诗，景尚不成，何况于兴？”认为景不是和情并列对峙的一个要素，而是动感兴情的诱因，在情景互动中，景为情设，因景兴情。李渔《窥词管见》云：“词虽不出情景二字，亦分主客，情为主，景是客，说景即是说情，非借物遣怀，即将人喻物。有全篇不露秋毫情意，而实句句是情、字字关情者，切勿泥定即景承物之说，为题字所误，认真做向外面去。”联系前人的这些论说来看，此则“一切景语皆情语”，并非王国维独异自得之见，故删去。

论述双声叠韵的两条也被删去。王国维并非不擅或不喜声律，且这两条见解很为独特新鲜，但鉴于当时词坛奢谈南宋，忽略北宋，偏擅韵律技巧而失去天真自然的风气，故他有意提倡北宋，标举境界，以期恢复词创作的正途。这是《人间词话》的基本宗旨，因此王国维删去这专谈声律技巧的两则，也在情理之中的。同样，考证词向曲过渡的形式和作品的两则，考证《尊前集》的一则，在内容、风格和体例上和整个《人间词话》不够协调一致，也在见删之列。王国维已有过《屈子文学

之精神》一文专论屈原的创作精神。《人间词话》原稿中论《楚辞》之体的两则，内容和词论有一定距离，其引申出的词学批评已在其他各条中屡见，故这两则也被删去。又其中一条引申金朗甫“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明显和王国维推崇五代北宋的词学观相左，故也被删。总之，王国维亲手删去原稿中若干条目，旨在使《词话》内容相对集中和统一。

《人间词话》手稿125则的排列，和古代大多诗话词话一样，没有明确的次序和先后标准，且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相互掺杂，体现诗话词话写作随意即兴、应机而发的一般特点。但是，从王国维亲自编定后交《国粹学报》发表的64则和《二牖轩随录》中“自编《人间词话》选”来看，著者有意调整了排列次序，作了一种系统化安排。64则词话之前9则，是对词学理论“境界”说的具体内涵作理论性阐述，为随后的具体词作批评标立一种新的批评基准和理论。第10至52则是按时代先后，自李白、温庭筠、韦庄、李璟、李煜、冯延巳以下，以迄于清代纳兰性德，分别对历代各家作品进行具体的实践批评。第53则后之数则，分别论及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问题，是结合具体词作分析对“境界”说理论作补充和延伸（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论此较详，可参看）。自编《人间词话》选，大体上也体现出由词学理论到具体批评实践的逻辑顺序。

王国维发表64则《人间词话》时，对之进行字斟句酌、细致推敲，作了一些删改。这些删改不一定说明了王国维词学理论的发展演变，但从中可以发现他对自己的理论和批评作了更精细审辨的思考，增强了表述的精确性和统一性。

王国维的这些删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避免前后表述的不一致而作适当的删改。第3则原稿有“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其实王国维词学思想并不想强作主观、客观之分，且第二则谈“造境”、“写境”时他特别强调了二者相互联系关切的一面。因此这一句删去是可以理解的。第19则原稿有“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等句，也和王国维崇尚五代、特赏后主词的旨趣不一致。原稿认为《花间集》不选冯延巳词是因为“文采为功名所掩”，删改后则指出冯词和二主词内容与风格迥异于《花间集》，实为北宋之先声。第44则，原稿有“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从第45则说白石“不免局促辕下”看，王国维认为白石胸襟和文字都谈不上“旷”；又《词辨》眉批，王国维引周济话说白石“门径浅狭”，也不是“旷”，因此，发表时删去此句。第57则，原稿有“怀古咏史”四字，似乎王国维对怀古咏史之类粘着于现实的诗词也表示不满。其实，怀古咏史之类也有诸多优秀之作，况且王国维自己曾有《咏史》、《读史二绝句》等诗。因此，删去此四字，才能自圆其说。在“工”和“真”两者之间，王国维明显倾向于后者，甚至不计工拙而只求真感情真景物。为此，他将初稿第31则“不期工而自工”改作“自成高格、自有名句”，避免人误解境界的落脚点在“自工”上。

二、通过适当的删改使内容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第6则原稿“感情”是泛指，后改为“喜怒哀乐”，更为具体生动。第16则原稿“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本为称赞后主，但将后主和其他词人完全对峙起来，显然崇扬过分，故删去。第26则原稿有“第一境界”“第二境界”“第三境界”字样，难免造成误解，误为境界之类型，于是“第一境”“第二境”“第三境”，指追求学问的三个层次。此外，像第32、34、37、51、52、56等则，都通过删改避免误解和歧义，使诗词批评的表述更为明确晰辨。

三、删去若干条目中偏于考证的内容，如第12则、第47则。

总之，经过王国维的亲手删改，64则《人间词话》内容表述更为精审明辨、细致具体。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被删改的地方。它对于研究王国维美学和文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显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另外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读者的阅读，原文中以字号出现的人名和引用的诗词都以红色小字夹注的形式注明了全名和出处。另外，文中所引诗词的全文也列于每条原文下面，并在原文中标明了页码，以便读者查找阅读。

《人间词话》原稿卷首题诗

戏效季英作口号诗

舟过瞿塘东复东，竹枝声里杜鹃红。
白云低渡沧江去，巫峡冥冥十二峰。

朱楼高出五云间，落日凭阑翠袖寒。
寄语塞鸿休北度，明朝飞雪满关山。

夜深微雨洒帘栊，惆怅西园满地红。
秾李夭桃元自落，人间未免怨东风。

双阙凌霄不可攀，明河流向阙中间。
银灯一队经驰道，道是君王夜宴还。

雨后山泉百道飞，冥冥江树子规啼。
蜀山此去无多路，要为催人不得归。

十年肠断寄征衣，雪满天山未解围。
却听邻娃谈故事，封侯夫婿黑头归。

卷上　人间词话

【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

[1]“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稿为“不期工而自工”。

蝶恋花

［宋］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
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贰】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1]

---

[1]原稿上，这则词话的大多数字旁边都加圈。

踏莎行

［宋］秦观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闭春寒，
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
砌成此恨无重数。
郴江幸自绕郴山，
为谁流下潇湘去？

【叁】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元好问《颖亭留别》，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1]。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

[1]原稿在“何者为物”下删去：“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

饮酒

［晋］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肆】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

---

[1]原稿上，这则词话的每个字旁都加圈。

颖亭留别

［金］元好问

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
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
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
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
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
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
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
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伍】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1]。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2]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3]。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

[1]原稿以下有：“故不能有完全之美。”

[2]原稿无“及美术”三字。

[3]原稿以下删去：“或遗其一部。”

水槛遣心

［唐］杜甫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陆】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1]，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境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

[1]“喜怒哀乐”四字，原稿上为“感情”。

玉楼春

［宋］宋祁

东城渐觉风光好，
縠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柒】“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天仙子

［宋］张先

《水调》数声持酒听，
午醉醒来愁未醒。
送春春去几时回？
临晚镜，伤流景，
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
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翠幕密遮灯，
风不定，人初静，
明日落红应满径。

【删】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1]。“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杜甫《后出塞》。“宝帘闲挂小银钩”秦观《浣溪沙》，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秦观《踏莎行》也。

---

[1] “优劣”原稿为“高下”。

后出塞五首其一

［唐］杜甫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玖】严沧浪严羽《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浣溪沙

［宋］秦观

漠漠轻寒上小楼，
晓莺无赖似穷秋，
淡烟流水画屏幽。

自在飞花轻似梦，
无边丝雨细如愁，
宝帘闲挂小银钩。

【壹〇】太白李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忆秦娥》，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1]。后世唯范文正范仲淹之《渔家傲》，夏英公夏竦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

[1]原稿此句为“独有千古”。

忆秦娥

［唐］李白

箫声咽，
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
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
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壹壹】张皋文张惠言谓：飞卿温庭筠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刘融斋刘熙载谓“飞卿温庭筠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渔家傲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壹贰】“画屏金鹧鸪”《更漏子》，飞卿温庭筠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菩萨蛮》，端己韦庄语也，其词品亦似之。正中[1]冯延巳词品，若欲于其词句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菩萨蛮》，殆近之欤？

---

[1]原稿此处为：“‘莫雨潇潇郎不归’，当是古词，未必即白傅所作。故白诗云：‘吴娘夜雨潇潇曲，自别苏州更不闻’。”后删去。

更漏子

［唐］温庭筠

柳丝长，春雨细，
花外漏声迢递。
惊塞雁，起城乌，
画屏金鹧鸪。

香雾薄，透帘幕，
惆怅谢家池阁。
红烛背，绣帘垂，
梦长君不知。

【壹叁】南唐中主李璟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山花子》，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山花子》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山花子

［南唐］李璟

菡萏香销翠叶残，
西风愁起绿波间。
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
小楼吹彻玉笙寒，
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壹肆】温飞卿温庭筠之词，句秀也。韦端己韦庄之词，骨秀也。李重光李煜之词，神秀也。

喜迁莺

［宋］夏竦

霞散绮，月沉钩，
帘卷未央楼。
夜凉银汉截天流，
宫阙锁清秋。

瑶台曙，金盘露，
凤髓香和烟雾。
三千珠翠拥宸游，
水殿按《凉州》。

【壹伍】词至李后主李煜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

相见欢

［南唐］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留人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壹陆】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李煜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1]

---

[1]原稿下删：“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

浪淘沙

［南唐］李煜

帘外雨潺潺，
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
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
天上人间。

【壹柒】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1]。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李煜是也。

---

[1]原稿先作“不可不知世事”。后改为“不可不阅世”。

菩萨蛮

［五代前蜀］韦庄

红楼别夜堪惆怅，
香灯半卷流苏帐，
残月出门时，
美人和泪辞。

琵琶金翠羽，
弦上黄莺语，
劝我早归家，
绿窗人似花。

【壹捌】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李煜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赵佶《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李煜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燕山亭

［宋］赵佶

裁翦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
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
愁苦。
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
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
无据。
和梦也、有时不做。

【壹玖】冯正中冯延巳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1]。与中、后二主李璟、李煜词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

---

[1]原稿以下为：“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菩萨蛮

［南唐］冯延巳

娇鬟堆枕钗横凤，
溶溶春水杨花梦。
红烛泪阑干，
翠屏烟浪寒。

锦壶催画箭，
玉佩天涯远。
和泪试严妆，
落梅飞晓霜。

【贰〇】正中冯延巳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韦应物之“流萤渡高阁”《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孟襄阳孟浩然之“疏雨滴梧桐”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引，不能过也。

醉花间

［南唐］冯延巳

晴雪小园春未到，
池边梅自早。
高树鹊衔巢，
斜月明寒草。

山川风景好，
自古金陵道。
少年看却老。
相逢莫厌醉金杯，
别离多，欢会少。

【贰壹】欧九欧阳修《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晁无咎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冯延巳《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浣溪沙

［宋］欧阳修

堤上游人逐画船，
拍堤春水四垂天，
绿杨楼外出秋千。

白发戴花君莫笑，
《六幺》催拍盏频传，
人生何处似尊前。

【贰贰】梅圣俞梅尧臣《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刘融斋刘熙载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冯延巳《玉楼春》词："芳菲次第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永叔欧阳修一生似专学此种。

苏幕遮

［宋］梅尧臣

露堤平，烟墅杳。
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
独有庾郎年最少。
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
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
落尽梨花春又了。
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贰叁】人知和靖林逋《点绛唇》、圣俞梅尧臣《苏幕遮》、永叔欧阳修《少年游》三阙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正中冯延巳“细雨湿流光”《南乡子》五字，皆能摄[1]春草之魂者也。

---

[1]“摄”字初稿为“得”，后改成“写”，最后改为“摄”。

点绛唇

［宋］林逋

金谷年年，
乱生春色谁为主。
馀花落处，
满地和烟雨。

又是离歌，
一阕长亭暮。
王孙去，萋萋无数。
南北东西路。

【贰肆】《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

晏同叔晏殊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鹊踏枝》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蒹葭

《诗经·秦风》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
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贰伍】“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经·小雅·节南山》，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鹊踏枝》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陶渊明《饮酒》之二十，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冯延巳《鹊踏枝》似之。

饮酒之二十

［晋］陶渊明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
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
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
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
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
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贰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鹊踏枝》，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修《蝶恋花》，柳永《凤栖梧》[1]，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此第三境也[2]。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

[1]此二句历代系为柳永《凤栖梧》，然欧阳修词集中亦有此词，作《蝶恋花》（《凤栖梧》为别名），只个别文字略异。再观卷下“《人间词话》未刊手稿”第16条和第43条，王国维以此二句为欧阳修之词句。

[2]“第一境”、“第二境”、“第三境”原稿为“第一境界”、“第二境界”、“第三境界”。

凤栖梧

［宋］柳永

伫立危楼风细细，
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蝶恋花

［宋］欧阳修

独倚危楼风细细，
望极离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山光残照里，
无人会得凭栏意。
也拟疏狂图一醉，
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
衣带渐宽都不悔，
况伊销得人憔悴。

【贰柒】永叔欧阳修“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玉楼春》，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玉楼春

［宋］欧阳修

尊前拟把归期说，
未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
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
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
始共春风容易别。

【贰捌】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例》谓：“淮海秦观、小山晏幾道，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馀，但[1]可方驾子野张先、方回贺铸，未足抗衡淮海也。

---

[1]原稿“但”字后为：“稍胜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黄九或小晏、秦郎并称，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

鹊踏枝

［宋］晏殊

槛菊愁烟兰泣露。
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
明月不谙离恨苦。
斜光到晓穿朱户。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寄彩笺兼尺素。
天长水阔知何处。

【贰玖】少游秦观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苏轼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唐］韦应物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
寒雨暗深更，流萤渡高阁。
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
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叁〇】“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诗经・郑风・风雨》、“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屈原《九章・涉江》、“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王绩《野望》、“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气象皆相似。

风雨

《诗经·郑风》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
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叁壹】昭明太子萧统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王绩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惟东坡苏轼，后者惟白石姜夔，略得一二耳。

九章·涉江（节选）

［战国］屈原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叁贰】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1]。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周邦彦，便有淑女[2]与倡伎之别。

---

[1]“在神不在貌”，最初写成“在神理不在骨相”，后改。

[2]“淑女”，原稿为“贵妇人”。

野望

［唐］王绩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叁叁】美成周邦彦词深远之致不及欧欧阳修、秦秦观，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上行杯

［南唐］冯延巳

落梅著雨消残粉，
云重烟轻寒食近。
罗幕遮香，
柳外秋千出画墙。

春山颠倒钗横凤，
飞絮入帘春睡重。
梦里佳期，
只许庭花与月知。

【叁肆】词忌用[1]替代字。美成周邦彦《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吴文英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秦观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水龙吟》所以为东坡苏轼所讥也。

---

[1] “忌用”原稿为“最忌用”。

解语花

［宋］周邦彦

风销焰蜡，露浥烘炉，花市光相射。
桂华流瓦。纤云散，耿耿素娥欲下。
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
箫鼓喧、人影参差，满路飘香麝。

因念都城放夜。
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
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
年光是也。唯只见、旧情衰谢。
清漏移，飞盖归来，从舞休歌罢。

【叁伍】沈伯时沈义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四库提要》所讥也。

水龙吟

［宋］秦观

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
朱帘半卷，单衣初试，清明时候。
破暖轻风，弄晴微雨，欲无还有。
卖花声过尽，斜阳院落，红成阵、飞鸳甃。

玉佩丁东别后，怅佳期、参差难又。
名缰利锁，天还知道，和天也瘦。
花下重门，柳边深巷，不堪回首。
念多情但有，当时皓月，向人依旧。

【叁陆】美成周邦彦《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姜夔《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苏幕遮

［宋］周邦彦

燎沉香，消溽暑。
鸟雀呼晴，侵晓窥檐语。
叶上初阳干宿雨。
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

故乡遥，何日去。
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
五月渔郎相忆否。
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

【叁柒】东坡苏轼《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1]。章质夫章楶词《水龙吟》，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

[1]原稿初写为“首创”后改为“原唱”。

水龙吟

［宋］苏轼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
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
萦损柔肠，困酣娇眼，却开还闭。
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
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叁捌】咏物之词，自以东坡苏轼《水龙吟》[1]为最工，邦卿史达祖《双双燕》次之。白石姜夔“暗香”、“疏影”格调虽高[2]，然无一语道著，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3]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等句何如耶？

---

[1]原稿下有“咏杨花”三字。

[2]以下最初为：“而情味索然，乃古今均视为名作，不可解也。试读林君复、梅圣俞‘春草’诸词何如耶？”“情味索然”四字曾改为“境界极浅”。

[3]此句后，原稿为“‘竹外一枝斜更好’、‘疏影横斜水清浅’等作何如耶？”

双双燕

［宋］史达祖

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
差池欲往，试入旧巢相并。
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
飘然快拂花梢，翠尾分开红影。

芳径。芹泥雨润。
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
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

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
愁损翠黛双娥，日日画阑独凭。

【叁玖】白石姜夔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点绛唇》、“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1]史达祖、梦窗吴文英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2]存乎其间耶？

---

[1]“梅溪”下原有：“《绮罗香》‘咏春雨’亦然，皆未得五代、北宋人自然之妙。”

[2]“运会”，原稿作“风会”。

扬州慢

［宋］姜夔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
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
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
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肆〇】问“隔”与“不隔”之别，曰：陶陶渊明、谢谢灵运之诗不隔，延年颜延之则稍隔矣[1]。东坡苏轼之诗不隔，山谷黄庭坚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空梁落燕泥”薛道衡《昔昔盐》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欧阳修《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2]，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姜夔《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3]厚薄之别。[4]

---

[1] “陶、谢”，原稿为“渊明”；“延年”，原稿为“韦、柳”。

[2] “都在目前”，最初写为“可以直观”。

[3] “浅深”，原稿为“深浅”。

[4] 原稿上端删去：“以一人之词论，如白石《咏蟋蟀》‘露湿铜铺，苔侵石井，都是曾听伊’处便不隔。”

登池上楼

［南朝宋］谢灵运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

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
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
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
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

【肆壹】“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之十五、“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之十三，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1]《敕勒歌》，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

[1]此句初稿为：“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古诗十九首之十五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

古诗十九首之十三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肆贰】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1]，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

---

[1]原稿以下最初为："终落第二手。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

玉楼春

［南唐］冯延巳

雪云乍变春云簇，
渐觉年华堪纵目。
北枝梅蕊犯寒开，
南浦波纹如酒绿。

芳菲次弟长相续，
自是情多无处足。
尊前百计得春归，
莫为伤春眉黛蹙。

【肆叁】南宋词人，白石姜夔有格而无情，剑南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辛弃疾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姜夔，则祖梦窗吴文英；以白石姜夔、梦窗吴文英可学，幼安辛弃疾不可学也。学幼安辛弃疾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1]。幼安辛弃疾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

[1]原稿以下为：“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他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

少年游

［宋］欧阳修

阑干十二独凭春，
晴碧远连云。
千里万里，二月三月，
行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
吟魂与离魂。
那堪疏雨滴黄昏，

更特地、忆王孙。

【肆肆】东坡苏轼之词旷，稼轩辛弃疾之词豪[1]。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

[1]原稿此处以下删去："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

南乡子

［南唐］冯延巳

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
烟锁凤楼无限事，茫茫。
鸾镜鸳衾两断肠。

魂梦任悠扬，睡起杨花满绣床。
薄幸不来门半掩，斜阳。
负你残春泪几行。

【肆伍】读东坡苏轼、稼轩辛弃疾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姜夔虽似蝉蜕尘埃[1]，然终不免局促辕下。

---

[1]原稿此处以下删去：“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

青玉案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
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肆陆】苏苏轼、辛辛弃疾词中之狂。白石姜夔犹不失为狷。若梦窗吴文英、梅溪[1]史达祖、玉田张炎、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

---

[1]原稿无“梅溪”。

念奴娇

［宋］姜夔

闹红一舸，记来时、尝与鸳鸯为侣。
三十六陂人未到，水佩风裳无数。
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
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

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
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
高柳垂阴，老鱼吹浪，留我花间住。
田田多少，几回沙际归路。

【肆柒】稼轩辛弃疾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

---

[1]原稿以下为："此词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失载，黄荛圃所藏元大德本亦阙，后属顾涧苹就汲古阁抄本中补之，今归聊城杨氏海源阁，王半塘四印斋所刻者是也。但汲古抄本与刻本不符，殊不可解，或子晋于刻词后始得抄本耳。"

木兰花慢

［宋］辛弃疾

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
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
是天外空汗漫，但长风浩浩送中秋。
飞镜无根谁系？嫦娥不嫁谁留？

谓经海底问无由，恍惚使人愁。
怕万里长鲸，纵横触破，玉殿琼楼。
虾蟆故堪浴水，问云何玉兔解沉浮？
若道都齐无恙，云何渐渐如钩？

【肆捌】周介存周济谓："梅溪史达祖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刘熙载谓："周周邦彦旨荡而史史达祖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水龙吟

［宋］章楶

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
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

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
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
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

【肆玖】介存周济谓：梦窗吴文英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1]“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踏莎行》二语乎？

---

[1]原稿“其”字后有“唯”字。

踏莎行

［宋］吴文英

润玉笼绡，檀樱倚扇。
绣圈犹带脂香浅。
榴心空叠舞裙红，
艾枝应压愁鬟乱。

午梦千山，窗阴一箭。
香瘢新褪红丝腕。
隔江人在雨声中，
晚风菰叶生秋怨。

【伍〇】梦窗吴文英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零乱碧。"《秋思》玉田张炎之词，亦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祝英台近》

秋思

［宋］吴文英

堆枕香鬟侧，骤夜声、偏称画屏秋色。
风碎串珠，润侵歌板，愁压眉窄。
动罗箑清商，寸心低诉叙怨抑。
映梦窗，零乱碧。
待涨绿春深，落花香泛，
料有断红流处，暗题相忆。

欢酌。檐花细滴。
送故人、粉黛重饰。漏侵琼瑟。
丁东敲断，弄晴月白。
怕一曲《霓裳》未终，催去骖凤翼。
叹谢客、犹未识。
漫瘦却东阳，灯前无梦到得。路隔重云雁北。

【伍壹】“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大江流日夜”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中天悬明月”杜甫《后出塞》、“长河落日圆”[1]王维《使至塞上》，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2]。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纳兰性德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

[1]原稿还有“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大漠孤烟直”几句。

[2]“壮观”原稿为“壮语”。

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南齐］谢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徒念关山近，终知反路长。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
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
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
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
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伍贰】纳兰容若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1]。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2]

---

[1]原稿作：“以自然之笔写情。”

[2]原稿以下删：“后此如《冰蚕词》便无馀味。”接着还有：“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祝英台近

［宋］张炎

水痕深，花信足，寂寞汉南树。
转首青荫，芳事顿如许。
不知多少消魂，夜来风雨。
犹梦到、断红流处。

最无据。
长年息影空山，愁入庾郎句。
玉老田荒，心事已迟暮。
几回听得啼鹃，不如归去。
终不似、旧时鹦鹉。

【伍叁】陆放翁陆游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四库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1]，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陈子龙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怨[2]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馀，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3]，亦由此也。

---

[1]“词”，原稿为“词格”；“易于”，原稿为“卑于”。

[2]“愁怨”，原稿为“愁苦”。

[3]原稿此句作“唐季五代之词独胜”。

岁暮

［南朝宋］谢灵运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运往无淹物，年逝觉已催。

【伍肆】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1]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2]。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3]。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4]。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

[1]“文体”，原稿已改为“一体”。

[2]“习套”，原稿为“陈套”。

[3]原稿“遁而”前有“往往”两字。“自解脱”，原稿为“发表其思想感情”。

[4]原稿此句作“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

暗香

［宋］姜夔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
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
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
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

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
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伍伍】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花庵词选》、《草堂》《草堂诗馀》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1]

---

[1]原稿以下为：“其可笑孰甚。”

疏影

［宋］姜夔

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
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
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
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
等恁时、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

【伍陆】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1]。

---

[1]“可无大误矣”，原稿为：“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

［唐］杜甫

东阁观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
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

【伍柒】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1]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

[1]原稿下面还有：“怀古、咏史。”

点绛唇

［宋］姜夔

燕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
今何许？凭阑怀古。残柳参差舞。

【伍批】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吴伟业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白居易、吴吴伟业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昔昔盐

［隋］薛道衡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
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
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
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
盘龙随镜隐，彩凤逐帷低。
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
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
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

【伍玖】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1]

---

[1]原稿本条作：“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

翠楼吟

［宋］姜夔

月冷龙沙，尘清虎落，今年汉酺初赐。
新翻胡部曲，听氈幕元戎歌吹。
层楼高峙，看槛曲萦红，檐牙飞翠。
人姝丽，粉香吹下，夜寒风细。

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
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
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
西山外，晚来还卷，一帘秋霁。

【陆〇】诗人对宇宙[1]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周邦彦能入而不出[2]。白石姜夔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

[1]“宇宙”，原稿上为“自然”。

[2]“不出”，原稿为“不能出”。

长相思

［清］纳兰性德

山一程，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园无此声。

【陆壹】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1]。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

[1]此处最初为：“清风明月，役之如奴仆。”

如梦令

［清］纳兰性德

万帐穹庐人醉，
星影摇摇欲坠。
归梦隔狼河，
又被河声搅碎。
还睡，还睡。
解道醒来无味。

【陆贰】“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之二、“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古诗十九首》之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者但觉其亲切[1]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

[1] “亲切”，原稿先作“真挚”，后又改为“沈挚”。

古诗十九首之二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陆叁】“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马致远《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1]

---

[1]现存手稿中未见本则词话。

古诗十九首之四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
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

【陆肆】白仁甫白朴《秋夜梧桐雨》剧，沈雄悲壮[1]，为元曲冠冕[2]，然所作《天籁词》，粗浅之甚，不足为稼轩辛弃疾奴隶。岂创者易工，而因者难巧欤？抑人各有能有不能也？读者观欧欧阳修、秦秦观之诗远不如词，足透此中消息。

---

[1]此处最初是“寄情壮采”，后改为“奇思壮采”，最后改为“沈雄悲壮”。

[2]初稿以下为：“然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曲家不能为词，犹词家之不能为诗，读永叔、少游诗可悟。”本则词话末，作者发表时自署：“宣统庚戌九月脱稿于京师定武城南寓庐。”

使至塞上

［唐］王维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卷下　人间词话未刊手稿

【壹】白石姜夔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

踏莎行

［宋］姜夔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
分明又向华胥见。
夜长争得薄情知，
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
离魂暗逐郎行远。
淮南皓月冷千山，
冥冥归去无人管。

【贰】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欧阳修、少游秦观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如梦令

［宋］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叁】曾纯甫曾觌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毛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冯煦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壶中天慢

［宋］曾觌

素飙漾碧，看天衢稳送、一轮明月。
翠水瀛壶人不到，比似世间秋别。
玉手瑶笙，一时同色，小按《霓裳》叠。
天津桥上，有人偷记新阕。

当日谁幻银桥，阿瞒儿戏，一笑成痴绝。
肯信群仙高宴处，移下水晶宫阙。
云海尘清，山河影满，桂冷吹香雪。
何劳玉斧，金瓯千古无缺。

【肆】梅溪史达祖、梦窗[1]吴文英、玉田张炎、草窗周密、西麓陈允平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

[1]此处原稿删去“中仙”。

浣溪沙

［宋］晏殊

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徘徊。

【伍】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而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章楶、东坡苏轼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姜夔韵，皆有与晋代兴[1]之意。然余之所长殊[2]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3]我。

---

[1]原稿先作“与晋楚争霸”，后改为“与晋代兴”。

[2]原为“则”字，后改为“殊”字。

[3]原为“美”字，后改为“称”字。

水龙吟

王国维

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
日长无绪，回廊小立，迷离情思。
细雨池塘，斜阳院落，重门深闭。
正参差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

花事阑珊到汝，更休寻、满枝琼缀。
算人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
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
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贮得、离人泪。

【陆】余友沈昕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晏殊、晏幾道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齐天乐

王国维

天涯已自愁秋极，何须更闻虫语。
乍响瑶阶，旋穿绣闼，更入画屏深处。
喁喁似诉。有几许哀丝，佐伊机杼。
一夜东堂，暗抽离恨万千绪。

空庭相和秋雨。
又南城罢柝，西院停杵。
试问王孙，苍茫岁晚，那有闲愁无数。
宵深谩与。怕梦稳春酣，万家儿女。
不识孤吟，劳人床下苦。

【柒】樊抗夫樊志厚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朱楼”、“春到临春”等阙，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浣溪沙

王国维

天末同云黯四垂，
失行孤雁逆风飞。
江湖寥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
闺中素手试调醯。
今朝欢宴胜平时。

【捌】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

蝶恋花

王国维

昨夜梦中多少恨。
细马香车，两两行相近。
对面似怜人瘦损，
众中不惜搴帷问。

陌上轻雷听隐辚。
梦里难从，觉后那堪讯？
蜡泪窗前堆一寸，
人间只有相思分。

【玖】北宋名家以方回贺铸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李攀龙、新城王士禛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1]

---

[1]原稿以下删：“至宋末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

蝶恋花

王国维

百尺朱楼临大道。
楼外轻雷，不闲昏和晓。
独倚阑干人窈窕，
闲中数尽行人小。

一霎车尘生树杪。
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
薄晚西风吹雨到，
明朝又是伤流潦。

【壹〇】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蝶恋花

王国维

春到临春花正妩。
迟日阑干，蜂蝶飞无数。
谁道一春抛却去，
马蹄日日章台路。

几度寻春春不遇。
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
斜日晚风杨柳渚，
马头何处无飞絮。

【壹壹】古诗《子夜歌》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子夜歌

谁能思不歌？
谁能饥不食？
日冥当户倚，
惆怅底不忆？

【壹贰】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齐天乐

［宋］周邦彦

绿芜凋尽台城路，殊乡又逢秋晚。
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剪。
云窗静掩。叹重拂罗裀，顿疏花簟。
尚有练囊，露萤清夜照书卷。

荆江留滞最久，故人相望处，离思何限。
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宛转。
凭高眺远。正玉液新篘，蟹螯初荐。
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敛。

【壹叁】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得胜乐（节录）

［元］白朴

玉露冷，蛩吟砌。
听落叶西风渭水。
寒雁儿长空嘹唳。
陶元亮醉在东篱。

《梧桐雨》杂剧第二折《普天乐》（节录）

［元］白朴

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

【壹肆】言气质[1]，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为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

[1]原稿此处删“言格律”三字。

诉衷情

［五代蜀］顾敻

永夜抛人何处去？
绝来音。
香阁掩，眉敛，月将沉。
争忍不相寻？
怨孤衾。
换我心为你心，
始知相忆深。

【壹伍】“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贾岛《忆江上吴处士》，美成周邦彦以之入词《齐天乐》，白仁甫白朴以之入曲《得胜乐》、《梧桐雨》，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忆江上吴处士

［唐］贾岛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圆。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壹陆】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菩萨蛮》、顾敻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蝶恋花》、美成周邦彦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庆宫春》，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

菩萨蛮

［五代蜀］牛峤

玉楼冰簟鸳鸯锦，
粉融香汗流山枕。
帘外辘轳声，
敛眉含笑惊。

柳阴烟漠漠，
低鬓蝉钗落。
须作一生拚，
尽君今日欢。

【壹柒】长调自以周周邦彦、柳柳永、苏苏轼、辛辛弃疾为最工。美成周邦彦《浪淘沙慢》二词见1、见2，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柳永之《八声甘州》，玉局苏轼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浪淘沙慢

［宋］周邦彦

昼阴重，霜凋岸草，雾隐城堞。
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
正拂面、垂杨堪揽结。
掩红泪、玉手亲折。
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

情切。望中地远天阔。
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
嗟万事难忘，唯是离别。
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

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
怨歌永、琼壶敲尽缺。
恨春去、不与人期，
弄夜色，空馀满地梨花雪。

【壹捌】稼轩辛弃疾《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1]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

[1]原稿初写成：“中之最上”，后改为“而几于神”。

贺新郎

［宋］辛弃疾

绿树听鹈鴂。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壹玖】稼轩辛弃疾《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贺新郎

［宋］辛弃疾

柳暗凌波路。
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
千里潇湘葡萄涨，人解扁舟欲去。
又樯燕、留人相语。
艇子飞来生尘步，唾花寒、唱我新番句。
波似箭，催鸣橹。

黄陵祠下山无数。
听湘娥、泠泠曲罢，为谁情苦。
行到东吴春已暮。正江阔潮平稳渡。
望金雀、觚棱翔舞。
前度刘郎今重到，问玄都、千树花存否。
愁为情，么弦诉。

【贰〇】谭复堂谭献《箧中词选》谓："蒋鹿潭蒋春霖《水云楼词》与成容若纳兰性德、项莲生项鸿祚，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1]亦精实有馀，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张惠言、止庵周济辈，则倜乎远矣。

---

[1] 以下删："虽谐婉有馀，终鲜独到之处。"

庆宫春

［宋］周邦彦

云接平冈，山围寒野，路回渐转孤城。
衰柳啼鸦，惊风驱雁，动人一片秋声。
倦途休驾，淡烟里、微茫见星。
尘埃憔悴，生怕黄昏，离思牵萦。

华堂旧日逢迎。花艳参差，香雾飘零。
弦管当头，偏怜娇凤，夜深簧暖笙清。
眼波传意，恨密约、匆匆未成。
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

【贰壹】贺黄公裳《皱水轩词筌》云："张玉田张炎《乐府指迷》当为《词源》其调叶宫商，铺张藻绘抑亦可矣，至于风流蕴藉之事，真属茫茫，如啖官厨饭者，不知牲宰之外别有甘鲜也。"此语解颐[1]。

---

[1]原稿已删去"此语解颐"。

浪淘沙慢

［宋］周邦彦

万叶战，秋声露结，雁度砂碛。
细草和烟尚绿，遥山向晚更碧。
见隐隐云边新月白。映落照、帘幕千家，
听数声、何处倚楼笛。装点尽秋色。

脉脉。旅情暗自消释。
念珠玉、临水犹悲戚。何况天涯客。
忆少年歌酒，当时踪迹。
岁华易老，衣带宽、懊恼心肠终窄。

飞散后、风流人阻，蓝桥约、怅恨路隔。
马啼过、犹嘶旧巷陌。
叹往事、一一堪伤，旷望极。
凝思又把阑干拍。

【贰贰】周保绪济《词辨》云："玉田张炎，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张炎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张炎，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八声甘州

［宋］柳永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
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
争知我、倚阑干处，正凭凝愁。

【贰叁】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垞朱彝尊谓：

“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周济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辛弃疾、白石姜夔，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周济词颇浅薄[1]，潘潘德舆刘刘熙载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陈子龙、宋征舆、李雯，同一卓识[2]也。

---

[1]原稿此处删去“殊少佳趣”。

[2]原稿此处删去“不可废”。

卜算子

［宋］韩玉

杨柳绿成阴，初过寒食节。
门掩金铺独自眠，那更逢寒夜。

强起立东风，惨惨梨花谢。
何事王孙不早归，寂寞秋千月。

【贰肆】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陈子龙、宋征舆、李雯，则采花耳。湘真陈子龙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定风波

［宋］辛弃疾

金印累累佩陆离，
河梁更赋断肠诗。
莫拥旌旗真个去，何处？
玉堂元自要论思。

且约风流三学士，
同醉，春风看试几枪旗。
从此酒酣明月夜，
耳热，那边应是说侬时。

【贰伍】《衍波词》王士禛词集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贺铸。虽不及容若纳兰性德，要在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之上。

贺新郎

［宋］韩玉

绰约人如玉。
试新妆、娇黄半绿，汉宫匀注。
倚傍小栏闲伫立，翠带风前似舞。
记洛浦、当年俦侣。
罗袜尘生香冉冉，
料征鸿、微步凌波女。
惊梦断，楚江曲。

春工若见应为主。
忍教都、闲亭邃馆，冷风凄雨。
待把此花都折取，和泪连香寄与。
须信道、离情如许。
烟水茫茫斜照里，
是骚人、《九辨》《招魂》处。
千古恨，与谁语？

【贰陆】近人词如复堂谭献词之深婉，彊村朱孝臧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王鹏运上，彊村学梦窗吴文英而情味较梦窗吴文英反胜。盖有临川王安石、庐陵欧阳修之高华，而济以白石姜夔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1]。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

[1] 以下删去："境界稍深，便当独步本朝矣。"

水调歌头

［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贰柒】宋直方宋征舆《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谭献《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

蝶恋花

［清］宋征舆

宝枕轻风秋梦薄。
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
新样罗衣浑弃却。
犹寻旧日春衫著。

偏是断肠花不落。
人若伤心，镜里颜非昨。
曾误当初青女约。
只今霜夜思量着。

【贰捌】《半唐丁稿》王鹏运著和冯正中冯延巳《鹊踏枝》十阕，乃《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

鹊踏枝

［清］王鹏运

望远愁多休纵目。
步绕珍丛，看笋将成竹。
晓露暗垂珠箓簌。
芳林一带如新浴。

檐外青山森碧玉。
梦里骖鸾，记过清湘曲。
自定新弦移雁足。
弦声未抵归心促。

【贰玖】固哉，皋文张惠言之为词也！飞卿温庭筠《菩萨蛮》、永叔欧阳修《蝶恋花》、子瞻苏轼《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王士禛《花草蒙拾》谓：“坡公苏轼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菩萨蛮

［唐］温庭筠

小山重叠金明灭，
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
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
花面交相映。
新帖绣罗襦，
双双金鹧鸪。

【叁〇】贺黄公贺裳谓：“姜姜夔论史史达祖词，不称其‘软语商量’《双双燕》，而称其‘柳昏花暝’《双双燕》，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暝”，自是欧欧阳修、秦秦观辈以属[1]。吾从白石姜夔，不能附和黄公贺裳矣。

---

[1]原稿上。这句最初为：“一句境界自以后句为胜”，后改为：“前句画工之笔，后句化工之笔”，最后改成现在的文字。

鹊踏枝

[宋] 冯延巳

几日行云何处去？
忘却归来，不道春将暮。
百草千花寒食路，
香车系在谁家树。

泪眼倚楼频独语。
双燕飞来，陌上相逢否。
撩乱春愁如柳絮，
悠悠梦里无寻处。

【叁壹】“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元好问《论诗绝句》也。梦窗[1]吴文英、玉田张炎辈，当不乐闻此语。

---

[1] “梦窗”前删去“美成、白石”。

卜算子

［宋］苏轼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叁贰】朱子朱熹《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张炎、草窗周密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蝶恋花

［清］谭献

帐里迷离香似雾。
不烬炉灰，酒醒闻馀语。
连理枝头侬与汝。
千花百草从渠许。

莲子青青心独苦。
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
豆蔻香残杨柳暮。
当时人面无寻处。

【叁叁】朱子朱熹谓：“梅圣俞梅尧臣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周密、玉田张炎之词亦然。

菩萨蛮

［唐］李白

平林漠漠烟如织，
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
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
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回程？
长亭接短亭。

【叁肆】“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史达祖《喜迁莺》、“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张炎《高阳台》，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

喜迁莺

［宋］史达祖

月波疑滴。望玉壶天近，了无尘隔。
翠眼圈花，冰丝织练，黄道宝光相直。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
最无赖，是随香趁烛，曾伴狂客。

踪迹。漫记忆。老了杜郎，忍听东风笛。
柳院灯疏，梅厅雪在，谁与细倾春碧。
旧情拘未定，犹自学、当年游历。
怕万一，误玉人、夜寒帘隙。

【叁伍】文文山文天祥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王沂孙、叔夏张炎、公谨周密诸公[1]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刘基词，非季迪高启、孟载杨基诸人所敢望也。

---

[1]“圣与、叔夏、公谨诸公”，初稿为“宋末诸公”，后改。

高阳台

［宋］张炎

接叶巢莺，平波卷絮，断桥斜日归船。
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
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
更凄然。万绿西泠，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知何处，但苔深韦曲，草暗斜川。
见说新愁，如今也到鸥边。
无心更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
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鹃。

【叁陆】宋《李希声诗话》曰：“古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史达祖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南乡子

［宋］苏轼

霜降水痕收，
浅碧鳞鳞露远洲。
酒力渐消风力软，
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

佳节若为酬，
但把清尊断送秋。
万事到头都是梦，
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叁柒】自竹垞朱彝尊痛贬《草堂诗馀》而推《绝妙好词》周密编，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张孝祥、范范成大、辛辛弃疾、刘刘过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者之多也！[1]

---

[1]原稿先作“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洵非虚语”，后改为“人之贵耳贱目者之多也”，最后删去“者之多”三字。

临江仙

［宋］欧阳修

池外轻雷池上雨，
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
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水精双枕，畔有堕钗横。

【叁捌】《提要》《四库总目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然维见明嘉靖前合口本《笺注草堂诗馀》，林外《洞仙歌》下引《古今词话》云："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明刻《类编草堂诗馀》亦同）案《升庵词品》云：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亭畔，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云崖洞天无锁，'锁'与'老'叶韵，则'锁'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齐东野语》所载亦略同。则《古今词话》宋时固有此书，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又《季沧苇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纂只六卷，益证其非一书矣。

洞仙歌

［宋］林外

飞梁压水，虹影澄清晓。橘里渔村半烟草。
今来古往，物是人非，
天地里，唯有江山不老。

雨中风帽。四海谁知我。一剑横空几番过。
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
归去也、林屋洞天无锁。
认云屏烟障是吾庐，任满地苍苔，年年不扫。

【叁玖】“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罗隐《炀帝陵》，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唐彦谦《仲山》，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炀帝陵

［唐］罗隐

入郭登桥出郭船，
红楼日日柳年年。
君王忍把平陈业，
只博雷塘数亩田。

【肆〇】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朱晦庵朱熹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朱熹《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卜算子

［宋］严蕊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肆壹】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李煜降宋后之作，及永叔欧阳修、子瞻苏轼、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稼轩辛弃疾数人而已。

仲山

［唐］唐彦谦

千载遗踪寄薜罗，
沛中乡里汉山河。
长陵亦是闲丘垅，
异日谁知与仲多。

【肆贰】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蝶恋花

［宋］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肆叁】《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欧阳修词集，亦见《乐章集》柳永词集。余谓：屯田柳永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玉女摇仙佩》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凤栖梧》，此等语固非欧公欧阳修不能道也。

玉女摇仙佩

［宋］柳永

飞琼伴侣，偶别珠宫，未返神仙行缀。
取次梳妆，寻常言语，有得许多姝丽。
拟把名花比。恐旁人笑我，谈何容易。
细思算、奇葩艳卉，惟是深红浅白而已。
争如这多情，占得人间，千娇百媚。

须信画堂绣阁，皓月清风，忍把光阴轻弃。
自古及今，佳人才子，少得当年双美。
且凭相偎倚。未消得、怜我多才多艺。
愿奶奶、兰心蕙性，枕前言下，表余深意。
为盟誓。今生断不孤鸳被。

【肆肆】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龚自珍诗《己亥杂诗》之一三五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柳永、伯可康与之词，亦有此感。视永叔欧阳修、希文范仲淹小词何如耶？

己亥杂诗之一三五

［清］龚自珍

偶赋凌云偶倦飞，
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
便说寻春为汝归。

【肆伍】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风流子

［宋］秦观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州。
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
恼人春色，还上枝头。
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
斜日半山，暝烟两岸；
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
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
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
奈何绵绵，此恨难休。
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

【肆陆】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馀》，令人回想韦縠《才调集》。读朱竹垞朱彝尊《词综》、张皋文张惠言、董子远董毅《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惜红衣

［宋］姜夔

簟枕邀凉，琴书换日，睡馀无力。
细洒冰泉，并刀破甘碧。
墙头唤酒，谁问讯、城南诗客。
岑寂。
高柳晚蝉，说西风消息。

虹梁水陌。鱼浪吹香，红衣半狼藉。
维舟试望故国，渺天北。
可惜渚边沙外，不共美人游历。
问甚时同赋，三十六陂秋色。

【肆柒】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袁枚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朱彝尊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沈德潜，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洞仙歌

［宋］苏轼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
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
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
时见疏星渡河汉。
试问夜如何？
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
但屈指西风几时来，
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肆捌】东坡苏轼之旷在神，白石姜夔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水调歌头

［宋］苏轼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
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
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渺渺没孤鸿。
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
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
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肆玖】“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离骚》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姜夔耳。

凤凰台上忆吹箫

［宋］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
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
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
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
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
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伍〇】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蓦山溪

［宋］黄庭坚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
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
娉娉袅袅，恰近十三馀，春未透。
花枝瘦。正是愁时候。

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
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
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
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附录

自编人间词话选

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采如下。

【壹】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贰】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

【叁】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肆】境非独谓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伍】“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陆】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柒】《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捌】“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

诗人之忧世也。“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玖】成就一切事，罔不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均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壹〇】太白词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壹壹】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壹贰】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数十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虽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壹叁】“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壹肆】欧阳公《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壹伍】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

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壹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壹柒】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终不免局促辕下。

【壹捌】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坡词近之，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壹玖】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作，其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

【贰〇】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若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词，则乡愿而已。

【贰壹】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词亦如之。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三月二月，行色苦愁人。”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

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

【贰贰】国朝人词。余最爱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及谭复堂之“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以为最得风人之旨。

【贰叁】近人词如复堂之深婉，彊村之隐秀，当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半唐《丁稿》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鹜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

人间词话删稿

【壹】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蔼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馀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二字，皆从n得声，慢、骂二字，皆从m得声是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o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ɑng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1]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者。

---

[1]“世之”最初为“白石、玉田诸家”。

【贰】昔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音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叁】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

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2]

---

[2]本则删稿原是从第55则词话中删去的。

【肆】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伍】“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讥之。故知孔门而用词，则“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等作必不在见删之数。

【陆】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此词见《乐府雅词》，《历代诗馀》选之。

【柒】《提要》：王明清《挥麈录》载，曾布所作《冯燕歌》，已成套数，与词律殊途。毛西河《词话》谓：赵德麟令畤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乐府雅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名仅）《调笑转踏》，首有致语，末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无名氏《九张机》亦然。至董颖《道宫薄媚》大曲咏西子事，凡十只曲，皆平仄通押，则竟是套曲。此可与《弦索西厢》同为曲家之荜路。曹氏置诸《雅词》卷首，所以别之于词也。颖字仲达，绍兴初人，从汪彦章、徐师川游，彦章为作《字说》，见《书录解题》。

【捌】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亦谓之参语，亦谓之念语。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馀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

口号（诗），次句合曲（四六文），次句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次小儿致语，次句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则句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句队、放队之遗。此故程明善《啸馀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

【玖】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垞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案《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振孙《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然《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元祐间人，《宋史》有传。则北宋固有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

又案：黄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非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又欧阳炯《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宋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入，非吕鹏之旧

欤？

【壹〇】《楚辞》之体，非屈子之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壹壹】《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

【壹贰】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人间词话附录

【壹】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

【贰】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

以上两条摘自王国维《蕙风琴趣》评语

【叁】彊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肆】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著。

以上两条摘自《丙寅日记》所记王国维论学语

【伍】（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余谓不若《忆江南》二阕，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也。

【陆】端己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柒】（毛文锡）词，比牛、薛诸人，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词者，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其言是也。

【捌】（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

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

【玖】（顾）敻词，在牛给事、毛司徒间。《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阕，亦见《阳春录》。与《河传》、《诉衷情》数阕，当为敻最佳之作矣。

【壹〇】周密《齐东野语》称其词（指毛熙震词）“新警而不为儇薄”。余尤爱其《后庭花》，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壹壹】（阎选）词唯《临江仙》第二首有轩翥之意，余尚未足与于作者也。

【壹贰】昔沈文悫深赏（张）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较前语似更幽艳。

【壹叁】（孙光宪词）昔黄玉林赏其“一庭疏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尤有境界也。

以上录自《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诸跋

【壹肆】（周清真）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壹伍】（清真）先生之词，陈直斋谓其“多用唐人诗句檃括入

律，浑然天成”。张玉田谓其“善于融化诗句”，然此不过一端。不如强焕云“模写物态，曲尽其妙”为知言也。

【壹陆】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清真）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知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壹柒】楼忠简谓（清真）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壹捌】伪词最多。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词》上《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一阕，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先生作。

以上摘自《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

【壹玖】（《云谣集·杂曲子》）《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己抗行。

摘自《观堂集林·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

【贰〇】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夏言）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摘自《观堂外集·桂翁词跋》

【贰壹】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沉响，殊不可及。

摘自王国维旧藏《六一词》眉间批语

【贰贰】《片玉词》“良夜灯光簇如豆”一首，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似屯田最下之作，非美成所宜有也。

摘自王国维旧藏《片玉词》眉间批语

【贰叁】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馀芳草斜阳。杏花零乱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贰肆】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贰伍】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

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贰陆】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庭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贰柒】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以上摘自王国维旧藏《词辨》眉间批语

【贰捌】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睽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

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贰玖】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馀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艳，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意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

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以上樊志原叙二则附入，摘自《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词”系列书目

温庭筠词集·韦庄词集
李煜词集
柳永词集
张先词集
晏殊词集·晏幾道词集
欧阳修词集
苏轼词集
黄庭坚词集
秦观词集
贺铸词集
周邦彦词集
李清照词集
张元幹词集
陆游词集
辛弃疾词集
姜夔词集
吴文英词集
王沂孙词集
张炎词集
纳兰词集

王国维词集

词品

古今词话

白雨斋词话

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

词史

词学通论

词学十讲

唐宋词格律

白香词谱

佩文诗韵·词林正韵·中原音韵

唐宋词一百首

读词入门